

大唐衆經音義序

納

終南太一山釋氏

自法王命駕導之者九乘弘傳聲教  
統之者三藏然則指月之喻無爽於  
恒規因言之義有契於常則所以實  
相實冥開宗於文字權道綜御崇尚  
於方言且夫一音各解唯聖之筌蹄  
隨緣別悟在凡之准的西梵天語遂  
古莫虧東華人言必時遷賀至如說  
文在漢字止九千韻集出唐言增三  
萬代代繁廣符六文而挺生時時聞  
發寄八體而陳迹求其本據諒在前  
模覈其離廣誠歸物議夫以佛教東  
翻六百餘載舉其綱紐三千餘軸隨  
部出音聞之往說殷鑒群錄未曰大  
觀然則必也正名孔君之貽誥隨俗  
言悟釋父之流慈非相無以引心非  
聲无以通解有大慈恩寺玄應法師  
博聞強記鏡林苑之宏標窮討本支  
通古今之平體故能讎按源流勘閱  
時代刪雅古之野素削澆薄之浮雜  
悟通俗而顯教舉集略而騰美頁可

謂文字之鴻圖言音之龜鏡者也貞觀末曆

勅呂參傳宗經正緯咨為實錄因譯尋閱摺拾藏經為之音義注釋訓解援引群籍證據卓明煥然可領結成三秦自前代所出經論諸音依字直反曾無追顧致失教義寔迷匡俗今所作者全異恒倫隨字刪定隨音徵引并顯唐梵方言翻度雅鄭推十代之紕紊定一期之風法文非詞費務在綱正恐好異者輒復略之斯則得於要約失於義本救弊開信終掩玄化故重陳委想無昧焉序之云尔

一切經音義卷第一

大衆  
單本

翻經沙門玄應撰

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等大集經

大集日藏分經 大集月藏分經

大威德陀羅尼經 法炬陀羅尼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一卷

摩竭提或云摩竭陀亦言默偈陀又作摩伽陀皆梵音訛轉也正言摩揭陀此譯云善勝國或云无惱害



國一說士摩伽星名此言不惡主  
十二月也隨者處也名為不惡處  
國亦名星處國也揭音渠謁反  
華騶梵言俱蘇摩此譯云華摩羅此  
譯云騶音璽案西國結騶師多用  
蘇摩那華行列結之以為條貫无  
問男女貴賤皆此莊嚴或首或身  
以為飾好則諸經中有華騶市天  
瓊寶騶等同其事也字體從彭音  
所銜反鼻聲鼻音弥然反經文作  
騶非體也

踰摩字書作逾同庾俱反字林踰越  
也廣疋踰度也言摩居者訛也正  
言末反謂珠之搖名也

璽礙字略作罽同胡卦反綱礙也下  
古文礙同五代反說文礙止也又  
作閼郭璞以為古文礙字說文閼  
外閉也經文作罽音都勒反案衛  
宏詔定古文官書罽得二字同體  
說文罽取也尚書高宗夢罽說是  
也罽非此義

盧舍那或云噓柘那亦言盧折羅此  
譯云照謂遍照也以報佛淨色遍

同法界故也又日月燈光遍周一  
處亦名盧舍那其義是也

迴復又作洄復二形同胡環扶福反  
三蒼洄水轉也復深也

癡瞽公戶反三蒼無目謂之瞽釋名  
云瞽目者眠眠然目平合如鼓皮也  
切剝又作擦同音察梵言差多羅此  
譯云土田經中或言國或云土者  
同其義也或作剝土者存二音也  
即剝帝利名字田主者亦是也案  
剝書无此字即剝字略也剝音初  
一反浮圖名剝者訛也應言剝瑟  
𦵏剝音力割反此譯云竿人以柱  
代之名為剝柱以安佛骨義同土  
田故名剝也以彼西國塔竿頭安  
舍利故也

沮壞才與反三蒼沮漸也壞敗也經  
文作俎側呂反貯醢器也一日置  
肉几也俎非此用

## 第二卷

安跽字詁古文峙今作跽同直耳反  
廣足峙止也謂亭亭然獨止立也

第三卷

欄猶又作闌同力寒反下食允反說文闌檻也通俗文闌檻謂之楯王逸注楚辭云縱曰檻橫曰楯楯間子曰樞案闌楯殿上臨邊之飾也亦所以防人墜墮也今言鈎闌是也群萌古文氓同麦耕反萌芽也廣疋萌始也

案萌冥昧自也言衆庶无知也漢書氓氓群黎是也

弥綸力旬反同布也易云弥綸天地之道注云弥廣也綸經理也

第四卷

煥明字書亦奐字同呼換反煥亦明也謂光明炳煥也

旗幟極基反釋名云熊虎為旗者軍將所建者象其猛如虎與衆期其下也

諧雅胡皆反諧和也謂閑雅雍容音聲和也雅素也亦從容歛也

寮觀力堯反寮窓也蒼頡篇寮小窓也說文寮窻也經文有從手作撿或從木作櫟二形並非今用也



第五卷

衆祐于救反祐助也謂衆德相助成也舊經多言衆祐者福祐也今多言世尊者為世所尊也此蓋隨義立名耳

仇對渠牛反仇怨也匹也三蒼玄怨偶曰仇廣疋仇惡也

憤毒扶粉反說文憤懣也方言憤盈也謂憤怒氣盈滿也亦情感也懣音亡本反煩也

驚駭胡駭反蒼頡篇駭亦驚也廣疋駭起也

名遏古文開同安易反蒼頡篇遏遮也詩傳曰遏止也亦絕也

醫目韻集作醫同於計反醫目病也說文目病生醫也並作醫韻集作醫近字也經文有作瞶陰而風曰瞶瞶非此義

孤孽古文惛惛二形同渠營反無父曰孤無子曰獨无兄弟曰孽孽單也孽孽无所依也字從子從營省聲子音雖閏反

第六卷

毗嵐力舍反或作毗藍婆風或作髀嵐婆或云吠藍婆或作隨藍或言旋藍皆是梵言之楚夏耳此譯云逐猛風也

韻讀古文類讀二形今作類又作𦵏同牛快反國語讀不可使聽賈逵曰生韻曰讀一云韻無識曰讀經文從肉作𦵏胡對反肥也𦵏非經義噬諸時制反三蒼解詁云噬齧也字林噬咱也咱音徒敢反

滌穢徒的反說文滌洒也亦除也謂盪滌洒除去垢穢也

盥掌公緩反說文盥澡手也春秋傳曰奉迺盥案凡澡洒物皆曰盥字體從手曰水臨皿上也曰音居六反經文有更從水作灋非也迺音餘支反似杓柄中有道所以注水也發趾音止字林趾足也釋名云足一進一止因以名焉

園圃補五反江東音布二音蒼頡解詁云種樹曰園種菜曰圃也詩云無踰我園傳曰有樹也又云折柳樊園傳曰菜園也皆其義矣

衰耄字體作𦵏同所龜反說文𦵏減

也亦損也禮記年五十始癯癯懈也今皆作衰下古文毫耄二形今作耗同莫報反禮記八十曰耄鄭玄曰耄憊忘也亦乱也

甲冑古文鞬同除救反廣疋曹兕鑿也中國行此音亦言鞬鑿江南行此音鞬音伍熬莫侯反

### 第七卷

八梵八種梵音者案十住斷結經云一不男音二不女音三不強音四不熒音五不清音六不濁音七不雄音八不雌音

博綜子送反綜習也三蒼綜理經也謂機綱紀領然者也

### 第八卷

僅半古文𡵓座二形同渠鎮反僅劣也僅猶纔也

錠光大徑反又音殿三蒼无柄曰錠有柄曰鐙一云無跗曰錠有跗曰鐙亦即然燈佛也諸經中作提洹竭佛梵言也

### 第九卷

渾濁後昆後衮二反渾亂也說文渾



水流聲一曰淅淅音一胡反

願眇眇見反說文邪視也蒼頡篇旁視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視為眇也

## 第十二卷

惠施胡桂反周禮施其惠鄭玄曰賙衣食曰惠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是也說文惠仁也詩傳云惠愛也貧窶瞿庚反蒼頡篇無財曰貧無財脩禮曰窶詩云終窶且貧傳曰窶無禮是也字書窶空也貧陋也

福伽羅經論中或作富伽羅或作富特伽耶舊譯云人應云補特伽羅此云數取趣也

恃怙古文怙同時止反下胡古反恃賴也介反怙恃也韓詩无父何怙怙賴也無母何恃恃負也

妖豔又作嫫同於驕反三蒼妖妍也謂少壯妍好之貞也下又作豔同余贍反說文好而長曰豔美也方言秦晉之間謂美色為豔豔美也字從豐音匹弓反盍聲

## 第十三卷

摩菟奴侯反正言摩奴末耶此云意  
生身言諸天等從意化生也  
不殉旬俊反尚書殉于貨色注云殉  
求也亦營也

第十四卷

六親漢書以奉六親應邵曰六親者  
父母兄弟妻子也蒼頡篇親愛也  
釋名六親攬也言相隱攬也

侮慢古文侮同亡甫反廣疋侮輕也  
說文侮傷也謂輕傷玩弄也

逋相古文逋同徒礼反尔疋逋迭也  
郭璞曰逋更易也迭音徒結反  
珍饌又作饘同仕眷反說文脩具飲  
食也論語先生饌馬韉曰饌飲食也  
老邁莫芥反說文遠行也廣疋邁歸  
往也詩云日月其邁是也

第十六卷

沃焦烏木反迦延云沃焦者无限生  
死案郭璞注江賦云大壑在東海  
外沃焦海所瀉源水注處也

第十八卷

相扣哭後反論語以杖扣其脛注云  
扣擊手也三蒼作敏

六痛力周反通俗文肉腴曰瘡三瘡  
瘡小腫也尾即無瘤經文作流注  
之流非也腴音徒結反

或遺余季反廣疋遺與也介疋貽遺  
也謂相饋遺也遺猶贈也經文從  
貝作贍近字也

冠冕眉辯反世本云黃帝作冕周禮  
弁師掌王之五冕鄭注云冕延上  
覆也謂大夫以上冠也

噍牙譙笑反蒼頡篇噍咀嚼也說文  
噍嚼也

## 第二十卷

弋仞如振反說文仞謂申辟一尋也  
故論語夫子之牆數仞包咸曰七  
尺曰仞今皆作刃非也

## 第二十一卷

禪頭是戰反梵言禪豆或言禪堯或  
言繕都此譯云衆生也

## 第二十六卷

櫛檻力東反下胡黻反三倉櫛所以  
盛禽獸檻闌也廣疋櫛牢也謂養  
禽獸之所也說文櫛檻也檻園也

園音渠遠反



捫摸莫奔莫本二反捫亦摸也詩云  
莫捫朕台傳曰捫撫持也謂執持  
也經中有作摩捉日月日也  
僉皆且廉反僉咸也小僉足僉同也方  
言自關而東五國之都謂皆為僉  
循身古文作𠄎同似遵反三蒼𠄎施  
也余疋率循也注六又為循行也  
循亦巡也巡歷也循自也

## 第二十七卷

蠱毒公戶反說文蠱腹中虫也謂行  
虫毒也經文從虫作𧈧音古胡反  
𧈧𧈧𧈧也𧈧非此義

漑灌歌賁反說文漑灌注也

泥潦郎道反說文雨水也謂聚雨水  
為潦潦也

## 第二十八卷

密迹梵言散那此譯云密主密是名  
以知佛三密功德故也主者夜叉  
主也案梵本都无迹義當以亦迹  
為神故譯經者義立名耳

𤑔中而亮反梵言沒栗度此𤑔通  
俗文物柔曰𤑔三蒼𤑔柔弱也

## 第二十九卷

胞胎補交反說文胞兒生裏也尔疋  
胎始養也

軻梨口佐反應云軻地羅此譯云軻  
者空也地羅者破也名空破山也  
由軻巨馬反大論作捷陀羅山此譯  
云由捷者雙陀羅者持名雙持山也

### 第三十三卷

眩惑古文姁迥二形同侯遍反字林  
眩乱也漢書黎靳條支國善眩案  
眩亦幻也靳音居言反

### 第三十四卷

齧齧牛斤反說文齒肉也齧又作膠  
器二形同五各反齒肉上下肉也  
伊居延或古噍居延皆訛也正言齧  
居延此康王名也噍音烏賢反齧  
烏奚反

### 第三十七卷

兩關脾亦反說文關開也經文有作  
僻疋亦反避也又作辟卑亦反辟  
法也理也辟非此義

### 第四十卷

藉草茨夜反案藉猶薦也釋名云所  
以自薦藉也

或級羈立反札記級次也左傳加勞賜一級又去斬首二十三級案師旋斬首一人賜爵一級因名賊首為級也

#### 第四十三卷

罪豐義鎮反豐罪也亦瑕隙也過也字體從缶分聲豐省血祭也象祭甗也

#### 第四十四卷

澍法之喻止句二反時雨也謂潤生百穀者也說文上古時雨所以澍生万物者是也

拜署時去反署位也謂署置之虔敬也國語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謂表識也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字從四者聲

#### 第四十五卷

達攬又覲反案尊婆須密論亦作檀攬此云財施解言報施之法名曰達攬導引福地亦名達攬後次割意所愛成彼施度於今所施義是檀攬又西域記云正言達攬擊或玄默器足以用右手受他所施為



其生福故從之立名也

第四十八卷

池沿之遶反說文沿池也梵言賀邏  
馱捻言池水也

第五十一卷

船舶音白埤蒼舶大船也通俗文吳  
船曰舩晉船曰舶大者長二十丈  
載六七百人者是也舩音蒲弥反  
門闔又作柵同苦本反三蒼柵門限  
也札記外言不入於闔是也

西阿於何反韓詩云曲京曰阿阿謂  
山曲隈處也

周羅此譯云小寶也吉由羅應云枳  
由邏寶此云纓絡弥呵羅應云弥  
珂羅此云金帶

舟楫又作檝同子獵反易云黃帝剡  
木為楫通俗文擢謂之檝釋名云  
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

宣叙古文恒同雪緣反宣通也尔疋  
宣遍也說文叙次第也

第五十三卷

讌集又作宴燕二形同於薦反小會  
也國語親戚宴饗賈逵曰不脫履

升堂曰宴經文有從酉作醺二  
形並非也

第五十四卷

班下案古書或作頒同補斡反頒  
遍也亦足班遍賦與也

巖嶧又作礧同牛杉反說文巖峯也  
亦峻險也下又作𡵚同五各反通  
俗文重𡵚曰𡵚𡵚音言𡵚也山如  
重𡵚曰𡵚

第五十五卷

圉圉力丁反下魚呂反獄名也周禮  
三王始有獄廣疋夏曰夏臺殷曰  
羑里周曰圉圉皆獄之別名也羑  
音弋久反

榜笞蒲衡反下又作拾同田之反字  
書榜桡也說文笞擊也

流弥丘亦名嵐毗丘國名也諸經或  
作藍此去解脫處亦去斷亦去減正  
言藍羣丘此去鹽即上古守圉婢  
名也因以名圉飯那此去林也羣  
音扶晚反

瞿夷或言憍曇弥正言高荅弥此六  
明女十二遊經去明女

第五十六卷

殞滅為愍反聲類云殞沒也滅盡也  
消絕也

繒續自陵反下今作統同音曠說文  
繒帛也續綿也絮之細者曰續  
淵渚狄經反廣足渚止也埤蒼水止  
曰渚字書水滯也

第五十八卷

亘生歌鄧反詩云亘之秬秠傳曰亘  
通也經文有作絙音桓綬也又作  
絙公曾反大索也並非經意秬音  
披鄙反

齔裂宜作攖九縛居碧二反說文攖  
瓜持也攖拌也蒼頡篇攖持也准  
南子云獸窮則攖是也

摩伽羅魚亦云摩竭魚正言摩迦羅  
魚此云鯨魚謂魚之王也風土記  
云海中有鯨魚長數千里穴處海  
底出則潮下入則潮上入出有時  
故有上下

無輓又作扼同於革反犁扼也亦車  
輓也摩牛領者也

大方等大集經

第一卷

降注之喻反說文注灌也瀉也經文從雨作霑非也

獸人於舟反鬼名也梵言烏蘇慢此譯言獸字苑云獸眠內不祥也蒼頡篇云伏合人心曰獸字從尸尸音呼旱反獸聲山東音於某反

第四卷

迦陵頻伽經中或作歌羅頻伽或云加蘭伽或言羯羅頻迦或言毗伽皆梵音訛轉也迦陵者好毗伽者聲名好聲鳥也

命命梵言耆婆耆婆鳥此言命命鳥是也

良祐力張反良善也亦賢也下胡救反字林祐助也

多伽羅香此云根香多摩羅跋香此云藿葉香育垣花垣音直尸反此譯云相應花也

第六卷

七卓知角反卓越也釋名言舉脚有所卓越也

庭燎力燒反鄭玄注周禮云樹於門



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經文作鋋  
燎二形又作烱並非也

摩夷正言摩怛理迦此云本母理為  
教本故以名焉

### 第八卷

不肖先妙反小介雅云不肖不似也  
謂不似其先故曰不肖謂儔惡之  
類字從肉小聲

煒燁于匪反下為獵反說文煒盛明  
白也方言暉盛也經文作瑋暉非  
體也

耐磨奴代反謂堪能任耐也耐能也  
蒼頡篇耐忍也

穿押古狎反介雅押輔也謂押束也  
經文作甲非也

### 第九卷

援助于眷反謂依援護助之言也

窯師餘招反說文燒瓦竈也通俗文  
陶竈曰窯也

村屯徒昆反字書屯亦村也廣雅屯  
聚也聚音才句反

摩納或云摩納婆或云摩那婆或云  
那羅摩那皆是梵音訛轉耳此譯

云年少淨行亦云人也

第十二卷

捷推直追反經中或作捷遲案梵本  
臂叱捷稚臂叱此云打捷稚所打  
之木或檀或桐此無正翻以彼無  
鐘磬故也但推稚相濫所以為誤  
已久

羅差或言洛沙訛也應云勒又此譯  
云紫色也

憍奢耶此譯去虫衣謂用野蠶絲綿  
作衣也應云俱舍此云藏謂蠶藏  
在罽中此即野蠶也

趋走又作趨同且瑜反釋名疾行曰  
趋疾趋曰走

園廁七情反廣雅園園廁也皆廁  
之別名也

瓊異又作傀瓊二形同古迴反傀美  
也廣雅傀偉奇玩也

禦之古文敵同魚舉反禦當也亦止  
也余雅禦禁也

婆咩

反餘余

嘍濤

洛口反下

婆娑

丁礼反

羅緹

他礼反

婆跢

直知反

第十五卷

劫波育或言劫貝者訛也正言迦波  
羅高昌名甃可以為布罽賓已南  
大者成樹已北形小狀如土葵有  
殼剖以出如枹絮可紉以為布也  
紉女珎反

倭壁力矩反倭曲也下方尺反壁不  
能行也字從止

跛蹇又作𨾏同補我反下居免反字  
林跛蹇行不正也

窵面一瓜反廣雅窵下也經文作洿  
一胡反洿池也

檀搏來都反下蒲麦反三蒼柱上方  
木也山東江南皆曰柝自陝以西  
曰櫓柝音古奚反

怡憚古文嬰同翼之反下以石反余  
雅怡憚樂也經文作津液之液非  
也

監領古文警同公衫反方言監察也  
亦覽也經文作鑒非體也

輶轄古緩反下又作輶轄二形同胡  
轄反方言開之東西曰輶亦曰轄  
謂軸頭鐵也轄鍵也經文從竹作  
管非體也

鞅紉又作純紉二形同直忍反謂牛鼻繩也

旒幢字書作統同呂周反謂旌旗之垂者也天子十二旒諸侯九旒是

第十六卷 焦憊古文瘁同其季反字林心動也說文氣不定也

蚩笑充之反蒼頡篇蚩輕侮也經文從口作嗤非體也

第十七卷 郁鳩於六反鳩攤力知反蔚耆於費反曬夢

第二十卷 希錄呼几反嚙梨力口反硤子

產徒如反陸非也茂吐美反提而羊反

遁走今作遯還二形同徒頓反遁也

也廣雅遁避也 第二十一卷

刀戟居逆反字林有技兵器也長六尺

确盡苦角反孟子曰确瘠薄地也今亦取此



确瘦苦角反通俗文物堅硬謂之确

今取其義

奎星

反口勢

妻星

反力使

昂星

反工飽

觜星

第二十二卷

嘻疑

反虛蓋

究俯

反什流

婆欽

反昌氏

陀睨

吐奚

淫婆

作以錯反經文

至盼

反胡航

經

文作哈

似他

反父美

薛荔浦細反下力計反正言閑麗多

此譯云祖父或言餓鬼是餓鬼中

寂劣者也

尼鞞

反捷刀

奠廟

反於六

陀男

反莖作譚

喃

或

眼郡

反丑上耳輝文從

兵革古核反軍旅之事曰兵革謂兵

器雜有皮莖也

第二十三卷

啍啍

反陟角

堦仇

反都侯反下

囉

反絳

丑賜

鞞呼

反正尤

奧喃

反於六

伽恨

反力

伍

羅

反丁奚反經文

埏埴尸延反下時力反埏擊也和也

埴土也

第二十六卷

手探他舍反說文手遠取曰探也

伶俜歷丁反下疋丁反三蒼伶俜猶  
聯翩也孤獨貞也

第二十八卷

胆蕤

翼之反下  
而羊反

噉呿

於六反下  
反經文從豆作

也 臙摩一尤

輒比

目月

第二十九卷

迦睇他第反一音徒計反依字傾視

曰睇

霖雨力金反兩自三日已上為霖  
係心古文繫繼二形同古詁反係綴  
也繫束也

大集曰藏分經

第一卷

僧伽藍舊譯云村正言僧伽羅磨此  
云衆園也

生挑他堯反聲類挑挾也謂以手挾  
取物也挾音烏決反

俱蘭吒花或云拘蘭荼花此譯云紅  
色花也

第二卷

逋沙布吾反又作補婁沙或言富留  
沙皆訛也正言富盧沙此言士夫  
或言丈夫經中或作甫訛也

此必

反正視

羅磨

反葉可

羅

反葉門

復

都我

駁

反蘇合

娑

反于鳩

唵

反

摩

反徒可

鉢

反力可

羅

三

娃

反古

啞

反一

惡

反

罕

反乘沒

透

反一

伊

力歌

系

反下第

毗

反

伊

### 第三卷

噯

反烏冠

眇

反亮

那

反他錄

頻婆人案佛本行經云頻婆羅此數

當十兆也

### 第四卷

培

反

阿

反

坐

反

經

反

斯究居美反廣雅究盜也左傳在內

曰斯在外曰究

### 第五卷

顛頷又作骸同力侯反埤蒼頭骨也

下胡感反方言顛頷頷也

腥臊又作胜同先丁反下又作𩚑同

乘勞反通俗文魚臭曰腥猴臭曰

臊猴音加

### 第六卷

羸瘠古文臍同才亦反說文臍瘦瘠

亦薄也

蠅蛆千餘反三蒼蠅乳肉中曰蛆經  
文從虫作蛆子餘反蠅蛆蜈蚣也  
又作疽久癰也二形並非經義  
得腫呼各反王逸注楚辭云有菜曰  
羹無曰臄

蠶壺又作蠶同子奚反醬屬也鹽醬  
所和細切曰蠶全物為蠶今中國  
皆言蠶江南悉言蠶

脊標相傳力甚反正言棟居屋中也  
亦言梁

掌柱勑庚耻孟二反今謂邪柱為掌  
也經文作棖非體也

任娠書隣反懷胎為娠漢書孟康曰  
娠音身今多以娠作身兩通也

凍鵬又作瘍燭二形同於歇反謂傷  
熱煩悶欲死也

石撩力彫反撩擲也說文作撯相擊  
也

# 第七卷

刪那所虧反龍王名也依字聲類刪  
定也

屏中蒲定反廣雅圖圀屏廁也



乳哺蒲路反字林哺咀食也謂口中  
爵食也

不憚徒旦反詩云豈敢憚行注云憚  
難也亦畏也

# 第八卷

人鷹烏簞反黑子也說文中黑也

翌軫夷臧反下之忍反北方宿名也  
翌亦作翼

些吉蘇計案餓二反此火天也姓些  
吉利多耶尼

拓地古文辟拓二形今作拆同他各  
反

剋穀魚既反說文穀有決也孔安國  
注尚書云熬敵為果致果為穀  
親昵又作暱同女栗反尔雅昵親近  
也又云昵亟也親昵亦數也

炒粳古文鬻烹熬四形今作鬻崔  
寔四民月令作炒古文竒字作擷  
同初校反方言熬煎火乾也

慎儆古文懲儆二形今作警同居影  
反警戒慎也廣雅警不安也

嘲戲又作啁同竹包反蒼頡篇云啁  
調也相調戲也

第九卷

蛸飛於金反字林虫貞也動也或作  
翺呼全反飛貞也

折械胡郎反下胡戒反通俗文云拘  
罪曰折械謂穿木加足曰械大械  
曰折

他侈音是又時移反依字尔雅侈怙  
恃也

勑勑苦骨反廣雅勑勑也埤蒼力作  
也

喫馭口迹反謂喫食也

第十卷

燂身聲類作燂燂二形字詁古文燂  
燂二形今作𤇗同詳廉反通俗文  
以湯去毛曰𤇗經文作燂案說文  
等音皆余臆反又羊占反火燂燂  
也燂非經義

嗽於又作𤇗同山角反𤇗吮也經文  
從口作𤇗俗字也

刀砧又作𤇗𤇗二形同猪金反鉄砧  
也

烙口力各反謂燒物著人曰烙經文  
作𤇗式酌反

大集月藏分經

第一卷

羅𠵿烏礼反字又作𠵿依字義廣雅  
𠵿𠵿聲也

𦵿𦵿說文作𦵿柱也隱音紂庚反字  
統作𦵿丈庚反𦵿𦵿也𦵿𦵿亦  
作𦵿音丈衡反

第二卷

齊鼓今清樂中有此鼓鼓面安齊故  
云齊鼓也

𦵿鼓力占反謂以瓦為𦵿革為兩面  
用杖擊之者也經文作𦵿

矛𦵿又作𦵿或二形同莫侯反說文  
矛長二丈建於兵車下千乱反廣  
雅𦵿謂之𦵿𦵿矛也今江湘已南  
僎人工用𦵿𦵿音蟬僎音口奚反  
經文作𦵿非體也

𦵿𦵿千餘反謂𦵿姑也下奴定反詁  
媚也字從女從仁論語惡夫𦵿者  
此即從女之義左傳云寡人不𦵿  
不能事父兄此即從仁之義也  
登祚徂故反祚位也祿也亦福也祥  
也

狡猾古如反下胡刮反方言凡小兒多詐或謂之狡猾猾亦乱也三蒼猾黠惡也

佛仍又作訛仍二形同而陵反廣疋去仍重也余疋仍因也乃也

### 第三卷

塵瞠古文壇同於計反小余疋去幽瞠闇昧冥也余疋陰而風曰瞠釋名去瞠亦翳也使日不明淨也

怨讎視周反三蒼怨偶曰讎讎對也余疋讎疋也

蝨鼠宜作鼯籀文作鼯同之弓反余疋鼯鼠說文即豹文鼠也經文作蝨音終虫名也

訓狐關西呼訓侯山東謂之訓狐即鳩鴟也一名鷩鷩經文作鷩胡非體也

土梟古彫反惡鳴鳥也說文不孝鳥也經文作鬼梟或作禿梟非也

蔚茂於謂反蒼頡篇去草木盛良也廣疋蔚亦茂也翳也

期剋渠基反下又作尅同口勑反言必當也經文作忌非也



第四卷

蕃息父素反蕃滋也謂滋多也釋名  
息塞也言物滋息塞滿也今中國  
謂蕃息為嬖息音匹万反周成難  
字作嬖息也同時一嬖亦作此字

第五卷

羅娘普詣反

系捍

胡計反下  
公旦反

海島古文陽同都道都皎二反說文  
海中有山可依止曰島釋名島到  
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鳥人物所趣  
如鳥之下也

迦利或名歌利王論中或作迦藍浮  
王正言羯利王此云闍諍王也

第六卷

佉伽婆沙又作渴伽皆訛也正言揭伽  
此譯云犀牛毗沙拏此云角揭音  
去謁反

繚呵又作梟同息里反天童女名也  
依字又作梟籍文作縹謂牡麻有  
子者也

陂灤筆皮反下匹莫反大池也山東  
名灤幽州名浚浚音毀今亦通名也

經文從水作汨借音非體也

第七卷

純淨時均反謂專一不雜也方言純好也大也經文作醇說文不澆酒也又作淳濃之淳其義一也

尸任又作訖諸二形同勑嫁反軋閭婆名也黃勑翼同翼救二反此龍名也

萌瞿

莫光反

儻

霍切反

黠婆利

九嚴泉反

阿

息里反

黠乾

一兮反

謫罰都草反通俗文罰罪曰謫字林謫罪過也責也說文罪之小者曰罰罰亦折伏也

第八卷

婆凍來侯來穀二反依字濯生練曰凍去舊垢曰浣一云以手曰凍以足曰浣也

雷鼓力迴反周禮雷鼓鼓神祀鄭玄曰雷鼓八面者也

第九卷

調鞞是鹽反下蒲迷反國名也

鄯善時戰反漢書本名樓蘭因傳太子斬其王復更名鄯善在烏耆國

南胡國陽關外也

黠羅烏奚反阿修羅王名也

第十卷

遮達那勅轄反國名也依字韻集云  
咀噠語不正也

曰虹胡公反江東俗音絳尔定音義  
云雙出鮮盛者為雄雄曰虹暗者  
為雌雌曰蜺蜺或作霓霓音五奚反  
圯圯父美反下恥格反尔定圯毀也  
圯裂也尔定圯覆也廣疋圯分也  
大威德陀羅尸經

第一卷

矇眼又作瞞同火涉反通俗文一目  
眈曰矇謂眇目視日也眈音莊狹反  
矚眼式亦反說文目疾視也

眇眼亡紹反說文一目小也釋名云  
目匡陷急曰眇眇小也

矐眼他莽反字林目無精直視也亦  
失志自也

瞶眼一决反說文目深自也  
睽眼苦攜反廣蒼目少精也說文目  
不相聽也

睽眼式舟弋舟二反說文瞋視也

睽眼子戈似戈二反字林小目也  
睽暉下弥反下胡本公困二反說文  
睽目出自也暉大出目也謂人目  
大而突出曰暉

睽眼徒結反字書目出也又作凸字  
苑凸疑也經文作垓蟻堆也垓非  
經義

眊多匹斯匹諫普板三反說文眼多  
白也春秋傳曰鄭游眊字子明是也  
繚戾力鳥反下力計反不正也謂相  
糾繚也經文作繚力彫反脂繚也  
繚非此義

疑剡且漬反方言凡草木刺人關西  
謂之剡燕朝鮮冽水之間謂之榮  
懸臙又作臙同於囚反喉中肉也釋  
名云臙擁也謂氣至擁塞也經文  
作甕甕非也

## 第二卷

𧄸臭說文𧄸或作𧄸同失然反羊臭也  
𧄸直蒼頡解詁去古文敦同都亡反  
說文𧄸厚也方言𧄸信也謂誠貞  
也亦𧄸也大也

## 第三卷

洲渾徒亶反今定渾沙出也謂水內沙堆也經文作挺音延挺道也挺非字體

那唏呼几呼冀二反

婆莆方禹反訢婆虛斤反

#### 第四卷

百積倉乱庶驚二反積擲也經文作炊黹字非也

恐嚇呼嫁反詩云及予來嚇菱云距人曰嚇亦言恐赫或言恐喝皆義也

#### 第五卷

冊地楚責反黔荼一吳反

虱麟所乙反下竹皆反

#### 第六卷

多雷車力救反星宿異名也

#### 第七卷

勃嘍力口反

趨豆留渠掬反經文作毬非體也

嘔多烏後反

阿履那此云山羊正言曷利拏捻言

摩廐等名也

麼迦吒莫可反此云獼猴

跋詫勃嫁反羅斃蒲計反



利鈇方于反莖刃也亦云橫斧也倉頡篇鈇莖鈇也謂橫斧也莖刃也說文鈇莖斫也謂莖刃也公羊傳云不忍加之鈇質是也

嘍嘍

於求反

囉咤

於求反

娑俞

以求反

上嘶卑以及下斯奚反

## 第八卷

拍麾字詁今作搗同呼皮反手指曰

麾謂旌旗拍麾衆也因以名焉周禮建大麾於田夏后氏所建

黝羅於紂一子二反從頰婆羅至黝羅破此數名也

## 第十一卷

狗𪔐又作𪔐同五枚反中國音也又下枚反江南音也說文𪔐𪔐也經文作𪔐𪔐交反脰膝骨也𪔐非此用毛毼布菴反謂毛布也字林𪔐之方文者曰𪔐通俗文織毛曰𪔐斜文曰𪔐經文作𪔐非也

那娜

乃可反

歧蹬

登音

娑喃

女咸反

蟬犁

父桑反

暮羅

莫孤反

## 第十二卷

闌人於儉反說文闌豎宮中闌昏闌

門者也周禮闔人鄭玄曰闔精氣  
閑藏者今謂之官人也主閑門戶  
故曰闔

覷電又作睽同式舟反說文覷見也  
亦不定也經文作閃窺頭也

### 第十三卷

胆戶且餘反通俗文肉中虫謂之胆  
經文作鉏疽二形並非體也

羅眊人志反廣足眊眊也織毛曰  
眊也眊音唐

### 第十四卷

婆咻力南反依字咻聒也譙也  
囓食又作齧齧二形同勑之武之二  
反尔定牛曰齧謂食已復吐出也

### 第十五卷

趁逐丑刃反謂相追趁也關西以逐  
物為趁也

蹇吃居展反下又作坎同居乞反通  
俗文言不通利謂之蹇吃易云蹇  
難也聲類云吃重言也

### 第十六卷

評論皮柄反字書評訂也訂平議也  
訂音唐頂反

鐵紫今作唳又作紫同子累反廣足  
紫口也方言紫鳥喙也經文作噍  
非也噍音似页反

鵠侯許牛反鵠鵠也亦名訓侯一名  
鈎鵠晝伏夜鳴者亦名怪鳥

從窠又作蔀適二形同苦和反廣足  
槽窠巢也小介足云雞雉所乳謂  
之窠在樹曰巢在穴曰窠也槽音  
則恒反

### 第十七卷

為捍又作扞同胡旦反說文扞止也  
亦蔽也衛也經文作翰高飛也長  
也翰非此用

垂胡又作頡咽二形同戶孤反說文  
牛頡垂下也釋名胡在咽下垂者  
也經文作畫非體也

### 第十九卷

斤斲居勤反說文斤斫也斤鑿也下  
古文斲同竹角反說文斲斫也經  
文作鉞魚斤反鉞剗也鉞非經義  
斲囊埤蒼作斲東觀漢記作排王弼  
注書作橐同皮拜反所以治家用  
炊火令熾者也

而蹶巨月居月二反說文蹶僵也廣  
疋僵仆也

法炸陀羅尼經

第一卷

謝婆

手甘反致妳反奴解

笳吹或作葭同古遐反今樂中有笳  
卷笳葉吹之因以名也

第二卷

阿蘭拏女加反或云阿蘭若或言阿  
練若皆梵言輕重耳此云空寂亦  
云閑寂閑亦無諍也蘭音借為力  
𡵓反經中有從口作𡵓義非也  
善馭今作御同魚據反駕馭也謂指  
麾使馬也凡言馭者所以驅之也  
內之於善也

鑪錫字體作𡵓又作𡵓同古和反方  
言秦地土釜也

翱翔五高反迴飛也飛而不動曰翔  
釋名云翱教也言教遊也翔徉也  
言徜徉也

埤的之乞之閏二反通俗文射埤曰  
埤埤中木曰的說文射臬也射侯  
也以熊虎之皮飾其側方制之以

為埤臬音牛列反檠也

無埤徒果反射埤也經文作埤丁果反埤累也埤非此義埤音朋

僮隸力計反周礼男子入于罪隸鄭玄曰隸奴也隸賤也侵也僕隸也字從米敎聲敎字從又從崇敎音之芮反

挾持胡頰反介足挾藏也方言挾護也第三卷

寥廓或作廖同力彫反埤蒼寂寥無人也廣定寥深也經文作遼遼遠之遼非體也

停憇又作惓蒼頡篇作𦉰同墟例反介足憇息也舍人曰憇卧之息也磧中且歷反廣定磧瀨也水淺見石者也說文水渚有石曰磧也

暴曠蒲卜反下所懈反說文暴晞乾也字從日從出從𠂔米字意也𠂔又作拜同巨凶反兩手持也

趣足千屢反趣猶繞也說文趣疾也經文作超千吏反疾走也

#### 第四卷

羈繫又作𦉰同猪立反詩云繫之傳



曰繫絆也亦拘繫也

坑窞古文附萊二形同才性反說文大陷也蒼頡篇窞謂掘地為坑張禽獸者也

呵叱蚩逸反叱亦呵也方言呵怒也陳謂之呵亦叱咄也

### 第五卷

阿梨耶此譯去出苦者亦言聖者

舩擢又作棹同馳按反釋名在旁撥水曰擢方言楫或謂之擢所以擢舩也

帆撓又作颿颿二形同狀嚴狀泛二反三蒼颿舩上張布帋也釋名云舩隨風張幔曰帆謂施舩頭風吹以進也帋音普嫁反

餼糧胡鉤反說文餼乾食也詩云乾餼以愆傳曰餼食也經文從米作糗非也

為根古本反根轉也謂盤篠上轉繩也第六卷

蟬羅尸補迷反或作閉尸此譯云肉圍也

猖狂齒楊反謂變易情性也亦狂騃

也莊子猖狂妄行是也

懣襲古文戢褶二形同辟立反左傳  
凡師輕曰襲注去掩其不備也又  
云夜戰曰襲

### 第九卷

舉措且故反蒼頡篇措置也又安也  
亦施也

嘶聲又作誓嘶二形同先奚反婢蒼  
聲散也亦悲聲也

### 第十卷

菅針賈顏反余定茅屬也白華一名  
野菅也

貪慄字書或作慄今亦作婪同力南  
反慄亦貪也楚辭衆皆競進而貪  
慄王逸曰愛財曰貪愛食曰慄

桎梏之逸反下古木反在手曰桎在  
足曰梏蒼頡篇著曰桎叅著曰梏  
苛暴賀多胡可二反說文苛尤劇也  
亦煩擾也剋急也札記苛政猛於  
虎是也

### 第十四卷

偉壯婢蒼作瑋同于鬼反說文偉奇也  
積梧子乱反韻集積鋌也今江湖以

南僊人工用殯鉗音蟬下又作棒  
同蒲項反說文掎挽也謂大杖也  
挽音他活反

第十七卷

儕類士皆反字林儕等也儕猶輩類  
也左傳晉鄭同儕是也

鷦鷯許牛反下力周反字書鷽鷽鷽  
鷽也廣疋鷽鷽鷽鷽也亦怪鳥也  
閼西亦名訓侯山東亦名訓狐慕  
文玄夜則拾人爪也

甫此方父反釋名玄甫始也又甫者  
男子美稱知子莫若於父父言子  
有用即為美稱故字從父從用父  
亦聲也

疇直流反國語田疇荒蕪賈逵曰  
一井為疇九夫為一井也左傳取  
我田疇注玄並畔為疇蒼頡篇田  
種禾稼也疇耕地也

第十八卷

芟剡所巖反下千卧反芟剡草也芟  
除也剡猶斫也

第二十卷

鼃虬魚素反下渠周反鼃大鼃也廣

定有角曰虬龍熊氏瑞應圖曰虬龍黑身無鱗甲淮南云女媧之時服應龍驂青虬是也

垣弥三蒼音伍下諸律中皆作迷謂大身魚也其類有四種此則第四種取小者也牙相吞食也

祁寒渠夷市尸二反尚書冬祁寒小民亦惟怨咨孔安國曰祁大也冬大寒民猶怨也

多嘔又作歐同於口反歐亦吐也釋名去嘔謳也將有所吐脊曲謳也

# 一切經音義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三

續

翻經沙門玄應撰

大般涅槃經

第一卷

壽命視却反案壽亦即命也壽取一期之名命取人之生分但異名耳說文壽久也釋名士生已久遠氣終盡也又音視溜反上壽也溜音力救反

阿利羅跋提河泥洹經作熙連河皆訛也正言呬刺拏伐底河呬刺拏此譯云金伐底此言有名為有金河呬音許梨反刺力曷反

娑羅沮洳經作固林案西域記云此樹在呬刺拏河西岸不遠有娑羅林其樹形類榦而皮青白葉甚光潤四樹特高是如來涅槃之所也等視字詰古文脉肱二形今作視同時言時至二反廣雅視觀也說文視瞻也釋名士視是也言察其是非也

羅睺胡鈞反正言曷羅怛羅此譯六



障月但此人是羅怛阿修羅以手捉月時生因以為名也

為作于危反下茲賀子各二反為作也又音于偽反二音通用

晨朝食仁反尔足晨早也釋名云晨伸也言其清且日光復伸見也

頗梨力私反又作黎力奚反西國寶名也梵言塞頗脰迦亦言頗脰此去水玉或云白珠大論云此寶出山石窟中過千年冰化為頗梨珠此或有也案西域暑熱無冰仍多饒此寶非冰所化但石之類耳脰音竹尸反

馬腦梵言摩娑羅伽隸或言目娑羅伽羅婆此譯去馬腦案此寶或色如馬腦因以為名但諸字書旁皆從石作碼礚二字謂石之次玉者是也

號哭胡刀反尔疋號呼也大呼也釋名云以其善惡呼名之也號亦哭也字從号虎聲經文作嗥說文嗥咆也左傳豺狼所嗥是也嗥非此義又從口作号俗偽字耳

涕泣他礼反字林涕泣也無聲而淚  
曰泣

哽噎古文𩚑𩚑二形又作𩚑同古杏  
反哽噎也聲類𠂔哽食骨留𩚑中  
也今取其義下於結反說文噎飯  
窒也詩𠂔中心如噎傳曰憂不能  
息也𩚑音益窒竹栗反經𠂔多作  
咽於見於賢二反咽吞也咽喉也  
咽非字體

震動之𠂔反公羊傳曰地震者何地  
動也周易震動也經文有從手作  
振掉也掉亦動也二形通用

戰掉徒吊反字林掉揺也廣疋掉振  
動也經文作𢱔𢱔𢱔𢱔反𢱔扶也又  
作𢱔字與𢱔同音遙詩𠂔憂心𢱔  
𢱔是也二形並非此義扶音於𠂔反  
逮得徒戴反說文逮及也經文多誤  
作逮力属反說文逮謹也亦人姓  
也逮非經音

漱口所溜反說文漱盪口也經文有  
作嗽漢書通俗文皆𠂔角反嗽𠂔  
也嗽非𠂔用𠂔音似𠂔反

解未古買反解猶釋也案解亦談說

也又胡買反廣疋解散也解脫也  
紹三古文繫同市繞反尔疋紹繼也  
謂繼續先宗也謚法曰疏遠繼位  
曰紹

充足子欲反足猶止也周偁充足也  
足得也又子喻反足猶成也今謂  
足成於人也

蓋摩古文翳同測俱反正言菽摩菽  
音又拘反此譯云麻衣舊云草衣  
案其麻形似荊芥花青也

繒綵在綾反說文繒帛也謂帛之惣  
名曰繒

轅搆居責反謂轅端頭曲木也釋名  
云搆輓也所以輓牛頭也經文從  
車作輔傳寫誤也

廁填古文寘同徒堅反三蒼廁雜也  
廣疋填塞也滿也

駿疾子閑先閑二反尔疋駿速也  
由旬或言由延或言俞旬或云踰閭  
那皆訛也正言踰繕那此云合也  
應也計合尔許度量同此方驛也  
自古聖王一日行也彼繕那亦有  
大小或八俱盧舍或四俱盧舍一

俱盧舍謂大牛鳴音其聲五里昔  
來皆取八俱盧舍即四十里也

悵悵勑亮反下力尚反說文悵望悵  
也廣疋悵悲也謂悵悵然愁悲也  
啞食字林子盍反謂垂食曰啞亦啞  
血也

所惡於路反禮記吾惡用吾情惡猶  
憎也

樓櫓力侯反說文樓重屋也櫓又作  
櫓同音力古反釋名云櫓者露也  
謂城上守禦露上无覆屋也

竅孔苦吊反竅亦孔也說文竅空也  
汨汨經作寮力彫反蒼頡篇寮小  
窓也

湊唾古文𩚑同勑計反三蒼湊鼻液也  
毀𩚑古文𩚑𩚑二形同子尔反說文  
𩚑呵也鄭玄注禮記去口毀曰𩚑  
是也

惆悵勑周反悲愁也說文惆悵失志  
也廣疋惆悵痛也經文有作憊力  
彫反聲類憊且也憊非經義也

當斷古文𩚑𩚑二形同都緩反斷截也  
駟馬相二反說文駟一乘也穆天子

傳曰獻良馬十駟郭璞曰四馬為駟謂四十疋也

縱廣足容及小亦正去縱長也廣橫也凡南北曰縱東西曰橫此事之恒也多羅案西域記云其樹形如椶櫚極高者七八十尺果熟則赤如大石榴人多食之東印度界其樹實多甘膳上肩反說文膳具食也廣疋膳字也周禮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亦曰環膳也字體從宀善聲經文有從食作善傳寫誤也

紺瑤古暗反青赤色也謂青而含赤色也

倚牀於蟻反說文倚猶依也廣疋倚因也謂因倚而卧也字從人經文多作猗一奇反美也猗非此義睽婆又作規同式染反此譯云木髹樂香五孝反樂欲也言此香王愛樂於香也

鬼魅古文魑魍二形同莫莫反通俗文山澤恠謂之魑魅說文老物精也焚身古文灸爚二形同扶雲反焚亦燒也字從火燒林意也



鳬鴈輔俱反下我諫反水鳥也字體從鳥從几音是史反

鴛鴦字林於袁反下烏廊反梵言斫迦羅婆迦

鸚鵡於莖反鵠或作鵠同亡甫反梵言叔迦婆嘻欣基反休字嘻嘻和樂聲也

蓊鬱烏孔反下於屈反蓊盛白也鬱樹木叢生

作倡齒楊反說文倡樂也倡俳也謂倡俳戲笑也

白鶴古文鶴今作霍同何各反古今注云白鶴千歲則變蒼又千歲則變黑所謂玄鶴是也經文有作鵠胡哭反案廣志云鵠形似鶴色蒼黃也

雕文古文剛凋二形今作彫同都堯反說文彫琢文也三蒼彫飾也字從彡今皆從佳作雕彡音先廉反攔楯力干反謂鈎闌也今皆從本作欄下音食允反說文楯闌檻也縱曰檻橫曰楯是也

矛稍古文戎鉞二形同莫侯反說文

矛長二丈建於兵車也經文有作  
牟說文牟牛聲也廣疋牟遇也愛  
也牟非字體稍山卓反埤蒼稍長  
丈八尺也經文有作梢所交反木  
名也或作梨北人俗字也或作鋤  
江南俗字也

金椎直追反蒼頡篇椎打物也案說  
文鐵為黑金故名金椎也

鉞斧古文戊同禹發反說文戊大斧也  
一云鉞鑕也音橫大鉞也

胃索三蒼古文作羅同古犬反聲  
類云胃條取也

怛垺他踔反計晰晰反囉蹕

計曷勞魯交反魯隸摩訶曷勞魯

隸阿羅聲磨羅庫多賀羅反

莎訶

諛諂以珠反下又作譌同田毋反不  
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希其意道其  
言謂之諂周書面從曰諛三蒼倭  
言曰諂是也經文有作諭古文諭  
今作喻同翼樹反喻告也辟諫也  
諭非經旨

應時於甌反如響應聲也亦瑞應也

魘醯字林呼奚反譯云大自在天也  
芬馥敷雲反方言芬和調也下扶福  
反字林馥香氣也

為向許亮反說文向北出牖也

玫瑰字林莫回反下胡魁反石之美  
好曰玫圓好曰瑰郭璞云玫瑰石  
珠也

蝮蠍正六反三蒼蝮蛇色如綬文文  
間有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  
尺有牙取毒史記蝮螫手即斷是也  
灑地所買反通俗文以水澆塵曰灑  
謂以水灑散之也

## 第二卷

除去墟與反去猶除去也

沙鹵力古反謂确薄之地也說文鹵  
西方鹹地也

拯又作抃橙二形同蒸上聲說文拯  
上舉也謂救助也

消化呼瓜呼霸二反說文化變也謂  
變化無常

先已蘓見反案先猶先也

牧牛莫禄士福二反三蒼牧養也方  
言牧飼也

蠲除古玄反方言南楚疾愈謂之蠲  
郭璞云蠲除也

所吞土根他田二反說文吞咽也廣  
疋吞咽滅也

觀行古九古玩二反說文觀諦視也  
釋名觀望也九音完

莖草古文芻同測俱反小尔疋古稗謂  
之莖所以飼獸曰莖

冢嗣古文冢同辭利反尔疋嗣繼也  
又續也

乞句古賴反蒼頡篇乞行請求也字  
體從人從止言人亡財物則行求  
乞也

蜂螫舒赤反說文虫行毒也關西行  
此音又呼各反山東行此音蛆知  
列反東西通語也

漂疾芳妙反漂猶流急也  
忉利此應訛略也正言多羅夜登陵  
舍天此譯云三十三天也

鼃鼃魚素反三蒼似鼃而大也字  
體從鼃元鼃徒多反三蒼似蛟而  
大山海經云江水之鼃郭璞曰似  
所錫大者長一丈有鱗採皮可以

為鼓

圜圜力丁反下魚呂反獄名也案廣  
疋夏曰夏臺拘湯是也殷曰羑里  
紂拘文王是也周曰圜圜皆獄之  
別名也同禮三王始有獄釋名六圜  
者領也圜者禦也謂領錄囚徒禁  
禦之也禮記仲春省圜圜是也  
俾倪三蒼作顛倪又作敗坭二形字  
林普米吾札反廣雅俾倪埭女牆  
也埭蒼去城上小垣也釋名云言  
於孔中俾倪非常事也亦言裨助  
城之高也或言女牆言其卑小比  
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或言埭  
取其重疊之義也

羈鐐今作羈同居猗反革絡馬頭曰  
羈釋名羈檢也所以檢持制之也  
鎖桑果反字從貝從小

醒悟思挺思定二反字林醉除也  
眠眩說文作瞋同正見正田二反下  
侯遍胡蠲二反廣雅眠眩惑亂也  
亦闇不明也經文作惛亡善反惛  
勉也勸也惛非此義

巧出昌遂反案出亦出也毛詩出言

有章是也

頌囂吳鰈反下魚巾反廣雅頌鉉也  
蒼頡篇囂惡也左傳心不則德義  
之經為頌口不道忠信之言曰囂  
是也

奉祿防用反奉與也所以奉百官也  
今皆作俸

師範所飢反周札師氏鄭玄曰教人  
以道之稱也謚法曰溫故知新曰  
師尊嚴能憚曰師下今作范同音  
犯尔疋范法也謂楷式法則也通  
俗文規模曰範是也故字從竹汜  
聲說文古法有竹形以土曰型以  
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范四者  
一物材別也

偶成字林伍口反偶合也尔疋偶遇  
也郭璞曰偶尔相值也

麦赧夷職反麦糠也案諸書所無唯  
趙書有人姓姓名赧作此字

飲餽猗鳩反餽說文作𩚑同於偽反  
廣疋飲也

除愈古文瘡同榆主反方言差愈也  
說文愈病瘰也



第三卷

責索阻草反說文責求也經文作債  
阻懈反近字耳

無所師呂反三蒼所處也所猶據也  
在也經文有作於案郭璞注尔足  
於于皆語之韻絕辭也二形通用  
不汙於故紆莖二反字林汙穢也汙  
塗也

脫故吐活反脫易也尔足寔曰脫之  
剥其皮曰脫也

屏隈蒲定反隈說文一亩反水曲隩  
也屏隈謂隱蔽之處也

規欲又作頰同九吹反規計也規亦  
求也謂以法取之也

教詔居效反下諸曜反三蒼教誨也  
效也詔告也廣疋教語也尔足詔  
導也郭璞云謂教導之也

勸勵力制反小尔疋云獎率勸勸也謂  
相勸勵也

抄掠古文抄剿二形今作鈔同初効  
反下掠聲類作剗同力尚反字書  
抄掠也通俗文遽取謂之抄掠謂  
强奪取物也

班宣案古書或作頒同補茲反頒遍也  
臺曹徒登丁鄧二反韻集亡失卧極  
也經文作瞪非此義

沮壞才與反三倉沮漸也敗壞也經文  
多作俎側呂反貯醢器也一日置  
肉机也俎非此義

#### 第四卷

深邃古文慘同私醉反說文邃深邃也  
乳養而注反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  
廣足乳生也

嬰兒於盈反三蒼女曰嬰男曰兒釋  
名云人始生日嬰兒骨前曰嬰抱之  
嬰前而乳養之故謂嬰兒也

多含字林從玉作琿諸書從口作含  
同胡紺反穀梁傳曰貝玉曰含謂  
資人含與也今取其義

夭壽於矯反說文夭屈也廣足夭拔也  
夭折也字從夭象形不申也不盡  
天年謂之夭取此義也

甘嗜古藍反廣足甘樂也嗜亦貪也  
甘嗜無厭也

毫釐字體作毫力之反說文彊曲  
毛也毫兔毫也十毫曰釐

皮草古核反皮去毛曰革謂變更之故為皮革字也

被服皮寄反謂被帶也經文有作披疋皮反披散也披張也

伺鼠滑慈先吏二反字林伺候也察也星宿思育反釋名云宿宿也言星各止任其所也

種植時臧反植謂根生之屬也

蠱道功戶反聲類戈堵反蠱虫病物害人也說文蠱腹中虫也謂行毒虫也

擣蒲勑於他奴二反謂取擣也博物志云老子作之用卜今人擣之為戲滋募古文孖穢二形同子夷反下无願反左傳無使滋募服虔曰滋益也募延也謂無使其惡益延長也經文作湯謨喚反方言湯敗也湯非經義

淤泥於據反字林淤澱滓也今謂水中泥為淤是也

素在蘓故反方言素本也素空也謂空虛也

厯繪空外反字書虛穰也通俗文米

皮曰獐

陶家又作司字林大牢反案西域無窯但露燒之耳史記陶瓦器也蒼頡篇陶作瓦家也舜始為陶諸書亦借音為妣

林微梵言藍傘居此云藍即上古守園婢名也因以名園傘音扶晚反天相似茲反余定祠祭也公羊傳曰春祭曰祠謂物始生思親繼嗣食也子璫都堂反釋名云穿耳施珠曰璫本出西戎也

角力古文斟同古卓反禮記習射御角力廣疋角量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角試心月令角升角說文平升斛也並單作角經文作掬古文粗字音在古反漢書班固叙傳云掬舉職寮韋昭音義曰掬略也周禮注音亦粗掬非此用

木槍千羊反說文槍距也三蒼木兩端銳曰槍經文作鐡三蒼鐡鈴聲也鐡非正體端音端

博非古文博方言博或謂之棊亦餘石反方言自閩而東齊魯之間皆

謂圍棊為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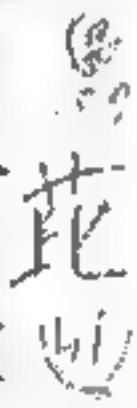
燈鑪字又作爐同力胡反火所居也  
謂凡盛火之器曰爐

## 第五卷

卷縮奇負反聲類亦翬字詩云有卷  
者阿傳曰卷曲也

傅以方務反漢書皆傅脂粉傅附也  
謂塗附之也方言凡飲藥傅藥而  
毒刺皆是也經文作拊敷主反拊  
拍也拊非字體

煥氣乃短反說文煥溫也字從火奐聲  
清夷羊脂反說文夷平也字從大  
聲斯又作癰同蘓奚反埤蒼覓聲散  
也經文作嘶悲聲也嘶噎也嘶非  
此義

 𦵏也

𦵏麻字宜作𦵏其二形案三蒼布迷  
反草名也呂靜韻集云𦵏麻其生  
似樹者也經文作𦵏音脾

日暴蒲穀反暴曬也說文暴晞乾也  
字從日從出從𠂔米亦字意也𠂔  
又作拜音巨共反拱手也

振爆方孝補角普剝三反聲類爆𦵏  
起也謂皮散起也

泛長又作汎同疋劍反說文泛浮也  
又馭疾也

莖幹工且反枝主也廣疋幹本也三  
蒼枝幹也

門閭又作閬同苦本反三蒼閬門限也  
三跳他乎達澆二反謂懸擲也

穀積子賜反埤蒼積積也

### 第六卷

侵媵乃了反郭璞云媵弄也擾也謂  
媵擾戲弄也

妬慙古文嬖同脾滅反方言慙惡也  
郭璞云急性也

稗子蒲懈反草之似穀者也

讎隙古文尙同丘逆反隙置也說文  
壁隙孔也廣雅隙裂也字從阜從

白上下小經文作郛地名也聲類  
云郛鄉在河內郛非經旨

儲君直於反儲脩也蔡邕勸學云儲  
副君也

慕居又患反說文強而奪取曰慕尔

疋慕取也盜任曰慕字從算從厶

音私弒君之法理無外聲故從厶  
也算音蘇郛反



弱冠古玩反禮云男子二十冠而字  
成人之道也案男子年二十加衣  
服始著冠為冠釋名云二十曰弱  
冠言雖成人而冠體尚弱也

躄地脾倭反謂躄倒也

什物時立反三蒼什十也什聚也雜  
也亦會數之名也又謂資生之物也  
今人言家產器物猶云什物物即  
器也江南名什物此土名五行史  
記舜作什器於壽丘漢書貧民賜  
田宅什器並是也

隄塘古文隄同都奚反下徒郎反說  
文隄塘也今疋隄謂之梁李巡曰  
隄防也障也漢書無隄之與韋昭  
曰積土為封隄也

穿决周易藩决不羸王弼徐邈等音  
皆穴說文胡玻反下流也又音古  
穴反廣疋穿也謂穿破也

淋漏力金反三蒼淋瀝水下也

耘除禹軍反除草也經文作芸字與  
苒同草名也似苜蓿月令仲冬芸  
始生是也芸非經音

裁有在灾反裁僅也劣也不久也廣

疋纔暫也三蒼纔微見也鄭玄注禮記周礼作裁東觀漢記及諸史賈逵注國語並作裁漢書作纔隨作無定體

銜賣古文眩衙二形同胡麵公縣二反說文行且賣也廣疋衙詁也

### 第七卷

娉妻今作聘同疋勁反問誓也說文聘訪也尔疋聘問也

釜鎮方目甫救二反方言鎮或謂之鬲郭璞曰鎮釜屬也說文鎮如釜而大口三蒼鎮小釜也

散香蘂誕反說文散雜也謂散雜碎香者也

憤內公對反說文憤乱也內女孝反內猥也經文作鬧俗字也

治壓於甲反廣疋壓鎮也經文多作押非體也

草履古文鞮鞻二形同所綺所解二反

大致微吏反致至也說文送詣曰致三蒼致到也又與也

常翹祇遙反廣疋翹舉也郭璞曰翹

謂懸危也

為履巨逆反說文履屬也履有草有帛者非止木也

療治力照反止病曰療謂治病也  
樂味間罍反蒼頡篇樂喜也

木簞徒東反三蒼簞竹管也說文簞  
斷竹也方言著簞也郭璞曰謂盛  
上箸也經文作筒說文徒棟反謂  
無底簞也今亦為簞字

鏤斲古文覲同竹角反斲削也說文  
斲斲也

霸王今作霸同補駕反國語晉猶霸  
賈逵曰霸猶把也言把持諸侯之  
權也諸侯把王事臣道也故字從  
月羣聲羣音疋各反

步屈纂文云吳人以步屈名桑闔方  
言尺蠖又名步屈是也闔古合反

# 第八卷

治目莫鹿莫六二反說文人眼也象  
形目視也亦見也

造詣十到反說文造就也廣疋造詣也  
金柅案荀楷誥幼文字宜作箕音方  
奚反經文多作柅假借耳

鵝鴈五諫反今定舒鴈鵝孫炎曰鵝一名舒鴈方言云江東呼為駟鵝也駟音加

仿佛古文作𠂔𠂔聲類作𠂔𠂔同芳往反下芳味反謂相似見不諦也大船音白埤蒼船大舩也大者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者是也

慳弱三蒼奴課反慳亦弱也

寢言半世反通俗文夢語謂之寢說文眠言也聲類不覺妄言也經文多作調案諸字書字與詔同倭言也今多以是鹽以占二反此或俗語假借耳未詳何證

檯觸音紂庾反說文檯柱也何承天纂文云檯觸也又作敝敝二形也經文多作棠徒當反三蒼棠杜梨也今定杜甘棠是也棠非此義文字品

字者文字之惣名梵云惡剎羅譯言无異流轉或言無盡無盡是字字在紙墨可得不滅借此不滅以辭常住凡有四十七字為一切字本其十四字如言三十三字如是

合之以成諸字即名滿字滿者善  
義以譬常住半者惡義以譬煩惱  
雖因半字根本得成滿字乃是正  
字凡夫无始皆由無明得成常住  
乃是真實故字之為義可以譬道  
大涅槃經其義如此案西域悉曇  
章本是婆羅賀磨天所作自古迄  
今更無異書但點畫之間微有不  
同耳悉曇此云成就論中悉檀者  
亦悉曇也以隨別義轉音名為悉  
檀婆羅賀磨天者此云淨天舊言  
梵天訛略也

字音十四字

裏反烏可

阿壹伊塢

烏古反

烏理

重

釐

力之反

鷲

烏奚反

謁汗

烏故反

奧闇噉此十四字以為音一一聲  
中皆兩兩字同長短為異皆前聲  
短後聲長

菴惡此二字是前惡阿兩字之餘  
音若不餘音則不盡一切字故復  
取二字以窮文字

比聲二十五字

迦咤伽囉

其柯反

俄

魚賀反

舌根聲

凡五字中第四字與第二字同而輕重微異

遮重車閣膳時柯反若耳賀反

舌齒聲

吒重咤田加反荼組竹賈反拏

上鄂聲

多他陀馱徒柯反那奴賀反

舌頭聲

波頗婆婆去摩莫介反

脣吻聲

吒重羅盧何反羅李和反縛奢沙娑

呵此八字起聲

金礦古文砒字書作礦同孤猛反說

文礦銅鐵璞也經文作𠂔周禮𠂔

人掌金玉之地劉昌宗侯猛反又

音口猛反注云𠂔之言礦金玉未

成器曰𠂔兩義大同仍以初體為正

月蝕神臧反周易云月盈即蝕釋名

云日月虧曰蝕稍稍侵虧如虫食

草木葉也漢書云日月薄蝕事昭

曰氣往迫之曰薄虧毀曰蝕也

彗星蘓醉反字林囚芮反釋名云彗

星星光稍稍似彗也今定彗星攬

搶孫炎曰妖星也四日彗郭璞曰

亦謂之孛釋名云言其孛孛然似



掃埽也攙音又銜反槍又行反

# 第九卷

廝下又作𢇛同思移反廣疋廝謂命使也字書廝倭也謂賤倭者也漢書廝與之率張晏曰廝微也辜昭曰析薪曰廝炊烹曰養

怖遽渠庶反廣疋遽畏懼也疾急也經文有作懾書史所無唯郭璞注介疋釋言中淩懾也作此字二形通用

咄善字林丁九反說文咄相謂也字書咄叱也

密緻又作縊同馳致反緻亦密也鬱蒸於物反介疋鬱氣也李巡曰鬱盛氣也蒸之勝反說文蒸火氣上行也行也

乳哺蒲路反哺含食也謂口中嚼食也經文作哺字與哺同補胡反謂申時食也

創炮古文戩刃二形同楚良反說文創傷也經文作瘡近字耳又音楚恨反創始也非今所取炮又作𣎵同輔孝反說文炮面生氣也經文

作庖猶俗字耳

瘠下又作𦵑字林同竹世反瘠赤痢也  
也開中多音滯三蒼瘠下病也釋名云下重而赤白曰瘠言厲𦵑而難差也  
經文作𦵑字與蛆同知列反重𦵑也又作𦵑也又作𦵑了也智也二形並非經旨

著後中恕反著之言處也廣疋著補也亦立也

# 第十卷

祠祀徐理反祭無已也謂年常祭祀  
崇敬無已也尔疋祭祀也舍人曰祀地祭也礼記王者為群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一祀或竈鄭玄曰此大神所祈  
大事者小神居民間伺小過作譴告者也

輕躁又作𦵑同子到反周易震為躁躁猶動也躁擾也論語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鄭玄曰謂不安靜也  
口爽所兩反爽敗也楚人名美敗曰爽

肴饌又作𦵑同士眷反說文饌具飲

食也

悵快於亮反說文快心不服也蒼頡篇快懟也

唐捐徒郎以專反案唐徒也徒空也說文捐弃也

怡悅古文嬖同弋之反今定怡樂也方言怡喜也說文怡和也

姝大充朱反說文姝好也色美也方言趙魏燕代之間謂好為姝

瓌異又作傀同古回反傀美也方言傀盛也說文傀偉也偉奇也廣疋

傀偉奇玩也

溉灌哥賁反說文溉灌也謂灌注也診之說文之忍反診視之也三蒼診

候也聲類診驗也

恕己尸預反蒼頡篇恕如也聲類以心度物曰恕

綜習子宋反三蒼綜理經也謂機縷持絲文者屈繩制經令得開合也羸瘠古文瘠瘠瘠三形同才亦反說文瘠瘦也

第十一卷

習習經文從彡作瘠書无此字近人

加之耳

噦噎於越反說文噦氣悟也通俗文  
氣逆曰噦

淋瘕力金反聲類淋小便數也經文  
作淋說文水沃也廣疋淋瀝也淋  
非此用

懟恨古文譏字林同丈涖反今疋懟  
怨也

欠欬又作𠵽同丘庶反通俗文張口  
運氣謂之欠欬

不御魚據反御侍也進也廣疋御使也  
蟠龍蒲寒反方言未昇天龍謂之蟠  
龍廣疋蟠曲也蟠委也經文有作  
𧈧古字通用也

劈裂疋狄反說文劈破也廣疋劈裂  
也亦中分也

麒麟渠之理真反公羊傳麒麟仁獸也  
說文麇身牛尾一角角頭有實經  
文作騏說文馬文如騏文騏力振  
反今疋白馬黑脣曰騏二形並非  
字義

僧坊甫房反字林坊別屋也

脫能吐活他外二反廣疋脫可也脫

尔也謂不定之辭也

坐肆相利反肆陳也陳物處也肆列也  
謂列其貨賄於市也

𦵏能渠俱反下山于反通俗文織毛  
褥曰𦵏能細者謂之𦵏𦵏經文作  
𦵏力于反𦵏𦵏也𦵏非字體

𦵏登他盍反釋名去施之大牀前小  
榻上所以登上牀者因以為名焉  
𦵏衣三蒼而用反說文𦵏𦵏𦵏飾也  
或作𦵏而容反謂古貝垂毛也或  
作𦵏人志反廣疋𦵏𦵏𦵏也織毛  
日𦵏三形通取於義无失經文作  
𦵏而容反說文𦵏𦵏草𦵏也𦵏  
非此義

𦵏子姉葉反案字詁古文𦵏今作接  
謂接木之子也經律中𦵏種子是  
也大威德經中作接子故南經本  
皆作接字但舊譯本中接多作𦵏  
如上文申節頭相𦵏是也字體從  
又從止巾聲經文從𦵏作𦵏非體  
也又音才妾反說文去𦵏疾也非  
今所取今有經本改作𦵏子音都  
計反取今足𦵏李曰𦵏之削瓜者

蓬之為證此乃並是治擇之名非  
言種也故鄭玄注禮云蓬謂橫去  
其蓬也又檢諸經律中並無蓬種  
宜從初讀為正

丹枕案天竺無木枕皆以赤皮疊布  
為枕貯以兜羅綿及毛枕而且倚  
丹言其赤色也

六博說文局戲六箸十二棊也古者  
烏曹作博方言博或謂之棊或  
謂之曲道吳楚之間或謂之箭或  
謂之博博亦著名也

拍鞠古文鞠今作鞠字林巨六反郭  
璞注三蒼云毛丸可蹋戲者曰鞠蹋  
鞠兵勢也所以陳武士簡才力也  
劉向別錄曰楚鞠也新書二十五  
篇傳云黃帝所作云或起戰國時  
託云黃帝也

擲石案漢書甘延壽投石拔距張晏  
注云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  
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也  
卜筮時世反禮記龜為卜著為筮卜  
筮者所以決嫌疑定猶豫故疑即  
筮之字體從竹從巫筮者揲著取



卦折竹為爻故字從竹也搏音食  
列余列二反

遍耳經文有作身字恐傳寫誤也  
第十二卷

腦依字說文古才反足大指也恐  
非今用案字義宜作解音胡賣反  
謂腦解也案無上依經解三十二  
相中二如來頂骨無解是也諸經  
中作頂骨堅實同一義也或古字耳  
腦骨或作踣同時充反說文踣腓腸  
也字從肉端聲

柱髀古文踣同蒲米反北人行此音  
又必尔反江南行此音釋名髀卑  
也在下稱也經文作跽脰二形此  
並俗字非其體也

髀骨或作脰同口丸反埤蒼脰尻也  
說文髀髀上也

頷骨胡感反方言頷頷也郭璞云頷  
車也南楚之外謂之頷秦晉謂之  
頷頤也今亦通語耳釋名云正名  
輔車言其骨強所以輔持口也左  
傳大輔車相依

姿態古文儻字林同他代反意姿也

謂態度人情良也

視矐列子作瞬通俗文作眴同尸閏  
反說文矐目開開數搖也服虔云  
目動曰眴也

因的古文矐說文作的同都狄反的  
明也詩云彼發有的傳曰的射質  
也謂的然明見也今射墉中珠子  
是也

箭中知仲反礼記射中即得為諸侯  
不中不得為諸侯是也

搯打又作纂同竹瓜反搯撻也字體  
從木過聲楚撻楚一名荆也撻古  
文教同他達反箒也廣疋撻擊也  
欬逆枯戴反說文欬逆氣也字林欬  
嗽也經文多作咳胡来反咳謂嬰  
兒也咳非今用

艾白五蓋反余疋艾冰臺言其色似  
艾也

赧然奴蓋反方言赧愧也小余疋云  
面愧曰赧說文赧面慙赤也

背僂力邦反廣疋云僂曲也通俗文  
曲脊謂之僂僂經文有作癯音陋  
病也癯非字義

批其他堯反說文批扶也以手扶批出物也

螺王古文羸同力戈反螺蚌也經文作蠶力西力底二反借音耳

發撤除列反撤去也撤壞也撤除也數在古文專同疋于反敷通也小介疋頌賦敷布也

開剖普厚反剖猶破也蒼頡篇剖析也說文剖判也

毳尾古文豸同莫高反說文毳駿也謂毛中之毳也經文有作驪子公反聰黻古文睿籀文作𦉰同夷歲反說文睿深明也通也廣疋睿智也字從故取其穿也目取明也從谷省取響應不窮也故音在安反

撓大許高反說文撓撓也經文作撓俗字也

徃討古文討同恥老反漢書音義曰討除也禮記注云討誅也

### 第十三卷

耽湏古文媿妣二形諸書作酖沈二形同都合反說文媿樂也國語耽嗜也湏古文酖同亡善反說文湏

沈於酒也謂酒樂也

瘰肉方言作臄同思力反說文奇肉也三蒼惡肉也

魚臄字林十余反通俗文肉中魚謂之臄三蒼臄蠅乳肉中也經文作蛆子余反蛆蛆也又作疽久癰也二形並非此義

創瘻羊之反三蒼瘻傷也通俗文體創曰瘻頭創曰瘍左傳曰生瘍於頭鬱特梵云鬱特迦此水之一異名也特音徒得反

#### 第十四卷

𦵏人才戈反廣定𦵏短也通俗文侏儒曰𦵏經文作瘞說文瘞小腫也瘞非經義

生涎諸書作次羨瀰三形同詳延反字林慕欲口液三蒼作涎小兒唾也因燧正字作鑒同𦵏醉反火母也論語鑽燧改火孔安國注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是也世本曰造火者燧人因以為名

因鑽子九反又音子乱反說文所以用穿物者也

因梓案詔定古文官書抱梓二字同  
體音扶鳩反謂鼓椎也

道檢居儼反蒼頡篇檢法度也檢亦  
攝也

顧眄亡見反說文邪視也方言自關  
而西秦晉之間曰眄

舩舫甫妄反通俗文連舟曰舫併兩  
舟也

炎旱干廉反炎熱也尔定炎炎熏也  
謂旱氣熏炙人也

薄祐胡古反尔定祐福也天之福也  
又古祐厚也謂福厚也

# 第十五卷

儻佺尔羊反又霜傷二音梵言餉佺  
或古霜佺此譌古貝也亦古珂異  
名耳

水滸此猶滴字耳音都歷反通俗文  
露滴謂之滸滸音丁計反

趨走且榆反趨疾行也尔定門外謂  
之趨是也

性戾字林力計反乖戾也說文戾曲  
也字體從犬

敦喻古文惇同都肫反尔定敦勉也

謂相勸勉也

豌豆一九反廣疋豌豆留豆也經文作宛又作登一月反二形並非字體其鏃字林子木反鏃箭鏃也江南言箭鏃也江東言箭足釋名云箭本曰足古謂箭足為箭族今疋金族箭羽是也

覺寤居効反寤覺也蒼頡篇覺而有言曰寤經文作悟文字所无又作悟謂解悟之悟非眠後覺寤也

第十六卷

天竺或言身毒或言賢豆皆訛也正言印度印度名月月有千名斯一稱也良以彼土聖賢相繼開悟群生照臨如月因以名也一說云賢豆本名因陀羅婆他耶此云主處謂天帝也當以天帝所護故世人号之耳

馳騁直知反下丑領反廣疋馳奔也騁走也

私吒古文嘑同竹嫁反伎字吒嘖也限虎云痛惜曰吒是也

曰憚懼虞反今疋四達謂之衢郭璞



曰交道四出也擇名去齊魯謂四齒把為擢擢把地即有四處此道似之因為名焉

為臙呼各反王逸注楚辭云有菜曰藁無菜曰臙也

刳劓如志反下古文劓同魚器反字林則斷耳也劓則鼻也尚書云无或劓刳人是也

𦵏𦵏今作𦵏又作𦵏同子累反廣疋𦵏口也字書鳥喙也經文作𦵏檢諸經史無如此字傳毅士激云𦵏埴飲泉作𦵏字音與𦵏同徐熹反𦵏非字義

憲制欣建反憲法也今疋憲制法則也廣疋制禁也制亦法度也字從心從四害省聲

熊羆胡弓反說人熊如豕山居冬蟄其掌似人掌名曰蹠羆彼宜反今疋羆如熊黃白文郭璞曰似熊而長頭似馬有髦高脚猛獸多力能拔木開西名猓羆蹠音扶素反熊呼藍反猓音加

唯仰語向反韻集去仰悖也謂反只

於人曰仰仰亦望也

編椽卑綿反蒼頡篇織也聲類以繩  
次物曰編謂取棘刺編椽而卧也  
斃斃力干反廣疋斃斃蜀也組蜀也  
聲類毛布也

茹某據舉反廣疋茹食也茹食之也  
第十七卷

畏省思井反省察也說文省覲也  
詐有渠據反詐猶何也未也謂未知

詞也

第十八卷

此字出此

良祐古文閑二形同胡救反祐者助也  
天之所助者也

撓濁乃飽乃按二反說文撓擾也又  
曰撓乱也

第十九卷

无辜古胡反介疋辜罪也禮義之  
罪也

流惻聲類作惻同楚力反廣疋惻  
悲也說文惻痛也謂惻然心中  
痛也

胫子又作痠同竹尸反母名也

𦵏樹口昆反廣疋𦵏截也字體從𦵏

不聲左傳使人默之

深穿古文併來二形同慈性反產定  
甕坑也說文大陷也三蒼案謂甕  
地為壘所以張禽獸者也

潤漬在賜反說文漬漚也謂水浸潤  
物也

怨讎視周反讎憎惡也讎對也今定  
仇讎疋也怨之疋也怨偶曰讎

在諒渠向反字書施胃於道謂之諒  
其形似弓經文作撻俗字也

而弑今作試同尸至反左傳自虐其  
君曰弑周易曰弑君子弑父非一  
朝一夕其所由來漸也釋名去下  
煞上曰弑弑伺也伺間而後得其  
便也

姪慝以針反說文姪私逸也小尔疋  
男女不以禮交曰姪下他則反禮  
記世亂即禮慝鄭玄曰慝穢也詩  
云死失靡慝傳曰慝邪也

邠垣鄙旻反垣古文圻同直飢反梵  
言也正云阿那他擯荼阇阿那他  
此云無依亦名孤獨擯荼他此云  
團施言此長者好施貧獨因以名

焉本名湏達多

判合古文胖又作𦛑同普且反說文  
胖半體也周禮媒氏掌万民之判  
鄭玄曰判半也得偶而合曰判喪  
服云夫妻判合是也經文有作泮  
水釋也泮非此義

鄙悼補美反鄙取也陋也悼徒到反  
悼傷也方言秦晉謂傷為悼悼亦  
哀也

甲冑除救反說文冑兜鍪也字從日  
由聲

間閭上居覓反間隔也介足間代也  
謂間錯相代也間乱也下古閑反  
間猶處所也間中也

## 第二十卷

奎星口𦏧反介足降婁奎婁也李巡  
曰降婁白虎宿也經文有作金星  
太白星也宜從字讀

圉廁字林七情反廣疋圉圉屏廁也  
皆廁之別名也釋名云或曰清言  
至穢之處宜修治使潔清也或曰  
圉言溷濁也

罪戾力計反介足戾罪也漢書有功

無其意曰戾有其功有意曰罪戾定也

逆津子隣反論語云子路問津焉鄭玄曰津濟渡之處也

坐此慈卧反案坐罪也謂相緣罪也蒼頡篇坐辜也塩鐵論曰什伍相連親戚相坐若引根本而及華葉傷小指而累四體是也

## 第二十一卷

識記楚蔭反說文識驗也謂占後有効驗也釋名識織也其義織微而有効驗也

不登都恒反登升也周禮以歲時登鄭玄曰登成也漢書云再登日平第二十二卷

恃怙胡古反余定怙恃也韓詩云無父何怙怙賴也無母何恃恃負也觀身且各义觀二反觀至也近也

全之蒲頰反通俗文埤土曰全說文全虛也

迴復三蒼作洄水轉也宣帝紀作復迴水也深也

船筏扶月反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船

者曰𦵏音疋于反江南名海音父  
佳反經文從木作𦵏非體也

第二十三卷

連綴張衛反亦連也說文綴令者也  
難莫又作𦵏同居致反莫望也說文  
覲幸也

餽針石經今作食同因恣反聲類針  
哺也說文針糧也從人仰食也謂  
以食供設與人也故字從食從人  
意也經文作飼俗字也

𦵏器下江反說文似𦵏長頸受十升也  
手抱說文作𦵏𦵏或作抱同步交反  
𦵏引取也通俗文作𦵏音蒲交反  
手把曰𦵏

𦵏河三蒼古文使字或作𦵏同山吏  
反蒼頡篇𦵏疾也字從史經文從  
𦵏作𦵏古穴反𦵏𦵏駿馬也列女  
傳曰生三日超其母是也𦵏非字  
義史音古使反

迦迦羅脚位反是烏聲也迦迦此云烏  
究究羅居求反此是鷄聲也鳩鳩吐  
此云鷄

𦵏𦵏羅都達反此是雉聲也或言鷄



鵲依梵音帝栗反

第二十四卷

怡懌音以之反怡懌樂也郭璞曰  
怡心之樂也懌意解之樂也

庭燎力灼反周禮供墳燭庭燎鄭玄

曰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內

曰庭燎

第二十六卷

逐塊古文由同告對反結土也土塊也

鵠膠勑支反廣疋鵠黏也字書木膠

也謂黏物者也

溫故烏昆反論語溫故而知新何晏

曰溫尋也禮記鄭玄注玄後時習

之謂之溫經文作愠於問反愠恚

也怨也恨也溫非字義

第二十七卷

我適尸赤反廣疋祇適也謂適近也

始也

鋒芒古文在反同無方反字林禾秒也

謂其刃鋒利如芒也

哮吼古文虺同呼交呼按二反通俗

文虎聲謂之哮吼獒者哮吼犬怒

聲也哮音呼容瓦

毳衣尺銳反三蒼羊細毛也說文獸細毛也

## 第二十八卷

立柝其呂反此外道瓶圓如瓠无足以三枚交之舉於瓶也諸經中或言執三奇立柝或言三义立柝皆是也

醇煩案韻集音古孝反酒醇也謂起麴酒也經文多作醪音勞三蒼說文皆云有滓酒也醪非字體

雲表碑矯反三蒼表外也言此星在雲外也

鑪冶餘者反說文冶銷也三蒼冶銷鑠也遭熱即流遇冷即合與米同意故字從米也

## 第二十九卷

綱縵借音莫盤反謂肉縵其指間也傭滿勑龍反尔疋傭均也齊等也經文作瞞俗字也

粗自在古反粗略也粗廉也

賦給古文賕同甫務反說文賦餒也廣疋賦稅也方言賦動也謂賦餒所以擾動也尔疋賦量也郭璞曰

賦稅所以平量也

奩底今作籤同力占反蒼頡篇盛鏡  
器名也謂方底者也

慙駕說文作惛蒼頡篇作𢇛同却厲  
反尔足慙息也注去慙止之息也

苟能公厚反廣定苟誠也苟且也韓  
詩苟得也

昏姻今作昏說文婦家也禮玄娶婦  
以昏時入故曰昏尔足婦之父為  
昏也姻古文嬭姻二形今作因說文  
晉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因尔足晉  
之父為姻晉音細

### 第三十卷

駿馬子閏反馬之美稱也說文駿馬  
之才良者也

殯銀古文殯同力豔反衣尸也釋名  
去銀者銀也藏不復見也小銀尸  
內大銀於阼階是也

孚乳通俗文卵化曰孚音疋付反方  
言鷄伏卵而未孚字林疋于反廣  
疋孚生也謂子之出於卵也說文  
卵孚也或曰孚伏也謂育養也乳  
而注反蒼頡篇乳字也養也謂養

子也

和液夷石反說文液津潤也廣疋猶滋液也

### 第三十一卷

得東知冲反左傳楚僻我衷杜預曰衷正也衷中當也尚書衷善也蒼頡篇別內外之辭也經文作中平也隨作无在

遺瀝正字作美同似進反說文火之餘木也

菅草古頰反尔定菅茅屬也詩傳曰白華野菅也經文作葦字書與蘭字同葦蘭也說文葦香草也葦非此用

甘鍋字體作爾古和反方言秦云土盆也字體從爾平聲今皆作鍋撓攬古卯反說文攬乱也詩云祗攬我心是也

嘲調正字作啁同竹包反下徒孚反蒼頡篇云啁調也謂相調戲也經文有作譌相承音藝未詳何出或作譌五戒反字林欺調也亦大調曰譌也

賈客公戶反周禮商賈鄭玄曰行曰  
商處曰賈白虎通曰賈之言固也  
固其物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又  
音古定反

刖足古文踣跣二形同五刮魚厥二  
反刖断足也周改黠作刖廣定刖  
色也謂断足即色也黠音扶忍反  
色音慈悅反

瞽瞍公戶反無目謂之瞽釋名去瞽  
目眠眠然目平合如鼓皮也

### 第三十二卷

如駝食蜜徒多反駝駝也蜜刺蜜也  
羅耽仁志反通俗文毛飾曰耽稍上  
垂毛亦曰耽

維婆古文係同女林如深二反樹名  
也葉苦可煮為飲治頭痛也如此  
間苦棟樹也言此虫甘之耳棟音  
力見反

瑕庈古文瘰同字林才雌反說文庈  
病也

礪石徂茲反埤蒼礪石也謂冶鐵者也  
灌綆或作覲同古乱反汲器也綆格  
杏反說文汲井繩也方言韓魏間

謂之纒

罌礪又作罌同胡卦反字書網礪也  
蘆蘆字林力何反下蒲北反似松紫  
花者謂之蘆蘆

第三十三卷

栗床字體作𦵏𦵏二形同𠂔皮反  
禾稔也關西謂之床異州謂之𦵏  
綫埶字體作𦵏同𦵏緣反又音𦵏毛  
詩載弄之凡注云紡專也詩中作  
專此由古字通用耳

刺身烏官反字林刺削也削音一玄  
反削挑也

明𦵏字書作𦵏同口角反吳會聞音  
口角反郊外堅也案凡物皮皆曰  
𦵏是也

姪佚今作妖同與一反佚樂也蒼頡  
篇佚惕也惕音蕩

第三十六卷

巴吒百麻反案阿舍經此長者因國  
為名也經文作把比雅反亦是梵  
音訛轉耳

垢弥三倉音伍下音迷律中垢弥皆  
作迷字應言帝弥祇羅謂大身魚



也其類有四種此第四家小者也  
法炷經中恆迷且羅即第三魚也  
皆次第不相吞噉也

鰭魚且各反薛瑄異物志云鰭鰭有  
橫骨在鼻前狀如斧斤江東呼斧  
斤為鰭故謂之鰭鰭也此類有二  
十種各異名如鋸鰭等齒利如鋸  
即名鋸鰭也鰭音府煩反瑄音虛  
矩反

惋手烏喚反謂驚異也未詳何義立  
名也

刁長都堯反人姓也或可因事立名耳  
行般乎虔反此人利根無待勤行自  
能得滅成實論中不行滅人是也

### 第三十七卷

霑行致廣反霑濡也三蒼霑漬也

𧈧𧈧說文𧈧𧈧從𧈧字書從鬼同上  
𧈧強反下力掌反通俗文木石性  
謂之𧈧𧈧言木石之精也淮南說  
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曰赤𧈧  
長耳美𧈧也

### 第三十八卷

𧈧𧈧上于匪反下為獵反方言𧈧𧈧

益貞也三蒼光華也

虎光又作𧈧同徐里反尔定兕似牛  
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十斤

搏食徒官反說文搏圍也三蒼搏飯  
也經文作揣丁果初委二反揣量  
也揣非字義

法厲古文礪同力制反磨石也砭細  
於礪皆可以磨刀升也

𧈧𧈧古猛反𧈧強也說文𧈧大不可  
附也經文作𧈧穀芒也𧈧非字體  
𧈧笑充之反蒼頡篇𧈧輕侮也笑私  
妙反字林笑喜也字從竹從犬聲  
竹為樂器君子樂然後笑

𧈧𧈧蒲交反案𧈧文字所无宜作抱  
又作𧈧

𧈧𧈧古文𧈧又作𧈧同士白反通俗  
文𧈧𧈧曰𧈧

### 第二十九卷

祢𧈧又作你同女履反祢猶汝也謂  
尔汝如來姓氏也

榛木仕巾反廣疋去木叢生日榛草  
叢生日薄也

### 第四十卷

車與與諸反說文車輿也亦摠稱車  
曰輿一曰車無輪曰輿

鈞餌正字作餌同如志反服虔云鈞  
魚曰餌

軟乳又作嗽同所角反三蒼云軟吃  
也通俗文含吸曰嗽經文作數此  
俗字也

尸關古文鑰同余酌反方言關東謂  
之鍵關西謂之關說文作簫字林書  
僮笄也纂文云關西以書篇為書  
簫簫非此義笄亦占反

婆嵐力含反案諸字部无如此字唯  
應璩詩玄嵐風寒折骨作此字  
賴締徒計反依字說文締結不解也

#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歲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三

納

翻經沙門玄應撰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放光般若經

光讚般若經

道行般若經

小品般若經

明度無極經

長安品經

勝天王般若經

仁王般若經

金剛般若經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第一卷

婆伽婆舊云有大功德至聖之名也

正言薄伽梵薄伽此譯云德梵此

言成就義衆德成滿名薄伽梵又

此一名提攝衆德餘即不余故諸

經首皆置此名

部伽此譯云龍或云象言其大力故

以喻焉

三昧莫蓋反此云等持等者正也正

持心也持謂持諸功德也

希望說文作睇同虛末反睇望也海

岱之間謂睇廣雅睇視也下無字

反說文出望在外望其還也字從

望省聲若音無放反說文月滿與日相望也字從二月但此二字音體人多不辯故此兩釋

心行下度反謂遊履也放光經云意所趣向光讚經云所趣所行大論云問云何恙知衆生心行荅菩薩知衆生心種種法中處處行即維摩經云善知衆生往來所趣及心所行其義一也今有讀為下孟反誤也望礙又作罣同胡卦反字書網礙也礙止也

刺那盧割反光讚經作羅鄰那竭菩薩此譯云寶積舊維摩經漢言寶事放光經作寶來案梵本云曷刺怛那揭婆此云寶臺或云寶藏皆一義也經文有作剎居例反非也

滿予餘與二音三蒼解詁云此亦與字梵言也經中或作滿濡或作文殊師利或言曼殊尸利譯云妙德或言敬首舊維摩經云漢言濡首皆義譯也正言曼殊室利此云妙吉祥經中有作溥首案溥此古文普字疑誤也應作瀉音而朱反但

字形相濫人多惑耳

繫念古文繫繼二形今作係同古帝  
反說文係結束亦連綴不絕也  
兩肫又作踳同時更反說文脰肫也  
肫腸也經文作踳丁管反蹠足也  
蹠非此用

兩髀古文踳同蒲米反說文股外也  
北人行此音又方尔反江南行此  
音經文從肉作胙俗字也

肉髀古帝反梵言嘼瑟尼沙此云髀  
即無上依經云髀尼沙頂骨涌起  
自然成髀是也經文從糸作縶非  
也盟音烏沒反

熙怡虛之反下與之反說文熙怡和  
悅也方言怡喜也湘潭之間曰紛  
怡或云熙怡經文有作嬉同虛之  
反說文嬉樂也蒼頡篇嬉戲笑也  
嬉非今用

得愈古文瘳同榆乳反方言差愈也  
說文愈病瘳也

恬然徒兼反方言恬靜也亦安也大  
論作淡然徒濫反案淡亦安也  
靜也其訓義同經文作怡與之



反誤也

不嬈字林乃了反三蒼嬈弄也說文  
嬈擾也謂擾弄也嬈亦惱也

綰紛匹仁及下敷玄反廣雅綰紛盛  
自也

阿鞞字書陞奚反此譯云不退住第  
七住也

鳩摩正言究磨羅浮多究磨羅者是  
彼八歲已上乃至未娶者之總名  
舊名童子浮多者舊譯云真言童  
真地也經順俗名以童標八地以上  
菩薩也或云法王子者別号也  
數知山縷反數計也閱其數曰數也  
燒時尸照反案燒亦燒也自然為燒  
以人為燒

## 第二卷

稻茅徒老反下亡包反稻謂有芒穀  
也經文有作竿篠音古寒反下諸  
夜反通俗文荊州出竿篠或作甘  
柘一物也

憎惡烏故反禮記吾惡用吾情惡猶  
憎也詩云惡無札皆是也

## 第三卷

摩捫莫奔莫本二反聲類去捫摸也  
字林捫撫持也案捫持謂手把執  
物也故諸經中有作摩捉日月是也

### 第七卷

蒙昧字體作睪同莫公反下莫對反  
易云蒙者睪也謂睪覆不明廣雅  
昧者闇也謂闇蔽無知也易云蒙  
昧幼老謂不成求是也

### 第八卷

循身三蒼古文作𠄎同似遵反尔雅  
循自也郭璞曰又為循行也亦通  
也巡歷也

覲占之鹽反方言占覲也占亦候也  
凡相候謂之占占亦瞻也

鍤師似綃反說文鍤圓鑪也周成難  
字作掾謂以繩轉軸裁木為器者  
也經文作旋非體也

胃脬普交反蒼頡解詁脬盛尿者也  
經文作胞補交反胞裏也胞非此用  
淚淚古文𩇛同勑計反三蒼鼻淚也  
周易齋咨涕洟自目曰涕自鼻曰  
洟經文從弟作涕他札反涕淚也  
非今所用

肪冊府房反下先安反廣雅肪冊脂

也通俗文在腰曰肪在胃曰冊

隆脹普江普絳二反坪蒼胖脹腹滿

也胖音普降反

青瘀於豫反說文瘀積血也經文有

作淚水中混也

酖裂字宜作攬同九縛居碧二反說

文攬爪持也蒼頡篇攬搏也淮南

子曰鳥窮則搏獸窮則攬是也

肋骨力得反說文脅骨也字從肉經

文從革作勒馬頭絡銜者也

曰暴蒲卜反小尔暴曬也說文暴晞

乾也

如目補蓋反說文海介虫也謂螺貝

是也介甲也

邏字

力賀反

呿字

丘庶反

哆字

說文給可反字林  
丑加且亞二反

醯字

才何反

礙易以豉反易者不難之稱也

第十二卷

冊堯先安反即天主也此云正喜一

云正知足堯率此云妙足也

無央於良反梵言阿僧祇此言無央

數央盡也經文作鞅於兩反說文  
頸輶也鞅非此義輶音之列反

### 第十三卷

鞞侈遮羅那蒲迷昌是反此譯云

明行足

迦憊又作痛憊二形同蒲戎反阿闍

世王經云此言世間解

適生三蒼古文商這二形同之尺反

廣雅祇適也適謂近也始也

乞句古賴反蒼頡篇句乞行請求也

### 第十四卷

蠱道公戶反聲類翼者反說文蠱

腹中虫也謂行毒虫也

譴責去戰反蒼頡篇譴呵也廣雅譴

怒也經文有作詰責廣雅詰問也

盲瞽公戶反無目謂之瞽釋名盲瞽

目眠眠然目平合如鼓皮也

### 第十五卷

毒螫式亦反字林虫行毒也開西行

此音又音呼各反山東行此音蛆

知列反南北通語

紅縹匹繞反謂天縹也如帛之青白

色也釋名云縹淺青色也有碧縹

有天縹有青縹也

第十九卷

不汙於故紆莖二反字林汙穢也字書汙塗也釋名云汙汚也如汚泥也喪毫字體作癢同所鮑反說文癢減也礼記年五十始衰衰懈也下古文癯毫二形今作耗同莫報反礼記八十曰耄注云耄憊忘也亦亂也

第二十卷

放牧莫祿云福二反三蒼牧養也方言牧飼也郭璞曰謂牧養牛馬也漢書公孫弘牧豕然則牧者畜養之總名非止牛馬也

沮壞才與反三蒼沮漸也敗壞也詩云何日斯沮傳曰沮壞也經文作俎側吕反非也肉几也亦貯醢器也俎非此義也

偃蹇居免紀偃巨偃三反左傳偃蹇驕傲也廣雅偃蹇夫矯也謂自高也負也釋名偃偃息而卧不執事也蹇跛蹇也病不能作事今託似此也擒音几小反經文從人作僊誤也傲慢五到反謂不敬也廣雅傲傷也

謂輕傷也慢也字從人

滋味古文𠂔𠂔二形同子夷及滋益也潤也經文從口作𠂔說文𠂔𠂔也揆則渠癸反詩云揆之以日傳曰揆度也謂度量軌法也

## 第二十一卷

但三徒亶反聲類但徒也徒空也祐助古文𠂔𠂔二形同胡救反祐助也天之所助也

## 第二十四卷

有翅古文𠂔𠂔二形同施𠂔反說文翅翼也

被服皮寄反被謂被帶也服謂施用也第二十五卷

唐受徒郎反唐徒也徒空也

淩傷力繒反三倉淩侵淩也字從水下或作𠂔今作易同以𠂔反說文傷輕也蒼頡篇傷慢也

虜掠古文作𠂔同力古反下力尚反漢書晉灼曰生得曰虜斬首曰獲掠略取也謂強奪取也

## 第二十六卷

勁夫居盛反說文勁強也字體從力



亞聲

恐懍又作遽同渠庶反遽畏懼也遽亦急也

第二十七卷

級其羈立反級階次也左傳斬首二十級案師旋斬首一人賜爵一級因名賊首為級

覺已居効反覺寤也謂眠後覺也蒼頡篇覺而有言曰寤經文作悟悟二形俗字也

恃是時止反韓詩無母何恃恃貞也恃亦賴也

憤內公對反下女孝反說文憤亂也韻集內猥也猥衆也字從市從人經文徙門作鬧俗字也

第二十九卷

怨讎視由反讎對也今足仇讎匹也三蒼怨偶曰讎

第三十卷

駟馬相二反說文駟一乘也四馬為駟溉灌歌賚反說文溉灌也謂灌注也

第三十四卷

胞胎補交反說文兒生裹衣者曰胞也

第三十五卷

奩底今作籤同力占反蒼頡篇盛鏡器曰奩謂方底者也

蚊蚋而銳反通俗文蚋化為蚊小蚊曰蚋蚋音渠充反

紺琉古闇反青赤色也釋名云紺含也謂青而含赤色也

輪瑱丁果反小累也今取其義經文從耳從玉作瑱瑱二形非也

堅著馳略反字書堅謂堅牢著相附著也

委佗又作逶迤同於危反下徒何反廣雅委佗容邪也容音烏瓜反

不橈乃飽反說文橈擾也廣雅橈亂也字從木

第三十六卷

毫釐又作豪同胡高反下古文毫練二形今作耗同力之反漢書不失

毫釐孟康注毫克毫也十毫曰

釐今皆作釐亦由古字通用也然非字體

廬館力居反別舍也釋名去寄止曰廬案黃帝為廬以避寒暑春秋去

之冬夏居之故六寄止也下古翫  
反客舍也周禮五十里有館館有  
委積以待朝聘之客字體從食官  
聲今亦作館經文作觀城門雙闕  
也觀非此義

以樂力各反謂歡悅也下文樂佛及  
僧以樂衆人音讀皆同此也

### 第三十九卷

綴廣又作捥同足容反小余疋去綴長  
也廣橫也韓詩傳曰南北曰綴東  
西曰橫是也

街巷古鞋反說文街四通道也

連縣古文聯同力錢反廣疋連續也  
合也縣亦連也謂相續不斷也字  
徒耳耳聯於類也從絲絲連不絕也  
相和胡卧反相應也詩云唱子和汝周  
易鳴鶴在渚其子和之是也

適無都歷反謂主適也

玫瑰字林莫迴反下胡魁反石珠也  
說文石之美好曰玫圓好曰瑰經  
文作珤非也

純綖一遠反下以旃反相傳坐蓐也  
未詳何語

茵薦又作鞫同於人反說文茵車中重  
席也下而欲反三蒼薦薦也

幃帶音韋蒼頡篇幃幃也經文或作  
惟于追反圍也謂障圍也

惆悵勅周反下勅亮反說文惆悵失  
志也亦悲愁也

# 第四十卷

祠天似茲反余疋祠祭也春祭曰祠  
孫炎曰祠食也

百乘古文余乘二形同實證反廣疋  
乘駕也三蒼乘載也周礼四馬為  
乘其形曰車其數曰乘

檣津子隣反論語子路問津鄭玄曰  
津謂濟渡之處也

金隊徒類反簡隊也說文隊札也小品  
經作金銖銖音以涉反

娛樂字詁古文虞今作娛同牛俱反  
下力各反字林娛亦樂也白虎通  
曰虞樂言天下之人皆有樂也

有根孤本反謂轉絃者也今亦名關  
為根子

稽留古奚反說文稽留止也余疋留  
久也

來至蒲頗反通俗文埤土曰至說文  
至塵也

弥室丁結反或作富樓那弥多羅尼  
子正言富囉拏梅伍梨夜富多羅  
富囉拏此云滿是其名也梅伍梨  
夜此云慈是其母姓富多羅者子  
也兼從母姓為名故此云滿慈子  
或譯云滿願子一義也與佛同日  
而生

放光般若經

第一卷

羅閱以拙反案阿闍世王經云羅閱  
祇晉言王舍城此應訛也正言羅  
閱揭梨醯羅閱義是料理以王代  
之謂能料理人民也揭梨醯此云  
舍中搃名王舍城在摩伽陀國中  
城名也

那術經又作述同食聿反或言那由  
他正言那庾多當中國十萬也光  
讚經云億那術却是也案佛本行  
經云一百百千是名俱致此當千  
万百俱致名阿由多此當千億百  
阿由多名那由他此當万億此應

上筭也

臣我普我反謂傾側搖動不安也經文作距蹠或作岨峨並未見字出處澹然徒濫反廣雅澹安也經文或作憺淡二形音訓並同

沙訶又云娑訶樓陀或云娑婆皆訛也正言索訶此云能忍或言堪忍一言難會世界

習緒辟呂反余雅緒餘也業也大集經云斷習氣緒是也

迦羅越 大品經中居士是也

甫當方字及甫始也當終也言初始發心終竟一切種智也

我曹又作替同自勞反史記十餘曹值之如淳曰曹輩也

阿湏倫又作阿湏羅或作阿修羅皆訛也正言阿素洛此譯云阿者无也亦云非素洛云酒亦云天名無酒神亦名非天經中亦名无善神阿惟三佛此言訛也正言阿毗三佛陀阿毗此譯云現三此云等佛陀此云覺名現等覺長安品經言成至佛大品經云一切法一切種同



一裁也

六裁作才反經中亦名觸案觸能長養心心數法裁能長養枝葉花條其義相似因以名焉

七痛又作痛痒痒音弋掌反經中名受是也謂能領納苦樂故名受也倚法於纖反住也說文倚猶依倚也經文從火作猗非體也

薩云若又言薩苦然或云薩婆若皆訛也正言薩伐若此譯云一切智也俞旬又作由旬或作由延又作踰闍那皆訛也正言踰繕那此譯云合也應也計合應尔許度量同此方驛邏也案五百弓為一俱盧舍八俱盧舍為一踰繕那即此方三十里也言古者聖王一日所行之里數也珠璣居衣反說文珠之不圓者也字書一日小珠也

## 第二卷

窓向許亮反詩云塞向墮戶傳曰向牀出牖也蒼頡解詁云窓正牖也牖旁窓也所以助明也

## 第三卷

不悅烏喚反字略云悅嘆驚異也

第四卷

羈他居猗反釋名云羈檢也所以檢持制之也

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大品經作多他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同一名也此即十号中三号也但猶梵音輕重耳多陀阿伽度此云如來阿羅訶此云應供三藐三佛陀此云正遍知也

薜荔蒲計反下力計反或言卑帝梨或云卑帝梨耶或言閉梨多或作俾礼多皆訛也正言彌荔多此譯云祖父鬼舊譯云餓鬼中寂劣者也彌音補蔑反俾音卑寐反

邠耨文陀居士邠甫貧反又作分耨或作邠耨文陀弗應云富那曼陀弗多羅此譯云滿嚴飾女子明度經云滿見子

僧那僧涅應云摩訶僧那僧涅陀舊譯云摩訶言大僧那言鎧僧涅言著亦云莊飾故名著大鎧大品經云大擔莊嚴是也一云僧那大擔

僧涅自誓此皆訛也正言𦡔那訶  
此云甲𦡔捺随或云被或云衣言  
被甲衣甲也衣音於既反  
不批側買子介二反謂取著也通俗  
文掣挽曰批說文批擻也謂擻掾  
取也大品經作不取是也

### 第五卷

閱义以拙反或云夜义皆訛也正言  
藥义此譯云能嗽鬼又云傷者謂  
能傷害人也

遮迦越羅正言斫迦羅伐幹底過羅  
闍此譯云轉輪王也

適莫都狄反下謨各反謂無人无相  
也適猶敵也言敵死也莫猶慕也言  
慕欲也

无態他代反 窠窟苦和反 獸該  
古来反皆三昧名也

種稷古文稊同子力反稷粟也五穀  
之長也

澆潰上又作灑同古堯反說文澆灌  
漬也下又作濺或二形同子旦反  
說文漬相汙灑也史記五步之內  
以血濺大王衣作濺揚泉物理論

云恐不知味而嚙咬作咬江南行此音山東音湍子見反

# 第六卷

繁者薄何反蹙者虛何反峨者五哥反他者何土反

反嵯者昨何反

虜扈力古反下胡古反案虜扈自大也謂縱橫行也漢書音義曰扈跋扈也謂自縱恣也經文作怙恃也怙非此義經中言憍慢或作貢高是也

捷施羅巨焉反此譯云香神即乾闥婆也

諧耦胡皆反尚書克諧以孝注云諧和也耦合也

# 第七卷

無耦吳口反耦對也正也大品作等不等是也經文作調非也

# 第八卷

須災或作須夜摩天此云妙善天又炎摩此云時分須炎摩此言善時分即天主也

徇翼此言訛略也姓瞿尸迦即釋提桓因及天帝釋同一位名也

道檢居儼反謂以道檢心故言道檢六  
品經云若入聲聞正位是也蒼頡  
篇檢法度也攝也

四徽古号反四門巷也即曆中四徽  
曰是其事也

遏絕於曷反今定遏止也今以逆相  
止為遏蒼頡篇遏遮也

### 第九卷

提和竭或言提和竭羅此云錠光亦  
曰然燈佛是也

尸摩羅天或云須蜜陀天此云化  
樂天是也

波羅尸蜜天或云婆舍跋提天此云  
他化自在天是也

阿波會天此云光音天亦言極光淨  
天即第二禪第三天也經文有從  
言作譚音胡快反

首訶既那天此云遍淨天是第三禪  
中第三天也以樂淨同普故名遍  
淨也

惟于頗羅天此云廣果天即第四禪  
中第三天也凡夫果中此寂殊勝  
故名廣果也

項很胡謔反謂很人強項難迴因以  
名也即郁伽羅越問經云強項人  
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云項很愚癡  
是也大品經中作增上慢經文有  
從元作頑音五鰓反頑鈍也頑非  
本字

拔擢徒卓反蒼頡篇擢抽拔引也擢  
出也

摩祇長安品作摩蚘小品經作摩醯  
皆梵言也明度經作神丹此言也

### 第十卷

矛箭古文我鉞鉞三形同莫侯反方  
言楚謂戟為矛說文矛長二丈建  
於兵車也

八惟无或作八惟務即八背捨也

泝沙蒲經反應訛也正言頻婆娑羅  
王或云頻毗此譯云形牢一云頻  
毗此云顏色娑羅此云端正或云  
色像殊妙

隨耶利或云隨舍利或云隨舍種或  
言衆唱或言離昌或作梨昌或作  
離車或作律車皆梵言訛轉也正  
言栗咕婆此云仙族王種咕音昌



案反

之地除矯反地猶機也事先見也亦形  
地也大品經作法況者也

捷香和又云捷陀羅或作乳香婆或  
云捷達婆或云乳闍婆舊名也今  
正言健達縛皆國音之不同也此  
云麝香亦云樂神一云食香舊云  
香神亦近也經中亦作香音神也  
甄陀羅之人反又作真陀羅或作緊  
那羅皆訛也正言緊捺洛此譯云  
是人非人

摩睺勒又作摩休勒或作摩睺羅伽  
皆訛也正言牟呼洛迦此譯云大有  
行龍也

真越或作震越此應卧具也

### 第十二卷

梵迦夷天此言淨身天也梵淨也即  
初禪梵天也

### 第十五卷

授盥歌谷反授強也盥又作瀟同所  
立反謂不滑也字從四止四止即  
不通字意也

癰瘡又作癰同蒲罪反下力罪反小

陞也今取其義

已署時去反署位置也謂署置之  
虔敬也國語夫位政之建也署位  
之表也謂表識也

第十七卷

牆者又作檣同才羊反字林飄柱也  
江南行此音關中多呼作竿

牢敲盧刀反堅牢也下又作敲檣二  
形同丈鞭丈莖二反三蒼敲撞也  
通俗文撞出口打今之以木若鐵  
撞出孔中物更補之謂之敲經文  
作掌非體也

莊筭俎陽反聲類云莊嚴也下古文  
祔同乘乱反今足筭數也長六寸  
計數者也字從竹從弄言常弄不  
誤也

第十八卷

狡戲古卯反方言凡小兒多詐而獯  
謂之狡猾也獯音古邁反

第十九卷

和夷羅洹閱又即執金剛神也謂手  
執金剛杵因以名焉

第二十一卷

糒糒古文舛舛二形同女救反說文  
糒糒飯也今謂異色物相集曰糒也  
旃旃羅或云旃荼羅此云嚴熾謂屠  
煞者種類之名也一云主煞人獄  
卒也案西域記云其人若行則搖  
鈴自標或拄破頭之竹若不然王  
即與其罪也

跛蹇又作𨾏同補我反下居免反字  
林跛蹇行不正也

𨾏撞徒江反廣雅撞刺也撞猶擊也

## 第二十二卷

阿惟顏大品經作一生補處是也十  
住經云第十阿惟顏菩薩法住是也  
盟誓靡京反禮記諸侯莅牲曰盟周  
禮司盟掌盟戰之法鄭玄曰書其  
辭於冊上煞生取血歃之加書於  
牲上而埋之著其信也大事曰盟  
小事曰誓左傳曰歃如忘歃音所  
甲反

## 第二十三卷

輕易以𨾏反說文陽亦輕也慢也經  
文作𨾏胡類反說文同力也亦急  
也𨾏非此義

野馬猶陽炎也案莊子所謂塵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者注云鵬之所馮  
飛乃是遊氣耳大論云飢渴悶極  
見熱氣謂為水是也

五兵周礼司兵掌五兵鄭衆曰五兵  
者戈矛戟戟無夷也步卒五兵則  
無无夷而有弓矢也

### 第二十六卷

須延頭佛

或言須扇多佛晉言

甚淨

洞然徒貢反說文洞疾流也亦深邃  
之皃也經文作炯徒東反熱皃也  
亦旱皃也

### 第二十八卷

勸誅私律反說文誅誘也廣雅云誅  
謏也謏音先九反經文作恤又作  
卹同思律反恤憂也恤非今用

### 第二十九卷

波倫又作波倫此云常啼明度經云  
普慈皆一義也

俾倪普米反下五礼反廣雅俾倪堞  
女牆也

波曇又云波慕或云波頭摩或云鉢

曇摩正言鉢特摩此云赤蓮花也  
分陲利或作芬此云白蓮花也

句文羅又作拘勿陲又作拘牟頭或  
作拘勿頭此云拘者地勿陲者喜  
名地喜花也

優鉢釗拍選反又作溫鉢羅此譯云  
黛花也

鵙鵙音交精鳥名也一名鵙鷗此鳥  
出蔓聯山群飛如雌雞似鳬高足  
江淮畜之可以厭火是也

### 第三十卷

謙恪古文窻同苦各反字林恪恭也  
敬也謂謙虛敬讓也

酷毒口斛反說文學急也甚也亦暴  
虐也

寶罌於耕於成二反盛物器也  
光讚般若經

### 第一卷

度無極或言到彼岸一義也梵言波  
羅蜜多是也

不僥又作慳慳同古堯反漢書晉灼  
云徼遇也僥亦莫求也

埃劫古文𡗗𡗗二形今作𡗗同古才

反數名也風俗通曰十億曰兆十  
兆曰經十經曰姦姦猶大數也  
傳飾方務反傳猶塗附也傳華傳粉  
皆是也

扶蓉又作芙同附俱反下庾鍾反說  
文扶渠花未發者為蓓蘭花已發  
開者為扶蓉其實曰蓮蓓音胡威  
反蘭徒感反

紛葩普花反盛美也說文葩華也  
颺颺餘尚餘章二反謂風所飛揚也  
晃煜又作煇同由掬反說文晃明也  
煜煜也

八由行又作遊行又作道行或作直  
行或言八直道亦言八聖道或言  
正道其義一也

漸漸才舟反漸漸猶稍稍也經文作  
漸漬誤也

履襪古文鞮或作𡗗𡗗二形同無發  
反足衣也經文從巾作幪音亡別  
反單被也𡗗也幪非字義

然藎才刃反字林草名也本草藎藎  
草可以染流黃作金色生蜀中

之誼字詁古文誼今作義同宜寄反



礼記詁者宜也制事宜也詁亦善也理也

## 第二卷

貧匱渠愧反匱乏也竭也

嵩高又作崧同思隆反余足山大而高曰嵩

蛟行渠支反又音奇謂虫行自也周書蛟行喘息是也

蛸蜚一泉反字林虫自也動也或作鰲古文鰲同呼泉反飛自也下古書飛皆作蜚同音甫韋反蜚謂蜚揚也案漢書注去正月爵大於鳩五色蜚過鄭二月後蜚過池陽是也慌忽呼晃反又作恍虛往反謂虛妄見也惟恍惟忽似有無也漢書音義曰慌忽眼乱也

兩臙又作臙同扶忍反說文臙睐骨也蒼頡篇膝蓋也

## 第三卷

四矧又作𠂔同許恭反放光經作四結猶四縛也謂貪欲瞋恚戒取見取惶恍胡光反謂虛妄見也荒虛也廣雅惶懼也遽也蒼頡篇惶恐也亦

憂悼在心之良也

第四卷

門闔又作𡩂同𡩂本反門限也說文門𡩂也

不瞋列子作瞬通俗文作𡩂同尸𡩂反目動也說文𡩂目開閉數搖也惡師於各反惡過也所為不善也經文從草作蕙又從人作𡩂皆非也

第五卷

梨穢力私反方言色似凍梨也大品經云青想壞想是也

恢大又作𡩂同𡩂𡩂反蒼頡解詁云恢亦大也

三跋致又作拔同蒲洙反晉言發趣是也

第七卷

頭顱又作𡩂同力胡反𡩂盖也經文作𡩂呂居反腹𡩂也皮𡩂也𡩂非此義

咤之竹嫁反經中作𡩂非也𡩂之丁佐反𡩂之且何反

燕坐又作宴石經為古文燕同一見反說文宴安也

第十卷

疇匹除雷反楚辭誰可與兮疇王逸注曰二人為匹四人為疇疇亦類也今或作儔

五句或言般遮句即五神通也案阿術達經云悉得五句是也大品等經云五神通同一也

縛祇一種等首真人餘經作家宗須陀洹命終

道行般若經

第一卷

吁與許于反說文驚語也廣雅吁應聲也吁亦疑恠之辭也經文有作說興

邠邠文陀弗府貧反下巨梨反或言富樓那弥多羅尼子是也

邊幅甫鞠反幅猶邊際也謂際畔也無底都礼反猶无邊也無限也經文作平非也

第二卷

因坂直尸反或言因提梨或云因陀羅正翻名天主以帝代之故經中亦稱天主或稱天帝釋者並位之

與名也

波那和提天新道行經云自在天也亦即梵天也

伊沙天此云衆生主那提軋天此云天女等

阿會豆修天長安品作阿陂豆差天即光音天也

僻隈匹亦反僻邪僻也亦避也經中或作避避去也迴也下烏塊於迴二反謂隱蔽之處也經文作依於豈反哭餘聲也依非此義

梵摩三鉢天此應天主名也新道行經云梵天王也

薩和薩此云衆生猶是薩婆薩埵也般遮旬般遮此云五猶五神通也經中或作五旬在二音也

瘡天烏合反晉言有光壽天是第二禪中初天也亦名少光天以光少故也瘡波摩那晉言無量光天即第二禪中第二天也以前光明轉勝轉妙故也諸經中有作阿波阿波摩那天是也應言阿鉢羅摩那婆鉢利多婆也

須臾是天三蒼音帝郭訓古文奇字以  
為古文逝字漢書韋昭音徒計反  
案中陰經作須滯天或作須癡天  
亦言善見天定障漸微見極明徹  
故名善見也樓炭經作須噍天皆  
一也應言須達梨舍那此言善觀  
天噍音丁計反癡音帝依字風俗  
通姓氏亦有此姓經文從無從足  
作甕音讀作武非也

枝掖以石反相似也掖猶葉也此應  
外國語訛耳長安品作枝掖般若  
是也

### 第三卷

狎習古文虞書或作狹同胡甲反狎  
近也狎傷也謂輕傷也經文從人  
作狎非也

### 第五卷

至奏子陋反奏進也為也明度經云  
三拔致此言發起也經有作跋同  
蒲沫反

一劫梵言劫數此譯云分別時節經  
文有作庾音子某反此語音訛也  
若牆又作樑同才羊反飄柱也關中

日竿是也

愍字註古文愍今作閔同眉殯反  
愍憐也

第六卷

裴服蒲來反此言訛也猶是被服也  
音皮寄反被帶袈裟也經文從文  
作斐音敷尾反

詭𦔑𦔑作悅同居毀反說文悅變作  
也謂變異也詐妄也經文從口作  
吮非也下又作𦔑三蒼音諾了反  
𦔑弄也惱也

勇悍何且反蒼頡篇悍強也勇也有  
力也字從心

第七卷

乳𡗗呵畫菩薩新道行作𡗗象菩薩  
是也

緹𡗗他礼反說文謂帛赤黃色也即  
縹色也

自衛古文𡗗𡗗二形同胡𡗗反說文  
行且賣也𡗗也

𡗗𡗗越𡗗字或作𡗗應云𡗗𡗗𡗗那  
此譯云香林明度經云香淨國阿  
闍世女經云香索一云香風皆一也



第十卷

完健胡官反說文完全也完猶保守也  
儲水直於反儲貯也儲亦備也謂畜  
物以備日儲

鼻殊顏華又云鼻殊沙此譯云搢花也  
鳩垣諸經或作鳩洹或作仇桓此譯云  
大身

巫祝武俱反下之育反无形也謂事  
鬼神曰巫祭主贊詞曰祝

反遺餘季反遺猶贈也廣雅遺與也  
亦加也

有桴扶鳩反謂鼓椎也說文桴擊鼓  
柄也

拊撫方主敷禹二反案拊猶拍也撫  
持也安也亦存恤也釋名云撫敷  
也敷手以拍之也

小品般若經

第一卷

糟粕籀文作醴同子勞反下普各反  
淮南子云古人糟粕許叔重曰糟  
酒滓已漚糟曰粕也

垣休宇煩反垣四周牆也釋名垣援也

第六卷

監礙古文作警同公衿及監察也言婦人有三監五礙者也

躓頓陟利反謂挫辱也廣雅躓躓也足蹋手頓也

# 第八卷

加尸又作迦尸此譯云光言有光澤也瘡癰薄寒反蒼頡篇癰痕也經文作聚非體也

金鏐餘攝反薄金也大品經作金牒是也

# 明度無極經第一卷

善業梵言須菩提或云數淨帝或言

蘇部底此譯云善實或云善業或

云善吉皆一義也言空生者晉沙

門康法遠雜許喻經云舍衛國有

長者名鳩摩迦生一子字須菩提有

自然福報食器皆空因以為名焉所

欲即滿後遂出家得阿羅漢道是也

秋露子梵言舍利弗舊言舍利子或

言奢利富多羅此譯云鵠鵠子從

母為名母眼似鵠鵠或如秋露鳥

眼因以名焉舊云身子者謬也身

者舍利與此奢利聲有長短故有

斯誤或言優波提舍者從父名也  
不憚都割反通俗文旁驚曰憚經六  
作怛非也

貲貨二移反資韻篇貲財也周礼通  
貨賄鄭玄曰金玉曰貨布帛曰賄亦  
與資同經文作訾訾量訾非此周  
弘裕古文衮同瑜句反廣疋裕寬緩  
也饒也瑜以俱反

昆弟又作舅同孤媿反介足昆後也  
郭璞曰謂兄後也方俗異言耳

溝港古項反字略云港水分流也今  
梵言須陀洹是也此言至流或言  
入流經中或作道跡或言分布今云  
溝港取其義也經文作遘講非也  
開士謂以法開導之士也梵云扶薩  
又作扶薩或言菩薩是也

緣一覺緣覺舊經云各佛又言辟支  
佛又言辟支迦或云貝支迦皆梵  
言轉也此云獨覺是也

應儀道又云應真或言真人亦云无  
著果亦云阿羅訶今言阿羅漢皆  
是一也

滿祝脂育脂授二反即富樓那是也

除饑渠鎮反舊經中或作除士除女  
或言薰士薰女今言比丘比丘尼  
是也分別功德論云世人飢饉於  
色欲比丘除此愛饉之飢想故名  
除饉又案梵言比丘此云乞士即  
與除饉義同又康僧會注法鏡經  
云凡夫貪染六塵猶餓夫夢飯不  
知厭足人斷去貪染除六情飢故  
号出家者為除饉也

## 第二卷

倭婁奴定反諂媚也偽善也說文口  
材也下五竭反說文禽獸虫蝗之  
性謂之孽經文作孽庶子也又作  
孽近字也

## 第三卷

妖夫古文佚今作妖又作勑同與一  
反蒼頡篇佚蕩也妖亦姪也  
將蹶子六反蹶踏敬畏也謂恭敬之  
自也

蘇捕漢書班固叙傳云捕舉職僚孟  
康注云捕古文粗字音才古反毒  
昭曰粗略也

## 第四卷

阿閼案闕文字所無相承又六反餘  
經作无怒亦云無動或云无怒覺  
皆義譯其名也

僥倖又作慳慳二形同古堯反下音  
幸俗謂幸為僥倖非其所當而得  
之小尔足非分而得謂之幸冀望得  
也微遇也遇幸得也

哀慟徒貢反論語顏回死子哭之慟  
馬融曰慟哀過也

帷幔筠龜反下莫旦反字林在旁曰帷  
炫煌胡麴反下又作燿同胡光反光  
明盛貞也說文炫耀也煌光也  
法來梵古曇無竭或譯云法上亦云  
法鏡一義也

毼壁他盡反毛席也施之於壁因以  
名焉經文作闕非體也

### 長安品經第一卷

以索所格反蒼頡解詁云索盡也經  
有作却訛也

無蚤音早義同早晚之早也古字通  
用耳如禮云孔子蚤作是也

### 第五卷

憊苦苦簞反憊厭也厭足也快也

不當施豉反蒼頡篇不當多也  
勝天王般若經

第一卷

厶埒又作汜汜埒三形同直飢反  
治膏七入反通俗文覆蓋曰膏膏亦  
補治苦也

誼撓乃飽乃教二反說文撓擾也廣  
疋撓乱也

三僂古文寒遲二形籀文作僇今作  
愆同去連反說文僇過也失也  
如稍山阜反埤蒼稍長一丈八尺也  
經文作渠俗字也

如種充容反廣蒼種短矛也經文作  
銜非體也

憤恚扶念反說文憤懣煩也怒氣盈  
盛也情感也

覆罩又作羅同陟校反魚籠曰罩今  
取其義

僊忽又作倏倏二形同書育反僊忽  
急疾貞也

坑埒又作坎同苦感反埤蒼埒亦坑也  
敷啓又作启孔尚以為古文啓同苦  
札反启開也



懷憾胡紺反論語去弊之而無憾孔  
安國曰憾恨也

嘶又作誓同先奚反下又作噓同  
乙亦反方言嘶嗑噎也郭璞曰謂  
咽痛也楚曰嘶秦晉或曰嘶埤蒼  
嘶聲散也廣疋聲之幽也

欺侮古文侮同王甫反侮猶輕慢也  
第二卷

沾濡又作濡同致廡反廣疋沾漬也  
濡濕也

資賕子夷反說文資貨也資財也經  
文作貲子斯反說文小罰以財自  
贖曰貲通俗文平賄賄曰貲案貲  
亦與資義同也

腥臊又作𩚑同先丁反下案乃反腥  
臊臭也通俗文魚臭曰腥殺臭曰  
臊殺音加

酤酒公胡反說文買酒也經文作沽  
水名也

博弈古文博同補莫反方言博博也謂  
之棊下餘石反齊魯謂博棊石  
羣軌又作軌同於革反謂羣軌也十  
領者也

盥洒公綏反說文盥灥手也凡灥洒物皆曰盥

旱人呼旱反旱希也謂希䟽也字從囙從干聲

### 第三卷

臼擲又作塊同口對反即土塊也

慘毒又作憊同倉感反說文慘毒也痛也憂也

縱誕徒亶反誕謾也亦欺也不實也不憚徒旦反憚難也亦畏也廣疋憚驚也

取獲胡郭反說文刈禾也草曰刈穀曰獲

### 第四卷

很戾胡壑反下力計反很違也戾曲也字從戶從犬

抑挫祖卧反說文挫摧也亦抑也惹衣無方反惹草也今疋惹杜榮注云似茅皮可以為繩索履屨

食芋干附反聲類大葉者根之菜見之驚人故曰芋大者謂之蹲鴟甚可涇食也

炒穀初校反方言熬熟煎條火乾也

尼連禪河應云尼連禪那或云熙連  
禪此譯云尼連者不也連禪那者樂  
著也名不樂著河也

加梨加龍又云迦羅迦龍此譯云黑  
龍也

倒仆古文踣同蒲北反說文仆頓也  
謂前覆也

### 第五卷

真脰又作脰痼二形同竹尸反此云  
善思惟天名也

僕隸古文瞽同蒲木反廣雅僮僕侵  
使也隸附也

蘧多初救反蘧奴準反哀多蒲濤反

須摩那或云蘇磨那華其色黃白亦  
甚香不作大樹纔高三四尺四垂  
似蓋者也

瞻蔔伽或云旃𦰩迦正言占博迦形  
高太華赤甚香其氣逐風弥遠  
門堞又作堞同徒類反廣疋堞女牆也  
猩猩又作狴同所京反知人名如豕人  
面犬吠也

尸利沙即是此間合香樹也其樹種  
類有二若名尸利沙者葉果則大

云名尸利跋者葉果則小山和時  
主人間閨東下里家誤名婆羅樹  
是也

第七卷

荻林又作藹同徒歷反荻草也亦有  
荻竹不可治病也

摩訶迦樓那摩訶此云大迦樓那此云  
悲如來功德以般若大悲二法為體  
哩尼又作咽同於堅於見二反此譯

云麻王

尼拘盧云尼拘盧陀此譯云无節亦  
云縱廣樹也

摩那陀果此譯云醉果頻婆果此譯  
云相思

所縈一覆反縈旋也經也通俗文取  
續曰縈

不愜苦類天廣足愜可之也字林愜  
快也

始泊渠器反漢書左泊前七郡晉灼  
曰泊至也

寘懷之鼓反詩云寘彼周行傳曰寘  
寘也

祈諸巨衣反詩云以祈令爵傳曰祈

求也

甫介方武反釋名甫始也廣定甫衆也  
輯睦茨入反介定輯和也謂諧和也  
下又作穆同莫斛反睦敬也美也  
負笈竒急反風土記云笈謂學士所  
以負書箱如冠箱而卑者也謝承

後漢書云負笈隨師是也

驅傳知戀反謂轉次行也介定駟遽  
傳也郭璞曰皆傳車驛馬之名也  
駟音而逸反

錫珪思歷反下古携反介定錫賜也  
謂賜與也尚書禹錫玄珪是也

分陝式并反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  
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說文  
今弘農陝縣古之虢國是也

碩難市亦反詩云碩人侯侯傳曰碩  
大也小尔定云碩遠也

智昕虛殺反小尔定昕明也尔定昕察也  
彭匯胡罪反尚書東匯澤為彭蠡孔  
安國曰匯迴也三蒼水迴也

萬駟於身於巾二反人名也

猜焉古文職猜二形今作惓同廉來  
反案猜亦疑也廣雅猜懼也

仁王般若經上卷

僉然七應反小介足僉同也介足僉咸  
胥皆也方言自關而東五國之郊  
謂皆曰僉東齊曰胥

窮源魚素反水之本也說文作原  
鉗盾食尹反盾所以捍身蔽目也  
下卷

什物時立反什聚也雜也資生之物也  
巨海其吕反方言齊宋之間謂大為巨  
尚殞字書作隕同于敏反聲類殞殞  
也殞墜也

炕陽口塞反蒼頡篇炕乾極也鴻範  
五行傳炕陽謂大旱也經文作亢  
胡剛反亢咽也盎音烏浪反釋器  
盎謂之缶

金剛般若經 羅什法師譯

舍衛國十二遊經云無物不有國或  
言舍婆提城或言舍羅婆悉帝夜  
城並訛也正言室羅伐國此譯云  
聞者城法鏡經云聞物國善見律  
云舍衛者是人名昔有人居住此  
地往古有王見此地好故乞立為  
國以此人名号舍衛國一名多有  
國諸國孫奇皆歸此國也

祇樹或言祇陀或云祇洹皆訛也應



言逝多此譯云勝氏即憍薩羅國波斯匿王之子也

給孤獨應言阿那他此云无親舊人義譯為孤獨賓茶歇寫耶此云搏與舊人義譯為給猶是修達多之別名修達多此云善與故得給孤獨名也舊言阿那邠坵或言阿藍訛略也

飯食扶晚反案飯亦食也

唯然弋誰于此二反說文唯諾也謂應之敬辭也礼云唯而起鄭玄注云唯恭於諾也

四維翼佳反廣疋維隅也淮南子云天有四維是也

頗有借音普我反謂語辭也

筏喻扶月反方言薄謂之筏編竹木浮於河以運物者是也南土名簿北人名筏字從竹經文從木作棧非也簿音蒲佳反

阿蘭那行或言阿爛拏正言曷刺觀曷此云无刺觀此云諍名无諍也亦言閑閑亦无諍也

歌利王或言迦利王論中作迦藍浮王皆訛也正言羯利王此譯云闍

諍王西域記云在烏仗那國普揭薩城東四五里是其處也舊云惡世無道王即波羅奈國王也

金剛般若經

菩提留支譯

脩伽陀或云脩迦度此云善逝即如來德之一号也

捫淚莫奔士本二反聲類云捫摸也字林捫持也經文有作攬亡攬反字林攬拭也言須菩提恨不早聞故涕淚悲泣今既得解所以捫淚而言也

荷擔說文何古文柯同胡歌反廣疋何揭擔也又音胡可反何任也今皆作荷

摩那婆或言摩納婆或云那羅摩那或云摩納皆是梵言訛轉也此譯云年少淨行或云人

歌羅分如折一毛以為百分一分名歌羅分論以義翻名為力勝以無漏善法勝於有漏故也

數分猶是數中轉微細者乃至少許猶不及一也論中義言不相似勝也言有為有形雖復少許興无為無形不相似也

優波屈沙陀分論中義言「果不取  
似也以珍寶等但得三界果報无  
漏善得佛果也

毛道此名誤也舊譯云婆羅必利他  
伽闍那此言小兒別生以癡如小  
兒不同聖生也論中作小兒凡夫  
是也正言婆羅必栗託佗那婆羅  
此云愚必栗託此云異佗那此云  
生應云愚異生以愚癡暗冥无有  
智慧但起我見不生無漏亦名嬰  
愚凡夫凡夫者義譯也案梵語毛  
言疇囉愚名婆羅但毛與愚梵言  
相濫此譯人之失致有斯謬也法  
集等經言毛道頭凡夫或言毛頭  
凡夫者皆誤也佗音魚乞反  
金剛般若經 真諦法師譯  
支提或言脂帝浮都此云聚相謂累  
寶及石等高高以為相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三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翻經沙門玄應撰

菩薩見寶三昧經

賢劫經

華手經

大灌頂經

菩薩綏路經

佛名經

月燈三昧經

十住斷結經

觀佛三昧經

五千五百佛名經

大方廣十輪經

大方便報恩經

寶雲經

金光明經

大雲經

密迹金剛力士經

菩薩處胎經

大集賢護菩薩經

大方等陀羅尼經

菩薩見寶三昧經

第一卷

膺平又作應同於凝又蒼頡篇玄乳

上骨也說文膺匈也漢書韋昭曰

匈四面高中央下曰膺

原隰又作閭同詞立及余定下濕曰

隰隰墊也

寶磧古文砢字書作磧同孤伍又說

文磧銅鐵璞也經文從金作釧非也

旌鼓績盈反余定注旌首日旌郭璞

去載旄於竿頭者曰旌旄表也謂取其標幟也

## 第二卷

旒蘇又作紉塗二形同力周反

門樞齒榆反介足樞謂之樞郭璞曰門戶扇樞也廣足樞本也樞機制動轉之主也樞音五迴反

璫渠都唐反釋名云穿耳施珠曰璫埤蒼璫充耳也渠耳渠也西國王等多用金銀作之者耳匡中用以裝飾也經中有作璫巨於反

跋墀直尸反亦言婆雅是阿修羅名也舊譯云縛居在修羅前鋒為帝釋所縛因擔得脫故以名焉

踟躕腸知反下又作踟同腸誅反廣足踟躕猶豫也又云佳足蹣躑也

## 第三卷

曲樞力庭反說文樞楯間子也通俗文疏門曰樞是也

纒韃或作韃同紀良反馬纒也下口弄反馬勒也

鵠鵠音倉鵠鵠也似鴈而黑者也鵠音古活反下胡穀反說文黃鵠也

形如鸛色蒼黃

緘婆古函反天石名也依字緘索也束篋也

第五卷

麒麟渠之反下理真反仁獸也說文麇身牛尾一角角頭有肉經文作騏說文馬文如素曰騏下力振反尔疋白馬黑脣曰騏二形並非此義麇居貧反

第十一卷

剡掘烏桓反下渠勿反廣雅掘穿也經文作擔都甘反此應誤也

欠款又作𠵽同丘庶反埤蒼張口頻伸也

第十二卷

腠膜匹包反三蒼盛尿處曰腠經文作胞音補交反

餽哺似盈反方言凡飴謂之餽說文米蘖煎也下蒲故反口中嚼食者也

第十四卷

隍城胡光反說文城池有水曰池無水曰隍蒼頡篇城下坑也

為陞當鄧反廣疋陞履也依之而上者也三蒼陞小阪也經文作蹬音登



稊米俗作粳同加衡反不黏稻也江  
南呼粳為秈

勺撓是斫反下呼高反聲類去撓攪也  
賢劫經第一卷

光耀古文曜同餘照反廣疋曜照也  
明也

不揆胡類反余疋扶戴也經文作協  
和也協非此義

稽積字書作蓄同勑六反蓄積也聚也  
痂瘡古遐反下胡軌反痂瘡也瘡毆  
傷青黑腫也

邦伴石經作紉邦艱三形同補江反  
准平說文作準同之尹反准平也均  
也度也經文作塗才資反以土增  
道也塗非此用

擿去他狄反擿剔也謂擿治之也亦  
取也

## 第二卷

三塗又作途述二形同達胡反言三  
塗者俗書春秋有三塗危險之處  
借此為名塗猶道也非謂塗炭之  
義若依梵本則云阿波那伽佉此  
云惡趣不名惡道道是因義由履

而行趣是果名已到之處故不名惡道也

躓礙古文蹢躓二形今作蹢同猪吏反通俗文事不利曰躓限至曰礙居倫大哀經作拘輪譯云本際第一解法者也普曜經云俱隣者解本際也阿若者言已知也正言解了拘隣亦姓也

### 第三卷

怯弱如斫反弱延劣也經文作懈奴的反思也傷也懈非此義

### 第五卷

鳩擲羅此譯云惡人亦言不好人也

### 第十三卷

錫貢星的反介足錫賜也謂賜與也上與下之辭也

好拂敷勿反拂拭也除塵也經文作𦏧𦏧二形非也

都較古文權同古學反較猶粗略也廣疋較明也亦比較也

趣谷古木餘玉二反介足水注谿曰谷經文作峪非也

### 華手經第一卷

和說字又作謬同田嫁及娉和說者  
此丘名也

第二卷

抒氣時汝除呂二反廣定抒留也滌  
出也說文抒挹也挹斟酌也挹音  
於入反留餘紹反

第八卷

猩猩所京反字林能言鳥也形如豕  
頭如黃鷄

第十卷

姦詭居毀反不實也廣定詭隨惡也  
亦欺誑也

鰌民遲立反大魚名也鰌民伽羅應  
云佞民祇羅譯云吞魚大吞小故也

第十一卷

圉豬又作溷同胡因反圉圉也言溷  
濁穢惡也

栽梓古文櫟梓木三形同今作櫟同  
五割反介定梓餘也載也言木餘  
載生梓栽也

僂未又作罨同亡忍反僂僂強為之也

第十二卷

斃地古文斃斃二形今作斃同毗世  
反說文斃仆也

大灌頂經

第一卷

鐔提普提反山名也道軻口佐反嘻

疑虛基反

坭鐔乃礼反喉捷力曹反掬林居六反經文又作諸同鞞

陀記言反郁佗丘敬反經文作佗非也迦偷此應備字醫

梨於異反責沙補門反羶提此應辟字父支反駢

吒羅波多

噴灑又作歎同普閱反通俗文作盜

舍水濕日溼經文從水作漬音技

去反水名也漬非此義

頰岐居梨反非正字

劬離其俱反經文作敝音口此應誤

也敝擊也

漱漏所雷反經文從頁作瀨非也

毒薑丑芥反或名薑剗剗或名蠟螫

虫也薑音他達反剗音力達反

五官謂生老病死及現在縣官拘錄

亦名五天使者

翩翩匹然反說文疾飛也輕捷之自

也經文作偏非也

第二卷

質螯力底反倪提音五礼反臍迦扶

忍反醫頭徒敦反

第三卷

坂多直尸反苾闌蒲葭狀必二反戾  
掃勑細反

拍長普格反廣疋拍擊也釋名拍搏  
也以手搏其上也經文從石作石  
非也

沃口烏穀反通俗文溉灌曰沃沃亦  
澆也漬也

口噤又作噤同渠飲反閉口為噤也  
禪末多安反說文末不重也廣疋禪  
薄也

白拾古洽反說文衣無絮也廣疋拾  
重也經文作挾古洽反帽也挾非  
此用又作挾非也

第四卷

寐鞮都奚反

樓時莫侯反經文作聃誤也櫃曠古  
黃反

唾汙將逸反通俗文迨而吐之曰汙  
經文作噉音子旦反

架抄古暇反經文作深譚耆菽南反  
譚難呼故反

較坂古學反詩羅於礼反

佗飢勑家反經文作𧈧非也

𧈧弥烏侯反

猥字體作猥又作𧈧同古遐反下  
居縛反說文大母猴也善顧眄猥  
持人也尔定猥父善顧郭璞曰猥  
猥也似猴而大色蒼黑也

荐臻又作𧈧同在見反尔定荐垂也  
重也下側陳反臻至也

### 第五卷

優吵擊俱告閑反經文有作擊女家  
反此梵言也

塵竿於甲反下側格反案竿猶堅也  
今謂竿出汁也

芻陲字與芻同渠寄反

輦又居玉反

驚悸古文瘁同其季反字林心動也  
說文氣不定也

### 第六卷

振旦或言真丹並非正音應言支那  
此云漢國也又亦無正翻但神州  
之極名也

碑闕彼為反古制施庶廬以下棺今  
人述君父之功書其上建於陌頭



顯慶也釋名闕在門兩旁中間闕然為道也

郵婆于鳩反鞞鞞蒲迷反

算梨方介反

恐懼虛業反方言憎閼懼也謂以威力相恐懼也閼音呼激反經文作恻踰二形非也

### 第七卷

牛秦居院反字書秦牛拘也今江淮以北皆呼牛拘以南皆曰秦

押廬字宜駟盧音烏甲反今人謂黑貂為駟盧貂是也

淖淖聲類亦郭字同蒲沒反廣疋淖盛也

蔚多於貴反他穰而羊反

### 第八卷

檐邊字書作櫚同以占反謂屋相也說文檐櫚也

汪池烏皇反通俗文傳水曰汪池之汪濁者也

### 第九卷

塵塵莫悲反說文塵屬也冬至解角者也下之塵反山海經大荆山多塵郭璞曰似塵而大尾可為帚也

梁翟徒歷反 多祺莫來反 施俞  
以朱反

愚蠢丑絳反 說文蠢愚也 生而癡騃  
童昏者也

鮮楊又作𩚑 同仕白反 鮮𩚑也 經文  
作𩚑 莊白反 𩚑𩚑聲也 𩚑非此用

第十卷

世享虛兩反 享受也 亦當也 說文享  
獻也

炯炯徒東反 埤蒼炯炯然熱白也 經  
文作𩚑 非體也

老叟又作叟 叟二形同 蘇走反 方言  
叟父長老也 東齊魯衛之間凡尊  
老者謂之叟 字從灾 從又

誼譁又作譁 同虛元反 下呼瓜反 誼  
譁聲也 三蒼誼言語詢詢往來也  
譁言語譁譁誼也 詢音徒刀反

詵林又作𣎵 𣎵𣎵三形同 使陳反 傳  
曰詵詵衆多也

萍薄蒲丁反 無根浮水上者也 經文  
作𣎵 馬帚也

歡娛疑區反 說文娛樂也 經文作顓  
非也

姻媾於人反下古候反白虎通曰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姻親也國語今將媾媾賈逵曰重婚曰媾媾厚也惋恨鳥喚反字略云惋嘆驚異也軼軻又作坩同口紺口威二反下口佐反坩軻不遇也

禍祟思醉反說文神禍也謂鬼神作灾禍也

懇惻古文諄同口很反通俗文至誠曰懇懇亦堅忍也下古文懇同焚力反廣雅惻悲也說文惻痛也如餉尸尚反廣疋餉遺也說文餉或作饒饒餉也

結橈所於反說文梳理髮者也懊懷今皆作惱同奴道反懊懷憂痛也第十二卷

維耶或言毗耶離或名毗舍離皆訛也正言鞞舍祿夜城在東印度境疏加河北也或言中印度境

管懷莫窮反三蒼管不明也下公內反懷亂也亦煩也

營衛又作營營營三形同侵瓊反蒼頡篇營衛也部也

獻禱於舟反下都道反伏合人心曰  
獻求福曰禱禱請也請於鬼神也  
蜚尸古書飛多作蜚同府聿反飛謂  
飛揚也尸有三尸

邪忤吾故反通俗文得忤曰病音苦  
駕反非體也

蕞蕞茨栗反下力尸反今足蟻繅蟬  
蛆郭璞曰似蝗大腹長角能食蛇  
腦也

萎黃於危反聲類萎草菸也經文作  
痿痿痺也謂不能行也

羸羸今作羸同烏黃反羸弱也通俗  
文短小曰羸也

妖薩宜列反說文衣服歌謠之恠謂  
之妖禽獸主蝗之恠謂之薩薩災  
也今皆作孽亦古字通用也

菩薩纓絡經

第一卷

恭恪古文憲同口各反恪敬也字林  
恪恭也

曩昔奴朗反今定曩久也猶徃久古  
昔也

塵睦又作埴同於計反今定陰和風

日曠曠亦翳也言掩翳日光使不明也

### 第三卷

亘然歌鄧反亘猶坦然也許傳曰亘遍也

羯毗或言羯隨或云迦毗或言加毗此皆梵音訛也此譯云迦毗聲伽羅者好名為好聲鳥也

### 第六卷

僥倖古堯反下胡耿反僥遇也倖慶也

### 第七卷

貪饕又作餒同他結反貪財曰饕貪食曰饕

卻耨又作分耨曼陀譯云滿嚴飾女或言滿見子也

### 第九卷

苾芴又作鉢鉢必鉢四形同蒲結反埤蒼苾大香也

鏟以义覓反說文一日平鐵也蒼頡篇云削平也

不泄思列反泄溢也亦發也廣疋泄漏也

### 第十一卷

超卓恥驕反跳上車也超越也出前

也踰也下陟角反卓高也糧名去  
超卓也舉脚有所卓越也

第十二卷

分衛此言訛也正言儗茶波多儗茶  
此去團波多此去墮言食墮在鋒  
中也或言賓茶夜此去團團者食  
團謂乞食也

鏗然又作搗轉二形同口耕反說文  
轉堅也

料量力條反說文料量也字從斗經  
文作科苦和反非也

佛名經

智瞠一計反庭燎力彫反拘峻私俊反桓多

止夷反剗心口切反梟荷息里反鬱哆殆我反

穉羅他莫反詢陀熱旬反奚吼胡雞反

月燈三昧經

第一卷

無爽所兩反尔定爽羌也謂不同也  
不齊也

糅以古文粗腠二形同女救反說文  
雜飯曰糅也

第二卷

如勝補莽反脾勝也謂標勝其善惡



示人也經文從木作榜補盲反弓  
弩輔也榜非此用脾蒲佳反

### 第三卷

剌身烏桓反捍蒼剌削也謂扶取肉也  
鼗鼗公勞反大鼓也考工記鼗鼓長  
六尺有四寸注云以鼗鼓鼓役事下  
又作鞞同扶雲反亦足大鼓謂之  
鼗郭璞曰長八尺也

雷霆定亭楚三音亦足疾雷謂之霆  
霓蒼頡篇霹靂也說文雷餘聲所  
以擬出万物也霆亦雷也

金鉦之盈反說文鉦鐃也似鈴柄中  
上下通

諸鞀蒲雞反小鼓也亦騎鼓也

簫筑張六反形如箏刻其頭而握  
之以頭筑人故謂之筑

儒德而俱反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也  
第七卷

入匣今作柙同胡甲反說文匣匱也  
謂盛刀劍者也

棲泊蒲各反泊止也今謂舟止為棲泊  
激切公的反激發也動也說文水疾  
急曰激也

狡猾古卯反下胡刮反方言凡小兒多詐謂之狡猾

第八卷

臺榭辭夜反余定有木謂之榭郭璞曰臺上起屋也

廊廡籀文作廡同音武客舍也說文堂下同屋也釋名去大屋曰廡幽冥之人謂之房庑五下反

詹波之並反或作占波或作占婆即瞻蔔花也譯去金色花大論云黃花樹也

第九卷

瘰愈勑流反瘰羗也尚書翌日乃瘰是也

竚立或作佇同除呂反余定佇久也謂久立也

動瞼居儼反字略云眼外皮也臻萃從醉反方言東齊海岱之間謂萃為聚萃集也

嫫著古文妣同都合反說文嫫樂也嗜也今皆作耽

第十卷

俟用古文𡗗𡗗𡗗三形同並事凡反

介足供待也

龍腦案西域記云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果亦別初採既濕尚未有香木乾之後循理而析其中有香狀若雲母色如冰雪此謂龍腦香者也

如礪力剝反磨石也砭細於礪也  
十住斷結經第一卷

纏縛力前反字書纏縛不解也  
戢在側立反戢聚也鍛也經文從手  
作攢非也

滌漏疏蔭反滌盡也下流曰滌滌亦  
竭也

閤塞於儉反開門人也宜作掩掩藏  
也蔽也

## 第二卷

密款又作款同口緩反蒼頡篇款  
重也至也

揮淚許歸反揮灑也說文揮奮也謂  
奮振去之也

## 第三卷

棚閣蒲萌反連閣曰棚經文作閤普  
耕反門聲也閤非此義

媯國乃了反下又作志同古護反三  
蒼去媯弄也諸經有作𪔐或作𪔐音  
同媯摩登伽經作𪔐𪔐音古護反  
第四卷  
勗勉虛玉反謂勉勵也方言齊魯謂  
勉為勗也

第五卷  
駢然呼馘反駢猶忽也義亦與𪔐字  
同音呼覓反𪔐然也馘音古𪔐反  
𪔐煨徒郎反下烏迴反通俗文𪔐灰  
謂之𪔐煨經文作𪔐𪔐六反𪔐煙  
也𪔐非字體

門闕古文闕同呼域反余定扶謂之  
闕郭璞曰即門限也扶音田結反  
第六卷  
或𪔐鴉猛反明也

婆槎千何反或作婆义河亦古博义  
河大池西面河也馬口而出流入  
西海也

𪔐𪔐徒登丁鄧二反韻集失卧𪔐也  
下士登反經文有作𪔐𪔐𪔐𪔐並非  
體也

第七卷

六淫於仁反說文淫浸也余定淫落也亦下也

第八卷

斟水九愚反廣疋斟酌也說文斟挹也挹斟也經文作拘非體也或從酉作斟亦非也

第九卷

蛟行渠支巨宜二反謂虫行自也周書蛟行喘息是也

哂然字書作咧或作欣同式忍反三蒼小笑也札記笑不至哂鄭玄曰齒本日咧大笑則齒本見也

愚驚都絳反說文愚癡也驚愚也聲類韻集音丑巷反

第十卷

遮迦越羅此譯云轉輪聖王正言斫迦羅此言輪伐剌底此云轉名轉輪王順此方語也

觀佛三昧海經

第一卷

閼頭檀以拙反此譯云白淨王也或言淨飯王也

佻儼苦浪反下又作儼同履詣反佻

歃也儼偶也伴也

憾喜胡憾反廣疋憾動也說文憾搖也  
盪斗苦未反字書盪斗水虫也余疋  
盪斗鍛墓子也

蟠龍薄寒反礼記而蟠于地蟠委也  
廣雅蟠曲也

踵相又作衝同之勇反說文相迹也  
亦追也往來之貞也

四抓古胡反說文抓接也經文作觚  
器名也觚非字義也

關鍵又作闕捷二形同奇審反方言  
關東謂之鍵關西謂之關

闔闔胡臘反說文闔閉也易曰闔門  
謂之坤是也

顥顥今作囑同魚凶反詩云顥顥昂  
昂傳曰溫恭貞也

## 第二卷

穹脊去弓反穹謂穹隆也穹亦窮也  
俯張說文作𠂔同竹流反余疋俯張  
誑也亦幻惑欺誑也經文作𠂔車  
𠂔也𠂔非字體春秋傳挾𠂔以走  
喉嚨洛公反嚨亦喉也蒼頡篇喉咽也  
肺腴又作腴同敷穢反說文肺火藏



也下庾俱反說文腴腹下肥也經文作俞膺二形非也

肝隔歌頤反隔障也經文或從肉作膺二字通用也

靖虫又作蛭同胡魁反靖腹中虫也經文作蛭尤二形非也

團藥盧端反團圓也圓匝也

敗績今作勦同子歷反聲類云勦功也

轟然勦六反端直也又草木茂盛也

寬寬於元反寬猶屈也唯曰寬經文作倭非體也

駮杪弥繞反樹鋒曰杪今取其義謂駮鋒頭也

雙皆在計反說文皆目崖也目際也

### 第三卷

兩吻無粉反蒼頡篇云脣兩邊也謂口際邊也

蓊未達鷄反余定蓊矣也郭璞曰似稗布地生穢草也

龕室苦耽反方言龕受也廣雅龕盛也

鼯鼠胡鷄反說文小鼠也有毒者也或名甘口鼠春秋鼯鼠食郊牛角

晃煜又作眈古文煥同胡廣反下又作煇同由掬反說文晃明也煜曜也光也是煜盛也

竭支或作僧袂支者皆訛也應言僧迦鷁此譯云覆腋若著瞿修羅則不著僧迦鷁瞿修羅者此去圖也像其衣形而立名也

#### 第四卷

摧茹而庶反摧折也茹弱也

小蠕勑知反廣疋無角曰蠕有角曰虬蠕若龍而黃者也

樹楷音皆楷謂楷稗也字從禾從皆未詳何語

疥痺又作痲疥二形同徒冬反廣雅疥痛也下併利反說文濕病也痺不能行也

#### 第五卷

揅身力沒反揅謂揩揅也

揅啄爭交反通俗文浮取曰揅廣疋揅取也

直劈普狄反說文劈破也經文作擗脾候反擗非此用

鐵砧又作槌鼓二形同猪金反鉄砧

也經文作礚銳二形非體也

輶身力各力的二反蒼頡篇輶輶也  
說文車有踐者也

瘦腫字詁今作腫同時勇反通俗文  
腫足曰腫腫脚病也經文從足作  
踵非也

生較聲類作煇煇二形字詁古文較  
今作較同詳廣反說文熱湯滌肉也  
鐵鉗音沾反蒼頡篇鉗持謂取物者  
也經文作鉗束人鐵也鉗非今體  
瘰疽必通反下千余反廣蒼癰成為  
瘰疽瘡名也經文作蠛字與蟬同  
輔支毗遥二反蟪蟪子也蟪非此用  
諸搃字亦作總搃記反所以連綴簪  
記之也

鏡刺仕咸反以錐刺物者也說文鏡  
銳也

寢語牛世反夢語謂之寢聲類不覺  
妄言也

礫口陟格反廣疋礫張也亦開也經  
文作挽未見所出

# 第七卷

攘臂而羊反攘除也謂除衣袂而出

臂也袂弥世反

穢登他盍反下得恒反釋名施之大  
牀前小榻上所以登上牀也因以  
名之

搏噬補薄反下時制反搏擻也噬齧  
也啗也

### 第八卷

蓮疾又作妬同古候反尔定蓮逢遇也  
泯然弥忍弥賓二反尔定泯盡也泯  
民也

拂落直尔勑紙二反拂奪也

### 五千五百佛名經

### 第三卷

恒娜乃可袂帝除栗聯婆他甘照闍

反弓魯甄廬口怖雷力救獸嗽反

眸路莫侯昵陀女乙迦釋力割啞婦

反鳥感鱸那知連佶易奇乙哺囉補詞

反咬駐竹住婆鋌徒異他底補寐吠帝

### 第四卷

响噉呵戒揭薜上藥謁反地鯉音瑟咤

反陟稼奚嘯蘭魯干燠醢於六噎迦烏賢

反涅藍力寔阿姊又作姊同儼収輻那

反側飢頡利賢結呵啗

第五卷

暗遇

於林反經文誤作暗也

堙醢

於隣反

第六卷

抵多

是支反

捷撲

都雷反

趨多

渠六反經文作趨非

鯢

羅

五美反

大方廣十輪經

第一卷

浚流古文濬濬二形今作浚同雖閏

反浚深也

第三卷

麋香是亦反又音神夜反尔定似麋

臍有香也

田畯資峻反尔定畯田夫也郭璞曰

今之畺夫也

第六卷

舌幹又作齡同其蔭反牛舌病也經

文從𠂔作𠂔非也

大方便報恩經

第一卷

暉豔又作艷同餘贍反方言秦晉之

間謂美色為豔

池湖戶孤反說文大陂也楊州有五湖

旃叔或言甄叔迦或云緊叔迦樹名

也其花赤色此實似之因以名焉  
暗暗於禁反下子夜反聲類六呼也  
說文大聲也

微服無非反介反幽匿蔽微也注去  
謂逃竄也

呼喻古文歔喻二形今作吸同義及  
反廣疋喻飲也引也

挑目他堯反聲類去挑扶也謂扶出  
目也扶音烏穴反

里程除荆反釋猶限也礼去程量也  
詩去程法也

擗皆呼美反擗裂也下靜計反目頭  
曰皆淮南云瞑目裂皆是也經文

徒首作馘古獲反生獲斷耳曰馘  
馘非此義

咆地蒲交反說文咆哮也亦大怒也  
輸頭檀王正言首番馘郢王此譯去

淨飯或言白飯非也

## 第二卷

蟠蘭椿輪蒲寒反椿勑倫反言形狀也  
舊練榮爛千見反言色彩鮮盛貞也  
眼眩胡蠲胡遍二反蒼頡篇云視不  
明也眩惑也



迫憤補格及迫急也下虛業及謂以威相恐懼也

賄賄古文賄同呼罪及財貨也通俗文財帛曰賄周禮通貨賄鄭玄曰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堯整莫侯反廣雅堯整謂之冑經文作鉞非字體也

乾曝所解所寄二反謂暴乾物也

歎波那食或云怛鉢那譯云赴也蒲闍居食譯云可食佉陟居食譯云可噉食噉烏感反字林噉啗也謂以掌進食曰噉也

嶽巖苦銜反又音欽廣雅嶽巖岑高也山阜勢也

羸憒知劣反聲類憒短氣自也憒憒亦憂也毛詩傳云憂心憒憒也

噉食子盍反字林虫食曰噉噉血也經文作噉非也

茹食攬舉反茹啖也尔定啖茹也郭璞曰啖拾食之也

擔揭說文作竭同其謁反負舉也竭擔也

顛踡扶忍反說文膝骨也下又作踡

同時充反膳腸也

炎旱雨廉反炎熱也尔定炎炎熏也  
謂旱氣薰炙人也

猥多烏罪反字林猥衆也廣雅猥類也  
噢噎於六反下一結反埤蒼噢咿內  
悲也謂痛悲之聲也噎塞也經文  
有作郁非體也

𦏧攬居縛反說文攬扞也蒼頡篇攬  
搏也淮南子去獸窮則攬鳥窮則  
啄是也扞音居逆反

單子古折反案子猶孤獨也說文無  
右臂曰子

喊喊呼檻反下又作諦欵二形同呼  
戎反方言喊聲也喊呵也謂恚怒  
聲也經文或作闐音呼檻反二形  
通用也

𦏧張唐盍反謂𦏧池張目也經文從  
口作喻悵非也

瞰然古文瞰睞二形今作皎同公鳥  
反埤蒼瞰明也淨也

### 第三卷

嫡嫡丁狄反字書嫡正也公羊傳曰  
立嫡以長者何嫡敵也謂夫人之子

尊無與敵也

耶維或言聞眈或言聞維正言聞鼻多義是焚燒也

蹢躅又作顛蹢二形同丁賢反下居月反蹢蹶猶顛仆反倒也經文作顛厥非體也仆音蒲北反

覲覩字又作睹同普安反下侯徒反通俗文覲方大謂之覲覩今大方覲是也

慨歎口代反慨歎大息也說文恍慨壯士不得志於心情憤恚也

悵遲於急反字林悵不安也蒼頡篇悵悵不舒之貞也

煩寃於元反寃亦煩也屈也經文作宛惋二形非體也

汪水烏黃反通俗文停水曰汪經文作洸音光非也

摩訶羅此譯云無知也或言老也

#### 第四卷

睏動而純反說文目動也經文作睏非體也

蕃息輔來反蕃滋也滋多也經文作繁繁盛也亦多也

帷帳于追反字林在旁曰帷謂張帛障旁也幃圍也

湍浪土桓反說文疾瀨也水流沙上曰瀨瀨淺水也

豚盲莫公反有眸子而無見曰豚也目無眸子曰盲

舉帆又作颿颿二形同狀嚴扶筵二反隨風張幔曰帆

振濟脂刃反小尔疋振救也說文振舉也經文作賑之忍反隱賑富有也草蔡音察草蘆也亦芥也經文作漈非也蘆音千古反枯草也今陝以西言草蔡江南山東言草蘆蘆音七故反

哮赫又作唏同呼交反下呼嫁反席聲謂之哮赫

### 第五卷

白虹古文拉同胡公反說文端蜺虹也俗呼美人紅東呼為專釋名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

劓則又作劓同魚器反下讓記反劓劓鼻也劓截耳也

刖足古文明跣二形同魚厥五刖二

反則猶割也

探摸他舍反說文遠取曰探手救為摸也

禍酷古文倮𪔐倮三形同口𪔐反說文酷急也亦暴虐也

掊發說文作抱捋二形同步交反捋引取也

### 第六卷

牛𪔐正字作𪔐𪔐二形同勑之式之二反謂食已復出也

𪔐枰皮兵反埤蒼枰榻也謂獨坐板牀也釋名去枰平也以板作之其體平正也

須𪔐食或去修𪔐此天食也修𪔐此譯云白也隨相論云須𪔐此云善𪔐此言貞實也

### 第七卷

童𪔐初忍反古文音差貴反毀齒曰𪔐說文男八月生齒八歲而為之𪔐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齒字從齒從匕聲釋名去齒洗也毀洗故齒更生新也

### 寶雲經第一卷



頂自古文胴臍二形同先進先恣二  
反說文臍蓋領空也

百葉尸涉反牛腴脰也經文作臠治  
輒反說文薄切肉也臠非此義

## 第二卷

志逞丑井反逞極也快也亦疾也說  
文逞通也

## 第三卷

鮫魚今作鮫同古茅反說文海魚也  
山海經云漳水多鮫魚郭璞曰鰐  
屬也皮有珠文而堅尾長三四尺  
末有毒螫人皮可以飾刀劍也

## 第六卷

算擇乘管反謂簡擇也三蒼算選也  
穰草而羊反說文黍治竟者也經文  
作藁荷也藁非此用

## 金光明經第一卷 六卷

蛭虫之逸反謂入人皮中食血者也  
鎔銷史鍾反說文治器法也漢書猶  
金在鎔應邵曰鐵形也

以桴扶鳩反說文桴擊鼓柄也則鼓  
椎也

## 第三卷



樓板反女復駱懺反盧各訶嵐反洛含瞞言

補繇何反繇婆反繇威反留留反力救苾頭

結波拖反土何姥者反莫補普伽反莫肩

通部反烏割

### 第四卷

書星四苗蘇醉二反釋名云書星星

光稍稍似書經文從手作楷音于

桂反廣足措裂也措非字義

竝現又作並同蒲茗蒲鯁二反說文

竝併也亦俱也

算龍華補侍補婢二反依字鼠莞也

似龍鬚也釋草言草鼠莞

談邪反古來末垣反直尸陸陸反乃結娑娑反莫

莫改李題反蒲沒婆哈反又作詬同膺帝

反虛衣

### 第五卷

孤迸又作跽同補諱反字書迸散走也

薨士呼弔反尔正薨死也諸侯死曰薨

薨者類壞之聲也

### 第六卷

彷徨扶方以章反廣定彷徨徙倚也

亦徘徊也字從彳

以針今作食同囚恣反廣定針饒也

謂以食供設人曰飢經文作飢古  
字通用耳

雉雞籀文作鷄說文士度反鷄子也  
亦通名鳥子為雞

瞋睨子葉反下如輪反說文睨目動  
也瞋目毛也

### 大雲經第一卷

捷度此言說也正音娑捷音此云聚  
也佛去世後別有姓迦旃婆羅  
門道人作發智經有八捷度是也  
拘辦茶或言鳩槃茶或言弓槃茶瓊  
形頗似冬瓜也

錐錙此江南俗字也字體作稍山卓  
反埤蒼稍長一丈八尺也

### 第四卷

頭板都歷反嗒宜作啞  
土合反

蹠蹠唐蓋反說文蹠踐也經文作秘  
蒲必反方言秘推也南楚名相推  
搏曰秘廣疋秘擊也

密迹金剛力士經

### 第一卷

匿訖又作譖同湯和大可二反說文  
充州謂欺曰訖訖不信也

金痰與之反痰傷也金謂刀介傷者也  
藥濟翼灼反藥有毒有無毒者也三  
蒼病消癰也

麤細且胡反廣疋廉大也人之警防  
亦曰廉廉性食息自相背慮人獸  
之害警亦如之故從三廉也

鴉音於牙反白頸鴉鵒也關中名阿  
雅經文有作鵒古覓反伯勞也鵒  
鵒音上卑下居

鷓鴣又作鷓同古塊反狀如鷓而大者也  
麤廉又作麤同莫鷄反麤廉之子也  
崎嶇丘宜反下丘愚反廣疋崎嶇傾  
側也埤蒼不妄也經文從足作蹠  
蹠非體也

俳說皮皆反說文俳戲也樂人所為  
戲笑以自怡悅者

砭掌說文亦庖字之視反平也直也  
髦尾又作髦同莫高反又音蒙說文  
髦髦也髦中豪者也

## 第二卷

閒關古閑反謂入出也亦設置之白也

柯枰父支反枰女几反伊諧下皆反貫貫習反經

作謂非也

月支傳佉羅國應是也在雪山西北也或云月氏

丘慈或言龜茲正言屈支也屈音居勿反多出龍馬左傳古屈產之乘也于闐徒見反凶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豁旦俗語言渎那梵言瞿薩旦那此譯去地乳國其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因以名焉

諸麼莫可反麼猶小也通俗文細小曰麼也

諸癭字林力句反頸腫也謂此國人多有因從名焉

### 第三卷

車釭又作軻同古紅反說文車轂頭鐵也方言自關之西曰釭燕齊海岱之間謂之鋤鋤音古和反

結草公八反結稊也經文作楚非也今經中有作楚字音夷職反穀麦裁也

赭衣之野反赭赤土也方言南楚東海之間或謂赤為赭郭璞曰言衣赤也

蘆服三蒼音羅音稍隱來都反下蒲

此反經文作萊菰或作蘿蔔並非體也

渾漣上音純下竹用都洞二反乳汁曰漣今江南亦呼乳為漣也

#### 第四卷

飈聚俾遥反暴風從上下者也

#### 第五卷

奔馳古文驥今作奔同補門反奔走也大欄胡本反三蒼全物者也通俗文

合心曰欄

菩薩處胎經

#### 第一卷

翅搜尸豉反下所流反案婆兜釋翅搜城即中天竺城也譯云婆兜此言住處釋翅搜者能也謂能仁住處城也經中或作釋氏瘦城或作舍夷城或云迦維羅衛或言迦毗羅城皆猶梵言輕重以名釋迦音訛故也

音牒

自襍卑亦反襍襲也廣從襍屈也襲覲身字書或覲字同且去反又又覲反覲至也近也

噉噉子盡反下又作款同所角反通俗文含吸曰款

蓋天諸經作盧天此譯去有光壽天也盧音烏含反

相敦又作擦般張三形同文庚反謂相觸也擦拉也

哨咽禹六反下於賢反廣足哨吐也咽喉也經文作噤音墮誤也

噉噉又作齶同補各反下子立反說文噉噉噉自也味口也

## 第二卷

鼻崖魚偃反通俗文玄緩脣謂之崖磳磳音昌若反今同其事也經文作磳魚產反磳磳也磳非字義

如篇市緣反說文判竹圓以盛穀者也蒼頡篇篇圓倉也經文作簞音丹竹器名也簞非此義

蛄蛄古胡反蛄蛄也下胡光反蟻餅甲虫也大如虎豆綠色者也餅蒲

## 第三卷

勸誅私律反說文誅誘也經文作恤非也



捐讓於人反平推也亦手小舉之也

### 廣雅捐進也

陶冶徒高反下弋者反陶謂作凡器也冶鑪銷者也陶冶也冶消也

僧那此譯云鎧甲言以被飾者大鎧也

龜鼉徒多反三蒼似蛟而大山海經

江水足鼉郭璞曰似蜥蜴大者長

一丈有鱗彩可以為鼓經文從魚

作鮀非也

利紫古文紫今作味同子累反字書

紫鳥喙也

率空所万反通俗文汲取曰率說文

拊漏也

## 第四卷

垂鍾胡光胡孟二反盞也謂鍾也

小曰鍾大曰鍾云魚子化作也鍾

音鐘經文作鍾非體也

輶宿

之忍反

亮宿

皆准反

撻擲又作撻同力彫反謂相撻擲也

擲相投也

扶桎知栗反廣足桎刺也以指桎刺

者也

大辟古文辟變二形同裨尺反辟法

也除也經文作邪僻之僻非也  
芟除所巖反刈草也詩傳曰芟除草  
也經文作鉉所鑒反大鏹也鉉非  
此用左傳芟夷蕞崇之

### 第五卷

搶判且羊反說文搶距也通俗文刻  
木傷盜曰搶木槍鐵槍皆作此經  
文作鏹玉聲也又作錯非也

八藏在浪反一胎化藏二中陰藏三  
摩訶衍方等藏四戒律藏五十  
住菩薩藏六雜藏七金剛藏八佛  
藏梵本名篋以藏替之也

### 大集賢護菩薩經第一卷

賢護案移識經云毘陀羅波梨此譯  
云賢護亦云賢守隣聖曰賢固道  
稱守幻士經云毘陀此言仁賢是  
王舍城在家菩薩也

### 第二卷

區別去愚反區域也區以別矣異種  
區別也

### 第三卷

鑪囊又作鞞排二形同蒲戒反謂鍛  
家用吹火令熾者也

諮詢私遵反詢問也左傳訪問於善  
為諮諮親為詢諮問善道詢問親  
戚之義也

及多此居士子名也依字魚反反  
高危也亦盛也

篋笥枯挾反下胃吏反說文盛衣器  
曰笥

#### 第四卷

嬰水於耕於成二反方言說甕甕也  
贊助子旦反贊助也亦導也

鏗鏘又作鏘同苦耕反下又作鏘鏘  
二形同且羊反廣雅云鏘鏘亦  
聲也

大方等陀羅尼經第一卷

帶提

#### 第二卷

動他古文連同徒董反尔定搖動作  
也經文從言作謹非也

吐呵齒逸反蒼頡篇大呵為吐

發子翼諸餘煮二反尔定予我也案

此亦與余字同也

#### 第三卷

若倘渠消反說文倘高也廣疋倘才

也字林寄客為寄作寄字廣疋羈  
旅寄寄也

單縫扶封反說文以針縫衣也經文  
從手作捷非也

蟹斗苦和反一名活東郭璞曰即蝦  
蟇子也

眇眇

第四卷

鵲鵲藥師經作疾梨並非也案介  
疋作蜺蜺蛭也熊食蛇腦也  
禾木郎對反耕具曲木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四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五

納

翻經沙門玄奘撰

海龍王經

梵女首意經

央掘魔羅經

月明菩薩經

觀衆諸法行經

滅十方冥經

七佛神呪經

出生菩提心經

菩薩本行經

普門經

稱揚諸佛功德經

心明經

力莊嚴三昧經

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

須臾天子經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般舟三昧經

德光太子經

等目菩薩所問經

施燈功德經

超日明三昧經

菩薩訶色欲經

月上女經

人本欲生經

中陰經

不空定入印經

須彌藏經

魔逆經

佛華嚴入如來境界經

濟諸方等學經諸佛要集經

菩薩行五十緣身經

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

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

彌首菩薩分衛經

堅固女經

大乘同性經

清道俗經

阿閼佛國經

寶網經

蓮華面經

百佛名經

迦葉經

觀無量壽經

孔雀王經

不空罽索經

發覺淨心經

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

无上依經

請觀音經

妙識經

土面觀世音經

未曾有經

觀世音菩薩授記經

不思議功德經

底母經

大吉義呪經

麻子經

菩薩夢經

文殊問經

溫室洗浴衆僧經

密迹金剛力士經

四不可得經

東方寂勝燈王經

諸德福田經

成具光明定意經

虛空藏菩薩所問持經福經

太子須達拏經

菩薩投身餓虎起塔因緣經

太子墓魄經

頻婆娑羅詣佛供養經

須賴經

薩羅國經

金色王經

天王太子辟羅經



獨證自在三昧經

阿彌陀鼓音陀羅尼經

摩訶摩耶經 八陽神呪經

如來方便善巧呪經

幻士仁賢經 勝鬘經

後出阿彌陀經 須摩提經

海龍王經

第一卷

安明由山即須彌山也亦言修迷樓

山正言獲迷廬山此亦言好光山

亦言妙高山也

潭然徒耽反潭深也楚人名深曰潭也

惛惑於緣反聲類云惛憂也說文惛

恚也

第二卷

闕庭眉間也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

央闕然為道眉今像此因以名焉

尻也苦勞反聲類尻髻也髻音徒昆反

髻也又作臙同狀忍反說文膝骨也

三蒼膝蓋也

親昵又作昵同女栗反余定昵親近

也昵亟也親昵亦數也

是災鳥鳴反是猶安也說文晏天清

也亦鮮翠之白也

繁裏輔亥反繁多也盛也下古文裔  
同餘制反說文裔衣裾也以子孫  
為苗裔者取其下垂之義也字從  
衣從同音女劣反

### 第三卷

妖態古文佚今作妖又作効同與一  
反蒼頡篇佚蕩也亦樂也下又作  
儻同他代反意恣也謂度人情良也  
刈穫胡郭反說文刈禾也王逸注楚  
辭云草曰刈穀曰穫詩云十月穫  
稻是也

### 第四卷

喻氣古文歎喻二形今作吸同虛反  
反廣疋吸飲也說文內息也引也  
謂引氣息入也

勸誅私律反誘誅教導也亦引也相  
勸也經文作恤憂也叔也恤非此用  
蹉蹉千何反下子亦反蹉跎也蹉蹉  
也蹉應作錯七各反蹉跌不正也  
錯謬誤失也

### 史掘魔羅經

### 第一卷

龜圻恥格反莊周云宋人有善不龜之藥者注云其藥能令人手不龜文圻裂者也

烏伏又作句同扶富反謂區伏其卯及伏雞等亦作此字今江北通謂伏卯為菹江南曰菹音央富反

## 第二卷

虓闕又作唬同呼交反下呼檻反說文虎怒聲也詩云闕如虓虎是也雄傑奇招反詩云邦之傑子傳曰傑特立也英傑也才能也智出千人曰傑興渠此言少訛也借音嬌蠅反出烏茶娑他那國彼土人常所食者也此方相傳以為芸薹者非也嬌音虛延反

童真是沙弥別名式义此言學亦士隨順無違梵言究磨囉浮多究磨囉者是彼土八歲已上未冠者童子揔名也浮多此云真亦言實也酣醉古文甘同胡甘反漢書應劭曰不醉不醒曰酣一云樂酒曰酣

## 第三卷

縣續古文統同音贗說文續繫也

小介足去續絲也絮之細者曰縵  
津溜子隣反下力救反津謂津液也  
蒼頡篇液汁也字書溜謂水垂下也

#### 第四卷

維持翼佳反維猶聯結也亦維持之  
也維繫也

嬉謔上虛基反下虛虐反嬉戲樂也  
謔相戲調也

驍捷古堯反廣足驍健也亦勇急也  
震懼徒類之涉二反介足懼也經文  
作疊非體也

俛仰無辯反俛低頭也言困黜不已也  
卜筮時世反筮問也禮記龜為卜蓍  
為筮卜筮者決嫌疑定猶豫故疑  
即筮之字徙竹

杜門古文啟同徒古反國語杜門不  
出賈逵曰杜塞也塞閉也

瞻矚直耕反婢蒼直視也下之欲反  
顛沛又作蹕蹕二形同都賢反下補  
昧反謂偃仆也經文從犬作𤝵非也  
觀察諸法行經

#### 第一卷

撞督徒江反廣足去撞判也說文撞

戟擄也

第三卷

不槩古文攬同公磈公內二反攬量  
也廣疋攬摩也蒼頡篇云平斗斛  
曰槩

第四卷

鷄鵲二音交精啣高有毛冠可辟火  
灾者也

調戲徒予反謂相嘲調也調弄也經  
文作忼非也

七佛神呪經

第一卷

咻咻許流許主二反依字噢咻痛念  
之聲也

五渾胡昆反謂五濁也渾亂也亂猶  
濁也亦水流聲也

潢潢胡廣反下音養潢潢猶浩蕩也  
經文作洸音光非也

歔歔所力反通俗文小怖曰歔埤蒼  
歔恐懼也字從欠經文作懣音二  
形非體也

目佻立鼓反制濇奴定反伊瞍莫甫反郤地扶必反

目掃他細反湖利戶孤反後跽江鼓反但

泥乃礼反 搯楚洽反 阿弥紇反

癡反 癡渠錦反

### 第二卷

愆各古文寒過二形籀文僭今作愆  
同去連反說文僭過也亦失也各罪也

撫恤又作卹同須律反尔定恤憂也  
亦収也謂以財物與人曰振恤之也  
撈接祿高反通俗文沉取曰撈經文  
作牢固之牢非也

搓摩麻何反依字搓挪也挪音邪

### 第三卷

鞠育又作鞠同居六反說文鞠擯也

鞠養也方言陳楚之間謂養為鞠也

鞠也

戛戛功戶反下力的反三蒼戛戛亦

名羯也

饕亂吐刀反饕亦貪也說文俗作

叨字

### 第四卷

儼然宜檢反詩傳曰儼矜莊貞也尔

足儼敬也說文儼好貞也

濞之蘇閱反通俗文水溢曰濞經文



作繇非也

白眊還板反許慎注淮南子云眊謂目內白翳病也經文作浣衣浣非也  
搯頂又作擲同居茅反蒼謨篇擲求也說文搯縛煞之也搯即頰頰之名也

蠱剗也達反下勑達反廣疋蠱剗蟻蠱蜋也經文作刺非體也

厭蠱於毒反下姑護反春秋傳日疾如蠱惑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注云蠱惑疾也

鼯鼻一弄反又埤蒼鼻病也

搭眼

方道

喉痺俾利反癰痺暴厲之疾也亦言喉閉閉猶塞也

菩薩本行經上卷

軍持正言提維迦謂雙口澡灌也或譯云瓶也

燭穀又作炒熨炙三形同初教反方言聚火乾也

牂羴祖郎反羊三歲曰牂牂然盛貞也下丁奚反羴羴羴羴也經文

作𢇛丁札反觸也𢇛非經用

來𢇛又作𢇛同余世反說文𢇛引也  
謂牽引也

羯𢇛囚几反聲類𢇛羊也徐廣曰羯  
𢇛並犍羊也

愠心於問反愠怒也說文愠怨也蒼  
頡篇愠恨也

璣鄩居衣反下音市戰反龍子名也  
𢇛其魚厥五骨二反𢇛猶割也經文  
作𢇛五桓反齊也

上旋似𢇛反旋轉也經文作𢇛俱禹  
反方曰矩矩則也𢇛非此義

耶旬或𢇛𢇛維或𢇛𢇛𢇛同一義也  
正言𢇛鼻多義是焚燒也

### 中卷

災禍又作𢇛災𢇛三形同則𢇛反說  
文天火曰災也

蜴蜥以石反下斯𢇛反在草曰蜴蜥  
經文作𢇛非也

金拂敷勿反廣疋拂除也謂除去塵  
土也拂拭也經文從巾作拂或作  
𢇛非也

### 下卷

騷動蘇勞反說文騷擾也謂擾動也  
万岐又作郊摯二形同巨亘反謂道  
有支分者也

晃煇又作晄古文煇同胡廣反說文  
晃明也廣疋晃曜也光也下又作  
煜同由掬反說文煜曜也埤蒼煜  
盛貞也

瘡瘰薄蘭反蒼頡篇瘰痕也痕胡根反  
稱揚諸佛功德經下卷

洞清古文衡迴二形同徒貢反按洞  
猶通過也亦深遽之貞也經文徒  
口作囗非也

力莊嚴三昧經上卷

氤氲宜作蓋蓋扶去反字書作𩇛同  
於去反蓋蓋盛貞也亦香也

海島古文鴈同都老反水中山曰島  
島到也人所奔到也

須臾天子經上卷

鋒邀

獲木反

霽隨

徒對反

督呵

戶據反

中卷

勇悍胡旦反蒼頡篇悍獬也說文勇  
亦悍也

弧弓戶都反說文木弓也周易黃帝

作弦木為孤

建箭居健反建立也亦樹也

般舟三昧經中卷

輕傷又作敷今作易同以鼓反蒼頡  
篇傷慢也平傷也

鷓鴣胡葛反似雉鬪死不却故武人  
戴鷓冠以象之也出煇諸之山以  
其尾垂頭亦出上黨下古文鷓同  
烏甲反煇音魂

謗訕所奸反蒼頡篇訕非也謗毀也  
蛟龍梵言宮毗羅音交有鱗曰蛟龍  
抱朴子曰母龍曰蛟龍子曰虬其狀  
魚身如蛇尾皮有珠郭璞注山海  
經云蛟似蛇而四脚小頭細頸頸  
有白嬰大者數十圍卵生子如一  
二斛甕能吞人也

和攬又作椶同古遐反下居縛反說  
文大母猴也善攬持人好顧眄也  
等目菩薩所問經上卷

昂徹古文昂萬二形同今作𪔐同碧  
皿反廣疋昂明也徹通也三蒼昂  
著明也

陶現徒高反詩云上帝其陶陶之也

去歲才浪反積蓄也如庫藏也經文  
作屬非體也

督住又作督同都木反今定督王也  
方言督察也理也

憎然烏外反

轉霍呼郭反按霍條忽急疾之貞也  
霍然忽霍皆是也經文從火作燿  
胡沃反說文燿灼也燿非此因  
而撤此字習謬已久人莫辯正今詳

其理義宜作共相二字

輕佻聽遼反字書佻輕也廣疋佻佚  
也今疋能偷也苟且也經文從手  
作批非體也

### 下卷

晴陰又作暉殓二形同自盈反聲類  
雨止曰晴

煨煌胡本反下胡光反方言煨煌盛  
皃也光暉也

青紅且經反東方色也木生火從生  
丹丹青之信必然也經文作菁華之  
菁非也菁音紫盈反三蒼謂韭之  
英曰菁也

趙日明三昧經上卷

戰伏聲類作備同止藥齒葉二反說  
文心版曰懾廣定懾懼也

綏恤私唯反尔定綏安也恤取也

氏弘又作紕同告迺反字林恢大也  
織介家蕪反周易悔吝者在乎介韓

康伯曰介織介也劉瓛曰介微也

諂詭又作噭同公穴反下又作愧同  
居毀反方言自闢而東西或謂詐  
為諂愧諂愧亦奇怪也

譁譁呼瓜反謹譁也蒼頡篇譁言語  
譁譁也

不校古効反校報也論語犯而不校  
是也

五兵周礼司兵掌五兵鄭玄曰五兵  
者戈是戟矛無夷也步卒五兵則  
無无夷而有弓矢也左傳子悉出  
五甲五兵

消殪古文作壘同於計反尔定殪死  
也殪煞也亦盡也

弘綽又作韓同昌若反說文綽緩也  
綽亦寬也

下卷

淖情女卓反三蒼昌若反又音徒歷



反渾約好良也

分賦方句反賦布也亦足賦班也謂班布與之也

綢繆直流反下亡侯反詩傳曰綢繆纏綿也

寇害口候反說文寇暴也廣疋寇抄也尚書寇賊姦宄范甯集解云寇群行攻剽者也字從完從支剽音匹妙反

躊躇躊畱反下腸誅反廣疋躊躇猶豫也亦踟躕也

羆者取俱反似狸而大亦足今羆虎大於狗文如狸博物志云羆大能化為虎

苑園子救反三蒼養牛馬林木曰苑字林有垣曰苑無垣曰園園亦禁苑也

謙冲說文作𡗗同除隆反字書冲虛也亦中也

屢聽力句反亦足屢亟也數也亟音祛記反

訾量又作𡗗同子移反訾言亦量也只也說文思稱意也

蹉跌千何反下徒結反蹉跌也失蹠  
日跌跌差也

未孚字體作𠂔同芳務反礼云无𠂔  
往鄭玄注𠂔疾也廣疋𠂔行也  
一鍼聲類今作針同支諶反廣疋鍼  
刺也所以縫衣者也

月上女經上卷

脅嚇方言作閔同呼𦣻反謂以威力  
恐人也

呵歎火曷反廣疋歎怒也廣蒼云歎  
訶也經文作喝乙芥反嘶喝也

雀琛徒果反謂城上女牆也經文作  
墮落之墮非體也

窳窳力彫反蒼頡篇窳空也亦穿也  
藻掇又作梳同之悅反介疋其上楹  
謂之掇注云侏儒柱也蒼頡篇掇  
櫛也

中陰經上卷

瘧天烏合反譯云有光壽天經中有  
作阿波天同一名也謂二禪初天  
少光天也

湏滯天除制反道行經作湏𦵏是天音  
徒計丁計二反又作湏臚天音帝

樓炭經作須嘍天音帝皆梵言訛  
轉也此譯云善觀天即善見天也  
瘡疣字體作𤑔𤑔文作𤑔同有流反  
通俗文體目曰𤑔經文作瘡音位  
理反蒼頡篇瘡歐傷也

斗數又𤑔𤑔同蘇走反方言斗擻舉也  
周成難字斗擻𤑔𤑔也音都穀反  
下蘇穀反經文作抖揀二形音同  
極策並非字體

### 下卷

擲線字話古文線今作綫同𦉳賤反  
所以縫紵者也

劍刻古文功同亡矜反通俗文自刻  
曰刻

### 須弥藏經上卷

痘樹

脂履反下  
昌制反

憊多

去例反

婢謹

市結反耶

娜

乃可反

帝弼

弼是反

迷跼

居錄反

### 下卷

輸拒

俱烏反

安厲

徒賣反

牟岑

桑金反

囉

誦

奴咸反

遮躋

竹皆反

裨伽

蒲公反

凝梨

因續反

迦噍

力是反

𧄸豆布迷反廣足𧄸豆𧄸豆也經文  
作𧄸非也

佛華嚴入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下卷  
沙陀初嫁反經中或作阿迦屋吃天  
是也

池灤匹各反灤阪也山東名爲灤幽  
州呼爲淀徒見反經文作治非體也  
諸佛要集經上卷

墟聚去餘反廣疋墟居也人之所居

曰墟也

嘲囀又作啁同竹交反蒼頡篇嘲調  
也下牛世反囀言也

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上卷  
相棠借音丈庚反字宜作揲敷棖敝  
四形同丈衡反謂相觸也

恬惔徒兼反方言恬靜也下宜作淡  
徒濫反淡安也謂安靜也經文徒  
心作惔徒甘反憂心如惔惔憂也  
快非此用

億垓古文作𢆶𢆶二形今作𢆶同古  
才反數名也風俗通曰十億曰垓  
十垓曰經十經曰𢆶𢆶猶大數也  
拜謁於歇反介疋謂請也亦白也告也  
倂張陟留反介疋倂張誑也經文作  
侏之儒反侏儒短人也

塵埃烏來反蒼頡篇埃風揚塵也  
下卷

交趺又作跏同府干反三蒼跏足上  
也謂交足而坐也經文從足作跏  
非也

至湊且豆反廣足湊寂也湊競進也  
景則羈影反詩云介介景福傳曰景  
大也則法也

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上卷  
底泓一宏反說文下深大也廣足泓  
泓深也

吹噉又作詔噉二形同古号反噉喚  
也呼也亦鳴也

螫至書亦呼各二反說文虫行毒也  
踏步陽於反說文躊躇猶豫也踟躕也  
錠燭殿定二音聲類去有足曰錠無  
足曰鐙

廐隙古文馳驅二形今作聚同才句  
反廣足聚居也謂人所聚居村  
邑者也

拊鋤又作𢶏拊二形籀文作𢶏或作  
株同呼豪反說文除田草曰株經  
文作𢶏𢶏非也

下卷

慷慨正作恍懔同口葵反下苦代反  
恍懔大息也亦士不得志者也  
喟然又作𦵏同口愧口恠二反三蒼  
喟歎息也歎聲也

華身或作𦵏說文或作𦵏同芳俱謂  
俱二反方言華𦵏盛也齊楚之間  
或謂之華或謂之𦵏

率璫丁歷反下字書作璫同力的反說  
文率璫明珠色經文作的非體也  
𦵏然又作𦵏同古倒反埤蒼白𦵏也  
亦明也灼然明白者也經文作𦵏  
音古瑩反非也

岐嶷巨宜反下語棘反詩傳云岐知  
意也嶷識別也言能匍匐則岐岐  
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然有所別  
識也亦言六十歲也經文作奇非  
體也

大乘同性經上卷  
灋然其錦反寒戰極也經文從心作  
懔非也

崖隴力冢反說文天水大坂也

下卷

垂聃人志反以毛羽為聃飾若今刀



黼黻也織毛曰黼

弓把百雅反單手為把說文把握也  
持也經文作弣近字也

阿閼佛國經上卷

提洹竭佛此譯去錠光又云然燈佛  
是也

珠璣居衣反說文珠之不圓者也字  
書云一日小珠也

望之烏各反白土也亦名白墀也廣  
定望塗也

罷極今作疲同被罷反廣疋疲猶倦  
也亦勞也

蓮華面經下卷

摩侯事凡姑利奇乙

迦葉經上卷

一餞又作盞琰醖三形同側限反方

言盞杯也

孔雀王神呪經上卷

婆婢力含繫離烏真秘擔蒲蔑苛梨古

及購婆徒威多鱣知連蟾蜍古

躡利知利覃婢徒南受婢蘇走密

濟蘇鷄指烏譚縕摩北雲母甘反

所成則婢以深毗婆迦婆迦婆迦婆迦婆迦

一切經音義卷第五 菩薩藏經 知

賜哥

以章反

苾頭

步結反

箴臨鉞

祖亦反

僖

士行反中

賴恃

音類刳閤

元弗反

訶

羅

古河反

曝翅

蒲木反

奕翅

居慶許力二反

下卷

血管又作膝同力彫反字書管脂膏

也謂腸間脂也今中國言脂江南

言管

腓髀扶非反字林脰膂也說文腓膂

腸也下蒲米反股外也

癰癩又作瘰同都賢反廣疔瘰狂風

病也下核間反聲類小兒瘰也

頷車公谷反方言頷頷也亦云輔車

謂頷頷也

腹髂又作髀髀二形同口壘反埤蒼

腰骨也江南呼髀骨上接腰者曰髀

那姦

莫鴉反

潜多

所經反

波踣

平魚反鯨

龍

巨迎反

白鷺

力故反

天竺

土余反

鑿羅

烏翼反

淳地

蕭反

蘊摩

於弗反

疽癰且餘反說文久瘳也下力蓋反

字亦作癰惡疾也

癭瘤於井反字林頸瘤也下力洲反

說文瘤腫也瘰肉也

羅湜

是力反

蛛嫂

梁周來俱二反

生藤

徒登反

萬沙乙州一博尊私勇

發覺淨心經下卷

莖稗又作科同古旱反稗稟也廣疋

稻穰謂之稗

籠罩古文羅罩對三形今作罩同陟

按反捕魚籠也

簞音捉

財購古候反說文以財有所求也廣

疋購償也

無上依經下卷

無肢按字義宜作解胡賣反解謂

縫解也

委佗又作逶迤二形同於危反下又

作迤同達何反詩云委委佗佗德

之美良也傳曰委佗者行可委曲

迹也亦自得之良也衺邪也

移識經上卷

新肅又作柎同乃困反字苑肅柔肅

也通俗文柎再生也經文作嫩近

字也

火浣布周書西域獻火浣布汗則燒

之則潔

妖冶於驕反下以者反周易冶容誨

淫劉瓛曰冶妖冶也謂恣態之良也

卑遜蘇寸反字林遜順也亦謙恭也  
今作遜

鞋鞮又作鞮同胡皆反下古文作鞮  
今作袼又作袼袼二形同無發反  
足衣也經文從巾作幪音亡別反  
幪幪也幪非此用

腰髀口亞反埤蒼腰骨也經文作跨  
肱二形非字體也

肪膂府房反下先安反通俗文在腰  
曰肪在胃曰膂廣疋膂脂肪也

騶駟匹面反謂躍上馬也今俗謂不  
躡蹠上馬為騶

## 下卷

𩇛𩇛口蛙反下力結反謂不正也經  
文作𩇛𩇛也𩇛非字體𩇛音力計  
反亦綠色也

斑駁又作辨同補顏反蒼頡篇斑文  
自雜色為斑也

頤頤又作頤同子移反說文口之頤  
者也字從頤

𧄸豆烏九反豆名也經文作𧄸於月  
反或作宛並非也

未曾有經上卷

無恙以尚天命足恙憂也孫奕曰志  
病之憂也按易傳六上古革居震  
宿恙噬至也善食人心凡相勞問  
無恙乎復因以為病也

頑囁吳鰥反下魚中反廣反頑鈍也  
蒼頡篇囁惡也左傳心不則德義  
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囁  
簡閱又作閱同餘說反說文簡閱也  
亦按閱也小余足撰閱是也  
乍得士嫁反廣反乍暫也蒼頡篇乍  
兩詞也

慌慌呼廣反慌忽眼亂也亦迷惑也  
下卷

先喫口迹反謂喫噉食飲也經文作  
噉非也

沛然普賴反三蒼沛水波流也亦大  
也經文作霈近字也

不思議功德經下卷

離瞞字或作臂卑避反

懼咤

陟咤反

大吉義呪經上卷

卑呀

卑禮反

堙羅

於仁反

荼黔

苦炎反

龍

名也奠尼

於六反

撥締

知利反下  
徒計反

苦

婆

反式

摩

反高

佛

反帝

咲

羅

反齒

啁

反利

利

反步

文

下卷

跂羅又作越同墟豎渠支二反跂登

也履也

岸鼻魚偃反通俗文騫緩也經文從

山作嶂非也

聃耳丁藍反說文耳垂也經文作耽

都合反耳大也

刪地

反所

珊地

反秦

蘭地

反洛

羅憊

蒲

譚

反

譚

反

譚

反

譚

反

譚

泥呵邳

反之

邳

反

邳

反

邳

邳

菩薩夢經上卷

樺皮胡霸反木名也可以飾弓者也

文殊問經上卷

多弭

反

炮

反

炮

反

炮

反

炮

炮

下卷

底舸

反古

我

反

山

反

山

反

山

山

舟航又作杭同何唐反方言自關而

東或謂舟為航航渡也濟渡之舟也

罾網子恒反罾網之搃名也樹四植

束水以掛網曰罾

跨上苦肅反跨躡也字林跨渡也



犍牛疾津反字略云牛名也

波陀

太何反

密迹金剛力士經下卷

錯勃蒲没反勃然猶忽然也勃亦乱也逆也

訓訢呼運反訓導也教也誡也下又作欣同虛殷反訢樂也

東方寂勝燈王如來經

慙泣侈羅

巨支上支二反

唎唎反唎唎

徒我天

麼吒

莫可反

成具光明定意經

茨若又作沃同於縛反詩傳云沃若猶沃沃然也沃柔也濕也亦從下

溜出也

卓犖力角反謂奇異也

左傳犖有力焉能提蓋于樓門

瞢瞢莫登反瞢瞢然乱也悶也亦無光也

真諍宜箭反俗言也言了別真言俗

語無疑難也經文從口作𠵽非也

裒訕補高反按裒猶揚美之也進也

訕謗也

剗貪又作鑿同初蘭反廣疋剗削也

聲類士剗平也

躓礙音致通俗文事不利日躓限至  
日礙經文作綴非也

潭然宜作澹徒濫反澹猶安靜也深  
水曰潭音徒南反

眉毛美飢反說文目上毛也經文作  
毳毫二形非也

眼瞼居儼反字略云眼外皮也經文  
作睫眊二形非也

譁訛上匹余下資余反通俗文云難  
可謂之譁訛經文或作啤吡

獲毫古文毫耄二形今作耗同莫報  
反札記八十曰耄注云耄憊忘也  
亦乱也經文作囊耄二形誤也

棚閣蒲萌反通俗文連閣曰棚棚亦  
閣也蒼頡篇樓閣也謂重屋複道  
者也

姦姑又作佞同之容反釋名云俗謂  
舅章名佞言所見敬忌見之佞懼  
自肅齊也

盥手公緩反說文澡手也按凡洒澡  
物皆曰盥不但手也字從臼水皿  
上意也

太子須大拏經

檀特山或言單多囉迦山或云檀陀

山此譯云陰山

須大擎女加反或言須達擎或云蘇  
隨沙擎此譯云善與亦言善施

蒼天錯郎反介定春為蒼蒼天注云萬  
物生蒼蒼然也

愕然字書或作𦣻同五各反愕驚也  
為幟古文𦣻同尺志反幟也通俗文  
私記曰幟廣疋幟幘也墨子曰以  
為長丈五尺廣半幅曰幟也

蛸蜚一白水反字林虫白也動也下古書

飛皆作蜚同甫專反蜚揚也

秋有蜚  
不為災

嶽崟去銜去吟二反下語銜宜金二  
反廣疋嶽崟高貞亦山阜之勢也

嵯峨才何反下我多反廣疋嵯峨高  
也楚辭注云山截葉峻敞曰為嵯峨

三領直追反說文額出也今江南言  
領頭朕額乃以領為後枕高朕之  
名也經文作𦣻未見所出

脣頰丁可反廣疋頰醜貞也經文作  
哆充介丑丑二反非今用也

凸𦣻徒結反凸起也蒼頡篇作突不  
平也經文作𦣻非體也

下鮮餘掌反說文搯鮮札記鮮不敢

搔是也字從虫今皆作瘡近字也  
又作痒音似羊反病名也痒非字義  
市井子郢反周礼九夫為井方一里  
也白虎通曰因井為市故曰市井  
說文八家一井象搆韓形象壺形  
太子墓魄經

襲績古文戡同辟立反襲受也廣雅  
襲及也亦合也仍也

故質之逸反太玄經受質所疑宋忠  
曰質問也廣疋質問也謹也定也  
矇贖莫公反有矇子而無見曰矇下  
牛荊反生韻曰贖贖亦無知也

空利又作圀同五桓反廣疋利斷也  
楚辭利方以為圓王逸曰利削也  
噢咿於六反下於祇反埤蒼內悲也  
又痛念之聲也經文作有郁嘯三  
形並非體也

駮駕恣舍反說文駕三馬也居右而駮  
乘備非常也駮旁馬曰駮駮音妃  
頷頭牛感反說文佞頭也廣疋頷搖  
也謂搖其頭也今江南謂領納搖  
頭為頷條亦謂笑人為頷酌條音  
蘇感反

選與而究反案選與猶須臾也呂氏  
云少選俗謂之選與言推託不肯  
為也經文或作選與或作選與非也  
怵怵又作認同女竹反下女胫反通  
俗文慙恥謂之怵怵

纔有在哉反廣足纔暫也亦僅也不  
久也

何訾又作瘳同子移反訾量也思也  
經文作貲財之貲非體也

須賴經

跋跂才與反樹名也

布施補故反分布也惠施也經文作  
措非也

過謫知革徒厄二反謂謫罰也方言  
謫怒也郭璞曰謂相責怒也謫譴  
也責也

晝度宮知胃反晝度樹皆天上名也  
娛樂語俱反下力各反說文娛樂也  
樂喜也經文從女作嫫非也

金色玉經

糗粢渠煮反下匿呂反蒼頡篇糗粢  
餅餌者也江南呼為膏糗音還字  
苑糗粢膏糗果也

獨證自誓三昧經

句潭徒南反或言瞿曇弥梵言輕重也

趙第五按他弔二反上林賦趙抃間郭璞曰懸擲也說文趙遠也

今贈在鄧反贈送也遺也說文以玩好之物相送曰贈也

謳合又作謳謳二形同烏侯反余疋徒歌曰謳廣疋謳喜也

鉢和蘭亦言鉢和羅梵言訛轉也此云自恣食也

摩訶摩耶經

涵潤胡耽反說文水澤多也詩云諧始既涵是也

鏐翻字林山瘞反謂張翼也淮南子去飛鳥鏐翼許叔重曰鏐羽而飛也

如來方便善巧呪經

浩多蒲侯反摩鉢普迷反啼罌呼几呼反風齒又作稿同丘禹反說文齒齲也

釋名齲朽也

勝鬘經

余炎正字作焰以贍反梵言也此云所知



末利謨鉢反按西域記此譯云奈因  
奈而得報者也

阿踰闍弋朱反此譯云不可戰國

須摩提經

須摩提應云須摩耶此譯云好意或  
云好智

滿硬字體作𠂔而𠂔反三蒼𠂔弱也  
物柔曰𠂔經文作硬而𠂔反次玉  
也硬非此體

勗勉吁欲反下摩辯反勗勉勵也方  
言齊魯謂勗為勗勉猶自勸強也說  
文勉強也謂力所不及而強行事也  
裨助又作埤𡔷二形同毗移比移二  
反說文裨增也益也亦補也

梵女首意經

入館古換反說文客舍也周禮五十  
里有候館按客舍逆旅名候館字  
從食今有從舍作館近字也  
無詰又作拈拈二形同知列反尔定  
拈智也方言齊宋之間謂知為拈  
拈明了也

月明菩薩經

親理力紀反禮記天理滅矣鄭玄曰

理猶性也又云樂者通倫理注云  
倫類也理分也今多作里二十五  
家為里居方一里之中也

### 滅十方冥經

憂灼之若反灼謂憂懼也灼痛也  
出生菩提心經

迦蘭陀或言迦蘭馱迦或言羯蘭鐸  
迦鳥名也其形似鵲鞞紐婆那此云  
竹林謂大竹也此鳥多栖此林昔  
有國王於此睡息地來欲螫鳥鳴  
覺之王荷其恩散食養鳥林主居  
士遂從此鳥為名名迦蘭馱迦舊  
安外道後奉如來

俱致或言俱胘此言千万或言億而  
其不同故存本耳

毘摩訶

乃摩反下  
莫胡反

紆伏哆

衣于反

系履

下計反

### 普門品經

鞭靽五孟反字書鞭牽也下相傳  
胡浪反未詳字語所出

滿脬普包反脬袋吹氣成也

### 心明經

山岡古郎反今定山脊曰山岡郭璞曰  
謂山長脊者也

固灼俱永反蒼頡篇固大明也亦  
也說文牕牖關明日固

澤飯碑密反通俗文去汁曰澤江南  
言逼訛耳今言取義同也經文作  
上俗語也

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

鴈鵠又作鸛同其俱反即鸛鵠也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陂裼彼皮反下匙余反比丘名也

倪三飀五礼反下蒲沫反人名也

提賂公諾反說文腋下也埤蒼在肘  
後也

分眇之忍反婆羅門名也

橋泉自宣反經文作眇泉二形非也

黠黠烏感反下他感反不明也亦深

黑也

我齋又作賣子奚反說文齋持遺也

德光太子經

羯隨或作羯毗或作迦毗或作加毗皆

一物也此云好聲鳥也經文從鳥

作鷄非也

貧窶瞿矩反詩云終窶且貧傳曰窶

者無礼也字書窶窶空也

敲敲又作敲同苦交反下苦管苦昌  
二反三蒼敲敲相擊也經文作撓  
奴飽反槩古代反並非此用

鷓鴣力胡反下音慈余反去鷓鴣歇  
璞曰即鷓鴣也此鳥紫頭如鉤食  
魚者也中國或名水鴉此鳥胎生  
從口吐出一產八九也

銀鐺洛當反下都堂反說文銀鐺鐺  
也通俗文鐺頭曰銀鐺鐺直垂反  
施燈功德經

羸瘠古文瘠瘠瘠三形同才亦反瘠  
瘦也

支提又名脂帝浮留此云聚相謂累  
石等高以為相或言方墳或言廟  
皆隨義釋也

菩薩訶色欲經

鈇質方快反書中鈇或音斧橫斧也  
古者煞人用斧下正體作橫之逸  
反說文鈇坐斫也埤蒼攢槩也公  
羊傳曰不忍加其鈇質何休曰斬  
腰之罪也

俎凡側呂反字書俎肉凡也俎亦四  
脚小槃也

人本欲生經

躡襪字體作𡗗同女輒反說文機下足所履也下仕眷反襪聚也

不必定入印經

揀揀又作𢵿或作練同力見反埤蒼揀擇也禮記簡揀英雋是也序文作扶胡賴反扶持也扶非此用

寶實古文實今作填同徒見徒堅二反廣疋填塞也滿也

萌多其俱反依字余疋萌一名芋莢芋音他預反

拔身蒲沫反迴也謂拔然迴身也古字通用也

魔逆經

陽燧古文作𤇗𤇗二形今作𤇗聲

類或作燧同𤇗𤇗反取火者也𤇗五石之銅精也圓以仰日即得火也

搪揆徒郎反下徒骨反廣疋觸見搪衡揆也字書揆措也

原赦魚袁反原猶放免也魏志特原

不尙罪是也下又作赦同書夜反

說文赦寬免也三蒼赦舍也周禮掌三赦之法一赦幼小二赦老耄

三教是卷也

濟諸方等學經

及及居及反說文及及急行也廣疋  
及及遽也字從彳今皆從水作汲  
飲歡喜居反下虛既反字林涕泣自  
也蒼頡篇泣餘聲也亦悲也

菩薩行五十緣身經

佛塔他盍反或云塔婆或作偷婆此  
云方墳亦言廟一義也經文從革  
作鞞公帀反橐也亦防汗也鞞  
非此義

弥勒菩薩所問本願經

瑛吉祥於京反依字玉光也此菩薩  
名也

堅固女經

号騰翼證反依字騰送也方言騰寄  
也亦託也

演道俗經

給贍或作餼同時焰反贍助也字書  
贍足也謂周足也

諸入側禁反廣疋諸毀也亦讒也一  
云旁入日諸

寶網經



鎗鎗楚行反三蒼金聲也經文作齡

說也

怵惕取律反下又作愁同他狄反說  
文怵恐也惕驚也尚書怵惕唯厲  
孔安國曰怵惕懷懼也亦懷愴也

百佛名經

瞿噓

借音華俱反

婆瑤

千我反

媵德

翼證反

觀無量壽經

鷹隼又作鷯同思尹反詩云鷯彼飛  
鷯箋云鷯急疾之鳥也說文鷯祝  
鳩也

不空罽索經

逋多補胡反山名也逋多羅山也

揭房

昌是反

薩幡

蒲何二反

荼麼

莫我多反

詢粹多

頁外寧所沒反

梅窒

丁結反裡咤

於仁反地諶

湯歷反

頡利

下結反

馭幡

來合反

蕭我反率慝

女六反又欺故反

阿姑

其乙反

訛訛

勑嫁反理絕

呼奚反依字黃病也

婆呼

以尤反

紫礦古猛反波羅奢樹汁也其色

甚赤用漆皮氎等是也

綜纓祖送反謂機纓紀領絲者也綜

理也領理也

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

磔翅竹格反經文作挖非也

摩瞪

徒萌反

請觀音經

舌嚙渠飲反謂不能言也

哆姪都餓反經文作跢蟾婆

之藍反 𪔐𪔐

茶

補槃反

攝鼓

蒲迷反 佉

𪔐

竹耕反

磨

𪔐

之列反

夜鏐

尸藥反

俱懷

補迷反

十一面觀世音經

換衣胡灌反說文換易也謂更衣也

經文作迨尔定迨逃也迨非字體

笔蘇徒損反宜作搵烏悶反字林搵

沒也笔猶俗語耳經文亦作塗

八顆口火反顆數也亦單作果經文

作罅於卧反塵也一日地名罅非

此義

觀世音菩薩授記經

觀世音梵言阿婆盧吉佉舍婆羅此

譯云觀世自在舊譯云觀世音或

言光世音並訛也又尋天竺多羅

葉本皆云舍婆羅則譯為自在雪

山以來經本皆云娑婆婆羅則譯為

音當以舍娑兩聲相近遂致訛失也

編爛又作廉玢二形同補間反下又

作數同盧間力寒二反埤蒼文  
貞也通俗文云文章謂之端爛經  
文作斑爛二形非體也

康母經

彌中渠向反字書施胃於道曰彌也  
今田獵家施彌以取鳥獸其形似  
弓經文作𢇛俗字也

其俎普義反其音煮也亦熟也下側呂  
反字書俎肉几也

康子經

榮悻古文惇傑二形同巨營反莞單  
也榮榮然無所依也下渠季反謂  
不定也亦心動也

叨叨又作𠵽同音幽詩云叨叨鹿鳴  
傳曰鹿得草叨叨然而鳴相呼食也  
除恐灾橫經

溝巷胡絳反謂湏陲沮人也此言入  
流或言至流今言溝巷者取其流  
水處也經文作港古項反字略云  
水分流也即經中云分布果是其  
義也

溫室洗浴衆僧經

濕痺必二反風痺病也濕病也謂不

能行也

苾芩又作𦰩𦰩𦰩𦰩四形同蒲結反  
埤蒼大香也苾苾然芬香也

梵摩三鉢天亦即梵天王也

為纓於盈反纓絡也經文作瑛於京  
反玉光也瑛非此義

四不可得經

捻箭又作𢶏同乃協反謂以手指捻  
持也

諸德福田經

枯橐古文橐同苦道反字林木枯也

迄今吁訖反余定去迄至也

虛空藏菩薩所問持幾福經

哆攤力支反目跏丘岐反首矐力計反

菩薩投身餓虎起塔因緣經

鉏耨知列反下書亦反又音呼各反

廣疋鉏耨也說文耨虫行毒也

踐踐又作跣同之石反說文足下也

躡也踐履也蒼頡篇躡躡也

頻毗娑羅詣佛供養經

頻毗此譯云顏色娑羅此云端正或

言苾芩沙玉或言頻婆娑羅此云色

像殊妙其義一也

薩羅國經

鳩夷羅鳥或言鳩那羅此譯云好眼鳥也

屏營卑營反廣定屏營忪懼也謂惶遽也

天王太子辟羅經

襁負居兩反博物志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論語襁負其子是也

阿弥陀鼓音聲陀羅尼經

眠閭女乙反下力居反茂邵丁礼反

八陽神呪經

內噲口壞反國土名也依字咽也三蒼亦快字也

幻士仁賢經

颺隨經中或作輶跋拔三形同蒲沫反此譯云仁賢或言賢護謂隣近於聖世

普微虛歸反介足微善也尚書大畜微五典王肅曰微美也

甌甃又作甌同於耕反說文長頸甌也或謂之儋音丁甘反

自蹉籀文作悖同于匪反左傳犯五

不躔注云躔是也

後出阿弥陀偈

翕習吁及反翕合也亦斂也說文翕起也

胛有孤諾反說文腋下也埤蒼肘後日胛

寺憎於外反世尊名号也依字義字書眉目間貝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六

納

妙法蓮華經

翻經沙門玄應撰

第一卷

耆闍崛山或言伊沙崛山或言揭梨  
馱羅鳩呬山皆訛也正言姑栗毗  
羅矩吒山此譯云鷲臺又云鷲峯  
言此山既栖鷲鳥又類高臺也舊  
譯云鷲頭或云靈鷲者一義也又  
言靈者仙靈也按梵本无靈義依  
別記云此鳥有靈知人死活人欲  
死時則群翔彼家待其送林則飛  
下而食以能懸知故号靈鷲也姑  
音渠乙反

無復武于反謂非有也或作无說文  
古文奇字作无也聲類云無虛无也  
復扶救反說文往來也謂往來復  
重也

逮得徒戴反介雅云逮及也方言自  
關之東西謂及曰逮經文多作逮  
說文力足反行謹逮也亦人姓也  
逮非經音

目捷莫廉反下巨焉反或言目伽略  
子者訛也正言沒特伽羅子或云  
毛默伽羅子此乃從母為名沒特  
伽此云綠豆羅此云執取或云挽  
取本名俱利迦或言拘隸多此從  
父名也舊云俱律陀不正也

離婆呂知反案文殊問經云此譯言  
室星則北方宿也祠之得子仍以  
名焉正言頡隸伐多經中作梨波  
多或作梨婆多訛也即首楞嚴經  
中坐禪第一如離婆多者是也頡  
音賢結反

殖衆時弋反蒼頡篇殖種也廣雅殖  
積也立也

颺隨三蒼蒲達反梵言颺隨波羅經  
文作婆訛也此譯云賢守或云賢  
護大論云秦言善守謂隣極於聖  
和道能固者也

梵天梵言梵摩此譯云寂靜或云清  
淨或曰淨潔葛洪字苑音九迄反  
梵潔也取其義矣

樂軋五孝反謂令人愛樂也按梵本  
云摩奴是若此云可意或云如意

摩奴是若薩縛羅此云可意音卽  
正法華云一名柔爽天子二名和  
音天子是也乳闍婆此譯云麝香  
或云食香亦云香行大海中亦有  
屬於修羅

婆稚古文稚穢二形今作穢同除致  
反正言跋稚迦此譯云團圓卽正  
法華云一名取勝是也今有譯為  
縛者誤也按梵語跋陁名縛也

加趺古遐反介雅加重也今取其義  
則交足坐也除灾橫經毗婆沙等  
云結交趺坐是也經文作跏文字  
所无按俗典江南謂開膝坐為跔  
跨山東謂之甲趺坐也跔音平患  
反跨音口衣反

三昧莫蓋反正言三摩地此六等持  
持諸功德也或云正定謂住緣一  
境離諸邪亂也舊云三摩提者訛也  
靡不密彼反介雅云靡同无也

阿鼻正言阿鼻至譯云阿言无鼻至  
言間无間有二一身無間二苦無  
間也

地獄梵言溫梨耶或言溫囉夜或云

耶落迦此云不可樂亦云非行謂  
非法行處也或在山間或大海邊  
非止地下言地獄者一義翻也

屋吐古文嚔同竹嫁反經中或作阿  
迦屋沙訛或言屋師叱或言貳叱  
皆訛也正言阿迦拏瑟拏譯云阿  
迦言質礙拏瑟拏言究竟謂色究  
竟天也訛音勑嫁反拏女几反拏  
勑佳反

修行下孟反施之名行即造修也  
舍利正言設利羅譯云身骨舍利有  
全身者有碎身者處胎經云並在  
金剛剎際

寶塔他盍反諸經論中或作數斗波  
或作塔婆或云兜婆或言偷婆或  
言蘇偷婆或言脂帝浮都亦言支  
提浮菟皆訛略也正言率都波此  
譯云廟或云方墳此義翻也或云  
大聚或云聚相謂累石等高以為  
相也按塔字諸書所无唯葛洪字  
苑云塔佛堂也音他合反

以偈其道反梵言也正言伽他或云  
室盧迦謂三十二字等也此方當

頌或云攝經中作伽陀訛也按偈字林丘竭反健也韋昭漢書音義其逝反又音竭詩云匪車揭兮音去謁反

柔熒而充反廣雅柔弱也通俗文物柔曰熒作熒漢書軟不勝任者作軟二形通用經文多作濡按說文三蒼皆人于反水名也出涿郡東入漆又濡也或作湏乃本反說文湏湯也二形並非經義

馬腦梵言謨薩羅揭婆謨薩羅此譯六杆揭婆此言藏或言胎者取其堅實也舊云摩娑羅伽辣或言目薩羅伽羅婆譯云馬腦按此寶或色如馬腦因以為名但諸字書旁皆安石作碼礪二字謂石之類也

車乘齒耶反說文輿輪之總名也夏后氏奚仲所作古音居釋名云古者車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車舍也言行者所處如舍也乘食證反廣雅乘駕也謂可乘者也周禮四馬為乘乘載也

輦輿力展反說文人輓車也在車前人

引之也古者卿大夫亦乘輦自漢以來天子乘之輿與庶輿諸二反說文車輿也一日車無輪曰輿今之輦與形制別於古也

駟馬相二反說文駟一乘也謂四馬為駟也

欄楯力干反謂鈎欄字體作闌說文闌遮也經文作蘭香草也楯食允反說文楯闌楯也王逸注楚辭云檻楯也縱曰檻橫曰楯

華蓋胡瓜反古今註云黃帝所輿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藹之像故因而作華蓋焉又音呼承反案西域暑熱人多持蓋皆以花飾之諸經中多言幢幡華蓋是也涿音竹角反藹于彼反

軒飾虛言反聲類云安車也說文曲輶輶車也飾謂以寶物莊飾車也輶甫煩反飾從巾針聲

破魔梵言磨羅此云煞者是其位處也斷慧命故名為魔也言魔波旬者訛也正言波卑夜此云惡者謂



常有惡意成就惡法也或言惡魔波旬存二音也

宴默石經與古文燕一見反說文宴安也謂安息也

未嘗視羊反小余雅云嘗試也謂暫為之也

搗打之藥反下音頂說文以杖擊也肴膳胡交反下上扇反國語云飲而無肴賈逵曰肴殖也凡非穀而食之曰肴說文膳具食也周禮膳用六牲又云膳夫鄭玄曰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亦曰珍膳廣雅肴膳肉也字體皆從肉尹善是聲經文有從食作饌饌二字檢无所出傳寫誤也

教詔居效諸曜反字林詔告也小雅詔導也郭璞云謂教導之也釋名六詔照也人闇不見事理即有所犯以此示之使照然知所由也

塔廟塔婆或義譯為廟古文廟白虎通曰廟者貞也先祖尊貞也今取其義矣

縱廣足容反小余雅袤徒長也韓詩

傳曰南北曰縱東西曰橫是也周禮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鄭玄曰輪從也廣橫也

露幔莫半反說文幔幕也在傍曰帷在上曰幕幕覆也露覆露也按諸經中珠交露蓋珠交露車同其事也經文有作縵說文縵帛无文者也縵非正體

和鳴胡戈反說文音樂和調也謂音聲調和而鳴也詩云和鈴央央是也說應於興反字林應當也謂根法相稱曰應

沙門舊云來門或云喪門皆訛略也正言室摩那拏或言舍羅磨拏此言功勞言修道有多勞也又云勤勞言至誠也義亦名息以得法故慙寧息也舊譯云息心或言靜志是也

頗梨力私反西國寶名也梵言塞頗脰迦譯云水玉或云白珠大論云此寶出山石窟中過千年冰化為頗梨珠此或有也按西國極饒此物彼乃无冰以何化也此但石之

類耳

適從三蒼古文作這同之赤反謂近也始也

無礙古文礙同五代反說文礙止也廣雅礙閱也經文作閱亦古文礙字也小尔雅閱限也說文午代反外闕也又作𠄎音得說文得取也尚書高宗夢𠄎說是也按衛宏詔定古文官書云𠄎得二字同體𠄎非此用

方剝初鎔反梵言差多羅譯言田田土田也或言國或言土者義言也按剝字書所无剝字略也剝說文楚乙反傷也字體從來音七

猶豫弋周反下弋庶反按說文隴西謂犬子為猶猶性多豫在人前故凡不決者謂之猶豫也又尔雅云猶如麕善登木郭璞曰健上樹也此輩補妹反蒼頡篇輩比也廣雅等馘輩亦類也字體從非馘音補槃反佳矣古崖反說文佳善也廣雅佳好也嫉妬古文談嫉悞三形同茨栗反下丹故反楚辭云故興心而嫉妬王逸曰

害賢曰嫉害色曰妬

但教徒亶反聲類云但徒也徒空也  
瑕與古文瘰同才雌反瑕過也說文  
疵病也

矜高居陵反尚書汝惟弗矜天下莫  
與汝爭能孔安國曰自賢曰矜禮  
記孔子曰不矜而莊鄭玄曰矜謂  
自尊大也

諂曲說文調或作諂同田冉反諂倭  
也莊周云希其意道其言謂之諂  
玫瑰說文其回反胡魁反火齊珠也  
一日石之美好曰玫圓好曰瑰郭  
璞曰玫瑰石珠也張揖曰玫瑰琅  
玕也出崑崙關明山

木蜜字體作樨字林亡一反香木也  
其樹似槐而香極大伐之五年始  
用若取其香皆當預斫之久乃香出  
鈇錫侵川反說文青金也尚書青州  
貢鈇是也錫銀鈇之間也

作樂五角反世本云黃帝世伶倫作  
樂說文五聲八音總名樂也禮記  
比音而樂之千戚羽毛謂之樂鄭  
玄曰八音克諧謂之樂

鐃銅女交反如鈴而大者也廣雅銖  
鑿鐃鐃鐃鈴也

歌唄蒲芥反梵言婆師此言讚歎或  
言唄匿疑訛也婆音蒲賀反案宣  
驗記云魏陳思王曹植曾登渙山  
忽聞巖岫有誦經聲清婉道亮遠  
谷流響遂依擬其聲而製梵唄至  
今傳之是也唄亦近字耳

犛牛亡交反說文西南夷長髦牛也  
今隴西出此牛也經文作貓猫二  
形今人家所畜以捕鼠者是也猫  
非經義

南無或作南謨或言那莫皆以歸礼  
譯之言和南者訛也正言煩淡或  
言槃淡此云礼也或言歸命譯人  
義安命字也

## 第二卷

不豫古文與同余據反介雅逮及與  
也左傳公必與焉是也

每作莫載反字林莫改反三蒼每非  
一定之辭也案每猶數也屢也  
等咎渠九反廣雅各過也字體從人  
各人各相違即成過各也

演暢勑亮反廣雅暢達明也

倫匹力均反廣雅同等比輩倫匹也又倫類也匹配也

深奧於報反尔雅西南隅謂之奧郭璞曰室中隱奧之處也釋名云不見戶明所在秘奧也說文奧究也亦藏也

叵思普我反三蒼云叵不可也反正為乏反可為叵皆字意也

聚落廣雅聚落居也案聚聚也謂人所聚居也漢書無燔聚落是也

衰邁莫芥反說文邁遠行也廣雅邁歸往也

僮僕徒東反下文古文牒同蒲木反說文男有罪為奴曰童廣雅童僕使也今皆作僮又僕亦附也謂附著人也

梁棟尔雅亲廟謂之梁郭璞曰屋大梁也又梁亦通語也棟都弄反說文棟屋極也釋名云棟中也居屋之中也亲音亡廟力救反

欵然吁勿反蒼頡篇欵率起也焚燒古文災熿二形同扶雲反廣



雅焚燒也說文焚燒田也字從火  
燒林意也

嬉戲說文作僖虛之反僖樂也蒼頡  
篇嬉戲笑也字從虛從戈虛音許  
宜反

切已廣雅切近也迫也又亦割也字  
從刀七聲

衣袂孤得反謂衣襟也

玼玩古文既同五喚反字林玩弄也  
廣雅玩好也尚書玼人喪德玩物  
喪志孔安國曰以人為戲弄則喪  
其德以物為戲弄則喪其志也經  
文作翫習之翫非體也

適其尸亦反三蒼適悅也謂稱適也  
廣雅適善也謂事物善好稱人  
心也

勇銳羊枕反廣雅銳利也說文銳  
芒也

推排出唯土回二反蒼頡篇推射也  
前也說文推排也排盪也射音而  
勇反

四衢巨俱反尔雅路四達謂之衢郭  
漢曰交道四出者也釋名云道四達

曰衢齊魯謂四齒杷為櫨櫨杷也則有四處此道似之因以名焉  
統經諸經有作蜿蠕二形字林一遠反下以旃反相承去坐縛也未詳何語立名耳

丹枕案天竺無木枕皆以赤皮疊布為枕貯以兜羅綿及毛枕而且倚丹言其色赤也即諸經中朱色枕者同其事也

姝好古文姝同充朱反字林姝好貞也方言趙魏燕代之間謂好為姝詩云靜女其姝傳曰姝色美也

不匱今作積同渠愧反禮記即時不匱鄭玄曰乏也詩云孝子不匱傳曰匱竭也

保任補道反說文保當也任保也言可保信也

頽毀古文頽墳二形今作隤同徒雷反說文隤墮下也廣雅隤壞也字從禿貴聲

圯圯字林父美恥格反圯毀也圯裂也尔雅圯覆也廣雅圯分也

絺落直紙勑尔二反廣雅絺敝也說

文彙衣也字從衣帝聲經文作𡗗  
除蟻及方言𡗗壞也說文小用曰  
𡗗𡗗亦毀也敎音奪帝音斯

覆苫字林舒鹽反茅苫也介雅白蓋  
謂之苫李巡曰白蓋編之以覆屋  
曰苫也

椽招力語反方言屋招謂之檐郭璞  
曰即屋檐也亦呼為遠縣亦名椽  
說文招相通語也檀音毗

周障之尚反說文障隔也通俗文藩  
隔曰障也審音甫煩反

鷄梟古丈鴝鷄二形今作鷄同老尸  
反梵言阿梨耶按介雅狂茅鷄舍  
人曰狂一名茅鷄烹食鼠大目也  
郭璞曰鷄鷄也又玄恠鷄也鷄音  
亡項反

鷗鷺菰文作鷗同丁亮反穆天子傳  
玄爰有白鷗青鷗執犬羊食豕鹿  
郭璞曰今之鷗亦能食麋鹿耳鷗  
音就梵言姑栗𡗗或言揭利閭此  
玄鷗鷺按山海經景山多鷗鷺說文  
鷗鳥黑色多子師曠玄南山有鳥  
名曰羌鷗黃頭赤咽五色皆備是

也西域多此鳥蒼黃目赤食死屍也  
虺蛇按字義古文作虺字林五官反  
虺音也崔豹古今注蝶螈一日虺  
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鬼人  
一名玄螭漢書玄虺事昭曰玄黑  
虺蜥蜴也經中言黑虺疑此物也  
而不言毒害人未詳的是諸經多  
作虺吁鬼反

蝮蠍在六反案余雅蝮虺博三寸首  
大如擘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為  
蝮有牙最毒音義曰說者云今蝮  
虺鼻上有針一名反鼻虺三蒼蝮  
虺色如綬文間有黠大者七八尺  
也擘音補麦反

蜈蚣音吳公字林蜈蚣也甚能制蛇  
大者長尺餘赤足者良黃足者不  
堪用人多灸之令赤非真也蜈音  
即蛆子餘反

蚰蜒戈周以旃反江南大者即蜈蚣也  
字官此在壁者也江南名蠃蜨山東  
謂之蠃蠃陝以西名為壁官在草  
者曰蜩蜚東方朔言非守官即蜩  
蜚是也蠃音烏弥反蜨音弥蠃此

亦反

豺狸古文雌字林余繡反江東名也  
又音余秀反建平名也山海經嵩  
山多雌郭璞曰似猓猴而大蒼黑  
色尾長四五尺似獼尾頭有兩歧  
天雨即自倒懸於樹以尾塞鼻江  
東養之捕鼠為物捷健尔雅雌仰  
鼻而長尾是也

鼯鼠胡雞反說文小鼠也尔雅鼯鼠  
郭璞曰有螫毒也食人及鳥獸雖  
至盡而不知亦不痛今謂之甘口  
鼠也

野干梵言悉伽羅形色青黃如狗群  
行夜鳴聲如狼按子虛賦玄騰遠  
野干司馬彪郭璞注並云射干能  
緣木射音夜廣志云巢於危巖高  
木也禪經云見一野狐又見野干  
是也

咀嚼字林作𪔐說文作咀同才與反  
含味也蒼頡篇咀噍也通俗文咀  
齧曰嚼音才弱反字林咀齧也經  
文作𪔐齧也𪔐音仕白反

齧齧相承在計反謂沒齒也經文或

作齧竹皆反通俗文齒挽曰齧也  
搏掇補各反下字林七活反手小取  
也廣雅搏擊也掇持也釋名掇平  
也謂蹙率取之也

揜掣又作扭字林側加反釋名去揜  
又也謂五指俱往义取也經文有  
作齧說文齒不正也齧非此義掣  
或作摩同亮世反字林掣拔也字書  
掣牽也釋名云掣制也制頓之使  
順己也

嗟𦉳五佳仕佳反說文作𦉳謂開口  
見齒也埤蒼犬相嗟拵也

嗥吠古文𦉳同胡高反說文嗥咆也  
吠犬鳴也

魑魅說文作𧈧三蒼諸書作𧈧近作  
魑同勑知反下古文魅魑二形今  
作𧈧同莫異反說文老物精也通  
俗文山澤怪謂之魑魅正法華作  
妓魅

魍魎古文𧈧𧈧二形同亡强力掌反  
說文𧈧𧈧山川之精物也通俗文  
木石怪謂之魍魎也

孚乳通俗文卯化曰孚音匹付反字



朴匹于反廣雅孚生也方言雞伏  
卵而未孚是也下而注反蒼頡篇  
乳字也謂養子也

蹲踞字林記恕反謂垂足實坐也蹲  
猶虛坐也舊經言箕坐也

土埽字林丁果反聚土也

撲令符剥反通俗文爭倒曰撲也  
闕者又作窺同丘規反字林小視也  
方言凡相竊視南楚謂之窺也

爆聲古文敝曝二形同方孝反又普  
剥反說文爆灼也謂皮散起也

蓬勃蒲公蒲沒反廣雅勃盛也經文  
作燧燧非也

周章楚辭云聊翔兮周章王逸曰  
周章周流也謂周流往來也

先因蘇見反案先亦先也

告喻說文作諭同榆句反論語君子  
喻於義孔安國曰喻曉也蒼頡篇  
喻辟諫也

灾火籀文作災同則才反左傳凡人  
火曰火天火曰灾

募筵西京云其形募筵李洪範音士  
怨餘戰反廣雅募長也延遍也三

延壽云軒檻萼延謂長不絕也  
難處乃安亮與反詩云莫我皇處傳  
日處居也禮記何以處我鄭玄曰  
處安也

耽酒古文堪耽二形同都含反說文  
堪樂也耽亦嗜也酒古文醕同亡  
善反說文沉於酒也

繒續在陵反下古文統同音曠說文  
繒帛也續絮也小尔雅通五色皆  
日繒三蒼雜帛曰繒是也又云續  
綿也絮之細者日續也

茵蓐又作鞫同於人反說文車中重  
席也釋名云文鞫車中所坐者也  
用虎皮為之有文彩因以下與相  
連著也蓐三蒼薦也

阿鞞陞方反譯言不退住也此與鼈  
字同諸經有作阿毗跋致或作惟  
越致皆是梵音訛轉耳

頓瘦說文口沒反三蒼去頭禿無毛  
也通俗文白禿曰頓廣雅頓髮禿  
也今讀口轄反此非正音但假借耳  
梨黥案方言面色似凍梨也經文有  
作黥力方反字林黑黃也通俗又

斑黑曰黧黹說文杜感反一音勑  
感反萊甚之黑也今用於斬反者  
借音耳甚音甚

觸嬈說文乃了反嬈擾戲也三蒼嬈  
乱也郭璞云嬈弄也廣雅嫖詵嬈  
嬈也嫖音遼詵徒了反

惡賤於路反禮記吾惡用吾情惡猶  
憎也論語惡紫奪朱詩云惡無禮  
皆是也

駝駝又作駝字書作驪又作橐字林  
力各反山海經音託郭璞云日行  
三百里負千斤知水泉所出也性  
別水脉以足搯地則泉出也經文  
作駱馬色也白馬黑鬣曰駱駱非  
今義搯音蒲交反

蟒身莫黨反尔雅蟒王蛇郭璞曰蛇  
之審大者故曰王

齷齪五駮反蒼頡篇無知也方言癡  
駮也

噉食古文噉又作師同子盍反通俗  
文入口曰師字林噉血也亦重食  
曰噉

𦵏陋和戈反廣雅𦵏短也通俗文侏

儒曰經經文作瘞謂瘞癰也說文小腫也瘞非此義

背偃字林一父反通俗文曲脊謂之偃偻者秋宋鼎銘云一命而偻再命而偃三命而俯杜預曰俯恭於偃偃恭於偻身逾曲恭益加也經文作𠂔字林一侯反幽暗也非今所取又作𠂔未見所出疑傳寫誤也依怙胡古反介雅怙恃也廣雅賴仰依負恃也

醫道於其反說文治病工也醫之性得酒而使故字從酉𠂔聲古者巫彭初作醫𠂔亦病人聲也酒所以治病者藥非酒不散也𠂔音於奚反又作𠂔醫二形俗字也

救療說文療或作療同力照反三蒼療治病也

瘖瘖一金乙下反瘖不能言也埤蒼瘖亦瘖也經文作喑一禁反字林喑喑也又作啞字林乙白反笑聲也易玄笑語啞啞是也二形並非字體喑音子夜反

強識渠良反強堅也蒼頡篇強健也

好樂呼到五孝反好猶喜也樂猶欲也  
慶幸胡耿反小尔雅云非分而得謂  
之幸幸遇也亦冀望也皆非其所  
當而得之也字從羊從犬

逝逝是世反說文逝往也廣雅逝行  
也逝亦逮也

馳騁直知反下田領反廣雅馳奔也  
騁走也

席魄匹白反廣雅席魄珠名也漢書  
劉賓國有席魄按博物志云松脂  
入地千年化為茯苓千年化為席  
魄一名江珠廣志云席魄生地中  
其上及旁不生草木深者八九尺  
大如斛削去上皮中成席魄有汁  
初如桃膠凝堅乃成其人用以為竈也  
商估字體作商始羊反說文行賣也  
估字書所無唯尔雅郭璞音義釋  
言注中商賈作此字下賈客公戶  
反說文柯戶反坐賣也周禮司市  
掌以商賈鄭玄曰通物曰商坐賣  
曰賈白席通曰商之言商也商其  
遠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賈者  
固也言固物以待民來求其利也

索賈亦通語也故左傳荀息之在楚也鄭賈人褚中以出史記陽翟賈人往來販賤賣貴是也

坦然他誕反說文坦安也廣雅坦平也傭賃與恭女鵠反蔡邕勸學注云傭賣力也莊子傭於人者孟氏曰傭役也謂役力受直曰傭說文賃傭也灑地所買反通俗文以水澆塵曰灑也出內昌遂反接出亦出也詩云出言有章是也

肆力相利反廣雅肆伸也肆陳也謂伸陳役力也

豪貴古文勢同胡刀反說文勢健也淮南子曰智出百人謂之豪

俞急弋朱反小爾雅云俞茲強益也又作愈爾雅愈急也

蹠地脾侵反蹠倒也或作僻匹尺反邪僻也僻非此用

醒悟思挺反字林醒醉除也憔悴三蒼作顛顛廣雅憔悴愁患

憂也顛病也

恠之古壞反恠異也驚恠也凡奇異非常皆曰恠字從左音口无反



塵全蒲頓反通俗文埽上曰全說文  
全塵也

汙穢字林於故反又音紆莖反汙塗  
也釋名汙汚也如汚泥也

咄男丁况反說文咄相謂也字書咄  
叱也

自鄙補美反廣雅羞愧鄙恥也

於某莫有反尚書云尔元孫某孔安  
國曰某名也臣諱君故曰某名也  
九不知名不言名皆言某

伶俜歷丁匹丁反三蒼云伶俜猶聯  
翩也按伶俜亦孤獨負也經文多  
作踽踽字林力生反下補諍反字  
與迸同踽不正也迸散也二形並  
非今用

蠲除古玄反方言南楚疾愈者謂之  
蠲郭璞云蠲除也

毀此古文與𣎵二形同子余反說文  
𣎵呵也禮云𣎵者莫不知礼之所  
生鄭玄曰口毀曰𣎵

夙夜思六反爾雅夙晨早也

註記竹句之喻二反廣雅註䟽也識也  
字林註解也通俗文說物曰註今

亦作𦵏也

眇目𠂔了反說文一目小也釋名𠂔目眇陷急曰眇方言眇小也

草庵一舍反廣雅庵舍也小屋之名也經文作菴菴蘭草名也

何負古文拘說文胡歌反何儋也諸書胡可反何任也今皆作荷

### 第三卷

誠如市盈反說文誠信也廣雅誠敬也谿谷苦奚古木反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說文泉之通川曰谷

卉木字林虛謂反爾雅卉莖郭璞曰卉百草之惣名也又方言東越楊州之間名草曰卉

小莖胡耕反廣雅云莖本也謂枝本也等樹之喻止句二反三蒼時雨也百卉霑洽也說文上古時雨所以潤生万物者也

普零又作洽同胡夾反說文洽霑也蒼頡篇篇洽遍徼也

不務亡付反說文勢趣疾也廣雅勢遽也

𦵏鍵於代反下埤蒼音代廣雅𦵏鍵

醫蒼也醫蒼雲興盛白也通俗文  
雲從口為𩇛𩇛

幽邃古文𩇛同私𩇛反說文遠深遠也  
百穀古木反說文穀續也百穀終名  
也周易百穀草木麗于地是也  
苗稼說文草生於田者也蒼頡篇禾  
之未秀者也論語苗而不秀是也  
稼說文禾之秀實為稼莖節為禾  
一日在野曰稼

甘蔗之夜反案諸書或作竿蔗或作  
諸柘或作甘柘同一種也諸音諸  
蒲桃博物志曰張騫使西域還得安  
石榴蒲桃胡桃是也廣志云蒲陶  
有白黑黃三種桃陶二形隨作無  
定體

枯槁古文槁說文作槁字林芒道反  
槁木枯也

一滹案此猶滴字音丁歷反通俗文  
靈滴謂之滹滹音力計反丁計反  
滹水下也

瓦礫力的反說文小石也

堆阜古文自陲崔三形同都雷反堆  
高土也阜山庠而大者庠音父余反  
丘垤古文至說文土之高也非人所

為也一日四方高中央下亦下丘也  
數知山縷反數計也閔其數日數也  
長表梵言舍磨奢那此六家也按西  
域僧徒死者或遺諸禽獸取骨燒  
之埋於地下於上立表累瓦石等  
頗似宰觀波但形而界小也

金刹梵言掣多羅窣西域無別譯字  
即於塔覆鉢柱頭懸幡今言刹者  
應訛略也

涕泣他礼反毛詩涕泗滂沱傳曰目  
出淚曰涕說文無涕有出涕曰泣也  
憺怕字書或作倓同徒豎反說文憺  
安也謂憺然安樂也憺亦恬靜也  
經文作惔徒甘反說文惔憂也惔  
非此義怕又作泊說文匹白反無  
為也廣雅怕靜也

勉出古文勸同靡辯友國語太父勉  
其子兄勉其弟勉猶勸強也謂勸  
教之也小爾雅勉事力也

羣萌古文氓同麥耕反萌芽也廣雅  
萌始也案萌冥昧兒也言衆無知  
也漢書氓氓群黎是也

諷誦不鳳反諷謂詠讀也誦謂背文

也周禮教國子興道諷誦鄭玄曰  
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

億姦古文姦姦二形今作姦字林古  
才反數名也風俗通曰十千曰万  
十万曰億十億曰垓十垓曰經十  
經曰姦姦猶大數也

營從古文覺同侵瓊反蒼頡篇營衛  
也亦部也

城郭世本觥作城郭公羊傳曰郭者  
何恢郭也經文有從土作墾非也  
觥音古本反

#### 第四卷

溝壑呼各反說文溝水瀆也廣四尺  
深四尺爾雅流水深則成壑壑亦  
溝池也

臺觀徒來反爾雅四方而高曰臺又  
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觀也  
釋名云觀者於上觀望也

莎伽先戈反梵言娑婆揭多此云善來  
唯然弋誰反說文唯諾也廣雅唯然  
應也禮記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  
唯而起鄭玄曰唯者應之敬辭也  
唯恭於諾也又借音弋水反六語

辭也

親友于久反說文友同志也廣雅友親也禮記僚友稱其悌執友稱其仁鄭玄曰僚友同官也執友同志也艱難籀文作𢇛同古閑反說文𢇛艱治也釋名艱根也如物根也難憚也人所忌憚也

賀易莫候反三蒼賀換易也交易物為賀也字從貝從𠂔

蹈七徒到反說文蹈踐也踐履也釋名去蹈道也以足踐之如道也

肴饌又作饕同仕眷反說文具食也饌飲食也

來室說文室實也案戶外為堂堂內為室論語去由也升堂未入於室是也

句逗徒聞反字書逗留也說文逗止也方言逗住也經文有作誼竹候反順言也誼非經音又作讀未見所出

乾燥先老反釋名燥焦也說文燥乾也星礙本作罨同胡卦反字書網礙也說文礙止也



見實古現反按梵本云達梨舍那此  
譯云見也

林藪來苟反散木為林澤無水曰藪  
冬責子奚反說文持遺也按賈亦持  
也字從貝𠂔聲

關闔古文鑰同余酌反說文闔闔下  
壯也方言關東謂之鍵關西謂之  
闔經文作鑰字林書僮管也何承  
天纂文云關西以書篇為書鑰鑰  
非此義管亦占反

无央於良反梵言阿僧祇此言无央  
數央盡也經文作鞞於兩反說文  
頭鞞非此義鞞音之列反

所往羽因反廣雅往至也經文有作  
住非也

### 第五卷

捐捨以專反說文捐棄也余雅廢捨  
也郭璞曰捨放置也

委政國語棄政役非任也賈逵曰政  
猶職也左傳為政事庸力杜預曰  
在君為政在臣為事論語道之以  
政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

椎鍾直追反說文椎擊也字從木經

文作𢇛直淚反關東謂之𢇛關西  
謂之𢇛又作𢇛都回反𢇛摘也二  
形並非字義𢇛音知華反

仁徃而親反周禮六德一曰仁鄭玄  
曰愛人以及物曰仁上下相親謂  
之仁謚法曰貴賢親親曰仁煞身  
成人曰仁釋名仁者忍也好生惡  
煞善惡含忍之也

開闡昌善反廣雅云發闡開也闡  
明也

頗有借音普我反諸書語辭也本音  
普多反

於剎經文有作千剎那項按梵本無  
千字此傳寫誤也

芥子迦邁反字林辛菜也

宗奉子彤反宗尊也說文奉承也  
誹謗字林方味反誹謗也謗毀也廣  
雅謗惡也國語左史謗之賈逵曰  
對人道其惡曰謗也

罵詈力智反蒼頡篇罵亦四也  
屮𣎵或作屮𣎵隨應言泥捷連他譯  
云不繫也

逆路正言路迦譯云順世外道縛摩

路迦也底迦此去左順世外道

相叔字體作拂勑佳反以拳加人也  
叔近字耳

旃隨羅此言訛也正言旃荼羅此譯  
去嚴熾又一去主煞人謂屠煞者  
種類之惣名也其人若行則搖鈴  
自標或杖破頭之竹若不然王則  
與罪

田獵白虎通曰為田除害故曰田獵也  
漁捕古文𩺰或作𩺰同語居反說文  
漁捕魚也

屠兒達胡反說文屠剝也案屠分割  
牲肉也

魁膾𦉑回下古外反魁師也魁首也  
膾切肉也宋詳所出立名經文有  
作僧聲類僧合市人恐非此義  
街賣胡麵反說文街惑從亥作街行  
且賣也該也

屏處俾領反禮記左右屏而待鄭玄  
曰屏隱也詩云万邦之屏傳曰屏  
蔽也今借為蒲定反依初反讀亦  
不乖字義

入里周禮五家為隣五隣為里謂二

十五家也里居也釋名云五隣為里方居一里之中也

澡浴祖老反說文澡洒手也浴洒身也新染經文有作新淨正法華云淨潔被服也

輕莢字體作懷同莫結反說文相輕傷也

討伐古文訓同恥老反漢書音義曰討除也禮記叛者君討鄭玄曰討誅也伐也左傳有鍾鼓曰伐白虎通曰伐者何伐敗也欲敗去之也經文作罰說文罪之小者曰罰廣雅罰折伏也罰非此義

巨身其呂反字林巨大也方言齊宋之間謂大曰巨說文巨又作鉅

被精皮寄反被謂被帶也經文作披張之披方言披散也被非此義

奮迅方問雖閏反廣雅奮振也鳥之奮迅即毛起而身大故字從奮在田上奮音雖鳥也

頭陀此應訛也正言杜多譯云洮汰音大洒也或六紛彈言去其塵穢也舊云十數一義也

憤吏公對女孝反說文憤亂也煩也  
韻集吏猥也猥衆也字從市從人  
經文有作閹俗字也

### 第六卷

釋氏經中或作姓瞿曇氏案氏姓別  
也生也姓者所以繫統百世使不別  
也感靈而生也氏者所以別子孫  
之所出也或因地或因官爵也故  
世本云言姓即在上言氏即在下  
年紀居擬反十二年為一紀紀記也  
拜跪字林丘委反跪拜也又音渠委  
反左傳跪而戴之也

擣籜古文籊斯二形聲類作篩同所  
佳所飢二反說文竹器也可以除  
麋取細也

除愈古文瘡同臽乳反方言差間愈  
也說文瘡病瘰也

億載則代反按算經皇帝為法數有  
十等謂億兆京垓壤秭澁澗正載  
及其用也有三謂上中下下數十  
萬日億中數百萬日億上數万万  
日億

續紛匹仁孚玄反廣雅續續衆也紛

紛亂也謂衆多亂下也字林續紛盛負也

塔寺梵言毗訶羅此云遊行處謂僧所遊履處也今以寺代之言寺者說文廷也有法度者廣雅寺治也釋名云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中也字體從寸出聲

僧坊甫亡反字林坊別屋也

多羅樹形如椶櫚極高長七八十尺花如黃米子大如針人多食之

瞻蔔正言瞻博迦此云黃花樹花小而香西域多此林也

瘡脰籀文作疼說文同居忍章忍二反脣瘍也三蒼去風腫也

𠂔斜口蛙反說文口𠂔也通俗文邪𠂔曰𠂔是也字從口𠂔聲𠂔音古反反

區區韻集方矜他奚反篆文云區區薄也今俗呼廣薄為區區關中呼輝區輝補迷反經文作瞞睇近字也曲𠂔字林力計反𠂔曲也字從犬從戶𠂔曲字林音隱窪或作𠂔同一瓜反廣雅𠂔下也



撰集三蒼作集同助癢反廣雅撰定也撰亦述也

第七卷

聲效口冷反說文聲亦效也蒼頡篇聲聲也經文作磬口定反樂器也磬非字體效苦戴反說文效逆氣也亦瘕也經文作咳胡來反嬰咳也咳非經義瘕音蘇奏反

屬累之欲反下力偽反屬託也說文屬連也廣雅委託累也謂以事相屬累也左傳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謂累重也

甄迦羅或云呬迦羅此當千万億百呬迦羅名頻婆羅此當十地百頻婆羅名阿耨婆或名阿閼婆此當十地我適三蒼古文作商同尸亦反爾雅適往也正法華云我往昔供養是也怨敵徒的反廣雅敵對當也爾雅敵匹也怨之匹也

八百万正法華云一千八百万億梵本十八俱脰案百毗跋為一俱脰此數當地數乃更多今經文有作百八万意非也

動搖說文餘昭反樹動也字從木  
聲余音余周反

孰耐譚亦赤色寶字林已仙反按西  
域傳云有緊耐迦樹其花赤色形  
六如赤此寶色似此花因以名焉  
宰官相公反聲類率治也謂治邑吏  
也唐雅制也謂制事者也

第八卷

舩舫甫亨反通俗文連舟曰舫併兩  
舟也

漂墮匹消劣妙二反說文漂浮也棄  
漂猶流也正法華經作流墮是也  
檢繫居儼反廣雅檢甲也檢括也謂  
結束也釋名檢禁也謂禁閑諸物  
使不得開露也字林從木

唐捐棄唐徒也徒空也蒼頡篇云捐  
棄也

祝詛說文作訓之授反訓詁也今皆作  
呪下古文禮同側據反釋名云祝  
屬也以善惡之辭相屬著也詛阻  
也謂使人行事阻限於言也經文  
作咀才與反咀爵也非今字體

掣電昌制反陰陽激耀也關中名規

通今吳人名礮碑音先念反大念  
反釋名云掣引也電殄也謂乍見  
即殄滅也

降電蒲角反鄭玄注禮記云陽為雨  
陰起霄之變而為電

戒雷古文作誠同古薤反詩云豈不

慈意梵文每恒利末那此六慈意經  
文作音誤也

吉避止奢反正言訖栗著謬云所作  
伺求廣雅埤蒼作覲同滑慈胃亮二

反伺猶察也字林伺候也廣雅伺  
視也

三藏法師玄奘譯

南无曷剌怛那怛那耶夜多埵他

遇余一而制及末尔二同上末泥二去聲末

末  
注  
同  
上  
質  
帝  
五  
斬  
反  
脂  
列  
履  
帝  
六

閃式路誌七  
閃反閃反  
多卑學扇

長帝力目需十日答謎十三謎

阿毘三昧二十三磨短三昧四十素清

磨三謎三十六刹重曳六十惡六十刹六十曳六十

斜坪十八奴戒反扇帝九十閃謎十二獻刺

阿路迦婆  
婆波羅弗

一切經音義卷第六 第三十九 內

父帝二十鉢刺著及知也吠剎持二十

呂及吃哥地瑟麟及以合阿誦及蒲里恒

羅沮栗地瑟麟四十阿誦恒邏波利

鉢及尸第二十殂及鳥沒矩隸六十沒

鉢及七阿刺躋八十鉢刺麟九十

輸及式走迦差初理及三十阿三磨三謎三十

一南陁毗盧枳帝二十達磨波利差伍

三十僧伽沮伽去恒且三十僧伽沮具

然且三十跋耶及重跋耶及知毗輪達尼

六十鼻喏及丁結喇三十鼻多羅剎也伍

八十胡魯伍及三摩訶胡魯多惱及

及設隸及四惡剎曳四十惡剎伐拏多

耶四十阿跋隸四十阿末若及

那多耶四十蘇波訶

第二

多埵地十伐喇摩訶十伐喇耶計

目計阿躋及去阿吃及重伐底及長泥及上

栗麟沮栗吒伐底上同

第三

伊緻拏及及毗緻拏及緻拏沮栗緻

拏沮栗考及雅耶伐底及

第四

過媛及及捺媛及捺媛及阿捺厨及

及清捺邊俱捺邊

第五

阿揭擇揭擇具喇健馱長喇旃茶

喇摩陞祇卜重羯西僧矩餘常

婁履勃盧薩扭阿揭悉底

第六

伊底謚伊底謚五你謚你謚五胡魯

醯去聲薩蘇統頌都可五醯五

鑿油說文於甲反鑿壞也鎮也周成

難字作甯甯擣也經文作押古文

𠂔字說文押檻也論語虎兕出押

是也字從木又作押音甲尔雅押

輔𠂔亦押束也字從手二形並非

經義擣子曷反

紺青古暗反說文帛染青而揚赤色

也釋名玄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

珂月苦何反螺屬出海中潔白如雪

者也經文作𪔐口佐反說文接軸

也亦𪔐𪔐不遇也𪔐非字義𪔐音

口紺反

恒埵他過彈去聲𪔐地皆反彈茶

鋒底丁伐帝二彈茶伐栗帝

彈茶伐栗恒𪔐彈茶拘舍𪔐四

彈荼蘇達喇五蘇駄長利蘇駄

囉鉢底丁發反勃咤重鉢設帝薩

縛駄刺反阿伐栗怛泥去聲薩縛婆

去莎反伐栗怛泥十蘇阿伐栗怛

尼輕僧伽波喇刹尼字僧伽涅伽怛

尼二十薩達摩蘇波喇差反帝十

阿僧祇十五僧伽波揭反恒喇

阿特縛僧伽咄略上鉢羅弗補沒帝

七薩縛僧伽三末底羯爛清帝八十

薩縛達摩蘇鉢理差反帝十

薩縛薩埵胡魯多惱重設略反

奴揭帝二僧訶毗重訖喇雉帝

二十蘇波訶

阿脩徒卧反案梵本云怛喇此云

阿特縛三十僧伽衆咄略同一種

經文徒有作脩相承於六反檢無

此字疑傳寫誤也

繚戾力鳥反說文繚繞也繚經也謂

相纏繞也

角昧刀代反說文目瞳子不正也蒼

頡篇內視曰昧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七

大宋重刊

納

翻經沙門玄應撰

正法華經

阿閼世三經

悲華經

等集家範三昧經

大悲分陀利經

集一切相德經

大方等念佛三昧經

廣博嚴淨不退轉經

念佛三昧經

佛說阿惟越致遮經

楞伽經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

入楞伽經

思益梵天所問經

薩遮尼乾子經

持心梵天所問經

菩薩行方便境界經

度世經

大般涅槃經

漸脩經

大哀經

十住經

虛空藏經

如來興顯經

阿差末經

羅摩伽經

無盡意經

菩薩本業經

寶女經

諸菩薩處佛本業經

菩薩淨行經

道神足无極變化經

無言童子經

寶如來三昧經

化真疏羅尼經

四童子經

持世經

方等般涅槃經

引道續顯經

文位經

阿耨達龍王經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

普超三昧經

文殊師利現實寶藏經

正法華經

第一卷

盧掃徒帝勅細二反或作薩俱盧掃人名也此譯云賣姓

焰明字詰古文燄今作燭三蒼作焰同餘瞻反說文火行微燄然也經文作燄許凡反埤蒼燄味辛也字苑燄菽也燄非此義菽音力割反蒸民之外反介足蒸衆也天生蒸民是也

恢闊又作𡗗同𡗗迴反字林恢大也闊遠也

暨今聲類云古文作𡗗同其器反字林暨及也亦至也

霍然呼郭反案霍然儻忽急疾之自也經文作燿非體也

纂修子卯反或作續介足續繼也謂繼修前業也

烜燿又作煇同餘祝反光明盛自也經文作昱鑠非體也

編欄又作霖斑二形同補間反下又作敎同力間反通俗文文章謂之編欄經文作斑蘭非體也

溥演正古反此古文普字詩傳曰溥大也亦遍也

較略古文權同古學反較粗略也廣雅較明也

明喆又作括同知列反余足括智也宋齊間語也

若繕市戰反說文繕補也三蒼繕治也繕之言善也

譙話竹交反下又作譙譙二形同胡快反聲類訛言也

璽飾烏各反余足牆謂之璽郭璞云白土飾牆也

鐃鏡奴交反下音竟未詳所出案周礼金鐃以和鼓金鏡以止鼓應是也鐃音常均反

拊林楚主反拊拍也下又作拊同皮變反說文拊手曰拊也

## 第二卷

忪惕之若反下他狄反忪惕者謂憂懼也亦痛也

未聆力丁反蒼頡篇聆聽也耳所聽  
曰聆也

軒窓虛言反楚辭注云軒樓上板障  
風曰者也

鑠如書斫反閃鑠也言忽霍暫明也  
孚出又作趨同芳務反孚疾也廣雅

趨行也

愠恨於問反愠怒也說文愠怒也亦  
恚也

帑藏湯朗反周成難字音蕩說文帑  
金幣所藏之所者也

棟棟所龜反下都弄反余定楠謂之  
棟棟即椽也棟屋極也山東呼棟  
為椽音於靳反

軒闥他曷反廣雅闥門也謂側門也  
虺蛇古文虫虺二形今作虺同呼鬼  
反毒蟲也韓非子曰蟲有虺者一  
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煞也齧音  
統齧也

蝮螫正六反下呼各反蝮有牙取毒

鼻上有針是也經文作蝠莖誤也

顛寗經文或作函此應通字補胡反  
逋逃也廣雅逋寗也

嗚呼火胡反字林呼外息也呼曰也  
喚也經文作噉

嗽唧子由反下資栗反蒼頡篇衆吏  
聲也經文作噉乃結反怒也噉非  
此義

囷廁胡因反囷廁也亦豕所居也廁  
清也雜也

窠窠又作藹藹二形同苦和反小介  
疋六雞所乳謂之窠免之所息謂  
之窠經文作茹非也

揠掣又作柎同側伽反揠义也經文  
作𪔐千何反齒叅差也𪔐非此用  
齧齧丘奇反漢書韋昭音壘蒼頡篇  
去齊人謂齧咋為齧側齧也

羯羴囚几反徐廣曰羯羴並犍羊也  
冢垠力宕反通俗文丘塚謂之墳垠  
鳩洹諸經或作鳩垣或作仇桓皆梵  
音訛也此譯云大身鬼

拔扈蒲沫反下胡古反漢書音義曰  
扈拔扈也謂自縱恣也

鐵喙又作顙同許穢反通俗文獸口  
曰喙喙亦通語也

尸骸平皆反骨之搃名也經文作屺

非也

燔燒又作燔同快元反合毛曰炮加火曰燔燔亦燒也

惟嫌丘方反下而羊反說文惟嫌煩擾也謂煩恐惶遽也經文從心作懷人向反懷憚也難也懷非此義正作勗勗

烏殭烏沒反說文暴無知也聲類烏殭欲死也

灰燼又作燼同似進反燒木餘曰燼經文作盡草之蓋非體也又作著誤也

炙繇又作鑠同力照反今江北謂炙手足為炙繇經文作燎非體也

噉食又作啖啗二形同達敢反噉食也經文作骸骸二形並非也

奔驚亡付反驚疾馳也廣雅驚奔也蜈蚣音吳公字林螂蛆也甚能制地經文作蜈非也

蚘蛆渠支反下知列反說文蚘毒也毒蠱也毒虫也廣雅蛆毒虫也經文作蜈非也毒音去

盲瞶牛快反生韻曰瞶又無識曰瞶經文作瞶胡對反肥也瞶非今用



燒煇又作藝同而悅反蒼頡篇藝燒然也

免滌又作濟同子第反濟渡也益也勸勵古文勸今作勉同靡辯反勸強也謂自勸強也下力制反相勸勵也勉力為勵

擾馴如小如昭二反擾安也說文牛柔謹曰擾故字從牛下似均反廣雅馴善也亦從也說文謂養鳥獸使服習謂之馴經文從手作擾下作𠂔非字體也

紮繼又作𦉰同知立反下又作𦉰同息列反紮絆也拘執也繼馬韁也所以紮制畜牲者皆曰繼繼繫也謗訕所𦉰反蒼頡篇訕非也謗毀也𦉰狐聲類次者反書中多作野狐此古字通用也

黠黠烏感他感反黠黠不明也經文作黠丁感丁堪二反垢濁也黠非今用

疝燥又作𦉰𦉰二形同徒冬反聲類作瘰說文瘰動痛也下蘇倒反瘰乾也經文作瘰瘰非也

癘瘡又作癩同力帶反字林惡疾也  
憂瘵於豫反廣雅瘵病也瘵傷也經  
文作瘵非也

喚哢陟黠反楚辭嘲哢鳥鳴也案字  
義宜作吠鳥交反江南以多聲為  
吠咋咋音仕白反

黧黧力奚反下勑感反通俗文斑黑  
謂之黧黧

好忤又作迕悟二形同吾故反觸忤  
也聲類迕逆不遇也

### 第三卷

靖聽又作彭靜靜姘四形同自井反  
謂安定無聲也

葢葢扶文反下紆文反葢葢香氣也  
亦盛貞也經文作芬葢非也

流宕達浪反說文宕過也通俗文迴  
過日宕是也

窩停竒驕反字林窩寄也經文作僑  
高也才也僑非正體

致印於振反印可也說文印王信也  
蒼頡篇印驗也

嬉遊又作僖同虛之反說文嬉樂也  
戲笑也經文作嬉非也

祚胤在故反下與振反祚祿位也胤  
繼嗣也經文作祚非也

飢餒奴罪反三蒼餒餓也經文作餉  
未見所出

訾計又作澹同子移反說文訾量也  
思也經文作貲貨之貲非字意也  
宜用榆共反蒼頡篇用以也經文作  
甬非也

卬卬又作昂昂同五對反昂昂恭敬  
之皃也

睹彘又作豬同陟驢反下除例反方  
言閑之東西謂睹為彘

鷄鶩音木介疋野曰鳬家曰鷄鶩  
即鴨也經文作稚非也

出內奴對反字書內入也經文從人  
作內非也

煩冤古文作冤窓二形今作宛同於  
元反說文冤屈也廣雅冤枉也經  
文作婉非字體也

耑口又作耑同使力反衆皃也田夫  
謂之耑夫亦積也

矜身又作矜房同力咨反三蒼矜割  
也經文作矜身非字體

林麓古文棗同力穀反謂林屬於山  
曰麓詩云瞻彼旱麓傳曰山足也  
櫟木居虬反詩云南有櫟木注云謂  
木枝下垂曲者也

稠稠又作糲同居竭反詩傳云稠稠  
長也說文禾舉出苗也

豐羨辭箭反周禮注云羨饒也亦餘  
也經文作藪非也

吹咀方父反又音撫下側吕反謂以  
物拍碎也

胚胎普才反說文婦孕一月為胚二  
月為胎胎始也養也

探本他含反說文遠取也探摸也  
宣叶又作協同胡睢反叶合也同也

和也

斐粲數尾反詩傳曰斐文章白也粲  
明也鮮盛白也

#### 第四卷

豔眇又作艷同餘瞻反下莫見反豔  
美色也眇邪規也經文作醺眇二  
形誤也

奕奕余石反奕奕光明之德也廣雅奕  
奕盛也字從大

嗟嘆子邪反下勑且反嗟嘆謂大息也經文作渠非也

開闔又作闔同于彼反字林闔闢也闢也經文作閭誤也

羸億又作瘠憊二形同蒲戒反通俗文疲極曰億億疲劣也

諄諄之聞之純二反說文告曉之熟也諄諄誠懇之貞也

綺嬾狙旦反說文白好也聲類嬾綺也通俗文服飾鮮盛謂之嬾嬾經文作嬾非也

### 第五卷

解憖以石反今疋怡憖樂也字林憖怡也

不嫫力報反通俗文意若曰嫫說文嫫嫫也謂瘰不能去也

裨體說文作埤或作𦵏同避移反埤增也厚也助也

淳化時均反言專一不雜也三倉淳濃也經文作享誤也

求眺他吊反說文眺視也亦望也零也

崖底丁礼反底猶下也經文作𡵓音

直移反山名也又作𡵓子結反說

父取隅而高山之節也

泚汰徒刁反下音太通俗文泚米謂之泚汰廣雅汰洗也浙音思歷反

### 第六卷

墟陳丘魚反墟居也民之所居曰墟下古文羶𪛗二形今作聚同才句反廣雅聚居也謂人所聚居也

淥流在公反詩玄兕鷖在淥傳曰水會處也說文小水入大水也

調馴似均反善也亦從也經文作裝脩非也

敬達又作熿同竒龜反妙法華中大愛道是也

### 第七卷

音韶古文藝同視招反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

雉射今作弋同餘力反弋繳射也獵也繳音之若反

網繆直周反下莫侯反詩傳曰網繆猶纏綿也

調譏吾戒反通俗文大調曰譏譏欺也蹉蹉千何反下子亦反蹉蹉也蹉字應誤宜作錯千各反蹉不正也錯



誤失也

勞廢府咲反廢退也罷止也經文作  
廐非也

窺關丘規反下弋珠反說文窺關小  
視也

稽顙古文詣同告礼反下素朗反稽  
至也顙頷也謂頷至地也

詢法又作諄同思遵反左傳諮親為  
詢詢問親戚之議也

貧窶瞿矧反詩傳曰窶者無礼也字  
書窶空也

元元言元元者非一民也古者謂民  
曰善人因善為元故曰黎元經文  
作忼五喚反忼食也忼非今義

閔幅普力蒲力二反幅億猶盈滿也  
薨殪呼弔反廣雅薨亡也諸侯曰薨  
下古文作臺同於計反謂一發而  
死曰殪殪亦死也

# 第八卷

餽餽徒奚反下戶孤反通俗文酪酥  
謂之餽餽經文作醅非也

塞鼻一弄反埤蒼鼻病也經文作垓  
非也

紫鴉資體反下於加反鴉鳥也經文從亞作鴉非也

鵠音交精似鳬而脚高毛冠人家養之以厭火災者也

嚙呼又作𪔐喚二形同呼換反喚叫呼也

享餼虛掌反下虛氣反享獻也儀禮以牲曰餼餼猶稟給也字書餼餉也經文作饗非字體也

### 第九卷

𪔐咷徒勞反𪔐咷大泣也經文作𪔐陟角反𪔐非字義

厭鬼於井反蒼頡篇去伏合人心曰厭亦眼內不祥也

糝糝古文𪔐𪔐二形同女救反今以異色物相參曰糝也

寶瑛於京反廣雅水精謂之石瑛瑛亦玉光也

饕餮古文飢叨二形同他勞反下又作飢同他結反貪財曰饕貪食曰餮

### 第十卷

譙譙相承魚世反此應作譙五戒反大調也

生醅又作醅同蒲孝反說文醅面生  
氣也經文作醅醅二形非也

悲華經

第一卷

郅祢之一反下奴礼反

頰緹烏割反下他礼反

羅陟經文從口作咤非也

庖拏都礼反下奴加反經文作斡非也

阿俾甫介反 由梯徒計反

離純式移反 羅齧丘禹反

穉陟於宜反 多多渠義反

嚙哆勑轄反 阿梯他第反

大悲分陟利經

第一卷

波又或言毗留博又訛也具言鼻

溜波阿又舊譯古雜語一義也正

言醜眼西方天王名也

提快徒甘反 收憊蒲戒反

蟪以補奚反 阿昭女乙反

須扭女凡反 邏蝦市悅反

多眯莫礼反

薩獲師薜蒲計反 酣伽下甘反

噉咩所角反下弥介反

阿囹虛六反 桔略音結

第四卷

欽婆文心反童子名也依字蒼頡篇  
鉤函属也

第五卷

嗒然土合反精靈失其所也在子嗒  
然似喪其偶是也

鬻南賣又作債賣二形同餘六反周礼  
債賣也言物有定價則買者來也  
跨馬苦罵反字林跨踞也亦躡也  
大方等大集菩薩念佛三昧經

第一卷

相榱靡飢反下宅庾反介定相謂之  
梁謂門上橫梁也榱謂之榱注去  
門兩旁木也

樞闔齒榆反下胡蠟反介定戶樞也  
說文闔閉也

魁偉苦迴反下于鬼反魁大也偉奇  
也應邵曰魁丘墟壯大之意也

第二卷

亭傳徒丁反下陟應反漢家因秦十  
里一亭亭留也傳驛也

燼燼子廣反下似進反燼吳楚之間

謂火滅爲燔燼火餘也經文作熾

第四卷

無害居展反方言嘗吃也楚語也言不通利謂之嘗吃

第五卷

斃破又作癘同先異反聲類斯之聲散也

第六卷

門闌又作梟同魚列反今疋藥謂之闌即門限也

廡俊新移反廡下也字書廡侵也謂賤侵也

第八卷

法靴又作𡗗𡗗二形同徒刀反靴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者也

鏝陲莫睨反池名也依字注鏝也

第九卷

煖熱口戒反廣疋煖熾也今人言煖謠亦作煖謠音都浪反

第十卷

黏汙又作粘同女沾反糊物相著曰粘也

倉廩又作𡗗同力甚反歲穀曰倉歲

米曰廩

印璽思紫反天子之玉印也璽信也亦神器也

念佛三昧經

第一卷

刺木廬易反下陟家反聲聞弟子名也

胄胤治又反下翼刃反胄後也胤繼也子孫相承繼也應邵曰胄緒也連續也字從八八引長之也去象世繼相重也

第二卷

氤氲一隣反下紆文反元氣也謂天地未分之始氣也

渟流狄經反渟蒼水止曰渟也派別普懈反說文水之邪流別也廣雅水自分出名派也

第三卷

分衛此言訛也正言賓茶夜此去食圍謂行乞食也

京畿或作圻同渠衣反周礼方千里曰國畿畿限也

惛伏徒頽反尔足惛懼也郭璞曰即



恐懾也懾音之涉反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第一卷

楞伽山名也正言駿迦駿音力鄧反  
阿跋多羅寶此云入謂入此山中  
而住說此經也

海濱父人反字林濱水崖也

錯續正作繪胡對反論語繪事後素

鄭玄曰繪畫也五采也

瞪瞞直耕反通俗文直視曰瞪

第四卷

譚婆徒南反今借為徒紺反謂西國

食狗突人也

入楞伽經第三卷

檼櫃又作輶輶二形同力木力胡反  
即今用之汲水者也

因楯又作楯同先結反江南言楸子  
林反楯通語也

第四卷

打摑書或作馘同古麦反此亦假借耳  
第八卷

韭璫又作璫同乎戒反說文菜也菜  
似韭

𦵏𦵏古文羅罝二形同子邪反介定  
兔𦵏謂之𦵏注去𦵏遮也遮取兔  
也𦵏音古網也

機發說文射發也機主發之機也經  
文作𦵏取繳具也

屍陀林正言尸多婆那此名寒林其  
林幽邃而寒因以名也在王舍城  
側死人多送其中今捻指棄死之  
處名屍陀林者取彼名也

### 第九卷

蘭蕩力盜反下徒盜反埤蒼毒草也  
經文作蕩非體也

珂乳枯何反螺屬也潔白如雪經文  
作𦵏𦵏二形非也

大薩遮尼𦵏子經

### 第三卷

虫螟莫瓶反介定食苗心曰螟食葉  
曰蠶言虫啖禾所在之名也蠶音  
徒得反

### 第四卷

鈛利息應反廣疋鈛利也刀銳為鈛也  
纖長思廉反方言纖小也細謂之纖  
經文作載非也

寔謂烏莖反廣雅寔下也說文寔小水也

熠燿弋入薛立二反下餘灼餘照二反熠鮮明也字林熠光盛也燿照也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中卷茲基書中作羨似箭反此草如細荻北方多饒此草

大般涅槃經

第一卷

哀慟徒貢反論語顏回死子哭之慟馬融曰慟哀過也

澡漱所蓄反說文漱盥口也經文作嗽誤也

寥孔力彫反蒼頡篇寥小空也經文作遼遠之遼非體也

豪芒古文作𦵏同無方反謂其濶利如木芒也經文作鉉非也

第二卷

羅寇口候反尚書寇賊奸宄范甯集解曰寇謂群行政剽者也說文寇暴也廣疋寇鈔也剽音芳妙反

祖送宗古反余疋祖始也詩云仲山自出祖祖者將行祀軼之祭也軼

音蒲達反

長訣古穴反訣絕也通俗文與死者  
辭曰訣訣亦別也

第三卷

枕鼠余繡反似猯猴而大蒼黑色能  
捕鼠為物捷健

塏濁初錦反通俗文去沙土入食中  
曰塏

第四卷

瞿師案中本起經去瞿師羅者此譯  
去美音

攘臂而羊反攘除也謂除衣袂出臂  
也袂音弥世反

宴默石經為古文燕同一見反說文  
宴安也謂安息自也經文作謏虛  
基反痛聲也謏非此用

第五卷

堅由今作塊同告對反說文堅土也  
三蒼土塊也

兜來正作兕又作𧈧𧈧二形同音  
似又徐姉反介疋兜似牛一角青  
色重千斤

𧈧者烏奚反 炮者烏高反借音  
正音薄交反

第六卷

猛烈力折反說文烈火猛也廣疋烈熱也爛也

茵藥無往反正言莽草有毒出幽州人或擣和食置水中魚皆死浮出取食之無妨

大哀經

第一卷

開闔字詁今作闔同于彼反廣疋闔開闔也三蒼闔小開門也

澠池他典反字林澠垢濁也

第二卷

惛怕徒濫反下音白反惛安也怕靜也經文作憚他紺反憚豫愁也又作潭徒南反潭深也二形並非字義

第四卷

圻際渠機反說文地圻畧也經文從水作沂魚衣反

麤濇且孤反下古文𪔐今作濇同所及反𪔐者不滑也

第五卷

皓昊胡老反廣疋皓皓明也余疋皓光也下胡老反天氣廣大也

虫蟻又作螳同魚綺反蟻一名蚍蜉

經文作𧈧非也𧈧音其蟻反

第六卷

汜流又作𧈧泛二形同乎𧈧反說文  
汜濫也謂普博也

次笙所京反世本隋作笙說文笙生也  
象物貫地而生也經文作𧈧非也  
搯取爲𧈧反說文搯沒也亦入也謂  
以物入中日搯也

詹堂之鹽反此香樹出廣州煎茶作  
之彼土人和水浴衣亦堪和香

第七卷

攄其勑於反攄舒也廣雅攄張也  
虛空藏經

第四卷

𧈧面口蛙反通俗文邪戾曰𧈧經文  
從口旁作𧈧非字體也

𧈧搏力胡反下蒲麦薄各二反說  
文𧈧𧈧枉上𧈧也廣雅𧈧謂之  
𧈧𧈧柱上方木也一名𧈧亦名𧈧  
音子結反亦名𧈧亦名𧈧廣異名  
𧈧𧈧反𧈧反𧈧音𧈧𧈧音𧈧

第五卷

𧈧𧈧反又作𧈧𧈧二形同胡



陪反方言轄亦銜轄也轄謂軸頭  
鐵也經文作管非字體也

旒幢字書作統同呂周反旌旗之  
垂車者也經文作緇非也

## 第八卷

賺婆力計反叶婆胡類反經文從田  
作𠂔誤也

多咩亡婢反經文作𠂔非也

阿差未經

## 第一卷

浩皓字林工早反撓也亦水大也下  
胡老反日出光也

## 第四卷

麼麼莫可反三蒼麼微也亦細小也  
謂微細小虫也經文有作𦵏𦵏非也  
𦵏豎籀文作豎同殖庾反小兒也謂  
𦵏恃小人也

侏儻宜作譸張又作訓譸俯三形同  
竹尤反譸張誑也謂相欺惑也經  
文作侏音朱侏儒也下儻勑良反  
張狂也並非字體

## 第五卷

坦然他桓反說文坦安也廣疋坦平

也經文作懽非也

眷戀居院反眷願視也經文作懽非也

芬葩普花反說文芬芳也葩華也聲類取其盛貞也

大猷餘周反方言東齊謂猷曰道又亦圖也若也順也

## 第七卷

誘誅餘首反下私律反誘誅教也引也相勸也經文作憂恤之恤非此義也

村渚又作落同力各反廣雅落居也人所聚居也

無盡意經

## 第二卷

顛面普米反說文顛傾頭也經文作俾非體也

## 第四卷

勸督又作督同都木反介足督正也謂御正之也方言督理也察也正作督

## 寶女經上卷

餽糧胡溝反字林餽乾飯也經文從米作糗非體也

下卷

鞠閑居六反鞠養也愛也告也閑音  
肩殞反閑傷痛也

佻佻所隣反說文佻佻往來行自也  
亦行聲也

嫺睠胡閑反說文嫺雅謂淹靜也今  
並為閑字

菩薩淨行經上卷

恂恂私遵反恂恂溫恭自也廣定恂  
恂敬也尔定恂恂戰慄也

巖嶮又作巖巖二形同許奇反案嶮  
巖顛危也經文作巖非也

無言童子經上卷

亶亶亡匪反亶亶猶微微也亦進  
貞也

下卷

荏若又作集同而甚反柔本也廣定  
荏荏弱也亦溫柔也下字宜作弱

化真陀羅所問經

化真徒損反字又作七徒門反此譯  
大神人也王名如意坐王也

虞樂今作娛同疑區反娛亦樂也廣  
雅虞安也白虎通曰虞樂言天下

之六皆有樂也

無請且領反廣足請求問也經文作倩非體也

四寶徒聞反水道也寶決也空也經文作濱

僂僂齊類俗仙字同松延反詩云屢舞僂僂傳曰僂僂醉舞貞也經文作齡誤也

衣袂孤得反即衣襟也經文作袂非也祇其此字習誤已久宜作分布二字謂以黃金分布間錯其間也

自呼火胡反謂氣息出曰呼經文作噉非字體也

般遮句或言五句般遮此去五即五神通也

噉鉀烏谷反下普迷反和觀都奚反

蛟多巨儀反婆娑古何反姐眇子也反下充支反

印駐治具徵具二反謂授記也蒼頡篇印信也駐止也說文駐馬立也

持世經第三卷

骨幹字體作幹同古岸反廣足骨

謂之肋謂骨也骸體也亦骸骨也

知道廣顯三昧經第二卷

蔚有於謂反文章也廣足蔚數也文絲繁數也

景風居影反八風中南方曰景風風動虫生也

第四卷

力鼎古文𩇑𩇑𩇑三形今作勑同皮翼反說文𩇑壯大也謂作力怒也詩去不醉而怒曰𩇑

輕羈慕文音徒荅反又音風幽反廣疋羈羈走也

阿耨達龍王經

質疑之逸反廣疋質問也經文從言作譚非也

撓滅火喬反說文撓擾也謂撓攪也經文作莼非也

邵德時曜反說文邵高也

日昞徒結反謂曰反也

廣然於簞反謂無聲也

普超三昧經上卷

無圻魚斤巨機二反菩薩名也經文

從水作沂音魚衣反

歆慕許金反詩云無然歆羨傳曰歆羨貪羨也國語民歌而得之賈逵曰歆貪也

喟而又作𦣻同口恠口愧二反說文喟大息也歎聲也

鏗然又作搃𨔵二形同口耕反廣疋𨔵𨔵堅正也

大魁蒲末反

儵忽又作倏倏二形同書育反急疾之自也

怵惕勑律反下又作愁同他狄反怵惕悚懼也

不歆許金反字林神食氣也祭祀鬼神也

皆身虛掌反享受也亦當也

震懾聲類作𨔵同止葉反廣雅懾懼也

泄滅莫荒反泄泄遠自也經文有作𨔵呼晃反

精覈又作覈今作核同胡革反說文考實事也亦審覈之也

三筵苦協反謂聲聞緣覺菩薩為



三也

未孚仄于反字林孚信也亦生也  
堂堂漢書項岱曰堂堂高大貝也  
無夢扶雲反龍王名也依字夢屋  
棟也

下卷

四植直吏反柱也三蒼戶旁柱曰植  
植亦懸薄柱也

阿閼世王經上卷

阿俞翼殊反 鳩邀蘇穀反皆比丘  
名也

嗒嗒烏威反下他荅反

似伍疋視反三昧名也依字似剔也  
似惟醜面也惟音許惟反

下卷

之塚徒界反謂土榻也纂文云吳人  
以積土為塚也

犇走古文驢今作奔同補門反疾走  
也釋名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也  
企鉗又作鉗鉗二形同普啼反閤又  
名也

集衆德三昧經上卷

陳慨正作忼慨二形同苦恭反下苦

代反大息也一云壯士不得志也  
那羅延晉言鉤鎖力士也

噍移都計反亦言維摩羅移晉言  
離垢大力士名也

觀銓又作砣同七泉反銓謂銓量輕  
重也稱謂之銓

車釭又作軋同古紅反說文釭謂車轂  
口鐵也

殍悖又作𠂔同許恭反下古文諄慙  
二形同蒲沒補瀆二反悖乱也亦  
逆也

功績今作勣同子歷反聲類云勣亦  
功也

及逌又作逌逌二形同徒礼反謂更  
易交逌也

典詰古到反余定詰告也亦謹也所  
以約謹戒衆也

勞來說文作勑同力代反漢書勞來  
不怠也亦約勑也經文作賜賚之  
賚非字體也或作徕非也

邀迭又作徼同古堯反又於遇反邀  
要也呼召也亦求也下徒結反更  
代也

中卷

播殖又作播𦵏利三形同補佐反播種也。經文作番非也。

集一切福德經中卷

薑剗他達反下勒達反廣雅薑剗𧈧𧈧也。經文作𧈧𧈧非字體也。𧈧音巨宜反。

廣博嚴淨不退轉經第二卷

踰蹶又作𧈧𧈧二形同丁賢反下居月反踰蹶猶頃仆也仆音蒲北反。佛說阿惟越致遮經上卷。

龔䟽力公反廣疋房龔舍也說文房室曰䟽䟽亦窓也。

中卷

𠵽其又作𠵽同奴骨反𠵽遲鈍也說文𠵽訥訥難也。

戰顛字體作顛又作𧈧同之見反下又作𧈧同有富反說文顛顛謂掉動不定也。經文作𧈧音于軌反𧈧也。𧈧非今用。

下卷

𧈧𧈧古文𧈧𧈧二形又作𧈧同狀逼反方言𧈧火乾也說文以火乾肉。

曰魚經六作燔通古反火行也燔  
非此義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第六卷

多軼徒結反摩齋竹皆反摩攣求俱反  
擇離勑於反聖婆於仁反婆系胡詣反  
潛婆所奸反

思益梵天所問經第四卷

魔餘音迷 梯殽他計反緹殽他礼反  
埋婆於仁反麴鴉徒結反提訛勑嫁反  
持心梵天所問經第一卷

𪔐黨補單反字林𪔐𪔐部也謂𪔐類  
也又作般假借也

第三卷

梓筏又作解同狀流反謂編木者也  
小澍曰梓大者曰筏也

第四卷

後徑又作蹊同胡鷄反通俗文邪道  
曰後步道曰徑經文有作谿徑

末趾直知反掃𪔐勑詣反明扶許伊反  
錫扶普遠反揭提渠謁反𤑔得女乙反  
度世經第三卷

援械子公反下音滅提頭曰援除毀  
曰械經文作憇非也

唾滅又作潰咬二形同子旦反說文  
水汙麗曰滅也

第四卷

駮駕念參反說文駕四馬也旁馬曰  
駮居右為駮乘者脩非常也經文  
作參非體也

鵠鵠案漢書食貨志此亦翔字音似  
羊反飛而不動曰翔翔佯也彷彿  
也經文從革作鵠非也

第五卷

對斬古昂反下居近反對堅韃也斬  
柔舫也

募索謨故武句二反說文廣求為募  
句誅力水反

第六卷


騙象疋面反字略去躍上馬也經文  
作騙誤也

都較古文權同古學反粗略也廣疋  
較明也亦比較也

鞞絆又作羈同居猗反革絡馬頭曰  
羈羈檢也下音半馬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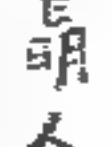

漸脩經第一卷

悽悽力俱反字書悽悽謹敬之白也

屋宇古文寓籀文作同于甫反說文屋邊檐也釋名字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也左傳失其宇注去於國則四垂為宇宇亦屋溜也居也眇眇亡紹反眇眇遠也亦深大也經文作妙非體也

篡逆又惠反說文逆而奪取曰篡字從厶音私算聲算去管反蒼頡篇自營為公弑君之法理無外聲故字從厶

#### 第四卷

惶惶又作同莫荒反湛遽也人晝夜作無日用月無月用火常思明故字從明或曰人思天曉故字從明也婉婉力綃反詩傳曰婉婉美好貞之亦少貞也

#### 第五卷

勤懿乙利反美也十住經第一卷

攏檻力束反下胡瞰反廣疋攏牢也檻罔也罔音渠遠反

如未丑顯經第二卷



丘垤徒結反方言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垤郢以井反

鳴吻於州反詩去吻吻厥鳴是也經文作嘯非也

### 第三卷

漭沆莫朗反下胡朗反通俗大水廣

大謂之漭沆

賄賂力故反賂遺也謂以物相請謁也

騫者翫許言反下之底反說文騫翫

飛舉也

掏出徒勞反通俗文掏出曰掏掇音

烏活反

羅摩伽經上卷

波毓由掬反經中多作育字或言初

貝高昌名壘

西阿於何反詩去傳曰曲陵曰阿阿

謂山曲隈處也

菩薩本業經

不僞奇驕反經中多作不驕樂天

見邳丁礼反說文屬國舍也蒼頡篇

大邳舍也亦通語也

諸菩薩求佛本業經

盪齔又作澌同斯漬反方言從齔意

也物空盡也

饋遺古文餽同渠愧反說文饋餉也遺與也

因垣直飢反帝釋名也或言因提梨同一義也梵言輕重耳

道神足無極變化經第四卷

嶽嶽仕角反下語角反

寶如來三昧經上卷

銚鑽以招反宜作焜煌胡本反下胡光反方言焜盛也蒼頡篇煌光也言焜焜熾盛也煌煌光明也經文作銚溫器名也鑽非此義

下卷

枝掖以石反言相似也經文從玉作玳玳非也

四童子經上卷

惋歎烏喚反字略云惋歎驚異也噢咿於六反下於祇反埤蒼噢咿內悲也亦痛念之聲也

垂頰丁可反廣疋頰醜貞也經文從足作跲都賀反跲倒也跲非此用蚍蜉音毗浮介足蚍蜉大者螳螂有赤蟻飛蟻

方等嚴溫溫經上卷

扣臚又作臚同狀忍反說文臚骨曰  
臚三蒼膝蓋也

面皴側救反謂不攝皴也經文作繒  
借字也

量跡又作蹟迹二形同子亦反足跡  
也經文作趺非也

潺橫仕山仕環二反水流貞也字書  
潺湲流貞也

輔弼扶禹反輔助也下又作菑攷弼  
三形同皮筆反弼正也

下卷

卑穉亘作廝志移反字書廝侵也  
謂賤侵者也廝微也下也經文  
作穉音斯福也穉非此義

嵩猥思隆反下又作猥同婢尸反國  
名也

阿拙义甲反佛名也經文從禾作𥝌  
應誤也

鵠鴨案諸經皆作鵠鴨胡割反下又  
作鵠同於甲反鵠似雉而大青色  
有毛角若鬣死乃止也故武人戴  
鵠冠以象之也經文作鵠音居謁

反羊也此應誤也

哀泣經上卷

器械核誠反漢書制器械之品應劭  
曰內盛曰器外盛曰械一日有盛  
曰械無盛曰器器亦用也

如踞居御反踞蹲也有箕踞也經文  
作倨非體也

勤仂六翼反字書仂勤也今皆為力字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上卷

振于古文底推二形同諸胤反小尔疋  
振救也說文振舉也亦發也

贍及聲類或作簞同時熠反贍助也  
字書贍足也謂周足也

過關三蒼古文作關同苦穴反說文  
事已曰關關亦止息也終也

雨霽子詣反通俗文雨止曰霽今南  
陽人呼雨止為霽

殫盡多安反尚書乃殫文祖注云殫  
盡也

縲紲力追反下息列反縲繫也紲索  
也所以拘罪人也

蔭庇又作蔭同於禁反下方利反蔭  
草覆也庇自蔽也

摧拉或作摺同力荅反廣足摺折也  
說文拉敗也

堪偕古骸反詩云與子偕老傳曰偕  
俱也偕偕亦強壯之自也

迄今虛乞反今疋迄至也

四銳音定又音毀聲類云有足曰銳  
無足曰銍

下卷

半粒音立通俗文穀曰粒豆曰𣎵  
音逼經文作廩非也

文殊師利現實寶藏經上卷

騏驎渠基反下又作騏同居致反說  
文馬有青騏文似綦也騏千里馬  
也孫陽所相者也赤騏也

曲枝盲移反樹枝柯也經文作枝誤也  
中卷

嘉虫丁故反字林木中虫也穿食人  
器物者也

騶固又作騶諸經作姚同奴了反騶  
擾戲弄也騶惱也摩登伽經作擾  
蠱謂厭蠱也經中有作顧非體也  
蠱音古字林音故

一切經音義卷第七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七 第四十四 納



一切經音義卷第八

大衆重譯  
大垂律

陞

翻經沙門玄應撰

維摩詰所說經

阿闍世王女阿述達菩薩經

維摩詰經

尊勝菩薩陀羅尼經

奮迅王菩薩所問經

第一義法勝經大莊嚴法門經

大威燈光仙人問經

順摧方便經龍施菩薩本起經

樂瓔珞莊嚴方便經

菩薩睽子經大雲輪請雨經

了本生死經大雲請雨經

稽首經

大方等大雲請雨經

無所希望經象腋經

德護長者經一切法高王經

月光童子經申日經

佛遣目摩屈寶經善思童子經

胎藏經大方等頂王經

無垢賢女經法鏡經

元量門微密持經郁伽長者所問經

阿難目佉陀羅尼經

郁伽羅越問菩薩行經

无量門破魔陀羅尼經

无量清淨平等覺經

舍利弗陀羅尼經阿彌陀經

一向出生菩薩經无量壽經

前世三世轉經虛空孕經

太子剎護經虛空藏菩薩經

善法方便陀羅尼經

虛空藏菩薩神咒經

金剛秘密善門陀羅尼經

彌勒成佛經華積陀羅尼經

彌勒來時經華聚陀羅尼經

無量壽佛經解節經

藥師如來本願經放鉢經

正恭敬經拔陂經

離垢施女經孔雀王經

無垢施菩薩分別應辯經

兜沙經无畏德女經

維摩詰所說經上卷

維摩詰或言毗摩羅詰亦言鼻磨羅

鷄利帝此譯云无垢稱稱者名

稱也或為淨名者其義一也

毗耶離或作毗舍離或言維耶離亦  
去鞞奢鉢夜皆梵言訛轉也正  
言吠舍釐在恒河南中天竺界  
七百賢聖於中結集處也

菴羅或言菴婆羅果名也案此果花  
多而結子甚少其葉似柳而長  
一尺餘廣三指許果形似梨而  
底鈎曲彼國名為王樹謂在王  
城種之也經中生熟難知者即  
此也舊譯云柰應誤也正言菴  
沒羅此菴沒羅女持園施佛因  
以名焉昔彌猴為佛穿池鹿女  
見千子處皆在園側也

為護于俾于為二反余足為作也為  
助也

友而于久反廣足友親也說文友同  
志也禮記僚友稱其悌執友稱  
其仁鄭玄注云僚友同官也執  
友同志也

紹隆市遶反余足紹胤繼也注云紹  
繼道也胤繼世也隆盛也多也  
魔怨梵言魔羅此云敵者是其位處  
第六天主也論中釋斷慧命故

名為魔又常行放逸而自言身  
故名魔言波旬者訛也正言波  
卑夜是其名也此云惡者常有  
惡意成就惡法成就惡慧故名  
波旬經中作魔波旬者存二音也  
踰於又作逾同庾俱反踰過也越也廣  
足踰度也

等觀古桓反說文觀諦視也又音古  
訛反觀謂觀望也二音通用舊  
維摩經作正觀菩薩是也

山相先羊反彼此二邊曰相舊經云  
石摩王菩薩諸經中作山相薄  
菩薩其義一也

長者案天竺國俗多以商估為業遊  
方履險不憚艱辛亦積歲年必  
獲珍異上者奉王餘皆入已財  
盈一億德行又高便稱長者為  
王輔佐彼土數法万万為一億也  
稱無齒證反名稱也余足稱好也注云  
物稱人意美善好也

稽首古文詣同苦札反蒼頡篇云稽  
首頓首也周禮大祝辨九拜一  
曰稽首鄭玄曰稽至也謂頭至

地也首頭也書云禹拜稽首是也

不譏居衣反廣足譏刺也譏問也說文譏誹也

仁者而親反周礼六德一曰仁鄭玄曰愛人及物曰仁上下相親曰仁釋名仁者忍也好生惡煞善惡含忍也

深殖時力反蒼頡篇殖種也廣雅殖積也畜也

純漸時均反下時六反純謂精一也介足純大也方言純好也經文或作淳亦專一也淑時六反淑善也美也

博弈古文薄同補各反世本云烏曹作博說文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方言自關而東齊魯之間皆謂圍棊為弈也

諧耦胡皆反下吳口反介足諧協和也耦會合也

酒肆相利反肆陳也列也謂陳列酒器於市店也周礼司市掌以陳肆辨物鄭玄曰肆謂物處也物

物異肆也

化政之威反札記孔子曰政者正也  
謂宣法教子養万姓也論語導  
之以政是也

不怙胡古反介足怙恃也詩云元父  
何怙怙賴也無母何恃恃負也  
撮摩字林七活反廣足撮持也釋名  
撮率也謂暫率取之也

宴坐石經為古文燕字同一見反廣  
足宴安也謂寂然安息自也

里巷周札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謂二  
十五家也詩云无踰我里里居  
也釋名五鄰為里方居一里之  
中也

珊閣蘇安反子名也經文有作刪所  
對反

胄子又作庄同竹尸反母名也

芒然莫唐反案芒然冥昧不明也舊  
經作惛然

豁然古文歲賊二形同呼活反廣足  
豁空也

阿摩勒果正言菴磨羅果其葉以小  
棗果如胡桃味酸而甜可入藥



勿擾如紹反說文擾煩也廣足擾亂也  
從方自龍反相隨從也余足從重也  
郭璞曰隨從所以為重疊也

掃灑所賈反通俗文以水灑散之也  
謂以水灑散之也

媯固乃了反字林媯擾也藥文媯媯  
戲弄也媯煩也亦惱也文殊現  
寶藏經等作騶固字或作騶音  
同媯固堅也今宜作厭蠱之蠱  
字林音故又音古厭音於舟反  
謂伏合人心也余足蠱疑也謂  
疑惑人也摩登伽經作擾蠱言  
此魔作擾亂厭蠱也諸經有作願  
非體也蠱在皿中為蠱字意也  
蠱音直中反

僂仰無辨反謂自強為之也說文僂  
此俗顛字謂低頭也仰謂舉首也  
冥者莫庭莫定二反冥夜也幽闇也  
冥竊也

維摩經中卷

酬對古文醻三蒼作訓同時周反今  
足酬報也

聖字體作𡗗諸視反說文𡗗意也  
廣雅𡗗𡗗也

致問徵吏反三蒼解詁去致至也到也  
病愈古文瘡同史乳反方言差𡗗愈  
也說文瘡病瘵也

包容補交反廣足包裹也容受也  
鼃鼃魚素反三蒼似鼃而大也下徒  
多反三蒼似蛟而大山海經江  
水足鼃郭璞曰似蜥蜴大者長  
一丈有鱗彩可以為鼓詩去鼃  
鼓逢逢是也字體從𡗗從單  
省聲

吸著古文歛𡗗二形同義及反廣足  
吸飲也

蹴蹋千六反下徒盍反謂以足連蹋之  
曰蹴蹋踐也

福祐古文佑閣二形同胡救反祐助也  
瞻蔔蒲北反正言瞻博邇大論云此言  
黃花其樹高大花氣遠聞素西  
國多有此林故以喻也

周窮古文賙同之由反謂以財物與  
人曰賙詩云靡人不賙傳曰賙  
救也將救其急也字林賙賙也

訥鉉又作訥同奴骨反訥遲鉉也說文訥難也

糞壤如掌反無塊曰壤壤亦土也變言之耳以人所耕為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自也

疇直流反疇類也等也王逸注楚辭云二人為疇四人為疇疇猶伴侶也

飢饉古文飢又作饑同凡治反余足穀不熟為飢蔬不熟為饑凡草菜可食者通名蔬也

憤亂公對反說文憤亂也內也邑中周礼四井為邑鄭玄曰方二里也廣雅五里為邑十邑為鄉左

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以祐胡救反祐福也余足祐厚也謂福厚也

不肖先妙反廣足肖似類也說文骨肉相似曰肖字從肉小聲今言不肖者不似也謂骨肉不似其

先故曰不肖礼記其子不肖是也謂倖惡之類也

維摩經下卷

憊戾諸經有作龍同祿公反下三蒼  
作倏同力計反很戾也謂很戾  
剛強也

不訟似縱反論語未見能見其過而  
內自訟者包氏曰訟猶責也

所圖案詔定古文官書圖齒二形同  
達胡反廣疋圖度也議也圖亦  
計也

貳吒如至反經中或作阿迦尼沙詫  
或言尼師吒皆梵言輕重也正言

阿迦捉瑟棉此言色究竟天也  
詫音勑嫁反捉女几反掬勑佳反

維摩詰經上卷

一名佛法普入法門三昧經

柰氏新維摩經云菴羅樹園是也其  
果似梨

仇怨渠牛反三蒼怨鬻曰仇廣雅仇  
惡也

編髮三蒼古文辨字同蒲典反蒼頡  
篇編交織也經中言螺髻者亦  
是也

蚊行渠交反又音奇謂虫行白也周  
書蚊行喘息是也

恍忽虛往反謂虛妄見也亦无形不  
繫之辭也說文恍狂白也字又  
作恍呼晃反漢書音義曰恍忽  
眼亂也

勗勉吁欲反下又作勸同靡辯反謂  
自勸勵也方言齊魯謂勉為勗  
滋說文勉強也

適莫都狄反下謨各莫故二反謂无  
人无相也安適主適也亦敵也  
言敵死也莫猶慕也言慕欲也  
同然无往反謂不稱適也同然無  
知意也亦惶遽之白也經文從  
心作惘近字也

阿夷恬徒蕪反梵言也此譯云新學  
亦言新發意也

榮冀為朋反榮猶光華也亦光寵也  
冀幸也

牛漣竹用都弄二反通俗文乳汁曰漣  
今江南亦呼乳為漣也

渾淑視倫反謂專一不雜也下時六  
反詩云淑女傳曰淑美也亦善也  
妖蠱於驕反下聲類弋者反周易作  
冶冶容誨淫劉瓛曰冶妖冶也

謂姿態之白也

露枰皮平反廣足枰榻也

辱來又作愿同而属反辱耻也耻

愧來相問也

巢窠仕交反謂住止處所也通俗文

鳥居曰巢獸穴曰窠也

蹶取居月反埤蒼以為蹶起也礼記

子夏蹶然而起也謂急疾之白也

捉搦蒲畢反方言搦推也南楚凡相

推搦曰搦廣雅搦擊也

下卷

真人此即阿羅漢也或言阿羅訶經

中或言應真或作應儀亦云无

著果皆是一也

溝港古項反字略云水分流也謂湏

陀洹也此言入流或言至流亦言

分布果今言溝港者取其義也

沮教才與反三蒼沮漸也敗也詩云

何日斯沮傳曰沮壞也

奚得胡啼反蒼頡篇奚何也

悅懌餘石反介雅悅懌樂也謂意解

之樂也

貧窶瞿矧反三蒼无財備礼曰窶詩



云終宴且貧傳曰宴者无礼也  
字書宴空也

芙蓉又作扶同附俱反說文扶渠花  
未發為菡萏花已發者為芙蓉  
莖華胡耕反字林枝主也亦小枝也  
諸經皆作芙蓉莖華今經文作  
蘅胡梗反香草也尔足云杜蘅  
如葵臭如蘼蕪馬食之蘅非今用  
埤濕補支反助也字宜作卑蒼頡篇  
卑下也

洿田一胡反大曰潢小曰洿說文濁  
水不流池也三蒼停水曰洿

夜光千寶搜神記隋侯行見大地傷  
敕而治之地後銜珠以報徑寸  
純白而夜光可以燭堂也

徒隸達胡反礼記八曰徒徒隸也下  
力計反隸猶附着也隸奴也賤  
也僕隸也

駢駕念含反說文駕三馬也旁馬曰  
駢居右為駢乘者偕非常也三  
蒼馬曰駕

壽張又作訓壽俯三形同竹尤反壽  
張誑也謂相欺惑者也

未孚人作趨同芳務反礼云无趨往  
鄭玄注孚疾也廣足趨行也

棚閣蒲萌反通俗文連閣曰棚棚亦  
閣也重屋複道者也

荒見呼黃反荒忽也虛也謂荒忽虛  
妄見也亦迷亂也

以仿里翼反字書仿勤也今皆為力  
字也

惶荒胡光反下光讚經作慌呼晃反  
謂虛妄見也惶恐懷也慌慌忽  
也今經作荒案荒荒忽迷亂也  
其義是同漢書云忽荒冥漠无  
形也

非摸莫奴反亦摹字也摸法也謂掩  
取象也規模也

恒戢側立反說文戢戢也亦戢也聚也  
奮迅王菩謹所問經上卷

怖赫呼駕反及吊来赫亥去距人謂  
之赫方言作恐閱音呼激反

聾症於假反症亦瘖也經文作疴烏  
歌反病也疴非字體

大疰嚴法門經上卷

晡沙布胡反經中或作逋沙又作補

沙亦作富樓沙皆訛也正言富  
盧沙此去士夫亦言丈夫

剛樞渠月反尔足厯謂之杙杙櫟也  
櫟音徒得反

鵠鵠又作鵠同慮唐反尔足鵠鵠鵠  
郭璞曰即鵠鵠也鵠音胡哭反  
唯噉又作啞同所甲反婢蒼聲類皆  
作啞鴨食也離騷云鳬鴈皆啞  
梁藻考上林賦云啞鵲青藻皆  
是也字書噉噉也書亦作軟所  
洽反謂以口微吸之也亦軟血也

## 下卷

胆蟲字林千餘反通俗文肉中虫謂  
之胆經文從虫作蛆子餘反蛆  
契𧈧也又作疽癰也下今或作  
虫同除中反尔足有足謂之蟲  
不鑒字書作鑑同古鑑反廣足鑒炤  
也鑑謂之鏡所以察形也

## 順權方便經上卷

麼虫莫可反通俗文細小曰麼三蒼  
麼微也經文作𧈧近字也

樂瓔珞在嚴方便經

十佉去伽反案十佉盧為一佉利十

什利為一車經文作啣非也

大雲輪請雨經

始寐

准元反

底利

補寐反

呼患

芳流反

碁磔

猪金反

音反

忡忡

新中反

糝波

女收反

大雲請雨經

篋筥咎俠反下肯吏反威衣器也

黠啞

烏奚香利反

擗至

亦反

敬弥

太宜反

梯淡

他計反

啗婆

烏威反

紗俱

汗加反

伽唎

女威反

拙鴉

徐世反而注反

陸驥之忍反

羅韶

市鏡反

剛珠

所軒反

目冗

而勇反

呬利

香伊反

垣抵

丁礼反

苔浮

徒來反

琛琛

卑林反

泥鄰

乃可反

大方等大雲請雨經

礮聲又作輶殷二形同於近反通俗

文雷聲曰礮埤蒼砢礮大聲也

亦聲豐礮也砢音普巾反礮普

賴反

滋味古文孖穉二形同子夷反滋益

也滋潤也經丈從口作𦣻𦣻差也

又作孖似思子思二反說文孖

孖汲汲也或作攷方言東楚之

間雙生謂之雙孖

師部

勑聲反

孖

丑一反

戰漙其錦反寒戰極也經文作噤非

字體也

暉韞徒感反羅薛蒲閑反枳利居丁反

嘻梨虛基反經文作趨非也

盧徒兩行反韞歌都奚反

德護長者經上卷

漏泄思列反廣雅泄溢也泄漏也亦

發也

下卷

門閭又作柶同苦本反三蒼禮記外

言不於閭鄭玄曰閭門限也

廡廊籀文作廡同亡禹反說文堂下

周屋也廊亦屋也

紇多胡沒反神名也毗捩知果反皆神名也

脂鄉國名也或言震旦或玄真丹皆

一也此言漢國也此無正翻直

神州之搃名也

月光童子經

已索所格反蒼頡解詁玄索盡也又

亦偶也

翳日於計反廣足翳障也方言翳

覆也

滔天土高反尚書浩浩滔天孔安國

曰滔湯也言水盛大若湯天也  
驚鳥脂利反猛鳥也廣足驚執也謂  
能執服衆鳥也鳥之勇銳者曰  
驚鷹鷂之類也經文從虫作蟄  
除立反虫獸蟄藏也蟄非此用  
惛窳徒類反尔足惛懼也郭璞曰即  
恐懾也

遁藏又作遯遯二形同徒頻反廣足  
遁避去也說文遁遷也隱也

蠅蟻亡結反尔足蠅蟻郭璞曰小虫  
似蜻風春雨磴者也

稽顙字詰古文諧同苦礼反說文下  
首也三蒼稽首頓首也顙額也  
白帟通曰所以稽首何稽至也  
言頭至地首頭也周礼太祝辨  
九拜一曰稽首是也

俾倪或作顙倪兩字又作𡗗𡗗二形  
字林同普米反下五礼反俾倪  
傾側不正也淮南子六左顙右  
倪是也

𡗗我普我反謂搖動不安也經文從  
足作距蹠或從山作𡗗蹠並非也  
相𡗗古文𡗗𡗗𡗗三形今作𡗗同文



衡反謂鼓觸也

緹悞他礼反說文帛赤黃色也赤緹  
縹色也一染為縹縹淺絳色也  
縹音遷縹反

赤紫古文紫今作唛同子累反廣  
疋紫口也字書紫鳥喙也經文  
作隳書無此字唯諸集有此字  
音徐亮反又去或作吮

霍然呼郭反霍謂急疾之自也經文  
作懼誤也

探道他含反余雅採取也說文遠取  
曰探又音他閭反探試也

申日經

申曰此去首寂

无垠又作浪同五巾反垠号也說文  
地垠岸也

拘著或言居枳羅鳥此去好聲鳥  
經文作耄誤也

鵠鴨胡葛反下又作鵠同於甲反鵠  
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闕死乃止  
洪炎借音以贍反正字作焰又作燄  
光焰也說文火微燄燄然也

亘然歌鄧反亘猶恒然也亘亦通也  
善思童子經上卷

搦拳又作攢同女卓女革二反搦捉也說文搦按也

大方等頂王經

屈奇衢物反異也淮南云屈奇之服許叔重曰屈封也奇長也經文從玉作珉琦二形非也

法鏡經上卷

聞物國謂舍衛國十二遊經云无物不有國正言室羅伐國此譯云聞者城舊云舍波堤城或言捨羅婆患帝城皆訛也

勝氏樹謂祇陀林或云祇洹並訛也正言逝多憍薩羅國波斯匿王之子也

除饒渠鎮反舊經中或言除士除女亦言熏士熏女今言比丘比丘尼也案梵言比丘此云乞士即與除饒義同除六情飢斷貪欲染也以善法熏修即言熏士熏女也多惡於各反過惡也所為不善也經文從人作億或從草作慈並非也

除剔又作𪔐同他歷反通俗文去骨曰剔今借音他計反

汝迺奴改反介雅云迺乃也亦乃字也說文迺往也聲類迺至也樂法五孝反愛欲曰樂經文從人作𠂔非也

應儀或云應真舊云无著果亦云阿羅訶今皆阿羅漢同一義也

昆弟又作羈同孤魂反說文同人謂兄為昆余疋兄昆也又云昆後也注云謂兄後也此方俗異言耳磔切廣何反本作瑱論語骨曰切象曰瑱言骨切象磔以成器辟人學問以成德也

# 下卷

𧈧子音莫蚊類而小山南多𧈧此物群飛蔽日鬣人痕如手許耆也肥腴庾俱反說文腴腹下肥也腴亦腹也

猱獮古還反下居縛反說文大母猴也似猕猴而大色蒼黑善猱持人好顧眄經文作狒狒非字體也眈贅籀文作𦘒今亦作𦘒同有流反下之𦘒反小曰𦘒大曰贅廣足𦘒腫也說文𦘒贅也莊子附

贅懸耽是也經文作耽臨二形  
非也

玷缺丁簞反玷亦缺也經文作玷音  
古穴反玷非此義也

墜久直淡反墜墜也經文作𦣻久非也  
庶得尸預反庶猶冀也冀望得也經  
文從言作諉之若反非此用也

郁伽長者所問經郁伽此譯云威德

謝譚今作朝同竹包反蒼頡篇調調  
也譚宜作話胡快反廣足話調也  
牽拙苦口反說文牽引也下又作曳  
同餘世反拙引也

財賄古文賄同呼罪反財貨也周禮  
通貨賄鄭玄曰金玉曰貨布帛

曰賄

躑躅又作躑同丈赤反下又作躑同  
丈足反字林駐足不進也廣足  
躑躅跼蹢也

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

強項胡講反謂戾人項強難迴也无  
量清淨覺太強項愚癡人是也  
六品經作增上慢人其義一也  
塵塵之乳反似塵而大尾可以為拂

也山海經云荆山多麇是也

元量清淨平等覺經

上卷

寶珥如志反蒼頡篇珠在耳也耳璫

垂珠者曰珥

焜煌胡本反下胡光反方言焜煌盛

白也煌亦明也

征徂之盈反下之容反方言征徂惶

遽也

項很又作很同胡鑿反項很也很人

強項難迴也下文作蒙龍愚癡

國語很遽也謂遽戾也字從艮聲

青瘦又作瘠同所景反青瘦也病也

釋名云青瘠也病者瘠瘦也經

文作省非體也

糜盡亡皮反案糜散也亦碎也

瘡樓烏合反菩薩名也依字病短氣

曰瘡也

雷霆達頂達丁二反蒼頡篇礚礚也

尔足疾雷曰霆霓注云雷之急

激者也

下卷

有鉉胡犬反鉉亦繫也 戾亮力計反

事譏女交反譏譏謹呼也廣足譏鳴也說文譏譏志訟聲也

屏營卑營反謂惶遽也廣雅屏營征徂也

穡氣字書作蓄同勑六反穡謂積也聚也經文從心作懣許六反懣起也懣非經意

各勑莫芥反埤蒼勑強也勉也勑也尚書用勑相我國家是也經文或作勑

尫狂今作尫同烏皇反尫弱也通俗丈短小曰尫尫亦羸黑也

盼親普幻反下力再反說文盼目白黑分也類內視也經文作眊亡見反邪覩也下作昧力代反瞳子不正也昧非此用

辜較古胡反下又作擗同音角辜較固也大也較亦專也專略其利也言官家大固取酒利也

喫酒口迹反謂喫飲也經文作擊非字體

魯扈胡古反謂自大也亦縱橫行也自縱恣也漢書音義曰扈謂跋



扈也

睢吁許佳反訛文何目出也聲類睢  
睢大視也謂張目叫呼也

澹澹莫董反下胡動反元知也通俗  
文泥塗謂之澹澹經文作蒙空  
非體也

湔洒子田反下蘇礼反字林湔浣也  
洒濯也

雍和又作邕同於恭反尔足雍雍優  
優和也

壁蹇必赤反下居免反壁不能行也  
蹇跛也壁從止也

阿弥陀經上卷 阿弥陀此言无量壽

湏楓 音風 羅倪 三計反 較陀 蒲達反

扈斯 胡古反 滑歧 居毀反 賓顓 胡滿反

陀逮 蘇木反 諦耶 所紀反

雄傑奇揭反詩云邦之傑兮傳曰傑  
特立也亦才能也智出千人曰  
傑英傑也

掌柱取孟反今謂邪柱曰掌也

苦苦徒彫反苦苦亭貞也亦遠也苦

適也

下卷

祝祝之育反祝祝猶專專也

認詞處痛反下徒痛反通俗文言過

謂之認詞纂文云認詞急也

蔡躋

下合  
對反

无量壽經上卷

微瀾洛安反介雅大波為瀾小波為淪

享茲虛掌反享當也亦受也經文作

嚮非體也

煜燿由鞠反下弋斫反說文煜煜耀

也燿火光也經文作昱燦非字

體也

該羅古來反該偁也方言該咸也

吞噬土痕反又音天吞咽也下時制

反噬齧也亦食也正作噬

醢酒又作媿耽耽三形同都合反說

文媿樂也亦嗜也

糾舉居黜反糾正也糾察異之負也

攝也舉也

潢潢胡廣反下以掌反楚辭潢潢猶

浩蕩也經文作混

虛空孕經上卷

空孕古文嫺同翼證反

依字含實曰孕孕妊  
子也實足孕傳也

礪石居良反形如薑也通俗文地多

小石謂之礪礪

寶線古文綫同私賤反謂縫衣縷也  
為總又作縹縹二形同思歡反說文  
蜀白細布也凡布細而疏者謂  
之總

犀牛先奚反介雅犀似豕三角好食  
棘也

城隍胡光反三蒼城下坑無水曰隍  
下卷

背大又作偕同蒲賚反相違背也謂  
棄捨相反也廣足背北也後也  
經丈從人作偕非也

虛空藏菩薩經

澄霽祖計反說文雨止曰霽霽晴也  
眈帶如志反通俗文毛飾曰眈如刀  
鞘飾也

踣鈴蒲北反下巨炎反

毆漏

於厚反

諾蹠

居綺反

頽隳

都我反

虛空藏菩薩神呪經

陸瞢蒲何補何二反依字瞢白也

留牟

彌勒成佛經

泯然彌忍反字林泯然盡也廣足泯

絕滅也

狼跡山案梵本言屈叱播陀山此云  
雞足山又云尊足山今迦葉居  
中者在菩提樹東也

鷹鵝胡骨反亦鷹類也

彌勒來時經

倪耆縫魚礼反下力底反縫正逢  
反龍名也

汜羅敷劍反城名也

无量壽佛經

阿閼鞞又六反亦云何閼婆此譯云  
不動

藥師本願經

紕繆正畎反下亡幼反礼記一物紕  
繆注云紕猶錯也繆猶亂也誤  
也經文從糸作繆借字也

方懲直陵反詩云寧莫之懲傳曰懲  
止也又革也案改革前失曰懲也

正恭敬經

蹠足徒蹠反聲類云蹠蹠也廣疋蹠  
蹠蹠也

蹠足丑白丑卓二反蹠蹠行脚長短  
也廣雅蹠蹠無常也

離垢施女經

邠耨文施弗邠音甫貧反或言分耨  
文施<sup>居</sup>或言富邠<sup>男</sup>施弗多羅此  
譯云滿嚴飾女子又言滿見子也  
<sup>加</sup>竿或作葭同古遐反謂卷<sup>加</sup>葉吹  
之者也因以名焉下爲俱反古  
史考曰女媧作簧其後隋作竿  
三十六管

无垢施菩薩分別應辯經

沸星或云佛星或作孛星或言弗沙  
星皆音字訛也正音富沙依諸  
經云如來成道出家皆用二月  
八日鬼宿合時依日歲分經二  
月九日曙夜分屬九日故也

无畏德女經

蘇麻又作蘇同布迷反三蒼蘇草也  
其生似樹者也

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

五旬或言般遮旬般遮此譯云五即  
五神通也

因堤都犁反菩薩名也

羣越力西反經中或言離越同一義也  
于蔗經文又作竿柘同諸夜反通俗

文荊州竿蔗或言甘柘一物也  
蠱狐餘者反說文狐奴獸鬼所乘有  
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必  
首丘

尊勝菩薩陀羅尼經

泚曇

之氏反

目跽

丘鼓反

伽寧

奴定反

阿搭

齒蓋反

阿噎

殊嚙

乃結反

吟欣

烏乳反

娑攤

力斯反

阿躡又作打同他弥反

第一義法勝經

成擔都濫反言蓬亂可擔揭也

富特伽耶或名富伽羅或言福伽羅  
皆訛也正言補特伽羅此言數  
取趣

大威燈光仙人問經

瓶罐又作灌觀二形同古亂反汲器也

葦町徒頂反頃町也說文田處曰町

蒼頡篇町田區也

字愜苦頰反依字廣雅愜可之也字

林愜快也

龍施菩薩本起經

嚶嚶烏耕反謂兩鳥鳴也余足丁丁

嚶嚶相切直也



恨恨力尚反廣足恨悲也謂恨恨然  
愁悲也

縷陳力主反絲縷也言數如絲縷多  
難陳也經文作屢非體也

菩薩睽子經

麋鹿亡悲反蒼頡篇去以冬至解角  
者說文鹿屬也

徬徨捕光反下胡光反徬徨徘徊也  
埤蒼徘徊彷徨轉相釋也

磔磔五合五閭二反埤蒼磔磔高貞  
也磔音才合反經文作儼非也

了本生死經

苦懣古文懣同莫本反說文懣煩也  
蒼頡篇懣悶也亦憤也

嘗啖又作敢同徒敢徒濫二反喫  
也

箭竿側格反

稻稈經

生穗又作采同薛醉反說文禾成秀  
人所收者也

无所希望經

慌如又作慌呼晃反漢書音義慌忽  
冥漠无形也不可測量之意也

象腋經

瞢伽莫崩反經文作瞢非也

摩仇渠牛反經文從口作𠵽非也

一切法高王經

強伽舊名恒河是也亦名瓠伽從阿  
耨大池東面象口流出入東海  
其沙細與水同流也

垣弥三蒼音都美反謂大身魚也其  
類有四種此取小者朱相吞食  
也經文從魚作𩺰非也

佛遺曰摩厘寶經

傲莫又作僥說文從心作傲同古堯  
反僥希莫也遇也莫幸也

天晴又作暉𣦵二形同徐盈反聲類  
雨止也經文作𩇛非體也

蠹虫丁故反說文木中虫也如白魚  
等食人物穿壞者也

譁名呼水反譁謹譁也蒼頡解詁云  
譁言語譙譙也

諛訑以珠反不擇是非謂之諛下大  
可反慕文士兗州人以相欺為  
訑又音湯和反訑避也

僻易疋尺反僻避也亦邪僻也

胎藏經

輟草張衛陟劣二反輟止也尔雅輟已也

蚯蚓音丘引即曲蟺也亦名塞蟺亦名寒蚓蟺音善

無垢賢女經

裨樓辟弥反長者婦名也胎藏經作

捍疑字誤也

无量門微密持經

放佚餘質反說文水所蕩佚也經文

多作逸

饒裕古文<sup>同榆</sup>句反神名也

阿難目佉陀羅尼經

阿波<sup>居毀反</sup>

羅揮

<sup>辟弥反</sup>

喜羅

<sup>香基反</sup>

揭棧

<sup>仕簡反</sup>

瘴弥

<sup>都鐵反</sup>

无量門破魔陀羅尼經

薪鞞

<sup>所宜反</sup>

昵閭

<sup>光反</sup>

頰扶

<sup>勃七反</sup>

鄰眈

<sup>齒移反</sup>

劬拉都計反經文作<sup>𠵽</sup>非也

舍利弗陀羅尼經

麋底

<sup>居維反</sup>

陀弭

<sup>土鄰反</sup>

𧰨字

<sup>古我反</sup>

一向出生菩薩經

阿臚又作袒同徒宜反

啤帝

<sup>丑角反</sup>

柵子

<sup>又白反</sup>

前世三轉經

无癰薄寒反蒼頡篇癰痕也經文作  
𦵏非字體也

妊娠書隣之刃二反詩云大妊有娠  
傳曰娠動也謂懷胎孕名也

身餒奴罪反論語餒在其中餒餓也  
又音於爲反謂以食散與鳥狩也

𩺰口又作𩺰同戶姑反言寄食也江淮  
之間謂寓食為𩺰尔雅𩺰𩺰也

注云即廩也

太子刷護經

蠓飛又作翹同呼泉反飛與也

橐駝又作駝同力各反又音託知水  
泉所出性別水脉指地則水出也

善法方便陀羅尼經

薩謬直移反摩系胡計反

金剛秘密善門陀羅尼經

波沘直飢反極致之進反

華積陀羅尼經

侔尼莫侯反志棉勑絃反懃訶於計反

訶邏力余反經文  
屬非也脛底上九尸反

麥祢竹加反下  
太乳反沙拏女居反

華聚陀羅尼經

羅和胡戈反經文作利非也

啼帝盧九反

啞婢勑二反

解節經

傷佉經中或作蟻佉又作儀佉正言

勝佉此譯古貝

辛粹力達反通俗文辛其曰粹經文

作刺非體也

放針經

恬頭又作惹同而者而斫二反佛剎

名也依字方言惹語亂也粘惹也

拔陂經

拔陂蒲達反下彼皮反

迦簍力主反皆菩薩名也

拘遲私廉反國名也依字遲進取也

謬淪麼諫反下力均反菩薩名也依字

謬欺也淪沒也經文有作論盧

昆反

如括又作狂狂二形同房悲反郭璞

注尔雅狸狂狸也

如景居影反光景也几陰景者因光

而生故即謂為景葛洪作字苑

始加彡作影

常擊苦閑反尔足云擊固也牢固之

白也亦牽也擊也

不跌徒結反通俗文失躡曰跌廣雅  
跌差也

不宥于救反宥寬也周禮三宥一宥  
不識二宥過失三宥遺忘也

相躡又作躡同七羊反三蒼敬也容  
止兒也躡動也

孔雀王呪經

掘土渠勿反說文掘搨也廣雅掘穿  
也經文作桂誤也

兜沙經

此譯云行業經

周币祖合反說文币周也廣雅币遍  
也字從倒出而币也春生出地  
秋死入地還至本處故曰币或  
作匝近字也

我曹又作替同在勞反史記十餘曹  
脩如淳曰曹輩也

價提捨洹鄒價音質上方佛刹名也  
俱譚滑提徒南反諸佛名也經文  
作譚

瘧天烏合反此言有光壽天是第二  
禪中初天也亦名少光天以光  
少故也瘧波摩那此言無量光  
天即第二禪中第二天也以前  
光明轉勝轉妙故也經中有作



阿波摩那天是也

須臾音帝經中或作須帶音同帝又  
徒計反中陰經作須帶樓炭經  
作須臾音帝皆梵言輕重也正  
言須達梨舍那此云善觀天又  
言善見天定障漸微見極明徹  
故名善觀也經文從無從足作  
雙舊音武非也

戰施蒲達反此云賢或云善是王舍  
城在家菩薩也

大乘律

憚本

優婆塞戒經

佛藏經

大方廣三戒經

寶梁經

梵網經

菩薩藏經

法律三昧經

菩薩內戒經

淨業障經

文殊淨律經

重譯

優婆塞戒經

第四卷

犁耨說文又作耨同乃候反除田器

也釋名耨似鋤耨耨木也耨音

火高反

顛面普米反說文傾頭也蒼頡篇不  
正也廣雅顛邪也淮南子云左

顛右倪是也

自鍾止容反慕文鍾聚也

共賄又作駝同紀駿反廣雅賄賄也

耳鉤蒲貌反書无此字宜作掇抱掇

三形同蒲交反今言掇刮也

曰掇江南音平溝反又平孝反

## 第六卷

長攤又作籬拖二形同力支反通俗

文柴垣曰籬也

鞭撻比絲反以革朴罪人者也下又

作逮同他達反撻笞也以荆捶

之曰撻經文從草作撻非也

押額又作箒同音甲押束也押籬押

物皆作押字從手

𦵏𦵏莫蘭反說文𦵏滿𦵏也

## 佛藏經第一卷

糟粕籀文作醕同子勞反不沛酒也

下普各反酒滓也滛糟曰粕也

大方廣三戒經

## 上卷

獮𧰨廣志作𧰨同語園五桓二反字

林野羊也其角堪為鞍月小𧰨

也出西方似吳羊而大角也角

重於冥呼為𧈧𧈧下丁迷反𧈧  
羊也三歲曰𧈧也

拘枳居紇反或名拘翅此或作瞿翅  
羅譯云鷓鴣鳥也

烏雉古文雜同直里反經文作鴉餘  
詰徒結二反今足鴉鋪鼓也

### 下卷

蝗虫胡光胡孟二反毛詩虫魚䟽去  
阜蟲蝗也今人謂蝗子為蟲子  
魚子化作張斐解晉律云小曰  
蝻大曰蝗也

漆梓又作𣎵古文作𣎵籀文作𣎵同  
蒲塞反圍器也

鼓囊又作𣎵排二形同蒲戒反謂鍛  
家用炊火者也

寶梁經上卷

逋生補胡反宜作𣎵力舉反謂田中  
不種自生禾豆者為𣎵生也

釘磔竹格反說文磔張也開也經文  
作𣎵俗字也

### 下卷

縱壞又作𣎵縱二形同徒覓反說文  
縱補縫也

梵網經下卷

荅惹古額反余定荅山惹注去荅一名山惹并州以北多饒荅惹也經文作革非體也

狔狸古文堆字林餘繡反江東名也又音餘季反建平名也似弥猴而大黑色江東養之捕鼠為物捷健也

鐃刺仕衫反廣足鐃謂之鉞謂針刺也說文鐃銳也經文作劓斷也菩薩藏經

十柑口甘反柑器也可以盛貯者也法律三昧經

迂遠禹俱一禹二反迂避也亦遠也大也

譁訛匹余反下資余反通俗文難可謂之譁訛經文作卑吡

聚感子六反感迫促也廣足感急也經文作跼踏之跼非體也

菩薩內戒經

和闐或言和上皆訛也或言郁波弟耶夜亦言鄒波陀耶此譯云近誦近亦遠也小也以其年小不離於師常近受經而誦也亦言覓

教師也

阿祇利或言阿闍梨皆訛也正言阿遮利耶或作夜此譯云正行或言軌範師也

著蕤又作管同古顏反說文蕤香草也蕤蘭也

迦底必利反謂如來名号功德也馭法又作御同魚據反言馭者所以驅之也內之於善也謂指撝使馬也

淨業障經

殞命又作隕同為愍反聲類殞沒也亦墜落也

鼻揉古文粗𦙴二形同女救反菩薩名也

大乘律重譯

文殊淨律經

奔走古文𨔵今作奔同補門反奔走也

燔燎又作燔同扶表反加火曰燔燔亦燒也下力吊反說文放火也又火田為燎放火也廣足燎乾也

怯慙又作怯同怯業反多畏劣也下  
奴課反三蒼慙弱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八 第四十二張 陸



一切經音義卷第九

陸

翻經沙門玄應撰

大智度論

第一卷

貨麤莫倏反三蒼貨換易也謂交易物為貨也

幻術倏辨反說文幻相詐惑也案幻謂相欺眩以亂人目也術法也術亦道藝也又邑中大道名術術道四通今術亦余無所不通也唐勞字詰古文勗勗三形同徒當反案唐徒也徒空也余雅勞動也勞力極也

嬰咳於盈反嬰猶嬰媿也蒼頡篇女曰嬰男曰兒釋名曰育前曰嬰投之嬰前以乳養之故曰嬰兒咳古文孩同胡来反說文咳小兒笑也咳稚小也禮記世子生三月父執子之手咳而名之是也論文有從女作孩字林古才反孩大數也孩非此用嬰音烏奚反媿五奚反

乳哺蒲路反哺含食也淮南子云含哺而而許射重曰口中爵食也今亦作哺

嵐毗力含反或云流弥足此譯云解脫處亦名滅亦名斷

嬉戲又作僖同虛之反說文僖樂也蒼頡篇嬉戲笑也尔足戲謔也郭璞曰調戲也

服御扶福反說文服用也尔足服整也服御令齊整也御古文馭同魚據反廣足御進也侍也蔡雍獨斷曰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御之所親愛則曰幸也

唐突字體作揶揄二形同徒郎反下徒骨反廣雅觸冒揶揄揄也字書揄揄也

蹴蹋千文反下徒盍反謂以足逆蹋之曰蹴也

## 第二卷

不倚於蟻反廣雅倚因也謂因物而依倚也又音渠蟻反謂倚立也汝曹又作瞽同自勞反史記十餘曹

循之如淳曰曹輩也詩云乃告其曹傳曰曹羣也

師保古文貸<sub>保</sub>保三形同補道反禮記出則有保入則有師保安也謂以道安人也保守也說文保養也

詭名俱毀反謂變詐也

偶得吾苟反尔足偶遇也郭璞曰偶尔相值也

掣電充世反掣電陰陽激耀也

驟墮仕救反國語驟救傾危以時賈逵曰驟疾也

號咷徒勞反案號咷大泣也

剖裂普厚反案剖猶破也蒼頡篇剖坼也

彗星蘇醉囚芮二反妖星也言星光似掃彗也

噢咿乙六於祁反埤蒼噢咿內悲也謂痛念之聲也論文作<sub>郁</sub>郁二

形非體也

谿谷苦奚古木反尔足水注川曰谿通川者曰谷

四疊徒類反蒼頡篇疊重也積也論

文又作𦵏音同疊說文重衣也  
二形隨作

渾濁後昆後衮二反渾乱也說文渾  
汚也

牛齣又作齣三蒼作齣詩傳作𠩺同  
丑之反韻集音或之反介足牛曰  
齣郭璞曰食已復出嚼之也  
廓然口郭反廣足廓空也方言張小  
使大謂之廓

敲門又作敲蒼頡篇作𢶏同苦交反  
擊也橫搥也

### 第三卷

𡗗𡗗又作𡗗同山角反通俗文含吸  
曰𡗗經文作𡗗俗字也

𡗗𡗗陸奚昌是反秦言明行足  
伽𡗗又作𡗗𡗗二形同蒲戒反此言  
世間解

舍南正體作誦同女函反譯大人也  
黑麋於𡗗反謂面黑子也論文作𡗗  
於感反

循環似均反謂旋繞往來也亦巡也  
遍也

蕃息輔來反蕃滋也謂滋多也息塞

也言物滋息塞滿也

刮叙又作刷同所劣反說刷拭也廣足叙刮也

罄竭古文空同可定反說文器中空也介足罄盡也

#### 第四卷

晡時補胡反淮南云日行至于悲谷為晡時謂加申時也

扣開祛後反廣足扣舉也扣擊也植樹又作植同時臧反植猶根生之属也

勞擾如紹反說文擾煩也廣足擾亂也第五卷

抒大除呂時汝二反說文抒挹也挹酌也廣足抒漂也通俗文汲出謂之抒也

內感又作憾同且的反廣足感近也詩傳曰相親也

扳稱又作攀科二形同普女布女二反字林扳引也釋名六攀翻也連翻上及之言也

五炮蒲孝反論文作鼪炮二形未見所出也

眼眅又作眅釋名作眅同子葉反說文目旁毛也

惺惺猗角反惺謂大帳也小介反去覆帳謂之惺惺幕也

越小又作越同他吊反謂越躑也論文作躑勑格勑角二反跛者行蹠躑也躑非論旨

賈人公戶反坐賣也白虎通曰賈之言固也固物待民來以求其利也

## 第六卷

呵腰古文樓同力侯反依字三蒼八月祭名也

伎羅之豉反依字詩傳去伎害也說文伎恨也

訥口又作訥同奴骨反訥遲鈍也說文訥難也

怨仇渠牛反怨偶曰仇介反仇讎正也怨之疋也

不緊古文杭同該礙反字林工內反謂平斗斛者也

## 第七卷

縹色疋遶反謂天縹也如帛之青白色也



陰瞠古文壇同於計反釋名云瞠翳也言雲氣瞠翳日光使不明也

斷齒牛介反蒼頡篇齒根也說文齒肉也

木餘也

火燔子勞反說文燔焦也蒼頡篇燒手捫莫昆莫本二反聲類捫摸也字林撫持也

蹈躅徒到自亦反廣足蹈行也字書躅踐也

## 第八卷

伯仲謂兄弟也介足伯長也伯位之長也韓詩仲中也言位在中也禮記幼名冠字五十為伯仲周道蜀郡居例反秦言寶積經本或作刺那力達反

## 第九卷

龍蟠蒲寒反禮記而蟠于地蟠委也廣足蟠曲也

狂狷古文忽狷二形今作獫同俱面反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无為也

潘澱蒼頡篇作澹同敷素反江北名

泔江南名潘澱古文黠同徒見反  
澱滓也江東呼為湔論文作淀  
水名在新陽又如洌而淺亦曰淀  
淀非此義湔音魚斬反淀音殿  
長跼古文蹠同奇几其矢二反說文跼  
長跪也釋名云跼忌也見所敬  
忌不敢自安也

第十卷

氐宿丁計都礼二反尔雅天根氐也  
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也  
奎宿口携反尔足降婁奎婁也白虎  
宿也

觜宿子移反尔雅觜觜之口營室東  
壁也四星方似口因以為名也  
髑髏古文顓顓二形同徒木力侯反  
頭骨也

檻樓古文檻又作縑同力甘反檻樓  
謂衣敗也論文作藍涂草也藍  
非今義

馬廐古文厩餉二形同居宥反說文  
馬舍也釋名云廐鳩聚也牛馬  
之所聚也周礼去馬二百一十  
四疋為廐

逸馬古文軼同余質反廣尺逸走去也奔逸也縱也

掟壓又作碓同丁回反謂投下也壓於甲反自上加下也論文多作庠通俗文物欲壞曰庠廬庠非此義廬音仕加反

孝掠古文剝賧二形同力尚反蒼頡篇掠問也謂榜捶治人也

戶排蒲皆反謂木闌開戶者也如戶鈎等也

捷垣直飢都犁二反譯言續

親親且隣反礼記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蒼頡篇親愛也近也

倏然徒闕反蒼頡篇倏恬也說文倏安也廣尺倏靜也謂倏然无為也

黠而今作絀同勅律反黠放也廣雅黠去也退也

以肅思六反肅嚴也謂嚴急之言也肅戒也勅也

禦寒古文𡔷同魚舉反廣尺禦止也當也尔足禦圍禁也未有而豫防之也論文或作御毛詩亦以御冬傳曰御禦也二形隨用

草芥歌邁反草也漢書俯地拾芥是也

第十一卷

營從古文覺同役瓊反蒼頡篇營衛也亦部也

朝宗周礼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玄曰諸侯見天子之文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猶尊也

能擗補革反說文擗裂也廣足擗分也論文作躒補赤反躒跛也又作僻疋尺反僻邪也二形並非此用

第十二卷

贈遺余季反廣雅遺與也謂以玩好送人曰贈雅遺也

悠遠弋周反悠長也余雅悠遐也行之遠也

疽瘡且余反說文疽久癰也

第十三卷

姁利渠帙反龍名也依字南燕姓也豪爽所兩反方言爽猛也廣疋夷明也字從大大人必照明故從大也繾綣祛善祛阮反猶纏綿不離散也

憊然莫禹反三蒼失意自也恠憊之  
𡙇也論語夫子憊然何晏曰為  
其不達已意而非之也漢書憊  
然韋昭曰意未言也

鐵錄余攝反說文齊謂錄為錄錄音  
集也

僨僨亡忍无辯反謂自強力也強為  
之也

妻汝且計反謂以女妻人曰妻論語以  
其子妻之是也

毫毫古文毫絲二形今作耗同力之  
反漢書律曆志去不失毫毫孟  
康注去毫兔毫也十毫曰毫三  
蒼毫毛也論文作毫亦古字通  
用也

適无都歷反謂主適也

善府夫禹反說文府藏也三蒼府文  
書財物藏也風俗通府聚也公  
卿牧守文書財賄之所聚也

翕響呼反翕響揮霍謂奄忽之  
間也

夷滅以之反廣足夷滅也夷毀也  
變物紆詭反周札少曰委多曰積是  
也謂積聚也

輕汰今作溢同而一反水所蕩汰也

豪傑古文勢同胡高反下奇招反淮  
南子云智出百人謂之豪十人  
謂之傑案豪猶俊也亦才能也  
論文作桀鷄栖於杙為桀非此義

# 第十四卷

募人護故武句二反說文廣求也蒼  
頡篇問求也

控告枯洞反詩傳曰控引也韓詩控  
赴也

賙救今作周同之由反周札五黨為周  
使之相賙鄭玄曰賙謂礼物不  
備相給足也詩傳曰賙救也將  
救其急也

艇舟徒頂反釋名云二百斛已上曰艇  
安措且故反字林措置也施也論文  
作厓且各反說文厓厲石也

自替吐廉反尔足替廢也李邕曰替  
去之廢也

剛愎扶逼反左傳愎諫違卜愎戾也  
又曰強愎不仁愎恨也

# 第十五卷

勉勵靡辨反說文勉強也下呂制反



謂自勸勵

洋銅以涼反謂煮之消爛洋洋然也  
三蒼洋大水自也今雅洋溢也  
洋溢衆多也

避隈避去也於回反說文一由反水  
曲隈也隱蔽之處也論文隈烏  
回反愛也隈非此義

幾失渠衣反幾近也言近失而不失也  
蜺虫古文蝨同古蜺反禮記蜺虫未蟄  
鄭玄曰蜺明也明虫者陽而生  
陰而藏者也夏小正曰蜺小虫  
也蜺蜺也蜺蜺然小虫動也

穿窬欲朱反三蒼云窬門邊小竇也  
說文門旁穿木戶也又音徒構  
反禮記華門圭竇鄭玄曰竇門  
旁窬也穿牆為之其形如圭是  
也論文作踰越也度也踰非字體  
婬佚而一反廣足佚樂也蒼頡篇佚  
蕩也

不睦又作穆同亡竹莫祿二反睦和也  
睦敬也

邪僻疋尺反僻邪也案僻者謂為事  
邪枉不中理也

怵忽古文覓慌二形同呼晃反慌忽  
忘也

宗族子同反所承也字林宗尊也亦  
主也廣疋宗本也楚辭同姓曰  
宗族藁祿反族類也周礼四閭  
為族鄭玄曰百家也

第十六卷

斐疊孚尾亡匪反如有也傳曰斐文  
白也疊疊猶微微也

卒無子律反尔疋殍終也病之終也  
事之已也

恬澹徒兼徒濫反方言恬靜也廣疋  
澹安也

呿提又作𪔐同丘庶反秦言虛空也  
則𪔐或作𪔐同巨月居月二反說文  
𪔐僵却偃也廣雅𪔐敗也論文  
作𪔐古文𪔐同居衛居月二反  
尔疋𪔐動也案𪔐驚駭急疾之  
意也𪔐非此用

閒開謂崎嶇辛苦得達之白也又亦  
設置也

慄敢古耦反廣疋勇也蒼頡篇慄慄  
也𪔐敵為慄尔疋慄勝也慄𪔐

之勝也今亦作果慈音胡濫反  
第十七卷

秋穫胡郭反說文穫刈禾也草曰刈  
穀曰穫也

嫫嫫字林乙莖茫莖反心態也亦細  
視也論文作矐矐未見所出

黃驩如廉反驩類毛也論文有作駮  
字也

叱之齒遠反蒼頡篇叱呵也

逡巡且旬反尔足逡退也郭璞曰逡  
巡却退也

煜燿由掬弋灼反說文煜光耀也燿  
火光也廣疋煜熾也埤蒼煜威

貞論文作昱曰明也爍式灼反  
字兩爍同銷爍也並非此義

桎梏之實公篤反在手曰桎在足曰  
梏也

填積古文寘同徒堅反填滿也廣疋  
填塞也

即厭於舟反字苑眠內不祥也山東  
音於葉反

𤇗者古文𤇗𤇗二形同扶逼反方言  
𤇗火乾也關西龐冀以往謂之𤇗

第十八卷

著困胡困反說文困廁也蒼頡篇豕  
所居也字從口豕在其中也字  
意也論文作涸涸濁也亂也  
懸繩論文多作鉉胡犬反舉鼎也鉉  
非此用繩未見所出

能決胡玦反說文下流也又穿決也  
燒烙力各反謂燒煮物著之也論文  
作爍式灼反銷也爍非字義  
鷄鶩莫族反余足舒鳧鶩即鴨也野  
曰鳧家曰鶩一名舒鳧鳧在野翼  
舒飛速為鳧

紫跬今作味同子累反廣雅紫口也  
字書鳥喙也或作𪔐論文作𪔐  
檢諸經史无如此字唯傳毅七  
激去𪔐埴飲泉作此字音徐更  
反𪔐非字義跬古文𪔐𪔐二形  
同居呂渠呂二反說文鷄足跬也  
蚊蜂巨儀反通俗文矜求謂之蚊蛛  
也關西呼蜚搜為蚊蛛音求搜  
所誅反聲類云多足虫也

鵠鶩許牛反余足惟鵠一名鵠鶩南  
陽名鉤鵠

狻字體作猓或作猓同音加下居  
縛居碧二反亦足猓父善顧郭  
璞曰猓猓也似狻猴而大色蒼  
黑善猓持人好顧眄也古今注  
云狻五百歲化為猓也抱朴子  
云狻猴八百歲化為猓猓壽千  
歲是也

饕餮古文飣叨二形同他高反饕正  
字作飣同他結反說文貪也左  
傳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  
冒於貨賄餒積不知紀極天下  
人民謂之饕餮杜預曰貪財曰  
饕貪食曰飣也

眼陷陷沒也案陷猶墜入也論文作  
眊此應近字也

盪滌古文瀉同徒朗反下徒歷反盪  
滌謂洒器也

鐵弗字苑初眼反今之炙肉弗字也  
論文作鏃鏃削也

𢶏裂檢諸字書无如此字案字義宜  
作攢居碧九縛二反說文爪持也  
攢搏也

𢶏度古文𢶏𢶏二形同補耕反𢶏謂

振繩墨也

搏截徒官反說文搏團也字林作剗  
論文作揣初委都果二反量也  
度也揣非義音

六駁補角反尔足駁如馬倨牙食席  
豹駁多力獸也山海經云曲山  
有獸狀如馬白身黑首一角尔  
音如鼓其名駁食席豹可以禦  
兵詩云隰有六駁是也魏黃初  
三年六駁再見於野

𪔐𪔐又作𪔐同五𪔐反說文𪔐𪔐骨  
也廣足𪔐𪔐也

𪔐𪔐又作𪔐同竹皆反通俗文𪔐𪔐挽  
曰𪔐廣足𪔐𪔐也

𪔐諸力各力的二反蒼頡篇𪔐𪔐也  
說文車𪔐𪔐也

如𪔐側格反案𪔐猶壓也今謂以槽  
𪔐出汁也

蹂場古文𪔐同仁求仁柳二反通俗  
文踐穀曰蹂蒼頡篇蹂踐也熟  
躡也

赭色之野反三蒼赭赤土也

𪔐肉普漢反𪔐𪔐也方言𪔐𪔐也𪔐



岳以南陳類之間曰烹儀札凡  
煮於鑊中曰烹於鼎曰爓

燂燂聲類作燂燂二形字話古文類

燂二形今作燂同詳燂反通

文以湯去毛曰燂燂論文作燂案

文諸詮之蜀都賦音皆余燂反又

羊占反說文燂火燂燂也燂非

今義

磔牛古文凡同知格反廣雅磔張也磔

開也論文作攢未見所出

猛殺牛既反尚書尚迪果殺孔安國曰

煞敵為果致果為殺一日有決也

鐵杙余臧反余雅臧謂之杙杙檠也論

文有作鐵棧傳寫誤也臧徒得反

踢突今作遇同徒郎反說文搶也蒼

頡篇駢馳貝也亦失跡也聲類

踢趺也索字詁作撻換二形

銅檠巨月反說文檠狀也論文作鉞

通俗文去磨齊曰檠非今義

發撒陰列反廣足撒燒也檠云也檠

除也

檠戰古文登同渠飲反開口不閉為

檠也

決泚下甲丈甲反決泚謂冰凍相著也論文作泚非體也

撈抬薄衡反下又作𦵏同丑之反撈捶也𦵏擊也

忌憚渠記反廣雅忌恐畏也說文忌增惡也憚徒旦反憚難也

蔚茂於胃反蒼頡篇草木盛良也論文或作𦵏於屈反說文木葉生曰𦵏也

### 第十九卷

𦵏塵古文𦵏同許朝反𦵏謹也謹誼譁也左傳湫隘𦵏塵是也

无援字春反案援者謂依據護助之言懷孕移證反懷子也論文有作懷妊如禁反妊孕也

體胤兩振反余雅胤繼也繼世也說文胤子孫相承續也謂蕃育之稱也

麋麋古迴反牡鹿也說文以夏至解角也麋冬至解角也麋古文麋同於牛反余足牡鹿牡特也

有娘書隣反娘謂懷胎也書中亦作身二形通用也

軍持正言梧稚迦此譯云瓶也謂雙

口澡灌也論文作鐔鐔俗作也

岐道古文檠𡵓二形同渠宜反謂岐別義也尔足道二達謂之岐釋名去物兩為岐此道似之也

搏鹿補各反案搏猶拊拍也手搏也又搏取之也

## 第二十卷

抨則又作拼同普耕反說文抨彈也猶言抨毛抨弓等也

尺蠖烏郭於攢二反棄虫也說文屈申虫也尔足蠖尺蠖也郭璞曰蠅蠖也音子力子六二反一名步屈也舍人曰宋地曰尋棄也

## 第二十一卷

衣以於歆反案以衣被之曰衣衣謂衣著也

食以又作飢同囚志反謂以飯食設供於人口食

眇浹克尸反說文戡斃眇也戡莫結反論文作眇未詳

結聃乃冷反埤蒼聃聃耳垢也

俞多弋朱反廣足俞益也小尔足俞茲強益也



歆然所力反埤蒼恐懼也通俗文小  
怖曰歆論文作慄近字耳又作  
𪔐𪔐也𪔐非此義

閒跼古文峙同除理反言獨立也廣  
足峙止也

便晴精盈反漢書天晴而見景星孟  
康曰晴精明也

## 第二十五卷

豐渥烏學反詩去顏如渥赭傳曰渥  
厚也

## 第二十六卷

釀酒女帳反三蒼米麴所作曰釀

泚沙徒乃反案泚猶清汰也論文作

汰土蓋反通俗文浙米謂之泚汰

廬館力居反小介足去廬寄也黃帝

為廬以避寒暑春秋去之冬夏

居之故去寄止也

調投徒吊反廣雅調欺也調賣也調

調也

淩傷力外反廣足淩暴也犯也侮也

蒼頡篇淩侵也傷又作𪔐同以𪔐

反蒼頡篇傷𪔐也傷輕也今亦

作易

第二十八卷

喻風今作吸同義及反廣尺吸飲也  
兵伍兵威也五刃為兵下吾魯反同  
札五人為伍鄭玄曰伍衆也論  
文作仵吾古反逆也仵非字義  
寒吃古文謏寒二形今作寒聲類作  
謏又作仵同居展反方言謏吃  
也楚人語也論文作蹇蹇蹇也  
蹇非此義吃古文欲同居乞反  
氣重言也通俗文言不通利謂  
之仵吃

深濬古文濬濬二形今作浚同私閏反  
濬深也

堅著治略反堅牢也相著也

第二十九卷

襍鬱卑赤反說文鞞衣也廣尺襍屈  
也鞞音丘阮反

梁抨力將反謂橫梁也抨皮兵反埤  
蒼抨搨也謂獨坐板床也釋名  
云抨平以板作之其體平正也

第三十卷

大辟古文𡗗𡗗二形同脾尺反字林  
辟法也除也字從尸辛尸辛者



制其罪口用法也論文作邪僻字非也

祐利胡古反祐福也尔雅祐厚也

觚枝古胡反案觚猶枝本也未詳何語也

雷建達頂達丁二反周易鼓之以雷霆劉瓛曰霆雷也震為雷離為電尔是疾雷為霆寬郭璞曰雷之急激者也蒼頡篇霆霹靂也

### 第三十一卷

紹胄治又反字林胄胤也胤嗣也謂繼嗣先世也

### 第三十二卷

叅倍錯𦣻反廣足叅三也方言叅分也齊曰叅郭璞曰謂分割也

識記楚蔭反三蒼識秘密書也出河洛說文識驗也謂占後有效驗也珠璣居沂渠氣二反說文珠之不圓者也字林小珠也

錠光大徑反案聲類無足口鐙有足曰錠然燈佛是也

### 第三十三卷

礼𦣻吁誑反尔雅𦣻賜也郭璞曰謂

賜肉也

萎爛於危反聲類草木菸也廣疋蕪  
菸菸也

懾伏古文懾或作懾懾二形同古涉  
反字林懾服也懾恐懼也懾猶  
怯惑也

礪礪案字體宜作礪礪二形子容其  
俱反廣雅礪礪礪石也通俗文  
細礪謂之礪礪礪治玉礪礪  
治金淮南子玄待礪礪而成器  
是也

鹹鹵胡絨反說文鹵謂西方鹹地也  
不生物曰鹵

溝塍古文塍塍二形今作塍同余陵  
反說文塍稱田畦也史記大曰  
隄小曰塍論文作塍非體也

垣牆字煩反垣謂四周牆也釋名云  
垣援也

第三十五卷

隱須正字作意同於靳反說文有所  
據也

第三十六卷

錮石古護反說文錮鑄塞也

拯拔莖上聲說文拯謂上舉也救助也出溺也

第三十七卷

痿熱又作痿同於媯反謂黃病也  
所謂古法反取獸繩也論文作銜行  
賣也非今所用

第三十八卷

形地除矯反地見也形也案地者猶  
機也事先見者也

分解扶問胡賣反分謂分別解謂  
縫解也接中也

作摸又作摹同莫奴反摸法也亦規  
也謂掩取象也

第三十九卷

庇其方利反方言庇寄也通俗文自  
蔽曰庇

第四十卷

福祚粗故反祚祿也又位也報也  
擿口他狄反案擿亦剔也謂挑剔也  
擿治之也擿除也

第四十一卷

玷中都華反言文如玷也

駑馬怒胡反廣雅駑駘也謂馬中鈍

者也伯樂云大頭短喙一奴也脚不開屈玄目二奴也小口短又三奴也駘音待

第四十二卷

胞胎補交反說文胞兒生裏也

地虺古文虫蠃二形同呼鬼反毒虫也

第四十三卷

牝牡脾盡脾死二反說文畜母也雌

也牡莫走反說文畜父也雄也

詩傳曰飛曰雄雌走曰牝牡至

於雉鳴求其牡則飛鳥亦有牝

牡不但走者也

第五十三卷

鍤師難字作探同囚絹反謂以繩轉

軸裁木為器曰鍤經文作旋非

體也

肪膈先安反通俗文在腰曰肪在胃

曰膈也

鑽燧又作墜同辟醉反火母也謂取

火者也世本造火者燧人也因

以為名

尋繹夷石反方言繹理也二蒼解軸

也辭也

妖冶余者反謂鮮明莊飾也傲雅自得也

哆字借音都餓反依字說文殆可反張口也

拖字太何徒可二反依字拖曳也拖船尾也

醴字才何反依字通俗文白酒曰醴也濕麼莫可反秦言石論文作𩚑俗字也第五十五卷

診病字林諸刃反診視也聲類診驗也謂看脉候也

第五十八卷

姣輸古文媯同古飽反詩云姣人嫪兮案姣猶嫪媚不實也謂面從也

第五十九卷

薜荔蒲細來計反此譯言餓鬼也依字薜荔香草也其狀如韭生山石也

箭鏑都狄反說文矢鋒也史記鋒鏑或作鏃鏃鏑也釋名云鏑敵也可以禦敵也齊謂之鏃言其所中皆族滅也

深峭今作隄或作峭同且醯反廣足

峭急也

第六十二卷

蠱道工戶反毒蠱虫物病害人蠱在

皿中字意也

譴責去戰反蒼頡篇譴呵也廣足

譴怒也說文譴謫問也文中有

作詰責廣雅詰責問也

瞢瞢亡登反瞢盲也周礼鄭玄曰瞢

瞢无光也經文有作盲瞢瞢公戶

反无目謂之瞢

第六十三卷

給恤又作邳同思律反振恤也謂以

財物與人

第六十七卷

眼眊正字作眊同火鎔反字書一目

合也

手麾今作搗同呼皮反舉手曰麾謂

手之拍也以旌旗指麾衆因以

名焉

第七十二卷

偃蹇巨偃居免二反廣疋偃蹇大矯

也謂自高大也釋名偃息而卧

不執事也蹇跛蹇是也病不能作



事今託似此也

第七十七卷

庠序徐陽反下古文序同徐舉反舉也謂儀容有法度也周曰庠夏曰序白虎通曰庠之言詳也以詳禮儀之所也序者序長幼也機會居衣反說文主發之機也亦先見也周易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會古文合同胡外反尔是會對也謂相當對也又會亦聚也合也虜掠力古反下力尚反虜獲取也戰而俘獲也掠劫財物也

餌食如志反蒼頡篇餌食也案凡所食之物皆曰餌

癢疹於近之忍反皮上小起痕跡也今俗亦謂肉斗腫起為癢疹或言癢朋說文朋癢也音丈忍反論文作隱軫非體也

第八十卷

級其爵立反級次也謂階之等數名曰級師旋斬首一人賜爵一級因名賊首為級也

是抹字詁古文誅抹二形今作救同

居又反救助也

第九十三卷

委佗於危反下徒何反余足委委佗佗美也美艷之自也

撓色乃貌反廣足撓亂也說文撓擾也

第九十五卷

迂迴禹俱一禹二反迂避也遠也亦廣大也

石罅古文罅罅二形或作罅同呼嫁反說文罅裂也圻也謂石壁小開也

第九十七卷

躊躇又作意同踟留反下或作躊同  
踟於反廣雅躊躇猶豫也踟蹰也  
相和胡卧反相磨也周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是也

第九十九卷

有根狐本骨門二反謂繩之轉絃者也今亦名閑為根子字從昆又作根蒲結反廣足根轉也字從良音猷

竊憤余乳反竊勞也勞苦者多竊竊也亦嬾也

潞水盧導反謂水雨泛潞也

第一百卷

弥室古文憤同丁結猪粟二反秦言  
善知識依字室塞也一本作弥  
多羅居士亦是梵言識轉耳

一切經音義卷第九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九 第三十三卷 陸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大衆論

陸

翻經沙門玄應撰

般若燈論

大莊嚴經論

攝大衆論

十住毗婆沙論

大乘莊嚴經論

十地經論

菩薩地持論

菩薩善戒論

菩提資糧論

寶性論

佛阿毘曇論

百論

發菩提心論

三具足論

寶璽菩薩論

十二門論

緣生論

般若燈論

第一卷

如夢眠結反坪蒼析竹膚也聲類幾

篲也今蜀土及關中皆謂竹蔑為篲音弥析音思歷反字從斤分木為析今俗作析皆從斤  
綴目賢結反謂以絲縛綴糸之解絲成文曰綴檀札在點反三蒼柿礼也今江南謂斫削木片為柿關中謂之礼或曰柿札柿音數廢反

## 第二卷

鬻鬻聲類作甌又作鬻猶文作鬻鬻同子孕反下籀文作鬻鬻同才心反字林甌炊器也鬻大釜也一曰甌大上小下若甌也

## 第三卷

窯師以招反說文燒瓦竈也通俗文陶竈曰窯是也

積逐千筭七驚二反積鋌也積擲也今江南俚人工用積鋌音蟬倭苦奚反

盟羯烏沒反下居謁反

## 第四卷

紫礦古猛反謂波羅奢樹汁也其色甚赤用染皮氎等是也

銛利息廉反廣雅銛鐵利也刀銳曰

銛也

第五卷

後攏力東反說文攏檻也三蒼所以

威禽獸攏檻也

犂牛漢書西域傳有犂牛鄧展曰脊上有突鞍如橐駝難字作𠂔音妃封反今有此牛形小膊上有犂是也

垂胡又作頡𠂔二形同戶孤反說文胡謂牛頷垂下者也論文作壺非體也

第十卷

生芰工端反又音桓此草外似葱內似蒲而圓廣雅謂之慈蒲可以為席生水中共名芰子也箭等工早反字林箭莖也論文作竿非也

觀堅又作𦏧同力鎮力珍二反尔足觀堅中郭璞曰觀竹名其中堅可以為席

第十一卷

明帆又作𦏧𦏧二形同扶𦏧扶𦏧二反釋名隨風張暢曰帆今或用



布若薄若席為之也

# 第十一卷

蟾蜍之鹽反下以諸反尔足蟾蟾郭  
璞曰似蝦蟇居陸地淮南謂之  
去父此東謂之去致致音方可  
反江南俗呼蟾蟾蟾音食餘反

# 第十三卷

迦逋補胡反此言白鵠地也

大莊嚴經論

# 第一卷

慄厲力甚反下宜作悵力計反埤蒼  
慄淚悲吟負也又慄者顏色懼  
負也方言慄敬也

攘袂而羊反攘除也下弥蔽反字苑  
云袂標也衣袖也謂揎衣袒出  
臂為攘袂也

閑裕掄句反裕緩也廣雅裕寬也亦  
優足也

愀然又作湫同在酒反札記云孔子  
愀然作色謂顏色變動之負也

鷄鵠尺脂反下許牛反尔足鷄忌欺  
郭璞曰今江東呼鷄鵠為鉤鷄  
音格恠鳥也畫音夜視蜀西名

訓侯山東名訓狐也

## 第二卷

黔畎渠炎反依字黔黑首也

儲積直於反說文儲脩也福也待也  
脩直里反

棖上宅庚反案棖猶挂也浮圖棖皆

作此說文棖材也

地跌徒結反廣雅跌差也字書跌失  
跲也跌踈也

匍匐步胡反下蒲北反說文匍匐手  
行也亦顛履盡力

親昵又作暱同女乙反尔足昵近又  
云昵熙也親昵亦數近也熙音

祛記反

倚位於蟻反倚猶依也下烏訝反字  
書位倚也今言位息位卧皆  
是也

縹緲三蒼作縹又作胃同古犬反聲  
類胃以繩係取獸也下渠向反  
韻集云施胃於道縹今田獵家  
施縹以張鳥獸其形似弓者也  
論文作𢶏俗字也

自擇字書作擇同補買反說文兩手  
掣也廣雅擇開也

可祛丘居反廣雅祛除去也

爆大方孝普利二反聲類爆爆起也郭璞注山海經云爆謂皮散起也

愧蹠子亦反跼蹠也亦畏敬也謂恭敬之貞也

### 第三卷

剝掠芳妙反說文剝剝也廣雅剝剝也蒼頡篇剝截也下聲類作剝同力尚反抄掠也

雥呼故豆反說文雥之鳴為雥也廣雅雥鳴呼也

拍傷枯狄反又作劓口洽反通俗大爪按曰拍韻集作劓入也江南今有寶器當作此

惶悸古文悸同其季反說文氣不定也字林心動曰悸

寐驚輪乳反顫情也余足寐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寐

上眇莫見反蒼頡篇旁覩也說文眇邪覩也

瓌瑋又作瓌傀二形同古迴反廣雅瓌傳奇琬也瑰美也威也

勁車居威反字林勁強也字從力至  
鼻指初委反通俗文捫摸曰指論文  
作揣初委都果二反揣量也詰  
揣也詰音丁無反揣非此用

妖獲又作妖同於驕反壯少之兒也

詵文妖巧也下於縛反今江南

謂作姿名體伊山東名作嬖也

逶迤又作委鴝二形同於為反下又

作佗同達何反廣雅委佗窳邪

也謂行可逶曲也窳於瓜反

妖孽魚列反灾也詵文衣服歌謠草

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虫蝗之怪

謂之孽論文作孽庶子也亦古

字通用

熠燿天入反下弋灼反字林熠燿盛

光照也詩傳曰熠燿鮮明也亦

螢火也

唧唧子衆反通俗文唧唧鼠聲也亦

內根也論文作叱非也

骨陷廣雅陷坑也陷沒也經文作頤

非也

莢瘦韻集一餘反今關西言莢山東

言莢莢音於言反江南亦言嬖

變又作萎於為反菸邑無色也  
今取其義論文睽未詳字出

苦酷古文倂譽皓三形今作酷同口  
皓反說文酷急也苦之甚曰酷  
亦暴虐也白帟通曰酷者極也  
教令窮極

## 第五卷

鄙褻古文結媒贅滌四形同思列反  
褻鄙陋也褻黷也

干覓亡北反覓沒猶拉觸也說文覓  
突前也今皆作冒

陰晴又作暝殄二形同自盈反聲類  
雨止也論文作霽非體也

## 第六卷

愧鞍又作鞫鞫二形同胡天反釋名  
鞫懸也懸縛物也

還襲古文戡同辟立反襲重也因也  
受也合也及也

相礪且何反詩云如切如礪傳曰治  
象曰礪謂治璞之名

礪然字書作礪同口角反周易夫乾  
礪然注去礪堅貞

## 第七卷

瘵降勑流反瘵差也愈也尚書王暨  
日乃瘵是也

諧毀側禁反諧讒也一云旁入日諧  
也廣雅諧毀也

### 第八卷

顙面普米反說文顙傾頭也蒼頡篇  
顙不正也經文作俾非體也

### 第十卷

晒著又作曷炳莠三形同碧皿反廣  
雅曷明也著顯也

聳翻古文疎慥慥三形今作聳同先  
勇反聳謂前上也下胡革反介  
足羽本謂之翮鳥羽根也說文  
羽莖也

### 第十一卷

檉觸丈庚反說文檉柱也又作檉檉  
觸又嫪毐毐觸亦作毐

蛆螫知列反下式亦反字林蛆螫也  
說文螫中毒也又音呼各反山  
東行此音也

抗衡苦浪反說文抗扞也強也衡平也  
羸瘠古瘠瘠瘠三形同才亦反說文  
瘠瘦也亦薄也



第十二卷

添沒所蔭反廣雅添盡也說文添下  
源也字從糸

蝗虫胡光胡孟二反阜螽蝗也今人  
謂蝗子為螽子小曰蚶大曰蝗  
也論文作蟻非體也蚶之容反  
花苒而容反說文苒草苒也論文作  
𦵏而志反稍上垂毛曰𦵏

第十三卷

中噍又作𦵏同丁計反蒼頡篇噍噴  
鼻也詩云願言即噍箋云汝思  
我心如是即噍今俗文噍云  
人道我此亦古遺語也

庭燎力燒反周礼供墳燭庭燎鄭玄  
曰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門  
內曰庭燎天子百公五十侯伯  
子三十也論文作𦵏𦵏二形下  
作𦵏並非也

香奩又作𦵏𦵏二形同力占反韻集  
云奩𦵏也取𦵏物也三蒼盛鏡  
器名也今粉奩𦵏皆是也

鏡刺仕𦵏反下𦵏亦反說文鏡銳也  
今江南猶言鏡刺也論文作𦵏

非體也

第十四卷

鼻衄女六反說文鼻出血也今呼鼻血為衄鼻也

第十五卷

誼譁虛无反下呼爪反三蒼譁言語詢詢也譁言語譁譁也詢音徒刀反

攝大乘論

第一卷

通敵眉頊反通洞也敵達也廣雅通明徹也敵捷疾也

披閱餘說反蘭閱也小足閱具也具數於門中曰閱也

成穀又作殼同口角反吳會間音哭卯外堅也凡物皮皆殼尚在卯中謂之殼出殼以後名之鷲音寇尔足生哺鷲郭璞曰謂須母針也

獸惡於焰反獸足也恢也下於路反廣雅惡憎也憎音一外反恢胡代反

彼勿無鬱反詩去勿仕行救注云勿

無也

屬耳之欲反國語恐國人屬耳於我  
畢昭曰屬注也漢書音義曰屬  
近也詩云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是也

## 第二卷

肱柯又作痲同竹尸反 鞞世陞奚反  
沉麝神夜是亦二反形如小麋齋有  
香也

彎弓於閑反小余反控彎弓挽引也

## 第三卷

所詮且全反通俗文擇言曰詮說文  
詮具也淮南子云詮言者所以  
譬類人事與相解喻也

## 第五卷

弥彰又作暉同諸揚反廣雅彰著也  
明也

乍起仕嫁反廣雅乍整也蒼頡篇乍  
兩辭也

## 第六卷

預立古文預忬二形今作豫同余據  
反先辦也預猶備也逆為之具  
故曰預也

輕蔑字體作憊同莫結反說文憊輕傷也

第七卷

練摩古文鍊漱練三形今作凍同力見反說文鍊治金也下古文𦨇𦨇二形同莫羅反易云堅柔相摩注云相切摩也余足石謂之摩郭璞曰玉石被摩猶人修飾也論文作磨礪也

藤僻達曾反廣雅藤藟也今呼草蔓延如葛藟者為藤

室家書逸反札記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也故妻稱室案室戶內房中也論語由也升堂未入於室是也家居也

後登都恒反登升也進也亦成也善柅又作輓同於革反謂轅端墜牛領者曰輓輓橈也

沮壞才與反蒼頡篇沮漸敗壞也論文多作俎側吕反貯醯器也又置肉机也俎非此義

諧遂胡皆反諧和也說文諧合也遂成也成就也亦從也

第十一卷

以擗又作楫同先結反說文擗擗也音子林反今江南言擗通語也

拙訥古文訥同奴骨反訥遲鈍也說文訥難也

扣擊去後反扣亦擊也廣雅扣持也第十四卷

蓄聚又作穡同耻六反蓄積也廣雅蓄聚也

瘵其側界反尔足瘵病也三蒼云今江東呼病皆曰瘵東齊曰瘵

第十五卷

所鎮知陣反說文鎮厭也亦安也

乘除實升反乘計也亦升也除去也調鼎都挺反如湯時伊尹也說文鼎

者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案鼎者所以烹飪飲食也

十住毗婆沙論

第一卷

謳血又作歐咍二形同於口反歐欲

吐也江南或謂歐為歐喀喀音

谷釋名去謳也將有所吐脊曲

偃也

淋下力金反說文淋以水沃也郭璞  
注三蒼林漚水下也

瘰癧俾遙反下且餘反廣雅瘰癧癰成  
也說文疽久癰也論文作瘡非  
體也

舒戟又作莪矛二形同莫侯反下居  
逆反說文首矛長二丈也戟有  
枝兵器也

鐵剗又作鏟同初限反說文平鐵也  
廣足剗削也聲類去剗平也方  
刃施柄者也

鐵槍千羊反三蒼木兩端銳曰槍說  
文槍𡵚也論文作𡵚鈴聲也𡵚  
非字體

莢藜自栗反下力尸反尔足資莢藜  
即布地莠生子有三角者也  
論文從金作鏃鏃二形非也

鐵曰渠九反易云黃帝斷木為杵穿  
地為臼論文作鍛非體也  
狔鼠餘繻反似弥猴而大其口黑色江  
東養之捕鼠為物捷健也

狢猱又作猱同古遼反下居縛反說  
文大母猴也善攫持人好顧眄也



蛟虬音交有鱗曰蛟龍其狀魚身如蛇尾皮有珠下渠周反廣雅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謂黑身無鱗甲者也

鴈驚音木余足舒鳬驚李巡曰野曰鳬家曰驚鴈即鴨也

愠恨於問反說文愠怨也論語人不

## 第二卷

矯異凡小反假稱謂之搞搞詐也非先王之法曰搞今皆作矯

巉巖仕咸反下又作巖廣雅巉巖高也

曲隈烏迴反說文水曲隈也隈謂隱蔽之處也

峻峭又作峭或作峭司且笑反通俗文峻阪曰峭山陵陰峻亦謂之峭也

## 第五卷

埤助或作𡵓同邇移反說文埤增也厚也補也亦助也

鱣魚知連反余足鱣大魚也口在頰下體無鱗甲大者二三丈江東

名黃魚也

第六卷

傲誕五到反下徒竄反傲惕也謂不敬也輕傷也誕謬也放誕欺也深榛仕巾反說文藁大也廣雅木藁生曰榛是也

如繫知立反詩云繫之維之傳曰繫絆也謂拘執也兩足不相過謂之繫也

第十卷

符檄音扶字林符信也謂分而合之曰符字從竹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為信竹取歲寒不變以布德也又用銅君臣同心也下奚的反說文二尺書也檄書者所以罪責當代者也又陳彼之惡說此之德曉慰百姓之書也檄者敔也明言此彼令皎然而識之也

田鵠烏古反說文小障也亦小城也第十四卷

行旅間舉反左傳羈旅之臣杜預曰羈旅寄客也

填瑱又作寘同徒堅徒見二反賣唯  
填塞也亦滿也論文徒王作瑱  
他是反瑱塞耳也

大乘莊嚴經論

## 第二卷

醒字音章葉反懼也說文失氣也漢書

匈奴傳焉是也

須漬古文殯同胡對反蒼頡篇賣旁  
決也說文漬漏也

## 第六卷

凹凸蒼頡篇作容突同烏狹反下徒  
結反容墊下也突突也字苑作  
凹陷也凸起也

## 第十卷

蝨蝨古文蝨同止戎反下徒移反詩  
大蝨蝨羽傳曰蝨蝨蝨蝨也亦  
即蝨也俗名春黍今江北通謂  
蝨蝨之類曰蝨亦曰蝨蝨蝨音  
之凶反

## 十地論

## 第一卷

芒然莫唐反案芒然冥昧不明也莊  
子芒然無所見是也

揮羅補奚反經中或作卑羅或作開

羅皆一也

斯字又作𪔐同先奚反言梵本斯字如師子形相也依字坪蒼斯聲𪔐也亦悲聲也

第四卷

厚贍於計反釋名贍聲也言雲氣隱翳使不見物者

瀑水蒲報反答韻解詰云水瀆起曰瀑也

第五卷

捫摸莫奔莫本二反聲類捫摸也字林捫撫持也案捫持謂手把執物也

第八卷

澆灌歌賁反說文澆灌也灌注也地持論第一卷

耆宿巨伊反禮記六十日耆釋名耆指也謂指事使人不自執役也宿久也

倡伎尚羊反說文倡樂也蒼頡篇倡俳也能戲也

農固古文農農二形同收冬反說文農耕也

明哲又作喆哲二形同知列反余足  
哲智也方言齊宋之間謂智為  
哲哲明了也

悲惻聲類作慇同楚力反說文惻痛  
也謂惻然心中痛

堪耐奴代反蒼頡篇耐忍也

林藪蘇苟反散木曰林澤无水曰藪  
又大澤水希者也

聽訟他定反聽謂察是非也訟急也  
周礼以五聲聽訟求情一形二  
色三氣四耳五目也

術藝食聿反術法也亦道也字林邑  
中道曰術道術者通也言人達  
解者无所不通也

## 第二卷

訕大所奸反論中亦作刪陲迦旃延  
迦陵毖伽應云歌羅頻伽亦云迦蘭  
伽迦陵此云好毖伽此云音聲  
名好音聲鳥也

巨細其吕反小足巨大也方言齊魯  
之間謂大謂巨說文巨大從金

作鉅

弥陀羅國

拘耆羅或作拘翅羅梵言轉也譯云  
好聲鳥此鳥聲好而形醜從聲  
為名

猿猴又作猿同禹煩反似玃猴而大  
臂長其色有黑有黃鳴聲甚哀  
五百歲化為獼猴壽千歲獼音  
居縛反

拊舞又作拊同皮變反說文拊手曰  
拊拊擊拍也

### 第三卷

黍稷古文稷同姊力反五穀之長也  
說文稷稂也今正稂稷也注云稂  
一名稷稷粟也今江東呼粟為  
稷也

師捲又作奉同渠負反指握為捲辟  
喻也言師之正物不如捲之執  
握者而不說也論文有作疲倦  
之倦非也

### 第四卷

罰黜又作絀同耻律反廣雅黜去也  
亦放也退也

振給古文宸振二形同諸胤反小余  
足振救也說文振舉也



第五卷

憍奢耶亦云俱舍訛也此譯云歲舊  
譯云虫謂登在壘此即野登也  
用野登然絲絲作衣者憍奢耶  
衣也

第七卷

偷婆經中或作兜婆或云塔婆或言  
數斗波皆訛也正言宰堵波此  
六廟或言方墳皆義譯也

支提又云胎帝浮圖此云聚相謂累  
石等高以為相也

末求羅香此譯云安息香也

阿迦花應云阿羅歌花此云白花  
屈軋子應言泥捷連他此云不繫其  
外道拔髮露形無所貯蓄以手  
乞食隨得即取者也

第八卷

地頓父美反落泊人也尔足地毀覆  
也頓壞也

官爵又作崔同子藥反白虎通曰爵  
者盡也量其盡才也五等爵命  
也取其節節足足也

謫罰知華反方言謫怒也郭璞曰謂

相責怒也亦可呵也責也小罪  
曰罰

告胫竹尸反 習波相傳所及反

第九卷

率意所律反介足率循自也郭璞曰  
自猶從也從自意也

迦私此譯云光能發光藥也

第十卷

兩股又作骹同公尸反說文股解也脛  
本曰股也

兩臂徒昆反聲類臂尻也

兩踵又作踰同時栗反說文踰踰踰  
也腓音肥江南言腓腓中國言  
踰腓或言脚踰

波羅奈應言波羅奈斯此國名也從  
國名疊也

涅槃或云涅槃耶亦言涅槃迦此六  
无可樂或云无有卑下

羅縠胡木反似羅而疏似紗而密者  
也有縠縠霧縠言細如霧也

菩薩善戒經

第二卷

軍旅力舉反介足旅衆也字林四千

人為軍五百人為旅也夕車為軍字意也夕音補交反

### 第三卷

童黠初忍反舊音老貴反毀齒曰黠說文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黠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齒字從七

### 第九卷

脣讎又作脣𦵏二形同五各反齒內上下實也

兩叔初嫁初家二反兩歧為叔本理亂曰叔亦作此論文作叔俗作也善提資糧論第二卷

談謔許虐反介足戲謔也謂相調戲也謔亦喜樂也

### 寶性論第三卷

歔歔喜居反下虛既反字林涕泣也蒼頡篇泣餘聲也亦悲也

影畫疋眇反影猶輕淺也

### 佛阿毘曇上卷

生夢又作楞同五各反謂承花者曰夢也

### 下卷

闌人於儉反說文闌豎宮中闌各開

門者也周禮闔十人鄭玄曰闔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宮人也主開門戶故曰闔

接不奴迺奴和二反說文接接摧也兩手相切也

紋身无分反謂繒有文章曰紋又作文古文起青與赤為文說文錯畫也

疴人於解反廣雅疴矧也

氣味宜作欬潑欬音苦代反江南行此音又丘吏反山東行此音下蘇豆反說文瘕逆氣也上氣疾也蒼頡篇齊部謂瘕曰欬論文作氣非也

枯癩核閤反聲類今謂小兒瘻曰癩也血痛宜作瘻音漏癰屬也中有蟲頸腋隱處皆有也或作漏血如水下也

陰頰徒雷反釋名陰腫曰頰字林作癰重疾也瘰血又作瘰上隴反余足腫足為瘰今巴蜀極多此疾手解有者亦呼為瘰也

瘰癧力州反說文瘰腫也聲類瘰癧

肉也

噦吐於月反通俗文氣逆曰噦說文  
噦氣媾也

毛冗如勇反散也宜作𦍋而容反謂  
古貝垂毛者毳飾也

百論上卷

僧佉此言訛也應言僧企耶此云數  
也其論以二十五根為宗舊云  
二十五諦

衛世師此訛略也應言鞞患迦論此  
云勝其論以六句義為宗舊云  
六諦也患音所皆反

下卷

挺埴尸延反下時力反挺柔也和也  
擊也埴土也粘土曰埴

發菩提心論卷上

𡗗羅姉耶反兔綱曰𡗗𡗗遮也烏綱  
曰羅羅截也

盼親普幻反下力再反廣雅盼視也  
字書美目也目白黑分也說文  
親內視也論文作𠄎邪視也下  
作𠄎力代反說文目瞳子不正  
也今俗云𡗗眼是也𡗗盧對反

時非今用

如證武于反說云加言曰證證亦同也妄也欺也

三具足論

船舶音白字林大船也今江南凡汎海船謂之舶昆侖及高驪皆乘之大者受万斛

邏式力賀反式屬也謂遊兵以禦寇者亦循行非違也

恐味呼嫁反相恐也方言作恐閔閔音呼隅反亦言恐赫亦云恐獨一義也獨音虛割反

礪石居良反形如薑也通俗文地多小石謂之礪礪字從石論文從土作壇非體也

寶髻菩薩經論

洲渾徒亶反介足渾沙出郭璞曰今江東呼水內沙堆為渾洛陽北河中有中渾城是也論文作延音延八挺之地也亦挺道也挺非此用

陂池筆皮反山東名為灤灤音正各反亦名𪔐𪔐音公朗反



羸羸又作螺同力戈反下古文作𧈧  
同音計經中或作編髮同一也

十二門論

機杼文與反字林杼機持緯者今俗  
呼杼為箴箴音成埤蒼箴竹  
杼也

口爽所兩反楚人名美敗曰爽爽敗  
也余足爽差也

緣生論

舌挺又作涎次緇三形同似延反說  
文慕欲口液也

箪尸補計反經中或作閑尸此去實  
團唯識論修道不共他

羶羊奴滿反通俗文羊卷毛者謂之  
羶羶胡羊也羶音女佳反

利刺又作刺同千利反刺直傷也字  
從刀束聲束音且賜反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一

小乘單本

陸

翻經沙門玄應撰

正法念經

中阿含經

增一阿含經

雜阿含經

正法念經

第一卷

積矛字詰古文錄積二形今作櫟同處

亂反積小矛也矛或作鉞同莫

侯反說文矛長二丈也經文作

鉞櫟二形又作牟並非體也

鵠鳥又作鷦同鳥諫反鵠雀也一名

鷽一名鷽鷽秦文去閑中以鷽

為鷽爛堆是也

第二卷

恐赫呼嫁反相恐也距人謂之赫方

言作恐聞郭璞音呼蒲反亦作

恐赫亦言恐獨皆一義也獨音

虛割反

恐四鳥狹反字苑作四陷也蒼頡篇

作容下也

如罕古文釋劉二形同竹校反捕魚  
籠也

### 第三卷

斗擻又作𣪠同蘇走反方言斗擻舉  
也周成難字去斗擻𣪠策也音  
都穀反下蘇穀反經文作抖揀  
二形音同桼策並非字體

堙羅古文堙蜀二形今作垠同於仁  
反帝釋象王名也經中或名唵  
那婆那或言伊羅鉢多羅此譯  
云香葉身長九由旬高三由旬  
其形相稱也唵烏賢反

### 第四卷

撰啄九縛反說文撰扞也蒼頡篇撰  
搏也淮南子云獸窮則撰鳥窮  
則啄是也扞音居逆反

水獺他曷他鎔二反形如小犬水居  
食魚者也經文作但都達反獺  
但獸也如狼赤首但非此義獺  
音古曷反

激流公的反謂流急也說文水文凝  
耶疾急曰激也

梯陞丁鄧反廣雅陞履也陞仰也謂  
山路仰登也經文作陞非也

狗齧又作齧同五莢反說文齧齧也  
經文作骸苦交反膝骨也又作  
咬呼交反髡箭也二形並非此義  
善挾胡頰反今足挾歲也方言挾護也  
掩面於儼烏感二反廣雅掩覆也亦  
歲也經文作啖一感反謂掌進  
食也啖非此義

排筒埤蒼作鞬東觀漢記因水作排  
王弼注書去橐橐囊作橐同皮  
拜反所以治家用炊火令熾者也

## 第六卷

射埤徒果反射埤也經文作埤丁果  
反埤累也埤非今義埤音用

鏡判仕咸反說文鏡銳也廣雅鏡謂  
之鉞音普皮反

## 第八卷

更柶而充反下乃困反字苑作腰柔  
脆也通俗文作柶再生也又作  
嫩近字也經文作濡又作始生  
並非體也

脚瘡字詁今作腫同時腫反通俗文  
腫足曰瘡瘡脚病也經文作踵  
非體也

揆繩力結反謂轉揆也

第九卷

鐵砧又作榘數二形同猪金反鉄砧也經文作鈇文心反函屬也鈇非此義

鐵錘直危反廣雅錘謂之權謂稱錘也方言錘重也

鉸刀古卯反交刃刀也今亦謂之剪刀又謂剪馬為鉸刀釋名云鉸刀削刀皆隨時用作名也

驅感子六反感迫也催促也廣雅急也經文作跼跼然避席也跼踏也跼非此義

蜚墮古書飛多作蜚同府辜反鳥曰飛揚也案漢注云正月爵大於鳩五色蜚過鄭二月後蜚過池陽是也

步數楚佳反謂威箭者也通俗文箭箛曰步數釋名曰步人所帶以箭又其中也箛音扶福反

第十卷

寂聲又作跡咻二形同情歷反方言寂安靜也寂莫也

錫手古文錫𪔐二形今作括又作𪔐  
同食余反以舌取食也經文作  
𪔐𪔐二形未見所出

𪔐等補考反通俗文狗虱曰𪔐經文  
作𪔐扶卑反蟪𪔐子也𪔐非字  
義也

洲渾徒重反余足渾沙出郭璞曰今  
江東呼水中沙堆為渾謂經文  
作𪔐音延非字體也

### 第十一卷

作𪔐之達反謂入人皮中食血者也  
江東名𪔐音巨幾反經文作𪔐  
音知栗反𪔐𪔐也非此義也

曲蟪音善古今注云丘蚓也一名室蟪  
江東名寒蚓善長吟於地中江  
東謂為歌女或謂鳴𪔐經文作  
蟪非體也

鐵𪔐奇廉反通俗文鍛具曰𪔐經文  
作𪔐謂以鐵束人者也𪔐非此  
用也

### 第十二卷

𪔐𪔐正字作𪔐同竹皆反廣雅𪔐𪔐𪔐  
也經文作𪔐在計反至齒也𪔐



非此義

第十三卷

鱖魚獲搏二音余足經大者鱖孫炎  
曰鱖似鮎而大色白也鮠音倫  
飢反鮎奴兼反

𪔐倒或作𪔐𪔐𪔐三形同去知反說  
文𪔐區傾側不安也字從危支  
聲也

扌氣除吕時汝二反廣雅扌音也滌  
出也說文扌挹也𪔐翼紹反

孿縮力泉反余足孿病也亦拘孿也  
經文作𪔐𪔐二形並非體也

𪔐𪔐烏甲反下子曷反同成難字作  
𪔐𪔐𪔐也經文作𪔐𪔐二形音  
甲讀非今用也

𪔐中蒲定反廣雅𪔐廁清圉也𪔐亦  
𪔐隈也

第十六卷

𪔐鼓公戶反鼓動也案凡動物皆謂  
之鼓經文從風作𪔐非也

𪔐𪔐今作𪔐同側格反說文𪔐𪔐𪔐  
也謂𪔐出汁也

胆虫且余反通俗文肉中虫謂之胆

經文作蛆子余反蠅蛆也又作  
疽瘡也二形並非今用

黢黢烏感勑感反下明也亦黑也慕  
文玄深黑也

艷鼻一弄反埤蒼鼻病也

妖薩五謁反說文衣服歌謠草木之  
恠謂之妖禽獸虫蝗之恠謂之  
薩經文作孽庶子也又作孽近  
字也

尪羸今作尪同烏皇反尪弱也羸累  
也通俗文短小曰尪尪亦小也

鼪等弋周由救二反字林似鼠赤黃  
而大者是也

翔翔五高反回飛也飛而不動曰翔  
釋名云翔遨也言敖遊也翔徉  
也言彷彿也

## 第二十一卷

噤噤於禁乙戒反噤噤大呼也說文  
噤出息也經文作噤於結反咽  
塞也噤非此義

拑齧巨今反說文急持衣襟也字從  
金從手下𠂔加反今亦言口齧也  
經文作𠂔非也

第二十四卷

歆歆於滑反通俗文大咽曰歆說文  
咽中氣息不利也經文作唼唼  
非也

相撲妨卜反字林手相搏曰撲也撲  
打也

第二十五卷

鱗離又作𩺰距二形同渠呂居呂二  
反鷄足距也字從角也

第二十六卷

輶諸女展反說文輶輶也蒼頡篇輶  
車行處也

帶蕞字林而容反蕞也或作葦草  
葦也

第二十八卷

諧耦胡皆吳口反諧和也耦合也經文  
作偕調二形非體也

革履所綺反皮履也經文作鞞非也  
花勃蒲沒反廣雅勃勃盛也

第三十一卷

康菩古木反通俗文木檜謂之菩糕  
糕音奴穀反

機發說文射發也機主發之機也謂

制動轉之餘也

溥天今作普同疋古反詩傳曰溥大也亦遍也

第三十二卷

涓流古玄反字林木小流也

郵藝古文結媒藝滌四形今作褻同

息列反褻黷也

調話古文誦誨誡三形同胡快反合

會善言也經文作譁音花誼譁也譁非字義

慶塵音加說文牡廐也以夏至解角

也下又作廐同於牛反說文牝廐也

第三十六卷

懷動胡郭况縛二反蒼頡篇云懷

驚也

第三十九卷

閃誑字書或作貼同式舛反說文閃

窺頭貞也

邀利字書作徼同古堯反求也遮也

亦要也

棟樹古文棟同力見反子白而粘可  
以浣衣者也經文作練非體也

第四十五卷

常眡通俗文作瞞字苑作眡同在狹反  
目數開閉也經文作眡子葉反  
目毛也眡非字體

第四十六卷

瓠葉如兗反說文似柿而小也經文  
作濡非體也

粒豆竹尸反廣雅無種豆也

第四十七卷

稠概古文既同居賈反說文稠多也  
概亦稠也

蜥蜴斯歷反下音亦山東名蜥蜴陝  
以西名辟宮在草者曰蜥蜴也經  
文作蜥非體也蜥音七賜反蜥音覓

第四十八卷

垂挑借音他吊反謂天衣迥出也  
趨行丘昭綺驕二反說文善緣木之  
土也經文作挑勑堯反挑捷也  
挑非字義

不肖先妙反小尔足去不肖不似也  
經文作消非也

捷割又作捷劇二形同紀言反通俗  
文以刀去陰曰劇也字從牛

放習甫往反廣雅放效也亦依也比也經文作怗非也

第五十六卷

晏然鳥鴈反說文天清也晏亦鮮翠之白也經文從門作聞非體也

第五十六卷

噓响又作喘同呼交反說文虎鳴也一日師子也字從虎九聲也

凸腹徒結反字苑作凸凸起也蒼頡篇作突不平也

响喊古文响咩二形今作拘同呼苟反聲類咩嗥也下呼戒反韻集作喊喊訶也蒼頡訓詁作欬恚聲也通俗文作諦大語也猶言喊咄喚喊皆是也

第五十八卷

鯢羅吳雞反諸經有作宜羅猶是梵音訛轉也

艦舟歷丁反船有窓牖者也字書船上

有屋者曰艦也

偃僂於矩力主反通俗文曲脊謂之

偃僂經文作迂遶二形音字俱反迂遶也下力侯反說文連遶



也並非字義

筦筦胡當反下力折反說文竹吹也  
言竹有筦吹謂之筦筦也

第六十四卷

擇擇又作桔擇二形同古齧反下音  
高通俗文機汲也

頽痺今作痺同婢利反說文足氣不  
至也

痲痲相承勅典勅斷反痲病也未詳  
音字所出

第六十五卷

瘰病字林方遙反瘰疽病也經文作  
瘰脾遙反瘰非字義

或窳吏乳反惰懶之謂也余疋窳勞  
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慳窳也

瘰瘠古文瘰瘠瘠三形同才積反說  
文瘠瘠也亦薄弱也

頽起直隹反說文出頽也經文作腿  
非也

髌骨苦肅反要骨也說文髌髌也字  
從骨果聲經文作髌古岸反髌

助也又作跨踞也並非此用

健直古文頽同勑頂反通俗文平直

曰徒經文作𧈧非也

鐸羅普迷反成身名也梵言也

第六十七卷

蛸母又作蛸同胡瓌反蒼頡訓詁云

蛸腹中玉也

呀骨呼家反虫名也

𧈧伽毗人反經文作𧈧𧈧二形檢無

所出

第六十八卷

塢鳥古文堆聲類或鴻字同胡公反

鴻鵠也

凹窠相承苦筆反未詳名義所出

甄波居延反果名也甄波迦果也經

文有從口作𧈧非也

中阿含經第一卷

鳥喙許穢反說文喙口也字從口豕

聲豕音他亂反

望灑烏各反蒼頡篇云白土也余尼

牆謂之望郭璞曰以白土飾牆

也釋名望亞也亞次也先泥之

次以灰飾之

粘豆女霑反豆名也

蔗糖又作糖同徒郎反以甘蔗為糖

也今沙糖是也

### 第三卷

尾髂古文骸今作髀同口亞反埤蒼  
膏骨也經文作髀歌頌反骨枯  
曰髀髀非此義

### 第四卷

屢柵又作制同昌制反正言屢柵毗  
此譯云細滑也

魁取苦回反說文羹斗曰魁經文從  
木作梃欄二形非體

糝米子曳反蒼頡篇大黍也關西謂  
之糜是也

糝穰古猛反說文芒穀也經中從麦  
作粦近字耳

箭金箭鏃也關西名箭金山東名箭  
足或言鏃也

撓撓奴教反撓押也撓曲也治箭之  
槌也

有卒祖沒反說文隸人給事者曰卒  
古以染衣題識表其形也方言  
南楚東海之間或謂卒為繡郭  
璞曰言其衣赤也故字從衣

剝剝聲類作剝同之充反說文剝斷

前也亦截也

## 第六卷

祭餼古文綴聲類作醊同猪肉反說文餼醑也音力外反字林以酒沃地祭也方言餼饋也

負捷力音羽反淮南子捷載粟米而至許尉重曰捷擔之也今皆作輦

## 第七卷

麤細又作麤同錯孤反麤大也細小也經文作塵網誤也

腦根奴老反言腦後玉枕也

拳搗又作捲同渠園反下又作杈同勑佳反猶手桎也

齧痛五各反斷齧也經文作臄臄二形非體也

欬嗽口代蘇豆反說文欬逆氣也亦嗽也經文作咳欬二形非體也

喝吐乙芥反說文喝渴也蒼頡篇吐棄也亦寫也

喉閉閉猶塞也經文作痺痺利反醫方痺喉病也

痔墜直理反下女力反後病也謂濕墜也中食後病也經文作匿非

體也

店肆今作玷同都念反肆陳也陳物賣買之處也

# 第八卷

潢池胡光反潢池也積水曰潢也小曰濇大曰潢也

碧玉廣雅碧玉青玉也今越嶲東山出碧玉也

璚瑁今作蜻蛚二形古文作璚瑁二形同音代妹異物志云如龜生南海中大者如蓮蓀背上有鱗將欲用煮之其皮則柔隨意所作也

# 赤石

璇珠字宜作璿辭緣反穆天子傳曰春山之寶有璿珠郭璞曰玉類也帝虎音迷經中或作佊迷或作坵弥皆梵言轉耳

# 第十一卷

駝馬莫高反青紺色也頭如烏此馬寶也以毛飾故因以名焉

鵞鵝古文鵞鵝二形今作鵞同公鳥反鵞蒼鵞明淨也

第十二卷

鐸又作鐸同且消反方言趙魏間謂函為鑿也

鼠場治羊反埤蒼鼠垣也方言垣垣對場也

豌豆一丸反豆名也經文作宛或作豎並非體也

𧄸豆布迷反廣雅𧄸豆𧄸豆也經文作𧄸非體也

籬中音羅字林竹器也廣雅籬其也火燭古文藝同而悅反通俗文燃火

曰炳炳亦燒也  
𧄸彼又作攬盤二形同力敢反廣雅

攬取也攬持也

第十三卷

榛莽助巾反說文木葉生曰榛衆草曰莽也

僻處疋赤反邪僻也亦隱僻也說文僻僻也

猩猩所京反字林能言獸也知人名也形如豕頭如黃鷄今交趾封

溪有之聲如小兒啼

拮拾古文標同居運反方言拮取也



第十四卷

手拊數主反拊猶拍也尚書擊石拊石是也

烜煇由拘弋灼反說文烜耀也煇火先也經文作爍非體

櫃錄力都反說文柱上枅曰櫃謂柱端方木也櫃斗釋名櫃言都虛負屋也經文從金作鑪非體也下宜作磳來朗反說文磳柱下石即柱礎也經文從金作錄誤也礎音楚

第十五卷

都梁案歐列荆州記云香蘭也都梁縣名有小山山上生蘭俗謂蘭為都梁即以縣為名也

樛與古郎反文字集略云相對舉物曰樛也

罰錢自連反貨財也唐虞夏殷皆有錢經文作銀猪劣反謂杖端鐵非其用也

不啻施鼓反蒼頡篇云不啻多也第十六卷

蟬肆借音布迷反此譯云遣使也

犁饒仕監反謂有刃斷鑿者也劉音  
竹角反

剔肉又作𠂔同他歷反剗𠂔也通俗  
文去骨曰剔也

著衡下庚反杜衡香草也謂以草為  
𠂔言其惡也

兩輶又作輶同子孔反方言關西謂  
輪為輶釋名云輶言輻輳入輶  
中也

森森所金反說文多木長貞也今取  
其意耳

自誇苦華反通俗文自矜曰誇謚法  
曰華言無實曰誇也

### 第十七卷

鹵簿字體作𣎵𣎵二形同力古蒲古  
反𣎵太𣎵也蔡邕獨斷曰天子  
大駕出陳𣎵簿是也

擲繻又作胃同古犬反聲類云係  
取也

### 第十八卷

械簾古咸反說文械篋也字書木篋  
也經文從絲作緘非體也下又  
作策同力木反竹器也

第二十卷

松菁思雄反方言薑莞蕪菁也郭璞  
注舊音蜂今江東音嵩字作松  
陳楚間曰薑音豐曾齊之間謂  
之莞間之東西謂之蕪菁莞音饒  
輕間字宜作團徒丸反字林團圓也  
第二十四卷

如蘊紆文反謂聚草束之以然火也  
漢書束蘊乞火是也經文作薑  
非薑薑感貞也非今所用

第二十五卷

鵒一古反字林小城也通俗文營  
居曰鵒

第二十九卷

節類力外反通俗文多節曰類經文  
作戾非義也

第三十卷

縛繳之若反繳生絲縷也繒之舛者  
也繒音子登反結繳於天謂之繒  
糅色莫江反雜色也說文白黑雜毛  
牛曰糅也

鵒狐許牛反鵒鵒也閩西呼訓侯山  
東謂之訓狐也

心悸古文瘳同其季反字林心動也

### 第三十二卷

斫劉且卧反說文折傷也劉亦斫也

麋鹿莫悲反說文鹿屬也以冬至時

解角者也

### 第三十三卷

酒鑪力胡反史記文君當鑪韋昭曰

酒肆也以土為墮邊高似鑪也

認過如孕反失物而記之也經中作

仞八尺曰仞也

### 第三十五卷

沃漑古文澆同烏木反沃猶澆灌也

沃亦漬也澆也

剗治古文斲銘二形同力各反通俗

文去節曰剗經文或作𠂔所巖

反刈草也或作落非體也

### 第三十七卷

衣屨又作𡲗同思侯反履屬也經文

作𡲗𡲗和也𡲗非字義

香陰於禁反言受胎具三緣三香陰

見在前經文作除誤也

### 第三十九卷

抨乳普耕反抨彈也經文作𡲗音𡲗

車名非此用也

地肥扶非反劫初地脂也經文作𡗗  
非體也

淖室奴荻反通俗文和唐曰淖淖和也  
霅部孚非反梵言也此謂福德行也  
標榜補朗反謂物標記也字從片經  
文從木作榜非也

第四十三卷

說𡗗烏侯反三蒼瓦盆也字林小盆也  
說𡗗勑果反狹長器也蒼頡篇咸鹽  
物也淮南子玄窺面於𡗗即圓  
於杯即𡗗是也

第四十六卷

從𡗗又作𡗗同胡高反說文𡗗咆也  
經文作𡗗都礼反字與𡗗同𡗗  
呵也𡗗非字義

誣謗武于反說文加言也亦欺也以  
惡取善曰誣也

反𡗗注昏反余足𡗗狗足也有爪牙  
迅捷善搏噬也

第四十七卷

𡗗𡗗古文𡗗𡗗二形同子耶反余足  
𡗗𡗗謂之𡗗郭璞曰𡗗𡗗也避

取兔也

第五十卷

荼帝徒加反經文或作𦵏𦵏二形並非體也

𦵏治或作𦵏𦵏二形𦵏文作𦵏同呼豪反說文除田草曰𦵏也

𦵏𦵏又作𦵏同力類反通俗之瓦破聲曰𦵏說文𦵏𦵏𦵏𦵏也經文作𦵏𦵏𦵏誤也

第五十三卷

八棱又作楞同力增反三蒼棱四方也鐵槍千羊反蒼頡篇兩頭銳也經文作𦵏玉聲也𦵏非此義

第五十五卷

因𦵏案字義宜作𦵏撫于反麦皮也經文作𦵏未見所出疑世言𦵏金遂從金作𦵏

磨𦵏相承宅諱反摩治也字無所出今宜作𦵏𦵏治也謂摩瑩飾也火排又作𦵏同蒲拜反所以治鍛家用炊火者也

𦵏𦵏時照反寶名也

第五十七卷



新職胡旦反說文卧息聲也經文作  
𠵽𠵽二形非也又作𠵽𠵽普利反  
喘聲也𠵽非此義

枹閤今作𠵽同蒲庚反連閤曰枹經  
文作𠵽𠵽耕反門聲也𠵽非  
此用

第五十九卷

敲戶苦交反說文橫過也亦下擊也  
經文作撓非也

磨輶女展反輶治也經文作輶音丑  
展反非此用

第六十卷

為類又作規同居隨反木名堪作弓  
者也

為紆音吕反說文𦰩屬也亦草名也  
作布細而白者也𦰩音苦迥反

箭等工旱反字林箭莖也經文作幹  
古汗反枝幹也

鷄𦰩力經反謂𦰩羽也經文作鷄鷄  
力吉反下力周反謂黃鳥也又  
作鷗此並應誤也

為齊茨奚反謂齊整也經文從金作  
錯誤也

為鉶又作鉶鉶二形同普迷反通俗  
文霍集曰鉶鉶即大箭也

不恆苦類反謂恆可也字林恆恆也  
增一阿含經第一卷

曰𦔻也

揮淚許歸反揮灑也說文揮奮𦔻也  
謂奮𦔻振去之也

拘隣毗耶婆問經作阿若居隣此譯  
云阿若言已知正言解了拘隣  
姓也大哀經作拘輪晉言本際  
第一解法者也普曜經云俱隣  
者解本際也即經中尊者了本  
際是也此即憍陳如也

## 第二卷

滄蕩上音倉下堂浪反

脬屎疋包反三蒼云盛屎處曰脬經  
文作胞非也

脂漾又作涎延二形同詳延反字林  
慕欲曰漾三蒼作次次唾也經  
文作漾非也

## 第三卷

耐辱奴代反蒼頡篇耐忍也字本從

刀杜林改徙寸

讖鴉又蔭反下薄崩反經文作讖  
誤也

隱瞠於計反釋名云瞠瞠也言雲氣  
隱瞠使不見也

瑒湏力計反比丘名也依字瑒振屬  
也振音市忍反

#### 第四卷

眩惑古文迥眴二形同胡遍反廣雅  
眩惑亂也亦闇不明也

飯食古文飴同扶万反黃帝始炊穀  
為飯飯食也

甘饌士春反具食也亦飲食也

#### 第六卷

屋廬力居反別舍也黃帝為廬以避  
寒暑春秋去之冬夏居之也

猥多烏罪反字林猥衆也廣雅猥  
頓也

#### 第八卷

苦蔡說文作菰同所金反苦草也其  
類有多種謂丹蔡玄蔡等也

鎗婆又作鉅同他侯反或云藪斗波  
或云塔婆

蛸飛一金反字林虫貞也或作蛸呼

全反飛貝也

蠕動人尹反字林虫動也通俗文搖動虫曰蠕是也

## 第九卷

白疊字體作𦵏古文𦵏同徒煩反毛布也經文作𦵏知立反𦵏𦵏絆也

𦵏非經旨

兩目力掌反說文兩再也廣雅兩二也經文從草作𦵏亡安反𦵏平也𦵏非此義

## 第十二卷

稍刺所角反埤蒼稍長一丈八尺也經文作𦵏俗字也又作𦵏誤也又作𦵏江南俗字也

轆其力各力的二反輶轆也說文車所踐也

脊倮力矩反廣雅倮曲也經文作𦵏力侯反祭名也

## 第十四卷

軟恆而充反下奴卧反軟柔也恆弱也鎮頭五咸反說文搖其頭也經文作𦵏非也

## 第十七卷

拘翅施豉反或作俱耆羅鳥梵言訛耳此鳥聲好形醜從聲為名也經文作餽鵠二形非也

鷲鳥諸利反猛鳥也謂鷹鷂等類也鷲至執也謂所至能執服衆鳥也

## 第十六卷

占訇或作瞻正言瞻博迦大論云秦言黃花樹也其樹高大花氣遠聞經文作訇非也

般磋古文𦵏同𦵏何反梵言也

## 第十九卷

毳毼他盍反通俗文毛蓐細者曰毳毼經文作毼非也

勇悍胡旦反蒼頡篇悍桀也說文悍勇也有力也

## 第二十卷

貲輸紫斯反貲財也通俗文平時賄曰貲也

湊集倉候反字林水上人所會也湊亦聚也

## 第二十二卷

謫罰都革反罪小曰罰罰罪曰謫經文作適非也

五刻古文刪同苦則反刻削也刻畫也經言刀劍等刻削之是也經文作剋非也

愁惋烏喚反字略云惋歎驚異也蚩笑古文崙同尺詩反廣足蚩輕也謂相輕而笑也

盪鉢古文瀉又作蕩同徒朗反盪滌洒器也

門闕古文闕同呼域反門限也

### 第二十三卷

一函胡絨反謂以木器盛物者也經文作𠂔音陷坑也𠂔非此義

草薪大可析者曰薪經文作蓑蘇和反草衣也

澹淡徒濫反下徒敢廣雅澹淡皆安也

溺者字體作尾說文小使也字從水從尾經文作溺古字多假借耳

### 第二十四卷

顛頊古文臚又作臚同之繕反下古文鈇夜頊三形今作沈同尤富反通俗文四支寒動謂之戰頊蒼頊篇去頊不正也經文作枕



非也

攢箭古文儋同徂九反蒼頡篇攢聚也字體從木也

草貯張呂反貯積也謂盛貯也經文作櫓知略反擊也櫓非此義

所押音甲余足押輔也謂押束押障等皆作押也

## 第二十五卷

耆艾五蓋反礼記六十曰耆五十曰艾釋名去耆指也艾又也又治也指謂指事使人不自執役也拘屢力句反經中或作拘樓皆梵言訛耳

捻桎古文敘同乃頰反指持也下猪衆反桎刺也

## 第二十六卷

憧麾今作為同呼皮反謂旗旗指麾衆也因以名焉

金鋌徒頂反鋌銅鐵之璞未成器用者也

## 第二十八卷

眼睫又作睽同子葉反目毛也經文作睽毛毳二形非也

干柘支夜反或作甘蔗或作竿蔗隨  
作無定體也

替不他計反今足替廢也替減也言  
減絕也

勞乎力高反今足勞勤也謂力極也  
經文作劬勞二形誤也

### 第三十一卷

殛暴又作凶同許顯反說文凶惡也  
下蒲報反暴猝也疾也

擒獲又作鉗擒二形同渠林反三蒼  
擒手捉物也埤蒼擒捉也今皆

作擒

拊母存沒反說文持頭髮也經文或  
作擗相活反捉擗也

豁悟古文𡗗𡗗二形同呼活反廣雅  
豁空也經文從心作懽未見所出

### 第三十二卷

將大紫羊反辟支名也經文作𦵏誤也  
鱸魚古文𩺰同知連反大黃魚也口

在頷下大者長二三丈

當鼎古堯反說文倒首也謂斷首倒  
懸於竿頭肆其辜也或作梟說  
文不孝鳥也冬至日捕梟磔之

從彖頭在木上二形通用

夷湍土端反人名也此譯去来或作

端音端

揚治古文駁颺二形同余章反說文

揚飛舉也

第三十三卷

鮑節又作鮑同蒲孝反經文作庖鮑

臚三形非也

金扉音非說文扇謂之扉經文作關

誤也

第三十四卷

窯家移招反通俗文陶竈曰窯燒瓦

竈也

如𦔻又作𦔻同徒兼反說文𦔻美也

經文作𦔻非也

牙跂又作𦔻同渠逆反𦔻有木有帛

有草非一種也

警寤古文慙儆二形同居影反警戒

也經文作景非也

搆牛古候反謂搆持取乳也經文

作搆古觸字誤也

第三十五卷

舊欵或作款同口緩反廣雅愛也欵

誠重也

八害古効反通俗文歲穀麥曰害也  
蒼頡篇害地歲也

遏絕古文闕同於曷反介足遏止也  
謂逆相止也遏亦遮也

第三十六卷

自摑宜作攬俱縛反攬抔也搏也  
五捺乃曷反謂手五指捺也經中作  
捺千計反埤蒼挑取也捺非此用  
較之古文作擢同古學反廣雅較明  
也見也謂較然易見也經中有  
作校比較也

自襍卑亦反說文褱衣也廣雅襍屈  
也褱音丘阮反

第三十八卷

戢在阻立反說文戢戢也亦聚也戢也  
第三十九卷

俟彼古文竢賴記三形同事凡反介  
足俟待也

獫狁今作蜎同禹頌反似弥狁而大  
辭長其色有黑有黃鳴聲甚哀  
也經文作狁非也

擗口補革反廣雅擗分也亦裂也

恤民又作恤同須律反尔足恤憂也  
亦叔也謂以財物與人曰振恤  
之也經中作恤未詳所出

#### 第四十六卷

瘡瘍與脂反通俗文體瘡曰瘻頭瘡  
曰瘍也瘍音陽

氣劣古文𠂔𠂔二形同墟既反氣息  
也下古文埒同力拙反劣弱也  
經文作劣誤也

#### 第四十七卷

誦習𠂔立反謂積習數為也經文作  
謂丑侯反言不止也謂非字義  
拙電又作𠂔同余世反拙引也電殄  
也言暫引即殄滅也

膿血古文盟膿二形今作癰同奴公  
反經文作臚非也

醇酒是均反不澆酒也亦十旬酒也  
𠂔咀方父側呂反𠂔咀拍碎也  
來鎮陟陳反說文鎮壓也經文作填  
徒顛反填滿也

#### 第四十八卷

蜜提或作締音徒計反域名也經文  
作𠂔此吐字是翻音作吐梨反

遂誤寫正也

挺樹丑連反樹名也

他支秦言財幢經文作咆吱從口取轉舌也

為幟古文幟同尺志反幟也通俗文私記曰幟謂劍蓋等五物幟為記也

枉崇諸時反尔足枉敬也崇重也

振給古文宸拒二形同諸胤反說文振舉也小尔足振救也亦振發也經文作賑諸忍反尔足賑富也謂隱賑富有也賑亦兩通

鰥獨古頑反釋名云無妻曰鰥無子曰獨言鰥人愁悵不寐日常鰥鰥然如魚眼不開故字從魚也

酸酷古文𩚑𩚑𩚑三形同口木反𩚑𩚑急也謂暴虐也

纂修古文𦣻同子卯反字或作𦣻繼也繼前脩者也

第四十九卷

禱謝都道反求福曰禱請也請於鬼神也謝辭也

抱不又作抱同蒲報反方言燕朝鮮



之間謂伏鷄曰抱江東呼姬經文作𩚑未詳字出

僥倖又作倖同古堯反下音幸俗謂幸為僥幸言被其德澤也冀望得遇也謂非其所得而得之者曰僥倖

而烙音力各反謂燒物著之曰烙也拘抱又作鞠同居六反說文拘掖也抱持也

# 第五十卷

綺語墟蟻反不正也經文作詩非體也

攘厭而羊反攘除也却也下於舟反卧厭不悟者

款乳又作嗽同山角反含吸曰款經文作數俗字也

饋遺古文餽同渠愧反說文饋餉也遺與也

稟食補錦反說文稟賜也廣雅稟與也

陽觴餘章反通俗文作詳虛辭也漢書作陽謂不真也經文作佯音似羊反佯弱也佯非此義也

蝗虫胡光胡孟二反毛詩虫魚疏云  
阜蟲蝗也今人謂蝗子為蟲子  
云是子化作張斐解音律去小  
曰蝗大曰蝗蝗音之客反

誰阿含經第二卷

獲洄正字作汙同似由反說文浮水  
上也

不憚徒旦反廣雅憚驚也憚畏也亦  
忌也

第四卷

恐怛都達反怛懼也廣雅怛憂也今  
或為驚憚字也

若鐸古文莽或作鋸同胡瓜反犁刃  
也經文作鐸非也

啾啾子由反蒼頡篇衆聲也說文小  
兒聲也

掠誣又作𦘔古文𦘔同都礼反廣雅  
誣欺也亦可也

第五卷

拔芙補達反說文草根也方言東齊  
曰芙或曰杜也

剝剥芳妙反廣雅剝削也蒼頡篇去  
剝截也說文剝剝也

第七卷

剗割又作剗同之充反說文剗斷也  
截也經文作鈗鈗錫之金非也  
尪療側界反尪弱也療病也東齊曰瘼  
惛惛呼昆反下古文頽惛二形今作  
瘁同茨遽反惛亂也亦癡也惛  
傷也亦憂也病也

蹢躅古文徬同蒲眠反下蘇眠反廣  
雅蹢躅盤桓也亦旋行也經文  
作蹢躅非體也

𧢲肩古文𧢲𧢲二形今作勑同皮莫  
反下今作𧢲同義莫反西京云  
巨鼈𧢲肩薛綜注云作力怒也  
說文壯大也詩云不醉而怒也  
𧢲從三目從大三日益大也肩說文  
亦卧息也字從尸從自聲經文  
作𧢲𧢲非也

第十卷

蔭鷄於禁反下力救反蔭覆也通俗  
文暮子曰鷄

發𦵏古來反說文草根也方言東齊  
謂根為𦵏也

火燔音遭字林燔燒木焦也經文作

燂他念反

第十九卷

指蹠千六反以足逆蹠之曰蹠經文作椒非體也

顛沛又作頤同補昧反謂偃仆也經文作狝非體也

探其他含反尔足採取也說文手達取也

脯腊胷亦反周礼脯腊鄭玄曰乾肉薄析之曰脯小物全乾曰腊腊猶昔謂久昔也

第二十一卷  
臺臺亡匪反臺臺猶微微也亦進貞也

涕泗息利反自鼻出曰泗案泗即洩也洩音他計反

第二十四卷  
迂飛維閤反尔足迂疾也經文作深濬字非也

易韻于閑反言聲音和韻也今取其義也

第二十五卷  
封緘古咸反字林束篋也廣雅緘索

也亦開也

排湯託唐反謂湯突也經文作攬都  
朗反推也

第二十六卷

因釭又作軫同古紅反說文釭轂口  
鐵也

迦栻辟弥反西國樹名也

第三十卷

獬狗昌制反慕丈夫獬狂犬也

第三十三卷

詵陟所巾反經中或作訕獸所奸反又  
作散桑讚反或作蹀字無所出也

第三十六卷

犂牛周成難字作犂音妃封反此牛  
形小踣上有犂漢書西域傳踣  
勒獻師子犂牛音封

第三十九卷

胆蠅且余反乳肉中也經文作疽蛆  
二形非也

大帆又作飄古文颺同扶嚴扶泛二  
反聲類船上帳也釋名船隨風  
張幔曰飄飄汎也使風疾汎汎  
然也

第四十三卷

縫紵馳栗反說文縫衣也廣雅紵納也亦縵衣也

若睚今作睚同女栗反余足睚近也亦親也相親近也

茅荻又作適同徒歷反蕪荻草也蕪音古銜反

浚輪古文濬濬二形今作浚同雖閏反浚深也

純純蒼頡篇作𦵏同蘇南反毛垂貞也通俗文毛長曰純純經文作𦵏非體也

四層徂登反說文重屋也亦重也第四十七卷

𦵏𦵏居雲去雲二反通俗文手足𦵏裂曰𦵏經文或作龜𦵏

匕首補履反劍名也周禮考工記云匕首劍身長三尺重二斤一兩

輕而使用也其頭似匕因曰匕首史記荆軻右執匕首搃其匈

是也搃音知禁反字從手

第四十八卷

由相今作塊同苦對反說文堅土也



土塊也

奸狡古𡗗反謂𡗗僞狡猾也字從大  
經文從女作姦非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一 第四三張 陸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二

陸

翻經沙門玄應撰

長阿含經

別譯阿含經

賢愚經

起世經

雜寶藏經

普曜經

修行道地經

生經

陰持入經

中本起經

興起行經

達摩多羅禪經

義足經

毗耶波問經

那先比丘經

長阿含經

第二卷

防禦魚舉反防備也亦禁放逸也亦

足禦禁也

乘桴又作舫同扶流反編木者也小

汨曰棼也汨音敷

明詰古文詰𣎵二形今作摅同知列反余足招智也亦了也

嘆咤古文嘆𪔐二形同他旦反嘆吟也𪔐又作𪔐同竹嫁反通俗文痛惜曰咤也

填塞又寘同徒堅反廣足填塞也亦填滿也

并饗人名也相承音飽未詳所出案古文餘饗二形今作飽飽猶滿也此應饗字誤作也饗音於焰反

### 第三卷

轟轟今作鞠字書作鞠同呼萌反說文轟轟群車聲也

彷徨房羊二音廣足彷徨徙倚也亦徘徊也

聲聒公活反誼也蒼頡篇擾耳孔也誼語也

### 第四卷

歔歔古文唏同欣居欣既反蒼頡篇泣餘聲也亦悲也

終措且故反措安也亦置也施也淪瞠力均反淪沒也瞠翳也謂淪沒

翳暗也

虜扈力古胡古反謂縱橫行也亦自縱恣也又勇健之自也漢書音義曰扈跋扈也自大也

瑕隙古文窠同丘逆反豐也亦別也壁隙孔也經文作郤非體也隙字從上下小從白也

企望古文𨔵金二形同墟𨔵反通俗文舉跟曰企也

### 第六卷

隊隊古文𨔵同徒對反言羣隊相隨逐也

為篲土支反字林竹篲也經文或作篲義同今蜀土關中皆謂竹篲為篲經文作箴誤也

磽确苦交胡角反通俗文物堅韌謂之磽确孟子曰磽确瘠薄之地也

### 第八卷

穢穢於廢反謂不潔清也亦穢惡也經文有從禾或從酉作穢穢二形非也

### 第十一卷

排擠子誚反推排謂之排擠廣雅擠

針也經文作濟誤也按音而勇反  
不媒息列反相狎習謂之媒亦媒嬖  
也傍也

門閭又作𨵿同苦本反三蒼𨵿門限也  
第十二卷

諦婆經中有作諦婆依字荒縮至緣  
二反相讓也

陞提蒲米反經中有從以下亦作際  
誤也

具幾經文有作泉渠莫反

捺頭或作策同禹煩反依字襲也音  
于縛反

批郤扶迷蒲蔑二反依字廣雅批擊也  
第十三卷

鞘中小介足作鞘蒼頡篇作削同思  
誚反威刀者也方言劍室也

瀨恚力蓋反依字字林水流沙上也  
持戟居逆反戟稍也釋名去戟格也  
有枝戟也經文從金作鐵非也

第十五卷

桎梏之實古祿反周禮在下曰桎在

足曰梏謂𨵿械也

援助禹卷反謂依據護助之言也

第十八卷

金梳又作軌同音光謂車及梯舉等橫木者也

中級居及反級次也謂階級而外一級二級是也

夾道古洽反在兩邊也亦夾持也三蒼夾輔也

佻訓古文壽筭二形同是由竹鳩二反叢林名也

汜汜古文泛同孚劔反廣雅泛泛浮白也亦汜濫也

渟水狄經反埤蒼水止曰渟泥渟收孝反蒼頡篇去深渟也亦渥也濕也

第十九卷

提碑古文頤同都回反投下也下於甲反自上加下也經文作推押二形非體也

從咽又作嚥同於賢反咽喉也經文作嚥未見所出

蓬勃蒲公蒲沒反廣雅勃或負也

犇馳古文驥今作奔同補門反疾走也批推太何反下又作𢶏同余世反批𢶏



牽引也

凍凍古文𦵏同知𦵏反謂手中寒作瘡也

𦵏之古文𦵏同補耕反謂彈繩墨為耕也經中作𦵏字林無文綺也

𦵏非此用也

𦵏呼又作𦵏同呼交反通俗文席聲謂之𦵏𦵏音呼嫁反

𦵏身又作𦵏同力鳥力照二反字林𦵏炙也

𦵏𦵏七羊反𦵏今作𦵏同蒲北反𦵏動也𦵏前覆也

有篇視專反字林判竹為之咸穀者也蒼頡篇作𦵏時緣反負倉也經文作𦵏音單器名

𦵏或於假反埤蒼𦵏亦瘡也經文作𦵏於何反病也又作𦵏音乙白反笑聲也並非字義

如𦵏古恒反通俗文大索曰𦵏𦵏亦𦵏也經文作𦵏𦵏非也𦵏音胡官反

## 第二十卷

石𦵏徒果反通俗文積土曰𦵏經文作𦵏非也

拊舞又作拊同皮變反說文拊手曰拊也

醢斃五迴反忉利諸天子名也

## 第二十一卷

洎澮古玄古會二反洎洎水小流也

澮山水出溝廣二尋深二仞也

蛇池實遮反池名也經中作虺誤也

穴泉古文作淦同絕緣反水自出為泉經中作康或作淥非體也

呼哈古文欲齡二形同呼合反說文欲啜也

## 第二十二卷

梓栢又作梓同資里反亦名也可為

琴瑟也梓亦楸也

## 別譯阿含經第一卷

駟驢渠語反下許居反謂似驪而小

牛父馬子是也

晞乾許機反方言晞燥也北燕海岱

之間謂暴乾為晞

郁多於六反或作鬱多七條衣也

## 第二卷

鱗地莫朗反尔足鱗王地經文作蜎

蜎之蜎非也

纔全在灾反廣足纔慙也亦僅也經文作諧非也

歟食口咸反謂歟豕而食也經文作貪或作龕皆非也

### 第三卷

鑿窞才性反蒼頡篇云埴坑曰窞廣雅窞坑也

摑煑古文醜同胡昆反通俗文合心

曰摑纂文云未判為摑經中作渾濁之渾非此義也

縹布音忝通俗文輕絲絹曰縹縹赤青白色也

牂殺祖郎反下音古羊三歲曰牂牂然盛白也殺羶羯也

### 第四卷

滑滑又作滑同思入史及二反字林沸鬲也亦雨聲也

### 第五卷

荼毒達胡反廣雅荼毒痛也亦行惡也

鼯鼠胡鷄反說文小鼠也言有毒者也亦言甘口鼠也

𪚩𪚩古文𪚩𪚩二形今作括同古活

反字林髻紮髮也

第七卷

瘳損勅流反尚書王翌曰乃瘳瘳猶差也亦愈也

第九卷

折械胡郎反通俗文拘罪者足曰折械胡戒反械亦折類也經文作按非也

拘紉幾愚反埤蒼秦牛拘也下文忍反說文牛系也經文作倨鞠非體也秦音居院反

掇搃子公反捉頭曰掇下音滅滅除也滌入䟽蔭反滌盡也下漉曰滌滌竭也第十卷

都漸又作湯同相離反字林水索也亦盡也

抔土古文抔抔二形今作槩同公尋反抔量也廣足抔摩也亦平也平斗斛曰抔也

第十一卷

毗細女九反經文作伺非也

一蹕丑貞反謂半步曰蹕也字體作踎

第十五卷

兩須思于反謂鎖湏也經文作銷三  
蒼悉於反銷黎也銷非此義

得咽古文咽同一見反謂吞咽也

### 第十九卷

麻縕一問反說文縕亂麻也經文作

縕紆文反謂束草藝火也縕非  
字體也

### 第二十卷

蔓蔓徒登丁鄧二反韻集去失即極  
也下亡登反經文作躑非體也

布穀方言布穀自閩而東梁楚間謂  
之鵠鵠周魏之間謂之擊穀自閩  
而西或謂之布穀郭璞曰今江  
東呼為獲穀也鵠音古八反鵠

居六反

芟截所巖反刈草也詩傳曰芟除  
草也

### 賢愚經第一卷

懇惻古文認同口很反通俗文至誠  
曰懇懇亦堅忍也下古文懇同  
楚力反廣足惻悲也說文側痛也  
剡炙烏桓反謂以刀抉肉曰剡炙灼  
也灼藝也

王薨呼引反廣足薨亡也釋名大夫  
曰來諸侯曰薨薨亦頓擗聲也  
白虎通曰崩薨皆周制也

怛怛於急反字林怛不安也蒼頡篇  
怛怛不舒之自也

失跨苦霸反躡也字林跨踞也經文  
作踏直加反行不前也踏非字義  
口噤古文嗌同渠錦反通俗文口不  
開曰噤是也

謠言宜箭反說文傳言也謂傳世  
常言也

晒著古文曷芮二形今作炳同碧血  
反廣足曰曷明也

### 第三卷

澡鹽公緩反說文澡手也凡鹽洗物  
者亦曰鹽也

斟格今作角同古學反角試也角力  
也格量度也字從木

豐張義鎮反尔足獸曰豐郭璞口言  
自奮逞也

肥脆清歲反說文少血易斷也亦栗  
也經文作騃騃二形非體也

欽美薛箭反欽敬也說文美頤欲也



經文作濺誤也

具騰壯登反說文騰傳也騰亦乘也  
廣及騰奔也

#### 第四卷

眩謂胡遍莫報反國語有眩暈之疾  
賈逵曰顛暈也

巨我普我反謂搖動不安也經文作  
距蹠或作岨峨皆非也

為臙呼各反說文肉羹也謂有菜曰  
羹無菜曰臙也

獸慄胡代反通俗文患愁曰慄慄亦苦  
也恨也今猶言患慄以有所苦也

激切公的反楚辭或清激事元所通  
王逸曰激感也

如拊蒲交反通俗文手把曰拊經文  
作創近字也

莠衣而客反字林毛刺也纂文去莠  
以毛為飾也

搔痒柔勞反說文搔刮也搔亦抓也  
經文作瘡柔到反疥也下餘掌

反說文搔痒也今皆作癢經文  
作痒似羊反字林痒病名也痒

非此義

第五卷

癩病按間反聲類小兒瘕也說文風病也

俚化又作泚化同胡損徒損反通俗文大而无形曰俚化也

第七卷

姦言之容反釋名古言是已所敬見之佞佞自齊肅也

鎮煞陟陳反說文鎮壓也經文作填音田填非此義

忠恪古文憲同苦各反恪敬也字林恪恭也

銜穗又作采同詳醉反說文禾成秀人所収者也

搞宕徒浪反宕猶上也高昌人語之訛耳

凶上古文胸臍二形同先進先恣二反說文頭會腦蓋也頷空也經文作顙未見所出

第八卷

析體思狄反析猶分析也字從木覈身胡革反覈尋也經文作擻口吊反擻擊也擻非此義

第九卷

卓犖力角反謂奇異也

騷騷蘇勞反說文騷擾也亦大疾也

經文作搔非體

歆然所力反埤蒼恐懼也通俗文小

怖曰歆也

第十卷

勦了仕交反便捷也謂勁速勦健也

說文作𢱿捷也疾也

挫按祖卧反挫折也謂折其鋒也說

文挫摧也換音力結反

麼小莫可反細小曰麼經文作𡇗近

字也

釵股楚佳公戶反脰本曰股取其義也

繼邁古帝莫敗反繼續也邁往也謂

相續而往也

咆哮蒲交呼交反說文咆哮也哮驚

也亦大怒也

第十一卷

忪惕之若耻擊反忪憂懼也亦痛也

惕愁也亦憂也

第十二卷

孤梵古文惛憊二形同巨營反梵單

也元兄弟曰玆也

施罟孤戶反罟網也經文或作罟子  
邪反亦網也二形隨作

些以補丹反翻類也經文作般假借也  
滄水之鉉反謂搵入水中也滄沒也

第十三卷

娟嬾又作霖玢二形同補間反下又  
作黻同盧閒反坪蒼文自也文  
章成謂之編嬾經文作斑蘭非  
體也

健辟辟役反謂便辟捷勇也

第十四卷

摒諧卑政都浪反謂掃除也廣足摒  
除也

彭然又作靖靖姘靜四形同自井反  
謂安定也息也亦無聲曰靜說  
文彭飾也彭絜也

腹潰古文殯同胡對反說文潰漏也  
亦旁决曰潰也

趯牆他吊反踔躑也韻集趯越也經  
文作趯非體也

蜂虫又作蠡同疋凶反或作香虫經  
文作乘此應誤也

奕奕余石反廣足奕奕盛也字體從  
大經文作奕非也

第十六卷

賒貫始遮反下時夜反說文貫買也  
貫貸也廣足貫賒也

羸長戈成反字林羸有餘也廣足羸  
益也今皆作盈

陶演徒刀反詩去憂心且陶陶暢也  
暢達也

荼邊徒加反經文從足作𨔵非也  
起世經第一卷

壘堞又作垒同力癸反軍壁曰壘壘  
亦重也下又作堞同徒類反字  
書女牆也

閭浮提或名剡浮洲或言譚浮洲或  
云瞻部洲閭浮者從樹爲名提  
者略也應言提鞞波此云洲譚  
音之舍反埤蒼多言也

欝單越或名欝怛羅越或言欝多羅  
拘樓或言郁多羅鳩留正言欝  
怛羅究瑠此譯云高上作謂高  
上於餘方也亦言勝鳩留此云

作亦云姓也

弗婆提或名弗于逮或云弗婆毗提  
呵或云逮利婆鼻提賀逮利婆  
此譯云前鼻提賀此云離體或  
云弗婆提或言毗提呵者並訛  
也

瞿陀尼或名俱耶尼或名瞿耶尼或  
名瞿伽尼皆是訛轉也瞿此譯  
云牛陀尼夜此云取與以彼多  
牛用牛市易如此間用錢帛等  
或云有石牛也

薔薇在羊反下無飛反重葉花者也  
淋甚古文瀉同力金反三倉淋瀝水  
下也

礪石居良反形如薑也字從石經文  
從土作壇非也

攀曄曄又作攪攪二形同力敢反說文  
攪持也曄取也

搨取又作欬同女卓反搨猶提取也  
說文搨按也

## 第二卷

馬名婆羅訶此譯言長毛也



蟹螯五高反蟹有二螯八足也字從虫經文作鼈大龜也

蘇偷婆此譯去大聚舊云塔者訛略也  
第三卷

森疎所入反多木長自也下古文慙同先易反疎上也

黧黑又作𪔐同於閑反字書黑羊也經文從牛作𪔐非也

覓突莫勒反說文覓突前也猶輕觸直進也今皆作胃

唯噉五佳反下助佳反犬見齒也經文作𪔐𪔐𪔐目也

鐵鉄方干反說文鉄莖斫也鉄亦槌也亦橫斧也

滂流普傍反三蒼滂沱也水多流自也  
第四卷

顫動又作𪔐同之膳反說文頑顫也三蒼顫不正也

黑慮於黨反謂面黑子也說文中黑也

第大卷  
虬螭渠同反下勑知反廣雅有角曰

蛇龍尤龍曰螭虬黑身元鱗甲  
蛭若龍而黃者也

## 第九卷

陂澌筆皮反下疋博反陂池也下山東  
名為澌鄆東有鸕鷀澌是也幽  
州呼為淀音殿也

## 第十卷

迦筭方尔反此名藿香也藿音呼郭反  
雜寶藏經第一卷

確然口角反周易夫乾確然韓康伯  
曰確堅貞也

黎元力吳反黎衆也元善也古者謂  
民曰善言善人因善為元故曰  
黎元言元元者非一民也

曄動古文旬同而輪反說文目搖動也  
惕惕勑歷反詩云心焉惕惕傳曰惕  
惕猶切切也懼也

## 第二卷

悼慨徒到可戴反悼傷也哀憐也慨  
大息也

鑰匙今作闔同余酌反下方言作提  
又作鍵同是支反闔鑰也經文

作齋非體也又作鉞聲類字與  
鉞同音昌紙反驚也又作拞並  
非也

鞠躬居六居雄反鍛身也經文作穹  
窮非體也

### 第三卷

肥丁都亭反丁強也釋名去丁壯也  
經文作𠙴都定反非也

單子居折反子猶獨也字林无右僻  
曰子是其義也

讒構古候反構合也亂也經文作𡙇  
媾之媾非體也

諂詭居毀反不實也廣足詭隨惡也  
亦欺也誑也

### 第四卷

畱塞普逼反方言畱滿也經文作逼  
誤也

襤褸古文慄又作縑同力甘反謂衣  
敗也凡人衣破醜弊皆謂之襤  
褸經文作藍縷非體也

銅魁𡗗迴反說文𡗗美斗也經文作銅  
欄二形並非也

### 第五卷

金甕又作盞同於浪反尔足盞謂之  
至郭璞曰即盆也

躡頓古文蹙躡二形今作蹙是同陟利  
反謂挫辱之也廣足躡躡也

併張陟留反下知良反尔足併張誑  
也亦欺誑人也經文作倂非也  
启門孔尚以為古文啓字埤蒼作闕  
同苦札反启闕也

### 第六卷

今享猶文作亨同虛兩反享當也經  
文作音響之響非也

儻能勃朗反謂不定辭也經文作儻  
當朗反直言也謹非此義

嚶鳴鳥耕反尔足丁丁嚶嚶相切直  
也謂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  
正也

數數五高反說文數數衆口愁也  
苛剋賀多反說文尤劇也煩擾也剋  
急也

至欸或作款同口緩反蒼頡篇欸誠  
重也又志純也欸愛也

老瞎又作瞎同呼鑑反字書一目合也  
第七卷

縵化斯隹反尔足縵安也

鉅銀一加何加反說文鉅銀頸飾也  
坐頭截果反說文坐止也經文作屋  
於人反塞也屋非此義舊鳥見  
反者非也

禱賽都誥反說文告事求請為禱下  
蘇母反謂酬報也

哂哂失思反論語夫子哂之案哂小笑  
也經文作𪔐舊鳥雞呼鷄二反  
非也

# 第八卷

諮詢私遵反問也左傳訪問於善為  
諮諮親為詢諮問善道謂諮問  
親戚之義

恚腹又作慝同虛類反說文丘涉反  
恐息也經文作攝非也

甲冑古文鞬同除救反廣雅兜鍪也  
亦言鞬鍪也

噦言呼戒反噦喝恚聲也經文作噦  
音皆非字義也

覲其又作狙同千紫反字林窺觀也  
亦覲也廣足覲視也

眼眠又作瞋同莫田反說文瞋翕也  
余足翕合也

啞師徒結反人名也

鄙廢思裂反鄙陋也廢黷也亦私居非公會之服也

狡猾古飽反胡刮反忌黠也方言凡小兒多詐或謂之僧

巢窠又作𦵏適二形同苦和反廣足窠巢也

扭言都札反扭也謂扭扭推也

扳上又作攀同普斑反廣足扳援也

上及之言也

普曜經第一卷

迄今虛訖反介足迄至也

四瀆徒木反介足水注滄曰瀆說文溝也又邑中曰瀆也

愚戇都絳反說文愚癡也戇愚也

盪滌徒朗徒的反盪滌洒器物也說文滌洒也

軒窓許言反軒樓板也亦檻上板也障風日者也

鏐樹補沱反國名也倭字兩刃有木柄可以刈草也

幣藏勅朗反周成難字音蕩說文幣金幣所藏府也

金幣所藏府也



櫪疏力公反蒼頡篇櫪疏也說文房室曰疏也疏亦窓也

# 第一卷

𨇖踵蒲米反下古文踵今作踵同之𨇖反說文足跟也廣足踵迹也

篋筭骨吏反說文威衣器也圓曰篋方曰筭也

梳架古文提梳二形今作梳同余支反禮記男女不同梳架鄭玄曰竿謂之梳可架衣也

驚鴈音木余足舒鳬驚野曰鳬家曰驚驚即鴨也

芬葩普花反說文芬芳也葩花也取其威貞也

咳笑古文孩同胡來反說文咳小兒笑也

## 第四卷

委僭丁甘反委積也僭何也謂委積相僭負也

鵠音交精鳥名也群飛如雌鷄似鳬高足也

齧骨又作齧同五狡反廣足齧齧也經文作𦵏火屋反說文食辛也

樂非字義也

寮屬又作僚同力僚反尔足寮寮官也郭璞曰同官為寮亦僚友也  
喝喝魚凶反說文衆口上見也淮南子六群生莫不喝喝然仰其德也

第五卷

不嚏丁計反蒼頡篇去噴鼻也經文作𠵽非也

寶塚徒果反通俗文積土曰塚說文堂塾也

緹暢他礼反說文帛赤黃色也淺絳也一染謂之緹緹也線音且綰反  
珠璣居衣反說文珠之不圓者也或曰小珠也

訛言古文為譌吡三形同五戈反詩云民之訛言箋去訛為也訛亦詭言也

蒺藜自粟力尸反尔足蒺藜藜即布地蔓生子有三角者也經文作𦵏𦵏未見所出𦵏音基𦵏𦵏鋤也非今所用也

第六卷

閭閻古文𡩺同魚巾反說文閭閭和

悅而爭也。禮記閭閻和敬之貞也。經文作信字，與折同音。牛佳牛中二反，犬聲也。又作言，宜箭反，並非此用。

嫫嫫乙莖莫莖反，字林心態也。亦細視也。經文作睮，睮非體也。

顛頭普米反，說文傾頭也。蒼頡篇頭不正也。

從容且容反，謂詳審閑足之自也。廣足從容舉動也。

恢廓又作紼，同苦迴反，字林恢大也。廓空也。

拍顛又作顛，同扶忍反，說文膝骨曰顛也。

肅𦉰又作𦉰，𦉰二形同音似，又音徐。𦉰反，𦉰足𦉰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也。

和埴時力反，黏土曰埴，釋名埴臍也。如脂之臍也。

栽，籒古文棒，不撇三形同。五割反，𦉰足籒載也。餘也，謂木有殘餘載出名曰棒也。

# 第七卷

毛蹇陟倫反說文毛難也蹇挂尋也  
林邠古文邠二形今作邠同府貧反  
樹名也

礼貺許誑反尔足貺賜也郭璞口謂  
賜與也

修行道地經第一卷

大較古文擢同古學反粗略也廣雅  
較猶明也

拔栽子来反栽植也今時名草木植  
曰栽

扁鵲蒲顯反古之良醫也姓鄭案漢  
書韋昭曰大山小盧人也名越  
人魏桓侯時醫也

蒼頭漢書蒼頭應劭曰秦穉民曰黔  
首黔黑也首頭也奴曰蒼頭非  
純黑以別於民也

鬱貞於勿反尔足鬱氣也亦哀思也  
下古文貞貌二形今作貌同莫  
効反容貞也亦見也又作睪謂  
眩睪也音莫報反經文作冒覆  
之冒假借也

諸藏才浪反積蓄也如庫藏也人有  
五藏謂肝肺脾心腎也經文作

感非體也

諧人側禁反廣雅諧毀也亦譌也一  
口旁入曰諧也

蟹蛛古文作𧈧𧈧二形同音知蛛謂  
有草蟹蛛有土蟹蛛也經文作  
𧈧非也

款喉所角反謂款吮也經文作𧈧或  
作𧈧非也

漣現竹用都洞二反通俗文乳汁曰  
漣今江南人亦呼乳為漣經文  
作𧈧故罪反非也

銀柴經文從口作𧈧𧈧二形誤也  
第二卷

蟠結薄寒反廣足蟠曲也亦委也

𧈧𧈧渠錦反下胡戒反說文𧈧𧈧相  
切也方言𧈧𧈧也郭璞曰言𧈧  
𧈧也

翟葦胡官反細葦也葦秀然後為翟  
葦也

飛鳥甫葦反言鳥飛揚也經文從犬作  
𧈧誤也

第三卷

𧈧𧈧魚素反下徒何反經文作𧈧𧈧  
二形非體也

如麵莫遍反言其碎末如麵也經文  
作幾聲之誤也

鐵鉞渠王反通俗文縹車曰輶輶音  
衆勞反

燔之又作鑪同扶來反加火曰燔燔  
亦燒也乾也

鐵弗字苑初眼反謂以鐵貫肉炙之  
者也鐵音且庶反

#### 第四卷

不訾又作磨同紫斯反訾量也經文  
作貲非也

九韶古文藝同規招反舜樂名也韶  
紹也言舜能紹繼堯之德也尚  
書箫韶九成是也

#### 第五卷

獲草於穊反廣足持也謂握取之也  
稱錘直危反廣足錘謂之權即稱  
錘也

鴟猪尺暗反下陟於反鴟張大也言  
此人鴟張大如猪也

搏掩纂文去博六博用六箸六棊謂  
之六博掩揲掩趾錢戲也俗謂  
之射數或去射意也



捫擲力的反下乘奚反通俗文考因

具謂之捫擲字林押其指也

齧齧力轉反肉齧也經文作腴腴非也

步搖釋名去上有垂珠步則搖動者

也經文作瑤非也

結草古八反結稟也

餽口又作餽同戶姑反方言寄食也江

淮之閒謂寓食為餽介及餽饘

也郭璞曰即糜也饘音之然反

生經第一卷

銀鐺力當都唐反說文銀鐺鎖也經

文作狼當非體也

淑女時六反詩云窈窕淑女傳曰淑

美也淑善也

震越梵言也此譯云末服也

訶譴去戟反廣足譴責也怒也說文

訶大言而怒也

睢叫許佳反聲類睢睢大視也謂張

目叫呼也睢音况縛反

揆彼奴和奴回二反說文揆摧也又亦

兩手相切也

調譏魚戒反廣足譏調也謂相啁也

蒼頡篇譏欺也通俗文大調曰

誡是也

誘誅餘首反誘教引也相勸也下私  
律反說文誅誘也廣足誅諛也  
經文作恤憂也恤非此義諛音

私酉反

習伏又作恤翼世反字林恤習也蒼  
頡篇恤明也郭璞曰狃伏復  
為也

俘囚妨愚反尚書俘厥寶玉孔安國  
曰俘取也

鳴就古文作𪔐同子六子合二反聲  
類就亦鳴也

## 第二卷

諄那古文訛同之閏反此譯六碑末  
謂人名也

鞭靽五更反下胡浪反風名也靽字  
未詳所出也

殛殛於沒反下莫昆反聲類欲死也  
說文暴無知也

稍偈所交反時庫丁賀反韃靼紀言  
反梯弥徒計反

鎧翰口賁反說文鎧甲也下胡旦反  
周易白馬翰如王弼曰鮮潔其

馬翰如也

第三卷

謹呼古文作𠵽又作𠵽同虛素反廣  
及誼鳴也聲類誼譁也誼聲驚  
呼也

翕眼呼及反猶眨眼也翕合也亦斂  
也經文從目作瞢書无此字𠵽  
音莊狹反

擣樹勑於反擣惡木也大不中繩墨  
小不中規矩也

蠱狐餘者反說文狐妖獸鬼所乘有  
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必首  
丘也

拘翼梵言憍尸迦是也此本應作翅  
後誤作翼失其義也

摧惛古文謂同息與反通俗文多意  
謂之惛惛字林惛惛知也惛音  
張呂反

廩賈又作𡔷同力甚反三蒼歲米曰  
廩也

憫泣眉隕反憂貞也憫憫然也

第四卷

跼蹐子六反下子亦反字林跼蹐不

進也一曰畏敬也謂恭敬之與也  
第五卷

𦥑鉗口昆反下巨炎反說文𦥑剝也  
鉗束鐵在頸者也經文作𦥑非也  
觸𦥑奴皎反謂𦥑亂也案𦥑猶糾也  
亦弄也

𦥑𦥑側鎔中鎔二反𦥑𦥑鳥悲也  
搏踏補莫反下又作𦥑同徒盍反搏  
手搏也𦥑足踐也

𦥑𦥑於来反說文𦥑聲也蒼頡篇𦥑  
𦥑也字書𦥑𦥑也下又作𦥑同  
於何反𦥑音於札反

陰持入經上卷

𦥑𦥑古文作𦥑同莫本反字林𦥑𦥑  
也蒼頡篇𦥑𦥑也亦憤也方言  
𦥑𦥑也朝鮮冽水之間煩𦥑謂  
之𦥑𦥑

下卷

已分甫墳反分𦥑也經文作份彼陳  
反說文份份實備也字與𦥑𦥑同  
溝港古侯反下古項反謂湏阨洹也  
此言入流亦名至流亦名預流

言淹港者取其流處也

睡眠又作眠同亡田反說文瞑目翕也眠寐也卧也

中本起經上卷

拘隣此譯云阿若名已知拘隣者姓也初度五人名也一名拘隣二名頗陞三名跋提四名十力迦葉五名摩男拘利

屏營思營反謂惶遽也廣及屏營位俗也經文作併甫政反說文併取也併非此義取音才句反

下卷

以冶余者反謂傲雅自得莊飾鮮明之良也

狂慙呼盪反字書慙愚也郭璞曰鷓鳥慙急謂虛勇也

靈樞渠救反小尔足有屍謂之柩空棺謂之櫬札記在棺曰柩鄭玄柩之言究也白帟通曰柩之言久也久不復變也

煨燿胡本反下胡光反方言煨盛也郭璞曰煨燿盛白也燿明也蒼頡篇燿光也經文作燿字與暉

同虛歸反輝光也輝非此用

恂恂私逕反論語恂恂如也王肅曰溫恭自也廣雅恂恂敬也今足恂恂戰慄也

斑駁又作辯同補顏反說文辯駁也

蒼頡篇辯文自也雜色為斑經文作端方闕反端爛也爛音力闕反

興起行經上卷

日趨正體作趨古文作趨同妨虞反杖敲蒼頡訓詁作趨同告交反下擊也經文作撓非也

達磨多羅禪經上卷

發軔之忍反軔跡也轉也與後橫木也今謂發車跡轉也

分達又作尅同奇龜反今足九達謂之達郭璞曰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也

孱焉仕簡反謂仁謹之自也亦懦弱為孱廣足孱惡也

將暨聲類古文泉同其器反左傳猶懼不暨注曰暨至也今足暨不及也暨與也



一園渠愧反置土籠也置亦匣也

閨宗胡臘反說文闔閉也

閃鏐式漆反下舒酌反閃鏐鑿見也

經文作瀟非也

尔炎梵言尔炎此譯云所知亦云應

知也

梯梯他弟反下勑細反經云心之位

處也

澱壞子鹽反通俗文澆漬謂之澱知

字林澱漬也

貧窶瞿庾反尔雅窶貧也字書空也

窶者无礼也

下卷

塵塵武該武賀二反通俗文熟土曰

塵塵亦塵也敗壞也

伏鷄又作匄同扶畜反謂鷄偃伏其

卵也方言鷄伏卵而未孚皆是也

髀骨今作髀同蒲米反說文股外曰

髀也江南音必尔反

義足經上卷

草薺又作菅蘭二形同古顏反聲類

薺蘭也說文香草也

欲誼又作𠵽同都礼反說文𠵽可也答

頓偏亞斯也

遍徇又作徇同辭遵反徇循也亦巡行也行走宣令曰徇說文行示曰徇字從彳也

厄至荷革反蒼頡篇厄困也說文厄隘也凡遇災難遭苦毒皆曰厄  
鮮明又作鮮同思錢反廣足鮮好也鮮亦善也

不撓凡小反說文撓擅也假詐也國語其形撓誣賈逵曰非先王之法曰撓加誅無罪曰誣字從手今皆作矯

著洿一孤反字林濁水不流曰洿謂行潦之水也大曰潢小曰洿

勞來說文作勑同力代反余足來勞也郭璞曰相約勑亦為勞也捷為舍人曰勞力極也來強事也廣足勑謹也勤也詩云神所勞矣箋云勞來猶佐助也漢書勞來不怠也經文作侏非也

名戴古文急戴二形今作勇同踰腫反勇謂果決也知死不避曰勇也恐懾聲類作懾同止葉反廣足懾懼

也字書失常也說文心取也

暗借於禁反下子夜反暗暗借嘆聲也經文作咋壯白士白二反咋咋然聲也亦咋齧也

鉞指力并反說文鉞收也余足鉞聚也經文作劒誤也

蹶地居月居衛二反說文蹶僵也廣足僵卧也經文作蹶十六反說文蹶踣也

偉風于匪反說文偉奇也經文作觀胡憤反非體也

洞然古文衡迴二形同徒凍反謂洞徹也經文作炯徒東反炯熱也炯非此義也

下卷

不据據於反廣足据斷也說文口手共有所作曰拮据

鷦摩公覓反人名也依字鷦伯勞也俞曰翼珠反尚書帝曰俞往哉俞然也相然鷹也

瞢忽古文瞢隋二形今作暗同於咸反說文瞢不明也廣足瞢瞢瞢也瞢冥也

彼遲於歲反遲謂進取也

𦵏古文國同捷各反蒼頡篇六囊之無底者也說文囊囊也亦衣也脊聲如囊因以名焉

鼓𦵏字宜作囊蒲戒反謂囊囊也  
𦵏家用吹火令熾者也經文作𦵏末詳字所出

蚱蜢側格反下莫綆反蚱蜢字書云淮南名去父也即蟾蜍也郭璞曰蜉蝣類居陸地者也

蛻虫湯會始銳二反說文蟬蛻所解皮也廣疋復育蛻也字林蟬皮也不嫫莫奴反說文醜者也楚辭婁母姣而自好也姣音古卯反

稱冤古文作冤怨愆三形今作冤同於尤反說文冤屈也廣雅冤枉也冤曲也亦思念煩冤也

毗耶婆問經卷上

訓狝關西呼為訓侯山東謂之訓狝經文作熏胡非體也

𦵏古旱反下與證反通俗文面𦵏黑曰𦵏𦵏面點黑也經文作𦵏𦵏非也

下卷

句膺又作膺同於凝反說文膺句也  
謂乳上骨也

菱爲於危反下於言反菱稊也說文  
莠莠也

纖長思廉反言纖小也細也經文作  
纖所咸反說文好手自也

鄰先比丘經上卷

撓撓呼高反下路高反聲類撓攬也  
方言撓取也

和鄆都蘭反寺名也

浙米思歷反江南言浙中國言泚經  
文作錫非體也

兩埽之尹反說文射皋也廣足埽的  
射的也射侯者也以熊虎之皮  
飾其側方制之以爲埽經文作準  
同之尹反說文準平也准非字體  
吹竽或作葢同古遐反今卷竽葉吹  
之因以名也

獲麥胡郭反說文刈禾也經文作獲  
誤也

欲躒脾赤反謂躒側也

連掣呼結反廣足掣束也掣蒼園餘

也言急束也說文作覲詰經文作乾皆一也

下卷

儲侍直於反下文作序時時三形同除里反說文侍待也儲俯貝也博又正言縛蓄河第四河也經文作博又噉又皆訛也噉渠略反經文從言作讓誤也

屈无衢物反說文屈无尾也屈短也評之皮柄反字書評訂也評平議也訂音唐頂反

刳口古文仳同亡粉反刳割也經文從口作叻非體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三

卷

般 泥 洹 經

翻經沙門玄奘撰

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

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經

僧護因緣經 過去現在因果經

柰女祇域經 太子本起瑞應經

虔 虔 經 修行本起經

胞 胎 經 阿蘭若習禪法經

過去佛分衛經 摩 登 伽 經

舍 頭 諫 經 大迦葉本經

樓 炭 經 婦人遇害經

大般涅槃經 辯意長者子所問經

佛般泥洹經 四 自 侵 經

普法義經 七 女 經

所欲致患經 梵網六十二見經

遺 教 經 寂 志 果 經

懈怠耕耨者經 梵志阿跋經

優 填 王 經 七佛父母姓字經

佛入涅槃金剛力士哀戀經

梵志頗羅延問種尊經

佛滅度後金棺塋送經  
阿難同事佛吉凶經  
阿難分別經罪福報應經  
見正經業報差別經  
摩訶迦葉度貧女經  
五母子經中心經  
阿遼達經龍王兄弟經  
玉耶經妙曷比丘功德經  
盂蘭盆經樹提伽經  
雜藏經盧至長者經  
瑠璃王經燈拍因緣經  
力士移山經諫王經  
大愛道般涅槃經五王經  
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土全身經  
末羅王經四諦經  
佛大僧大經  
閻羅王五天使者經  
耶祇經長壽王經  
時非時經阿那律八念經  
梅檀樹經魔燒亂經  
新歲經賴吒和羅經  
梵摩喻經自愛經  
鸚鵡經

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

雜阿含經末生怨經

七處三觀經十八泥犁經

比丘聽施經泥犁經

馬有八態經

般泥洹經

拔野於拈反字林云溉灌名沃沃澆

也濕也亦美也

有憾胡紺反廣雅憾怨恨也字林

憾不安也

禮賂力故反賂遺也謂以物相請謁也

腆美古文作𦛵同他典反方言腆重

也東齊之間謂之腆廣雅腆至

也腆厚也善也

玄黹勑感反玄赤黑色也黹黹不

明淨也

并饗書無此字應誤作也疑饗字耳

勗勉許玉靡辯反方言齊魯謂勉曰

勗勵也勉勸強也

補繕是戰反廣雅修截繕治也說文

繕補也

不啻施政反更多也經文作翅羽之

翅非也

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倏值古堯反漢書晉灼音義曰微遇也謂願求親遇也

鷺麥又作燕同一見反尔足鷺雀麥注云即鷺麥也經文作鷺伊奚反鷺水鳥非此用也

傅飾方務反傅猶塗附也傅藥傅粉皆是也

餼施古文槩同虛氣反以牲曰餼餼猶稟給也埤蒼餼饋也字書餼餉也

俱譚徒含反或作貝譚經中多云瞿曇皆是梵言輕重也

賣姓謨裨反梵言薩俱盧也一本作薄經文作賣誤也

訶醜側於反梵言摩訶醜此譯云大長也

殷皮於斤反詩云殷其盈矣傳曰殷衆也殷大也又於艱反赤黑色為殷此借音耳

敷愉翼珠反纂文作孚愉言美色也方言怵愉悅也

繫擻呼結反埤蒼圍係也通俗文束縛謂之擻

往吒古文作𨔵同音力四力季二反  
乎譴字體作𨔵同芳務反礼記𨔵  
往鄭玄曰𨔵疾也廣雅𨔵行也  
下去戰反譴責也

輕邈亡角反邈遠也方言邈離也漸  
也廣也亦威也

僧護因緣經

僂又作𨔵同亡忍反下無辯反謂  
自強為之也

炆疼又作𨔵炒魚三形同初狡反方  
言𨔵火乾也秦晉之間或謂之  
𨔵經文作𨔵非也

柰女祇域經

一栽子来反謂草木植曰栽此謂木  
𨔵可栽種者也

瘤節力周反說文瘤腫也聲類瘤癰  
肉也今取其義

其抄弥繞反通俗文樹鋒曰抄抄亦  
微小也

除擗卑政反廣雅擗猶除也言擗諧

除治也經文作𨔵非體也諧音

丁浪反

應報古文作𨔵同𨔵立反襲受也又

合也仍也廣雅襲及也

騶上反騶反蔡文云謂躍上馬也

睚眦吾懈魚計二反廣雅睚眦裂也下

靜計反說文目崖也謂裂眦眦

目之眦也經文作眦五悌反邪

視也眦非此義

地薑丑芥反整虫也或名薑璽或名

蠟也薑音他達反璽音力割反

雍鐵書皆作頽同公護反案雍猶頽

眦答報之也

虞虞經

虞受今作娛同牛俱反白虎通曰虞

樂也言天下之民皆有樂也廣

雅虞安也有也

修行本起經

焰燿古文作𤇀同俾堯反說文火飛也

胞胎經

胚胎普才反說文婦孕一月為胚二

月為胎今足胎始也方言胎養也

樹茨古未反說文草根也方言東齊

謂茨根為茨也

鞞鞞五更反下胡浪反成壞身中風

名也

過去佛分衛經



至奏梵言三拔致此云發趣今言至奏皆一義也

戀嫖力到反說文嫖嫖也聲類嫖情也謂戀不能去也嫖音胡故反得漫上誦士捲二反得漫字林流負也漫音于權反

大迦葉本經

闕掖正字作破同普彼反纂文云破折也被猶分也經文作擗補買反反手擊也擗非此義

婦人遇辜經

離恭居院反說文謂牛鼻環也字書恭牛拘也

姑妘字體作佗同之客反釋名俗謂舅章為佗

辯意長者子所問經

鼎沸部挺反左傳曰晉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四方亂離如鎔鼎之沸也

擗口補搭反廣雅擗分也謂手擗開也經文作拍非也

恭恪古文密同苦各反恪敬也字林恪恭也

飢此因恣反說文飢糧也廣雅餽飢  
也謂以食供設人曰飢經文作  
飴借音耳

車轉力各力的二反蒼頡篇轉輶也  
說文車所踐也

拜謁於馭反尔足告謁請也謁白也  
四自侵經

不肖先妙反禮記其子不肖鄭玄曰  
不似也言不似其先故曰不肖

謂倖惡之類也

征佞之盈反古丈佞同之容反方言  
佞佞惶遽也江湖之間凡窘率  
怖遽皆謂之征佞

七女經

羅輶扶分反字比丘羅輶經丈從貴  
作輶非也

梓棺又作梓同即理反古者殷人上  
梓字林梓楸也古史考陽作  
木棺有虞氏用瓦棺棺完也關也

所欲致患經

怫鬱父勿反字林怫鬱心不安也  
戰頊字體作顛又作懺同之見反下  
又作疚同有富反說文顛頊謂

轉動不定也

遺教經

蝶悍相刈反方言蝶狎也郭璞曰相親狎也蝶亦悍也嬖也嬖傷也踔擲今宜借音他吊反字體作趯趯擲也韻集趯越也

暫替古之變不久也下他計反尔足替廢也止也郭璞曰替廢亦止住也

隄唐古文作𨔵同都奚徒奚二反隄限也積土為封限也埤蒼長沙謂隄為𨔵

懸急耕耨經

選更按選更猶湏臾也呂氏云少選俗謂之選更言推託不肯為也

優填王經

皮韜吐勞反韜藏也說文劒衣也辟從必益脾尺二反韓詩或辟四方辟除也謂徙者也

不計居詣反謂計筭也計謀也經文作係非體也

俱佻又作混沱二形同胡本徒損反謂不通類也通俗文大而無形

曰偃化

遲其餘致反索遲欲其疾也遲猶望也經文作幼稚之稚非也

鴆毒除禁反山海經女几之山多鴆郭璞曰大如雕紫綠色長頸赤喙食蛇也以羽畫酒卽煞人也

仆僵蒲勒反下居良反說文仆頓也謂前覆也僵偃也謂却偃也

身冒亡報反冒蒙也索蒙猶荷也被也佛入涅槃金剛力士哀戀經

蛆螫知列反字書蛆螫也廣雅蛆痛也下音呼各反

瞑眩又作眠同亡田莫見二反下古文作迥眊二形同胡蠲胡麵二反方言凡飲藥而毒滿東齊謂之瞑眩

嘶碎又作警嘶二形同先奚反埤蒼聲散也亦悲聲也

佛滅度後金棺塋送經藉身茨衣反按藉猶薦藉也周易藉

用白茅是也

鉞骨力舞反說文鉞收也亦截也余足鉞聚也廣雅鉞取也經文作

檢非體也

靚故普安侯徒反廣雅靚故靚軌也埤蒼大軌也

旌表子盈反余足注旌首曰旌郭璞曰載旌於竿頭也國語為車服旗章以旌之賈逵曰旌表也取其幟幟也

欣懌以炙反余足怡懌樂也郭璞曰怡心之樂也懌意解之樂也字林懌怡也

購鉶古候反說文以財有所求也廣雅購償也

燔身扶素反說文燔燒也加火曰燔廣雅燔乾也

明踰庚俱反廣雅踰度也亦越也勝也經文作跨非也

陵遲古文作勳本作表同力莖反淮南子云山以陵遲故能高案陵遲猶靡迤陂陀也平易不峭峻者也

見正經

包毓說文亦作育字同餘祝反說文養子使從善也育亦長也覆育

也生也

挺土舒延反淮南云陶人之剋挺埴  
許尉重曰挺揉也埴土也挺擊  
也亦和也

鄧柿敷廢反說文削朴也蒼頡篇柿  
札也謂削木柿也

蝮蛸扶福反下夷六反字林蝮蛸蟬  
皮也猶蛭蛻變為蟬也廣雅蝮  
蛸蛻也蛻音他外始銳二反謂地  
蛻皮也經文作輶育非體也

臭茹如庶反案茹亦臭也今謂腰敗  
為茹也腰音乃罪反

羸臞又作臞同渠駒反余疋臞瘠也  
說文少肉也

摩訶迦葉度貧女經

米潘敷袁反蒼頡篇泔汁也說文潘  
泔米汁也江北名泔江南名潘  
經文作糝非也

中心經

脆不清歲反說文脆少血易斷也廣  
雅脆弱也脆猶腴也經文作羶  
非也羶音乃困反

翾飛今作鰲同呼全反說文小飛也



周書翽飛蠕動是也

龍王兄弟經

耳際子例反廣雅際方也余足際捷也謂相接續也

迺臣奴改反余足迺也郭璞曰迺即乃字也說文迺往也聲類迺至也

沙曷比丘功德經

陷此古文鉤同陷猶墜入也亦沒也說文陷高下也

筭中肯吏反說文威衣器曰筭也圖曰筭方曰筭也

闔化口哀反說文闔開也廣雅闔化也聲類此亦開字

樹提伽經

不憚又作憚同於驗反意滿也纂文去意足曰憚是也

黠黠烏感反說文黠青黑也黠黠不明也黠忽也

嬰婆烏我補我反謂僂背脊而行也經文作擲狀非也

庵屋於舍反謂庵廬也廣雅鵠銷謂之銚鵠銷於胡餘六反廣雅鵠銷謂之銚

鑄亦云鉶鑄

文作鑄非也

銚音才禾反

和反鉶古戎

反鑄莫朗反

小鑄鑄或作鑄

鑄或作鉶鑄

人言挫皆一也

字林小釜也

言古盍反鉶音

古挫七卧反

盧至長者經

密奔羗女丘吕二反奔藏也通俗文

密藏曰奔

物錫又作漸同志漬反方言鉶湧盡

也物空盡曰湧

燈指因緣經

蕭木林今作捺同所金反說文多木

長貞也

子胤与振反尔足胤繼也亦嗣也說

文子孫相承續曰胤言蕃育之

謂也

喟然又作嘖同口愧反說文大息也

歎聲也

罄竭古文空同可定反說文器中空

也尔足聲盡也經文作磬樂器

名也

飲酣古文作𩚑同胡甘反樂酒曰酣

漢書應劭曰不醉不醒曰酣

孑然居折反案孑猶孤獨也說文无  
右臂曰孑國語胡有孑然是也  
賊陷苦洽反說文目陷也廣雅賊陷  
也經文作抓拍之拍非體也抓  
側交反

摺拾又作摺同居運反方言摺取也  
猜疑古文賦猜二形今作惔同庶來  
反案猜亦疑也廣雅猜懼也方  
言猜恨也

端確又作礪埤蒼作塙同苦學反周  
易夫軋確然韓康伯曰確堅貞  
也經文作聲胡族反𪔐盡也非  
此義也

壽張又作訓壽倂三形同竹尤反壽  
張誑也相欺惑也

上翳又作醫同一計反說文注去目  
病生翳也

喁喁古文顒同牛勾反說文衆口上  
見也謂羣生仰其德也詩云顒  
顒昂昂傳曰顒顒溫貞也

諫王經

繡黻弗禹反下甫物反孝工記畫繡

之事白而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尔足黼章也斧謂之黼郭璞曰黼文畫為斧形也字從黼音知雅反經文從首作黼非也

忙孃丘方反下而羊反說文煩擾也

謂煩怨惶遽也楚辭遭此世之

忙孃是也

葆羽又作袍同補道反漢書羽葆謂合聚五色羽名為葆也

闐闐又作填同徒堅反詩云振振闐闐言盛白也亦羣行聲也

五王經

了么又作𠂔同丁皎反言么懸也趙

魏之間曰么郭璞曰了么懸白也

陝山胡夾反案陝迫隘不廣大也說

文陝隘也

茫茫莫荒反茫茫遠白也茫然謂目

不了也經文作眊呼光反不明

也兩通

倮直古文作𠂔同他頂反平直曰倮

經文作𠂔非也

檻車下斬反釋名云檻車施欄檻以格

猛獸之車也經文作檻車聲輶

輶也

擣箭而注反謂張弓擣箭也經文作

澍非體也

末羅王經

震悚又作悞同思勇反字林悚惶

遽經文作𨔵非也

佛大僧大經

不滋聲類作孖同子思反說文滋益

也滋蕃長也經文作孖說文孖

孖汲汲也

狀薩宜列反說文衣服歌謠之恠謂

之妖禽獸虫蝗之恠謂之薩薩

灾也

謚比神至反說文行之迹也從言益

聲白虎通曰謚之言列也釋名

去謚申也物在後為申言名之

於人也

鷹鷂之然反尔足鷂風鷂郭璞曰鷂

屬也又征鳥也齊人呼擊征也

小鷂也

𪔐𪔐丘奇丘倚二反蒼頡篇齊人謂

𪔐𪔐作為𪔐𪔐𪔐𪔐也許慎去側𪔐

也下竹皆反𪔐𪔐挽曰𪔐

齧齧又作饒同五莪反廣雅饒齧也  
說文齧噬也

儲侍宜於反下除理反說文儲侍具  
也亦待也

惕惕勑歷反詩傳曰惕惕猶切切也  
亦懼也愁也

噫乎又作諶同於熙反謂歎傷之  
聲也

箋其則賢反字林表識書也一曰表  
職書曰箋

俘取妨虔反國語而安俘女賈逵曰  
伐國取人曰俘

耶祇經

恢弔又作絀同苦迴反字林恢大也  
呶咤况役反通俗文驚視曰呶經文  
作臭呼赤反說文犬視也

擊我三蒼亦牽字苦田反引前也廣  
雅牽挽也連也

時非時經

釭瓊案字義宜作于寔二形寔音  
徒見反國名也

拊檀樹經

躊躇又作踟躕同躊留躊知二反下



勝於勝誅二反廣雅躊躇猶豫也又亦住足也亦躑躅也

踣地丁賀反江南俗音帶謂倒地也拍煞普格反廣雅拍擊也釋名拍搏也以手搏其上也今謂拍其上而死也經文作標非也

憊然莫禹反恠愕之意也論語夫子憊然何晏曰為其不達已意而非之也

新歲經

如鵠何葛反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相鬪而死

曾樂苦壞反蒼頡篇此亦怵字也字林怵喜也

自愛經

攘衣而羊反謂攘除衣袂出臂也袂音弥世反

揮涕許歸反說文揮奮也揮灑也介足揮竭也注去揮振去水為竭也經文作指麾之麾非體也

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

麋麋莫悲反下又作麋同羈維反說文麋鹿屬也麋似麋而大獵毛

狗足也獾音乃交反

聒耳丁藍反說文垂耳也經文作聒  
丁合反說文耳大也亦聒樂也  
經文作僭員之僭非體也

白鵠亡項反鵠蒼鵠也佐鳥也

鈞鵠古侯反下加額反介反佐鵠南陽  
名鈞鵠晝伏夜行鳴為佐也

經豫翼庶反蒼頡篇豫佚也國語豫  
樂也

未生怨經

涕泗息利反詩去涕泗滂沱傳曰自

鼻出曰泗也自目曰涕

瘦青字苑作瘡同所景反釋名青瘡  
也如病瘡瘦也青者猶人青瘦也

桀逆奇列反案謚法曰賊人多累曰  
桀劉熙曰多以惡逆累賢人也

十八泥犁經

倅略倉對反倅字倅副也廣雅倅盈  
也又作倅蒲本反

焯熱之藥反廣雅焯熱也經文作倅  
都角反倅明也

陞牢方奚反說文陞牢也獄也所以  
拘非者也字從非陞省聲經文

作裨非體也

涅槃經

竹鉀字宜作簍補奚反以竹為簍打  
捶者也

鞭打丁類反俗語也謂打珥也經文  
作鞞他類反鞍飾也鞞非此義  
鉄橫方于反說文莖斫也公羊傳曰  
不忍加之鉄質何休曰斬腰之  
罪也蒼頡篇鉄槩也亦橫斧也  
下之逸反埤蒼橫槩也經文作  
鑽非也

虫豸直余反余足有足謂之虫無足謂  
之豸

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

莖確且卧反詩云莖之秣之傳曰莖  
莖也謂斬莖所以養馬者也經  
文作剉說文折傷也

頑痺今作痺同痺利反說文足氣不  
至也經文作痺痺利反痿痺不  
能行也

糖煨徒郎反下烏迴反通俗文熱灰  
謂之糖煨

射窠又作邁同口和反謂窠窠也取

其義矣

𨔵外許朝反𨔵猶虛也𨔵亦誼謹也  
循大似均反說文循行也余足循自也  
郭璞曰自猶從也案此亦尚巡

字略同

鞠類渠六反案鞠謂聚斂也字宜作  
趨通俗文體不申謂之趨

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經

𡗗𡗗居及反說文𡗗𡗗急行也廣雅  
𡗗𡗗遽也

券別區万反說文券契也券別之書  
以刀判其旁故曰契也釋名云  
大書中破別之也

過去現在因果經小乘重譯

第一卷

旃𡗗蒲帶反國名也正言迦毗羅跋  
兒譯云迦毗羅者蒼色也跋兒  
者住處也

苗裔古文作裔同餘制反說文裔衣  
裾也以子孫為苗裔者取不垂  
義也裔亦遠也字從衣從同音  
女滑反

自禁記林居鳩二反禁猶制也止也

言制止不禁也

鳳翳於麗反山海經云北海有馳山  
山有鳥五采飛至蔽日名曰翳  
鳥廣雅鳳屬也

怵惕耻律反尚書怵惕唯厲孔安國  
曰怵惕懷懼也

蒼頭漢書蒼頭應劭曰秦稱民曰黔  
首黔黑也首頭也故曰蒼頭者非  
純黑以別於人也

## 第二卷

旅力力舉反方言宋魯謂力曰旅旅  
田力也郭璞曰謂耕墾也詩云  
旅力方強是也

昕赫虛斤反說文昕旦明也日將出  
也赫威也

捷陟巨馬反馬名也應云建他歌譯  
云納也

噴鳴古文作歎同普寸反說文鼓鼻  
也蒼頡篇噴吒也俯而噴仰而  
鳴也

屹然今作屹同魚訖反說文高大負  
也經文作屹未見所出

## 第三卷





也與也

踐傷鳥卧反通俗文足跌傷曰踐蒼頡篇挫足為踐史記踐人不安起是也經文作蹇非體也

入筍始厚反謂取魚簿曰筍字從竹貴識彼寄反五道神名也依字貴者飾也

隱遁今作遯遯二形同徒頓反廣雅遁避也去也說文遁遷也亦退還也逃也

和埴時力反黏土曰埴釋名云埴者臍也如脂之臍也

超踔丑白丑角二反字宜作趯謂半步曰趯

下卷

栽蘖古文作梓木三形同五割反今足蘖餘也載也言木餘載生蘖栽也

啗音又作譖同於禁反下又作譖同子夜反說文啗音大聲也聲類啗音入呼也

修行本起經下卷

曲壇音善則丘蚓也亦名壑壇江東

呼為寒蚓

熊兜徐姊反尔足兜似牛注云一角青色重千斤也

獲持於黠反廣雅獲持也謂握取之也  
碑大普萌反字書碑大聲也經文作  
輶車名也輶非此義

阿蘭若習禪法經上卷

蟻垤徒結反垤蟻塚也方言垤封塲  
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垤

僥倖古堯反下胡耿反謂非其所得  
而得之也

不撓乃飽反說文撓擾也廣雅撓乱  
也聲類撓攪也

迦憊排戒反梵言也此譯云智智者  
知世因知世盡道故名世智世  
智知世也

請質之逸反廣雅質問也亦正也又  
中正無邪曰質也

下卷

癰疹於近之忍反纂文云癰疹捶痕  
也經文作朕非也

躓礙珍四反通俗文物不利曰躓經  
文作躓非也

摩登伽經上卷

姻媛於身反姻親也介足美女為媛  
郭璞曰所以結好媛也謂依倚  
援助也

頻感子六反謂迫切感被也急也近  
也經文作蹇且六反蹇踖也非  
今所用

爆其古文作𦔁曝二形同方孝反  
皮散起也

財弊古文作𦔁同脾制反弊帛也財  
所以資生者也

### 中卷

絨絨𦔁夷反下古咸反賒眈書遮反  
下或作𦔁同都合反

𦔁魚今作蛟同古肴反說文海魚也山  
海經漳水多𦔁郭璞曰𦔁屬也  
皮有珠文而堅尾長三四尺末  
有毒螫人皮可以飾刀劍也

### 下卷

𦔁蓋子立反以草蓋屋為𦔁說文𦔁  
茨也覆也

彤華古文𦔁𦔁二形同徒宗反說文  
彤飾也廣雅彤赤也

織絲且公反通俗文輕絲絹曰絲也  
酒蔭魚列反說文芽米也清麥覆之

使生芽也

蟄虫持立反說文蟄藏也虫至冬即蟄隱不出也獸有淺毛亦蟄熊羆等也

边啍陟握反

麦鬻又作鬻古文精今作粥同之六反說文粥糜也

舍頭諫經

瞿猶又作瞿二形同呼灌反通俗文大呼曰瞿也

龍目本草云一名益智其大者似檳榔生南海山谷

荔枝力計反樹大生江旁子皮如蜀肌如猪肪也

榼榼胡木反下又作捷同桑屋反榼捷撲也山木也

蜜餹似盈徒當二反說文以飴和餹曰餹

諧耦胡皆反下吳口反諧和也耦合也對也經文作皆謂非體也

樓炭經第一卷

噉噉又作噉噉二形同古吊反噉呼也鳴也

第二卷

鳥磔古堯反說文鳥不孝鳥也冬至日捕鳥磔之磔竹格反張磔也經文作掉疑誤也

當盧字宜作顱同力胡反言馬面當顱刻金為之所謂鏤錫也詩注云眉上曰陽刻金飾之今當盧是也恒頭莫格反方言南楚江湘之間曰恒頭自關西秦晉之間曰絡頭字書恒額巾也字從巾經文從巾作陌非字體也

八棱古胡反通俗文木四方為棱八棱為棱言珠有八棱也

諸署持去反位也署官也治事府寺曰署署猶置也

第四卷

麩麩丘語反字書麦甘粥也蒼頡篇煮麦也

第五卷

嶽嶽綺金反下宜金反謂山阜之勢高下倚傾也經文作歎峨音俄非也大般涅睺經

悲慘今皆作惱同奴道反懊懣憂痛也氣鬱古文作鬱同敷雲反說文氣祥

氣也吉凶之先見者也

調謔許虐反謂相調戲也謔亦喜樂也  
吞噬他痕反下時世反說文吞咽也  
噬齧也

涯岸說文作厓同五佳反介足溪為  
厓謂水邊也又去重厓岸兩厓  
累者為岸

波湍土桓反說文湍疾瀨也水流沙  
上也瀨淺水也瀨音賴

瞞羅莫安反仙人名也  
下卷

免婆或言偷婆或言浴婆或言數斗  
波正言率觀波

開拓古文拓斨二形今作拆同他各  
反拓亦開也

佛般泥洹經

射埽之允之閏二反通俗文射埽曰  
埽埽中木曰的

隣陳古文羶羶二形今作聚同才句  
反廣雅聚居也

乘桴扶留反論語乘桴浮於海焉融  
曰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

拔擢徒卓反蒼頡篇擢抽也廣雅擢



出也亦引也

竹筭字宜從草作芳聚落名也

有氎又作氎同徒類反字林氎毛布也  
下卷

厲渡力制反余足由帶以上為厲由  
自也

胞畏補交反下武貧反大臣名也經  
文作焮非也

匈匈許恭反匈匈沸撓之聲也漢書  
匈匈數千人聲是也經文從水  
作洶非也

梓薪又作梓同資里反字林梓楸也  
經文作樛非體也

樟薪之羊反豫樟木也生七年而可  
知也極大木也

榘薪奴合反余足梅榘郭璞曰似杏  
實而酸葉似桑也

金植又作檀同直吏反余足植謂之  
傳郭璞云戶持璫植也

頓搶且羊反案搶猶極也至也謂頭  
頓至地也經文從足作蹠余足

蹠蹠動也蹠非經意

數噉五高反說文衆口愁也詩云哀

爲敦敦傳曰未得安集敦敦然也

予言又作嗟讞這三形同宜箭反韓詩予生曰言亦予失國曰言

普法義經

許諄之閏之純二反說文告曉之熟也諄亦佐也亦誠懇貞也

冰矜居陵反詩傳曰矜慎也危也矜矜懼也經文從心作矜非體也

梵綱六十二見經

韃振宜作操(建言反)文字集云操樗蒲采名也下巨月反

落耽仁志反以毛羽爲耽飾若今刀

稍耽也

寂志果經

夷鼎都桓反又作湍人名也應云阿

夷他梵言訛轉也此譯去來

屏毖音秘

虛誕達坦反誕欺也亦大也謾也不

實也謾音莫官反

區疑去虞反區別也區區亦小白也又

處所也

鷄驚莫族反尔足舒鳧鷖郭璞曰即

鴨也

鯨古文作𩚑同於吏反論語食鯨而鰭孔安國曰鯨鰭臭味變也鰭音烏芥反

羈繫又作𦏧同猪立反繫絆也亦拘執也

懲改直陵反廣雅懲止也

楚志阿跋經

徬徨補光反下胡光反徬徨徘徊也埤蒼徬徨仿佯也

圭銖古携反下市珠反六十四黍為一圭四圭曰撮十二粟而重一分十二分重一銖也

醕醬又作醕同許貝反下禹命反以酒為醕謂之醕通俗文醕酒曰醕醕酒曰醬也

擲梳又作擲同側快反說文擲梳篦之總名也

彎弧戶都反說文木弓也周易黃帝氏作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以威天下也

匪惶又作遑同戶光反遑暇也廣雅惶遽也謂忿遽也

譁夷火故反人名也依字又作譁號  
譁也

昆弟又作舅同孤魂反說文同人謂  
兄為昆

七佛父母姓字經

槃祿方廟反依字領巾也

多鞬施紀言反

梵志頗羅延問種尊經

駢驢渠語反下許居反謂似驪而小

牛父馬子者也

阿洹虛逼反人名也依字水之通川者也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蒙籠莫公反下盧紅反蒙籠謂不明

了也經文作矇矇力董反攏明

也攏非此義

阿難分別經

譁訾正介反下資介反通俗文難可

謂之譁訾經文作啤誤也

罪福報應經

麋麋之乳反似鹿而大尾可以為

梯也

鵠鵠許牛反下力周反亦名鵠鵠即

鵠鵠也夜見晝伏也

業報差別經

螽蝗古文螽同止戎反詩云螽斯羽  
傳曰螽蟄螽蟄也亦即蝗也音  
胡光反螽蟄音先恭反下斯驢反  
勦健仕交反謂勁速捷健曰勦說文  
作魑健也

五母子經

忼愾口莖反下苦代反忼愾大息也  
亦士不得志也

阿遼達經

阿遼猶文作遼古文作𡗗今作遼同  
素鹿反人名也

玉耶經

弼伏又作𡗗同亡余反弼止也弼亦  
安也

狺狺又作𧈧同魚巾魚佳二反狺狺  
犬聲也

盂蘭盆經

盂蘭盆此言訛也正言烏藍婆拏此  
譯云倒懸案西國法至於衆僧  
自恣之日威設供具奉施佛僧  
以救先亡倒懸之苦以彼外書  
云先亡有罪家復絕嗣无人祭

神請救則於鬼處受倒懸之苦佛  
雖順俗亦設祭儀乃教於三寶  
田中深起功德舊云盂覓是貯  
食之器此言誤也

往餉尸尚反廣雅餉遺也說文餉饋  
也饋餉也

錠燭音定又殿韻集錠有足曰錠无  
足曰鐙經文作挺非也

鉢和羅飯獨證自擔經云鉢和蘭亦  
梵言輕重耳此譯去自恣食也  
汪洋烏光反下似羊反大水廣無極  
也說文汪洋深廣也

六種親屬漢書以奉六親應邵曰六  
親者父母兄弟妻子也

雜藏經

醞酒於運反醞釀也蒼頡篇酒母也  
廣雅醞投也

貲輸子離反廣雅貲貨貨也蒼頡篇貲  
財也說文小罰以財自贖也漢律  
民不僞貲又以貲為郎皆是也  
經文從言作訾訾量也訾非此義

琉璃王經

樓由力士名也此譯云愛或言欲也



剗足又作錐同初簡反廣雅剗剗也  
聲類剗平也

夷滅餘之反左傳芟夷杜預曰夷煞  
也亦毀也

憎將虛業反方言脅閔懼也謂以威  
力相恐懼也閔郭璞音呼隔反  
廣雅憎怯也公羊傳曰憎于齊  
劉兆曰脅畏迫也今皆作脅

進邁莫芥反說文邁遠行也廣雅邁  
往也

饕穢吐刀反謂貪財曰饕貪食曰饕  
案饕亦貪也通語也說文俗作叨  
臚脹力猪反腹前曰臚言所以養心  
膂也臚亦膚也下又作瘠同猪  
亮反腹滿也

贈贈敷鳳反助哀之物也車馬曰贈  
小尔足饋死曰贈白席通曰贈之  
言赴也所以相赴佐也下在鄧  
反玃好曰贈所以助生送死退  
思重終也贈送也增也

殪入古文作𣦵同於計反尔足殪死也  
煞也亦盡也漢書音義六一殺  
而死曰殪

𦵏括古來反方言東齊謂根曰𦵏說  
文草根也

傷斃古文斃𦵏二形今作𦵏同𦵏世  
反說文𦵏仆也

驍勇古亮反廣雅驍健也亦勇急也  
說文良馬駿名也經文作膠苦  
交反宵膠不平也膠非字義宵  
音烏包反

摧枉音江旗之竿也廣雅云天子枉  
高九仞十二旒至地也經文作伍  
誤也

鞵攝又作鞵同呼見反左傳晉車七  
百乘鞵鞵鞅絆杜預曰在背曰  
鞵在匈曰鞵在頸曰鞅在足曰  
絆下攝之涉反

帶鞵又作鞵同火見反著腋者也釋  
名云鞵也橫經其腹下也蒼頡  
解詁鞵馬腹帶

射珥如志反蒼頡篇珥在耳也耳珥  
垂珠者也楚辭撫長劍兮珥  
王逸曰珥劍鐔也鐔音餘謹反聲  
類劔口也

毛睫又作睫同子集反說文目旁毛也

怖駭胡駭反蒼頡篇駭驚也廣雅駭起也

剋捷次獵反毛詩一月三捷傳曰捷勝也亦獲也軍得勝曰捷也

格上加頤反蒼頡篇格撻也撻架也力士移山經

勑力呂鞠反國語勑力一心賈逵曰勑力并力也戮陳力也

銘譽莫庭反謂鐫刻金石以記功德者也銘名也言有功者書其功於太常也

蹶舉居月反謂蹶擲之也尔足蹶動也郭璞曰蹶挫之自也亦驚駭急疾之自也蹶起也

幾屑無結反下先結反埤蒼幾擗拭減也

餒餓奴罪反論語耕也餒在其中鄭玄曰餒亦餓也

霖雨力金反尔足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霖謂三日以上也

大愛道般淫淫經

諄那古文詁同之間反此譯云碎末謂人名也經文作訛誤也

阜思扶有反阜厚也阜亦臥也大也蒼頡篇山庠而大也

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土塗身經期頤以之反禮記百年曰期頤鄭玄曰期猶要也頤養也孝子要盡養之道而已也

# 四諦經

熱變碑院反變化也易也更也經文作焚誤也書無此字

咽痛力同反說文癰腫也經文從口作囁非也

閻羅王五天使者經

閻羅或名閻磨羅應言夜磨盧迦此譯云雙世也竊謂苦樂並受号之為雙也

剗刻又作因同五桓反剗削也廣雅剗斷也剗鏤也

裹蘊於雲反謂聚草燒束之以焚火者漢書束蘊乞火是也裹音而

# 消反

火燎又作爍同力照反說文燎火炙也

# 吳壽上經

徇罔辭後反徇猶巡也介足徇迴也

說文徇行示也

阿那律八念經

械簾胡緘古咸二反說文械篋也廣

雅篋謂之械字書木篋也

癩癩核間反聲類小兒病也下都賢

反廣雅癩狂也

魔嬈亂經

鵠在古茅反說文鵠鵠也羣飛尾如

雌雞食之治風

賴吒和羅經

𪔐羅國吒國古文作𪔐𪔐二形同他

口反𪔐鳥溝反

𪔐𪔐古穴反𪔐別也通俗文云死別

曰𪔐

梵摩喻經

如𪔐又作𪔐同之視反𪔐平也直也

𪔐細於礪皆磨石也

披纏今作縱同山綺反案森纏好貝

也颯纏長袖貝也纏篋也颯音

來荅反

鸚鵡經

吟哦又作吟牛金反下吾歌反江南

謂調詠為吟哦

門闕古文作闕同吁域反余足拟謂之闕郭璞曰門限也

雜阿合經

陳中古文艷艷二形今作聚同才句反廣雅聚居也

田家徒堅反余足田土也說文陳樹稻穀曰田也經文作佃徒見徒年二反說文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謂一轅車也佃非此義具譚徒南反經中多作瞿曩此曰仙人名為姓也

又騰徒澄反謂通微囊也經文作叔鄧非也

陳陽

一挈苦節反挈猶提也說文挈懸持也挈擊也

憂懣古文懣同莫本反說文懣煩也蒼頡篇懣悶也亦憤也

憂媼奴道反說文有所恨痛也今汝南人有所恨言大媼今皆作惱也

矢溺又作矢說文作齒同式旨反糞矢也下正體作渥屎二形同乃



弔反經文作溺假借耳

冢圻宜作孟同禹俱反孟器也

允兒徒外反允悅也見也又允形謂

婿面一頭廣一頭狹也婿音湯

果反

儼儼咋咋許緣反謂家道未成也又

作諧同杜白反咋咋然聲也

七處三觀經

柱亦陟柱反謂支柱也經文從足作

趾俗字也

頂顛乃冷反蒼頡篇頂顛也字苑頭

上也今俗呼頂為頂顛

比丘聽施經

孚呼疋于反孚疾也呼召也命也

殭殭烏沒反說文暴無知也聲類欲死也

馬有八態辟人經

車輪又作輻同力庭反說文車間橫

木也即車輪子也

摩抄來何反聲類摩抄猶捫摸也

翕噬義及反廣雅翕飲也下時制

反噬齧也食也

顛頭善米反說文頃頭也蒼頡篇頃

不正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三 第四十四張 陸

翻經沙門玄應撰

四分律

第一卷

律藏力出反梵言毗尼或言鞞泥迦  
或言毗那耶或云卑那夜或云  
毗奈耶皆由梵言輕重聲之訛  
轉也此譯云離行行亦道也謂  
此行能離惡道因以名焉或譯  
云滅能滅惡也或云化度言梵  
經化度衆生也或云調伏貪瞋  
癡也即文殊淨行經云曉了貪  
欲名為律是也案余是律法也  
謂法則也又云律銓也法律所  
以銓量輕重也又云律常也言  
可常行也釋名云律者縲也縲  
同人心使不得放肆也言尸羅  
者此云止得謂止惡得善也舊  
譯云清淨及性善者皆義釋也  
縲音力追反縲繫也

誓首字詁古文謹同告礼反白虎通  
曰所以誓首何誓至也首頭也

言頭至地也三蒼稽首頓首也  
說文下首也周禮太祝辯九拜  
一曰誥首是

說戒古謹反戒亦律之別義也梵言  
三婆羅此譯云禁戒者亦禁義  
也廣疋戒備也周易以此齋戒  
韓康伯曰洒心曰齋防患曰戒  
字體從忄持戈以戒不虞字意  
也忄又作𢇛同巨龍反  
諷誦福鳳反諷謂誅讀也誦謂背  
文也

窒礙又作罣同胡豎反字書網礙也  
說文礙止也

垣牆于煩反四周牆也釋名云垣援  
也人所依阻以為援衛也牆障  
也所以自障蔽也

燄火俾遙反小火也案字體作燄說  
文燄飛火也三蒼逆火也呂氏  
春秋古突泄一燄焚宮燒積是也  
醒者思挺反字林醉解也

除愈古文瘡同史乳反說文瘡病瘵  
也方言差愈也

身康恪剛反康安也字林休也余疋

康樂也

難詰去質反廣足詰責也說文詰問也  
飢饉古文飢又作饑同凡治反余足穀  
不熟為飢蔬不熟為饑春秋穀  
梁傳曰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  
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大  
飢說文飢餓也

梵行凡泛反梵言梵摩此去清淨或  
曰清潔正言寂靜葛洪字苑去  
梵潔也取其義矣

故二梵本去袈羅那地耶譯言舊第  
二雜心論云眾具及第二是也  
髮被皮寄反被謂被帶也亦衣被也  
律文有作披張之披非也

袈裟舉佉反下所加反韻集音加沙  
字本從毛作豎迨二形葛洪後  
作字苑始改從衣案外國通稱  
袈裟此去不正色也諸草木中  
若皮若葉若花等不成五味難  
以為食者則名迦沙此物染衣  
其色濁赤故梵本五濁之濁亦  
名迦沙天竺比丘多用此色或  
言緇衣者當是初譯之時見其

色濁因以名也又案如幻三昧經云晉言无垢穢又義云離塵服或云消瘦衣或稱蓮花服或言間色衣皆隨義立名耳真諦三藏云袈裟此云赤血色衣言外國雖有五部不同並皆赤色言青黑木蘭者但點之異耳

利戟居逆反字林有枝兵器也周礼戟長六尺釋名戟格也言旁有枝格也

伺之埤蒼作覲同滑菴骨吏二反廣足伺候也亦察也狙也狙音千絮反

羯磨居謁反此譯云作法辦事優波離問經作劔暮此梵言訛也

和上菩薩內戒經作和闍皆于闐國等訛也應言郁波弟耶夜此云近誦以弟子年小不離於師常逐常近受經而誦也又言耶波陀耶此云親教舊譯云知罪知无罪名爲和上也鄔音於古反陀音徒我反

阿闍梨經中或作阿祇利皆訛也應



言阿遮利夜此去正行又言阿遮利耶此去軌範舊云於善法中教授今知名阿闍梨也

若持經中或作軍達此去瓶也謂雙口澡灌律文作鐔鐔非也

羅閱以拙反十二遊經云此言王舍城應去羅闍義是料理以王代之謂能斷理人民也揭梨醯此去舍中也在摩伽國中域名也陶師又作陶同大勞反史記陶瓦器也蒼頡篇陶作瓦家也舜始為陶于河濱是也案西域地多卑濕不得為窯但累坏器露燒之耳亦借音為姓

柴薪仕佳反礼記牧秩薪柴以供郊廟鄭玄曰大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也

相率所律反謂將領行也率導引也瓶沙王此言訛也正言頻婆羅此去形字是摩伽陀國王也

櫛攤又白反說文編堅木也攤又作難拖二形同力支反通俗文柴

垣曰地木垣曰柵釋名去以柴作之䟽離離然也律文作柵柵非體也柵音南柵音矩

親厚古文厓同胡苟反案厚者不薄也重也律文或作友千久反說文友同志也廣足友愛也親也隨作皆得

若邏力賀反戎屬也謂遊兵以禦寇者也韻略去邏謂循行非違也律文作儼非體也

## 第二卷

吹毳充芮反字林細毛也詩有毳衣古者天子大夫服之循行邦國

刼貝或云刼波育或言刼婆娑正言迦波羅此譯云樹花名也可以為布高昌名毼毼是衣名蜀賓以南大者成樹以北形小狀如土葵有殼剖以出花如柳絮可紉以為布用之為衣也紉音女玠反

差羅波尼或作叉羅波臈或云識羅半尼此譯云灰水

菴摩測俱反或云蘇摩或言識磨此

去鹿布衣應言麋草木亦小國  
傳云彼少絲麻多用婆針迦果  
及草羊毛野蠶絲等為衣也  
嵐婆力含反或作鉢耽娑娑此是國  
從國名衣也

頭頭衣或言頭求羅衣亦云頭鳩羅  
衣此云細布也

枵上余職反余足櫟謂之枵郭璞曰  
枵櫟也櫟音徒得反

市肆相利反古今注云肆陳也店置  
也肆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所  
以置貨鬻之物也肆亦列也謂  
列其貨賄於市也

舩舩南妄反說文作方舩二形余足  
舩舟也郭璞曰并兩舟也通俗  
文連舟為舩是也律文有作舩  
音方說文舩木可作車舩非字義  
櫓船又作櫓舩二形同方古反舩旁  
大楫曰櫓所以進舩也又舩上  
樓櫓也

筏船通俗文作般韻集作撥同扶月  
反方言簿謂之筏編竹木浮於  
河以運物者南土名簿北人名

後也簿音蒲佳反

水獺他曷他轄二反說文形如小火  
水居食魚者也律文作狔丁曷  
反字林獺狔獸名也似狼赤首  
狔非字體獺音古曷反

失牧摩羅或作失守善見律文鰐魚  
也長二丈餘有四足似鼉齒至  
利有禽獸入水齧齧即斷或云  
鯢子魚

獼猴江梵言末迦吒此云猴賀邏馱  
此云池在毗舍離菴羅園側昔  
獼猴共集為佛穿池今言江者  
譯人義立耳如言恒河亦作恒  
江也

咄男丁元反字林咄相謂也字書咄  
叱也

倚發府越反謂機發也機主發之機  
也說文射發也律文作撥補沫  
反廣足撥除也亦棄也撥非此義  
惡獸尔足音義去狩亦獸字二足而  
羽曰禽四足而毛曰獸

蛇螫式亦反字林虫行毒也關西行  
此音又呼各反山東行此音蛆

知列及南北通語也

僧伽藍此言訛也正言僧伽囉磨此  
六衆園

狎習古文膚狹二形同胡甲反近也  
習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也  
律文作滄非體也

祠天似茲反介足祠祭也又春祭曰  
祠也

汙身鳥故紆莖二反說文汙穢也塗  
汙也釋名去汙汚也如汚渥也  
捫摸莫昆莫本二反聲類捫摸也  
字林捫撫持也案捫摸謂執持  
物也

榛髀古文蹕同蒲米反說文股外也  
北人用此音又音方介反江南  
行此音律文作𦵏俗字也

草秸又作稽𦵏二形同公八反秸稾  
也說文稽禾稾去其皮祭天以  
為藉也律文作菩古木反禾稽  
也菩非此用

### 第三卷

摩醯呼奚反譯云大自在天也  
呬匿蒲芥反梵言婆師此言讚歎言

唄匿者疑訛也婆借音蒲賀反  
創孔古文戲刃二形今作創同初良  
反說文創傷也禮記頭有創則  
沐是也又音楚亮反創始也非  
今所取今皆作瘡近字耳  
搏食徒九反說文搏團也通俗文手  
團曰搏是也律文作揣說文揣  
量也音都果反北人行此音又  
初委反江南行此音揣非字義  
適意尸亦反廣足適善也謂事物善  
好稱人心也

所保古文賃桌係三形同補道反說  
文保養也亦守也

華鬘梵言摩羅此譯去鬘音璽案西  
域結鬘師多用蘇摩那花行列  
結之以為篠貫無問男女貴賤  
皆此莊嚴諸經中天鬘寶鬘花  
鬘亦等皆是也律文作鬘非體也  
乾消古寒反下古文銷同思遙反說  
文消盡也律文作痔非也  
痔病直理反後病也釋名痔食也中  
食之也

里巷周礼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謂二



十五家也里居也居方一里之中也

汝曹又作曹同自勞反曹輩也群也兩翅古文提抵二形同施豉反說文翅翼也

礫手古文庀同知格反廣足礫張也礫開也通俗文張申曰礫又亦披礫也律文作擗渠列反字林強暴也又作蹠未詳何出

填滿古文寘同徒堅反廣足填塞也淹漬在賜反通俗文水浸曰漬說文漬漚也

隄防古文隄同都奚反介足隄謂之梁李巡曰隄防障也漢書无隄之與韋昭曰積土為封隄也

所認而振反失物者而識之曰認律文作訖仞二形非體也

革屣古文韠韠跣三形同所倚所解二反聲類屣韠屬也

拼地補耕反今謂彈繩墨為拼也江南名枰音普庚反

晡時補胡反淮南子云日行至下悲谷也今日加申時是也

唾壺戶孤反說文圓器也

觸燒奴了反三蒼燒弄也說文燒擾戲弄也

#### 第四卷

羝羊丁奚反三蒼羝持羊也廣足雄羊也

典領又作𦍋同丁繭反廣足典主也款太又作𦍋同所角反吮也通俗文含吸曰𦍋律文作𦍋俗字也

老邁或作邁同莫芥反廣足邁歸往也說文遠行也

老耄古文耄耄二形今作耄同莫報反禮記八十曰耄鄭玄曰耄惛忘也左傳老將智耄又及之杜預曰耄亂也

適生說文尸赤反之也謂始也近也迸石古文𨔵或作𨔵同斑孟反迸謂散走也

自𦍋并尺反廣足𦍋𦍋也說文𦍋衣也𦍋音屈𦍋音𦍋阮反

四疊從類反三蒼疊重也又作𦍋字林重衣也二形通用律文作𦍋簡𦍋也𦍋非字義

疼痛又作痙脰二形同徒冬反聲類  
作癰說文痙動痛也下里問音騰

# 第五卷

溉灌哥賁反說文溉灌也灌注也

摘花都草反蒼頡篇以指摘取也律

文作摘字林他狄反摘除也又  
呈亦反投摘也並非此義

倡伎齒楊反說文倡樂也蒼頡篇倡  
俳也

俳說皮皆反說文俳戲也案俳者樂

人所為戲笑以自怡悅也律文  
作俳匹愷反唾也俳非此義

聚落古文𪛗𪛗二形同才句反邑落

名也小鄉曰聚廣疋落居也謂  
人所聚居也漢書元燿聚落是也

趄躑他吊直臥二反下遲亦反韻集  
趄越也今言趄躑是也

# 第六卷

三衣僧伽梨此音訛也應云僧伽致

或云僧伽脰譯云合成或云重謂

割之合成又重作也此三衣必

割截成餘三衣或割不割善法

密部說諸有部等多則不割若

聖辯部大衆部等則割若不割  
者直安帖爾及以鈎紐而已也

鬱多羅僧或云郁多羅僧伽或云優  
多羅僧或作溫多羅僧亦梵言  
訛轉耳此譯云上著衣也著謂  
與身相合言於常所服中衣在  
其上故以名也或云覆左肩衣也  
安多會或作安多衛或作安多婆娑  
或作安陀羅跋薩此譯云中宿  
衣謂近身住也或云裏衣也  
更貧又作貧同莫作反三蒼貧換易  
也余足貧賈市買也郭璞曰交  
易物為貧詩云抱布貨絲是也  
中曬又作穡方言曬暴也乾物也郭  
璞音霜智反北土行此音又所  
隘反江南行此音

五穀案禮記月令天子春食麥鄭玄  
曰麥實有孚甲屬木夏食菽  
豆也菽實孚甲堅金屬水黍夏  
食稷稷五穀之長屬土土中火  
秋食麻麻實有文理屬金冬食  
黍黍秀舒散屬火皆順時而食  
之以安其性也

敞露齒掌反蒼頡篇敞高顯也說文  
平治高大可遠望也律文作閭  
音昌楚辭天門也亦西風名也  
閭非此義

儲積直於反三蒼儲備也畜物以為  
備曰儲說文儲侍也猶也待也  
侍音直里反

綫拼補莖反拼彈也律文作綌字與  
遜同百莖反字林无文綺也

徒跣達胡反下千典四典二反以脚  
踐土也三蒼作躩又作跣同大  
各反

爪拞又作搗同工八反說文搗刮也  
第七卷

嚴駕古文格同加暇反字林馬在輓  
中日駕廣及駕行也駕乘也

擿解他狄反謂除也挑擿也擿剔也  
應怙他類反通俗文題賦曰怙說文

怙帛書署也律文作標徒類反  
方言褱衣也褱非此用

暴繭蒲穀反說文暴端乾也繭古文  
作親同公殄反璽縈絲也

以斤居銀反說文斤斫木也國語斤

鑷也釋名斤謹也板廣不可得  
削又有節則用此斤之所以詳  
謹令平滅斧跡也律文作鉞魚  
斤反蒼頡篇鉞剗也又音牛糾  
反說文鉞剗也剗音子隨反剪  
刀也鉞非此義

細剗且卧反說文折傷也案剗猶斫  
也律文作挫非也

塗墍都果反字林堅土也

羶羊奴溝反埤蒼羶羶胡羊也通俗

文羊卷毛謂羶羶羶音女佳反

覲鋒又覲反覲亦親也隱覲裏中也

作相莫報反頭衣也

作祿古文鞮或作機袂袂三形同无

發反足衣也

## 第八卷

分牕亡江反說文白黑雜毛牛也今

多作尫犬多毛也詩云无使尫

也吠是也

漆擗方麦反說文擗搗也搗裂也廣

足擗分也

## 第九卷

懺悔此言訛略也書无懺字應言又



磨此云忍謂容恕我罪也半月  
又磨增長戒根通沙他此云增  
長戒名鉢羅帝提舍耶寐此云  
我對說謂相向說罪也舊名布  
薩者訛略也譯為淨住者義翻也  
五綴張衡反說文綴合著也綴連也  
闕內許域反又音域余足扶謂之闕  
郭璞曰門限也扶音干結反  
戶扉字書一扉曰戶兩扉曰門又在  
於堂室曰戶在於宅區域曰門  
律文作闕未見所出

歷應

作羅蘇對反方言羅車趙魏間謂之  
歷應  
歷上渠月反廣足歷杙也杙音以臧反  
第十卷

震烈離折反說文烈火猛也廣足烈  
盛也

庖中之移反說文園器也一名鉶應  
劄注漢書云庖受四外律文作  
枝條之枝非字義也鉶音徒  
宜反

篲中他朗反說文大蒲也以木若凡  
為之短闕於補律文作篲當朗

反廣足襁米黃也襁非此用

戶向許亮反三蒼向北出牖也亦窓也  
什物時立反什謂會數之名也亦聚  
也雜也資生之物也今人言家  
產器物猶云什物物即器也江  
南名什物此土名五行史記舜  
作什器於壽丘漢書貧民賜田  
宅什物是也

打撲匹木反通俗文連杖曰撲  
第十一卷

萎飢說文囚志反糧也廣足萎飢也  
蒼頡訓詁飢飽也謂以食與人  
曰飢萎音於爲反律文作飼俗  
字也

摩按古文搯同亡粉反按拭也律文  
或作捫捫摸也

賄金古文賄同俱偽反廣足賄賄也  
說文賄貨也

毀訾子余反說文訾可也禮云訾者  
莫不知禮之所生鄭玄曰口毀  
曰訾

禿賠今作賂同呼鑑反字書一目合也  
皮事于非反字林柔皮也



槌同初獲反方言教與煎魚火  
乾也說文熬也

黑縹匹眇反釋名去淺青色也有天  
縹骨縹各以其色言之也

毳紵或作苧同直呂反說文毳屬  
細者為絰布白而細曰紵亦草  
名也絰音七臬反細葛布也毳  
者毳迥反

何與余援反會及暨皆與也

覆苦舒鹽反余足白蓋謂之苦李巡  
曰編管以覆屋曰苦一音舒焰  
反苦亦覆也

憤內公對反下居孝反說文憤亂也  
韻集內猥也猥衆也律文作閼  
俗字也

百臘力盍反案風俗通曰漢曰臘臘  
獵也獵取禽獸祭先祖也此歲  
終祭神之名也經中言臘佛者  
即此義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  
交接也諸經律中亦名歲如新  
歲經等也余足注去一終名歲  
又取歲星行一次也夏曰歲商  
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皆據一

終為名今以丘或言臘或去夏  
或言雨同其事也案天竺多雨  
名雨安居從五月十五日至八  
月十五日也此方言夏安居從  
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各  
就其事制名也

### 第十三卷

相遺余季反廣足遺與也謂以玩好  
物與人曰贈遺也

熨治或作尉同於謂反說文從上安  
丁也亦所以熨申繒也

田殖時力反蒼頡篇殖種也廣足殖  
積也

撩理力篠反通俗文理亂謂之撩理  
謂撩捋整理也今多作料量之  
料字也捋音力活反

### 第十四卷

斟酌古文斟同之任反說文斟勺也  
國語王斟酌焉賈逵曰斟酌取  
也酌行也廣足斟酌益也律文  
作斟未見

跟劈古文鉅卮二形字林匹狄反破也  
閤中行此音說文音得披厄反

江南通行二音

賈賈公戶反周礼九職六曰賈賈鄭  
玄云行曰賈賈曰賈白席通曰  
賈者固也言固物以待民來求  
其利也今皆作商

貪餐又作飮同他結反說文貪也舊  
律本多作饕飮他勞反案左傳  
緡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  
于貨賄斂積不知紀極人民謂  
之饕飮杜預曰貪財曰饕貪食  
曰飮

𦘔出古文𦘔同下矜反說文不歐而  
吐也今謂小兒吐乳為𦘔

鉢盂補漆反鉢多羅又去波多羅此  
去薄謂治厚物令薄而作此器  
也鉢亦近字下羽俱反說文飯  
器也律文作鈇古文鉢字音胡  
瓜反𦘔鉢也鉢非此用

孔鍾古文𦘔𦘔二形同𦘔𦘔反說文  
鍾裂也𦘔也

第十五卷

𦘔與方兮反𦘔是𦘔布也平均也𦘔  
是𦘔也𦘔通布與也律文作



傅師傅也又作付付囑也並非此義

餅黏女廉反說文黏相著也三蒼黏合也

甘饌說文養或作饌同仕眷反具食也饌飲食也

脫過吐活吐外二反廣足脫可也尔也謂不定之辭也

銚古文鏹同余招反廣足鎬謂之銚說文溫器也似菡上有鏹山東行此音又徒吊反江南行此音銚形似鎗而无脚上加踞龍為襍也鎬呼玄反鬲音歷

毛氈字林力于反廣足也通俗文毛布曰氈又所俱反氈氈也音瞿辯髮三蒼亦編字同平典反說文辯交織也

𦵏汁汝誰反尔足械白接郭璞曰小木叢生有刺實紫赤可食本草作𦵏今按核是也字從生多聲械音域

嬉戲虛之反說文僖樂也蒼頡篇嬉戲笑也

澆瀆子旦反說文汙灑也江南言瀆  
山東言湔音子見反通俗文傍  
沾曰湔也

若湔又作𣶒同父佳反廣足云湔湔  
筏也今編竹木以水運為湔秦  
人名筏江南名湔湔音敷

掉臂徒吊反廣足掉動也說文掉搖也  
咆沸淮南子作𣶒同彭孝反說文面  
生熱氣也通俗文體蚌沸曰𣶒  
沮音扶分才與反江南呼沸子  
山東名𣶒沮律文作𣶒𣶒二形  
未見所出

掃𣶒音翼麥糠也唯晉陽秋有人姓  
姚名𣶒作此字諸書所無

彷徨字林音房下余章反廣足彷徨  
徙倚也案彷徨猶徘徊也

櫨棟榱都反說文榱櫨柱上斫也三  
蒼柱上方木曰斫一名樁山東  
江南皆曰斫自陝以西曰樁釋  
名云櫨在屋端都盧負屋之重  
也下都弄反說文棟屋極也罔  
易上棟下宇是也今山東呼棟  
為樁音一斬反釋名云棟中也

居屋之中也搏音蒲麥反  
不禁急林居鳩二反案禁猶制也

第十八卷

口噤古文𦘒同渠飲反閉口為噤  
搯者猪栗反廣足搯刺也謂以拍觸  
人也

手搏補各反搏猶拊拍也廣足搏擊  
也釋名云四指廣搏以擊之也  
罰謫扶發反說文罪之小者曰罰廣  
足罰折伏也字從刀從𠂔謫說  
文都革反罰也字林過責也方  
言謫罪過也通俗文罰罪者曰  
謫律文作𠂔非也

第十九卷

褚繩古文𦘒同竹與反謂以綿裝  
衣也

支肩今作摭同音技支猶薦也

匱匱渠愧反礼記即貯不匱鄭玄曰  
匱乏也詩去孝子不匱傳曰匱  
竭也

剗剗口孤反謂空其中也方言剗勞  
也音他歷反

鏹鏹匹燒反說文刀削未鋤也釋名

六千下頭曰鑄音在田反江南  
名也閨中謂之鑄音子乱反律  
文作鑄鑄非體也

玦珥居穴反左傳金寒玦離杜預曰  
玦如環而玦不相連也珥或作  
鈕女九反廣足印珥謂之鼻今  
像此也

作匕卑以反通俗文匕或謂之匙說  
文所以取飯也

衣釧音滑橫礙也未詳字出案通俗  
文堅硬不消曰礙礙音莫八胡  
八反今山東謂骨縮細者為礙  
碍子蓋取此為縮音烏板反  
奄地又作弇揜揜三形同淹儼反廣  
足弇覆也

細襠之涉反廣足襠襠也今言襠疊  
是也通俗文便縫曰襠今裙襠  
亦宜作此襠音輒

脚腩又作躄同時充反字林腩腩也  
脅助力得反說文脅骨也字從肉律  
文作勒說文馬頭絡銜者勒非  
今用

第二十卷

戾不苦高反說文尻雕也三蒼尻髀也雕音誰

肱肘區放反攢舉肘也未詳字出此應俗語礼云並坐不攢肱是也律文或作肱肱二形並未詳

戾身力計反字林戾曲也字從犬出户而身曲戾也

趨行又作趨同且史反釋名云疾行曰趨疾趨曰走禮記惟薄之外不趨鄭玄曰行而張足曰趨堂上不趨為其近也余足堂下謂之趨是也

挑取他堯反聲類挑挾也謂以手挾取物也挾音於穴反

華葉如槌反廣足華華也謂華鬚頭點是也

第二十一卷

揅挑音卑似柿南土有青黃兩種荆州謂之鳥揅

喻飯古文飲喻二形今作吸同許及反廣足吸飲也

訕飯又作𪔐同食余反謂以舌取食也

木屐又作跂同渠逆反下律文有革  
屐欽婆羅屐等說文屐屬也釋  
名帛屐以帛為之然則屐屬古  
時同類也漢書袁盎屐行七十  
里是也三蒼木屨也孔叢曰孔  
穿曳長裙振方屐見平原君此  
似木屐也異苑云介子推抱樹  
燒死晉文公伐以制屐也屬音  
居虐反

持鉞古文或鉞鉞二形今作矛同莫侯  
反說文酋矛長二丈建於兵車  
也酋自由反

## 第二十五卷

若揃古文薊踰翦三形同姉踐反字  
林揃搥也亦断也

挽出古文輓同無遠反說文引車也  
結縷介足傳橫目孫炎云三輔曰結  
縷今關西饒之俗名句屨宜也  
律文作茹屨案茹說文加歌二  
音介足荷美渠其莖茹此則於  
義无施屨字未詳所出一本作  
茹盧音力胡反介足履盧郭  
璞曰即草也盧當誤耳



汪水烏黃反汪池也通俗文停水曰

汪也

## 第二十六卷

祝禴說文作詛之授反詛也古文禴  
今作詛同側據反釋名云祝屬  
也以善惡之辭相屬著也詛門  
也謂使人行事阻限於言也

泛長古文汎同楚劔反說文泛浮也  
廣及泛普也律文作汎古文汎  
同扶弓反亦浮也

摸法或作摹同莫奴反聲類摸法也  
謂撿取象也

## 第二十七卷

舂磨字林作礪同亡佐反郭璞注方  
言云礪即磨也世本輸珽作礪  
北土名也江南呼磨

紡績古文勣同子狄反字林績絹也  
豔笑古文翦同尺移反廣雅豔也  
謂相輕笑也

乳哺蒲路反哺舍食也嚼食也律文  
作鋪補故反申時食也

## 第二十八卷

甦禱於無反字苑云眠內不祥也山

東音於葉反字從尸音叶旦反  
禱都導反禱請也請於鬼神也  
廣足禱謝也說文告事求福為  
禱也

不案於旦反案亦瞻視也察行也或  
曰案尋也

### 第二十九卷

𠂔髀口化反三蒼屍骨也字林𠂔也  
𠂔骨也口𠂔反今以𠂔為𠂔律  
文作𠂔口故反𠂔也又作𠂔字  
𠂔𠂔踞也二形並非此義

隈處於回反說文一由反水曲隈也  
隈隱蔽之處也又作𠂔烏輩反  
字𠂔𠂔𠂔也通俗文奧內曰𠂔  
今言𠂔地𠂔處並是也

作屨古文屨今作𠂔同思類反說文  
履之薦也本音他賴反今江南  
女婦猶著屨子製如𠂔屨而卑  
下也

### 第三十一卷

顧眙亡見反說文邪視也方言自閤  
而西秦晉之間曰眙

四徼古吊反四門巷也即曆中四徼

白是其事也

角刁古文𦵏同古卓反廣足角量也

說文𦵏平升𦵏也

𦵏又作𦵏𦵏二形字苑作𦵏𦵏同

強朱雙朱反聲類去毛席也釋

名作裘洩通俗文織毛蓐曰𦵏

𦵏細者謂之𦵏𦵏

凸𦵏徒結反抱璞子曰凸起也下又

作𦵏同苦九苦昆二反說文𦵏

上也廣足𦵏𦵏也埤蒼𦵏𦵏也

律文作𦵏非也

芬馥扶福反字林馥香氣也

書識楚蔭反三蒼識秘密書也出河

洛說文識驗也謂占後有效驗也

### 第三十二卷

冷而歷經反冷然清涼白也冷然亦

解悟之意

荷枕古文拘同胡我反又音何何負

也說文何倍也

𦵏睡下旦反說文卧息聲也字苑呼

干反江南行此音律文作𦵏𦵏

𦵏三形非也

𦵏齒下介反說文齒相切也三蒼鳴

齒也律文作噍未詳字出

線語言藝說文寢眠言也聲類不總  
妄言也舊律本多作懲懲言二形  
三倉于歲反訕言也又音牛例  
反廣足懲寢也訕音呼光反  
撿駿居儼反廣足撿甲也括也括束  
也繫也

訕若所姦反依字訕謗也

### 第三十三卷

潦水音老謂聚雨水為汙潦水也

漱口所雷反說文漱盥口也禮記鷄

初鳴咸盥漱是也

十撒又作藪同蘇走反郭璞注方言

曰斗撒舉也難字曰斗撒藪藪

也江南言斗撒北人言藪藪音

都穀反下蘇穀反律文作抖揀

二形抖與拯字同下揀音忒縛

揀也又作抖之庾反抖也揀山

厄反揀木名也並非字義

如菜攘舉攘慮二反廣足茹食也

撓令火刀反字林撓擾也漢書留犁

撓酒是也

串戶通俗文作串門串也蒼頡篇

揮音簾持也

闔牡亡後反說文插闔下牡也案為牡牡所以封固闔令不可開也

### 第三十四卷

輕躁又作趨同子到反躁擾也亦動也釋名躁燥也如物燥則飛揚也

迫難古文敔同補格反廣足迫陝也急貞也案迫猶逼也

### 第二十五卷

捷黃又作獲劇二形同居言反字書捷害也通俗文以刀去陰曰捷

租賦古文賦同方務反說文賦殺也廣足賦稅也尔足賦量也郭璞曰賦稅所以平量也方言賦動也賦稅所以擾動也

癩癩勑顯勑管反言癩病也

癩病相承呼溝反未詳何證律文多作癰於恭反說文癰腫也

昧眼力代反說文目瞳子不正也蒼頡篇內視也

瞶眼古文瞶同胡間反說文戴眼也  
蒼頡篇目病也尔足馬一眼白

曰瞶

疥癬又作瘡同疥到反廣足癬瘡也

通俗文皮起曰瘡

淡陰徒甘反謂勾上液也醫方多作

淡飲

逼切千結反廣足切近也亦切急也切

迫也

捷推梵言臂吒捷推臂吒此云打捷  
推所打之木或檀或桐此无正  
翻彼无鍾磬故也舊經多作捷  
遲此亦梵言訛轉也宜作推稚  
音直致反但推推字形相濫故  
誤也

### 第三十七卷

若滕始孕反說文持機經者也三倉  
經所居機滕也

毳毼他孟反廣足蒼頡云毳毼毛有  
文章也釋名云施之大牀前小  
榻上所以登上牀因以為名焉

### 第三十八卷

皮革古文草惺譁三形同古核反



說文獸去毛曰革革更也獸皮治去毛變更之故以為皮革字也革者更也字從三十從口口為國邑也國三十年而法更別取別異之意也口音辜

不串說文作𠂔又作攢詰紉反又作慣同公患反串習也

### 第三十九卷

須剗古文鏹同初簡反說文鏹平鐵也今方刃施柄者也

湯跟莫干反此假借也字體作𨔵跟或作𨔵古恩反說文跟足踵也斑豆江南有此豆也角長熟乃斑也戶樞齒榆反余足樞謂之櫟郭璞曰門扉樞也廣足樞本也櫟音王迴反

皮連古文聯同𠂔錢反廣足連續也亦連合也律文作縛力煎反字林縛不解也

菴鞮疑為鞮鞮字苑素合都奚反今江南謂鞮无頸者為鞮廣足鞮履也鞮革履也

### 第四十卷

患噍又作𩑦同丁計反蒼頡篇𩑦鼻也詩云願言即噍箋云汝思我心如是我即噍今俗噍云人道我此亦古遺語耳

賓垣直飢反或作邠垣邠音府旻反案梵本云阿那他賓荼揭利呵

跛底此云給孤獨長者

門闥又作相同苦本反說文相門𩑦也三蒼相門限也

飢餬音提胡通俗文酪酥謂之飢餬律文作醞音體字書醞酒也餬尋檢所无此應近作耳

紺色古憾反說文帛染青而揚赤色也釋名云紺舍也謂青而舍赤色也

通斤鴟亦反三蒼斤推也漢書乘輿斤車馬音義曰斤不用也案斤猶䟽遠也亦指斤也

寺唐風俗通曰寺司也廷之有法度者也諸侯所止皆曰寺廣文寺治也三蒼寺官舍也字體從寸從土聲釋名云寺嗣也治事音相嗣續於其中也韓詩鬼神所

居曰廟白席通曰廟者白也先祖之尊白也今取其義出古文之字

著褶時入反謂大袖衣也禮記君為褶衣鄭玄曰褶袷也釋名褶襲也言覆上之名也袷音工洽反行滕徒登反札記注云幅行滕也江南廝役者有此物亦謂之行纏釋名云言以裹脚可跳騰輕便也犂牛說文音茅西南夷長髦牛也今隴西出此牛也髦音毛

#### 第四十一卷

車輿與諸與庶二反說文車輿也亦輿稱車曰輿一日車无輪曰輿律文作舉對舉也

落發甫越反發猶放也去也說文射發也詩云發彼有的是也

中的知仲反下的又作弣說文作的明也同都歷反射質也謂的然明見也今射棚中珠子是也

射鞞口弄反鞞字曰鞞馬鞞也

貯器張呂反說文貯積也所以盛貯者也貯蓄也謂蓄藏之也

結鞋字林而容反毛罽也律文作緝  
字書亦輯字音而用反鞞鞞餉也  
作悞虛偃反蒼頡篇玄布帛張車上  
為悞

第四十二卷

床米字體作糜亡皮反呂氏春秋曰  
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糝高誘曰  
關西謂之床糝州謂之糝律文  
有作秣字音述

堅韌今作𦛑同而振反通俗文柔堅  
曰𦛑

若癰又作癰同先善反說文乾瘡也  
今有乾濕兩種也

若痲又作痲同古和反韻集曰瘡病  
也春發者謂之燕痲秋發者為  
鴈痲

鹵鹽方古反天生曰鹵人生曰鹽古  
者宿沙初煮鹽

涎沫又作次漢濕涎四形同似延反  
慕欲口液也

鼠檻胡𦛑反說文檻攏也攏牢也一  
曰圈也

蚰蜒或作蜚蜚二形同由延二音說

文亦名入耳北燕曰蚬蛭音女六女𠂔反

鉞刀匹皮反說文大鉞也醫家用以破癰也

胞胎補茅反說文胞兒生累也

於余今作爾同而是反詩六百爾君子箋云余汝也或作你奴履反你我

泔汁音甘說文泔潘也謂泔米汁也江北名泔江南名潘音翻

盪滌古文瀉同徒朗徒的反通俗文滌器謂之盪滌

得尊字書作樽說文酒器也尊以奉之律文作罇音在困反矛戟下銅罇也罇非此義

#### 第四十三卷

剝皮音皮廣足剝剝也

循勺囚倫反循行也謂流下也

捷茨毗居母經譯言中鐵鉢也或作建鉢亦是梵言輕重耳律文作鉢些非也

伯孔音陷說文小阱也廣足伯坑也

陵菱又作菱同渠智反說文菱陵也

律文作苛非也

赴斂又作齒小學篇作撫同力沾反  
韻集曰斂所以斂物也說文斂  
鏡斂也今江南亦有粉匳其匳也  
澣發經歷反流急曰激激感也

輶治又作輶莊子車輪不跡地作跡  
同女展反說文輶輶也

怨仇古文速同渠牛反三蒼怨耦曰  
仇尔足仇讎匹也

微服字林微隱行也尔足匿竄微也  
郭璞曰謂逃竄也字體從彳微  
妙之微從人

#### 第四十六卷

意自乙戒反說文飽出息也礼記不  
敢噉噉是也

驂驢臣虛二音似驪而小牛父馬子也  
嫌隙古文崇同丘逆反隙疊也說文  
隙壁際孔也

寶渚之尙反尔足小洲曰渚李巡曰  
四方有水獨高可處故曰渚

曷今莫樂反高昌謂聞為曷此應  
是也律文有作聞勿雲反說文  
聞知聲也



第四十八卷

衲被字苑巨兒之移反法服也或作  
蛄支或言僧迦支又作僧迦鷄  
梵言訛轉也正言僧脚崎此云  
覆衣衣也或言瞿修羅此云圖  
也像其衣形立二名也此二衣西  
國亦著但非淨耳

蠱道公尸反聲類弋者反說文蠱腹  
中虫也謂行虫毒字從蠱在皿  
字意也

第四十九卷

令卷奇負反詩云有卷者阿傳曰卷  
曲也

詭語俱毀反謂變詐也三蒼詭譎  
也廣疋詭欺也

䟽向山於反䟽通也說文作𡵓𡵓窓

也字從疋疋足也從曲象其形  
也門戶𡵓隔皆所以引通諸物  
故從疋疋取通行意也疋山向反

提𦞮古文𦞮同下定反字林脚胫也  
釋名去𦞮莖也

竊情余乳反余足竊勞也郭璞曰勞  
苦者多慥竊也言懶人不能自

起如瓜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從爪又懶人恒在室中故從宀也  
警心古文慤慤二形同居影反謂戒慎也警戒也廣足警言不安也律文作景大也光明也景非此音  
達觀又觀反經中或作大攬梵言訛也案尊婆須蜜論亦作檀攬此云財施解言報施之法名曰達攬導引福田亦名達攬又西域記云達攬拏耆右也或言馱器尼以用右手受人所施為其生福故從之立名也經中言福田者是也律文從口作觀近字也  
媒嬖古文絀媒執滌四形今作廢同先結反謂鄙媒也方言媒狎也郭璞曰相親狎也媒慢也傷也下古文遺嬖二形今作黷同徒木反通俗文相狎習謂之媒嬖  
茜草古文蒨茜二形今作茜同千見反說文茅蒐也血所生故蒐字從鬼案茜可以染絳也

不耐奴代反三蒼耐忍也字本從刀杜林改從寸

禁滿器名也尋檢文字所无未詳  
何出此應外國語耳或鎡鎡訛  
也鎡音古盍反鎡音莫郎反  
須籤七廉反說文籤貫也銳也

第五十卷

縫縵於近反縵衣也通俗文合袂曰縵  
作著古文箒同直慮反廣足箒謂之  
箒律文作櫛櫛二形同知略反  
尔足斫謂之櫛櫛鐸也櫛非字  
義箒音古俠反

蝙蝠方眠方目反方言蝙蝠服翼蠟  
燭靈鼠四者一物方別名也崔  
豹古今注云蝙蝠一名仙鼠一  
名飛鼠五百歲色白腦重集物  
則頭垂故謂之倒掛蝙蝠食之  
神仙蠟音織蠟音墨律文作蠟  
蠟非也

櫛子力丁反說文窓櫛閒子也今言  
窓櫛車櫛是也

橫櫛字林渠例反木釘也廣足櫛釘  
也江南或謂之櫛律文作揭說  
文巨列反揭猪杙也

作捲去摧反鄭玄注札云屈木爲之

謂之捲律文作捲非體也

賓客奇騎反字林賓寄也廣足意客  
也律文作僑說文僑尚也廣人  
僑才也僑非此義

鷄鳥竹刮反尔足鷄鳩冠雉郭璞曰  
大如鵠似雌雉鼠脚岐尾為鳥  
慙急群飛出北方沙漠俗名突  
厥雀生蒿菜之間

汲水金及反說文汲引水也廣足汲  
取也

擇稗音結高通俗文機汲謂之擇稗  
闌格美頤反蒼頡篇格施架也施  
音移

彘取九万反說文抒漏也彘音也音  
音弋少反

### 第五十一卷

作把補駕反謂刀把也正音補足反  
說文把握也亦把持也單手為把  
刀鞘小尔足作鞘諸書作削同思謂  
反說文削刀鞞也方言劒削關  
東謂之削關西謂之鞞音餅江

### 南音備中國音笑

鞞著莫干反蒼頡篇鞞覆也今謂覆

蓋為鞵周礼機車無鞵鞵是也  
律文作縵湯二形假借也

撚錐乃殄反通俗文手捏曰撚兩指  
索之也聲類撚緊也律文作捏  
乃結反字林捏捺也

令翹巨遙反廣足翹鑿也

眼瞼居儼反字略云謂目外皮也  
耳璫都堂反釋名云穿耳施珠曰璫  
綜練子送反說文機縷持絲交者也

綜習也

第五十二卷

椎鉗巨廉反通俗文鍛具曰鉗律文  
作鉗以鐵有所束也亦頸鉗也

囊囊埤蒼作鞵同蒲戒反東觀漢  
記因水為排音義曰鍛家排也

錠器似綃反說文錠圓鑪也難字作  
撰謂以繩轉軸裁木為器也

棚閣蒲萌反三蒼棧閣也通俗文連

閣曰棚

挾鉢胡頰反說文挾持也介足挾截  
也亦懷挾也

相振說文作撞柱也音隱紂庾反字  
統作振丈庚反振觸也又嫪敵

敵觸亦作敵音又衡反律文作  
崇徒當反三蒼杜梨也棠非字義  
作枕古文橫橫二形同音光聲類作  
軌主下橫木也今車牀及梯輦  
下橫木皆曰枕是也

若簠祖合反綴也細竹也通俗文綴

衣曰簠

指搯古文韜同徒答反說文韋搯也  
今之射韜是也

赭土之也反三蒼赭赤土也

白墀字林音善即白土也亦名室案  
吳普本草云白室一名白墀是也

橫郭胡觥反說文闌木也律文作宏  
胡萌反大也屋深向也宏非此  
義郭恢郭也在外廓落之稱也

若撈借音力導反關中名磨山東名  
撈編棘為之以平塊也

齧食又作齧毛詩傳作囓同勅之反  
余及牛曰齧郭璞云食已復出  
嚼之也韻集音式之反今陝以  
兩皆言詩也

雜糅古文飼糲二形同擊救反廣疋  
飼糲也說文糲雜飯也



音所革反毛黼也亦蠅黼也

上有肉峯如素駝又獻一封駝  
鄭氏曰脊上有封也雄字作犖  
犖牛也音妃封反今有此牛形  
小體上有犖牛是也

竹書五十三卷

博博戲也。用六箸六棊，謂之六博。掩，圍棊也。纂文云：撲掩，跳錢戲也。俗人謂之射意。一曰射數。亦云博戲，掩取人財物也。

石彈棊也拍音普白反  
詛以朱反同書面從口諛莊子不  
釋是非而言謂之諛律文作諭  
古文諭今作喻同翼樹反告也  
謦諤也

于公戶反三蒼夏羊殺捶也亦鞞也  
作乘反字林牝羊也三蒼吳羊也  
古文𦍋𦍋𦍋二形同囚𦍋反尔疋  
𦍋星為撓撓擇名去星光稍稍

似葦也律文作簡閱之閱非也  
撓音又銜反捨又銜反

月蝕神臧反周易六月盈即蝕釋名  
云日月虧曰蝕稍稍侵虧如虫  
食草木葉也

### 第五十五卷

牒中相承古侯反脚曲購也未詳何  
出此應俗語耳

陂池筆皮反池也山東名灤音匹各  
反鄴有鵠鵠灤今關中亦名灤  
幽州名淀音徒見反

### 第五十六卷

篇上市緣反說文判竹圓以盛穀者  
也律文作簞音丹筍也一曰小  
筐也又作葦音與余是葦亭歷也  
刺拱徒端反通俗文截斷曰刺律文  
作揣

股間古文殷同公戶反說文股髀也  
釋名云股者固也為強固也

### 第五十七卷

企床古文企同丘豉反釋名云企启  
也启開也言自延竦之時樞機  
皆開張也律文從山作企火延

反說文人上山與也亦古文危字但此二字人多致惑所以具釋也

疝病所姦反說文疝腹痛也

### 第六十卷

稊稗又作萑說文作弟同徒稊反似稊布地穢草也今俗云稊子是也稊蒲懈反說文禾別也草之似穀者也

糝筭卑以反穀不成者也律文有作糝補尸反方言言糝不也苦古木反通俗文禾稊謂之苦糕糕音奴穀之若二反言音莫光反遍扣後反扣擊也律文作叩說文京兆藍田有叩鄉地名也此假借耳

而斯蘇奚反通俗文瓦病而罍罍而聲散曰甗方言甗聲散也律文作屏先啼反說文屏遲也屏非此用罍音問

解躡丁礼反下貞示反廣足解觸也躡躡也言觸躡人也

偵蹠又作蹠蹠二形同都田反廣足

倮倒也倮覆反倒也蹶或作踞  
同居月巨月二反說文蹶僵也  
僵仰卧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四 第百一十卷 陀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五

小乘律

弁

翻經沙門玄應撰

十誦律

僧祇律

五分律

十誦律第一卷

攬其九縛反說文攬扞也蒼頡篇攬  
搏也言狩賔則攬也扞音居逆反  
毳被而客反字林毳剔也謂古貝垂毛  
者也律文或作鞞而用反說文鞞  
義飾也

戶叩地點反通俗文門鍵曰叩蒼頡  
篇作捍捍持也鍵音巨展反方言  
關東謂之鍵關西謂之鑰

髀肋口化反字林髀髀也謂胛骨也  
髀音口出反下郎得反說文胛骨  
也字從肉從力作肋律文從革作  
勒說文馬頭絡銜者也勒非字體也  
犢車徒穀反古名羊車釋名云羊祥  
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  
柁樓大我反釋名云船尾曰柁柁拖  
也在後見拖曳也拖音他字從手  
柁從木

蛭王之逸反尔雅蛭蟻江東名蟻音

巨獊反謂人皮中食血者也律文作獊非也

狴狴又作狴同所京反字狴能言鳥也山海經曰人面豕身能言語今文止對溪縣有之狀如貉豚聲如小兒啼也獊音土桓反

二趙丑白反謂半步曰趙律文作蹕丑白勑角二反蹕蹕行不前也蹕丑甚反

### 第二卷

作涼渠向反字書施胃於道為涼也律文作擬非也

鼾眠下旦反說文卧息聲也字菴呼于反江南行此音也律文作嗶呼嗶三來非體也

### 第三卷

施癰又作癰同私淺反字林乾瘍也癰有乾濕兩種釋名癰徙也從注移徙處曰癰也故書月待人謂癰為徙

頭綃私遙反通俗文生絲繒曰綃謂頭綃也

掉又徒予反廣雅掉振搖動也律文



作挑勑走反挑扶也挑非字義

鑿鑿又作錄同且消反方言趙魏間  
謂函為鑿函音楚洽反

第六卷

一串字苑初眼反今之炙肉串也

班班布莽反謂毛布也字林列之方

文者曰班律文作寃非也

第七卷

補縫之涉反謂補疊也廣雅補綴也

縵縫曰補也

木榜補莽反謂以木貫身立以大標

上榜人善惡以視之也律文作榜

補音反弓輔也榜非此義

一籽治呂反說文機持緯者即今箴

也曾子母投杼下機是也箴音成

趙精蒲秘反說文乾飯也一日熬大豆

與米者也律文從麦作趙非體也

殆而徒改反近也禮記殆將病注云

殆幾也

第九卷

鉉鉉所鑿反字書鉉大鑣也下子消

反方言趙魏之間謂函為鑿

勑疾說文作趙同仕交反趙健也謂

勁速勦健也

第十卷

扁豆布疋疋綿二反其葉可治霍亂  
人家多種之也

咽病又作咽同一千反謂咽喉病也

第十一卷

孔緯古文隱塿二形同呼止反說文  
罅裂也坼也

齧齒下界反說文齒相切也三蒼鳴  
齒也律文作𪔐非也

寢語魚祭反聲類眠內不覺妄言也  
算棧仕諫反說文棧棚也廣雅棧閣  
也通俗文板閣曰棧是也

擢子徒角反俗音徒格反郭璞曰謂  
木无枝柯梢擢長而煞者也

合雷力救反謂屋檐前水下之處也  
今合雷為堂也

木簣阻草反簣棧也謂以木為棧非  
竹簣也

第十二卷

鷓肉竹刮反尔雅注云今鷓大如鷓  
似雌雉鼠脚也

鷓肉市均反說文鷓鷃也鷓音烏舍反

第十三卷

歡粥古文呔同昌悅反說文歡飲也

歡飲也

匙匕卑以及一名柶通俗文匕或謂之匙方言作提同是移反柶音四又作鉞昌紇反非也

第十四卷

牙旗渠基反夏后尚牙謂刻為牙飾因以名焉釋名云熊席為旗軍將所建象其猛如狩與衆期其下也日昃徒結反日仄也

第十五卷

經恤又作卹同須律反今雅恤憂也亦収也謂與人財物振恤之也水突他沒反謂水湯流壞物者也箭枯古活反釋名云箭其末曰枯枯會也謂與絃會也

若菑又作萑菑二形同千見反說文茅菑也人血所生可以染絳字從草西聲律文作箋子前反表識書者箋非此義也

第十六卷

掃簞又作𦏧同囚銳蘇醉二反說文

掃竹所以用掃者也

擢臂徒卓反蒼頡篇擢抽也廣雅擢出也亦引也謂抽臂咽也

捋水或作抱同蒲交反說文引取也通俗文作掬手把日掬也字從手

第十七卷

髓餅思累反釋名云炰餅湯餅索餅髓餅等各隨形以名之也律文作

餹思累弋累二反字書餹登也方言飴或謂之餹餹非此義登音一

月反豆飴也

酒激徒見反激滓也律文作瞿非也陽病養良反周書云陽詐也通俗文

作詳虛碎也漢書作陽不真也經文作佯似羊反佯弱也佯非此義

第十八卷

磨貝補蓋反西域多也

門闌又作臬同魚烈反尔雅樛謂之臬注云門閫也謂門限也

第十九卷

糲糲又作糲音浮留廣雅糲糲糲也今謂薄粥也

官稟補錦反說文稟賜也廣雅稟與也

鏡錯奴交反廣雅和鑿鏡鐸鈴也下  
錯未詳疑誤應作鐸市均反同禮  
金鐸和鼓也

啞啞祖益反謂食作聲也

第二十一卷

贅頭諸肉反通俗文體目曰眈贅釋  
名云贅屬也橫生一肉屬著體也  
小曰眈大曰贅

拍疥又作瘰同竹足反謂手足中寒  
作瘡者也

九頰又作癰同堂雷反陰病也釋名  
陰腫曰頰氣下頰也又曰疝亦言  
洗洗引小腹急痛也疝音山

瞽瞍正作瞶同火鎔反字書一目合  
也下公戶反元目謂之瞽瞍鼓也  
冥冥如鼓皮也

癭癭烏對反下他對反謂癰風也律  
文從癰作癭癭非也

癰疽必透反下千余反廣蒼癰成為  
癰疽瘡名也

第二十三卷

草鞮又作鞮古文作鞮同胡犬反車  
鞮也謂六車縛鞮者也廣雅鞮謂

之鞞攝音古厄反鞞居宜反律文  
作箇非也

第二十六卷

良煤徒米反下古才反煙塵也通俗文  
積烟以為良煤律文作燿燿非體也  
言藁魚列反說文牙米也謂漬穀麥  
等生牙者也

肥丁都亭反丁強也釋名丁壯也言  
物體皆壯健也

奉餉式尚反廣雅餉遺也餉饋也  
俟夏又作𡗗同事凡反余雅俟待也  
蝗王胡光胡孟二反蝻也謂蝻虫者  
也蝻音之容反

菱菱又作菱同渠寄反余雅菱蕨塵  
注去即水中菱也文作共音渠檢  
反共鷄頭也

拊諧方反下丁浪反通俗文除物  
曰拊諧拊除也

伊審坎定反苦諱也多他盡也據舍  
而羊反

第二十七卷

氈衣力俱反通俗文毛布曰氈廣雅  
氈蜀高草公道反說文草得也即



乾草也

縷衣麗雷反釋名死三日生者成服  
曰縷縷摧也言傷摧也縷有錫縷  
有疑縷有總縷也總音歲

第二十八卷

汗筮布奚反刮汗筮也律文作得此  
借音耳

戶排蒲皆反謂木闌開戶者也律文  
作錕非也

挨曬力結反下所懈反謂暴乾也

第三十三卷

魴魚音迷謂大身魚也其類有四種  
牙相吞也

第三十四卷

樗子盧丁反窓樗子也通俗文疏門

曰樗亦車樗是也

懸雍醫方皆作膺謂喉中肉也

大冠苦迴反說文羹斗也律文作櫛

錮二形非

餌饒胡昆反下徒昆反廣雅餌饒餅也

第三十六卷

門閭又作柶同苦本反禮記不入於

閭注云閭門限也

彌耳古文覲同弥介反謂耳即為頤也  
陂澤筆皮反大池也山東名濼音疋  
莫反幽州名淀淀音殿下直格反  
水聚曰澤釋名云兗州人謂澤為  
掌言水亭處如掌中也澤潤也  
宰人祖殆反禮記宰夫為獻主注云  
宰夫主膳食之官聲類宰治也律  
文作宰非也

第三十七卷

振擺又作捩同捕買反說文反手擊  
為擺也

步數楚佳反釋名云步又人所帶以  
箭數其中也

搯箭而注反亦言捻箭也念言搯莖  
搯物皆作此字也

掎刮蒲交反通俗文手把曰掎律文作  
創近字耳

耳圈去負反謂耳璫之類也或以金  
銀玉等為之也

指屈衢勿反說文無尾也屈短也淮  
南云屈奇之服許舛重曰屈短也  
奇長也今取其義

虔拼補岑反拼彈也律文作紆無文

綺也 不勻弋均反說文調勻也  
指鞮今作鞮同徒荅反說文指指以皮  
為之今射鞮是也

水竇徒進反考工記竇高三尺注云  
宮中水道也說文竇空也謂孔空也

第三十八卷

滌食徒的反通俗文滌器曰盥滌說  
文滌洒也

牛囙又作𪛗𪛗二形同効之式之二  
反尔疋牛日𪛗謂食已復出也

犛牛工包反西南夷長尾牛也律文  
作貓非體也

鞮紐又作鞮古文作𪛗同胡犬反謂  
車鞮鞮物皆作此廣疋鞮謂之鞮  
達故又作鞮同丁計反蒼頡篇噴鼻也  
鞮帶父弥反說文交鞮也通俗文織  
縵曰鞮鞮織也

施慄虛偃反謂布帛張車上曰慄  
蟲𪛗他達反下勒達廣雅蟲𪛗𪛗𪛗  
𪛗也

豌豆一九反廣雅豌豆瑠豆也字從

豆瑠音留

三碣渠列反說文持立石也謂三石

支釜者也

門楣美飢反尔雅楣謂之梁注云門上橫梁也

施柶蒲萌反通俗文連閣曰柶柶亦閣也閣謂重屋也

第三十九卷

屐支又作跂同巨逆反說文屐屨也屐有草屐帛屐等也屨居虐反木桶湯動反通俗文受漆者曰桶可以盛食等也

幟幟昌志反私記為幟舊音皆与知識同更无別音也

作捲去負反屈木為之謂之捲經文作撈非也

獺皮他過他轄二反說文形如小犬水居食魚者也律文作狙非也狙多達反又作獺獺狙達等形並非也

鱣魚古文鯢同知連反大黃魚也口在頤下體無鱗甲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是也

第四十卷

漚令於候反說文久漬也律文作臚非體也

匈四烏狹反字苑云四陷也蒼頡篇作容塾下也

匈凸徒結反字苑云凸起者也

築時古文箋同陟逐反說文築擣也  
尔雅築刺也

鹵薄字體作鹵同力古反下蒲古反  
鹵大楯也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  
出陳鹵薄也

喑噫於禁乙或反喑噫大呼也說文  
飽息也律文作盍非也

楠襠音兩當釋名云其一當匈其一  
當背因以名之也

#### 第四十六卷

作紫一瓊反通俗文取績曰紫紫旋也  
作緡亡巾反說文釣魚繳也尔雅緡  
綸也郭璞曰江東謂之緡繳音之  
若反

#### 第四十七卷

蛆毗子餘反

土際徒果反字林小堆也吳人謂積  
土為際字體從自

香匳正字作𩇛同力占反說文鏡𩇛  
也謂方底者也江南有粉匳香匳

某箇等是也

纔得在次反纔僅也劣也不久也廣雅纔暫也

議仲謂伯仲兄弟也伯長也仲中也榼拱來都反說文搏榼柱上榼也一名楮亦名枰亦名族搏音薄麦反枰古美反楮徒答反枰皮變反楮音疾

#### 第四十八卷

鐵砧又作榼數二形同猪金反鉄砧也律文作鈇大心反函屬也

袂來孤得反謂衣襟也

惡賤烏故反謂憎惡也下茨箭反廣雅賤卑也經文作汙賤非也賤音子旦反

激列古歷反洑急日激激發也感激也第四十九卷

拉備莫槃反說文備忘也亦備兜也律文作傍非也

遏截烏曷反蒼頡篇遏遮也尔雅遏止也郭璞曰今以逆相止為遏也詭語居毀反謂不實也詭惡也詭欺也謫詭奇恠也

#### 第五十卷



黔地古文鵠同渠占渠今二反

嵯梨徂娥反

第五十二卷

糝米子齋反說文糝糜也似黍而不

粘者關西謂之糜糜音亡皮反

時霽又作沛同子礼反廣雅霽灑也

謂霽出其汁也律文作擠子詣反

排也擠非字義

灑散所解反如水之灑地也律文作

攪非也

第五十三卷

薄筏又作稗同蒲佳反方言稗謂之

筏南方名薄北人名筏

第五十四卷

餘餘古文餘糝糝四形今作糝同

乘感反說文以米和羹也一曰粒

也律文作糝非也

第五十六卷

潢池胡光反說文久積水池也大曰

潢小曰潢濁水也

第五十七卷

牛睥音包反通俗文朶本日睥說文

旁睥也

樵薪才焦反說文樵木也亦新也字從木從焦聲也

甌輒力設反下又作搏同脂緣反狹長者謂之甌輒

第五十八卷

汙飾屋孤反汙塗也飾修治拔飾也杖鑽祖亂反謂杖端頭若骨鐵等也經文作纂組也

𧄸豆布迷反廣雅𧄸豆𧄸豆也

刀匣今作押同胡甲反說文匣匱也今謂盛刀劍者也

須鑰息于反鑰須也下余酌反說文開下壯也

第六十卷

挽紉古文緣紉二形同文忍反說文牛索也

仇者古文逮同渠牛反然耦曰仇尔疋仇讎匹也

到𠵿都定反謂柱下石也律文作𠵿非也捉瑱古文𠵿同他見反周禮弁師掌

冕玉瑱玉笄注云瑱塞耳者也釋名云瑱鎮也懸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或名充耳笄音鷄

更適書亦反尔疋適往也謂適事夫

家也適歸也

僧祇律第一卷

依估胡古反尔疋估恃也韓詩云無父何怙怙賴也無母何恃恃負也策謀古文習冊第三形同初革反策亦謀也下莫侯反謀論也諮事為謀謂諮事之難易也

各疊渠九反詩云惻惻畏各箋云咎猶罪過也尔疋咎病也說文咎灾也亦惡也下義鎮反瑕疊慙過也亦罪也

黎庶力奚反尔疋黎庶衆多師旅衆也即襍卑役反字林羣衣也謂襍執衣羣音羌阮反

四製徒俠反通俗文重衣曰製也輕躁又作趨同子到反躁動也躁標也謂不安靜也

潛微無非反尔雅瘞幽匿蔽微也注云謂逃竄也又微止也字從

籠鞜又作羈羈二形同居鞜反說文羈絡馬頭曰羈釋名羈檢持也所以檢持制之也

禍酷古文倂譽皓三形同苦蒿反酷極也說文譽急也告之甚也謂暴虐也

慈悌蘇寸反字林慈順也謙也下大帝大禮二反愷悌樂也易也善事兄曰悌也

### 第三卷

芋根禹句反說文大葉實根驚人者也故謂之芋蜀多此物可食其大者謂之蹲鴟

竹筍又作簌同力占紀呂二反字林筍箱也飯器受五升秦謂筍方言南楚謂之筍趙魏謂之簌郭璞曰盛飯筍也聲類筍箱也亦盛杯器籠曰筍筍音所交反

篙櫓古豪反謂刺船竹也長二丈以鐵為鏃下他狄反櫓猶剔撥也

椓杙都角反下又作弋同餘職反余雅撤謂之杙注云即櫓也櫓音徒得反

堅勁居盛反說文勁強也字從堅從力堅胡頂反水冥堅也

薄腓又作瘠同才積反說文腓瘦也

亦薄也律文作藉非體也

或用他得徒得二反字林或求也說文或從人求也

#### 第四卷

倪樓吾奚五礼二反國名也

磯激居依反埤蒼水中磧石也廣雅磯磧也下古狄反急流也

跛拊壯幼反下女六反通俗文縮小曰瘉物不申曰縮拊律文作𪔐𪔐未見所出

聒耳丁藍反說文耳垂也又作聒都含反說文耳大也

咩咩又作𦉑同弥介反說文羊鳴也誇說又作夸同苦永反謚法曰華言無實曰誇誇相誑也謂僞恣過制自夸大也

鋤師囚紉反謂以繩規物者也說文圓鑑也

欲杼時汝除吕二反說文杼搗也蒼頡篇杼取也出也廣雅杼泚也𠂔也𠂔音餘逮反

#### 第五卷

安黃於危反詩云無草不死無木不

萎箋云草木猶有萎稊也聲類  
云萎木草菸也律文作痿痿痺謂  
不能行也

深榛土巾反案說文聚木曰榛廣雅  
木藂生曰榛也草藂生曰薄是也  
輅上又作路同力故反釋名云路亦  
車也金玉等路各隨其所飾立名  
謂之路者言行於道路也

水瀆子且反說文汙灑也江南言瀆

山東言湔

輶輶又作攬攬二形同力木力胡反  
蒼頡篇三輔舉水具也汲水者也

### 第六卷

趨趨居列居逸二反下居月反纂文  
六趨趨凶堅也亦跳起也

### 第七卷

扣匱說文作攸同苦後反論語以杖  
扣其脛孔安國曰扣擊也

哺耳相承音古學反耳邊語也未詳何出  
鷓鴣又作雉同七唐反尔雅鷓鴣鵲

郭璞曰即鷓鴣也鷓胡拔反

警宿居影反謂警戒也亦起也廣雅  
警警不安也律文作景非體也



一初... 第十卷  
踟躕直知反下直誅反踟躕踟躕也  
亦佳足也廣疋猶豫也躑音馳亦反  
躑馳足反

睺瞬力穀反睺視良也下尸閏反曰  
開合數搖也

### 第九卷

菑色又作菑替二形同且見反茹慮  
也律文作箋表之箋非也

手授祖公反通俗文手提頭曰授也  
竈惶榆乳反尔疋麻勞也郭璞曰勞  
苦者多惰麻也或作懈古賣反

庵惕於含反廣雅庵舍也埤蒼君庵康  
也康音且漬反

啾啾子修反蒼頡篇衆聲也啾啾鳴  
聲也

紉羊似均昌緣二反紉謂雜也縷也  
第十卷

檻置胡黻反檻擺也檻圉也

燈盛時征反在器曰盛案盛謂今之  
杯盂也左傳旨酒一盛言器也

儼賃子潤將六二反通俗文雇載曰  
僦下女鳩反

晃煜又作晄古文熿同胡廣反說文

見明也廣雅晃暉也光也下由掬反  
說文煨曜也廣疋煨熾也埤蒼煨  
盛兒也

𦏧作側格反案𦏧猶𦏧也今謂𦏧出  
汁也亦狹也說文𦏧迫也

得𦏧烏狹反謂自上加下也又作𦏧𦏧  
鎮也

### 第十一卷

齒木案梵本云彈多捉瑟拈彈多此  
云齒捉瑟拈此云木謂齒木也長  
者十二拍短者六拍也多用竭陀羅  
木作之今此多用楊枝為無此木也  
掃篲又作𦏧字林囚芮反謂掃竹也  
律文作𦏧于桂反廣雅𦏧裂也  
舍勒此譯云衣或言內衣也

營署時庶反營謂經營也署猶置也  
說文部署也亦官也

### 第十三卷

瘡痛諸書作𦏧𦏧文作𦏧案通俗文  
于罪反痛聲曰瘡驚聲曰然然音  
于簡反律文從口作𦏧𦏧二形非  
也𦏧音除救反

### 第十四卷

中折又作折同思狄反聲類析劈也  
說文破木也亦分也字從木斤意也  
完出胡官反說文完全也

生微無悲反通俗文物傷濕曰微  
撥開補袪反謂發揚也撥亦除也棄  
也律文作插足沫反謂插水插物  
也插非此義也

朝菌奇殞反尔雅中道菌郭璞曰地  
蕈也似蓋今江東呼為土菌蕈音審  
呵叱齒逸反方言呵怒也陳謂之呵  
案叱猶呵也禮記尊客之前不叱  
猗是也

# 第十五卷

搯築又作杈同勑佳反通俗文拳手  
桎曰搯也

挾先胡頰反尔雅挾藏也注云今江  
東通言也謂懷意也律文作協和  
之協非也

結泥古八反結即稟也律文作苦古  
木反禾穀稔也

米潘敷煩反字林浙米汁也律文作  
糝糝二形非也

嘲諷又作嘲同竹包反蒼頡篇嘲調

也謂相戲調也漢書俱在左右談  
詠而已是也

第十六卷

食棧仕板反說文棧棚也廣雅棧閣  
也謂置食器於其上也

非米徒刁反案非猶汰也通俗文浙米  
謂之非汰說文汰洗也汰音太浙音  
思歷反

桴去所隣反說文從上挹取也通俗  
文減上取曰桴也

石墁徒南反猶瓷坭也律文作坎非  
也坭口甘反

若卷古文類捲番三形今作卷同渠  
負反卷曲也

竹篙方言作橈音高謂刺船竹也淮  
南以篙測江許射重曰謂刺船竹  
長二丈以鐵為鏃者也

第十七卷

山坡又作陂同普何反案陂陂猶靡  
逆也今山坡土陂陂皆是也逆弋  
是反

駢字體作驂音書閏反廣雅駢謂  
之驂漢書車昭音蠡鄭玄注禮記

云賸亂也音舜

鎚銚餘招反溫器也律文有作鑊子  
消反聲類溫器也有柄即刁斗也  
說文鑊鑊斗也字林云容一斗以

銚無緣也

欬嗽苦戴反說文逆氣也下作款同  
蘇豆反蒼頡篇齊部謂款曰欬  
刳劓讓記反廣雅刳截耳也下又作  
刳同魚器反說文刳決鼻也尚書  
無或刳刳人孔安國曰刳割鼻也刳  
截耳也

麻枲所巾反通俗文物淳曰枲字從米  
奚用胡鵠反蒼頡篇奚何也

疥瘡蘇到反蒼頡篇瘡疥也廣雅瘡  
瘡也

蘆荻又作藎同徒歷反即蘆荻也堪  
為薄者也藎未秀者為蘆蘆公衡反  
木札側黠反木皮也律文有作拂敷  
廢反說文削朴也朴札也謂削木拂  
也二形通用又作攢非也

撥聚補達反撥理也亦發揚白也廣  
雅撥除也撥亦棄也律文作跋非  
體也

若粘公八反尚書三百里納粘服孔安國粘稟也服稟役也

若穰如羊反說文黍稷也禾穰也列音良計反

第十八卷

藍澱徒見反余雅澱謂之塗郭璞曰澱滓也江東呼為塗音魚靳反

倒子居列反余雅蛸螺郭璞曰井中

蛸蟹赤虫也一名子下通俗文蛸化為蛟是也蛸音狂充反螺香充反蛸音結蟹居月反

汪水烏黃反通俗文亭水曰汪余正汪池也

拼毳補耕反下昌芮反拼彈繩墨也毳羊細毛也

拳擢渠負反下苦角反說文擢敲擊也字從手從霍

第十九卷

并孺而注反謂孺莖孺箭孺物等皆作此字

碇堅又作提同丁迴反謂投下也廣雅提槌也下於甲反自上加下也

月諒古犬反下渠向反字書施月於



道曰弭以繩取物曰胃也

健脚去誑反謂脚曲也書無此字應俗作耳

聳耳古文竦懣懣三形同所頃須奉二反方言聳聳也郭璞曰言無所聞常聳耳也聳又竦也謂驚悚也擗聳古文戠同辟立反左傳凡師輕曰襲注云掩其不備也

甄坏又作甄同疋才反字林凡未燒者曰坏

汪泥烏黃反通俗亭水曰汪謂汪池之泥律文作洸古皇反洸涌也洸洸聲也洸非此義

## 第二十卷

榱棟所龜反尔雅楠謂之榱郭璞曰即椽也亦名楠亦名榱音力道反棟都弄反說文屋極也一名極亦名榱亦名榱音於靳反

榱擗力胡反說文柱上榱也下蒲麦蒲各二反廣雅擗謂之榱

枅衡今作枅同結奚反蒼頡篇柱上方木也一名枅亦名枅亦名枅亦

名次示音子結反

田并或作釗都口反此宜作斗字

## 第二十一卷

見斷魚片反說文齒肉也蒼頡篇齒根也  
𪔐頭古文𪔐𪔐𪔐三形今作𪔐同有雷  
反說文頤顫也謂顫掉不正也顫  
又作戰律文作𪔐非體也

## 第二十二卷

剗四口𪔐反方言剗斲也說文剗判也  
周書剗木為舟謂空其腹也

上概古載反周禮師女宮而濯概鄭  
玄曰概拭也字從手律文從木作  
槩平斗斛之槩非此義也

羹臙呼各反楚辭露鷄臙臙王逸注  
有菜曰羹無菜曰臙也臙以規反  
噉噉又作𪔐同補洛反下子立反說  
文噉自也廣蒼噉噉聲也

歇歇於滑反說文咽中氣息不利也  
律文作𪔐非也

蟻蜂胡光反尔雅蚻蟻蚻注云甲虫也  
大如虬豆綠色江東呼為黃瓶蚻  
音扶結反

斗數又作𪔐同蘇走反通俗文斗數

謂之聲聲東律文作科律非體也  
聲音都穀反聲音速

園廁胡困反廣雅園國屏廁也下側  
吏反廁亦園也釋名云園者言潤  
濁也或曰清言至穢處宜常修治  
使潔清也廁者人雜廁在上非一也  
第二十三卷

礪石居良反形如薑也通俗文地多  
小石謂之礪礪也字從石從薑也  
屋檐又作攔同餘占反說文檐揜也  
亦名屋招亦名連縣介雅檐謂之  
摘摘亦揜也揜音毗摘音都歷反  
項領直追反說文領出也今用其義  
律文作腿未見所出

侏儒之于而于反通俗文侏儒曰矧  
謂極短人也

## 第二十四卷

懟恨古文懟同大浚反介雅懟怨也  
亦忿也

齟齬五溝反蒼頡篇齟齬重生也說文  
齟不正也謂高下不齊平也律文  
作齟丘禹反說文齟齬也齟非此  
義齟齬音丁故反

第二十七卷

敲戶又作敲同告交反謂下打者也

說文敲橫過也

猥多與罪反字林猥衆也廣雅猥頓也  
揜拳又作揜同渠林反說文急持衣  
揜也埤蒼揜捉也

瓷是方言從木作提同是支反謂狗  
飯者也律文作鈇昌紙反鈇贅也  
鈇非此義聲南音自林反

第二十八卷

持鞮字書作縊同而用反案毳飾也  
又作毳而容反字林毳蜀也

祥羊祖郎反字林牡羊也三蒼注云  
祥吳羊也

不埤耻格反字林埤裂也亦分也律  
文作卓非體也

第二十九卷

是挺式延反謂作泥物也挺擊也挺  
柔也埴土也

水湍又作濺同子見反通俗文傍沾

曰湍山東名也江南言濺音子旦反

第三十卷

紡績古文作勣同子狄反字林績絹也

鬱訓又作壽同涉尤反比丘名也三

蒼訓亦訓字也

第三十一卷

今臉力占反廣雅懸熟也臉生血也  
穀越夷職反謂穀麥糠皮也律文作  
芑草名也

繇已又作繇同力烏反字林繇炙也  
律文作燎力彫力吊二反連燎也

燎非此義

福羅正言布羅此譯云短勒靴勒音  
烏豹反

疚手又作頤同于救反謂顫疚搖動  
不安也

第三十二卷

漱卑所雷反或言蘇卑或言優婆斯  
皆訛轉也正言鄒波斯此云近善  
女人鄒音一古反

喟嘆又作歔同口愧口怙二反大息  
也謂歎聲也

第三十四卷

狼頭又作跋同補蓋反狼頭猶蹟頭  
也說文跟步也聲類蹟跟也

婆唎所學反星名也

款指又作嗽同所角反俗文含吸曰

嗽嗽亦吮也

醕青莫奚反埤蒼醕醕醬敗壞也醬

敗則醕生也醕音普木反

廁篋補奚反小學篇篋刷也謂刮刷

也今眉篋等皆作此也

甌別烏侯反甌器也方言盆之小者

謂之甌

施系奚計反謂屨系履系等皆作系

律文作綏奚二形非體也屨音思

類反

青敬無悲反通俗文物傷濕曰微律

文作涓潦二形非字體也次下卷

生微同

龔䟽力同反說文龔房室之䟽也䟽

窓也廣雅龔舍也律文作龔非

體也

### 第三十五卷

絳卷側耕反說文絳紫繩也江汙之

間謂紫取繩為絳絳亦屈也汚音

弥善反

飲烟呼市反飲猶飲取也說文飲飲

也飲音昌悅反



敔觸又作敔根檉檉四形同文衡反  
敔亦觸也

當敔居儀反通俗文以箸取物曰敔  
箸音治慮反

聲欬口頂反下苦代反通俗文利喉  
曰聲說文欬逆氣也字從言從欠  
律文從石從口作磬咳二形非體也  
連噓又作噓同丁計反蒼頡篇噓  
鼻也詩云願言即噓箋云汝思我  
心如是即噓也今俗噓云人道我  
此古遺語也

礪礪胡瞎反字指云礪礪雷大聲也  
律文作搯古忽反埤蒼狗猾木名  
也中作箭筈也搯非此義礪音莫  
八反筈音古旱反

### 第三十六卷

媛豔於驕反說文媛巧也又女子壯貞  
淑好也下又作艷同餘驕反方言  
秦晉之間謂美為豔豔光也

姑公故胡反白虎通曰姑者故也故  
老人之稱也說文姑母也下之容  
反釋名俗謂舅章曰公言是已所  
敬見之公遽自肅齊

第三十八卷

殆壞徒改反廣疋殆敗也尔疋殆危也殆亦幾也近也

拳敲又作敲同口交反謂下擊也說文橫搥也律文作禡非也

第三十九卷

佉啁羅床此譯云小長牀啁音竹交反敲盤口交反謂相擊打也盤謂鈴盤也

第四十卷

晉瘡於感於合二反說文晉覆也律文作菴草名也菴非此用

竹箠亡卑反竹膚也聲類箠箠也今中國蜀土人謂竹箠為箠也

撥衣又作拔同補末反通俗文三尺衣謂之撥也

醵渠此譯云部謂部類也或言群同其義也

五分律第一卷

厭蠱於舁反下字林音固說文厭合也蒼頡篇伏合人心曰厭蠱周禮

庶氏掌除毒蠱注云毒蠱虫物病

害人者也謂虫行毒也律文作固非也

養飢今作食同因恣反說飢糧也廣  
疋餽飢也謂以食供養人曰飢字  
從食從人律文作飼近字也

餞送才翦反說文送去也謂以飲食  
送人曰餞字從食律文作踐履之  
踐非體也

僅而渠鎮反字林僅財能也僅亦劣也  
銜言銜根銜浚等皆是也

享福虛兩反享受也亦當也說文享  
獻也字從高省篆文作𡔷又音呼  
羹反

醑祠說文醑同張芮反醑祭也醑力  
外反字林謂以酒澆地祭也

魔摩字詰今作𡔷同呼皮反楚辭舉  
手曰魔謂手指之也

歌謠与招反說文獨歌也尔雅徒歌  
為謠徒空也

和埴時力反尚書厥土赤埴墳孔安  
國曰黏土曰埴也

枅梁今作楫同古奚反蒼頡篇柱上  
方木一名楮亦名搏樞搏音蒲麥  
反

戶楣靡飢反余疋楣謂之梁郭璞曰  
門上橫梁也

第二卷

作穿古文阱萊二形同才性反廣雅  
穿坑也謂穿地為陷以取獸也

惛俛亡忍下無辯反謂自強為之也

律文作傷非也

險穢又作𪔐同許奇反險穢危也律

文作𪔐五達反鼓聲也𪔐非此義

晏安烏見反說文晏安也字從女又

作宴安尔雅安止也定也蒼頡篇

安靜也說文作倓宴也

第三卷

允合弋准反周易允升大吉王弼曰

允當也允亦信也尔雅允誠也

共賭又作𧮛同都杜反通俗文錢戲

曰賭也

礪佛力對反謂以石投佛也今言礪

石是也

第四卷

驚惋烏詵反謂惋歎驚異也

恆意苦類反恆可也字林恆快也

第五卷

聖灑於仁反下所解反字應作忠於  
故反即莊飾也

榮麗鹿旦反廣雅榮明也榮亦鮮盛  
貞也律文作璣非體也下勒計反  
廣雅麗好也麗謂花靡也

歡粥又作𩇛同昌恍反說文歡飲也  
歡欲也欲音火洽反

### 第六卷

輟我猪劣張衛二反止也尔雅輟已也  
論語穠而不輟是也穠音於牛反  
誣說武干反說文加言也誣欺也妄  
也誣亦因也

木簣側草反說文牀棧也尔雅簣謂  
之箒音側凡反郭璞曰即牀板也

### 第七卷

蔚然於謂反廣雅蔚茂也茂盛也  
援助于眷反援謂依援護助之言也

### 第八卷

介意居薤反周易憂悔吝者存乎介  
韓康伯曰介纖介也劉瓛曰介微也

貪飢又作餐同他結反說文貪也謂  
貪食曰飢

胆弊千余反謂胆妬也蠅子曰胆

汨戲又作汙同似由反說文水上浮也今江南呼拍浮為汨也

澆漬又作戔湔二形同子旦反說文水汙灑也

第九卷

狼崩又作涖同莫剛反崩遽也通俗文時務曰涖律文作狽非體也

鞅掌於兩反詩云王事鞅掌傳曰失容也箋云鞅荷也謂捧之也負荷捧持以趨走促遽失容儀也

作慄今作熾同尺志反慄也通俗文私記曰幟廣雅幟幟也墨子以為長丈五廣半幅曰幟也

第十卷

企行古文企同祛豉反通俗文舉踵曰企企望也字從止

還水他而反埤蒼還歡也律文作嗒非體也

第十四卷

索鑿今作鉋同子消反韻集云鑿溫器也三足有柄字林云鑿容一斗似鉋鉋又音遙一音徒吊反

擲按又作抄箋二形同先戈反謂織



授行縛者也

或虜力古反虜獲取也服也戰而俘獲也虜掠奪取物也

屋雷力救反說文屋水流下也凡水下處皆曰雷

第十五卷

窺闢立規弋珠反說文窺小視也

自貽以之反尔雅貽遺也注云謂相

歸遺也

以砥巖夷反山海經崦嵫山多砥礪

郭璞曰磨石也崦音於廉反嵫子薛反

跨馬苦罵反字林跨踞也亦躡也說

文跨渡也

憩止說文作惓同却厲反尔雅憩息也

皆躡陟利反礪礪也通俗文不利曰躡

限至曰礪

第十七卷

自炮字書作魚同父包反說文毛炙

肉也詩云包之燔之傳曰以毛曰魚

是也亦裹燒也

吃人九乞反說文言難也重言也

第十八卷

攢頭古患反謂貫其頭也

青虹古文作𠂔同胡公反說文𦉰鍊  
也狀似虫字從虫俗呼為美人𦉰  
音帝鍊音董

第二十卷

𦉰諸字體作𦉰同虛業反謂以威力  
相恐懼也

雷運達丁反尔雅疾雷為霆霓郭璞  
曰雷之急激者也蒼頡篇霹靂也  
霓音五結反

畦畔下圭反說文五十畝為畦今之  
稻畦菜畦等也律文有作滕食蒸  
反稻田畦也

毛氎布莽反字林𦉰方文者曰氎謂  
毛布也律文作𦉰非體也

拘擗之涉反或言拘執梵言訛轉耳  
謂𦉰之垂毛者

第二十一卷

𦉰𦉰又作𦉰同初簡反廣雅𦉰𦉰也  
聲類𦉰平也

屯門徒昆反廣雅屯聚也屯亦陳也  
等𦉰思協反𦉰謂履屬也律文作𦉰  
非體也

作𦉰一𦉰反𦉰𦉰也律文作𦉰俗語

第二十二卷

鱣脂知連反尔疋鱣大魚也似鱣而短鼻口在頷下江東呼為黃魚亦鯉也長者二三丈鱣音徐林反鼻長七八寸重千斤

用麴去六反方言江淮陳楚之間謂之曲音曲注云楚語轉耳

糲米古文作糲籀文作糲同素感反說文米和羹也律文作糲非也

第二十四卷

斧剉且卧反謂剉斫也說文折傷也律文作銼才戈反小金也又音族相指口皆反廣雅指摩也字從手

第二十五卷

鐒箭普啼反方言箭廣長而薄廣者謂之鐒

入邏力賀反韻略云邏巡行非達也戎屬也謂遊兵以禦殺者也律文作儼力歌反儼儼也儼音之耶反

泥錫又作撈塲二形同莫槃反尔雅錫謂之杆郭璞曰泥錫也杆音烏

第二十六卷

奠食徒見反奠陳也獻也廣雅奠爲也調也

哂之符發反廣雅哂春也埤蒼哂哂米也通俗文搗細曰粲賜音蕩三接三蒼奴迴反手接也說文接推也一日兩手相切也

翻翻又作翻同疋之反廣雅翻翻飛也亦盛負也律文作散非也

第二十七卷

輒司又作輒𪔐二形同勑之或之二反余疋牛曰司注云食已復出嚼之也

庖廚蒲交反庖之言包也廚庖屋也蒼頡篇主食者也

筭箸古俠反字林公洽反筭亦箸也下丈庶反飯散也笑亦取也律文作挾載之挾非體也

藥水居万反通俗文汲取曰藥說文杼漏也

莖草千卧反謂斬莖針馬者也詩云乘馬在廐莖之秣之傳曰莖莖也

第二十九卷

作總渠記及所以聯綴簪記之也

踳脚他末反字林足跌曰踳取其義矣

第三十卷

勗勉許玉反方言齊魯謂勉曰勗滋  
尚書勗哉夫子孔安國曰勗勉勸  
也謂勸強也

阿呼疋九反梵言也依字吹呼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翻經沙門玄應撰

善見律

僧祇戒本

鼻奈耶

四分戒本

摩德勒伽

十誦戒本

毗尼母律

薩婆多毗尼

弥沙塞戒本

大愛道比丘尼經

比丘尼羯磨

大比丘三千威儀

四分比丘尼羯磨

優婆塞五戒相

僧祇比丘尼羯磨

優婆塞五戒威儀

十誦比丘尼羯磨

舍利弗問經

沙弥威儀經

戒消災經

沙弥尼離戒

解脫戒本

善見律

第一卷

鹿野在波羅柰國昔日如來與提婆達多俱為鹿王各領五百餘鹿在此林中時王出獵盡欲煞之中有雌鹿懷子垂產菩薩鹿王以身代之王感仁慈盡免其命即以此林用施諸鹿鹿野之号自此興焉

大寺梵言鼻訶羅此云遊謂僧遊履



處也舊來以寺代之寺者司也有  
法度也釋名云寺嗣也治事者相  
副續於其內也字從寸出聲出古之  
字也

衣桁或作符胡浪反可以架衣也介  
雅竿謂之撻是也撻音移

玠那浮云反阿毗曇藏名也依字廣  
雅玠分也

鋏鉄胡瓜反此古文奇字鐸下府于  
反莖刃也亦橫斧也鉄擯也

徻徻扶羊反下餘章反廣疋徻徻徻  
倚也案徻徻徘徊也

一朱又作叔斜二形同失六反廣雅  
大豆曰朱小豆曰荅

遷提此仙反言可遷徙提挈也或作  
荃提言以荃草為之也非此方物  
出崐崙山中律文或作先提

絜裏古文作𦰩同古續反絜束也絜也  
字林一𦰩也

和上經中或作和闍皆訛也應言郁波  
弟耶夜此云近誦以弟子年小不離於  
師常逐常近受經而誦也又云鄒波  
陀耶此云親近以舊謂云知罪知無罪

名為和上也

阿闍梨經中或作阿祇利皆于闐等諸國訛也應言阿遮利夜譯云正行又言阿遮利耶此云軌範舊云於善法中教授令知名阿闍梨也

𡇗𡇗或忍及摩𡇗𡇗者是阿育王子也

## 第二卷

布薩此訛略也應云鉢羅帝提舍耶寐此云我對說謂相向說罪也舊云淨住者義翻也

鷓鴣之夜及下古胡及埤蒼鳥似服鳥而大字指云鷓鴣鳥其鳴自呼飛但南不北形如雌雉也

企摩去鼓反人名也依字企立也從人從止經文從山作企古文危字人在山上兒也

迦螺勒和反人名也律文作螺悅專反余雅螺覆鉤虫名也螺非此用

## 第三卷

唱薩此言訛也正言娑度此譯云善哉整畧楚力及畧謂正方也

## 第四卷

揀木力見反揀木子如指白而粘可

以浣衣也

一蛤古合反字林燕雀所化也秦曰牡蠣

鏡刺住衿反廣雅鏡謂之鉞謂針刺也說文鏡銳也

誌名字詰今作識誌記也

第五卷

紫破今作𦵏同子累反廣雅紫口也字書鳥喙也律文作𦵏徐庾反𦵏非此義

一𦵏虛奇反方言陳楚宋魏之間謂𦵏為𦵏郭璞曰𦵏𦵏𦵏也今江東呼勻為𦵏律文作𦵏假借也正音虛衣反𦵏木名汁可食𦵏非此義𦵏𦵏古文𦵏同昌悅反說文𦵏飲也𦵏欲也𦵏音呼𦵏反律文作𦵏時悅反𦵏𦵏也𦵏也𦵏非今言

寄客奇驕反廣疋寄寄客也律文作𦵏高也𦵏非此用

緘口古咸反緘閉也字林束篋也廣疋緘素也取其義矣

懟恨治類反今雅懟怨也𦵏也

第六卷

囊櫛又作縈同音諫反今衣零縈也  
為銚徒頂反謂銅鐵櫛也

翡翠扶畏反且醉反雄赤曰翡雌青  
曰翠出鬱林南方異物志云翡大  
於鷄小於烏零身通黑唯胸前背  
上翼後有赤毛翠通身青黃唯六  
翮上毛長寸餘其飛即羽鳴翡翠  
翠翠因以名焉字指云南方取之  
因其生子漸下其巢須可取之皆  
取其羽也

第七卷

癡疣魚訖反廣雅疣癡也通俗文小  
癡曰疣說文癡不慧也垺蒼癡駮也  
生疣又作疣黥二形同有流反廣雅  
疣腫也說文疣贅也小曰疣大曰  
贅贅贅之內反

蟠蛇而鹽反字林大蛇也可食大二  
圍長二丈餘異物志云蟠蛇食灰  
吞鹿出鹿肉巴蛇同

鷓鴣音得俗多作鷓鴣六反通俗文  
佳其謂之鷓鴣尔雅佳鴝鵒郭璞  
曰即鷓鴣也律文作孚非體也鴝音  
夫鴝音方得反

狗獺他曷他謫二反說文形如小犬  
水居食魚者也律文多作狽獺獺  
三形並非也

犛牛疾辛反字略云牛名也

第八卷

從容門木也案從容舉動也今取其義  
床戶又作獲同口減反通俗文小戶  
曰床字書床窓也律文作居字與  
庚同音餘并反戶鍵也又音簞非  
今所用

擺撥又作捩同補買反下補沫反說  
文擺兩手擊也廣雅捩開也撥除  
也揚也

虫蛀俗音注此應露字丁故反謂虫  
物損壞衣者如白魚等也律文有  
改作住

戶向許亮反三蒼北出戶也律文作  
扃古癸反開鈕也扃非此用

作繖又作傘同素爛反謂繖蓋也  
蟹眼又作鱗同胡買反說文水虫也  
八足二螯旁行也

米黏又作粘同戶孤反粘黏也

縷茸而容反說文茸草茸也亦乱貞  
也今取其義

三股又作𦍋同公戶反說文股髀也  
謂脛本曰股今取其義律文作鼓  
非體也

八庶力占反廣雅庶棧也方言箭三  
庶者謂之羊頭箭也

弓法居雄反世本揮作弓宋忠注云  
黃帝臣也山海經少昊生股股始  
為弓此言是也說文以近窮遠故  
曰弓也律文從木作朽非體也

門闌又作梟同魚列反今雅振謂之  
闌郭璞曰門欄也

第九卷

大𦍋又作𦍋同古郎反方言𦍋𦍋也  
注云今江東通言大𦍋為𦍋

无籃力甘反筐屬也字林大𦍋也𦍋  
杯籠也纂文云大𦍋也𦍋音力各  
反方言杯𦍋也

及藤徒登反廣雅藤藟也今呼草藟  
延如葛之藟者為藤

甘蕉子姚反出廣州子不堪食生人  
間籬援上作藤用薄擣傳腫大驗  
椰子聲類作茆同以草反異物志云  
椰高十尋葉居其末果名也子及



葉序通中國

手搦又作攬女卓女草二反搦猶捉也說文搦按也

石槽今作支同之移反余雅槽柱也說文柱下也

及鰐五各反廣雅魚名也鰐魚長二丈餘有四足似鼉齒至利有禽麋入水齧骨即斷

魚筍古厚反謂以薄為魚筍也曲竹捕魚者也

擣取九万反通俗文汲取曰擣說文擣杼漏也白也白音弋少反

鑰匙又作闔同餘酌反下又作提同是支反

第十卷

麋麋之度反字林似鹿而大一角也

麋又作麋同居其反余雅麋大麋牛尾一角麋即麋也色黑背白麋音蒲交反麋別名也

直贖又作贖同徒感反通俗文市買先入曰贖今言贖錢者也

沙糖又作餽同徒郎反煎甘蔗作之也木槿居隱反余雅槿木槿樹木槿似

李花朝生夕殞可食者也

第十一卷

上湍土桓反疾水也說文疾瀨也水  
流沙上曰瀨瀨淺水也

五篙古豪反謂刺船竹木也長二丈以  
鐵為鏃者也

肪膏府房反說文肪肥也脂也三蒼  
有角曰脂無角曰膏

有橐蒲或反謂鍛家用炊火令熾者也  
菰簇古胡反以尖竹頭布地也下楚  
角反東京賦云璫瑁不簇薛綜曰  
不又稽取之也廣蒼胡餅家用簇  
簇刺稽音又白反矛屬也

湯讀莫半反湯猶不實也不分別善  
惡也律文作敷敷無文采也敷  
非此用

遭洽又作塗涵二形同胡南反方言  
洽沉也字體作澄船沒也

緹然又作礪同直爲反謂懸重曰緹  
也通俗文懸鎮曰緹是也

耕石古文耕耕二形同補耕反謂振  
繩墨耕彈者也

壘柵力癸反下又白反軍壁曰壘豎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六 第十卷 八  
木曰柵也

時竿側格反竿猶堅也今謂竿出汁  
刻草又作鏟同初眠反廣雅刻削也  
聲類刻平也

第十二卷

脚夾古洽反夾取也三蒼夾輔也  
捻置奴頰反通俗文拍持為捻捻亦  
捏也

第十三卷

屋雷又作溜同力救反說文屋水流  
下也凡水沫下皆曰雷律文

作留非體也

孱鄰士簡士延二反比丘名也  
儒更而俱反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  
也更弱也

第十四卷

誘誅古文羨誼諉三形同餘手反說  
文誘導也引也教也亦相勸也誅  
私律反說文誅誘也廣雅誅諉也  
律文作誘非也下作恤非體也

物裨又作埤埤二形同比移反又音  
卑補也助也增益也

殄壞敷九反廣雅殄敗也埤蒼殄腐也

翁親烏功反素鳥頭上毛曰翁翁一  
身之取上祖一家之取尊祖為翁  
者取其尊上之意也

細緹又作綴同遲致反素綴密也  
第十五卷

俸祿扶用反案俸烏也稟米賜錢皆  
曰俸也祿福也案古者无有耕稼  
民食野鹿在事之人關於田獵官  
賜以物當其鹿處後人因之謂為食  
鹿變鹿為祿者取其神福之義也  
渥地烏寧反謂沾濡曰渥也渥亦厚也  
龜黿又作鱣鰔二形同音善訓纂云  
蛇魚也

香茅撫俱反梵言憂尸羅此譯言皮  
也亦花也

摒擋方政反下多浪反通俗文除物曰  
摒擋摒除也

木搏字宜作刺徒端反刺謂刺截也  
水觚古胡反論語觚哉馬融曰觚禮  
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是也律  
文作觥非也

蹇吃居展反下居乞反通俗文言不  
通利謂之蹇吃律文作蹇蹇二形

第十六卷

糒米子曳反說文糒似黍而不粘者也

關西謂之麋是也

物撓火高反說文撓擾也謂撓攪也  
撓而力條反撓擲也說文撓理也

腹羅或作福羅或云富羅正言布羅

此云短勒靴也

僖吳仕衡反晉陽秋曰吳人謂中國

人為僖人俗又捻謂江淮閒雜楚

為僖

卷襲徒頰反襲也字林重衣也

瘤病力周反說文瘤腫也聲類瘤瘰

肉也謂腫結不潰散者也

鐵烙力各反謂燒鐵著物也律文作

錯非也

第十七卷

下矴都定反謂柱下石也經文作礪

近字也

郝蒐所留反外國藥名也

蕤子今作櫻同汝誰反藥草也校可

治眼字從生豕聲

除革皮兵反今雅革泮其大者蘋注

云水中浮洋

第十八卷

箱篋司羊反下苦協反箱謂盛衣器也  
指捫知栗反廣疋捫刺也謂以手指觸也  
鼻奈耶律 一名戒因緣經

第一卷

兼該古來反該脩也方言談咸也  
謏然蘇了反諛亦了也

絨滕古咸反下達曾反說文絨束篋  
也廣雅絨索也滕纆也亦絨閑也  
諄諄古文詵同之紕之閏二反說文  
告曉之熟也案諄諄誠懇兒也詩  
云諄尔諄諄是也

鈴波胡貌渠廉二反

獫者扶云反說文獫豕也獫豸也謂  
獫豸也獫音似

鷄鵲娥各反雕屬也執手鳥也如雕而  
黑文白首赤足喙而肅尔音如晨  
鵠也

裨桃臂弥反裨子果名也上林苑多  
烏裨是也

猥猥古選反下居縛反說文大母猴  
也似弥猴而大色蒼黑善撰持人



好頤昞也

第二卷

舉出尚居反蒼頡篇舉也對舉曰舉如砒於甲反自上加下也

傴僂且獵字獵二反謂口舌往來貞也詩云傴僂傴僂謀欲譖言傳曰傴僂猶絹絹傴僂猶翩翩也

系頭戶帝反調達第五比丘名也

第三卷

全頤市赤反方言齊宋之間謂大曰碩亦曰美也

鑰牡餘酌反下亡後反謂出鑰者也拙關下牡也素鑰為牝牡所以封固關閉今不可開也

虺毒古文虫虺二形同呼鬼反毒虫也韓非子曰虫有虺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

第四卷

牝牡脾忍反說文畜母也雌此之反下莫走反說文畜父也雄也飛曰雄雌走曰牝牡此一義也

凡閤古文閤同呼域反余雅扶謂之閤郭璞曰門限也扶音田結反

瓦相靡飢反余雅相謂之梁郭璞云  
門上橫梁也廣雅相招也

四徽古吊反四門巷也即磨中四徽  
曰是也

篇成市緣反說文判竹圓以盛穀筴  
篇也筴音徒損反

第五卷

嚙語魚世反眠中不覺妄言也列子  
云眠中寤嚙呻呼寤音五合反

赦宥書夜反說文赦置也周禮三赦  
一赦幼弱二赦老耄三赦愚憊下

禹赦反宥寬也宥亦赦也周禮三  
宥一宥不識二宥過失三宥遺忘

筑笛知六反筑形如箏刻其頸而握  
之頸築之故謂之筑字從巩者握

持之也巩音拱共手為拱字也  
桎梏之曰反下古木反在手曰桎在足

曰梏蒼頡篇偏著曰桎參著曰梏  
噤切渠飲反閉口為噤謂不開也

赶尾巨言反通俗文舉尾走曰赶律  
文作捷非體也

肱挾又作宏同古弘反下胡頰反廣  
雅臂謂之肱余雅挾藏也說文挾

持也

烹煎善美反烹者大也方言烹熟也凡  
者於鑊中曰烹於鼎曰煮

敲節又作敲同口交反說文敲橫槌  
也謂下打者也

擲投又作擲同丈亦反擲投也投也  
下普交反字林拋擊也通俗文杖  
槩曰拋拋打亦通語也今有拋車  
亦作此音普孝反律文作苞非也  
投夾古洽反夾膝也

### 第六卷

虫嘉丁故反字林木中虫也穿食人  
器物者如白魚等並是也

弓韃又作韃韃二形同居言口旦二  
反廣雅弓藏也謂弓衣曰韃釋名  
韃建也弓矢並建立其中也

塔婆或言偷婆或言數斗波皆訛也正  
言窣覩婆此言廟也

### 第七卷

痲癰又作痲同蒲罪反下力罪反案  
痲癰小腫也

撓擾字林火刀反撓擾也下如紹反廣  
疋擾亂也說文擾煩也

激動古歷反流急曰激激發也亦感激也

如厭於舞反字苑眠內不祥也蒼頡篇伏合人心曰厭說文厭合也字從厂厭聲厂音漢

第八卷

亘然古鄧反謂坦然也亘亦遍也竟也罽羅楚快反楚言阿婆罽羅天子食地肥者也

企望古文𠂔金二形同墟鼓反謂舉踵曰企也

淦水江南謂水不流為淦音乃黠反開中乃斬反說文淦濁也埤蒼淦水无波也律文作澹非也

摔滅存没反說文摔持頭𦏧也摔亦擊地也

第九卷

掬水蒲交反通俗文手把曰掬說文掬把也

易制力計反比丘名易制子

魁首苦廻反魁師也亦首也廣雅魁主也

荼揭尊者荼揭妬渠謁反人名也

蛇薑勑芥反字林皆行毒虫也開西  
謂蠍為薑型音他達力曷反

第十卷

蚩弄古文蚩同尺之反廣疋蚩輕也謂  
相輕而笑也

細彌知彌之涉二反廣雅彌屈也雙也  
噉飯又作吸同義及反廣疋吸飲也  
吸猶引也

盡杲古堯反說文倒首也賈侍中說  
斷首倒懸即杲字也謂懸首於木  
上竿頭以肆其辜也廣雅杲磔也  
或作梟二形通用也

暍夜梵言暍夜沮此言打杙封地也  
水竇徒閭反謂水所行道也說文竇  
空也孔穴也

𦉰豆補達反廣雅𦉰豆𦉰豆也

持戟居逆反廣雅偃戟雄戟也方言  
三月枚南楚宛郢謂之偃戟

獲飯於獲反廣雅獲持也謂以手獲  
取也律文作搗非也

噉噉又作𦉰同補洛反下子立反說文  
噉兒也

摩得勒伽律

第一卷

摩得勒伽或言摩伍黎迦或言摩恒  
履迹此譯云母以生智故也

為怙宜作搭餘占反言如屋搭遮堂  
室也仍未詳

第三卷

子驪三蒼云此占歡字同音呼官反  
說文馬名也

毗尼母律

第三卷

銚鑪才戈才鹿二反下力戈反聲類  
小釜也亦上釜也一名鑄銷音烏育  
相跋說文作𡗗同補末反相跋躡也  
躡踐也躡音力涉反

搭汗蒲交反通俗文毛把曰搭說文搭  
把也律文作𡗗近字也

俟一古文𡗗𡗗𡗗三形同事凡反介  
雅俟待也

謫阿知草反方言謫怒也郭璞曰謂  
相責怒也謫讀也讀呵也責也

第四卷

𡗗詰又作𡗗𡗗二形同知列反介雅  
哲智也方言齊宋之間謂知為哲



傳之方務反案傳猶附也謂塗附也  
漢書皆傳脂粉是也

鐸士補赤反埤蒼鐸大犁耳也

紵之又作褚同知吕反通俗文裴衣  
曰紵也

漚著或作淶同力木反水下息也漚  
浚也律文作漚近字也

簋食饋思流反下又作饋同府云反字  
書基米也廣雅饋謂之簋尔雅饋  
稔也亦餽也

### 第五卷

刻鏤肯則反尔雅木謂之刻注云治  
璞之名也廣雅刻畫也鏤力闕反  
尔雅金謂之鏤鏤刻也

銅魁苦迴反說文盛羹斗也律文作  
攔又作銅皆非也

燭樹時注反樹猶立也或作豎殊度  
反說文豎立也兩通

相敢古膽反三蒼敢必行也不畏為  
之也廣雅敢勇也敢犯也亦進也  
謂相覲也

賄金古文作賄同几叛反廣雅賄賄

也賄物為賄

雅聲凡言壹皆此云箭也今作弩古  
三反說文張弓弩也

饋汝古文餽同渠愧反說文饋餉也  
進物於尊者亦曰饋饋亦祭名也

## 第六卷

淋水古文漚同力針反字林以水浹  
也浹灌也

師範又作范同音犯余雅範法也常也  
搔摸衆勞反說文搔刮也搔抓也下  
亡各反方言摸撫也即摸擦也律文  
作撈力高反方言鈞取也撈非此義  
欲作呼合反說文欲歔也欲合也文  
中作哈土合反哈然失所也字書  
此与啗字同徒監反並非此義  
敲側又作敲崎敲三形同丘知反說  
文敲區傾側不安也

## 第七卷

木枅敷廢反說文削朴也朴札也謂  
削木皮也

## 第八卷

體疥又作瘰同知錄反謂手足中寒  
作瘡者也

籬上又作擗地二形同力支反通俗  
文柴垣曰籬釋名云以柴作之距籬  
離然也

薩婆多毗尼毗婆沙

### 第三卷

作發府越反謂機發也說文射發也  
廣雅發舉也律文作撥補沫反撥  
除也撥去也撥非此義

飄然敷遙反飛揚白也飄猶吹也輕  
飄也律文作飄方召反馬色也飄  
非此用

波演梵言波衍郵此云周圍廊舍院也  
以槁都草反蒼頡篇槁取也

### 第四卷

漸染或作濺同子廉反廣雅漸漬也  
濕也相染汙也後漢書墨子泣乎  
白然如漸染之易性是也律文作  
舂毛也舂非今用也

稽積又作蓄同耻六反蒼頡篇稽聚  
也稽也

甲冑古文軸同除救反字林兜鍪也  
律文作鈹非也

大棒又作樗同蒲譚反說文棒大杖也

一弗初服反字苑今之炙肉弗也  
駝毛大河反即駝駝也律文從馬作他  
非體也

殺羊公戶反亦名羯羊三羊殺羖也  
捷植直致反舊經多作捷遑梵言臂  
叱捷稚臂叱此云打捷稚所打之本  
或檀或桐此無正翻彼無鐘磬故也  
今經律多作捷稚誤也

第六卷

羅芳郎北反香米也俗言避石勒諱  
改名羅香也律文作勒非體也  
胡荻又作荻字莞作蕪同私佳反韻  
略云胡荻香菜也博物志云張騫  
使西域得胡荻今江南謂胡蕪亦  
為胡蕪音胡祈問里間音久孤反

第七卷

鵲鷦竹刮反尔疋鵲鷦冠雉郭璞曰大如  
鵲似雌雉鼠脚無後指岐尾為鳥慈急  
群飛出北方沙莫地也慈音呼濫反  
俗名突厥雀

猖狂齒揚反謂狂駭也莊子云猖狂  
妄行是也

第八卷

牙旗渠基反熊席為旗刻牙為飾因以名焉論文作衙牛墟反行白也又作衙魚家魚舉二反馮翊縣名也並非此用

第九卷

蟻封府逢反封謂起土增高也封亦厚也如封豷

不界口迹反謂界噉也

嚼食自略反廣雅嚼茹也字書咀也亦即噉嚼也

大愛道比丘尼經上卷

精廬力居反廬舍也精廬說丈人近名非古典即精舍也

倏然徒闕反蒼頡篇倏恬也說文倏安也廣雅倏靜也今皆作淡闕音苦盪反

蹠蹠又作躋同徒各反下四典千典二反三蒼云以脚踏土也諸書作徒蹠歔歔喜居反下虛既反字林涕泣貝也蒼頡篇泣餘聲也亦悲也

蒺藜茨栗反下力尸反布地蔓生者也余雅資蒺藜是也

漏溢古文決同十一反字林溢滿也

台笑呼來反字書盛笑也楚人謂相調笑為台經文作唉於來反應聲也唉非此義

檢押居餒反檢括也括猶索縛也下古狎反尔雅押輔也謂押束也

庶幾尔雅庶幸也郭璞曰庶幾僥倖也又云庶幾尚也庶莫也幾微也蛸飛一全反字林虫白也或作蟬古文翔同呼全反飛白也尔雅井中

小赤虫也

蚊行渠支反又音奇謂虫行白也周書蚊行喘息是也

圭合古莠反漢書多少者不失圭撮四圭曰撮孟康曰六十四黍為一圭也

燔燒扶素反字林燔亦燒也

嬌佚又作勑同尚一反蒼頡篇佚蕩也亦樂也

洋銅以良反謂煮之消爛洋洋然也三蒼洋大水白也字略作煬釋金也

摸據亡各反方言摸撫也謂撫循也下

蘇各反埤蒼摸擦捫擦也擦音孫

拉推都礼反大戴礼夏小正云拉猶



推也謂相推排而坐

襜衣昌占反介雅衣蔽前謂之襜郭璠云即今蔽膝也言襜襜然前後出也

踞林記恕反字林踞亦蹲也亦跨也律文作倨倨傲也不遜也倨非此義至師武俱反事鬼神曰至在男曰至在女曰覲說文能事無形以舞降神也

變殞又作隕同為懸反聲類殞沒也墜落也

𦍋𦍋相列反下古文遺𦍋二形今作𦍋同徒穀反方言𦍋狎也謂相親狎也𦍋𦍋也傷也謂相輕傷也犇走古文𦍋今作奔同補門反疾走也釋名云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

卷下

脩恂私巡反廣雅恂𦍋也余雅恂信也亦戰慄也

用啖又作𦍋𦍋二形同達𦍋連𦍋二反廣雅啖食也𦍋亦為也

𦍋又𦍋𦍋反下以者反周易治密誨出劉瓛曰治妖冶也經文作𦍋𦍋

行毒害也鹽音聲類戈者反

惛態酌反弱炙弱也經文從心作惛古文惛總二形今作惛同奴的反惛憂也

鯨慶書無此字宜作鯨胡本反此恐誤作音字宜作很胡惣反很戾也達也說文不聽從也字從彳從艮聲瀋在釋名作瀋諸書作蓄稽二形同抽六反蓄止也廣雅蓄聚也積也履鞮又作鞮同火見反著掖者也今取其義應作鞮胡犬反

嫫媿字林乙莖茫莖反心態也亦細視也經文作瞽瞍未見所出

歸牒又作剝同他計反說文歸剔也盡及身毛曰歸文中作梯他弟反廣雅梯洩也下力酌反廣雅略治也亦強取也文中作牒

意傳方務反傳附也謂塗附也漢書傳脂粉是也

珠璣居衣反說文珠不圓者也字書一日小珠也

訕貴所姦反論語惡居下而訕上孔安國曰訕謗毀也蒼頡篇訕非也

鵠頭今作醜同除禁反大如雕紫綠色長頸赤喙食蛇者也以羽畫酒飲之熟人也蒼頡篇餌食也凡所食物皆曰餌

煩苛賀多反國語苛我邊鄙賈逵曰苛猶擾也廣雅苛怒也

禁圍魚呂反釋名云圍禦也謂禁禦之也

剖形普後反剖破也說文剖判分也廣雅剖析也

大比丘三千威儀經卷上如掐又作劓同口洽反埤蒼掐抓也謂爪傷也

盪器徒朗反說文盪滌也通俗文澡器謂之盪滌也

咤噴都嫁反說文咤噴也叱咤猶呵叱也下普寸反說文鼓鼻也廣雅噓也文中作嗜非也

調譏徒予反廣疋調欺也調賣也下魚戎反廣雅譏亦大調也謂相嘲調也鎮頭牛感反說文伍頭也廣雅搖也謂搖其頭也

僧迦正言僧脚老僧此云掩覆脚差

此云腋名撻腋衣律文作僧迦支  
或作祇支或作竭支皆訛也

尼衛此譯云褰衣也

下尻苦勞反尻髻也髻音徒具反  
去銑所京反埤蒼銑缺也謂鐵衣也  
餘音所雷反

分衛此言訛也正言儼荼波多擯荼  
此云團波多此云墮言食墮在鉢  
中也或言賓荼夜此云團團者食  
團謂何乞食也

招提譯云四方也招此云四提此云  
方謂四方僧也一云招提者訛也  
正言拓闢提奢此云四方譯人去  
闕去奢拓復誤作招以拓相似遂  
有斯誤也

### 卷下

撻手奴和乃迴二反說文撻摧也一

曰兩手相切也

汧蒲子見反通俗文傍沾曰蒲山東  
名也江南名漢音祖旦反

得撻烏獲反謂手握取物也

氣泄古文泄同思列反詩云俾民憂  
泄雙云泄出也發也廣雅泄漏也

掉梢徒吊反掉揺也振也下所交反  
梢動也

優婆塞五戒相經

衡軛於草反車軛也謂轅端堅牛領  
者也

兩舷胡田反船兩緣也埤蒼船舷也  
亦名舳音扶嚴反

椽桶馳宣反下古學反椽桶櫟撩皆  
一物而異名也

及與於報反與室也尔雅室西南隅  
謂之與郭璞曰室中隱奧之處也  
二叟古文寔倭二形今作叟同蘇走  
反方言叟父長老也東齊魯衛之  
間凡尊老謂之叟南楚曰父字從  
灾從又脉之大候在於寸口老人寸  
口脉衰故從又從灾又音手灾者衰  
惡也

優婆塞五戒威儀經

樓纂子管反錫杖下頭鐵也字應作  
鑽子乱反開中名鑽江南名鑽鑽

音在困反釋名矛下頭曰鑽也

三括古太專反括結束也括猶索縛之也  
此字應誤宜作揺以招反揺動也

舍利弗問經

暫令字書令作暫同都木反余雅暫  
正也注云謂御正之也方言暫理  
也說文暫察也

颶焰又作颶同比遙反謂暴風也字

從焱從風焱從火非火也

亟立墟記反余雅亟數也數音所角反  
覲鑠又作睽同式無反說文暫見也  
不定也下舒若反鑠光明也

係縛古文繫繼二形同古帝反說文  
係繫束也繫亦連綴也

憊至若輩反憊憊言勸勸也亦憊快  
也勸音苦沒反

懇惻古文懇同口很反通俗文至誠曰  
懇懇信也亦堅忍也下古文懇同  
楚力反廣雅惻非也說文惻痛也  
若鎗又莧反說文一曰平鐵也廣雅  
謂之鎗蒼頡篇削平也

園內七情反廣雅園園屏廁也釋名  
言至穢處修治使潔清也

戒消災經

釀酒字書作釀同所宜所解二反說  
文下酒也一曰醇也詩云釀酒有



酒承之承反左傳定王享之有承杜預  
曰丞外也亦簋簋之實也亦進也  
負捷力展反淮南子曰捷載粟米而  
至許叔重曰捷搭之也今皆作輦  
解脫戒本

掃草普胡反字書掃敷也謂歟舒之  
也說文掃布也今皆作鋪鋪陳也  
入陞蒲米反說文外高陞也即牀陞  
階陞是也戒文從木挫補奚反禁  
欲之名非此用也

敝身又作崎同丘知反謂敝傾不正也  
蹠脚丘消反說文舉足行高也漢書  
蹠足文類曰蹠猶翹也三蒼解詁  
云蹠舉足也史記作翹戒文作通  
口厭反縣名也翹非此義

扭作乃結反埤蒼扭捺耦治也

臘佛謂坐臘臘餅謂今七月十五日

夏臘餅之餅也

僧祇戒本

刁擬魚理反字書擬向也說文擬度  
也此也

不嬌力彫反謂相嬌敝也嬌觸也并也

拍攪古文桔同古巧反字書攪撓也亦乱也

軟指又作嗽同所角反通俗文含吸曰軟戒文作數俗字也

嘽集補莫子立反說文嘽集嘽聲也四分戒本

無崖又作厓同五佳反說文岸高邊者也書有作涯宜佳反涯決也无涯際也

失輅古文牽輅二形同胡瞎反軸端鐵也說文輅鍵也

礫手古文庀同知格反廣疋礫張也礫開也通俗文張申曰礫是也

分牯亡江反考工記公圭用牯注云牯雜也說文白黑雜毛牛也戒文作老犬多毛也詩云無使老也吠是也

覆苦舒塩反尔雅白蓋謂之苦李巡云編菅以覆屋曰苦又音舒焰反苦亦覆

掉辭徒弔反廣雅掉動揺也

噲飯古文歛噲二形今作吸同許及反廣雅吸飲也謂氣息入也

犛牛三交反說文云西南夷長髦牛也今隴西出此牛也戒文作猫貓二形今人家所畜以捕鼠者是也猫非此義也

十誦戒本

如斤居銀反說文斤斫木也斤鑊也戒本作鉞牛引反說文鉞剗也剗音子隨反剪刀也剗非此義

壁行方尺反說文壁不能行也字體從辟從止也

弥沙塞戒本

企行去彼反說文企舉踵也企亦望也詩云企予望之是也

比丘尼羯磨

厭禱於簞反伏合人心曰厭下都道反求福曰禱廣雅禱謝也禱請也

聖誥古到反尔雅誥告也誥亦謹也郭璞曰所以約謹戒衆也

四分比丘尼戒本

門闔又作梱同苦本反禮記外言不入於闔注云即門限也

髀口化反三蒼髀尻骨也字林髀骨也

僧祇比丘尼戒本

懃勒鄙愧反字書馬廐也所以制收車馬也勒馬鑣銜也字從絲連

遞相又作遞同徒礼反小余雅遞迭交更也余雅遞迭也郭璞曰謂更易也

羯利數名也正言迦利沙鉢拏案八十枚貝珠為一鉢拏十六鉢拏為一迦利沙鉢拏

擾乱如紹反說文擾煩也廣疋擾擾亂適他尸亦反余疋適往也適事他人也方言宋魯謂往為適適亦歸也

佉喎竹交反佉喎羅此譯云小長牀一云羯諸音猪家反

百禰音輒謂裙禰也又音之涉反通俗文便縫曰禰也

偏剗口孤反謂空其中也方言剗勢也說文剗判也

趺脚丘昭反說文行輕自也一曰舉也亦高也戒文作蹠非也

十誦比丘尼戒本

門闌又作梟同魚列反即門限也亦名閭音苦本反

暗噫於禁反下乙戒反暗暗也噫歎傷也亦大聲也戒文作嗌於亦反嗌咽也嗌非字義

沙弥威儀經

派瀆音賣反說文派水之邪流別也

廣雅水自分出者派也

汙湍子見反山東音也江南曰瀆音

子旦反又音子千反手浣也

調譏五戒反通俗文大調曰譏說文

欺調也

潘中蒼頡篇作瀦同敷素反泔也說

文潘泔米汁也江北名泔江南名潘

叁却府墳反說文叁除掃棄也廣雅

叁除也

澆瀆又作澆同子旦反說文瀆汙灑

也江南曰瀆山東曰湍音子見反

沙弥尼離戒

箏笛古文遂同徒的反說文七孔箏

也箏笛三孔戒文作箏非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七 小乘論 弁

翻經沙門玄應 撰

阿毘曇毗婆沙論

迦蘭延阿毘曇論

舍利弗阿毘曇論

俱舍論

出曜論

阿毘曇毗婆沙論

第一卷

阿毘曇或言阿毘達磨或云阿鼻達磨皆梵言轉也此譯云勝法或言無比法以詮慧故也或云向法以因向果或名對法以智對境也

毗婆沙隨相論作毗頗沙此云廣解應言鼻婆沙此譯云種種說或言分分說或言廣說同一義也

優婆提舍此云逐分別所說沙門隨後即釋舊人義譯為論義經也

捷度巨焉反此言訛略也應云婆捷音居言反此云聚中阿舍經云捷度者此云積木義亦一也

評曰皮命反謂量議也字書評訂也



訂音徒頂反說文訂平議也

### 第三卷

渴伽月歲經作法伽皆訛也正言竭伽竭音去謁反此譯云羣牛毗沙拏此云角謂羣牛一角一亦獨也喻獨覺也言一二獨居山林也

般吒此訛略也應言般荼迦此云黃門其類有五一般荼迦搃名謂具男根而不生子二伊利沙般荼迦伊利沙此云妬謂見他共姪即發情欲不見不發三扇荼般荼迦謂本來男根不滿故不能生子四博叉般荼迦謂半月作男半月作女博叉此云助謂兩半月助成一滿月也五留拏般荼迦謂被剝男根留拏此云割也

### 第四卷

刁鞞小介雅作鞞諸書作剗同思謂反方言剗剗開東謂之剗開西謂之鞞音餅說文剗刁鞞也江南音囁開中音笑也

戾戾文作齒古書亦作矢同失旨反說文齒糞也下又作果同乃乎反

通俗文出睥曰屎字林尾小便也  
醫方多作矢溺假借也論文作屎  
香伊反殿屎呻吟也屎非此義

第五卷

頗有普我反諸書語辭也

眼瞳徒公反埤蒼目珠也眼中瞳子也

第七卷

瞿翅羅鳥經中或作拘枳羅鳥或作  
俱翅羅鳥同一種也此譯云鴟鴞好聲  
鳥也此鳥形醜聲好從聲為名共  
命鳥

捕狙又作覩同千察反三蒼狙伺也  
通俗文伏伺曰狙是也狙亦觀視  
也謂相候視也論文作搯此字習  
誤已久人莫辯正也

祇洹猶是祇陀此言訛也應云移多  
或言逝多此云戰勝婆那此云林名  
為勝林移音是奚反

廁溷洩吏反謂人雜廁在上非一也  
下胡因反廣雅圉圉屏廁也廁亦  
圉也言溷濁也或言清言至穢處  
宜脩治使潔清也

麤觸且胡反廣雅麤大也又人之謗

防亦曰虞。鹿性食息自相背。慮人  
獸之害。警言亦如之。故字從二鹿字  
意也。

隙穀徒果反字林隙小堆也吳人謂

積土為墾今取其義

華子與寧也  
寧也  
寧也

文壓於甲反蒼頡解詁壓鎮也乍也  
論文作押音甲亦雅押輒也亦束  
也押非此用

趕早報赴庸也

白塔字體作墀字林音善土名也即

白土也亦名堊案吳普本草云白堊一名白墁是也

第八卷

瞽計反正眇反目病也下或作瞽同於

若挑他堯反說文挑扶也以手扶挑  
出物也

學併所患及廣雅學子兩也通俗文連  
子曰學字林雙生也蒼頡篇一生  
兩子也併音蒲茗反余雅並併也  
亦俱也言若二身相即二人連併  
此不可也

潢水胡光說文潢久積水沈也大

曰潢小曰汚汚濁水也

指搯古文鞮同徒吞反說文指搯也  
一曰辜指也今之射鞮是也

第九卷

操杖又作𢶏同錯勞反說文操把持  
也執捉也論文作搯非也

駁色補角反字林斑駁色不純也通  
俗文黃白雜謂之駁𢶏論文從交  
作駁獸名踞牙食虎豹者也

詭誑俱毀反謂變詐也三蒼詭譎  
譎詐也廣雅詭欺也

第十二卷

紮索居抑反蒼頡解詁云繩三合曰  
紮小余雅云大曰索小曰繩也

博弈古文博同補莫反下餘石反方  
言博或謂之碁弈圍碁也方言自  
開而東齊魯之間皆謂圍碁為  
弈小余雅云碁局謂之弈

第十四卷

般闇于瑟或作般遮于瑟皆訛略也  
應言般遮跋利利沙又言般遮婆  
栗史遮般遮此云五婆栗史遮此  
云年謂五年一大會也沸去世一

百年後阿輸迦王設此會也自茲以後執見不同五師覽分遂成五部或十八部也

第十五卷

五瞋占支壇同於計反小余雅幽瞋闇昧冥也釋名瞋翳也使日光不明淨也

窳慵吏乳反余雅窳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墮窳也言嬾人不能自起如瓜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從瓜嬾人恒在室中故字從穴

一的古文弌說文作的同都歷反的明也詩云發彼有的傳曰的射質也謂的然明見也今射埶中珠了也

第十六卷

麻幹工旦反麻莖也亦枝主名幹廣雅幹本也三蒼枝幹也字宜作𦵏楷二形音皆今呼為麻𦵏是

第十八卷

彷彿扶羊反下余章反廣雅彷彿徒倚也亦徘徊也

作展古文鞮鞻二形同所綺所解二反說文鞮鞻屬也鞮專履也鞮音

都奚反

軍持此譌云瓶謂雙口澡灌也西國尼畜君持僧畜澡灌皆不得耳用論文作提

第十九卷

樸皮胡霸反木名也皮可以飾弓者也一畦胡圭反蒼頡篇田五十畝曰畦畦埒也埒封也道徑也埒音劣

第二十卷

瞪昭宜作藝晉徒登反下亡登反韻集云失卧極也亦乱悶也論文作橙帽非也

曲蟺音善古今注云丘蚓也一名壘蟺江東名寒蚓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為歌女或謂之鳴砌論文作蟬非舛也

曲僂力矩反通俗文曲脊謂之僂僂春秋宋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杜預曰俯恭於僂僂恭於僂身俞曲恭益加也論文作樓或作樓並非也

僂伏又作僂越二形同丁堅反廣雅僂倒也謂反倒也下古文踞今作



仆同蒲北及說文仆頽也謂前覆也論文作顛伏非駢也

是校通俗文作𦨇韻集作𦨇同扶月及謂編竹木浮於河以運物者也𦨇𦨇於若反三蒼印信也檢也字從𠂔𠂔也𠂔音節下又作𦨇同昌志及通俗文私記為𦨇舊音皆與知識同更無別音

## 第二十一卷

𦨇蒲蒲佳反方言𦨇謂之後南土名𦨇北人名後論文作𦨇非駢也𦨇骨又作𦨇同苦桓苦昆二反說文𦨇髀上也𦨇蒼𦨇尻也

營壘古文作營同侵瓊反三蒼營衛也部也下又作𦨇同力癸反軍壁曰壘壘亦重也

𦨇𦨇古文𦨇同勅計反三蒼𦨇鼻液也周易齋咨涕洟自目曰涕自鼻曰洟論文從口作𦨇又作涕並非𦨇也

𦨇𦨇府房反𦨇肥也𦨇𦨇也下先安及通俗文在腰曰𦨇在胃曰𦨇𦨇𦨇也謂腸𦨇𦨇也論文作𦨇非也

腦胛古才反足大拍也案字義宜作解音胡賣反謂腦縫解也无上依經云頂骨无脑是也

窓向又作安窓窓三形同楚江反正窓也旁窓曰牖以助明也下許亮反三蒼向北出牖也向亦窓也論文作向古瑩反向鈕也外閉者也向非今義

衣袂孤得反相傳云謂衣襟也未詳所出

蹠足丘消反蒼頡解詁云舉足行高也漢書蹠足文類曰蹠猶翹也

第二十五卷

輓鞠又作扼同於革反小尔雅衡扼也謂轆端堅半領者也

第二十六卷

以繭古文覲同古典反繭縈絲者也蒼頡解詁云繭未繅也字從虫從糸帛聲帛音眠

日曩蒲穀反曩曠也說文曩晞乾也字從日從出從𠂔米字意也

第二十七卷

失歟摩羅或言失收摩羅此云然子

魚也善見律譯云鰓魚廣州土地有之鰓音五各反

鱣魚知連反今雅鱣大魚也似鱣而短鼻口在頷下江東呼為黃魚長者二三丈鱣音徐林反鼻長七八寸重千斤

興渠此是樹汁西國取之以置食中今有阿魏藥是也

岐路古文莖超二形同渠宜反謂枝別義也今雅道二遠謂之岐謂岐道直出者釋名物兩為岐此道似之史記楊朱泣岐路是也

第二十九卷

門闥又作柵同苦本反說文柵門槩也三蒼門限也

第三十二卷

戶樞齒史反廣雅樞本也今雅樞謂之樞郭璞曰謂門扉樞也樞音五廻反

盈長又作贏同弋成反下除亮反字林贏有餘也廣雅贏益也長刺也祝詛說文作訓今作呪同之授反下古文櫛同側據反釋名祝屬也以

善惡之辭相屬者也詛阻也謂使  
人行事阻限於言也

第三十三卷

偵蹶都賢反偵倒也下又作蹶同居  
月巨月二反蹶仆也亦頓也前覆也

第三十八卷

鈇性侵川反說文鈇青金也尚書青  
州貢鈇是也錫銀鈇之閒也

竹箴莫結反埤蒼相竹皮也中國謂  
竹箴為篲篲音弥蜀土亦然

第三十九卷

殯風又作漬同胡對反說文殯漏也  
謂決漬癰瘡也論又作臙肥臙臙  
也臙非字體又作臙浮鬼反三蒼  
臙多滓也臙非此義

麋鹿亡皮反說文鹿屬也以冬至解  
角者也

第四十卷

火燧又作隧同詳醉反火母也世本  
云造火者燧人也因以為名

墟離去於反下五各反齒內上下肉也  
第四十二卷

蔬食所於反字林蔬菜也今雅說郭

璞曰凡可食之菜通名曰蔬也

因舫甫妄反通俗文連舟曰舫尔雅舫舟也郭璞曰併兩船也又舫亦拊也注云水中筏也

佉樓書應言佉路瑟吒謂北方邊處人書也

第四十三卷

執𧾷字詰古文錄𧾷二形今作𧾷同千乱反廣雅𧾷謂之𧾷𧾷小子也𧾷音市延反

褰衣又作𧾷丘焉反禮記暑無褰裳鄭玄曰褰去也

觀垣字煩反詩云太師維垣傳曰垣牆也釋名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為援衛也

第四十六卷

執盾食丑反盾所以扞身蔽目也以木自蔽從目象形尸聲論文作闌楫之楫非體也

俾倪又作𧾷規二形同普米反下吾礼反廣雅俾倪堞女牆也埤倉城上小垣也釋名云言於孔中俾倪非常事也

器仗祛翼反下治亮反漢書制器械之品應劭曰內威曰器外威曰械一曰無威曰器仗兵器也五刃搃名兵人所執持曰仗也

第五十四卷

捷樹字詰古文捷今作接同子菜反相接也言接樹無相也

殉腸上辭俊反

第五十五卷

斑駁又作辨同補顏反蒼頡篇斑文貞也雜色為斑也駁不純色也

卜筮時世反禮記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所以決嫌疑定猶豫故疑即筮之字從竹從巫筮者揲筮取卦折竹為爻故字從竹揲音食列余列二反

迦旃延阿毗曇第一卷

跋渠亦言伐伽此譯云部亦品之別名也

首盧亦名室路迦或言輸盧迦波叩度數經皆以三十二字為一輸盧迦或名伽陀也

第三卷



貪茲長又作銓同他結反說文食貪也  
論文或作饕音他勞反杜預注左  
傳云貪財曰饕貪食曰饕

第十七卷

戶闌古文鑰同余酌反方言闌東謂  
之鍵闌西謂之闌

鍼筒古文箴針二形今作鍼同支謹  
反說文所以用縫衣者也

犍形囚几反聲類云縣羊也徐廣曰  
犍犍並犍羊也縣音似陵反

犛牛形亡包反西南夷長尾牛也論  
文作猫非體

第二十八卷

无替他計反余雅替廢也替滅也言  
滅絕也

第二十九卷

樂慙都絳呼貢二反字林愚也謂貪  
於无劑畔味著無厭足若於苦中  
如駝食蜜也新經論中譯為耽嗜  
者是也

第三十卷

不孕古文媿同餘證反說文裏子也  
廣雅孕傳也含實曰孕

禿驪音尤三蒼赤馬白腹曰驪  
三滿又作𦵏𦵏二形同五口反泉名  
也依字芙蓉根也

沃焦烏木反案郭璞注江賦云大壑  
在東海外沃焦海所瀉源水注處  
也今取無窮極義也

舍利弗阿毗曇論第一卷

殉有辭俊反蒼頡篇殉求也亦營也  
西軒之忍反淮南子曰激軒之音許  
斜重曰軒轉也

閭風力盡反廣雅崑崙虛有三山閭  
風板桐縣圃也

惓惓於針反聲類惓和靜良也三蒼  
性和也

第六卷

旋嵐力含反或作𩇛嵐婆或言𩇛藍  
婆或作𩇛藍或言隨藍皆是梵之  
楚夏耳此云狂猛風也

認取而震反謂失物而認之者認記  
也論文作仞非體也

醪酒力刀反蒼頡篇醪謂有滓酒也

第七卷

穢予戾鸞反穢擲也下又作戕鉞二

形同莫侯反論文作竄卒二形非  
幹也

第十一卷

革豆方蜜反

第十三卷

礪脚又作縋同直偽反通俗文懸鎮  
曰縋謂懸石礪之也礪下也論文  
作鑄假借也

呼呬呼呬反說文呬呬也

浸淫婦鳩反假也浸淫者轉大言之也  
侵淫移徙處曰癰也釋名癰瘡也  
蠚子音莫山南多饒此物如蚊而小  
攢聚映日翳人作痕如手也

車轆力各力的二反輓轆也說文車  
所踐曰轆也

第十四卷

癰炮又作癰同私淺反字林乾瘍也

案癰有乾濕兩種釋名癰徙也移  
徙漸大也故青齊謂癰為徙也

癰下又作癰同竹世丁計二反開中  
音多滯字林赤利也釋名云下重  
而赤白曰癰言屬癰而難老也

蟬孟補奚反說文蟬蟬牛虫也今牛

馬鷄狗皆有蛇也下所乙及鷄人  
虫也山東及會稽皆音色

第十九卷

緒分辟与反說文緒絲端也謂端緒也  
稼穡加暇反下所力反字林種曰稼  
取曰穡說文禾之秀實為稼一日  
在野曰稼

第二十一卷

橐師婢蒼作輶又作排同蒲戒反王  
弼注書作橐橐橐橐也謂鐵家用  
炊火令熾者也

第二十二卷

骨胞又作醕同輔孝反小腫也說文  
胞面生氣也今取其義論文作胞  
或作庖胞二形非也

檯舉徒来反通俗文舉振謂之檯  
檯敬之涉知獵二反檯猶檯疊也亦  
細檯也

藿荻胡官反細葦也詩草木疏云葦  
莢名藿至秋成則謂之藿夏小正  
曰葦未秀則不為藿秀以後為藿  
下又作藹同徒歷反即藹藹也堪  
為薄者也藹古銜反藹音如藹他

俱舍論第一卷

俱舍此譯云藏則庫藏之檢名也而體是蠶繭借以喻焉

諸冥莫庭莫定二反說文冥幽也幽闇也冥夜也夜无所見也字從日從六日數十六日而月始虧冥也口聲口音古瑩反

何員胡可曷多二反小尔雅何揭搭也廣雅何任也今皆作荷

竅穴口予反竅孔也說文竅空也穴土室也

龜鼃徒多反三蒼似蛟而大山海經江水足鼃郭璞曰似蜥蜴大者長一丈有鱗采可以為鼓詩云鼃鼓逢逢是也字體從甬從電從單省聲甬音莫耿反

鈎鵠古侯反下加額反尔雅鵠忌欺郭璞曰今江東呼鵠鵠為鈎鵠音格廣雅鵠鵠鵠也亦怪鳥也晝音夜視關西呼訓侯山東謂之訓狐論文作鵠字与鵠同音具揄云鳴鵠鳥也鵠非此義

第二卷

二音義卷第十七

第六張

并

相攢扶末反南人謂相操為相攢也  
相磕苦盍反說文磕石聲也今江南  
凡言打物破碎為磕破亦大聲也  
隙中古文隙同去逆反說文隙壁際  
孔也廣雅隙別也

鼓蘇素朗反埤蒼鼓机也字書鼓机  
也論文作賴方言賴額也東齊謂  
之賴賴非此義

執駐古文住對但逗四形同雉具微  
具二反地獄受罪之名也依字蒼  
頡篇駐止也說文駐馬立也

眼瞼居儉反字略云謂眼外皮也  
懷根奴卧反三蒼懷弱也

三洲之由反余雅水中可居曰洲孫  
炎曰水有平地可居者也釋名云  
洲聚也人及鳥獸所聚息之處也

第四卷

住頤古文預忬二形今作豫同余據  
反蒼頡篇預安也又先辨也逆為  
之具故曰預周易預怠也韓康伯  
曰預以舒緩也

頤尾又作胡貍二形同戶姑反謂斗



頡頏也詩云狼跋其胡是也一而文作臺說文圓器也臺非此用

遠為古文遞同徒礼反今雅遞迭也郭璞曰遞更易也論文作迭徒結反方言迭代也二形通用宜依字讀

第五卷

稻穰如羊反廣雅稻穰謂之稗又穰亦乱也論文作藁藁藁荷米名也藁非今義

第六卷

剡浮以漸反或云闕浮或作譖浮皆訛也正言贍部因樹為名舊譯云穢樹域譖音之舍反贍音時焰反耳璫部堂反擇名云穿耳施珠曰璫本出西戎也

郊外古包反司馬法王國百里為郊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白虎通曰王及諸侯必有郊者何上則郊接天神下則郊接諸侯諸侯郊接鄰國也

但穰補遠反廣雅穰除也穰也

車不古文用符習二形同楚草反策馬搥也所以搥馬驅馳也

船入迷舟及世本共鼓賀狄作舟舩  
宋忠曰黃帝臣也方言自關而西

謂舟為舩釋名舩循也謂循水而  
行也論文作舩呼江反非此義也  
蜻蛚廣志作蜻蛚音青庭莊子作蜻  
蛉蛉音力丁反

纔出在灾反廣雅纔整也漢書作纔  
僅也劣也不久也鄭玄注禮記作  
裁東觀漢記及諸史賈逵注國語  
並作財隨作無定體

𦵏𦵏古文𦵏𦵏二形今作𦵏同莫報反  
禮記八十曰𦵏鄭玄曰𦵏𦵏𦵏也𦵏𦵏𦵏也  
仍託古文仍仍仍三形同如陵反𦵏  
雅仍乃也又仍因也郭璞曰謂因  
緣也

沸撓乃教反廣雅撓乱也說文撓擾  
也聲類撓攪也

第七卷

俾尸比介反譯云肉團或云成團依  
字俾使也

烈灰力折反說文烈火猛也廣雅烈  
熱也

舍以字體作哈胡紺反謂貧人舍也

次飴又作饌飴二形籀文作𩇛同弋之反說文米蘗煎也釋名云飴小弱於錫形怡怡然也錫音似盈反要術脣聿反術法也又邑中道曰術術通也无所不通也波拖太何反依字拖曳也

第八卷

吞故士根他田二反說文吞咽也廣雅吞咽滅也

病愈古文瘡同揄主反方言差閒愈也說文瘡病瘵也

挂置古文作卦同古賣反廣雅挂懸也大淳又作郭同蒲沒反上林賦湔湔密汨漢書音義曰水威縉縉聚之見也

萎燥又作痿同於危反聲類萎草木菸也關西言菸山東云蔦江南亦言痿方言也下來道反燥乾也

不噎於結反說文噎飯窒也窒音知栗反塞也論文多作咽於見於賢二反咽吞也咽喉也咽非字體

𦣻方楚力反謂正方也

瞞隋忘安反依字說文平視也

鐵鈗音沾反依字說文鐵鉞也蒼頡篇鈗持也鉞亦鉞字

迴復又作坎同扶福反漢書川塞谿坎蘇林曰坎者伏深也宣帝紀作瀘回水也

至抄弥達反木細枝謂之抄通俗文樹鋒曰抄方言抄小也郭璞曰言抄者稍微小也

第九卷

探甲胡楊工患二反左傳探甲執兵社預曰探貫也國語服兵探甲賈逵曰衣甲也

儲蓄直於反說文儲待也儲具也一曰蓄財也下蓄古文蓄同耻六反蓄積也聚也

相要於遥反要召也呼也要亦微也微求也微音古堯反

長取除亮反謂盈長也亦餘剩也盧子今作敼同力占反說文鏡儼也謂方底者也今江南有茶盞是也正作盞

開坼坼倉作辟同耻格反說文坼裂也廣雅坼分也

竹筴都達反說文筴箬也音若箬竹  
皮名也郭璞注方言云江東謂籬  
籬直文而籬者為筴斜文為籬音  
籬一名籬籬宋魏之間謂籬籬者  
為籬籬也說文籬籬籬竹席也或  
用籬織也

古貝府蓋反謂五色氎也樹名也以  
花為氎也

第十卷

獸惡鳥路反案惡猶憎也禮記吾惡  
用吾情論語惡紫棄朱皆是也

為墮徒當反說文墮墮也埤蒼云長  
沙謂隄為墮是也隄防也防止水  
者也又障也積土為封限障水也  
郭邑古鑊反蒼頡篇郭城郭也公羊  
傳曰郭者何侯郭也釋名云郭廓  
也廓落在城外也邑周禮四井為邑  
鄭玄曰方二里也左傳凡邑有宗  
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第十一卷

生黃弟異反詩云自牧歸黃傳曰黃  
茅之始生者也

瘠田古文瘠瘠瘠三水同才亦反瘠

一可從義卷第七 第三十五 卷  
薄也亦瘦也

嘉苗古文恕同賈選反嘉善也尔雅  
嘉美也

### 第十二卷

坑穿古文阱𡗗二形同慈性反說文  
穿大陷也廣雅穿坑也三蒼穿謂  
穿地為陷所以張禽獸也

揣觸古文𡗗同初𡗗反謂測度前人  
也江南行此音又音都果反揣量  
也試也北人行此音案論意字宜  
作揅初𡗗反揅摸也通俗文捫摸  
曰揅是也

庖廚蒲交反庖之言包也裹肉曰苞  
說文庖廚也廚庖屋也蒼頡篇主  
食者也

渚之水反尔雅小洲曰渚李巡曰  
四方有水獨高可處故曰渚釋名  
水渚者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  
迴也

穿害古孝反說文地歲也

增足予喻反足猶成也相足成也

滔倭士敍反下奴定反希其意道其

言謂之詔說文巧詔高財曰倭又



偽善曰僂也

俗語籀文作譚古文作譚試二形同  
胡快反廣雅詰調也謂調戲也聲  
類詁訛言也

第十三卷

和穆又作睦同亡庶亡竹二反穆和也  
𪛗也

𪛗苦古文𪛗今作𪛗同理儉理沾二  
反說文𪛗白𪛗也𪛗生於野者也  
刺鄒力達反依字刺邪也刺手戾也  
字體從束刃

第十四卷

埃塵烏來反通俗文灰塵曰埃埃亦  
塵也

𪛗下之石反說文𪛗足下也今亦作  
𪛗𪛗也今謂水不著也

第十六卷

𪛗洄說文𪛗或從四作洄音似洄反  
謂浮水上也江南言拍浮

𪛗手古文𪛗同竹格反廣雅𪛗張也

𪛗開也通俗文張中曰𪛗論文作  
𪛗未見所出

𪛗古文𪛗或作𪛗同以林反謂人

兩臂為尋淮南云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曰尋也

第十七卷

所鎮知陣反說文鎮壓也亦安也蒼頡篇鎮按也

串脩古文攢遺二形詰幻文作慣同古患反余雅串習也舍人曰串心之習也串口中也

僻見疋赤反僻邪僻也謂為事邪枉不中理也

第十八卷

雖跌徒結反廣雅跌差也字書失跣也方言跌蹠也郭璞曰偃地也不蹠蹠亦反蹠亦倒也

第十九卷

决度唐各反度量也揆度優量也馳動直知反廣雅馳奔也說文大驅也疾馳曰走

弋輪又作杙同余職反余雅檝謂之杙注云杙槩也檝音徒得反關中言阿檝江南言桡杙也

貢獻古弄反貢廌也廣雅貢上也下虛建反獻進也古者致物於尊者

之前曰獻

第二十一卷

適心尸亦反廣雅適善也謂善好稱人心也

豪釐又作毫同胡高反下古文釐絲二形今作耗同力之反漢書律曆志云不失毫釐孟康注云毫釐毫也十毫曰釐三蒼釐毛也今皆作釐理也古字通用也

聚落慈猶反漢書學官聚曰序鄉曰庠張晏曰邑落名也畢昭注小鄉曰聚人所聚也廣雅落居也人所居也漢書無燔聚落是也

出曜論第一卷

羽寶宜作葆又作抱同補道反謂合聚五色羽名為葆

呬嗽古文噤又作噤同子盍反通俗文入口曰呬下又作嗽同山角反三蒼嗽吮也通俗文合吸曰嗽

鴟鵂尺脂及下許牛反尔雅恠鴟舍人曰一名恠鳥一名鴟鵂南陽名鉤鵂閔見字書或作貼同式并反說文閔窺頭兒也

鼻其首古光反說文倒首也謂斷首  
倒懸於竿頭肆其辜也字或作鼻  
說文下字鳥也冬至日捕集磔之  
從鳥在木上二形通用

挺埴式延反下時力反字林挺柔也  
今言柔挺也亦擊也和也埴土也  
粘土曰埴釋名云土黃而細密曰  
埴埴臍也如脂之臍也

以杼又作杼同除呂反說文機持緯  
者即今箴也

毗婆尸此譯云種種見也

操杖麋勞反說文操把持也操執也  
戢在側立反戢斂也聚也說文戢戢  
兵器也

## 第二卷

蠅噤子臘反說文噤銜也齧也莊子  
蚊蚋噤膚是也

叩地告後反叩擊也

眊翳遲棧反目內白翳病也論文作  
完遲二形非也

烏鰖於胡反下又作鰖鰖二形同才  
勒反埤蒼鰖鰖魚腹中有骨出南  
郡背有一骨闊二寸許有睛甚長

口中有墨膜則濕人臨海記云以其懷板含墨故号小史魚也

蟲齧又作鴝同丘禹反說文齧齒齧也靈拯渠救反小尔雅云棺有屍謂之柩空棺為槨柩之言究白虎通曰柩之言久也不久復變也

陶河字宜作掏徒刀反中國言掏河江南言鶻鶻亦曰梨鶻詩草木疏云一名掏河是也鶻亦作鶻郭璞注三蒼音梨又大奚反

白鷗字書作鷗同來故反白鳥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也論文有作鳩胡骨反

鵲雀又作雀同古乱反水鳥也將陰雨即鳴也

痲瘡又作痲同蒲罪反下力罪反痲瘡小腫也今取其義

自摑宜作撰俱縛反撰裂也搏也骨幹字體作幹同古岸反廣雅幹謂之助謂胷骨也幹體也

誇无苦華反通俗文自矜曰誇謚法曰華而无實曰誇也

瘡痍古文戡刑二形今作創同楚良

反說文創傷也下羊之反通俗文體創曰瘻頭瘡曰瘍也

闕牡亡後反說文插闕下牡也案為牝牡所以封固闕令不可開也論文作母非駢也

奸究古文宄及二形同居美反廣雅宄盜也左傳在內曰奸在外曰宄一云乱在內曰宄國語竊寶為宄因宄之財為奸也

湔浣子田反下古文湔同胡滿反湔洒也浣濯也

向法次法或言法次法向謂無為滅諸為所向有為道諦為能向道諦次滅故名次法依道諦而行亦言如說修行

前序五下反廣雅序舍也說文堂下周屋曰廡幽異之人謂之序今言鰥序是也

傷惋烏喚反字略云惋歎驚異也

拈拈又作拈同古拈反通俗文箭頭曰筈釋名去拈會也與絃相會也憑侯皮冰反三蒼憑侯也下古文𦵏𦵏𦵏三形同事凡反介雅侯待也



紉繫又作紉紉二形同直忍反謂牛鼻繩也廣雅紉索也

纓貫於精反說文冠系曰纓下古桓反貫字也論文作纓纓二字非也寓客竒驕反字林寓寄也廣雅寓客也論文作僑僑高也僑才也僑非此義

### 第三卷

燔燒又作燔同扶來反加火曰燔燔燒也

於冒古文𦣻𦣻二形同子邪反余雅鬼𦣻謂之𦣻郭璞曰𦣻遮也遮取鬼也

潏潏仕山仕環二反字書潏潏水流兒也蟄虫遲立反說文蟄藏也𩇑之淺毛若能𦣻之屬亦皆蟄也

### 第四卷

親欸又作欸同口緩反廣雅欸愛也蒼頡篇欸誠重也說文欸意有所欲也

愚蠢丁絳傷恭二反蒼頡解詁云愚無所知也亦鈍也蠢愚也

頃躓都困陟示反頃前覆也躓不利

也頭身也如字又作弗同蒲對反  
人名也

# 第五卷

𧈧𧈧又作𧈧兒二形同徐里反山海  
經兒狀如牛蒼黑色今雅兒似牛  
郭璞曰一角青色象形也  
如野牛青色象形也

𧈧𧈧遶遶反謂懸擲也下勑拉他吊  
二反遶也

詭嬈居毀反不實也亦欺誑也字林  
乃了反三蒼嬈弄也謂嬈擾戲弄也  
如槩古代反蒼頡篇槩平斗斛木也  
江南行此音開中工內反

礪石韻集音力輦反謂以石投物也  
今守城者下石擊賊曰礪論文作  
雷假借音也

剗治又作鑿同初眼反廣雅剗削也  
聲類剗平也

顛頭音米反說文顛傾也蒼頡篇不  
正也廣雅顛邪也論文作𡗗非𡗗也  
第七卷

纂行宜作𡗗似均反說文𡗗行也今  
雅𡗗自也自從也案此亦與巡字

不草古文草譚譚三形同古後反草更也謂改更也說文默去手曰草言治去毛變更之也故字從口口爲國邑國三十年而法更別取別異之意也口音辜

蒼頡古文爲同測俱反下古老反小介雅云釋謂之藹所以針黹曰藹生曰生藹謂青藹也說文刈草也蒼藹篇藹禾釋也論文作藹非也第八卷

譏崔居反反廣雅譏諫也說文譏諫也下充之反廣雅崔輕也蒼藹篇崔相輕侮也諫音刺

求賂力故反謂以財物與人曰賂賂遺也

怨諧側禁反廣雅諧毀也三蒼藹譖也一云傍入曰諧

泄出思列反泄溢也發也亦泄漏也

藹之籀文爽同七說石三蒼藹灼也

字從曰持正也口爲藹口非以雅柴內火字意也非音拱

帖然字詰今作憊同仇類反廣雅帖

靜也謂安靜也佔你服也

牛漣竹用都洞二反通俗文乳汁曰漣今江南人亦呼乳為漣

敬治又作敦同說文大諱文莊二反謂磨敦也

八篇市緣反江南行此音又上仙反中國行此音說文判竹圓以成箴也論文作箴音丹筭也一日小篁也箴非此用

黔毗巨炎反國名也

企望古文企同祛致反通俗文舉踵曰企企亦望也字從止

### 第九卷

培的蒲來反培垣也擁土隄也此應作埽的諸尹反通俗文射埽曰埽埽中曰的

### 第十卷

駉驢巨虛二音似騾而小牛父馬子也釋粟子裔反說文稌糜也似黍而不

粘者關西謂之糜糜音亡皮反

豈豆又作瞭糲二形同勒刀反通俗文野豆謂之豈豈也形如大豆而小色黃野生引蔓也

如竿側格及案竿猶豎也今竿出汁也說文竿迫也

第十一卷

搯須勃佳反又勃皆反人名也

亦擊也

擬我魚理反字書擬向也說文擬比也度也論文作侯非也

六物一僧伽梨二鬱多羅僧三安多會四鉢多羅五尼師檀六針筒

鼯聲下旦反說文卧息聲也字苑呼干反江南行此音

胆虫字林千余反通俗文肉中虫謂之胆蠅乳肉中也論文作蛆子余反蛆蛆也

第十二卷

孜汲子薛反下居反及廣雅孜汲遽也說文汲汲急行也

耳錘直偽反方言錘重也

援盾禹煩反下食尹反援引也攀援也盾排也

拑直補耕反謂彈繩墨為拑也

第十四卷

領車又作頤同胡感反頤下也擇名  
頤含也口含物之車也或曰輔車  
其骨強所以輔持口也或曰牙車  
牙所載也或言頤車亦所載頤也  
凡繫於車者皆取在下載上物也  
俗名頤車音公盍反吳會曰頤頤  
頤苦姑反論文或作頤

小古古文𡗗今作塊同苦對反尔雅  
塊塼也土塊也結土也塼音普遍反  
躓礙音致通俗文事不利曰躓限至  
曰礙也

第十五卷

左衽而甚反蒼頡解詁云謂裳際所及  
交列者也或云衣衿也一名袂音跌  
劔搏扶流反十六大國名也

葵藿呼郭反葵葉也隨日者也豆藿  
等皆是也

誣笑武于反說文誣加言也亦欺也  
以惡取善曰誣也

躓躓日月居月二反說文僵卧也廣  
疋躓躓也頤也

第十六卷

迦藍浮王或作迦利王或言歌利王



正言羯利王此云闔諍王也

杼舩時汝除呂二反廣雅杼音也泄  
出也音弋紹反瘳音也音九万  
反說文瘳杼漏也

第十七卷

掩博戲也用六箸六棊謂之六博掩  
圍棊也慕文云撲掩跳錢戲也俗  
謂之射意一日射數又博戲掩取  
財物也

炰煮方婦反字書少汁煮曰炰火熟  
曰煮

頑魯力古反論語參也魯孔安國曰  
魯鉞也論文作鹵非駢也

第十八卷

黧黧烏感他感反蒼頡篇黧黧深黑  
不明也說文青黑也

如圉求晚反蒼頡篇圉檻類也說文  
養畜閑也閑闌也

澆瀆又作戔澆二形同子旦反說文  
水汙灑也史記以五步之內以頸  
血澆大王衣作澆字

第十九卷

梁殺三蒼作殘同仕諫反說文棧棚

也通俗文板閣曰棧也

搦箭又作𢵼同女卓女草二反搦捉也說文搦按也

泓然一宏反都盡也說文泓下深大也今取其義

謗誕莫諫反下達坦反說文謗欺也不信也誕大也不實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八

弁

翻經沙門玄應撰

成實論

鞞婆沙阿毗曇論

解脫道論

雜阿毗曇心論

立世阿毗曇論

尊婆須蜜所集論

法勝阿毗曇論

四諦論

阿毗曇心論

分別功德論

阿毗曇甘露味論

辟支佛因緣論

三法度論

十八部論

明了論

隨相論

成實論

第一卷

斲斧古文作斲同竹角反說文斲斲也斲斤也

欽扶丈心反外道名也十二年隨佛  
始根熟者也

第四卷

膏搗又作沛同子礼反廣雅膏漚也  
謂膏出其汁也論文作擠子諄反  
擠排也擠非此義下女革女阜二  
反搗捉也握也漚音裸

疼痺又作痲疼二形同徒冬反聲類  
作癰說文疼動痛也下方二反蒼  
頡篇云手足不仁也說文痺濕病  
也今言冷痺風痺皆是也

帽等借音貌貌悶也謂狀貌若死因  
以名也

藥石攻病曰藥下古人以石為針今  
人以鐵皆謂療病者也

鼓桴案詔定古文官書枹桴二字同  
體音扶鳩反鼓椎也說文枹擊鼓  
柄也

瓢杓又作瓢同毗遙反三言瓢瓢句  
也江南曰瓢撇蜀人言瓢瓢鐵字  
義音逆音郎拉反

眼篋補吳反小學章苒苒制也今眉篋  
排頭篋皆作此

第五卷

相振又作檠欬欬三形同大庚反振  
觸也亦療欬也

第六卷

桎梏之逸反下古祿反在手曰桎在  
足曰梏謂扭械也

如睫說文作𦉰釋名作𦉰同子葉反  
目旁毛也山東田里間音子及反  
論文作𦉰𦉰二形非也

第七卷

鷓鴣鳥竹刮反余雅注云今鷓鴣大如鴿  
或言如鶉似雌雉鼠脚無後指岐  
尾為鳥鷓鷃群飛出北方沙漠地  
也肉美俗名突厥雀生蒿菜之間  
鷓音呼濫反

第九卷

含廬力居反別含也亦寄止也黃帝  
為廬所以避寒暑也春秋去之冬  
夏居之

入支只移反此外道瓶圓如瓠無足  
以三扶交之支舉於瓶也諸經中  
或言執三奇立拒或言三义立拒  
皆是也論文作鉞非也

金槍千羊及蒼頡解詁云木兩端銳  
曰槍說文槍岨也論文作鉞非體也  
第十卷

殲子虞翻爲及殲擲也下又作紆或二  
形同莫侯反說文矛長二丈也

狗齧又作齧同五狄反關中音也說  
文齧齧骨也廣雅齧齧也江南曰  
齧下狄反

浞潁似緣反說文回測也下又作復狀  
二形同扶福反狀深也亦迴水也  
栽梓則才反下古文櫟梓不三形今  
作藥同五割反余雅梓餘也載也  
言木餘載生梓栽也

第十一卷

葦辛許雲反蒼頡篇葦辛菜也凡  
物辛臭者皆曰葦也

第十二卷

孤孽古文惇條二形同渠營反無父  
曰孤無子曰獨無兄弟曰孽孽孽  
也孽孽無所依也字從子從營  
省聲子音雖閏反

喝死又作瘍喝二形同於歇反字林  
傷熱也謂傷熱煩悶欲死也又紅



紫傷風日失色為暍亦作此

第十五卷

不啻施政反蒼頡篇不啻多也

一枕古文橫牘二形今作枕同古黃反聲類作軌車下橫木也今車牀梯舉下橫木皆曰枕是也

第十六卷

猿猴又作媛同雨煩反似弥狹而大臂長其色有黑有黃鳴聲甚哀古今注云猿五百歲化為猱猱壽千歲猱音居縛反

蟄虫遲立反說文蟄藏也歟之淺毛熊羆等亦皆蟄也

第十七卷

考檢苦老反考謂箕覈之也問也土封甫龍反起土為界曰封聚土者也則晡又作晡同晡衣反晡時晡乾也方言晡也晡也北燕海岱之間謂晡為晡

抱卯字體作抱又作勾同抱冒父通

俗文鷄伏卯北燕謂之抱江東呼

區區音央富反伏音輔又反

報出又作報同口角反吳會間音哭

卯外堅也尚在卯中謂之𦵏

𦵏婆沙阿毗曇論第一卷

𦵏𦵏導今反人名也

傳采方務反傳謂塗附也傳藥傳粉皆作此論文作拊𦵏主反拊拍也非此用也下且在反采猶采色也

### 第三卷

摩𦵏又作𦵏𦵏二形同書育反人名也鱣魚古文𦵏同知連反大黃魚也口在頷也體無鱗甲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是也

如鍼字詰文針箴合作鍼同支淫反廣疋針判也說文鍼所以縫衣裳者也

𦵏伽都奚反謂苦種子也

### 第四卷

色膜亡各反說文肉間膜也論文從草作𦵏非也

騰書徒登反說文騰傳也謂傳遞郵驛也騰乘也廣雅騰奔也疾也

### 第五卷

若醫韻集作醫同一計反說文目病生醫也三蒼醫目病也論文作瞍

風而陰日瞢瞢非字體也

陰燧古文作鑒燧二形今作燧或作燧同燧出火陽燧出火者鑒五石之銅精圓也陰燧以鐵方也

潭水徒南反亭水也楚人名深為潭論文作澹徒濫反安也澹非此義

### 第八卷

譏貶居衣反廣雅譏刺也說文譏誹也下古文尊同碑儉反貶損也減也亦墜也

### 第九卷

如獠渠向反韻集云施羅於道曰獠今田獵家施獠以取鳥獸者其形似弓也

裡倭於人反苦也

弥倭習也 陀破盡也 陀羅破道也

### 第十卷

道跡又作蹟迹二形同子亦反足跡也論文作跡跂二形非也

### 第十二卷

收摸無粉反字林收拭也摸擦也擦音桑各反鈎搯都角反搯擊也敲

孫也敲音苦交反論文作孫非也

梓皮胡翦反可以飾弓者也

第十三卷

千秋鳥

鐵杷又作色同平加反方言把謂之渠拏郭璞曰有齒曰把無齒曰杌杌音八今江南有齒者為把拏字從木拏音女於反

下晡補胡反淮南子云日行至于悲谷為晡時謂加申時也

第十四卷

蜈蟻齒亦反下烏郭於猥二反余雅蟻尺蟻方言尺蟻又名步屈一名尋索纂文云吳人以步屈名索闔音古合反一名蜚蜚音子六反羣牛固成難字作羣音妃封反漢書音封此牛形小體上有羣也

不眴列子作瞬通俗文作眴同尸閏反說文眴目開閉數搖也服虔云目動曰眴也

鵠鵠又作鵠同具俱反下又作鵠同以屬反似反舌頭有兩毛角者也山海經公羊傳並作鵠音權

蜀中時燭反詩云蛸蛸者蜀傳曰蜀  
乘虫也大如指似蠶介雅蛻一名  
烏蠟是也

解脫道論第一卷

叨恨他勞反下胡墾反叨貪也方言  
叨殘也埤蒼叨食也說文此俗蠶  
字也

裝揀阻良側亮二反下師句反今中  
國人謂撩理行具為縛揀縛音附  
揀音戎說文裝束也裹也

沮屈才烏反蒼頡解詁沮漸也敗壞  
也論文作俎側呂反貯醢器也一  
曰置肉机也俎非此義

第二卷

麻糝字苑作叛同布滿反糝類也今  
米糝豆糝皆作此

第三卷

拊搥胡郎反下胡戒反通俗文拘罪  
人曰拊搥亦拊類也

撰謫卑政反下都浪反謂掃除也廣  
雅撰除也

噫噫借音於矜反相荅應聲也

第四卷

刪去所紆反三倉刪除也

衣帊又作祀同匹立反廣雅帊幪也

通俗文兩複曰帊是也

痕跡纂文作服同胡根反通俗文瘡

癰曰痕也

櫛窓力丁反說文窓指間子也通俗

文疏門曰櫛今窓櫛車櫛皆是也

髀節又作垸同胡灌反通俗文燒骨

以柰曰垸蒼頡訓詁垸以柰和之

今中國人言垸江南言髀音瑞柰

古漆字

擇狗女皆反人名也依字韻集指擇

摩也

狡獠古郊反下古文獠獠二形又作

狹同古快反通俗文小兒戲謂之

狡獠今關中言狡刮訛也

第七卷

軀拘羗句反霖婆力金反哥栗古我反

鉶拖土何反

癰癰張揖雜字作癰字書作瘰同古

和反蒼頡篇疥禿也韻集曰瘡病

也春發者謂之無疥秋發者謂之

癰疥



悶塞鄙與反詩云我思不悶傳曰悶  
閉也亦不從也論文作秘非體

第八卷

忽叱齒逸反方言叱呵怒也陳謂之  
呵案叱猶呵也

濕鞋胡凡反應作鞋胡窻反鮮明也  
又物精不雜為鞋

第十卷

夾膝古洽反謂夾在兩邊也近也三  
蒼夾輔也說文夾持也夾至也

如荻又作藹同徒歷反即蘆荻也堪  
為簿者也蘆音古銜反

雜阿毗曇心論第一卷

牟尼經中或作文尼舊譯言仁應云  
茂涅此云仙仙通內外謂久在山林  
修心學道者也

申恕亦言申恕波林此譯云實木林  
謂真實也

軟中正體作𦵏同而究反梵本言沒  
栗度此譯言𦵏柔弱也

𦵏滑又作瀟同𦵏立反謂不滑也字  
從四止四止即不通字意也論文  
作𦵏𦵏二形非𦵏也

天竺或言身毒或言賢豆皆訛也正  
言印度印度名月月有千名斯一  
稱也良以彼土聖賢相繼開照群  
生照臨如月因以名也一說云賢  
豆本名因陀羅婆他邾此云主處  
謂天帝也當以天帝所護故世人  
号之耳

弥離車或作弥戾車皆訛也正言蔑  
戾車謂邊夷無所知者也

軍衆居雲反字林軍圍也四千人為  
軍二千五百人為師字從ㄣㄣ音  
補交反包車為軍市自為師皆字  
意也

詰問去質反廣雅詰責也說文詰問也  
華騶又作花同呼瓜反下梵言磨羅  
此云騶音璽案西域結騶師多用  
蘇摩那花行列結之以為條貫無  
問男女貴賤皆此莊嚴或首或身  
以為飾好諸經中天騶寶騶花騶  
市結騶師皆是也論文作贈非躰也  
搏食徒官反通俗文手圍曰搏三蒼  
搏飯也論文作揣音初委反測度  
前人曰揣江南行此音又都果反說

文揣量故揣也開中行此音並非此義

溉之歌責反說文溉灌也謂灌注也如晴又作暱旌二形同自盈反謂不雨也聲類晴雨止也論文作靈非也戶樞齒史反門曰也今雅樞謂之樞郭璞曰門戶扉樞也廣雅樞本也樞機制動轉之主也樞音五迴反

第二卷

猗息於蟻反說文倚猶依也廣雅倚因也謂因倚而卧也字從人論文作猗一奇反猗美也

躁動又作趨同子到反躁亦動也躁擾也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鄭玄曰謂不安靜也釋名躁燥也言物燥即動而飛揚也

為掉徒吊反字林掉揺也廣雅掉振動也論文作忼非也

心忌渠記反忌難也亦畏也說文忌憎惡也

為嫉古文譏候候三形同自粟反楚辭故興心而嫉妬王逸曰言賢曰嫉苦色曰妬也

懈怠古賣反下徒改反尔雅懈怠也  
集注云懈者極也怠者嬾也釋名  
六懈者解也言骨節解緩也

振旦或作震旦或言真丹皆一也舊  
譯云漢國經中亦作脂都今作支  
都此無正翻直神州之松名也

猶豫弋同反下古文與同弋庶反說  
文隴西謂犬子為猶猶性多疑在  
人前故凡不決者皆謂之猶豫又  
尔雅云猶如麋善登木郭璞曰健  
上樹也

為糜亡皮反糜爛也散壞也

戶向許亮反說文向北出牖也廣雅  
窓牖向也字從宀從口亡音亡仙反  
穡麦瓜猛反說文穡芒粟也今呼大  
麦為穡麦也

拘屢或作句盧舍或云拘樓餘此云  
五百弓應言俱噓舍噓音徐俱反  
謂大牛鳴音聲聞五里八俱噓舍  
為一踰繕都即四十里古者聖王  
一日所行也

中天於矯反說文天屈也廣雅天折  
也釋名云少壯而死曰夭如取物

中折也字從大象形不申也不盡  
天年謂之天耳

第三卷

屠羊遠胡反說文屠剝也廣雅屠壞  
也案屠分割牲肉也

司獵廣雅司主也說文臣司事於外  
也后為司字意也

聽訟他定反周禮以五聲聽獄訟求  
情一曰形聽二色聽三氣聽四耳  
聽五曰目聽謂察是非也說文訟  
爭也

齋戒古文作𡵓同古薤反易云以此  
齋戒韓康伯曰洒心曰齋防患曰  
戒字林齋戒潔也齋亦齊也廣雅  
戒備也字從𠂔持戈以戒不虞也  
𠂔又作拜同音拱字意也

如陶又作𡵓同大勞反三蒼陶作瓦  
家也舜始為陶世本云夏臣昌吾  
更增加也史記陶瓦器也案西域  
地多卑濕不可為窯但累坏器露  
燒之耳案此陶音為得諸書亦借  
音遙字體作窯燒瓦竈也通俗文  
陶竈曰窯是也

婆羅門此言訛略也應云婆羅賀磨  
等此義云承習梵天法者其人種  
類自云從梵天口生四姓中勝故  
獨取梵名唯五天竺有諸國即無  
經中梵志亦此名也正言靜胤言  
是梵天之苗胤也

剎利應言剎帝利此譯云土田主也  
謂王族貴種是也

鞞舍陞奚反正言吠舍此云坐謂坐  
估也案天竺土俗多重寶貨此等  
營求積財巨億坐而出納故以名焉  
首陀應言忒達羅謂田農官學者也  
此等四族國之大姓也

以資婦私反廣雅資用也取也亦成也  
鬱單白或言鬱怛羅越或作鬱多羅  
拘樓或云郁多羅鳩留正言鬱怛  
羅究溜此譯云高上作謂高上於  
餘方也亦言勝洲鳩留此云作亦  
云姓未詳何義立名

閻浮提或言剎浮洲或言譚浮洲或  
云瞻部洲閻浮者從樹為名提者  
略也應言提鞞波此云洲譚音之  
舍反





有托又作𧈧同烏草反所以托牛領者也托亦構也

泄漏思列反廣雅泄溢也亦發也漏也興崇此言訛也應言興舊興宜借音媯蠅反出閭烏荼娑他那國彼土人常所食者也此方相傳以為蔓莖非也媯音虛延反

蜣蛇古文作𧈧字林五官反地醫也崔豹古今注蠨蛸一名蚘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彫人一名𧈧漢書云蜣聿昭曰玄黑蜥蜴也經中黑蜣疑此物也而不言毒害人未詳其的是諸經亦作𧈧呼鬼反毒蟲也一身兩口頭尾相似也

第五卷

飄薄捕莫反薄迫也風近迫之曰薄疾壞於慮反說文瘵積血也廣雅瘵病也論文作瘵泥滓也

所螫書亦反說文虫行毒也關西行此音又呼各反山東行此音蛆知列反東西通語也

防邏力賀反戎屬也謂遊兵以偵寇者也亦儲行非連也

小迸又作跼趯趯三形同補諍反迸散也走也江南言趯趯音讚

折樓虫一名尋桑亦言蜈蚣或云桑闔或云步屈

第六卷

穌息先胡反聲類更生曰穌穌亦休息也謂更息也

登祚徂故反祚位也國語天地之所祚賈逵曰祚祿也

第七卷

毗陀或言聿陀皆訛也應言鞞陀此云分也亦云知也四名者一名阿由此云命謂醫方諸事二名夜殊謂祭祀也三名娑磨此云等謂國儀卜相音樂戰法諸事四名阿闍婆拏謂呪術也四是梵天所說若足梵種年滿七歲就師學之學成即作國師為人主所敬梵天孫毗耶婆仙人又作八鞞陀

所度唐各反度量也廣雅度揆也亦測也

支提又名脂帝浮岳此云聚相謂累石等高以為相或言方墳或言朝

第八卷

脛骨又作胫同下定反說文脛脚脛也脛音下孟反今江南呼脛為脛山東曰脛敝敝音丈孟反脛脛俱是膝下兩骨之名也釋名脛莖也直而下如物莖也

髌骨又作髌同口桓反埤蒼髌尻也說文髌髌上也論文作寬非體髌骨力遶反字林八髌也通俗文尻骨謂之八髌論文作臄脂膏也臄非此用

五穀案禮記月令天子春食麥鄭玄曰麥實有孚甲屬木夏食苽苽豆也苽實孚甲堅全屬水季夏食稷稷五穀之長屬土土中央秋食麻實有文理屬金冬食黍黍秀舒散屬火皆順時而食之以安其性也

第九卷

極鄙補美反鄙惡也廣雅鄙耻羞愧也所稟補錦反說文稟賜也廣雅稟與也隄隄古文隄同都奚反下徒郎反說文隄隄也余雅隄謂之梁李巡曰

隄防也障也漢書無隄之輿事昭  
曰積土為封隄也

第十卷

拘隣賢切經作居倫大哀經作俱輪  
或作居隣皆梵言訛也此譯云本  
際第一解法者也經中尊者了本  
際是也並曜經云俱隣者解本際  
也阿若者言已知正言解了拘隣  
亦姓也此乃憍陳如訛也中本起  
經云初五人者一名拘隣二名頗  
陞三名拔提四名十力迦葉五名  
摩男拘利也

洋銅以良反謂煮之消爛洋洋然也  
三蒼洋大水也尔雅洋溢也溢衆  
多也取其義也

如拒其吕反此外道瓶圓如瓠無足  
以三杖交之舉於瓶也諸經中或  
作三奇立拒或言三叉立拒皆是也

第十一卷

飢饉古文作飢同凡治反下奇鎮反  
尔雅穀不熟為飢蔬不熟為饉蔬  
菜也李巡注云凡可食之菜皆不  
熟曰饉又春秋穀梁傳曰二穀不

外曰飢三穀不外曰饑五穀不外  
謂之大飢外登也登成也

呵梨勒此云天主持來此果為藥功  
用至多如此間人采石斛等無所  
不入也

有咎又作咎同渠九反廣疋咎過也  
惡也字從人咎人各相違即成罪  
咎又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二人相  
違其福成灾字意也古文以為皇  
錄字

撰集三蒼作慕同助齋反廣雅撰定  
撰亦述也

申述示聿反述謂訓其義理也余雅  
述值也值行也

立世阿毗曇論第一卷

毗舍佉或云鼻奢佉此譯云別枝即  
是氐宿以生日所值宿為名也案  
西國多以此為名

鹿子母梵言蜜利伽羅此云鹿磨多  
此云母跋羅婆馱此云堂亦言殿  
也舊云磨伽羅母堂者訛略也

嗔吼於牛反下呼狗反皆聲也

剌浮以無反或云闍浮提或作薩浮



又玄贍部皆梵音訛轉也剡淳者從樹為名提者略也應言提鞞波

此玄洲

瘤節力周反通俗文肉肤曰瘤謂肉起如木節者也

至胛又作甲同古狹反說文肩甲也

甲髀也次下宜作甲

聳身古文竦懷慙三形今作聳同須奉所項二反廣雅聳上也跳也

尸陀林正言尸多婆那此去寒林其林幽邃而且寒因以名也在王舍城側死人多送其中今搃指棄屍之處名尸陀林者取彼名也

供贍聲類或作饒同時焰反助也字書贍足也謂周足也

養飢說文凶志反飢糧也廣雅餒飢也蒼頡訓詁飢飽也謂以食與人曰飢論文作飢弋之反亦古字假借通用非弊也

第二卷

溜墮力救反蒼頡解詁去溜謂木垂下也

路渚之與反今正小洲曰渚李巡曰

四方有水獨高可居故曰渚也

犁鐮古文萊鐮二形今作鈔古文奇  
字作鋸同下𠂔反犁刃也說文兩  
刃垂也

江浦匹戶反詩云省此淮浦傳曰浦  
水涯也

磨礪字詁今作厲同力制反山海經  
崦嵫山多砮礪郭璞曰即磨石也  
尚書若金用汝作礪孔安國曰砮  
細於礪皆可以磨刀刃也砮音脂  
坑穽古文阱𡗗二形同慈性反廣疋  
穽坑也說文穽大陷也周禮壅人  
掌春令為穽鄭玄曰謂穿地為壅  
所以禦禽獸或超踰則陷之

欹仄又作崎蹢崎三形同丘知反不  
正也說文敝區傾側不安也不能  
久立也

蜂蠆𧈧𧈧反毒虫也山東呼為蠆陸以  
西呼為蠆𧈧音土曷力曷反

俾倪又作𡙇𡙇二形三蒼作𡙇倪二  
形同普米五礼反廣雅俾倪𡙇女  
牆也𡙇蒼城上小垣也釋名云俾  
倪城上垣也言於其孔中俾倪非

常也亦言陴言裨助城之高也或云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或名堞取其重壘也寶柵又白反說文柵編堅木也通俗文木垣曰柵

泛漾敷劍反下翼尚反案泛漾搖蕩也寶函胡絨反謂盛貯經書雜物等曰函論文作涵胡甘反涵潤澤也涵非此用

鵲鵲蒲覓反下他奚反方言野鳬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鵲鵲其大者謂之鵲蹄其膏可以瑩刀也

水湔又作濺同子見反通俗文水傍沾曰湔江南音子旦反

白繩又作礪同直偽反說文以繩有所懸鎮也廣雅繩索也鎮竿也

謳歌又作謳同於侯反說文齊歌曰謳廣雅謳喜也介雅徒歌謂之謳柱礎初舉反淮南云山雲蒸柱礎潤許外重曰礎人謂柱礎曰礎碣音思亦反

市廛值連反禮記市廛而不征鄭云

曰厘市物邳舍也厘居也方言東齊海岱之間謂居曰厘

箛聲或作鼓同古遐反今樂器中有箛卷箛葉吹之因以名也

椽桶馳宣反下古學反棠椽桶椽一物廣異名也桶音角攘音襄撩音老

池沼之遠反蒼頡解詁云沼池也

第三卷

花荅又作菡同胡感反謂花之未發者也

第四卷

提頭賴吒或言提多羅吒或言弟梨多曷囉煞吒囉此譯云持國者主領捷擡婆及毗舍闍或云辭奢拓謂餓鬼中勝者也

迺至奴改反介雅迺乃也郭璞曰迺亦乃字也蒼頡篇迺往也遠也

毗留勒又或名毗離或言毗樓勒迺或言鼻溜茶迺此譯云增長主領弓槃茶及閑梨多弓槃茶者或云鳩脰茶甕形頗似冬瓜閑梨多者或名薛荔多餓鬼中劣者也

毗留博又或名毗樓博又或名鼻溜  
波河又此譯云雜語或言醜眼主  
領寵及富單那富單那者是鼻餓  
鬼中勝者也

毗沙門或言鞞舍囉婆拏此譯云離  
聞亦云普聞或為多聞其王最富  
寶物自然主夜叉及羅刹夜叉此  
云傷謂能傷害人也羅刹或云囉  
叉婆

### 第五卷

藩識古文志同昌志及通俗文私記  
曰幟幟幟也廣雅幟幡也墨子曰  
幟長丈五廣半幅

周羅此譯云小也謂小髻也

釜鎮方目甫救二反方言鎮或謂之  
鬲說文鎮如釜而口大三蒼鎮小  
釜也鬲音歷

檇者又作拈畝二形同許宜反方言  
蠡或謂之檇今江南呼勺為檇三  
蒼鉅勺也廣雅畝畝也論文作檇  
非體也

犛牛音泰字略云牛名也

褊者卑迺反說文褊小也今雅急褊

一切經音義卷第六 萬天張 弁  
謂急疾也。棼陞也。

第七卷

兵廝又作𢇛同思移反廣雅廝謂命使也。字書廝役也。謂賤役者也。漢書廝與之卒張晏曰廝微也。韋昭曰折薪曰廝炊烹曰養也。

第八卷

山磕苦盍反說文石聲也亦大聲也。今江南凡言打物碎為磕破。鑄斧府素反埤蒼鑄鑿也。

如芟所巖反刈草也詩傳曰芟除草也。痛粹力達反通俗文辛甚曰粹論文作刺非體也。

烹煞普美反烹煮也方言烹熟也嵩岳以南陳頰之間曰烹儀禮凡煮於鑊中曰烹也。

如獬察閑反埤蒼犬噬也案噬猶齧也字從犬。

四棱力增反說文棱桮也桮音孤通俗文亦四方為棱八棱為枒。

葍藤苦和反南海志云葍藤名。

陵鯉閭蒸反鯉鯉魚名也有足出南方陸居也。



或獺他曷他鎡二反形如小犬水居  
食魚者也論文作獺都達反獸名  
也獺非此用也

或蝟又作彙同于貴又有菟蝟鼠蝟等也

褊皮勑余直紕二反廣雅褊奪也說  
文奪衣也今謂奪其皮也

竹筴都達反說文筴箬也箬音若竹  
皮名也郭璞注方言云江東謂籊  
籊直文而箬者為筴斜文者為箬一  
名符箬籊音癢符胡郎反箬音唐  
招𪔐口狹反爪傷曰招韻集作𪔐口  
洽反入也

鐵槽又作槽同在勞反聲類槽卽豕器也

春陽尸客反下徒朗反世本雍文作  
春杵黃帝臣也廣雅陽春也韻集  
云咄陽米也今中國言咄江南言  
陽論文作蕩非杵也咄音伐

酪飢又作埒同古郎及方言飢也  
今江東通言大氣為飢

腦濺又作瀦同子旦反三才瀦瀦瀦瀦  
也江南言瀦山東言瀦音子見反

煎炒古文鸞鳥烹取鰓四形今作鰓崔寔四民月令作炒古文奇字作𩚑同初校反方言熬熬煎魚火乾也說文熬也

利辨字苑初眼反謂以箴貫肉炙之者也箴音且廣反

鼉鰐大何反下五各反廣雅鰐魚名也長二丈餘有四足似鼉齒至利有禽鹿入水齧腰即斷

頸鴉於牙反白頭鳥也關中名阿雅余雅鸞鸛鴨居郭璞曰雅鳥也小而群飛腹下白者江東呼為鴨鳥鴨音匹

鷹鸛五各反摯猛之鳥也山海經狀如雕而黑白首赤足喙

匕首補履反劍名也周禮考工記云匕首劍身長三尺重二斤一兩輕而便用也其頭似匕因曰匕首史記荆軻左執匕首是也

木柿楚廢反蒼頡篇柿札也說文削木朴也江南名柿中國曰札山東名朴豆札朴音平豆反

鐵杙余職反余雅撤謂之杙郭璞曰

玆槃也論文作弋非駢也

鵠然除禁反山海經女几之山多鵠

郭璞曰大如雕紫綠色頸赤喙食

地也以羽畫酒卽然人也

徇令辭俊反徇猶巡也余雅徇遍也

說文徇行示也徇亦循也字從行

音耻亦反

鍊鐵又作煉同力見反說文鍊冶金

也鐵為黑金也

### 第九卷

或瘻力闕反說文頸腫病也今腋下

隱處皆有中有蟲也

瘰疾卑遙反癰成也埤蒼瘰疽也說

文瘰疽久瘡也

仆地古文踣同蒲北反說文仆頓也

謂前覆也

### 第十卷

相攢扶味反南人謂相撲為相攢也

吹簫又作簫筵二形同除離反說文

管有七孔世本蘇辛公作簫

水苔徒來反謂水中魚衣綠色生水

底者也亦可以為紙

逆泥又作泥同排咸白監二反無舟

渡河也說文涉渡水也玉篇皮米反  
則四艾蒼頡篇作甯同烏狹反字苑四  
陷也

尊婆須蜜所集論第一卷

摩渝以朱反人名也依字渝變也

瞠余勃行反蒼頡篇瞠直視也

懿乎於冀反余雅懿美也字從壹恣

省聲論文作聲訛誤久矣

跋橙丈萌反

箭括古活反釋名云箭進也其本曰

足其體曰幹其末曰括括會也與

弦相會也括旁曰义形似义也

第二卷

滂沙一胡反大曰潢小曰滂說文滂

濁水不流池也

門相又作閭同苦本反禮記外言不

入於相注云相門限也

手皰皰孝反說文面生熱氣也今取

其義論文作皰非也

蚘虺古文虫蚘二形同呼鬼反毒蟲

也韓非子曰蟲有虺者一身兩口

爭食相齧遂相煞也

檀觀或言達觀义觀反此云財施報

施之法名曰達觀又案西域記云正云達攏拏或云馱器尼以用右手受他所施為其生福故從之立身

第三卷

門闕古文闕同吁域反又音域余雅扶謂之闕郭璞曰門限也扶音田結反

確然又作礪塙二形同口角反周易夫軋確然易矣韓康伯曰確然堅貞也論文作擢非斡也

曩昔奴朗反余雅曩久也猶往久古昔也

澡盥公緩反說文澡手也凡洒物皆曰盥不但手也

怨仇古文逮同渠牛反怨耦曰仇余雅仇讎匹也

第四卷

戢不阻立反三蒼戢聚也說文戢藏也戢斂也

緹麗他礼反木名也

第五卷

驃騫脾妙反下去焉反三昧名也涓涓古玄反字林水小流涓涓然也

所遏古文闕同於曷反尔雅遏止也  
謂逆相止為遏遏亦遮也

睥睨宜作煒于匪反說文煒盛明貞  
也亦赤也

第六卷

愚贛竹巷反李登聲類韻集音丑巷  
反贛亦愚也

頑魯五鰓反下力古反論語參也曾  
孔安國曰魯鈍也論文作鹵非體也  
邠垣府貧反下古文圻同直飢反此  
言訛也正言賓茶馱寫耶此云團  
馬舊譯云給孤獨猶是須達多之  
別名也須達多此云善馬

盟誓靡京反禮記諸侯莅牲凡國有  
疑會同則常其盟約之大事曰盟  
麇鹿又作麇同莫奚反尔雅鹿牝麇  
其子麇麇音加

使吮似究反韻集音弋選反說文吮  
嗽也

第七卷

躊躇直於反躊躇躑躅也亦猶豫也

躊音直流反躑音馳錄反

法勝阿毗曇論第二卷



辯駁三蒼亦編字同蒲典反說文辯  
交織也

係在古文繼繫二形同古帝反說文  
係結束也亦相係嗣也

### 第三卷

慣習又作串攢遺三形同古患反尔雅  
串亦習也

裏孕三蒼云古文懷孕字下古文睞  
同餘證反說文孕子也廣雅孕身  
也謂孕子也含實曰孕字從子乃聲

### 第六卷

眼眇充支反說文眇兒眇也今江南  
呼眇為眇兒也眇音莫結反論文  
作眇非也

### 四諦論第一卷

泗水古文作汙同似由反說文泗謂  
水上浮也今江南謂拍浮為泗

氣漱蘇豆反說文瀨氣逆也艾君頤篇  
齊部謂漱曰欬欬音苦代反江南  
行此音

### 第二卷

噤塞又作噤同渠錦巨陰二反說文  
噤口閉也

射期音用字略云射的也亦即射墜  
音徒果反

第四卷

調等工旱反字林等箭莖也論文幹  
竿二形非也

馭車今作御同魚據反駕馭也謂拍  
麾使馬也凡言馭者所以驅之也  
內之於善也

阿毗曇心論第四卷

兜率哆殆我反經中或作兜駛多或  
言兜率陁皆訛也正言覩史多此  
云知足天又云妙足也

梵富樓初禪第二天也此云梵前益  
天在梵前行恒思梵天利益因以  
名也舊言梵先行天亦言梵輔天  
也先行輔梵王也

分別功德論第一卷

比較古文攢同古學反較量也較明  
也攢猶粗略

皓六三蒼古文顥同胡老反皓亦廣  
大也光明也

毗齊蒲西扶脂二反下昨迷反說文  
毗人齊也論文作肥非也

地肥扶非反劫初時地脂也亦名地味論文作臚非也

案如於旦反案察行也亦瞻視也一日案尋也

呈佛馳京反呈見也謂示見於佛也論文作程法之程非躔也或作促非也

弓矢又作令同尸言反三蒼矢箭也古者夷牟初作矢

闕闕又作窺同丘規反下弋珠反說文窺亦視也

## 第二卷

訾武又瘡同紫斯反訾量也說文訾思也

𦵏哉字宜作𦵏穀二形同子各反說文𦵏一斛春取九斗曰穀三蒼注云穀精米也今江南謂師米為穀𦵏音賴論文作𦵏非𦵏也

汪水烏黃反通俗文亭水曰汪汪池也說文汪深廣也

自刌古文𠂔同亡粉反公羊傳云公遂刌脰而死何休曰刌割也

婆南或言和南皆訛也正言槃淡此

譯云我礼也

繕埴市戰反下市力反繕治也埴黏土也謂和治土也

匈匈許恭反匈匈沸內之聲也漢書匈匈數千人聲是也論文從水作洵非也

斗數又作擻同蘇走反郭璞注方言曰斗數舉也通俗文斗數謂之釐釐難字音都穀反下蘇穀反論文作抖揀非釐也

暨今聲類古文鼎同其器反左傳猶懼不暨注云暨至也

### 第三卷

應叙辭与反說文叙次第也尔雅叙緒也謂端緒也

酬酢又作酬蒼頡篇作酬同市周反主客曰酬客報主人曰酢

森森浙金反說文木長白也今取其義快然於亮反蒼頡篇快懣也亦快然心不伏也

湔浣上子田反下胡滿反三蒼湔濯也浣洗也

欬吟子由反下牛金反蒼頡篇秋衆

聲也說文啾小兒聲也吟歎也諷  
詠也論文作吟非也

第四卷

繁衍扶素反下以善反繁多也盛也  
衍水流長也

銓量且泉反漢書應劭曰銓權衡也  
量斗斛也聿昭曰銓稱錙也

甘露味阿毗曇論上卷

曾鵬此古歡字音呼官反此應作鵬  
羅盍反

心寇口候反尚書寇賊姦宄范甯集  
解曰謂羣行政剽者今取其義說  
文寇暴也廣雅寇抄也字從完從

支剽音匹妙反

伎取支或紀致二反伎字伎害也

辟支佛因緣論上卷

一襲辟立反史記賜衣一襲音義曰

衣禪複具為一襲禪音丹

不恤又作卹同頌律反余雅恤憂也  
亦取也謂與人財物振恤之也

潏長蒲報反蒼頡篇水漬起曰潏也  
勃逆古文詩懃二形同補漬蒲沒二  
反廣雅懃亂也亦逆也愴也

睏動古文旬同而倫反說文目搖動也今謂眼瞼掣動為睏也

親昵又作暱同女栗反小雅昵近也郭璞曰謂相近也亦親也私昵也亟也親昵亦數也亟音詰記反

若訓蒼頡解詁云訓亦酬字訓報也扣劍音叩

### 下卷

鈎挂古罵反廣雅挂懸也

舅王莫槃反今高昌人謂間為舅說

文聞知聲也

圖之達胡反圖議也亦計也小雅圖謀也謂謀謀也廣雅圖度也

危惛知劣反聲類惛短氣自也惛惛亦憂也

援助禹眷反謂依據護助之言也籬援也取其義矣

財賄古文賄同呼罪反通俗文財帛曰賄同禮通貨賄鄭玄曰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微服無特反隱行也小雅幽匿蔽微也郭璞曰謂逃竄也

直直勅六反謂端直也



律車或作離車子或作栗唱或作離  
昌皆梵言訛也正言栗咄婆此云  
仙族王種咄音昌業反也

三法度論下卷

剉持且卧反說文剉折傷也案剉猶  
斫也

喊喚呼戒反韻集作喊喊訶也蒼頡  
訓詁作唉恚聲也通俗文作諦大  
語也喊猶喊咄喚喊皆是也  
噫氣乙戒反說文噫出息也

十八部論

衣舸古我反此山名出律主居處也  
芴山而證而莖二反山名也亦律主  
居處也

明了論

竝起又作並同蒲鯁蒲茗二反余雅  
並併也併音蒲茗反

布沙他或作逋沙他此云增長謂半  
月又磨增長戒根又磨此云忍謂容  
忍我罪舊名懺者訛略也

攤牆又作離地二形同力支反通俗  
文柴垣曰攤釋名云以柴作之踞  
離離然也

隨相論

生檀側家反槓檀也似烏勃形大如  
椀味澀酢不可多飲論文作查非  
體也

漱糲所雷反下丘久反今江南言林  
琴柰熟而粉碎謂之糲

三粹字苑作菽同盧葛反通俗文辛  
甚曰粹江南言粹中國言辛論文  
作刺乖戾也刺非字粹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翻經沙門玄應撰

佛本行集經

撰集百緣經

佛本行集經

第一卷

迦蘭陀鳥或言柯蘭陀或作迦蘭駄  
迦或云羯蘭鐸迦皆梵音輕重也  
此譯云好聲鳥案外國傳云其形  
似鵲但此鳥羣集多栖竹林昔有  
國王於林睡息地來欲螯鳥鳴覺  
之王荷其恩散食養鳥林主居士  
遂從此為名名迦蘭駄迦舊安外  
道後奉如來也

耆那或言視那或作嗜那此譯云勝  
言最勝也

牀鋪普胡及廣雅鋪陳也鋪布也亦  
舒也

記別碑列及分別也舊經多言印駐  
經文從草作翦非也

毗盧或云吠盧遮那或言鞞盧拏那  
此譯云遍照書無噯字義安一口

為別盧音宜華俱反

首陀婆娑或云林陀婆娑私陀首陀  
此譯云淨婆娑此云宮亦言舍或  
言處即五淨居天是也

第二卷

誕育達坦反詩云誕彌厥月傳曰誕  
大也茂云大矣后稷云在其母終  
人道十月而生也

層閣子恒字恒二反說文重屋也山  
海經言雲蓋三層郭璞曰層重也  
亦累也

溘然口合反楚辭寧溘死以流亡王  
逸曰溘猶奄也廣疋溘依也

必栗纂文云必栗者老胡樂器名也  
經文作纂集

舐軟古文舐舐二形今作舐又作舐  
同食余反以舌取食也下又作軟  
同所角反通俗文含吸曰軟三蒼  
軟吮也吮音似充反

第三卷

埏主以旃反八埏之主也漢書音義  
曰八埏地之八際也

巷術胥聿反蒼頡篇邑中道曰術道

路也

拙我夷世反又作曳廣雅曳引也說文曳申也牽也

第五卷

鷓鴣音交精鳥名也一名鷓鴣此鳥出葛聯山羣飛如雌鷄似鳬高足江淮間畜之可以用厭火也

龜黿吾高反字林海中大龜也力貢蓬瀛壺三山是也

白鷗字書作鷗同來素反白鳥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江東取為脯離曰白鷗纒音蘇習反

鷓鴣郎都反下又作鷓同才資反字林鷓鴣似鷄而黑水鳥也紫頭曲如鈎食魚此鳥胎生從口內吐出產八九中國或謂之水鴉鷓音五歷反

第六卷

苑園于救反字林有垣曰苑無垣曰園園亦禁苑也

庶幾介雅庶幾尚也郭璞曰庶幾僥倖也庶冀也幾倖也冀倖亦善道也幾亦微也

第七卷

嵬山罪午迴反下徂隄反說文高而不平也嵬山貞也

𦔻𦔻時悅反說文𦔻嘗也余雅𦔻茹也郭璞曰𦔻者拾食也通俗文作𦔻今通謂細食物曰𦔻

阡陌且田反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為陌廣雅陌道也史記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也

鑒於字書作鑒同古鑠反廣雅鑒炤也鑒謂之鑠詩云我心匪鑒傳曰鑒所以察形也

懷孕古文𦔻同夷證反三蒼孕懷子也廣雅孕𦔻也字從子乃聲

嵐毗力含反或言流毗尼或言林微尼正言藍輦尼此云藍即上古守園婢名也因以名園飯鄰此云林或譯云解脫處亦云滅亦名斷輦音扶晚反也

羣隆都鄧反馬羣上隆也登馬所躡者也經文作鎔古燈字也

𦔻𦔻又作𦔻同苦耕反下又作𦔻同𦔻羊反廣雅𦔻𦔻𦔻也祭禮記子



夏曉其鏗鎗音且羊反字林又衡  
反埤蒼云鎗金聲也

勁勇居威反字林勁強也字從力運  
聲堅音古定反

色虹胡公反郭璞尔雅音義云虹雙  
出鮮盛者為雄雄曰虹暗者為雌  
雌曰蜺蜺或作霓霓音五奚反俗  
音古巷反青虹也

第八卷

雖累蒲卜反說文暴晴乾也字從日  
從出從卬從米字意也卬或作拜  
同巨凶反共持也

黹黹又作黹同烏威反下他威反謂  
不明也纂文云黹黹深黑也

逌輶側飢反王名逌輶婆從人辟生  
如頂生王等

塙拘羅王呼酷枯老二反甘蔗王種也  
礪石居良反形如薑也通俗文地多  
小石謂之礪礪字從石經文從土  
非也

羈履居略反史記躡羈擔筴徐廣曰  
羈草鞋也羈音快謂反羈屨也羈  
履也羈音都恒反筴有柄者也

荃提或言遷提謂可遷徙提挈也或  
作荃提言以荃草為之也非此方  
物出崐崙中也

第九卷

婢媵說文作倮同餘證食證二反介  
雅媵送也謂送女曰媵公羊傳曰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  
之以姪娣從也釋名媵承也謂承  
事適奉他也

捷陟六度集作鞬德正言建他歌此  
譯云納也鞬居言反

不齷千何反說文齒叅老也齷亦齷也  
不齷五鈎牛俱二反說文齒不正也  
蒼頡篇齒叅生也謂齒不齊平者也  
衆恥人志反廣雅齷恥剔也織毛曰  
剔齷音唐也

躑躅又作躑同丈亦反下又作躑同  
丈足反字林駐足不進也廣雅躑  
躑躑也

不覲亭歷反介雅顯昭覲劉覲見也  
黑𤝱古旱反通俗文面黎黑曰𤝱也  
經文從黑作𤝱非也

弓把百雅反單手為把說文把握也

把持也經作𢶏近字也

𢶏𢶏知𢶏之涉二反謂不申也𢶏𢶏  
𢶏𢶏皆作此也

理冊古文箒同楚責反冊簡冊也長  
者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  
手文象之也

兩擊又作挽同烏喚反謂手後節也  
第十卷

顙顙又作𦘔同鹿胡反下蘇朗反說  
文頃顙也字書𦘔蓋也廣雅頃顙  
謂之顙顙方顙額也頃音徒各反  
潜然𦘔班𦘔板二反字林涕流下貞  
也詩云潜𦘔出涕是也

身崇思醉反說文神禍也謂鬼神作  
灾禍者也

交瞼居儼反字略云謂眼外皮也  
悲惋烏喚反字略云惋欬驚異也

背彼蒲責反廣雅背北也後也相違  
背也謂棄捨相返也經文多從人  
作𠂔

敷愉冀朱反慕文作孚瑜言美色也  
方言作𦘔愉悅也𦘔愉謂頰色和  
悅也𦘔音芳俱反

不勞音狄反說文劈破也廣雅劈裂也埤蒼勞剖也又音披厄反江南二音並行關中但行正狄反剖音普後反

咏然古胡反說文小兒啼聲也廣雅咏咏號也尚書啓咏泣是也

氣翳敷雲反說文氛祥氣也衆祥者吉凶先見者也

### 第十一卷

逋流補胡反婆哂武忍反波頹都可反

哩字知人反

吒字陟家反佗字易家反啖字直家反

拏字女家反

袞字乃可反麼字莫可反

勦勇說文作𢇛同助交反捷健也謂勁速勦健也中國多言勦勦音姜樵反

剗鉤丁盍反字書剗著也剗鉤剗索打剗等皆作此經文作塔非也

拍搗又作麾同許皮反謂手之所拍曰搗也以旌旗拍麾因以名也

地穩烏本反謂安穩也

靳固居近反謂吝惜也

馳馘士洽反下魚洽反馳馘謂能馘人也經文作陟喻陟音古協反下喻音許及反非此用也

騶馬疋面反字略云謂躍上馬也

批挽又作挽同蒲結反廣雅挽轉也左傳挽而煞之杜預曰手挽之也經文作秘蒲必反秘推也秘非此用築捕微逐反下勅佳反廣雅築刺也說文築擣也捕以拳手搔曰擣也拗脰又作揆同烏勿反拗揆也揆音力結反

# 第十二卷

𦵏𦵏又作𦵏同乃困反字苑𦵏柔𦵏也通俗文𦵏再生也又作𦵏近字也犁搗居責反搗輓也所以扼牛領也經文作格非體也輓音烏草反土塿又作𦵏同扶發反考工記𦵏廣五寸二𦵏為耦一耦之𦵏廣一尺深一尺鄭玄曰兩人併發之其隴中曰𦵏𦵏上𦵏𦵏之言發也說文一𦵏土謂之𦵏𦵏音囚以反𦵏古𦵏反

𦵏𦵏直𦵏反𦵏雅有足謂之𦵏𦵏𦵏

謂之易也

行以爲義卷第五

第十五

火爐似進反說文燒木之餘曰爐小  
介雅爐餘也

死肫篇文作𦍋同于鳩反通俗文𦍋  
目曰肫廣雅肫小腫也

啍啍子修反蒼頡篇衆聲也謂小肉  
聲也下咨栗反通俗文鼠聲曰啍  
啍亦聲也

𦍋醬又作𦍋同子吳反醬屬也通俗  
文淹煎曰𦍋凡醢醬自所和細切為  
𦍋全物為𦍋江南志為𦍋中國志  
為𦍋

𦍋釘丁定反江南呼𦍋食為𦍋餼經  
文作𦍋徒見反𦍋置也獻也餼言豆  
珍著周禮有八珍珍貴也下古文膳  
同私由反方言著熟也郭璞曰𦍋  
謂熟食也周禮膳夫掌王之膳𦍋  
鄭玄曰𦍋有滋味者也維末為𦍋也  
塵埃烏來反埃亦塵也謂塵飛揚曰  
埃也

使覘勑塵爰覘謂覘視也覘亦伺也  
左傳云使覘之是也

起而𦍋反謂相起逐也蔡文六問



西以逐物為趣也

儲宮直於反說文儲侍也侍待也蔡邕勸學云儲副君也

勝際徒果反纂文云吳人以積土為際際堅也堅才句反

### 第十三卷

牢靳居近反謂靳胸也胸音而振反蔓彼所巖反詩云載蔓傳曰蔓除草也亦斫也經文作鉉所鑑反大鑲也鉉非此用

筋陡又作筋同居殺反下都口反謂便捷輕健也

相嘲又作嘲同竹交反蒼頡篇嘲調也謂相戲調也

二𪔐補單反字林𪔐部也亦𪔐類也經文作般假借也

名於弥盈反所以名質也名号也經文從言作詔近字也字略云相詔目也

不傳埤蒼作瑋同于鬼反說文傳奇也

### 第十四卷

臆驚言肺葉反說文失氣也驚怖也一

言言不止也

具簫又作簫筵二形同除離反說文  
管有七孔詩云仲氏吹簫是也

便始於玄反楚辭便娟之語王逸曰  
便娟好貞也

浹弱又作浹同於縛烏枯二反詩云  
其葉浹浹傳曰浹若猶浹浹然也  
云隰桑有浹傳曰浹柔也亦美也  
山麓古文麓同力穀反詩云瞻彼旱  
麓傳曰山足也謂林屬於山曰麓  
開闔胡臘反說文闔閉也易也闔門  
謂之坤是也

禦徭魚呂反詩云百夫之禦傳曰禦  
當也字從示

宮闈于歸反亦雅宮中門謂之闈郭  
璞曰謂相通小門也即宮中巷門也

榑房案應邵漢官儀云皇后稱榑房  
詩云榑聊之實蕃延盈外國風美  
其繁興以榑塗室亦取溫煥除惡  
氣也由若朱泥殿上曰丹墀也

贊助子且反周禮贊其不足者鄭玄  
曰贊佐也亦導也

攬屏古勿反下蒲定反攬謂撓攬也

廣雅齊廟清園

投奔古文阱菜二形同茨性反說文  
穿大陷也廣雅穿坑也

第十五卷

驚悸古文摩同其季反字林心動也  
說文氣不定也

稱冤古文冤窓二形今作宛同於原  
反冤枉也曲也屈亦不理也

嫡胄下狄反主嫡也字書嫡正也廣  
雅嫡君也公羊傳云立嫡以長者  
何謂嫡夫人之子尊無與敵也胄  
連續也緒也

杠音江橫木也

埔堞又作隴墉二形同餘鍾反余雅  
牆謂之埔城亦謂之埔詩云以伐  
崇埔是也下徒類反堞女牆也

稍穢所角反下千乱反埤蒼稍長丈  
八也廣雅穢謂之鋌鋌小子也鋌  
音市延反

第十六卷

逶迤又作蝸同於危反下又作佗同  
達羅反說文逶佗行去也詩云逶  
逶佗佗德之臧自也傳曰逶佗者  
行可逶曲迹也亦自得之自也

有娠書隣之刃二反詩云大任有娠傳曰娠動也娠謂懷胎孕者也廣雅娠傳也今皆作身兩通也

滂沛普傍反下普賴反三蒼滂沱也沛水波流也沛亦大也

心忪又作忪同之容反方言忪忪惶遽也江湘之間凡倉卒怖遽皆謂之忪忪

茫怖又作萌同莫荒反茫遽也萌人晝夜作無日用月無月用火常思明故從明或曰萌人思天曉故字從明下又作惛同普故反惶怖也經文作怕疋白反懔怕也此俗音普嫁反

瞳眈徒公反埤蒼目珠子也下遐縮反蒼頡篇目出兒也縮音烏板反垂頰丁可反廣雅頰醜白也經文作侈時紕反尔雅侈恃怙也郭璞曰江東謂母為侈侈非字義

髀髀古文踣同蒲米反說文股外曰髀江南音必尔反經文作臄非也鼾睡下旦反說文卧息聲也字苑呼干反江南行此音也

剔頂丁盍反字書剔著也經文作搭非也

齧齒說文作齧同五狻反齧齧也  
夏夏古照反齒聲也

調語是鹽反又音鹽世俗間語耳

### 第十七卷

舟楫通俗文作舳同資獵反詩云檣  
楫松舟傳曰楫所以擢船也周易  
黃帝剡木為楫是也檣音枯

大磧且歷反說文水渚有石曰磧廣  
雅瀨也水淺石見也

### 第十八卷

覷電又作睽同式非反說文覷見也  
亦不定也經文作閃窺頭也

如弗字苑初眼反今之炙肉弗也經  
文作剡削之剡非體也

從削又作鞘私妙反方言劒削開東  
曰削開西曰鞘所以貯刀劒之刃  
也鞘音補迫反

乃穌先胡反聲類更生曰穌穌亦休  
息也謂更息也

凋悴丁堯反說文半傷曰凋凋亦弊  
也字從之音冰

拊地蒲交反通俗文手把曰拊說文  
作桴或作抱引取也

第十九卷

擺木又作捩同補買反說文兩手振  
擊也

縣懞竹劣反字林懞憂也亦意不定也  
躡頻古文蹙躡二形今作逮同陟利  
反謂挫辱之也

皇閨古携反尔雅宮中門謂之闈其  
小者謂之閨說文特立之門也

竦獨古文惇傑二形同渠營反尚書  
無虐竦獨孔安國曰竦單也謂無  
所依也獨無子曰獨也

第二十卷

食莧弟奚反通俗文草陸生曰莧詩  
云自牧野莧傳曰莧茅之始生者也  
毛氎布莽反謂毛布也通俗文邪文  
曰氎字林剝之方文者也

蟻垤徒結反方言垤封塤之楚鄭以  
南蟻土謂之垤

顛𨔵子移反下又作顛同而甘反江  
南行此音又如廢反關中行此音  
說文口上之頤曰顛下說文頤頤毛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九 第七張 并  
也經文作𦵏近字也

欲𦵏口迹反謂𦵏𦵏也又口𦵏反  
灑𦵏又作噴同普孫反說文吹氣也  
廣雅𦵏吐也𦵏𦵏也謂含物而𦵏  
散之今亦為噴普遜反說文鼓鼻  
也廣雅噴𦵏也蒼頡篇噴𦵏也  
享受虛兩反享亦受也享當也說文  
享獻也

### 第二十三卷

憩息說文惕同却厲反尔雅憩息也  
舍人曰憩卧之息也

開𦵏古文𦵏𦵏二形今作𦵏同他各  
反廣雅𦵏大也亦開也經文作𦵏字  
𦵏𦵏同之石反𦵏拾也𦵏非字義  
第二十四卷

偃𦵏於訝反字書𦵏倚也字從人偃  
息也

皆𦵏說文作𦵏同徒古反國語𦵏門  
不出賈逵曰𦵏塞也塞閑也方言  
𦵏也趙曰𦵏郭璞曰今俗通語  
也𦵏如𦵏𦵏子𦵏因以名也

### 第二十六卷

不𦵏𦵏月居月二反說文𦵏𦵏也廣

雅僵什也

惟怯丘方反惟恐也下又作狃同祛  
脅反怯畏劣也多畏也

忪迂又作惛忪二形同吾故反聲類  
迂逆不安也經文作悞非也

蹇吃居展反通俗文言不通利謂之  
蹇吃周易蹇難也方言蹇吃也楚  
語也郭璞曰亦北方通語也

白鷗烏侯反字林水鷗也大如鳩出  
沛鴉于鴟反

摑裂字宜作擢九縛反談文擢拌也  
蒼頡篇擢搏也言歎瞋即擢也

毳羽力丁反謂鳥羽也經文作零又  
作翎翎二形近字也

毳落他卦反字書落毛也經文作毳  
近字兩通

瘦青字苑作瘠同所景反青瘦也病  
也釋名云青者瘠也如病者瘠瘦

也經文作省非體也

凹凸烏狹反下徒結反蒼頡篇作𡵓  
突抱璞子云凹陷也凸起也

邇邇補顯反下他奚反纂文云邇邇  
薄也不圓也

鯨鰐又作鱣同集京反許柅重注淮  
南子云鯨魚之王異物志云鯨魚  
數里或死沙中云得之者皆無目  
俗云其目化為明月珠也鯢鯨之  
雌者也左傳鯨鯢大魚也說文作  
鰐司馬相如作鰐或作鰐埤蒼作  
鱣字書作鰐同五塵反水鳥也善  
高飛也

禽鰐又作鰐同莫白反字林似熊黃  
黑出蜀一曰白豹

第二十七卷

鵠鵠許牛反下力周反廣雅鵠鵠鵠  
鵠也關西呼訓侯山東謂之訓旅  
纂文云夜即拾人爪也

鵠鵠古侯反下加額反尔雅恠鵠舍  
人曰謂鵠鵠也南陽名鵠鵠一名  
忌欺晝伏夜行鳴為恠也

梟鵠古堯反土梟也下為鵠反字林  
鵠鵠也形似鵠而青出白於山即  
恠聲鳥也楚人謂之眼鳥亦鵠類  
也山東名鵠鵠俗名巧婦鵠音奴  
定反下公穴反字從夫音古邁反  
可陸又作敦同宅衡反謂相觸也相

檣柱也

確然口角反周易夫軋確然亦人易  
矣韓康伯曰確然堅貞也

陵增集綾反增石之阨阨貞也經文  
從山作陵近字也阨音五環反阨

五罪反

### 第二十八卷

脊督今作呂同力舉反督亦脊也說  
文脊骨也太岳為禹目委如心呂  
因封呂侯

𩑦𩑦古文𩑦今作𩑦同口亞反埤蒼  
𩑦骨也經文從肉作𩑦非也

𩑦𩑦苦勞反下徒昆反聲類𩑦𩑦也  
𩑦𩑦字𩑦古文𩑦𩑦二形今作𩑦同  
烏可反下古文𩑦𩑦二形今作𩑦  
同乃可反字書𩑦𩑦𩑦𩑦𩑦也亦  
草木盛也

𩑦𩑦盧報反說文𩑦𩑦也聲類𩑦𩑦  
𩑦𩑦不能去也廣雅𩑦𩑦也𩑦𩑦  
胡故反

𩑦𩑦徒到反詩云左執𩑦𩑦傳曰𩑦𩑦  
𩑦也𩑦𩑦云舞者所持所以𩑦𩑦者  
也方言楚謂𩑦𩑦為𩑦𩑦音徒到反

旌祈資盈反下巨衣反余雅注毛首  
曰旌郭璞曰戴旌於竿頭也周禮  
析羽為旌鄭玄曰析羽為五色繫  
之旌上余雅有鈴曰旂郭璞曰懸  
鈴於竿頭畫蛟龍於旒上也周禮  
蛟龍為旂是也

霏霏敷雲反下或作霏司敷非反霏  
霏雨雪白也

鈇鉞方于方禹二反禮記軍旅鈇鉞  
先王所以飾怒也說文鈇莖斫也  
鈇亦槌也鉞音于月反大斧也

如霰又作霰同先見反詩云先集惟  
霰傳曰暴雪也

兕羴音似又徐姉反余雅兕牛一角  
青色重千斤南州異物志以為角  
長二尺餘形似馬鞭柄其皮堅可  
為鎧甲廣志云角班似瑇瑁足有  
十爪

復挈口結反說文挈懸持也挈猶提  
也亦繫也

耳頰丁可反廣雅頰醜貞也經文作  
侈時紙反侈恃也又作侈乃可反  
器名也

第二十九卷

豬獵又作獵獵二形同驢涉反說文  
毛獵也亦長毛也通俗文豬毛曰獵  
嚇呼駕反詩云及予來嚇箋云距人  
謂之嚇嚇亦大怒也

自踣今作仆同蒲北反踣前覆也

團藥盧端反猶團圓也圓巾也

哂哂又作咧同尸忍反哂猶笑也

麦稍公玄反說文麦莖也廣雅稍稊  
也經文作趙非體也

軟翬山甲反羽飾也下翬從羽妾聲

世本武王作翬

第三十卷

魚鱣又作鱣鮪二形同音尊訓纂文

云蛇魚也

鱣鮪才哀反下又作鱣同父方反字

林鱣赤目魚也鮪赤尾魚也

鯉鱧達隸反下音礼字林鯉鮓也鱧

鯉也廣雅鯉鯉鮓也青州名鮓為

鯉鯉音胡凡反鯉音徒奚反

蟄眠持立反說文蟄藏也虫至冬即

蟄隱不出也獸之淺毛者亦蟄熊

羆等也



第三十一卷

一获又作邁同徒歷反尔雅蕞郭璞

曰即邁也

一杼除吕時汝二反廣雅杼滌也說文杼梃也蒼頡篇杼取也除也

臊陸蘇勞反梵言鸚鵡鳥名也

脂糕古文餘糕糲饅四形今作糲同  
棄感反說文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

大虬渠留反廣雅有角曰虬龍熊氏

瑞應圖云虬龍黑身無鱗甲

第三十二卷

鞅鞅又作鞅同胡犬反謂車鞅鞅物  
皆作此字經文作鞅火見反字而

鞅同鞅非此用

第三十三卷

脂腴庾俱反說文腹下肥也腴腹也

第三十四卷

軻釭又作軻同古紅反說文轂口鐵  
也方言自關之西謂之釭燕齊海  
岱之間曰鋸鋸音古和反

軸鋸方言作鍊同歌薦反說文車軸  
鐵也廣雅鋸錯也錯音他合反

黑纁勒胡反字林布纁也

燒熟今作燐同而悅反通俗文燃火

曰燐燐亦燒也

報賽乘番反案賽謂相酬報也

第三十五卷

欬鉏仕於反謂田器也蒼頡篇鉏茲其也漢書帶經而鉏是也

剉切千卧反說文剉折傷也剉猶斫也剉割也剉也剉音又殞反

嗽辭又作嗽同所角反通俗文含吸曰嗽經文作唼子累反字書或紫字下又作齧同仕白反齧齧也經文作咋啗咋也又吠咋也啗音胡麦反吠烏交反

噉噉又作噉同補各反下子立反說文噉噉噉噉聲白也經文作噉下或作啖古俠反忘語也或作啖子盡反啖嗽也二形並非字義

第三十六卷

嗽吮似充反說文吮嗽也韻集吮音弋選反

第三十七卷

啍轉陟流反一事十名啍轉婆論文句字論也

面款又作款同口緩反款至也蒼頡  
篇款誠重也說文款意有欲也廣  
雅款愛也

第三十九卷

唱响又作咻拘二形同呼始反廣雅  
响鳴也國語三軍譁响賈逵曰响  
嘩也下同

慙慙女六反方言慙慙慙也荆揚青  
徐之間曰慙梁益秦晉之間曰慙  
山之東西自愧曰慙三蒼慙慙也  
小尔雅云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  
小尔雅云心慙曰慙慙音他典反  
白疊古文黠同徒類反毛布也經文  
作縶知立反縶繫絆也縶非字義

第四十卷

得艇徒頂反釋名云二百斛以下曰  
艇方言南楚江湖小船曰艇郭璞  
曰即舸也舸音思六反舸音同

襞作卑反謂襞褸物也褸音徒類反  
彤然古文絳蛸二形同徒宗反說文  
丹飾也廣雅彤赤也

第四十二卷

寒噤渠飲反楚辭閉而不言王逸曰

開口為噤噤閉也

唧唧咨嗟反通俗文唧唧鼠聲也今取其義經文作呖非也

汧流翼泉反字林從水而下曰汧順流也汧亦緣也

歎然所力反通俗文小怖曰歎埤蒼恐懼也說文悲意也字從畐從欠經文從心作惓又作畐並非體也蛇蛻湯外始悅二反說文蟬蛻所解皮廣雅蛻蛻蛻也蛻音扶六反蛻餘六反

汧水古文渾同乘故反三蒼逆流而上曰汧汧向也亦行也

帆者又作颿古文颿同扶嚴扶泛二反聲類船上張也釋名船隨風張幔曰帆帆也使風疾汎汎然也

渾上徒旱反余雅渾沙出郭璞曰今江東呼水中沙堆為渾謂水中央地也

#### 第四十三卷

誤人吾故反字林謬誤也經文作忤非也

不狎下甲反字林狎習也近也惕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九 第三十五  
經文作漣漣漣也漣非此用

久昵又作晒同女果反今雅晒親近也又云昵亟也親昵亦數也

射琰徒果反射埤也經文作埤丁果反埤累也埤非字義

苔衣徒來反謂水中魚衣綠色生水底者也亦可以為絨

注霖力金反今雅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左傳雨自三日以往為霖經文從雨作霖非也

#### 第四十四卷

氣瘰蘇豆反說文瘰欬逆氣也欬音苦代反江南行此音起志反山東行此音

臺臺徒登丁鄧二反韻集云失卧極也下亡登反經文作燈燈非體也  
甌甌力穀反下又作塼同脂緣反通俗文挾長者謂之甌甌江南言甌蒲歷反

#### 第四十五卷

撰謚卑政反廣雅撰除謂掃飾撰除也下都浪反

#### 第四十六卷

牀陞蒲礼反說文外高陞也即階陞  
牀陞也經文作控蒲礼補奚二反  
禁獄之名非此用也

蛆羞知列反下火各反字林皆垂行  
毒也通俗文毒傷人曰蛆經文作  
蜚非體也

修葺子立且立二反說文葺茨也謂  
以草蓋室為葺葺覆也補治也

### 第四十七卷

村柵初格反說文編豎木者也通俗  
文柴垣曰柵木垣曰柵柵音力支反  
頡頏胡結反姜又頡頏拔多人名也  
煩冤於元反冤煩也屈也字從口從  
免免為口覆不得走善屈折也經  
文作惋烏喚反惋歎也惋非字義

### 第四十八卷

評論皮柄反字書評訂也訂平議也  
訂音唐頂反

匡領立方反周禮匡人掌建法則鄭  
玄曰匡正也匡救也

### 第四十九卷

持擢又作濯同馳校反方言擢謂之  
捷或謂之擢江南擢大於捷而擢



殊小作撓者面向船頭立撥之作  
擢者面向船尾坐撥之揖擢也擢  
而進之字從手經文作棹當世俗  
字耳

𠂔漏弋紹反𠂔音也𠂔杼也字從曰  
從爪字意也𠂔音九万反

即覩又作狙同千絮反字林窺觀也  
廣雅覩視也謂相候視也通俗文  
伏覩曰覩是也

蛟龍音交梵言宮毗羅其狀魚身如  
蛇尾有珠

漏泄思列反泄溢也發也亦泄漏也  
愠恚於問反論語人不知而不愠何  
晏曰愠怨也蒼頡篇愠恨也說文

愠怒也

### 第五十卷

木彌巨向反字書謂施胃於道也  
第五十一卷

牝鹿睥忍反說文畜母也雌曰牝也  
剗去又作剗同魚器反剗剗也謂截  
去其鼻也說文剗決鼻也

槍貫且羊反說文槍距也通俗文剗  
木傷盜曰槍木槍鐵槍皆作此

謹譁又作誼同虛元反下呼瓜反謹  
譁聲也廣雅謹鳴也亦驚聲也

紛葩普華反說文芬芳也葩華也聲  
類取其感自也

拊塵芳主反拊猶拍也拍弄也尚書  
聲石拊石是也

### 第五十二卷

門閫又作相同苦本反禮記外言不  
入於閫鄭玄曰閫門限也

室利丁結竹栗二反蘇弗室利此譯  
云善女

紫瓜今作噉同子累反廣雅紫口也  
字書鳥喙也

抄撥初校反抄掠也強取物也下補  
沫反撥引也棄也廣雅撥除也

### 第五十三卷

菴草又作菴齒二形同千見反一名  
菴菴一名茅蒐可以染也人血所生

罩龍竹校反介雅菴謂之罩郭璞曰  
捕魚籠也

璃把百訝反說文把握也單手為把  
刀把弓把皆作此經文作靶說文

轡飾也靶非此用

第五十六卷

牢韌又作𦉰同而振反字林韌柔也  
通俗文物柔曰𦉰

𦉰瘠古文瘠瘠𦉰三形同才亦反在  
傳瘠即甚矣杜預曰瘠瘠也

第五十七卷

𦉰𦉰丁礼反𦉰頡篇𦉰舍也說文屬  
國之舍也經文作𦉰音旨平也𦉰  
非此義

狡猾古𦉰反下胡刮反方言凡小兒  
多詐惑謂之狡猾猾亦𦉰也

𦉰𦉰許力反字林赤白也通俗文青  
黑曰𦉰

銘記莫庭反謂鑿刻金石以記功德  
也禮記銘者自名也銘銘義稱美  
不稱惡周禮凡有功者銘書於王  
之太常鄭玄曰銘之言名也

第五十八卷

𦉰𦉰虛𦉰反𦉰雅𦉰浪笑傲郭璞曰  
𦉰相𦉰𦉰也詩云無然𦉰𦉰傳曰  
𦉰𦉰喜樂也

𦉰𦉰古沒胡刮二反下古奚反𦉰𦉰  
猶俳諧也𦉰取𦉰利之義也以其

諧語滑利智計疾出者也

越梁他予反越躑也韻集越越也

園圃補護布五二反詩云無踰我國

傳曰有樹也又云折抑姓圃傳曰

菜圃也三蒼種樹曰園種菜曰圃

操刀又作𠬪同錯勞反說文操把持也

斫𦵏足葛反莫𦵏也莫音所巖反

射埽之尹之閏二反說文射泉也廣

雅埽的也即射侯也以熊虎之皮

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埽通俗文

射埽曰埽埽中木曰的

蒼港又作萌同莫剛反萌遽也通俗

文時務曰港經文從心作惛非躰也

跋涪婆扶鳩父侯二反此云善女也

### 第五十九卷

矛𦏧又作𦏧我二形同莫侯反說文

矛長二文建於兵車也下音廣亂反

縫紵又作袒紵二形同徒覓反說文

補縫也

### 第六十卷

倉廩且郎反說文穀藏也下又作𡩂

同力甚反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

鄭玄曰藏米曰廩儲穀曰倉

圜圜力丁反下魚呂反獄名也周禮  
三王始有獄周曰圜圜釋名圜領  
錄也圜禦也謂領囚徒禁禦之也  
由緒辭与反絲端也廣雅緒末也緒  
餘也謂殘餘也事也業也

撰集百緣經

第一卷

羸情史乳反羸情之謂也尔雅羸勞  
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情羸也

第四卷

鹿麕又作麕同莫奚反尔雅鹿牝麕  
牡麕其子麕麕音加麕音於牛反  
第七卷  
塔振宅庚反宗振猶柱也浮圖振皆  
是也說文振材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

賢聖集傳

翻經沙門玄應撰

陀羅尼雜集經

六度集經

佛本行讚經

付法藏經

佛所行讚

治禪病秘要經

禪秘要經

禪法要經

治禪病秘要法

百喻集

菩薩本緣集

四阿含暮鈔

法句經

舊雜譬喻經

雜譬喻經

孝經鈔

思惟略要經

佛醫經

分別業報略集

龍樹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



四十二章經

賓頭盧為優陀延王說法經

賓頭盧為王說法經

阿育王太子法益壞目因緣經

馬鳴菩薩傳

婆藪縣豆傳

陀羅尼雜集經

第一卷

鬱炁於物反余雅鬱氣李巡曰鬱盛

氣也下之勝之外二反說文炁火氣

上行也

咻咻虛流許主二反依字與咻痛念

之聲也

潢潢胡廣反楚辭潢潢而不可帶王

逸曰潢潢猶浩蕩也經文作洸洋

古黃反下以良以章二反二形並

非今用

呼梨匹尤反依字埤蒼呼吹氣聲也

第二卷

冠賊口候反尚書冠賊奸宄范甯集

解曰冠羣行攻剽者也說文冠累

也廣雅冠鈔也對音芳妙反

相薄補莫反小尔雅薄迫也韋昭注  
漢書云氣往迫之曰薄經文作廣  
博之博非也

六府趺字反廣雅府聚也白虎通曰  
人有六府謂大腸小腸旁光胃三  
焦膽也

三焦子遥反白虎通六府有三焦腎  
之府也上焦若霧中焦若漏下焦  
若瀆經文作焦燒餘也焦非字義  
一線今作綫又作綰同私賤反謂綰  
衣縷也

撈接鹿高反方言撈取也郭璞曰謂  
鈎撈也通俗文沉取曰撈經文作  
堅牢之牢非體也

摩抄又作撫攢二形同莫何反下蘇  
何反聲類摩抄猶捫摸也亦抹熬  
也經文作撓鹿何反指撓也撓非  
此義抹音莫銖反熬莫曷反

### 第三卷

鞠育詩云母兮鞠我傳曰鞠養也方  
言陳楚之間謂養為鞠又作掬同  
居六反說文掬掬也

青黃感經反東方色也尔雅春為青

陽是也字從丹從生木生丹丹丹青之信必然者也經文作績且見反績非今體

瞎者又作瞎同呼轄反字書一目合也尪弱今作尪同烏皇反尪弱也通俗文短小曰尪

勇詰古文譌字書作詰今作哲同知列反尔雅哲智也方言齊宋之間謂知為哲

敦喻都肱反尔雅敦勉也謂勸勉也敦亦迫也經文作頽非也

金鉸普皮反說文鉸大針也

霍然呼郭反案霍然儻忽急疾之負也經文作矐非也

圉賭胡困反廣雅圉園屏廁也經文作溷溷濁也

自刳亡粉反通俗文自刳曰刳刳割也姦詭居毀反謂不實也詭惡也詭欺也第四卷

昵邳女乙反下丁礼反呶他書仁反

目企去鼓反 目呿丘庶反

陸啞丁礼反 阿衺卑利反

奢哦兒拙乙佳反求勿反

坭羅乃礼反 囉婆呼浮縷史反

跣跣羽厭反

尼哇又作言同莫桑反

唎薩仿咍烏奚反 囉耶

眇涅呼遍反 靳者居近反

訓狐亦名訓侯經文作薰胡非體也

歐吐今為區同於口反 歐吐也區區也

騫陀去馬反 把拳渠負反

婆垣丁礼反

噫噦乙戒反 下於越反 說文噫飽出

息也噦氣悟也

唏利呼几反 羅呢桎致脂失反

睽婆式舟反 迦漸相離反

裨希吟 婆綴除致反 坡郝普多反

伽沘之氏反 拘篋先余反

阿呼芳不及經文作嘑非也

梨梯他隸反 吠監力暫反 呾吟

迦裨臂弥反 阿浮經文作浮

哺嚙補胡反 勒口反 伊呶 志驗

菩晰側轄陟轄二反 洩利事几反

癡淡達濫反 摺路薑魚反

第五卷

咄也 祢喇 偶遮 促民

絕離書支反 使侘勃家反

離啖徒敢反 収噓 杜裨臂弥反

伊忙莫傍反 奚蘭魯干反

炮沙蒲交反 車伽

迦嚕 理醯 修喃

衍陀徒我反 哆羅殆我反

究捏猪栗反

多伽留香又作多伽樓譯云木香樹也一云不没香

龍腦香西域記羯布羅香樹松身異

葉花果亦別初採既濕尚未有香

木乾之後循理而折其中有香狀

若雲母色如水雪此謂龍腦香也

補祇卜古反經文作補

桦皮胡霸反木名也可以飾弓者也

產運于郡反通俗文心乱曰忙作忙

經文作運轉之運兩通

舌縮字書作縮同所六反國語盈縮轉化賈逵曰縮退也經文作啗非也

阿解蒲故反 蕪呵武于反

勒繕市戰反 嘻梨虛基反

殿斯 郁羅於六反

去陀羅巨擬

利寧奴定反 恒紺奇廉反

食簫市緣反 說文判竹圍以成穀也  
筆簫也 筆徒損反

南房頽假反 廣雅房舍也 謂廊屋也  
說文堂下周屋曰廡 釋名云大屋  
曰廡 幽冀人謂之房 經文作雅非  
體也

闌園求晚反 說文養畜閑也 閑闌也  
仕宦胡串反 官亦仕也 又曰官學也  
利吒竹嫁反 竭厨直俱反 休婁力侯反  
第六卷

𦵏麻布迷反 草名也 呂靜韻集云𦵏  
麻其生似樹者也

救之古文摺同 亡粉反 救拭也

薩哦 噍宅 槃宕徒浪反 伊曠

邳地蒲必反 秀𠵽 娑哈胡閤反

波吽呼苟反

互波丁奚反 啞耽許尸田一二反

賁渟補門反 奴定反

咄宅都骨反 經文從口作對非也

儼羅勑良反

狂寢牛世反 通俗文夢語謂之寢聲  
類不覺妄言也



虔踰直知反 躡宅竹利反下竹嫁反  
跽騎利居宜反 蹬祁丁登反  
擯利乎結反 但坵乃礼反  
希釐力之反

第七卷

颺夢宜作颺音所留反下莫貢反

扣畔 蛛剗 畔浮

題噉 吐咥老庶反 蚪跋禹厥反

哄娑胡貢反

耒呵力對力佳二反 樊施仔咥五奚反

昵鄰古文曉同翼脂大奚二反

椹脾脂林反 阿噪 唏利呼几呼莫二反

刺也力局反 坻閭丁礼反 頊浮許玉反

湜之蘇銑反通俗文含水湜曰湜經

文作噪俗字也

白睨還棧反許慎注淮南子云燭睨

目內白翳病也經文作完非也

瘞鬼在戈反說文瘞腫也謂癰瘞也

經文作倅非也

淋鬼力針反聲類小便數也經文作

淋非體也

葦筒待公反三蒼作箒郭璞曰竹管也

今皆作筒經文從木作桶他孔反

木櫬也櫬他朗反桶非此用

淋頂力金反說文以水沃也廣雅淋漬也經文作臨臨雨也說文谷名也  
椽項又作櫬同力周居茅二反蒼頡篇椽束也說文椽縛煞之也椽即經縛之名也

蠱𧈧他達反下勒達反廣雅蠱𧈧𧈧蠱𧈧也𧈧巨支反

𧈧鼻一弄反埤蒼鼻病也通俗文𧈧鼻曰𧈧也𧈧音求

厭蠱於并反下字林音固蠱惑疾也經文作厭顧非體也

叔波初家初嫁二反

餽此於偽反三蒼餽針也說文作𩚑食牛也

# 第八卷

夷驩側愁反 倪譁魚奚五礼二反  
下許朱反

臙頭脾身反經文作躋誤也

佉駘 阿蟬扶支反 跼蟬徒臘反

抆之匹沫反謂以物澆抆也經文作沛非也

譴沮當朗反 伽搯力奚反

阿顛而涉反 瘳羅宜作瘳音悲儻反  
齒齠又作禰同丘禹反說文齒齠也  
哂翅武忍反 呪响呼口反

目眩玄縣二音說文眩目无常主也  
字林眩亂也蒼頡篇眩目不明也  
金錫莫槃反鬼名也癩病按閭反  
蜚屍甫連反 痊鬼之喻反

旌揆鬼

寒癖丘壁反聲類癖宿食不消也經  
文作僻邪僻也

蠱祥公戶反虫物病害人也下徐揚反  
字林祥福也善也經文作殍非也

第九卷

輶碎力各力的二反蒼頡篇輶輶也  
說文車所踐也

頰𦍋戶支反 𦍋𦍋下刮反𦍋𦍋反  
否梨哈下刮反

第十卷

埕𦍋徒結反 𦍋𦍋許伊反

苛呵胡可反 邳地蒲必反

坻祗丁礼反 𦍋又於六反

啾堤子由丁奚反 𦍋𦍋巨言反

恚譚徒南反 𦍋𦍋氏反又作𦍋𦍋

多律既直知反經文從智作蹈非也  
捐之常絹反通俗文畫圖曰規規模  
曰捐經文作專一之專非也

抵利之是反氓利氓居 婆桓丁礼反  
六度集第一卷

瘡痂勃流反尚書王聖曰乃瘰癧猶  
老也俞也

貧窶瞿矩反无礼也字書窶窶也三  
蒼无財俗礼曰窶也

鱣魚古文鯉同知連反大黃魚也口  
在頷下大者長二三丈也

溝港古項反謂須陀洹也此言入流  
今言溝港者取其流水處也

悅憶他活反廣雅悅可也

窠藪聲類作藪同口和反字書窠窠  
也經文作窠誤也

德韜土勞反韜藏也說文劍衣也

毒鵠除禁歹大如雕紫綠色長頸赤  
喙食蛇其羽以畫酒飲之即死

藩屏府索反蒼頡篇藩蔽也屏牆也

藩籬也周礼九州之外為藩國

灼熱之若反廣雅灼熱也灼灼明也

第二卷

道邁又作遯同徒頰反廣雅道避也  
道去也

无恙餘向反余雅恙憂也郭璞曰今  
人謂无恙无憂也

噢咿於六反下於祇反埤蒼內悲也  
亦痛念之聲也經文作喲嚟二形  
非也

喊言呼戒反韻集云喊呵也蒼頡訓  
詁作欵恚聲也通俗文作諦大語  
也猶喊咄噉喊皆是也

驚鬼說文亦弊字同脾世反弊什也  
頰也斷也

聒耳公活反謹聒也蒼頡篇擾亂耳  
孔也

鞅掌於兩反詩云王事鞅掌傳曰失  
容也箋云鞅荷也謂之捧也力貝荷  
捧持也趨走促遽失容儀也

訣辭古穴反通俗文向死者別謂之  
訣訣絕也

德微虛婦反余雅微善也尚書咨微  
五典王肅曰徽美也

憧憧昌恭反說文憧憧意不定也廣  
雅憧憧往來也字從童經文從心作

懂字兩重同說文懂遲也非此義  
漣流竹用反通俗文乳汁曰漣今江  
南亦呼乳為漣

老窘渠殞反說文窘迫也亦困也

砰然又作砰同披萌反字書砰大聲也  
授啖又作噉同達濫達敢二反廣雅  
啖食也說文啖噉也亦啖兩也

嶢巖仕銜反廣雅嶢巖高也亦山間  
崎險阻也經文作岑仕金反岑峯  
高也

孫勣說文作𨔵同仕交反便捷也廣  
雅𨔵捷也聲類𨔵疾也經文作僮  
非也

戢戢創立反說文戢兵器也戢戢也  
聚也

### 第三卷

惴惴之睡反今雅惴惴懼也郭璞曰  
謂危懼也

恰恰苦洽反恰恰用心也

行嬖補詣反廣雅嬖親也謂親幸也

嬖愛也謚法曰賊而得愛曰嬖釋  
名云嬖卑也賤也安媚以色事人  
得幸者也



下  
墮下千懸反亦平余雅墮墜也第五卷謂墜落敗

壞也

#### 第四卷

俎醢庄吕反字書肉几也下呼改反  
余雅肉謂之醢郭璞曰即肉醬也  
饕餮食古文飢叨二形同他高反下又  
作飢同他結反說文貪也又貪財  
曰饕貪食曰餮

嬖妾補第反賤而得愛曰嬖經文從  
草作嬖非也

姦毒古文粗胆二形同女救反通俗  
文者雜曰姦

煇即許酷反埤蒼熱白也煇煇亦熾  
盛也

仇憾古文逮同渠牛反下胡闇反余  
雅仇讎匹也怨偶曰仇小余雅憾  
猜恨也

衆噪先到反說文鳥羣鳴也

森然所金反說文多木長白也

簿上蒲佳反方言簿謂之筏以南方名

簿北人名筏

真諛宜箭反說文傳言也俗語也真  
猶真實也言了達真言俗語也

文從口作嘽誤也

懾驚聲類作懾同止葉反廣雅懾懾也字書失常也

踏步腸於反說文躊躇猶豫也

臂銀宜作琨又作瓊同孤塊反

歌懿於莫反今雅懿美也說文專久而美也亦大也

噉噉又作𪔐同五高反說文衆口愁也磔著古文尾同竹格反廣雅磔張也

漢書景紀中二年改磔曰棄市

拍擢苦學反說文擢敲擊也經文作确非此用也

梓栴音南今雅栴梅樊光注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栴益州曰赤栴葉似豫章无子

### 第五卷

佶佶又作怙同之容反方言佶佶惶遽也經文作憧非也

邳閭下礼反蒼頡篇邳舍也說文屬國舍也

股肱又作𦵏同公戶反下又作古玄客同古弼反說文股髀也胫本曰股廣雅臂謂之肱

化地蒲北反說文什類也謂前覆也  
煦沫盱矩盱俱二反謂吹嘘之也禮  
記煦嫗覆育鄭玄曰以氣曰煦以

體曰嫗

施眾古胡反余雅魚畧謂之眾郭璞  
曰眾大綱也

剉之千卧反剉猶斫也經文從手作  
挫辱之挫非也

悄悵於緣反聲類悄憂也言腹中  
悄邑憤滿也

馬蹟又作跡迹二形同子亦反迹猶  
步處也

笮絕今作窄同側格反笮猶堅也今  
謂笮出汁是也

### 第六卷

鐵鍛徒對反說文鍛矛戟柲下銅也  
經文作鐔市均反于鐔樂器也鐔  
非此用祕音府備反戟柲也

蠃蚌烏典反下徒典反說文守宮在  
壁曰蠃蚌在草曰蜥蜴經文作蠃  
豎非體也

訛病又作譌訛二形同五和反訛偽  
也謂作偽也

謹崇去戰反廣雅謹責也說文謫問也蒼頡篇謹呵也崇音私醉反神禍也

暮習辭立反謂慣習數為也經文作謂傷協田協二反說文謂驚也聲類謂驚言不止也

以賂力故反遺也謂以物相請謁也或同又作蛾螻螻三形同徒得反介雅食葉曰或經文作蜚居授反方言蟻蟪自閔而東或謂之蜚屬蜚非此用

播鼗又作鞀鞀鞀三形同徒刀反鞀如鼓而小柄其柄搖之者也旁還自擊山東謂之鞀牢

第七卷

足跖之石反跖足下也今亦作蹠經文作蹠非體也

捻燹奴協反下思協反捏也燹從火從又燹和也又熟也

剗解口孤反謂空其腹也說文剗判也方言剗勢也

建旒治繞反介雅縹廣充幅長尋曰旒周禮龜趾為旒縣郅建旒鄭玄

曰象其扞難避害也

徼循又作邀同古堯古予二反下又作巡同似遵反徼邀也循行也漢書音義曰所謂遊徼循以備盜賊也木梗加杏反莊子土梗耳司馬彪曰土梗土人木梗亦木人耳土木相偶謂以物像人形皆曰偶耳捷德或言捷陟正言達他歌譯六納也第八卷

頭𪔐

𪔐齒初忍反𪔐齒曰𪔐說文男八月生齒八歲而為𪔐女七歲而𪔐齒也字從齒𠂔聲

拖鉢普交反拖擲也捫蒼拖𪔐也喟然又作𪔐同口愧口恠二反說文大息也歎聲也

螻虫力制反說文蚌屬也出海中人食之也

曰𪔐

蹠翁之石反蹠補也謂補履老么也𪔐焉胡代反俗患愁曰𪔐𪔐亦苦也恨也

瘡痛烏玄又謂手足瘡疼也

佛本行讚經第一卷

孤魔又作鹿頭同莫鵠反余雅鹿其子麋  
法淳狄經反埤蒼水止曰淳字書

水滯也

魁<sub>石</sub>苦迴反下力罪反說文衆石也蒼

頡篇<sub>石</sub>呵也經文作僮僞非也

搯吞胡昆反下土痕反又云天搯全

物也吞咽也經文作渾渾濁也水

流聲也渾非字義也

眺目玉予反余雅眺視也望也察也

言聾蒲雞反作緡樂擊聾以和之者也

第二卷

湮沒於仁反說文湮亦沒也余雅湮

落也

相瀆又作濺同子旦反說文汙灑也

勢刻又作勢同力資反說文勢剝也

或作剗力支反方言剗解也分割

也斷也經文作攬力計反小船也

攬非今用

淳調時均反淳善也美也大也經文

作諄之閏之純二反告曉也罪也

諄非字義

山崗古郎反余雅山脊山岡郭璞曰山



長脊者也

金鞘思誚反謂盛刀劍室也經文作稍所捉反此誤也

珠把補駕反謂刀拂等柄可把持也經文作靶璽飾也

火煬翼尚反煬炙也方言江東呼火熾猛為煬說文炙燥也廣雅煬熱也享食又作盲同虛掌反享獻也祭也享鄉食也致貢曰享享歆也歆音許

金反

### 第三卷

採察勅舍反今雅採取也說文遠取也驪龍力支反純黑也尸子云玉潤之中驪龍蟠焉頷下有珠也

吼唯又作嚙同荒暢反聲類嚙呼也今作嘖

### 第四卷

梓材又作解同扶留反編竹木也大曰筏小者曰桴

寶顙口火反數也亦單作果

翼黑力奚反字書翼黑也經文作攬力計反誤也

句孺而注反或言羅句喻梵言訛也

一經音義卷第三十第三十張  
滑篋必妥反經文作肆非也

第五卷

中眇昌支反說文眼戲堯眇也戲音  
亡結反

醇酒時均反說文不澆酒也

接手乃和而為二反說文兩手相切也  
接抄也

顛頭五感反廣雅搖頭也經文作儼  
魚儼反敬也儼非此義

堡聚補道反聲類高土也廣雅堡隄也  
第六卷

茹食攘舉反廣雅茹食也尔雅啜茹  
也郭璞云拾食之也

不訾又作瘡同子移反訾量也思也  
稱意也

戲吮似充反說文吮嗽也嗽音所角反  
付法藏傳第一卷

即晞虛衣反說文曰乾曰晞乾也  
第四卷

窘急奇頊反說文窘迫也詩傳曰窘  
困也

第五卷

摩皞羅勑角反

眼瞼𦉳𦉳反謂眼外皮也

錙銖𦉳𦉳反風俗通曰銖六則錙二錙則銖二錙則銖二錙則銖二

第六卷

純粹又作𦉳同私類反說文粹不雜也精也亦齊同曰粹

羸𦉳知劣反聲類短氣白也𦉳𦉳亦憂也

佛所行讚第一卷

𦉳屬治𦉳反通俗文直視曰𦉳經文作𦉳直耕反二形通用𦉳音以證反細𦉳字體作𦉳莫繫反𦉳覆也經文作𦉳𦉳二形並非也

𦉳𦉳徒𦉳反下徒帝反𦉳𦉳遠望懸絕也

𦉳從胡古反𦉳廣大也亦使也養馬也𦉳頭吾感反說文𦉳頭也經文作𦉳非也

脚𦉳今作連同力然反相聯續也聲類聯綿不絕也

𦉳直他頂反𦉳直說文長白也𦉳𦉳正直也

車𦉳書翼反𦉳高三尺三寸說文𦉳

車前也儀禮君軾之鄭玄曰古者亦乘軾謂小僂以礼主人也

形藝思列反鄙陋也廢黷也

勗勗虛玉反勗謂勉勵也相勸勵也

## 第二卷

睽睽式舟反下式亦反睽睽暫窺疾視不定也經文作郝非也

檻褭古文檻又作檻同力甘反謂衣敗也凡人衣破醜弊皆謂之檻褭

不躅又作躅同馳錄反漢書音義曰

軌躅迹也三輔謂牛蹄處為躅

綢繆直流反詩云綢繆束薪傳曰綢

繆猶纏綿也

## 第三卷

樊籠扶素反素樊即籠也莊子擇雞

不祈畜於樊中是也樊藩也

轉轉呼萌反說文羣車聲也

呼呶呼甲反說文呶吸子虛賦云呶

吸翠榮音義曰衣起張也經文或

作婦呶婦音呼交反

裂眚在計反說文目崖也史記作眚

眚五賣反財賣反瞋目兒也漢書

作厓眚並此義也淮南子云瞋目

裂皆是也

為軻又作初同如振反說文礙車也  
支輪木也

風霽子詣反說文雨止也南陽人呼  
雨止為霽也

#### 第四卷

羽葆或作詭同補道反謂合聚五色  
羽為葆

火鎔掄鍾反說文治器法也鐵形也

#### 第五卷

冠袞始本反今雅袞猷也郭璞曰袞  
衣有猷文也玄衣而畫以龍者也  
經文作資非也猷音甫勿反

嶠又作嶠同猗廉反下子辭反山  
海經云鳥鼠同穴山西南三百六  
十里有山名嶠嶠曰所入也楚辭  
望嶠嶠而勿迫王逸曰山名下有  
豪水水中虞淵曰所入也

迄于虛乞反今雅迄至也

治禪病秘要經第一卷

樹措口措反

統縷於遠反下祛阮反統縷猶縷縷  
也縷縷謂不相離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三 第三十五  
蛭垂又作蛭同餘周反方言蛭蛭或

名入耳也

## 第二卷

殘膜灌各反說文肉間膜也經文作  
瘡誤也

透擲他豆式六二反方言透驚也宋  
衛南楚凡相驚曰透廣雅透驚也  
癰疽卑遥反廣雅癰成也埤蒼癰疽  
也說文癰疽久癰也

## 第三卷

樹葵古来反說文草根也方言東齊  
謂薤根為葵

啗食子臘反說文啗銜也埤蒼齧唇  
也義與啖音同啖血也通俗文作  
啗入口也莊子作啗蚊蚋啗膚是也  
泓然一宏反說文下深大也廣雅泓  
泓深也

橐囊又作排鞞二形同蒲戒反謂鍛  
家用炊火者也

危骨又作頰同下堂反蒼頡篇危咽  
也說文人頰也

堯婆或言偷婆或云塔婆正言寧觀  
波此言廟也



禪秘要法第二卷

初編卷之第二 第三十六號

肺腴又作肺同敷穢反說文肺火藏也下庾俱反說文腹下肥也腴腹也經文作愈臚二形非體也

蛭虫又作蛭同胡魁反蒼頡訓詁云蛭腹中虫也經文作蛭非也

禪法要解上卷

肪𩚑府房反下乘安反說文肪肥也廣雅脂肪也

岐路又作郊𡵓二形同巨宜反謂道支分也余雅道二達謂之岐旁郭璞曰岐道旁出者也

治禪病秘要法

鷓鴣許牛反一名怵鳥一名鷓鴣南

陽名鉤鷓

謁言烏蓋反梵言謁言支此云起尸鬼也

土梟毛詩草木疏云流離鳥也自開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大還食其母郭璞注余雅以為土梟經文作鷓非也

處痺畢利反說文足氣不至也經文作𦵏字為𦵏同音鼻尸反𦵏非此用

啖米烏感反字林啖啗也謂向口啖也啗音徒敢反

航絀蒼頡篇作騃同蘇南反毛垂白也通俗文毛長曰絀絀也

菩薩本緣集第一卷

薨殞呼引反廣雅薨亡也尔雅薨死也諸侯死曰薨

抗禦魚呂反禦當也詩傳曰武臣折衝曰禦侮也

軌地古文所迹二形同居美反廣雅軌跡也說文車轍也國語軌法也

水瀆徒闢反考工記竇崇三尺鄭玄曰宮中水道也

財賄古文賄同呼罪反通俗文財帛曰賄

第二卷

扼腕又作搯同於責反說文搯把也盈手曰扼廣雅扼持也

睨動而綸反說文目搖也經文作瞞非體也

螺虫港北反方言北謂蝙蝠為蠃螺自閑而東名服翼閑西名蝙蝠

第三卷

一切經音義卷第三 第三十八張 升 六

角張古獄反違戾不順也經文從目作睺非也

佛鬱父勿反字林佛鬱心不安也亦意不舒泄不平也

坑害古効反說文地藏也穿地為害藏五穀也

四阿含暮抄上卷

婆嚩文甲反梵言安陀羅婆波此云

五條

鱗昧上青壩反葛也

嚩末都

盡也天竺品題皆在後也

波菩赤占都頰二反梵言後波菩息也

下卷

撈煞子曷反周成難字云撈窻撈也

窻音烏狹反

囉羅楚快反梵言阿婆囉羅遮此云

光音天

掃跋他細反

法句經上卷

挺埴尸延反下時力反案挺柔也和

也擊也埴土也

漿水烏漿反小水也亦流也經文作

穿非也

蝓螺烏公反方言蜂其小者謂之蝓  
蝓郭璞曰小細腰蜂也下力戈反  
蝓螺也蝓烏結反

噲闢蒼頡篇此亦快字苦壞反廣雅  
快療也音了

水湍土桓反說文疾瀨也水流沙上  
曰瀨瀨淺水也

愚卷五絳勅容二反說文蠢愚也  
災廷雖閔反尔雅廷疾也

逞情丑井反方言自山之東江淮陳  
楚之間謂快曰逞說文逞通也

下卷

訥訥奴骨反訥逞鉞也說文訥訥難  
也訥音而振反

怨職古文飛同子廉反詩傳曰職盡  
也絕也

潏潏仕山反潏潏水流自也  
鳧船胡古反鳧止也

謗訑麻諫反下或作誦同他和反說  
文謗欺也訑不信也

非族青木反族猶聚也周禮族氏族  
集也言梵志非如此也

門闕古文闔同吁域反余雅秩謂之  
闕郭璞曰即門限也秩音田結反  
舊雜譬喻經上卷

輶軻宜作埒同口感口佐反埒軻不遇也  
一鄉古文輶輶二形今作聚同才句  
反廣雅聚居也謂人所聚居也經  
文作聚誤也

跡深尸任反深淺之深經文作淙仕  
宗反說文淙水聲也廣雅淙漬也  
淙非經義

梧木又作棒同電講反大杖也說文  
梧枕也徒活反

徇行又作徇同辟俊反徇猶巡也余  
雅徇遍也謂周遍也亦宣令也

捷拉正言捷值謂所打木也經文作  
拉都札反非也

城隍烏古反字林小城也通俗文營  
居曰隍字從自

襲持古文戡同辟立反襲受也廣雅  
襲及也亦仍也子孫襲祿是也左傳  
凡師輕曰襲注曰掩其不備也又  
夜戰曰襲

下卷

醜煞除禁反山海經女几之山多鵠  
譟譟來到反下虛來反廣雅譟譟鳴  
也說文擾耳也謹卿呼也

悵步胡代反說文悵苦也𪔐悵也  
倒地都老反倒仆也經文作癘非也  
又作搗搗策也

言薩桑曷反正言娑度此譯云善哉  
經文作𪔐非也

𪔐嘗時悅反說文𪔐嘗也廣雅𪔐食  
也經文作𪔐始𪔐反祭名也𪔐非  
此義

擬置都活反祭名也說文拾取也  
詐知其據反謂未知辭也經文作據  
非體也

雜譬喻經

饌饌仕眷反下張芮反說文饌具食  
也亦陳也飲食也方言饌餽也亦  
祭也餽音渠愧反

孛經抄

蚊蜂巨儀反聲類云多足虫也關西  
謂蜚蜚為蚊蜚音求俱反下所誅反  
廝米新移反廝下也廝俟也謂賤倭  
也今取其義



睚眦五賣反下助賣反廣雅睚裂也  
說文以為眦目眦也淮南云瞋目  
裂眦即其義也

媒嬖相列徒木反相狎習謂之媒嬖  
經文作泄瀆非體也

妖孽字體作孽同五竭反說文衣服  
歌謠草木之恆謂之妖禽獸虫蝗  
之恆謂之孽孽孽灾也

魯鈍力古反論語參也魯孔安國  
曰魯鈍也謂人昏鈍也

吃咽宜作咽同音刁吃咽猶堅韌也  
謂人无識也

辜較又作摧漢書音義曰辜固也較  
專也謂規固敗壞專略其利也辜  
罪也摧謂獨木倚也

譙譙又作姁同上財妙才焦二反蒼頡  
篇譙訶也亦媯也下女交反譙譙  
譙呼也蒼頡篇訟聲也

歌謡而招反今雅徒歌為謡說文獨  
歌也

思惟略要經

聃聃都冷反下乃冷反埤蒼聃聃耳  
垢也

愴然呼麦反廣雅歎愴乖刺也猶乖

戾也

佛醫經

析狗字書作析狗二形纂文作猓同

昌制居世二反狂犬也

分別業報略集

悛法且泉反悛改也方言自山東而

謂改曰悛廣雅悛更也

犯忤又作迂悟二形同吾故反聲類

迂逆不遇也

蛆蟻子餘反蛆蛆吳公也一名蛆渠

愚慙都絳反說文愚癡也慙愚也

聾聵古文聵類二形今聵又作聵同

牛怏反生聾聵聵一云聾聵无識曰聵

宮刑居雄反淫刑次死也男女不以

義交者其刑宮男子割勢婦人幽

閉於宮下胡經反罰罪也易曰刑

法也井為刑法也春秋元命包曰

刑字從刀從井井以飲人人入井

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

人畏慎以全命也故字從刀從井

閤身於檢反說文閤堅宮中閤皆閉

門者也謂精氣閉藏也主閉門戶

故曰闐也

龍樹為禪師王說法要偈

謳歌又作臨謳二形同烏侯反說又

齊歌曰謳廣雅謳喜也

飲酣古文甘同胡甘反漢書應劭曰

不醉不醒曰酣又樂酒曰酣

搯掣古文作掣同側伽反方言搯取也

聲類五指搯捉也

飴蜜又作饌似二形同翼之反說文米

蘖也方言飴謂之飴飴音似盈反

訓馴似均反廣雅馴擾也訓善也亦從

也說文謂養野鳥獸使服謂之馴

瘤癭力周反說文瘤腫也腫結不潰

散者為瘤聲類瘤瘰肉也

无明羅刹經上卷

喊喊呼檻反下呼戒反方言喊聲也

喊呵也謂恚聲也又作闐呼歟反

皴剥且司反埤蒼皮皴散也又樹皮

甲錯皴厚亦曰皴皴散音思亦反

皤呂輔孝反說文皤面生氣也經文

作庖俗字也下徒結反

哂哂尸忍反哂哂笑也經文從口作

𪔐非也

下卷

斲破又作斲同先矣反埤蒼斲聲散也  
鼯鼠胡鷄反方言有毒者也或謂之

甘口鼠也

肫贅籀文作𦍋今亦作疣同有流反  
下之芮反小曰肫大曰贅釋名云  
肫丘也出皮上聚高如地之有丘  
也贅屬也橫生一肉屬著體也  
擅調古文作𢵿同斯緣反謂擅衣出  
臂也

四十二章經

輸敬始掄反輸責也說文委輸也廣  
雅輸寫也取也

秦箠又作淩同音七下又作體同音  
瑞江南名醯北人名醢音摸

賓頭盧為優陀延王說法經

增伽古文摺同徂陵反依字所寢摺  
謂猪肘處也

賓頭盧為王說法經

榮樂為明反榮猶光華也光寵也經

文作娑非也

阿育王太子法益壞目因緣經

綏化松佳反介雅經安也

梟汝古堯反冬至日捕梟磔之梟頭在木上也

撓吾乃飽乃撓二反說文撓擾也又撓亂也

元之言元元者非一民也古者謂民曰善言善人因善為之故曰梨元也赦宥赦置也下于赦反宥寬也周禮三省一宥不識二宥過失三有遺忘也

躡蹠又作顛越二形同丁賢反下居月反躡蹠猶頻化也

燎人力隊反燎敎也燎觸也亦燎弄也啗呢說文作諳於禁反大聲也下宜作啗於格反亦大呼也史記啗啗叱咤千人皆廢是也經文作呢於卓反呢憂也氣逆也

馬鳴菩薩傳

縮達烏版反淮南云縮抱而鼓許祿重曰縮貫也

婆數槃豆傳

紱婆字又作紉同甫勿反譯云子依字紱綬也

紕繆匹毗反禮記一物紕繆鄭玄曰

紕猶錯也下靡幼反謬猶錯亂也  
謀誤也方言謬許也說文狂者之  
言也

大藍力甘反筐屬也纂文大筐也

秘柯蒲葢反秘柯摩羅阿秩多譯云  
正勤

一切經音義卷第三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切經音義卷第二十一

大東經

山

翻經沙門玄應撰

大菩薩藏經

大方等十輪經

說無垢稱經

解深密經

分別緣起經

能斷金剛般若經

菩薩戒本

稱讚淨土經

佛地經

勝軍王經

記法住經

六門陀羅尼經

般若心經

大菩薩藏經第一卷

薄伽梵扶劒反言以義摠衆德至尚  
之名也餘則不介故諸經首皆置  
此名舊言婆伽婆訛也

至羅伐尸逸反舊經中言舍衛國或

作舍婆提城又云憍薩羅皆一也

此云聞者城十二遊經云无物不

有國法鏡經言聞物國善見律云  
多有國言多有聰明智人及諸國  
珍奇皆歸此國故言多有國其義  
一也又舍衛者是人名昔有人居  
住此地往古有王見此地好故乞  
立為國以此人名号舍衛國又云  
仙人住處皆古名也在中印度境  
天魔莫何反書无此字譯人義作梵  
言魔羅此翻名障能為修道作障  
碍故亦言煞者常行放逸斷慧命  
故或云惡者多愛欲故

阿素洛舊言阿脩羅亦云阿須倫皆  
梵言訛轉也此云不飲酒又言障蔽  
亦云非天至如鬼神雜受福者即  
度亦通名天言非天者以共三十  
三天闢競故別標名耳又取勝者  
名天劣者非天也

藥叉舊言夜叉亦云閱叉皆一也此  
云能取謂食取人也或云傷者謂  
傷害人也

摩揭陀渠謂反舊云摩伽陀或言摩  
竭陀又作摩竭提皆由梵音輕重  
聲之轉也摩伽此云甘露陀此云

爰名甘露處國上古諸天共阿脩羅鑛海水出甘露安置此國故以名焉又摩揭陀是人名有人往昔於此修諸功德得生天上遂本為名亦言善勝國又名星處國也

鷲峯梵言姑栗陀羅非吒山此云鷲峯或言鷲臺言此山既栖鷲鳥又類高臺也舊云耆闍崛山者訛略也姑音渠乙反矩音俱禹反

僧伽陁尸反舊言僧伽梨此云合謂割之合成也又云重謂重作也王宮聚落著之伏外道衣也

憺怕徒濫反下普白反說文憺安也憺然安樂也怕靜也謂恬然寂靜也憺怕无為自持也

無撓乃飽反說文撓擾也廣雅撓亂也字從木

安繕視戰反謂青紫色也

帝青是帝釋寶青色也以其取勝故稱帝釋青也

天弓亦言帝弓即天虹也音胡公反俗音絳雙出鮮盛者名虹暗昧者名蜺蜺音五奚反

末尼珠摩鉢反舊言摩尼謂珠之總名也

高荅摩借音渠嬌反舊言瞿曇聲之轉也此有三義一名日種二名土糞種三名塗土種也

狻猊蘇桓反下五奚反亦足狻猊如戲猫食帶豹郭璞等注皆云則師子也出西域穆天子傳云狻猊走五百里是也梵言僧訶僧借音私蠅反戲音仕救反

備圓較龍反亦足備均也謂齊等也或作牖俗字也較音勃

網鞆莫睺反蒼頡篇鞆覆也今亦謂覆蓋物為鞆或作縵湯二形借字耳

雙跖又作蹠同之石反說文跖足下也瞿拉坡郎荅反下普何反謂兩蹠骨也郝吏多翼主反舊言郝由他業百俱脰名阿由多百阿由多名郝吏多此數當千億也

諸蘊於粉反梵言塞建陀此翻名蘊由積聚義說名為蘊字從草溫聲

末摩莫鉢反此云死即言人身中有此節也謂若打若搏人即死也

癡瞽公尸反無目謂之瞽釋名云瞽目眠眠然目平合如鼓皮也

罔摩移瞻反或作琰摩聲之轉也舊言閻羅或云閻摩羅此云縛或言雙世謂苦樂並受故云雙也即鬼官之惣司也又作夜磨盧迦亦作閻摩羅杜閻磨此云雙羅杜此云王兄及妹皆作地獄王兄治男事妹治女事故曰雙王也

六處業梵本云阿也恒那此翻名處處謂處所出生之處也舊翻名入失之耳梵本鉢羅吠舍此云入惛耄呼昆反下莫報反說文惛不了也廣雅惛癡也耄忘亂也

摩納婆亦言摩納縛迦此云孺童舊言摩那婆或作那羅摩那又作摩納翻為年少淨行五分律名那羅摩納譯為人皆一也

異生愚異生也言愚癡閻冥不生無漏故也舊言小兒別生以癡如小兒也或作小兒凡夫又作嬰愚凡夫義皆一也有作毛道凡夫或作毛頭凡夫者失之久矣

旃荼羅馳家反謂屠然者種頰之陰名也舊云旃陀羅訛也

被涼渠向反字書云施育於道曰涼今改獵家施涼以取禽獸者其形似弓也

## 第二卷

健達縛渠建反此云食香以香自資故亦言香行或云輟香又言香神近是也或居香山或身有異香言樂神者義譯也舊言軋闍婆亦作軋香和皆國音之不同也

捐路荼渠謁反此云金翅鳥舊言迦樓羅或作加樓羅訛也

緊捺洛奴葛反歌神也頭作馬頭亦言是人非人舊云緊都羅或作真陀羅皆一也

牟呼洛或作莫呼此云大腹行即蟒神也一云大有行龍舊言摩喉羅伽又云摩休勒訛也

嗔鉢烏沒反舊言優鉢鉢羅此云蜜花也鉢特徒得反舊言波頭摩又作波頭暮此云赤蓮花也

拘賀莫候反舊言拘物頭或作拘物



陀此云地喜花

奔茶宅加反舊言芬陀利亦作分陀利此云白蓮花也

覩史多都古反舊云兜率陀或作兜馱多此云知足天亦云妙足天也四洲之由反余足水中可居曰洲言水中平地可居者也

疏伽沙渠陵反舊云恒河此河從無熱惱池東面象口而出也

布怛那都達反舊云富單那或作富多那此義言多是餓鬼中勝者也沒持伽羅子徒得反此云綠豆子乃從母為名出家侍佛左邊舊云目捷連者也

舍利子梵言奢利富多羅或言舍利弗多羅此梵音轉耳舍利母名眼之青精名舍利又母眼似鸚鵡眼因以名焉經中或言秋露子者一義也

所燒奴了反燒惱也說文燒擾也三蒼云燒弄也

蹶失居月居衛二反謂驚駭急疾之自也

靜慮舊言定說文靜審也安也息也  
慮念也思也

遺乏渠愧反遺乏也亦竭也乏少也  
三摩地舊言三摩提此云等持  
陀那徒我反此云施波羅蜜多此云到  
彼岸舊云檀波羅蜜

鄒陀南烏古反下徒我反此云自說  
舊言鬱陀那

### 第三卷

鄒波索迦或言優波娑迦近是也舊言  
優婆塞者訛也此云近善男亦云  
近宿男謂近三寶而住宿也或言  
清信士善宿男者義譯也

鄒波斯迦或云優波賜迦此云近善  
女言優婆夷者訛也

羯羅頻伽居謁反或作迦陵頻伽此  
云好聲鳥也

庭燎徒經反下古文祿同力燒及周  
礼供墳燭庭燎鄭玄曰墳大也樹  
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天子  
百公五十侯伯子三十也

瞻部捺隋金奴葛反或作剌浮那他  
金舊云闍浮檀金名一也但瞻部

樹半臨陸地半臨海中此海水底有金也而水極深然金色激出水上若轉輪王出世諸夜叉等神取此金將來博易故人間有之若著閭中閭色則滅也邨他此言江亦云海也

蘇揭多渠謁反舊言修伽陀或作修伽度亦作修伽多此云善逝即如来德之一号也有三義一讚歎二不迴三圓滿也

目脂鄰陀山舊言目真鄰陀或作牟真鄰陀此云脫

鮮支松延反慕文云白鮮支綰也亦名素縞

瞻博花舊言旃歟迦或作詹波花亦作瞻訇又作占婆花皆方夏之老耳此云金色花大論云黃花樹也樹形高大花亦甚香其氣逐風弥遠也蘇末邨花摩鉢反舊言蘇磨邨花色黃白亦甚香不作大樹纔高三四尺四垂似蓋也

婆使迦花舊言婆師迦或言婆師波利花此云夏生護花

颯然蘇合反疾貝也廣雅颯颯風也  
風吹木葉落聲也

第四卷

標幟比遥反下古文作𣎵同昌志反  
通俗文微号曰標私記曰幟廣雅標  
幟檣也亦頭幟也

灰燼似刃反說文謂火之餘木也方  
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炊薪不盡

曰燼

第五卷

隍池胡光反蒼頡篇隍城下坑也說  
文城池有水曰池无水曰隍

第六卷

寒吃古文作𡗗寒三形今作寒又作  
𡗗同居展反方言寒亦吃也楚人  
語也下古文𡗗同居尤反氣重言  
也通俗文言不通利謂之寒吃

詞疾徒貢反纂文云𡗗詞急也通俗  
文言過謂之𡗗詞說音𡗗貢反  
塵𡗗徒屋反蒼頡篇云𡗗垢也聲類

𡗗黑也廣雅𡗗蒙也

魯銳盧古反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  
魯亦銳也

黃鸝又作鴛同力斯反言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鸝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廣志作黃離留廣異名也

第七卷

誼譁古文悞謹二形今作誼同虛元反下音花誼譁聲也謂言語亂聲

諛諂也諛音女交反諛諂以朱反周書面從曰諛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帝其意道其言謂之諛也

矯飾飢小反矯謂之假詐不實也矜伐居陵反矜謂自尊大也自賢曰矜也

圉豬胡困反說文圉廁也蒼頡篇圉豕所居也

枉仰旨時反字林枉𡵓也

關鍵古文闌鍵二形同奇塞反方言關東謂之鍵關西謂之鑰鑰牡也昵近又作𥅵同女栗反尔正昵親近也昵亟也親昵者亦數也亟音桔

記反

桎梏之逸反下工駕反在手曰桎在足曰梏亦即扣械也春秋疏曰桎

楷俱名為械

則足古文跣跣二形同魚厥五刮二反則斷足也廣雅則危也謂斷足則危也

阿遮利耶此云軌範師舊言阿闍梨或作阿祇利譯云正行謂於善法中教授今知也

紆鬱伊于反說文紆屈也紆縈也曲也鬱哀思也心不安也

貶退碑倫反詩云我位孔貶傳曰貶墜也貶損也減也

車路舉魚反釋名云古者車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下又作輅同盧故反言所以步之於路也

邀請於遙反邀呼召也亦求也

薩伐若而者反此云一切智舊言薩婆若

餽餉徒奚反下戶孤反通俗文酪蘇謂之餽餉蘇酪精醇者也

皓齒胡老反小尔疋云皓白也

第八卷

鄒波拖耶徒我反舊言和上或言和闍皆訛也此云親教亦云近誦以



弟子年小不離於師常逐常近受  
經而誦也又言知有罪知无罪也  
惡癘又作癘同力太反說文癘惡疾也  
埴埴式延反下時力反埴柔也和也  
擊也埴土也粘土曰埴

鼓觸古文敼鼓搏三形同宅庚反鼓  
柱也

駝駝力各反又作橐音託知水泉所  
出負千斤者也

呵喝呼遏反噉謂恣之聲也  
同剡千卧反說文云剡斫也

墜𦰩於甲反下側格反𦰩亦墜也今  
謂以槽𦰩出汁也

寐言生世反通俗文云夢語謂之寐  
聲類云眠內不覺妄言也

愚慧都絳反說文慧亦愚鈍也元知  
專愚曰慧也

弟九卷

逆旅力舉反左傳保於逆旅杜預曰  
逆旅客舍也

中𦵏又作𦵏同於矯反說文𦵏屈也  
折也字從大象形不申也不盡天  
年謂之𦵏也

杜多舊言頭陀此云脩治亦云洮汰  
又言斗數一義也

栽捧古文擻捧不三形今作藥同五  
剖反尔正捧餘也載也言木餘載  
生捧也今之字作拊

第十卷

山犹餘究反說文禺屬善遊蒼頡篇  
云似猫搏鼠出河西似弥猴而大  
蒼黑色江東養之捕鼠為物捷健也  
蜈蚣古文虺同古蜈反礼記蜈蚣未  
蟄鄭玄曰蜈明也明蟲者陽而生  
陰而藏者夏小正曰蜈小蟲也蜈  
塊也塊塊然小蟲動也

不肖先妙反廣雅肖似類也說文骨  
肉相似曰肖今言不肖者謂骨肉  
不相似類不似其先也謂儕惡者  
也字從少從肉儕女耕反

綺繪又作績同胡憤反說文有文曰  
綺五采曰繪繪畫也憤音會

第十一卷

忿懣除淚反尔正懣惡也謂忿怒之  
忿懣恨也

口噤古文噤同渠飲反閉口不開為噤

予稍又作舒裁二形同莫侯反下山  
卓反說文予長二丈稍長一丈八尺或  
作梨俗字也

第十二卷

驍勇古堯反廣雅驍健也勇急也說  
文良馬駿名也

勦敵渠京反左傳勦敵之人杜預曰  
勦強也廣雅勦武也

親姻一仁反余反婿之父為姻說文  
婿家女之所因故曰姻也

郊野音交余反邑外謂之郊周禮以  
宅田任近郊之地鄭衆曰司馬法  
云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  
百里為野

憤恚扶忿反憤盛也怒氣亢盛也  
亦滿也盈也恚於季反

商法舊言霜法或云傷法亦作餉法  
又作儻法皆梵音輕重聲之訛轉  
也此云貝或言珂異名耳

不遑又作惶同胡光反廣雅惶暇也  
言無閑暇也

究槃荼或作恭畔荼又作弓盤荼皆  
一也此云甕形頗似冬瓜也

烏曇跋羅花舊言優曇波羅花或作  
何曇婆羅花此葉似梨果大如捲  
其味甜无花而結子亦有花而難  
值故經中以喻希有者也

何羅怛羅胡古反或言曷羅怛羅此  
云障月舊言羅睺羅亦作羅吼羅  
或言羅雲皆訛也言羅怛羅阿脩  
羅以手喧月時生因以名也又言  
覆障六年在胎為胎所覆也又七  
年在母腹中一由往業二由現在  
往業者昔曾作國王制斷獨覺不  
聽入境獨覺在山七日不得七食  
因墮地獄餘報猶七年在母腹中  
又由現在者瞿夷是懷羅怛羅後  
太子出家六年苦行方得成道於  
六年中瞿夷憂惱四大羸弱不能  
得生至太子成道瞿夷歡喜四大  
有力方乃得生由阿難同時而生  
故首尾七年也如來還國七日即  
度出家也

法祠似茲反余正祠祭也謂以大法  
施故曰法祠也

烏瑟膩沙女致反或作溫瑟尼沙或

作鬱瑟尼沙此云髻髻无上依經云頂骨涌起自然成髻是也

第十三卷

師傳方務反傳附也附近也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曰傳傳相也

祈請集衣反廣雅祈求也今反祈告也館舍古既反客舍也周礼五十里有館館有委積以待朝聘之客字從食今亦作館

咸賕又作贓同作剋反下音求案納受財貨曰咸說文賕以財枉法相謝也蒼頡篇載請曰賕

或饒又作𪔐同五狡反饒𪔐也關中行此音又下狡反江南行此音

或吮食宛似宛二反說文吮嗽也

調譌徒予反下許虐反謂調弄戲譌也譌亦喜樂也

宰堵波蘇沒反舊言數斗波近是也又作偷婆或作兜婆或言塔婆皆訛也此云廟或言墳皆義譯也

依泊蒲各反泊止也楚辭忽翱翔之焉泊是也今亦謂附舟於岸曰泊也時縛迦此云能活或言更活舊言時

婆亦作者婆皆一也

資猶又作蓄同勑六反資財也貨也  
蓄積也聚也

芳者古文作膳同私由反雜味為著  
方言著熟也謂熟食也周礼膳夫  
掌王之膳著鄭玄曰著有滋味者也  
仇正古文速同渠牛反今正仇正也  
相正耦也

苦綸力均反釣繳曰綸綸繩也

亭館徒丁反漢家因秦十里一亭亭  
留也

繞出在哉反廣雅繞暫也僅也不久也  
第十五卷

摩訶諾伽那力謂露身大力神名也  
阿末羅磨鉢反舊言菴磨羅果亦作  
阿摩勒果其葉似小棠花亦白小  
果如胡桃其味酸而且甜可入藥  
分經中言如觀掌中者也

三摩呬哆虛利反此云等引謂引諸  
功德也

三摩半那欲入定時名三摩鉢底正  
在定中名三摩半那也

第十七卷



不訥古文作𠂔同奴骨反說文訥難

𠂔也謂遲鈍曰訥也

梗𦵏加杏反梗強也字林山榆一名

梗有刺如棘也

關闢古文作𨵿同余酌反說文關闢

下牡也

第十八卷

補特伽羅徒得反此云數取趣言數

數往來諸趣也

詭詐居毀反謂變詐不實也廣雅詭

欺也

制多舊言脂帝淨圖或云支提皆訛

也此云聚相謂累石高以為相也

皆可供養處也或初生成道說法

處也

饗饗古文叨飢二形同他高反下又

作餘同他結反說文饗貪也貪財

曰饗貪食曰饗

第十九卷

能探胡串反又音公患反國語服兵

探甲賈逵曰探甲衣甲也左傳探

甲執兵杜預曰探貫也

瑜伽師地以朱反此云相應謂一切

乘境行果等所有諸法皆名相應  
師謂觀行人地即十七地也

諒難今作亮同力尚反今正諒信也  
第二十卷

羯利沙鉢那亦作迦利沙鉢那聲之  
轉也鉢那此云銅錢十六鉢那為  
一迦利沙鉢那

里責昌夷反小尔足云里戲也廣雅  
里輕侮也字從古之也

足趾音止字林趾足也釋名云足一  
進一止因以為名也

駄都徒餓反謂堅實也則如來體骨  
舍利之異名耳

大乘十輪經第一卷

佉羅帝耶山或言佉羅提耶山或云  
佉羅帝山皆一也此云騾林山

牟尼仙莫侯反舊言文尼又作茂泥  
皆訛也

此云寂靜亦翻名仁又言智者此亦  
仙義久在山林修心之屬皆名仙  
人義通内外不唯外道也

頻跋羅蒲沫反或作頻婆羅佛本行  
經云百咄迦羅名頻婆此數當十

地也

激輪古狄反流急曰激說文水之邪  
流急者也

三地直矯反數名也十億曰地十地  
曰京黃帝策有三品或十億百億  
十億也

疫厲營壁反下又作痢同力制反人  
病相注曰疫厲釋名云厲病氣流  
行中人如瘡厲傷物也疫役也言  
有鬼行役役不住也

畢舍遮舊言毗舍閣又作毗舍遮鬼  
名也餓鬼由勝者也亦言癡狂鬼  
羯吒布怛都舊言竭吒富且都此云  
短臭鬼或言奇臭鬼

豈稔而甚反字林禾熟曰稔稔亦李  
也皆取一終之名也

奧閻訶洛鬼烏報反此云吸人精氣  
鬼也

剋魔有作琰魔同以并反舊名閻磨  
羅亦作閻羅皆一也此云變世攝

謂苦樂並受号之為雙也

鐵蒲反羯洛轉古伐折反脂列切曰摩反

帝泥皆音尼拙婆反訶波反古朕摩

或野娜也可

刺惹勸善反下

訖

訖

訖

餘

借音虛

弭餘

餘

驚羈

驚羈

驚羈

痺綻

都賀反

過梨

處

敷祇

徒

荷盧

荷盧

弥李

轉台

第二卷

聰詰又作哲慈二形同知列反余足

哲智也方言齊魯之間謂智為哲

哲明了也

乘馭今作御同魚據反駕馭也謂指

麾使馬也凡言馭者所以驅之也

內之於善也

誣因武于反說文加言也亦欺也以

惡取善曰誣

瘼癩都賢反下按間反廣雅瘼狂也

風病也聲類云癩小兒瘼也

平恕尸預反蒼頡篇恕如也聲類仁

心度物曰恕

所薦祖見反余走薦進也陳也進上

陳列也

生嫡丁歷反主嫡也字書嫡正也公

羊傳曰立嫡以長者何謂嫡夫人

之子尊无与敵也

珣璫如志反蒼頡篇珣在耳也耳璫

垂珠者也

索訶娑各反舊言娑婆或作娑訶此云堪忍亦言雜會世界也

羯洛迦孫馱舊言拘樓孫此云作用莊嚴也

羯諾迦牟尼舊言拘那含牟尼此云金寂也

彌荔多補笈反舊言辟荔多或作闍黎多皆訛也義是其初餓鬼最劣者也

謫罰都草反字林謫過責也通俗文罰罪曰謫廣雅罰折伏也

猜貳而棄反貳之言二也今反貳疑也言有二心皆疑惑也

疇咨直流反下子辭反疇語辭發聲也咨嗟嘆之辭也說文咨謀事也

舍羅此云百舌鳥雄鳥也若言舍利雌鳥也

珍饌說文作饌同仕眷反具食也亦飲食也

乳哺蒲故反哺含食也嚼食也

幽繫又作弗同知立反繫絆也拘執也巨窮古鄧反詩云巨之拒拒注云巨

通也亦音也

蘇跋陀羅舊言須跋陀羅此云善賢  
蘇刺多盧割反此云善樂樂音王  
孝反

溟海亡瓶反海之別流也如渤海等  
也北溟有魚是也

### 第三卷

豔色又作艷同餘臆反方言秦晉之  
間謂美為豔豔亦光也

鷓麥又作燕同一見反今正齋雀麥  
郭璞等云即鷓麥也

### 第四卷

覘覘勑廉反覘謂窺視也覘亦伺候  
也左傳公使覘之是也

號响又作吽狗吼三形同呼苟反廣  
雅响鳴也嘒也

自挑他堯反聲類挑扶也謂以手扶  
取物也扶音於穴反

竭藍婆去謂反舊經云珂羅此言強  
肆驢說文作華葦同仕行反下女庚  
反驢亂也不茂亦曰驢驢

挂其古文作卦同古賢反廣雅挂懸  
兩脛又作蹻同賢定反說文脛脚脰



也脰音下孟反江南呼脰為脰山  
東曰脰敝敝音丈孟反

捫足莫昆莫本二反聲類云捫摸也  
字林捫撫持也

第五卷

殺敵口候反尚書寇賊斲穴范甯集  
解曰寇謂群行政剽者也說文寇  
暴也廣雅寇鈔也剽音芳妙反  
愚忝曰絳反說文忝愚也蒼頡解詁  
云忝愚无所知也亦鉉也

第六卷

嬰纏於盈反嬰猶纏繞也漢書嬰城  
固守音義曰以城自繞者也

營釋說文又作鐸同乃候反除田器  
也釋名鐸以鋤鐸藉耒也鐸音火  
高反

第七卷

礫毒又作礫同初錦反礫惡毒害也  
呵叱齒逸反方言叱呵怒也陳謂之  
呵叱亦可也

舌矜又作齡同其蔭反牛舌病也或  
作矜非也

毗攝淨書言毗攝羅亦云墮葉佛此

云種種變現也

懇切古文誼同口很反通俗文至誠

口懇懇堅忍也

盧至舊言樓至佛此云可愛樂最後

佛也

佛說无垢稱經

第一卷

菴羅衛林舊言菴羅樹園即菴婆羅女以園施佛仍本為名也言衛者此女昔常守衛看護此林也

澍甘之喻上句二反時雨也謂潤生百穀者也借以喻之

方術胥聿反術法也邑中道曰術術通也言无所不通也

離咕種昌葉反舊言離車子或作栗昌亦作離昌又作律車皆訛也此云仙族王種也

帝夷聽之不聞名曰帝視之不見名曰夷言无聲曰帝無色曰夷也

持髭舊經言螺髭者梵本無螺譯人義立耳

隧級辭辭反下音急掘地通路曰隧隧徑也聲類隧延道也級階次也

案西域井如此方古井也掘地為  
隧施安墜級入中取水也舊經言  
丘井者非當梵名故依本譯也

## 第二卷

八無暇遐嫁反言此八難之時無有  
閑暇可修道業也

迦遮末尼舊云迦拓拓音之夜反此  
云水精也

竚立又作佇同除呂反余反佇久也  
謂久立也

## 第三卷

得痊七泉反痊除也

病愈古文瘡同史乳反方言老愈也  
說文愈病瘵也

鼉鼉魚素反下徒多反三蒼鼉大鼉  
也以鼉似蛟而大山海經云江水  
足鼉郭璞曰似蜥蜴大者長一丈  
有鮮彩可以為鼓也

## 第四卷

毗奈耶舊言毗鄰耶亦云毗尼耶皆  
訛略也此云離行行亦道也謂此  
行能離惡道也亦翻為滅分得也  
言謂伏化度者義譯也此有三義

一引載義如十利等功德為此法  
二引載也二調直義能令身口二  
業調伏正直也二上勝地義從戒  
上定乃至上四沙門果地也

鰥宣古頑反釋名云无妻曰鰥無子  
曰獨言鰥人愁悵不寐日常鰥鰥  
然如魚眼不開故字從魚

茵蓐又作鞞同於人反說文車中重  
席也釋名云文鞞車中所坐者也  
用虎皮為之有文采因以下與相  
連著也三蒼蓐薦也

僂生梵言吉利藥住尼亦云帝利耶  
瞿榆泥伽此云僂行舊翻為畜生  
或言禽獸者分得仍未撻該也  
驚悸古文摩同其季反字林悸心動  
也說文氣不定也

猜疑古文職猜二形今作慄同慄來  
反猜亦疑也廣雅懼也

第五卷

詢求秘遵反詢問也諮親為詢詢問  
親戚之議也

師捲又作拳同渠貧反指握為捲辟  
喻也言師之正物不如捲之執握

名而不說也

第六卷

夷塗弋之反說文夷平也亦常也

擔山林梵言竭達羅舊言佉陀羅南  
地多饒此木

協同又作總叶二形同胡頰反余足  
協和也合也亦同也

輕篋又作憊同莫結反說文憊謂相  
輕傷也

解深密經

第一卷

嘉羅縣或作茹羅舊言兜羅絲皆  
一也

餛飩徒奚反下戶孤反謂蘇酪之精  
醇者也通俗文酪蘇謂之餛飩是也

第二卷

大青梵言磨訶泥羅亦是天帝所用  
莊嚴寶也

末羅羯多莫鉢反亦言摩羅伽多綠  
色寶也大論云出金翅鳥口邊能

辟諸毒也

毗濕縛藥此去有種種功能藥也

婆羅痾斯摩默反舊言波羅柰或作

波羅奈斯又作婆羅捺寫皆一也  
第五卷

誕生達坦反詩云誕弥厥月傳曰誕  
大也

分別緣起經上卷

偻曲力矩反廣雅偻曲也言脊不申  
偻偻也

能斷金剛般若經

擔多林時制反舊言祇陀或云祇洹  
皆訛也此云戰勝波斯匿王之子  
也當生之日王破賊軍因以名也  
對面念念即定也慧也言定慧照境  
其猶對面也

拔淚古文播同亡粉反廣雅拔拭也

或作捫莫奔莫本二反聲類云捫  
摸也兩通

羯利王居謁反舊言迦利王或作迦

藍淨王皆一也此云闍諍王

鄒波尼煞曇分烏古反又言優波尼  
沙陀分此數之極也

菩薩戒本

屬耳之欲反國語恐國人屬耳目於  
我事昭曰屬注也漢書音義曰屬



近也詩云耳屬於垣是也

剝鼻古文剝同魚器反說文剝決鼻也割也謂割去其鼻也

刵耳讓記反廣雅刵截耳也

紛聒公活反謹聒也蒼頡篇聒擾亂耳孔也

管御公緩反關主曰管駕善曰御稱讚淨土經

阿泥律陀舊言阿那律或云阿耨樓駄此云無減又云如意往昔曾施辟支佛一食人天受樂于今不減所求如意故以名也

阿濕摩揭婆渠謂反或作阿含磨揭婆此云石藏或是席魄

牟娑洛揭婆或言目娑囉伽羅婆此云馬腦經論中或云車渠

鷺鷥七由反下盧故反鷺大鳥也其羽鮮白鷺白鳥即白鷺也

羯羅頻迦舊云迦陵毗伽又作歌羅頻伽此云好音聲鳥也

加祐古文閤佑二形同胡殺反字林祐者助也

佛地經

眇然彌繞反廣雅眇莫也眇遠也  
遠視眇然寂莫不知邊際也

所都都胡反字林有宗廟先君之主  
曰都城郎之成曰都又人之所聚

曰都

示教勝軍王經

倡優齒楊反說文倡樂也蒼頡篇倡  
俳優樂也諧也戲笑之伎也謂樂  
人所為戲笑以自怡悅也

綺𦘒又作祀同疋丘反廣雅𦘒襍也

通俗文兩複曰𦘒也

錦衾祛金反字林衾大被也

駿馬子閏反穆天子傳曰天子駿馬  
百疋郭璞曰馬之美稱也說文駿  
馬才良者也

瞋目覓田反說文瞋翕也今疋翕合也  
辟手裨佞反謂舒手附身也廣雅辟  
除也

曰暴蒲穀反暴曬也說文暴晞乾也  
字從日從出從艹從米字意也艹音

巨恭反

雨漬在賜反通俗文水浸曰漬漬潤  
濕也

霜封府龍反封厚也固也亦緘檢之也  
筋骨居欣反說文肉之有力者曰筋

字從竹

殉利辟俊反蒼頡篇云殉求也廣雅

殉營也

如來記法住經

均尸舊經中或作拘夷那竭又作究

施城那者以梵言那伽羅此云城

也譯言上茅城者多有好茅故也

枯槁古文瑯說文作藁同苦道反槁

木枯也

阿輸迦此云无憂或言阿育者訛略

也是阿閼世王孫也

訛謗所訶反蒼頡篇云訛誹也廣雅

訛謗毀也

六門陀羅尼經

識謚初蔭反下莫閑反

跋迭

徒結反

隸鑠

書所反

達你

女居反

阿刺

落音反

般若心經

揭帝

渠謁反

莎呵

蘇和反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翻經沙門玄應撰

瑜伽師地論第一卷

大唐新譯

瑜伽師地論第一卷  
瑜伽羊朱反此譯云相應謂一切乘  
境行果等所有諸法皆名相應境  
謂一切所緣境此境與心相應故  
名境相應行謂一切行此行與理  
相應故名行相應果謂三乘聖果  
此果位中諸功德法更相符順故  
名果相應

師地師謂三乘行者由聞思等次第  
習行如是瑜伽隨分滿足展轉調  
化諸衆生故名瑜伽師謂教人以  
道者之稱也舊經中言觀行人者  
是也地謂境界所依所依或所攝  
義是瑜伽師所行境界故名爲地  
即十七地也

喟控烏骨反下徒我反舊言鬱陀那  
訛也此云集總散或言攝散亦云  
攝施

摩呬虛利反此云等引謂勝定地離  
沉掉等平等能引也或引平等謂引

諸功德或平等所引謂定前加行  
故名能引

俳戲父皆反案俳者樂人不為戲笑  
以自怡悅者也三蒼俳嘯也嘯吹  
聲也說文俳戲也幸從戈虛聲虛  
音虛猗反

應哉亨詰古文純同食尔反謂以舌  
取食也

應吮少充食充二反說文吮嗽也吮  
嗽津液也嗽音所角反

若醒思定思冷二反酒歇也通谷文  
醉除曰醒是也

儀路所行為路路亦道也威儀所行  
也謂色依香味為路又威儀依心  
為路

末摩莫鉢反此云死節身中有此節  
也謂若打若搏人即死也

補特伽羅案梵本補此云數特伽此  
云趣羅此名取云數取趣謂數數  
往來諸趣也舊亦作弗伽羅翻名  
為入言捨天陰入人陰捨人陰入  
畜生陰近是也經中或作福伽羅  
或言富伽羅又作富特伽耶梵音

轉也譯者皆翻為人言六趣通名人也斯譯甚矣人者案梵本云末奴沙舊經名摩覓沙此云人亦言有意以多思義有智慧故名為人也是畜无此何得名人斯皆譯者之失也

捫摸莫奔莫本二反案捫摸謂手執持物也字林捫撫持也

咀沫又作𪔐同才与反通俗文咀嚼也三蒼咀噍也又含味也

角力古文斛同古學反廣定角量也角試也說文角平斗斛也皆單作甬或作𪔐者此古文粗字音在古反粗略也𪔐非此用

黑羈奴滿反埤蒼羈胡竿也通俗文羊卷毛曰羈是也

或晴又作𦉰𦉰二形同自盈反聲類云雨止曰晴晴亦星見也

嬉戲又作儔同虛之反說文儔樂也蒼頡篇嬉笑也

麦果書又作𦉰同口果反或言子或云粒又言𦉰皆一也良音通方俗語耳



宗菜子形反廣疋宗本也葉世也謂  
族類繁盛也詩云本支百世是也  
鍵商巨偃反舊云伽訶邨此云堅厚  
至第四十七日肉團方堅實也

黑黯於減反字林黯深黑也言形色  
黯黑也

讌會又作宴燕二形同於鷹反讌飲  
也樂也小會也

粟稗蒲懈反謂草之似穀者也

踣僵又作偵趺二形同都田反下居良  
反偵倒也僵僵也謂反倒僵卧也  
殆盡徒攻反殆近也幾也幾逼近也  
幾音渠機反

殞没于悠反聲類殞没也古今語耳  
銳利羊稅反廣疋銳利也說文銳芒  
也言利如芒也

一磔古文庀同知格反通俗文張申  
曰磔廣疋磔張也開也

枯槁古文稿說文作槁同苦道反槁  
木枯也

激注經歷反流急曰激說文水流凝  
邪急激也

風飈又作颿同比遥反暴風也回風

從下上者也

衝薄補莫反薄迫也相迫近也

頗脰竹遲反梵言塞頗脰迦此云米  
玉或云白珠舊言頗梨是也大論  
云此寶出山石窟中過千年米化  
為頗梨珠案西域暑熱无冰極饒  
此物非冰所化但石之類耳

吒迦字林丁格反又竹格反山名也  
此无會釋所以仍立本名

竭達去謂反此云擔山木此山多饒  
此木故以名也

鷲羅菜一桑反樹名也舊經律中作  
伊羅菜訛也

重級羈立反級次也謂階之等次曰  
級也

遊幸胡耿反幸遇也言人君所至皆  
被德澤故曰幸也

牝象脾盡脾死二反說文牝畜母也  
雌也

沘流普懈反分流也說文水之邪流  
別也廣疋水自汾出名沘

覓伽其非反譯云天堂來以彼外書  
見高處出謂從天來也案佛經而

此河從无熱惱池東面象口出流入東海舊云恒河亦言恒伽河或作恒加迦河皆訛也

循其似均反說文循行也尔定循自也自猶從也案此亦與巡字同

設拉郎荅反樹名也如皂莢樹類而角甚長裏中有絮如絲名妬羅絲堪以為衣者也

執稻俗作稷同加衡反不粘稻也江南呼粳為秈音仙方言也

无耗又作𪔐同痕入聲一音胡結反堅米也謂米之堅粳舂擣不破者也今閩中謂麦屑堅者為𪔐頭亦此也江南呼為麴子音徒草反

顧眄眄見反說文眄邪視也方言自閩而西秦晉之間曰眄

遽相古文递同徒礼反尔定遽迭也郭璞曰謂更易也方言迭代也迭音徒結反

訶𪔐古文𪔐𪔐二形同子尔反鄭玄注礼記去口毀曰𪔐說文𪔐訶也

司𪔐𪔐𪔐反下口計反廣雅司主也說文𪔐大約也字從火

婆羅門此言訛略也應云婆羅欲求  
拏亦言婆羅賀摩拏此義言承習  
梵天法者其人種類自云從梵天口  
生四姓中勝故獨取梵名唯五天  
竺有諸國即无經中梵志亦此名  
也正言靜胤言是梵天之苗胤  
呼刺落葛反亦言牟呼栗多梵音轉  
也舊名摩睺多  
發憤扶忿反憤盛也怒氣充盛也說  
文憤滿也盈也

破殼又作殼同口角反吳會間音哭  
卵外堅也案凡物皮皆曰殼

剖胎普厚反剖猶破也蒼頡篇剖分措也  
豐稔而審反字林稔穀熟也

官僚又作寮同力彫反同官為僚尔  
疋寮官也

邳肆丁礼反下相利反邳謂市中坐賣  
舍也肆陳也所以陳貨鬻鬻之物於  
邳也肆亦列也謂列其貨賄於市也  
迫懈虛業反謂以威力相恐懼也亦  
言懈赫或云恐懈皆一也

近事梵言鄔波索迦此云近事謂親  
近三寶而奉事也

耄熟古文耄耄二形今作耗同莫報  
反礼記八十曰耄鄭玄曰耄悖也  
亦乱也忘也老熟即悖乱多忘也  
牧牛莫禄亡福二反三蒼牧養也方  
言牧飼也

補盧沙舊言富樓沙此云士夫或云  
丈夫談體也補盧衫所作士補盧  
患拏所作皆反下女加能作士

捕盧沙邪所作士補盧沙頽都我反  
所從士補盧煞沙所屬士補盧煞  
所戒反所依士此聲明中七轉呼  
呂聲也

驚駭下駭反蒼頡篇駭驚也廣足駭  
驚起也

流轉梵言僧娑洛此云流轉謂於六  
趣循環往來不絕也若言生死者  
案梵言繕摩此云生來刺謫此云  
死語之別也故以本名謫音女  
咸反

糝糝女殺反今以異色物相參曰糝  
糝亦雜也說文糝雜飯也

渾濁胡昆胡哀二反渾乱也亦水流  
聲也

第三卷

分指愚歷反指分破也字從斤分木

為指字意也今俗作拊皆從斤

池沼之遶反說文沼小池也

孔隙丘逆反說文隙壁際孔也廣雅

隙裂也字從自從白上下小也

有瞋列子作瞬同尸閏反說文瞋目

開閑數搖也

八四纂文作剛古浪反大鼓也

都曇徒南反小鼓也

宰堵魯迦香蘇骨反下都古反舊經

中兒樓婆香是

龍腦香菜西域羯布羅香樹松身異

葉花果亦別初採既濕尚未有香

木乾之後循理而析其中有香狀

若雲母色如冰雪此謂龍腦香也

麝香神夜反又音石形如小麋齊有

香也素泣謚迷細反香名也此無

正翻故存本耳唾洩古文𪔐同𪔐

計反三蒼洩鼻液也蔬菜所於反

凡可食之菜通名曰蔬字林蔬

菜也

果乾蒲穀反小尔足果曬乾也字從



日從出從升米字意也升巨恭反拱手也

休愈許由反下吏乳反廣疋休善慶也愈彊益也

盪滌古文滌同徒朗反下徒的反通俗文滌器謂之盪滌

搨觸又作敦同女卓女卓二反搨執捉也說文搨按也

孺童而朱反孺柔善也童幼少也舊言摩納或云摩郝婆譯云年少或言年少淨行近是也

#### 第四卷

一炮彭孝反瘡炮也說文面生熱氣曰炮也今取此義

歎嘶詰呼曷反次陟鎔反下竹咸反地獄苦聲也因聲為名

郝郝九呼各反寒戰聲也亦因聲為名

匱乏渠愧反少財曰匱暫无名曰乏詩云孝子不匱匱竭也人多不解

作匱字

欸然呼勿反蒼頡篇欸猝起也欸忽也猝音慮骨反

繩拼補筮反謂彈繩星曰拼江南名  
枰音普庚反

若斲部角反鑿也說文斲斫也又補  
治曰斲鑿音慙

若剡烏官反謂十削曰剡挑中心也  
繞入在災反廣雅繞暫也三蒼繞微  
也劣也僅也

鐵弗初眼反字苑云謂以鐵貫肉炙  
之曰弗

椎捧直追反蒼頡篇椎用打物者也  
字從木也

或築古文簣同陟六反說文築擣也  
廣疋築剡也

兩髀補莫反肩髀也或有作膊普莫  
反膊物令薄也膊非今用

敝攝側殺反下之涉反又音輒今攝  
疊物及裙攝皆作此

鐵鈗奇廉反鈗謂鐳取物也通俗文  
鍛具曰鈗鈗持也或作鉗束人頸  
鐵也非今所用也

洋銅以涼反謂炙之消爛洋洋然也  
三蒼洋洋大水也

塘煨徒郎反下烏迴反通俗文熟灰

謂之塘煨

煨𤑔𤑔俱更反此云糞屎虫有紫如針亦名針口虫穿骨食髓者也

黑𦏧力奚反通俗文班黑曰𦏧字林黃黑也

攄掣又作𢵿同側加反下充世反釋名云攄又也謂五指俱往又取也掣制也制煩之使順已也

脊脊又作吕同力舉反脊亦脊也說文吕脊骨也太岳為禹臣委如心吕因封吕侯也

鐵紫今作𦏧又作𦏧同子累反廣足紫口也字書紫鳥喙也或有作𦏧檢諸書史无如此字唯傳毅七激詩云𦏧埴飲泉作此字音與𦏧同似𦏧反

探𦏧他含反說文逮取曰探採取也下丁角反鳥食也𦏧𦏧也

卷縮聲類云此亦𦏧字同𦏧負反詩云有卷者阿傳曰卷曲也

𦏧潰古文𦏧同胡對反蒼頡篇旁决也說文潰漏也

災災則才反釋名云人所燒餘木曰

災災亦災也音似刃反

飲尾又作彙同乃予反字林尾小便也  
淋漏力金反三蒼淋瀝水下也淋瀝也  
悚慄思勇反下力質反謂悚懼戰慄  
也慄亦憂感也

蘇施味舊經中作須施飯此云天甘  
露食也

將化又作贊同子兩反小尔足云贊  
率勸勸也又成也助也

奮戈方問反廣雅奮振也謂揮振也  
字從大從佳從田

揮刃許歸反說文揮奮也振訃也廣  
足揮動也

綺鈿徒堅反字略云鈿金花也

車輅本作路同力故反白虎通曰名  
車為路者言所以步之於路也或曰  
路者正也人君之正車也詩注云  
人君之車曰輅是也

輦輿力展反下羊署羊如二反輦人挽  
車也今王者所乘也車无輪曰輿  
亦輅輅車曰輿

耳瑱都堂反釋名云穿耳施珠曰瑱  
本出西戎

而獲胡郭反草曰刈穀曰獲詩云十月穫稻是也今皆通語也

宏壯胡萌反尔疋宏壯大也宏亦屋深響寬容含物也

繪車胡憤反雜色也論語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也尚書山龍華虫曰繪孔安國曰繪會也會合五采也舊經中言種種車園也

鼓譟公戶反下先到反鼓動也譟誼鳴也雷呼曰譟家語云某人鼓譟却定公是也

談譌許瘡反尔疋戲譌也謂相調戲也譌亦喜樂也

第五卷

不繞乃了反說文燒擾戲也三蒼燒弄也

羈遊居儀反廣疋寄旅羈客也寄音搞

第七卷

颯然乘合反疾也颯颯風吹木葉落聲也廣疋颯颯風也

祠祀似滋反下徐理反尔疋祠祭也天祭也祀地祭也

體胤與振反尔足胤繼嗣也說文子孫相承續曰胤

薄蝕補莫反下神職反漢書日月薄蝕事昭曰氣往迫之曰薄虧毀曰蝕釋名云日月虧曰蝕稍稍侵毀如虫食草木葉也

餉法或云霜法或作饗法又作勝法皆梵音輕重此云具亦言珂異名耳

所祈巨衣反字林祈求福也尔足告也呵也祈祭者叫呼而告請事也

第八卷

流柜又作輓同於草反柜桶也謂堅牛領者也

据多居運反此有二義一云蟻子二云蟻卵既含兩義故宜本名

饕餮他勞反下又作餒同他結反案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殷積不知紀極人民謂之饕餮食杜預曰貪財曰饕貪食曰餮罰黜又作紕同耻律反小罪曰罰廣足黜去也去放也退也

狻猊爲罪反猊惡也字林猊衆也衆



雜亂也

第九卷

恩造在老反廣疋造成也謂恩成此  
事者也

酷異古文譽咭倍三形同口木反說  
文酷急也甚也謂暴虐也

置菟姊邪反菟網曰置置遮也遮取  
菟也

卜羯婆居謁反又作補羯婆聲之轉  
也謂除糞捨死尸等鄙賤種類也  
馳騁直知反下曰領反廣疋馳奔也  
騁走也

第十卷

黑麋於華反謂面黑字也說文中黑也  
偃曲紆府反通俗文曲脊謂之偃偻  
偃亦曲也

喘蘇昌災反氣急也下蘇豆反說文  
瘞逆氣也

僂前力主反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  
命而府身俞曲也

𡗗羸烏皇反𡗗弱也通俗文短小曰  
𡗗𡗗小也

第十一卷

歡娛字詁古文虞今作娛同疑區反  
說文娛樂也書中虞樂皆作虞

猶豫翼周反下以庾反說文隴西謂  
犬子為猶猶性多豫在人前故不  
決者皆謂之猶豫又尔足云猶如  
虎善登木健上樹也

猜度古文賊猜二形今作惔同應來  
反猜疑也下徒各反度測量也

笑睇徒計反礼記不能睇視鄭玄曰  
睇傾視也方言陳楚之間謂眡曰  
睇秦文云顧視曰睇

啞啞乙白反字林笑聲也易云笑語  
啞啞是器仗祛鼻反下治亮反漢  
書制器械之品應劭曰內盛曰器  
外盛曰械一曰無盛曰器仗兵器  
也五月搃名兵人所執持曰仗  
憤內公對反下女孝反說文憤乱也  
韻集內猥也猥衆也內從市從人  
字意也或作關俗字也

懇到口似反通俗文至誠曰懇懇亦  
堅忍也到至也至極也苦也

陋小又作狹同胡夾反說文陋隘也  
不廣大之名也

第十二卷

尺鷃又作鷃同爲諫反鷃雀也亦名鷃鷃一名爲鷃文云開內以鷃爲鷃爛堆也鷃鷃長唯尺卽以名爲一作斤小澤也

蚌蛤蒲講反下古合反出珠白好者也字林燕雀所化也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虛也

浴搏徒官反通俗文半圓曰搏言可團圓也案西域國俗澡浴初訖碎以諸果或藥用蘇爲搏搏摩其身令其潤滑及去風等故名浴搏

盟鉢羅烏沒反此云黛花舊言優鉢羅或作邇鉢羅皆訛也

呵叱齒逸反方言呵怒也陳諫謂之呵叱亦呵也禮記尊客之前不叱狗是也

荏苒而其反下而琰反謂僊忽須臾也第十三卷

宴坐石經爲古文燕一見反說文宴安也謂安息也

陶練捷刀反言切之多也陶謂作瓦器也練謂消鎔也

潤洽又作零同故夫反說文洽霑也  
三蒼洽遍徹也

恒纜都達反下力暫反舊言修多羅  
或作修妬路此云綫也

第十五卷

倡女齒揚反倡嫖放蕩也說文倡樂也  
不慈蘇寸反字林慈順也謙也恭也  
賢括胡堅反士之美稱也又多才也  
賢士堅明故從貝又賢者國之寶  
用與貝同故從貝字意也下又作  
詰同知列反尔疋括知也方言齊  
宋之間謂知為括括謂照了也

目眩古丈迥同胡遍胡蠲二反字林  
眩乱也惑也三蒼覩不明也

角犂妃封反又音封今有此牛形小  
犂上有犂是也

嘶聲又作警同蘇奚反說文嘶悲聲  
也方言嘶噎也聲散也

哮吼古丈燹同呼交呼校二反說文  
虎鳴也一曰師子大怒聲也下古

文响呬二形今作拘又作吼同呼  
狗反聲類呬呬也

咆勃蒲交反下蒲沒反說文咆呬呬

之勃瞋怒也

蹟履丁賢反下又作𨇖同居月反說文蹟走頻也廣疋偵倒也蹟𨇖猶頻什也

祿位盧屋反祿福也案古者人元耕稼多食野廐在朝之人關於田獵官賜以物當於廐處後人因之謂為食廐變廐為祿者取其神福之義也

敦肅古文惇同都魂反說文惇厚也肅嚴也謂嚴整之貞也亦敬也

謬吃古文謬謬二形今作謬同居展反下居乞反方言謬吃楚語也謬難也吃重言也

僥速倉陷仕鑒二反非次而言也札記長者不及无僥言是也僥亦暫也字從入或有作曉字無反小飲也曉非此用

疎肩古文疎機德三形今作簪同須奉所頻二反廣疋聲上也

根栽則来反謂草木植曰栽謂木棒可栽種者也

防郡扶放反此謂女工刺繡裁縫等

業也

第十六卷

黑說大說謂若佛及弟子所說惡法名為黑說所說善法名為大說又四果人及獨覺菩薩等所說名為黑說若佛所說名為大說

燬之又作媿媿二形同麾詭反齊謂火為燬方俗異名也

亭邏徒下反下力賀反漢家因秦十里一亭亭留也邏謂忒屬也遊兵以禦寇者韻略云邏亦循行非違也

親昵又作暱同女乙反尔疋昵近也又亟也親昵者數相近也

第十七卷

詭現居毀反詭誑也不實也廣疋詭隨惡也亦欺也

恣尤禹留反恣尤亦恣也尤過也普燭朱欲反蒼頡篇燭照也然火為照也

諧耦胡皆反下吳口反廣疋諧和也耦合也

身康苦郎反康謂无疾病也安也樂



也亦靜也

所惠胡桂反周礼施其惠鄭玄曰賙衣食曰惠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說文惠仁也愛也

便臻側陳反尔正臻至也

第十八卷

擅名市戰反說文擅專也

諾瞿隨舊經中作尼拘隨或言尼俱盧隨亦作尼俱律又作尼俱類皆訛也舊譯云无節或言從廣

摩迦亦言摩曹迦舊經中作摩樓迦此亦藤類蔓生纏繞樹至死者也凶猾又作殍同許顯反下胡刮反廣疋凶惡也字書猾怨黠也方言九小兒多詐或謂之猾

抄虜力古反漢書生得曰虜斬首曰獲戰而俘獲也虜掠奪取也

窺寄丘規反下又作闢同弋朱反說文窺小視也

楚挺初吕反一名荆漢書陸賈曰秦莊王名楚故敗為荆遂行於世挺擊也楚捶人即痛因名楚痛

庸人與恭反謂常愚短者也心不節

慎口元法言惡人為友也

克伏又作剋同口得反字林克能也  
尔足克勝也

第十九卷

制多舊言支提或言支帝皆一也此云  
可供養處謂佛初生成道轉法輪及  
涅槃處皆應供養恭敬生諸福也  
為墉又作墉墉二形同庚鍾反尔定  
牆謂之墉城亦謂之墉也

繩維又作縮同女心反謂牆繩也本  
撰上縷也

腥臊又作胜同先丁反下來刀反腥  
臊臭也通俗文魚臭曰腥猴臭曰  
臊猴音加

𨔵翔五高反迎飛也飛而不動曰翔  
釋名𨔵遨也言遨遊也

毆擊於口反說文毆擊也字從殳  
淪墜力均反廣疋淪沉沒也

左道資可反左下也上在右也不便  
也札記執左道以乱衆鄭玄曰左  
道若巫蠱及俗禁也

𨔵僅又作𨔵同渠鎮反字林僅財能  
也僅亦𨔵也

波羅延謂西域邑落名也阿氏多弥勒字也或作阿嚧多此云无勝謂无人能勝也舊言阿逸多訛也所蓋呵各反字林蓋虫行毒也廣疋羞蛆毒痛也

第二十卷

達須謂此等人微識佛法不能堅固修行也

蔑戾車莫結反下力計反舊言弥戾車此云樂垢穢人此等全不識佛法也

頑罵吳解反下魚巾反廣疋頑鉉也三蒼罵惡也

阿遮利耶此云軌範師舊經中或言阿祇利或作阿闍梨義譯云正行或云於善法中教授令知名阿闍梨也

談話古文甜譚誠二形同胡快反合會善言也

躁動又作趯同祖到反躁謂擾動不安靜也

溉灌歌賁反說文溉灌也灌注也

第二十一卷

塵宇又作寓二形同于甫反屋宇也  
釋名云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  
也今謂在家如屋中塵恒被坐汗  
不得安靜也

僧伽陟尸反此云合或言重謂割  
之合成又重作也舊經律中作僧  
伽梨或作僧伽致皆訛也

林藪桑苟反平地藁木曰林澤无水

曰藪

嚴酢魚劒反酢之甚者曰嚴

### 第二十二卷

卉木虛謂反百草之揔名也方言東

越揚州之間名草曰卉

姝妙充朱反說文姝好也色美也方

言趙魏燕代之間謂好為姝

鬱丞於物反下之賸之升二反尔足

鬱盛氣也說文丞火氣上行也謂

熱氣丞出上升也

颺颺余尚余章二反謂風所飛揚也

芬馥敷雲反下扶福反芬香和調也

馥香氣也

殀逝又作夭同於矯反說文殀屈也

廣足云夭折也釋名云少壯而死

曰天如取物中天折也不盡天年  
謂之夭取其義也逝往也

怨讎規由反怨耦曰讎讎對也尔正  
仇讎正也怨之正也

梨庶力奚反尔正梨庶丞多衆也

第二十三卷

呀瘵許牙反下蘇豆反上氣病甚曰

呀字從口也

噦噎又作噦同於越反下一結反通

俗文氣逆曰噦塞喉曰噎

癩癩又作瘰同都賢反下核間反廣

疔狂也風病也聲類云癩小兒瘰也

陰痿徒雷反陰腫病也釋名云下重

曰痿也

俱師又作率同所律反字略云將師

也師行也謂將領行也

攢矛庶鸞反攢擲也下又作栽鉞二

形同莫侯反說文矛長二丈也

及鎔以終反江南行此音謂鎔鑄銷

泮也

油糖又作饴同徒郎反錫饴也沙糖

也煎甘蔗汁作之錫似盈反

菹鮮側於反下莊足反酢淹菜為菹

歲魚鱗為鮓周札供五鼈七菹鄭  
玄曰細切為鼈全物若牒為菹中  
國比言鼈江南志名菹牒音治輒  
反或作苴子餘反誤也

拍翹普陌反下渠六反三蒼云毛丸  
可戲者也

拓石古文𢇛𢇛二形今作𢇛同他各反  
攘臂而羊反攘除也謂除衣袖出臂也  
扼腕又作𢇛同於責反說文𢇛把持  
也史記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  
是也

擊劒古歷反謂以長入短劒相擊也  
伏弩扶福反隱伏而發也漢書高祖  
中匈而言足指是也

控弦苦貢反小尔足控引挽也說文  
突厥名引弓曰控弦

投輪投擲也西國多用此戰輪形如  
此間楯櫓繞輪施鐵輻如蒺藜鋒  
極銳利以繩纏之用擲戰象或頭  
或鼻中即破斫也

# 第二十四卷

勇悍胡旦反廣足勇悍果敢也說文  
捍勇有力也悍保也



施慙虛僣反蒼頡篇云布帛張車上為慙也

房德又作采同辟醉反房居也言子居其中也德說文未成秀人所收者曰德也

第二十五卷

耐推奴代反下直追反三蒼耐忍也推打也

礫毒又作礫同初錦反又礫惡也通俗文沙土入食中曰礫

堅頸居盛反字林勁強也字從力詰難去一反廣雅詰責問也

𧈧整知列反下舒亦反開西行此音又呼各反山東行此音𧈧東西通語也說文皆虫行毒廣疋𧈧痛也𧈧舉古文賈同許驕反𧈧誼也誼譁不靜也亦聲也

乞句古賴反又音葛蒼頡篇乞行請求也字從人從亡言人亡財物則求句字意也

盲瞽公戶反无目謂之瞽釋名云瞽眠然目平合如鼓皮也

砂磧清石反三蒼磧水中沙灘也灘

音他難反說文水渚有石曰磧水

淺石見者也

振恤古文振二形同儲胤反小尔  
足振振殺也說文振舉也下又作  
卹同私聿反說文恤收也憂也振  
恤憂貧也

殺援禹眷反助也謂依據護助之言也  
生色可漆生色即金也言生便黃色  
不可變敗也可漆即銀也言色可  
漆變故云可漆也

持毳充芮反字林細羊毛也狩細毛  
亦曰毳也

垺野公營反尔足邑外謂之郊郊外  
謂之牧牧外謂之林皆各七里林  
外謂之垺垺无里數設百里之國  
邑五者之界也

若擘補革反擘裂也廣足擘分也  
姪佚三蒼亦作逸字同與一反蒼頡篇  
佚蕩也樂也

凡百扶嚴反三蒼數之撝名也廣足  
凡總皆也

### 第二十六卷

小札側黠反三蒼柿札也今江南謂

斫削木片為柿閉中謂之札或曰

柿札柿音敷廢反

發層洛登反下祖曾反謂形色慘烈也  
慘烈倉感反下力折反說文慘憂負  
也烈猛盛也

悖惡古文諄慙二形同蒲沒補潰二  
反廣足慙亂也逆也

聰敏眉殞反敏達也廣足敏捷疾也  
聰先知也察也聰必微也

嘲調又作啁同竹包反下徒予反三  
蒼啁調也謂相調戲也

頤隸代多賢結反此言遇時又云室  
星則北方宿也祠之得子仍以名  
焉坐禪第一者是也舊言梨波多  
或云梨婆多皆訛也

憺怕徒濫反下普白反廣足憺怕寂  
寞也亦恬靜也

骹骨又作腕同苦桓苦昆二反埤蒼  
腕尻也髀上也

肋骨力得反說文肋脅骨也字從肉  
或作勒非體也

頤輪胡感反頤頤車也言骨圓如輪也  
齒騁莫班反言齒形行列狀如花騁

因以名也

第二十七卷

筋肌居銀居欣二反下亡厄反說文

肉之力曰筋或作脉俗字体

鑽燧祖桓反下又作墜同辭醉反火

母也論語鑽燧各異木也世本造

火者燧人因以名也

或榛仕巾反廣足木蓼生曰榛草蓼

生曰薄也

或渚之與反尔正小洲曰渚言四方

有水中央獨高可居者曰渚

畢鈴羅風言風著人身班駁如畢鈴

形者也

毗濕婆風又言毗濕波風此譯云不

巧風也

吠藍婆風舊經中或作毗嵐婆或作

鞞藍亦作隨藍又作旋藍皆梵之

楚夏耳此云迅猛風

聰俊又作隼同子閏反絕異也王逸

注楚辭云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傑

第三十卷

猨猱又作猱同公但反字林木莖也

猱下千餘反通俗文肉中

蟲謂之胆字從肉

第三十一卷

學樣翼尚反規模曰揉近字也舊皆作像戒像也今不復行

第三十二卷

澼溢以舟反下與一反案澼溢謂器盛物盈滿

諸維翼佳反廣疋維隅也淮南子云天有四維是也

豫塹胡刁反釋名城下道也豫翱也都邑之內所翱翔祖駕處也

鄔波尼煞曇分舊經中作優波尼沙臨分謂數之極也

募筵亡然反下餘戰反募筵謂連縣不絕長无極也

窯室餘招反通俗文燒瓦竈曰窯至向許亮反說文向北出牖也

喉筒徒東反三蒼竹管也今言喉如筒喻名也

燒燼又作燼同似進反說文火之餘木曰燼即火糟也

眇漭亡紹反下莫朗反眇漭廣大也亦深遠也

別足古文踴跂二形同魚厥五刮二反別斷足也

劓鼻古文劓同魚器反字林劓割鼻也橐袋璆蒼作輜又作排同蒲戒反鍛家用炊火令熾者也

第三十三卷

垣城于煩反四周牆也釋名云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為援衛也

迄至虛訖反尔疋至也方俗語耳

誼譟古文作𠂔又作譟同虛素反廣足誼鳴也內聲也下衆到反說文課擾耳孔也聲類譟群呼煩擾也

激湍古歷反下土桓反激邪流急也

說文湍疾瀨也淺水流沙上曰湍

貪婪又作𦵏𦵏二形同力南反𦵏亦

貪也楚辭衆皆競進而貪𦵏王逸

曰愛財曰貪愛食曰𦵏

第三十四卷

乾曝又作𦵏同祛及反通俗文欲標

曰曝曝微乾也

𦵏騎疋扇反蒼文謂躍上馬也

蹀躞𦵏貪反下渠玉反𦵏蒼蹀躞不

伸也



霖霖音脉木尔走小雨謂之霖霖今  
流汗似之也

圮圻父美反下耻格反圮毀也圻分裂也  
紫翳鳥孔反下於屈反翳威白也翳  
樹木叢生也

巉巖仕咸反廣疋巉巖高也

河瀆徒木反尔定木注澮曰瀆邑中溝

曰瀆

醴水力體反醴甜美也言其水甘如醴  
酒可以養老可以愈患者也

珣利辭俊反蒼頡篇珣求也亦營也  
閼鍵又作閼捷二形同奇塞反鍵杜管  
鎗壯也方言陳楚曰鍵閼中曰鎗  
伊師迦山名也言此山高聳喻我惕也

第三十六卷

野殺牛既反說文殺有次也煞敵為  
果致果為殺

甲冑古文鉤同除殺反說文甲冑鞬也  
散他迦多衍邨迦多姓也行邨子也  
散他標別其類也舊經論中作訕  
大迦旃延或作珊旃延皆訛也

第三十七卷

達羅頭茶呪呪名頭音亡余反

鸚黃又作駕同力贊反方言倉庚自  
關西而謂之鸚黃或謂黃鳥或謂  
之楚雀異名也

不殫多安反无餘曰殫廣疋殫盡也  
而隕于愍反尔疋隕墜落也說文隕  
從高而下也

第三十八卷

鼯鼠胡鷄反說文小鼯也尔疋鼯鼠  
郭璞曰有螫毒也食人及鳥獸雖  
至盡而不知亦不痛今謂之甘口鼠  
聆音力丁反蒼頡篇聆聽也耳所聽  
曰聆也

詁訓古文作詁今故同姑護反又音  
古說文詁訓古言也訓道也釋也  
師拳又作撻同棗負反指握為拳辟  
喻也言師之正物不如拳之執握  
爰而不說也

係念古文繼繫二形同古帝反說文  
係繫束也亦相嗣也

第三十九卷

媒媾莫來反下古豆反媒謀也謀合  
異姓使相成也白虎通曰媾厚也  
重贅曰媾

單羅古文羅勤二形同竹校反捕魚籠也

宜璵渠向反字書施胃於道曰璵其形如弓者也或作捥俗字也

饒嗜仕咸反不廉也下又作睹饒二形同視利反說文嗜欲意也貪无厭也

乳哺蒲路反哺含食也謂口中嚼食也哺針也

曉喻又作諭同吏句反三蒼喻辟諫也喻亦曉也論語君子喻於義是也撓濁乃飽乃校二反說文撓擾也又曰撓乱也

敝愧女盞反小尔疋面慙曰敝方言自愧而見上謂之敝字從皮赤意也自揆渠癸反尔疋揆度也謂商度也樹脩時注反廣疋樹立也九置立皆曰樹也

供贍聲類作饒同時焰反字書贍足也音子喻反供足也亦助也

衙賣古文衙同胡麵公縣二反說文行且賣也廣疋衙誼也

蓄積又作穡同耻六反廣疋蓄聚也

亦積也

稍裁公玄反下以職反說文麦莖也  
裁穀麦莖也

第四十卷

啓道又作啓同苦札反說文啓開也  
導引也

搗義又作魔同虛皮反舉手曰魔謂  
手之指也

荷乘古文柯今作何同胡我反又胡  
歌反小尔疋何揭擔也謂擔負也  
正延以旃反

止慙又作惛疑二形同却屬反尔疋  
慙息也止之息也

蚩謂充之反三蒼蚩輕侮也小尔疋  
蚩戲也下寸笑反謂謂嬉弄譏責  
也呵也

謙冲說文作𡗗同除隆反字書冲虛也  
巨力其吕反字林巨大也方言齊宋  
之間謂大曰巨說文巨大又作鉅

第四十一卷

遮遏古文闕同於曷反尔疋遏止也  
謂逆相止為遏遏亦遮也

牽堵波蘇沒反下都古反此云廟或

云墳義翻也或云大聚或言聚相  
謂壘石等 high 以為相也舊經論中  
或作蘇偷婆或作數斗波或作堯  
波或云偷婆亦作塔婆皆訛略也  
宰官祖殆反聲類云宰治也謂治邑  
吏也廣疋宰制也謂制事者也  
誼譁虛元反下呼瓜反三蒼誼言語  
詢詢也譁言語澆澆也詢音徒  
刀反

紛聒敷雲反下公活反紛乱也聒誼  
語也蒼頡篇聒擾耳孔也

懽戾或作籠同祿公反下三蒼作倭  
同力計反倭戾也謂倭戾耐強也  
綜集子送反綜習也三蒼綜理經者  
也謂撝縷持絲交者也

#### 第四十二卷

同齡又作矜同歷經反字林年齒也  
礼記古者謂年為齡人壽之數也  
攜從胡閏反廣定攜提挈也謂提持  
也漢書孟康曰攜連也亦率將行也

探甲胡榜工惠二反左傳探甲執兵  
杜預曰探貫也國語服兵探甲賈  
逵曰探衣甲也

第四十三卷

泯一弥忍反尔足泯盡也廣足泯絕滅也

傘𦰩又作繖同先岸反謂張帛為行路以自覆者也下先𦰩反鑿腹令空薦足者也

法溟莫經反說文小雨溟溟也莊子南溟天池也

第四十四卷

璫印巨於反字書玉名也耳璫也印辟印也

儲器直於反儲貯也備也謂蓄物以為備曰儲也

藻飾俎老反水草之有文者盡藻菜於衣以為服章也

格量加額反蒼頡篇格量度也

不序齒亦反拍序也漢書音義曰序不用也說文序却屋也廣足序推也

不譴去戰反蒼頡篇譴訶也廣足譴怒也說文譴謫問也

第四十五卷

闌闐胡閑反下胡對反說文闌闐市門也



第四十六卷

曩昔奴朗反尔足曩久也猶往久古昔也

第四十八卷

牟婆羅或作謨薩羅或作摩娑羅亦作目婆羅梵言訛轉也此云馬腦案此寶或色如馬腦因以為名也廟填古文寘同徒堅反三蒼廟雜也間雜也廣足填塞也亦滿也或作鈿非此用也

侵掠又作剽同力尚反通俗文遮取謂之抄掠謂強奪取也

第四十九卷

鑿泥耶蹲烏奚反下市炙反庶王名也舊經中伊泥延又作因尼延亦作唵尼延皆一也唵音一賢反

勢峯謂陰莖也舊言馬陰藏相是也羯羅頻迦或作歌羅頻伽或作加羅毗迦亦作迦陵頻伽皆梵音輕重聲之訛轉也此云好聲鳥也

烏瑟膩沙又作嗚瑟尼沙或言鬱尼沙此言髑髏謂頂骨涌起自然成髑也膝股又作骹同公戶反說文股髀也

釋名股同也為強固也

兩臂徒昆反曉肉高厚者也廣足髀

豚也髀音苦昆反

臚臚呂於反臚腹也釋名去腹前曰臚

齟腭丘魚反下又作齟司五各反齟

居也齒所居也腭齒內上下肉根

畢也根音語巾反

蠲除占玄反方言南楚疾愈謂之蠲

郭璞曰蠲除也方俗語異耳

肴饌胡刀胡交二反下仕眷反廣足

肴肉也亦菹也說文饌備具食也

謂飲食也

犢戾古猛反漢書益康注去犢強也

戾很也字從犬

婆羅痕斯女黠反或去婆羅捺斯又

作波羅奈同一也舊譯去江遼城

### 第五十卷

誠勗古雍反下許玉反誠警勗也亦

偻也方言齊魯謂勉為勗勵也

輕穀胡木反似羅而疏似紗而密古

有慘穀霧穀言細如霧也

### 第五十二卷

焚燎古文炙爇二形同扶雲反下又作

燎同力照反說文焚燒田也字從  
火燒林意也燎放火也火田為燎  
焰颺俾遙反小火也又作燂說文飛  
火也蒼頡迸火曰燂也

第五十三卷

塗冠古翫反謂冠著花為冠也

赫奕餘炙反廣正赫明也奕盛也謂  
光明昱曜也字從大

第五十五卷

愚魯力古反論語參也魯孔安國曰

魯鈍也

第五十六卷

惡又聚惡又樹名其子形如無食子  
彼國多聚以賣之如此閒杏人故  
以喻也

安繕郵市戰反舊言安禪郵此云眼  
藥也

耳輪彼國王等或用金銀作此耳輪  
形如鉞支耆耳注中用以裝飾故  
名耳輪也舊經言耳渠者應是也  
魯達羅天此云暴惡自在天之別名也  
毗瑟簸天奴故反舊云毗搜細或言  
毗細皆訛也此當幻惑義是伐數

天別名也舊言婆藪天也

世主天此梵天之異名也

第五十八卷

𩇑𩇑又作沛同子札反廣疋𩇑𩇑也  
謂手搦出汁也

浪者巨夷反此云癡虫謂狩畜也家  
語云食草者愚是也

歧路古文𡵓𡵓二形同渠宜反尔疋  
道二達謂之歧釋名物兩為歧此  
道似之也

喻焉

第五十九卷

厭禱於𡵓反下都道反字苑厭厭內  
不祥也山東音於葉反說文告事  
求神曰禱禱請也請於鬼神也

尸半尸此是呪法西國有此謂呪於  
死尸令起煞人半尸者呪令起坐  
令起尸鬼煞人故半尸

第六十卷

礧石徂茲反𡵓蒼礧石謂吸鐵也  
沙利藥迦謂彼國邑落名也  
羯吒斯居謁反謂貪愛之別名也

傷悼徒到反方言秦晉謂傷為悼悼亦哀也

努撰又作勞同力咨反下居縛反努劃也直破曰努瓜傷曰擢劃音胡麦反

妻孥奴胡乃故二反小尔足云孥子也閭邑呂居反周礼二十五家為閭閭里門也說文閭侶也五家相伴侶也第六十一卷

錫賁星的反賜與也尔足錫賁賜也謂上與下之辭也

懌快於亮反謂忿恚也亦快快然心不伏也

懊恚於報反懊恚悔恨也

頒賜又作班同補頰反小尔足頒賦布也尔足班遍與也

勞来郎到反下力代反慰勞也廣足来懃也勞来不怠也或有作賚賜與也賚非此義

諮詢私遵反詢問也左傳訪問於善為諮諮親為詢諮問道也詢問親戚之議

罄竭古文室同口定反說文器中空

也尔疋罄盡也

俳優於牛反字林倡優樂也謂調戲

作樂也

博弈古文簿下餘石反方言博或謂之棊自閔而東齊魯之間皆謂圍棊為弈

英傑奇列反千人為傑傑亦特立也才能也

耽酒古文燃𩚑二形同都舍反下古文𩚑同亡善反說文燃樂也嗜也酒耽於酒也謂酒樂也

第六十二卷

瑟杜勑里反舊言俱締羅譯云膝也言膝骨大也

第六十四卷

鱗角理真反仁狩也說文鱗鱗身牛尾一角角頭有肉不履生虫不折生草音中鍾吕行中規矩不入陷網文章彬彬然也亦靈狩也

第六十七卷

傲誕五誥反下達坦反傲謂不恭也廣足傲輕傷也誕大也不實也

絢藻呼麴反字林文成曰絢絢亦文



章之貞也藻水草之有文者也  
伐地迦人名也從人名經為此人說也  
暴燥蒲卜反來老反釋名燥焦也說  
文燥乾也

第六十八卷

若蘭又作躑同力丹反通俗文縱失  
曰蘭也

賄貨古文賄同呼罪反財貨也通俗  
文財帛曰賄周礼通貨賄鄭玄曰  
金玉曰貨布帛賄

肪膏音方脂肪也通俗文在腰曰肪  
肪尻也三蒼有角曰肪无角曰膏  
第六十九卷

餹餹音提胡酥酪之精醇者曰餹餹  
通俗文酪酥謂之餹餹是也

第七十卷

曠暮許軍反楚辭與曠黃而為期王  
逸曰曠黃黃昏也暮晚也

銓量又作砵同七泉反廣雅稱謂之  
銓銓謂銓量輕重也

第七十一卷

中的知仲反下又作弣說文作的同  
鄒歷反的明也射質也謂的然明

見也今射墀中珠子是也

從容且容反廣足從容舉動也謂詳審閑足之貞也

河濱比人反字林濱水崖也廣足濱湄浦岸也

第七十六卷

毀讞徒木反謗讞也廣足讞痛也謂怨痛也

玼著古文睹同私由反貴異名玼雜味為著著謂有滋味名也方言著熟食也

第七十九卷

騫脣去焉反廣足騫舉也

適尔又作攸同以周反小笑也笑離齒也漢書項岱曰適寬舒顏色之貞也又作猶然猶笑貞也

迦理沙般拏女家反般拏此云銅錢十六般拏為一迦利沙般拏

第八十三卷

襲師古文戩同辟立反左傳九師輕曰襲掩其不脩也

摩納縛迦此云儒童或云年少淨行舊經中言摩納等是也

底沙比丘名也為之說經名底沙經  
此亦星名也因星立名西國多此也

第八丁四卷

揉接奴和奴迴二反說文接摧也兩

手相切也

破折普彼反纂文云破折也破猶分也  
僵仆蒲北芳務二反仰謂之僵伏謂  
之仆說文僵却僵也仆前覆也

皓首胡老反小尔足皓素白也

黃皺七旬反字略云皺皮細起也

徂落又作殂同在胡反尔足徂落死也

笞罰又作抬同丑之反廣足撻笞擊

舄鹵又作渴鹵二形同齒亦私亦二

反下力古反說文渴西方鹹地也

你伽女履反此云流注不斷亦言害

為舍兩義仍立梵名也

遽務又作遽同渠庚反遽急也亦畏

懼也

第八十五卷

鳩集居牛反尔足鳩聚也謂收聚也

圜圜力丁反下魚吕反獄名也三王

始有獄

幽繫知立反詩傳曰繫絆也謂拘執

切韻篇卷第三 第四十九卷  
也兩足不相過謂之繫

第八十六卷

怒憾胡紺反廣疋憾怨恨也字林憾  
不交也

浸淫七林反浸淫者轉大之言也浸  
淫移徙處曰廣也

微褊卑緬反說文褊小也尔疋褊急  
也匿也

第八十七卷

慧愚下絳反三蒼愚无所知也亦銳  
也廣疋慧頑器也

茫然莫唐反業茫然冥昧不明也  
踰隍胡光反三蒼隍城下坑也說文

城池有水曰隍

宮闕釋名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為  
道也

第八十八卷

歔歔欣居反下欣既反蒼頡篇泣餘  
聲也亦悲也

拊膺芳舞反下作膺同芳疑反拊拍  
也廣疋拊擊也膺匈也

冤結古文冤窓二形今作宛同於元  
反說文冤屈也廣疋冤枉也思念

煩冤也

阿死羅摩登祇梅茶女名也摩登祇女之總名阿死羅女之別名此女由卑賤故恒以掃市為業用供衣食也

被竿側格及安竿猶壓也謂以槽竿出汁也

審訥古文訥同奴骨反訥遲鈍也說文難也

第八十九卷

朋儔直流反同門交曰朋疇類也等也王逸注楚辭云二人為疇四人為疇疇猶伴侶也

臺曹徒登反下莫崩反韻集云失卧極也

評訕疇尔反下資尔反通俗文難可謂之評訕

憊尔知劣反聲類云憊短氣也憊憊亦憂也

第九十卷

覆苦舒鹽反茅苦也尔疇疇白蓋謂之苦言編管以覆屋曰苦也

勉勵靡辯反下力制反勉强也謂自

勸強為勉勵也勉力為勸也

第九十一卷

僊歸又作倏倏二形同書有反僊急疾之貝也

管茅古願反尔足管茅屬也

如鴝除禁反郭璞曰大如鴝紫綠色長頸赤喙食地也

孑然居列反案孑猶單已孤獨也說文孑无右辭曰孑

泓流翼泉反字林從水而下曰泓流也泓亦綠也

火鷄古奚反性多躁列故以喻焉

第九十二卷

漂漾正遙反下翼尚反案漂漾搖蕩也

第九十四卷

啖食古文噉又作啗同子盍反通俗文入口曰啗又虫食曰啖

不允弋准反允當也允信也尔足允誠也

第九十五卷

纖繳之若反謂矰之射者也繳經也矰音增弋射矢也

瞽膜又作翳同於計反下音莫韻集



云醫目障病也

睽弥菜式并反其菜苦也娑羅菜光

淨也娑羅此云牢實

箭枯占活反釋名箭其末曰括括會也謂與弦相會也

枕梯古文橫牘二形同古黃反聲類作輓車下橫木也今車牀梯舉下橫木皆曰枕也

三槍千羊反說文槍距也三蒼木兩頭銳曰槍

撓攪呼高反下古卯反說文撓攪亂也第九十七卷

穌息先胡反小尔疋更生曰穌穌亦息也

瘠田古文瘠瘠瘠三形同才亦反說文瘠瘦也亦薄也

言洪餘質反說文水所蕩決也

第九十八卷

哀讚補高反案哀猶揚美之也進也猿猴又作𢶏同禹煩反似獼猴而大辟長其色有黃有黑鳴聲其哀五百歲化為獼猴壽千歲獼音居縛反

捐摩初委反通俗文捫摸曰捐或作

揣借字耳

汎成又作泛同疋紉反廣疋泛普也  
浮也泛濫也

乘駕食證反三蒼載曰乘馬曰駕

土丘古文至說文土之高也尔疋非  
人所為為丘一曰四方高中央下  
赤曰丘

### 第九十九卷

種蒔時至反栽時也謂更種曰蒔也  
波輸鉢多此塗灰外道名也遍身塗  
灰黻則有刺不刺衣繞蔽形但非  
赤色為異耳事魔醯首羅天

簡靜古限反尔疋簡大也亦略也

### 第一百卷

蕭然来條反詩傳曰蕭蕭言不誼諱也  
變草古文草悻諱三形同古校反草  
更也字從三十從口口為國邑國  
三十年而法更別取別異之意也

口音辜

### 一切經音義卷第三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三

轉

翻經沙門玄應撰 定矣

顯揚聖教論

對法論

攝大乘論

廣百論

佛地經論

掌珍論

王法正理論

大乘成業論

正理門論

大乘五蘊論

顯揚聖教論第一卷

稽首古文誦同苦礼反說文稽下首

也白虎通曰所以稽首何稽至也

首頭也言頭至地也周礼太祝辯

九拜一曰頓首二曰頓首是也

將紹古文繫同市遠反介足紹繼也

謂繼續先宗也謚法曰䟽遠繼位

曰紹

錯綜相送反謂錯要其文綜理其義

也廣雅錯廁也言相間廁也綜摠

也。拊括文義也。錯亦拊也。校理也。說文綜機續也。謂持絲交者屈繩制經令開合也。綜紀也。紀領絲別也。駛流山吏反。蒼頡篇駛疾也。字從史。善輓又作扼同。於草反。攝也。說文輓車前也。謂輶端壓牛馬領者也。攝音草。

惻愴古文惻同。楚力反。下初亮反。說文惻痛也。廣雅惻悲也。愴傷也。

迦多衍邨姓也。因姓為名。舊言迦彌

延訛也。

心詭居毀反。詭謂變詐不實也。廣雅詭誑也。欺也。

忌憚柔記反。下徒旦反。忌畏也。恐也。憚難也。驚也。

甘執古藍反。廣雅甘樂也。嗜欲之意也。甘嗜元猷也。說文甘美也。

勉勵靡辯反。下力制反。勸獎也。勉強也。謂自勸強也。勸相勸勵也。亦勉力為勵。強音巨兩反。

悵快勅亮反。下於亮反。說文悵望悵也。快心不服也。

所吞他痕他賢二反。吞謂不辭也。說

文吞咽也廣雅吞滅也

漢沼又作谿同苦美反下之遶反余  
足水注川曰谿說文沼小池也

巨壑其吕反下呼各反巨大也余足  
流水深則成壑壑亦溝池也

炎燎于廡反下力照反炎亦燒也說  
文炎火光上也燎放火也火田為  
燎也

寡廷志悉餘戰反謂連綿不絕也

灰燼又作燼同似追反說文火之餘

木曰燼

扣絃苦後反廣雅扣擊也絃謂琴瑟  
等也

拊草芳主反拊猶拍也下古按反草  
鼓也

黏勇女廉反蒼頡篇黏合也說文相

著曰黏下瑜種反謂雄武果決也

謚法曰知死不避曰勇懸命為仁

曰勇

靜慮慈井反說文靜審也安也息也

慮念也思也舊言定梵云默行卽

漏遺桀愧反之財曰遺札記卽財不

遺鄭玄曰遺乏也詩云孝子不遺

傳曰匱竭也

## 第二卷

鄔波陀耶烏古反下陀音徒我反此  
云親教或言郁波葉耶夜亦云近  
誦以弟子年小不離於師常遙常  
近受經而誦也舊云和上或云和  
闍皆于闍等諸國訛也義譯云知  
有罪知無罪為和上也

阿僧企耶丘豉反此云无央數舊言  
阿僧祇訛略也

溫冒烏昆反論語溫故而知新何晏  
曰溫尋也鄭玄注札記云後時習  
之謂之溫溫煖也取其義矣

## 第三卷

奘根而究反梵言沒栗度此言契物  
乘曰定也

阿世耶此云意樂樂音五孝又亦言  
種子

預流翼度反梵言率路多阿半那此  
言預流一切聖道說名為流能相  
續流向涅槃故初證聖果創發勝  
列故名預流預及也參預也舊言  
須疑多分得也須陀洹者訛也或



云逆流或言入流亦云至流皆一也  
一問古閑反梵言翳迦鼻至迦翳迦此  
云一鼻至迦此云間間謂罅隙孔也  
說文間隙也言有一間隙在不得  
般涅槃也舊言一種子者梵言鼻  
豉迦此言種斯或譯者不善梵言  
或筆人不尋本語致訛說失也  
羯伽祛謁反此云犀牛畎沙拏此云  
用謂犀牛一角一亦獨也喻獨覺  
也言二獨居山林也毗婆沙作  
竭伽月藏經作祛伽皆訛也

第六卷

什物時止反什聚也雜也謂資生之  
物也今人言家產器物猶云什物  
物即器也江南言什物此土名五  
行史記舜作什器於壽丘漢書貧  
民賜田宅什器並是也

摩怛理迦都達反舊云摩德勒伽亦  
言摩夷此云行母亦云本母或云  
行境界謂起行所依能生行故也  
工業古紅反詩云工祝致告傳曰善  
其事曰工

弗攝波業經亦言申怒林或作申怒

波林樹名也此譯云實木舊言葉喻多少經是也

所祈巨示反廣雅祈求也余足祈叫也叫呼請事也

### 第七卷

樹抄弥逸反通俗文樹鋒曰抄抄謂微細也

官僚又作寮同力雕反余足僚官也同官曰僚

或翹祇還反廣雅翹舉也余足翹危也舉足懸危也

蝸虫古華反說文蝸螺也

### 第八卷

俱胄竹尸反佛本行經作拘致云二百百千名一拘致數當千万

素怛纜力暫反此譯云綫舊言脩多羅或云修妬路皆訛也

吠舍扶廢反舊言鞞舍此云坐謂坐佑也荼天竺國俗多重寶貨此等營求積財巨億坐而出內故以名焉

戎陀羅輸句反舊言首陀謂田農賈學者也此等四族國之大姓也

### 第九卷

伊師迦山名也言此山高聳我惕如之故以喻也

第十卷

商賈始羊反下公戶反行賈曰賈坐賣曰賈白虎通曰賈之言商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賈固也固物以待民求求其利也賈亦通語也

能祀徐理反尔正祀祭也亦地祭也方域為通反說文域邦也廣雅邦域國也

詰問丘逸反廣雅詰責也說文詰問也鬱尔於勿反謂樹木叢生鬱鬱然氣盛也

颯然來合反疾良也謂風吹木葉落之聲也

唐捐徒郎反下以專反唐徒也徒空也說文捐棄也

薄蝕補莫反下神職反小尔疋薄近也漢書日月薄蝕韋昭曰氣往迫之曰薄虧毀曰蝕如虫食草木葉也毗羅婆果亦云頻螺果或言避羅果皆訛也果形金色如甘子大西國

祠天多用此木作幢莊嚴供養也  
餉佉尸尚反此云貝或言珂舊云懷  
佉或云傷佉

第十一卷

尚論市讓反廣雅尚高也說文尚曾  
也尚亦上也

倡女齒楊反娼女也說文倡樂也  
雨衆于奔反梵言嚩利沙亦云跋利  
沙此云雨外道名也鍵拏此云衆  
謂雨等師徒之衆故云雨衆也

銓量又作琰同七泉反稱衡也廣雅  
稱謂之銓所以稱物知輕重者也  
判定口干反廣雅刊削也亦定也除也  
凌侮又作凌同力蒸反三蒼凌侵也  
廣雅凌犯也下三府反廣雅侮輕  
也言輕傷也凌徒水

遞下古文遞同徒礼反方言遞代也  
謂更代也

目眩侯通胡蠲二反字林眩乱也三  
蒼眩視不明也

纒取在災反廣雅纒暫也亦劣也不  
久也

未愈古文瘡同瑜乳反方言愈差也

說文愈病瘵也

迦末羅病舊云迦摩羅病此去黃病或云惡垢言腹中有惡垢即不可治也角犂妃封反又音封今有此牛形小膊上有犂者也

形悞奴課反三蒼悞弱也廣雅柔熨少悞也

嘶聲又作誓同蘇奚反說文誓言悲聲也方言嘶噎也痛也

嗥呼古文噍同呼交呼按二反說文庸鳴也大怒聲也下古文啍呼二形今作狗又作吼同呼苟反呼嗥也

咆呼蒲交反說文咆嗥也廣雅咆鳴也瞋目又作眠同莢田反說文瞋目翕也眠寐也卧也

敦肅古文惇同都毛反說文惇厚也下思六反肅苟也嚴也謂嚴整之貞也亦戒也自警戒也

鄙俚補美反下又作野同力子反鄙陋也說文五鄴為鄙鄙野也蒼頡篇國之下邑曰野漢書質而不野如淳曰雖質猶不如閭里之鄙言

也鄭音祖旦反百家也

𧈧𧈧古猛反𧈧強也字從犬

過隙丘逆反說文壁際孔也字從白

上下小

蹇𨇲古文作𨇲蹇二形今作蹇同飢  
展反方言蹇𧈧也楚人語也蹇難  
也下𧈧立反說文𨇲不滑也字從  
兩止四止止則不通字意也

竦肩古文竦𨇲二形今作𨇲同頌奉  
𧈧項二反廣雅竦上也跳也

酷𧈧古文𨇲𧈧𧈧三形今作𨇲同口木  
反說文𨇲𧈧也甚也亦暴虐也

第十二卷

達羅弭弥尔反呪名也此無正翻但  
在本耳

傳述𧈧聿反述謂訓其義也尔足述  
脩也

没力伽羅子亦言勿伽羅勿伽此云  
胡豆即是綠色豆也羅此云取依  
此間語應言取綠豆此是其姓上  
古仙人名勿伽羅不食一切物唯  
食胡豆故名取胡豆是此仙人種  
故以為姓也舊言目捷達訛略也



鄔波第錄烏古反下尸藥反舊言優波提舍此云論義也

深邃古文隊同私醉反說文邃深邃也第十三卷

精懇古文作詎同口很反通俗文至誠曰懇懇亦堅忍也

鄔波婆婆亦言優波婆婆此云近住謂受八戒者近阿羅漢等善人而住也

杜多亦言菰乳多此云洮汰亦言修治又云斗數或言搖振亦曰棄除一義耳皆謂去其衣服飲食住處三種欲貪也舊言頭隨者訛也經中亦作十二擔行菰音徒斗反汰音大

### 第十四卷

毗瑟敷天奴故反亦言毗搜細天此當幻惑義此天有大威德乘金翅鳥行行時有輪以為前導欲破即破无有能當也

西你迹女履反此云有軍外道名也舊云先尼訛也

高答摩此有三義一云曰種二言牛

重種三泥土種以瞿名目九義故也舊言瞿曇因緣具如經說

蹉跎渠負反下渠玉反埤蒼蹉跎不伸也說文作趺謂行趺趺也案蹉亦曲也趺音錄

燒乱乃了反惱也說文燒擾戲也二蒼燒郭璞曰燒弄也廣雅撩挑撩燒也

里閉力擬反下胡且反五鄰為里謂二十五家也里居也方居一里之中也閉門也謂巷門也

乾曝古寒反下又作吸同祛及反通俗文欲焙曰曝

第十七卷

邪佚古文泆同与一反蒼頡篇佚揚也佚樂也揚音蕩

率羅酒此云米酒米辣耶酒謂椒莖花果等雜酒末陀酒謂蒲桃酒

第十九卷

代勒迦梨此云闔力

如鷄為鷹反鷄雀也亦名鷄鷄蔡文云闔中以鷄為鷄爛堆是也

場壠治羊反方言埽埽封場也下力

悚反耕穰有界埒者也垣音遲埒

音劣

## 第二十卷

艱難古閑反說文土難治也

剖析音厚反剖猶破也中分為剖下

思狄反析分也

波羅闍已迹此云他勝謂破戒煩惱為

他勝於善法也舊云波羅夷此言

无餘若犯此戒永棄清衆故曰无餘

## 對法論第一卷

爰發禹元反爰引也余足爰曰於于

皆語辭也韓詩爰發蹤之貞也

衆綜應南反下祖送反謂衆位其文

綜理其義也

有情梵言薩埵薩此云有埵此言情

故云有情言衆生者案梵本係呼

膳那此云衆生語名別也故從本

譯之

度令尸預反度猶莫也莫望得也

辯蘊於粉反梵言塞建陀此翻名蘊

有為之法由積聚義說名為蘊字林

蘊積也廣雅蘊聚也衆音才句反左

縛蘊漢杜預曰蘊衆也蓄藏諸色故

言色相受想等四義亦如之舊口經論  
中或言五衆又云五衆類亦近是  
仍未掩名舊翻陰者失之久矣  
異熟一切不善善有漏法為因能感  
无記之果因果種别名異任運酬  
因名熟果異因熟故名異熟又因  
感果時勢力成熟異於前位名為  
異熟舊言果報

堅勁居盛反字林勁強也字從力  
旃彈那徒且反或作旃檀那此外國  
香木也有赤白紫等諸種

薩迦耶見梵言也迦耶此云身薩名  
不定或言虛偽或說无常或言為  
有斯由大小諸師見解不一既含  
多義所以仍置本名

祠祀似茲反下徐里反余足祠祭天  
也祀地祭也

欬余吁勿反蒼頡篇欬猝起也欬亦  
忽也猝音倉沒反

憤發扶粉反方言憤盈也謂憤怒氣  
盈滿也亦情感也

心度力計反字林度曲也乖也

心府跌字反廣雅府聚也白虎通曰

人有六府謂大腸小腸膀胱胃三焦膽也

慳苦古文吝同力鎮反堅著多惜曰吝方言荆汝江湘之間凡貪而不施謂之吝

搞設居犬反搞謂假詐也搞誑也擅稱上命曰搞非先王之法言曰搞字從手今皆作矯非體也

悅豫翼庶反余正悅豫喜樂也豫亦安也

聰叔古文睿慳二形同以芮反廣雅叡智也說文深明也字從目從谷省從叔叔取穿通義谷取響應不窮目取明識音意也叔音殘

## 第二卷

文身梵言鉢膳邨此言顯了但以文能顯義故以代之舊言味身或云字身一也鉢音蒲眠反案說文昔蒼頡造書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孳乳浸多也字生也

異生性梵言婆羅必栗託仇邨婆羅此云愚必栗託此言異仇邨此名

生應作愚異生言愚癡闇冥无有  
智慧但起我見不生无漏故也亦  
言小兒別生以癡如小兒不同聖  
生故論中作小兒凡夫是也又名  
嬰愚凡夫亦云嬰兒凡夫凡夫者  
義譯也廣雅云凡輕也謂輕微之  
稱也舊經中或言毛道凡夫或云  
毛頭凡夫案梵本毛名縛羅愚名  
婆羅當由縛婆聲之相近致斯誤  
譯人之失也代音魚訖反縛音縛  
佉反

哀壹鄔等烏可反下烏古反此等諸字  
要藉助緣聲方圓滿无別目故搃  
謂无義之文也

𠂔穀又作𠂔同口角反吳會間音夾  
𠂔外堅皮也尚在𠂔中謂之穀

羯羅藍舊言歌羅邏此云和合又云  
凝滑言父母不淨和合如蜜和酪  
泯然成一於受生七日中凝滑如  
酪上凝膏漸結有肥滑也

頰部施亦言過部曇或作頰浮施皆  
梵言輕重耳此云皸結或言水泡  
謂至第二七日於凝酪中生一皸



結猶如糜粟置厚白飲中也

開尸亦名卑尸此云肉團至第三七  
曰結聚成肉團若男則上闕下狹若  
女則上狹下闕雖成肉團猶未  
堅也

財貨徂災反所寶曰財金玉曰貨財  
謂資生也亦財穀也

大材在哉反材用也亦質性也凡木  
已斬伐可施工匠者曰材

又荷古文柯同胡歌胡可二反說文  
柯揭擔也

### 第五卷

等胤翼刃反胤繼也子孫相承繼也  
摩納婆或云摩那婆此云年少淨行  
亦云儒童或言人

贍部洲時炤反徒樹為名舊言剡浮  
或云閻浮皆一也

阿闍底迦此云无欲謂不樂欲涅槃  
亦言一闍底柯此云多貪謂貪樂  
生死不求出離故不信樂正法舊  
言阿闍提譯云隨意作也

阿顛底迦此云畢竟謂畢竟无有善  
心也

第六卷

東毗提訶或云弗婆提或言弗于達  
皆梵音訛轉也此云前在諸方之  
前也

西瞿陀尼或云俱耶尼或作瞿伽尼  
瞿此云生陀尼此云取与以彼多  
牛用牛市易如此間用錢帛等也  
北俱盧洲或云鬱單曰或言鬱多羅  
拘樓此云高上謂高上於餘方也  
亦言勝洲

觀史多天亦言光師多或云兜率陀  
皆梵音訛轉也此云妙足天亦云  
知足天也

樂變化天五孝反但此天雖有實女  
於變化者心多愛著於男亦尔故  
以名焉舊言化樂天音洛失之久矣  
蘇迷盧山或言須弥樓此云妙高山  
亦云好光山舊言須弥者訛略也  
層級徂登反下居立反說文層重累  
也級階次也

輪圍山梵言拓迦羅此云輪山舊云  
鐵圍圍即輪義本无鐵名譯人義  
立耳

晴羽又作醒姓二形同自盈反聲類  
雨止也

從連縛渠建反此云嗅音亦云食香  
一云樂神經中作者音神是也舊  
云軋闍婆訛也

中歿又作犬同於矯反釋名云少壯  
而死曰犬廣雅犬折也如取物中  
折也不盡天年曰犬意也

鍵南渠偃反亦云伽訶都此云堅至  
第四七日時內圓方堅實也

鉢羅奢佉亦云波羅捨佉此云枝枝  
第五七日時止有形相若至第六  
七日從五處更生耳鼻手足等故  
有重枝名有風生眼耳等孔亦大  
生苦也

第七卷

憤內公內反下女孝反說文憤亂也  
韻集內猥也

三摩呬多虛利反此云等引謂勝定  
地離沉掉等平等能引也或引平  
等謂引諸功德或平等引謂定  
前加行故名能引也

怡悅翼而反尔足怡懌悅樂也

馱索迦徒鐵反此譯云奴

鹵土力古反謂确薄之地也天生曰

鹵人生曰鹽

熏坐蒲頰反通俗文悖土曰坐說文  
坐塵也

德失多勒反德謂福德之德也失謂  
過失之失也義非獲得之得故此  
字也

稼穡加暇反下所方反字林種曰稼  
収曰穡說文禾之秀實為稼一云  
在野曰稼

硤确口交反下苦角反通俗文堅韌謂  
之硤确謂瘠薄地也瘠音自亦反

第八卷

勤策男初草反策駟也勤勞也梵言  
室羅末拏伊落迦此云勞之小者  
也亦言息慈謂息惡行慈義譯也  
舊言沙弥者訛也

鄒波索迦烏古反亦云優婆塞柯受  
三歸往五戒者優婆塞此云受婆柯  
此云男一云近事或言近宿謂近

事三寶而止宿也又云善宿亦言  
清信皆義譯也舊言優婆塞訛也

鄒波斯迦亦言優婆私呵優婆此云  
受私呵此云女餘義同前舊言優  
婆夷訛也

扇拂半擇迦拂音勅佳反舊經論中  
或作般吒或作般茶迦皆梵音輕  
重耳此云黃門其類有五一半擇  
迦搃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  
伊利沙半擇迦伊利沙此云妬謂  
見他行欲即發不見即无亦具男  
根而不生子三扇拂半擇迦謂本  
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博叉  
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  
也五留拏半擇迦留拏此云割謂  
被刑者也

毘菟妬邪反菟網曰毘釋名云毘遮  
也遮取菟也兔同

毘擊烏厚反說文毘搗擊也字從殳  
唱今家鷄讓反謂作音樂戲人也又  
云尋香人也是等家无產業唯乞  
自活若見有飲食處即往至彼為  
設倡伎求財食也

中庸以鍾反廣雅庸和也小尔足庸  
善也謂和善人也

旃荼羅直加反此云執暴惡人亦言  
惡煞謂屠煞者種類之總名也其  
人若行則搖鈴自標或杖破頭之  
竹若不然王則與罪舊言旃陀羅  
訛也

鞞耻鄰居謁反此謂煮狗人也

凌蔑力承反下莫結反凌相侵犯也

蔑相輕傷也

銛利息廉反廣雅銛義利也謂刀銳

曰銛也

末尼港鉢反亦言摩尼此云寶珠謂珠

之總名也

茗然徒郎反茗遼遠也遼音徒計反

洲渚脂由反下脂與反今正水中可

居曰洲小洲曰渚

### 第十卷

跼蹐子六反下子亦反廣雅跼蹐畏

步也字林跼蹐不進也

### 第十一卷

諷誦不鳳反諷謂詠讀也誦謂背文

也周礼注倍文曰誦以聲節之曰

諷倍音佩

綴緝張衛反下七立反綴連也緝績



也說文綴合令著也

洛又亦言洛沙此當十萬一百洛沙  
為一俱脰也

薩伐若此云一切智舊言薩婆若訛也  
第十二卷

疏伽沙渠興反河名也從无契怛池  
東面象口流出入東海也其沙至  
細与水同流以手掬水沙滿手中  
急把於沙還隨水出經中多此喻  
也舊言恒河者訛也

手麾許皮反舉手曰麾謂手指也  
譏弄居衣反廣雅譏刺也說又譏誹也  
毀訾子余反口毀曰訾說文訾呵也  
第十三卷

所孕翼證反含寶曰孕孕妊子也孕  
傳也傳音身

婆羅痾女點反國名也舊言波羅奈  
譯云江遶城言此國漆青黃等色  
名和合色也烏莫迦花等色名俱  
生色也烏沙斯星此云太白星取  
其白色也

第十六卷

英俊猗京反下又作雋同資閏反淮

南子云智出万人曰英千人曰俊  
俊謂絕異於人也

閻譯邊徒洛反人名也此云樂欲  
躁急祖到反論語云言未及之而言  
謂之躁躁擾不安靜也亦躁動也  
闡陀論六論中第五名闡陀論釋作  
首盧伽伽法謂佛弟子五通仙人  
等說偈名首盧伽也

攝大乘論第一卷

无性菩薩釋

標幟比遥反下尺志反舊音識与知  
識同標頭上幟也所以相別也通  
俗文徽号曰標私記曰幟微音吁  
歸反謂以絛帛等書著背上曰徽  
廣雅標幟幟也墨子云長丈五廣  
半幅曰幟字皆從巾

業具軍八轉聲中業聲 第二具聲  
第三次言論之道能有立破義同  
軍故故立軍名第二轉聲詮所作  
業第三轉聲詮能作具軍詮業具  
名業具軍八轉聲者一體二業三  
具四爲五從六屬七依八呼此如  
聲明具釋之轉常呼聲用稀也  
能詮七泉反謂顯了義說文詮具也

案具說事理曰詮淮南子云詮言者謂辭類人事相解喻也

天魔梵言魔羅此譯云障能為修道作障者也亦名煞者論中釋斷慧命故名魔常行放逸而自害身故名魔魔是位處即第六天主也名曰波司此云惡愛即釋迦佛出世魔王名也諸佛出世魔各不同如迦葉佛時魔名頭師此云惡瞋等也能聞昌善反廣雅闡開發也闡明也覺寤居効反覺亦寤也著類篇覺而有言曰寤眠後覺寤也

首楞伽摩此云健行定亦言健相舊云首楞嚴也

曾茶宅加反字緣也能顯所作義有曾茶處必是所義非一切有立多置名

經部佛去世後四百年中徒說一切有分出此部唯立一藏言唯有一經藏也所以作此名者云經是根本律及阿毗曇還解經義既不出經外故唯立一經藏也

末蓋七在反下胡卦反五色所成曰

采圖其形象曰畫

罽毘字古作罽同胡卦反網罽也

吠世師扶廢反亦云衛世師或言髀  
世師皆訛也此云勝異過餘論故  
名勝能破餘論令壞故名異其論  
以六句義為宗或言六諦

師資師徒也資用也又取也善人不  
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資如  
資財也

伽他此方常頌或云攝言諸聖人所  
作莫問重頌字之多少四句為頌  
者皆名伽他業西國數經之法皆  
以三十二字為一伽他或言伽陀  
訛也舊云偈者亦伽他之訛也

卍落迦亦言卍羅柯亦云泥羅交舊  
言泥梨耶斯梵言楚夏耳此譯有  
四義一不可樂二不可殺濟三閻  
冥四地獄經中言地獄者一義也  
所以仍置本名或言非行謂非法  
行處

阿笈摩渠業反亦言阿伽摩此云教  
法或言傳謂展轉傳來以法相教  
授也舊言阿含訛略也

市廛值連反梵言阿縛遮羅此云市  
廛禮記市廛不征鄭玄曰廛謂市  
物邸舍也今市中行肆是也舊云  
欲行非也業梵本僧塞迦羅此云  
行名不當本故立為廛

有癩核間反聲類云小兒癩也

第二卷

化地部第三百年中從一切有部出  
也梵言磨醯奢婆迦亦名弥喜捨  
婆柯此云化地亦云教地或言正  
地人名也但此羅漢在俗為王國  
師主化土境故名化地今入佛法  
佛法如地又主化之故以名也舊  
名弥沙塞者訛也

樹增時注反廣雅樹殖建立也九置  
立皆曰樹樹亦種也

照矚之欲反矚亦明也

貫徹古玩反貫達也徹通也蒼頡篇  
貫穿也以繩穿物曰貫

絹索又作胃同古注反聲類胃係取  
也以繩取狩曰胃

未嘗視羊反未嘗未曾也廣雅嘗暫  
也試也

率尔䟽律反尔定率值自也謂先以已意而言也論語子路率尔而對何晏曰先三人而對是也

巨勝其吕反巨大也本草云胡麻粒大黑者為巨勝

衆纈賢結反衆纈以絲縛縑染之解絲成文曰纈今謂西國有淡澀汁點之成纈如此方蠟點纈也

託墀緣都果反此云已音義我如言澡浴已飯食度山已度河也

和糅古文飢粗二形同女殺反廣雅糅雜也今謂異色物相集曰糅彎弓鳥環反開弓也小尔疋彎控引挽也

花塲梵言摩羅此譯云塲音室衆西國結塲師多用蘇摩都華行列結之无問男女貴賤皆此莊嚴以為飾好也

梯裨徒梨反下蒲懈反梯似裨布地穢草也裨草之似穀者也

末都摩鉢反此云意也

是渾胡昆胡奈二反渾濁也說文渾乱也



是鮮私延反廣雅鮮好也善也

第三卷

焚燒扶雲反焚亦燒也字從火燒朴意也

僇犯又作愆僇二形同去連反說文僇過也亦失也罪也犯侵也

囹圄力丁反下魚呂反獄名也周礼三王始有獄廣雅云夏曰夏臺桀曰姜里周曰囹圄皆獄之別名也釋名云囹領也囹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之也姜音酉

穢磧且歷反積石為磧說文水渚有石曰磧廣雅磧瀨也

第四卷

瞶眩於計反韻集云目障病也下侯遍反字林眩乱也

惺怕徒監反下普白反廣雅惺怕寂漠也亦恬靜也言寂寥无人也身寐亡底反寐謂眠熟也國語公寢而不寐是也寢卧也

隤戾禄公禄孔二反謂很戾對強也湍洄上桓反下音迴激水為湍水轉為洄激憑也說文湍疾瀨也洄水

流沙上也

乃仗治亮反人所執持為仗仗亦弓  
稍斡棒之總名也

倡豔齒楊反下又作艷同餘贍反倡  
樂也艷美也美色為艷也

者者諸野反說文者制事之辭也亦  
明下句出也縣本釋之故重言者  
如如歷法非一故曰如如下如是如  
是者指前也

尋伺覓吏反梵言毗怛迦此云尋毗  
遮羅此云伺尋謂尋求伺謂伺察  
或思或慧於境推求處位名尋即  
此二種於境審察細位名伺故言  
尋伺舊名覺觀者案梵本菩提名  
覺毗鉢舍那名觀譯人不尋本語  
致斯乖失也

蟠曲蒲寒反廣雅蟠曲也亦迴也委也  
菴子洲又作椰同以遮反師子國南  
浮海數十里洲人卑小長餘三尺  
人身鳥喙唯食椰子既无穀稼所  
以不識於牛也

迦比羅此云赤色謂赤色仙人也造  
僧伽論說二十五諦義者也

騷揭多渠謁反是修伽陀弟子名也  
修伽陀者即佛十号中善逝是也

擾動而紹反說文擾煩也廣雅擾亂也  
第五卷

尼捷茶書此集異名書也如一物有  
多名等

御衆魚據反駕御也廣雅御使也駟  
之內善也謂拍麾使馬也

不逮徒戴反今足逮及也方俗言耳

劬勞寔俱反韓詩劬數也詩傳曰劬  
勞病也數音所角尸

阿練若阿此云无練若有兩義一曰

聲謂无人聲及无鼓譟等聲二曰

斫謂无斫伐等誼肉雖言去聚落

一俱盧舍為阿練若處亦須離斫

伐處也譟音衆到反

俱盧舍謂大牛鳴音也其音聞於五

里舊云一俱盧舍此云五百里也

### 第六卷

羅怛羅亦云羅吼羅舊言羅睺羅此

云障月以羅怛阿修羅以手障月

時生因以為名七年在母胎中一

由往業二由現在故也

誅國丁于反罰罪也廣雅誅戮也  
文誅罰也亦責也

郵庾多翼主反舊言郵由他此數而  
千億也

蠲除古玄反方言南楚疾愈謂之蠲  
蠲亦除也

榛梗仕巾反下加杏反廣雅木叢生  
曰榛字林山榆一名梗有刺莢可  
以為蕪夷者也梗強也

阿揭隨藥亦言阿竭隨或云阿伽隨  
梵言訛轉也此云丸藥

怯憚又作怯同怯業反怯多畏也下  
徒且反憚驚難也

### 第七卷

潰散古文殯同胡對反蒼頡篇潰旁  
决也說文潰漏也

恣讎視由反三倉然偶曰讎讎對也  
尔足讎疋也

盟託南烏骨反下徒我反此云攝散  
亦言攝施又言集恣散舊言鬱隨  
郵託也

遊玩五喚反字林玩弄也廣雅玩好也  
聖沙經瞿沙此云妙音人名也從人

名經也

第八卷

聰敏眉殞反聰聽微也先知也敏明達也揔疾也

第九卷

即士釋亦言依士士謂主也立名從主故言依士如言眼識等也

持業釋業謂用也立名所召別義釋業於一體上具立二名即明其體能持二業如言眼即是界等也

屬耳之欲反國語恐國人屬耳目於我韋昭曰屬注也漢書音義曰屬近也詩云耳屬於垣是也

保任補道反說文保當也任保也言可保信也

母邑梵言摩怛理此云母伽羅摩此云村今以邑代村故云母邑謂母人之流類故以名焉

那伽有三義一云龍二云象三云不來孔雀經名佛為那伽由佛不更來生死故也

栴刺拏補厚反下羅割反外道六師中一人名也舊言富蘭那迦葉是

姓富蘭那<sub>是字即空見外道也</sub>

第十卷

愚戇都絳反三蒼愚無所知也亦鈍也  
廣雅戇頑喆也說文愚癡也頑愚也  
頑喆五解反下魚巾反廣雅頑喆愚  
也頑鈍也蒼頡篇喆惡也左傳心  
不惻德義之經曰頑口不道忠信  
之言曰喆是也

毗盧宅迦王舊言毗流離王一也

琉璃吠琉璃也亦云毗琉璃又言髀  
頭梨從山為名謂遠山寶遠山即  
須弥山也此寶青色一切寶皆不  
可壞亦非煙焰所能鎔鑄唯鬼神  
有通力者能破之為物或云是金  
翅鳥卵殼此寶鬼神破之以賣与  
人也

牟娑洛寶亦名摩娑羅是紺色寶也  
遏濕摩揭娑亦名阿輪摩竭娑是赤色  
寶也

帝青梵言因陀羅尼羅目多是帝釋  
寶亦作青迭以其軍勝故稱帝釋  
青或解言帝釋所居處波利質多  
羅樹下地是此寶故名帝釋青曰



多此云珠以此寶為珠也

大青梵言摩訶泥羅此云大青亦是  
帝釋所用寶也

鵝鷄但諾迦寶餘第七云盧呬呬柯  
目多呬音許伊反不同也

搔拔基上聲說文搔上舉也謂殺助也  
阿僧伽阿此云无僧伽此云著短聲  
呼之若長聲呼之即云衆舊云僧  
佉訛也

廣百論第一卷

循法似遵反今足循目也循行也亦  
遍也巡歷也

詐有渠據反詐何也未也謂未知辭也  
薩埵刺闍答摩刺音勒達反答摩此  
云闍餘舍多義不可的翻舊言憂  
喜闍又云深慮黑異名也

躁驚言舍影反驚戒慎也廣雅驚言不安也  
駭浪胡駭反三蒼駭驚也廣雅駭起也  
奔濤徒刀反蒼頡篇濤大波也  
既處古賁反說文漑灌也

鎔銅以終反江南行此音謂鎔鑄銷  
洋也

波羅奢樹此云赤花樹樹汁滓極赤用之為漆今紫礦是也

記論外道即毗伽羅論是也

衆臺都故反字林木中虫也穿食人器物者也如白魚等

第三卷

時痕胡根反通俗文瘡癰曰痕痕傷跡也

主宰祖殆反礼記宰夫為獻主鄭玄曰宰夫主膳食之官也

多羅果其樹形似椶櫚直而高聳大者數圍花白而大若捧兩手果熟即赤狀若石榴生經百年方有花果舊言貝多訛也

苟避公厚反廣雅苟且也亦誠也

依隄丁奚反又音啼說文隄陲也防也積土防水曰隄隄土橋也字從自所崑昌夷反蒼頡篇崑輕侮也崑笑也眯覆亡礼反草入目曰眯也今言眯目是也

騰焰徒登反勝謂跳躍而上也勝馳也

第四卷

怛策迦都達反龍王名也昔有仙人

曾呪此龍令其入火龍王憂怖遂  
投帝釋繞座而坐仙人知己更以  
呪之帝釋與龍一時俱墮帝釋求  
哀得免所患龍遂死焉

甘饌仕眷反說文甘美也饌具飲食也

### 第五卷

編石卑絲反編次石也字林編織也  
以繩次物曰編

末達邨果或云摩陀邨又言摩陀羅  
此云醉果甚堪服食能令人醉故  
以名焉

羯羅邨西國豆之老別也服食甚不  
益人也

### 第六卷

罽羅居猗反草絡馬頭曰罽羅檢也  
持制之也

耽嫺都合反下士善反說文堪樂也  
嗜也嫺耽於酒也

猖蹶齒楊反下居月反謂變易情性  
也猖狂也

胡等又作頡頏二形同戶孤反說文  
胡牛頡垂下者也

撓攬呼高反下古外反說文撓擾也

擾亂也

偵蹶又作蹶同丁賢反下居月反蹶  
蹶猶顛仆及倒也

貪齧五狡反中國音也又下狡反江  
南音也說文齧齧也

圉猪胡困反廣雅圉圉廁也或作  
溷亂也

膏腴公勞反下庾俱反肥壤也膏腴  
也腴腹下肥也

### 第七卷

薩羅羅薩薩羅此言地羅薩此云味言  
此字聲假而非實也

挫汝祖卧反折其鋒曰挫說文挫摧  
也亦抑也折也

礧石徂茲反埤蒼礧石也謂召鐵者也  
瞽目公戶反三蒼无目謂之瞽釋名

云瞽目者眠眠然目平合如鼓皮也

鵠鵠子許牛反下力周反字書鵠鵠  
鉤鵠也廣雅鵠鵠鵠也山東名  
訓侯關中名訓狐亦名恠鳥晝伏  
夜行鳴為恠也梵言優樓歌歌是造  
譯世師論師說六諦義者也此仙人  
晝曰恒住山中夜則出山扣人門

乞食若得則食不得則空度由其  
夜行故稱鵩鵩又此鳥多住山巖  
中此仙人亦介故以名焉

是繁時職反下扶園反說文寔止也亦  
實也詩云寔命不同傳曰寔是是也  
又云六月繁霜傳曰繁多也禮記  
孔子辭讓之節繁鄭玄曰繁盛也  
裏掾奴鳥反下乃可反裏掾柔弱也  
亦茂盛也

喜抃皮變反說文拊手曰抃謂拊樂  
節也

嬉戲虐之反嬉樂也蒼頡篇嬉戲笑也  
彗星囚芮蘇醉二反妖星也言星光  
似掃彗也

第八卷

滌除徒的反說文滌洒也謂盪洒除  
去垢穢也

該通古來反該偁也方言該咸也亦  
苞也

立尿又作灑同奴子反字林尿小便  
也通俗文出脬為尿醫方多作溺  
古字假借耳

如稍山卓反埤蒼稍長一丈八尺也

籛語牛世反通俗文夢語謂之籛聲類不覺妄言也

臘縛郎盍反舊經中作羅婆六十坦制那為一羅婆

雙泝弥忍反字林泝然盡也廣雅泝絕滅也

汝曹自勞反曹華也亦群也

糾紛居黠反下孚云反廣雅糾急也說文繩三合曰糾糾絞戾也紛乱也衆也

### 第九卷

根系奚計反余正系繼也說文系繫也世本有帝系篇謂子孫相繼續也咀嚼才与反下才弱反咀含味也咀噍也嚼齧也

嬰孩於盈反下胡来反釋名云育前曰嬰投之嬰前以乳養之故曰嬰兒孩小兒笑也

### 第十卷

服膺扶福反下於兢反余正服業事也膺身親也謂親承服事習道藝也又云悅擇服也郭璞曰喜而服從也有作伏兩通



屢辯力句反屢數也辯正也

非考苦老反謂質實之也考問也按也  
自呈馳京反案呈猶見示也說文呈  
平也

措言厯故反蒼頡篇措置也又安也  
施也

沃以烏穀反通俗文澆灌曰沃沃亦  
澆也漬也

殉命諱俊反漢書巨瓚曰土身從物  
曰殉殉亦盡也

佛地經論第一卷  
劫比拏王女家反南嶠薩羅國王名  
也因緣廣如經說

封主府用府逢二反字林封爵諸侯  
也聲類建國以土地曰封同札建  
邦國而制其城諸公之地封疆方  
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等也  
起土為界曰封

第三卷

如鈗奇廉反通俗文鍛具曰鈗蒼頡  
篇鈗持也

補特伽羅此云數取趣謂數數往來  
諸趣也

第六卷

殉利辭後反蒼頡篇云殉求也漢書貪夫殉財應邵曰殉營也

勇悍何且反說文悍勇也有力也三蒼悍傑也

如毗濕飯怛羅都達反即蘇達拏本生因緣也

第七卷

踰繕部市戰反亦言踰閣部此云合也應也計應合今許度量同此方驛也自古聖王一日行也案西國繕部亦有大小或三十里或四十里昔來皆取四十里也舊經論中或云由延又作由旬或言俞旬皆訛略也

底沙佛舊經中作弗沙佛同一也蘇達部等亦作蘇陀沙拏此云善而亦言好施舊云須達拏訛也

掌珎論上卷

樊籠扶素反案樊即籠也莊子擇雞不析畜於樊中是也

安膳部藥舊作安禪部此云眼藥牧牛莫禄亡福二反三蒼牧養也方

言牧外也畜養之總名也

誣同武于反說文加言曰誣誣亦同也妄也欺也以是為非曰同

餌能如志反蒼頡篇餌食也案九所食之物曰餌

### 下卷

盟鉶烏沒反或言優鉶羅又作溫鉶羅一也此云黛花

銅鐐部餘涉反上座部也鑿赤銅鐐書字記文今猶在師子國也

犢子部梵言跋私弗多羅此云可住子部舊言犢子者猶不了梵音長短故也長音呼跋私則是可住若短音呼則言犢從上座部中一切有部出也

### 王法正理論

錫賚星的反賜而也余足錫賚賜也謂上而下之辭也

懊恚於報反懊恚悔恨也

罄竭古文室同口定反說文器中空也余足罄盡也

英僻於京反下奇列反淮南子云智出万人為英千人為傑傑亦特立

也才能也

大乘成業論

食米齊宗舊云食屑此外道修行苦行合手大指及第二指以物縛之往至人家舂穀敷米處以彼縛指拾取米屑聚置掌中隨得少多去以為食若全粒者即不取之恐多所取故縛兩指耳亦名鴉鳩行外道拾米如鴉鳩行也

凸出蒼頡篇作突徒結反字苑凸起也突突也

拗凹烏交反偏下也下蒼頡篇作窠烏狹反容墊下也字苑凹陷也

紫礦古猛反波羅奢樹汁滓也其色甚赤用漆皮氈等也

拘櫟花俱禹反下以專反廣志云似揉大如飯糰可以泡浸漚葛紆也今出番禺以南縷切蜜漬為糝糝音蘇感反

瓢生汝良反如瓜瓠中瓢辨也辨音蒲莧反

俱瑟社羅經勅里反舊言俱締羅譯云膝也言膝骨大也此即舍利弗

鼻長爪梵志是也

釋軌論居美反軌法也世親菩薩作  
釋經軌法也

佛栗氏子此西國地名此人因地為  
名也

正理門論

懷菟彼土名月為菟故以喻焉月中  
菟者佛昔作菟王為一仙人投身  
入火以肉施彼天帝取其骸骨置  
於月中使得清涼又令地上衆生  
見而發意故也

躊躇腸留反下腸誅反廣雅躊躇猶  
豫也亦蹶躅也

大乘五蘊論

尤蛆有憂反下知列反尤亦怨也蛆  
痛也虫行毒也

倨傲居預反下五到反說文倨不遜  
也傲不恭敬也廣雅倨傲傷悞也  
蒙昧字體作矇同莫公反下莫對反  
易云蒙者蒙也謂蒙覆不明也廣  
雅昧者闇也謂暗蔽無知也易云  
蒙昧幼老謂不我求是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三

切經音義卷第二十四

轉

翻經沙門玄應撰

阿毗達磨俱舍論第一卷

大唐新譯

俱舍此翻云藏則倉庫蘭賴之捻名也舍舍藏義一故以名焉蘭音公弥反賴音私妙反刁室也藏有多名斯一稱也

諸冥覓經迷定二反蒼頡篇云諸非一也聲類云諸詞之捻也小尔疋云冥闇昧也說文冥幽也亦夜也字從口口音古熒反從日從六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冥字意也淪沒力均反廣雅淪沉也沒溺也又淪亦深也沒墜也

誠曷居蕪反下虛玉反警勅曰誠自勸曰曷又誠亦告慎也曷謂勉強音巨兩反曷尚書曷哉夫子皆是也迦多衍居予以善反舊云迦旃延子此從姓為名有言迦多衍那聲之轉也

鄒柁南烏古反下徒我反此云自說謂不待請問而自說也舊云優陀



郝即无問自說經是也

毗婆沙或言鼻婆沙隨相論作毗頗沙此譯云廣解或言廣說亦云種種說或言分分說同一義也

等謝似夜反廣雅謝往也去也

所吞他痕他賢二反吞謂不嚼也廣雅吞滅也說文吞咽也

有諍又作爭同側逆側耕二反蒼頡篇諍訟也亦引也說文誦彼此覽引物也

氣騰徒登反廣雅騰昇上也亦奔馳也竅隙口吊反下又作景同丘逆反廣雅竅孔也隙裂也說文竅空也隙壁隙孔也字從自徙白上下小也阿伽伽此云尋阿有二義或云无或言極猶舍兩釋故立本名

## 第二卷

畢舍遮舊經中名毗舍闍亦言辟舍拓鬼名也餓鬼中勝者也

室獸摩羅形如象也舊經律中或作

失奴摩羅或作失守摩羅梵音轉

耳譯云魃子魚也善見律云魃魚

也長二丈餘有四足似鼉齒至利

有禽處入水齧腰即斷廣州土地有之

蝙蝠方眠反下方目反崔豹古今注云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飛鼠五百歲色白腦重集物則頭垂故謂倒挂蝙蝠食之神仙也

鵠鵠許牛反下力周反尔疋鵠忌欺郭璞曰今江東呼鵠鵠鉤鵠鵠音格廣雅鵠鵠為鵠鵠也鵠音邈講反亦云恠鳥晝盲夜視鳴為恠也關西名訓侯山東名訓狐慕文云夜則拾人瓜也

野干梵言悉伽羅形色青黃如狗群行夜鳴聲如狼也字又作射干案予虛賦云騰遠射干司馬彪郭璞等注並云射干似狐而小能緣木射音夜廣誌云巢於危巖高木也禪經云見一野狐又見野干是也豺狼仕皆反蒼頡訓詁云豺似狗白色有爪牙迅捷善搏噬尔疋豺狗足也噬時制反

猫狸又作貓同亡朝亡包二反下力其反猫捕鼠者也廣雅狸猫也又野

一六經字考卷三十一  
日狸

鳩摩邏多此云童首謂諸童子中為上首也

胞胎補茅反說文胞兒生裏也

洩唾古文𩚑同他計反三蒼洩鼻液也周易齊咨涕洟自目曰涕自鼻曰洩

防援禹眷反謂守護視衛之言也援亦取也字從手

頗𩚑如陟尸反亦言婆破致迦西國寶名也舊云頗梨者訛略也此云水玉或言白珠大論云此寶出山石窟中過千年水化為頗梨珠此或有也但西國極饒此物彼乃无冰以何為化但石之類耳

擣掣又作担同側加反下又作掣司克世反釋名擣又也謂五指俱往又取也掣制也制頻之使順已也掣亦牽也

礧石徂茲反埤倉礧石也謂吸鐵石也拊手芳主反拊猶拍也廣足拊擊也案拊亦撫也

相糅古文糅𡗗二形司女殺反廣足

糝雜也今以異色物共相糝曰糝  
謂向許亮反三蒼向北出彌也向亦  
窓也

香菱又作菱字苑作菱同私佳反韻  
略云胡菱香菜也博物志云張騫  
使西域得胡菱是也今江南謂胡  
菱亦為胡菱音胡析近後改亦為  
香菱

樺皮胡霸反木名也皮可以飾弓者也  
冠花騊古玩反冠猶著也下梵言摩  
羅此譯云騊音莫班反案西國結縵  
師多用蘇摩那花行列結之以為  
條貫无問男女貴賤皆此莊嚴或  
首或身以為飾好則諸經中有花  
鬘是天騊寶鬘等同其事也字從  
𠂔音所銜反𠂔聲𠂔音弥然反

鼓𦰩來朗反埤蒼鼓𦰩也字書鼓𦰩  
也今江南名鼓𦰩為𦰩𦰩音五索反  
指𦰩今作𦰩同徒𦰩反說文指𦰩𦰩  
𦰩也今之射𦰩也

捺落迦奴葛反受苦處也或言𦰩落  
迦受罪人也此云不可樂亦云非  
行謂非法行處也或在山間或大

海邊非止地下言地獄者一義翻也

第三卷

扇搗半擇迦勑佳反舊經論中或言般吒或云般荼迦皆方夏輕重也半擇迦此云黃門搗名也其類有五今此第三扇搗半擇迦者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也

眼瞼居儼反字略云謂目外皮也

第四卷

警覺古文儼慙二形同居影反警戒慎也勑解之也亦起也廣疋警警不安也

印可伊振反印信也文記施行所在信用也字從爪卂音節

勇悍揄腫反下胡旦反勇謂雄武果決也謚法曰知死不避曰勇懸命為仁曰勇說文悍勇也三蒼悍傑也謂傑智出千人也

不閑字體作憫同校艱反閑謂習解之稱也慣習工善曰閑

意盲眊以反說文作怕怕意也志也未嘗視羊反廣疋嘗試也暫也先也未嘗亦未曾也

詭誑田冉反希其意道其言謂之詭  
謂傾身以有下也詭亦倭也詭惑  
也欺也

矯亂居夭反謂假詐誑惑也說文矯  
擅也擅稱上命曰矯字體從手今  
皆作矯

烈日離折反廣疋烈盛也說文烈火  
猛也

舉恃古文悖同時止反恃賴也韓詩  
無母何恃恃負也

凌蔑力昇反下又作憊同莫結反蒼  
頡篇凌侵犯也說文憊相輕傷也  
傲逸五到反廣疋傲慢也不苟也輕  
傷於人也逸放縱也

焚燒古文灸燼二形同扶雲反說文  
焚燒田也字從火燒林意也

唐捐以專反唐徒也徒空也說文捐  
棄也

# 第五卷

半據娑乃可反舊言波那娑果形如  
冬瓜其味甚甘

俱盧洲此云上勝亦云勝生舊經中  
作鬱單越或云鬱怛羅越亦言鬱



多羅拘樓亦直云拘樓皆梵音輕重也

色塵治連反梵言阿練遮羅此云市廛札記市廛而不征鄭玄曰廛謂市物邸舍也廛居也方言東齊海岱之間謂居曰廛舊云欲行疑誤也按梵名行為僧塞迦羅也

軌範又作范同音犯軌則也範法也謂可為法則亦教人法則也梵言阿遮利耶舊言阿闍梨訛也

僵仆居良反下古文踣同蒲北反仰謂之僵伏謂之仆言偃卧前覆也憤志狀紛反方言憤盈也說文憤滿也謂憤怒氣盈滿也

殞歿又作隕同為懸反聲類云殞沒也亦墜落也

達弭羅弥介反此云攝受法嗚怛羅烏沒反此云攝受勝疏者羅渠矜反此云攝受沙皆人名也

白鷺來故反白水鳥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江東取為臄離曰白鷺纒纒音蘇雷反

嗣前古文尋同辭利反尔是嗣繼也

續也相繼續也

犴胡妃封反又音封下又作頤咽  
形同戶孤反脊上有肉鞍如駱駝  
者曰犴今有此牛形小髀上有犴  
是也說文胡牛頤垂下也釋名胡  
在咽下垂者也

仍未又作訢初二形同可陵反廣足  
仍重也尔足仍因也乃也

中名弥成反名標識也亦所以名質  
也自命也左傳名以制義廣足名  
成也字從口從夕夕則不相見須  
口以名之字意也

文字云云慈恣反案說文昔蒼頡造  
書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  
相益即謂之字字生也孳乳浸多也  
寰呵烏可反謂无義文字也

嗚遮烏沒反字界也此言合集義界  
謂字母也

# 第六卷

羯刺藍盧葛反或作羯羅藍或云歌  
羅邏皆一也此云凝滑亦言和合  
謂父母不淨如蜜和酪泯然成一於  
受生初七日中凝滑如酪上凝膏

潤沃古文沃同烏木反沃猶溉灌也澆也漬也

諾瞿陀舊言尼俱陀樹或作尼俱律或云尼俱類陀亦言尼拘屢陀又云尼拘盧陀皆一也舊譯云无節一云從廣樹也

中矢又作𠂔同於矯反說文矢屈也廣疋夭折也如物夭折中也字從天象形不申也又不盡天年謂之夭字意也

鴉足𠂔加反言草如鴉足即以為名也農夫古文農𦰩二形同奴冬反說文農耕也

第七卷

聳幹古文竦𦰩二形同須奉所項二反廣雅聳上也下公旦反幹謂莖本也枝幹也

先地除矯反賈逵注國語云地見形也亦機地也謂事先見者曰地

占相之鹽反方言占視也亦候也凡相候謂之占占亦瞻也

咄哉都杞反字林咄相訶也字書咄𠂔也𠂔音齒逸反

# 第八卷

反質之逸反廣足質問也亦定也

卯穀又作穀同口角反吳會間音夾

卯外堅也尚在卯中謂之穀

而歛吁物反蒼頡篇云歛猝起也亦

忽也

身繞在灾反繞僅也劣也不久也廣

足繞暫也三蒼繞微也

固唯古文作志同古護反固必也小

余反固久也固亦鼓也

如札在黠反今江南謂斫削木片為

柿開中謂之札或曰柿札柿音敷

廢反

星迸古文躋或作趙同班益反迸謂

散走也

盟柁南烏沒反下徒我反盟此言集

柁南此云施謂集以施人也字從木

琰摩以無反或作閻摩羅或言閻羅

亦作閻摩羅杜又言夜磨盧迦皆

是梵音楚夏聲之訛轉也此譯云

縛或言雙世竊謂苦樂並受故以

名焉又云閻摩此云雙羅杜此言

王兄及妹皆作地獄王兄治男事

妹治女事故曰雙王

第九卷

俱胙陟遲反或言俱致此當億謂千萬也或十萬為億或万万為億西國俱胙或千万或十億或百億而甚不同故存本名耳

訖栗枳居紙反即迦葉波佛父王之名也

諷頌不鳳反下詳用反諷謂詠讀也又以聲節之曰諷頌亦讚詠也

熊馬胡宮反說文熊如豕山居冬蟄其掌似人掌名曰蹠音煩

羆驢彼宜反尔疋羆如熊黃白文郭璞云似熊而長頸似馬有駘高脚猛慙多力能拔木開西名多猴羆慙音呼盪反猴音加

羯叱松此愛之別名也

茅廬力居反寄止曰廬別舍也黃帝為廬所以避寒暑也春秋去之冬夏居之也

鍵南渠偃反舊云伽訶邨此云堅厚至第四七日肉圓方堅厚也

閔蹏鄙莫反詩云我思不閔傳曰閔

閉也亦不從也下又作湑同所立  
反謂不滑也字四止四止即不通  
字意

醫者於其反說文治病工也醫之性  
得酒而使藥非酒不致故字從酉  
毆病人聲也毆於奚反或作鑿醫  
二形並俗字也

嬰兒於盈反三蒼女曰嬰男曰兒釋名  
云人始生日嬰兒胃前曰嬰投之  
嬰前而乳養之故謂嬰兒也

𦣻末梨式𦣻反滑草也用之洗手甚  
滑澤也

潰爛古文殯同胡對反蒼頡篇潰旁  
決也說文潰漏也

亘觀普我反三蒼云亘不可也反正  
為之反可為亘皆字意也

為述脣聿反孔子曰述脩也案述謂  
訓其義理也尔足述脩也脩行也  
涕淚他礼反詩云涕泗滂沱傳曰自  
目曰涕目出淚也廣足涕泣淚也  
離繫亦云不繫楚言尼軋亦言泥捷  
連其外道拔髮露形無所貯畜以  
手乞食隨得即取者



播輸鉢多補賀反亦作波輸此是塗灰  
外道遍身塗灰髮即有剃不剃衣  
繞蔽形但非赤色為異耳奉事魔  
醯首羅天者也

般利伐羅又迦亦言般利婆羅闍迦  
此云普行事郵羅延天頂留少髮  
餘盡剃去內衣在體繞蔽形醜其  
衣染以赤土之色也

第十卷

龍鎮知陣反又音珎說文鎮壓也亦  
安也廣足鎮重也

部多已生義舍多解故仍置本名  
飢饉古文作飢又作饑同凡治反尔  
足穀不熟為飢蔬不熟為饑案凡  
草木可食者通名蔬菜

洋銅以章反謂煮之消爛洋洋然也  
三蒼洋大水也字略作煬釋金也  
贍部時焰反樹名也舊經中或言剡  
浮或作閭浮皆訛也

炎石干廉反詩云赫赫炎炎傳曰炎  
熱也

三灾籀文作災又裁狄二形同則才  
反灾傷也案九害傷人者皆曰灾

又天反時曰災災亦病也

沐浴亡卜反說文濯洗曰沐洒身曰浴也

埃塵烏來反蒼頡篇埃謂風揚塵也性𨔵許驕反𨔵謹也謂謹謹不靜也

第十一卷

踰繕郿市戰反此云合也應也計應合尔許度量同此方驛也自古聖王一日行也案西國繕郿亦有大小或三十里或四十里昔來皆取四十里為定舊經論中或作踰閭郿或作由延亦作由旬或云俞旬皆訛略也

諾健郿此謂露形有大力神名也如篇蒼頡篇作圖同市緣反圖倉也說文判竹圖以成穀者也江南行此音又上仙反中國行此音搏擊徒桓反搏圓也厚也廣疋植著也搏之令相著也

蘇迷盧此云妙高山亦言好光山舊言須弥或云須弥樓皆訛也

踰健達羅舊言由軋陀羅山此譯云持雙山言此山峯有二隴道因以

名之

伊沙馱羅舊云伊沙陀羅此云自在持亦言持軸言此山多有諸峯形如車軸故以名之

竭地洛迦祛謁反此云擔山言此山寶樹形若擔山木遂以名之

蘇達梨舍那此云善見言此山端嚴繡麗見之稱善則以名焉也

頰濕縛羯拏烏葛反此云馬耳言此山峯形似馬耳因則名之

毗鄰怛迦都達反此云障礙神有一鬼神人形象頭九見他事皆為障

礙此之山峯似彼神頭故以名也

尼民達羅舊言尼民施羅此云地持山又魚名也言海中有魚名尼民

達羅此山峯形似彼魚頭故以名之

吠瑠璃扶廢反舊云鞞稠利夜亦言鞞頭梨也或云毗瑠璃亦作鞞瑠

璃皆梵音訛轉也從山為名鞞頭梨也山出此寶謂遠山寶遠山即是蘇迷盧山也此寶青色一切寶

皆不可壞亦非煙焰所能鎔鑄唯鬼神有通力者能破之為物或云

是金翅鳥卵殼即是此寶鬼神破之以賣與人也

舍提洲勅佳反

矩拉婆洲俱禹反下廬荅反

羅刹婆或言阿落刹娑是惡鬼之通

名也又云羅又娑此云護者若女則名羅又私舊云羅刹訛略也

從橫廣足足容反小尔足表從長也

韓詩傳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橫是也  
兢伽河其昇反諸經論中或作恒河

或作恒伽河亦云恒迦河或作强伽河皆訛也此河從无熱惱池東

面金象口而出流入東海舊譯云

天堂來以彼外書云本入魔醯首

羅天頂從耳中出流在地上以此

天化身在雪山頂故作是說見從

高處而來故云天堂來也

信度河舊言半頭河此云驗河從池

南面銀牛口中流出還入南海也

從多河斯余反或言私多或云悉陀

亦言私陀皆梵音之略也此云冷

河從无熱惱池西南瑠璃馬口而

出流入西海即是此國大河之源

其派流之小河也

縛菑河舊言縛又或作薄又亦云婆  
又河又言喙又河皆一也此云青  
河從池北面頗梨師子口中流出  
塘煨徒郎反下烏迴反通俗文熱灰  
謂之塘煨

阿鼻旨諸以及或言阿毗至亦云阿  
毗地獄或言阿鼻地獄一義也此  
云无間无間有二一身无間二受  
苦无間

娘姪吒女良反下俱夷反此云糞屎  
虫有紫如針亦名針口虫穿骨食  
髓者也

紫利子累反廣正紫口也方言紫鳥  
喙也

呬食古文噉又作啖同子盍反通俗  
文入口曰呬又虫食曰啖

銛利私廉反廣正銛藏利也謂刀銳  
曰銛也

探喙也含反說文手遠取曰探探摸也  
鐵仗治亮反執持名仗謂兵器之於  
名也刀稍杵棒等是也

刀槍千羊反蒼頡解詁云木兩頭尖

銳曰槍說文槍也

禦捍古文故同魚舉反小尔足禦抗也禦當也尔足禦禦謂未有而豫格之也字從示下又作扞同胡互反說文捍止也蔽也亦衛也

適彼二蒼古文作這同之赤尸亦二反適近也始也又往也

尼刺洛割反此云裂言身皴裂也

頻折叱烏曷反下陟黠反此從聲為名也

臃腫婆呼各反此皆從受苦之聲為名也

支派音懈反水分流曰派說文水之邪流別也廣足水自分出名派也俱盧舍治經中或作句盧舍或作拘樓餘亦作拘婁舍皆梵音輕重也謂大牛鳴音聲聞五里又云五百弓八俱盧為一踰繕部即四十里古者聖王一日所行也

稼穡加暇反下所力反字林種曰稼叔曰穡說文禾之秀實曰稼一曰在野曰稼

層級字恒反下居及反說文層重屋



也亦累也級謂階次也

封邑甫逢反起土為界封爵也周禮

四井為邑方二里也九邑有宗廟

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妬羅縣丁故反舊言兜羅縣也

角勝古文斟同古卓反角比量也禮

記習射御角力廣足角量也角試

也說文角平升斛也並單作角或

作掬此古文粗字音在古反掬略也

芬馥敷雲反下扶福反方言芬和也

謂芬香和調也字林馥香氣也

權過烏割反蒼頡篇過遽也尔疋過

止也今謂逆相止為過也

笑視私妙反字林笑喜也字從竹從

犬聲竹為樂器君子樂然笑又作

咲俗字也

印度於振反下徒故反或言天竺或

云身毒或作賢豆皆訛也正言印

度印度名月月有千名斯一稱也

良以彼土聖賢相繼開悟群生如

日照臨因以名也一說云賢豆本

名因陀羅婆他邨此云主處主謂

天帝也當以天帝所護故世久

号之

婆訶麻婆訶此言笔或云篇而麻則胡麻也笔音徒損反

佉梨此云一斛謂上斗也

洲渚之與反尔足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洲謂水中有平地可居者也釋名云洲聚也人及鳥獸所聚息處也

焚燎古文燎同力照反燎謂放火也火田為燎也說文燎燒田也

灰燼又作夷同似進反說文火之餘水曰燼小尔足燼餘也

僧企祛豉反此言无央數舊言阿僧祇訛也

盟蹕烏没反下七鄧反婆喝呼曷反醯都虛奚反

抬筏乃兼反姥達莫古反

邏撓又鑒反

鱗角理真反仁獸也尔足鱗鱗身牛

尾一角不角者鱗角頭有肉

目僚又作寮同力彫反尔足官寮也同官為僚也

高荅摩借音渠高反姓也高猶瞿之  
轉也此有三義一云曰種二云牛  
糞種三泥種也舊云瞿曇略也  
鬱馥於勿反下扶福反尔足鬱氣也  
鬱然香氣盛出也

猖狂齒揚反謂變易情性也亦狂騃  
也庄子猖狂妄行也

銓量又作砵同七泉反廣尺稱謂之  
銓言知輕重也漢書應劭曰銓稱  
衡也量斗斛也

貧匱渠愧反无財曰貧乏財曰遺遺  
亦竭也

輟其丁劣反輟止也尔足輟已也

訶梨怛難舊言呵梨勒翻為天主持  
来此果堪為藥分功用極多如此  
土人參石斛等也

粿淨於斤反詩云粿其盈矣傳曰粿  
衆也粿大也

霖淫力金反左傳雨自三日已上為  
霖尔足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

瞽目一計反韻集云目障病也說文  
作瞽目病主瞽也

罍金此是樹名出罽賓國其花黃色  
取花安置一處待爛壓取汁以物  
和之為香花柏猶有香氣亦用為  
香也

火燔粗勞反字林燔燒木焦也說文  
燔焦也

寐覺亡底反寐眠熟也國語獻公寢  
而不寐是也亦卧也

隄塘古文隄同都奚反下徒郎反說  
文隄防也尔疋隄謂之梁李巡曰  
隄防也障也漢書無隄之與韋昭  
曰積土為封隄也

栽子来反栽植也今時名草木植  
曰栽

痼疾又作痞同古護反久病也說文  
痼病也

# 第十四卷

正學梵言式又摩那謂二歲學戒者也  
或越求累反今江南謂屈膝立為張  
越中國人言胡跽音其止反胡音  
護跟音文羊反礼記授立不越作  
跽借字耳

制多舊言支提或云脂帝淨圖皆訛

也此翻應名可供養處佛涅槃處  
生處說法處志名制多皆須供養  
恭敬也

娶妻七句反取也詩云娶妻如之何  
傳曰娶婦也

療病說文作療同力照反三蒼療治  
病也

率羅迷麗耶末陀率音蘇沒反率羅  
米酒也迷麗耶謂根莖花葉雜酒  
也末陀謂蒲陶酒也

犍子蒲懈反說文末別也草之以穀  
者也

第十五卷

屠羊達胡反說文屠剝也廣疋屠壞  
也案屠分割牲肉也

魁膾苦迴反下古外反魁師也首也膾  
切肉也主煞人者或有作僧音膾  
聲類僧今市人也僧非此義

置彌古文羅屋二形同子邪反下渠  
亮反亦足免吾謂之置郭璞曰置  
遮也遮取免也韻集云施繻於道  
曰彌今田獵家施彌以取鳥獸者  
其形似弓也

典刑伐又作𠂔同丁爾反廣疋典主也下胡經反刑罰罪也易曰刑法也井為刑法也春秋元命苞曰刑字從刀從井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有畏慎以全身命也故字從刀從井凶勃又作兇同許恭反下古文諄懲二形同蒲沒補償二反凶暴也兇惡也悖亂也亦逆也

乞句古艾反蒼頡篇乞行請求也字體從人從亡言人亡財物則行求句也

毗訶羅亦言鼻訶羅此云遊謂僧遊履處也此土以寺代之

淮陲止尹反此云妙義舊言純陲訛也難愈古文瘡同吏乳反說文瘡病瘵也方言老愈也

陶家又作匄同大勞反或借音邇史記陶瓦器也蒼頡篇陶作瓦家也舜始為陶于河濱是也案西域地多卑濕不得穿窯但壘坯器露燒之耳窯音姚

鹹鹵胡緘力古反說文鹵謂西方鹹



地也確薄之地也天生曰鹵人生  
曰鹽鹽在東方鹵在西方釋名云  
地不生物曰鹵故字從西省下象  
鹽形也

坑穿古文阱菜二形同才性反說文大  
陷也蒼頡篇穿謂掘地為坑張禽  
獸者也

第十六卷

揗觸初委反揗摸也通俗文捫摸曰  
揗有作揣初委都果二反廣足揣誠  
也量也兩通

養飮囚恣反廣雅養飮也蒼頡篇飮  
飽也謂以飲食設供於人口飮故字  
從人養音於偽反或作飼俗字也  
祈請渠衣反廣足祈求也尔足祈告也  
猜阻古文職猜二形今作慄同廬來  
反猜疑也廣足猜懼也

波刺私羅葛反亦言波斯或云波斯  
國名也臨近西海最饒奇寶諸國  
商人皆取其貨斯以龍威珠力古  
昔推焉耳

尼延底此言深入義貪之異名也言  
窮極无厭故以名之

布灑他所解反此云增長謂半月又磨增長戒根也又磨此云忍謂容恕我罪也舊言懺者訛也或言逋沙他亦云布薩皆訛略也

佞歌奴定反佞諂媚也說文巧媚高材曰佞又偽善曰佞字從女從仁論語惡夫佞者此亦從女之義左傳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此則從之義也

毀此古文此收二形同子余反說文些呵也礼云些者莫不知礼之所生鄭玄曰口毀曰些

倡伎齒揚反下渠綺反說文倡樂也三蒼倡俳也伎謂藝能也

祠祀似茲反下徐理反尔足祠奈也又人祭曰祠礼祭曰祀

### 第十七卷

替善他計反尔足替廢也止也替減也謂滅絕也

布刺拏洛割反或作補刺拏此云滿舊言富蘭那也

隴戾經中或作籠同祿公反三蒼作候同力計反恨戾也謂恨戾對強也

乖穆又作睦同莫聲反睦和也尔足睦𠂔也厚也

磽确苦交反下胡角苦角二反益子曰磽确薄坼地也通俗文物堅韌謂之磽确地堅韌則不宜五穀也果粹字苑作蕞同盧葛反通俗文辛甚曰粹江南言粹中國言辛

後填古文寘同徒堅反廣疋填塞也第十八卷

後炮又作𦍋同蒲孝反小腫起也說文炮面生氣也

溫誦烏昆反論語溫故而知新何晏曰溫尋也鄭玄注札記云後時習之謂之溫溫煥也取其義矣背文曰誦

三罰扶發反罪之小者曰罰罰亦折伏也

大婆羅樹名也是大富貴家義也案西國大官貴大富兄弟皆呼為婆羅也

荷負又作柯何二形同胡歌胡可二反小尔疋何揭擔也何任也

被析思歷反析分也字從斤分木為

析今俗作析皆從片

底沙丁礼反舊言弗沙此云明也

赫奔呼隔反下餘石反小尔疋作赫

燁明也廣疋赫奕盛明也字從大

燁音亦

末度迦果謨鉢反舊云摩頭此言美

果也

賃婆果女鴟反形如此土苦棟樹也

棟音力見反

馱都徒餓反謂堅實也此亦如來體

骨舍利之異名耳

### 第十九卷

藹羅筏拏烏艾反舊名伊羅鉢多羅

亦云哩羅鉢多羅伊羅此云香鉢

多羅此云菜名香菜象

### 第二十卷

媼媼居疑反下餘證反漢書文帝母

薄媼如淳曰媼衆妾之總名也媼

亦女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嬪好

下左傳以媼秦穆媼杜預曰送女

曰媼媼送也寄也公羊傳曰媼者

何諸侯一國則二國媼之以姪娣從

釋名云姪娣曰媼媼承也承事適

他也今三品曰姬五品曰媵是也

纏壓周成難字作甯甯杪也同於甲  
反蒼頡篇云壓鎮也杪也杪音祖  
曷反

涌泛今作汎同敷劔反廣足泛泛浮  
自也亦駛疾也

漂激匹遙反下古狄反浮吹曰漂流  
急曰激漂亦搖蕩也

### 第二十一卷

尤重有周反尤甚也亦多也異也過也  
防邏力賀反戎屬也韻略云邏謂脩  
行非遠也遊兵以禦寇者也

薹普徒登反下亡登反韻集云薹薹  
失卧極也

### 第三十二卷

一睫說文作眴釋名作𦉰同子葉反  
目旁毛也山東田睫里閒音子及反  
有序古文𦉰同徐與反次也有次序  
也白虎通曰序者序長幼也

萁豆甫蜜反人家亦種之堪食用為  
澡豆極佳也

深駛所吏反蒼頡篇駛疾也  
悵望勃亮反說文悵望恨也

蟲胆千餘反通俗文肉中虫謂之胆  
三蒼蠅乳肉中曰胆也

競髀又作曉同苦桓苦昆二反埤蒼  
競尻也廣足臄豚也下古文蹕同  
蒲米反說文股外也北人用此音  
又方尔反江南行此音或作睦俗  
字也

一磔古文庀同知格反通俗文張申  
曰磔廣足磔張也開也

吠嵐婆力舍反案舊經論中或作毗  
藍婆或言旋藍婆又作髀嵐婆或  
作隨藍婆皆梵音之楚夏耳此云  
迅猛風也

### 第二十三卷

脩身古文徇同似遵反尔足率脩自  
也郭璞注云為脩行也脩亦遍也  
巡歷也

欽重去金反欽敬也謚法曰威儀備  
志曰欽

披閱餘說反簡閱也小尔足云閱具  
也具數於門中曰閱

飲光部梵言迦葉波迦葉此云光波  
此云飲今依此開語名飲光飲光



有二義一迦葉波是上古仙人此  
仙人身有光明能飲餘光今不復  
現此羅漢是彼種故因以名焉云  
此人身作金色常有光明以闔浮  
檀金為人並此阿羅漢羅漢身光  
飲金人光不復現故名飲光也  
臺觀徒来反下古玩反尔足四方而  
高曰臺又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  
門雙觀也釋名云觀者於上觀望也  
第二十四卷

憺怕徒盪反下足白反說文憺安謂  
憺然安樂也憺亦恬靜也怕靜也  
無為也子虛賦云怕⑤無為憺兮  
自持也

憺陣郵除宏反舊云憺陳如訛也此  
云大器是姓阿若是名亦云初智  
以其最初悟无而得智本願也  
唯目莫鹿反目謂紀錄也亦條目也  
第二十五卷

楷定口駭反廣足措摸品式法也  
雖蹶又作蹶同居月巨月二反說文  
蹶僵也僵仰卧也

第二十六卷

金礦古文𤞑同古猛反說文礦銅鐵  
璫也

登祚徂故反祚位也國語云天地之  
所祚賈逵曰祚祿也

第二十七卷

那羅延那羅此翻為人延那此云生  
本謂人生本即是大梵王也外道  
謂一切人皆從梵王生故名人生  
本也

蟠結蒲寒反札記而蟠于地鄭玄曰  
蟠委也廣雅蟠曲也迴也方言未  
昇天龍曰蟠龍是也

健馱梨齊持况女也從國為名此女聲呼  
之也男聲猶健陀羅國也

伊剎尼叉點反此云占相觀察也  
鼻馱多莫槃反此云我養則頂生王  
之名也

第二十八卷

阿笈摩渠葉反此云教法亦言傳謂  
展轉傳來相教授也

第二十九卷

怨讎視由反憎惡怨憾曰讎讎對也尔  
足讎正也春秋怨偶曰讎是也

青瘵於慮反說文瘵積血也廣足瘵病也

由鄙悲美反鄙惡也廣足鄙耻羞愧也  
依怙胡古反尔足怙恃也韓詩无父何怙怙賴也

尔焰余瞻反此云所知舊作尔炎也  
確陳埤蒼作摘又作礪同苦學反廣足云確謂堅韌牢固也

孺童而俱反說文孺柔也謂柔懷也  
童幼也謂幼小也梵言摩納縛迦  
頻毗娑羅或言頻婆娑羅亦云苾沙  
王一也此云顏色端正或云色像殊  
妙又頻婆是刻木采畫等形像也  
婆拏梨徒我反是西方一類小果名  
也是苾芻從此為名也

頻勒具輶普何反此十二月星名也  
是人從此為名

伐磴悉何反舊言婆磴則婆羅門姓也  
如牀毗忍反說文畜母也雌曰牝詩  
云雉鳴求其牝非但畜也

唄底迦烏沒反下借音丁履反人名也  
制怛羅都達反人名也此正月星名  
西國立名多此也

普莎訶蘇和反普呢聲也莎訶此云善說也

拘蘇俱禹反下以專反廣志云似橘而大如飯籛可以浣濯漚葛紵也今出番禺以南縷切蜜漬為糝食之甚佳籛音吕番禺音潘糝音栗感反

紫礦古猛反謂波羅奢樹汁泣也其色甚赤用涂皮氎其樹至大亦名甄殊迦一物也花大如升極赤葉至堅羽商人縫以為袋名也羽音刃時瓢女良反如瓜瓢中瓢辨也辨音蒲覓反

一切音義卷第二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五

小意

轉

翻經沙門玄應撰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第一卷

嘉瑞賈退反下時惴反通雅云嘉善也美也蒼頡篇瑞應也信也言有

善美之德即應之以信瑞也

阿氏多常余反此云无勝舊言阿耨多或作阿逸多皆訛也是弥勒令生名也

訕謗所訐反蒼頡篇云訕誹也廣雅訕謗毀也

漏泄息列反廣雅泄溢也發也亦漏也拍騖莫班反即央掘魔羅也央掘此云拍魔羅此言騖或云結断人拍結相著為騖安頭上故有此名烏盧頻螺迦葉波此云木瓜林在此下修道因以名焉迦葉波是姓舊言優樓頻螺正法華經云上時迦葉兄弟三人居長者也

唐攬古邛反唐徒也徒空也字書攬撓也撓音呼刀反撓擾也說文攬亂也

恒策迦都達反下初草反龍名也  
扣擊說文作敏同苦厚反扣亦擊也  
悞與奴果反下而充反三蒼悞弱也

廣雅與柔也

稱權渠負反廣雅稱錘謂之摧摧重  
也知輕重也字從手

## 第二卷

茗然徒彫反茗遴也遠也遴音徒計反  
瞿波洛迦此云牧牛經也

牢堵波蘇沒反下都古反此云廟或  
云墳或言聚相謂累石等高以為  
相也舊言數斗波或云偷婆又言  
塔婆皆方夏輕重耳

## 第六卷

晦冥呼對反尔疋云霧謂之晦言霧  
則天地交合冥冥无所覩見也劇  
霧則晝昏冥也

霏霧又作氛同敷雲反釋名云氛粉  
也潤氣著草木因冷則色凝白若  
粉也尔疋云地氣發天下應曰霧  
霧陰氣濕也

廓清口郭反尔疋廓大也

所頒又作班同補軒反小尔雅云頒



一初經音義卷第三 卷三 張 傳  
數布也尔雅班遍賦與也

第七卷

彈序徒干反下鴟亦反廣欠彈抨也漢書音義曰序不用也亦踈遠也序指也抨音普庚反

眩曜胡頹反廣雅眩惑乱也曜照明也頑囂五鰈反下魚巾反廣欠頑鉋也蒼頡篇囂惡也左傳心不惻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曰囂

逞已丑井反說文逞通也小尔疋逞快也方言自關而東曰逞江淮陳楚之間曰好也

聰散以芮反聰聽微也散智識也又先知曰聰深明曰散

方維以佳反廣雅維隅也淮南子云天有四維是也

第八卷

躊躇賜留反下賜於反廣雅躊躇猶豫也躑躅也

異生梵言婆羅必栗訛仇都婆羅此云愚必栗訛此云異仇都此云生應言愚異生舊云小兒別生亦言嬰愚凡夫又作小兒凡夫皆一義也

第九卷

躁動又作趨同子到反躁擾也不安  
靜也釋名躁燥也言物燥即動而  
飛揚也

中庸以鍾反廣疋中平也庸和也小  
尔疋云庸善也謂平和善人也

第十卷

蚩昌夷反小尔疋云蚩戲也蒼頡  
篇蚩輕侮也笑喜弄也字從古出  
卽之字也

裒貶補高反下碑儉反紫裒揚美也  
貶黜退也

謀議莫侯反謀論也議圖也諮事為  
謀詳論曰議也

敵論徒的反廣疋敵當對也尔疋敵  
匹也

惶乱胡光反惶謂憂懼在心之良也  
廣疋惶惶懼也蒼頡篇惶恐也

疋多是力反尔疋時寔是也說文寔  
止也

第十一卷

貪輓又作扼同烏草反所以扼牛馬領  
者也輓亦攝也攝音草

謫罰都草反通俗文罰罪曰謫謫責也亦罪過也罰折伏也

瞢憤莫崩反下公內反三蒼瞢不明也憤煩亂也

我頃丘類反史記有頃列侯問案有頃猶頃臾之間亦不久也

忌憚渠記反下徒旦反廣疋忌恐畏也憚疑難也說文忌憎惡也

顧眇孤布反下眠見反說文還視曰顧邪視曰眇也

第十二卷

幟幟俾遥反下昌志反通俗文微号

曰幟私記曰幟字皆從巾或從木作幟謂以木為幟標而記之此亦

兩通

末奴沙謨鉢反亦言摩光沙此云人

𧈧𧈧古文𧈧𧈧二形同亡強力掌反說文𧈧𧈧山川之精物也通俗文木石恠謂之𧈧𧈧也

毗濕縛羯磨天此云種種工業案西國工巧者多祭此天也

加趺古遐反尔足加重也今取其義謂交足坐也經中或作結交趺坐

是也山東言甲跌江南言跽跨跽言  
平患反跨口介反有從足作跽文  
字所无也

鄔隨夷烏古反人名也此云出現義也  
第十三卷

嬉戲又作僖同虛之反說文僖樂也  
蒼頡篇嬉戲笑也

洩曹又作替同自勞反史記十餘曹  
偕之如淳曰曹輩也

毗瑟鼓奴故反天名也舊言毗細天  
亦言毗搜細天訛也

#### 第十四卷

梯陞都鄧反廣雅陞履也依之而上  
者也字從自

室路迦舊言輸盧迦或云首盧迦又  
言首盧柯案西國數經之法皆以  
三十二字為一室路迦又多約凡  
夫作世間歌詠者也此則闡陀論中  
之一數也

#### 第十六卷

升陟陘棘反言進達之升曰陟詩云  
陟彼高崗陟登也尔雅陟升也謂  
登升之也

癰瘡蒲罪反下盧罪反字略云癰瘡  
小腫也今取其義

波沓波種徒荅反則婆羅門姓也  
第十八卷

池沼之遶反說文沼池也小池也  
命命鳥梵言者婆者婆鳥也

子息思力反兒子曰息息者氣在人  
身中所稟以生也東觀漢記云此  
蓋我子息是也今人出錢生子亦  
曰息義一也

第十九卷

是疇除留反楚辭誰可與乎疇王  
逸曰二人為疇四人為疇疇類也  
亦伴侶也

乳醅又作醅同疇迴反謂米漉酒者  
也言乳能成醅醅能成酒也

廣樹籀文作討同時注反廣雅樹立  
也凡置立皆曰樹樹亦種植也

屢辯力句反尚書屢省乃成孔安國  
曰屢數也

第二十卷

持罔又作罾同古犬公縣二反聲類  
云罾以繩係取鳥獸也

挽出古文輓同无遠反說文輓引車也  
鄙俚字體作郢同力子反說文五鄮  
為鄙鄙郢也蒼頡篇國之下邑曰  
郢漢書質而不郢如淳曰雖質猶  
不如閭里之鄙言也鄙猥陋也廣  
雅鄙著耻也鄮音祖旦反百家也  
尚年市讓反蒼頡訓詁云尚上也猶  
盛年也

衰耄字體作癯同所龜反說文癯臧  
也損也札記年五十始癯癯懈也  
下古文耄耄二形今作耗同莫報反  
札記八十曰耄耄謂昏忘也閭  
乱也

鳩摩羅設摩此云童寂多造詩誅者  
扇怛略外道名也造因明者即毗  
婆沙中扇提羅外道是也

第二十二卷

無繁扶素反詩云正月繁霜傳曰繁  
多盛

水濯徒角反說文濯滌也洒也謂以

水淨物曰濯也

設支舊言含脂此云能縛謂女人若  
可愛能生男子染著通名設支



第二十二卷

往華而甚及下而琰反言須臾也

阿奴律陀亦作揅盧骨反此云隨順

義人名也

臣助丘方及尔疋臣正也助佐也臣

亦復也

世羅烏波烏古反此云小石也

屬斯之欲反屬著也亦連續也適也

第二十三卷

師雨于矩反謂雨安居也言師若干

夏臘也

童堅殊庾反謂侍人未冠者之名也

使通內外之命以其元有札入出

便疾也

蠕蛸音肅蕭尔疋蠕蛸一名長跖跖

音居蟻反郭璞曰小蜘蛛長脚者

俗呼為喜子詩云蠕蛸在戶是也

虹電古文𧈧同胡公反俗音絳尔疋

音義曰雙出鮮盛者為雄雄曰虹

暗者為雌雌曰蜺蜺音五雞反說

文端蜺虹也江東呼為雩釋名虹

攻也純陽攻陰氣也端音帝蜺音董

縛喝國呼曷反北臨縛菊河其國中有

如來澡灌可受一斗餘衆色炫煖金石難名又有佛牙又有佛掃帚迹奢草作也長二尺餘圍七寸其把雜寶飾之也

波吒釐力之反亦云波吒梨耶舊云巴連弗訛也是一花樹名因此花樹以目城也

第二十四卷

尺蠖烏郭反說文申屈虫也尔疋蠖尺蠖一名步屈宋地曰尋來吳人名來闔闔音古合反即來虫也

阿泥律陀舊言阿那律或云阿菟樓駄亦言阿泥盧豆皆一也此云无減亦云如意昔施辟支一食於八十劫人天之中往來受樂于今无減故云无減又所求如意亦名如意即甘露飯王之子佛堂弟也

朋友蒲崩反下于久反說文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廣雅友親也愛也

方域為逼反域居也說文域邦也周礼方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邑也

酤毒口木反謂暴虐也說文酤急也

甚也白虎通曰酷極也教令窮極也  
冀除又作覲同羈致反小尔足云覲  
望也

飄鼓匹遙反下公户反飄吹也鼓動  
也案凡動物皆謂之鼓也

第二十五卷

師徒達胡反徒類也莊子云孔丘之  
徒司馬彪曰徒弟子也

仁孝而親反愛人以及物曰仁上下  
相親曰仁貴賢親親曰仁煞身成  
人曰仁尔足善父母為孝證法曰  
慈愛忘勞曰孝從命不違曰孝

承稟鄙錦反稟受也

第二十六卷

苟欲公厚反廣雅苟且也亦誠也

言詞魚韃反下似資反直言曰言言  
已事也荅述為語為人說也札記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是也言亦云  
也發端也說文詞者意內而言外  
也亦審言語也

第二十七卷

畚度案詔定古文書圖畚二形同達  
胡反下徒各反廣雅畚度也議也

亦計也度量也

每言莫載反三蒼每非一定之辭也  
每亦數也

蚩誚才笑反誚謂燒弄譏責也亦訶也  
第二十八卷

紉繩女珎反字林云單繩曰紉紉索也  
瀑流蒲報反蒼頡解詁云瀑水漬起也  
婆趯波言所立反此云氣謂霧氣等也  
第二十九卷

為杖直亮反杖猶擻也亦杖託也

第三十卷

染汙紆剗烏故二反字書汙塗也字  
林汙穢也

咀噉又作齟同才與反下慈藥反舍  
味也咀齟也通俗文咀齧曰噉也

津液子隣反下夷石反三蒼津液汁  
也說文液津潤也廣雅滋液也潤  
澤也

誠言市盈反廣定誠實也說文誠信  
也勗也

乍可仕嫁反廣雅乍暫也蒼頡篇乍  
兩辭也

齊心昨迷反說文毗齊人齊也字從

肉毗音蒲迷反

譏刺居衣反下又作諫同且漬反廣

雅譏刺也說文譏誹也

數瞋又作瞬同尸閏反說文瞋目開

閉數搖也

第三十一卷

畎方楚力反謂正方也

開闢脾亦反說文闢開也

開閉補結補計二反說文闔門也廣

雅閉塞也守也或作閉俗字也

荼毒達胡反廣疋荼毒痛也亦行惡也

重壘又作垒同力發反壘亦重也

拼量補並反謂彈繩墨曰拼江南名

拼音普庚反

尋穌息胡反穌活也小尔疋云死而

復生謂之穌穌寤也

祖瀨仕加反下力艾反通俗文刈餘

曰祖廣疋祖距也詩云如彼棲祖

是也

𪚩足又作𪚩同五𪚩反𪚩𪚩也關中

行此音又下𪚩反江南行此音

𪚩頸字林丘加反下居井反言以口

𪚩也大𪚩也今以手也頸項前也

擘補麦反下矧人反當脊肉曰擘也擘分裂也

攬腹九縛居碧二反說文攬爪持也通俗文手把曰攬蒼頡篇攬搏也獸窮則攬是也

掐心他勞反說文掐指也指一活反中國言掐江南言挑音土彫反

鐙刺仕衫反下七亦反說文鐙銳也漉諸或作湍同力木反水下貞也

盟鉢羅烏沒反此云黛花舊言優鉢羅或云濕鉢羅訛也

鉢特摩徒得反此云赤蓮花舊言波頭摩或云鉢曇摩皆訛也

淒勁且奚反下居政反詩云淒其以風傳曰淒寒風也勁切急也

毛聚徒昆反廣雅毛取也取音才句反彊鞭居良反下魚更反字略云死不

朽曰彊物堅曰鞭

緊捺落奴葛反此云是人非人歌神也頭作馬頭舊言緊鄰羅或作真陀羅皆訛也

炬鍼其吕反下聲類今作針司支謹反束火曰炬縫衣曰針



空歐又作嘔同於口反歐吐也釋名

云歐偃也將有所吐脊曲偃也

毒勝又作瘡疥二形同火靳反江南言肺腫說文肉反出也

鬼咽又作咽同一千反咽喉也北人名頸為咽也

剌脣音皮下又作沛同子礼反廣雅剌剌也脣漉也謂搗出汁也

饗食受又作享同虛仰反歆享也謂神食氣也亦獻也歆虛音反

俱臻側中反尔足臻至也

歡娛字詁古文虞今作娛同疑區反說文娛樂也言皆娛樂也

### 第三十二卷

烏施羅末草名也形如此土細辛其

體極冷

剋勝又作克同口得反字林剋能也

剋亦勝也

林藤徒登反廣雅藤菑也今呼如葛

葛建者為藤

率土所律反尔足率自也偁也

### 第三十三卷

夷悅余之反說文夷平也亦明也常

也悅樂也

所瀹又作燃燃音南灼三形同史灼反通俗文以湯煮物曰瀹廣雅瀹湯也謂湯內出之也江東呼瀹為煤煤音助甲反

不肖私妙反小尔疋不肖不似也言骨肉不似其先故曰不肖謂倖惡之類也字從肉小聲

厭禱於無反下都導反字苑厭眠內不祥也伏合人心曰厭說文告事求請曰禱謂請於鬼神也

製作之世反製裁製也制斷之也說文作制

菴沒羅舊言菴磨羅亦作阿摩勒皆訛也菜如小棗果如胡桃其味酸而且甜堪入藥分

主宰祖待反札記宰夫為獻主謂主膳食之官也

擅立市戰反廣雅擅專也專已自為也專已之緣反專猶自是也專壹也任也第三十四卷

屋宇古文寓籀文厲向于甫反說文宇屋邊檐也釋云宇羽也如鳥羽

翼自覆蔽也於國則四垂為宇

人檢又作鉞襟二形釋名作鑰同巨

金反檢急持也持句也

捶撻又作箠同之藥反下古文教同  
他達反廣雅捶撻擊也

壇界居良反壇境也亦界也尔疋量  
垂也僵場在外垂也

摸放又作摹同莫胡反小尔疋摸法  
也謂規形曰摸亦掩取象也

### 第三十五卷

評論皮柄反字書評訂也訂平議也  
訂音唐頂反

為挫祖財反說文挫摧也謂折其鋒  
也挫折也

匈襟居吟反說文襟衽也聲類云交  
領者也

恍忽虛往反漢書音義曰恍忽眼乱  
也似有元也虛妻見也

### 第三十六卷

耶舍此云譽謂名譽也

蘇陀夷舊言須陀耶此云共起

大生主舊言摩訶波闍翻為大愛道

者是也

迄今虛託反尔足迄至也

无乏扶法反暫无名乏乏闕少也反  
可為豆反正為乏字意也

第三十八卷

婆雌子部婆音蒲賀反此云犢子部  
舊名跋私弗多羅上古仙人名跋  
私其母是此仙人種故姓跋私有  
羅漢是此女人之子從母作名說  
一切有部中出也

矩摩邏多俱禹反亦作鳩摩此云童  
首謂諸童子中為上首也

盟多羅僧烏沒反舊言鬱多羅亦云  
郁多羅此云上首衣此謂常著衣  
中冢在上也

高荅弥舊言憍曇弥或作瞿夷訛也  
此云女十二遊經云明女

博戲古文博同補莫反方言博或謂  
之棊說文博局戲也大箸十二棊  
古者烏曹作博博亦箸名也  
麴藥魚列反說文牙米也謂漬穀  
麦等生牙者也

醞釀於閭反下女亮反說文醞作酒  
曰釀酒母也釀投也

第三十九卷

謗讟徒木反左傳民无謗讟杜預曰  
讟誹也廣雅讟惡也方言讟痛也  
深慙古文作憲遲二形籀文作𡗗今  
作慙同去連反說文慙過也失也

第四十卷

山澤直格反水聚曰澤釋名云兖州人  
謂澤為掌言木亭處如掌中也

第四十一卷

媒媾孤候反白虎通曰媾厚也重誓  
曰媾无辜古胡反尔足辜罪也

扼腕又作搨同於責反說文扼把也  
盈手曰扼廣雅扼持也史記扼腕  
以言是

用暢勅亮反廣雅暢達也明也

揮刁許歸反說文揮奮也振討也

吸水古文喻歛二形同義及反廣雅  
吸飲也氣息引入也

第四十二卷

呪詛又作祝說文作詛同之授反詛

詛也下古文禮同側據反釋名云

祝屬也以善惡之辭相屬著也詛

阻也謂使人行事阻限於言也

第四十三卷

迦栗沙鉢拏又作迦理沙般拏拏音  
女家反鉢拏此云銅錢十六鉢拏  
為一迦利沙鉢拏

陋訥古文訥同奴骨反陋醜猥也亦  
小也訥遲鈍也說文訥難也

室利毘多此云吉祥護舊言尸利毘  
多訛也

第四十四卷

梅怛麗藥都達反此云慈即舊云慈  
氏者也慈有二因緣一值慈佛發  
心二初得慈心三昧因以名焉言  
弥勒或云梅任梨並訛也

罕聞呼旱反罕者也尔疋希寬抄罕  
也字從干從同

第四十五卷

拘枳羅鳥居尔反或作拘耆羅此云  
好聲鳥也

第四十六卷

客館又作館同古玩反客舍也周禮  
五十里有館館有委積以待朝觐  
之客也

邠地迦城此云鳴或云河主域名也



郡市迦林此云魚布袋林名也

藍傳迦經 此言作動經

第四十八卷

珊若婆病來干反此云廢風病一發不起者也

寶玩古文既同五噯反字林玩弄也廣雅玩好也

第五十一卷

愚戇都絳反說文愚癡也戇愚鈍也於塊古文由同苦對反由結土也土塊也

愚蒙又作矇同莫公反蒙謂蒙覆不明也闇昧元知也

第五十二卷

名鑒又作鑑同古鏡反廣雅鑒炤燿也鑒所以察形也

詭設居毀反詐不實也亦相欺也誇誕苦華反下徒人通俗文自矜曰誇謚法曰華而无實曰誇誕謬也欺也不實也大也

第五十三卷

慙無又作揭蒼頡篇作慙同祛例及尔足慙息也



偏曰𢇛也

誇衒古文眩衒二形同胡麵公駢二反說文行且賣也

營也

殉名𢇛俊反蒼頡篇殉求也廣疋殉  
攷拭武粉反下舒翼反廣雅攷拭也  
振也尔足拭清也言攷拭所以為  
清絜也

第五十五卷

侮蔑古文侮同亡府反廣雅侮輕也  
說文侮傷也謂輕傷也

第五十六卷

俱社羅勑里反舊言摩訶俱締羅此  
云大膝膝骨大故也即舍利子舅  
長爪梵志也

第五十八卷

屏氣俾領反屏蔽也隱也蔽也脇  
尊者虛葉反即什法藏中波奢比  
丘常坐者也此人曾生脇不著地  
因以名焉

第五十九卷

規度又作頰同九吹反下徒各反規  
求也計也規模也世本倭作規矩

規圓也矩方也字從夫從見言丈夫之見必合規矩

洄洑胡瓌反下扶福反三蒼洄水轉也洑亦迴水深也

狎惡古文肅同胡甲反狎近也廣雅狎習也謂近而狎之習而行之也

薄矩羅俱禹反舊言薄俱羅此云善容持一不煞戒得五不死者也

涎洩諸書作次淺涎溜四形同詳延反字林慕欲口液也亦小兒唾也

班駁又作辦同補歷反蒼頡篇班文章也雜色為班也

黧黧力奚反下於斬反通俗文班黑謂之黧黧

笑睇徒計反纂文顧視曰睇睇亦傾視也禮記不能睇視是也

愴怕徒濫反下疋白反說文愴安也怕靜也又亦无為自得也

第六十卷

棄囊埤蒼作鞬東觀漢記作排同皮拜反治家用吹火令熾者也

剝辯食證反剝猶因也

胫踝古文胫同胡定反字林脚胫也

釋名脛莖也直而長如物莖也

一尋似林反小尔足云四尺為仞倍  
仞曰尋倍尋曰常方言尋長也  
唯局衢王反促也小尔足局近也尔  
足局分也部分也字從口在尸下

第六十二卷

可厠測莫反廣雅廁間也蒼頡篇廁  
次也雜也

第六十六卷

盟達洛迦曷遷摩此云極喜

考量枯老反考謂質覈之也考校也  
第六十七卷

魑魅又作𧈧𧈧二形同勑知反下又  
作魑𧈧二形同其異反說文老物  
精也通俗文山澤恠謂之魑𧈧

冲虛說文作𡗗同除隆反字書冲虛  
也中也

第六十八卷

自刻古文殳同亡粉反字略云斷首  
曰刳刳割也通俗文自刻曰刳也

庸愚史鍾反庸謂常愚常矩者也  
第六十九卷

巨富其吕反小尔足巨大也方言齊

匪耳跌斐反詩云匪米貿絲傳曰匪

非也

傳藥方務反附也謂塗附也方言凡

欲藥傳藥而毒刺是也

萌牙古文氓同麦耕反廣雅萌始也

萌亦冥昧冥也

第七十卷

眇然亡紹反眇眇遠也亦深大也

稽遲古奚反說文留止曰稽

第七十三卷

竭地羅去謁反舊言佉施羅木名也

第七十四卷

孳產子思反方言東楚之間凡人畜

乳而雙產謂之鰲孳下 限反生

其種曰產說文產生也

朝貢古弄反貢薦也廣雅貢上也

第七十五卷

貿易莫候反小尔疋云貿交易也三

蒼貿換易也

擯黜又作紕同耻律反廣疋黜去也

亦放也退也

驍健古堯反廣雅驍亦健也勇急也



說文良馬駿名也

初經音義卷之五 第七卷 肆

懷孕古文睪同移證反含實曰孕三  
蒼孕懷子也廣雅孕身也字從子  
從乃

第七十六卷

火鍾之容反今江北通謂蝨蝗之類  
曰鍾亦曰蝨鍾一名蝨蜚一名蝨蝻  
俗名春黍蝨音思容蝻音思輿反  
逝多時制反此古戰勝是俱薩羅國  
波斯匿王之子也太子誕生之日  
王破賊軍內宮聞奏因以名也舊  
云枚陀或云移多亦言枚洹皆訛  
也移音是奚反

第七十八卷

燒乱三蒼乃了反燒擾也弄也謂燒  
乱戲弄也

第七十九卷

砂磧七亦反水中沙灘也說文水渚  
有石曰磧灘音他母反

第八十卷

奢侈昌是反侈亦奢泰也  
疵斯女黠反國名也舊言波羅奈國也  
僕隸蒲卜反下力計反廣雅僕隸役

使也。僕附也。附，從於人也。周札男。

子入于罪，餘鄭衆曰：餘，奴也。賤也。役也。

求晴又作醒，醒二形同。自盈反。聲類云：雨止曰晴，晴亦精明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卷上

并序

轉

京兆靜法寺沙門慧苑述

原夫第一勝義寔離言之法性等流  
真教誠有海之方舟故以名句字聲  
作別相之本質色香味觸為住持之  
自體嗟乎超絕言慮之旨洽悟見聞  
之境莫不以法王弘造權道之力歟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實可謂該通法  
界之典盡窮佛境之說也若乃文言  
殫誤正義難彰真見不生尋源失路  
故涉近以逕遠從淺而暨深去來今  
尊何莫由斯道且夫音義之為用也  
鑒清濁之明鏡釋言誥之旨歸匡謬  
漏之指摸闢疑管之鈴鍵者也至如  
低徊誤為遲迴彷徨乃成稽返俾倪  
代乎僻坭軼環遂作女牆槁書矯形  
正斜翻覆幹存榦體樹木叅差若斯  
之徒奈乱聲義不加蹠駁何以指南  
苑不涯非薄少翫茲經索隱從師十  
有九載雖義旨攸邈難以隨迎而音  
訓梵言聊為注述庶使披文了義弗  
誤籌咨細字知音无勞負秦且螻蟻

之量司已穴而疏冥豈運雷之資開  
塾戶於遐迹英達君子希無誚焉

### 經序音義

天冊

冊則草反說文曰冊符命也詔

飛竹或古  
為圓形也

造化權輿

造謂造作化謂變化也言造作天地

變化万物  
之始也

天道

日月星辰陰陽變作謂之

龜龍繫

繫統計反堯有神龜負圖而見

也繫謂繫解孔子  
述易十翼之繫

人文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

子專早上下  
謂之人文也

萬八千歲

按帝王甲子紀云天皇氏治

九千年人皇氏治四千萬年  
有奉云三皇皆治一萬八千年

同臨有截之區

毛詩傳曰有截整齊

截余齊整也  
區謂區域也

七十二君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桀詔

有二君蒼子曰昔者卦太山下小山大也

人迷四忍

人迷謂人人迷也四忍者

法百未故二青元滅忍諸法因緣生故四者无

住忍元異心忍諸法因緣生故四者无

相續坎也

家經五蓋

家經謂家經也五蓋謂貪

西作蓋  
疑蓋

鷲巖西峙鷲巖謂靈鷲山也西峙者  
亭宇然止立於西域

超四大而高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  
佛出過域內故立四大也

混太空混胡太反按說文混謂混  
此謂花嚴法門量同太虛也字又作渾也

叨承叨他勞反  
玉宸宸依豎反  
日天子施宸於戶臨以為障蔽也

海晏晏於諫反說文曰晏安也言其  
殊楨楨陸盈反說文曰河清海晏也

貝牒貝比蓋反  
即經書之通稱也

時臻歲洽時臻側說反洽供夫反時謂  
也說文云洽露及也

越漠漠詳各反漢謂沙漠漢言諸  
獻琛琛勅林反玉篇曰

架險航深航何剛反架謂置物在高  
升也言遠國來者莫不登度深險也

聲辛定反毛詩傳  
挹挹今謂以

罕測罕希也





大統攝諸國故名大體也又釋去寧  
元也竭提告也言此國法不行刑藏  
有其犯死罪者  
遂置寒林耳

阿蘭若法阿蘭若然也反阿蘭若苦或曰

為无諍聲然有三類一云阿蘭若壞此翻  
若此即所作明首也謂說諸法本末甚  
寂无起作義因名其處為法阿蘭若  
廣此中廣者即若謂保閑處要去村落  
寧登伽阿蘭若乳聲所不及處者也  
一得盡舍大牛乳蘭若謂沙  
三名檀施也破音連歷反謂沙

破之廣也破音連歷反謂沙

菩提場中菩提者覺也此大覺也場者

樂地平坦曰場斯皆神祇所  
進上也場字有作場者認也  
正覺從菩提字覺從學字學字從教字

摩尼尼云末尼也言此寶先淨不為垢也

鐵所漆也又離也言此寶先淨不為垢也

此寶處必增其威德舊翻為如意隨

意事也  
義釋也

雨無盡寶雨下句反

光茂茂莫端及迹雅云不如於拓曰

音義曰茂  
美感也

一切說文云一切音也魯即遠具之

數之具也俗也有  
從七者俗也

瑠璃為幹瑠璃耶此名下遠山謂

西域有山去波羅奈城不遠此寶出

彼故以名之幹者中書云幹板也謂

也孔安注書杜注左傳及勸玉篇皆

謂即雨當明者謂之瑠璃雨者謂之

也

寶葉扶疎

扶疎元反漢書音義曰扶疎四

布也扶

字王篇在水部

嚴麗

王逸楚辭曰嚴莊

萃影

萃疾辭反易曰萃聚

纓珞

謂如玉有作纓珞二字並譯也

堂榭

謂徐夜反之石音與環同非此用

星也柱頭注在傳郭璞注曰樹謂大謂臺上起

也關者樹

階砌戶牖

砌子計反牖以初反玉篇

是也廣雅曰砌尺也說文云在屋曰窓在

音仕也

備體

劉勰注儀札曰備舉

瑩燭

瑩鳥定反廣雅曰瑩摩也謂摩

相照發也

妙音遐暢無處不及

遐雅曰遐遠也

及至

威光赫奕

赫許格反奕移益反廣雅

字經本有從

靡不咸覩

覩亡彼反珠叢曰

不思議劫

劫梵言具正云得臘

金剛裔

裔莫反按此中梵本作裔是

乃是齊等之裔

毗盧遮那

按梵本毗字應音云元發





比樓博又音具種公種聯也臨波而蓄色天言可貴

這人言也又言也種以種種也路色也波呵這

此目也言其目種種色

婆竭羅

此云海也

德又迦

此云能言於所望也謂德又

龍嘉時實觀人言皆致是極也舊云多中

有多

舌也

有上生時

即便據之由斯故狀時擊置之

諸類故徒之

為名義云今本者以其

使人謀解可

食之香氣往拔設樂以類

乾闥婆

此云食之香氣往拔設樂以類

末食也舊云樂

神者非正翻也

釋迦因陀羅

此云能正云釋迦羅此云古

末釋同佛族也目陀羅主也言昔百

釋百也迦地也

目陀羅主也言昔百

多設大施會

今得作此天主故

百施主

夜摩

此云夜摩時也言彼諸天

開合以分

其時既非明夜不別但看花

兜率陀

此云依俱舍中有一義得此名一

喜事一果

樂三遊義舊翻為

華樂

此字從三心有作三止者不是

尸棄

此云尸棄部此云

經卷第二

妙嚴品之二

為啓難思

說文曰 陀羅尼

此云持

不唐罔

捨與專反唐也

無倫疋

倫玉篇曰

也此

悟斯道

此也

十力摧殂

殂唐顯反

滅也 曩

郎反尔雅曰曩

心馳蕩

馳直知反蕩唐朗反廣雅曰

字正作惕 通

又作惕

不隨魔

魔梵言也

誘誨

誘誨教也

俾無癡惑

俾

余反孔安注 益其精爽

益劉也

明也言增益

經卷第三

妙嚴品之三

陰澤

華於 滋榮

言其先 滌除

文曰

慰安

慰於謂反

一剎那中

剎那者一時之極促名也

百一剎那

百一剎那

為一臘

為一臘

為一

疑是時常蒙惑

疑於計反

見真理故常生疑惑也

漂淪

淪王篇曰淪



畏塗

畏道也謂三惡道可怖畏故名之畏塗也

大名聞

謂無遠及珠葉聲謂名聲復有此言準釋之也

其聲所暨

暨其聲反社注也

無央數

央於良反王連注楚云夫盡也

央定

央字從而點不從水其從永者乃是水行之決字也

叵思議

叵普我反中書日叵不可也

世間共度

度唐反 同不均

近雅曰同无也

一切智道靡不宣

味最曰廉无也示謂雅曰宣示也示謂

顯示又云明也

明謂餘別又云通通也施行也

婆稚

正云末梨此云有力

苦末羅

西域迫海岸邊樹名此翻為黃雜色金翅鳥若求即居其

也上

曠劫

曠苦謗反廣雅曰曠大也謂久遠者也

淪永夕

廣雅曰淪沉也途雅曰永長也廣雅曰淪永夕也

故謂之長夜者也

尸利夜神

此云吉祥現告

法炬

炬渠與反說文曰半謂束薪而灼之謂大燭也珠叢曰芭謂芭

芭東草焚火以炤之也芭即古之炸字音居呂反

克弥

克肯勒反迤雅曰克能也弥滅也

經卷第四

妙嚴品之四

牟尼

此云寂然也

佛刹

刹具正云紇差但羅此曰止曰也

音初  
反

無狀足狀於也朗然朗明也

望凝望胡卦反字略曰望謂

三昧具正云三摩地此言等持謂

故曰  
特以

泉澗澗古

霽澤清炎暑霽澤音逆反丈子集

孟子曰澤然注雨自郭璞注述雅曰

難宣小雅曰恬怡取勝道

也述雅曰怡樂也

蠲除蠲古玄反小雅曰蠲

皆從化鄭箋詩曰從謂也

險詖不修德詖彼義反毛詩序曰內有

奢頡奢曰頡

無狀怠狀於也踰渙弘字林曰

如世生盲平無覩覩事辭事反

如盲瞽瞽公五反三蒼曰无曰謂之

如瞽皮也  
字從皮也

弥綸綸力臂反漢書拾遺口弥綸

名譽譽余茹反毛詩傳曰

明囁囁之欲反讀

經卷第五

妙嚴品之五

如川鷺鷥

鷺鷥無羽反鷺鷥音義曰鷺鷥今坐道場梵本如百川之濟海耳

金剛齋

齋字無遺隱遺餘也

綺麗窓

張載注窓先破牖去織之也小雅曰麗者也言窓有文彩

照音著也

特明

類注漢書曰特獨也

填飾妙華

填字正宜作瑱音唐見涉

二寸玉瑱瑱為飾也月札有瑱生長尺

音唐賢反乃是瑱

夷坦

夷以順反毛詩傳曰夷

日坦平也

光瑩

鄭詩曰光瑩也切韻釋瑩瑩

又瑩瑩文宇說瑩又作瑩訓與瑩同

以瑩音之訓我瑩聲義渾瑩也

世尊凝眸

眸位凝眸命王都注曰凝眸

整之貞眸視也謂焉然潤也玉篇曰

貞也

炳然

炳彼永反著謂

門闥

闥也連反漢書

洞啓

洞後弄反玉

棟宇

棟都弄反郭璞注近雅曰棟

妙香氛氲

氛符云反氛氲盛也香氣

盛也二字又

作氛氲也

樹岐岐非弱反兩眼開也按字書作岐

為岐並誤友反切韻音

爭聳擢聳志勇反擢直角反切韻稱從高也蒼頡篇曰擢抽也言

抽科投法

如重雲直宜明反言密開也

彌覆彌滿也言遍滿覆音義曰

相底映底平至反鄭玄注禮記曰底覆也此雅曰底

照也衆聞也言相底相映如五彩之綺錯也映字古正體作

爲映者誤之也

### 經卷第六

### 如來現相品

閻浮檀金具正云勝都捺臨此是西

樹其金出波河名或曰閻浮果汁點物

成金因取入河冰石成此國浮

優鉢羅華具正云青島鉢羅花号

也其華狀是近下小國而漸失佛

也

頗梨色正云華諸致地其狀少似此

普振振字江宜作震動之義無本

辟支佛地辟支梵言具云無繫支底

也舊翻爲獨覺正得真意或胡爲

爲緣故智論第八中

僉然坐僉七並反迹雅曰僉皆也小

克證延壽曰克能也

法界周流无不遍周曰周流布故曰周流

或覆或傍住覆旁及及傍薄即及

周聞十方聞无運及及注札記云周遍也殊義曰聞聲所至也

經卷第七

普賢三昧品

包納包字又作苞並通用也般涅槃吳云般利般利普也究竟也深出離也勝能煩惱

我曹如淳注漢書曰曹輩

世界成就品

志欲廣大論語注曰志慕也

煩惱擾濁擾如糾反孔安注書曰益亂也字宜從憂憂音取刀

反經本從憂者誤也

或脩或短廣雅曰脩長也經本作脩字者謂乾補之脩非此用也

懸覆住覆享福反倒弄狀也

手脩復脩祥倫反復符相反郭璞曰脩謂巡行也

覆也言經歷往來也

無暫已已余照反賡雅曰已止也

三維及八隅廣雅曰維曰維角也鄭玄注考工記曰隅角也

共美共字從甘不從比字從大必不得從火也

二區分馬融注論語曰區別也迫隘反迫迫迫

也隘狹也

經卷第八





據漢本經音義卷上第七張

文自一本一十八相服八字同此為萬依梵

也謂室利毘難提又有鈴牌槍研訖羅

跋折羅等三相施於陀嚴迴向一品

中有一以三可說此經故無不列在教

其相一十句奢相既非萬字又非一色之

殊相今顯異九異同謂集八卷有一室利

多三有室利毘難提室利毘難提室利毘難提

七有五種相初室利毘難提室利毘難提

提此物多第相初室利毘難提室利毘難提

悉我地相二室利毘難提室利毘難提

第五十七五十八利毘難提室利毘難提

各有十一室利毘難提室利毘難提

如有二十八相具顯

如利定記說也

功茂書

室利毘難提此云吉祥海雲難提迦物

多此云右旋本囊伽叱此云滿瓶

或八相中無此瓶有螺鉢持忙此

云赤蓮華跋折羅此云杵

盜句奢此日曲鈎塞縛志底迦此

云有樂斫訖羅此云輪

經卷第九

華藏世界品之二

世界名尸利

城郭

狀如四洲

中

南嶽北洲

師子頻伸

毛詩傳曰頻急也由舒也謂有勞倦者以手足臂背

世界名多羅

朱詳

龍樹

安國在論語

日謝澤也

慣習

慣古患反舊詩曰慣習也字宜從今經本此豎

天城寶堞

堞徒頽反杜預注左傳曰堞女牆也

經卷第十

華嚴世界品之三

軌度

度徒故反實遠注國語曰軌法也樂女注同札

佛号婆羅王

婆羅此云堅固亦名聚勝

絕倫

鄭玄注儀札

吉祥幄

幄於角反曲書傳曰吉善也杜注左傳曰祥結象也何承天要

非貢注國語曰帳旁曰惟四合象也殿謂

崇節寶辟境

辟普米反境研札反鄭注者工記曰崇高也廣

雅曰辟境女牆也

音逆反今經音作時篇曰境城上

也或云卓中頌視於外

秀出

有秀則以告頌皆三曰秀出於衆

如眾寶續胡對反鄭注論

劫燒釋反堅硬石孟反

閻羅界閻羅具正云瓊摩闍羅此云

金剛杵杵呂海棒字又作棒也

酸楚酸蘇官反說文四酸醋也按楚

受重苦酸骨痛不可觸近也

經卷第十一

毗盧遮那品

乃往說文曰乃轉故也廣雅曰乃往

不可紀極紀玄注札記通盡也言記

之不可

郵由他按此方黃帝數法有三等若

阿僧祇品嚴經也

從廣從東西為橫廣也從字正

作者皆俗通用

樓槽却敵皆忘忘字聲

如敵既高且飾故云崇麗也

塹經本有作

波頭摩華蓮也其花莖有刺色或赤白

拘物頭華以其花莖有刺色或赤白

時狀都整然故

華止華集也

城邑宰官

法論語曰宰官者廣曰都邑曰邑也亦有先君也謂城邑中長吏即為其主也

四衢道

連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康七達謂之康八達謂之康九達謂之康

妓樂

乃樂也或經太有從中邊作支者此乃樂字也非

巾馭汝寶乘

大亦以朝大巾馭也或經太有從中邊作支者此乃樂字也非

夫人采女

夫人天子之妻也采女天子之采女也

尋亦去世

聚落聚人聚也又左傳曰聚眾也

依怙

依怙謂詩傳曰依怙也謂倚賴也

經卷第十二

如來名号品

瞻蔔華

瞻蔔華此天黃色花其花也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字按梵本應

也三藐三菩提也三藐三菩提也

應云元上正等覺也轉字古來經論中多作釋音收攝反按梵語轉音同此方入聲殊无去聲之勢字宜從示不應從來此乃古今鈔寫之无識非

潤色之綴譯字本者撰南弥紹二反此上既无弥結之字故假借義字而用

釋迦牟尼 釋迦此云能也牟尼此云難也

瞿曇氏 吳云瞿曇善摩言瞿者此云除天以云地

在地人類此族東勝故云地宿勝也

或曰瞿曇或云憍曇或云瞿曇或云瞿曇

皆大聲呼之也

鑿羅跋那 鑿者具云鑿源常羅跋那者大聲也謂佛号

修辭 修相由反接玉篇修飾今有以脯脩為飾長之用者也

豐溢 夷日反說文

或名性超邁 邁莫界反捷梵本云邁

邁來訛耀隆者超邁也說文

性也謂自昇然超邁也說文

行也遠即

或名簡言詞 簡皆限反尚書曰簡略也

鮮少 鮮斯演反賣注國語曰鮮寬也

鮮形亦

有用者

關 餘灼反字又作當鑰

四聖諦品

躁動 躁則到反鄭注論仇對述雅曰仇望於道如然躁也障出離故也

資待考華嚴經音義卷上第二十二注楚辭

等病所隨故有所言皆濟為飢渴饕餮

鄙賤鄙書曰鄙如溥注

破却破却於胤反言皆報盡廠方顯滅

能撰撰曰撰撰也說文曰撰不持也

離善離善有故立此猶如師子搏噬也撰字

多此云師子然依業用聲呼故翻為

經本有從元不者音武但反又言曰邊

也似音者元不者音武但反又言曰邊

渾濁渾濁戶昆反切韻渾濁也

壞善該反也

憤毒憤毒注札記口憤謂怒氣充實也

驚駭驚駭者其心必疾起故驚也失

匿疾隱也杜注疾疾起反疾也

傲慢傲慢也傲五管反杜注左傳曰傲不

驂流驂所吏反聲驂本有從馬是疾也

驂音古穴反乃足取

經卷第十三



光明覺品

閻浮提

正云勝部提勝部樹名也提

有一大樹

名勝部其葉上開

弗婆提

具正六布嚕婆提此初謂曰初出

勝也提訶身

此初謂曰初出

瞿耶尼

利者此所瞿耶尼

女後謂曰

沒邊處也瞿耶尼

貨也謂以

牛買物如瞿耶尼

皆元我

所勝餘三洲所作事也

文殊師利

正云妙寶利言

丈夫

言長制力物者長也

扶也

以道扶接也

廣雅曰

男子之進賢連能謂之

紺青

色而伴赤色者謂之深青

戲笑

字從虛邊作色者謂之深青

寤世間

世間吾故反聲有生即此係也

塵累

汗心加塵塲人即此係也

出離

故指謂之塵累也

人多從

其下土為成塵會意字也

菩薩問明品

曉悟群蒙

廣雅曰曉說也鄭主孔記

切

文誠曰家謂意蒙也

之今開

信也

之今開

信也

惟仁見海天德注天德曰惟發語賢辭也

覆謂之為仁即謂之為仁

湍流竟奔逝湍流他官

賴音賴也

長風疾而起者謂之長風云風暴

鼓扇擊也扇反鄭玄注集札曰鼓猶

宜邊作皮者此

機關木人之轉康伯注易曰搖機制動

以閭鍵遠在密能運動今喻葉體但

生起於果報能

從穀須苦南反鄭注廷雅曰穀謂為

執字經本有從經者下作外者无不是

誤童蒙耳故猶人

濤波書唐勞反三蒼

阿揭陀藥言阿此云昔也揭身中諸病皆也

除去也又云阿无有病故名之耳也

毗藍風正云吠濕婆言吹者散也濕

也謂此風行單極迅急也舊翻為是

極風是也其水輪下風轉

亦與此風輪同名也失入反說文曰獲

樵涇樵也涇字經本有作濕者音他

合反此乃平原

如鑽燧鑽則官反燧徐醉反鑽謂木

見月則津而為水許叔重曰燧方諸

一之銅精仰日則得父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以坏仰月則得水也越又

也作鑒

赫日赫亨格反老詩傳曰赫赤兒也

狝稚狝推宜履反方言曰稚生小也字又作穉也

芒草箭芒草一名箭也此類其域既自莢皮重若茅無質葉弱不堪動用也其正宜作箭也

射射神亦躡也

受餒餒餒罪反說文曰餒飢也字食反此乃餒

之字也

基堵堵堵音古反賈逵曰基也土羊

基堵堵堵音古反賈逵曰基也土羊

率土咸戴仰率率雅一率率從也五篇曰

化之民莫不化之民莫不

淨行品

經卷第十四

奢摩他

毗鉢舍那此云止息亦曰寂靜謂正定離沉掉也

猗覺猗打五篇頗野之通音義之猗

字又作猗字又作猗

掉掉美之句心此覺是安和

復客復客義故得定者非唯心愛調攝亦

檀波羅蜜此云施也彼羅蜜云彼

之多之多

之五之五

尸波羅塞

此具云尸羅羣提

毗梨耶

精進

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

般若

此云般若一名末成智喻一名謂之

十智

即足其

僧伽藍

此云僧伽羅摩言僧者衆也

也

捨諸罪輒

輒於斷反疎最曰輒謂重

捨如牛

被祝晚入道捨輒也

袈裟

此云正色袈裟也

紹隆

此云紹隆也

今與

咸

統理

統他宋反漢言百積注曰統

也

闍梨

此云阿闍梨此云軌範師範

梨一

戒則威儀三止四受無

檢束

不使分敬也舊文依檢驗之義

今依

檢

僧伽梨

此云僧伽梨此云和衣

嗟諸煩惱

此云煩惱也

盟掌

此云盟掌也

發趾

此云發趾也

陂澤

此云陂澤也

池沼沼之繞反說汲井廣雅曰汲取水

園圃園圃種樹曰園也耘除傳曰于君反韻國也又作犂犂也毛詩

頭陲正云杜多此三牛二數謂去離綠

醜陋謂容兒陋也

沙門正云沙門惡也

一因勸勞苦行又善法又曰息者望望隆力

婆羅門此云捨惡法

操行操行也

甲冑廣雅曰冑也

鎧仗鎧甲也

名也顧注漢書曰仗謂所持兵器也

字也立人經本有徒本者棒杖字

也或從才者

不矯威儀矯居戎反賈注曰橋玉篇曰行

異相也字宜也

楚辭曰直也

林藪樂走反鄭玄注周禮曰

晦之澤曰藪又曰藪

澤中可禽持居之曰藪

魚澀澀字有作澀

魚澀澀字有作澀

魚澀澀字有作澀

魚澀澀字有作澀

魚澀澀字有作澀

調誦誦方曰調以反鄭玄周禮曰誦也

佛塔塔梵音也或曰佛塔為塔

若飯食時飯快貌反說文出飯食也謂食餅也益與之真不亦

賢首菩薩品上

摩訶衍見云摩訶衍行部言摩訶者

兼利文字集略曰兼利也

見曜見胡廣反說文曰見明也

絢煖絢煖何晏注論語曰絢煖謂之

劫中飢饉曰飢饉二穀不熟曰飢饉

不穀謂之穀不穀謂之穀不穀謂之穀

不穀謂之穀不穀謂之穀不穀謂之穀

不穀謂之穀不穀謂之穀不穀謂之穀

不穀謂之穀不穀謂之穀不穀謂之穀

恆樂色恆樂色注釋曰恆樂色

所好尚好呼到反樂也

離誼憤憤曰憤亂也

雅思雅思才思先夾反

良醫毛詩曰良醫也

示謁天廟謁謁於天廟也

天神靈

尊居尊居也

稟邪稟邪也

經卷第十五



賢音品中

瀑流瀑張報又說文曰瀑疾雨也 洪流忽洪流忽

也而至

船筏筏居越反方言曰筏也又按暫縛

毀崇台資年反說

速成達唐聖反說

拯傳曰拯救也

惠施惠雅曰珍饈

戈鋌鋌也

戰也

孤矢孤也

車輿輿與與

何況況許

須臾論百二

敗血血也

徒旅旅也

康厝康也

釋提恒恒也

不不

西人西人

釋提恒恒也



經卷第十六

昇須彌頂品

置普光明藏

廣雅曰置普也謂

十千層級

按晉城初反縱居立反

十千繒綺

繒綺之繒也其文時布邪文曰繒謂第

也釋名曰綺

繒綺之繒也其文時

迦葉

姓為名也彼佛降生此姓名斯則一家

名也

拘那牟尼

正云迦那牟尼言拘那者是

大仙身真金色故

迦羅鳩馱

此其云迦羅鳩馱

毗舍浮

正云毗舍浮一切也部言毗舍浮者

或翻為一切皆得自在

尸棄

正云尸棄此云有指也

毗婆尸

此云淨觀或曰種種觀亦

弗沙

正云弗沙提舍正云底沙

波頭摩

正云波頭摩此云蓮花也

須彌頂工偈讚品

阿盧那華

此云欲出時如太之相

謂即紅蓮花也

邠羅陀華

邠羅正曰捺羅此云人臨

妙人皆佩之故

曰人持華也

性余

余猶如此也如此即是即可

寧受

玉篇曰寧願受也

偉哉

偉字鬼反說文曰偉奇也切韻

也

菩薩十住品

虛閑

无為曰閑宴寢 宴於无反頽注漢

也吼

反

教詔

教古孝古包二反詔章曜章通

教導

之也

經卷第十七

梵行品

逮於无上

逮唐受反迤雅曰逮興也

得預无上

昔果也

喉吻

吻謂唇反唇頰也

預流

謂於見道第十及為預也此中

及迤

聖果行次

阿羅漢

按梵語中此名舍攝多義依

釋一者

應供二者能賊三義以釋一曰

永苦煩

惱賊故二應受世間妙供養

故一水

不復惑分限生故依成實論

中一釋

謂三聖或盡更无二界

羯磨

此云辦事謂諸法

和上

按五天雅言和上謂之羯磨

疏勒乃云騎杜今此方訛音謂之  
此上諸方殊異本依正輝言焉彼者  
此天近也陳耶者讀也舊六親教是  
卑子親近習讀之者也

阿闍梨

此云軌軌軌軌即法則是師

初發心功德品

寧為多不

寧年形反玉篇曰寧安也

之言皆是微問之

哥羅分

正云地羅此云堅析人身上

日十六分中之一分義譯

優波屋沙陀分

正云地羅此云堅析人身上

也謂少許相近沙陀類之分也或曰優

波此云近也及沙陀類之分也或曰優

對分也或云極多也謂數中之比對報

且置此喻

廣雅曰

須陀洹

正云家路陀阿鉢囊言寧

云流也謂漸見遠歲捨異生性初獲

聖性入聖

斯陀舍

此云一來謂此聖者斷三品

未斷此今聖者一來度來然為有餘三品

阿那含

此云盡此不還謂斷欲修九品感

受生欲界故

傘

反傘蓋纓昨來反廣雅

難制沮

注才與反李詩注漢書曰制

不告勞

注曰康涼轉詩曰古者名更休

事執掌之古也故許云玉  
事執掌之不取告勞是也  
覲謁謂然見尊老也謁謂啓白潔清

起告之事也

鑽仰

鑽則衣反論語曰子見  
作過之必起類淵明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高且堅都先際其不可窮

高鑽

謂之道高且堅都先際其不可窮

既仰

仰為高華鑽益堅也

耽味

耽味為耽嗜含反按玉篇字林等皆色

今經本

作耽字時俗

珍座

注國語也乍可量廣雅曰

經卷第十八

明法品

超諸等列

超諸等列位也鄭注孔記曰列等

人同

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列之智有仁也

殊譌

殊譌也鄭注孔記曰殊相遠也

文相連屬

對文相連屬

三摩鉢底

此云等至謂由加行伏滅掉

皆无瑕玷

瑕行加反玷了念反廣雅

凡物之有過者皆由王之詩傳曰致也

植

植承力反蒼頡篇曰植植也經

經卷第十九

佛昇夜摩天宮品

莫不自謂

珠華曰莫无也玉篇

夜摩宮中偈讚品



靡不充

珠藏曰靡无也小雅曰充也

斯尚然

斯此也

十行品

無屈撓行

撓女教如紹二反撓曲也漢書集注曰

撓觸也此中文意明精進被羅蜜勇

得修勤无退屈无怯弱也撓字正應

反撓擾之

字非此所同也高

靡所資瞻

瞻足也言觸事无少无取

補伽羅

謂造集不思數致取苦果也

摩納婆

正少者謂偏童也曰

姝麗

華曰麗反也文曰姝色美也小

珍玩

玩國語曰珍美也珍重也賈注

玩物喪志以器物為戲弄則以人為戲弄也

謂所愛重戲人為戲弄之具也字又作耽貪愛為

也

若或從事

迹雅曰或有也河上

頗能

頗善我普俄二反

阿鼻地獄

阿鼻此云

慶幸

幸河厭公

半傳曰幸遇也

謂國福幸賴也

經卷第二十

十行品之二

無所願戀

語七種邪故或調

毗尼

正云毗尼調身

三華今不造惡

無聰敏

調身

也。杜。左。傳。

日敏達也。

頑。五。螺。反。歸。魚。中。反。廣。雅。曰。頑。鈍。也。蒼。頡。篇。曰。覓。惡。也。

匪。懈。匪。方。尾。反。才。經。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鄭。注。匪。非。也。懈。懈。也。接。以。

非。猶。不。也。无。也。

至。法。渝。底。渝。烏。反。毛。深。也。

無。所。適。莫。通。丁。歷。反。蜀。志。諸。葛。亮。曰。事。以。覆。疎。易。牽。為。在。无。適。石。莫。為。平。人。情。苦。親。親。而。疎。疎。故。適。人。故。易。棄。之。義。義。義。也。論。語。云。子。樂。已。從。子。之。於。天。下。无。適。无。莫。也。漢。書。注。曰。君。通。主。也。迹。雅。曰。无。適。无。莫。也。漢。書。注。曰。君。一。切。无。偏。主。親。无。偏。定。也。諸。葛。亮。曰。莫。望。有。所。希。求。也。心。縷。反。力。主。

不。遷。身。遷。七。延。反。鄭。注。礼。

暨。于。法。界。上。末。三。反。珠。業。該。廣。雅。曰。未。嘗。云。未。嘗。者。即。是。未。嘗。為。之。也。今。此。

聽。哲。連。雅。曰。知。人。則。哲。也。未。嘗。為。之。也。今。此。

靡。所。傳。傳。直。由。反。珠。業。曰。

經。卷。第。二。十。一。

十。無。盡。藏。品。

分。減。施。分。方。云。反。不。非。先。制。說。文。曰。貢。高。自。持。事。高。則。上。也。謂。受。貢。上。之。國。有。自。高。陵。物。欲。高。人。實。伏。附。庸。之。國。今。者。則。亦。謂。之。貢。高。也。陵。奪。奪。字。有。作。奪。者。俗。也。

啓。導。說。文。曰。啓。開。也。啓。導。啓。導。也。

輟。已。謂。止。却。自。用。迴。與。人。也。

輟。已。謂。止。却。自。用。迴。與。人。也。

輟。已。謂。止。却。自。用。迴。與。人。也。

輟。已。謂。止。却。自。用。迴。與。人。也。

輟。已。謂。止。却。自。用。迴。與。人。也。

輟。已。謂。止。却。自。用。迴。與。人。也。

輟。已。謂。止。却。自。用。迴。與。人。也。

輟。已。謂。止。却。自。用。迴。與。人。也。

天命天大也於編反孔安注書云少喪身嬰重疾嬰字有作孔安注書云少喪

也續人

年方五篇曰方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梵獨梵字又作

制或三國  
事說法也

優陀那

此云元問

自說也

嬈亂

嬈乃為又

孔安注書

過各

衆書之反玉篇曰各

也

經卷第二十二

昇兜率天宮品

綺煥

煥呼換反張載注靈光殿賦

頻婆

頻婆

謂此帳云身

彰施

孔安注書曰素明也之故以名也

頻婆羅香

現影準前帳釋謂香氣

香氣發越

射散也香氣發越四散

阿樓那香

紅赤色香色一如日欲出

拘蘇摩華

此之一名有通

樓閣延袤

素其講反延雅曰延袤也

鮮白衣

鮮斯延反玉篇

天竺陀羅

天竺陀羅

因於撫擊

撫手武反字正作拊廣

數以手拍

之拍搏也經本作撫

字者此乃撫

青按撫之字也

面鼓也

羅者三

羅者三

面鼓也

羅者三

面鼓也

羅者三

面鼓也

克諧衆樂

通雅曰克能也孔安書

樂和也或稽首作礼

禮記曰稽首作礼之儀一曰稽首

首再拜頌至地也二曰頌首身拜

叩地也三曰空首再拜頌至手也四

不拜也下拜六曰西拜稽顙一拜而後拜奏腰

二年服者七日奇拜謂一拜而後拜曰哀謂

拜謂報拜也九曰肅拜謂一拜而後拜曰哀謂

不瞬瞬舒問反說文曰瞬謂目開瞬

也作瞬欽指也平正體作瞬本並隨俗

阿迦尼吒天具云阿迦尼吒言阿

也云其色界十八天中第一天主亦小此天之大餘十

十八天上天下平望亦小此天之餘十

故以名

如是儀則還雅曰悅豫豫余獨反珠

珠謂之

經卷第二十三

兜率天宮偈讚品

良沃田沃為耕反漢書集注曰沃泥

也今謂灌溉之田復

十迴向品

瞋恨恨何整反杜注左傳曰恨戾也

字在名部今多能立

崇巖邃谷遠辛醉反熱注考工記

也遠字從

遂頓也

入菩薩藏

二卷胡言反龍字正官作龍

龍也又曰龍即郭璞注山所居也

食時也今經意謂三史皆苦如彼龍

龍也今經意謂三史皆苦如彼龍

二萬里水沃之則消盡過此有方圓

苦八苦無有涯底成如彼大聖故喻

言耳

五欲所致謂引而至於此也

志獨無侶也謂廣心獨清不待侶序

顧復一切衆生復我我復我我復我

然矣

經卷第二十四

迴向品之二

供養瞻待

寶璫樹

用數種珠

寶璫樹

寶璫樹

寶璫樹

寶璫樹



先王也。就又曰：狀其口實也。

羣萌萌其料反。漢書樂志：「羣衆也。」

童蒙凡夫，猶彼衆小，草也。又或字句，

無躁競心。躁，則也。到反。競，進也。與同也。

不女靜也。有見為二，二則

經卷第二十五

迴向品之三

懺除懺，梵音也。異世懺摩，此云請忍。

恬然宴寂。恬，然靜也。宴，於見反。言義曰：

宜起居也。寂，死靜也。

超然出現。超，越也。出前也。方言

其心弥廣。弥，大也。言心極廣大耳。極，意

臨御大國。禮記：「國語曰：臨治也。」舊注

之也。

名振天下。振，左傳曰：振發也。謂加

起也。

發号施令。廣雅曰：号，告也。施，設也。今

行之

溥蔭萬方。溥，通也。本並作「溥」字也。溥

感德從化。從，隨也。說文曰：依，教行曰

一切周給。周，用也。給，供也。給

被戮。國語曰：戮，然也。

僧坊。坊，區也。謂區院也。揣食，宜博音

宜博音。

能	徒	華嚴經音義卷上 第甲二張轉
端	端	
端	反	非從甫 韻德 存 反 此
端	雨	
端	形	描字 初委 反 此
端	遂	
端	用	描字 初委 反 此
端	非	
端	從	描字 初委 反 此
端	甫	
端	韻	描字 初委 反 此
端	德	
端	存	描字 初委 反 此
端	反	
端	此	描字 初委 反 此
端		

之乃  
字也  
也

之乃  
字也  
也

咽咀  
反咽  
廣於  
雅見  
田反  
咽咀  
才  
也

不款  
上 款  
款 克  
也 代  
款 欠  
音 王  
款 篇  
且 四  
反 刻

芬馥氣馥  
調扶也  
字反鄭  
曰注  
隸注  
香辨  
氣曰  
威芬  
也香

復育  
 貴如天國  
 語如舊地  
 生也

**車**

為車等者

冊胡荒本正云鉢攝婆得羅寶拙之

樓子  
式子  
文召  
玄其  
珊瑚樹  
珊瑚身  
色幹  
衣枝  
生條

之於海或出山中也

經卷第二十六

迴向品之四

貧窮孤露故孤云楚律駕以駿馬駘將摩

也說又曰駭謂馬之良才也又

牽御日御魚也撥也文廣雅也

駕馭取魚據友玉篇曰馭即古之御

為 嚴

也  
主  
是  
主  
憂  
良  
字  
古  
作  
主  
珠  
華  
曰  
主  
至

莊嚴也王逸注書曰翼輔也 莊嚴也王逸注書曰翼輔也 莊嚴也王逸注書曰翼輔也

美好者也。翼，從毛。詩傳曰：翼，敬也。

疲類  
謂勞  
倦者  
損力  
也

柔服言其順行柔柔識識明明乳乳也也

衿服莊嚴衿衣 服故衿衣 漢書衿衣 衿服大

之盛  
服去  
也黃

年齒

年齒也。注云傳曰齒列也。謂上門行。

謂年壽

之數也。奉養。奉養也。其。

心曠然

曠者。豁大也。注云老子經。

珍奇萬計

計。有文曰。計。萬計也。謂算。

周而填飾

填。唐賢反。賈。注云。國語曰。填。

宜作細音與填同文字

以飾又字成。

萬邦遵奉

鄭玄注。周禮曰。大曰邦。小。

三書曰遵

習也。述雅曰。導。從也。說。

享灌頂位

享。灌。頂。位。也。注云。王。傳。曰。享。受。也。

底蔭

底。蔭。也。注云。底。蔭。者。也。禮。

光踰暎日

明也。暎。了。反。輝。蒼。曰。暎。

首冠十力莊嚴之冠

反。上。冠。字。音。古。記。

著冠為新也下

賢。字。音。占。反。

檢繫其身

漢書。青義曰。檢。局。

永訣

訣。古。穴。反。切。

砧

砧。也。字。又。作。砧。屠。割。砧。注。云。音。古。記。

木槍

槍。七。平。反。蒼。頡。篇。曰。槍。木。兩。

用也。經本有作錯者。此乃鏗錯。此。

貫

反。九。阿。逸。多。正。云。阿。制。多。此。

語主者言

廣雅曰。主。也。

記新

新。彼。列。反。本。

經卷第二十七

迴向品之五

密緻髮者此直利反經本有作雅字

光明鑒徹雅曰鑒照也韻讀耳佐反

專昭注國語曰耳不別五樂之和謂之新從生即讀謂之賤字又作聲二飛

蒙昧日昧實也言昏闇冥也

輟身要用止絕已之要止也謂

銛白牙齒銛銛利也字捷音義

迦尸國地尸者西域竹名也其竹堪

故立斯名其國即然在其中天竺境攝薩

尋即敗壞言杜絕成已續即尋續也逢迎

引納謂方言曰達謂逆迎也納入也

不尚杜注左傳曰之引上入也傭又音與

恭反非此所屬七仞云七尺反何承安要

慈仁莅物莅力至反毛詩

心懷殘忍漢書集注曰殘謂多所然

殘忍者也

眾罪由生述雅曰一切宗信

重信受也

經卷第二十八

迴向品之六

造立精舍藝文類聚云精舍者非以

練行者之所居資生什物漢書集注

故謂之精舍也

恭恪為生之具三蒼曰什蒙也雜也

吳楚間謂資生雜具為什物也

格庫格庫反孔安不置置其位反漢書注書曰格敬也不置音曰置空也廣

王京都公羊傳曰東師者何天子之

子之居以眾大之弊言之也左氏傳

邑廣雅曰都國也風俗通曰都元者曰

防防每反妓侍眾女妓妓奇所反埋蒼曰

之妓侍也或曰妓文樂也美女也為侍謂

亦玄妓樂或有作伎者言支義反傷

所也非此

罄所珎注毛詩傳曰罄盡杜

彌宣正法注劉樂注曰易曰彌極也

者也無毒虐孔安注書曰震暴也

率上謂王篇曰率連也用也

聲類曰厚廣也郭璞注連雅曰

也業古者薦厚也郭璞注連雅曰

經卷第二十九

迴向品之七

已頭充滿已僮僕作使作則各反

發言誠諦河上公注老于曰誠實也

教真實廣品廣品廣品

經卷第三十

迴向品之八

若專勵

勵也五篇曰

反杜注在傳曰

勵也謂自強

也

勤

也若起行

行也反

經卷第三十一

迴向品之九

周聞

聞反

一毛端

量處

量力伏反

端

頭

齊誕生

也賈注國語曰育生也

無遐迩

也賈注國語曰育生也

經卷第三十二

迴向品之十

離垢繒

繒帛之類

反說

大曰繒

謂

經卷第三十三

迴向品之十一

寶多羅形

多羅

者西域樹名也

其

取

其

星下今以此寶而成就曰寶多羅也

又或翻為高殊樹也

延袤

義已見上

迥然高出

迥

遠

迥

迥

迥

繚以寶繩

繚

繩

繚

繩

繚

見稠密

由反

寶踐

踐

踐

踐

踐

寶吹

吹

其音清亮

亮

亮

亮

亮

鼻

鼻

經卷第三十四

十地品之一



耶戢苦慳

第四十七

१३

俱蘇摩德

菩薩

蘇寧者作名也  
與大復蘇增

舉要言之

漢書集注  
卷之四  
也

珂貝壁玉

屬河也。悟。何。出。反。於。玉。海。篇。其。曰。有。到。若。姓。

# 鍊金

今經本作練者諫練字也

為將為師

歸所  
 律  
 辰  
 瑕玷  
 玷  
 字  
 有  
 李

道險易

易以  
雅反

五 日  
也 局

經卷第三十五

十地品之二

仁恕

慈鑑預及和名曰行類也謂心異

何況從事

子河  
曰上  
從公  
為漁  
也老

風雅典則語

以毛詩之序雅曰正風也漢書注

四  
則  
去  
是

夫也  
編述  
化雅  
訪田  
之典  
宣經  
謂也  
之毛  
風詩  
興傳

美  
妙

喘也 奔激

也說

走也。與水。潮也。又也。就溪邪水疾。沙上。

我易原

旱 平 田 廣 大 陸 日 旱 樓  
旱 扶 田 廣 大 陸 日 旱 樓

重械

三  
界  
焚  
如  
苦  
元

重刊  
國朝  
易  
今

九  
四  
拉  
玄  
其  
寒  
始  
威  
威

王 昭 日  
 王 昭 日  
 王 昭 日  
 王 昭 日

生難遭想  
遇許也傳  
相摸

古今詩

100

已方言曰：棋，撫也。郭璞注曰：謂撫指。

**蚊** 虫 蚋如小蛇  
**蚊** 不也 字林  
**稱兩** 古稱昌  
為孕反

今  
策  
俗  
若  
用  
無  
間  
然  
閒  
閒  
皆  
寬  
及  
玉  
篇  
阻  
曰

國城財貝貝比類及說文曰貝謂海

也謂海蟲有甲故云鱗文者也今

孰能誰能 孰誰誰誰

經卷第三十六

十地品之三

脩身觀謂脩四德  
 念倫及珠  
 華一  
 觀謂  
 身也  
 不也  
 淨今

從頤至足次第巡堅  
三十十六物皆不淨也  
易誨  
鼓反

無愠暴愠怒也  
於運也  
及江  
五暴  
篇藉  
日報  
暴陵  
紀也

謂欺陵顛  
體作是  
若曝於物  
為人也  
之扶暴  
曝也

印璽

為之古者尊卑通稱也

鬼魁鬼魁  
又作鬼魁  
又作鬼魁

界鬼也字又作魃  
注曰血器也  
所傳

以器受毒害人為蟲也  
謂蟲物病身相休各  
所及杜注左傳其

言休也。人曰：「福也。」  
書曰：「惟德用光。」

音字書  
許立曰  
在人各  
氣性惡  
木也  
流轉遲迴苦趣中  
字理外  
應迴熟  
作二

音許紅友四  
底捆楚辭非  
欲低捆以子  
王逸

字去  
者欲  
此個  
乃猶  
經傳  
歸個  
之也  
名經  
非本  
皆作  
之還  
義  
苦

海淪滑滑相余反廣雅曰淪汎也毛詩傳曰淪落也

經卷第三十七

十地品之四

我慢漑灌漑古代反說文漑漑也涕泗咨嗟涕他禮反泗先利反咨將伊反先詩傳曰自漑也詩曰涕泗玉篇曰咨嗟

王后所生之禮記曰天也彼已彼已居理反彼泥潦泥潦反說文

日濚天雨也謂因

天雨指積之也

經卷第三十八

十地品之五

念務皆息務事也二行相行二行字並即便寤寤寤寤字起本蓋去八字書乃以爲寤

汝今適得適尸也反三蒼各若干

微塵漢書胡廣曰迷順也千求也願

吐舍衆謂商估也首陀具云輪建羅此

邪魔之道杜預注左傳曰道猶行也路也街鄭

因風濟毛詩傳曰羈繫羈寄楚詞曰

禪定境排排排也

十地品之六

度誠賈注國語曰度誠信也萬種繽紛下

度誠賈注國語曰度誠信也

經卷第三十九

十地品之六

度誠賈注國語曰度誠信也萬種繽紛下

無量壽菩薩摩訶薩上

王 此云土田主也 餘不重受 反再也 剎利

王 此云土田主也 餘不重受 反再也 剎利

塵相如故 杜注左傳曰秋猶舊也 盛

花奩香篋 盛物小器 皆謂之奩 篋者之類 作

虛 許於反 金 廁其間 集略曰 金 反 文 字

也 金 細 婦 人 首 飾 也 珠 羶 陀 梨 山 者 鞞 花

此 云 種 種 也 地 梨 亦 曰 鞞 羅 此 云 持 花

也 謂 此 山 中 能 持 種 種 象 寶 及 諸 花

名 之 乾 陀 山 具 云 此 山 名 乾 陀 耶 持 也 臣 民

乾 陀 山 具 云 此 山 名 乾 陀 耶 持 也 臣 民

陀 山 具 云 此 山 名 乾 陀 耶 持 也 臣 民

計 都 末 衣 山 計 都 末 衣 山 計 都 末 衣 山

疑 然 住 巖 巖 力 不 巖 巖 力 不 巖 巖 力 不

如 十 山 保 火 地 非 常 靖 毗 陀 發 妙 光 陀

各 殊 而 所 依 是 一 也 毗 陀 發 妙 光 陀

謂 前 釋 陀 梨 山 發 光 地 毫 末 度 空 可 知 量

妙 光 謂 喻 發 光 地 毫 末 度 空 可 知 量

度 唐 各 反 量 力 杜 反 毫 末 度 空 可 知 量

經 卷 第 四 十 十 定 品 之 一 而 竟 不 覩 鄭 賡 詩 曰 竟

鄰 伽 慧 云 鄰 伽 也 此 而 竟 不 覩 鄭 賡 詩 曰 竟

南 無 正 云 南 無 也 此 而 竟 不 覩 鄭 賡 詩 曰 竟

新 譯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音 義 卷 上 甲 辰 歲 高 麗 國 大 藏 都 監 奉

勅 周 造

新譯大方廣佛花嚴經音義卷下

東地神法寺沙門慧苑述

經卷第四十一

十定品之二

不處於陸

毛詩傳曰高近之

道渠新諸

心樂次第

樂牙教反歌羅邏

此云海聲

如薄白分義

分薄

圓光一尋

何休集要云

尺曰武五尺曰墨六尺曰墨步七尺曰承八尺曰

其量七肘

佛本行集云

一俱盧舍

依時量中一尺五寸為一肘四肘為一弓三弓

食諸第十二云身相諸色至一物散故一極微

金塵為一水塵量水積七為一兔毛塵積七為一

塵為一羊毛塵為一塵量積羊毛塵七為一牛毛塵積

一乳七塵為一拂塵七度為一拈節二十指拂

即是從村至阿練

半由旬量

由旬梵言具云踰繕那此曰和

佛本行集第十二云七微塵成一微塵成一羊毛塵成一牛毛塵成一

一虱七虱成一芥子七芥子成一大麥七大麥

一弓五弓成一杖二十杜名一息八寸息名一

俱盧舍八俱盧舍成一由旬此方尺量二里

餘八十步當一俱盧舍計一由旬合有一十七

由旬也此方一畷地也

經卷第四十一

十定品之三

北俱盧

具云贊恒羅句盧

東毗提訶

又毗云勝提訶

也種種稼穡

音

毛詩傳曰種之曰種

也種種稼穡

音

謂種子相相生食苗實之利也

也種種稼穡

音

血玉篇云如新粒也

入藕絲孔

天字宜

從乳闍婆城

此云音香城也謂十寶山

宜

天諸天須音樂時此神身有異相即知

如作城郭頂史如故西域即謂龍所現城

如

如謂譬諸法之性

恒伽河

恒伽河

如是一河東面

恒伽河

恒伽河

海出其一沙金剛

恒伽河

恒伽河

徒金牛口

恒伽河

恒伽河

廣五由旬

恒伽河

恒伽河

明鑒徹

明鑒徹

明鑒徹

項胡動反

明鑒徹

明鑒徹

項胡動反

明鑒徹

明鑒徹

項胡動反

明鑒徹

明鑒徹

項胡動反

明鑒徹

明鑒徹

項胡動反

明鑒徹

明鑒徹

項胡動反

明鑒徹

明鑒徹

經卷第四十三

十定品之三

阿那婆達多龍王

阿那婆達多龍王

阿那婆達多龍王

皆受熱沙之苦此

阿那婆達多龍王

阿那婆達多龍王

龍无故立其音耳

阿那婆達多龍王

阿那婆達多龍王

十定品之三

十定品之三

十定品之三



無替 近正日替廢也

從諸善友而得出生 作字經本有

終不匱止 漢書音義曰廣雅匱少也

摩那斯龍王 摩都意也斯九夜也流也

皆從慈 心出也 巖然高出 巖謂前巖山巖也字謂

伊那鉢那象王住金屑山 伊那鉢

香葉其象身長九由旬高三由旬常住第一金山之背即是象初計也末底山也

經卷第四十四

十通品

閻魔王 正云摩羅遜閻此日遊止謂獄局罪人之也

十忍品

舍支 正云說施謂月之別名 無方無

隅 方謂四方也 不捨衆善 輒

輒於善反珠華曰輒謂轉端橫木也今此謂駕捨衆善勤行不捨如牛駕重長

進也徒令 猶獨也

經卷第四十五

阿僧祇品

一百洛叉為一俱胝 洛叉此云倍也又按

此方黃帝法慈有二十萬億數謂一十萬億

其下者十十載之中百有三百變之數法

一倍倍變之今此阿僧祇中百變之法故云

一多倍也部由他東也餘皆依此也

可知今果以羅十百千萬十十億之徒

佛本行集第十二 **矜羯** 摩婆 上聲之

此後漢字並 **彌伽** 此伽之上聲下 **擲** 反我

**毗伽** 甘反 **堅擲** 隨 賢反 **阿婆** 我反莫

**勃** 蒲沒反 **瞽** 煙計 **薛** 蒲計 **宰** 蘇反 **睥** 計

反 **譏** 反其計 **茶** 反宅加

**壽量品**

**娑婆** 此云堪忍也謂具足 **釋迦牟尼**

釋迦能也種族望稱也釋音作鏘呼迦

字作告俄反呼牟尼此云阿彌陀佛此云元量壽也耶

**諸菩薩住處品**

**支提山** 支提之本是塔之支提此山生似

淨信之十具中擇 **毗舍離** 博謂此為廣

於中也或亦翻為成之中亦廣 **度羅城**

或云摩倫羅亦云摩突羅此云 **俱珍**

**鄰城** 或言俱陳善皆古事者也 **俱珍**

而於此地置一十大金五通耶 **度羅城**

益創修仙法律亦大常為人以師說護淨經

友養性法於後學徒皆以師名及法

為其姓氏舉國人漸實即於此陳進立

亦因之 **目真隣陀窟** 目真或曰陳城

名也隣陀此云康也謂有龍窟此窟

**摩蘭陀國** 翻未 **甘菩遮國** 翻未 **震旦國** 或

人多所思慮多所計作故以名其國

今此漢 **那羅延** 堅此因 **疏勒國** 路正數恒

新古來此方存略呼為疏勒一山之號

音為然此名乃星彼國一山之號

以兵國人稱父或多翻為思惟國迦葉彌

羅國舊名謂賓國此翻阿誰入昔此

莫敢也其後有一大城其地時龍許

之而羅漢變身龍氣漸去大城漸滿龍池

龍以言信便捨而去中羅漢建立宅人

乾竭其水令百姓於中羅漢建立宅人

梨摩國華謂其果堪以云无垢即西域

中國即在中央多故以名焉其瘰癧諸國之

國聖賢任住持國皆不此為他國有違害

也又云此國內多香藥諸龍羅此六邊

香遍國其國在中印度比苦婆羅

窟苦式占反苦婆羅是香花樹名其

經卷第四十六

佛不思議法品之上

寂漠元言玉篇曰元人聲曰寂郭璞

逮十力地逮唐尉反說文口連譏謗

經卷第四十七

佛不思議法品之下

人王都邑之氏傳曰九有宗廣先君

音義曰都城也廣疋曰都元曰邑也漢書

法曰大國五百里萬都風俗通曰天

子所居之城曰毗舍闍王毗舍闍之

舊都曰毗舍闍王毗舍闍之

音舊都曰毗舍闍王毗舍闍之

方提頭類也此云持國謂持國土  
領二部兒一名毗舍闍此云  
二名軋闍婆保胡索力用二反玉篇  
此曰尋音也保胡索力用二反玉篇  
譯所

一切樂器不鼓自鳴鼓字宜從支

反經本有從虎舍利音昔木昔角一

誠哉誠信也靡不驚懾懾懾之策反鄭

有作攝字者認也經本

信樂不回今此謂信樂元轉動也

經卷第四十八

如來十身相海品

熙怡微笑熙怡說文曰熙怡也

顯現謂容良和悅也炳然謂容良和悅也

洞徹通達也又作篇曰洞者也

其掌安平掌謂舌面玩味不忘玩字

作梵社法左傳曰玩食也經本作玩

字者誤也素孔安注書云戲弄食玩

即更樂也上罽界能各反正作罽

右輔下牙猶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也

彌盧藏雲在仁盧上此云高以

紺繡成就紺繡正云紺繡此云乃西

云紺繡三約猶文而佛頭成就彼相

故云也今時俗謂顯圓有終為嬰節

也者是

弥布十方曰彌滿也

左醫醫徒論反聲類醫凡

其胫與膊今胫字正互作胫出膊字宜作

瞞今經本

伊尼延鹿王伊尼延者鹿名也其

受短得所其鹿王軍勝

舉足將步將欲也步也行也三逸足

跟跟各反因陀羅尼羅也尼羅此云青也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第三十五

隨好呼告反今東生愛樂故又音呼

摩耶夫人摩耶此云幻也此善薩

故此名夫人者梵本云華勝曰夫人觀女

篇曰呼婦人者為夫人者亦所因失敬以

成人故名夫人也西華呼王

懺悔懺謂懺此云請忍謂

經卷第四十九

普賢行品第三十六

樂近九庸廣正曰九輕也漢書集注

寒微珍小

習童蒙法易非我求童蒙者謂童蒙求

轉康注云蒙昧也廣雅曰童蒙也鄭玄注

周札蒙冒也毛詩傳曰蒙覆也言童

口如呿羊障呿羊障大





竊受為私也郭象注莊子曰世所偏  
元形者粹已而愛人也言无已情偏  
有非為也和字人  
上加微者非也

### 經卷第五十一

#### 如來出現品之二

作務

作也各反

或牟陸羅

或曰牟陸羅

哮吼

哮呼散反

洞然

洞徒弄反謂通

東反轉詩傳曰炯謂燒草傳大炷也

### 經卷第五十二

#### 如來出現品之三

優波尼沙陀分

已見第七卷鼓楊海水

力反說文曰鼓擊也

則便謝

謝去也謂伸積同須弥說文曰積聚

聚音疾也

大曰積積字從

### 經卷第五十三

#### 離世間品第三十八之一

知諸稱謂

謂於法門意趣皆順知漢書又云

其自識其所知

長嬰疾苦

嬰於症反漢書

### 經卷第五十四

#### 離世間品之二

啓一切衆生心意玉篇曰啓開也開无

空處謂中間也

經卷第五十五

離世間品之三

善言開喻漢書音義曰喻曉也棒打

屠割棒字正恒作棒杖之棒非打格字然復

有徒手邊作事者乃足棒棒之轉遠

音者即足棒杖誓期自勉鄭注孔記

玉篇曰自撾打楚撻撻反撻武反撻也

集之鄭玄注周禮之撻也撻杖也撻從

木古體作挑反天或級其頭漢書去

級級反級師古曰本以斬首三千一

級級反級師古曰本以斬首三千一

無央數劫楚辭曰四央盡也

經卷第五十六

離世間品之四

迫隘隘於懈反玉篇曰迫隘也無所觸

燒燒書曰擾也悉稱

稱稱法事可也補特

伽羅伽羅此翻為數取趣人險方語便非正

刺字心恒願復十三見第二嬉戲嬉許其

遊也

經卷第五十七

離世間品之五

得預

預餘如反珠藥可凡事苦提薩墻

依佛

地論曰親光苦薩中以三善不弛

安在

曰爾反論語云焉昭注漢書曰弛廣

也郭

璞注爾雅曰弛文舍於多義故

記曰

弛棄也此中經文舍於多義故

具存

無險故四已見第身心憺怕徒

之徒

當二反怕善白反王速注楚辭

曰猶

安也廣雅曰怕靜也脩字又作

凝殼

作如苦者角反不是字也

經卷第五十八

離世間品之六

殘毀

憂傷也無中息中步難處受

生謂

八華中五也捨一切為波涅槃

法為

所得元餘淫降未離變易行苦墮

未離

三苦故法反諸外道所計涅槃並

切有

苦淫除法一樂字初二音如虹蜺色

樂此

中三蒲樂字初二音如虹蜺色

紅古

虹蜺公二反無主無待待源也

謂九

事相源作即曰待義也今無著無

行行

無有瘡疣腹也說文曰瘡瘡

也贅

謂瘡聚山也贅音癰疽反瘡瘡

思解

因自悟元常等但用自觀緣中

克證不依師受故而強為說華嚴經義卷下 第二張 轉  
立其名為獨覺也而強為說 兩反其志

尚涅槃曰豐謂有或以妙義授非其人反豐許觀

才之傳曰將非其人者言不嘖感不喜蕭望注

嘖嘖仁反感子六反玉篇曰嘖感謂

也七詩傳曰感促也言近人有憂愁則

然愁憂之類水皆相促近也又茶說則

安口者俗也更有其過失同其過失

禮曰伺伺猶察也玉篇曰伺伺相覷也

同頑恨德何愁反北九竊伺相覷也

也頑恨德何愁反北九竊伺相覷也

所吞廣雅吞也醒悟醒素我悞

天魔波旬提婆云提婆魔羅搗碎言反

障尋也搗人罪惡也謂此天類也摩羅

官性好勸人造惡退善令不類得生天

難故悉知將有欲也徙置徙徙反

蒼頡篇曰徙移也鄭玄注考工記今古

置猶著於地也置字本徙阿下直今古

從曰若侍衛侍衛傳曰侍衛近也言徙也

俗也侍衛侍衛傳曰侍衛近也言徙也

經卷第五十九

離世間品之七

免濟免止辯反杜注左傳曰免

也安圖書邱壘鄭玄注周禮曰壘壘

也安圖書邱壘鄭玄注周禮曰壘壘

子之靈以前諸位卿大夫皆曰靈自茲

已降天子獨稱諸侯不敢用也秦王

子嬰上高祖傳四龜文曰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此邨章吉名璽即**弧矢**

名弘謂性多而末寡也易曰利謂之

矢矢即箭也戰有三岐也易曰利謂之

中者小子名也戰有三岐也易曰利謂之

岐者傷我矢字又作失有兩**博弈嬉戲**

難許其反博字正宜性竹說文曰

謂戲為藏六薄十二蒸也杜注左侍

曰弄璫璫進也切**親戚**注書千層反孔安

頤野王曰近所以為親也毛詩得本

相親曰戚字正宜從堅心也詩經本

作成者**能忍劬勞**曰劬具勞反苦也詩

俗也**正法盈洽**傳曰盈充反注左

勸善也**菩薩無尋常中之出三界**

乘食證反乘謂車馬通稱中謂服

之者華周札中車太即牽駕之官主

於記反謂莊飾衣帶之也珠璣也衣

衣者略事謂之巾也此則衣當乘車之謂亦

猶目食客也**宴然**義曰宴安反漢書

靜**皎鏡**也方言曰皎明也廣雅曰鏡

也**馳逐**廣雅曰馳奔也**齒落花**反落胡

感反說文二日芙蓉花米發者咸之

也齒落二字至篇作落蘭字書作

也落也**娛樂**杜注左傳曰娛樂也

經卷第六十

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一

室羅筏國

人物此乃城名非是國号以其城多物

或曰室羅筏越云昔於此處有一老城

修習仙道復有少仙仙建其受學願号

少仙之名為其城稱然國都号為犒以

薩羅但以就勝易彰故城取國号耳

逝多林逝多梵言也或曰制多或

之名當欲造此寺時須達長者買

園太子出樹故曰逝多林者也是

藏菩薩此菩薩名廣廣即師

子頻申三昧此中注左傳曰頻

三昧急所以解於委倦故口頻申也

此或全足梵言也刊定記說可危

迫帶也迫胡項反鄭注也言高樓

絕似雲中也近難日反鄭注也言

遠封者也也棟宇棟宇屋脊也

音於道也說文曰墀謂以升墀地

天子升墀也墀文曰墀謂以升墀地

板也王遠注楚辭曰墀墀也

階墀欄楯級道也也王遠注楚辭

言

物

多

出

城

名

聞

物

或

曰

室

羅

筏

越

云

昔

於

此

處

有

一

老

仙

西

城

名

聞

物

或

曰

室

羅

筏

越

云

昔

於

此

有

一

老

仙

西

城

名

聞

物

或

曰

室

羅

筏

越

云

昔

於

此

有

一

老

仙

西

城

名

聞

物

或

曰

室

羅

筏

越

云

昔

於

此

有

一

老

仙

西

城

名

聞

物

或

曰

室

羅

筏

越

云

昔

於

此

有

一

老

仙

西

城

名

聞

物

或

曰

室

羅

筏

越

云

昔

於

此

有

一

老

仙

西

城

名

聞

物

或

曰

室

羅

筏

越

云

昔

於

此

有

一

老

仙

西

城

名

聞

物

或

曰

室

羅

筏

越

云

昔

於

此

有

一

老

仙

西

城

名

聞

物

或

曰

室

羅

筏

越

云

昔

於

此

有

一

老

仙

西

城

名

聞

物

或

曰

室

羅

筏

越

云

昔

於

此



乳母為及目達者此云採與氏即此尊  
者母姓又以尊者有大神通即將二事

為等也然母本族採  
摩訶迦葉

起葉波言摩訶此云大也迦葉是  
人身有光明而能吞火之

人異之尊曰飲光仙人因行此持其氏  
族焉又以其大飲光名之百

故時與其大飲光名之百  
離波多

此云所供  
須菩提

養之也  
阿菟樓駄

劫賓那  
祖是黃頭仙人一人因之為族此

則氏族  
迦旃延

尊者後亂  
富樓那

樓那者此云滿也  
不能遊履

身從母立名故  
不能遊履

曰滿是履也  
不能遊履

聽法  
舉體焦然

遍體盡  
烏就烏

烏黑色  
醫膜

而多子也  
醫膜

作者非此  
捕獵放牧

所用也  
捕獵放牧

也振卹  
振之月反卹須臾反

貧也  
通用今業諸書依說文從卹少從

均瞻  
瞻均居春反瞻均平皆使得足也

世  
世言世皆不能測也

凡夫嬰妄惑  
猶人夫嬰繞也

當之人為虛妄  
難辨

寶雅曰稱舉也字正欽歎孔欲去今反  
體從立人今多從未晚說也說音書  
敬也歎曉悟及說文曰晚恒覺也聲類曰

悟解也言說  
化令覺也

# 經卷第六十一

## 入法界品之二

因陀羅網

帝釋網者此云帝釋天也帝謂

結珠之網孔相

結三作主伴同時成就圓滿相應也

舟

般也反明練珠鍊日鍊鍊金使精也

練也今謂善知儀

明練也又李善知儀式分明明精熟故云

用也君慧比丘

此云君也未成意也比丘言因陀羅未

比餘比丘果尊如君故言此比丘智慧專

# 經卷第六十二

## 入法界品之三

娑羅林

娑羅木森疎者此云高遠以其林

舊翻云堅固者誤由安羅土與安羅

呼高遠直須達多者舊譯云給孤毛依者

婆須達多

此云有善施行威光赫奕

赫許格及有赫字又作赫字赫本威

亦下著升者也微經反廣雅曰微東也

珠兼曰繩束縛難可解也轡勒媚反

謂以愛謂曰勒愍盈謂愍愍慍慍也

令我載此乘日乘食證反乘音繩楚辭

茵蓐茵虎皮也三篇曰以虎皮為蓐

日苗也苗字又作鞠郭注迹雅曰華  
草為之者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也字即從華其傳字從

經卷第六十三

彌伽或湖為量也

國名達利鼻余

剌都羅婆牟呼栗多

激電

行道

激電

激電

激電

激電

激電

激電

激電

激電

激電

激電

激電

激電

激電

激電

激電

辭折

深入法

因陀羅尼羅

頗有

四維

廣雅

經卷第六十三

入法界品之四

市肆 舊音古今注曰善財言唯 營

終反孔安注書曰直曉不同口唯也 鄢注札曰唯味於善也 謂語然步許

即下 遷疾也 玉篇曰遷急也 則為不

斷 為于危反 實難曰則即也 善薩為

一切眾生恃怙 恃時止反 怙胡古反

恃負也 元母河 姑怙賴也 業經義善

來長者 風俗通曰善族之末 鄉有賢

長德 其事長於人 涕泗悲泣 涕者

以之為長者 涕自鼻口 涕也 拔猶

預箭 俗雅 曰箭 梓名也 其形似虎

忽聞 有 聲 又 上 世 此 非 一 故 時 謂 不

決多猜慮 者 為 猶 琴 人 行 不 決 預 在 先 時

俗 人子為 猶 天 隨 人 行 不 決 預 在 先 時

豫也 今 來 論 中 猶 豫 即 是 疑 懼 決 預 在 先 時

面於善品 不 能 也 坦蕩自心 子坦蕩 曰君

小人長 鄭玄曰 也 有一國士名摩

利伽羅 未 梵行之道 梵 摩目 云跋

淨也 又 為 淨 也 衝 容 優婆夷名 休捨

咨嗟戀慕 咨 嗟 戀 慕 曰 嗟 慕 曰 嗟 慕

鄭 詩 曰 咨 嗟 想其容止 容 儀 止

經卷第六十四

入法界品之五

善知識者是我師傳

善知識者是我師傳

三公三孤言三公者謂太師太傅太保師謂天子所師傳謂傳相天子保

謂保安天子於德義此三公之位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如理陰陽有德

行者乃堪之也三孤謂少師少傅少保孤持也言平於三公尊於六卿特

置少三人也言平於三公尊於六卿特脂給塗附於西道平安寶也今素所

善友益已猶天子之有三公三公孤從也

毗盧遮那摩尼寶

見應

未譯寶多羅樹

盧那香

昌

天佛

仙人

鮮榮

波叱羅樹

紫色

尼拘律樹

領徒

夷險道

險易

險易



阿度多

度逾此方一北之名也

部由他

或曰一德名也

聚落名伊沙部

部伊沙

此云長離諸難難

上離字部難字者都難

反謂難伊部跋羅龍王

伊羅者樹名此

此云怪也謂此龍往昔由損此

歡即此以極為

耳難陀優波難陀

難陀此云天近也喜也

經卷第六十五

入法界品之六

厲口丹絜如頻婆果

丹赤也絜淨

似此方林檎於河渚中

渚水與中可

居者曰洲小洲曰渚

渚音止止音小

濁字次商估

估公戶商生賣曰估估估估

又作貯福德樹

樹水洄曰反說毛

謂福德深奧也校飾

校莊莊莊莊莊

鵝王羽翻

翻謂鳥羽之珠本也

慈去例反稟善知識

稟善知識

受也字從米靡不周瞻

瞻瞻瞻瞻

經卷第六十六

入法界品之七

游福德海

游似由以周二反說文曰

遽即往詣

遽疾也玉篇曰遽急也

何緣致此清淨衆會

注致華書曰致願





也富賄斷其所作

出都管反說文口

也斷絕

靡不該練

珠藜曰靡也安也廣雅

曰該俗也珠藜曰練金曰練美絲今

熟曰練也該字又作映練字銘金從

金焚終或伊羅婆拏大象王伊羅

即帝釋名也婆拏云出聲也言此大

象時出矣釋樂帝釋也或曰伊謂

戲出也羅婆拏聲帝釋也詩傳曰

也娛樂如前說也脩辟長也案傳

脩飾脩長字音從三如漁據二御

唯脩補字從肉也又托動反托呼

文曰漁捕魚也字又托動反托呼

作漁戲鯨二形者也又托動反托

名無量都薩羅都薩羅者都薩

者此云出生也言此域中出

生无量歡喜之事故名之也

經卷第六十七

入法界品之八

塵店隣里

市塵除遠反鄭注禮曰塵坊謂

三尚書大傳曰八家為隣三隣為

虛字經本從巖巖巖魚偃反說文

廠作者課也巖巖巖魚偃反說文

重說也字或作嶽也彌南香玉篇

賣也賣鬻從米摩羅耶山具云摩

香名先陀婆

先陀婆香似之故以名之耳

師名婆施羅

自在也部多宮

謂此類從父母生者名晨脯早

日脯加

晨脯

暑與漏別故周禮云表長八尺

暑長六寸曰益附暑益長也文

暑長六寸曰益附暑益長也文

曰嚴刻謂以簡受水  
理斷斷都此反鄭  
次良久五篇曰良由長也長國名輸

那輸音宜借上聲呼正曰城名迦陵

迦林以義翻之名相關諍時此波利

質多羅樹吳云波利耶恒羅拖陀羅

迦隣陀衣細綿也迫

窄窄側格反玉篇曰迫猶逼也廣曰迫

婆樓那天此云水良波田注漢書曰頑

波羅林菴羅果名狀

波須蜜多此云實亦曰財也

經卷第六十八

入法界品之九

脣吻吻謂脣兩角頭邊也蹈彼門

閻臨徒到反閻苦本反說文曰蹻居

士名鞞瑟脰羅此翻為經裏也或曰

彌勒具云味怛囉

山名補怛洛迦此翻為小花樹山白花

泉流紫映紫於營反珠

樹林芬鬱反云篇

遷移延七反

城名墮羅鉢底

穀苦角反

有

作般者无

不迦毗羅城

其云

是字之也

夜神婆娑婆演底

具云

名耳

言婆娑婆演底言婆娑婆演底

此神主當守護衆生及諸苗稼

或口授婆娑婆演底此云依止無畏

謂與衆生作依止處令離怖畏

中天生本云云

生於善哉

借喻名耳

佇立未久

自也郭璞注尔雅曰佇企也

謂舉足疎望有所訪待也

也方謂四方隅

羊反切韻曰惶惶也

也三倉曰惶惶也

藤翠所習

鐵成欲度溝洫

爲井井間有溝洫

城城間有洫

諸世事悲得宣叙

也言顯示得

盜塔寺物

其大帶也

今

此云遊謂衆生共遊止之

又風俗通曰寺司也

也今諸侯所止皆曰寺

義止名則佛弟子直據梵

則如初夜久眠寐

釋也

寫謂偃勸喻

經卷第六十九

入法界品之十

邊發是念

邊發是念

玉被大精進甲

悲苦無味

悲苦無味

然憂塞者心則通暢為現不樂世

間欲樂

間欲樂

得此解脫其已久

得此解脫其已久

如六舍利弗問天曰故華摩觀衆生品

久如若天曰如者年年解脫

此久如若天曰如者年年解脫

近如若天曰如者年年解脫

國語曰如者年年解脫

也國語曰如者年年解脫

九國語曰如者年年解脫

以國語曰如者年年解脫

親愛則曰如者年年解脫

讀也則曰如者年年解脫

金剛齊佛

經卷第七十

入法界品之十一

不藉耕耘而生稻梁

良臣猛將

陵幾他人

中我

大臣輔佐

光也



之於君有副助變理之用無高倨心倨居街反杜注左傳曰倨

經卷第七十一

入法界品之十三

受種種如來命

鄭箋命鄭箋命也高七多羅

樹

其多羅樹其多羅樹似此方機樹然西域者

波頭摩花

翻為赤蓮花此覺悟覺古反

字又作落

經卷第七十二

入法界之十三

蓮花覆合

還也復目蓮花覆合還也復目反罷遊觀時罷遊觀時反玉篇

杵破

杵呂與反打也杵呂與反打也字從木也

稼不登

也稼不登也馬融注論語曰樹五穀曰稼

枯槁

也枯槁也鄭玄注及說文曰槁槁木也

裳弊惡

弊乃將義裳弊惡弊乃將義非經所用也反杜

仁慈孝友

善釋名曰仁慈也仁慈也善釋名曰仁慈也

姦裂

下上力七倫反姦裂下上力七倫反

瞻奉撫對

瞻撫現也瞻奉撫對瞻撫現也

枯涸

涸何各反枯涸涸何各反

油雲被

油雲被油雲被

八方

則孟子曰八方則孟子曰

大王臨庶品

周禮曰大王臨庶品周禮曰

能潤澤

萬物也能潤澤萬物也



臨謂尊道卑也賈注國語口臨治暴  
也治謂治也度也度也度也刑獄皆止措  
虐暴度也度也度也度也度也度也度也

固反鄭去注考工記曰措殘害  
猶頻也置也置謂廢之也殘害  
謂多所煞戮也倉頡大豚豚方  
篇曰豚傷也切也倉頡大豚

也子然備皆也七廟小雅反迹雅曰同也  
也備具入池自撫鞠注鞠居六反王逸  
也鞠謂操字正宜從手音應夜叉  
括反鞠字正宜從手音應夜叉

也舊翻種燕鬼之恩福當  
精氣中霄相過反霄夜宵  
鬼也中霄相過反霄夜宵

經卷第七十三  
入法界品之十三  
宿植植承力反君頤  
鄭注禮曰曰植也國所以禁守繫者著今  
之什也說文曰國所以禁守繫者著今

榜笞榜也說文曰笞也國所以禁守繫者著今  
廣割生著而願生忍二及大戴禮曰人  
噴膝骨也而願生忍二及大戴禮曰人

足之刑即呂刑之罪作作者洛也則類寬  
也字從刑骨經本刑之罪作作者洛也則類寬

宥宥云救反杜注盜入宮闈問于歸  
曰宮中門謂之闈也其小王之寶祚  
者曰寶謂大寶也寶者位也大赫然大怒

詩曰赫然大怒也赫然大怒  
詩曰赫然大怒也赫然大怒

降服其好服又可著下惡衣履故也  
降服其好服又可著下惡衣履故也

拘留孫歷斷已斷或倅已斷也陸  
拘留孫歷斷已斷或倅已斷也陸



傾謂偃

翊從

翊以力反尚書大傳曰翊輔也毛詩曰翊也

字又作翼與與翊洪纖得所

洪纖得所

反紫華

注斑與引細也

修短合度

周禮曰度謂尺

丈之數也言其長先太子行

先謂於諷

詠

詠詠也

殞滅

殞滅也

匹偶

匹偶也

之耦從東偶爾之偶從立人也

暫時假寐

毛詩曰假寐永寤曰不

衣而眠謂之假寐

為誰守護

護謂三護亦曰三監也

護今此大通問我言誰也

開剖

曰剖也

冠以妙嚴

被以火燄

被反無譏醜

天繒續

繒續也

芬馨

芬馨也

尊宿

尊宿也

步進

立佛支提

昔具云制灰耶謂於佛周維摩置墳

積集謂是人天積集也

可得

願得偈瞻侍

毛孔量

謂分位也

經卷第七十六

入法界品之十七

禦扞御魚舉及扞何幹反鄭注延雅

禦正也引怪也 廓徹心城廓徹心城

之也軒宇聲類也 嚴肅嚴肅

方言曰張小使人謂之察也 嚴肅嚴肅

通也此中純意謂以理融事 嚴肅嚴肅

俾曰嚴威也 嚴肅嚴肅

今語退也言其有威德爾高浪者 逐逐

諸惡法諸惡法 瑩徹心城瑩徹心城

注國語曰徹明也 瑩徹心城瑩徹心城

請法理心城使共通達 瑩徹心城瑩徹心城

部分心城類有分問反 瑩徹心城瑩徹心城

鬼王畏也言王者謂即此翻為 羅刹羅刹

達太子達達者應平聲呼言薩他悉 羅刹羅刹

者此亡一切也類應作事 羅刹羅刹

言其於一切所應作事言已成就也 羅刹羅刹

雖不踰本喻越也 樓至如來樓至如來

此翻為造僧伽藍 樓至如來樓至如來

受學也造僧伽藍 樓至如來樓至如來

院營辯什物注漢書曰什物謂為 樓至如來樓至如來

也難也 樓至如來樓至如來

什物有數十事物為什物者此蓋少

知之拖輕聲 婆婆 茶茶 沙沙 摩摩

摩摩

摩摩

摩摩

摩摩

摩摩

摩摩

摩摩

摩摩

摩摩

摩摩

摩摩

摩摩

摩摩

摩摩

摩摩

摩摩

摩摩

摩摩

摩摩

摩摩

摩摩

聲呼之宅反加威綜无遺綜子貢反

理經之謂都本也溫其深解注左傳

日融蓄也方音四也呪詛反詛側

注周札曰詛謂也痊愈反痊七錄反俞通雅

痊謂其除也玉篇曰病別知別彼珠貝

善曰愈字又作瘡也別知別彼珠貝

錢故列在寶類鷄薩羅呼為熱薩羅西

域有寶族大拾必師子毛城名婆怛那

具云難陀婆怛那增益也其城在摩竭國

本中註

經卷第七十七

入法界品之十八

涸無量愛欲海廣雅曰涸盡也杜絕

諸惡道杜塞閉也說文杜塞也

如濟客居之稱故採推寄山濟渡中

水飲士寄醉賈人重任重直勇反傭

作傭力也更直也殺深傳曰作傭謂

任下反旃荼羅此土暴牯牛

捷牛也舟艤俗文曰舟艤謂之牯牛

名曰牯值也撥水使舟恆疾也又

別良工工技也拮拾反損耗

也善知識之所致耳致謂引而

告反善知識之所致耳致謂引而

也此善漁人於海曰善也說文曰漁

捕魚也作大 數字二 又體作過尔 飲尔 海云 所者

商聲為木，故非神也。商聲也。知謂智所知，故非預也。熾境由其轉，告哽。

噎  
在喉加  
內吞  
也反  
噎就  
憂文  
咽曰  
塞  
者  
以食  
其內  
膏  
骨

喻在  
言喻  
之故  
耳備  
自盈其手  
其  
盈  
滿  
也

經卷第七十八

入法界品之十九

曩於福城曩音郎反謂往時也曩音

擇大悲甲

日擇衣甲斷貪弊  
也衣音意

不能盡生之數也  
措聽蓋列

四流漂汨者珠華云汨汨也又去音古波反尚音大傳目

亂也漢書集注曰汨流惡其全平

飲以甘露飲外水也任身潤之詩

者求於異津故此債奇名耳  
日曉說黃庚癸癸古疑反并

也音貌獵人偶零計反力聖子反鄭注  
周禮口寗謂穿地為壘所以捕狩

其趨踰者則隨焉衆拙文作所辭  
文作衆約的謂准的蓋幸協反鄭

苦也  
 書白麤  
 也  
 人  
 洋  
 秋  
 謂  
 曰  
 盛  
 穀  
 物  
 出  
 少  
 曰  
 毗  
 艾  
 摩  
 藥  
 片  
 眠  
 吳  
 云

周給利矛

兵仗兵仗也  
刀亮刀亮也  
之風之風也  
名通名通也  
也曰也曰  
鉗

金取古力也尼經轉本反有玉作篇錄曰者錄此謂乃拔車去軸曉

此藥云無病  
用非鐵所端  
**阿伽陀藥**  
謂此有藥天  
處病必痊也

上有病婆樓那風  
此風堅密如持此風也  
其



風輪 **毒不能中** 中中 諸著也 **大應伽藥**

應如此云身身有四名一曰迦耶

分調支 **藥樹名珊陀那** 珊陀那

分也 **初元所損** 初元

謂得此藥者皆生欺善之者 **藥名阿藍婆** 阿藍婆

中天生在石曰內或云得善 **婆師**

**波利質多羅樹** 波利質多羅樹

司中嚴飾或曰國妙莊嚴也 **婆師**

**迦花** 具云 迦花 **瞻葡迦花** 瞻葡

生於夏時故名也 **蘇摩那花** 蘇摩那花

似支子花 **海島** 海島

見者心悅 **椰子** 椰子

海中往住有山 **燈柱** 燈柱

宅迹 轉還丹之力者 **迦陵頻伽鳥** 迦陵頻伽鳥

美音鳥或曰妙聲鳥 **摩訶那伽** 摩訶那伽

飛則勁捷 **摩訶那伽** 摩訶那伽

力士力如龍 **摩訶那伽** 摩訶那伽

即七方巨鱉魚其兩眼如日張口如閤

下如山大者可安善 **延齡藥** 延齡藥

合和眼藥然今 **擦** 擦

自攝別法也 **擦** 擦

古之謂年滿也也 **擦** 擦

謂年滿也也 **擦** 擦

謂年滿也也 **擦** 擦

相形也漆漏漆所漏反水潛紋也字宜作  
所用也

# 經卷第七十九

## 入法界品之三十一

醉傲

傲五音杜注左傳曰傲不敬也

從正人

今經本

陀那婆王

阿修羅之

從堅心者

也

其兒沙羅色

具士兒沙兒羅色言兒沙羅水

也或有經本

太完

獄卒

卒則長者子

瞿波羅

策而方制字瞿有九義此中

或守護白法

也

摩羅提國

具此數此云羅耶

此國中

有摩耶山名也提數中也言

拘吒聚落

日步亦曰多步樓觀以

此聚落中

## 經卷第八十

## 入法界品之三十一

優曇花

優曇此云希有也此儼然坐

儼然坐

花多時乃一開也此儼然坐

儼然坐

儼然坐

儼然坐

儼然坐

儼然坐

儼然坐

儼然坐

儼然坐

儼然坐

儼然坐

儼然坐

儼然坐

儼然坐

切謂之阿迦尼吒天阿者拂拂天予之  
過常立於左聚而初直在過而諫  
和讀之阿也迦天尼天吒天色究  
實天也廣雅曰秀貴也  
第二十二卷中炎熱炎熱炎于華反亦雅口  
或通作也炎熱炎熱炎于華反亦雅口  
氣處病炎熱炎熱炎于華反亦雅口  
人也炎熱炎熱炎于華反亦雅口

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卷下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唐西域記序

經

竊以穹儀方載之廣，蓋識懷靈之異，談  
天無以究其極，括地詎足辯其原。是知  
方志所未傳，聲教所不暨者，豈可勝道  
哉！詳夫天竺之為國也，其來尚矣。聖賢以  
之，豐軫仁義於焉成俗，然事絕於曩代，  
壤隔於中土，山經莫之紀，王會所不書。  
博望鑿空，徒實懷於印竹；昆明道閉，謬  
肆力於神池。遂使瑞表恒星，鬱玄妙  
於千載；夢彰佩口，秘神光於萬里。暨  
於蔡愔訪道，摩騰入洛，經藏石室，未  
盡龍宮之奧；像畫涼臺，寧極鷲峯之  
美。自茲厥後，時政多虞，閣堅乘權，瀆  
東京而鼎峙；母后成業，剪中朝而幅  
裂。憲章泯於函維，烽燧警於關塞。四  
郊因而多壘，况茲邦之絕遠哉！然而  
鈞奇之客，希世間至，頗存記注，寧盡  
物土之宜。徒採神經末極，真如之言，  
有隋一統，寔務恢墮，尚且睽西海而  
咨嘆，望東雒而杼軸，揚旌玉門之表，  
信亦多人利涉，葱嶺之源，蓋無足紀。  
曷能指雪山而長驚，望龍池而一息  
者哉！良由德不被物，威不及遠，我

大唐之有天下也闢寰宇而創帝圖  
掃撓搶而清天步功侔造化明等照  
臨人荷再生肉骨豺狼之吻家蒙錫  
壽還魂鬼域之墟拯異類於藁街掩  
遐荒於輿地苑十洲而池環海小五  
帝而鄙上皇法師幼漸法門慨祇園  
之莫履長懷真迹仰鹿野而翹心褰  
裳淨境實惟素蓄會淳風之西偃厲  
候律之東歸以貞觀三年杖錫遵路資  
皇靈而抵殊俗冒重險其若夷假冥  
助而踐畏塗幾必危而已濟暄寒驟徙  
展轉方達言尋真相見不見於空有  
之間博考精微聞不聞於生滅之際  
廓群疑於性海啓妙覺於迷津於是  
隱括衆經無片言而不盡傍摭聖迹  
無一物而不類周流多載方始旋返  
十九年正月屆于長安所獲經論六  
百五十七部有詔譯焉親踐者一百  
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或事見於  
前典或名始於今代莫不餐和飲澤  
頓顙而知歸請吏革音梯山而奉貢  
歡闐庭而相抃襲冠帶而成群亦其  
物產風土之差習俗山川之異遠則

稽之於國典近則詳之於故老邈矣  
殊方依然在目無勞握槊已詳油素  
名為大唐西域記一秩十二卷竊惟書  
事記言固已緝於微婉瑣詞小道與  
有補於遺闕秘書著作佐郎敬播序  
之云尔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三十四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慈持寺沙門辯機撰

阿耆尼國 屈支國 跋祿迦國

斂反赤建國 赭時國 忸反瑟捍國

率反堵利瑟那國 颯秣建國

弭秣賀國 劫布坦那國

屈霜反你伽國 喝捍國 捕喝國

伐地國 貨利習弥伽國

羯霜反那國 呾蜜國 赤鄂衍那國

忽露摩國 愉反湯國 鞠和衍那國

鑊沙國 珂咄羅國 拘謹反陀國

縛伽浪國 純露悉泐健國

勿慄國 縛喝國 銃秣陀國

胡寔健國 咀刺健國 揭職國

梵衍那國 迦畢試國

歷選皇猷遐觀帝錄庖犧出震之初  
軒轅垂衣之始所以司牧黎元所以



壇畫分野暨乎唐堯之受天運光格  
四表虞舜之納地圖德流九土自茲  
已降空傳書事之冊述聽前修徒聞  
記言之史豈若時逢有道運屬無為  
者歟我

大唐御極則天乘時握紀一六合而  
光宅四三皇而照臨玄化滂流祥風  
遐扇同乾坤之覆載齊風雨之鼓潤  
與夫東夷八貢西戎即叙創業垂統  
撥亂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  
同文共軌至治神功非載記無以贊  
大猷非昭宣何以光盛業玄奘輒隨  
遊至舉其風土雖未考方辯俗信已  
越五踰三含生之疇咸被凱澤能言  
之類莫不稱功越自天府暨諸天竺  
幽荒異俗絕域殊邦咸承正朔俱霑  
聲教贊武功之績諷成口實美文德  
之盛鬱為稱首詳觀載籍所未嘗聞  
緬惟圖牒誠無與二不有所叙何記  
化洽今據聞見於是載述然則索訶  
世界舊曰娑婆世界又曰娑訶世界皆訛也三千大千國土  
為一佛之化攝也今一日月所照臨  
四天下者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諸

佛世尊皆此垂化現生現滅導聖導

凡蘊迷廬山

唐言妙高山舊曰須弥又曰須弥婁皆訛略也

四寶合

成在大海中據金輪上日月之所照

迴諸天之所遊舍七山七海環峙環

列山閒海水具八功德七金山外乃

鹹海也海中可居者大略有四洲焉

東毗提訶洲

舊曰弗婆提又曰弗于連訛也

南瞻部洲

閼浮提洲又曰剌浮洲訛也

西瞿陀尼洲

舊曰瞿耶尼又北曰的伽尼訛也

拘廬洲

舊曰憍單越又曰鳩提訛也

金輪王乃化被

四天下銀輪王則政闡北拘廬銅輪

王除北拘廬及西瞿陀尼鐵輪王則

唯瞻部洲夫輪王者將即大位隨福

所感有大輪寶浮空來應感有金銀

銅鐵之異境乃四三二一之差因其先

瑞印以為号則瞻部洲之中地者阿

那婆荅多池也

唐言無熱惱舊曰阿耨達池訛也

在香山

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矣金銀

琉璃頗脰飾其岸焉金沙弥湯清波

皎鏡八地菩薩以願力故化為龍王

於中潛宅出清冷水給瞻部洲是以

池東面銀牛口流出苑

巨勝伽河舊曰恒河

又曰恒伽訛也繞池一匝入東南海池南面金

象口流出信度河

舊曰辛頭河訛也

繞池一匝

入西南南海池西面琉璃馬口流出縛

葛河舊曰博又河訛也繞池一匝入西北海池

北面頗脰師子口流出徙多河舊曰

也繞池一匝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

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為中國

之河源云

時無輪王應運賄部洲地有四主焉

南為主則暑濕宜為西寶主乃臨海

盈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

多人故為主之國躁烈為學特閑異

術服則橫巾右袒首則中髻四垂族

類邑居室宇重閣寶主之鄉無禮義

重財賄短製左衽斷髮長鬚有城郭

之居務殖貨之利焉主之俗天資犷

暴情忍煞戮毳帳穹廬鳥居逐牧人

主之地風俗機惠仁義照明冠帶右

衽車服有序安土重遷務實有類三

主之俗東方為上其居室則東闢其

戶旦日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

為尊方俗殊風斯其大槩至於君臣

上下之禮憲章文軌之儀人主之地

無以加也清心釋累之訓出離生死

之教象主之國其理優矣斯皆著之

經詰問諸土俗博關今古詳考見聞  
然則佛興西方法流東國通譯音訛  
方言語譯音訛則義失語譯則理乖  
故曰必也正名乎貴無乖謬矣夫人  
有剛柔異性言音不同斯則繫風土  
之氣亦習俗之致也若其山川物產  
之異風俗性類之老則人主之地國  
史詳焉馬主之俗實主之鄉史詰脩  
載可略言矣至於象主之國前古未  
詳或書地多暑濕或載俗好仁慈頗  
存方志莫能詳舉豈道有行藏之致  
固世有推移之運矣是知候律以歸  
化飲澤而來賓越重險而款玉門貢  
方奇而拜絳闕者蓋難得而言焉由  
是之故訪道遠遊請益之隙存記風  
土黑嶺已來莫非胡俗雖戎人同貫  
而族類羣分畫界封壇大率土著建  
城郭務殖田畜性重財賄俗輕仁義  
嫁娶無禮尊卑無次婦言是用男位  
居下死則焚骸喪期無數斃面截耳  
斷髮裂裳屠然羣畜祀祭幽魂吉乃  
素服凶則皂衣同風類俗略舉條貫  
異政殊制隨地別叙印度風俗語在



後記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耨

尼國

舊曰  
烏耨

阿耨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泉流交帶引水為田土宜糜黍宿麥香棗葡萄梨柰諸菓氣序和暢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度微有繒綺服飾氍毹斷髮無巾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王其國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稱伐國無經紀法不整肅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既遵印度諸習學者即其文而翫之戒行律儀潔清勤勵然食雜三淨滯於漸教矣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餘里至屈

支國

舊曰  
龜茲

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麥有粳稻出葡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產黃金銅鐵鉛錫氣序和風俗質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管絃伎樂特善諸國服飾錦褐斷髮巾帽貨用金錢銀

錢小銅錢王屈支種也智謀寡昧迫  
於強臣其俗生子以木押頭欲其遍  
透也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習  
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  
則印度其習讀者即本文矣尚拘漸  
教食雜三淨潔清耽翫人以功覓國  
東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  
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懽炭難馭龍  
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此國多出善  
馬聞諸先志曰近代有王号曰金花  
政教明察感龍馭乘王欲終沒鞭觸  
其耳因即潛隱以至于今城中無井  
取彼池水龍變為人與諸婦會生子  
驍勇走及奔馬如是漸染人皆龍種  
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搆突厥  
煞此城人少長俱戮略無噍類城今  
荒蕪人煙斷絕

荒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闌一河水  
有二伽藍同名照怙釐而東西隨稱  
佛像莊飾殆越人工僧徒清齋誠為  
勤勵東照怙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廣  
二尺餘色帶黃白狀如海蛤其上有  
佛足履之迹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



矣或有齋日照燭光明大城西門外  
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  
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  
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  
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  
受經聽法渴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  
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綺載諸輦輦  
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會所常以  
月十五日晦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  
訪及高僧然後宣布

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伽藍

唐言  
寺將

庭宇顯敞佛像工飾僧徒肅穆精勤  
匪怠並是耆艾宿德碩學高才遠方  
俊彥慕義至止國王大臣士庶豪右  
四事供養久而弥勤聞諸先志曰昔  
此國先王崇訪三寶將欲遊方觀禮  
聖迹乃命母弟攝知留事其弟受命  
竊自割勢防未萌也封之金函持以  
上王王曰斯何謂也對曰迴駕之日  
乃可開發即付執事隨軍掌護王之  
還也果有構禍者曰王令監國姪亂  
中宮王聞震怒欲置嚴刑弟曰不敢  
進責願開金函王遂發而視之乃斷

勢也曰斯何異物欲何發明對曰王  
昔遊方命知留事懼有譏禍割勢自  
明今果有徵願垂照覽王深驚異情  
愛弥隆出入後庭無所禁礙王弟於  
後行遇一夫擁五百牛欲事形腐見  
而惟念引類增懷我今形虧豈非宿  
業即以財寶贖此羣牛以慈善力男  
形漸具以形具故遂不入宮王恠而  
問之乃陳其始末王以為奇特也遂  
建伽藍式旌美迹傳芳後秦從此西  
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跋祿迦國

舊謂點黑

又曰五黑

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  
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氣序  
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語言  
少異細氈細褐隣國所重伽藍數十  
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  
有部

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  
此則葱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谷積  
雪春夏合凍雖時消泮尋復結冰經  
途險阻寒風慘烈多暴龍難凌犯行  
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聲叫喚

微有違犯災禍目覩暴風奮發飛沙

雨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山行四百

餘里至大清池

或名熱海又謂鹹海

周千餘里東

西長南北狹四面負山衆涼交湊色

帶青黑味兼鹹苦洪濤浩汗驚波汨

漣龍魚雜處靈恠間起所以往來行

旅禱以析福水族雖多莫敢漁捕清

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城

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糜

麥蒲萄林樹稀疎氣序風寒人衣氍

毹素葉已西數十孤城城皆立長雖

不相稟命然皆役屬突厥自素葉水

城至羯霜郝國地名率利人亦謂焉

文字語言卽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二

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

記豎讀其文迹相傳授師資無替服

氍毹衣皮氍裳服褊急齊趺露頂或

捻剪剃繒絲絡額形容偉大志性慤

怯風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恆貪求父

子計利財多為貴良賤無老雖富巨

万服食麋糝力田逐利者雜半矣

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

者地方二百餘里南面雪山三陁平

陸水土沃潤林樹扶疎暮春之月雜  
花若綺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  
汗每來避暑中有羣鹿多飾鈴鐸馴  
狎於人不甚驚走可汗愛賞下命羣  
屬敢加煞害有誅無赦故此羣鹿得  
終其壽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旦  
邏私城城周八九里諸國商胡雜居  
也土宜氣序大同素菜南行十餘里  
有小孤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也昔  
為突厥所掠後遂鳩集同國共保此  
城於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  
辭儀範猶存本國從此西南行二百  
餘里至白水城城周六七里土地所產  
風氣所宜逾勝旦邏私西南行二百  
餘里至恭御城城周五六里原隰膏  
腴樹林蓊鬱從此南行四五十里至  
簸奴故反赤建國

簸赤建國周千餘里地沃壤倍稼穡  
草木鬱茂華果繁盛多蒲萄亦所貴也  
城邑百數各別君長進止往來不相  
稟命雖則畫野區分唐言石國稱簸赤建國  
從此西行二百餘里至赭時國  
赭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

南北長上宜氣序同敘赤建國城邑數十各別君長既無總主役屬突厥

從此東南千餘里至怛

數發反

怛國

怛捍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穡滋盛多花果宜羊馬氣序風寒人性剛勇語異諸國形貌醜獍自數十年無大君長酋豪力竟不相賓伏依川撈險盡野分都從此西行千餘里至宰堵利瑟那國

宰堵利瑟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臨葉河葉河出葱嶺北原西北而流浩汗渾濁汨濇漂急土宜風俗同赭時國自有王附突厥從此西北入大沙磧絕無水草途路弥湯堙境難測望大山尋遺骨以知所指以記經途行五百餘里至颯秣建國

唐言東國

颯秣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極險固多居人異方寶貨多聚此國土地沃壤穡穡脩植林樹翳鬱花草滋茂多出善馬機巧之技特工諸國氣序和暢風俗猛烈凡諸胡國此為其中進止威儀近遠取則其王豪勇隣國承



命兵馬強盛多諸稽羯諸稽之人其性勇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從此東

南至弭秣賀國

唐言米國

弭秣賀國周四五百里據川中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

此北至劫布咀鄰國

唐言曹國

劫布咀鄰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三百餘里至屈

居勿反

霜你迦國

唐言何國

屈霜你迦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

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

唐言東安國

喝捍國周千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四百餘里至捕喝國

唐言安國

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

狹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

四百餘里至伐地國

唐言西安國

伐地國周四百餘里土宜風俗同颯

秣建國從此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

習弥伽國

貨利習弥伽國順縛葛河兩岸東西



二三十里南北五百餘里土宜風俗

同伐地國語言少異從颯秣建國西

南行三百餘里至羯霜

去

郝國

唐書  
史國

羯霜郝國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風俗

同颯秣建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

入山山路崎嶇谿徑危險既絕人里

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

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

狹徑加之險阻兩傍石壁其色如鐵

既設門扉又以鐵錡多有鐵鈴懸諸

戶扇因其險固遂以為名出鐵門至

覲貨邏國

舊曰吐火  
羅國訛也

其地南北千餘里

東西三千餘里東阨葱嶺西接波刺

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葛大河中

境西流自數百年王族絕嗣酋豪力

竟各擅君長依川據險分為二十七

國雖畫野區分總役屬突厥氣序既

溫疾疫亦衆冬末春初霖雨相繼故

此境已南濫波已北其國風土並多

溫疾而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

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所乃據其

多雨亦是設教隨時也其俗則志性

怯懦容貌鄙陋粗知信義不甚欺詐

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逾廣罕利多衣氍毹少服褐化貝用金銀等錢模樣異於諸國順縛葛河河北下流至咀蜜國

咀蜜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西長南北狹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諸窣堵波即舊所謂浮屠也又曰輸婆又曰塔婆又曰私輸簸又曰數斗波皆訛也及佛尊像多神具有靈鑒東至赤鄂衍那國赤鄂衍那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五所僧徒尠少東至忽露摩國

忽露摩國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百餘人東至愉

潮優湯國

愉湯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一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尠少西南臨縛葛河至鞠和衍那國

鞠和衍那國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百

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三所  
僧徒百餘人東至鑊沙國

鑊沙國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百餘  
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東至珂咄

### 羅國

珂咄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千餘里  
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接葱嶺至拘

謹莫開陀國

拘謹陀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二百

餘里據大葱嶺中國大都城周二十

餘里西南隣縛菊河南接尸素尼國

南渡縛菊河至達摩悉鐵帝國鋒鐸

創鄰國淫薄健國屈浪擊國火利摩

咀羅國鉢利曷國訖栗瑟摩國曷邏

胡國阿利尼國普健國自治國東南

至闍悉多國安咀羅縛國事在迴記

活國西南至縛伽浪國

縛伽浪國東西五十餘里南北二百餘

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至訖露悉

### 泐健國

訖露悉泐健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十四五里西北至忽憐國

忽憐國周八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

六里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西至縛喝國

縛喝國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北臨縛菊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皆謂之小王舍城也其城雖固居人甚少土地所產物類尤多水陸諸花難以脩舉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城外西南有納縛唐言新僧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大雪山北作論諸師唯此伽藍美業不替其佛像則瑩以名珠堂宇乃飾之奇寶故諸國君長利之以攻劫此伽藍素有毗沙門天像靈鑒可恃冥加守衛近突厥葉護可汗子肆葉護可汗傾其部落率其戎旅奄龍伽藍欲圖珍寶去此不遠屯軍野次其夜夢見毗沙門天曰汝有何力敢壞伽藍因以長戟貫徹背可汗驚悟便苦心痛遂告羣屬所夢畧徵馳請衆僧方申懺謝未及返命已從殞沒伽藍內南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餘雜色炫耀金石難名又有佛牙其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質

光淨又有佛掃帚迦奢草作也長餘二尺圍可七寸其把以雜寶飾之凡此三物每至六齋法俗咸會陳設供養至誠所感或放光明

伽藍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金剛泥塗衆寶廁飾中有舍利時燭靈光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已來多歷年所遠方輻湊高才類聚證四果者難以詳舉故諸羅漢將入涅槃示現神通衆所知識乃有建立諸窣堵波基跡相隣數百餘矣雖證聖果終無神變蓋亦千計不樹封記今僧徒百餘人夙夜匪懈凡聖難測

大城西北五十餘里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窣堵波高餘三丈昔者如來初證佛果起菩提樹方詣鹿園時二長者遇被威光隨其行路之資遂獻麁蜜世尊為說人天之福寂初得聞五戒十善也既聞法誨請所供養如來遂授其髮爪焉二長者將還本國請禮敬之儀式如來以僧伽脰舊曰僧祇梨訛也方疊布

下次鬱多羅僧次僧却崎

舊曰僧祇祇支訛也又



覆鉢豎錫杖如是次第為宰堵波二人承命各還其城擬儀聖旨式修崇建斯則釋迦法中最初宰堵波也城西七十餘里有宰堵波高餘二丈昔迦葉波佛時之所建也從大城西南入雪山阿至銳秣陀國

銳秣陀國東西五六十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南至胡寔健國

胡寔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出善馬西北至呾刺健國

呾刺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五十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刺斯國界從縛喝國南行百餘里至揭臧國

揭臧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四五里土地磽确陵阜連屬少花果多菽麥氣序寒烈風俗剛猛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東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峯巖危險風雪相繼盛夏合凍積雪弥谷溪徑難涉山



神鬼魅暴縱妖祟羣盜橫行煞害為務行六百餘里出都貨邏國境至梵衍郝國

梵衍郝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勢邑居國大都城據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巖有宿麥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風俗剛獷多衣皮褐亦其所宜文字風教貨幣之用同都貨邏國語言少異儀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隣國上自三寶下至百神莫不輸誠竭心宗敬商估往來者天神現徵祥示祟變求福德伽藍數十所僧徒數千人宗學小乘說出世部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寶飾煥爛東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伽藍東有鍤石釋迦佛立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鑄捻合成立

城東二三里伽藍中有佛入涅槃卧像長二餘尺其王每此設無遮大會上自妻子下至國珍府庫既傾復以身施羣官僚佐就僧酬贖若此者以

為所務矣

卧像伽藍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  
山東至小川澤泉池澄鏡林樹青葱  
有僧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時獨覺  
齒長餘五寸廣減四寸復有金輪王  
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諾迦縛娑

舊曰商  
解和條

說大阿羅漢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

凡三賢聖遺物並以黃金緘封又有  
商諾迦縛娑九條僧伽脰衣絳赤色  
設諾迦草皮之所績成也商諾迦縛  
娑者阿難弟子也在先身中以設諾  
迦草衣於解安居日持施衆僧承茲  
福力於五百身中陰生陰恒服此衣  
以軍後身從胎俱出身既漸長衣亦  
隨廣及阿難之度出家也其衣變為  
法服及受具戒更變為九條僧伽脰  
將證寂滅入邊際定發智願力留此  
袈裟盡釋迦遺法法盡之後方乃變  
壞今已少損信有徵矣從此東行入  
雪山踰越黑嶺至迦畢試國迦畢試  
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三陲黑嶺  
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宜穀麥多果木  
出善馬鬱金香異方奇貨多聚此國

氣序風寒人性暴獷言辭鄙褻婚姻  
雜亂文字大同觀貨邏國習俗語言  
風教頗異服用毛氍衣羔皮褐貨用  
金錢銀錢及小銅錢規矩模樣異於  
諸國王剎利種也有智略性勇烈威  
懾隣境統十餘國愛育百姓苟崇三  
寶歲造丈八尺銀佛像兼設無遮大  
會周給貧窶惠施鰥寡伽藍百餘所  
僧徒六十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  
宰堵波僧伽藍崇高弘敞廣博嚴淨  
天祠數十所異道千餘人或露形或  
塗灰連絡髑髏以為冠鬘

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僧  
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聞諸先  
志曰昔健駄邏國迦膩色迦王威被  
隣國化洽遠方治兵廣地至葱嶺東  
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旣  
得質子特加禮命寒暑改館冬居印  
度諸國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駄  
邏國故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  
此伽藍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諸星壁  
圖畫質子容貌服飾頗同中夏其後  
得還本國心存故居雖阻山川不替

供養故今僧衆每至入安居解安居  
大興法會為諸質子祈福樹善相繼  
不絕以至于今

伽藍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  
坎地藏寶質子之所藏也故其銘曰  
伽藍朽壞取以修治近有邊王貪婪  
凶暴聞此伽藍多藏珍寶馳逐僧徒  
方事發掘神王冠中鸚鵡鳥像乃奮  
羽驚鳴地為震動王及軍人辟易僵  
仆久而得起謝答以歸

伽藍北嶺上有數石室質子習定之  
處也其中多藏雜寶其側有銘藥叉  
守衛有欲開發取中寶者此藥叉神  
變現異形或作師子或作蟒蛇猛獸  
毒虫殊形震怒以故無人敢得攻發  
石室西二三里大山嶺上有觀自在  
菩薩像有人至誠願見者菩薩從其  
像中出妙色身安慰行者

大城東南三十餘里至曷邏怛羅僧  
伽藍傍有窰堵波高百餘尺或至齋  
日時燭光明覆鉢勢上石隙間流出  
黑香油靜夜中時聞音樂之聲聞諸  
先志曰昔此國大臣過邏怛羅之所

建也功既成已於夜夢中有人告曰  
汝所建立窄堵波未有舍利明旦有  
獻上者宜從王請旦入朝進請曰不  
量庸昧敢有願求王曰夫何所欲對  
曰今有先獻者願垂恩賜王曰然過  
邏怛羅佇立宮門瞻望所至俄有一  
人持舍利瓶大臣問曰欲何獻上曰  
佛舍利大臣曰吾為尔守宜先白王  
過邏怛羅恐王珍貴舍利追悔前恩  
疾往伽藍登窄堵波至誠所感其石  
覆鉢自開安置舍利已而疾出尚拘  
衣襟王使逐之石已掩矣故其隙間  
流黑香油

城南四十餘里至雷

皆立

蔽多伐刺

祠城凡地大震山崖崩墜周此城界  
無所動搖

雪蔽多伐刺祠城南三十餘里至阿

路孫

奴高

山崖嶺峭峻巖谷杳冥其

峯每歲增高數百尺與漕矩吒國

土同

那四羅山焉驛相望便即崩墜

聞諸土俗曰初耨那天神自遠而至

欲止此山山神震怒搖蕩谿谷天神

曰不欲相舍故此傾動少垂賓主當



盈財寶吾今往漕矩吒國耨耨四羅  
山每歲至我受國王大臣祀獻之時  
且相屬望故阿路孫山增高既已尋  
即崩墜

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大雪山山頂  
有池請雨祈晴隨求果願聞諸先志  
曰昔健馱邏國有阿羅漢常受此池  
龍王供養每至中食以神通力并坐  
繩牀凌虛而往侍者沙弥密於繩牀  
之下攀援潛隱而阿羅漢時至便往  
至龍宮乃見沙弥龍王因請留食龍  
王以天甘露飯阿羅漢以人間味而  
饌沙弥阿羅漢飲食已訖便為龍王  
說諸法要沙弥如常為師滌器器有  
餘粒駭其香味即起惡願恨師忿龍  
願諸福力於今悉現斷此龍命我自  
為王沙弥發是願時龍王已覺頭痛  
矣羅漢說法誨喻龍王謝冬責躬沙  
弥懷忿未從誨謝既還伽藍至誠發  
願福力所致是夜命終為大龍王威  
猛奮發遂來入池煞龍王居龍宮有  
其部属搃其統命以宿願故興暴風  
雨摧拔樹木欲壞伽藍時迦膩色迦



王恠而發問其阿羅漢具以白王王  
即為龍於雪山下立僧伽藍建窣堵  
波高百餘尺龍懷宿忿遂發風雨王  
以引濟為心龍乘瞋毒作暴僧伽藍  
窣堵波六壞七成迦膩色迦王恥功  
不成欲填龍池毀其居室即興兵衆  
至雪山下時彼龍王深懷震懼變作  
老婆羅門叩王象而諫曰大王宿殖  
善本多種勝因得為人王無思不服  
今日何故與龍交爭夫龍者畜也卑  
下惡類然有大威不可力竟乘雲馭  
風蹈虛履水非人力所制豈王心所  
恣哉王今舉國興兵與一龍鬪勝則  
王無伏遠之威敗則王有非敵之恥  
為王計者宜可歸兵迦膩色迦王未  
之從也龍即還池聲震雷動暴風拔  
木沙石如雨雲霧晦冥軍馬驚駭王  
乃歸命三寶請求加護曰宿殖多福  
得為人王威懾強敵統轄部洲今為  
龍畜所屈誠乃我之薄福也願諸福  
力於今現前即於兩肩起大煙焰龍  
退風靜霧卷雲開王令軍衆人擔一  
石用填龍池龍王還作婆羅門重請

王曰我是彼池龍王懼威歸命唯王  
悲愍赦其前過王以含育覆護生靈  
如何於我獨加惡害王若然我我之  
與王俱墮惡道王有斷命之罪我懷  
怨讎之心業報皎然善惡明矣王遂  
與龍明設要契後更有犯必不相赦  
龍曰我以惡業受身為龍龍性猛惡  
不能自持瞋心或起當忘所制王今  
更亡伽藍不敢摧毀每遣一人候望  
山嶺黑雲若起急擊捷捉我聞其聲  
惡心當息其王於是更修伽藍建寧  
堵波俟望雲氣於今不絕聞諸先志  
曰寧堵波中有如來骨肉舍利可一  
升餘神變之事難以詳述一時中寧  
堵波內忽有煙起少間便出猛焰時  
人謂寧堵波已從火燼瞻仰良久火  
滅煙消乃見舍利如白珠幡循環表  
柱宛轉而上升高雲際縈旋而下  
王城西北大河南岸舊王伽藍內有  
釋迦菩薩弱齡齒齲長餘一寸其伽  
藍東南有一伽藍亦名舊王有如來  
頂骨一片面廣寸餘其色黃白髮孔  
分明又有如來髮鬘色青紺螺旋右

紫引長尺餘卷可半寸凡此三事每至六齋王及大臣散花供養

頂骨伽藍西南有舊王妃伽藍中有金銅窣堵波高百餘尺聞諸土俗曰其窣堵波中有佛舍利并餘每月十五日其夜便放圓光燭耀露盤聯暉達曙其光漸斂入窣堵波城西南有比羅婆洛山唐言象堅山神作象形故曰象堅也昔如來在世象堅神奉請世尊及千二百大阿羅漢山巔有大磐石如來即之受神供養其後無憂王即磐石上起窣堵波高百餘尺今人謂之象堅窣堵波也亦云中有如來舍利可一升餘

象堅窣堵波北山巖下有一龍泉是如來受神飯已及阿羅漢於中漱口嚼楊枝因即種根今為茂林後人於此建立伽藍名鞞鐸佉唐言嚼楊枝自此東行六百餘里山谷接連山巖峭峻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三國

疑珠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抵持寺沙門辯機撰

濫波國 郝揭羅曷國 健駄邏國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云身毒  
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  
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遙舉惣名  
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  
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羣生輪迴  
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  
既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  
朗月之明苟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  
其土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  
由是義故謂之印度印度種姓族類  
羣分而婆羅門特為清貴從其雅稱  
傳以成俗無云經界之別惣謂婆羅  
門國焉

若其封壇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  
境周九万餘里三岳大海北背雪山  
北廣南狹形如半月畫野區分七十  
餘國時特暑熱地多泉濕北乃山阜  
隱軫丘陵曷鹵東則川野沃潤疇壠  
膏腴南方草木榮茂西方土地磽确

斯大槩也可略言焉

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

舊曰由旬又曰踰  
闍那又曰由延皆

也踰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日軍行也

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天印度國俗

乃三十里聖教所載唯十六里窮微

之數分一踰繕那為八拘盧舍拘盧

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稱拘盧舍

分一拘盧舍為五百弓分一弓為四

肘分一肘為二十四指分一指即為

七宿麦乃至虱蟻隙塵牛毛羊毛兔

毫金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

分為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拊拊

即歸空故曰極微也

若乃陰陽曆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

時候無異隨其星建以標月名時極

短者謂剎那也百二十剎那為一呾

剎那六十呾剎那為一臘縛三十臘

縛為一半呼栗多五半呼栗多為一

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

晝三夜三居俗日夜

分為八時

晝四夜四於一  
一時各有四分

月盈至滿謂之

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

四日十五日有大小故也黑前白

後合為一月六月合為一行日遊在



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按此二  
行合為一歲又分一歲以為六時正  
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  
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  
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  
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時也九  
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漸寒也  
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  
也如來聖教歲為三時正月十六日  
至五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  
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  
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或為四時春  
夏秋冬也春三月謂制咀羅月吠舍  
佉月逝瑟吒月當此從正月十六日  
至四月十五日夏三月謂頻沙荼月  
室羅伐拏月婆羅鉢隨月當此從四  
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秋三月謂  
頻濕縛度闍月迦刺底迦月末伽始  
羅月當此從七月十六日至十月十  
五日冬三月謂報沙月磨祛月頗勒  
婁拏月當此從十月十六日至正月  
十五日故印度僧徒依佛聖教坐兩  
安居或前三月或後三月前三月當



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  
前代譯經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臘斯皆違喪殊俗不達中國正音或方言未融而傳譯有謬又推如來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皆有參差語在後記

若夫邑里閭閻方城廣峙街衢巷陌曲徑盤迂闌闌當塗旗亭夾路屠釣倡優魁膾除糞旌厥宅居序之邑外行里往來僻於路左至於宅居之製垣郭之作地勢卑濕城多壘塼暨諸牆壁或編竹木室宇臺觀板屋平頭屋以石灰覆以乾塹諸異崇構製同中夏茅草苫草或塼或板壁以石灰為飾地塗牛糞為淨時花散布斯其異也諸僧伽藍頗極奇製隅樓四起重閣三層接招棟梁奇形彫鏤戶牖垣牆圖畫衆絲梨庶之居內侈外儉  
隩室中堂高廣有異層臺重閣形製不拘門闕東戶朝座東面至於坐止咸用繩牀王族大人土庶豪右莊飾有殊規矩無異君王朝座彌復高麗

珠璣間錯謂師子牀敷以細氍毹以寶机凡百庶僚隨其所好刻彫異類瑩飾奇珍衣裳服玩無所裁製貴鮮白輕雜綵男則繞臂絡腋橫巾右袒女乃襜衣下垂通肩袒覆頂為小髻餘髮垂下或有剪髮別為詭俗首冠花鬘身佩瓔珞其所服者謂憍奢耶衣及氍毹布等憍奢耶者野蠶絲也最摩衣麻之類也領按嚴鉢羅衣織細羊毛也褐刺繡衣織野獸毛也獸毛細更可得緝績故以見珍而充服用其北印度風土寒烈短製褊衣頗同胡服外道服飾紛雜異製或衣孔雀羽尾或飾髑髏瓔珞或無服露形或草板掩體或拔髮斷髮或蓬鬚推髻裳衣無定赤白不恒沙門法服唯有三衣及僧却崎泥縛些兼箇那三衣裁製部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素有小大僧却崎唐言掩腋舊曰僧衣支那也覆左肩掩兩腋左開右合長裁過臂泥縛些那唐言裙舊日涅服舊訛也既無帶襻其將服也集衣為襦束帶以緇襦則諸部各異色乃黃赤不同刹帝利婆羅門清素居簡潔白

儉約國王大臣服玩良異花鬘寶冠  
以為首飾環釧瓔珞而作身佩其有  
富商大賈唯釧而已人多徒跣少有  
所履漆其牙齒或赤或黑齊髮穿耳  
脩鼻大眼斯其貌也

夫其潔清自守非矯其志凡有饌食  
必先盥洗殘宿不再食器不傳瓦木  
之器經用必棄金銀銅鐵每加摩瑩  
饌食既訖嚼楊枝而為淨澡漱米熱  
無相執觸每有洩溺必事澡灌身塗  
諸香所謂栴檀鬘金也君王將浴鼓  
奏絃歌祭祀拜祠沐浴盥洗

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  
七言也寓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技  
派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語  
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度特為詳  
正辭調和雅與天同音氣韻清亮為  
人軌則隣境異國習謬成訓竟超澆  
俗莫守淳風至於記言書事各有司  
存史詰檢繙謂尼羅蔽茶

唐言清歲善惡

具舉災祥脩著而開蒙誘進先導十  
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日聲  
明釋詁訓字詮目疏別二正巧明伎

術機關陰陽曆數三醫方明禁呪閑邪藥石針艾四謂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真偽五曰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其婆羅門學四吠陀論舊曰毗陀說也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異能伎數禁呪醫方師必博究精微貫窮玄奧示之大義導以微言提撕善誘雕打勵薄若乃識量通敏志懷逋逸則拘繫反開業成後已年方三十志立學成既居祿位先酬師德其有博古好雅肥遁居貞沉浮物外逍遙事表寵辱不驚聲問以遠君王雅尚莫能屈迹然而國重聰叡俗貴高明褒賁既隆禮命亦重故能強志篤學忘疲遊藝訪道依仁不逮千里家雖豪富志均羈旅口腹之資巡旬以濟有貴知道無恥匱財娛遊惰業媮食靡衣既無令德又非時習恥辱俱至醜聲載揚

如來理教隨類得解去聖悠遠正法醇醲任其見解之心俱獲聞智之悟部執峯峙諍論波濤異學專門殊途



同致十有八部各擅鋒銳大小二衆  
居止區別其有宴默思惟經行住立  
定慧悠隔誼靜良殊隨其衆居各製  
科防無古律論經是佛經講宣一部  
乃免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資具三部  
差侍者在承四部給淨人役使五部  
則行乘象舉六部又導從周衛道德  
既高旌命亦異時集講論孝其優劣  
彰別善惡黜陟幽明其有商榷微言  
抑揚妙理雅辭賡賻美妙辯敏擅於是  
馭乘寶鳥導從如林至乃義門虛闕  
辭鋒挫銳理實而辭繁義乖而言順  
遂即面塗赭望身坐塵土序於曠野  
棄之溝壑既確淑慝亦表賢愚人知  
樂道家勤志學出家歸俗從其所好  
羅咎犯律僧中科罰輕則衆命訶責  
次又衆不與語重乃衆不共住不共  
住者序擯不齒出一住處指身無所  
羈旅艱辛或返初服

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日婆羅

門淨行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操二曰

刹帝利王種也

舊四刹  
利時也

弈世君臨仁恕

為志三曰吠舍

舊曰吠  
舍訛也

商賈也實遷有

無逐利遠近四曰戎陀羅

舊曰首陀訛也

農人

也肆力疇墾勤身稼穡凡茲四姓清濁殊流皆娶通親飛伏異路内外宗枝姻媾不雜婦人一嫁終無再醮自餘雜姓寔繁種族各隨類聚難以詳載君王弁世唯刹帝利莫試時起異姓稱尊國之戰士驍雄畢選子父傳業遂窮兵術居則宮廬周衛征則奮旅前鋒凡有四兵步馬車象象則被以堅甲牙施利趾一將安乘授其節度兩卒左右為之駕馭車乃駕以駟馬兵師居其乘列卒周衛扶輪扶轂馬軍散禦逐北奔命步軍輕捍敢勇充選負大楯執長戟或持刀劍前奮行陣凡諸戎器莫不鋒銳所謂矛楯弓矢刀劍鉞斧戈矛長稍輪索之屬皆世習矣夫其俗也性雖狃急志甚貞質於財無苟得於義有餘讓懼冥運之罪輕生事之業詭譎不行盟誓為信政教尚質風俗猶和凶悖羣小時虧國憲謀危君上事迹彰明則常幽囚圜無所刑戮任其生死不齒人倫犯傷禮義悖逆忠孝則劓鼻截耳斷



手則足或駢出國或放荒裏自餘各犯輸財贖罪理獄占辭不加刑并隨問款對據事平科拒違所犯取過飾非欲究情實事須案者凡有四條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咸以連囊沉之深流按其真偽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沉則無隱火乃燒鐵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遣掌案又令舌舐虛無所損實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炎熾捧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佞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殺羊剖其右髀隨被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右髀中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舉四條之例防百非之路

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二俯首示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踞七手膝踞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凡斯九等極唯一拜跪而讚德謂之盡敬遠則稽顙拜手近則鳴足摩踵凡其致辭受命褰裳長跪尊賢受拜必有慰辭或摩其

頂或拊其背善言誨導以示親厚出家沙門既受齋禮唯加善願無止跪拜隨所宗事多有旋繞或唯一周或復三匝宿心別請數則從欲

凡遭疾病絕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老方乃餌藥藥之性類名種不同醫之工伎占候有異終沒臨喪哀號相泣裂裳拔髮拍額椎胸服制無間喪期無數送終殯葬其儀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漂散三曰野葬棄林飢獸國王殂落先立嗣君以主喪葬以定上下生立德号死無議謚喪禍之家人莫就食殯葬之後復常無諱諸有送死以為不潔咸於郭外浴而後入至於年耆壽考毛死期將至嬰累沉痾生涯恐極厭離塵俗願棄人間輕鄙生死希速世路於是親故知友奏樂餞會泛舟鼓棹濟琬伽河中流自溺謂得生天十有其一未盡鄙見出家僧衆制無號哭父母亡喪誦念酬恩追遠慎終寔資冥福

政教既寬機務亦簡戶不籍書人無

徭課王田之內大分為四一充國用  
祭祀采盛二以封建輔佐宰臣三賞  
聰敏碩學高才四樹福田給諸異道  
所以賦斂輕薄徭稅儉省各安世業  
俱佃二分假種王田六稅其一商賈  
逐利來往貨遷津路關防輕稅後過  
國家營建不虛勞役據其成功酬之  
價直鎮戍征行官廬營衛量事招募  
懸賞待人宰牧輔臣庶官僚佐各有  
分地自食封邑風壤既別地利亦殊  
花草果木雜種異名所謂菴沒羅果  
菴頭羅果末社迦果跋達羅果劫比  
他果阿末羅果鎮杜迦果烏曇跋羅  
果茂遮果鄰利菴羅果般穰娑果凡  
厥此類難以備載見珍人世者略舉  
言焉至於桑栗柰柿印度無聞梨柰  
枇杷蒲萄等果迦濕弥羅國已來往  
徃間植石榴柑橘諸國皆樹墾田農  
務稼穡耕耘播植隨時各從勞逸土  
宜所出稻麥尤多蔬菜則有薑芥瓜  
瓠葷陸菜等葱蒜雖少噉食亦希家  
有食者駐令出郭至於乳酪膏蘓炒  
糖石蜜芥子油諸餅麩常所膳也魚

羊羴鹿時薦有哉牛驢烏馬豕犬狐  
狼師子猴獐凡此毛羣例無味噉噉  
者鄙耻衆所穢惡屏居郭外希迹人  
間若其酒醴之老滋味冰別葡萄甘  
蔗剎帝利飲也麴蘗醇醪吠奢等飲  
也沙門婆羅門飲葡萄甘蔗漿非酒  
醴之謂也雜姓卑族無所流別然其  
資用之器巧質有殊什物之具隨時  
無關雖金鑊斯用而炊飪莫知多器  
坏土少用赤銅食以一器衆味相調  
手指斟酌略無匙箸至於老病乃用  
銅匙

若其金銀鍮石白玉火珠風土所產  
弥復盈積奇珍雜寶異類殊名出自  
海隅易以求貿然其貨用交遷有無  
金錢銀錢貝珠小珠印度之境壇界  
具舉風壤之老老略斯在同條共貫  
粗陳梗槩異政殊俗據國而叙

盤波國周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  
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自數百年王  
族絕嗣豪傑力競無大君長近始附  
屬迦畢試國宜粳稻多甘蔗林樹雖  
衆果實乃少氣序漸溫微霜無雪國



俗豐樂人尚歌詠志性怯弱情懷詭詐更相欺誚未有推先體貌卑小動止輕躁多衣白氎所服鮮飾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並多習學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踰大嶺濟大河至那揭羅曷國北印皮境那揭羅曷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五六十里山周四境懸隔危險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主令役屬迦畢試國豐穀稼多花果氣序溫暑風俗淳質猛銳驍雄輕財好學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多僧徒寡少諸率堵波荒蕪圯壞天祠五所異道百餘人

城東二里有率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編石特起刻雕奇製釋迦菩薩值然燈佛教鹿皮衣布髮掩泥得受記處時經劫壞斯迹無泯或有齋日天雨衆花羣衆心競式修供養其西伽藍少有僧徒次南小率堵波是昔掩泥之地無憂王避大路遂僻建焉

城內有大率堵波故基聞諸先志曰

昔有佛齒高廣嚴麗今既無齒唯餘故基其側有窣堵波高三十餘尺彼俗相傳不知源起云從空下峙基於此既非人工寔多靈瑞

城西南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如來自中印度凌虛遊化降迹於此國人感慕建此靈基其東不遠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昔值然燈佛於此買花城西南二十餘里至小石嶺有伽藍高堂重閣積石所成庭宇寂寥絕無僧侶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伽藍西南深澗峭絕瀑布飛流懸崖壁立東崖石壁有大洞穴瞿波羅龍之所居也門徑狹小窟穴冥闇崖石津滴磳徑餘流昔有佛影煥若真容相好具足儼然如在近代已來人不遍覩縱有所見髣髴而已至誠祈請有冥感者乃暫明視尚不能久昔如來在世之時此龍為牧牛之士供王乳酪進奉失宜既獲譴責心懷恚恨即以金錢買花供養受記窣堵波願為惡龍破國害王即趣石壁投身而



死遂居此窟為大龍王便欲出穴成  
本惡願適起此心如來已鑒愍此國  
人為龍所言運神通力自中即度至  
龍見如來毒心遂止受不煞戒願護  
正法因請如來常居此窟諸聖弟子  
恒受我供如來告曰吾將寂滅為汝  
留影遣五羅漢常受汝供王法隱沒  
其事無替汝若毒心奮怒當觀吾留  
影以慈善故毒心當止此賢劫中當  
來世尊亦悲愍汝皆留影像

影窟門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  
來足蹈之迹輪相微現光明時燭影  
窟左右多諸石室皆是如來諸聖弟  
子入定之處影窟西北隅有率堵波  
是如來經行之處其側率堵波有如  
來趺爪隣此不遠有率堵波是如來  
顯揚真宗說蘊界處之所也影窟西  
有大盤石如來嘗於其上濯浣袈裟  
文影微現

城東南三十餘里至瞿羅城周四五  
里堅峻險固花林池沼光鮮澄鏡城  
中居人淳質正信復有重閣畫棟丹  
楹第二閣中有七寶小率堵波置如

來頂骨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黃白盛以寶函置窣堵波中欲知善惡相者香末和泥以印頂骨隨其福感其文煥然又有七寶小窣堵波以貯如來髑髏骨狀若荷葉色同頂骨亦以寶函絨絡而置又有七寶小窣堵波有如來眼睛睛大如捺光明清徹曜映中外又以寶函絨封而置如來僧伽胛袈裟細氎所作其色黃赤置寶函中歲月既遠微有損壞如來錫杖白鐵作鐸梅檀為筭寶筒咸之近有國王聞此諸物並是如來昔親服用恃其威力迫脇而歸既至本國置所居宮曾未決辰求之已失爰更尋訪已還本處斯五聖迹多有靈異迦畢試王令五淨行給侍香花觀禮之徒相繼不絕諸淨行等欲從虛寂以為財用入之所重權立科條以止誼難其大略曰諸欲見如來頂骨者稅一金錢若取印者稅五金錢自餘節級以次科條科條雖重觀禮亦衆重閣西北有窣堵波亦甚高大而多靈異人以指觸便即搖震連基傾動

鈴鐸和鳴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五百

餘里至健馱邏國

舊曰乳陁衛訖也北印度地

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東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号布路沙布邏周四十餘里王族絕嗣役屬迦畢試國邑里空荒居人稀少宮城一隅有千餘戶穀稼穀盛花果繁茂多甘蔗出石蜜氣序溫暑略無霜雪人性慤怯好習典藝多妙異道少信正法自古已來印度之境作論諸師則有那羅延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法救如意勝尊者等今生處也僧伽藍千餘所摧殘荒廢蕪湯蕭條諸宰諸波頗多頽圯天祠百數異道雜居王城內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寶臺也如來涅槃之後鉢流此國經數百年式遵供養流轉諸國在波刺斯城外東南八九里有卑鉢羅樹高百餘尺枝葉扶疎蔭影蒙密過去四佛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賢劫之中九百九十六佛皆當坐焉冥祇警衛靈鑒潛被釋迦如來於此樹下南面而坐告阿難曰我去世後當四

百年有王命世号迦膩色迦此南不  
遠起窣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舍利多  
集此中

卑鉢羅樹南有窣堵波迦膩色迦王  
之所建也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  
後第四百年君臨膺運統賸部洲不  
信罪福輕毀佛法敗遊草澤遇見白  
兔王親奔逐至此忽滅見有牧牛小  
豎於林樹間作小窣堵波其高三尺  
王曰汝何所為牧豎對曰昔釋迦佛  
聖智慧記當有國王於此勝地建窣  
堵波吾身舍利多聚其內大王聖德  
宿殖名符昔記神功勝福允屬斯辰  
故我今者先相警發說此語已忽然  
不現王聞是說嘉慶增懷自負其名  
大聖先記因發正信深敬佛法同小  
窣堵波更建石窣堵波欲以功力弥  
覆其上隨其數量恒出三尺若是增  
高踰四百尺基趾所峙周一里半層  
基五級高一百五十尺方乃得覆小  
窣堵波王因嘉慶復於其上更起二  
十五層金銅相輪即以如來舍利一  
斛而置其中式修供養營建繞訖見



小窣堵波在大基東南隅下傍出其半王心不平便即擲棄遂住窣堵波第二級下石基中半現復於本處更出小窣堵波王乃退而歎曰嗟夫人事易迷神功難掩靈聖所扶憤怒何及慙懼既已謝各而歸其二窣堵波今猶現在有嬰疾病欲祈康愈者塗香散花至誠歸命多蒙瘳老大窣堵波東面石陛南鑊作二窣堵波一高三尺一高五尺規摹形狀如大窣堵波又作兩軀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尺擬菩提樹下加趺坐像日光照燭金色晃曜陰影漸移石文青紺聞諸耆舊曰數百年前石基之隙有金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麥同類相從齧其石壁文若雕鏤廁以金沙作為此像今猶現在

大窣堵波石陛南面有畫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肩已上分現兩身從肩已下合為一體聞諸先志曰初有貧士傭力自濟得一金錢願造佛像至窣堵波所謂畫工曰我今欲圖如來妙相有一金錢酬功尚少宿心憂負迫

於貧乏時彼盡工鑒其至誠無云價  
直許為成功復有一人事同前迹持  
一金錢求畫佛像盡工是時受二人  
錢求妙丹青共畫一像二人同日俱  
來禮敬盡工乃同拍一像示彼二人  
而謂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二  
人相視若有所懷盡工心知其疑也  
謂二人曰何思慮之久乎凡所受物  
毫釐不虧斯言不謬像必神變言聲  
未靜像現靈異分身交影光相照著  
二人悅服心信歡喜

大窣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佛像  
高一丈八尺北面而立多有靈相數  
放光明時有人見像出夜行旋繞大  
窣堵波近有羣賊欲入行盜像出迎  
賊賊黨怖退像歸本處住立如故羣  
盜因此改過自新遊行邑里具告遠  
近大窣堵波左右小窣堵波魚鱗百  
數佛像莊嚴務窮三思殊香異音時  
有聞聽靈仙聖賢或見旋繞此窣堵  
波者如來懸記七燒七立佛法方盡  
先賢記曰成壞已三初至此國適遭  
大火當見營構尚未成功



大宰堵波西有故伽藍迦貳色迹王之所建也重閣累榭層臺洞戶旌台高僧式昭景福雖則圯毀尚曰奇工僧徒減少並學小乘自建伽藍異人間出諸作論師及證聖果清風尚扇至德無泯第三重閣有波栗濕縛唐書尊者室文已傾頽尚立旌表初尊者之為梵志師也年垂八十捨家染衣城中少年更謂之曰愚夫朽老一何淺智夫出家者有二業焉一則習定二乃誦經而今衰老無所進取濫迹清流徒知飽食時脇尊者聞諸譏議因謝時人而自誓曰我若不通三藏理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脫終不以脇而至於席自余之後唯日不足經行宴坐住立思惟晝則研習理教夜乃靜慮凝神綿歷三歲學通三藏斷三界欲得三明智時人敬仰因号脇尊者焉

脇尊者室東有故房世親菩薩於此製阿毗達磨俱舍論人而勒之封以記焉

世親室南五十餘步第二重閣末笈

曷刺他

唐言如意

論師於此製毗婆沙論

論師以佛涅槃之後一千年中利見

也少好學有才辯聲問遐被法俗歸

心時室羅伐悉底國毗訖羅摩阿迭

多王

唐言起日

威風遠洽臣諸印度日以五

億金錢周給貧窶孤獨主藏臣懼國

用乏匱也乃諷諫曰大王威被殊俗

澤及昆虫請增五億金錢以賑四方

匱乏府庫既空更稅有土重斂不已

怨聲載揚則君上有周給之恩臣下

被不恭之責王曰聚有餘給不足非

苟為身侈靡國用遂加五億惠諸貧

乏其後畋遊遂多失蹤有尋知迹者

賞一億金錢如意論師一使人刺髮

輒賜一億金錢其國史臣依即書記

王恥見高心常快快欲衆辱如意論

師乃招集異學德業高深者百人而

下令曰欲収視聽遊諸真境異道紛

雜歸心靡措今考優劣專精遵奉泊

乎集論重下令曰外道論師並英俊

也沙門法衆宜善宗義勝則崇敬佛

法負則誅戮僧徒於是如意詰諸外

道九十九人已退飛矣下席一人視

之蔑如也因而劇談論及火煙王與外道咸誼言曰如意論師辯義有失夫先煙而後及火此事理之常也如意雖欲輝難無聽覽者耻見衆辱錯斷其舌乃書誠告門人世親曰黨援之衆無覺大義羣迷之中無辯正論言畢而死居未久起曰王失國興王膺運表式英賢世親菩薩欲雪前恥來白王曰大王以聖德君臨為舍識主命先師如意學窮玄奧前王宿憾衆挫高名我承導誘欲復先怨其王知如意哲人也美世親雅操焉乃召諸外道與如意論者世親重述先旨外道謝屈而退

迦膩色迦王伽藍東北行五十餘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邏伐底城周十四五里居人夥盛閭閻洞連城西門外有一天祠天像威嚴靈異相繼

城東有率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即過去四佛說法之處先古聖賢自中

印度降神導物斯地寔多即伐蘄蜜

咀羅

唐言世友舊曰和漢蜜多訛也

論師於此製衆事

分阿毗達磨論

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庭宇荒涼僧徒寡少然皆遵習小乘法教即達磨咀邏多

唐言法救舊曰達磨多羅訖也

論師於此製雜阿

毗達磨論

伽藍側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雕木文石頗異人工是釋迦佛昔為國王修菩薩行從衆生欲惠施不倦喪身若遺於此國土千生為王即斯勝地千生捨眼

捨眼東不遠有二石窣堵波各高百餘尺右則梵王所立左乃天帝所建以妙珍寶而瑩飾之如來寂滅寶變為石基雖傾陷尚曰崇高

梵釋窣堵波西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子母令不言人故此國俗祭以求嗣

化鬼子母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

是商莫迦菩薩

舊曰跋摩菩薩訖也

恭行鞠養侍

盲父母於此採菓遇王遊獵毒矢誤中至誠感靈天帝傳樂德動明聖尋即復蘇

商莫迦菩薩被害東南行二百餘里至跋虜沙城城北有窣堵波是蘇達

摩太子

唐言善牙

以父王大為施婆羅門蒙

遣被擯願謝國人既出郭門於此告

別其側伽藍五十餘僧並小乘學也

昔伊濕伐邏

唐言自在

論師於此製阿毗

達磨明燈論

跋虜沙城東門外有一伽藍僧徒五

十餘人並大乘學也有宰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立昔蘇達拏太子擯在彈

多落迦山

舊曰壇特山訖也

婆羅門乞其男女

於此鬻賣

跋虜沙城東北二十餘里至彈多落

迦山嶺上有宰堵波無憂王所建蘇

達拏太子於此棲隱其側不遠有宰

堵波太子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

羅門捶其男女流血涂地今諸草木

猶帶絳色巖間石室太子及妃習定

之處谷中林樹垂條若帷並是太子

昔所遊止其側不遠有一石廬即古

仙人之所居也

仙廬西北行百餘里越一小山至大山

山南有伽藍僧徒甚少並學大乘其

側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獨角

仙人所居之處仙人為姪女誘亂退



失神通姪女乃駕其肩而還城邑  
跋虜沙城東北五十餘里至崇山山  
有青石大自在天婦像毗摩天女也  
聞諸土俗曰此天像者自然有也靈  
異既多祈禱亦衆印度諸國求福請  
願貴賤畢萃遠近咸會其有願見  
天神形者至誠無貳絕食七日或有  
得見求願多遂山下有大自在天祠  
塗灰外道式修祠祀

毗摩天祠東南行百五十里至烏鐸  
迦漢茶城周二十餘里南臨信度河  
居人富樂寶貨盈積諸方珍異多集  
於此

烏鐸迦漢茶城西北行二十餘里至  
娑羅觀邏邑是製聲明論波你尼仙  
本生處也遂古之初文字繁廣時經  
劫壞世界空虛長壽諸天降靈道俗  
由是之故文籍生焉自時厥後其源  
泛濫梵王天帝作則隨時異道諸仙  
各製文字人相祖述覽習所傳學者  
虛功難用詳究人壽百歲之時有波  
你尼仙生知博物愍時澆薄欲削浮  
偽刪定繁猥遊方問道遇自在天遂



申述作之志自在天曰盛矣哉吾當  
祐汝仙人受教而退於是研精覃思  
採摭羣言作為字書備有千頌頌三  
十二言矣究極今古摠括文言封以  
進上王甚珍異下令國中普使傳習  
有誦通利賞千金錢所以師資傳授  
盛行當世故此邑中諸婆羅門碩學  
高才博物強識

婆羅觀邏邑中有率堵波羅漢化  
波你尼仙後進之處如來去世垂五  
百年有大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遊  
化至此乃見梵志攝訓稚童時阿羅  
漢謂梵志曰何苦此兒梵志曰令學  
聲明論業不時進阿羅漢適小而笑老  
梵志曰夫沙門者慈悲為情愍傷物  
類仁今所笑願聞其說阿羅漢曰談  
不容易恐致深疑汝頗嘗聞波你尼  
仙製聲明論垂訓於世乎婆羅門曰  
此邑之子後進仰德像設猶在阿羅  
漢曰今汝此子即是彼仙猶以強識  
翫習世典唯談異論不究真理神智  
唐捐流轉未息尚乘餘善為汝愛子  
然則世典文辭徒疲功績豈若如來

聖教福智冥滋曩者南海之濱有一  
枯樹五百蝙蝠於中穴居有諸商侶  
止此樹下時屬風寒人皆飢凍聚積  
推蘇蕙火其下煙焰漸熾枯樹遂然  
時商侶中有一賈客夜分已後誦阿  
毗達磨藏彼諸蝙蝠雖為火困愛好  
法音忍而不去於此命終隨業受生  
俱得人身捨家修學乘聞法聲聰明  
利智並證聖果為世福田近迦膩色  
迦王與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  
濕弥羅國作毗婆沙論斯並枯樹之  
中五百蝙蝠也余雖不肖是其一數  
斯則優劣良異飛伏懸殊仁今愛子  
可許出家出家功德言不能述時阿  
羅漢說此語已示神通事因忽不現  
婆羅門深生歎異歎善久之具告隣  
里遂放其子出家修學因即迴信崇  
重三寶鄉人從化於今弥篤從烏鐸  
迦漢茶城北踰山涉川行六百餘里  
至烏仗那國

唐言梵音輪王之苑園也舊云  
烏場或曰烏茶皆訛北印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新雕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合

疑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抵持寺沙門辯機撰

烏仗那國 鉢露羅國 迦叉始羅國

僧訶捕羅國 烏剌尸國 迦濕彌羅國

半數故嚩國 遏羅闍補羅國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川

澤連原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葡萄

少甘蔗土產金鐵宜鬱金香林樹翦

鬱花果茂盛寒暑和暢風雨順序人

性怯懦俗情誦詭好學而不功禁呪

為藝業多衣白氍毹少有餘服語言雖

異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預崇

重佛法訖信大乘史云龜茲伐罕堵河舊

有一千四百伽藍多已荒蕪昔僧徒

一万八千今漸減少並學大乘寂定

為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素

特開禁呪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

密部二化地部三欽光部四說一切

有部五大衆部天祠十有餘所異道

雜居堅城四五其王多治營揭釐城

城同十六七里居人殷盛

普揭釐城東四五里有罕堵波極多

靈瑞是佛在昔作忍辱仙於此為羯

利王

唐言閼諱舊云哥利訖也

割截支體

昔捐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即蘓婆伐罕堵河之源也汎流西南春夏合凍昏夕飛雪雪霏五彩光流四照此龍者迦葉波佛時生在人趣名曰殍祇深閑呪術禁禦惡龍不令暴雨國人賴之以穡餘糧居人衆庶感恩懷德家稅斗穀以饋遺焉既積歲時或有道課殍祇舍怨願為毒龍暴行風雨損傷苗稼命終之後為此池龍泉流白水損傷地利釋迦如來大悲御世愍此國人獨遭斯難降神至此欲化暴龍執金剛神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出歸依聞佛說法心淨信悟如來遂制勿損農稼龍曰凡有所食賴取人田今蒙聖教恐難濟給願十二歲一取糧儲如來舍覆愍而許焉故今十二年一遭白水之災

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大磐石上有如來足所履迹隨人福力量有短長是如來伏此龍已留



迹而去後人於上積石為室遐迹相  
趨花香供養順流而下三十餘里至  
如來濯衣石袈裟之文煥焉如鏤

曹揭蘆城南四百餘里至鹽羅山谷  
水西派逆流東上雜花異果被澗緣  
崖峯巖危險谿谷盤紆或聞誼語  
之聲或聞音樂之響方石如塔宛若  
工成連延相屬接布崖谷是如來在  
昔為聞半頌舊曰如梵大略也或曰偈他  
楚音說也今從正音宜云他

他如他者唐言頌  
頌三十二言也

之法於此捨身命焉曹

揭蘆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

伐那

唐言  
大林

伽藍是如來昔修菩薩行

号薩縛達之王

唐言一  
切施

避敵棄國潛行

至此遇貧婆羅門方來乞食既失國  
位無以為施遂令羈縛擒往敵王冀  
以賞財迴為惠施

摩訶伐那伽藍西北下山三四十里

至摩愉

唐言  
且

伽藍有宰堵波高百餘

尺其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足蹈之迹

是佛昔蹈此石放拘肱光明照塵訶

伐那伽藍為諸人天說本生事其宰

堵波基下有石色帶黃白常有津液

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聞正法於

此析骨書寫經典

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至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号毗迦王唐言與舊曰尸毗王訛為求佛果於此割身從鷹鳥代鵠

代鵠西北二百餘里入珊尼羅闍川

至薩哀殺地

唐言地藥

僧伽藍有窣堵波

高八十餘尺是如來昔為帝釋時遭飢歲疾疫流行醫療無功道死相属帝釋悲愍思所救濟乃變其形為大蟒身僵屍川谷空中遍告聞者感慶相率奔赴隨割隨生療飢療疾其側不遠有蘓摩大窣堵波是如來昔為帝釋時世疾疫愍諸含識自變其身為蘓摩蛇凡有嗽食莫不康豫

珊尼羅闍川北石崖邊有窣堵波病者至求多蒙除差如來在昔為孔雀王與其羣而至山熱渴所逼求水不獲孔雀王以紫喙崖涌泉流注今遂為池飲沐愈疾石上猶有孔雀蹤迹昔揭釐城西南行六七十里大河東有窣堵波高六十餘尺上軍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之將寂滅告諸大眾我



涅槃後烏仗那國上軍王宜與舍利  
之分及諸王將欲均量上軍王後來  
遂有輕鄙之議是時天人六衆重宣  
如來願命之言乃預同分持歸本國  
式道崇建窣堵波側大河濱有大石  
狀如象昔上軍王以大白烏資舍利  
歸至於此地象忽躋仆因而自斃遂變  
為石即於其側起窣堵波普揭釐城  
西五十餘里渡大河至盧醯咀迦唐言  
窣堵波高五十餘尺無憂王之所建  
也昔如來修菩薩行為大國王号曰  
慈力於此刺身血以飢五藥又舊曰夜  
又說也  
普揭釐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過部多

唐言

石窣堵波高四十餘尺在昔如

來為諸人天說法開導如來去後從  
地踊出梨庶崇敬香花不替

石窣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里至一

精舍中有阿縛盧枳低濕伐羅菩薩

像

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文散音即  
阿縛盧枳多譯曰觀伊濕伐羅譯曰自在舊譯

為光世音或六觀世音  
或觀世自在皆訛誤也

威靈潛被神迹昭明

法俗相趨供養無替觀自在菩薩像

西北百五十里至藍勃盧山山嶺有

龍池周三十餘里渌波浩汗清流皎

鏡昔毗盧釋迦王前伐諸釋四人拈  
軍者宗親擯逐各事分飛其一釋種  
既出國都跋涉疲弊中路而止時有  
一鴈飛趣其前既以馴狎因即乘焉  
其鴈飛翔下此池側釋種虛遊遠適  
異國迷不知路假寐樹陰池龍少女  
遊覽水濱忽見釋種恐不得當也變  
為人形即而摩拊釋種驚寤因即謝  
曰羈旅羸人何見親拊遂款勢勤凌  
逼野合女曰父母有訓祗奉無違雖  
蒙惠顧未承高命釋種曰山谷杳冥  
尔家安在曰我此池之龍女也敬聞  
聖族流離逃難幸因遊覽敢慰勞弊  
命有譙私未聞來旨况乎積禍受此  
龍身人畜殊途非所聞也釋種曰一  
言見允宿心斯畢龍女曰敬聞命矣  
唯所去就釋種乃誓心曰凡我所有  
福德之力令此龍女舉體成人福力  
所感龍遂改形既得人身深自慶悅  
乃謝釋種曰我積殃運流轉惡趣幸  
蒙垂顧福力所加曠劫弊身一旦改  
變欲報此德糜軀未謝心願陪遊事  
拘物議願白父母然後脩禮龍女還

池白父母曰今者遊覽忽逢釋種福  
力所感變我為人情存好合敢陳事  
實龍王心欣人趣情重聖族遂從女  
請乃出池而謝釋種曰不遺非類降  
尊就卑願臨我室敢供灑掃釋種受  
龍王之請遂即其居於是龍宮之中  
親迎脩禮燕介樂會肆極歡娛釋種  
覩龍之形心常畏惡乃欲辭出龍王  
止曰幸無遠舍隣此宅居當令據壇  
土稱大号恣有臣庶祚延長世釋種  
謝曰此言非冀龍王以寶劍置篋中  
妙好白氎而覆其上謂釋種曰幸持  
此氎以獻國王王必親受遠人之貢  
可於此時害其王也因據其國不亦  
善乎釋種受龍指誨便往行獻焉仗  
郝王躬舉其氎釋種執其袂而刺之  
侍臣衛兵誼亂階陛釋種麾劍告曰  
我所拔劍神龍見授以誅後伏以斬  
不臣咸懼神武推尊大位於是公癸  
立政表賢恤患已而動大衆脩法駕  
即龍宮而報命迎龍女以還都龍女  
宿業未盡餘報猶在每至譙私首出  
九龍之頭釋種畏惡莫知圖計伺其

寐也利刃斷之龍女驚寐曰斯非後嗣之利非徒我命有少損傷而汝子孫當苦頭痛故此國族常有斯患雖不連綿時一發動釋種既沒其子嗣位是喁但羅犀那王

唐言上軍

上軍王嗣位之後其母喪明如來伏阿波邏羅龍還也從空下其宮中上軍王適從遊獵如來因為其母略說法要遇聖聞法遂得復明如來問曰汝子我之族也今何所在母曰旦出畋遊今將返駕如來與諸大眾尋欲發引王母曰我惟福遇生育聖族如來悲愍又親降臨我子方還願少留待世尊曰斯人者我之族也可聞教而信悟非親誨以發心我其行矣還語之曰如來從此往拘尸城娑羅樹間入涅槃宜取舍利自為供養如來與諸大眾凌虛而去上軍王方遊獵遠見宮中光明赫弈疑有火災罷獵而返乃見其母復明慶而問曰我去幾何有斯祥感能令慈母復明如昔母曰汝出之後如來至此聞佛說法遂得復明如來從此至拘尸城娑羅



樹間當取涅槃。縣召汝速來分取舍利。時王聞已悲號頓躄。久而醒悟。命駕馳赴。至雙樹間。佛已涅槃。時諸國王輕其邊鄙。實重舍利。不欲分與。是時天人大衆重宣佛意。諸王聞已。遂先均授。普揭。釐城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繩索。或牽鐵鑠。棧道虛臨。飛梁危構。掾我躡蹠。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即烏仗那國舊都也。多出黃金及鬱金香。達麗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菩薩像。金色晃晃。靈鑒潛通。高百餘尺。末田底迦。舊曰末田地訛略也阿羅漢之所造也。

羅漢以神通力。携引匠人。外覩史多天。舊曰兜率他也又曰兜術他也訛也親觀妙相。三返之後。

功乃畢焉。自有此像。法流東域。從此東行。踰嶺越谷。逆上信度河。飛梁棧道。履危涉險。經五百餘里。至鉢露羅國。北印度境

鉢露羅國周四千餘里。在大雪山間。東西長南北狹。多麥豆。出金銀資金之利。國用富饒。時唯寒烈。人性獷暴。薄於仁義。無間禮節。形貌麤獷。衣服

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語異於諸國  
伽藍數百所僧徒數千人學無專習  
戒行多濫從此復還烏鐸迦漢荼城  
南渡信度河河廣三四里南流澄清  
皎鏡汨忽漂流毒龍惡獸窟穴其中  
若持貴寶奇花果種及佛舍利渡者  
船多飄沒渡河至咀叉始羅國

北印  
度境

咀叉始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十餘里酋豪力覓王族絕嗣往者  
役屬迦畢試國近又附庸迦濕弥羅  
國地極沃壤稼穡殷盛泉流多花草  
茂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崇敬三寶伽  
藍雖多其衆無已甚僧徒寡少並學大  
乘大城西北七十餘里有蜜羅鉢咀  
羅龍王池周百餘步其水澄清雜色  
蓮花同榮異彩此龍者即昔迦葉波  
佛時壞蜜羅鉢羅樹莖菊者也故今  
彼土請雨祈晴必與沙門共至池所  
彈指慰問隨願必果龍池東南行三  
十餘里入兩山間有窄堵波無憂王  
之所建也高百餘尺是釋迦如來降  
記當來慈氏世尊出興之時自然有  
四大寶藏即斯勝地當其一二所聞諸



先志曰或時地震諸山皆動周歲百步无所傾搖諸有愚夫妄加發掘地為震動人皆踵仆傍有如藍記損已甚久絕僧徒城北十二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建也或至齋日時放光明神花天樂頗有見聞聞諸先志曰近有婦人身嬰惡癩竊至窣堵波責躬礼懺見其庭宇有諸糞穢掬除灑掃塗香散花採青蓮重布其地惡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馥斯勝地也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大國王号戰達羅鉢刺婆唐言月光志求菩提斷頭惠施若此之捨凡歷千生捨頭窣堵波側有僧伽藍庭宇荒涼僧徒減少昔經部拘摩羅邏多唐言童受論師於此製述諸論城外東南南山之陰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是無憂王太子拘浪拏為繼母所誣扶目之處無憂王所建也盲人祈請多有復明此太子正后生也儀貌妍雅慈仁夙著正后終沒繼室情慆縱其愆愚私逼太子太子瀝泣引責退身謝罪繼母見違弥增忿怒俟王閑隙從容言

曰夫但又始羅國之要領非親子弟  
其可寄乎今者太子仁孝著聞親賢  
之故物議斯在王或聞說雅悅奸謀  
即命太子而誡之曰吾承餘緒垂統  
繼業唯恐失墜忝負先王但又始羅  
國之襟帶吾今命公作鎮彼國國事  
懇重人情詭雜無妄去就有虧基緒  
凡有召命驗吾齒印印在吾口其有  
謬乎於是太子銜命來鎮歲月雖淹  
繼室弥怒詐發制書紫泥封記候王  
眠睡竊齒為印馳使而往賜以責書  
韓臣跪讀相顧失面太子問曰何所  
悲乎曰大王有命書責太子挾去兩  
目逐棄山谷任其夫妻隨時生死雖  
有此命尚未可依今宜重請面縛待  
罪太子曰父而賜死其可辭乎齒印為  
封誠無謬矣命旃荼羅挾去其眼眼  
既夫明乞貸自濟流離展轉至父都  
城其妻告曰此是王城嗟乎飢寒良  
苦昔為王子今作乞人願得聞知重  
申先責於是謀計入王內既於夜後  
分泣對清風長嘯悲吟空篴鼓和王  
在高樓聞其雅唱辭甚怨悲恹而問

已竺徒歌聲似是吾子今以何故而  
來此乎即問內廐誰為歌嘯遂將盲  
人而來對盲王見太子銜悲問曰誰  
害汝身遭此禍豐愛子喪明猶自不  
覺凡百梨尤如何究察天平天平何  
德之衰太子悲泣謝而對曰誠以不  
孝負責於天某年日月忽奉慈旨無  
由致辭不敢逃責其王心知繼室為  
不軌也無所究察便加刑辟時菩提  
樹伽藍有瞿沙唐言妙音大阿羅漢者四  
辯無礙三明具足王將盲子陳告其  
事唯願慈悲令得復明時彼羅漢受  
王請已即於是日宣令國人吾於後  
日欲說妙理人持一器來此聽法以  
盛泣淚也於是遠近相趨士女雲集  
是時阿羅漢說十二因緣凡厭聞法  
莫不悲耿以所持器盛其漚泣說法  
既已撻收衆淚置之金盤而自誓曰  
凡吾所說諸佛至理理若不真說有  
紕繆斯則已矣如其不尔願以衆淚  
洗彼盲眼眼得復明明視如昔發是  
語訖持淚洗眼眼遂復明王乃責彼  
輔臣詰諸僚佐或黜或放或遷或死

諸豪世俗移居雪山東北沙磧之中  
從此東南越諸山谷行七百餘里至

僧訶補羅國

北印  
度境

僧訶補羅國周三千五六百里西臨  
信度河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依山  
據嶺堅峻險固農務少切地利多獲  
氣序寒人性猛俗尚驍勇又多譎詐  
國無君長主位役屬迦濕弥羅國城  
南不遠有罕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  
莊飾有虧靈異相繼傍有伽藍空無  
僧侶城東南四五十里至石罕堵波  
無憂王建也高二百餘尺池沿十數  
暎帶左右雕石為岸殊形異類激水  
清流汨湔漂注龍魚水族窟穴潛泳  
四色蓮花弥漫清潭百果具繁同榮  
異色林沼交映誠可遊玩傍有伽藍  
久絕僧侶罕堵波側不遠有白衣外  
道本師悟所求理初說法處今有封  
記傍建天祠其徒苦行晝夜精勤不  
遑寧息本師所說之法多竊佛經之  
義隨類設法擬則軌儀大者謂苾芻  
小者稱沙弥威儀律行頗同僧法唯  
留少髮加之露形或有所服白色為



異擄斯流別稍用區分其天師像竊類如來衣服為老相好無異從此復還咀叉始羅國北界渡信度河南東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投身餓烏擇音徒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石窣堵波摩訶薩埵餓獸之無力也行至此地乾竹自刺以血啗之於是乎獸乃噉焉其中地土洎諸草木微帶絳色猶血染也人履其地若負芒刺無去疑信莫不悲愴捨身北有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雕刻奇製時燭神光小窣堵波及諸石龕動以百數周此瑩域其有疾病旋繞多愈

石窣堵波東有加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從此東行五十餘里至孤山中有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花菓繁茂泉池澄鏡傍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是如來在昔於此化惡藥又令不食肉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至烏刺尸國北印度境

烏刺尸國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疇隘狹國大都城周七八里無大君

長俱屬迦濕彌羅國宜稼穡少花果  
氣序溫和微有霜雪俗無禮義人性  
剛猛多行詭詐不信佛法大城西南  
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  
王所建也傍有加藍僧徒寡少並皆  
學大乘法教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  
鐵橋行十餘里至迦濕彌羅國

舊曰  
罽賓

訛也北  
印度境

迦濕彌羅國周七千餘里四境負山  
山極峭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自古  
隣敵無能攻伐國大都城西臨大河  
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五里宜稼穡  
多花果出龍種馬及鬱金香火珠藥  
草氣序寒勁多雪少風服毛褐衣白  
氍毹土俗輕僇人多怯懦國為龍護遂  
雄隣境容貌妍美情性詭詐好學多  
聞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  
餘人有四窣堵波並無憂王建也各  
有如來舍利并餘  
國志曰國地本龍池也昔佛世尊自  
烏仗那國降惡神已欲還中國乘空  
當此國上告阿難曰我涅槃之後有  
末田地迦阿羅漢當於此地建國安



人弘揚佛法如來寂滅之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地迦羅漢者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聞佛懸記心自慶悅便來至此於大山嶺宴坐林中現大神變龍見深信請資所欲阿羅漢曰願於池內惠以容膝龍王於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廣身龍王縱力縮水池空水盡龍翻請地阿羅漢於此西北為留一池周百餘里自餘枝屬別居小池龍王曰池地捻施願恒受供末田地迦曰我今不久無餘涅槃雖欲受請其可得乎龍王重請五百羅漢常受我供乃至法盡法盡之後還取此國以為居池末田地迦從其所請時阿羅漢既得其地運大神通力立五百伽藍於諸異國買鬻賤人以充役使以供僧衆末田地迦入寂滅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隣境諸國鄙其賤種莫與交親謂之訖利多

唐言今時買得

泉水已多流澍

摩揭陀國無憂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命世君臨威被殊俗深信三寶愛育四生時有五百羅漢僧五

百凡夫僧王所敬仰供養無老有凡夫僧摩訶提婆

唐言大天

闍達多智幽求

名實潭思作論理達聖教凡有聞知羣從異議無憂王不識凡聖同情所好黨援所親召集僧徒赴殯伽河欲沉深流捻從誅戮時諸羅漢旣通命難咸運神通凌虛履空來至此國山棲谷隱時無憂王聞而懼躬來謝過請還本國彼諸羅漢確不從命無憂王為羅漢建五百僧伽藍捻以此國持施衆僧健馱還國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應期撫運王風遠被殊俗內附機務餘暇每習佛經日請一僧入宮說法而諸異議部執不同王用深疑無以去惑時脇尊者曰如來去世歲月逾邁弟子部執師資異論各據聞見共為矛盾時王聞已甚用感傷悲歎良久謂尊者曰猥以餘福聿遵前緒去聖雖遠猶為有幸敢忘庸鄙紹隆法教隨其部執具釋三藏脇尊者曰大王宿殖善本多資福祐留情佛法是所願也王乃宣令遠近召集聖哲於是四方輻

湊万里星馳英賢畢萃散聖咸集  
七日之中四事供養既欲法議恐其  
誼雜王乃具懷白諸僧曰證聖果者  
住具結縛者還如此尚衆又重宣令  
無學人住有學人還猶復繁多又更  
下令具三明脩六通者住自餘各還  
然尚繁多又更下令其有內窮三藏  
外達五明者住自餘各還於是得四  
百九十九人王欲於本國苦其暑濕  
又欲就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  
賜尊者等議曰不可彼多外道異論  
糾紛酬對不暇何功作論衆會之心  
屬意此國此國四周山園藥叉守衛  
土地膏腴物產豐盛聖賢之所集往  
靈仙之所遊止衆議斯在僉曰允諧  
其王是時與諸羅漢自彼而至建立  
伽藍結集三藏欲作毗婆沙論是時  
尊者世友戶外納衣諸阿羅漢謂世  
友曰結使未除淨議乖謬尔宜速述  
勿居此也世友曰諸賢於法無疑代  
佛施化方集大義欲製正論我雖不  
敏粗達微言三藏玄文五明至理頗  
亦沉研得其趣矣諸羅漢曰言不可

以若是汝耳屏居疾證無學已而會此時未晚也世友曰我願無學其猶涕唾志求佛果不超小徑擲此縷丸未墜于地必當證得無學聖果時諸羅漢重訂之曰增上慢人斯之謂也無學果者諸佛所讚宜可速證以決衆疑於是世友即擲縷丸空中諸天接縷丸而請曰方證佛果次補慈氏三界特尊四生攸賴如何於此欲證小果時諸羅漢見是事已謝各推德請為上座凡有疑議咸取決焉是五百賢聖先造十萬頌鄔波第鑠論舊曰舊百賢聖先造十萬頌鄔波第鑠論侵波提舍論訛也釋素咀纚藏舊曰修多羅藏訛也次造十萬頌毗奈耶毗婆沙論釋毗奈耶舊曰毗婆沙論訛也後造十萬頌阿毗達磨毗藏舊曰毗婆沙論訛也婆沙論釋阿毗達磨藏或曰阿毗達磨略也凡三十萬頌九百六十万言脩釋三藏懸諸千古莫不窮其技業究其淺深大義重明微言再顯廣宣流布後進賴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為鑠鑠寫論文石函緘封建率堵波藏於其中命藥叉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就中受業於是功既



成畢還軍本都出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復以此國提施僧徒迦曠色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岸逐僧徒毀壞佛法觀貨邏國四摩

咀羅王

唐言雪山下

其先釋種也以如來涅

脩之後第六百年光有壇土嗣膺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聞訖利多毀滅佛法招集國中敢勇之士得三千人詐為商旅多賣寶貨挾隱軍器乘入此國此國之君特加賓禮商旅之中又更選募得五百人猛烈多謀各袖利刃俱持重寶躬賣所奉持以獻上時雪山下王去其帽即其座訖利多王驚懼無措遂斬其首令羣下曰我是觀邏國雪山下王也怒此賊種公行虐政故於今者誅其有罪凡百衆庶非余之辜然其國輔宰臣遷於異域既平此國召集僧徒式建伽藍安堵如故復於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持施衆僧其訖利多種屢以僧徒覆宗滅祀世積其怨嫉惡佛法歲月既遠復自稱王故今此國不甚崇信外道天祠特留意焉新城東南十餘

里故城北大山陽有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其宰堵波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昔訖利多種之滅佛法也僧徒解散各隨利居有一沙門遊諸印度觀礼聖迹申其至誠後聞本國平定即事歸途遇諸羣象橫行草澤奔馳震吼沙門見已昇樹以避是時羣象相趨奔赴竟吸池水浸漬樹根乎共排掘樹遂踴仆既得沙門負載而行至大林中有病象瘡痛而卧引此僧手至所苦處乃枯竹所刺也沙門於是拔竹傳藥裂其裳裹其足別有大象持金函授與病象象既得已轉授沙門沙門開函乃佛牙也諸象圍繞僧出無由明日齋時各持異果以為中饌食已載僧出林數百里外方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門至國西界渡一駛河濟乎中流船將覆沒同舟之人不相謂曰今此船覆禍是沙門必有如來舍利諸龍利之船主檢驗果得佛牙時沙門舉佛牙俯謂龍曰吾今寄汝不久來取遂不渡河迴船而去顧河



歎曰吾無禁術龍畜所欺重往印度  
學禁龍法三歲之後復還本國至河  
之濱方設壇場其龍於是捧佛牙函  
以救沙門沙門持歸於此伽藍而修  
供養

伽藍南十四五里有小伽藍中有觀  
自在菩薩立像其有斷食誓死為期  
願見菩薩者即從像中出妙色身

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至大山有故  
伽藍形製宏壯蕪漫良甚今唯一隅  
起小重閣僧徒三十餘人並學大乘

法教昔僧伽跋陀羅

唐言

論師於此

制衣順正理論伽藍左右諸窰堵波大  
阿羅漢舍利並在野獸山猿採花供  
養歲時無替如承指命然此山中多  
諸靈迹或石壁橫分峯留馬迹凡厥  
此類其狀譎詭皆是羅漢沙弥羣從  
遊戲手指塵盡乘馬往來遺迹若斯  
難以詳述佛牙伽藍東十餘里北山  
崖間有小伽藍是昔素建地羅大論  
師於此作衆事分毗婆沙論

小伽藍中有石窰堵波高五十餘尺  
是阿羅漢遺身舍利也先有羅漢形

量偉大凡所飲食與鳥同等時人譏  
曰徒知飽食安識是非羅漢將入寂  
滅也告諸人曰吾今不久當取無餘  
欲說自身所證妙法衆人聞之相更  
譏笑咸來集會共觀得失時阿羅漢  
告諸人曰吾今為汝說本因緣此身  
之前報受爲身在東印度居王內廐  
是時此國有一沙門遠遊印度尋訪  
聖教諸經典論時王持我施與沙門  
載負佛經而至於此是後不久尋即  
命終乘其載經福力所致遂得為人  
復鍾餘慶早服染衣勤求出離不違  
寧居得六神通斷三界欲然其所食  
餘習尚然每自節身三分食一雖有  
此說人猶未信即昇虛空入火光定  
身出煙焰而入寂滅餘骸墜下起窣  
堵波王城西北行二百餘里至商林  
伽藍布刺拏唐言圓滿論師於此作釋毗  
婆沙論城西行百四五十里大河北  
接山南至大衆部伽藍僧徒百餘人  
昔佛地羅論師於此作大衆部集真論  
從此西南踰山涉險行七百餘里至  
半斂奴故噤國北印

半斂嚙國周二千餘里山川多疇壠  
狹穀稼時播花菓繁茂多甘蔗無蒲  
萄菴沒羅菓烏淡跋羅茂遮等菓家  
植成林珍其味也氣序溫暑風俗勇  
烈裳服所製多衣氎布人性質直淳  
信三寶伽藍五所並多荒圯無大君  
長役屬迦濕弥羅國城北伽藍少有  
僧徒伽藍北有石窰堵波寔多靈異  
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曷邏闍補

羅國

北印  
度境

曷邏闍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十餘里極險固多山阜川原隘  
狹地利不置土宜氣序同半斂嚙國  
風俗猛烈人性驍勇國無君長役屬  
迦濕弥羅國伽藍上所僧徒寡少天  
祠一所外道甚多自盪波國至於此  
工形貌麤弊情性狠暴語言庸鄙禮  
義輕薄非印度之正境乃邊徼之曲  
俗從此東南下山渡水行七百餘里  
至磤迦國

北印  
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甲辰歲高麗國司大藏部監奉  
勅開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十五國

疑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抵持寺沙門辯機撰

磔迦國 至那僕底國 闍爛達羅國

屈居勿反露多國 設多圖盧國

波理夜咄囉國 抹菟羅國

薩他泥濕伐羅國 宰祿勤那國

抹底補羅國 婆囉吸摩補羅國

瞿毗霜那國 室醯掣咄羅國

毗羅刪那國 劫比他國

磔迦國周萬餘里東據毗播奢河西

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

粳稻多宿麥出金銀鍮石銅鐵時候

暑熱土多風颭風俗暴惡言辭鄙褻

衣服鮮白所謂憍奢耶衣朝霞衣等

少信佛法多事天神伽藍十所天祠

數百此國已往多有福舍以贍貧賈

或施藥或施食口腹之資行旅無累

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

垣堵雖壞基趾尚固周二十餘里其

中更築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饒即

此國之故都也數百年前有王号摩

醯邏矩羅

唐言  
大族

都治此城王諸印度有才智性勇烈  
隣境諸國莫不臣伏機務餘閑欲習  
佛法令於僧中推一俊德時諸僧徒  
莫敢應命少欲無為不求聞達博學  
高明有懼威嚴是時三家舊僮染衣  
已久辭論清雅言談贍敏衆共推舉  
而以應命王曰我敬佛法遠訪名僧  
衆推此繇與我談論常謂僧中賢明  
肩比以今知之夫何敬哉於是宣令五  
印度國繼是佛法並皆毀滅僧徒序  
逐無復孑遺

摩揭陀國婆羅阿迭多王

唐曰崇敬

佛法愛育黎元以大族王淫刑虐政  
自守壇場不恭職貢時大族王治兵  
將討幼日王知其聲問告諸臣曰今  
聞覆至不忍聞其兵也幸諸僚庶赦  
而不罪賜此微軀潛行草澤言畢出  
宮依緣山野國中感恩慕從者數万  
餘人棲竄海島大族王以兵付弟溥  
海徃伐幼日王守其阨險輕騎誘戰  
金鼓一震奇兵四起生擒大族反接  
引現大族王自愧失道以衣蒙面幼  
日王踞師子牀羣官周衛乃命侍臣



告大族曰汝露其面吾欲有辭大族對曰臣主易位怨敵相視旣非交好何用面談再三告示終不從命於是宣令數其罪曰三寶福田四生攸賴苟任豺狼傾毀勝業福不祐汝見擒於我罪無可赦宜從刑辟時幼日王母博聞強識善達占相間殺大族也疾告幼日王曰我嘗聞大族奇姿多智欲一見之幼日王命引大族至母宮中幼日母曰嗚呼大族幸勿恥也世間無常榮辱更事吾猶汝母汝若吾子宜去蒙衣一言面對大族曰昔為敵國之君今為俘囚之虜隳廢王業亡滅宗祀上愧先靈下慚黎庶誠恥面目俯仰天地不勝自喪故此蒙衣王母曰興廢隨時存亡有運以心齊物則得喪俱忘以物齊心則毀譽更起宜信業報與時推移去蒙對語或存軀命大族謝曰苟以不才嗣膺王業刑政失道國祚亡滅雖在縲紲之中尚貪旦夕之命敢承大造面謝厚恩於是去蒙衣出其面王母曰子其自愛當終介壽已而告幼日王曰



先典有訓有過好生今大族王積惡雖久餘福未盡若殺此人十二年中某色相視然有中興之氣終非大國之王當據北方有小國土幼日王承慈母之命愍失國之君姊以稚女待以殊禮於其遺兵更加衛從未出海島大族王弟還國自立大族失位藏竄山野北投迦濕弥羅國迦濕弥羅王深加禮命愍以失國封以土邑歲月既淹率其邑人矯殺迦濕弥羅王而自尊立乘其戰勝之威西討健馱邏國潛兵伏甲遂殺其王國族大臣誅鋤殲滅毀宰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兵殺之外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無遺難類時諸輔佐咸進諫曰大王威懾強敵兵不交鋒誅其首惡黎庶何各願以微躬代所應死王曰汝信佛法崇重冥福擬成佛果廣說本生欲傳我惡於未來世乎汝宜復位勿有再辭於是以三億上族臨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中族下沉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兵士於是持其亡國之貨振旅而歸曾未改歲

尋即但落字時雲霧冥晦大地震動暴風奮發時證果人愍而歎曰枉殺無辜毀滅佛法墮無間獄流轉未已奢羯羅故城中有一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小乘法世親菩薩昔於此中製勝義諦論其側窰堵波高二百餘尺過去四佛於此說法又有四佛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北五六里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

新都城東北十餘里至石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路止處印度記曰窰堵波中有多舍利或有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鄯僕底國此節至鄯僕底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穡滋茂草木稀疎編戶安業國用豐贍氣序溫暑風俗怯弱學綜真俗信兼邪正伽藍十所天祠八所

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隣國威被殊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賀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時易

館四六警衛此國則冬所居也故曰

至那僕底

唐言漢封

質子所居因為國号

此境已往洎諸印度土無梨枇質子

所植因謂枇曰至那你

唐言漢持來

梨曰至

那羅閭弗咀邏

唐言漢王

故此國人深敬

東土更相拍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峇林蘇伐

那僧伽藍

唐言閼林

僧徒三百餘人學說

一切有部衆儀肅穆德行清高小乘

之學特為博究賢劫千佛皆於此地

集天人衆說深妙法釋迦如來涅槃

之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

舊口迦城

也論師者於此製發智論焉

閼林伽藍中有宰堵波高二百餘尺

無憂王之所建也其側則有過去四

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小宰堵波諸

大石室鱗次相望不詳其數並是劫

初已來諸果聖人於此寂滅老難備

舉齒骨猶在繞山伽藍周二十里佛

舍利寧堵波數百千所連隅接影從

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閼爛達羅

國

北印度境

閼爛達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

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二三里宜穀稼多粳稻林樹扶疎花果茂盛氣序溫暑風俗剛烈客貌鄙陋家室富饒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專門習學天祠三所外道五百餘人並塗灰之侶也此國先王崇敬外道其後遇羅漢聞法信悟故中印度王體其淳信五印度國三寶之事一以摠監混彼此忘愛惡督察僧徒妙窮淑慝故道德著聞者竭誠敬仰戒行虧犯者深加責罰聖迹之所並皆旌建或宰堵波或僧伽藍印度境內無不周遍從此東北踰峻嶺越洞谷經危途涉險路行七百餘里至屈

露多國

北印  
度境

屈露多國周三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地沃壤穀稼時播花果茂盛卉木滋榮旣隣雪山遂多珍藥出金銀赤銅及火珠兩石氣序逾寒霜雪微降人貌羸癯旣癯且羸性剛猛尚氣勇伽藍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大乘少習諸部天祠十五異道雜居依巖據嶺石室相

距或羅漢所居或仙人所止國中有  
窄堵波無憂王之建也在昔如來曾  
至此國說法度人遺迹斯記從此北  
路千八九百里道路危險踰山越谷  
至洛護羅國此北二千餘里經途艱  
阻寒風飛雪至林邏娑國

亦謂二  
波訶國

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大山

濟大河至設多圖盧國

北中  
度境

設多圖盧國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  
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穀稼殷盛果  
實繁茂多金銀出珠玕服用鮮素裳  
衣綺靡氣序暑熱風俗淳和人性善  
順上下有序敦信佛法誠心質勤王  
城内外伽藍十所庭宇荒涼僧徒少  
少城東南三四里有窄堵波高二百  
餘尺无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  
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從此西南  
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咀羅國

中印  
度境

波理夜咀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十四五里宜穀稼豐宿麦有異  
稻種六十日而收穫馬多牛羊少花  
菓氣序暑熱風俗剛猛不尚學藝信  
奉外道王吠奢種也性勇烈多武略



伽藍八所傾毀已甚僧徒寡少習學小乘天祠十餘所異道千餘人從此

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

中印度境

秣菟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是務菴沒

羅菓家植成林雖同一名而有兩種

小者生青熟黃大者始終青色出細

斑斕及黃金氣序暑熱風俗善順好

修真福崇德尚學伽藍二十餘所僧

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

祠五所異道雜居有三宰堵波並無

憂王所建也過去四佛遺迹甚多釋

迦如來諸聖弟子遺身空堵波謂舍

利子

舊曰舍利子又曰舍利弗訖終也

沒特伽羅子

舊曰目乳

連訛也

布刺拏梅咀麗衍尼弗咀羅

唐言滿慈

子舊曰許多羅是子訖略也

鄔波釐阿難陀羅怛羅

舊曰

羅漢又曰羅士皆訖略也

易殊室利

唐言妙吉祥舊曰滿首又曰之殊師利或

言易殊尸利譯曰妙德訖也

諸菩薩宰堵波等每歲三

長及月六齋僧徒相覓率其同好費

持供具多營音玩隨其所宗而致像

設阿毗達磨衆供養舍利子習定之

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

滿慈子學毗奈耶衆供養鄔波釐



諸苾芻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怛羅其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是日也諸窣堵波竟修供養珠旃布列寶蓋駢羅香煙若雲花散如雨蔽虧日月震蕩谿谷國王大臣修善為務城東行五六里至一山伽藍踈崖為室因谷為門尊者鄔波鞠多唐言之近護所建也其中則有如來拍爪窣堵波伽藍北巖間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四寸細籌填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化導夫妻俱證羅漢果者乃下一等異室別族雖證不記

石室東南二十四五里至大涸池傍有窣堵波在昔如來行經此處時有獼猴持蜜奉佛佛令水和普遍大眾獼猴喜躍墮坑而死乘茲福力得生人中

池北不遠大林中有一過去四佛經行遺迹其側有舍利子沒特伽羅子等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習定之處並建窣堵波以記遺迹如來在世屢遊此國說法之所並有封樹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中印廣境

薩他泥濕伐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  
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滋  
盛氣序溫暑風俗澆薄家室富饒竟  
為奢侈深閑幻術高尚異能多逐利  
少務農諸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  
三所僧徒七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  
法教天祠百餘所異道甚多

大城四周二百里內彼土之人謂為  
福地聞諸先志曰昔五印度國二王  
分治境壤相侵干戈不息兩主合謀  
欲決兵戰以定雌雄以寧氓俗黎庶  
胥怨莫從君命王以為衆庶者難與  
慮始也神可動物權可立功時有梵  
志素知高才密賈束帛命入後庭  
造作法書藏諸巖穴歲月既久樹皆合  
拱王於朝坐告諸臣曰吾以不德忝  
居大位天帝垂照夢賜靈書今在某  
山藏於某嶺於是下令營求得書山  
林之下羣官稱慶衆庶悅豫宣示遠  
近咸使聞知其大略曰夫生死無崖  
流轉無極含靈淪溺莫由自濟我以  
奇謀令難諸苦今此王城周二百里  
古先帝世福利之地歲月極遠銘記

堙滅生靈不悟遂沉苦海溺而不救  
夫何謂歟汝諸舍識臨敵兵死得生  
人中多殺無辜受天福樂順孫孝子  
扶侍親老經遊此地獲福無窮功少  
福多如何失利一喪人身三途冥漠  
是故舍生各務修業於是人皆兵戰  
視死如歸王遂下令招募勇烈兩國  
合戰積屍如莽迭于今時遺骸遍野  
時既古昔人戲偉大國俗相傳謂之福地  
城西北四五里有窰堵波高二百餘  
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甃皆黃赤色甚  
光淨中有如來舍利一斗光明時照  
神迹多端

城南行百餘里至俱舍

去茶僧伽藍

重閣連甍層臺間峙僧徒清肅威儀

閑雅從此東北行四百餘里至窰祿

勤鄰國

中印  
度境

窰祿勤鄰國周六千餘里東臨菟伽

河北背大山間半鄰河中境而流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間半鄰河

荒蕪雖甚基趾尚固土地所產風氣

所宜同薩他泥濕伐羅國人性淳質

宗信外道貴藝學尚福慧伽藍五所

僧徒千餘人多學小乘少習餘部爾擢微言清論玄奧異方俊彥尋論稽疑天祠百所異道甚多大城東南閼牟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處說法度人其側又一窣堵波中有如來駿爪也舍利子沒持伽羅諸阿羅漢髮爪窣堵波周其左右數十餘所如來寂滅之後此國為諸外道所誑誤焉信受邪法捐廢正見今有五伽藍者乃異國論師與諸外道及婆羅門論議勝處因此建焉閼牟那河東行八百餘里至苑伽河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浪波流浩汗靈恠雖多不為物害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罪各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沉生天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亡魂獲濟時執師子國提婆菩薩深達實相得諸法性愍諸愚夫來此導誘當是時也士女咸會少長畢萃於河之濱揚波激流提婆菩薩和光汲引俯首反激狀異衆人有外道曰吾



子何其異乎提婆菩薩曰吾父母親  
宗在執師子國忍苦飢渴莫斯速濟  
諸外道曰吾子謬矣曾不再思妄行  
此事家國綿邈山川遼寬激揚此水  
給濟彼飢其猶却行以求前及非所  
聞也提婆菩薩曰幽途罪累尚蒙此  
水山川雖阻如何不濟時諸外道知  
難謝屈捨邪見受正法改過自新願  
奉教誨渡河東岸至鉢底補羅國中甲  
鉢底補羅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二十餘里宜穀麥多花果氣序和  
暢風俗淳質崇尚學藝深閑呪術信  
邪正者其徒相半王戎達羅種也不  
信佛法鄙事天神伽藍十餘所僧徒  
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

大城南四五里至小伽藍僧徒五十  
餘人昔瞿拏鉢刺婆唐言德光論師於此  
作辯真等論凡百餘部論師少而英  
傑長而弘敏博物強識碩學多聞本  
習大乘末窮玄奧因覽毗婆沙論退  
業而學小乘作數十部論破大乘綱  
紀成小乘執著又製俗書數十餘部

非序先進所作典論覃思佛經十數  
不次研精雖久疑情未除時有提婆  
犀那唐言天軍羅漢往來觀史多天德光  
願見慈氏次疑請益天軍以神通力  
接上天宮既見慈氏長指不礼天軍  
謂曰慈氏菩薩次紹佛位何乃自高  
敢不致敬方欲受業如何不屈德光  
對曰尊者此言誠為指誨然我具戒  
必當出家弟子慈氏菩薩受天福樂  
非出家之侶而欲作礼恐非所宜苦  
薩知其我慢心固非聞法器往來三  
返不得決疑更請天軍重欲覲礼天  
軍惡其我慢蔑而不對德光既不遂  
心便起恚恨即趣山林修發通定我  
慢未除不證道果德光伽藍北三四  
里有大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小  
乘法教是衆賢論師壽終之虞論師  
迦濕弥羅國人也聰敏博達幼傳雅  
譽特深研究說一切有部毗婆沙論  
時有世親菩薩一心玄道求解言外  
破毗婆沙師所執作阿毗達磨俱舍  
論辨義善巧理致清高衆賢偕瞻遂  
有心焉於是沉研鑽極十有二歲作



俱舍電論二万五千頌凡八十万言  
矣所謂言深致遠窮幽洞微告門人  
曰以我逸才持我正論逐序世親挫  
其鋒銳無令老叟獨擅先名於是學  
徒四三俊彦持所作論推訪世親世  
親是時在磔迦國奢羯羅城遠傳聲  
問衆賢當至世親聞已即治行裝門  
人懷疑前進諫曰大師德高先哲名  
擅當時遠近學徒莫不推謝今聞衆  
賢一何惶遽必有所下我曹厚賴世  
親曰吾今遠遊非避此子願此國中  
無復監達衆賢後進也詭辯若流我  
衰耄矣莫能持論欲以一言類其異  
執引至中印度對諸髦彦察乎真偽  
詳乎得失尋即命侶負笈遠遊衆賢  
論師當後一日至此伽藍忽覺氣衰  
於是裁書謝世親曰如來寂滅弟子  
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  
異部愚以索昧猥承傳習覽所製阿  
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輒  
不量力沉究弥年作為此論扶正宗  
學智小謀大死其將至菩薩宣暢微  
言抑揚至理不毀所執得存遺文斯

為幸矣死何悔哉於是歷選門人有  
辭辯者而告之曰吾誠後學輕凌先  
達命也如何當從斯沒汝持是書及  
所製論謝彼菩薩代我悔過授辭適  
畢奄尔亡門人奉書至世親所而  
致辭曰我師眾賢已捨壽命遺言致  
書責躬謝咎不墜其名非所敢望世  
親菩薩覽書閱論沉吟久之謂門人  
曰眾賢論師聰敏後進理雖不足辭  
乃有餘我今欲破眾賢之論若指諸  
掌願以垂終之託重其知難之辭苟  
緣大義存其宿志況乎此論發明我  
宗遂為改題為順正理論門人諫曰  
眾賢未沒大師遠迹既得其論又為  
改題凡厥學徒何顏受愧世親菩薩  
欲除眾疑而說頌曰如師子王避豕  
遠逝二力勝負智者應知眾賢死已  
焚屍取骨於伽藍西北二百餘步菴  
沒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現在

菴沒羅林側有窣堵波毗末羅蜜多

羅

唐言无始支

論師之遺身論師迦濕弥羅

國人也於說一切有部而出家焉博  
綜眾經研究異論遊五印度國學三

藏玄文名立業成將歸本國途次衆  
賢論師寧堵波也拊而歎曰惟論師  
雅量清高抑揚大義方欲挫異部立  
本宗業也如何降年不永我無垢友  
猥承末學異時慕義曠代懷德世  
親雖沒宗學尚傳我盡所知當製諸  
論令瞻部洲諸學人等絕大乘稱滅  
世親名斯為不朽用盡宿心說是語  
已心發在亂五舌重出熱血流涌知  
命必終裁書悔曰夫大乘教者佛法  
之中究竟說也名味泯絕理致幽玄  
輕以愚昧駁斥先進業報皎然滅身  
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尔志  
無得懷疑大地為震命遂終焉當其  
死處地陷為坑同族焚屍收骸旌建  
時有羅漢見而歎曰惜哉苦哉今此  
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墮無間獄  
國西北境旃伽河東岸有摩裕羅城  
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清流交帶出  
鎗石水精寶器去城不遠臨旃伽河  
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中有池編石  
為岸引旃伽水為補五印度人謂之  
旃伽河門生福滅罪之所常有遠方數

百千人集此澡濯樂善諸王建立福舍脩珍著儲醫藥惠施鰥寡周給孤獨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

補羅國

北印度境

婆羅吸摩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沃壤稼穡時播出鎡石水精氣序微寒風俗剛猛少學藝多逐利人性獷烈邪正雜信伽藍五所僧徒索少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拏瞿咀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即東女國也世以女穉國夫亦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種而已土宜宿麥多畜羊馬氣候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吐蕃國北接于闐國西接三波訶國從末底補羅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鄰國中印度境瞿毗霜鄰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崇峻險固居人殷盛花林池沼往往相間氣序土宜同末底補羅國風俗淳質勤學好福多信外道求現在樂伽藍二所僧衆百餘人



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三十餘所  
異道雜居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堵  
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  
來在昔於此一月說諸法要傍有過  
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廩其側有如  
來跋伽二窣堵波各高一丈餘自此  
東南行四百餘里至惡醯掣咀邏國

中印  
度境

惡醯掣咀邏國周三千餘里大都城  
周十七八里依據險固宜穀麥多林  
泉氣序和暢風俗淳質翫道篤學多  
才博識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習  
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九所異道三  
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灰之侶也城外  
龍池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  
是如來在昔為龍王七日於此說法  
其側有四小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坐  
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東行二百六  
七十里渡苑伽河南至毗羅那拏國

中印  
度境

毗羅那拏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十餘里氣序土宜同惡醯掣咀邏  
國風俗猛暴人知學藝崇信外道少

敬佛法伽藍二所僧徒三百人並皆  
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異道雜居  
大城中故伽藍內有窣堵波基雖傾  
圯尚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  
在昔於此七日說溫界處經之所其  
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斯  
在從此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

國

舊謂備迦舍  
國中印度境

劫比他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氣序土宜同毗羅那等國  
風俗淳和人多學藝伽藍四所僧徒  
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  
所異道雜居同共遵事大自在天城  
西二十餘里有大伽藍經製輪奐  
工窮剏廟聖形尊像務極莊嚴僧徒  
數百人學正量部法數萬淨人宅居  
其側伽藍大垣內有三寶階南北列  
東面下是如來自三十三天降還也  
昔如來起自勝林上昇天宮居善法  
堂為母說法過三月已將欲下降天  
帝釋乃縱神力建立寶階中階黃金  
左水精右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從諸  
天衆履中階而下大梵王執白拂履



銀階而右侍天帝釋持寶蓋蹈水精階而左侍天衆凌虛散花讚德數百年前猶有階級逮至今時陷歿已盡諸國君王悲慨不遇疊以埽石飾以珍寶於其故基擬昔寶階其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中有石佛像而左右之階有釋梵之像形擬殿初猶為下勢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色紺光潤質堅密理上作師子蹲踞向階雕鏤奇形周其方面隨人罪福影現柱中

寶階側不遠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窣堵波如來在昔於此澡浴其側精舍是如來入定之處

精舍側有大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是如來經行之處足所履迹皆有蓮花之文基左右各有小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釋梵窣堵波前是蓮花色苾芻尼欲先見佛化作轉輪王像如來自天

宮還瞻部洲也時蘇部底

唐言善現舊曰須拏

提與曰須拏提譯曰善言皆訛也

宴坐石室竊自思曰今

佛還降人天導從如我今者何所宜  
行嘗聞佛說知諸法空體諸法性是  
則以慧眼觀法身也時蓮華色苾芻  
尼欲初見佛化為轉輪王七寶導從  
四兵警衛至世尊所復苾芻尼如來  
告曰汝非初見夫善現者觀諸法空  
是見法身聖迹垣內靈異相繼其大寧  
堵波東南有一池龍恒護聖迹既有  
冥衛難以輕犯歲久自壞人莫能毀  
從此東南行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

國

唐言曲大城  
國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六國

疑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梵持沙門辯義撰

羯若鞠闍國 呵踰陀國

阿耶穆佉國 鉢邏耶伽國

犍賞弥國 鞞素迦國

山犍迦國

羯若鞠闍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  
西臨疏伽河其長二十餘里廣四五  
里城隍堅峻臺閣相望花林池沼光  
鮮澄鏡異方奇貨多聚於此居人豐  
樂家室富饒花菓具繁稼穡時播氣  
序和洽風俗淳質容貌妍雅服飾鮮  
綺篤學遊藝談論清遠邪正二道信  
者相半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  
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二百餘所異  
道數千餘人

羯若鞠闍國人長壽時其舊王城号

拘蘇磨補羅

唐言花宮

王号梵授福智宿

資文武允脩威懾膳部聲震隣國具  
足千子智勇弘毅復有百女儀貌妍  
雅時有仙人居疏伽河側棲桺入定  
經數萬歲形如枯木遊禽棲集適足  
拘徒果於仙人肩上暑往寒來垂蔭

合拱多歷年所從定而起欲去其樹  
恐覆鳥巢時人美其德号大樹仙人  
仙人寓目河濱遊觀林薄見王諸女  
相從嬉戲欲界愛起染著心生便詣  
花宮欲事禮請王聞仙至躬迎慰曰  
大仙棲情物外何能輕舉仙人曰我  
棲林藪彌積歲時出定遊覽見王諸  
女染愛心生自遠來請王聞其辭計  
無所出謂仙人曰今還所止請俟嘉  
辰仙人聞命遂還林藪王乃歷問諸  
女無肯應娉王懼仙威憂愁毀悴其  
幼稚女候王事隙從容問曰父王千  
子具足萬國慕化何故憂愁如有所  
懼王曰大樹仙人幸願求替而汝曹  
輩莫肯從命仙有威力能作灾祥儻  
不遂心必起瞋怒毀國滅祀辱及先  
王深惟此禍誠有所懼稚女謝曰遺  
此深憂我曹罪也願以微軀得延國  
祚王聞喜悅命駕送歸旣至仙廬謝  
仙人曰大仙俯方外之情垂世間之  
願敢奉稚女以供灑掃仙人見而不  
悅乃謂王曰輕吾老叟配此不妍王  
曰歷問諸女無肯從命唯此幼稚願

充給使仙人懷怒便惡呪曰九十九女一時胥曲形既毀弊畢世無贅王使往驗果已背偃從是之後便名曲女城焉

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

唐言喜增

君臨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羅羯

羅伐彈那

唐言作光增

兄字曷邏闍伐彈

那

唐言王增

王增以長嗣位以德治政時東

印度羯羅拏蘇伐剌那

唐言金月

國設賞

迦王

唐言月

每謂臣曰隣有賢主國之禍

也於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國

亦荒亂時大臣婆尼

唐言辯了

賊望隆重

謂僚庶曰國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

之子亡君之弟仁慈天性孝弟因心

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何如各言

余志衆咸仰德嘗無異謀於是輔臣

執事成勸進曰王子垂聽先王積功

累德光有國祚嗣及王增謂終壽考

輔佐無良棄身離手為國大恥下臣

罪也物議時謠允歸明德光臨土宇

克復親讎雪國之恥光父之業功孰

大焉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

古為難君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索



德父兄遐棄推襲大位其能濟乎物  
議為宜敢忘虛薄今者殍伽河岸有  
觀自在菩薩像既多靈鑒願往請受  
即至菩薩像前斷食祈請菩薩感其  
誠心現形問曰尔何所求若此勤懇  
王子曰我惟積禍慈父亡亡重茲酷  
罰仁兄見害自顧竄德國人推尊令  
襲大位光父之業愚昧無知敢希聖  
旨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此林中為  
練若芡芻而精勤不懈承茲福力為  
此王子金耳國王既毀佛法介紹王  
位宜重興隆慈悲為志傷愍居懷不  
久當王五印度境欲延國祚當從我  
誨冥加景福隣無強敵勿昇師子之  
座勿稱大王之号於是受教而退即  
襲王位自稱曰王子号尸羅阿迭多  
唐言戒日於是謂臣曰兄辭未報隣國不  
賓終無右手進食之期凡尔庶僚同  
心勸力遂統率國兵講習戰士為軍  
五千馬軍二万步軍五万自西徂東  
征伐不臣象不解韋人不釋甲於六  
年中臣五印度既廣其地更增甲兵  
為軍六万馬軍十万垂三十年兵戈



不起政教和正務修節儉營福樹善  
忘寢與食令五印度不得噉肉若斷  
生命有誅無赦於苑伽河側建立數  
千宰堵波各高百餘尺於五印度城  
邑鄉聚達巷交衢建立精廬儲飲食  
止醫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迹之  
所並建伽藍五歲一設無遮大會傾  
竭府庫惠施羣有唯留兵器不充  
檀捨歲一集會諸國沙門於三七日  
中以四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筵  
令相摧論拔其優劣褒貶淵惡黜陟  
幽明若戒行貞固道德淳邃推昇師  
子之座王親受法戒雖清淨學無稽  
古但加勸禮示有尊崇律儀無紀穢  
德已彰駭出國境不願聞見隣國小  
王輔佐大臣殖福無殆求善忘勞即  
携手同座謂之善友其異於此面不  
對辭事有聞議通使往復而巡方省  
俗不常其居隨所至止結廬而舍唯  
雨三月多雨不行每於行宮日修珍  
饌飯諸異學僧衆一千婆羅門五百  
每以一日分作三時一時理務治政  
一時營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

矣初受拘摩羅王請曰自摩揭陀國  
往迦摩縷波國時戒曰王巡方在羯  
朱唎祇邏國命拘摩羅王曰宜與那  
爛陀遠客沙門速來赴會於是遂與  
拘摩羅王往會見焉戒曰王勞苦已  
曰自何國來將何所欲對曰從

大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

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亘去斯遠近  
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  
摩訶至那國是也王曰嘗聞摩訶至  
那國有

秦王天子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  
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競起羣生荼  
毒而

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  
含識平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  
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民庶荷其亭育  
咸歌

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于茲久矣盛  
德之譽誠有之乎

大唐國者豈此是耶對曰然至那者  
前王之國号

大唐者我

君之國稱昔未襲位謂之

秦王今日承統稱曰

天子前代運終羣生無主兵戈亂起殘害生靈

秦王天縱含弘心發慈愍威風鼓扇羣凶殲滅八方靜謐萬國朝貢愛育四生敬崇三寶薄賦歛省刑罰而國用有餘氓俗無冗風猷大化難以備舉戒曰王曰盛哉彼土羣生福感聖主時戒曰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也從數十萬衆在苑伽河南岸拘摩羅王從數萬之衆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陸並進二王導引四兵嚴衛或泛舟或乘鳥擊鼓鳴鐸拊弦奏管經九十日至曲女城在苑伽河西大花林中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與其國毳毼沙門及婆羅門羣官兵士來集大會王先於河西建大伽藍伽藍東起寶臺高百餘尺中有金佛像量等王身臺南起寶壇為浴佛像之處從此東北十四五里別築行宮是時仲春月也從初一日以珍味饌諸沙門婆羅門至二十一日自行宮屬伽藍夾道為閤窮諸瑩飾樂人不移

雅聲通奏王於行宮出一金像虛中  
隱起高餘三尺載以大鳥張以寶幟  
戒日王為帝釋之服執寶蓋以左侍  
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執白拂而右  
侍各五百鳥軍被鎧周衛佛像前後  
各百大鳥樂人以乘鼓奏音樂戒日  
王以真珠雜寶及金銀諸花隨步四  
散供養三寶先就寶壇香水浴像王  
躬負荷送上西臺以諸珍寶慙奢耶  
衣數十百千而為供養是時唯有沙  
門二十餘人預從諸國王為侍衛饌  
食已訖集諸異學商確微言抑揚至  
理日將曛暮迴駕行宮如是日送金  
像導從如初以至散日其大臺忽然  
火起伽藍門樓煙焰方熾王曰罄捨  
國珍奉為先王建此伽藍式昭勝業  
實德無祐有斯災異咎徵若此何用  
生為乃焚香礼請而自誓曰幸以宿  
善王諸印度願我福力裊滅火災若  
無所感從此喪命尋即奮身跳履門  
闥若有撲滅火盡煙消諸王覩異重  
增恆懼已而顏色不動辭語如故問  
諸王曰忽此災變焚燼成功心之所



懷意將何謂諸王俯伏悲泣對曰成功勝迹莫傳來茶一旦灰燼何可為懷况諸外道快心相賀王曰以此觀之如來所說誠也外道異學守執常見唯我大師無常是誨然我檀捨已周心願諸遂屬斯變滅重知如來誠諦之說斯為大善無可深悲於是從諸王東上大宰堵波登臨觀覽方下階陛忽有異人持刃逆王王時窘迫却行進級俯執此人以付羣官是時羣官惶遽不知進救諸王咸請誅戮此人戒曰王殊無忿色止令不煞王親問曰我何負汝為此暴惡對曰大王德澤無私中外荷負然我狂愚不謀大計受諸外道一言之感輒為刺客首圖逆害王曰外道何故興此惡心對曰大王集諸國傾府庫供養沙門鎔鑄佛像而諸外道自遠召集不蒙省問心誠愧恥乃令狂愚敢行凶詎於是究問外道徒屬有五百婆羅門並諸高才應命召集嫉諸沙門蒙王禮重乃射火箭焚燒寶臺莫因救火眾人潰亂欲以此時煞害大王既

無緣隙遂霍此人趨隘行刺是時諸王大臣請誅外道王乃罰其首惡餘黨不罪遷五百婆羅門出印度之境於是乃還都也城西北率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諸妙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小率堵波說法率堵波南臨洹伽河有三伽藍同垣異門佛像嚴麗僧徒肅穆役使淨人數千餘戶精舍寶函中有佛牙長餘寸半殊光異色朝變夕改遠近相趨士庶咸集式修瞻仰曰百千衆監守者繁其誼雜權立重稅宣告遠近欲見佛牙輸大金錢然而瞻禮之徒寔繁其侶金錢之稅悅以心寬每於齋日出置高座數百千衆燒香散花花雖盈積牙函不沒伽藍前左右各有精舍高百餘尺石基塼室其中佛像衆寶莊飾或鑄金銀或鍍鍮石二精舍前各有小伽藍

伽藍東南不遠有大精舍石基塼室向二百餘尺中作如來立像高三十餘尺鑄以鍮石飾諸妙寶精舍四周



石壁之上雕畫如來修菩薩行所經  
事迹備盡鐫鏤

石精舍南不遠有日天祠祠南不遠  
有大自然在天祠並瑩青石俱窮雕刻  
規摹度量同佛精舍各有千戶充其  
灑掃鼓樂絃歌晝夜無從

大城東南六七里苑伽河南有窰堵  
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在  
昔如來於此六月說身無常苦空不  
淨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  
迹之所又有如來髮爪小窰堵波人  
有染疾至誠旋繞必得痊愈蒙其福  
利大城東南行百餘里至納縛提婆  
矩羅城據苑伽河東岸周二十餘里  
花林清池互相影照

納縛提婆矩羅城西北苑伽河東有  
一天祠重閣層臺竒工異製城東五  
里有三伽藍同垣異門僧徒五百餘  
人並學小乘說一切有部伽藍前二  
百餘步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  
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是如來昔於  
此處七日說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  
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

之所

伽藍北三四里臨殽伽河岸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在此七日說法時有五百餓鬼來至佛所聞法解悟捨鬼生天

說法窣堵波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殽伽河南至阿踰陀國

中印度境

阿踰陀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穀稼豐盛花果繁茂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營福勤學藝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乘小乘兼功習學天祠十所異道索少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畔度菩薩

唐言世親舊曰婆數

盤豆譯曰天親此譯也

數十年中於此製作大小

乘諸異論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為諸國王四方俊彥沙門婆羅門等講義說法堂也

城北四五里臨殽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為天人衆於此三月說諸妙法其側窣堵波過去四佛坐及

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四五里有如

來駿爪窣堵波

駿爪窣堵波北伽藍餘趾昔經部室

利邏多

唐言勝受

論師於此製造經部毗婆沙論

城西南五六里大菴沒羅林中有故

伽藍是阿僧伽

唐言無著

菩薩請益導凡

之處無著菩薩夜昇天宮於慈氏菩

薩所受瑜伽師地論莊嚴大乘經論

中邊分別論等畫為大衆講宣妙理

菴沒羅林西北百餘步有如來駿爪

窣堵波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從觀

史多天下見無著菩薩處無著菩薩

健駄邏國人也佛去世後一千年中

誕靈利見承風悟道從彌沙塞部出

家修學頃之迴信大乘其弟世親菩

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受業博聞強

識達學所機無著弟子佛陀僧訶

唐言

覺師子者密行莫測高才有聞二三賢哲

每相謂曰凡修行業願觀慈氏若先

捨壽得遂宿心當相報語以知所至

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三年不報世

親菩薩尋亦捨壽時經六月亦無報

命時諸異學咸皆譏誚以為世親菩薩及師子覺流轉惡趣遂無靈鑒其後無著菩薩於夜初分方為門人教授定法燈光忽翳空中大明有一天仙乘虛下降即進階庭敬禮無著者無著曰今來何暮今名何謂對曰從此捨壽命往觀史多天慈氏內衆蓮花中生蓮花繞開慈氏讚曰善來廣慧善來廣慧旋繞繞周即來報命無著菩薩曰師子覺者今何所在曰我旋繞時見師子覺在外衆中就著欲樂無暇相顧詐能來報無著菩薩曰斯事已矣慈氏何相演說何法曰慈氏相好言莫能宣演說妙法義不異此然菩薩妙音清暢和雅聞者忘倦受者無厭

無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里至故伽藍北臨苑伽河中有埽室堵波高百餘尺世親菩薩初發大乘心處世親菩薩自北印度至於此也時無著菩薩命其門人令往迎候至此伽藍遇而會見無著弟子止戶牖外夜分之後誦十地經世親聞已感悟追悔



甚深妙法昔所未聞誹謗之僣源發  
於舌舌為罪本今宜除斷即執銚刀  
欲自斷舌乃見無著住立告曰夫大  
乘教者至真之理也諸佛所讚衆聖  
攸宗吾欲誨尔尔今自悟悟其時矣  
何善如之諸佛聖教斷舌非悔昔以  
舌毀大乘今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  
猶為善矣杜口絕言其利安在作是  
語已忽不復見世親承命遂不斷舌  
且詣無著諮受大乘於是研精覃思  
製大乘論凡百餘部並咸宣行從此  
東行三百餘里渡疏伽河北至阿耶  
穆佉國

中印  
度境

阿耶穆佉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  
都城臨疏伽河周二十餘里其氣序  
土宜同阿踰陀國人淳俗質勤學好  
福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  
正量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  
城東南不遠臨疏伽河岸有窰堵波  
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是如  
來昔於此處三月說法其側則有過  
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  
來髮爪青石窰堵波其側伽藍僧徒

二百餘人佛像莊飾威嚴如在臺閣

宏麗奇製鬱起是昔佛陀默婆

唐言

使論師於此製說一切有部大毗婆

沙論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疏伽

河南閭羊那河北至鉢邏耶伽國

中印度境

鉢邏耶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

據兩河交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成菓

木扶疎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學藝

信外道伽藍兩所僧徒寡少並皆習

學小乘法教天祠數百異道寔多

大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窣堵波

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百餘

尺在昔如來於此處降伏外道其側

則有跋伽窣堵波經行遺迹

跋伽窣堵波側有故伽藍是提婆

唐言

受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伏外道處

初提婆菩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城

中有外道婆羅門高論有聞辯才無

礙循名責實反質窮辭雅知提婆博

究玄奧欲挫其鋒乃循名問曰汝為

何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天是誰提

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

道曰狗是誰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



誰提婆曰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誰是狗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如是循環外道方悟自時厥後深歎風猷城中有天祠瑩飾輪煥靈異多端依其典籍此處是衆生殖福之勝地也能於此祠捐捨一錢功踰他所惠施千金復能輕生祠中斷命受天福樂悠永無窮

天祠堂前有一大樹枝葉扶疎陰影蒙密有食人鬼依而棲宅故其左右多有遺骸若人至此祠中無不輕捨身命既怵邪說又為神誘自古迄今習謬無替近有婆羅門族姓子也閻達多智明敏高才來至祠中謂衆人曰夫曲俗鄙志難以導誘吾方同事然後攝化亦既登臨俯謂友曰吾有死矣昔謂詭妄今驗真實天仙伎樂依空接引當從勝境捐此鄙形尋欲投身自取殞絕親友諫喻其志不移遂布衣服遍周樹下及其自投得全軀命久而醒曰唯見空中諸天召命斯乃邪神所引非得天樂也

大城東兩河交廣十餘里土地爽塏細沙弥漫自古至今諸王豪族凡有捨施莫不至止周給不計号大施場今戒日王者聿修前緒篤述惠施五年積財一旦傾捨於其施場多聚珍貨初第一日置大佛像衆寶莊嚴即持上妙奇珍而以奉施次常住僧次見前衆次高才碩學博物多能次外道學徒隱淪肥遁次鰥寡孤獨貧窮乞人傭極珍玩窮諸上饌如是節級莫不周施府庫既傾服玩都盡璫中明珠身諸瓔珞次第施與初無所悔既捨施已稱曰樂哉凡吾所有已入金剛堅固藏矣從此之後諸國君王各獻珍服嘗不踰旬府庫充仞

大施場東合流口日數百人自溺而死彼俗以為欲求生天當於此處絕粒自沉沐浴中流罪垢消滅是以異國遠方相趨萃止七日斷食然後絕命至於山獐野鹿羣遊水濱或濯流而返或絕食而死當戒曰王之大施也有一獼猴居河之濱獨在樹下屏迹絕食經數日後自餓而死故諸外

道修苦行者於河中立高柱日將旦也便即昇之一手一足執柱端躡傍杖一手一足虛懸外申臨空不屈延頸張目視日右轉遠乎曛暮方乃下焉若此者其徒數十莫斯勤苦出離生死或數十年未嘗懈怠從此西南入大林中惡獸野象羣暴行旅非多徒黨難以經涉行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

舊曰拘睢彌國訛也中印度境

憍賞彌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稱沃壤地利豐植粳稻多甘蔗茂氣序暑熱風俗剛猛好學典藝崇樹福善伽藍十餘所傾煩菴蕪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教天祠五十餘所外道寔多

城内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懸石蓋鄢陀衍那王

唐言出愛舊言優填三訛也

之所作也靈相關起神光

時照諸國君王恃力欲舉雖多人衆其能轉移遂圖供養俱言得真語其源迹即此像也初如來成正覺已上昇天宮為母說法三月不還其王思慕願圖形像乃請尊者沒特伽羅子

以神通力接二人上天宮親觀妙相  
雕刻栴檀如來自天宮還也刻檀之  
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勞耶開  
導末世寔此為真

精舍東百餘步有過去四佛坐及經  
行遺迹之所其側不遠有如來井及  
浴室井猶充汲室以頽毀

城內東南隅有故宅餘趾是具史羅

舊大聖師  
羅訖也

長者故宅也中有佛精舍及

髮爪窰堵波復有故基如來浴室也

城東南不遠有故伽藍具史羅長者

舊園也中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

立高二百餘尺如來於此數年說法

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

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窰堵波伽藍東

南重閣上有故埽室世親菩薩嘗住

此中作唯識論破斥小乘難諸外道

伽藍東蒼沒羅林中有故基是無著

菩薩於此作顯揚聖教論

城西南八九里毒龍石窟昔者如來

伏此毒龍於中留影雖則傳記今無

所見其側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

也高二百餘尺傍有如來經行遺迹



及髮爪宰堵波病苦之徒求願多愈  
釋迦法盡此國取後故上自君王下  
及衆庶入此國境自然感傷莫不飲  
泣悲歎而歸

龍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渡疏  
伽河北至迦奢布羅城周十餘里居  
人富樂城傍有故伽藍唯餘基址是  
昔護法菩薩伏外道處此國先王扶  
於邪說欲毀佛法崇敬外道外道衆  
中有一論師聰敏高明達幽微者作  
爲邪書千頌凡三万二千言非毀佛  
法扶正本宗於是召集僧衆令相摧  
論外道有勝當毀佛法衆僧無負斷  
舌以謝是時僧徒懼有退負集而議  
曰慧日已沉法槁將毀王黨外道其  
可敵乎事勢若斯計將安出衆咸  
默然無堅議者護法菩薩年在幼稚  
辯慧多聞風範弘遠在火衆中揚言  
贊曰愚雖不敏請陳其略誠宜以我  
疾應王命高論得勝斯靈祐也微議  
墮負乃稚齒也然則進退有辭法僧  
無吝僉曰允諧如其籌策尋應王命  
即昇論座外道乃提頰綱綱抑揚辭

義誦其所執待彼異論護法菩薩納其言而笑曰吾得勝矣將覆逆而誦耶為亂辭而誦耶外道撫然而謂曰子無自高也能領語盡此則為勝順受其文後釋其義護法乃隨其聲調述其文義辭理不謬氣韻無差於是外道聞已欲自斷舌護法曰斷舌非謝改執是悔即為說法心信意悟王捨邪道遵崇正法

護法伏外道側有宰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六月說法傍有經行之迹及跋爪宰堵波自此北行百七十八里至鞞索

山格迦國中印度境

鞞索迦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里穀稼殷盛花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學不倦求福不回伽藍二十餘所僧眾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外道甚多城南道左有大伽藍昔提婆設摩阿羅漢於此造識身論說無我人羅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於



此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伽藍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昔日六年於此說法導化說法側有奇樹高六七尺春秋逆代常無增減是如來昔嘗過國棄其遺枝因植根柢繁茂至今諸邪見人及外道衆竟來殘伐尋生如故其側不遠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靈基連隅林沼交映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

舊曰舍衛城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四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德持寺沙門辯機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率堵國

藍摩國 拘尸那揭羅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荒  
頽壇場無紀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  
雖多荒圯尚有居人穀稼豐氣序和  
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藍數百圯壞  
良多僧徒寡少學正量部天祠百所  
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之時鉢邏  
犀那恃多王

唐言勝軍舊曰  
波斯王訛略也

所治國都也

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趾也  
次東不遠有一故基上建小率堵波  
昔勝軍王為如來所建大法堂也

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率堵波是佛  
姨母鉢邏閣鉢底

唐言生主舊曰  
波閣波提訛也

梵名

尼精舍勝軍王之所建立次東率堵

波是蘇達多

唐言善施舊曰  
須達訛也

故宅也

善施長者宅側有大窰堵波是鴛鴦

利摩羅

唐言捨騶舊曰  
央掘摩羅訛也

捨邪之處鴛鴦

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  
害生靈為暴城國煞人取拍冠首為

鷦將欲害母以充拍數世尊悲愍方  
行導化遙見世尊竊自喜曰我今生  
天必矣先師有教遺言在茲害佛然  
母當生梵天謂其母曰老今且止先  
當害彼大沙門尋即杖劍往逆世尊  
如來於是徐行而退凶人拍鷽疾駢  
不逮世尊謂曰何守鄙志捨善本救  
惡源時拍鷽聞誨悟所行非因即歸  
命求入法中精勤不急證羅漢果

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

唐言勝林舊  
曰祇陀訛也

是

給孤獨園勝軍王大臣善施為佛建  
精舍昔為伽藍今已荒廢東門左右  
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左柱鏤輪相  
於其端石柱刻牛形於其上並無憂  
王之所建也室宇傾圯唯餘故基獨  
一輒室巋然獨在中有佛像昔者如  
來昇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之後勝軍  
王聞出愛王刻檀像佛乃造此像善  
施長者仁而聰敏積而能散拯乏濟  
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德号給孤獨焉  
聞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精舍請佛  
降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為唯太  
子逝多園地爽塏尋詣太子具以情

告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聞之心  
豁如也即出藏金隨言布地有少未  
滿太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植善種  
即於空地建立精舍世尊即之告阿  
難曰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逝多所施  
二人同心式崇功業自今已去應謂  
此地為逝多林給孤獨園

給孤獨園東北有窣堵波是如來洗  
病苾芻處昔如來之在世也有病苾  
芻舍苦獨處世尊見而問曰汝何所  
苦汝何獨居曰我性疎嬾不耐看病  
故今嬰疾無人瞻視如來是時愍而  
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  
苦皆愈扶出戶外更易敷蓐親為盥  
洗改著新衣佛語苾芻當自勤勵聞  
誨感恩心悅身豫

給孤獨園西北有小窣堵波是沒特  
伽羅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  
動之處昔佛在無熱惱池人天咸集  
唯舍利子不時從會佛命沒特伽羅  
往召來集沒特伽羅承命而往舍利  
子補護法衣沒特伽羅曰世尊今在  
無熱惱池命我召尔舍利子曰且止

須我補竟與子偕行沒特伽羅曰若不速行欲運神力舉介石室至大會所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曰若舉此帶我身或動時沒特伽羅運大神通舉帶不動地為之震因以神足還詣佛所見舍利子已在會坐沒特伽羅俛而歎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矣

舉帶寧堵波側不遠有井如來在世汲充佛用其側有寧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迹說法之處並樹旌表建寧堵波冥祇警衛靈瑞間起或鼓天樂或聞神香景福之祥難以備叙

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煞姪女以謗佛處如來十力無畏一切種智人天宗仰聖賢遵奉時諸外道共相議曰宜行詭詐衆中謗辱乃誘產姪女詐為聽法衆所知已密而煞之埋屍樹側稱怨告王王命求訪於逝多園得其屍焉是時外道高聲唱言吾國答摩大沙門常稱戒忍今私此女煞而滅口既姪既煞何戒何忍諸天空中



隨聲唱曰外道凶人為此謗耳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欲以毒藥害佛生身陷入地獄處

提婆達多

唐言天枝

斛飯王之子也精勤

十二年已誦持八万法藏後為利故求學神通親近惡友共相議曰我相三十減佛未幾大眾圍繞何異如來思惟是已即事破僧舍利子沒特伽羅子奉佛指告承佛威神說法誨喻僧復和合提婆達多惡心不捨以惡毒藥置指不中欲因作礼以傷害佛方行此謀自遠而來至於此也地遂圯焉生陷地獄其南復有大坑瞿伽梨苾芻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瞿伽梨陷坑南八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之處佛為人天說諸法要有外道弟子遙見世尊大眾恭敬便自念曰要於今日辱喬答摩敗其善譽當令我師獨擅芳聲乃懷繫木至給孤獨園於大眾中揚聲唱曰此說法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釋種也邪見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為訕謗時



天帝釋欲除疑故化為白鼠齧斷孟  
系系斷之聲震動大衆凡諸見聞增  
深喜悅衆中一人起持木盂示彼女  
曰是汝兒耶是時也地自開坼全身  
墜陷入無間獄具受其殃凡此三坑  
洞無崖底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此  
深坑嘗無水止

伽藍東六七十步有一精舍高六十  
餘尺中有佛像東面而坐如來在昔  
於此與諸外道論議次東有天祠量  
等精舍日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  
舍日將落照精舍之陰遂覆天祠

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尊  
者舍利子與外道論議處初善施長者  
買逝多太子園欲為如來建立精舍  
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揆外道  
六師求角神力舍利子隨事攝化應  
物降伏其側精舍前建窣堵波如來  
於此摧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請  
受請窣堵波南是毗盧釋迦王

舊曰毗  
瑠離王

訛興甲兵誅釋種至此見佛歸兵之  
處毗盧釋迦王嗣位之後追怨前辱  
興甲兵動大衆部署已畢申命方行

時有苾芻聞以白佛世尊於是坐枯樹下毗盧釋迦王遙見世尊下乘禮敬退立言曰茂樹扶疎何故不坐枯株朽葉而乃遊止世尊告曰宗族者枝葉也枝葉將危底蔭何在王曰世尊為宗親耳可以迴駕於是觀聖感懷還軍返國

還軍之側有宰堵波是釋女被殺處毗盧釋迦王誅釋克勝簡五百女充實宮闈釋女憤恚怨言不遜詈其王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命令誅戮執法者奉王教刑其手足投諸坑穽時諸釋女含苦稱佛世尊聖鑒照其苦毒告命苾芻攝衣而往為諸釋女說微妙法所謂羈纏五欲流轉三途恩愛別離生死長遠時諸釋女聞佛指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同時命終俱生天上時天帝釋化作娑羅門奴骸火葬後人記焉

誅釋宰堵波側不遠有大洄池是毗盧釋迦王陷身入地獄處世尊觀釋女已還給孤獨園告諸苾芻今毗盧釋迦王却後七日為火所燒王聞佛

記甚懷惶懼至第七日安樂无危王用歡慶命諸宮女往至河側娛遊樂飲猶懼火起鼓棹清流隨波泛濫熾焰颺發焚輕舟墜王身入無間獄脩受諸苦

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迹諸聖習定之所並樹封記建窣堵波昔此國羣盜五百橫行邑里跋扈城國勝軍王捕獲已挾去其眼棄於深林羣盜苦逼求哀稱佛是時如來在逝多精舍聞悲聲起慈心清風和暢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得復明而見世尊在其前住發菩提心歡喜頂礼投杖而去因植根焉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迦葉波佛本生城也城南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窣堵波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並無憂王所建也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

舊曰迦羅衛國

維中印度境

劫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荒蕪已甚王城頽圯周量不詳

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壘甃而成基  
跡峻固空荒久遠人里稀曠無大君  
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  
序無慙風俗和暢伽藍故基千有餘  
所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千  
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  
異道雜居

宮城內有故基淨飯王正殿也上建

精舍中作王像其側不遠有故基摩

訶摩耶

唐言大所

夫人寢殿也上建精舍

中作夫人之像其側精舍是釋迦菩

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神之像

上座部菩薩以唵咀羅頗沙荼月三

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

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母胎

當此五月八日菩薩降神東北有窰

堵波阿私多仙相太子處菩薩誕靈

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相師

而告之曰此子生也善惡何若且志

乃正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古

祥之應在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

等正覺是時阿私多仙自遠而至叩

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禮前請就寶

座曰不意大仙今日降顧仙曰我在  
天宮安居宴坐忽見諸天羣從蹈舞  
我時問言何悅豫之甚也曰大仙當  
知瞻部洲中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  
今座太子當證三菩提圓明一切智  
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朽耄不遭  
聖化

城南門有窰堵波是太子與諸釋角  
力擲爲之處太子伎藝多能獨拔倫  
匹淨飯大王懷慶將返僕夫馭象方  
欲出城提婆達多素負強力自外而  
入問馭者曰嚴駕此爲其誰欲乘曰  
太子將還故往奉馭提婆達多發憤  
引象欲其顛蹶其臆懼仆塞路杜絕  
行途無能轉移人衆填塞難隨後至  
而問之曰誰死此爲曰提婆達多即  
曳之避路太子至又問曰誰為不善  
害此象耶曰提婆達多害以杜門難  
施引之開徑太子乃舉象爲高擲越度  
城塹其象墮地爲大深坑土俗相傳  
爲象墮坑也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  
其側又有精舍太子妃寢宮也中作  
耶輸施羅并有羅怛羅像宮側精舍



作受業之像太子學堂故基也

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凌虛之像是踰城處也城四門外各有精舍中作老病死入沙門之像是太子遊觀觀相增懷深厭塵俗於此感悟命僕迴駕

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默佛今生城也城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建焉

迦羅迦村默佛城東北行三十餘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迦諾迦牟尼佛今生城也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度父之處次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建也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太子坐樹陰觀耕田於此習定而得離欲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寂定日光



迴照樹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深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窣堵波釋種誅  
死處也毗盧釋迦王既克諸釋虜其  
族類得九千九百九十萬人並從然  
戮積尸如莽流血成池天警人心取  
骸瘞葬

誅釋西南有四小窣堵波四釋種拒  
軍處初勝軍王嗣位也求智釋種釋  
種鄙其非類謬以家人之女重禮娉  
焉勝軍王立為正后其產子男是為  
毗盧釋迦王毗盧釋迦欲就舅氏請  
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堂即中慙  
駕諸釋聞之逐而詈曰卑賤婢子敢  
居此室此室諸釋建也擬佛居焉毗  
盧釋迦嗣位之後追復先尊便興甲  
兵至此七軍釋種四人躬耕畎畝便  
即抗拒兵寢退散已而入城族人以  
為承輪王之祚胤為法王之宗子敢  
行凶暴安忍煞害汙辱宗門絕親遠  
放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為烏仗那  
國王一為梵衍那國王一為呬摩呬  
羅國王一為商弥國王并世傳業苗  
襲不絕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窣堵波  
無憂王建也釋迦如來成正覺已還  
國見父王為說法處淨飯王知如來  
降魔軍已遊行化導情懷渴仰思得  
礼訪乃命使請如來曰昔期成佛當  
還本生斯言在耳時來降趾使至佛  
所具宣王意如來告曰却後七日當  
還本生使臣還以白王淨飯王乃告  
命臣庶灑掃衢路儲積花香與諸羣  
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是時如來與  
大衆俱八金剛周衛四天王前導帝  
釋與欲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  
右諸苾芻僧列在其後維佛在衆如  
月映星威神動三界光明踰七曜步  
虛空至生國王與從臣礼敬已畢俱  
共還國止及拘盧陀僧伽藍其側不  
遠有窣堵波是如來於大樹下東面  
而坐受姨母金縷袈裟次此窣堵波  
是如來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  
城東門內路左有窣堵波昔一切義  
成太子於此習諸技藝門外有自在  
天祠祠中石天像危然起勢是太子  
在襁褓中所入祠也淨飯王自臘伐

尼國迎太子還也途次天祠王曰此天祠多靈鑒諸釋童稚求祐必効宜將太子至彼修訪是時傳母抱而入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太子已出天像復坐

城南門外路左有宰堵波是太子與諸釋角藝射鐵鼓從此東南三十餘里有小宰堵波其側有泉泉流澄鏡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技能弦矢既分穿鼓過表至池沒羽因涌清流時俗相傳謂之箭泉夫有疾病飲沐多愈遠方之人持泥以歸隨其所苦漬以塗額靈神冥衛多蒙痊愈

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尼林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鏡雜花弥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無憂花樹今已枯悴菩薩誕靈之慶菩薩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曰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次東宰堵波無憂王所建二龍浴太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行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

足所踏出大蓮花二龍踊出住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浴太子

浴太子率堵波東有二清泉傍建二率堵波是二龍從地踊出之處菩薩生已支屬宗親莫不奔馳求水盥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煖遂以浴洗其南率堵波是天帝釋捧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釋以妙天衣跪接菩薩次有四率堵波是四天王抱持菩薩處也菩薩從右脇生已四大天王以金色盥水捧菩薩置金机上至母前曰夫人誕斯福子誠可歡慶諸天尚喜況世人乎

四天王捧太子率堵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上作馬像無憂王之所建也後為惡龍霹靂其柱中折仆地傍有小河東南流土俗号曰油河是摩耶夫人產孕已天化此池光潤澄淨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虛今變為水其流尚膩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藍摩國

中印度境

藍摩國空荒歲久壇場無紀城邑丘墟居人稀曠故城東南有乾率堵波



高減百尺昔者如來入寂滅已此國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國式遵崇建靈異簡起神光時燭

宰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地服右旋宛轉繞宰堵波野象羣行採花以散冥力警察初無間替昔無憂王之分建宰堵波也七國所建咸已開發至於此國方欲興功而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門形叩為曰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敢請紆駕降臨我宅王曰尔家安在為近遠乎婆羅門曰我此池之龍王也承大王欲建勝福敢來請謁王受其請遂入龍宮坐久之龍進曰我惟惡業受此龍身供養舍利莫消罪各願王躬往觀而礼訖無憂王見已懼然謂曰凡諸供養之具非人間所有也龍曰若然者願無廢毀無憂王自度力非其疇遂不開發出池之所今有封記宰堵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衆數矣清肅皎然而以沙弥擔任衆務遠方僧至禮遇弥隆必留三日供養四事聞諸先志曰昔有苾芻同志相召自

遠而至札牢堵波見諸羣鳥相起往來或以牙芟草或以鼻灑水各持異花共為供養時衆見已悲歎感懷有一比丘便捨具戒願留供養與衆辯曰我惟多福濫迹僧中歲月亟淹行業無紀此牢堵波有佛舍利聖德冥通羣鳥踐灑遺身此地甘與同群得畢餘齡誠為幸矣衆告之曰斯盛事也吾等垢重智不謀此隨時自愛無虧勝業亦既離羣重中誠願歡然獨居有終焉之志於是青茅為宇引流成池採掇時花灑掃坐域綿歷歲序心事無殆隣國諸王聞而雅尚覽捨財寶共建伽藍因而勸請屈知僧務自介相踵不泯允功而以沙弥松知僧事

沙弥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至大牢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去纓絡命僕還處太子夜半踰城遙明至此既允宿心乃形言曰是我出籠樊去羈鎖寂後釋駕之處也於天冠中解末尼寶命僕夫曰汝持此寶還白父王今茲遠適



非苟違離欲斷無常絕諸有漏闡鐸

迦舊曰車  
匿訛也曰詎有何心空駕而返太子

善言慰喻感悟而還迴駕率堵波東  
有贍部樹枝荼雖凋枯株尚在其傍  
復有小窰堵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  
皮衣處太子既斷髮易裳雖去璽珞  
尚有天衣曰斯服太多如何改易時  
淨居天化作獵人服鹿皮衣持弓負  
羽太子舉其衣而謂曰欲相質易願  
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其上服授  
與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持所得  
衣凌虛而去

太子易衣側不遠有率堵波無憂王  
之所建也是太子剃髮處太子從闍  
鐸迦取刀自斷其髮天帝釋接上天  
宮以為供養時淨居天子化作剃髮  
人執持鋸刀徐步而至太子謂曰能  
剃髮乎幸為我淨之化人受命遂為  
年十九或曰二十九以吠舍佉月後  
半八日踰城出家當此三月八日或  
云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  
月十五日

太子剌跋窣堵波東南曠野中行百八九十里至尼拘盧陀林有窣堵波高三十餘尺昔如來寂滅舍利已分諸婆羅門无所得獲於涅疊般那唐言焚燒舊云閼維訖也地双餘灰炭持至本國建此靈基而修供養自茲已降奇迹相仍疾病之人祈請多愈

灰炭窣堵波側故伽藍中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左右數百窣堵波其一大者無憂王所建也崇基雖陷高餘百尺自此東北大林中行其路艱險經途危阻山牛野鳥羣盜獵師伺求行旅為害不絕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中印度境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頽毀邑里蕭條故城軌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間巷荒蕪城內東北隅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舊曰訖陀訖也之故宅也宅中有井將營獻供方乃鑿焉歲月雖淹水猶清美

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唐言無勝

此世共稱耳舊云阿利羅跋提河訖也西岸下

達至娑羅林其樹類樹而皮青白葉  
甚光潤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也  
其大較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北  
首而卧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基  
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前建石柱以  
記如來寂滅之事雖有文記不書日  
月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  
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當此三  
月十五日也說一切有部則佛以迦  
刺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此當  
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  
云千二百餘年或云千三百餘年或  
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未滿  
千年

精舍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  
薩行時為羣雉王救火之處昔於此  
地有大茂林毛羣羽族巢居穴處驚  
風四起猛焰颺急時有一雉有懷傷  
愍鼓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帝釋俯  
而告曰汝何守愚虛勞羽翮大火方  
起焚燬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  
曰說者為誰曰我天帝釋耳雉曰今  
天帝有大神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

若指諸掌反詰無功其各安在猛火  
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飛往趣流水  
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  
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罕堵波也  
雉救火側不遠有罕堵波是如來修  
菩薩行時為鹿救生之處乃往古昔  
此有大林火炎中野飛走窮窘前有  
駛流之阨後困猛火之難莫不沉溺  
喪棄身命其鹿惻隱身據橫流穿皮  
斷骨自強拯溺蹇免後至忍疲苦而  
濟之筋力既竭溺水而死諸天取繫  
起罕堵波鹿拯溺西不遠有罕堵波  
是蘇跋陀羅

唐言善賢舊曰  
須跋陀羅訛也

入寂滅之

處善賢者本梵志師也年百二十耆  
舊多智聞佛寂滅至雙樹間問阿難  
曰佛世尊將寂滅我懷疑滯願欲請  
問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也曰吾  
聞佛世難遇正法難聞我有深疑恐  
无所請善賢遂入先問佛言有諸別  
衆自稱為師各有異法垂訓導俗高  
答摩

舊曰瞿曇  
統略也

能盡知耶佛言吾悉深

究乃為演說善賢聞已心淨信解求  
入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曰汝豈能



耶外道異學修梵行者當誡四歲觀其行察其性威儀寂靜辭語誠實則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在人行耳斯何難哉善賢曰世尊悲愍含濟无私四歲試學三業方順佛言我先已說在人行耳於是善賢出家即受具戒勤勵修習身心勇猛已而於法無疑自身作證夜分未久果證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大涅槃即於衆中入火界定現神通事而先寂滅是為如來寂後弟子乃先滅度即昔後渡蹇兔是也

善賢寂滅側有窣堵波是執金剛躡地之處大悲世尊隨機利見化功已畢入寂滅樂於雙樹間北首而卧執金剛神密迹力士見佛滅度悲慟唱言如來捨我入大涅槃無歸依無覆護毒箭深入愁火熾盛捨金剛杵悶絕躡地久而又起悲哀戀慕互相謂曰生死大海誰作舟楫無明長夜誰為燈炬

金剛躡地側有窣堵波是如來寂滅已七日供養之處如來之將寂滅也

光明普照人天畢會莫不悲感更相  
謂曰大覺世尊今將寂滅衆生福盡  
世間無依如來右脇卧師子牀告諸  
大衆勿謂如來畢竟寂滅法身常住  
離諸變易當棄懈怠早求解脫諸苾  
芻等歔歔悲慟時阿泥埤<sup>盧骨</sup>陀<sup>舊曰阿部</sup>  
<sup>律訖</sup>告諸苾芻止止勿悲諸天譏恠時末  
羅衆供養已訖欲舉金棺詣涅槃般  
鄒所時阿泥埤陀告言且止諸天欲  
留七日供養於是天衆持妙天花遊  
虛空讚聖德各竭誠心共興供養

序捨側有窰堵波是摩訶摩耶夫人  
哭佛之處如來寂滅棺殯已畢時阿  
泥埤陀上昇天宮告摩耶夫人曰大  
聖法王今已寂滅摩耶聞已悲哽悶  
絕與諸天衆至雙樹間見僧伽旃  
及錫杖掛之踊慟絕而復聲曰人天  
福盡世間眼滅今此諸物空無有主  
如來聖力金棺自開放光明合掌坐  
慰問慈母速來下降諸行法今願勿  
深悲阿難銜哀而請佛曰後世問我  
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自  
天宮降至雙樹間如來為諸不孝衆



生從金棺起合掌說法

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窣堵波是如  
來焚身之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至  
誠求請或得舍利如來寂滅人天悲  
感七寶為棺千氎纏身設香花建幡  
蓋末羅之衆奉與發引前後導從北  
渡金河盛滿香油積多香木縱火以  
焚二氎不燒一極觀身一取覆外為  
諸衆生分散舍利唯有髮爪儼然无損  
焚身側有窣堵波如來為大迦葉波  
現雙足慶如來金棺已下香木已積  
火燒不然衆咸驚駭阿泥律陀言待  
迦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五百弟子  
自山林來至拘尸城問阿難曰世尊  
之身可得見耶阿難曰千氎纏絡重  
棺周斂香木已積即事焚燒是時佛  
於棺內為出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  
色問阿難曰何以有此曰佛初涅槃  
人天悲慟衆淚迸流致斯異色迦葉  
波作礼旋繞興讚香木自然大火熾  
盛故如來寂滅三從棺出初出辭問  
阿難治路次起坐為母說法後現雙  
足亦大迦葉波

現足側有窰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  
八王分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  
佛入涅槃後涅槃般那已諸八國王  
脩四兵至遣直性婆羅門謂拘尸力  
士曰天人導師此國寂滅故自遠來  
請分舍利力士曰如來降尊即斯下  
上滅世間明導喪衆生慈父如來舍  
利自當供養徒疲道路終無得獲時  
諸大王遜辭以求既不相允重謂之  
曰禮請不從兵威非遠直性婆羅門  
揚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福善弼  
歷曠劫想所具聞今欲相凌此非宜  
也今舍利在此當均八分各得供養  
何至興兵諸力士依其言即時均量  
欲作八分帝釋謂諸王曰天當有分  
勿恃力竟阿那婆峇多龍三文隣龍  
王醫那鉢咀羅龍王復作是議無遺  
我曹若以力者衆非敵矣直性婆羅  
門曰勿誼諍也宜共分之即作三分  
一諸天二龍衆三留人間八國重分  
天龍人王莫不悲感

分舍利窰堵波西南行二百餘里至  
大邑聚有婆羅門臺右巨富確乎不

難學究五明敬崇三寶接其居側建立僧坊窮諸資用備盡珍飾或有衆僧往來中路慇懃請留罄心供養或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法衆僧絕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懷懇惻經行之次見一沙門庵眉皓髮杖錫而來婆羅門馳往迎逆問所從至請入僧坊備諸供養旦以淳乳煮粥進焉沙門受已繞一啻齒便即置鉢沉吟長息婆羅門持食跪而問曰大德慧利隨緣幸見臨顧為夕不安耶為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斯言且置食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即語婆羅門曰向許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非忘也談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得聞今當略說吾向所歎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俯清流而滌器或以澡漱或以盥沐嗟乎今之淳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滅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耶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

怙羅者我身是也為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灑掃像設儀肅其形如在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痕

女難

斯國

舊曰波羅奈國

說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五國

疑

婆羅痾

女瞿反

斯國

戰主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松持摩沙門辨撰撰

吠舍釐國

弗栗恃國

尼波羅國

婆羅痾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  
西臨殽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  
間閭擲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  
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學多信外道  
少訛佛法氣序和穀稼盛果木扶疎  
茂草薶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  
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  
所外道萬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  
或斷髮或椎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  
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雕石  
文木茂林相蔭清流交帶鎗石天像  
量減百尺威嚴肅然懔懔如在

大城東北婆羅痾河西有窄堵波元  
夏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前建石柱  
碧鮮若鏡光潤凝流其中常現如來  
影像

婆羅痾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



藍區界八分連垣周堵層軒重閣幾  
窮規矩僧徒一千五百人並學小乘  
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餘  
尺上以黃金隱起作菴沒羅果石為  
基階輒作層龕龕前而四周節級百數  
皆有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鎬  
石佛像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勢  
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  
基雖傾陷尚餘百尺前建石柱高七  
十餘尺石含玉潤鑒照映徹懃懃祈請  
影見衆像善惡之相時有見者是如  
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處也其側不  
遠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見菩薩  
捨苦行遂不侍衛來至於此而自習  
定其傍窣堵波是五百獨覺同入涅  
槃處又三窣堵波過去三佛坐及經  
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側有窣堵波是梅呬罷耶

唐言慈即姓也舊  
曰彌勒訛略也

菩薩受成佛記處昔者

如來在王舍城鷲峯山告諸比丘當  
來之世此瞻部洲土地平正人壽八  
萬歲有婆羅門子慈氏者身真金色  
光明照朗當捨家成正覺廣為衆生



三會說法其濟度者皆我遺法植福  
衆生也其於三寶深敬一心在家出  
家持戒犯戒皆蒙化導證果解脫三  
會說法之中度我遺法之徒然後乃  
化同緣善友是時慈氏菩薩聞佛此  
說從坐起白佛言願我作彼慈氏世  
尊如來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果如  
上所說皆汝教化之儀也

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窣堵波是釋迦  
菩薩受記之處賢劫中人壽二萬歲  
迦葉波佛出現於世轉妙法輪開化  
含識授護明菩薩記曰是菩薩於當  
來世衆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成佛  
号釋迦牟尼

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過去四佛  
經行遺迹長五十餘步高可七尺以  
青石積成上作如來經行之像像形  
像異威嚴肅然肉髻之上特出鬘髮  
靈相無隱神鑒有徵於其垣內聖迹  
寔多諸精舍窣堵波數百餘所略舉  
二三難用詳述

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餘步如  
來嘗中盥浴次西大池周一百八十

步如來嘗中瀦器次北有池周百五十步如來嘗中浣衣凡此三池並有龍止其水既深其味又甘澄淨皎潔常無增減有人慢心濯此池者金毗羅獸多為之害若深恭敬汲用无懼浣衣池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袈裟之迹其文明徹煥如彫鏤諸淨信者每來供養外道凶人輕蹈此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

池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為六牙鳥王獵人利其牙也詐服袈裟彎弧伺捕為王為敬袈裟遂拔牙而授焉

拔牙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愍世無禮示為鳥身與彼猕猴白鳥於此相問誰先見是尼拘律樹各言事迹遂編長幼化漸遠近入知上下

道俗歸依其側不遠大林中有窣堵波是如來昔與提婆達多俱為鹿王斷事之處昔於此處大林之中有兩羣鹿各五百餘時此國王畋遊原澤菩薩鹿王前請王曰大王校獵中原

縱燎飛矢凡我徒屬命盡茲晨不日  
腐臭無所充膳願欲次老日輸一鹿  
王有割鮮之膳我延旦夕之命王善  
其言迴駕而返兩羣之鹿更次輸命  
提婆羣中有懷孕鹿次當就死白其  
王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  
誰不實命雌鹿歎曰吾王不仁死無  
日矣乃告急菩薩鹿王鹿王曰悲哉  
慈母之心思及未形之子吾今代汝遂  
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大鹿王  
今來入邑都人士庶莫不馳觀王之  
聞也以為不誠門者白王王乃信然  
曰鹿王何遽來耶鹿曰有雌鹿當死  
胎子未產心不能忍敢以身代王聞  
歎曰我人身鹿也今鹿身人也於是  
悉放諸鹿不復輸命即以其林為諸  
鹿藪因而謂之施鹿林焉鹿野之号  
自此而興

伽藍西南二里有窣堵波高三百  
餘尺基趾廣峙瑩飾奇瓊上元層龕  
便置覆鉢雖建表柱而無輪鐸其側  
有小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  
棄制迦佛處也初薩婆曷剌他志陀

唐言一切義成菩薩  
口志達多此略也

太子踰城之後棲山隱  
谷忘身殉法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  
舅氏二人曰我子一切義成捨家修  
學孤遊山澤獨處林藪故命今曹隨  
知所止內則叔父伯舅外則旣君且  
臣凡厥動靜宜知進止五人銜命相  
望營衛因即勤求欲期出離每相謂  
曰夫修道者苦證耶樂證耶二人曰  
安樂為道三人曰勤苦為道二三交  
爭未有以明於是太子思惟至理為  
大苦行外道節麻米以支身彼二人  
者見而言曰太子所行非真實法夫  
道也者樂以證之今乃勤苦非吾徒  
也捨而遠遁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  
行未證苦提欲驗苦行非真受乳糜  
而證果斯三人者聞而歎曰功垂成  
矣今其退矣六年苦行一日捐功於  
是相從求訪二人旣相見已匡坐高  
論更相議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出  
王宮就荒谷去珎服披鹿皮精勤勵  
志貞節苦心求深妙法期无上果今  
乃受牧女乳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  
無能為也彼二人曰君何見之旣與

此猖蹶人耳夫處乎深宮安乎尊勝不能靜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為鄙賤人行何可念哉言增初怛耳菩薩浴尼連河坐菩提樹成等正覺等天人師寂然宴默惟察應度曰彼覺頭藍子者證非想定堪受妙法空中諸天尋聲報曰當時頭藍子命終已來經今七日如來歎惜如何不遇垂聞妙法遽從變化重更觀察營求世界有阿藍迦藍得無所有處定可授至理諸天又曰終已五日如來再歎慰其薄祐又更諦觀誰應受教唯施鹿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來今時起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寂靜神光是曜毫含玉彩身真金色安詳前進導彼五人斯五人遙見如來互相謂曰一切義成彼來者是歲月遽淹聖果不證心期已退故尋吾徒且各默然勿起迎礼如來漸近威神動物五人忘制拜迎問訊侍從如儀如來漸誘示之妙理兩安居畢方獲果證

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率堵波傍有洹池周八十餘步一名救命又謂列



士聞諸先志曰數百年前有一隱士於此池側結廬屏迹博習伎術究極神理能使瓦礫為寶人畜易形但未能馭風雲陪仙駕閱圖考古更求仙術其方曰夫神仙者長生之術也將欲求學先定其志築建壇場周文餘命一烈士信勇恥著執長刀立壇隅屏息絕言自昏達旦求仙者中壇而坐手按長刀口誦神呪視及聽遲明登仙所執鋤刀變為寶劍凌虛履空王諸仙侶執劍指麾所欲皆從無妻無老不病不死是人既得仙方行訪烈士營求曠歲未諧心願後於城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隱士觀其相心甚慶悅即而慰問何至怨傷曰我以貧窶僦力自濟其主見知特深信用期滿五歲當酬豐賞於是忍勤苦忘艱辛五年將周一旦違失既蒙笞辱又無所得以此為心悲悼誰恤隱士命與同遊來至草廬以術力故化具有饌已而令入池浴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錢遺之曰盡當來求幸無外也自時厥後數加重賂潛行陰德



感激其心烈士屢求効命以報知己  
隱士曰我求烈士弥歷歲時幸而會  
遇奇貌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不聲  
耳烈士曰死尚不辭豈徒屏息於是  
設壇場受仙法依方行事坐待日曉  
曉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呪烈  
士按鋤刀殆將曉矣忽發聲叫是時  
空中火下煙焰雲蒸隱士疾引此人  
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誠子無聲何以  
驚叫烈士曰受命後至夜分惛然若  
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躬來慰謝感  
荷厚恩忍不報語被人震怒遂見煞  
害受中陰身願屍歎惜猶願歷世不  
言以報厚德遂見託生南印度大婆  
羅門家乃至受胎出胎備經苦厄荷  
恩荷德嘗不出聲洎乎受業冠婚喪  
親生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親戚  
屬咸見怪異年過六十有五我妻  
謂曰汝可言矣若不語者當煞汝子  
我時惟念已隔生世自願衰老唯此  
稚子因止其妻令無煞害遂發此聲  
耳隱士曰我之過也此魔燒耳烈士  
感恩悲事不成憤恚而死免火災難

故曰救命感恩而死又謂烈士池

烈士池西有三獸窰堵波是如來修  
菩薩行時燒身之處劫初時於此林  
野有孤兔獐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  
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為一老夫  
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  
耶曰涉豐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既安  
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  
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之何以饋  
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  
虛已分路營求狐沿水濱銜一鮮鯉  
獲於林樹採異花果俱來至止同進  
老夫唯兔空還遊躍左右老夫謂曰  
以吾觀之尔曹未和獐狐同志各能  
役心唯兔空返獨無相饋以此言之  
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狐獐曰多聚  
蕪蘇方有所作狐獐竟馳銜草曳  
木既已蒞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  
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  
食辭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  
帝釋身除燼収骸傷歎良久謂狐獐  
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  
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

免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窰堵波從此順流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

主國

中印  
度境

戰主國周二千餘里都城臨流伽河周十餘里居人豐樂邑里相隣土地膏腴稼穡時播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獷烈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並皆遵習小乘教法天祠二十異道雜居

大城西北伽藍中空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印度記曰此中有如來舍利一斗昔者世尊嘗於此處七日之中為天人衆顯說妙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隣此復有慈氏菩薩像形量雖小威神嶸然靈鑒潛通竒迹間起

大城東行二百餘里至阿遮陀羯刺

拏僧伽藍

唐書不  
詳耳

周垣不廣彫飾甚

工華池交影臺閣連甍僧徒肅穆衆儀庠序間諸先志曰昔大雪山北覩貨邏國有樂學沙門三同志礼誦餘閑每相謂曰妙理幽玄非言談所究聖迹昭著可足趾所尋宜詢莫逆

親觀聖迹於是二三交友杖錫同遊  
既至印度寓諸伽藍輕其邊鄙莫之  
見舍外迫風露內累口腹顏色憔悴  
形容枯槁時此國王出遊近郊見諸  
客僧恠而問曰何方乞士何所因來  
耳既不穿衣又垢弊沙門對曰我覩  
貨邏國人也

恭承遺教高蹈俗塵率其同好觀礼  
聖迹慨以薄福衆所同棄印度沙門  
莫願羈旅欲還本土巡礼未周雖迫  
勤苦心遂後已王聞其說用增悲感  
即斯勝地建立伽藍白氎題書為之  
制曰我惟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  
三寶之靈祐也既為人王受佛付囑  
凡厥染衣吾當惠濟建此伽藍式招  
羈旅自今已來諸穿耳僧我此伽藍  
不得止舍因其事迹故以名焉

阿迦陀羯刺拏伽藍東南行百餘里  
南渡流伽河至摩訶婆羅邑並婆羅  
門種不遵佛法然見沙門先訪學業  
知其強識方深禮敬

流伽河北有郝羅延天祠重閣層臺  
美甚麗飾諸天之像鑿石而成工極

人謀靈應難究。那羅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太半陷地。前建石柱。高餘二丈。上作師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昔於此處有曠野鬼。恃大威力。噉人血肉。作害生靈。肆極妖祟。如來愍諸衆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齊以不煞之戒。諸鬼承教奉以周旋。於是舉石請佛安坐。願聞正法。克念護持。自時厥後。無信之徒。覓共推移。鬼置石座。動以千數。莫之能轉。茂林清池。周基左右。人至其側。無不心懼。

伏鬼側不遠。有數伽藍。雖多頽毀。尚有僧徒。並皆遵習大乘法。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一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寂滅之後。八國大王分舍利也。量舍利。婆羅門蜜塗瓶內。分授諸王。而婆羅門持瓶以歸。既得所黏舍利。遂建窣堵波。并瓶置內。因以名焉。後無憂王。開取舍利。瓶改建大窣堵波。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從此東北度疏伽河。行百四五十里。



至吠舍釐國

齊曰毗舍離國  
毗也中印度境

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花  
菓茂盛菴沒羅菓茂遶菓既多且貴  
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福重學邪正  
雜信伽藍數百多已圯壞存者三五  
僧徒稀少天祠數十異道雜居露形  
之徒寔繁其黨吠舍釐城已甚傾頽  
其故基趾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  
里少有居人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  
伽藍僧徒寡少習學小乘正量部法  
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毗摩羅詰  
經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其東有  
窣堵波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  
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窣堵波是吠舍  
釐王之所建也佛涅槃後此國先王  
分得舍利式修崇建印度記曰此中  
舊有如來舍利一斛無憂王開取九  
斗唯留一斗後有國王復欲開取方  
事興功尋則地震遂不敢開其西北  
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石  
柱高五六十尺上作師子之像石柱  
南有池是羣獼猴為佛堂也在昔如  
來曾住於此池西不遠有窣堵波諸



獼猴持如來鉢上樹取蜜之處池南不遠有空堵波是諸獼猴奉佛蜜處池西北隅猶有獼猴形像

伽藍東北三里有宰堵波是毗摩羅詰唐言無垢無善曰淨名然淨則無垢名則是故釋義非取同名乃有異舊曰維摩詰訛略也

宅基趾多有靈異去此不遠有一神舍其狀壘輒傳云積石即無垢稱長者現疾說法之處去此不遠有宰堵波長者子寶積之故宅也去此不遠有宰堵波是菴沒羅女故宅佛姨母等諸苾芻尼於此證入涅槃

伽藍北三四里有宰堵波是如來將往拘尸那國入般涅槃人與非人隨從世尊至此佇立次西北不遠有宰堵波是佛於此最後觀吠舍釐城其南不遠有精舍前建宰堵波是菴沒羅女園持以施佛

菴沒羅園側有宰堵波是如來告涅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曰其得四神足者能住壽一劫如來今者當壽幾何如是再三阿難不對天魔迷惑故也阿難從坐而起林中宴默時魔來請佛曰如來在世教化已久蒙濟流

轉數如塵沙寂滅之樂今其時矣世尊以少土置爪上而告魔曰地土多耶爪土多耶對曰地土多也

佛言所度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地土却後三月吾當涅槃魔聞歡喜而退阿難林中忽感異夢來白佛言我在林間夢見大樹枝葉茂盛蔭影蒙密驚風忽起摧散無餘將非世尊欲入寂滅我心懷懼故來請問

佛告阿難吾先告汝汝為魔蔽不時請留魔王勸我早入涅槃已許之期斯夢是也

告涅槃期側不遠有宰堵波千子見父母處也昔有仙人隱居巖谷仲春之月鼓濯清流鹿鹿隨飲感生女子姿貌過人唯脚似鹿仙人見已収而養焉其後命令求火至餘仙廬足所履地迹有蓮花彼仙見已深以奇之令其繞廬方乃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還時梵豫王畋遊見花尋迹以求悅其奇恠同載而返相師占言當生千子餘婦聞之莫不圖計日月既滿生一蓮花花有千葉葉坐一子餘婦

誣罔咸稱不祥投殍伽河隨波泛濫  
烏者延王下流遊觀見黃雲蓋乘波  
而來取以開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  
有大力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威  
乘勝將次此國時梵豫王聞之甚懷  
震懼兵力不敵計無所出矣是時鹿  
女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寢戎臨境  
上下離心賤妾愚忠能敗強敵王未  
之信也憂懼良深鹿女乃昇城樓以  
待寢至千子將兵圍城已而鹿女告  
曰莫為逆事我是汝母汝是我子千  
子謂曰何言之謬鹿女手按兩乳流  
注千歧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解  
甲歸宗釋兵返族兩國交歡百姓安樂  
千子歸宗側不遠有率堵波是如來  
行經舊迹指告衆曰昔吾於此歸宗  
見親欲知千子即賢劫千佛是也  
述本生東有故基上建率堵波光明  
時燭祈請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陀羅  
尼等經重閣講堂餘趾也

講堂側不遠有率堵波中有阿難半  
身舍利去此不遠有數百率堵波欲  
定其數未有克知是千獨覺入寂滅

處吠舍釐城內外周隍聖迹繁多難以具舉形勝故墟魚鱗間峙歲月驟改炎涼亟移林既摧殘池亦枯涸朽株餘迹其詳驗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宰堵波

栗帖

昌業反

婆子

舊云離車子能也

別如來處如

來自吠舍釐城趣拘尸那國諸栗帖婆子聞佛將入寂滅相從悲號送世尊既見哀慕非言可喻即以神力化作大河崖岸深絕波流迅急諸栗帖婆悲慟以止如來留鉢為作追念

吠舍釐城西北減二百里有故城荒蕪歲久居人曠少中有宰堵波是佛在昔為諸菩薩人天大眾引說今生修菩薩行曾於此城為轉輪王号曰摩訶提婆

唐言大天

有七寶應王四天下

觀衰變之相體无常之理冥懷高蹈忘情大位捨國出家染衣修學

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宰堵波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佛涅槃後百一十年吠舍釐城有諸苾芻遠離佛法謬行戒律時長老耶舍陀住憍薩羅國長老三菩伽住秣兔羅國長老釐



波多住韓若國長老沙羅住吠舍釐國長老富闍蘇弥羅住娑羅梨弗國諸大羅漢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稱衆所知識皆是尊者阿難弟子時耶舍陀遣使告諸賢聖皆可集吠舍釐城猶少一人未滿七百是時富闍蘇弥羅以天眼見諸大賢聖集議法事運神足至法會時三菩伽於大衆中右袒長跪揚言曰衆無譁欽哉念哉昔大聖法王善摧寂滅歲月雖淹言教尚在吠舍釐城懈怠忘菊繆譯於戒律有十事出違十力教今諸賢者深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難拍誨念報佛恩重宣聖旨時諸大衆莫不悲感即召集諸苾芻依毗奈耶訶責制止削除謬法宣明聖教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濕吠多補羅僧伽藍層臺輪奐重閣羣飛僧衆清肅並學大乘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窄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南趣摩竭陀國北顧吠舍釐城中途止息遺迹之處

濕吠多補羅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  
苑伽河南北岸各有一寧堵波是尊  
者阿難陀分身與二國慶阿難陀者  
如來之從兄弟也多聞總持博物強  
識佛去世後繼大迦葉住持正法導  
進學人在摩揭陀國於林中經行見  
一沙彌諷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紛  
亂阿難聞已感慕增懷徐詣其所提  
撕拍授沙弥笑曰大德耄矣所言謬  
矣我師高明春秋鼎盛親承示誨誠  
無所誤阿難默然退而歎曰我年雖  
邁為諸衆生欲久住世住持正法然  
衆生垢重難以誨語久留無利可速  
滅度於是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  
度苑伽河泛舟中流摩揭陀王聞阿  
難去情深戀德即嚴戎駕疾馳追請  
數百千衆營軍南岸吠舍釐王聞阿  
難來悲喜盈心亦治軍旅奔馳迎候  
數百千衆共集北岸兩軍相對旌旗  
翳日阿難恐鬪其兵更相驚宮從舟  
中起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即入寂滅  
化火焚骸骸又中折一墮南岸一墮  
北岸於是二王各得一分舉軍號慟



俱還本國起窰堵波而修供養從此

北人謂  
三代特

度境

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  
狹土地膏腴花果茂盛氣序微寒人  
性躁急多鄙外道少信佛法伽藍十  
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二乘兼切通  
學天祠數十外道寔衆國大都城号  
占戊挐多已頽毀故宮城中尚有三  
千餘家若村若邑也

大河東北有伽藍僧徒寡少學業清  
高從此西行依河之濱有窰堵波高  
餘三丈南帶長流大悲世尊度漁人  
處也越在佛世五百渙人結疇附黨  
漁捕水族於此河流得一大魚有十  
八頭頭各兩眼諸漁人方欲害之如  
來在吠舍釐國天眼見興悲心乘其  
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啓悟告諸大衆  
弗栗恃國有大魚我欲導之以悟諸  
漁人尔宜知時於是大衆圍繞神足  
凌虛至于河濱如常敷座遂告諸漁  
人尔勿煞魚以神通力開方便門威  
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貫解人

情今時如來知而故問汝在前身曾作何罪流轉惡趣受此弊身魚曰昔承福慶生自豪族大婆羅門劫比他者我身是也恃其族姓凌蔑人倫恃其博物鄙賤經法以輕慢心毀謗諸佛以醜惡語詈辱衆僧引類形比謂若駃驢爲馬諸醜形對由此惡業受此弊身尚資宿善生遭佛世目覩聖化親承聖教因而懺謝悔先作業如來隨機攝化如應開導魚既聞法於是命終承茲福力上生天宮於是自觀其身何緣生此既知宿命念報佛恩與諸天衆肩隨戾止前札既畢右繞退立以天寶香華用供養世尊指告漁人爲說妙法於即感悟輸誠札懺裂網焚舟歸真受法既服染衣又聞至教皆出塵垢俱證聖果度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率堵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法度諸天人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率堵波如來昔於此處爲諸苾芻制戒次西不遠有如來趺坐率堵波如來昔於此處近遠邑

人相趨輻湊焚香散花燈炬不絕從此西北千四五百里踰山入谷至尼波羅國

中印  
度境

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宜穀稼多花果出赤銅犂牛命命鳥貨用赤銅錢氣序炎烈風俗險詖人性對橫信義輕薄无學藝有工巧形貌醜弊邪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外道異學其數不詳王刹帝利栗咕婆種也志學清高純信佛法近代有王号耆輸伐摩

唐言  
无育

碩學聰睿自製磬

明論重學步德遐邇著聞都城東南

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即焰起更

投餘物亦變為火從此復還吠舍釐

國南渡碗加河至摩揭陀國

舊曰摩  
伽陀又

曰摩竭提皆北  
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太常寺奉

新雕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持持寺沙門辯機撰

摩揭陀國上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麤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濕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溫暑崇重志學遵尚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万有餘人並多宗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寔多殊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址尚在昔者人壽無量歲時号拘蘇摩補羅城唐言香花宮城王宮多花故以名焉逮平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叱釐子城舊曰巴連非是訛也初有婆羅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受業諸學徒相從遊觀有一書生俳佻悵望同儔謂曰夫何憂乎曰感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成願此為言憂心彌劇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子求娉婚親乃假立二人為男父母二人為女父母遂坐波

叱螳樹謂女聲樹也採時果酌清流  
陳誓姻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父  
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無  
辭焉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  
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  
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  
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絃清  
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  
有一嫗携芳引少女並賓從盈路袷服  
奏樂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  
酣歌樂譙經七日焉學徒疑為獸言  
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  
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  
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諸友人  
同往林中咸見花樹是一大第僮僕  
役使駑馳往來而彼老翁從容接對  
陳饌奏樂賓主禮脩諸友還城具告  
遠近暮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  
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留止棲寄  
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生  
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  
無異志於是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  
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為築



城自余之後因名波吒釐子城焉

王故宫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

王作地獄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

一百年有阿輸迦

唐言無憂王

王者頻

毗婆羅

唐言影堅舊曰頻婆娑毘也

王之曾孫也自王

舍城遷都波吒釐築外郭周於故城

年代最遠唯餘故基伽藍天祠及宰

堵波餘址數百存者二三唯故宫北

臨苑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無憂

王嗣位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

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

鑪鉅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塗招

募凶人立為獄主初以國中犯法罪

人無校輕重悉入塗炭後以行經獄

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滅口焉時

有沙門初入法衆巡里乞食遇至獄

門獄吏凶人擒欲殘害沙門惶怖請

得禮懺俄見一人縛來入獄斬截手

足礫裂形骸俯仰之間支體糜散沙

門見已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元學

果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

心夷生死雖入鑊湯若在水池有大

蓮花而為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



王遂躬觀深讚靈祐獄主曰大王當死王曰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刑獄凡至獄垣皆從煞害不去王入而獨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令豈除汝身汝久濫生我之咎也即命獄卒投之洪鑪獄主既死王乃得出於是頽牆堙塹廢獄寬刑地獄南不遠有宰堵波基址傾陷唯餘覆鉢之勢實為廁飾石作欄檻即八万四千之一也無憂王以人功建於宮焉中有如來舍利一斗靈鑒間起神光時燭無憂王廢獄之後遇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機導化王謂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不遭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宰堵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弘誓心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為廣說獻土之因如來懸記興建之功無憂王聞以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含靈有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今余鬼神勑力同心境極贍部戶滿拘脰以佛舍利起宰堵

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之利非  
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鬼神受  
旨在所興功功既成已咸來請命無  
憂王既開八國所建諸窰堵波分其  
舍利付鬼神已謂羅漢曰我心所欲  
諸處同時咸下舍利心雖此真事未  
從欲羅漢曰王命神鬼至所期日日  
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  
王承此言宣告鬼神速乎期日無憂王  
觀候光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  
申手蔽日營建之所咸皆瞻仰同於  
此時功績咸畢

窰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  
所履雙迹猶存其長尺有八寸廣餘  
六寸矣兩迹俱有輪相十拍皆帶花  
文魚形映起光明時照昔者如來將  
取寂滅北趣拘尸那城南顧摩揭陀  
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寂後留  
此足迹將入寂滅願摩揭陀也百歲  
之後有無憂王命世君臨建都此地  
往護三寶使百神及無憂王之嗣  
位也遷都築邑掩周迹石既近宮城  
恒親供養後諸國王覓欲舉歸石雖

不大衆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遂即石所欲滅聖迹鑿已還平文彩如故於是捐棄殍伽河流尋復本處其側率堵波即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佛迹精舍側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略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贍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辭云大略斯在

故宫北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無憂王為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无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陀羅唐言大帝生自貴族服膺王制奢侈縱暴衆庶懷怨國輔老臣進諫

王曰驕弟作威亦已太甚夫攻平則國治人和則主安古之則訓由來久矣願存國典收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燾生靈况尔同胞豈忘惠愛不先迷導已陷刑法上懼先靈下迫衆議摩醯因陀羅稽首謝曰不自謹行敢干國憲願賜再生更寬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環著上饌進奉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

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既深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空示神迹尋出塵俗遠棲巖谷無憂王躬往謂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果既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羈愛細心馳聲色今出危城志悅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壑王曰欲靜心慮豈必幽巖吾從尔志當為崇樹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脩珍著尔曹相率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為牀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衆會既已王告神曰石座從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壘為虛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无憂王躬往迎請止此山廬

故宮北地獄南有大石槽是无憂王匠役神功作為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

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无憂王為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立傍有故臺餘基積石池沼漣漪清瀾澄鑒隣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濯罪垢消滅山西南有五窰堵波崇基已陷餘址

尚高遠而壁之鬱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於上重更修建小窣堵波印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万四千窣堵波已尚餘五斗舍利故別崇建五窣堵波制奇諸處靈異間起以表如來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難陀王建此歲以儲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間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震山傾雲昏日翳窣堵波中大聲雷震士卒僵仆爲馬驚奔自茲已降无敢覬覦或曰衆議雖多未爲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

居勿反

吒阿濫摩

唐言難國僧

伽藍無憂王之所建焉无憂王初信佛法也式遵崇建修殖善種召集千僧凡聖兩衆四事供養什物周給頽毀已久基址尚在伽藍側有大窣堵波名阿摩落伽者印度藥果之名也無憂王構疾弥留知命不濟欲捨珍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誠勿從欲其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臣曰賸部洲主今是何人



諸臣對曰唯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  
非主唯此半果而得自在嗟乎世間  
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高稱謂  
臨終匱乏見逼強臣天下非已半果  
斯在乃命侍臣而告之曰持此半果  
詣彼雞園施諸衆僧作如是說昔一  
賻部洲主今坐阿摩落王稽首大德  
僧前願受最後之施凡諸所有皆已  
喪失唯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貧乏  
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  
大王宿期引濟瘧疾在躬茲臣擅命  
積實非已半果為施承王來命普施  
衆僧即召典事姜美中

起窣堵波既荷厚恩遂旌願命阿摩  
落伽窣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窣堵  
波謂建捷稚聲初此城內伽藍百數  
僧徒肅穆學業清高外道學人銷聲  
緘口其後僧徒相次徂落而諸後進  
莫繼前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藝於是  
命儔侶千計萬數來集僧坊揚言  
唱曰夫擊捷稚招集學人羣愚同止  
謬有扣擊遂白王請拔優劣外道諸  
師高才達學僧徒雖衆辭論膚淺外



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藍不得擊捷稚以集衆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恥忍詔而退十二年間不擊捷稚時南印度邾伽闕刺樹邾菩薩

唐言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

幼傳雅譽長擅高

名捨離欲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諸學人等辟屈外道不擊捷稚日月驟移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猛曰波吒釐城外道博學尔非其儔吾今行矣提婆曰欲摧腐草誰必傾山敢承指誨黜諸異學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指詳其優劣然後圖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歎曰謬辟易失邪義難扶尔其行矣摧彼必矣提婆菩薩夙擅高名波吒釐城外道之間也即相召集馳白王曰大王昔紆聽覽見制諸沙門不擊捷稚願垂告命令諸門候隣境異僧勿使入城恐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婆既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

易衣服疊僧加脰置草束中褰裳疾  
馳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草披衣至  
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寤莫有相  
舍遂宿捷稚臺上於晨朝時便大振  
擊衆聞伺察乃客遊比丘諸僧伽藍  
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  
伽藍咸推提婆提婆吳捷稚者擊以  
集衆有而不用懸之何為王人報曰  
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  
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  
法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恥  
王乃召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  
煞身以謝於是外道覓陳旗鼓誼談  
異義各曜鋒鋒提婆菩薩既昇論座  
聽其先說隨義指破曾不決辰摧諸  
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悅建此靈基  
以旌至德

建擊捷稚室堵波北有故基昔鬼辯  
婆羅門所居處也初此城中有婆羅  
門葺宇荒蕪不交世路祠鬼求福魍  
魎相依高論劇談雅辭響應人或激  
難垂帷以對舊學高才無出其右士  
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濕縛婁沙

鳴菩薩者智周万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此婆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名將非神鬼相依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辯資思授言不對人辭說一聞莫能再述吾今往彼觀其舉措遂即其廬而謂之曰仰欽威德為日已久幸願褰帷敢申宿志而婆羅門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不面談馬鳴心知鬼魅情甚自負辭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已知矣權彼必矣尋往白王唯願垂許與彼居士較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證三明具六通何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鑒辯論是時馬鳴論三歲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縱橫高論清遠而婆羅門既述辭已馬鳴重曰失吾旨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口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速授辭疾褰其帷視占其恠婆羅門惶遽而曰止止馬鳴退而言曰此子今晨聲聞失墜虛名非久斯之謂也王曰非夫威德誰鑒左道知人之哲絕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跡其傍有窣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近遠衆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鞞羅釋迦伽藍庭宇四院觀閣三層崇臺累仍重門洞啓頻毗娑羅王末孫之所建也旌台高才廣延俊德異域學人遠方髦彦同類相趨肩隨屐止僧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精舍上置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列戶牖棟梁瑤垣階陛金銅隱起廁間莊嚴中精舍佛立像高三丈左多羅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像凡斯三像鋪石鑄成威神肅然冥鑒遠矣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外靈光或照奇瑞間起鞞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雲石幽蔚靈仙攸舍毒地暴龍窟穴其藪猛獸執鳥棲伏其林山頂有大盤石上建窣堵波其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此坐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天靈聖供養如來鼓天樂雨天花如



來出定諸天感慕以寶金銀起窰堵波去聖逾邈寶變為石自古迄今人未有至遥望高山乃見異類長蛇猛獸羣從右旋天仙靈聖肩隨讚礼山東罽有窰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陁國所履之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負嶺崇基踈崖峙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乘法教瞿那末底唐言德慧菩薩伏外道之魔初此山中道焉學窮内外言極空有名高前列德重當時君王珎玃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隣國學人承風仰德儔之先進誠博達也食邑二城環居封建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敏達早擅精微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沓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命一明人裁書謂曰玃問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精習舊學三年之後摧汝嘉聲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曰年期已極學業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懷惶懼誠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之後

不得居止沙門異道迹相宣告勿有  
犯違時德慧菩薩杖錫而來至摩沓  
婆邑人守約莫有相舍諸婆羅門更  
詈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乎宜時速  
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摧異道冀  
宿其邑因以慈心卑辭謝曰今曹世  
諦之淨行我又勝義諦之淨行淨行  
既同何為見拒婆羅門因不與言  
但事駢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  
猛獸群行為暴有淨信者恐為獸  
害乃束蘆持仗謂菩薩曰南印度  
有德慧菩薩者速傳聲問欲來論議  
故此邑主懼墜嘉聲重垂嚴制勿止  
沙門恐為物害故來相援行矣自安  
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  
我是也淨信聞已更深恭敬謂德慧  
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即出深林止  
息空澤淨信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  
分已盡謂德慧曰可以行矣恐人知  
聞來相圖言德慧謝曰不敢忘德於  
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  
自遠而至願王垂許向摩沓婆論工  
聞驚曰此妄人耳即命使臣往摩沓



婆所宣王言曰有異沙門來求談論  
今已瑩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來儀  
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  
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  
甚不悅事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  
臣士庶豪族咸皆集會欲聽高談德  
慧先立宗義泊乎景落摩沓婆辭以  
年衰智惰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難  
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  
六日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  
余有高才無忘所恥摩沓婆死匿不  
發喪更服鮮綺來至論會衆咸譴譁  
更相謂曰摩沓婆自負才高恥對德  
慧故遣婦來優劣明矣德慧苦薩謂  
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  
妻知難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  
然德慧曰惜哉摩沓婆死矣其妻欲  
來與我論耳王曰何以知之願垂指  
告德慧曰其妻之來也面有死喪之色  
言含哀怨之聲以故知之沓婆死矣  
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  
如所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  
軌無為守道含識靈化依先國典褒

德有常德德慧曰苟以愚昧體道居貞存止足論濟物將弘汲引先摧傲慢方便攝化今其時矣唯願大王以摩沓婆邑戶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人則垂誠來素流美无窮唯彼淨信見匡護者福延于世食用同僧以勸清信以褒厚德於是建此伽藍式旌勝迹初摩沓婆論敗之後十數淨行逃難隣國告諸外道耻辱之事招募英俊來雪前恥王既珎訖德慧躬往請曰今諸外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群敢聲論鼓唯願大師摧諸異道德慧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欣然相慰我曹今日勝其必矣時諸外道闡揚義理德慧菩薩曰今諸外道逃難遠遊如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與彼對論德慧有負座堅素聞餘論頗閑微旨侍立於側聽諸高談德慧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衆咸驚駭異其所命時負座堅便即發難深義泉涌清辯響應三復之後外道失宗重挫其銳再折其翮自伏論已來立為伽藍邑戶

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

伽藍尸羅跋陀羅

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

勝捨邑建焉竦一危峯如宰堵波置

佛舍利論師三摩呬吒國之王族婆

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

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陀僧伽藍

遇護法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諮

以究竟之致問以解脫之路既窮至

理亦究微言名擅當時聲高異域南

印度有外道探蹟索隱窮幽洞微聞

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

鼓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

內有大論師我雖不敢願與詳議王

曰有之誠如議也乃命使臣請護法

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里來求較

論唯願降跡赴集論場護法聞已攝

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

前進請曰何遠行乎護法曰自慧曰

潛暉傳燈寂照外道蟻聚異學蜂飛

故我今者將摧彼論戒賢曰恭聞餘

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因而允

焉是時戒賢年甫三十衆輕其少恐

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

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逮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超少長咸萃外道引闡大猷盡其幽致戒賢循理責實深極幽玄外道辭窮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辭曰涂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為王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滑不有旌別無勵後學為引正法願垂哀納論師辭不獲已受此邑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戶式修供養

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河至伽耶城甚險固少居人唯婆羅門有千餘家大仙人祚胤也王所不臣衆咸宗敬城北三十餘里有清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有飲濯罪垢消除

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谿谷杳冥峯巖危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頂上有石窠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靈鑒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於此演說寶雲等經



伽耶山東南有率堵波迦葉波本生  
邑也其南有二窰堵波則伽耶迦葉

波捺地迦葉波

舊曰那提迦葉波也自諸迦葉例無波字略也

事火

之處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

鉢羅笈菩提山

唐言前正覺山如來將證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

也如來勤求六歲未成正覺後捨苦

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遊目此山有

懷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罌登以至

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

菩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

止於此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

覆菩薩下自西南山半崖中背巖

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即之加趺坐焉

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空中

唱曰此非如來成正覺處自此西南

十四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卑鉢羅

樹下有金剛座去來諸佛咸於此座

而成正覺願當就彼菩薩方起室中

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唯願慈悲

勿有遺棄菩薩既知非取證所為遂

龍意留影而去

影在昔日賢愚咸觀諸天洎於今時或有得見

前導往菩提樹逮乎無憂王之興也

菩薩登山上下之迹皆樹旌表建窰

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天花雨空  
中或光照幽谷每歲罷安居日異方  
法俗皆修供養信宿乃還前正覺山  
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桓壘  
輒崇峻險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  
餘步奇樹名花連陰接影細沙異草  
弥漫綠波正門東開對尼連禪河南  
門接大花池西阨險固北門通大伽  
藍塢垣內地聖迹相隣或宰堵波或  
復精舍並購部洲諸國君王大臣豪  
族欽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  
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中  
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  
餘步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  
曰金剛座焉證聖道所亦曰道場大地  
震動獨无傾搖是故如來將證正覺  
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  
靜不傾自入末劫正法漫微沙土弥  
覆無復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  
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自在  
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  
舊曰此菩薩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



今南隅菩薩沒過曾臆矣

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是日也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千萬衆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澆以洗於是奏音樂列香花燈炬繼日覽修供養如來寂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道毀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剪伐根莖枝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令事大婆羅門燒以祠天煙焰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含翠因而謂之灰菩提樹無憂王覩異悔過以香乳澆餘根泊乎將已樹生如本王見靈幢重深欣慶躬修供養樂以忘歸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其樹无憂王旦將礼敬唯見藥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澆灌不日還生王深敬異壘石周垣其高十餘尺今猶見在近設貴迦王

者信受外道毀嫉佛法壞僧伽藍伐  
菩提樹搗至泉水不盡根拉乃縱火  
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焦爛絕滅  
遺萌數月後摩揭施國補剌率伐摩  
王唐言滿胃無憂及三之末孫也聞而歎曰慧  
日已隱唯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  
覩舉身投地哀感動物以數千牛搆  
乳而漑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後剪  
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  
樹隱於石壁出一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  
基面廣二十餘步壘以青氈塗以石  
灰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鏤作奇製或  
連珠形或天仙像上置金銅阿摩落  
迦果本翻寶瓶又翻智臺東面接為重閣檐宇特

起三層樓柱棟梁戶扉窗牖金銀彫  
鏤以飾之珠玉廁錯以填之奧室邃  
宇洞戶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室左  
則觀自在菩薩像右則慈氏菩薩像  
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舍故地无憂  
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廣建  
焉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在  
天傳問天神在雲山中遂與其弟往

求願焉天曰凡諸願求有福方果非汝所祈非我能遂婆羅門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反往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興諸供養所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弟鑿水池於是廣修供養勤求心願後皆果遂為王大臣凡得祿賞皆入檀捨精舍既成招募工人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來告衆曰我善圖寫如來妙相衆曰今將造像夫何所須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燈照我入已堅閉其戶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衆皆如其命尚餘四日未滿六月衆咸駭異開以觀之見精舍內佛像儼然結跏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殿右手無東面而坐肅然如在座高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慈顏若真唯右乳上圖瑩未周既不見人方驗神鑒衆咸悲歎懇請知

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羅門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來燒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為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做昔下垂衆知靈鑒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周填廁衆寶珠瓔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欲毀此像既覩慈顏心不安忍迴駕將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懼而歎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身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以信心以為役使遂於像前橫壘軌壁心慙冥闇又置明燈軌壁之前晝自在天功成報命王聞心懼舉身生皴肌膚攖裂居未久之便喪沒矣宰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今尚在神工不虧既處奧室燈炬相繼欲覩慈顏莫由審察必於晨朝持大



明鏡引光內照乃觀靈相夫有見者  
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佉月後  
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日也  
上座部則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成  
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  
來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  
覺已不起于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  
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行十  
餘步異花隨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  
壘乾為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曰此  
聖迹基表人命之脩短也先發誠願  
後乃度量隨壽脩短數有增減

經行基北道右盤石上大精舍中有  
佛像舉目上望昔者如來於此七日  
觀菩提樹目不暫捨為報樹恩故此  
瞻望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鑰石佛  
像飾以奇珎東面而立前有青石奇  
文異采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王起  
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  
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悠  
遠寶變為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  
無憂王之所建也菩薩既濯尼連河  
將趣菩提樹竊自思念何以為座尋  
自發明當須淨草天帝釋化其身為  
刈草人荷而逐路菩薩謂曰所荷之  
草頗能惠耶化人間命恭以草奉菩  
薩受已執而前進

受草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是菩薩將  
證佛果青雀羣鹿呈祥之處印度休  
徵斯為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群  
從飛繞効靈顯聖菩提樹東大路左  
右各一窣堵波是魔王燒菩薩處也  
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策說  
不行殷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  
菩薩威神衰變治容扶羸策杖相携  
而退

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  
旣稱靈聖時燭光明聞諸先記曰若  
人至誠旋繞七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  
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軌室各有地  
神之像昔者如來將成正覺一報魔  
至一為佛證後人念功圖形旌德  
菩提樹垣西不遠有窣堵波謂鬱金



香高四十餘尺漕炬吒國商主之所  
建也昔漕炬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  
神相求福利輕蔑佛法不信因果其  
後將諸商侶賀還有無泛舟南海遭  
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罄  
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勑  
力同志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  
濟俄見大山崇崖峻嶺兩日聯暉重  
明照朗時諸商侶更相慰曰我曹有  
福過此大山宜於中止得安樂商主  
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積  
蘊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  
帆飄湊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  
自在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宜各  
至誠稱其名字遂即同聲歸命稱  
念崇山既隱兩日亦沒俄見沙門威  
儀庠序杖錫凌虛而來拯溺不踰時  
而至奉國矣因即信心貞固求福不  
回建窰堵波式修供養以鬱金香泥  
而周塗上下既發信心率其同志躬禮  
聖迹觀菩提樹末暇言歸已淹晦朔  
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閒鄉國  
遼遠昔所建立窰堵波者我曹在此

誰其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窣堵波駭其由致即前瞻察乃本國所建窣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鬱金為名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窣堵波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來初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轉妙法輪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大窣堵波在昔如來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樹垣之內聖迹鱗次羌難遍舉菩提樹垣外西南窣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宅其側窣堵波牧女於此煮糜次此窣堵波如來受糜處也

菩提樹垣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大自在天命之所鑿也次南一池在昔如來初成正覺方欲浣濯天帝釋為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浣衣已方欲暴曬天帝釋自大雪山持來也其側窣堵波如來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窣堵波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處帝釋化池東林中有目支隣隨龍王池其水清黑其味甘美西岸有小精

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成正覺於此  
宴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來  
即以其身繞佛七匝化出多頭俯垂  
為蓋故池東岸有其室焉

目支隣陀龍池東林中精舍有佛羸  
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  
步南北各有卑鉢羅樹故今土俗諸  
有嬰疾香油塗像多蒙除老是菩薩  
修苦行處如來為伏外道又受魔請  
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形容  
憔悴膚體羸瘠經行往來攀樹後起  
菩薩苦行卑鉢羅樹側有窣堵波是  
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  
捨家也彷徨山澤棲息林泉時淨飯  
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太子既修苦  
行憍陳如等亦即勤求憍陳如等住  
處東南有窣堵波菩薩入尼連禪那  
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  
食乳糜其側窣堵波二長者獻妙蜜  
處佛在樹下結加趺坐寂然宴默受  
解脫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時二商  
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商主曰釋  
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凝寂

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利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麴蜜奉上世尊納受

長者獻麴側有宰堵波四天王奉鉢處商主既獻麴蜜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納受以為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銀鉢乃至頗脰琉璃馬腦車渠真珠等鉢世尊如是皆不為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惣受之次第重疊按為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隆焉

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宰堵波如來為母說法處也如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自天宮降於此處世尊隨機示教利喜其側洄池岸有宰堵波在昔如來見諸神變化有緣處現神變側有宰堵波如來度優樓頻螺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善道隨應降伏時優樓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受佛教迦葉波曰吾亦與余俱返迷途於是相從來至



佛所如來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具  
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尼  
連河捺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  
泛與其門人候兄動靜既見改轍亦  
隨涂衣伽耶迦葉波二百門人聞其  
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願修梵行度  
迦葉波兄弟西北窣堵波是如來伏  
迦葉波所事火龍處如來將化其人  
**克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龍之室夜分  
已後龍吐煙焰炎熾諸梵志師恐火  
其室洞然猛焰炎熾諸梵志師恐火  
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慙惜優樓頻螺  
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  
也當是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  
龍盛置鉢中清旦持示外道門人其  
側窣堵波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也  
目支隣陀龍池南窣堵波迦葉波救  
如來溺水處也迦葉兄弟時推神通  
遠近仰德梨麻歸心世尊方導迷徒  
大權攝化興布密雲降澍暴雨周佛  
所居令獨無水迦葉是時見此雲雨  
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漂溺泛舟  
未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

水分沙現迦葉見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此龍者殃累宿積報受生盲如来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正覺我眼盲冥于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明賢劫之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菩提樹垣東門側有宰堵波魔王怖菩薩之處初魔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乱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衆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脅菩薩於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煙揚沙激石偕矛楯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是入大慈定凡厥兵杖變為蓮華魔軍怖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宰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垣牆高三四丈極工入之妙窮丹青之飾至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廁以珍寶諸宰堵波



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  
大如手拍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  
肉舍利如大真珠色帶紅縹每歲至  
如來大神變月滿之日出示衆

即印度十

二月二十日當此  
正月十五日也

此時也或放光或雨花僧

徒減千人習學大衆上座部法律儀  
清肅戒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羅國  
其王淳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  
家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  
輕邊鄙於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  
門悲耿似若不能言王曰將何所負若  
此殷憂沙門曰憑恃國威遊方問道羈  
旅異域載羅羅寒暑動遭凌辱語見識  
誚負斯憂恥詎得歡心曰若是者何謂  
也曰誠願大王福田為意於諸印度  
建立伽藍旣旌聖迹又擅高名福資  
先王恩及後嗣曰斯事甚美聞之何  
晚於是以國中寶獻印度王王旣納  
貢義存懷遠謂使臣曰我今將何持  
報來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印度  
大吉祥王威德遠振惠澤遐被下土  
沙門欽風慕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  
寓諸伽藍莫之見館艱辛已極蒙恥

而歸竊圖遠謀貽範來葉於諸印度  
建此伽藍使客遊乞士息肩有所兩  
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如來潛化遺  
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  
辭報命羣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  
議建立沙門曰菩提樹者去來諸佛  
咸此證聖考之異議無出此謀於是  
捨國珍寶建此伽藍以其國僧而修  
供養乃刻銅為記曰夫周給无私諸  
佛至教慧濟有緣先聖明訓今我小  
子丕承王業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  
資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國僧而得自  
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傳之後嗣永  
永無窮故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菩  
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隣難以備舉  
每歲比丘解安居四方法俗百千万  
衆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樂遍遊林  
中礼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  
以室羅伐拏月前半一日入兩安居  
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頸濕縛庾闍月  
後半十五日解兩安居當此八月十  
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  
諸部無耄良以方言未融傳譯有謬

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  
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一國

疑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德持寺沙門辯機撰

摩伽陀國下

菩提樹東渡尼連禪那河大林中有  
窣堵波其北有池香鳥侍母處也如  
來在昔修菩薩行為香鳥子居北山  
中遊此池側其母盲也採藕根汲清  
水恭行孝養與時推移屬有一人遊  
林迷路彷徨往來悲踣慟哭鳥子聞  
而愍焉導之以示歸路是人既還遂  
白王曰我知香鳥遊舍林藪此奇貨  
也可往捕之王納其言興兵往狩是  
人前導指鳥示王即時兩臂墮落若  
有斬截者其王雖驚此異仍縛鳥子  
以歸鳥子既已維繫多時而不食水  
草典廐者以聞王遂親問之鳥子曰  
我母盲冥累日飢餓今見幽厄誰能  
甘食王愍其情也故遂放之其側窣  
堵波前建石柱是昔迦葉波佛於此  
宴坐其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  
迹之所

四佛坐東渡莫訶河至大林中有石

柱是外道入定發惡願處昔有外道  
鬻頭藍子者志逸煙霞身遺草澤於  
此法林栖神匿迹既具五神通得第  
一有定摩揭陀王特深宗敬每至中  
時請就宮食鬻頭藍子凌虛履空往  
來無替摩揭陀王候時瞻望亦既至  
已捧接置座王將出遊欲委留事簡  
擢中宮無堪承命有少息女淑慎令  
儀既親且賢無出其右摩揭陀王召  
而命曰吾方遠遊將有所委尔宜悉  
心慎終其事彼鬻頭藍仙宿所宗敬  
時至來飯如我所奉勅誠既已便即  
巡覽少女承旨瞻候如儀大仙至已  
捧而置座鬻頭藍子既觸女人起欲  
界染退失神通飯訖言歸不得虛遊  
中心愧恥詭謂女曰吾久修道業入  
定怡神凌虛往來略無暇景國人願  
覩聞之久矣然先達垂訓利物為務  
豈守獨善忘其兼濟今欲從門而出  
履地而往使夫覩見之徒咸蒙福利  
王女聞已宣告遠近是時人以馳競灑  
掃衢路百千万眾佇望來儀鬻頭藍  
子步自王宮至彼法林宴坐入定心



馳外境棲林則鳥鳥嚶轉臨池乃魚  
鼈誼聲情散心亂失神廢定乃生忿  
恚即發惡願願我當來為暴惡獸狸  
身鳥翼搏食生類身廣三千里兩翅  
各廣千五百里投林噉諸羽族入流  
食彼水生發願既已忿心漸息勤求  
頂之復得本定不久命終生第一有  
天壽八万劫如來記之天壽畢已當  
果昔願得此弊身從是流轉惡道未  
期出離

莫訶河東入大林野行百餘里至屈

屈

居力反

吒播陀山

唐言

亦謂婁盧播陀

山

唐言

高密峭無極深壑洞無涯山麓

谿澗高林羅谷田岑嶺嶂繁草被巖  
峻起三峯傍挺絕崿氣將天接形與  
雲同其後尊者大迦葉波居中寂滅  
不敢指言故去尊足摩訶迦葉波者  
聲聞弟子也得六神通具八解脫如  
來化緣斯畢垂將涅槃告迦葉波曰  
我於曠劫勤修苦行為諸衆生求無  
上法昔所願期今已果滿我今將欲  
入大涅槃以諸法藏囑累於汝往持宣  
布勿有失墜燒香所獻金縷袈裟慈



氏成佛留以傳付我遺法中諸修行

者若比丘比丘尼鄒波索迦

唐言近事男舊曰伊

菴塞人曰優婆塞又曰優婆塞皆訛也鄒波斯迦

唐言近事女舊曰優婆塞

夷皆訛也皆先濟渡令離流轉迦葉承旨

住持正法結集既已至第二十年默

世無常將入寂滅乃往雞足山山陰

而上屈盤取路至西南罍山峯險阻

崖徑槃薄乃以錫扣剖之如割山徑

既開逐路而進槃紆曲折迴牙糾通

至于山頂東北面出既入三峯之中

捧佛袈沙衣而立以願力故三峯殷覆

故今此山三脊隆起當來慈氏世尊

之興世也三會說法之後餘有無量

憍慢衆生將登此山至迦葉所慈氏

彈指山峯自開彼諸衆生既見迦葉更增憍

慢時大迦葉授衣致辭禮敬已畢身昇虛空

示諸神變化火焚身遂入寂滅時衆瞻仰

憍慢心除因而感悟皆證聖果故今

山上建窣堵波靜夜遠望或見明炬

及有登山遂無所覩

雞足山東北行百餘里至佛陀伐那

山峯崖崇峻巘嶸隱嶙巖間石室佛

嘗降止傍有盤石帝釋梵王摩牛頭

栴檀塗飾如來今其石上餘香郁烈  
五百羅漢潛靈於此諸有感遇或得  
覩見時作沙彌之形入里乞食隱顯  
靈奇之迹羌難以述佛陀伐那山空  
谷中東行三十餘里至洩唐言反瑟知林

唐言

林竹脩篠被山滿谷其先有婆

羅門聞釋迦佛身長丈六常懷疑惑  
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量佛身  
恒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能  
窮實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中有大  
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  
於此七日為諸天人現大神通說深  
妙法

杖林中近有鄔波索迦闍耶犀那者

唐言

西印度刹帝利種也志尚夷簡

情悅山林迹居幻境心遊真際內外  
典籍窮究幽微辯論清高儀範閑雅  
諸沙門婆羅門外道異學國王大臣  
長者豪右相趨通謁伏膺請益受業  
門人十室而六年漸七十耽讀不倦  
餘藝捐廢唯習佛經策勵身心不舍  
晝夜印度之法香末為泥作小宰堵  
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

之法舍利也數漸盈積建大窣堵波  
捻聚於內常修供養故勝軍之為業  
也口則宣說妙法導誘學人手乃作  
窣堵波式常勝福夜叉經行禮誦宴  
坐思惟寢食不遑晝夜無怠年百歲  
夫志業不衰三十年間凡作七拘脰  
唐言法舍利窣堵波每滿一拘脰建大  
窣堵波而捻置中歲修供養請諸僧  
衆法會稱慶其時神光燭曜靈異昭  
彰自茲厥後時放光明

杖林西南十餘里大山陽有二溫泉  
其水甚熱在昔如來化出此水於中  
浴焉今者尚存清流無減遠近之人  
皆來就浴沉痾宿疾無不除差其傍  
則有窣堵波如來經行之處也杖林  
東南行六七里至大山橫嶺之前有  
石窣堵波昔如來兩三月為諸人天  
於此說法時頻毗娑羅王欲來聽法  
乃踰山積石壘階以進廣二十餘步  
長三四里

大山北三四里有孤山昔廣博仙人  
棲隱於此鑿崖為室餘趾尚存傳教  
門人遺風猶翦孤山東北四五里有

小孤山山壁石室廣袤可坐千餘人  
矣如來在昔於此三月說法石室上  
有大磐石帝釋梵王摩牛頭旃檀塗  
餉佛身石上餘香于今郁烈

石室西南隅有巖岫印度謂之阿素

洛

舊曰阿修羅又曰阿須倫又曰阿修羅皆訛也

宮也往有好事者

深閑呪術願傳命侶十有四人約契  
同志入此巖岫行三四十里廓然大  
明乃見城邑臺觀皆是金銀琉璃是  
人至已有諸少女佇立門側歡喜迎  
接甚加禮遇於是漸進至內城門有  
二婢使各捧金盤盛滿花香而來迎  
候謂諸人曰宜就池浴塗冠香花已  
而後入斯為美矣唯彼術士宜時速  
進餘十三人遂即沐浴既入池已悅  
若有忌乃坐稻田中去此之北平川  
中已三四十里矣

石室側有棧道廣十餘步長四五里  
昔頻毗娑羅王將往佛所乃斬石通  
谷疏崖填川或壘石或鑿巖嚴作為  
階級以至佛所從此大山中東行六  
十餘里至矩奢揭羅補羅城

唐言上茅宮也

上茅宮城摩揭陀國之正中古先君



王之所都多出勝上吉祥香茅以故  
謂之上茅城也崇山四周以為外郭  
西通峽徑北關山門東西長南北狹  
周一百五十餘里內城餘趾周三十  
餘里羯尼迦樹遍諸蹊徑花含殊馥  
色爛黃金暮春之月林皆金色

宮城北門外有窣堵波是提婆達多  
與未生怨王共為親友乃放護財醉  
為欲害如來如來指端出五師子醉  
為於此馴伏而前伏

醉為東北有窣堵波是舍利子聞阿  
濕婆恃比丘

唐言馬勝

說法證果之處初舍

利子在家也高才雅量見重當時門生  
學徒傳以受業此時將入王舍大城  
馬勝比丘亦方乞食時舍利子遙見  
馬勝謂門生曰彼來者甚庠序不證  
聖果豈斯調寂宜少佇待觀其進趣  
馬勝比丘已證羅漢心得自在容止  
和雅振錫來儀舍利子曰長老善安  
樂耶師何人證何法若此之悅豫乎  
馬勝謂曰余不知耶淨飯王太子捨  
轉輪王位悲愍六趣苦行六年證三  
菩提具一切智是吾師也夫法者非

有非空難用銓緒唯佛與佛乃能究  
述豈伊愚昧所能詳議因為頌說稱  
讚佛法舍利子聞已便獲果證舍利子  
證果北不遠有大深坑傍建窣堵波  
是室利趣多唐言勝密以火坑毒飯欲害佛  
處勝密者宗信外道深著邪見諸梵  
志曰喬答摩國人尊敬遂令我徒無  
所恃賴汝今可請至家飯會門穿大坑  
滿中縱火棧以朽木覆以燥土凡諸  
飲食皆雜毒藥若免火坑當遭毒食  
勝密承命便設毒會城中之人皆知  
勝密於世尊所起惡害心咸皆勸請  
願佛勿往世尊告曰無得懷憂如來  
之身物莫能害於是受請而往足履  
門闔火坑成池清澗澄鑒蓮花弥漫  
勝密見已憂惶無措謂其徒曰以術  
免火尚有毒食世尊飯食已訖為說  
妙法勝密聞已謝各歸依

勝密火坑東北山城之曲有窣堵波  
是時縛迦大醫

舊曰耆婆訛也

於此為佛建說

法堂周其塼垣種植花果餘趾藥株  
尚有遺迹如來在世多於中止其傍  
復有縛迦故宅餘基舊井塼坎猶存



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姑栗陀羅

矩吒山

唐言鷲峯亦謂鷲臺舊曰耆闍崛山訛也

接北山之陽

孤標特起既棲鷲鳥又類高臺空翠相映濃淡分色如來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說妙法頻毗娑羅王為聞法故興發人徒自山麓至峯岑跨谷凌巖編石為階廣十餘步長五六十里中路有二小窰堵波一謂下乘即王至此徒行以進一謂退凡即簡凡人不得同往其山頂則東西長南北狹臨崖西墻有乾精舍高廣奇製東闢其戶如來在昔多居說法今作說法之像量等如來之身

精舍東有長石如來經行所履也傍有大石高丈四五尺周三十餘步是提婆達多遥擲擊佛處也其南崖下有窰堵波在昔如來於此說法花經精舍南山崖側有大石室如來在昔於此入定

佛石室西北石室前有大磐石阿難為魔怖處也尊者阿難於此入定魔王化作鷲鳥於黑月夜分據其大石奮翼驚鳴以怖尊者尊者是時驚懼

無增如來墜見伸手安慰通過石壁  
摩訶難頂以大慈言而告之曰魔所  
變化宜無怖懼阿難蒙慰身心安樂  
石上鳥迹崖中通穴歲月雖久于今  
尚存

精舍側有數石室舍利子等諸大羅漢  
於此入定舍利子石室前有一大井  
枯涸無水壩坎猶存

精舍東北石澗中有大磐石是如來  
曬袈裟之處衣文明徹皎如彫刻其  
傍石上有佛脚迹輪文雖暗規模可  
察北山頂有窄堵波是如來望摩揭  
陀城於此七日說法

山城北門西有毗布羅山聞之土俗  
曰山西南崖陰昔有五百溫泉今者  
數十而已然猶有冷有燭未盡溫也  
其泉源發雪山之南無熱惱池潛流  
至此水甚清美味同本池流經五百  
枝小熱地獄火熱上炎致斯溫熱泉  
流之口並皆彫石或作師子白鳥之  
首或作石筒懸流之道下乃編石為  
池諸方異域或來此浴浴者宿疾多  
差溫泉方右諸窄堵波及精舍基址

跡次並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此處旣山水相帶仁智攸居隱淪之士蓋亦多矣

溫泉西有界鉢羅石室世尊在昔恒居其中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也習定比丘多居此室時出怪異龍蛇師子之形見之者心發狂亂然斯勝地靈聖所止躡迹欽風忘其灾禍近有比丘戒行貞潔心樂幽寂欲於此室匿迹習定或有諫曰勿往彼也彼多灾異為害不少旣難取定亦恐喪身宜鑒前事勿貽後悔比丘曰不然我方志求佛果摧伏天魔若此之害夫何足言便即振錫而往室焉於是設壇場誦禁呪旬日之後穴出少女謂比丘曰尊者昔染衣守戒為含識歸依修慧習定作生靈善導而今居此驚懼我曹如來之教豈若是耶比丘曰我守淨戒遵聖教也匿迹山谷遠誼雜也忽此見譏其咎安在對曰尊者誦呪聲發火從外入燒我居室苦我枝屬唯願悲愍勿復誦呪比丘曰誦呪自護非欲害物往者行人居此習定

期於聖果以濟幽塗覩怖驚懼喪棄身命沒之辜也其何辭乎對曰罪障既重智慧斯淺自今已來屏居守分亦願尊者勿誦神呪比丘於是修定如初安靜無言

毗布羅山上有窣堵波昔者如來說法之處今有露形外道多依此住修習苦行夙夜匪懈自旦至昏旋轉觀察山城北門左南崖陰東行二三里至大石室昔提婆達多於此入定

石室東不遠磐石上有斑采狀血染傍建窣堵波是習定比丘自言證果之處昔有比丘勤勵心身屏居修定歲月逾遠不證聖果退而自各竊復歎曰無學之果終不時證有累之身徒生何益便就此石自刺其頸是時即證阿羅漢果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化火焚身而入寂滅美其雅操建以記功

比丘證果東石崖上有石窣堵波習定比丘投崖證果之處昔在佛世有一比丘宴坐山林修證果定精勤已久不得果證晝夜繼念無忘靜定如

未知其根機將發也遂往彼而成之自  
竹林園至山崖下彈指而立佇立以  
待此比丘遙觀聖衆身意勇悅投崖  
而下猶其淨心妙信佛語未至于地  
已獲果證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即昇  
虛空示現神變用彰淨信故斯封記  
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  
今有精舍石基軒室東闢其戶如來  
在世多居此中說法開化導凡拯俗  
今作如來之身初此城中有大長者  
迦蘭陀時稱豪貴以大竹園施諸外  
道及見如來聞法淨信追昔竹園居  
彼異衆今天人師無以館舍時諸神  
鬼感其誠心序逐外道而告之曰長  
者迦蘭陀當以竹園起佛精舍汝宜  
速去得免危厄外道憤恚含怒而去  
長者於此建立精舍功成事畢躬往  
請佛如來是時遂受其施

迦蘭陀竹園東有寧堵波阿闍多設

咄路王

唐書末生怨當曰  
阿闍也訛略也

之所建也如來

涅槃之後諸王共分舍利末生怨王  
得以持歸式遵崇建而修供養無憂  
王之發信心也開取舍利建寧堵波



尚有遺餘時燭光景

未生怨王宰堵波有尊者阿難半  
身舍利昔尊者將密滅也去摩揭陀  
國趣吠舍釐城兩國交爭欲興兵甲  
尊者傷愍遂分其身摩揭陀王奉歸  
供養即斯勝地式修崇建其傍則有  
如來經行之處次此不遠有宰堵波  
是舍利子及沒特伽羅子等安居之  
所竹林園西南行五六里南山之陰  
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摩訶迦  
葉在此與九百九十大阿羅漢如來  
涅槃後結集三藏前有故基未生怨  
王為集法藏諸大羅漢建此堂宇初  
大迦葉宴坐山林忽燭光明又覩地  
震曰是何祥變若此之異以天眼觀  
見佛世尊於雙樹林間入般涅槃尋  
命徒屬趣拘尸城路逢梵志手執天  
花迦葉問曰汝從何來知我大師今  
在何處梵志對曰我適從彼拘尸城  
來見汝大師已入涅槃天人大眾咸  
興供養我所持花自彼得也迦葉問  
已謂其徒曰慧日淪照世界閭冥普  
導遐棄衆生顛墜懈怠比丘更相賀



曰如來寂滅我曹安樂若有所犯誰能訶制迦葉聞已深更感傷思集法藏據教治犯遂至雙樹觀化礼訖既而法王去世人天無導諸大羅漢亦取滅度時大迦葉作是思惟承順佛教宜集法藏於是登蘇迷盧山擊大捷稚唱如是言今王舍城將有法事諸證果人宜時速集捷稚聲中傳迦葉教遍至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聞皆集會是時迦葉告諸衆曰如來寂滅世界空虛當集法藏用報佛恩今將集法務從簡靜豈恃羣居不成勝業其有具三明得六通聞持不謬辯才無礙如斯上人可應結集自餘果學各歸其居於是得九百九十人除阿難在學地大迦葉召而謂曰汝未盡漏宜出聖衆曰隨侍如來多歷年所每有法議曾未棄遺今將結集而見損序法王寂滅失所依怙迦葉告曰勿懷憂惱汝親侍佛誠復多聞然愛惑未盡習結未斷阿難辭屈而出至空寂處欲取無學勤求不證既已疲怠便欲假寐未及伏枕遂證羅

漢往結集所叩門白至迦葉問曰汝結盡耶宜運神通非門而入阿難承命從鋪隙入札僧已畢退而復坐是時安居初十五日也

於是迦葉揚言曰念哉諦聽阿難聞持如來稱讚集素咀纚

舊曰修多羅訖也

歲優

波釐持律明究衆所知識集毗奈耶

舊曰毗那耶訖也

歲我迦葉波集阿毗達磨歲

兩三月盡集三歲訖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而謂之上座部焉

大迦葉波結集西北有窣堵波是阿難受僧訶責不預結集至此宴坐證羅漢果證果之後方乃預焉

阿難證果西行二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衆部結集之處諸學無學數百千人不預大迦葉結集之衆而來至此更相謂曰如來在世同一師學法王寂滅簡異我曹欲報佛恩當集法歲於是凡聖咸會賢智畢萃復集素咀纚歲毗奈耶歲阿毗達磨歲雜集歲禁呪歲別為五歲而此結集凡聖同會因而謂之大衆部竹林精舍北行二百餘步至迦蘭陀

池如來在昔多此說法水既清澄具八功德佛涅槃後枯涸無餘

迦蘭陀池西北行二三里有宰堵波無憂王所建也高六十餘尺傍有石柱刻記立宰堵波事高五十餘尺上作鳥形

石柱東北不遠至曷羅闍姑利咽城

唐言王舍外郭已壞無復遺堵內城雖毀

基址猶峻周二十餘里面有一門初頻毗娑羅王都在上宮城也編戶之家頻遭火害一家縱遠四隣罹灾防火不暇資產廢業衆庶嗟怨不安其居王曰我以不德下民罹患修何德可以禳之羣臣曰大王德化邕穆政教明察今茲細民不謹致此火灾宜制嚴科以清後犯若有火起窮究先發罰其首惡遷之寒林寒林者棄屍之所俗謂不祥之地人絕遊往之迹今遷於彼同夫棄屍既恥陋居當自謹護王曰善宜遍宣告居頃之王宮中先自失火謂諸臣曰我其遷矣乃命太子監攝留事欲清國憲故遷居焉時吠舍釐王聞頻毗娑

羅王野處寒林整集戎旅欲襲不虞  
邊候以聞乃建城邑以王先舍於此  
故稱王舍城也官屬士庶咸徙家焉  
或云至末生怨王乃築此城末生怨  
太子既嗣王位因遂都之逮無憂王  
遷都波吒釐城以王舍城施婆羅門  
故今城中無復凡民唯婆羅門減千  
家耳

宮城西南隅有二小伽藍諸國客僧  
往來此止是佛昔日說法之所次此  
西北有窣堵波珠底色迦

唐言星曆舊  
曰耨提伽建也

長者本生故里

城南門外道左有窣堵波如來於此  
說法及度羅怛羅從此北行三十餘  
里至那爛陀

唐言施  
無厭

僧伽藍聞之耆舊

曰此伽藍南菴沒羅林中有池其龍  
名那爛陀傍建伽藍因取為稱從其  
實議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大國  
王建都此地悲愍衆生好樂周給時  
美其德号施無厭由是伽藍因以為  
稱其地本菴沒羅園五百商人以十  
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  
法諸商人等亦證聖果佛涅槃後未



久此國先王錄迦羅阿達多

唐言帝曰 苟

重一來遵崇三寶式占福地建此伽

藍初興功也穿傷龍身時有善占尼

軋外道見而記曰斯勝地也建立伽

藍當必昌威為五印度之軌則逾千

載而弥隆後進學人易以成業然多

歐血傷龍故也其子佛陀邇多王

唐言覺

繼體承統聿遵勝業次此之南又建

伽藍咀他揭多邇多王

唐言如來

篤修前

緒次此之東又建伽藍婆羅阿迭多

唐言初日王之嗣位也次此東北又建伽藍

功成事畢福會稱慶輸誠幽顯延請

凡聖其會也五印度僧万里雲集衆

坐已定二僧後至引上第三重閣或

有問曰王將設會先請凡聖大德何

方最後而至曰我至鄰國也和上嬰

赤飯已方行受王遠請故來赴會問

者驚駭遽以白王王心知聖也躬往

問焉遲上重閣莫知所去王更深信

捨國出家出家既已位居僧末心常

怏怏懷不自安我昔為王尊居寂上

今者出家卑在衆末尋往白僧自述

情事於是衆僧和合令未受戒者以

年齒為次故此伽藍獨有斯制其王之子代闍羅

唐言金剛

嗣位之後信心貞固

復於此西建立伽藍其後中印度王此北復建大伽藍於是周垣峻峙同為一門既歷代君王繼世興建窮諸剎剎誠壯觀也帝曰本大伽藍者今置佛像衆中日老四十僧就此而食以報施主之恩僧徒數千並俊才高學也德重當時聲馳異域者數百餘矣戒行清白律儀淳粹僧有嚴制衆咸貞素印度諸國皆仰則焉請益談玄渴日不足夙夜警誠少長相成其有不談三藏幽旨者則形影自愧矣故異域學人欲馳聲問咸來稽疑方流雅譽是以竊名而遊咸得禮重殊方異域欲入談議門者詰難多屈而還學深今古乃得入焉於是客遊後進詳論藝能其退飛者固十七八矣二三博物衆中次詰莫不挫其銳類其名若其高才博物強識多能明德哲人聯暉繼軌至如護法護月振芳塵於遺教德慧堅慧流雅譽於當時光友之清論勝友之高談智月則風



鑒明敏戒賢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  
衆所知識德隆先達學貫舊章述作  
論釋各十數部並感流通見玆當世  
伽藍四周聖迹百數舉其二三可略  
言矣

伽藍西不遠有精舍在昔如來三月  
止此為諸天人廣說妙法南百餘步  
小窰堵波遠方比丘見佛處昔有比  
丘自遠方來至此遇見如來聖衆內  
發慙心五體投地便即發願求轉輪王  
位如來見已告諸衆曰彼比丘者甚  
可愍惜福德深遠信心堅固若求佛  
果不久當證今其發願求轉輪王於  
當來世必受此報身體投地下至金  
輪其中所有微塵之數一一塵是一  
輪王報也既耽世樂聖果斯遠其南  
則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或見執香爐  
往佛精舍周旋右繞

觀自在菩薩像南窰堵波中有如來三  
月之間剃剪髮爪有嬰疾病旋繞多  
愈其西垣外池側窰堵波是外道執  
雀於此問佛死生之事次東南垣內  
五十餘步有奇樹高八九尺其幹兩

披在昔如來嚼楊枝棄地因植根柢  
歲月雖久初無增減次東大精舍高  
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四月說諸  
妙法次北百餘步精舍中有觀自在  
菩薩像淨信之徒興供養者所見不  
同莫定其所或立門側或出簷前諸  
國法俗咸來供養

觀自在菩薩精舍北有大精舍高三  
百餘尺婆羅阿迭多王之所建也莊  
嚴度量及中佛像同菩提樹下大精  
舍其東北窣堵波在昔如來於此七  
日演說妙法西北則有過去四佛坐  
處其南鑰石精舍戒日王之所建立  
功雖未畢然其園量十丈而後成之  
次東二百餘步垣外有銅立佛像高  
八十餘尺重閣六層乃得弥覆昔滿  
胄王之所作也

滿胄王銅佛像北二三里輒精舍中  
有多羅菩薩像其量既高其靈甚  
察每歲元日盛興供養隣境國王大  
臣豪族賣妙香花持寶幡蓋金石  
遍奏絲竹相和七日之中建斯法會  
其垣南門內有大井昔在佛世有大

商侶熱渴逼迫來至佛所世尊拍其地以可得水商主乃以車軸築地地既為陷水遂泉涌飲已聞法皆悟聖果伽藍西南行八九里至拘理迦邑中有窰一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沒特伽羅子本生故里傍有窰堵波尊者於此入無餘涅槃其中則有遺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與舍利子少為親友舍利子以才明見貴尊者以精鑒延譽才智相比動止必俱結要終始契同去就相與厭俗共求捨家遂師珊闍耶焉舍利子遇馬勝阿羅漢聞法悟聖還為尊者重述聞而悟法遂證初果與其徒二百五十人俱到佛所世尊遙見拍告衆曰彼來者我弟子中神足第一既至佛所請入法中世尊告曰善來比丘淨修梵行得離苦際聞是語時鬚髮落俗裳變戒品淨威儀調順經七日結漏盡證羅漢果得神通力

沒特伽羅子故里東行三四里有窰堵波頻毗娑羅王迎見佛處如來初證佛果知摩揭陀國人心渴仰受頻

毗娑羅王請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與  
千比丘左右圍繞皆是耆舊螺髻梵  
志慕法染衣前後羽從入王舍城時  
帝釋天王變為摩那婆首冠螺髻左  
手執金瓶右手持寶杖足蹈空虛離  
地四指在大衆中前導佛路時摩揭  
陀國頻毗娑羅王與其國內諸婆羅  
門長者居士百千万衆前後導從出  
王舍城奉迎聖衆頻毗娑羅王迎佛  
東南行二十餘里至迦羅僻拏迦邑  
中有宰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是尊  
者舍利子本生故里并今尚在傍有  
宰堵波尊者於此寂滅其中則有遺身  
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其父高才博  
識深鑒精微凡諸典籍莫不究習其  
妻感夢具告夫曰吾昨宵寐夢感  
異人身被鎧甲手執金剛摧破諸山  
退立一山之下夫曰夢甚善汝當生  
男達學貫世推諸論師破其宗致唯  
不如一人為作弟子果而有娘母忽  
聰明高論劇談言無屈滯尊者年始  
八歲名擅四方其性淳質其心慈悲  
朽壞結縛成就智慧與沒特伽羅子



少而相友深厭塵俗未有所歸於是  
與沒特伽羅子於珊闍耶外道而修  
習焉乃相謂曰斯非究竟之理未能  
窮苦際也各求明導先嘗甘露必同  
其味時大阿羅漢馬勝執持應器入  
城乞食舍利子見其威儀閑雅即而  
問曰汝師是誰曰釋種太子厭世出  
家成等正覺是我師也舍利子曰所  
說何法可得聞乎曰我初受教未達  
深義舍利子曰願說所聞馬勝乃隨  
宜演說舍利子聞已即證初果遂與其  
徒二百五十人往詣佛所世尊遙見  
指告衆曰我弟子中智慧第一至已  
頂札願從佛法世尊告曰善來  
比丘聞是語時戒品具足過半月後  
聞佛為長爪梵志說法聞餘論而感  
悟遂證羅漢之果其後阿難承佛告  
寂滅期展轉相語各懷悲感舍利子  
深增戀仰不忍見佛入般涅槃遂請  
世尊先入寂滅世尊告曰且知是時  
告謝門人至本生聖侍者沙彌遍告  
城邑未生怨王及其國人莫不風馳  
皆悉雲會舍利子廣為說法聞已而

去於後夜分正意繫心入滅盡定從  
定起已而寂滅焉

迦羅辭拏迦邑東南四五里有宰堵  
波是尊者舍利子門人入涅槃處或  
曰迦葉波佛在世時有三拘脰

拘脰者  
唐言龜

大阿羅漢同於此地無餘寂滅

舍利子門人宰堵波東行三十餘里

至因陀羅勢羅婁訶山

唐言帝  
釋窟

其山

巖谷杳冥花林菊鬱嶺有兩峯巖  
然特起西峯南巖間有大石室廣而  
不高昔如來嘗於中止時時天帝釋  
以四十二疑事盡石請問佛為演釋  
其迹猶在今作此像擬昔聖儀入中  
礼敬者莫不肅然驚懼山巖上有過  
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東峯上  
有如藍閭諸土俗曰其中僧衆或於  
夜分望見西峯石室佛像前每有燈  
炬常為照燭

因陀羅勢羅婁訶山東山峯伽藍前有

宰堵波謂巨

許贈  
反

娑

唐言  
勝

昔此伽藍習

翫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三淨之食

而此伽藍遵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

時獲有比丘經行忽見羣鴈飛翔戔



言曰今日衆僧中食不充摩訶薩埵  
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鴈退飛當其  
僧前投身自殞比立見已具白衆僧  
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  
隨機我等守愚遵行漸教大乘者正  
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鴈垂誠  
誠為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於是  
建窣堵波式昭遺烈以彼死鴈瘞其  
下焉

因陀羅勢羅窣訶山東北行百五六  
十里至迦布德迦<sup>唐言</sup>伽藍僧徒二百  
餘人學說一切有部伽藍東有窣堵  
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佛於此為諸  
大衆一宿說法時有羅者於此林中  
網捕羽族一日不獲遂作是言我惟  
薄福恒為糞事來至佛所揚言唱曰  
今日如來於此說法令我網捕都無  
所得妻孥飢餓其計安出如來告曰  
汝應蕚火當與汝食如來是時化作  
大鵠投火而死羅者持歸妻孥共食  
其後重往佛所如來方便攝化羅者  
聞法悔過自新捨家修學便證聖果  
因名所建為鵠伽藍

迦布德迦伽藍南二三里至孤山其  
山崇峻樹林鬱茂名花清流被崖緣  
壑上多精舍靈廟頗極剏之工正  
中精舍有觀自在菩薩像軀量雖小  
威神感肅手執蓮花頂戴佛像常有  
數人斷食要心求見菩薩七日二七  
日乃至一月其有感者見觀自在菩  
薩妙相莊嚴威光赫奕從像中出慰  
喻其人昔南海僧伽羅國王清旦以  
鏡照面不見其身乃覩瞻部洲摩揭  
陀國多羅林中小山上有此菩薩像  
王深感慶圖以營求既至此山寔唯  
肖似因建精舍興諸供養自後諸王  
尚想遺風遂於其側建立精舍靈廟  
香花伎樂供養不絕孤山觀自在菩  
薩像東南行四十餘里至一伽藍僧  
徒五十餘人並學小乘法教伽藍前  
有大窣堵波多有靈異佛昔於此為  
梵天王等七日說法其側則有過去  
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東北  
行七十餘里苑伽河南至大聚落人  
民殷盛有數天祠並窮彫飾東南不  
遠有大窣堵波佛昔於此一宿說法

從此東入山林中行百餘里至落般  
膩羅聚落伽藍前有大窣堵波无憂  
王之所建佛昔於此三月說法此北  
二三百里有大池周三十餘里四色蓮  
花四時開發從此東入大山林中行  
二百餘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

中印  
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十七國

類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旃特寺沙門辯機撰

伊爛拏鉢伐多國 瞻波國

羯朱咀祇羅國 奔那伐彈那國

迦摩縷波國 三摩咀吒國

耽摩栗底國 羯羅拏蘇伐刺那國

烏荼國 恭御陀國 羯鉢力訖反伽國

橋薩羅國 案達羅國

默那羯磔迦國 珠利耶國

達羅毗荼國 秣羅矩吒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周三千餘里國大

都城北臨苑伽河周二十餘里稼穡

滋植花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

伽藍十餘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

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

居近有隣王廢其國君以大都城持

施衆僧於此城中建二伽藍各減千

僧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大城側臨苑伽河有伊爛拏山舍吐

煙霞蔽虧日月古今仙聖繼踵棲神

今有天祠尚遵遺則在昔如來亦嘗

居此為諸天人廣說妙法大城南有

率堵波如來於此三月說法其傍則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西不遠有率堵波是室縷

多頻設底拘脰

唐言開二百億舊譯曰億耳譯也

苾芻生

處昔此城有長者豪貴巨富晚有繼嗣時有報者輒賜金錢二百億因名其子聞二百億泊乎成立未曾履地故其足跣毛長尺餘光潤細軟色若黃金珍愛此兒倍諸玩好自其居家以至雪山亭傳連隅僮僕交路凡須妙藥遞相告語轉而以授曾不踰時其豪富如此世尊知其善根將發也命沒特伽羅子而往化焉既至門下莫由自通長者家祠曰天每晨朝時東向以拜是時尊者以神通力從日輪中降立於前長者子疑曰天也因施香飯而歸其飯香氣遍王舍城時頻毗娑羅王駭其異馥命使歷問乃竹林精舍沒特伽羅子自長者家持來因知長者子有此奇異乃使召焉長者承命思何安步泛舟鼓棹有風波之危乘車馭為懼蹶躓之患於是自其居家至王舍城鑿渠通漕漉滿芥



子御舟安止長繩以引至王舍城先  
礼世尊世尊告曰頻毗娑羅王命使  
召汝無過欲見足下毛耳王欲觀者  
宜結跏坐伸脚向王國法當死長者  
子受誨而往引入廷謁王欲視毛乃  
跏趺坐王善其有禮特深环愛亦既  
得歸還至佛所如來是時說法誨喻  
聞而感悟遂即出家於是精勤修習  
思求果證經行不捨足遂流血世尊  
告曰汝善男子在家之時知鼓琴耶  
曰知若然者以此為喻絃急則聲不  
合韻絃緩則調不和雅非急非緩其  
聲乃和夫修行者亦然急則身疲心  
怠緩則情舒志逸承佛指教奉以周  
旋如是不久便獲果證

國西界宛伽河南至小孤山重巖峯  
峯昔佛於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羅樂  
又山東南巖下大石上有佛坐跡入  
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其  
上則建窣堵波焉次南石上則有佛  
置招稚迦

即薄菴也舊曰  
軍持訛略也

跡深寸餘作

八出花文佛坐跡東南不遠有薄句  
羅樂又跡長尺五六寸廣七八寸



深減二寸藥叉跡後有石佛坐像高六七尺次西不遠有佛經行之處其山頂上有藥叉故室次北有佛足跡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深可半寸其跡上有窣堵波如來昔日降伏藥叉令不煞人食肉敬受佛戒後得生天此西有溫泉六七所其水極熱國南界大山林中多諸野鳥其形偉大從此順苑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

瞻波國

中印度境

瞻波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背苑伽河周四十餘里土地墊濕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伽藍數十所多有傾毀僧徒二百餘人習小乘教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都城壘甃其高數丈基址崇峻却敵高險在昔劫初人物伊始野居穴處未知宮室後有天女降迹人中遊苑伽河濯流自媚感靈有娠生四子焉分贈部洲各擅區宇建都築邑封疆畫界此則一子之國都贈部洲諸城之始也城東百四五十里苑伽河南水環孤嶼崖巘崇峻上有天祠神多靈感鑿

崖為室引流成沼花林奇樹巨石危  
峯仁智所居觀者忘返國南境山林  
中野為猛獸羣遊千數自此東行四  
百餘里至羯朱唄祇羅國

彼俗或謂羯  
羅揭羅國中

甲度  
境

羯朱唄祇羅國周二千餘里土地泉  
濕稼穡豐盛氣序溫風俗順敦尚高  
才崇貴學藝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  
餘人天祠十所異道雜居自數百年  
王族絕嗣役屬隣國所以城郭丘壘  
多居村邑故戒日王遊東印度於此  
築宮理諸國務至則普茅為宇去則  
縱火焚燒國南境多野鳥北境去苑  
伽河不遠有大高臺積壘乾石而以  
建焉基址廣峙刻雕奇製周其方面  
鏤衆聖像佛及天形區別而作自此  
東渡苑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  
彈那國

中甲  
度境

奔那伐彈那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三十餘里居人軀威池館花林  
往往相間土地卑濕稼穡滋茂般核  
娑菓既多且貴其菓大如冬瓜熟則  
黃赤剖之中有數十小菓大如鵲卵

又更破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菓菓之結實或在樹根若伏苓之在土氣序調暢風俗好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居軋寔繁其黨

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始婆僧伽藍庭宇顯敞臺閣崇高僧徒七百餘人並學大乘教法東印度境碩學名僧多在於此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三月在此為諸天人說法之處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其側則有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復有精舍中作觀自在菩薩像神鑒無隱靈應有徵遠近之人絕粒祈請自此東行九百餘里渡大河至迦摩縷波國

東印度境

迦摩縷波國周方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泉濕稼穡時播般核娑菓那羅雞羅菓其樹雖多弥復珍貴河流湖陂交帶城邑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語言少異中印度性甚獷暴志存強學宗

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興以迄于今尚未建立伽藍招集僧侶其有淨信之徒但竊念而已天祠數百異道數万

今王本那羅延天之祚胤婆羅門之種也字婆塞羯羅伐摩

唐言

号拘摩

羅

唐言童子

自據豎土弁素君臨逮於今

王歷千世矣君王上好學衆庶從化遠方高才慕義客遊雖不淳信佛法然敬高學沙門初聞有至那國沙門在摩揭陀那爛陀僧伽藍自遠方來學佛深法勤往復者再三未從來命時尸羅跋陀羅論師曰欲報佛恩當弘正法子其行矣勿憚遠涉拘摩羅王世宗外道今請沙門斯善事也因茲改轍福利弘遠子昔起廣大心發弘誓願孤遊異域遺身求法普濟含靈豈徒鄉國宜忘得喪勿拘榮辱宣揚聖教開導羣迷先物後身忘名弘法於是辭不獲免遂與使偕行而會見焉拘摩羅王曰雖則不才常慕高學聞名雅尚敢事延請曰京能稱智猥蒙流聽拘摩羅王曰善哉慕法好學

願身若浮踰越重險遠遊異域斯則  
王化所由國風尚學今印度諸國多  
有歌頌摩訶至那國秦王破陣樂者  
聞之久矣豈大德之鄉國耶曰然此  
歌者美我

君之德也拘摩羅王曰不意大德是  
此國人常慕風化東望已久山川道  
阻無由自致曰我

大君聖德遠洽仁化遐被殊俗異域  
拜闕稱臣者衆矣拘摩羅王曰覆載  
若斯心冀朝貢今戒曰王在羯朱唱  
祇羅國將設大施崇樹福慧五印度  
沙門婆羅門有學業者莫不召集今  
遣使來請願與同行於是遂往焉此  
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境接西南  
夷故其人類麁獠矣詳問土俗可兩  
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險阻嶂  
氣氛沴毒蛇毒草為害滋甚國之東  
南野為羣暴故此國中為軍特威從  
此南行千二三百里至三摩咀吒國

東印  
度境

三摩咀吒國周三千餘里濱近大海  
地遂卑濕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



穡滋植花果繁茂氣序和風俗順人性對烈形卑色黑好學勤勵邪正兼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並皆遵習上座部學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軋其徒甚盛去城不遠有率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為諸天人於此七日說深妙法傍有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伽藍中有青玉佛像其高八尺相好圓備靈應時効從此東北大海濱山谷中有室利老咀羅國次東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墮羅鉢底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次東有摩訶瞻波國即此古林邑是也次西南有閼摩那洲國凡此六國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風俗壤界聲聞可知自三摩咀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國東印度境栗底國周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濱近海垂土地卑濕稼穡時播花果茂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人性對勇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衆千餘人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



居國濱海隅水陸交會奇珍異寶多  
聚此國故其國人大拉般富城側宰  
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其傍則有過去  
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西北  
行七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剌那國

東印  
度境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周四千四五百  
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  
家室富饒土地下濕稼穡時播衆花  
滋茂珍菓繁植氣序調暢風俗淳和  
好尚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  
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  
祠五十餘所異道寔多別有三伽藍  
不食乳酪遵提婆達多遺訓也

大城側有絡多未知僧伽藍

唐言庭  
赤泥

宇顯敞臺閣崇峻國中高才達學聰  
敏有聞者咸集其中警誡相成琢磨  
道德初此國未信佛法時南印度有  
一外道腹錮銅鏃首戴明炬杖策高  
步來入此城振擊論說求欲談議或  
者問曰首腹何異曰吾學藝多能忍  
腹折裂悲諸愚闇所以持照時經旬  
日人無問者詢訪疑其莫有異人正曰

合境之內豈無明哲客難不酬為國  
深恥宜更營求訪諸幽隱或曰大林  
中有異人其自稱曰沙門強學是務  
今屏居幽寂久矣于茲悲夫體法合  
德何能若此者乎王聞之躬往請焉  
沙門對曰我南印度人也客遊止此  
學業膚淺恐點所聞敢承來言不復  
固辭論議無負請建伽藍招集僧徒  
光讚佛法王曰苟聞不敢忘德沙門  
受請往赴論場外道於是誦其宗致  
三萬餘言其義遠其文約苞含名相  
網羅視聽沙門一聞究覽辭義無謬  
以數百言辯而釋之因問宗致外道  
辭窮理屈杜口不酬既折其名負恥  
而退王深敬德建此伽藍自時厥後  
方弘法教

伽藍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  
也在昔如來於此七日說法開導其  
側精舍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  
所有數窣堵波並是如來說法之處  
無憂王之所建也從此西南行七百  
餘里至烏荼國

東印  
度境

烏荼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土地膏腴穀稼茂盛凡諸菓實頗大諸國異草名花難以稱述氣序溫暑風俗獷烈人貌魁梧容色瑩黠言辭風調異中印度好學不倦多信佛法伽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十所異道雜居諸宰堵波凡十餘所並是如來說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

國西南境大山中有補瑟波祇釐僧伽藍其石宰堵波極多靈異或至齋日時燭光明故諸淨信遠近咸會持妙花蓋竟修供養承露盤下覆鈴勢上以花蓋等置之便住若磁石之吸針也此西北山伽藍中有宰堵波所異同前此二宰堵波者神鬼所建靈奇若斯

國東南境臨大海濱有折利咀羅城唐言發持周二十餘里入海商人遠方旅客往來中止之路也其城堅峻多諸奇實城外鱗次有五伽藍臺閣崇高尊像工麗南去僧伽羅國二万餘里靜夜遙望見彼國佛牙宰堵波上寶珠光明離然如明炬之懸燭也自此西

南大林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

國

東印  
度境

恭御陀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濱近海隅山阜隱軫土地墊  
濕稼穡時播氣序溫暑風俗勇烈其  
形偉其貌黑粗有禮義不甚欺詐至  
於文字同中印度語言風調頗有異  
焉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餘所異  
道万餘人國境之內數十小城接山  
嶺據海交城既堅峻兵又敢勇威雄  
隣境遂無強敵國臨海濱多有奇寶  
螺貝珠璣斯為貨用出大青鳥起乘  
致遠從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巨木  
千霄蔽日行千四五百里至羯餒

伽國

南印  
度境

羯餒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稼穡時播花果具繁林藪  
聯綿動數百里出青野為隣國所奇  
氣序暑熱風俗躁暴性多狃獷志存  
信義言語輕捷音調質正辭旨風則  
頗與中印度異焉少信正法多遵外  
道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  
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甚

衆多是居軋之徒也

羯陵伽國在昔之時民俗野處肩摩  
轂擊舉袂成帷有五通仙棲巖養素  
人或陵觸退失神通以惡呪術殘害  
國人少長無遺賢愚俱喪人煙斷絕  
多歷年所頗漸遷居猶未充實故今  
此國人戶尚少

城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无憂  
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  
行遺迹之所國境北垂大山嶺上有  
石窣堵波高百餘尺是劫初時人壽  
无量歲有獨覺於此入寂滅焉自此  
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餘里至憍薩  
羅國

中印  
度境

憍薩羅國周六千餘里山嶺周境林  
藪連接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壤  
膏腴地利滋盛邑里相望人戶殷實  
其形偉其色黑風俗對猛人性勇烈  
邪正兼信學藝高明王刹帝利也崇  
敬佛法仁慈深遠伽藍百餘所僧徒  
減万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七  
十餘所異道雜居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窣堵波無



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曾於此處  
現大神通摧伏外道後龍猛菩薩止

此伽藍時此國王号婆多婆

丁唐言  
正於

訖龍猛周衛門廬時提婆意位自執

師子國來求論義謂門者曰幸為通

謁時門者遂為白龍猛雅知其名威

滿鉢水命弟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

婆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持鉢懷

疑而返龍猛曰彼何辭乎對曰默無

所說但投針於水而已龍猛曰智矣

哉若人也知幾其神察微亞聖威德

若此宜速命入對曰何謂也無言妙

辯斯之是歟曰夫水也者隨器方圓

逐物清濁弥漫無間澄湛莫測滿而

示之比我學之智周也彼乃投針遂

窮其極此非常人宜速出進而龍猛

風範慄然肅物言談者皆伏押首提

婆素挹風微久希請益方欲受業先

駢機神雅懼威嚴昇堂僻坐談玄永

日辭義清高龍猛曰後學冠世妙辯

光前我惟衰耄遇斯俊彦誠乃寫版

有寄傳燈不絕法教弘揚伊人是賴

幸能前席雅談玄奧提婆聞命心獨



自負將開義府先遊辯囿提振辟端  
仰視實義忽覩威顏忘言杜口避坐  
引責遂請受業龍猛曰復坐今將授  
子至真妙理法王誠教提婆五體投  
地一心歸命曰而今而後敢聞命矣  
龍猛菩薩善閑藥術食餌養生壽年  
數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既得妙藥壽  
亦數百王有稚子謂其母曰如我何  
時得嗣王位母曰以今觀之未有期  
也父王年壽已數百歲子孫老終者  
蓋亦多矣斯皆龍猛福力所加藥術  
所致菩薩寂滅王必殂落夫龍猛菩  
薩智慧弘遠慈悲深厚周給羣有  
身命若遺汝宜往彼試從乞頭若遂  
此志當果所願王子恭承母命來至  
伽藍門者敬懼故得入焉時龍猛菩  
薩方讀誦經行忽見王子佇而謂曰  
今夕何因降跡僧坊若危若懼疾驅  
而至對曰我承慈母餘論語及行捨  
之士以為含生寶命經語格言未有  
輕捨報身施諸求欲我慈母曰不然  
十方善逝三世如來在昔發心逮乎  
證果勤求佛道修習戒忍或投身飢

獸或割肌救鵠月光王施婆羅門頭  
慈力王飲餓藥又血諸若此類尤難  
脩舉求之先覺何代無人今龍猛菩  
薩篤斯高志我有所求人頭為用招  
募累歲未之有捨欲行暴劫煞則罪  
累尤多虐害無辜殺德彰顯惟菩薩  
修習聖道遠期佛果慈需有識惠及  
無邊輕生若浮賤身如朽不違本願  
垂允所求龍猛曰俞誠哉是言也我  
求佛聖果我學佛能捨是身如響是  
身如泡流轉四生去來六趣宿契弘  
誓不違物欲然王子有一不可者其  
將若何我身既終汝父亦喪願斯為  
意誰能濟之龍猛徘徊顧視求所絕  
命以乾茅菜自刎其頸若利劍斷割  
身首異處王子見已驚奔而去門者  
上白具陳始末王聞哀感果亦命終  
國西南三百餘里至跋邏末羅耆釐  
山唐言岌然特起峯巖峭險既無崖  
谷宛如金石引正王為龍猛菩薩鑿  
此山中建立伽藍去山十數里鑿開  
孔道當其山下仰鑿䟽石其中則長  
廊步步瞻崇臺重閣閣有五層層有四

院並建精舍各鑄金像量等佛身妙  
窮工思自餘莊嚴唯飾金寶從山高  
峯臨注飛泉周流重閣交帶廊廡踈  
寮外穴明燭中宇初引正王建此伽  
藍也人力疲竭府庫空虛功猶未半  
心甚憂感龍猛謂曰大王何故若有  
憂負王曰輒運大心敢樹勝福期之  
永固待至慈氏功績未成財用已竭  
每懷此恨坐而待旦龍猛曰勿憂崇  
福勝善其利不窮有與弘願無憂不  
濟今日還宮當極歡樂後晨出遊歷  
覽山野已而至此平議營建王既受  
誨奉以周旋龍猛菩薩以神妙藥滴  
諸大石並變為金玉遊見金心口相  
賀迴駕至龍猛所曰今日畋遊神鬼  
所惑山林之中時見金聚龍猛曰非  
鬼惑也至誠所感故有此金宜時取  
用濟成勝業遂以營建功畢有餘於  
是五層之中各鑄四大金像餘尚盈  
積充諸帑藏招集千僧居中礼誦龍  
猛菩薩以釋迦佛所宣教法及諸菩  
薩所演述論鳩集部別藏在其中故  
上第一層唯置佛像及諸經論下第

五層居止淨人資產什物中間三層僧徒所舍聞諸先志曰引正王營建

已畢計工人所食鹽價用九拘脰

拘脰

唐言億

金錢其後僧徒忿諍就王平議

時諸淨人更相謂曰僧徒諍起言議相乖凶人伺隙毀壞伽藍於是重閣反拒以損僧徒自尔已來無復僧衆遠矚山巖莫知門徑時引善醫方者入中療疾蒙面入出不識其路從此大林中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

南印度境

案達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号瓶耆羅土地良沃稼穡豐盛氣序溫暑風俗猛暴語言辭調異中印度至於文字軌則大同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天祠三十餘所異道寔多

瓶耆羅城側不遠有大伽藍重閣層臺製窮剗剗佛像聖容麗極工思伽藍前有石窰堵波高百尺並阿折羅

唐言

所行阿羅漢之所建也

所行羅漢伽藍西南不遠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



法現大神通度無量衆

所行羅漢伽藍西南行二十餘里至

孤山山嶺有石窰堵波陳那

傳言授苦

薩於此作因明論陳那菩薩者佛去

世後承風染衣智願廣大慧力深固

愍世無依思弘聖教以為因明之論

言深理廣學者虛功難以成業乃匿

迹幽巖拙神寂定觀述作之利害害

文義之繁約是時崖谷震響煙雲變

采山神捧菩薩高數百尺唱如是言

昔佛世尊善權導物以慈悲心說因

明論綜括妙理深究微言如來齊滅

大義泯絕今者陳那菩薩福智悠遠

深達聖旨因明之論重弘茲日菩薩

乃放大光明照燭幽昧時此國王深

生尊敬見此光明相疑入金剛定因

請菩薩證無生果陳那曰吾入定觀

察欲釋深經心期正覺非願無生果

也王曰無生之果衆聖欣仰斷三界

欲洞三明智斯咸事也願疾證之陳

那即時心悅王請方欲證受無學聖

果時妙吉祥菩薩知而惜焉欲相警

誡乃彈指悟之而告曰惜哉如何捨

廣大心為狹劣志從獨善之懷棄兼濟之願欲為善利當廣傳說慈氏菩薩所製瑜伽師地論導誘後學為利甚大陳那菩薩敬受指誨奉以周旋於是覃思沉研廣因明論猶恐學者懼其文微辭約也乃舉其大義綜其微言作因明論以導後進自茲已後宣暢瑜伽盛業門人有知當世從此林野中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

亦謂大女達邏  
國南印度境

馱那羯磔迦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荒野多邑居少氣序溫暑人貌黧黑性猛烈好學藝伽藍鱗次荒蕪已甚存者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並多習學大眾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寔多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

唐言  
東山僧伽藍

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羅

唐言  
西山僧伽

藍此國先王為佛建馬莫川通徑疏

崖峙閣長廊步簷枕巖接岫靈神

警衛聖賢遊息自佛寐滅千年之內

每歲有千凡夫僧同入安居其解安

居日皆證羅漢以神通力凌虛而去



千年之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无復僧侶而山神易形或作豺狼或為獾狢驚恐行人以故空荒閑無僧衆城南不遠有大山巖婆毗吠唐言清辯論師住阿素洛宮待見慈氏菩薩成佛之處論師雅量弘遠至德深遠外示僧伽之服內引龍猛之學聞摩揭陀國護法菩薩宣揚法教學徒數千有懷談議杖錫而往至波叱釐城知護法菩薩在菩提樹論師乃命門人曰汝行詣菩提樹護法菩薩所如我辭曰菩薩宣揚遺教導誘迷徒仰德虚心為日已久然以宿願未果遂乖禮謁菩提樹者誓不空見見當有證稱天人師護法菩薩謂其使曰人世如幻身命若浮渴日勤誠未遑談議人信往復竟不會見論師既還本土靜而思曰非慈氏成佛誰決我疑於觀自在菩薩像前誦隨心陀羅尼絕粒飲水時歷三歲觀自在菩薩乃現妙色身謂論師曰何所志乎對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曰人命危脆世間浮幻宜修勝善願生觀史

多天於斯礼觀尚速待見論師曰志不可奪心不可貳菩薩曰若然者宜往馱那羯磔迦國城南山巖執金對神所至誠誦持執金剛陀羅尼者當遂此願論師於是往而誦焉三歲之後神乃謂曰伊何所願若此勤勵論師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指遣來請成我願者其在神乎神乃授秘方而謂之曰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如法行請石壁當開開即入中可以待見論師曰幽居無覩誰知佛與執金剛曰慈氏出世我當相報論師受命專精誦持復歷三歲初無異想呪芥子以擊石巖壁豁而洞開是時百千万衆觀覩忘返論師跨其戶而告衆曰吾久祈請待見慈氏聖靈謦言祐大願斯遂宜可入此同見佛興聞者怖駭莫敢履戶謂是毒蛇之窟恐喪身命再三告語唯有六人從入論師願謝時衆從容而入入之既已石壁還合衆皆怨嗟恨前言之過也自此西南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

珠利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土野空曠藪澤荒蕪居戶寡少羣盜公行氣序溫暑風俗奸宄人性獷烈崇信外道伽藍頽毀粗有僧徒天祠數十所多露形外道也城東南不遠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處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摧伏外道度諸天人

城西不遠有故伽藍提婆菩薩與羅漢論議之處初提婆菩薩聞此伽藍有唄咀羅

唐言

阿羅漢得六神通具

八解脫遂來遠尋觀其風範既至伽藍投羅漢宿羅漢少欲知足唯置一牀提婆既至無以為席乃聚落葉拈令就坐羅漢入定夜分方出提婆於是陳疑請次羅漢隨難為釋提婆尋聲重質第七轉已杜口不酬竊運神通力往觀史多天請問慈氏慈氏為釋因而告曰彼提婆者曠劫修行賢劫之中當紹佛位非尔所知且深禮敬如彈指頃還復本座乃復抑揚妙義剖指微言提婆謂曰此慈氏菩薩聖智之釋也豈仁者所能詳究哉羅漢曰

然如來言於是避席禮謝深加敬歎  
從此南入林野中行千五六百里至

達羅毗荼國

南印  
度境

達羅毗荼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  
号達志補羅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  
稼穡豐盛多花果出寶物氣序溫暑  
風俗勇烈深篤信義高尚博識而語  
言文字少異中印度伽藍百餘所僧  
徒万餘人皆遵學上座部法天祠八  
十餘所多露形外道也如來在世數  
遊此國說法度人故無憂王於諸聖  
迹皆建窣堵波達志補羅城者即達  
磨波羅

唐言  
護法

菩薩本生之城菩薩此

國大臣之長子也幼懷雅量長而弘  
遠年方弱冠玉姬下降禮筵之夕憂  
心慘悽對佛像前殷懃祈請至誠所  
感神負遠遁去此數百里至山伽藍  
坐佛堂中有僧開戶見此少年疑其  
盜也更詰問之菩薩具懷指告因請  
出家衆咸驚異遂允其志王乃宣命  
推求遐迹乃知菩薩神負遠塵王之  
知也增深敬異自染衣已篤學精勤  
令問風軌語在前記



城南不遠有大伽藍國中聯觀同類  
萃止有率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所  
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摧伏外道  
廣度人天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  
經行遺迹之所自此南行三千餘里  
至秣羅矩吒國

亦謂秣羅  
國南印度境

秣羅矩吒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四十餘里土田駟鹵地利不滋海  
渚諸珍多聚此國氣序炎熱人多瘡  
黑志性剛烈邪正薰崇不尚遊藝唯  
善逐利伽藍故基寔多餘址存者既  
少僧徒亦索天祠數百外道甚衆多  
露形之徒也

城東不遠有故伽藍庭宇荒蕪基  
址尚在無憂王弟大帝之所建也其  
東有率堵波崇基已陷覆鉢猶存無  
憂王之所建立在昔如來於此說法  
現大神通度無量衆用彰聖迹故此  
標建歲久弥神祈願或遂

國南濱海有秣刺耶山崇崖峻嶺洞  
谷深澗其中則有白檀香樹栴檀你  
婆樹類白檀不可以別唯於盛夏登  
高遠瞻其有大地紫者於是知之猶

其木性涼冷故地盤也既望見已射  
箭為記冬墊之後方乃採伐羯布羅  
香樹松身異葉花葉斯別初採既濕  
尚未有香木乾之後循理而折其中  
有香狀若雲母色如冰雪此所謂龍  
腦香也

鉢刺耶山東有布咀落迦山山徑危  
險巖谷敞傾山頂有池其水澄鏡流  
出大河周流繞山二十市入南海池  
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  
其有願見菩薩者不顧身命厲水登  
山忘其艱險能達之者蓋亦寡矣而  
山下居人祈心請見或作自在天形  
或為塗灰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願  
從此山東北海岸有城是往南海僧  
伽羅國路間諸土俗曰從此入海東  
南可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

唐言執  
師子非

印度  
之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僧伽羅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

荼建那補羅國

摩訶刺佗國

跋祿羯吒

昌葉反

婆國

摩臘婆國

阿吒釐國

契吒國

伐臘毗國

阿難陀補羅國

蘇刺佗國

瞿折羅國

那闍衍那國

擲枳陀國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信度國

茂羅三部盧國

鉢伐多國

阿點婆翅羅國

狼揭羅國

波刺斯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舊曰波斯

辭多勢羅國

阿耆荼國

伐刺拏國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穡時播花果具繁人戶殷盛家產富饒其形卑黑其性獷烈好學尚德崇善勤福此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棲止鬼神其後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娉隣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之徒棄女逃難女居輦中心甘喪命時師子

王貧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採  
菓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  
貌同人性種畜也男漸長大力格猛  
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謂其母曰我  
何謂乎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  
類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  
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母曰我先已  
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遂師子父登  
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  
已遂擔負母妹下趨人里母曰宜各慎  
密勿說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  
是至父本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  
寄邑人人謂之曰余曹何國人也曰  
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相携來  
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其師子  
王還無所見追憶男女憤恚既發便  
出山谷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  
物殘毒生類邑人輒出遂取而斃擊  
鼓吹貝負弩持矛羣從成旅然後免  
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獵者  
期於擒獲王躬率四兵衆以万計掩  
薄林藪弥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僻  
易既不擒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

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武旌成績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甚宜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母曰言不可若是彼雖畜也猶謂父焉豈以艱辛而興逆害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旣以違阻此心何莫乃袖小刀出應招募是時千衆萬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即其前父遂馴伏於是乎親愛忘怒乃刺刃於腹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割腹含苦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異也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禍然後具陳始末徭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尚害况非親乎畜種難馴兇情易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二於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於中止其後商人採寶復至渚中乃斂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孫衆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建都築邑據有疆域以

其先祖擒執師子因舉元功而為國  
号其女船者泛至波刺斯西神鬼所  
魅產育羣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故  
師子國人形貌卑黑方頤大頰情性  
獷烈安忍鴆毒斯亦猛獸遺種故其  
人多勇健斯一說也佛法所記則曰  
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刹女之所  
居也城樓之上豎二高幢表吉凶之  
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事凶幢動恒  
伺商人至寶洲者便變為美女持香  
花奏音樂出迎慰問誘入鐵城樂譙  
會已而置鐵牢中漸取食之時膳部  
洲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字僧伽羅  
父既年老代知家務與五百商人入  
海採寶風波飄蕩遇至寶洲時羅刹  
女望吉幢動便賣香花鼓奏音樂相  
携乃迎候誘入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刹  
女王歡娛樂會自餘商侶各相配合  
弥歷歲時皆生一子諸羅刹女情踈  
故人欲幽之鐵牢更伺商侶時僧伽  
羅夜感惡夢知非吉祥竊求歸路遇  
至鐵牢乃聞悲號之聲遂昇高樹問  
曰誰相拘繫而此怨傷曰尔不知耶

城中諸女並是羅刹昔誘我曹入城  
娛樂君既將至幽牢我曹漸充所食  
今已太半君等不久亦遭此禍僧伽  
羅曰當圖何計可免危難對曰我聞  
海濱有一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渡  
僧伽羅聞已竊告商侶共望海濱專  
精求救是時天馬來告人曰今輩各  
執我毛鬣不迴顧者我濟汝曹越海  
免難至賸部洲吉達鄉國諸商人奉  
指告專一無二執其鬣鬣天馬乃騰  
驤雲路越濟海岸諸羅刹女忽覺夫  
逃遁相告語異其所去各携刀椎子凌  
虛徃來知諸商人將出海濱遂相召  
命飛行遠訪嘗未踰時遇諸商侶悲  
恚俱至涕淚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  
惟感遇幸會良人室家有慶思愛已  
久而今遽棄妻子孤遺悠悠此心誰  
其能忍幸願留顧相與還城商人之  
心未肯迴慮諸羅刹女策說无功遂  
縱妖媚脩行矯惑商侶愛戀情難堪  
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墮羅刹諸女更  
相拜賀與彼商人携持而去僧伽羅  
者智慧深固心無滯累得越大海免



斯危難時羅刹女王空還鐵城諸女  
謂曰汝無智略為夫所棄既寡藝能  
宜勿居此時羅刹女王持所生子飛至  
僧伽羅前縱極媚惑誘請令還僧伽  
羅口誦神呪手揮利劍叱而告曰汝  
是羅刹我乃是人人鬼異路非其匹  
合若苦相逼當斷汝命羅刹女知誘  
感之不遂也凌虛而去至僧伽羅家  
詐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  
羅娶我為妻生一子矣賣持寶化貨  
來還鄉國泛海遭風舟楫漂沒唯我  
子母及僧伽羅僅而獲濟山川道阻  
凍餒艱辛一言忤意遂見棄遺詈言  
不遂罵為羅刹歸則家國遼遠止則  
孤遺羈旅進退无依敢陳情事僧伽  
曰誠如所言且時即入室居未久僧  
伽羅至父謂之曰何重財寶而輕妻  
子僧伽羅曰此羅刹女也則以先事  
具白父母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時  
羅刹女遂以詐王王欲罪僧伽羅僧  
伽羅曰羅刹之女情多妖惑王以為  
不誠也而情悅其淑美謂僧伽羅曰  
必棄此女今留後宮僧伽羅曰恐為



灾禍斯既羅刹食唯血肉王不聽僧  
伽羅之言遂納為妻其後夜分飛還  
寶渚占餘五百羅刹鬼女共至王宮  
以毒呪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畜食肉  
飲血持其餘屍還歸寶渚旦日群臣  
朝集王門閉而不開候聽久之不聞  
人語於是排其戶闢其門相從趨進  
遂至宮庭闐其無人唯有骸骨群官  
僚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  
僧伽羅具告始末臣庶信然禍自招  
矣於是國輔老臣羣官宿將歷問明  
德推揆崇高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  
乃相議曰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資  
福智次體明哲非福智無以享寶位  
非明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  
人矣夢察禍機感應天馬忠以諫主  
智足謀身厝運在茲惟新成詠衆庶  
樂推尊立為王僧伽羅雖不獲免允  
執其中恭摺羣官遂即王位於是公  
革前弊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  
侶在羅刹國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  
將救難宜勦兵甲拯危恤患國之福  
也取珍藏寶國之利也於是治兵淳

海而往時鐵城上凶幢遂動諸羅刹女覩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誑王素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袖呪身奮武威諸羅刹女踴墜退敗或逃隱孤島或沉溺洪流於是毀鐵城破鐵牢救得商人多獲珠寶招募黎庶遷居寶洲建都築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而為國号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生之事也

僧伽羅國先時唯宗淫祀佛去世後第一百年無憂王弟摩醯因陀羅捨離欲受志求聖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足步虚空來遊此國弘宣正法流布遺教自茲已降風俗淳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各擅專門分成二部一曰摩訶毗訶羅住部斥大乘習小教二曰阿跋耶祇釐住部學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乃戒行貞潔定慧凝明儀範可師濟濟如也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瑩以珠玕飾之奇寶精舍上建表柱置鈴曇摩羅加大寶寶光赫奕聯暉照曜晝

夜遠望爛若明星王以佛牙日三灌  
洗香水香末或濯或焚務極珍奇式  
備供養

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亦以衆寶而  
為瑩飾中有金佛像此國先王等身  
而鑄肉髻則貴寶飾焉其後有盜伺  
欲竊取而重門周摠衛守清切盜乃  
鑿通孔道入精舍而穴之遂欲取寶  
像漸高遠其盜既不果求退而歎曰  
如來在昔脩菩薩行起廣大心發弘  
誓願上自身命下至國城悲愍四生  
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依寶靜言  
於此不明昔行像乃俯首而授寶焉  
是盜得已尋持往賣人或見者咸謂  
之曰此寶乃先王金佛像頂髻寶也  
今從何獲來此寶實遂擒以白王王  
問所從得盜曰佛自與我我非盜也  
王以為不誠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  
親聖靈信心淳固不罪其人重贖其  
寶莊嚴像璫重置頂焉像因俯首以  
至於今

王宮側建大廚日營萬八千僧食食  
時既至僧徒持鉢受饌既得食已各

還其舌自佛教流被建斯供養子孫承統繼業至今十數年來國中政亂未有定主乃廢斯業

國濱海隅地產珍寶王親祠祭神呈奇貨都人士子往來求採稱其福報所獲不同隨得珠璣賦稅有科

國東南隅有驤勸勞迦山巖谷幽峻神

鬼遊舍在昔如來於此說驤迦經舊

抄如經  
訛也

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鄰羅稽羅洲人卑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既無穀稼唯食椰子

鄰羅稽羅洲西浮海數千里孤島東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面坐以月愛珠為肉髻月將迴照水即懸流滂霈崖嶺臨注谿壑時有商侶遭風飄浪隨波泛濫遂至孤島海鹹不可以飲渴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也像頂流水衆皆獲濟以為至誠所感靈聖拯之於即留停遂經數日每月隱高巖其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為濟我曹而流水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即水流注耳將非佛像頂上有此寶耶



遂登崖而視之乃以月愛珠為像肉  
髑當見其人說其始末

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寶洲无人居  
止唯神棲宅靜夜遙望光燭山水商  
人往之者多矣咸無所得自達羅毗  
荼國北入林野中歷孤城過小邑凶  
人結黨作言羈旅行二千餘里至荼

建那補羅國

南印  
度境

荼建那補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三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滋盛  
氣序溫暑風俗躁烈形貌鰲黑情性  
獷暴好學業尚德藝伽藍百餘所僧  
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  
數百異道雜居

王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  
寔唯俊彦也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  
中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高減二尺  
飾以寶珍盛以寶函每至齋口出置  
高座香花供養時放光明

城側大伽藍中有精舍高五十餘尺  
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或  
至齋日神光照燭是聞二百億羅漢  
之所造也

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林中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生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則有閼二百億羅漢遺身舍利窣堵波也

城東不遠有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三丈聞諸先志曰此中有如來舍利或至齋日時燭靈光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神通力度諸羣生

城西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閼二百億羅漢於此現大神通化度衆生傍有伽藍唯餘基趾是彼羅漢之所建也從此西北入大林野猛獸暴害羣盜兇殘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剌佉國

南印度境

摩訶剌佉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其形偉大其性傲逆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或陵辱殉命以讎窘急投分忘身以濟將復怨也必先告之各被堅甲然後爭鋒臨陣遂北不救已降兵將失利無所刑罰賜之女服感激自死國



養勇士有數百人每將決戰飲酒酣  
醉一人摧鋒萬夫挫銳遇人肆害國  
刑不加每出遊行擊鼓前導復創暴  
爲凡數百頭將欲陣戰亦先飲酒群  
馳蹈踐前無堅敵其王恃此人爲輕  
陵隣國王利帝利種也名補羅稽舍  
謀猷弘遠仁慈廣被臣下事之盡其  
忠矣今戒日大王東征西伐遠賓迎  
肅唯此國人獨不臣伏屢率五印度  
甲兵及募占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  
未克勝其兵也如此其俗也如彼人  
知好學邪正兼崇伽藍百餘所僧徒  
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  
百數異道甚多

大城內外五宰堵波並過去四佛坐  
及經行遺迹之所無憂王建也自餘  
石甃諸宰堵波其數甚多難用備舉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中有觀自在菩  
薩石像靈鑒潛被願求多果

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障重巖絕巘  
巽有加藍基于幽谷高堂邃宇踞崖  
枕峯重閣層臺背巖面壑阿折羅

唐言

所行阿羅漢所建羅漢西印度人也其

母既終觀生何趣見於此國受女人身羅漢遂來至此將欲導化隨機攝受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來施乳便流汁親屬既見以為不祥羅漢說本因緣女子便證聖果羅漢感生育之恩懷業緣之致將酬厚德建此伽藍

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餘尺上有石蓋七重虛懸無綴蓋間相去各三尺餘聞諸先志曰斯乃羅漢願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藝術之功考厥實錄未詳其致精舍四周彫鏤石壁作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諸因地事證聖果之禎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无遺備盡鏤伽藍門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間之土俗曰此象時大聲吼地為震動昔陳那菩薩多止此伽藍自此西行十餘里渡耐鉢陀河至跋祿羯咭

昌業反

婆國

南印度境

跋祿羯咭婆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鹹鹵草木稀疎黃海為鹽利海為業氣序暑熱

迴風颭起土俗澆薄人性詭詐不知  
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二  
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十  
餘所異道雜居從此西北行二千餘  
里至摩臘婆國

即南羅國  
南印度境

摩臘婆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三十餘里據莫醯河東南土地膏腴  
稼穡夥盛草木榮茂花菓繁實特宜  
宿麥多食餅粳人性善順大抵聰敏  
言辭雅亮學藝優深五印度境兩國  
重學西南摩臘婆國東北摩揭陀國  
貴德尚仁明敏強學而此國也邪正  
雜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習  
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寔  
衆多是塗灰之侶也國志曰六十年  
前王号尸羅阿迭多

唐言  
戒日機慧高明

才學瞻敏愛育四生敬崇三寶始自  
誕靈泊乎沒齒貌無瞋色手不害生  
象馬飲水漉而後舐恐傷水性也其  
仁慈如此在位五十餘年野獸狎人  
舉國梨庶咸不煞害居宮之側建立  
精舍窮諸工巧備盡莊嚴中作七佛  
世尊之像每歲恒設無遮大會招集

四方僧徒脩施四事供養或以三衣道具或以七寶珍奇奕世相承美業元替

大城西北二十餘里至婆羅門邑傍有陷坑秋夏滯滯弥淹旬日雖納衆流而無積水其傍又建小窰堵波聞諸先志曰昔者大慢婆羅門生身陷入地獄之處昔此邑中有婆羅門生知博物學冠時彦內外典籍究極幽微曆數玄文若視諸掌風範清高令問遐被王甚珍歆國人宗重門人千數味道欽風每而言曰吾為世出述聖導凡先賢後哲無與我比彼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者人皆風靡祖述其道莫不圖形競修祓苴我今德踰於彼名擅於時不有所異其何以顯遂用赤旛檀刻作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等像為座四足凡有所至負以自隨其慢傲也如此時西印度有苾芻跋陀羅縷支唐言賢愛妙極因明深窮異論道風淳粹戒香郁烈少欲知足無求於物聞而歎曰惜哉時無人矣今彼愚夫

敢行兇德於是荷錫遠遊來至此國  
以其宿心具白於王王見弊服心未  
之敬然高其志強為之禮遂設論座  
告婆羅門曰婆羅門聞而笑曰彼何  
人斯敢懷此志命其徒屬來就論場  
數百千衆前後侍聽賢愛服弊故衣  
數草而坐彼婆羅門踞所持座非斥  
正法敷述邪宗必蓋清辯若流循環  
往復婆羅門久而謝屈王乃謂曰久  
濫虛名同上惑衆先典有記論負當  
戮欲以鑪鐵令其坐上婆羅門窘迫  
乃歸命求救賢愛慰之乃請王曰大  
王仁禮遠洽頌聲載途當布慈育勿  
行殘酷恕其不逮唯所去就王令衆  
驢巡告城邑婆羅門恥其戮辱發憤  
歐血苾芻聞已往慰之曰尔學苞內  
外聲聞還迹榮辱之事進退當明夫  
名者何實乎婆羅門憤恚深言苾芻  
謗毀大乘輕蔑先聖言聲未靜地便  
拆裂生身墜陷遺迹斯在自此西南  
入海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

吒釐國

南印  
度境

阿吒釐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珍寶盈積稼穡雖備興販為業土地沙鹵花草稀少出胡樹樹葉若蜀桧也出薰陸香樹樹葉若棠梨也氣序熱多風埃人性澆薄貴財賤德文字語言儀采法則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者宗事天神祠館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摩臘婆國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國

南印度境

契吒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風土物產遂同其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外道衆多從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

即大羅羅國南印度境

伐臘毗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所產氣序所宜風俗人性同摩臘婆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積財百億者乃有百餘室矣遠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寔多如來在世屢遊此國故元憂王於佛所止皆樹旌表建窣堵波



過去三佛坐及經行說法之處遺迹

相間今王刹帝利種也即昔摩臘婆

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姪今羯若鞠闍

國尸羅阿迭多王子聳号杜魯婆

跋吒當歌情性躁急智謀淺近然而

淳信三寶歲設大會七日以殊珍上

味供養僧衆三衣醫藥之價七寶奇

貴之珍既以捨施倍價酬贖貴德尚

賢遵道重學遠方高僧特加禮敬去

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折羅阿羅漢之

所建立德慧堅慧菩薩之所遊止於

中製論並盛流布自此西北行七

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 夷境

阿難陀補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二千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

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土宜氣序

文字法則遂亦同焉伽藍十餘所僧

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

數十異道雜居從伐臘毗國西行五

百餘里至蘇刺佗國西印 夷境

蘇刺佗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三十餘里西據莫醯河居人殷盛家

產富饒役屬伐臘毗國地土鹹鹵花

菓希少寒暑雖均風飄不靜土俗澆薄人性輕躁不好學藝邪正兼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多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雜居國當西海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興販為業貨運有无去城不遠有郁部多山頂有加藍房宇廊廡多疏崖嶺林樹鬱茂泉流交境聖賢之所遊止靈仙之所集往從伐臘毗國北行千八百餘里至瞿折羅國

西印度境

瞿折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号毗羅摩羅同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刺佗國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多事外道少信佛法伽藍一所僧百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刹帝利種也年在弱冠智勇高遠深信佛法高尚異能從此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鄒闍衍那國

南印度境

鄒闍衍那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刺佗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伽藍數十所多以圯壞存者三五僧徒三百餘人大

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異道雜  
居主婆羅門種也博覽邪書不信正  
法去城不遠有牽堵波無憂王作地  
獄之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

陁國

南印  
度境

擲枳陁國周四十餘里國大都城周  
十五六里土稱沃壤稼穡滋植且薺  
麥多花菓氣序調暢人性善順多信  
外道少訖佛法伽藍數十少有僧徒  
天祠十餘所外道千餘人王婆羅門  
種也篤信三寶尊重有德諸方博達  
之士多集此國從此北行九百餘里

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中印  
度境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鄒  
闍衍那國宗訖外道不信佛法天祠  
數十多是塗灰之侶王婆羅門種也  
不甚訖信佛法從此還至瞿折羅國  
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百餘里渡  
信度大河至信度國

西印  
度境

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号毗  
苦婆補羅周三十餘里宜穀稼豐宿  
麥出金銀鍮石宜牛羊橐駝驃畜之

屬橐駝卑小唯有一峯多出赤鹽色如赤石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異域遠方以之為藥人性剛烈而質直數鬪諍多誹讟學不好博深信佛法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抵懈怠性行弊穢其有精勤賢善之徒獨處閑寂遠迹山林夙夜匪懈多證聖果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居王戎陀羅種也性淳質敬佛法如來在昔頗遊此國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窣堵波數十所烏波耆多大阿羅漢屢遊此國演法開導所止之處皆旌遺迹或建僧伽藍或樹窣堵波徃徃間起可略而言

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有數百千戶於此宅居其性對烈唯煞是務牧牛自活无所係命若男若女無貴无賤剃鬚髮服袈裟像類苾芻而行俗事專執小見非斥大乘聞諸先志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事凶殘時有羅漢愍其顛墜為化彼故乘虛而來現大神通示希有事令眾信受漸導言教諸人歡悅願奉指誨羅漢知眾心

順為授三歸息其兇暴悉斷生煞剃髮染衣恭行法教年代浸遠世易時移守善既虧餘風不殫雖服法衣嘗无戒善子孫亦世習以成俗從此東行九百餘里渡信度河東岸至茂羅

三部盧國

新印度境

茂羅三部盧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役屬磔迹國土田良沃氣序調順風俗質直好學尚德多事天神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多已圯壞少有僧徒學无專習天祠八所異道雜居有日天祠莊嚴甚麗其日天像鑄以黃金飾以奇寶靈鑒幽通神功潛被女樂通奏明炬繼日香花供養初無廢絕五印度國諸王豪族莫不於此捨施珍寶建立福舍以飲食醫藥給濟貧病諸國之人來此求願常有千數天祠四周池沼花林甚可遊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

北印度境

鉢伐多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磔迹國多早稻宜宿麥氣序調適風俗質直人



性躁急言含鄙僻學藝深博邪正雜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四罕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天祠二十異道雜居城側有大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即是昔慎那弗咀羅

唐言東勝子

論師於此製瑜

伽師地擇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此大伽藍為天火所燒摧殘荒圯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

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

西甲度境

阿點婆翅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号竭麟濕伐羅周三十餘里僻在西境臨信度河隣大海濱屋宇莊嚴多有珍寶近无君長統屬信度國地下濕土序鹵穢草荒茂疇龍少墜穀稼雖備宿麦特豐氣序微寒風颭勁烈宜牛羊橐駝騾畜之類人性暴急不好習學語言微異中印度其俗淳質敬崇三寶伽藍八十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多是塗灰外道之所居止城中有大自然在天祠祠宇彫饒天像靈鑒塗灰外道遊舍其中在昔如來頗遊此



國說法度人導凡利俗故無憂王於  
聖迹處建六宰堵波焉從此西行減  
二千里至狼揭羅國

西印  
度境

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大  
都城周三十餘里号室克黎濕伐羅  
上地沃潤稼穡滋盛氣序風俗同呵  
點婆翅羅國居人殷盛多諸珍寶臨  
大海濱入西女國之路也無大君長  
據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属波刺斯國  
文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邪正兼信  
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  
乘兼功習學天祠數百所塗灰外道  
其徒極衆城中有大自在天祠莊嚴  
壯麗塗灰外道之所宗事自此西北  
至波刺斯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次  
時見舊曰波斯略也

波刺斯國周數万里國大都城号蘇  
刺薩儻那周四十餘里川土既多氣  
序亦異大控溫也引水為田人戶富  
饒出金鍮石頗脰水精奇珍異實工  
織大錦細褐氍毹之類多善馬橐駝  
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无禮義文  
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技凡  
諸造作隣境所重婚姻雜亂死多棄

屍其形偉大齊腰露頭衣皮褐服錦  
氍毹戶課賦稅人四銀錢天祠甚多提  
鄰跋外道之徒為所宗也伽藍二三  
僧徒數百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法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鸛  
絺城內城不廣外郭周六十餘里居  
人衆家產富西北接拂懔國境壤風  
俗同波刺斯形貌語言稍有乖異多  
珍寶亦富饒也拂懔國西南海島有  
西女國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珍  
貨附拂懔國故拂懔王歲遣丈夫配  
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自阿黠婆翅  
摩國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繫羅國

西印  
度境

臂多繫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無大君長役  
屬信度國土地沙鹵寒風凜勁多宿  
麥少花菓而風俗獷暴語異中印度  
不好藝學然知淳信伽藍五十餘所  
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  
天祠二十餘所並塗灰外道也城北  
十五六里大林中有窣堵波高數百  
尺無二愛王所建也中有舍利時放光

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國王所害之處此東不遠有故伽藍是昔大迦多延鄰大阿羅漢之所建立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建窣堵波以為旌表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耨茶國

西即度境

阿耨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宜稼穡宿麥特豈花菓少草木踈氣序風寒人性獷烈言辭朴質不尚學業然於三寶守心淳信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所並塗灰外道也城東北不遠大竹林中伽藍餘趾是如來昔於此處聽諸苾芻耆亟縛屍唐言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其傍精舍有青石立佛像每至齋日或放神光次南八百餘步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開諸苾芻耆複納衣此林之中有佛經行之處又有諸窣堵波鱗次相望並過去四佛坐處也其窣

堵波中有如來駿爪每至齋日多放  
光明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刺

拏國

西印  
度境

伐刺拏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迦畢試國  
地多山林稼穡時播氣序微寒風俗  
獷烈性急暴志鄙弊語言少同中印  
度邪正兼崇不好學藝伽藍數十菴  
圯已多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大乘法  
教天祠五所多塗灰外道也城南不  
遠有故伽藍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示  
教利喜開悟舍生其側有過去四佛  
座及經行遺迹之處聞諸土俗曰從  
此國西接稽夏邦國居大山間川別  
立主無大君長多羊馬有善馬者其  
形殊大諸國希種隣境所寶復此西  
北踰大山涉廣川歷小城邑行二千  
餘里出印度境至漕呾吒國

亦謂漕  
利國

大唐西域記卷第土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二十二國

星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抵持寺沙門辯機撰

漕矩吒國 弗栗特薩儂那國

安坦囉縛國 闊悉多國 活國

普捷國 阿利尼國 遏邏胡國

訖栗瑟摩國 鉢利弓國

呬摩坦羅國 鉢鐸創那國

淫薄健國 屈反浪拏國

達摩悉鐵帝國 尸棄尼國

商弥國 竭盤陀國 烏鎡國

佉沙國 斫句迦國 瞿薩旦那國

漕矩吒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号

鷲悉那周三十餘里或都鷲薩羅城

城周三十餘里並堅峻險固也山川

隱軫疇龍爽塏穀稼時播宿麥滋豐

草木扶疎花菓茂盛宜鬱金香出興

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鷲薩羅城

中涌泉流洑國人利之以溉田也二氣

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輕躁情多詭

詐好學藝多技術聽而不明日誦數

方言文字言辭異於諸國多飾虛談少

成事實難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



百所僧徒萬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  
教今王淳信累葉承統務興勝福敏  
而好學无憂王所建宰堵波十餘所  
天祠數十異道雜居計多外道其徒  
極盛宗事程錫苟反下同 郝天其天神昔自  
迦畢試國阿路孫山徙居此國南界  
耨耨四羅山中作威作福為暴為惡  
信求者遂願輕蔑者招殃故遠近宗  
仰上下祗懼隣國異俗君臣僚庶每  
歲嘉辰不期而會或賣金銀奇寶或  
以牛馬馴畜競興貢奉俱伸誠素所  
以金銀布地羊馬滿谷无敢覬覦唯  
脩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  
其呪術外道遵行多効治療疾病頗  
蒙痊愈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  
特薩儼郝國

弗栗特薩儼郝國東西二千餘里南  
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号護苾郝周二  
十餘里土宜風俗同漕矩吒國語言  
有異氣序寒勁人性獷烈王突厥種  
也深信三寶尚學道德從此國東北  
踰山涉川越迦畢試國邊小邑凡數  
十所至大雪山婆羅摩郝大嶺嶺極



崇峻危陞敔傾蹊盤迂巖岫迴  
或入深谷或上高崖盛夏合凍鑿氷  
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上寒風淒烈  
積雪弥谷行旅經涉莫能佇足飛隼  
翱翔不能越度足趾步履然後翻飛  
下望諸山若觀培塿部洲中斯嶺  
特高其巔無樹唯多石峯攢立藂倚  
森然若林又三日行方得下嶺至安  
咀羅縛國

安咀羅縛國覩貨邏國故地周三千  
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无大君  
長役屬突厥山阜連屬川田隘狹氣  
序寒烈風雪淒勁豐稼穡宜花菓人  
性獷暴俗无經紀不知罪福不尚習  
學唯備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僧  
徒數十然皆遵習大衆部法有一率  
堵波無憂王建也從此西北入谷踰  
嶺度諸小城行四百餘里至闊悉多國  
闊悉多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減千  
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無大君長役  
屬突厥山多川狹風而且寒穀稼豐  
花菓盛人性獷暴俗無法度伽藍三  
所僧徒尠少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

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

活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  
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別君長役  
屬突厥上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  
茂花草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  
性躁烈衣服氍毹多信三寶少事諸  
神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  
乘兼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  
南諸小國遷徙烏居不常其邑從此  
東入葱嶺葱嶺者據贍部洲中南接  
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國東  
至烏鎡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  
數百重幽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  
烈多出葱故謂葱嶺又以山崖葱翠  
遂以名焉東行百餘里至普健國  
普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  
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  
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北至  
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帶縛葛

河兩岸周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四五里上宜風俗大同活國東至曷

邏胡國

曷邏胡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  
菑河周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  
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從普健國  
東踰峻嶺越洞谷歷數川城行三百  
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訖栗瑟摩國觀貨邏國故地也東西  
十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  
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普健國但  
其人性暴愚惡有異北至鉢利曷國  
鉢利曷國觀貨邏國故地也東西百  
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  
從訖栗瑟摩國東踰山越川行三百  
餘里至呬摩咀羅國

呬摩咀羅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三  
千餘里山川遷迤土地沃壤宜穀稼  
多宿麥百卉滋茂衆菓具繁氣序寒  
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  
措威儀衣氎皮褐頗同突厥其婦人  
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  
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  
除去一岐舅姑俱沒角冠全棄其先  
強國王釋種也葱嶺之西多見巨伏

境隣突厥遂染其俗又為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涼雜異域數十堅城各別立主穹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訖栗瑟摩國東谷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

鉢鐸創那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邈迤沙石弥漫土宜薤麥多蒲陶胡桃梨柰等菓氣序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多衣氍褐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

淫薄健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產氣序所宜人性之老同鉢鐸創那但言語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南踰嶺越谷峽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浪拏國

屈浪拏國

屈浪拏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淫薄健國俗無法度人性鄙暴多不營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氍褐有山巖

中多出金精琢折其石然後得之伽藍旣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寶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艱險行

五百餘里至達摩志鐵帝國

亦名鐵羅人謂護密

達摩志鐵帝國在兩山間觀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五六百餘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臨縛苦河盤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風凄烈唯植麦豆少樹林乏花菓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無禮義人性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氍褐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昏默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立疏崖莫谷式建堂宇此國之先未被佛教但事邪神數百年前肇弘法化初此國王愛子嬰疾徒究醫術有加無瘳王乃躬往天祠礼請求救時彼祠主為神下語必當痊復良無他慮王聞喜慰迴駕而歸路逢沙門容止可觀駭其形服問所從至此沙門者已證聖果欲弘佛法故此儀形而報王曰我如來弟子所謂苾芻也王旣憂心即先問曰我子



嬰疾生死未分沙門曰王先靈可起  
愛子難濟王曰天神謂其不死沙門  
言其當終詭俗之人言何可信遲至  
宮中愛子已死匿不發喪更問神主  
猶曰不死亦疾當瘞王便發怒縛神  
主而數曰汝曹羣居長忍妄行威福  
我子已死尚云當瘞此而謀惑孰不  
可忍宜戮神主殄滅靈廟於是煞神  
主除神像投縛苴河迴駕而還又遇  
沙門見而敬悅稽首謝曰曩無明導  
佇足邪途澆弊雖久必革在茲願能  
垂顧降臨居室沙門受請隨至中宮  
葬子既已謂沙門曰人世糾紛生死  
流轉我子嬰疾問其去留神而妄言  
當必痊老先承指告果无虛說斯則  
其法可奉唯垂哀愍導此迷徒遂請  
沙門揆度伽藍依其規矩而便建立  
自尔之後佛教方隆故伽藍中精舍  
為羅漢建也

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懸金  
銅圓蓋衆寶莊嚴人有旋繞蓋亦隨  
轉人止蓋止莫測靈鑒聞諸耆舊曰  
或云聖人願力所持或謂機關秘術



所致觀其堂宇石壁堅峻孝厥衆議  
莫知實錄踰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  
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宿麥  
少穀稼林樹稀疏花菓寡少氣序寒  
烈風俗獷勇忍於煞戮務於盜竊不  
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來禍福懼現  
世災殃形貌鄙陋皮褐為服文字同  
觀貨羅國語言有異越達摩悉鐵帝  
國大山之南至商弥國

商弥國周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間  
堆阜高下穀稼倍植蔴麥弥豐多蒲  
陶出雌黃鑿崖折石然後得之山神  
暴惡屢為災害祀祭後入平吉往來  
若不祈禱風雹奮發氣序寒風俗急  
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狹伎能  
淺薄文字同觀貨羅國語言別異多  
衣氍褐其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  
從化莫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  
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  
百餘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  
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  
雪山間故寒風凜勁春夏飛雪晝夜

飄風地鹹鹵多礫石播植不滋草木  
稀少遂致空荒絕無人止

波謹羅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  
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慈嶺內當瞻  
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鑠  
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味甚甘美潛居  
則較鱗魚龍龜鼉龜鼈浮遊乃鴛鴦  
鴻鴈鴛鴦鵝鵝鵝諸鳥大卵遺羣荒野  
或草澤間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  
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蜚河  
合而西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池東  
派一大流東北至佉沙國西界與徒  
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皆東流  
波謹羅川南越山有鉾露羅國多金  
銀金色如火自此川中東南登山履  
險路无人里唯多冰雪行五百餘里  
至竭盤陁國

竭盤陁國周二十餘里國大都城基  
大石嶺背徙多河周二十餘里山嶺  
連屬川原隘狹穀稼儉少荻麥豐多  
林樹稀花草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  
俗无禮義人寡學藝性既獷暴力亦  
驍勇容貌醜惡衣服氍褐文字語言

大同法沙國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  
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  
教說一切有部今王淳質敬重三寶  
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來多歷  
年所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咄羅

唐言漢  
日天種

此國之先慈嶺中紫川也昔波  
利刺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  
屬兵亂東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  
峯極危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  
巡夜時經三月殺賊方靜欲趣歸路  
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舁曰王命  
迎婦屬斯殺亂野次紫川朝不謀夕  
吾王德感歎氛已靜今將歸國王婦  
有娠願此為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  
或以後誅評問誼謹莫究其實時彼  
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  
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  
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  
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  
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  
且推旦夕於是即石峯上築宮起館  
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為主建  
宮焉憲至期產男容貌妍麗母攝政

事子稱尊号飛行虚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隣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終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腊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恒置香花子孫弈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世母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國首飾方冠身衣胡服後嗣陵夷見迫強國

無憂王命世即其宮中建窰堵波其王於後遷居宮東北隅以其故宫為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臺閣高廣佛像威嚴尊者咀叉始羅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離俗塵遊心典籍棲神玄旨日誦三万二千言熟書三万二千字故能學冠時彥名高當世立正法摧邪見高論清舉無難不酬五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凡數十部並盛宣行其不觀習即經部本師也當此之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号为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威德興兵動衆伐咀叉始

羅國爲月而得之建此伽藍式昭瞻仰  
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  
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然  
而坐難以動搖形若羸人膚骸不朽  
已經七百餘歲其鬚髮恒長故衆僧  
年別爲剃髮易衣

大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

奔通論穰舍羅唐言葱嶺東距四山之

中地方百餘頃正中墊下多夏積雪

風寒飄勁疇曠曷鹵稼穡不滋旣無

林樹唯有細草時雖暑熱而多風雪

人徒繞入雲霧已興商侶往來苦斯

艱險聞諸耆舊曰昔有賈客其徒乃

餘橐駝數千賈貨逐利遭風遇雪人

畜俱喪時竭盤陀國有大羅漢遙觀

見之愍其危厄欲運神通拯斯淪溺

適來至此商人已喪於是取諸珍寶

集其所有構立館舍儲積資財買地

隣國鬻戶邊城以賑往來故今行人

商侶咸蒙周給從此東下葱嶺東距

登危嶺越洞谷谿徑險阻風雪相繼

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鐵國

烏鐵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



里南臨徙多河地土沃壤稼穡豐盛  
林樹鬱茂花果具繁多出雜玉則有  
白玉璽玉青玉氣序和風雨順俗寡  
禮義人性對獷多詭詐少廉恥文字  
語言少同佉沙國容貌醜弊衣服皮  
褐然能崇信苟奉佛法伽藍十餘所  
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  
部自數百年王族絕嗣无別君長役  
屬竭盤陀國

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山氣龍從觸  
石興雲崖隙崢嶸將崩未墜其巔窄  
堵波鬱然奇制也聞諸土俗曰數百  
年前山崖崩圯中有苾芻瞋目而坐  
軀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肩  
蒙面有曰獵者見已白王王躬觀礼  
都人士子不占而至焚香散花競脩  
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此偉也有苾  
芻對曰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裟乃  
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  
先有期限或言聞捷稚聲或言待日  
光照有茲警察便從定起若無警察  
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段食  
之體出定便謝宜以蘇油灌注令得



滋潤然後鼓擊警悟定心王曰俞乎  
乃擊捷稚其聲繞振而此羅漢豁然  
高視久之乃曰余輩何人形容卑劣  
被服袈裟對曰我苾芻也曰然我師  
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入大涅  
槃其來已久聞而閉目悵若有懷尋  
重問曰釋迦如來出興世耶對曰誕  
靈導世已從寂滅聞復俯首久之乃  
起昇虛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墜  
地王取其骨起窣堵波從此北行山  
磧曠野五百餘里至佉沙國

舊謂耽勒者乃其

城字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羅勒之言猶為訛也

佉沙國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  
稼穡殷盛花果繁茂出細氎褐工織  
細氎氎能氣候和暢風雨順序人性  
犷暴俗多詭詐禮義輕薄學藝膚  
淺其俗生子押頭匾匿容顏麤鄙文  
身綠睛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刪  
訛頗存體勢語言碎調異於諸國淳  
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  
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不  
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毗  
婆沙者多矣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

濟徙多河踰大沙嶺至斫句迦國

舊曰渠

斫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編戶殷盛山阜連屬礫石弥漫臨帶兩河頗以耕植蒲陶梨奈其菓寔繁時風寒人躁暴俗唯詭詐公行劫盜文字同瞿薩旦那國言語有異禮義輕薄學藝淺近淳信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僧徒百餘人習學大乘教

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嵯峨峯巒重疊草木凌寒春秋一觀礫澗浚瀨飛流四注崖龕石室綦布叢林印度果人多運神通輕舉遠遊棲止於此諸阿羅漢寂滅者衆以故多有窣堵波也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鬚髮恒長故諸沙門時往為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佛法至處莫斯為盛也十萬頌為部者凡有十數自茲已降其流寔廣從此而東踰嶺越谷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

唐言地乳即其俗之唯言也俗語謂之度那國句攷

謂之千遮諸胡謂之盤且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大半

壤上隘狹宜穀稼多衆菓出饒能細  
氈工紡績絅紬又產白玉蠶王氣序  
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溫恭  
好學典藝博達技能衆庶富樂編戶  
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舞少服毛褐  
氈裘多衣純紬白氈儀形有禮風則  
有紀文字憲章聿尊印度微改體勢  
粗有沿革語異諸國崇尚佛法伽藍  
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  
大乘法教王甚驍武尚重佛法自云  
毗沙門天之祚胤也

昔者此國虛曠無人毗沙門天於此  
棲止无憂王太子在咀叉始羅國被  
挾目已无憂王怒譴輔佐遷其豪族  
出雪山北居荒谷間遷人逐物至此  
西界推舉酋豪尊立為王當是時也  
東土帝子蒙譴流徙居此東界群下  
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教不通  
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  
爭長忿形辭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  
今何遽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宜歸  
治兵期而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歸  
其國校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

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  
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  
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  
成功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  
外道負大瓢盛滿水而自進曰我知  
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洩周而復始  
因即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峙其  
基堵遂得興功即斯國治今王所都  
於此城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剋自古  
已來未能有勝其王遷都作邑建國  
安人功績已成齒耄云暮未有胤嗣  
恐絕宗緒乃往毗沙門天神所祈禱  
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捧以迴駕  
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  
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  
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  
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宗先祖也  
自茲已降弈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  
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  
無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為國号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

為毗盧折那

唐書  
地理志

阿羅漢建也昔者

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弥



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  
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王遂  
躬往觀其容止曰今何人乎獨在幽  
林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閑居習定王  
宜樹福叩讚佛教建伽藍召僧衆王  
曰如來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鳥棲  
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悲四生誘導三  
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  
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纏受網王曰誠  
如所說事高言議既云大聖為我現  
形既得瞻仰當為建立罄心歸信印  
揚教法羅漢曰王建伽藍功成感應  
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  
會稱慶而未有捷稚扣擊召集王謂  
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  
當至誠聖鑒不迷王遂禮請忽見空  
中佛像下降授王捷稚因即誠信弘  
揚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毘室鉢伽山

唐言牛角山峯兩起巖隙四絕於崖谷間

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  
來曾至此處為諸天人略說法要懸  
記此地當建國土妙崇遺法遵習大乘

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  
滅心定行慈氏佛數百年間伏養無  
替近者崖崩掩塞門徑國王興兵欲  
除崩石即黑蜂群飛毒螫人衆以故  
至今石門不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  
藍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  
來至止昔此國中有巨被譴寓居屈  
支恒礼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遷勸夜  
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  
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中  
有佛坐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備威肅  
嶷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土俗  
曰本在迦濕彌羅國請移至此昔有  
羅漢其沙弥弟子臨命終時求酢米  
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國有  
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弥噉  
已願生其國果遂宿心得為王子既  
嗣位已威攝遐邇遂踰雪山伐迦濕  
彌羅國迦濕彌羅國王整集戎馬欲  
禦邊寇時阿羅漢諫王勿闕兵也我  
能退之尋為瞿薩旦那王說諸法要  
王初不信尚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



先身沙弥時衣而以示之王既見衣得宿命智與迦濕弥羅王謝各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弥時所供養佛像隨軍礼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伽藍或招僧侶捨寶冠置像頂今所冠者即先王所施也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並鼠壤墳也聞之土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異色為其羣之首長每出穴遊止則羣鼠為從昔者匈奴率數十万衆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時瞿薩旦鄰王率數万兵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元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冀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瞿薩旦鄰王夢見大鼠曰欲相助願旦治兵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瞿薩旦鄰王知有靈祐遂整戎馬申令將士未明而行長驅掩襲匈奴之陣也莫不懼焉方欲駕乘被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縛凡厭帶系鼠皆齧斷兵寇既臨面縛受戮於是驚其將虜其兵匈奴震

懽以為神靈所祐也。瞿薩旦鄉王感  
鼠厚恩，建祠設祭，弁世遵敬，特深珍異。  
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祭，以  
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乘而趨拜，以致  
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有  
膳亦既輸誠，多蒙福利。若无享祭，則  
逢災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  
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燭  
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  
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  
遙見林中光明照耀，於是歷問僉曰：  
「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  
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既覩明賢，  
乃心竚敬，欽風不已。請至中宮，沙門  
曰：「物有所宜，志其所在。」幽林藪澤，情  
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  
仰，深加宗重，為建伽藍，起窣堵波，沙  
門受請，遂止其中。頃之王感獲舍利，  
數百粒，甚慶悅，竊自念曰：「舍利來應，  
何其晚歟！」早得置之窣堵波下，豈非  
勝迹，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漢曰：「王  
无憂也。今為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

石函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不日功畢載諸寶輦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宮導從庶僚凡百觀送舍利者動以萬計羅漢乃以右手舉摩堵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其功斯畢於是下宰堵波無所傾損觀觀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彌篤敬法之志斯堅王謂群官曰我嘗聞佛力難思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於掌內衆生無動靜之想演法性於常音衆生有隨類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絕言其靈已隱其教猶傳食和飲澤味道飲風尚獲斯靈深賴其福勉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也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勅關防无令桑蠶種出也瞿薩且鄰王乃卑辭下禮求督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且鄰王命使迎婦而誠曰今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

以持來自為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開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驗遂入瞿薩旦鄰國止麻射伽藍故地方倭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此地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也尚以雜葉針之自時厥後來樹連陰王妃乃刻石為制不令傷煞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明神不祐遂為先蠶建此伽藍數株枯桑去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煞竊有取煞者來年輒不宜蠶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類之以用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各安在為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為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迴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絕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為夫水流如昔王曰苟聞任所

欲耳龍遂目悅國之大臣王既迴駕  
謂群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  
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絕食則死  
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  
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  
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  
万姓何吝一臣臣者國之佐人者國  
之本願大王不再思也幸為脩福建  
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  
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僚庶鼓樂飲  
餞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馬與王辭訣  
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  
中流麾鞭盡水水為中開自茲沒矣  
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栴檀大鼓封一  
函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遺細微謬  
參神選願多營福益國滋臣以此大  
鼓懸城東南若有程至鼓先聲震河  
水遂流至今利用歲月浸遠龍鼓久  
無舊懸之處今仍有鼓池側伽藍荒  
圯無僧

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  
地絕無蘼草其土赤黑聞諸耆舊曰  
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自万西



伐此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十萬衆東禦強敵至於此地兩軍相遇因即合戰西兵失利垂勝殘賊虜其王煞其將誅戮士卒無復孑遺流血染地其迹斯在

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娑摩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帖像即時痊復虛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  
上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憐賞彌國鄒陀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凌空至此國北焉勞落迦城中初到此城人安樂富饒深著邪見而不珍敬傳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禮拜此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白王王乃下令宜以沙土塗此異人時阿羅漢身蒙沙土餬口絕糧時有一人心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禮此像及見羅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却後七日當雨沙土填滿此城略無遺類今宜知之早圖出計猶其全我獲斯殃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嗤笑至



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而雜寶滿衢路人更罵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後雨沙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娑摩城其人繞至其像亦來即此供養不敢遷移聞諸先記曰釋迦法盡像入龍宮今曷勞落迦城為大拒阜諸國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掘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暴發煙雲四合道路迷失娑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互攘城周三四里在大澤山澤地熱濕難以履涉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趣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旦部以為東境之關防也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湯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惛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都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

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涅槃地也城郭歸然人煙斷絕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推表山川考採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動靜無常取捨不同事難窮驗非可仰說隨所遊至略書梗槩舉其聞見記諸慕化斯故日入已來咸沐惠澤風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天下一之宇內豈徒單車出使通驛万里者哉

記讚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潛運神道虛通盡形識於沙界絕起謝於塵劫形識盡雖應生而不生起謝絕示寂滅而無滅豈實迦維降神娑羅潛化而已固知應物効靈感緣垂迹嗣種刹利紹胤釋迦繼域中之尊擅方外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摘玉毫而光撫含生道洽十方智周万物雖出希夷之外將底視聽之中三轉法輪於大千一音振辯於群有八万門之區別十二部之綜要是以聲教之所霑被馳騖福林風軌之所鼓扇載驅壽域聖賢之業盛矣

大人之義倭矣然忘動寂於堅固之林遺去來於幻化之境莫繼乎有待匪遂乎无物尊者迦葉妙選應真與報佛恩集斯法寶四含提其源流三藏括其樞要雖部執茲興而大寶斯在越自降生洎乎潛化聖迹千變神瑞万殊不盡之靈逾顯無為之教弥新脩存經詰詳著記傳然尚群言紛紜異議舛馳原始要終罕能正說此指事之實錄尚衆論之若斯况正法幽玄至理冲邈研覈與旨文多闕焉是以前脩令德繼軌逸經之學後進英彥踵武缺簡之文大義鬱鬱而未彰微言闕而無問法教流漸多歷年所始自炎漢迄于

聖代傳譯盛業流美聯暉玄道未摠真宗猶昧匪聖教之行藏固王化之由致我

大唐臨訓天下作孚海外考聖人之遺則正先王之舊典闡茲像教鬱鬱為大訓道不虛行弘在明德遂使三乘奧義鬱鬱於千載之下十力遺靈閱於万里之外神道無方聖教有寄待緣

斯顯其言信矣夫玄奘法師者疏清  
流於畜澤派洪源於媯川體上德之  
禎祥蘊中和之淳粹履道合德居貞  
肯行福樹曩因命偶昌運拔迹俗塵  
閑居學肆奉先師之雅訓仰前哲之  
令德貞筴從學遊方請業周流燕趙  
之地歷覽魯衛之郊背三河而入秦  
中步三蜀而抵吳會達學髦彥遍効  
請益之勤冠世英賢屢申求法之志  
側聞餘論考厥衆謀覽黨專門之義  
俱嫉異道之學情發討源志存詳考  
屬四海之有截會八表之無虞以貞  
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遐  
征資

皇化而問道乘冥祐而孤遊出鐵門  
石門之阨踰凌山雪山之險驟移灰  
管達于印度宣國風於殊俗喻大化  
於異域親承梵學詢謀哲人宿疑則  
覽文明發奧旨則博問高才啓靈府  
而究理廓神衷而體道聞所未聞得  
所未得為道場之益友誠法門之匠  
人者也是知道風昭著德行高明學  
蘊三冬聲馳万里印度學人咸仰盛

德既曰經筭亦稱法將小乘學徒号

木叉提婆

摩訶衍

大乘法衆号摩訶

耶那提婆

摩訶衍

斯乃高其德而傳微

号訖其人而議嘉名至若三輪奧義

三請微言深究源流妙窮枝葉矣然

慧悟怡然理順質疑之義詳諸別錄

既而積義通玄清風載扇學已博矣

德已盛矣於是乎歷覽山川徘徊郊

邑出茅城而入廐苑遊林林而憇雞

園迴眺迦維之國流目拘尸之城降

生故基與川原而臚臚潛靈舊趾對

郊阜而湛湛覽神迹而增懷仰玄風

而永歎匪唯麦秀悲艸黍離愍周而

已是用詳釋迦之故事舉印度之茂

實頗採風壤存記異說歲月遄邁寒

暑屢遷有懷樂土無忘返迹請得如

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軀

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陀國前

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像一軀通光

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提斯國鹿野

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

座高尺有五寸擬憍賞弥國出愛王

思慕如来刻檀寫真像刻檀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  
如來自天宮降履寶階像銀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鷲峯  
山說法花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  
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  
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  
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  
像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  
百九十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部  
大衆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  
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  
二十二部迦葉辭耶部經律論一十  
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  
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  
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  
搃六百五十七部將引至教越踐畏  
途薄言旋軻載馳歸駕出舍衛之故  
國背伽耶之舊郊踰葱嶺之危陁越  
沙磧之險路十九年春正月達于京  
邑謁 帝雒陽肅承

明詔載令宣譯爰召學人共成勝業  
法雲再蔭慧日重明黃番流就鷲山之  
化赤縣演龍宮之教像運之與斯為



盛矣法師妙窮梵學式贊深經覽文如已轉音猶響訖順聖旨不加文飾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陶冶取正典暮推而考之恐乖實矣有搢紳先生動色相趣儼然而進曰夫印度之為國也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書稱天書語為天語文辭婉密音韻循環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綜多言聲有抑揚調裁清濁梵文深致譯寄明人經旨冲玄義資盛德若其裁以筆削調以宮商實所未安誠非謹論傳經深旨務從易曉苟不違本斯則為善文過則艷質甚則野謹而不文辯而不質則可无大過矣始可與言譯也李老曰美言者則不信信言者則不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言飾者昧其理是知垂訓軌物義本玄同庶祛蒙滯將存利喜違本從文所害滋甚率由舊章法王之至誠也緇素僉曰渝乎斯言謹矣昔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脩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孔門文學嘗不能贊一辭焉法師

之譯經亦猶是也非如童壽逍遙之  
集文仁生肇融叡之筆沉乎因方為  
圓之世斲彫從朴之時其可增損聖  
言綺藻經文者歟辯機遠承輕舉之  
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革  
服為大捺持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  
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彫幸入法流  
脂膏不潤從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  
卒歲幸藉時來屬斯嘉會負鸚鵡雀  
之資廁鸛鴻之末爰命庸才撰斯方  
志學非博古文无麗藻磨鈍勵朽力  
疲曳蹇恭承志記倫次其文尚書給  
筆札而撰錄焉淺智褊能多所闕漏  
或有盈弊尚无刊落音司馬子長良  
史之才也序太史公書仍父子繼業  
或名而不字或縣而不郡故曰一人  
之精思繁文重蓋不暇也其況下愚  
之智而能詳備哉若其風土習俗之  
耄封疆物產之記性智區品炎涼節  
候則備寫優薄審存根實至於胡戎  
姓氏頗稱其國印度風化清濁群分  
略書梗槩備如前序賓儀嘉禮戶口  
勝兵深衣之士非所詳記然佛以神

通接物靈化垂訓故曰神道洞玄則  
理絕人區靈化幽顯則事出天外是  
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墟略  
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盤紆曷場迴  
平行次即書不存編比故諸印度無  
分境壤散書國末略指封域書行者  
親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或直書  
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  
之務從實錄進誠

皇極二十年秋七月絕筆然青文成  
油素塵蹟聖鑒詐稱天規然則冒遠  
窮遐寔資朝化懷奇纂異誠賴

皇靈逐日八荒匪專夸父之力鑿空  
千里徒聞博望之功驚山徙於中州  
鹿苑掩於外國想千載如目擊覽方  
里若躬遊實古之所不聞前載之所  
未記至德燾覆殊俗來王淳風遐扇  
幽荒無外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頌左  
史之書事脩職方之遍舉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集古今佛道論衡序

唐龍朔元年於京師西明寺寶錄

星

若夫無上佛覺迥出樊籠超三界而獨高截四流而稱聖故使隄封所漸區寓統於大千聲教所覃沐道霑於八部所以金剛御座峙閭浮之地心至覺據焉布英聖之良術遂有天人受道龍鬼歸心挹酌不相之方散釋無明之患然夫聖人所作起必因時時有邪倒之夫故即因而陶化天竺咸於六諦神州重於二篇遂使儒道承先真偽交正自非入證登位何由分析殊途致令九十六道競飭澆詞六十二見各陳名理在緣或異大約斯歸莫不謂無想為泥洹指梵主為生本故二十五諦開計度之街衢六論師立神我之真宰居然設教億載斯年攝統塵蒙九土崇勗考其術也輕生而會其源論其行也封固而登其信故有四韋陀論推理極於冥初二有天根尋生窮於劫始臆度玄遠冒因生靈致有赴水投巖坐熱卧棘吸風露而曰仙祖形體而号聖守



死長迷莫知迴覺如來哀彼黔黎降  
靈赤澤曜形丈六金色駭於人天敷  
揚四辯慧解暢於幽顯能使魔王列  
陣十軍碎於一言梵主來儀三輪摧  
於万惑於是鑠腹戴爐之輩結舌伏  
於道場韶日重火之徒洗心仰於覺  
路舍衛城側大偃邪鋒堅固林中傾  
倒枯穴能事既顯獎務弘通玉闕揚  
正道之秋金陵表衆權之瑞清涼臺  
上圖以靈儀顯節國中陳茲聖景度  
人立寺創廣仁風抑邪通正於斯啓  
轍于斯時也喑喑黔首無敢抗言瓊  
環黃巾時褻異議然其化被不及於  
龍勒名位無踐於槐庭王何達其上  
賢班馬隆其衰敗安得與夫釋門相  
抗雷同混迹者哉斯何故耶良以博  
識既寡信保常迷今則通觀具瞻義  
必爽開前惑且夫其流易曉闢澤之  
對天分其理難迴孫盛之談海截然  
猶學未經遠情弊踈通邪辯逼真能  
無猜貳孔丘之在東魯尚啓虛盈卜  
商之據西河猶參疑聖自餘恒俗無  
足討論今以天竺胥徒聲華久隔震

且張葛交論寔繁故商確由來銓衡  
叙列筆削無濫披圖藻鏡揔會聚之  
号曰佛道論衡分為甲乙四卷如有  
隱括覽者詳焉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甲

唐西明寺釋氏

後漢明帝感夢金人騰蘭入雒道  
士等請求角試事一

前魏時吳主崇重釋門為佛立塔  
寺因問三教優劣事二

魏陳思王曹植辯道論附  
晉孫盛老聃非大賢論附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評附

元魏君臨釋李雙信致有興廢故  
述其由事三

宋太宗文皇帝朝會群臣論佛理  
治致太平事四

魏明帝登極召沙門道士對論叙  
佛道先後事五

梁高祖先事黃老後歸信佛下勅  
捨奉老子事六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下勅廢道教  
事七



後漢明帝感夢金人騰蘭入雒諸道士等請求角試事一

漢法本內傳大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問羣臣此何為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也飛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乎於是上悟遣郎中蔡愔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一十八人於大月支中天竺國寫佛經四十二章歲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又於雒陽城西雍門外為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万騎繞塔三帀又將畫釋迦立像乃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圖佛儀像時造壽陵名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廣如天子所顯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倫志存開化承蔡愔使達天竺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情崇明信為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曰迦毗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

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  
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  
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  
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  
教義帝信重之暨永平十四年正月  
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  
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  
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曰五岳十八  
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死罪  
上言臣聞太上无形無名無極無上  
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  
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  
過堯舜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  
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  
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  
道士多有微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  
皇已來太上羣錄太虛符咒無不綜  
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飲  
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  
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藥餌無  
所不能願得與其比校一則聖上意  
安二則得辨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  
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

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  
令宋庠引入長樂宮勅以今月十五  
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  
別開二十四門南岳道士褚善信華  
岳道士劉正念恒岳道士桓文度岳  
岳道士焦得心嵩岳道士呂惠通霍  
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道上邨  
文信等都合六百九十人各賣靈寶  
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錄等五百九  
十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  
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有百三十五  
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  
壇帝時御行殿在寺南門以佛舍利  
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  
以柴荻和檀沉香為炬遶子經而泣  
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  
仙百靈今胡亂中夏人主信邪正教  
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  
火取驗欲使開示羣心得辨真偽便  
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  
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  
形者無力可能禁効鬼神者呼桀不  
應各懷愧慙南岳道士費射才自減

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  
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  
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  
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  
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  
為妄也信便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  
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眾映蔽日  
光摩騰法師躡身高飛坐卧空中廣現  
神變于時天雨寶花在佛僧上又聞天  
樂感動人情大眾咸悅歎未曾有皆繞  
法蘭請說法要蘭乃出大梵音歎佛功  
德亦令大眾稱揚三寶說善惡諸法皆  
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  
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時  
有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  
千餘人出家及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  
等六百二十八人出家陰夫人王嬈好  
等與諸官人婦女等二百三十人出家  
至月末已來日日供設種種行施法衣  
瓶器並出所司便立十寺七寺安僧在  
城邑外三寺安居在雒城內漢興佛法  
自此始焉初摩騰西來將畫釋迦立像  
帝乃令圖出之於陵園及洛門供養

前魏時吳主崇重釋門為佛立塔寺  
因問三教優劣事二

吳書六孫權赤烏四年有沙門康僧  
會者是康居國大丞相之長子神儀  
剛正遊化為任于時三國鼎峙各擅  
威衡佛法北通未達南國會欲道被  
未間開教江表初達建業營立茅茨  
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之妖異有司  
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神驗也會曰  
佛晦靈迹出餘千載遺形舍利應現  
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立塔經  
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剖之逾  
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焰  
曜宮殿臣主驚嘆信情發起因為造  
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為佛陀里教  
法創興故遂名建初寺焉尋下勅問  
尚書令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  
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  
自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  
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  
王岳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  
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紃才等在會  
自憾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



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戎  
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問曰孔  
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  
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号素  
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  
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  
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  
脩身自翫放暢山谷縱太其心學歸  
淡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  
化物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  
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令朝  
野悉誦誦焉若將孔老二教遠方佛  
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  
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  
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吳  
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

餘如晉宗炳  
明佛論廣之

魏陳思王曹子建辯道論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  
為辰尾宿歲星降為東方朔淮南王  
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鈎弋  
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遊極空其為虛  
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  
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



誠能抑嗜慾闔耳目可不衰竭平時  
庭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  
無情慾可忍无耳自可闔然猶枯竭  
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  
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  
王莽典樂大夫樂記言文帝得魏文  
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  
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  
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  
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  
曰頗得省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  
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  
公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  
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有罪繫  
獄佯死數日日陷蟲出死而復生然  
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  
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虫夏  
逝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  
應彼仲君乃能藏其氣死其體爛其  
膚出其虫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至  
王恚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  
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  
房中之術儉善辟穀志号二百歲今

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  
接姦詭以欺衆行妖匿以惑人故聚  
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  
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  
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  
福藥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  
人異代而等偽乃如此耶又世虛然  
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猱獫之屬與  
世人得道化為仙人乎夫雉入海為  
蛤鷺入海為蜃當徘徊其翼老池其  
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  
更與元龜鼈為群豈復自識翔林薄  
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為虎逢  
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也  
而頗為正夫所同納虛妄之詞信眩  
惑之說隆礼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  
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  
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於沙丘或崩  
乎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  
然足為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  
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  
半之虛用者天之其斯之謂歟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

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為陳思王也幼舍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不改定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為天人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嘆翫以為至道之宗極也遂制衣轉讀七聲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颺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侍御莫聞植深感神理弥悟法應乃慕其聲節寫為梵唄撰文製音傳為後式梵聲光顯始於此焉其所傳唄凡六契見梁釋僧祐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搜仙錄茲妄多奇終歸飾詐故前論所委辯當明矣

晉孫盛撰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頃獲閑居後申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於靈衢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辯殆可騁騁夫大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捐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並故行藏之軌莫異亦猶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比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尤吉

於虎兇之吻顏孔俱否逍遙於匡陳  
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  
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合影響  
之論惟我與尔之談豈不信哉何者  
大賢庶幾觀象觀象知器知器豫籠  
豫籠吉凶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  
因應對接群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  
其揆一也但欣聖樂易有待而享欽  
冥而不能冥說寂而不能寂以此為  
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  
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  
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  
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  
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  
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  
柔愛剛漬所常習惛所希聞世俗之  
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詞不復尋因應  
之適覩矯枉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  
耳案老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  
斲駢拇枝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  
遠救世之宜達明道若昧之義也六  
經何常闕虛靜之訓謙冲之誨哉孔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



老彭尋斯言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不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万物覩斯言之發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己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於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為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摺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為欲著訓我狄宣導殊域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逝非嘉遁之舉諸夏凌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翰張遐嶮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曾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我猶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祈仙之

徒乎

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為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為矯時流遁者余以為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為得也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因應無方惟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目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捐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為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評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微謂終也夫觀始要終觀妙知著達人之際也既以欲澄神照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夫終乎且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



獨貴於无欲乎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盛以為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為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舊誠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為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又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盛以為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既在則善惡不得不彰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為教父原斯談也未為絕學所

云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闔蔽所未能通者也道冲而用之又不足和其光同其塵咸以為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也昔陶唐之莅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昭任衆師錫疋夫則馭然禪授豈非冲而用之光塵同彼哉伯陽則不然既處濁位復遠遁西戎行止則昌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為知道體道則未也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為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忽恍又下章云道之為物惟恍與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章云執者失之為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

則孝慈道喪老氏既去絕聖而每車  
輒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  
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  
稱聖者為是何迹乎即如其言聖人  
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  
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  
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  
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  
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  
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  
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  
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退至莊周去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  
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  
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鴟縱毒不假  
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騏驎  
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  
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奸乎  
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鄆豈復先假  
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悟擊殺根  
毀駁正說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  
規食鹽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

曲為其義辨而釋之莫不艱毛於殺  
聖因蹟於忘親也知我者希則我貴  
矣又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百姓皆  
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万物如斯  
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  
哉即已之身見貴九服何得背實抗  
言去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  
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  
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  
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  
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衆  
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  
知多為顯亦不以知少為貴誨誘綽  
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  
語其優劣哉礼者忠信之薄而亂之  
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  
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  
其華也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礼樂  
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  
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  
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返自  
然之道直欲申已好之懷然則不免  
情於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非准不



救乃獎其弊矣

或問莊老所以

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為表裏其於  
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盛以為不然夫  
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矣猶日月懸天  
有何不照者哉孔氏之言皆絞於六  
經矣寧復有所慝之俟佐助於騁周  
乎即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焦火不  
息者也至於虛詠譎恠微詭之言尚  
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  
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貞正也又下  
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  
復為妖尋此二章或云為天下正或  
云元正既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  
為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  
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為奇斯反  
鄙見所未能通也

集論者曰盛字安國有說云即東晉  
名士綽之後也祖即魏名臣之子荆  
也綽有顯論才學所推聞之前史盛為  
名父之子仕晉為給事中秘書監散  
騎常侍吳昌男少好墳典遊心史籍  
常以為雖賢聖之邈得諸言表而仁  
愛自茂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

經史是以仲尼因魯史記以著春秋使百代之後仰高風以式瞻孟軻孫卿並讚揚大化暨乎史遷亦記一代之成敗明鑒誠作來今遂歷心博綜撰考諸事跡著晉陽秋庶擬前賢以美道訓傳本并音合三十二卷又命掌國史竭意經論一時名作是稱良史未奏遂卒子潛以晉太元十五年上之詔曰得上故秘書監所著書省以慨然遠模前典憲章在昔亦一代之事輒勅納之秘閣以貽于後潛襲父爵參驃騎將軍諮議參軍見于晉紀盛凡著述倍如別集品評老氏中賢之流故知為尹述書乃祖承有據蟄子去老子就涓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也則不去學古語曰生知之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位典達鴻猷故班固叙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等為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極聖亞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盛叙老非大賢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万物坐觀



周襄陽遁於西夷而實死狀風葬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元魏君臨釋李雙信致有廢興故述其由事三

魏太祖道武皇帝託跋珪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跡信可依憑可於京邑建飾容範脩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者闍崛山及須弥殿加以飭績別構講堂禪室沙門座處莫不具焉

魏世祖太武託跋燾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雖有黃老不末其術每引高德沙門與談玄理於四月八日鑿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明樓散花礼敬篤敬兼至晚據有平城興敬李術為立道壇司徒崔皓少習左道猜忌釋門既位居偽輔尤不信有佛謂是虛誕見讀佛經奪而投井中密欲加滅皓有才略太武信用國人以為摸楷燾所狀信道士寂謙之與皓款狎遂奏拜謙位稱天師時有沙門玄高道王河西名高海右神用莫測貴

賤咸重燾乃軍逼涼境徵高東還旣達平城大弘禪化太子晃事高為師形心盡礼是時被讒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可脫高令作金光明齋懺七日懇誠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劔列威曰何故信讒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群臣說神告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盖高誠感之力也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基恢隆万代武功雖照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城内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為万世之法夫陰陽有徃復四時有次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万機惣統百揆更舉賢良以脩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于時崔寔先得寵於燾恐見篡政有奪威權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迹難明若事不早除必為巨害燾納之即勅

取高於太平五年九月十五日縊于平城之隅太子又幽殺之即宋元嘉之二十二年也尔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其光聲曰吾其已逝弟子等崩赴屍所請告遺累言畢高眼稍開汗通香起便坐謂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脩心無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絕崔皓於此縱以姦心每與帝言恒加非毀以佛法無益於政有傷民利勸令廢之後太武至長安入僧寺見有弓盾帝怒誅寺僧皓因進說盡殺沙門焚經毀像勅留臺下四方僧寺有者依長安法除之道士後譙不從其毀苦與皓爭皓拒之譙謂皓曰卿從今年受戮滅門矣憲惑其言以太平七年遂普滅佛法分軍四出燒掠寺舍統內僧尼無少長坑之其竄逸者捕獲梟斬有沙門慧始甚有神異昔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而體不傷五十餘年末嘗寢卧跣行泥塗初不汙足而色逾鮮白世

号白足和上死十餘年身相如在初入深山習行蘭若太平之末方知滅法慧始聞之乃於元會之日杖錫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云欲入見属依軍法斬而不傷遂至殿庭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時北園養虎勅以始飴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視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方知佛化高尊黃老之所不及即延始入殿頂礼足下悔其僞言各始為說法明辨因果燾於是大生愧懼遂感癘疾通身發瘡痛苦難忍群臣議曰崔皓邪佞毀害佛僧陛下所患必由於此于時崔寢二人次發惡疾燾推過由於彼以太平十一年乃載皓於露車官使十人於車上更朶其口行數里不堪困苦又生埋出口而朶之自古三公戮辱未之過此之甚遂誅諸姻親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法俄而燾崩孫潘龍衣位大弘佛事即高宗文成皇帝是也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高僧傳等

宋太宗文皇帝集群臣論佛理治致

太平事四

文帝即宋武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弥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辦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政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析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尤為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淳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道周顓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躬顓等或宰輔之府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歸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深遁崇遠



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若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无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由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僧殿會帝躬御地筵同僧例飯時有竺道生法師秀出群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為諸君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辯其同異往返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

太見諸僧史傳

魏明帝登極召沙門道士對論叙佛



道先後事五

元魏君臨凡一十七帝一百七十九年  
興顯佛教不可勝言惟太武在位五  
六年中屏除佛法自餘光顯具彰魏  
史略陳相狀以成信重獻文即位興  
皇元年於五級大寺太祖已下五帝  
鑄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金二十  
五万斤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  
天下請僧尼道士女官等殿前齋訖  
侍中劉騰宣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  
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道觀道士姜  
斌與融覺寺法師曇謨冢對論

帝曰佛為老子同時以不姜斌曰老  
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  
法師曰何以知之 斌曰案老子開  
天經是以得知 法師曰老子當周何

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

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  
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  
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  
丑歲事周為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  
為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  
五見周德凌遲遂與函關令尹喜西

入化胡斯足明矣 法師曰佛以周

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 斌曰若佛生周昭王之時出何文記 法師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迫無文記何耶 法師曰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引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偁仁者幸自披究不有此迷 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識知何假卜乎法師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

時侍中尚書令元乂宣勅語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詐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

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  
寔衛尉卿許伯桃吏部尚書邢彥散  
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  
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  
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 帝加斌  
極刑時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諫乃止  
配徙馬邑

梁高祖先事黃老後歸信佛下勅捨  
奉老子事六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  
四十九年雖億地務殷而卷不釋手  
內經外典因不厝懷皆為訓解數千  
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衣寢處虛  
閑晝夜无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  
巾初臨大寶即偸斯事日惟一食永  
絕辛擅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  
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  
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

維天鑒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  
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  
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  
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  
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

故如來漏盡智疑成覺至道通機德  
圓最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  
垢啓瑞迹於天中燦靈儀於像外度  
羣迷於慾海引舍識於涅槃登常樂  
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  
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  
而為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  
薄好生厭怠遂乃湛說圓常亦復潛  
輝鶴樹闍王滅罪波婆藪除殃若不逢  
遇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  
道無虧弟子經值迷荒耽事老子歷  
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  
反今捨舊習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  
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舍識同  
共成佛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  
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  
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  
蕭衍和南

于時帝與道俗二万人於重雲殿重  
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  
一日又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  
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  
五種名為邪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

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  
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  
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  
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  
宗族宜反為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  
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  
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无記性不當  
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  
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  
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  
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  
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  
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  
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  
无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  
珎波若之利刀取涅槃之妙果汎生  
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  
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  
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无盡並氷  
清日盛霧豁雲除燭火翳光塵熱自  
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冥此真  
如使稠林邪徑之人景法門而無倦



渴愛聳聳瞽之士慕探蹟而知迴道樹  
始於迹維德音威乎京洛恒星不見  
周鑒娘微滿月圓姿漢感育夢五法  
用傳万德方兆華俗潛故普扇高風  
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  
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  
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无  
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  
故能隨方逗藥示摧因顯崇一乘之  
旨廣十地之基是以万邦迴向俱稟  
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  
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  
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脩  
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道  
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  
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因伽藍精  
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目  
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  
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  
迷方粗知歸向受苦菩薩大戒戒節身  
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貞教伏  
願天慈曲垂矜許謹啓

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



宜勅玄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下勅廢道教事七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  
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郝張  
之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制齋  
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  
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  
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  
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  
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  
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  
校于時道士祝諸沙門衣蓋或飛或  
轉祝諸梁木或橫或堅沙門曾不學  
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鬧貴賤移心  
並以靜徒為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  
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術道術仍  
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  
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辭退  
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  
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  
人也雖然天命令拒豈得無言可令  
寂下坐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佛鑾一

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坐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舉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立去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祝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糲師衣益祝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勅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之卒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号為內內則小也詔我道家為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矣帝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

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極崇麴  
麴是味清虛焉在瞿瞞斯甜慈悲永  
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  
復遵事領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  
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  
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漆剝令曰斬首  
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  
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塗地爲妄斯絕  
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  
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  
矣帝諱詳即元魏丞相王歡之第二  
子也嫡兄澄怠慢爲奴所害詳襲其  
位代爲相國魏將曆窮詳築壇於南  
郊筮遇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  
像一瀉而成魏取爲禪文魏帝署之  
即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  
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  
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  
時稠禪師問歲帝曰檀越羅刹殆臨  
水自見帝從之觀群羅刹在後於是  
遂不食肉禁鷹鷂去官漁屠辛葷  
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不出  
礼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

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殿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勅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群沙弥遙日高詳託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詳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日今來何為曰取經函僧曰詳在寺嬾讀經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今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焉

著作王邵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今妄言之引列子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云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此之所言焉歸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變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辯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為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

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事事如此依齊書錄之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甲

甲辰歲高麗國公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

三

唐西明寺釋氏

周高祖登朝論屏佛法安法師上  
論事

周祖平齊集論毀法遠法師抗詔事  
周祖東巡滅法已久任道林請興  
佛事

周天元皇帝納王明廣表開佛法事  
隋高祖下詔述絳州天火焚老君  
像事

隋兩帝事宗佛理稟受歸戒事

周高祖武皇帝將滅佛法有安法師  
上論事第一

周武初信於佛後以讖云黑衣當王  
遂重於道法躬受符錄玄冠黃褐內  
常服禦心思釋門志欲誅殛而惠信  
佛者多未敢專制有道士張賓譎詐  
同上私達其策潛集李宗排棄釋氏  
又與前僧衛元嵩胥齒相副共相俎  
醢帝納其言欲親覘經過貶量佛失  
召僧入內七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  
懇到帝亦同僧七夕不寐為僧讚唄



并諸法事既无過犯無何而止天和  
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  
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  
人昇正殿帝御坐量述三教優劣廢  
立衆議紛紜情見乖各不定而散至  
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  
簡帝心索然又散至四月初又依前  
集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甄鸞  
詳佛道二教定其深淺鸞乃上笑道  
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  
十六部文極據明事多揚擯至五月  
十日帝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為傷  
蠹道士即於殿庭焚之有安法師慧  
解洞達内外淹通時号釋宗衆標僧  
傑帝所信重常侍對揚會議攸同三  
教齊立惟安抗辯教止二焉言出難  
尋著文易顯乃撰二教論一十二篇  
初歸宗顯本篇略云夫万化本於无  
生三才兆於無始然則无生无始物  
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  
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  
忘故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濟神之教  
教稱為內是以智論有内外兩徑仁

王辯內外兩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  
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被  
華戎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  
為內儒教為外道无別教宗結儒流  
脩彰前典非為誕謬詳覽載籍尋討  
根源教惟有二何得有三何者昔玄  
古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  
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  
咸為軍國之謨並是脩身之術若派  
而別之則應為九教今摠而合之則  
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  
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何欲於一  
化之內合九流爭川大道之去使小  
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  
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靈鴻猷  
眩曜朝野矣言佛教者窮理盡性之  
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  
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  
中固非名号所及化檀像表又非情  
智所尋至於遺累落筌陶神盡照近  
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群機  
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實  
期出世而理無不周迹及王化而事

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農墨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還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也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而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况凡夫識想安得齊於佛聖乎經云無以日光等彼螢火斯喻極也若夫以齊而齊不齊未日齊也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岳實測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使同之於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餘文多不載又曰史記云李老西邁止及流沙化胡西昇等

經不足窮究漢末三張方行其道惑  
亂天下備見史書故李膺蜀記云張  
陵避病瘡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遂  
解鬼法後為大蛇所喻弟子等安述  
昇天其子衡衡子魯還習其道自号  
三師陵為天師衡為係師魯為嗣師  
咸以鬼道以化愚俗後漢書云張魯  
初為督義司馬遂掩然漢中太守蘇  
固斷絕斜谷然漢使者專據漢中三  
十餘載戴黃巾服黃布造作符書以  
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世号米  
賊初來學者名為鬼卒後去祭酒各  
領部衆夷俗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  
拜魯為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至獻  
帝二十年曹操征而破之初漢末鬼  
言黃衣當王於是張角張魯等始服  
黃衣曹氏受命以黃代赤故年号黃  
初黃巾之賊至是始平元魏寇謙稍  
稍還服今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至  
巾色宜改復古且老子大賢絕棄貴  
尚又是朝臣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  
學而無服象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  
氏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

動為寒暑老子誠味祭酒咸飲張制  
鬼服黃衣則齊真為皎然急緩可見  
故略引張氏數條妄作用懲未聞  
一初言禁經止價者玄光論云道家  
諸經制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經  
但得金帛便而其經貧者造之至死  
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  
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為天鼓咽唾為  
醴泉馬屎為靈新老鼠為芝藥資此  
求道焉能得乎

二或妄稱真道者蜀記云張陵入鵠  
鳴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為犛所翕  
子衡奔出假設權方用表靈化生糜  
鵠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  
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  
遂因妄傳販死利生逆莫過此之甚  
三或合氣釋罪者妄造黃書呪籙无  
端乃去開命門托真人三五七九天  
羅地網士女溷亂不異禽獸用銷灾  
禍其可然乎

四或狹道作亂者黃巾鬼道毒流漢  
室孫恩求仙禍延皇晉破國亡俗惑  
亂天下五千道德全不許之



五或章書伐德者遷遠七祖乞免橫沙橫黃紙筆奏章太上又去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呼哀哉

六或畏鬼帶符者符去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赤章即是靈仙訣

七或制約輸課者蜀記云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席五絲後生邪濁增立米民

八或解除墓門者左道餘氣也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竈祀社冬夏兩至祠祀同俗先受治錄兵符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都无教誡之義

九或妄度苦厄者立塗炭齋事起張魯驢輓泥中黃土塗面摘頭懸擗墮埴使熟至義熙初道士王公旗省去打拍吳陸脩靜猶泥額反縛懸頭而已貧此度厄何癡之甚

十或夢中作罪者夢見先亡輒云變怪亡鬼神兵吏奏章斷之

十一或輕作凶侵者造黃神越章用持誡鬼又造赤章用持無人趣恍世



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凶邪之甚

斯並三張之鬼法非老子之本懷頃  
世濫行罕有覺者論成上之帝覽安  
論以問臣下僚宰尋按莫敢排斥當  
時廢立遂寢誠所推焉乃經六載至  
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遂  
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  
有名者百二十員並著衣冠名為通  
道觀學士時有蜀地新州願果寺僧  
勅法師不遠千里躬詣魏闕雖面陳  
至理邪正未分而帝滅毀之情已決  
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又以三  
科釋其前執其詞略云勅以世之濫  
述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為  
說經誠令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  
鬼谷仙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  
莫不信從以為口實異哉此傳君子  
尚不可同况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  
說非直人世老錯假託名字亦乃言  
不及義翻辱老子意者勝人達士不  
出此言將是元識異道誇競佛法假  
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  
異論用迷惑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

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誡此之巨患  
增長三塗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  
有内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迷本  
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  
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之儔為中  
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玄老未及  
聖此則賢聖自分優劣路顯故魏文  
之博悟也黃初三年下勅告豫州刺  
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  
為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  
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  
笑也此祠之興由桓武皇帝以老子  
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  
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  
人故令脩整昨過視之殊未整頓恐  
小人謂此為神妄往禱祀犯常禁宜  
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呈露  
久矣愚惑者多致有前弊故著論焉  
雖復上聞終不見納有猛法師者氣  
調橫挺抗言帝旨詞頗激切衆恐禍  
及其身帝通容之情无愧愆次有謁  
法師者年德榮盛道俗所歸聞之歎  
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

衆流離四生倒惑哉又曰食周之粟  
飲周之水食堪懷音寧無酬德又為  
佛之弟子豈可見此淪涓坐此形骸  
晏然自靜但來上表引見登殿舉手  
而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  
酬檀越厚德援引卓明從旦至午交言  
支任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鏗然无撓  
帝雖納其言情決已定遲疑不言藹  
又進曰釋李邪正即可事求不煩聖  
慮索鑊煮兩宗門人不害者立可見  
矣帝怯其言乃令引出時宜州沙門  
道積者次又出諫不用其言遂向同  
志七人於弥勒像前不食礼懺經於  
七日一時同逝藹入南山錫谷自剖  
身肉布於石上引腸掛樹捧心而卒  
有人尋之於崖上見捨身偈云

願捨此身已 速令身自在 法身自在已  
自在諸趣中 隨有利益處 護法救衆生  
又復業應盡 有為法皆然 三界皆无常  
時來不自在 他煞及自死 終歸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 業盡於今日

周武平齊大集僧徒問以興廢慧遠  
法師抗詔事第二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  
台前脩大德並赴殿集帝昇御座序  
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  
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愆陶化  
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久弘政術  
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  
真佛无像遥逝表心佛經廣歎崇建  
圖塔壯麗脩造致福極多此實无情  
何能恩惠愚人嚮信傾竭珍財徒為  
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象皆毀滅  
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勅逆之甚國  
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  
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  
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諫難  
從閉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  
勅催答並相顧无色俛首垂淚有慧  
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  
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  
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  
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无像誠  
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  
表真今若廢之无以興勸帝曰虛空  
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

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知  
虛空真佛帝时无咎遠曰若不藉經  
教自知有法者三主已前未有文字  
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為  
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  
无咎遠曰若以形像无情事之无福  
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  
而妄相尊事帝不咎此難乃云佛經  
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廟  
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將同廢之  
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  
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  
不行又以七廟為非將欲廢者則是  
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  
穆失序則五經无用前存儒教其義  
安在若尔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  
曰魯邦之尚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  
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无  
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  
通行者震且之尚天生國界雖殊莫  
不同在國淨四海之内輪王一化何  
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无咎遠  
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



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聖旨陛下左右皆有一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脩道春秋歸家侍養故曰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不可獨廢帝又无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感更无所答但云僧等且還闕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准毀之介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為第宅五衆釋門減三百万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登即賞賜分散蕩盡帝以



為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厲氣內  
蒸身瘡外發惡相已顯元悔可銷遂  
隱於雲陽宮繞經七日尋令傾崩天  
元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姑寺置菩  
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移華  
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  
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外祖  
隋左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  
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大為我相聞  
大隋天子昔為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  
儲之我今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為  
我作功德也文帝出勅普及天下人  
出一錢為之追福焉

周高祖巡鄴除殍佛法有前僧任道  
林上表請開法事第三

周建德六年十二月四日上臨鄴宮新  
殿內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叔上書  
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覽  
表曰君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答  
可思審之對曰上主鋒辯名流十方  
林亦早聞正以聞辯故未得辯元爽  
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  
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

白申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  
減賦役事帝脩納之又曰林原摺弘  
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君人  
其實元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元  
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茲五濁拔  
彼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  
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  
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頻  
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  
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  
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  
義臣所未曉 詔曰佛生西域寄傳  
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  
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  
五胡心无苟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  
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篡晉  
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為五胡其漢  
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符燕久習崇  
盛陛下取同五胡咸脩佛法請如漢  
魏不絕其宗 詔曰佛義雖廣朕亦  
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到意推  
過去元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  
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

何異俗律昔嘗為廢所以暫定學決知  
非益所以除之 奏曰理深語大非  
近情所測時遠事高寧小機欲辯豈  
以一世之局見而非久遠之通議封  
迷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  
界教體通於內外談行自他俱益辯  
果常樂無為樹德恩隆天地授道廣  
利無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  
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  
識無傷戒除外惡定止心非慧照古  
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  
治國國備之則兵戈无用今雖不行  
何處求益 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  
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  
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大道  
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  
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  
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  
无報何有信已心智執固自解倚恃  
承牙任縱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  
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  
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床  
几尚不敢損虧况父之親事輒能輕

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毀何  
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万世之譏  
愚臣冒死特為不可 詔曰孝道之  
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  
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  
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  
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剪不  
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惑外乖太祖  
內潤黔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  
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率  
土獲利捨我從夏六合同一即是揚  
名万代以顯太祖即孝之終也何得  
言非 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  
民昔太祖康日高鑒万理智括千達  
必佛法損化即尋除蕩寧止日積年  
奉勸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壞是  
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无益寧  
非不孝 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  
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  
休廢况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勸事  
無徵招感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  
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  
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

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  
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  
亦可亡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  
合理義無更興 奏曰自國立政惟  
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  
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恃  
衆禍傾帝業周武脩德福集皇基夫  
老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  
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  
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  
會妄謂壞法有益若余湯伐有夏文  
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亦漢滅  
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  
毀人法或以抗礼君親或謂妄稱佛  
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  
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帝終構  
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  
疑不遣有難斯通帝曰卿言業不乖  
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  
凡之趣此則道元不在凡聖該通是  
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  
俗徒加剔翦之飾是知帝王卽是如  
來宜停丈六王公卽是菩薩省事文



殊耆年可為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真  
為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  
勞布薩貞謹即成木又何必受戒儉  
約實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  
齋豈煩斷穀放任妙同無我何藉解  
空忘功全通大乘寧希波若文武直  
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徑成巧便豈  
待變化加官真為授記無謝證果爵  
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  
獄不指泥犁以民為子可謂大慈四  
海為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救  
物安樂百姓寧殊拔苦前判罰殘害理  
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汪汪何  
殊淨土濟濟豈謝迦維卿懷異見妄  
生偏執即事而言何夢非道 奏曰  
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  
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  
咸適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  
若使至道惟一則無二可融若理恒  
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  
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  
縉俗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  
參倫何直遠沉清化亦是近惑民俗



是以陰陽同氣生煞恒殊天地齊形  
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  
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陽煞  
即事永无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  
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煞高卑義無  
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  
之理有齊無尚無為自別又若王名  
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  
是故儒釋尚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  
同化若欲泯之為一正可以道廢俗  
如其俱益於世兩理幽顯齊明今則  
興一廢一真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内外亦可  
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  
儒王道若惟道何所利佛若獨佛  
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  
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内外抑討  
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  
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有何  
各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  
勅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  
佛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  
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

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盛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久法有隱顯理難常在比來已廢義無即行休斷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事筭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竒而無用非無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 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己以惡者懷之以疎隔容己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和衆生是非尋討慙短日懷憎薄是則以爲移真衆聲惑志故今當疎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德之妖累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厝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爲充

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  
喪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自可得食  
可食不食豈非過耶 奏曰貪財意  
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  
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  
嗟况肉由煞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  
寧可為非 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  
然酒不損生何為頻制若使無損計  
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  
實不余酒何偏斷 奏曰結戒隨事  
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  
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  
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  
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  
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  
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  
飲无過不能招咎何閑斷酒以成戒  
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  
醉是大罪人 奏曰制過防非本為  
生善戒是止惡身口無違緣中止息  
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  
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  
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

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 詔曰大士

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  
融心尚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  
万物無不是善惡何有非道是則居  
酒卧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  
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取婦得道周  
施以捨妻沉淪淨名以處俗高達身  
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  
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  
大道 奏曰龍虎以鱗牙為能獲鳥  
以翅翔為才君子以解行為道賢招  
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緇素高  
尚若推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專  
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万  
物者以繩墨為正御天下者以法理  
為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奸宄故使  
一行之失痛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  
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為善袖  
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  
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  
臣雜亂上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  
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恒牧逆語論慈  
捨形常煞盜口閑百技觸事無能言



通万里足不出户斯皆情切事奢虛  
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用理有小  
而必通執此為道誠難取信 詔曰  
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尚談真  
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鸚鵡  
籬翔詐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違  
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於物  
無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  
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  
物兩忘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無不  
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 奏曰仰承  
聖旨名義深博宗原浩汗究察莫由  
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  
其深若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  
大大於小無小而非大大無不大則  
秋毫非小小小無不小則太山非大  
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小非小大是  
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  
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  
異同寧有同可同異无同可同異非  
異同無異可異同無同異是故無同  
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  
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答

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 詔乃問

曰卿何寂寞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  
不適懷遂息清辯 奏曰古人當言

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  
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為不適  
詔曰至人无為未嘗不為知者不言  
未嘗不言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皇  
不言成軌木有无任得存鷹有不鳴  
致死卿今取捨若為自適又曰士有  
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觀  
色審情復有聽言辯德朕為卿言為  
日既久其間言趣寧不略委卿可為  
朕記錄在所申陳令諸世人知朕意  
焉是則助朕何愧忠誠 林以佛法  
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  
辯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  
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惟是老莊好  
設虛談通申三教莫因義勢證明釋  
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  
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即曰卿  
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已  
大為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  
闕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



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宮至  
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在同州至  
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帝允  
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  
則法須研究如此累奏恐有稽違奏  
曰臣奉申事止為興法數啓懇懇惟  
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  
舍弘定無異趣一日頒行天下稱慶  
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  
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脩飾  
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  
行清高者七人在正式殿西安置行  
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勅佛法  
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沉隱捨而不行  
自今以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宜  
脩事知朕意焉即於其日殿嚴尊像  
具脩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詮一大  
德令昇法座勸揚妙典遂人懷無畏  
永吐微言佛理汪汪冲深莫測道宗  
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嘆賞  
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  
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脩行崇  
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剪

毀形以乖大道宜可存疑朕嚴服  
以進高趣令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  
學業冲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  
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為國行道擬欲  
供給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  
無有礙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  
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  
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  
虎宅脩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  
譯親覽小內史臨經公宇文弼披讀  
常礼上士託跋行恭委尋都上士叱  
寢臣審覆高祖諱邕即西魏丞相宇  
文黑泰之第三子也泰以魏氏廢帝  
三年薨世子洛陽公覺嗣位受魏禪  
号大周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毓三  
年崩謚明帝立弟魯國公即高祖是  
也改号保定盡五年改元天和盡六  
年改元建德至三年滅佛法六年平  
齊江淮巴蜀中原一統帝以為得政  
於天下也改号宣政五月便初帝  
深信佛宗曾無有貳汴俗識緯黑衣  
當王以僧緇服弼所纏懷所以太祖入  
關便改衣幡悉為皂色用獻不祥乃

至齊高竊忌釋種將戮稠師以通覺故所以免害遂使周祖相從嫉之危身事迫信用讒佞終是信非徹到故受斯言不思禍國滅身勇意而行誅翦三寶摧碎寶命銷亡所以統御既窮當年便殞子贊襲位改元大成二十六月禪位子衍改元大象贊号天元明年五月天元又崩後年正月改元大定於二月內國禪有隋改号開皇率改皂服普同黃色是知識緯虛誕光武已著前規卜射難期虞氏加其潤色漢末謠言黃衣當王張角張魯並變服以應之黃初黃武又改元以附之斯術歸不亡又見周隋交禪以事徵驗終歸於空若夫興廢之道實數有期因亡故昌亡亦為貴故經云難遭想滅大聖為之碎身隨機得度淨土由來不毀周武行事不亦宜乎道林法師俗姓任氏高齊之時在相州鄴下有名大德周氏東平誅除釋種當時高祖召僧共評廢立上統等五百餘人無敢陳抗惠遠法師屈赴抗詔帝元以答遂以威滅道林法師

初以他行後乃申表武帝舍弘治至御座對面交論二十餘日前後七十餘番帝極覈微音不能屈既理有所歸乃付議曹量其可否會帝昇遐天元嗣位至大象元年八月二十九日議哀九月內奏時深加面許明年正月遂詔頒行於是佛法如前廣通又大象元年二月內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面澄孫弟子王明廣上衛元嵩破佛法事表達天元皇帝至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譚宣嵩勅旨佛教興來多曆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以世代澆浮不依佛教致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太祖武皇帝所以廢而不存正為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脩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設道塲欲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餘如前說

隋文帝詔為降州天火焚老君像事

門下夫妙覺垂慈等羣生於一子玄門亭毒揔万物而為母故泥洹大教化彼耆城無為真道被斯神國豈徒

足相之淨土不容真人之勝哉曲沃  
東南土名烏谷有靈宮一所道佛同  
座碑記湮滅其識修起所由年代參  
差不知營造遠近忽有異風揚礫如  
飛長者之蓋頽雲掩地似狎司空之  
兵驟雨闌干翻伊倒洛電女掣鞭天  
帶流金之色雷童挽軸地有崩山之  
響磬礪老君身首各去而佛靈相儼  
然無損黃鸞已高青牛遂遠未識金  
丹安能不惑者焉主者施行

集論者去夫邪正糾紛在智猶惑幽  
明路絕顯驗斯形自皇覺照臨滿於  
空有之域靈瑞感應充於凡聖之心  
自赤澤降神青丘化及威德之清昏  
識神光之燭幽都無不喪膽求師款  
懷請道所以掃六師於舍衛梵王傾  
誠偃十陣於伽耶魔天稽首安得而  
夫區區老叟黃巾奉而抗衡瑣瑣尹  
生黔首則而齊化故使周昭宅生已  
後唐文教迹已前未聞釋尊儀相靈  
祇之所輕毀至於李老形像頗被欺  
陵曲沃同座而別焚彭門僧拜而道  
偃斯徒衆矣略舉知之頑俗多迷疑



陽自結終非果敢故抱遲惟余以近  
歲通訪古蹤行至鄠西地名樓觀古  
樹摧擗院宇曾重中有宗聖觀觀南  
有尹先生別廟周訪道士云此是老  
君之本地也尹喜聞道故置畱以處  
之其觀地逼南山近坡有一土臺蓊  
樹森疎云是老君之墓也訪問周歷  
暮宿觀西尹村尹長樂家因問氏族  
長樂年雖遲暮惠解清明言晤徵擊  
諸道怯其過往自云是尹令之餘胤  
也東邊樓觀此乃先君尹令之故宅  
也先君志重丘園情敦稼穡地廣苗  
厚通觀莫因遂結草為樓以用觀望  
故云樓觀也本非老君之宅先君承  
老君西道將往流沙道左邀携逆旅  
相待老君遂之此宅周眺久之東南  
高崗即先君之古臺也當時亦與李  
老共登此臺祖宗相承墳墓峙列不  
聞先君與李老西邁此乃出自道書  
非關古史又云昔聞李老生陳郡苦  
縣長亦東川老方入秦死於槐里未  
聞正說西化流砂雖史遷浪言非為  
定指莊蒙所及斯途有歸自餘云云



不可尋檢余又往始平之西二十餘里渭水之北槐里古城基趾尚存中有一冢評問者舊斯冢是誰皆莫知其由案縣圖經但述古城亦不測其年代冢迹今遠訪流沙即燉煌鳴砂之地是也彼有流沙之地而無伯陽之風檢道化胡西昇經等稱往化胡胡人不受乃令尹喜為佛化胡胡人方服今窮其浮辯較其宗正自天竺已北諸外國者乃稱胡國人皆奉佛未承喜化還祖天竺釋迦如來若此搜求無行不遠槐里死矣秦矢吊之頗為實錄自餘虛引未足稱之故隋尚書令楚國公楊素行經樓觀見壁畫尹喜化胡之像素告諸道士曰承聞老君化胡胡人不受今喜變身作佛胡人方受是則佛能化胡胡人奉佛道不能化去何言老子化胡深思此言也故列時緣露布惟遠後進未廣安能博詣想有識者願此懷諾

隋兩帝重佛宗法俱受歸戒事

案隋著作王邵述隋祖起居注云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

同州般若尼寺于時赤光照室流溢戶外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內外驚異帝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上失之恐墮井乃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為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為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兒來處異倫俗家裁難自為養之太祖乃割宅為寺以兒委尼不敢言問後皇妣來抱忽化為龍驚遑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今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尼沉靜寡言時道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帝後果自山東入為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顧群目追念阿闍梨以為口實又去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聲乃命史官為尼作傳帝昔

龍潛所經四十五州及登極後皆悉同時起大興國寺仁壽元年帝及后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硃提試之宛然無損遂前後置塔諸州百有餘所皆置銘勒隱于地府咸發神瑞充仞目前具如王邛所撰感應傳所以周祖竊忌黑衣當王便摧滅佛法莫識隋祖之養佛家王者不死何由可識事過方委知聖詐狂自古皆尔俗諸聞見然帝信重佛宗情注無已每日登殿坐列七僧傳經問法乃至大漸至於道觀羈縻而已崇建功德佛門隆盛時既非遜故略其叙于時曇延法師是稱僧傑昇於正殿而授帝菩薩戒焉事如別顯及大業嗣曆弥隆前政昔居晉府咸集英髦慧日法雲道場興号玉清金洞玄壇著名四海搜揚檢歸晉郢四事供給三業依憑礼以家僧不屬州省迄于終曆徵訪莫窮而情慕佛宗崇奉誠約天台智顗定門幽秘神用罕加請為國師尊加智者言令所及無不允從及其即世發朝退感就山造寺廣度衆僧下

書曼問懇懃委曲遺錫粮粒并諸法  
衣欲使徒衆行道如師在日故每至  
忌晨必預先設供門人歲至面叙昔  
緣情款莫二自古帝王於師珍敬無  
以加也至於李老符錄曾無預懷致  
使交論興言絕於徵召故無所編次云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撰造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內

星

唐西明寺釋氏

大唐高祖問僧形服利益事一

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道是佛師事二

道士李仲卿著論毀佛琳師抗辯事三

太宗勅道先佛後僧等上諫事四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五

辛中舍著齊物論淨琳二師抗釋事六

太宗問琳師辯正論信毀交報事七

太宗幸弘福寺手製願文并叙佛道後先八

太宗勅道士三皇經不足開化令焚除事九

太宗詔焚師翻道經為梵文與道士辯毀事

大唐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師奉對事一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

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

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相尋

至於道觀無間於俗武德四年有大

史令傳弈者先是黃巾深忌緇服既

見國家別敬彌用疚心乃上廢佛法

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訛誕言妖事隱

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

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



昌大李孔之教行焉

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

詔問僧曰棄父母之親毀去君臣之

章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

損益二宜請動妙適有濟法寺沙門

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承

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

九流能辯法身無像非十翼所詮但

四趣茫茫飄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

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

大聖為之興世至仁所以降靈遂開

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竺

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

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

但繁弘善以報四恩止德以資三有

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顯

駿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

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

主而心載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

福害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

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損

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

此其大略也而傅氏所奏在司既不



施行亦乃多寫表狀公然遠近流布  
京室閭里咸傳禿丁之誚劇談席上  
昌言胡鬼之謠佛曰翳而不明僧咸  
阻而無力於時達量道俗動毫成論  
者非一各踈佛理曲陳邪正琳闕衆  
辟多引經教琳因謂衆人曰此引皆  
是弃之所廢豈得引廢證成雖曰破  
邪終歸邪破琳情契玄機獨覺千載  
器局天授博悟生知觀作者之不工  
信乘權之有據乃著破邪論其詞曰  
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  
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  
有四大而道居其一案前漢藝文志  
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莫不功在近益意在敬事君父俱未  
暢遠途止在移風易俗遂使三世因  
果理涉旦而猶昏命報五乘義經丘  
而未曉斯乃六合之衆塊三才之俗  
謨詎免四流浩瀚為煩惱之波六趣  
諠譁造塵勞之路者也原夫實相竅  
冥逾要道之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  
玄所以見生忍土誕聖王宮示金色  
之身吐玉毫之相行則金蓮捧足坐

則寶座承軀出則天主導前入則梵王從後聲聞菩薩儼若朝儀八部萬神森然輔衛演涅槃解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耀如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号佛為法王也豈與襄周李耳比德爭衡末代孔丘輒相聯類非所言也文有二十餘紙自琳論出冠絕群篇家藏一本心口成誦並流略之菁華史書之藻鏡茂譽於是乎沸騰蒙俗由之而開悟琳有功矣琳以論卷初出意在榮達所知上之化下風靡之言則易乃上啓儲貳親王及公卿侯伯並文理弘被庶績咸嘉其博詣焉故亦奏狀因之遂寢得使釋門重啟琳又其功東宮庶子虞世南詳所上論為之序胤光價之願又重由來琳姓陳氏類川太丘之後遠祖移於襄陽故又為縣人焉少出家住荊州青溪山玉泉寺博通內外以文學見知大業初元入關親聽以槐里老宗張蕙承繼言多誕謬

有阻素風不勝其妄親事觀閱史去  
老氏西之流沙莊云老氏死於槐里  
二說紛紜名實乖舛故西窮砂塞絕  
李氏之蹤中至槐城有古墳之驗追  
訪耆舊莫識其源然樓觀道宗乃尹  
喜之宅延老過之非在下居處今觀  
西尹長樂者村中魁岸即尹今之後  
事佛不事道也余往問焉唱言我祖  
結草為樓於上觀望故曰樓觀本非  
老君之所宅也今東觀中廟者即尹  
先君之宗廟也自古至今子孫承紹  
不往流砂昭穆斯在但以時逢寬政  
不事紆懣任彼黃巾高仰尹李致有  
符圖章醮代代繁廣道德宏旨豈其  
然乎莫不厚生存利非老厭宗琳慨  
其謬妄方欲窮討根源若非共在久  
處無由得成探賾即戴冠服褐從其  
節館為述道德通說莊黃昔在荆楚  
曾經陶練義在玄微蓋括情抱秦川  
道學麟角罕逢自餘章句模概而已  
致使九仙九府之錄三元三洞之儀  
黃庭黃書之秘天文天圖之術服氣  
練尸飛丹糗液莫不說如指掌寫送

無遺於是高會館宇把臂朋從藏篋並開奇方畢吐琳本期既暢窮力搜求乃見軋竺古皇老君之師奉僧位高顯道士之所推敬佛之文如雲重法之科霧結並具抄略用擬不虞後乃返迹舊徒如常綜業及

皇運初興傅令陳表仲卿進喜踏駁佛僧著論形於見聞興言在於貶遇琳遂依而抗拒引道敬我佛乘劉李違師背教妄作冒罔凡聖及

太宗覽論誠以顯驗之刑琳對以正理極言上帝一無所問移於益部

僧寺行至百牢關因疾而卒時年六十有九凡所著論集三十餘卷然於

釋李交論偏意敷弘固使文據卓明終始包富後賢引用不假傍求斯即

李代護法之開士也當時同代相侮逝後惜之自餘瑣瑣未足言議其對晤重沓如後廣之此但叙其風素耳

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僧道是佛師事第二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國學禮陳釋真堂列三座擬叙三宗時勝光寺慧東法師隋煬所珍道俗

敦敬衆所樂推以為導首於時五都  
才學三教通人榮貴宰伯臺省咸集  
天子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釋  
教後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  
後釋宗當時相顧莫敢酬抗乘雖登  
座情慮不安太宗時為秦王躬臨位  
席直視乘面目未曾迴頻降中使云  
一無所慮師但廣述佛宗先敷帝德  
既寂末陳唱冠徽前通乃命宗日上  
天下地其貴在人榮位緣業必宗佛  
聖今將叙大致須具禮儀並合掌虔  
跪表師資有據聲告纔止

皇儲已下爰逮群僚各下席踟跪竚  
聆清辯乘前開帝德云

陛下巍巍堂堂衆聖中王如星中之  
月言多不載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  
徵兩教先問道云先生廣立道宗高  
邁宇宙向釋道德云上卷明道下卷  
明德未知此道更有大此道者為更  
無大於道者

答曰天上天下唯道至極最大更無  
大於道者難曰道是至極最大更  
無大於道者亦可道是至極之法更



無法於道者答曰道是至極之法更  
無法於道者 難曰老經自云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意自  
違本宗乃云更無法於道者若道是  
至極之法遂更有法於道者何意道  
法最大不得更有大於道者 答曰  
道只是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更無  
別法法於道者 難曰道法自然自  
然即是道亦得自然還法道不 答  
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 難曰道  
法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法自然  
自然不即道 答曰道法自然自然  
即是道所以不相法 難曰道法自  
然自然即是道亦可地法於天天即  
是地然地法於天天不即地故知道  
法自然自然不即道若自然即是道  
天應即是地

於是仲卿在座周樟神府抽解無地  
怛赦無咎當時榮貴唱言道士遭難  
不通遂使玄梯廣布義網高張可謂  
錫響風飛應機河瀉於時天子迴光  
驚美其辯舒顏解頤而笑皇儲懿戚  
左右重臣並同嘆重黃巾之黨結舌



無報博士祭酒張侯愕視束體轅門  
憇曰所以更明法雲於茲還布尋於  
座中下詔問乘道士潘誕奏云悉達  
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  
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  
師父佛乃道之弟子故佛經云求於  
無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  
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音翻之  
無上大道若以此驗道大佛小於事  
可知乘荅略云震旦之與天竺猶環  
海之比麟洲躡乃周末始生佛是周  
初前出計其相去二十許王論年所  
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末  
敬王時道乎鈎虛驗實足可知也仲  
卿向叙道者謂太上大道先天地生  
尊勃洞虛之中煒煒玉清之上是佛  
之師不言周時之老聃也且五帝之  
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聃名漢  
景已來方興道學窮今計古道者為  
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易  
五運相生既闢兩儀陰陽是判故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  
天地於事可明陰陽在生有驗此理

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生道既莫從何能生佛故事胤云在已為德及物為道王充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者也王充論衡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德也者為若此矣卿所言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苦詞豈有頭戴金冠身被黃褐躋垂素駿手把玉璋別号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王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同焉有之說王京本立是之談言畢下座衆人時獨據詞鋒舉朝矚目致使異宗無何而退可謂一席揚扇足為萬代舟航可尚可師立功立事是知近假叨幸之力遠庇護念之恩道藉人弘惟乘有矣乘姓劉氏彭城人也有陳氏之時早經師訓聽成實論大涅槃經聲論之美光華江表及隋降陳國望逸朝廷煬帝昔在晉蕃南鎮淮海立四道場追徵四遠有名釋李率來府供乘以學優見舉召入王庭言論酬對殊有風采然其儀相魁岸眉目高朗貌體時事不

在思量鋪詞摘藻俊逸終古自寓內  
推舉聲辯之最無越南朝良以吳楚  
之文騷經陳其翹楚典午南據才學  
涌於波瀾故得遊談玄路天下稱焉  
乘於斯伍聲價尤甚所以慧日道場  
義門法將盱衡而對雒伯電舌而卷  
群英乘於僧位灼灼高出煬帝初在  
春坊因從京邑談講徒侶爭顯英雄  
論難之華道俗同許及成雒邑召往  
東都厚供重賜月望相接及往西平  
旦末遼海襄平無不預從戎麾對晤  
詞旨京師西南建兩禪宇內獲舍利  
擬塵寺塔終憂所重特詔此行粵自  
東都西至京室威儀福瑞聽逸郊閭  
及帝往江都留乘洛邑常事恒業不  
擁素風皇泰初元孫崇敬重內置道  
場晨宵觀接開明建始鄭重相仍齋  
講繼軌法輪不絕及武德四年蕩定  
東夏入偽諸州例留一寺洛陽舊都  
僧徒極盛簡取名勝配住同華兩州  
仍舉勝遠者五人天策別供奉以德  
高衆望又處其貧在京住勝光寺以  
勝光寺主僧珎法師即隋煬國師智

者顓禪師之弟子也以行解有聲追  
住慧日舊曾同寺同氣相求孫亦  
文帝素交特隆恒准所以秦國福供  
並入勝光乘達帝城弘道無倦福智  
二嚴與時俱積勝光北院寶塔高華  
堂宇綺飾像設嚴麗乃至畫續瓊奇  
冠絕區域皆乘目准心計巧類神功  
不可思也每有盛集必事先驅勇注  
若河傾名兒如摘錦能使智人傾心  
清耳竚聆逸辯不覺晷度形疲自餘  
昏漠但聞寫送輕快莫知筌緒然為  
人慈育以濟度為心言問所流惟存  
贊悅不及過斯亦季代之辯士也年  
將八十終於勝光帝深悼惜賻贈榮  
顯道士李仲卿等造論毀佛法琳  
法師著辯正論以抗事第三  
武德九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劉進  
喜猜忌佛法恒加訕謗與傳弈屑區  
結構誅翦釋宗卿著十異九迷論喜  
顯正論仍託傳氏上聞天聽孟春下  
勅京立三寺僧限千人餘並放還衆  
梓有才用者八品處分嚴勅行下  
無敢抗言五衆哀號四俗驚嘆不久

震方出 帝氛侵廓清 太宗素襲  
啓聞薄究宗領登即大赦一切休寧  
僧還本寺佛日還朗沙門法琳前造  
破邪論道俗具瞻道士新論猶未筆  
削乃因劉李二論造辯正論以擬之  
一參八卷綸綜終古立信當今絕後  
光前布露惟遠穎川陳子良才術縱  
橫聲振寰宇為之注解并序由來文  
多不載 太宗下勅道先佛後僧等  
上諫事第四 貞觀十一年 加馬巡  
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上  
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  
貽訓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  
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  
大道之興肇於遠古源出無名之始  
事高有形之外邁雨儀而運行包萬  
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  
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  
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  
匪一泊於近世崇信滋深人莫當平之  
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  
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  
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連遂使殊



俗之興鬱為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  
居一乘之後流遞而返於茲累代今  
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  
亦賴無為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  
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  
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  
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  
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  
穎內外兼明携諸臥老隨駕陳表乃  
至關口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  
乘榆始逢太平之世見侵蒲柳方值  
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  
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  
無隱敢不陳之伏見 詔書國家本  
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於前典頒  
告天下無德而稱今道士等在僧之  
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  
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  
館寺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  
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  
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  
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  
之餘本非老君之囊行三張之機術



并五千之妙門及同張禹漫行章句  
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  
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  
僧尼之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  
如不陳奏何以表日子之情謹錄道  
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  
所陳伏願 天慈曲垂聽覽中書侍  
郎岑文本宣 勅語僧等此事久以  
行訖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是暮  
年形疲道路歛氣而旋智實勇身先  
出亡不伏此理萬刃之下甘心伏罪  
遂杖之放還實少出家住京師惣持  
寺沙弥時殊有高烈有精神善談論  
有聲遠近通攝論俱舍自受具已後  
嚴禁形心衣鉢自隨淨瓶常執不  
入市不乘騎每有勝集無不論難鏗  
鉉高調聲氣堅正屬武德初薛舉東  
逼乃選翹勇僧千人入於戎幕有僧  
法雅躬為募頭京師鼎沸僧徒無計  
實於衆中太哭云雅是魔賊撮而毆  
之以事達太上乃令還俗因周行講  
肆不染俗風貞觀初元雅有事故下  
勅令實出家住於本寺及尊黃老令

在僧前實携京邑大德法常慧淨法琳等十餘人隨頓上表以死上請不許之實曰深知明詔已下不可轉也萬載之後知僧中之有人焉後染疾清齋如初有勸非時食者實曰余見死者多矣臨終之時多陷戒律豈不以重身輕聖何名師資乎乃閉口不食有問後事荅曰如彎弓箭下可選地耶在後量處省事為要言已卒寺春秋三十餘矣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第五貞觀十二年皇太子集諸官目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開明佛法紀國寺慧淨法師預斯嘉會有令召淨開法華經奉旨登座如常序胤道士蔡晃講道論好獨秀時英下令遣與抗論晃即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動地兩花假近開遠為破二之供基作明一之由漸故為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第者第也為弟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稱弟兩字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

乎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生既不領  
前宗而謬陳後難便是自難何成難  
人見曰言不領者請為重釋淨啓令  
目昔有二人一名蛇奴道帚忘掃一名身子  
聞千解然則蛇奴再聞不悟身子一  
唱千領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  
俊見曰法師言不出脣何以可領淨  
曰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坐如  
迷如醉豈直形骸瞽瞍其智抑亦有  
之見曰野于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  
宮嚴衛理絕獸蹤道士魂迷謂人為  
畜有國子祭酒孔穎達者心存道黨  
潛扇斯玷曰承聞佛家無諍法師何  
以搆斯淨啓令曰如來存曰已有斯  
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  
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  
平何謂平乎佛為通曰以我不平破  
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今亦  
余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  
淨無諍也於時皇儲語祭酒曰君既  
勦說真為道黨淨啓常聞君子不黨  
其知祭酒亦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  
坐歡躍今日不徒法樂以至於斯淨

頻入宮闈抗論無擬殿下目屬其神

銳也尋下令日紀國寺慧淨法師名

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如監必有弘

益請為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坐事

復下書與普光及以淨所廣述寺綱

住持惟人在寄等事也淨本趙郡房

氏即隋國子博士徽遠之猶子也家

代儒宗流略固其常習而精爽清舉

卓明文雄機論操放乘時構采少出

家遊學三河不專師傅於大小乘探

賸沉隱開皇末曆觀化帝京優柔教

義亟發光問大業之紀聲唱轉高預

有才人無不臨造或決疑豫或示新

文辭按古今商榷儒墨問之不已乃

為敘述古來詩人雅什雖多罕登百

二群髡重其慧悟服其品藻遂勸續

詩英華自梁高齊宣已下逮于皇運

為編十卷吳王文學劉孝孫序之并

俱舍毗曇大乘莊嚴論等咸為著述

各三十卷法華已下行用諸要亦繕

疏述令成誦之并注經集論不能委

述貞觀嗣寶宰伯咸欽僕射玄齡尤

所敬重每有勝集引諸寮案預聽法

遊日下當時以為榮觀之極也然能  
事匪一學罕兼通淨之陳迹可謂玄  
儒並驚所以吹藪易發光華莫不由  
此年逾綴心風疾交集然猶憑几談  
寫叙對時賢余曾問其疾苦荅云淨  
嘗疾甚無計可投承聞病是者因固  
當捨著遂召五衆一切都捨夜覺有  
間晚又重發依前都捨疾間亦然今  
則七十有餘生事極矣安有為命而  
捨財乎念念死計無情財事昔人年  
至百歲猶不體命行無常淨今悟之  
任時而已然其恕已謙光接誘道俗  
迎送禮遇不爽恒倫至於同法論難  
知窮引通不吝前失人代即目聞見  
自多故不曲盡其宗輅其道化履歷具  
見續高僧傳 太子中舍卒謂齊物論  
并淨琳二法師抗拒事兩首第六  
太子中舍卒謂學該文史誕傲自矜  
心在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  
釋宗時有對者誦必碎之於地謂僧  
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  
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  
旨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文輅理跨



聯環幽難効以縱橫揆藻紛其略驛  
 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  
 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論云一  
 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  
 性然則佛隨之與大覺語從俗異智  
 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  
 勝曰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  
 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為子  
 略陳梗槩若乃問同荅異文郁郁於  
 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  
 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荅殊此例  
 既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為提撕  
 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為無  
 不為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齊智  
 抱一守雌泠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  
 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滯  
 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  
 解乃翫空談荅曰誠如來言亦須分  
 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鷃不可齊於九  
 萬榮枯同管椿菌不可齊乎八十而  
 沉燭火之倖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  
 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  
 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庭楹



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  
不足相棄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  
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  
別即三分別子余三分別矣君子劇  
談幸無虛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  
文誠矣深可慎哉論曰諸行無常觸  
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  
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剋答曰無  
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  
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  
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  
代非繕剋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  
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莊釋玄同東  
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曰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  
何居弱喪 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  
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  
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  
然則事像易疑沉冥難曉幽求之士  
論惑因息至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  
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  
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  
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

藉以受業家門。勿從是寄希。能擇善  
敢進。苟蕘如或鏗然。願詳金牒。於是  
辛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有李遠  
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  
示沙門法琳。請廣其義。類琳乃荅曰。  
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  
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  
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引群生各  
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辯玄同之一  
問。非夫契彼窠中。孰能振斯高論。美  
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  
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  
之号。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  
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  
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  
既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  
數。分別之見不立於內。無心誘引之  
功莫置。置其秋毫之方。巨岳踰尺。鷄之  
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  
三是非不二。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  
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  
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  
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

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  
無成道之聖從微至著憑繕尅而方  
妍乘因趣果籍熏修而始見彼既知  
而故問余亦述而略荅詳夫一音普  
被窮衷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  
之自顯白顯也者惟微推彰同歸也  
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  
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  
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  
請試論之昔闢澤有言孔老法天諸  
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  
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正聖尊可  
謂子貢賢於仲尼跋鼉陵於駿驥欲  
觀渤澥更保消流何異蔽目而視毛  
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  
也且王導周顒宰輔之冠蓋王濛謝  
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郗超王謏劉琨  
謝客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  
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  
以持身濟俗者莫過於釋氏之教及  
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  
談如字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  
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

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  
次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  
切秦懸一字蜀掛千金何以當茲奇  
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  
以麻績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渙然  
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於親聽  
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太宗文  
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顯應事第七  
貞觀十四年先有黃巾西華觀秦世  
英者扶方術以自媚因程器於儲兩  
素嫉釋宗陰上法琳所造之論云此  
辯正但欲謗訕 皇宗罪當誅上  
太宗聞之便下 勅沙汰僧尼貞觀  
年齒使御史韋棕將軍于伯億并寺  
省州縣官人曰別鴻臚檢閱情狀見  
有衆僧宜依遺教仍追訪琳身據法  
推勘琳扼腕奮發追徵未及即詣公  
庭輕生荅對不懼性命乃繫之縲紲下  
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尊祖重  
親寔由先古何為追逐其短首鼠兩  
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肥  
毀我祖祢謗譏我先人如此要君罪  
有不恕琳荅曰文王大聖周公大賢

追遠慎終昊天靡咎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竟由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雖親有罪必罰雖疎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天下和平老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百姓恕已謙光仁風刑于四海又云吾師名佛佛者覺一切人也軋竺古皇西昇逝矣討尋老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弟子言吾師者善入泥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謗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所以著茲辯正論有八卷略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自後二十餘列具狀奏聞 勅云汝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音臨刃不傷且赦七日令尔念之誠及刑期能无傷不琳外經桎梏內迫刑期冰炭交懷惟祈顯應恰至限滿忽神思彰勇橫逸胃懷頓云死畏立待追對須臾勅至云今赦期已滿即事加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琳答曰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役毒流行干戈競起興師



相伐各擅兵威臣倭君荒不為正治  
遏絕王路固執一隅自皇王吊伐載  
清海陸斯寔觀音之力咸資勢至之  
功比德連衡道齊上聖救橫死於  
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來  
不念觀音惟念陛下又勅治書侍  
御史問琳有詔令念觀音何因不  
念乃云惟念陛下琳答伏承觀音聖  
鑒塵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為師範然  
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刑清君  
聖臣賢不為枉濫今陛下子育恒  
品如經即是觀音既其靈鑒相符所  
以惟念陛下且琳所著辯正論爰  
與書史符同一句叅差任從斧鉞  
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  
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  
以狀奏聞遂不加罪下勅徙於益  
部僧寺於時朝廷上下知英構扇御  
史聿棕審英飾詐疑陽庶俗乃奏彈  
曰竊以大道爵興冲虛之迹斯闡玄  
風既播無為之教寔隆未有身預黃  
冠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  
方薄閑咒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奸



姪其妻禽獸不若情違正教心類豺  
狼逞貪競之懷恣邪穢之行家藏妻  
子門有姪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揚  
眉奮袂無憚憲章健美未忘觀繳在  
慮斯原不殊至教式虧請寘嚴科以  
懲姪後有勅追入大理竟以狂狷  
被誅公私同知賊惡惟其死晚可謂  
賊夫人之子於斯見矣

文帝幸弘福寺立願重施叙佛道先  
後事第八 貞觀十五年五月十四日

太宗文帝躬幸弘福寺於時僧衆並  
出虔候遠聞勅召大德五人在寺  
內堂中坐訖具叙立寺所由意存  
太穆皇后哀淚橫流僧並垂泣乃手  
製願文曰皇帝菩薩戒弟子稽首和  
南十方諸佛菩薩聖僧天龍大衆若  
夫至理疑寂道絕名言大慈方便隨  
機攝訪濟苦海以智舟朗重昏以慧  
日開曉度脫不可思議弟子夙罹讐  
讐早嬰偏罰追惟撫育之恩每念  
慈顏之遠泣血崩心永無逮及號天  
躋地何所厝身歲月不居炎涼亟改  
荼毒之痛在乎茲日敬養已絕萬恨

不追究酷之深百身何贖惟以丹誠  
歸依 三寶謹於弘福道場奉施齋  
供并施淨財以充檀捨用其功德奉為  
先靈願心悟無生神 遷妙喜榮紺  
馬以入香城躡金階而昇寶殿遊玩  
法樂逍遙淨土永蔭法雲常飡甘露  
疾證菩提早登正覺六道四生並同  
斯願 帝謂僧曰比以老君是朕先  
宗尊祖重親有生之本故今在前師  
等大應恨恨寺主道懿奉對 陛下  
尊重祖宗使天下成式僧等荷國重  
恩安心行道 詔言行下咸大歡喜  
豈敢悵悵 帝曰朕以先宗在前可  
即大於佛也自有國已來何處別造  
道觀凡有功德並歸寺家國內戰場  
之始無不一心歸命於佛今天下大  
定戰場之地並置佛寺乃至本宅先  
妣唯置佛寺朕敬有嚴所以盡命歸  
依師等宜悉朕懷彼道士者止是師  
習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據國李老  
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可不  
平也僧等起謝 帝曰坐是弟子意  
耳不述不知天時大熱房宇窄狹若

為居住今有施物可造後房使僧等  
寬展行道餘言多不載事訖還宮

太宗下勅以道士三皇經不足傳授  
令焚除事第九 貞觀二十一年十  
月有吉州上表云有事天尊者行三  
皇齋法依檢其經乃云欲為

天子欲為皇后者可讀此經據此言  
及國家檢田令云道士通三皇經者  
給地三十畝檢公式令諸有令式不  
便者奏聞此三皇經文言有異具錄  
以聞有勅令百官議定依追道士張  
惠元問有此言不惠元荅云此處三  
皇經並無此言不知遠州何因有此  
然為之一字聲有平去若平聲讀之  
誠如所奏若去聲讀之此乃為國於  
理無妨臣等以為惠元所說不乖勸  
善然此經中天文大字符圖等不入  
篆籀請除餘者請留吏部楊纂等議  
云依識三皇經今與老子道德經義  
類不同並不可留以惑於後 勅旨  
其三皇經並收取焚之其道士通道  
德經者給地三十畝仍著令於時省  
司下諸州收三皇經並聚於尚書禮

部廳前于尚書誠以火熱一時灰燼  
昔宋時鮑靜初造三皇被誅今仍宗  
尚改三皇為三洞妄立天文大字惑  
誤昏俗其詐顯然迷者不覺今遇大  
唐聖帝體其偽妄故此焚除近如大  
業末年京師五通觀道士輔慧詳三  
年不言改涅槃經為長安經將欲入  
山巖中於時條制不許出城門候見  
其內著黃衣又獲新經執送留守及  
至勘校改經事實尚書衛文昇以狀  
奏聞於金光門外戮之耳目生靈所  
共同委其覺者如此不覺者有之然  
彼輒介制經寫於藏篋無人檢勘誰  
辯偽真且所造者文義淺俗濫引佛  
經讀者無味不足觀採至如南華幽  
求固是命家之作不可及也

文帝詔令焚法師翻老子為梵文事第十  
貞觀二十一年西域使李義表還奏  
稱東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  
崇盛臣已告云支那大國未有佛教  
已前舊有得道聖人說經在俗流布  
但此文不來若得聞者必當信奉彼  
王言卿還本國譯為梵言我欲見之

必道越此徒傳通不晚登即下

卷八

七

勅令玄奘法師與諸道士對共譯出於時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宗之望自餘鋒穎三十餘人並集五通觀曰別叅識詳覈道德契乃句句剖析窮其義類得其旨理方為譯之諸道士等並引用佛經中百等論以通玄極契曰佛教道教理致天未安用佛理通明道義如是言議往還累日窮盡出語渙落的據無從或誦四諦四果或誦無得無待名聲雲涌實質俱虛契曰諸先生何事遊言無可尋究向說四諦四果道經不明何因喪本虛談老子且據四諦一門門有多義義理難曉作論辯之佛教如是不可陷倫向問四諦但答其名諦別廣義尋問莫識如何以此欲相抗乎道經問道但是一義又無別論用以通辯不得引佛義宗用解老子斯理定也是遂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承佛義所以維摩三論是素學宗致令吐言命言無非斯理且道義玄通洗情為本在文雖異厥趣攸同故引解之理例無



爽如僧肇著論盛引老莊成誦在心  
由來不恠佛言似道如何不思樊曰  
佛教初開深經尚擁老談玄理微附  
虛懷盡照落空滯而未解故肇論序  
致聯類喻之非謂比擬便同涯極令  
佛經正論繁富人謀各有司南兩不  
諧會然老之道德文止五千無論解  
之但有群注自餘千卷事雜符圖蓋  
張葛之肯附非老君之氣叶又道德  
兩卷詞旨沉深漢景重之誠不虛及  
至如何晏王弼嚴遵鍾會顧歡蕭繹  
盧景裕韋處玄之流數十餘家注解  
老經指歸非一皆推步俗理莫引佛  
言如何弃置舊蹤越津釋府將非探  
蹟過度同夫混沌之竅耶於是諸徒  
無言以對遂即漆翰綴文厥初云道  
此乃人言梵云末伽可以翻度諸道  
士等一時舉袂曰道翻末伽失於古  
譯昔稱菩提此謂為道未聞末伽以  
為道也樊曰今翻道德奉 勅不輕  
須覈方言乃名傳旨菩提言覺末伽  
言道唐梵音義確余難乖豈得浪翻  
冒冒天聽道士成英曰佛施言覺菩



提言道由來盛談道俗同委今翻末  
伽何得非妄獎曰傳聞濫真良談匪  
惑未達梵言故存恒習佛陀天音唐  
言覺者菩提天語人言為覺此則人  
法兩異聲采全乖末伽為道通國齊  
解如不見信謂是妄談請以此語問  
彼西人足所行道彼名何物非末伽  
者余是罪人非唯恫上當時亦乃取  
笑天下自此衆鋒一時潛退便譯盡  
文河上序胤闕而不出成英曰老經  
幽祕聞必具儀非夫序胤何以開悟  
請為翻度惠彼邊戎獎曰觀老存身  
存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  
序實驚人同巫覡之煙哇等禽獸之  
淺術將恐西聞異國有愧鄉邦英等  
不愜其情以事陳諸朝宰中書馬周  
曰西域有道如李莊不答彼土尚道  
九十六家並狀形骸為桎梏指神我  
為聖本莫不淪滯情有致使不拔我  
根故其陶練精靈不能出俗上極非  
想終墜無間至如順俗四大之術冥  
初六諦之宗東夏老莊所未言也若  
翻老序彼必以為笑林獎告忠誠如

何不相體悉當時中書門下同僚咸然此述遂不翻之裝姓陳氏潁川人也後葉居於兩河以慧解馳名周行岳瀆承梵學富誓願博求以貞觀初入關住莊嚴寺學梵書語不久並通上表西行有司不許因遂間行遠詣天竺三年方達所在王目高勝無不重之經十餘年備獲經論旋於京邑天子降禮賜以優言貞觀末年敬重尤甚常處內禁行往畢隨永徽已來不爽前敬常以翻譯而為命家今在北山玉華宮寺領徒翻經勤注不絕然其高行不可具陳別有大傳廣文如後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星

唐西明寺釋氏

今上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  
事一條

上以西明寺成召僧道士入內論  
義事一條

上以冬雪未降內立齋祀召佛道二  
宗論義事一條

上幸東都召西京僧道士等於彼  
論義一條

上在東都令洛邑僧靜泰與道士  
李榮對論一條

上在西京蓬萊宮令僧靈辯與道  
士對論一條

又在司成宣 范義頤宅難莊易  
義一條

永徽嗣歷屢發深哀降意佛宗徵延  
論道覽前王之逸典追賢達之行事  
宋魏兩朝咸興談述周隋接運俱暢  
論衡然則晉氏南遷以釋宗為令族  
魏朝北有齊縉黃而等駕由是江表  
談玄規猷自隔關河語極淄澠一亂

所以屢有揚激教義殊途雖事拒輪  
終歸陷網雲泥路絕聲采罕追人代致  
混論辯輶陷顧斯陳迹不無懷悼致  
有黃巾被責緘默當時後出論場昌  
言我勝未登席者隨言信之輒以所  
聞叙斯實錄事連宸極故絕浮詞  
今上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  
第一

顯慶三年四月下 勅追僧道士各  
七人入內論義時會隱法師豎五蘊  
義神泰法師立九斷知義道士黃顯李  
榮黃壽等次第論義並以莫識名體  
茫如夢海雖事往返牢落無歸次下  
勅遣道士豎義李榮立道生万物義  
大慈恩寺僧慧立登論座先叙大  
皇帝皇后神功聖德逮夷順化宇內  
肅清豈直掩映軒義亦乃牢籠周漢  
又嘆仰佛化裁濟黎元文多不載便  
問榮去先生云道生万物未知此道  
為是有知為是無知答曰道經云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既為天地之法  
豈曰無知難曰向叙道為萬物之母  
今度萬物不由道生何者若使道是

有知則惟生於善何故亦生於惡據此善惡昇沉聚離然生則無知矣如不通悟請廣其類至如人君之中開闢之時何不早生今日聖主子育黔黎尚之榮樂乃先誕共工蚩尤桀紂幽厲之徒而殘酷羣生授以塗炭人臣之中何不惟生稷契蠆龍之輩而復生飛廉惡來靳尚新王之侶諛諂其君令邦國危亂哉羽族之中何不惟生鸞鳳善鳥而復生梟鷂惡鳥乎毛群之中何不惟生騏驥騶馬而復生豺狼豪蝟乎草木之中何不惟生松柏梓桂蕙蓀蘭菊而復生楸櫟檇棘葦艾蒺茨乎既而混生万物不蠲善惡則道是無知不能生物何得去天地取法而為萬物皆之宗始乎據我如來大聖窮理盡性之教也天地萬物是衆生業力所感善業多者則琉璃為地黃金界道瓊枝蔭陌玉葉垂空甘露充糧綺衣為座惡業多者則沙壤為土瓦礫為衢糲飯充虛麻衣被體泥行雨宿霜穫暑耘日夜駉馳以供公府皆自業自作無人使



之吾子心思不識橫言道生道實不生一何可愍李榮得此一微愕然不知何對立時乘機拂弄榮亦杜口默然於是赧然下座次道士黃壽壽登座豎老子名義會隱法師將事整容而其抗論立惟論難之體褒貶為先恐難道名有所觸悞即奏去黃壽壽身預黃冠不知忌諱城狐社鼠徒事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後陛下即李老君之孫豈有對人之孫公談祖祢之名字至如五千丈內大有好義不能標列而說聖人之名計罪論刑黃壽壽死有餘及於是蒙勅去是更豎別義壽因此挫銳流汗失面雖事言對次序乖越遞相擊論遂至逼瞋僧等見將燭來便起辭退勅曰向來觀師等兩家論義宗旨未甚分明立遂奏云向來兩家議論宗旨不明誠如聖旨何者衆僧豎義道士不識其源既恥無言遂鏗闌湯語至如僧豎五蘊義黃蹟以蔭名來難且蔭以覆蓋為宗蘊以積聚為義如色有十一聚在色名之下識有八種聚在一名之下舉



統以収攝為蘊義若以蔭名來難義  
理今承又神泰豎九斷知義道士生  
來未聞此名雖上論座不知發問之  
處無以遮著遂浪作餘語真可謂欲  
適南越而撻轡北冥馬足雖行朔方  
終非超越之步李滌浪語亦復如是  
由是宗旨不明塵翳 聖聽過在道  
士然佛法大宗因緣為義故論云未  
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且如眼見殿柱  
須具五緣一識心不乱二眼根不壞  
三藉以光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  
障必具此緣方得見柱若使義光已  
沒龍燭未明縱有朱楹何由可見又如  
木子穀子陽和之月遇水土人功則  
能生牙夏盛甕裏冬委地中緣不具  
故畢竟不生人亦如是內則業惑為  
因外則父母為緣身方得生父母乖  
各終不得生如是禽魚鳥獸萬物皆  
尔從因緣生故經云深入緣起斷諸  
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以佛智慧  
窮法實相是故号佛為無等覺為天  
人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皆悉邪網  
覆心倒針刺眼或言諸法自然而生

即是此方老莊之義或言諸法從自  
在天生事經天生冥性生或言無因  
或言宿作此並西方異道之計也皆  
不知法本不識因緣信意放言誑誤  
蒙俗致使天人惑其飾詐又對聖上  
說三性義一遍計性二依他起性三  
圓成實性外道所立遍計性取事等  
空花由來非有廣解三性言多不具  
自上起來經過食頃僧及道士陪侍  
臣僚佐兩行立聽時旣夜久息言奉  
辭 勅士好去各還宿所經停少時  
勅使告云語師等因緣義大好何不  
早論于時三藏已下莫不欣慶斯則  
無勞廟略碎蕩高旗不藉軍威堅城  
屠陷見之今日矣于時以道士不識  
蘊蔭斷知等義莫允 帝情散席之  
後承內給事王君德云 勅語道士  
等何不學佛經因斯以言釋李宗人  
學業優劣辯給通塞實錄如前貧富  
之懷亦具瞻矣

上以西明寺成功德圓滿佛僧創入  
榮泰所期又召僧道士入內殿躬御  
論場觀其義理事第二

顯慶二年六月十二日西明寺成道  
俗雲合幢蓋嚴華明晨良日將欲入  
寺簫鼓振地香花亂空自北城之達  
南寺十餘里中街衢闐闐至十三日  
清旦帝御安福門上群公僚佐備  
列于下內出繡像長幡高廣驚於視  
聽從於大街公路南往並皆御覽  
事訖方還尋即下勅追僧道士各七  
人入上幸百福殿內官引僧在東  
道士在西俱時上殿帝曰佛道二  
教同歸一善然則梵境虛寂為於无  
為玄門深奧德於不德師等拙誠碧  
落學照古今志契實寶坊業光空有可  
共談名理以相啓沃慧立奉對  
陛下睿性自天欽明纂曆九功包於  
虞夏七德冠於嬴劉遂使天平地成  
遐安迺肅既而寓內無事垂慮玄門  
爰誥緇黃考覈名理但僧道士等輕  
生多幸濫沐恩光遂得屢入金門頻  
昇玉砌所恐聞見寡狹詞韻庸疎虛  
煩聽覽不足觀採伏增悚汗降勅  
云好師等依位坐又勅云師可一人  
上座開題時清都觀道士張惠之奏

云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陛下宗承  
柱下今日豎義道士不得不先又夷  
夏不同客主位別望請道士於先上  
座 帝沉默久之立遂奏曰竊尋諸  
佛如來德高衆聖道冠人天為三千  
大千之獨尊作百億四洲之慈父引  
迷拯溺惟佛一人此地未出娑婆即  
是釋迦之北域惠元何得濫言客主  
妄定華夷伏惟 陛下屈初地之尊  
光臨瞻部受佛付囑顯揚聖化義慈  
燈於閭室淨慧舸於苦流書云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盖此之謂歟惠元邪  
說未可為依勅云好更遣上仍僧為  
先尔時會隱法師昇座豎四無畏義  
道士七人各陳論難無足叙之事在  
別傳 次道士李榮開六洞義擬佛  
法六通為言立昇論席問榮六洞名  
數荅訖徵云夫言洞者豈不於物通  
達無擁義耶荅云是難曰若使於物  
通達無擁名洞未委老君於物得洞  
以不荅云是老君上聖何得非洞徵曰  
若使老君於物通洞者何故道經云  
天下大患莫若身使我無身吾何

患也據此則老君於身尚礙何能洞  
於萬物榮云師緩莫過相陵轢榮在  
蜀日已聞師名不謂今在天津得親  
談論共師俱是出家人莫苦相非駁  
立報曰觀先生此語似索孤息古人  
云黃塵之下不許借稍乍可出外別  
叙暄涼此席終須定其邪正向云与  
立同是出家檢形討事焉可同耶先  
生鬚髮不剪褲袴未除手把桃符腰  
懸赤袋巡門猷鬼塵巷摩兒本不異  
淫祀邪豈得同我清虛釋子李榮  
大怒云汝若以翦髮為好何不剔眉  
立曰何為剔眉榮曰一種毛故立曰  
一種是毛剔髮亦剔眉鄉亦一種是  
毛何為角髮不角髮榮遂杜默無對  
立調曰昔平津困於十難李榮死於  
一言論德立謝古人論功無慙往哲  
於即避席主上解頤大笑次後諸  
僧与論時熱坐久恐勞主上且辭  
勅云好遂散還寺觀三藏玄奘在西  
明寺度僧不在論席十四日平曰  
勅使報奘云七僧入内与道士論議  
五人論大勝幽州師取好兩人雖未論



議亦應例是勝也立姓趙氏其先伯益孫造父有功於周穆王封於趙城遂因氏焉趙襄趙適即其遠祖隨官東西故為北地之新平人也祖禮周太中大夫平東將軍上柱國龍門侯父毅隨秘書郎司隸刺史崇儒好道撰文帝起居注二十五卷大業略記三卷並藏秘閣董孤直筆公有之矣立即司隸第三子也幼鍾荼毒有林照法師携接慈育年十五貞觀三年出家住幽州照仁寺擁以公貴無由遠學生知特達不染俗流志仰前良謀猷慧解迺假借經史內外披尋自強不息通鏡今古一坐北窗二十餘載聲榮藉甚曜逸京輦慈恩譯經通訪巖穴以文辯騰譽致此徵延永徽元年舉以中省依追采譯既染芝蘭芬郁逾美自到帝京頻登閨闈華潔齊行道率先極至所以導達功業成立之能光暉論道成立之力前後主書錫綸顯偕倫既非教元略而不迷然其聲辯包富爲送雲行事逾宿構蓋難與竟遂使挫拉強禦傾倒帝前頭問此何人斯答曰其



本幽州僧也所以帝偏眄昧允副遺  
塵頻告獎玄幽州師大好斯言有旨  
至七月內 勅鴻臚卿韋慶儉補充  
西明寺都維那性不習諠詣 闕辭  
退所司抑之不為通表因理僧務不  
墜昇倫

帝以冬旱內立齋祀台佛道二宗論  
議事第三

顯慶三年冬十一月上以冬雪未零  
憂勞在慮思弘法雨霽祈雪降爰構  
福場故能靜處中禁廣嚴法座下

勅召大慈恩寺沙門義哀東明觀道  
士張惠元等入內於別中殿講道論  
始于斯時也內外宮禁咸集法筵擇  
李搜揚選窮翹楚即斯榮觀終古無  
之天子親問哀所來邑於座具荅時  
道士李榮先昇高座立本際義我

勅哀云承師能論義請昇高座共談  
名理便即登座問云既義標本際為  
道本於際名為本際為際本道名為  
本際荅云本得進難云道本於際際  
為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為際元荅  
云何往不通竝日若使道將本際本

得相通返亦可自然尚道乎得相法  
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竝曰  
若使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  
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於是道士  
著難恐墜厥宗但存緘默不能加報  
哀即覆復結難云汝道本於本際遂得  
道際乎相本亦可道法於自然何為  
道自不得乎相法禁得重竝既不領  
難又不解結便浪嘲云法師喚我為  
先生汝則便成我弟子哀應聲挫云  
今對聖言論申明邪正用簡 帝心  
翦堯之嘲塵蹟 天聽義須弃置誠  
不可也雖然無言不酬古有遺誥聊  
以相答我以事佛為師我為佛之弟  
子汝既稱為先生汝應先道而生汝  
為弟子佛是我師汝若先道而生汝  
則應為道祖 道士當時忸怩無對  
塵尾垂頓聲氣俱下哀因調曰塵尾  
已萎鹿巾將折語聲既戛義鋒亦摧  
李榮無對逡巡下席尋即有 勅令  
哀依法登座便辭讓曰義哀江表庸  
僧山中朽樗天光遠被漏影林泉輕  
狂絲綸親臨御覽然則佛法僧寶无

上福田梯登樂山津梁苦海法身常  
住近示興亡佛教住持取資帝力伏  
惟 陛下道遠軒義德隆堯舜遊刃  
萬機弘顯三寶 皇后懋績宮闈  
皇太子聲高啓頌今為膏雨不降瑞  
雪未零憂勞黎庶設齋祈福紫庭之  
內建立勝幢黃屋之中安施法座欲  
使道風常扇佛日連輝爰 詔緇黃  
各陳名理玉塔闡玉京之教金闕揚  
金口之言以斯景福莊嚴聖御伏願  
皇帝金輪永轉玉鏡恒明等步北辰  
慶隆南岳 皇后心明七耀體洞二  
儀垂訓六宮母儀萬國 皇太子凝  
神望苑作睿春坊布彩前星披圖  
下武義哀海隅遺隱忽廟嵩華以有  
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  
解頤之談玄玄然則 聖旨斯臨課  
虛立義今示義目厥号摩訶般若波  
羅蜜義此乃大乘之為駕方等之龍  
津菩薩大師如來智母摩訶大也般  
若慧也波羅蜜者到彼岸也夫玄府  
不足盡其深華故寄大以目之水鏡  
未可喻其澄朗假慧以明之造盡不

可得其崖極借度以稱之六道士張

惠元問曰音是胡音字是唐字翻胡

為唐此有何益答曰字是唐字音是

梵音譯梵為唐彼此俱益又難曰

胡音何能益人答曰佛出天竺梵

音為正教流中夏利見甚多云何無

益彼進無難返唱不通哀體之曰

道士年耄今復發狂答義若此頓不

思量張曰我那忽在哀調曰子心

不狂那出狂語退亦佳矣抒軸何為

張遂復座姚道士次論義曰般若非

愚智何以翻為智答曰為欲破愚癡

嘆美稱為智張責云何者是愚癡

而將智來破答曰愚人是道士將

智以破之張曰我那忽是愚答曰

般若非愚智破愚嘆為智道士若工愚

我智藥亦遣如是覆却數番張遂飲

氣吞聲周惇失守無難坐默哀因捻

調云張生則逃狂無所姚道又避愚

無地狂愚既退李可進閑榮因問

曰義標般若波羅蜜斯乃非彼非此

何以言到彼岸答曰般若非彼此歎

美為度彼李曰非彼非此歎度彼

岸亦應非彼非此歎到此岸若曰雖彼此兩亡歎彼令離此李曰歎彼不歎此亦應非此不非彼荅曰歎彼令離此此離彼亦亡李榮更無難乃嘲曰僧頭似彈丸解義亦圓藥裏接聲曰今一彈彈黃雀已射兩鷄鵝彈彈黃雀足射射鷄鵝腰于時李既發機被彈張元乃拔箭助之哀又謂曰李不自拔張枉助亡姚生一愚那不見助姚即發言哀合調曰兩人助一人三愚成一智昔聞今始見斯言無有徒于時天子欣然內宮誼合李榮俛首不已便云作如此解義何須遠從吳地來哀云三吳勝地本出英賢橫目苟身舊無人物云云言訖下座當斯時也獨御黃老無敢抗言可謂振論鼓於王庭不異提婆之曰灑法音於帝掖何殊身子之秋事罷相從還栖公館哀謂諸道士曰駟不及古明言非易天下清論何有窮涯等星羅之在天類河山之鎮地須便引用未待鄙言何有面對天顏輕為謹論脫付法推罪當不虧賴



聖上慈弘恕其不逮不敏之罪終難  
可逃道士等大慙張元曰不須述也  
哀曰往不可咎來猶可追請廣義方  
統詳名理豈非釋李高軌不墜風流  
勝負兩亡情理雙遣者也筆者詳略  
哀之義道可日脫類當時准的萬代  
碎黃巾於黃屋不藉漢師列帝網於  
帝前无勞秦陣是以雲梯嬰帶徒聞  
姚主之談吞併合從成祖宋君之美  
信矣

上幸東都又召西京僧道士等往論  
事第四

顯慶五年 車駕東都歸心佛道宗  
尚義理非因談叙無由釋會下 勅  
追大慈恩寺僧義衷西明寺僧惠立  
等各侍者二人東赴洛邑登即御傳  
依往至合璧宮奉見叙論義旨不爽  
經通下 勅侍東都淨土寺哀即於  
彼講大品三論聲華崇盛光價逾隆  
哀姓薛氏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  
君之後大吳名臣綜瑩之胤也而天  
體高邁敏性清明少染緇衣長逆聰  
采初在蘇州明法師所服勤敬義具



吳清涼大品華嚴開明嚴穴又往續  
雲山移州曠法師所經于多載徧問  
幽求會體素誠爽拔玄致於是周流  
禹穴三十餘年傳經述論學侶奔從  
每惟大乘至教元在渭陰播蕩淳源  
乃流楊越噫乎高軌中原失蹤後住  
東陽金華山法幢寺弘道不倦終日  
坐忘思契伊心長懷卒歲會慈恩申  
請寓內搜揚京邑髦彥承風仰德以  
名聞奏下勅徵延旣達京師幽憂頓  
蕩三藏玄奘不以形隔致猜共叙大  
綱護法為務請所學經論通講十遍  
願謂門徒並往聽之時在慈恩創開  
宏理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于時執有  
毗曇存空成實分河飲水之客別部  
說戒之徒人我鏗然欬然驚視皆謂  
空見外道或曰空花道人遂即負氣  
衝天莫不承風摧轍喪魂破膽失路  
迷歸哀乃誨以謗法之害示以信首  
之路責以三關則周憶無計導以五  
過則負罪弥天辯給之口引用飛流  
能使答對無前翔集雲雨自戾止日  
下光問德音宰輔傾城道勝老賞中

興大法師人在斯纔有一月即蒙  
勅召中禁明道躬閱清言如前略述  
不爽華望晚巡洛下重復徵延聲榮  
藉甚弥隆今古不意法柱忽崩仁舟  
淪沒因疾卒於洛邑幽明結慘道俗悲  
涼下詔流問并給賻贈令葬鄉邑自  
餘道勝未獲其文隨得編之恐有遺  
逸故耳

今上在東都有洛邑僧靜泰 勅對  
道士李榮叙道事第五

顯慶五年八月十八日 勅召僧靜  
泰道士李榮在洛宮中 帝問僧曰  
老子化胡經述化胡事其事如何可  
備詳其由緒靜泰奏言詳夫皇王威  
事其跡不同或闢明堂以待賢或臨  
衢室而問下或賦清文於栢殿或延  
雅論於蓬山並馳名教之場未踐真  
玄之肆豈若我皇德靜兩儀道清八  
表巖嶽多暇二教融襟控方外之輪  
高昇慧日理域中之躅暢引玄風爰  
詔緇黃對揚賓主但靜泰編學護聞  
雕冰鑄木肅承旋宇斧鉞交襟 聖  
旨問道士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

此事如何靜泰奏言老子二篇莊生  
內外或以虛無為主或以自然為宗  
因與佛教有殊然是一家恬素降茲  
以外制自下恐靈寶創起張陵吳時  
始盛上清肇端葛氏齊代方行亦有  
鮑靜謬作三皇被誅具明晉史大唐  
貞觀之際下詔普焚此化胡經者  
泰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皆  
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  
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為化胡經搜  
神記幽明錄等亦云王浮造為之過  
道士李榮去靜泰無知浪為援引榮  
據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又老子  
序云西適流沙此即化胡之事顯矣  
靜泰奏言李榮重引化胡靜泰前已  
指為縱令此經實錄由須歸佛大師  
化胡經中老子云我師釋迦文善入  
於泥洹又榮引老子經序言無西邁  
流沙之論但云尹喜謂老子曰將隱  
乎據榮對詔不實請付嚴科又莊  
子云老聃死秦矢吊之又西京雜記  
云老子葬於槐里此並典誥良證又  
道士諸經唯有莊老餘皆偽誑偷竊

佛教安置縱橫首尾蹈機進退惟各  
假令榮經改無歸佛之語陛下秘閣  
亦有道經請對三觀學士以定是非  
即源真謬李榮云道人亦浪譯經據  
白馬將經唯有四十二章餘者並是  
道人爲作近亦有玄奘浪翻經論靜  
泰奏言李榮苟事往來莫知史籍據  
騰蘭初至此地大譯諸經其後支迦  
樓之徒康僧會之輩曇摩提之屬  
鳩摩羅之流翻譯皆有年月詳諸國  
史亦有俗士聶承遠謝靈運等皆翻  
譯脩詳群錄豈比汝之偽經或云朱  
鳥味銜或道青鳥叨噬終散失於龍  
漢卒改易於赤明並涉憑虛未聞崇  
有又榮所云近有玄奘亦浪翻經竊  
謂不可據玄奘久遊五印妙盡梵言  
考之風雅理無倫奪又玄奘所譯契  
我聖朝藻二帝之天文煥兩皇之  
宸照無知祭酒輒事毀譽案榮之罪  
已合萬死李榮奏云老釋二教並是  
聖言非榮靜泰即能陳述靜泰奏言  
榮自不能泰即能矣李榮重云榮據  
道劫經云道生於佛佛還小道化胡

之事斷亦不虛靜泰奏言道士語稱  
擅越已竊僧言經引劫文還偷梵語  
蹶角受化尚戴黃巾既漸佛風不被  
緇服食我棄樵不見好音人之尤良  
胡不遄死劫是梵語豈是道言邊境  
有人其名竊矣李榮云大道空同何  
佛何道靜泰奏言李榮體中無物固  
是空同李榮自云可無糞屎耶靜泰  
奏言 聖人之側帝者之前用鄙俚  
為挹機將委巷為雅論古人請尚方  
馬劔今時可拂彼驢頭刑於可刑仁  
固仁矣李榮云我莊子曰道在糞屎  
靜泰曰汝道在糞屎此援縱下而言  
汝道本清虛何不據極上而說又責  
榮云汝面對宸極而云我莊子耶李  
榮曰汝經中亦云如是我聞阿難亦  
復稱我我亦何妨靜泰曰經云如是  
我聞結集之語又阿難無我假言我  
我汝我未除不得我我又阿難稱我  
以對後人尔今稱我親承嚴 扈此  
而不類何以逃辜李榮辭窮遂嘲云  
靜泰語莫悼惶我未發汝到揚靜泰  
云李榮烏黽何異蛄蟻先師米賊汝



亦不良李榮遂云汝頭似瓢蘆等語  
云靜奏言此對旒冕宜應雅論幸  
許劇談敢欲問作亦請朝李榮頭  
聖旨便曰可令連脚嘲奏曰李榮道  
士額前垂髮已比羊頭口上生鬚還  
同鹿尾纔堪按酒未足論文更事相  
嘲一何孟浪奏又奏言向承 聖旨  
令連脚嘲便曰李榮要有長即自而述  
屢申駝項亟感蛇膏舉手乍奮驢蹄  
動脚時搖鶴膝李榮頻被嘲急不覺  
去靜奏不長不短靜奏云靜奏加  
之一分則太長 李榮云向共相嘲  
便誦洛神之賦靜奏云此閑宋玉之  
語未涉陳王之詞義屈言窮同悼迷  
妄李榮是蜀郡詞人奏是洛陽才子  
榮云賈生已死才子何閑靜奏奏云  
嚴揚不嗣江漢靈襄榮為蜀郡詞人  
一何自枉 李榮無詞又轉語云箇  
是靈襄郗得靈輝靜奏云夷歌媚曲  
自謂成章鳥韻左言用閑音賞李榮  
又轉語云何意喚我為李王因言大  
唐天子故是李王靜奏云汝此語為  
白鳥耶為屬帝耶如其自屬亦是何



人如其屬帝言王非 帝李榮云我  
經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言王何  
過靜泰云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  
帝通德者王汝言域中有四大者汝  
教自淺汝復不開以帝為王汝過之  
極李榮既急不覺直云靜泰言是靜  
泰奏言李榮既稱泰是伏乞宸鑒

李榮又轉語云大道老君 皇帝所  
尚何物綠精胡子剃髮小兒起自西  
戎而亂東夏靜泰云如來出現彼處  
為天中我 皇御寓此間為地正佛  
法有囑委以 皇王有感必通何論  
彼此若限以華裳恐子自弊於杜郵  
老是楚人未知何地又榮向云綠精  
胡子自是慈嶺已東李仲卿之鄙辭  
亦無關於佛事雖然無言不酬請商  
略汝家之穢法無知鬼卒可笑顛狂  
或灰獄圍身或牛糞塗體或背擎水  
器或脊負楊枝或解髮却拘或交繩  
反繫以廁溷而為神主將并竈而作  
靈師自臣奴僕之辭又引頑愚之稱  
醺祭多陳酒脯求恩唯索金銀礼天  
曹而請福拜北斗而祈壽淫祀之黨

充斥未亡銜惑之徒置罔綱紀加又扣頭搏頰銜板纏緋三點九閔之方丹門玉柱之術既無慙於父子寧有愧於弟兄並是汝天師之法豈非汝之教耶李榮不覺云是靜泰云李榮既屢云泰是如何不伏重乞宸鑒李榮又奏云靜泰所言榮疑宿構請共嘲燭即是臨機之能靜泰奏言泰雖無德言若成誦又語李榮云汝欲嘲燭汝宿構耶燭與李榮無情是同燭明勝汝李榮奏言道之內佛非榮泰等之所言委時又請休靜泰奏言李榮知難而退重乞天鑒夜久更闌恐疲聖旨帝令休榮遂走下基云去也于時靜泰脚痺未行少選停立泰自奏言靜泰先患風痺帝令人扶之榮於階下去靜泰已死兩人扶持泰云帝者之前理須戰慄蹕而復語一何失敬也明日帝令給事王君德責李榮曰汝比共長安僧等論激連環不絕何意共僧靜泰論義四度無答李榮事急報云若不如恐陛下不樂由是失厝令還梓州取色權恩

聲譽頻折道士之望唯拍於榮旣其對論失言舉宗落采 泰本洛陽人素有遠識之量雖略通玄理而以才辯見知 上幸東都多營法祀晝覽万機夜通論道礼誦餘暇偏重義宗道士李榮老宗魁首恃其管見親預微延屢遭勅敵仍參勝席故泰為衆樂推登鋒奮擊挫拉若摧枯潛聲如舌結面陳泰是斯即心伏魂飛况對天顏褒貶足稱畫一此則千載之龜鏡也初以言辯見知具問才術東臺侍郎上官儀云又能賦詩 上令作之應命便上 帝重之欲令觀國登庸問欲還俗不須何等官泰荅夙昔素心常懷出俗遠同法王之棄俗近喻巢許之解網俗榮非其所慕伏願不虧發趾之心 上大幸之便勅所司東都訪愛寺大德未臨可以泰居之其所須侍者任取多少諸餘大德例止一人泰別 勅垂顧使將五人入寺尔後頻登榮觀事多不錄大慈恩寺沙門靈辯尚道士對論第六龍興二年十二月八日於蓬萊宮碧

宇殿靈辯奉

詔開淨名經題目問

難思之道唯凡不測聖亦不知答凡聖俱不思難至理玄微凡流容可不測聖心懸鑒妙智寧得不知答法性虛融道無不遍物理平等何法可思難山芥無容入之義於凡故是難思大小有苞含之理在聖寧非不測答難思之道物無不遍何必山芥有納凡聖分思不思難凡智聖智不分思不思凡力聖力不分納不納答凡聖跡殊容有納不納凡聖本一不分思不思難凡聖本無二不分思不思凡聖跡有殊應有議不議答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難此是聖者本跡殊何預凡夫事答一切衆生即涅槃相難思之道詎簡聖凡難難思無有二可使凡聖本無別難思既不殊凡聖跡寧兩答不二處說二二亦何所二難亦可不思處說思處說思何得聖人亦不思答不二處說二无二不二若存二可使不思處說思不思得有思不二處說二無二不存二無思處說思不立思不思難此乃

何止不立思亦不存不思何得經首  
稱不思答絕思慮故言不思非謂有  
不思故華嚴經云如是不思議不可  
得深入不思議思非思寂滅

三年四月十四日於蓬萊宮月陂北  
亭與道士姚義玄等五人西明寺僧  
子立等四人講論其日晚勅放道  
人道士各還觀寺別勅留僧靈辯及  
道士二人至十五日乃放還初十四  
日道士方惠長開老經題靈辯問曰  
向陳道德唯止老教亦在儒宗答道  
經獨有儒教所無難孝經曰有至  
德要道易去一陰一陽謂之道此則  
已顯於儒家豈獨明於老氏答自然  
之道為本餘者為末難自然之道不  
攝在陰陽老氏可為本陰陽亦苞於  
自然周易豈為末答元氣已來大道  
為本万物皆從道生道為萬法祖  
難曰道為物祖不異前言老易同歸  
若為遣難惠長不能答因嘲之曰昔  
列子纔遇季咸恍然心醉黃冠漸逢  
緇服不覺魂迷上大笑令更難靈  
辯奏曰向者纔申短略黃巾以成瓦



解今若更憑神筭赤舌將必冰銷

上又笑重問曰向云道為物祖能生  
萬象以何為體答大道無形 難有  
形可有道無形應無道答雖復無形  
何妨有道 難無形得有法亦可有  
形是無法有形不是無無形不有道  
答大道生万物万法即是道何得言  
無道難象若非是道可使象外別有  
道道能生於象既指象為道象外即  
無道無道說誰生 答大道雖無形  
無形之道能生於万法 難子外見  
有母知母能生子象外不見道誰知  
汝道生又前言道能生万法万法即  
是道亦可如母能生子子應即是母  
又前言道為万法祖自違彼經教老  
子云無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母祖  
語雖殊根本是一義道既是無名字  
得為物祖惠長捻領前語不得因嘲  
之曰既非得意何為杜默已倒穀皮  
答吞米賊 又難曰道無有形指象  
為道形亦可道無有祖指象為物祖  
答道為物祖象非物祖 難道別有  
形不得象即道形答大道無形



大道非祖 答道本無名強為立名  
為物之祖邇得非祖難道本無名強  
為立名亦可道本非祖強為物祖  
荅然難道本非是祖非祖強說祖亦  
可大道無有形無形強說形 又難  
離象無別道象未生時有道生亦可  
離眼無別目未有目時有眼見 荅  
道是玄微眼為塵法二義不同安得  
為類 難象是質礙道本虛無有無  
性乖若為同體惠長又無荅辯奏曰  
靈辯忝預玄門實懷慙慙雖逢死雀  
不願重彈 上大笑稱善 五月十  
六日於蓬萊宮又與道士論難其道  
士對荅不相領當無可記錄至六月  
十二日於蓬萊宮蓬萊殿論義靈辯  
與道士李榮同奉見上謂榮曰襄陽  
道人有精神好交言無令墮其圍中  
榮奏曰孔子尚畏後生況榮不如前拙  
辯奏曰靈辯誠為後生李榮故當是  
老以榮位在蜀中故有此機 上大笑曰榮已被逼  
禁開昇玄經題曰道玄不可以言象  
詮 辯問曰玄理本深思慮情智不  
可度量妙道既絕言詞若為得啓題

曰答玄雖不可說亦可以言說雖復有言說此說無所說難玄若可言詮即當云可詮如實不可詮當云不可詮何得向云不可詮今復言可詮榮領難不得辯謂榮曰求魚兔者必藉於筌蹄尋玄旨者要資於言象在言既其寒棘於理信亦迷勝又更為述前難答曰玄道實絕言假言以詮玄玄道或有說玄道或無說微妙至道中无說无不說辯曰此是中論龍樹菩薩偈偈云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安得影茲正偈為彼邪言竊菩薩之詞作監齊之語榮曰佛道何殊西域名為涅槃止是此處死滅辯曰瑩光日光不可一邪法正法安得齊西域名涅槃唐翻為滅者此乃玄寂之妙境恬澹之虛宗絕思累於後身證無為於極地詎得以生死變謝而相擬乎子聞涅槃亦是滅生死亦是滅兩滅即是齊烏鵲亦有聲鸞鳳亦有聲二聲應可一二鳥俱出聲清雅猶來別二法雖同滅冥寂本不均因呵

曰足下若不情昏教妄日聞玄黃何  
為以至人涅槃同庶類生死 上大  
笑曰向者道士標章今乃翻是道人  
豎義令難問玄理是可詮可使以言  
詮玄理體是不可詮如何得言詮卷  
曉悟物情假以言詮玄亦可詮 難  
玄體不可詮假言以詮玄玄遂可詮  
者空刺不可拔強以手來拔空刺應  
可拔反問空是玄不反答非是玄反  
難是玄可竝玄非玄若為得竝玄正  
難空既不竝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  
詮玄可竝玄非玄若為得竝玄正難  
空既不竝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  
玄言應得是玄言雖不是玄言亦可  
詮玄空雖不是玄何妨空竝玄答玄  
是微妙如何以空來竝 難玄是微  
妙如何以言來詮 又汝玄理不可  
詮玄理亦可詮空雖不可竝空亦應  
可竝空體不可竝非竝不得竝玄體  
不可詮非詮不得詮榮不能吞直抗  
聲曰 明王有道致使番僧入貢  
辯曰日磾生於塞外為忠臣於漢朝  
道陵長自蜀中作米賊於魏日榮默

然不答又謂之曰得嘲急解何事踈

齟榮曰既得玄旨所以杜默

辯曰魚目不類明珠結舌何関杜口

上大笑令更難難曰玄理幽深至

人可測道士庸昧若為得知荅玄雖

幽奧至人深知凡則淺知難道士學

玄理至人能深知道士得淺知道士

學仙法仙人能高飛道士應下飛仙

飛有高下道士高下俱不飛玄理有

淺深道士淺深俱不測榮不能荅

辯嘲之曰老子兩卷本末研尋莊生

七篇何曾披讀頭戴死穀皮欲似鈍

啄木榮未及對又嘲曰聞君來蜀道

蜀道信為難何不乘鳬遊帝里翻被

枷項入長安

勅追榮入京日著枷

榮曰死灰其

慮槁木其形行忘坐忘著枷何妨

辯曰行忘坐忘終身是忘亦可行枷

坐枷終身著枷仍嘲之曰槁木猶應

重死灰方未然既逢田甲采仍遭酷

吏懸榮未荅又嘲曰柱枷異支榮擎

枷非据梧閉口臨枷柄真似濫吹等

榮恚曰天子知有榮乃与榮枷著

如汝道人之流主上何曾記錄

辯曰天子今年知有榮來年亦應知  
有榮今年既與榮枷著來年亦與榮  
枷著聖恩方復未已著枷豈有了時  
又謂曰詳刑拉羅 天子未必皆知  
道士著枷 聖人何曾記識 又謂  
曰李榮著枷 聖人必不承意儻若  
因枷被識亦猶以醜見知榮慙怒勵  
聲曰道門英秀蜀郡李榮何物小僧  
敢欲相輕 辯曰李榮李榮先乏雄  
情爽氣何勞瞋目勸聲仍嘲曰區區  
蜀地老竊号道門英已摧頭上角何  
用口中鳴榮不能酬但曰道人何所  
知努力加食飯 辯曰衆僧本來齋  
潔故當食飯進蔬道士唯重醮祭應  
須酌醴焚魚榮曰天宮清淨何意論  
魚 辯曰向已同齋何為語飯當論時  
在中後  
榮曰蠢尔荆蠻詎堪為敵 辯曰周  
德未被往日暫有荆蠻皇澤遠覃  
今時猶見蜀獠 榮曰心裏若無烏  
泥袈裟何為得黑 辯曰心中既有  
紫棘頭上遂累木皮末席 辯嘲榮  
曰道士當諦聽沙門贈子言鴻鸛已  
高逝鸛雀徒自喧已前雜嘲甚多不



能盡記每嘲 上皆垂恩欣笑

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贊談論序

昔毗城長者遊談里巷之中今皇邑先生迂駕蓬門之內以今況古夫何異哉范先生洞曉儒宗兼精李釋未嘗不覈玄微於道肆談空理於法筵小僧徃遊江左遐想風流適至關中弥欽道德尚未披叙邂逅相逢深適鄙懷是所願也旣而光陰易失嘉會難留豈可使慧遠仲堪獨論象轡道林玄度自解逍遙請各據宗塗標榜題目以申考擊共叙幽微云尔 范曰莊子之書頗曾披攬其間言趣待問當酬問曰七篇繁廣一問無由得窮請更別舉章門以申徃復 范曰齊物之理今古以為難法師可依此義以開宗轍 問曰今古若難誠如所論命開宗轍未敢輒當聊復竭愚試陳短句秋毫太山儒墨咸稱大小莊生以為不尔豈非孟浪之談 范曰俗滯情於是非在生遂忘於大小難曰但忘俗見之情應不齊彼山毫之質 范曰意在忘情 難曰不須



齊質 范曰不論齊質情詐得忘

難曰秋毫既無陵霄之峯太山未有

入塵之細逼令均等其可得乎 范

曰毫有入塵之細不羨陵霄之峯山

有陵霄之峯不鄙入塵之細各冥自

性故說為齊 難曰物雖各冥其極

大小之體不無在周雖貴捐情不覺

翻迷物理至如空虛本無質象不可

論有老殊山毫既有形容安得談其

均等 范曰談其齊等本貴忘情若

欲均形豈非為地盡足 難曰前言

形均始可情喪未是悟他今持盡足

過人翻為自因更竝曰山大毫小在

書遂可齊其大小天尊地卑周易應

可混其尊卑在生安得齊其大小

范曰二教所詮由來是別均齊之理

本自不同難易本是別不得同山毫

本不齊不齊應說異異物既不異不

異得說異別物應可同何得說不同

靈辯姓安氏襄陽人也其先西域古

族晉中朝時徙居長安白鹿原永嘉

末又南遷因家于襄陽宿殖德本累

脩淨業家遍士農門傳貞素靈辯載

江漢之英靈胤荆衡之秀氣幼而聰  
慧早能言理年十五出家聽習三論  
大乘諸經究極幽微尤長白黑天骨  
峻爽風韻淒清眉目口鼻之間自然  
虛肅常若秋崖含霽霽霜松引颺每至  
辯波騰迅詞芒灑落又如河箭飛流  
月弦揚彩永徽年中暫遊東都聲馳  
天闕尋奉勅住大慈恩寺仍被追  
入內論義前後與道士李榮等亟經  
往復靈辯肅對宸嚴縱敷雄辯神氣  
高邁精彩抑揚望敵摧鋒前無強陣  
嘲戲間發滑稽餘裕頻解聖頤每延  
優獎井然素懷謙挹加復謹慎溫枝絕  
訪時莫能知同侶所傳百不存一昔  
次卿宏論唯聞重席之賞充宗小辯  
纔傳折角之謠尚想連環沉吟千祀  
略題梗槩為之記云但恨言唯應物  
理非獨詣尋微之廷猶有餘功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續附

唐西明寺釋氏

唐麟德元年於京師西明寺撰述

維唐龍朔元年春三月西華觀道士  
朝散大夫郭行真敬造真惟佛道稱  
聖威作化於含元寶乘靈寶俱開津  
於有識然則承俗訓一風軌於醺章  
佛垂法網是舟師於形有自非統括  
經誥孰能輕舉謹竭誠心敬傳經像  
用資景福通祇無邊啓深信之根前  
喻即真之正業可不然歟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永所惟釋尊弘化慈  
誘徧於人天李老垂則述作開於赤  
縣故使在身任國不免生死之流離  
惴離著超於空有之域所以迴心歸  
向奉敬無遺造佛書經晨昏禮謁當  
願善無不在常志篤於真乘道無不  
通故莫滯於凡識統諸來學幸願斯  
言 金銅佛五軀十一面觀音像二  
軀并諸大乘經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自惟昭告于十方先覺無極大聖能仁化主慈氏法王行真稟自凡庸矧斯觀伍形雖草化心造彌勒柱下周之史臣道不振於明后佛乃天人師歆德化物愍於無邊豈有事天之夫章醮之士琴瑟不釋酒脯未遺禹步而抗於豐隆叩齒而排於列缺誠所不取也今改操迴信欽仰佛宗竚造經像恩程心用伏願啓斯厚夜大啟明離裂久劫之郭經解無始之流縛生生弘反本之業代代出解脫之津預有同流景仰斯在金銅佛像五軀十一面觀音像二軀并諸大乘經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仰惟諸佛大聖神通遍於十方柱下仁風涼扇光於五岳梁魏已上未聞道有儀形周齊已下弘誘開於氓俗是則擬佛陶化終詐飾於昏蒙達見通微畢曉鑒於明識所以聞義遷善奉造靈儀并諸經誥當使上弘下施開遂古之濛泉福始罪終顯窮生之厚郭伏願恩隆

慈施不隔於邪林方便善巧無滯於幽谷並使解明七覺慧發三明拔見幢而偃疑山裂愛網而陳寶駕悠哉同侶可不勉哉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夫以陰陽結構凡俗之所依持空有駭除惟聖於焉體鏡排三有而超挺聞乎五藏之經在一得而守雌見於二篇之作是則尊天敬地無忽於有為解縛離惱寔開於惑性由斯比德事等雲泥敢用傾誠敬崇流施寫經造像无替暄涼用此福田津通有識咸超見網早越迷林敬造金銅佛像玉軀 十一面觀音檀像兩軀諸大乘經相續寫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自惟生在微伍忽廁朝班引之以厚禮敬之以宗匠斯之榮問誠有其由真雖隸處黃符心存玄化討尋邪誥佛為道父後學迷生妄存比競擬人以倫固難齊准且佛為法王道稱柱史佛垂金色相開四八之奇道見白頭鼻流雙柱之



異聲光不聞於恒俗大羅乃烏有之  
言神通未化於物情玉京本亡是之  
說是用歸心至覺經像留情傳於避  
壤遠流未悟當使一乘一道常作化  
於大同九天九有共陶津於極教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尋道德二篇不存於  
毀佛脩多三藏莫述於李宗後學奔  
覓亞迹於法王前脩奉法志隆於羽  
化是用丹誠奉述元討於仙經拙心  
正則豈存於服氣三錄三元緣情而  
妄立丹書玉檢逐物而興言秦漢由  
此而致譏藥徐寄茲而取喪是用渠  
心委志散寫流通庶有見聞咸存此意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自惟佛經詞義  
迥拔於人天道書本末影像於西域  
何以知然至如元陽一經響法華諸  
典西升衆卷類方俗詠歌文義不可  
大觀情事全非所錄况復朱門玉柱  
之液靈薪穢士俗之情高蕪老君之  
雅識還依正繕寫不濫染於元陽如  
本奉持豈有淪於教義伏願聖慈无



尋岳降迷蹤永作道於後昆畢如流  
於夢海

金銅佛像伍軀 十一面觀音菩薩三  
軀諸大乘經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真以道本無形  
形之於周魏佛惟有像像布於人天  
故柱下之容未足光於視聽能仁之  
相可謂超出幽明故使石像浮江經  
生火聚羣儒奉之如在書傳記而不  
渝是使致勤彌勤奉持難絕用斯上  
善通被下光割見網於此生獲正果  
於來際貽諸末業通斯致焉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  
夫郭行真造真以道惟光氣非形像  
之照臨佛稱大覺統景仰之尋則佛  
稱道父僧曰上賓聖教明文無容隱  
匿所以勒寫經像傳奉未聞開萬古  
之懸根樹百王之遠軌欲使一衆令駕  
撓邪正之登臨九天奉識該幽明而  
翊化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惟夫一國朝宗

一人稱聖一土陶化一佛稱覺故使  
唐虞躬夏五運推遷過現未來三際  
循復代代異材豈惟一老劫劫開濟  
是稱多佛無識叙稱已形葛洪之謂  
有情通議早見周顒之說是以李翱  
葬於槐里秦失哭而不迷馬遷演於  
流沙尹喜變而乖迹未若釋氏大聖  
湜封周於環海教義弘明誠濟會於  
真俗遂投誠欽仰奉尊歸戒造像書  
經式表虔敬當使幽明叶讚心用之  
道日隆現未智開冥津之尊將曉永  
垂弘範貽則英賢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  
夫郭行真敬造蓋以老氏之教不出  
流沙釋君之宗化行環海即日而叙  
廣陞可知窮神體聖居然非惑二篇  
之志言未絕於俗塵三藏之經理自  
詣於真極所以歸依正覺承受至乘  
造佛書經流通士俗願反本之道拉  
精爽於天衢迴向之門畢權衡於地  
軸是使天師受道恒禮佛於鶴鳴隱  
居立敬常拜釋於茅嶺自餘未悟事  
等効尤詳霰昇玄元亘永軌

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  
行真所造真夙知希向早預法流形  
雖黃老心添緇釋經像福本每事經  
營用資景業通被存沒必願罪終福  
如惑盡智明逮及黎元咸資欽仰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  
夫郭行真所造夫為道日損義有存  
於克念學無常師理必資於遷善至  
於道德五千言不涉於章醮靈寶三  
洞事有微於方術黃書赤符莫通於  
物議玄霜絳雪或陷於烏有未若佛  
宗至極坦八正之通津妙法窮真靜  
八倒之迷藪所以百王奉化寺塔遍  
於大千万代承風僧徒充於天下行  
真不惟鄙俚奉佩遺筌造像書經流  
通北庶當願早傾三漏早見三身早  
騰三界早御三有通被高識通斯意焉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真聞道本虛通  
義非摧結靈智洞照須知大歸自古  
同門英秀咸尚佛宗時代暗識諸生  
雷奔輒侮是不遵往哲不讀金科遂  
生此見未日通敏至如張族三師相

後拜佛陶寂爾係攝敬釋宗詳于梁  
魏之書備例蜀川之紀豈非擢木而  
處得至身而達性知幾其神悟佛性  
之非朽故釋象具造像書經敬勒頒  
言陳于卷末庶同悟士塵斯道哉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夫以一實之道  
理越於天仙大覺之言義該於空有  
至如陳思辨道乃涉方士之科何晏  
叙甜未入聖門之列然則道有大小  
之別聖亦昇沉之儀老君柱史之負  
立教非為其主釋乃法王之位訓範  
統於幽明故二篇述作顯於山之論  
兩諦大造程於周氏之宗所以沿古  
至今罕能詳覈余承正則義求真乘  
造佛書經無替心曲用茲上善通被  
識情願解大道教無上意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重校序

按此一部四卷之書其第四卷國  
本與宋本則同唯八紙耳丹本大  
多至三十四紙非唯多小不同文  
義亦不相涉又前第三卷國本與

宋本則同丹本始終迥異者何耶  
今進退檢校宋本錯亂失第三卷  
妄引第四卷爲第三卷於第四卷  
則傍引道士郭行真捨道歸佛之  
文十餘段凡八紙補爲一卷國本  
依宋故同錯耳今詳此一部撰集  
之體始自漢明帝終至唐高宗歷  
紀帝代佛道論衡而國本宋本之  
第三卷凡七條事即唐高宗時事  
也今於第四卷八紙後所連寫十  
條之事是高祖太宗時事也然則  
先後倒錯勢必不然理須正之今  
依丹本以高祖太宗時十事爲第  
三卷高宗時七事爲第四卷而正  
焉其郭行真捨道歸佛之文并附  
于尾云守其序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一卷

西域天竺國事

星

大唐西崇福寺沙門釋智昇撰

出後漢書列傳七十八

案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永平年中夜夢見丈六金人光明特異色相無比明帝寤不自安至旦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傳殺奉答曰臣聞西域有神号之為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之國子博士王遵謹對曰臣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時有聖人出在西方太史蘇由對曰所記一千年時聲教被及此土陛下所夢必當是之明帝信以為然即遣中郎蔡愔與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尋訪佛法至天竺國見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秦景等乃求請之摩騰二人誓志弘通不辭疲苦即共景等乃冒涉流沙至於洛陽明帝大悅甚尊重之即於洛陽西立精舍即今白馬寺是也本白馬負經來因以為名摩騰二人既至翻譯衆經二人為漢地僧之始經是漢地法之初又釋迦像是憂填王



像師第四作之明帝即令畫畫模寫如法供養即是漢地佛之初

永平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明帝在白馬寺設齋行道帝問法師摩騰曰佛震生化世滅度日月可知不法師對曰佛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夜託陰摩耶夫人甲寅之年四月八日在迦毗羅衛藍毗尼園從母右脇而生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水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四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大史蘇由曰是何祥也蘇由對曰有聖人生在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即時無他一千  
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鑿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生王宮壬申之年十九出家

漢統師云佛十九出家當周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歲三十成道漢統師云佛三十成道周穆王二年癸未之歲當陽化世四十九年漢統師云佛

出世化物四十九歲案周書異記云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所有光氣先問蘇由旣記知西方有聖人處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旣宜令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法久已處世王申之年二月十五日臨般涅槃漢統師云佛入涅槃當周穆王五十二年王申之歲

案周書異記云周穆王即位五十二年王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廢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黑西方有白虹作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對曰西方有聖人滅度衰相現也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將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計佛入涅槃至今合有一千二十二年明帝大悅曰弟子此土周書異記法師所說恰然與同帝復問法師曰佛是大慈王當時出世何不化及此土法師對曰迦毗羅衛國者是三千大千世界百億

日月之中三世諸佛皆從彼生不同  
天龍鬼神有願行力者並生於彼受  
佛正法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  
佛佛不往也當時不往處光明皆悉  
及之光明及者佛涅槃後或五百年  
或一千年之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  
而教化之明帝曰法師言一千年外  
有聲教者亦與周書異記同案齊國  
大統法師達摩鬱多羅峇高黎國諸  
法師云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  
八日生當周孝王五年二月十五日  
入般涅槃

案帝王世記云周昭王即位五十一  
年崩周穆王即位五十五年崩周恭  
王即位十二年崩懿王二十五年崩  
從昭王二十四年計至孝王五年合  
一百二十四年從佛初生計入涅槃  
合七十九年今言孝王五年者何太  
謬乎未知統師出何書典

案世傳記云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  
年末法一万年經云息用名滅非死  
滅也一本無像法有正末二法記從  
佛入涅槃計漢明帝永平十年凡一

千二十年從漢明帝永平十年計至  
大業十年甲戌歲凡五百四十八年  
合一千五百六十八年從大業十年  
至貞觀十年歲次丙申二十二年  
通前一千五百九十年

漢法本內傳第三

道士度脫品

明帝永平十四年

正月一日五岳諸山觀道士朝正之  
次先承京師向西域天竺國取得佛  
本言是脩多羅教復請胡師迦葉摩  
騰竺法蘭二人等翻譯佛本一從漢  
言又立白馬興聖二寺

勅度王公子女令作沙門承事胡師  
遵用其法京師貴賤奉敬者衆諸道  
士怪焉迺互相命曰至尊棄我道法  
遠求胡教我等今日朝次各將太上  
天尊所制經書各盡已之所能共上  
一表乞與胡師比校令至尊意悟使  
有所歸尔時南岳道士褚善信等七  
十人將靈寶真文一部 太上靈寶

玉訣一部

空洞靈章一部

中玄

步虛章一部

太上左仙公請問一部

自然五稱一部

諸天內音一部

合一百三卷 華岳道士劉正念等

七十人將智惠定志一部 智惠上

品戒一部 仙人請問本行因緣一部

明真科一部 合六十二卷

恒岳道士桓文度等七十人將本業

上品一部 法科罪福一部 明真

科齋儀一部 太上說洞玄真文一部

合八十卷 岱岳道士焦德心七十人

將諸天靈書度命一部 太上說太

極太虛自然一部 滅度五練生屍

一部 度自然處儀一部 合八十

五卷 嵩岳道士呂惠通等一百四

十人將太上安志上品一部 三元

誠品一部 太極左公神仙本起內

傳一部 服御五牙立成一部

朝夕朝儀一部 合九十五卷

霍山天目山五日雲山白鹿山宮山

合八山諸山觀道士祁文信等二百

七十人將太極真人敷靈寶文一部

太上洞玄靈寶大文五符經一部

步虛文一部 神仙藥法一部 尸解

品一部 上天符錄勅禁一部 合八

十四卷 并茅成子一部 許成子



一部 列成子一部 惠子一部

合二十七家諸子經書摠二百四十五卷

正月九日揚州界豫章郡吳丘縣南岳道士褚善信以為表頭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無虛自然大道元首自從造化道教從生無為之尊自然之父上古同尊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義皇德過堯舜光澤四海八表歸仁臣等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教西域臣觀西域所事者既是胡師所說者不參華夏復請得胡道人令翻其語說同似漢臣等思忖陛下雖翻得此語恐非大道如不依信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驗試臣等五岳諸山道士多有聰明智惠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經行悉能曉了太虛符呪並皆明達或有吞符餌氣或有築使鬼神或有入火不燒或有履水不溺或有白日昇天或有隱形於地至於方藥法術無有不能者願陛下許



臣等得與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乱華俗臣若比對不如任上重決若臣等比對有勝乞除虛詐臣等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以聞

明帝又得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等二人說法善明法相心大信敬既得道士表聞即遣尚書令宋庠引諸道士至長樂宮前帝謂道士曰諸大德莫自誤也大德所言太上無形無上為尊自然之父者今日西域所將來是脩多羅之教其教難遇今始東傳大德比來所學者影響耳非其真法大德今既見真法仍不捨本從末何異古人葉公之龍也

褚信奉問曰若佛道是真應無形色去何置畫其像以此驗之定非虛無自然之宗

帝曰摩騰法師曾為朕說法言佛有四種法身所謂法報應化一者法身無為無相無主無宗蕩寂空无自然澹泊二者報身獨立無侶朗然無足光耀世界自在隱顯三者應身徧諸

形色言行無端任物千番神應万變  
四者化身開演正法導以三乘利潤  
蒼生隨機化寤諸大德須知佛有四  
種法身出沒自在不可思議其用也  
則万像俱應其息也則託入幽玄此  
是智惠之大山涅槃之巨海必須敬  
信得福無量

褚信問曰不審帝說涅槃是何句義  
帝曰涅槃無為淡泊自然此四者一  
味耳如似眼目異名焉

褚信問涅槃之義有幾種

帝曰摩騰法師曾與朕說法云涅槃  
義乃有多種言入聖位中者涅槃有  
五種一者隨分涅槃二者有餘涅槃  
三者覺滅涅槃四者方便涅槃五者  
究竟涅槃

褚信問曰未審五者其義云何

帝曰一者小乘初果須陀洹果斯陀  
含果阿那含果各受人天報盡得生  
初禪或生二禪或生三禪是名隨分  
涅槃二者小乘極果阿羅漢善哉六  
根證七識空智得生四禪或生空處  
是有餘涅槃三者中乘辟支佛果

觀十二因緣證滅盡樂得生識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是名覺滅涅槃四者大乘初地已上菩薩常居六道出入生死不捨衆生隨類受形而教化之清淨願行不退菩提是名方便涅槃五者菩薩於無量劫世常在生死海中歷諸勤苦脩行善本成就万行得證無上正真正道是名究竟涅槃褚信奉答曰若佛是究竟涅槃願聽與試

帝曰卿若為比試

褚信對曰臣以太上天尊所說經典設壇置經壇上以火焚之其法若真願火不燒其法若虛妄願從火化西域之教願與臣同於此試

帝曰卿無自辱焉朕恐卿等螢火之光明濫同日月之顯彈丸之土竊價隋國之珠寶非其類如欲相比卿既不相信可此月十五日平旦摠集白馬寺與卿比較道士即得勅許歡忻而去諸道士在京師聚衆或在洛水上履水而行水不能溺或在園苑積薪自燒火不能損或在京師市巷

作種種呪禁呼策鬼神京師觀者咸言大聖正月十一日 帝詣白馬寺至佛殿前燒香行道禮拜訖問二法師啓首具說諸山道士功能欲來與師比技弟子輒不自量口以許之尅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願師垂恩開示法藥摩騰法師對曰如來滅度一千餘年正教東流法不虛設道士欲來比技今正是時貧道雖處緇服戒行無取今仰憑正法諸佛威力得與開悟帝聞此言心大歡喜摩騰法師復語曰陛下往脩福業得為天下主既遇正法復能信心奉敬方欲引導群生指於歸處此是開基之功恩加萬葉菩薩之行功德難量帝即整容禮摩騰法師足啓法師曰弟子往蒙法師光相喜滿交懷又屈法師持法宣化弟子一生再幸不勝慈澤法師大悅令帝復坐問竺法蘭法師曰西域有道士以不法師對曰西域梵志者同此間道士帝曰道有幾種以何為宗法師對曰道有九十五種並宗正法其行有老欲司觀者八種梵

行一者常脩梵行博通外典事摩訶  
首羅天王以為天尊求生空處識處  
非想非非想處二者常脩梵行博通  
外典事大梵天王以為天尊求生初  
禪二禪三禪四禪三者常脩梵行博通  
外典事天尊求生炎摩天兜率天化樂  
天他化自在天四者常脩梵行博通  
外典辯於論答事六師弟子等以為  
師尊求憑空滅絕有無五者常脩梵  
行志在仙學善禁呪事阿私隨仙以  
為仙尊求五神丹服之若得仙道會  
假風鳥力得昇霄漢六者常脩梵行  
志在醫學善於符術事阿私隨仙以  
為尊求五芝草服之若得仙道會假  
商劣得匿形影七者常脩梵行事波  
頭大仙以為仙尊求入火聚火不能  
損八者常脩梵行事夷制結羅水仙  
以為仙尊求入江海水不能溺此八  
種道以梵行力得生天上以下不發正  
信迴向心故天上壽盡還墮三惡道中  
帝曰此八種道常脩梵行博通外典  
即是世間聰慧上人當時值佛應得  
悟正六何不捨諸見仍有此法蘭法



師對曰佛生難遇百一小劫一佛出世佛未出已前造化之始或有大力諸天或有自在聖人恐世無訓降生此俗或作帝王或作師儒各舉己一或教梵行或可教礼敬行或教事佛或教事日月神或教事江海神或教事諸山神或教事水火神或教事社稷神或教事先師神如是等種種神明悉教事之衆生從劫初已未學習久遠雖值佛出世有鈍根者咸言我之事從元皇已來尊仰佛雖神異其教近耳何能捨本從今今時孰見者在其道不滅

帝曰佛道之中亦有仙号以不法師對曰仙者並傳梵行多諸伎術是以為世所上佛初成道時坐於菩提樹下世人未識是佛光明顯照咸言摩訶大仙生未曾有也舍利弗目連等坐卧空中神化自在各相謂言此是大弟子天公也佛以隨機應顯佛号生焉

帝曰弟子蒙師說法心想朗然未審法師豫設何法欲調伏道士



法師對曰龍吟雲起非蚯蚓之所能  
虎嘯風生非跛驢之所及雷門無施  
布鼓電曜豈懼螢光敵對即施何用  
預搔待瘳

帝乃大笑弟子知師有證達之理無  
畏懼焉法師對曰貧道未得過人法  
又不敢增上慢辭如弟子爵位封王  
帝命將勅巡省革易風俗其王見到  
郡縣官人豈有不懼以下

帝曰使者既是朕子又行朕命至於  
州郡縣豈敢不懼 法師又問曰  
王巡省之次郡縣令長敢在王前行  
自在以不

帝曰承朕威命所在官人懲肅畏法  
寧敢自在 法師曰如是如是誠  
如帝說貧道出家人亦名法王子所  
持正法亦是法王金口所說所在教  
化亦無畏懼若法行處一切諸天魔  
鬼莫不奉敬道士小惠何足消伏  
帝聞法師一言轉加意大即辭法師  
入城

勅有司令辦供設齋并勅五品已上  
文武內外官人仰卜五日平旦悉集

白馬寺十三日道士在白馬寺南門外道東裏東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西壇置太上靈寶天尊經合三百六十九卷中壇置諸子黃老等二十七家書合有二百三十五卷東壇置饌食奠祀百靈十四日帝設七寶行殿在白馬寺南門道西步置佛舍利及佛經像十五日平旦大衆普集已時齋訖

帝謂道士曰諸大德欲試今正是時先顯卿等所能以示大衆道士等奉勅即以柴荻和梅檀沉水等香木積遶西壇經教上復作啓告啼哭流涕曰太上尊天經典與造化俱開往哲今賢行之不捨今為西域別教入亂華俗臣等五岳諸山觀褚善信等合有六百九十人敢以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用曉示衆生以辯真為伏願上慈顯出神効即便放火燒經經隨火化悉作灰燼道士等見火焚經心大驚愕先時昇天者不復能昇先時隱形者不復能隱先時入火者不敢更入先善禁呪者呼策不應先有

種種功能者施用無一可驗道士等  
大生慙愧

帝謂道士曰卿等不聞益州部內有  
鍾山亡命賊在於山澤放縱自由謂  
無過者及其臺軍討罰形勢不立卿  
等今者亦復如是今時太傅張衍語  
褚信曰卿今捕試無一効驗即是虛  
妄宜就西域真法

褚信對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  
尊是也造化之始謂之太素豈虛妄乎  
張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更無言教  
之稱今說有言教者即是虛妄也吾  
究尋典籍靈寶真經無氏族可依推尋  
古今靈寶亦無成道處所若靈寶自  
然者經典從何而生若說靈寶出世  
者古帝前王與誰說法虛受太上之  
名妄假天尊之号此是仙覺法王說  
也濟於六道普潤含靈卿亦可歸真  
棄虛妄必須尊學若不奉敬可謂虛  
度百年無功而逝卿若慢心不信亦  
專心黃老黃老者雖無法王之量亦  
是前世聖人撰集雖同諸子言行其  
與託性無為道德之府也昔孝景皇

帝常脩行不倦道學從此生焉處百家之長得擬佛法為次至於茅成子列子莊子等書並學自然道遙塵外亦是黃老之次卿何慕焉獨專於靈寶也褚信對曰靈寶有昇天隱地之功符禁鬼神之力履於水火無有不効今者以火焚經不蒙哀愍吾大生恥辱行曰大之制小使其然也辭如州郡令長各處一境判決自由若對帝王威德不立卿等比校亦復如是今日卿等所學法者欲使山無猛犸之文世絕謬學之侶一則就真辯為二則不誤將來褚信默然不荅與南山道士費材才自憾而死

今時佛舍利光明五色出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眾映蔽日輪塵騰法師先得阿羅漢果以慈善根力躡身高飛行於虛空中袖化自在還坐本處怡然而住其時天雨寶華在於佛殿前及眾僧上又聞天中音樂之聲感動人情大眾歡喜歎未曾有也今時法師即於大眾中而說偈言  
狐非師子類 燈非日月明 池無巨海納

丘無嵩岳嶠法雲垂世界善種得開萌  
顯通希有法處處化群生

法師說偈訖白道士曰諸大德欲有  
所問者前出共論 尔時嵩岳道士  
吕惠通對曰吾等諸人不量德力輒  
欲比校向見神光顯照絕世難知又  
逢大士神變奇特無比天樂垂音以  
開我等迷路天華表瑞始知大道有  
歸我等未解聖法焉敢諮問

明帝即從坐起礼法師足白法師曰  
弟子常處生死淪沒愛河今值正教  
東流傳之初始願師大慈開縱曉示  
法師受請嘿然如許

帝勅大衆欲求法者前近法師坐大  
衆圍遶數百餘重各各靜然

尔時法師即出大梵音聲微妙第一  
歎佛功德不可思議亦令大衆稱揚  
三寶歎述善法即為大衆說人天地  
獄因緣法或說小乘阿毘曇法或  
說大乘摩訶衍法或說懺悔滅罪法  
或說出家功德法大衆既聞法已各  
生希有心尔時司空楊成侯劉善岐  
白法師曰大德向者仰觀智慧與海



同量非我凡夫所能度也我等欲憑  
大士出家充奉給侍願垂聽許不  
法師曰諸大衆發心出家是解脫業  
緣仁者各有王難所繫非我所許

帝即前出白法師弟子比來常為真  
假相亂無慧能辨得蒙法鏡垂照始  
知實相有歸今此會中有道士官人  
民庶及婦女等若能出家者弟子自  
與剃頭三衣瓶鉢並悉施與別立精  
舍奉之使學道法法師歎曰善哉善  
哉帝之功德不可思議

尔時大衆聞帝聽許皆大歡喜四岳  
諸山觀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  
出家南岳觀道士褚善信費祿才在  
會身死南岳觀道士六十八人殯埋  
信等不預說法不得出家五品已上  
揚城侯劉善峻等九十三人出家時  
帝侍衛九品已上鎮遠將軍姜苟兒  
等一百七十五人出家京都治民及  
婦女阿潘等一百二十一人出家十

六日

帝共大臣并文武官數百人與出家  
者剃頭日日設供夜夜然燈作種種



伎樂比至正月三十日法服剏鉢志  
皆施訖即立十寺城外七寺城內三  
寺七寺安僧三寺安居漢之佛法從  
此興焉

漢法本內傳凡有五卷

第一卷明帝求法品

第二卷請法師立寺品

第三卷與諸道士比較度脫品

第四卷明帝大臣等稱揚品

第五卷廣通流布品 一部五卷

傳法記一卷

安玄通記云

漢桓帝建和三年己丑之歲有沙門  
安清是安息國王太子捨國出家存  
意遊化至洛陽譯出衆經漢靈帝  
嘉平五年丙辰之歲有一沙門支迦  
樓國出家是月支國人至洛陽譯出  
衆經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之歲有  
沙門竺佛朔是月支國丞相棄相位  
願弘佛道開化衆生至洛陽譯出衆經  
案魏書文帝黃初三年壬寅之歲有  
沙門曇摩迦羅中天竺國人至許都  
譯出經戒律

漢明帝永平十年至魏文帝黃初三

年合一百五十年

案吳書吳主孫

權赤烏四年立西之歲有沙門康僧  
會是康居國人大丞相之長子志弘  
大道遊化諸國初達吳地營立茅茨  
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是妖異有司  
奏聞吳主曰漢明帝夢神号名為佛  
是其遺風乎即召僧會問之曰佛有  
何神驗也 僧會對曰佛晦靈迹  
出餘千載唯有舍利至心求者應現  
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起塔如  
其虛妄國有常刑 僧會對曰舍  
利慈愍求即顯降若無感者當以死  
期何假王憲乃請至七日至三七日遂  
獲舍利五色曜天吳主即置舍利鐵  
碓上令大力者以鐵鎚擊而試之當  
即碓鎚俱陷於地舍利無損吳主復  
置舍利對炭火中舍利光明從火而  
出作大蓮花照耀宮殿吳主勸信僧  
會一遵其法即造建初寺為舍利起  
七寶塔其地名佛陀里江東佛法自  
是興焉起黃初三年至吳赤烏四年  
凡二十一年從永平十年至吳赤烏四  
年合一百七十年康僧會是天地僧之

始教是吳地法之初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都鄉侯闕澤曰漢明帝夢神遊中郎蔡愔等向西域尋訪佛教至今可有幾年闕澤對曰從漢永平十年至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年吳主曰佛教入漢已久何緣今始傳至江東闕澤對曰漢明帝永平十四年南岳道士褚善信正朝之次與諸山觀道士褚信同上一表乞與西域法師迦葉摩騰竺法蘭等比較今時佛教初到洛陽漢明帝始立白馬寺興聖寺法師迦葉摩騰竺法蘭翻譯衆經始從漢讀道士未達正法深淺不知上表乞與對驗明帝許之至正月十五日在白馬寺門南岳諸道士設壇將所學法名靈寶經置壇上放火焚之當時以正法力故道士書典悉從火化無有遺者復作種種技術施用無効諸道士等皆大慙恥南岳褚善信費財才等在會中自憾而死自餘道士明帝勅放還岳其時不預蘭法師說法者不得出家亦時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戈不息是以佛法一百

七十年中而不通今遇法師僧會入  
來教化江東始得興行吳主曰孔丘  
老子二家得與佛道比對以不闕澤  
對曰臣建安年中在洛陽遊學曾入  
法舉寺禮拜得遇法師惠鏡垂照講  
大乘經臣聞法愛樂當時遂憑法師  
在寺得聽法音首尾向三年臣審知  
佛是無上法王衆聖所歸教加一切  
哀含万像深同巨海不簡細流明同  
日月不嫌星燭會觸即化遇物斯乘  
天上人中自然尊大縱使天有普覆  
之功德有能載之力皆是諸佛建立  
使之然也臣又尋魯孔丘者英才誕  
秀聖德不群世号素王制作經典訓  
獎周世教加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  
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廣成子原陽  
子列子老子莊子等百家諸子書皆  
脩身翫習放暢山谷縱大其心學歸  
淡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世  
化民之風是以古人將為滯陷盖此  
之謂至漢景帝考諸百家以黃子老  
子義賡尤深内外明達改子為經始  
立道學

勅訓朝野令諷誦焉若將孔老二家  
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  
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  
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  
比對明矣 吳主曰仙有靈寶之  
法何如 闕澤對曰靈寶者一無  
氏族可憑二無成道處所教出山谷  
無所知也直是山居濫說非聖人所  
制吳主善荅之曰公學博精通覽元  
不悉宜加太子太傅今領侍中尚書  
令如故案後涼書秦主苻堅建元十  
九年遣征西將軍酒泉公呂光西討  
龜茲國得沙門鳩摩羅什是龜茲國  
大丞相之長子呂光至涼州聞秦主  
姚萇苻官光遂稱帝涼治姑臧羅什  
在涼州譯出大華嚴經以自說適至  
秦主姚萇子興弘始二年至長安譯  
出衆經佛法亦時大盛當晉大興三  
年安北涼州沮渠蒙遜永和二年有  
沙門曇摩識是天竺國人至涼州譯  
出衆經至持地六度不譯戒品謂漢  
地人不能持戒隱如不譯時有比丘  
披讀經文怪無尤戒品遂即行道心



專求夜夢見一道人授戒本與比丘  
得戒誦持至明告讖曰昨夜夢中元  
有法師授我戒品恐有所忘願與正  
之識即令比丘誦之與本无異識曰善  
哉善哉大德吾恐漢地人不能持戒  
不復譯之今大德求如得者漢地必  
有持者戒品從此流行當晉隆安四  
年自此以後年年西國沙門傳法來  
者衆非記可盡論管記元魏正光元  
年歲次庚子七月明帝加元服大赦  
二十三日請僧尼道士在佛殿前設  
齋齋訖帝語侍中劉騰宣勅請法  
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  
余時諸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  
曇謨寂對論帝問曰佛與老子  
同時以不姜斌對曰老子西入化  
胡以充侍者明是同時

法師問曰何以知之姜斌對曰案

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

法師問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始生

周何王幾年西入姜斌曰當周定

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在於楚國陳那

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



時生周簡王即位四年丁丑之歲事  
周為守藏吏當周簡王即位十三年  
丙戌之歲遷為太史當周敬王即位  
元年庚辰之歲年八十五見周德陵  
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此足  
明矣

法師對曰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歲  
次甲寅四月八日生當周昭王四十  
二年歲次壬申十九出家當周穆王  
二年歲次癸未三十成道當陽化世  
四十九載當周穆王五十二年歲次  
壬申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今計佛  
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至周定  
王三年老子始生生巳年八十五至  
周敬王元年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  
尹喜西入據此年月日懸殊不同鄙  
夫一何闇說輒言佛為侍者豈不高  
岸為谷小乃謬乎姜斌曰案開天之  
文李柱史西入化胡佛為侍者亦應  
不謬法師輒拒此事恐理未安法師  
對曰夫佛者法王也故能降靈兜率  
生出王宮万福園偕億善臻集普化  
三千均濟六道行即金花捧足坐即

百寶蓮臺出則帝釋前駘入則梵王侍役左輔密跡以斷邪偽爲効右有金剛以滅邪魔爲功無央菩薩以充法子無量聲聞以爲聖衆護世四王朝夕觀省天龍八部曉夜奉接天樂懸空如雲天花散落如雨師子一吼外道歸真法鼓自鳴邪魔從正何得與周藏吏以爲侍者若周柱下史有法王子之量應在同世如現神通何有避世西逝方能化物若也柱史能化其時周德雖曰衰微仍承文武成康之風柱史旣乃周世五王何不加以以神變顯之以法藥若能此者如風在草色正自由何用潛迹於西遠化胡俗况法王柱史相去四百二十餘年今言同時特爲侍者此亦悞之太甚深可悼焉仁者旣有開天之說此狂簡斐然文章何足依信 姜斌曰若生當昭王滅周穆王出何文記法師對曰出周書異記并出漢書法本內傳並有明文當今君子故應覽見不能爲君一人對衆更說 姜斌曰孔子旣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何

得迫無一言記 法師對曰真是仁者不識同於管閔覽不弘廣何得輒謗孔子於佛迫無一言記仁者若不相信孔子自有三條卜經佛之出世在中脩仁者善自披究足得開曉姜斌曰孔子聖人不言如志何假卜乎 法師曰唯佛是聖人之法王四生上首遠視一切衆生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視若掌中自餘聖人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

今時明帝即遣中尚書又宣勅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復去開天經言老子說者問姜斌此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孰與姜斌對曰臣亡師道士張祥邊得

帝曰經在何處姜斌對曰在觀遣中書侍郎魏取尚書祖瑩等就觀取得經將來帝遣文武官尚書郎已上議當太尉公蕭瑒太府李寔衛尉卿許百桃吏部尚書邢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云老子止著五千文西隱流沙更無言說此書虛

妄專言老子化胡說十二部經臣等  
所議姜斌罪當惑衆 帝謂道士  
曰卿等比來專學此法何名求道諸  
道士對口臣等並無此書今日始聞  
姜斌所說 帝即遣中書郎邢子才  
黃門侍郎楊寬等向觀重搜諸房搜  
訖盡無此書 帝曰姜斌道人罪合  
極刑付獄斬決此時廷尉卿元超領  
斌將出 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諫曰  
陛下新赦恩宥天下今復建齋以啓  
多福 勅令論議開暢風猷姜斌雖  
可語無宗旨得沾案會今 陛下從  
天怒之威就案法之中如欲勅人恐  
不當天意

帝曰弟子謹案經云佛在因中作國  
王時煞五百婆羅門不犯戒律今姜  
斌開天之說此即妖書惑亂朝廷今  
不斬決誤後不少 法師極諫姜  
斌免死配徙馬邑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一卷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石

太原王隱客字少微撰

若夫雞渾起一龍聖開三飛義畫而  
踰繩泛軒文而越契端宸肅宸題尊  
玉宇之中斑駁漂裾光佐璿達之右  
洪猷僅於禮樂秀業止於仁義亦有  
棲月籠霞之雋乘龜控鯉之英室慾  
壇姿茹丹茵於秘洞休粮蛻影吸青  
露於神丘終驚迂節之期徒侈浮歡  
之會豈若能仁撫運梵典開宗撰妙  
輪而曾擊俶寶騎而高引無生之生  
究生生於至蹟不滅之滅窮滅滅於  
幽源大千通智炬之輝盡億叟法蠶  
之響繁且弛細邁三呪於湯年苦浪  
堙洪軼四乘於夏序浸群方而演澤  
濟悠劫而凝勲襲其儀者便屈紫皇  
之敬入其道者乃標黔首之尊為愛  
習之良資作塵勞之依止洎乎星潏  
帝照日夢飛光東徙休屠之像西漸  
剽賔之化高人響係敷妙說於銀函  
茂德肩隨暢真詞於貝牒列辟以之  
崇奉綿代以之欽尚故符秦肅念紆



翠輦而同嬉劉漢虔誠下綳輿而致  
禮唯有牛圖晚運慧景暖而還明龍  
緒衰辰德水凝而復渙

我大唐澄飛日兼撲燎霞岷延喜流  
禎昭華獻吉財成紫宙歲蕤改粒之  
勲大庇蒼黎茵藹遷裳之業

皇帝乘雷震極鑠電離宮駟九駮以  
曾馳駕八翼而橫厲希風嶠岫啓鸛  
苑於神畿仰化連河構蜂臺於勝壤  
敷攝誘之徽範敷受敬之洪謨而以  
控國必俟於忠裝家寔資於孝爰命  
僧尼之輩將申跪拜之儀則裕凝懷  
諄通規於會府因心在念拾輿頌於  
英寮雖囁語議相攻各言其志而宸襟  
歷選遂率於常特懷顧復之恩仍致  
昇堂之拜棕上人冲宇淹穆秀器韶  
雅迥韻邁通峻調閑綽身城浪謚飛  
寶刃以衝天意樹紛披聳珎翹而拂  
漢既洽九儒之要還探二藏之微繼徒  
擅其姱節素侶挹其微望固以偶迹  
乘杯侔聲飛錫者矣夫將恐迷生曲學  
近識孤聞以適俗之權為會真之寶  
叫鳳圖而莫遂叩鸞掖而无從爰興



護念之心載啓發揮之作粵自晉氏  
迄于聖代凡其議拜事並集而錄之  
摠合三篇分成六卷為之贅論格以  
通途縛旨含鏘雕文振絲信所以激  
昂幽致刷盪冥津者也隱客業實才  
疎名蕪槩淺坐煙郊而晦跡泊風戶  
以接神徒以早尚花編深崇禁篆欣  
茲盛事綴而序之秋鱗輕光匪助奔  
羲之曜春蛙陋響寧裨大樂之音聊  
以宣情詎云擣藻與我同志幸无  
誚焉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弘福寺沙門釋彥棕纂錄

故事篇第一上

故事者明隋以上沙門致敬等事也  
自大法東流六百餘載其中信毀交  
賀哀挫相傾亟湮湮殘類令拜伏而  
事非經國理越天常用為蠹道俱泐  
舊貫焉

奏 晉尚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

應敬王者奏三首

并序

詔 車騎將軍庾冰為成帝出令

沙門致敬詔二首

書

太尉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敬事書一首

并序

八座等荅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事書一首

王謐荅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難荅桓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三首

王謐荅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書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

沙門不致敬王者意書一首

并遠書在反二首

晉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三首

并序

東晉咸康六年成帝幼冲時太后臨

朝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與上舅中

書令庾亮參輔朝政後導等薨庾亮

輔政謂諸沙門應盡敬王者充等議

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等議與充

同門下承水旨為駁充等因為此奏

焉初奏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

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

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

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

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  
皇帝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  
膝顧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  
下之志也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  
義為長更永為成帝出令沙門致敬  
詔二首

初詔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  
來矣達觀傍通誠當无恠况阿跪拜  
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  
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遘膝辟  
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  
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  
矣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  
之設其无情乎且今果將有佛耶將  
無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无佛耶義  
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  
外之事豈方內所體而當矯形骸違  
常務易禮典弃名教是吾所甚疑也  
名教有由来百代所不廢昧且不顯  
後世猶殆殆之為弊其故難尋而今  
當遠慕茫昧依稀未分弃禮於一朝  
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  
是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

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曾懷耳  
軌憲宏模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  
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材智又常人  
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辯假服飾以凌  
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於万衆又  
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  
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  
不然吾將何述焉

二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  
亮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散  
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  
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  
詔書如右臣等暗短不足以讚揚聖  
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  
共尋詳有佛无佛固非臣等所能定  
也然尋其遺文鑄其要旨五戒之禁  
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  
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清妙  
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朝雖法有隆衰  
而弊无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  
夫詛有損也祝必有益臣之愚誠實  
願塵露之微增潤嵩岱區區之祝上  
裨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

善之俗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愁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蒙蔽豈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為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路可無擁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啟

重詔 省所陳具情言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其較略乃大人神之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恢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而未聖而宏通哉且五戒之小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世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敬大矣為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人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則亂斯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採往往脩修之修之身修之家可矣修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无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況都无而當以南行耶三奏 臣充等言臣等誠雖暗蔽不通遠旨至於軋軋夙夜思循王度寧



苟執偏管而乱大倫耶直以漢魏逮  
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无或慙虧也  
今沙門之慎戒專然及為其禮一而  
已矣至於守戒之篤者亡身不恡何  
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祝  
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  
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盖是  
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  
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臣等屢屢以  
為不令致拜於法无虧因其所利而  
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  
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  
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啟

于時庾冰議寢竟不施敬

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敬  
事書一首

并序

晉元興中安帝蒙塵於外太尉桓玄  
以震主之威欲令道人設拜於已因  
陳何庾舊事謂理未盡故與八座等  
書云

玄再拜白頃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  
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  
所見未是以理相屈也庾意在尊主



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  
夫佛之為化雖誕以茫茫推乎視聽  
之外然以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  
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  
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  
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  
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於王  
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  
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  
以生生資存亦曰用於理命豈有受  
其德而遺其禮霑其惠而廢其敬哉  
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大事  
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比八  
日今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敬謂  
八座等荅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  
書一首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關國侯桓謙  
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  
何庾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  
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與堯孔殊趣  
禮教示乖人以髮膚為重而彼髡削  
不疑出家奔親不以色養為孝土木  
形骸絕欲止竟不期一生要福萬劫

世之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  
絕之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  
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廢彌歷三  
代置其絕羈當以神明無方尔不以  
涯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  
致恭恐應革者多非唯拜起又王者  
奉法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  
情所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  
王令以別荅公難孔國張敞在彼想  
已面諮所懷道實諸道人並足酬對  
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  
不足覽謙等惶恐死罪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  
事書一首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  
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  
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且任此理者  
遲聞德音

王謐荅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昌男  
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  
尊并見與八座書具承高旨容音之  
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

究盡尋何便二旨亦恨不悉以為二  
論漏於漏見無曉然慙心處真如雅  
誨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  
難以言辯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  
意以為殊方異俗雖所安每垂至於  
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  
於敬不以形出為禮迹充率土而趣  
超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  
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  
尋大法宣流為日諒久年踰四百歷  
代有三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  
不以獨絕之化有用於陶漸清約之  
風无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己不  
恨恨於黜尸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  
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存乎正者孝  
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  
已雖欲奉酬言將无寄猶以為功高  
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  
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公眷眎未遺  
猥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  
奉耳願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謹惶  
恐死罪

桓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三首

初難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為禮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爰暨之師逮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為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為忽儀於此且師之為理以資悟為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大懼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耶道在則貴將異於雅旨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為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敷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為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晉人略无奉佛

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  
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為之檢耳今主  
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  
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千教皆  
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  
誕之所益也今薦以桓敬將无彌濃  
其助哉

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  
復一拜一起豈足答濟通之恩

難曰夫理至无酬誠如來自然情在  
因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  
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  
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耶  
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  
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  
其敬哉

王謚答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初答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  
心懺悔禮拜亦薦於事 答曰夫少  
門之道自以敬為主但津塗既殊義  
无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禮都盡也  
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皆良  
以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條



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介之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荅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埋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絕非物象之所舉運通理妙豈履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

荅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辯意以為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實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為虛誕罪福為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无寄矣常以為周孔之化教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聞万幻之塗然遠探其旨亦徃徃可尋孝悌仁義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仲由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



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 難曰君  
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  
豈得以道在為貴哉 荅曰重尋高  
論以為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以前  
條已粗言意以為君人之道竊同高  
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  
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  
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  
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  
為之檢耳 荅曰前所以云歷有年  
代者正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  
非謂已然之事无可改之理也此蓋  
言勢之所至北懷然所據也胡人不  
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  
於此耶 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  
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篤以極敬將无  
彌濃其助哉 荅曰敬尋來論是不  
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  
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  
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末  
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  
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人

而言道耳前答云不以人為輕重微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耶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答曰以為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薦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况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桓玄重難王謚

二難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理本是為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為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玄津塗既殊則義无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已本德深居極豈得玄津塗之異而

去降屈耶宗教為是何耶若以學業為宗教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鑒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

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為化則其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為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舍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

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目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為其然夫敬之為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焉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

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

復就來旨而借以為難如來告以敬  
為行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  
其為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环仰釋迦  
而云莫尚於此耶惠无所謝達者所  
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无耳  
臣之敬君豈謝惠者耶

王謐重荅桓玄

二荅 奉告并垂重難具承高旨此  
理微緬至難措言又一代大事應時  
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乏研析且妙  
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音既臻不敢  
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无以  
啓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  
通才蠲其不逮公去宗致為何耶  
若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  
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  
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  
為宗致者是所趣之至導學業者口  
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  
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  
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  
廣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  
以為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

何緣舍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  
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為佛  
之為教與內聖永殊既云其殊理則  
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  
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答  
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言其若似  
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  
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夫然愚意  
所見乃更以佛教為難也何以言之  
今內聖所明以為出其言善應若影  
嚮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美惡  
已弘之則是而猶有弃正而即邪背  
道而從欲者矣况佛教喻一生於彈  
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  
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  
以化暨中國悟之者寡故本起經云  
正言似反此之謂矣 公云行功者當  
計其為功之勞何得直以跏趺釋迦  
而云莫尚於此耶請試言曰以為佛  
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  
唯一事也至於在心无勤於事能勞珍  
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



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轍其理難向非謂禮拜之事便為元寂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介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哉高論不容閒然是以前荅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捐拜故以此為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創迹也請復重申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幾間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臣道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為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為辯如其未允請俟高當

祖玄三難王謚

井序

來難手筆甚佳殊為斐然可以為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辯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



苦愈析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  
便令施行故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  
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  
善耶事雖已行无豫所論宜究也想  
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三難 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  
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為難殆以流遷  
今復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有以  
頓白馬之轡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  
之所重全以神為貴是故師徒相宗  
莫二其倫凡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分  
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為功在於發  
悟譬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  
玉琢磨何益是為美惡存乎自然深  
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寔以末焉既  
懷玉自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无  
以申遂此生而通其為道者也是為  
在三之重而師為之末何以言之君  
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  
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  
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  
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  
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

遺其事得之濠上耳

王謚三荅桓玄

三荅 重虧嘉誨云佛之為教以袖  
為貴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師之為理  
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申遂此  
生通其為道者也而為師无談通之  
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禮析  
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  
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徃反者為  
顧問既華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  
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  
實恢邈曠若發矇於是乎在承已令  
庾桓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  
下官瞻仰所悟義我在擊節至於濠上  
之誨不敢當命也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  
敬王者意書一首 并遠荅徃反二首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  
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  
不允近八座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  
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  
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  
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諮

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郭江州  
取君荅可旨付之  
遠法師荅桓太尉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  
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  
微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  
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  
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  
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為弘資存日用  
之理為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  
露其惠而廢其敬此擅越立意之所  
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  
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  
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  
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  
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  
乎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  
一條全是擅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  
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敬  
也達患累終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  
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  
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通適之資息  
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

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達通三乘之津廣開入人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霑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頃者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襟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言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

雖非六代之與自是道家之殊俗表  
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  
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  
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  
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  
餼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  
耶推此而言雖无其道必宜存其禮  
禮存則法可引法可引則道可尋此  
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  
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  
容戎華不雜剔髮毀形之人忽廁諸  
侯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像亦竊所  
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邁於  
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  
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  
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己苟  
老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  
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  
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  
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  
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坦其所  
懷執筆悲邁不覺涕泗橫流矣  
桓太尉重答遠法師書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為生之益求  
宗不由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玄  
內垂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  
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  
無重則无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  
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  
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為絕之夫累著在  
於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  
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敬此復  
所未之喻又玄佛教兩弘亦有處俗  
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  
讚皇極而不虛霑其德矣夫佛教存  
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  
也如此則為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  
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於津梁雖  
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  
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因非今之  
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未示未能  
共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末之喻  
也想不惑留常之滯而謬情理之  
用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故事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右

故事篇第一

下

弘福寺沙門釋彥之纂錄

論 晉廬山遠公沙門不敬王者

論一首 并序

詔 偽楚桓玄許沙門不致禮詔

一首

盛 侍中卞嗣之等執沙門應敬

奏四首 并桓楚  
卷三首

事 夏赫連勃勃令沙門致拜事

一首

宋孝武帝抑沙門致拜事一首

齊武帝論沙門抗禮事一首

隋煬帝勅沙門致拜事一首

并大興善寺  
沙門明懸答

論 洛濱翻經館沙門釋彥琮福

田論一首 并序

晉廬山釋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一首 并序

昔咸康中庾將軍疑諸沙門抗禮萬

來至元興中桓太尉亦同此議于時

朝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

斥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益于情

遂令元上道服毀於塵俗亮致之心  
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  
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  
之不忘故著五篇究叙其意豈曰刈  
壑之待晨露蓋是申其同極亦度後  
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而覽焉  
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  
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通利物則功  
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  
无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  
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  
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  
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  
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  
則功由在旨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  
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  
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寔由冥應應  
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  
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為爵賞使悅  
而後勸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  
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日然也何  
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嚮累既深

因在我倒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  
聲色為遊觀沉湎世樂不能自勉而  
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為崖而不  
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  
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露其惠而  
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  
親而獻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  
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  
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  
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  
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  
略叙經意宜寄所懷

## 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遠絕於物其為  
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  
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  
求宗不由於順化順化則不重運通  
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存身則不貴  
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  
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  
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遺世  
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  
章不得與世典同禮跡世則宜須高

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  
玄根於重劫達通三乘之津廣開天  
人之路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  
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  
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秉天屬  
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  
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越化表以  
求宗則理深而義雋照素息以語仁  
則功未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  
而旋步猶或取聞其風豈況與夫順  
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  
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萬化  
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  
必存乎體極求極必由於順化是故  
先賢以為美談衆論所不能異夫衆  
論者則義无所取而玄不順化何耶  
荅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  
品萬殊精麁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  
與无靈可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  
無情於化无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  
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成

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  
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  
而累彌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  
故經稱涅洹不變以化盡為宅三界  
流動以罪苦為場化盡則因緣永息  
以形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  
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  
則所存唯已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失  
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  
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  
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  
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  
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涅  
洹涅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  
之天地雖以生生為大而未能令生  
者不化王侯雖以存存為功未能令  
存者无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  
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  
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  
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  
事不爵王侯而霑其惠者也

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未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元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廓无所寄理無所寄則宗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為謬也固已全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檢雖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聞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煩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惑亂此三者



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關鍵而不開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王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師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筭雖援引无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檢若令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

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家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 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達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无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无物反覆終始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全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翕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內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

之分昧而難明有无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摠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生為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異然邪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荅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乱其為証也亦已深矣將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之中復相與而依倚神也者圖應无主妙盡无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盡故其性各異智有明暗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感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太宗曰大塊勞我

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羈死為  
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无生為  
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  
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无窮  
在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  
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  
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  
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  
聞焉論者不尋方生方死之說而或  
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  
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  
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  
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  
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  
之明冥傳之巧沒世靡聞何者夫情  
數相感其化无端因緣密構潛相傳  
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請為論者驗  
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  
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  
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  
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  
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觀火窮於一  
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

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之於形耶。為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為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叟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昔明暗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效。之以事。則无惑於大通。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无所聞。一日試重研究。盖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无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无坐受其德。陷乎卑計之累。虛需其惠。同夫素食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宜時命。遠通殊



方九譯之俗問王者當資以糗糧錫以輦服不答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天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以弘矣然且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擔之心况答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无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鷄奴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賁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躐為功息心以淨畢為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

桓楚許沙門不致禮詔一首

桓楚得廬山遠公書及論以太亨二年十二月三日乃下詔傳沙門致敬事詔曰門下佛法宏誕所未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已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侍中下嗣之等執沙門應致敬感四

首

并桓楚  
卷三首

初啓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郎  
臣袁恪之等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  
聖詔幽遠 陛下所弘者大矣

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  
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  
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  
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  
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啓可  
紀識謹啓

桓玄一報曰何緣爾便宜奉詔

二啓 侍中臣嗣之等啓事重被明  
詔崇冲挹之至履謙光之道愚情眷  
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  
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尊一  
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  
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  
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群心  
永為來式請如前啓謹啓

桓玄二報曰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  
九流各遂其道也

三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

如右 陛下至得圓虛使吹萬自  
已九流各殉其美顯昧並極其致靈  
澤幽流无思不懷群方所以資通天  
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為本  
道達為功自斯以還蓋是餒鹿之用  
耳神理緬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  
肅拜起无虧於持戒若行道不失其  
為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內  
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踈短乃不  
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  
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  
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折微遠非臣駑  
銑所能擊讚沙門禮已行之前代今  
大明既昇道化无外經國大倫不可  
有闕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桓玄三報曰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  
於用前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讚其  
道也

四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  
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淵通道冠百  
王伏讀仰歎非愚淺所遠尊主極法  
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明詔  
超邈遠略常均臣暗短不達追用愧

悚輒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

永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宋孝武帝抑沙門致拜事一首

宋孝武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臣聞遽拱凝居非期宏峻奉跪盤伏豈止敬恭將以照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分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惟浮屠為教遏自龍埠反經提傳訓選事遠練生鑒識恒俗稱難宗旨緬邈微言淪隔拘文蔽道在未彌扇遂迺凌越典度僣倨尊威失隨方之眇迹迷襲化之剝義夫佛法以謙儉自拘忠虔為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來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開禮二親稽首耆臘而直駿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群流仰鏡萬仙瀆寶百神嘗職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吐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容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皆當盡禮虔敬之容依其本制則朝徽有享樂方無遂矣帝從之

釋方綜曰孝武傳武帝即位二三年間方還其欲非諫足以敗德令天下失望有世祖才明而少以禮度自肅若思武皇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漢之文景曾何足云從大明六年至景明元年凡四載令拜國主而僧竟不行豈非理勃天常固使綸言徒設耶夏赫連勃勃令沙門致拜事一首

晉恭帝元熙中赫連勃勃據夏州略二秦之地行五刑之虐便言佛佛謂已是人中之佛堪受僧禮乃畫佛像披於背上令沙門禮像即為拜我後為震死墓後復震出屍題為无道之字尋為北伐所吞為天下笑焉

齊武帝論沙門抗禮事一首

齊武帝大明中勅定林上寺僧法獻長干寺僧玄暢於三吳沙簡僧及時暢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覺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中興僧鍾於軋和殿見帝帝問鍾如丘鍾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迺問尚書王儉此地沙門與王共語何所稱又正殿坐不儉答漢魏佛法未是大興不見

記傳自偽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  
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玄等欲  
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  
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  
爾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  
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况復餘者  
挹拜則太甚稱名亦无嫌自爾沙門  
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

隋煬帝勅沙門致拜事一首

并興善寺沙門明瞻答

隋煬帝大業中改革前政令沙門拜  
帝及諸官長等懸之雜令至五年南  
郊謂帝大張文物廣位群寮于時佛  
道二衆依前時立有勅云條式久行  
何因不拜黃老士女聞便致禮唯僧  
尼儼然時興善寺沙門明瞻答帝曰  
僧等據佛戒不合禮俗帝曰宋武之  
時僧何致拜瞻曰宋武狂勃不拜便  
有嚴誅陛下有道不拜不懼顯戮帝  
令問對僧尼遂散瞻明旦至闕重參  
有司募敢死者對詔謝過內史為通  
昨不拜之罪帝夷然不述乃盡京僧  
尼設齋人別施錢帛後帝至西郊顧  
謂羣威曰朕謂京師無僧昨南郊中



亦有人焉拜事因寢

洛濱翻經館沙門釋彥琮福田論一首序  
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  
王者廬山法師高名碩德傷智懂之  
欲屈憂戒寶之將沉乃作沙門不敬  
王者論論不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  
以絹詞隱密援例沓深後學披覽難  
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叙更號福  
田論云

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  
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  
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為論之夫云  
福田者何也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  
道登圓覺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  
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僧也皆是  
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越天人重踰  
金石辟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  
標尊法以佛師居本僧為弟子崇是  
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  
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載弘八萬  
之典所說拍歸唯此至極寢聲滅影  
盡雙林之運刻檀書荼畱一化之軌  
聖賢間起稟學相承和合為群住持



是寄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  
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以發心  
弃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其意親  
屬莫能累其報衣則裁於壞色髮則  
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  
為飾上天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  
固當致敬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  
若今其道无滯推帝王之重立神祇  
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居朝拜  
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

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之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  
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  
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此  
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以日月之  
光潤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  
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草面馬牛迴  
首地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  
有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  
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卑恭頓  
廢辟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若能獲神  
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  
今空事剔除尚增三毒虛設服飾猶

涂六塵戒忍弗修定智无取有乖明  
誨不異凡俗詐應恃宣讀之勞而抗  
禮萬乘籍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  
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  
斯文復彰其趣安在如以摧道難泐  
佛性可尊況是君論云非神降伯陽  
開万齡之範仲尼敷百王之則至於  
謁拜必遵朝典猶有沙門敢為凌慢  
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  
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  
之變多招无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  
詳覽

主人曰吾所立者内也子所難者外  
也内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  
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諳聞  
而不洽子之所惑吾嘗為辯試舉其  
要惣有七條无德不報一也无善不  
攝二也方便无礙三也寂滅無榮四  
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乱六也因  
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  
之三條引出成或吾聞天不言而四  
時行王不言而萬國治帝有何力民  
無能名成而不居為而不恃斯乃先

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  
預率賔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  
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銜澤  
況復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麀業於  
已徃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恩還思  
厚答方憑万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  
追以善答稱報乃深微以身敬取利  
蓋淺良由僧失軌儀俗減餘慶僧不拜  
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如  
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  
福畀之復責其禮卽令從禮便同其  
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  
弃僧而類民非白非黑无所名也是  
謂第一無德不報法既漸衰人亦稍  
末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  
持忍鎧縱虧戒學尚談智典如塔之  
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  
積猛心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弘願終  
期成覺迫而能趣斯故剔髮之辰天  
魔遙懼染衣之日帝釋遠懼妓女聊  
披无漏遂滿醉人整剪有緣卽結龍  
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怖威靈斯  
在儀服是因幼未受具對揚佛旨小

不可輕光顯僧力波離既度釋子伏  
心及施亦歸匿王屈意乃知若老若  
少可師者法无賤無豪所存者道然  
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  
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實信心平  
等或有值真纔滿四人即成一衆僧  
既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  
遣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  
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號良田之  
家為聖教之宗是謂第二无善不攝若  
論淨名之功早昇雲地卧疾之意本  
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頂  
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隨  
時變其例乃多別有空藏弗恭如  
來无責沙弥志願和上推奉一往直  
觀恙可驚恠再尋釋典莫匪通塗不  
輕大士獨興高跡驚彼上慢之流設  
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既  
非三慧詎是恒式因機作法足為希  
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  
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戒  
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耆幼有序先  
後無雜未以一士別業而令七衆普

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歌而鼓盆身塋瀛而攬土此亦疋夫之節豈槩明王之制乎况復覺典冲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三方便無礙且復周之柱史久率王役魯之司殺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玄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迫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馱斯有為之苦欣彼无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老之儔矣是謂第四寂滅无榮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輦為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衆為神所禮王寧反受於敬上下參差翻違正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令神擁護之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閑呪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本皇王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狀是以道彰緇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故實脩有前聞國主



頗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  
專修信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  
崇佛不以跪親為孝許非不孝之罪  
不以拜君為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  
自殊所薦已別體無混雜制徒於此  
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謹案多羅妙典  
釋迦真說乃去居剎利而稱尊籍般  
若而為護四信不壞十善无虧奉佛  
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降  
赤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  
膺天順民御圖握鏡始開五常之術  
終和八政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  
本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  
慧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  
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  
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無赫便怒及  
出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禮誰敢  
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誠  
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  
略宣吾志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  
大典

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定繫自雖  
庸暗頗亦承覽文惣幽明辯包内外



所謂祭典尚有餘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籍禮官本置奉常專司太祝縱知鬼事終入臣伍真佛已潛聖僧又滅空信冥道全涉幽神季業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閑逸相學剃剪職掌壇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其俗侈纔觸王綱即墜民貫既同典禮諱合稱寶朝敬天子固是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

主人曰客但知其一未曉其二請息攀緣少加聽採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祇忌趣神勝於色普談情道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為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類於一氣微言闕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軋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

至方已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  
成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識全胎藏  
彌亘虛空竟帶熏習漫盈世界去而  
復生如火燄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  
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覲  
其終濁之則為凡澄之則為聖神理  
幽細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  
思議所弗得名相孰能窮真身本无  
遷謝生盲自不瞻覲託想追於舊蹤  
傾心翫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  
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  
雲為內影憑帝威為外力玄風遠及  
至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  
於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  
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  
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  
尊則未叅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  
班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  
職子何錯引由于切言發吾深趣理  
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季暫行此  
抑彼亦乖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  
見其美忽遺同之可恠之極

客曰有言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

退歸

論曰桓庾二君之威權可謂迴天轉日矣而何王執理終竟不屈向使佛敎有妖妄二公不體悟孰能若此逆鱗耶仲尼云歲寒而後知松栢之後凋誠哉遠法師骨梗竿筆望重當年向无雅論理舉曷以傾桓楚之心乎觀其遺之足知若人之命代必死而可作余歸衆為之宋孝武晚年鳳德既衰百姓失望受目下扇動抑高尚之跡激汗設而不行者何豈非悖理而然乎偽夏政虐淫刑愈於商紂皇天降罰不亦宜哉王儉獻謹言於齊君明贍陳切對於隋后竟全方外之節諒道籍人弘者歟琮上人福田論理例宏博恢張教義美矣余綿鏡前哲垂文足為後賢佳的望古追慨因而編錄焉

贊曰

猗歟何君拔萃出群危言輔政克著光勲美哉王今歸心至極不憚威權確乎東直遠公孤潔不濡在涅書論既陳桓楚屈節孝武縱欲赫達肆暴

拒諫淫刑詳諸雅誥王儉獻可齊后  
是思瞻僧切對隋君納之洛濱高士  
飛文擅美見重當今良有以矣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故事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第天張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三

石

弘福寺沙門釋彥恢纂錄

聖朝議不拜篇第二上

議不拜者明沙門不應拜俗也

聖上情敷名教令拜君親慮爽通途  
許開朝議致有謬譎之士人百獻壽  
社稷之臣爭陳顯論焉

勅 今上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

一首

表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

不合拜俗表一首

碻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維州牧

沛王賢論沙門不應拜俗事

碻一首

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門

不合拜俗事碻一首

狀 通簡駐官明沙門不合致拜

狀一首

并碻

議不拜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

博又大夫孔志約等議狀一首

右驍衛 右監門 右奉宸

官府寺 右四司請同司禮議狀

司元大常伯竇德玄少常伯  
張山壽等議狀一首

司戎少常伯護軍鄭欽泰負  
外郎秦懷恪等議狀一首

司刑太常伯城陽縣開國侯  
劉祥道等議狀一首

司宗寺 右一司請同司刑  
議狀

今上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一首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為重愛敬  
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  
理絕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  
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  
迄乎茲辰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遵  
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  
禮弊以名教被茲真俗而瀨鄉之基  
克成天構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  
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官僧  
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  
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  
俗表一首

龍朔二年十月十一日大行皇帝太子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李善上



僧威秀等言伏奉 明詔令僧拜跪  
君父義當依行理无抗 旨但以儒釋  
明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  
蕭蕘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  
之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之心所以  
自古帝王齊遵其度敬其變俗之儀  
全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  
漸多宗正攸遠時時閒發自漢及隋  
行人重阻靈岫之風猶鬱仙苑之化  
尚踈未若

皇運肇興隄封海外五竺與五嶽同  
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白玉華之命載隆  
輶軒之塗接軫莫不欽斯聖迹興樹  
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絕今若  
返拜 君父乖異群經便發驚俗之  
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初冲庾冰  
矯詔桓楚飾詐王謚抗言及宋武晚  
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還停息良  
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  
日流言終經顯議况乃夏勃勃拜納  
上天之怒魏肅行誅肆下厲之責斯  
途久列脩塞見聞僧等奉佩悼惶投  
鹿失厝恐絲綸一發萬國通行必使

環海望風方弘失禮之譽悠哉後代  
或接効尤之傳伏惟 陛下中興三  
寶慈攝四生親承付囑之旨用勵學  
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固絕跪拜之  
容外奉 明詔令從儒禮之敬俯仰  
惟各慙懼實深如不陳請有乖臣子  
之喻或掩佛化便陷悃君之罪謹列  
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  
天慈賜垂照覽則朝議斯穆終遵途  
於晉臣委略常談畢歸度於齊后塵  
黷 威嚴惟深戰戰謹言

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  
表上請左右相云 勅令詳議拜不  
未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  
西明相與謀議共陳感狀聞諸寮案云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論  
沙門不應拜俗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自金河徙轍王閑揚化  
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  
歸向知津故得列剎相望仁祠基布  
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  
清信之士林蔭高尚之賓雲結是使

教分三法垂萬載之羽儀位開四部  
布五乘之清範頃以法海宏曠類聚  
難分過犯滋彰冒塵 御覽下非常  
之 詔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踈  
朝議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良由  
行缺光時遂令上霑憂被且自法教  
東漸亟涉宏隆三被屏除五遭拜伏  
俱非休明之代並是暴虐之君故使  
布令非經國之謨乖常致良史之誚  
事理難返還襲舊津伏惟 大王統  
維京甸攝御機衡道俗來蘇繁務攸  
靜今法門擁閉聲教莫傳據此靜障  
拔難之秋拯溺扶危之日僧等叫闥  
難及徒鶴望於九重天陛罕登終拙  
遑於百慮所以干冒陳款披露異得  
俯被鴻私載垂提洽是則遵崇付囑  
清風被於九垓正像更興景福光於  
四海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啓聞塵擾  
之深惟知慙惕謹啓 四月二十五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

請論沙門不合拜俗啓一首

夫人帝后之  
母也敬崇王

化大建福門造像書經架案相續八出  
宮禁等問其知僧等詣明致書云爾

僧道宣等啓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

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  
百王承至道之化万載扇惟聖之風  
故得環海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  
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犯  
遂有梯稗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  
之徵脩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人在  
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  
金石沿素表真像之容法衣剔駁擬  
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報果兩分背此  
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偽生熟難  
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  
如海之无窮律制刳利若涯之有  
際宗途既列名教是依設出俗之威  
儀登趣真之圓德固使天龍致敬幽  
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時  
經濁染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叨  
倖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翳  
於憲章上聞 御覽布 君親之拜  
乃迴 天睠垂朝議之 勅僧等內  
省慙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  
厝仰惟佛教通囑四部幽明敢懷竊  
議 夫人當斯遺寄况復體茲正善  
崇建為心垂範 宮闈成明道俗今

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諮陳希垂  
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  
歸弘護斯在輕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啓

四月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  
諸宰輔等狀一首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  
山川移城邑千變万化不可窮極穆  
王敬之若神重之若聖此則佛化之  
初及也

朱士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  
域沙門十八人來化始皇始皇弗從  
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人破獄出之始  
皇稽首謝焉

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關西域獲金人  
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為大神  
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大夏尋之云  
有身毒國即天竺也彼謂浮屠即佛  
陀也此初知佛名相也

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  
往見有佛經此則周秦已行始皇焚  
之不盡也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  
月氏國因誦浮屠經還于時漢境稍



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隱重此中興也

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三寶東傳洛陽畫釋迦立像是佛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竺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洛城西門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漸深不聞拜毀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為建初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屏諸臣諫之乃止呂僧而受五戒

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無聞信毀

晉司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後庾冰輔政帝在幼冲為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令何充尚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返三議當時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書令



拜尚書令桓譙中書王謚等抗諫曰

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

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國之

君莫不降禮

如有王等禮比五事

良以道在則貴

不以人為輕重

如魏文之載于水漢光之過子陵等

尋大法

東流為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

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

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玄又

致書廬山遠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

三大遠答以方外之儀不矧諸華之

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

由息及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

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太明六

年暫制拜君尋依先政

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

盡一信重逾深

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

佛法大行脩見魏牧良史唯大武真

君七年聽讒滅法經於五載感厲而

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自晉失御中

原江表稱帝國分十六

謂五胡四燕二秦二趙一蜀是也

斯諸偽政信法不虧唯赫連弗弗據

有夏州兇暴无狀以煞為樂佩像背

上令僧禮之後為震死尋為北代所吞妻子形刻具如蕭子顯齊書

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為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心惑名為內教老非教主易譙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政移

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海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錄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剝削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依舊轍良以三寶為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之位雖信毀交質殃咎推移斯自人有宸隆據道曾無興廢所以十餘大聖出賢劫之大期壽六万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

尊者作化於三洲九億應供護持於  
四部據斯以述曆數未終焉得情斷  
同符儒典且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  
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  
屈之人况弃俗從道而更責同臣妾  
之禮又吳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  
主莫不祭饗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  
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伏其容  
莫不拜伏於僧者也故得冥祐顯徵  
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老氏  
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  
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  
雲達形命如陽燄是故跣為出家人  
也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无露  
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  
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

今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敬俗者

梵網經下卷云出家法不禮拜國王  
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

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  
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  
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

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

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  
今可禮優波難等諸比丘王聞佛教  
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  
次第而禮

薩遮尸軋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  
及大乘法毀世留難者犯根本罪僧今

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害佛教今乃全違  
佛教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也

又謗无

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住  
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  
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无間苦以王  
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  
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  
護其國大臣輔相諍覓相害四方賊  
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  
亡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訴  
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為救此苦不  
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僧道宣等白朝宰群公伏見 詔書  
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  
測夫以出家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  
科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抗而謁文  
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  
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乘閑

放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五衆陳誠載感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 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宋脩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為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拙遑因知投庇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敬白

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寮九品以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搃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申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義謂諸沙門曰 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群議紛紜不能盡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勅令拜 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禮既日職司可先建



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  
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今主事大讀  
訖遂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機崔餘  
慶日勅令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  
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  
文抑揚駁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  
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陳蕙拜之狀  
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合三十二首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又大夫  
孔志約等議狀一首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  
為師尚有不臣之義况佛之垂法事  
起俗表剔髮同於毀傷擁錫異乎簪  
紉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  
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  
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為孔拜處俗  
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  
福而屈其身再三研覈謂乖通理又  
道之為教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  
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  
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无點彝章  
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敬用



軫宸衷道法難虧還畱 睿想既奉  
詢蒞之詔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愜允  
追深戰惕謹議

司元太常伯竇德玄少常伯張仙壽  
等議狀一首

肖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  
材元后標則天之貴至於擎跪曲拳  
之禮陶化之侶同遵服勤就養之方  
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理絕名言  
而老釋二門出塵遺俗虛无一言離  
有會空瑞見毗耶闡慈悲之得氣浮  
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鴈之間養生  
在慮罷色聲之相寂滅為心執禮蹈  
儀者靡窮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酌  
其波濶理存太極之先事出生靈之  
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變  
其禮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沿革  
乘而斯道无墜泊哀經雙樹慟結三  
彌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  
當輔成舊教豈應裁制新儀誠且屈  
宸衷之嚴申方外之旨委尊親之重  
縱環中之遊愚管斟量尊故為允謹議  
司戎少常伯護軍鄭欽泰員外郎秦

懷恪等議狀一首

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凝二字為經  
百代攸緬是以白毫著相闡一乘於  
万劫紫氣浮影混万殊於一致爰有  
儒津復軌殊軼秀天地陰陽之稟禮  
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矩跡  
端形則教先於闕里齋心力行修來  
悔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為內防雅有  
制於魏闕儒為外檢不能括其靈臺  
別有玄宗素範振蕩風物翺鵬逸鷁  
促椿遼菌无為無事何得何失然則  
道佛二教俱為三寶佛以佛法僧為  
盲道以道經師為義豈直攝生有託  
陶性通資信亦為政是基禪聲濃化  
而比丘未喻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  
逸以矜傲為誇誕處疋夫之賤直形  
骸於万乘忘子育之恩不降屈於三  
大固君父所宜革乃臣子所知非遂  
降綸璽是改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  
改轍而稽古愛道參酌群情懷響者  
谷不銷聲撫塵者山无隔細必脩輿  
人之頌以貢蒲莢之說何則柱史西  
浮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

歷變市朝而事无損益唯庾冰責沙  
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禮幸有何充  
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  
是以大易經綸三聖蠱象不事王侯  
大禮充仞兩儀儒行不臣天子亦有  
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冑  
豈曰觸鱗故人不為嬰網惟舊詎先  
師道法侶何後我照上則九天真皇  
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  
或順風而禮謁或御氣而遊處一以  
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豈无其  
人哉五刑之設閔三木者不拜豈五  
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  
肅德之誠足容養然則舍識之類懷  
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  
王者莫不竭力而遵孝彼則不敬其  
親雖約弛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  
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寘於巨責  
者豈不以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  
禮教正乖蓮華非結綬之色貝葉異  
削珪之官人以束髮為華飾釋則落而  
而不帶人以束髮為華飾釋則落而  
不容去國不為不忠出家不為不孝

出塵滓割愛於君親奪嗜欲弃权於  
妻子理萬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  
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  
厚於天地物則不荅君親之恩事絕  
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萬分之一者  
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無輸報一  
念必以人王為願首四諦則於父母  
為弘益方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  
屈膝為盡忠色養為純孝而已矣必  
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禮  
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婚姻  
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以  
袈裟為朝服稱貧道而趨拜儀範兩  
失名稱兼舛深恐一跪之益不加萬  
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之墜則  
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无父事三老  
無兄事五經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  
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數則卑其  
道數而可卑道則太缺矣豈若存敬  
於已存道於物敬存則已適道在則  
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於物所以  
尊於已也况復形猶身也道若影焉  
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



揚則響應道崇則身寵身替則道息  
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豈  
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又彼  
守一居道不雜塵俗若可拜之是謂  
俗道而可俗俗又參道則一當有二  
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道俗之常域  
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祇律敬袈裟  
如敬佛塔謂袈裟為福田衣衣名銷  
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  
伏魔軍亦喻蓮花不染泥滓亦為諸  
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為義其至矣  
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  
更貶福田甚用危疑終迷去取解服  
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  
則緇衣異朝宗之典故禪幽舍衛之  
境步屏高門之地理絕朝請事乖榮  
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  
請而卑之復何為者廬山為道德所  
居不在搜簡之例甘棠為聽訟所息  
式致勿翦之恩山與樹之无心且以  
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山豈崇道而  
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道亦須人而  
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

之輩焉復可卑其禮若謂兩為欺詭則可一而寢之寢之之道則芟薙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為濃助則亘崇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為真儀不以金翠而增肅假以菊狗而尊像不以菊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道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橫服於已資法服而為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為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革千門或爽通有護法之資塞有墜法之慮與其墜之曷若護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萬國歸依者居蒂芬於其間哉語曰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精詣而為利矣泊乎日光上照皇運攸宗海接天潢枝連寶構藉无上之道闡无疆之業別氏他族敬猶崇往神基靈冰道豈撫今此為甚不可一也月氏東國寶祚斯俟定水玄波法雲彩潤高



解脫之慶演常住之福王前帝昔尚  
或攸遵主聖臣忠胡寧此變臣愚十  
慮万不一得僅緣斯創造无益將來  
於恒河沙劫有毫釐之累雖率土碎  
首群生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獨不  
忠之罪此為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  
汲其事區區其誠搔首捫心墮肝瀝  
膽伏願 聖朝重興至教恒春奈苑  
永轉法輪心歡釁其人百祚遠光於  
帝万則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惟  
詔旨徵婉義難適莫天情畫一則可  
使由之 睿想傍求則誰不竭慮臣  
以庸昧何足寓言以兩教為无則崇  
於聖運 聖而崇之則非无矣以兩  
教為有則筆削 明時時而削之恐  
非有矣斯所以歧路徘徊兩端交戰  
道宜存跡理未慙心管豈窺天蛙焉  
測海理絕庶幾之外事超智識之表  
自懷鉛閤筆扣寂銷聲而欲鳥處程  
言竿中竊吹將靜聽而齊俗與瞽視  
而均變雖有聲於心靈終不詣於聞  
見也直以八風迴扇万籟咸貢其音  
兩曜昇暉千形不羣其影茲焉企景

是庶轉規就日心葵輸消驛露而覲  
顏漿夏履薄冰春兢惕已甚赦畏交  
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城陽縣開國侯劉祥道  
等議狀一首

竊以朝庭之叙肅敬為先生育之恩  
色養為重釋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禮  
於帝王受敬於父母而優容自昔迄  
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剔  
髮有異於冠冕袈裟无取於章服出  
家之人敬法捨俗豈拘朝庭之禮至於  
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其事不屈  
王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  
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望准前章  
無違舊貫謹議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三 議不拜上

乙巳藏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四

右

弘福寺沙門釋彥棕纂錄

聖朝議不拜篇第二下

議

中御府少監護軍高藥尚等  
議狀一首

內侍監給事王泉博士胡玄  
亮等議狀一首

奉常寺丞劉慶道主簿郝處  
傑等議狀一首

詳刑寺承王千石張道遜等  
議狀一首

司稼寺卿梁孝仁太倉署令  
趙行本等議狀一首

外府寺卿韋思齊主簿賈舉  
等議狀一首

繕工監大監劉審禮監作上  
官突厥等議狀一首

司成館大司成令狐德棻等  
議狀一首

司成守宣業范義頤等議狀  
一首

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等議狀

一首

右衛長史崔修業等議狀一首

左驍衛長史王玄策騎曹蕭

灌等議狀一首

右武衛長史孝昌縣公徐慶

等議狀一首

右威衛將軍李晦等議狀一首

左戎衛大將軍懷寧縣公杜

君綽等議狀一首

左金吾衛將軍上柱國開國

侯權善才等議狀一首

右奉宸衛將軍辛弘亮等議

狀一首

右春坊主事謝壽等議狀一首

馭僕寺大夫王思泰丞牛玄

璋等議狀一首

萬年縣令源誠心等議狀一首

長安縣丞王方則崔道默等

議狀一首

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文學

陳至德等議狀一首

周王府長史源直心參軍元

思敬等議狀一首

中御府少監高藥尚等議狀一首  
法本冲寂非有名言至道希夷故无  
聲教三千大千之境小智未能揆其  
原恍兮惚兮之中巨賢无以究其理  
但擇老二氏挺大聖之姿慧光塵外  
超然物表短三衣之拂石促四海之  
傾毛談寂滅之宗說有无之教門開  
方便演十二之因緣導誘多途述五  
十之廣說敬順則逍遙六度忽怠則  
苦海長流故去騷騷而就素門釋素  
衣而紐緇服冀登彼岸出此愛津父  
母貴其容王侯重其戒此即君親道  
隔去俗絕塵三百之禮不拘五侯之  
位无羨未可敦茲俗訓勵以風儀拜  
首私庭稽顙公室請循舊貫於愚為  
允謹議

內侍監給事王泉博士胡玄亮等議  
狀一首

竊以耆山闡化泛幽津而鼓楫碧落  
垂訓趣真境而揚言德摠四天挺教  
殊乎俗檢義均一指資敬異乎常倫  
故致禮堅林至理與恒情別統屈身  
河上玄功共即事已乖是知緇服黃

冠非闕庭之飾禪林洞府豈臣子之榮至於功深利益道脩弘誘列三乘之旨則理極四生示五千之文則言包万象執慧刀而割煩惱弃有欲而習无為存歿仰其舟航動植資其含養性相非研機所盡希夷豈探蹟所窮况乃轉法輪以翼帝功則功濟塵劫浮真氣而基聖道則道冠混无蕩乎大乎固无得而稱矣今欲將同名教令依俗禮綸言既降誰不日宜竊恐高尚之風因斯遂徃玄妙之理流宕忘歸伏惟 陛下愛敬隆於百王德教敷於四海凝神體物弘道為心何必約此二門混同真俗之路限茲兩教乱彼默語之途戒律既異於恒科跪拜豈通於常禮因循之跡請依恒軌謹議

狀一首

夫孝養所以事親駿膺為立孝之始敬忠所以奉上跪拜申資敬之容此固仰究天經俯窮人理至夫真如寂滅言行俱盡玄妙希夷冥冥難測



墜下恢弘正道闡闢妙門興彼法徒  
膺茲冥祐然而教非域中之政形乃  
方外之儀衣異國容身無首飾何以  
參摺紳於下拜廁笄紵而長跪愚謂  
紹法象賢可以朝不屈節毀形自絕  
可以家無隆禮且同巢許之流有益  
勳華之盛付囑之託因循為善既奉  
明勅敢陳正議謹議

詳刑寺丞王千石司直張道遜等議  
狀一首

竊惟君臣契重忠孝之義本隆父子  
恩深愛敬之情攸切存日用之理荷  
生成之大受其蔭者豈有忘其德殫  
其惠者寧有闕其禮斯固在三隆訓  
畫一垂範乃理叶 神衷義符

聖詔然而域內之法與老釋殊制方  
外之軌共堯孔異轍筌蹄不能喻性  
相兩亡小大所不拘天地齊一不以  
色養為孝不以棄親為疑神道經久  
此而莫上尋其要旨亦有助化故詭  
服无黠彝章毀形不傷教義超尔出塵  
之表分然不羈之賓冲而无替疑尔  
圓湛雖因果難了至理官冥若存若

士因循自昔往者釋遠著論晉庾亮  
談興其慢也寧崇其敬今若尊其道  
而毀其法要其福而屈其身是使鳴  
錫趨劍珮之容捧鑪端簪笏之禮緇  
素並列敬施雙行斯則袈裟恒金翅  
之威鉢盂慙呪龍之術其為教也安  
所施乎遜等預忝藹蕘言非可擇輒  
申愚管伏深戰懼謹議

司稼寺卿梁孝仁等議狀一首

佛道之興其來尚矣自白光東照紫  
氣西浮莫不遵彼五千崇茲二教无  
為寂滅同樹勝因而僧尼道士女官  
趨承訓典其為教也裨濟實多歷覽  
前修非无去取所以同遵不拜良或  
可觀至如道之為宗 皇基由漸尊  
嚴之切有異恒倫豈可改作別儀俯  
隨常俗因循不拜理謂為允謹議  
外府寺卿韋思齊主簿賈舉等議狀  
一首

竊以臣子跪拜固是常規爰在禮經兼  
有權制母拜其子以禮成人不臣其  
君以尊道德況方外之教為善不同道  
有凌虛佛无生滅修心練行因果是

憑名曰出家明超俗表咸言勝業歷  
代俱尊盛立道場皆求常樂獻君親  
以廣福濟含識於冥塗久大而論高  
於俗教若同儒例還入俗流不尚學  
徒无由顯道賴有崇護道獲常存不  
拜之儀以彰深護尊道之本取益為  
宗今據經文云拜非利人益國實所  
宜言非益之文何容敢進循法仍舊  
無關彝章體妙窮深非下能及幸霑  
菊議敢竭愚誠懼不合宜追深戰灼  
謹議

繕工監大監劉審禮監作上官突厥  
等議狀一首

僧 臣

一竊見王者尊敬神祇神祇之類尊  
佛弟子是以明其遠敬尊其所尊  
抑從拜禮愚謂未可

一比見官人承 詔不拜王師非是  
師賤下人乃以敬其王教出家僧衆  
染衣除髮異俗標形承佛綸言為  
國崇福君父致敬不禮其身僧為  
法衣不拜君父

一竊見神象所立因人作形形已作

成人還返敬豈以因人所立則不致  
尊若不致尊立之何用佛以遺教  
付囑國王王之所立王還尊敬如  
王不敬立之何益

道士 女道士

竊見承先代之後者立居百王之上  
道士等身披老君之法服口傳老君  
之法言同俗致拜恐乖其禮謹議  
司成館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老二教慈敬弘深有國因循  
遂開崇尚既久其法須從其道竊謂  
拜伏理恐未通何者削髮異冠帶之  
儀持鉢豈俎豆之禮申恩方祈定慧  
無勞拜跪嚴親報德有翼真如何必  
屈賈慈后山林既往非復廊廟之賓  
朝野裁殊理宜高尚其事今使責以  
名教有虧其旨臣等愚暗請從不拜  
為宜謹議

司成館守宣業苑義額等議狀一首  
臣聞至道冲虛般若玄寂在人則人  
尊在處則處貴故河上仙老降劉后  
之高鷄岫名僧屈輪王之重是知斯  
風久扇千載同遵謹案梵網等經出

家人法不向國王父母禮拜至如傳  
儒業者尚與君王分庭抗礼孫為祖  
尸嬖胤冠祚父母猶拜其子為傳重  
也當今聖主法唐虞之捐讓任巢許  
之不臣起漢帝之寬仁縱四皓於方  
外豈况受付弘宣闡揚玄教既許出  
家理宜隔俗忽遣朝拜誠所驚疑用  
人廢法愚謂未可且禮云介者不拜  
為其失容節也去俗之人身被忍鎧  
今同俗跪翻貶朝儀忝職上庠謬參  
賢館沐 恩既重敢罄謏聞謹議  
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等議狀一首  
竊以老氏玄奧發揮衆妙之門釋教  
疑寂蕭灑出塵之境自夫金容東度  
真氣西遊挹道希風綿區浹域 聖  
朝撫運茲道彌隆仁祠法宇麗充都  
邑寶幢金剎彩綯路衢凡此憑奉庶  
為資益兼存其教竊謂可通謹議  
右衛長史崔修業等議狀一首  
李釋二教旨趣幽深理絕名言功超  
意表道以清淨為主佛以極物為宗  
然舍生者以為津梁有形者將為彼  
岸故河上屈文帝之貴驚嶺感明皇



之尊自茲以降其道彌廣止如柱下  
妙理迦衛神蹤仰其道者莫識於指  
歸挹其波者无詳於終始方審駕鶴  
遊五嶺分形遍三千直是託迹應身  
方便誘接但憑其化者俱希輕舉之  
功資其業者亦救濟於塵劫是故黃  
冠既變緇服纔霑人主不屈而臣父  
母不子而畜此乃尊於佛道非是虧  
於禮儀拜揖者何損於身但恐虧於  
聖教必也形神雙遣拜揖兩忘均然  
同彼天真无煩貌屈既未窮於性相  
便是若存若亡理湏成此勝因遂其  
高尚况今 聖上欽明孝臨天下尤  
遵二教資助福田所以道士道人許  
其不拜且遣拜甚易不拜甚難足使襄  
野幼童不獨善於軒帝河上老叟无  
專美於漢皇千慮一得不拜為允謹議  
右驍衛長史王玄策駙曹蕭灌等議  
狀一首

自佛教之興始於天竺臣經三使頗  
有見聞臣聞輸頭檀王是佛之父摩  
訶摩耶是佛之母僧優波離者本王  
家僕隸王親遍禮敬同於佛臣又見



彼國僧尼法不拜諸天神祠亦不拜  
君王父母君王父母皆禮僧尼及諸  
道衆臣經難彼僧曰此之僕隸始慈  
髮披緇殊无所識即令君父致敬大  
不近人情僧對曰雖初剃髮形已同  
佛復能震動魔宮雖曰无知豈不如  
涅槃木涅槃木一立為主像縱博通貴勝  
得不致敬僧不拜俗亦已明矣  
一臣又親難彼僧曰維摩經比丘亦禮  
維摩詰足法華經僧行普敬此二經  
文拜俗明矣何因比丘得不拜尊者  
僧曰佛制律經乃是僧尼常軌其維  
摩經比丘荷法躡行曲禮法花經大  
士一時別行何得以權時別行乱茲  
恒典臣深然之臣聞妻死鼓盆環屍  
而歌此亦一時別行豈得預於喪服  
之制

一臣於天竺經禮天像彼王乃笑而  
問曰使等並是優婆塞何因禮天臣  
問所由荅曰此優婆塞法不禮天昔  
迦膩色迦王受佛五戒亦禮天像像  
皆倒地後至日天祠事天者恐王至  
禮天像倒遂將佛像密置天頂王三

禮不倒王恠令檢於天冠內得一佛像王甚大喜歎佛神德嘉其智慧大賞封邑至今見在又云有外道受佛五戒但供養天祠而不頂禮王責不禮之罪白王曰小子豈敢辭禮禮恐損天王曰天損不關你事彼即禮拜天像遂碎五戒優婆塞尚不得禮天況具戒僧且而今拜俗

臣玄榮言臣聞百王布軌但禮制於橐中大覺垂教乃津梁於域外莫不資真人以易俗賴高僧而移風遂得謐四海之波濤脫三界之塵累故漢帝不屈於河上輪王遍禮於沙彌此則道俗殊塗豈得內外同貫教許黃冠之輦遊一道於橐中緇衣之徒駕五乘於方外因循既久助化益深草偃風行其來尚矣臣聞聖人無常師以主善者為師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地處曩昔敬信歸依今議令拜君父寔乖主善百姓之心况袈裟異華俗之服翫削非章甫之儀崇之則福生卑之則罪積共知拜君无益於國拜父不利於親臣如寢默不言

議狀一首

竊以至道冲虛釋教凝寂津梁庶品  
道引群生銷鄙行於未萌發慈心於  
已悟然而後身濟物雖假於名言勸  
善懲非无資於賞罰信乃善開方便  
冥助政道伏惟 皇帝陛下德合軋  
坤 恩霑動植含靈稟氣俱荷曲成  
僧尼之屬誠宜拜跪但不拜君父著  
在經文臣以為道或可存則言不可  
廢且君父尊極事絕擬倫在於臣子  
敬非緣拜既殊道俗无嫌傲誕以臣  
愚見不拜為宜謹議

左金吾衛將軍上柱國開國侯權善  
才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道二門津流自遠求諸典實  
崇敬斯弘至若 皇繫所宗寔光華  
於万祀漢室惟盛亦紛郁於千載且  
君親在三儒有不臣之禮玄寂居二  
制无捐拜之儀義不師古請循惟舊  
謹議

右奉宸將軍辛弘亮等議狀一首  
釋老二門教周四海源流自久弘益  
已深敢申愚見仍舊為允謹議

右春坊主事謝壽等議狀一首

一勅去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為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者此實先王之要道也今諸申其理竊尋教有外教內教之別人有在家出家之異在家則依乎外教服先王之法服順先王之法言上有敬親事君之禮下有妻子官榮之戀此則恭孝之躋理叶儒津出家則依乎內教服諸佛之法服行諸佛之法行上捨君親愛敬之重下割妻子官榮之戀以禮誦之善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既許不以毀形易服為過豈宜責以敬親事君之禮異乎孔老之教所以理絕常境不抑其拜禮无損於國也一勅去宋朝整革此風少選還依舊貫者自佛法東流六百餘載帝代相次向有百王莫不敬崇佛法樹福僧田者故以染衣剃髮同諸佛之容儀割親辭榮異衆人之愛戀天龍敬重號為福田故佛告憍曇弥莫供養我當供養僧此則大聖誠言理不可弃如其佛語可弃請捨除廢豈容存之

欲求其福辱之而責其拜禮也伏惟  
太宗文皇帝聖智則无所不達

神威則无所不伏于時僧衆豈不易  
令跪拜故以佛法可敬長其容善又  
恥好異乱常之迹故不為也但願近  
依先朝 聖化之道遠弃晉宋邊鄙  
之法則万古不恠道俗心安矣

一勅去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  
宣禮者比見普天之下俱行孝道親  
在則盡心色養親歿則追思遺迹者  
皆稟 陛下至孝之道也今忽改弃  
先 朝正淳之軌遠慕晉宋矯異之  
風今僧等雖復暗昧竊為 陛下不  
取也伏願追思先迹還依貞觀之法  
此則至孝之道不化而自行矣

一勅去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  
由諒歸斯矣者竊尋付囑之意恐不  
如此何者佛以像法末年淳心漸薄  
邪見增長正法衰替四部之衆无力  
弘宣是以付囑國王令王擁護如其  
王者不護法當衰沒自壞豈勞付囑  
令王毀壞今僧徒雖復凡鄙而容儀  
似佛使之跪拜還如佛拜一至於此



則存之无益且夫去好異順大同者  
君子之道也故先朝云以人從欲乱  
於大道君子所恥此風未遠伏願依  
行人或問曰經中既說新學比丘禮  
維摩詰足不輕菩薩亦致敬於慢衆  
况今聖主示為白衣神德則不謝  
於維摩立行則不同於慢衆今使僧  
拜正合其宜更有何辭敢不從順答  
不可以一人別行而乱於大教若以  
比丘頂禮於居士則令五衆設拜於  
君親俗人有居母喪而不哀豈使天  
下喪親而不哭至如莊周對婦屍而  
歌樂知存歿如四時孟孫居母喪而  
不感達死生乎一貫此皆體道勝軌  
何不令天下俱行若以體道之情不  
可施於國法者彼亦證理之行豈得  
施於大化之議風也

夫議者蓋欲取其大理以成畫一之  
法三教之法即國王法其法既成終  
天不易若不行用則須除廢若行用  
之必須述其教跡昔聞帝王禮佛未  
見佛禮帝王所以帝王敬法服者以  
先聖國王受佛付囑歷代傳承佛教



故也父母敬其袈裟不可屈其佛衣  
招父母之過自古帝王度人出家去  
其鬚髮與其佛衣不拘常俗令作導  
師敷演法教而作福田若令其禮拜  
則屈其尊服付囑之義安在今欲改  
變忍昧理之流心有疑惑因生其過  
辟由敬沮龕木像以其圖寫佛容若不  
觀相欽承沮木一何可貴沮木尚假  
佛儀僧居還託法服无假無託豐伐  
誰代如愚所見望請循舊不拜為定  
謹議

馭僕寺大夫王思泰承牛玄璋等議  
狀一首

竊以瀨鄉垂範實東國之至人祇園  
演法乃西方之上聖皆能割慈忍愛  
絕塵離俗禮者忠信之薄超道德而  
上馳色為真相之空遺形骸而幽蹟  
故前王待之方外後帝許以不臣習  
見生常其來自久頓為改創恐求聽  
矚且復緇衣非揖拜之徒黃冠異折  
旋之侶縱使人非精感不能式景玄  
風本立道生庶以漸持真教若浮沉  
類俗俯仰隨時恐就鷲嶺之業將虧茨

山之風行替變道從儒未見其可因  
循勿改竊用為宜謹議

萬年縣令源誠心等議狀一首

竊以老釋之教雖曰冲玄君父之尊  
終資嚴敬况所行化不出稟中義屬  
在三須遵孔禮但為髮落不可加冠  
法衣不可加帶无冠無帶拜伏失儀  
如愚管窺依舊為允謹議

長安縣尉崔道默等議狀一首

竊惟在三之禮因極於君親不二之  
門獨遺於資事豈不以真俗兩隔孔  
釋雙分臨之寵辱既不驚受之髮膚  
則已毀玄冕與緇裳詭飾振錫與鏘  
金殊義足使弱喪知歸行迷識反今  
若降其塵外之迹嬰其俗中之事一  
乘素典三歸弛法尚其道而黷其儀  
挹其流而汨其本義非稽古宋不足  
徵求之愚衷有所未愜且道之為道  
玄之又玄衆妙所歸盛

聖辭屬八閔之業可大而不可小居  
河之訓可尊而不可卑隆經 睿想  
方初損益冒進葛詞伏增戰汗謹議  
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文學陳至德

等議狀一首

臣聞三教同歸漸頓雖別俱為助化  
咸稱勸善宣尼作訓不拘方外之流  
大師垂範全舍寰中之累虛室生白  
一粒餘資並駕康衢唯道是務自玄  
風載偃法雲収族黃冠緇服心跡不  
俱 皇上愍其忘反式令僉議但絕  
亂競頂形之重也擎跪拜伏禮之末  
也今若捨其重而撿其末申其道而  
屈其人恐習俗生常頓改非易伏望  
嚴告有司詳加誘進如更因心靡厝  
方可寘之刑禮輕陳鞠管伏深戰懼  
謹議

周王府長史源直心叅軍元思敬等  
議狀一首

釋言希微理暢有形之表玄宗因象  
義軼无名之外括三才而體要包萬  
類而窮神真氣麗關佇猶龍之西舉  
法雲彩野馴巨象之東歸玉洞仙經  
冲玄羽化金容懿範演聖龍宮至道  
難名神功不揣爰自周漢咸著丹青  
典午當塗因循不替是知趣玄門者  
千古崇釋典者百王剪髮緇裳忽輕

肥之美變冠黃服裁簪紱之常莫不  
志越寰中心遊方外去捐讓之節就  
戒律之儀施禮樂之規遊虛白之室  
是以如來秘說絕敬君親綿古洎今  
無朽茲教教如可廢法亦可刊教捨  
法存法將安措且甲士不拜豈伍卒  
之自尊天顏咫尺非一介之去貴並  
以銜威稟命所以禮弃謙恭況乎延  
恩煙霞解塵俗於羈網警情法界釋  
怨會於樊籠而使降出俗之容展入  
家之禮考古恐乖通理論今懼爽彝  
章議建菊微敢申管見瞻對踈謬悚  
懼交懷謹議

論曰玄教廢興理鍾期運而盛衰之  
寄抑亦人謀 皇上御辯乘時允膺  
付託所以 降非常之 詔勵釋侶  
於 明時者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  
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  
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余聞其語矣今見其人焉觀秀上肆  
力釋君昌言 帝闕詞志款款勤則  
勤矣而宣公之啓狀詳切該博吾元  
間然方今以大法為已任思正其傾

危能負重道遠者此其人也。以  
玄顏而不扶危而不持則斯言用彼  
相矣。若此真可謂至覺元首良哉朕  
肱中壹周府等議雖文質有垂而咸  
得事要然極細經典疇咨故實理例  
鋒穎詞韻膏腴則司戎之稱鴻臚麗  
藻矣。若標以顯議約以正詞其文辯  
潔其事明覈則左驍衛舉其經領矣。  
將來達鑒斯焉取斯。

贊曰正法既隱象季斯微不有明  
喆慧曰誰暉獻可替否飛英萃實詳  
諸昔賢驗乎茲日卓卓英秀是振隤  
經審審宜公圯運斯匡衆議說說宏  
謨誇誇蘭菊殊美絲桐間作秦君鴻  
筆王生顯議文質殊途忠貞齊懿惟  
茲盛德謀无不咸一時風素千載  
流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五

右

聖朝議拜篇第三上

弘福寺沙門釋彥悰纂錄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  
寓尚開信毀之源豈惟像末不流弘  
約之議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  
穢玄猷頗聞朝聽致使拘文之士廢  
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日通方之巨唱  
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  
佛君子或能詳覽

議兼拜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

沈玄明等議狀一首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  
狀一首

長安縣令張松壽等議狀  
一首

議今拜

中臺司列少常伯楊思玄  
司績大夫楊守拙等議狀  
一首

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  
狀一首

蘭臺秘閣局郎中李淳風



等議狀一首

太常寺博士呂才等議狀一首

司宰寺丞豆盧暕等議狀一首

司衛寺卿楊思儉等議狀一首

司馭寺丞韓處玄等議狀一首

詳刑寺少卿元大士等議狀一首

同文寺丞謝祐等議狀一首

內府監丞柳元貞等議狀一首

司津監李仁方等議狀一首

右武衛兵曹參軍趙崇素等議狀一首

右戎衛長史李義範等議狀一首

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

長史劉文琮等議狀一首

右監門衛中郎將熊玄逸

等議狀一首

端尹府端尹李寬等議狀  
一首

左春坊中護賀蘭敏之贊  
善勸令節等議狀一首

右春坊中護郝處俊贊善  
楊思正等議狀一首

司更寺丞張約等議狀一首  
左典戎衛倉曹王九思等議

狀一首

右典戎衛將軍斛斯敬則  
等議狀一首

左司禦衛長史馬大師等  
議狀一首

右司禦衛長史崔崇業等  
議狀一首

左清道衛長史蔣真曹等  
議狀一首

左崇掖衛長史竇尚義等議  
狀一首

右崇掖衛長史李行敏等  
議狀一首

左奉裕衛長史仁神靜等  
議狀一首

右奉裕衛率辜懷敬等議  
狀一首

雍州司功劉仁歡等議狀  
一首

議沙門兼拜狀合三首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  
議狀一首

竊以紫氣騰真玄牝之風西被白虹  
沉化涅槃之蘊東流鸞羽驤霞影玉  
京而凝衆妙津慈照寂啓金園而融  
至道義冠空有理洞希夷祛濟塵蒙  
熏滌因累神道禪教茲焉有徵坦躅  
業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

彈曰守法  
高尚稱爲

流弊遠經禘俗謂之懲  
革即事不可其如理何

原夫在三之敬六

位峻尊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旌因  
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教形於焉禮  
穆寔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法  
為師帝以天為則域中有四大王者  
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天法固乃同  
貫身為法器法惟道本黃冠慕道緇  
裳奉佛致敬君父眇契玄波

彈曰佛法  
乃案外之

夫戒錄纔高猶盡肅於膜拜况乎貴賤

懸邈頻遺恭於屈膝彈曰王鑑去沙門所以上下相敬而執禮

宸居者良以宗教既同則是初成序津會必有開則義无降屈誠或是言可為龜鏡矣

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疎齊寵

辱惠我不為是損已詎稱非自當泯若

無情湛然恒寂安假仰迦維而頻賴

覲天尊而雅拜塵容不異俗致敬未

乖真彈曰沙門落絲披細道俗懸隔拜禮佛

此乃指南為且北又曰成玄陽緒訓於和光不輕演

教於常禮妙叶謙尊之德遠符隣照

之規彈曰倘陽誕自姬周身充柱史為官則王朝

宜矣至若不輕之禮四眾乃據理以行之理則无簡

於慈親通貴戚而便禮初乃約其尊極不制禮於卑

微淫唱兩殊又三極之中師居其末末猶

裝敬本何疑哉彈曰釋來所以師資相證正

末而言何孟若以袈裟異乎龍黼黻中

殊於鷩弁服既戎矣拜何必華各

循其本無爽彝式其有素履貞聰

清規振俗神化彤響戒行精勤藻揆

桐鸞梵清霄鶴錦旌徵獸瓊符御靈

德秀年著蠲其拜禮自餘初學後進

聲塵寂寥並令盡敬君父請即編之

恒憲彈曰若以不拜為非則德秀年著詎且蠲

進退矛盾夫取自乖請即如此則進德修業

出塵之軌彌隆苦節棲壇入道之心

迹屬公國斯遠國章惟緝庶可以評  
示景則靜一訛弊

彈曰以承宗為三則習守法為此弊約亦以時

餘竹自我作故奚舊之拘夫鏡非常之

可觀

理必藉非常之照天鑒玄覽體睿甄

微探象外之遺宗極案中之幽致雖

則擊駭常聽抑亦終莫大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狀一首

竊以道教沖虛釋門秘寂至於照仁

濟物崇義為心乃睦儒風理將無異

彈曰儒教所明不除家城釋宗所辨為出見聞故經東陽王云曰佛法冲淡非儒墨者所知今言不異何多

譯耶

至若宿德耄齒戒律无虧栖林

避谷高尚其事若斯縉紳可致尊崇

其有弱齒蒙末熏修靡譽背真混俗

心行多違以此不拜教難通乞

彈曰夫無沙門

者何也謂經法家習雖蒙啓化儀異縉紳之飾教殊庶願之規求宗故所以此教孰可分其極業矯俗故由茲抗禮

守各隨以尊卑

但在家在國事君事親不

拜之儀何可以訓

彈曰誠哉奉君親者无宜不拜少明不事王作背恩

天屬以拜為恩望請勒拜垂憲於後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狀一首

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

心方外損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與

時隔然今出家之輩多離塵伍外以

不屈目高內以私謁為務徒有入道



之名竟无離俗之實

彈曰不屈者奉法而然私謁者誠違教義只

可峻其科簡懲彼不逼之流寧容縱火岷崗而欲俱焚玉石耶

至若君親之

地禮兼臣子孝敬所宗義深家國不  
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道士女  
官等道為時須事因法會者雖在君  
后聽依舊式捨此以往並請令拜若  
歸觀父母子道宜申如在觀寺任遵  
釋典

彈曰夫僧尼合拜則无宜不拜不合豈簡時

方何得辨疑同是一人約處便開異體法服

始終无二據事遂制殊紐此乃首鼠兩端苟要時譽未曰志陸家國獻奉忠貞

庶其以卑

屈為恥稍屏浮覽以道德自尊漸弘

教法輒進愚管伏增慙戰謹議

議沙門致拜狀合二十九首

中臺司列少常伯楊思立司續大夫

楊守拙等議狀一首

竊以佛道二教本尚虛玄演方便於

三乘契忘言於一指唯寂唯冥何寂

冥之包非无何有無之不鑒

今之法侶寔繁有徒久損拜跪之儀

彈曰諸問何處令拜而言損邪

自處高上之地約有為

之戒律捐无上之君親

彈曰剽削既奉釋宗守戒无且

設推之人情情涉縱誕求之至理理

所未通

彈曰推之人情巢許無云縱誕求之至理沙門寧口不通

令致敬

於君親庶垂軌於來葉謹議



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狀一首

竊以寂滅垂軌猶弘孝敬之儀无為  
闡化終叶虔恭之禮雖道超可道道尚  
繫於三尊法空諸法猶包於四大况  
皇猷遠暢衍地義以宣風 聖澤遐  
霑浹天經而灑潤至德所被理不隔  
於幽明大道傍通故无分於真俗而  
違方之士空迷相物之心淪俗之徒  
尚嬰自我之累 彈曰今諸僧等莫不聖朝以  
津梁品庶而言違方淪俗  
者豈不傷皇家之福乎 莫識九重之貴  
不知得一之尊絕忠孝於君親弃敬  
愛於母后求諸至理竊謂不通俱拜  
君親末承舊典謹議

蘭臺秘閣局郎中李淳風議狀一首

竊以三辟之重要君者无上

彈曰沙門  
承恩入道

非曰五刑之極非孝者無親

彈曰親放出  
家詐為非孝

耶是以悖德悖禮為大亂之本源

彈曰

僧等動履經教  
非悖德禮也

唯敬唯忠乃經邦之正軌

彈曰僧等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  
孝敬也禮乖事主而心戕其思忠也

至於老教

虛靜資柔弱以曲全釋典冲和常不

輕為普敬

事如左威  
衛議中彈

未聞傲慢君親矜

夸衆庶

彈曰沙門身具佛戒形具  
佛儀人天自仰寧是矜傲可以淳風

勵俗安國寧家者也今令道士女官

僧及恭拜君親於道佛無虧

彈曰經云拜君親

續行教還

復從國王正法入革前弊深

廢澆訛

彈曰以順法為訛弊用違教為使其永

識隨順之方更知天性之重謹議

奉常寺博士呂才等議狀一首

一謹案老子道德經云域由四大王

居一焉又案仁王般若經云地前三賢

菩薩位當四天下主內經又云假令

比丘得須陀洹果經八万劫始見於

地前今令道士女官拜敬域中之大

僧之及凡拜敬地前菩薩此乃不乖

本教正合其宜

彈曰佛經所以不令僧敬俗者良以出家不同故也縱使三賢

菩薩為四天下主而猶現有妻子相不捨家位厚信日

如無致教則无誠說故涅槃經云諸出家人從諸白衣

諸受未聞不應禮拜據此則殊

皇太后皇太子

尊同於君理合敬拜

彈曰仁王經云出家法不拜國王國王

尚不許拜自一又案道經云道士一人

得道乃追榮七葉父母此則立身成

道貴於追顯前業今時未得道者見

生父母理合拜敬又案內經云西方

妙樂國土本為法藏比丘願力所成

是知妙樂之所乃是比丘願往生處

也又案無量壽觀經云願生妙樂國

二者先須孝養父母後云具足戒行

然經宿不見即須跪問孝之儀也不

拜父母何成孝養今令僧尼道士女

官拜敬父母亦是不違本教

彈曰如經所云生西

方者該通通俗言孝養父母者此明處俗往生因也言具足戒行者此明出家往生因也此則道俗懸隔修行兩殊安得混彼二因俱言釋侶曰孝養異宜寧唯跪札揚名後代亦其至也故五分律云若諸沙門左右二肩荷擔父母親於身上便利不淨縱使一切猶不能報須臾之恩若教父母識三寶四諦受持五戒行十善道於一念頃即為以報父母之恩何以故荷擔等事是人中善不能令彼生天證聖若教父母識諦實因果受齋持戒由此因緣即能證聖又四分律云佛言比丘不應札敬一切白衣父母雖曰君尊終同白衆之列佛教不令札拜若拜乃陷於親生有致敬之容死枯無量重罪不孝之極寧越是中

謹案周禮有九拜之儀一日稽首

注云首至地也又案尚書言於禹益

等拜皆言稽首此為拜君之敬通於

古今也然今之僧尼禮拜正當稽首

之法是以維摩經云導衆以寂故稽

首然今若令尼作婦女跪拜但為衣

服不稱恐爽於常情聖人無心以百

姓心為心俗行已久不求改變今令

尼等拜敬望請許其稽首此則不乖

古今之儀順於與人之頌

彈曰夫希顏之士亦頌之儔慕

驥之乘亦驥之類今尼等鮮榮是一入道不殊何獨慮與常情則欲令其替首者也不求改變稽首未是循常常情既也不謹議

循豈順與人之頌

司宰寺丞豆盧暕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門垂範義在冲虛道家立言

理歸損挹豈自矜尚然後為高

事如秋間為議

中若乃君臣父子之儀尊卑貴賤之

序與夫佛教分路同趨但緇服黃冠

未通正法真言淨戒莫能堅受唯憑

衣鉢以自尊崇

彈曰經稱袈裟者諸佛幢相又言同於佛塔鉢盂應法之

器自古諸佛皆同此器故十輪經云象王見獵師著袈裟故自拔其牙與此獵師又四分律云大德發

伽陀伏毒龍於鉢中是知應器法求其功不小服之自貴何事深疑且負教見衣巾且猶敬知茲器服而

不尊謙撝之道既虧熏修之行彌失然

則尊嚴之極本屬君親資敬所歸道

俗何別上動皇鑒下擇菊詞改而更

張請遵拜禮謹議

司衛寺卿楊思儉等議狀一首

剛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形甘辱

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弘

不輕之行

事如秘閣議中彈

是以聲聞降禮於

居士

彈曰經云淨名居士示疾毗耶見有妻子常修清淨律行既同僧伍拜跪故是常儀况示

彼宿心得法身客不荷引斯為例竊恐非宜杜史委

質於周王此乃成緇服之表綴立黃冠

之龜鏡自茲已降喪其宗軌歷代溺其

真理習俗守其迷途

彈曰佛教入華歷經幾聖五遭拜伏三被擯除

咸以事理難違還遵舊轍今言守迷溺理似傷迂誕一人有作萬物斯

覩紐維天地駢駕百王轉金輪於勝

境構玉京於玄域遂使違真道士追



柱史之遐風矯釋沙門緝聲聞之絕

典彈曰佛教所明人有二種一聲聞二菩薩菩薩形无定質應隨類以為儀聲聞剃髮染衣

守高蹈而成則教制聲聞之在不行禮彼白衣順以奉行何名矯釋况太陽垂

耀在天標无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

極通三之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彈曰沙門所以不拜俗者正以絕於塵容非為

逃國者也至如敬光于太之流類疾高山之位或踞

謁長揖至之而不居洗耳辭榮賂之而不至此亦高

蹈而介寧同賦形於妙鏡皆仰化於姚

風豈有抗禮宸居獨高真軌然輕尊

傲長在人為悖臣君敬父於道無嫌

孝詳其義跪拜為允謹議

司取寺丞韓處玄等議狀一首

禮無不敬名教是先君父同資彝倫

所尚况真人善下妙在和光菩薩不

輕義摧我慢事如司衛斯則殫慮齊致

分波共源所以經紀百王財成万品

者也而緇黃之侶必習為常銷愛敬

於君親行貢高於尊極苟殉私欲彈曰

其蹟疑去華覓中道不屈豈殉私耶易稱坐忘忘天

言語居下極幾榮辱在焉何可不安經點瀨鄉之清塵負連河之妙旨彈曰

通教皆去今沙門拜有損靜言永念良可寒

君親謨詰顯何古負首心彈曰竟綱經云出家入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及薩

謬善神上不說其國四方賊起水旱不調死生無數今不信佛教折令跪拜此則謬法此則爾難為佛語有然

則粉首碑身無以塞責豈如愚管見致拜  
衆心靜念而可免之哉

為允謹議

詳刑寺少卿元大士等議狀一首

竊以白馬東歸寺刹爰建青牛西上

觀座方興莫不照燭昏迷導引騰化

然敬君之軌簡略闕言不拜之儀因

循徃有非直情乖物義抑亦理爽聖

經事如中書司且法服制儀表絕凡流之

恒敬蓮花寶座豈說不拜於君親得自

石生珠因水育取者方妄傳者故迷死佛君有

天地之尊敬君遠符經教親著生育

之惠拜親還會法源撫事有益於經

捫理未虧於法率率愚管設敬為宜

謹議

同文寺承謝祐等議狀一首

竊以君親之重事極昊天恭恪之儀

理貫名教至如疑心玄路授迹法門

莫不肅敬神明不輕品物事如司取

豈有施敬所生不屈君父既違恭順之

禮恐累求道之因彈曰誠因不累請革

舊風准勅申拜謹議

內府監丞初元貞等議狀一首

竊以禮無不敬名教是先君父同資



彝倫所尚且佛滅度後法付國王舒

卷之規理鍾明聖

彈曰右春秋坊議云天付囑者佛以像法末年淳心新

傳邪見增長正法衰替三部之衆无力和宜是以付囑因王令王排護如其不護法當自壞豈勞付囑令王毀廢誠哉但非常之制黔首恒驚

雷同之心君子為恥自我作故方懸

日月之典可使由之寧拘風雨之好

如愚管窺致拜為允謹議

司津監李仁方等議狀一首

愛敬之道義極於君親恭和之德事

昭乎釋老豈有生因獲載將抗禮於

人天質稟駭膚遂齊尊於父母眷言

方外未離天地之間顧惟俗表尚處

閭浮之域

事司律議中彈

而為不拜天子類

嚴遵之不臣長揖至親似宋人之名

母何以津梁品彙導引凡庶聖智之教

豈至於斯

彈曰易稱藉用白茅又去其荏弱下給若之吉乃為無咎若未肯抑令

致拜復曰津梁尊奉而辱之何以去取

勅議聞伏請令拜

謹議

右武衛兵曹參軍趙崇素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教爰興俱敦勸獎派流雖別

趣善同歸繼黃之躅稍殊君親之儀

詐隔豈有纔捐俗服遂傲禮容高揖

乘輿不拜嚴父賓敬之道不足忠孝

之跡頗虧李釋斯風未為盡善

彈曰內將外反

真與俗乖河得輕弄筆端高略玄極孔子曰非聖人者无法誠哉

方金岳範

立制道德齊禮經典乖失詳議改張

據理論情拜實為允謹議

右戎衛長史李義範等議狀一首

父慈子孝起自天經君義臣忠資於

地禮三尊之重君取為先五教所崇

父居其首人倫之經紀臣子之歸宗

佛道興隆之前緇俗異貫陵遲之後

同藉國王連河制之於主君瀕鄉盡

編為天戶況釋迦滅度付囑國王

事如內府

監謗中李老齋孫克成宏構緇黃代俗

握寶鏡以君臨縱使佛道尊嚴天位

彌重帝王國母无上寂尊稽首虔誠

无妨悟道

事如同文議中彈

至真之理猶日勤修

禮佛拜天彌成正覺謹議

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長史劉文

琮等議狀一首

道家立旨取貴於柔謙釋教為宗有

存於汲引雖復邁九仙而飛迹標致

弗爽於同塵超十地而遊神修行豈

乖於忍辱且君親尊重比軋嚴而有

裕臣子忠肅申拜伏而无違斯迺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五第廿五張右

國之大經千葉之常軌居造次而必

踐處少選而難廢至若繼黃二教頓

損茲禮唯擅貢高之法莫修資敬之

儀事如司取虛盛弊風實差尋典事如右

事如中彈但勸誘之規雖則多躅等歸利物

寧履義方何必驕倨為容便躋衆妙

之域虔恭表節遂隔真如之境事如左

中緬尋旨趣深謂不然致拜君親寔為

通理謹竭愚識庶會宏謨深懼不當

退用慙惕謹議

右監門衛中郎將熊玄逸等議狀一首

竊以親生膝下鞠養之愛惟深一人

至尊嚴敬之儀斯重豈以身披緇服

而不拜於君親彈曰誠固以此而首挂黃

冠遂替子臣之禮謹議

端尹府端尹李寬等議狀一首

夫出家之徒名曰離俗教誠之法謹

下是先既達苦空理捐人我彈曰不敬

真敬豈緣存况君父尊重敬比於天拜

伏之儀事无疑惑但以因循徃代敬

其衣誠使然事如司宰止可君父不受

其拜何得自為尊重且像法末教委

以國王事如左國王示以尊卑未爽一

監議中彈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五 第十六張右

乘之道謹議

左春坊中護賀蘭敏之贊善楊令節等議狀一首

竊以犧皇至蹟金人鼎北於龜文軒  
后韞靈紫氣未敷於鳥跡洎劉莊精  
感託神想於東流尹喜翹誠覩物色  
於西邁由是龍宮梵化履慈潤於大  
千澹泊凝真冲寂和於寓內雖復遠  
標天構氣淑无為體均具相功深濟  
度莫不稟宸極以存其法事如璣尹資  
在議中彈  
遺體以受其靈豈有超俗塗而輕法  
主棄其已而忽所生忠孝一虧二教  
何寄今若資忠貞以凝道拔孝行而  
脩誠則福足以顯玄門忠孝用光臣  
子假或恭敬放於群品據理尚有可  
通况唯拜伏君親未審於何不可事  
如  
私開局  
續中彈請准明詔致拜為允謹議

右春坊中護郝處俊贊善楊思七等  
議狀一首

竊聞道迹希微立言資於輔帝釋教

虛寂垂法依於國王事如左春  
坊議中彈是以紫

氣真容玄猷西被黃金圖相妙旨東

流仙侶莘莘藉天基而遂重法徒濟



濟憑聖政而彌隆况今德冠陰陽道  
包真俗恩霑動殖尚荷亭育之慈澤  
被生靈猶懷仁壽之施唯釋老二門  
由來迂誕事如石金吾既捐真典便虧四  
大偏信化人不遵三有主上崇孝敬  
之儀敦跪拜之禮爰發綸誥令拜君  
皇后太子及父母者非直庶寮允愜  
彈日畿不拜人殆將太半抑亦垂範將來  
今古庶寮允愜何其課歟謹議

司更寺丞張約等議狀一首

釋教開俗儒風軌化即途雖言異軌

證理誠則同歸

事如右清道

莫不粉

澤仁義舟輿恭儉然後克闡徽猷以

隆遠大何則忠為令德孝實天經惟

君惟父同取其敬借使行超物表道

脩人師豈可長擅於顧復之親拱手

於宸扆之貴事須適變未可膠絃

彈

正以君親客養明以方外

抗手長擅豈自為乎君父尊嚴申拜

為允謹議

左典戎衛倉曹王九思等議狀一首

竊以川瀆細流竟朝宗於溟海螢燭

末光終歸耀於日月故知物有深厚

猶取貴於惣名况在君親莫大而有

弃於嚴肅泊乎闢浮紫氣塔照金容

老釋二門俱隆法教但法教流布事

由君后出家離俗命在尊親遂使覆

載之恩弃而不答事如奉常貴賤之

禮捐而靡修既虧人事有傷禮律日彈

外內既殊異  
可拘於禮律爰軼聖慮詢及菊蕘輕陳

管見從拜為允謹議

右典戎衛將軍斛斯敦則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教殊塗俱極尊崇之道五儀

齊致寔隆嚴敬之規而釋老二明本

求虛寂周孔兩法歸於教義若乃君

臣之禮固无易於緇黃事如司更  
寺議中彈父子

之容豈有隔於賢智崇樹既久積習

相沿損益惟宜允歸明聖臣等詢議

請從拜禮謹議

左司禦衛長史馬大師等議狀一首

竊以光分兩曜是顯尊卑之容位辯

三才爰彰父子之性明乎愛敬之禮

與天地而齊生君臣之義將造化而

俱立至若金人啟夢慧日初開紫氣

浮闢玄風肇扇此乃興於中古教始

漸移雖復各設法門津梁庶品究其

所拍終會儒宗事如司更  
寺議中彈成俗既是同



方遵教何煩異路必將道體為別有

犯未合繩違

彈曰有犯非僧繩違事家不可無總守道設禮有累居親

遺教制在國王設禮寧容不可

事如左春方議

中況三乘之典無聞傲誕之經五千

之教詐載矜誇之義敬親何妨重道

拜主豈廢尋真

事如右戎衛謀中彈

且割股捨頭

猶無訴苦尊君愛父詐即辭勞

彈曰割股捨頭

必益无正許苦敬君拜父應損豈敢辭勞

參練是非拜誠為得

謹議

右司禦衛長史崔崇業等議狀一首

竊惟藏史立言靡替君臣之義能仁

闡教先崇孝敬之風縱道致乘鳧尚

委身而降禮業成捧馬猶負觀以追

恩

彈曰貴觀教有成文拜狀經无此說

况共踐俗塗同殮

聖化豈有盜名黃服遂忘亭毒之功

託跡緇門便遺顧復之德傲物行已

高視王侯我慢為心長捐父母

事如中臺

司列議中彈

求之前代久滯迷方皇家戶隔百

王澄汰千古事非害政容或可公時

有虧風理宜革弊

事如秘閣

且四大齊

德豈使遵道而不遵王三教均名

事如

左司禦

何獨崇釋而不崇孔今若正其

儀而教毀設敬須疑

彈曰誠哉何煩致惑耶

屈其身

而道存加拜何惑重以不輕攝行更符真諦之規事如司文持下御情彌合

冲虛之軌式遵璽誥輕獻菊言致拜之禮實諧僉議謹議

左清道衛長史蔣真曹等議狀一首竊以釋道二門俱承玄化雖復緇黃

有別虔恭之志不殊宜令拜跪以申臣子之敬彈日沙門述起方外津梁家國稱謂異於臣子拜敬何煩率賓

謹議

左崇掖衛長史竇尚義等議狀一首

瀨井微言二篇極於為谷岵園幽旨万物存乎不輕事如右司彈議中彈况乃君親兼

極跪拜猶簡豈非絕弃於內敬而矯修於外迹乎彈日行道以恭四恩豈矯修於外迹有德以資三有豈絕弃於內敬

乎幸子思之元多言也如見所量望今加禮謹議

右崇掖衛長史李行敏等議狀一首竊以釋老兩教語迹雖殊恭順之理

雅同儒轍事如右司彈議中彈豈有尊極之處抗

揖等於平交師僧之前拜伏過於與事如左威衛議中彈既薦物議且默齊章革此

舊風咸謂為允事如右司彈議中彈况黃冠荷天基之慶緇衣承付託之重事如左司彈議中

彈劬勞盡生育之恩欲報申昊天之神門不拜俗高以第以與之受

義二門之法僊倨乖於恒典五敬之所投拜允合常儀謹議

左奉裕衛長史丘神靜等議狀一首  
若夫二儀始闢君臣之道即隆三才創分父子之情斯在莫不皆竭股肱俱遵愛敬故知君臣父子稟自天然極尊極親无可為間止如釋老之教近日始崇釋則興於漢朝老則置於宋代皆緣時君有旨父母承恩方染緇衣然稱入道如無所稟不得離俗離俗雖言絕境習道仍居宇內

事皆律禁

彈率土皆曰王臣不聞限已緇素

左清道衛議中彈

父生母鞠因極難酬於法雖

日絕塵在身須敦仁義豈容為臣未曾効節為子未展溫清承恩乃變素衣去髮言真入道乘茲傲誕慢君蔑親高挹帝王不拜父母為臣貽寬急之咎為子招不敬之辜

事如左清道衛議中彈庸

流自謂合然往代恕其无識

彈曰昔漢帝降

禮於摩騰吳主屈節於康會趙邦洽上寵慈綽表秦日道安崇余共輦斯並德迴万乘道隆極尊況乎十字難誣因循自久行之不改聖而曰庸流无識

上重續皇極欲革前非孝理蒼生思遵名教爰降

綸旨飾光彝典恐爽恒情特令詳議  
謹尋釋老二教見在遺文我慢矜高

是人難度彈曰守道不屈庶事謙約无失

冲揣靜思此言其議見矣入道已成

凌虛控鶴深修禪定得五神通如此

輩流猶願卑屈况庸僧居見居王土

衣緇異俗餘事罕知彈曰覺情去欲何容

沙門之內功業實繁聖朝以來益亦不少且帝京僧

在盛德如林略舉十科開闢未喻至若譯經則波頗

玄奘義解則僧辯法常習禪則曇遷慧因護法則法

琳明鑒明達則玄統智首咸通則通達轉明遠身則

玄覽法曠讀誦則慧詮玄藏德馨則智軌法瑛和指

則德義智興若此之來具如僧史所列而言罕知餘

事何啻同唯自矜高願居人上求之釋

教其義蔑聞凡曰是人准經致敬况

在極尊并之父母欲令拜伏羲无不

可其僧居道士女道士於君皇后皇

太子及其父母所並請准勅令跪庶

使光二教之譙撫隆万代之名教謹議

右奉格衛率辜懷敬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教五儀咸窮睿想殊塗一致

必俟尊嚴釋老戒時尊崇是務周孔

訓俗嚴敬為先遂使緇衣之酋抽簪

奉教青襟之伍映雪傳芳為百代之

楷模作千齡之准的且誕靈舍衛道

自尸毗既有母子之恩

事知右司僕山丘

沙門不詳俗事卷第五 第三十三張右



隔君臣之禮繼黃雖異賢智寧殊拜

伏君親誠非昔典彈曰據教令拜有益乎

昔典而不拜乎有損也豈以順昔典而今拜乎

无聖即仍舊有聖即典移法既俟聖

方興亦冀緣興改法曹司會議請從

拜禮謹議

雍州司功劉仁觀等議狀一首

竊以玄風肇扇莫先於伯陽愬衆妙

而謙卑高棲物表致群生於道德象

帝之先聿宣為子之方贈言及父載

揚事君之禮從政周行神功用而无

名至化流而不測人能弘道其在茲

乎况乎道異崆峒人非姑射竊比河

上之德不遵註下之規虛談捕影之

書自取順風之禮矜傲誕於家國絕

忠老於君親有醜之容曾无愧怍及

至青牛西邁涉流砂而化胡彈曰魏略西域傳云

國有神人名曰沙律年老駘白狀如老子當教人

在摩由時觀王太子生從右脇而出自然有瑞

夢白象而有如太子生從右脇而出自然有瑞

子為佛也前漢哀帝尤好中泰景使月氏國王

令太子口授於景所以得通經教前漢早行後六

十二年明帝方感瑞夢也秦景帝傳經不云孝子化

胡作佛經是孝說晉代雜錄大連士王淳每與沙

胡經題彼沙律以為孝子曲能安隱誣惑人門言

惠帝時沙門帛遠字法祖每與蔡邕酒王得一公道士  
基公求其詩邪正得屢屈焉既賦不自忍乃託西域  
傳為化胡經以誣佛法遂行於代人無知者或有  
歸致惠景載顯明錄云燕城李通死米玄見沙門法  
祖為閻羅王講首楞嚴經又見道士王浮身被鎖械  
求祖懺悔祖不肯許祖自望人死方思悔又索袁宏  
後漢紀皇甫謐高士傳等並無老子化胡作佛之文  
耳目朝庭君子博識者多豈得塞耳偷鈴指鹿為馬  
信可謂虛無之妄有白馬東來越葱山而  
談徒貽人耳

夢漢弘通貝茶比妙蓮華行以普敬

為先教以不輕為本事如左崇  
按議中彈服貌雖

異同趣無為率土之濱未聞无父之

子溥天之下未見無君之臣貞觀年

中已定先後盡禮致敬斷焉可知彈

貞觀十誡本以皇系所宗殊無使拜之文但有先  
後之語今乃創並違教斯則比附勒文失旨之然

歷代滋多曾莫先覺彈曰自佛數  
入漢年逾六

百其中晉代庾冰偽楚桓玄赫連宋武蕭齊有隋  
等諸君皆抑僧拜或以事非通名俱尋舊迹而去

歷代滋多曾莫先覺者豈  
不面欺聖言誣罔辱英帝陛下乘輿御辯咸

五登三振千古之隕經維萬國之絕

細豈徒革裡首之詠資父事君方且

變天竺之風自家刑國謹議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五 讀辨上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六

六

弘福寺沙門釋彥惲集錄

聖朝議拜篇第三下

狀 普光寺沙門玄範質議拜狀一首

奏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義等

議奏狀一首

詔 今上傳沙門拜君詔一首

表 京邑老人程士顯等上請出家

子女不拜親表一首

直東臺馮神德上請依舊僧尼

等不拜親表一首

并上佛道  
先後事

磬 西明寺僧道宣等重上策國天

人楊氏請論不合拜親磬一首

表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請依內

教不拜父母表一首

王華宮寺譯經僧靜邁等上僧

尼拜親有損表一首

襄州推居寺僧崇拔上請僧尼

父母同君上不受出家男女拜

表一首

普光寺沙門玄範質拜議狀一首

沙門玄範敢致狀於中臺王公侯白

荆寧等但範雖不班預議例而竊有所聞前古大德廬山法師遭時數運遂造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理致幽微問答玄妙將欲簡白乍尋難曉今略述內外典記明證不敬之理謹以狀上請懲應拜之議也夫天雖至玄必著日月之明地雖至寂必固山川之化聖者雖通聲實運亦必假賢後蕃輔子於百姓者也君既使臣以禮臣須事君以忠若不庭爭於未然則恐機發於已矣但佛法是區域之外逾四大之尊超寰宇之表越在三之義唱无緣之慈弘不言之化真功潛運故曰沐而悠漸但中庸之人以為无益者良不悟其所舍也故先朝聖教序玄陰陽之妙難窮者以其无形也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與御十方者乎今既慧曰潛暉像教冥運秉法扣敬非僧而誰故佛告信相菩薩曰我說三寶唯是一體无有別相斯像法傳持當於是天若阿若伽之禮小僧謝邪臣以賀衆首豈非體道之可尚乎今欲令僧臣鞠躬於禮

儀劬勞於拜揖是致佛以拜人非人者以奉法如弁舄翻加於首足寔迴援惑亂之甚矣且王有常不臣者三曷不臣者五不名者四不臣者一尚書曰虞賓在位舜不臣朱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丞二王之後帝者尚所不臣况僧當大聖之胤奚足致敬君主國之賓序胡預失儀而以不輕禮於四衆用配敬於一人此蓋菩薩比丘情亡物我况今尊卑位別殊非娘偶又舉淨名而取稽首引知法而招恭敬昔函丈於新學不觀機而授藥以中忘此意宗半字焉既宴寂於正念發宿生而示悟還得本心崇滿字矣於是以至相稽首無想接足乃混縉素於一時泯性相於万古斯並大士權誠未可小機普准故涅槃經云我為菩薩說如此偈今以聲聞持戒臘之至執威儀之切非以重敬慢悖君親良欲崇國家利臣人者也又順正理論云諸天神衆不敢怖求受五戒者禮如國君主亦不求比丘禮拜以懼損功德及壽命故今欲行

之以周孔之教抑之以從俗之禮竊為仁者不取也又僧尼族非蕃類性簡或變稟中國而法四夷承別割而紹三寶據其教則有拜君親為損修其法以資家國有益恐墮聖言禍鍾自犯四分律去使恭敬者年不應禮拜白衣者正以弗縻於爵祿異俗綱於典誨矣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繼以爵山川有神祇而不舉者削以地况僧尼索鬼神之教反父母之禮若使正教淪滑於是汙鄙恐神明不交泰福慶所不流潤災害機生禍亂幾作而含靈廢成俗之化胄子闕啓蒙之訓率土臣人順風載靡不可自新於師戒有助國於教化者也梵網經云不拜君親鬼神明矣且濡露不拜為容節之失矧乃割截非束帶之儀髡削无稽首之節於庠序之風範朝宗之變恠也佛是絕域異俗之化靡中和順動之氣存亡之際實寄於人矣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未若福其所訓利其所稟使其勞動而用之乘其利安而事之故得



百姓之歡心即一人有慶者也又介  
冑不拜慮折其威師帝不臣恐損其  
道况衣忍鎧擐組甲伏龍怖以袈裟  
帽魔威於抖擻逃隸出家王親降禮  
波離入道父王致拜故知道在則貴  
不以人為輕重是以道頗弘人人蓋  
弘道者信矣今遺法所以付於王者  
委護持仗流通也以四衆之微弱恐  
三寶之廢壞藉王者以威伏假王者  
以勢逼今使攝衣屈膝握拳稽顙則  
連河之化於茲缺矣詩云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僧等戰戰兢兢誠惶誠恐  
懼虧遺教之本意辱同功之法服一拜  
之勞不必加衆僧之損一拜之敬不  
必加 萬衆之尊頃僧等孜孜而不  
安其業者非所以苟為庸庸之軀深  
存靡靡之化矣恐煥乎之美无潤色  
於盛代異國之求豈聞於當今者歟  
必以經像為蕪穢不足以崇仰僧尼  
為臭腐不足為福田觀教籍者目焦  
脣捐拜者瘁軀覲謁則轉筋談典  
禮而齟齬於是嫌而弃之變天竺之  
風暢中華之禮以萬物為更始策三

大而自新則取善之基徒使脩立不  
若隔教網於區外放客儀於物表臣  
而子之足盡忠孝之節也即而史傳  
不必為長夜經子未必為太陽司成  
雖學而元倦猶將闕焉於大訓況助  
國之美无聞乱矣不繁禁而獲安不  
革情而得志雖文王至聖也猶學於  
號叔孔子至明也尚師於郊子王者  
至尊也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及其  
釋奠躬執爵而跪之日穆穆焉恂恂  
焉雖至孝之事嚴親罔以加也是以  
大易蠱爻下事王侯大禮儒行不臣  
天子故知道以貴之為貴不以輕聚  
為輕伏想寮案談誚正士為之臺害  
將生螟螣而議為拜者非朝庭之上  
策也原夫正法西基迄于茲日已過  
千載有太半焉自大教東流方七百  
歲雖歷變市朝隆之莫替其中聖主  
賢臣計餘可數未嘗拘檢意况銳削  
僧尼信知闊達之資為日久矣聞者  
有執權少主謨慕微君私倂自媚陷  
墜家國又一二蕃小雄雌牙舉雖整  
誅除尋草前弊夫若此者可以攘袂



鼓肘怒目切齒大視而叱之豈不忠烈之壯觀也今我大唐應九五之期四三皇之位八紘共軌四海同文百辟守法度於有司三寶暢微言於汲可不盛歟勅以宋朝整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良為爽其恒情議在不失常理幸儼而思之弘而護之家國之政若隆忠孝之誠必著冥功潛潤根條盤蔚好爵自縻祿秩優寵祀夢繼鳳蘭荀緒芳感福慶之內資恩弘益而外護豈不居生勿墜常保勝期者歟今謹疏內外典禮請循熙察沙門釋軌敬白

龍朔二年五月五日上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義等執議奏狀一首

司裡議僧及道士女官等拜君親等事

五百三十九人議請不拜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稱竊以凡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臣之義况佛之垂法事越常規

剔髮同於毀傷振錫異乎簪紱出家  
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  
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  
儒轡披釋服而為俗拜踐孔門而行  
釋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  
其身詳稽理要恐有未愜又道之為  
範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  
以遠標天構大啓 皇基義藉尊嚴  
戎符高尚惟此二教相沿自久爰暨  
我唐徵風益扇雖王猷遐暢實賴天  
功而聖輪常轉或資冥助今儻一朝  
改舊無益將來於恒沙之劫起毫塵  
之累則普天率土灰身粉骨何以實  
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  
創不若畧於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  
而利之老子曰聖人元常心以百姓心  
為心二教所利弘益多矣百姓之心  
歸信衆矣革其所利非因利之道乘  
其本心非无心之謂請遵故實不拜  
為允伏惟 陛下德掩上皇業光下  
問君親崇敬雖感神衷道法難虧還  
畱睿想既奉詢勅之旨敢望塵穢  
之誠懼不折衷逖深戰惕

一 三百五十四人議請拜

右兼司正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稱臣聞剛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形甘辱騰輝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弘不輕之義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柱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緇服之表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喪其宗軌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其迷途一人有作萬物斯覩細維天地駟駕皇王轉金輪於勝境構玉京於玄域遂使尋真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彩沙門弘禮足之綿典況太陽垂曜在天標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貴且二教裁軌雖絕塵容事上出家未能逃國同賦形於妙鏡皆仰化於姚風豈有抗禮宸居獨高貞軌然輕尊傲長在人為悖臣君敬父於道无嫌孝詳其議跪拜為允前奉四月十六日勅旨欲令僧尼道士女官於君親致拜恐爽於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者件狀如前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龍朔二年六月五日狀今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軀而奮驅中外裁風百慮而同致自周霄隴照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慧流東被至於玄牝邃旨碧落希聲具開六順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愛敬之地忘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罔革茲弊朕席圖登政崇真導俗凝襟解脫之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親之道體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旨豈可以絕塵峻軌而忘恃怙之敬拔累貞規迺遺溫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官僧尼等致拜將忍振駸恒心爰俾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必革二塗紛綸相半朕商擢群議沉研幽蹟然箕穎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湏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彌深祗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

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京邑老人程士顥等上請出家子女不拜親表一首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資良由  
扶沉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  
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為法主幽顯  
之所歸依法為良藥煩惑由之清蕩  
僧為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  
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  
女而承繼固得僧居適於區寓垂範  
道於无窮伏惟 陛下慈濟九有開  
暢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  
遠近嗟 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  
崇揚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成教出  
家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  
之投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  
非心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敬  
相全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  
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  
循無由盛處意願國无兩敬大開方  
外之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  
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 塵黷

威嚴伏增戰越謹言 六月二十日上

直東臺馮神德上請依舊僧居等不

拜親表一首

并上佛道  
先後事

道士僧居請依舊僧居在前

此一條在貞觀十  
一年因今合上



僧臣請依舊不拜父母

臣聞私教東流因明后而闡化玄風  
西運憑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  
義宣於雅道提誘万品理塞於邪滓  
只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  
興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  
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絕  
其近偽之跡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  
趣道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  
一致伏惟 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  
飛貞乘大道以流謙順无為而下濟  
因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道佛之  
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  
未是出俗之因尊卑是物我之情豈  
日無為之妙 陛下道風攸闡釋教載  
陳每至齋日皆令祈福祈福一依經  
教二者何獨未違 陛下者造化之  
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撫 陛下以  
至極之重猶停拜敬之儀所生既曰  
人臣何得曲申情禮捨尊就愛弃重  
違經緣情猶尚不通據教若為行用  
陛下統天光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  
許違淨教何宜改作願 陛下因天



人之志順万物之心停拜伏之新儀  
遵尊卑之舊貫庶望金光東曜不雜  
塵俗之悲紫氣西暉無驚物我之貴  
即大道不昧而得相於明時福業永  
貞庶重彰於聖日謹言七月十日上

西明寺僧道宣等重上策國

夫人楊氏請論不合拜親啟一首

僧道宣等啟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  
祐崇護真詮良資寵望伏惟 夫人  
宿著熏修盛無疆之福早擇信慧建  
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  
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 勅彼  
僧徒許闡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寔深  
荷戴之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  
徒恆佛教甚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  
同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披陳情用  
迴惶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為上聞  
僅遂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甚  
謹奉啟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  
謹啟 八月十三日上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僧尼請依內  
數不拜父母表一片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

有損無益文如左

梵綱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  
順正理論云國君父母不求比丘禮拜  
玄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无不  
咸皆敬仰洎乎 聖帝遵奉成教彌  
隆故得列刹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  
善家曉思僧等忝在生靈詎忘忠孝  
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臣書  
乖佛教万代之後蕪穢皇風  
僧威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來門割  
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  
客理固越情道仍殍物况埏形戒律  
銘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於  
福善而今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有  
越戒之讐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  
慮敢不盡言伏惟 陛下匡振遠猷  
提弊幽繫既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  
於家足使捨俗无習俗之儀出家絕  
家人之敬護法斯在植福莫先自然  
教有所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  
謹表表以聞塵蹟宸旒伏增戰越謹言

八月二十一日上

玉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僧尼

拜父母有損表一首

沙門靜邁言竊以策係告先尊父屈體於其子刑章攸革介士不拜於君親伏惟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義是同故愛敬降高乃折節於其氣客服異俗刑章之革不殊致使沙門亦不支屈於君父窮茲內外雖復繼形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臣服薨君以日易月形雖從吉而心喪三年是知過密八音其於三載修寸心敬其來尚矣若令反拜父母則道俗俱違佛戒顛沒枉坑輪迴未已況動天池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但公家之利知无不為恐因今創改万有一累則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彌切粉身奚以塞責伏惟 陛下廣開獻書之路通納菊言之辯輕塵聽覽伏增戰汗謹言 八月二十五日上

襄州禪房寺僧崇拔上請僧尼父母同君上不受出家男女致拜表一首

沙門崇拔言拔聞道俗憲章形心異草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家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

恩勅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  
斯則隆於敬愛之禮闕於經典之教  
僧實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  
君開高尚之迹不勒佛言臣取不拜  
之儀面違聖旨可謂放子為求其福  
受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二理矛盾  
伏願請從君敬之禮以通臣下之儀  
塵黷宸旒彌增墮越謹言

十月二十五日上

論曰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  
理何威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以屈  
膝為敬不悟三脣之禍內經稱沙門  
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抑令  
俯伏者胡言之不認輕發樞機哉雖  
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太甚而威衛  
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永執  
或訪二議優劣余以為楚則失矣齊  
亦未為得也然兩兼則膚腠永執乃  
膏肓故升威衛於七科退司列於景  
第至若範公質議則旨贍文華隴西  
執奏言約理舉既而人庶斯穆龜筮  
叶從故得天潢下覃載隆高尚之美  
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時法侶名

僧部鄙耆耋僉曰叶私志矣違教如  
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啓匪朝伊  
夕連訴庭闕但天門遙遠申請靡由  
奉 詔求宗難為去取易曰羝羊觸  
藩羸其角方之釋侶豈不然歟贊曰  
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廢道誠未  
為得司列等狀抑釋從偏拜傷  
君父諱曰忠謀質議道華敷陳簡要  
天人叶允爰垂聖誥恭承 明命式  
抃且歌顧瞻玄籍有累如何法俗疇  
咨咸申啓表披瀝丹款未紆黃道進  
退惟谷投措靡由仰悌神禹疏茲法流  
沙門不應拜俗惣論

釋彥棕曰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  
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  
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  
超寓內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禮宸  
居背 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  
生无以累其生長擅君親斯其大旨  
也若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  
拜其例十焉至如望秩山川郊祀天  
地欲其利物君罄迺誠今三寶住持  
歸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



祇之流也為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熟時為不臣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脩乎內典無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祀宋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教為國賓今僧為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修三行斯國賓之流也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詔天子無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禮去介者不拜為其失於容節故周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戡剪慾軍掌握慧刀志摧心貳斯介冑之流也著代筵賓尊先冠昨母兄致拜以禮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為已任極群生於塗炭敬遵遺躅祖承嫡胤斯傳重之流也堯稱則天不屈願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鄙埃之中自致寥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關三木被捶楚嬰金鐵者不責其具禮今沙門剔毛髮絕胤嗣毀形貌易衣服斯甚刑之流也又詔使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且尊



况德動幽明化露龍鬼靜人天之咎  
浪清品庶之災氣功既廣焉澤亦弘  
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開放之  
流削同名教而已余幼耽斯務長頗  
搜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芳於汗簡  
重以感淪暉於佛日罄燭火以興詞  
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皆  
云不敬據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敬  
乃通心曲禮稱無不敬拜唯身屈周  
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无容  
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爽通經以拜  
代敬用將為允故其書曰不拜為文  
遠公有言曰測望豈待是露哉蓋自  
申其同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達  
鑒通賢儻無譏矣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六

識釋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集神州三寶感應通錄卷上

唐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

撰

夫三寶見利見其來久矣但以信毀相  
覽故有感應之緣自漢泊唐年餘六  
百靈相勝嚮群錄可尋而神化無方  
待機而扣光瑞出沒開信於一時景  
像垂容陳迹於萬代或見於既往或  
顯於將來昭彰於道俗生信於迷悟  
故撮舉其要三卷成部云

初明舍利表塔次列靈像垂降後引聖寺瑞經  
神僧

初明舍利表塔昔如來行乞有童  
子戲於路側以沙土為米麴逆請  
以土麴奉佛因為受之命侍者以為  
土將水塗佛住房足遍南面記曰此童  
子者吾滅度後一百年王闍浮提空  
中地下四十里內所有鬼神並皆臣屬  
開前八塔所獲舍利於一日夜役諸  
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廣如衆經故不  
備載此土即洲之東境舍利西梵天言此  
故塔現不足以疑舍利西梵天言此  
云骨身也恐隘凡夫之骨故  
依本名而別之

西晉會稽寺鄴塔緣三東晉金陵長干塔緣二  
石趙青州東城塔緣三姚秦河東蒲坂塔緣四  
周岐州岐山南塔緣五周瓜州城東古塔緣六

周沙州城內大乘寺塔緣七 周洛州故都西塔緣八  
周涼州姑臧縣塔緣九 周甘州刪丹縣塔緣十  
周晉州霍山南塔緣十一 齊兗州城東古塔緣十二  
隋益州福感寺塔緣十三

隋益州晉源縣塔緣十四 雒縣塔附

隋鄭州起化寺塔緣十五 隋懷州妙樂寺塔緣十六  
隋戶州淨明寺塔緣十七 隋并州榆社縣塔緣十八  
隋魏州臨蒞縣塔緣十九 隋神州山川藏寶等緣二十  
初西晉會稽鄒塔者今在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鄒縣界東去海四十里在縣東南七十里南去吳村二十五里案前傳云晉大康二年有片州雞石人劉蔭何者生在畋家弋獵為業得病死獲見一梵僧語何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聞汝無識且放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皆並有古塔及得紅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得免此苦既醒之後改革前習出家學道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澤處處求覓莫識基緒達悲塞煩冤投告无地忽於中夜聞土下鍾聲即迂記其處剝木為剎三日間忽有寶塔及舍利從地踊出靈塔相狀青色似石而非石高

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露盤似西域于闐所造面開窓子四周天鈴中懸銅磬每有鍾聲疑此磬也達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等像狀極微細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現面目手足咸具備焉斯可謂神功聖迹非人智所及也今在大木塔內於八王日昇巡邑里見者莫不下拜念佛其舍利者在木塔底其塔左側多有古迹塔側諸暨縣越舊都之地以句章對鄭剡等四縣為之諸暨東北一百七里大部鄉有古越城周迴三里地記云越之中葉在此為都離宮別館遺基尚在悉生豫章多在門階之側行伍相當森竦可愛風雨晦朔猶聞鍾磬之聲百姓至今多懷肅敬其迹繁矣諸暨西北百里的新義鄉有許公巖地志云晉時高陽許詢字玄度與沙門支道林為友每相從歷覽山水至此乃栖焉晉辟度為司徒掾徵不就後詔建鄴見者傾都劉恢為丹陽尹有名當世口數造之歎曰今見許公使我遂為輕薄京尹於郡立齋

以處之至于梁代此屋猶在許掾既  
反劉尹嘗至其齋曰清風朗月何嘗  
不恒思玄度矣句章縣西南一百三十  
里明鄉有四明天台赤城瀑布等山  
天下稱最東北百四十里有沙塘道  
廣數丈入海百餘里地記云是秦皇  
追安期先生於蓬萊至深而息故此  
塘道至今宛然鄞縣古城在句章東  
三百餘里昔閩越所都其靈塔即縣  
界孝義鄉也地志云阿育王造八方  
四千塔此其一也宋會稽內史孟顗脩  
理之山有石坎方可三尺水味清淳  
冬溫夏冷與地志云阿育王釋迦弟  
子能役鬼神一日夜於天下造佛骨  
寶塔八万四千皆從地出案雪沙門  
竺慧遠云東方兩塔一在於此一在  
彭城今秣陵長干又是其一則有三  
矣今以經驗億家一塔計此東夏理  
多不疑且見楊越即有二塔廣袤九  
域故有之焉會稽記云東晉丞相  
王導公初過江時有道人神彩不凡  
言從海來相造昔與育王共遊鄞縣  
下真舍利起塔鎮之育王與諸真人



捧塔飛行虛空入海諸弟子攀引一時俱墮化為烏石石猶人形其塔在鐵圍山也大守褚府君云海行者述島上有聚烏石作道人形頗有衣服褚令鑿取將視之石文悉如袈裟之狀東海不遠島上是徐偃王避地之處宮郭古基宛然昔周穆西巡登崑崙崙山偃王乃有統焉穆王聞之馳還日行万里偃王避之於此晉孫恩作逆寄仙媛以惑衆築城自衛其處猶存梁祖普通三年重其古迹建木得圖堂殿房廊周環備滿号阿育王寺四面山遠林竹葱翠花卉間發走飛相娛實閑放者之佳地也有碑頌之著作郎顧胤祖文寺東南三十五里山上有佛右足跡寺東北二里山頭有佛左足跡二所現于石上莫測其先寺北二里有聖井其實深地鰓魚俗号為魚菩薩也人至井所礼拜魚隨聲出來賊過偽礼魚出賊便以刀斫之因斷魚尾自介潛隱魚不時出有至心邀請礼拜者俱漬水而已初有一僧聞塔來礼處所荒涼恃食為難有一老姥患脚來



為造食便去如是怪之去後私尋乃入池內掇量即魚所化也其塔靈異往往不一大略為瑞多現聖僧遶塔行道每夕燃燈於光影中現形在壁旋轉而行且列數條多則詞費

貞觀十九年敏法師者禹穴道勝歷覽聖迹依然動神領徒數百來寺一月敷講經論士俗咸會夜中有人見梵僧百餘遶塔行道以事告眾寺僧曰此事常有不足可怪自古至今四大良日遠近來寺建齋樹福然於夜中每見梵僧行道誦經讚頌等相

永徽元年會稽百處士張太玄於寺禮誦沙門智悅獨與太玄連牀而寢半夜聞誦金剛般若了了分明二人靜聽形心欣泰乃至誦訖然契其相若真尋視無形明知神授矣

二東晉金陵長干塔者今在潤州江寧縣故楊都朱雀門東南古越城東廢長干寺內昔西晉末統江南是稱吳國於長干舊里有古塔地即育王所搆也依於邑里既崩子亮立孫琳執

政五鳳中毀除佛寺此塔同煙而舍利  
層地吳平之後諸僧頗依故處而  
居起塔三層既不得舊塔之基事迹  
無從莫之或識至

東晉咸安二年簡文立塔三層晉孝武  
上金相輪露盤眞樣記云簡文有意  
興梅未遂而崩即三層之塔疑是先立  
至孝武太元末有并州西河沙門劉  
慧達字名屑荷見於僧傳來尋塔  
莫知其地乃登越城四望獨見長干  
有異氣便往禮拜而居焉時於晉夕  
每有光明此記其處掘之入地丈許得  
三石碑長六尺中央一碑鑿開方孔  
內有鑲銀金三函相重於金函內有  
三舍利光明映徹及瓜甲一枚又有  
一駿甲可數尺旋則成螺光彩照曜  
咸以為育王之所藏也即從就塔北  
更築一塔孝武加為三層故寺有  
兩塔西邊是育王古塔也丹陽尹王  
雅奉五年米道常謂宜黜佛法除毀  
塔寺其日下詔令會稽王世子將雅  
觀焉時沙門正行舍利至雅撥翻其  
鉢而舍利附于器內終不墜落王更

貯清水燔香咒曰王丹陽酷不信法  
世尊威靈願有以津示應聲光明煥然  
騰發雅自此後雖未能精至終身不  
復誣訾佛法果大同中月犯五車老  
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舍  
利髮爪天子幸寺設大無礙法會下  
詔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万物不得  
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恒其覆載故勞  
逸異年懼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  
騰民在困窮運臻斯監原情察理或  
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誥責歸元  
首宜是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  
路書不云乎與其教不辜寧失不經易  
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復  
見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  
出阿育王寺設無量會耆年童齒  
莫不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  
幽顯歸心遠近顙仰士女霞布冠蓋雲  
集同時布德乞叶人靈凡天下罪無  
輕重皆赦除之今潤州江寧故地但有  
軌基三層并剎佛殿餘則榛木荒藂  
非人所涉示是古基而已頻有大蟲  
發塔基者多自死而草係人布惟有

惡獸於中產育或銜鹿而面汗塔者  
尋被打撲號叫驚罵人今去永安坊  
張侯橋七八里余本住京師曲池曰嚴  
寺寺即隋煬所造昔在晉蕃作鎮  
維海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發長干寺  
塔下取之入京埋於日嚴塔下施銘於  
上于時江南大德五十餘人咸言京師  
塔下舍利非育王者育王者乃長  
干本寺而不測其是非也至武德七  
年日嚴寺廢僧徒散配房宇官收  
惟舍利塔無人守護寺墟屬官事須移  
徙余師徒十人配住崇義乃發掘塔  
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明本如黍米  
并瓜一枚少有黃色并白髮數十餘  
有雜寶瑠璃古器等捻以大銅函盛  
之檢無螺髮又疑爪黃而小如人者尋  
佛倍人爪赤銅色今則不尔乃將至  
崇義寺佛堂西南塔下依舊以大  
石函盛之本銘覆上埋于地府余問隋  
初南僧咸曰爪髮梁武帝者  
舍利則有疑焉埋之本銘置干其上據  
事以量則長干佛骨頗移於帝里然  
江南古塔猶有神異崇義所流蓋幾

如也故兩述之矣但年歲綿遠後人莫測略編斯紀以顯厥緣云

三青州古城寺塔者代歷周秦莫知其地石趙時佛圖澄者在鄴勒虎敬重廣置寺塔而少露盤方欲作之澄日臨菑城中有阿余王寺猶有佛像露盤盤在深林巨樹下上有伏石可尋而取也虎使求之依言指投入地二十丈獲之至鄴阿余育聲之轉耳須訪故地處所故慧達在冥中告云臨陽臨菑建鄴鄒縣成都此五處並育王塔礼者不入地獄故知此塔不虛名也四河東蒲坂古塔者後秦姚略叔父為晉王鎮於河東古老傳云蒲坂古塔即阿育王所立也疑之屢有光現依掘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中照耀殊常送以上略略乃親迎觀於廟上今蒲州東坂有救苦寺僧住立大像極宏冠而古塔不樹云

五扶風岐山南古塔者在正原上南下北高東去武亭川十里西去岐山縣二十里南去渭水三十里北去岐山二十里一名馬額山同岐山斯並在大山之北南有小山東西而列中間大谷南



與北別故号岐山岐即分也西北二十  
餘里有鳳泉泉在岐山之陽極高顯  
即周文時鸞鳥鸞鳴於岐山斯地是也  
飲此泉水故号鳳泉又南飛至終南  
之陰故渭南山下亦有鳳泉又西南  
飛越山至于河地今所謂鳳州古  
河地都是也不可窮鳳之始末且論  
置塔之根原故隋高美其地泉仍就  
置塔俯臨目極誠為虛迥寺名久廢  
僧徒化往人物全稀塔將頽壞余往  
觀焉榛藪彌滿雖无忝離之實深  
切忝離之悲今平原上塔俗諺為阿  
育王寺鄉口柳泉取其北山之舊号  
耳周魏以前寺名育王僧徒五百及  
周滅法廟宇外級唯有兩堂獨存隋  
朝置之名成實寺大業五年僧不滿  
五十人者廢之此寺從廢入京師實昌  
寺其塔故地仍為寺莊唐運伊始義  
寧二年實昌寺僧普賢具慨寺被廢沒  
諸草莽具狀上請于時特蒙大丞相  
兄識皆曾經往覽表依然仍述本  
由可名法門寺自今至今武德二年薛  
舉稱兵將事南及太宗率師薄伐初  
度八十僧未有住寺實昌寺僧惠素掃



泗鳳泉以僧未配遂奏請住法門蒙  
勅依奏便捨住焉年歲既久殂落略  
盡寺在孤城之中問其本起乃云大  
業末年四方賊起諸鄉在平原之上  
無以自安乃共築此城以防外寇唐  
初雜住未得出居延火焚之一切都  
盡二堂餘燼焦黑尚存貞觀五年波  
州刺史張亮素有信向來寺礼拜但  
見古基曾無上覆奏

勅望雲宮殿以蓋塔基下

詔許之因搆塔上尊嚴相顯古老傳云  
此塔一閉經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  
聞之以貞觀年中請開剖出舍利以示  
人恐因聚衆不敢開塔有勅並許遂  
依開發深一丈餘獲二古碑並周魏之  
所樹也文不足觀故不載錄光相照燭  
同諸舍利既出舍利通現道俗無數  
千人一時同觀有一盲人積年目冥急  
努眼直視忽然明淨京邑內外崩騰  
同赴七聚塔所日有數千舍利高出衆  
人同見於方骨上見者不同或見如玉  
白光暎徹或見綠色或不見者問衆  
人曰舍利何在時有一人以不見故

感激懊惱挺臂而哭衆人愍之吊問  
曰汝是宿作勢力懺悔何用挺臂此  
人見他燒指行供養者即以麻纏母  
指燒之遶塔而走大威心恙來舍利  
所歎然得見歡喜踴躍跳躑不覺指  
痛火滅心歇還復不見顯慶四年九月  
內山僧智琮弘靜見追入內語及育王  
塔事年歲久遠須假弘議上曰豈  
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則  
八万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詳虛實  
古老傳云名育王寺言不應虛又傳  
云三十年一度出前貞觀初已曾出  
現大有感應今期已滿請更出之上  
日能得舍利像足善因可前至塔所  
七日行道祈請有瑞乃可開發即給  
錢五千緡五十足以充供養琮與給  
使王長信等十月五日從京旦發六日  
逼夜方到琮即入塔內專精苦到行  
道久之未有光現至十日三更乃解  
上安炭就而燒香懺厲專注曾无異  
想忽聞塔內像下振裂之聲尋聲往觀  
乃見瑞光流溢霏霏上角塔內三像  
足各放光赤白綠色纏繞而上至於

衡桶合成帳蓋琮大喜踴將欲召僧  
乃覩塔內旻塞僧徒合掌而立謂是  
同寺須臾既久光蓋漸歇冉冉而下  
去地三尺不見群僧方知聖隱即召  
來使同覩瑞相既至塔所餘光薄地  
流輝布滿赫奕潤滂百千種光若有  
旋轉久方沒盡及旦省之獲舍利一  
枚殊大於粒光明鮮潔更細尋視  
又獲七枚搃置盤水一枚獨轉遶餘舍  
利各放光明炫耀人目琮等以所感瑞  
具狀上聞勅使常侍王君德等送  
絹二千疋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餘  
者修補故塔仍以像在塔可即開發  
出佛舍利以開福慧僧以舊材多雜  
朽故遂搃換以栢編石為基莊嚴輪  
奘製置直殊麗又下勅僧智琮弘靜鴈  
臚給名住會昌寺初開塔日二十餘人  
同共下鑿及獲舍利諸人並見唯一不  
見其人懊惱自拔頭髮苦心邀請衆  
哭號叫聲駭人畜徒自咎責終不可  
見乃置舍利於掌雖覺其重不見  
如初由是諸來謁者恐不見骨不敢  
見其光瑞寺東云龍坊人勅使未至

前數日均王寺塔上有赤色光周照遠近或見如虹直上至天或見光照寺城丹赤如晝旦具以聞寺僧歎訝曰舍利不久應開此瑞如真觀不異其舍利形狀如小指初骨長寸二分內孔正方外楞亦余下平上漸內外光淨余內小指於孔中恰受便得勝戴以示大衆至於光相變現不可常准于時京邑内外道俗連接二百里間往來相慶皆稱佛德一代光華京師大慈恩寺僧惠滿在塔行道忽見綺井覆海下一雙眼精光朗殊大通召道俗同視亦然皆懾然喪膽更不敢重視顯慶五年春三月下

勅取舍利往東都入內供養時周又獻佛頂骨至京師人或見者高五寸闊四寸許黃紫色將往東都駕所時又追京師僧七人往東都入內行道勅以舍利及頂骨出示行道僧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頂戴供養經一宿還收入內皇后捨所寢衣帳直絹一千疋為舍利造金棺銀槨數有九重雕鏤窮奇以龍朔二年送還本塔至二

月十五日奉

勅令僧智琮和靜京師諸僧與塔寺僧及官人等無數千人共藏舍利于石室掩之三十年後非余所知後有開瑞可續而廣也

岐州岐山縣華陽鄉王莊村禹玄嗣者  
先來爲鹿獮殊不信向母兄承舍利從  
東都來將欲藏掩嗣不許往母兄不  
用其語至舍利所禮拜訖還家玄嗣  
怒曰此有何功德若舍利有功德家  
中佛像亦有功德即取像燒之有何  
靈驗母兄救之已燒下半玄嗣即時  
忽倒後醒曰忽到一處似是地獄大  
鳥飛來啄睛散肉入大火坑燒烙困  
苦以手摩面眉鬚墮落目看天地  
全無精光親屬傍者曰汝自造罪無  
可代者玄嗣神識不與人對但曰火燒  
我心東西馳走又被打拍之狀摧慟  
號哭又稱懺悔懺悔而晝夜唯走不  
曾得住至二月十三日親屬將至塔  
所于時京邑大德行度法師等百餘  
僧爲衆說法裴尚官比丘尼等數百  
俗士五六千人咸見玄嗣五體投地



对舍利前號哭懺悔不信之罪又懺  
犯尼淨行打罵衆僧盜食僧菓自  
懺已後眠夢稍安云其佛頂骨國用  
珍寶贖之計寶約估許緡直四千匹  
遂依其數以蕃練酬之頂骨今仍  
在內云

六瓜州城東古基者乃周朝阿育王  
寺也廢敎已後隋雖興法更不置寺  
今爲寺莊塔有舍覆東西廊廡周  
迴牆匝時現光相上俗敬重每道俗宿  
齋集會興福官私上下乞願有應云  
七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者周朝古寺  
見有塔基相傳云是育王本塔纔有  
災禍多來求救云云

八洛都故都塔者在城西一里故自  
馬寺南一里許古基俗傳爲阿育  
王舍利塔疑卽迦葉摩騰所將來者  
降邪通正故立塔表以傳真云云

九涼州姑臧塔者依檢諸傳咸云姑  
臧有育王塔然姑臧郡名今以爲縣  
屬州漢書河西四郡則張掖姑臧酒  
泉燉煌也然塔未詳

十甘州刪丹塔者今名爲縣在甘州東



一百二十里縣城東弱水北大道側土  
堤者俗傳是阿育王塔但有古基荒  
廢極久斯即疑為姑臧塔也

十一晉州北霍山南原大堤塔者遠近  
道俗咸稱是育王塔余曾遊焉地居  
夷墟南望迴敞示是古基村落稀遠  
十二代州城東古塔俗云阿育王寺  
考北朔鴈門周時北狄地也故詩云  
北逐獫狁至于太原然朔方馬邑古  
城大家往往非一此非北狄所有明  
知本是夏人為狄所侵故至太原也  
十三益州郭下福感寺塔者在州郭  
下城西本名大石相傳云是鬼神奉  
育王教西山取大石為塔基舍利在  
其中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鎮井  
絡聞之令人掘鑿全是一石尋縫至  
泉不見其際風雨暴至人有於石傍  
鑿取一片將出乃是碧玉問於識寶  
商者云此真碧玉世中希有隋初有  
詵律師見此古迹於上起九級木浮圖  
今見在益州旱澇年官人祈雨必於  
此塔祈而有應特有感徵故又名福  
感余嘗至焉誠如所述近有人盜

鈴將下三級有神擎樨抖起以賊腔  
內中其人被押唱呼寺僧為射柁起  
方得脫出

永徽元年有王顏子者剽掠有名  
夜上相輪取博山將下至底級兩柱忽  
夾之求出不得漸漸急因見一梵僧  
曰可大唱賊不令死矣即唱數聲寺  
僧聞救方得拔出貞觀年初地大震  
動此塔搖颺將欲摧倒于時郭下無  
數人來忽見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  
扞塔之四面乍倚乍傾卒以免倒有  
一人極其家侈多產業見前露盤由  
來小短不稱塔形乃捨金三百兩共諸  
信者更造露盤既成圻下至覆盆  
香氣燄燁如雲騰涌流芳城邑十  
日乃歇

十四益州晉頌塔者在州西南一百  
餘里今号為等衆寺本名大石基  
本錄略亦同前尋諸古塔其相不同  
豈非當部鬼神情有所樂安蜀三塔  
同一石蓋餘又定准益州北百里雒縣  
塔者在縣城北郭下寶興寺中本名  
大石基相同前隋初有天竺僧曇

摩掘又遠至東夏礼育王塔承蜀三塔又往礼拜至雒縣大石寺塔所敬事已訖欲往成都宿兩女驛將旦聞左右行動聲又曰是何人耶妾相恐動空中應曰有十二神王從本國來所在擁護明日當見成都塔今欲西還與師別耳又曰既能遠送何不現形神即現形又為人善畫便一一貞之既遍形隱及至成都礼大石塔訖詵律師乃依圖刻木為十二神像莊飭在於塔下今猶見在云云

益州郭下法成寺沙門道卓有名僧也大業初雒縣寺塔無人修葺纔有下基卓乃率化四部造木浮圖莊飭備矣塔為龍護居在西南角井中時有相現側有三池莫知深淺三龍居之人莫敢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鬧雷霆振擊水火交飛久之乃靜塔如本住人皆拾取龍毛長三尺許黃赤可愛

十五鄭州起化寺塔者在川西南百餘里密縣界在縣東南十五里東大川西嵩岳南歸山北又川寺院東西五

六十步南北亦介塔在寺東南角其北連寺方十五步許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騰涌佛出流溢成川壑漑遠近泉上皆下安栢柱鋪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灰次而重填最上以大方石可如八尺牀編次鋪之四面細要青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生鐵固之近有人試發一石下有石灰乃至栢圈便抽出一團長三丈徑四尺見在自非輪王表塔神功所為何能辦此基構終古不見其儔也今於上架塔三重塔南大泉涌佛鼓怒絕无水聲豈非神化所致也有幽州僧道嚴者姓李氏形極奇偉本入隋場帝四道場後從佟服今年一百五歲獨住深山每年七日來此塔上盡力供養嚴恆其泉流涌注无極乃遣善水崑崙人泉討之但見石柱羅列不測其際中有寶塔可高三尺獨立空中四面水圍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考其原始莫測其由時俗所傳育王所立隋祖已來寺塔見在寺南端山寺西高山寺在川中地極汗下每年二山大水常東

流注繞寺北轉方始東逝水漲寺高  
水減寺下自古至今終不遭溺泉初  
出孔文如蓮花下打碾磴浪極恬靜  
水中沙石綠色鮮明國家見寺衝要  
欲造離宮尋行有塔將欲南徙其基  
牢固遂休近有僧於南夜坐見此  
塔光明殊異矣

十六懷州妙樂寺塔者在州東武陵  
縣西七里妙樂寺中見有五級白磚  
圖塔方可十五步並是側石編砌石  
長五尺闊三寸以下鱗次葺之極細密  
道俗目見咸驚焉訝其鬼作其下不測其  
底古老相傳塔從地涌下有大水未莫  
員虛有刺史疑僧濫誥乃使人傍  
掘其下至泉源猶不盡其基際也  
十七并州子城東淨明寺塔者本号  
育王是僧所住唐初已來僧散寺  
空尼請居之余往問塔全元蹤跡但  
有空名遂失其本

十八并州大谷榆社塔者今在縣郭下  
育王寺中見有僧住中有小塔古今  
相傳此是本塔亦未聞異相

十九魏州臨舊塔者在縣西北三十里



本名舍利寺今為尼住其塔見在三  
邊有水唯西開路其塔編石從水底  
上蓮花弥滿於三回其水澄深人皆怯  
入傳云舍利真塔在水內空中如鄭  
州者今改為魚梁州大都督府

二十雜明神州山澤所藏珍異神寶如  
上所列育王寺之諸塔宛隱未形其  
徒不一如後列之滄州長河中塔  
稱育王名非虛立豈唯骨塔靈像亦  
尔吳宜涼三州俱山現像郊北屬山  
近復出佛愚俗謗為虛誕故知謗者  
虛焉豈有人造姦訛山中藏三丈石  
佛特是諸謗者坎井焉知九海之天  
地哉齊州臨邑縣東有乾塔云是誌  
公所營四面石獸石獸趺然可畏  
周滅法時令人百半攪出終不可脫  
亦勞有損今在彼云高麗遼東城傍  
塔者古老傳云往昔高麗聖王出見  
案行國界次至此城見五色雲覆地  
即往雲中有僧執錫住立既至便滅  
遠看還見傍有土塔三重上如覆金  
不知是何更往覓僧唯有荒草掘  
深一丈得杖并履又掘得銘上有梵書



侍臣識之云是佛塔王承玄曲問荅曰  
漢國有之彼名蒲圖王因生信起木  
塔七重後佛法始至具知始末今更  
損高本塔朽壞斯則育王所統一閭  
浮洲處處立塔不足可恠倭國在此  
洲外大海中距會稽萬餘里有會  
承者隋時來此學諸子史統及術藝  
无事不閑武德之末猶在京邑貞觀五  
年方還本國會問彼國昧谷東隅  
佛法晚至未知已前育王及不會荅云  
文字不言無以承據驗其事迹則是所  
歸何者有人開發土地往往得古塔露  
盤佛諸儀相故知素有也益州城南空  
慧寺金藏者有穴在寺近有道士素  
知有藏來就守寺神乞神令入穴取二  
升金粟依言即入唯見地下金甕行  
行相對莫測其邊寺僧通知無敢侵  
者雍州渭南縣南山倒材谷崖有懸  
石文狀倒材因以名焉谷有巖像於  
佛面亦号像谷古老傳云昔有梵僧  
來云我聞此谷有像面山七佛龕龍昔  
七佛曾來此谷說法洞内有瞻蔔華  
常所供養近永徽中南山龍池寺沙

門智積聞之往尋至谷聞杳莫知何  
所深訝杳從澗內沙出即撥沙看形  
似矛根裏夾沙土然極芬馥就水抖  
撒洗之一澗杳香將返龍池佛堂中合  
堂皆杳杳極深美山下俗人時見此山  
或如佛塔或全如佛面挺出空際故  
像顏之号非是虛立像去嘉美谷  
甚近即姓秦時王嘉美所住者也坊州  
玉華宮寺南十里許大高嶺俗号檀  
臺山上有古塔基甚宏壯面方四十三  
尺上有一層乾塔四面開戶石門高  
七尺餘廣五尺餘傍有破乾無數古  
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獵見有沙  
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  
遣往捉將至不見遠看仍在時乃勸掘  
所立處深二丈獲鉢及杖而已王重之  
為起乾塔一十三級左近村墟常聞  
鐘聲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必門  
惠貴聞之便往又聞鐘聲慷慨古迹  
將事修理恨無泉貝懷感猶預貴又  
感祥云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勞疑  
慮爰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  
化至此此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遠勿

辭勞倦功用必成惟須牢作不事華  
侈三層曾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營塔  
側古窯三十餘所猶有熟甃填滿更  
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北背山面水一期  
幽栖之勝地也自未修前鐘聲時至  
即令營梅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  
僧事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  
年塔崩塌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  
塔經四百餘年崩計周保定至開皇  
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今龍朔初得八  
十一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  
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識文者前周  
大遠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  
知塔甃巨万終非下俗所立耳

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  
及尺下望无底晉咸康年中庾亮  
為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夏屋  
崇峻玉堂眩目靈塔高竦莫測是  
何修葺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唐  
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  
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有金銅佛頭  
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寸  
許是立佛道俗咸異之唐初相州大

慈寺塔被焚余至彼問焚所由僧云  
大業末歲群盜牙陣寺在三爵吉室西  
葛屈屨山上四鄉來投築城固守人物  
擁聚尺地不空塔之上下重複皆滿  
於中穢汙不可見聞及賊平人出棄  
穢狼藉寺僧無力可用屏除忽然火  
起焚蕩都盡唯東南角太子思惟像  
殿得存可謂火淨以除其臭穢也此塔  
即隋高祖手勅所置初以隋運創臨  
天下未附吳國公蔚迥周之柱臣鎮守  
河北作牧舊都聞楊武御圖心所未  
允即日聚結舉兵抗詔官軍一臨大  
陣摧解收擁俘虜將百萬人擒集寺  
北遊豫園中明旦斬決園牆有孔出者  
縱之至曉便斷猶有六十萬人並於漳  
河岸斬之流尸水中水為不流五河  
一月夜夜鬼哭哀怨切人以事聞帝  
帝曰此段一誅深有枉監賊止蔚迥  
餘並被驅當當時惻隱咸知此事國初  
機候不獲縱之可於遊豫園南葛屈屨  
山上立大慈寺圻三爵臺以營宮之六  
時禮佛加一拜為園中枉死者寺  
成僧住依新禮唱怨哭之聲一期頓

絕矣

振旦神州佛舍利感通序

原夫大聖謀權通濟為本容光或隨緣隱遺景有可承真故將事暫從於俗化入金剛定碑此金軀欲使福被天人功流海陸至於牙齒髮爪之屬頂蓋目精之流衣盃瓶杖之具坐處足蹈之迹備滿中天乎被東夏而齒牙髮骨時聞視聽皆育玉土中之塔略顯於前而偏感別應之形隨機又出自漢洎唐元時不有既稱靈骨不可以事求任緣而舉止得以敬及通信之士舉神光而應心懷疑之夫假孫磨而發念所以討尋往傳及以現祥故依續序庶有披者識釋門之骨鯁萬載之後難可塵沒矣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既弘佛法立寺度僧五岳觀諸道士等請求抽試以燒經神變為驗及經從火化隱沒莫陳費才自憾於衆前張衍啓悟於時俗工時西域所將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映蔽日光摩騰羅漢踊身高飛神化自在天雨寶花散佛僧上又聞



天樂繁會人感信心焉魏明帝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宮之西每繫幡刹頭輒斥見宮內帝患之將毀除壞時外國沙門居寺乃齋金盤盛水以貯舍利五色光明騰焰不息帝歎曰非天神効安得尔乎乃於道東造周閭百間名為官佛圖精舍云

吳孫權赤烏四年沙門康僧會創達江表設像行道吳人以為妖異以狀聞之權乃會問佛有何靈會曰佛晦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權曰何在會曰神迹感通祈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為興寺經三七日遂獲瓶中且呈於權光照宮殿權執瓶寫于銅盤舍利下衝盤即破碎權大驚焉嗟希有瑞也會進曰佛之靈骨金剛不碎劫火不燒權乃使力者擊之捉砧俱陷舍利不損光明四射耀晃人目又以火燒乃騰光上踊作大蓮花權大發信乃為立建初寺改所住地名佛陀里孫皓虐政將欲除屏佛法燬經夷塔有諫皓曰且少寬假信無神驗誅除不晚皓從之召會曰若能驗現於



日前助君興之如其不能將道廢而人戮會日道以緣應感而必通如蒙寬假庶降神効皓與期三日僧衆百餘同集會日寺皓陳兵圍寺刀鋸齊至尅期就戮或懼无靈先自縊者會謂衆曰佛留舍利止在今時前已有驗今豈欺哉恰期便獲乃進於皓曰此如來金剛之骨貴獲擊以百鈞之杵終其毀也皓曰金石可磨枯骨豈在沙門面欺祇速死耳乃置之鐵砧以金鎚擊之金鐵並陷而舍利如故又以清水行之舍利揚光散彩洞燭一殿皓乃欣服革心應化云晉初竺長舒先有舍利重之其子為沙門名法願每欲還俗笑曰是沙石耳何足可貴父投之水中五色三帀光高數尺遂不還俗長舒死後還發俗念輒病委頓率為沙門以舍利安江夏塔中晉大興中於潛董汪信尚木像夜有光明後像側有聲投地視乃舍利水中浮沉五色晃晃左右行三帀後沙門法恒看之遙起四五投恒懷中恒曰若使恒興立寺宇更見威神又耀

于前於即恒建寺塔於潛入法者曰  
以十數焉晉大興中北人流播廣陵曰  
有千數有將舍利者建立小寺立  
刹舍利放光至于刹杪遂感動遠  
近信心云晉咸和中北僧安法開至  
餘杭欲建立寺無地欠財手索錢貫  
貨之積年得錢三万市地作屋常以  
索貫為資欲立刹无舍利有羅幼  
者先自有之開求不許及開至寺礼  
佛見幼舍利囊已在座前即告幼幼  
隨來見之喜悅與開共立寺宇於餘  
杭云晉咸康中建安太守王昱景欲建  
刹于孟寺於夕間牀頭鏘然視得舍利  
三枚景立刹時元嘉十六年六月舍利  
放光通照上下七夕乃止一切咸見  
晉義興元年有林邑人嘗有一舍利  
每齋日放光沙門慧遠隨廣州刺史  
刁遠在南敬其光相欲請之未及  
發言而舍利自分為二遠聞心悅又請  
留敬而又分為三遠欲摸長干像寺  
主固執不許夜夢人長數丈告曰像  
貴宜道何故恠耶明報聽摸既成遠  
以舍利著像龕中西來諸像放光者

多懷舍利故也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荆上明見芙蓉方發聊取還家聞華有聲恠尋之得一舍利白如眞珠焰照梁棟敬之擎以箱盛懸于屋壁家人每見佛僧外來解所被衣躍坐案上有人寄宿不知汗慢之乃夢人告曰此有釋迦眞身衆聖來敬尔何行惡死墮地獄出為尼婢何得不怖其人大懼無幾癩死舍利屋地生荷八枚旬乃枯歲餘失之不知所去

宋元嘉八年會稽安千載者家世奉佛夜有扣門者出見十餘人著赤衣運材積門內云官使作佛圖忽无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紫金色椎打不碎以水行之光明照發便自舉敬常有異香後出欲礼忽而失之尋覓備至半日還得臨川王鎮江陵迎而行之雜光閒出佐史沙門咸見不同王捧水器呪曰

詞多如咒

轉之呪訖輒應

聲光出夜見百餘人遶舍利屋燒香特如佛狀及明人及舍利俱失矣

宋元嘉九年潯陽張須元家設八關

齋道俗數十人見像前花上似冰雪  
視得舍利數十便以水行之光焰相  
屬後遂失之數十日開厨更視獲牙  
奩中有白氎裏舍利十枚光焰屬天  
諸處咸來請之

宋元嘉十五年南郡劉凝之隱衡山徵  
不出奉五斗米道不信佛法夢見人  
去地數丈曰汝疑方解覺見忽乃悟旦夕  
懃至半年礼佛忽見額下有紫光  
瑞光處得舍利二枚割擊不損水行  
光出後於食時口中隱齒吐出有光  
妻息又獲一枚合有五枚後又失之  
尋今又得云

宋元嘉十九年高平徐椿讀經及食  
得二舍利盛銀瓶中後省漸增乃至  
二十後寄廣陵今馥私開之空罍椿在  
都忽自得之後退轉皆失舍利應現  
值者甚多皆敬而得之慢而失也舍  
利東流綿歷帝代傳紀所及略陳万  
一由事相重沓屢現非奇佛現栖隱  
誠其致也然有國興塔无勝有隋一  
化之中百有餘所神瑞開發陳諸別  
傳今略出之以顯盛德云今隋高祖



昔在龍潛有神尼智仙無何而至曰  
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  
為普天慈父重興佛法神明還來  
後周代果滅佛法及隋受命常以  
為言又昔有婆羅門僧詣宅出一裏  
舍利日檀越好心故留供養尋尔不知  
所在帝曰我興由佛故於天下立塔并  
置神尼像焉又於京師法界寺造  
連基浮圖下安舍利開皇十五年秋夜  
神光自基上達露盤赫若冶焰旬  
內四如之帝於仁壽宮仁壽元年六月  
十三日御宮之仁壽殿降生日也帝於  
此日追惟永往報父母恩延諸沙門  
輿論至道欲於海內清靜處三十所  
建塔下詔曰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  
護群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  
聖教思與四海共修福業今使現  
在未來俱為利益宜請沙門三十人  
解法相堪宣導者各將侍者散官  
分道送舍利於諸州起塔盡州現僧  
為朕及皇后太子諸王官人民庶幽  
顯生靈七日行道懺悔打剎布施限  
以十文以供塔用不充役丁用正庫物

其判定以下常務停七日專知塔事  
同至十月十五日正午入函一時起塔  
帝以起塔之旦在京大興殿西執珽  
而立延佛像沙門三百六十人上殿  
左右密數三度常賻一人帝見黑僧  
披褐色覆膊語左右曰勿驚置之  
及行道散不復見帝曰今佛法重  
興立舍利塔必有感應果如言矣雍州  
仙遊寺立塔天降陰雪舍利將下日  
光朗照及入函雲合

岐州鳳泉寺立塔感文石如玉為函又  
現雙樹鳥獸等基石變如水精

涇州大興國寺立塔三處各送舊石非  
界所有合用為函恰然相可

秦州靜念寺立塔定基已瑞雲再覆  
雪下草木開花入函光照聲贊

華州思覺寺立塔初陰雪將下日照  
五色氣光數丈覆塔上厲天雨天花

同州大興國寺立塔值雨無壅入函日  
出光遠於日十二月內夜光照五十里  
蒲州栖巖寺立塔地震山吼如鍾鼓  
聲又放光五道二百里皆見

并州無量壽寺立塔初晝昏雲至乃  
日照將入函放光明天神無量之州恒





洽蔣州栖霞寺立塔隨人先夢佛從西  
北來入寺舍利至恰如所夢

吳州大禹寺立塔舍利凡渡五江風波  
皆不起又放光獲紫芝

蘓州虎丘山西寺立塔掘基得舍利  
一空樂聞人并吼二日舍利方至衡州衡  
岳寺立塔四遇逆風四乞順水峯上白  
雲闊二丈直至基所三而乃散

桂州緣化寺立塔未至十里烏有千  
計夾輦行飛入城乃散

番州靈鷲寺立塔坑內有神仙雲  
氣像交州禪衆寺起塔

益州法聚寺立塔初晦冥將下日朗  
掩已便暗

廊州法講寺立塔初行郊西尔夜廊  
州光高數丈從東來入地內外皆見  
瓜州崇教寺起塔涓州官人王威送  
流人九十道逢舍利放之為期其囚  
被放十里一期無一逃者

隨州人於涇水作魚獄三百既見舍利  
悉決放餘州亦多放矣

王公百官以舍利應感非一拜表奉賀  
時有詔曰明下仰惟正覺見西復護群生

朕所以至心迴向思崇勝業普及幽顯共為善因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而大聖垂慈頻示光相宮殿之內舍利降靈莫測來由得未曾有斯寔群生多幸延此嘉福豈朕微誠所能致感覽見表悚敬弥深今具形舍利猶有可依前式分送海內五十三州庶三塗六道俱免蓋經稟識含靈同登妙果

仁壽三年正月復分布舍利五十三州至四月八日同午時下其州如左

恒州

慈雲雨天花遍城寺如此者二

泉州

循州 營州

三教白光出古石解作雨

洪州

白項烏引路

杭州

掘基自燃石窟

石函涼州

德州

雙者行大鳥旋塔

滄州

觀州

塔上五色雲現午至暮

瀛州

基內紫光

兗州

患首雙幽者則損

州

禹如水鏡放光衆像

徐州

禹出仙人僧等相

莒州

三現光基得古塔癡

言齊州 萊州 楚州

野鹿來曉鶴翔塔上

江州

地出銅像潭

州舍利至江州島來迎送

毛州

天雨金銀花

貝州 宋州

并苦變甘放光

又雨花如雪

趙州

故赤光有佛像等相

齊州

二日放光香氣鍾音出空充

州 壽州 信州 荊州

雲蓋塔上雨花不下

黎州

地下石文

千秋樂

慈州

雲蓋如飛仙泉涌病愈

魏州

潞州 泉自前病者愈

汴州

異香放光見像忠孝

杞州

放光許州

去州九十里放光照

見雲光覆塔甘井現

沉州

蘭州

基下得石像又得二銅像梁

州利州放光如日明豫州五色光文字顯州曹

州光變最多安州感香石放光雲蓋集鄧州函作玉文現秦州重得金州衛

州光照於外洺州僧先惠誓不得行聞舍利至起迎十里晉州

三度放光懷州雄雉來馴附放光異迹陝州前後十度現瑞

洛州香氣如風二放光明鄭州放光幡內

###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上

此錄上卷宋本與二本大異檢之宋本錯將宣律師感通錄一卷爲此上卷耳今依二本正之又爲看舊宋藏者具錄正文于右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

右

唐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

自法移東漢教漸南吳佛像靈祥充  
物區宇而群錄乎舉出沒有殊至於  
瑞跡蓋無異也今依叙列而罕以代  
分何者或像陳晉代而唐表隋唐或  
感化在人而迹從倚伏故不獲銓次  
於錄而辯集之

東漢雒陽畫釋迦像緣一

南吳建鄴金像從地出緣二

西晉吳郡石像浮江緣三

西晉泰山七國金像瑞緣四

東晉楊都金像出渚緣五

東晉襄陽金像遊山緣六

東晉荊州金像遠降緣七

東晉吳興金像出水緣八

東晉會稽木像香瑞緣九

東晉吳郡金像傳真緣十

東晉東掖門金像出地緣十一

東晉徐州太子思惟像緣十二

東晉廬山文殊金像緣十三

元魏涼州石像山裂出現緣十四

北京河南王南崖素像緣十五

北涼沮渠文六石像現相緣十六

宋都城文殊師利金像緣十七

宋東陽銅像從地出緣十八

宋江陵金像出樹光照緣十九

宋浦中金像光現及出緣二十

宋江陵上明澤中金像緣二十一

宋荊州壁畫像塗却現緣二十二

宋江陵小金像捨志緣二十三

宋湘州桐廬感通作佛光緣二十四

齊番禺石像遇火輕舉緣二十五

齊彭城金像汗出表祥緣二十六

齊楊都觀世音金像緣二十七

梁荊州優填王栴檀像緣二十八

梁楊都光宅寺金像緣二十九

劉勰石像

梁高祖等身金銀像緣三十

元魏定州金觀音像高王經緣三十一

陳重雲殿并像飛入海緣三十二

周晉州靈石寺石像緣三十三

周宜州北山鐵磬石像緣三十四

周襄州峴山華嚴行像緣三十五

隋蔣州興白寺焚像移緣三十六

隋釋明憲五十菩薩像緣三十七



隋京師日嚴寺瑞石影像緣三十八  
隋邢州沙河寺四面像緣三十九

唐坊州石像出山現緣四十

唐簡州佛跡神光照緣四十一

唐涼州山出石文有佛字緣四十二

唐渝州相思寺佛跡出石緣四十三

唐信州靈龕寺佛跡緣四十四

唐撫州降潭州行像緣四十五

唐羅州藍田金像出石中緣四十六

唐羅州鄆縣金像出澧緣四十七

唐沁州像現光明常照林谷緣四十八

唐益州五臺山像變聲現緣四十九

唐遼口山崩自然出像緣五十

初案南齊王琰冥祥記云漢明帝夢

見神人形垂二丈身黃金色項佩日

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其号

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

發使天竺寫致經像表之中夏白天

子王侯咸敬事之聞人死精神不滅

莫不懼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將西域

沙門迦葉摩騰等賈優填王畫釋迦倚

像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

之數本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顯

節壽陵上供養又於白馬寺壁畫千  
乘萬騎繞塔三匝之像如諸傳偈載  
二吳時於建鄴後園平地獲金像一  
軀討其本緣即周初育王所造鎮於  
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漢魏未有佛  
法江南何得有像埋瘞于地皓得之素  
未有信不甚尊重置於園廁令執屏  
籌至四月八日皓如廁戲曰今是八  
日浴佛時遂取像頭上尋即通腫陰處  
尤劇痛楚號呼太史古曰犯大神所  
致使遍祀神祇率无應効妓女中素有  
信佛者曰佛為大神陛下前穢之今  
可請也皓信之伏枕歸依有頃便愈  
遂以馬車迎沙門僧會入宮以香湯洗  
像慙謝重修功德送於建初寺云  
三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吳郡婁縣松江  
浣漬口漁者輩焉遙見海中有二人  
現浮游水上漁人疑為海神延巫祝  
偈牲牢以迎之風濤弥盛駭懼而返  
復有奉五斗米道黃老之徒曰斯天師  
也復共往接風浪如初有奉佛居士  
吳縣華里朱膺聞之歎曰將非大覺  
之垂降乎乃潔齋共東雲寺帛屨及

信佛者數人至漕口稽首延之風波遂  
靜浮江二人隨潮入浦漸近漸明乃  
知石像將欲捧接人力未展聊試擎  
之飄然而起便舉還通玄寺看像背銘  
一名惟衛二名迦葉莫測帝代而字  
迹分明舉高七尺施設法座欲安二  
像人雖數十而了不可動復重啓請  
欵然得起以事表閭朝庭士庶歸心  
者十室而九沙門釋法淵來自西域  
稱經記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  
有供養礼覲者除積劫罪云又別傳  
云天竺沙門一十二人送像至郡像  
乃立水上不沒不行以狀奏聞下勅  
聽畱吳郡

見高僧傳及旌異記等

今京邑咸陽長公主聞其瑞迹故遣  
人往通玄寺圖之在京起摸方欲顯  
相云  
四西晉泰山金輿谷朗公寺者昔中  
原值亂永嘉失馭有沙門釋僧朗者  
姓李冀人西遊東返與湛意兩僧俱  
入東岳卜西北巖以為終焉之地常  
有雲縈士俗咸異其禎感聲振殊國  
端居平業于時天下无主英雄負圖

秦宋燕趙莫不致書崇敬割縣租稅以崇福焉故有高麗相國胡國女國吳國崐崙北代七國所送金銅像朗供事盡禮每陳祥瑞今居一堂門牖常開鳥雀莫踐咸敬而異之其寺至今三百五十許歲寺塔基構如其本焉隋改為神通道場今仍立寺

五東晉成帝咸和中丹陽尹高惔往還帝闕每見張侯橋浦有異光現乃使吏尋之獲金像一西域古制光趺並闕惔下車載像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惔止御者任牛所往遂徑趣長干寺因安置之揚都翕然觀拜悟者甚衆像於中宵必放金光歲餘臨海縣漁人張侯世於海上見銅蓮花趺丹光遊泛乃馳舟接取具送上臺帝令試安惔像足恰然符合久之有西域五僧振錫詣惔云昔遊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于河濱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感夢云吾出江東為高惔所得在阿育王寺故遠來相投欲一禮拜惔引至寺五僧見像歔歔涕泣像為之放光照于堂內及遶僧形僧云本

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五僧即  
住供養至咸安元年南海交州合浦  
採珠人董宗之每見海底有光澤于  
水上尋之得佛光以事上聞簡父  
帝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无異凡  
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跡方具此像  
花臺有西域書諸來者多不識唯三  
藏法師求那跋摩曰此古梵書也是  
阿育王第四女所造時凡官寺沙門  
慧遠欲求摹寫寺主僧尚恐損金色  
語遠曰若能令佛放光迴身西向者  
非余所及遠至誠祈請中宵聞有異  
聲開殿見像大放光明轉坐面西於  
是乃許摸之傳寫數十軀所在流布  
至梁武帝於光上加七樂天并二菩  
薩至陳永定二年工琳屯兵江浦將  
向金陵武帝命將沂流軍發之時像  
身動搖不能自安因以奏聞帝檢之  
有寶俄而鋒刃未交琳衆解散單騎  
奔北遂上流大定故動容表之天嘉  
之中東南兵起帝於像前乞願見徒屏  
退言訖光照階宇不久東陽閩越皆  
平沙門慧曉長干領神行化所及事



若風移乃建重閣故使藻繪窮奇登臨極日至德之始加造方趺自晉迄陳五代王日莫不歸敬寔旱之時請像入宮乘以帝輦上加油覆僧為雨謂中途滂注常候不失有陳運否丞涉訛謠禎明二年像面白西遂正還尔以狀上聞帝延入太極設齋行道其像先有七寶冠飾以珠玉可重二斤上加錦帽至曉寶冠掛于像手錦帽猶在頭上帝聞之燒香祝曰若國有不祥還脫寶冠用示徵咎仍以冠在首至明脫掛如昨君臣失色及隋滅陳舉國露首面縛西遷如所表焉隋高祖聞之勅送入京大內供養常躬立侍下勅曰朕年老不堪久立可令有司造坐像形相使同其立本像送大興善寺像既初達殿大不可當陽乃置北面及明乃處正陽衆雖異之還移北面至明還南如初衆咸愧謝輕略今見在圖寫殷矣余撫採衆傳記合成此錄有未廣者庶知非加飾焉

六東晉孝武寧康三年四月八日襄陽檀溪寺沙門釋道安盛德昭彰聲振



宇內於郭西精舍鑄造丈八金銅無  
量壽佛明年季冬嚴飾成就奇鎮軍  
將軍雍州刺史郗恢之創莅襄郛贊  
擊福門其像夜出西遊萬山遺示一  
跡印丈八石鄉邑道俗一時奔赴驚  
嘆迎接還本供養復以其夕出住寺  
門衆咸駭異恢乃改名金像寺至梁  
普通三年四月八日下勅於建興苑  
鑄金銅花趺高五尺九寸廣九尺八  
寸莊嚴既訖泝流送之以承像足立  
碑頌德劉孝儀文蕭子雲書天下稱  
最碑見在建周武滅法建德三年甲  
午之歲太原公王褒為襄州刺史副  
鎮將上開府長孫招志不信法聞有  
靈感先欲毀除邑中士女將廢僧尼  
聞欲除滅哀號盈路招見道俗歎惜  
瞋怒弥盛逼逐侍從連令摧碎先令  
百人以繩繫頸挽牽不動招謂不用  
心杖監事者加一百牽之如初又加  
三百不動如故招怒逾壯又加五百  
牽引方倒聲振地動人皆悚慄招獨  
喜踴即令融毀揚聲自快便馳馬欲  
報刺史纔可百步塌然落地失音直

視四支不塞至夜便死道俗唱快當  
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太元  
十九年歲次甲午月朔日比丘道  
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一軀此  
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復計  
年月興廢悉符同焉信知印手聖人  
誠無虛記古今本所住名啓法寺所履  
之石人鑿取之今見存焉初隋末分崩  
方隅守固襄陽畱守竇盧褒擁據一部  
屬王世充有啓法寺憲法師者為士  
俗所重數諫竇君令投唐國竇不從憲  
與士俗內外通使京輔遂發兵至襄  
陽竇固守三度兵至屠城不陷後知  
憲情遂然之憲臨終語弟子蘇富婁曰  
我與汝父見毀安師金像自尔已來遺  
迹不嗣我死後可依造之及武德四  
年官軍圍急竇降方恨不取憲計枉  
煞苛酷斯即於國有功無人申者城  
平富婁便從俗服憲有衣資什物並  
婁鳩拾乃有心擬像不知何摸樣遂  
夢見婆羅門僧指畫其相并訪古老  
亦有畫圖即依摸鑄一冶便成元有  
缺少當鑄像時天陰雲布雨花如李

遍一寺內富婁性巧財用自富又於  
家內造金銅弥勒像高丈餘後又夢  
憲令其更造佛像乃於梵雲寺造大  
像高五十九尺事如別顯昔隋初秦  
孝王俊曾鎮襄部聞安師古像形製甚  
異乃遣人圖之於長安延興寺造之  
初鑄之夕亦感天樂天花等相今見  
在

即今永泰寺改  
名万善寺也

七東晉穆帝永和六年歲次丁未依  
勘長曆乃三年也二月八日夜有像  
現于荊州城北長七尺五寸合光趺  
高一丈一尺皆莫測其所從也初永  
和五年廣州商客上載欲竟恨舩輕  
中夜覺有人來奔舩驚共尋視了無  
所見而舩載自重不可更加雖駁其  
異而不測也引邁刹涉恒先諸舩不  
久遂達渚宮纔泊水次夜復覺人自  
舩登岸舩載還輕及像現也方知其  
非時大司馬桓溫鎮牧西陝躬事項  
拜傾動邦邑諸寺僧衆咸覓迎引鏗  
然不動有長沙太守江陵滕駿時合以  
永和二年捨宅為寺額表郡名承道安  
法師襄川綜領請一監護安謂弟子

曇翼曰荆楚士庶始欲信法成其美者非尔誰歟尔其行矣翼負錫南征締搆一載僧宇雖就而像設弗施每歎曰育王寺像隨緣流布但至誠不極何憂不垂降乎及聞荆城像至欣感交懷曰斯像余之本誓也必歸我長沙固可以心期難以力致衆咸僉曰必如所言驗之非遠翼燒香拜請令弟子三人捧之颯然輕舉遂安本寺道俗慶悅至晉簡文咸安二年始鑄華趺晉孝武帝太元中殷仲堪為刺史像於中夜出寺西門邏者謂人問而不荅以刀擊之鏗然視乃像也刀擊臂處文現於外有蜀賓僧伽難陀禪師者多識博觀從蜀來荆入寺礼像歎咽久之翼問其故荅曰近天竺失之如何遽降此土便勘年月悉符同焉便看像光背有梵文曰阿育王造也時聞此銘更倍欽重曇翼興念致應之驗也及病將終像光忽逝翼曰佛示此相病必不損光往他方復為佛事旬日而終後僧擬光更鑄今者宋孝武時像大放光江東



佛法一期甚盛宋明帝太始末像輒  
垂淚明帝尋崩嗣主狂勃便有宋齊  
革運荊州刺史沈攸之初不信法沙  
汰僧居長沙一寺千有餘僧應還俗  
者將數百人舉衆遑駭長幼悲泣像  
為流汗五日不止有聞於沈沈召寺  
大德玄暢法師訪問所以暢曰聖不  
亡遠無憂不徹去來今佛佛佛相念  
得无令佛念諸佛乎欲清檀越不信  
之心故有斯應問出何經答出无量  
壽經之取經尋之殊悅即停沙汰齊  
永元二年鎮軍蕭穎胄與梁高共荆  
州刺史南康王寶融起義時像行出  
殿外將欲下階兩僧見而驚嘆乃迴  
入殿三年穎胄暴亡寶融亦廢而慶歸  
高祖梁天監末寺主道岳與一白衣  
淨塔邊草次開塔戶乃見像繞龕行  
道岳密禮拜不令泄言及大開堂像  
亦在座梁鄱陽王為荊州屢請入城  
建大功德及病迎之倍掙不起少日  
而薨高祖昔在荊州宿著懇誠屢遣  
上迎終无以致中大通四年三月遣  
白馬寺僧趙主書何思遠齎香花供

養具申丹款夜即放光似隨便往明  
旦承接還復畱礙重謁請祈方申從  
往四衆戀慕送至江津至二十三日  
屆于金陵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  
路放光明相續無絕道俗欣慶嘆未  
曾有畱殿三日竭誠供養一云傳中興寺設元  
遮大齋二十七日從大通門出入同  
泰寺其夜像大放光勅於同泰寺大  
殿東北起殿三間兩廡施七寶帳座  
以安瑞像又造金銅菩薩二軀築山  
穿池奇樹怪石飛橋欄檻夾殿兩階  
又施銅鑊一雙各容三十斛三面重閣  
宛轉玲瓏中大同二年三月帝幸同  
泰設會開講歷諸殿礼黃昏始到瑞  
像殿帝纔登階像大放光照竹樹山  
水並作金色遂半夜不休及同泰被  
焚堂房並盡唯像所居殿存焉

太清二年像大流汗其年十一月侯  
景乱階大寶三年賊平長沙寺僧法  
敬等迎像還江陵復止本寺後梁大  
定七年像又流汗明年二月中宗宣帝  
崩天保三年長沙寺延火所及合寺  
炯然煙焰四合欲救瑞像无方轉移



此像由來舉必百人尔日六人便起天  
保十五年明帝延像入内礼懺冥感  
二十三年帝崩嗣主蕭琮移像於仁壽  
宮又大流汗廣運二年而梁國土滅  
開皇七年長沙寺僧法籍等復迎還  
寺開皇十五年黔州刺史田宗顯至  
寺礼拜像即放光公發心造正北大  
殿一十三間東西夾殿九間彼運材  
木在荆上流五千餘里斫材運之至  
江散放其木流至荆州自然泊岸雖  
風波鼓肩終不遠去遂引上營之柱  
徑三尺下礎闊八尺斯亦終古无以  
加也大殿以沉香帖遍中安十三寶  
帳並以金寶莊嚴乃至檍栴蕩并无  
非寶花間列其東西二殿瑞像所居  
並用檀栴中有寶帳花焯並用真金  
所成窮極宏麗天下第一大業十二  
年瑞像數汗其年朱祭破掠諸州來  
至荆邑營于寺内大殿高臨城北賊上  
殿上射城中畱守患之夜以火箭燒之  
城中道俗悲悼瑞像滅矣其夜不覺像  
踰城而入至寶光寺門外立旦見像  
存合城欣悅賊散後看像故處一不

被燒灰炭不及今續立毀不如前者  
偽梁蕭銑鳳鳴五年偽宋王楊道生  
等至寺礼拜像大流汗身首兩流竟  
日不息其年九月大唐兵馬從蜀江  
下其月二十日寺僧法通以唐運將  
統番求一瑞繞像行道其夜放光明  
滿堂至二十五日光彩漸滅其日趙  
郡王兵馬入城斯亦慶幸大同故流  
光為其善瑞也至於元陽之月宰牧致  
誠无不畢應貞觀六年六月大旱都  
督應國公武彥迎像建齋行道七日  
官僚上下立於像前一心觀佛良久  
雲氣四布甘雨滂流其年遂登都督  
乃捨黃金更鑄瑞像輦輿幡花莊嚴  
衆具備矣今見在江陵長沙寺又有外  
國銅像高七尺許古異不甚重云道安  
在石城長安所送令弟子於驛中得  
一舍利有光失之

八東晉周玘字宣佩義興陽羨人晉  
平西將軍處之第二子也位至吳興  
太守家內奉佛其女尤甚精到家僮  
捕魚忽見金光溢川睽流而上當即  
下網得一金像高三尺許形相嚴明  
浮水而住牽排不動馳往報玘玘以

告女乃以人船送女往迎遙見喜心礼而手挽即得上船在家供養女夕夢佛左膝痛覺看像膝果有穿處便截金釵以補之祀後以女適吳郡張澄將像自隨言歸張氏後病卒乃見女在城牆上姿飾逾於平日内外咸覩俄而紫雲下迎遂上昇空極目乃没澄曾孫事接戎振平討孫思之乱久廢齋戒不覺失像而光尚在舉家懺悔祈求備至有一老嫗賣詣賣之責價極少識是前像方欲雇直失睹所在此像遂亡光在張家去去

九東晉會稽山陰靈寶寺木像者徵士譙國戴逵所製逵以古製像略皆朴拙至於開敬不足動心素有素信又甚巧思方欲改斲威容庶參真極注慮累年乃得成遂東夏制像之妙未有如上之像也致使道俗瞻仰忽若親遇高平郝嘉賓撤香呪曰若使有常將復覩聖顏如其無常願會弥勒之前所拈之香於手自然芳煙直上極目雲際餘芬徘徊馨盈一寺于時道俗无不感勵像今在越州嘉祥寺

十東晉太元二年沙門慧護於吳郡  
紹靈寺建釋迦文一丈六尺金像於  
寺南傍高鑿穴以啓銘鑄既成將移  
夜中穴內清明有花六出白色鮮發  
四面翻灑未及於地自毀而上歸及  
曉白雲若煙出所鑄穴雲中白龍見  
長數十丈光彩炳煥徐引繞穴每至  
像前瞻仰遲徊似歸敬者斯時風霽  
景清細雨而加香氣像既入座龍乃  
昇天元嘉初徵士譙國戴顓嫌荆古  
朴治像首面威相若真自肩以上短舊  
六寸足躋之下削除一寸云云

十一東晉義熙元年司徒王謚入宮  
住東掖門有侍人於門東見五色光  
出地驚而穿之得古形銅盤盤下獲  
金像高四尺光趺並具斯又同孫皓  
之育王像也因奉入宮宋祖素不甚  
信及獲此像加敬欣悟躬禮事焉  
此像本在瓦官寺後移龍光寺云  
十二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  
昔晉沙門法顯勸節西天歷遊聖迹  
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  
上座親事經理勅沙弥為客僧負本  
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六往彭

城吳蒼鷹家求食為犬所嚙顯誣其  
旋轉之間而遊數万里外方悟寺僧  
並非常人也後隨舶還國故往彭城追  
訪得吳蒼鷹具狀問之荅有是事便  
指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  
血也當時為覓食耳如何遂損耶鷹  
聞慙悚即捨宅為寺自往揚都求諸  
經像正濟江中船遂傾側忽有雙骨  
各長一丈隨波騰涌奄入船中即得  
安流昇岸以事奏聞乃龍齒也鷹求  
像未獲泝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  
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  
蒼鷹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  
便付像將還至京詔令摸取千軀皆足  
下施銘而人莫辨新舊任鷹採取像又  
降夢示其本相恰取還得本像東還  
徐州每放異光元魏孝文請入北臺  
至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彰之迎還荆  
下齊滅周廢為僧藏之大隋闡教還  
重光顯今在相州大慈寺  
千三東晉廬山文殊師利菩薩像者  
昔有晉名臣陶侃字士衡建興南海有  
漁人每夕見海濱光因以白侃侃遣尋  
之俄見一金像陵波而起舩側檢其銘



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  
昔傳古育王既統此洲學鬼王制獄怨  
酷尤甚文殊現處錢中火熾水清生  
青蓮花王心感悟即日毀獄造八万  
四千塔建立形像其數亦尔此其一  
也初侶未能深信因果既見此嘉瑞  
遂大尊重乃送武昌寒溪寺後遷荆  
州故遣迎之像初在輦數人可舉  
今加以壯夫數十確不移處更足以  
事力輜車牽曳僅得上船船復即沒使  
具白侶侶聽還本寺兩三人便起沙  
門慧遠敬伏威儀迎入廬岫而了無  
衆阻斯即聖靈威降惟其人乎故語  
曰陶惟劔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  
何遙遙是也隋末賊發衆僧四散有  
一老僧失名采詳瑞像像曰尔年老但  
住何得相捨遂依言住于時董道冲  
賊寇擾江州其徒入寺覓財物執僧  
索金僧曰无可得者乃炙之僧曰徒  
受炙死尸穢伽藍何如寺外賊將出欲  
煞僧日行年七十不負佛教待正念  
已伸頸時可下刀賊然之見伸頸受刀  
即便下斫刀反刺賊心刃出於背群賊



奔怕東走至遠基于時天氣清朗忽有雲如蓋七黑下布雷電四繞遂震賊九人死之江州子女及以衣物多依山藏匿由是賊徒不敢入山江州郭下焚蕩略盡像今在山東林寺重閣上武德中石門谷風吹閣北傾將欲射正施功無地僧乃祈請山神風吹令正不久復有大風從北而吹閣還得正如舊

十四元魏涼州山開出像者太武大延元年有離石沙門劉薩訶者偕在僧傳歷遊江表礼鄧縣塔至金陵開育王舍利能事將訖西行至涼州西一百七十里番禾郡界東北望御谷山遙礼人莫測其然也訶曰此山崖當有像出靈相具者則世樂時平如其有缺則世乱人苦經八十七載至正光元年因大風雨雷震山巖挺出石像高一丈八尺形相端嚴唯无有首登即選石命工安訖還落魏道陵遲其言驗矣至周元年涼州城東七里澗石忽出光照燭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奉安像身宛然符合神儀彫敝四十

餘年身首異處二百餘里相好昔虧  
一時還俗時有燈光流照鐘聲飛響  
皆莫委其來也周保定元年立為瑞  
像寺建德將廢首又自落武帝令齊  
王往驗乃安首像項以兵守之及明  
還落如故遂有廢法國滅之徵接焉  
脩于周釋道安碑周雖毀教不及此  
像開皇通法依前置寺大業五年煬  
帝西征躬往札觀改為感通道場今  
仍存焉依圖擬者非一及成長短終  
不得定云云

十五涼州石崖素瑞像者昔沮渠蒙  
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據有涼土三  
十餘載隴西五涼斯寂久盛專崇福  
業以國城寺塔終非去周古來帝宮  
終逢煨燼若依立之効尤斯及又用  
金寶終被毀盜乃願眄山宇可以終  
天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亘東西不測  
就而斷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  
萬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中有土聖僧  
可如人等常自經行初无寧舍遙見便  
行近瞻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  
羅土金地觀其行不入纔遠之即便

蹈地足跡納納來往不住如此現相  
經今百餘年彼人說之如此

十六北涼河西王蒙遜為母造丈六  
石像在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  
六年遣世子興國攻抱牢大敗興國  
遂死於佛佛氏遜志恨以事佛无靈  
下令毀塔寺斥逐道人遜後行至陽  
迷山諸僧候於路側望見發怒立斬  
數人今時將士入寺礼拜此像涕淚  
橫流驚還說之遜聞往視至寺門舉  
體戰悸如有把持之者因喚左右扶  
翼而進見像淚下若泉即稽首礼謝  
深自咎責登設大會倍更精到招集  
諸僧還復本業焉觀遜之為信信佛深  
明攻殺以取豈佛之為非禁也性以  
革改為先任意肆惡知何所惡不至  
初重法識譯大涅槃願同生死後因  
少忿乃使判客害之今行役失利又  
咎佛僧殛寺誅僧一何酷濫晚雖再  
復不補其憾去今沙州東南三十里  
三危山即流四山之地崖高二里佛像二百  
八十龕光相亟發云

十七宋元嘉二年劉武之造文殊金

像朝夕禮拜頃之便失惆悵祈請夙  
夜匪懈經于五年昏夕時見佛座有  
光發座至棟式之因燒香拂拭牀帳  
乃見失像儼然具存

十八宋元嘉十二年畱元之東陽長  
山人家以種芋為業每燒田塍輒有  
一處藁草不然經久恠之不復鑿伐  
後試薄掘得銅坐像高三寸許尋檢  
其地舊非邦邑莫測何來去云

十九宋元嘉十四年江陵靈牧寺居  
慧玉行業精勤人也昔於長安薛尚  
書寺見紅白光於寺中後有六重寺  
沙門於先光處得弥勒金像高一尺  
及住江陵見寺東樹有紫光起暉暎  
一林以告餘人並去不見後寺主法  
和將於樹下築禪堂基仰首樹上得  
金坐像亦高尺許

二十宋元嘉十四年孫尹曾家世奉  
佛妾王惠稱少而信向年大弥薦誦  
法花經輒見浦中有雜色光使人掘  
深二尺得金像連光跌高二尺一寸  
跌銘云建武六年歲在庚子瓦官寺  
道人法新僧行所造即加磨瑩之



二十一年宋元嘉十五年羅順為平西府將戎在上明十二月放鷹野澤同輩見鷹雉俱落于時火燒野平唯有三丈許藁草不然遂披而覓鷹乃得金菩薩坐像通趺高一尺二制殊巧時定襄令謂盜者所藏乃下符界內无失像者遂取而奉之

二十二宋衛軍臨川康王在荊州城內築堂三間供養經像堂壁上多畫菩薩圖相及衡陽文王代鎮廢為明齋悉加治乾輒墮盡狀鮮淨再塗猶尔王不信向心謂偶尔又使濃塗而畫像徹見炳然可列王復令毀故壁悉更繕改不久抱疾悶眼輒見諸像森然滿目於是廢而不居頗事齋講

二十三宋元嘉中江陵枝江張僧定妹幼而奉法志欲出家常供養小形金像以為前路之資也而父母逼嫁誓志不行而密許郗氏女初不知也及羔鴈既至女悲呼不就燒香伏地取死此像遂放金光弥竟一村父兄驚其通感止不嫁之張郗二門因大敬

信僧定為之出家宋丞相南郡王鎮  
陝乃以其居建精舍焉

二十四宋秦始中東海何敬叔少而  
奉法隨湘州刺史劉韞監縣遇有梅  
檀製以為像既就无光營索甚勤而  
卒无可獲憑几思之如睡見沙門納  
衣杖錫來曰檀非可得廢木不堪唯  
縣後何家桐屑堪用雖惜之苦求可  
得寤問左右果如所言因固求買之何  
氏曰有屑甚愛患人乞奪曾未示人  
明府何以得知直求市耶敬叔以事  
告之何氏驚喜奉以製光後為湘府直  
省中夜夢像去鼠啗吾足清旦疾歸  
視像果然

二十五齊建元中番禺毗耶離精舍  
舊有扶南國石像莫知其始形甚  
異常七八十人乃能勝致此寺草  
茨遇火延及屋在下風煙焰已接  
屋衆十餘相顧无計中有意不已者  
試共三四人捧之飄然而起曾无鈞  
石之重像既出矣屋亦焚焉每有神  
光州部兵殺輒淚汗滿體嶺南以為恒  
候後廣州刺史劉俊表送出都今應



在故蔣州寺中

二十六宋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宋王寺造丈八金像相好嚴華江右之妙製也北境兵起或貽僧禍像輒濡汗滴之多少則難之小大逆可知矣郡人常以候之齊建元初像復流汗其冬魏殺淮上時兗州數郡起義南附鳩略甚衆亦駢迫沙門助其戰守魏軍屠其營壘悉欲夷滅表奏魏臺誣以助亂須臾斬決時像大流汗殿地遍濕魏徐州刺史梁王奉法勤勤至寺親使人以巾帛拭隨出不已至數十人交手竟拭猶不能止王乃燒香禮拜執巾呪曰衆僧无罪擔自營護必不罹禍若幽誠有感當隨拭即止言已自拭果應手而燥王具事表聞下詔皆見原有

二十七齊建元初太原王琰昔在幼稚於交趾賢法師所受五戒以觀音金像令供養遂奉還揚都寄南澗寺琰晝寢夢像立于座隅意甚異之即馳迎還其夕南澗失像十餘盜毀鑄錢至宋大明七年秋夕放光照三尺

許金暉映奪合家同觀後以此像寄  
多寶寺琰適荆楚垂將十載不知像  
處及還揚都夢在殿東衆小像內的  
的分明詰旦造寺如夢便獲於建元元  
年七月十三日也故琰冥祥記自序  
云此像常自供養殿必永作津梁  
修復其事有感深懷以此微覲綴成  
斯記夫鏡接近情莫踰儀像瑞驗之  
發多自是興經云銘斷圖續類形相  
者爰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  
彌勒二像輝用若真蓋得相乎今東  
夏景摸神應亟著亦或當年群生因  
會所感假憑木石以見幽異不必尅  
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沉石淳深寔闡  
閩吳之化塵金瀉液用舒彭宋之福  
其餘銓余繁方雖難曲辯率其大抵  
允歸自從若夫經塔顯効旨證亦同  
事非殊貫故叶其求餘如冥祥記一  
部具之

二十八梁祖武帝以天監元年正月  
八日夢檀像入國因發詔募人往迎  
等佛遊天竺記及雙卷優填王經云  
佛上忉利天一夏為母說法王曰思

見優填國王遣三十二匠及賣梅檀  
請大日連神力運往令圖佛相既  
如所願圖了還返座高五尺在祇桓  
寺至今供養帝欲迎請此像時決勝  
將軍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應募往達  
具狀祈請舍衛王曰此中天正像不  
可乃令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圖  
一相如時運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  
而像頂放光降微細雨并有異香故  
優填王經云真身既隱次二像現普為  
衆生深作利益者是也騫等負第二像  
行數万里脩歷艱關難以具聞又渡  
大海冒涉風波隨浪至山糧食又盡  
所將人衆及傳送者身多亡沒達諸  
猛獸一心念佛乃聞像後有甲冑聲  
又聞鐘聲巖側有僧端坐樹下騫背  
負像下置其前僧起礼像騫等礼僧  
僧授澡水令飲並得飽滿僧曰此像  
名三藐三佛陀金毗羅王自從至彼  
大作佛事語頃失之今夜余夢見神  
曉共圖之至天鑒十年四月五日騫  
等達于楊都帝與百寮徒行四十里  
迎還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煞往

是弓刀鞘等並作蓮花塔頭帝由此某  
蔬斷欲至太清二年五月帝崩湘東王  
在江陵即位号元承聖遣人從揚都  
迎上至荆都承光殿供養後梁大定  
八年於城北靜陵造大明寺乃以像  
歸之今見在多有傳寫流被京國  
二十九梁祖天鑒初於本宅立光宅  
寺造丈八金像圖樣既成不爽分寸  
臨鑄疑銅不足始欲上請忽有使者  
領銅十五車至云勅遣送寺便即鎔  
瀉一冶即成冠絕通國唯覺高大試  
以量之乃長二丈二尺以狀奏聞鑄  
像已成不改元樣所續送銅用亦俱  
盡更重審量乃增四尺勅云初不送  
銅何緣乃尔豈不以真相應感獨表  
神奇乎可鑿著花趺以為靈誌乃具疏  
而勒于足下於今存焉梁祖為父於  
鍾山造大愛敬寺中殿大像神相有  
之故不重顯廣如別記有梁佛像多  
現神奇剡縣大石像者元在宋初育  
王所造初有曇光禪師從此來巡行  
山川為幽栖之所見此山崇嚴乃於  
峯頂構小草室空中聞天樂聲曰此是

佛地如何輒有蔬圃耶光聞之南移天台後遂繕造為佛像積經年終終不能成至梁建安王患降夢能引剎縣石像病可得愈遂請僧祐律師既至山所規模形製嫌其先造太為淺陋思緒未絕夜忽山崩其內佛現自頭已下猶在石中乃剡鑿浮石至本仍止既都除訖乃具相焉斯則真儀素在石中假工除剡故得出現梁太子舍人劉騶制碑於像所備之三十梁世祖登極之後崇重佛教廢絕老宗每引高僧談叙幽旨又造等身金銀像兩軀於重雲殿晨夕礼事五十許年冬夏蹈石六時无缺足蹈石處十指文生遂率窮祚侯景篡位猶存供養太尉王僧辯誅景修復臺城會元帝陷於江陵江南無主辯乃通款於齊迎貞陽侯蕭淵明為帝時江左未定利害相雄辯遣女賀杜龕典衛宮門龕性兇頑不見後際欲毀二像為鋌先令數十人上三休閣令鑊佛項推鑿始舉二像一時迴顧眄之所遣諸人解如墮落不自勝舉失瘖如



醉杜龕亦尔久乃醒悟仍被打箠遍  
身青腫唯見金剛力士可畏之物覺  
來擊之受苦呻吟舉形洪爛膿血交  
流穿皮露骨而卒此乃近事道俗同知  
三十一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孫敬  
德防於北番造觀音金像年滿將還  
常加礼事後為劫賊撲引禁於京獄  
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斷死刑明旦  
行次其夜礼拜懺悔淚下如雨啓曰  
今身被枉當是過去枉他願償債畢  
誓不重作又發大願云去言已少時  
依俻如夢見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  
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度苦難  
敬德歎覺起坐緣之了无參錯比至  
平明已滿一百遍有司執縛向市且  
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  
斫折為三段不損皮肉易刀又斫凡  
經三換刀折如初監當官人莫不驚  
異具狀奏聞承相高歡表請其事遂  
得免死勅寫此經傳之今所謂高王  
觀世音是也敬德放還設齋報願出  
在防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鄉親同  
覩歎其通感見齋志及旌異等記



三十二陳武帝崩兄子蒨立將欲修  
墓造輜輶車國創新定未遑經始昔  
梁武帝立重雲殿其中經像並飾珍  
寶瑱奪諸國運雖在陳殿像仍在蒨  
欲收取重雲佛帳珠珮以飾送終人  
力既足四面齊至但見雲氣擁結流遶  
佛殿自餘方左開朗无陰百工恠焉  
竟往者覩須臾大雨橫注雷電掣擊  
煙張鷟吻火列雲中流布光焰高下  
相涉欬見重雲殿影二像峙然四部  
神王并及寶座一時上騰煙火挾之忽  
然遽逝觀者傾國咸歸奉信雨晴之  
後覆看故處唯礎存焉至後月餘有  
人從東州來云於此日見殿影像乘  
空飛海今望海者有時見之魏氏洛  
京永寧寺塔去地千尺為天所震其  
緣略同有人東海時見其迹云  
三十三北齊末晉州靈石寺沙門僧  
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  
像衆僧咸恠其大言後於寺北谷中  
見有卧石可長丈八乃雇匠就而造  
佛向經一周面腹粗了而背猶耆地  
以六具物舉之不動經夜自翻旦視

欣然即就營作移在佛堂晉州陷日  
像汗流地周兵入境先燒寺塔此像  
被焚初不變色唯傷二指後欲倒之  
人牛六十牽挽不遂忽有異僧咸无  
識者以瓦木土塹雜累圍之須臾便  
了失僧所在像後隆夢信心者曰吾  
患指痛其人悟而補之隋氏啓運如  
前開復開皇十五年有盜播蓋者即  
夢丈八入入室責之其賊慙怖而送  
像今現在云

三十四周武建德三年猜忌佛法勇  
意殛滅天下閭閻有宜州姜明者督  
事夜行經州北百餘里山中行往常  
見山上光明恠之因巡行光處見有  
卧石狀如像形便斲掘尋之乃是鐵  
礦不可鑿鑿故其形礪礪高二丈許欲  
加摩瑩卒不可觸又向下尋乃有石  
趺孔穴具足乃共村人以拗舉之其像  
欬然流下逕趣趺孔卓然特立衆以為  
奇瑞也以狀奏聞時天元嗣曆佛日將  
融乃改為大象元年仍以其處為大  
像寺隋祖開運重斯故迹又改為顯  
際寺討尋其本處非人住又无大石及

以鐵礦豈非育王之神力所降感乎  
大唐因之不改貞觀末寺西置宮名  
曰玉華像仍舊所在宮東三十里苑  
內太宗嘗往礼事燹非華飾乃捨物莊  
嚴永徽年中改宮立寺還名玉華今  
屬坊州陰暗之夕每發光瑞道俗常  
見故不甚驚歎云云

三十五周襄州峴山華嚴寺行像者  
古來木像莫知其始而面首殊麗瞻  
仰無已可高五丈許微應在昔不復  
具陳及周滅法人藏其首隋開乃出  
如前莊飾以為聖像号盧舍那佛每  
年祈福以為歸依之所也隋文將崩  
兩鼻洩出沾汙懷中金薄剝起洩流  
有光拭之無塵聖還如洩貞觀二十  
三年四月內洩還連出塗湧懷中方  
圓一尺初未委也及後太宗昇遐方  
知地現至六月內洩又重出合州同  
懼不知何禍至七月內漢水泛漲溢入  
城郭深丈餘陷溺不少今在本寺祈  
求殷矣襄陽士俗有少子胤者皆往  
祈之隨其本心男女咸應

三十六隋開皇中蔣州興皇寺佛殿

被焚當陽丈六金銅大像并二菩薩  
俱長丈六其摸戴顓所造正當棟下  
于時炎火大盛衆人拱手咸共嗟悼  
大像融滅忽見炊起移南一步棟梁  
摧下像得全形四面乾瓦木炭皆去  
像身五六尺許雖被火焚而金色不  
變跌下有銘大衆咸駭歎聲滿路今  
移在白馬寺鳥雀無踐永徽二年盜  
者欲剝像銅乃鋸窓樞斷將欲拔出遂  
被夾腕求拔不脫至曉僧問盜者云  
有一人著白衣在堂內撒手求脫不得  
云云

三十七阿彌陀佛五十菩薩像者西  
域天竺之瑞像也相傳云昔天竺鷄  
頭摩寺五通菩薩往安樂界請阿彌  
陀佛娑婆衆生願生淨土元佛形像  
願力莫由請垂降許佛言汝且前去  
尋當現彼及菩薩還其像已至一佛  
五十菩薩各坐蓮花在樹葉上菩薩  
取葉所在圖寫流布遠近漢明感夢  
使往祈法便獲迦葉摩騰等至洛陽  
後騰姉子作沙門持此瑞像方達山  
國所在圖之未幾賣像西返而此圖



傳不甚流廣魏晉已來年載久遠又經滅法經像湮除此之瑞迹殆將不見隋文開教有沙門明憲從高齊道場法師所得此一本說其本起與傳符焉是以圖寫流布遍於宇內時有北齊畫工曹仲達者本曹國人善於丹青妙盡梵迹傳摸西瑞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陽皆其真範

三十八隋京師曰嚴寺石影像者其像八楞紫石英色高八寸徑五寸內外映徹昔梁武太清年中有西域僧將來會侯景作亂遂安江州廬山西林寺像頂上隋開皇十年煬帝鎮於揚越廣按英異江表文記志惣取集乃於雜記中得影像傳即令舍人王延壽往寺推覓得之自任晉蕃已來每有行往常以烏漆函盛之令人馬上捧而前行後登儲貳乃送曲池曰嚴寺有令當寺看記封鐫勿令外人見之寺即帝之所造也大業之末天下沸騰京邑僧衆常來瞻覩余住此寺亦未之信重以見石中金光是疑似佛像耳仍見名行諸僧年說不同

咸言了了分明面目相狀未曾有味  
余慨无所見又潔齋別幃七日後依  
前觀之見有銀塔後又觀之見有銀  
佛而道俗同覩往往不同或見佛塔  
菩薩或見衆僧列坐或見帳蓋幡幢  
或見山林八部或見三途苦相或見  
七代存亡二觀之間或定或變雖惡善  
交現而善相繁焉故來祈者咸前發願  
往作何形來生何處依言為現信為  
幽途之業鏡者也貞觀六年七月內  
下勅追入內宮供養云

三十九隋邢州沙河縣寺四面佛者  
隋祖時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佛銅  
身高二尺餘便請遂許失僧所在諸  
處聞之竟來引挽都不得起唯沙河  
寺僧引之隨手至寺後人寺側獲金一  
塊上有鳥形銘云擬鍍四面佛因鍍  
之像身上都是鳥形後忽失之於寺  
側澁中數有光現尋乃漉出隋後主  
聞遣工冶鑄擬之卒不成經二百餘  
日乃成終有缺少遂罷云云  
四十唐武德年中坊州西南慈烏川  
有郝辯都積者素有信敬見群鹿常在



山上遂去還來異之共掘鹿所止處得石像高一丈四尺許移川中村內乃今見存自像出後群鹿因散古老傳云迦葉佛時所歲有四十軀今雖兩現餘在山隱其形如金王華東鐵礦像相似不可治斲

四十一唐蜀川簡州三學山有佛跡常有神燈自空而至每夕常尔齋日則多有州宰意欲尋之乘馬來寺十里已外空燈列見漸近漸昧遂並失之返還十里如前還見至今不絕貞觀十年有僧法藏以乞為心不護細行夜宿寺中有大神衣甲胄從門鑿中拔出蔽擲于寺外七里傷足夜返還寺重門皆閉

四十二唐貞觀十七年九月涼州都督李襲譽因巡境至州東南昌泉縣界有石表文合一百一十字乃有七佛八菩薩上果佛田等字以狀奏聞有勅覆檢如其所奏下部涼府給復一年罪者赦之

四十三唐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地石山有佛跡十二枚皆長三尺許闊一

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  
十餘步見有僧住貞觀二十年十月  
忽於寺側泉內出蓮花形紅色踰臺具  
足大如三尺面合擎出如涕人水成花  
舟拔往還無不歎訝經月不滅相思寺  
因以名之一云洛州亦有此寺本貧煎  
由是感施至今常富昔南齊荊州城  
東天子井出錦于時士女取用如人  
中錦不異經月乃歇故知花出不足  
可恠出吳均齊春秋蕭誠荊南志  
四十四唐偕州東北興寧縣靈龕寺  
北石上佛跡三十餘大者五尺許以  
下偕州在一川中東西二百南北百  
里寺極豐渥近得銅藏面三尺爐可  
獲百餘諸盤合等又其銘云僧得福  
興俗得福至古傳云晉時此僧在此  
山隱遊大洪嶺至佛跡處有大石窟  
花果美茂遂住經宿山神為恠怖之  
心卓不動曰此不可居山鬼數來望  
前石山陵雲聚曰遂往登之不望懸  
絕不可至彼還興寧說之宋代二僧承  
前不達勇意覆尋其僧誦法花經戒行  
貞潔能伏神鬼乃至見形受戒爰及

家屬望前崖上有異光彩闊一丈許  
上下俱絕僧以木為梁度視乃見奇  
迹七枚色如人肉現于石上貞觀二年  
又現一跡並放光明輪相具足今有  
看者多少不同內置靈龕厥取其異  
又訪其本宋時王家捨栗園為寺即  
今古堂尚存云

四十五唐顯慶四年撫州刺史祖氏  
為禿旱請祈無効有人於州東山見  
有行像莫測其由將事移徙鏗然不  
動風聲扇及遠近同趣有潭州人云  
彼寺失之乃在此耶尋其行路乃現  
二跡各長二尺相去五里刺史以禿  
災既久便往祈請盡州官庶香花步  
往二十里許泣告情事勤至弥甚使  
三人捧之飄然應接返還州寺隨路布  
雲當夜滂下遂以有年今在撫州  
四十六唐永徽年雍州藍田縣東悟真  
山寺寺居藍谷之西崖製窮山美殿堂  
嚴整有僧於寺北澗更修別院大石  
橫礙甚為妨害乃以火燒水沃之令  
散終無以致便以鐵鎚打破中獲金  
像一軀四面無縫天然裹甲不知何

來像趺全具非解合作亦不識是何  
珍寶高五寸許今在山寺云其年益州  
光明寺柱上有一佛二菩薩現雖削  
還影出初在九隴佛堂長史張緒以  
聚衆移入光明今見在

四十七唐雍州鄠縣東澧水西李趙  
曲有金像高三尺六寸并焰光四尺  
數放光明像形露右膊極威嚴余聞  
往尋見之趺上銘云秦建元二十年  
四月八日於長安中寺造女王慧韶  
感佛泣日幸遇遺像是以賴身之餘  
造鑄神摸若誠感必應願使十方同  
福銘文如此問其獲緣云昔廢二教  
遂藏於澧水羅仁渦中有人岸行聞  
渦中有聲亦放光明向村老說便趣水  
求渦中純沙水出光明便就發掘乃  
獲前像時尚在周村家藏隱手相供  
養閉在閤室放光自照今見村中云云  
四十八唐龍朔三年春二月沁州像  
現州北六十餘里在綿上縣界長谷  
中半崖上有古佛龕中有三鋪石像  
中央像常放光明照燭林谷村人異  
之以事聞州遂以達上上乃勅京師

大慈恩寺僧玄秀共使人乘驛往密  
登到即見光明如火流飛出沒然續  
不絕時有白雲至密其光暫隱雲去光  
現便仰馳報勅令圖寫重覆依密光還  
如初頻煩三夕如初照曜至今相傳光  
仍不斷余昔貞觀九年曾遊沁部在綿  
上界周歷三年山林勝地石龕佛像大  
有古迹莫委其初然不覩瑞故是障源  
今在三輔乃聞斯異依口錄之云尔  
四十九唐龍朔元年下 勅令會昌  
寺僧會蹟往五臺山修理寺塔其山属  
代州五臺縣脩有五臺中臺最高目  
極千里山川如掌上有石塔數千薄石  
壘之斯並魏高祖孝文帝所立臺北  
石上人馬犬迹陷文如新頂有大池  
名太華泉又有小泉迭相延属夾泉  
有二浮菴中有文殊師利像傳云文  
殊師利與五百仙人往清涼山說法  
故此山極寒不生樹木所有松林森  
於下谷山南号清涼峯山下有清  
涼府古今遺基見在不滅從臺東面而  
下三十里許有古大孚靈鷲寺見有東  
西二道場佛事脩焉古老傳云漢明



帝所造南有花園三頂許異花間發昱  
焰人目寔神仙之宅也屢有僧現歛  
忽難尋聖迹神寺往往出沒今上龍  
朔二年又令蹟往并吏力財帛往修  
理故寺蹟與五臺縣丞并將從二十餘  
人直詣中臺見石像臨崖搖動身手  
及至像所乃是方石悽然多感悵悵  
久之令作工修理二塔并文殊像徙  
倚塔邊忽聞塔間鐘聲振發連推不  
已又聞異香氣氤氲屢至道俗咸感歎  
未曾有又徃西臺遙見一僧乘馬東  
上奔來極急蹟與諸人立待其至久  
而不到就徃索迎乃變為耕耨恨无  
已然則像相通感有時隱顯鐘聲香  
氣相續恒聞其上方三百里東南脚  
即恒岳也西北脚即恒天也中有佛  
光山仙花山王子塔古寺六所解脫  
禪師僧明禪師遺蹤坐窟身相存焉  
廣如別記

五十唐龍朔中有事遼左行軍將蔭  
仁貴行至隋主討遼古地乃見山像  
空曠蕭條絕於行徃討問古老云是  
先代所現便面寫傳本京師云云  
集神州二寶感通錄卷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右

唐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

序曰正法弘護其唯在人故佛未降  
靈法存而莫顯僧初不至徒聞而豈  
傳是知事理因循義非沉隱所以四  
依三品人依厥初住法兩現畢資聖  
力致使三洲間道終顯賓頭之功六  
萬遐齡教資羅漢之德神僧聖寺陳  
祥山海之間香氣鍾聲相顯幽明之  
際列於視聽良書筌而不窮脩諸古  
老口實仰而无絕故振略所聞紀之  
云尔

初明聖寺 次明靈教 後列神僧

臨海天台山石梁聖寺

東海蓬萊山聖寺

抱罕臨河唐述谷仙寺

相州石鼓山竹林聖寺

巖州林慮山靈隱聖寺

晉陽冥寂山聖寺

岱州五臺山太孚聖寺

西域黑峰山石窟聖寺

雍州大一山九空仙寺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

梁州道子午關南獨聖寺

終南山折谷炸明聖寺

庫谷  
終山

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門帛道猷或云竺姓者銳涉山水窮括奇異承天台石梁終古无度乃慷慨曰彼何人斯獨無貞操故使聖寺密尔對面千里遂得錫獨徃徑趣石梁周瞰崖險久之方獲其山石梁非一聖寺亦多將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亘谷下望万尋上闊尺許莓苔斜側東邊似通西礙大石攀蹬路絕猷乃別思異技夜宿梁東便聞西寺磬聲經唄唱薩勇意相續通夕不安又聞聲曰却後十年當來此住何須苦求雖尔不息晨夕惋恨結草為庵弥年禪觀後試造梁乃見橫石洞開梁道平正因即得度遂見棟宇宏壯圖塔瓌奇神僧叙接宛同素識中食既訖將陳住意僧曰却後十年自當至此何勞早住相送度梁橫石已塞至晉太元年終於山所形似綠色端坐如生王羲之聞之造焉望崖仰揖

今有往者雲迷其道宋時朱齡石者  
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隨風泛海一月  
餘日達于一島糧水俱竭入島求泉  
漸深登山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  
曾覩僧問所從具說行事設食飲水  
問以去畱石曰此乃聖居非凡可住  
僧曰欲住任懷石苦辭欲還僧告曰  
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石等聞之驚  
怖曰若尔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送  
不勞致憂又問曰識杯度道人否曰  
識之便指壁上鉢袋曰此是彼物有  
小過罰在人中便取鉢袋與石并書  
一封上為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  
鉢與之令沙弥送勿從來道此有直  
路疾至船所須臾至海沙弥以一竹杖  
著船頭語曰但閉眼聽往不勞帆也  
於即依言但聞颼颼風聲有竊視  
者見船在空雲飛奔於山樹海上數  
息間遂達揚都大桁正見杯度騎柁  
欄口去馬馬齡石既至書自飛上度  
手度驚曰汝那得達某道人書喚我歸  
耶乃具說緣由又將鉢與之手捧曰  
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

還接取太初中無故而死事在別條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  
北五十里度風林津登長夷嶺南望  
名積石山即禹貢導之極地也衆峯  
竟出各有異勢或如寶塔或如層樓  
松栢映巖丹青飾岫自非造化神功  
何因綺麗若此南行二十里得其谷焉  
鑿山構室接梁通水遶寺花藥果菜  
充滿今有僧住南有石門濱於河上  
劈石文曰晉太始年之所立也寺東  
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所略无定指  
常聞鍾磬又有異僧故号此谷名  
為唐述巷云鬼神也所以古今諸人入  
積石者每逢仙聖行往恍惚現寺現  
僧東北嶺上出於醴泉甜而且白服  
者不老

高齊初有異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  
同房僧亡名欵曲意得客僧患痢甚  
困名以酒與之客曰不可也名曰但  
飲酒雖是戒禁有患通聞客頻眉為  
飲之憲損夏滿辭還本寺相送出都  
客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  
古來虛傳竟尤至者客曰無心相造

何由而至一夏同旁多相惱亂患痢  
給酒乃是佳藥本非所欲為患而飲  
願不以此及人山寺孤迥時可歷覽  
想一登陟以副虛懷名聞喜踊曰必  
能導達夕死无恨至九月間剋望尋  
展幸賜提引不尔無由客曰若來可  
從鼓山東面而上東度小谷又東北  
上即至山寺至期與好事者五六十  
直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得來曰欲  
往竹林道由於此僧曰世人可笑專  
聽妖言此山東西我並遊涉何處有  
寺古有斯言不勞往也名曰彼客致  
詞極非孟浪何有虛也止得尋之尋  
而不獲非余咎也石窟寺僧十數相  
隨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  
鋤鋤地又見一僧來至鋤耒四邊把鋤  
曳鋤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馬食我禾  
盡今年復來蹋我秋苗舉鋤起僧並  
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  
你上山乞坐喫却遂依東上林木深  
茂聞南嶺上有吟詠聲名曰非往者  
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叙闊相  
將造寺瞬目間忽見崇峯造日脩竹



千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  
槽檻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无繫者  
行至門首曰且住此入通和上去須  
臾使出引入至佛殿前礼拜訖西至廊  
下和上可年九十許眉長鼻高狀如  
西域傍有官吏可三十人執文簿有  
所判斷舉手告曰下里山寺殊无可  
觀何能遠涉名即礼拜十數和上曰  
行來疲頓可止將至房去便引西房  
自北東轉見僧凭案讀經名便礼拜  
都不慰問便引盡北行東出至本客  
房中歡笑通宵屢言永住彼曰一任  
和上不敢為礙待明為諮報曰和上  
不許乃至中食不異鄴中臨別和上曰  
知欲永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  
兩處安名本寺受供可得乖否必欲  
永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辭送出執手  
悵悵既別悽然行一里間數數返顧  
寺塔林竹依然滿目更行二里返顧  
一無但是峯崖雜樹行行西下依隨  
本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父乃至石窟  
備為諸僧說之

高齊初沙門嵩公者嵩山高栖士也



且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  
禺中忽聞鐘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  
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  
正南赫弈暉煥前至門所看額玄靈  
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  
黑喙或踊或卧以眼眄嵩嵩怖將返  
須臾梵僧外來嵩喚不應亦不迴顧  
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嵩見无人  
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  
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嵩入西南  
隅床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  
見開孔如口大有比丘前後從孔飛下  
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  
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  
長安隴西薊北嶺南无處不至動即  
千万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  
覓問來何太遲荅曰今日相州城東  
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竝義大有  
後生聰俊難問鋒起殊為可觀不覺  
遂晚而至嵩本事鑒既聞此語望得  
參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奄然失地  
獨坐磐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  
所見唯多巖谷禽鳥翔集嵩出以問上

統法師法師曰此寺石趙時浮圖澄所  
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或現或隱遷  
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鍾聲云云  
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駱馳向  
我寺取經函去使問不知何寺帝曰  
但任馳行自知寺處日晚出城馳行  
至急奄然如睡忽至一山名為冥寂  
山半有寺群沙弥曰高洋駢馳來也  
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已問曰高洋  
作天子何以荅曰聖明問曰尔來何為  
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今  
北行東頭是其房可取函與之即乘  
馳而返如睡如夢奄至晉陽以函反命  
不久帝行至谷口木井寺有捨身癡  
人不解語忽語帝曰我先去尔後可  
來帝然之是夜癡人死不久帝於晉  
陽不豫使劉桃枝負行鼻血淋瀝是  
夜帝崩

岱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  
山方三百里極峻巉岩崇峻有五高臺  
上不生草木松栢茂林森於谷底其  
山極寒南寺清涼山亦立清涼府經中  
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雪山即

斯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遺蹤靈窟奄然即目不徒設也中臺最高去并州四百里望如指掌上有小石浮圖其量千許即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人馬迹宛然有大泉名太華清澄如鏡有二浮圖夾之中有文殊師利像人有至者鐘聲香氣无日不有神僧瑞像往往逢遇龍朔已來下勅令會昌寺僧會蹟往彼修理寺塔前後再返亦遇靈感中臺東南下三十里有大孚靈鷲寺古傳漢明所造現有東西二道場像設猶在南有花園三頃許四時名花相續間發貞觀中解脫禪師聚徒習定自云於花園北四度見文殊師利翼從滿空群仙異聖不可勝紀近有僧明禪師居山三十餘載亦遇仙聖飛空而去唯畱故皮南臺三十里內多是名花遍於峰岫俗号花山中有聖寺鐘聲時發曾見異人形偉冠世言語之間超騰遂遠其山甚近滯俗者罕登登者必感勝緣故述前來往者也

案別傳西域天竺黑峰山龍猛菩薩

寺者二十四依中此大士寂為宏冠  
威加異道德合王臣藝術智能无不  
通練号佛滅度後一切智人也王為  
立寺鑿石為龕擬于終天不可改壞  
龕各立像并一化之經累年運功府  
藏已竭而寺不成王來拜日藏庫已  
空寺猶未立徒有志願力不遂心如  
何菩薩曰王之德化无思不服福報  
如影隨作有功何慮財盡寺不成也  
可案行寺側功用若為菩薩先以要  
術為藥筆即取點之無不成金隨石  
大小金塊亦尔王依言尋果見金聚  
大悅即以造寺今猶現在故西域出  
金名有多種龍樹金者紫光外發俗  
為第一自餘諸金光色少減昔菩薩  
長年七百餘歲山寺未往無由固畱  
自隱已來將及千歲俗知有之其道  
重阻從地穴入方到其崖近有一僧  
被召夏坐遍歷龕像无不真金所有  
經匣充牣崖窟方知二寶住持幽明  
兩會也夏滿欲持經出寺人不許曰  
本擬住法不得缺漏空手入穴行經  
數里乃得出焉

雍州鄠縣南繫頭山寺者其山本舟人  
繫船其側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山  
連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傳於此川号  
為少海及巨靈大人秦洪海者患水  
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蹋中條太  
一為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仍本  
号焉張衡西京賦云高掌遠蹠以流河  
曲者是也古老傳云繫頭南有九空  
仙寺昔有人入山採樵逼暮不知歸  
道依林而宿夜聞鍾聲在近即尋之  
忽見一寺僧衆百餘但有行坐而不  
叙問其人恠之至明失寺此來在近  
无往尋者余曾至山但有層峯秀林  
不可登踐又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  
也有藍田大谷伏羲城側歸義寺僧  
弘藏者有膽勇聞而往尋積日累夜  
巡遠山隙止獲五窟甚圓淨如人所  
造无缺漏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禪  
師亦往尋覓依窟一夏今所謂照陽  
窟也足為華望之大觀也而仙寺終  
不見焉

子午關南大秦嶺竹林寺者貞觀初  
採蜜人山行聞鍾聲尋而至焉寺今



二間有人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  
其人斫二節竹以盛汁蜜可得五斗  
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大秦式具告  
防人竹林至此可十五里式主利其  
大竹將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覓過小  
竹谷達于崖下有鐵鑠長三丈許防  
人曳鑠掣之大牢將上有二大垂據  
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又將  
十人重尋值大洪雨便返藍田悟真  
寺僧歸真少小山栖聞之便往至小  
竹谷北上望崖失道而歸常以為言真  
去此竹林至關可五十許里

子午關南第一驛名三交驛東有澗  
東南來南坡數十頃是栗樹素不知  
有僧住屢聞鍾聲不以為奇一時驛  
家婦女樵採入澗忽值一僧獨坐石  
上縫衣傍无一物此女有信心白曰  
不知師在此日時欲至可驛食來僧  
去貧道山居不得食驛家官食女曰  
自有私食足以供養僧曰信心人食  
亦不可得女恐時過絕走取食及來  
尋之不見其迹由是常令家人在近  
追之永不可值而常有鍾聲此寺去驛



司五里許

又終南折谷內搜攔寺者近有人見一僧云倩為擎撲向寺問寺在何處云在折谷炬明東額頭其人為荷撲將至寺見一僧從南崖下可長五十丈相召來其人辭返語曰君日日入山採柴可於柴下取齋殘餅食之不須道此得緣便隨其言曰得其餅妻恠窮之不得已便說遂竈經年又見二僧入谷其人手喚指口如是三返便得語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炬明額側常聞鍾聲亦徃徃見異僧近有一僧聞之遇見入谷見僧疑是搜攔寺問云大德不是搜攔寺僧不曰是欲隨大德去得不日可相隨來但聞耳邊颼颼風聲至急心惟曰此何必是聖或入深山躡頻我也竊生念時前僧便失懊恨之甚返迴三日方達谷口乃於避世堡立精舍以候之精舍見在其僧不知所終

又終南山庫谷內西南又名飢盧谷昔有人於山採斫遇見一寺并石室石門門內並寶器重大不可勝然不見

僧人是衆僧具度其人徘徊顧盼記  
誌處所以賣禱廬掛於室樹下山召  
村人往尋其谷內樹上徃徃悉是瓠  
廬莫知蹤跡今有尋山者玄石門扇在  
山崖旁半入山下其半雖出无人力  
開之今其谷名庫地名天藏故谷口  
府坊皆名天藏測其山中則弥勒下  
時方現於俗耳

案別傳云佛令九十九億大阿羅漢  
三明六通往持正法於三千界四大  
洲中統通弘護極人壽六萬歲時雖  
遇三災諸聖薨隱至壽百歲聖人還  
出廣通佛法如是漸增千歲萬歲終  
六萬歲方取涅槃七萬歲時辟支佛  
現八萬歲時慈佛方降

瑞經錄

序曰三寶弘護各有司存佛僧兩位  
表師資之有從聲教一門誠化導之  
靈府故佛僧隨機識見之緣出沒法  
為除惱滅結之候常臨所以捨身偈  
句恒列於玄崖遺法文言揔會於龍  
殿良是三聖敬重藉頌復之勛勞幽  
明荷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

誦必降微祥如說修行无不通感天竺往事因顯常談震旦見緣紛綸恒有士行投經於火聚燭滅而不焦賊徒盜葉於客堂脫重而不舉或合藏騰於天府或單部瑞於王臣或七難由之獲銷或二求因之果遂斯徒衆矣不述難聞敢隨代錄用呈諸後經不玄乎為信者施疑則不說至如石開矢入心决致然水流氷度情疑顛决斯等尚為士俗常傳况慧拔重空道超群有心量所指窮數極微因緣之遘若影隨形祥瑞之徒有逾符契義非隱默故述而集之然尋閱前事多出傳紀志恠之與冥祥旌異之與徵應此等衆矣脩可覽之恐難覩其文固疏其三數并以即日所詳示存感通之在數初列感應名緣

曇無竭 釋道安 釋僧生 釋道固  
釋普明 釋慧果 釋惠進 釋弘明  
孫敬德 釋道琳 釋志湛 范陽僧  
并東看山 魏閭官 周經上天 隋揚州僧  
釋道積 釋寶瓊 釋空藏 釋遺俗  
史呵誓 令狐元軌 釋曇韻 釋僧徹

河東尼輝曇延釋道遜釋智光  
嚴恭 李山龍 李思一陳公夫人  
岑文本 蘇長安董雄 益州空經  
高文 崔義起

高僧傳云宋元初中有黃龍沙彌曇  
無竭者誦觀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  
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脩經荒險貞  
志弥堅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  
群竭賣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子從  
林中出象驚奔走復有野牛一群鳴  
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  
大鷲鳥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剋免  
又昔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  
安者經石趙之亂避世于襄陽注般  
若道行密迹諸經折疑甄解二十餘  
卷恐不合理乃捨曰若所說不違理  
者當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  
毛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  
不得入涅槃住任在西域當相助弘通  
可時時設食也後十誦至遠公云昔  
和上所夢乃賓頭盧也於是立坐飯  
之遂成永則矣

又蜀郡沙門釋僧生者出家以苦行  
致因為蜀三賢寺主誦法花習定嘗

山中誦經虎蹲其前竟部乃去每至  
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為侍年雖衰老  
而翹慤彌勵遂終其業去去  
又扶風釋道固者為師入河南霍山  
採鍾乳四人入穴數里三人溺死炬  
火又亡固素誦法花憑誠乞濟有頃  
見螢火追之遂得出穴頻作普賢行  
道並見感應或見胡僧入座或見騎  
馬人至未及言次倏忽不見後遊床  
都以般舟為業中夜入禪見四人御  
車呼固上乘不覺自身已在大路見  
一人坐胡床侍衛數百人見固驚起  
日向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遂  
拜別令送還寺扣門方開旁門亦開  
衆咸敬服焉

又宋孝建中釋普明者少出家稟性  
清純蔬食布衣懺誦為業誦法花維  
摩若諷誦時有別衣別座未常穢雜  
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衆象立其前  
誦維摩亦聞空中倡樂之聲去  
又宋太始中揚州瓦官寺釋慧果者  
少以疏素自節誦法花十地嘗於清廁  
一鬼致敬云昔為衆僧作維耶小不



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柿樹下願取為福果因告衆掘錢為造法花設會後夢見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之苦報也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乃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慙而退尔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損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因無疾而卒年八十餘矣

永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花經禮懺為業每旦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為給使也又虎來入室伏牀前久之乃去又見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弥盜僧厨食今墮圜廁中間上人誦經故力來聽願助方便免斯累也明為說法領解方隱後山精來惱明乃提取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永絕矣



昔元魏天平年中定州募士孫敬德  
在防造觀音像年滿將還在家礼事  
後為賊所引不堪拷楚遂妄承罪明日  
將決其夜礼懺流淚忽如睡夢見一沙  
門教誦教告觀世音經經有諸佛名  
令誦千遍得免苦難敬德忽覺如夢  
所緣了無差錯遂誦一百遍有司執  
縛向市且行且誦臨刑滿千遍刀下  
斫之折為三段皮肉不傷易刀又斫  
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司問之具陳  
本末以狀聞丞相高歡歡為表請免  
死因此廣行世所謂高王觀世音也  
敬德還設齋迎像乃見像項上有三  
刀痕見齋書

梁天監末富陽縣泉林寺釋道琳者  
少出家有戒節誦淨名經寺有鬼恠  
目琳居之便歇弟子為屋壓頭陷入  
匈琳為祈請夜見兩胡僧拔出其頭  
旦遂平復琳又設聖僧齋鋪新帛於  
牀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  
衆咸服其徵感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  
頭山邃谷中銜草寺省事少言入鳥不

亂讀誦法花人不測其素業將終時  
神僧寶誌謂梁武曰北方街草寺須  
隨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也無惱  
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  
也遂葬此山後發看之唯舌如故乃  
立塔表之今塔存焉鳥獸不敢陵踐  
又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花為  
常業初死擢發隄下後改葬骸骨並  
枯唯舌不壞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花隱  
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屍巖  
下餘骸並枯唯舌如故齊武陵世并  
東看山人掘土見黃白又見一物狀  
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  
奏帝問道俗沙門法上曰此持法花  
者六根不壞也誦滿千遍其徵驗乎  
乃集持法花者圍遶誦經纔始發聲  
此靈脣舌一時鼓動同見毛豎以事  
奏聞乃石函緘之

又魏高祖太和中代京閣官自慨刑  
餘奏乞入山修道 勅許之乃賣花  
嚴晝夜讀誦禮懺不息一夏不滿至  
六月末驢鬚生得丈夫相以狀聞奏  
帝大驚重之於是國敬花嚴後尊恒

日並見侯君素旌異記

又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忽見空中如困大者五六飛上空空極目不見一段隨風飄飄上下朝宰立望不測是何又乃翻下墮上土塙視之

大品之十三也

隋開皇初有楊州僧忘其名誦通涅槃自矜為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彌誦觀音經二俱暴死心下俱暖同至閻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其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事訖勘問二僧餘壽皆放還彼涅槃僧情大恨恨恃所誦多問沙彌住處於是兩辭各蘇所在彼從南來至岐州訪得具問所由沙彌言初誦觀音別衣別所燒香呪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急更无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救忘而已古人遺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返釋道積貞觀初住益州福成寺誦通涅槃淨衣澡沐自為恒度慈愛兼濟固其深心終于五月炎氣赫然而尸不腐臭百有餘日加坐如初道俗莫不嘉貴也

時蜀川又有釋寶瓊者綿竹人出家  
貞素談誦大品兩日一遍无他方術  
唯勸信佛為先本邑連比什邡並是  
米族初不奉佛沙門不入其鄉故老  
人女婦不識者衆瓊思拔濟待其會  
衆便往赴之不礼而坐道黨咸曰不  
礼天尊非沙門也瓊曰邪正道殊所  
率各異天尚礼我我何得礼老君乎  
衆議紘紘瓊曰吾若下礼必貽辱也  
即礼一拜道像連座動搖不安又礼  
一拜連座又倒狼藉在地遂合衆礼  
瓊一時迴信乃召成都大德就而陶  
化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釋空藏者貞觀時住京師會昌寺誦  
經三百餘卷說化為業遊涼川原有  
繇斯赴昔往蓋田負兒山誦經賣麵  
六斗擬為月調乃經三周日噉二斗  
猶不得盡又感神鼎不知何來時至  
王泉以為終焉之地時經荒旱泉竭  
合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泉即應時  
涌溢道俗動色驚嗟不已貞觀十六  
年歿於京寺還葬山所

釋遺俗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  
誦法華為業乃數千遍貞觀中因疾

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比雖誦經  
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根不朽可埋  
之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无功若  
舌如初為起一塔生俗信敬言訖而  
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  
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戴仰乃函盛  
舌本起塔於甘谷岸上云

又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呵誓者  
誦法花經名充令史往還步涉生不  
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  
本邑香氣充村並恠而莫測其緣終  
後十年其妻又殯乃發冢合葬見其  
舌本如生餘肉並朽乃別取葬斯徒  
衆矣今且略之更不多述

貞觀王年有隆州巴西縣令令狐元  
軌者信敬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  
涅槃等元由自檢憑彼土抗禪師檢  
校抗乃為在寺如法潔淨寫了下秩  
還岐州在所經畱在莊并老子五千  
文同在一處忽為外火延燒堂是草  
覆一時灰蕩軌于時住馮翊令家人  
相命發灰取金剛經軸既撥外灰其  
內諸經宛然如故黃色不改唯箱袂  
或灰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乃取取諸



經鄉村嗟異其金剛般若經一卷題  
字焦黑訪問所由乃初題經時有州官  
能書其人行急不獲潔淨直尔立題由  
是被焚其人見在瑞經亦存京師西  
明寺主神察目驗說之

余曾於隰州有曇韻禪師定州人行  
年七十隋末喪乱隱于離石比于山  
常誦法花經欲寫其經无人同志如  
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  
潔淨並能行之於即清旦食訖入浴著  
淨衣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燒香  
懸幡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  
曾不告倦及經寫了如法覲奉相送  
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黃一如正法  
韻受持讀之七重裹結一重一度香  
水洗手初无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  
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  
周樟窮覓乃於巖下獲之箱中糜爛  
撥朽見經如舊鮮好余以貞觀丁年  
親自見之

絳州南孤山陷泉寺僧徹禪師曾行  
遇癩者在穴中徹引至山中為鑿穴  
給食令誦法花素不識字加又頑鄙  
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半夢有



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部既了鬚眉平復膚色如常故經云病之良藥斯誠驗矣

河東有練行居士常誦法華經訪工書者寫之價酬數倍而索淨翹勤有其餘者一起一浴然香薰衣筒中出息通於壁外七卷之功八年乃就龍門寺僧法端集衆講說借此居士經以為楷定且固不與端責之事不獲已乃自送付端端開讀之唯見黃紙了無文字餘卷亦尔端愧悔送居士悲泣受已香水洗函頂戴繞佛十日不休開視文字如故即貞觀二年端自說之隋開皇初有河東曇延法師初造疏解涅槃經恐不合聖心乃陳經及疏於佛舍利塔前焚之啓告靈聖若所解合理願垂神應言訖涅槃經軸各放光明舍利大塔亦放光明上至空天傍照四遠諸有道俗謂寺遭火崩騰驚赴至乃知非三日三夜騰焰不絕隋祖重為戒師迎入京為建延興寺門人見在

蒲州仁壽寺僧道遜者即延之學士

講涅槃將百遍有弘護正法心四方  
所歸无問客主將給之富无有過者  
貞觀四年崔義直為虞鄉令遣人請  
遜講經及發題訖泣日去聖滋遠微  
言隱絕庸鄙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  
心希向自發誠悟今講止於師子品  
日時既促願存心聽既至其品无疾  
而終道俗哀慟義直徒跣扶柩送之  
南山于時隆冬十一月土地氷嚴下  
屍於地地生蓮花而小頭及手足各  
一義直竒之令守不覺盜折明日視  
之周身有花捻五百莖七日乃萎  
幽州沙門釋智苑者有學識思造石  
經緘于西南山巖以脩法滅之護也  
隋大業中初搆石室四面鑿之又取  
方石寫諸藏經每一室滿以石錮之  
融鐵其縫遠近公私无不送施工匠  
既湊欲造佛堂食院而山東无木可  
得忽一夜暴雨雷震山崩旦晴乃見  
大松栢數千株漂積道次尋蹤遠自  
西山送來此為神助即依而搆造頃  
之畢成所造石經已滿十室貞觀十  
三年苑率弟子等猶繼其業云云

隋開皇中蔣州人嚴恭者於郭下造精舍寫法華經清淨供養若紙若筆必以淨心不行欺詐信心而與不行乞覓隨得便營如法經營給書生歡喜常有十人道俗送直恭親檢校勞不告倦嘗有人從貸經錢一万恭不獲已與之貸者得錢船載中覆錢失人活是日恭入錢庫見一万錢濕如水洗恠之後見所貸錢人方知其沒溺又有商人至宮亭湖祭神上物夜夢神云倩君以物送與嚴恭法花令經用也及覺所上之物在前又恭曾至市買紙少錢忽有人持三十錢授恭曰助君買紙言已不見又有漁人夜見江中火焰浮來以舩迎之乃是經函及明尋視乃是嚴家經其後發願略云无一字而不經眼无一字而不用心及大業末子孫猶傳經業群盜相約不入其里里人賴之至今故業猶尔右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暴亡心暖七日乃蘇云初至官庭前有囚數千人枷鎖檢繫見一大官坐廳高座問傍人何官彼曰王也因至

階問生平作何福業龍云鄉人誤會  
恒施物同之又曰更何善業龍曰誦  
法華兩卷王曰大善可昇階就東北  
高座誦之便舉聲曰妙法蓮華經序  
品第一王曰請法師止向法師誦非  
唯自利乃令庭中諸囚皆以聞法獲  
免諸囚寂爾不見乃放還脩見地獄  
五苦休息亦由聞經故止也

太廟丞趙郡李思一者以貞觀二十  
年正月八日失瘖至十三日死經日  
乃蘇自言脩見冥官云年十九時嘗  
害生命思一乃悟之曰所害之時在  
安州旻法師下聽涅槃何緣於彼相  
害官追旻法師有荅云旻生金粟界  
不可追且放還家家近清禪寺僧玄  
通素與往來俄見其活又說冥事因  
為懺悔受戒并勸轉金對般若五千  
遍至日晚又死明日還蘇自云見大官  
遙見便大喜曰還家大作福德復見  
二僧證云旻法師遣來官見驚懼迎  
之僧曰思一昔時聽講又不煞害何  
緣妄錄耶冥官曰即放還僧還至家  
曰淨心修善因遂活云云

陳公太夫人豆盧氏信福誦金剛般若一紙未度後日昏時頭痛四支不安自念儻死經不終耶即起強誦而燈已滅命婢燃燭厨中外院覓火俱絕夫人深恨忽見庭中有燃火燭上階入堂至床前三尺許無人執而光明若晝夫人驚喜所苦亦除取經誦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燃燈入堂堂中燭火即滅便以此夜誦竟因此日誦五遍為常云云

中書令岑文本少信佛誦法花經普門品常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死文本亦沒水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如是三言遂隨波出沒須臾著岸云云

武德年中都水使者蘇長為巴州刺史度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皆溺死唯有一妾常讀法華經及水入船妾頭戴經函指與俱死乃隨波泛濫頃之達岸經函外濕內乾于今尚在

貞觀中河東董雄為大理丞少來信敬蔬食十數年中坐連李仙童事上大怒使侍御史韋瓘問其急囚



禁數十人大理丞李敬玄與王忻同連此坐雄與同屋囚鑠專令普門品日得三千遍夜坐誦經鑠忽自解落地雄驚告忻玄忻玄共視鑠堅全在地而鈎鑠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其夜監察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開鑠火燭之見鑠不開而相離甚恠又重鑠紙封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五更中鑠又解落有聲雄又告忻玄等至明告守一守一來視之封題如故而鑠自相離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為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各方知佛為大聖也時忻亦誦八菩薩名滿三万遍晝鑠解落視之如雄不異其事臺中內外具皆聞見不久俱脫

玄去

益州西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荀氏在此教學大工書而不顯迹人欲其書終不肯出人乃毆之亦不出遂以筆於前村東空中四面書般若經數日便了云此經擬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忽雷雨大注牧牛小兒於書經處住



而不澆濕其地乾燥可有文許自外  
流潦及晴村人恠之尔後每雨小兒  
常集其中衣服不濕武德年有非常  
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般若經村  
人莫汙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  
踐因此四周施欄楯不許人畜往踐  
于今雨時仍乾齋日村人就供每聞  
天樂聲繁會盈耳

又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有京師高  
表仁孫子常讀法花經乘馬從順義門  
出有兩騎追之曰今捉獲矣其人問  
曰卿是何人荅曰我是閻王使者故  
來追卿其人惶忙走馬西出欲投普  
光寺使人曰疾捉寺門勿令入入即  
得脫及至寺門乃見一騎捉門又西  
走欲入開善寺又令騎捉門遂尔相  
從西奔欲還本宅宅在化度寺東恐  
道遠乃欲入醴泉坊一騎在前其人  
以拳擊之鬼遂落馬後鬼曰此人大  
屨急曳下挽却頭髮即被牽髮如刀  
割狀遇擲于地亦隨落馬家人舉還  
至晚蘇云脩見閻王去君何盜僧果  
子何事說三寶過遂依伏罪无敢厝言

王言盜果之罪合吞鐵丸四百五十枚四年受之方盡說過之罪合耕其舌因放今出遂蘇少時還終口如吞物遍身赫赤有苦楚相經經日方醒去經一年吞百餘丸其苦難言明日復尔恰經四日吞丸亦盡方欲拔舌耕之拔而不出勘案所由乃去曾讀法華舌不可出遂放令活今見在化度寺圓滿師處聽法懺悔云云

龍朔三年六月二十日司亢少常伯崔義超大不信佛妻父蕭文經念善誦經法花般若數千遍菓酒不入門起妻以五月亡為修三七齋正食亡妻來有婢素玉見作夫人語我生時雖聞地獄不大信今受苦不可言汝男女等不得不信由汝為我轉經燃燈功德蒙赦暫歸便向大衆陳悔我至二十日更來將素玉看我受罪至期果至將素玉去見大城官府夫人入別院須臾有火鑊鐵床惣至夫人受毒忽見夫人父蕭公坐蓮花臺語夫人早放素玉還又告素玉曰我女生時不用我語多瞋如不信善惡今受此苦

我无力可救汝歸可語其夫見女道令  
修功德不久解脫又見婆羅門僧徒  
空中下教素玉誦金剛般若又誦藥  
師法華一遍兩遍並得改名為聲聞  
又口閭浮提人不信佛法汝誦此經問  
婆羅門並解經語婢死三日便蘇家  
人良賤初如常遇麟德元年正月薛  
將軍宅設齋迎婢請三道佛頂骨婆  
羅門僧令試素玉乃昇座長誦一无  
脫漏皆合掌歎曰如西國平不異合  
衆驚訝希有奇事薛將軍遂口奏  
天子大歎曰百官亦有不信者冥道若  
此何得不信時朝貴聞者咸生大信  
司成館博士范叔乂又將僧二十人  
就翊善坊宅召素玉令誦本經梵音  
深妙令人樂聞自云不忘故尔

神僧感通錄

僧之真偽唯佛明之自餘凡小率未  
能辨良由導俗化方適緣不壹權道  
難謀變現隨俗不可以威儀取難得  
以事相求通道為先故无常准經六  
示衆有三毒又現邪見相我弟子如  
是方便度衆生所以二十四依通三

乘於李俗一十六聖窮六万而弘持  
又有九十九億三達真人七十四賢  
五通明士冥通佛性顯益神功遂使  
三有大洲釋門所統四圍輪內同稟  
仁風能使七衆歸依碎四魔於身世  
八部弘護澄五翳於當時固得代有  
澆淳時逢信毀淳信之侶感淨果而  
高昇澆毀之徒受濁報而下沒斯並  
無辜起惡同冒精靈佛於尔無嫌凡  
於佛有障徒為謗訕終難絕之故周  
魏兩武威服諸侯輕欺佛法望使除  
滅自貽伊戚禍及其身命窮政改吁  
嗟何已尋沒興復更顯由來斯則興  
亡在人正法無沒良由前列衆聖冥  
力住持存廢自彼道无不在豈得以  
百年之短壽而此六万之修期乎豈  
得以一國之局王而擁三千之鴻化  
乎豈得以人中之聖睿而挽天表之  
正真乎豈得以生死之形儀而格金剛  
之寶質乎以四攝量殊不可也彼周  
魏兩君明明后辟知万歲之焉有審  
百年之不期寶位由於非道神識抱  
於愚蔽者則自救无暇焉能及人皆



謂常住万邦鄙三五而稱聖威加四海  
幾堯舜之獨失遂使誅除佛化非  
我誰能坐受天殃賢愚同笑故集僧  
中之道勝為住持之臣證平依付法  
藏傳佛以正法付大迦葉令其護持  
不使天魔龍鬼邪見王臣所有輕毀  
既受囑已結集三藏流布人天迦葉  
以法囑累呵難如是展轉乃至師子  
合三十五人並閻浮洲中六通聖者  
大迦葉今在靈鷲山西峯巖中坐滅  
盡定經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慈氏佛  
降傳能仁佛所付大衣然後涅槃又  
于填國南二千里沮渠國有三无學  
在山入定无數年來卓然如生至十  
五日外僧入山為剃鬚髮按諸經律  
佛令大阿羅漢賓頭盧不得滅度傳  
於佛法三天下福利群生今出生死  
又入大乘論云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  
無學及九十九億羅漢皆於佛前受  
籌住法又依別傳住在四大洲及小  
洲并天上至人壽六万歲時中雖少  
隱後還興復斯諸聖人實為利益故今  
山内聖寺神僧鐘聲香氣徃徃值遇

皆不虛也後明顯益略述如左

安世高 朱士行 耆域 佛調

捷施勒 拉世常 閻公則 滕並

竺法進 李恒 佛圖澄 釋道安

單道開 何充僧 桓溫尼 杜願僧

廬山僧 竺僧朗 梁法相 杯度

釋道固 求那跋摩 俞兩丘 釋慧全

劉凝之 釋曇始 釋慧遠 釋慧明

釋寶誌 釋慧達

余所討尋前後傳記脩列如前至於  
事條不可具歷故摠出之

宣驗記 劉義慶 幽明錄 宋陸機 冥祥傳 王琰

僧史 王中 三寶記 蕭子 高僧傳 裴子野

名僧傳 梁釋 續高僧傳 唐釋 徵應傳 祖台

搜神錄 陶宏景 旌異記 侯君素 冥報記 唐氏釋

內典博要 唐李 法寶聯璧 蕭綱 述異誌

漢桓帝時沙門安清字世高者安息  
國王之太子也捨位出家入於聖果  
自去過去曾至廣州值一昔怨見便  
唾手以刀逐之高曰卿之宿忿猶未  
除也其人曰真得汝矣便申頸受刃  
於彼命終今生為太子即高身也有  
一同學好施多瞋高曰卿明經好施



不在吾後然多瞋忿命報如何彼曰  
物來相惱誠難忍之莫受報時希垂  
拯濟高然之彼命終已便於此土為  
却亭湖神威力所統上下千里祈禱  
給福分風泐沂高歷遊中原將往度  
之寄載至湖舟人奉牲請福神曰船  
上沙門可召來也即召來至神曰吾  
昔與君本惟同學但以多瞋故受神  
報命在旦夕死入地獄然此形骸恐  
汙江湖當徙於西岸有布絹千疋并  
寶物可用致福高曰故來相造叙昔  
舊緣報至難免長慨如何可現真形  
心願盡矣神曰醜形可恥如何示人  
高曰但出無損神乃徙座後出身乃  
是大鱗伸頸至高膝上高見已淚出如  
泉鱗亦下泣便作胡唄三契為除鱗  
內小虫又作胡語數百言已鱗便漸  
隱高命舟人盡取財寶載往豫章舉  
帆西引鱗又登山出身極望夜宿江  
浦有青衣者上船曰蒙為興福得免  
苦趣極受安樂高以其物為造事寺明  
日江西涯中有一死鱗頭尾相去極  
遠今潯陽地頭地尾村是也高重往廣

州問昔害者身猶尚在執手解仇為善知識又曰小債未償須往會稽至市亂闖妄被打死

去六

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者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畱難不許東返士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葉經投火一无所損舉國敬異便達東夏即放光經是也年八十亡依法火焚而經日不壞道俗異之乃具呪曰若真得道法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取而起塔云

晉武帝太康中沙門耆域者西域人浮海東遊達于襄陽寄載北渡船人見胡人衣裳弊陋輕而不載比達北岸域已先上兩虎弭耳逐之域摩其頸人問之無所答惠帝末至洛陽誠諸僧服章華侈不以佛法為志見洛宮曰忉利天宮歸歸似此上有千二百作具本是天匠當以道力成之而以生死力作不亦勤苦乎見支法溯曰好菩薩羊中來見竺法興曰好菩薩天中來云大告人曰聖人將去京

師贈遺億萬悉受臨發封而畱之作  
大幡八百口駱駝賣而西返又曰此  
方後大造新罪可哀如何及晉亂鼎  
沸斯言不朽洛陽中食訖送者無數  
者徐行而奔馬不及後有西來賈客  
於流沙北逢計校其日乃初發洛陽  
日也量其所行蓋已万里之外

晉初沙門佛調者住常山積年業尚  
純朴獨行山林夜投虎窟大雪虎來  
撲卧其前調曰我奪汝舍有愧如何  
以手拂虎上雪虎弭耳下山從者駭  
怖自剋亡日近遠與訣曰天地長久  
尚有崩壞豈況人乎若能盪除三垢  
則此為不朽耳遂還房端坐而平後  
數年白衣弟子入山伐木見調在巖  
上衣服鮮明同輩八人驚曰和上尚  
在此耶曰吾常在耳具問知故良久  
乃去遂發其冢不見其屍去去  
沙門健陀勒者晉初遊洛數年雖敬  
其風操而不測其通照也後語人曰  
臊鷄山有古寺塔能建立者其福不  
訾衆人許之依言發掘咸得礎曰亭  
遂興復以勒為寺主去洛百里至時

食訖乞油一鉢擎以還寺去來迅速  
其狀若飛有能行者逐之須臾遠失  
勒笑曰可捉我衣角既持之不移晷  
而達寺也桓世常者晉太康中富人居  
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憲網潛  
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  
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後有僧來姿  
形醜陋衣弊足泥常逆作礼命奴洗  
足僧曰常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  
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  
現八尺形容儀光偉偉飛行而去常撫  
膺自撲泣中家內僧足行路五六十  
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氣一  
月畱宅去

閻公則者趙人恬放蕭然惟勤法事晉  
武時死于洛邑同志為設會於白馬  
寺其夕轉經空中聞唱薩聲仰視一  
人形器光麗曰我是閻公則也生西  
方安樂界與諸上人來此聽經合堂  
驚出咸共見之時衛士度汲郡苦行  
居士師於則母亦篤信常飯僧日將  
中忽空中下鉢正落母前乃則鉢也  
有飯盈滿香氣充堂皆得飽滿七日

不飢士處有文章見冥祥傳

東晉初南陽滕並舍之父也家門信  
敬每設會不逆請隨來者而供之後  
設會於路要僧見一僧廕柳而坐請  
入舍行食淨人翻飯傾簞于地因然  
無計僧曰貧道鉢飯充足一衆所作  
既畢擲鉢空中極目乃滅即刻木擬  
之朝夕礼事灾禍則其像先倒云云

西晉末竺法進關度浮圖主也多知  
聰達值國欲亂將入山隱衆人設會  
與別布香有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  
面目黃腫進恠之牽曳就下復來如  
是至三不復見衆坐食忽暴風起揚  
沙拌案俱覆法進懺失自責輕侮之  
過李恒西晉末遇一僧曰君福將至  
然後禍來若守貧不仕者殃滅休至若  
帶金紫極於三郡於一郡即止者善矣  
恒性躁本寒門曰且富貴何豫後患此  
僧畱宿夜視見滿一床恒驚呼家人看  
之又化為鳥峙梁上天曉復形而去  
恒送出忽不見因此信佛亦不能用  
其言後為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太興  
中錢鳳之亂被誅斯僧言不謬云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身似百  
歲者左脅孔圓可四五寸以帛塞之  
齋日水邊抽腸胃出洗已內孔夜則  
除帛光照一室以讀書雖未通群籍  
與諸學士輒辯析無滯莫不伏者永  
嘉中遊洛下時石勒屯兵河北以煞  
戮為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往造軍門  
預定吉凶勒見每拜澄化令奉佛咸  
省刑故中州免死者十而八九勒與  
劉曜相拒構隙以問澄澄曰可生擒  
取何憂乎麻油塗掌令視之見曜被  
執以朱繩縛肘後果獲之如掌所見  
至建平四年四月八日勒至寺灌佛  
微風吹鈴有聲願謂衆曰解此鈴音  
不鈴言國有大喪不出今年至七月  
而勒死石虎即位師奉過勒錫以輿  
輦入出乘焉所有祥感其相多矣虎  
末年澄告弟子曰禍將作矣及期未  
至吾且過世至戊申年太子煞其母  
弟虎怒誅及妻子明年虎死遂有并  
閔之亂葬於鄴西一玄澄死之日商  
者見在流沙虎聞開棺唯有衣鉢澄  
在中原時遭凶乱而能通暢仁化其



德寂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此塗炭凡  
造寺九百八十餘所通濟道俗者中  
分天下矣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人事澄公為弟子  
澄與語終日而無歇門人恠而問曰  
和上道化既廣當與先輩宿德通言  
安非衆望而與語終日澄曰此人  
有遠識非尔所知及澄亡安與徒屬千  
餘逃難王屋護澤諸山木食澗飲南  
度河趣漢陰夜行乘電過人家令呂  
林伯升主人驚曰素不行往何得知  
名安曰卿門馬枲中掛一篋可容一  
斛非百升耶兩木夾之非林如何然  
安手辟上有肉釧將可上下而不出  
腕時俗号印手菩薩羅什在龜茲亦  
遙礼焉既達荆襄大行道化分衆四  
出所在流法夜有異僧寄宿大堂隱  
隙出入守者告安安往礼曰自顧罪  
重如何臨顧僧曰君殊无罪當生兜  
率即以手撫西北天際重霄既収天  
宮奄現又曰當浴聖僧此果畢矣安  
曰浴具可辨聖何由致僧曰但依浴  
法聖可致也安便事之至時果有非

常小兒十數入寺遊戲須臾失之但聞浴室用水聲久之不見開室而巾濕水減及襄陽沒秦安歸符氏將平東晉安苦諫不從遂有淮南之敗將終日因早食先還與僧大訣便率莖於五級寺中

十六

沙門單道開燉煌人出家山居服練松柏三十年後唯吞小石子行步如飛不耐人樂幽靜在抱罕多年石虎時來自西平日行七百至鄴周行邑野救諸患苦得財即散徒行而已石氏將末與弟子來建鄴又南造羅浮山遂率山舍來竟伯興寧中登山礼其枯骸十六東晉司空何充弱而信法於齋立坐數年以待神聖設會於家道俗甚感座中一僧容服垢汙神色卑陋自衆昇座拱默而已一堂恠之謂在譟僻充亦不平形於顏色及行中食僧餅於坐事畢提鉢而出堂顧充曰何侯勞精進耶即擲鉢空中陵虛而逝充及道俗目送天際追共惋恨稽悔累旬公晉大司馬桓溫末年奉法有屋失名白遠來造而才行不群桓溫敬而不卷

每浴必移影溫訝而私視見足裸形  
揮刀自割破腹出藏斷截身首支分  
齋切溫駭而怖有頃足出室身如常  
溫以情問足曰若遂陵居上形當如  
之時溫方謀問鼎聞此悵然便止遂  
辭不測所之 十六

晉太元三年杜願涪人家巨富男天  
保十歲暴亡數月家養猪生五子一  
寂肥官長新至願將為札捉就欲煞  
有僧忽至謂願曰牝是天保如何百  
日遂相忘耶言竟不見即四尋覓乃  
在天西騰空而去也

廬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一峯晉太  
元中豫章太守范甯遣人伐木此山  
見一沙門陵虛直上踞峯久之與雲  
俱隱能文之士咸為之興詞沙門曇  
諦賦此山曰應真陵雲以據峯峯眇  
翳景而人冥是也

沙門竺僧朗戒行嚴明華戎敬異常  
與諸徒受請行於中道曰吾竊有疑  
寺有盜者同伴反覘果及偷焉晉太  
康中卜於東岳金輿谷起寺引衆符  
堅之末降斥道人唯朗一衆不在毀

例信者由此高之每有外來輒豫為調舊谷多虎自朗居之如家犬焉有井神異女人臨之則竭朗謝而復滿焉燕主給以二縣祖調拜為東齊王魏主晉帝符秦並致書遠錫至今三百餘年寺像存焉現有僧住重其古迹名為神通寺

古寺

沙門梁法相者河東人山居獨住禽獸馴其左右太山祠大石函以貯神物相宿其窟見一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蓋重千鈞義非獨舉試提之飄若遊毛遂取財寶以施貧寒後渡江住越城寺忽遨遊放達俳優干冒鎮北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鵬之頻傾三杯神氣自若年九十元興末卒

杯渡沙門不知何來如前即蓬萊道人初在冀州年可七十隱匿姓名不護細行人不齒之曾投人野宿家有金像度持而出主人奔馬追之安行如故騎走不及至河以小杯在水一足投中杯僂而過因号杯渡時在彭城荷簞而行至食赴會便置簞當道人嫌妨行移終不動食訖持去不以

為尋永初中江南平羅什聞渡在彭  
城曰吾與此子戲別已數百年如何  
南度遂不面耶云云

沙門道罔扶風馬氏有學業元嘉二  
年於洛作普賢齋道俗四十餘人已  
經七日中食忽見一人著褐乘馬入  
至堂前下馬札佛謂是常人不甚礼  
異便登馬揮鞭忽失所在但見赤光  
洞天良久乃滅後三年末復作普賢  
齋將竟之日有二僧至容服如凡直  
來礼佛而出有覺異者出門送之忽  
見飛直上天失僧所在云

求郡跋摩西域人宋初來遊揚都多  
所開化時咸謂得聖人也以花布諸  
座下諸僧花皆萎唯摩鮮淨及卒端坐  
叉手或謂入深禪定多日不起於席下  
得遺偈三十餘行去得二果時夜集  
者二百餘人咸見一物長如尺許繞  
屍而西南去云云

宋元嘉元年東官俞二女姉十歲妹  
九歲里越愚蒙未知經法忽其年二  
月八日並失所在三月而歸粗說見  
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



國語誦經梵書見西域僧便相問解明  
年正月十五日又失田作人見從風  
上天父母哀哭求神鬼經月乃返剃  
頭為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  
佛及比丘尼曰汝宿緣為我弟子手  
摩其頭頭髮便落與其法名大日法  
緣小曰法綵遺還曰可作精舍當興  
經法既達家即除鬼座立精舍旦夕  
禮誦每五色光流沆峯嶺自此容止  
音調詮正有法上京風規不能過也  
刺史韋朗孔默皆迎敬異士女

沙門慧全涼州禪師也門徒五百中有  
一人性頗麤暴全不齒錄後忽自去  
得郡舍果全以无行永所不信全有  
疾閉房此弟子夜至問病而門閉願  
異之全密重閉而自靜又至床前曰  
閤梨可見信也若命過當生婆羅門  
家全曰我一生坐禪豈祈生彼耶弟  
子曰閤梨信道不篤外學未絕雖有  
福業不能超詣若作一會飯壹聖人  
可成道果全即依辦弟子又曰可以  
僧伽梨施須者勿擇及會訖施衣有  
沙弥就全取衣謂是其弟子曰吾欲



擬聖人那得與汝復憶前篇不得擇人便以歡施他日問沙弥日先所得衣者不大耶沙弥日何等衣也此日他行全方悟所取衣者聖所化也弟子久乃過世唯狂四邊時有白光元嘉末全猶在世

宋元嘉初劉凝之在廣陵逢一異僧日君將病氣然不死可作三百錢食餘僧則免此患疑之素不敬信聞之加忿僧日勿怒但加敬自得福也二十步許忽不見後經七日病發殆死後在都下有僧先不相識直入戶日君有法緣何不精進因說前事僧日此賓頭盧也語已不知所之凝之以十七年於廣陵慧法精舍見幡蓋在空中久之滅矣

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常坐五十餘年足不躡履跣行泥中奮足便淨色白於面俗号白足阿練也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不傷由是僧足免死者衆太武敬重死卜餘年形色不改

宋孝武時江陵長沙寺沙門慧遠者

本名黃遷即禪師慧即之弟子也即  
每人定見遠是即之先師雖應為蒼  
頭故度為弟子常寄江陵楊家行般  
舟勤苦歲餘頗有感變一日十會通  
見遠身而般舟之屢行道如故自剋  
終日至期果卒父之現形多寶寺謂僧  
曇珣曰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天  
人相迎言已不見珣於是日設大法  
會建捨身齋其日苦氣自知必盡三  
更中間空中樂器聲香煙甚異珣曰  
遠公之契至矣尋尔神逝宋大明四  
年路太后於中興寺造普賢衆象事  
因設議會忽有異僧風衣秀舉一堂  
異之與語百餘尋尔不見初有一僧  
前起問曰不審上人從何而來曰來  
自天安不審何名曰名慧明也

宋末沙門寶誌遊於揚都初无異相  
後頗涉疑分形赴供人乃加異齊次  
受禪多有猜疑刑加錐鋸悞犯者衆  
聞誌有異長囚鑲于圓戶誌任之曾  
無憂志召獄吏曰門外兩舉食何不  
取來及看乃是文惠文宣所送行始至  
獄後於市中巷內見誌徒行有司白

帝帝令看獄中有無見誌著械如故  
往市搜捉隨見隨滅隱顯不定預記  
未然万无一失時又浪言亦无表次  
梁祖達運下詔出之任其往返無所  
拘尋形如耆老被髮擎杖懸鏡剪刀  
无所定泊多來延賢寺僧寶意處意  
以聖札處之時无早誌白帝曰雲能  
得雨可講勝鬘即令法雲法師講之  
當夜膏雨充洽帝後時徙客問曰帝位  
更運誰守百年弟子既能奪他故知  
他亦能奪不知是誰當續梁後誌張  
喉開口以手指之初不委也侯景事  
故方知先及不久曰聖人將去如是  
卧於空野今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劉  
薩何師唐者昔西晉之末此鄉本名  
文成郡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  
南不遠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劉  
氏余至其唐脩盡其緣諸傳約略得  
一涯耳初何在俗不異於凡人懷煞  
害全不奉法何亦同之因患死蘇曰  
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  
苦念汝无知且放汝今汝下齊城丹陽  
會稽並有育王塔可往礼拜得免先罪

何得活已改革前習土俗無併承郭下有之便具問已方便開喻通展仁風稽胡專真信用其語每年四月八日大會平原各將酒餅及以淨供從旦至中酣飲戲樂即行淨供至中便止過午已後共相讚佛歌詠三寶乃至于曉何遂出家法名慧達百姓仰之敬如日月然表異迹生信愈隆晝在高塔為衆說法夜入壘中以自沉隱旦從壘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為蘇何聖蘇何者稽胡名壘也以徙壘宿故以名焉故今彼俗村村佛堂无不立像名胡師佛也今安仁寺厩立像極嚴土俗乞願萃者不一每年正月輦巡村落去住自在不惟人功欲往彼村兩人可舉額文則開顏色和悅其村一歲死衰則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額文則合色負憂慘其村一歲必有灾障故俗至今常以為候俗亦以為觀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惠達有經一卷俗中行之純是胡語讀者自解余素聞之親往二年同遊訪迹始末斯盡故黃河左右慈陽嵐石丹延綏銀



八州之地无不奉者皆有行事如彼  
說之然今諸原皆立土塔上施柏剎  
繫以盤豆疑達之拙止也何於本鄉  
既開佛法東造丹陽諸塔礼事已訖  
西趣涼州音釐和御谷礼山出像  
行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磧而卒形骨  
小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  
故今彼俗有灾障者就磧覓之得之凶  
亡不得吉喪有人覓既不得就左側  
觀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尋之  
還在像手故土俗以此尚之

齊周隋唐代有神異事止百年見聞  
不少脩之僧傳故闕而不載略述感  
通之會知僧中之有人焉

予以麟德元年夏六月二十日於終  
南山北鄠陰之清宮精舍集之素有  
風氣之疾無以從心之年恐奄忽泯  
露靈感沉沒遂力疾出之直筆而疏  
頗存大略而已庶後有勝事復寄導  
於吾賢乎其餘不盡者統在西明寺  
道律師新撰法苑珠林百卷內具顯  
之矣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第五十四卷 右



道宣律師感通錄

七

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

宜律師感天侍傳

余曾見晉太常寺寶撰搜神錄述晉故中寺令蘇韶有才識感冥中事乃畫見形於其家諸親故知及聞之並同集飲噉言笑不異於人或有所問者中寺在生多諸賦述言出難尋諸叙詞曰運精氣兮離故形神渺渺兮爽玄冥歸北帝兮造鄴京崇壇齋兮廓崢嶸升殿闕兮詞帝庭迹卜商兮室顏生親大聖兮頌梁成帝吳季兮英嬰明抗清論兮風英英敷花藻兮文粲榮庶擢身兮登冀瀛受福祚兮享千齡餘多不盡錄初見其詞若存若亡余見梁初江泌女誦出淨土大莊嚴等三十餘經逮于即日上有斯事生緣有幸近以今年二月末數感天人若有若曾面告余云所著文翰續高僧傳廣弘明集裨助聖化幽靈隨喜无不贊悅至於律部抄錄疏儀無乏與二但於新輕重物少有踈失斯非

逾抑惟譯者如何以王貴衣同於白衣俗服相從非重乃至翫翫同法相量者亦在輕取且王著貴衣同比丘之三衣也價直十萬者故曰貴衣用以施僧可同輕限白衣外道之服斯本出家者絕之二衣惟佛制名著者定得解脫故白衣俗服佛嚴制斷若有亡者並在重取至於翫翫三衣相量同三衣也邊方開皮卧具亦是三衣條業在外柔毛在內寒酷之國佛開為道必至布鄉還非輕限可改前述宜從後悟如來在日尚有後制廢前何況於今不存迷悟之事也余問所從來有一天來札教叙暄涼已日弟子姓王名璠是大吳之蘭臺志也會師初至建鄴孫主即來許之合感希有之瑞為立非常之厝于時天地神祇咸加靈被於三七日遂感舍利吳主手執銅瓶寫銅槃內舍利所銜槃即破裂乃至火燒鋸試俱不能損闕澤張皇之徒亦是天人護助入其身中令其神爽通敏答對諧允今並在天上弘護佛法為事弟子是南天壽將軍

下之使者將軍事務極多擁護三州之佛法有闕諍陵危之事无不躬往和喻令附和南大欲即至前事擁萬不久當至且令弟子等共師言散不音廣說律相初相見時如俗禮儀敘述緣由多有次第遂有忽忘又一天來云姓費氏札敬如前云弟子迦葉佛時生在初天尋將軍下諸天以貪欲醉弟子以宿願力不戀天欲清淨梵行偏敬毗左尋將軍童真梵行不受天欲一王之下有八將軍四王三十二將周四天下往還護助諸出家人四天下中北天一州少有佛法餘三天下佛法大弘然出家人多犯禁戒少有如法東西天下人少黠慧煩惱難化南方一洲雖多犯罪化令從善心易調伏佛臨涅槃親受付屬並令守護不使魔嬈若不守護如是破戒誰有行我之法教者故佛垂誡不敢不行雖見毀禁愍而護之若見一善万過不咎事等忘瑕不存往失且人中臭氣上熏於空四十万里諸天清

淨元不厭之但以受佛付屬令守護  
法尚與人同止諸天不敢不來事將  
軍三十二將之中最存弘護多有魔  
子魔女輕弄比丘道力微者並為惑  
亂將軍捫違奔赴應機除剪故有事  
至須往四王所時王見皆起為事將  
軍修童真行護正法故弟子性樂戒  
律如來一代所制毗尼並坐中聽受  
戒法因問律中諸隱大義无不決滯  
然此東華三寶素有海水石往往現  
多謂其靈而敬之顧訪失由莫知投  
詣遂因此緣而便詔請且泛丈相以  
理括之不曾博觀不可以語也余少  
樂多聞希世拔俗之典籍故搜神研  
神冥祥冥報旌異述異志怪錄幽曾  
經閣之故非疑慮况佛希人之說心  
進勇銳之文護助形神守持城塔事  
出前聞非為徒說後諸錄叙並依出  
而疏之初問佛事益州成都多寶石  
佛者何代時像從地踊出荅蜀都元  
基青城山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昔  
迦葉佛時有人於西耳河造之數多  
寶佛全身相也在西耳河鷲頭山寺

有成都人往彼興易請像將還至今  
多寶寺處為海神蹋船所沒初取像  
人見請像將還至今海神子岸上遊  
行謂是山芝遂煞之因尔神噴覆役  
人像俱溺同在一舫多寶佛舊在鷺  
山寺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  
今向彼土道由郎州過三千餘里方  
達西河河大闊或百里五百里中山  
洲亦有古寺經像而无僧住經同此  
文時聞鐘聲百姓殷實每年二時供  
養古塔塔如戒壇三重石砌上有覆  
釜其數極多彼土諸人但言神狂每  
發光明人以蔬食祭之求福祚也其  
地西去雋州二千餘里問去天竺非  
遠往往有至彼者云云  
至晉時有僧於地見土墳出隨除終  
不可平後見并開復恠其尔乃掘深  
丈餘獲像及人骨在舫中其體骨肘  
脰悉廣大數倍過今人即迦葉佛時  
閻浮人壽二萬歲時也今時命促形  
小固其常然初出之時牽曳難得弟  
子化為老人指撝方便須臾得出周  
滅法暫隱還興重更出之蜀人但知



其靈從地而出亦不測其根質見其  
花狀有多寶字因遂名為多寶佛  
名多寶寺也余問多寶經書出於三  
秦之代如何迦葉佛時已有神書也  
答曰秦李斯經書此乃近代遠承經  
書之興興於古佛之世見今南州四  
面十有餘州莊嚴閣浮一万百有餘  
國文字言音同今唐國但以海路遠  
遠動數十万里譯者莫傳故使此方  
封守棟柱不足怪也師不聞乎梁顧  
野王太學之大博士也周訪字源出  
沒不定故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  
得其銘文皆是經字檢春申君是周  
代六國同時經文則吞併之日也此  
國篆隸諸書尚有莊昧寧知迦葉佛  
之事乎非其耳目之所聞見也  
又問今京城西高四土臺俗諺云是  
蒼頡造書臺如何云經字古時已有  
答云蒼頡於此臺上增土造臺觀鳥  
迹者非无其事且蒼頡之傳此土罕  
知其源或云黃帝之患或云古帝之  
王也鳥迹之書時變一途今所絕有  
无益之言不勞述也又有天人姓陸名



玄暢來謁云弟子周穆王時初生在  
天本是迦葉佛時天為通化故用楚  
現既問高四臺者其本迦葉佛於此  
第三會說法度人至周穆王時文殊  
目連來化穆王穆王從之即列子所  
謂化人是也化人示穆王高四臺是  
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  
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奔  
馬坊中穢汙此像神瞋令公染患公  
又夢遊上帝極被責數覺問侍患由  
余荅云忠讀古書周穆王時有化人來  
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山造  
中天臺高千餘尺基趾見在又於蒼  
頡臺造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  
殆非佛神為之耶公聞大怖語由余  
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制弃  
之馬坊將非此是佛神耶由余聞往  
視之對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浴  
安清淨處像遂放光公又怖謂神瞋  
也宰三牲以祭之諸神孽弃之遠處  
公又大怖以問由余余荅云忠聞佛  
神清潔不進酒肉愛重物命如護一  
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可祭祀餅

果之屬公大悅造像絕於工人又問  
由余余荅曰昔穆王造寺側應有二  
匠遂於高四臺南村內得一老人姓  
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於三會道  
場見造之志今老年无力能作所住  
村北有兄弟四人曾於道場內為諸  
匠執作請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銅  
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賚之彼人得  
財並造功德於土臺上造重閣高三  
百尺時人号为高四臺或曰高四樓  
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  
同立故也或取大兄之名因之名樓  
故高四之名至今稱也

又問目連佛在已終如何重見荅曰  
同名六人此日目連非大目連也至  
宇文周時文殊師利化為梵僧來遊  
此土云欲禮拜迦葉佛說法處并文  
殊所住處名清涼山遍問道俗无有  
知者時有智猛法師年始十八返問  
梵僧何因知有二聖餘迹荅云在秦  
都城南一十里有蒼頡造書臺即其  
地也又云在沙河南五十里青山北  
四十里又問沙河青山是何語荅云

渭水終南山也此僧便從渭水直南而出遂到高四臺便云此是古佛說法處也于時智猛法師隨往礼拜不久失梵僧所在智猛長大具為太常韋卿說之請其臺處依本置寺遂奏周王菩提寺西當陽佛首即三會寺佛也釋迦如來度迦葉後十二年中來至此臺其下見有迦葉佛舍利周穆身遊大夏佛告彼云有古塔可返初事王問何方佛答在鄯京之東南也西天竺有別傳去歲長年師子國僧九十九夏三果人也聞斯勝迹跣行至此尋清涼山國家供送今夏在彼所願應遂余問自昔相傳文殊在清涼山領五百仙人說法經中明文是久住娑婆世界菩薩娑婆則大千揔号如何偏在此方答云文殊諸佛之元帥也隨緣利現應變不同大士之功非人境界不勞評薄聖智多在清涼五臺縣清涼府仙花山徃徃有人到不得不信

又問今五臺山中臺之東南三十里見有大孚靈鷲寺兩堂隔澗猶在南

有花園可二頃許四時發彩人莫究之或云漢明所立又云魏孝文作寺說不同如何荅云俱是二帝所作昔周穆之時已有佛法此山靈異文殊所居周穆於中造寺供養及阿育王亦依置塔漢明之初摩騰天眼亦見有塔請帝立寺山形像似靈鷲名大孚孚信也帝信佛理立寺勸人元魏孝文北臺不遠常來禮謁見人馬行迹石上分明其事可知豈惟五臺今終南山太白太華五岳名山皆有聖人為住佛法處處有之人有供設必須預請七日已前在靜室內安置壇座燒香列疏閉戶祈求无不感應至時來赴凡聖難知若不尔者緣請既多希來至飯今時有作賓頭盧聖僧像立房供養亦是一途然須別地空座前置椀鉢至僧食時令大僧為受不得僧家豚膾櫓設之以凡聖雖殊俱不觸僧食器至俗家則俗所設若不前置靜室等者止可諸餘聖眾或可降臨以三天下同一供養隨緣別赴此賓頭盧難一遭遇

又問今涼州西番

音縣

和縣山裂像出

何代造耶答曰迦葉佛時有利賓菩薩見此山人不信業報以煞害為事于時住處有數万家无重佛法者菩薩救之為立伽藍大梵天王手造像身初成以後菩薩神力能令此像如真佛不異遊步說法教化諸人雖蒙此導猶不信受于時菩薩示行怖畏手擎大石可落欲下壓之菩薩伴怖勸化諸人便歛迴心信敬於佛所有煞具變成蓮花隨有街巷花如種植瑞自此方攝化神力菩薩又勸諸清信士令造七寺南北一百里東西八十里弥山亘谷處處僧坊佛堂經十三年方得成就同時出家有二万人在七寺住經三百年彼諸人等現業力大昔造惡業當世輕受不入地獄前所害者在惡趣中又發惡願被害我者及未成聖我當害之若不加害惡業便盡我无以報共吐大火焚燒寺舍及彼聚落一時焚蕩縱盜得活又以大水而漂煞之无一子遺時彼山神寺未破前收取此像遠在空中寺



破以後下內石室安置供養年月既久石生室滅至劉薩何礼山示其像者前身元是利賓菩薩身首別處更有別緣

又問江表龍光瑞像人傳羅什將來就狀南所得如何荅非羅什也斯乃宋孝武征狀南獲之昔佛滅後三百年中北天竺大阿羅漢優婁質那以神力加工匠三百年中鑿大石山安置佛窟從上至下凡有五重上重高三百餘尺請弥勒菩薩指作檀像處玄奘師傳云高百餘尺聖迹記云高八丈足符八尺六齋日常放光其初作時羅漢將工人上天三往方成第二牛頭栴檀第三金第四玉第五銅像凡夫今止在下重四重閉石窟映徹見人藏腑第六百年有佛奈遮羅漢生母在狀南國念母重恩從上重中取木檀像令母供養母終生揚州出家住新興寺獲悟三果宋孝武征狀南獲此像來都亦是羅漢神力母今見在時往羅浮天台西方諸處昔往曇无竭者再往西方有傳五卷略



述此緣何得云什師背負而來耶  
余問什法師一代所翻之經至今若  
斯受持轉盛何耶答云其人聰明善  
解大乘以下諸人皆俊又一代之寶  
也絕後光前仰之所不及故其所譯  
以悟達為先得佛遺寄之意也又問  
格中常論以淪陷戒檢為言答此不  
須相評非悠悠者所議羅什師今位  
階三賢所在通化然其譯經刪補繁  
闕隨機而作故大論一部十分略九  
自餘經論例此可知自出經後至誠  
讀誦无有替廢冥祥感降歷代弥新  
以此詮量深會聖旨又文殊指授令  
其刪定特異恒倫豈以別室見譏頓  
亡玄致殊不足涉言耳

又問坊州顯際寺山出古像者何代  
所立答云像是秦穆公所造像出是  
周穆王造寺處也佛去世後育王第  
四女又造像塔於此供養于時此寺  
有一三果人住山秦相由余所奉敬  
往者迦葉佛時亦於此立寺是彼沙  
弥顯際造也仍其本名以為寺額  
余問今王華宮南檀臺山有觀塔面

別三十步下層極壯四面石龕旁有  
碎甃又有三十餘窰甃古老莫知何  
代然每聞鍾聲答云此穆王寺也名  
曰靈山至齊王時勅山神於此造塔  
西晉末亂五胡控權劉曜都長安數  
夢此山佛現在甃塔坐語曜曰汝少  
飲酒莫耽色欲黜去耶佞進忠良曜  
不能從後於洛陽醉落馬石勒所擒  
初曜因夢所悟令人尋山訪之遂見  
此像坐小甃塔與夢符同便毀小塔  
更作大者高一十九級并造寺宇極  
好在麗寺名法燈度三百僧住之曜  
如趙後寺有三十二人修得三果山  
神於今塔後又造一寺供二果僧神  
往太白採取芝草供養聖僧皆獲延  
齡寺今見在凡人不見所聞鍾聲即  
寺鍾也其塔本基雖因劉曜仍是穆  
王立寺之處又是迦葉如來之古寺也  
貞觀年中玉華北慈烏川山常見鹿  
集逐去還來有人異之於鹿集處掘  
深一丈獲一石像長丈許  
又問荊州前大明寺旃檀像者云是  
優填王所造依傳從彼携來至梁今

京師又有何者是太咎大大明是其  
本像梁高既崩像來荆渚至元帝承  
聖三年周平梁後收簿寶物皆入北  
岡其檀像者有僧珎法師藏隱房內  
多以財物賂遺使人遂得停隋開皇  
九年文祖遣使人柳頤言往定寺僧  
又求像令鎮荆楚頤是鄉人從之令  
別剋檀將往恭旨當時匠得一婆羅  
門僧名真達為造即今興善寺像是  
也亦甚靈異本像在荆僧以漆布漫  
之相好不及舊者真本是作佛生成  
七日之身令加布漆乃與壯年相符  
故殊絕異於元本大明本是古佛住  
處靈像不肯北遷故也近有妙義法  
師天人冥讚遂悟開發剝除漆布具  
容重顯大動信心披覲靈儀合檀所  
作本無補接光趺殊異蒙牙彫刻率  
非人工所成興善像身一一乖本  
又問蜀地簡州三學山寺空燈常明  
者何荅云山有菩薩寺迦葉佛正法  
時初立有懽喜王菩薩造之寺名法  
燈自彼至今常明空表有小菩薩三  
百人斷粒遐齡常住此山燈又是山

神李特續後供養神指蜀主故至正月虔

虔然燈以供養佛寺

又問涪州相思寺側多古迹篆銘勒之不識其緣答云此迦葉佛時有山神姓羅名子明蜀人也舊是持戒比丘生憎破戒者發諸惡願令我死後作大力鬼噉破戒人因願受身作此山神多有眷屬所王土地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二千餘里年噉万人以上此神本曾為迦葉佛兄後為弟子彼佛怜愍故來教化種種神變然始調伏乞受五戒隨識宿命因不敢人恐後心變故佛畱迹育王於上起塔在山頂神便藏於石中塔是育王所作其神見在其郭下寺塔育王所立事現

付蜀儀南海脩州北山興寧縣界靈龕寺

多有靈跡此乃文殊聖者弟子為此山神多造惡業文殊愍之便教化遂識宿命請為畱跡我常礼事得離諸惡文殊為現今者是也貞觀三年山神命終生兜率天別有神來居此地即舊神親家也大造諸惡生天舊神憐之下請文殊為現小跡以化後



神又徙正法故今此山大小跡現莫  
不証由焉事現付

又問見今泌州北山石窟中山常有  
光明者何答此窟迦葉佛釋迦佛二  
時偕有往昔周穆王第二子造迦葉  
佛像

又問渭州終南縣山有佛面山七佛  
澗者事同於前南山庫谷大藏是迦  
葉佛自手所造之藏也今現有十三  
緣覺在谷內住又曰今諸處塔寺多  
是古佛遺基育王表之故福地常在  
不可輕也今有名塔如常所聞无名  
塔者隨處亦有河西甘州郭中寺塔  
下有舍利及河州靈巖寺佛殿下有  
舍利秦州麦積崖佛殿下有舍利山  
神廢之此寺周穆王所造名曰靈安  
經今四十年常有人出荊州長寧寺  
塔是育王造下有舍利入地丈餘石  
函五重盛碎身骨

益州三塔大石今名武擔  
今名維縣  
今名寶興

並有神異如別傳  
又問揚都長干塔鄒塔是育王者非  
答云是昔劉薩何感今往揚州上越

城望見長干有異氣因探掘獲如今傳所明余問若尔已有長干便為佛刹不答非刹干也是地之名名隴為干塔逼長隴之側書不主乎包括干越干越名隴也臨海鄞縣塔者亦是育王這是賢劫初佛中者有迦葉佛臂骨非人所見羅漢將往鐵圍山置小塔其塔大有善神且現二魚井中鰻鱗魚護塔神也其側有足跡石上者云是前三佛所蹈處也從地踊出為開俗福也昔周時此土大有人住故置此塔

又問若尔周穆王後諸王逢置塔時何為此土文記罕現答云靈塔為於前緣多寶是神靈所造人有見者少故文字少傳揚雄劉向尋於曆書往往見有佛經豈非秦前已有經塔今衡岳南可五六百里在永州北有大川東西五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川中昔有人住數十万家今生諸巨樹大者徑三二丈下无草木深林可愛中有大江東流入湘江尋澗見之即得川南有谷北入谷有方池四方砌



石水深龍居有犯者輒雷震山谷左則多山果橘柚楊梅之屬列植相次池南有育王大塔石花捧之以石龕覆與地平塔東崖上具有碑記篆書可識登梯抄取是知立塔之由

衡山南大明師置寺處亦有古塔

古

其寺南北十餘里七處八會流渠靜院處處皆立

又問此土常傳佛是殷時周昭魯在等乎說不同如何定指答曰皆有所以弟子夏桀時生具見佛之毒化且佛有三身法報二身則非人見並登地已上唯有化身普被三千百億天下故有百億釋迦隨人所感前後不定或在殷末或在魯莊俱在大千之中前後咸傳一化感見隨機前後法報常自湛然不足疑也

又問今諸瑞像多云育王第四女所造其事幽遠難得其實答云育王第四女厥負非妍久而未出常恨其醜乃圖佛形相好異佛還如自身成已發願佛之相好挺異於人如何同我之形儀也以此告邀弥經年月後感

佛現忽異昔形父具問之述其所願  
今非山玉華荊州長沙揚都高悝及  
今崇敬並是其像或書光趺人罕識  
者育王令諸神鬼所在將往開悟佛  
法今諸像面莫匪女形崇敬寺地本  
是戰場西晉末五胡大起兵戈煞害  
此地特多地下人骨今由見在所然无  
辜殘酷枉盤故諸神鬼携以鎮之令  
此冤魂得生善念周滅佛法神亦從  
之隋祖載隆佛還重起云云  
又問諸神自在威力殊大至如蜀川  
三塔咸名大石人有堀者莫測其源  
至如秦川武功一塔古者相傳名曰  
育王三十年中一度出現真觀已來  
兩度出現光瑞殊壯而舍利如指骨  
在石曰中如何陞陞若此答曰諸鬼  
神中貧富不定各是往業如人不殊  
天中亦尔隨其所有而用供養此塔  
又問幽冥所感俗中常有疑以神與  
形朽而猶重来如記傳中或經七日  
百日至三年者識來形起如生不殊  
如經中云錄其精神在彼王所五三  
七日何也答曰人稟七識識各有神

心識為主主雖前往而餘神守護不足恠也敢問余云師言受戒一戒幾神余答云見五戒中一戒五神未知大戒如何答僧之受戒有二百五十神若毀一重戒唯一神去則二百五十神恒隨戒者

荀積綿州巴西縣人得第二果客遊新繁村中教學其人不食酒肉村人多信外道與食其人不食村人遂打其人能書村人從乞不相禮遇遂即懊惱因發誓願於村北草中仰臥以筆向空書之村人恠問答云我書經本遣天看讀不許人見上界諸天將中天紙向下承筆遂寫得金剛般若經一卷經于七日方始得了諸天於上造作寶蓋覆之地遂無草放牛小兒避雨多於其下村中恠其衣燥答云我於荀先生寫經處避雨村人因此遂即信敬今於其處以木為欄不許侵行每至齋日村人於中法會云云鼓山竹林寺名迦葉佛時造周穆王於中更重造寺穆王佛殿并及塑像至今現存山神從佛請五百羅漢住

此寺即今見有二千聖僧遶寺左側  
見有五万五通神仙供養此寺餘云大  
已後論諸律相問余云師本在梁朝  
已為稱首大有著述論名人皆聞之  
建初定林咸其所住及生見慈尊少  
有慢情亦大有決律相故今生人間  
今之所解百不存一然有所注記抄  
儀並是曾聞餘習計師報命已終過  
一年矣今則以傳錄業餘慈力所熏  
天人扶助故日復一日師豈不知去  
年已來无降損日但枯喪耳如枯樹  
朽車無由更壯余問若尔意欲更讀  
藏經抄錄要行見事可得遂不答云  
師前讀經大廣但究與律相符者至  
於優柔文義過非深細必欲重讀隨  
分亦應得耳无奈報命久終生處復  
欲師到常勸不願早生在人有弘律  
教幸願悉之又曰所製章服儀靈神  
咸喜自法東傳六七百年南北律師  
情无此意安用煞生之財而為慈悲  
之眼全不然故也師獨拔此意答曰  
余讀智度論見佛著鹿布僧伽梨因  
懷在心何得乘此及聽律後見璽衣



由此興念著新章服儀通瞻古今成  
教離會卧具三衣且凡情瑣細因尤  
重身服所接莫匪損生焉肯捐捨著  
於法服又法服所擬本顯慈仁之心  
非仁无以拔濟濟必由慈而獲故佛  
心者大慈也然生而行慈未見其可  
故沈隱侯之著論也王叔之宅樹之  
以來則年六十者容氣已衰內假縑  
纊外存大布所以大布之服通於富  
貴貧賤也今猶通行於王臣古法不  
改俗有老少之殊故致降煞之異道  
无損害之理少長咸一法衣是慈化  
焉通損害也云云

又曰三衣破緣而縫江表咸然此何  
不尔余曰四分无文故絕三縫答十  
誦有文何得不用此制有以不可不  
行云云

又大衣重作師比行之然於上業之  
下乃三重也豈得然耶即問其所作  
便執衣以示之此業之下乃三重也  
此業相者表於稻田之塋壇也以割  
裁衣段就裏剡之去業措表已後此  
則條內表曰衣業上表渠相豈不然

也今則通以布縵一非割截二又多  
重既非本制非无著著之失然猶令  
革之者止從得失為論

又問余云坐具兩重斯成本制截後  
更接但是一邊一頭意者接在四面  
通皆周緣如何余云今信成教不徒  
設也律云於本制外廣長更增半磔  
手據文止是一廣一長不云四周之  
廣長也在事非无不便猶勝跋闔之  
蹤便默然又問余云今見比丘行者  
以坐具置左肩上情不忍可何者資  
下之物如何在左肩上弟子俗人未  
廣知律師可說之樂聞斯要余云坐  
具在肩斯成教也舍利弗初起祇桓  
外道雲踊須達往命舍利弗乃具修  
威儀以及師檀置左肩上庠序入大  
衆中至高座取而敷之又諸律論多  
處有文比丘食已出定已及師檀在  
左肩上又入林坐禪具三衣右角在  
左肩坐具安上又加盂袋於上故善  
見云盂袋貫左肩青色分明豈古人  
之行也今則三衣下置左肘坐具藏  
于內臂乃論方坐若語並在左體盂



袋絡左膊下垂左膝時代訛變遂失  
本原余見古之瑞像今此方見制者  
莫不衣搭於左肩然後取衣角共左  
臂內衣角屈而捉之恐出二角如羊  
耳之相則俯同此律亦是聖人指摸  
焉有行則取束左臂坐則放縱左臂  
未見正文所許終是放逸威儀  
又坐具之制本為護於身衣及僧卧  
具也其中表裏俱淨不同此土之僧  
故經中乞食已還本處取衣鉢方始  
洗足而坐至於草屣拭刮綱系如面  
手焉故身衣俱淨无有不淨之者此  
土衆僧身之臭穢焉可以言左右便  
利曾不澡除内外衣裳曾何瀚濯三  
衣少條褻袴尤多人見尚有猒之其  
腥臊而聞義當悲其忍辱據此成文  
今在肩上觀事止可藏於臂中如有  
依法沙門不行惡習内外俱淨形服  
可觀豈得背佛誠言不順左肩之法  
故十誦鼻奈耶等三衣之鈎細也前  
去緣四指施鈎後八指施細以右角  
挑左肩上細綴於前鈎今則一倍反  
之豈是教文所許但以凡僧識想憑

准正教及以見緣如前差違賜垂箴誨諸非人等咸皆默然

次後復有一天人來云弟子黃瓊致敬已云向述坐具殊有可觀焉准經論无差違者然終始不偈故重却論元佛初度五人爰及迦葉兄弟並製袈裟左臂坐具在袈裟下西方王臣披白氎搭左肩上故佛制衣左臂異俗頸鞞比丘威儀度物尔時法服猶未搭肩後度諸眾徒侶漸多年少比丘儀容端美入城乞食多為人愛由是佛制衣角在肩後為風飄聽以重物鎮上比丘不違佛意自造鎮衣之物種種莊嚴諸俗譏論比丘以事白佛佛言我前聽安重物即是及師檀餘者不合後王舍城外道名達摩多稱一切智所著衣服並皆鮮白日易一衣日三十浴所食皆以香薪香炭作之所住皆以香材塗泥皆以香汁園林皆植香樹所種花藥皆是香者流泉池水皆聚牛頭香內中水為香潔雖帝釋歡喜之園未能加也世尊尔時將諸比丘入城乞食執持衣鉢坐

具在肩有諸外道語達多言今瞿曇  
沙門入城乞食可往言論降從大師  
時達摩多領徒衆披一領氎價直千  
兩紫磨黃金將至佛所時大梵王請  
佛上天外道來唯見比丘便問比丘  
肩上片布持作何用答曰擬將坐之  
又問汝所被衣名何等耶答云忍辱  
鎧也

又問何名忍辱鎧答曰即此為三寶  
之相上制天魔下降外道達摩云此  
衣既為可貴有大威靈豈得以所坐  
之布而居其上為瞿曇教汝為是汝  
自為之時比丘咸皆默然外道去瞿  
曇教汝此法不足可尊云何自稱一  
切智人若汝自為之師何不復教汝  
耶比丘食訖還僧坊中以事白佛由  
此佛制還以衣角居于左臂坐具還  
在衣下於後比丘披著袈裟多不齊  
整諸離車子譏言无有威儀所披衣  
服狀如婬女猶如象鼻因此始制上  
安鈎紐今以衣角達于左臂置於方  
腋下不得令垂如上過也前引舍利  
弗事此方前開不見後制義須綸綜

往者雞鳴之詩挈臺掌漏刻之官齊  
无道官失其守諸侯朝顛倒衣裳詩  
人刺之可不鏡哉書云冠雖賤不可  
以居下屨雖貴不可以居上此言雖  
貴不可以上此言雖小可以況大古  
人或詢諸菊茱伏願仁慈不以人微  
廢教也余偻聞雅論前後憲章斯則  
一化之所宗承三藏之弘微也如或  
鏗執頻推未聞何殊結集永開八事  
之緣不遵上座重結之相也縱无此  
示情或廣之五分律中餘方不為清  
淨者雖制不行據此可依准的况復  
天人賜降周統制關恨知之晚也然  
於現教事等云篇仰以信之亦同飲  
光之罰懼喜也如是云云

又云元制坐具之意用表塔基之相  
僧服袈裟在上以喻法身之塔塔基  
既无偏邪坐具寧容縱廣使四周具  
帖不違磔手之文但以翻譯語略但  
云各增半磔十宗而論即是四周之  
義又問比見西域僧來多縫衣業者  
荅曰此佛滅後將一百生北天竺僧  
與外道同住外道嫉之密以利刃內



表葉中同往王所外道告王沙門釋  
子內藏刀刃將欲害王因即檢獲由  
是普誅一國比丘時有耶舍羅漢令  
諸比丘擢且縫合為絕命難此乃  
北方因事擢且立制非佛所開今  
有南方比丘皆亦縫合有无識者  
亦學縫之

又今日戒壇之興佛所重也祇桓一  
寺頽結三壇兩居佛院惟佛所登為  
集諸佛登壇而論僧居結戒也僧院  
一壇為受具者莊嚴別窟如須弥座  
神景石柱守護不虧下至水際經却  
無沒北天竺東見有石壇相狀弘律  
師今何緣特立壇相天人幽顯莫不  
贊悅余荅云曾見僧傳南林戒壇意  
便重之故仰則也彼云豈惟一所今  
重幽求南方大有初昔宋求那跋摩  
於蔡州立壇晉竺法護於瓦官寺立  
壇晉支道林於石城汾各立一壇晉  
支法存於若耶溪謝敷隱處立壇竺  
道一於洞庭山立壇竺道生於吳中  
虎丘山立壇宋智嚴於上定林立壇  
宋慧觀於石梁寺立壇齊僧敷於无



湖立壇梁法起於商濶立壇梁僧祐  
於上雲居栖霞歸善愛敬四處立壇  
今荊州四層剎基長沙剎基大明寺  
前湖中並是戒壇今以事斷江右渝  
州已下迄于江淮之南通計戒壇極  
有三百餘所山東河北關內劍南戒  
壇事不絕使江表佛法今四五百年  
曾不廢退由戒壇也戒為法之初元  
本立而不可傾也自北河之左右曾  
不聞名由此佛法三被誅殛又江漢  
之南山川秀麗綺錯見便忘返者  
土地之然也人依外根故使情智聰  
敏形心勇銳也遂能詳度佛教深有  
可依无所疑慮不可忘廢也中原兩  
河晉氏南渡之後分為一十六國以  
武猛相陵佛法三除並是北狄之亂  
也本非文地隨心即斷曾未大觀豈  
不然乎故戒壇之舉住持之式相也  
衆僧說戒受戒咸往登之事訖東迴  
左轉南出而返也余日經中咸言右  
旋右繞右脇等相今云左遶如何答  
云天常法尔人乃右也故日月星辰  
皆左行也天氣風轉遂從西沒不見

月之始生也初在西方漸漸而東亦從西沒漸上東迴也西沒風轉也地上蔓草生必左旋此天常也今有西從日月之轉人謀也佛亦從之左轉者此方不為清淨也故如來右脇而卧首北面西觀本生地佛法久流之方也制諸比丘悉右脇卧因從請出祇桓圖相遂取紙畫分齊一一諸院述其源流如別可有數紙不久復有天來去姓姚氏云云

弟子天人自有姓字語同天竺師既不詢還述本音不久復有天來去姓荀氏云弟子本相人也往以夏殷多難將居家入白鹿山山素有辟支佛住云云

寂後一朝辜將軍至致敬相聞不殊恒礼云弟子常見師師在安豐坊初述廣弘明集剖斷邪正開段明顯於前者甚適幽言常欲相尋但為三天下中佛僧事大闢訟興兵攻伐不已弟子職當守護勸喻和詞无暫時停所以令前諸使者共師言議今暫得來不得久住師今須解佛法衰昧天

竺諸國不及此方此雖犯戒大途慚愧內雖陵犯外猶慎護故使諸天見其一善忘其百非若見造過咸皆流涕忘加守護不令魔子所見侵惱去去余問欲界主者豈非魔耶以下諸天皆非屬耶

答云魔若行惡四天帝釋皆所不從若下二天行諸善法魔及魔女无如之何此方僧勝於大小乘曾无二見悉皆奉之西土不尔諸小乘人獲大乘經則投火中小僧賣於北狄老者奪其命損不可言述今菩提大寺寺主威猛象有八万僧戶數千万王征不得遶塔之下日有金帛收已自納厨内生魚頭積成大聚羊腔懸之劇於屠肆然亦守護不令惡鬼害之問曰可无善神龍王何因縱其造罪答曰血食之神咸來嚮衛諸受佛語者守護大乘寺僧余日常見此國以煞戮為功每願若死生龍鬼中有大勢力令其不然如何此神還復縱煞者答曰並是衆生惡業所致魚羊還債此是常理余曰還債之業誠是可

嘉然彼然噉无不田惑惑是貪癡貪  
癡之惑結在惡道如何諸神故縱造  
也答曰亦是業定諸佛尚不能除况  
諸神者生此國中正念既失便縱其  
然余曰先有此願脫生失念隨彼如  
何自非觀行明白在泥不溜方可行  
此如何如何又問弥大釋道安字内  
式瞻云乘赤驢荆襄朝夕而見未審  
如何答曰虛也

又曰若尔傳虛何為河東寺上有驢  
峴山南有中驢村據此行由則乘驢  
之有地也答曰非也後人築臺於上  
植樹供養焉有佛殿之側頻置驢耶  
又中驢之名本是閭閻郡國之故地  
也後人不練遂妄擬之云云

### 道宣律師感通錄

此一卷書藏所無然而可洪音  
疏云出貞元目錄勅經惠澄上  
座傳來寄帙故在此函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

通

垂拱四年三月十五日仰上沙門釋彥懷述

恭惟釋迦氏之臨忍土也始演八正  
啓三寶以黜群邪之典由是佛教行  
焉方等一乘圓宗十地謂之大法言  
真筌也化城垢服濟鹿馳羊謂之小  
學言權旨也至於禪戒呪術厭趣万  
途而滅惑利生其歸一揆是故歷代  
英聖仰而寶之八會之經謂之為本  
根其義也三轉之法謂之為末枝其  
義也暨夫天雨四花地現六動解其  
髻寶示以衣珠借一以破三攝末歸  
本者也付法藏傳曰聖者阿難能誦  
持如來所有法藏如瓶瀉水置之異  
器即謂釋尊一代四十九年應物逗  
機適時之教也逮提河輟潤堅林晦  
影邃旨冲宗於焉殆絕我先昆迦葉  
屬五棺已掩千疊將焚痛天人眼滅  
蒼生莫救故召諸聖眾集結微言考  
繩墨以立定門即貫花而開律部據  
優波提舍以之為論剖析空有顯別  
斷常示之以因修明之以果證足以



貽範當代軌訓將來歸向之徒並遵  
其義及王素奉使考日光而求佛勝  
蘭應請策練影以通經厭後易首拙  
騰之賓播美於天外篆篆結鷗之奧  
譯粹於區中然至蹟至神思慮者或  
迷其性相唯恍唯忽言談者有時其  
是非況去聖既遙來教多闕殊途竟  
軋別路揚鏹而已哉法師懸弭誕辰  
室表空生之應佩觿登歲心符妙德  
之誠以愛海无出要之津覺地有栖  
神之宅故削駘矯翰翔集二空異縣  
他山載馳千里每慨古賢之得本行  
本魚魯致乖痛先匠之聞疑傳疑豕  
亥斯惑竊惟音樂樹下必存金石之  
響五天竺內想具百篇之義遂發憤  
忘食履嶮若夷輕万死以涉茲河重  
一言而之奈苑驚山猴沿仰勝迹以  
瞻奇鹿野仙城訪遺編於靈簡春秋  
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見聞百三十國揚  
我皇之盛烈振彼后之權豪疆異學  
之高輶拔同師之巨幟名王拜首勝  
侶摩肩万古風猷一人而已法師於  
彼國所獲大小二乘三藏梵本等惣

有六百五十六部並載以巨爲并諸  
郵駿蒙霜犯雪自天祐以元亨陽苦  
陰淫假皇威而利涉粵以貞觀十有  
九祀達于上京道俗迎之闐城溢郭  
鏘鏘濟濟亦一期之盛也及謁見  
天子勞問慇懃爰命有司 墨令宣  
譯人百敬奉難以具言至如氏族簪  
纓捐親入道遊踐遠迹中外讚揚示  
息化以歸真同薪盡而火滅若斯之  
類則脩乎茲傳也傳本五卷魏國西  
寺前沙門慧立所述立俗姓趙幽國  
公劉人隋起居郎司隸從事毅之子  
博孝儒釋雅善篇章妙辯雲飛溢思  
泉涌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水  
蹈火无所屈撓親三藏之學行瞞三  
藏之形儀鑽之仰之弥堅弥遠因修  
撰其事以貽終古乃削藁亡畢慮遺  
諸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聞尔後役  
思經痾氣懸鍾漏乃顧命門徒掘以  
啓之將出而率門人等哀慟荒鯁悲  
不自勝而此傳流離分散他所累載  
搜購近乃獲全因命余以序之迫余  
以次之余撫已缺然拒而不應因又

謂余曰佛法之事豈預俗徒况乃當  
仁苦為辭讓余再懷慚退沉吟久之  
執紙操翰沈瀾臆方乃參犬羊以  
虎豹糅瓦石以琳瑯錯綜本文箋為  
十卷庶後之覽者无或咍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沙門懿立本

譯者宗箋

起載誕於緱氏終西屈于高昌

法師諱玄奘俗姓陳陳留人也漢太  
丘長仲弓之後曾祖欽後魏上黨太  
守祖康以學優仕齊任國子博士食  
邑周南子孫因家又為緱氏人也父  
慧英潔有雅操早通經術形長八尺  
美眉明目褒衣博帶好儒者之容時人  
方之郭有道性恬簡无務榮進加屬  
隋政衰微遂潛心墳典州郡頻貢孝  
廉及司隸辟命並辭疾不就識者嘉  
焉有四男法師即第四子也幼而珪  
璋特達聰悟不群年八歲父坐於几  
側口授孝經至曾子聞師命避席玄  
起問其故對曰曾子聞師命避席玄  
奘今奉慈訓豈宜安坐父甚悅知其  
必成召宗人語之皆賀曰此公之揚

焉也其早慧如此自後備通經奧而  
愛古尚賢非雅正之籍不觀非聖哲  
之風不習不交童幼之黨无涉闌閭  
之門雖鍾鼓嘈囂於通衢百戲叫歌  
於閭巷士女雲萃其未嘗出也又少  
知色養溫清淳謹其第二兄長捷先  
出家住東都淨土寺察法師堪傳法  
教因將詣道場誦習經業俄而有  
勅於洛陽度二七僧時慧優者數百  
法師以幼少不預取限立於公門之側  
時使人大理卿鄭善果有知士之鑒  
見而奇之問曰子為誰家荅以氏族  
又問求度耶荅曰然但以習近業微  
不蒙比預又問出家意何所為荅意  
欲速紹如來近光遺法果深嘉其志  
又賢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謂官僚  
曰誦業易成風骨難得若度此子必  
為釋門傳器但恐果與諸公不見其  
翔翥雲霄灑演甘露耳又名家不可  
失以今觀之則鄭卿之言為不虛也  
既得出家與兄同止時寺有景法師  
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又學  
嚴法師攝大乘論愛好逾劇一聞將

盡再覽之後无復所遺衆咸驚異乃  
令昇座覆述抑揚剖暢備盡師宗美  
問芳聲從茲發矣時年十三也其後  
隋氏失御天下沸騰帝城為桀路之  
窠河洛為豺狼之穴衣冠殄喪法衆  
銷亡白骨交衢煙火斷絕雖王董僭  
逆之豐劉石乱華之灾剗剗生靈其  
夷海内未之有也法師雖居童幼而  
情達變通乃啓兄曰此雖父母之邑  
而喪乱若茲豈可守而死也余聞

唐帝駐晉陽之衆已據有長安天下  
依歸如適父母願與兄投也兄從之  
即共俱來時武德元年矣是時國基  
草創兵甲尚興孫吳之術斯為急務  
孔擇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  
講席法師深以慨然初煬帝於東都  
建四道場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徵來  
者皆一藝之士是故法將如林景脫  
基遲為其稱首末年國亂供料停絕  
多遊綿蜀知法之衆又盛於彼法師  
乃啓兄曰此無法事不可虛度願遊  
蜀受業焉兄從之又與經子午谷入  
漢川遂逢空景二法師皆道場之大



德相見悲喜傳月餘從之受學仍相  
與進向成都諸德既萃大達法筵於  
是更聽基還攝論毗曇及震法師迦  
延敬惜寸陰勵精无怠二三年間究  
通諸部時天下飢亂唯蜀中豐靜故  
四方僧投之者衆講座之下常數百  
人法師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吳蜀荆  
楚无不知聞其想望風徽亦猶古人  
之欽李郭矣法師兄因住成都空慧  
寺亦風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  
好内外學凡講涅槃經攝大乘論阿  
毗曇兼通書傳尤善老莊為蜀人所  
慕總管鄭公特所欽重至於屬詞談  
吐蘊藉風流接物誘凡无愧於弟若  
其亭亭獨秀不雜埃塵遊八紘窮玄  
理廓宇宙以為志繼聖達而為心匡  
振頽綱包挫殊俗涉風波而意靡悵  
對万乘而節逾高者固兄所不能逮  
然昆季二人懿業清規芳聲雅質雖  
廬山兄弟无得加焉法師年滿二十  
即以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坐夏學  
律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益部經  
論研綜既窮更思入京詢問殊旨條

或有礙又為兄所留不能遂意乃私  
與商人結侶汎舟三峽沿江而遁到  
荊州天皇寺彼之道俗承風斯久既  
屬來儀咸請敷說法師為講攝論毗  
曇自夏及冬各得三遍時漢陽王以  
盛德懿親作鎮於彼聞法師至甚歡  
躬身礼謁發題之曰三率群僚及道  
俗一藝之士咸集榮觀於是徵詰雲  
發闢竝峯起法師酬對解釋靡不詞  
窮意服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勝王  
亦稱嘆无極觀施如山一无所取罷  
講後復北遊詢求先德至相州造休  
法師質問疑尋又到趙州謁深法師  
學成實論又入長安止大覺寺就岳  
法師學俱舍論皆一遍而盡其旨經  
目而記於心雖宿學者年不能出也  
至於鈎深致遠開微發伏衆所不至  
獨悟於幽奧者固非一義焉時長安  
有常韓二大德解究二乘行窮三學  
為上京法匠縉素所歸道振神州聲  
馳海外負笈之侶從之若雲雖含綜  
衆經而偏譙攝大乘論法師既曾有  
功吳蜀自到長安又隨詢採然其所

有深致亦一拾斯盡二德並深鑒賞  
謂法師曰汝可謂釋門千里之駒  
乘明慧日當在尔躬恨吾輩老朽恐不  
見也自是學徒改觀譽滿京邑法師  
既遍謁衆師脩食其說詳考其理各  
擅宗塗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  
適從乃携遊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  
七地論以釋衆疑即今之瑜伽師地  
論也又言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  
皆能求法導利群生豈使高跡无追  
清風絕後大丈夫會當繼之於是結  
侶陳表有 盟不許諸人咸退唯法  
師不屈既方事孤遊又承西路艱嶮  
乃自試其心以人間衆苦種種調伏  
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啓請申其意願  
乞衆聖冥加使往還无梗初法師之  
生也母夢法師著白衣西去母曰汝是  
我子今欲何去荅曰為求法故去此  
則遊方之先兆也貞觀三年秋八月  
將欲首塗又求祥瑞乃夜夢見大海  
中有蘊迷盧山四寶所成極為嚴麗  
意欲登山而洪濤涵湧又无舩楫不  
以為懼乃決意而入忽見石蓮華涌

乎波外應之而生却而觀之隨足而減須臾至山下又峻峭不可上試躡身自騰有搏颺颺至扶而上升到山頂四望廓然无復擁尋喜而寤焉遂即行矣時年二十六也時有秦州僧孝達在京學涅槃經功畢還鄉遂與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蘭州伴又隨去至蘭州一宿遇涼州人送官馬歸又隨去至彼停月餘日道俗請開涅槃攝論及般若經法師皆為開發涼州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葱右諸國商侶往來无有停絕時開講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寶稽顙讚嘆歸還各向其君長稱嘆法師之美云欲西來求法於婆羅門國以是西域諸城无不預發歡心嚴灑而待散會之日珍施豐厚金銀之錢口馬無數法師受一半燃燈餘外並施諸寺時國政尚新墮場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時李大亮為涼州都督既奉嚴勅防禁特切有人報亮去有僧徒長安來欲向西國不知何意亮懼追法師問來由法師報云欲西求法亮聞之逼還京彼有患

威法師河西之領袖神悟聰哲既重  
法師辭理復聞求法之志深生隨喜  
密遣二弟子一日惠琳二日道整竊  
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  
遂至瓜州時刺史獨孤達聞法師至甚  
歡供事殷厚法師因訪西路或有報云  
從此北行五十餘里有瓠蘆河下廣上  
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  
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關外西  
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名相去百  
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賀延磧  
伊吾國境間之愁憤所乘之馬又死  
不知計出沉默經月餘未發之間涼  
州訪牒又至云有僧字玄奘欲入西  
蕃所在州縣宜嚴候捉州吏李昌崇  
信之士心疑法師遂密將牒呈云師  
不是此耶法師進疑未報昌曰師須  
實語必是弟子為留之法師乃具實  
而答昌聞深讚希有曰師實能舍者  
為師毀却文書即於前裂壞之仍云  
師須早去自是益增憂悵所從二小  
僧道整先向燉煌唯惠琳在知其不  
堪遠涉亦放還遂賀易得馬一疋但



苦无人相引即於所傳寺弥勒像前  
啓請願得一人相引渡関其夜寺有  
胡僧達摩夢法師坐一蓮華向西而去  
達摩竊恠且而来自法師心喜為得行  
之徵然語達摩云夢為虛妄何足涉言  
更入道場礼請俄有一胡人来入礼  
佛逐法師行二三而問其姓名云姓  
石字睢随此胡即請受戒乃為授五  
戒胡甚喜時還少時賣餅菓更來法  
師見其明健貌又恭肅遂告行意胡  
人許諾言送師過五烽法師大喜乃  
更賀衣資為買馬而期焉明日日欲  
下遂入草間須臾彼胡更与一胡老  
翁乘一瘦老赤馬相逐而至法師心  
不懌少胡曰此翁極諳西路来去伊  
吾三十餘反故共俱来望有平章耳  
胡公因說西路險惡沙河阻遠鬼魅  
熱風過无達者徒侶衆多猶數迷失  
况師單獨如何可行願自斟量勿輕  
身命法師報曰貧道為求大法發趣  
西方若不至婆羅門國終不東歸縱  
死中途非所悔也胡翁曰師必去可  
乘我此馬此馬往反伊吾已十五度健

而知道師馬少不堪遠涉法師乃竊念  
在長安將殺志西方日有術人何弘達  
者誦呪占觀多有所中法師令占行  
事達曰師得去去狀似乘一老赤瘦  
馬漆鞍橋前有鐵既觀胡人所乘馬  
瘦赤鞍漆有鐵与何言合心以為當  
遂換馬胡翁歡喜礼敬而別於是裝  
束与少胡夜發三更許到河遙見玉  
闥去闥上流十里許兩岸可闊丈餘  
傍有胡拊樹藁胡乃斬木為橋布草  
填沙駘馬而過法師既渡而喜因解  
駕停憩与胡人相去可五十餘步各下  
橋而眠少時胡人乃拔刀而起徐向  
法師未到十步許又迴不知何意疑  
有異心即起誦經念觀音菩薩胡人  
見已還卧遂眠天欲明法師喚令起  
取水盥漱解齋託欲殺胡人曰弟子  
將前途險遠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  
水必須夜到偷水而過但一處被覺  
即是死人不若歸還用為安隱法師  
確然不迴乃俛仰而進露刃張弓命  
法師前行法師不肯居前胡人自行  
數里而住曰弟子不能去家累既大

而王法不可干也法師知其意遂任還胡人曰師必不達如被擒捉相引奈何法師報曰縱使切割此身如微塵者終不相引為陳重誓其意乃止與馬一疋勞謝而別自是孑然孤遊沙漠矣唯望骨聚馬糞等漸進頃間忽有軍衆數百隊滿沙磧間乍行乍止皆裘褐馳馬之像及旌旗渠毒蠱之形易貌移質倏忽千變遙瞻極著漸迫而徵法師初覩謂為賊衆漸近見滅乃知妖鬼又聞空中聲言勿怖勿怖由此稍安經八十餘里見第一烽恐候者見乃隱伏沙濤至夜方發到烽西見水下飲湍手訖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颼來幾中於膝湏臾更一箭來知為他見乃大言曰我是僧從京師來汝莫射我即牽馬向烽烽上人亦開門而出相見知是僧將入見拔尉王祥祥命爇火令看曰非我河西僧實似京師來也具問行意法師報曰校尉頗聞涼州人說有僧玄奘欲向婆羅門國求法不答曰聞承奘師已東還何因到此法師引示馬上章

跡及名字彼乃信仍言西路艱遠師終不達今亦不與師罪弟子燉煌人欲送師即燉煌彼有張皎法師欽賢尚德見師必喜請就之法師對曰焚素梓洛陽少而慕道兩京知法之匠吳蜀一藝之僧无不負笈從之窮其所解對揚談論亦忝為時宗欲養已修名豈劣檀越燉煌耶然恨佛化經有不周義有所闕故无貪性命不憚艱危擔往西方遵求遺法檀越不相勸勉專勸退還豈謂同歇塵勞共樹涅槃之因也必欲拘留任即刑罰共終不東移一步以負先心祥聞之惘然曰弟子多幸得逢過師敢不隨喜師疲倦且卧待明自送指示塗路遂拂筵安置至曉法師食訖祥使人盛水及麴餅自送至十餘里云師從此路徑向第四烽彼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骨肉姓王名伯隴至彼可言弟子遣師來泣拜而別既去夜到第四烽恐為留難欲點取水而過至水未下聞飛箭已至還如前報即急向之彼亦下來入烽烽官相問答欲往天竺

路由於此第一烽王祥校尉故遣相  
過彼間歡喜留宿更施大皮囊及馬  
麥相送云師不須向第五烽彼人踈  
率恐生異面可於此去百里許有野  
馬泉更取水從是已去即莫賀延磧  
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无飛鳥下  
无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願影唯一  
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  
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汙  
慙將向寺施与衣服飲食之直病者  
慙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  
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遶人前後  
雖念觀音不能令去及誦此經發聲  
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時行百餘  
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袋重  
失手覆之千里行窮一朝斯罄又失路  
盤迴不知所趣乃欲東歸還第四烽  
行十餘里自念我先發願若不至天  
竺終不東歸一步今何故來寧可就  
西而死豈歸東而生於是旋轡專念  
觀音西北而進是時四顧茫然人鳥  
俱絕夜則城隍舉火爛若繁星晝則  
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无



所懼但苦水盡渴不能前是時四夜五  
日无一滯沾喉口腹乾焦幾將殞絕  
不復能進遂卧沙中默念觀音雖困  
不捨啓菩薩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  
无異名譽但為无上正法來耳仰惟  
菩薩慈念群生以救苦為務此為苦  
矣寧不知耶如是告時心心无輟至  
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冷快如沐  
寒水遂得目明馬亦能起躡既蘇息  
得少睡眠即於睡中夢一大神長數  
丈執戟麾曰何不强行而更卧也法  
師驚寤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路制  
之不迴經數里忽見青草數畝下馬  
恣食去草十步欲迴轉又到一池水  
甘澄鏡澈即而就飲身命重全人馬  
俱得蘇息計此應非舊水草固是菩  
薩慈悲為生其至誠通神皆此類也  
即就草池一日停息後日盛水取草  
進發更經兩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  
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偕序既至伊吾  
止一寺寺有漢僧三人中有一老者  
衣不及帶跣足出迎抱法師哭哀號  
顛咽不能已已言豈期今日重見鄉

人法師亦對之傷泣自外胡僧胡王  
志來參謁王請屈所居偈陳供養時  
高昌王麹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  
欲還適逢法師歸告其王王聞即曰  
發使勅伊吾王遣法師來仍簡上馬  
數十疋遣貴恩駝駝設頓迎候比傳  
十餘日王使至陳王意拜請殷勤法  
師意欲取可汗淨罽過既為高昌所  
請辭不獲免於是遂行涉南磧經六  
日至高昌界自力城時日已暮法師  
欲停城中宮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  
請進數換良馬前去法師先所乘赤  
馬留使後來即以其夜鷄鳴時到王  
城門司啓王王勅開門法師入城王  
與侍人前後列燭自出宮迎法師入  
後院坐一重閣寶帳中拜問甚厚云  
弟子自聞師名喜忘寢食量雖塗路  
和師今夜必至與妻子皆未眠讀經  
敬待須臾王妃共數十侍女又來礼  
拜是時漸欲將曉言久疲勸欲眠王  
始還宮留數黃門侍宿旦法師未起  
王已至門率妃已下俱來礼問王云  
弟子思量磧路艱阻師能獨來甚為

奇也流泳稱嘆不能已已遂設食解齋託而宮側別有道場王自引法師居之遣閹人侍衛彼有豕法師曾學長安善知法相王珎之命來與法師相見少時出又命國統王法師年逾八十共法師同處仍遣勸住勿徃西方法師不許傳十餘日欲辭行王曰已令統師諮請師意何如法師報曰畱住實是王恩但於來心不可王曰泰與先王遊大國從隋帝歷東西二京及燕岱汾晉之間多見名僧心无所慕自承法師名身心歡喜手舞足蹈擬師至止受弟子供養以終一身令一國人皆為師弟子望師講授僧徒雖少亦有數千並使執經充師聽衆伏願察納微心不以西遊為念法師謝曰王之厚意豈貧道竄德所當但此行不為供養而來所悲本國法義未周經教少闕懷疑蘊惑啓訪莫從以是畢命西方請未聞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獨灑於迦維決擇微言庶得盡沾於東國波崙問道之志善財求友之心只可日日堅強豈使

中塗而止願王收意勿以汎養為懷  
王曰弟子慕樂法師必留供養雖慈  
山可轉此意无移乞信愚誠勿疑不  
實法師報曰王之深心豈待屢言然  
後知也但玄奘西來為法法既未得  
不可中停以是敬辭願王相體又大  
王曩修勝業位為人主非唯蒼生持  
卹固亦釋教依弔理在助揚豈宜為  
導王曰弟子亦不敢障導直以國无  
皆辭不許王乃動色攘袂大言曰弟  
子有異塗處師師安能自去或定相  
留或送師還國請自思之相順猶勝  
法師報曰玄奘來者為乎大法今逢  
為障只可骨被王留識神未必留也  
因嗚咽不復能言王亦不納更使增  
加供養每日進食王躬捧槃法師既  
被停留違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  
心於是端坐木漿不涉於口三日至  
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惔深生愧  
懼乃稽首礼謝去任師西行乞垂早  
食法師恐其不實要王指日為言王  
曰若須尔者請共對佛更結因緣遂

共入道場禮佛對母張太妃共法師  
約為兄弟任師求法還曰請住此國  
三年受弟子供養若當來成佛願弟  
子如波斯匿王頻婆娑羅等與師作  
外護檀越仍屈停一月講仁王經中  
間為師營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  
歡願與師長為眷屬代代相度於是  
方食其節志貞堅如此後曰王別張  
大帳開講帳可坐三百餘人太妃已  
下王及統師大臣等各部別而聽每  
到講時王躬執香鑪自來迎引將昇  
法座王又佞跪為證令法師躡上日  
日如此講訖為法師度四沙彌以充  
給侍製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  
造面衣手衣靴襪等各數事黃金一  
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疋充  
法師往還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  
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  
歡信送至業護可汗衙又作二十四  
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  
附大綾一疋為信又以綾絹五百疋  
果味兩車獻業護可汗并書稱法師  
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



汗憐師如憐奴仍請勅以西諸國給  
卹落馬逆送出境法師見王送沙弥  
及國書綾綃等至慙其優餞之厚上  
啓謝曰共聞江海遐深濟之者必憑  
舟楫群生滯惑導之者寔假聖言是  
以如來運一子之大悲生茲穢土鏡  
三明之慧日朗此幽昏慈雲蔭有頂  
之天法雨潤三千之界利安已訖捨  
應歸真遺教東流六百餘祀騰會振  
輝於吳洛識什鍾美於秦涼不墜玄  
風咸匡勝業但遠人來譯音訓不同  
去聖時遙義類差舛遂使雙林一味  
之旨分成當現二常大乘不二之宗  
析為南北兩道紛紜諍論凡數百年  
率土懷疑莫有匠決玄奘宿因有慶  
早預緇門負笈從師年將二紀名賢  
勝友備志諮詢大小乘宗略得披覽  
未嘗不執卷躊躇捧經佗條望給園  
而翹足想就鷲嶺而載懷願一拜瞻  
申宿惑然知寸管不可窺天小童難  
為酌海但不能棄此微誠是以裝束  
取路經塗荏苒遂到伊吾伏惟大王  
尊天地之淳和資二儀之淑氣垂衣

作主子育蒼生東拉大國之風西撫  
百戎之俗棲蘭月氏之地車師狼望  
之鄉並被深仁俱霑厚德加以欽賢  
愛士好善流慈憂矜遠來由今接引  
既而至止渥惠逾深賜以話言闡揚  
法義又蒙降結弟季之緣敦獎友于  
之念并遺書西域二十餘蕃照飾殷  
勤令遙餞送又慰西遊荒獨靈路淒  
寒爰下明勅度沙弥四人以為侍伴  
法服綿帽裘毳靴襪五十餘事及綾  
絹金銀錢等令充二十年往還之資  
伏對驚慙不知啓處決交河之水比  
澤非多舉葱嶺之山方思豈重懸度  
陵溪之險不復為憂天梯道樹之鄉  
瞻礼非晚儻蒙允遂則誰之力焉王  
之恩也然後長謁衆師稟承正法歸  
還翻譯廣布末聞剪諸見之稠林絕  
異端之穿鑿補像化之遺闕定玄門  
之指南庶此微功用各殊澤又前塗  
既遠不獲久侍明日辭違預增悽斷  
不任銘荷謹啓謝聞王報曰法師既  
許為兄弟則國家所畜共師同有何  
因謝也發日王與諸僧大召百姓等

傾都送出城西三抱法師慟哭道俗  
皆悲傷離之聲振動郊邑勅妃及百  
姓等還自與大德已下各乘馬送數十  
里而歸其所經諸國王侯禮重皆此  
類也從是西行度无半城萬進城後  
入阿耨屈國舊曰烏耨訛也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三十四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彦棕箋

起阿耨羅國終羯若鞠闍國

從此西行至阿耨羅國阿父師泉泉在道南沙崖崖高數丈水自半而出相傳云舊有商侶數百在塗水盡至此困乏不知所為時衆中有一僧不累行資依衆乞活衆議曰是僧事佛是故我曹供養雖涉萬里无所費勞今我等熬然竟不憂念宜共白之僧曰汝等欲得水者宜各礼佛受三歸五戒我為汝等登崖作水衆既危困咸從其命受戒訖僧教曰吾上崖後汝等當喚阿父師為我下水任湏多少言之其去少時衆人如教而請湏臾水下充足大衆无不歡荷師竟不來衆人上觀已寂滅矣大小悲號依西域法焚之於坐處聚乾石為塔塔今猶在水亦不絕行旅往來隨衆多少下有細魚若无人時津液而已法師與衆宿於泉側明發又經銀山山甚高廣皆是銀礦西國銀錢所從出

也山西又逢群賊衆與物而去遂至  
王城所處川岸而宿時同侶高胡數  
十貪先貿易夜中私發前去十餘里  
遇賊劫煞无一脫者比法師等到見  
其遺骸无復財產深傷嘆焉漸去遙  
見王都阿耨左王與諸臣來迎延入  
供養其國先被高昌寇擾有恨不肯  
給馬法師停一宿而過前渡二大河  
西履平川行數百里入屈支國界舊本  
龜茲將近王都王與群臣及大德僧  
木叉邈多等來迎自外諸僧數千皆  
於城東門外張浮幔安行像作樂而  
住法師至諸德起來相慰訖各還就  
坐使一僧擎鮮華一盤來授法師法  
師受已將至佛前散華礼拜訖就木  
叉邈多下坐坐已復行花行花已行  
菴桃漿於初一寺受華受漿已次受  
餘寺亦介如是展轉日晏方訖僧徒  
始散有高昌人數十於屈支出家別  
居一寺寺在城東南以法師從家鄉  
來先請過宿因就之王共諸德各還  
明日王請過宮脩陳供養而食有三  
淨法師不受王深怪之法師報此漸教



所聞而玄奘所學者大乘不念也受  
餘別食食訖過城西北阿奢理兒寺  
唐言寺是木叉耆多所住寺也耆多理

識閑敏彼所宗歸遊學印度二十餘  
載雖涉衆經而聲明家善王及國人  
咸所尊重号稱獨步見法師至徒以  
客禮待之未以知法為許謂法師曰  
此土華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  
學之足得不煩西涉受艱辛也法師報  
曰此有瑜伽論不耆多曰何用問是  
邪見書乎真佛弟子者不學是也法  
師初深敬之及聞此言視之猶土報  
曰婆沙俱舍本國已有恨其理疎言  
淺非究竟說所以故來欲學大乘瑜  
伽論耳又瑜伽者是後身菩薩弥勒  
所說今謂邪書豈不懼无底枉埃乎  
彼曰婆沙等汝所未解何謂非深法  
師報曰師今解不曰我盡解法師即  
引俱舍初文問發端即課因更窮之  
色遂變動云汝更問餘處又示一文  
亦不通曰論无此語時王拊智月出  
家亦解經論時在傍坐即證言論有  
此語乃取本對讀之耆多極慙云老

忘耳又問餘部亦无好釋時為凌山  
雪路未開不得進發淹傳六十餘日  
觀眺之外時往就言相見不復踞坐  
或立或避私謂人曰此支那僧非易  
訓對若往印度彼少年之儔未必出  
也其畏歎如是至發日王給手力駝  
馬與道俗等傾都送出從此西行二  
日逢突厥殺賊二千餘騎其賊乃預  
共分張行衆資財懸諍不平自鬪而  
散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磧至跋祿迦  
國舊曰罽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  
磧至凌山即葱嶺北隅也其山險峭峻  
極于天自開闢已來冰雪所聚積而  
為凌春夏不解凝冱汗湯與雲連屬  
仰之皚然莫覩其際其凌峯摧落橫  
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由是蹊  
徑崎嶇登陟艱阻加以風雪雜飛雖  
複履重裘不免寒戰將欲眠食復无  
燥處可停唯知懸釜而炊席冰而寢  
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徒侶之中殘凍  
死者十有三四牛馬逾其甚出山後至  
一清池清池亦云熱海見其對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周千四  
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望之森然无

待激風而洪波數丈循海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城逢突厥葉護可汗方事敗遊戎馬甚盛可汗身著綠綾袍露膝一丈許帛練裹額後垂達官二百餘人皆錦袍編髮圍遶左右自餘軍衆皆裘褐毳毛毼羴端弓駝馬之騎極目不知其表旣與相見可汗歡喜云暫是一處行二三日當還師且向衙所令達官各摩支引送安置至衙三日可汗方歸引法師入可汗居一大帳帳以金花裝之爛眩人目諸達官於前列長筵兩行侍坐皆錦服赫然餘仗衛立於後觀之雖穹廬之君亦為尊美矣法師去帳三十餘步可汗出帳迎拜傳語慰問託入坐突厥事火不施牀以木舍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為法師設一鐵交牀敷褥請坐須臾更引漢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國書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悅令使者坐命陳酒設樂可汗共諸臣使人飲別索蒲桃漿奉法師於是恣相酬勸宰渾鍾枕之器交錯遍傾僚侏毘離之音鏗鏘手舉雖

蕃俗之曲亦甚娛耳目樂心意也少  
時更有食至皆烹鮮羔犢之質盈積  
於前別營淨食進法師具有餅飯酥  
乳石蜜剌蜜蒲桃等食訖更行蒲桃  
漿仍請說法法師因誨以十善愛養  
物命及波羅蜜多解脫之業乃舉手  
叩額歡喜信受因留停數日勸住曰  
師不須往印持伽國謂印地也彼地多暑  
十月當此五月觀師容貌至彼恐銷  
融也其人類黑露无威儀不足觀也  
法師報曰今之彼欲追尋聖迹慕求  
法耳可汗乃令軍中訪解漢語及諸  
國言者遂得年少曾到長安數年通  
解漢語即封為摩咄達官作諸國書  
令摩咄送法師到迦畢試國又施緋  
綾法服一襲綰五十疋與群臣送十餘  
里自此西行四百餘里至屏聿此曰  
千泉地方數百里既多池沼又豐奇  
木森沆涼潤即可汗避暑之處也自  
屏聿西百五十里至咀邏斯城又西  
南二百里至白水城又西南二百里  
至恭御城又南五十里至敝奴故赤  
達國又西二百里至赭時國唐言石國國

西臨某某河又西千餘里至寧堵利

瑟鄰國國東臨某某河河出葱嶺北

源西北流入西北入大磧无水草望

遺骨而進五百餘里至颶祿建國

唐言  
康國

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為道有

寺兩所迥无僧居客僧投者諸胡以

火燒逐不許停住法師初至王接猶

慢經宿之後為說人天因果讚佛功

德恭敬福利王歡喜請受齋戒遂致

懇懃所從二小師往寺礼拜諸胡還

以火燒逐沙弥還以告王王聞令捕燒

者得已集百姓令截其手法師將欲

勸善不忍毀其支體救之王乃重答

之逐出都外自是上下肅然咸求信

事遂設大會度人居寺其草變邪心

誘開矇俗所到如此又西三百餘里

至屈霜唐言你迦國又西二百餘里至

喝捍國

唐言東  
安國

又西四百里至捕喝國

又西百餘里至伐地國

唐言西  
安國

又

西五百里至貨利習弥伽國國東臨

縛苴河又西南三百餘里至羯霜

唐言

鄰國

唐言  
東國

又西南二百里入山山路深險

繞通人步復无水草山行三百餘里



入鐵門峯壁狹峭而崖石多鐵礦依之為門扉又鑄鐵為鈴多懸於上故以為名即突厥之閑塞也出鐵門至覲貨羅國舊曰吐火羅訛也自此數百里渡

縛蓋河至活國即慕護可汗長子咀度設設者官名也所居之地又是高昌王妹

賀高昌王有書至其所比法師到公主可賀敦已死咀度設又病聞法師從高昌來又得書與男女等嗚咽不能止因請法師日弟子見師目明顏少停息若弟自送師到婆羅門國時更有一梵僧至為誦呪患得漸除其後娶可賀敦年少受前兒囑因藥以教其夫設既死高昌公主男小遂被前兒特勤篡立為設仍妻其後母為逢喪故淹留月餘彼有沙門名達摩僧伽遊學印度葱嶺已西推為法匠其踈勒于闐之僧无敢對談者法師欲知其學深淺使人問師解幾部經論諸弟子等聞皆怒達摩笑曰我盡解隨意所問法師知不學大乘就小教婆沙等問數科不是好通因謝服門人皆慙從是相見歡喜處處譽讚言已不

能及時新設既立法師從求使人及  
邬落欲南進向婆羅門國設六弟子  
所部有縛喝國北臨縛蓋河人謂  
小王舍城極多聖跡願師暫往觀礼  
然後取乘南去時縛喝僧數十人聞  
舊設死子又立共來弔慰法師與相  
見言其意彼曰即當便去彼有好路  
若更來此徒為迂會法師從其言即  
與設辭取乘隨彼僧去既至觀其城  
已郊郭顯敞川野腴潤實為勝地伽  
藍百所僧徒三千餘人皆小乘學城  
外西南有納縛伽藍唐言所裝嚴甚麗伽  
藍內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餘又  
有佛齒長一寸廣八九分色黃白每  
有光瑞又有佛掃帚邊奢草作長三  
尺餘圍可七寸其帚柄飾以雜寶此  
三事齋日每出道俗觀礼至誠者感  
發神光伽藍北有宰堵波高二百餘  
尺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多年居  
中行道證四果者世世无絕涅槃後  
皆有塔記基址接連數百餘矣大城  
西北五十里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里  
有波利城城中有二宰堵波高三丈

昔佛初成道受此二長者麁蜜初聞  
五戒十善并請供養如來當授髮爪  
今造塔及造塔儀式二長者將還本  
國營建靈剎即此也城西七十餘里  
有宰堵波高逾二丈過去迦葉佛  
時作也納縛伽藍有磤迦國小乘三  
藏名般若羯羅唐言慧性聞縛喝國多  
有聖迹故來礼敬其人聰慧尚學少  
而英爽鑽研九部游泳四含義解之  
聲周聞印度其小乘阿毘達磨迦延  
俱舍六足阿毘曇等无不曉達既聞  
法師遠來求法相見甚歡法師因申  
疑滯約俱舍婆沙等問之其酬對甚  
精熟遂傳月餘就讀毘婆沙論伽藍  
又有二小乘三藏達摩畢利唐言法愛達  
摩羯羅唐言法性皆彼所宗重覩法師神  
彩明秀極加敬仰時縛喝西南有銳  
末陀胡寔健國其三王聞法師從遠國  
來皆遣貴臣拜請過國受供養辭不  
行使人往來再三不得已而赴三甚  
喜乃陳金寶飲食施法師法師皆不受  
而返自縛喝南行與慧性法師相隨入  
揭職國東南入大雪山行六百餘里

出覩貨羅境入梵衍那國國東西  
二千餘里在雪山中塗路艱危倍於  
凌磧之地凝雲飛雪曾不暫霽或逢  
尤甚之處則平途數丈故宋王稱西  
方之難增水戕我飛雪千里即此也  
嗟乎若不為衆生求无上正法者寧  
有稟父母遺體而遊此哉昔三遵登  
九折之坂自去我為漢室忠臣法師  
今涉雪嶺求經亦可謂如來真子矣  
如是漸到梵衍都城有伽藍十餘所  
僧徒數千人學小乘出世說部梵衍王  
出迎延過宮供養累日方出彼有摩  
訶僧祇部學僧阿梨耶馱婆唐言聖使阿  
梨耶斯那唐言聖軍並深知法相見法師驚  
嘆胎鄉遠國有如是僧相引處處禮  
觀懇懇不已王城東北山阿有立石  
像高百五十尺像東有伽藍伽藍東  
有鑰名釋迦立像高一百尺伽藍內  
有佛入涅槃卧像長一千尺並裝嚴  
微妙此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  
至小川有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時  
獨覺齒長五寸廣減四寸復有金輪  
王齒長三寸廣二寸齒諾迦縛婆舊曰

高部知修記也

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及僧伽脫衣赤絳色其人五百身中陰生陰恒服此衣從胎俱出後變為袈裟因緣廣如別傳如是經十五日出梵行二日逢雪迷失道路至一小沙嶺遇猶人示道度黑山至迦畢試境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則剎剎種也明略有威統十餘國將至其都王共諸僧並出城來迎伽藍百餘所諸僧相諍各欲邀過所住有一小乘寺名沙落迦相傳云是昔漢天子子質於此時作也其寺僧言我寺本漢天子兒作今從彼來先宜過我寺法師見其殷至又同侶慧性法師是小乘僧意復不欲居大乘寺遂即就停質子造寺時又藏无量珍寶於佛院東門南大神王足下擬後修補伽藍諸僧荷恩處處屋壁圖畫質子之形解安居日復為誦誦樹福代代相傳于今未息近有惡王貪暴欲奪僧寶使人掘神足下地便大動其神頂上有鸚鵡鳥像見其發掘振羽驚鳴王及軍衆皆悉悶倒懼而還退寺有宰堵



波相輪摧毀僧欲取寶修營地還振  
吼元敢近者法師既至衆皆聚集共  
請法師陳說先事法師共到神所焚  
香告曰質子原藏此寶擬營功德今  
開施用誠是其時願鑒元妄之心少  
戢威嚴之德如蒙許者獎自觀開稱  
知斤數以付所司如法修造不令虛費  
唯神之靈願垂體察言訖命人掘之  
夷然无患深七八尺得一大銅器中  
有黃金數百斤明珠數十顆大衆歡  
喜无不嗟伏法師即於寺夏坐其王  
輕藝羅信重大乘樂觀誦乃屈法  
師及慧性三藏於一大乘寺法集彼  
有大乘三藏名祿奴若瞿沙唐言如意聲薩  
婆多部僧阿黎耶伐摩唐言聖尊彌沙塞部  
僧求邨跋陁唐言捨賢皆是彼之耨耨首然學  
不兼通大小各別雖精一理終偏有  
所長唯法師備識衆教隨其來問各  
依部答咸皆慙伏如是五日方散王  
甚喜以純錦五疋別施法師以外各各  
有差於沙落迦安居訖其慧性法師  
重為覩貨羅王請却還法師與別東  
進行六百餘里越黑嶺入北印度境

至盪波國國周千餘里伽藍十所僧徒皆學大乘停三日南行至一小嶺嶺有牢堵波是佛昔從南步行到此住立後人敬戀故建茲塔自斯以北境域皆号義度車唐言如來欲有教化乘空徃來不復履地若步行時地便傾動故也從此南二十餘里下嶺濟河至鄯揭羅喝國北印大城東南二里有牢堵波高三百餘尺无憂王所造是釋迦菩薩於第二僧祇遇然燈佛敷鹿皮衣及布毼掩泥得受記處雖經劫壞此跡恒存天散衆華常為供養法師至彼礼拜旋遶傍有老僧為法師說建塔因緣法師問曰菩薩布毼之時既是第二僧祇從第二僧祇至第三僧祇中間經无量劫一一劫中世界有多成壞如火災起時蘇迷盧山尚為灰燼如何此迹獨得无虧答曰世界壞時此亦隨壞世界成時當其舊處跡現如本且如蘊迷盧山壞已還有在乎聖迹何得獨无以此校之不煩疑也亦為名答次西南十餘里有牢堵波是佛買華處又東南

度沙嶺十餘里到佛頂骨城城有重閣第二閣中有七寶小塔如來頂骨在中骨周一尺二寸駿孔分明其色黃白盛以寶函但欲知罪福相者摩香末為泥以帛練裹隱於骨上隨其所得以定吉凶法師即得菩提樹像所將二沙弥大者得佛像小者得蓮華像其守骨婆羅門歡喜向法師彈指散華云師所得甚為希有是表有菩提之分復有觸髓骨塔骨狀如荷葉復有佛眼睛睛大如杲光明暉赫徹燭函外復有佛僧伽上妙細疊所作復有佛錫杖白鐵為環拊檀為莖法師皆得禮拜盡其哀敬因施金錢五十銀錢一千綺幡四口錦兩端法服二具散衆雜華辭拜而出又聞燈光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波羅龍王所住之窟如來昔日降伏此龍因留影在中法師欲往禮拜承其道路荒阻又多盜賊二三年已來人往多不得見以故去者稀疎法師欲往禮拜時迦畢試國所送使人貪其速還不顧淹留勸不令去法師報曰如來真

身之影億劫難逢寧有至此不往禮拜汝等且漸進焚香到即來於是獨去至燈光城入伽藍問訪塗路見人相引无一肯者後見一小兒云寺在近彼今送師到莊即與同去到莊宿得一老人知其處所相引而發行數里有五賊人拔刃而至法師即去帽現其法服賊云師欲何去答欲禮拜佛影賊云師不聞此有賊耶答云賊皆人也今為礼拜佛雖猛獸盈衢猶不懼况檀越之輩是人乎賊遂發心隨往礼拜既至窟所窟在石澗東壁門向西開窺之窺冥一无所覩老人云師直入觸東壁託却行五十步許正東而觀影在其處法師入信足而前可五十步果觸東壁託却立至誠而礼百餘拜一无所見自責障累悲歸懊悔更至心礼誦勝鬘等諸經讚佛偈頌隨讚隨礼復百餘拜見東壁現如鉢許大光倏而還滅悲喜更礼復有昧許大光現現已還滅益增感慕自誓若不見世尊影終不移此地如是更二百餘拜遂一窟大明見如



來影皎然在壁如開雲霧忽覩金山妙  
相泯融神姿晃昱瞻仰慶躍不知所  
辭佛身及袈裟並赤黃色自膝已上  
相好極明華座已下稍似微昧膝左  
右及背後菩薩聖僧等影亦皆具有  
見已遙命門外六人將火入燒香比  
火至欬然佛影還隱急令絕火更請  
方乃重現六人中五人得見一人竟  
无所覩如是可半食頃了了明見得  
申礼讚供散花香訖光滅尔乃辭出  
所送婆羅門歡喜嘆未曾有云非師  
至誠願力之厚无致此也窟門外更  
有衆多聖迹說如別傳相與歸還彼  
五賊皆毀刀杖受戒而別從此復与  
伴合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健陀邏  
國舊大健陀衛執  
也北印度境也其國東臨信度河都  
城号布路沙布羅國多賢聖古來作  
論諸師鄒羅延天无著菩薩世親菩  
薩法救如意賜尊者等皆此所出也  
三城東北有置佛鉢寶臺鉢後流移  
諸國今現在波剌拏斯國城外東南  
八九里有畢鉢羅樹高百餘尺過去  
四佛並坐其下現有四如來像當來



九百九十六佛亦當坐焉其側又有  
窰堵波是迦膩巴迦王所造高四百  
尺基周一里半高一百五十尺其上  
起金銅相輪二十五層中有如來含  
利一斛大窰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  
石像高一丈八尺北面立極多靈瑞  
徃徃有人見像夜遶大塔經行迦膩  
色迦伽藍東北百餘里渡大河至布  
色羯羅伐底城城東有窰堵波无憂  
王所造即過去四佛說法處也城北四  
五里伽藍內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  
无憂王所立即釋迦佛昔行菩薩道  
時樂行惠施於此國千生為王即千  
生捨眼處此等聖跡无量法師皆得  
觀礼自高昌王所施金銀綬綰衣服  
等所至大塔大伽藍處皆分畱供養  
申誠而去從此又到烏鐸迦漢荼城  
城北陟履山川行六百餘里入烏仗  
鄰國唐言宛昔阿輸迦王之  
北也舊譯烏長訛也夾蘓婆薩堵河  
昔有伽藍一千四百所僧徒一万八  
千今並荒蕪減少其僧律儀傳訓有  
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  
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衆部其王多

居普揭釐城人物豐盛城東四五里

有大寧堵波多有奇瑞是佛昔作忍

辱仙人為羯利王

唐言開詳舊曰歌利訖也

割截身

體處城東北二百五十里入大山至

阿波邏羅龍泉即蘋婆河之上源也

西南流其地寒冷春夏恒凍暮即雪

飛仍含五色霏霏舞亂如雜華焉龍

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磐石上有

佛腳跡隨人福願量有脩短是佛昔

伏阿波邏羅龍時至此留跡而去順

流下三十餘里有如來濯衣石袈裟

條葉文相宛然城南四百餘里至醯

羅山是如來昔聞半偈

舊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陀梵

大說也今從正宜七伽陀伽

陀唐言頌有三十二言也報藥叉之恩

捨身下處普揭釐城西五十里渡

大河至盧醯旦迦

唐言赤

率堵波高十

餘丈无憂三所造是如來往昔作慈力

王時以刀刺身針五藥又處

舊云夜又說也

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過部多

唐言奇特石

率堵波高三十尺在昔佛於此為人

天說法佛去後自然踊生此塔塔西渡

大河三四里至一精舍有阿縛盧枳

多伊濕伐羅菩薩像

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

文而吉即阿彌盧多譯曰觀世音或觀世音自在皆訛也  
舊本光世音或觀世音或觀世音自在皆訛也

威靈極著城東北間說有人登越山  
谷逆上從多河塗路危險攀緣縲縲  
踐躡飛梁可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  
即烏杖那舊都也其川中大伽藍側  
有刻木慈氏菩薩像金色裝嚴高百  
餘尺末田底加舊曰末田地訛阿羅漢所造  
彼以神通力將匠人昇觀史多天

說率隨訛也

親觀妙相往來三返今乃功畢

自烏鐸迦漢茶城南渡信渡河河廣  
三四里流極清急毒龍惡獸多窟其  
中有持印度奇寶名花及舍利渡者

船輒覆沒渡此河至咀又始羅國

北印

境其城北十二三里有牢堵波无憂

王所建每放神光是如來昔行菩薩  
道為大國王号戰連羅鉢刺婆

唐言月光

志求菩提捨千頭處塔側有伽藍昔

經部師拘摩邏多

唐言多

於此製造衆

論從此東南七百餘里間有僧訶補

羅國

北印度境

又從咀又始羅北界渡信

度河東南行二百餘里經大石門是

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捨身餓鳥

擇音徒七子處其地先為王子身血所

染今猶絳赤草木亦然又從此東南

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刺叉國又東南

登危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濕弥

羅國

舊曰罰賓訛也

其都城西臨大河伽藍

百所僧五千餘人有四率堵波崇高

壯嚴无憂王所建各有如來舍利斗

餘法師初入其境至石門彼國西門

也王遣母弟將車馬來迎入石門已

歷諸伽藍礼拜到一寺宿寺名護瑟

迦羅其夜衆僧皆夢神人告曰此客

僧從摩訶脂那國來欲學經印度觀礼

聖迹師稟未聞其人既為法來有无

量善神隨逐現在於此師等宿福為

遠人所慕宜勤誦習令他讚仰如何

懈怠沉没睡眠諸僧聞已各各驚寤

經行禪誦至旦並來說其因緣礼敬

逾肅如是數日漸近王城離可一由

旬到達摩舍羅

唐言福舍王教所主使王招延行拔給贈資之也

率群目及都内僧詣福舍相迎羽從

千餘人幢蓋盈塗煙華滿路既至相

見礼讚殷厚自手以无量華供養散

訖請乘大為相隨而進至都止閭耶

因陀羅寺

寺王舅明所立也

日請入宮供養并



命大德僧稱等數十人食訖王請開講令法師論難觀之甚喜又承遠來慕學尋讀无本遂給書手二十人令寫經論別給五人供承駉使資待所須事事公給彼僧稱法師者高行之人戒禁淳凜思理淹深多聞摠持才睿神茂而性愛賢重士既屬上賓盱衡延納法師亦傾心諮稟曉夜无疲因請講授諸論彼公是時年向七十氣力已衰慶逢神器乃勵力敷揚自午已前講俱舍論自午已後講順正理論初夜後講因明聲明論由是境內學人无不悉集法師隨其所說領悟无遺研幽擧節盡其神秘彼公歡喜歎賞无極謂衆人曰此胎部僧智力宏贍願此衆中无能出者以其明懿足繼世親毘季之風所恨生乎遠國不早接聖賢遺芳耳時衆中有大棄學僧毗戍陀僧訶唐言淨師子辰部飯茶唐言婆蘖蜜多羅唐言世友僧祇部學僧蘖利耶提婆唐言日天辰部咀邏多唐言寐教其國先來尚學而此僧等皆道業堅貞才解



英富比方僧稱雖不及比諸人是有  
餘既見法師為大匠褒揚无不發憤  
難詰法師法師亦明目酬對无所蹇  
滯由是諸賢亦率慙服其國先是龍  
池佛涅槃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  
田地迦阿羅漢教化龍王捨池立五  
百伽藍召諸賢聖於中住止受龍供  
養其後健陀羅國迦膩色迦三如來  
滅後第四百年因脇尊者請諸聖衆  
內窮三藏外達五明者得四百九十  
九人及尊者世友合五百賢聖於此  
結集三藏先造十萬頌耶波第鐫論  
舊曰優波  
提舍訛也釋素咀纒藏舊曰修多  
羅訛也次造十  
萬頌毗奈耶毗婆沙論釋毗奈耶藏  
舊曰毗  
耶訛也次造十萬頌阿毗達磨毗婆沙  
論釋阿毗達磨藏或曰阿毗  
達磨訛也凡三十萬頌  
文石函封記達大宰堵波而儲其中  
命藥叉神守護與義重明此之力也  
如是停留首尾二年學諸經論礼聖  
跡已乃辭出西南逾沙山澗行七百里  
至半奴奴嗟國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  
至遏邏閭補羅國此即  
及境從此東南下山

渡水行七百餘里至磤迦國

此印自藍度境

波至於此土其俗既住邊荒儀服語

言稍殊印度有鄙薄之風焉自出

曷邏闐補羅國經三日渡梅達羅婆

伽河

此云月分

到闍耶補羅城宿於外道寺

寺在城西門外是時徒侶二十餘人

後日進到奢羯羅城城中有伽藍僧

徒百餘人昔世親菩薩於中製勝義

諦論其側有窰堵波高二百尺是過

去四佛說法之處見有經行遺迹從

此出鄯羅僧訶城東至波羅奢大林

中逢群賊五十餘人法師及伴所將

衣資劫奪都盡仍揮刀驅就道南

枯池欲惣屠害其池多有蓮藕蘿蔓

法師所將沙弥遂膜刺林見池南岸

有水穴堪容人過私告法師師即相与

透出東南疾走可二三里遇一婆羅

門耕地告之被賊彼聞驚愕即解牛

与法師向村吹貝聲鼓相命得八十

餘人各將器仗急往賊所賊見衆人

逃散各入林間法師遂到池解衆人縛

又從諸人施衣分与相携投村宿諸

人悲泣獨法師笑无憂感同侶問曰

行路衣資賊掠俱盡唯餘性命僅而  
獲存困弊艱危理極於此所以却思  
林中之事不覺悲傷法師何因不共  
憂之倒為欣笑荅曰居生之貴唯乎  
性命性命既在餘何所憂故我土俗  
書云天地之大寶曰生生之既在  
則大寶不亡小小衣資何足憂恠由  
是徒侶感悟其澄陂之量潭之不濁  
如此明日到礫迦國東境至一大城  
城西道北有大菴羅林林中有  
一七百歲婆羅門及至觀之可三十許  
質狀魁梧神理淹審明中百諸論善  
吠陀等書有二侍者各百餘歲法師  
與相見延納甚歡又承被賊即遣一  
侍者命城中信佛法人令為法師造  
食其城有數千戶信佛者蓋少宗事  
外道者極多法師在迦濕彌羅時聲譽  
已遠諸國皆知其使乃遍城中告唱  
云支那國僧來近處被賊衣服搃盡  
諸人宜共知時福力所感遂使邪黨  
革心有豪傑等三百餘人間已各將  
斑氎布一端并奉飲食恭敬而至俱  
積於前拜跪問訊法師為呪願并說

報應因果令諸人等皆發道意棄邪歸  
正相對笑語舞躍而還長年嘆未曾有  
於是以纈布分給諸人各得數具衣直  
猶用之不盡以五十端布奉施長年仍  
就傳一月學經百論廣百論其人是龍  
猛弟子親得師承說甚明淨又從此東  
行五百餘里至那僕底國詣突舍薩  
那寺有大德毗臧多鉢臘婆此云調伏  
光即北印  
度王好風儀善三藏自造五蘊論釋唯  
識三十論釋因住十四月學對法論顯  
宗論理門論等大城東南行五十餘  
里至荅林蘓伐那僧伽藍唐言  
園林僧徒  
三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賢劫千佛  
皆當於此地集人天說法釋迦如來  
涅槃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舊  
曰  
迦指延  
訛也論師於此制發智論從此東北  
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那國北印  
度境  
入其國詣那伽羅馱那寺有大德旃  
達羅伐摩此云  
月有善究三藏因就停四  
月學衆事分毗婆沙從此東北行登  
履危嶮行七百餘里至屈舊勿  
瓦露多  
國北印  
度境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  
山濟河至設多圖盧國北印  
度境從此西南



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咀羅國

中印度境

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

中印

度境釋迦如來諸聖弟子舍利子等遺

身率堵波謂舍利子

舊曰舍利子又曰舍利弗皆訛也

沒特伽羅子

舊曰日乳連訛也

等塔皆現在咀

麗衍丘弗咀羅

唐言滿慈子舊曰彌多羅居于訛略也

優婆

釐阿難陀羅怛羅

舊曰羅睺羅又曰羅雲皆訛

訛及舅殊室利

唐言妙吉祥舊曰彌首又曰文殊師利又言易殊尸利譯曰妙德訛也

如是等諸率堵波每歲修福

之日僧徒相率隨所宗事而修供養

阿毘達磨衆供養舍利子習定之徒供

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

子學毗奈耶衆供養優波釐諸比

丘且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

怛羅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城東五

六里至一山伽藍尊者烏波毼多

唐言近護

之所建也其中不疑舍利伽藍北巖

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四

寸細籌填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悟

道夫妻俱證阿羅漢果者乃下一籌

單已及別族者雖證不記從此東北

行五百餘里至陸他沱濕伐羅國

中印度境

又東行四百餘里至祿勒那國

中印度境



東臨苑如河北背大山間半部河中  
境而流又河東行八百餘里至苑伽  
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  
餘里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  
謂之福水就中沐浴罪疊銷除啜波  
嗽流則殃灾弥減没而死者即生天  
受福愚夫愚婦常集河濱皆外道邪  
言无其實也後提婆菩薩示其正理  
方始停絕國有大德名閻耶邇多善  
開三藏法師遂住一冬半春就聽經  
部毗婆沙訖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  
國其王戊陀羅裡也伽藍十餘所僧徒  
八百餘人皆學小乘一切有部大城南  
四五里有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昔  
瞿拏鉢刺婆唐言德光論師於此作辯真  
等論凡百餘部論師是鉢伐多國人  
本習大乘後退學小時提婆犀部唐言  
天阿羅漢往來觀史多天德光願見  
慈氏決諸疑滯請天軍以神力接上  
天宮既見慈氏捐而不礼言我出家  
具戒慈氏處天同俗礼敬非宜如是  
往來三返皆不致礼既我慢自高疑  
亦不決德光伽藍南三四里有伽藍

僧二百餘人並小乘學是衆賢論師  
壽終處論師本迦濕弥羅國人博學  
高才明一切有部毗婆沙時出親苦  
薩亦以穀智多聞先作阿毗達磨俱  
舍論破毗婆沙師所執理與文華西  
域學徒莫不讚仰爰至鬼神亦皆讚  
習衆賢覽而心憤又十二年罽思作  
俱舍意論二万五千頌八十万言造  
訖欲與世親面定是非未果而終世  
親後見其論嘆有知解言其忍力不  
減毗婆沙之衆也雖然甚順我義宜  
名順正理論遂依行焉衆賢死後於  
菴沒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見在林  
側又有窣堵波是毗末羅盛多羅唐  
元始論師遺身處論師迦濕弥羅國  
人於說一切有部出家遊五印度學窮  
三藏將歸本國塗次衆賢之塔悲其  
著述未及顯揚奄便逝世因自誓更  
造諸論破大乘義滅世親名使論師  
之首永傳遐代說此語已心智狂亂  
五舌重出遍體血流自知此苦原由  
惡見裁書懺悔勸諸同侶勿謗大乘  
言終氣絕當死之處地陷為坑其國有

大德名密多斯邨年九十即德光論

師弟子善閑三藏法師又半春一夏

就學薩婆多部怛埵三弟鑠論

唐言辯真

論二万五千頌  
德光所造也

隨發智論等又從此北行

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

中印  
度

又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醯釐怛羅

國

中印  
建

又南行二百餘里渡梵伽河西

南至毗羅鄰拏國

中印  
度境

又東行二百餘

里至劫比他國

中印  
度

城東二十餘里有

大伽藍院內有三寶階南北列面東西

下是佛昔於忉利天為摩耶夫人說

法訖歸膳部洲下處中是黃金左

是水精右是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將

諸天衆躡中階而下大梵天王執白

拂履銀階處古天帝釋持寶蓋蹈水

精階后左是時百千天衆諸大菩薩

陪隨而下自數百年前猶有階級今

並淪沒後王總募壘磚石擬其狀飾

以雜寶見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中

有石佛像左右有釋梵之像並倣先

儀式彰如在傍有石柱高七丈无憂

正西立傍有石基長五十餘步高七

尺是佛昔經行處從此西北行二百

里至羯若鞠闍國

唐言曲女城中印度

國周四千

里都城西臨苑伽河長二十餘里廣

五六里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

俱學其王

唐言喜增

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

部

唐言喜增

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部

唐言喜增先

兄字遏羅闍伐彈部

唐言喜增

王

喜增在位

仁慈國人稱詠時東印度羯羅拏藕

伐刺部

唐言金耳

國設賞迦王

唐言同上惡其明

略而為隣患乃誘而害之大目婆尼

唐言明了及群僚等悲蒼生之无主共立

其弟尸羅阿迭多

唐言戒日

統承宗廟王

雄姿秀傑竿略宏遠德動天地義感

人神遂能雪報元讎牢籠印度威風

所及禮教所霑无不歸德天下既定

梨庶斯安於是戢武輶戈營樹福業

勅其境内无得煞生凡厥元元普令

斷肉隨有聖迹皆建伽藍歲三七日

遍供衆僧五年一陳无遮大會府庫

所積並无檀捨詳其所行須達拏之

流矣城西北有率堵波高二百餘尺

東南六七里苑伽河南有率堵波高

二百餘尺並無憂王所造皆是佛昔

說法處也法師入其國到跋達邏毗訶

羅寺住三月依毗離耶犀部三藏讀  
佛使毗婆沙曰冑毗婆沙訖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三張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通

沙門慧立本 釋 考 驚 箋

起阿踰陀國終伊爛拏國

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苑伽河南至

阿踰陀國

中印

寺百餘所僧徒數千人大

小乘兼學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

槃度菩薩

唐古世親舊曰婆藪於此製大

小乘論及為衆講處城西北四五里

臨苑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

二百餘尺无憂王所建佛昔三月說

法處其傍又有過去四佛經行處城

西南五六里有故伽藍是阿僧伽菩

薩說法處菩薩夜昇觀史多天於慈

氏菩薩所受瑜伽論莊嚴大乘論中

邊分別論畫則下天為衆說法阿僧

伽亦名无著即健陀邏國人也佛滅

度後一千年中出現於世從弥沙塞

部出家後信大乘弟世親菩薩於說

一切有部出家後信大乘兄弟皆稟

明聖之器合著述之才廣造諸論解

釋大乘為印度宗匠如攝大乘論顯

揚聖教對法唯識俱舍論等皆其筆

也法師自阿踰陀國禮聖跡順流伽  
河與八十餘人同船東下欲向阿耶  
穆佉國行可百餘里其河兩岸皆是  
阿輸迦林非常深茂於林中兩岸各  
有十餘舩賊鼓棹迎流一時而出舩  
中驚擾投河者數人賊遂擁舩向岸  
令諸人解脫衣服搜求珍寶然彼群  
賊素事突伽天神每於秋中覓一人  
質狀端美煞取寘血用以祠之以祈  
嘉福見法師儀容偉麗體骨當之相  
顧而喜曰我等祭神時欲將過不能  
得人今此沙門形貌湊美煞用祠之  
豈非吉也法師報以笑穢陋之身得  
免祠祭實非敢惜但以遠來意者欲  
禮菩提樹像耆闍崛山并請問經法此  
心未遂檀越煞之恐非吉也舩上諸  
人皆共同請亦有願以身代賊皆不  
許於是賊帥遣人取水於花林中除  
地設壇和泥塗掃令兩人拔刀牽法  
師上壇欲即揮刃法師顏无有懼賊  
皆驚異既知不免語賊願賜少時莫  
相逼惱使我安心歡喜取滅法師乃  
專心觀史多宮念慈氏菩薩願得生

彼恭敬供養受瑜伽師地論聽聞妙法成就通慧還來下生教化此人令修勝行捨諸惡業及廣宣諸法利安一切於是礼十方佛正念而坐注心慈氏无復異緣於心想中若似登藕迷廬山越一二三天見觀史多宮慈氏菩薩慶妙寶臺天衆圍遶此時身心歡喜亦不知在壇不憶有賊同伴諸人發聲號哭須臾之間黑風四起折樹飛沙河流涌浪舩舫漂覆賊徒大駭問同伴曰沙門從何處來名字何等報曰從支鄰國來求法者此也諸君若煞得无量罪且觀風波之狀天神已瞋宜急懺悔賊懼相率懺謝稽首歸依時亦不覺賊以手觸余乃開目謂賊曰時至耶賊曰不敢害所願受懺悔法師受其礼謝為說煞盜邪祠諸不善業未來當受无間之苦何為電光朝露少時之身作阿僧企耶長時苦種賊等叩頭謝曰某等妄想顛倒為所不應為事所不應事若不逢師福德感動冥祇何以得聞啓誨請從今日已去即斷此業願師證

明於是遍相勸告収諸劫具捨投河  
流所奪衣資各還本主並受五戒風  
波還靜賊衆歡喜頂礼辭別同伴敬  
嘆轉異於常遠近聞者莫不嗟恆非  
求法殷重何以致茲從此東行三百  
餘里渡殽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中印  
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殽伽河南  
閼羊邯河北至鉢羅耶伽國中印城西  
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牢堵波无憂王  
所造是佛昔降外道處其側有伽藍  
是提婆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外道  
處大城東兩河交處其西有壇周十  
四五里土地平正自古已來諸王豪  
族仁慈惠施皆至於此因号其處為  
大施場今戒日王亦繼斯軌五年積  
財七十五日散施上從三寶下至孤  
窮无不悉施從此西南入大林多逢  
惡獸野象經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  
舊曰俱睺彌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  
訛中印度人城内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  
尺有刻檀佛像上懸石蓋鄒陀衍鄒  
王唐言出愛舊之所造也昔如來在忉利  
大優填王訛天經夏為母說法王思慕乃請目連



將巧工升天觀佛尊顏容止還以紫檀雕刻以像真容世尊下來時像迎

佛即此也城南有故宅是瞿史羅

瞿師畢說

長者故居也城南不遠有故伽

藍即長者之園地中有宰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造次東南重閣是世親造唯識論處次東菴沒羅林有故基是无著菩薩作顯揚論處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鞞索迦國伽藍二十餘所僧三千許人學小乘正量部東南道左有大伽藍是昔提婆設摩阿羅漢造識身足論說无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處其側又有如來六年說法處有一樹高七十餘尺昔佛因淨齒弃其餘枝遂植根繁茂至今邪見之徒數來殘伐隨伐隨生榮茂如本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

善日合衛記也

周六千餘里

伽藍數百僧徒數千並學正量部佛

在時鉢羅斯那恃多

有言勝軍舊日波斯語訛

王所

居都也城內有王殿故基次東不遠



有故基上建率堵波勝軍王為佛造

大講堂處次復有塔是佛姨母鉢羅

闍鉢底唐言生主舊曰比丘居精舍次

東有塔是蘇達多唐言樂施舊曰須達訛也故宅宅

側有大率堵波是耆宴利摩羅舊曰

六家傳捨邪之處城南五六里有逝多

林舊曰言勝林舊即給孤獨園也昔為伽

藍今已頽毀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

七十餘尺無憂王所立諸屋並盡獨

一埽室在中有金像昔佛升天為母

說法勝軍王心生戀慕聞出愛王刻

檀為像因造此也伽藍後不遠是外

道梵志煞婦謗佛處伽藍東百餘步

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以毒藥害佛

生身入地獄處其南復有大坑瞿伽

梨比丘謗佛生身入地獄處坑南八

百餘步是戰遮婆羅門女謗佛生身

入地獄處凡此三坑窺不見底伽藍

東七十餘步有精舍高大中有佛像

東面坐如來昔共外道論議處次東

有天祠量等精舍日光移轉天祠影

不及精舍精舍影常覆天祠次東三

四里有率堵波是舍利子與外道論議

處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  
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父城  
也城南是佛成正覺已初見父處城  
北有塔塔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並  
无憂王所立從此東南行八百餘里  
至劫比羅伐窣堵國舊曰迦毗羅國國周四  
千餘里都城十餘里並皆頽毀宮城  
周十五里壘塼而成極牢固內有故  
基淨飯王之正殿上建精舍中作王  
像次北有故基是摩耶夫人之寢殿  
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有精  
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  
薩降生之像上坐部云菩薩以盟懺  
羅頓婆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  
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二十三日  
當此五月八日東北有窣堵波阿私  
陀仙相太子處於城左右有太子共  
諸釋種捕力處又有太子乘馬踰城  
處及先於四門見老病死及沙門獸  
離世間迴駕處從此東行荒林五百  
餘里至藍摩國中印居人稀少故城  
東南有塼窣堵波高五十餘尺如來  
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還而造

也每放光明其側有龍池龍數變身  
為人遶塔行道野為銜花常來供養  
其側不遠有加藍以沙弥知寺任相  
傳昔有苾芻招命同學遠來禮拜見  
野為銜花安置塔前後以牙芟草以  
鼻灑水衆見无不感嘆有一苾芻便  
捨大戒願留供養謂衆人曰為是畜  
生猶知敬塔獻花灑掃我居人類依  
佛出家豈可目覩荒殘不供事也即  
辭衆佖結宇疏池種花殖菓雖涉  
寒暑不以勞倦隣國聞之各捨財寶  
共建伽藍仍即屈知僧務自此相承  
遂為故事矣沙弥伽藍東大林中行  
百餘里有窰堵波无憂王所建是太  
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天冠璫珠付闍  
鐸迦舊曰車  
道訛還處也及剎髮皆有塔記  
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處極荒  
梗城內東北隅有窰堵波无憂王所  
建准陀故宅舊曰總  
陀訛宅中有井將營獻  
供時鑿也水猶澄映城西北三四里  
渡阿恃多伐底河唐言无勝舊曰  
阿利跋提河訛河側  
不遠至娑羅林其樹似榦而皮青葉  
白甚光潤四雙齊高即如來涅槃處

也有大執精舍中有如來涅槃之像北  
首而卧傍有大窣堵波高二百餘尺  
无憂王所造又立石柱記佛涅槃事  
不書年月相傳云佛處世八十年以  
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涅槃當此  
二月十五日說一切有部復云佛以  
迦刺底迦月後半入涅槃當此九月  
八日自涅槃已來或云千二百歲或  
千三百或千五百或云過九百未滿  
千年又如來坐金棺為母說法出辭  
問阿難現足示迦葉香木焚身八王  
分骨皆有塔記從此復大林中經五  
百餘里至娑羅痾斯國音女  
點反國周四  
千餘里都城西臨殑伽河長十餘里  
廣五六里伽藍三十餘所僧二千餘  
人學小乘一切有部渡娑羅痾斯河  
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臺觀連  
雲長廊四合僧徒一千五百人學小  
乘正量部大院內有精舍高百餘尺  
石階軌龕層級百數皆隱起黃金佛  
像室中有鍮石佛像量等如來身  
作轉法輪狀精舍東南有石窣堵波  
无憂王所建高百餘尺前有石柱高



七十餘尺是佛初轉法輪處其側有

梅怛麗

唐言慈氏舊日彌勒地也

菩薩受記處次西

有窣堵波是佛昔為護明菩薩於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所受記處釋迦受記南有過去四佛經行處長五十餘步高七尺以青石積成上有四佛經行之像伽藍西有如來澡浴池又有滌器池又有浣衣池並神龍守護无人穢觸池側有窣堵波佛修菩薩行時為六牙白馬施獵師牙處又為鳥時與獼猴白馬約屈拘律樹定長幼巡行化人處又作廢王又度憍陳如等五人處從此順流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從此東北渡旃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毗舍離國周五千餘里土壤良沃多菴沒羅葉茂遮葉都城荒毀故基周六七十里居人甚少宮城西北五六里有一伽藍傍有窣堵波是佛昔說毗摩羅詰經處次東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毗摩羅詰故宅其它尚多靈異去此不遠有一室積石所作是无垢稱現疾說法處其側亦有寶



積故宅菴摩羅女故宅次北三四里有窰堵波是佛將往拘尸那國般涅槃天人隨從竝立處次西復有佛窠後觀吠舍釐處次南又有菴摩羅女持園施佛處又有佛許魔王涅槃處從吠舍釐南境去苑伽河百餘里到吠多補羅城得菩薩藏經又南渡苑伽河至摩揭陀國舊曰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俗土崇學重賢伽藍五十餘所僧萬餘人多大乘學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雖復荒頽猶有雉堞昔人壽无量歲時号拘模摩補羅城唐言香花宮城王宮多花故致此号復至人壽數千歲時更名波吒釐子城舊曰毗連弗色訛復約波吒釐樹為名至佛涅槃後第一百年有阿輸迦王唐言无憂王舊曰阿育王訛也即頻毗娑羅王唐言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來此年代寔遠今唯故基伽藍數百存者二三故宮北臨苑伽河為小城城有千餘家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无憂王作地獄處法師在小城停七日巡礼聖迹地獄南有窰堵波即八万四千之一也王以人功建立中有如來

舍利一斗每放神光次有精舍舍中有如來所履石石上有佛雙跡長一尺八寸廣六寸兩足下有千輻輪相十指端有万字花文及衆魚等皎然明著是如來將入涅槃發吠舍釐至此於河南岸大方石上立願謂阿難此是吾寂後望金剛座及王舍城所留之跡也精舍北有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无憂王三以贈部洲施佛法僧三以珍寶贖嗣也故城東南有屈叱阿藍摩唐言熱國僧伽藍故基无憂王所造是召千僧四事供養處是等聖跡凡停七日礼拜方遍又西南行六七由旬至伍羅磔迦寺寺有三藏數十人聞法師至皆出迎引從此又南行百餘里到菩提樹樹垣壘輒高峻極固東西長南北稍狹正門東對屋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帶嶮固北門通大伽藍其內聖跡連接或精舍或窰堵波並諸王大目豪富長者慕聖營造用為旌記正中有金剛座賢劫初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之中下極金輪上齊地際金剛所成周

百餘步言金剛者取其堅固難壞能沮万物若不依本際則地不能停若不以金剛為座則无地堪發金剛定今欲降魔成道必居於此若於餘地地便傾吳故賢劫千佛皆就此焉又成道之處亦曰道場世界傾搖獨此不動一二百年來衆生薄福往菩提樹不見金剛座佛涅槃後諸國王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向而坐相傳此菩薩身沒不現佛法當盡今南邊菩薩已沒至留其菩提樹即畢鉢羅樹也佛在時高數百尺比類為惡王誅伐今可五丈餘佛坐其下成无上等覺因謂菩提樹樹莖黃白枝葉青潤秋冬不凋唯至如來涅槃日其葉頓落經宿還生如本每至是日諸國王與臣僚共集樹下以乳灌洗燃燈散花収葉而去法師至礼菩提樹及慈氏菩薩所作成道時像至誠瞻仰訖五體投地悲哀懊惱自傷嘆言佛成道時不知漂淪何趣今於像季方乃至斯緬惟葉障一何深重悲淚盈目時逢衆僧解夏遠近

輻湊數千人觀者无不鳴噓其處一  
踰繕邨聖跡充滿停八九日礼拜方  
遍至第十日邨爛陀寺衆老四大德  
來迎即与同去行可七踰繕邨至寺  
莊莊是尊者目連本生之村至莊食  
須臾更有二百餘僧与千餘檀越將  
幢蓋花香復來迎引讚嘆圍遶入邨  
爛陀既至合衆都集法師共相見訖  
於上座頭別安牀命法師坐徒衆亦  
坐坐訖遣維邨擊犍稚唱法師住寺  
寺中一切僧所畜用法物道具咸皆  
共同仍差二十人非老非少閑解經  
律威儀齊整者將法師叅正法藏即  
戒賢法師也衆共尊重不斥其名号  
為正法藏於是隨衆入謁既見方事  
師資務盡其敬依彼儀式膝行肘步  
鳴足頂礼問訊讚嘆訖法藏令廣敷  
牀座命法師及諸僧坐坐訖問法師  
從何處來報曰從支邨國來欲依師學  
瑜伽論聞已啼泣喚弟子佛陀跋陀  
羅唐言覺賢即法藏之姪也年七十餘博  
通經論善於言談法藏語曰汝可為  
衆說我三年前病惱因緣覺賢聞已



啼泣捫淚而說昔緣云和上昔患風  
病每發手足拘急如火燒刀刺之痛  
乍發乍息凡二十餘載去三年前苦  
痛尤甚厭惡此身欲不食取盡於夜  
中夢三天人一黃金色二琉璃色三  
白銀色形貌端正儀服莊明來問和  
上曰汝欲弃此身耶經云說身有苦  
不說厭離於身汝於過去曾作國王  
多愍衆生故招此報今宜觀省宿愆  
至誠懺悔於苦安忍勤宣經論自當  
銷滅直示厭身苦終不盡和上聞已  
上曰汝識不此是觀自在菩薩又指  
銀色曰此是慈氏菩薩和上即礼拜慈  
氏問曰戒賢常願生於尊處不知得  
不報曰汝廣傳正法後當得生金色  
者自言我是曇殊室利菩薩我等見  
汝空欲捨身不為利益故來勸汝當  
依我語顯揚正法瑜伽論等遍及未  
聞汝身即漸安隱勿憂不孝有支那  
國僧樂通大法欲就汝學汝可待教之  
法藏聞已礼拜報曰敬依尊教言已  
不見自尔已來和上所苦瘳除僧衆



聞者莫不稱嘆希有法師得親承斯  
記悲喜不能自勝更礼謝曰若如所  
說玄奘當盡力聽習願尊慈悲攝受  
教誨法藏又問法師汝在路幾年答  
三年既与昔夢符同種種誨喻令法  
師歡喜以申師弟之情言訖辭出向  
幼曰王院安置於覺賢房第四重閣  
七日供養已更安置上房在護法菩  
薩房北加諸供給日得膳步羅菓一  
百二十枚檳榔子二十顆豆菽二十  
顆龍腦香一兩供大人米一升其米  
大於烏豆作飯香鮮餘米不及唯摩  
揭陀國有此杭米餘處更无獨供國  
王及多聞大德故号为供大人米月給  
油三升酥乳等隨日取足淨人一人  
婆羅門一人免諸僧事行乘為輿都爛  
陀寺主客万僧預此供給添法師合  
有十人其遊踐殊方見礼如此都爛  
陀寺者此云施无厭寺者舊相傳此  
伽藍南菴沒羅園中有池池有龍名  
都爛陀傍達伽藍故以為号又云是  
如来昔行菩薩道時為大國王建都  
此地憐愍孤窮常行惠捨物念共恩

故号其處為施无厭也地本菴沒羅  
長者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  
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法商人多有  
證果佛涅槃後此國先王鑠迦羅阿  
迭多唐言帝曰敬戀佛故造此伽藍王崩後  
其子佛陀邈多王唐言覺護慕承鴻業次南  
又造伽藍至子怛他揭多王唐言如來次東  
又造伽藍至子婆羅阿迭多唐言初日次東  
北又建伽藍後見聖僧從此支那國  
往赴其供心生歡喜捨位出家其子  
伐闍羅唐言金剛嗣位次北又建伽藍其  
後中印度王於側又造伽藍如是六  
帝相承各加營造又以軋壘其外合  
為一寺都建一門庭序別開中分八  
院寶臺星列瓊樓岳峙觀竦煙中殿  
飛霞上生風雲於戶牖交日月於軒  
簷加以涿水逶迤青蓮菡萏羯尼花  
樹暉煖其間菴沒羅林森疎其外諸  
院僧室皆四重重閣虬棟虹梁綢繡  
朱柱彫楹鏤檻玉礎文櫨竟接瑤睥  
橫連綴彩印度伽藍數乃千万壯麗  
崇高此為其極僧徒主客常有万人  
並學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

等書因明聲明醫方術數亦俱研習  
凡解經論二十部者一千餘人三十  
部者五百餘人五十部者并法師十  
人唯戒賢法師一切窮覽德秀年耆  
為衆宗匠寺內講座日百餘所學徒  
修習无弃寸陰德衆所居自然嚴肅  
建立已來七百餘載未有一人犯譏  
過者國王欽重捨百餘邑充其供養  
邑二百戶日進秬米酥乳數百石由  
是學人端拱无求而四事自足藝業  
成就斯其力焉法師於那爛陀寺安  
置已向王舍城觀礼聖迹王舍舊城  
彼云矩奢揭羅補羅城舊書上  
卷言城城處摩  
揭陀國之中古昔君王多住其內其  
地又生好香茅故取為稱四面皆山  
峻峭如削西通小徑北有大門東西  
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其內更  
有小城基周三十餘里羯尼迦樹處處  
成林發萼開榮四時无間葉如金色  
宮城北門外有窰堵波是提婆達多  
与末生怨王放護財醉為欲害佛處  
此東北有窰堵波是舍利子問阿濕  
婆情必著說法證果處次北不遠有

大深坑是室利趣多勝密受外道邪言

以火坑毒飯欲害佛處次火坑東北

山城之曲有窣堵波是時縛迦大醫

舊曰耆婆此也於此為佛造說法堂處其側現

有時縛迦故宅宮城東北行十四五

里至姑栗陀羅矩吒山唐言鷲峯亦六鷲

也其山連山岡北嶺隆崑特高形如執鶴

鳥又狀高臺故取為稱泉石清奇林

樹森蔚如來在世多居此山說法華

大般若等无量眾經山城北門行一

里餘至迦蘭陀竹園今現有乾室如

來在昔多居其中制諸戒律園主名

迦蘭陀先以此園施諸外道後見佛

又聞深法恨不以園得施如來時地

神知其意為現灾怖諸外道遂之

令出告曰長者欲以園施佛汝宜速

去外道舍怒而出長者歡喜建立精

舍訖躬往請佛佛為受之竹園東有

窣堵波阿闍多設出路王唐言末生怨

訖之所建如來涅槃後諸王共分舍

利未生怨王得已將歸立塔供養元

夏王發心欲遍造諸塔開取舍利尚

留少許今每放光明竹園西南行五六

里山側有別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  
摩訶迦葉波於此与九百九十九大  
阿羅漢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處當  
結集時无量聖衆雲集迦葉告曰衆  
中自知具三明六通捻持如來一切  
法藏无錯謬者住餘各隨所安時簡  
得九百九十九人阿難在於學地迦  
葉語阿難汝渴未盡勿汙清泉阿難  
慙愧而出一夜勤修斷三界結成阿  
羅漢還來叩門迦葉問曰汝結盡耶  
答曰然復曰若結盡者不勞開門隨  
意暫入阿難乃從戶隙而入礼拜僧  
足迦葉執其手曰我欲汝除斷諸漏  
證聖果故駈逐汝出汝當知之勿以  
為恨阿難曰若懷恨者豈名結盡  
於是礼謝而坐即初安居十五日時  
也迦葉語阿難曰如來常於衆中稱  
汝多聞於持諸法汝可昇座為衆誦  
素咀纚藏即一切經也阿難承命而  
起向佛般涅槃山方作礼訖昇坐誦  
經諸衆隨口而錄錄訖又命優波離  
誦毗奈耶藏即一切戒律也誦訖迦葉  
波自誦阿毗達磨藏即一切論議經兩



三月安居中集三藏訖書之貝葉方  
遍流通諸聖相謂曰我等集此名報佛  
恩今日得聞斯其力也以大迦葉僧  
中上座因名上座部又此西二十里有  
窰堵波无憂王所建即大衆部共集  
之處諸學无學數十人大迦葉結集  
時不預者共集此中更相謂曰如來  
在日同一師學世尊滅度馳簡我等  
我等豈不能結集法藏報佛恩耶復  
集素怛纒藏毗奈耶藏阿毗達磨藏  
雜集藏禁咒藏別為五藏此中凡聖  
同會因謂之大衆部次東北三四里  
至曷羅闍姑利咽多城唐言舍城外郭已壞  
內城猶峻岡二十餘里面有一門初  
頻毗婆羅王居上茅宮時百姓殷稠  
居家鱗接數遭火災乃立嚴制有不  
謹慎先失火者徙之寒林寒林即彼  
國棄尸惡處也頃之王宮忽復失火  
王曰我為人主自犯不行无以懲下  
命太子留撫王徙居寒林時吠舍釐  
王聞頻毗婆羅野居於外欲簡兵襲  
之俟望者知而奏王乃築邑以王先舍  
於此故名王舍城即新城也後闍王嗣

位因都之至无憂王遷都波吒釐以

城施婆羅門今城中无雜人唯婆羅

門千餘家耳宮城內西南隅有窣堵

波是殊底色如長者故宅

唐言屋曆舊大樹提伽訛

傍又有度羅怛羅處

即佛子也

都爛陀寺

西北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婆羅阿迭

多王之所建也莊嚴甚麗其中佛像

同菩提樹像精舍東北有窣堵波如

來昔於此七日說法處西北又有過去

四佛坐處其南鑰石精舍戒日王之

所建功雖未畢詳其圖量限高十餘

丈城次東二百餘步有銅立佛像高

八十餘尺重閣六層方得覆及昔滿

胄王之所作也又東行數里有窣堵

波佛初成道向王舍城至此頻毗婆

羅王與國人百千万衆迎見佛處又

東行三十餘里至因陀羅勢羅窣訶

山東峯伽藍前有窣堵波謂僧

斯時

婆

唐言昔此伽藍依小乘漸教食三淨肉

於一時中買贖不得其檢校人傍徨

无指乃見群鷹翔飛仰而戲言曰今

日備供有闕摩訶薩埵宜知是時言

訖其引前者應聲而迴斂翮高雲投

身自隊立必蓋見已懃懼通告衆僧聞者驚嘆无不對之嘆泣各相謂曰此菩薩也我曹何人敢欲敗食又如來設教漸次而防我等執彼初誘之言便為究竟之說守愚无改致此損傷自今已後宜依大乘不得更食三淨仍建靈塔以死薦埋中題表其心使永傳芳烈以故有茲塔也如是等聖迹法師皆周遍觀礼訖還歸那爛陀寺方請戒賢法師講瑜伽論同聽者數千人開題訖少時有一婆羅門於衆外悲嘆而復言笑遣人問其所以荅言我是東印度人曾於布磔迦山觀自在菩薩像所發願為王菩薩為我現身呵責我言汝勿作此願後某年月日那爛陀寺戒賢法師為脂那國僧講瑜伽論汝當往聽因此聞法後得見佛何用王為今見脂那僧來師復為講与昔言同所以悲喜戒賢法師因令住聽經十五月講徹遣人將婆羅門送与戒曰王王封以三邑法師在寺聽瑜伽三遍順正理一遍顯揚對法各一遍因明聲明集量等論

各二遍中百二論各三遍其俱舍婆沙  
六足阿毗曇等以曾於迦濕弥羅諸  
國聽訖至此尋讀決疑而已無學婆  
羅門書印度梵書名為記論其源无  
始莫知作者每於劫初梵王先說傳  
授天人以是梵王所說故曰梵書其  
言極廣有百万頌即舊譯云毗伽羅  
論者是也然其音不正若正應云毗  
耶羯刺誦音女此翻名為聲明記論  
以其廣託諸法能詮故名聲明記論  
昔成劫之初梵王先說具百万頌後  
至住劫之初帝釋又略為十万頌其  
後北印度健駄羅國婆羅門覩羅  
邑波臧尼仙又略為八千頌即今印  
度現行者是近又南印度婆羅門為  
南印度王復略為二千五百頌邊鄙  
諸國多感流行印度博學之人所不  
遵習此並西域音字之本其支分相  
助者復有記論略經有一千頌又有  
字體三百頌又有字緣兩種一名間  
擇迦三千頌二名温那地二千五百  
頌此別辯字緣字體又有八界論八  
百頌此中略合字之緣體此諸記論

辯能詮所詮有其兩例一名底了履反

六多聲有十八轉二名蘊湯多聲有

二十四轉其底六多聲於文章壯麗

處用於諸汎文亦少用其二十四轉

者於一切諸文同用其底六多聲十

八轉者有兩一般羅颺迷二阿荅末

泥各有九轉故合有十八初九轉者

如汎論一事即一事有三說他有三

自說有三二一中說一說二說多故

有三也兩句皆然但其聲別故分二

九耳依般羅颺迷聲說有无等諸法

且如說有有即三名一名婆伽之靴反底了履反下

二名婆伽訖多訖反三名婆伽底訖多訖反說他二

者一名婆伽斯二名婆伽訖三名婆

伽他自說三者一婆伽彌二婆伽訖訖聲

三婆伽摩此第三依四吠論說依阿荅末

泥九轉者於前九轉下各置毗耶底

言餘同上安此者令文巧妙无別義

亦表極美義也蘊湯多聲二十四轉

者謂惣有八轉於八轉中一一各三

謂說一說二說多故開為二十四於

二十四中一一皆三謂男聲女聲非

男非女聲言八轉者一詮諸法體二



詮所作業三詮作具及能作者四詮  
所為事五詮所因事六詮所屬事七  
詮所依事八詮呼召事且以男聲寄  
丈夫上作八轉者丈夫印度語名布  
路沙體三轉者一布路煞二布路筭  
三布路沙去聲所作業三者一布路斐二  
布路筭三布路霜作具作者三者一  
布路鐵竿二布路詮音轉三布路鐵鞭  
或言布鐵咽所為事三者一布路廈詐沙  
又耶二布路沙詮又鞞二布路鐵韻鞞  
又所因三者一布路沙哆他我二布路鐵  
詮同三布路鐵韻鞞又所屬者一布  
路鐵韻鞞二布路鐵詮三布路鐵誦  
又所依三者一布路騰所齊二布路  
煞誦三布路鐵誦所著呼召三者一系  
布路煞二系布路稍三系布路沙略  
舉一二如此餘例可知難為具述法  
師皆洞達其詞与彼人言清典逾妙  
如是鑽研諸部及學梵書凡經五歲  
從此復往伊爛拏鉢伐多國在路至  
迦布德伽藍伽藍南二三里有孤山  
巖巖崇崇灌木蕭森泉治澄鮮花  
卉芬馥既為勝地靈窟定繁感變之

奇神異多種取中精舍有刻檀觀自在菩薩像威神特尊常有數十人或七日二十日絕粒斷漿請祈諸願心殷至者即見菩薩具相莊嚴威光朗曜從檀像中出慰喻其人與其所願如是感見數數有人以故歸者逾衆其供養人恐諸來者全汙尊儀去像四面各七步許豎木构欄人來禮拜皆於欄外不得近像所奉香花亦並遙散其得花住菩薩手及掛臂者以為吉祥以為得願法師欲往求請乃買種種花穿之為髻將到像所至誠禮讚訖向菩薩跪發三願一者於此學已還歸本國得平安无難者願花住尊手二者所修福慧願生觀史多宮事慈氏菩薩若如意者願花貫挂尊兩臂三者聖教稱衆生界中有一分無佛性者玄奘今自疑不知有不若有佛性修行可成佛者願花貫挂尊頸項語訖以花遙散咸得如言既滿所求歡喜无量其傍同礼及守精舍人見已彈指嗚足言未曾有也嘗來若成道者願憶今日因緣先相度

耳自此漸去至伊爛烽國伽藍十所  
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說一切有  
部義近有隣王廢其國君以都城  
施僧於中並建二寺各有千僧有二  
大德一名怛他揭多此云如來密二名  
羣底僧訶此云師子忍也俱善薩婆多部又傳  
一年就讀毗婆沙順正理等大城南  
有窣堵波佛昔於此三月為天人說  
法其傍又有過去四佛遺迹國西界  
疏伽河南至小孤山佛昔於此三月  
安居降薄句羅藥叉山東南巖下大  
石上有佛坐迹入石寸餘長五尺二  
寸廣四尺一寸又有佛置招稚迦即譯  
維也舊曰跡深寸餘作八出花文國南  
界持此也界荒林多有大烏壯而高大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通

沙門慧立本 釋者徐箋

起瞻波國終迦摩縷波國王請

自此順流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

至瞻波國中阿文境伽藍十所僧徒二百餘

人習小乘教城壘軌高數丈基隍深

闊極為崇固昔者劫初人皆穴處後

有天女下降人中遊流伽河浴水靈

觸身生四子分王瞻部洲別壇界築

閭邑此則一子之都國南界數十由

旬有大山林幽茂連綿二百餘里其

間多有野鳥數百為群故伊爛拏

瞻波二國為軍家多每於此林今為

師調補充國乘用又豐豺兕黑豹人

无敢行相傳云先佛未出之時有一

放牛人牧數百頭牛駘至林中有一

牛離群獨去常失不知所在至日暮

欲歸還到群內而光色殊悅鳴吼異

常諸牛咸畏无敢處其前者如是多

日牧牛人恠其所以私候目之須臾

還去遂逐觀之見牛入一石孔人亦

隨入可四五里豁然大明林野光華

多異花果爛然溢目並非俗內所見  
牛於一處食草草色香潤亦人間所  
无其人見諸果樹黃赤如金香而且  
大乃摘取一顆心雖貪愛仍懼不敢  
食少時牛出人亦隨歸至石孔未出  
之間有一惡鬼奪其菓留牧牛人以  
此問一大醫并說菓狀醫言不可即  
食宜方便將一出來後日復隨牛入  
還摘一顆懷欲將歸鬼復遮奪其人  
以菓內於口中鬼復掇其喉人即咽  
之菓既入腹身遂洪大頭雖得出身  
猶在孔竟不得歸後家人尋訪見其  
形變无不驚懼然尚能語說其所由  
家人歸還多命手力欲共出之竟无  
移動國王聞之自觀慮為後患遣人  
掘挽亦不能動年月既久漸變為石  
猶有人狀後更有王知其為仙菓所  
變謂侍臣曰彼既因菓身變即身是  
藥觀雖是石其體終是神靈宜遣人  
將鉗鑕斫取少許將來日奉王命與  
工匠往盡力鑿鑿凡經一旬不得一  
片今猶現在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  
羯末盟祇羅國

中印  
度境

尋礼聖迹伽藍六



七所僧徒三百餘人自此東度殍伽

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

南印

度境尋礼聖迹伽藍二十餘所僧三千

餘人大小乘兼學城西二十餘里有

跋娑伽藍基閣壯峻僧徒七百人

其側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昔如來

在此三月說法數放光明又有四

佛經行之迹傍有精舍中有觀自在

菩薩像至誠祈請无願不遂自此東

南行九百餘里至羯羅拏蕓伐剌那

國

東印度境

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

學小乘正量部法別有三伽藍不食

乳酪此承提婆達多遺教也大城側

有絡多末知僧伽藍

唐言赤泥

即往昔此

國未有佛法時南印度沙門客遊此

國降挫鏹腹外道邪論已國王為立

其側又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是佛

昔於此七日說法處從此東南出至

三摩怛吒國

東印度境

濱近大海氣序和

暢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上

座部義天祠外道其徒亦衆去城不

遠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昔佛為諸

人天於此七日說法處去此不遠又

有伽藍中有青玉佛像高八尺相好  
端嚴常有自然妙香芬馨滿院五色  
光瑞往往燭天凡預見聞无不深發  
道意從此東北海濱山谷間有室利  
娑怛羅國次東南海隅有迦摩浪迦  
國次東有墮羅鉢底國次東有伊賞  
那補羅國次東有摩訶賧波國此北  
林邑  
次西有閼摩那洲國凡此六國山海  
深遠雖不入其境而風俗可知自此  
三摩怛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  
栗底國東印  
度境居近海隅伽藍十餘所  
僧徒千餘人城側有窰堵波高二百  
餘尺无憂王所建傍有過去四佛經  
行遺迹是時聞海中有僧伽羅國此土  
諸師  
子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論者  
涉海路七百由旬方可達彼未去間  
逢南印度僧相勸去往師子國者不  
須水路海中多有惡風藥叉濤波之  
難可從南印度東南角水路三日  
行即到雖復跋履山川然用為安穩  
并得觀烏荼等諸國聖迹法師即西  
南向烏荼國東印  
度境伽藍百餘所僧徒万  
餘人學大乘法亦有天祠外道邪正

雜居率堵波十餘所皆无憂王所建

靈相間起國東南境臨大海有折利

怛羅城唐言即入海南人及遠方客旅

往來停止之路南去僧伽羅國二万

餘里每夜靜无雲之時遥望見彼佛

牙率堵波上寶珠光明固然狀似空

中星燭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

餘里至恭御陀國東印從此西南行

大荒林千四五百里至羯餞力曾伽國

南印伽藍十餘所僧五百餘人學上

座部法往昔人極殷稠為擾觸一五

通仙人仙人嗔忿以惡呪殘害國人

少長俱死後餘處稍漸遷居猶未充

實自此西北行千八百餘里至南憍

薩羅國中印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法

愛尚學藝伽藍百所僧徒万人天祠

外道頗亦殷雜城南不遠有故伽藍

傍有率堵波无憂王所立昔者如來

於此處現大神變降挫外道後龍猛

菩薩止此伽藍時此國王号娑多婆訶

唐言珍敬龍猛供衛甚厚時提婆菩

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難造門請通

門司為白龍猛素知其名遂滿鉢盛

水令弟子持出示之提婆見水默而  
投針弟子將還龍猛見已深加喜嘆  
曰水之澄滿以方我德彼來投針遂  
窮其底若斯人者可與論玄議道囑  
以傳燈即令引入坐託發言往復彼  
此俱歡猶魚水相得龍猛曰吾襄邁  
矣朗輝慧曰其在子乎提婆避席礼  
龍猛足曰某華不敏敢承慈誨其國  
有婆羅門善解因明法師就停月餘  
日讀集量論從此南大林中東南行  
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城側有  
大伽藍殿擢宏壯尊容麗肅前有石  
窰堵波高數百尺阿折羅唐言阿羅  
漢所造羅漢伽藍西南二十餘里有  
孤山上有石窰堵波是陳那唐言善  
薩於此作因明論處從此南行千餘  
里至默那羯磔迦國南印城東據山有  
弗婆勢羅唐言僧伽藍城西據山有  
阿伐羅勢羅唐言僧伽藍此國先王  
為佛造立窮大厦之規式盡林泉之  
秀麗天神保護賢聖遊居佛涅槃千  
年之內每有千凡夫僧同來安居竟  
安居已皆證羅漢陵虛而去千年之

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來山神易質  
擾惱行人皆生怖懼无復敢往由是  
今志空荒寂无僧侶城南不遠有一  
大石山是婆毗吠迦唐言消釋論師住阿素  
洛宮待慈氏菩薩成佛擬決疑處法  
師在其國逢二僧一名獼部底二名  
獼利耶善解大衆部三藏法師因就  
停數月學大衆部根本阿毗達摩等  
論彼亦依法師學大乘諸論遂結志  
同行起札聖迹自此西行千餘里至  
珠利耶國南印皮境城東南有窰堵波无  
憂王所建是佛昔於此地現大神通  
摧伏外道說法度人天處城西有故  
伽藍是提婆菩薩與此寺盟怛囉唐言上座  
阿羅漢論議至第七轉已去羅漢无  
言乃竊運神通往都史多宮問慈氏  
菩薩菩薩為釋因告言彼提婆者植  
功曩久當於賢劫成等正覺汝勿輕  
也既還復解前難提婆曰此慈氏菩  
薩義非仁者自智所得也羅漢慙服  
避席札謝之處從此南經大林行千  
五六百里至達羅毗荼國南印皮境國大都  
城号建志補羅建志城即達磨波羅



唐言  
護法

菩薩本生之處菩薩此國大臣之  
子少而爽慧弱冠之後王愛其才欲  
妻以公主菩薩久修離欲无心愛染  
將成之夕特起憂煩乃於佛像前請  
祈加護願脫茲難而至誠所感有大  
神玉携負而出送離此城數百里置  
一山寺佛堂中僧徒來見謂之為盜  
菩薩自陳由委聞者驚嗟无不重其  
高志因即出家尔後專精正法遂能  
究通諸部閑於著述乃造聲明雜論  
二万五千頌又釋廣百論唯識論及  
因明數十部並盛宣行其茂德高才  
別自有傳達志城即印度南海之口  
向僧伽羅國水路三日行到未去之  
間而彼王死國內飢亂有大德名菩  
提迷祇此音為反濕伐羅此音自反阿跋耶鄧瑟  
嚧羅此音无牙如是等三百餘僧來投印  
度到達志城法師与相見託問彼僧  
曰承彼國大德等解上坐部三藏及  
瑜伽論今欲往彼叅學師等何因而  
來報曰我國王死人庶飢荒无可依  
仗聞瞻部洲豐樂安隱是佛生處多  
諸聖迹是故來耳又知法之輩无越

我曹長老有疑隨意相問法師引瑜  
伽要文大節徵之亦不能出戒賢之  
解自此國界三千餘里間有秣羅矩  
吒國南印  
度境既居海側極豐異寶其城  
東有軍堵波无憂王所建昔如來於  
此說法現大神變度无量衆處國南  
濱海有秣刺耶山崖谷崇深中有白  
檀香樹旃檀你婆樹樹類白楊其實  
涼冷地多附之至冬方墜用以別檀  
也又有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果  
亦殊濕时无香採乾之後折之中有  
香狀類雲母色如冰雪此所謂龍腦  
香也又聞東北海畔有城自城東南  
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唐言執師子  
非印度境也國周  
七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餘里人戶殷  
稠穀稼滋實黑小急暴此其俗也國  
本寶渚多有珍奇其後南印度有女  
娉隣國路逢師子王侍送之人怖畏  
逃散唯女獨在車中師子來見負女  
而去遠入深山採菓逐禽以用資給  
歲月既淹生育男女永雖類人而性  
暴惡男漸長大白其母曰我為何類  
父獸母人母乃為陳昔事子曰人畜

既殊何不捨去而相守耶母曰非不  
有心但无由免脫子後逐父登履山  
谷察其經涉他日伺父去遠即撝携  
母妹下投人里至母本國訪問舅氏  
宗嗣已絕寄止村間其師子王還不  
見妻子憤恚出山哮吼人里男女往  
來多被其害百姓以事咎王王率四  
兵簡募猛士將欲圍射師子見已發  
聲嗔吼人馬傾墜无敢赴者如是多  
日竟无其功王復標賞告令有能殺  
師子者當賜億金子白母曰飢寒難  
處欲赴王募如何母曰不可彼雖是  
獸仍為你父若其殺者豈復名人子  
曰若不如是彼終不去或當尋逐我  
等未入村間一旦王知我等還死亦  
不相留何者師子為暴緣孃及我豈  
有為一而惱多人二三思之不如應  
募於是遂行師子見已馴伏歡喜都  
无害心子遂以利刀開喉破腹雖加  
此苦而慈愛情深含忍不動因即命  
絕王聞歡喜恠而問之何因尔也竟  
不實言種種窮迫方乃具述王曰嗟  
乎非畜種者誰辨此心雖然我先許

賞終不違言但汝救父勅送之人不  
得更居我國勅有司多與金寶還之  
荒外即裝兩船多置黃金及資糧等  
送著海中任隨流逝男船泛海至此  
寶渚見豐奇觀即便止住後商人將  
家屬採寶復至其間乃然商人留其  
婦女如是產育子孫經无量代人衆  
漸多乃立君目以其遠祖執教師子  
因為國稱女船泛海至波刺斯西為  
鬼魅所得生育群女今西大女國是  
也又言僧伽羅是商人子名以其多  
智免羅刹鬼害後得為王至此寶渚  
教除羅刹建立國都因之為名語在  
西域記其國先无佛法如來涅槃後  
一百年中无憂王弟摩醯因陀羅狀  
捨欲愛獲四沙門果乘空往來遊化  
此國顯讚佛教發示神通國人信慕  
建立伽藍見百餘所僧徒万人遵行  
大乘及上座部教繼徒肅穆戒節貞  
明相勗无怠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  
數百尺以衆寶莊嚴上建表柱以鉢  
曇摩羅伽大寶置之剎端光曜映空  
靜夜无雲雖万里同覩其側又有精



舍亦以雜波莊嚴中有金像此國先王所造髡有寶珠无知其價後有人欲盜此珠守衛堅牢无由得入乃潛穴地中入室欲取而像形漸高賊不能及却而言曰如來昔修菩薩道為諸衆生不惜軀命无怯國城何於今日反慳固也以此思之恐徃言无實像乃偃身授珠其人得已將出貨賣人有識者擒之送王王問所得賊曰佛自与我乃具說所由王自觀之像首尚低王觀靈聖更發深心以諸珍寶於賊處贖珠還施像髡今猶現在國東南隅有驤<sub>物</sub>迦山多神鬼依住如來昔於此山說驤迦經<sub>舊曰楞伽說</sub>國南浮海數十里至都羅稽羅洲洲人短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无稼穡食椰子其國海浪遼長身不能至訪諸人口梗槩如是自達羅毗荼耑師子國僧七十餘人西北歸觀札聖迹行二千餘里至達都補羅國<sub>南印度</sub>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乘兼習天祠外道亦甚衆多王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博學之士其精舍



中有一切義成太子

舊曰慈德太子訛也

實冠高

減二尺盛以寶函每到齋日出置高臺其至誠觀札者多感異光城側伽藍有精舍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亦數有光瑞是聞二百億羅漢所造也城北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葉長色潤諸國抄寫家以為貴從此西北經大林暴獸之野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剌佉國

南印度境

其俗輕

死重節王刹帝種也好武尚戎故其國土兵馬完整法令嚴明每使將與敵戰雖喪軍失利不加刑罰但賜女昵使其著慙彼人耻愧多至自死常養勇士數千人暴為數百臨將對陣又多飲酒量其欲醉然後麾旗以此奮衝未有不潰恃茲慢傲莫顧隣敵戒曰王自謂智略宏遠軍師強盛每親征罰亦不能摧制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乘兼習亦有天祠塗灰之道大城内外有五宰堵波皆數百尺是過去四佛所遊之迹無憂王建也自此西北行千餘里渡耐秣陀河至跋秣羯咭婆國

南印度境

從此西北

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

南羅羅口南印度境風俗

調柔崇愛藝業五印度中唯西南摩臘婆東北摩揭陀二國稱為好學尚賢善言談有風韻此國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習小乘正量部教亦有塗灰異道事天之衆相傳云自六十年前有王名戒日高才博學仁慈惠和愛育黎元崇敬三寶始自為王至于崩逝口絕應言顏无愠色不傷臣庶之意无損蚊蟻之形每為馬飲水漉而後飲恐害水居之命也爰至國人亦令斷殺由是野獸依人豺狼息毒境內夷靜祥瑞日興營構精廬窮極輪奐造七佛之儀設无遮之會如是勝業在位五十餘年無時輒輟梨庶思慕於今不止大城西北二十餘里婆羅門邑傍有陷坑是大慢婆羅門謗毀大乘生身入地獄處語在西域記自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

南印度境

土出胡栴樹樹葉似蜀

栴出薰陸香樹樹葉類此棠梨也自此

此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國

南印度境自此北

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

南印度境伽藍百

餘所僧徒六十餘人學小乘正量部  
法如來在日屢遊此國无憂王隨佛  
至處皆有表記今王創帝利種也即  
羯若鞠闍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女  
號杜魯婆跋吒唐言帝曾性躁急容止踈率  
然貴德尚學信愛三寶歲設大會七  
日延諸國僧施以上味奇珍牀座衣  
服爰至藥餌之資无不悉備自此西  
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境  
又西北行五百餘里至蘇刺佗國西印度境  
自此東北行千八百里至瞿折羅國  
又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烏闍衍  
那國南印度境去城不遠有牢堵波是无  
憂王作地獄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  
至擲拏陀國南印度境從此東北行九百餘  
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度境從此又  
西還蘇刺佗國自此復西行至阿點婆  
翅羅國西印度境如來在日頻遊其地无憂  
王隨有聖迹之處皆起窣堵波今皆具  
在從此西行二千餘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  
臨近大海向西女國之路自此西北  
至波刺斯國北印度境聞說之其地多珠  
寶大錦細褐善馬驃駝其所出也伽

藍二三僧徒數百學小乘教說一切  
有部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  
鵠秣城西北接拂憐國西南海島有  
西女國皆是女人無男子多珍貨附  
屬拂憐拂憐王歲遣丈夫配焉其  
俗產男例皆不舉又徙狼揭羅國東北  
行七百餘里至辟多勢羅國西印  
度境中有  
率堵波高數百尺无憂王所建中有  
舍利數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  
國王宮處也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  
至阿鞞荼國西印  
度境城東北大林中有  
伽藍故基是佛昔於此處聽諸苾芻  
著亟縛毘唐言  
壯也有率堵波无憂王所  
建傍有精舍中有青石立佛像數  
放光明次南八百餘步大林中有率  
堵波无憂王所建是如來昔日止此  
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開諸苾  
芻著納衣處從此又東行七百餘里  
至信度國西印  
度境上出金銀鍮石牛羊驢  
駝赤鹽白鹽黑鹽等餘處取以為藥  
如來在日數遊此國所有聖迹无憂  
王皆建率堵波以為表記又有烏波  
鞠多大阿羅漢遊化之迹從此東行

九百餘里渡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

國西口度境俗事天神祠宇華峻其日天

像鑄以黃金飾諸雜寶諸國之人多

來求請花林池沿接砌築階凡預瞻

觀无不受賞從此東北行七百余里

至鉢伐多國北印度境城側有大伽藍百餘

僧皆學大乘是昔慎那弗怛羅唐言信勝子

論師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

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又其國

有二三大德並學業可遵法師因停

二年就學正量部根本阿毗達摩及

攝正法論教實論等從此復東南還

摩揭陀施无厭寺叅札正法藏託聞

寺西三踰繕邨有佉羅擇迦寺有出

家大德名般若跋陀羅本縛羅鉢底

國人於薩婆多部出家善自宗三藏

及聲明因明等法師就停兩月諮決

所疑從此復往杖林山居士勝軍論

師所軍本蘇刺陀國人刹帝利種也

幼而好學先於賢愛論師所學因明

又從安慧菩薩學聲明大小乘論又

從戒賢法師學瑜伽論爰至外籍群

言四吠陀與天文地理醫方術數无



不究覽見根源窮盡枝葉既學該內外  
德為時尊摩揭陀主滿胄王欽賢重  
士聞風而悅發使邀請立為國師封  
二十大邑論師不受滿胄崩後戒曰  
王又請為師封烏荼國二十大邑論  
師亦辭不受王再三因請亦皆固辭謂  
王曰勝軍聞受人之祿憂人之事今  
方救生死繫纏之急豈有暇而知王  
務哉言罷捐而出王不能留自是每  
依杖林山養徒教授恒講佛經道俗  
宗歸常逾數百法師就之首末二年  
學唯識決擇論意義理論成无畏論  
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及  
問瑜伽曰明等疑已於夜中忽夢見  
鄰爛陀寺房院荒穢並繫水牛无復  
僧侶法師從幼曰王院西門入見第  
四重閣上有一金人色艱端嚴光明  
滿室內心歡喜欲登上无由乃請垂  
引相接彼曰我舅殊室利菩薩也以  
汝緣業未可來也乃指寺外曰汝看  
是法師尋指而望見寺外火焚燒村  
邑都為灰燼彼金人曰汝可早歸此  
處十年後戒曰王當崩印度荒乱惡

人相害汝可知之言訖不見法師覺  
已恠嘆向勝軍說之勝軍曰三界无  
安或當如是既有斯告仁仁者自面  
焉是知大士所行皆為菩薩護念將  
往印度告戒賢而駐待淹留未返示  
无常以勸歸若所為不契聖心誰能  
感此及永徵之末戒曰果崩印度飢  
荒並如所告國家使人王玄策倫見  
其事當此正月初時也西國法以此  
月菩提寺出佛舍利諸國道俗咸來  
觀札法師即共勝軍同往見舍利骨  
或大或小大者如圓珠光色紅白又  
肉舍利如豌豆大其狀潤赤无量徒  
衆獻奉香花讚礼訖還置塔中至夜  
過一更許勝軍共法師論舍利大小  
不同云弟子見餘處舍利大如米粒  
而此所見何其太大師意有疑不法  
師報曰玄奘亦有此疑更經少時忽  
不見至中燈内外大明恠而出望乃  
見舍利塔光暉上發飛燄屬天色含  
五彩天地洞朗无復星月兼聞異香  
氤氲溢院於是遍相告報言舍利有  
大神變諸衆乃知重集札拜稱嘆希

有經食頃光乃漸収至餘欲盡遮覆  
鉢數帀然始捻入天地還暗辰象復  
出衆觀此已咸除疑網礼菩提樹及  
諸聖迹經八日復還那爛陀寺時戒  
賢論師遣法師為衆講攝大乘論在  
識決擇論時大德師子光先為衆講  
中百論述其旨破瑜伽義法師妙閑  
中百又善瑜伽以為聖人立教各隨  
一意不相違妨惑者不能會通謂為  
乖反此乃失在傳人豈關於法也懲  
其局狹數往徵詰復不能酬答由是  
學徒漸散而宗附法師法師又以中  
百論旨難破遍計所執不言依他起  
性及圓成實性師子光不能善悟見  
論稱一切无所得謂瑜伽所立圓成  
實等亦皆須遣所以每形於言法師  
為和會二宗言不相違背乃著會宗  
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及大衆元不  
稱善並共宣行師子光慙赧遂出往  
菩提寺別命東印度一同學名旃陀  
羅僧訶來相論難其解前耻其人既  
至憚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師聲譽益  
甚初師子光未去前戒曰王於那爛

施寺側造鑰石精舍高逾十丈諸國咸知王後自征恭御施行次烏荼國其國僧皆小乘學不信大乘謂為空花外道非佛所說既見王來譏曰聞王於鄒爛施側作鑰石精舍功甚壯偉何不於迦波釐外道寺造而獨於彼也王曰斯言何甚荅曰鄒爛施寺空花外道與迦波釐不殊故也先是南印度王灌頂師老婆羅門名般若耆多明正量部義造破大乘論七百頌諸小乘師咸皆嘆重因取示王曰我宗如是豈有大乘人能難破一字者王曰弟子聞狐行鼯鼠之群自謂雄於師子及其見也則魂亡魄散師等未見大乘諸德所以固守愚宗若一見時恐還同彼彼口王若疑者何不集而對決以定是非王曰此亦何難即於是日發使修書與鄒爛施寺正法藏戒賢法師曰弟子行次烏荼見小乘師恃憑小見製論誹謗大乘詞理切害不近人情仍欲張鱗共師等一論弟子知寺中大德並才慧有餘學尤不愚輒以許之謹今奉報願



差大德四人善自他宗熱內外者赴  
烏荼國行從所正法藏得書集衆量  
擇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法師為  
四人以應王之命其海惠等咸憂法  
師謂曰小乘諸部三藏玄奘在本國  
及八迦濕弥羅已來遍皆學訖具志  
其宗若欲將其教旨能破大乘義終  
无此理奘雖學淺智微當之必了願  
諸德不煩憂也若其有負自是支那  
國僧无関此事諸人咸喜後日王復  
有書來云前請大德未須即發待後  
進止時復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乃  
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曰若有難破  
一條者我則斬首相謝經數日无人  
出應法師遣房內淨人出取其義毀  
破以足踐躑婆羅門大怒問曰汝是  
何人荅曰我是摩訶耶那提婆奴婆  
羅門亦素聞法師名慙耻更不為語  
法師令喚入將對戒賢法師及命諸  
德為證向之共論徵其宗本歷外道  
諸家所立其詞曰如舖多外道離繫  
外道髽髻外道殊微伽外道四種形  
服不同數論外道舊曰勝論外道  
舊曰勝論外道



二家立義有別鋪多之輩以灰塗  
體用為修道遍身艾白猶寢竈之猫  
狸離繫之徒則露質標奇拔髮為德  
皮裂足煖狀臨河之朽樹體塲之類  
以骸骨為髡裝頭挂頸陷枯屍蠢若  
塚側之藥又徵伽之流披服糞衣飲  
等以此為道豈不愚哉至如數論外  
道立二十五諦義從自性生大從大生  
我執次生五唯量次生五大次生十  
一根此二十四並供奉於我我所受  
用除離此已則我得清淨勝論師立  
六句義謂實德業有同異性和合性此  
六是我所受具未解脫已來受用前  
六若得解脫與六相離稱為涅槃今  
破數論所立如汝二十五諦中我之  
一種是別性餘二十四展轉同為一  
體而自性一種以三法為體謂薩埵  
刺闍答摩此三展轉合成大等二十  
三諦二十三諦一一皆以三法為體若  
使大等一一皆攬三成如衆如林即是  
其假如何得言一切是實又此大等  
各以三成即一是一切若一則一切則

應一一皆有一切作用既不許然何因執三為一切體性又若一則一切應口眼等根即是大小便路又一一根有一切作用應口耳等根聞香見色若不尔者何得執三為一切法體豈有智人而立此義又自性既常應如我體何能轉變作大等法又所計我其性若常應如自性不應是我若如自性其體非我不應受用二十四諦是則我非能受二十四諦非是所受既能所俱无則諦義不立如是往復數番婆羅門默无所說起而謝曰我今負矣任依先約法師曰我曹釋子終不害人今令汝為奴隨我教命婆羅門歡喜敬從即將向房間者无不稱慶時法師欲往烏荼乃訪得小乘所製破大乘義七百頌者法師尋省有數處疑謂所伏婆羅門曰汝曾聽此義不荅曰曾聽五遍法師欲令其講彼曰我今為奴豈合為尊講法師曰此是他宗我未曾見汝但說无苦彼曰若然請至夜中恐外人聞從奴學法污尊名稱於是至夜屏去諸人

令講一遍脩得其旨遂尋其謬節申  
大乘義而破之為一千六百頌名破  
惡見論將呈戒賢法師及宣木徒衆  
无不嗟賞曰以此窮覈何敵不亡其  
論如別目謂婆羅門曰仁者論屈為  
奴於耻已足今放仁者去隨意所之  
婆羅門歡喜辭出往東印度迦摩縷  
波國向鳩摩羅王談法師德義王聞  
甚悅即發使來請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歲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三十五張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通

沙門慧立本 釋 唐陸德

起居軋占歸國終至帝城之西漕  
鳩摩羅使未至間有一露形居軋子  
名伐闍羅忽入法師房來法師舊聞  
居軋善於占卜即請坐問所疑曰玄  
奘支那國僧來此學問歲月已久今  
欲歸還不知達不又去住二宜何家  
為吉及壽命長短願仁者占看居軋  
乃索一白石畫地而筮報法師曰師住  
時家好五印度及道俗无不敬重去  
時得達於敬重亦好但不如於住師  
之壽命自今已去更可十年若憑餘  
福轉續非所知也法師又問意欲思  
歸經像既多不知若為勝致居軋曰  
勿憂戒曰王鳩摩羅王自遣人送師  
必達无苦法師報曰彼二王者從來  
未面如何得降此恩居軋曰鳩摩羅  
王已發使來請二三日當到既見鳩  
摩羅亦便見戒曰如是言訖而去法  
師即作還意莊嚴經像諸德聞之咸  
來勸住曰印度者佛生之處大聖雖

遷遺蹤具在巡遊禮讚足豫平生何  
為至斯而更捨也又支那國者蔑廢  
車地輕人賤法諸佛所以不生志狹  
垢深聖賢由茲弗往氣寒土嶮亦焉  
足念哉法師報曰法王立教義尚流  
通豈有自得需心而遺未悟且彼國  
衣冠濟濟法度可遵君聖臣忠父慈  
子孝貴仁貴義尚齒尚賢加以識洞  
幽微智兩神契體天作則七耀无以  
隱其文設器分時六律不能韜其管  
故能駭役飛走感致鬼神消息陰陽  
利安万物自遺法東被威重大乘  
定水澄明戒香芬馥發心造行願  
十地齊切煅掌薰修以至三身為極  
向蒙大聖降靈親麾法化耳承妙說  
目擊金容並轡長途未可知也豈得  
稱佛不往遂可輕哉彼曰經言諸天  
隨其福德共食有異今與法師同居  
賤部而佛生於此不往於彼以是將  
為邊地惡也地既无福所以不勸仁  
歸法師報曰无垢稱言夫日何故行  
賤部洲答曰為之除冥今所思歸意  
遵此耳諸德既見不從乃相呼往戒



賢法師所具陳其意戒賢謂法師曰仁  
意定何如報曰此國是佛生處非不  
愛樂但玄奘來意者為求大法廣利群  
生自到已來蒙師為說瑜伽師地論  
決諸疑網礼見聖迹及聞諸部甚深  
之旨私心慰慶誠不虛行願以所聞  
歸還翻譯使有緣之徒同得聞見用  
報師恩由是不願停住戒賢喜曰此  
菩薩意也吾心望尔尔亦是任為裝  
束諸人不須苦留言訖還房經二日  
東印度鳩摩羅王遣使奉書与戒賢  
法師曰弟子願見支那國大德願師  
發遣慰此欽思戒賢得書告衆曰鳩  
摩羅王欲請玄奘但此人衆老擬往  
戒曰王所与小乘對論今若赴彼戒  
曰儻須如何可得不宜遣去乃謂使  
曰支那僧意欲還國不及得赴王命  
使到王更遣來請曰師縱欲歸冀過  
弟子去亦非難必願垂顧勿復致違  
戒賢既不遣往彼王大怒更發別使賣  
書與戒賢法師曰弟子凡夫染習世  
樂於佛法中未知迴向今聞外國僧  
名身心歡喜似開道芽之分師復不

許其來此乃欲令衆生長淪永夜豈  
是大德紹隆遺法汲引物哉不勝渴  
仰謹遣重詔若也不來弟子則分是  
惡人近者設賞迦王猶能壞法毀菩  
提樹師即謂弟子无斯力耶必當整  
理爲軍雲萃於彼踏那爛陀寺使碎  
如塵此言如日師好試看戒賢得善  
謂法師曰彼王者善心素薄境內佛  
法不甚流行自聞仁名似發深意仁  
或是其宿世善友努力爲去出家以  
利物爲本今正其時譬如伐樹但斷  
其根枝條自殍到彼令王發心則百  
姓從化苦違不赴或有魔事勿憚小  
勞法師辭焉使俱去至彼王見甚喜  
率群臣迎拜讚嘆延入宮日陳音樂  
飲食花香盡諸供養請受齋戒如是  
經月餘戒日王討恭御隨還聞法師  
在鳩摩羅處驚曰我先頻請不來今  
何因在彼發使語鳩摩羅王急送文  
郵僧來鳩摩羅王敬重法師愛戀无  
已不能捨離語使曰我頭可得法師  
未可即來使還報戒日王大怒謂侍  
臣曰鳩摩羅王輕我也如何爲一僧

發是嚴語更遣使責曰汝言頭可得者即宜付使將來鳩摩羅深懼言失即命嚴爲軍二万乘船三万艘共法師同發浙渡燒伽河以赴王所至羯朱盟祇羅國遂即參及鳩摩羅王將欲發引先令人於燒伽河北營行宮是日渡河至宮安置法師訖自與諸目叅戒曰王於河南戒日見來甚喜知其敬愛於法師亦不責其前語但問支那僧何在報曰在其行宮王曰何不来報曰大王欽賢愛道豈可遣師就此叅王王曰善且去某明日自來鳩摩羅還謂法師曰王雖言明日来恐今夜即至仍須候待若來師不須動法師曰玄奘佛法理自如如是至夜一更許至果來有人報曰河中有數千炬燭并步鼓聲王曰此戒日王來即勅擎燭自與諸目遠迎其戒日王行時每將金鼓數百行一步一擊号為節步鼓獨戒日王有此餘王不得同也既至頂礼法師足散花瞻仰以无量頌讚嘆訖謂法師曰弟子先時請師何為不来報曰玄奘遠尋佛法

為聞瑜伽師地論當奉命時聽論未  
了以是不遂參王王又問曰師從支  
那來弟子聞彼國有秦王破陣樂歌  
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功  
德致此稱揚法師報曰玄奘本土見  
人懷聖賢之德能為百姓除兇剪暴  
覆潤羣生者則訝而詠之上脩宗廟  
之樂下入閭里之謳秦王者即支那  
國今之天子也未登皇極之前封為  
秦王是時天地改運蒼生无主原野  
積人之寔川谷流人之血媛星夜聚  
沕氣朝凝三河苦封豕之貪四海困  
長蛇之毒王以帝子之親應天策之  
命奮戎振旅揅剪鯨鯢杖鉞麾戈  
肅清海縣重安宇宙再耀三光六合  
懷恩故有茲詠王曰如此之人乃天  
所以遣為物主也又問法師曰弟子  
且還明日迎師願不憚勞於是辭去  
詰旦使來法師共鳩摩羅同去至戒  
日宮側王為門師二十餘人出迎入  
坐備陳珍膳作樂散花供食訖王曰  
聞師作制惡見論何在法師報在此  
因取觀觀訖王甚悅謂其門師等曰



弟子聞日光既出則螢燭奪明天雷  
震音而鋏鑿絕響師等所守之宗他  
皆破訖試可救看諸德无敢言者王  
曰師等上座提婆犀那自云解冠羣  
英學該衆哲首興異見常毀大乘及  
聞客大德來即往吠舍釐礼觀聖迹  
託以迹潛故知師等无能也王有妹  
聰慧利根善正量部義坐於王後聞  
法師序大乘宗塗奧曠小教局淺夷  
然歡喜稱讚不能已王曰師論大好  
弟子及此諸師普皆信伏但恐餘國  
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望於曲女城為  
師作一會命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外  
道等示大乘微妙之理絕其毀謗之心  
顯師威德之高摧其我慢之意是日發  
勅告諸國及義解之徒集曲女城觀  
支那國法師之論焉法師自冬初共  
王逆河而進至臘月方到會場五印  
度中有十八國王到詣知大小乘僧  
三千餘人到婆羅門及尼乾外道二  
千餘人到那爛陀寺千餘僧到是等  
諸賢並博蘊文義富瞻辯才思聽德  
音皆來會所燕有侍從或為或與或



幢或幡各自圍繞峨峨岌岌若雲興  
霧涌老塞數十里間雖六齊之舉袂  
成帷三吳之揮汗為雨未足方其盛  
也王先勅會所營二草殿擬安像及  
徒衆比到並成其殿峻廣各堪坐千  
餘人王行宮在會場西五里日於宮  
中鑄金像一軀裝一大為上施寶帳  
安佛在其中戒曰王作帝釋形手執  
白拂侍右拘摩羅王作梵王形執寶  
蓋侍左皆著天冠花鬘垂瓔珞玉又  
裝二大為載寶花逐佛後隨行隨散  
令法師及門師等各乘大為次列王  
後又以三百大為使諸國王大臣大  
德等乘為魚麗於道側稱讚而行從  
旦裝束自行宮引向會所至院門各  
令下乘捧佛入殿置於寶座王共法  
師等以次供養然後命十八國王八  
諸國僧名稱寔高文義賻博者使千  
餘人入婆羅門外道有名行者五百  
餘人入諸國大臣等二百餘人入自  
外道俗各令於院門外部伍安置王  
遣內外並設食食訖施佛金脍一金  
椀七金澡灌一金錫杖一枚金錢三

千上氎衣三千法師及諸僧等施各有差施訖別施寶牀請法師坐為論主稱揚大乘序作論意仍遣部欄陀寺沙門明賢法師讀示大眾別令寫一本懸於會場門外示一切人若其問有一字无理能難破者請斷首相謝如是至晚无一人致言戒日王歡喜罷會還宮諸王及僧各歸所次法師共鵝摩羅王亦還自宮明旦復來迎像送引聚集如初經五日小乘外道見毀其宗結恨欲為謀害王知宣令曰邪黨亂真其来自久埋隱正教誤惑群生不有上賢何以鑒偽支那法師者神宇冲曠解行淵深為伏群邪來遊此國顯揚大法汲引愚迷叛妄之徒不知慙悔謀為不軌翻起害心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衆有一人傷觸法師者斬其首毀罵者截其舌其欲申辭救義不拘此限自是邪徒戢翼竟十八日无一人發論將散之夕法師更稱揚大乘讚佛功德令无量人返邪入正弃小歸大戒日王益增崇重施法師金錢一万銀錢三万上氎

衣一百領十八國王亦各施珍寶法  
師一皆不受王命侍臣莊嚴大為施  
幢請法師衆令貴臣陪衛巡衆告唱  
表立義无屈西國法凡論得勝如此  
法師讓而不行王曰古來法尔事不可  
違乃將法師袈裟遍唱曰友邦國法  
師立大乘義破諸異見自十八日來  
无敢論者普宜知之諸衆歡喜為法  
師竟立美名大乘衆号曰摩訶耶那  
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衆号曰木叉  
提婆此云解脫天燒香散花礼敬而  
去自是德音弥遠矣王行宮西有一  
伽藍王所供養中有佛牙長可寸半  
其色黃白每放光明昔迦濕弥羅國  
訖利多種滅壞佛法僧徒解散有一  
苾芻遠遊印度其後覩貨羅國雪山  
下王忿諸賤種毀滅佛法乃詐為商  
旅率三千勇士多賣珍寶為言獻奉  
其王素貪聞之甚喜遣使迎接但雪  
山王稟質雄猛威肅如神既至其座  
去帽而叱之訖利多王覩便驚懾顛  
仆於地雪山王按其首而斬之謂其  
羣臣曰我雪山下王念尔諸奴毀壞

佛法故來罰汝然則過在一人非關汝輩各宜自安唯扇惑其王首為惡者逐之他國餘元所問既殲醜孽建立伽藍召集僧徒奉施而返前投印度苾芻聞國平定杖錫旋歸路逢群為鳴吼而來苾芻見已昇樹藏避為乃吸水灌樹以牙排掘須臾樹倒為以鼻卷苾芻置背上負載而去至一大林中有病為患瘡而卧為引苾芻手觸其苦處見瘡有竹刺為拔刺引去膿血裂衣為裹為得漸安明日諸為覓末菓味奉施苾芻苾芻食已有為將金函投於病者病為得已授為苾芻苾芻受已詣為載送出林到舊處置於地跪拜而去苾芻開函乃佛牙也將歸供養近戒曰王聞迦濕弥羅有佛牙親至界首請看礼拜諸眾恓恓不聽將出乃別藏之但其王懼戒曰王之威處處掘見得已將呈戒日見之深生敬重恃其強力遂奪歸供養即此牙也散會後王以所鑄金像衣錢等付羈伽藍令僧守護法師先以辭擲爛陀諸德及取經像訖

羅論竟至十九日。辟王欲還。王曰。弟子嗣承宗廟。為天下主。三十餘年。常慮福德不增。廣法因不相續。以故積集財寶於鉢羅耶伽國。兩河間立大會場。五年一請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及貧窮孤獨。為七十五日。无遮大施。已成五會。今欲作第六會。師何不暫看。隨喜法師報曰。菩薩為行福慧。雙修智人得果。不忘其本。王尚不慙。玆財玄獎。豈可辭少。停住請隨王去。王甚喜。至二十一日。發引向鉢羅耶伽國。就大施場。苑伽河在北。閼牟鄰河在南。俱從西北東流。至此國而會。其二河合處。西有大埤。周圍十四五里。平坦如鏡。自昔諸王皆就其地行施。因号施場焉。相傳云。若於此地施一錢。勝餘處施百千錢。由是古來。共重王勅。於埤上建施場。堅廬為籬。面各千步。中作草堂數十間。安貯衆寶。皆金銀真珠紅頗梨寶。帝青珠大青珠等。其傍又作長舍數百間。貯憍奢耶衣。班氎衣。金銀錢等。籬外別作造食處。於寶庫前更造長屋百餘行。以此京



邑肆行一一長屋可坐千餘人先是王勅告五印度沙門外道居士貧窮孤獨集施場受施亦有因法師曲女城會不歸便往施所者十八國王亦便逐王行比至會場道俗到者五十餘萬人戒曰王營苑伽河北岸南印度王杜魯婆跋吒營合河西鳩摩羅王營閭牟那河南花林側諸受施人營跋吒王西辰旦其戒曰王尚鳩摩羅王乘船軍跋吒王從爲軍各整儀衛集會場所十八國諸王以次陪列初一日於施場草殿內安佛像布施上寶上衣及美饌作樂散花至日晚歸營第二日安日天像施寶及衣半於初日第三日安自在天像施如日天第四日施僧僧萬餘人百行俱坐人施金錢百文珠一枚氎衣一具及飲食香花供養訖而出第五番施婆羅門二十餘日方遍第六番施外道十日方遍第七番遍施遠方求者十日方遍第八番施諸貧窮孤獨者一月方遍至是五年所積府庫俱盡唯留爲馬兵器擬征暴亂守護宗廟自餘

寶貨及在身衣服瓔珞耳璫臂釧寶  
鬘頸珠鬘中明珠惣施无復子遺一  
切盡已從其妹索魚獎衣著礼十方  
佛踊躍歡喜合掌言曰某比來積集  
財寶常懼不入堅牢之藏今得貯福  
田中可謂入藏矣願某生生常具財  
法等施衆生成十自在滿二莊嚴會  
訖諸王各持諸寶錢物於諸衆邊贖  
王所施瓔珞鬘珠御服等還將獻王  
經數日王衣服及上寶等服用如故  
法師辭欲歸王曰弟子方欲共法師  
闡揚遺法何遽即歸如是皆連復十  
餘日鳩摩羅王懇懇亦如是謂法師  
曰師能住弟子處受供養者當為師  
造一百寺法師見諸王意不解乃告  
以苦言曰支那國去此遐遠脫聞佛  
法雖露梗槩不能委具為此故來訪  
殊異耳今果願者皆由本土諸賢思  
渴誠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須臾而  
忘經言障人法者當代代无眼若留  
玄獎則令彼无量行人失知法之利  
无眼之報寧不懼哉王曰弟子慕重  
師德願常瞻奉既損多人之益實懼

於懷任師去住雖然不知師欲從何  
道而歸師取南海去者當發使相送  
法師報曰玄奘從支那來至國西界  
有國名高昌其王明耆樂法見玄奘  
來此訪道深生隨喜資給豐厚願法  
師還日相過情不能違今者還須北  
路而去王曰師須幾許資糧法師報  
无所須王曰何得尔於是命施金錢  
等物鳩摩羅王亦施衆珍法師並皆  
不納唯受鳩摩羅王曷刺釐帔即下  
細者擬在塗防雨於是告別王及諸衆相  
餞數十里而歸將分之際嗚噎各不  
能已法師以經像等附北印度王烏  
地多軍鞍乘漸進後戒日王更附烏地  
王大象一頭金錢三千銀錢一万供  
法師行賞別三日王更與鳩摩羅王  
跋吒王等各將輕騎數百復來送別  
其懇懃如是仍遣達官四人名摩訶  
怛羅類此散  
官也王以素氎作書紅泥封  
印使達官奉書送法師所經諸國令  
發乘遞送終至漢境自發鉢羅耶伽  
國西南大林野中行七日到憍賞弥  
國城南勅師羅長者施佛園處礼聖

迹訖復向烏地多王西北行一月餘  
日歷數國重礼天梯聖迹復西北行  
三踰繕那至毗羅那拏國都城停兩  
月日逢師子乞師子月同學二人講  
俱舍攝論唯識論等皆來迎接甚歡  
法師至又開瑜伽決擇及對法論等  
兩月訖辭歸復西北行一月餘日經  
數國至閻蘭達國即北印度王都復  
停一月烏地王遣人引送西行二十餘  
日至僧訶補羅國時有百餘僧皆北人  
賣經像等依法師而還如此復二十  
餘日山澗中行其處多賊法師恐相  
劫掠常遣一僧預前行若逢賊時教  
說遠來求法今所賣持並經像舍利  
願檀越擁護无起異心法師率徒侶  
後進時亦屢逢然卒无害如是二十  
餘日行至咀叉尸羅國重礼月光王  
捨千頭處國東北五十踰繕那即迦  
濕弥羅國其王遣使迎請法師為為  
行輜重不果去停七日又西北行三  
日至信度大河河廣五六里經像及  
同侶人並坐船而進法師乘為涉渡  
時遣一人在舳看守經及印度諸異

花種將至中流忽然風波亂起搖動船舫數將覆沒守經者惶懼隨水眾人共救得出遂失五十夾經本及花果種等自餘僅得保全時迦畢試王先在烏鐸迦漢茶城聞法師至躬到河側奉迎問曰承師河中失經師不將印度花果種來答曰將來王曰鼓浪傾軋事由於此自昔以來欲將花種渡者並然因共法師還城寄一寺停五十餘日為失經本更遣人往烏長聲去部國抄寫迦葉辭耶部三藏迦濕彌王聞法師漸近亦忘遠躬來參拜累日方歸法師與迦畢試王相隨西北行一月餘日至藍波國境王遣太子先去勅都人及衆僧裝辦幢幡出城迎候王與法師漸發比至道俗數千人幢幡甚盛衆見法師歡喜礼拜說前後圍繞讚誅而進至都停一大乘寺時王亦為七十五日无遮大施自此復正南行十五日往伐刺摩國礼聖迹又西北往阿薄健國又西北往漕矩吒國又北行五百餘里至佛栗氏薩儻那國從此東出至迦畢試境王又



為七日大施施訖法師辭發東北行  
一踰膳部又至瞿盧薩謗城而王別  
比行王遣一大臣將百餘人送法師  
度雪山負莖草糧食資給行七日至  
大山頂其山疊嶂危峯叅差多狀或  
平或聳勢非一儀登陟艱辛難為備  
叙自是不得乘馬策杖而前後經七  
日至一高嶺嶺下有村可百餘家養  
羊畜羊大如驢其日宿於此村至夜半  
發仍令村人乘山驢引路其地多雪  
澗凌溪若不濡鄉人引導交恐淪墜  
至明晝日方渡陵嶺時唯七僧并雇  
人等有二十餘為一頭驢十頭馬四  
疋明日到嶺底尋脰道復登一嶺望  
之如雪及至皆白石也此嶺最高雖  
雲結雪飛莫至其表是日將昏方到  
山頂而寒風淒凜徒侶之中元能正  
立者又山无卉木唯積石攢峯岌岌  
然如林笋矣其處既山高風急鳥將  
度者皆不得飛自嶺南嶺北各行數  
百步外方得舒其六翮矣尋膳部洲  
中嶺岳之高亦无過此者法師從西  
北下數里有少平地施帳宿旦而進

經五六日下山至安怛羅縛婆國即  
觀貨羅之故地伽藍三所僧徒數十  
習大衆部法有一罕堵波无憂王建  
也法師停五日西北下山行四百餘  
里至闍志多國亦觀貨羅之故地從  
此西北復山行三百餘里至活國居  
縛蓋河側即觀貨羅東界都城在河  
南岸因見某護可汗孫王觀貨羅自  
稱某護至衙停一月某護遣衛送共  
商侶東行二日至普健國其傍又有  
阿利居國曷邏胡國訖栗瑟摩國鉢  
利曷國皆觀貨羅故地也自普健復  
東行入山三百餘里至呬摩怛羅國  
亦觀貨羅故地風俗大同突厥而尤  
異者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  
兩歧表夫父母上歧表父下歧表母  
隨先喪亡除去一歧若舅姑俱歿則  
舉冠全弃自此復東行二百餘里至  
鉢釧那國亦觀貨羅故地也為寒雪  
停月餘日從此又東南山行二百餘  
里至湣薄健國又東南履危躡嶺行  
三百餘里至屈<sub>居勿</sub>浪峯國從此又  
東北山行五百餘里至達摩志鐵帝

國

亦名漢  
塞亡

國在兩山間臨縛竺河出善

馬形小而健俗无禮義性暴形陋眼  
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昏默  
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  
所立伽藍中石佛像上有金銅圓蓋  
雜寶裝璜自然住空當於佛頂人有  
扎旋蓋亦隨轉人停蓋止莫測其靈

寺文四錄  
廣始別傳

從此國大山北至戶弄臣國

又越達摩志鐵帝國至商弥國從此  
復東山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山川  
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在兩雪山  
間又當葱嶺之中風雪飄飛春夏不  
止以其寒冽卉木稀少稼穡不滋境  
域蕭條無復人跡川中有大龍池東  
西三百里南北五十餘里處贍部洲  
中地勢高隆瞻之濛濛目所不能極  
水族之類千品万種喧聲文聒若  
百工之肆焉復有諸鳥形高文餘鳥  
卵如瓦舊稱條支巨鷲或當此也池  
西分出一河西至達摩志鐵帝國東  
界為縛耆河合而西流赴海以右諸  
水亦皆同會池東分一大河東至佉  
沙國西界與從多河合而東流赴海

以左諸水亦並同會川南山外有鉢  
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又此池南北  
為阿耨池相當從此川東出登危履  
雪行五百餘里至竭睢阨國城依峻  
嶺北背從多河其河東入鹽澤潛流  
地下出積石山為此國河源也又其  
王聰慧建國相承多歷年所自去本  
是脂那提婆瞿怛羅唐言漢曰天龍王故宮有  
故尊者童壽論師伽藍尊者怛叉始  
羅國人也神勝英秀日誦三萬二千  
言兼書亦尔遊戲衆法雅閑著述凡  
製論數十部並盛宣行即經部本師  
也是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  
猛北有童壽号為四日能照有情之  
惑童壽聲譽既高故先王躬伐其國  
迎而供養城東南三百餘里至大石  
壁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八滅盡  
定端居不動視若羸人而竟元傾朽  
已經七百餘歲矣法師在其國停二  
十餘日復東北行五日逢群賊商侶  
驚怖登山為被逐溺水死賊過後而  
商人漸進東下冒寒履險行八百餘  
里出葱嶺至烏鯨國城西二百里

大山峯等其峻上有窳堵波聞之舊  
說曰數百年前因雷震山崩中有苾  
芻身量枯偉冥目而坐鬚髮蓁蓁垂  
覆肩面有撫者見而白王王躬親礼  
士庶傳聞遠近同集咸申供養積花  
成積王曰此何人也有苾芻對曰此  
出家羅漢入滅盡定者歲月滋淹故  
髮長耳王曰若何警寤令其起也對  
曰段食之身出定便壞宜先以酥乳  
灌灑使潤濡腠理然後擊捷捉感  
而悟之或可起也王曰善哉遂依僧  
語灌乳擊拊羅漢舉目而視曰尔輩  
何人形被法服對曰我輩苾芻也彼  
曰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  
久入涅槃聞之愀然重曰釋迦文佛  
成无上等覺未答曰已成利物斯罔  
亦從寂滅聞已任眉良久以手舉髮  
起昇虚空作大神變化火焚身遺骸  
墮地王與大眾収骨起窳堵波即此  
塔也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佉沙國  
舊曰踰勒乃稱其城号也正音江云室  
利說乘利多成也踰勒之音尚訛也從此  
東南行五百餘里渡徙多河踰大嶺  
至訶旬迦國舊曰沮渠國南有大山山多



龕室印度證果人多運神通就之棲止因入窻滅者衆矣今猶有三羅漢住巖穴入滅心定蹟驗漸長諸僧時往為剝又此國多大乘經典十萬頌為部者凡有數十從此東行八百餘里至羅薩旦那國唐曰地乳即其俗之略言也俗謂漢郡國四水環之于此之居丹舊曰于闐訖也沙磧大半宜穀豐菓出穠能細種疊工績絕細又土多白玉璧玉氣序和調俗知禮義尚學好音韻風儀詳整異諸胡俗文字遠遵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藍百所僧五千餘人多學大乘其王雄智勇武尊愛有德自云毗沙門天之胤也王之先祖即元憂王之太子在恒又始羅國後被譴出雪山北養牧逐水草至此建都久而元子因禱毗沙門天廟廟神額上剖出一男復於廟前地生奇味甘香如乳取而養子遂至成長三歲後嗣立威德遐被力并諸國今王即其後也先祖本因地乳資成故于闐正音稱地乳國焉法師入其境至勃伽夷城城中有坐佛像高七尺餘首戴寶冠威顏圓滿聞諸舊說像

本在迦濕彌羅國請來到此昔有羅漢有一沙彌身嬰疔疾臨將捨壽索酢米餅師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有潛運神足乞而為之沙彌食已歡喜樂生其國願力无違命終即生王家嗣立之後才略驍雄志思吞攝乃踰雪山伐其舊國時迦濕彌王亦簡將練兵欲事攘拒羅漢曰不勞舉刃我自遣之即往瞿薩旦那王所為說頂生貪暴之失及示先身沙彌衣服王見已得宿命智深生愧慙為迦濕彌王結好而罷仍迎先所供像隨軍還國像至此城住而不進王為衆軍盡力移轉卒不能動即於像上營構精廬招延僧侶捨所愛冠莊嚴佛頂其冠見在極多貴寶觀者嘆焉法師停七日于闐王聞法師到其境躬來迎謁後日發引王先還都留兒侍奉行二日王又遣達官來迎離城四十里宿明日王為道俗將音樂香花接於路左既至延入城安置於小乘薩婆多寺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因先王為毗盧折那

唐言

阿羅漢造也

昔此國法教未霑而羅漢自迦濕彌  
羅至此宴坐林中時有見者怪其形  
服以狀白王王聞親往觀其容上問  
曰尔何人獨栖林野曰我如來弟子  
法尔閑居王曰稱如來者復何義也  
答曰如來者即佛陀之德号昔淨飯  
王太子一切義成愍諸衆生沉沒苦  
海无救无歸乃弃七寶千子之資四  
洲輪王之位閑林進道六年果成獲  
金色之身證无師之法灑甘露於塵  
苑輝摩尼於鷲峯八十年中示教利  
喜化緣既盡息應歸真遺像遺典傳  
通猶在王以宿福位為人主當法輪  
之付屬作有識之依歸冥而不聞是  
何理也王曰某罪累淹積不聞佛名  
今蒙聖人降德猶是餘福既有遺像  
遺典請奉修行羅漢報曰必願樂者  
當先建立伽藍則靈像自至王於是旋  
駕而群目詳擇勝地命選匠人問羅  
漢造立之式因而達焉寺成王重請  
曰伽藍已就佛儀何在報曰王但至  
誠像至非遠王共大目及士庶等各  
燒香捧花一心而立須臾間有佛像

自空而來降於寶座光暉晃朗容顏  
肅然王見歡喜稱慶元極并請羅漢  
為衆說法因與國人廣興供養故此  
伽藍即最初之立也法師前為渡河  
失經到此更使人往屈支疏勒訪本  
及為于闐王留連未獲即還因修表  
使高昌小兒逐商伴入朝陳已昔往  
婆羅門國求法今得還歸到于闐其  
表曰沙門玄奘言奘聞馬融該瞻鄭  
玄就扶風之師伏生明敏晁錯躬濟  
南之學是知儒林近術古人猶且遠  
求况諸佛利物之玄蹤三藏解經之  
妙說敢憚塗遙而元尋慕者也玄奘  
往以佛興西域遺教東傳然則勝典  
雖來而國宗尚闕常思訪學元願身  
命遂以貞觀三年四月冒越憲章私  
往天竺踐流沙之湯湯陟雪嶺之巍  
巍鐵門峴嶺之塗熱海波濤之路始  
自長安神邑終于王舍新城中間所  
經五萬餘里雖風俗千別艱危万重  
而憑恃天威所至无鯁仍蒙厚禮身  
不辛苦心願獲從遂得觀耆闍崛山  
礼菩提之樹見不見迹聞未聞經寫



宇宙之靈奇盡陰陽之化育宣  
皇風之德澤發殊俗之欽思歷覽周  
遊一十七載今已從鉢羅耶伽國經  
迦畢試境越葱嶺渡波謎羅川歸還  
達於于闐為所將大烏溺死經本衆  
多未得輦乘以是少停不獲奔馳早  
謁軒陛无任延仰之至謹遣高昌俗  
人馬玄智隨商侶奉表先聞是後為  
于闐諸僧講瑜伽對法俱舍攝大乘  
論一日一夜四論通宣王為道俗歸  
依聽受日有千數時間經七八月使  
還蒙恩 勅降使迎勞日聞師訪  
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无量可即  
速來為朕相見其國僧解梵語及經  
義者亦任將來朕已 勅于闐等道  
使諸國送師人力鞍乘應不少乏令  
燉煌官司於流沙迎接鄯鄯於沮洳迎  
接法師奉 勅已即進發于闐王資  
餞甚厚自發都三百餘里東至婁摩  
城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二丈餘質狀  
端嚴甚多靈應人有疥疾隨其苦處  
以金薄帖像病即瘳愈凡有願求多  
蒙果遂相傳云昔佛在世憍賞彌國



耶陀衍都王所作佛滅度後自彼飛  
來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後復自移  
到此因緣如引傳又相傳有記云釋迦法滅  
像入龍宮從娑摩城東入沙磧行二  
百餘里至泥壤城又從此東入大流  
沙風動沙流地无水草多熱毒魑魅  
之患无逕路行人往返望人畜遺骸  
以為幟幟磽确難涉委如前序又行  
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又行六百  
餘里至折塵馱那故國即沮洳地又  
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  
蘭地展轉達於自境得鞍乘已放干  
闐使人及馱馬還有勅酬其勞皆不  
受而去既至沙州又附表時 帝在  
洛陽宮表進知法師漸近 勅西京  
留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使有司  
迎待法師承上欲問罪遼濱恐稽緩  
不及乃倍途而進奄至漕上官司不  
知迎接威儀莫暇陳設而聞者自然  
奔湊觀礼盈衢更相登踐欲進不得  
因宿於漕上矣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通

沙門慧立本

釋齊綜箋

起十九年春正月入西京終二十

二年夏六月謝御製經序并答

貞觀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

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等承法師齋

經像至乃遣右武侯大將軍侯莫陳

寔雍州司馬李紆督長安縣令李軋

祐等奉迎自漕而入舍於都亭驛其

從若雲是日有司頒諸寺具帳舉花

幡等擬送經像于弘福寺人皆欣踊各

覓莊嚴翌日大會於朱雀街之南凡

數百件部伍陳列即以安置法師於

西域所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

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舊影金佛

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

痾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

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橋賞弥

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刻

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

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下降寶階像

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

陀國驚峰山說法花等經像金佛像  
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卮揭羅  
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擬吠舍釐國  
巡城行化刻檀像等又安置法師於  
西域所得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  
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  
一十五部大眾部經律論一十五部  
三弥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弥沙塞  
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辟耶部經  
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  
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  
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  
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疋馬  
負而至其日所司普班諸寺但有寶  
帳幢幡供養之具限明二十八日旦  
並集朱雀街擬迎新至經像於弘福  
寺於是人增勇銳各覓莊嚴窮諸嚴  
好幢帳幡蓋寶案寶輿寺別將出分  
布訖僧尼等整服隨之雅梵居前薰  
爐列後至是並陳於街內凡數百事  
布經像而行珠珮動音金花散彩彌  
送之儔莫不歌詠希有志塵遺累嘆  
其希遇始自朱雀街內終屆弘福寺

門數十里間都人仕子內外官僚列道兩傍瞻仰而立人物闐闐所司恐日騰賤各令當處燒香散花无得移動而烟雲讚響處處連合昔如来創降迦毗彌勒初昇觀史龍神供養天衆圍遶雖不及彼時亦遺法之盛也其日衆人同見天有五色綺雲現於日北宛轉當經像之上紛紛郁郁圓數里若迎若送至寺而微

釋彦棕箋述曰余考尋圖史此蓋謂天之喜氣識者嘉焉昔如来創降迦維慈氏將昇觀史龍神供養天衆奉迎雖不及往時而遺法東流未有若茲之盛也壬辰法師謂 文武聖皇

帝於洛陽宮二月己亥見於儀鸞殿帝迎慰甚厚既而坐訖 帝曰師

去何不相報法師謝曰玄奘當去之時以再三表奏但誠願微淺不蒙允許无任慕道之至乃輒私行專擅之罪唯深慙懼 帝曰師出家而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

朕甚嘉焉亦不煩為愧但念彼山川阻遠方俗異心恠師能達也法師

封曰玄奘聞乘疾風者造天池而非遠御龍舟者涉江波而不難自陛下握軋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炎景之南聖威振慈山之外所以戎夷君長每見雲翔之鳥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殷躬而教之况玄奘圓首方足親承育化者也既賴天威故得往還无難

帝曰此自是師長者之言朕何敢當也因廣問彼事自雪嶺已西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迹四佛遺蹤並博望之所不傳班馬无得而載法師既親遊其地觀覲壇邑耳聞目覽記憶元遺隨問訓對皆有條理帝大悅謂侍臣曰昔符堅稱釋道安為神器舉朝尊之朕今觀法師詞論典雅風節貞峻非唯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遠時趙國公長孫无忌對曰誠如聖旨臣嘗讀晉國春秋見叙安事實是高行博物之僧但彼時佛法未近經論未多雖有鑽研蓋其條葉非如法師躬窺淨域討衆妙之源究混洹之跡者矣帝曰公



言是也 帝又謂法師曰佛國遐遠靈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覩宜脩一傳以示未聞 帝又察法師堪公輔之寄因勸歸俗助秉俗務法師謝曰玄奘少踐緇門伏膺佛道玄宗是習孔教未聞今遣從俗无異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陸不唯无功亦徒令腐敗也願得畢身行道以報國恩即玄奘之幸甚如是固辭乃止時帝將問罪遼瀕天下之兵已會於洛軍事忙迫聞法師至今引入朝期暫相見而清言既交遂不知日昃趙國公長孫无忌奏稱法師停在鴻臚日暮恕不及 帝曰恣恣言猶未盡意欲共師東行省方觀俗拍塵之外別更談叙師意如何法師謝稱玄奘遠來兼有疾疹恐不堪陪駕 帝曰師尚能孤遊絕域今此行盖同跬步安足辭焉法師對曰陛下東征六軍奉衛討亂國誅賊日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自度終无裨助行陣之効虛負途路費損之懃加以兵戎戰鬪律制不得觀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奉伏

領天慈哀矜即玄奘幸甚帝信納而止法師又奏云玄奘從西域所得梵本六百餘部一言未譯今知此嵩岳之南少室山北有少林寺遠離壘落泉石清閑是後魏孝文皇帝所造即菩提留支三藏翻譯經處玄奘望為國就彼翻譯伏聽勅旨帝曰不須在山師西方去後朕奉為穆太后於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禪院甚虛靜法師可就翻譯法師又奏曰百姓无知見玄奘從西方來妄相觀看遂成闌闌非直違觸憲網亦為妨廢法事望得守門以防諸過帝大悅曰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也當為處分師可三五日停憩還京就弘福安置諸有所須一共玄齡平章自是辭還矣三月己巳法師自洛陽還至長安即居弘福寺將事翻譯乃條疏所須證義綴文筆受書半等數以申省守司空梁國公玄齡玄齡遣所司具狀發使定州啓奏令自依所須供給務使周備夏六月戊戌證義大德諳解大小乘經論為時輩所推者

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門靈潤  
沙門文備羅漢寺沙門慧貴實際寺  
沙門明琰寶昌寺沙門法祥靜法寺  
沙門普賢法海寺沙門神昉廓州法  
講寺沙門道深汴州演覺寺沙門玄  
忠蒲州普救寺沙門神泰綿州振響  
寺沙門敬明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  
等又有綴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師普  
光寺沙門栖玄弘福寺沙門明潛會  
昌寺沙門辯機終南山豐德寺沙門  
道宣簡州福聚寺沙門靜邁蒲州普  
救寺沙門行友棲巖寺沙門道卓龜  
州昭仁寺沙門慧立洛州天宮寺沙門  
玄則等又有字學大德一人至即京  
大持持寺沙門玄應又有證梵語梵  
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興善寺沙門  
玄墓自餘筆受書手所司供料等並  
至丁卯法師方操貝葉開演梵文創  
譯菩薩藏經佛地經六門陀羅尼經  
顯揚聖教論等四部其翻六門經當  
日了佛地經至辛巳了菩薩藏經顯  
揚論等歲暮方訖二十年春正月  
甲子又譯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至

二月訖又譯瑜伽師地論秋七月辛  
卯法師進新譯經論現了者表曰沙  
門玄奘言竊聞八正之旨實出苦海  
之津梁一乘之宗誠昇涅槃之梯蹬但  
以物機未熟致蘊葱山之西經肯庭  
而莫聞歷周秦而靡至暨乎唐騰入  
洛方被三川僧會遊吳始霑荆楚從  
是已來遂得人修解脫之因家樹菩  
提之業因知傳法之益其利博哉次  
復嚴顯求經澄什經譯雖則玄風日  
扇而並處爲朝雅玄奘輕生獨逢  
明聖所將經論咸得奏聞蒙陛下崇  
重聖言賜使翻譯比而義學諸僧等  
專精夙夜不惰寸陰雖握管淹時未遂  
終訖已絕筆者見得五部五十八卷  
名曰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佛地經一  
卷六門陀羅尼經一卷顯揚聖教  
論二十卷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一  
十六卷勒成八袂繕寫如別謹詣闕  
奉進玄奘又竊見弘福寺尊像初成  
陛下親降鑒舉開青蓮之目今經  
論初譯爲聖代新文敢緣前義亦望  
曲垂神翰題製一序讚揚宗極冀

冲言與旨尚日月齊明三字銀鈎將  
軋坤等固使百代之下誦詠不窮千  
載之外瞻仰无絕前又洛陽奉見日  
勅令法師修西域記至是而成乙未  
又表進曰沙門玄奘言竊尋蟠木幽  
陵雲官記軒皇之壤流沙滄海夏載  
著伊堯之域西母白環薦垂衣之主  
東夷楷矢奉刑措之君固以飛英曩  
代式徵前典伏惟 陛下握紀乘時提  
衡制範剡舟絃木威天下而濟羣生  
鰲足盡盧灰堙方舉而補園蓋耀武經  
於七德闡文教於十倫澤徧泉源化  
霑蕭華房芝發秀浪井開花樂囿  
馴斑巢阿響律浮紫膏於貝闕霏白  
雲於玉檢遶苑弱木而池濛汜圍炎  
火而照積冰梯赤坂而承翔泛滄津  
而委書史曠前良事絕故府豈如漢  
開張掖近接金城秦戎挂林繞通珠  
浦而已玄奘幸屬天地貞觀華夷靜  
謐冥心梵境敢符好事命均朝露力  
辭秋蠶徒以憑假 皇靈颺身進景  
展轉膜拜之鄉流離重驛之外條支  
巨野方驗前聞窮賓孤鸞還宿晨實



時移歲積人願天從遂得下雪岫而  
泛提河窺鶴林而觀鷲嶺祇園之路  
駟像猶存王城之基坡陀尚在尋求  
歷覽時序推遷言返帝京淹逾一紀  
所聞所履百有二十八國竊以章彥  
之所踐藉空陳廣袤夸父之所凌厲  
无述上風班超侯而未遠張騫望而  
非博今所記述有異前聞雖未極大  
千之壇頗窮葱嶺外之境皆存實錄匪  
敢彫華謹具編載稱為大唐西域記  
凡一十二卷繕寫如別望班之右筆  
飾以左言接博物於晉日廣九丘於  
皇代但玄奘資識淺短遺漏寔多無  
拙於筆語恐无足觀覽丙申神筆自  
荅書曰省書具志來意法師夙標高  
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  
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罪是  
故慈雲欲卷舒之蔭四空慧日將昏  
明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乎  
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况佛教幽微  
豈能仰測請為經題非已所聞又云  
其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  
勅契尚丁酉法師重表曰沙門玄奘

言伏奉墨勅猥垂獎喻前經奉

綸言精守振越玄獎業行空疎謬參  
緇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无虞憑  
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  
冒險雖勵愚誠慕異懷荒寔資

朝化所獲經論蒙遣翻譯見成卷軸  
未有詮序伏惟陛下歡思雲敷天  
花景爛理包繫衆調逸成英跨千古  
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无  
方非神思不足銓其理聖教玄遠非  
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  
希題目宸睟冲邈不垂矜許撫躬  
累息相顧失面玄獎聞日月嚴天既  
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  
涯雲和廣樂不秘響於聾昧金壁奇  
珍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干  
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  
儀而同久而二曜而俱懸然則鷲嶺  
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鷄園奧典託英  
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  
蠢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自此方許  
二十二年春駕幸玉華宮夏五月甲  
午翻瑜伽師地論訖凡一百卷六月

庚辰 勅追法師赴宮以發在途屢  
有使至令緩進无得勞損既至見於  
玉華殿甚歡 帝曰朕在京苦暑故  
就此山宮泉石既涼氣力稍好能省  
覽機務然憶法師故遣相屈涉途當  
大勞也法師謝曰四海黎庶依  
陛下而生 聖躬不安則率土惶怖  
伏聞 鑾輦至此御膳休宜凡預舍  
靈孰不蹈舞願 陛下永保崇高與  
天无極玄奘庸薄猥蒙齒召銜荷不  
覺為勞 帝以法師學業該瞻儀韻  
淹深每思逼勸歸俗致之左右共謀  
朝政往於洛陽宮奉見之際以親論  
之至是又言曰昔堯舜禹湯之君隆  
周炎漢之主莫不以為六合務廣万  
機事殷兩目不能遍鑒一心難為  
獨察是以周憑十亂舜託五日翼亮  
朝猷弼諧邦國彼明王聖主猶仗群  
賢况朕寡闇而不寄衆哲者也意  
欲法師脫須菩提之染服掛維摩詰  
之素衣升鉉路以陳謨坐槐庭而論  
道於意何如法師對曰 陛下言六  
合務廣三五之君不能獨守寄諸賢

指共而成之仲尼亦云君失日得故  
君為元首目為股肱玄奘謂此言將  
誠中庸非為上智若使有目皆得察  
惟陛下上智之君一人紀綱萬事  
自得其緒况撫運以來天地休平中  
外寧晏皆是陛下不荒不嫚不麗  
不侈兢兢業業雖休勿休居安思危  
為善承天之所致也餘何預哉請辨  
二三以明其事陛下經緯八宏之  
略駁駕英豪之才剋定禍亂之功  
崇闡雍熙之業聰明文思之德體元  
合極之姿皆天之所授无假於人其  
義一也敦本弃末尚仁尚禮移澆風  
於季俗反溥政於上皇賦遵薄制刑  
用輕典九州四海稟識懷生俱沐  
恩波咸遂安樂此又聖心聖化无假  
於人其義二也至道旁通深仁遠洽  
東逾日域西邁崑丘南盡炎洲北窮  
玄塞彫蹄鼻飲之俗卉服左衽之人  
莫不候雨瞻風稽顙屈膝獻珍貢寶  
充委夷邳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其  
義三也獫狁為患其来自久五帝所

不目三王不能制遂使河洛為被駿  
之野鄠鄠為鳴鏑之場中國陵遲凶  
奴得志殷周已來不能攘弭至漢武  
窮兵衛霍盡力雖取枝葉根本猶存  
自後以來不聞良策及陛下御圖一  
征斯殲傾巢倒穴无復孑遺瀚海燕  
然之域並入提封單于弓騎之人俱  
元目妄若言由日則虞夏已來賢輔  
多矣何因不獲故知有道斯得无假  
於人其義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  
隋帝怒天下之師三自征罰攻城无  
傷半埽野掠不獲一人虛喪六軍狼  
狽而反陛下暫行將數万騎摧駐  
蹕之强陣破遼蓋之堅城振旅凱旋  
俘馘三十万衆用兵御將其道不殊  
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无假  
於人其義五也又如天地交泰日月光  
華和氣氤氲慶雲紛郁五靈見質一  
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鷹朱草昭彰雜  
沓无量億千不能遍舉皆是應德而  
至无假於人乃欲比前前王寄功十  
乱竊為陛下不取縱復須人今亦  
伊吕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



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願也伏  
乞天慈終而不棄 帝甚悅謂法師  
曰師向所陳並上玄垂祐及宗廟之  
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致也既欲敷揚  
妙道亦不違高志可努力今日已後  
亦當助師弘道釋矣棕箋曰法師才  
兼內外臨機訓答其辯洽如是難哉  
昔道安陳諫符堅之駕不停恒標奮  
辭姚興之心莫止終致敗軍之辱逃  
遁之勞豈如法師雅論纔申 皇情  
允塞清風轉潔美志踰貞以此而言  
可不煩月旦而優劣見矣時中書令  
褚遂良奏曰今四海廓清九域寧晏  
皆 陛下聖德實如師言臣等備位  
而已日月之下塗燭何功帝笑曰不  
如此夫珎裘非一狐之腋大度必衆  
材共成何有君能獨濟師欲自全雅  
操故濫相光飾耳 帝又問法師比  
翻何經論答近翻瑜伽師地論訖凡  
一百卷帝曰此論甚大何聖所說復  
明何義答曰論是弥勒菩薩說明十  
七地義又問何名十七地答謂五識  
相應地意識相應地有尋有伺地无

尋唯伺地无尋无伺地三摩呬多地非  
三摩呬多地有心地无心地間所成  
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聲聞地獨覺  
地菩薩地有餘依地无餘依地及舉  
網提目陳列大義帝深愛焉遣使向  
京取瑜伽論論至 帝自詳覽觀其詞  
義宏遠非從來所聞嘆謂侍臣曰朕  
觀佛經辭猶瞻天望海莫測高深法  
師能於異域得是深法朕比以軍國  
務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  
杳曠靡知涯際其儒道九流比之猶  
汀渚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齊  
致此妄談也因 勅所司簡秘書省  
書手寫新翻經論為九本而雍洛并  
兗相荆楊潯益等九州展轉流通使  
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時司徒趙  
公長孫无忌中書令褚遂良等奏曰  
臣聞佛教冲玄天人莫測言本則甚  
深語門則難入伏惟 陛下至道昭  
明飛光昱日澤霑遐界化溢中區擁  
護五乘建立三寶故得法師當對素  
而秀質問千載而挺生陟重阻以求  
經履危途而訪道見珠珠俗具獲真

文歸國翻宣若菴園之始說精文奧  
義如金口之新開皆是陛下聖德所  
感目等愚瞽預此見聞苦海波瀾舟  
航有寄又天慈廣逮使布之九州蠢  
蠢黔黎俱食妙法目等億劫希逢不  
勝幸甚 帝曰此是法師大悲願力又  
公等宿福所逢非朕獨所致也 帝  
先許作新經序機務繁劇未及措意  
至此法師重啓方為漆翰少頃而成  
名大唐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一  
字神筆自寫勅貫衆經之首帝居慶  
福殿百官侍衛命法師坐使弘文館  
學士上官儀以所製序對群寮宣讀  
霞煥錦舒極褒揚之致其詞曰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  
无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  
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  
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  
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  
者以其无形也故知象顯可徵雖愚  
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佛道  
崇虛乘幽控窈弘濟万品典御十方  
舉威靈而无上抑神力而无下大之

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无滅  
无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  
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  
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  
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无疑惑  
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  
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飛  
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  
之世人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  
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  
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  
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群  
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  
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所以  
室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  
乍泐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  
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  
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  
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  
朗潤故以智通无累神測未形超六  
塵而迥出隻千古而无對凝心內境  
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  
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爲



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徃遊  
西域垂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  
塗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  
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  
露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  
西字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  
雙林八水味道食風庶苑驚峰瞻奇  
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  
探續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  
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  
口海爰自所歷之國捻將三藏要文  
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  
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  
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  
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  
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  
之端唯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雲露  
方得滋其華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汙  
其素非違性自潔而挂質本貞良由  
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  
則濁類不能害夫以卉木无知猶資  
善而成善况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  
成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无穷



斯福遐敷而乾坤而永大時法師奉  
聖製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  
探蹟苟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  
真如之境猶且遠徵義無覩奧不測  
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  
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  
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廣列代之  
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  
並入隄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  
往因振錫聊謁崑山經途万里恃  
天威如咫尺步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  
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  
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  
獻紫宸尋蒙下璽賜使翻譯玄奘識  
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  
愧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  
荷天恩留神攝序文超象繫之表  
理括衆妙之門忽以微生親承梵嚮  
踊躍歡喜如聞受記无任欣荷之極  
謹奉表詣闕陳謝以聞帝省表  
復手報書曰朕才謝珪璋言慙博  
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表序文深  
為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凡礫

於珠林忽得來書課承哀讀循躬省  
慮弥益厚顏益不足稱空勞致謝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三十張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通

沙門慧立奉 釋教驚嘆

起二十二年六月 天皇製述聖

記終永徽五年春二月法師答書

二十二年夏六月 天皇大帝居春宮

奉觀 聖文又製述聖記其詞曰

夫顯揚正教非智无以廣其文崇闡  
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  
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  
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  
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  
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  
聖慈所被業无善而不臻妙化所敷  
緣无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  
度之正教拯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  
秘局是以名无翼而長飛道无根而  
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  
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  
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  
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狂野春林  
尚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

德被黔黎歟枉而朝萬國恩加朽骨  
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虫金匱流  
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  
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  
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  
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  
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  
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義搖成  
乎寶豈而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  
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  
志夷簡神清幽亂之年體拔浮華之  
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  
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  
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无質尋  
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  
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徃還十有七  
年二月六日奉勅於弘福寺翻譯  
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  
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  
燄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何  
以顯揚斯旨所謂法性常住齊三光  
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

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舍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爲斯記法旣進啓謝曰玄奘聞七耀摘光憑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因厚地而通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既然演法依人理在无惑伏惟

皇太子殿下發揮

卷藻再述

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實相珠迴玉轉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與威韶而合韻玄奘輕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銘佩奉啓陳謝時降

今書曰治素无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丈殊未觀覽所作序記鄙拙尤繁忽得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慙悚交并勞師等遠鑒深以爲愧釋彦棕箋述曰自二聖序文出後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歡詠德音内外揄揚未浹辰而周六合慈雲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波迴霧委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其斯之謂乎如來所以法付國王良爲此也時弘福寺寺主圓定及京城僧等請鑄二序文於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



後寺僧懷仁等乃鳩集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勒於碑石焉庚辰

皇太子以文德聖皇后早弃万方思報昊天追崇福業使中大夫守右庶子臣高季輔宣今日憲人不造各謹所鍾年在未識慈顏弃背終身之憂貫心滋甚風樹之切刻骨冥深每以龍忌在辰歲時興感空懷陟屺之望益疚寒泉之心既而笙歌遂遠瞻奉无逮徒思昊天之報因寄烏鳥之情竊以覺道洪慈寔資冥福冀申禱慕是用歸依宜令所司於京城內舊廢寺妙選一所奉為文德聖皇后即營僧寺寺成之日當別度僧仍令挾帶林泉務盡形勝仰規叨利之果副此因極之懷於是有司詳擇勝地遂於宮城南晉昌里面曲池依淨覺故伽藍而營建焉瞻星揆地像天闕倣給園窮斑倬巧藝盡衡霍良木文石梓桂櫟樟枿欄充其材珠玉丹青赭堊金翠備其飾而重樓複殿雲閣洞房凡十餘院惣一千八百九十七間牀褥器物備皆盈滿文武聖皇帝又

讀法師所進菩薩藏經美之因

勅春宮作其經後序其詞曰

蓋聞義皇至贖精粹止於龜文軒后  
通幽雅與窮於鳥篆考丹書而索隱  
殊昧實際之源徵綠錯以研幾蓋非  
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史振薰風于  
八埏德洽生靈激波瀾於万代伏惟  
皇帝陛下轉輪垂拱而化漸鷄園勝  
殿凝旒而神交鷲嶺總調御於微珎  
匪文思之所窺綜波若於綸言豈繫  
象之能擬由是教覃演表咸傳八解  
之音訓決案中皆踐四禪之軌遂使  
三千法界盡懷生而可封百億須弥  
入提封而作鎮互連德水迹帝里之  
滄池含衛菴園接上林之茂苑雖復  
法性空寂隨感必通真乘深妙无幽  
不闡所謂大權御極導法流而靡窮  
能仁撫運拂劫石而無盡體均具相  
不可思議校美前王焉可同年而語  
矣爰自開闢地限流沙震旦未融靈  
文尚隱漢王精感託夢想於玄霄晉  
后翹誠降脩多於白馬有同蠶酌豈  
達四海之涯取譬管窺寧窮七曜之

陳洎乎皇靈遐暢威加鐵圍之表至  
聖發明德被金剛之際恒沙國土普  
襲衣冠開解脫門踐真實路龍宮梵  
說之偈必華清臺猊吼貝葉之文咸  
歸冊府灑茲甘露普潤芽莖垂此慧  
雲遍霑綢走豈非歸依之勝業聖政  
之靈感者乎夫菩薩藏經者大覺義  
宗之要旨也佛修此道以證无生菩  
薩受持咸登不退六波羅蜜關鍵所  
資四无量心根力斯備蓋彼岸之津  
涉正覺之梯航者焉貞觀中年身毒  
歸化越熱坂而頒拜跨懸度以輸縣  
丈軌既同道路无擁沙門玄奘振錫  
尋真出自玉關長駈奈苑至于天竺  
力士生處訪獲此經歸而奏上降  
詔翻譯於是畢切余以問安之暇澄  
心妙法之寶奉述

天旨微表讚揚式命有司綴于終卷  
自是帝既情信日隆平章法義福田  
功德无輟於口而法師无暫相離  
勅加供給及時服餌具數令接易  
秋七月景申夏罷又施法師納袈裟  
一領價直百金觀其作製都不知鍼

線出入所從 帝庫內多有前代諸  
納咸无好者故自教後宮造此將為  
稱意營之數歲方成乘輿四巡恒將  
隨逐二十二年 駕幸洛陽宮時蘓  
州道恭法師常州慧宣法師並有高  
行學該內外為朝野所稱 帝召之  
既至引入坐言訖時二僧各披一納  
是梁武帝施其先師相承共寶既  
來謁 龍顏故取披服 帝哂其不  
妙取納令示仍遣賦詩以詠恭公詩  
曰福田資像德聖種理幽薰不持金  
作縷還用綵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綺  
相氛氲獨有離離葉恒向稻畦分宣  
公詩末云如蒙一披服方堪稱福田  
意欲之 帝並不為各施絹五十疋即  
此納也傳其麗絕豈常人所宜服用  
唯法師威德當之矣時并賜法師剃  
刀一口法師表謝曰沙門玄奘伏奉  
勅賜納袈裟一領剃刀一口殊命存  
臻寵靈隆赫恭對惶悸如履春冰玄  
奘幸遭邕穆之化早預息心之侶三  
業无紀四恩靡荅謬迴天睠濫叨雲  
澤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慧之刀銘



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惱之魔佩以  
斷塵勞之網起餘識於彼已懼空疎  
於冒榮慚惡屏營超承俯僂鞠心跼  
踏精爽飛越不任悚荷之至謹奉表  
謝以聞塵蹟聖鑒伏深戰慄 帝少  
勞兵事慕曆之後又心存北庭及遼  
東征罰擲沐風霜旋旆已來氣力頗  
不如平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遂  
留心八正牆漸五乘遂將息平復因問  
欲樹功德何窳饒益法師對曰衆生  
寢惑非慧莫啓慧芽抽殖法為其資  
弘法由人即度僧為窳 帝甚歡秋  
九月己卯詔曰昔隋季失御天下分崩  
四海塗原八埏鼎沸朕屬當戡亂躬  
履兵鋒亟犯風霜宿於馬上比如藥  
餌猶未痊除近日已來方就平復豈  
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徵耶京城及  
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  
度五十人計海內寺三千七百一十  
六所計度僧居一万八千五百餘人  
未此已前天下寺廟遭隋季凋殘緇  
侶將絕蒙茲一度並成徒衆美哉君  
子所以重正言也 帝又問金剛般若



經一切諸佛之所從生聞而不謗功  
逾身命之施非恒沙珍寶所及加以  
理微言約故賢達君子多愛受持未  
知先代所翻文義具不法師對曰此  
經功德實如聖旨西方之人咸同愛  
敬今觀舊經亦微有遺漏據梵本具  
云能斷金剛般若舊經直云金剛般  
若欲明菩薩以分別為煩惱而分別  
之惑堅類金剛唯此經所詮无分別  
慧乃能除斷故曰能斷金剛般若故  
知舊經失上二字又如下文三問闕一  
二頌闕一九喻闕三如是等什法師  
所翻舍衛國也留支所翻婆伽婆者  
少可 帝曰師既有梵本可更委翻  
使衆生聞之具足然經本貴理不必  
須飾文而乖義也故今新翻能斷金  
剛般若委依梵本奏之 帝甚悅冬  
十月車駕還京法師亦從還先是  
勅所司於北闕紫微殿西別營一所  
号弘法院既到居之晝則帝笛談說  
夜乃還院翻經更譯无性菩薩所釋  
攝大乘論十卷世親論十卷緣起聖  
道經一卷百法明門論一卷戊申

皇太子又宣令曰營慈恩寺漸向畢  
功輪奐將成僧徒尚闕伏奉勅旨度  
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  
臨行道其新營道場宜名大慈恩寺  
別造翻經院虹梁藻井丹青雲氣瓊  
礎銅沓金環華鋪並加殊麗令法師  
移就翻譯仍綱維寺任法師既奉令  
旨今元上座進啓讓曰沙門玄奘啓  
伏奉令旨以玄奘爲慈恩寺上座恭  
聞嘉命心靈靡措屏營累息深增戰  
悚玄奘學藝無紀行業空疎敢誓捐  
罄方期光贊憑恃皇靈窮遐訪道所  
獲經論奉勅翻譯情冀法流漸潤克  
滋鼎祚聖教紹宣光華史冊玄奘昔  
冒危途久嬰痼疾驚寒力弊恐不卒  
業孤負國恩有罰無赦命知僧務更  
貽重譴魚鳥易性飛沉失途伏惟皇  
人子殿下仁孝天縱愛敬因心感風  
樹之悲結寒泉之痛式建伽藍將弘  
景福匡理法衆任在能人用非其器  
必有蹟仆伏願歡情遠鑒照弘法之  
福因慈造曲垂察愚鄙之忠款則法  
僧無悔吝之咎魚鳥得飛沉之趣不

任漚懇之至謹奉啓陳情伏用悚悻  
十二月戊辰又勅太常卿江夏王道  
宗將九部樂万年令宋行質長安令  
裴方彥各率縣內音聲及諸寺幢帳  
並使豫極莊嚴已巳旦集安福門街  
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陳列於  
通衢其錦綵軒輊魚龍幢戲凡千五  
百餘乘帳蓋三百餘事先是內出繡  
畫等像二百餘軀金銀像兩軀金縷  
絞羅幡五百口宿於弘福寺并法師  
西國所將經像舍利等爰自弘福引  
出安置於帳座及諸車上處中而進  
又於像前兩邊各嚴大車車上豎長  
竿懸幡幡後即有師子神王等爲前  
引儀又莊寶車五十乘坐諸大德次  
京城僧衆執持香花唄讚隨後次文  
武百官各將侍衛部列陪從太常九部  
樂夾兩邊二縣音聲繼其後而幢幡  
鍾鼓司磕續紛眩日浮空震曜都邑  
望之極目不知其前後 皇太子遣  
率尉遲紹宗副率王文訓領東宮兵  
千餘人充手力 勅遣御史大夫李  
軌祐為大使而武侯相知檢校

帝將皇太子後宮等於安福門樓手執香爐目而送之甚悅衢路觀者數億萬人經像至寺門

勅趙公英公中書褚令執香爐引入安置殿內奏九部樂破陣舞及諸戲於庭訖而還壬申將欲度僧辛未皇太子與仗衛出宿故宅後日旦從寺南列羽儀而來至門下乘步入百寮陪從礼佛已引五十大德相見陳造寺所為意發言嗚嗟酸感傍人侍目及僧无不哽泣觀蒸蒸之情亦今之弊也言訖昇殿東閣令少啓事張行成宣恩宥降京畿見禁囚徒然後剃髮觀齋及賜王公已下束帛訖屏人下閣礼佛而妃等巡歷廊宇至法師房製五言詩帖於戶曰停軒觀福殿遊目眺皇畿法輪含日轉花蓋接雲飛翠烟香綺閣丹霞光寶衣幡虹遙合彩空外迴分暉蕭然登十地自得會三歸觀訖還宮是時緇素歡欣更相慶慰莫不歌玄風重盛遺法再隆近古以來未曾有也其日勅追法師還北闕二十三年夏四月

駕幸翠微宮 皇太子及法師並陪  
從既主處分之外唯談玄論道問用  
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芳故迹皆引  
經訓對 帝深信納數攘袂嘆曰朕  
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 帝發  
京時雖少違和而神威睿慮无減平  
昔至五月己巳微加頭痛留法師宿  
宮中庚午帝崩於含風殿時秘不言  
還京發喪殯太極殿其日皇太子  
即 皇帝位於梓宮之側踰年改元  
曰永徽万方號慟如喪孝妣法師還  
慈恩寺自此之後專務翻譯无弃寸  
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  
必兼夜以續之過乙之後方乃停筆  
攝經已復礼佛行道至三更寢眠五  
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擬明日  
所翻每日齋訖黃昏二時講新經  
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恒來決疑請義  
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復來諮稟復有  
內使遣營功德前後造一切經十部夾  
紵寶袈像二百餘軀亦令取法師進  
止日夕已去寺內弟子百餘人咸請  
教誡盈廊溢廡皆訓答處分无遺漏



者雖衆務輻湊而神氣綽然无所擁  
滯猶而諸德說西方聖賢之義諸部  
異端及少年在此周遊譎肆之事高  
論劇談竟无疲怠其精敏強力過人  
若斯復數有諸王卿相來過礼懺逢  
迎誘導並皆發心莫不捨其驕華肅  
敬稱嘆二年春正月壬寅瀛州刺史  
賈敦睦蒲州刺史李道格穀州刺史  
杜正倫恒州刺史蕭銳因朝集在京  
公事之暇相命叅法師請受菩薩戒  
法師即授之并為廣說菩薩行法勸  
其事君盡忠臨下慈愛群公歡喜辭  
去癸卯各捨淨財共修書遣使叅法  
師謝聞戒法其書曰竊聞身非欲食  
如來受終隨之供法无所求淨名遂  
善德之請皆為顯至理之常恒示凡  
聖之无二又是因機以接物假相而  
弘道為之者表重法之誠受之者為  
行檀之福豈曰心緣於彼此情滌於  
名利者哉仰惟宿殖德本非於三四  
五佛深達法相善識一十二部獨悟  
真宗遠尋聖迹遊崛山之淨土浴恒  
水之清流入深法界求善知識取至

文於百代之後探玄旨於千載之前  
津梁庶品不瞋不昧等施一切无先  
无後蹟等識寂二空業淪三界猶墜  
絲之自經如井輪之不息雖復順教  
生信隨緣悟解頂礼歸依受持四句  
隱身而為宴坐厭苦而求常樂而遠  
滯无明近昏至理未能悟佛性之在  
身知境界之唯識心非无取義涉有  
无不能即八邪而入八正行非道而  
通佛道辟涉海而无津猶面牆而  
靡見昨因事隙遂得叅奉曲蒙接  
引授菩薩戒施以未曾有法發其无  
上道心一念破於无邊四心盡於来  
際菩提之種起自塵勞火中生蓮曷  
足為喻始知如来之性即是世間涅  
槃之際不殊生死行於波若便是不  
行得彼菩提翻為无得忽以小機預  
聞大教頂受尋思无量歡喜然夫檀  
義攝六法施為優尊位有三師居其  
一弘慈利物雖類日月之无心仰照  
懷恩竊同葵藿之知感大士間法指  
軀非所企及童子見佛奉上輒敢庶  
幾謹送片物表心具如別疏所願照其

誠懇生其福田受茲微施隨意所與使夫墜露添海將渤澥而俱深飛塵集岳而湏弥而永固可久可大幸甚幸甚春寒尚重願動止休宜謹遣白書諸无所具賈敦蹟等和南其為朝賢所慕如是三年春三月法師欲於寺端門之陽造石浮圖安置西域所將經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經本散失兼防火難浮圖量高三十丈擬顯大國之崇基為釋迦之故迹將欲營築附表聞奏

勅使中書舍人李義府報法師云師所營塔功大恐難卒成宜用乾造亦不願師辛苦今已勅大內東宮掖庭等七宮亡人衣物助師足得成辦於是用乾仍改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十尺倣西域制度不循此舊式也塔有五級并相輪露槃凡高一百八十尺層層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萬餘粒上層以石為室南面有兩碑載二聖三藏聖教序記其書即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筆也初基塔之日三藏自述誠願略曰玄奘

自惟薄祐生不遇佛復乘微善預聞  
像教儻生末法何所歸依又慶少得  
出家目覩靈相幼而慕法耳屬遺荃  
間說菩薩所修行思齊如不及聞說  
如來所證法仰止於身心所以塵尊  
師授博問先達信夫漢夢西感正教  
東傳道阻且長未能委悉故有專門  
覓執多滯二常之宗黨同嫉異致乖  
一味之旨遂令後學相顧靡識所歸  
是以面驚山以增哀慕常啼而假寐  
潛祈靈祐顯特國威決志出一生之  
域投身入万死之地維是聖迹之處偕  
謁遺靈但有弘法之人遍尋正說經  
一所悲所見於未見遇一字慶所聞  
於未聞故以身命餘資繕寫遺闕既  
遂誠願言歸本朝幸屬休明 詔許  
翻譯 先皇道跨金輪聲振五鼓紹  
隆象季允膺付屬又降發 神哀親  
裁三藏之序今上春宮講道復為述  
聖之記可謂重光合璧振彩聯華爰  
汗垂七耀之文鏗鉉韻九成之奏自  
東都白馬西明草堂傳譯之盛詎可  
同日而言者也但以生靈薄運共失

所天雅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諸二聖  
天文寂寥無紀所以敬崇此塔擬安  
梵本又樹豐碑鐫斯序記庶使魏我  
永劫願千佛同觀氛氲聖迹與二儀  
齊固時三載親負簣畚撻運輓石首  
尾二周功業斯畢夏五月乙卯中印  
度國摩訶菩提寺大德智光慧天等  
致書於法師智光於大小乘及彼外書  
四韋陀五明論等莫不洞達即戒賢  
法師門人之上首五印度學者咸共  
宗焉慧天於小乘十八部該綜明練  
匠誘之德亦被所推重法師遊西域日  
常共切磋彼雖半教有功然未措心  
於方等為其執守偏見法師恒誣訶  
曲女城法集之時又深折挫彼亦媿  
伏自別之後欽佇弗忘乃使同寺沙  
門法長將書并贊讚頌及艷兩端揄  
揚之心甚厚其書曰微妙吉祥世尊  
金剛座所摩訶菩提寺諸多聞眾所  
共圍繞上座慧天致書摩訶支部國  
於无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本又阿遮利  
耶敬問无量少病少惱我慧天苾芻



今造佛大神變讚頌及諸經論比量  
智等今附苾芻法長將往此无量多  
聞老大德阿遮利耶智光亦同前致  
問鄔波索迦曰授稽首和南今共寄  
白氎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恠其少  
願領彼須經論錄名附來當為抄送  
木叉阿遮利耶願知其為遠賢所慕  
如此五年春二月法長辭還又索報  
書法師答并信物其書同文錄奏然  
後將付使人其詞曰

大唐國苾芻玄奘謹修書中印度摩  
揭陁國三藏智光法師座前目一辭  
遲俄十餘載境域遐遠音微莫聞思  
戀之情每增延結彼苾芻法長至蒙  
問并承起居康勝豁然目朗若覲尊  
顏踊躍之懷筆墨難述節候漸暖  
不審信後何如又徃年使還承正法  
藏大法師无常奉問摧割不能已已  
嗚呼可謂苦海舟沉天人眼滅遷棄  
之痛何期速歟惟正法藏植慶曩晨  
樹功長劫故得挺冲和之茂質標懿  
係之宏才嗣德聖天繼輝龍猛重然  
智炬再立法幢撲炎火於邪山塞洪

流於倒海筌疲徒於實所示迷衆於  
大方蕩蕩焉魏魏焉實法門之棟幹  
也又如三垂半滿之教異道斷常之書  
莫不韞紵習懷貫練心府文騁節而  
克暢理隱昧而必彰故使內外歸依  
為印度之宗袖加以恂恂善誘曉夜  
不疲衢導自盈酌而不竭玄奘昔因  
問道得預叅承并荷拍誨雖曰庸愚  
頗亦蓬依麻直及辭還本邑囑累尤  
深慙慙之言今猶在耳方冀保安眉  
壽式贊玄風豈謂一朝奄歸萬古追  
惟永往弥不可任伏惟法師夙承雅  
訓早昇堂室攀戀之情當難可處奈  
何奈何有為法尔當可奈何願自我  
抑昔大覺潛暉迦葉紹宣洪業尚那  
遷化邇多闡其嘉猷今法將歸真法  
師次任其事唯願清詞妙辯共四海  
而恒流福智在嚴兩五山而永久玄  
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  
小三十餘部其俱舍順正理見譯未  
周今年必了即日大唐天子聖躬万  
福率土安寧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  
化所出經論並蒙神筆制本序今所司

抄寫國內流行爰至隣邦亦俱遵習  
雖居像運之末而法教光華邕邕穆  
穆亦不異室羅筏擔多林之化也伏願  
照知又前渡信渡河失經一駄今錄  
名如後有信請為附來并有片物供  
養願垂納受路遠不得多莫嫌鮮薄  
玄奘和南又答慧天法師書曰

大唐國苾芻玄奘謹致書摩訶菩提  
寺三藏慧天法師足下乖別稍久企  
仰唯深音寄不通莫慰傾渴彼苾芻  
法長至辱書敬承休豫用增欣悅又  
領白氎兩端讚頌一夾來意既厚竄  
德愧以无當悚息悚息節氣漸和不  
知信後體何如也想融心百家之論  
抵慮九部之經逮正法幢引歸宗之  
客擊克勝鼓挫鏖腹之賔頡頏王侯  
之前抑揚英俊之上故多歡適也玄  
奘庸弊氣力已衰又加念德欽仁唯  
豐勞積昔因遊方在彼遇矚光儀曲  
女城會又親交論當對諸王及百千  
徒衆定其深淺此立大乘之旨彼豎  
半教之宗往復之間詞氣不无高下  
務存正理靡護人情以此逆生凌觸

累席之後尋已豁然今來使猶傳法師寄申謝悔何懷固之甚也法師學富詞清志堅操遠阿耨達水无以比其波瀾淨末巨珠不足方其燦潔後進儀表屬在高人願勗良規闡揚正法至如理周言極无越大乘意恨法師未為深信所謂耽耽羊廐弃彼白牛賞愛水精捨頗脰寶明明大德何此惑之滯歟又坏器之身浮促難守宜早發大心莊嚴正見勿使臨終方致嗟悔今使還國謹此代誠并附片物蓋欲示酬來意未是盡其深心也願知前還日渡信渡河失經一默今錄名如別請為附來餘不能委述茲菩玄奘謹呈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彦悵箋

起永徽六年夏五月譯理門論終顯

慶元年春三月 百官謝示

御製表寺碑文

六年夏五月庚午法師以正譯之餘  
又譯理門論又先於弘福寺譯因明  
論此二論各一卷大明立破方軌現  
比量門譯寮僧伍覺造文疏時譯經  
僧栖玄將其論示尚藥奉御呂才才  
遂更張術術指其長短作因明註解  
立破義圖序曰

蓋聞一消一息範圍天地之儀大哉  
至哉變通及畫之紀理則未弘於方  
外事乃猶拘於域中推渾元而莫知  
窮陰陽而不測豈聞象繫之表猶開  
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弘二智之教  
者也故能運空有而雙照冥真俗而  
兩夷泛六度於愛河駕三車於火宅  
是知法王法力超群生而自在自覺  
覺人推衆魔而獨悟業運將啓乃雷  
震而電耀化緣斯極亦火滅而薪盡



觀其應迹若有去來察此真常本無  
生住但以弘濟之道有緣斯應天祚  
明德无遠不臻是以萌蒂疇昔神光  
聊見於曩時祥瑞有歸淨土咸歎於  
茲日伏惟 皇唐之有天下也運金  
輪而臨四有握璫極而撫万方耀慧  
日於六天蒸法雲於十地西越流沙  
遂荒妙樂之域東漸於海掩有歡喜  
之都振聲教於无邊通車書於有頂  
遂使百億須弥既咸頒於望秩三千  
法界亦共沐於

皇風故令五方印度改荒服於藁街  
十八事陀譯梵文於秘府乃有三藏  
玄奘法師者所謂當今之能仁也聰  
慧夙成該覽宏瞻德行純粹律業翹  
勤實三寶之棟梁四衆之綱紀者也  
每以釋教東遷為日已久或恐邪正  
雜擾水乳不分若不稽實相於迦維  
驗真文於摩竭何以成決定之藏為  
畢竟之宗者乎幸逢二儀交泰四海  
无塵遂得拂衣玄漠振錫葱嶺不由  
味於藹醬直路夷通豈藉佩於杜衡  
遙途近易於是窮河源於西域涉恒

水於東維採貝葉於鷲山窺全文於  
鶴樹所歷諸國百有餘都所獲經論  
向七百部並傳以藩邸聿歸上京因  
得面奉聖顏對揚宗極此因明論者  
即是三藏所獲梵本之內之一部也  
理則包括於三乘事乃牢籠於百法  
研機空有之際發揮內外之宗雖詞  
約而理印實文微而義顯學之者當  
生不能窺其奧游之者數載未足測  
其源以其衆妙之門是以先事翻譯  
其有神泰法師靖邁法師明覺法師  
等並以神機昭晰志業兼該博習羣  
經多所通悟皆蒙別勅追赴法筵  
遂得函丈請益執卷承旨三藏既善  
宣法要妙盡幽深泰法師等是以各  
錄所聞為之義疏詮表既定方擬流  
通无緣之徒多未聞見復有栖玄法  
師者乃是才之幼少之舊也昔栖遁  
於嵩岳嘗枉步於山門既筮仕於上  
京猶曲睞於窮巷自蒙修攝三十餘  
年切思之誠二難俱盡然法師節操  
精潔戒行氷霜學既照達於一乘身  
乃拘局於十誦才既覩其清苦時以

開遮指之但以外不同行已各異  
言戲之間是非鋒起師乃從容謂才  
曰擅越復研味於六經探賾於百氏  
推陰陽之慙伏察律呂之忽微又聞  
生平未見本玄詔問須臾即解由來  
不窺象戲試造旬日復成以此有限  
之心逢事即欲穿鑿但以佛法玄妙  
量謂未與彼同雖復強學推尋恐非措  
心之所何因今將內論翻用見譏者  
乎法師後逢因明創行義趣幽隱是  
以先寫一通故將見遺仍附書云此  
論極難深究玄妙比有聰明博識聽  
之多不能解今若復能通之可謂內  
外俱志矣其論既近至中夏才實  
未之前聞耻於被試不知復為強加披  
閱於是依極成而探深義憑比量而  
求微旨反覆再三薄識宗趣後復借  
得諸法師等三家義疏更加究習然  
以諸法師等雖復序致泉富文理會  
通既以執見參差所說自相矛盾義  
既同稟三藏豈合更開二門但由置  
發蕭牆故容外侮闕測然佛以一音  
演說亦許隨類各解何必獨簡白衣

不為衆生之例才以公務之餘輒為  
斯注至於三法師等所說善者因而  
成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分為上中  
下三卷另曰立破注解其間墨書者  
即是論之本文其朱書注者以存師  
等舊說其下墨書注者是才今之新  
撰用決師等前義凡有四十餘條自  
鄒已下猶未具錄至於文理隱伏稍  
難見者仍畫為義圖共相比較仍更  
別撰一方丈圖獨存才之近法論既  
外无人解无處道聽途說若言生而  
知之固非才之望也然以學无無請  
尚曰傳燈間一知十方稱殆庶况乎  
生平不見率尔輒事含毫今既不由  
師資注解能无紕紊竊聞雪山夜叉  
說生滅法丘井野獸嘆未曾有苟令  
所言合理尚得天仙歸敬才之所注  
庶幾於茲法師等若能忘狐鬼之微  
陋思句味之可尊擇善而從不簡真  
俗此則如來之道不墜於地弘之者  
衆何常之有必以心未忘於人我義  
不察於是非才亦扣其兩端猶擬質  
之三藏秋七月己巳譯經沙門慧立

聞而慙之因致書于左僕射燕國于  
公論其利害曰立聞諸佛之立教也文  
言奧遠旨義幽深等圓宮之廓寥類  
滄波之浩汗談真如之性相居十地  
而尚迷說小草之因緣處无生其猶  
昧况有縈纏八邪之網沉淪四倒之  
流而欲窺究宗因辯其同異者无乃  
妄哉竊見大慈恩寺翻譯法師慧基  
早樹智力夙成行繫珪璋操逾松杞  
遂能躬遊聖域詢稟微言惣三藏於  
宵懷包四含於掌握嗣清微於曩哲  
扇遺範於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  
林之龜鏡者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  
軸中有小論題曰因明詮論難之言  
歸序折邪之軌式雖未為玄門之要妙  
然亦非造次之所知也近聞尚藥呂  
奉御以常人之資竊衆師之說造  
因明圖釋宗因義不能精悟好起異  
端苟覓聲譽妄為穿鑿排衆德之  
正說任我慢之偏心媒衒公卿之前  
踴喧閭巷之側不慙類厚靡倦神勞  
再歷炎涼情猶未已然奉御於俗事  
少閑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驪見見金



竇之堪陟乃言峴園之非難殊塗覩  
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不量  
涯分何殊此焉抑又聞之大音希聲  
大辯若訥所以淨名會理杜口毗城  
且父德高恂恂鄉黨又叔度汪汪之  
稱元禮摸楷之譽亦未聞誇覓自媒而  
獲摯紳之推仰也去立致書其事遂  
寢冬十月丁酉本常博士抑宣聞其  
事寢乃作歸歆書偈以檄譯經僧  
衆曰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同或尤譏	沉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	丹穢攸穢	異軌乖覓
和合是依	去離取有	理絕過達
慢乖八正	戲入百非	取捨同辯
染淨混微	簡金去礫	琢玉裨輝
能仁普鑒	疑慮研幾	契誠大道
孰敢毀誹	諤諤崇德	唯唯浸衰
惟願留聽	庶有發揮	望矜惻惻
垂誨斐斐		

歸歆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歿雙樹  
微言既暢至理亦弘刹土蒙攝受之  
恩懷生霑昭蘇之惠自佛樹西蔭覺

影東臨漢魏寔為監觴符妣盛其風  
教自是名僧聞出賢達連鑣慧日長  
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  
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適羅  
浮岳澄近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  
陳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  
諦假銓明有終未離於有為息言明  
道方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  
玄非玄理因玄以忘玄或是玄義  
雖冥會幽途事理絕於言象然攝生  
歸寂終藉筌蹄亦既立言是非鋒起  
如彼戰爭干戈競發負者屏氣勝者  
先鳴故尚降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  
无畏答難有方則物輦喧張我等耻  
辱是故專心適道一意檢持建立法  
幢枉推法鼓旗鼓既正則敵者殘摧  
法輪既轉能威不伏若使望風靡  
對難含膠而能闡弘三寶无有是處  
尚藥吕奉御入空有之門馳正見之  
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其  
詞辯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  
解之流又悟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若  
淨名之詣菴園聞道必求猶波喻之

歸无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  
疏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  
也理合指其所短今見僧徒雲集並  
是採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  
不側聽瀉瓶皆望盪滌掉悔之源銷  
屏疑念之聚有太史令李淳風者聞  
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  
慧為大覺玄軀无為是調御法體然  
皎日麗天寔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  
實裨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  
但不敢以黃葉為金山鷄成鳳南郭  
濫吹淄渾混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  
哉豈僕心哉然鵲林已後歲將二千  
正法既遇末法初踐玄理瞢而不覈覺  
道寢將湮落玄奘法師頭陀法界遠  
達迦維目擊道樹金河仍覩七處八  
會毗城驚嶺身入彼邦婆羅寶階仍  
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檀特恒河如  
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  
莫不面論波若東國疑義悉皆贊之  
彼師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  
明義亦洞觀而為常蘊妬路既得之  
於聲明稱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无

大小莫不韜之曾懷理无深淺志能  
决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旦之所推  
定摩訶之号乃羅衛之所共稱名實  
之際何可稱道然吕君學識該博義  
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陀  
羅佛法稟自生知无尋辯才寧由伏  
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說不同觸為各  
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吕君既已執  
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鍾  
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龍魚蹴蹋  
非驢所堪猶緇服壺奧白衣不踐脫  
如龍種抗說无垢釋疑則苾芻志曇  
亦優婆能盡輒附微志請不為煩若  
有滯疑望諮三藏裁决以所承稟傳  
示四衆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  
三寶其在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悉  
弟子柳宣白庚子譯經僧明璿荅柳  
博士宣以還述頌言其得失曰

於赫大聖 覺種圓明 无幽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 孰悟歸誠  
良導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正匪虧盈  
八邪馳銳 四句爭名 飾非鑒是

抑重為輕

照日冰散

投珠水清

顯允上德

體道居貞

縱加譽毀

未動遺榮

昂昂令括

鬱鬱含情

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

聊申悱悱

用簡英英

逌述曰頃於望表預瞻歸敬之詞覽其文煥乎何偉麗也詳其致誠哉豈不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禁日封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慢結者沉淪而不窮故六十二見爭嶺蒼會而自處九十五道覓扶仗以忘歸如來以本願大悲亡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道竭茲愛海濟稟識於三空殂彼邪山駭肖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无得而言焉昔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照周感夜明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蘭蕤慧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隆邪安禪肅物緝頽綱者接武維絕紐者肩踵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聯



華靡替可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  
靈秀出舍章而體一味瓶瀉以贈五  
乘悲去聖之逾遠憫來教之多闕緬  
思圓義許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  
吊振衣簪錫討本尋源出玉闕而遠  
遊指金河而一息猶疑梵宇探幽洞  
微旋化神州揚真跡謬道詮闕典大  
偈慈展方等圓宗弥廣前烈所明勝  
義妙絕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  
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就無  
求之无求盡其實拂二邊之迹忘中  
道之相則累遣未易洎其深重空何  
以臻其極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  
於心然後以之為法在心為法形言  
為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表詮  
辨旨冲宗豈造次所能觀縷法師凝  
神役智詳奉正未緇熙玄籍大啓幽  
闕秘希聲應扣擊之大小廓義海納  
朝宗之巨細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  
僧伏膺問道蓄疑請益固已飲河滿  
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遠  
近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  
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至若靈

樞秘鍵妙本成功備諸奧冊非此所  
云也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  
器宇該通夙彰博物戈獵開墳之典  
鈞深壞壁之書觸類而長窮諸數術  
振風颺於辯囿摘光華於翰林驤首  
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位  
佇其高談一覽太玄應問便釋無尋  
象戲立誠即成實晉代茂先漢朝曼  
倩方今夢如也既而翱翔群略綽有  
餘刃而敬慕大乘夙敦誠信比因友  
生戲尔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  
已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求非誼議於  
朝廷形言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  
覈其知也誠為可感此論以一卷成部  
五紙成卷研機三疏向已一周舉非  
四十自无一是自既无是而能言是  
疏本无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  
不是言是不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  
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為是所是是  
是恒非不為非所非以茲貶失致惑病  
諸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  
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  
宗體留依去體以為宗喻體留依去

體皆依而為喻緣斯兩系妄起多疑  
迷一極成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  
師已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音於平  
去復以數論為聲論舉生成為減滅  
豈唯差離合之宗因蓋亦違倒順之  
前後又探鄙俚訛韻以擬梵本轉音  
雖復廣援七種而只當彼一轉然非  
彼七所目乃是第八呼聲舛雜乖訛  
何從而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  
无窮體唯極小後漸和合生諸子微  
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  
迄乎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  
是一呂公所引易繫詞云太極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  
万物去此與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  
无形肇生有象元資一氣終成万  
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  
欲顯悖間義乖復何所託設引大例生  
義似同苦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  
免豈得苟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  
讎奚至於此凡所紕紊胡可勝言特  
由率已致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  
傾遂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

可得乎試舉二三異詳大意深亦繁  
緒委荅如別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  
而至此哉示顯真俗雲沮難易楚越  
因彰佛教弘遠正法凝深辟洪鑑非  
拘靈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  
令李君者靈府沆秘襟期邀遠車精  
九數綜涉六爻博考墳圖瞻觀雲物  
鄙衛宏之失度陋禪寶之未工神无  
滯用望實斯在既屬呂公餘論復致  
聞言以實際為大覺玄軀无為是調  
御法體此乃信薰修容有分證稟自  
然終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  
而旨遠天師妙道幸以再期且寂氏  
天師崔君特薦共貽伊咎夫復何言  
雖謂不混於淄濁蓋已自濫於金鍤耳  
惟公逸宇寡塵學彈墳素底身以仁  
義應物以極機蕭蕭焉汪汪焉擢勁  
節以干雲淡清澗而鎮地騰芳文苑  
職處儒林招摭九疇之宗研詳二戴  
之說至於經礼三百曲礼三千莫不  
義符指掌事如俯拾躋俎咸推其准  
的法度必待其雌黃遂令相見之詩  
絕闕於野魚鴈之詠盈耳於詞惟名

與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稟自夙  
成弘護之心實惟素蓄屬斯誼議同  
耻疚懷故能投刺含膝允光大義非  
夫才兼內外照冥鄰幾豈能激揚清  
濁濟俗匡真者耶昔什公門下服道  
者三千今此會中同德者如市貧道  
猥以庸陋叨廁末筵雖慶朝聞終慙  
夕惕詳以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  
牆仞罕窺詞峯難仰既屬商羊鼓舞  
而霈澤必需詞雷逕發恐无暇掩耳  
僉議古人曰一技可以戢羽何繁乎鄧  
林潢潦足以沉鱗豈俟於滄海故不  
以愚懦垂通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  
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願已庸  
疎弥增悚慙指述還荅餘无所申釋  
明濬白

癸卯宣得書又激呂奉御因奏其事  
勅遣羣公學士等往慈恩寺請三藏  
與呂公對定詞屈謝而退焉

顯慶元年春正月景寅 皇太子忠  
自以非嫡不敢久處元良乃慕太伯  
之規陳表累讓 大帝從之封忠為  
梁王賜物一万段甲第一區即以其



月冊代王引為皇太子代子就  
大慈恩寺為皇太子設五千僧齋  
人施帛三段

勅遣朝臣行香時黃門侍郎薛元超  
中書侍郎李義府因叅法師遂問  
曰翻經固法門之美未審更有何事  
可以光揚又不知古來翻譯儀式如  
何法師報曰法藏冲奧通演實難然  
則內闡任持由乎釋種外護建立屬  
在帝王所以泛海之舟能馳千里  
依松之葛遂竦萬尋附託勝緣方能  
廣益今漢魏遙遠未可詳論且陳符  
姚已來翻宣經論除僧之外君臣贊  
助者符堅時曇摩難提譯經黃門侍  
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經  
姚主及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菩提  
留支譯經侍中崔光執筆及製經序  
齊梁周隋並皆如是貞觀初波頗羅  
耶譯經勅左僕射房玄齡趙郡王  
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  
蕭瑒等監閱詳緝今獨无此又慈恩  
寺聖上為文德聖皇后營建壯麗輪  
奐今古莫儔未得建碑傳芳示後顯

楊之極莫過於此公等能為致言則  
斯美可至二公許諾而去明日因朝  
遂為法師陳奏

天皇皆可之壬辰光祿大夫中書令  
兼檢校太子詹事監修國史柱國固  
安縣開國公崔殷禮宣

勅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  
新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  
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兼  
檢校吏部尚書南陽縣開國男來濟  
禮部尚書高陽縣開國男許敬宗守  
黃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汾陰  
縣開國男薛元超守中書侍郎兼檢  
校右庶子廣平縣開國男李義府中  
書侍郎杜正倫等時為看閱有不穩  
便處即隨事潤色若須學士任量追  
三兩人罷朝後

勅遣內給事王君德來報法師大師  
須官人助翻經者已處分于志寧等  
令往其碑文朕望自作不知攝師意  
不且令相報法師既奉

綸旨允慰宿心當對使人悲喜不  
覺淚流襟袖翌日法師自率徒衆

等詣

朝堂奉表陳謝

表文

二月有尼寶乘

者高祖太武皇帝之婕妤隋襄川總管臨河公薛道衡之女也德芬彤管美擅椒闥父旣學業見稱女亦不虧家訓妙通經史兼善文才大帝幼時從其受學嗣位之後以師傳舊恩封河東郡夫人禮敬甚重夫人情慕出家帝從其志爲禁中別造鶴林寺而處之并建碑述德又度侍者數十人並四事公給將進具戒至二月十日勅迎法師并將大德九人各一侍者赴鶴林寺爲河東郡夫人薛尼受戒又勅莊校寶車十乘音聲車十乘待於景曜門內先將馬就寺迎接入城門已方乃登車發引大德居前音聲從後是時春之仲月景物妍華柳翠桃紅松青霧碧錦軒紫蓋交映其間飄飄然猶給園之衆適王城矣旣到安置別館設壇席爲寶乘等五十餘人受戒唯法師一人爲闍梨諸德爲證而已三日方了受戒已復命巧工吳智敏圖十師形留之供養鶴林

寺側先有德業寺尼衆數百又奏請法師受菩薩戒於是復往德業事訖辭還觀施隆重勅遣內給事三君德將手力執花蓋引送衢路觀者極生善焉鶴林後改爲隆國寺焉無幾御製碑文成勅遣太尉公長孫無忌以碑宣示群公其詞曰

朕聞乾坤締構之初品物權輿之始莫不載形后土藉覆穹蒼然則二曜輝天靡測盈虛之象四溟紀地豈究波瀾之極況乎法門冲寂現生不滅之前聖教牢籠示有无形之外故以道光塵劫化洽含靈者矣緬惟王宮發迹蓮披起步之花神沼騰光樹曲空恆之幹演德音於庶苑會多士於龍宮福已罪之群生與將滅之人代能使下愚挹道骨碎寒林之野上哲欽風魂沉雪山之隅然流法雨清火宅而辟炎輪昇慧日皎重昏而歸晝朕迭覽緬史詳觀道藝福崇永劫者其唯釋教歟文德皇太后憑柯瓊樹疏冰璿源德照塗山道光嫺汭流芬彤管章懿則於八紘垂訓紫宮翊

微猷於万古邇而陰精掩月永戢貞  
輝坤維絕細長淪茂跡撫奩鏡而增  
感望陟岵而何追昔仲由興嘆於千  
鍾虞丘致哀於三失朕之同經實有  
切於終身故載懷興昔創茲金地却  
皆郊野點千莊之樹錦前臨終岳吐  
百仞之峯蓮右面八川水皎池而分  
鏡右隣九達羽飛蓋而連雲抑天府  
之奧區信上京之勝地尔其雕軒架  
迥綺閣凌虛丹空曉鳥煖日宮而汎  
彩素天初兔鑒月殿而澄輝薰徑秋  
蘭踈庭佩紫芳巖冬桂密戶藂丹燈  
照繁花焰轉煙心之鶴幡標迥制彩  
綵天外之虹飛陞參差含文露而栖  
玉輕簾舒卷細窗宿而編珠霞斑倂  
岫之紅池汎漠煙之翠鳴珮尚宵鍾  
合韻和風共晨梵分音豈直香積天  
宮遠憇輪奐閭風仙闕遙愧雕華而已  
我有玄奘法師者寔寔真如之冠冕也  
器宇凝邃若清風之肅長松緝思繁  
蔚如綺霞之輝迥漢騰今照古之智  
挺自生知蘊寂懷真之誠發乎騁亂  
孤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迥秀千齡



架澄仙而光後以為淳風替古澆俗  
移今悲巨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永翳  
遂迺投迹異域廣資秘教乘杯雲漢  
之外振錫煙霞之表泊天巨海倏驚  
浪而羈遊亘地嚴霜犯淒氣而獨遊  
平郊散緒衣單雪嶺之風曠野伍輪  
肌弊流沙之日遐征月路影對宵而  
暫雙遠邁危峯形臨朝而永隻跡窮  
智境探蹟至真心罄玄津研幾秘術  
通昔賢之所不達悟先典之所未聞  
遂得金脉東流續將斷之教實偈西  
從補已缺之文于時迺騰靈基栖心  
此地弘宣奧旨業重翠於祇林遠闢  
幽閑波再清於定水朕所以虔誠  
八正肅志雙林庶延景福式資冥助  
奉頌 皇太后逍遙六度神遊丹闕  
之前偃息四洲魂昇紫極之境悲夫  
玉燭易往促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  
馳六龍於晷漏恐波遷樹在夷溟海  
於桑田地是勢非淪高峯為幽谷於  
是敬刊貞石式旌真境其銘曰  
三光昭象万品流形人途超忽時代  
虛盈淳風久謝澆俗潛生受波滔識

葉霧昏情猗歟調御迦維騰迹妙道  
乘幽玄源控術驚峯遐峙龍宮廣闊  
慧日舒光慈雲吐液勝言聖教載想  
德音義崇往劫道冠來今騰神九域  
晦迹雙林漢夢如在周星遷沉悲纏  
奩鏡哀深棟宇濯龍潛潤樹風韜緒  
霜露朝侵風枝夕舉雲車一駕悠哉  
萬古乃興輪奐寔構彫華紫棟留月  
紅梁藻霞雲窓散葉風沼翻花蓋仵  
鳳偃橋側虹斜爰有慧命英器靈冲  
孤標千載獨步三空給園味道靈嶺  
餐風智燈再朗真筌重崇四運流遠  
六龍馳驚巨夜銷氛幽閑昏曙茂德  
岳範微塵表譽勒美披文遐年永著  
三月丁亥羣公等奉

聖製咸詣朝堂上表陳謝曰跪發天  
華觀河宗之奇寶虔聞秘策聆雲英  
之麗曲包萬葉之鴻規籠千祀之殊  
觀相超慶抃莫知所限竊以慧日西  
照朗巨夜而開冥法流東從洽陳英  
而挺秀无方之化不一應物之理同  
歸塵代迭茲咸崇斯典伏惟

陛下垂衣截海作鏡中區錫類之道

跡光出要之津尤重開給園於勝境  
延稱旨以閑居地窮輪愛人標記象  
重茲清發冲旨爰製豈碑妙思難涯  
玄襟獨王義超繫表理遽環中臣等  
夙敬真宗幸窺

天藻以煥堂之量揣靈鑒之峻整蟬  
蛸之情議仙驥之遐壽式歌且舞咸  
誦在心俯覽周適不勝欣躍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三十四張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通

沙門慧立本 釋玄棕箋

起顯慶元年三月謝慈恩寺碑

成終三年正月隨車駕還西京

顯慶元年春三月癸亥 御製大慈

恩寺碑文訖時禮部尚書許敬宗遣

使送碑文與法師鴻臚寺又有符下

寺甲子法師率寺衆詣闕陳謝曰

沙門玄奘言被鴻臚寺符伏奉

勅旨親紆 聖筆為大慈恩寺所製

碑文已成歡澤傍臨 宸詞曲照玄門

益峻梵侶增榮踴厚地而懷慙負層

穹而竄力玄奘聞造化之功既播物

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以見情然

則畫卦垂文空談於形器設爻分象

未踰於彙域義皇之德尚見稱於前

古姬后之風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

物成務闡八正以摛章詮道立言證

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該日

月之外較其優劣斯為盛矣伏惟

皇帝陛下金輪在運玉曆垂時化溢

四洲仁覃九有道包將聖功茂迺神

縱多能於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  
奩鏡即創招提俄樹勝幢更敷文律  
若乃

天華類發眷藻波騰吞筆海而孕龍  
宮掩詞林而包鶴樹內該八歲外敷  
六經奧而能典玄而且密固使給園遺  
迹託

寶思而弥高奈苑餘芬假瓊章而不  
昧豈直抑揚夢境照晰迷塗諒以銘  
範四天牢籠三界者矣玄奘言行无  
取猥預緇徒叨恩顧每謂多幸重  
忝曲城之造欣逢像法之盛且慙且  
躍實用交懷无任竦戴之誠謹詣朝  
堂奉表陳謝乙丑法師又惟

主上文明天縱聖而多能非直文麗  
魏君亦乃書邁漢主法師以見碑是  
聖文其書亦聖神筆因詣闕請  
皇帝自書表曰沙門玄奘等言竊以  
應物垂象神用溥該隨時設教  
聖功畢盡是知日月雙朗始極經天  
之運卉木俱秀方窮麗地之德伏惟  
皇帝陛下智周万物仁霑三界既隆  
景化復闡玄風鄙姬穆之好道空賞



瑤池之詠發漢明之崇法徒聞白馬  
之祠遂乃俯降天文遠揚幽旨用彫  
豐琬長垂茂則同六英之發音若五  
緯之摘曜敷至懷而感俗弘大誓以  
匡時豈獨幽贊真如顯揚玄蹟者也  
雖玉藻斯暢翠版將刊而銀鈎未書  
丹字猶韞然則養樂已箕匪里曲之  
堪預龍鄉既畫何燭火之能明非夫  
牙曠撫律義和摠馭焉得揚法鼓之  
大音楔意日之冲彩敢緣斯義冒用  
干祈伏乞成茲具美勒以 神筆庶  
凌雲之妙邁跡前三垂露之奇騰芬  
後聖金聲玉振即悟羣迷鳳者翕龍蟠  
將開衆瞽豈止克隆像教懷生需莫  
大之恩實亦聿贊

明時宗社享無疆之福玄梵稟識愚  
淺謬齒緇林本慙窺涉多虧律行猥  
辱宸詞過蒙褒美雖驚惕之甚措顏  
无地而慙想之勤翹誠有日重敗塵  
蹟更懷冰火表奏不納景寅法師又  
請曰昨一日蒙賚天藻喜戴不勝未  
免神驚翹丹尚擁竊以攀榮奇樹必  
含笑而芬芳跪寶玉岑亦舒渥而貽

彩伏惟

陛下提衡執粹垂拱大寧睿思綺毫  
俯疑多藝鴻範光於涌洛草聖茂於  
臨池玄奘肅荷前恩奉若華於金鏡  
相循聯輝是仰亦恐非

天翰無以懸日月之文唯 麗則可  
以據希微之軌馳魂悅首非所敢望  
不勝積懽昧死陳請表奏 帝方運  
神筆法師旣蒙 帝許不勝喜慶表  
謝曰沙門玄奘言伏奉

勅旨許降 宸筆自勒 御製大慈  
恩寺碑文璽誥爰臻給慈猥集祗荷  
慙惕罔知攸措玄奘聞強弩在殼駭  
鼠不足動其機鴻鍾匿音纖達無以  
發其響不謂日臨月照遂迴景於空  
門雨潤雲蓋乃照感於玄寺是所願  
也豈所圖焉伏惟

陛下履翼乘樞握符續運追軒邁項  
孕夏吞殷演衆妙以陶時惣多能而  
景俗九域之內旣沐仁風四天之表  
亦霑玄化然則津梁之法非至聖無  
足闡其源幽贊之工非至人何以敷

其迹雖追遠所極自動天情而冥祐  
可祈即迴宸睟英詞曲被已超希  
代之珍秘迹行開將踰絕價之寶凡  
在群品靡弗欣載然彼梵徒倍增慶  
躍夢鈞天之廣樂正此非奇得輪王  
之璫珠儔茲豈貴庶當刊以貞石用  
樹福庭螽彼逃生方開耳目感乎法  
炬傳諸未來使夫瞻寶字而仰銀鉤  
發菩提於此日諷遺文而探至蹟悟  
般若於斯地劫城窮芥昭昭之美恒  
存遷海還來藹藹之風無朽玄奘出  
自凡品夙慙行業旣蒙落飾恩闡玄  
猷往涉迦維本憑

皇化迨茲翻譯復承朝獎而貞觀  
之際溫沐洪慈永徽以來更叨殊遇  
二主神筆猥賜褒揚兩朝  
聖藻極垂榮飾顧循愚劣實懷兢懼  
輸報之誠不忘昏曉但以恩深巨壑  
豈滴水之能酬施厚崧丘匪纖塵之  
可謝唯當憑諸慧力運以無方資景  
祚於園寢助隆基於七百不任竦戴  
之至謹附內給事臣王君德奉表陳  
謝以聞輕犯威嚴伏深戰慄夏四月

八日 大帝書碑并正簡訖將欲送  
寺法師慙荷 聖慈不敢空然待送  
乃率慈恩徒衆及京城僧尼各營幢  
蓋寶帳幡花共至芳林門迎  
勅又遣大常九部樂長安万年二縣  
音聲共送幢最早者上出雲霓幡極  
矩者猶摩霄漢凡三百餘事音聲車  
百餘乘至七日冥集城西安福門街  
其夜雨八日路不堪行 勅遣且停  
仍迎法師入內至十日天景晴麗  
勅遣依前陳設十四日旦方乃引發  
幢幡等次第陳列從芳林門至慈  
恩寺三十里間爛然盈滿

帝登安福門樓望之甚悅京都士女  
觀者百餘万人至十五日度僧七人  
設二千僧齋陳九部樂等於佛殿前  
日晚方散至十六日法師又與徒衆  
詣朝堂陳謝碑至寺表曰沙門玄奘  
等言今月十四日伏奉

勅旨送 御書大慈恩寺碑并設九部  
樂供養堯日分照先增慧暉之輝燁  
海通波更足法流之廣豐碣巖峙天  
文景燭狀練霞之映靈山疑縹緖宿之

臨仙嶠凡在縑素電激雲奔瞻奉驚  
躍得未曾有竊以八卦垂文六爻發  
繫觀鳥制法泣麟敷典聖人能事  
畢見於茲將以軌物垂範隨時立訓  
陶鑄生靈抑揚風烈然則秦皇刻石  
獨昭美於封禪魏后刊碑徒紀功於  
大饗猶稱題目高視百王豈若親紆  
歡藻俯開仙翰金奏發韻銀鈎絢迹  
探龍宮而架三玄軼鳳篆而窮八體  
揚春波而馳思滴秋露以標奇弘一  
乘之妙理贊六度之幽蹟化捻三千  
之域聲騰百億之外奈苑微言假  
天詞而更顯竹林開士託神筆而弥  
尊因使梵志歸心截疑網而極訓波  
旬草慮偃邪山而徇道豈止塵門之  
士始悟迷方滯夢之賓行起苦際像  
教東漸年垂六百弘闡之盛未若於  
茲至如漢明通感尚咨謀於傳毅吳  
主歸宗猶考疑於闡澤自斯已降无  
足稱者隨緣化物獨推  
昭運為善必應克峻冒基若金輪之  
王神功不測同寶冠之帝休祚方永  
玄奘等謹忝



朝恩幸登玄肆屬慈雲重布法鼓再  
揚三明之化既隆八正之門長闢而願  
非貞懇虛蒙獎導仰層曼而荷澤俯  
浚谷以懷慙无任竦戴之誠謹詣

闕陳謝以聞碑至有司於佛殿前東北  
角別造碑屋安之其舍複拱重櫺雲  
相綺棟金花下照寶鐸上暉仙掌露  
盤一同靈塔

大帝善楷隸草行尤精飛白其碑作  
行書又用飛白勢作顯慶元年四字  
並窮神妙觀者日數千人文武三品  
已上表乞摸打許之自結繩息用文  
字代興二篆形殊楷草勢異懸針垂  
露雲氣偃波銘石章程八分行隸古  
人平有短長不能兼美至如漢乞稱  
善史書魏武工於草行鍾繇閑於三  
體王仲妙於八分鄧邵張弘發譽於  
飛白伯英子玉流名於草聖唯中郎  
右軍稍兼衆美亦不能盡也故韋文  
休見二王書曰二王自可稱能未是  
知書也若其天鋒秀拔顧盼適健談  
古賢之衆體盡先楷之多能為毫翰  
之陽春文字之寶和者信歸之於我

皇矣法師少因聽習及徃西方涉凌  
山雪嶺遂得冷病發即封心屢經困  
苦數年已來常藥防禦得定今夏五  
月因熱追涼遂動舊疾幾將不濟道  
俗憂懼中書聞奏

勅遣供奉上醫尚藥奉御蔣孝璋  
針醫上官琮專看所須藥皆令內送  
北門使者日有數般遣伺氣候遍  
報消息乃至眠寢處所皆遣內局上  
手安冒其珍惜如是雖慈父之於一  
子所不過也孝璋等給侍醫藥晝夜  
不離經五日方損內外情安法師既荷  
聖恩翌日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玄  
奘拙自營衛冷疥增動幾至綿蕞殆  
辭昭還天恩矜憫降以良醫針藥纔  
加即蒙瘳愈駐顏齡於欲盡反營魄  
於將消重覩昌時復遵明導豈止膏  
肓永絕腠理恒調而已願偕庸菲屢  
荷殊澤施厚命輕同知輸報唯憑慧  
力庶酬冥社玄奘猶自虛憊未堪詣  
闕陳謝無任悚戴之至謹遣弟子大  
乘光奉表以聞

帝覽表遣給事王君德慰問法師曰

既新服藥後氣力固當虛劣請法師  
善自攝衛未宜即用心力法師又蒙  
聖問不勝喜懼之至又表謝曰沙門玄  
奘言玄奘業累所嬰致招疾苦呼吸  
之頃幾隔明時忽蒙

皇帝皇后降慈悲之念垂性命之憂  
天使頻臨有逾十慰神藥俯救若遇  
一丸飲沐聖慈已祛沉痛蒙荷鑒療遂  
得痊除豈期已逝之鬼見招於上帝將  
矢之壽重稟於洪鑪退省庸微何以  
當此撫膺媿越言不足宣荷殊澤而  
詎勝粉微軀而靡謝方冀勗茲礼誦  
罄此身心以荅不次之恩少塞無窮  
之責無任感戴之極謹附表謝聞喜懼  
無并因知收措塵蹟聽覽伏增惶悚  
往貞觀十一年中有 勅曰老子是朕  
祖宗名位稱号宜在佛先時普光寺  
大德法常提持寺大德普應等數百  
人於朝堂陳諍未蒙改正法師還國來  
已頻內奏許有商量未果而  
文帝昇遐永徽六年有  
勅道士僧等犯罪情難知者可同俗  
法推勘邊遠官人不關

勅意事无大小動行枷杖虧辱為甚  
法師每憂之因疾委頓慮更不見  
天顏乃附人陳前二事於國非便玄  
奘命垂旦夕恐不獲後言謹附啓聞  
伏枕惶懼

勅遣報云所陳之事聞之但佛道名  
位 先朝處分事須平章其同俗  
勅即遣停廢師宜安意強進湯藥至  
二十三日降 勅曰道教清虛釋典微  
妙庶物藉其津梁三界之所遵仰比  
為法末人澆多違制律權依俗法以  
申懲誡豈在止惡勸善非是以人輕  
法但出家人等具有制條更別推科  
恐為勞擾前令道士女道士僧尼有  
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違犯宜依條  
制法師既荷茲聖澤奉表詣闕陳謝曰  
沙門玄奘言伏見 勅旨僧尼等有過  
停依俗法之條還依舊格非分之澤  
忽委縑徒不訾之恩復霑玄肆晞陽  
沐道實用光華跼地俯躬唯增震惕  
竊以法王既沒像化空傳崇紹之規寄  
諸明后伏惟  
皇帝陛下寶圖御極金輪乘正瞻茲釋

教載懷宣闡以爲落飾之門外異流俗雖情牽五濁律行多虧而體被三衣福田斯在削玉條之密網布以寬仁信金口之直詞允茲回向斯因天祇載悅應之以休徵豈止梵侶懷恩加之以貞確若有背茲寬貸自貽伊咎則違大師之嚴旨虧聖王之深慈凡在明靈自宜譴謫豈待平章之律方科姦妄之罪玄梵庸昧猥廁法流每忝

鴻恩以懷慙惕重祗殊弊彌復兢惶但以近嬰疾疢不獲隨例詣闕無任悚戴之至謹遣弟子大乘光奉表陳謝以聞自是僧徒得安禪誦矣法師悲喜交集不覺淚霑衿袖不勝抃躍之至又重進表謝曰沙門玄梵言伏奉恩勅除僧等依俗法推勘條章喜戴之心莫知准譬竊尋正法隆替隨君上所抑揚昇倫厚薄儼玄風以興缺自聖運在瑤明皇執粹甄崇道藝區別玄儒開不二之鍵廣唯一之轍寫龍宮於蓬閣接鷲壤於神臯俾夫鍾梵之聲洋溢區宇福善之業濯沐黎萌寔法門之嘉會率土



之幸甚頃爲僧徒不整誨馭乖方致使內虧佛教外犯王法一人獲罪舉衆蒙塵遂觸天威令依俗法所期清肅志在懲誡僧等震懼夙夜慚惶而聖鑒天臨仁澤昭被薦深期於玄妙掩纖垢於含弘爰降殊恩釋茲嚴罰非其人之足惜願斯法之可尊遂令入網之魚復游江漢觸籠之鳥還颺香冥法水混而更清福田鹵而還沃僧等各深荷戴人知自勉庶當勵情去惡以副天心專精禮念用答鴻造伏惟皇帝皇后以紹隆之功永凝百福乘慈悲之業端拱萬春震域締祥維城具美不勝舞躍感荷之至謹重附表陳謝以聞輕黷冤旒伏增惶恐帝覽表知法師病愈遣使迎法師入安置於凝陰殿院之西閣供養仍彼翻譯或經二句三句方乃一出冬十月中宮在難歸依三寶請垂加祐法師啓曰聖體必安和无苦然所懷者是男平安之後願聽出家當蒙勅許至十一日五日皇后施法師納袈裟一并雜物等數十件法師啓謝曰沙門玄奘啓垂

者納并雜物等捧對驚慙不知比喻  
且金縷上服傳自先賢或無價衣間  
諸聖典未有窮神盡妙目擊當如  
今之賜者也觀其均綵濃淡敬君不  
能逾其巧裁縫婉密離婁無以窺其  
際便覺煙霞入室蘭囿在身旋俯自  
瞻頓增榮價昔道安言珎秦代未遇  
此恩支遁稱禮晉朝罕聞斯澤唯玄  
奘庸薄獨竊洪私願寵偕躬弥深戰  
汗伏願皇帝皇后富衆多之子孫享無  
疆之福祚長臨玉鏡永御寶圖覆育  
群生與天無極不任慙佩之至謹啓  
謝聞施重詞輕不能宣盡五日申後  
忽有一赤雀飛來止於御帳玄奘不勝  
喜慶陳表賀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  
白鳩彰瑞表殷帝之興赤雀呈符示  
周王之慶是知穹昊降祥以明人事  
其來久矣玄奘今日申後酉前於顯  
慶殿庭帷內見有一雀背羽俱丹腹  
足咸赤從南飛來入帳止於御座非  
細踊躍貌甚從容見是異禽乃謂之  
曰皇后在孕未遂分誕玄奘深懷憂懼  
願乞平安若如所祈爲陳喜相雀乃

回旋蹠足示平安之儀了然解人意  
玄奘深心歡喜舉手喚之又徐徐相  
向乃至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左右之  
人咸悉共見玄奘因爲受三歸報其  
雅意未及執捉從其徘徊遂復飛  
去伏惟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恩加地  
庶禮和樂洽仁深義遠故使羽族呈  
祥神人爲効質顯子孫之茂彰八百之  
隆旣爲累代之休符亦是當今之靈  
貺玄奘輕生有幸慶屬嘉祥喜抃之  
深不敢緘默略疏梗槩謹以奏聞若  
其羽翼之威儀陽精之淳偉歷代之  
稽古出見之方表所不知也謹言表  
進已頃間有 勅令使報法師皇后  
分難已訖果生男端正奇特神光滿  
院自庭燭天朕歡喜無已內外舞躍  
必不違所許願 法師護念号爲佛  
光王法師進賀曰沙門玄奘言竊聞  
至道攸敷啓天人於載弄深期所感  
誕玄聖於克岐伏惟  
皇帝皇后情鏡三空化孚九有故能  
闡垂旒於二諦却走馬於一乘蘭殿  
初歡爰發俱胝之願璇柯在孕便結

踰城之微俾夫十号降靈弘茲攝受  
百神翼善肅此宮闈所以災厲克清  
安和載誕七花儼以承步九龍低而  
濯質玄門佇迹道樹虛陰雖昔之履  
帝呈祥捫天表異寧足以方斯感貺  
疋此英猷率土詠歌喜 皇陛之納  
祐緇林勇銳欣紺馬之來遊伏願無  
替前思特令法服靡局常應迴攝良  
因且帝子之崇出處斯在法王之任  
高尚弥隆加以功德無邊津梁載遠  
儻 聖澤無殊弘誓不移竊謂殫四  
海之資不足比斯檀行傾十地之業  
無以譬此福基當願 皇帝皇后百  
福凝華齊輝北極萬春表壽筭因南  
山鑒娛樂於延齡踐薩云於遐劫  
儲君允茂綏紹 帝猷寵蕃惟宜翊  
亮王室樞樞英胤休祉日繁標峻節  
於本枝嗣芳塵於草座玄笑遑偶丕  
運扇影禁門貴匪德昇寵緣  
恩積幸屬國慶惟始淨業開基踊躍  
之懷塵粉無恨不勝喜賀之至謹奉  
表以 聞輕觸威嚴伏增戰越佛光  
王生滿三日法師又進表曰沙門玄



焚言焚聞易嘉日新之義詩美無疆  
子孫所以周祚過期漢曆遐邇者應  
斯道也又聞龍門洄激資源長而流  
遠桂樹叢生籍根深而芳藹伏惟  
皇運累聖相承重規疊矩積植仁義  
浸潤黎元其來久也由是  
二后光膺大寶爲子孫基可謂根深  
源長矣建 陛下受圖功業逾盛還  
淳反素邁三五之蹤製禮作樂逸殷  
周之軌不恃黃屋爲貴以濟兆庶爲  
心未明求衣日昃忘食一人端拱萬  
里廓清雖成康之隆未至於此是故  
卿雲紛郁江海無波日域遵風龍鄉  
沐化蕩蕩乎巍巍乎難得而備言矣  
旣而道格穹蒼明神降福令月嘉晨  
皇子載誕天枝廣茂瓊萼增敷率土  
懷生莫不慶賴在於玄奘特百恒情  
豈直喜聖后之平安實亦欣如來之  
有嗣伏願不違前  
勅即聽出家移人王之胤爲法王之  
子披著法服制立法名授以三歸列  
於僧數紹隆像化闡播玄風再表檀  
林垂暉覺苑追淨眼之茂跡踐月蓋



之高蹤斷二種纏成无等覺色身微  
妙辟彼山王燄網莊嚴過於日月然  
後蔭慈雲於大千之境揚慧炬於百  
億之洲振法鼓而挫天魔魔勝幡而  
摧外道接沆流於倒海撲燎火於邪  
山竭煩惱之深河辟无明之巨薺為  
天人師作調御士唯願先廟先靈藉  
孫祉而升彼岸

皇帝皇后因子福而享万春永握靈  
圖常臨九域子能如此方名大孝始  
日榮親所以釋迦弃國而務菩提蓋  
為此也豈得以東平瓌瓌之善陳思  
庸庸之才竝日而論優劣同年而議  
深淺矣謹即嚴衣捧鉢以望善來之  
賓拂座清塗用竚逾城之駕不勝慶  
慰翹顙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

宸威追深戰越當即受三歸服加衣袈  
雖保養育所居常近於法師十二月五  
日滿月勅為佛光王度七人仍請法  
師為王剃髮法師進表謝曰沙門玄  
奘言昨奉恩旨令玄奘為佛光王剃  
髮并勅度七人所剃之髮則王之煩惱  
落也所度之僧則王之侍衛具也

是用震動波旬之殿踊躍淨居之懷  
弘願旣宣景福弥盛豈謂庸賤之手  
得効伎於天膚凡庶之人蒙入道於  
嘉會上下欣抃悲喜交集竊尋覆  
護之重在祿所先解脫之因落飾爲  
始伏惟皇帝皇后道凝象外福洽區  
中所以光啓妙門聿修德本所願皇  
階納祐玉宸延和臨百億天下畢十  
萬歲期佛光奇子乳哺惟宜善神衛  
質諸佛摩頂增華眷祐之姿允穆紹  
隆之寄新度之僧荷澤旣深亦當翹  
勤道業專精戒行允副綵綸佇當取  
草不勝感荷之至謹奉表以聞其日  
法師又重慶佛光王滿月并進法服  
等奏曰沙門玄奘言竊聞搏風正羽  
累日而冲空瀉月明璣逾旬而就滿  
是知稟靈物表亮采天中者固以後發  
其姝惟新厥美者矣惟佛光王資上善  
以締祥闡中和而育德自微園降誕  
天祠動瞻睿氣清衿寢興納祐玉顏  
秀表晨夕增華自非皇帝皇后慧日  
在躬法流濯想寄紹隆於磐石啓落  
飾於天人其孰能福此祿衣安茲乳

哺無灾無害克岐克嶷者哉今魄照  
初環滿月之姿盛矣賞枝再長如蓮  
之目循芳所以紫殿慰懷黔首胥悅  
七衆歸恬四門佇鑒豈唯日索後言  
鸛駟待馭而已玄奘幸蒙恩寵許垂  
蔭庇師弟之望非所庶幾同梵之情  
實切懷抱輒敢進金字般若心經一  
卷并函報恩經變一部袈裟法服一  
具香爐寶字香案藻餅經架數珠錫  
杖藻豆合各一以充道具以表私歡  
所冀蓮載弄於半璋代辟邪於蓬矢  
俾夫善神見而踊躍弘誓因以堅固  
輕用于奉寔深悚惕伏願皇帝皇后  
尊邁拱辰朗蕪合耀結歡心於北庶  
享延齡於萬春少海澄輝掩玉釧而  
取隼寵蕃振美輶聞平以載馳所願  
佛光王千佛摩頂百福凝軀德音日茂  
曾規丕相不勝感荷奉表以聞二年  
春二月駕幸洛陽宮法師亦陪從并  
翻經僧五人弟子各一人事事公給  
佛光王駕前而發法師與王子同去  
餘僧居後既到安置積翠宮夏四月  
車駕避暑於明德宮法師又亦陪從

安置飛花殿其宮南接皂澗北跨洛  
濱則隋之顯仁宮也五月勅法師還  
於積翠宮翻譯法師既奉帝旨造表  
辭曰沙門玄奘言伏蒙恩旨許令積  
翠宮翻經仰佩優渥情深喜戴伏念  
違離旋增憫然玄奘叨微勲府道謝  
德科而久素榮章鎮荷曾覆循涯知  
懼臨谷匪危伏惟皇帝皇后聖哲含  
弘仁慈亭育故使萬類取足一物獲  
安既而近隔蘭除聽揚鑒而悲結甫瞻  
茨嶺想多豫而欣然伏願玉宇延和  
仙桃薦壽蓮甘泉之清暑等瑤水之  
佳遊所興溫樹迎秋涼飈造夏候歸  
軒於砥陌儼幽錫於喬林稱慶萬春  
甘從九逝不勝感戀之極謹附表奉  
辭以聞荒越在願氷火交慮法師在  
京之日先翻發智論三十卷又大毗  
婆沙未了至是有勅報法師曰其  
所欲翻經論無者先翻有者在後法  
師進表曰竊聞冕旒庸俗咸競前修  
述作窮神必歸 睿后皇帝造物玄  
猷遠暢掩玉城於侯甸光貝葉於羽  
陵傍警譯寮降緝鴻序騰照千古流

輝萬象

陛下纂承丕業光敷遠韻神用日新  
賞鑒無怠玄奘濫沐天造肅承明  
詔每撫庸躬恒深悚息去月日奉  
勅所翻經論在此無者宜先翻舊有  
者在後翻但發智毗婆沙論有二百  
卷此土先唯有半但有百餘卷而文  
多舛雜今更整頓翻之去秋以來已  
翻得七十餘卷尚有百三十卷未翻  
此論於學者甚要望聽翻了餘經論  
有詳略不同及尤舛誤者亦望隨翻  
以副  
聖述帝許焉法師少離京洛因茲扈  
從暫得還鄉遊覽舊壠問訪親故論  
喪將盡唯有姊一人適瀛州張氏遣  
迎相見悲喜問姊父母墳隴所在躬  
自掃謁爲歲久荒頽乃更詳勝地欲  
具棺槨而改塋雖有此心未敢專志  
法師乃進表請曰沙門玄奘言玄奘  
不天夙鍾荼蓼無復時逢隋亂殯掩  
倉卒日月不居已經四十餘載墳壠  
頽毀殆將滅夷追惟平昔情不自寧  
謹與老姊二人收捧遺柩去彼狹陋



改葬西原用荅昊天微中因極昨日  
蒙勅放玄奘出三兩日檢校但玄  
奘更無兄弟唯老師二人卜遠有期  
用此月二十一日安厝今觀葬事尚  
寥落未辦所賜三兩日恐不周而望  
乞天恩聽玄奘葬事了還又婆羅  
門上客今相隨遂過爲率略恐將嗤  
笑不任纏迫憂懼之至謹附表以  
聞伏乞天覆雲迴曲憐孤請  
帝覽表允其所請仍勅所司其法  
師營葬所須並宜公給法師旣荷殊  
澤又進啓謝曰沙門玄奘啓玄奘殃  
深疊積降罰明靈不能殞亡偷存今  
日但灰律驟改盈缺匪居墳壟淪類  
草棘荒蔓思易宅兆彌歷歲年直爲  
遠隔關山不能果遂幸因陪從  
鑾駕得屆故鄉允會宿心遂茲改厝  
陳設所須復蒙  
皇帝皇后曲降天慈賜遣營佐不謂  
日月之光在瓦礫而猶照雲雨之澤  
雖蓬艾而必霑感戴屏營喜慙兼集  
不任存亡銜佩之至謹附啓謝聞事  
重人微不能宣盡法師旣蒙

勅許遂改葬焉其營送威儀並公家  
資給時洛下道俗赴者萬餘人後魏  
孝文皇帝自岱徙都洛陽於少室山  
北造少林伽藍因地勢之高卑有上  
方下方之稱都一十二院東據嵩岳  
南面少峰北依高嶺兼帶三川聳石  
崑崙飛泉紫映松蘿共箕箒交葛桂  
栢與杞梓蕭森壯婉清虛實域中之  
佳所其西臺最爲秀麗即菩提流支  
譯經處又是跋陀禪師宴坐之所見  
有遺身之塔大業之末群賊以火焚  
之不然遠近珍異寺西北巔下縵氏  
縣之東南鳳凰谷陳村亦名陳堡即  
法師之生地也秋九月二十日法師  
請入少林寺翻譯

表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菩提路遠  
趣之者必假資糧生死河深渡之者  
須憑船筏資糧者三學三智之妙行  
非宿春之類也船筏者八忍八觀之  
淨業非方舟之徒也是以諸佛具而  
外彼岸凡夫闕而沉生死由是茫茫  
三界俱漂七漏之河浩浩四生咸溺  
十纏之浪莫不波轉煙迴心迷意醉

窮劫名而靡殆盡芥城而弥固曾不  
知駕三車而出火宅乘八正而適寶  
坊實可悲哉豈直秋之為氣良增嘆  
矣寧惟孔父之情所以未嘗不臨食  
輟食當寐而驚者也玄奘每惟此身  
衆緣假合念念無常雖岸樹并騰不  
足以儔危脆軋城水沫无以譬其不  
堅所以朝夕是期无望長久而歲月  
如流六十之年馳焉已至念茲遄速  
則生涯可知加復少因求法尋訪師  
友自他邦國无處不經塗路遐邇身  
力疲竭頃年已來更增褻弱願陰視  
景能復幾何既資糧未充前途漸促  
无日不以此傷嗟筆墨陳之不能盡  
也然輕生多幸屬逢

明聖蒙先朝不次之澤荷陛下非分之  
恩沐浴隆慈歲月久矣至於增名益  
價發譽騰聲无翼而飛坐凌霄漢受  
四事之供超倫輩之華求之古人所未  
有也玄奘何德何功以至於此皆是  
天波廣潤日月曲臨遂使燕名為珍  
驚駘取貴撫躬內省唯深慙慙且害  
盈惡滿寔前哲之雅旨少欲知足亦

諸佛之誠言玄奘自揆藝業空虛名  
行无取

天慈聖澤元宜久冒望乞骸骨畢  
命山林礼誦經行以答提獎又蒙  
陛下以輪王之尊布法王之化西域  
所得經本並令翻譯玄奘猥承人之  
濫當斯任既奉

天旨夙夜匪寧今已翻出六百餘卷  
皆三藏四含之宗要大小二乘之樞  
軸凡聖行位之林藪八万法門之海  
澤西域稱詠以為鎮國鎮方之典所  
須文義无披不得辭猶擇木鄧林隨  
求小大取珍海浦任取方圓學者之  
宗斯為駟騁玄奘用此奉報國恩誠  
不能盡雖然亦冀萬分之一也但斷  
伏煩惱必定慧相資如車二輪關一  
不可至如研味經論慧學也依林宴  
坐定學也玄奘少來頗得專精教義  
唯於四禪九定未暇安心今願託慮  
禪門澄心定水制情猿之逸躁繫意  
為之奔馳若不斂迹山中不可成就  
竊承此州嵩高少室嶺嶂重疊巖澗  
多奇舍乃浮雲包蘊仁智果藥豐茂

蘿薛清虛實海內之名山城中之神  
岳其間復有少林伽藍閑居寺等皆  
跨枕巖壑縈帶林泉佛事尊嚴房宇  
閑邃即後魏三藏菩提留支譯經之  
處也實可依歸以修禪觀又兩踈朝  
士尚解歸海薛榮業許浴人猶知栖  
真蘊素况玄奘出家為法翻滯闡中  
清風激人念之增愧者也伏惟

陛下明踰七曜照極九幽伏乞亮此愚  
誠持垂聽許使得絕頭塵於衆俗卷  
影迹於人間陪糜廩之群隨鳬鶴之  
侶栖身片石之上庇影一樹之陰守  
察心猿觀法寶相令四魔九結之賊  
无所穿窬五忍十行之心相從引發  
作菩提之由漸為彼岸之良因外不  
累於皇風內有增於行業以此送終  
天之恩也儻蒙矜許則廬山慧遠雅  
操庶追剡岫道林清徽望續仍冀禪  
觀之餘時間翻譯无任樂願之至謹  
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宸威追深戰越  
帝覽表不許其月二十一日神筆自  
報書曰省表知欲晦跡巖泉追林  
遠而架往託慮禪寂軌澄什以標今



仰挹風徽寔所欽尚朕業空學寡靡  
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  
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  
疑意水非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  
驚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  
可舍豈獨少室重巖幸哉來言勿  
復陳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  
賢見聞和益更可珍於即代

勅既令斷表不敢復言法師既奉勅  
書進啓謝曰沙門玄奘言使人李君  
信至垂賜手詔銀鈎麗於丹字  
睿藻蔚彼河圖磊落帶峰岳之形郁  
潤挹風雲之氣不謂白藏之暮更覩  
春葩之文身居伊洛之間忽矚崑崙  
之寶捧對歡欣手舞足蹈昔季重蒙  
魏君之札唯叙睽離慧達厚晉帝之  
書纔令給米未覩詞兼空寂可舍之  
旨誨示大隱朝市之情固知  
聖主之懷窮真罄俗緣有誼無超義  
軒而更高駕曹馬而逾遠者矣但玄  
奘素絲之質尤畏朱藍葛藟之身寔  
希松杞思願螭煙霞於少室偶泉石  
於嵩阿乞避溺之情終防火之志所

以敢竭愚瞽昧死陳聞庶陶甄之  
慈無遺鳧鶚雲雨之澤不棄龜螯而  
明詔霈臨不垂亮許仍降恩聲曲存  
輝賁五情戰懼不知所守旣戢來  
言不敢更請謹附表謝聞唯增悚越  
冬十一月五日佛光王晬日法師又  
進法衣一具上佛光王表曰沙門玄  
奘言玄奘聞蘭榮紫畹過之者必歡  
桂茂青溪逢之者斯悅卉木猶忝况  
人倫乎况聖胤乎伏惟  
皇帝皇后挹神睿之姿懷天地之德  
撫寧區夏子育群生兼復大建伽藍  
廣興福聚益寶圖常恒不變之業助  
鼎命金剛堅固之因旣妙善熏修故  
使皇太子機神日茂潞王懿傑逾  
明佛光王岐嶷增朗可謂超周越商  
與黃比崇子子孫孫萬年之慶者也  
玄奘猥以庸微時得參見王等私心  
踊悅誠歡誠喜今是佛光王誕晬之  
日禮有獻賀輒率愚誠謹上法服一  
具伏願王子萬神擁衛百福扶持寤  
寐安和乳哺調適紹隆三寶摧伏四  
魔行菩薩行繼如來事不勝瓊華天

枝英華美茂歡喜之至謹附表并衣  
以聞輕觸

宸嚴追深戰越法師時在積翠宮翻  
譯無時暫輟積氣成疾奏

帝帝聞之不悅即遣供奉內醫呂弘  
哲宣勅慰問法師法師悲喜不已

進表謝口沙門玄奘言使人呂弘哲  
等至宣勅慰問玄奘所患并

許出外將息慈旨忽臨庭駭用起  
若對

旒冕如冥水泉玄奘攝慎乖方疹瘵  
仍集自違離鑒躅倍覺嬰纏心痛

背悶骨酸肉楚食眠頓絕氣息漸微  
慮有不圖點穢官宇思欲出外自屏

溝壑仍恐驚動

聖聽不敢即事奏聞遂依問藉出至  
寺所病既因勞轉篤心亦分隔明時

乃有尚藥司醫張德志爲其針療因  
漸瘳降得存首領還願專輒之罪自

期粉墨之誅伏惟日月之明久諒愚  
拙江海之澤每肆含容豈可移幸於

至微屈法於常典望申公道以禮憲  
司枉獄爲輕伏鈇是俟而殘魂朽質

仍被恩光撫臆言懷用銘肌骨自惟  
僊頓非復尋常縱微下里之憂亦盡  
生涯之冀但恨隆恩未荅末命先虧  
仰惟

帝勤親勞將狩期於閱武情在訓戎  
既昭仁於放麟又榮勲於獻鳳遐邇  
慶集上下歡并風后清塵山祇護野  
敬惟動止固極休禎申灼誠於十旬  
浹辰而返鄙宣遊於八駿密邇而旋  
王駕可佇永懷以慰撫事恒惶終期  
隕越不勝荷懼之至謹奉表待罪以  
聞荒惛失圖伏聽 勅旨

帝覽表甚歡經三日後遣使迎法師  
入四事供養留連累日 勅送法師  
還積翠宮仍舊宣譯焉冬十二月改  
洛陽宮為東都嫌封畿之徧隘乃東  
分鄭州之汜水懷州之河陽西廢穀  
州取宜陽永寧新安澠池等縣皆隸  
屬焉法師以鄉邑增貴修表賀曰

沙門玄奘言竊聞鶡首錫秦上帝兆  
金城之據龜圖薦夏中歲啓玉泉  
之窺是知靈貺所基皇猷顯屬昌誦  
由其卜遠高光所以闡期允迪厥猷

率遵斯在伏惟

皇帝皇后揆物裁務懸衡撫俗即土中之重隕而虞巡而駐蹕因舊制之瓌偉儀鎬京而建郭仍以卑宮載懷改竹勞於曩役馭奔在念軒居逸於晨興自非折中華夷均一德輸豈能留連

聖眷煖汗綸言是以令下之初山川鬱其改觀拓制爰始烟雲霏而動色飛甍日麗馳道風清神期眇嚮尋倫郁穆若賦武昌之魚樂遷王里爭企云亭之鶴頤奉屬車既小晉鄭之依更編劉張之策前王薨歆豐洛遍開我后牢籠伊咸並建麟宗克茂鼎祚惟遠自可東宴平樂西臨建章佇吹笙而駐壽康在藻而流詠蕩蕩至公巍巍罕述獎散材莫効貽懼增深但三川之郊猥霑故里千載之幸爵為新邑華門雖翳苔命猶存喜編轂下匪憲關外况光宅之慶遐迩所同歡聖上乞安庸微所特荷不勝喜抃之極謹奉表陳謝以

閏三年春正月 駕還西京法師亦



隨歸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十張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彦棕箋

起顯慶三年正月隨車駕自洛還西  
京至麟德元年二月玉華宮捨化  
顯慶三年正月駕自東都還西京法  
師亦隨還秋七月并有 勅法師徙居  
西明寺寺以元年秋八月戊子十九日  
造先有 勅曰以延康坊漢王故宅為  
皇太子分造觀寺各一命法師案行  
其處還奏地窄不容兩所於是摠用  
營寺其觀改就普寧坊仍先造寺其  
年夏六月營造功畢其寺面三百五  
十步周圍數里左右通衢腹背堙落青  
槐列其外渌水亘其間臺齋耽耽都  
邑仁祠此為最也而廊殿樓臺飛鷲  
接漢金鋪藻棟眩日暉霞凡有十院  
屋四千餘間莊嚴之盛雖梁之同泰  
魏之永寧所不能及也

勅先委所司簡大德五十人侍者各  
一人後更令詮試業行童子一百五  
十人擬度至其月十三日於寺建齋  
度僧命法師看度至秋七月十四日

迎僧入寺其威儀幢蓋音樂等一如  
入慈恩及迎碑之則勅遣西明寺  
給法師上房一口新度沙弥海會等  
十人充弟子

大帝以法師先朝所重嗣位之後禮  
敬逾隆中使朝日問慰无絕觀施綿  
帛綾錦前後万餘段法服納袈裟等  
數百事法師受已皆為國造塔及營  
經像給施貧窮并外國婆羅門客等  
隨得隨散无所貯畜發願造十俱脰  
像百万為一俱脰並造成矣東國重  
於般若前代雖翻不能同脩衆人更  
請委翻然般若部大京師多務又人  
命元常恐難得了乃請就於玉華宮  
翻譯帝許焉即以四年冬十月法師從  
京發向玉華宮并翻經大德及門徒等  
同去其供給諸事一如京下至彼安置  
肅誠院焉至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翻  
大般若經經梵本摠有二十万頌文既  
廣大學徒每請刪略法師將順衆意如  
羅什所翻除繁去重作此念已於夜  
夢中即有極怖畏事以相警言誠或  
見東苑狼嶮或見猛獸搏人流汗戰

慄方得免脫覺已驚懼向諸衆說還  
依廣翻夜中乃見諸佛菩薩眉間放  
光照觸已身心意怡適法師又自見  
手執花燈供養諸佛或升高座為衆  
說法多人圍遶讚嘆恭敬或夢見有  
人奉已名菓覺而喜慶不敢更刪一  
如梵本佛說此經凡在四處一王舍  
城鷲峯山二給孤獨園三他化自在  
天王宮四王舍城竹林精舍搃一十  
六會合為一部然法師於西域得三  
本到此翻譯之日文有疑錯即校三  
本以定之懇懇省覆方乃著文審慎  
之心古來元比或文乖旨與意有躋  
躋必覺異境似若有人授以明決情即  
豁然若披雲覩日自云如此悟處豈  
其淺懷所通並是諸佛菩薩所冥加  
耳經之初會有嚴淨佛土品中說  
諸菩薩摩訶薩衆為般若波羅蜜故  
以神通願力威大千界上妙珍寶諸  
妙香花百味飲食衣服音樂隨意所  
生五塵妙境種種供養嚴說法處時  
玉華寺主慧德及翻經僧嘉尚其夜  
同夢見玉華寺內廣博嚴淨綺飾莊

嚴幢帳寶輦花幡伎樂盈滿寺中又見无量僧衆手執花蓋如前供具共來供養大般若經寺內衢巷牆壁皆莊綺錦地積名華衆共履踐至翻經院其院倍加勝妙如經所載寶莊嚴土又聞院內三堂講說法師在中堂敷演既覩此已歡喜驚覺俱衆法師說所夢事法師云今正翻此品諸菩薩等必有供養諸師等見信有此乎時殿側有雙柰樹忽於非時數數開花花皆六出鮮榮紅白非常可愛時衆詳議云是般若再闡之徵又六出者表六到彼岸然法師翻此經時汲汲然恒慮无常謂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當卒命於此伽藍經部甚大每懼不終努力人加勤懇勿辭勞苦至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功畢絕筆合成六百卷稱為大般若經焉合掌歡喜告徒衆曰此經於漢地有緣玄奘來此玉華者經之力也向在京師諸緣牽亂豈有了時今得終訖並是諸佛冥加龍天擁祐此乃鎮國之典人天大寶徒衆宜各踊



躍欣慶時玉華寺都維那寮照慶賀  
功畢設齋供養是日請經從肅誠殿  
往嘉壽殿齋所講讀當迎經時般若  
放光諸天雨花并聞空中音樂非常  
香氣既觀靈瑞倍增嘉慰謂門人曰  
經自記此方當有樂大乘者國王大  
臣四部徒衆書寫受持讀誦流布皆  
得生天究竟解脫既有此文不可緘  
默至十一月二十日令弟子窺基奉表  
奏聞請御製經序至十二月七日通  
事舍人馮茂宣勅垂許法師翻般若  
後自覺身力衰竭知无常將至謂門  
人曰吾來玉華本緣般若今經事既  
終吾生涯亦盡若無常後汝等遣吾  
宜從儉省可以遽蔭累送仍擇山澗  
僻處安置勿近宮寺不淨之身宜須  
屏遠門徒等聞之哀慙各投淚啓曰  
和上氣力尚可尊顏不殊於舊何因  
忽出此言法師曰吾自知之汝何  
由得解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  
經大德及玉華寺衆懇懇啓請翻大  
寶積經法師見衆情專至悅仰翻數  
行訖便攝梵本停住告衆曰此經部

軸與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氣力不復  
辨此死期已至勢非賒遠今欲往蘭  
芝等谷礼拜辭俱屈佛像於是與門  
人同出僧衆相顧莫不潜然礼訖還  
寺專精行道遂絕翻譯至八日有弟  
子高昌僧玄覺夢見有一浮屠端嚴  
高大忽然崩倒見已驚起告法師法  
師曰非汝身事此是吾滅謝之徵至九  
日暮閒於房後度渠腳跌倒脛上有  
少許皮破因即寢疾氣候漸微至十  
六日如從夢覺口云吾眼前有白蓮  
華大於縣鮮淨可愛十七日又夢見  
百千人形容偉大俱著錦衣將諸綺  
繡及妙花珍寶裝法師所卧房宇以  
次裝嚴遍翻經院内外爰至院後山  
嶺林木悉豎幡幢衆彩間錯并奏音  
樂門外又見無數寶輿輿中香食  
美菓色類百千並非人中之物各各  
擎來供養於法師法師曰如此  
珍味證神通者方堪得食玄奘未階  
此位何敢輒受雖此推辭而進食不  
止侍人聲歔遂尔開目因向寺主慧  
德具說前事法師又云玄奘一生以來

所修福慧准斯相貌欲似功不唐捐  
信如佛教因果並不虛也遂命嘉尚法  
師具錄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捲一  
千三百三十八卷又錄造俱胫畫像  
彌勒像各一千幀又造塑像十俱胫  
又抄寫能斷般若藥師六門陀羅尼  
等經各一十部供養悲敬二田各万  
餘人燒百千燈贖數万生錄訖令嘉  
尚宣讀聞已合掌喜慶又告門人曰  
吾无常期至意欲捨隨宜命有緣  
集於是整捨衣資更令造像并請僧行  
道至二十三日設齋觀施其日又命聖  
工宋法智於嘉壽殿暨菩提像骨已因  
從寺衆及翻經大德并門徒等乞歡  
喜辭別云玄奘此毒身深可厭患所作  
事畢無宜久住願以所修福慧迴施  
有情共諸有情同生觀史多天弥勒  
內眷屬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時亦願  
隨下廣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辭訖  
因默正念時復口中誦色蘊不可得  
受想行識亦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  
至意識界亦不可得眼識界不可得  
乃至意識界亦不可得无明不可得

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  
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口說偈教傍  
人云南无弥勒如来應正等覺願為  
舍識速奉慈願南无弥勒如来所居  
内衆願捨命已必生其中時寺主慧  
德又夢見有千軀金像從東方來下入  
翻經院香花滿室至二月四日夜半  
瞻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二人各長一丈  
許共捧一白蓮華如小車輪花有三重  
葉長尺餘光淨可愛將至法師前聳  
花人云師從无始已來所有煩惱有  
情諸有惡業因今小疾並得消除應  
生欣慶法師顧視合掌良久遂以右  
手而自支頭次以左手申左膝上舒  
足重壘右脇而卧迄至命終竟不迴  
轉不飲不食至五日夜半弟子光等  
問和上決定得生弥勒内院不法師報  
云得生言訖喘息漸微少聞神逝侍人  
不覺属續方知從足向上漸冷寂後頂  
暖顏色赤白怡悅勝常過十七日竟无  
改變亦无異氣自非定慧莊嚴戒香  
資被孰能致此又慈恩寺僧明慧業  
行精苦初中後夜念誦經行无時懈

廢於法師亡夜夜半後旋遶佛堂行道見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亘南貫井宿直至慈恩塔院皎潔分明心忤所以即念往昔如來滅度有白虹十二道從西方直貫太微於是大聖遷化今有此相將非玉華法師有无常事耶天曉向衆說其所見衆咸怖之至九日旦无常事果達於京師符虹現之象聞者嗟其感異法師形長七尺板身赤白色眉目踈朗端嚴若塑美麗如畫音詞清遠言談雅亮聽者无厭或處徒衆或對嘉賓一坐半日身不傾搖服尚軋隨裁唯細氎修廣適中行步雍容直前而視輒不顧眄泊泊焉若大江之紀地灼灼焉類芙蓉之在水加以戒範端凝始終如一愛惜之志過護浮囊持戒之堅超逾繫草性愛怡簡不好交遊一入道場非朝命不出法師亡後西明寺上座道宣律師有感神之德至軋封年中見有神現自云弟子是韋將軍諸天之子主領鬼神如來欲入涅槃勅弟子護持瞻部遺法比見師戒行清嚴留心



律部四方有疑皆來諮決所制輕重  
時有乖錯師年壽漸促文記不正便  
誤後人以是故來示師佛意因指宣  
所出律抄及輕重儀僻謬之處皆令  
改正宣聞之悚慄悲喜因問經律論  
等種種疑妨神旨為決之又問古來  
傳法之僧德位高下并亦問法師神  
荅曰自古諸師解行平有短長而不  
一準且如契師一人九生已來脩  
福慧兩業生生之中多聞博洽聰  
慧辯才於贈部洲胎那國常為第  
一福德亦然其所翻譯文質相兼无  
違梵本由善業力今見生觀史多天  
慈氏內衆聞法悟解更不來人間  
既從弥勒問法悟解得聖宣受神  
語已辭別而還宣因錄入著記數  
卷見在西明寺藏矣據此而言自非  
法師高才懿德乃神明知之豈凡情  
所測法師病時檢校翻經使人許玄  
偁以其年二月三日奏去法師因損  
足得病至其月七日

勅中御府宜遣醫人將藥往看所司  
即差供奉醫人張德志程桃捧將藥

急赴比至法師已終醫藥不及時坊  
州刺史竇師倫奏法師已亡

帝聞之哀慟傷感為之罷朝曰朕  
失國寶矣時文武百寮莫不悲哽流  
涕帝言已嗚豈悲不能勝帝翌日又  
謂群臣曰惜哉朕國內失獎師一人  
可謂釋衆梁摧矣四生无導矣亦  
何異於苦海方閤舟撒遽沉暗室猶  
昏燈炬斯掩

帝言已嗚咽不止至其月二十六日下  
勅曰竇師倫所奏玉華寺僧玄奘法  
師既亡墓事所須並令官給至三月  
六日又有

勅曰玉華寺奘法師既亡其翻經之事  
且停已翻成者准舊例官為抄寫自  
餘未翻者撙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損  
失其玄奘弟子及同翻經僧先非玉  
華寺僧者宜各放還本寺至三月十  
五日又有 勅曰故玉華寺僧玄奘法  
師葬日宜聽京城僧尼造幡蓋送至  
墓所法師道茂德高為明時痛惜故  
於亡後重疊降恩求之古人无比此  
也於是門人遵其遺命以篋遽餘為輦

奉神柩還京安置慈恩翻經堂內弟子數百哀號動地京城道俗奔赴哭泣日數百千以四月十四日將塋灘之東都內僧尼及諸士庶共造殯送之儀素蓋白幢泥洹帳輦金棺銀槨娑羅樹等五百餘事布之街衢連雲接漢悲茹悽挽響迺穿宇而京邑及諸州五百里內送者百餘萬人雖復喪事華整而法師神柩仍在遽條本輦東市綰行用繒三千疋結作泥洹輦兼以花珮莊嚴極為殊妙請安神柩門徒等恐虧師素志不許乃以法師三衣及國家所施百金之納置以前行遽條輦次其後觀者莫不流淚哽塞是日緇素宿於帳所者三萬餘人十五日旦掩坎訖即於墓所設齋而散是時天地變色鳥獸鳴哀物感既然則人悲可悲皆言愛河尚淼慈舟遽汎永夜猶昏慧燈先滅攀戀之痛如亡眼目不直比之山頽木壞而已惜哉至總章二年四月八日有

勅徙葬法師於樊川北原營建塔宇蓋以舊所密邇京郊禁中多見時傷

聖慮故改卜焉至於遷殯之儀門徒  
哀感行侶悲慟切彼徃初嗚呼

釋慧立論曰觀夫夜星霄月繼西日  
之明三江九河助東溟之大相資之  
道在物既然傳龍襲之風於人豈異自  
法王潛輝之後阿難結集已來歲越  
千年時逾十代聖賢問出英睿遞生  
各韞雄圖俱包上智負荷遺法控御  
天人道制風飈神傾海岳或舒指而  
流膏液或異室而朗奇光或連尸以  
伏天魔或一對而迴時主或願通法於  
邊刹冒風波於嶮塗或虛已以應物  
求累糧而行死地終令玄津溢漭惠  
濟无彊既益傳燈寔符付囑考之前  
冊可不然哉而清源不窮今復遇法  
師嗣承之矣惟法師星像降靈山岳  
騰氣才過東箭譽美南金雅操不  
群堅芳獨拔以四生為已任建正法  
為身事巍巍乎似嵩華之負穹蒼  
皎皎焉若琅玕之映澄海而聰機俊  
骨發於自然味道輕榮率由天性至  
夫多識洽聞之奧冠恒肇而逾高詳  
玄造微之功跨生融而更遠滔滔乎



蕩蕩乎實紹隆之神器也將使像  
化重光於賴季之期故誕茲明德者  
矣法師以今古大德闡揚經論雖復  
俱依聖教而引據不同諍論紛然其  
來自久至如梨耶是報非報化人有  
心无心和合怖數之徒聞熏滅不滅  
等百有餘科並三藏四含之盤根大  
小兩宗之鉗鍵先賢之所不決今哲  
之所共疑法師亦躊躇此文怏怏斯  
旨慨然嘆曰此地經論蓋法門枝葉  
未是根源諸師雖各起異端而情  
疑莫遣終須括囊大本取定於祇桓  
耳由是壯志發懷馳心遐外以貞觀  
三年秋八月立誓裝束拂衣而去到  
中天竺鄯爛陀寺逢大法師名尸羅  
跋陀此曰戒賢其人體二居宗神鑒  
奧遠博閑三藏善四韋陀於十七地  
論最為精熟以此論談冠衆經亦偏  
常宣講尤是弥勒菩薩所造即攝大  
乘之根系是法師發軔之所祈者十  
六大國靡不歸宗稟義學徒恒  
有万許法師既往修造一面盡歡以  
為相遇之晚於是伏膺聽受兼諮決



所疑一遍便覆无所遺忘辟濛汜之  
納群流若孟諸之吞雲夢彼師嚆  
嗟未曾有去若斯人者聞名尚難豈  
謂此時共談玄耳法師從是聲振  
慈西名流八國彼諸先達英傑聞  
之皆宿擁重閑共來難詰應行魚  
累轂駕肩隨其竝論之詞雲屯雨  
至法師從容辯釋皆入其室操其  
戈取其牟擊其盾莫不人人喪轍  
解頤虔伏稱為此公天縱之才難  
酬對也戒日王等見之抃喜皆肘  
步鳴足傾珎供養罷席之後更學  
梵書并諸經論自如來一代所說  
者山方等之教鹿苑半字之文爰  
至後聖馬鳴龍樹无著天親諸所  
製作及灰山住等十八異執之宗  
五部殊塗之致並搜羅研究達其  
旨得其文并佛處世之跡如涅槃  
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迦路  
崇高之塔邨揭留影之山皆躬申  
礼敬徧觀靈竒亦无遺矣法師心  
期既滿學覽復周將旋本土遂繕  
寫大小乘法教六百餘部請像七  
軀舍利百有餘粒以今唐十九年  
春正月二十五日還至長安道

俗奔迎傾都罷市是時也煙收霧卷  
景歷風清寶帳盈衢花幢擗日慶雲  
垂彩於天表郁郁紛紛庶士詠讚於通  
莊轉轉隱隱邪風於焉頓戢慧日赫  
以重明雖不逢世尊從忉利之下閻浮  
此亦足為千載之休美也法師此行  
經塗數万徧歷艱危至如涸陰沍寒  
之山飛波激浪之壑厲毒黑風之氣  
狡猊驅豺之群並法顯失侶之鄉智  
所未遊法師孑尔孤征坦然无梗扇  
唐風於八河之外揚國化於五竺之  
間使乎遐域侯王馳心輦轂遠方首  
長條仰天衢雖法師不世之功抑亦  
聖朝運昌感通之力也 皇帝握龍  
圖而纂曆應赤伏以君臨裁鯨豕以  
濟羣生盪雲霓而光日月正四維之  
絕柱息滄海之橫流重立乾坤再施  
鎔造九功包於虞夏七德冠於曹劉  
海晏河清時和歲阜遠无不順迹无  
不安天成地平人慶神悅加以重明  
麗正三善之義克隆宰輔忠勤良哉  
之歌斯允既而功窮厚載德感上玄

紫芝含秀於玉階華果結英於朱閣  
又如西州石瑞松縣琨符紀

聖主千年之期顯 儲君副承之業  
鳳毛才子之句上果佛田之文歷萬  
古而不開當我皇而始出豈非明靈  
輔德玄天福眷者焉加復遊心真際  
城塹五乘追思鷲嶺之容竚想提河  
之說故使遺形紺髮煥彩來儀勝典高  
僧相輝而至慈雲布於六合法鼓振  
於三千天花將景風共飛翠霧興香  
煙同馥於是溺俗沆流之士望涯岸  
而有期清虛蹈玄之賓願三空而非  
遠所謂司南啓路衆惑知方商飈襲  
林而群籟自嚮法師盛德也如彼達  
時也如此豈同雅澄懷道過二石之  
甕殘安什傳經值符姚之爲曆按之  
深淺即行潦之類江湖方之明闇乃  
朝陽之尚瑩曜矣昔鍾琰既至魏文  
奉賦以讚揚神崔斯呈賈逵獻頌而  
論異在禽物之微賤古人猶且詠歌  
况法師不朽之神切棟梁之大葉豈  
可緘默於明時而无稱述者也立學  
愧往賢德非先達直以同沾像化叨

廁末塵欣慕之懷百於恒品所以力  
課庸愚輒申斯傳其清微令望之美  
絕後光前之蹤別當分諸鴻筆非此  
所能觀縷也真明鑒君子収意而不  
哂焉

贊曰生靈感絕大聖遷神其能繼紹  
唯乎哲人馬鳴先唱提婆後申如日  
斯隱朗月方陳穆矣法師諒為貞士  
迥秀天人不羈塵滓窮玄之奧究儒  
之理索若明珠芬同蕙芷悼經之闕  
疑義之錯委命詢求赴危踐壑恢恢  
器宇剋剋誠恪振美西州歸切東閣  
屬逢有道時唯我 皇重懸玉鏡再  
理珠囊三垂既闡十地兼揚俾夫慧  
日幽而更光粵余庸眇幸參塵末長  
自蓬門靡郛靡括高山斯仰清流是  
渴願得攀依比之藤葛

釋彦棕箋述曰余觀佛教東度已  
來英俊賢明捨家入道者万計其中  
罕能兼善一二美者有焉至若視聽  
貌言洽聞強識輕生重道絕域遐征  
貞操勁松筠雅志陵金石群雄草處  
聖主迴光者於三藏備之矣抑又聞

之三藏當盛暑之辰體无寒液祁寒之際貌不慘悽又不我申不欠不嚏斯盖未詳其地位何賢聖之可格哉又北宮現疾之時徵慶繁縟將終之日色貌敷愉亦難得而測也及終後月餘日有人賣栴檀末香至請依西國法以塗三藏身衆咸莫之許其人作色曰弟子別奉進止師等若不許請錄狀以聞衆從之及開棺發殮已人覺異香等蓮花之氣手相驚問皆云若茲向人除併殮衣唯留襯服衆觀三藏貌如生人皆蹠絕共視向人塗香服殮盖棺已俄失所在衆疑天人焉余考三藏夙心稽其近迹自非摩訶薩埵其孰若之乎粵我同儔幸希景仰曷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并序

廣

沙門義淨從西國還在南海室利佛逝舞奇歸并那蘭書

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實  
顯法師則創闢荒途焚法師乃中開  
王路其間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  
渡滄溟以單逝莫不咸思聖跡罄五  
體而歸礼俱懷旋踵報四恩以流望  
然而勝途多難寶處跡長苗秀盈十  
而蓋多結實罕一而全少寔由茫茫  
萬壑長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鯨波巨  
壑起滔天之浪獨步鐵門之外亘萬  
嶺而投身孤標銅柱之前跨千江而  
遣命雄南國有或亡江口也食幾日輟飲數晨  
可謂思慮銷精神憂勞排正色致使  
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設令  
得到西國者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  
為客遑遑停託無所遂使流離蓬轉  
牢居一處身既不安道寧隆矣嗚呼  
實可嘉其美誠真傳芳於來葉粗據  
聞見撰題行狀云尔其中次第多以  
去時年代近遠存亡而比先後

太州玄照法師  
齊州師鞭法師

齊州道希法師  
新羅阿難耶跋摩法師

新羅慧業法師

新羅求本法師

新羅玄太法師

新羅玄恪法師

新羅復有法師

觀其羅佛陀跋摩師

并州道方法師

并州道生法師

并州常愍禪師

常愍師弟子一人

京師末底僧訶師

京師玄會法師

質多跋摩師

吐蕃公主姊母息二人隆法師

益州明遠法師

益州義朗律師

朗律師弟子一人

益州智山斤法師

益州會寧律師

交州運期法師

交州木叉提婆師

交州窺冲法師

交州慧球法師

信胄法師

愛州智行法師

愛州大垂燈禪師

唐國僧伽跋摩師

高昌彼岸智岸二人

洛陽曇潤法師

洛陽義輝論師

又大唐三人

新羅慧輪法師

荊州道琳法師

荊州曇光法師

又大唐一人

荊州慧命禪師

潤州玄達律師

晉州善行法師

襄陽靈運法師

澧州僧哲禪師

哲禪師弟子一人

洛陽智弘律師

荊州無行禪師

荊州法振禪師

荊州乘悟禪師

梁州乘如律師

澧州大津法師

右惣五十六人先多零落淨來  
日有無行師道琳師慧輪師僧  
哲師智弘師五人見在計當垂  
拱元年與無行禪師執別西  
國不委今者何處存亡耳

沙門玄照法師者太州仙掌人也梵

名殷迦舍末底

唐太  
照基

乃祖乃父冠冕

相承而惣髫之秋抽簪出俗成人之  
歲思礼聖蹤遂適京師尋聽經論  
以貞觀年中乃於大興善寺玄證師  
處初學梵語於是仗錫西邁掛想祇  
園背金府而出流沙踐鐵門而登雪  
嶺漱香池以結念畢契四和陟慈阜  
而翹心擔度三有途經速利過觀貨羅  
遠跨胡壇到吐蕃國蒙文成公主送  
往北天漸向閼闐陀國未至之間長  
途險隘為賊見拘既而高旅計窮控  
告無所遂乃援神寫契仗 聖明表  
夢而感微覺見群賊皆睡私引出圍  
遂便免難住閼闐陀國經于四載蒙

國王欽重留之供養學經律習梵文  
既得少通漸次南上到莫訶菩提復  
經四夏自恨生不遇聖幸親遺蹤仰  
慈氏所制之真容著精誠而無替爰  
以翹敬之餘沉情俱舍既解對法清  
想律儀兩教斯明後之邨爛陀寺留  
住三年就勝光法師學中百等論復  
就寶師子大德受瑜伽十七地禪門  
定澱亟觀開涯既盡宏綱遂往涼州  
加河北受國王苦部供養住信者等  
寺復歷三年後因唐使王玄策歸鄉  
表奏言其實德遂蒙降

勅重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波  
羅國蒙王發遣送至吐蕃重見文成  
公主深致禮遇資給歸唐於是巡涉  
西蕃而至東夏以九月而辭苦部正  
月便到洛陽五月之間途經万里于時  
麟德年中駕幸東洛奉謁闕庭還蒙  
勅旨令往羯濕彌囉國取長年婆羅  
門盧迦溢多既與洛陽諸德相見略  
論佛法綱紀敬愛寺導律師觀法師等  
請譯薩婆多部律攝既而勅令促去  
不遂本懷所將梵本悉留京下於是

重涉流沙還經磧石崎嶇棧道之側  
曳半影而斜通搖泊縵橋之下沒全  
軀以傍渡遭吐蕃賊脫盲得全遇兇  
奴殺僅存餘命行至北印度界見唐  
使人引盧迦溢多於路相遇盧迦溢  
多復令玄照及使僮數人向西印度  
羅茶國取長年藥路過縛渴羅到納  
婆毗訶羅唐玄奘觀如來深盟及諸聖跡  
漸至迦畢試國禮如來頂骨香花具  
設取其印文觀來生善惡復過信度  
國方達羅茶矣蒙王禮敬安居四載  
轉歷南天將諸雜藥望歸東夏到金  
剛座旋之邨爛陀寺淨與相見盡平  
生之志願契惣會於龍花但以涅槃  
羅道吐蕃擁塞不通迦畢試途多氏  
提而難度遂且棲志鷲峯沉情竹苑  
雖每有傳燈之望而未諧落葉之心  
嗟乎苦行標誠利生不遂思攀雲駕  
墜翼中天在中印度蒼摩羅跋國邁  
疾而卒春秋六十餘矣言多氏者即大食國也傷曰  
卓矣壯志穎秀生曰頻經細柳幾步  
祁連祥河濯流竹苑搖竿翹心念念  
渴想玄玄專希演法志託提生嗚呼



不遂愴矣無成而河沉骨八水揚名

善手守死拒人利貞

兩河即在西河八水乃屬京都

道希法師者齊州歷城人也梵名室

利提婆

唐云吉

乃門傳禮義家龍指紳

幼漸玄門少懷貞操涉流沙之廣蕩

觀化中天陟雪嶺之嶽岑輕生殉法

行至吐蕃中途危厄恐戒檢難護遂

便躉捨行至西方更復重受周道諸

國遂達莫訶菩提翹仰聖蹤經乎數

載既住鄉爛陀亦在俱尸國蒙菴摩

羅跋國王甚相敬待在鄉爛陀寺頻

學大乘住翰婆伴娜

在涅縣後寺名也

專切律

藏復習聲明頗盡綱目有文情善草

隸在大覺寺造唐碑一首所將唐國新

舊經論四百餘卷並在鄉爛陀矣淨在

西國未及相見住菴摩羅跋國遭疾

而終春秋五十餘矣後因巡礼見希

公住房傷其不幸聊題一絕七言百

苦忘勞獨追影四恩存念契流通如

何未盡傳燈志溘然於此遇途窮

師鞭法師者齊州人也善呪禁閑梵

語與玄照師從北天向西印度到菴

摩羅割跋城為國王所敬居王寺與

道希法師相見申鄉國之好同居一  
夏遇疾而終年三十五矣

阿離耶跋摩者新羅人也以貞觀年

中出長安之廣胥

三城小名

追求正教親禮

聖蹤住那爛陀寺多閑律論抄寫衆

經痛矣歸心所期不契出雞貴之東

境沒龍泉之西懷即於此寺無常年

七十餘矣

雞貴者梵音知那叱野說羅非知那叱是雞野說羅是貴即高麗國也相

傳云彼國敬神而取尊故戴冠冠形如雲飾矣

雞野說羅有地名曰龍泉而方衆高麗無知那叱野說羅也

慧葉法師者新羅人也在貞觀年中

往遊西域住菩提寺觀禮聖蹤於那

爛陀久而聽讀淨因檢唐本忽見梁

論下記云在佛齒木樹下新羅僧慧

業寫記訪問寺僧云終於此年將六

十餘矣所寫梵本並在那爛陀寺

玄太法師者新羅人也梵名薩婆慎

若提婆

唐云一切智天

永徽年內取吐蕃道經

涅槃波羅到中印度禮菩提樹詳檢經

論旋踵東土行至土谷渾逢道希師

覆相引致還向大覺寺後歸唐國莫

知所終矣

玄恪法師者新羅人也與玄照法師

貞觀年中相隨而至大覺既伸礼敬  
遇疾而亡年過不惑之期耳

復有新羅僧二人莫知其諱殺自長  
安遠之南海沉舶至室利佛逝國西  
婆魯師國遇疾俱亡

佛陀達摩者即覲貨連利國人也大  
形摸足氣力習小教常乞食少因興  
易遂居神州云於益府出家性好遊  
涉九州之地無不履焉後遂西遡周  
觀聖迹淨於邨爛陀見矣後乃轉句  
北天年五十許

右一十人

道方法師者并州人也出沙磧到泥  
波羅至大覺寺住得為主人經數年  
後還向泥波羅于今現在既齋戒檢  
不習經書年將老矣

道生法師者并州人也梵名梅達羅  
提婆

唐玄奘目云

以貞觀末年從吐蕃路往

遊中國到菩提寺礼制底託在邨爛  
陀學為童子王深所礼遇復向此寺  
東行十二驛有王寺全是小乘於其  
寺內傳住多載學小乘三藏精順正  
理多賣經像言歸本國行至泥波羅

遘疾而卒可在知命之年矣

常慧禪師者并州人也自落髮投簪披緇釋素精勤匪懈念誦無歇常發大誓願生極樂所作淨業稱念佛名福基既廣數難詳志後遊京洛專崇斯業幽誠冥地有所感徵遂願寫般若經滿於万卷真得遠詣西方礼如来所行聖迹以此勝福迴向願生遂詣闕上書請於諸州教化抄寫般若旦心所至也天必從之乃蒙授

墨勅南遊江表敬寫般若以報天澤要心既滿遂至海濱附船南征往訶陵國從此附船往來羅瑜國復從此國欲詣中天然所附商船載物既重解纜未遠起忽滄波不經半日遂便沉沒當沒之時商人爭上小船互相戰鬪其船主既有信心高聲唱言師來上船常慧曰可載餘人我不去也所以然者若輕生為物順菩提心亡已濟人斯大士行於是合掌西方稱彌陀佛念念之頃船沉身沒聲盡而終春秋五十餘矣

有弟子一人不知何許人也號毗悲

泣亦念西方與之俱沒其得濟之人  
具陳斯事耳傷曰悼矣偉人爲  
物流身明同水鏡貴等和珣涅而不  
黑磨而不磷投軀慧巖養智芳津在  
自國而引自業適他土而作他因觀  
將沉之險難決於己而亡親在物常  
慙子其責隣穢體散鯨波以取滅淨  
願詣安養而流神道乎不昧德也寧  
堙布慈光之赫赫竟塵劫而新新  
末底僧訶者唐女師子若京兆人也俗姓皇  
甫莫知本諱與師鞭同遊俱到中土  
住信者寺少閑梵語未詳經論思還  
故里路過泥波羅國遇患身死年四十  
餘玄奘法師者京師人也云是安將軍  
之息也從北印度入羯濕彌羅國爲國  
王賞職兼王爲奏王樂日日向龍池  
山寺供養寺是五百羅漢受供之處  
即尊者阿難陀室濕末田地所化龍  
王之地也室濕譯爲所教書復化羯濕  
彌羅王大放恩赦國內有死囚千餘人  
勸王釋放出入王宅既漸年載後因  
失意遂乃南遊至大覺寺禮菩提樹  
觀木真池登鷲峯山陟尊足嶺稟



識聰敏多繡工伎雖復經過未幾而梵韻清徹少隳經教思反故居到涅槃波羅國不幸而卒春秋僅過而立矣

涅槃波羅既有毒藥所以到彼多亡也

復有一人與北道使人相逐至縛渴羅國於新寺小乘師處出家名質多跋摩後將受具而不食三淨其師曰如來大師親開五正既其無罪奈何不食對曰諸大乘經具有全制是所舊習性不能改師曰我依三藏律有成科汝之引文非吾所學若懷別見我非汝師遂強令進乃捧泣而食方為受具少閑梵語覆取北路而歸莫知所至傳聞於北天之僧矣

復有二人在涅槃波羅國是吐蕃公主姊母之息也初並出家後一歸俗住大王寺善梵語并梵書年三十五一十五矣

隆法師者不知何所人也以貞觀年內從北道而出取北印度欲觀化中天誦得梵本法花經到健陀羅國遇疾而亡北方僧來傳說如此

右二十人

明達法師者益州清城人也梵名振多提婆

唐古  
畧天

幼履法訓長而彌脩容

儀雅麗庠序清道善中百議莊周早遊七澤之間後歷三吳之表重學經論更習定門於是棲隱廬峯經于夏日既慨聖教陵遲遂乃振錫南遊屆於交趾鼓舶鯨波到訶陵國次至師子洲為君王札教乃潛形閣內密取佛牙望歸本國以興供養既得入手翻被奪將不遂所懷願見陵辱向南印度傳聞師子洲人去往大覺中方寂無消息應是在路而終莫委年幾其師子洲防守佛牙異常牢固置高樓上幾閉重關鑰鑰泥封五官共印若開一戶則響徹城郭每日供養香花遍覆至心祈請則牙出花上或現異光衆皆共覩傳云此洲若失佛牙並被羅剎之所吞食為防此患非常守護亦有傳云當向支那矣斯乃聖力遐被有感便通豈由人事強申非分耳

義明律師者益州成都人也善閑律典兼解瑜伽發自長安弥歷江漢與

同州僧智岸并弟一人名義玄年始弱冠知欽正理頗閑內典尤善文筆思瞻聖迹遂與弟俱遊秀季良昆邇相携帶鵲鴒存念魚水敦懷既至烏雷同附商舶掛百丈陵万波越舸扶南綴纜卽迦貳蒙卽迦貳國王待以上賓之礼智岸遇疾於此而亡朗公既懷死別之恨與弟附舶向師子洲振求異典頂礼佛牙漸之西國傳聞如此而今不知的在何所師子洲既不見中印度復不聞多是魄歸異代矣年四十餘耳

會寧律師益州成都人也稟志操行意存弘益少而恥慧投跡法場敬勝理若毘珠棄榮華如脫屣薄善經論尤精律典志存演法結念西方爰以麟德年中仗錫南海汎舶至訶陵洲停住三載遂共訶陵國多聞僧若那跋陀羅於阿笈摩經內譯出如來涅槃焚身之事斯與大乘涅槃頗不相涉然大乘涅槃西國淨觀見目云其大數有二十五千頌翻譯可成六上餘卷檢其全部竟而不獲但得初大

累問品一夾有四千餘頌會寧既譯

得阿多摩本遂令小僧運期奉表貴

經還至交府馳驛京北奏上闕庭集

使未聞流布東夏運期從京還達交

趾告諸道俗家贈小綃數百疋重詣

訶陵報德智賢

若都賦  
達器也

與會寧相見

於是會寧方適西國比於昨在每察

風聞尋聽五天絕無蹤緒准斯理也

即其人已亡

傷曰

嗟矣會寧為法孤征纔翻二軸啟

聖天庭終期實渚擇居化城身雖沒

而道著時縱遠而遺名將菩薩之先

志共後念以揚聲春秋可三十四五矣

運期師者交州人也與曇潤同遊仗

智賢受具旋迴南海十有餘年善哉

崙音頗知梵語後便歸俗住室利佛

逝國于今現在既而往復宏波傳經

帝里布未曾教斯人之力年可四

十矣

本又提婆者交州人也

唐王肅  
說天也

不閑本

諱汎舶南溟經遊諸國到大覺寺遍

禮聖蹤於此而殞年可二十四五耳

窺冲法師者交州人即明遠室灑也

梵名質咀羅提婆與明達同舶而汎南海到師子洲向西印度見玄照師兵諂中土其人稟性聰敏善誦梵經所在至處恒編演習之首礼菩提樹到王舍城遘疾竹園淹留而卒年三十許

慧琰師者交州人也即行公之室灑隨師到僧訶羅國遂停彼國莫辨存亡信曹法師不知何許人也梵名設喇陀跋摩唐大信曹取北道而到西國礼謁既周住信者寺於寺上層造一埽閣施上卧具永貽供養遇疾數日餘命輟然忽於夜中云有菩薩授手迎接端居合掌太息而終年三十五

右三十人

智行法師者愛州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唐玄奘汎南海詣西天遍礼尊儀至涼伽河北居信者寺而卒年五十餘矣大乘燈禪師者愛州人也梵名莫呵夜邾鉢地已波唐玄奘大乘燈也幼隨父母汎舶往社和羅鉢底國方始出家後隨唐使郝緒相遂入京於慈恩寺三藏法師玄奘處進受具戒居京數載頗覽



經書而思礼聖蹤情契西極體蘊忠恕  
性合廉隅戒獻存懷禪枝叶慮以為  
溺有者假緣緣非則墜有離生者託  
助助是則垂生乃畢志王城敷心竹  
苑真摧八難終求四輪遂持佛像夢  
經論既越南溟到師子國觀礼佛牙  
脩盡靈異過南印度復留東天往耽  
摩立底國既入江口遭賊破舶唯身  
得存淹停斯國十有二歲頗聞梵語  
誦緣生等經兼脩福業因遇商侶與  
淨相隨詣中印度先到都爛陀次向  
金剛座旋過薜舍離後到俱尸國與  
無行禪師同遊此地燈師每歎日本  
意切法重之東夏事知志不成遂奄  
喪年今日雖不契懷來主顧里斯志  
然常為觀史多天業異會慈氏日盡  
麗花一兩枝用標心至燈公因道行  
之次過道希師所住舊房當于時  
也其人已亡漢本尚存梵夾猶列觀  
之潸然流涕而歎昔在長安同遊法  
席今於他國但遇空進傷曰  
嗟矣死王其力弥强傳燈之士奄  
余去亡神州臨斷聖境魂揚眷餘帳而

流涕慨布素而情傷禪師在侯城  
般涅槃寺而歸寂滅于時年餘可  
順矣

僧伽跋摩者康國人也少出流沙遊  
步京輦稟素崇信戒行清嚴檀捨是  
修慈悲在念以顯慶年內奉

勅與使人相隨禮謁西國到大覺寺  
於金剛座廣興薦設七日七夜然燈  
續明獻大法會又於菩提院內無憂  
樹下雕刻佛形及觀自在菩薩像咸  
興慶讚時人歎希後還唐國又奉

勅令往交趾採藥于時交州時屬大  
饑人物飢餓於日日中營辦飲食救  
濟孤苦悲心內結涕泣外流時人号  
為常啼菩薩也續染微疾奄然而終  
春秋六十餘矣

掖岸法師智岸法師並是高昌人也  
少長京師傳燈在念既而歸心勝理  
遂乃觀化中天與使人王玄廓相隨  
流舶海中遇疾俱卒所將漢本瑜  
伽及餘經論咸在室利佛逝國矣  
曇雲潤法師洛陽人也善呪術學玄理  
探緯曲翫醫明善客儀極詳審報錫

江表拯物為懷漸次南行達于交趾  
住經載稔緇素欽風汎舶南上期西  
印度至訶陵北渤盆國遇疾而終年  
三十矣

義輝論師洛陽人也受性聰敏理思  
鈞深博學為懷尋真是務聽攝論俱  
舍等頗亦有功但以義有異同情生  
殍乎而欲思觀梵本親聽微言遂指  
掌中天還望東夏惜哉苗而不實壯  
志先秋到郢迦戎國嬰疾而亡年三  
十餘矣

復有大唐三僧從北道到烏長郡國  
傳聞向佛頂骨處禮拜今亦常委存  
亡烏長僧至傳說之矣

右四十人

慧輪師者新羅人也梵名般若跋摩

唐云慧甲自本國出家翹心聖迹汎舶而

陵閩越涉步而屆長安奉勅隨

玄照師西行以充侍者既之西國遍  
礼聖蹤居菴摩羅跋國在信者寺  
住經十載近住次東邊北方覩貨  
羅僧寺元是覩貨羅人為本國僧所  
造其寺巨富貲產豐饒供養食設餘

莫加也寺名健陀羅山茶慧輪住此  
既善梵言薄閑俱舍來日尚在年向  
四十矣其北方僧來者皆住此寺為  
主人耳大覺寺西有迦畢試國寺寺  
亦巨富多諸碩德普學小乘北方僧  
來亦住此寺名婁拏折里多唐云大覺  
東北兩驛許有寺名屈錄迦即是南  
方屈錄迦國王昔所造也寺雖貧素  
而戒行清嚴近者日軍王復於故寺  
之側更造一寺今始新成南國僧來  
多住於此諸方皆悉有寺所以本國  
通流神州獨無一處致令往還艱苦  
耳鄒爛陀寺東四十驛許尋彌伽河  
而下至蜜栗伽志他鉢娜寺唐云唐  
此寺不遠有一故寺但有磚基厥号  
支部寺古老相傳云是昔室利笈多  
大王為支部國僧所造支部即廣州也莫  
亦去提婆南于時有唐僧二十許人  
從蜀川特戕道而出蜀川此寺向莫  
訶善提礼拜王見敬重遂施此地以  
充傳息給大村封二十四所於後唐  
僧亡沒村乃割屬餘人現有三村入  
鹿園寺矣准量支部寺至今可五百



餘年矣現今地屬東印度正其王名  
提婆跋摩每言曰若有大唐天子處  
數僧來者我為重興此寺還其村封  
今不絕也誠可歎曰雖有鵲巢之易  
而樂福者難逢必若心存濟益奏請  
以此誠非小事也 金剛座大覺寺  
即僧訶羅國王所造師子洲僧舊住  
於此大覺寺東北行七驛許至邨爛  
陀寺乃是古王室利鐸羯羅跋底為  
北天竺甚曷羅社梨所造此寺初基  
纔餘方堵其後代國王苗裔相承造  
製宏壯則賸部洲中當今無以加也  
軌模不可具述但且略叙區窠耳然  
其寺形畧方如城四面直簷長廊遍  
匝皆是埤室重疊三層層高丈餘橫梁  
板闌本無椽凡用埤平覆寺背正直  
隨意旋往其房後壁即為外面也壘  
埤峻峭高三四丈上作人頭高共人  
等其僧房也面有九焉一一房中可  
方丈許後面通窓戶向簷矣其門既  
高唯安一扇皆相瞻望不許安簾  
出外平觀四面皆觀手相檢察寧容  
片私於一甬頭作閤道還往寺上四



角各為塼堂多間大德而住於此寺  
門西向飛閣陵虛雕刻奇形妙盡工  
飾其門乃與房相連无不別作但前  
出兩步齊安四柱其門雖非過大實  
乃裝架弥堅每至食時重閉返閉既  
是聖教意在防私寺內之地方三十步  
許皆以塼砌小者或七步或五步耳  
凡所覆屋脊上簷前房內之地並用  
塼屑如挑棗大和雜粘泥以杵平築  
用壇石灰雜以麻筋并油及麻滓爛  
皮之屬浸漬多日泥於塼地之上覆  
以青草經三數日看其欲乾重以滑  
石揩拭拂赤土汁或丹朱之類後以  
油塗鮮澄若鏡其堂殿階陛悉皆如  
此一作已後縱人踐蹋動經一二十  
載曾不圯礫不同石灰水沾便脫如  
斯等類乃有八寺上皆平通規矩相似  
於寺東面西取房或一或三用安尊像  
或可即於此面前出多少別起臺觀  
為佛殿矣此寺西南大院之外方列  
大窣覲波舊去塔者訛略及諸制底舊去支提者訛數  
乃盈百聖跡相連不可稱記金寶瑩  
飾實咸希有其間僧徒經軌出納之

儀具如中方錄及寄歸傳所述寺內  
但以寂老上座而為尊主不論其德  
諸有門鑰每宵封印將付上座更無  
別置寺主維那但造寺之人名為寺  
主梵古毗訶羅莎弼若作番直典掌  
寺門及和僧白事者名毗訶羅波羅譯為  
護寺  
若鳴健雅及監食者名為羯磨陀那  
譯為授事  
維那者眾僧有事集眾平章令  
其護寺巡行告白一人前皆湏合  
掌各伸其事若一人不許則事不得  
成全無眾前打捉秉白之法若見不  
許以理喻之未有挾強便加壓伏其  
守庫當莊之流雖三二人亦遣典庫  
家人合掌為白若和方可費用誠無  
獨任之咎不白而獨用者下至半外  
之粟即交被駢擯若一人稱豪獨用  
僧物處斷綱務不白大衆者名為  
俱羅鉢底譯為  
家主斯乃佛法之大疵  
人神所共忿雖復於寺有益而終獲  
罪弥深智者必不為也又諸外道先  
有九十六部今但十餘若有齋會聚  
集各各自居一處並與僧无無覓先  
後既其法別理不同行各習所宗坐

無交雜此之寺制理極嚴峻每半月  
令典事佐史巡房讀制衆僧名字不  
貫王籍其有犯者衆自治罰為此僧  
徒咸相敬懼其寺受用雖近而益利  
弥寬曾憶在京見人畫出祇洹寺樣  
咸是憑虛為廣異聞略陳梗槩云今  
又五天之地但是大寺君王悉皆令  
置漏水為此晝夜期候不難准如律  
教夜分三分初後制令禪誦中間隨  
意消息其漏水法廣如寄歸傳中所述  
雖復言陳寺樣終恐在事還迷為此  
畫出其圖冀令目擊無滯如能奏請  
依樣造之即王舍支那理成無別耳  
此下宜畫  
寺樣也此是室利那爛陀莫訶毗訶  
羅樣唐譯去吉祥神龍大住處也西  
國凡喚君王及大官屬并大寺舍皆  
先占室利意取吉祥尊貴之義那爛  
陀乃是龍名近此有龍名那伽爛陀  
故以為号毗訶羅是住處義比云寺  
者不是正翻如觀一寺餘七同然皆  
上平直通入還往凡觀寺樣者須南  
面看之欲使西出其門方得直勢於  
門南畔可二十步有寧觀波高百尺

許是世尊昔日夏三月安居處梵名慕  
擲健陀俱脰唐云根本香殿矣門北  
畔五十步許復有大窣覩波更高於  
此是幼日王所造皆並磚作裝飾精  
妙金牀寶地供養希有中有如來轉  
法輪像次此西南有小制底高一丈  
餘是婆羅門執雀請問處唐云雀離  
浮圖此即是也根本殿西有佛齒木  
樹非是楊柳其次西畔有戒壇方可  
大尺一丈餘即於平地周壘磚牆子  
高二尺許牆內坐基可高五寸中有  
小制底壇東殿角有佛經行之基壘  
磚為之寬可二肘長十四五肘高可  
二肘餘上乃石灰塼作蓮花開勢高  
可二寸闊一尺許有十四五表佛足  
迹此寺則南望王城纔三十里驚峯  
竹苑皆在城傍西南向大覺正南尊  
足山並可七驛北向薜舍離乃二十  
五驛西瞻鹿苑二十餘驛東向耽摩  
立底國有六七十驛即是海口昇舶  
歸唐之處此寺內僧衆有三千五百  
人屬寺村莊二百一十所並是積代君  
王給其人戶永充供養

言驛者即當  
一踰繕郎也重

日龍池龜洛地隔天津途遙去馬道  
絕來人致令傳說罕得其真摸形別  
正軌製殊陳依佈盡古髣髴驚新  
觀者之虔想若佛在而翹紳

大惠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求法高僧傳卷上 第三十五張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并日錄南  
海傳

廣

三藏法師

義淨

撰

道琳法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尸

羅鉢頗

唐云戒光

弱冠之年披緇離

俗成人之歲訪友尋真搜律藏而戒  
珠瑩啓禪門而定水清稟性虛潔雅  
操廉貞濯青溪以恬志漱玉泉而養  
靈既常坐不卧一食全誠後復慨大  
教東流時經多載定門鮮入律典頗  
虧遂欲尋流討源遠遊西國乃杖錫  
遐逝鼓舶南溟越銅柱而屆郎迦歷  
訶陵而經裸國所在國王禮待極致  
殷厚經年數載到東印度航摩立底  
國住經三年學梵語於是捨戒重受  
學習一切有部律非唯學兼定慧蓋  
亦情耽呪藏後乃觀化中天頂礼金  
剛御座菩提聖儀復至那爛陀寺搜  
覽大乘經論注情俱舍經於數年至  
於鷲嶺杖林山園鵠樹偕盡翹仰並  
展精誠乃遊南天竺國搜訪玄謨向  
西印度於羅荼國住經年稔更立靈壇  
重稟明呪嘗試論之曰夫明呪者梵

云毗睥陀羅必得

丁澤反

家毗睥譯為明

呪陀羅是持必得家是藏應云持明  
呪藏然相承云此呪藏梵本有十萬  
頌唐譯可成三百卷現今求覓多失  
少全而大聖沒後阿離野部伽弔樹  
部即龍樹菩薩持精斯要時彼弟子  
厥号難陀聰明博識清意斯曲在西  
印度經十二年專心持呪遂便感應  
每至食時食從空下又誦呪求如意瓶  
不久便獲乃於瓶中得經歡喜不以呪  
結其瓶遂去於是難陀法師恐呪明散  
失遂便掇集可十二千頌成一家之  
言每於一頌之內離合呪印之文雖  
復言同字同實乃義別用別自非口  
相傳授而實解悟無因後陳郡論師  
見其製作巧殊人智思極情端撫經  
歎曰嚮使此賢致意因明者我復何  
顏之有乎是知智士識己之度量愚者  
闇他之淺深矣斯之呪藏東夏未流  
所以道琳意存斯妙故呪藏云昇天  
乘龍役使百神利生之道唯呪是親  
淨於部爛陀亦屢入壇場希心此要  
而為切不並就遂泯斯懷為廣異聽

粗題綱目云介道琳遂從西境轉向  
北天觀化羯濕彌羅便入烏長那國  
詢訪之門搜求般若次往迦畢試國  
札烏率臧沙佛頂骨也自介之後不委何  
託淨迴至南海羯荼國有北方胡至  
大有兩僧胡國逢見說其狀跡應是  
其人與智弘相隨擬歸故國聞為途  
賊斯擁還乃覆向以天年應五十餘矣  
曇光律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既其出  
俗遠適京師即誠律師之室濕善談  
論有文情學兼內外戒行清謹南遊  
溟渤望礼西天承已至訶利維羅國  
在東天之東年在盛壯不委何之中  
訪寂無消息應是損落江山可  
又見訶利維羅國僧說有一唐僧年  
餘五十得王敬重東擁一寺多賣經  
像好行楚持即於此國遇疾而瘞他  
鄉矣  
慧命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戒行疎通  
有懷節操學兼內外逸志雲表仰  
祥河而睥想念竹苑以翹心汎船而行  
至占波遭風而屢遭艱苦適馬援之  
銅柱息上景而歸唐

文達律師者潤州江寧人也俗姓胡  
令族高宗兼文兼史尚仁貴義敬法  
敬僧拔素蟬聯嘉聲靡墜律師則  
童子出家長而欽德及其進具卓尔不  
群遍閱律部偏務禪寂戒行嚴峻誠  
罕其流聽諸大經頗究玄義博觀文  
什草繇尤精必有三衣袒臂為饒不  
披覆膊衣角搭肩入寺徒跣行途著  
屨縱使時人見笑高節曾不間然不卧  
長坐詐習安眠之席杜多乞食寧過  
酒肆之門善人皆愛草鞋巧知皮亦  
無過鑒者足不履地能閑露脚是儀  
嗟乎此子間與理諧激揚清波耻用  
泥而從俗獨醒在旦豈共醉而昏昏  
繞於丹陽一面遂即同契南上昆季  
留連愴矣三荆之析友于攀絕傷哉  
八翼之難以為傳法在懷無抑高節  
行至廣州遂染風疾以斯嬰帶帶遂  
遠懷於是悵悵而歸返錫吳楚年二  
十五大後僧拈師至西國云其人已  
亡有疾于懷嗟乎不幸勝途多難驗  
非虛矣實冀還以法資空有鬱藍之  
望復欲旋歸遺錫枝懷隴樹之心乃



歎曰洲人斯去誰當繼來不幸短命嗚呼哀哉九閔希岳一遭便摧秀而不實嗚呼哀哉解平易得行也難求嗟介幼年業德俱修傳燈念往嬰痼情收慨乎壯志衰武去留庶傳介之令節秉輝曜交長秋于時達師言離廣府還望桂林去留愴然自述贈懷云尔 五言

標心之梵宇運想入仙洲嬰痼乖同好沉情阻若抽荼落任難聚情離不可收何日乘杯至詳觀演法流

淨以咸亨元年在西京尋聽于時與并部處一法師某州引禪論師更有二三諸德同契鷲峯標心覺樹然而一公屬母親之年老遂懷戀於并川律師遇玄瞻於江寧乃敦情於安養玄達既到廣府復阻先心唯與晉州小僧善行同去神州故友索介分飛印度新知真焉未會此時躑躅難以為懷戲擬四愁聊題兩絕而已

五言 我行之數萬愁緒百重思鄉教六尺影獨步五天陲

五言 重自解憂曰



上將可陵師正士志難移如論惜短  
命何得滿長祇

于時感事三年坐夏揚府初秋忽遇  
冀州使君馮孝詮隨至廣府盛設斯船  
主期會南行復蒙使君命往崗州  
重為檀主及弟孝誕使君孝輒使君  
郡君寧氏郡君彭氏等合門眷屬咸  
見資贈爭抽上頭各捨奇資庶無乏  
於海途恐有勞於險地萬如親之惠  
順給孤之心共作歸依同緣勝境所  
以得成禮謂者蓋馮家之力也又嶺南  
法俗共艱去留之心北土英儒俱懷  
生別之恨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輒背  
番禺指鹿園而遐想望雞峯而太息  
于時廣莫初曉向朱方而百丈雙挂  
離箕創節棄玄羽而五兩單飛長截  
洪演似山之濤橫海斜通巨壑如雲  
之浪滔天未曙而旬果之佛逝經停  
六月漸學聲明王贈支持送往末羅瑜  
國今改為室  
和佛逝也復停兩月轉向羯荼至十  
二月舉帆還乘王船漸向東天矣從  
羯荼北行十日餘至標人國向東望岸  
可一二里許但見鄮子樹橫擲林森

然可愛彼見船至爭乘小艇有盈百  
數皆將鄒子芭蕉及藤竹器來求市  
易其所愛者但唯鐵焉大如兩拍得  
鄒子或五或十丈夫悉皆露體婦女  
以片葉遮形商人戲授其衣即便搖  
手不用傳聞斯國當蜀川西南界矣  
此國既不出鐵亦寡金銀但食鄒子  
諸根無多稻穀是以盧呵家為珍貴  
此國名鐵為盧呵其人容色不黑量等中形巧

織團藤箱餘處莫能及若不共交  
易便放毒箭一中之者無復再生提  
茲更主月許望西北行遂達航摩立  
底國即東印度之南界也去莫訶菩提  
及那爛陀可六十餘驛於此創與大  
乘燈師相見留住一載學梵語習聲聞  
論遂與燈師同行取正西路商人數  
百詣中天矣去莫訶菩提有十日在  
過大山澤路險難通要藉多人必無  
孤進于時淨染時患身體疲羸求赴  
商旅因不能遠雖可勵已求進五里  
終須百息其時有那爛陀寺二十  
許僧并燈上人並皆前去唯餘單已  
孤步險隘日晚脯時山賊便至援弓

大喚來見相陵先掠上衣次抽下服  
空有條帶亦並奪將當是時也實謂長  
辭人代無諧礼謁之心體散鋒端不  
遂本求之望又彼國相傳若得白色  
之人殺充天祭既思此說更軼于懷乃  
入泥埤遍塗形體以素遮弊扶杖徐行  
日云暮矣營處尚遠至夜兩更方及  
徒侶聞燈上人村外長叫既其相見  
令授一衣池內洗身方入村矣從此  
行數日先到鄒爛陀敬根本塔次上耆  
闍崛見疊衣處後往大覺寺礼真容  
像山東道俗所贈純絹持作如來等  
量袈裟親奉披服蘇州玄律師附羅  
蓋數万為持奉上曹州安道禪師寄  
拜礼菩提像亦為礼訖于時五體布  
地一想虔誠先為東夏四恩普及法  
界含識願龍花初會遇慈天尊並契  
真宗獲无生智次乃遍礼聖跡過方  
丈而屈拘口所在欽誠入祇園而跨  
難嶺住鄒爛陀寺十載求經方始旋  
踵言歸還航摩立底未至之間遭大  
劫賊僅免虜刃之禍得存朝夕之命  
於此昇舶過羯荼國所將梵本三藏

五十萬餘頌唐譯可成千卷摧居佛逝矣

善行師者晉州人也少辭桑梓訪道東山長習律儀寄情明呪溫恭儉素利物是心則淨之門人也隨至室利佛逝有懷中土既染痼疾返棹而歸年四十許

靈運師者襄陽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志懷耿介情存出俗追尋聖跡與僧哲同遊戲南溟達西國極閑梵語利物存懷所在至處君王禮敬遂於都爛陀盡慈氏真容菩提樹像一同尺量妙簡工人賣以歸唐廣興佛事翻譯聖教實有堪能矣

僧哲禪師者澧州人也幼敦高節早託玄門而解悟之機實有灌瓶之妙談論之銳固當重席之美沉深律苑控總禪畦中百兩門久提綱目莊劉二籍亟盡樞開思慕聖蹤泛舶西域既到西土適化隨緣巡礼略周歸東印度到三摩咀吒國國王名曷羅社跋毛其王既深敬三寶為大鄔波索迦深誠徹信光絕前後每於日日造



拓摸泥像十萬軀讀大般若十萬頌  
用鮮花十萬尋親自供養所呈薦設  
積與人齊整駕將行觀音先發幡旗  
鼓樂漲日弥空佛像僧徒並居前引  
王乃後徙於王城內僧屋有四千許  
人皆受王供養每於晨朝令使入寺  
合掌房前急行疾問大王奉問法師  
等宿夜得安和不僧答曰願大王無  
病長壽國祚安寧使返報已方論國  
事五天所有聰明大德廣慧才人博  
學十八部經通解五明大論者並集  
茲國矣良以其王仁聲普洎駿骨遜  
叔之所致也其僧招住此王寺尤蒙  
別禮存情梵本頗有日新矣來時不  
與相見承聞尚在年可四十許僧招  
弟子玄遊者高麗國人也隨師於師  
子國出家因住彼矣

右五十人

智和律師者洛陽人也即射四域大  
使王玄策之姪也年纔弱歲早狎冲  
虛志蕤輕肥情懷棲道遂往少林山  
資和服餌樂誦經典頗工文筆既而  
悟朝市之諠譁尚法門之澄寂遂背



入水而去三吳捨素提而探緇服事  
瑤禪師為師稟承思慧而未經多載  
即歸歸玄關復往蘄州忍禪師處重  
修定觀而芳根雖植崇條未聳遂濟  
湘川跨衡嶺入桂林而託想道幽泉以  
息心頗經年載仗寂禪師為依止觀山  
水之秀麗翫林薄之清虛揮翰寫  
衷掣幽泉山賦申遠遊之懷既覽三  
吳之法正頗盡芳筵歷九江之勝友  
幾開妙理然而宿植善根匪由人將  
出日中府欲觀禮西天幸遇无行禪  
師與之同契至合浦昇舶長泛滄溟  
風便不通漂居上景覆向交州住經  
一夏既至冬末復往海濱神灣隨舶南  
遊到室利佛逝國自餘經歷具在行  
禪師傳內到大覺寺住經二載瞻仰  
尊容傾誠勵想誦梵本月故日新  
聞聲論能梵書學律儀習對法既解  
俱舍復善因明於那爛陀寺則披攬大  
乘在信者道場乃專切小教復就名  
德重洗律儀懇懇勤勤無忘寸影習  
德光律師所製律經隨聽隨譯實有功  
天善護淨囊無虧片檢常坐不卧知

足清無奉上謙下久而弥敬至於王  
城驚嶺僊苑應林祇樹天階菴園山  
穴備申翹想果契幽心每振衣鋒之  
餘常懷供益之念於鄉瀾陀寺則上  
資嘗設在王舍城中乃器供常住在  
中印度近有八年後向北天羯濕弥  
羅擬之鄉國矣聞與琳公為伴不知  
今在何所然而翻譯之功其人已就矣  
無行禪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般  
若提婆唐古叶性虛融稟質溫雅意  
存仁德志重烟霞而竹馬之年長足  
石渠之署暨乎弱冠有懷金馬之門  
頗已漁獵百氏流睇三經州望推奇  
鄉曲非隼于時則絢彩霞開鏡三江  
而挺秀芳思泉湧灌七澤而流津然  
宿因感會今果現前希慕法門有窺  
玄苑幸遇五人之度爰居等界道場  
既而創染諦門初霑法侶事大福田  
寺慧英法師為鄔波駄耶唐古觀教師和上者訛也  
斯乃古藏法師之上足可謂輝聯碩  
德固乃世不乏賢於是標心般若棲  
志禪居屏棄人間往來山水每因談  
玄講肆擊聞微言雖年在後生而望逾

先進及乎受具同壇乃二十餘人誦  
戒契心再展便了咸稱上首餘莫能  
加次隱幽巖誦法華妙典不盈一月  
七軸言終乃歎曰夫尋筌者意在得  
魚未言者本希趣理宜可訪名匠鑽  
心神啓定門斷煩惱遂乃杖錫九江  
移步三越遊衡岳處金陵逸想高華  
長吟少室濯足八水舉袂三川求善  
知識即其志也或推方定門而北上獵  
智者禪五之精微麾戒獻而東歸究  
道宣律師之淳粹聽新舊經論討古  
今儀則洋洋焉波瀾万頃疑疑也崖  
岸千尋與智弼為伴東風汎船一月  
到室利佛逝國國王厚禮特異常倫  
布金花散金粟四事供養五體呈心  
見從大唐天子處來倍加欽上後乘  
王舶經十五日達末羅瑜洲又上五  
日到羯荼國至冬末轉舶西行經三  
十日到鄰伽鉢置那從此泛海二日  
到師子洲觀礼佛牙從師子洲復東  
北泛舶一月到訶利雞羅國此國乃  
是東天之東界也即瞻部洲之地也  
得在一年漸之東印度恒與智弼相

隨此去邨爛陀途有百驛既傳息已  
便之大覺蒙國安置入寺俱為主人  
西國主人稍難得也若其得主則衆  
事皆同如也為客但食而已禪師後  
向邨爛陀聽瑜伽習中觀研味俱舍  
探求律典復往羈羅荼寺去斯兩驛  
彼有法匠善解因明屢在芳進習陳  
那法稱之作莫不漸入玄關頗開幽  
鍵每唯杖錫乞食全軀少欲自居情  
超物外曾因閑隙譯出阿笈摩經述  
如來涅槃之事略為三卷已附歸唐  
是一切有部律中所出論其進不乃  
與會寧所譯同矣行禪師既言欲居  
西國復道有意神州疑取北天歸寧  
故里淨來曰從邨爛陀相送東行六  
驛各懷生別之恨俱希重會之心業  
也茫茫流泗交袂矣春秋五十六又禪  
師稟性好尚欽礼每以覺樹初綠觀洗  
沐於龍池竹苑新黃奉折花於鷲嶺此  
時者春中也皆是大節會无門遠近道俗咸  
觀洗菩提樹也又鷲峯山此時有花大如手  
許實同金色人皆折以上並當  
此之時弥覆山野名春女花也曾於一時  
與行禪師同遊鷲嶺瞻奉既訖遐眺  
鄉關無任軫憂淨乃聊述所懷云尔



雜言

觀化祇山頂流聯古王城萬載池猶  
索千年苑尚清騶騶影堅路摧殘廣  
脇壘七寶仙臺亡舊迹四彩天花絕  
雨聲聲華遠自恨生何晚既傷火宅  
眩中門還望寶渚迷長坂步陟平郊  
望心遊七海上擾擾三界溺邪津渾  
渾萬品亡真匠唯有能仁獨圓悟廓  
塵靜浪開玄路創造飢命棄身城更  
為未人崩意樹也持囊畢契戒珠  
淨也被甲要心忍衣固也三祇不倦  
陵二車一足忘勞超九數也定漱江清  
沐久結也智鈿霜凝斬新霧也無邊  
大劫無不脩六時愍生遵六度度有  
流化功収金河示滅歸常住鶴林權  
唱演功周聖徒往傳餘響龍宮祕典  
海中探石室真言山巖仰流教在茲  
辰傳芳代有人沙河雪嶺迷朝徑巨  
海鴻崖亂夜津八万死求一生投針  
偶穴非同喻來馬懸車豈等程不徇  
今身樂無新後代榮捨捨危輿追勝  
義咸希畢契傳燈情勞歌勿復陳延  
眺旦周巡東睇女巖留二迹西馳蹏



苑去三輪北。脫合城池尚在南。瞻尊  
嶺穴猶尊五峯。秀百池分繁繁鮮花  
明四曜輝輝道樹鏡三春。揚錫指山  
阿。携步上祇陀。既觀如來豐衣石。復  
觀天授迸餘峨。佇靈鎮凝思。遍生河  
金花逸掌儀前走芳蓋。陵虛殿後過  
旌遶經行砌。目想如神契。迴斯少福潤  
津梁共會龍花捨塵翳。

在西國王舍城懷舊之作

一三五  
七九言

遊愁赤縣遠。丹思抽驚嶺。寒風駛  
龍河。激水流。跃喜朝聞日。復日不覺  
頽。年秋更秋已畢。袂山奉願誠難遇  
終堅持經振錫往神州。

法振禪師者荊州人也。景行高尚。雅  
福是修。濯足禪波。棲心戒海。法侶欽  
肅。為尊。為歸。誦誦律經。居山居水。而思  
礼聖。迹有意。西遙遂共同。州僧乘悟。權  
師梁州。乘如律師。學窮內外。智思鉤深。  
其德不孤。結契由踐。於是携乃一友。出  
三江。整枕上景之前。鼓浪訶陵之北。巡  
歷諸島。漸至親荼未久之間。法振遇  
疾而殞。年可三十五六。既而一人斯委。  
披二情。親遂附舶東歸。有望交陞。覆

至瞻波

即林邑西也

乘悟又平瞻波人至傳說

如此而未的委獨有乘如言歸故里  
雖不結實仍嘉令秀尔獨何為三無  
一就

大津師者澧州人也幼得法門長敦節  
儉有懷省欲以乞食為務希礼聖跡  
啓望王城每歎曰釋迦悲父既其不  
遇天宮慈氏宜勗我心自非覩覺樹  
之真容謁祥河之勝躅豈能以情六  
境致想三祇者哉遂以永淳二年振  
錫南海爰初結旅頗有多人及其角  
立唯斯一進乃賁經像與唐使相逐  
泊舶月餘達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載  
解崑崙語頗習梵書潔行齊心更受  
圓具淨於此見遂遣歸唐望請天恩  
於西方造寺既覩利益之弘廣乃輕命  
而復滄溟遂以天授二年五月十五  
日附舶而向長安矣今附新譯雜經  
論十卷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  
西域求法高僧兩卷 贊曰  
嘉尔幼年慕法情堅既虔誠於東  
夏復請益於西尺重指神州為物淹  
流專十法之弘法竟千秋而不秋

右惣五十六人

又重歸南海傳有師資四人

苾芻貞固律師者梵名婆羅笈多

譯

貞即鄭地滎川人也俗姓孟粵以駝鳥

之歲早薨慈門惣角之秋棲心慧苑

年甫十四遂丁荼蓼眷流俗之難保

知法門之可尚友興正念企步勝場

遂於汜水等慈寺遠法師處甲侍席

之業意存教網便誦大經經三兩歲

師遂淪化後往相州林慮諸寺尋師

訪道欲致想禪高自念教檢未覓難

辯真偽即往東魏聽覽唯識復往安州

大猷禪師處習學方等數旬未隔

即妙相現前復往荊州歷諸山寺求

善知識希覓未聞復往襄州遇善導

檀師受彌陀勝行當念之時交望弃

索訶之穢土即欲趣安養之芳林覆

恩獨善傷大士行唯識所變何非淨

方遂往峴山恢覺寺澄禪師處創蒙

半字之訓漸通完器之言禪師則沉

研律典荷世尊五德之重寄輶轡經

論當末代四依之住持定激波深濯

八輶而流派慧峯岳峻傳六度而躡

巖五塵無雜九惱非驚外跨四流內  
澄三定法俗欽望推為導首特蒙綸  
旨召入神都在魏國東寺居多聞之  
數固師年餘二十即於禪師足下而  
進圓具纔經一載忽涉律網覆向安  
州秀律師處三載端心讀宣律師文少  
可謂問絕鄔波離貫五篇之表裏受  
諧毗舍女洞七聚之幽關律云五歲  
得遊方未至歲而早契十年離依止  
不屆年而豫合其秀律師即蜀郡興  
律師之上足既進圓具仍居蜀川於  
和上處學律四載後往長安宣律師  
處為依止之客投心乳器苦飲獲之善  
識精嚴竭智水瓶等歡喜之妙持光  
後經十六年不離函丈研窮諸部洵  
鍊數家將首律師疏以為宗本然後  
去三陽之八水復向黃州報所生地  
次往安州大興律教諸王刺史咸共  
遵承故律云若有律師處與我身不  
殊居十力寺年七十餘方始寐化戒  
行清素耳目詳知嗟乎代有其人棟  
梁佛日蟬聯靡絕繼踵相承實謂漢  
珠荆玉雖別川而俱媚桂枝蘭葉



縱異節而同芳固師既得律典斯通  
更披經論又復誦法華維摩向一千  
遍心心常續念念恒持三業相駢四  
儀無廢覆往襄州在和上處重聽藕  
咀羅披尋對法藏頗通蘊處薄檢衣珠  
化城是息終期實渚遂乃濯足襄水  
顧步廬山仰上德之清塵任東林而  
散志有意欲向師子洲頂礼佛牙觀  
諸聖迹以垂拱之歲移錫桂林適化  
遊方漸之清遠峽谷同緣赴感後屆  
番禺廣府法徒請開律典時屬大唐  
聖主天下普置三師欲令佛日再明  
法舟長汎既而威儀者律也固亦衆所  
欽情三藏道場講毗奈耶教經乎九  
夏爰爰音七篇善教法徒汎誘時俗于  
時制旨寺恭聞梨每於講席親自提  
獎可謂恂恂善誘引濟忘倦聞梨則  
童真出家高行貞節年餘七十而恒  
敬五篇有福之人可逢上智實乃禪  
池淼湯引法海而通波思嶺崔嵬倚  
慧嶽而騰峭深明幻本巧悟心源雖  
閑諸法體空而利物之用盛集構有  
為之福業作無上之津梁而屢寫藏



經常營衆食實亦衆所知識應物感  
生勸悟諸人共敦律教固師既法侶  
言散還向峽山真託松林之下用畢  
幽棲之志蒙謙寺主等特見賓迎寺  
主乃道冠生知體含仁慈供奉四海  
靡倦二朝屈已申他卑雖是務固師  
意欲息想山門有懷營構傾廊通直  
道脫階正邪基曲制山池布流八解  
之清潤傍開壇界真闡七衆之芳  
規復欲於戒壇後面造一禪龕立方  
等道塲修法華三昧切雖未就而情  
已決然布薩軌儀已紹綱目又每歎  
日前不遭釋父後未遇慈尊末代時  
中如何起行旣沉吟於空有之際復  
躑躅於多師之門矣淨於佛逝江口昇  
舶附書憑信廣州見求墨紙抄寫梵  
經并雇手直于時商人風便舉帆高  
張遂被載來求住無路是知業能裝  
飾非人所圖遂以水昌元年七月二  
十日達于廣府與諸法俗重得相見  
于時在制旨寺處衆嗟曰本行西國  
有望流通迴住海南經本尚闕所將  
三藏五十餘万頌並在佛逝終須覆

往既而年餘五十重越滄波巢駟不  
留身城難保朝露溘至何所駕焉經  
典既是要門誰能共往取取隨譯隨  
受須得其人衆命告曰去斯不遠有  
僧貞固次探律教早蘊精誠僅得其  
人斯為善伴亦既纔聞此告移歸雅  
舍求心於是裁封山岳薄陳行李固  
乃啓封題是觀即有同行之念辟乎聊  
城一發下三將之雄心雪山小偈牽  
大隱之深志遂乃喜辭幽澗歡夫松  
林攘臂石門之前褰衣剗首之內始  
領一蓋含襟情於梅塵既投五體契  
虛懷於曩日雖則平生未面而實冥  
符宿心共在良宵頗論行事固乃答  
曰道欲合不介而目親時將至求抑  
而不可謹即共引三藏助燭千燈者  
數於是重往峽山與謙寺主等言別  
寺主乃照機而作曾不留連見述所  
懷咸助隨喜已闕無念他濟是心並  
為資裝令無少乏及廣府法俗悉贈  
資糧即以其年十一月一日附商船去  
蜚舄望占波而陵帆指佛逝以長駟  
作含生之梯橙為欲海之舟艫慶有

懷於從志庶無廢於長途固師年四十矣贊曰

智者相業稟自先因童年索想唯福是親情求勝已意仗明仁非馨香於事利固寶愛於賢珎其受持妙典貞明固意大善敦心小瑕興畏有懷眈履無望榮貴若住拙之毛尾弗勵等遊蜂之色香靡費其孤辭榮澤隻步漢陰哲人務本律教是尋既知綱領更進幽深致遠懷於覺樹遂仗藜於桂林其怡神峽谷匠物廣川既而追舊聞於東夏復欲請新教以南邁希揚布於未布冀流傳於未傳慶斯人之壯志能為物而身捐其為我良伴共屆金洲能堅梵行善友之由駟車遮濟丰足相求儻得契傳燈之一望亦是不慙生於百秋其既至佛逝宿心是契得聽未聞之法還觀不覩之例隨譯隨受詳檢通滯新見新知巧明開制博識多智每勵朝聞之心恭儉勤懷無憂夕死之計恐衆多而事撓且逐靜而兼濟縱一焰之隨風庶十登而同翳其又貞固弟子二人

俗姓孟名懷業梵号僧伽提婆祖父  
本是北人因官遂居嶺外家屬擁停  
廣府慕法遣奉師門雖可年在弱冠  
而實志逾強仕見師主懷弘法之念  
即有隨行之心割愛抽悲投命溟渤  
至佛逝國解骨崙語頗學梵書誦俱  
舍論偈雖事遇於一獵異有望於千  
途儻策勒於熟思希比迹於生藉且  
為侍者現供翻譯年十七耳

茲蒞道宏者梵名佛臨提婆

唐云覺天

汴州

雍立人也俗姓靳其父早因商侶移  
步南遊遠歷三江遐登五嶺遂過韶  
部後屆峽山觀巖谷之清虛翫川源  
之澄寂逢善知識披緇釋素于時道  
宏其年尚小任業風而萍轉隨父師  
而遊涉入桂林以翹想步幽泉而疊  
息父名大感禪師遂於寂禪師處學  
秘心關頗經年載薄知要義還之峽  
各道宏隨父亦復出家年滿二十此  
焉進具往來廣府出入山門雖可年  
望未高而頗懷節槩既聞淨至之赴  
莊嚴詢訪所居去停制旨一申礼事  
即有契於行心再想生津實無論於



性命間說滔天之浪幾若小池觀攝  
海之鯨意同鱣鱣尋即重之清遠言  
別山庭與貞固師同歸府下於是平  
置志南海共赴金洲擬寫三藏德被  
千秋識悟聰敏叶性溫柔頗功草錄  
復翫莊周體齊物之篇虛誕知指馬  
之誑悠悠不憑河而徒涉能臨懼而  
善籌雖功未廟於移照然有慶於英  
猷英猷何陳求法輕身不計樂而為  
樂不將親而作親欲希等生靈於已  
體豈若娥蚩狗而行仁既至佛逝敦  
心律藏隨譯隨寫傳燈是望重臺戒  
珠極所欽尚未廓滅之圓成并迷津  
之重墮畢我大業由斯小匠慶余拔  
擢於有添庶福資於無量年二十  
二矣

茲著法師者梵名達摩提婆

唐云

裴

州襄陽人也住靈集寺俗姓安實乃

家傳禮義門襲冠纓童年出家欽修

是務遂離桑梓遊涉嶺南淨至番禺

報知行李雖復學悟非遠而實怖尚

情深意喜相隨同越滄海未經一

月屆乎佛逝亦既至此業行是修曉



夜端心習因明之秘冊晨昏勵想聽  
俱舍之幽宗既而一簣已傾庶因墮  
於九仞三載虔念擬剋成乎五篇  
弗憚劬勞性有聰識復能志託弘益  
抄寫忘疲乞食自濟但有三衣袒膊  
塗跣遵修上儀雖未成於甫立終有  
慕於囊錫凡百徒侶咸怖自樂余獨  
標心利生是恪恪勤何始專思至理  
若能弘廣願於悲生異大明於慈氏  
年二十四矣

其僧貞固等四人既而附舶俱至佛  
逝學經三載梵漢漸通法朗須往訶  
陵國在彼經夏遇疾而卒懷業戀居  
佛逝不返番禺唯有貞固道宏相  
隨俱還廣府各並淹留且住更待後  
追貞固遂於三藏道場敷揚律教未  
終三載染患身亡道宏獨在嶺南余  
來迥絕消息雖每顧問音信不通寒  
乎四子俱沉滄波竭力盡誠思然法  
炬誰知業有長短各阻去留每一念  
來傷歎無及是知麟喻難就危命易  
虧所有福田共相資濟龍花初會俱  
出塵勞耳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部監

勅雕造

求法高僧傳卷下 第三十張 願

高僧法顯傳一卷

廣

東晉沙門釋法顯自記遊天竺事

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弘始二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初發跡長安度隴至軋歸國夏坐夏坐訖前至罽檀國度養樓山至張掖鎮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張掖王慙勤遂留爲作檀越於是與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相遇欣於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訖復進到燉煌有塞東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餘日法顯等五人隨使先發復與寶雲等別燉煌太守李浩供給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爲標幟耳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至鄯鄯國其地崎嶇薄瘠俗人衣服粗與漢地同但以氍毹爲異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

鹿從此西行所經諸國類皆如是唯  
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  
書天竺語住此一月日復西北行十  
五日到烏夷國僧亦有四千餘人皆  
小乘學法則齊整秦土沙門至彼都  
不豫其僧例也法顯得符行當公孫  
經理住二月餘日於是還與寶雲等  
共合烏夷國人不修禮儀遇客甚薄  
智嚴慧簡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  
資法顯等蒙符公孫供給遂得直進  
西南行路中無居民涉行艱難所經  
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  
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  
以法樂相娛樂衆僧乃數萬人大乘  
學皆有衆食彼國人民星居家家門  
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  
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主  
安頓供給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  
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捷槌  
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一  
切寂然器鉢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  
喚但以手指摩慧景道整慧達先發  
句竭叉國法顯等欲觀行像停三月

日其園中有四大僧伽藍不數小者  
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  
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幃幕事事嚴飾  
王及夫人嫫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  
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  
二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  
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  
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以金銀彫  
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  
易著新衣徒跣持花香翼從出城迎  
像頭面禮足散花燒香像入城時門  
樓上夫人嫫女遙散衆花紛紛而下  
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  
則一日行像自月一日爲始至十四  
日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  
宮耳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藍名王  
新寺作來八十年經三王方成可高  
二十五丈彫文刻鏤金銀覆上衆寶  
合成塔後作佛堂莊嚴妙好梁柱戶  
扇牕牖皆以金薄別作僧房亦嚴麗  
整飾非言可盡嶺東六國諸王所有  
上價寶物多作供養人用者少旣過  
四月行像僧韶一人隨胡道人向蜀



賓法顯等進向子合國在道二十五  
日便到其國國王精進有千餘僧多  
大乘學住此十五日已於是南行四  
日至慈嶺山到於庵國安居安居已  
山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國與慧景等  
合值其國王作般遮越師般遮越師  
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  
皆來雲集集已莊嚴衆僧坐處懸繒  
幡蓋作金銀蓮華著僧座後鋪淨坐  
具王及群臣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  
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  
群臣設供供養或一日二日三日五  
日乃至七日供養都畢王以所乘馬  
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并諸  
白氎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共諸  
群臣發願布施衆僧布施僧已還從  
僧贖其地山寒不生餘穀唯熟麥耳  
衆僧受歲已其晨輒霜故其王每請  
衆僧令麥熟然後受歲其國中有佛  
唾壺以石作之色似佛鉢又有佛一  
齒其國中人爲佛齒起塔有千餘僧  
徒盡小乘學自山以東俗人被服類  
粗與秦土同亦以氍褐爲異沙門法

用轉勝不可具記其國當葱嶺之中  
自葱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  
安石榴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從此  
西行向北天竺國在道一月得度葱  
嶺葱嶺山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  
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  
難者萬無一全彼土人即名爲雪山  
也度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  
小國名陀歷亦有衆僧皆小乘學其  
國昔有羅漢以神足力將一巧匠上  
兜率天觀彌勒菩薩長短色貌還下  
刻木作像前後三上觀然後乃成像  
長八丈足趺八尺齋日常有光明諸  
國王競與供養今故現在於此順嶺  
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嶮絕  
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  
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  
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  
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  
十步九譯所記漢之張騫甘英皆不  
至此

衆僧問法顯佛法東過其始可知耶  
顯云訪問彼土人皆云古老相傳自

之弥勒菩薩像後便有天竺沙門賣  
經律過此河者像立在佛涅槃後三百  
許年計於周氏平王時由茲而言大  
教宣流始自此像非夫弥勒大士繼  
軌釋迦孰能令三寶宣通邊人識法  
目知冥運之開本非人事則漢明帝  
之夢有由而然矣度河便到烏長國  
其烏長國是正北天竺也盡作中天竺  
語中天竺所謂中國俗人衣服飲食  
亦與中國同佛法甚盛名衆僧止住  
處爲僧伽藍凡有五百僧伽藍皆小  
乘學若有客比丘到悉供養三日三  
日過已乃令自求所安常傳言佛至  
北天竺即到此國也佛遺足跡於此  
或長或短在人心念至今猶介及臘衣  
石度惡龍處悉亦現在石高丈四尺  
闊二丈許一邊平慧景慧達道整三人  
先發向佛影那竭國法顯等住此國  
夏坐坐訖南下到宿呵多國其國佛法  
亦盛昔天帝釋試菩薩化作鷹鷂割肉  
貧鴿處佛既成道與諸弟子遊行語  
云此本是吾割肉貧鴿處國人由是  
得如於此處起塔金銀校飾從此東

下五日行到捷陀衛國是阿育王子  
法益所治處佛為菩薩時亦於此國  
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金銀校飾  
此國人多小乘學自此東行七日有  
國名竺剎尸羅竺剎尸羅漢言截頭  
也佛為菩薩時於此處以頭施人故  
因以為名復東行二日至投身餒餓虎  
處此二處亦起大塔皆衆寶校飾諸國  
王目民竟興供養散華然燈相繼不  
絕通上二塔彼方人亦名為四大塔  
也從捷陀衛國南行四日到弗樓沙  
國佛昔將諸弟子遊行此國語阿難  
云吾般泥洹後當有國王名蜀膩伽  
於此處起塔後蜀膩伽王出世出行遊  
觀時天帝釋欲開發其意化作牧牛  
小兒當道起塔王問言汝作何等答  
言作佛塔王言大善於是王即於小  
兒塔上起塔高四十餘丈衆寶校飾  
凡所經見塔廟壯麗威嚴都無此比  
傳云閻浮提塔唯此塔為上王作塔  
成已小塔即自傍出大塔南高三尺  
許佛鉢即在此國昔月氏王大興兵  
衆來伐此國欲取佛鉢既伏此國已

月氏王等篤信佛法欲持鉢去故大興  
供養供養三寶畢乃校飾大象置鉢  
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輪  
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  
鉢緣未至深自愧歎即於此處起塔  
及僧伽藍并留鎮守種種供養可有  
七百餘僧日將欲中衆僧則出鉢與白  
衣等種種供養然後中食至暮燒香  
時復亦可容二斗許雜色而黑多四  
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以少  
華投中便滿有大富者欲以多華供  
養正復百千万斛終不能滿寶雲僧  
景止供養佛鉢便還慧景慧達道整  
先向鄯竭國供養佛影佛齒及頂骨  
慧景病道整住看慧達一人還於弗樓  
沙國相見而慧達寶雲僧景遂還秦土  
慧景在佛鉢寺無常由是法顯獨進  
向佛頂骨所西行十六由延至鄯竭國  
界臨羅城城中有佛頂骨精舍盡以金  
薄七寶校飾國王敬重頂骨慮人抄  
奪乃取國中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  
封守護清晨八人俱到各視其印然  
後開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



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寶圓碓磑下瑠璃鍾覆上皆珠璣校飾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日出後精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豳鼓銅鐺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次第頂戴而去從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聽國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無懈怠供養都訖乃還頂骨於精舍中有七寶解脫塔或開或閉高五尺許以盛之精舍門前朝朝恒有賣花香人凡欲供養者種種買焉諸國王亦恒遣使供養精舍處方三十步雖復天震地裂此處不動從此北行一由延到邾竭國城是菩薩本以銀錢貨五莖華供養定光佛處城中亦有佛齒塔供養如頂骨法城東北一由延到一谷口有佛錫杖亦起精舍供養杖以牛頭旃檀作長丈六七許以木筒盛之正復百千人舉不能移入谷口西行有佛僧伽梨亦起精舍供養彼國土俗元旱時國人相率出衣禮拜供養天即大雨邾竭城南半由

延有石室博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  
去十餘步觀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  
光明炳著轉近轉微踴躍如有諸方  
國王遣工畫師摹寫莫能及彼國人  
傳六千佛畫當於此留影影西四百步  
許佛在時剃髮剪爪佛自與諸弟子  
共造塔高七八丈以為將來塔法今  
猶在邊有寺寺中有七百餘僧此處  
有諸羅漢辟支佛塔乃千數住此冬三  
月法顯等三人南度小雪山雪山冬  
夏積雪山北陰中遇寒風暴起人皆  
禁戰慧景一人不堪復進口出白沫  
語法顯云我亦不復活便可時去勿  
得俱死於是遂終法顯撫之悲號本  
苗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前得過嶺  
南到羅夷國近有三千僧兼大小乘  
學住此夏坐坐訖南下行十日到跋那  
國亦有二千許僧皆小乘學從此東  
行三日復渡新頭河兩岸皆平地過  
河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兼大小乘  
學見秦道人往乃大憐愍作是言如  
何邊地人能知出家為道遠求佛法  
悉供給所須待之如決從此東南行抵

八十由延經歷諸寺甚多僧衆萬數  
過是諸處已到一國國名摩頭羅又  
經蒲那河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可  
有三千僧佛法轉盛凡沙河已西天竺  
諸國國王皆篤信佛法供養衆僧時則  
晚天冠共諸宗親羣目手自行食行  
食已鋪氈於地對上座前坐於衆僧  
前不敢坐牀佛在世時諸王供養法  
式相傳至今從是以南名為中國中  
國寒暑調和無霜雪人民殷樂無戶  
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輸地利欲去  
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斬有罪  
者但罰其錢隨事輕重雖復謀為惡  
逆不過截右手而已王之侍衛左右  
皆有供祿舉國人民悉不殺生不飲  
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羅旃荼羅名  
為惡人與人別居若入城市則擊木  
以自異人則識而避之不相搪突國  
中不養賭鷄不賣生口市無屠店及  
沽酒者貨易則用貝齒唯旃荼羅漢獵  
師賣肉耳自佛般涅槃後諸國王長  
者居士為衆僧起精舍供給田宅園  
圃民戶牛犢鐵米書錄後王王相傳

無敢廢者至今不絕衆僧住止房舍牀  
蓐飲食衣服都無闕乏處處皆衆  
僧常以作功德為業及誦經坐禪客  
僧往到舊僧迎逆代擔衣鉢給洗足  
水塗足油與非時漿湏臾息已復問  
其膳數次第得房舍卧具種種如法  
衆僧住處作舍利弗塔目連阿難塔  
并阿毘曇律師經塔安居後一月諸希  
福之家勸化供養僧行非時漿衆僧  
大會說法說法已供養舍利弗塔種  
種華香通夜然燈使伎樂人作舍利弗  
大婆羅門時詣佛求出家大目連大  
迦葉亦如是諸比丘及多供養阿難  
塔以阿難請世尊聽女人出家故諸  
沙弥多供養羅士阿毘曇師者供養  
阿毘曇律師者供養律師年年一供養各  
自有日摩訶訶人則供養般若波羅蜜  
文殊師利觀世音等等衆僧受歲竟長  
者居士婆羅門等各將種種衣物沙門  
所湏以用布施衆僧僧受亦自各各布  
施佛涅槃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  
相承不絕自度新頭河至南天竺迄  
于南海四五万里皆平坦無大山川正

有河水耳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有國名僧迦施佛上忉利天三月為母說法來下處佛上忉利天以神通力都不使諸弟子知來滿七日乃放神足阿鄒律以天眼遙見世尊即語尊者大目連汝可往問訊世尊目連即往頭面礼足共相問訊問訊已佛語目連吾却後七日當下閻浮提目連既還于時八國大王及諸臣民不見佛久咸皆渴仰雲集此國以待世尊時優鉢羅比丘尼即自心念今日國王臣民皆當迎佛我是女人何由得先見佛即以神足化作轉輪聖王寂前礼佛佛從忉利天上来向天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來下佛既下三階俱没于地餘有七級而現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敬信即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二十肘上作師子柱內



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  
外道論師與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  
理屈於是共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  
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柱頭  
師子乃大鳴吼見驗於是外道懼  
怖心伏而退佛以受天食三月故身  
作天香不同世人即便浴身後人  
於此處起浴室浴室猶在優鉢羅  
比丘尼初礼佛處今亦起塔佛在世  
時有剪髮爪作塔及過去三佛并釋  
迦文佛坐處經行處及作諸佛形像  
處盡有塔今悉在天帝釋梵天王從  
佛下處亦起塔此處僧及尼可有千人  
皆同衆食雜大小乘學住處有一白  
耳龍與此衆僧作檀越今國內豐熟  
雨澤以時無諸災害使衆僧得安衆  
僧感其惠故為作龍舍敷置坐處又  
為龍設福食供養衆僧日日衆中別  
差三人到龍舍中食每至夏坐訖龍  
輒化形作一小蛇兩耳邊白衆僧識  
之銅盃盛酪以龍置中從上座至下  
座行之似若問評遍變化去每年一  
出其國豐饒人民熾盛軍樂無比

諸國人来無不經理供給所須寺西北五十由延有一寺名大墳大墳者惡鬼名也佛本化是惡鬼後人於此處起精舍布施阿羅漢以水灌手水瀝滴地其處故在正復掃除常現不滅此處別有佛塔善鬼神常掃灑初不須人功有邪見國王言汝能如是者我當多將兵衆住此益積糞穢汝復能除不鬼神即起大風吹之令淨此處有百枚小塔人終日數之不能得知若至意欲知者便一塔邊置一人已復計數人人或多或少其不可得知有一僧伽藍可六七百僧此中有辟支佛食處泥地大如車輪餘處生草此處獨不生及曬衣地處亦不生草衣條著地跡今故現在法顯在龍精舍夏坐坐訖東南行七由延到剎饒夷城城接恒水有二僧伽藍盡小乘學去城西六七里恒水北岸佛為諸弟子說法處傳云說無常苦空說身如泡沫等此處起塔猶在度恒水南行三由延到一村名呵梨佛於此中說法經行坐處盡起塔從此東南

行十由延到沙祇大國出沙祇城南  
門道東佛本在此嚼楊枝已刺土中  
即生長七尺不增不減諸外道婆羅  
門嫉妬或斫或拔遠棄之其處續生如  
故此中亦有四佛經行坐處起塔故  
在從此南行八由延到拘薩羅國舍衛  
城城內人民希曠都有二百餘家即  
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大愛道故精舍  
處須達長者井壁及鴛鴦掘魔得道般  
泥洹燒身處後人起塔皆在此城中  
諸外道婆羅門生嫉妬心欲毀壞之  
天即雷電霹靂終不能得壞出城南  
門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起精舍  
精舍東向開門門戶兩邊有二石柱  
左柱上作輪形右柱上作牛形精舍  
右右池流清淨樹林尚茂衆花異色  
蔚然可觀即所謂祇洹精舍也佛上  
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  
思見佛即刻牛頭栴檀作佛像置佛  
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即避出迎佛  
佛言還坐吾般泥洹後可爲四部衆  
作法式像即還坐此像最是衆像之  
始後人所法者也佛於是移住南邊

小精舍與像異處相去二十步祇洹  
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王人民競興供  
養懸繒幡蓋散華燒香然燈續明日  
日不絕鼠舍燈炷燒幡蓋遂及精舍  
七重都盡諸國王人民皆大悲惱謂  
旃檀像已燒却後四五日開東邊小  
精舍戶忽見本像皆大歡喜共治精  
舍得作兩重還移像本處法顯道整  
初到抵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  
五年自傷生在邊地共諸同志遊歷  
諸國而或有還者或有無常者今日  
乃見佛空處愴然心悲彼衆僧出問  
法顯等言汝等從何國來答曰從漢  
地來彼衆僧歎曰奇哉邊國之人乃  
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  
上相承以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  
精舍西北四里有林名曰得眼本有  
五百盲人依精舍住此佛爲說法盡  
還得眼盲人歡喜刺杖著地頭面作  
禮杖遂生長大世人重之無敢伐者  
遂成爲林是故以得眼爲名祇洹衆  
僧中食後多往彼林中坐禪祇洹精  
舍東北六七里毗舍佉母作精舍請

佛及僧此處故在祇洹精舍大院各有二門一門東向一門北向此園即須達長者布金錢買地處精舍當中央佛住此處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亦盡起塔皆有名字及孫陀利殺身謗佛處出祇洹東門北行七十步道西佛昔共九十六種外道論議國王大臣居士人民皆雲集而聽時外道女名旃遮摩那起嫉妬心乃懷衣著腹前似若妊身於衆會中謗佛以非法於是天帝釋即化作白鼠啣其腰帶帶斷所懷衣墮地地即裂生八地獄及調達毒爪欲害佛生入地獄處後人皆慄懾之又於論議處起精舍高六丈許中有坐佛像其道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輿論議處精舍挾道相對亦高六丈許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時世尊精舍影則映外道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影則北映終不能得映佛精舍也外道常遣人守其天寺掃灑燒香然燈供養至明旦其燈輒移在佛精舍中婆羅門恚言諸沙門取我燈自供養佛為尔不止婆羅門於是夜



自伺候見其所事天神將燈繞佛  
精舍三匝供養供養佛已忽然不  
見婆羅門乃知佛神大即捨家入  
道傳云近有此事繞祇洹精舍有  
十八僧伽藍盡有僧住唯一處空  
此中國有九十六種外道皆知今  
世後世各有徒衆亦皆乞食但不持  
鉢亦復求福於曠路側立福德舍屋  
宇牀卧飲食供給行路人及出家人  
來去客但所期異耳調達亦有衆在  
常供養過去三佛唯不供養釋迦文  
佛舍衛城東南四里琉璃王欲伐舍  
夷國世尊當道側立立處起塔城西  
五十里到一邑名都維是迦葉佛  
本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皆悉  
起塔迦葉如來全身舍利亦起大塔  
從舍衛城東南行十二由延到一邑  
名那毗伽是拘樓秦佛所生處父子  
相見處般泥洹處亦皆起塔從此北  
行減一由延到一邑是拘那含牟尼  
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亦  
皆起塔從此東行減一由延到迦  
維羅衛城城中都無王民其丘荒止

有衆僧民戶數十家而已白淨王故  
宮處作太子母形像及太子乘白馬  
入母胎時太子出城東門見病人迴  
車還處皆起塔阿夷相太子處與難  
陀等撲為桶射處箭東南去三十里  
入地令泉水出後世人治作井令行  
人飲佛得道還見父王處五百釋子  
出家向優波離作札地六種震動處  
佛為諸天說法四天王等守四門父  
王不得入處佛在屈拘律樹下東向  
坐大愛道布施佛僧伽梨處此樹猶  
在瑠璃王煞釋種釋種死盡得須陀洹  
立塔今亦在城東北數里有王田太子  
坐樹下觀耕者處城東五十里有王園  
園名論民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  
二十步舉手攀樹枝東向生太子太子  
墮地行七步二龍王浴太子身浴處  
遂作井及上洗浴池今衆僧常取飲  
之凡諸佛有四處常定一者成道處二  
者轉法輪處三者說法論議伏外道  
處四者上忉利天為母說法來下處  
餘者則隨時示現焉迦維羅衛國大  
空荒人民希疎道路怖畏白為師子不

可妄行從佛生處東行五由延有國名  
藍莫此國王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  
塔即名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  
守護此塔晝夜供養阿育王出世欲  
破八塔作八万四千塔破七塔已次  
欲破此塔龍便現身將阿育王入其  
宮中觀諸供養具已語王言汝供養若  
能勝是便可壞之持去吾不與汝諍  
阿育王知其供養具非世之所有於  
是便還此中荒蕪無人灑掃常有羣  
鳥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花香而供養  
塔諸國有道人來欲礼拜塔遇象大  
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大  
自悲感此中无有僧伽藍可供養此  
塔乃令象灑掃道人即捨大戒還作沙  
彌自挽草木平治處所使得淨潔勸  
化國王作僧住處已為寺主今現有  
僧住此事在近自余相承至今恒以  
沙彌為寺主從此東行三由延太子  
遣車匿白馬還家亦起塔從此東行  
四由延到炭塔亦有僧伽藍復東行  
十二由延到拘夷鄰竭城城北雙樹  
間希連禪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般

泥洹及須跋耆後得道處以金棺供養世尊七日處金剛力士放金杵處八王分舍利處此諸處皆起塔有僧伽藍今悉現在其城中人民亦希曠止有衆僧民戶從此東南行十二由延到諸梨車欲逐佛般泥洹處而佛不聽戀佛不肯去佛化作大深壑不得度佛與鉢作信遣還其家處立石柱上有銘題自此東行十由延到毗舍離國毗舍離城北大林重閣精舍佛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菴婆羅女家爲佛起塔今故現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以園施佛作佛住處佛將般泥洹與諸弟子出毗舍離城西門迴身右轉顧看毗舍離城告諸弟子是吾最後所行處後人於此起塔城西北三里有塔名放弓仗以名此者恒水流有一國王王小夫人生一肉胎大夫人妬之言汝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一小兒端正殊特王即取養之遂便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伏次伐父

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王何故  
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  
欲來伐吾國是以愁耳小夫人言王  
勿愁憂但於城東作高樓賊來時置  
我樓上則我能却之王如其言至賊  
來時小夫人於樓上語賊言汝是我  
子何故作反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  
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  
仰向張口小夫人即以兩手搆兩乳  
乳作五百道俱墮千子口中賊知是  
其母即放弓仗二父王於是思惟皆  
得辟支佛二辟支佛塔猶在後世尊  
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  
後人得知於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  
小兒者即賢劫千佛是也佛於放弓  
仗塔邊捨壽佛告阿難言我却後三  
月當般涅槃魔王燒固阿難使不得  
請佛住世從此東行三四里有塔佛  
般涅槃後百年有毗舍離比丘錯行  
戒律十事證言佛說如是尔時諸  
羅漢及持律比丘凡有七百僧更檢  
按律藏後人於此處起塔今亦現  
在從此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阿



難從摩竭國向毗舍離欲般涅槃諸  
天告阿闍世王阿闍世王即自嚴駕將  
士衆退到河上毗舍離諸梨車聞阿  
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  
前則阿闍世王致恨還則梨車復然  
即於河中央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  
涅槃分身作二分一分在一岸邊於是  
二王各得半身舍利還歸起塔度河南  
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巴  
連弗邑是阿育王所治城城中王宮殿  
皆使鬼神作累石起牆闕彫文刻鏤  
非世所造今故現在阿育王弟得羅漢  
道常住耆闍崛山志樂閑靜三敬心  
欲請於家供養以樂山靜不肯受請王  
語弟言但受我請當為汝於城裏作山  
王乃具飲食召諸鬼神而告之曰明  
日悉受我請無坐席各自賣來明日  
諸大鬼神各賣大石來塋方四五步坐  
訖即使鬼神累作大石山又於山底  
以五大方石作一石室可長三文廣  
二丈高一丈餘有一大乘波婆羅門子  
名羅汰私迷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  
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教師事

若往問說不敢並坐王設以愛敬心執手執手已婆羅門輒自灌洗年可五十餘舉國瞻仰賴此一人弘宣佛法外道不能得加陵衆僧於阿育王塔邊造摩訶衍僧伽藍甚嚴麗亦有小乘寺都舍六七百僧衆威儀庠序可觀四方高德沙門及學問人欲求義理皆詣此寺婆羅門子師亦名文殊師利國內大德沙門諸大乘比丘皆宗仰焉亦住此僧伽藍凡諸中國唯此國城邑為大民人畱威覓行仁義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作四輪車縛竹作五層有承轎櫃載高二丈許其狀如塔以白氎纏上然後彩畫作諸天形像以金銀琉璃莊校其上懸繒幡蓋四邊作龕皆有坐佛菩薩立侍可有二十車車車莊嚴各異當此日境內道俗皆集作倡伎樂華香供養婆羅門子來請佛佛次第入城入城內垂宿通夜然燈伎樂供養國國皆令其舍凡國中貧窮孤獨殘跛一切病人皆詣此舍種種供給醫師看病隨宜飲

食及湯藥皆令得安老者自去阿育王壞七塔作八万四千塔竅初所作大塔在城南三里餘此塔前有佛迹起精舍戶北向塔南有一石柱圍丈四五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如是三反塔北三四百步阿育王本於此作涅槃城涅槃城中有石柱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上有銘記作涅槃城因緣及年數日月從此東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坐其中天帝釋將天樂般遮彈琴樂佛處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一一以拍盡石盡跡故在此中亦有僧伽藍從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鄒羅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舍利弗還於此中般涅槃即此處起塔今現在從此西行一由延到王舍新城新城者是阿闍世王所造中有二僧伽藍出城西門三百步阿闍世王得佛一分舍利起塔高大嚴麗出城南四里南向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蒺沙王舊城城東西可五

六里南北七八里舍利弗目連初見  
頻鞞處尼捷子作火坑毒餌請佛處阿  
闍世王酒飲黑象欲害佛處城東北  
角曲中耆舊於菴婆羅園中起精舍  
請佛及千二百五十弟子供養處今  
故在其城中空荒無人住入谷搏山東  
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頭三  
里有石窟南向佛本於此坐禪西北  
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於中坐禪  
天魔波旬化作鵞鷲住窟前恐阿難  
佛以神足力闢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  
得止鳥迹手孔今悉在故曰鵞鷲窟山  
窟前有四佛坐處又諸羅漢各各有  
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窟前  
東西經行調達於山北嶺巖間橫擲  
石傷佛足拍處石猶在佛說法堂已  
毀壞止有塼壁基在其山峯秀端嚴  
是五山中取高法顯於新城中買香華  
油燈倩二舊比丘送法顯到耆闍崛  
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傷投  
淚而言佛昔於此說首楞嚴法顯生  
不值佛但見遺跡處所而已即於石窟  
前誦首楞嚴停止一宿還向新城出

舊城北行三百餘步道西迦蘭陀竹園精舍今現在衆僧掃灑精舍北二三里有尸磨賒那尸磨賒那者漢言弃死人墓田搏南山西行三百步有一石室名賓波羅窟佛食後常於此坐禪又西行五六里山北陰中有一石室名車帝佛涅槃後五百阿羅漢結集經處出經時鋪三高座莊嚴校飾舍利弗在左目連在右五百數中少一阿羅漢大迦葉為上座

時阿難在門外不得入其處起塔今亦在搏山亦有諸羅漢坐禪石窟甚多出舊城北東下三里有調達石窟離此五十步有大方黑石窟昔有比丘在上經行思惟是身無常苦空得不淨觀厭患是身即捉刀欲自煞復念世尊制戒不得自煞又念雖余我今但欲救三毒賊便以刀自刎始傷肉得須陀洹既半得阿那含斷已成阿羅漢果般涅槃從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城內亦空荒復南行二十里到菩薩本苦行六年處處有林木從此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案樹枝



得攀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弥家女  
奉佛乳糜處從此北行二里佛於一  
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樹石今悉  
在石可廣長六尺高二尺許中國寒  
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万歲從  
此東北行半由延到一石窟菩薩入  
中西向結加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  
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現長三尺  
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  
中白言此非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  
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延到貝多樹  
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  
說是語已即便在前唱導導引而去  
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  
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  
飛來繞菩薩三匝而去菩薩前到貝  
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  
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魔王自從南  
來試菩薩以足拍案地魔兵退散  
三女變成老母自上苦行六年處及  
此諸處後人皆於中起塔立像今皆  
在佛成道已七日觀樹受解脫樂處  
佛於貝多樹下東西經行七日處諸天

化作七寶堂供養佛七日處文鱗首  
龍七日繞佛處佛於左拘律樹下方  
石上東向坐梵天來請佛處四天王  
奉鉢處五百賈人授麁蜜處度迦葉  
兄弟師徒千人處此諸處亦盡起塔  
佛得道處有三僧伽藍皆有僧住衆  
僧氏戶供給饒足無所乏少戒律嚴  
峻威儀坐起入衆之法佛在世時聖  
衆所行以至于今佛涅槃已來四大  
塔處相承不絕四大塔者佛生處  
得道處轉法輪處般涅槃處阿育王  
昔作小兒時當道戲遇迦葉佛行乞  
食小兒歡喜即以一抔土施佛佛持  
還泥經行地因此果報作鐵輪王王  
閻浮提乘鐵輪案行閻浮提見鐵圍  
兩山間地獄治罪人即問群臣此是  
何等答言是鬼王閻羅王治罪人王  
自念言鬼王尚能作地獄治罪人我  
是人主何不作地獄治罪人耶即問  
臣等誰能為我作地獄主治罪人者  
臣答言唯有極惡人能作耳王即遣  
臣遍求惡人見池水邊有一人長壯  
黑色髮黃目青以脚鉤魚口呼禽獸

禽獸來便射殺無得脫者得此人已  
將來與王王密勅之汝作四方高牆內  
植種種華果作好浴池莊嚴校飭令  
人渴卽牢作門戶有人入者輒捉種  
種治罪莫使得出設使我入亦治罪  
莫放今拜汝作地獄主時有比丘次  
第七食入其門獄卒見之便欲治罪  
比丘惶怖求請須臾聽我中食俄頃  
復有人入獄卒內置碓臼中擣之亦  
沫出比丘見已思惟此身無常苦空  
如泡如沫卽得阿羅漢果既而獄卒捉  
內鐵湯中比丘心頗欣悅火滅湯冷  
中生蓮華比丘坐上卽時獄卒卽往  
白王獄中有奇恠願王往看王言我  
前有要今不敢往獄卒言此非小事  
王直疾往更改先要王卽隨入比丘  
爲王說法王得信解卽壞地獄悔前  
所作衆惡由是信重三寶常至貝多  
樹下悔過自責受八戒齋王夫人問  
王常遊何處羣臣答言恒在貝多樹  
下夫人伺王不在時遣人伐其樹倒  
王來見之迷悶躡地諸臣以水灑面良  
久乃蘇王卽以埵累四邊以百甕牛乳

灌樹根身四枝布地作是誓言若樹不生我終不起作是誓已樹便即根上而生以至于今高減十丈從此南三里行到一山名鷄足大迦葉今在此山中譬山下入入處不容人下入極遠有旁孔迦葉全身在此中住孔外有迦葉本洗手土彼方人若頭痛者以此土塗之即差此山中即日故有諸羅漢住彼諸國道人年年往供養迦葉心濃至者夜即有羅漢來共言論釋其疑已忽然不現此山榛木茂盛又多師子虎狼不可妄行法顯還向巴連弗邑順恒水西下十由延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今現有僧復順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捺城城東北十里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栖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即取泥洹故名此處為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已後人於此處起精舍佛欲度拘隣等五人五人相謂言此瞿曇沙門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

尚不得道况入人間恣身口意何道  
之有今日來者慎勿與語佛到五人  
皆起作礼處復北行六十步佛於此  
東向坐始轉法輪度拘隣等五人處  
其北二十步佛為弥勒授記處其南  
五十步翳羅鉢龍問佛我何時得免  
此龍身此處皆起塔見在中有二僧  
伽藍悉有僧住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  
十三由旬有國名拘睢弥其精舍名  
瞿師羅園佛昔住處今故有衆僧多  
小乘學從是東行八由延佛本於此  
度惡鬼處亦常在此住經行坐處皆  
起塔亦有僧伽藍可百餘僧從此南  
行二百由延有國名達觀是過去迦  
葉佛僧伽藍穿大石山作之凡有五  
重竅下重作象形有五百間石室第  
二層作師子形有四百間第三層作  
馬形有三百間第四層作牛形有二  
百間第五層作鵠形有一百間竅上有  
泉水脩石室前繞房而流周圍迴曲如  
是乃至下重順房流從戶而出諸僧  
室中處處穿石作窓牖通明室中朗  
然都無幽闇其室四角穿石作梯登上



處今人飛小緣梯上正得至昔人一脚  
躡處因名此寺為波羅越波羅越者天  
竺名鵠也其寺中常有羅漢住此上丘  
荒無人民居去山極遠方有村皆是邪  
見不識佛法沙門婆羅門及諸異學  
彼國人民常見飛人來入此寺于時  
諸國道人欲來礼此寺者彼村人則  
言汝何以不飛耶我見此間道人皆  
飛道人方便答言翅未成耳達觀國幽  
嶮道路艱難難和處欲往者要當賣錢  
貨施彼國王王然後遣人送展轉相  
付示其逐路法顯竟不得往承彼土  
人言故說之耳從彼波羅捺國東行  
還到巴連弗邑法顯本求戒律而此  
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  
遠涉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  
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衆律佛在世時  
最初大衆所行也於祇洹精舍傳其本  
自餘十八部各有師資大歸不異然  
小小不同或用開塞但此取是廣說  
備悉者復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  
薩婆多衆律即此秦地衆僧所行者  
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

字復於此衆中得雜阿毗曇心可六  
千偈又得一部經二千五百偈又得  
一卷方等般泥洹經可五千偈又得摩訶  
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書  
梵語寫律道整既到中國見沙門法  
則衆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歎秦土  
邊地衆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  
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法顯  
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  
順恒水東下十八由延其南岸有瞻  
波大國佛精舍經行處及四佛坐處  
悉起塔現有僧住從此東行近五十  
由延到摩梨帝國即是海口其國有  
二十四僧伽藍盡有僧住佛法亦興  
法顯住此二年寫經及畫像於是載  
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風  
晝夜十四日到師子國彼國人云相  
去可七百由延其國本在洲上東西  
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  
乃有百數其間相去或十里二十里  
或二百里皆統屬大洲多出珍寶珠  
璣有出摩屋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  
守護若有採者十分取三其國本無

人民正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  
共市易市易時鬼神不自現身但出寶  
物題其價直商人則依價雇直取物因  
商人來往往住故諸國人聞其土樂志亦  
復來於是遂成大國其國和適無冬  
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  
佛至其國欲化惡龍以神足力一足  
躡王城北一足躡山頂兩跡相去十五  
由延王於城北跡上起大塔高四十  
丈金銀莊校衆寶合成塔邊復起一  
僧伽藍名無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  
像高三丈許通身七寶焰光威相嚴  
顯非言所載右掌中有一無價寶珠法  
顯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  
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披或  
流或立顧影唯已心常懷悲忽於此  
玉像邊見商人以一白絹扇供養不  
覺懷然淚下滿目其國前王遣使中  
國取貝多樹子於佛殿傍種之高可  
二十丈其樹東南傾王恐倒故以八九  
圓柱柱樹樹當柱處心生遂穿柱而  
下入地成根大可四圍許柱雖中裂

猶果其外人亦不去樹下起精舍中  
有坐像道俗敬仰無倦城中又起佛  
齒精舍皆七寶作王淨修梵行城內  
人敬信之情亦爲其國立治已來無  
有飢荒喪亂衆僧庫藏多有珍寶無價  
摩尼其王入僧庫遊觀見摩尼珠即  
生貪心欲棄取之三日乃悟即詣僧  
中稽首悔前罪心因白僧言願僧立制  
自今已後勿聽王入庫看比丘滿四十  
醵然後得入其城中多居士長者薩  
薄商人屋宇嚴嚴巷陌平勃止四衢道  
頭皆作說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  
日鋪施高座道俗四衆皆集聽法其  
國人云都可六万僧悉有衆食王別於  
城內供養五六千人衆食湏者則持大  
鉢往取隨器所容皆滿而還佛齒常  
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前十日王在按大  
象使一辯說人著王衣服騎象上擊鼓  
唱言菩薩從三阿僧祇劫作行不惜  
身命以國城妻子及毗眼與人割肉貧  
鷄截頭布施投身餓虎不恠髓腦如  
是種種苦行為衆生故成佛在世  
四十五年說法教化令不安者安

不度者度衆生緣盡乃般泥洹泥洹已來一千四百九十七歲世間眼滅衆生長悲却後十日佛齒當出至無畏山精舍國內道俗欲殖福者各各平治道路嚴飾巷陌辦衆華香供養之具如是唱已王便夾道兩邊作菩薩五百身已來種種變現或作須大擎或作睽變或作象王或作鹿馬如是形像皆彩畫莊校狀若生人然後佛齒乃出中道而行隨路供養到無畏精舍佛堂上道俗雲集燒香然燈種種法事晝夜不息滿九十日乃還城內精舍城內精舍至齋日則開門戶禮敬如法無畏精舍東四十里有一山中有精舍名支提可有二千僧僧中有一大德沙門名達摩瞿諦其國人皆共宗仰住一石室中四十許年常行慈心能感地龍使同止一室而不相害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訶毗呵羅有三千僧住有一高德沙門戒行清潔國人咸疑是羅漢臨終之時王來省視依法集僧而問比丘得道耶其便以實荅言是羅漢既



終王即按經律以羅漢法葬之於精舍東四五里積好大薪縱廣可三大餘高亦亦近上著栴檀沆水諸香木四邊作階上持淨好白氎周匝家積作大輦狀似此閒轎車但無龍魚耳當閣維時三及國人四衆咸集以華香供養從輦至墓所王自華香供養供養訖舉著積上以酥油遍灌然後燒之火然時人人敬心各脫上服及羽儀傘蓋遙擲火中以助閣維閣維已取殮取骨即以起塔法顯至不及其生存唯見葬時王為信佛法欲為衆僧作新精舍先設大會飯食供養已乃選好上牛一雙金銀寶物莊校角上作好金犁王自耕墾規郭四邊然後割給民戶田宅書以鐵券自是已後代代相承無敢廢易法顯在此國聞天竺道人於高座上誦經云佛鉢本在此舍離今在捷陀衛竟若干百年

法顯聞時可定歲數如今六百

當復至西月氏國若干百年當至于闐國住若干百年當至屈茨國若干百年當復至師子國若干百年當復來到漢地若干百年當還中

天竺王當上兜術天上弥勒菩薩見而嘆曰釋迦文佛鉢至即共諸天華香供養七日七日已還閻浮提海龍王將入龍宮至弥勒將成道時鉢還分為四復本頽那山上弥勒成道已四天王當復應念佛如先佛法賢劫千佛共用一鉢鉢去已佛法漸滅佛法滅後人壽轉短乃至五歲五歲之時粳米酥油皆悉化滅人民極惡捉草木則變成刀杖共相傷割其中有福者逃避入山惡人相煞盡已還復來出共相謂言昔人壽極長但為惡甚作非法故我等壽命遂尔短促乃至五歲我今共行諸善起慈悲心修行信義如是各行信義長轉壽倍乃至八万歲弥勒出世初轉法輪時先度釋迦遺法中弟子出家人及受三歸五戒八齋法供養三寶者第二第三次度有緣者法顯尔時欲寫此經其人云此無經本我心口誦耳法顯住此國二年更求得弥沙塞律藏本得長阿含雜阿含復得一部雜藏此悉漢土所無者得此梵本

已即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後係一小船海行艱險以備大船毀壞得好信風東下三日便值大風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人恐人來多即斫絙斷商人大怖命在湏臾恐船水滿即取應財貨擲著水中法顯亦以君罍及澡罐并餘物棄擲海中但恐商人擲去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地衆僧我遠行求法願威神歸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之後見船漏處即補塞之於是復前海中多有抄賊遇輒無全大海弥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為逐風去亦無所准當夜間時但見大浪相搏晃若火色鼃鼃水性恠異之屬商人荒懼不知卽向海深無底又無下石住處至天晴已乃知東西還復壁正而進若值伏石則無活路如是九十許日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成佛法不足言傳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齎五十日糧

以四月十六日發法顯於船上安居  
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鼓二時  
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恚惶怖法  
顯亦時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衆  
僧蒙威神祐得至天曉曉已諸婆羅  
門議言坐載此沙門使我不利遭此  
大苦當下比丘置海島邊不可為一人  
令我等危險法顯擅越言汝若下此比  
丘亦并下我不亦便當救我如其下此  
沙門吾到漢地當向國王言汝也漢地  
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諸商人躊躇  
不敢便下于時天多連陰海師相望  
僻誤遂經七十餘日糧食水漿欲盡  
取海鹹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  
遂便欲盡商人議言常行時政可五  
十日便到廣州今已過期多日將無  
僻耶即使西北行求岸晝夜十二日  
到長廣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  
但經涉險難憂懼積日忽得至此岸  
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然不見人  
民及行跡未知是何許或言未至廣  
州或言已過莫知所定即乘小船入  
浦覓人欲問其處得兩獵人即將歸

令法顯譯語問之法顯先安慰之徐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問汝入山何所求其便詭言明當十月十五日欲取挑膺佛又問此是何國答言此青州長廣郡界統屬晉家聞已商人歡喜即乞其財物遣人往長廣郡太守李疑敬信佛法聞有沙門持經像乘舶泛海而至即將人從來至海邊迎接經像歸至郡治商人於是還向楊州到青州請法顯一冬一夏夏坐訖法顯離諸師久欲趣長安但所營事重遂使南下向都就禪師出經律藏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印國停經六年還經三年達青州凡所遊履咸三十國沙河已西迄于天竺衆僧感儀法化之美不可詳說竊惟諸師未得徭聞是以不顧微命溥海而還艱難具更辛家三尊威靈危而得濟故將竹帛跡所經歷欲令賢者同其聞見是歲甲寅晉義熙十二年矣歲在壽星夏安居未迎法顯道人旣至留其冬齋因講集之餘重問遊歷其人恭順言輒依實由是先所略者



勸令詳載顯復具叙始末自云願尋  
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以乘危履險  
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  
直故投命於必死之地以達万一之冀  
於是感歎斯人以爲古今罕有自大  
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然  
後知識之所感無窮否而不通志之  
所將無功業而不成成夫功業者豈  
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 法顯傳一卷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法顯傳

第四十四卷

廣

高僧傳卷第一

廣

平不報嘉祥寺沙門釋慧嚴撰

譯經上

攝摩騰一

竺法蘭二

安清三

支樓迦讖四

曇何迦羅五

康僧會六

維祇難七

竺曇摩羅刹八

帛遠九

帛尸梨密十

僧伽跋澄十一

曇摩難提十二

僧伽提婆十三

竺佛念十四

曇摩耶舍十五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  
乘經常遊化為任昔經往天竺附庸  
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歆國侵境騰推  
曰經云能說此經法為地神所護使

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為益乎乃  
捨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  
是顯達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  
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  
人傅毅奉荅曰聞西域有神其名曰  
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  
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  
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  
乃要還漢地騰稽志弘通不憚疲苦  
冒涉流沙至乎維也明帝甚加賞接  
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  
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  
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率於  
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  
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  
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  
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雅招  
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  
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  
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  
萬章為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  
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

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間行而至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惜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寢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惜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栴檀像師第四作也既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不妄可問西域人後法蘭既至衆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衆蘭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刻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羣鷄忽謂伴曰鷄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雋異之聲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

峻王薨便嗣大位乃深惟苦空歎離  
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妹出家修  
道博覽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  
經略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遍歷諸  
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  
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  
是宣譯衆經改胡為漢出安般守意  
陰持入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初  
外國三藏衆護撰述經要為二十七  
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為漢文即  
道地經是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  
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  
而不野凡在讀者皆疊疊而不勌焉  
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多有神迹世  
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  
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攝每輒  
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  
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  
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  
而性多瞋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  
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  
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刃曰真  
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



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甲  
頸受刃客無懼色賊遂煞之觀者填  
陌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識還為安  
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  
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閔雒擾  
亂乃振錫江南去我當過廬山度昔同  
學行達却亭湖厝此厝舊有靈感商旅  
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  
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  
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  
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船  
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人  
厖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  
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却  
亭厖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  
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  
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  
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  
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  
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  
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  
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  
人不恠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

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唄數契鱗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鱗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庵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舡長跪高前受其咒願忽然不見高謂舡人曰向之少年即却亭庵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庵神默末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鱗頭尾數里今潯陽郡地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言已少年時少年尚在高經至其家說昔日慣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乱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墮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慟明三世之有徵也高既王種西域賓旅皆呼為安侯至今猶為号焉天竺國自撰書為天書語為天語音訓詭蹇與漢殊異先

後傳譯多致謬盪唯高所出為羣譯之首安公以為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贊而思焉余訪尋衆錄紀載高公未有出沒將以權迹隱顯應廢多端或由傳者紕繆致成乖角輒徇列衆異庶或可論案釋道安經錄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別傳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來至樂垣出經竟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揚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邾亭庵神為立寺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脅於是而終棄垣人迺發其所封函財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慧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是曰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荊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邾亭庵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荊城東南隅宋臨川康王宣驗記云麟死於吳末曩宗塔寺記云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慧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邾亭庵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既

校閱羣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詆從漢  
桓建和一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四  
十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  
不應然何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  
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沉  
翳會有南陽韓林穎川文葉會稽陳  
慧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  
陳慧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  
元年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沉  
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  
士陳慧傳禪經者比丘僧會然安般  
所明盛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  
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  
同世且別傳自古傳禪經者比丘僧  
會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  
有安候道人首尾之言自為矛盾正  
當隨有一書譯指晉初於是後諸作  
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覓無  
以校焉既晉初之說尚已難安而曇  
宗記太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  
為譯說過乃懸矣

支樓迦識亦直云支識本月支人操  
行純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

著稱調誦羣經志存宣法漢靈帝時  
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  
文出般若道行般若舟首楞嚴等三經又  
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  
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  
識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  
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後  
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以  
漢靈之時賣道行經來適雒陽即轉  
梵為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并文  
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平於  
雒陽出般若三昧識為傳言河南雒陽  
孟福張蓮筆受時又有優婆塞安玄  
安息國人性貞白深沉有理致博誦  
羣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末遊貢  
雒陽以功号曰騎都尉性虛靖溫恭  
常以法事為己任漸解漢言志宣經  
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  
者也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  
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旨正盡  
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調本臨  
淮人綺年類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  
都尉佛調三人傳譯号為難絀調又



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門支曜康巨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馳於京師曜譯成具定意小本起等巨譯問地獄事經並言直理言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為漢文安公云孟詳所出弁弁流便足騰玄趣也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福迦羅幼而才悟質像過人讀書一覽皆文義通暢善學四圍陟論風雲星宿圖識運變莫不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已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坊看遇見法勝毗曇聊取覽之茫然不解殷懃重省更增昏漠乃歎曰吾積學多年浪志墳典遊月經藉義不弄思文無重覽今觀佛書類出情外必當理致鉤深別有精要於是賣卷入房請一比丘略為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世榮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毗

居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  
來至洛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  
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稟歸戒正以剪  
落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  
既至大行佛法時有諸僧共請迦羅  
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  
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  
戒心止偈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  
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迦羅後不  
知所終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鎧者  
亦以嘉平之末來至洛陽譯出郁伽  
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沙門曇  
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遊洛  
陽出曇無德羯磨又有沙門帛延不  
知何人亦少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  
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  
經後不知所終焉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  
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  
並終至孝服畢出家勵行甚峻為人  
弘雅有識量薦至好學明解三藏博  
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  
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

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謨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讖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未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忠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讖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為漢語從吳黃武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涅槃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由得聖義譬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菩提連句咒頌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鄴營立第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

門客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  
帝夢神号稱為佛彼之所事豈非其  
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  
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  
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  
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乃  
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  
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  
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  
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  
凡燒香札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  
申二十七亦復如之權曰此寔欺誑將欲  
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  
屬曰宣尼有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  
茲乎汝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故王憲  
當以誓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  
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鎗  
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日呈  
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權  
自手執瓶渴于銅盤舍利所銜盤即破  
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  
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  
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

能碎摧命令試之會更指曰法雲方被  
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  
乃置舍利於鐵砧砧上使力者擊之  
於是砧砧俱陷舍利無損摧大歎服  
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  
因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  
遂興至孫皓即政法令苛虐廢并淫  
祀乃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由何  
而興若其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  
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志焚之諸臣  
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  
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  
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  
會應機騁詞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  
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  
祀者昱曰玄化既孚此輩何故近而不  
革會曰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  
細焉在理通則万里懸應如其阻塞  
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日所  
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  
迎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  
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  
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見仁德育物



則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徭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堂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汙灌之共諸羣臣笑以為樂俄而之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祈祀諸帝永丕老愈姝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詳云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皓舉頭問曰佛神大耶姝女云佛為大神皓心遂悟具語意故姝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聞遣使至寺問評道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先有寸

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  
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  
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  
願衆生睹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  
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  
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奉奉會在  
吳朝亟說正法以時性兇麤不及妙  
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公會於達  
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鏡面  
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  
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  
正又傳涅槃明聲清靡哀亮一代摸  
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  
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  
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  
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  
年也至晉成咸和中蘓峻作亂焚會  
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  
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寶入此  
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  
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覲所不  
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  
誘肅然毛豎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

小塔遠由大聖神威近亦康會之力  
故圖寫厥像傳之于今孫綽為之贊曰  
會公蕭瑟 寔惟令質 心無近累  
情有餘逸 屬此幽夜 振彼尤黠  
超然遠詣 卓矣高出  
有記云孫皓打試舍利謂非其權時  
余案皓將壞寺諸臣咸荅康會感瑞  
大皇創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權時  
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權感舍利於吳  
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皓也

維祇難本天竺人世奉異道以火祠為  
正時有天竺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  
術經遠行逼暮欲寄宿難家宿難家既  
事異道猜忌釋子乃處之門外露地  
而宿沙門夜密加呪術令難家所事  
之火欬然變滅於是舉家共出稽請  
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  
令生難既覩沙門神力勝已即於佛  
法大生信樂乃捨本所事出家為道  
依此沙門以為和上受學三歲妙善  
四含遊化諸國莫不皆奉以吳黃武  
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賣曇  
鉢經梵本曇鉢者即法句經也時吳

士共請出經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  
伴律炎詳為漢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  
不盡志存義本辭近補質至晉惠之  
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為五卷沙門法  
巨著筆其辭小華也立又別出小經  
近百許首值永嘉末乱多不復存  
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  
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  
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為師誦經日  
萬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  
為志好學万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  
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是  
時晉武之世寺唐圖像雖崇京邑而  
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  
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  
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  
學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  
大賣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  
沿路傳譯寫為晉文所獲覽即正法  
華光讚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  
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勸  
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護  
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  
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戢須

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无德遂使  
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真無以自給  
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涌滿澗其  
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為之像贊  
云護公澄寄道德測美微吟窮谷枯  
泉漱水逆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  
沙領拔玄致後立寺於長安青門  
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聲蓋四  
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  
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所徒避地東  
下至渾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  
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  
林七賢以護定山巨源論云護公德  
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  
遠足為流輦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  
有清信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為志  
務法護公出經多叅正文句超日  
明經初譯頗多煩重承遠刪正得  
今行二卷其所詳定類皆如此承  
遠有子道真亦善梵學此君父子  
比辭雅便無累於古又有竺法首陳  
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  
執筆詳校安公云護公所出若審得  
此公手目經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



經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  
慧不文朴則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  
居敷煌而化道周給時人或謂敷煌  
菩薩也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咸  
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赴祖  
少發道心啓父出家辟理切至父不  
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雋敏敏朗  
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  
入幽微世俗墳素多所該貫乃於長  
安造集精舍以講習為業白黑宗稟  
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顥  
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  
至開辰靖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  
建後又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  
祖見羣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  
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為秦州刺史  
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  
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為己僚佐祖  
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  
與祖論議隻屈於祖蕃深銜耻恨每  
加譏搆祖行至汧縣忽語道人及弟  
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

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  
語忽忤輔意輔使奴之行罰衆咸恠惋  
祖曰我來此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  
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  
對願從此以後與輔為善知識無令  
受煞人之罪遂便鞭之五十奄然命  
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  
之聲被於關隴峭函之右奉之若神  
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老胡率精  
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  
害悲恨不及衆咸憤激欲復祖之讎  
輔遣軍上隴老胡率輕騎逆戰時天  
水故張下都督整遂因忿斬輔羣胡既  
雪怨耻稱善而還共分祖尸各起塔  
厝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雖有  
才解而酷不以理橫煞天水太守封  
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番亦卒  
以傾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  
通死而更藉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  
處為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忉  
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  
次被鐐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  
與浮每爭邪正浮憂屈既瞑不自忍

人呼為高座傳云國王子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閻軌太伯既而悟心天啓遂為沙門密天安高朗風神超邁直介對之便卓出於物晉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為吾之後也由是名顯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與廷尉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衿致契導嘗詣密密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尚書令卞望之亦與密致善須臾望之至密乃鍛衿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密曰王公風道期人卞令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其精神灑厲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為密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梨密可謂卓朗於是桓乃咨嗟絕歎以為標題之極太將軍王蒙仲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密疑以為失及見密乃欣振奔至一面盡度周顗為僕射領選臨入過造密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得選此賢真令人无恨也俄而顗遇害密往省其孤對坐作胡頊三契梵響凌雲次誦咒數

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  
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  
祖足稽康論云帛祖置起於管蕃中  
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昧  
其置身之慮極心事外輕世招患殆  
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既博涉多聞  
善通梵漢之語嘗譯惟逮弟子本五  
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有  
別譯數部小經值亂零失不知其名  
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譽被博士徵不  
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閑隴知  
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  
服輔之所然光又逼祚令罷道祚執  
志堅貞以死為誓遂為光所害春秋  
五十有七注放光般若經及著顯宗  
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為武都在楊  
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  
有優婆塞衛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  
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人陸沉寒門  
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為心當其亡日  
清淨澡漱誦經千餘言然後引衣尸  
卧奄然而卒

帛尸梨密多羅此云吉支西域人時

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既而揮涕淚  
浹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  
王公嘗謂密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  
密笑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  
在此當時為佳言密性高簡不學晉  
語諸公與之語言密雖因傳譯而神領  
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  
悟得非常密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  
江東未有呪法密譯出孔雀王經明諸  
神呪又授弟子見歷高聲梵唄傳響  
于今晉咸康中卒春秋八十餘諸公  
聞之痛惜流涕桓宣武每云少見高  
座稱其精神著出當年瑯琊王張師  
事於密乃為之序曰春秋吳楚稱子  
傳者以為先中國而後四夷豈不以三  
代之亂行乎殊俗之禮以戎狄貪婪  
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  
於彼逸羣之才或侔乎茲故知天授  
英偉豈俟於華戎自此以來唯漢世有  
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  
信純至非為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  
交隲以神風領朗越過之遠矣密常  
在石子崗東行頭陀既卒因葬于此



成帝懷其風為樹刹刹後有開右沙門來遊京師迺於莊嚴起寺陳郡謝琨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

僧伽跋澄此去衆現蜀賓人毅然有剡懿之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衆典特善數經闇誦阿毘曇毘婆沙貫其妙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符聖建元十七年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符堅秘書郎趙正崇仰大法嘗聞外國宗習阿毘曇毘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事礼供請譯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受為梵文佛國羅刹宜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為晉本以為秦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責婆須蜜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慧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靖

離俗閑中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面羅刹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粹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閑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符世

景摩難提此云法喜堯佉勒人幼年離俗聰慧夙成研調經典以專精致業遍觀三藏間誦增一阿含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遍歷諸國常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東入以符氏達元中至于長安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符堅深見礼接先是中土群經未有四含堅曰武威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冲已叛起兵擊堅閑中擾動正慕法情深忘身為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義學僧請難提譯出中增一二阿含并先無所出毗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傳譯慧嵩筆受自夏迄春綿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萇寇逼閑內人情危阻難提乃辭還西域不知所終其時也符堅初敗羣鋒乍起戎叛縱暴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

蓋由趙正之力正字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為爲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郎武威太守為人無驕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閹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无所迴避符堅末年寵惑鮮卑墮於治政正因歌諫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素布綦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閹中佛法之盛乃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瞿曇氏罽賓人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學通三藏尤善阿毗曇心洞其纖旨常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爲入道之府也爲人隽朗有深鑒而

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怠符氏  
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  
跋澄出婆須蜜及曇摩難提所出二  
阿含毗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萬言  
屬慕容之難戎敵紛擾兼譯人造次  
未善詳志義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  
安公弁世未及改正後山東清平提  
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洛陽四  
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積博明漢  
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慨  
歎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毗曇及廣  
說衆經頃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  
是法和入關而提婆渡江先是廬山  
慧遠法師翹勤妙典廣集經藏虛心  
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即請入廬  
岳以晉太元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  
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臺手執梵文  
口宣晉語去華存實務盡義本今之  
所傳蓋其文也至隆安元年來遊京  
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  
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瑯琊王珣別懿  
有深信荷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  
衆提婆既至珣即延請仍於其舍講



阿毗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詞  
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悅悟時王弥  
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網  
道人阿弥所得云何荅曰大略全是  
小未精覈耳其敷析之明易啓人心如  
此其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釋慧持等  
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  
蜀賓沙門僧伽羅又執梵本提婆翻  
為晉言至來夏方訖其在江洛左右  
所出衆經百餘万言歷遊華戎脩志  
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  
譽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

竺佛念涼州人弱年出家志業清堅  
外和内朗有通敏之鑒諷習衆經粗  
涉外典其蒼雅詁訓尤所明達少好  
遊方徧觀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  
華戎音義莫不兼解故義學之譽雖  
闕洽聞之聲甚著苻氏建元中有僧  
伽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正請出  
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  
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為晉質斷疑義  
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  
曇摩難提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



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為譯數  
析研覈二載乃竟二舍之顯念宣譯之  
功也自世高支謙以後莫踰於念在符  
姚二代為譯人之宗故閩中僧衆咸  
共嘉焉後續出菩薩瓔珞十住斷結  
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始就治定意  
多未盡遂尔蓮疾卒于長安遠近白  
黑莫不歎惜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蜀賓人少而好  
學年十四為弗若多羅所知長而氣  
幹高爽雅有神慧該覽經律明悟出  
羣陶思八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  
頭婆馱孤行山澤不避豺虎獨處思  
念動移宵日嘗於樹下每自剋責年  
將三十尚未得果何其慙哉於是累  
日不寢不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  
夢見博叉天王語之曰沙門當觀方  
而化曠濟為懷何守小節獨善而已  
道假衆緣復須時熟非分強求死而  
無證覺自思惟欲遊方投道既而踰  
歷名邦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初達  
廣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  
人咸号為大毗婆沙時年已八十五

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普明  
諮受佛法耶舍為說佛生緣起并為  
譯出婆摩經一卷至義熙中來入長  
安時姚興僭号其崇佛法耶舍既至  
深加礼異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來  
入關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共耶  
舍譯舍利弗阿毗曇以為秦弘始九  
年初書梵書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  
凡二十二卷為太子姚泓親管理味  
沙門道標為之作序耶舍後南遊江  
陵止于辛寺大弘禪法其有味靖之賓  
披榛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庶造者雖  
先無信心見皆敬悅自說有一師一弟  
子修業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  
外門閑戶坐禪忽有五六沙門來入  
其室又時見沙門飛來樹端者往往  
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矇俗雖道  
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果至宋元  
嘉中薛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有弟  
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為譯語度本  
竺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中  
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  
入道名法度度初為耶舍弟子承受

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獨執矯異  
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  
唯礼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  
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曰  
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陽尹顏瑗女  
法弼及交州刺史張牧女普明尼初  
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弼光諸尼習其  
遺風東土尼衆亦時傳其法

### 高僧傳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二

廣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嚴撰

譯經中

鳩摩羅什一

弗若多羅二

曇摩流支三

卑摩羅叉四

佛陀耶舍五

佛跋跋陀羅六

曇無讖七

鳩摩羅什一

鳩摩羅什此大童壽天竺人也家世

國相什祖父達多儻不群名重於

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

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

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為國師

王有妹年始二十識悟明敏過目必

能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鵲法生智子

諸國娉之並不肯行及見摩炎心欲

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什什在胎

時其母自覺神悟超解有倍常日聞

舊泉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

即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君弼日設供  
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  
之辭必窮判致衆咸歎之有羅漢達  
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為說舍利弗  
在昭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須  
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  
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  
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  
定誓出家若不落髮不咽飲食至六  
日夜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乃懼  
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不嘗進即勅  
人除髮乃下飲食次日受戒仍樂  
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  
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  
有三十二字凡三刀二千言誦毗曇  
既過師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  
時龜茲國入以其母王妹利養甚多  
乃携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渡辛頭  
可至剎賓遇名德法師膝頭達多即剎  
賓王之從弟也剎粹有大量才明博  
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練從  
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  
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即崇以  
師礼從受雜藏中長二合凡四百万



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  
即請入宮集外道論師共相攻辯言  
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  
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王  
益敬異日給醵腊一雙粳米麵各三  
斗酥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  
僧乃老大僧五人沙弥十人學觀掃  
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二  
其母携還龜茲諸國皆躬以重爵什  
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  
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  
沙弥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  
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掘多無異若戒  
不全無能為也正可才明携詣法師  
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  
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  
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  
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  
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脩習諸品無  
所詔受而脩達其妙又於六足諸問  
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  
見謂其王曰此沙弥不可輕王且請  
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  
耻其不逮必見勉強二龜茲王必謂

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  
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外座說  
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  
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  
學圍陁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  
事又博覽四圍陁典及五明諸論陰  
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  
契為性率達不屬小檢脩行者頗共  
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  
莎車王子參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  
請從而為沙門兄字湏利耶跋陁弟  
字湏耶利蘓摩蘓摩才伎絕倫專以  
大乘為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  
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弥至蘓摩後為  
什說阿耨達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  
無相恠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  
破壞諸法荅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  
什既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  
研覈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  
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  
乘如人不識金以鍤石為妙因廣求  
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傾  
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即龜茲之北界

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檢即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慈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宗仰莫之能抗時王子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迺更設大集請開方等經與什為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紇曰汝國尋棄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母瞠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真丹傳之東土唯尔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涉悟昧俗雖復身當爐鎚苦而無恨於是留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條什知魔所為誓心逾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

汝是智人何用讀此什曰汝是小魔  
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  
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奧忽茲王  
為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  
什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  
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  
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  
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  
王引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  
什得師至欣遂本懷為說德女問經  
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  
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  
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  
皆空小乘偏局多諸漏失師曰汝說  
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  
空乎如昔狂人令績師績線極令細好  
績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麤績  
師大怒乃拍空小曰此是細縷狂人  
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  
良匠猶且不見况他人耶狂人大喜  
以付織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  
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  
而陳之徃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

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遠反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札什為師言和上是我大乘師我是和上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隼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時符堅僭号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苻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於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釋道安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善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乎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開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剋



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勛歟曰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然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耻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可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閑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慚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從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遷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閭符堅已為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号關外稱年太安太安元年正月姑威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妄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係而叛尋皆殛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

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遷康太  
守段業為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  
原公纂率衆五万討之時論謂業等  
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什  
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  
績於合衆俄又郭馨作亂纂委大軍  
輕還復為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  
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  
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  
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又誑詐告資  
曰又不能為益徒煩貴耳冥運雖隱  
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糸作繩結之  
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  
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  
本形既而又治無効少日資亡須之  
光又幸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然  
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有猪生  
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  
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号大殿  
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  
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什奏曰  
皆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  
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害必有下

人謀上之變宜剋已脩德以答天戒  
纂不納與什博戲然其曰斫胡奴頭  
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  
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  
超超小字胡奴後果煞纂斬首立其  
兄隆為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傳  
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引道故蕝其  
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  
及姚萇僭有閩中亦挹其高名虛心  
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  
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  
請興和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  
廣庭逍遙園慈變為莖以為美瑞謂  
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  
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  
歸降方得迎什入閩以其年十二月  
二十日至于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礼  
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  
微造盡則窮年忘勅自大法東被始  
于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  
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達崇三寶銳  
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  
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

不充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碧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慙伏莫不欣贊興以佛道冲邃其行唯善信為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勗示因果王公以下並欽贊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軍將軍安城侯嵩並薦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金剛波若十住法花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弥勒成佛弥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釋論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論凡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万里必集盛業久大千今咸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微玄構文外每恐言殫入關請決廬山釋慧遠

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遠  
疑義莫決乃封以諮什語見遠傳初  
沙門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  
為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竺國  
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  
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  
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  
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  
體有似爵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謫  
職也什嘗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  
育明德流薰万由延哀鷹孤桐上清  
音徹九天凡為十偈辭喻皆合什雅  
好大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  
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  
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  
所論乃懷然而止唯為姚興著實相  
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  
改註喻婉約莫非玄奧什為人神情  
朗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倫匹  
者焉性仁厚汎愛為心虛已善誘終  
日無勅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  
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  
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



余以來不住曾坊別立解舍供給豐  
盈每至譌說常先自說譬喻如臭泥  
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初  
什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卑  
摩後入閼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  
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  
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  
荅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  
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  
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教耳又  
杯渡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  
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  
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  
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  
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  
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  
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  
自以闇昧課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  
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  
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  
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  
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  
爛以爲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  
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  
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來云羅什  
所誦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  
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為本什父鳩摩  
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為名然什死年  
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  
年或云十一年尋七與十一字或訛  
誤而譯經錄傳中猶有一年者恐雷  
同三家無以正焉

弗若多羅二

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花鬘賓人也少  
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  
十誦律部為外國師宗時人或謂已  
階聖果以為秦弘始中振錫入關秦  
上姚興待以上賓之礼羅什亦挹其  
戒範厚相宗教先是經法雖傳律藏  
未聞聞多羅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  
為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義學  
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  
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獲  
二多羅搆疾奄然棄世眾以大業未  
就而匠人殂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

曇摩流支三

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初始七年秋造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以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德式所闕尤多頃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剎賓人甚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為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貴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為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恡若能為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叅懷勝業者日月弥朗此則慧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志諸道人所具流支既得遠書及姚興敦請乃與什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考覈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既而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觀

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  
卑摩羅叉四

卑摩羅叉此云無垢眼劉賓人沈靖有志力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弘闡律藏四方學者覓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地焉頃之聞什在長安大弘經藏又欲使毗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錫涉沙冒險東入以爲秦弘始八年達自關中什以師礼敬待又亦以遠遇欣然及羅什棄世又乃出遊關左逗於壽春止石澗寺律衆雲聚盛闡毗尼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取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遂其義要名爲善誦又後賣往石澗開爲六十一卷取後一誦改爲毗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頃之南適江陵於立寺夏座開講十誦既通漢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析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殷矣律藏大弘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

言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為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竟相傳寫時聞者謔曰卑羅鄙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為後生法矣又養德好閑棄諠離俗其年冬復還壽春石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又為人眼青時人亦号为青眼律師佛陀耶舍五

佛陀耶舍此玄覺明剎賓人也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癱瘓不能行止乃問於至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為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殘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三万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万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處謂少堪已師者故不為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



戒莫為臨壇所以向立之歲猶為沙  
弥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  
術多所練習年二十大方受具戒恒  
以讀誦為務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  
尚去不覺虛過於時其專精如此後  
至沙勒國國王不念請三千僧會耶  
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摩弗多此言  
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  
舍訓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內  
供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  
學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耶舍  
留止頃之王薨太子即位時符堅遣  
呂光西伐龜茲龜茲王急求救於沙勒  
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  
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  
王歸具說羅什為光所執舍乃歎曰  
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  
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乃東適龜  
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  
裹糧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  
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  
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  
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

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旦  
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荅曰  
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  
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  
老數百里不及行達姑咸而什已入長  
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為非法乃歎  
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  
聞其至姑咸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  
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  
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末  
善其理唯佛陁耶舍深達幽致今在  
姑咸願下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  
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  
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  
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  
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  
之興歎其幾慎重信敦喻方至長安  
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  
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  
已于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  
難猶豫尚未操筆耶舍既至共相徵  
決辭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  
當要舍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号

曰赤髭毗婆沙既為羅什之師亦稱大毗婆沙四事供養衣鉢卧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姚興為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為司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興疑其遺謬乃請耶舍令誦老籍藥方可五方言經二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為秦言道舍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觀耶舍布絹万疋悉不受道舍佛念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觀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劉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 佛駄跋陀羅六

佛駄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云法天嘗南旅於北天竺因而居焉父達摩修耶利此云法日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為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弥至

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  
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  
一日歆三十夫也及受具戒脩業精  
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  
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剎賓同  
處積載達多雖伏其才明而未測其  
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  
驚問何來答云暫至覓率致敬弥勒  
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  
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  
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脩觀風俗會有  
秦沙門智嚴西至剎賓覩法衆清勝  
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  
而不遇真正發悟莫由即諮訊國衆  
孰能流化東土僉云有佛馱跋陀者  
出生天竺邨呵利城族姓相承世遵  
道學其童齒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  
業於大禪師佛大先時亦在剎賓  
乃謂嚴曰可以振維僧徒宣授禪法  
者佛馱跋陀其人也嚴既要請苦至  
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  
東逝步躋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  
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心資

奉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  
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舶主曰  
客行惜曰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  
百餘里忽風轉吹舶還向島下衆人  
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  
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舶主乃  
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  
夜之中忽令衆舶俱發無肯從者賢  
自起取纜一舶獨發俄令賊至留者  
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  
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  
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因謂  
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  
耶什曰吾年老故今何必能稱美談  
什每有疑義必共諮決時秦太子泓欲  
聞賢說法乃要命群僧集論東宮羅  
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  
答曰衆微或色色無自性故雖色常空  
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微  
答曰群師或破指一微我意謂不尔  
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衆微  
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實雲譯出此  
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



塵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  
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  
有衆微微無自性則為空矣寧可言  
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答之  
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  
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脩人事唯賢  
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  
本鄉有五船俱發旣而弟子傳告外人  
關中舊僧咸以為顯異惑衆又賢在  
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靖者並聞風  
而至但染學有淺深得法有濃淡澆偽  
之徒因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  
自言得阿耨舍果賢未即檢問遂致  
流言大被謗讟將有不測之禍於是  
徒衆或藏名潛去或踰牆夜走半日  
之中衆散殆盡賢乃夷然不以介意  
時舊僧僧碧道恒等謂賢曰佛尚不  
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船將至虛而無  
實又門徒誑惑乎起同異既於律有違  
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  
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  
由以為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  
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

識真之衆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恨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協道來遊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各令万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報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厭風名聞至欣喜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舶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閔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止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舶至既而訖訪果是天竺五舶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覓來礼事其有奉遺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索豹為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隨府屈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小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慚愧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邈非凡所測豹深

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  
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便請  
俱歸安止道場寺賢儀範率素不同  
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剏致京師法師  
僧弼與沙門寶林書曰聞場禪師甚  
有大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  
稱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於千闥得  
花嚴前分三万六千偈未有宣譯至義  
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  
楮封度即請賢為譯匠乃手執梵文  
共沙門法業慧嚴等百有餘人於  
道場譯出詮定文言會通華戎妙得  
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  
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  
請賢譯為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  
出觀佛三昧海六卷涅槃及修行方  
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並  
究其幽旨妙盡文意賢以元嘉六年  
卒春秋七十有一矣

曇無讖第七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或云曇無讖蓋  
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  
遭父喪隨母傭織能毘為業見沙門達

摩耶舍此去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  
養其母美之故以識為其弟子十載  
同學數人讀咒聰敏出群誦經日得  
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  
說精辯莫能訓抗後遇白頭禪師  
共議論議習業既異交諍十旬識雖  
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識伏其  
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  
不禪師即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識尋  
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為坎井之識久  
迷大方於是集眾悔過遂尊大乘至  
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識從  
兄善能調象騎煞王所乘白耳大象  
王怒誅之今日敢有覩者夷三族親屬  
莫敢往者識失而莖之王怒欲誅識  
識曰王以法故煞之我以親而莖之並  
不違大義何為見怒傍人為之寒心其  
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  
識明解咒術所向皆驗西域号为大  
咒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識  
乃密咒石出水因贊曰大王惠澤所  
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  
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歌詠王悅其

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  
漸薄識以久處致厭乃辟往蜀賓賣  
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  
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  
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  
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  
地識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間空  
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  
識乃慚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  
過提舉竟不能勝明旦識將經去不  
以為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志來拜  
謝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  
為王聞識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  
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本  
識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  
於理不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  
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慧嵩道朗獨步  
河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  
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  
橫識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  
藻緯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  
次譯大集大雲悲花地持優婆塞戒  
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



方言識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千闍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遣使于闐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為三十三卷以爲玄始三年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秩方竟即宋武永初二年也識云此經梵本本三万五千偈於此方減百万言今所出者止一万餘偈識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灾疫遜不信欲躬見為驗識即以術加遜遜見而駭怖識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識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爲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抱罕以世子興國為前驅為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末與興國俱獲於赫連定定後為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為乱兵所煞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即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先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識又格言致諫遜乃改心而悔焉

時魏虜託跋壽聞識有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識便即加兵遜既事識日久未忍聽去後又遣為太常高平公李順祭拜蒙遜為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曰聞彼有曇摩識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秘呪神驗澄公之正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遜與李順譙於新樂門上遜謂順曰西蕃老目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苟見威迫前遣表求留曇無識而今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誰覺幾時順曰王款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欽王忠績故顯加殊禮而王以此一胡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義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為大王不取主上虛襟之至弘文所知弘文者遜所遣躬魏使也遜曰太常口美如藕秦恐情不副辭耳遜既悅識不遣又迫魏之強至遜義和三年三月識固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

乃密面告識爲以資糧發遣厚贈實  
貨臨發之日識乃流涕告衆曰識業對  
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  
不容停比發遼果遣刺客於路害之  
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黑  
白遠近咸共惜焉既而遼左右常白  
日見鬼神以劍擊遼至四月遼寢疾  
而亡初識在姑威有張掖沙門道進  
欲從識受苦薩戒識云且悔過乃竭  
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識求受識  
忽大怒進更思惟但是我業障未消  
耳乃勑力三年且禪且懺進即於定  
中見釋迦文佛與諸大士授已戒法其  
夕同止十餘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  
欲詣識說之未及至數十步識驚起唱  
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爲汝  
作證次第於佛像前爲說戒相時  
沙門道朗振譽開西當進感戒之夕  
朗亦通夢乃自早戒牒求爲法弟於  
是從進受者千有餘人傳授此法迄  
至于今皆識之餘則有別記云菩薩地  
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  
果是識所傳譯疑識或非凡也蒙遼

有從弟沮渠安陽侯者為人強志疎  
通涉獵書記因識入河西弘闡佛法  
安陽乃閑意內典奉持五禁而讀衆  
經即能諷誦常以為務學多聞大士  
之盛業少時求法渡流沙至于闐於瞿  
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默斯鄰諮  
問道義斯鄰本學大乘天才秀發誦  
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号为  
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秘要治病經  
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既而東歸向邑  
於高昌得觀世音弥勒二觀經各一  
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轉為晉文  
及爲魏吞併西涼乃南奔于宋晦志  
卑身不交人世常遊塔寺以居士身  
畢世初出弥勒觀音二觀經丹陽尹孟  
顗見而善之深加賞接後竹園寺慧  
濬居復請出禪經安陽既通習積以臨  
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為五卷頃之又  
於鍾山定林寺出佛父般涅槃經一  
卷安陽居絕妻孥無欲榮利從容  
法侶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嘉  
焉後遘疾而終識所出諸經至元嘉  
中方傳建業道場慧觀法師志欲重

尋涅縣後分乃啓宋太祖資給遣沙  
門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  
廣郡舶破傷足因疾而卒普臨終歎  
曰涅縣後分與宋地無緣矣普本高  
昌人經遊西域遍歷諸國供養尊影  
頂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  
瞻觀善梵書偈諸國語遊履異域別  
有大傳時高昌復有沙門法盛亦經  
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  
釋僧表並經往佛國云云

## 高僧傳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二 第三十一張廣



高僧傳卷第三

廣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譯經下

釋法顯一

釋曇無竭二

佛馱什三

浮陁跋摩四

釋智嚴五

釋寶雲六

求那跋摩七

僧伽跋摩八

曇摩密多九

釋智猛十

置良耶舍十一

求那跋陀羅十二

求那毗地十三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  
孀而亡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為  
沙弥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以送還寺  
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  
能得後為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  
歲適父憂對父以其母實獨不立逼使

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  
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料父善其言  
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墓事畢仍  
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  
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弥悉奔  
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  
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  
復奪人恐來世弥甚貧道預為君憂  
耳言訖即還賊弃穀而去衆僧數百  
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  
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  
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  
慧崑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  
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  
覩日以准東西望人骨以標行路耳屢  
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  
直過險難有頃至葱嶺嶺冬夏積雪  
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  
千仞昔有人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  
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  
皆漢之張騫甘父所不至也次度小  
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禦戰不能前  
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

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  
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  
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  
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暝過之顯明旦  
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阻且  
多黑師子亟經敗人何由可至顯曰  
遠涉數万擔到靈鷲身命不期出  
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  
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  
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欲遂  
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  
中燒香礼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  
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屑搖尾  
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仰頭  
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  
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  
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幽梗止有  
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  
可九十容服蕭素而神氣雋逸顯雖  
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  
少僧顯問曰向者年是誰耶荅云頭  
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悅恨更追  
至山所有橫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

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  
龍每与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  
効沙門為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  
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  
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  
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輒一出  
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  
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  
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  
經經方等涅槃經等顯留三年學梵  
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  
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家留  
或亡顧影唯己常懷悲慨忽於王像  
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絹扇供養不  
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弥沙塞律  
長雜二舍及雜藏本並漢土所無既而  
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  
值暴風水入衆皆惶惶即取雜物棄  
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  
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  
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  
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  
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咸議曰坐載

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  
令一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檀越屬  
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  
我不令便當見煞漢地帝王奉佛教  
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  
失色僂僂而止既水盡糧竭唯任風  
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  
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船入浦尋村  
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人  
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人  
還以告太守李疑疑素敬信忽聞沙  
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隨還頃之  
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  
道投身於不及之地志在弘通所期  
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  
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  
祇律方等涅槃經雜阿毘曇心垂百  
餘萬言顯既出大涅槃經流布教化  
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  
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  
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  
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涅槃經儼然  
具存煨燼不假卷色無改京師共傳



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  
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慟惜  
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

釋曇無竭此去法勇姓李幽州黃龍  
人也幼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誦經  
為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  
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  
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  
十五人共賣幡蓋供養之具發跡北  
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  
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  
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層  
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射於東西  
兩山之脊繫索為橋一人一過到彼  
岸已舉烟為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  
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  
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  
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棧  
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棧先拔下棧手攀  
上棧展轉相攀經日方過及到平地  
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  
國礼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  
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

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親自沸木  
舫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  
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  
天竺禪師佛默多羅此云覺救彼土  
咸云已證果無竭請為和上漢沙門  
志定為阿闍梨停夏坐三月日復行  
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賣石蜜為  
糧同侶尚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化  
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  
念所賣觀世音經未嘗暫是廢將至舍  
衛國野中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  
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  
走後渡恒河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  
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  
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其  
誠心所感在險剋濟皆此類也後  
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所歷  
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  
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默什此云覺壽別賓人少受業於  
弥沙塞部僧專精律品兼達禪要以  
宋景平元年七月屈于揚州先沙  
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弥沙塞律梵本

未被翻譯而法顯遷化京邑諸僧聞  
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  
冬十一月集于龍光寺譯為三十四  
卷稱為五分律什執梵文于闐沙門  
智勝為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  
筆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為檀越至  
明年四月方竟仍於大部抄出戒心  
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  
所終

浮陀跋摩此玄覺鎧西域人也幼而復  
操明直聰悟出羣習學三藏偏善毗  
婆沙論常誦持此部以為心要宋元  
嘉之中達于西涼先有沙門道泰志  
用強果少遊恣右遍歷諸國得毗婆  
沙梵本十有万偈還至姑臧側席虛  
衿企待明匠聞跋摩遊心此論請為  
翻譯時蒙遜已死子茂虔襲位以虔承  
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即宋元  
嘉十四年於涼州城內閑預宮中請  
跋摩譯焉泰即筆受沙門慧嵩道朗  
為義學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冉周方  
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挺為之作序有  
頃魏虜託跋燾西伐姑臧涼土崩亂

經書什物皆被焚蕩遂失四十卷今  
唯有六十存焉跋摩避亂西反不知  
所終

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  
勤著名納衣宴坐蔬食永歲每以  
本城丘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  
誥遂周流西國進到蜀賓入摩天陀  
羅精舍從佛馱先比丘諮受禪法漸  
深三年功踰十載佛馱先見其禪思  
有緒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  
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始不輕秦類  
敬接遠人時有佛馱跋陀羅比丘亦是  
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傳法中  
土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  
沙越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陀止長  
安大寺頃之跋陀橫為秦僧所擯嚴  
亦分散慙于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力  
精修學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  
長安剋捷旋旆塗出山東時始興公  
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  
同止三僧各坐繩牀禪思湛然恢至  
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  
還閉問不與言恢心敬其奇訪諸耆



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也恢即啓宋武帝延請還都莫肯行者既屢請懇至二人推嚴隨行恢懷道素篤礼事甚殷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愛虛靖志避誼塵恢乃為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即枳園寺也嚴前於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元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博嚴淨四天王等嚴在寺不受別請常分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服有見鬼者去見西州太社間鬼相語嚴公至當避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即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礼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恒見鬼來吁可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羣鬼迸散嚴既進為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無所滯著稟性冲退不自陳叙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為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



諮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不敢判決乃為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弥勒弥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彼國法凡聖燒身各處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辦始移尸向凡僧墓地而尸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羽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微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間若深淺耳

釋實雲未詳氏族傳云涼州人少出家精勤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方直純素為名而求法懇惓亡身殉道志欲躬覩靈跡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而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勤苦艱危不以為難遂歷于闐天竺諸國徧覩靈異乃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迹多所瞻礼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詰訓悉皆徧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駄跋陀業禪進道哉而禪師橫為秦僧所擯徒衆志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

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  
場寺衆僧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絕域  
莫不披衿諮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  
無量壽脫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戎  
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  
初關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苻姚  
二代顯出衆經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  
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  
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  
六合山寺譯出佛本行贊經山多荒  
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多有改更  
礼事供養十室而八頃之道場慧觀  
臨亡請雲還都總理寺任雲不得已  
而還居道場歲許復更還六合以元  
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  
四其遊履外國別有記傳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  
世為王治在罽賓國祖父呵梨跋陀  
此言師子賢以剛直被徙父僧伽阿  
難此言衆喜因潛隱山澤跋摩年十  
四便機見隽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  
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  
之跋摩啓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

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曰煮艾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況三途耶母乃悔悟終身斷齋至年十八相公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方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号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拜賓王薨絕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羣臣數百拜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達衆林栖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到師子國觀風弘教識真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閼婆國初未至一日閼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果是跋摩來至王母遂以聖礼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為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勅即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

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戰傷煞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且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為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脩道因告羣臣曰吾欲躬跣法門卿等可更擇明主羣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凶強恃險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大王天慈寧不愍念敢以死請申其悃悞王不忍固違乃就羣臣請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上二願盡所治內一切斷煞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羣臣歡喜僉然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後為跋摩立精舍躬自引材傷王脚拍跋摩又為呪治有頃平復導化之聲播於遐迩隣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餼稟以充嘉亢年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勅交州刺史令



汎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  
雋等往彼祈請并致書於跋摩及闍婆  
王婆多加等必希願臨宋境流行道教  
跋摩以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  
商人竺難提舶欲向一小國會值便  
風遂至廣州故其遺文云業行風所  
吹遂至於宋境此之謂也文帝知跋摩已  
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發下京  
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  
儀形聳孤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騁騁  
耆闇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  
禪室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  
濕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  
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去  
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  
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  
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  
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  
寺中為衆僧講法實由跋摩化導之  
力也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畫  
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弄之而  
去於是山旅水賔去來無梗感德歸



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嘗於別室入禪  
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弥往候之見一  
白師子緣柱而上亘空弥湯生青蓮花  
沙弥驚恐大呼往逐師子豁無所見  
其靈異無方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勅  
觀等復更敦請乃沉舟下都以光嘉  
八年正月達于建鄴文帝引見勞問  
懇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煞  
迫以身殉物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  
万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笑  
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  
王為正夫所脩各異正夫身賤名劣  
言令不威若不剋己苦躬將何為用  
帝王以四海為家万民為子出一嘉  
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  
刑不友命倭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  
寒暖應節百穀滋繁衆庶鬱茂如此  
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煞德亦衆矣  
寧在闕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然後方  
為弘濟耶帝乃撫机歎曰夫俗人迷  
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  
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  
如法師所言真謂開悟明達可為言

天人之際矣乃勅住祇洹寺供給隆厚公王英彥莫不宗奉俄而於寺開講法花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衢觀瞻徃還肩隨踵接跋摩神府自然妙辯天絕或時假譯人而徃復懸悟後祇洹慧義請出菩薩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後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繕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本或稱菩薩戒地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請外國伊葉波羅譯出雜心至擇品而緣礙遂輟至是更請跋摩譯出後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優婆塞五戒略論優婆塞二十二戒等凡二十六卷並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影福寺住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去去六年有師子國八王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王邾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本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王又恐年月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隨喜但西國王年臘未登又十人不滿且令學宋語別因西域居

士更請外國居士來足滿十數其年夏  
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花布  
席唯跋摩所坐花彩更鮮衆咸崇以  
聖礼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食未畢先起還閣其弟子後至奄  
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未終之前預  
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  
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  
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  
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即狀坐繩牀  
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  
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  
龍蛇可長一疋許起於尸側直上衝  
天莫能詔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  
國法閤毗之四部鱗集香薪成積灌  
之香油以燒遺陰五色焰起氤氲麝  
空是時天景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  
處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諸居士悲泣望  
斷不能自勝初跋摩至京文帝欲從  
受菩薩戒會虜寇侵疆未及諮稟奄  
而遷化以本意不遂傷恨弥深乃令  
衆僧譯出其遺文云

前頂礼三寶 淨戒諸上座 濁世多諂曲

虛為無誠信 愚惑不識真 懷嫉輕有德  
是以諸賢聖 現世晦其迹 我求那跋摩  
命行盡時至 所獲善功德 今當如實說  
不以諂曲心 希望求名利 為勸衆懈怠  
增長諸佛法 大法力如是 仁者咸諦聽  
我昔曠野中 初觀於死尸 腫脹垂爛壞  
臭穢膿血流 繫心緣彼處 此身性如是  
常見此身相 貪賊不畏火 如是無量種  
修習死尸觀 放捨餘聞思 依止林樹間  
是夜專精進 正觀常不忘 境界恒在前  
猶如對明鏡 如彼我亦然 由是心寂靖  
輕身極明淨 清涼心是樂 增長大歡喜  
則生無著心 變成骨鎖相 白骨現在前  
朽壞肢節離 白骨悉磨滅 無垢智熾然  
調伏思法相 我時得如是 身安極柔軟  
如是方便脩 勝進轉增長 微塵念念滅  
壞色正念法 是則身究竟 何緣起貪欲  
知因諸受生 如魚貪釣餌 彼受無量壞  
念念觀磨滅 知彼所依處 從心援猴起  
業及業果報 依緣念念滅 心所知種種  
是名別相法 是則思慧念 次第滿足修  
觀種種法相 其心轉明了 我於介焰中  
明見四念處 律行從是竟 攝心緣中住



苦如熾然飢斯由渴愛轉受盡般淫醉  
昔見彼三界死焰所熾然形體極消瘦  
喜息樂方便身還漸充滿勝妙衆生相  
頂忍亦如是是於我心起真實正方便  
漸漸略境界寂滅樂增長得世第一法  
一念緣真諦次第法忍生是謂無漏道  
妄想及諸境名字悉遠離境界真諦義  
除惱獲清涼成就三昧果雖垢清涼緣  
不涌亦不沒淨慧如明月湛然正安住  
純一寂滅相非我所宣說唯佛能證知  
那波阿毗曇說五因緣果實義知脩行  
名者莫能見諸論各異端修行理無二  
偏執有是非達者無違諍脩行衆妙相  
今我不宣說懼人起妄想誑惑諸世間  
於彼修利相我已說少分若彼明智者  
善知此緣起摩羅婆國界始得初聖果  
阿蘭若山寺道迹脩遠離後於師子國  
村名劫波利進脩得二果是名斯陀含  
從是多留難障脩離欲道見我脩遠離  
知是處空閑咸生希有心利養競來集  
我見如火毒心生大厭離避亂浮于海  
閻婆及林邑業行風所飄隨緣之末境  
於是諸國中隨力興佛法無問所應問



諦實真實觀今此身滅盡 衆若燈火滅  
僧伽跋摩此云衆鎧天竺人也少而  
棄俗清峻有戒德善解三藏尤精雜  
心以宋元嘉十年出自流沙至于京  
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咸宗事之号  
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令許衆  
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觀  
以跋摩道行純脩請住此寺崇其供  
養以表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層今  
之奉誠是也跋摩行道調誦日夜不  
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師  
明於戒品將為影福寺居慧果等重  
受具戒是時二衆未脩而三藏遷化  
俄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  
衆乃共請跋摩為師繼軌三藏祇洹慧  
義擅步京邑謂為矯異執志不同親  
尚跋摩拒論翻覆跋摩標宗顯法理  
證明允既德有所歸義遂迴剛靡然推  
服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  
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  
範廣設齋供四衆殷盛傾于京邑慧  
觀等以跋摩妙解雜心諷誦通利先  
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即以其年九月

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馬賓雲  
譯語觀自筆受考覈研校一因乃訖  
續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  
王要偈及請聖僧浴文等跋摩遊化  
為志不滯一方既傳經事訖辭還本  
國衆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  
隨西域賈人舶還外國不詳其終  
曇摩密多此云法秀劉賓人也年至  
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  
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劉賓多  
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羣經持深  
禪法所得門戶極甚微奧為人沉邃  
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号  
連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  
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  
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  
供養明旦即勅外司若有異人入境  
必馳奏聞俄而客多果至王自出郊  
迎延請入宮遂從菓戒盡四事之礼  
客多安而能還不拘利養居數載密  
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  
矣王惕然驚覺既而君臣固留莫之  
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

地建立精舍植榆千株開園百畝房  
閣池沼極為嚴淨頃之復適涼州仍  
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  
業其盛常以江左王徽志欲傳法以  
宋元嘉九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止  
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  
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枚衝器  
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  
勇猛人百其心傾之汭流東下至于  
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慙祇洹密多道聲  
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介傾都礼說  
自宋文素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  
設齋桂宮請戒樹掖參候之使旬日  
相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  
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  
千里諮受四輩遠近皆号大禪師焉會  
稽太守平昌孟顓深信正法以三寶  
為己任素好禪味欽心殷重及臨浙  
右請与同遊乃於鄞縣之山建立塔  
寺東境舊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  
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  
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密多  
天性凝靖雅愛山水以為鍾山鎮岳

埒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伍側  
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  
年斬石刊木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  
奉稠疊禪房殿宇鬱余曾構於是息  
心之衆万里來集諷誦肅邕望風成  
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弘其風  
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  
崇而弗替蓋密多之遺烈也爰自西  
域至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檀  
會敷陳教法初密多之發願實也有  
迦毗羅神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  
欲反乃現形告辭密多曰汝神力通  
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  
畢即双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即於上  
寺圖像著壁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  
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  
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  
七道俗四衆行共相趨仍塋于鍾山  
宋熙寺前

釋智猛雍州京北新豐人稟性端明  
勵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  
之聲以夜續日每聞外國道人說天  
竺國土有釋迦遺迹及方等衆經常



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為万里咫尺  
千載可追也遂以為秦弘始六年甲  
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  
跡長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涼州城  
出自陽關西入流沙淩危履險有過  
前傳遂歷鄯鄯龜茲于闐諸國備騶  
風化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  
嶺而九人退還猛與餘伴進行十七  
百里至波倫國同採竺道嵩又復無  
常將欲闚毗忽失尸所在猛悲歎驚  
異於是自力而前與餘四人共度雪  
山渡辛頭河至罽賓國國有五百羅  
漢常往還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  
猛至歡喜猛諮問方土為說四天子  
事具在猛傳猛於奇沙國見佛文石  
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  
際盡然猛香華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  
應能輕能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  
下案時復不覺重其道心所應如此  
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維羅衛國  
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跡炳然  
具存又覩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  
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魚以寶



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  
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  
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  
羅閱家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純銀  
塔高三丈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  
乘學不猛答悉大乘學羅閱驚歎曰  
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  
家得大沮洳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  
一部及餘經梵本普願流通於是便  
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三伴於路  
無常唯猛与曇纂俱還於涼州出沮  
洳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  
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元嘉末  
卒于成都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  
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爽  
將知遊往天竺非止一路頂鉢靈遷  
時屆異土故傳述見聞難以例也  
曇良耶舍此去時稱西域人性剛直  
寬嗜欲善誦阿毗曇博涉律部其餘  
諸經多所談綜雖三藏兼明而以禪  
門專業每一遊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  
昧正受傳化諸國以元嘉之初遠冒  
沙河華于京邑太祖文皇深加歎異

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禪  
法沙門僧含請譯藥王藥上觀及無量  
壽觀含即筆受以此二經是轉障之秘  
術淨土之洪因故流吟嚙味流通宋  
國平昌孟顓承風欽敬資給豐厚顓  
出守會稽固請不去後移憩江陵元  
嘉十九年西遊岷蜀處處知道禪學  
成羣後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  
又有天竺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  
等並禪學深明來遊宋境達多嘗  
在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齋乃  
有羣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猱  
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  
何為不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  
年夏受臨川康王請於廣陵結居後  
終於建鄴僧伽羅多此云衆濟以  
宋景平之末來至京師乞食人間宴  
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世以元嘉  
十年卜居鍾鼻之陽剪荆棘開榛造  
立精舍即宋熙寺是也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由天竺人  
以大乘學故世号摩訶行本婆羅門種  
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算醫方呪術靡

不該博後遇見阿毗曇華心尋讀驚  
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絕  
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友即投簪  
為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禮頃之辟小  
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  
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而歎曰汝於  
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宣莫能  
訓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勸  
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  
若歸信三寶則長相見其父感其言至  
遂棄邪從正跋陀前到師子諸國皆傳  
送資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舶汎海中  
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陀曰  
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  
往不感乃密誦咒經懇到禮懺俄而  
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  
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  
表問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勅  
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郊勞見其神  
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文言而欣  
若傾蓋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  
深加崇敬瑯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東

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丞相南嶽王義宣並師事焉頃之衆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楞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諮析妙得本旨後譙王鎮荆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更創房殿即於辛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及一卷無量壽一卷涅槃央掘魔羅相續解脫波羅蜜了義現在佛名經三卷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并前所出凡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譙王欲請講花嚴等經而跋陀自付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眠持劔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荅曰無所多憂即以劔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荅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悅懌旦起道義皆脩領宋言於是就講之嘉祥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志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之內捕



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  
顏容憂慘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  
陀諫爭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  
冀貧道不容虐從譙王以其物情  
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大艦轉  
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  
世音手捉印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  
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  
後而至以手牽之願謂童子汝小兒  
何能度我恍忽之間覺行十餘步仍  
得上岸即脫納衣欲償童子願覓不  
見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時王玄謨  
督軍梁山世祖勅軍中得摩訶衍善  
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今舸送  
都世祖即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  
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既涂置度分  
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勅問並  
誰為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  
張暢宗靈秀等並見駭逼貧道所明  
但不啻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  
也是日勅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  
乘初跋陀在荆十載每為譙王書疏  
無不記錄及軍敗檢蘭無片言及軍事



者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禮遇後因閑  
談聊戲問曰念丞相不吝曰受供十  
年何可志德今從陛下乞願願為丞  
相三年燒香帝悽然慘容義而許焉  
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為開三間房  
後於東府讌會王公畢集勅見跋陀  
時未及淨髮白首皓然世祖遙望顧  
謂尚書謝莊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  
老期已至朕試問之其必悟人意也  
跋陀上階因迎謂之曰摩訶衍不負遠  
來之意但唯有一在即應聲答曰貧  
道遠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銜  
愧罔極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  
其機辯勅近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  
秣陵界鳳皇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  
有推戶而喚視之無人衆屢獻夢跋  
陀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  
寺行道禮懺常為汝等若住者為護  
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  
懺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  
即其處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  
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

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  
憑三寶陛下天威冥必降澤如其不  
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  
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明  
日晡時西北雲起如蓋日在葉榆風  
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勅  
見慰勞賜施相續跋陀自幼以來蔬  
食終身常執持香鑪未嘗輟手每食  
竟輒分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  
宗之世禮供弥隆到大始四年正  
月覺體不念便與太宗及公卿等  
告別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之見天  
花聖像禺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  
太宗深加痛惜慰賜甚厚公卿會  
葬榮哀倍焉時又有沙門寶意梵  
言阿都摩佉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  
竺以宋孝建中來止京師凡官禪房  
恒於寺中樹下坐禪又曉經律時人  
亦号三藏常轉側數百身子立知凶  
吉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來  
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當  
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以席一領空  
卷之呪上數通經于三夕唾壺還在  
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

而異焉齊文惠文宣及梁太祖並敬以師禮焉永明末年終於所住求那毗地此言安進本中天竺人蜀年從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聰慧強記勤於諷誦諸究大小乘將二十萬言兼學外典明解陰陽占時驗事徵地非一齊建元初來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勝迭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竺國抄脩多羅藏中要切辟喻撰為一部凡有百事教授新學毗地志皆通兼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為齊文凡有十卷謂百喻經復出十二因緣及須達長者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經殆絕及其宣流世咸稱美毗地為人弘厚故万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獻皆受志為營法於建鄴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層門殿堂整飾以中興二年冬終於所住梁初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學僧儀貌謹肅善於談對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禮遇勅於正觀寺及壽光殿占雲館中譯出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釋寶唱袁曇九等筆受

論曰傳譯之功尚矣固無得而稱焉  
昔如來滅後長老迦葉阿難末田地等並具足住持八万法藏弘道濟人  
功用弥博聖慧日光餘暉未隱是後迦旃延子達磨多羅達摩尸利帝等並博尋異論各著言說而皆祖述四含宗軌三藏至若龍樹馬鳴婆藪盤豆則於方等深經領括極要源發般若清貫雙林雖曰化洽窪隆而亦俱得其性故今三寶載傳法輪未絕是以五百年中猶稱正法在世夫神化所接遠近斯屈一聲一光輒震他土一臺一蓋動覆恒國振丹之布迦緯雖路絕慈河里踰數万若以聖之神力譬猶武步之間而今聞見限隔豈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潛洽或稱為浮屠之主或辨為西域大神故漢明帝詔楚王英云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迺有攝摩騰竺法蘭懷道來化協策孤征艱苦必達傍峻壁而臨深躡飛絙而渡險遺身為物處難能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學而聞蓋



其力也爰至安清支識康會竺護等  
並異世一時繼踵印贊然夷夏不同  
音韻殊隔自非精括詰訓領會良難  
屬有支謙聶承遠竺佛念釋實雲竺  
什蘭無羅叉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  
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復詞旨分明  
然後更用此土宮商節以成製論云隨  
方俗語能示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  
語蓋斯謂也其後鳩摩羅什碩學鉤  
深神鑒與遠歷遊中土徧悉方言復  
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  
更臨梵本重為宣譯故致今古二經  
言殊義一時有生融影散嚴觀恒羣  
皆領悟言前詞潤珠玉執筆承旨任  
在伊人故長安所譯讚為稱首是時  
姚興竊踰跨有皇歲崇愛三寶城塹  
遺法使夫慕道來儀遐迹烟萃三藏  
法門有緣必覩自像運東遷在茲為  
感其佛賢比丘江東所譯花嚴大部  
曇無讖河西所翻涅槃妙教及諸師  
所出四含五部捷度婆沙等並皆言  
符法本理愜三印而童壽有別室之  
愁佛賢有損黜之迹考之實錄未易



詳究或以時運澆薄道喪人離故所  
感見爰至於此若以近迹而求蓋亦  
珪璋之一玷也又世高無識法祖法  
祚等並理思淹通仁澤成霧而皆不  
得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違避故  
羅漢雖諸漏已盡尚貽貫脰之厄比  
于雖忠孝竭誠猶招賜劍之禍匪其  
然乎間有竺法度者自言專執小乘  
而與三藏乘越食用銅鉢本非律儀  
所許伏地相向又是懺法所無且法  
度生本南康不遊天竺晚值曇摩耶  
舍又非專小之師直欲豁壓其身故  
為矯異然而達量君子未曾迴適尼  
衆易從初稟其化夫女人理教難慙  
事迹易翻聞因果則悠然扈背見變  
術則奔波傾飲隨墮之義即斯謂也  
竊惟正法凋廣數盈八億傳譯所得  
卷止千餘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絕  
或望烟渡險或附杙前身及相會推  
求莫不十遺八九是以法顯智猛智  
嚴法勇等發趾則結振成群還至則  
顧影唯一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  
豈非更賜壽命而頃世學徒唯慕鑽

求一典謂言廣讀多惑斯蓋情學之  
辟匪曰通方之訓何者夫欲考尋理  
味決正法門豈可斷以肯綮而不博  
尋衆典遂使空勞傳寫永翳箱匣甘  
露正說竟莫披尋無上寶珠隱而弗  
用豈不惜哉若能貫採禪律融冶經  
論雖復祇樹息蔭玄風尚扇婆羅變  
葉佛性猶彰遠報能仁之恩近稱傳  
譯之德儻獲身命寧不昂歟

贊曰頻婆拏唱疊教攸陳五乘竟轉  
八万弥綸周星曜魄漢夢通神騰蘭  
識什殉道來臻慈雲徙蔭慧水傳津  
俾夫季末方樹洪因

### 高僧傳卷第三

丁未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四

義解一

廣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朱士行一

支孝龍二

康僧旻三

竺法雅四

康法朗五

竺法乘六

竺潛深七

支道林八

于法蘭九

于法開十

于道邃十一

竺法崇十二

竺法義十三

竺僧度十四

朱士行潁川人志業方直勸沮不能移其操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章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

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摺志捐身  
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  
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得梵書正  
本凡九十章遣弟子不如檀此言法  
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  
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玄漢地沙  
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為地主  
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  
咎也王即不聽賣經士行深懷痛心  
乃求燒經為證王即許焉於是積薪殿  
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大法應  
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何  
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為滅不損一字皮  
牒如本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  
送至陳留倉恒水南寺時河南居士  
竺對蘭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于  
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脩見業  
果因改勵專精深崇正法博究衆音善  
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叉比丘西域道  
士稽古多學乃手執梵本對蘭譯為  
晉文稱為放光波若皮牒故本今在  
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對蘭一  
時寫五部校為定本時未有品目舊

本十四尺繡令寫為二十卷士行遂  
終於于闐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闡維  
之薪盡火滅尸猶能全衆咸驚異乃  
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  
因毀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徙彼國  
來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  
散形於于闐此之謂也

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  
神彩卓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  
以為心要陳留阮瞻類川庾敳並結  
知音之交世人呼為八達時或嘲之曰  
大晉龍興天下為家沙門何不全鬚膚  
去袈裟釋胡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  
逍遙唯疇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  
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  
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機辯適  
時皆此類也時竺蘭初譯放光經  
龍既素樂無相得即披閱旬有餘日  
贊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桓桓孝龍  
剋邁高廣物覓宗歸人思効仰雲泉  
彌漫蘭風勝嚮

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



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  
光道行二波若即大小品也晉成之  
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  
有才思善為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  
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  
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  
暢曰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常在  
也敏度亦聰哲有譽著譯經錄今行  
於世淵雖德愈暢度而別以清約自  
處常乞旬自資人未之識後因分衛  
之次遇陳郡殷浩浩始問佛經深遠之  
理却辯俗書性情之義自畫之臆浩  
不能屈由是改觀瑯琊王茂弘以鼻  
高眼深戲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  
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  
清時人以為名荅後於豫章山立寺  
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林竹鬱茂名  
僧勝達響附成羣以常持心梵經空  
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往還  
填委後卒於寺焉

法雅河間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學  
長通佛義衣冠士子咸附諮稟時依  
門徒並世與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

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  
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乃毗浮相曇  
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未灑落  
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通乎講說與道  
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立  
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弟  
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為為趙  
太子右宣所敬云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  
經見雙樹廬苑之處憐而歎曰吾已  
不值聖人寧可不覩聖處於是捨往  
迦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跡  
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絕人蹤  
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没人中有敗  
屋兩間間中各有一人一人誦經一人  
患痢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橫  
舉房臭穢朗謂其屬曰出家同道以  
法為親不見則已豈可見而捨耶朗  
乃停六日為洗浣供養至第七日見  
此房中皆是香花乃悟其神人因語  
朗云比房是我和上已得無學可往  
問評朗往問評因語朗云君等誠契  
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無益

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功業尚  
小未純未得所願當還真丹國作大法  
師於是四人不復西行仍留此專精  
業道唯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  
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  
終孫綽為之贊曰人亦有言瑜瑕弗  
藏朗公固固能韜其光敬終慎始研  
微辯章何以取證氷堅履霜朗弟子  
令韶其先鴈門人姓呂少遊獵後發  
心出家事朗為師思學有功特善禪  
數每入定或數日不起後移柳泉山鑿  
穴宴坐朗終後刻木為像朝夕礼事  
孫綽正像論云呂韶凝神於中山即  
其人也

竺法乘未詳何人幼而神悟超絕懸  
鑒過人依竺法護為沙彌清真有志  
氣護其嘉焉護既道被閑中且資財  
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  
道德為往告急求錢二十万護未答  
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曰和上意  
已相許矣客退後乘曰觀此人神色  
非實求錢將以觀和上道德何如耳  
護曰吾亦以為然明日此客率其一

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具謝求鉢之意於是師資名布遐邇乘後西到燉煌立寺延學忘身為道誨而不勸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後終於所住孫綽道賢論以乘以王潛冲論云法乘安豐少有機悟之鑒雖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准高士季顥為之贊傳乘同學竺法行竺法存並山栖履操知名當世矣

竺潛字法深姓王鄉郡人晉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劉元真為師元真早有才解之譽故孫綽贊曰索索虛杵翳翳閑冲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彫鋸照足開矇懷抱之內豁尔每融潛伏膺已後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化譽洽西朝風姿容顏堂堂如也至年二十四講法華大品既蘊深解復能善說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五百晉永嘉初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大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友而敬焉逮武太寧中潛恒著屐至殿內時人咸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

中宗肅祖昇遐王庾又薨乃隱迹刻  
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旅  
山門潛優遊講席三十餘載或暢方  
等或擇老莊投身北面者莫不内外兼  
洽至哀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懇懇  
徵請潛以詔旨之重暫是遊宮闕即於  
御筵開講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  
于時簡文作相朝野以為至德以潛  
是道俗標領又光朝友敬尊重挹服  
頂戴兼常近乎龍飛皮礼弥薦潛嘗  
於簡文家遇沛國劉恢恢嘲之曰道  
士何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觀其朱門  
貧道見為蓬戶司空何次道懿德純  
素薦篤信經典每加祔崇遵以師資之  
敬數相招請屢異法祀潛雖復從運  
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啓還刻之仰山  
遂其先志於是逍遙林泉以畢餘年  
支遁遣使求買仰山之側沃洲小嶺  
欲為幽栖之處潛荅云欲來輒給豈  
聞巢由買山而隱遁後尚高懸道人  
書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  
德貞峙道俗綸綜徒在京邑維持法  
網内外具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



靖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閑  
今在剡縣之仰山率合同遊論道說  
義高栖皓然遐迹有詠以晉寧康二  
年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烈宗孝  
武詔曰深法師理悟虛遠風鑒清貞  
棄宰相之榮襲漆衣之素山居人外  
萬勤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  
遷化用痛于懷可賻錢十萬星馳驛  
送孫綽以深比劉伯倫論云深公道  
素澹重有遠大之量劉伶肆意放蕩  
以宇宙為小雖高栖之業劉所不及  
而曠大之體同焉時仰山復有竺法  
友志業強正博通衆典嘗從深受阿  
毗曇一宿便誦深曰經目則諷見稱  
昔人若能仁更興大晉者必取汝為五  
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講說後立  
剡縣城南臺寺焉竺法蘊悟解入玄  
尤善放光波若康法識亦有義學之  
功而以草薶知名嘗遇康所時自謂  
筆道過識識共听各作右軍草傍人竊  
以為貨莫之能別又寫衆經其見重之  
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  
此諸人皆潛之神足孫綽並為之贊

不復具抄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隽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為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深思道行之品變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堙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駁逸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都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素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嘗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為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為性若適性為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歎服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為吳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其

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  
殆為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唯遲  
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  
多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  
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  
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  
人曰一往之氣何足言後遁既還剡  
經由于郡王故詣遁觀其風力既至王  
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  
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衿  
解帶流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  
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洲小嶺  
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票學時或  
有慥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勤  
之勤之至道非弥奚為淹滯弱喪神  
竒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奏冥  
心內馳殉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  
世消若露垂我身非我去云誰施達  
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累禪  
池謹守明禁雅翫玄規緩心神道抗  
志無為寮朗三敵融冶六痼空同五  
陰豁虛四支非拍喻拍絕而莫離妙  
覽既陳又玄其知婉轉平任與物推

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敷之覺父志  
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贊而絮已  
拔俗有達宗濟之道遁乃作釋滕論  
晚移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門  
遊心禪苑木喰澗飲浪志無生乃注  
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聖不  
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試等追蹤焉  
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晚  
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為法師許詢為  
都講遁通一義衆人咸謂詢無以厝  
難詢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  
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謂審得遁  
旨迴令白說得兩三反便亂至晉哀帝  
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  
講道行波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  
原王濤宿構精理撰其才詞往詣遁  
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挽遁乃徐曰貧  
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濤  
慙而退焉乃歎曰實繼鉢之王何也  
郗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嵇中散安  
曰猶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  
曰疊疊論辯恐殺制支超拔直上測源  
浩實有慙德郗超後與親友書云林

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實數百年  
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遁  
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  
告辭曰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  
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義  
法出佛聖彫純反朴絕欲歸宗遊虛  
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毗  
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為和薦  
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無恤之哀永  
悼不仁秉耒耜之順遠防宿命挹無  
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南面  
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  
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弥新矣陛  
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勸道遊靈模日  
具忘御可謂鍾鼓晨極聲振天下清  
風既邵莫不幸其上願陛下齊齡二  
儀弘敷至化去陳信之妖誣尋立禱  
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  
路若然者太山不泮季氏之旅得一  
以成靈王者非圓丘而不裡得一以  
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  
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呪不加靈玄  
德交被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



之宅洋洋大晉為光亨之宇常無為  
而万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  
典刑繁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  
者自得裁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  
器以厭神意提詮衡以極真量所謂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  
與世異榮榮疏長鼻漱流清豁繼續  
畢世絕窺皇階不悟軋光曲矐猥被  
蓬華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公  
不知所厝自到天道屢蒙引見優以  
賓札榮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  
拘新不足對楊玄摸允塞視聽跼蹐  
侍人流汗位席累四翁赴漢干木蕃  
魏皆出處有時默語適會今德非昔  
人動靜乖衷遊魂禁省鼓言帝側將  
困非據何能有為且歲月僂傴感若  
斯之歎况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延  
首東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時蒙放  
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荷為優謹  
露板以聞申其愚管累粮望路伏待  
慈詔詔即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豐厚  
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升  
前至近道而坐謝万石後至值蔡  
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褥舉

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為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刻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道馬者道愛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道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鵠者道謂鵠曰尔冲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道初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為煞師不能屈師尋亡忽見形投卵於地殼破鷄行頃之俱滅道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道先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名辰猶還塢中或問其意荅云謝安在昔數來見輒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於塢中取塚存焉或云終刻未詳却超為之序傳袁宏為之銘梵天周曇寶為之作誄孫綽道賢論以道方向子期論云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冲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道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真神理

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道有同學法度  
精理入神先道亡道歎曰昔匠石廢  
斤於郢人牙生輟弦於鍾子推已求  
人良不虛矣寶契既潛發言莫賞中心  
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  
之落筆而卒凡道所著文翰集有十  
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  
慧解致聞為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  
形詣王勗以行業焉

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  
便以精勤為業研諷經典以日兼夜  
求法問道必在衆先迄在冠年風神  
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遠性好山泉  
多處巖壑嘗於冬月在山冰雪甚厲  
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色無忤  
虎亦甚馴至明旦雪止乃去山中神  
祇常來受法其德被精靈皆此類也  
後聞江東山水剡縣稱奇乃徐步東  
甌遂躡崢嶸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尤  
華寺是也時人以其風力比庾元規孫  
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云蘭公遺  
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  
不羣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欬然歎

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  
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  
州遇疾終於象林沙門支遁追立像  
贊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  
馴洽虎光別傳去蘭亦感枯泉漱水事  
與竺法護同未詳又有竺法興支法  
測于法道與蘭同時比德興以洽見  
知名制以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  
聲矣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為弟子  
深思孤發獨見言表善放光及法華  
又祖述耆婆妙通醫法嘗乞食投主  
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衆治不驗舉  
家遑擾開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  
欲為淫祀開令先取少肉為羹進竟  
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裹兒而出并  
平五年孝宗有疾開視脉知不起不  
肯復入康獻后令曰帝小不佳昨呼  
于公視脉旦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  
取付迂尉俄而帝崩獲免還剡石城  
續修元華寺後移白山靈鷲寺每興  
支道林爭即色空義廬江何默申明  
開難高平郗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

開有弟子法威清悟有極辯故孫綽  
為之贊曰易曰翰白詩美蘋藻斑如  
在場芬若停潦于威明發不然遐討  
有繁其名無愧懷抱開嘗使威出都  
經過山陰支遁正講小品開語威言  
道林講比汝至當至其品中示語攻  
難數十番云此中舊難通威既至郡  
正值遁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遁遂  
屈因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  
耶故東山瞻云深量開思林談識記  
至哀帝時累被詔徵乃出京講放光  
經凡舊學抱疑莫不因之披釋講竟辭  
還東山帝戀德懇懇賜錢絹及步輿  
并冬夏之服謝安王文度志皆友善  
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  
荅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  
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年六十卒於山寺孫綽為之目曰才  
辯縱橫以數術弘教其在開公乎  
于道邃激煌人少而失陰材親養之  
遠孝敬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  
家事蘭公為弟子學業高明內外該  
覽見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



論護公常稱邃高簡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方為大法梁棟矣後與簡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澤在東多遊履名山為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近經抱後隨蘭適西域於交趾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郊超圖寫其形支遁著銘贊曰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馨孫綽以邃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譏邃有清令之譽何得為正孫綽曰雖迹有窪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邃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

竺法崇未詳何人少入道以戒節見稱加又敏而好學篤志經記而尤長法華一教嘗遊湘州麓山山精化為夫人詣崇請戒捨所住山以為寺崇居之少時化洽湘土後還剡之葛峴山茅庵澗飲取欣禪慧東甌學者覓往湊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每盤遊極日輒信宿忘歸披衿頽契自以為得意之交也崇迺歎曰緬想人

外三十餘年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後淳之別遊崇咏日皓然之氣猶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謂乎崇後卒於山中著法華義疏四卷云時刻東仰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瑯瑯人晉丞相道之弟弱年信悟避世辭榮親舊諫止莫之能制香湯澡浴將就下榻乃詠曰安知万里水初發盤飭時後以學行顯焉

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便問仁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言深曰物妙能行是故罕言深見其幼而穎悟勸令出家於是栖志法門從深受學遊刃衆典尤善法花後辭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承風教友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懸于始寧之保山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念觀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覺便病愈傳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每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晉寧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講說晉太元五年卒於都春秋七十

有四矣帝以錢十萬買新亭崗為墓起塔三級義弟子曇奘於墓所立寺因名新亭精舍後宋孝武南下伐凶壘施至止式宮此寺及登禪復幸禪堂因為開拓改曰中興故元嘉末童謡云錢唐出天子乃禪堂之謂故中興禪房猶有龍飛殿焉今之天安是也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也雖少出孤微而天姿秀發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尔異人性度温和鄉鄰所羨時獨與母居孝事盡礼求同郡楊德慎女亦乃衣冠家人女字苕華容貌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昏之日即相許焉未及成礼苕華母亡頃之苕華父又亡母亦卒度遂覩世代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名僧度迹抗塵表避地遊學苕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休祖考之靈近慰人情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難數

人生一世間飄忽若過牖榮華豈不  
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  
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  
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航  
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  
度答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  
道以濟万邦安親以成一家未若弘  
道以濟三界黻膚不毀俗中之近言  
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為  
愧然積篲成山亦異從微之著也且  
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波若雖公  
王之服八珎之饒鏗鏘之聲曄曄之  
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  
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  
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  
矣万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去暮時  
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為志處世  
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宜速  
有所慕莫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  
也又報詩五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  
住德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  
去多良由去不息故今川上嗟不聞  
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

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  
罪福良由已寧云已恤他度既志懷  
匪石不可迴轉苦華感悟亦起深信  
度於是專精佛法披味羣經著毗曇  
旨歸亦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時河內  
又有竺慧起者亦行解蕙著與高士  
鴈門周續之友善注勝鬘經焉

### 高僧傳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四 卷二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義解二

廣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敏撰

釋道安一

釋法和二

竺僧朗三

竺法汰四

竺僧先五

竺僧輔六

竺僧敷七

釋曇翼八

釋法瑛九

釋曇徽十

釋道立十一

釋曇戒十二

竺法曠十三

釋道壹十四

釋慧虔十五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  
英儒早失覆蔭為外兄孔氏所養年  
七歲讀書并覽能誦鄉隣嗟異至年  
十二出家神智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為  
師之所重黜役田舍至于三年執勤

就勞曾無怨色焉性精進齋戒無  
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  
經一卷可五千言安費經入田因息  
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  
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已聞  
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  
明經一卷減一萬言費之如初暮復  
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  
嗟而異之後為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  
入中寺遇佛面澄澄見而嗟歎與語  
終日衆見形貌不稱咸共輕佐澄曰  
此人遠識非小儔也因事澄為師澄講  
安每覆述衆未之慙咸言須待後次當  
難煞崐崙子即安後更覆講疑難鋒  
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  
漆道人驚四隣于時學者多守聞見  
安乃歎曰宗匠雖邈玄旨可尋應窮  
究幽遠探微與今無生之理宣揚季  
未使流通之徒歸向有本於是遊方  
問道備訪經律後避難潛于濩澤  
太陽竺法濟并州支曇講陰持入經  
安後從之受業頃之與同學竺法汰  
俱慙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在彼  
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

情安後於太行恒山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歆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苦要之安辭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既符道俗欣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住受都寺徒衆數百常宣法化時石虎死彭城王石遵篡襲嗣立遣中使竺昌蒲請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運將危乃西適牽口山近并閔之亂人情蕭索安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寢賊縱橫衆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衆入王屋女牀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木食修學俄而慕容後逼陸渾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謂徒衆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二馬枹枹間懸一馬籠可容一斛安便呼林百外主人驚出果姓林名百外謂是神人厚相接待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為林籠容百

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藏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已安躬覽經典鈎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之義乃指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剏留妙盡深旨猗贊既叙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漢魏迄晉經未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退尋莫測年代安乃摭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競往師之時征西將軍桓朗子鎮江陵要安暨往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深相結納序每歎曰安法師道學之津梁澄治之鑑肆矣安以白馬寺秩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即清河張毅宅也大富長者並加贊助逮塔五層起房四百涼州刺史楊弘忠送銅千斤擬為承露盤安曰露盤已訖汰公營造欲迴此銅鑄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諾於是衆共抽捨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每夕放光徹照堂殿像後又自行至万山舉邑皆往瞻禮遷

以還寺安既大願果成謂言夕死可矣符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玳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張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珮迭暉烟華亂發使夫昇階履闥者莫不肅焉盡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令弟子爐治其髻既而光焰煥炳耀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衆咸愧服安曰像既靈異不煩復治乃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逆籠罩當時其先聞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隆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川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業之隆咸無以足所謂月光將出靈鋒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幽深此方諸僧咸有思慕若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招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梅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盪於一



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安至止即往  
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弥  
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吞齒後餉梨  
十枚正值衆食便手自剖分梨盡人  
遍無叅老者高平郗超遣使遺米千  
斛修書累紙深致懇懃安答書去拍  
米弥覺有待之為煩習鑿齒與謝安  
書去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  
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伎  
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  
可以整羣小之叅差而師徒肅肅自相  
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  
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内外羣書  
略皆遍觀陰陽竿數亦皆能通佛經  
妙義故所遊刃作義乃似法蘭法道  
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恐得  
一叙其為時賢所重類皆然也安在  
樊鄆十五載每歲常再講放光波若  
未嘗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  
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  
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  
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  
王公物出所在時符堅素聞安名每  
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

以輔朕躬後遣符丕南攻襄陽安與  
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  
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  
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  
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衆數千大弘  
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  
不同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  
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  
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  
種既懸與經符遂為永式安外涉羣  
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  
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  
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  
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魯襄公  
所鑄乃寫為隸文又有人持一銅斛  
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為斗橫梁  
昂者為斗佞者為合梁一頭為簞簞  
同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  
云此三篆自言出自舜皇龍集戊辰改  
正即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  
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  
如此堅勅學士内外有疑皆師於安  
故京兆為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  
難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

四方略定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苞  
襄陽北盡沙漠唯遺秦一隅未能拔  
伏堅每與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  
江左以晉帝為僕射謝安為侍中堅  
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  
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為堅所信敬  
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不  
能為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  
安升輦同載僕射擁翼諫曰臣聞  
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殿承寧可  
參廟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  
朕以天下不易與輦之榮未稱其德即  
勅僕射扶安登輦俄而願謂安曰朕  
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涉  
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  
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貢富居中土  
而制四海宜拙神無為焉堯舜比隆  
今欲以百万之師求厭曰下下之士  
且東南區地地界氣屬昔舜禹遊而不  
反秦皇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  
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並  
謂不可猶尚見拒貧道輕淺言必不  
允既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為地  
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

在耳頃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鑿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抗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為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到鎮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拒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西晉軍遂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堪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汜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上所夢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處成則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剃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日行香定座上講經上講之法二日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老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弥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迄



處之講堂時維邾直殿夜見此僧從窓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礼訐問其來意荅去相為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諱可度脫彼荅云甚可度耳然須臾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往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脩覩堦率妙勝之報余夕大衆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戲湏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塋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年七十二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並前行僕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時故在城內萇與符登相持甚久萇乃問嘉朕當得登不荅曰略得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此嘉所謂負債者也萇死後其子興方煞登與字子略即嘉所謂略得者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本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



清虛腴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  
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  
似識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養徒  
於加眉谷中待堅遣大鴻臚徵不就  
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  
乃乘使者馬佯向東行數百步因落  
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  
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害嘉之日  
有人於壘上見之乃遺書於萇安之潛  
契神人皆此類也安先聞羅什在西  
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  
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札之初  
安生而使左辭有一皮廣寸許著臂  
將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又肘  
外有方肉上有通文時人謂之為  
印手菩薩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  
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既篤  
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  
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  
出衆經百餘萬言常與沙門法和詮  
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  
孫綽為名德沙門論自玄釋道安博物  
多才通經名理又為之贊曰物有廣  
賻人固多宰剡剡釋安專能兼信飛

聲汧隴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  
常在有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  
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  
安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為釋世見  
其二姓因謂為兩人謬矣

釋法和榮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  
恭讓知名善能標明論綱解悟疑滯  
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  
德成羣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關住陽  
平寺後於金輿谷設會與安公共登  
山嶺極目周睇既而悲曰此山高聳  
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  
法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  
萌斯可悲矣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叅  
正文義頃之為晉王姚緒請住菴坂  
講說其後少時勅語弟子俗內煩惱  
苦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礼拜還坐  
本處以衣蒙頭奄然而卒時年八十矣  
竺僧朗京地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  
還關中專當講說嘗與數人同共赴請  
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  
物似有竊者如言即反果有盜焉由  
其相語故得無失朗常蔬食布衣志

駭人外以爲秦符健皇始元年移卜秦  
山與隱士張忠爲林下之契每共遊處  
忠後爲符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  
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  
猶是泰山西北之一巖也峯岫高嶮  
水石宏壯朗創築房室制衣窮山美內  
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  
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主苻  
堅欽其德素遣使徵請朗同辭老疾  
乃止於是月月修書觀遺堅後沙汰  
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  
後秦姚興亦佳歎重燕主慕容德  
欽朗名行假号東齊王給以二縣租  
稅朗讓王而取租稅爲興福業晉  
孝武致書遺魏主拓跋珪亦送書  
致物其爲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  
舊多虎災常執仗結羣而行及朗  
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  
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奉高人至今  
猶呼金輿谷爲朗公谷也凡有來詣  
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  
弟子爲具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歎  
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

八十有五時泰山復有支僧敦者本  
冀州人少遊汧隴長歷荆雍妙通大乘  
兼善數論著人物始義論亦行於世矣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  
辯不逮而姿貌過之與道安避難行  
至新野安分張徒衆命汰下京臨別  
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  
南江湖道術此焉相望矣至於高會  
淨因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  
而別乃與弟子曇一曇二等四十餘  
人沿江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溫鎮荆  
州遣使要過供事湯藥安公又遣弟  
子慧遠下荆問疾汰病小愈詣溫溫  
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汰  
既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廂  
迴出相聞與溫曰風痰忽發不堪久  
語比當更造溫忿忿起出接與歸焉  
汰形長八尺風姿可觀含吐蘊籍詞  
若蘭芳時沙門道恒頗有才力常執  
心無義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說應  
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一難  
之據經引理析駁紛紜恒仗其口辯  
不肯受屈曰色既暮明日更集慧遠  
就席設難數番開責鋒起恒自覺義途

差異神色微動塵尾扣案未即有荅逵  
曰不疾而速杼軸何為座者皆笑矣  
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凡官  
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  
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  
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  
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女成羣及詣  
稟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負衾至者千  
數凡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公墓為陶  
處晉興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為寺止  
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脩  
立衆業又起重門以可地勢汝南世  
子司馬綜第去寺近遂假掘寺側重  
門淪陷汰不亦懷綜乃感悟躬往悔  
謝汰卧與相見傍若無人領軍王洽  
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臨  
亡數日忽覺不愈乃語弟子吾將去  
矣以晉太元十二年卒春秋六十有  
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  
澤流後衷奄介喪逝痛貫予懷可賻  
錢十萬喪事所湏隨由備辦孫綽為  
之贊曰淒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  
汰拔德無忤汰弟子曇一曇二並博  
練經義又善老易風流趣好与慧遠



齊名墨二少卒汰哭之慟曰天喪回也汰所著義疏并与郗超書論本無義皆行於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者非也

釋僧先異州人常山劉公弟子性純素有貞操為沙弥時與道安相遇於逆旅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遊先受戒已後勵行精苦學通經論值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遊想巖壑得志禪慧道安後復從之相會欣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先曰且當分指道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尤慙法鼓竟鳴何先何後先乃與汰等南遊晉平講道弘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有沙門道護亦異州人貞節有慧解亦隱飛龍山與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靖離俗每欲匡正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轉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衆僉曰善遂各行化後不知所終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學通諸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

宗事值西晉飢亂輔與釋道安等隱于潁澤研精辯析洞盡幽微後愍荊州上明寺單疏自節礼懺翹勤捨生堯率仰瞻慈氏時瑯琊王悅為荊州刺史藉輔貞素請為戒師一門宗奉後未亡二日忽云明日當去至于臨終妙香滿室梵響相係道俗奔波者萬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十因墓寺中僧為起塔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衆經尤善放光及道行波若西晉末亂移居江左止京師凡官寺盛開講席達鄴舊僧莫不推服時同寺沙門道嵩亦才解相次與道安書云敷公研微秀發非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万物隨其能言互相摧壓敷乃著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矣時仗辯之徒紛紜交諍既理有所歸愜然信服後又著放光道行等義疏後終於寺中春秋七十餘矣竺法汰与道安書云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歿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

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啻  
一旦永為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  
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啻矣  
汰與安書數述數義今推尋失其  
大製湮沒可悲

釋曇翼姓姚老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  
六出家事安公為師少以律行見稱  
學通三藏為門人所推經遊蜀郡刺  
史毛璩深重之為設中食躬自瞻奉  
見翼於飯中得一粒穀先取食之璩  
密以敬異知必不孤信施得後餉米  
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  
寺晉長沙太守騰舍於江陵捨宅為  
寺告安求一僧為綱領安謂翼曰荆  
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余而誰  
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即長沙寺  
是也後王賊越逸假掠漢南江陵閩  
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屋寂既  
盪復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  
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翼乃  
頂礼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  
光明至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  
出照滿一堂舉眾驚嘆莫不以翼神

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啻  
一旦永為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  
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啻矣  
汰與安書數述數義今推尋失其  
大製湮沒可悲

釋曇翼姓姚老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  
六出家事安公為師少以律行見稱  
學通三藏為門人所推經遊蜀郡刺  
史毛璩深重之為設中食躬自瞻奉  
見翼於飯中得一粒穀先取食之璩  
密以敬異知必不孤信施得後餉米  
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  
寺晉長沙太守騰舍於江陵捨宅為  
寺告安求一僧為綱領安謂翼曰荆  
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余而誰  
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即長沙寺  
是也後王賊越逸假掠漢南江陵閩  
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屋寂既  
溫復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  
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翼乃  
頂礼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  
光明至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  
出照滿一堂舉眾驚嘆莫不以翼神



梵字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  
人問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  
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  
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時長沙寺復  
有僧衛沙門學業甚著為殷仲堪所  
重尤善十住乃為之注解

釋法遇不知何人弱年好學篤志墳  
素而任性誇誕謂傍若無人後與安  
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許道事安  
為師既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  
謙虛成德義陽太守阮保聞風欽慕  
遙結善友修書通好施遺相接後襄  
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  
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  
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  
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  
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飭  
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  
維那鳴鉦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  
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  
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  
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  
因之勵業者甚衆既而與慧遠書曰



吾人微闇短不能率衆和上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釋曇徽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於是專務佛理鏡測幽凝未及五年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推見重後隨安在襄陽符丕殺境乃東下荊州止上明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願解有所從乃圖寫安形存念礼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或問法師道化何如和上微曰和上內行深淺未易可測外緣所被多諸應驗在吾一涕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元二十年卒臨亡之日體無餘患上堂同衆中食因而告別食竟還房右脇而化春秋七十三矣著立本論九篇六識旨歸十二首並行於世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為師善放光經又以莊老三玄微應佛理頗亦屬意焉性澄靖不涉當世後隨安入開隱覆舟山巖居獨處不

受供養每潛思入禪輒七日不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鳩集衆僧自為講大品或問其故荅云我止可至秋為欲令所懷粗訖耳自恣後數日果無疾而終時人謂知命者矣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部轉陽令潛之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于法道講放光經乃偕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俗從道伏事安公為師博通三藏誦經五十餘萬言常日礼五百拜佛晉臨川王甚知重後薦疾常誦弥勒佛名不輟口弟子智生侍疾問何不願生安養誠曰吾與和上等八人同願生兜率上和上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願耳言畢即有光照于身容顏更悅遂奄尔遷化春秋七十仍墓安公墓右坐法曠姓畢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躬耕龍塋畔以供色養及母亡行喪盡禮眼闔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為師印明叡有道行曠師事竭誠迄受具戒栖風立操卓尔殊羣履素安業志行剡

深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  
誠札懺至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印  
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按之所苦遂愈  
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  
山石室每以法花為會三之旨無量  
壽為淨土之因常吟誦二部有衆則  
講獨處則誦謝安為吳興故往展敬  
而山栖幽阻車不通轍於是解駕山  
樹陵峰步往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  
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詔以城星請  
曠為力曠荅詔曰昔宋景修福城星  
移次陛下光輔以來政刑允輯天下  
任重萬機事殷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唯當勤修德政以賽天譴貧道必當  
盡誠上荅正恐有心無力耳乃與弟子  
齋懺有頃災滅晉興寧中東遊禹穴  
觀臨山水始投若耶之孤潭欲依巖  
傍嶺栖閑養志郗超謝慶緒並結居  
塵外時東土多遇疫疾曠既少習慈  
悲兼善神呪遂遊行村里拯救危急  
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祈之  
致効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住常有鬼  
神數十衛其前後時沙門竺道隣造

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起立大殿  
相傳云伐木遇旱曠呪令至水晉孝  
武帝欽承風聞要請出京事以師札  
止于長干寺元興元年卒春秋七十  
有六散騎常侍顧愷之為作贊傳云  
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真正有  
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久  
處方悟其神出瑯琊王珣兄弟深加  
敬事晉太和中出都止凡官寺從汰公  
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捌深講領都邑汰  
有弟子曇一亦雅有風操時人呼曇一  
為大一道一為小壹名德相繼為時論  
所宗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  
死壹乃還東止帟丘山學徒苦留不止  
乃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荅移曰蓋  
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  
盛通民不奪其性弘方由於有外致  
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  
札佛法弘長弥大是以殊域之人不  
遠万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  
棄欲洗心清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  
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自東徂西  
唯道是務雖万物惑其目計而識者



悟其歲功今者責其屬籍同役編戶  
悉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後  
長往而不反虧盛明之風謬主相  
之言且荒服之賓無閑天臺幽藪  
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翔而後  
集也壹於是閑居幽身晦影窮谷時  
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  
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  
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  
之遇後與壹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  
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為詩陵峯採  
藥眠餌蠲痼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  
同日以此為恨耳因有詩曰連峯數  
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  
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  
步踐其途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  
故有上皇民壹既得書有契心抱乃東  
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於是  
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瑯  
琊王蒼會於邑西赴嘉祥寺以壹之風  
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  
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內外又律  
行清嚴故四遠僧尼咸依附諮稟時



人号曰九州都維那後薨往吳之庾  
丘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即葬於  
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為之贊  
曰馳詞說言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  
然有餘辟若春圃載芬載譽條被猗  
蔚枝幹森疎壹弟子道實姓張亦  
吳人聰慧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  
秀琰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釋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  
持戒行志操確然然憇廬山中十有餘年  
道俗有業志勝途者莫不屬慕風彩  
羅什新出諸經虔志存敷顯宣揚德  
教以遠公在山足紐振玄風虔乃東  
遊吳越曠地弘通以晉義熙之初投  
山陰嘉祥寺剋已導物苦身率眾凡  
諸新經皆書寫講說涉將五載忽然  
得病寢疾少時自知必盡乃屬想安  
養祈誠觀世音山陰北寺有淨嚴尼  
宿德有戒行夜夢見觀世音從西郭  
門入清暉妙狀光映日月幢幡華蓋  
皆以七寶莊嚴見便作礼問曰不審  
大士今何所之答云往嘉祥寺迎虔

公因介無常當時疾雖綿篤而神色

平平有如恒日侍者咸聞異香久之  
乃歇度既自審必終又觀瑞相道俗  
聞見咸生歎羨焉

高僧傳卷第五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六

義解三

廣

吳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遠撰

釋慧遠一

釋慧持二

釋慧永三

釋僧濟四

釋法安五

釋曇邕六

釋道祖七

釋僧習八

釋道融九

釋曇影十

釋僧叡十一

釋道恒十二

釋僧肇十三

釋慧遠本姓賈氏廩門婁煩人也弱  
而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舍孤  
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  
尤善莊老性度弘博風鑒朗拔雖宿  
儒莫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  
渡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石虎  
已死中原覆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

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  
贊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  
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波若  
經豁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  
粃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  
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捻攝經  
緯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  
晝貧採無資組纊常闕而昆弟恪恭  
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  
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  
藉慧解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  
神明英越機鑒遐深安公常歎曰使  
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  
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  
時弥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為連類  
於是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  
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  
照灼志業清敏並推伏焉後隨安公  
南遊樊河為秦達元九年秦將苻丕  
寇庠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不能得  
去乃分張徒衆各隨所之臨路諸長  
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  
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公者豈復

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  
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  
陽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  
精舍此處去水大遠遠乃以杖扣地  
曰若此中可得栖立當使朽壤抽泉  
言畢清流涌出後卒成溪其後少時  
潯陽兵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  
有巨蛇從地上空須臾大雨歲以有  
年因号精舍為龍泉寺焉時有沙門  
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  
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  
弘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  
所栖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為遠  
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遠  
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爐之峯  
傍帶瀑布之壑仍石壘基即松栽攝  
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  
林森樹烟凝石造苔合凡在瞻履皆  
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天竺有佛影是  
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  
國郅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經道取  
流沙西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  
感交懷志欲瞻覲會有西域道士叙



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  
筭畫工淡彩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烟  
霧暉相炳煥若隱而顯遠乃著銘曰  
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  
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  
處闇逾明宛步瑋琬朝宗百靈應不  
同方迹絕杳冥其一茫茫荒宇靡勸  
靡將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  
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微  
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  
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旋踵忘教因  
慮因識三光掩暉万像一色庭宇幽  
藹歸迹莫測悟之以靖開之以力慧  
風雖遐維塵攸息匪聖玄覽孰翫其  
極其三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  
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綵  
虛凝殆映霄霧迹以像真理深其趣  
奇興開於祥風引路清氣迴軒昏交  
未曙鳥歸神容依倚欽遇其銘之圖  
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亦所脩庶  
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情靈沿飲和  
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  
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

又昔潯陽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艷發經旬彌盛恠以白侶侶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珎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環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侶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舩舩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侶勿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楚之間為之謠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謠矣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擇迦餘化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廡門周續之新蔡畢頴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惟歲在攝提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

釋慧遠貞感幽奧宿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惟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作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眇茫河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影伴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剋心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叅差切德不一雖最稱云同夕歸彼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冒命整矜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摯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昇勉思策征之

道然復妙觀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  
新形由化草籍芙蓉於中流蔭瓊柯  
以詠言飄雲衣於八極泛香風以窮  
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起樂以自怡臨  
三塗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  
以繼軌拍太息以為期究茲道也豈  
不弘哉遠神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  
瞻覩莫不心形戰慄曾有沙門持竹  
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  
竊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強  
正少憚將欲造山謂遠弟子慧寶曰  
諸君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如何  
至山值遠講法花每欲難問輒心悸  
汗流竟不敢語出謂慧寶曰此公定  
可訝其伏物蓋衆如此般什堪之荆  
州過山長教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  
移景不勅見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  
為戲司徒王謚護軍王默等並欽慕  
風德遙致師敬謚脩書曰年始四十而  
表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要尺璧而  
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  
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  
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想斯理久已

得之為復。毗來信耳。盧脩初下據江州城入山。詣遠。遠少與脩父瑒同為書生。及見脩。歡然道舊。因朝夕音問。僧有諫遠者。曰。脩為國殺。與之交厚。得不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為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追討盧脩。設帳樂尾。左右曰。遠公素王。廬山與脩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贖書。致敬。并遺錢米。於是遠近方眼。其明見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徧。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眾。經踰越沙重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以傳譯。昔安法師在閩。請曇摩難提出阿毘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有劉賓沙門僧伽提婆。博識眾典。以晉太元十六年來。至潯陽。遠請重譯阿毘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乃興。并製序標宗。貽於學者。孜孜為道。務在弘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諮訪。聞羅什入關。即遣書通好。曰。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



譯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冥以形  
非為歎耳頃知承否通之會懷寶來  
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  
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固已增其  
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  
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津妙  
門感徹遺靈至於虛衿遺契亦無  
日不懷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  
且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  
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  
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報  
為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已若令  
法輪不停輒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  
音於剎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  
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  
願登高座為著之并天濺之器此既  
法物聊以示懷什答書曰鳩摩羅耆  
婆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之  
路不通得意之緣圯絕傳驛來况粗  
承風德比復如何必備聞一途可以蔽  
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  
我仁者善引其事夫財有五脩福戒  
博聞辯才深智善之者道隆末具者疑

滯仁者俗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  
意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  
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  
但人不稱物以為愧耳今往常所用  
鍤石雙口澡灌可備法物之數也并遺  
偈一章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  
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  
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  
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  
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與什書曰  
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  
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愴然先聞君  
方當大出諸經故來欲便相諮求若  
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  
條事真其餘暇一二為釋此雖非經  
中之大難欲取決於君耳并報偈一  
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  
涉動境成此類山勢或想更相乘觸  
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  
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  
悠相與期暮歲後有弗若多羅來適  
閔中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  
二分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

倫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  
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關中  
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  
獲本相傳至今茲外妙典關中勝說  
所以來集茲土者遠之力也外國衆  
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  
禮拜輒東向稽首獻心廬岳其神理  
之迹故未可測也先是中土未有泥  
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  
歎曰佛是三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  
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  
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羅什見論  
而歎曰邊國人未有經便闇與理合  
豈不妙哉秦主姚興欽德風名歎其  
才思致書懇懃信餉連接贈以龜茲  
國細縷雜變像以申款心又令姚嵩  
獻其珠像釋論新出與送論并遺書  
曰大智論新譯訖此既龍樹所作又  
是方等旨歸宜為一序以申作者之  
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  
法師可為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荅  
書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申作者之意  
貧道聞懷大非小褚所容汲深非短

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  
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  
亦久緣來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  
研究之美當復期諸明德其名高遠  
固如此遠常謂大智論文句繁廣初  
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為二十卷序  
致荆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後  
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  
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謂玄  
曰昔殷仲堪入山礼遠願公勿敬之  
玄荅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及至  
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傷何以  
剪削遠荅去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  
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遠不  
荅玄又問何以見願遠去願檀越安  
隱使彼亦無他玄出山謂左右曰實乃  
生所未見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  
致乃貽書騁說勸令登仕遠荅辭堅  
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迴俄而  
玄欲沙汰衆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  
申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脩整足  
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放此者悉皆罷遣  
在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

與玄書曰佛教凌遲穢雜日久每一  
尋至慨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淪將  
及竊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  
夫淫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  
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一理斯得  
然後令飭爲者絕假通之路懷真者  
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復隆矣  
因廣立條制玄從之昔成帝幼冲庾  
冰輔正以爲沙門應敬王者尚書令  
何充僅射楮昱諸葛恢等奏不應敬  
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爲駁  
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熟欲  
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不敬王者  
旣是情所未了於理又是所未喻一代  
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今  
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  
行之事一二令詳盡想必有以釋其  
所疑耳遠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  
謂能發陳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  
將以無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  
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  
雖大業未就觀其起步之迹所悟固已  
弘矣又如裴謏非朝宗之眼鋒孟非廊



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玄雖苟執先志耻即外從而覩遠辭旨赳赳未決有頃玄墓位即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興其敬今事既在已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礼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謂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礼遁世則宜高尚其迹大德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逆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日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起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涅槃故沙門雖抗礼万乘高尚

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  
極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孔發政雖殊  
潛相影響出處咸異終期必同故雖  
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  
受也五日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騁  
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  
門得全方外之迹矣及桓玄西奔晉  
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輔國何無忌  
勸遠候覲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  
遠賄書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  
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  
狼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  
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  
慨良無以喻詔荅陽中感懷知所惠  
未佳其情耿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  
惡情遲兼常本異經過相見法師既  
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復因增  
其歎恨陳郡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  
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內通佛  
理外善群書夫預學後莫不依擬時  
遠講喪眼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  
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次宗  
炳因寄書朝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

和上問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為界焉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因薦大德耆年皆稽顙請飲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為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號慟若喪考妣道俗奔赴轂繼肩隨遠以凡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子收塋潯陽太守阮保於山西嶺鑿墳開隧謝靈運為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門初遠善屬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吐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彩灑落故圖像于寺遐迹式瞻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為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冲默有遠量年十四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一句善文史巧才製衣年十八出家與兄共伏事道安法師遍學衆經遊刃三藏及安在襄陽遣遠東下持亦俱行初

懸荊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  
持形長八尺風神秀爽常躡草屣納  
衣半脛廬山徒屬莫匪英秀性反三  
千皆以持為稱首持有姑為居名道  
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  
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  
晉衛軍瑯琊王珣深相器重時有西域  
沙門僧伽羅叉善誦四含珣請出中  
阿舍經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  
山少時豫章太守范甯請講法花毗  
曇於是四方雲聚千里遙集王珣與  
范甯書云遠公持公教愈范答書云誠  
為賢兄弟也王重書曰但令如兄誠  
未易有况復弟賢耶兖州刺史瑯琊  
王恭致書於沙門僧檢曰遠持兄弟  
至德何如檢答曰遠持兄弟也綽綽  
焉信有道風矣羅什在閩遙相欽敬  
致書通好結為善友持後聞成都地  
浹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矚峨嵋振  
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  
遠苦留不止遠歎曰人生愛聚汝乃樂  
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滯情愛聚者本  
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兩方

為期耳於是兄弟歎淚惘默而別行  
達荊州刺史殷仲堪禮遇欣重時桓  
玄亦在彼玄雖涉學功疎而一往神  
出見持有隣幾獨絕尤歎是今古無  
比大欲結歡持既疑其為人遂棄而  
不納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無停  
意臨去與玄書曰本欲拙病峨嵋之  
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  
懷便束裝首路玄得書惆悵知其不  
可止遂乃到蜀止龍淵精舍大弘佛法  
井絡四方慕德成侶刺史毛璩雅相崇  
挹時有沙門慧嚴僧恭先在岷蜀人情  
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有昇持堂  
者皆号登龍門恭公幼有才思為蜀郡  
僧正嚴公内外多解素為毛璩所重  
後蜀人譙縱因鋒鏑之機攻煞毛璩  
剖據蜀土自号成都王乃集僧設會  
逼請嚴公嚴不得已而赴璩既宿昔  
檀越一旦傷破觀事增悲痛形顏色  
遂為譙縱所忌因而被害舉邑紛擾  
白黑危懼持避難歸梓縣中寺縱有  
從子道福凶性尤甚將兵往問有所  
討戮還過入寺人馬浴血衆僧大怖



一時驚走持在房前溷浣神色無忤道福直至持邊持彈指漉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曰大人故與衆異後境內清恬還止龍刹寺講說齋懺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于寺中春秋七十有大臨終遺命務勗律儀謂弟子曰經言戒如平地衆善由生汝行住坐卧宜其謹哉以東間經籍付弟子道泓在西間法典囑弟子曇蘭知業行清敏蘭神悟天發並係軌師蹤焉

釋慧永姓潘河內人也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門竺曇現為師後又伏膺道安法師素與遠共期欲結宇羅浮之岫遠既為道安所留永乃欲先踰五嶺行經潯陽郡人陶範苦相要留於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既門徒稍盛又慧遠同集遂有意終焉永貞素自然清心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

○**軌**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率以終歲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

輒駭令上山人去後還復馴伏永嘗  
出色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  
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  
以杖遥指馬馬即驚走營主倒地永捧  
慰還營因介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  
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所為耳  
白黑聞知歸心者衆矣後鎮南將軍  
何無忌作鎮潯陽陶爰集虎溪請永  
及慧遠遠既久持名望亦雅足才力  
從者百餘皆端整有風序及高言華  
論舉動可觀永怙然獨往率介後至  
納衣草屣執杖提鉢而神氣自若清  
散無矜衆咸重其貞素翻更多之遠  
少所推先而挹永高行身執卑恭以  
希冥福永厲行精苦願生西方以晉  
義熙十年遇疾綿萬而專謹戒律執志  
愈勤雖枕疴懷苦顏色怡悅未盡少  
時忽斃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  
衆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  
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  
日乃歿時廬山又有釋僧融亦苦節  
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中來人

廬山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遊鍊心抱貫其深要年始過立便出邑開講歷當元正遠每謂曰共吾弘佛法者尔其人乎後停山少時忽感薦疾於是要誠西國想像弥陀遠遺濟一燭日汝可以建心安養竟諸漏刻濟執燭憑机停想無乱又請衆僧夜集為轉無量壽經至五更中濟以燭授同學令於僧中行之於是暫卧因夢見自秉一燭乘虛而行觀無量壽佛接置于掌遍至十方不覺欬然而覺具為侍疾者說之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至于明夕忽索履起立目迷虛空如有所見須臾還卧顏色更悅因謂傍人云吾其去矣於是轉身右脅言氣俱盡春秋四十有五矣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之弟子也善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愚昧拔邪歸正晉義熙中新陽縣虎灾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遭虎死者多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閭安徑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

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為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灾由此而息因改神庵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為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迁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鍾覺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銅助遠公鑄佛餘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

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少仕為秦至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苻堅南征為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乃南投廬山事遠公為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弘法不憚疲苦後為遠入閔致書羅什凡為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流搖動峯岫強捍果敢專對不辱京師道場僧鑒挹其德解請還揚州邕以遠年高遂不果行然遠神足高抗者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託損邕出邕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

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  
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  
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  
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帽風姿端雅  
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  
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神觀以  
外國七筋札拜辭別憊忽不見至遠  
臨亡之日奔赴踴踊痛深天屬後往  
荊州卒於竹林寺

釋道祖吳國人也少出家為臺寺支  
法齊弟子幼有才思精勤務學後與  
同志僧遷道流等共入廬山七年並  
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日有其新遠公  
每謂祖等易悟盡如此輩不復憂後  
生矣遷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歎  
曰此子並才義英茂清悟日新懷此  
長往一何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就  
祖為成之今行於世祖後還京師凡  
官寺講說祖玄每往觀聽乃謂人曰道  
祖後發愈於遠公但儒博不逮耳及  
玄輔正欲使沙門敬王祖乃辭還吳  
之臺寺有頃玄募位勅郡送祖出京  
祖稱疾不行於是絕迹人事講道終



日以晉元熙元年卒春秋七十二矣遠  
有弟子慧要亦解經律而尤長巧思  
山中無刻漏乃於泉水中立十二莖  
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晷景無差  
焉亦嘗作木鷲飛數百步遠又有弟  
子曇順曇詵並義學致譽順本黃  
龍人少受業什公後還師遠蔬食有  
德行南蠻校尉劉遵於江陵立竹林  
寺請經始遠遣徒焉詵亦清雅有風  
則注維摩及著窮通論等又有法幽  
道恒道授等百有餘人或義解深明或  
匡拯衆事或戒行清高或禪思深入  
並振名當世傳業于今

釋僧碧姓傅氏北地涇陽人晉河間  
郎中令遐之元子也少出家止長安  
大寺為弘覺法師弟子覺亦一時法  
匠碧初從受業後遊青司樊河之間  
通六經及三藏律行清謹能匡振佛  
法姚萇姚興早挹風名素所知重及僭  
有関中深相頂敬興既崇信三寶咸弘  
大化建會設齋烟蓋重疊使夫慕道  
捨俗者十室其半自童壽入関遠僧  
復集僧尼既多或有慾漏興日凡未

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不劾過  
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書  
曰大法東遷於今為盛僧在已多應  
須經領宣授遠規以濟類緒僧碧法  
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為國內  
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修即為悅眾法  
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輦吏力碧資  
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並有  
厚給共事純儉允恆時望五眾肅清  
六時無怠至弘始七年勅加親信伏  
身自從各三十人僧正之興碧之始也  
碧躬自步行車輦以給老疾所獲供  
卹常充眾用雖年在秋方而講說經  
律勗眾無倦以弘始之末卒於長安  
大寺春秋七十矣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厭師  
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  
不讀歸於彼已誦師更借本覆之不  
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  
迄至止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間遊  
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往諮稟什見而  
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奇特  
聰明釋子興引見歎重勅入道造園

叅正詳詳因請什出菩薩戒本今行  
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  
剖指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講  
新法花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  
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  
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為彼  
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闍大行佛法乃  
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  
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馳負  
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僻頗  
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  
各尊其事今請與秦僧捕其辯力隨  
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闍中  
僧衆相覘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  
此外道聰明殊人捕言必勝使無上  
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  
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  
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  
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  
門所讀經目一披即誦後尅日論義  
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闕下闍中僧衆四  
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訕抗鋒辯飛  
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

猶以廣讀為夸融乃列其所讀書并  
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  
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邨忽輕介  
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礼融足數  
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有力  
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問道至  
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  
不狎諠常登樓披翫懸懃善誘畢命  
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  
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  
疏並行於世矣

釋曇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縣性  
虛靖不甚交遊而安貧志學舉止詳  
審過似淹遲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  
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般若每法輪  
一轉輒道俗千數後入關中姚興大  
加礼接及什至長安影徃從之什謂  
興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  
之僧也興勅住逍遙園助什譯經初  
出成實論凡諍論問答皆次第徃反  
影恨其支離乃結為五番竟以呈什  
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  
經影既舊所命宗特加深思乃著法  
華義疏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栖隱處

守節塵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義熙中卒春秋七十矣

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年十八始獲從志依投僧賢法師為弟子謙虛內敏學與時競至年二十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經屢有機難朗與賢有濠上之契謂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賢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處處講說知音之士負袂成群常歎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厝心無地什後至閬因請出禪法要三卷始是鳩摩羅陀所製末是馬鳴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薩禪叡既獲之日夜脩習遂精鍊五門善入六淨為司徒公姚嵩深相礼貴姚興問嵩叡公何如嵩荅實鄴衛之松柏興勅見之公卿皆集欲觀其才器觀風韻靈流含吐林蔚興大賞悅即勅給俸邸吏力人輦輿後謂嵩曰乃四海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於是美聲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參正皆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品



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悟標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論令歡講之什謂歡曰此評論中有七變處文破毗曇而在言小隱若能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歡啓發幽微果不謬什而契然豎會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太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諸序并著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初歡善攝威儀引贊經法常迴此諸業願生安養每行住坐卧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僧告別乃謂衆曰平生誓願願生西方如歡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疑成不但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以大慈為永劫法朋也於是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牀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楷與歡公同學亦有高名云

釋道恒藍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

患見而嘆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光顯佛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恒少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手自畫績以供贍奉而薦好經典學兼宵夜至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出家遊刃佛理多所兼通學該內外才思清敏羅什入關即往修造什大嘉之及譯出衆經並助詳定時恒有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恒相次秦主姚興以恒標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量乃勅爲尚書令姚顯令敦逼恒標罷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恒標等曰卿等皎然之操實在可嘉但君臨四海治急須才今勅尚書令顯令奪卿等法服助翼贊時世苟心存道味寧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也恒標等答曰奉去月二十日詔令奪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懷五情失守恒等才質闇短佛法未深緇服之下擔畢身命並習佛法不關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容管

寧之捺抑至尊之高心遂正夫之微  
志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願鑒  
元元之情垂曠通物之理也興又致  
書於什智二法師曰別已數旬每有  
傾想漸暖比休泰耳小虜遠舉更無  
虞分正有憤然耳頃万事之懸須才  
以理之近詔恒標二人令釋羅漢之  
服尋大士之蹤然道無不在願法師等  
助以喻之什智等荅曰蓋聞太上以  
道養民而物自是其復有德而治天  
下是以古之明主審達性之難御悟  
任物之多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文  
軾干木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  
尉度薛蒲輪於漢岳蓋以適賢之性  
為得賢也今恒標等德非圓達分在  
守節少習玄化伏膺佛道至於敷拊  
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  
功德願陛下施既往之恩縱其微志  
也興後頻復下書闔境救之殆而得  
免恒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  
我神生我名者煞我身於是竄影巖  
壑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迹人外晉  
義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

恒著釋駁論及百行箴標作舍利佛毗曇序并吊王高文並行於世矣

釋僧肇京地人家貧以傭書為業遂因繕寫乃庶觀經史備盡墳籍愛好玄微每以莊老為心要嘗讀老子德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也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翫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閔輔時覽譽之後莫不猜其早達或千里超負入關抗辯肇既才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彦莫不挹其鋒辯負氣摧衄後羅什至姑臧肇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返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道還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多難先舊所解時有爭詬及見什諮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波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紉因以呈



遠公遠乃撫机歎曰未常有也因共披尋翫味更存往復遺民乃致書肇曰頃食微問有懷遙仰歲末寒嚴體中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悵蘊弟子沉痾草澤常有弊痒願彼大衆康和外國法師休念不去年夏末見上人波若無知論才運清雋旨中沆允推步聖文婉然有歸披味懇懇不能釋手真可謂洛心方等之別悟懷絕冥之肆窮盡精巧無所間然但聞者難曉猶有餘疑今輒條之如左願從容之暇粗為釋之肇荅書曰不面在昔佇想用勞得前疏并問披尋反覆欣着躋對涼風戒節頃常何如貧道勞疾每不佳即此大衆尋常什師休勝秦主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暫三寶弘道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鷲馬之風萃乎茲土頃公遠舉乃是千載之津梁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什師於大寺出新至諸經法藏剏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日夜匪懈邕邕肅肅致自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精



志若親初制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  
舍利弗毗曇梵本雖未及譯時問中  
事發言新奇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  
茲感化自恨不覩輝迎淚洎之集餘復  
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同斯法  
集耳稱詠既深聊復委及然來問婉  
切難為郢人貧道思不閑微兼拙於  
華語且至趣無言言則乖旨云云不已  
竟何所辯聊以狂言示訓來旨也肇  
後又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  
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於世及什  
之亡後追悼永往翹思彌厲乃著涅槃  
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無餘涅槃  
涅槃秦言無為亦名滅度無為者取  
平虛無寂寞妙絕於有為滅度者言乎  
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斯蓋鏡像之所  
歸絕稱之幽宅也而曰有餘無餘者蓋  
是出處之異号應物之假名余嘗試言  
之夫涅槃之為道也寂寥虛曠不可以  
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群  
有以幽昇量太虛而永久隨之弗得  
其蹤迎之同眺其首六趣不能攝其  
生力負無以化其體眇濟惚恍若存

若徃五目莫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  
窈窈冥冥誰見誰曉弥倫靡所不在  
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  
其真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  
無之者傷其軀所以釋迦掩室於摩  
竭淨名杜口於默耶須菩提唱無說  
以顯道釋梵乃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為  
神御故口為之緘默豈曰無辯辯所不  
能言也經曰真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  
永安無終無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  
湛若虛空無名無證論曰涅槃非有亦  
復非無言語路絕心行處滅尋夫經論  
之作也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  
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無故不可  
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  
滅推之無鄉則幽靈不竭幽靈不竭  
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則万累都捐  
万累都捐故與道通同抱一湛然故  
神而無功神而無功故至功常在與  
道通同故冲而不改冲而不改不可  
為有至功常在不可為無然則有無  
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覩聽之所不暨  
四空之所昏昧恬兮而夷泊焉而泰

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此乎冥會  
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  
無題勝其方域而語神道者不亦遷  
哉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文多不  
載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曰肇聞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  
治天下伏惟陛下睿哲欽明道與神  
會妙契環中理無不曉故能遊刃万  
機和道終日依被蒼生垂文作軌所  
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  
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眇茫  
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群情  
之所測肇以微軀猥蒙國恩得閑居  
學肆在付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  
殊趣勝致非一涅槃一義常為聽習先  
但肇才淺闇短雖屢蒙誨喻猶懷漠  
漠為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  
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付公去世  
諮叅無所以為永恨而陛下聖德不  
孤獨與付公神契目擊道存決其方  
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啓末俗一日遇  
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為宗極頗涉涅  
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

十演九折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俾  
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日開詔神心窮  
究遠當聊以擬議玄門班喻學徒耳  
若少參聖旨願勅存記如其有差伏  
承旨授興答旨懇懇倍加贊述即勅  
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為時所重如此  
晉義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  
一矣

高僧傳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七

義解四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敏撰

竺道生一

釋慧叡二

釋慧嚴三

釋慧觀四

釋慧義五

釋道測六

釋僧弼七

釋慧靜八

釋僧苞九

釋僧詮十

釋曇鑒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曇無成十三

釋僧舍十四

釋僧徹十五

釋曇諦十六

釋僧導十七

釋道汪十八

釋慧靜十九

釋法愍二十

釋道亮二十一

釋梵敏二十二

釋道溫二十三

釋曇斌二十四

釋慧亮二十五

釋僧鏡二十六

釋僧瑾二十七

釋道猛二十八

釋超進二十九

釋法珙三十

釋道猷三十一

釋慧通三十二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為廣戚令鄉里稱為善人生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



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篤思竒拔  
研味句義即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  
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  
學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酬  
抗年至具戒器鑒曰深性度機警神  
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栖十年以求其  
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鑽仰  
群經斟酌雜論万里隨法不憚疲苦  
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  
業閑中僧衆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  
園寺寺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  
種青處因以為名生既當時法匠請  
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  
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  
久衆咸疑曰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  
白曰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  
鉢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  
機得衷王弘范秦顏延並挹敬風猷  
從之問道生既潛思日久微悟言外  
通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  
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  
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  
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

真俗研思因果迺立善不受報煩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无色論佛无淨土論應有緣論等籠罩舊說妙有泐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竟起又六卷沮洳先至京師生剖枿經理洞入幽微迺說阿闍提人皆得成佛于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為邪說譏憤滋甚遂顯大眾擯而遣之生於大眾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即表厲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遊初投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号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昇于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

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  
正容隱几而平顏色不異似若入定  
道俗嗟駭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  
內慙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徵  
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叡公  
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  
發天真嚴觀窪流得慧義彭亨進寂  
測于默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真之目  
故以秀出群士矣初閩中僧肇始注  
維摩世咸翫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暢  
新異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以  
生比郭林宗乃為之立傳於其遺德  
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頗  
悟不受報等時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  
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  
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為諸君所屈後  
龍光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  
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  
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撒魔文等林  
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著金剛後心  
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擇慧  
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兼工草  
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誥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閤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再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虔札極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從用耳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諮叡以經中諸字并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叙條列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叡以宋元嘉中卒春秋八十有五矣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為諸生博曉詩書十六出家又精鍊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群籍風聲四遠化洽殊



邦聞什公在闕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同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予民貧道事外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見引讀問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年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像帝乃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等議之謂尚之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弥復无暇三世因果未辯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治必求靈性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耶近見顏迎之推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汪汪尤為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即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遏戒浮淫無傷和獎者廼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勤懼以闕薄貽黜大教今乃更



荷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度江以來則王導周顗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謚郭文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弼顗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宗信其間以對則蘭護開潛測遁崇達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敷談便尔若當脩舉夷夏爰建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何者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故佛澄適趙二石減暴靈塔放光符健捐盧故神道助教有自來矣而蕭摹所啓亦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者本在元行僧居而情負難分祛取未易金銅土木雖糜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頻絕臣以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亦深用夷秦羊玄保進日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

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  
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  
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礼隱逸則戰士  
怠貴仁德則兵氣棄若以孫吳為志  
苟在吞噬亦无取堯舜之道豈唯釋  
教而已耶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  
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帝  
自是信心迺立始致意佛經及見嚴  
觀諸僧輒論道義理時顏延之著離  
識觀及論檢帝命嚴辯其同異往復  
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无愧支許嚴  
後著无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  
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將  
用何曆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无  
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尚黃數  
尚五八寸為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  
兩建辰之月為歲首及討覈分至推  
校薄蝕願步光景其法甚詳宿度年  
紀咸有條例承天无所曆難後婆利  
國人來果同嚴說帝勅任豫受焉大  
涅槃經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數  
踈簡初學難以措懷嚴迺共慧觀謝  
靈運等依涅槃本加之品目文有過

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嚴廼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尊經何以輕加斟酌嚴覺已惕然廼更集僧欲叙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欲誠厲後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即時方夢嚴以為然頃之又夢神人告曰君以弘經之力必當見佛也嚴以宋元嘉二十年卒于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矣帝詔曰嚴法師器識淵遠學道之匠奄尔遷神痛悼于懷可給錢五万布五十疋嚴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往江陵值雅公講便論議數番雅厝通无地雅顧眄四衆曰小子斐然成章智笑曰廼變風變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郢譽洽京吳善成實及大小品

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遊方受業晚適廬山又謫稟慧遠間什公入閩乃自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辯新舊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廼著法華宗要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

却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引通為務  
什亡後迺南適荊州州將司馬休之  
甚相敬重於彼立高悝寺使夫荆楚  
之民迴邪歸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  
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接  
依然若舊因勅與西中郎遊即文帝  
也俄而還京止道場寺觀既妙善佛  
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傳採諸部  
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  
月上巳車駕臨曲水讌會命觀與朝  
士賦詩觀即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  
當時瑯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  
清言致款結賞塵外宋元嘉中率春  
秋七十有一著辯宗論論頓悟漸悟  
義及十喻序贊諸經序等皆傳於世  
時道場寺又有僧馥者本澧泉人專  
精義學注勝鬘經又有法業本長安  
人善大小品及雜心疏食節已故晉  
陵公主為起南林寺後遂居焉  
釋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  
舉志業強正初遊學於彭宋之間備  
通經義後出京師迺說云冀州有法  
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普嚴云嵩高靈

神云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鎮金一餅為信遂徹宋王求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須非常之人然後致之若非法師自行恐无以獲也義遂行以晉義熙十三年七月往嵩高山尋覓未得便至心燒香行道至七日夜夢見一長鬚老公拄杖將義往壁處指示云是此石下義明便周行山中見一處炳然如夢所見即於廟所石壇下果得璧大小三十二枚黃金一餅此瑞詳之宋史義後還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踐祚禮遇弥深宋永初元年車騎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為物宗因請經始義以泰清信之至因為指授儀則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達故祇洹之稱厥旨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傳譯經典或訓授禪法宋元嘉初徐羨之檀道濟等專權朝政泰有不平之色嘗肆言罵之羨等深憾聞者皆憂泰在不測泰亦慮及於禍遍問義安身之術義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



以果竹園六十畝施寺以為幽冥之  
祐泰從之終享其福及泰薨第三子  
晏謂義昔承厥父之險說求園地追  
以為憾遂奪而不與義秉泰遺疏紛  
糾紆紆彰於視聽義迺移止烏衣與慧  
叡同住宋元嘉二十一年終於烏衣  
寺春秋七十三矣晏後少時而卒晏  
弟曄後淦孔熙先謀逆厥宗同潰後  
祇洹寺又有釋僧睿善三論為宋文  
所重

釋道淵姓殷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  
師東安寺少持律檢長習義宗衆經  
數論靡不通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  
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玄微洞盡幽  
蹟使終古積滯渙然氷解於是學徒  
攷觀翕然附德後移止彭城寺宋文  
帝以淵行為物軌勅居寺住後率於  
所住春秋七十有八淵弟子慧琳本  
姓劉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排諧好  
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為性  
傲誕頗自矜伐淵嘗詣傅亮琳先在  
坐及淵至琳不為致礼淵怒之彰色  
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

見常升獨獨顏延之每以致譏帝輒不  
悅後著白黑論乘於佛理衡陽太守  
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  
論並拘滯一方詎呵釋教顏延之及  
宗炳檢駁二論各萬餘言琳既自毀  
其法被斥交州世去洲公見麻星者  
即其人也

釋僧弼本吳人性度虛簡儀止方直  
少與龍光曇幹同遊長安從什受學  
愛曰惜力靖有深思什加賞特深使  
領預參譯後遊歷名邦脩瞻風化時  
有請弼為寺主弼曰至道不弘淳風  
日緬自非定慧兼足無以鎮立風猷  
且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寺後南  
居楚郢十有餘年訓誘經戒大化江  
表河西王沮渠蒙遜遠挹風名遣使  
通敬觀遺相續後下都止彭城寺文  
皇器重每延講說宋元嘉十九年春  
秋七十有八

釋慧靜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  
間晚歷徐兗容負甚黑而識悟清遠  
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邁當世與  
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時人語曰洛

下大長耳東阿黑如墨有問無不酬  
有酬無不塞靜至性虛通澄審有思  
力每法輪一轉輒負帙千人海內學  
賓無不必集誦法花小品註維摩思  
益著涅槃略記大品百歸及達命論  
并諸法師誅多流傳北土不其過江  
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僧苞京地人少在閑受學什公宋  
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  
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  
懺至第七日有白鵲飛來集普賢  
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  
將暮又有黃衣四人繞塔數匝忽然  
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  
之情因之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禮  
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  
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  
人未有識者迺乘驢往看末服垢弊  
負有風塵堂內既進坐驢轡於戶外  
高座出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  
問客僧何名荅去名苞又問盡何所苞  
荅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迺致問數  
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无以

抗其辭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奏聞  
苞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  
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陳郡謝  
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弥深  
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  
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嘗  
於路行見六劫被錄苞為說法勸念  
觀世音群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  
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  
宋元嘉中平時瓦官又有釋法和者  
亦精通數論致譽當時為宋高祖所  
重勅為僧主焉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  
遍學外典弱冠方出家復精鍊三藏  
為北土學者之宗後過江止京師鋪  
筵大講化洽江南吳郡張恭請還吳  
講說姑蘓之士並慕德歸心初止閑  
居寺晚憩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園造  
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于  
虎丘山之東寺詮性好檀施周贍貧  
乏清確自守居无兼幣後平昌孟顓  
於餘杭立方顯寺請詮居之率衆翹  
勤禪礼無輟者尋苦至遂迺失明而

策厲弥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  
譙國戴顓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  
礼詮後暫遊臨安縣投董功曹家功  
曹者清信弟子也詮投止少時便遇  
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來在西壁  
又見諸天童子皆來侍病弟子法朗  
夢見一臺數人搥之問何所去荅云  
迎詮法師明旦果卒縣令阮尚之使  
塋白土山郭文舉之塚右以擬梁鴻  
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及高士戴顓  
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文張  
敷作誄

釋曇鑒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  
道祖為師蔬食布衣律行精苦學  
究群經兼善數論聞什公在闕杖策  
從學什常謂鑒為一聞持人後遊方宣  
化達自荊州止江陵辛寺年登耳順勵  
行弥緊常願生安養瞻觀弥勒後弟  
子僧濟辭往上明鑒云汝去迺佳恐  
不復相見因委曲疏受付囑至夜與  
諸耆老共叙無常言甚切至既夜各各  
還房鑒獨畱步廊下至三更沙弥僧  
願請還房鑒曰汝但眠不須復來至



明旦弟子慧嚴依常問訊見令掌平坐而口不言迫就察之實迺已平身體柔軟香潔倍常因申而歿焉春秋七十吳郡張辯作傳并贊贊曰披荔逞芬握瑾表潔渾渾法師弗淄弗涅曄曄初辰條蔚暮節神遊智往豈伊實訣時江陵又有釋道海北州釋慧龕東州釋慧恭淮南釋曇泓東轅山釋道廣弘農釋道光等並願生安養臨終祥瑞焉

釋慧安未詳是何人蔬食精苦學通經義兼能善說又以專戒見稱誦經四十餘萬言止廬山陵雲寺學徒雲聚千里從風常提一杖云是西域僧所施杖光色灼徹亦頗有香氣上有梵書人莫能識後入閩詣羅什捉杖自隨什見杖驚曰此杖迺在此間耶因譯其字云本生天竺娑羅林南方喪亂草付興後得羅什道教隆安後以杖覲外國僧波沙那那賁還西域安以宋元嘉中卒於山寺

釋曇无成姓馬扶風人家世避難移居黃龍年十三出家履業清正神悟

絕倫未及具戒便精往復間什公在  
關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彌何  
能遠來荅曰聞道而至什大善之於  
是經停務學慧業愈深她興謂成曰  
馬季長碩學高明素驕當世法師故  
當不介荅曰以道伏心為除此過興  
甚異之供事殷厚姚祚將亡關中危  
擾成迺慙於淮南中寺涅槃大品常  
更手講說受業二百餘人與顏延之  
何尚之共論實相往復弥晨成迺著  
實相論又著明漸論宋元嘉中卒春秋  
六十有四時中寺復有曇囧者與成  
同學齊名為宋臨川康王義慶所重  
釋僧舍不知何許人幼而好學篤志  
經史及天文竿術長通佛義數論兼  
明尤善大涅槃常講說不輟元嘉七  
年新興太守陶仲祖立靈味寺欽舍  
風軌請以居之舍勗衆清謹三業元  
虧後西遊歷陽弘贊正法江左道俗  
響附如林時任城彭承著無三世論  
舍迺作神不滅論以抗之使夫見聞  
之者莫不將墜而更興矣又著聖智  
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報論及法

花宗論等皆傳於世頃之南遊九江  
大闡經法瑯琊顏峻時為南中郎記  
室參軍隨鎮潯陽與舍深相器重造  
必終日含嘗密謂峻曰如今識緯不  
虛者京師尋有禍亂真人應符屬在  
殿下檀越善以緘之俄而元凶搆逆  
世祖龍飛果如其言也後平康无疾  
忽告衆辭別至乎明晨奄然已化時  
人謂之知命時又有釋道舍者亦學  
解有功著釋異十論云

釋僧徽姓王本太原晉陽人少孤兄  
弟二人寓居襄陽徽年十六入廬山  
造公遠見而異之問曰寧有出家  
意耶對曰遠塵離俗固其本心繩墨  
鎔鈞更唯正者遠曰君能入道當得  
無畏法門於是投簪委質從遠受業  
遍學衆經尤精波若又以問道之暇  
亦厝懷篇牘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  
成章嘗至山南攀松而嘯於是清風  
遠集衆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退還諮  
遠律制管絃戒絕歌舞一吟一嘯可  
得為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為違法  
由是廼止至年二十四遠令講小品

時輩未之許及登座詞旨明折聽者  
无以折其鋒遠謂之曰向者勅敵並  
無遺力汝城隍嚴固攻者喪師反軀  
能令良為未易由是門人推服焉遠  
亡後南遊荊州止江陵城內五層寺  
晚移琵琶寺彭城王義康儀同蕭思  
話等並從受戒法筵請設齋躬自下  
饌宋元嘉二十九年卒春秋七十刺史  
南譙王劉義宣為造墳壙時荊州上  
明有釋僧狂者亦善涅槃及數論宋  
孝武初被勅下都稱疾不赴

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移  
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  
嘗為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  
僧呼黃為母寄一塵尾并鐵鏤書鎮二  
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  
諦年五歲母以塵尾等示之諦曰秦  
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荅云不憶至  
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  
隨父之樊鄧遇見閑中僧智道人忽  
喚智名智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  
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為衆僧採  
菜被野猪所傷不覺失聲耳智經為

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賭所傷碧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法華貧道為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弥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遇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礼易春秋各七遍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遍又善属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岷崙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舍春秋六十餘

釋僧導京地人十歲出家從師受業師以觀世音經授之讀竟諮師此經有幾卷師欲試之迺言止有此耳導曰初六小時无盡意故知尔前已應有事師大悅之授以法花一部於是晝夜看尋粗解文義貧无油燭常採薪自照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幹雄勇神機秀發形止方雅舉動无忤僧叡見而奇之問曰君於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為法師作都講叡曰君



方當為万人法主豈肯對揚小師乎近  
受具戒識治愈深禪律經論達自心  
抱姚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入寺相  
造迺同輦還宮及什公譯出經論並  
參議詳定導既素有風神又值閔中  
盛集於是謀猷衆典博採真俗迺著  
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  
宋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偽主蕩清閔  
內既素籍導名迺要與相見謂導曰  
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荅云明公  
盪一九有鳴鑿河洛此時相見不亦善  
乎高祖旋旆東歸畱子桂陽公義真鎮  
閔中臨別謂導曰兒年小畱鎮願法  
師時能顧懷義真後為西虜勃勃赫  
連所逼出自閔南中途擾敗醜虜乘  
西追騎將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過於  
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見託貧  
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煩相追  
群殺駭其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真走  
竄于草會其中兵段宏率以獲免蓋  
由導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姪內  
外師焉後立寺於壽春即東山寺也  
常講說經論受業千有餘人會虜俄

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為之流涕哀慟至孝武帝升位遣使徵請導翻然應詔止于京師中興寺鑒輦降蹕躬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感事懷惜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即勅於瓦官寺開講維摩帝親臨幸公卿必集導登高座曰昔王宮託生雙樹現滅自今以來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墟鹿園蕪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為升高三界群生以火宅為淨國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拙惶者哉因潜然泣淚四衆為之改容又謂帝曰護法弘道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此沙石凡礫便為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坐者咸悅後辭還壽春卒於石礪春秋九十有六時有沙門僧因亦當世名正與導相次或問因云法師與導公孰愈荅云吾與僧導同師什公准之孔門則導公入室吾可升堂導有弟子僧威僧音等並善成實

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幼隨叔在京年十三投廬山遠公出家研綜經律雅

善涅槃蔬食數十餘年嘗行梁州道  
為羗賊所圍垂失衣鉢汪與弟子數  
人擔心共念觀世音有頃覺如雲霧  
者覆汪等身群盜推索不見於是獲  
免後聞河間玄高法師禪慧深廣欲  
往從之中路值吐谷渾之難遂不果  
行於是旋于成都徵士費文淵初從  
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北名曰祇洹  
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  
與汪有舊坦後致故汪將往省之仍  
欲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曰  
道汪法師誠行清白風霜弥峻卓余  
不群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  
旨許去闔境之論僉曰非宜鄙州邊  
荒僧厯出万禪戒所資一焉是賴豈  
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九俗之誠  
令四輩有憑也悅即敦畱遂不果行  
悅還都具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即  
勅令迎接為中興寺主汪適因悅固  
辭以疾遂獲免於是謝病下帷絕窺  
人世後劉思孝臨州大設法祀請汪  
講說迺應請或問法師常誓守靖何  
以虧節荅曰劉公篤信方欲大法憑

之何辭小勞耶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考以大明之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即崖鑄像因險立室行途瞻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請居武擔寺為僧主勗衆清謹白黑歸依以宋泰始元年卒於所住願命令閻維之劉思考為起塔於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蕭慧開西鎮成都承汪高譽思共講道行至中途間汪已逝迺歎曰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追康成曾何足道其為時賢所惜如此時蜀江陽寺釋普明長樂寺釋道閻並戒德高明蔬食誦經苦節通感閻學兼內外尤善談吐吳國張裕請為戒師云

釋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居貧履操厲行精苦風姿秀整容止可觀始遊學廬山晚還上都進業解兼內外偏善涅槃初止治城寺顏延之何尚之並欽慕風德顏延之每歎曰荆山之玉唯靜是焉及子竣出鎮東州携與同行因拙于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遷居剡之法花臺後懸東仰山處

處般遊並以弘法為務年過知命志節弥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為十卷

釋法愍北人弱年慕道篤志經籍十  
八出家便遊踐州國觀風味道波若  
數論及諸經律皆所遊刃後愍江夏  
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於江陵城內  
立塔刺史謝晦欲壞之愍聞故往諫  
晦晦意不止愍於是隱迹於長沙麓  
山終身不出晦迺率儀至寺厚賜酒  
肉嚴鼓振威斬斫形像俄而雲霧暗  
天風塵四起晦驚懼而走後以叛逆  
誅滅隊人下法成史僧雙見身癩病  
餘多犯法而死愍迺著顯驗論以明  
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  
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  
始興郡靈化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涉  
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釋道亮不知何許人住京師北多寶  
寺神悟超絕容止可觀而性剛忤物  
遂顯於衆元嘉之末被徙南越時人  
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業理所之特  
非人事於是命侶宵征南適廣州弟



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停南六載講  
說導衆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  
地盛開法席著成實論義疏八卷宋  
太始中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多寶寺復  
有靜林慧隆林善大涅槃經為宋孝  
武所器敬隆亦善衆經及數論又苦  
節通靈隆忠心氣積時夜有非人送  
湯去秣陵令所送投器已奄然不見  
隆取一服所苦即瘳

釋梵敏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閑壘長  
歷彭泗內外經書皆闇遊心曲晚慙  
丹陽頻建講說謝莊張永劉虬呂道  
慧皆承風欣悅雅相歎重敷講法華  
成實又序要義百科略標綱網故文  
止一卷屬辭省詣見重當時後卒於  
丹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籛  
者本上黨人善涅槃經為張暢所重  
釋道溫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證  
之後也少好琴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  
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  
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善大  
乘經兼明數論樊鄧學徒並師之時  
吳國張邠鎮襄陽子敷隨之敷聽溫

講還邨問溫何如數曰義解足以折微道心未易可測邨躬往候之方挹其神俊後從容謂曰法師儻能還俗當以別駕相處溫曰檀越迺以怪楷誘人即日辭往江陵邨追之不及歎恨孝建初被勅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勅為都邑僧主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數已定于時寺既新構嚴衛甚肅忽有一僧晚來就座風容都雅舉堂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檢問防門咸言不見出入衆迺悟其神人溫時既為僧主迺列言秣陵白皇太后睿鑒冲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塲研矜至境固以聲藻宸內事虛梵表迺創思鎔斲拙寫神華模造普賢來儀盛像寶傾宙珍妙盡天飭所設齋講訖今月八日觀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无盈減轉經明半景及昆吾忽覩異僧預于座內容止端嚴氣負秀發舉衆驚嗟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荅曰名慧明住何寺

答云来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  
闔席悚愧遍筵肅慮以為明祥所貴  
幽應攸闡紫山可覲華臺不遠蓋聞  
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殉發石  
開泉况帝德涵運皇功懋治仁洞軋  
遐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士剋表大明  
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適若  
因陛下慧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慧  
明為人名繼天興祚式垂无疆故以  
天安為寺稱神基弥遠道政方凝  
九服咸太万寓齊悅謹列言属縣以  
顯天休縣即言郡時京地尹孔靈符  
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為天安寺以  
旌厥瑞焉温後累當講任稟味之賓  
填委相属精勤導物數感神異帝悅  
之賜錢五十万時人為之語曰帝主  
傾財温公率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  
宋太始初率春秋六十有九時中興寺  
復有僧度慧定僧嵩並以義學顯譽  
度善三論為時學所宗定善涅槃及  
毗曇亦數當允正嵩亦兼明數論未  
年僻執謂佛不應常住臨終之日舌  
本先爛焉

釋曇斌姓蘓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  
禪為師始住江陵新寺聽經論學禪  
道覃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  
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  
錫挾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吳  
郡值僧業講十誦飡聽少時悟解深  
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又  
就吳興小山法珙研訪溫洹勝鬘晚  
從南林法業受花嚴雜心既適歷衆  
師脩聞異釋迦潛思積時以窮其妙  
融冶百家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鄧  
開筵講說四遠名賓負帙皆至及孝  
建之初勅王玄謨資發出京初止新  
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頽悟漸悟之  
旨時心竟之徒苦相讎校斌既辭慙  
理詣終莫能屈陳郡袁粲令望當時  
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本  
意欲試之斌不為屈粲迺躬自往候  
粲每勸斌數觀天子斌曰貧道方外  
之人豈宜與天子同趣粲益以高之  
後請為母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諮其  
戒範宋元微中率於莊嚴寺春秋六  
十有七時莊嚴復有曇濟曇宗並以

學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宗論宗  
著經目及數林

釋慧亮姓姜先名顯亮為東阿靖公  
弟子少有清譽時人呼靖為大師亮  
為小師雖年望未逮而風軌繼之後  
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  
學徒雲聚千里命駕後過江止何園  
寺顏延張緒眷德畱連每歎曰安汰  
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  
妙緒將絕復興太始之初莊嚴寺大集  
簡閱義士上首千人勅亮與斌遍為  
法主當時宗匠无與覓焉宋元徽中  
卒春秋六十三矣著玄通論今行於世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  
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  
錢五千苦辭不受迺身自負土種植  
松柏廬于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  
住吳縣華山後入閔隴尋師受法累載  
方還傳止京師大闡經論司空東海  
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為一門之師後  
東反姑蘓復專當法正臺寺沙門道  
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  
隨徃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



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款宋世祖籍其風素勅出京師止定林下寺頻建法聚德衆雲集著法華維摩沮洳義疏并毗曇玄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節過人亦為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崕嵒亡後運迺誄焉

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建之第四子少善莊老及詩札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遂稽首一面伏膺為道遊學內典博涉三藏後至京師值龍光道生復依憑受業初憩治城寺宋孝武勅為湘東王師苦辭以疾遂不獲免王從請五戒甚加優札先是智斌沙門初代曇岳為僧正斌亦德為物宗善三論及維摩思益毛詩莊老等後義嘉構疊時人讒斌云為義嘉行道遂被擯交州時湘東踐祚是為明帝仍勅瑾使為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万冬夏四時賜并車輿吏力凡諸外鎮皆勅與瑾辭四方獻奉並問僧正得未其見重如

此瑾性不蓄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為禪慧拙止及明帝末年頗多忌諱故涅脤減度之翻於此暫息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瑾每以主諫恩札遂薄時汝南周顒入侍帷幄瑾嘗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无所復益妙理深談弥為奢緩唯三世苦報急切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胃懷顒迺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為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蓋瑾之所因為得人也瑾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復有沙門曇度續為僧主度本瑯琊人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宋世祖太宗並加欽賞及少帝弑札度亦行藏得所舉動无忤止于新安寺同寺又有釋玄運者亦精通大小乘張永張融並外堂問道

釋道猛本西涼州人少而遊歷燕趙  
徧瞻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勤學二  
歲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無不  
鏡徹而成實一部取為獨步於是大  
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  
東遊京師止于東安寺復續開講席  
宋太宗為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  
祚倍加札接賜錢三十萬以供資待  
太始之初帝創寺于建陽門外勅猛  
為綱領帝曰夫人能弘道道藉人弘  
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光於世  
望可目寺為興皇由是成号及創造  
功畢勅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之曰  
帝親臨幸公卿皆集四遠學賓負裘  
齊至猛神韻无忤吐納詳審帝稱善久  
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  
賓友可月給錢三万令吏四人白薄  
吏二十人車及步輿各一乘乘輿至  
客省猛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乏營造  
寺廡以宋元徽三年卒于東安寺春  
秋六十有五後有道堅慧鸞慧敷僧  
訓導明並止興皇寺義學之譽抑亦  
次焉

釋超進本姓顓頊氏長安人篤志精勤幼而敦學大小諸經並加綜採神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譽閔中及西虜勃勃赫連寢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廢進避地東下止于京師更精尋文旨開暢講說頌之進適姑蘓復弘佛法時平昌孟顓守在會稽籍甚風猷迺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停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因緣伏膺戒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鼓經俄而旋于會稽還紹法化以大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畱思跏趺累加講說凡結齋會者无不必請若值他許則為移日後年衰脚疾不堪外赴並送食于房以希冥益進為性薦好經典看尋苦至及年老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句中一遍其耽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機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值閔中殺亂避地東下遊觀山水至于稽邑善法花毗曇時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瑯琊王琨請居邑西嘉

祥寺寺本琅祖嘗所創也時又有釋  
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對忤  
論者少之

釋法珎姓楊河東人少而好學尋問  
万里宋景平中來遊兗豫貫極衆經  
傍通異部後聽東阿靜公講衆屢請  
覆述靜歎曰吾不及也元嘉中過江  
吳興沈演之特深器重請還吳興武  
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請  
法事未嘗出門居于武康每歲開講  
三吳學者負笈盈衢乃著涅槃法花  
大品勝鬘等義疏大明六年勅吳興  
郡致札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使  
頻漸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鑒譽  
降蹕百辟陪筵珎年雖拙暮而蔬苦  
弗改戒節清白道俗歸焉宋元徽中  
卒春秋七十有六時宋熙有曇瑤者  
善淨名十住及莊老又工草隸為宋  
建平宣簡王宏所重也

釋道猷吳人初為生公弟子隨師之  
廬山師亡後隱臨川郡山及見新出勝  
鬘經披卷而歎曰先師昔義闇與經  
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後良可悲哉



因注勝鬘以翌宣遺訓凡有五卷文  
穎不行宋文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  
習之荅云生公弟子道猷即勅臨川郡  
發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宮內大集義  
僧令猷申述頓悟時覺辯之徒閑責  
手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  
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机稱快及  
孝武升位尤相歎重乃勅住新安為  
鎮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照  
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无忝  
微音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  
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摩法華相述  
猷義刪其所注勝鬘以為兩卷今行  
於世時比多實慧整長樂覺世並齊  
名比德整特精三論為學者所宗世  
善於大品及涅槃經立不空假名義  
釋慧通姓劉沛國人少而神情爽發  
雋氣虛玄止于治城寺每塵尾一振  
輒軒蓋盈衢東海徐湛之陳郡袁粲  
敬以師友之礼孝武皇帝厚加寵秩  
勅與海陵小建平二王為友袁粲著  
蘧顏論示通通難詰徃反著文于世  
又製大品勝鬘雜心毗曇等義疏并

駁夷夏論顯證論法性論及爻象記  
等皆傳於世宋昇明中卒春秋六十  
三矣

高僧傳卷第七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七第三張內

高僧傳卷第八

義解五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釋僧測一

釋曇度二

釋道慧三

釋僧鍾四

釋道盛五

釋弘充六

釋智林七

釋法瑗八

釋玄暢九

釋僧遠十

釋僧慧十一

釋僧柔十二

釋慧基十三

釋慧次十四

釋慧隆十五

釋僧宗十六

釋法安十七

釋僧印十八

釋法度十九

釋智秀二十

釋慧球二十一

釋僧盛二十二

釋智順二十三

釋寶亮二十四

釋法通二十五

釋慧集二十六

釋曇斐二十七

釋僧測

本姓趙潁川人魏司空儼之後

也少好讀書進戒之後專攻佛義初

遊徐邦止白塔寺從僧嵩受成實論

毗曇學未三年功踰十載慧解之聲

馳於遐邇測風姿宏偉腰帶十圍神

氣清遠含吐灑落隱士劉因之捨所

住山給為精舍曇度慧記道登並從  
測受業慧記兼通數論道登善涅槃  
法華並為魏主元宏所重馳名魏國  
測以偽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  
即齊建元三年也

釋曇度本姓蔡江陵人少而敬慎威  
儀素以戒範致稱神情敏悟鑒徹過  
人後遊學京師脩貫衆典涅槃法花  
維摩小品並探索微隱思發言外因  
以脚疾西遊乃造徐州從僧測法師  
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此部獨步當時  
魏主元宏聞風食挹遣使徵請既達  
平城大開講席宏致敬下筵親管理  
味於是停止魏都法化相續學徒自  
遠而至千有餘人以偽太和十三年  
卒於魏國即齊永明六年也撰成實  
論大義疏八卷盛傳北土

釋道慧姓王餘姚人寓居建鄴十一  
出家為僧遠弟子止靈曜寺至年十  
四讀廬山慧遠集迺慨然歎息恨有  
生之晚遂與友人智順泝流千里觀  
遠遺迹於是憩廬山西寺涉歷三年  
更還京邑時王或辯三相義大聚學

僧慧時年十七便發問數番言語玄微詮昧有次衆咸奇之後受業於猛斌二法師猛嘗講成實張融搆難重疊猛稱疾不堪多領乃命慧令答之融以慧年少頗懷輕心慧乘機挫銳言必詣理酬酢往還綽有餘裕善大乘明數論講說相續學徒甚盛區別義類始為章段焉褚澄謝超宗名重當時並見推礼慧以母年老欲存資奉迺移慙莊嚴寺母憐其志復出家為道捨宅為福建精舍慧以齊建元三年卒春秋三十有一臨終呼取塵尾授友人智順順慟日如此之人年不至四十惜矣因以塵尾內棺中而斂焉塋於鍾山之陽陳郡謝超宗為造碑文時莊嚴復有玄趣僧達並以學解見稱趣博通衆經並精內外而尤善席上風軌可欣達少而頭白時人号曰白頭達亦博解衆典尤精往復而性剛忤物被擯長沙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居貧履道嘗至壽春導公見而奇之譙郡王鄴重其志操供以四事後請講百



論導往聽之迺謂人曰後生可畏真  
不虛矣鍾妙善成實三論涅槃十地  
等後南遊京邑止于中興寺永明初  
魏使李道固來躬會于寺內帝以鍾  
厝日影小晚鍾不食固曰何以不食  
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食固曰何為  
聲聞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  
聲聞時人以為名荅余後盤桓講說  
稟聽成群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  
數請南面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六十  
時與鍾齊名比德者曇鐵曇遷僧表  
僧叡敏達僧寶等並各善經論志為  
文宣所敬迭興講席矣

釋道盛姓朱沛國人幼而出家務學善  
涅槃維摩兼通周易始住湘州宋明承  
風勅令下京止彭城寺謝超宗一遇  
遂敬以師礼迺著述交論及生死本  
無源論等後憩天保寺齊高帝勅代  
曇度為僧主丹陽尹沈文季素奉黃老  
排嫉能仁迺建義符僧局責僧屬籍欲  
沙簡僧居由盛綱領有功事得寧寢後  
文季故於天保設會令陸修靜與盛

論議盛既理有所長又詞氣雋發嘲  
謔往還言无暫擾靜意不獲申而  
而退盛以齊永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弘充涼州人少有志力通莊老解  
經律大明末過江初止多寶寺善能  
問難先達多為所屈後自開法筵鋒  
鏑牙起充既思入玄微口辯天逸通  
疑釋滞无所間然每講法花十地聽  
者盈堂宋太宰江夏文獻王義恭雅  
重之明帝踐祚起湘宮寺請充為經  
領於是移居焉于時湘宮又有法鮮  
比丘亦聰哲有思力與充齊名充以  
齊永明中卒春秋七十有二注文殊  
問菩提經及注首楞嚴經

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為亮公弟子  
幼而崇理好學負帙長安振錫江豫  
博採群典特善雜心及亮公被擯弟  
子十二人皆隨之嶺外林迺慙踵畚  
禺化清海曲至宋明之初勅在所資  
給發遣下京止靈基寺講說相續稟  
服成群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時  
汝南周顒又作三宗論既與林意相符  
深所欣逢迺致書於顒曰近聞檀越

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  
恒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  
下之理唯此為得焉不如此非理也  
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聞  
作論已成隨意充遍特非常重又承  
檀越恐立異常時干犯學衆製論雖  
成定不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卧此  
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  
載理高常韻其有能傳貧道年二十  
時便忝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  
得道竊每懽喜无與共之年少見長  
安耆老多玄閑中高勝迺舊有此義  
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无多  
人既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  
傳過江東略无其人貧道捉麈尾以  
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其  
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此途白黑无  
一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為之發病既  
病衰末命加復旦夕西旋顧惟此道  
從今永絕不言檀越機發无緒獨創  
方外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  
實无以况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終始  
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

子施佛及僧其為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願惜衆心以天竒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為巨障往言懇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為惠貧道賣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可牽故入山取叙深企付之顯因出論焉故三宗之旨傳述至今林形長八尺天姿瓌雅登座震吼談吐若流後辭還高昌齊永明五年卒春秋七十有九著二諦論及毗曇雜心記并注十二門論中論等

釋法瑗姓辛隴西人辛毗之後長兄源明仕偽魏為大尚書第二兄法愛亦為沙門解經論兼數術為芮芮國師俸以三十戶瑗幼而閑達個儻殊群路見貧寒輒脫衣為惠初出家事梁州沙門竺慧開開懿德通神時人謂得初果開謂瑗曰汝情悟若此必能經松末化宜竟力博聞无得獨善於是辭開遊學經涉燕趙去來鄴洛值胡寇縱橫隴鼎沸瑗冒險履危學

業無怠元嘉十五年還梁州因進成  
都後東適建鄴依道場慧觀為師焉  
志大乘傍尋數論外典墳素頗亦披  
覽後入廬山守靜味禪澄思五門遊  
心三觀頃之刺史庾登之請出山講  
說後文帝訪覓述生公頓悟義者廼勅  
下都便頓悟之旨重申宋代何尚之  
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歿後微言永絕  
今日復聞象外之談可謂天未喪其  
文也帝勅為南平穆王鑠五戒師及  
孝武即位勅為西陽王子尚友辭疾  
不堪久之獲免因廬于方山注勝鬘  
及微密持經論議之隙時談孝經喪  
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因辭山出  
邑網維寺綱刺史王景文往候正值  
講喪服問論數番稱善而退及明帝  
造湘宮新成大開講肆妙選英僧勅  
請瑗充當法主帝乃降蹕法筵公卿  
會座一時之盛觀者榮之後齊文惠  
又請居靈根因移彼寺太尉王儉門  
無雜交唯待瑗若師書語盡敬以齊  
永明七年卒春秋八十一矣時靈根  
寺又有法常智興並博通經論數當



講說常通尤能劇談為時正所憚而性甚剛梗不偶人俗

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為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本名慧智後遇玄高事為弟子高每奇之事必共議因改名玄暢以表付囑之旨其後虐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岱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扼葱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闇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墳典子氏多所談涉至於世伎雜能罕不必脩初華嚴大部文旨浩博終古以來未有宣釋暢乃竭思研尋提章比句傳講迄今暢其始也又善於三論為學者之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為太子師

冉三固讓弟子謂之曰法師方欲弘  
道濟物廣宣名教今帝主虛已相延  
皇儲蓄礼思敬若道揚聖君則四  
海歸德今矯然高讓將非閉耶暢  
曰此可與智者說難與俗人言也及  
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今遷懸荊州  
止長沙寺時沙門功德直出念佛三  
昧經等暢刊正文字辞旨婉切又舒  
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  
季年乃飛舟遠舉西適成都初止大  
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  
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瞻岷嶺  
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  
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  
為庵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  
衣繞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  
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  
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辰天  
時人事万里懸合時傳琰西鎮成都  
欽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  
致書於琰曰貧道栖荆累稔年衰疥  
積猷毒人誼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  
昇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逶迤長亘

連疊嶺關四澗亘列五峯抱郭懷邑  
迥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流以去  
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篲前冬至  
此訪承今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  
間道配太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  
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晒有周之地  
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  
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  
至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  
輒疏山贊一篇以露愚抱

贊曰峩峩齊山誕自幽冥潛瑞幾昔  
帝號仍明岑載聖宇地祚休名巒根  
雲坦峯岳霞平規巖擬剝度嶺締經  
創工之日龍飛紫庭道侔二儀四海均  
清終天之祚岳德表靈琰即具以表  
聞勅蠲百戶以充俸給齊驃騎豫章  
王嶷作鎮荆峽遣使徵請河南吐谷  
渾主遥心敬慕乃馳騎數百迎於齊  
山值已東赴遂不相及至齊武升位  
司徒文宣王破自江陵旋于京師文  
惠太子又遣徵迎既勅令重疊辭不  
獲免於是泛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患  
至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少時而卒

春秋六十有九是歲齊永明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即寔于鍾鼻獨龍山前臨川獻王立碑汝南周顒製文釋僧遠姓皇勃海重合人其先北地皇甫氏避難海隅故去甫存皇焉遠幼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許因蔬食懺誦曉夜不輟年十八方獲入道時有沙門道慧高才秀德聲蓋海岱遠從受學通明數論貫大小乘宋大明中度江住彭城寺昇明中於小丹陽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龍淵遠年三十一始於青州孫泰寺南面講說言論清暢風容秀整坐者四百餘人莫不悅服瑯琊王僧達才貴當世藉甚遠風素延止衆造寺遠賙貧濟乏身无畱財有玄紹比丘每給以金貝遠讓而弗受嘗一時行青園聞里中得時氣病者憫而造之見駢尸侶病者數人莫敢近遠深加痛惋畱止不忍去因為告乞殮死撫生恩加骨肉宋新安孝敬王子鸞為士所生母殷貴妃造新安寺勅選三州招延英哲遠與小山法瑤南澗顯亮俱被徵召皆推

遠為元舉之首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豈止敬恭將欲昭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為教遏自龍興宗旨緬邈微言淪遠拘文弊道在未弥扇遂迺凌越典度偃居尊威失隨方之妙迹迷製化之淵美夫佛法以謙儉自牧惠虔為道不輕比丘遭人必拜目連棄門遇長則礼寧有屈膝四輩而開礼二親稽顙耆臈而直骸万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群流仰鏡九仙賁寶百神徙臈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氓階席之間延抗礼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皆當盡虔礼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微有序乘方兼遠矣帝雖頗信法而久自驕縱故奏上之日詔即可焉遠時歎曰我剃頭沙門本出家求道何閑於帝王即日謝病仍隱迹上定林山及景和之中此制又寢還遵舊章



宋明踐祚請遠為師竟不能致其後  
山居逸迹之賓傲世陵雲之士莫不  
崇踵山門展敬禪室廬山何點汝南  
周顒齊郡明僧紹濮陽吳苞吳國張  
融皆投身接足諮其戒範後宋建平  
王景素謂拙玄寺是先王經始既等  
是人外欲請遠居之懇懇再三遂不  
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尋遠遠固  
辭老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札諮  
訪委悉及登禪復鑾駕臨幸將詣遠  
房房閣狹小不容輿蓋太祖欲見遠  
遠持操不動太祖遣問卧起然後轉  
蹕而去遠曾不屑焉至于寢疾文惠文  
宣伏膺師札數往參候時貴卿士往還  
不絕遠蔬食五十餘年澗飲二十餘  
載遊心法苑緬想人外高步山門蕭  
然物表以齊永明二年正月率于定  
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帝以致書於  
沙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  
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  
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  
叙瑞夢耳今正為作功德所須可具  
疏來也竟陵文宣王又書曰遠法師

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  
食風弟子闇昧課蒙師範方欲仰稟  
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比疾奄成異世  
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即業行圓  
通曠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  
雜處衆僧墓中得別卜餘地是所願  
也方應樹剎表奇刻石銘德矣即為  
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瑯琊王  
儉製文時定林上寺又有法令慧泰  
並善經論繼譽於遠焉

釋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郡人高士  
謚之苗袁先人避難寓居襄陽世為  
冠族慧少出家止荊州竹林寺事曇  
順為師順廬山慧遠弟子素有高譽  
慧伏膺以後專心義學至年二十五  
能講涅槃法花十住淨名雜心等性  
強記不煩都講而文句辯指宣暢如  
流又善莊老為西學所師與高士商  
陽宗炳劉虬等並皆友善炳每歎曰  
西夏法輪不絕者其在慧公乎吳國張  
暢經遊西土迺造慧而請交焉齊初勅  
為荊州僧主風韻秀然協道匡世補  
益之功有譽遐邇近年衰常乘輿赴講

觀者号为禿頭官家與玄暢同時時  
謂黑衣二傑齊永明四年卒春秋七  
十有九後有釋慧敞者亦志素貞正  
代慧為僧主續有功效焉慧弟子僧  
岫亦以學顯力精致血疾而終  
釋僧柔姓陶丹陽人少而耿潔便有  
出塵之操年九歲隨外遊學家世貧  
過藜藿不充而篤志弥堅後窮无改  
後出家為弘稱弟子稱姓呂洛陽臨  
渭人學通經論聲譽早彰柔伏膺已  
後便精勤戒品委曲禪慧方等衆經  
大小諸部皆徹鑒玄源洞盡宗要年  
過弱冠便登講席一代名賓並投身  
北面後東遊禹穴值慧基法師招停  
城傍一夏講論後入剡白山靈鷲寺  
未至之夜沙門僧緒夢見神人朱旗  
素甲滿山而出緒問其故荅云法師  
當入故出奉迎明旦待人果是柔至  
既而掃飭山門有終焉之志敷經遵  
學有士如林齊太祖創業之始及世  
祖襲圖之日皆建立招提傍求義士  
以柔者素有聞故徵書歲及文宣諸  
王再三招請乃更出京師止于定林

寺躬為元正四遠欽服人神贊美文  
慧文宣並伏膺入室柔秉德居宗當  
之弗讓常誓生安養國每至懸車西次  
輒頓容合掌至臨亡之日體無餘患  
唯語弟子云吾應去矣仍鋪席于地  
西向虔禮奄然而卒是歲延興元年  
春秋六十有四即塋於山南沙門釋  
僧祐與柔少長山栖同止歲久亟挹  
道心預聞法味為立碑墓所東莞劉  
騷製文柔有弟子僧紹亦真正有學  
業時鍾山山茨精舍又有僧拔慧熙  
皆弱年英邁幼著高名並美業未就  
而相繼早卒拔撰七玄論今行於世  
釋慧基姓偶吳國錢塘人幼而神情  
雋逸機悟過人初依隨祇洹慧義法  
師至年十五義嘉其神彩為啓宋  
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見顧問允  
怙即勅於祇洹寺為設會出家與  
駕親幸公卿必集基既栖志法門  
厲行精苦學兼昏曉解洞群經後  
有西域法師僧伽跋摩弘贊禪律  
來遊宋境義乃令基入室供事年  
滿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謂基曰汝

當道王江東不須久畱京邑於是四  
五年中遊歷講肆脩訪衆師善小品  
法花思益維摩金剛波若勝鬘等經  
皆思探玄蹟鑒勗幽凝提章比句興  
溢終古基師慧義旣德居物宗道王荆  
士士庶歸依利養紛集以基懿德可  
稱乃携共同活及義之亡後資生雜  
物近盈百万基法應獲半悉捨以為  
福唯取麈故衣鉢慙以東歸還止錢  
塘顯明寺頃之進適會稽仍止山陰  
法華寺尚學之徒追蹤問道於是遍  
歷三吳講宣經教學徒至者千有餘  
人宋太宗遣使迎請稱疾不行元徽  
中復被徵詔始行過浙水復動疾而  
還乃於會邑龜山立寶林精舍手疊  
埽石躬自拍麾架懸乘險製極山狀  
初立三層匠人小拙後天震毀壞更  
加修飭遂窮其麗美基嘗夢見普賢因  
請為和上及寺成之後造普賢并六牙  
白象之形即於寶林設三七齋懺士庶  
鱗集獻奉相仍後周顒在剡請基講  
說顒既素有學功特深佛理及見基  
訪覈日有新異劉瓛張融並申以師



札崇其義訓司徒文宣王欽風慕德  
致書慇懃訪以法花宗旨基乃著法  
花義疏凡有三卷及製門訓義序三  
十三科并略申方便旨趣會通空有  
二言及注遺教等並行於世基既德  
被三吳聲馳海內乃勅為僧主掌任  
十城蓋東土僧正之始也於是從容  
講道訓厲禪慧四遠從風五衆歸伏  
基性烈而能溫氣清而且穆故預在  
門人莫不兢戰以齊建武三年冬十  
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初  
基寢疾弟子夢見梵僧數人皆踞砌  
坐問所從來答云從大乘國來奉迎基  
和上後數日而亡因定于法花山南  
特進廬江何胤為造碑文於寶林寺  
銘其遺德基弟子德行慧旭道恢並  
學業優深次第敷講各領門徒繼軌  
前轍後有沙門慧諒接掌僧任諒亡  
次沙門慧永永風姿瓌雅德行清嚴亦  
遊刃衆經時常講說永後次沙門慧  
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  
戒素見重深後次沙門曇興亦沉審  
有器局

釋慧次姓尹冀州人初出家為志欽弟子後遇徐州釋法遷解書當世欽乃以次付囑仍隨遷南至京口止竹林寺至年十五隨遷還彭城雖復年在息慈而志學无勑清鑒倫通超然孤拔至年十八解通經論名貫徐土迄稟具戒業操弥深頻講成實及三論大明中出都止于謝寺迄宋季齊初歸德稍廣每講席一鋪輒道俗奔赴沙門智藏僧是法雲等皆幼年俊朗慧悟天發並就次請業焉文慧文宣悉敬以師札四事供給永明八年講百論至破塵品忽然從化春秋五十七矣時謝寺又有僧寶僧智長樂寺法珎僧嚮僧猛法寶慧調並一代英哲為時論所宗

釋慧隆姓成陽平人少而居貧學无師友卓然自悟年二十三方出家十餘年中凝心佛法貫通眾典宋太始中出都止何園寺隆既思徹詮未善於清論乘機撓擬往必折閱宋明帝請於湘宮開講成實負(裘)問道八百餘人其後王侯貴勝屢招講說凡先

舊諸義盤滯之處隆更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乃立實法斷結義等汝南周顒目之曰隆公蕭散森疎若霜下之松竹以永明八年卒春秋六十有二時江西有釋智誕亦善於經論與隆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時何園復有僧辯僧賢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功業可稱

釋僧宗姓嚴本雍州馮翊人晉氏喪亂其先四世祖移居秦郡年九歲為瑗公弟子詔承慧業晚又受道於斌濟二法師善大涅槃及勝鬘維摩等每至講說聽者將近千餘妙辯不窮應變無盡而任性放蕩亟越儀法得意便行不以為礙守檢專節者咸有是非之論文惠太子將欲以罪擯徒遂通夢有感於是改意歸焉魏主元宏遙挹風德屢致書并請開講齊太祖不許外出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以從來信施造太昌寺以居之建武三年卒於所住春秋五十有九先是北土法師曇准聞宗特善涅槃迺南遊觀聽既南北情異思不相參准

乃別更講說多為北士所師准後居  
湘宮寺與同寺法身法真並為當時  
匠者時有安樂寺慧令法仙法寂中興  
寺僧敬道文天竺寺僧賢並善數論  
振名上國云

釋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  
之後也七歲出家事白馬寺慧光為  
師光幼而爽拔博通內外多所參知  
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時張永請  
斌公講并屈召名學永問斌云京下  
復有卓越年少不斌答有沙弥道慧  
法安僧拔慧熙永即要請令道慧覆淫  
膝法安述佛性神色自若序瀉无遺  
永問並年幾慧答十九安答十八永  
歎曰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讀書詠  
詩時人号才童今日二道可日義少也  
於是顯譽京朝流名四遠迄至立年  
專當法匠王僧虔出鎮湘州携共同  
行後南適番禺正值攸公講淫膝安  
問論數番攸心愧讓席停彼兩周法  
事相繼永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淫膝  
維摩十地成實論相繼不絕司徒文  
宣王及張融何胤劉繪劉瓛等並稟

服文義共為法友永泰元年卒於中  
寺春秋四十有五著淨名十地義疏  
并僧傳五卷時有靈基寺敬遺光贊慧  
韜凡官寺道宗亦皆當時名流為學  
者所慕

釋僧印姓朱壽春人少而神思沉審  
安苦務學初遊彭城從曇度受三論  
度既擅步一時四遠依集印稟味鑽  
研窮其幽奧後進往廬山從慧龍諮  
受法花龍亦當世著名播於法花宗  
旨印偏功搆徹獨表新異於是東適  
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槃及餘經  
典宋大明中徵君何點招僧大集請  
印為法匠聽者七百餘人司徒文宣  
王東海徐孝嗣並挹敬風猷屢請講  
說印戒行清嚴稟性和穆舍忍安忍  
熹慍不彰時仗氣之徒問論中間或  
厝以嘲謔印神彩夷然曾无外意雖  
學涉衆典而偏以法花著名講法花  
凡二百五十二遍以齊永元元年卒  
春秋六十有五矣

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脩  
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于



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瑯琊之嶠山挹度清微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山為拙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住者輒死及後為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群妖皆息住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名紙通度曰靳尚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拙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日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紀此取五戒所禁尚曰若脩門徒輒先去然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万香燭刀子疏去弟子靳尚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尚又來同衆礼拜行道受戒而去嶠山厖至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煞戮由是厖用廬止菜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而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琉璃甌甌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

所苦即聞其徵感若此時有沙門法  
紹業行清苦譽齊於度而學解優之  
故時人号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  
汝南周顒去成都招共同下止于山茨  
精舍度與紹並為齊竟陵王子良始  
安王遙光恭以師札資給四事受常  
願生安養故偏講無量壽經積有遍  
數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有  
四天度有弟子僧朗繼踵先師復經山  
寺朗本遼東人為性廣學思力該普凡  
厥經律皆能講說花嚴三論寂所命  
家今上深見器重勅諸義士受業于  
山時有彭城寺慧開幼而神氣高朗  
志學淵深故早彰令譽立年便講又  
餘杭縣法開者亦清爽雋發善為談論  
出京止禪堂寺與同寺僧紹有聞當時  
釋智秀本姓裘京地人寓居建業幼  
而穎悟早有出家之心二親愛而不  
許密為求婚將克娶日秀乃間行避  
走投蔣山靈耀寺剃髮出家及年滿  
具戒業操逾堅稟訪衆師搜檢新異  
於是大小兼明數論精熟尤善大小  
涅槃淨名波若及講筵一建輒王侯

接駕負帙肩隨為人神彩細密思入玄微其文句幽隱並見披釋以天監之初率于治城寺春秋六十有三會塋之日黑白奔赴街巷填闔士庶含酸榮哀以脩時治城又有僧若道乘乘當時令問若與兄僧璿並善諸經及外書若誦法花工草隸後為吳國僧正乘亦志業明敏而特善毗曇

釋慧球本姓馬氏扶風郡人世為冠族年十六出家住荊州竹林寺事道馨為師稟承戒訓履行清潔後入湘州麓山寺專業禪道頃之與同學慧度俱適京師諮訪經典後又之彭城從僧測受成實論至年三十二方還荆土專當法匠講集相繼學侶成群荆楚之間終古稱寂使西夏義僧得與京邑抗衡者球之力也中興元年勅為荆土僧主訓勗之功有譽當世天監三年率春秋七十有四遺命露骸松下弟子不忍行也

釋僧盛本姓何建鄴人少而神情聰敏加又志學翹勤遂大明數論兼善衆經講說為當時元匠又特精外典

為群儒所憚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  
相背天鑒中卒于靈曜寺春秋五十  
餘時有宋熙寺法欣延賢寺智敞法  
固建元寺僧護僧韶皆比德同譽欣  
敞並善經論法固兼精律部韶護以  
毗曇著名

釋智順本姓徐瑯瑯臨沂人年十五  
出家事鍾山延賢寺智度為師少而  
聰穎篤志過人雖年在息慈而學功  
已積及受具戒秉禁无疵陶練衆經  
而獨步於涅槃成實講說徒衆常數  
百餘人嘗以事生非慮頗致坎折而  
貞素確然其微无點齊竟陵文宣王  
特深礼異為修治城寺以居之司空  
徐孝嗣亦崇其行解奉以師敬及東  
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竄避禍順  
身自營護卒以見免緄後重加資俸  
一無所受嘗有夜盜順者淨人追而  
擒之順畱盜宿于房內明旦遺以錢  
絹喻而遣之其仁洽焉恕如此後東  
遊禹穴止于雲門精舍法輪之盛復  
見江左順為人謙虛恭恪形器若神  
風軌嚴厲動无失厝故士庶瞻礼常

有懼焉以天鑒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飲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煮以進順順咽而還吐索水洒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不得還住其執節清苦皆此之類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蓋者遺命露散空地以施五鳥門人不忍行之乃定于寺側弟子等立碑頌德陳郡袁昂製文法花寺釋慧舉又為之墓誌順所著法事贊及受戒弘法等記皆行於世

釋寶亮本姓徐氏其先東莞曹族晉敗避地于東萊愜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明亦義學之僧名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聞无失及具戒之後便欲觀方弘化每惟訓育有本未能遠絕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以宣通為理豈可拘此愛網使吾道不東乎亮感悟因此客遊年二十一至京師居中興寺袁粲一見而異之粲後與明書曰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殊生



合浦魏人取以照車壁在邯鄲秦王  
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  
非復上人之貴州所宜專也自是學名  
稍盛及本親喪亡路阻不得還北因  
屏居禪思杜講說絕人事齊竟陵文  
宣王躬自到居請為法匠亮不得已  
而赴文宣接足恭礼結菩提四部因  
緣後移慙靈味寺於是續講衆經盛  
于京邑講大涅槃凡八十四遍成實  
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摩二十  
遍其大小品十遍法花十地優婆塞  
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弥勒下生等  
亦皆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諮  
稟門徒常盈數百亮為人神情爽岸  
俊氣雄逸及開章命句鋒辯縱橫其  
有問論者或豫蘊重閑及亮之披解  
便覺宗旨渙然忘其素蓄今上龍興  
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  
亮任率性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意有  
間然而挹其神出天監八年初勅亮  
撰涅槃義疏十餘万言上為之序曰  
非言无以寄言言即无言之累累言  
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竟起所以

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  
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  
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止四倒  
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  
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  
焚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故法雨  
降而焦種受榮慧日昇而長夜蒙曉  
發迦葉之悱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  
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  
叅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  
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  
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  
不作義高万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  
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  
德均平等心合无生金牆玉室豈易  
入哉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氣調爽  
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耆  
年愈萬倪齒不衰流通先覺孜孜如  
也後進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監八年  
五月八日乃勅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  
月二十日訖光表微言贊揚正道連  
環既解疑網云除條流明恙可得略  
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聊書數行

以為記別云余亮福德招感供施系  
積性不蓄金皆敬營福業身歿之後  
房無畱財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卒  
于靈味寺春秋六十有六塋鍾山之  
南立碑墓所陳郡周興嗣廣陵高爽  
並為製文刻于兩面弟子法雲等又  
立碑寺內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弘寺  
焉時高座寺僧成曠野寺僧寶亦並  
齊代法匠寶又善三玄為貴遊所重  
釋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陽翟人晉安  
東將軍揚州都督翊之八世孫也家  
世衣冠礼義相襲通幼而岐嶺聰悟  
絕倫年十一出家遊學三歲專精方  
等大品法花尤所研審年未登立便為  
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萃後踐迹京  
師初止在嚴後慙定林上寺栖閑隱  
素履道唯勤希風影附者復盈山室  
齊竟陵文宣王丞相文獻王皆紆貴  
慕德親承頂礼陳郡謝舉吳國陸果  
得陽張孝秀並策步山門稟其戒法白  
黑弟子七千餘人晦迹鍾阜三十餘  
載坐禪誦念礼懺精苦至天監十一  
年六月十日便覺不念語弟子云我

正可至九月二十日聞耳到九月十四日見兩居士皆執白拂來向床前便次第出至十七日忽漫語云檀越不相識何處來耶弟子曇智問意故荅曰有一人著朱衣戴幘擎木箱底在床前至二十日見佛像作兩行來通合掌良久待疾者但聞異香竟不測其意通乃密向同意慧弥說之至二十一日索香湯洗浴竟仍作礼還卧又手當胷正中時卒春秋七十仍葬于寺南弟子靜深等立碑墓側陳郡謝舉蘭陵蕭子雲並為製文刻于兩面時定林上寺復有沙弥聖進本閩人清信薦至遂出家苦節嘗頭陀至東山宿于樹下有虎來摩其頭見進端坐无擾跪之而去後每獨行獨坐常見青馬一疋衛其左右

釋慧集本姓錢吳興於潛人年十八於會稽樂林山出家仍隨慧基法師受業為性慤實言无華綺而學勤昏曉未嘗懈怠後出京止招提寺復遍歷衆師融冶異說三藏方等並皆綜達廣訪大毗婆沙及雜心捷度等以相

辯校故於毗曇一部擅步當時凡碩  
難堅疑並為披釋海內學賓无不必  
至每一開講貞衆千人沙門僧旻法  
雲並名高一代亦執卷請益今上深  
相賞接以天監十四年還至烏程遶  
疾而卒春秋六十著毗曇大義疏十  
餘万言盛行於世

釋曇斐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  
業於慧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領膝之  
稱其方等深經皆所綜達老莊儒墨頗  
亦披覽後東西稟訪備窮經論之旨  
居于鄉邑法花臺寺講說相仍學徒  
成列斐神情爽發志用清玄故於小  
品淨名尤成獨步加又談吐蘊籍辭  
辯高華席上之風見重當代梁衡陽  
孝王元簡及隱士廬江何胤皆遠悃徽  
猷招延講說吳國張融汝南周顒顒  
子捨等並結知音之狎焉以天監十  
七年卒于寺春秋七十有六其製作  
文辭亦頗見於世初斐有譽江東被  
勅為十城僧主符旨通行未拜便化  
厥土僧尼倍懷戀德斐同縣南巖寺  
有沙門法藏亦以戒素見稱意放教



生命興立圖像時餘妣縣有明慶比丘與斐同時致譽慶本姓鄭氏戒行嚴潔學業清美本師事炎公又和實弟子師資三業並見重東南焉論曰夫至理無言玄致幽寂幽寂故心行處斷无言故言語路絕言語路絕則有言傷其盲心行處斷則作意失其真所以淨名杜口於方丈釋迦緘默於雙樹將知理致淵寂故聖為无言但悠悠夢境去理殊隔蠢蠢之徒非教孰惑是以聖人資靈妙以應物體冥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託形像以傳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獲已而用之言者不真之物不獲已而陳之故始自鹿苑以四諦為言初終至鵠林以三點為圖極其間散說流文數過八億象默負而弗窮龍宮溢而未盡將令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則廢指得兔則忘蹄經云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教者謂至道極於篇章存形者謂法身定於丈六故湏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為人實說示教利意其在法師乎故士行尋經於于

聞誓志而滅火終令般若盛於東川  
忘想傳乎季末爰次竺潛支道于蘭  
法開等並氣韻高華風道清裕傳化  
之美功亦亞焉中有釋道安者資學  
於聖師竺佛圖澄安又授業於弟子  
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  
嚴明智實炳盛使夫慧日餘暉重光  
千載之下香土遺芬再馥閭浮之地  
涌泉猶注寔賴伊人遠公既限以虎  
溪安師乃更同輦輿夫高尚之道如  
有惑焉然而語默動靜所適唯時四  
翁赴漢用之則行也三閭辭楚舍之  
則藏也經云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  
近國王及持仗者安雖一時同輦迺  
為百民致諫故能終感應真開雲顯  
報其後荆陝著名則以翼過為言初  
廬山清素則以持永為上首融桓影  
肇德重閬中生叡暢遠領宗建鄴曇  
度僧淵獨擅江西之寶超進慧基乃  
揚浙東之盛雖復人世迭隆而皆道  
術懸會故使像運餘興歲將五百功  
効之美良足美焉

贊曰遺風眇漫法浪迢迢匪伊釋哲

孰振將顙潛安比玉遠叡聯瓌錯芥  
曲戾彈沐斜埃素絲既涿承變方來

高僧傳卷第八

丁未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張內

高僧傳卷第九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神異上

竺佛圖澄一 單道開二

竺佛調三 耆域四

竺佛圖澄一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万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闇若符契无能屈者自云再到剡賓受誨名師西域咸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使鬼物以麻油雜胭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无不効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煞戮為威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軍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礼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剋勝負

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授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嘗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微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咒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通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勒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為醫療應時瘳損陰施默益者不可勝記勒自葛陂還河北過坊頭坊頭人夜欲斫營澄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脩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宵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无寢何故夜嚴勒益



我之弟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  
澄澄逃避至黑略舍告弟子曰若將  
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  
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  
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  
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  
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  
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  
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  
北五里團九杞下其水暴竭勒問澄  
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  
謂澄嘲已荅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  
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  
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勅語水必可  
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  
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圻如車轍徙者心  
疑恐水難得澄坐繩床燒安息香呪  
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  
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詣道士  
見竟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  
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閑坐歎曰  
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旣而襄  
國人薛合有二子旣小且驕輕弄鮮  
卑奴奴恣抽刃刺煞其弟執兄于室

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合  
日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於此  
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迺自往視之  
謂薛合日送奴以全卿子誠為善事  
此法一開方為後害卿且寬情國有  
常憲命人取奴奴遂煞兒而死鮮卑  
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日  
昨寺鈴鳴去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勒  
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日軍行  
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  
義安問澄澄日已獲波矣時城北伏  
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  
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  
從弟曜篡襲偽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  
曜遣從弟偽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  
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  
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澄與弟子自官  
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日劉岳可憫弟  
子法祚問其故澄日昨日交時岳已  
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一年曜自  
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  
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日相輸鈴  
音去秀支替矣固僕谷劬禿當此羯

語也秀支軍也替矣出出也僕谷劉  
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  
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苦勸勒行  
勒迺畱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  
率中軍步騎直指洛城兩陣纔交曜  
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  
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衆  
中縛一人朱絲約項其時因以告弘當  
介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迺  
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  
歲東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  
事澄弥篤時石蕊將叛其年澄誡勒  
曰今年蕊中有重食必害人可令百  
姓无食蕊也勒班告境内慎无食蕊  
到八月石蕊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  
必諮而後行號大和上石虎有子名  
斌後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  
涉二日勒日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  
生大和上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  
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須臾能  
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  
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  
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

月天靜无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亡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虎傾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上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及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上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舉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勅偽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以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上比且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今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今不識乎佐悌然愧懣於是國人每共相語莫起惡心和上知汝及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弥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

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殺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雅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罽為逆謂內豎曰和上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迺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羗墮羗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衆僧呪願澄又自呪願湏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自說墮羗園中東南走馬之際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日時正是澄



呪願時也偽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  
為幽州牧鎮薊群凶湊聚因以肆暴  
澄誠虎曰天神昨夜言疾取馬還至  
秋齊當應爛虎不解此語即勅諸處  
取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  
斌鞭之三百然其所生膺氏虎變弓  
捻矢自視斌行罰輕虎乃手煞五百  
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礼不親  
煞以傷恩也何有天子乎行罰乎虎  
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凡城皆被  
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  
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无神  
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諫  
虎曰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  
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  
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  
盡當受難身後王晉地今王為王豈  
非福耶壇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為怨  
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迺信悟跪而  
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云何澄曰佛法  
不然朕為天下之主非刑煞無以肅  
清海內既違戒煞生雖復事佛詎  
獲福耶澄曰帝王之事佛當在心

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為暴虐不害  
无辜至於凶惡无賴非化所遷有罪  
不得不煞有惡不得不刑但當然  
可煞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煞害  
非罪雖復傾財事法无解殃禍願陞  
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  
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  
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  
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靖无欲  
慈矜為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吝  
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  
之罪何福報之可怖耶離等後並被  
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  
太子詣臨漳西金口祈雨久而不降  
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  
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殺戎  
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遷向  
礼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嘗遣弟子向  
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  
見買香弟子在某處初被劫垂死因  
燒香呪願還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  
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煞忽  
聞香氣賊无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  
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

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盡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剋虎屢伐敗績方信澄識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覓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无爵秩者為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為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為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礼有嘗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礼荒夏服祀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礼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

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  
四民之服偽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  
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  
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  
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  
本俗佛是我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  
行永世作則苟事無虧何拘前代  
其夷趙百蠻有捨其淫祀樂事佛者  
悉聽為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  
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澄  
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  
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流民莫  
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  
乞旬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  
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  
飴天馬超興太守籍拔奴送詣虎先  
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  
當送一非常人勿然之也如期果至  
虎與共語了无異言唯言陛下當終  
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  
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奇至今  
日酉戌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  
于壤邊荒不能遵駟除靈期迹莫已



已之懿哀苗業繁其來方積休期於  
何期永以歎之澄日天迴運極否將  
不支九木水為難无可以術寧玄哲  
雖存世莫能基必頽久遊閭浮利擾  
擾多此患行登陵雲宇會於靈遊間  
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能解有竊  
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  
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  
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  
合口橋可畱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  
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學通內外為  
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  
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  
命故往省視傲然而卧朕雖不德君臨  
万邦乘輦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  
木石屈膝何疋夫而長傲耶昔太公  
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指豈其謬乎  
進對曰昔舜優捕衣禹造伯成魏軼  
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  
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加其節將欲  
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  
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



今趙史遂无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  
即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  
還具以白澄澄睨然笑曰汝言善也  
但軻命有所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  
以牛負軻西奔我軍追擒并為所害  
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  
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  
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又嘗與虎  
共昇中堂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  
灾仍取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  
虎遣驗幽州去今日火從四門起西  
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  
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韜石韜  
將岳相然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蜚  
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  
胡子落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譖  
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  
服豈非落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  
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恠公血臭故相  
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  
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  
評澄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  
岳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

也杜后曰和上老耶何處有賊澄即  
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惑是賊老自應  
老但使少者不惑遂便寓言不復彰的  
後二日宣果遣人言輶於佛寺中欲  
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識  
故獲免及宣事發被取澄諫虎曰  
既是陛下之子何為重禍耶陛下若  
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  
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  
以鐵鑠穿宣額牽上新藉而焚之取  
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輶裂支解投之  
漳河澄迺勅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  
餘日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  
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  
向東北俄亦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  
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  
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  
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  
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在巖  
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又  
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  
得迺无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  
申歲禍乱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

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焰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上有疾，迺忽尔告終。即自出宮詣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人能延。道重行全德，貴无怠苟。業操无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差。興起寺廟，崇顯壯嚴，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濫刑，酷濫顯達，聖典幽背，法誠不自懲。草終无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没无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壙營墳。至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踴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柴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無閔墓。然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

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曰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害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詞須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万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巧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万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無求受業追遊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万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每閱墓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尸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棺不見尸後慕容隲都鄴慶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嚙其解意謂石虎為祟迺募覓虎尸於東明館掘得之尸殮不毀隲踰之

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啗况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尸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遜取而莖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後符堅征鄴隼子暉為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壙澄既知塚必開又尸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譖矣澄或言佛啗澄或言佛啗澄或言佛啗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單道開二

單道開姓孟煥煌人少懷拙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十年後不畏寒暑冬溫夏涼晝夜不卧與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昇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神或現異形試之初无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弥年十四禀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去有仙



人星見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有異人令感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判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琳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許於上編管為禪室如十斛羅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開都不荅迺為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為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能救眼疾時秦公石韜就開治目著藥小痛韜甚憚之而終得其効佛面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煞鄴都大亂至晉昇平三年來之建業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和者昔在北間聞開弟子叙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去來迺遙心敬挹及後徙役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聞脩至迺為之傳讚曰

蕭蕭哉若人 飄然絕塵 外軌小乘  
內暢空身 玄象暉曜 高步是臻  
餐茹芝英 流浪巖津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  
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  
山至石室口見闢形骸及香火凡器  
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  
蛻耳適為讚曰

物隼招奇 德不孤立 遼遼幽人  
望巖凱入 飄飄靈仙 茲焉遊集  
遺蹤在林 千載一襲

後沙門僧景道漸並欲登羅浮竟不  
至頂

### 竺佛調三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生人事  
佛畱澄為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  
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  
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弟  
為載至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為  
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  
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  
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  
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  
和上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乎

以問調調笑而不荅咸共異焉調或獨入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外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迺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剋亡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盪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乘而必同契衆咸流涕因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礼和上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尸唯衣履在焉有記云此竺佛調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案釋道安經錄云漢靈帝光和中沙門嚴佛調共安玄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譯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是同便謂為一譯矣

耆域四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及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輒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群以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道人悉為作礼域胡跪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牛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玄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正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凡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正實以作器者凡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疾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

技便以楊柳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兩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此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莢發狀踈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癰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薰徹一室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塗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活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今因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願畱一言以為永誠域曰可昔會衆人也衆既集域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衆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誦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教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



獨過後相辭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  
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  
域迺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  
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  
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  
沙計已行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  
知所終

高僧傳卷第九 神異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十

神異下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捷施勒一 訶羅竭二

竺法慧三 安慧則四

涉公五 釋曇霍六

史宗七 杯度八

釋曇始九 釋法朗十

邵碩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法置十三 釋僧慧十四

釋慧通十五 釋保誌十六

捷施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衆  
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  
曰洛東南有槃鷄山山有古寺唐虞  
基塹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逐  
檢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  
此即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  
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  
歎因共修立以勒為寺主寺去洛城一  
百餘里朝朝至洛陽諸寺赴中暮輒乞  
油一鉢還寺然燈以此為常未曾違  
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遲疾奔馳  
流汗恒苦不及勒令執袂袈角唯聞

厲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至寺勒後  
不知所終

訶羅竭者本樊陽人少出家誦經二  
百万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厝美客  
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  
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死者相繼  
竭為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  
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  
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為開澗竭曰  
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踏室西石  
壁壁陷沒指既拔足水從中出清香軟  
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  
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西國  
法閣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  
水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  
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  
視屍儼然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  
京傳之道俗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  
高山事浮圖密為師晉康帝建元元  
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  
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  
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

止唯見繩床不知慧所在許問未息慧  
已在床每語弟子法照曰汝過去時  
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照為人所  
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  
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  
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  
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  
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  
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  
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  
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  
誠勸眷屬令懃修福善果後二日果  
取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  
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  
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漂沒多有  
死者時有范村者巴西閬中人初為  
沙門賣卜于河東市徒跣弊衣冬夏  
一服言事亦頗時有驗後遂退道染  
俗習張陵之教云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  
人而工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  
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  
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

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纈寫大品經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賣經自隨後為灾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无虧損于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寺首丘處時洛陽又有康慧持者亦神異通靈云

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穀曰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符堅建元十二年至長安能以秘呪呪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呪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群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為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災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无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屍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堅減膳徹懸以迎和氣至七月



降雨堅出中書朱印曰沙公若在朕  
豈焦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  
乎彤日斷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釋氏之書者未詳何許人臨食告行常  
居狂間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  
鮮卑偷駭利廣孤僭據西平自稱爲  
王号年建和建和二年十一月霍從河  
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云  
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其衣  
物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領  
衣自還本主一无所汙行疾如風力  
者追之恒困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  
釐无爽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少時  
立知其處並奇其神異終莫能測然  
因之事佛者甚衆廣孤有弟稱檀假  
署車騎權傾僞國性猜忌多所賊害  
霍每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為後世橋  
梁檀曰僕先世以來恭事天地名山  
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言公  
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為佛道  
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  
霍无飢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  
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欺國王耶檀深

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然興慈  
國人既蒙其祐咸稱曰大師出入街  
巷百姓並迎為之礼檀有女病甚篤  
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命聖不能轉吾  
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檀固詰之  
時宮後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  
生不及則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  
晉義熙三年將檀為勃勃所破涼土  
兵乱不知所之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  
為納故世号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  
不恒常在廣陵白土塚賃塚誦唱引絃  
以自欣暢得直隨以施人拙憇无定所  
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祇為江都令聞  
而召來應對機捷无所拘滯博達稽古  
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  
无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被玄  
裘浮遊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  
累拙志且山丘檀祇知非常人遣還  
所在遺布三十疋悉以乞人後有一道  
人不知姓名常賣一杖一箱自隨晝夜  
暮來詣海鹽令云欲數日行暫清一  
人可見給不令日隨意取之乃遂取

守揚鴨小兒形服寂醜者將去猶忽  
之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  
道人相見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中  
困道人為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  
塊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向冥道人  
辭欲還去聞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  
所在不其謫何當竟道人云在徐州江  
北廣陵白土埭上計其謫亦竟也屋中  
人便作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  
兒比曉便至縣與令相見去欲少日停  
此今日大善問箱中有何等答云書疏  
耳道人常在廡事上眠以箱枕著膝  
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  
知暮輒高懸箱杖當下而卧永不可  
得後與令辭曰吾欲小停而君恒欲偷  
人正尔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近所  
經小兒云道人令其捉杖飄然而去  
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山中人寄書  
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  
取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  
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  
萊道人書耶宗後兩遊一人嘗遇  
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群魚  
皆散其潛極物類如此後想上言龍

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孝而韜光  
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  
之等並爲論洲博皆師受焉後同上  
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  
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塚  
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  
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  
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  
船不脫及至白土塚書飛起就宗宗  
接而將去

材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  
而爲目初見在夷州不修細行神力  
卓遠世莫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  
一室不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  
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  
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无假風  
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于京師見  
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纏縛殆不蔽身  
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暖冰扣凍而  
洒浴或暑展上牀或徒行入市唯荷  
一蘆園子更无餘物乍往延賢寺法  
師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延  
中江於江側就託人告度不肯載之

復累足杯中顧盼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行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八閨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无恭敬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籠樹下坐李跪拜請還家月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贈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為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旦忽去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度去暫出至冥不及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為恠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花花極鮮香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去見度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



見韓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礼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節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荅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无以買恐不盡辨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良度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万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觀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為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為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潮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去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濟脫在好處願為法侶度不荅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為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餒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泳而去又見魚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

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  
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  
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吒  
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  
吒同房宿於牕隙中見吒取寺剡捧  
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  
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  
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  
單布衣佉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  
笑佉吒曰吾東見蔡荅南評馬生此  
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  
張奴乃題槐樹而歌曰濛濛大象內  
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或自招  
殃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  
栢操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烟表長歌  
出吳蒼澄靈无色外應見有緣鄉歲  
曜毗漢后辰麗輔殷王伊余非二仙  
晦迹於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  
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衿章佉吒曰  
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悲  
薰心靖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  
或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惟此  
招人洲覺先見思形浮沫瞞影遯電

累蹟聲華愛醜章弁視色悟空玩物  
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癯青條曲蔭  
白茅以薦依畦啜麻隣崖飲潯慧定  
計照妙真日眷慈悲有增深想无倦  
言竟各去今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  
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及張奴  
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  
猶停都少時遊止无定請召或往不  
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  
家其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家  
父子五人咸不信訪下都看之果如  
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為設一合蜜  
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即食蜜  
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  
恐是其家杯度即畱二弟停都守觀  
餘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  
有香刀子等但不取蜜薑為異乃語  
陳云刀子鉗可為磨之二弟都還云  
彼度已移靈鷲寺其家度忽來貢紙兩  
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  
人作何業書度不答竟莫測其然時  
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驪還值風舶飄  
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

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是共稱佛礼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礼拜還反行步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為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食竟共叩頭礼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万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度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囊挂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此是辭別令一沙弥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門乃見杯度騎大船欄以杖捶之曰馬馬何

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礼之  
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  
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  
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四千  
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  
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  
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  
子昔持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  
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一人正  
拖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  
時南州杯度當其騎欄之日今日早  
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  
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  
識其家杯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  
去來山邑多行神呪時度常婢偷物  
而數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  
金城江邊空狂中往看果如所言孔  
審子時為黃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  
請度度呪竟去難差見有四鬼皆被  
傷截審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為軍  
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審子果  
死又有齊諸婁胡母氏病衆治不愈  
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



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  
為師因為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  
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碎諧入  
京畱一萬錢物寄諧倩為營齋於是  
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即為  
營齋并接尸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四  
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  
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  
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  
來相看荅云度師已死何容得來道  
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  
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長者住  
在南崗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  
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  
度來言語如常即為呪病者便愈至  
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諧家曰道  
慧聞人怛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共見  
皆大驚即起礼拜度語眾人言年當  
大凶可懃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  
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攘灾禍也須  
臾聞上有一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  
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  
送慙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

者既末的其事故无可傳也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大元之末賣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涅天下咸稱白足和上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凶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刀不能傷勃勃嗟之普救沙門悉皆不煞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拓跋燾復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偽輔燾所仗信乃與天師殺氏說燾以佛教无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燾既惑其言以偽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内僧尼悉令罷道其有寬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内無復沙門始唯

門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  
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  
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  
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  
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  
斫之體无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  
布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  
餽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  
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  
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礼足下  
悔其讐失始為說法明辯因果燾大  
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寔二人次發惡  
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  
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  
卒孫濬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迄于今  
始後不知所終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  
微瑞輻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  
釋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閑戶獨坐  
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戶  
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既將中願  
為設食進即為設食唯聞匕鉢之聲  
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

進進即以為颺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纛者就進取衣進即與之訪常執纛者皆云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為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礼後終於龜茲焚屍之日兩眉涌泉直上于天衆歎希有取骨起塔後西域人來北土具傳此事時凉州復有沙門智整亦貞苦有異行為玄主楊難當所事後入寒峽山石穴中不返

邠碩者本姓邠名碩始康人居无常所悅忽如狂為人大口眉目醜拙小兒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飲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无不礼拜贊歎悲感流淚碩本有三男二女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遊歷益部諸縣及徃壘中皆因事言謹協以勸善至人家眠地者人家必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人咸以此

為識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衆  
中匍匐作師子形今日郡縣亦言見  
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  
惠開及劉孟明等並捉事之孟明以  
男子衣衣二妾試碩去以此二人給  
公為左右可乎碩為人好韻語乃謂明  
日寧自乞酒以漬嚙不能與阿夫竟  
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  
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  
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  
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  
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  
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雲寺臨  
亡語道人法進去可露吾骸急繫履  
著脚既而依之出尸置寺後經二日  
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郫縣來過進  
去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漫語  
去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  
檢問沙弥沙弥荅去近送屍出時怖  
懼右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  
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少經被虜屬荆  
州人為奴執役勤緊主甚愛之年十



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為沙彌衆僧列坐輒使行水安恒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綰濟指從辟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濟共坐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伎樂香花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勿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末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為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後即施垂鳥商人依其言出卧岸側夜見火炎從身而出商人恠懼就徃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此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遙礼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衛並有異迹時人亦疑得聖果也

法區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  
為京師弘園寺法楷弟子楷素有學  
功特精經史瑯琊王奩王肅並共師  
焉匱為性恭默少語言撲然自守不  
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寺有上座塵  
勝法師老病匱從為依止營護甚至  
及勝亡殯塋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  
造栴檀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  
居京師大市是旦還家又至定林復  
還栴園後三處考覆皆見匱來中食  
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今日晚還房  
卧奄然而卒尸甚香軟手屈二指衆  
咸悟其得二果時猶為沙彌而靈迹殊  
異遂聞於武帝帝親臨幸為僧設  
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札為營理葬  
殮百姓雲赴瞻施重疊仍以所得利  
養起栴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  
釋僧慧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  
十年南陽劉虬立陟岵寺請以居之  
時人見之已五六十年終亦不老舉  
止趨介无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瞋  
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為識凡  
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慧嘗至

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慧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曇同日請慧慧皆赴之後兩家檢覆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過保誌誌撫背曰赤龍子他元所言慧後還荆遇見鎮西長史劉景蕤忽泣慟而投之數日蕤果為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去地中有碑衆人試掘果得二枚慧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者本沙門慧印之蒼頭也印見其有信心因為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遠有神異能分身赴請及預記興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也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服超介寢宿无定遊歷村里飲譙食取不異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

作尼名惠緒住三層寺君可為我相  
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  
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惠緒具  
說其意緒既无此弟亦不知何以而  
然乃自往來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  
後自往江陵而惠緒已死入其房中  
評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  
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  
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  
狀於是群盜遙見通者輒開行避走  
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  
去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為此人至家  
果為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  
就相識人任湊求酒甚急去今應遠  
行不復相見為謝諸知識並宜精勤  
修善為先飲酒畢至牆邊卧地就看  
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  
追及共語久之乃失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  
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為和上修  
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  
無定飲食无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  
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



一兩疋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  
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語始若難曉後  
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京土士  
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取駐  
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  
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舉食來  
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  
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  
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即  
迎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  
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十  
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在問吏啓去  
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  
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蜀  
賓二寺求之並去昨宿旦去又至其  
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去誌昨在  
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  
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常盛冬袒行沙  
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  
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鱸  
人為辦覓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  
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  
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



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往疏玄明  
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尸還宅誌  
玄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  
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諱誌誌畫紙作  
一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  
顯達逆即畱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  
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  
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  
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反率以  
見免齊七騎乘偃將欲謀反往詣誌  
誌遙見而走大呼玄圍臺城欲反逆斫  
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為  
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  
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覓荆子甚急既  
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  
為荊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  
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及今上寵  
興甚見崇礼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  
今上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  
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  
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倫  
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  
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道來往

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  
禁內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  
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  
治若不啓百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  
殿講勝鬘請雨上即使沙門法雲講  
勝鬘講竟夜便大雪誌又云須一盆  
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  
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  
之答云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緣治  
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答云自在書字  
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為書之在十二  
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答  
云安樂禁識者以為禁者止也至安  
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寺講法華  
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  
世諦故有第一義則无也誌往復三  
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  
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  
陳御虜者舉家事誌其篤誌嘗為其  
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  
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  
至天監十三年冬於其臺後堂謂人曰菩  
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尸骸香

軟形貌熙悅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閣  
舍人吳慶慶即啓聞上歎曰大師不  
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  
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  
所立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辭於冠  
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  
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  
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  
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  
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  
九十七矣時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  
朗亦並有神力云

論曰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夸強摧  
侮慢挫凶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  
則善信歸降竦石參煙則力士潛伏  
當知至治无心剛柔在化自晉惠失  
政懷慙播遷中州覆蕩群羯亂交洲  
曜墓虐於前勒虎僭凶於後郡國分  
崩民遭屠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  
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騎懸  
記於襄鄴藉秘呪而濟將盡擬香氣  
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吉凶終令  
二石稽首荒藁子來澤潤蒼萌固元

以校也其後佛調耆域涉公極度等  
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  
遙記方地或死而更生或寔後空墮  
靈迹恠詭莫測其然但典章不同祛  
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則以為  
謀僭叛蕩仙錄則以為羽化雲翔夫  
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  
物也故擁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  
務然前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  
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介兼又便  
足矣至如慧則之感香甕能致痼疾  
消瘵史宗之過渙梁迺令潛鱗得命  
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為之更始保誌  
分身圓戶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  
弗汙其體塵雖同而弗渝其真故先  
代文紀並見宗錄若其夸衒方伎左  
道亂時因神藥而高飛藉芳芝而壽  
考與夫鷄鳴雲中狗吠天上虵鵠不死  
龜靈千年曾是為異乎

贊曰土資水澤金由火煎強梁寔化  
假見威權澄照襄土開導蓄川惠茲  
兩業綏彼四邊如不緊賴民命何全

高僧傳卷第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十 第三十張內



高僧傳卷第十一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習禪

二十人

明律

十三人

竺僧顯一

帛僧光二

竺曇猷三

釋慧嵬四

釋賢護五

釋支曇蘭六

釋法緒七

釋玄高八

釋僧周九

釋慧通十

釋淨度十一

釋僧從十二

釋法成十三

釋慧覽十四

釋法期十五

釋道法十六

釋普恒十七

釋法晤十八

釋僧審十九

釋曇超二十

釋慧明二十一

竺僧顯一

竺僧顯本姓傅氏北地人貞苦善戒

節蔬食誦經業禪為務常獨處山林

頭隨人外或時數日入禪亦无飢色

時劉曜寇蕩西京朝野崩亂顯以晉

太興之末南逗江左復歷名山修已

恒業後遇疾綿篤乃屬想西方心甚

苦至見无量壽佛降以真容光照其

身所苦都愈是夕便起澡浴為同住及侍疾者說己所見并陳誠因果辭甚精折至明清晨平坐而化室內有殊香旬餘乃歇

### 帛僧光二

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刺之石城山山民咸去此中舊有猛獸之灾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无懼色雇人開剪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群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為栖神之處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夢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覽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寒石山住推室以相奉尔後薪採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次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岳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恠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无氣

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朽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剡入山礼拜試以如意撥青颯然風起衣服銷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収之於室以塼壘其外而泥之畫其形像于今尚存

### 竺曇猷三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行蠱家乞食猷呪願竟忽有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无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蛇覓出大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尤為不介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

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唐臨別  
執手贈猷香三盃於是鳴鞞吹角陵雲  
而去赤城山山有孤巖獨立秀出于雲  
猷搏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  
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  
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巖  
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  
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  
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  
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  
終古以來无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  
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  
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畱中宿  
聞行道唱薩之聲旦復欲前見一人  
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荅意公曰  
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  
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慙  
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  
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衿來曰此乃  
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  
大深愧忤猷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  
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畱令住猷停少  
時猷每恨不得度石橋後凜齋累日

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  
精舍神僧果如前所說因共燒香中  
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  
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返顧看橫石  
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媛星帝普下  
諸國有德沙門令齋懺悔攘灾猷乃  
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  
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攘  
星是帛僧光未詳猷以太元之末率  
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  
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  
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惑  
無得窺也時又有慧開慧真等亦善禪  
業入餘姚靈秘山各造方丈禪龕于  
今尚在

釋慧嵬四

釋慧嵬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  
澄潔多拙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  
無頭鬼來嵬神色无變乃謂鬼曰汝  
既無頭便无頭痛之患一何使哉鬼  
便隱形復作无腹鬼來但有手足嵬  
又曰汝既无腹便無五藏之憂一何樂  
哉須臾復作異形嵬皆隨言遣之後



又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  
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  
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  
喻談說欲言勸動其意崑執志貞確  
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无  
以革囊見試女遂陵雲而逝顧而歎  
曰海水可竭須弥可傾彼上人者秉  
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俱  
遊西域不知所終

釋賢護五

釋賢護姓孫涼州人來止廣漢閭興  
寺常習禪定為業又善於律行纖毫  
無犯以晉隆安五年卒臨亡口出五色  
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弟子行  
之既而支節都盡唯一指不然因埋  
之塔下

支曇蘭六

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誦經三十  
万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憇始豐赤城  
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  
日忽見一人長大數呵蘭令去又見諸  
異形禽獸數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  
乃屈膝礼拜去珠欺王是家舅今往

辜卿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尔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弥峯俄而有入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整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辜卿山久服風問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醵錢一万鑿二器辭别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振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十有三矣

### 釋法緒七

釋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修禪後入蜀於劉師狂間頭隨山谷虎兇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即於屍上為起冢塔焉

### 釋玄高八

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万年人也母寢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子一女即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為母

祈願願門无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偽  
秦和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  
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  
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  
以兒生瑞地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  
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  
異曰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  
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  
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盡來候高父母  
去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人去都不  
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  
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山僧  
未許云父母不聽法不得度高於是  
暫還家啟求入道經涉兩旬方率先  
志既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聰敏生知  
學不加恩至年十五已為山僧說法  
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閩中有淨馱  
跋陀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  
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  
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  
不受師礼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麦積  
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  
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弼秦地高僧隱

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時乞  
佛熾繁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  
禪師曇無毗來入其國領徒立衆訓以  
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隴右之  
僧稟承蓋竄高乃欲以己率衆即從  
毗受法旬日之中毗乃反啓其志時  
河南有二僧雖形為沙門而擢倖偽  
相恣情乖律頗忌學僧曇无毗既西  
返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讒  
搆玄高玄蓄聚徒衆將為國灾曼信  
讒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擯高往河  
北林陽堂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群仙  
所宅高徒衆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  
若禪慧弥新忠誠冥感多有靈異磬  
既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  
士徃往來遊猛獸馴伏蝗毒除害高  
學徒之中遊习六門者百有餘人有玄  
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  
手拍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  
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  
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街山蟬  
蛻而逝昔長安曇弘法師遷流岷蜀  
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

接引既聞高被擯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顧棧道之難冒險從命既達河南賓主儀畢便謂王曰既深鑒遠識何以信讒棄賢貧道所以不遠數千里正欲獻此一白王及太子赧然愧悔即遣使詣高卑辭遜謝請高還邑高既廣濟為懷志念赴命始欲出山山中草木摧折崩石塞路高呪願曰吾誓志弘道豈得滯方乃風息路開漸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内外敬奉崇為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樊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福得少為足便謂已得羅漢類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脩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无底大生愧懼時魏虜拓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社請高同還偽都既達平城大流禪化偽太子拓跋晃是事高為師是一時被讒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



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  
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覺大  
集群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  
過實如皇靈降詔燾於太子無復疑  
焉蓋高誠感之力也燾因下書曰朕  
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万  
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  
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  
昌宜定制虔為万世之法夫陰陽有  
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  
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  
易之令典也朕諸功臣勤勞日久當  
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頤神養壽論道  
陳謨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  
其令 皇太子副理万機總統百  
揆更舉良賢以脩列職擇人授任而  
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  
者之不如今於是朝士庶民皆稱臣  
於太子上書如表以白紙為別時崔  
皓殺天師先得寵於燾恐是篡承之  
日奪其威柄乃譖去太子前事實有  
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  
如此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為

巨害燾遂納之勃然大怒即勅収高高  
先時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  
崇公首當其禍乎于時聞者莫不慨  
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  
書韓万德之門師既德次於高亦被  
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  
俱被幽繫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  
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是歲宋元  
嘉二十一年也當尔之夕門人莫知  
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  
三匝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  
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  
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遷殯兼營  
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  
駭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  
里且忽見一人告云以變仍給六百里  
馬於是揚鞭而返晚間至都見師已  
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  
既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上起  
坐和上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  
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  
汗香甚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  
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

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  
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  
修心无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絕也明  
日遷柩欲闍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  
墳即定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  
法達為偽國僧正欽高曰久未獲受  
業忽聞怛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  
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  
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  
達頂礼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  
難救當可如何自今以後依方等苦  
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  
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曰  
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  
惡世救護衆生即已還生閻浮崇公  
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  
師上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  
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  
咸云是得忍苦薩至偽太平七年拓跋  
燾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時河西國  
沮渠茂虔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  
見稱偽太傅張潭伏膺師礼

釋僧周九

釋僧周不知何人姓高烈有奇志操而韜光晦迹人莫能知常在嵩高山頭隨坐禪魏虜將滅佛法周謂門人曰大難將至乃與眷屬數十人共入寒山山在長安西南四百里溪谷險阻非軍兵所至遂卜居焉俄而魏虜肆暴停者悉斃其後尋悔誅滅崔氏更興佛法偽永昌王鎮長安奉旨將更修立訪求沙門時有說寒山有僧德業非凡王即遣使徵請周辭以老疾令弟子僧亮應命出山周後將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牀後出燒身經三日方盡烟焰漲天而房不燼弟子取遺灰架以埽塔弟子僧亮姓李長安人受業於僧周初永昌王請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興疑有不測之慮亮曰像運寄人正在今日若被誅剪自身當之如其獲全則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勸於是隨使至長安未至之頃王及民人掃灑街巷比室候迎王親自枉道接足致敬亮為陳誠禍福訓示因果言約理詒和而且切聽者悲意各不自

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閔中大  
法更興亮之力也

釋慧通十

釋慧通閔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  
食持呪誦增一阿含經初從涼州禪  
師慧詔詔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  
刃常祈心安養而欲拙神彼國微疾乃  
於禪中見一人來形甚端嚴語通言  
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壽佛光相暉  
然通因覺禪具告同學所見言訖便  
化異香在房三日乃歇春秋五十九矣

釋淨度十一

釋淨度吳興餘杭人少愛遊獵嘗射  
孕鹿墮胎鹿母銜痛猶就地舐子度  
乃心悟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  
三十餘万言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  
若邑中有齋集輒身然九燈端然達  
曙以為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  
子去令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千章誠  
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蕭鼓香  
烟自空而至同時眷屬數十人皆所  
聞見

釋僧從十二



釋僧從未詳何人稟性虛靜隱居始  
豐瀑布山學兼內外精修五門不服  
五繫唯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強  
禮誦無輟與隱士褚伯玉為林下之交  
每論道說義輒畱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釋法成十三

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  
不餌五穀唯食松脂隱居巖穴習禪  
為務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  
聞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  
辭反因傳廣漢復弘禪法後小疾便  
告衆去成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  
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  
一遍纔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  
見空中紺馬背負金棺昇空而逝  
釋慧覽十四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玄高俱以  
寂觀見稱覽曾遊西域頂戴佛鉢仍  
於罽賓從達摩比丘諮受禪要達  
摩曾入定往兜率天從弥勒受菩薩  
戒後以戒法授覽覽還至于填復以  
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  
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問

遣使并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寺下  
居之後移羅天宮。宋文帝下詔止  
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寺。復勅令  
移住京邑。禪僧皆隨踵受業。是興沈  
演平昌。孟顓並欽慕道德。為造禪  
室於寺東。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期十五  
釋法期姓向。蜀都郫人。早喪二親。事  
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業。  
與靈期寺法林同共習觀。猛所諳知  
皆已。證得後。遇玄暢。復從進業。及暢  
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  
九。有師子奮。迂三昧。唯此未盡。暢歎  
曰。吾自西至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  
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  
後卒於長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  
映尸體。更香潔。時屬龍花寺。又有釋道  
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 釋道法十六

釋道法姓曹。燉煌人。起家入道。專精  
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遊成都。至王休之。  
費鏗之。請為興樂香積二寺主。訓衆  
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及僧食乞。

食所得常減其分以施虫鳥每夕輒脫衣露坐以飴致螭如此者累年後入定見弥勒放齊中光照三途果報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卧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平坐繩床貌悅恒曰釋普恒十七

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為兒童時常於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人叙之並未之信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靖業禪善入出住與蜀韜律師為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八未亡月日忽與親知告别竟无感頗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奴不解強取卧之屍竟不申衆僧來見便令坐之手屈三指其餘皆申衆僧試取拊之亦隨手即申申已復更屈生時體黑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闍維之薪積始然便有五色烟起殊香芬馥州將王玄載乃為之讚曰大

覺眇無像懸應貴志靖一念會道場  
空過万劫永信心虛東想遇聖藻西  
影妙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俗物故  
參差真性理恒炳韜光寄浮世遺德  
方化迥

釋法晤十八

釋法晤齊人家以田業為業有男六  
人普皆成長晤年五十喪妻舉家鬱  
然慕道父子七人志共出家南至武  
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陽可為幽拙  
之處本隱士郭長翔所止於是有意  
終焉時武昌太守陳留阮晦聞而奇之  
因為剪逕開山造立房室晤不食粳  
米常資麥飯日一食而已誦大小品  
法華常六時行道頭陀山澤不避虎  
兇有時在樹下坐禪或經日不起以  
齊永明七年卒於山中春秋七十有  
九後有沙門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  
謂其所住為頭陀寺焉

釋僧審十九

釋僧審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沉之  
後也祖世寓居譙郡審少出家止壽  
春石澗寺誦法華首楞嚴常謂非禪

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曇摩蜜多道  
王京邑乃拂衣過江止于靈曜寺精  
勤諮受曲盡深奧時群劫入山審端  
坐不動賊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  
勗劫賊慚愧流汗作札而去靈鷲寺  
慧高從之受禪業乃請審還寺別立  
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拙玄寺文  
惠文宣並加敬事傅琰蕭赤斧皆諮  
戒訓王敬則入房覓審正見入禪  
因彈指而出曰聖道人即奉米千斛  
請受三歸永明八年卒春秋七十有  
五時有僧謙超志法達慧勝並業禪  
亦各有異迹

### 釋曇超二十

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零止  
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上都龍  
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  
樹下虎兇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  
祖即位被勅往遼東弘讚禪道停彼  
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  
錢塘之靈苑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  
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而進  
稱嚴鎮東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



羽衛連翩下席礼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任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礼富陽縣人故冬鑿麓山下為塿侵壞龍室群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罷法師既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起曰興雲降雨本是擅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儵忽而去起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遥為龍呪願說法至夜群龍悉化作人來詣起礼拜起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起諳其降雨乃相看无言其夜又與起夢去本因忿立誓法師既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當降雨起明旦即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即請僧浮船石首轉經裁竟遂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起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釋慧明二十一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

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  
屍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  
雇人開翦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猷公  
像於是攝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  
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姪女常加護衛  
或時有白猿白鹿白麕白虎遊戲堦  
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  
王聞風極挹頻遣三使懇懃敦請乃  
薨出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礼少時  
辭還山苦畱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  
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矣  
論曰禪也者妙万物而為言故能无  
法不緣无境不察然緣法察境唯寂  
適明其猶測池息浪則徹見魚石心  
水既澄則凝照無隱老子云重為輕  
根靜為躁君故輕必以重為本躁必  
以靜為基大智論云辭如服藥將身  
摧息家務氣力平健則還修家業如  
是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  
化衆生是以四等六通由禪而起八除  
十入藉定方成故知禪定為用大矣  
哉自遺教東移禪道亦授先是世高  
法護譯出禪經僧先曇猷等並依教

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內踰喜樂外折  
妖祥賓鬼魅於重巖覩神僧於絕石  
及沙門智嚴躬履西域請罽賓禪師  
佛馱跋陀更傳業東土玄高玄紹等  
亦並親受儀則出入盡於數隨往返  
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期慧明  
等亦鴈行其次然禪用為顯屬在神  
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結為凝  
酥過石壁而無壅擊大衆而弗遺及  
夫悠悠世道碌碌仙術尚能停波止  
雨呪火燒國正復玄高逝而更起道  
法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如斂頭藍  
弗竟為禽獸所惱獨角仙人終為扇  
隨所亂皆由心道雖攝而與愛見相  
應比夫螢燭之於日月曾是為正乎  
贊白禪那杳寂正受測深假夫輟慮  
方脩幽尋五門棄惡九次藁林枯鑠  
山海聚散昇沉茲德裕矣如不勵心  
明律第五 十三人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詢三

釋僧瓊四

釋道儼五

釋僧隱六

釋道房七

釋道營八

釋志道九

釋法類十

釋法琳十一

釋智稱十二

釋僧祐十三

釋慧猷一

釋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  
幼而蔬食履操至性方直及具戒已  
後專精律禁時有西國律師卑摩羅  
叉來適江陵大弘律藏猷從之受業  
沉思積時乃大明十誦講說相續陝  
西律師莫不宗之後卒於江陵著十  
誦義疏八卷

釋僧業二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  
衆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  
十誦遂專功此部傳發天然洞盡深  
奧什歎曰後世之優波離也值閔中  
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挹其貞素  
乃請還姑蘇為造閑居寺地勢清曠  
環帶長川業居宗叢化訓誘無輟三  
吳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導餘隙屬  
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  
內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嗟其神  
異昔什公在閔未出十誦乃先譯戒

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與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傳誦二本並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吳中春秋七十有五業弟子慧光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釋慧詢三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經遊長安受學什公研精經論尤善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永初中還止廣陵大開律席元嘉中至京止道場寺寺僧慧觀亦精於十誦以詢德為物範乃令更振他寺於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四矣

釋僧璩四

釋僧璩姓來吳國入出家為僧業弟子惣銳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吳虎丘山宋孝武欽其風聞勅出京師為僧正悅衆止于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還果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去恐犯戒故不現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



德定既虛誑事暴即日明損璩仍著誠衆論以示來業璩既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准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為法友素繁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率於所住春秋五十有八述勝鬘文旨并撰僧居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卒真有高行宋明帝勅晉熙王爽從請戒焉

釋道儼五

釋道儼雍丘小黃人少有戒行善於毗尼精研四部融會衆家又以律部東傳梵漢異音文頗左右恐後人諮訪無所乃會其旨歸名曰決正四部毗尼論後遊於彭城引通律藏遂率於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栖玄寺又有釋慧曜者亦善十誦

釋僧隱六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隱年八歲出家便能長齋至十二疏食及受具戒執操弥堅常遊心律苑妙通十誦誦法華維摩闡西涼州有玄高法師禪慧兼舉乃負笈從之於是

學盡禪門深解律要高公化後復西遊巴蜀專任弘通頃之東下止江陵琵琶寺諮業於慧徹徹名重當時道扇方外隱研訪少時偻窮經律禪慧之風被於荆楚州將山陽王劉休祐及長史張岱並諮稟戒法後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稅駕禪房屈膝恭礼後卧疾少時問侍者日中未答去已中乃索水漱口顏貌怡然忽尔從化春秋八十矣時江陵上明寺復有成具律師亦善十誦及雜心畎墨等

### 釋道房七

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少善律學止廣漢長樂寺每礼佛燒香香烟直入佛頂又勤誨門人改惡行善其不改者乃為之流泣後卒于所住春秋一百二十歲矣

### 釋道管八

釋道管未詳何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觀詢二律師諮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疏素守節莊嚴道慧治城智秀皆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蔡興宗復要住

上虞永後於京師婁胡苑立開心寺  
復請還居講席頻仍學徒甚盛昇明  
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三矣時有釋慧  
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厲身苦  
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山講摩訶  
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  
止開心寺焉

釋志道九

釋志道姓任河內人性溫謹十七出  
家止靈曜寺蔬素少欲六物之外略  
无兼畜學通三藏尤長律品何尚之  
欽德致禮請居所造法輪寺先時魏  
虜滅佛法後世嗣興而戒授多闕道  
既摭志弘通不憚艱苦乃携同契十  
有餘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  
州道士會於引水寺講律明戒更申  
受法偽國僧禁獲全道之力也後還  
京邑王褒出鎮湘州携與同遊以永  
明二年卒於湘土春秋七十有三時  
京師及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誦  
及四分著律例七卷云

釋法穎十

釋法穎姓索燉煌人十三出家為法  
者弟子住涼州公府寺與同學法力

俱以律藏知名類伏膺已後學元再請記在一聞研精律部博涉經論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孝武南下改治此寺以類學業兼明勅為都邑僧正後辭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閑房亦時開律席及齊高即位復勅為僧主資給事有倍常科類以從來信施造經像及藥藏鎮於長干齊建元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七撰十誦戒本并羯磨等時天寶寺又有慧文律師亦善諸部毗尼為瑯琊王奘所事云

### 釋法琳十一

釋法琳姓樂晉原臨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品研心十誦常恨蜀中無好師宗俄而隱公至蜀琳乃剋已握錫以日兼夜及隱還陝西復隨從數載諸部毗尼洞盡心曲後還蜀止靈建寺益部僧尼無不宗奉常祈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經輒見一沙門形甚姝大常在琳前至齊建武二年寢疾不愈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述其所見令死後焚身言訖合掌而卒

即於新繁路口積木燔屍烟焰衝天  
三日乃盡取殮遺骨即於其處而起  
塔焉

### 釋智稱十二

釋智稱姓裴本河東聞喜人魏吳州  
刺史徽之後也祖世避難寓居京口  
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隨王  
玄謨申坦北討獫狁每至交兵血刃  
未嘗不心懷惻怛痛深諸已却乃歎  
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也事寧解  
甲過讀瑞應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  
不期國城非重乃投南澗禪房宗公  
請受五戒宗孝武時迎益州仰禪師  
下都供養稱便來意歸依仰亦厚相  
將接及仰反汶江因扈遊而上於蜀  
裴寺出家仰為之師時年二十有六  
乃專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品一  
部後東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禪律  
值義嘉遣亂乃移卜居京師遇類公於  
興皇講律稱諮決隱遠發言中詣一時  
之席莫不驚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值  
聞其往復清玄仍携止山寺於是溫  
誦小品研搆毗尼後餘杭寶安寺釋



僧志請稱還鄉開講十誦雲栖寺復  
屈為寺主稱乃受任少時舉其經目  
示以憲章頃之反都文宣請於普弘  
講律僧衆數百皆執卷承旨稱辭家  
入道務遣繁累常絕慶吊杜人事每  
有凶故秉戒節哀唯行道加勤以終  
菴功之制末方沙門慧始請稱還鄉  
講說親里知舊皆來問評悉慇懃訓  
勗亦以孝慈臨別涕泣固留不止還  
京愍安樂寺法輪常轉講大本三十  
餘遍齊永元二年卒春秋七十有二  
著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世弟子僧辯  
等樹碑于安樂寺稱弟子聰超二人  
策善毗尼為門徒所挹

### 釋僧祐十三

釋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  
父世居于建業祐年數歲入建初寺  
禮拜因踊躍樂道不肯還家父母憐  
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軌道人年十  
四家人密為訪督祐知而避至定林  
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為法門梁  
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  
明初受業於沙門法類類既一時名

匠為律學所宗祐廼竭思鑽求元懈  
昏曉遂大精律部有勵先哲齊竟陵  
文宣王每請講律聽衆常七八百人  
永明中勅入吳試簡五衆并宣講十  
誦更申受戒之法凡獲信施志以治  
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并建元遠大  
集捨身齊等及造立經藏搜校卷軸  
使夫寺廟開廣法言无墜咸其力也祐  
為性巧思能目准心計及匠人依標尺  
寸無爽故光宅攝山大像剎縣石佛等  
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礼遇  
凡僧事碩疑皆勅就審決年襄脚疾勅  
聽乘輦入內殿為六宮受戒其見重如  
此開善智藏法音慧廓皆崇其德素  
請事師礼梁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儀  
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嬪丁氏  
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凡白黑門  
徒一万一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五  
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  
有四因窆于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  
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莞劉駟製  
文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  
為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

弘明集等皆行於世

論曰礼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是故隨有犯緣迺製篇目迄乎雙樹在迹為周自金河滅影迦葉嗣興因命持律尊者優波離比丘使出律藏波離乃手執象牙之扇口誦調御之言滿八十反其文迺訖於是題之樹茅號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難末田地舍那波斯優波掘多此五羅漢次第住持至掘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因以往昔見佛遂為鐵輪御世而猜忌不忍在政苛虐焚蕩經書害諸得道其後易心歸信追悔前失遠會應真更集三藏於是手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部而所制輕重時或不同開遮廢立不无小異皆由如來往昔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或此處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者則開五師雖同取佛律而各據一邊故篇聚或時輕重罪目不无優降依之修學並能得道故如來在世有夢疊因緣已懸記經律應為五部大

集經云我滅度後遺法分爲五部顛倒解義隱覆法藏名曇无邈多即曇无德也讀誦外書受有三世善能問難說一切姓皆得受戒名薩婆若帝婆即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轉諸煩惱名迦葉毗訖有我來說空名婆蹉富羅以廣博遍覽五部名摩訶僧祇善男子如是五部雖各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我涅槃後百年當有二部起二摩訶僧祇二大衆老少同會共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體毗履部終老宿共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十一部故彼經偈云十八及二本悉從大乘出无是亦無非我說未來起又執見不同傳中亦有十八部而名字小異故以五部爲根本從薩婆多部生四部彌沙塞生一部迦葉毗生二部並是佛涅槃後二百年內僧祇生六部流傳至四百年中曇无德所生也經中或時止道五師者舉其領袖而言或時止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

部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  
羅什譯為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曇  
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譯部竟曇元  
德部佛陁耶舍所翻即四分律也摩  
訶僧祇部及弥沙塞部並法顯得梵本  
佛馱跋陀羅譯出僧祇律佛馱什譯  
出弥沙塞部即五分律也迦葉毗部  
或言梵本已度未彼翻譯其善見摩  
得勒伽戒因緣等亦律之枝屬也雖  
復諸部皆傳而十誦一本寔盛東國  
以昔卑摩羅叉律師本西土元正來  
入關中及徃荆陝皆宣通十誦盛見  
宋錄曇猷親承音旨僧業繼踵弘化  
其間瓊儼隱榮等並祖述猷業列奇  
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鑽研其後  
智稱律師竭有深思凡所披釋並開  
拓門戶更立科目齊梁之間號稱命  
世學徒傳記于今尚焉夫慧資於定  
定資於戒故戒定慧品義次第故當知  
入道即以戒律為本居俗則以礼義  
為先礼記云道德仁義非礼不成教訓  
正俗非礼不脩經云戒為平地衆善  
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故律解五



法制使先知斬草三相不可不識然  
後定慧法門以次修學而課執之徒  
牙生異論偏於律者則言戒律為指  
事數論虛誕薄知篇聚名目便言解  
及波離止能漚水翻囊已謂行齊羅  
漢唯我日僧餘皆目想此則自讚毀  
他功不贖過我慢矜高蓋斯謂也偏  
於數論者則言律部為偏分數論為  
通方於是苞苴毗屋專重陰入得意便  
行曾莫拘礙謂言地獄不燒智人鑊湯  
不煮般若此皆操之失柄還以自傷  
相見看羊豈非斯謂

讚曰盤杆設戒几杖施銘人如不曷  
奚用尅成納衣既補篇聚由生緘持  
口意枯槁心形怡感兩鏡欣憂二瓶

# 高僧傳卷第十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十三

身

誦經

內

亡身第六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釋僧群一

釋曇稱二

釋法進三

釋僧富四

釋法羽五

釋慧紹六

釋僧瑜七

釋慧益八

釋僧慶九

釋法光十

釋曇和十一

釋僧群未詳何許人清貧守節蔬食誦經後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山孤在海中上有石孟逕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云是群仙所宅群飲水不飢因絕粒後晉安太守陶叢聞而索之群以水遺叢出山輒臭如此三四叢躬自越海天甚晴霽及至山風雨晦冥停數日竟不得至過歎曰俗內凡夫遂為賢聖所隔慨恨而返群庵舍與孟隔一小澗常以一木為梁由之汲水後時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唼群群欲舉錫杖撥之恐畏傷損因此迴還絕

水不飲數日而終春秋一百四十矣  
臨終向人說年少時經折一鴨翅驗  
此以為現報

釋曇稱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昆虫  
晉末至彭城見有老人年八十夫妻窮  
悴迺捨戒為奴累年執役而內修道  
德未嘗有廢鄉隣嗟之及二老卒備  
貲獲直悉為二老福用擬以自贖事畢  
欲還入道法物未備宋初彭城駕山下  
虎穴村人遇害日有一兩稱乃謂村  
人曰虎若食我必當消村人苦諫  
不從即於是夜獨坐草中呪願曰以  
我此身充汝飢渴令汝從今息怨害  
意未來當得无上法食村人知其意  
正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取稱  
村人遂至南山瞰身都盡唯有頭在  
因葬而起塔尔後虎穴遂息  
釋法進或曰道進或曰法迦姓唐  
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  
之德為沮渠蒙遜所重遜卒子景環為  
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略高昌為可  
剋不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迺軍即  
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

飢荒死者無限周既事進進屢從求  
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遂不復求迺  
淨洗浴取刀鹽至深窮窟餓人所聚  
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樹  
投身餓者前去施汝共食衆雖飢困  
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和鹽以啖  
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  
人去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  
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无能  
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人復看舉國  
奔赴號叫相屬因輦之還宮周勃以  
三百斛麥以施餓者別發倉廩以賑  
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閭維之烟  
炎衝天七日乃歇尸骸都盡唯舌不  
爛即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右進  
弟子僧遵姓趙高昌人善十誦律蔬  
食節行誦法華勝鬘金剛波若又薦  
厲門人常懺悔為業

釋僧富姓山高陽人父霜為藍田令  
富少孤居貧而篤學无厭採薪為燭  
以照讀書及至冠年脩盡經史美姿  
容善談論後遇偽秦傭將軍楊昱資  
其末糧習鑿齒携共志學及聽安公

講放光經遂有心樂道於是剃髮依  
安受業安亡後還魏郡廷尉寺下帷  
潛思絕事人間時村中有劫劫得一  
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富道遙路口  
遇見劫具問其意因脫衣以易小兒  
群劫不許富曰大人五歲亦可用不  
劫謂富不能亡身妄言亦好富過念曰  
我幻炎之軀會有一死以死濟人雖  
死猶生即自取劫刀割臂至臍群劫  
更相各責四散奔走即送小兒還  
家路口時行路一人見富如此因問  
其故富雖復頓悶口猶能言迺具答  
以事此人悲悼傷心還家取針縫其  
腹皮塗以驗藥輦還寺將息少時而  
差後不知所終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為慧始弟  
子始立行精苦修頭陀之業羽操心  
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  
供養時偽晉王姚緒鎮蒲坂羽以事  
白緒緒曰入道多方何必燒身不敢  
固違幸願三思羽誓志既重即服香  
屑以布經體誦捨身品竟以火自燎  
道俗觀視莫不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  
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  
出家為僧要弟子精勤懍勵苦行標  
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迺密有燒  
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  
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已身迺還  
寺辭要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  
於東山設大衆八閤并告別知識其  
日闔境輦波車馬人衆及賣金寶者  
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  
香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  
本事品衆既不見紹悟其已去札拜  
未畢恚至薪所積已炯然誦聲未息  
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絕大衆咸  
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烟中俄而  
上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  
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  
處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  
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  
十八紹師僧要亦清謹有懿德年一  
百六十終於寺矣

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  
業素純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溫

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常以為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損藥王之躡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為龕并請僧設齋告衆辭別是日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迺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无昧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焰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弥山並稽首作札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乃歇時年四十四其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梧桐根枝豐茂巨細相如貫壤直聳遂成奇樹理識者以為娑羅寶樹剋炳汨汨瑜之庶幾故現斯證因号為雙桐沙門吳郡張辯為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為傳贊贊曰悠悠玄機茫茫至道出生入死孰為妙寶其自昔藥王殊化絕倫往聞其說今覩斯人其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迹雙樹其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式

飈騁歸其四

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  
宋孝建中出都慙竹林寺精勤苦行  
誓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  
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到六年  
又絕麥等但食蘇油有頃又斷蘇油  
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  
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懇懃遣太宰江  
夏王義恭詣寺諫益誓志无改至大  
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迺於鍾  
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  
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地民所  
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  
門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益道人今  
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累帝聞  
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既見帝重以  
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  
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寶  
不可勝計益乃入鑊據一小床以衣  
具自經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  
著火帝令太宰至鑊所請諭曰道行  
多方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  
益雅志確然曾无悔念迺答曰微軀

賤命何足上留天心聖慈因已老願  
度二十人出家降勅即許益迺手自  
執燭以然帽帽然迺棄燭合掌誦藥  
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  
貴賤哀嗟響振幽谷莫不彈指稱  
佛惆悵淚下火至明旦迺盡帝於時  
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帝盡日方還  
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  
明日帝為設會度人令齊主唱白具  
序徵祥燒身之處謂藥王寺以擬本  
事也

釋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  
斗米道慶生而獨悟十三出家止義  
興寺淨修梵行願求見佛先捨三指  
末擔燒身漸絕糧粒唯服香油到大  
明三年二月八日於蜀城武擔寺而  
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刺史  
張悅躬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傾邑  
行雲為結苦雨悲零俄而晴景闡明  
天色澄淨見一物如龍從積昇天時  
年二十三天水太守裴方明為収灰  
起塔

釋法光秦州隴西人少而有信至二



十九方出家苦行頭陀不服綿纈絕  
五穀唯餌松葉後誓志燒身乃服松  
膏及飲油經于半年至齊永明五年  
十月二十日於隴西記城寺內集薪  
焚身以滿先志火來至目誦聲猶記  
至鼻乃昧奄然而絕春秋四十有一時  
永明末始豐縣有比丘法存亦燒身  
供養郡守蕭緬遣沙門慧深為起灰塔  
釋曇弘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  
宋永初中南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  
交趾之仙山寺誦無量壽及觀經誓  
心安養以孝建二年於山上聚薪密  
往積中以火自燒弟子追及抱持將  
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後近村設會  
舉寺皆赴弘於是日復入谷燒身村人  
追求命已絕矣於是益薪進火明日  
乃盡尔日村居民咸見弘身黃金色  
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暄涼道俗  
方悟其神異共取灰骨以起塔焉  
論曰夫有形之所貴者身也情識之  
所珍者命也是故飡脂飲血乘肥衣  
輕欲其怡懌也餌术含丹防生養性  
欲其壽考也至如折一毛以利天下



則慙而弗為微一食以續餘命則惜而不與此其弊過矣夫自有宏知達見遺已贍人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悟四生為夢幻之境精神逸乎蜚羽形骸滯於瓶穀是故摩頂至足曾不介心國城妻子捨若草芥今之所論蓋其人也僧群心為一鴨而絕水以亡身僧富止救一童而割腹以全命法進割肉以啖人曇稱自餒於灾虎斯皆尚乎兼濟之道忘我利物者也昔王子投身功踰九劫刳肌賀鳥駭震三千惟夫若人固以超邁高絕矣爰次法羽至于曇弘皆灰燼形骸棄捨珍愛或以情祈安養或以願生知足故雙梧表於房東一館顯自空中符瑞彪炳與時間出然聖教不同開遮亦異若是大權為物適時而動利現万端非教所制故經云能然手足一指迺勝國城布施若是出家凡僧本以威儀攝物而今殘毀形骸壞福田相考而為談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違戒故龍樹云新行菩薩不能一時脩行諸度或滿檀而乖孝如王子投虎

或蒲慧而乘慈如捨他斷食等皆由  
行未全美不无盈缺又佛說身有八  
万户蟲與人同氣人命既盡虫亦俱  
逝是故羅漢死後佛許燒身而今未  
死便燒或於蟲命有失說者或言羅  
漢尚入火光夫復何怪有言入火光  
者先已捨命用神智力後迺自燒然  
性地菩薩亦未免報軀或時投形火  
聚或時裂散分人當知然蟲之論其  
究竟詳焉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  
栽七覺八道實涅槃之要路豈必燼灰  
形骸然後離苦若其位隣得忍俯迹  
同凡或時為物捨身此非言論所及  
至如凡夫之徒鑒察无廣竟不知盡壽  
行道何如棄捨身命或欲邀譽一時  
或欲流名万代及臨火就薪悔怖交  
切彰言既廣恥奪其操於是匍匐從  
事空嬰万苦若然非所謂也

贊曰若人擬志金石非英鏐茲所重  
祈彼寶城芬樛蔚蔚紫館浮輕騰烟  
曜彩吐瑞含積千秋尚美万代傳馨  
誦經第七 二十一人

釋曇遠一 釋法相二

竺法純三

釋僧生四

釋法宗五

釋道固六

釋慧慶七

釋普明八

釋法莊九

釋慧果十

釋法恭十一

釋僧覆十二

釋慧進十三

釋弘明十四

釋慧豫十五

釋道嵩十六

釋超辯十七

釋法慧十八

釋僧侯十九

釋慧弥二十

釋道琳二十一

釋曇遠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遍又精達經旨亦為人解說嘗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遠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尔日日密往餘无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遠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疋白羊五頭絹九十疋呪願畢於是各絕遠後不知所終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

誦經十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  
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  
時山行宿于厠側忽見一人玄衣武  
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函石蓋重  
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  
其財以施貧民後度江南止越城寺  
忽遊縱放蕩優俳滑稽或時裸袒干  
冒朝貴晉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  
節招而鴟之頻傾三鍾神氣清夷淡  
然无擾恬大異之至晉元興末春  
秋八十時有竺曇蓋竺僧法並苦行  
通感蓋能神呪請雨為揚州刺史司  
馬元顯所敬法亦善神呪晉丞相會  
稽王司馬道子為起治城寺焉

竺法純未詳何許人少出家上山陰顯  
義寺苦行有德善誦古維摩經晉元  
興中為寺上蘭渚買故屋暮還於湖  
中遇風而船小純唯一心憑觀世音  
口誦不輟俄見一大流船乘之獲免  
至岸訪船无主湏臾不見道俗咸歎  
神感後不知所終

釋僧生姓秦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  
行致稱成都宋豐等請為三賢寺主

誦法華習禪定常於山中誦經有虎來蹲其前誦竟迺去後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為侍衛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厲後微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死後可為燒身弟子依遺命

釋法宗臨海人少好遊獵嘗於剡遇射孕鹿母墮胎鹿母銜箭猶就地舐子宗迺悔悟知貪生愛子是有識所同於是摧弓折矢出家業道常分衛自資受一食法蔬苦六時以悔先罪誦法華維摩常昇臺諷詠響聞四遠士庶慕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開拓所住以為精舍因誦為目号曰法華臺也宗後不測所終

釋道固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為道懿弟子懿病嘗遣固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穴數里跨木渡水三人溺死炸火又亡固判无濟理固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於是進修禪業節行弥新頻作數過普賢齋並有瑞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未及暄涼倏忽不見



後與同學四人南遊上京觀驢風化夜  
乘冰度河中道冰破三人沒死因又  
歸誠觀音乃覺脚下如有一物自舄  
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  
澗寺常以般舟為業嘗中夜入禪忽見  
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因歛不自  
覺已見身在郡後沈橋見一人在路  
坐胡床侍者數百人見因驚起日坐  
禪人耳彼人因謂左右曰向止令  
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礼拜  
執別令人送回還寺扣門良久方開  
入寺見房猶閉衆咸莫測其然宋元  
嘉二十年臨川康王義慶携往廣陵  
終於彼矣

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  
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十地思益  
維摩每夜吟諷常聞暗中有彈指讚歎  
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  
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  
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厲弥勤宋元嘉  
末卒春秋六十有二

釋普明姓張臨淄人少出家稟性清  
純蔬食布衣以懺誦為業誦法華維

摩二經及誦之時有別衣別座未嘗  
穢雜每誦至勸發品輒見普賢衆立  
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唱樂又善  
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真妻病  
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闊絕俄見一物  
如狸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  
明嘗行水旁祠至覲自云神見之皆  
奔走以宋孝建中卒春秋八十有五  
釋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為廬  
山慧遠弟子少以苦節標名晚遊閩  
中從獻公稟學元嘉初出都止道場  
寺性率素止一中而已誦大涅槃法  
華淨名每後夜誦誦比房常聞莊戶  
前有如兵仗羽衛之響寶天神來聽  
也宋大明初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  
釋慧果豫州人少以蔬苦自業宋初  
遊京師止凡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  
園廁見一鬼致敬於果去昔為衆僧  
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敗糞鬼中法  
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為意願助以拔  
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埋在柿  
樹下願取以為福果即告衆掘取果  
得三千為造法華一部并設會後夢

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  
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釋法恭姓閩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  
安養寺後出京師住東安寺少而苦  
行殊倫服布衣餌菽麥誦經三十餘  
萬言每夜諷詠輒有殊香異氣入恭  
房者咸共聞之又以弊納聚蠶虱常  
披以飴之宋武文明三帝及衡陽文  
王義秀等並崇其德素所獲信施常  
分給貧病未嘗私蓄宋太始中還西  
卒於彼春秋八十時烏衣復有僧恭  
者德業高明經懃寺任亦不食穀糧唯  
餌豆麥

釋僧覆未詳何人少孤為下人所養  
七歲出家為曇亮弟子學通諸經蔬  
食持呪誦大品法華宋明帝深加器  
重勅為彭城寺主率衆有功宋太始  
末卒春秋六十有六

釋慧進姓姚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  
遊俠年四十忽悟心自啓遠尔離俗  
止京師高座寺蔬食素衣誓誦法華  
用心勞苦執卷輒病迺發願願造法  
華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錢一千六

百時有劫來問進有物不答去唯有  
造經錢在佛處群劫聞之赦然而去  
於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經滿足百部  
經成之後病亦小差誦法華一部得  
過情願既滿厲操愈堅常迴諸福業  
願生安養未亡少時忽聞空中聲曰  
汝所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齊永  
明三年无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時  
京師龍華寺復有釋僧念誦法華金  
光明疏食避世

釋弘明本姓羸會稽山陰人少出家  
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  
習禪定精勤礼懺六時不輟每旦則  
水瓶自滿實詣天童子以為給使也  
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  
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  
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日  
汝是何人答去昔是此寺沙弥盜帳  
下食今墮園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  
誦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  
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  
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膏  
繩繫之鬼遜謝求脫去後不敢復來  
及解放於是絕迹元嘉中郡守平昌

孟顓重其真素要出安止道樹精舍  
後濟陽江於永興邑立昭玄寺復請  
明往往大明末陶里董氏又為明於  
村立栢林寺要明還止訓勗禪戒門  
人成列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栢林寺  
春秋八十有四

釋慧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根寺  
少而務學遍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  
每聞感否人物輒塞耳不聽或時以  
異言聞止瓶衣率素曰以一中自畢  
精勤操節以救苦為先誦大涅槃法  
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  
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  
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  
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去可  
尔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  
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沙門  
法普亦素行誦經

釋道嵩姓夏高密人年十歲出家少  
而沉隱有志用及具戒之後專好律  
學誦經三十万言交接上下未嘗有  
喜愠之色性好檀捨隨獲利養皆以  
施人瓶衣之外略无兼物宋元徽中



來京師止鍾山定林寺守靖閑房懺  
誦無輟人有造者輒為其說法訓獎  
以代饌焉從之請戒者甚衆後卒於  
山中春秋四十有九

釋超辯姓張燉煌人幼而神悟孤發  
履操深沉誦法華金剛波若聞京師  
盛於佛法迺越自西河路由巴楚達  
于建業頃之東適吳越觀瞻山水停  
山陰城傍寺少時後還都止定林上  
寺閑居養素畢命山門誦法華日限  
一遍心敏口從恒有餘力礼千佛凡  
一百五十餘万拜足不出門三十餘  
載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七  
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門僧祐為造碑  
墓所東覓劉勰製文時有靈根釋法  
明祇洹釋僧志益州釋法定並誦經  
十餘万言蔬苦有至德

釋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  
律行冰嚴以宋大明之末東遊禹穴  
隱于天柱山寺誦法華一部蔬食布  
衣志就人外居閣不下三十餘年王侯  
稅駕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顒以信  
解兼深持與相接時有慕德希礼或

因顯介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五時若耶懸溜山有釋曇遊者亦蔬食誦經苦節為業

釋僧侯姓龔西涼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禮懺及具戒之後遊方觀化宋孝建初來至京師誦法花維摩金光明常一日一遍如此六十餘年蕭惠開入蜀請共同遊後惠開協同義嘉貞罪歸闕侯乃還都於後崗創立石室以為安禪之所自息慈以來至于捨命魚肉葷辛未嘗近齒脚影小踐輒虛齋而過齊永明二年微覺不念至中不能食迺索水漱口合掌而卒春秋八十有九時普珣有釋慧溫亦誦法華經維摩首楞嚴蔬苦並有高節釋慧彌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裔也年十六出家及具戒之後志修遠離迺入長安終南山巖谷險絕軌迹莫至彌負錫獨前猛虎肅光无擾少誦大品又精修三昧於是剪茅結宇以為拙神之宅時至則持鉢入村食竟則還室禪誦如此者

八年後聞江東有法之盛迺觀化京師止于鍾山定林寺習業如先為人溫恭冲讓喜愠无色戒範精明變化忘勸諄賢求善恒若未足凡黑白造山礼拜者皆為說法提誘以代饋饌爰自出家至于衰老葷醢鮮豢一皆永絕足不出戶三十餘年曉夜習定常誦波若六時礼懺必為衆先以梁天監十七年閏八月十五日終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九塋于寺南立碑頌德時定林又有沙門法仙亦誦經有素行後還吳為僧正卒於彼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礼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恠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為屋所押頭陷入肩琳為祈請韶夜見兩梵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床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坐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論曰諷誦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焉良由惣持難得愔忘易生如經所說止復一句一偈亦是聖所稱美是以曇遠通神於石鳩僧生感衛於空中道固臨危而獲濟慧慶將沒而蒙全斯皆實德內充故使徵應外啓經云六牙降室四王衛座豈粵虛哉若迺凝寒靖夜朗月長宵獨處閑房吟諷經典音吐道亮文字分明足使幽靈忻踊精神暢悅所謂歌詠誦法言以此為音樂者也

贊曰法身既遠所寄者辭沉吟反復惠利難思無怠三業有覓六時化人乃衛變衆未以此焉實德誰與較之高僧傳卷第十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十三 興福經師導師 內

興福第八 十四人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釋慧達一 釋慧元二

釋慧力三 釋慧受四

釋僧慧五 釋曇翼六

釋僧洪七 釋僧亮八

釋法意九 釋慧敬十

釋法獻十一 釋法獻十二

釋僧護十三 釋法悅十四

釋慧達姓劉本名薩河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田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偕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去是其前世師為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禮懺為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願望見此刹杪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刹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



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髮申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耀乃周敬王時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塔此其一也既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堅一剎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為三層又昔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惔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惔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余後年許有臨海澳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花趺浮在水上即取送縣縣表上上臺勅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惔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為高惔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札拜耳惔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歔歔涕泣像即放光照于堂內五人去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

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晉  
簡文帝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  
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趺方具  
達以剝像靈異倍加翹勵後東遊吳  
縣礼拜石像以像於西晉將末達興元  
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滄瀆口漁人  
疑為海神延<sub>至</sub>祝以迎之於是風濤  
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  
天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  
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聞而歎曰將  
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雲寺  
帛屨及信者數人到滄瀆口稽首盡  
虔歌唄至德即風潮調靜遙見二人  
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  
惟衛二名迦葉即接還安置通玄寺  
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衆矣達  
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礼未  
嘗暫廢頃之進適會稽礼拜<sub>鄭</sub>塔此  
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  
跡達翹心東想乃見神光燄發因是  
修立龕砌群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  
畋漁者必無所獲道俗傳感莫不移  
信後郡守孟顓復加開拓達東西覲

礼屢表微驗精勤篤勵終年无改後  
不知所之

釋慧元河北人為人性善喜愠无色  
常習禪誦經勸化福事以為恒業晉  
太元初於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餘  
僧殯蔬幽道永絕人途以太元十四  
年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神  
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晉  
是寺內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依而  
集衆未嘗差失沙門竺慧直居之直  
精苦有戒節後絕粒唯餌松栢因登  
山蟬蛻焉

釋慧力未知何人晉永和中來遊京  
師常乞食蔬苦頭陀修福至晉興寧  
中啓乞陶處以為凡官寺初標塔基  
是今塔之西每夕標輒東移十餘步  
旦取還已復隨從潛共伺之見一人  
著朱衣武冠拔標置東方仍於其處  
起塔今之塔處是也記者云寺立後三  
十年當為天火所燒至晉孝武太元  
二十一年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數  
十都无知者明旦見塔已成灰聚帝  
曰此國不祥之相也即勅楊法尚李

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及戴顓所治文六金像昔鑄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諸工无如之何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也乃解胛肥耳既鑄減胛而面相自滿諸工无不歎息又有師子國四尺二寸玉像並皆在焉昔師子國王聞晉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曇摩抑達獻此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晉司徒王謐嘗入臺見東掖門口有寺人擲擣戲搏所著屢輒有光出恠令握之得一金像合光趺長七尺二寸謐即啓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宋景平末送出凡官寺今移龍光寺

釋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蔬食苦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松期說之期去王家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曰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即詣王陳之王大喜即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為剝柱受將沙弥誡至新亭江尋

覓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受曰必是  
吾所見者也於是雇人牽上豎立為  
剎架以一層道俗竟集成歎神異坦  
之即捨園為寺以受本鄉為名號曰  
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  
燕太守劉閫宅南有豫章太守范甯  
宅並施以成寺後有沙門道靖道敬  
等更加修飾于今崇麗焉

釋僧慧未知何人少來好修福業晉  
義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  
師破塢村中始迁域其處起草屋數  
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堂內兩燈忽  
自然行進前數十步油幕如故无所  
傾覆大衆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所  
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  
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  
寺焉

釋僧翼本吳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  
有絕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  
遠修學蔬素苦節見重門人晚適關  
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參涉又  
誦法華一部以晉義熙十三年與同  
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



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閣之狀  
乃結草成菴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  
顓富人陳載並傾心挹德贊助成功  
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以宋元嘉二  
十七年卒春秋七十一立碑山寺旌其  
遺德會稽孔道製文翼同遊墨學沙  
門後移卜秦望之北號曰樂林精舍  
有韶相灌倩並東岳望僧咸共愍焉  
時有釋道敬者本瑯琊曾族晉右將  
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情愛丘壑  
棲于若耶山立懸溜精舍敬後為供  
養衆僧乃捨具足專精十戒云  
釋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師凡官寺少  
而修身整潔後率化有緣造丈六金  
像鎔鑄始畢未及開摸時晉末銅禁  
甚嚴犯者必死宋武于時為相國洪  
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  
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頭  
問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无憂見像  
曾方尺許銅色焦沸會當行刑府參  
軍監然而生奔車壞因更尅日續有  
令從彭城來亡未煞僧洪者可原遂  
獲免還開摸見像曾前果有焦沸洪

後以苦行卒矣

釋僧亮未知何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氣能辦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厝多有銅器而厝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邵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邵曰厝既靈驗犯者必斃且有鹽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各躬自當之邵即給人船三日三夜行至厝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未至厝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咒願數十言蛇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厝銅既多十不取一而舫已滿唯神床頭有一唾壺中有一鱷涎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神竅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遇風水甚利比群鱷相報追逐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宋文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  
寺晉義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  
孫恩建義之黨竄居此山分其外地  
少許與意為寺號曰延賢寺後杯度  
去來此寺云此處尋有諸變後時當  
好地對天堂易為福業俄為野火所  
燒後齊諮及張寅等藉杯度之言語  
在度傳乃與意共行山地更欲修立  
而無水不可住意惟杯度之言乃竭  
誠礼懺乞西方池水經于三日懇惻  
弥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著地意恐  
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泓然清  
流遂成澗不絕於是立寺意後不知  
所終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荆楚亦博通  
經論而常以福業為務故義學不得  
全功凡所之造皆興立塔像助成衆  
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峯永安諸寺敬  
既精於戒節而志操嚴明故嶺外僧  
尼咸附諮稟後被勅為僧主訓領有  
功敬有一奴子及沙弥忽為鬼所打  
後山精見形詣敬具謝愆失云部属  
不解橫撓法師眷属有頃恙皆平復

凡興造福業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  
有奇香經久乃歇

釋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凋  
衰獻率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  
後入藏薇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携  
手來歌去藏薇有道德懽樂方未央言  
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咸歎神異獻  
後入禪忽見一人來去磬繩欲斷何  
不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手  
接得無折損獻出家以來常勸化福  
事而摟心禪戒未嘗虧節後不知  
所終

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  
梁州乃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  
師止定林上寺博通經律志業強悍  
善能匡拯衆計修葺寺宇先聞猛公  
西遊偕瞻靈異乃誓欲忘身往觀聖  
迹以宋元微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巴  
蜀路出河南道經蒨蒨既至于閬欲度  
葱嶺值棧道斷絕遂於于闐而反獲  
佛牙一枚舍利十五身并觀世音滅  
罪呪及調達品又得龜茲國金鍍鏤  
像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別記

佛牙本在烏纏國自烏纏來芮芮自芮  
芮來梁土獻寶牙還京五十有五載密  
自礼事餘無知者至文宣感夢方傳道  
俗獻律行精純德為物範瑯琊王肅  
王融吳國張融張綬沙門慧令智藏  
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誠訓獻以永明  
之中被勅與長干玄暢同為僧主分  
任南北兩岸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清  
白文惠太子奉為戒師獻後被勅三  
吳使妙簡二衆暢亦東行重申受戒  
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覓  
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  
中興僧鍾於軋和殿見帝帝問鍾如  
宜鍾荅貧道比苦氣帝嫌之乃問尚  
書王儉先輩沙門與帝王共語何所  
稱正殿坐不儉荅漢魏佛法未興不見  
其記傳自偽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  
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玄等皆  
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紛事皆休寢  
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礼而尋竟不行  
自尔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  
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况復餘  
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无嫌自尔沙



門皆稱名於帝王自暢獻始也暢以  
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  
末年卒與暢同定三鍾山之陽獻弟  
子僧祐為造碑墓側丹陽尹吳興沈  
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  
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月忽  
有數人並執仗初夜扣門稱臨川殿  
下奴敕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閣  
檢視寺司即隨語開閣主師至佛牙  
座前開函取牙作礼三拜以錦手巾  
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竟不測所在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剋  
意常苦節戒行嚴淨後居石城山隱  
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  
中央有如佛燄光之形上有蓂樹曲  
幹垂陰護每經行至壁所輒見光明  
煥炳聞絃管歌讚之聲於是擎爐發  
誓願博山鑄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彌  
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覩三會  
以北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彫剪疏  
鑿移年僅成面樣頃之護遘疾而亡  
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  
辦第二身中其願剋果後有沙門僧

叔慕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獲平預冥理非虛且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言去歲剡溪所囑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時懼然荅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然不見咸豁尔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第三僧也咸即馳啓建安王王即以上聞勅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遍抽捨金貝誓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逞夢見黑衣大神翼徙甚壯立于龕所商略分數至明且而祐律師至其神應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鑿入五丈更施頂髹及身相克成瑩磨將畢夜中忽當万字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背万字處猶不施金鑄

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  
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  
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  
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  
並提扶香華万里來集供施往還軌  
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稍  
康本卒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  
王是也

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勅為僧  
主上京師正覺寺敷修福業四部所歸  
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  
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  
相之工江左稱取州境或應有灾崇  
及僧左橫延豐戾像則流汗汗之多  
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  
北屬群虜共欲遷像引至万夫竟不  
能致齊初兗州數郡欲起義南附亦  
駢逼衆僧助守營塹時虜師蘭陵公  
攻陷此營獲諸沙門於是盡執二州  
道人幽繫園裏遣表偽臺誣以助乱  
像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偽梁王諒鎮  
在彭城亦多小信向親往像所使人  
拭之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礼拜

至心誓曰衆僧无罪弟子自當營護  
不使羅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即  
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即燥王具  
表其事諸僧皆見原免悅既欣覩  
靈異誓願瞻礼而閑禁阻隔莫由  
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  
四鑄不成於是改為丈四悅乃與白  
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改造丈八  
無量壽像以申厥志始鳩集金銅屬  
齊末世道陵遲復致推斥至梁初方  
以事啓聞降勅聽許并助造光趺材  
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  
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正本量佛  
身四万斤銅融竭已竭尚未至胷百  
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  
摸內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勅給  
功德銅三千斤臺內始就量送而像  
處已見羊車傳詔載銅爐側於是飛  
輦消融一鑄便滿甫介之間人車俱  
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  
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讚及至開摸  
量度乃踊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  
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鑠並  
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万准用有餘

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寧密出自心圖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既成比丘道昭常夜中禮懺忽見素所是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摸有禪師道度高索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頂俄而遇見二僧跪開像懸逼就觀之倏然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化勅以像事委定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有輕雲遍上微雨沾澤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遙見像邊有光燄上下如燈如燭并聞槌懺禮拜之聲入戶誑視揜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同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航舶下催督治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豈人致焉其後更鑄光趺並有風香之瑞自慈河以左金像之寂唯此一耳論曰昔憂填初刻梅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端避席施虔爰至駿爪兩塔衣影二其蓋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軌自取迹河邊閣維林外八王請分還國起



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刹興焉其生處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唾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揭神異今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撒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今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是後八万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次發淨心並鑄石銘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泛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豔釋迦於是京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興時競列泊于大梁遺光粲盛夫法身无像因感故形感見有衆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茫則真儀隔化情志慙切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感金庾為之生銘丁蘭溫清竭誠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杞婦下淚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徵祥照乎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刹抄慧力感瑞於塔基慧受申誠於浮木僧慧顯證於移燈洪亮並忘形於鑄像意獻皆盡命於伽藍法獻尊志於牙骨竟陵為之通感僧護普抱於石城南

平以之獲應近有光宅丈九顯曜京畿  
宋帝四鑠而不成梁皇一冶而形備妙  
相踊而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  
藉人和神由物感豈曰虛哉是以祭  
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佛像如佛  
身則法身應矣故入道必以智慧為本  
智慧必以福德為基譬猶鳥脩二翼  
俟舉千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  
勤哉豈不勗哉

讚曰真儀掄曜金石傳暉爰有塔像  
懷慈者依現奇表極顯瑞沴威嚴藏  
地踊水泛空飛駕矣心路必契無違  
經師第九

帛法橋一支曇笥二

釋法平三釋僧饒四

釋道慧五釋智宗六

釋曇遷七釋曇智八

釋僧辯九釋曇憑十

釋慧忍士

帛法橋中山人少樂轉讀而之聲每以  
不暢為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  
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告諫誓而  
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  
洗漱玄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

徹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尔後誦  
經數十万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  
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  
卒於河北即石虎末也有弟子僧徒  
亦戒行清高

支曇嘗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  
清苦蔬食慙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勅  
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  
以師礼嘗持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  
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嚮  
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喉疊弄雖復東  
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簫  
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  
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  
法等俱出家止白馬寺為曇嘗弟子  
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還轉无方後兄  
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而聲踰於兄  
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一往以貌輕之  
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  
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塵尾  
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

更開題議者以為相成之道也兄弟  
並以元嘉末卒

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  
牘及雜技而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  
武文之世響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  
齊肩綜善三本起及大掣每清梵一  
舉輒道俗傾心寺有般若臺饒常撻  
臺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  
駕跼蹐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年  
八十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  
為梵唄長齋時轉讀亦有名當世  
釋道慧姓張尋陽柴桑人年二十四  
出家止廬山寺素行清貞博涉經典  
特稟自然之聲故偏好轉讀發響含  
奇製無定准條章折句綺麗分明後  
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京邑  
晚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方言每夕  
諷詠輒聞閭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  
大明二年卒年五十一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  
學多聞尤長轉讀聲至清而爽快若  
乃八閔長夕中宵之後四衆恆昂睡  
地交至宗則昇座一轉梵響千雲莫

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三年卒  
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  
作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无取  
焉宋明忽賞道詮識者謂逢時也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寓  
好玄儒遊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  
地又工正書常布施題經巧於轉讀  
有无穷聲韻梵製新奇特拔終古彭  
城王義康范畢王曇首並皆遊狎遷  
初止祇洹寺後移烏衣寺及范曄被  
誅門有十二喪无敢近者遷抽貨衣  
物悉營塋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夏  
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王僧虔為湘  
州及三吳並携共同遊齊建元四年  
卒年九十元時有道場寺釋法暢凡  
官寺釋道琰並富聲哀婉雖不覓遷  
等抑亦次之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  
性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  
多所綜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  
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異高調清徹  
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  
立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携與同行肅



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十九時有道朗法忍智欣慧光並無餘解薄能轉讀道朗捉調小緩法忍好存擊切智欣善能側調慧光喜駢飛聲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受業於遷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獨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紇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群鶴下集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振天下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同聲發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著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智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起勝及僧辯等集第作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竄是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體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中興有釋僧恭當時與辯齊名後遂退道

釋曇惠姓楊捷為南安人少遊京師  
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且  
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  
更加研習晚遂出群翕然改觀誦三  
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洲寺巴  
漢懷音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  
鳥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鍾願於  
未來常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鍾始於  
此也後終於所住時蜀中有僧令道光  
亦微善轉讀

釋慧忍姓黃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  
寶寺無餘行解止是愛好音聲初受  
業於安樂辯公脩得其法而哀婉細  
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夢之後集諸  
經師乃共忍斟酌舊聲詮品新異製  
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長妙於是  
令慧滿僧業僧尚超朗僧期超猷慧  
旭法律曇慧僧胤慧永法慈等四十餘  
人皆就忍受學遂傳法于今忍以隆  
昌元年卒年四十餘

釋法隣

平調膝句殊有宮商

釋曇辯

一挫无奇弥久弥勝

釋慧念

少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幹

爽使碑碣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八能流編善還國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後不能稱

釋道首

怯於一往長道可觀

釋曇調

寫送清雅恨功夫未足

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甘  
浙左江西荆峽庸蜀亦頗  
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  
乃無高譽故不足而傳也

論曰夫篇章之作蓋欲申暢懷抱哀  
述情志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  
韻相屬故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也然東國之  
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贊也則  
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為殊而並以  
協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  
歌於金石則謂之以為樂設讚於管  
絃則稱之以為唄夫聖人制樂其德  
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類  
如聽明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忘  
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懽喜足  
以般遮絃歌於石室請開甘露之初門  
淨居舞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

其間隨時讀詠亦在屢成音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颺響於梵宮或令无相之音奏於篴笛之上或使本行之音宣乎琴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佛所稱讚故咸池韶武无以足其工激楚梁塵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魚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耑亦去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古聲所存止一十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皆訛廢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傅文宣等並躬勤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例存做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

以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  
旨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  
是以玄師梵唱赤鴈愛而不移比丘流  
響青鳥悅而忘翥墨憑動韻猶令鳥  
馬蹉跎僧辯折調尚使鴻鶴停飛量  
拊石則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凰  
來儀鳥獸且猶致感况乃人神者哉  
但轉讀之為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  
聲而不文則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  
而不聲則俗情无以得入故經言以  
微妙音歌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頃世  
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命當世  
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合聲  
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  
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怳忽聞之但益  
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揜而歲曜百  
味淳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  
經旨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无乱  
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盪舉  
平折放煞游飛却轉反疊矯弄動韻  
則流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  
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



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  
濁而不蔽諒足以起暢微言怡養神  
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  
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  
然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  
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讚  
則號為梵唄昔諸天讚唄皆以韻入  
絃管五衆既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為  
妙原夫梵唄之起亦非自陳思始著  
太子頌及睽頌等因為之製聲吐納抑  
揚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  
烈也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  
皆湮沒而不存世有共議一章恐或謙  
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泥洹梵唄  
于今尚傳即敬謁一契文出雙卷泥洹  
故曰泥洹唄也爰至晉世有高座法師  
初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篇  
公所造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  
有作者近有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  
于晉陽今之面如滿月是也凡此諸曲  
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多所訛漏或  
時沙弥小兒互相傳授疇昔成規殆  
无遺一惜哉此既同是聲例故備之

論末

唱導第十

釋道照一 釋曇穎二

釋慧瓊三 釋曇宗四

釋曇光五 釋慧芬六

釋道儒七 釋慧重八

釋法願九 釋法鏡十

釋道照姓麴平西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十八出家止京師祇洹寺披監群典以宣唱為業音吐寡亮洗悟鹿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獨步於宋代之初宋武帝嘗於內殿齋照初夜略叙百年遷速遷滅俄頃苦樂參差必由因召如來慈應六道陛下撫矜一切帝言善久之齋竟別賜三万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奉為門師宋元嘉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万言止長干寺性恭儉唯以善誘為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辭吐流便足騰遠理穎嘗

患癰瘡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  
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  
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  
鼠子從屋脫地涎漉沐身狀如已死  
頴候之猶似可活即取竹刮除涎漉  
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即刮取涎漉  
以傅癰上所傳既遍鼠亦還活信宿  
之間瘡疾類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  
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厲節弥堅  
宋太宰江夏王義恭家所知重後卒  
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慧瓊丹陽人出家止凡官寺讀覽  
經論涉獵書史衆技多閑而尤善唱  
導出語成章動辭製作臨時採博聲  
無不妙詣宋太祖文皇帝車騎咸質  
並提携友善雅相崇愛譙王鎮荆要  
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設會頃  
之譙王敗瓊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瓊  
唱導帝問瓊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  
瓊曰天道助順况復為逆帝悅之明  
旦別賜一万後勅為京邑都維那大  
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釋曇宗姓鄒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  
少而好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

當世辯口適時應變無盡嘗為孝武  
唱導行菩薩五法礼竟帝乃笑謂宗  
曰朕有何罪而為懺悔宗曰昔虞舜  
至聖猶云子違尔弼湯武亦云万姓  
有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盖以軌世  
陛下德邁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冲  
寧得獨異帝大悅後殷淑儀薨三七設  
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浮偽恩愛必  
離嗟殷氏淑德榮幸未暢而滅實當  
年取芳今日發言懷至帝法愴良久  
賞異弥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  
記二卷時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  
善唱說製睽經新聲哀亮有序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  
性意嗜五經詩賦及竿數卜筮无不  
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曰吾從來所  
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豈剪  
落所宜耶乃屏舊業聽諸經論識悟  
過人一聞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鎮  
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聲境  
推光以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敷  
請遂從命焉給車服人力月供一万每  
設齋會无有導師王謂光曰將導群

生唯德之本上人何得為辭願必自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衆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義陽王旭出鎮北徐携光同行及景和失德義陽起事以光預見乃賣七曜以決光光杜口無言故事寧獲免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稱善即勅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年六十五

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為大衆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虜毀滅佛法乃南歸京師至烏江追騎將及而渚次无舫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舫忽至乘之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愍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左右令候覓沙門試欲語之會得芬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却辯空在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音吐流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為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治必驗後病篤服丸人勸之以酒茶



日積時持戒寧以將死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誠遺文云云

釋道儒姓石渤海人寓居廣陵少懷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南充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為啓度出家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嚮成製元嘉末出都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為戒師盧承祖伯仲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廬為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時閑心寺有釋僧喜亦善唱說振譽於宋末齊初

釋慧重姓閔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信悟有志從道願言未遂已長齋素食每率衆齋會常自為唱導如此累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大明六年勅為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稟性清敏識悟深沉言不經營應時若瀉凡預聞者皆留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止凡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

時凡官復有釋法覺又敦慧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常為梅根冶監有施慎民來代之先時文書未校慎民遂偏當其負願乃訴求分罪有旨免慎民死除願為新道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技及著爰占相皆脩盡其妙嘗以鏡照面去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庸相自業宗殷沈慶微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為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冶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鎖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躡得免耶帝異之即勅住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忖求出家三啟方遂為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殷出鎮廣州携願同往奉為五戒之師會譙王構逆羽檄嶺南殷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勲

果如願言殷遷豫州刺史復携同行  
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後與  
刺史共欲減衆僧床脚令依八指之  
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濫住  
其士頗有不平之色遂致聞孝武即  
勅願還都帝問願何詐菜食願荅菜  
食已來十餘年帝勅直閣沈攸之強  
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迴其操帝大  
怒勅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  
願雖形同俗人而拙心禪戒未嘗虧  
節有頃帝崩照太后令聽還道太始  
六年佞長生捨宅為寺名曰正勝請  
願居之齊高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  
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  
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礼武帝嗣  
興亦盡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啓  
乞還鄉至鄉少時

勅旨重臺願後出憇在湘宮臺駕自幸  
降寺省慰願云脚疾未消不堪相見  
帝乃轉蹕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評  
願既不命令坐文惠作礼而立乃謂願  
曰葆吹清鐃以為供養其福云何願曰  
昔菩薩八万伎樂供養佛尚不如至

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  
東德邁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  
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礼願往  
必直前無有通白感致隨喜日盈萬  
計願隨以修福未嘗著聚或雇人礼  
佛或借人持齋或收糴米穀散飴魚鳥  
或質易飲食賑給囚徒興功立德數  
不可紀願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率自  
心抱無事宮商言語訛雜唯以適機為  
要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  
入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  
飯籬矣俄而寢疾時寺側遭燒寺在  
下風煙燄必及弟子欲輦願出寺願  
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命  
於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齊永元二  
年年八十七卒

釋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  
事未獲從值慧益燒身啓帝度二十  
人鏡即預其一也事法願為師既得  
入道履操冰霜仁施為懷曠拔成務  
於是研習唱導有邁終古齊竟陵文  
宣王厚相礼待鏡誓心弘道不拘貴  
賤有請必行无避寒暑財不蓄私常

興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居之鏡為性敦美賞接為務故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凡官道親彭城寶興耆闍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韻華言非忝前例傾衆動物論者後之今上為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因改曰宣武也

論曰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極事資啓悟乃別請宿德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昇高座躬為導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辯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穎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衆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无可採非博則語无依據至若響韻鍾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為用也辭吐後發適會无差



辯之為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橫逸才  
之為用也商擢經論採掇書史博之  
為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  
如為出家五衆則須切語无常苦陳  
懺悔若為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  
綺綜成辭若為悠悠凡庶則須指事  
造形直談聞見若為山民野處則須  
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  
而興可謂知時知衆又能善說雖然故  
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  
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却尋經導  
二技雖於道為末而悟俗可崇故加  
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關初  
夕旋繞行周烟蓋傳氛燈惟靖耀四  
衆專心又指緘默今時導師則擎爐  
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  
談无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  
怖凜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  
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  
叙哀感則灑淚含酸於是闔衆傾心  
舉堂惻愴五體輸席碎首陳哀各各  
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鍾漏  
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

人迫懷抱載盈憂慕當尔之時導師  
之為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  
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其有一分可  
稱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諳究  
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  
然才非已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  
見紕謬其中傳寫訛誤亦皆依而唱  
習致使魚魯淆亂鼠璞相疑或時礼  
拜中間懺疏忽至既无宿蓄恥欲屈  
頭臨時抽造謬棘難辯意慮荒忙心  
口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誓  
咳示延時節列席寒心觀途啓齒施  
主失應時之福衆僧承古佛之教既  
絕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濫  
吹之譏終致代匠之咎若然豈高僧  
之謂耶

高僧傳卷第十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十三第三十八張內

高僧傳序錄卷第十四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原夫至道冲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君教之道明詩書礼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冲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存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為訓也孝業果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二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教方之猶群流之歸巨壑衆星之共北辰悠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邇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為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本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鴻風旣扇大化斯融自尔西域名僧徃徃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救物自漢之梁紀

唐弥遠世涉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棄  
門含章秀起群英間出迭有其人衆  
家記錄叙載各異沙門法濟偏叙高逸  
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  
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  
撰傳論而辭事闕略並皆牙有繁簡  
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臨  
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  
王琰冥祥記彭城劉俊益部寺記沙  
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  
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  
出諸僧叙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踈  
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  
史或稱僧錄既三寶共叙辭旨相關  
混蓋難求更為蕪昧瑯瑯王中所撰  
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  
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  
衆中書郎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  
孝秀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  
各覓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  
及餘行逮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  
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叙事之中空  
列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

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  
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  
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  
異俗為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  
以暇日遇覽群作輒搜檢雜錄數十  
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  
涼荒朝偽曆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  
博諮古老廣訪先達校其有无取其  
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  
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  
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  
開其德業大為十例一曰譯經二曰  
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  
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  
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  
譯之勲或踰越沙險或泛漾洪波皆  
忘形殉道委命弘法震且開明一焉  
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  
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  
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贊  
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去  
革心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  
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迹



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為群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擢取捨皆列諸贊論脩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恒體始標大意類猶前序未辯時事同後議若間施前後如謂煩雜故摅布一科之末通稱為論其轉讀宣唱雖源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分通感迺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叙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无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為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一十四卷脩贊論者意以為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高僧傳第一卷

譯經上 十五人

漢雒陽白馬寺攝摩騰

漢雒陽白馬寺竺法蘭

漢雒陽安清

漢雒陽支樓迦識

竺佛用  
支曜

安玄嚴佛調  
康尸康孟詳

魏雒陽曇柯迦羅

東僧鎧曇帝白延

魏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魏吳武昌維祇難

法立法巨

晉長安竺曇摩羅刹

聶承遠  
聶道真

晉長安帛遠

帛法祚  
僧士度

晉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晉長安僧伽跋澄

佛畝羅刹

晉長安曇摩難提

趙攻

晉廬山僧伽提婆

僧伽譯又

晉長安竺佛念

晉江陵辛寺曇摩耶舍

竺法度

高僧傳第二卷

詳經中 十六

晉長安鳩摩羅什

晉長安弗若多羅

晉長安曇摩流支

晉壽春石碯寺卑摩羅叉

晉長安佛陀耶舍

晉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陀羅

晉河西曇無讖安陽侯道普法盛

高僧傳第三卷 譯經下 十三人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

宋黃龍釋曇无竭

宋建康龍光寺佛馱什

宋河西浮陀跋摩

宋京師枳園寺釋智嚴

宋六合山釋寶雲

宋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

宋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

宋上定林寺曇摩塞多

宋京北釋智猛

宋京師道林寺曇良耶舍僧伽達多僧伽羅多多

宋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陀羅阿那摩佉

齊建康正觀寺求那毗地僧伽婆羅

高僧傳第四卷 義解一 十人

晉洛陽朱士行竺叔蘭無羅叉

晉淮陽支孝龍

晉豫章山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

晉高邑竺法雅毗浮曇相曇胃

晉中山康法朗令韶

晉燉煌竺法乘竺法行竺法存

晉剡東仰山竺法潛竺法友竺法盛竺法濟康法藏

晉剡沃洲山支道

支法度  
坐法仰

晉剡山于法蘭

坐法興  
支法洌  
于法道

晉剡白山于法開

于法威

晉燉煌于道邃

晉剡葛峴山坐法崇

道寶

晉始寧山坐法義

晉東莞坐僧度

坐慧超

高僧傳第五卷

義解二 十三人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王嘉

晉蒲坂釋法和

晉泰山崑崙巖坐僧朗

支僧敷

晉京師凡官寺坐法汰

曇壹  
曇二

晉飛龍山釋僧先

道護

晉荊州上明坐僧輔

晉京師凡官寺坐僧敷

晉荊州長沙寺釋曇翼

僧衛

晉荊州長沙寺釋法遇

晉荊州上明釋曇徽

晉長安覆舟山釋道立

僧常  
法濟

晉長沙寺釋曇誠

晉於晉青山坐法曠

晉吳虎丘東寺坐道壹

烏道猷  
道寶  
道施

晉山陰嘉祥寺釋慧虔

曇誠  
智明

高僧傳第六卷 義解三十三人

晉廬山釋慧遠

晉蜀龍洲寺釋慧持 慧嚴僧恭  
道和曇闍

晉廬山釋慧永 僧融

晉廬山釋僧濟

晉新陽釋法安

晉廬山釋曇邕

晉吳臺寺釋道祖 慧要曇順曇統  
法幽道恆道授

晉長安大寺釋僧碧 和覺

晉彭城郡釋道融

晉長安釋曇影

晉長安釋僧敷 僧楷

晉長安釋道恒 道標

晉長安釋僧肇

高僧傳第七卷 義解四 三十二人

宋京師龍光寺竺道生 寶林法寶  
慧生

宋京師烏衣寺釋慧叡

宋京師東安寺釋慧嚴 法智

宋京師道場寺釋慧觀 僧範  
法業

宋京師祇洹寺釋慧義 僧睿

宋京師彭城寺釋道洎 慧琳

宋京師彭城寺釋僧弼

宋東阿釋慧靜



宋京師祇洹寺釋僧苞

法和

宋餘杭方顯寺釋僧詮

宋江陵辛寺釋曇鑒

道海慧能慧恭  
曇品道廣

宋廬山淩雲寺釋慧安

宋淮南中寺釋曇无成

曇因

宋京師靈味寺釋僧舍

道舍

宋江陵瑟琶寺釋僧徹

僧莊

宋吳虎丘山釋曇諦

宋壽春石礪寺釋僧導

僧因僧音  
僧成

宋蜀武擔寺釋道汪

普明道閑

宋山陰天柱山釋慧靜

宋長沙麓山釋法愍

僧宗

宋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

靜林  
慧隆

宋丹陽釋梵敏

僧蒼

宋京師中興寺釋道溫

僧慶  
慧定慧高

宋京師中興寺釋曇斌

曇濟  
曇宗

宋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宋下定林寺釋僧鏡

曇隆

宋京師靈根寺釋僧瑾

曇慶  
玄運

宋京師興皇寺釋道猛

道堅慧寧慧敏  
慧訓道明

宋山陰靈嘉寺釋超進

曇機  
道憑

宋吳興小山釋法瑤

曇瑤

宋京師新安寺釋道猷

道慈慧盛  
覺世

宋京師治城寺釋慧通

高僧傳第八卷

義解五 千丈人

齊偽魏濟州釋僧淵

慧記  
道登

齊偽魏釋曇度

齊京師莊嚴寺釋道慧

女趣  
僧遠

齊京師中興寺釋僧鍾

曇鐵 曇雲 僧表  
僧軍 敏達 僧寶

齊京師天保寺釋僧盛

齊京師湘宮寺釋弘充

法鮮

齊高昌郡釋智林

齊京師靈根寺釋法瑗

法愛 法常  
智興

齊蜀齊后山釋玄暢

齊上定林寺釋僧遠

道惠 法令  
慧泰

齊荊州竹林寺釋僧慧

曇煥 慧徽  
僧山

齊上定林寺釋僧柔

弘顯 僧拔  
慧照

齊山陰法花山釋慧基

僧行 慧快 道旭  
慧求 慧深 法洪

齊京師謝寺釋慧次

僧寶 僧智 法珍 僧喬  
僧猛 法寶 慧綱

齊京師何園寺釋慧隆

智誕 僧辯 僧賢  
通慧 法度

齊京師太昌寺釋僧宗

曇雅 法身  
法喜 慧令

僧賢 法仙 法寂  
僧敬 道文

齊京師中興寺釋法安

慧光 敬遠 光贊  
慧福 道宗

齊京師中興寺釋僧印

慧龍

齊瑯琊嶺山釋法度

法紹 僧朗 慧開  
法開 僧紹

梁京師治城寺釋智秀

法整 僧若 僧瑤  
道業

梁荊州釋慧琳

梁京師靈曜寺釋僧盛

法取智敬去回  
僧護僧韶

梁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

梁京師靈味寺釋寶亮

道明僧成  
僧寶

梁上定林寺釋法通

聖進

梁京師招提寺釋慧集

梁剡法花臺釋曇斐

法藏  
明度

高僧傳第九卷

神異上四人

晉鄴中竺佛面澄

道進

晉羅浮山單道開

晉常山竺佛調

晉洛陽耆域

高僧傳第十卷

神異下十六人

晉洛陽盤鴉山捷陀勒

晉洛陽婁至山呵羅竭

晉襄陽竺法慧

慧持

晉洛陽大市寺安慧則

慧持

晉長安沙公

晉西平釋曇霍

晉上虞龍山史宗

宋京師杯度

宋偽魏長安釋曇始

宋高昌釋法朗

法整

宋岷山通雲寺邵碩

宋江陵琵琶寺釋慧安僧覽法衛

齊京師報國寺沙弥釋法匱法指

齊荊州釋僧慧慧遠

齊壽春釋慧通

梁京師釋保誌道香僧朗

高僧傳第十一卷習禪明律

習禪 二十八

晉江左竺僧顯

晉剡隱岳山帛僧光

晉始豐赤城山竺曇猷慧開慧真

晉長安釋慧嵬

晉廣漢閭興寺釋賢護

晉始豐赤城山支曇蘭

晉蜀石室山釋法緒

晉偽魏平城釋玄高慧崇

宋長安寒山釋僧周僧亮

宋長安太后寺釋慧通

宋餘杭釋淨度

宋始豐瀑布山釋僧從

宋廣漢釋法成

宋京師中興寺釋慧覽

宋荊州長沙寺釋法期道果

宋成都釋道法

宋蜀安樂寺釋普恒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審

僧審法隱超志  
法遠慧雅

齊武昌樊山釋法悟

道濟

齊錢塘靈苑山釋曇超

齊始豐赤城山釋慧明

明律十三人

宋江陵釋慧猷

宋吳興居寺釋僧業

慧光

宋京師長樂寺釋慧詢

宋京師在嚴寺釋僧璩

道遠

宋彭城郡釋道儼

慧雅

宋江陵釋僧隱

成具

宋廣漢釋道房

宋京師閑心寺釋道營

慧祐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

超度

齊京師多寶寺釋法類

慧文

齊蜀靈建寺釋法琳

齊京師安樂寺釋智稱

聰超

梁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高僧傳第十二卷

亡身誦經

亡身十一人

晉霍山釋僧群



宋彭城駕山釋曇稱

宋高昌釋法進僧導

宋魏郡廷尉寺釋僧富

宋偽秦蒲坂釋法羽慧始

宋臨川招提寺釋慧紹僧要

宋廬山招隱寺釋僧瑜

宋京師竹林寺釋慧益

宋蜀武擔寺釋僧慶

齊隴西釋法光

齊交趾仙山釋曇弘

誦經二十一人

晉河陰白馬寺釋曇邃

晉越城寺釋法相曇蓋 僧法

晉山陰顯義寺竺法純

晉蜀三賢寺釋僧生

宋剡法花臺釋法宗

宋京師南澗寺釋道固

宋廬山釋慧慶

宋臨渭釋普明

宋京師道場寺釋法莊

宋京師凡官寺釋慧果

宋京師東安寺釋法恭僧恭

宋京師彭城寺釋僧復慧琳

齊京師高座寺釋慧達僧念

齊永興栢林寺釋弘明

齊京師靈根寺釋慧豫法音

齊上定林寺釋道崇

齊上定林寺釋超辯法明僧志  
法定

齊山陰天柱山釋法慧曇遊

齊京師後出釋僧侯慧溫

梁上定林寺釋慧弥法仙

梁富陽齊堅寺釋道琳

高僧傳第十三卷興福經師導師

興福十四人

晉并州竺慧達

晉武陵平山釋慧元竺慧直

晉京師凡官寺釋慧力

晉京師安樂寺釋慧受

宋京師崇明寺釋僧慧

宋山陰法花山釋僧翼

宋豫州釋僧洪

宋京師釋僧亮

宋京師延賢寺釋法意

齊南海雲峯寺釋慧放

齊南海藏薇山釋法獻

齊上定林寺釋法獻玄暢

梁剡石城山釋僧護

梁京師正覺寺釋法悅

經師十一人

晉中山帛法橋

晉京師建初寺支曇籥

宋京師祇洹寺釋法平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饒

宋安樂寺釋道慧

宋謝寺釋智宗

齊烏衣寺釋曇遷

齊東安寺釋曇智

齊安樂寺釋僧辯

齊白馬寺釋曇憑

齊北多寶寺釋慧忍

唱導十人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

宋長干寺釋曇穎

宋凡官寺釋慧瓊

宋靈味寺釋曇宗

宋中寺釋曇光

齊興福寺釋慧芬

齊興福寺釋道偏

齊凡官寺釋慧重

齊正勝寺釋法願

齊濟隆寺釋法鏡

右十三卷十科凡二百五十七人

弟子孤子曼類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持據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迺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謙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為利益固宜紹素傳美鈇槩定辭照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晉史見捨恨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攬出君台之記錄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榷幽明不无梗槩泛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又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遺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秀但稱高座僧瑜卓尔獨載玄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

祐成蘭既同法濟之責孝秀漆毫復  
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寂實近之  
求其鄙意更恨煩冗法師此製始所  
謂不刊之鴻筆也縣亘古今包括內外  
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去約豈  
加以高為名既使弗逮者恥開例成  
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前  
後撰述豈得挈長量短同年共日而  
語之哉信門徒竟无一言可豫市肆  
空設千金之賞方入蓬龍函上登麟  
閣出內瓊笈卷舒王筭弟子雖實不  
敏少嘗好學頃日廼餘觸途多昧且  
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弗暇討論  
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  
道知休奔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  
流般若懽支適才俊耳不見旬日窮  
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伐訐盡弟子孤  
子王曼類頓首和南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  
箴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願惟道  
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  
高僧故漸染以來昭明遺法殊功異  
行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



道少乏懷書抱策自課之勤長慕鈇墨塗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聞厝心傳錄每見一分可稱輒有懷三省但歷尋衆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輒樹十科商榷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自脩踈遺豈宜濫入高聽擅越既學兼孔釋解貫玄儒抽文綴藻內外淹劭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悞慊今以所著贊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脩斟酌釋君白

此傳是會稽嘉祥寺慧皎法師所撰法師學通內外善講經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義疏並為世軌又著此高僧傳十三卷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湓城少時講說甲戌年二月拾化時年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經始基廬山禪閣寺墓龍光寺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尔

高僧傳序錄卷第十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十四 第三張內

續高僧傳序

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原夫至道無言非言何以範世言惟引行即行而成立言是以布五位以擢聖賢表四依以承人法龍圖成太易之漸龜章啓彝倫之用逮乎素王繼轍前修舉其四科班生著詞後進弘其九等皆所謂化道之恒規言行之權致者也惟夫大覺之照臨也化敷西壤迹紹東川踰中古而弥新歷諸華而轉盛雖復應移存沒法被凌淳斯乃利見之康莊缺有之弘略故使體道欽風之士激揚影鄉章之賓會正輯而樹言扣玄機而即号並德充宇宙神究幽明象設煥乎丹青智則光乎油素固以詳諸經部誠未續其科條竊以慈河界於剡洲風俗分於唐梵華胥撰列非聖不據其篇則二十四依付法之傳是也神州所紀賢愚雜其題引則六代所詳群錄是也然則統斯大拉精會所歸莫不振發蒙心網羅正理俾夫駘足九達貴蹤望而

可尋徇目四馳高山委而仰止昔梁  
沙門金陵釋寶唱撰名僧傳會稽釋  
惠皎撰高僧傳創發異部品藻恒流  
詳覈可觀華實有據而緝衷吳越叙  
略魏鎮良以博觀未周故得隨聞成  
來加以有梁之盛明德云繁薄傳五  
三數非通敏斯則同世相侮事積由  
來中原隱括未傳簡錄時無雅贍誰  
為譜之致使歷代高風邇焉終古余  
青襟之歲有顧斯文祖習乃存經綸  
攸闕是用憑諸名器竚對煞青而情  
計栖遑各師偏覽迹聽成簡載紀相  
尋而物忌先鳴歲久遷往往懸積抱  
終擲光陰敢以不才輒陳筆記引疎  
聞見即事編章諒得列代因之更為  
冠冕自漢明夢日之後梁武光有已前  
代別釋門咸流傳史考酌資其故實  
刪定節其半聞遂得類續前驅昌言  
大寶季世情執量重聲華至於鳩聚  
風猷略無繼緒惟隋初沙門魏郡釋靈  
裕儀表綴述有意弘方撰十德記一  
卷偏叙昭玄師保未與廣嗣通宗餘  
則孤起支文薄言行狀終亦未馳高

觀可為長太息矣故霑預染毫之容  
莫不望崖而處止固其然乎今余所  
撰恐墜接前緒故不獲已而陳之或  
博諮先達或取評行人或即目舒之  
或討讎集傳南北國史附見微音郊  
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舉其  
器畧言約繁簡事通野素足使紹胤  
前良先師後聽始岬梁之初運終唐  
貞觀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載包括  
岳瀆歷訪華夷正傳三百四十人附  
見一百六十人序而伸之大為十例  
一日譯經二日解義三日習禪四日明  
律五日護法六日感通七日遺身八  
日讀誦九日興福十日雜科凡此十  
條世罕兼美今就其尤寡者隨篇擬  
倫自前傳所叙通例已頻迴乎抑揚  
寔遵弘檢且夫經道兩術掩映於嘉  
苗護法一科網維於正綱必附諸傳  
述知何績而非功取其拔滯宏規固  
可標於等級餘則隨善立目不覓時  
須布教攝於物情為要解紛靜節愬  
歸于末第區別世務者也至於韜光紫  
岳朝宗百靈秀氣逸於山河貞聚銷



於林薄致有聲誼玄谷神遊紫煙高  
謝於松喬俯矚於窮轍斯皆具諸別  
紀抑可言乎或復匿迹城闔陸沉浮  
俗盛業可列而吹噓罕遇故集見勳  
風素且樹十科結成三帙号曰續高  
僧傳若夫搜擢源派剖指憲章組織  
詞令琢磨行業則備于後論更議而  
引之必事接恒篇終成詞費則削同前  
傳猶恨逮于末法世挺知名之僧未  
覲嘉猷有淪典籍庶將來同好又歷  
斯意焉

續高僧傳卷第一

譯經篇初 本傳六人附見三十八

梁揚都正觀寺扶南沙門僧伽婆

羅傳一 男施羅 木道賢 僧法 道命

梁揚都莊嚴寺金陵沙門釋寶

唱傳二 梁武帝僧朗 梁簡文僧昭

魏北臺石窟寺恒安沙門釋曇曜

傳三 曇靖

魏南臺永寧寺北天竺沙門苦

提流支傳四 常景 寺廢寶意 慧定

法場智希 楊街之曇顯 智賢 法希 歲稱

陳南海郡西天竺沙門拘那羅

隋傳五 高僧 德賢 善吉

陳揚都金陵沙門釋法泰傳六

智愷 曹獸 智敦 道臣

僧伽婆羅梁言僧養亦云僧鎧扶南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附法津學年出家偏業阿毘曇論聲榮之盛有譽海南具足已後廣習律藏勇意觀方樂崇開化聞齊國弘法隨舶至都住正觀寺為天竺沙門求那跋陀之弟子也復從跋陀研精方等未盈炎燠博涉多通乃解數國書語值齊曆亡墜道教淩夷婆羅靜淑身心外絕交故擁室栖閑養素資業大梁御寓搜訪術能以天監五年被勅徵召於揚都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等五處傳譯訖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四十八卷即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是也初翻經日於壽光殿武帝躬臨法座筆受其文然後乃付譯人盡其經本勅沙門實唱慧超僧智法雲及素曇光等相對疏出華質有序不墜譯宗天子禮接甚厚引為家僧所司資給道俗改觀婆羅不畜私

財以為觀施成立住寺太尉臨川王  
宏接遇隆重普通五年因疾卒于正  
觀春秋六十有五梁初又有扶南沙  
門曇陁羅者梁言引弱大賈梵本遠  
來貢獻勅與婆羅共譯實靈法界體  
性文殊般若經三部合一十一卷雖事  
傳譯未善梁言故而出經文多隱實  
時有居士木道賢以天監十五年獻  
優婁頻經一卷文既妙具不辯來由  
又有大學博士江泌女僧法者小年  
出家有時靜坐閉目誦出淨土妙莊  
嚴等經始從八歲終於十六惣出三  
十五卷天監年中在華光殿親對武  
帝誦出異經揚都道俗咸稱神授若  
驗佛經斯唯宿習未可餘談竊尋外  
典生知者聖學知者次此則苟談今身  
昧於過往耳若不然者何以辨內外  
賢聖淺深之通塞哉如前傳景雲帝之  
憶書鎮近俗崔子之念金環代有斯  
蹤定非外託逮太清中湘東王託宣  
虞孝敬學周內外撰內典傳要三十  
卷該羅經論條貫釋明諸有要事條  
皆收錄頗同皇覽類苑之流諸宮陷

沒便襲染衣更名道命流離閩輔亦  
有著述云云

釋寶唱姓岑氏吳郡人即有吳建國  
之舊壤也少懷恢敏清貞自蓄願惟  
隻立勤田為業資養所費終於十畝  
至於傍求傭書取濟寓目流略便能  
強識文采鋪贍義理有聞年十八投  
僧祐律師而出家焉祐江表僧望多  
所製述具如前傳紀之唱既始陶津  
經律諮稟承風達德有聲宗嗣住莊  
嚴寺博採羣言酌其精理又惟開悟  
土俗要以通濟為先乃從處士顧道  
曠呂僧智等習聽經史莊易略通大  
義時以其遊涉世務謂有俗志為訪  
家室執固不迴將及三天廕既崩喪事  
去畢建武二年擢掾常習出都專聽  
涉歷五載又中風疾會齊氏去季遭  
亂入東遠至閩越討論舊業天監四  
年便還都下乃勅為新安寺主帝以  
時會雲雷遠近清晏風雨調暢百穀  
年登豈非上資三寶中賴四天下藉  
神龍幽靈叶贊方乃福被黔黎歆茲  
厚德但文散羣部難可備尋下教令

唱於撰集錄以擬時要或建福穰災  
或禮懺除障或饗接神鬼或祭祀龍  
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名以  
為三卷包括幽奧詳略古今故諸所  
祈求帝必親覽指事祠禱多感威靈  
所以五十許年江表元事地民荷賴  
緣斯力也天監七年帝以法海浩汗  
淺識難尋敕莊嚴僧旻於定林上寺  
續衆經要抄八十八卷又勅開善智  
藏續衆經理義名曰義林八十卷又  
勅建初僧朗注大般涅槃經七十二  
卷並唱奉別勅兼贊其功綸綜終始  
緝成部帙及簡文之在春坊尤軌內  
教撰法寶聯璧二百餘卷別令寶唱  
經紕區別其類遍略之流帝以律法  
冲奧近識難通自非才學无由造極  
又勅唱自大教東流道門俗士有叙  
佛理著作弘義並通鳩聚名曰續法  
輪論合七十餘卷使夫迷悟之賓見  
便歸信深助道法無以加焉又撰法  
集一百四十卷並唱獨斷專慮續結成  
部就上親覽流通內外十四年勅安  
樂寺僧紹撰華林佛殿經目雖復勒



成未愜帝旨又勅唱重撰乃因始前  
錄注述合雜甚有科據一帙四卷雅  
愜時望遂勅掌華林園寶雲經藏搜  
求遺逸皆令具足備造三本以用供  
上緣是又勅撰經律異相五十五卷  
敕聖僧法五卷帝又注大品經五十  
卷于時佛教隆盛無德稱焉道俗才  
筆牛陳文理自武帝膺運時三十有  
七在位四十九載深以庭廡早傾常  
懷哀感每嘆曰雖有四海之尊無由  
得申因極故留心釋典以八部般若  
為心良是諸佛由生又即除灾滌累  
故収採衆經躬述注解親臨法座講  
讀數引用此善因崇津靈識頻代二  
皇捨身為僧給使洗濯煩穢仰資冥  
福每一捨時地為之震相繼齋謹不  
斷法輪為太祖文皇於鍾山北澗建  
大愛敬寺糾紛惻曰臨眺百丈翠微  
峻極流泉灌注鍾鯨遍嶺鉞鳳乘空  
創塔包巖壑之奇宴坐畫林泉之遠  
結構伽藍同尊園寢經營厠麗查若  
天宮中院之去大門延袤七里廊廡  
相架層霄臨屬旁置三十六院皆設

池臺周宇環遶千有餘僧四事供給  
中院正殿有栴檀像舉高大八匠人  
約量晨作夕停每夜恒聞作聲且視  
輒覺功大及終成後乃高二丈有二  
相好端嚴色相超挺殆由神造屢感  
徵迹帝又於寺中龍淵別殿造金銅  
像舉高丈八躬伸供養每入頂礼歔  
歔哽噎不能自勝預從左右无不下  
泣又為獻太后於青溪西岸建陽城  
門路東起大智度寺京師甲里夾壇  
通博朝市之中途川陸之顯要殿堂  
宏壯寶塔七層房廊周接華果間發  
正殿亦造丈八金像以申追福五百  
諸臣四時講誦寺成之日帝顧謂群  
后曰建斯兩寺奉福二皇用表因極  
之情以達追遠之思而不能遣慕我  
之哀復於中宮起至妙殿景陽臺立  
七屈室崇宇嚴肅鬱若卿雲粉壁珠  
柱交映相耀設二皇座具備諸禮冠  
蕙盞篋舉目興慕晨昏如在衣服輕  
暖隨時代易新奇芳旨應時日薦帝  
又曰雖竭二豆之巧殫世俗之奇水石  
周流華樹雜沓限以國務不獲朝夕

侍食惟有朔望親奉饋奠而无所瞻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又作聯珠五十首以明孝道又制孝思賦廣統孝本至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度越終古元德而稱故元帝六伏尋我白雲為孝也四運推移不以榮枯遷賢五德更用不以貴賤革心臨朝端默過隙之思弥輒垂拱巖廊風樹之悲適切潔齋宗廟虔事郊禋言未發而涕零容不改而傷慟所謂終身之憂者是也蓋虞舜夏禹周文梁帝萬載論孝四人而已廣如繹所撰金樓子述之又以大通元年於臺城北開大通門立同泰寺樓閣臺殿擬則宸宮九級浮屠迥張雲表山樹園池波蕩煩積其年三月六日帝親臨幸禮懺敬接以為常准即捨身之地也雖億地務殷而卷不輟手披閱內外經論典墳恒以達曙為則自禮記古文周書左傳莊老諸子論語孝經往哲所未詳悉皆為訓釋又以國學貲限隔於貴賤乃更置五館招引寒隳故使孔釋二門榮茂峙列帝前後集百有餘

卷著通史書苑數千卷唱當斯盛世  
頻奉璽書預參翻譯具如別傳初  
唱天監九年先疾復動便發二願遍  
尋經論使無遺失搜括列代僧錄創  
區別之撰為部帙号曰名僧傳三十  
一卷至十三年始就條列其序略云  
夫深求齊滅者在於視聽之表考乎  
心行者諒須丹青之工是万象森羅  
立言之不可以已者也大梁之有天  
下也威加赤縣功濟蒼生皇上化範  
九疇神遊八正頂戴法槁伏膺甘露  
竊以外典鴻文布在方冊九品六藝  
尺寸同遺而沙門淨行獨亡紀述玄  
宗敏德名絕終古擁嘆長懷靡茲永  
歲律師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邁  
著述集記振發宏要寶唱不敏預班  
二落礼誦餘日摺拾遺漏文廣不載  
初以脚氣連發入東治療去後勅追  
因此拉罪謫配越州尋令依律以法  
處斷僧正慧超任情乖旨擯徙廣州  
先懺京師大僧寺遍方從嶺表永棄  
荒裔遂令鳩集為役多閑晝則伏懺  
夜便續錄加又官私催逼惟日弗暇

中甄條流文詞墜落將發之日遂以奏聞有勅停擯令住翻譯而此僧史方將刊定改前宿弊更加釐定故其傳後自序云豈敢謂僧之董狐庶無曲筆耳然唱之所撰文勝其質後人憑據揣而用之故數陳賞要為時所列不測其終

釋曇曜未詳何許人也少出家攝行堅貞風鑒閑約以元魏和平年住此臺昭云統絳絹僧衆妙得其心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崖就而鑿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鵞像窮諸巧嚴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搗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見存宋卒陳季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皓邪佞諛詞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為天師弘敬老氏虔劉釋種焚毀寺塔至庚寅年大武感致癘疾方始開悟慕有白足禪師來相啓發帝既心悔誅夷崔氏事列諸傳至壬辰年



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訪  
經典毀法七載三寶還興曜慨前凌  
廢欣今重複故於北臺石窟集諸德  
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并淨土  
經流通後賢意存無絕時又有沙門  
曇靖者以創開佛日舊譯諸經並從  
梵蕩人間誘道憑准無因乃出提謂  
彼利經二卷意在通悟而言多妄習  
故其文云東方泰山漢言代岳陰陽  
交代故謂代岳出於魏世乃曰漢言  
不辯時代斯一妄也太山即此方言  
乃以代岳譯之兩語相翻不識梵魏  
斯二妄也其例甚衆具在經文尋之  
可領舊錄別有提謂經一卷與諸經  
語同但靖加五方五行用石糝金疑  
成偽耳並不測其終隋開皇開壞往  
往民間猶習提謂也歲冬持衣鉢月  
再興齋儀範正律遞相鑒檢甚具翔  
集云

菩提流支魏言道希北天竺人也通  
通三藏妙入摠持志在弘法廣流視  
聽遂挾道宵征遠莅慈左以魏永平

供擬殷華處之永寧大寺四事將給  
七百梵僧勅以留支為譯經之元匠  
也其寺本孝明皇帝熙平元年靈太  
后胡氏所立在宮前閭闔門南御道  
之東中有九層浮圖架木為之舉高  
九十餘丈上有金剎復高十丈出地  
千尺去臺百里已遙見之初營基曰  
掘至黃泉獲金像三十二軀太后以  
為嘉瑞奉信法之徵也是以飾剎環  
竒窮世華美剎表置金寶瓶容二十  
五斛承露金盤一十一重鐵鐐角張  
盤及鐐上皆有金鐸如一石甕九級  
諸角皆懸大鐸上下凡有一百三十  
枚其塔四面九間六窓三戶皆朱漆  
扉扇垂諸金鈴層有五千四百枚復  
施金鐸鋪首佛事精妙殫土木之工  
編柱金鋪驚駭心目高風永夜鈴鐸和  
鳴鏗鏘之音聞十餘里北有正殿形  
擬太極中諸像設金玉珠編作工巧  
竒冠絕當世僧房周接十有餘間臺  
觀星羅參差間出彫飾朱紫續以  
丹青枯栢楨松異草叢集院牆周帀  
皆施椽瓦正南三門樓閣三道三重

去地二百餘尺狀若天門赫弈華嚴  
夾門列四力士四師子飾以金玉莊  
嚴煥爛東西兩門例皆如此所可異  
者唯樓兩重北門通道但路而置其  
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渌水京師行  
旅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滄雲之  
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乃詔中  
書舍人常景制寺碑景河內人敏學  
博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高祖擢  
為脩律博士有詔令刊定條格永成  
通式景乃商榷今古條貫科歆即魏  
律二十篇是也歷官中書舍人黃門  
侍郎秘書監幽州刺史居室貧儉事  
若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所著文集百  
餘篇給事中封暉伯作序行世寺既  
初成明帝及太后共登浮圖視宮中  
如掌內下臨雲雨上天清明以見宮  
內事故禁人不聽登之自西夏東華  
遊歷諸國者皆曰如此塔廟閭浮所  
無孝昌二年大風撥屋拔樹剝上寶  
瓶隨風而墮入地丈餘復命工人更  
安新者至永熙三年二月為天所震  
帝登凌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

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來救于斯時也雷雨晦冥霰雪交注第八級中平旦火起有二道人忍焚燼投火而死其焰相續經餘三月入地剎柱乃至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有人從東萊郡至云見浮苗在於海中光明儼然同覩非一俄而雲霧亂起失其所在至七月平陽王為侍中斛斯椿所挾西奔長安至十月而洛京遷于漳鄴先時流支奉勅創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親對筆受然後方付沙門僧辯等訖盡論文佛法隆盛英俊蔚然相從傳授孜孜如也帝又勅清信士李廓撰衆經錄麈尾通玄素條貫經論雅有標擬故其錄云三藏流支自洛及鄴爰至天平二十餘年凡所出經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即佛名楞伽法集深密等經勝思惟大寶積法華涅槃等論是也並沙門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筆受具列唐貞觀內典錄廓又云三藏法師流支房內經論梵本可有萬甲所翻新文筆受莫本滿一問

屋然其慧解與勒那相亞而神悟聰敏洞善方言兼工呪術則無抗衡矣嘗坐井口澡鉢內空弟子未來無人汲水流支乃操柳枝聊搗井中密加誦呪纔始數遍泉水上涌平及井欄即以鉢酌用之盥洗傍僧具見莫測其神成共嘉嘆大聖人也流支曰勿妄褒賞斯乃術法外國共行此方不習謂為聖耳懼惑世細遂秘不宣于時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魏云實意博瞻之富理事兼通誦一億偈偈有三十二字尤明禪法意存遊化以正始五年初屆洛邑譯十地寶積論等大部二十四卷又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覺定從正光元年至元象二年於洛陽白馬寺及鄴都金華寺譯出金剛上味等經十部當翻經日於洛陽內殿流支傳本餘僧叅助其後三德乃徇流言各傳師習不相詢訪帝以弘法之盛略叙曲煩勅三處各翻訖乃叅校其間隱沒乎有不同致有文旨時兼異綴後人合之共成通部見寶唱等錄初實意沙門



神理博異領條魏詞偏盡隅奧帝每  
令講華嚴經披釋開悟精義每發一  
日正處高座忽有持笏執名者形如  
大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  
經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訖經  
文當從來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  
建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咸亦須之可  
請令定使者即如所請見講諸僧既  
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  
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衆辭訣  
奄然卒於法座都講等僧亦同時殯  
魏境間見無不嗟美時又有沙門法  
場於洛陽譯辯意長者問經一卷雖  
闕傳對而是正文見法上錄又熙平  
元年有南天竺波羅奈城婆羅門  
姓瞿曇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從  
元年至興和末於鄴城譯正法念聖  
善住迴諍唯識等經論凡一十四部  
八十五卷沙門曇林僧昉等筆受當  
時有沙門菩提流支與般若流支前  
後出經而衆錄傳寫率多輕略各去  
上字但云流支而不知是何流支迄  
今群錄譯目相涉難得詳定又期城

郡守楊銜之撰洛陽伽藍記五卷故其序略云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氏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非天外至如一無二諦之言六通三達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若夫須臾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象夜臺圖紺髮之形介來奔覽其風遂廣至如晉室永嘉寺惟有四十二皇魏受圖高洛京寺出餘千數皆帝王士庶薦信經營名僧異瑞紛綸間起今採摘祥異者具以注之文多不載時西魏文帝大統中丞相宇文黑泰興隆釋教崇重大乘雖攝提萬機而恒揚三寶第內常供百法師尋討經論講摩訶衍又令沙門曇顯等依大垂經撰菩薩藏衆經要及百二十法門始從佛性終盡融門每日開講即恒宣述以代先舊五時教迹迄今流行香火梵音札拜唱導咸承其則雖山東江表乃稱學海儀表有歸未能逾矣至周文帝二年有波頭摩國律師攜那跋陀羅周言智賢共耶舍崛多等譯五明論謂聲鑿工術及符印等並沙門智

傳筆受建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國沙門達摩流支周言法希奉勅為大冢宰晉陽公宇文護譯婆羅明天文二十卷又令摩伽陀國禪師闍那耶舍周言藏稱共弟子闍那崛多等於長安故城四天王寺譯定意天子問經六部沙門圓明道辯及城陽公蕭吉等筆受拘那羅陀陳言親依或云波羅末陀譯云真諦並梵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優禪居國人焉景行澄明器宇清肅風神爽拔悠然自遠群藏廣部因不厝懷藝術異能偏素諳練雖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遠涉艱閑無憚夷險歷遊諸國隨機利見梁武皇帝德加四域盛唱三寶大同中勅直後張汜等送扶南獻使返國仍請名德三藏大乘諸論雜花經等真諦遠聞行化儀軌聖賢搜選名匠惠益民品彼國乃屈真諦并賣經論恭膺帝旨既素蓄在心潏然聞命以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達于南海公路所經乃停兩載以太清二年閏八月始屈京邑武皇面申頂禮於寶

雲殿竭誠供養諦欲傳翻經教不羨  
秦時更出新文有逾齊日屬道銷梁  
季寂羯彌陵法為時崩不果宣述乃  
步入東土又往富春令陸元哲創奉  
問津將事傳譯招延英秀沙門寶  
瓊等二十餘人翻十七地論適得五  
卷而國難未靜側附通傳至天保三  
年為侯景請還在臺供養于斯時也  
兵飢相接法幾類焉會元帝啓祚承  
聖清夷乃止于金陵正觀寺與願禪  
師等二十餘人翻金光明經三年二月  
還返豫章又往新吳始興後隋蕭太  
保度嶺至于南康並隨方翻譯栖遑  
靡託逮陳武永定二年七月還返豫  
章又止臨川晉安諸郡真諦雖傳經  
論道缺情離本意不申更觀機壤  
遂欲汎舶往楞伽修國道俗虔請結  
誓留之不免物議遂停南越便興前  
梁舊齒重覆所翻其有文旨乖舛者  
皆鎔冶成範始末倫通至文帝天嘉  
四年揚都建元寺沙門僧宗法准僧  
忍律師等並建業標領欽聞新教故  
使遠浮江表親承勞問諦欣其來志

乃為翻攝大乘等論首尾兩載覆疎  
宗旨而飄寓投委无心寧寄又汎小  
舶至梁安郡更裝大舶欲返西國學  
徒追逐相續留連太守王方奢述衆  
元情重申邀請諦又且脩人事攬止  
海隅伺接束裝未思安堵至三年九  
月發自梁安汎舶西引葉風賦命飄  
還廣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歐  
陽穆公顧延住制旨寺請翻新文諦  
願此業緣西還無措乃對沙門慧愷  
等翻廣義法門經及唯識論等後穆  
公薨沒世子統重為檀越開傳經論  
時又許焉而袖思幽通量非情測嘗  
居別所四絕水洲統往造之嶺峻濤  
涌未敢凌犯諦乃鋪舒坐具在於  
水上加坐其內如乘舟焉浮波達岸  
既登接對而坐具不濕衣常敷置有  
時或以荷葉搦水乘之而度如斯神  
異其例甚衆至光太二年六月諱默  
世浮雜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質神旦  
生勝壤遂入南海北山將捐身命時  
智恒正誨俱舍聞告馳往道俗奔赴  
相繼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衛防遏



躬自稽顙致留三日方紆本情因介  
迎還止于王園寺時宗愷諸僧欲延  
還建業會楊釐碩望恐奪時榮乃  
奏曰嶺表所譯衆部多明無塵雅  
識言亦治術有救國風不疑諸華可  
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藏陳  
世以太建元年遘疾少時遺訣嚴正  
勗亦曰果書傳累紙其文付弟子智  
休至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時年七十  
有一明日於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  
僧宗法准等各贊經論還返匡山自  
諦來東夏雖廣出衆經偏宗攝論故  
討尋教旨者通覽所譯則彼此相發  
綺績鋪顯故隨處翻傳親注疏解依  
心勝相後甄並是僧宗所陳躬對本  
師重為釋旨增減或異大義無虧宗  
公別著行狀廣行於世且諦之築時  
逢喪亂感竭運終道津靜濟流弊弘  
化隨方卷行至於部帙或分譯人時  
別今惣歷二代共通數之故始梁武  
之末至陳宣即位凡二十三載所出  
經論記傳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  
卷徵附華飾盛顯隋唐見曹毗別歷

及唐貞觀內典錄餘有未譯梵本書  
並多羅樹葉凡有二百四十一甲若依  
陳紙翻之則列二萬餘卷今見譯訖  
止是數甲之文並在廣州制旨王園  
兩寺是知法寶弘博定在中天識量  
瑱瑣誠歸東夏何以明之見譯藏經  
減三十卷生便棄擲習學全希用此  
量情情可知矣初諦傳度攝論宗愷  
歸心窮括教源銓題義古遊心既久  
懷敞相承諦又面對闡揚情理無伏  
一日氣屬嚴冬衣服單踈忍噤通宵  
門人側席愷等終夜靜立奉侍諮詢  
言久情誼有時眠寐愷密以衣被覆  
之諦潛覺知便曳之于地其節儉知  
足如此愷如先奉侍逾久逾親諦以  
他日便謂然憤氣衝口者三愷問其  
故答曰君等款誠正法實副叅侍但  
恨弘法非時有阻來意耳愷聞之如  
噎良久聲淚俱發跪而啓曰大法絕  
塵遠通赤縣羣生無感可遂埋耶諦  
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國非近非  
遠吾等沒後當盛弘之但不覩其興  
以為太息耳即驗往隔今統敷揚有

宗傳者以為神用不同妄生異執惟識不識其識不無慨然時有中天竺優裨居國王子月婆首部陳言高室遊化東魏生知後朗體悟幽微專學佛經尤精義理洞曉音韻兼善方言譯僧伽吒經等三部七卷以魏元象年中於鄴城司徒公孫騰第出沙門僧昉筆受屬齊受魏禪蕃客任情都請還鄉事深博觀承金陵弘法道聲遠爾以梁武大同年辭齊南度既達彼國仍被留住因譯大乘頂王經一部有勅令鄴都監外國往還使命至太清二年忽遇于闐僧求那跋陀陳言德賢寶勝天王般若梵本那因期請乞願弘通嘉其雅操豁然授與那得保持用為希遇屬侯景作亂未暇翻傳推乃負東西諷持供養至陳天嘉乙酉之歲始於江州興華寺譯之沙門智昕筆受陳文凡六十二卷覆疎陶練勘閱俱了江州刺史黃法範為檀越僧正釋惠恭等監掌具經後序那後不知所終時又有扶南國僧須菩提陳言善吉於揚都城內至敬寺為

東主譯大乘寶雲經八卷與梁世吳  
隨羅所出七卷者同少有差百並見  
隋代三寶錄

釋法泰不知何人學達釋宗達轉注  
海住揚都大寺與慧愷僧宗法忍等  
知名梁代並義聲高邈宗正當時有  
天竺沙門真諦挾道孤遊遠化東  
鄙會傳憲勅殆僑寓流離一十餘年  
全無陳譯將旋舊國途出嶺南為廣  
州刺史歐陽頔固留因欲傳授周訪  
義侶擬閱新文泰遂與宗愷等不憚  
艱辛遠尋三藏於廣州制旨寺筆受  
又義垂二十年前後所出五十餘部  
并述義記皆此土所無者泰雖博通  
教旨偏重行猷至於律儀所及性無  
違越諒又與泰譯明了論釋律二十  
二大義并疏五卷勒于座右遵奉行  
之至陳太建三年泰還達業并盡新  
翻經論剗開義旨驚異當時其諸部  
中有攝大乘俱舍論文詞該富理宏  
疑玄思越恒情妙能其趣先是梁武  
宗崇大論無訛成實學士人聲望從風  
歸靡陳式好異前朝廣流大品尤敦

三論故奏雖屢演道俗無受使夫法  
座絕嗣聞尔無間會彭城沙門靜嵩  
避地金陵學聲早被獨拔千載希斯  
正理晝談恒講夜請新宗因循往華  
乃經涼燠泰振發玄門明哀弘詣覈  
其疑義每湊玄極皆隨機按旨披釋  
無遺事出嵩傳泰博諮真諦傳業  
嵩公知我者希浮譎斯及不測其終  
智愷俗姓曹氏住揚都寺初興法泰  
等前後異發同往嶺表奉祈真諦愷  
素積道風詞力彰贍乃對翻攝論躬  
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並了都合二  
十五卷後更對翻俱舍論十月便了  
文疏合數八十三卷諦云吾早值子  
經絹經論結是前翻不應缺少今譯  
兩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愷後延諦  
還廣州顯明寺住本房中請諦重講  
俱舍纔得一遍至陳光大中僧宗法  
准慧忍等度嶺就諦求學以未聞攝  
論更為講之起四月初至臘月八日  
方訖一遍明年宗等又請愷於智慧  
寺講俱舍論成名學士七十餘人同  
欽訪詞講至業品疏第九卷文猶未



盡以八月二十日遘疾自省不救索  
紙題詩曰千秋本難滿三時理易傾  
石火無恒焰電光非久明遺文空滿  
笥徒然昧後生泉路方幽噎寒隴向  
淒清一朝隨露盡唯有夜松聲因放  
筆與諸名德握手語別端坐儼思奄  
然而卒春秋五十有一即光大二年  
也葬於廣州西陰寺南崗自餘論文  
真諦續誨王感品第三卷因今垂祿  
便廢法事明年肇春三載又化諦有  
菩薩戒弟子曹毗者愷之林子明敏  
深沉雅有遠度少摯至南受學攝論  
諮承諸部皆著功勳太建三年毗請  
建興寺僧正明勇法師續誨攝論成  
學名僧五十餘人晚住江都綜習前  
業常於白塔等寺開演諸論冠屨裾  
襦服同賢士登座談吐每發深致席  
端學士並是名賓禪定僧榮日嚴法  
侶等皆資其學時有循州平等寺沙  
門智敷者弱年聽延祚寺道綽二師  
成實并往北土沙門法明聽金剛般  
若論又往希堅二德聽婆沙中論皆  
洞涉精至研覈宗旨必得本師臨聽

言無淨雜義得明暢者方始雜之餘  
例准此及翻攝論乃為廣州刺史安  
南將軍陽山公願請宅安居不獲專  
習後翻俱舍方預其席及愷議此論  
敷與道尼等二十人並擬拾文疏於  
堂聽受及愷之亡誄撫膺哀慟遂  
來法准房中率尼響歎等十有二  
人共傳香火令引攝舍兩論誓無斷  
絕皆共奉旨仰無墜失至三歲崩後  
法侶散宗嗣將虧太建九年敷相  
續敷引眾多聯類同聽諦席未有高  
者太建十一年二月有跋摩利三藏  
弟子慧寄者本住中原值周武滅法  
避地歸陳晚隨使劉瑋至南海獲涅  
毘論敷曾講斯經欣其本習伏膺請  
求便為開說止得序分種性分前十  
三章玄義後返豫章鶴山嶺山敷又與  
璣法師隨從因復為說第三分具得  
十海十道及進餘文寄因遘疾不任  
傳授乃令敷下都覓海潮法師當  
窮論旨以十四年至於達業所尋不  
值乃遇栖玄寺曉禪師賜與雲林解  
涅毘疏釋經後分文兼論意而不整

足便還故寺常講新文十三章義近  
二十遍開皇十二年王仲宣起逆焚  
燒州境及敷寺房文疏並盡其年授  
敷令住廣循二州僧任經五載廢闕  
法事後解僧任方於本州道場寺偏  
講攝論十有餘遍坐中達解二十五  
人璣山瞰等並堪領匠仁壽元年達  
疾終於本寺敷撰諦之翻譯歷始末  
指訂并卷部時節人世詳備廣有成  
叙道臣住本九江尋宗諦旨興講攝  
論騰譽京師開皇十年下勅退入既  
達雍輦開悟弘多自是南中無復誦  
主雖云敷說蓋無取矣

續高僧傳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譯經篇二本傳四人 附見八人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那連

耶舍傳一 万天懿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賢豆沙門闍

那崛多傳二 僧就法智

隋東都雒濱上林園翻經館南賢

豆沙門達摩笈多傳

三 侯君素 徐同郡 劉憑 費長房

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釋彦

琮傳四 行矩

那連提黎耶舍隋言尊稱北天竺烏

場國人正音應云鄒茶茶音持耶反

其王與佛同氏亦姓釋迦刹帝利種

隋云土田主也由劫初之時先為分

地主因即号焉今所謂國王者是也

舍年十七發意出家尋值名師倍聞

正教二十有一得受具篇聞諸宿老

嘆佛景迹或言某國有鉢某國有

衣頂骨牙齒神變非一遂即起心願

得瞻奉以戒初受須知律相既滿五

夏發足遊方所以天梯石臺之迹龍  
窟寶塔之方廣周諸國並親頂礼僅  
無遺逸曾住園寺一住十年通履僧  
坊多值明德有一尊者深識人機見  
語舍去若能靜修應獲聖果恐汝遊  
涉終無所成尔曰雖聞情無領悟脫  
來却想悔將何及耶舍北背雪山南  
窮師子應覽聖迹仍旋舊壤乃觀烏  
場國主真大士焉自所經見罕傳其  
類試略述之安民以理民愛若親後  
夜五更先礼三寶香花伎樂竭誠供  
養日出昇殿方覽万機次到辰時香  
水浴像宮中常設日百僧齋王及夫  
人手自行食齋後消食習諸武藝日  
景將昃寫十行經與諸德僧共談法  
義復與群臣量議治政頃入佛堂自  
奉燈燭礼拜讀誦各有恒調了其常  
業乃還退靜三十餘年斯功不替王  
有百子誠孝居懷釋種餘風胤流此  
國但以寺接山阜野火所焚各相差  
遣四遠投告六人為伴行化雪山之  
北至于峻頂見有人鬼二路人道荒  
險鬼道利通行客心迷多尋鬼道漸



入其境便遭煞害昔有聖王於其路  
首作毗沙門天王石像手指人路同  
伴一僧錯入鬼道耶舍覺已口誦觀  
音神呪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呪  
力得免斯厄因復前行又逢山賊專  
念前呪便蒙靈衛賊來相害對目不  
見循路東指到芮芮國值突厥乱西  
路不通反鄉意絕乃隨流轉北至溫  
海之旁南岨突厥七千餘里彼既不  
安遠投齊境天保七年屆於京鄴文  
宣皇帝極見殊禮偏異恒倫耶舍時  
年四十骨梗雄雅物議憚之緣是文  
宣礼遇隆重安置天平寺中請為翻  
經三藏殿內梵本千有餘夾勅送於  
寺處以上房為建道場供窮珍妙別  
立厨庫以表尊崇又 勅昭玄大統  
沙門法上等二十餘人監掌翻譯沙  
門法智居士万天懿傳語懿元鮮卑  
姓万俟氏少出家師婆羅門而聰慧  
有志力善梵書語工呪符術由是故  
名預叅傳焉初翻衆經五十餘卷大  
興正法弘暢衆心宣帝重法殊異躬  
礼梵本願群目曰此乃三寶洪基故

我偏訪其奉信推誠為如此也耶舍  
每於宣譯之暇時陳神呪具救顯助  
立功多矣未幾授昭玄都俄轉為統  
所獲供祿不專自資好起慈惠樂興  
福業設供飯僧施諸貧乏獄囚繫畜  
咸將濟之市廛內所多造義井親自  
漉水津給衆生又於汲郡西山建立  
三寺依泉旁谷制極山美又收養厲  
疾男女別坊四事供承務令周給又  
往突厥客館勸持六齋羊料放生受  
行素食又曾遇病百日不起 天子  
皇后躬問起居耶舍歎曰我本外客  
德行未隆乘輿今降重法故尔內撫  
其心慙懼交集建德之季周武克齊  
佛教與國一時平殍耶舍外假俗服  
內襲三衣避地東西不遑寧息五衆  
阨窘投厝無所儉餓溝壑者減食施  
之老病扶力者隨緣濟益雖事力匱  
薄拒諫行之而神志休強說導無倦  
此負留難便歷四年有隋御寓重隆  
三寶開皇之始梵經遙應爰降玉璽書  
請來弘譯二年七月弟子道密等侍送  
入京住大興善寺其年季冬草創翻

譯 勅貼玄統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  
令對翻傳主上礼問邦繁供奉隆渥  
年雖朽邁行轉精勤曾依舍利弗  
陀羅尼具依脩業夢得境界自身作  
佛如此靈祥雜沓其例非一後移住  
廣濟寺為外國僧主存撫羈客妙得  
物心忽一旦告弟子曰吾年老力微  
不久去世及今明了誠尔門徒佛法  
難逢宜勤修學人身難獲慎勿空  
過言訖就枕奄尔而化時滿百歲即  
開皇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初耶舍  
先逢善相者去年必至百亦合登仙  
中壽果終其言驗矣登仙冥理猶難  
測之然其面首形傳特異常倫頂起  
肉髻聳若雲峯目正處中上下量等  
耳高且長輪埒成貝見人榮相未比  
於斯固是傳法之碩德也法主既傾  
哀驚道俗昭隆之事將漸墜焉凡前  
後所譯經論一十五部八十餘卷即  
菩薩見實月藏日藏法勝毗曇等是  
也並沙門僧深明芬給事李道寶等  
度語筆受昭玄統沙門曇延昭玄都  
沙門靈藏等二十餘僧監護始末至

五年冬勤練俱了並沙門彥琮制序  
具見齊周隋二經錄尋耶舍遊涉四  
十餘年國五十餘里十五万瑞景靈  
迹勝寺高僧馱水深林山神海狩無  
非奉勅並預懲降事既廣周末遑陳  
叙沙門彥琮為之本傳具流於世時  
又有同國沙門毗尼多流支隋言滅  
喜不達五百由旬來觀威化開皇二  
年於大興善譯為頭精舍大乘經持  
經二部給事李道寶傳沙門法纂筆  
受沙門彥琮制序

閼那崛多隋言德志北賢豆

賢豆本音  
閼那崛多

陀那此土主處謂天帝所護故也賢豆之音彼  
國之說略耳身毒天生此方之說稱也而彼國  
人提言賢豆而只捷陀囉國人也隋言  
乃之以為五方也

香行國焉居留沙雷羅城六丈夫

宮也剎帝利種姓金

俱凡

步此云項也

謂如孔雀之項彼國以為貴姓父名

跋闍邏婆囉此云金剛堅也少懷遠

量長乘清範位居宰輔燮理國政崛

多毘季五人身居寂小宿殖德本早

發道心適在騷亂便願出家二親深

識其度不違其請本國有寺名曰大

林遂往歸投因蒙度脫其郁波弟耶

此云常近受持者今所謂和上此乃  
于闐之訛略也名曰嗜鄰耶舍此云  
勝名專修宴坐妙窮定業其阿遮利  
耶此六傳授或云正行即所謂阿闍  
梨也亦近國之訛略耳名曰闍若鄰  
跋達囉此云智賢遍通三學偏明律  
藏崛多自出家後孝弟專誠教誨積  
年指歸適觀然以賢豆聖境靈迹尚  
存便隨本師具得瞻奉時年二十有  
七受戒三夏師徒結志遊方弘法初  
有十人同契出境路由迦僻施國淹  
留歲序國王敦請其師奉為法主益  
判頗周將事巡歷便踰大雪山西足  
固是天險之峻極也至獸怛國既初  
至止野曠民希所須食飲無人營造  
崛多遂捨具戒竭力供待數經時艱  
冥靈所祐幸免災橫又經渴囉脬陀  
及于闐等國屢遭夏雨寒雪暫時停  
住既无弘演栖寓非久又達吐谷渾國  
便至鄯州于時即西魏大統元年也  
雖歷艱危心逾猛勵發蹤跋涉三載  
于茲十人之中過半亡沒所餘四人  
僅存至此以周明帝武成年初屈長



安止草堂寺師徒遊化已果來心更  
登淨壇再受具足精誠從道尤甚由  
來稍染京輦漸通華語尋從本師勝  
名被明帝詔延入後園共論佛法殊  
展具情上啓即蒙別勅為造四天王寺  
聽在居住自茲已後乃翻新經既非  
弘表羈縻而已所以接先闕本傳度  
梵文即十一面觀音金仙問經等是  
也會譙王宇文儉鎮蜀復請同行於  
彼三年恒任益州僧主住龍剎寺又  
翻觀音偈佛語經建德隳運像教不  
弘五衆一期同斯俗服武帝下

勅追入京輦重加爵祿逼從儒礼裴操  
鏗然守死無懼帝愍其貞亮哀而放  
歸路出甘州北由突厥閭梨智賢還  
西滅度崛多及以和上乃為突厥所  
留未久之間和上遷化隻影孤寄莫  
知所安賴以北狄君民頗弘福利因  
斯飄寓隨方利物有齊僧寶暹道遵  
僧曇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結同行  
採經西域往返七載將事東歸已獲  
梵本二百六十部行至突厥俄屬齊

亡亦投彼國因與同處誦道相娛所  
賣新經請翻名題勘舊錄目轉覺巧  
便有異前人無虛行苦同指焚香共  
契宣布大隋受禪佛法即興還等費  
經先來應運開皇元年季父屈止京邑勅  
付所司訪人令譯二年仲春便就傳  
述夏中詔曰躬之五速恐民盡死是  
則居吉凶之士制短長之命謀新去故  
如農望秋龍首之山川原秀麗卉木  
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  
之業在茲可域城曰大興城殿曰大  
興殿門曰大興門縣曰大興縣園花  
池沼其号並同寺曰大興善也於此  
寺中傳度法本時崛多仍住北狄至  
開皇五年大興善寺沙門曇延等三  
十餘人以躬當翻譯音義乖越承崛  
多在此乃奏請還帝乃別勅追延崛  
多西歸已絕流滯十年深思明世重  
遇三寶忽蒙遠訪欣願交并即與使  
手同來入國于時文帝巡幸洛陽於  
彼奉謁天子大悅賜問頗仍未還京  
闕尋勅敷譯新至梵本衆部弥多或  
經或書且內且外諸有翻傳必以崛

多為主僉以崛多言識異方字曉殊俗故得宜辯自運不勞傳度理會義門句圓詞體文意粗定銓本便成筆受之徒不費其力試比先達抑亦繼之亦時耶舍已亡傳當元匠於大興善更召婆羅門僧達摩笈多并勅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傳梵語又置十大德沙門僧休法祭法經慧藏洪遵慧遠法纂僧暉明穆曇遷等監掌翻事銓定宗旨沙門明穆彦琮重對梵本再審覆勘整理文義昔支曇羅什等所出大集卷軸多以三十成部及耶舍高齊之世出月藏經一十二卷隋初後出日藏分一十五卷既是大集廣本而前後譯分遂便支離部表羈散開皇六年有招提寺沙門僧就合之為六十卷就少出家專實坊學雖加宣導恨文相未融乃例括相從附入大部至於詞旨慙當未善精窮比有大興善寺沙門洪慶者識度明達為國監寫藏經更釐改就所合者名題前後甚得理致且今見翻諸經有多是大集餘品略而會

之應滿百卷若依梵本此經凡十萬  
偈據以隋文可三百卷崛多曾傳于  
闐東南二千餘里有遮拘迦國彼王  
純信於重大乘宮中自有摩訶般若  
大集華嚴三部王躬受持親執鐸鑰  
轉讀則開香花供養或以諸餅果誘  
引小王令其禮拜此國東南可二十  
餘里山甚巖險有深淨窟置大集花  
嚴方等寶積楞伽方廣舍利弗華聚  
二陀羅尼都薩羅藏摩訶般若八部  
般若大雲經等凡十二部減十萬偈  
國法相傳防衛守護又有入滅定羅  
漢三人窟中禪寂每至月半諸僧就  
山為其淨髮此則人法住持有生之  
所憑賴崛多道性純厚神志剛正愛  
德無厭求法不懈博聞三藏遠究真  
宗遍學五明兼開世論經行得道場  
之趣摠持通神呪之理三衣一食終  
固其誠仁濟引誘非開勸請勤誦佛  
經者而弥篤強識先古久而逾詣士  
庶欽重道俗崇於隋滕王遵仰戒範  
奉以為師因事塵染流擯東越又在  
甌閩道聲載路身心兩救為益極多

至開皇二十年便從物故春秋七十有八自從西服來至東華循歷翻譯合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即佛本行集法炬威德護念賢護等經是也並詳括陶冶理教圖通文明義結具流於世見普長房三寶錄初隋高祖又勅崛多共西域沙門若那竭多開府高恭恭息都智天奴和仁及婆羅門毗舍達等於內史內省翻梵古書及訖文至開皇十二年書度翻訖合二百餘卷奏聞進內見唐貞觀內典錄時又有優婆塞姓瞿曇氏名達摩般若隋言法智父名般若派支倫詳餘傳智本中天國人流滯東川遂嚮華俗而門世相傳祖習傳譯高齊之季為昭玄都齊國既平佛法同毀智曰僧職轉任俗官再授洋州洋川郡守隋氏受禪梵牒即來有勅召還使掌翻譯法智妙善方言執本自傳不勞度語譯業報差別經等成都沙門釋智鉉筆受文詞銓序義體曰嚴寺沙門彦琮制序見隋代經錄達摩笈多隋言法密本南賢豆羅羅



反加國人也刹帝利種姓樊耶伽羅此  
云虎氏有第四人身居長子父母留  
戀不聽出家然以慕愛法門深願離  
俗年二十三往中賢豆界韃拏究撥  
闍城此云耳出於究牟地謂黃色花  
因園以得名也僧伽羅磨此云衆園舊  
云僧伽藍者訛略也笈多於此寺中  
方得落賤改名法密年二十五方受  
具戒其郁波弟耶佛駄笈多此云學  
密阿遮利夜名舊拏達多此云德施  
又一阿遮利夜名為普照通大小乘  
經論咸能誦說行賓荼夜法謂行乞  
食者舊名為分衛入第耶那此云念  
修舊為禪那及持訶那並訛僻也恒  
入此觀以為常業笈多受具之後仍  
住三年就師學問師之所得略窺戶  
牖後以普照師為吒迦國王所請從  
師至彼經傳一載師還本國笈多更  
留四年住於提婆鼻何囉此云天遊  
也天謂國王遊謂僧處其所王立故  
名天遊舊以寺代之寺乃此立公院  
之名所謂司也廷也又云招提耆亦  
訛略也世依字解招謂招引提謂提

携並浪語也此乃西言耳正音云招  
闍提奢此云四方謂處所為四方衆  
僧之所依住也於是歷諸大小乘國  
及以僧寺聞見倍多北路商人頗至  
於彼遠傳東域有大支那國焉舊名  
真丹振旦者並非正音無義可譯惟  
知是此神州之總名也初雖傳述不  
甚明信未作來心但以志在遊方情  
無所繫遂往迦僻施國六人為伴仍  
留此國傳住王寺笈多遂將四伴於  
國城中二年停止遍歷諸寺備觀所  
學遠遊之心尚未寧處其國乃是北  
路之會雪山北陰高侶咸湊其境於  
商客所又聞支那大國三寶興盛同  
侶一心屬意來此非惟觀其風化願  
在利物弘經便踰雪山西足薄伽羅  
國波多又擊國達摩志願多國此諸  
國中並不久住足知風土諸寺儀式  
又至渴羅睺陀國留停一年未多開  
導又至沙勒國同伴一人復還本邑  
餘有三人停在王寺謂沙勒王之所  
造也經住兩載仍為彼僧講說破論  
有二千偈旨明二部多破外道又為

譚如實論亦二千偈約其文理乃是  
世間論義之法又至龜茲國亦停王  
寺又住二年仍為彼僧譚釋前論其  
王薦好大乘多所開悟留引之心旦  
夕相造笈多係心東夏無志潛停密  
將一僧間行至烏耆國在阿爛拏寺  
講通前論又經二年漸至高昌客遊  
諸寺其國僧侶多學漢言雖停二年  
無所宣述又至伊吾便停一載值難  
避地西南路純砂磧水草俱乏同侶  
相顧性命莫投乃以所賣經論權置  
道旁越山求水冀以存濟求既不遂  
勞弊轉增專誦觀世音呪夜雨忽降  
身心充悅尋還本途四顧茫然方道  
迷失踟躕進退乃任前行遂達于瓜  
州方知委曲取北路之道也笈多遠  
慕大國跋涉積年初契同徒或留或  
歿獨願單影屈斯勝地靜言思之悲  
喜交集尋蒙帝旨延入京城處之各  
寺供給豐渥即開皇十年冬十月也  
至止未淹華言略悉又奉別勅令就  
翻經移任興善執本對譯允正寔繁  
所誦大小乘論並是深要至於宣解

大弘微旨此方舊學頗遺積疑然而  
慈恕立身柔和成性心非道外行在  
言前戒地夷而靜智水幽而潔經洞  
字源論窮聲意加以威容詳正勤節  
高猛誦響繼晨宵法言通內外又性  
好端居簡絕情務寡薄嗜慾息杜  
希求無倦誨人有踰利已曾不忤顏  
於賤品輕心於微類遂使未覩者傾  
風暫謁者欽訪自居譯人之首惟存  
傳授所有覆疎務存綱領煬帝定鼎  
東都訪重隆厚至於佛法弥增崇樹  
乃下勅於洛水南濱上林園內置翻  
經館搜舉翹秀永鎮傳法登即下徵  
笈多并諸學士並預集焉四事供承  
復恒常度致使譯人不墜其緒成簡  
無替於時及隋綱云顏郊壘煙構梵  
本新經一時斯斷笈多蘊其深解遂  
闕陳弘始於開皇中歲終於大業末  
年二十八載所翻經論七部合三十  
二卷即起世緣生藥師本願攝大乘  
菩提資類等是也並文義澄潔華質  
顯暢具唐貞觀內典錄至武德二年  
終于洛河初笈多翻普樂經一十五

卷未及練覆值爲鄭淪廢不暇重修  
今卷部在京多明八相等事有沙門  
弁琮内外通照華梵並聞預參傳譯  
偏承提誘以笈多遊履具歷名邦見  
聞陳述事逾前傳因著大隋西國傳  
一部凡十篇本傳一方物二時候三  
居處四國政五學教六禮儀七飲食  
八服章九寶貨十威列山河國邑人  
物斯即五天之良史亦乃三聖之宏  
圖故後漢西域傳云靈聖之所降集  
賢懿之所挺生者是也詞極綸綜廣  
如所述初開皇十三年廣州有僧行  
塔懺法以皮作帖子二枚書爲善惡  
兩字令人擲之得善者吉又行自撲  
法以爲滅罪而男女合雜妄承密行  
青州居士接響同行官司檢察謂是  
妖異其云此塔懺法依占察經自撲  
懺法依諸經中五體投地如大山崩  
時以卷聞乃勅内史侍郎李元操就  
大興善問諸大德有沙門法經弁琮  
等對云占察經見有兩卷首題云提  
登在外國譯文似近代所出衆藏亦  
有焉而傳者檢勘群錄並無正名及



譯人時處塔懺與衆經復異不可依  
行勅因斷之時有秀才儒林郎侯白  
奉勅撰旌異傳一部二十卷多叙感  
應即事亟涉弘演釋門者白字君素  
本相鄴人也識敏機對揖崇臺省帝  
以多聞前古爰引賓王觀國程器終  
于此職又有晉府祭酒徐同卿撰通  
命論兩卷卿以文學之富鎮達玄儒  
等教亦明三世因果但文言隱密先  
賢之所未辯故引經史正文會通運  
命歸於因果意在顯發儒宗助佛宣  
教導達群品咸奔一趣蓋卿博識有  
據故能洞此幽求又有翻經學士涇  
陽劉馮撰內外旁通比較數法一卷  
馮學通玄素偏工數術每以前代翻  
度至於數法比例頗涉不同故演斯  
致其序略玄世之道藝有淺有深人  
之稟學有疎有密故尋筭之用也則  
兼該大行其不思也則致惑三隅然  
東夏數法自有三等之老西大所陳  
何無兩端之例然則先譯諸經並以  
大千稱為百億言一由旬為四千里  
依諸筭計悉不相符竊疑翻傳之曰

彼此異意持撓之際於斯取失故衆經竿數之法與東夏相參十十變之旁通對衍庶擬翻譯之次執而辯惑既參餘經詰故即而叙之至開皇十五年文皇下勅令翻經諸僧撰衆經法式時有沙門彥琮等准的前錄結而成之一部十卷奏呈入內並見隋代費氏諸錄時有翻經學士成都費長房本預緇衣周朝從廢因俗傳通妙精玄理開皇之譯即預搜揚勅片入京從例修緝以列代經錄散落難收佛法肇興年載蕪沒乃撰三寶錄一十五卷始於周莊之初上編甲子下舒年号并諸代所翻經部卷目軸別陳叙函多條例然而瓦玉雜糅真爲難分得在通行關於甄異錄成陳奏下勅行之所存流傳取爲該富矣釋彦琮俗緣李氏趙郡栢人人也世号衣冠門稱甲族少而聰敏才藻清新誠洞幽微情符水鏡遇物斯覽事罕再詳初授信都僧邊法師因試今誦大方等經數日亦度邊異之也至

于十歲方許出家改名道江以慧聲洋溢如江河之望也聽十地論榮譽流振州邑所推十二在巖嶺山誦法花經不久尋究便遊鄴下因循講席乃返鄉寺講无量壽經時太原王邵任趙郡佐寓居寺宇聽而仰之友弟弥至齊武平之初年十有四西入晉陽且講且聽當尔道張汾朔名布通儒尚書弟長瑜及朝秀盧思道之行恭邢恕等並高齊榮望欽揖風猷同為建齋講大智論親受披導嘆所未聞及齊后西幸晉陽延入宣德殿講仁王經國統僧都用為承奉聽徒二百並是英隲帝親臨御筵文武咸侍皇太后及以六宮同昇法會勅侍中高元海扶琮昇坐接待上下而神氣堅朗希世驚嗟析理開神咸遵景仰十六遠父憂歆辭名問遊歷篇章爰逮子史頗存通閎右僕射陽休之與文材館諸賢友共款狎性愛恬靜延而方造及初進具日次晡時戒本方言誦試兼了自今專習律檢進討行科及周武平齊尋蒙延入共款

玄籍深會帝心勅預通道觀學士時  
年二十有一與宇文愷等周代朝賢  
以大易老莊陪侍講論江便外假俗  
衣內持法服更名彥琮武帝自續道  
書号無上秘要于時預露綸綜特蒙  
收採至宣帝在位每黜必累日通宵  
談論之際因潤以正法時漸融泰頗  
懷嘉賞授禮部等官並不就與朝士  
王邵辛德源陸開明唐怡等情同琴  
瑟号為文外玄友大象二年隋文作  
相佛法稍興便為諸賢講釋般若大  
定元年正月沙門曇延等同舉奏度  
方蒙落髮時年二十有五至其年二  
月十三日高祖受禪改号開皇即位  
講筵四時相續長安道俗咸拜其塵  
因即通會佛理邪正沾濡沐道者万  
計又與陸彦師薛道衡劉善經孫万  
壽等一代文宗著內典文會集又為  
諸沙門撰唱導法皆改正舊體繁簡  
相半即現傳習祖而行之開皇三年  
隋高祖幸道壇見畫老子化胡象大生  
恠異勅集諸沙門道士共論其本又  
勅朝秀蘓威楊素何妥張賓等有參

玄理者詳計奏聞時琮預在此筵當  
掌言務試舉大綱未及指覈道士自  
伏陳其矯詐因作辯教論明道教姦  
妄者有二十五條詞理援據宰輔褒  
賞其年西域經至即勅翻譯既副主  
顧欣至泰然從駕東巡旋途并部時  
煬帝在蕃任摠河北承風請謁延入  
高第親論往還允愜懸佇即令住內  
堂講金光明勝鬘般若等經又奉別  
教撰修文疏契旨卓陳足為稱首又  
教住大興國寺尔後王之新詠舊叙  
恒令和之又遣蕭懿諸葛穎等羣賢迭  
往參問談對名理宗師有歸隋秦王  
後作鎮太原又蒙延入安居內第叙  
問殷薦琮別夜寐夢見黃色大人身  
長三文手執頗梨椀授云椀內是酒  
琮於夢中跪受之曰蒙賜寶器非常  
荷恩但以酒本律禁未敢輒飲寤已  
莫知其由及後王躬造觀音畫像張  
設內第身量所執宛同前夢於是私  
慰素抱悲慶交并至十二年勅召入  
京復掌翻譯住大興善厚供頻仍時  
文帝御寓盛引三寶每設大齋皆陳



懺悔帝親執香鑪琮為宣導暢引國情恢張皇覽御必動容竦顧欣其曲盡深衷其言誠感達如此類也煬帝時為晉王於京師曲池營第林造曰嚴寺降札延請永使住之由是朝貴明哲數增臨謁披會玄旨屢發信心然而東夏所貴文頌為先中天師表梵音為本琮乃專尋教典日誦万言故大品法花維摩楞伽攝論十地等皆親傳梵書受持誦讀每日閤閤要周乃止仁壽初年勅令送舍利于荊州時漢王諒於所治城隅內造寺仍置寶塔今所謂開義寺是也琮初至塔所累日雲霧晦合及至下晨時正當午雲開日耀天地清明便下舍利塵而藏之又感瑞雲夾日五色相間仁壽末歲又勅送舍利于復州方樂寺今名龍蓋寺也本基荒毀南齊初立周廢頽滅纔有餘址而處所顯敞堪置靈塔令人治翦忽覺頭上痒悶因檢髮中獲舍利一粒形如粟米光色鮮發兩芥試之上下俱陷而舍利下損頻更推打光色逾盛掘深七尺

獲埤藏銅銀諸合香泥宛然但見清水滿合其底蹤迹似有舍利尋覓不見方知殿中所獲乃是銀合所盛又覓石造函遍求不獲乃於資陵縣界感得一石磨治既了忽變為玉色光潤內徹照見旁人又於石中現衆色象引石向塔又感一鵝飛至函所自然馴狎隨石去住初無相離雖見同群了無顧盼遂去還來首尾十日恒在舉所有人將至餘處便即鳴叫飛翔踰院而入及至埋訖便獨守塔遶旋而已又感塔所前池有諸魚鱉並舉頭出水北望舍利琮便為說法音日方隱又感塔所井水十五日間自然湧溢埋後乃止四月八日雲滿上空正午將下収雲並盡惟餘塔上圓圓如蓋五色間錯映發日輪至藏舍利其雲乃散琮欣感嘉瑞以狀奏聞帝大悅錄以為記藏諸秘閣仁壽二年下勅更令撰衆經目錄乃分為五例謂單譯重翻別生疑為隨卷有位帝世盛行尋又下勅令撰西域傳素所諳練周鎖目前分異訛錯深有微

舉故京壤名達多尋正焉有王舍城沙門遠來謁帝事如後傳將還本國請舍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錄勅又令琮翻隋為梵合成十卷賜諸西域琮以洽聞博達素所開心文章騰翥京輦推尚凡所新譯諸經及見講樂智釋論等並為之序引又著沙門名義論別集五卷並詞理清簡後學師欽大業二年東都新治與諸沙門詣闕朝賀特被召入內禁叙故累宵談述治體呈示文頌其為時主見知如此因即下勅於洛陽上林園立翻經館以處之供給事隆倍逾開輔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餘部並昆崙書多梨樹葉有勅送館付琮披覽并使編叙目錄以次漸翻乃撰為五卷分為七例所謂經律讚論方字雜書七也必用隋言以譯之則成二千二百餘卷勅又令裴矩共琮修續天竺記文義詳洽條貫有儀凡前後譯經合二十三部一百許卷制序述事偈于經首素患虛冷發痢無時因卒于館春秋

五十有四即大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也俗緣哀悼歸葬柩人初大漸之晨形羸神爽問弟子曰齋時至未對曰未也還瞑目而卧如以再三乃迴身引頸向門視日曰齋時已至吾其去矣索水盥手焚香迎弥勒畫像合掌諦觀開目閉目乃經三四如入禪定資尔而終持續集之方知已絕且琮神慧夙成彰於孩稚奉信貞恪松梓其心本師五臺山沙門道寂寂亦風采標映故琮不墜其門凡所遊習澹然獨靜雖經物忤曾無言及抑道從俗勅附文館屢逢光僉能無會情斯乃立操虛宗遊情靡測誦誦相洽初未休捨會夢入地獄頗見苦緣由念經佛等名蒙得解脫送往山樓之上尋又歷觀諸獄備覩同誦名僧五苦加之具言其狀為說十善良久方覺至後數年更夢前事由稱佛菩薩名又蒙放免高祖具聞勅琮錄出賜諸道俗永為警誡自尔專思罪業屏絕人事息意言筌行方等懺供給貧病晚以所誦梵經四千餘偈十三

方言七曰一通用為常業然琮久參傳譯妙體梵文此土群師皆宗鳥迹至於音字詰訓罕得相符乃著辯正論以垂翻譯之式其詞曰弥天釋道安每稱譯胡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胡言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嘆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說正似亂詞尋檢句語文元以異或一千或五百今並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將更旁及反騰前詞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巨階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達察迭書今雖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平平若是豈將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



失經三不易譯胡為秦詎可不慎乎  
正當以不開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  
復猶於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余  
觀道安法師獨稟神慧高振天才領  
袖先賢開通後學脩經錄則法藏逾  
闡理衆儀則僧寶弥盛稱印手菩薩  
豈虛也哉詳梵典難易詮譯人之得  
失可謂洞入幽微能究深隱至於天  
竺字體志墨聲例尋其雅論亦似  
開明舊嘆彼方謚名胡國安雖遠識  
未變常語胡本雜戎之胤梵惟真聖  
之苗根既懸殊理無相濫不善諳悉  
多致書同見有胡貌即云梵種實是  
梵人湯云胡族莫分真偽良可哀哉  
語梵雖訛比胡猶別改為梵學知非  
胡者竊以佛典之興本來西域譯經  
之起原自東京歷代轉昌迄茲无墜  
久云流變稍疑虧動竟逐澆波豈能  
迴覺討其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  
順情信是難棄三衣苦節定非易忍  
割遺體之愛入道要門捨天性之親  
出家恒務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  
梵有可學之理何因不學又且發蒙

草創伏膺章簡同鸛鷀之言微邯鄲之步經營一字為力至多歷覽數年其道方博乃能包括今古網羅天地業似山丘文類淵海彼之梵法大聖規摹略得章本通知體式研若有功解便无滯匹於此域固不為難難尚須求況其易也或以內執人我外慙諮問在令秘術曠隔神州靜言思之慙而流涕向使法蘭歸漢僧會適吳士行佛念之傳智嚴寶雲之末纔去俗衣尋教梵字亦需僧數先披葉典則應五天正語充布閭浮三轉妙音並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譯之勞代代咸明除疑網之失於是舌根恒淨心錯亦朗藉此聞思永為種性安之所述大啓玄門其間曲細猶或未盡更憑正文助光遺迹粗開要例則有十條字聲一句韻二問答三名義四經論五詩頌六呪切七品題八專業九異本十各疎其相廣文如論安公又云前人出經支識世高審得胡本難繼者也羅文支越斲鑿之巧者也竊以得本開質斲巧由文舊以為鑿

今固非審提管之暇試復論之先覺諸賢高名叅聖慧解深發功業弘啓創發玄路早入空門辯不虛起義應雅合但佛教初流方音拙會以斯譯彼仍恐難明無廢後生已承前括梵書漸播真宗稍演其所宣出窮謂分明聊因此言輒銓古譯漢縱守本猶敢遙議魏雖在昔終欲懸討或繁或簡理容未適時野時華例頗不定晉宋尚於談說爭壞其淳秦梁重於文才尤從其質非无四五高德賴之以道八九大經錄之以正自茲以後迭相祖述舊典成法且可憲章展轉同見因循共寫莫問是非誰窮始末僧孺惟對面之物乃作花鬘安禪本合掌之名例為禪定如斯等類固亦衆矣留支洛邑義少加新真諦陳時語多飾異若令梵師獨斷則微言不草筆入叅制則餘辭必混意者寧貴樸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儻見淳質請勿嫌恠昔日仰對尊顏瞻尚不等親承妙吼聽之猶別諍論起迷障晒涅槃之記部黨興執懸著文殊之典雖二

邊之義佛亦許可而兩開之道比丘  
未允其致雙林早潛一味初損千聖  
同志九旬共集雜碎之條尋訛本誠  
水鵠之頌俄并昔經一聖繞亡法門  
即滅千年已遠人心轉偽既乏冥水  
之聞復寡懸河之說欲求冥會誰可  
得手且儒學古文變猶紕謬世人今  
語傳尚參差况凡聖殊倫東西隔域  
難之又難論莫能盡必懇懇於三覆  
靡造次於一言歲校則利有餘日計  
則功不足開大明而布範燭長夜而  
成務宣譯之業未可加也經不容易  
理藉名賢常思品藻終慙水鏡兼而  
取之所備者八誠心愛法志願益人  
不憚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場先牢  
戒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筌曉三藏  
義貫兩乘不苦閭滯其備三也旁涉  
墳史工綴典詞不過曾拙其備四也  
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  
五也沉於道術湛於名利不欲高銜  
其備六也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  
彼學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諳篆隸  
不昧此文其備八也八者備矣方是

得人三業必長其風靡絕若復精波  
十步應見香草微收一用時遇良材  
雖往者而難儔庶來者而能繼法橋  
未斷夫復何言則延鎧之徒不迥隆  
於魏室護顯之輩豈偏盛于晉朝或  
曰一音遙說四生各解普被大慈咸  
蒙遠悟至若開源白馬則語逐洛陽  
發序赤烏則言隨達業未應強移此  
韻始符極旨要工披讀乃究玄宗遇  
本即依真為篤信案常無改世稱  
仰述誠在一心非開四辯必令有梵  
詐是通方對曰談而不經旁慙博識  
學而無友退愧寡聞獨執管錘未諒  
穹壤理絕名想弥難穿鑿在音圖音之  
下神力冥加滿字之間利根迥昇然  
今地殊王舍人異金口即今懸解定  
知難會經音若圖雅懷應合直資梵  
響何待譯言本尚虧圖譯豈純實等  
非圓實不無疎近本固守音譯疑變意一  
向能守十例可明緣情判義誠所未  
敢若夫孝始孝終治家治國足宣至  
德堪弘要道況復淨名之勸發心善  
生之歸妙覺異假落賤前蹟苦違俗



訓持衣捧盃頓改世儀坐受僧号詳  
謂是理遙學梵章寧容非法崇佛為  
主者討佛字之源紹釋為宗耻尋釋  
語之趣空觀經業弗興欻仰捻見梵  
僧例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笑乎家  
運將窮斯法見續用茲紹繼誠可悲  
夫文多不載琮師尚宗據深究教源  
故章抄疏記諸無所及述製書論不  
叙丘墳著福田論僧官論慈悲論默  
語論鬼神錄通極論辯聖論通學論  
善知識錄等並賦詞引賸精理通顯  
初所著通極者破世術諸儒不信因果  
執於教迹好生異端此論所宗佛理  
為極言辯聖者明釋教宣真孔教如  
俗論老子教不異俗儒靈寶等經則  
非儒攝言通學者勸引儒流遍師孔  
釋令知內外備識俗真言善知識者  
是大因緣登聖超凡不因善友無人  
達也門人行矩者即琮兄之子為立行  
記流之于世矩少隨琮學誥訓業經  
東西兩館並參翻譯為性頗屬文翰  
通覽墳素夙為左僕射房玄齡所知  
深見禮厚貞觀初奏勅追入既達京

室將事翻傳遂疾而終不果開演鄉  
族流慟接柩趙州而譯衆經具在餘  
錄

續高僧傳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

勅毘造

續高僧傳卷第三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譯經篇三 本傳三人

唐京師勝光寺中天竺沙門波  
頗傳一

唐京師清禪寺沙門釋慧蹟傳二  
唐京師紀國寺沙門釋慧淨傳三  
波羅頗迦羅蜜多羅唐言作明知識  
或一云波頗此云光智中天竺人也  
本刹利王種姓刹利帝十歲出家隨  
師習學誦一洛叉大乘經可十萬偈  
受具已後便學律藏博通戒細心樂  
禪思又隨勝德修習定業因修不捨  
經十二年末復南遊摩伽陀國那爛  
陀寺值戒賢論師感引十七地論因復  
聽採以此論中無明小教又誦一洛  
叉偈大乘諸論波頗識度通敏器宇  
冲遠博通內外研精大小傳燈教授  
司侶所推承化門人般若因陀羅踐  
摩等學切樹勸深達義綱今見頌徒  
本國達化為彼王目之所欽重但以  
出家釋子不滯一方六月一移任緣

靡定承北狄貪勇未識義方法藉人  
引敢欲傳化乃與道俗十人展轉北  
行達西面可汗葉護衙所以法訓勗  
曾未決旬特為我主深所信伏日給  
二十人料旦夕祇奉同侶道俗咸被  
珍遇生福增勛日倍於前武德九年  
高平王出使入蕃因與相見承此風  
化將事東歸而葉護君日留戀不許  
王即奏聞下勅徵入乃與高平同來  
謁帝以其年十二月達京勅住興善  
釋門英達莫不修造自古教傳詞旨  
有所未踰者皆委其宗緒括其同異  
內計外執指掌釋然徵問相讎披解  
無滯乃上簡聞蒙引內見躬傳法  
理無爽對揚賜綵四十段并宮禁新  
納一領所將五僧加料供給重頓慰  
問勞接殊倫至三年三月上以諸有  
非樂物我皆空眷言真要無過釋興  
流通之極豈尚翻傳下詔所司搜揚  
碩德倫經三教者一十九人於大興  
善創開傳譯沙門慧素等證義沙門  
玄暮等譯語沙門慧蹟慧淨慧明法  
琳等綴文又勅上柱國尚書左僕射

房玄齡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杜正倫  
叅助勘定光祿大夫太府卿蕭瑒  
知監護百司供送四事豐華初譯實  
星經後移勝光又譯般若燈大莊嚴  
論合三部三十五卷至六年冬勘閱  
既周繕寫立畢所司詳讀乃上聞奏下  
勅各寫十部散流海內仍賜頗物百  
段餘承譯僧有差束帛又勅太子庶  
子李百藥制序具如論首波頗意在  
傳法情望若絃而當世盛德自私諸  
已有人士頗僥倖時譽取馳於後故  
聚名達廢講經論斯未是弘通者時  
有沙門靈佳卓犖拔群妙通機會對  
監護使具述事理玄頗遠投東夏情  
乖名利欲使道流千載聲振上古昔  
符姚兩代翻經學士乃有三千今大  
唐譯人不過二十意在明德同證信  
非徒說後代昭奉無疑於今耳識者  
議攸同後遂不行時為太子染患衆  
治無效下勅迎頗入內一百餘日親  
問承對不虧帝旨疾既漸降辭出本  
寺賜綾帛等六十段并及時服十具  
頗誓傳法化不憚艱危遠度慈河來



歸震旦經途所亘四万有餘躬賣梵  
本聖並翻盡不言英弁有墜綸言本  
志頽然雅懷莫訴因而梅疾自知不  
救分散衣資造諸淨業端坐觀佛遺  
表施身下勅特聽尋余而卒於勝光  
寺春秋六十有九東宮下今給二十  
人輦屍坐送至于山所闍維既了沙  
門玄暮收拾餘骸為之起塔於勝光  
寺在乘師塔東即貞觀七年四月六  
日也有識同嗟法輪輟軻四年之譯  
三帙獻功掩却慧燈望照惑累用茲  
引道未敢有聞既而人喪法崩歸俗  
斯及伊我東鄙匪各西賢悲夫

釋慧蹟俗姓李荊州江陵人早悟非  
常神思鋒逸九歲投本邑隱法師出  
家隱體其精爽異倫即度為沙弥誨  
授之暇誨以幽奧蹟領牒玄理曾不  
再思執卷誦文紙盈四十荆楚秀望  
欽而美之初從隱聽涅槃法華後別  
聽三論皆剖指新奇抗擬標會開皇  
中年江陵寺大興法席群師雲赴道  
俗以蹟嘉績夙成咸欲觀其器略共  
請為法主願惟披導有旨因而踐焉

甫年十二創開涅槃比事吐詞義高  
常伯論難相繼辯答冷然少長莫不  
緘心頌聲載路荊州刺史宜龍公之  
壽聞其幼譽驚挺親駕謁焉素倍前  
聞大相褒賞以事奏聞云希世卓  
秀者也登即有詔令本州備禮所在  
恭送既達京輦殊蒙慰引賜納僧伽  
梨并衣一襲仍令住清禪寺從容法  
侶敦悅玄儒才藻屢揚汲引无竭預  
有衣冠士族皆來展造門庭莫不讚  
其洽聞博達機捷之謂也末猷煩梗  
思濟清神乃從應禪師稟資心學掩  
關兩載情路諸門遂語默於賢聖之  
間談授於經緯之理值隋氏之喪法  
事淪亡道闕當年情欣栖靜以大業  
末歲移卜終南之高冠嶺因巖構室  
踈素形心會唐運勃興蒼生攸濟蹟  
不滯物我來從帝城講誨暫揚傾都  
請道武德年內釋侶云繁屢建法筵  
皆程氣宇時延興寺百座講仁王經  
王公卿士並從盛集沙門吉藏爰堅  
論宗聲辯天臨貴賤傾目蹟繞施鉞責  
言清理詣思動幾微神彩驚越四部駭

心百辟藏願而嘆曰非惟論辭難繼  
抑亦銀鈎罕蹤今上在蕃親觀論府  
深相結納擬為師友六使來召令赴  
別第饋以生名煞身之累由來有人  
退讓餘詞一不聞命及貞觀開譯詔  
簡名僧衆以文筆知名無又統詳論  
旨乃任為翻論之筆譯訖奏聞有  
勅賜帛百匹衣服一具饋又著論序  
曰般若燈論者一名中論本有五百  
偈偕燈為名者無分別智有寂照之  
功也舉中標目者鑑亡緣觀等離二  
邊也然則燈本元心智也亡照法性  
平等中義在斯故寄論以明之也若  
夫尋論滯旨執俗迷真顛倒斷常之  
間造次有無之內守名喪實攀葉亡  
根者豈欲介我蓋有由矣請試陳之  
若乃攝分別之因招虛妄之果惑累  
熏其內識惡友結其外緣致使惛聒  
崇山見深滄海患火難觸詞鋒罕當  
聞說有而快心聽談空而起謗六種  
偏執各謂非偏五百論師諍陳異論  
或將邪亂正或以偽齊真識似悟而  
翻迷教雖通而更壅可謂捐珠翫石

棄實負新觀盡怖龍尋迹怯爲愛好  
如此良可悲夫龍樹菩薩救世挺生  
呵嗜慾而發心閱深經而自鄙蒙獨  
尊之懸記然法炬於閻浮且其地越  
初依切起伏位既窮一實且究二能  
佩兩印而定百家混三空而齊万物  
點塵劫數歷試諸難悼彼群迷故作  
斯論文玄旨妙破巧申工被之鉉根  
多生怯退有分別明菩薩者大乘法  
將體道居衷遐覽真言爲其釋論開  
秘密藏賜如意珠略廣相成師資牙  
顯至如自棄異執辭起千端外道殊  
計紛然万緒驢乘覓馳於駕駟螢火  
爭耀於龍燭莫不標其品類顯厥師  
宗玉石既分玄黃也判西域涂翰乃  
有數家考實析微此爲精詣若含通  
本末有六千偈梵文如此翻則減之  
我皇帝神道邁於羲皇陶鑄侔於造  
化宗本息末無爲太平守母存子不  
言而治以爲聖教東流年淹數百而  
億萬所負闕者猶多希見未聞勞  
於寤寐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波頗蜜  
多羅學兼華滿博綜群詮喪我怡神

搜玄養性遊方在念利物為懷故能  
附弋傳身舉煙命伴冒冰霜而越葱  
嶺犯風熱而度沙河時積五年途經  
四万以大唐貞觀元年頂戴梵文至  
止京輦昔秦徵童壽苦用戎兵漢請  
摩騰遠勞蕃使詐可方茲感應道  
契冥符家國休祥德人爰降有司奏  
見殊悅帝心勅住興善勝光即傳新  
經之始仍召義學沙門及王公宰輔  
對翻此論研覈幽旨去華存實目擊  
則欣其會理函杖則究其是非文雖  
定而覆詳義乃明而重審歲在壽星  
檢勘云畢其為論也觀明中道而存  
中失觀空顯第一而得一乖空然司  
南之車本示迷者照瞻之鏡為鑑邪  
人無邪則鏡無所施不迷則車不為  
用斯論破申其猶此矣雖復斥內遮  
外盡妄窮真而存乎妙存破如可破  
蕩蕩焉恢恢焉迎之靡測其源順之  
因知其末信是鑒心神之砥礪越溟  
海之舟輿駭昏識之雷達照幽途之  
日月者矣此土先有中論四卷本偈  
大同賓頭盧伽為之注解晦其部執



學者昧焉此論既興可為龜鏡庶明  
達君子詳而味之序成未即聞上帝  
勅秘書監虞世南作序見蹟之所製  
嘆咽无以加焉因奏聞上仍以序列于  
卷首所在傳寫緘于經藏以貞觀十  
年四月六日終於所往春秋五十有  
七薨于京郊之東列隧立碑頌其芳  
德太常博士褚亮為文自蹟之知道  
倫等崇其辯機時俗以擬慧乘因為  
篤論詞注難窮無施不遂講花嚴大  
品涅槃大智度攝大乘及中百諸論  
皆箋釋章部決滯有聞又誦涅槃法  
華音文淳美時為眾述清轉動神又  
抽減什物用寫藏經尋閱纔止便修  
虔奉又善導達眾首舒暢物情為諸  
文雄之所稱叙特明古迹偏曉書畫  
京華士子屢陳真偽皆資其口實定  
其人世文章詞體頗預能添草隸筆  
功名跡其府每有官供勝集必召而  
處其中公卿執紙請書填赴蹟隨紙  
賦筆飛驟如風藻蔚雄態綺華當  
世故在所流詠耽玩極多懸諸屏障  
或銘座右著集八卷行世

釋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也家世儒宗鄉邦稱美淨即隋朝國子博士徽遠之猶子也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宇冲邁年在弱歲早習丘墳便曉文頌榮冠閭里十四出家志業弘遠日頌八千餘言摠持詞義罕有其比遊聽講肆諮質碩疑徵究幽微每臻玄極聽大智度及餘經部神采孤拔見聞驚異其有志念論師馳名東夏時号窮小乘之巖穴也乃從聽習雜心婆沙學周兩遍大義精通根葉搜求務括清致由是嘉聲遠布學徒欽屬開皇之末來儀帝城屢折重開更馳名譽大業初歲因尋古迹至於槐里遇始平令楊宏集諸道士俗於智藏寺欲令道士先開道經于時法侶雖殷無敢抗者淨聞而謂曰明府盛結四部銓衡兩教竊有未喻請諮所疑何者賓主之禮自有常倫其猶冠屨不可顛倒豈於佛寺而令道士先為主乎明府教義有序請不墜績今日有言哉幾誤諸後即令僧居先坐得无辱矣有道士于永通頗挾

時譽今懷所重次立義曰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  
即命言申論仍曰法師必須詞理切  
對不得犯平頭上尾于時令冠平帽淨  
因戲曰貧道既不冠帽寧犯平頭令  
曰若不犯平頭當犯上尾淨曰貧道  
脫屣昇牀自可上而無尾明府解巾  
冠帽可謂平而無頭令有覲容淨因  
問通曰有物混成為體一故混為體  
異故混若體一故混正混之時已自  
成一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未混  
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先生道  
冠餘列請為稽疑於是通遂茫然忪  
忪无對淨曰先生既能開闢進敵正  
當鼓怒餘勇安得事如桃李更生荆  
棘仍顧令曰明府既為道助何以救  
之令遂赧然今後頗有援救皆應機  
偃仆因非覆軌自尔大小雙玩研味  
逾深注述之餘尋繹無暇却掃閑室  
統略舊宗續述雜心玄文為三十卷  
包括群典籠罩古今四遠英猷皆參  
沉隱末又以俱舍所譯詞旨宏富雖  
有陳迹未盡研求乃无師獨悟思擇

名理為之文跡三十餘卷遂使經部  
妙義接紐明時劉賓正宗傳芳季緒  
學士穎川庾初孫請註金剛般若乃  
為釋文舉義對為盛作窮真俗之  
教原盡大乘之秘要遐邇流布書寫  
誦持文學詞林傳諸心口聲績相美  
接肩恒聞太常博士褚亮英藻清拔  
名譽早聞欽此芳猷為之序引其詞  
曰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  
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  
覺炳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昇彼  
岸與夫輪轉万劫益染六塵流遁以  
徇無涯蹊駁而超捷運不同日而言  
也穎川庾初孫早引篤信以為般若  
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  
住之宗極出手心慮之表絕於言像  
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  
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  
未悟嗟迷方之弗達睠砥途而太息  
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輠  
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  
乘此摠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  
衢樽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

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  
浚焉水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為傳  
法之梁棟變群生之耳目辯峯秀上  
映驚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  
覽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  
賢智才兼優洽精該睿旨罕見其人  
今則沙門重闡藉其當世想此玄宗  
鬱為稱首歲惟閏茂始創懷油月躔  
仲呂爰茲絕筆繼俗攸仰軒蓋成陰  
扣鍾隨其大小鳴劍發其光采一時  
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遍相傳授  
方且顧義林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  
對揚正法遼東真本望懸金而不刊  
指南所寄藏群玉而無朽豈不盛哉  
豈不盛哉武德初歲時為三府官寮  
上下咸集延興京城大德覽陳言論  
有清禪法師立破空義聲色奮發厲  
逸當時相府記室王敬業啓上曰登  
座法師義鋒難對非紀國慧淨无以  
挫其銳者即今對論淨曰今在英雄  
之側廁龍馬之間奉對上人難為高  
論雖然敢藉鍛秋霜之威布春雨之  
澤使惠淨豁質小疑令法師揄揚大



慧豈非佛法之盛哉因問曰未審破  
空空有何破荅曰以空破空非以有  
破難曰執空為病還以空破是則執  
有為病還以有除覆却往還遂無以  
解貞觀二年新經既至將事傳譯下  
勅所司搜選名德淨當斯集筆受大  
莊嚴論詞旨深妙曲盡梵言宗本既  
成并續文疏為三十卷義冠古今英  
聲籍甚三藏法師對僕射房玄齡鴻  
臚唐儉庶子杜正倫于志寧撫淨背  
而嘆曰此乃東方菩薩也自非精爽  
天拔何以致斯言之極哉其為異域  
見欽如此至貞觀十年本寺開講王  
公宰輔才辯有聲者莫不畢集時以  
為榮望也京輔停輪盛言陳抗皆稱  
機判委綽有餘逸黃巾蔡子晃成世  
英道門之秀纔申論擊因遂徵求自  
覆義端失其宗緒淨乃安詞調引晃  
等飲氣而旋合坐解頤貴識同美尔  
後專當法正結衆敷弘標放明穆聲  
懋臺府梁國公房玄齡求為法友義  
結俗兄晨夕參謁躬盡虔敬四事供給  
備展翹誠淨體斯榮問忘身為法又

撰法華經續述十卷勝鬘仁王般若  
溫室盂蘭盆上下生各出要續盛行  
於世並文義綺密高亮推之故其每  
有弘通光揚佛日緇素雲踊慶所洽  
聞于時大法廣弘充溢天壤頗亦淨  
之功也然末代所學庸淺者多若不  
開外則言無所厝如能摧伏異道必  
以此學為初每以一分之功遊心文  
史讚引成務兼濟其神而性慕風流  
情寄仁厚泛愛為心忘已接物舒寫  
言晤終日無疲故使遠近聞風參請  
填委皆應變接叙神悅而歸或筆賦  
緣情觸興斯舉百連旬日動成文會  
和琳法師初春法集之作曰鷲嶺光  
前選祇園表昔恭哲人崇踵武弘道  
會群龍高座登蓮葉塵尾振霜松塵  
飛揚雅梵風度引踈鍾靜言澄義海  
發論上詞鋒心上虛道易合跡廣席難  
重和風動泐氣麗日啓時雍高才拔  
雅什願已濫朋從因茲仰積善靈華  
庶可逢

又與某寺言

東賦得昇天行詩四取回過關此按鶴  
下藏洲欲採三之秀先從千仞遊  
鳳吟是等無持

此後幾經數一已駐方驗大指秋又和盧  
普府遊龍園造場詩曰見光頓悟是是彩

晦周朝法城從

此構香閣本山嶢珠盤仰承雲路剎鳳

俯摩宵落照侵虛牖長虹拖跨橋高  
才暫騁目雲藻遂飄飄欲追千里驥  
終是謝連鏹又於冬日晉光寺卧疾  
值雪簡諸舊遊詩曰卧病苦留滯闌  
戶望遙天寒雲舒復卷落雪斷還連  
凝華照書閣飛素婉琴弦迴飄洛神  
賦皓映齊紈篇紫階如鶴儻拂樹似  
花鮮從賞豐年瑞沉憂終自憐於是  
帝朝宰貴趙公燕公以下名臣和繫  
將百許首中書舍人李義府文苑之  
英秀者也美之不已為詩序云由斯  
聲唱更高玄儒屬目翰林文士推承  
冠絕競述新製請擿瑕累淨以人之  
作者差非奇挺乃搜採近代藻銳者  
撰詩英華一帙十卷識者懷鈔探其  
冠冕吳王諮議劉孝孫文才翹拔為  
之序曰釋教之為義也大矣哉智識  
所不能名言規聽所不得聞見馬鳴  
龍樹弘聖旨於前慧遠道安闡微言  
於後至於紹高蹤而孤引踵逸軌以  
遐征誰之謂歟慧淨法師即其人矣  
法師淳和稟氣川岳降精神解內融  
心幾外朗臨年對日中歲參玄懼本

森梢千雲階乎尺木長瀾森漫浴日  
道乎濛泉而慧炬夙明禪枝早茂臨  
閩川而輒慮睠定水以怡神慨彼勞  
生悟茲常樂三乘奧義煖矣冰消二  
諦法門怡然理順俄而發軔東夏杖  
錫西秦至於講肆法筵聆嘉聲而響  
赴剖疑拊滯服高義而景從明鏡屢  
照而不疲鴻鍾待扣而斯應窮涯盈  
量虛往實歸誠佛法之棟梁實僧徒  
之領袖者也余昔遊京輦得申景慕  
寥寥淨域披雲而見光景落落閑居  
入室而生虛白法師導余以實際誘  
余以真如挹海不知其淺深學山徒  
仰其峻極嘗以法師敷演之暇商確  
翰林若乃園柳天榆之篇阿閼綺窓  
之詠魏王北山陳思南國嗣宗之賦  
明月彭澤之摘微雨遠乎顏謝揆藻  
任沈道文足以理會八音言諧四始  
咸遊相祖述贊為龜鏡豈獨光於曩  
代而無繼軌者乎近世文人才華間  
出周武帝振彼雄圖削平漳滏隋高  
祖韞茲英略戡定江淮混一車書大  
開學校溫邢譽高於東夏徐庾價重

於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時沈恭子標  
奇絕代凡此英彥安可闕如自參墟  
啓祚重光景曜大弘文德道冠前王  
邁軸之士風趣林壑之賓雲集故能  
抑揚漢徵孕育曹丕文雅贊興於茲  
為盛余雖不敏竊有志焉旣而舟壑  
潛移悼陵谷而遷賀居諸易晚惻人  
世之難常因請法師暫迴清鑒採旌  
詞什耘剪繁蕪蓋君子不常矜莊刪  
詩未為斯玷自劉廷尉所撰詩苑之  
後纂而續焉潁川庾初孫學該墳素  
行齊顏閔京兆韋山甫耿介有奇節  
弋獵綜群言與法師周旋情踰膠漆  
覩斯盛事成共讚成生也有涯庾侯  
長逝永言怛化不覺流襟頃觀其遺  
文久為陳迹今亦次乎汗簡貽諸後  
昆法師式遵舊章纂斯編烈余聊因  
暇日敬述芳猷俾郢唱楚謠同管絃  
而播響春華秋實與天地而長存遂  
使七貴損其嘉猷五衆欣其慧識凡  
預能流家藏一本自今國家盛集必  
預前驅每入王宮頻登上席簡在帝  
心群官攸敬皇儲久食德素乃以貞



觀十三年集諸官民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延淨開闡法華道士蔡晃誦論道好獨秀玄宗下令遣與抗論晃即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動地雨花假遠開近為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為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序寂居先故稱第一晃曰第者弟也為第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稱第兩字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玄乎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生既不領前宗而課陳後難便是自難何成難人見曰言不領者請為重釋淨啓令曰昔有二人一名地奴道帚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地奴再聞不悟身子一唱便領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不出屑何所可領淨曰菩薩說法聲振十方道士在坐如迷如醉豈直形體韻瞽其智抑亦有之晃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猊蹤道士魂迷謂人為畜時有國子祭酒孔穎達心存道黨潛扇蠅言曰佛

家無諍法師何以搆斯淨啓今日如  
來在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  
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  
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為通  
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  
我平也而今亦亦以淨之諍破彼之  
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于時皇儲  
語祭酒曰君既勦說真為道黨淨啓  
令曰慧淨常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  
亦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坐歡踊令  
曰不徒法樂已至於斯故淨之極機  
三教發悟一斯類也頻入宮闈與道  
抗論談柄暫撓四坐驚聳蔡晃等  
既是道門鋒領屢逢屈挫心聲俱靡  
皇儲目屬淨之神銳難加也乃請為  
普光寺任下今日紀國寺上座慧淨  
法師名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  
必有弘益請知寺任淨以弘宣為務  
樂於寂止雖蒙榮告情所未安乃委  
固辭不蒙允許慨斯恩迫致啓謝曰  
伏奉恩令以慧淨為普光寺主仍知  
本寺上座事奉旨驚惶因知攸措但  
慧淨不揆庸短少專經論用心過分

因構沉疴暨大馬齒隆衰弊日甚賴  
全生納養僅時敷說磨鈍策蹇繼被  
吹嘘至於提頓細維由來未悟整齊  
僧衆素所不閑恩遣曳此庸衰惣彼  
殷務竊悲魚應易處失燥濕之宜方  
圓改質乖任物之性既情不逮事實  
迫於心撫躬驚惕不遑啟處然恩旨  
隆渥同敢辭讓謹以謝聞伏增戰悚  
令荅曰忽辱來書甚以傾慰三覆之  
後自覺欣然竊聞如來雖跡起人間  
而道籠天外神功妙力不可思議寂  
尔無為則言語道斷湛然常住則心  
行處滅但為衆生煩惱漂沒愛河不  
得不大極橫流令登彼岸故出入三  
界昇降六天經營十方良為於此若  
夫鹿園福地鷲嶺靈山麝甘露於禪  
林轉法輪於淨域付囑菩薩濟拔黔  
黎然後放光面門滅影雙樹寶船雖  
沒遺教猶存即是如來法身無有異  
也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遠有弥勒  
文殊親承音旨近則面澄羅什發明  
經教五百一賢信非徒說千里一遇  
老匪虛言法師昔在俗緣門稱通德

飛纓束序鳴玉上庠故得重裕後昆  
傳芳猶子當以詩稱三百不離於苦  
空曲禮三千未免於生滅故發弘誓  
願迴向善提落彼兩髦披茲三眼至  
如大乘小乘之偈廣說略說之文十  
誦僧祇八部波若天親無著之論法  
門句義之談皆剖判胃懷激揚清濁  
至於光臨講座開置法筵釋義入神  
隨類俱解寫懸河之辯動連環之辭  
碧雞譽於漢臣白馬稱於傲吏以今  
方古彼復何人所以仰請法師為普  
光寺主兼知紀國寺上座事又聞若  
獨善之心有限則濟物之理不弘彼  
我之意未忘則他自之情不坦且普  
光紀國俱是道場舊住新居有何差  
別法師來狀云魚底易處失燥濕之  
宜斯乃意在謙虛假稱珎佐昔聞流  
水長者遂能救十千之魚曠野獵師  
豈得害三歸之鹿但使筌蹄不用則  
言象自忘淨又謝曰重蒙令旨恩渥  
載隆追深悚忤但慧淨學慙照雪解  
愧傳燈濫叨榮幸坐致非望復蒙垂  
茲神翰播斯弘誘文麗辰象調諧金

石加以恩燕道俗澤惣存亡獎進高深譬起山海循環百遍悲惠交懷徒知銘感豈陳瑩露頻煩曲降顧已多慙謹以謝聞用增怵惕登又下令與普光寺衆曰蓋聞正法沒於西域像教被於東華古往今來多歷年所而難施迦葉馬鳴龍樹既同瓶瀉有若燈傳故得妙旨微言垂文見意是以三十二相遍滿人天十二部經敷揚刹土由其路者則高騁四衢之上迷其塗者則輪迴六趣之中理富法門玄宗秘藏非天下之至蹟孰能與於此乎皇帝以神道設教利益群生故普建仁祠紹隆正覺卜茲勝地立此伽藍請赤縣之名僧徵帝城之上首山林之士擁錫來遊朝廷之賓撫衣超座義遊濟濟法侶說說宜定聚落之福田黔黎之壽域加以叢楹疊櫺寶塔華臺洪鍾扣而弗諠清梵唱而逾靜若夫盧舍那佛坐普光法堂靈相歲誕神變眇響以今方古閭與冥符名器之間豈容虛立然僧徒結集須有綱紀詢諸大衆罕值其人積日搜揚



頗有僉議咸云紀國寺上座慧淨自性清淨本來有之風神秀徹非適今也至於龍宮寶藏象力尊經皆擬自生知無師獨悟豈止四諦一乘之說七處八會之談要其指歸得其真趣而已固亦條除玄覽老氏之至言潔靜精微宣互之妙義莫不窮理盡性尋根討源其德行也如彼其學業也如此今請為普光寺主仍知本寺法師比者逡巡靜退不肯降重懇勸苦請方始剋從但菩薩之家體尚和合若得無諍三昧自然永離十纏亦願合寺諸師共知此意其迎請之禮任依僧法又令所司建講設齋并請法師廣開義理淨以僚寮大集光榮一旦非夫經力何以致斯乃創閱法華末陳大論英達高勝擁華門筵故能接誘玄素撫承學識傳詞馳論大鄉嘉猷縱達清言光前絕後太子中舍辛謂學談文史傲誕自矜題章著翰莫敢當擬預有煞青謂必裂之于地謂信中之無人也淨憤斯輕侮乃裁論擬之文云紀國寺釋慧淨敬酬東

宮亭中舍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  
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久輟理跨連  
環幽難勃以縱橫採藻紛其駱驛  
雲霞而比爛叶金石以相諧絢矣文  
章沖乎探賾非夫招士誰其溢心瞻  
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敢述朝  
聞豈曰稽疑宰酬客難也來論云一  
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  
性然則佛施之與先覺語從俗異智  
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  
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矣哉  
斯舉也深固幽遠杳冥難測吾子為  
信乎為疑乎其信也豈不然乎哉其  
疑也豈不深乎哉然則下士不笑不  
足以為道淺智不謗不足以為深仰  
度高明固無笑謗矣但其言濫落理  
涉嫌疑今當為子略陳梗槩若乃問  
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  
堂堂於釋教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  
一不得答殊此例既昇彼並自沒如  
其未喻更為提撕夫以住无所住方  
善所以無修為無不為一音所以齊  
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冷然獨

善義無燕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  
宗既辯百難斯滯來論云必謂彼此  
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習空談  
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  
一也鵬鷄不可齊乎九萬柴枯同也  
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况燭火之倏  
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以分同明潤  
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毫一其小  
大彭殤均其壽夭建楹亂其橫豎施  
屬混其妍蚩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  
忘在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  
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忘分  
別即余忘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謔  
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  
可慎哉來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  
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  
熏修慧定成於繕刻答曰無常者故  
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  
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新乎新故  
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  
刻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  
顯乎中觀鬱乎宗也談乎妙也斯實  
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

此得無謬乎來論云續見截鶴庸詐  
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  
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  
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  
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沉冥難  
曉幽求之士淪惑同息至若道圓四果  
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  
固其若此而况庸庸輩乎自非鑒鏡三  
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  
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怖  
能擇善敢進甚羨如或鏗然願詳金  
際矣於是廊廡貴達重仰高風人截  
一本緘諸懷袖同聚談宴以為言先  
辛侯由茲頂戴頽祛邪網帝里榮勝  
望日披雲各撒金帛樹興來福沙門  
法琳包括經史摘挾昔聞承破邪疑  
迺致書曰近覽所報辛中舍折疑論  
詞義包舉以喻超絕璀璨眩離朱之  
目鏗鏘駭師曠之耳固以妙畫環中  
事殫辯圓辟玉衡之啓七政猶溟海  
之統百川煥燁乎巍山魏乎言過視聽  
之外理出思議之表足可杜諸見之  
門開得意之路者也至如住無所住

兼修之義在焉為無不為齊應之功  
弘矣將令守雌類厚獨善覲容乃理  
異之顯哉豈玄同之可得夫立像以  
表意得意則象忘若忘其所忘則彼其  
之情斯泯非忘其不忘小大之殊有  
異是知日月既出无用燭火之光時  
雨既降何煩浸灌之澤故云彼此可  
忘非無此也故吾去也因故去而辯  
無常新吾來也藉新來以談緣起非  
新非故熏修之義莫成無繕無尅美  
惡之功孰著蓋以生滅破彼断常之  
迷寄因果示其中觀之路断常見息  
則弱喪同歸中觀理融則真如自顯  
或談業理以明熏習乍開報分以釋  
自然意出情端言起文外報分有在  
鳬鶴自忘其短長業理相因草蜂各  
任其飛化可謂於無名相中假名相  
說體真會俗豈不然歟辛中舍天從  
之才未等若人盡理之說子期可慙  
於喪偶類生有愧其坐忘可以息去  
取之兩端泯蘊沛之一致楚既得之  
齊亦未為失也法師博物不群智思  
无限當今獨步即日梁棟既為衆所



知識實亦名稱普聞加以累謁金門  
頻登上席扇玄風於鸛籥振法鼓於  
龍樓七貴挹其波瀾五師推其神勇  
既簪垂天之翼又縱橫海之鱗支遁  
之匹王何寧堪並駕帛祖之方嵇阮  
未足連衡用古儔今君有之矣琳謝  
病南山棲心幽谷非出非處蕩慮於  
風雲无見無聞寄情於泉石遇觀名  
作實遣繁夏乍覽瓊章用祛痼疾排  
徊吟詠循環卷舒奉蕙懷袖之中不  
覺紙勞字故略申片意謹此白書其  
所著述賦詞為諸道賢稱美如此及  
貞觀十九年更崇翻譯所司簡約又  
無聰類下名追赴謝病乃止今春秋  
六十有八聲問轉高心疾時動或停  
法雨暫有登臨雲七學館義侶則掇  
其冠冕文句則定其短長詞采則揭  
其菁華音韻則響其諧調神氣高  
爽足引懦夫牆宇崇深弥開庶士斯  
並目叙而即筆故不盡其纖隱云  
續高僧傳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天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四

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譯經篇四 本傳二人

京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一

京大慈恩寺梵僧那提傳二

釋玄奘本名禪姓陳氏漢太丘仲弓後也子孫徙於河南故又為洛州緱氏人焉祖康北齊國子博士父慧早通經術長八尺明眉目拜江陵令解纓而返即大業末年識者以為尅終隱淪之候故也兄素出家即長捷法師也容貌堂堂儀局瓌秀講釋經義聰斑群伍住東都淨土寺以奘少羅窮酷勢以將之日授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恒度便預其次自尔卓然梗正不偶朋流口誦目緣略無閑缺觀諸沙弥劇談掉戲奘曰經不云乎夫出家者為無為法豈復恒為兒戲可謂徒喪百年且思齊之懷尚鄙而不取拔萃出類故復形在言前目時東都慧日盛弘法席涅槃攝論輪馳相係每恒聽受昏明思擇

僧徒異其欣奉美其風素愛訪之至

師友參榮大眾重其學功弘開役務

時年十五

與兄住淨土  
寺由是興

門受業聲望逾遠

大業餘唐兵飢交貨法食兩緣投庇  
无所承沙門道基化開并緒法俗欽  
仰乃與兄從之行達長安住在嚴寺  
又非本望西踰劍閣既達蜀都即而  
聽受阿毗曇論一聞不忘見稱昔人  
隨言鏡理又高倫等至於婆沙廣論  
雜心玄義莫不鑿窮叢穴條疏本幹  
然此論東被引唱極繁章鈔異同計  
逾數十皆蘊結曾府閭持自然至於  
得喪筌旨而能引用無滯時皆訝其  
憶念之力終古罕類也基每顧而嘆  
曰余少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  
若斯人也席中聽侶僉号英雄四方  
多難拯歸綿益相與稱讚送口傳聲  
又僧景攝論道振迦延世号難加人  
推精覆皆師承宗據隅隅明銓昔來  
攝論十二住義中表銷釋十有二家  
講次誦持率多昏漠而基初聞記錄  
片無差舛登座叙引曾不再緣須便  
為述狀逾宿搆如斯甚眾不可殫言

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為諸學府雄伯  
沙門誦揚心論不窺文相而誦注無  
窮時目神人不袖何能此也晚與兄  
俱住益南空慧寺私自惟曰學貴經  
遠義重踈通鑽仰一方未成探蹟有  
沙門道深體悟成實學稱包富控權  
敷化振綱造邦憤發內心將指巴蜀  
捷深知其遠量也情願勤勤每勸勉  
之而正意已行措無返面遂乃假緣  
告別間行江硤經途所及荆楊等州  
訪逮道隣莫知歸詣使北達深所委  
參勇鎧素襲嘉問縱洽無遺終始十  
月資承略盡時燕趙學侶相顧逢秋  
後發前至抑斯人也沙門慧休道聲  
高邈行解相富今豈古今獨據鄴中  
昌言傳授詞鋒所指海內高尚又往  
從焉不面生來相逢若舊去師資礼  
事等法朋偏為獨講雜心攝論拍摘  
纖隱曲示綱猷相續八月領蹤無猷  
休又驚異絕嘆撫掌而嘆曰希世若  
人尔其是也沙門道岳宗師俱舍闡  
所有部包籠領袖吞納喉襟揚業帝  
城來儀群學乃又從焉創迹京都詮

達義苑沙門法常一時之寂經論教  
悟其徒如林柴乃一舉十問皆陳幽  
奧坐中把梓拔思未聞由是馳譽道  
流擅聲日下沙門僧辯法輪論士機  
慧是長命來連生吾之徒也但為俱  
舍一論昔所未聞因尔伏膺曉夕諮  
請岳審其妙至慧悟霞明樂說不  
窮任其素隱覃思研採晬周究竟沙  
門玄會正剖涅槃刪補舊疏更張琴  
瑟承斯令問親位席端諮質遲疑煥  
然祛滯僕射宋公蕭瑀訪其脫類奏  
住莊嚴然非太志情栖物表乃又准曰  
余周流吳蜀爰逮趙魏末及周秦預  
有講筵率皆登踐已布之言令雖蘊  
曾襟未吐之詞宗解籤無地若不輕  
生殉命擔徃華旨何能具覲成言用  
通神解一觀明法了義真文要返東  
華傳揚聖化則先賢高勝豈決疑於  
弥勒後進鋒穎寧輟想於瑜伽耶時  
年二十九也遂厲然獨舉詣闕陳表  
有司不為通引類迹京臯廣就諸蕃  
遍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便通創帝  
面西思聞機候會貞觀三年時遭霜



儉下勅道俗逐豐四出幸回斯際假往  
姑威漸至燉煌路由天塞裏糧芻影  
前望悠然但見平沙絕無人徑迴惶  
委命任業而前展轉因循達高昌境  
初獎在涼州講揚經論華夷士庶咸  
集歸崇商客通傳預聞蕃域高昌王  
麴文泰特信佛經復承獎告將遊西  
鄙恒置郵駟境次相迎忽聞行達通  
夕立候王母妃屬執炬殿前見獎苦  
辛備言意故合宮下淚驚異希有延  
留夏坐長請開弘王命為弟母命為  
子殊礼厚供日時恒致乃為講仁王  
等經及諸機教道俗係戀並願長留  
獎曰本欲通開大化遠被家國不辭  
賤命忍死西奔若如來語一滯此方  
非唯自虧發足亦恐都為法障乃不  
食三日僉見極意無敢措言王母曰  
今與法師一遇並是往業因緣脫得  
果心東返願重垂誠詰遂與獎手傳  
香信誓為母子麴氏流淚執足而別  
仍勅殿中侍郎賁綬帛五百疋書  
二十四封并給從騎六十人送至窰  
厥葉護牙所以大雪山北六十餘國

皆其部統故重遺達瑛開前路也初至牙所信物倍多異於恒度謂是親弟具以情告終所不信可汗重其賄賂遣騎前告所部諸國但有名僧勝地必令瑛到於是連騎數十威若皇華中途經國道次叅候供給頓具倍勝於初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十六國人物優劣奉信淳疎具諸圖傳其鐵門也即鐵門關漢之西屏入山五百旁無異路一道南出險絕人物左右石壁竦立千仞色相如鐵故因号焉見漢門扇一豎一卧外鐵裏木加懸諸鈴必掩此關寔惟天固南出斯門土田溫浹花果榮茂地名覲貨羅也縱千餘里廣三千餘東拒葱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苾大河中境西派即經所謂博叉河也其境自分為二十七國各有君長信重佛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坐其春分以斯時溫熱雨多故也又前經國凡度十三至縛喝國土地華博時俗号为小王舍城國近葉護南牙也突厥常法夏居北野花草繁茂放牧為勝

冬處山中用遮寒厲故有兩牙王都城外西南寺中有佛澡罐可容斗許及佛掃帚并以佛牙守護莊嚴殆難瞻觀吳為國使躬事頂戴西北不遠有提謂波利兩城建塔凌虛即爰初道成獻妙長者之本邑猴瓜塔也又東南行大雪山中七百餘里至梵衍國僧有數千學出世部王城北山有立石像高百五十尺城東卧佛長千餘尺並精舍重接金寶莊校晃曜人目見者稱嘆又有佛齒舍利初緣覺齒長五寸許金輪王齒長三寸許并高那和修益及九條衣絳色猶存又東山行至迦畢試國奉信彌勝僧有六千多大乘學其王歲造銀像舉高丈八延請遐迩廣樹名壇國有如來為菩薩時齒長可寸餘又有其驗引長尺餘放還螺旋自斯地北民雜胡戎制服威儀不參大夏名為邊國蜜利車類唐言譯之垢濁種也又東南七百至濫波國即印度之北境矣言印度者即天竺之正名猶身毒賢丘之訛号耳論其境也北背雪山

三陞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廣衍周九万里七十餘國依止其中時或乖分略地為國今則盡三海際同三命又東雪山至那伽羅曷國即布髮掩泥之故地也詳諸經相意有疑焉何則討尋本事乃在賢劫已前蓮花定光名殊三佛既非同劫頻被火災何得故處今猶泥濕若以為虛佛非妄語如彼諸師各陳異解有論者言此實本地佛非妄也雖經劫壞本空之處願力莊嚴如因事也並是如來流化斯迹常在不足怪矣故其勝地左則標樹諸窳覩波即靈塔之正名猶偷婁斗葢婆之訛号耳阿育王者此号無憂恨不覩佛興諸感應結是聖迹皆起銘記故於此處為建石塔高三十餘丈又有石壁佛影跏迹衆相皆豎標記並如前也城南不遠醯羅城中有佛頂骨周尺二寸其相仰平形如天蓋佛髑髏蓋如荷葉盤佛眼圓睛狀如栴許澄淨皎然有佛大衣其色黃赤佛之錫杖以鐵為環紫檀為倚此五聖迹同在一城因

守之務如傳國寶北近突厥昔經侵奪雖至所在還潛本處斯則赴緣隱顯未在兵威獎奉觀靈相悲淚橫流手撥末香觀看體狀倍增欣悅即以和香印其頂骨觀有嘉瑞又增悲慶近有北狄大月支王欲知來報以香取相乃示馬形甚非所望加諸布施積功懺悔又以香取現師子形雖位狩王終為畜類情倍歸依又加施戒乃現人天方還本國故其俗法見五相者相一金錢取其相者酬七金錢俗利其實用充福物既非僧掌固守弥崇無論道俗必先酬價獎被王命觀視具周旁國諸僧承斯榮望同來礼謁又東山行至健駄邏國佛寺千餘民皆雜信城中素有盂蘭象事莊嚴昔如來盂經於此廟乃數百年今移波斯王宮供養城東有迦膩王大塔基周里半佛骨舍利一斛在中舉高五百餘尺相輪上下二十五重天火三災今正營構即世中所謂雀離浮圖是也元魏靈太后胡氏奉信情深遣沙門道生等賣大幡長七百餘



尺往彼掛之脚纔及地即斯塔也亦不測雀離名生所由左側諸迹其相極多近則世親如意造論之地遠則捨於千眼睽奉二親檀持名山達拏本迹仙為女亂佛化鬼母並在其境皆無憂王為建石塔高者數百餘尺立標記焉自北山行達烏長郡國即世中所謂北天竺烏長國也其境周圍五千餘里果實充倍為諸國所重傳云即昔輪王之苑囿也僧有万餘兼大乘學王都四周多諸古迹忍仙佛跡半偈避辭折骨書經割肉代鴿馳藥護命血飲夜又如斯等相徧列其境各具瞻奉情倍欣欣城之東北咸三百里大山龍泉名阿波邏即信度河之本源西南而流經中所謂辛頭河也王都東南越山逆河鐵橋棧道路極懸險千有餘里至極大川即古烏仗之王都也中有木慈氏像高百餘尺即末田地羅漢將諸工人三返上天方得成者身相端嚴特難陳說還返烏仗南至咀叉始羅國具見伊羅鉢龍所住之池月光決日之地育

王標塔舉高十丈北有石門殊極高  
大崇竦重山道由中過斯又薩埵捨  
身處也自此東南山行險阻經一小  
國度數鐵橋減二千里至迦濕弥羅  
國即此俗常傳剽竄是也莫委剽  
竄由何而生觀其圖域同剽竄耳本  
是龍海羅漢取之引衆而住通三載  
也故其國境四面負山周七千餘里  
門徑狹窄僧徒五千多學小乘國有  
大德名僧勝匠笑就學俱舍順正理因  
明聲明及大毗婆沙王愍遠至給書  
手十人供給寫之有佛牙長可寸餘  
光白如雪自濫波至此繞山諸國形  
體鄙薄俗習胡蕃雖預五方非印度  
之正境也以往居山谷風雜諸邊自  
此南下通望无山將及千里至磔迦  
國土據平川周万餘里兩河分注卉  
木繁榮于時徒伴二十餘人行至大林  
中遇賊劫掠纔獲命全入村告乞乃  
達東境大林有婆羅門年七百歲貌  
如三十明中百論及外道書云是龍  
猛弟子乃停一月學之又東至鄒僕底  
國就調伏光法師學對法顯宗理門

等論又東詣那伽羅寺就月胄論師  
學眾事分婆沙又東至祿勒那國就  
闇那咄多大德學經部婆沙又就塞  
多犀那論師學薩婆多部辯真論漸  
次東南路經六國多有遺迹育王標  
塔高二十丈者其數不少中有末苑  
羅國取饒蹤緒城東六里有一山寺  
皆烏波鞠多唐言近護即五師之一  
也是其本住所建北巖石室高二十  
餘丈廣三十步其側不遠復有狻猴  
墮坑處四佛經行處賢聖依住處靈  
相衆矣又東南行經于七國至劫比  
他國俗事大自在天其精舍者高百  
餘尺中有天兒形極偉大謂諸有趣  
由之而生王民同敬不爲鄙恥諸國  
天祠率置此形大都異道乃有百數  
中所高者自在爲多有一大寺五百  
僧徒淨人僕隸乃有數万皆宅其寺  
側中有三道階南北而列即佛爲母  
忉利安居夏竟下天帝釋之所作也  
寶階本基淪沒並盡後王倣之在其  
故地猶高七十餘尺育王爲建石柱  
高七丈餘光淨明照隨人罪福影現

其中旁有賢劫四佛經行石其長五十許步高于七尺足蹈所及皆有蓮華文生焉國西北不遠二百許里至羯若鞠閣國唐言曲女城也王都臨疏伽河即洹河之正名矣源從北來出大雪山其土邪正雜訖僧徒益万多諸聖迹四佛行坐處七日說法處佛牙殘爪等塔精舍千餘名寺異相多臨河北契於此國學佛使日曹二毗婆沙於毗耶犀那三截所經于三月王号戒日正法治世將五十載言戒日者謚法之名此方薨後量德以贈彼土初登即先薦号以滅後美之後虛名耳今猶御世統五印度初治邊陲為小國也先有室高佉王威行海內酷虐無道劉殘釋種拔菩提樹絕其根苗選簡名德三百餘人留之餘者並名奴隸戒日深知樹於禍始也與諸官屬至菩提坑立大誓曰若我有福統臨海內必能崇建佛法願菩提樹從地而生言已尋視見菩提樹坑中上踊遂迴兵馬徃商佉而威福力故當即除滅所以抱信誠為倍發

由來還統五方象兵八萬軍威所及  
並藉其力素不血食化境有羊皆贖  
施僧用供乳酪五年一施傾其帑藏  
藏盡還蓄時至復行用此為常有犯  
王法乃至叛逆罪應死者遠斥邊裔  
餘者懲罰蓋不足言故諸國中多行  
盜竊非假伴援不可妄進又東南行  
二千餘里經于四國順死伽河側忽  
被秋賊湏人祭天同舟八十許人悉  
被執縛唯還焚公堪充天食因結壇  
河上置焚壇中初便生饗將加鼎鑊  
當斯時也取救無緣注想慈尊彌勒  
如來及東夏住持三寶私發誓曰餘  
運未絕會蒙放免必其無遇命也如  
何同舟一時悲啼號哭忽惡風四起  
賊船而覆沒飛沙折木咸懷恐怖諸  
人又告賊曰此人可愍不辭危難專  
心為法利益邊陲君若煞之罪莫大  
也寧煞我等不得損他衆賊聞之投  
刃札愧受戒悔失放隨所往達憐償  
弥外道邦盛王都城中有佛精舍高  
六十尺中有檀像即昔優田大王造  
之儼在天之影也其側龍窟聖迹多



矣又東北千餘里至室羅伐志底國  
即舍衛舍婆提之正名也周睇荒毀  
纔有故基斯匿治官頃達故宅趾塢  
存焉城南五里有逝多林即祇陀園  
也勝軍王目善施所造金寺額滅尚  
有石柱舉高七丈育王標樹邊有埽  
室一區中安如來為母說法像白餘  
院宇湮沒蕩盡但有佛洗病比丘處  
目連舉身子衣處佛僧常汲故井處  
外道陰謗煞媼女處佛異論處身子  
摘屢瑠璃沒處得眼林處迦葉波佛  
本生地諸如上處皆建石塔並無憂  
王之所造也寺東不遠三大深坑即  
調達瞿波戰遮女人所沒之處坑極  
深邃臨望无底自古及今大雨洪注  
終無溢滿又東將七百里至迦毗羅  
伐窣堵國即迦毗羅衛淨飯王所治  
之都也空城十餘無人括住故宫軌  
城周十五里荒寺千餘惟宮中一所  
在焉王寢殿基上有銘塔即如來降  
神之處也彼有說云五月八日神來  
降者上座部云十五日者與此方述  
微復不同豈有異耶至如東夏所尚

素王為聖將定年筭前達尚迷况復  
曆有三代述時紀号猶自差矧顧惟  
理越情求赴機應感皆乘權道適變  
為先豈以常人之耳目用通於三極  
也城之南北有過去二佛生地諸塔  
育王石柱銘記甚多都城西北數百  
千塔並是琉璃所誅諸釋既是聖者  
後人為造當斯時也有四釋子念其  
見逼不思犯戒出外拒軍琉璃遂退後  
還本國城中不受告曰吾為法種擔  
不行師汝退彼軍非吾族也既被放  
斥遠投諸國本是聖胤竟宗樹之今  
烏仗梵衍等王並其後也城東百里  
即是如來生地之林今尚存焉或有  
說者三月八日上座部云十五日也  
此土諸經咸云四月八日斯非感見  
之機異計多耳又東七百里方至拘尸  
中途諸異略不復紀創達此城不覺  
五情失守崩踊躡地頃之顧眄但見  
荒城頽褫純陀宅基有標誌耳西北  
四里河之西岸即婆羅大林周而輪  
徑四十餘里中央高竦即涅槃地有  
一軌室卧像北首旁施塔柱具書銘

記而諸說混淆通列其上有云二月十五日入涅槃者或云九月八日入涅槃者或云自彼至今過千五百年考或云過九百年老城北渡河即焚身地方二里餘深三丈許土尚黃黑狀同焦炭諸國有病服其土者無不除愈故其焚處致有坑耳其側復有現足分身雄鹿諸塔並具瞻已又西南行大深林中七百餘里達婆羅痲廬國即常所謂波羅奈也城臨苑伽外道般盛乃出方計天寺百餘多遵自在僧徒三千並小乘正量部也王都東北波羅奈河之西塔柱雙達育王所立影現佛像觀者與影度河十里即鹿野寺也周閭重閣壁若仙宮僧減二千皆同前部佛事高勝諸國寂矣中有轉法輪像狀如言說旁樹石柱高七十餘尺內影外現衆相備矣斯即如來初轉法輪處其側復有五百獨覺塔三佛行坐處寺中銘塔聖迹極多乃有數百又有佛所浴池浣衣洗器之水皆有龍護曝衣方石鹿王迎佛之地並造石塔動高三百餘尺相

甚弘傳故略陳耳順河東下減於千里達吠舍釐即毗舍離也露形異術偏所豐足國城舊基周七十里人物寡鮮但為名地其中說淨名經處寶積淨名諸故宅處身子證果處姨母減度處七百結集處阿難分身處此之五處各建勝塔標示後代自斯東北二千餘里入大雪山至尼波羅國純信於佛僧有二千大小兼學成東有池中有天金光浮水上古老傳云弥勒下生用為首飾或有利其實者夜往盜之但見火聚騰焰都不可近今則沉深巨窟其底水又極熱難得措足唐國使者試火投之焰便踊起因用煮米使得成飯其境北界即東女國與吐蕃接境某國命往還率由此地約指為語唐梵相去一万余里自古迴遘致途遠阻又從梵吠舍南濟苑伽河達摩揭陀國即摩竭提之正号也其國所居是為中印度矣今王祖胤繼接無憂無憂即頻毗娑羅之曾孫也王即戒日之女胄矣今所治城非古所築苑伽南岸有波

吒釐城周七十里即經所謂華氏城也王宮多花故因名焉昔阿育王自離王舍遷都於此左側聖所其量彌繁城之西南四百餘里度左連禪河至伽耶城人物希少可千餘家又行六里有伽耶山自古諸王所登封也故此一山世稱名地如來應俗就斯成道頂有石塔高百餘尺即寶雲等經所說之處周迴四十里內聖迹充滿山之西南即道成處有金剛座周百餘步其地則今所謂菩提寺是也寺南有菩提樹高五丈許遠樹周垣壘軌為之輪迴五百許步東門對河北門通寺院中靈塔相狀多矣如來得道之日年說不同或云三月八日及十五日者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院三層牆高四丈皆軌為之師子國王買取此處興造斯寺僧徒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人指節肉舍利者大如真珠彼土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世稱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香花充滿樹院焚初到此不覺悶絕



良久蘇醒歷觀靈相昔聞經說今宛  
目前恆居邊鄙生在末世不見真容  
倍復悶絕旁有梵僧就地接撫相與  
悲慰雖備札謁恨無光瑞停止安居  
迄於解坐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  
千万七日七夜覽伸供養凡有兩意  
謂觀光相及希樹葉每年樹葉恰至夏  
末一時飛下通夕新抽與故齊等時  
有大乘居士為焚開釋瑜伽師地余  
夜對講忽失燈明又觀所佩珠璫瓔  
珞不見光來但有通明晃朗內外洞  
然而不測其由也恆斯所以共出草  
廬望菩提樹乃見有僧手擎舍利大  
如人指在樹基上遍示大眾所放光  
明照燭天地于時衆闍但得遙礼雖  
目覩瑞心疑其火含掌虔跪乃至明  
晨心漸萎頓光亦歇滅居士問曰既  
覩靈瑞心無疑耶焚具陳意居士曰  
余之昔疑還同此也其瑞既現疑自  
通耳余見菩提樹葉如此白楊具以  
問之焚曰相狀略同而狀疎茂盛少  
有異也於此寺東墜屈屈毛播陀山  
即經所謂鷄足山也直上三峯六如

雞足因取号焉去菩提寺一百餘里  
頂樹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即大  
迦葉波寂定所也路極梗澀多諸林  
竹師子虜鳥縱橫騰倚每思登踐  
取進無由焚乃告王請諸防接蒙給  
兵三百餘人各備鋒刃斬竹通道日  
行十里余時彼國聞焚往山士女大  
小數盈十萬奔隨繼至共往雞足既  
達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為梯相連  
而上達山頂者三千餘人四睇欣然  
轉增喜踊具覩石璚散花供養自山  
東北百有餘里至佛陀代部山有大  
石室佛曾遊此天帝就石塗香以供  
行至其處今猶郁烈不遠山室可受  
千人如來三月於中坐夏壘石為道  
廣二十步長五里許即頻毗婆羅修  
觀上山之所由也又東六十便至狻  
揭羅補羅古城唐言茅城多出香茅  
故因名也其城即摩揭陀之正中經  
本所謂王舍城者是矣崇山四周為  
其外郭上如陴境皆輒為之西通小  
徑北闢山門廣長從狹周輪百五十  
里其中宮城周三十餘里內諸古迹

其量復多宮之東北可十五里有姑  
栗陀羅矩吒山即經所謂耆闍崛山  
者是也唐言鷲峯之臺於諸山中最  
高顯映奪接山之陽佛多居住從下  
至頂編石為階廣十餘步長六里許  
佛常往來於斯道也歷觀崖岫備諸  
古迹不可勝紀廣如圖傳山城北門  
強一里許即迦蘭陀竹園精舍石基  
東戶軌室今仍現在自園西南行六  
里許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石室為  
即大迦葉波與千無學結集經教所  
託之地又西二十餘里即大衆部結  
集處也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曷羅  
閭姑利四城唐言新王舍也餘傳所  
稱者是矣又北三十餘里至那爛陀  
寺唐言施無厭也瞻部洲中寺之寂  
者勿高此矣五王共造供給倍隆故  
因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一大門周  
閤四重高八丈許並用軌壘其東上  
壁猶厚六尺外郭三重牆亦軌壘高五  
丈許中間水遶極深池塹備有花畜  
嚴嚴可觀自置已來防衛清肅女人  
非濫未曾容隱常住僧衆四千餘人

外容道俗通及邪正乃出万數皆周給衣食無有窮竭故復号寺為施無厭也中有佛院備諸聖迹精舍高者二十餘丈佛昔於中四月說法又有精舍高三十餘丈中諸變態不可名悉置立銅像高八丈餘六層閣盛莊嚴綺飾即戒日之兄滿胄王造也又有鑄石精舍高可八丈戒日親造彫裝未備日役千功彼國常法欽敬德望有諸論師智識清遠王給封戶乃至十城漸降量賞不減三城其寺現在受封大德三百餘人通經已上不掌僧役重愛學問諮訪異法故烏耆已西被於海內諸出家者皆多義學任國往返都無隔碍王雖守國不敢遮障故彼學徒博聞該瞻共歷諸國風聲久達將造其寺眾差大德四十人至莊迎宿莊即目連之本村也明日食後僧二百餘俗人千餘擎輿幢蓋香花來迎引入都會與眾相慰問訖唱令住寺一切共同又差二十人引至正法藏所即戒賢論師也年百六歲眾所重故号正法藏博聞

強識內外大小一切經書無不通達  
即昔室商佉王所坑之者為賊讎出  
潛淪草莽後興法顯道俗所推戒曰  
增邑十城科稅以入賢以稅物成立  
寺廟獎禮讚訖並命令坐問從何來  
答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論聞已  
啼泣曰弟子覺賢說已舊事賢曰  
和上三年前患困如刀刺欲不食而  
死夢金色人曰汝勿厭身往作國王  
多害物命當自悔責何得自盡有支  
那僧來此學問已在道中三年應至  
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吾是  
易殊室利故來相勸和上今復正法  
截問在路幾時笑曰出三年矣既與  
夢同悲喜交集礼謝訖寺素立法通  
三藏者貧置十人由來闕一以獎風  
問便處其位日給上饌二十盤大人  
米一斗檳榔豆蔻龍腦香乳蘇蜜  
等淨人四婆羅一行乘為輿三十人  
從大人米者粳米也大如烏豆飯香  
百步惟此國有王及知法者預焉故  
此寺通三藏者給二十盤即二十日  
漸減通一經者猶給五盤五日過此



已後便依僧位便請戒賢講瑜伽論  
聽者數千人十有五月方得一遍重  
為再講九月方了自餘順理顯揚對  
法等並得諮稟然於瑜伽偏所讚仰  
經於五年晨夕無輟將事博議未忍  
東旋賢誠曰吾老矣見子殉命求法  
經途十年方至今日不辭朽老力為  
申明法貴流通豈期獨善更叅他部  
恐失時緣智無涯也惟佛乃窮人命  
如露非旦則夕即可還也便為裝行  
調付給經論獎曰敢聞命矣意欲南  
巡諸國遠途北指以高昌昔言不得  
違也便令東行大山林中至伊爛拏  
國見佛坐迹入石寸許長五尺二寸  
廣二尺一寸旁有散迹沒石寸許八  
出花文都以新置有佛立迹長尺八  
寸闊強六寸又東南行路經五國將  
四千里至三摩呬吒國濱斥大海四  
佛曾遊見青玉像舉高八尺自斯東  
北山海之中凡有六國即達林邑道  
阻且長兼多瘴癘故不遊踐又從西  
行將至三千里達揭羅拏國邪正兼事  
別有三寺不食乳酪調達部也又西

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東境臨海  
有發行城多有高侶停於海次南大  
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子也相去  
約指二萬餘里每夜南望見彼國中  
佛牙塔上寶珠光明騰焰暉赫見於  
天際又西南行具經諸國並有異迹  
可五千里至憍薩國即南印度之正  
境也崇信佛法僧徒萬許其土寬廣  
林野相次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黑  
蜂山昔古大王為龍猛菩薩造立斯  
寺即龍樹也其寺上下五重鑿石為  
之引水旋注多諸變異泐波方達今  
淨人固守罕有登者龕中石像形極  
偉大寺成之日龍猛就山以藥塗之  
變成紫金世無等者又有經藏夾縛  
無數古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  
雖外佛法屢遭誅殛而此一山住持無  
改近有僧來於彼夏坐但得讀誦不  
許持出具陳此事但路幽阻難可尋  
問又復南行七千餘里路經五國並  
有靈迹至秣羅矩吒國即瞻部取南濱  
海境也山出龍腦香焉旁有巖頂清  
流繞旋二十許匝南注大海中有天

宮觀自在菩薩常所住處即觀世音之正名也臨海有城古師子國今入海中可三千餘里非結大伴則不可至故不行也自此西北四千餘里中途經國具諸神異達摩訶刺他國其王果勇威英自在未賓戒日寺有百餘僧徒五千大小兼學東境山寺羅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像長八丈許上施石蓋凡有七重虛懸空中相去各三尺許礼謁見者無不嘆評斯神也自此因循廣尋聖迹至鉢伐多國有數名德學業可遵又停二年學正量部根本論攝正法論成實論等便東南還那爛陀叅戒賢已往杖林山勝軍論師居士所其人利利種學通内外五明數術依林養徒講佛經義道俗歸者日數百人諸國王等亦來觀礼洗足供養封賞城邑焚從學唯識决擇論意義論成無畏論等首尾二年夜夢寺内及外林邑火燒成灰見一金人告曰却後十年戒日王崩印度便亂當如火蕩覺已向勝軍說之焚意方决嚴具東還

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今並飢荒如  
所夢矣初那爛陀寺大德師子光等  
立中百論宗破瑜伽等義獎曰聖人  
作論終不相違但學者有向背耳因  
造會宗論三千頌以呈戒賢諸師咸  
稱善先有南印度王灌頂師名般若  
邇多明正量部造破大乘論七百頌  
時戒日王討伐至烏荼國諸小乘師  
保重此論以用上王請與大乘師決  
勝王作書與那爛陀寺可差四僧善  
大小内外者詣行宮在所擬有論義  
戒賢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獎為  
四應命將往未發間有順世外道來  
求論難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若有  
屈者斬首相謝彼計四大為人物因  
言理沉密寂難徵覈如此陰陽誰窮  
其數此道執計必求痛決彼土常法  
論有負者先令乘驢屎瓶澆頂公於  
衆中形心折伏然後依投永為皂隸  
諸僧同疑恐有殿負默不陳對獎停  
既久究達論道告衆請對何得同耻  
各立旁證往復數番通解無路神理  
俱衰溘然潛伏預是擇門一時騰踊

彼既屈已請依先約獎曰我法弘恕不在刑科稟受我法如奴事主因將向房遵正法要彼爲茶論又別訪得尋擇其中便有謬濫謂所伏外道曰汝聞爲茶所立義不曰彼義曾聞特解其趣即令說之備通其要便拍纖茶申大乘義破之名制惡見論千六百頌以呈戒賢等師咸曰斯論窮天下之剋殺也何敵當之獎意欲流通教本乃放任開正法遂往東印度境迦摩縷多國以彼風俗並信異道故其部衆乃有數万佛法雖弘未至其王王事天神愛重教義但聞智人不問邪正皆一奉訪其人創染佛法將事弘闡故往開化既達於彼王嘆獎勝度神思清遠童子王聞欣得面款遣使來請再三乃往既至相見宛若舊遊言議接對又經晦朔于時異術雲聚請王決論言辯纔交邪徒苴靡王加崇重初開信門請問諸佛何所功德獎讚如來三身利物因造三身論三百頌以贈之王曰未曾有也頂戴歸依此國東境接蜀西壘聞其途路



兩月應達于時戒日王臣告曰東蕃童子王所有支那大衆天者道德弘被彼王所重請往致之其大衆天者即印度諸僧美奘之目也王曰我已頻請辭而不來何因在彼即使語拘摩羅王可送支那法師來共會祇羅國童子王命衆軍二万船三万與奘泝堽伽河以赴戒日戒日與諸官屬百餘万衆順河東下同集羯朱祇羅國初見頂礼鳴足盡散花設頌無量供已曰弟子先請何為不來答以聽法未了故此延命又曰彼支那國有秦王破陣樂歌儻曲秦王何人致此歌詠奘曰即今正國之天子也是大聖人撥亂反政恩霑六合故有斯詠王曰故天縱之為物主也乃延入行宮陳諸供養乃述制惡見論願謂門師曰日光既出焚燭奪明師所寶者他皆破訖試救取者小乘諸僧无敢言者王曰此論雖好然未廣聞欲於曲女城大會命五印度能言之士對衆顯之使邪從正捨小就大不亦可乎是日發勅普告天下惣集沙門婆羅門

一切異道會曲女城自冬初汴流曠  
月方到介時四方翕集乃有萬數能  
論義者數千人各擅雄辯咸稱克敵  
先立行殿各容千人安像陳供香花  
音樂請裝昇座即標舉論宗命衆鬘  
竟十八日無敢問者王大嗟賞施銀  
錢三萬金錢一万上疊一百具仍令  
大目執焚袈裟巡衆唱言支那法師  
論勝十八日來無敢問者並宜知之  
于時僧衆大悅曰佛法重興乃令邊  
人摧智若此便辭東歸王重請住觀  
七十五日大施場相事訖辭還王  
勅所部逆送出境并施青為金銀錢  
各數万戒日拘摩羅等十八大國王  
流淚執別焚便辭而不受以為形大  
日常料草四十餘圍餅食所須又三  
斛許戒日又勅令諸屬國隨到供給  
諸僧勸受為施皆曰斯勝相也佛  
滅度來王雖崇敬種種布施未聞以  
為用及釋門為為國寶今既見惠信  
之極矣因即納為而反錢寶然其為  
也其形圓大高可丈三長二丈許上  
容八人并諸什物經為等具並在其

上狀如重都相似空行雖途奔逸而  
安隱不墜瓶水不側緣國北旋出印  
度境戒日威被咸蒙供侍入卑利國  
山川相半沃壤豐熟僧徒數万並學  
大乘東北山行過諸城邑上大雪山  
及至其頂諸山並下又上三日達家  
高嶺南北通望但見橫山各有九重  
過斯已徃皆是平地雖有小山孤斷  
不續雅斯一嶺蔓延高遠約略為言  
賸部一洲山萊斯地何以知耶至如  
西境波斯平川眇湯東尋崑崙莫有  
窮蹤北則橫野蕭條南則印度皐衍  
即經所謂香山者也達池幽邃未可  
尋源四河所從皆由斯出今雅所謂  
崑崙之墟豈非斯耶案諸禹貢河出  
積石蓋局談其潛出處耳張騫尋  
之乃遊大夏固是起步所經猶不言  
其發源之始斯可知矣樊引從前後  
自勒行衆必嶺而下三日至地達覩貨  
羅諸故都邑山行八百路極艱險寒  
風切骨到於活國中途所經皆屬北  
狄而此王者突厥之胤統管諸胡摠  
御鐵門以南諸小國也自此境東方

入葱嶺嶺據贍部洲中南接雪山北至熱海東漸烏鏤西極波斯縱廣結固各數千里冬夏積雪冰巖崖險過半已下多出山葱故因名焉昔人云葱嶺停雪即雪山也今親目驗則知其非雪山乃居葱嶺已南東西巨海南望平野北達蒙山方名葱嶺又東山行經於十國二千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境在山間東西千六百里南北極廣不踰四五里許臨縛芑河從南而來不測其本僧寺十餘有一石像上施金銅圓蓋人有旋遶蓋亦隨轉豈由機巧莫測其然又東山行近有千里達商弥國東至大川廣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絕无人住川有龍池東西三百南北五十其池正在大葱嶺內贍部洲中最高地也何以明之池出二河其西流者至達摩悉鐵國與縛芑河合自此以西水皆西流其東流者至佉沙西界與徙多河合自此已東水皆東流故分二河各注兩海故知高也河出大鳥卵如餅許案條支國大卵如甕豈非斯耶又東五

百至竭盤陀國北背後多河即經所  
謂悉陀河也東入鹽澤潛於地中涌  
於積石為東夏河矣其國崇信佛法  
城之東南三百餘里大崖兩室各一  
羅漢現入滅定七百餘年鬚髮漸長  
左近諸僧年別為剃又東千餘里方  
出慈嶺至烏鐵國城臨後多西有大  
山崖自崩墜中有僧焉冥目而坐形  
甚奇偉鬚髮下垂至於肩面問其  
委曲乃迦葉佛時人矣近重崩崖沒  
於山內詰至斯國與烏別行先度雪  
河為曉方至水漸汎漲不悉山道尋  
嶺直下牙衝岸樹為性凶獷反拔却  
頓因即致死悵恨所經已越山險將  
達平壤不果祈願東過疎勒乃至沮  
渠可千餘里同伴五百皆共推獎為  
大商主處位中營四面防守且自沮  
渠一國素來常鎮十部大經各十万  
偈如前所傳國實護之不許分散今  
屬突厥南有大山現三羅漢入滅盡  
定東行八百達于遁國地惟沙壤寺  
有百餘僧徒五千並大乘學城西山  
寺佛曾遊踐有大石室羅漢入定石



門封掩初塋既度慈嶺先遣侍人賁表陳露達國化也下勅流問令早相見行達于遁以爲致死所賁經像交無運致又上表請尋下別勅令于遁王給其窆乘既奉嚴勅馳馬相連至于沙州又蒙別勅計其行程酬雇價直自尔乘傳二十許乘以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届于京郊之西道俗相趋屯赴闌闔數十万衆如值下生將欲入都人物誼擁取進不前遂停別館通夕禁衛候備遮断停駐道旁從故城之西南至京師朱雀街之都亭驛二十餘里列衆礼謁動不得旋于時駕幸洛陽塋乃留諸經像送弘福寺京邑僧衆競列幢帳助運莊嚴四部誼譁又倍初至當斯時也復感瑞雲現于日北團圓如蓋紅白相映當于像上顯發輪光既非遠日同共嗟仰從午至晡像入弘福方始歇滅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廢業七衆歸承當此一期傾仰之高終古罕類也塋雖逢崇問獨守館宇坐鎮清閑恐貽物議故不臨對及至洛濱特蒙慰問

并獻諸國異物以馬馱之別勅引入  
深宮之內殿面奉天顏談叙真俗無  
爽帝旨從夕至酉不覺時延迄于閉  
鼓上即事戎旃問罪遼左明旦將發  
下勅同行固辭疾苦兼陳翻譯不違  
其請乃勅京師留守梁國公房玄齡  
專知監護資備所須一從天府初樊  
在印度聲暢五天稱述支那人物為  
盛戒日大王并菩提寺僧思聞此國  
為日久矣但無信使未可依憑彼土  
常傳賸部一洲四王所治東謂脂那  
主人王也西謂波斯主寶王也南謂  
印度主為王也北謂獫狁主馬王也  
皆謂四國藉斯以治即因為言樊既  
安達恰述符同戒日及僧各遣中使  
賁諸經寶遠獻東夏是則天竺信命  
自樊而通宣述皇猷之所致也使既西  
返又勅王玄策等二十餘人隨往大  
夏并賜綾帛千有餘段王及僧等數  
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白石蜜匠乃遣  
匠二人僧八人俱到東夏尋勅往越  
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先是菩提  
寺僧三人送經初至下 勅普請京

城設齋仍於弘福譯大嚴等經不久  
之間獎信又至乃勅且停待到方譯  
主上虛心企仰頻下明勅令獎速至  
但為事故留連不早程達既見洛宮  
深汲虛想即陳翻譯搜擢賢明上曰  
法師唐梵具賸詞理通敏將恐徒揚  
文陋終虧聖典獎曰昔者二秦之譯  
門位三千雖復翻傳猶恐後代無聞  
懷疑乖信若不搜舉同奉玄規豈以  
偏能妄忝朝委頻又固請乃蒙降許  
帝曰自法師行後這弘福寺其處雖  
小禪院虛靜可為翻譯所須人物吏  
力並與玄齡商量務令優給既承明  
命返迹京師遂召沙門慧明靈閑等  
以為證義沙門行友玄蹟等以為綴  
緝沙門智證辯機等以為錄文沙門  
玄摸以證梵語沙門玄應以定字偽  
其年五月創開翻譯大菩薩藏經二  
十卷余為執筆并刪綴詞理其經廣  
解六度四攝十力四畏三十七品諸菩  
薩行合十二品將四百紙又復旁翻  
顯揚聖教論二十卷智證等更迭錄  
文沙門行友詳理文句獎公於論重加

陶練次又翻大乘對法論一十五卷  
沙門玄鑄筆受微有餘隙又出西域  
傳一十二卷沙門辯機親受時事連  
紙前後兼出佛地六門神呪等經都  
合八十許卷自前代已來所譯經教  
初從梵語倒寫本文次乃迴之順同  
此俗然後筆人亂理文句中間增損  
多墜全言今所翻傳都由奘盲意思獨  
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披說尚  
賢吳魏所譯諸文但為西梵所重貴  
於文句鈎鑠聯類重沓布在唐文頗  
居繁複故使繼工專司此位所以貫  
通詞義加度節之銓本勒成秘書繕  
寫于時駕返西京奘乃表上并請序  
題尋降手勅曰法師夙標高行早出  
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  
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累是以慈雲  
欲卷舒之應四空慧日將昏朗之照  
八極舒朗之者其惟法師乎朕學淺  
心拙在物猶迷况佛教幽微豈敢仰  
測請為經題非已所聞其新撰西域  
傳者當自披覽及西使并返又勅二十  
餘人隨往印度前來國命通議中書

勅以異域方言務取符會若非伊人將論聲教故諸信命並資於獎乃為轉唐言依彼西梵文詞輕重令彼讀者尊崇東夏尋又下勅令翻老子五千文為梵言以遺西域獎乃召諸黃巾述其玄奧領疊詞旨方為翻述道士蔡晃成英等覽引釋論中百玄意用通道經獎曰佛道兩教其致天殊安用佛言用通道義窮數言疏本出無從見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憑佛教至於三論見所師遵准義幽通不無同會故引解也如僧肇著論盛引老莊猶自申明不相為佐佛言似道何爽綸言獎曰佛教初開深文尚擁老談玄理微附佛言肇論所傳引為聯類豈以喻詞而成通極今經論繁富各有司南老但五千論無文解自餘千卷多是醫方至如此士賢明何晏王弼周顒蕭繹顧歡之徒動數十家注解老子何不引用乃復旁通釋氏不乃推步逸蹤乎既依翻了將欲封勒道士成英曰老經幽邃非夫序引何以相通請為翻之獎曰觀老治身



治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  
其言鄙陋將恐西聞異國有愧鄉邦  
英等以事聞諸宰輔奘又陳露其情  
中書馬周曰西域有道如老莊不奘  
曰九十六道並欲起生師承有滯致  
淪諸有至如順世四大之術其初六  
諦之宗東夏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則  
恐彼以為笑林遂不譯之奘以弘讚  
之極勿尚帝王開化流布自古為重  
又重表曰伏奉墨勅猥垂譬喻祗奉  
綸言精守振越玄奘業尚空疎謬參  
法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無虞憑皇  
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  
雖勵愚誠慕異懷荒寔資朝化所  
獲經論奉勅翻譯見成卷軸未有  
詮序伏惟 陛下睿思靈敷天華景  
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  
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  
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  
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  
目宸睭冲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  
顧失喙玄奘聞日月麗天既分暉於  
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涯雲和

廣樂不秘響於鼉鼓珠金壁竒珍豈賴  
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千祈伏乞  
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  
與二耀而俱懸然則驚巖微言假神  
筆而弘遠鷄園與義託英詞而宣暢  
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亦使蠢蠢  
迷生方起塵累而已表奏之日勅遂  
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為  
汝父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  
為法師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  
二十二年幸玉華宮追獎至問翻何  
經論荅正翻瑜伽上問何聖所作明  
何等義具荅已令取論自披閱遂下  
勅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充  
荊揚等九大州獎又請經題上乃出  
之名大唐三藏聖教序於明月殿命  
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群僚讀之其  
詞曰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  
口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  
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推  
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  
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慶乎天地而  
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

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  
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  
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  
大之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  
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  
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  
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  
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  
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  
騰漢遼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  
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  
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  
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  
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  
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塗遺訓遐宣  
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  
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  
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  
之乘乍泐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  
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  
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  
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  
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

超六塵而迫出隻千古而無對疑心  
內境悲正法之淩遲拙慮玄門慨深  
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  
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  
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  
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  
万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  
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  
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  
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飡風庶苑驚  
峯瞻竒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  
於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一垂五  
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載三篋之文  
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惣將三  
載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  
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  
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  
濕火宅之乾骸共拔迷塗朗愛水之  
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隊善以  
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  
高嶺雲露方得滋其花蓮出淥波飛  
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  
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

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  
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  
緣慶而求慶方真茲經流施將日月  
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百  
僚稱慶獎表謝曰

竊聞六爻探蹟局於生滅之場百物  
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徵義冊  
觀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  
其美伏惟 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  
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  
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  
使給園精舍並入堤封貝葉靈文咸  
歸冊府玄獎往因振錫聊謁嵎山經  
途万里怙天威如咫尺步匪乘千葉詣  
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  
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  
於白馬還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  
譯玄獎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  
異馬鳴深愧寫瓶之敏所譯經論紕  
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攬序文超象  
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衆妙  
之門同惠雲之濡百草一音演說億  
劫罕逢忽以微生親承梵響踴躍歡



喜如聞受記表奏之日尋下勅曰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閑昨製序文深為鄙拙惟恐穢翰墨於金簡標凡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俯省惠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又重表謝勅云朕性不讀經無才智忽製論序翻汗經文具覽來言枉見褒飾愧逢虛美惟益真慙自今朝宰英達咸申擊讚釋宗弘盛氣接成陰皇太子述上所作三藏聖教序曰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元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翦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秘旨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畏鍾文梵交二音於鷲峯慧日法流

轉雙輪於密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  
共飛狂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寶福垂拱而治八荒  
德被黔黎殷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  
石室歸於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  
流乎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  
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  
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  
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  
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  
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義  
摠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  
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  
令立志夷簡神清慧亂之年體拔淨  
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  
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  
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  
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  
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  
有七載徧通釋典利物為心以貞觀  
十九年二月六日奉勅於弘福寺翻  
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  
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  
竭傳智燈之長燄收幽闇而恒明白

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  
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  
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  
今理合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  
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  
以為斯記自此常參內禁扣問沆隱  
翻譯相續不爽法機勅賜雲納一領  
妙絕古今又勅天下寺度五人維持  
聖種皆其力也冬十月隨駕入京於  
北闕造弘法院鎮恒在彼初於曲池  
為文德皇后造慈恩寺追獎令住度  
三百人有令寺西北造翻經院給新  
度弟子一十五人弘福舊處仍給十  
人今上嗣錄素所珍訪追入優問札  
殊恒扶永徽二年請造梵本經臺蒙  
勅賜物尋得成就又追入內於修文  
殿翻發智等論降手詔飛白書慰問  
優洽顯慶元年正月為皇太子於慈  
恩設大齋朝衆惣至黃門郎薛元超  
中書郎李義府曰譯經佛法之大本  
知何德以光揚耶樊曰公此之問常  
所懷矣譯經雖位在僧光價終憑朝  
貴至如姚秦鳩摩羅什則安成侯姚

高筆受允魏菩提流支則侍中崔光  
錄文貞觀授頗初譯則僕射蕭瑀太  
府蕭瑒庶子杜正倫等監閱詳定今  
並無之不足光遠又大慈恩寺聖上  
切風樹之哀追造壯麗騰實之美勿  
過碑頌若蒙二公為致則不朽之跡  
自形於今古矣便許之明且遣給事  
宣勅云所須官人助翻者已處分訖  
其碑朕自作尋勅慈恩翻譯文義須  
精宜令左僕射于志寧中書令來濟  
禮部許敬宗黃門郎薛元超中書郎  
李義府等有不妥穩隨事潤色若須  
學士任追三兩人及碑成請神翰自  
書蒙特許克日送寺京寺咸造幢蓋  
又勅王公已下太常九部及兩縣伎  
樂車徒千餘乘駐弘福寺上居安福  
門俯臨將送京邑士女列於道側自  
北之南二十餘里充牣衢街光俗興  
法無與儔焉又賜山納妙勝前者并  
時服玩百有餘件顯慶二年駕幸洛  
陽預從安置東都積翠宮召入大內  
麗日殿翻觀所緣等論又於明德宮  
翻毗婆沙等論樊少離素梓白首

言歸訪問親故零落殆盡惟有一姊  
迎與相見訪以墳隴旋殯未遷便卜  
勝地旋塋改葬其少室山西北維氏  
故縣東北遊仙鄉控鶴里鳳凰谷即  
樊之生地也下近有少林寺即魏孝  
文所立是翻十地之所意願栖託為  
國翻譯蒙手勅云省表知欲晦迹  
巖泉追林遠而架往託慮禪寄軌澄  
什以標今仰挹風徽寔所欽尚朕業  
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  
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  
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瞋豈  
識浪而能驚然以道德可居何必太  
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  
戢來言勿復陳請即市朝大隱不獨  
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即代  
遂因寢言顯慶三年下勅為皇太子  
造西明寺成令給上房僧十人以充  
侍者有大般若者二十万偈此土八  
部咸在其中不久下勅令住玉華翻  
經供給一准京寺遂得託靜不爽譯  
功以顯慶五年正月九日創翻大本  
至龍朔三年十月末了凡四處十六



會說惣六百卷般若空宗此焉周盡  
於間又翻成唯識論辯中邊論唯識  
二十論品類足論等至十一月表上此  
經請制經序於蓬萊宮通事舍人馮  
義宣勅許之獎生常以來願生弥勒  
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又  
頻祈請咸有顯證懷此專至益增翹  
勵後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生  
觀史多天見弥勒佛自般若翻了惟  
自策勤行道礼懺麟德元年告翻經  
僧及門人曰有為之法必歸磨滅泡  
幻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  
率玉華於經論有疑者可速問聞者  
驚曰年未耆耄何出此言報曰此事  
自知遂往懺佛先造俱胘十億像所  
礼懺辭別有門人外行者皆報好去今  
與汝別亦不須来来亦不見至正月  
九日告寺僧曰獎必當死經云此身  
可惡猶如死狗獎既死已勿近宮寺  
山靜處埋之因既卧疾開目閉目見  
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偉相知生佛  
前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惣有七  
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欣悅

搃當門人有緣並集云無常將及急  
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  
骨對寺僧門人誡訣并遺表訖便默  
念弥勒令傍人稱曰南謨弥勒如來  
應正等覺願與舍識速奉慈願南謨  
弥勒如來所居內衆願捨命已必生  
其中至二月四日右脇累足右手支  
頭左手膝上鏗然不動有問何相報  
曰勿問妨吾正念至五日中夜弟子  
問曰聖定生弥勒前不荅曰決定得  
生言已氣絕迄今兩月色貌如常又  
有冥應略故不述又下勅塋曰聽京  
城僧尼幢蓋往送於是素蓋素幢浮  
空雲合哀笳哀梵氣過人神四俗以  
之悲涼七衆惜其沉沒乃塋於白鹿  
原四十里中皂素弥滿其塋與兄揅  
公相近甚然白塔近燭帝城尋下別  
勅令改塋樊川與州縣相知供給吏  
力乃又出之衆咸歎異經久埋塵色  
相如初自非願力所持焉能致此余  
以闇昧濫霑斯席與之對晤屢展炎  
涼聽言觀行名實相守精厲晨昏計  
時分業虔虔不懈專思法務言無名

利行絕虛浮曲識機緣善通物性不  
倨不諂行藏適時吐味幽深辯開疑  
議寔委代之英賢乃佛宗之法將矣  
且其發蒙入法特異常倫聽覽經論  
用為恒任既周行東夏挹酌諸師披  
露肝膽盡其精義莫不傾倒林藪更  
新學府遂能不遠數萬諮求勝法誓  
捨形命必會為期發趾張掖途次龍  
沙中途艱險身心僅絕既達高昌倍  
光來價傳國祖送脩閑靈儀路出鐵  
門石門躬乘沙嶺雪嶺歷天險而志  
逾慷慨遭凶賊而神弥厲勇兼以歸  
稟正教師承戒賢理遂言揚義非再  
授廣開異論包藏習臆致使梵侶傾  
心不置其法又以起信一論文出馬  
鳴彼土諸僧思承其本裝乃譯唐為  
梵通布五天斯則法化之緣東西平  
舉又西華餘論深尚聲明裝乃卑心  
請決隨授隨曉致有七變其勢動殺  
異蹤三偈廣論恢張懷抱故得施無  
獸寺三千學僧皆号智衰護持城湫  
及覩其肩吻聽其詞義皆彈指讚嘆  
何斯人也隨其遊歷塞外海東百三

十國道俗邪正承其名者莫不仰德  
歸依更崇開信可以家國增榮光宅  
惟遠獻奉歲至感獎之功若非天挺  
英靈生知聖授何能振斯鴻緒道達  
遺蹤前後僧傳往天竺者首自法顯  
法勇終于道邃道生相繼中途一十  
七返取其通言華梵妙達文筆揚導  
國風開悟邪正莫高於獎矣恨其經  
部不翻猶涉過半年未遑暮足得出  
之無常奄及惜哉

那提三藏唐曰福生具依梵言則云  
布如烏代邪以言煩多故此但訛略  
而去那提也本中印度人少出家名  
師開悟志氣雄遠弘道為懷歷遊諸  
國務在開物而善達聲明通諸話訓  
大夏台為文士擬此土蘭基著作者  
性汎愛好奇尚聞有涉悟不憚遠夷  
曾往執師子國又東南上楞伽山南  
海諸國隨緣達化善解書語至即敷  
演度人之寺所在揚扇承脂那東國  
咸轉大乘佛法崇盛賸洲稱最乃搜  
集大小乘經律論五百餘夾合一千  
五百餘部以永徽六年創達京師有

勅令於慈恩安置所司供給時玄奘法師當途翻譯聲華騰射無由克彰掩抑蕭條般若是難既不蒙引返充給使顯慶元年勅往崑崙諸國採取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為別立寺度人授法弘化之廣又倍於前以昔被勅往理須返命慈恩梵本擬重尋研龍朔三年還返舊寺所賣諸經並為獎將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憑惟譯八易荼羅禮佛法阿叱那智等三經要約精寂可常行學其年南海真臘國為那提素所化者奉敬無已思見其人合國宗師假途遠請乃去國有好藥惟提識之請自採取下勅聽往返亦未由余自博訪大夏行人云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所解無相與獎頗返西梵僧云大師隱後斯人第一深解實相善達方便小乘五部毗尼外道四輩隨論莫不洞達源底通明言義詞出珠聯理暢霞舉所著大乘集義論可有四十餘卷將事譯之被遣遂闕夫以抱麟之嘆代有斯蹤知人難哉千齡罕遇那提扶



道遠至投俾北冥既無所待乃三被  
毒載充南侵崎嶇數万頻歷瘴氣委  
命斯在嗚呼惜哉

論曰觀夫翻譯之功誠遠大矣前錄  
所載無德稱焉斯何故耶諒以言傳  
理詣惑遣道清有由寄也所以列代  
賢聖祖述引導之風奉信賢明憲章  
翻譯之意宗師舊轍頗見詞人埏埴  
既圓稍切其趣至如梵文天語之開  
大夏之鄉鳥迹方韻出自神州之俗  
具如別傳曲盡規猷遂有僥倖時譽  
叨臨傳述逐轉鋪詞逐音列喻繁略  
科斷比事擬倫語迹雖同校理誠異  
自非明逾前聖德邁往賢方能隱括  
殊方用通弘致道安著論五失易窺  
彥琮屬文八例難涉斯並古今通叙  
豈妄登臨若夫九代所傳見存簡錄  
漢魏守本本固去華晉宋傳揚時開  
義舉文質恢恢諷味餘逸厭斯以降  
輕靡一期騰實未聞講悟蓋寡皆  
由詞逐情轉義寫情心共激波瀾永  
成通式充車溢藏法寶住持得在福  
流失在訛覺故勇猛陳詩詞同世華

削本受行不惟文綺至聖躬鑒深有  
其由群籍所傳減法故也即事可委  
况弘識乎然而習俗生常知過難改  
雖欲後轍終陷前蹤粵自漢明終于  
唐運翻傳梵本多信譯人事語易明  
義求罕見昏情獨斷惟任筆功縱有  
覆疎還遵舊緒梵僧執業相等情乖  
音悟莫通是非俱濫至如三學盛典  
惟詮行旨八藏微言宗開詞義前翻  
後出靡墜風猷古括今賢德殊恒律  
豈非方言重阻臆斷是授世轉澆波  
奄同浮俗苦聞淳風雅暢既在皇唐  
綺飾訛雜寔鍾季葉不思本實妄接  
詞鋒覽擬芟蕘鄭聲難偃原夫大覺  
希言絕世特立八音四辯演暢無垠  
安得凡懷虛衆聖慮用為標擬誠非  
立言雖復樂說不窮隨類各解理關  
情外詞逸寰中固當芥藻標奇文高  
金玉方可聲通天樂韻過恒致近者  
晉宋類謝之文世尚企而無比况垂  
於此安可言乎必踵斯蹤時俗變矣  
其中無亂安足涉言往者西涼法識  
世号通人後秦童壽時稱僧傑善披

文意妙顯經心會達言方風骨流便  
弘行於世不虧傳述宋有開士慧嚴  
寶雲世係賢明勃興前作傳度廣部  
聯輝絕蹤將非面奉華骨親承詁訓  
得使聲流千載故其然哉餘則事義  
相傳足開神府寧得如瓶瀉水不妄  
叨流薄乳之喻復存今日終虧受誦  
足定澆淳世有樊公獨高聰類往還  
振動備盡觀方百有餘國君臣謁敬  
言議接對不待譯人披折幽旨華戎  
皆悅故唐朝後譯不屑古人執本陳勘  
頻開前失既闕全乖未遑釐正輒略  
陳此夫復何言

續高僧傳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五

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初 本傳十二

附見一十九

梁楊都安樂寺沙門釋法申傳一

道達  
慧命

梁楊都建元寺沙門釋僧韶傳二

法朗 法亮

梁楊都建元寺沙門釋法護傳三

智遠 僧達

梁鍾山宋熙寺沙門釋智欣傳四

梁吳郡虎丘山沙門釋僧若傳五

僧令 法度 慧梵 慧朗

梁楊都宣武寺沙門釋法寵傳六

智果  
僧和

梁楊都靈根寺沙門釋僧還傳七

梁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旻傳八

道  
超

梁楊都光宅寺沙門釋法雲傳九

梁南海隨喜寺沙門釋慧澄傳十

慧朗 慧略 法生 慧武

梁鍾山上定林寺沙門釋法令傳十一

慧泰 慧纂

梁鍾山開善寺沙門釋智藏傳十二

釋法申本姓呂任城人也祖世寓居

青州申幼出家夙懷儒素廣學經論  
妙思獨遠弥歷年祀規空畫有日夜  
惆悵隱士平原明晏聊嘲之曰三陽  
在節明辰澍景何不飲美酒賦新詩  
而終日竟歲瞪視四壁百年俄頃知  
得成儒素以不答曰蓋是平生鄙好  
何論得失頃之而大明成論譽美州  
鄉值宋太始之初在嚴寺法集勅請  
度江住安樂寺累當師匠道俗欽賞  
逮元之中遭奉親遠喪道途迴阻有  
尋北歸因介屏絕人事杜塞講說逮  
齊晉陵王蕭子良永明之中請二十  
法師弘宣講授苦相徵屈辭不獲免  
當斯之盛無與友者燕又淳厚仁慧  
不出屬言安閑守素不狎人世以天  
監二年卒春秋七十有四時復有道  
達慧命並以勤學顯名達姓裴河東  
聞喜人住廣陵永福精舍少以孝行  
知名拯濟危險道閔江漬永明中為  
南兗州僧正在職廉潔雅有治才罷  
任之日唯存紙故五束慧命廣陵人  
住安樂寺開濟薦素專以成實見知  
釋僧韶姓王齊國高安人幼願拔俗



弱年從志斂服道俗恭敬師宗美姿制善舉止情性溫和韻調清雅好弘經數名顯州壤專以毗曇擅業元徽之初始來皇邑住建元寺寬厚閑澹不妄交遊宋季澆薄體裁無准物覓日前榮枯俄頃韶閑房白守狀若無人及齊氏開泰禮教夙被白黑鑽仰講說頻仍後學知宗前修改觀毗曇一部化流海內諮聽之徒常有百數齊文惠及竟陵王蕭子良雅相欽礼清河崔慧親從北面諮承餘誨以天監三年卒于住寺春秋五十有八時建元又有法朗兼以慧學知名本姓沈氏吳興武康人家遭世禍因住建業大明七年與兄法亮被勅紹繼慧益出家初住藥王寺亮履行高潔經數修明朗稟性疎率不事威儀聲轉有聞義解傳譽集注涅槃勒成部帙而言諠調笑不擇交遊高人勝已見必齒錄並卒于天監中

釋法護姓張東平人初以廉直居性不耐貪叨年始十三而尋於草萊其師道邑亦有清風撫其首曰觀汝意

氣必能振發遺法及至受戒仍遭父  
憂居喪房內經涉四載不預法事禮  
畢羸瘠不堪隨衆宗孝建中來都遊  
觀住建元寺雅好博古多講經論常  
以毗曇命家弗尚流俗言去浮華不  
求適會趣通文理從其學者百有餘  
人齊竟陵王撫校玄釋定其虛實仍  
於法雲寺建豎義齋以護為標頌解  
釋膠結每無遺滯物益懷之遠有曠  
度不交榮俗凡所遊往必皆名輩齊  
侍中陳留阮韜光祿阮晦中書侍郎  
汝南周顒並虛心札待未嘗廢也自  
從天子至于侯伯不與一人遊狎皎  
然獨坐勗勵門徒無營苟利惟以經  
數仁義存懷以天監六年卒于住所  
春秋六十有九時新安寺智遠天保  
寺僧達並以勤學有功遠幼懷清靜  
守志不覓講說大衆好修福務達平  
和開拓頗自矜尚

釋智欣姓潘丹陽建康人也稚而聰  
警直示懷變躁率介形儀過無修整年  
七八歲世間近事經耳不忘曾入栖  
靜寺正值上講聞十二因緣義云生

死輪轉無有窮已便慨然有離俗之志他日即就栖靜僧審禪師求出家焉薦好博學多集近事師訓之曰觀汝神明人非率尔所可習學皆非與遠何耶答曰欲廣其節目耳及具足後從東安寺道猛聽成實論四遍雖周末曾注記結帙而及亭然獨悟莫與為羣不交當世無因得參其門者世及至講說文義猜恚四眾推服聽者八百餘人陳心序事貴在可解不務才華有異流俗客問未申酬答已罷皆美其豐贍名重四海齊永明末太子數幸東田塢諸內侍至經住寺欣因謝病鍾山居宋熙寺確然自得

不與富貴遊往行不苟合交不委親親施之物攝改住寺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一塋于山墓

釋僧若莊嚴寺僧瓊之兄子也瓊以律行清嚴見之前傳若少而廉靜邑里推之十五出家住虎丘東山精舍事師恭孝與人友善性好勤學出都住治城寺二十餘年經數通達道俗器賞太常卿吳郡陸惠曉左氏尚書

陸澄深相待接年三十二志絕風塵  
末東返虎丘栖身幽室簡出人世披  
文說古自足雲霞雖復茹菜不充單  
複不贍隨宜任運罕復經懷瑯琊王  
斌守吳每延法集還都謂知己曰在  
郡賴得若公言謹大忘衰老見其比  
歲放生為業仁逮重魚愛及飛走謹  
說雖踈津梁不絕何必減迹巖岫方  
謂為道但出處不失其機彌覺其德  
高也天監八年勅為彼郡僧正親當元  
師猶肆意山內故失匡救之美致有  
貪慢之謗未必加諸已要亦有貶暮  
齡以普通元年卒春秋七十復有僧  
令者若之兄也亦以碩學知名少而  
隼警言長益廣退經律通明不永早世  
復有法度者住定林寺沉審其性言  
不平暴先行而後從焉時莊嚴寺又  
有慧梵慧朗並以內外通博期標聲  
譽梵本吳氏荆人對決強斷不事形  
名朗肌貌霜潔時人目為白朗屢譏  
衆經頗入能例

釋法寵姓馮氏南陽冠軍人後遭世  
難寓居海鹽少有絕俗之志二親愛

而弗許執志固請乃曰須待為汝誓  
竟隨音心所欲十八納妻經始半年捨  
家服道住光興寺成辦法式習學威  
儀其後出都住興皇寺又從道猛曇  
濟學成實論二公雅相歎賞日夜辛  
勤不以寒暑動意吳郡張融與周顒  
書曰古人遺放故留兒女法寵法師絕  
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矣遠矣又從  
長樂寺僧周學通雜心及法勝毗曇  
又從莊嚴曇斌歷聽衆經探玄析奧  
妙盡深極高難所拍罕不倒戈音吐  
蘊藉風神秀舉齊晉陵王子良甚加  
禮遇嘗於西邸義集選諸名學事委  
治城智秀而覽者尤多秀謂寵曰當  
此應對卿何如我荅曰先悅後拒我  
不及卿詮名定賞卿不及我秀有慙  
色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通  
樊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四十當死  
無可避處唯有祈誠諸佛懺悔先慙  
越脫或可冀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  
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  
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閑  
房禮懺杜絕人物盡忘食息夜不解



衣迄年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弥生怖懷其夜懺礼已達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懺蕩之基功不虛也末又從東夏慧基聽其講導言論徃復旬日之間文疑理滯反啟其志又鼓棹西歸住道林寺開宇臨澗敞軒映水解帙尋經每自惆悵而不能已及東昏在位多請遊於北山因而移寓天保寺天監七年齊隆寺法鏡徂歿僧正惠超啓寵鎮之勅曰法寵法師造次舉動不逾律儀不佚性欲不事形勢慈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匡政寺廟信得其人矣上每義集以礼致之略其年騰勅常居坐首不呼其名号为上座法師請為家僧勅施車牛人力衣服飲食四時不絕寺本隍小帝為宣武王修福下勅王人繕改張飾以待寵焉因立名為宣武寺也門徒敦厚常百許人普通四年忽感風疾不能執捉舒經格上晝夜不休赴諸法事坐輿講說未疾礼佛常

以百拜為限後不能起居猶於牀上依時百過俯仰虔敬所職所願與本無異後疾甚中使參候相望於道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春秋七十四皇上傷悼道俗悲戀勅葬定林寺墓一切凶事天府供給舍人主書監視訖事復有沙門智果管氏吳人住海鹽光興寺清直平簡善諸經術又剡縣公車寺沙門僧辨招採衆師并為已任隨問隨答思慮周廣雖有微數而未盡其要妙

釋僧遷姓樂氏襄陽杜人幼出家進忠退儉早協州鄉曉遊都邑住靈根寺却掃一房淨若仙觀潔整衣服塵水不滌從靈味寺實亮諮學經論文理通達藉甚知名性方後不撓高自崇遇若非意得罕所賓接武帝以家僧引之吳平侯蕭昇亦遇之以礼天監十六年夏帝嘗夜見沙門慧詡他日因計法會遷問詡曰御前夜何所道詡曰卿何忽問此而言氣甚厲遷抗聲曰我與卿同出西州俱為沙門卿一時邀逢天接便欲陵駕倚當我

惟事佛視卿輩蔑如也衆人滿坐謂有慙忤其為梗正皆類此也以普通四年卒春秋五十九矣

釋僧旻姓孫氏家于吳郡之富春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幼孤養能言而樂道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為僧回弟子從回受五經一聞能記精神洞出標群獨秀每與同輩言讎及諸典札未嘗不慨慨然欲為已任宋吏部郎吳郡張辯謂之曰沙弥何姓家在何處旻曰貧道姓釋家于此山辯甚異之特進張緒見而嘆曰松柏雖小已有陵雲之氣由是顯譽年十三隨回出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讀唱導為業旻風韻清遠了不厝意年十六而回亡哀容俯仰率由自至喪礼畢移住莊嚴師仰曇景景久居寺任雅有風軌大小和從寺給僧足旻安貧好學與同寺法雲禪崗法開稟學柔次達亮四公經論夕則合腋而卧晝則假衣而行往返諮詢不避炎雪其精力雋課如此大明數論究統經律原始要終望表知裏內鑒諸已旁

啓同志前疑往結靡不冰泮雖命世  
碩學有是非之辯旻居中振發曾無  
擁滯光緒既著風猷弘遠齊文惠帝  
竟陵王子良深相貴訪請遺連接尚  
書令王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旻扣  
問聯環言皆摧敵儉曰昔竺道生入  
長安姚興於逍遙園見之使難道融  
義往復百翻言無不切衆皆覩其風  
神服其英秀今此旻法師超悟天體  
性極照窮言必典詣能使前無橫陣  
便是過之遠矣文宣嘗請柔次二法  
師於晉弘寺共譚成實大致通勝冠  
蓋成陰旻於末席論議詞旨清新致  
言宏邈往復神應聽者領屬次公乃  
放麈尾而嘆曰老子受業於彭城精思  
此之五聚有十五番以為難寓每恨  
不逢勅敵必欲研盡自至金陵累年  
始見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晚講當  
答及晚上講裁復數交詞義遂擁次  
公動容顧四坐曰後生可畏斯言信  
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於興福寺  
講成實論先輩法師高視當世排覓  
下遊其會如市山栖邑寺莫不攬衲

畢集衣冠士子四衢輻湊坐皆重勝  
不謂為迂言雖竟日無起疲倦皆仰  
之如日月矣希風慕德者不遠万里  
相造自晉宋相承凡論議者多高談  
大語競相誇罩及是為師範稜落秀  
上機變如神言氣典正座無洪聲之  
侶重又性多謙讓未常以理勝加人  
處衆澄眸如入禪定其為道俗所推  
如此時人稱曰折剖磐隱通古無例  
條貫始終受者易悟庶方蕩諸異論  
大同正法矣於是名振日下聽衆千  
餘孜孜善誘曾无告倦晉安太守彭  
城劉業嘗謂是曰法師經論通博何  
以立義多儒荅曰宋世貴道生開頓悟  
以通經齊時重僧乘影毗曇以講論  
貪道謹依經文文玄則玄文儒則儒  
耳時竟陵王世子蕭照曾出守會稽  
要吳共往征虜別之是曰吾止講席  
相識未嘗脩誼承其得郡便狼狽遠  
別意所不欲衆因是亦止永元元年  
勅僧局請三十僧入華林園夏講僧  
正擬是為法主是止之或曰何故荅  
曰此乃內潤法師不能外益學士非



謂譚者由是譽傳遐邇名動京師瑯琊王仲實吳人張思光學冠當時清貞獨絕並投分請交申以縞帶年立之後頻事開解蔚為宗匠九部五時若指諸掌玄理伏難坦然夷易故緇素結轍華俗邀延往復毛華矣時有令聞夙成貞先來之區者年未望懷新舊之耻設伏者比肩翹開者間出是隨方領會弼量有餘皆銜璧與握響然風靡者一人而已值齊曆橫流道屬昏諛時寵小人世嫉君子因避地徐部仍受請入吳法輪繼轉勝幢屢建皆隨根獲潤有聲南北皇梁曆運乃翻然自遠言從帝則以天監五年遊于都輦天子札接下達亟深賸悅勅僧正慧超銜詔至房欲屈與法寵法雲汝南周捨等時入華林園講論道義自茲已後優位日隆六年制注般若經以通大訓朝貴皆思弼厥典又請京邑五大法師於五寺首講以旻道居其右迺著帝情深見悅可因請為家僧四事供給又勅於慧輪殿講勝鬘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智

僧見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以類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衷於是十一年春忽感風疾後雖小間心猶忘誤言語遲蹇是日自登座講說已二十年如見此病例無平復譚事盡矣乃修飾房內隔立道場日夜禮懺後吳郡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覽各遣僧佐至都表上延請有勅給祿仗資糧發遣二郡迎候舟楫滿川京師學士雲隨霧合中途守宰莫不郊迎晉陵太守蔡樽出候門迎之嘆曰昔仲尼素王於周今旻公又素王於梁矣天監末年下勅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旻寂寂後衆徒弥盛莊嚴講堂末世祖所立藥櫃增映延袤遐邇至於是日不容聽衆執事啓聞有勅聽停講五日悉移窓戶四出搭簾又進給牀五十張猶為迫近桄桎摧折日有十數得人之盛皆此類焉旻因捨什物囑施擬立大堂慮未周用付庫生長傳付後僧又於簡靜寺講十地經堂宇先有五間

慮有迫近又於堂前摧起五間合而為一及至就講寺內悉滿斯感化之來殆非意矣少與齊人張融謝朓友善天下才學通人莫不致禮雖居重名不嘉榮勢閑處一室簡通豪右衆人多恨之唯吳郡陸倕博學自居名位通顯早崇禮敬是亦密相器重時為太子中庶倕從到房是稱疾不見倕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人皆推倕之愛名德也弥重是之不趣於世暨普通之後先疾連發弥懷退靜夜還虎丘人無知者時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礼山主智遷先知以告是是曰吾山數病人無事見貴二千石昔戴顓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山詣之高卧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事矣及蕭至是從後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思澄銜命致礼贈以几杖鑪奩褥席塵尾拂扇等五年下勅延還移住開善使所在脩礼發遣不得值常以稽天望於路增劇未堪止寺摧停莊嚴因遂弥留以至大漸良醫上藥備于寺

內中使參候相望馳道以大通八年  
二月一日清旦卒于寺房春秋六十  
一天子悲惜儲君嗟惋勅以其月六  
日寔於鍾山之開善墓所喪事大小  
隨由備辦隱士陳留阮孝緒為著墓  
誌弟子智學慧慶等建立三碑其三  
碑皇太子湘東王並為製文樹于墓  
側徵士何胤著文立於本寺初旻嘗  
樂於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遍安心旬  
日之間遂得入定問諸禪師皆云門  
戶雖殊造寂不異又嘗於誨日謂眾  
曰昔彌天釋道安每講於定坐後常  
使都講等為含靈轉經三契此事久  
廢既是前修勝業欲屈大眾各誦觀  
世音經一遍於是合坐欣然遠近相  
習尔後道俗捨物乞講前誦經由此  
始也時有靈根寺道超比丘勤學自  
勵願明解如旻夢有人言僧旻法師  
毗婆尸佛已能講說君始修習云何  
可等但自加功不患不達隨分得解後  
大領悟旻嘗造弥勒佛并諸供具朝  
夕礼謁乃夢見弥勒佛遣化菩薩送  
菩提樹與之菩薩曰菩提樹者梁言

道場樹也弟子頗宣其言吳聞而畱之曰禮有六夢正夢唯一乃是好惡之先徵故周立占夢之官後代廢之正以俗人澆薄亟多假託吾前所夢乃心想耳汝勿傳之以莊嚴寺門及諸牆宇古製不工又吳虎丘山西寺朽壞日久並加繕改事盡弘麗吳所造經像全不封附湏者便給放生布施未嘗倦廢弟子諮曰和上所修功德誠多未始違大齋會恐福事未圓吳曰大齋乃有一時發起之益吾寡乏人力難得盡理又且米菜醬酢樵水湯灰踐踰澆炙信傷害微重豈有數量慮有此事故不敢為也始復求寄王官官府有勢之家使役雖多弥難盡意近識觀之藉此開悟智者窺人有求名之誚要請法俗侵星早到若不專至有乖素心若現斯言猶涉譏笑故吾不為也吳美言笑善舉止吐納膏油自生願眇風飄滿室凡所施為不為名利勤注教勗形於言晤先人後已常若不及常有餘師言弟子不恭者吳呼與相見為設飲食



方便談喻遂成善士生無左道卜筮  
不妄同惑凡人又不假託奇怪以誑  
近識貴人君子皆景慕焉營營賤  
者亦望風而畏敬聞其名者爲夫正  
鄙夫立所著論疏雜集四聲拍歸詩  
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

釋法雲姓周氏義興陽羨人晉平西  
將軍處之七世也母吳氏初產在草  
見雲氣滿室因以名之七歲出家更  
名法雲從師住莊嚴寺爲僧成玄趣  
寶亮弟子而雋朗英秀卓絕時世年  
十三始就受業大昌僧宗莊嚴僧達  
甚相稱讚寶亮每曰我之神明殊不  
及也方將必當棟梁大法矣齊永明  
中僧柔東歸於道林寺發講雲諮決  
累日詞旨激揚衆所嘆異年小坐遠  
聲聞難叙命置小牀處於前共盡往復  
由是顯名與同寺僧旻等年臘齊名  
譽歷採衆師且經且論四時遊聽寒  
暑不輟或講前講末初夜後夜覆述  
文義間隙遊習於路思義輒不自覺  
行過所造其勤勵專至類皆如此曾  
觀長樂寺法調講論出而頽曰振旦

天子之都衣冠之宮動靜威儀勿易為也前後法師或有詞無義或有義無詞或俱有詞義而過無威儀今日法坐俱已闕矣皆由習學不優未應講也及年登三十建武四年夏初於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序正條源群分名類學徒海濤四衆盈堂僉謂理因言盡紙卷空存及至為賓搆擊縱橫比類紛綽機辯若疾風應變如行雨當其鋒者罕不心務賓主咨嗟朋僚皆悅時人呼為作幻法師矣講經之妙獨步當時齊中書周顒瑯琊王融彭城劉繪東莞徐孝嗣等一代名貴並投莫逆之交孝嗣每日見雲公後發自顧欷然性靈誠孝勞於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禮累日不食殆不勝喪僧旻謂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賢者企及且毀不滅性尚出儒宗况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時奉顏儀使物生悅遠則啓發菩提以道神識又亡恩愛重賊不可寬放寬放此者及所親愛墮於惡道唯有智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則惠兼存沒

入諸善趣矣。宜思遠理，使有成津。何可恣情，同於細近耶？雲乃割裂哀情，微進飲粥。永元元年，曾受毗陵郡請，道俗傾家異端，必集。弘振風猷，道被京城。鼓儻知歸，巾褐識反。及梁氏高臨，甚相欽札。天監二年，勅使長召出入諸殿，影響弘通之端，贊揚利益之漸。皇高亟延義集，未曾不勅令雲先入。後下詔，令時諸名德各撰成實義疏。雲乃經論合撰，有四十科，為四十二卷。俄尋究了，又勅於寺三遍敷講。廣請義學，充諸堂宇。勅給傳詔車牛吏力，皆備足焉。至七年，制注大品朝貴，請雲講之。辭疾不赴。帝云：「弟子既當今日之位，法師是後來名德，流通无寄，不可不自力為講也。」因從之。尋又下詔，札為家僧資給，優厚勅為光宅寺主，創立僧制，雅為後則。皇太子留情內外，選請十僧入於玄圃，經於兩夏不止。講經而亦懸談，文外雲居上首，偏加供施。自從王侯逮于榮貴，莫不欽敬。至於吉凶慶弔，不避寒暑，時人頗謂之遊俠。而勳必弘法，不以此

言開懷中書郎順陽范軫著神滅論  
群僚未詳其理先以奏聞有勅令雲  
荅之以宣示目下雲乃遍與朝士書  
論之文采雖異而理義倫通又與少傅  
沈約書曰主上令荅神滅論今遣相  
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  
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至人凝照  
有本襲道赴機垂審目下旨訓周密  
孝享之祀既彰禁懷曾史之慕三世  
之言復闡紉綴波喻之情豫非草木誰  
不獻款同挹風猷共加弘贊也約荅  
曰神本不滅深所伏膺神滅之談良  
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亦蒙勅荅一  
本歡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  
道可以永離衆魔孔釋兼弘於是乎  
在實不刊之弘旨百代之舟航弟子  
亦即彼論微厝疑覈比展具以呈也  
雲以天監末年欲報施主之恩於秣  
陵縣同下里中造寺一所勅以法師建  
造可仍以法師為名即禪崗之西山  
也郊郭內地實為爽塏結宇孤巖北  
面城市懷澗隱嶺窮人野之致終日  
論談曾無休廢天監將末扶南國獻

經三部勅雲譯之詳決梁梵皆理明  
意顯狀若親承帝抄諸方等經撰受  
菩薩法攝等覺道場請草堂寺慧約  
法師以為智者躬受大戒以自莊嚴  
自茲厥後王侯朝士法俗傾都或有  
年臘過於智者皆望風奄附啓受戒  
法雲曰戒終是一先已同稟今重受  
者誠非所異有若趣時於是固執帝  
累勸將每加說喻荅曰當先發願若  
得相應然後從受雲欲發起中表菩  
提之心捨已身外親施之物通啓於  
華林園光華殿設千僧大會分此諸  
物為五種功德上帝隨喜警梵從時  
鍤金俟旭百和氤氲衆妓繁會觀者  
傾城莫不稱嘆普通六年勅為大僧  
正於同泰寺設千僧會廣集諸寺知  
事及學行名僧羯磨拜授置位羽儀  
衆皆見所未聞得未曾有尔後雖遭  
疾時序而講說无廢及於扶接登座  
弊劇乃止至御幸同泰開大涅槃許  
乘輿上殿凴几聽講及遭父憂由是  
疾篤至于大漸以大通三年三月二  
十七日初夜卒于住房春秋六十有



三二宮悲惜為之流慟勅給東園秘器凡百喪事皆從王府下勅令基定林寺側太子中庶瑯琊王筠為作銘誌弟子周長胤等有猶子之慕創造二碑立于墓所湘東王蕭繹各為製文初雲年在息慈雅尚經術於妙法花研精累思品酌理義始末照覽乃往幽巖獨誦斯典暨石為人松葉為拂自唱自導兼通難解所以垂名梁代誠績有聞而文疏稠疊前後繁映致依誦誦有阻恒切嘗於一寺誦散此經忽感天花狀如飛雪滿空而下延于堂內昇空不墜訖誦方去有保誌神僧道超方外罕有得其情者與雲平相訪愛呼為大林法師每來雲所輒停住信宿嘗言欲解師子吼請法師為說即為剖析誌便彈指讚曰善哉微妙微妙矣儀同陳郡袁昂云有常供養僧學雲法花日夜發願望得慧解等之忽夢有異僧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誦此經那可卒歆也每於講次有送錢物乞誦經者多獲微應及得善夢如別記述夷陵縣渙人

於綱中得經一卷是涅槃四法品末  
題云宋元徽二年王寶勝造奉光  
宅寺法雲法師以事勘校時雲年始  
十歲名未遠布寺無光宅而此品正  
則初云弘法次斷魚肉驗今意行頗  
用相符其有機神變化人莫敢覓其  
類者雲得此告弥深弘演云余

釋慧澄姓蘭氏番禺高要人十四出  
家依和上道達住隨喜寺而在性貞  
苦立素齋戒魚肉葷辛畢世未視當  
齊氏之季百工輟業澄閉戶礼誦不  
修聞達天監初達開闡學校白黑樂  
求皆得其志澄深懷願望以日為歲  
世始廓清南路猶梗負笈踟躕欲前  
未進親舊諫曰何不就饒聚糧貨待  
路好通為余捫捫橫生憂苦澄曰榮  
華賄貨此何見開日月如電時不待  
人耳於是間行寄託遂至京室慙莊  
嚴寺仍從僧旻以伸北面勤苦下帷  
專攻一事且經且律或數或論十餘  
年中鉤深索隱猶晦迹下遙而聞日  
遠桂陽王蕭象聞風欽悅延請入第  
頂礼歸依求屈講說親自食服遂使

遠近投集聞者斐然後桂陽出鎮南  
岳請與同行瀟湘道俗重增歸敬法  
席繼興善誘忘倦澄以達親歲久誓  
暫定省而番禺四衆向風欽德迎請  
重疊年年轉倍以普通四年隨使南  
返中途危阻素情無憚食值飢客合  
盤施之船人更辦不肯復受又見單  
薄解衣賑之及至南海復停隨喜七  
衆老結其會如林讚請法施頻仍累  
迹理喻精微淺深無隱新舊學望如  
草偃焉於斯五載法利無限未及旋  
都遇疾而卒春秋五十有二即大通  
元年也時復有慧朗慧略法生慧武  
等皆從僧旻受學雖復廣綜諸部並  
以成實擅名朗居貧好學博達多通  
久當師匠巧於傳述略聰明雋警宣  
講有則品別支條分藉甚有嘉譽生  
尋訪異聞博述經論銓次秘奧物益  
奇之武振揚文義省約不繁宣派未  
廣蘭摧中統年三十餘卒

釋法令姓董氏未詳何人家遭世禍  
因寓建康少出家住定林上寺立操  
貞堅廉和寡欲博覽經論多所通達

善涅槃大小品尤精法花阿毗曇心  
登師子座發無畏辯先標綱要却派  
條流言約旨遠馳名京學兼好禪寂  
以息攀緣但多疥癬亟為廢替自責  
先身執相分別起諸違害今受殃各  
因誦大品一部用祛封滯清淨調和  
隨從梵行足不下山三十三載葷辛  
不食弊衣畢世以天監五年卒春秋  
六十有九時寺復有慧素慧纂並  
以學聞素刻已修身薦勤禪智偏能  
談授纂心性清率不務形骸真實抱  
素雅有國士之器

釋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  
吳少傅曜之八世也高祖彭年司農  
卿曾祖淳錢唐令祖瑤之負外郎父  
映奉朝請早亡其母嘗夢出繞吳城一匝  
密雲四布而天中開朗衆星墜地取  
而吞之因而有娠焉及生藏也少而  
聰敏常懷退讓果食衣服爰及威儀  
皆新華先讓而處下末由此擊譽鄉  
間訪而尚童年十六代宋明帝出家  
以泰初六年勅住興皇寺事師上定  
林寺僧遠僧祐天安寺弘宗此諸名

德傳如前述藏稟依訓範訪義弘隆  
嘗遇師疾甚不食多日藏亦從之待  
師進飲藏還進飲乃至平復方從師  
好自是戒德堅明學業通奧衆所知  
識超於夷等當時柔次二公玄宗蓋  
世初從受學挹酌經論統辯精理及  
其開開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  
若袖微言每吐預有比蹤因不折伏於  
是二僧歎捐自以弗及之也齊太尉  
文憲王公深懷欽悅爰請安居常嘆  
相知之晚太宰文宣王建立正典紹  
隆釋教將誦淨名選窮上首乃招集  
精解二十餘僧採授符策乃得於藏  
年臘寡小獨居末坐敷述義理因或  
抗衡道俗翕然弥崇高譽先是會稽  
慎法師志欲宣通妙法乃請文宣方  
求講匠以藏名稱普聞允當僉屬遂  
流連會稽多歷年紀伏膺鼓篋寔繁  
有徒但以律部未精重遊京輦信同  
瓶喻有似燈傳俄而十誦明了諸部  
薄究未還吳郡道流生地學人裹  
糧隨之不少永元二年重遊禹穴居  
法花山結衆弘業及齊德將謝王室



大騷天地既開經籍道廢遂翻然高  
舉欲終焉禹穴遠有梁革命大弘正  
法皇華繼至方遊京輦天子下礼承  
修禁貴莫不竦訪聖僧實誌遷神宅  
步于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開善勅  
藏居之初藏未受具戒遇誌於定林  
上寺遂推令居前垂示崇新之迹識  
知德望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崇  
信釋門宮闕恣其遊踐主者以負衆  
南面域中一人議以御坐之法唯天  
子所外沙門一不露預藏聞之勃然  
厲色即入金門上正殿踞法座抗聲曰  
貧道昔為吳中顧郎尚不慙御榻况  
復迺祖定光金輪釋子也權越若煞  
貧道即煞不慮無受生之處若付在  
尚方獄中不妨行道即拂衣而起帝  
遂罷勅任從前法斯時略云子高岸  
釋門皆此類也有墅姥者二相人也  
為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  
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  
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  
報講解頓息竭精修道發大誓願足  
不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

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矣歲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門誠不可相矣歲問今得至幾荅云色相骨法年六十餘歲曰五十為命已不為矣况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故服責以畢年辭世終如相言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應乃至乎今日有光大感通屢結逮梁大同中齡重三寶利動昏心澆浪之儔肆情下達僅正憲綱無施於過門帝欲自御僧官維任法侶勅主書遍令許者署名于時盛招無敢抗者遷然投筆後以疏聞歲歲筆橫轢之告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以介意斯亦拒懷略万乘季代一人而帝意弥盛事將施行於世雖歲後未同而勅已先被晚於華光殿設會衆僧大集後歲方至帝曰比見僧尼多未誦習白衣僧正不解科條俗法治

之傷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為白衣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法師之事然佛亦復付屬國王向來與諸僧共論咸言不異法師意旨如何藏曰陛下欲自臨僧事實光顯正法但僧尼多不如律所願垂慈矜恕此事為後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苦衆僧耶正謂俗愚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令矜恕此意何在答曰陛下誠欲降重從輕但末代衆僧難管如律故敢乞矜恕帝曰請問諸僧犯罪佛法應治之不答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沒意謂亦治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治之何處有不治之說答曰調達親是其事如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謂調達何人答曰調達乃誠不可測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不治聖人何容示此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立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退停前執諸僧而懼相率各請帝曰藏法師是大丈夫心謂是則道是言非則道非致詞宏大不以形命相累諸法師非大丈夫意實不同言則不異弟子

向與藏法師碩諍而諸法師默然無見助者豈非意在相同耳事遂獲寢藏出告諸徒屬曰國王欲以佛法為已任乃是大士用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數未必稱意况復衆僧五方混雜未易辯明正須去其甚泰耳且如來戒律布在世間若能遵用足相綱理僧正非但无益為損弘多常欲勸令罷之豈容贊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當万乘之怒何能夷然藏笑曰此實可畏但吾年老縱復荷言附會終不長生然死本所不惜故安之耳後法雲謂衆曰帝於義理之中未能相謝一日之事真可愧服不久勅於彭城寺講成實聽侶千餘皆一時翹秀學觀榮之又勅於慧輪殿講波若經別勅大德三十人預座藏開釋發趣各有清拔皆著私記擬後傳習天監末年春捨身大懺招集道俗并自講金剛般若以為極悔惟留衣鉢餘者傾盡一無遺餘陳郡謝幾卿拍掛衣竹戲曰猶留此物尚有意耶藏曰身猶未減意何由盡而尚懷靖處託意山

林還居開善因不履世時或勅會乃  
上啓辭曰夙昔願省心惑不調欲依  
佛一語於空閑自制而從緣流二十  
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推斥今既老病  
身心俱減若復退一毫便不堪自課  
故願言靜處少自營衛非敢傲世求  
名非欲從閑自誕是常人近情懼前  
迺之已迫耳帝手勅喻曰求空自閑  
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  
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无悵然  
歧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无  
尋心大悲為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  
不宜頓杜以隔尋心行菩薩道無有  
是處勅往反頻仍久之然持操不改  
帝將受菩薩戒勅僧正牒老宿德望  
時超正略牒法深慧約智藏三人而  
帝意在於智者仍取之矣皇太子充  
相敬接將致北面之礼肅恭虔往朱  
輪徐動鳴笳啓路降尊下礼就而謁  
之從遵戒範永為師傳又請於寺講  
大涅槃親臨幄坐爰命諮質朝賢時  
彥道俗盈堂法筵之盛未之前聞又  
於北閣更延談論皆嘆曰陪預勝席



未曾有也。藏任吹虛舟，真行平等。毀譽不動，榮利未干。宴坐空閑，毅然山立。雖神寓凝隔，風韻清高，其應物也汲汲然。如有不足，可謂望儼。即溫君子之變者矣。自現處巖岫，晦形人世。又於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並是茅茨容膝而已。皇太子聞而遊覽，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曰樂逸，遊意欲識其類。藏結心世表，常行懺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口云：理味深玄，淺思斟酌，自抱疑尋，恐乖聖意。多僻因而懇惻，詞淚俱發。嘗宿靈曜寺，夜行暫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明。人問其故，荅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是旦遘疾，至于大漸。帝及諸君中使相望，四部白黑，日夜參候，勅為建齋。手製願文，并繼以醫藥。而天子不慙，唯增不降。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在弘法。以普通三年九月十日卒于寺房。春秋六十有五。勅葬獨龍之山。赴送盈道，同為建碑墳所。寺內各一新安太守蕭機製文，湘東王繹製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為立墓誌。

初藏常夢見金粟如來入室共談執  
二麈尾其一實裝其一者素留素者  
與藏又徵士廬江何胤居吳郡席丘  
遇一神僧捉一函書云有人來寄語  
須失之及開函視全不識其文詞後  
訪魏僧云是大莊嚴論中間兩紙也  
時人或謂藏之所致又彭城劉混之  
罪當從戮藏時處後堂為帝述四等  
義外奏聞之帝曰今為國事不得道  
四等義如何藏曰言行乘機也今機  
發而不中失在何人四等之舉義非  
徒設帝遂捨而不問竟以獲免劉氏  
終亦不妄斯由其潛濟益被率多如  
此凡講大小品涅槃般若法華十地  
金光明成實百論阿毗曇心等各著  
義疏行世

續高僧傳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六

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二 正傳二十一

附見一十六

梁大僧正南澗寺沙門釋慧超傳一

梁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傳二

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釋曇鸞傳三

梁蜀郡龍洲寺釋慧韶傳四

梁會稽嘉祥寺釋慧皎傳五

魏洛陽釋道辯傳六 曇永 二名

魏恒州報德寺釋道登傳七

梁楊都莊嚴寺釋僧密傳八

梁楊都湘宮寺釋曇淮傳九 智深

梁楊都靈基寺釋道超傳十 慧安

梁楊都龍光寺釋僧高傳十一 慧生僧  
慧慈

梁楊都彭城寺釋慧開傳十二 曇秀

梁楊都建初寺釋明徹傳十三

梁餘杭西寺釋法開傳十四

梁楊都凡官寺釋道宗傳十五 法敬

魏洛下廣德寺釋法貞傳十六 法真  
僧

梁益州羅天宮寺釋寶測傳十七

法文 法度 法護 本闕

梁楊都治城寺釋僧詢傳十

道遠本闕

梁楊都靈根寺釋慧超傳十九

本闕

齊鄴中天平寺釋真玉傳二十

後梁荊州大僧正釋僧遷傳二十一

釋慧超姓廩氏趙郡陽平人中原喪  
亂避難於鍾離之朝哥縣焉初生之  
夕神光照室幼而簡靜寡欲已有成  
人之符也八歲出家從臨番縣建安  
寺沙門慧通通素元業術立行專操  
超直心祇順奉敬無怠而外聽諸講  
勤精學業時遇風雨艱辛泥路擁塞  
不以為碍嘗寓坐有胡僧蓋不測之  
人也一見嗟異曰斯人若不為五衆  
之餘則為八州刺史兼叙神光之瑞  
如符契焉遂廣採經部及以數論並  
盡其深義朗若貫珠名僧勝集稠人  
廣坐紛綸飛伏雍容模楷故早為皂  
白挹其高軌後南遊江左住南澗寺  
僧宗見而善之受涅槃等經開拓條緒  
略通幽致歷閱衆師多所參涉偏以  
無量壽命家吏部謝籥每稱之曰  
君子哉若人也又善用俳諧尤能草  
隸兼習朱許又工占相齊曆告終梁

祚伊始起現疾新林情存拯溺信次之間聲馳日下尋有別勅乃授僧正戒德內修威儀外潔凡在緇侶咸稟成訓天子給傳詔羊車局足健步衣服等供自聲教所被五部憲章咸稟風則帝以般若之義真諦所宗偏令化導故諮質鋒起懸辯若流又經聚徒都治講菩提心義論談之暇夜分未寢忽見大力善神形甚都麗既而言曰當率集同緣共來食受不言姓字於此告辭及訖講之辰倏然滿坐客貌壞異莫有識者竟席便散其感迹徵具為若此也加以性好山水亟果幽尋而翼從之聲聞于數里山人恆視唯見起身射獵之迹莫不自息天監年中帝請為家僧札問殊積初戒典東派人各傳受所見偏執妙法猶漏皇明御寓擬採群經圓壇更造文義斯攝事類因果於此載明有詔令趙受菩薩戒恭惟頂禮如法勤修上復齋居宣室夢其勤行戒品面申讚悅時共延美而趙鳴謙蹈札好靜篤學從之遊處未覲愜喜之儀加以



形過八尺要帶十圍雍容高步當時  
譽顯帝又請於惠輪殿講淨名經上  
臨聽覽未啓莊嚴寺園接連南澗因  
構起重房若鱗相及飛閣穹隆高龍  
雲霧通碧池以養魚蓮構青山以栖  
羽族列植竹果四面成陰木禽石獸  
交橫入出又羅列童侍雅勝王侯剖  
決衆情一時高望在位二十餘年晚  
以陵谷手遷世相難恃因自解免閑  
房養素以普通七年五月十六日遷  
神於寺房行路殞涕學徒奔赴凡歿  
喪事出皆天府門人追思德澤乃為  
立碑湘東王繹陳郡謝幾卿各為製  
文俱醵墓所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東陽烏場人也  
祖世蟬聯東南冠族有占其塋墓者  
亡後世當有苦行得道者為帝王師  
焉母劉氏夢長人華金像令吞之又  
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便覺精神爽  
發思理明悟及載誕之日光香充滿  
身白如雪時俗因名為靈祭故風鑒  
貞簡神志凝靜撫塵之歲有異凡童  
惟聚沙為佛塔疊石為高座七歲便

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乃至史傳披  
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隣童覓採常以  
為患乃捨已所得空拳而送鄉土以  
蠶桑為業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繡纈  
季父熹畋獵化終不改常嘆曰飛走  
之類去人甚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別  
乃絕糴腥并父遂避於他里恣行勦  
戮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  
日煞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促來就  
死驚覺汗流詰旦便毀諸獵具深改  
前各約復至常所獵處見麋鹿數十  
頭騰倚隨之若有愧謝者所居僻左  
不嘗見寺世崇黃老未聞佛法而宿  
習冥感心存離俗忽值一僧訪以至  
教彼乃舉手東指去剎中佛事甚盛  
因乃不見方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  
于剎徧礼塔廟肆意山川遠會素心  
多究經典故東境謠曰少達妙理婁  
居士宋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辟  
親前翦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  
靜靜於宋代僧望之首律行摠持為  
特進顏延年司空何尚之所重又隨  
靜住剎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踰一

紀及靜之去亡盡心喪之礼眼閱之  
後却粒巖栖餌以松朮蠲疾延華深  
有成益齊竟陵王作鎮禹穴聞約風  
德雅相嘆属時有釋智秀墨織慧次  
等並名重當鋒同集王坐約既後至  
年夏未隆王便斂躬盡訪衆咸懷不  
悅之色王曰此上人方為釋門領袖  
豈今日而相待耶故其少為貴勝所  
崇也如此齊中書郎汝南周顒為剡  
令欽服道素側席加礼於鍾山雷次宗  
舊館造草堂寺亦号山茨屈知寺任  
此寺結宇山樹䟽壤幽岫雖邑居非  
遠而蕭條物外既冥賞素誠便有終  
焉之託顒嘆曰山茨約主清虛滿世  
齊太宰文簡公褚淵太尉文憲公王  
儉佐命一期功高百代欽風味道共  
弘法教剡嘗請講淨名勝鬘儉亦請  
開法花大品剡遇疾晝寢見胡僧云  
菩薩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俄而  
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即請受五戒齊  
給事中婁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  
也每見輒趣為礼或問此乃君族下  
斑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世方師於

天下豈老夫敬致而已時人未喻此  
言惟王文憲深以為然且約孝通冥  
感思歸遙返而二親喪亡並及臨訣  
薦慕嬰號不交人世積時停鄉以聞  
慈道後還都又住草堂少傅沈約隆  
昌中外任携與同行在郡惟以靜漠  
自娛禪誦為樂異香入室猛獸馴階  
常入金華山採桔或停赤松澗遊止  
時逢宿火乍屬神光程異不思故略  
其事有道士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  
山精所弊乃要大治祭酒居之叛猶  
充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約移居  
曾未決旬而神魅弭息後晝卧見二青  
衣女子從澗水出礼悔云夙障深重  
墮此水精晝夜煩惱即求授戒自介  
災恠永絕及沈侯罷郡相携乃出都還  
住本寺恭事勤肅礼訖弥隆文章往  
復相繼晷漏以沈詞藻之盛秀出當  
時臨官莅職必同居府舍率意往來  
未嘗以朱門蓬戶為隔齊建武中謂沈  
曰貧道昔為王褚二公供養遂居今  
僕之省檀越為之當復入地矣天監  
元年沈為尚書僕射啓勅請入省住

十一年臨丹陽尹無何而歎有憂生之嗟報曰檀越福報已盡貧道未得減度詞言悽然俄而沈歎故其預報未然皆此類也既而留心方等研精九部皆蘊遺曾襟陶鑒懷抱顯說弘通當仁不讓劬勞汲引隆益群品皇帝斷畋文璞信無為道發菩提心構重雲殿以戒業精微功德剏廣既為万善之本實亦衆行所先辟巨海百川之長若須弥羣山之最三果四向緣此以成十力三明因茲而立帝乃博採經教撰立戒品條章畢舉儀或具陳制造圓壇用明果極以為道資人弘理无虛授事藉躬親民信乃立且帝皇師曰大聖師友遂古以來斯道無墜農軒周孔憲章仁義况理越天人之外義超名器之表以約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允膺閭梨之尊属當智者之号逡巡退讓情在固執懇懇勸請辭不獲命天監十一年始勅引見事協心期道存目擊自尔去來禁省礼供優給至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敕弘誓心受菩薩戒乃



幸等覺殿降彫王輦屈萬乘之尊申  
在三之敬暫屏衣服恭受田衣宣度  
淨儀曲躬誠肅于時日月貞華天地  
融朗大赦天下率土同慶自是入見  
別施漆榻上先作禮然後就坐皇儲  
以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脫  
弟子著籍者凡四萬八千人嘗授戒  
時有一鵲鵲歷階而昇狀若飡受至  
說戒畢然後飛騰又嘗述戒有二孔  
雀驅斥不去勅乃聽上徐行至壇俛  
頸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滅度別受餘  
果矜其至誠更為說法後數日二鳥  
無何同化又初授戒夜夢從草堂寺  
以綿罽席路直至臺門自坐禪牀去  
地數丈天人圍遶為衆說法以事而  
詳等黃帝之夢往華胥同目連之神  
登兜率至人行止孰能識之而愛悅  
閑靜祥華虛室寺側依棲咸生慈道  
故使鷹鵂群於兕虎鳬鶩狎於鷹鷂  
飛走騰伏自相馴擾非夫仁澤潛化  
孰能如此者乎後靜居閑室忽有野  
媪賣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并  
持異樹自植於庭云青庭樹也約曰

此書美也不我俟看如其惡也亦不  
勞視經七日又見一隻請書而退此樹  
葉綠花紅扶疏尚在又感異鳥身赤  
尾長形如翡翠相隨棲息出入樹間  
中大通四年夢見舊宅白壁朱門赫  
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号為本生  
焉大同一年又勅改所居竹山里為  
智者里縉雲舊壤傳芳圖諫山川靈  
異擅奇函夏福地仙鄉此焉攸立而  
約飯餌松朮三十餘年布艾為衣過  
七十載鳴謙立操擅望當時乃以大  
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曰輦駕  
當來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  
日現疾北首右脇而卧神識恬愉了  
無痛惱謂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幡  
花羅列空中迎我凌雲而去福報當  
訖至十六日勅遣舍人徐儼叅疾荅  
云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室  
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恒數  
勤修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  
涅槃春秋八十有四六十三夏天子  
臨訣悲慟僚宰輟聽覽者二旬有一  
其月二十九日於獨龍山寶誌墓左

墳之初約卧疾見一老公執錫來入  
及遷化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帝乃  
改墓獨龍抑其前見之叟則誌公相  
迎者乎又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  
吼淚下交流至墓日勅使牽從部位  
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始白  
鶴一雙繞墳鳴唳聲其哀婉墓後  
三日欬然永逝下勅豎碑墓左詔王  
筠為文

釋曇鸞或為鸞未詳其氏廬門人家  
近五臺山神迹靈恠逸于民聽時未  
志學便往尋焉備覲遺蹤心神歡悅  
便即出家內外經籍具陶文理而於  
四論佛性弥所窮研讀大集經恨其  
詞義深密難以開悟因而注解文言  
過半便感氣疾攢停筆功周行醫療  
行至汾川秦陵故墟入城東門上墜  
青霄忽見天門洞開六欲階位上下  
重複歷然齊觀由斯疾瘉欲繼前作  
顧而言曰命惟危脆不定其常本草  
諸經具明正治長年神仙往往間出  
心願所指脩習斯法果剋既已方崇  
佛教不亦善乎承江南陶隱居者方

術所歸廣博弘瞻海內宗重遂往往從之既達梁朝時大通中也乃通名云北國虜僧曇鸞故來奉謁時所司疑為細作推勘無有異詞以事奏聞帝曰斯非規國者可引入重雲殿仍從千迷道帝先於殿隅却坐繩牀衣以袈裟覆以紉帽鸞至殿前顧望無承對者見有施張高座上安几拂正在殿中旁无餘座徃徃昇之豎佛性義三命帝曰大檀越佛性義深略已標叙有疑賜問帝却納帽便以數閑徃復因曰今日向晚明須相見鸞從座下仍前直出詰曲重沓二十餘門一無錯誤帝極嘆訝曰此千迷道從來舊侍徃還疑阻如何一度遂乃無迷明旦引入太極殿帝降階礼接問所由來鸞曰欲學佛法限年命促減故來遠造陶隱居求諸仙術帝曰此傲世遁隱者比屢徵不就徃徃造之寫尋致書通問陶乃荅曰去月耳聞音聲茲辰眼受文字將由頂礼歲積故使應真來儀正介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歛思竚聆警錫也及屆山所

接對欣然便以仙經十卷用酬遠意  
還至浙江有鮑郎子神者一鼓涌浪  
七日便止正值波初無由得度鸞便  
往廁所情祈告必如所請當為起  
廟須臾神即見形狀如二十來告鸞  
曰若欲度者明旦當得願不食言及  
至明晨濤猶鼓怒纔入船裏帖然安  
靜依期達帝具述由緣有勅為江神  
更起靈廟因即辭還魏境欲往名山  
依方修治行至洛下逢中國三歲菩  
提留支鸞往啓曰佛法中頗有長生  
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留支唾地  
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  
長生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  
迴三有耳即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  
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鸞尋頂  
受所賣仙方並火焚之自行化他流  
靡弘廣魏主重之号为神鸞焉下勅  
令住并州大寺晚復移住汾州北山  
石壁玄中寺時往介山之陰聚徒莖  
業今号鸞為公巖是也以魏興和四年  
因疾卒于平遙山寺春秋六十有七  
臨至終日幡花幢蓋高映院宇香氣



燧勃音聲繁冗預登寺者並同矚之以事上聞勅乃葺于汾西秦陵文谷營達塼塔并為立碑今並存焉然鸞神宇高遠機變無方言晤不思動與事會調心練氣對病識緣名滿魏都用為方軌因出調氣論又著作王邵隨文注之又撰礼淨土十二偈續龍樹偈後又撰安樂集兩卷等廣流于世仍自号為有魏玄簡大士云

釋慧韶姓陳氏本潁川太丘之後避亂居于丹陽之田里焉性恬虛寡嗜慾沉澁少言童幼早孤依兄而長悌友之至聞於閭閻十二猷世出家具戒便遊京楊聽莊嚴曼公講釋成論纔得兩遍記注略盡謂同學慧峯曰吾沐道日少便知旨趣斯何故耶將非所聞義淺為是善教使然乎乃試聽開善藏法師講遂覺理與言玄便盡心鑽仰當夕感夢往開善寺採得李子數斛撤欲取之先得枝葉覺而悟曰吾正應從學必踐深極矣尋余藏公遷化有龍光寺綽公繼踵傳業便迴聽焉既闕論本制不許住惟有

一帔又屬嚴冬便擻之用充寫論忍寒連噤方得預聽文義兼善獨見之明卓高衆表辯滅諦為本有用無細而折心時以為穿鑿有神思也梁武陵王出鎮庸蜀聞彼多叅義學必須碩解弘望方可開宣衆議薦舉皆不合意王曰憶往年法集有僖僧韶法師者乃堪此選耳若得同行想能振起邊服便邀之至蜀於諸寺講論開道如川流當於龍剎寺披誦將訖靜坐房中感見一神青衣恰服致訖曰願法師常在此弘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遂接席數遍清悟繁結昔在楊都嘗苦氣疾綴慮恒動及至蜀講衆病皆除識者以為寺神之所護矣于時成都法席恒並置三四法鼓齊振贊散玄門而韶聽徒濟濟莫斯為盛又率諸聽侶諷誦涅槃大品人各一卷合而成部年恒數集倫次誦之如有謬忘及講聽眠失者皆代受罰對衆謝曰斯則訓導不明耳故身令弊物其勤至若此武陵布政於蜀每述大乘及三藏等論沙門寶象保談智空等

並後進峯岫參預撰集勒卷既成王  
賜錢十萬即於龍剎寺分贍學徒頻  
教令掌僧都苦辭不受性不乘騎雖  
貴勝請講逢值泥雨輒自榮杖戴笠  
履芒屨而赴會焉少而齊絜不涉珍  
著後遇時患藥雜嗜脂脂拒而不服非  
時漿飲故絕生常候病者仰觀顏色  
怡悅札誦不替當似微恙乃告曰吾  
今無處不痛如壞車行路常欲摧折  
但自強耳恨所營尊像未就吾將去  
矣遺屬道俗憑為莊嚴便洗浴剃髮  
剪爪礼拜嗽口坐于龍剎寺摩訶堂  
中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天監  
七年七月三日也時成都民應始豐  
者因病氣絕而心上溫五日方醒云  
被攝至閻王所聞處分云迎韶法師  
須臾便至王下殿合掌頂礼更無言  
說惟盡文書作大政之字韶便出外  
坐於曠路樹下見一少童以漆杓箕  
擎生袈裟令韶著之有數十僧來迎  
豐惟識智慧二禪師幡花列道騰飛  
而去又當終夕有安浦寺尼久病問  
絕及後醒去送韶法師及五百僧登

七寶梯到天宮殿講堂中其地如水  
精牀席華勑亦有塵尾几案蓮華滿  
地韶就座談說少時便起送別者令  
歸其生滅冥祥感見類此

釋慧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  
內外博訓經律住嘉祥寺春夏弘  
法秋冬著述撰涅槃義疏十卷及梵  
網經疏行世又以唱公所撰名僧頗  
多浮沉因遂開例成廣著高僧傳一  
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或嫌以  
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  
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  
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異  
俗為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又云  
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  
之實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  
宣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  
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偕今錄故省名  
音代以高字傳成通國傳之實為龜  
鏡文義明約即世崇重後不知所終  
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傳一帙十卷  
文極省約未極通鑒故其差少  
釋道辯姓田氏范陽人有別記云著

納擎錫入於母胎因而生焉天性疎朗才術高世雖曰耳聾及對孝文不爽帝旨由是榮觀顯美遠近欽茲剖定邪正開釋封滯是所長也初任北臺後隨南遷道光河洛魏國有經号大法尊王八十餘卷盛行於世辯執讀知爲集而焚之將欲廣注衆經用通釋典筆置聽架鳥遂銜飛見此異徵便寢斯作但注維摩勝鬘金剛般若小乘義章六卷大乘義五十章及申玄照等行世有弟子曇永亡名二人永潜遁自守隱黃龍山撰搜神論隱士儀式名文筆雄健負才傲俗辯杖之而從於黃龍初無恨想而晨夕遙礼云

釋道登姓芮東莞人聰警異倫殊有信力聞徐州有僧藥者雅明經論挾策從之研綜涅槃法花勝鬘後從僧捌學究成論年造知命譽動魏都北土宗之累信徵請登問同學法度曰此請可乎度曰此國道學如林師匠百數何世无行藏何時無通塞十方含靈皆應度脫何容盡期南國相



勸行矣如慧遠拂衣廬阜墨諦絕迹  
昆山彭城劉遺民辭事就閑斯並自  
是一方何必盡命虛想巖穴遠追巢  
許繼復如此終不離小乘之機豈欲  
使人在我先道不益世者哉隨方適  
化為物津梁不亦快乎登即受請度  
亦隨行及到洛陽君臣僧尼莫不賓  
礼魏主邀登昆季策授榮爵以其本  
姓不華改蒞為耐譚詵之盛四時不  
輟末趣恒岳以息浮競學侶追隨相  
仍山舍不免談授遂終于報德寺焉  
春秋八十有五即魏景明年也  
擇僧密未詳氏族樂安人曾未勝衣  
便從翦落幼而易悟情解過人年至  
十六學友如林更相關導有聞鄉黨  
將欲廣開視聽師弗之許也因潛  
遁出寺從道明沙門受業一二年中  
聲華負海秦始之初濟江住在嚴寺  
器望凝練風儀峻雅五衆宗推七貴  
訖異深沉詳正不以利害嬰心雖復  
同居衆內未有測其量者時人以方  
法汰頗謂確言累居南面徒衆甚盛  
無經不講專以成實繕奇負氣高論

少所推下下才在事未能賞重潛相  
譏搆於貴陵王密不叙濁清任其書  
罪乃啓擯淮南學士隨者三十餘人  
相仍講化天監四年卒于江北春秋  
七十三矣

釋曇准姓弘魏郡湯陰人住昌樂王  
寺出家從智誕法師受業鑽研之勤  
衆皆弗及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善  
涅槃法華聞諸伊洛閑居遊思不交  
世務承齊貴陵王廣延勝道盛興講  
說遂南度止湘宮寺處處林聽隨席  
談論雖逢途阻未曾告勞次公嘆曰  
此北道人非直美容止善言笑烈亮  
恢廓雅有器度至於言論深有情致  
齊臨川王蕭映長沙王蕭晃厚相欽  
禮廬江何點彭城劉繒並到房接足  
伸其戒誥譎揚相繼成其業者二百  
餘人以天監十四年卒春秋七十有  
七時寺復有智深比丘聰慧博識經  
論有功天子王侯多所賓接性好直  
言無所推屑每商略檢洗物不有平  
由是坎壈弘宣阻少

釋道超姓陸吳郡吳人吳丞相劭風

之六世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遵散騎侍郎超少以勤篤知名與同縣慧安早投莫逆俱遊上京共契請業時旻法師住靈基寺值旻東講因共聽沙門法珍成論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先後超曰斯之言悟非吾師也見旻解冠一方海內諮仰輟寢忘味以夜繼晷但性偏躁銳不顧功少願望已多每打髀嘆曰為余漠漠生輦笑人又聞龍光寺僧整始就講說弥復勇歎曰乃可無七尺何事在於人後惆悵疚心累日廢業因自懺悔求諸佛菩薩乞加威神令其慧悟如僧旻也事在旻傳遂勤劬苦至有頃洞澈終日熙怡獨語獨笑每言無價寶珠我今已得雍容高步負氣陵俗白黑改觀名架當時及至講說解析疑伏每無遺隱若復為賓雅伏意氣求相擊杭若遇機臨無不應踵同寺僧道賁年齒小大亦微向學方而性多怠惰未能剋已橫相陵罵超亦眈衡嘯傲未之數也他口貴曰我之與卿誰相優劣超曰若論年臘請以相寄曾臆

之量未論先後時為直言自超處獨  
房屏絕賓倖內外墳典常擁膝前而  
手不釋卷加以塵埃滿屋蟋蟀鳴壁  
中書郎吳郡張率謂曰玉鳴聒耳塵  
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荅曰時  
聞此聲足代蕭管塵隨風來我未暇  
掃致忤名賓為愧多矣時人高其放  
達年三十六以天監初卒有慧安道  
人住湘宮寺探玄析奧其有精理年  
三十二卒于住寺時以盛年俱卒揚  
輦同哀

釋僧高姓華氏吳興東遷人出家住  
龍光寺聞僧旻說前修立義有諸同  
異則忘寢息志欲稟受又聽其語論  
轉捷則撫掌累嘆思與偕也隆昌之  
世法筵轉少仍與同寺僧整實剃慧  
濟慧紹等請旻移住於是終晨竟夜  
一心諮求布被禦冬單蔣藉體饘粥  
糊口如菜充飢而未嘗以貧寒變節  
但自勤勵維曰不足研精奧粹理悟  
深明三四年間經論通達後旻還莊  
嚴龍光慧生問曰諸少相携並得成  
器其間勝負可得聞耶旻曰喬公儒

雅清虛履今用古卷舒文義優遊教  
理鉤深致遠善能離校廉而未譁莫  
與爭先此乃遺法之所寄也整公精  
勤經論博綜有叙同其業者重其情  
性剝公不無神明而心性偏激亟遽  
礼度久從異集無以測其多少濟公  
神識清審經素有功論文未熟由其  
體羸不堪辛苦故耳且於義理足以  
明道志行足以厲俗紹公情性和理  
薦有志行貧而有累學不得恒向無  
妨尋不患不成美器自喬學之成也  
不修世務不附名聞閉門靜處坐無  
雜客澄懷潛悟獨得而已年三十六  
天監初卒生本任湘州學明經數頻  
御法座少秉高操慕安汰之風規而  
弊衣蔬食終身不改美風姿善草隸  
整住襄陽未遊夏首道化大行濟番  
蜀人未還嶺表德被南越文義風宣  
有廣被焉並天監中卒  
釋慧開姓索氏吳郡海鹽人初出家  
為宣武寺龍公弟子仍從學阿毗曇  
及成實論建武之中遊學上京住道  
林寺歷聽藏旻二公經論後移住彭



城學無時習經耳不忘多從酒謔博  
弈自娛而值造次之機關無對辯人  
閒席上訥其詞也後忽割略前習專  
攻名教處衆演散咸慶新聞及至解  
名析理應變无穷雖逢剝敵巧談  
罕有折其角者講席基連學人影赴  
遂使名稱普聞衆所知識陳郡謝惠  
雅相欽賞出守豫章迎請講說厚加  
寵遺還未達都分散已盡彭城劉業  
出守晉安知居處屢空餉錢一万即  
贍寒餒不終一日開立性虛蕩不畜  
貲財皆此之類也而情在踈率不事  
形儀衣裳塵滓未曾舉意洗濯同旋  
有不耐者皆代其解澣寒則披絮待  
成夏則隱席至燥以天監六年率春秋  
三十有九同寺有墨隼者以遊學顯  
名通貫衆經兼勤礼誦風素一槩寒  
暑弥盛侍中王慈昆季司徒長史江  
革友于並與之朋遊焉  
釋明微姓夏吳郡錢唐人六歲喪父  
仍願出家住上虞王園寺學無師友  
從心自斷每見勝事未曾不留心諦  
視遇客讀釋道安傳云聞安少孤為

外兄所養便歔歔嗚咽良久乃止他日借傳究尋見安弘法之美因撫臆嘆曰人生居世復那可介乎自是專務道學功不棄日常與同學數輩住師後房房本朽故忽遭飄風吹屋欹斜欲倒師行不在無物支持衆人皆走徹習業如故會誓孔廣聞之嘆曰孺子風素殊佳當成名器時倫因事推伏馳名東越齊永明十年竟陵王請沙門僧祐三吳講律中途相遇雖則年齒懸殊情同莫逆徹因從祐受學十誦隨出揚都住建初寺自謂律為繩墨憲章儼體仍遍研四部校其興廢當時律辯莫有能折建武之中移業經論歷採衆師脩嘗深義以是法師標正經論妙會機神譚思通微易鈞深奧乃從其成業齊太傅蕭穎深相欽屬及領荊州携遊七澤請於內第開講淨名每日諸經文句既是應機所說或有委曲深微或復但拘名字先來英舊人各厝情認當今日望此玄宗遠無歸歸深懷愧惻時咸重其諫退及蕭氏將薨贈別塵尾軟几

徹以遺命所留憑撫以盡其壽天監之初始返都邑又從是受業少長祈請常為覆述究博深文洞明與百盤根交結了無遺滯遠樹名聞微屈重疊乍經乍論四時不輟聽受之衆不遠雲集武帝欽待不次長名進于內殿家僧資給歲序無爽帝以律明萬行條章富博願撮取簡要以類相從天監末年勅入華林園於寶雲僧省專功抄撰辭不獲免每侍御筵對揚與密皇儲賞接特加恒禮故使二宮周供寒暑優洽當時名輩並蒙殊致未有恩渥如此之隆以其鳩聚將成忽遘疾沉積於壽光殿移還本寺天子親自怡色溫言躬臨慰喻知當不振退而流涕中使叅候晨宵不絕徹自惟將卒奉啓告辭皇心載軫於萬壽殿時內外樞揆一時慟絕以呈徹表故也其文曰因果深明倚伏何違明徹雖復愚短忝窺至籍將謝之間豈復遺愴但知恩知慶輒欲言之明徹本出東菴賤民而已微有善識得廁釋門幫闥少年綢繆玄覺雖未能體

道微得善性運來不輟遇會昌時遂  
親奉御筵提携法席且仁且訓倍沐  
恩獎恒願舒慕丹誠奉揚慈化豈意  
報窮便歸塵土仰戀聖世何可言特  
願陛下永劫永住益隆無涯具足莊  
嚴道場訓物天垂海外同為淨土勝  
果遐流雍容遠集明徹以奉值之慶  
論道之善脫億代還生猶冀奉覲惟  
生惟死俱希濟拔臨盡之間忽忽如  
夢雖欲申心心何肯盡不勝悲哀之  
誠謹遣表以聞勅荅省疏增其憂耿  
人誰不病何以遽終過甚法師至性  
堅明道行純俗往來淨土去留安養  
方除四魔理無五畏唯應正念諸佛  
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  
菩提心彼我相攝方結來緣訖如所  
及菩薩行業非千百年善思至理勿  
起亂想覽筆悽愴不復多云帝因  
於寺為設三百僧會令徹懺悔自運  
神筆製懺願文事竟遂卒寺房即晉  
通三年十二月七日也定於定林寺  
之舊墓剌給東園秘器凶事所資隨  
由俗執主者監護有崇敬焉

釋法開姓俞吳興餘杭人稚年出家  
住比舍寺為曇貞弟子貞清素澄嚴殊  
有解行開少聰敏家業貧窶身服不  
充食敗魚澀同學僧流曇誕家有盈  
財服翫奢麗並從貞受業屢有年勞  
及鉤深造微未有逮開者也而流誕  
自恃優饒甚相輕忽開懷怏然遂負  
帙西遊住禪罽寺仍從柔次二公學  
成實論衣不蔽形食趣支命而不避  
寒風暑雨以晝係夜歷業既優精解  
無尋終日遊談未嘗暫息心性  
躁銳無敵不攻有時竊發潛登  
以掩不脩當其鋒者罕不結舌由是  
顯名吏部尚書瑯琊王峻永嘉太守  
吳興丘墟皆損敬推賞願永勛誠後  
還餘杭止于西寺先相陵駕之者望  
風飲氣永相隱避以至于死開因介  
講筵相接道俗嘆服沙門智藏後遊  
禹穴講化成論開往觀之鯁難累日  
賓僚食悅藏日開法師語論已多自  
可去矣吾欲入文開曰釋迦說法多  
寶踊現法師指南命衆而遣客何耶  
藏有慙色以普通罽羣春秋六十五矣



釋道宗未知氏族荊州江陵人早年  
離俗住瓦官寺情性真直不務馳競  
耳不妄屬口不狂言修身潔已動靜  
有度歷學經論了無常師終日寢處  
卷軸而已清談高論聽者忘疲衣裳  
麤弊飲食踈儉遭值年飢入里不給  
南遊嶺表其道大行以死自誓誘化  
不息年五十餘卒於彼土復有法敞  
住延賢寺少研經數長多講說齊末  
歲儉困窮守操清貧馳務不覓貪積  
天監初西遊陸海東歸全楚弘宣有  
切焉

釋法貞不測氏族渤海東光人九歲  
出家雋秀之聲不齊凡類住魏洛下  
之居廣德寺為沙門道記弟子年十  
一通誦法華意所不解隨迷造問記  
謂曰後來搃持者其在尔乎及至年  
長善成實論深得其趣備講之業卓  
犖標奇在於伊洛無所推下與僧建  
齊名時人目建為文句無前目貞為  
人微獨步貞乃興建為義會之友道  
俗斯附聽衆千人隨得觀施造像千  
軀分布供養魏清河王元懌汝南王

元悅並折腰頂礼諮奉戒訓會魏德  
衰陵女人居上毀論曰興猜忌逾積  
嫉德過常難免今世貞謂建曰大梁正  
朝礼義之國又有菩薩應行風教宣  
流道法相與去乎今年過六十朝聞  
夕死吾无恨矣建曰時不可失亦先  
有此懷以梁普通二年相率南邁貞  
為退騎所及禍滅其身春秋六十一矣  
僧達清河人沙弥之時慧俊出類及  
長成人好談名理與慧聰道寂法貞  
等同師道記少長相携窮研數論遂  
明五聚解冠一方常日講眾恒溢千  
人碩學通方悅其新致造進談賞以  
繼晝夜雖乃志誨成人而入里施化魏  
高陽王元邕丞相延請累宵言散用  
祛鄙恠或清晨嘉會一無逮者輒云  
深恨不同其叙故聞風傾渴者遙服  
法味矣後南遊帝室達于江陰住何  
園寺武帝好論義旨勅集學僧於樂  
受殿以次立義每於寺講成濟後業  
有逾於前慧聰立心閑豫解行遠聞  
道寂博習多通雅傳師業並終于  
魏土

釋寶淵姓陳巴西閬中人也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欲學成實論為弘通之主州鄉術淺不慚憑懷齊建武元年下都住龍光寺從僧旻法師稟受五聚經涉數載義頗深神旻曰此君任性雋警智慮過人但恨迫忽不倫動靜險躁若值通人優接當成一世名士若不遇時不得其死必當損辱大法矣淵酷好蒲博使酒挾氣終日狼狽无所推下旻累諫曉喻返以為讎因尔改塗復從智藏採聽先業自建講筵貨財周贍勇勵辛勤有倍恒曰每言大丈夫當使人侍我何能久侍人乃廣寫義疏賣市王征南尚書緘封一箴有意西歸同寺慧濟謔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箴未來判无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因帶挾西返還住舊寺標定義府道俗懷欽於是論筵頻建聽衆數百自重名行少賔知己沙門智訓遊學京華數論通敏同還本壤投分與交淵弗許也後寺庫犯官淵自恃名高一州為物所讓以身代當強悍不弭至於事成知當必敗因尔出郭於路以刃自

幼時年六十一矣即普通七年也彭門  
介時復有法文法度法護道興等並  
以廣學達名文貞廉好尚雅有風采廣通  
解大乘方嚴有則護剛直履信不交世務  
興秉素懷正好仁奉義並下都住寺不墜  
學宗為諸雄辯所見推仰

釋僧詢姓明太子中庶山賓之兄子也  
年始入禮嘗聽山賓共客談論追領往  
復了無漏失賓撫其首曰今使吾門不  
墜者其在介乎父奉伯薦信大法知其  
聰雋可期神幽冥長濟愛海年十二勅  
令出家為奉誠寺僧辯律師弟子辯性  
廉直戒品冰嚴好仁履信精進勇勵常  
講十誦詢後住治城寺持操高尚勤辛  
好學從光宅寺法雲諮稟經論散處伽  
藍不營雜事當時名德皆稱善焉歷耳  
不忘經目必憶常能覆述有如瓶瀉時  
人嘉其清辨白黑重其無倦凡所聽聞  
悉為注記雖无大才而弥綸深極同學  
門友莫不傳寫以天監十六年卒春秋  
三十有五時復有道遂道標同海陵人  
並從法雲受業經論洽聞博綜有序  
釋惠超姓王太原人永嘉之亂寓居襄陽

七歲出家住檀溪寺爲惠景弟子景清恒平簡雅有器局普通之初授州僧正以節儉聞之超幼而清悟容止詳美進趣合度事景一年以衆大誼雜乞移禪房依止僧崇禪師習學定業年十二又從同寺僧受學通三玄永明中竟陵王請智秀法師與諸學士隨方講授西至樊鄧超因濡受學同時合席皆共服其領會隨秀還都住靈根寺仍從法常乞受具足誦戒不盈二日聽律未周兩遍皆識文知義鏡其纖密稟承師訓無相忤也及師亡後又從智藏採習經論藏曰此子秀發當成美器藏之出處多與同遊偕通諸部名動京邑後從慧集食聽毗尼裁得數遍集乃嘆曰不謂始學已冰寒於水矣後還鄉定省合境懷之武帝勅還爲壽光學士又勅與觀寺僧伽婆羅傳譯阿育王經使超筆受以爲十卷而晦德進人不專矜伐故有要請多推舊德藏後使其代講讓不肯當或逢群賢博論未曾不預辯通塞及抗擊前敵知理將窮而必下或遇機隙便亦應蹶而默然斯亦稟識同所不安而超能謙降若此衣食趣濟榮貴未邀襍無資苦畝安康王蕭雅秀欽敬戒德出番要請相携於



鎮謫發風被遠近服歎康王薨後吳平侯蕭昺遊夏口復屈俱行法進又鋪學者稱詠還都續講聽侶相趨二百餘僧四時習業於普通七年卒時年五十有二

釋真玉姓董氏青州益都人生而无目其母哀其及年至七歲教彈琵琶以為窮乏之計而天情後悟聆察若經不盈旬日便洞音曲後鄉邑大集盛興齋講母携玉赴會一聞欣頌曰若恒預聽終作法師不憂匱乏矣母聞之欲成斯大業也乃棄其家務專將赴講無問風雨艱難必期相續玉包略詞旨氣攝當鋒年將壯室振名海岱後遭母憂捨法還家廬於墓側哀毀過禮茹荼奉齋伏塊持操三年野宿鄉黨重之後取闕附道修整前業覽卷便誦無所疑滯預聞徒侶相次歸焉齋天保年中文宣皇帝咸叩誨席海內髦彥咸聚天平於時義學星羅跨轡相架玉獨標稱首登座談叙罔不歸宗盡諦窮神燦然開發耆年前達稽首崇仰遂使道俗奔隨酌衢

罇而不竭矣。一曾往復者別經十年。聞聲即憶其名義。斯拯持之功莫與尚也。常徒學士幾百千人。耳對行往。了知心性。誠勗之勤。弥隆餘哲。生來結誓願。終安養。常令侍者讀經。玉必跪坐合掌。而聽。忽聞東方有淨蓮華。佛國莊嚴。世界與彼不殊。乃深惟曰。諸佛淨土。豈限方隅。人並西奔。一無東慕。因此執心難成。迴向便願。生蓮華佛國。曉夕勤到。誓不久留。身無疥癬。便行後事。授諸弟子衣服。几杖塵尾。如意。分部遺誥。各有差降。衆初不悟之也。並共驚之。玉曰。願與運同世。非可樂汝等。助念蓮華佛。令我得至彼岸也。布薩之後。便卧疾於鄴城北王冢。神氣無味。聲相如常。動京大德。並就問疾。午後忽見煙雲相糺。從東而來。異香纏遶。充塞庭宇。空中出聲。有如讚唄之響。清亮宛然。當余之時。足漸向冷。口猶誦念。少時而卒。卒後十日。香氣乃絕。大衆哀仰。如臨雙樹。王氏昆季俱制縗經。與諸門人取其屍而葬焉。

後梁荆大僧正釋僧遷傳二十一

釋僧遷姓嚴吳郡吳人孝於夙彰侍中王錫見而異焉一面定交師事鍾山靈曜道則法師則亦擁行外彰深相推重後遊談講肆縱辯天垂曾難招提慧跋憚品義精思閒出中座嗟揚招提因改舊致更新章句梁高有勅善言殿義集登即銳辯如流帝有嘉之仍降家僧之礼帝制勝驤義疏班壽光殿諸僧咸懷自慙遷深窮理窟持詔敷述皇儲尚書公何訪容以並請論擊道俗欣洽時論題之中興荆鄴正位僧端職任基日道風興舉恂恂七衆不齊而成昔晉氏始置僧司迄茲四代求之洛葉罕有斯焉自後探索幽求經詰盤結皆緘言起廢怡然從政以天監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移神大寶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二十日薨於江陵之中華北山初年少孝慕自然家貧親老珍養或閑後名德既立供親腴旨進饋益陳及處艱憂毀幾致減年方弱冠便誦法華數溢六千坐而若寐親見普賢香光照燭仍降

等頂書而不傳大漸惟幾方陳同志  
凡誦涅槃大品十八部經各數十遍  
皆製義疏流于後學等觀即梁明帝  
之法名也自去北而歸依時移三紀  
權經問道十有三年終識苦空切由  
善導况乎福田五世師資兩葉仁既  
厚矣義寔深焉遂刊碑墳隴述德  
如左

續高僧傳卷第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七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三 正紀十

附見四

陳揚都宣武寺釋洪偃傳一

陳揚都興皇寺釋法朗傳二

陳揚都大禪衆寺釋慧勇傳三

陳揚都大彭城寺釋寶瓊傳四

明解

陳揚都白馬寺釋警覺傳五

陳鍾山耆閭寺釋安廩傳六

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布傳七

傳詮玄辯

周渭濱沙門釋亡名傳八

僧瑛

魏鄴下沙門釋道龍傳九

齊彭城沙門釋慧高傳十

釋洪偃俗姓謝氏會稽山陰人祖茂

恭和凝慎不交世俗父藏博綜經史

善屬文藻梁衡陽王聞而器之引為

僚友偃風神類秀弱齡悟道晝讀經

論夜諷詩書良辰華景未嘗廢學自

少幼而聰敏州里稱焉及長遊聽京

邑遍聞數論後值龍光寺縛法師便

委心受業特加賞接以為絕倫由是



學侶改觀轉相推伏二三年中便盡繼  
與乃開筵聚衆闡揚成實舉厝閑雅  
詞吐抑揚後學舊齒稽疑了義橫經  
荷芟虛往實歸由此仰膺法輪總持  
諸部勇氣無前任其披解宿望弘量  
因循舊章偃屬思雲霄曾無接對見  
忤前達不能降情自是來學有隔聽  
者踈焉遂閉志閑房高尚其道間以  
尋湘閩史廣求多見秋水春臺清文  
迥出壯思雲飛英詞錦爛又善草隸  
見稱時俗纖過芝葉媚極銀鈎故貌  
義詩書考為四絕當時英傑皆推賞  
之梁太宗之在東朝愛其雋秀欲令  
還俗引為學士偃執志不迴故弗能  
致會武帝發講重雲廷德肆問而年  
非宿老座第甚遠抗言高論精理入  
神帝賞嘆久之莫不矚目偃形止自  
若神守如初僉服其高亮也及引進  
後堂加優其礼屬戎羯陵踐兵飢相  
繼因避地于縉雲眷眄泉石又覆斥  
山侶遂越嶺逃難落泊馳滯曾無安  
堵梁長沙王韶鎮郢聞風叙造俄而  
渚宮陷覆上流阻亂便事東歸因懷

自靜有願林泉乃杖策若耶雲門精舍歷覽山水美其栖遲登吳昇平亭賦詩曰蕭蕭物候晚蕭蕭天竺清接人聊杖策登高蕩客情川源多舊迹墟里或新名宿煙浮始旦朝日照初晴獨遊之徒侶徐步寡逢迎信矣非吾託賞心何易并遂汎浪巖峯有終焉之志肯脩寺宇結衆礪業逮陳武廓定革命惟新京輔舊僧累相延請乃顧山衆曰吾勤苦積學五十餘年事故流離未遑敷說今時來不遂何謂為法亡身乎以天嘉之初出都講于宣武寺學徒又聚莫不肅焉雖樂說不疲而幽心恒結每因講隙遊鍾山之開善定林息心宴坐時又引筆賦詩曰杖策步前嶺褰裳出外扉輕蘿轉蒙密幽逕復紆威樹高枝影細山畫鳥聲希石苔時滑疑垂網乍粘衣澗旁紫芝曄巖上白雲霏松子排煙去常生寂不歸窮谷无還往攀桂獨依依會齊使通和舟車相接崔子武等擅出境之才議其瞻對衆莫能舉世祖文皇以偃内外優敏可與杭

言勅令統接賓禮極機溫雅容止方  
稜敷述皇猷光宣帝德才詞宏逸辯  
論旁馳潤以真文引之慈寄子武等  
頂受詰命銜佩北蕃帝嗟賞厚惠更  
倍恒度皆推以還公一無所納是歲  
舊疾連發聽者復踈止於小室許有  
諮問懷不能已情有斐然乃著成論  
疏數十卷剖發精理攝思深劇疾轉  
沉篤功不剋就以天嘉五年九月二  
十一日至于大漸神氣不昧命弟子  
曰衆生為貪心之所暗也貪我則惜  
落一毛貪他則永無厭足至於身死  
之後使高其墳重其塋必謂九泉之  
下還結四隣一何可笑而皇甫謐揚  
王孫微得我意雖知會歸丘壤而未  
知初度之心今具目之後以此脯腊鄙  
形布施上飛下走一切衆生若前身  
相負乃以相償如無相對則生我檀  
善此之微心亦趣菩提物莫不共矣  
言畢合掌終於宣武寺焉春秋六十  
有一知與不知咸懷惻愴即以其月  
二十二日尸陀於鍾山開善寺之東崗  
焉然偃始離俗迄于遷化唯學是

務儉節掃衣弗事華廣每緣情觸興輒叙其致而文采灑落罕有嗣者綴述篇章隨手散失後人掇聚集之成二十餘卷值亂零失猶存八軸陳太建年學士何隼上之封于秘閣

釋法朗俗姓周氏徐州沛郡沛人也祖奉林齊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刺史父神歸梁負外散騎常侍沛郡太守朗託生之始母曰劉氏夢見神人乘樓殿入懷夢中如言身與空等既而覺寢四體輕虛有異恒曰五辛雜味因此志斷爰在齠齔卓出凡童孝幼純脩志操貞立家雄六郡氣蓋三邊少習軍旅早經行陣儉約治身寵辱无能移也俄而假節寧遠將軍徐子彥北伐門設長戟坐休大樹惟曰兵者凶器身曰苦因慾海邪林安能覺者年二十一以梁大通二年二月二日於青州入道遊學楊都就大明寺寶誌禪師受諸禪法兼聽此寺彖律師講律奉次又受業南澗寺仙師成論竹澗寺靖公毗曇當時譽動京畿神高學衆所以天口之侶截耳之賓心計

目覽莫不奔覽但以驚山妙法群唱  
罕弘龍樹道風宗師不輟前傳所紀  
擢朗公解玄測微世所嘉尚人代長  
往嗣續猶存乃於此山止觀寺僧詮  
法師資受智度中百十二門論并花  
嚴大品等經於即弥綸藏部探蹟幽  
微義吐精新詞含華冠專門強學課  
篤不心可謂師逆功倍於斯為證永  
定二年十一月奉勅入京住興皇寺  
鎮講相續所以花嚴大品四論文言  
往哲所未談後進所損略朗皆拍撫  
義理微發詞致故能言氣挺暢清穆  
易曉常衆千餘福慧弥廣所以聽侶  
雲會揮汗屈膝法衣千領積散恒結  
每一上座輒易一衣闌前經論各二  
十餘遍二十五載流潤不絕其間興  
樹四部兩宮法輪之華當時莫偶以  
太建十三年歲在辛丑九月二十五  
日中夜遷神寺坊春秋七十有  
以其月二十八日窆于江乘縣羅山  
里攝山之西嶺初攝山僧詮受業朗  
公玄言所明惟存中觀自非心會折  
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頻迹幽林禪味



相得及後四公往赴三葉資承爰初  
誓不涉言及久乃為敷演故詮公命  
曰此法精妙識者能行無使出房輒  
有開示故經云計我見者莫說此經  
深樂法者不為多說良由藥病有以  
不可徒行朗等奉旨無敢言盾及詮  
化往四公放言各擅威容俱稟神略  
勇居禪衆辯住長干朗在興皇希仍  
攝領福門宏敞慧聲遐討皆莫高於  
朗焉然辯公勝業清明定慧兩舉故  
其講唱無存禪衆抑亦詮公之薦厲  
也然其義體時與朗違故使興皇座  
中排斥中假之誦布勇兩公見于別  
紀昔梁天監十年六月七日神僧寶  
誌記興皇寺云此寺當有青衣開士  
廣弘大乘及朗遊學之時初服青納  
及登元帝乃與符同又南陌居士杜  
法祭年踰八十頗識歸心昔夢寺內  
有幡花天伎側塞殿堂緇素法衆充  
仞筵席泊朗來儀創會公私齋講又  
盛符焉又十二年五月七日帳下淨人  
解齋失曉朗夜扣閣催之而洪鍾自  
響昔良久不絕故其禎祥早著其例此

也東朝於長春殿義集副君親搖玉  
柄述朗所堅諸師假名義以此示稱  
豈惟釋氏宗匠抑亦天人儀表故其  
所獲檀親充造經像修治寺塔濟給窮  
厄所以房內畜養鵝鴨雞犬其類繁  
多所行見者無不收養至朗寢息之  
始皆寂無聲遊觀之時鳴吠喧亂斯  
亦懷感之致矣侍中領軍廬陵王聲  
懋權衡資承戎約遂仰奏承華為之  
銘頌其墓誌文太子詹事濟陽江搃  
故陳主叔寶時在臺為之頌曰源遠來傳芳馥蕙君  
子招人英芬是繼朱旄既杖青組仍  
曳紉帟戎邱珥貂狄制功可冠軍業  
非出世捐彼聲色超此津濟津濟伊  
何裂斷網羅忍衣早記乘樓夜過航  
斯苦海涸此愛河非此智士孰寄宣  
揚法雲廣被慧日舒光既權衡擗自  
關金湯夢齊鼓說應異鍾霜識機知  
命同彼現病夙心栖適度脫難音化  
緣已矣乃宅丘宰智炬寂滅顏巖遼  
賈遼賈六空搖落遠墅弦餘月暗霧  
暖松深香滅窮壘幡橫宿林切切管  
清遙遙鼓聲野煙四合孤禽一鳥風

悽咽斷流急寒生神之淨土形沈終  
古勒此方墳用旌蘭杜

釋慧勇厥姓桓氏其先譙國龍亢人  
也祖法式尚書外兵錢唐今因此遁  
迹于席丘山後仍寓居吳郡吳縣東  
鄉桓里父獻弱齡早世母張氏嘗夢  
身登佛塔獲二金菩薩俄育二男並  
幼而入道長則慧聰勇其次也初出  
楊都依止靈曜寺則法師為和上銳志  
禪誦治身疎非隨方受業不事專門  
豈非敗金成寶方資銑鏤瑄玉有美  
必待刮摩誠有由矣年登具戒從靜  
衆寺峯律師遊學十誦有龍光寺  
僧綽達之寺法寵並道秀域中聲高  
梵表乃服膺坐右稟宗成實刻情砒  
礪寢食忘疲苦思沉淪坑岸斯墜弥  
曆寒暑博習大成至年三十法輪便  
轉自此遠致學徒咸開講肆高視上  
京辭為翹采專講論文將十許遍俄  
而梁季傾覆人百沸騰每思遁世莫  
知其所下時攝山詮尚直轡一乘橫  
行山世隨機引悟有願遵焉嘗行報  
恩寺前忽見人云從攝山來授竹如

意俄失調勇曰尋當如意俄失蹤迹  
信宿之間又有漆函盛三論一部置  
房前牀上尋究莫知來也欣茲嘉瑞  
銳勇難任曰此拂衣里閑駕言泉石  
期神官冥非企琴臺之侶脩空習慧  
寔追林遠之風便停止觀寺朝夕侶  
侶如也詮師忘以年期義兼師友抑  
亦宮羽相諧氷藍待益之志也自此  
言刈章句採擷希微凡厥釋經莫不  
包舉大法獲傳於焉是賴天嘉五年  
世祖文皇請講於太極殿百辟具陳  
七衆咸萃景仰之輩觀風繼踵遊息  
之伍附影成群自此聲名籍甚矣住  
大禪衆寺十有八載及造講堂也門  
人聽侶經營不日接雷飛軒製置弘  
敞題曰般若之堂也以至德元年五  
月二十八日遘疾少時平旦神逝春  
秋六十有九然其大漸之時神容不  
變經宿頂暖衆皆異之至六月六日  
寢于攝山西嶺自始至終講花嚴涅槃  
方等大集大品各二十遍智論中  
百十二門論各三十五遍餘有法花  
思益等數部不記又早捨親愛弱而

貞苦文章聲辯時所高之爰至啓手  
啓足不溜不涅寔象教之棟梁精義  
之林數弟子等追深北面之禮鐫石  
碑之其文侍中尚書令濟陽江總制  
釋寶瓊姓徐氏本惟東莞避難辭官  
後居毗陵曲阿縣焉祖邕齊右軍父  
僧達梁臨川王諮議並高器局崇遵  
儒素瓊潔潤山水峯瀾早被身長七  
尺五寸背胛龍文口三十九齒異相  
奇挺故能踈秀風采蘊藉威容少  
鄙錦裳便欣毳服綺年出俗師事  
沙門法通通初見而嗟重深為道器  
也不使服勤年過志學欲稟光宅寺  
雲法師義但以經藏聽拔聲實沸騰  
無礙奔涌談吐橫逸竊疑詞富兼馭  
唱高乃移聽南澗仙師研精數論名  
解映徹洞殫義窟仙嘗覽瓊私記三  
復嗟賞後於高座普勸寫之自尔門  
徒傳寫此疏初受具年已能覆述未  
登五歲便為法主仍與仙公抗衡敷  
化梁高祖三教妙旨因不踈通選揚  
名德分寄弘道瓊之高義簡在帝心  
爰降綸綬入壽光殿言重茂林更輕



雲閣便辭還鄉之建安寺上黃侯曄  
分竹此邦每深尊敬情兼師友彼郡  
一旦老少相喧竟云建安伽藍白龍  
出現奔排到寺惟見瓊講有識之士  
異而目之為白瓊焉素與簡子周弘  
正早申莫逆彼驟噫曰夫有希世之  
才而不在京華開導乘將之嘆令人  
太息乃為學侶復請還都發成實題  
僧正慧令切難聯環瓊乃徐拂塵尾  
從容而對令乃引遠公舊責曰不疾  
而速杼軸何為荅曰不思造業安得  
精固令閑舉止雅音調賓主相悅殊  
加稱賞梁祖年暮惟事薰修臣下偃  
風清言扇俗搢紳學者必慕文義所  
以屢開理教維摩涅槃道被下延億  
飛上席解頤利齒木舌鋒牙畏塞駢  
羅煙隨霧涌亦有明王豐貂紆青  
拖紫車馬溢於寺衢衣簪滿於法座  
斯感物之盛罕有如也到茂苑民譽  
之重任孝恭詞筆之富皆執卷暫疑  
伏膺請業恭息世暮蔬菲好學後進  
英華隨父共聽偏深玄義遂講涅槃  
傳瓶不失于茲乃驗未仍入道奄至

無常頂暖信宿手屈三指復與諸天  
飛下住宅對父談話宛若平生褒讚  
出家稱揚法利俄將翼從凌虛而沒  
留香在室經日不消故知彼此異人躬  
為學衆誠難測其本量也逮梁臺版  
蕩有陳建業武帝尊法嗅味特深數  
引金言頻開玉諫降狎言笑詢訪名  
理永定三年夏於重雲殿閣正朔大  
品夢朱衣神札而諫曰波若多難仰  
祈疾講頻尔數轉詞逾懇到至七月  
十日乃白僧曰昨夜神人見催經餘  
一卷午前取訖誦誦竟出宮殿雷雹已  
響還繞至寺驟雨便零震動雲雷一  
時都盡豈非勝人宣法幽冥訖重陳  
祖昇遐方知前告文帝纂曆礼異弥  
深赫下絲綸為京邑大僧正辟讓雖  
切敦喻更隆乃願當仁俾膺範物遂  
之斯任然以金陵都會朝宗所依刹  
寺如林義造如市五部六郡果含苗  
雜惟調水乳罕和鹽梅多沒象泥終  
枯鳥樹乃鎮之以清淨馭之以無為  
篇禁不煩遮罰每省故僧居仰之自  
肅道俗稱之益訖七衆日用而不知

四遠欽風而不足故得法位久司戒  
謗無玷屢陳表退去而復昇始終惟  
令於是乎在自梁僧之於此任重灼  
威儀翼其衛亞於王公服玩陳於鄭楚  
故使流水照於衢路吏卒喧於堂廡  
瓊臨已來頓祛前政自營靈壽惟從  
息慈壞色蔽身丘壇容膝蕭然率介  
有位若無朝野嘉其真素同侶美其  
如法海東諸國圖像還蕃頂礼遙訪  
古人有言匪馳今譽孰動殊方其見  
賢如此以至德二年甲辰之歲二月  
二十三日纔覺不豫建初寺寶瓊法  
師當時之偶對也少而共學聲德齊  
揚尔夕神人忽來報曰彭城僧正今  
先無常自夢上天有疏請謚暨三日  
二十日正念告終遺誠掩坎不煩銘  
誌春秋八十一有詔慰焉喪事所須  
隨由資給仍以天子鹵簿仗借為祭  
飾終古所希幸也以四月五日定于  
鍾山之陽名僧舊墓尔時填達咽陌  
哀慟相奔皂素驚嗟郊垌失色初瓊  
入京將臨法席既无人識不許房居  
乃求僧正慧超寄南澗住起聞未許

見而駭曰此少俊當紹吾今位法門  
所託何慮無房即命寺綱折然處置  
及孝宣請講太子常迎屢見神人形  
甚長偉容來異從末為大將軍章熙  
達誦通感亦然又非測也然其厚德  
容衆鳴謙儉約出處無忤言行無擇  
剋壯不休孜孜講道吐音通齊發義  
昭彰或遇勦手時逢命的薄麾象扇  
薤已冰消故寔繁有徒服而無歎及  
晚僧望益重居處逾輕帷屏因設飾  
罔不置臘歲參謁黑白磨肩方便他  
行避斯榮供斯可謂狎人世而空閑  
綰司存而無事也又聖人至理閑士  
微言月落參橫清誦無逸及燭然香  
馥懺札方有迹怠心勤外和內秘宣  
揚之暇綽有餘閑兼採玄儒每窮子  
史匪重藥錄體物摘玄並入性靈志  
餘談洽又可謂不撓大猷無遺小道  
也凡講成實九十一遍撰玄義二十  
卷講文二十遍文疏十六卷講涅槃  
三十遍製疏十七卷講大品五遍製  
疏十三卷餘有大乘教十卷法華維  
摩等經並著文疏故不脩載布在州

邑兄孫普光承藉風訓立履貞確思慕平昔追攀日永與同學道莊明解樹碑于金陵之舊墟其文慧曰道塲釋法論莊入室馳聲見于別紀解昇堂流譽王領江都隋末尚存安危未測

釋警韶姓顏氏會稽上虞人學年入道事林僧廣以為師範廣律行貞嚴當時領袖初韶遊都聽講便能清論年登冠輦還鄉受戒護持奉信如擎油鉢有沙門道林請留鄉土乃夢韶舌相廣長而欲將斷既寤深惟留戀斯成墜失愧悔前請便勸出都於即大弘法化傳燈不絕即莊嚴旻公之遺緒也次稟龍光僧綽乃是開善瓊支末又探習三藏廣綜衆家年二十三講大品經味法當時磨肩溢道後還達元晉陵等寺敷演經論解冠群宗韶乃願年四十長就講說而學侶相顧不勝欽尚時年三十有九為達元寺講主臨終遺令傳法韶遵崇餘烈即坐演之受業之賓有逾師保梁簡文邵陵及岳陽等大相欽重歸承



訓誨從危難後世改情浮乃往豫章將通道務時逢豫州黃司空等素情所仰請為戒師會外國三藏真諦法師解該大小行攝自他一遇欣然與共談論諦嘆曰吾遊國多矣罕值斯人仍停豫都為翻新金光明并唯識論及涅槃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朝授晚傳夜聞晨說世諍瀉瓶重出知十再生者也梁樂陽王於荆立位遣信遠迎楚都弘法韶念報地之重來勅遂乖陳武定天文皇嗣業並弘尚正道勅請還都戒範承仰優礼弥隆天嘉四年有會稽慧藻同泰道倫等二百餘人連署請韶長譙於白馬寺廣弘傳化十有餘年既登耳順便令慧藻續講躬往凡官宴坐少時法門深妙時沙門智顗定慧難踰人神頗測靜嘆精利事等夙成共諸前學頻請重譙留意綿久以疾辭之又為新安殿下黃司空等共僧三請不免勤注又於王府略說維摩龍光寺中廣敷成實亦得數年成諸學肆未辟朽老歸志山林乃入幽巖自靖

十有餘載至德元年十月十一日中  
時右脇而卧神慮澄然終於開善  
寺春秋七十有六其月十六日寔於  
鍾嶺獨龍之山所講成實論五十餘  
遍涅槃三十遍大品四遍新金光明三餘遍  
維摩天王仁王等經遍數繁亂不紀  
廣叙

釋安廩姓秦氏晉中書令靖之第七  
世也寓居江陰之利成縣焉孝三妙  
思滔玄怡心屈寂乃製入神書一首  
洞曆三卷青鳥之道莫不傳芳廩幼  
而聰穎獨悟不群十三偏艱孝知遠  
近斷水骨立聞者涕零古人有言知  
子父也乃攝以典教業遂多通而性  
好老莊早達經史又善太一之能并  
解孫吳之術是以才藝有功文武清  
播仍欲披榛問隱華門珪璽而虛懷  
機發體悟真權年二十五啓勅出家  
乃遊方尋道北詣魏國於司州光融  
寺容公所採習經論容律訓嚴凝肅  
成濟器并聽嵩高少林寺光公十地一  
聞領解頗盡言前深味名象並畢中  
意又受禪法志究玄門請業之徒屢

申引益在魏十有二年誦四分律近二十遍大乘經論並得相仍梁泰清元年始發鼓沛門人擁從還屆楊都武帝訪供相接勅住天安講花嚴經標致宏綱妙指機會值梁運既終法輪停轉泊大陳御寓永定元年春乃請入內殿手傳香火接足盡度長承戒範有勅住耆闍寺給誦連續既會夙心遂欣久處世祖文皇又請入昭德殿開講大集樂說不窮重進莫擬孝宣御曆又於華林園內北面受道闡化涉勞因以遍疾至德元年達寅之月遷化于房皇心惻悼賜贈有嘉即以其月寔於開善之西山春秋七十有七門人痛其安放士庶失其歸依矣釋慧布姓郝氏廣陵人也少懷遠操性度虛梗年十五處于江陽家門軍將時有戎役因願領五千人為將清平寇塞豈不果耶衆傳其言十六遭兄亡悟世非常思解俗網親眷知有武略咸不許之二十有一方從本願既蒙剝落便入楊都從建初寺瓊法師豐成實論通假實之旨物議所歸而

布帔斯至理未盡懷抱承攝山止觀  
寺僧詮法師大乘海獄聲譽遠聞乃  
徃從之聽聞三論學徒數百翹楚一  
期至於洞達清玄妙知論旨者皆無  
與尚時号之為得意布或云思玄布  
也故詮之解難聽者似解而頓悟猶  
迷及依言領通而攝難踈略致使談論  
之際每有客問必待布而為答時人  
為之語曰詮公四友所謂四句朗領  
語辯文章勇得意布布稱得意家為  
高也後於大品善達章中悟解大乘  
煩惱調順攝心奉律威儀無玷常樂  
坐禪遠離顛擾誓不誨說護持為務  
末遊北鄴更涉未聞於可禪師所暫  
通名見便以言忤其意可曰法師所  
述可謂破我除見莫過此也乃縱心  
諸席偕見宗領周覽文義並且留標  
又寫章疏六駄負還江表並遺朗公  
令其講說因有遺漏重徃齊國廣寫  
所闕賣還付朗自無所畜衣鉢而已  
專修念慧獨止松林蕭然世表學者  
欣慕嘗造思禪師與論大義連徹日  
夜不覺食息理致弥密言勢不止思

以鐵如意打案曰万里空矣無此智者坐中千餘人同聲嘆悅又與邈禪師論義即命公之師也聯綿往還三日不絕邈止之嘆其慧悟遐舉而卑身節行不顯其美梁太清末侯景作亂荒餓累年三日失食至第四日有人遺布飯而微以猪肉覆之雖腹如火然結心不食故得遭斯困厄不履非濫又曾患腳氣醫令服薤自此至終常陳此罪或見諸人樂生西方者告云方士乃淨非吾願也如今所願化度衆生如何在蓮花中十劫受樂未若三途處苦救濟也陳至德中邀引恭禪師建立攝山栖霞寺結淨練衆江表所推名德遠投稟承論旨時為開導理思幽微不為僧師不侵下位常自縫洗六時無闕纔扣捷趺已居衆首端坐如木見者慄然名聞光遠請謁如市陳主諸王並受其戒奉之如佛末以年暮不參衆食勅給其乳牛而布迴充入衆莞莞謹攝實高僧焉年七十與衆別云布命更至三五年在但老困不能行道住世何



孟常願生邊地無三寶處為作佛事  
去也幸各好住願努其力於是絕穀  
不食命將欲斷下勅令鑒訖之縮解  
不許沈皇后欲傳香信又亦不許臨  
終遺訣曰長生不喜夕死無憂以生  
無所生滅無所滅故也諸有學士徒  
衆並委恭禪師吾無慮矣以陳禎明  
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卒于栖霞終  
後手屈三指將之雖伸還屈乃至林  
中一月猶尔未終前大地連動七日  
便平移屍就林山地又動太史奏云  
得道人星滅矣時以當之初將逝告  
衆前云昨夜二菩薩見迎一是生身  
一是法身吾已許之尋有諸天又來  
迎接以不願生故不許耳流光照於  
侶禪師戶侶恠光盛出戶見二人向  
布房中不知是聖也旦往述之怡然  
符合言已端坐而化有見鬼者望見  
幡花滿寺光明騰焰不測其故入山  
視之乃布公去世

釋亡名俗姓宗氏南郡人本名關殆  
世襲衣冠稱為望族弱齡遁世永絕  
妻孥吟嘯丘壑任懷遊處凡所憑准

必映美阮嗣宗之為人也長富才華鄉人馳舉事梁元帝深見禮待有製新文帝多稱述而恭慎慈敬謙靜為心每從容御筵賜問優異及梁曆不緒潛志玄門遠寄汶蜀脫落塵累初投兌禪師允亦定慧澄明聲流開鄴名乃三業依憑四儀恭仰彫純假於禪誦興慮著於篇什預有學徒問道無倦會周氏跨有井絡少保蜀國公宇文雋鎮之性愛賢才重其德素禮供殊倫聲聞基省後齊王續部伏劄日增任滿還雍遂勒歸謁帝勞遺既深處為夏州三藏朝省以名文翰可觀元非玄侶而冥德沒世將徵拔之測其器宇有經國之量朝省摠議或以感恩加之或以情異轉之然名雅亮卓然曾無易節天和二年五月大冢宰宇文護遺書曰言念欽屬未叙企積道體休豫無虧慮耶蓋能仁處世志存匡救非先輪迴獨尚茲善既道亞生知才高七步豈虛緇漆沆流當塗但靈廓妙理三業同臻異思莫二皂白非感耳怖解偏執讚我時朝匪

惟真俗俱抽亦是彼我一貫故令往白  
念報雅懷名荅六辱告深具懷抱寒  
暑異域苦樂殊心輒略常談且陳事  
實貧道稟質醜陋恒嬰疾惱因偃成  
恭惟道是務不曾棲息五十二年自  
捨俗緣十有五載万人歸國皆傳都  
邑羸病一僧獨流荒裔無罪可罰無  
能可使百慮九思是所未喻文多不  
載又列六不可十嘆息援據事叙綸  
貫始終書略結云沙門持戒心口相  
應所列六條若有一誑生則蒼天厭之  
死則鐵鉗拔之洋銅灌之仰戴三光  
行年六十不欺閭室况乃明世且鄉  
國殍喪宗戚衰亡貧道何人獨堪長  
久誠得収迹巖中攝心塵外支養殘  
命敦修慧禁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  
食王城任力行道隨緣化物斯次願  
也如其不介獨處丘壑安能憤憤久  
住閭浮地乎護得書體其難拔乃與  
書迎還上法師秉心弥固栖遊世表  
玄圭啓運不屈伯夷之節蒼精御曆  
豈捐嘉遁之志今遣往迎名達咸陽  
貴遊奉謁隆礼厚味弥增常限以稱

謂廣流藏景難伏擔當拙立後德便閑  
放無累乃著寶人銘曰余十五而尚屬文  
三十而重勢位值京都喪亂冠冕淪沒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乃喟然嘆曰夫以  
迴天倒日之力一旦早凋岱山磐石之  
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偽  
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  
死當飼虎如其不尔修禪足以養志讀  
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弃  
其簪弁剃其鬚髮衣納杖錫聽講談玄  
戰國末寧安身无地自戡形骸甚於桎  
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說  
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  
能行說為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  
不名為智者至於顏回好學勤改前非季  
路未修懼聞後語功勞智擾役神傷命  
為道日損何用多知擔欲枯木其形死  
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  
箴文名息心贊擬夫周廟其銘曰古之  
攝心人也誠之哉誠之哉无多慮无多知  
多智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  
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忘散妨

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  
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  
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開尔七竅開尔六  
情莫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謂見色者  
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蚰一技一能口下孤燈  
英賢才藝是爲愚弊捨弃淳樸耽溺淫  
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旣勞役形必損  
惛憒滯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  
高連崩隆舒汗卷其用不恒內懷慍伐  
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  
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各賞悅暫時悲  
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  
滅影沉獸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  
長絕不死不生无相無名一道虛寂万物齊平  
何勝何劣何重何輕何賤何辱何貴何榮澄  
天愧淨皦日慙明安夫岱嶺固彼金城敬  
詒賢哲斯道利貞又著至道論導德論遣  
執論去是非論影喻論修空論不殺論等  
並文多清素語恒勸善存質去華不存  
粉墨有集十卷盛重於世不知所終有  
弟子僧珉性沉審善音調爲隋二十五  
衆讀經法主搜括群籍採摭賢聖所撰



諸論集為一部稱曰論場有三十卷披裘一閱俱覽百家亦新學之宗匠者矣後於曲池造靜覺寺每臨水映竹體物賦詩有篇什云

魏鄴下沙門釋道寵傳

釋道寵姓張俗名為賓高齊元魏之際國學大儒雄安生者連邦所重時有李範張省齊鑑安席才藝所指莫不歸宗後俱任安下為副年將壯室領徒千餘至趙州元氏縣堰角寺側即今所謂應覺是也從寺索水沙弥持與問具幾歷方可飲之素不內涉罔然無對乃以水澆面賓大恐謂徒屬曰非為以水辱我直顯佛法難思吾今投心此道宜各散矣即日於寺出家寺法入道三年歷試以賓聰明大博不可拘於常制即日便與具戒遂入西山廣尋藏部神用深拔慨嘆晚知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極殿勒那摩提在大極殿各有禁衛不許通言按其所譯恐有浮濫始於永平元年至四年方訖及勦讎之惟云有不二

不盡那古定不二不盡一字為異通  
共驚美若奉聖心寵承斯問便誦流  
支訪所深極乃授十地典教三冬隨  
聞出疏即而開學聲唱高廣鄴下榮  
推時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揚休之等  
昔經寵席官學由成自遺世網形名  
靡寄相從來聽皆莫曉焉寵默識之  
乃曰公等諸賢既稱榮國頗曾受業  
有所來耶皆曰本資張氏狀俗出家  
寵曰師資有由今見若此乃曰罪極  
深矣初聆聲相寔等昔師容儀頃改  
致此無悟於是同敷三大聲此一心  
悲慶相循遂以聞奏以德溢時命義  
在雄隆日賜黃金三兩盡於身世匠  
成學士堪可傳道于有餘人其中高  
者僧休法繼誕礼牢宜儒果等是也  
一說云初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  
二士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  
菩提三藏惟教於寵寵在道北教牢  
宜四人光在道南教憑範十人故使  
洛下有南北二途當現兩說自斯始  
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今則闕矣輒  
不繁云

齊彭城沙門釋慧嵩傳

釋慧嵩未詳氏族高昌國人其國本沮渠涼王避地之所故其宗族皆通華夏之文軌焉嵩少出家聰悟敏捷開卷輒尋便了中義潛蘊玄肆尤耽雜心時為彼國所重嵩兄為博士王族推之亦雅重儒林未欽佛理覩嵩英鑒勸令及俗教以義方嵩曰腐儒小智未足歸賞固當同諸糟粕餘何可論兄頻遮礙乃以易林秘隱問之嵩初不讀俗典執卷開剖挺出前聞兄雖異之殊不信佛法之博要也嵩以畎畹一偶化令解之停滯兩月妄釋紛紛乃有其言全乖理義嵩恣非所述聊為一開冷然神悟便大崇信佛法博通玄奧乃恣其遊涉于時元魏未齡大演經教高昌王欲使釋門更闢乃獻嵩并弟隨使入朝高氏作相深相器重時智遊論師世稱英傑嵩乃從之聽畎畹成實領牒文旨信重當時而位處沙弥更搖聲略及進具後便登九坐開判經誥雅會機緣乃使鋒銳剋敵歸依接足既學成望

遠本國請還嵩曰以吾之博達義非  
邊鄙之所資也旋環鄴洛弘道為宗  
後又重徵嵩固執如舊高昌乃夷其  
三族嵩聞之告其屬曰經不去乎三  
界無常諸有非樂況復三途八苦由  
來所經何足恠乎及高齊天保革  
命惟新上統榮望見重宣帝嵩以慧  
學騰譽頻以法義凌之乃徙於徐州  
為長年僧統仍居彭沛大闡宏猷江  
表河南率遵聲教即隋初志念論  
師之祖承也以天保年卒於徐部

續高僧傳卷第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獻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八

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解篇四 正紀十四

附見二

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傳一

齊鄴中釋曇連傳二

齊鄴下捺持寺釋慧順傳三

齊鄴西寶山寺釋道憑傳四

齊并州僧統釋靈詢傳五

齊大統合水寺釋法上傳六

法存

齊鄴下定國寺釋道慎傳七

周蒲州仁壽寺釋僧妙傳八

周長安崇華寺釋慧善傳九

周潼州光興寺釋寶彖傳十

齊洛州沙門釋曇衍傳十一

陳揚都莊嚴寺釋慧榮傳十二

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傳十三

隋京師淨影寺釋慧遠傳十四

僧猛

釋僧範姓李氏平鄉人也幼遊學羣

書年二十三備通流略至於七曜九

章天竺呪術諮無再悟徒侶方千指

掌解頤誇矜折角時人語曰相州李



洪範解徹深義鄴下張賓生領悟无  
遺斯言誠有旨矣兼以年華色美都  
无伉儷之心思附法門燒指而修供  
養年二十九栖遑下邑聞講涅槃輒  
試一聽開悟神府理思兼通乃知佛  
經之秘極也遂投鄴城僧始而出家  
焉初學涅槃經頓盡其致又栖心林  
慮靜其浮情復向洛下從獻公聽法  
華華嚴宗匠前修是非備術後從轍  
光師而受道焉耽味虛宗歲紀遷貧  
既窮至相學志无雜乃出遊開化利  
安齊魏每法筵一舉聽衆十餘逮旋  
趾鄴都可謂當時明匠遂使崔覲注  
易詔之取長宋景造曆求而捨短大  
儒徐遵明李寶頂等一對信於言前  
授以菩薩戒法五衆歸之如市講華  
嚴十地地持維摩勝鬘各有疏記復  
變疏引經製成為論故涅槃大品等  
並稱論焉地持一部獨名述也然屬  
詞繁壯不偶世情亦是一家之作故  
可觀採而言行相輔祥徵屢降嘗  
有膠州刺史杜弼於鄴顯義寺請範  
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鷹飛下從

淨面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介乃翔遊又於此寺夏講雀來在座西南伏聽終於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一鷄飛來入聽訖講便去斯諸祥感衆矣自非道洽冥符何能致此嘗講花嚴輒有一僧加毀云是乃伽斗竟何所解當夜有神加打死而復蘇其見聞者皆深訝異嘗宿他寺意欲聞或有僧昇座將欲豎義乃曰豎論法相深會聖言何勞布薩僧常聞耳忽見一神形高丈餘貌甚雄峻來到座前問豎義者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薩日神即以手搦之曳于座下委頓垂死次問上座搦曳同前由是自勵至終僧事私終竟无說欲乃至疾重昇而就僧將終之日延像入房下牀跪地惟悔宿觸而已時當正午遺誠而卒於鄴東大覺寺時春秋八十即天保六年三月二日也初範背儒入釋崇信日增寂想空門不緣世務口无流略之語身絕非法之遊隨得財賄即施門人衣食有无未曾宣述安忍善惡喜怒不

形洗穢奉禁終始如一而留意華嚴  
為來報之業夜札千佛為一世常資  
末歲年事既隆身力不濟猶依六時  
叩頭枕上自有英悟之量罕能繼焉  
感通靈異則事全難准云

釋曇遵姓程氏河北人少耽世網投  
法出家而容色盛美堂堂然也恐染  
淨戒還返俗焉資學既明允當時寄  
有魏擢為員外郎二十有三情背朝  
官復請光公以為師保光以舊事捨  
而不度遵跪啓曰今沒命歸依逮崇  
至道如不允副必從邪見壞及三寶  
光審其情至即度而授戒因從稟學  
功踰一紀大乘頓教法界心原並披  
析義理挺超時匠手无異筆而變他  
成已故談述有續而章疏闕焉初出  
化行洛下流演齊楚晉魏乃至燕趙  
通傳道務攝治相龍丞相淮陰王肱  
深器之德動貴重傾心奉礼年餘七  
十舉為國都尋轉為統後少覺有疾  
便坐誦維摩勝鬘卷了命終卒於鄴  
下時年八十有五承化門人罕繼其  
後初遵賦志清高无為立性褻唯開

戶標樹方遠形无妄涉口不俗談動靜自嚴不假方便而敬愛宗師罕階儔緒光師終日遵在齊州初聞哀問不覺從牀而墜口中流血其誠孝動人如此之類也多遊念慧有得機緣溫諱而終業矣

釋慧順姓崔齊人侍中崔光之弟也少愛儒宗統知雅趣長歎塵網為居士焉初聽涅槃略无遺義因諱而睡聞有言曰此解乃明猶未為極心遂遲疑伺次其病水都下有光律師者廣涉大乘文无不曉因往洛陽時年二十有五即投光而出家焉寓於門下纂修地旨倦无終食歲紀相尋證教兩途銳鑄於心内三持三聚影現於神外博見融冶陶然有餘講十地地持華嚴維摩並立疏記年將知命欲以大法弘利本鄉即傳歸戒情无不愜隨有講會衆必千餘精誠之響廣流東夏故齊趙瀛冀有奉信者咸慕其風焉僕射祖孝徵欽尚厥德奏為國都年七十有二終於鄴下之惣持寺當終之日身心清卓專念平等

而為心印然順族胄菁華言成世範  
慧解騰譽事義深沈而志存順法不  
局一方衣略鮮華食无兼味受施尋  
散情閑愛憎形寄任緣未依夏臘  
進止在益不頗已損言行適時不與  
物諍故傳者具書不敢遺其事行矣  
釋道憑姓韓平恩人十二出家投貴  
鄉邵寺初誦維摩經自惟歷覽日計  
四千四百言一聞无忘乃通數部後  
學涅槃略觀遠節復尋成實初聽半  
文便堅大義聰明之譽无羨昔人致  
使遐迹聞風咸思頂謁七夏欲講涅槃  
祇惟日文一釋異情理難資恐燕虛  
課誇法誠重八夏既登遂行禪境漳  
澄伊洛遍討嘉猷後於少林寺攝心  
夏坐問道之僧披撝而至聞光師弘  
揚戒本因往聽之涉悟大乘深副情  
願經停十載聲聞漸高乃辭光通法  
弘化趙魏傳燈之美罕有斯焉講地  
論涅槃化嚴四分皆覽卷便講目不  
尋文章疏本无手不舉筆而開塞任  
情吐納清爽洞會筌旨有若證焉故  
京師語曰憑師法相上公文句一代



希寶斯言信矣時人以其口辯方於身子也以齊天保十年三月七日卒於鄴城西南寶山寺春秋七十有二將終之前大鍾兩口小觸而破康存之日願生安養故使臨終光尋滿室憑獨見之異香充庭大衆同美初憑之處道和護居心經律遵講福智雙習骨族血親往來頓絕勢貴豪家全无遊止而乞食自資少所恒習祖肩洗淨老而弥固匪僻无服生死齊焉兼以心緣口授杜於文相者古今絕矣

釋靈詢姓傅氏漁陽人也少年入道學成實論并涅槃經窮其幽府又於論中刪要兩卷注而釋之盛行於世後棄小道崇仰光公曉夕研尋十有餘載纖旨秘教備知通塞雖博知羣籍而擅出維摩兼有疏記至遷京漳兼遊歷燕趙化霜四衆邪正分焉而書畫有工頗愛篇什文筆之華時所推舉美容貌善風儀詞辯雅淨聽者無撓初為國都魏末為并州僧統齊初卒於晉陽時年六十九矣

釋法上姓劉氏朝歌人也五歲入學

七日通章六歲隨叔寺中觀戲情無  
鼓儻但礼佛讀經而聲氣爽拔衆人  
奔逸傾渴觀聽年登八歲略覽經誥  
薄盡其理九歲得涅槃經披而誦之  
即生厭世至于十二投禪師道樂而  
出家焉因遊相土尋還汲鄉又往東  
都拙遑務道神氣高爽照曉詞論所  
在推之咸謂聖沙弥也後潛林慮上  
胡山寺誦維摩法花經決二旬兩部  
俱度因誦求解還入洛陽博洞清玄  
名聞伊洛年暨學歲創講法花酬抗  
疑難无不嘆伏善機問好徵黻决通  
非據昌言勝負而形色非美故時人  
誚曰黑沙弥若来高座逢灾也後值時  
儉衣食俱乏專意涅槃无心飢凍故  
一粒之米加之以菜一衣為服煮之以  
草練形將盡而精神日進乃投光師  
要真焉性戒夙成不勞師導勤勤諦  
理无失寸陰忽聞父病尋往覲之既  
至即殂一宿同止明旦赴洛度母及  
姊將入鄴都時屬大荒投寄无指聽  
法心猛委而南旋夏聽少林秋還漳

岸母子相見不覺潛然既慧業有聞  
衆皆陳請乃講十地地持楞伽涅槃  
等部輪次相續並著文疏又偏洞等  
數明了機調綱紀法化難繼其塵故  
時人語曰京師極望道場法上斯言  
允矣年階四十遊化懷衛為魏大將  
軍高澄奏入在鄴微言一鼓衆侶雲  
老但上戒山峻峙慧海澄深德可軌  
人感能肅物故魏齊二代歷為統師  
昭玄一曹純掌僧錄令史負置五十  
許人所部僧尼二百餘万而上綱領  
將四十年道俗歡愉朝廷冒悅所以  
四方諸寺咸稟成風崇護之基罕有  
繼采既道光遐耀乃下詔為戒師文  
宣常布綏於地令上踐焉天保二年  
又下詔曰仰惟慈明緝寧四海欲報  
之德正覺是憑諸執鳥傷生之類宜  
放下山林即以此地為太皇太后經  
營寶塔發鷹馬師曹為報德寺斯即  
碎蕩邪霧載清佛海當時昌盛自古  
推焉上捻撻荷並得緡諧內外闡揚  
皂白咸允非斯柱石孰此棟梁哉且  
而景行既宣逸嚮遐披致有高勾麗

國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懷正法崇重大乘欲播此釋風被于海曲然莫測法教始末緣由西徂東壤年世帝代故具錄事條遣僧向鄴感所未聞事叙略云釋迦文佛入涅槃來至今幾年又於天竺幾年方到漢地初到何帝年号是何又齊陳佛法誰先傳告從余至今歷幾年帝遠請具注并問十地智論等人法所傳上答略云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四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便即西入而竟不還以此為驗四十九年在世滅度已來至今齊代武平七年丙申凡經一千四百六十五年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經法初來魏晉相傳至今流布上廣答緣緒文極拍訂今略舉梗槩以示所傳末勅住相州定國寺而容德顯著感供繁多所得世利造一山寺本名合水即鄴之西山今所謂脩定寺是也山之極頂造彌勒堂衆所莊嚴修彈華嚴四事供養百五十僧及齊破法湮僧不及山寺

上私隱俗服習業如常願若終後覲  
觀慈尊如有殘年願見隆法更一頂  
禮慈氏如來而業行精專幽明感遂  
屬隋運將動佛日潛離深果宿心喜  
遍心府羸瘦微篤設輦坐之袈裟覆  
頭弟子扛舉往昇山寺合掌三禮右  
遶三周便還山舍誦維摩勝鬘卷訖  
而卒於合水故房春秋八十有六即  
周大象二年七月十八日也上形量  
過人茗然衆表百千衆中孤起頸現  
衣服率素納補為宗五條祇支由來  
以布法衣瓶盜以外更无餘財生不履  
乘步以畢命門人成匠任情所學不  
私己業偏用訓人言常含笑罪不加  
杖自上未任已前儀服通混一知綱  
統制樣別行使夫道俗兩異上有切  
焉制寺立淨亦始於此故釋門東敞  
能扇清風莫與先矣初天保之中國  
置十統有司聞奏事須甄異文宣乃  
手注狀云上法師可為大統餘為通  
統故帝之待遇事之如佛凡所吐言  
无下承用又遵重戒禁願常宣說盡  
報行之每至布薩晨且致厚供設禮



請僧及年高聲變恐煩於衆歲暮之  
夕猶遵此法其奉信也如此撰增一  
數法四十卷並略諸經論所有名教  
始從一法十百千万有若數林寔傳  
持之要術也又著佛性論二卷大乘  
義章六卷文理冲洽詳略有聞又撰  
衆經錄一卷包舉品類耳並行於世  
有弟子法存者本是李老監齊天保  
屏除歸于釋種明解時事分略有據  
上乃擢為合水寺都維那當有齊之  
盛每年三駕皆往山寺有所觀礼六  
軍既至供出僧厨存隨事拍撫前後  
給濟三宮並足後終於隋初靈裕法  
師資學有承為之本傳

釋道慎姓史高陽人十四出家誦聽  
依業受具已後入洛從光師學於地  
論後稟上統而志涅槃性度夷簡風  
量陶然網網門徒維攝大法而為已  
任每叅說戒跪聽至訖講悟昏情詞  
无繁長智者恐其言少愚者慮其不多  
五衆愛重故宣帝請為國都綏撫  
遺法得无虧緒禪匠僧達論士法靈  
皆伏其辯對至於泊泊風流大觀時

俗則慎過之遠矣未乘車送帝迴返  
本寺兩轅併折不日而終於鄴城定  
國寺春秋六十有五

釋僧妙一名道妙本住冀州後居河  
東蒲坂禁行精苦聰慧夙成遍覽群  
籍尤通講論而稟性謙退喜愠不干  
其抱故每講下座必合掌懺悔云佛  
意難知豈凡夫所測今所說者傳受  
先師未敢專輒乞大衆於斯法義若  
是若非布施歡喜時以解冠前彥行  
隆端達睹其虛已皆服其德義衆益  
從之後住蒲鄉常念寺即仁壽寺也聚徒集業

以弘法樹功擊響周齊甚高名望周  
太祖特加尊敬大統年時西域獻佛  
舍利太祖以妙弘讚著續遂送令供  
養因奉以頂戴曉夜旋仰經于一年  
忽於中宵放光滿室螺旋出窓漸延  
于外須臾光照四遠騰扇其焰照屬  
天地當有見者謂寺家失火覓來救  
之及覩神光乃從金瓶而出皆嘆未  
曾有也妙仰瞻靈相涕泗交橫乃燒  
香跪而啓曰法界衆生已覩聖迹伏  
願韜秘靈景反寂歸空於是光還螺

旋卷八瓶內尔夜州治土女燒香讚  
歎之聲聞于數十里寺有一僧睡居  
房內衆共喚之惛惛不覺竟不見光  
相未幾便遇厲疾咸言宿業所致遂  
有感見之老自妙之去亡光不復現  
其本佛骨今仍在焉昔齊武平末鄴  
古城中白馬寺此是石趙時浮圖澄  
所造本為木塔年增朽壞勅遣修之  
掘得舍利三粒一赤一白一青寶瓶  
盛之京邑貴賤共看心至者颺然上  
涌不信戲慢之傳傾亦不出時俗迴  
邪者衆齊王舅廣武王胡長邕曾染  
佛宗勅令還俗雖居貴望不捨具  
戒置舍利於水鉢請乞行道即見三  
枚相逐上水旋器右行七遍既滿一  
時沉下邕與子弟更加深信而妙講  
解涅槃以為恒業叙略細致久學者  
深會其源分割文句皆臨機約截遍  
遍皆異所以學侶罕成而為英傑者  
所美化行河表重敬莫高延及之鄉  
酒肉皆絕現生慈莊以土掩覆並非  
由教令而下民自從其惡矣有學士  
曇延承著宗本更廣其致具見別傳

釋慧喜幼出家善法勝毗曇住楊都  
栖玄寺徵擊論道四座驚神會有梁  
末序逝難江陵承聖季年因侍秦壤  
住長安崇華寺義學之美為周冢宰  
見知別修供養敷導終老以天和年  
卒於長安時年六十善以大智度論  
每引小乘相證成義故依文次第散  
釋精理譬諸星月助朗太陽猶如衆  
花繽紛而散亂故著斯文名為散花  
論也其序略云著述之體貴言約而  
理豐余頗志諸作而今觀縷者正由  
斯轍罕人諳練是以觸義慙慙逢  
文拍掌有詳覽者想鑒茲焉文多不盡  
釋實彖姓趙氏本安漢人後居綿州  
昌隆之蘇溪焉天性仁讓慧心俊朗  
嬰孩有異二親欲試其度以諸綵帛  
花果弓矢書疏羅置其前彖便撥除  
餅果止取書疏衆共嘆異咸知必有  
成濟也及年七歲有緣至巴西郡太  
守楊眺問云承兒大讀書因何名為  
老子彖曰始生頭白故也眺密異之  
十六事梁平西王初為道士童子未  
學佛法平西識其機鑒使知警功德

事因見佛經欣其文名重其義旨就  
檢讀誦迷悟轉分恒求佛法用袂昏  
漠年二十有四方得出家即受具戒  
先聽律典首尾數年略通持犯迴聽  
成實傳授忘倦不悵私記須便輒給  
研心所指科科別致未又聽韶法師  
講徧窮旨趣武陵王問師大集摩訶  
堂令講請觀音初未綴心本无文疏  
始役情慧抽帖句理詞義洞合聽者  
盈席私記其言因成疏本廣行於世  
後還涪川開化道俗外典佛經相續  
訓導引邪歸正十室而九又鈔集醫  
方療諸疾苦或報以金帛者一无所  
受便有銜義懷德者捨俗出家或緣  
障未諧者盡形八戒尋雖道張井絡  
風播岷峨而志意頽然唯在通於正  
法誠心標樹不競人物見大集一經  
未弋蜀境欲為之疏記使後學有歸  
乃付著經律就山修續而衆復尋之  
致有煩擾再稔方就一无留難初至  
虛空藏品於義不達閉目思之不覺  
身上空中離牀三四尺許欬然大悟  
竟文慧發寫不供宣據此為言志力



難擬矣時益州武誓寺僧寶願最  
初請講大衆雲集聞所未聞莫不歡悅又爲僧  
崖菩薩出世為造經本因余傳持至  
今不絕故寶坊一學由披劍南後制  
涅槃法花等疏皆省繁易解聽尤遺  
闕州境皂素生難遭想每言吾命不  
長唯當自勵身心節約衣食墜引殘  
運耳故庶弊接報弘誘為心護生安  
衆以為恒務忽感風疾不言久之命  
將欲絕私心發誓願諸佛護念得分  
付諸物作是念已欬然能語願命子  
弟誨示禍福吾即當去催作遺疏分  
虜衣資倍奉三寶下筆署訖還不能  
言侍人逼以漿飲閉口拒之疾甚為  
喚佛名便合掌在額奄然而卒於潼  
州光興寺今所謂綿州大振嚮寺也  
春秋五十即周之保定元年十一月  
二十三日矣初未終之前本所住山  
於五月內无故自崩塵霧間天舉衆  
驚駭莫測其恠至于八月中山北村  
人並見尊像從山寺來垂空北逝幡  
花列前僧衆從後往問寺中都无知  
者當尔之時果赴光興寺講因以白

之冢曰此我之徵相不殊他也及終

於此寺果如所圖云

釋曇衍姓夏侯氏南兗州人初生之時牙齒具焉世俗異之七歲從學聰敏絕倫十五擢為州都公事有隙便聽釋講十八舉秀才貢上鄴都過聽光公法席即稟歸戒棄捨俗務專功佛理學流三載績鄰前達年二十三投光出家即為受戒聽涉无暇乃捐食息然於藏旨有疑通諮碩學並辟同達遂開拓寰宇置立規猷願諸徒曰吾從師積年心悟未決賴因遊意累日豁然有據其猶伛目面牆則冥无所解延頸出戶則遠近斯見由是講事无廢毗讚玄理聲辯雄亮言會時機自齊鄭燕趙皆履神化雖遭緣阻安苦无倦常隨義學千僧有餘出家居士近於五百並恢廓道志戒禁居心趙郡王高勣上洛王高允海暉州刺史杜弼並齊朝懿戚重臣留情敬奉僕射祖孝徵奏為國都緝諧道政不墜玄綱而披散詞理言尚實要故經文繁富者則指摘一句用攝廣

文時人貴其通贈銘裁而簡衷矣常於暇日私恨日昔在俗流尊戒不見遂令世人无知汚我淨戒若不介者應有所得以開皇九年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无常至矣便誦念弥勒佛聲氣俱盡於時正中旁僧同觀顏色怡悅時年七十有九卒於洺州盧氏宅自衍之生也殊相感人而立操貞直心用歡約情及濟世故積散所拯貧病為初法利所被如行先授但見經像必奉礼迎送道遇貧陋必悲憐垂泣其謹質深信為若此也又恒樂聽戒生來兩闕維摩勝鬘日緣一遍辛腥臭物曾不臨矚下氣逼流身出戶外以清淨僧房不為熏勃故也未終之前有夢見衍朱衣螺髻頒垂於背二童侍之昇空而西北高逝尋余便終時共以為天道者矣

釋慧榮姓顧氏會稽山陰人也梁高祖大通年辭親出聽時建初彭城盛弘成實素未陳略即盡清辯一衆同嗟便開令望而稟性虛廓不指世務惟以法事餘全无叙鄉邑二親哀其

弱喪數因行李寄以書信榮得而焚之願諸友曰余豈不懷乎廢余業也書中但二字耳復何開乎人問是何答吉凶也如此積功三十餘載不号義龍誓无返迹自是專業勇鎧聲稱弥遠即而講悟學者歸之年至五十門人亦尔乃大弘法席廣延緇素時梁儲在坐素不識之令問講者何名乃抗聲曰禹穴慧榮江東獨步太子不識何謂儲君一坐掩耳以為彭亨之太甚也榮徙容如舊旁若无人後與諸徒還歸故邑其母尚在餘並物故乃喟然嘆曰十五辭隣故五十還故隣少年不識我長老無一人本邑道俗欲光其價而忌其言令也大集諸衆令其豎義榮曰余學庸矣輒豎恐致餘詞任衆舉其義門然後標據衆以其博達矜尚乃令豎八十種好謂必不能誦持榮曰舉衆无人也斯乃文繁義可知耳即部分上下以法繩持須臾條數列名出體僉雖難激盖无成濟晚又出都相仍講授至德末年卒於楊都

釋曇延俗緣王氏蒲州桑泉人也世  
家豪族官歷齊周而性協書籍鄉邦  
稱叙年十六因遊寺聽妙法師講涅槃  
探悟其旨遂捨俗服膺幽討深致  
出言清越厲然不群時在弱冠便就  
講說詞辯優贍弘裕方雅每去佛性  
妙理為涅槃宗極足為心神之遊翫  
也延形長九尺五寸手垂過膝目光  
外發長可尺餘容止邕肅慈誘弘博  
可謂堂堂然也規前直進顧必轉身  
風骨陶融時共傳德及進具後器度  
日新機鑒俊拔遐迩屬目雖大觀興  
典而恐理在膚寸乃更聽華嚴大論  
十地地持佛性實性等諸部皆超略  
前導統津准的自顧影而言曰與余  
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  
精思出要遂隱於南部太行山百梯  
寺即所謂朝山是也時山中有薛居  
士者學摠玄儒多所該覽聞延年少  
知道夙悟超倫遂從而謁焉言談相  
高未之損謝薛乃戲題四字謂方圓  
動靜命延體之延應聲曰方如方等  
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槃



睽室薛驚異絕嘆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即斯人也今後恒來尋造質疑請義延幽居靜志欲著涅槃大疏恐有滯凡情每祈誠寤寐夜夢有人被於白服乘於白馬駿尾拂地而談授經旨延手執馬駿與之清論覺後惟曰此必馬鳴大士授我義端執駿知其宗旨語事則可知矣便述疏說偈曰歸命如來截不可思議法等續撰既訖猶恐不合正理遂持經及疏陳於州治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銓釋已了具如別卷若幽微深達願示明靈如無所感誓不傳授言訖涅槃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稱慶塔中舍利又放神光三日三夜輝耀不絕上屬天漢下照山河合境望光皆來謁拜其光相所照與妙法師大同則師資通感也乃表以聞帝大悅勅延就講既感徵瑞便長引演所著文疏詳之于世時諸英達僉議用以遠公所製表遠乃文句愜當世實罕加而標舉宏綱通鑷長驚則延過之久矣周太祖素

捐道聲尤相欽許。躬事講主親聽。清  
言遠近。馳萃觀採如市。而獲供事。曾  
不預懷。性好恬虛。因干時政。大祖以  
百梯太遠。諮省路艱。遂於中朝西嶺  
形勝之所。為之立寺。名曰雲居。國俸  
給之。通於聽衆。有陳射使周弘正者。  
博考經籍。辯逸懸河。遊說三國。抗叙  
无擬。以周建德中年。銜命入秦。帝訝  
其機捷。舉朝忽來。勅境內能言之士。  
不限道俗。及搜採巖穴。遁逸高世者。  
可與弘正對論。不得墜於國風。時蒲  
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夙承令範。乃  
表上曰。曇延法師。器識弘偉。風神爽  
拔。年雖未立。而英辯難繼者也。帝乃  
摠集賢能。期日釋奠。躬御禮延。朝宰  
畢至。時周國僧望二人。倫次登座。發  
言將訖。尋被正難徵據。重疊投解。莫  
通。帝及群僚一朝失色。延座居末第。  
未忍斯慙。便不次而起。帝曰。位未至。  
何事輒起。延曰。若是他方大士。可藉  
大德相臨。今乃遠國微目小僧。足堪  
支敵。延怪昇高座。帝又曰。何為不禮。  
三寶。答曰。自力兼擬。未假聖賢加助。

帝大悅正遂搆情陳難延乃引義開開而正頗挾搢調用前殿後延乘勢挫拉事等推枯因即頂拜伏膺慨知歸之晚自陳云弟子三國履歷訪可師之師不言今日乃過於此矣即請奉初受戒晝夜諮問永用宗之及延陳之時延所著義門并其儀貌並錄以歸國每夕北礼以為曇延菩薩焉初正辭延曰預播風雲山海詩四十首並抽拔奇思用上於延以留後别及一經目竟不重尋命筆和之題如宿誦酬同本韻意寔引通正大服焉更無陳對乃跪而啓曰願示一言緘諸曾臆延曰為賓設席賓不坐離人極速熱如火規矩之用皮中裏正曰此則常存意美帝以延悟發天真五衆傾則便授為國統使夫周壤導達延又有功至武帝將廢二教極諫不從便隱於太行山屏迹人世後帝召延出輔中使屢達而確乎履操更深巖處累徵不獲逮天元遙疾追悔昔僣開之尊像且度百二十人為菩薩僧延預在上班仍恨猶同俗相還藏

林藪隋文創業未展度僧延初聞改  
政即事剝落法服執錫來至王庭面  
伸弘理未及勅慰便先陳曰竚問皇  
帝四海為務元乃勞神帝曰弟子久  
思此意所恨不周延曰貧道昔聞堯  
世今日始逢去玄帝奉聞雅度欣泰  
本懷共論開法之模乎化之本延以  
寺宇未廣教法方隆奏請度僧以應  
千五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數勅遂  
拯度一千餘人以副延請此皇隋釋  
化之開業也今後遂多凡前後別請  
度者應有四十餘僧周廢伽藍並請  
興復三寶再弘功兼初運者又延之  
力矣移都龍首有勅於廣恩坊給地  
立延法師衆開皇四年下勅改延衆  
可為延興寺面對通衢京城之東西  
二門亦可取延名以為延興延平也  
然其名為世重道為帝師而欽承若  
此終古罕類昔中天佛履之門遂曰  
瞿曇之号今國城奉延所諱此是其  
倫又改本住雲居以為栖巖寺勅大  
樂令齊樹提造中朝山佛曲見傳供  
養延安其寺宇結衆成業勅齎臘燭

未及將爇而自然發焰延竒之以事聞帝因改住寺可為光明也延曰弘化須廣未可自專以額重奏別立一所帝然之今光明寺是也其幽顯呈祥例率如此至六年亢旱朝野荒然勅請三百僧於正殿祈雨累日无應帝曰天不降雨有何所由延曰事由一二帝退與僚宰議之不達意故勅京兆太守蔣威問延一二所由荅曰陛下万機之主群臣毗讚之官並通治術俱慙玄化故雨與不雨事由一二耳帝遂躬事祈雨請延於大興殿登御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戒授纚訖日正中時天有片雲須臾遍布便降甘雨遠近咸感帝悅之賜絹三百段而延虛懷物我不滯客主為心凡有資財散給悲訪故四遠飄寓投告偏多一時糧粒將盡寺主道睦告云僧料可支兩食意欲散衆延曰當使都盡方散耳明旦文帝果送米二十車大衆由是安堵惑者謂延有先見之明故停衆待供未幾帝又遺米五百石



于時年屬飢荐賴此僧侶无改帝既  
稟為師父之重又勅密威懿親感受  
歸戒至於食息之際帝躬奉飲食手  
御衣裳用敦弟子之儀加敬情不能  
已其為時君礼重又此類也勅又拜  
為平等沙門有犯刑網者皆對之泣  
淚令彼折伏從化或投迹山林不敢  
容世者以隋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  
終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三矣臨終遺  
啓文帝曰延逢法王御世偏荷深恩  
往緣業淺早相乖背仰願至尊護持  
三寶始終莫貳但末代凡僧雖不如  
法簡善度之自招勝福帝聞之哀慟  
勅王公已下並往臨吊并罷朝三日  
贈物五百段設千僧齋初延康日告  
門人曰吾亡後以我此身且施禽狩  
餘骸依法焚揚无留殘骨以累看守  
弟子沙門童真洪義通幽覺朗道遜  
玄琬法常等一代名流并文武職僚  
如滕王等例咸被駿佳跣而從喪至  
于林所登又下勅於終南焚地設三  
千僧齋齋訖焚之天色清朗无雲而  
降細雨若闇毗如來之狀也大眾驚

嗟得未曾有也又隋文學呂赫挺美其哀榮碑其景行文如別集然延恒以西方為正任語默之際注想不移侍人觀之若在深定屬大漸之始寺側有任金寶者父子信向云見空中幡蓋列於楹前兩行而引從延興寺南達于山西斯亦幽冥叶讚諒非徒擬自延之接道勢搃權衡而早牧自居克念成治解冠群術行動物情故為七衆心師豈止束形加敬及聞薨背元不涕零各修銘誄讚揚盛業時內史薛道衡白吊云延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寓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瞞照不疲辟彼洪鍾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細栖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再興卓尔緇衣鬱為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追蹤澄什超邁安遠不意法柱忽傾仁

舟遽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等杖錫挈瓶承風訓導昇堂入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慟往矣奈何其為時賢珍敬如此所著涅槃義疏十五卷寶性勝鬘仁王等疏各有著其門人弟子紹緒厥風具見別傳

釋慧遠姓李氏燉煌人也後居上黨之高都焉天縱疎明儀止沖和局度通簡崇履高邁幼喪其父與叔同居偏蒙提誘示以仁孝年止二歲心樂出家每見沙門愛重崇敬七歲在學功逾常百神志峻爽見稱明智十三辟叔往澤州東山古賢谷寺時有華陰沙門僧思禪師見而度之思練行高世衆所宗仰語遠云汝有出家之相善自愛之初令誦經隨事訓誨六時之勤未勞呼策登為崖暴不安獲以南詣懷州北山丹谷每以經中大義問師皆是玄隱深知長有成器也年十六師乃令隨閭黎湛律師往鄴大小經論普皆博涉隨聽深隱持蒙賞異而偏重大乘以為道本年滿進

具又依上統為和上順都為闍黎光  
師十大弟子並為證戒時以為聲榮  
之極者也便就大隱律師聽四分律  
流離請誨五夏席瑞陶簡精麗美分  
軌轍滅諍捷度前後起紛自古相傳  
莫曉來意遠乃剖析約斷位以單重  
原鏡始終判之即離皆理會文合今  
行誦之末專師上統綿篤七年迥洞  
至理爽拔微與負笈之徒相誼豆道  
講悟媿接不略三餘休道成器量非  
可等乃携諸學侶返就高都之清化  
寺焉衆緣歡慶嘆所未聞各出金帛  
為之興會講堂寺宇一時崇敞韓魏  
上庑通共榮之及承光二年春周氏  
赴齊便行廢教勅前修大德並赴殿  
集武帝自昇高座序廢立義命章云  
朕受天命養育兆民然世弘三教其  
風弥遠考定至理多皆懋化並令廢  
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治術禮義忠  
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無  
像則在太虛遙敬表心佛經廣嘆而  
有圖塔崇麗造之致福此實無情何  
能見惠愚民嚮信傾竭珍財廣興寺

塔既虛引費不足以留凡是經像盡  
皆廢滅父母恩重沙門不<sub>可</sub>勅逆之  
甚國法豈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  
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  
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咸以帝為王  
力決諫難從僉各默然下勅頻催答  
詔而相者失色都无答者遠願以佛  
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情謂理  
伏乃出衆答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  
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  
无像信如誠言但耳目生靈賴經聞  
佛藉像表真若使廢之无以興敬帝  
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  
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衆生何  
故不知虛空真佛帝时无答遠曰若  
不藉經教自知有法三皇已前未有  
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今時諸人  
何為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狩  
帝亦无答遠又曰若以形像无情事  
之无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  
是有情而妄相尊事武帝不答此難  
乃去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  
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



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

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

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為非將欲

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

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

儒教其義安在若今則三教同廢將

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雖封域乃

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

之難帝无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

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

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

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令獨廢帝

又无答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

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

是孝行何必還家

方名為孝

舊曰父母恩重交

資色養弃親向踈未成至孝遠曰若

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

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

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

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

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搭棺臨葬此理

大通未可獨廢帝又无答遠抗聲曰

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

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阿圖意盛更無所答但云僧等且還後當更集有司錄取論僧姓名當斯時也齊國初殂周兵雷震見遠抗詔莫不流汗咸謂粉其身骨煮以鼎鑊而遠神氣岿然辭色無撓上統行法師等執遠手泣而謝曰天子之威如龍火也難以犯觸汝能窮之大經所云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彼不校革非汝咎也遠云正理須由豈惟顧此形命即辭諸德曰時運如此聖不能遣恨不奉侍目下以為大恨法實不減大德解之願不以憂惱遠潛於汲郡西山勤道無倦三年之間誦法華維摩經各一千遍用通遺法既而山栖谷飲禪誦無歇理窟更深得囊不捨大象二年天元微開佛化東西兩京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薩僧頌吉前德詔令安置遂令長講少林大

隋受禪天步廓清開皇之始蒙預落  
絲舊齒相超翔於維維邑法門初開遠  
近歸奔望氣成津奄同學市所以名  
馳帝闕皇上聞焉下勅授洛州沙門  
都正任佛法遠辭不獲免即而位之  
而立性質直榮辱任緣不可威畏不  
可利染正氣孤雄道風齊肅愛敬調  
柔不容非慚至治犯斷約不避強禦  
講導所之皆科道具或致資助有虧  
或不漉水護淨或分衛乖法或威儀  
失常並不預聽徒自餘愼眠失時或  
後及法席並依衆或有罰無赦故徒  
侶肅穆容止可觀開皇五年為澤州  
刺史千金公請赴本鄉此則像法再  
弘桑梓重集親疎含慶何以加之七  
年春往定州途由上黨留連夏講遂  
闕東傳尋下璽書殷勤重請辭又不  
免便達西京於時勅召大德六人達  
其一矣仍與常隨學士二百餘人創  
達帝室親臨御筵敷述聖化通乎家  
國上大悅勅任興善勞問豐華供事  
隆倍又以興善盛集法會是繁雖有  
揚化終為事約乃選天門之南大街

之右東西衡要遊聽不疲因置寺焉  
名為淨影常居講說弘叙玄奧辯暢  
奔流吐納自深宣談曲盡於是四方  
投學七百餘人皆海內英華法輪前  
轍望京趣寺為法道場但以堂宇未  
成同居空露遽葺庵舍巷分州部日  
夜祖習成器相尋雖復興善諸德英  
名一期至於歸學師尋千里繼接者  
莫高於遠矣形長八尺腰有九圍十  
三幅裙可為常服登座震吼雷動蟄  
驚充樞群望斯為盛矣開皇十二年  
春下勅令知翻譯刊定辭義其年卒  
於靜影寺春秋七十矣冕旒哀感為  
之罷朝帝呼嗟曰國失二寶也時遠  
與李德林同月而喪故勳帝心自遠  
括髮尋師本圖傳授周歷兩代化滿  
八方著疏屬詞詮綜終始承習開悞  
櫛比塵連同軌時朝得稱方駕初見  
病數日講堂上脊無故自折相顧颺  
然必知不損及大漸之日端坐正神  
相如入定侍人不覺其卒忽聞室有  
異香咸生疑悞屬之以續方悟氣盡  
昔在清化先養一鵝聽講為務頻經

寒暑遠入關後鵝在本寺栖宿廊廡  
晝夜鳴呼衆僧患之附使達京至靜  
影大門放之徑即鳴叫騰躍入遠房  
內介後依前馴聽但聞法集鐘聲不  
問旦夕覆講豎義皆入堂伏聽僧徒  
梵散出戶翔鳴若值白黑布薩雖聞  
鐘呂終不入聽時共異之若遠常途  
講解依法潛聽中間汎及餘語便鳴  
翔而出如斯又經六載衆聽一時不  
虧後忽哀叫庭院不肯入堂自介二  
旬遠便棄世即

開皇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矣俗年七  
十僧臘五十又當終之日澤州本寺講  
堂衆柱及高座四脚一時同陷僉議以  
感通幽顯勒碑薛道衡製表文虞世基  
書丁氏鵠之時号为三絕初遠同聽  
大素可六七載洞達深義神解更新  
每於鄴京法集豎難罕歎由此名冠  
遠近異論所推既而勤業曉夕用心  
大苦遂成勞疾十五日內覺觀相續  
不得眠嚙氣上心痛狀如刀切食弱  
形羸殆將欲絕憶昔林慮巡歷名山  
見諸禪府脩業傳法遂學數息止心



於境尅意尋繹經于半月便覺漸老  
少得眠息方知對治之良驗也因一  
夏學定甚得靜樂身心怡悅即以已  
證用問僧稠稠云此心住利根之境  
界也若善調攝堪為觀行遠每於講  
際至於定宗未嘗不讚美禪都臊桓  
累句信慮求之可得也自恨徇於衆  
務无暇調心以為失耳七夏在鄴創  
講十地一舉榮問衆傾餘席自是長  
在講肆伏聽千餘意存弘辨隨講  
出疏地持疏五卷十地疏七卷華嚴疏  
七卷涅槃疏十卷維摩勝鬘壽觀溫  
室等並勒為卷部四字成句綱目條  
舉大旨允當罕用擬倫又撰大乘義  
章十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為五  
聚謂教法義法染淨雜也並陳綜義  
差始近終遠則佛法綱要盡於此焉  
學者定宗不可不知也自遠之通法  
也情趣慈心至於深文隱義每丁寧  
頻復提撕其耳唯恨學者受之不速  
覽者聽之不盡一无所惜也是以自  
於齋朝至于關輔及畿外要荒所流  
章疏五十餘卷二千三百餘紙紙別

九百四十五言四十年間曾无病疾  
傳持教導所在即宣並皆成誦在心  
于今未絕本住清化祖習涅槃寺衆  
百餘領徒者三十並大唐之稱首也  
而遠勇於法義慈於救生戒乘不緩  
偏行極溺所得利養並供學徒衣盂  
之外片无留惜嘗製地持疏訖夢登  
須弥山頂四顧周望但唯海水又見  
一佛像身色紫金在寶樹下北首而  
卧體有塵埃遠初則礼訖後以衣拂  
周遍光淨覺羅謂所撰文跡頗有順  
化之益故為此徵耳又自說去初作  
涅槃跡訖未敢依講發願乞相夢見  
自手造素七佛八菩薩像形並端峙  
還自續飾所畫既竟像皆次第起行  
末後一像彩畫將了旁有一人來從  
索筆代速成之覺後思曰此相有流  
末世之境也乃廣開敷之信如夢矣  
又未終一年夢見淨影長竿自倒燈  
耀自滅便至歲日所使淨人小兒二  
人手放從良分處什物並為功德又  
勅二時誦前令大衆誦般若波羅蜜  
呪限五十遍以契四恩初不中怠又

傷學衆不能課力每因講曰如此正義須臾不聞識者以為達宿命也及覺輕貶於房外香湯洗浴即在外宿至曉入房食粥倚牀而卧問曰早晚答云今可卯時乃曰吾今覺冷氣至臍去死可二三寸在可除倚牀自踰其足正身斂目不許扶持未言其卒驗方知化香若栴檀久而歇滅後乃卧之手足柔軟身分並冷唯頂上暖焉有沙門智猛者相人也伏佩法教每勞延及故疏為行狀擬學者所承猛談說有偏機會稱善振名東夏去續高僧傳卷第八 義解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祿都監奉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九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五正紀十四附見六

周益州謝鎮寺釋寶海傳一

隋益州龍泉寺釋智方傳二

隋荊州龍泉寺釋羅雲傳三

隋荊州等界寺釋法安傳四

隋襄州龍泉寺釋慧招傳五

道場洪指  
慧禪慧滿

隋江表徐方中寺釋慧昭傳六

隋常州安國寺釋慧弼傳七

隋相州演空寺釋靈裕傳八

隋西京空觀道場釋慧藏傳九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智脫傳十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澄傳十一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道莊傳十二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論傳

十三

隋京師大興善道場釋僧祭傳十

四  
僧齊  
僧鳳

釋寶海姓龔巴西閬中人少出家有

遠志承揚都佛法崇盛便決捨下峽

既至金陵依雲法師聽習成實旁經

諸席亟發清譽乃引衆別講徒屬兼  
多于時梁高重法自講涅槃命海論  
佛性義便昇論榻雖往返言晤而執  
鍤石香爐帝曰法師雖斷慳貪香爐  
非鍤不執海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  
帽簪非素纁不戴帝大悅衆咸驚焉歎  
及後還到住謝鎮寺大弘講肆武陵王  
紀作鎮并絡敬愛無已每就海宿清談玄  
理乃忘晝夜至旦王將灌手日影初  
出王曰日暉粉壁狀似城中風動剎  
鈴方知寺裏其晨車蓋迎王馬復嘶  
鳴海曰遙看蓋動喜遇陳思忽聽馬  
鳴慶逢龍樹相與欣笑而出王昇車  
謂御從曰聽海法師言詞令我盤桓  
而不能去其辯給無方為此例也周  
氏跨躡梁益庸公鎮方弥加深敬越  
於恒伍時年八十謂門人法明曰吾  
死至矣一無前慮但悲去後圖塔湮  
滅耳當露屍以遺鳥符及建武之年  
果被除屏令院宇荒蕪惟餘一堂容  
像存焉

釋智方蜀川資中人其先東吳遠祖  
官於西蜀遂乃家焉童稚出家止州



郭龍洲寺輪法師所早與寶海周旋  
同往揚都雲法師講下而機辯爽利  
播名揚越每講商略詞義清雅泉飛  
故使士俗執紙抄撮者常數百人初  
講法華至寶塔品高妙遂序玉釋義  
乃曰何必昔佛國土有此高妙即揚  
都福地亦甚莊嚴至如彌天七級共  
日月爭光同泰九層與煙霞競色方  
并則倒垂荷葉圓極則側布蓮華似  
安住之居南類尼佉之鎮北耳聞目  
見庶可聯衡錄得者祕以賫歸益部  
吁嗟歎為驚絕故其語出成章狀如  
宿騰寶海頻來擊難發其聲彩故  
海問曰三變此方改穢成淨亦能變  
凡成聖不答曰化佛甚多狹故須廣  
凡聖自尔何勞改變又難若尔則六  
十小劫謂如食頃但是聖覩凡不能  
覩凡聖俱覩凡聖俱聖方笑曰高坐  
何曾道此乃是自道自難耳海覺言  
失乃調曰三隅木外何謂智方尋聲  
報曰瓦礫滂池那稱寶海眾大笑而  
散及疾其甚海恒来看慰乃謝曰智方  
不能攝養致此沉痾仰勞仁者數來

垂問願生善處常與同遊俄而異香滿室中夜卒於益部年九十餘

釋羅雲姓邢氏南郡松滋人初從上明東寺出家志操所懷附叅成德承金陵道王索隱者若林遂輕千里遠追勝侶會揚都道朗盛業興皇乃傾首法筵鑽仰微烈一乘四論大剖津途于時常令學徒括究幽隱雲年十六甫在幼冲銳志前駘問常無常義而容色无撓賓主綽然衆咸嘉賞明乃以所服袈裟衆贈之自此名稱踰遠所在傳之而樂法不窮如愚莫滯自朗遷後廣評所聞又從福緣寺巨法師採酌遺逸亘縱解无遺任其鑽仰雲以三論奧義未被荆南二障多阻誓當弘演有栖禪寺陟禪師定慧兼修注心開剖于時六合混壹三楚全盛衆若稻麻人多杞梓雲創還鄉寺乘此應機居端座為請益之師吐清言為住法之首總管宜陽公王世積詔使舍人蕭子實躬臨法席咸誦德音有龍泉寺地隔踰塵心存閑曠乃居之五十餘年修緝棟宇常坐不

卧領徒五百時呈翹楚煬帝承名有勅退入避迹鑿坏以病而退昔釋道安於上州東寺造堂七間曇翼後造五間連堯接棟楹列十二雲此堂中講四經三論各數十遍不於文外別有撰述皆心思口演水釋理順故得空有兩忘教義雙舉時松滋有道士姓俞抽祐反者學冠李宗業該儒史常講莊老私用內經雲命門人慧成道勝曰彼道士蜂飛蟻聚掠牛盜法情實難容尔傳吾言摧彼邪蹤成等詣彼而坐道士曰人天交接兩得相見成曰脫珎御服著弊垢衣習近窮迷將開漸化時以為名谷成前呼俞為先生俞瞋曰我非俗士郝詔我為先生成曰汝既諱喚先生請除先字還舊姓名曰俞生所以句句之中常銜俞生于時大衆欣笑無已道士負慙折角雲奉執高尚雅鎮時俗迎送慶吊一無預焉或負榮傲道者聞而往造及見參礼汗流心戰生緣在神山之下一夏居止靜處思玄母日自齎登上供設有問其故荅曰即此為報母

之劬勞也昔朱梁殺擾荆南寺多焚  
毀惟雲所造龍泉獨存以賊中總管  
雲曾授戒所以尊師重法寺獲存焉  
雲兄弟五人皆為法師而雲寂小神  
彩特達入室弟子十人椿訖澄慧等  
傳道開化岷蜀江淮故未叙歷以隋  
大業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端坐遷  
於寺房春秋七十五中書令岑文本  
製碑沙門道顥即雲之兄也學通大  
小名聞道俗於上明東寺起重閣在  
安公驢廟北傳云安公乘赤驢從上  
明往襄州檀溪一夕返覆檢校兩寺  
并四層三所人今重之名為驢廟此  
廟即繫驢處也

釋法安姓田枝江人神彩俊越見稱  
僮幼年十八遊學金陵初聽成實後  
學中觀於興皇座下十有餘年庶乎屢  
空智乎特秀三千學侶獨標三絕之  
名形長八尺風儀挺特一也解義窮  
深二也精進潔已三也時聽涅槃每  
立異義令衆難之人雖巨衆無能屈  
者由是聲聞楚越一時朗公知其輔  
令論義應命搆擊問領如嚮往復既

久便止朗曰介義窮乎對曰義若恒沙何可盡也時學門名安者多目之為沙安三論四經皆講制廣初章及鹿角章等理致宏遠流傳江漢年過不惑迴情在定更不談說時往戎禪師所共論定道琢磨心性動經晨夕而不噉僧食不飲濁漿春秋六十五終於等界寺寺在私洲之上西望沙洲即劉虬法法華之地今經臺餘基尚在

釋慧哲姓趙氏襄陽人識度弘朗業操清遠出家已後南趣揚都會陳國文昌載隆三寶僧正瓊公精理入神淨行純備微銜紫相世号烏瓊帝尚重焉奉為大僧正也監護法城為物依止陳氏王族歸戒所投自餘槐棘無敢造者住建初寺禎明元年忽然坐逝葬樓湖之山天子哀之以黃麾諸仗衛送墓所初末終頃所住寺塔三日光現因而告終道俗異焉時彭城寺寶瓊者善講說有風采形相奇白世号白瓊事見別傳哲初參聽其講大開令業聚徒講說屢發新聲以



慧悟自矜頗懷傲誕承興皇道朗神  
辯若劒罕有當鋒因而從其言晤往  
復移時答對逾遠括大異之即從伏  
聽沉隱微密自然通解而威容自矜  
動止懷法曾於行路忽遇雷雨霈注  
括從容如常不失規矩時瀉靴水安  
行達寺行步詳序視瞻不眴轉身徐  
顧无妄乘越時人呼為象王括也又  
善護根門節量口腹便利滌沐罕有  
延濫所以召請谷舍信宿經時皆不  
覩其流穢歎美增感及講三論雋朗  
之響重光先價引衆汧流留于本邑  
住城西望楚山光福禪房下龍泉寺  
常以弘法為務涅縣三論述永相續  
學士三百餘人成器傳燈可有五十  
即惠品法祭智高法同慧璿慧楞等  
是也各領徒屬所在通化開皇十七  
年四月卒于龍泉時年五十有九葬  
于四望山寺弟子惠嵩等豎碑于本住  
沙門惠嚮製文嚮有奇才思力道壯  
為檢管薛道衡所重嵩有學聲多所  
遊貫今住京都頻揚講說時周邑有  
洪括者統閑大小每開法肆以達解

之望徵延慧日故西楚傳号為前後  
兩哲云

釋慧暉姓周氏其先家本汝南漢末  
分崩避地江左小震是宅多歷年世  
今為義興陽羨人也祖韶齊殿中將  
軍父覆梁長水校尉並偃仰衡門不  
求聞達優遊卒歲易農而仕暉頓悟  
冥來挺操童幼鑽求六經略通大義  
蓋家教之常習非其好也年十八乃  
喟然歎曰服膺周孔以仁義為先歸  
心黃老以虛無為貴而往來生死出  
入塵勞乃域中之累業非出世之要  
道也既發希有之志仍感非常之應  
夢見一塔累級五層畫采莊嚴逆然  
峻峙因而礼拜願昇此塔少選之頃  
俄上相輪當時身心快樂未曾有也  
於是將遊京邑途次朱方遇竹林寺  
詔法師雅相嗟賞乃依止出家為十  
戒和上尋出都住甘露鼓寺進具已  
後從靜衆峰師受十誦律又聽龍光  
綽師成實自綽化往更採衆師屬意  
毗曇并八捷度將欲並遊祕奧盡採  
菁華還從龍光學士大僧都舒法師

研精成論及舒物故親受遺囑值梁  
室版蕩京寺荒殘乃裂裳杖錫來止  
南徐寔報地恩兼修法事陳武在田  
才方歷試夙承高譽雅相欽重司空  
侯公次牧此州虚心頂戴永定三年  
侯公入輔乃請出都於白馬寺講涅槃經及成實論學徒雲結不遠千里  
揮汗鼓袂風雨生焉法筵之盛莫或  
斯擬天嘉二年學士寶持等二百七  
十人請講於湘宮寺太建四年宣帝  
勅請徒講東安後主昔在春坊亟經  
義集曾屬才辯雄遠特所溢心及嗣  
寶位深惟敬仰至德元年下詔為京  
邑大僧都四年轉大僧正及天下混  
一來止徐方緣會敷弘無替時序以  
開皇九年七月十日遷於中寺春秋  
七十有五其月二十八日寔於鍾山  
之巖惟昨行業清高靈祇嚮應神通  
感召不可思也昔在陳朝每年夏中  
常請於樂遊苑為陳氏七祖及揚都  
六廟諸神發涅槃大品經並延神坐  
俱在講筵所以翠旌孔蓋羽服霓裳  
交乱人物驚神眩目而往來迎送必

降雲雨冥期無爽十有餘載常於食後講前假寐偃息及講時將至輒見朱衣人喚曰法師好起也陳領軍將軍任忠少為將帥雅好畋遊然宿植勝因善機將發庖厨饗餼悉放奇光覩而恠之竊懷憂懼夜夢異人來謂已曰如請東安講則所見必當無憂既而覺悟歡喜踊躍宜寧增繳一時焚燼仍屈兩夏於府講說因此懺悔承持二經受不煞戒故靈迹寔繁未陳万一凡講成實玄義六十三遍論文十五遍涅槃大品各二十餘遍五十許年法事相接自餘衆部略而不載菩薩戒弟子司空吳明徹等公侯將相貴遊朝士數千餘人難以勝記弟子智瑜等以音儀永謝餘論將空非彼豐碑無陳聲實乃勒銘于寺中菩薩戒弟子著作郎瑯琊王曹制製文釋慧弼姓蔣氏常州義興人也祖玄略以忠孝登朝父元凱以才華待詔咸佩印綬並奏弦歌季父元舉陳世公功庭列鼓鍾路橫駟車馬之客填階琴嘯之賓盈席見弼青襟之年

神爽咸異。嘆曰：此子若逢鳳德，終為王佐之才。既挺龍頭，必有封侯之應。弼情存出俗，因而答曰：無為之貴，可以娛情；有待之煩，徒勞人耳。於即蔬素，栖遑便思脫躡。陳武龍飛，大興元福永定二年，躬行袞冕，為剪周羅三衣什物，一時通給。乃伏業於惠嚴寺，領法師為弟子，領東南竹箭、震澤風聲、王族望僧塗香，是屬弼親承雅訓。聽受成實，年登弱冠，握錫淮海，值寶梁明上盛。弼新實天宮，晃公又敷心論，遂窮神追討，務盡教源。所以六足八捷，四真五聚，明若拍掌，因或有遺。天嘉元年，遊諸講肆，旁求俊烈，備見百梁。悟茅茨之陋，頻涉三休，恨土階之鄙，乃去小從大，從轍舊章。聽紹隆指公引持四論，纔經一悟，功倍常徒。研味數旬，精通玄極，是知大智本行，與日月而齊明，名稱普聞，將風雲而共遠。然其神思沉鬱，詞吐抑揚，剪方古之盤根，朗百年之閭室。浙左飲德，更甚江東。太建十年，下勅於長城報德寺，講涅槃法華瓶錫盈堂，簪裾滿



席質疑請道接踵成林稟戒承歸排  
肩如市莫不謂百步之香草或千年  
之聖人爰至括公將乎大漸仍遣使  
者占還京室鸞几塵尾經書義疏預  
是講儀一皆付囑欲令法輪不斷佛  
種相乃弼頂受遺令時滿六年敷演  
論經各盈十遍傳授之美復見伊人  
隋師伐罪陳運受終思報地恩言旋  
故里安國寺者陳武所營基趾仍存  
房廡彫壞弼蒙犯霜露振錫揚煙廣  
率良朋願言修理故得寺宇光華門  
房儼麗故真觀法師製寺碑曰花埭錦  
石更累平階夏藻秋蓮還在疎塔月  
臨月殿粉壁照於金波雲映雲臺盡  
梁承於玉葉是也至於經像繕修鍾  
磬鎔範其為法利胡可勝言以開皇  
十九年正月忽抱氣疾便覺弥留至  
三月半午時從化春秋六十有三寢  
于華陽之山學士慧方陪隨歲久義  
解鈎深堪任傳燈咸以付囑乃立碑  
於寺云

釋靈裕俗姓趙定州鉅鹿曲陽人也  
年居童幼異行感人每見儀像沙門

必形心隨。苟聞屠然聲相，亦切愴習。懷致使鄉黨傳芳，親緣為之止煞。年登六歲，便知受戒。父母強之誓心，無毀尋授章本，及以千文不盈。晦朔書誦俱了。至於孝經論語，繞讀文詞，兼明注解。由是二親偏愛，望嗣門風。年七歲，啓父出家。父以慧解夙成，意宗繼世，決誓不許。唯令俗學，專尋世務。礙之道法，裕嘆曰：「不得七歲出家，一生壞矣。」遂通覽羣籍，資於父兄，並包括異同，深契幽蹟。唯老莊及易，未預承傳。年十五，潛欲遁世。會丁父艱，便從世疾苦，因縈轉杖，而能起服畢，厭俗心猛，不敢辭母，默往趙郡應覺寺。投明寶二禪師而出家焉。其人亦東川之標領也。既初染大法，勅令誦經，裕執卷而誓曰：「我今將學，必先要心。」三藏微言，定當窮旨。終無處中下之流，暨於儒釋兩教，遍須通曉也。年始弱冠，聞慧光律師英猷，鄴下即往歸。稟會已歿，世纔經七日，獨嗟無遇。戒約何依，乃迴投禪師，聽於地論荏苒。法席終于三年，二十有二，方進具戒。

還從明寶二德求為本師乃皆辭曰  
吾為汝緣吾非汝師可往勝上所也  
遂赴定州而受大戒即誦四分僧祇  
二戒自寫其文八日之中書誦俱了  
有定州刺史侯景訪裕道行奏請度之  
錄入公名甚相器重後南遊漳滏於  
隱公所偏學四分隨聞尋記五卷行  
之又以地論初興惠光開悟之元匠  
流行引導道場即光師之所親承  
光並有別傳裕依場法席晨夜幽通  
發奇剖新者皆共推捐有齊宣帝咸  
弘釋典大統法上勢覆羣英學者望  
風嚮附用律饒倖唯裕仗節專貞卓  
然不偶倫類但慮未聞所聞用為翹  
結耳後上統深委高亮欽而訪之自  
此專業華嚴涅槃地論律部皆博尋  
舊解穿鑿新異唯大集般若觀經遺  
教等疏拔思曾襟非師講授又從安  
遊榮等三師聽雜心義嵩林二師學  
成實論功將一紀解貫二乘經領有  
存皆徭科舉而精爽弘瞻理相兼通  
曾與諸僧共談儒教旁有講席參涉  
間聞兩聽同散竟以相聞覆述句義

並無一遺由此鄴下擅名遐邇馳譽  
且而對梗嚴毅守節自專至於都講  
覆述勵懷非任世供道望銷聲避隱  
有事不獲已者讓而受之夏居十二  
鄴京創講名節既著言令若新預聽  
歸依遂号為裕菩薩也皆從受戒三  
聚大法自此廣焉因以導物為恒務  
矣意存經領不在章句致有前後重  
解言義不同亡筌者會其宗歸脩文  
者失其宏趣會齋后染患願講華嚴  
昭玄諸統舉裕以當法主四方一會  
雅為稱先時有雄雞一頭常隨衆聽  
逮于講散乃大鳴高飛西南樹上經  
夜而終俄尔疾遂有瘳斯亦通感之  
明應也內宮由是施袈裟三百領裕  
受而散之文宣之世立寺非一勅出  
德望並處其中國俸所資隆重相架  
裕時鬱為稱首今住官寺乃固讓曰  
國意深重德非其人幸以此利授堪  
受者其高謝榮時為類若此有善生  
法供則受而無憚其攝引陶化又若  
此也故其所行藏不為世情之所同  
測矣年四十有七將隣知命便即澄

一心想禪慮巖阿未盈炎瘴范陽盧氏聞風遠請裕乘時弘濟不滯行理便往赴焉至止講供常溢千人聽徒嘉慶及前後重疊後還鄴下與諸法師連座談說齊安東王婁叡致敬諸僧次至裕前不覺怖而流汗退問知其異度即奉為戒師寶山一寺裕之經始歡為施主傾撤金貝其潛德感人又此類也周氏滅齊二教淪沒乃潛形世壤衣以斬縷三升之布頭經麻帶如喪考妣誓得佛法更始方襲舊儀引同侶二十餘人居于聚落夜談正理晝讀俗書學既探幽隨覽綴述各有部類名如後列時屬儉歲糧粒無路造卜書一卷令占之取價日米二升以為恒調既而言若知來疑者葉內得米遂多裕曰先民有言舐蜜刀傷驗於今矣索取卜書對衆焚之曰別自往須臾獲價卷席而歸所得食調及時將返用供同厄遂達有金大隋運興載昌擇教裕德光先身即預搜揚開皇三年相州刺史樊林略創弘講會延請諸僧並立節前標遺法明



寄一期影響千計盈門裕當元帝允  
副立望有勅令立僧官略乃舉為都  
統因語略曰統都之德裕德非其德  
統都之用裕用非其用既其德用非  
器事理難從僉謂捨於此人則薦失  
經要後更申請乃潛遊燕趙五年行  
化道振兩河開皇十年在洛州靈通  
寺夜於庭中得書一牒言述命報厄  
在咸陽初莫測其然也至于明年文  
帝崇仰釋門遠評髦彥皆去裕德覆  
時望矣因下詔曰郤問相州大慈寺  
靈裕法師朕遵崇三寶歸向情深恒  
願闡揚大乘護持正法法師梵行精  
淳理義淵遠弘通玄教開導齋誓道  
俗欽仰思作福田京師天下具瞻四  
方輻湊故遠召法師共營功業宜知  
朕意早入京也裕得書惟曰咸陽之  
厄驗於斯矣然命有隨遭可辭以疾  
又曰業緣至矣聖亦難違乃步入長  
安不乘官乘時年七十有四勅遣勞  
待令住興善仍詔所司咸集僧望評  
立國統衆議咸屬莫有異詞裕笑曰  
當相通委何用云云遂表辭請還置

言詳覈帝覽表究情依即聽返僕射高穎等意存統重又表請留帝即下勅令且住此裕曰一國之主義無二言今復重留情所未可告門人曰王臣親附久有誓言近則侮人輕法退則不無遺訪故吾斟酌向背耳尋復三勅固邀裕較執如上帝語蘇威曰朕知裕師經正是自在人誠不可屈節乃勅左僕射高穎右僕射蘇威納言虞慶則捻管賀若弼等諸公詣寺宣旨代帝受戒懺罪并送綾錦衣服綃三百段助營山寺御自注額可号靈泉資送優給有逾常准力步而歸達于本邑願而言曰往返之弊厄不亡乎由是勅問屢馳覲錫重香積疑請次者不遠而至食風沐道者復結於前矣裕末又住演空寺相州治西秉操弥堅履行逾肅帝聞之又下詔曰敬問演空寺大德靈裕法師朕遵仰聖教重興三寶欲使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旨法門精誠若此深副朕懷其為國主思問如此類也及仁壽中年分布舍利諸州起

塔多有變瑞時人咸嘉為吉徵也裕聞而歎曰此相禍福兼表矣由雜白花白樹白塔白雲相現告緣所為凶兆衆初不信之也俄而獻后文帝相次昇遐一國素衣斯言有據相州刺史內陽公薛曹所住堂礎忽變為玉曹謂為善徵也設齋慶之裕曰斯珎瑤耳宜慎之戒之可禳之以福曹不從其言後楊諒起逆事有相緣乃流之邊裔追悔昔言不慎之晚矣又於寒陵山所造九級浮圖仁壽末歲止營四層裕一旦急催曰一切無常事有障絕通夜累構將結八重命令斷作僅得施座安橙值晉陽事故生民無措其手足裕命復懸於後載其先見之明皆若此也於時鄴下昌言裕師將過世矣道俗雲合同稟歸戒訪傳音之無從裕亦信福命之云盡乃示誨善惡勸諸門人從覺不愈至第七日援筆制詩二首初篇哀速終曰今日坐高堂明朝卧長棘一生聊已竟來報將何息其二悲永殞曰命斷絳人路骸送鬼門前從今一別

後更會幾何年至夜告侍者曰痛今  
在背吾將去矣至于三更忽覺異香  
滿室內外驚之裕靜慮口緣念佛相  
繼達于明相奄終于演空寺焉春秋  
八十有八即大業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也哀動山世即殯於寶山靈泉寺側  
起塔崇焉初裕清貞潔已正氣雲霄  
器識堅明抗迹塵表師資傳授斯寄  
得入身佩白光映照幽晦眇睠高視  
瞻見遠近而奉禁自守杜絕世煩度  
度附道克念齊聖母病綿篤追赴已  
終中路聞之竟不親對嗟曰我未看  
母今何所看宜歸鄴寺為生來福耳  
剖略親愛如此之類至於弘法軌模  
万代宗輅志存遠大不局偏授故有  
單講雙時雅為恒度略文對講生常  
不經必有傳講要須延請供承願仰  
方登法座嘗有一處敷演將半因行  
遊觀乃近韭園問其本緣云是講主  
所有裕曰弘法之始為遣過原惡業  
未傾清通焉在此講不可再也宜即  
散之便執錫持衣徑辭而出講主曰  
法師但講此業易除耳復未足憂之

便借倩村民犁具一時耕熟四十畝  
韭擬種穀田斯道俗相依言行無越  
一人而已其講悟也始微終著聲氣雄  
遠辯對無滯言罕重宣或字盤桓動  
移數日或一上之中便銷數卷及至  
後講更改前科增減出沒乘機顯晦  
致學者疑焉裕曰此大士之宏規也  
豈可以恒情而斷之故十夏初登而  
為領袖傾敬或大德同集間以謔情  
及裕之臨席無不肅然自持諠內寂  
靜所以下座尼衆莫敢面參而性剛  
威爽服章歲弊貴達之與廡下承對  
一焉去來自彼曾無迎送故通儒開  
士積疑請决藝術異能抱策呈辭皆  
頂受絕歎言不寫情可謂坐鎮雅俗  
於斯人矣故鄴下語曰衍法師伏道  
不伏俗裕法師道俗俱伏誠其應對  
無思發言成論故也又營諸福業寺  
宇靈儀後於寶山造石龕一所名為  
金剛性力住持那羅延窟而別鑿法  
滅之相山幽林疎言切事彰每春遊  
山之僧皆往尋其文理讀者莫不歎  
敬而持操矣其遺迹感人如此自前



後行施悲愍兼之製袈裟為惠出過千  
領疾苦所及醫療繁多但得厚味先  
必奉僧身預倫伍片無貯納講授之  
隙正面西方凡所涕洟返而咽之一  
報無棄形不妄涉口不浮詞人畜訓  
誨絕於呵捶乃至責問童稚誠約門  
人自述已名彼号仁者苦言切斷聞  
者淚流自有師資希附斯軌年登耳  
順養衆兩堂簡以未具異室將撫言  
行有濫即令出衆非律所許寺法不  
傳女人尼衆誓不授戒及所住房由  
來禁約不令登踐斯勸俗後代之弘  
略也沙弥受具和上德難故盡報不  
行自餘師證至時臨衆若授以三聚  
則七衆備傳故便弘法之時方聽女  
衆入寺並後入先出直往無留致有  
法席清嚴嚮傳寓內侍者供給不預  
沙弥僧制澄正無論主客內惟護法  
外肅然過身服清修不御綾綺垂裙  
踝上四指衫袖僅與肘齊祇支極長  
至腰而已設見衣制過度則覈衆割  
之故方裙正背大氎被褥皮革上色  
錢寶等物並不入房何況身履而為

資具斯又處儉之後教矣常服五德  
由來以布縱有繒帛成施終以惠人  
祇支亦余餘則弊納而已世有激刺  
頗用以為邀名者時或達之裕曰吾  
聞君子爭名小人爭利復何辭乎或  
曰名本利緣耳裕曰吾得利便失名  
矣又曰此乃詐為善相答曰猶勝真  
心為罪也時人以為佳言其志行之  
儀可垂世範故傳者不漏其節焉  
自年三十即存著述初造十地疏四  
卷地持維摩波若疏各兩卷華嚴疏  
及百歸合九卷涅槃疏六卷大集疏八  
卷四分律疏五卷大乘義章四卷勝  
鬘央掘壽觀仁王毗尼母往生論上  
下生遺教等諸經各為疏記成實毗  
曇智論各抄五卷聖迹記兩卷佛法  
東行記衆經宗要譯經體式受菩薩  
戒法并戒本首尾注華嚴等經論序  
大小乘同異論舍利目連傳御衆法  
等各有聚類宗要可傳又製安民論  
陶神論各十卷勸信釋宗論聲印成  
然論字本七卷莊紀老經式經北緯  
相錄醫决符禁法文斷水蟲序齊世

三寶記滅法記光師弟子十德記僧制寺誥十惡十志頌齊亡消曰頌觸事申情頌寺破報應記孝經義記三行四去頌詩評并雜集等五十餘卷久行於世言無華侈微涉古製略情取理者久而味之又凡授法意專行用有返斯趣者告曰原聖人垂教教被行人人既不行還同不學有違者駮出斯又重法成人者也觀裕安民陶神二論意在傳燈惠流民品篤識高行此焉攸屬有黃龍沙門鄒中同聽經論禪律因不吝委行解相貫學者傳之將返燕郡故來別裕乃致請曰願垂示一言要法所謂即解即行而能長益沙門道行者裕曰必如來言臨別相告後將首路裕曰經誥禪律恐難聖心高僧一傳即凡景行輒以相酬可為神用耳其人欣戴實傳還鄉斯寔彰鑒物表機悟有宗也又生常處衆必先端首說戒羯磨無傳入淨影寺正值布薩徑坐堂中見遠公說欲裕抗聲曰慧遠讀疏而云法

事因緣衆僧聽戒可是魔說合座驚  
起恠斥其言識者告遠遠超而詣室  
裕曰聞仁弘法身令易傳凡習尚欣  
聖禁寧准遠頂礼自誠銜泣受之由  
是至終遠常赴集其生物信順皆若  
此焉自東夏法流化儀異等至於立  
教施行取信千載者裕其一矣

釋慧藏姓郝氏趙國平棘人十一出  
家即流聽視未登冠具屢講涅槃剖  
指深奇符契文言及律儀圓備更業  
毗尼行等明珠解逾前達未聽智論  
十地華嚴般若等經論博見之舉人  
誰肯推但深窮性體義難抑伏皆仰  
謝高斷罕不師焉年登不惑乃潛于  
鵲山木食泉漿澄心玄奧研詳雖廣  
而以華嚴為本宗洞盡幽微未測邪  
正仰託聖助希示是非登即夜降靈  
感空中聲音言是是既聞斯告因撰義  
疏躬自傳揚結預學流普皆資指齊  
主武成降書邀請於太極殿開闡華  
嚴法侶雲繁士族咸集時共榮之為  
大觀之盛也自介專弘此部傳習弥  
布屬周毀經道剋迹人間栖息煙霞

保護承綱隋初開法即預出家講散  
幽旨歸途開悟化自東川風行草偃  
行成達義德以誘仁氷玉方心松筠  
等質故法雨常流仁風普扇致使道  
俗慶其來蘇蒙心重其開聲聞皇十  
年文帝承訪德音遠遣徵請蒲輪既  
降無爽綸言截衆機立教利見大人  
杖錫京輦仍即謁帝承明亟陳奧旨  
凡所陶誘允副天心即六大德之一  
也有勅加之殊礼故二紀之內四時  
不墜後以般若釋論羣唱者多至於  
契賞皆無與尚時有沙門智穩僧朗  
法彦等並京室德望神慧峯起祖承  
舊習希奉新文乃請開講金剛般若  
論截氣截雲霞智隆時烈將欲救拯  
焚溺即而演之于時年屆秋方思力  
虛廓但控舉細致標異新理統結詞  
義言無浮汎故稟益之徒恐其聲止  
皆崇而敬焉以大業元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遘疾卒於空觀寺春秋八十  
有四臨終誠心曠濟累屬露骸弟子  
奉謹遺訣陳屍林麓掩骸脩塔樹于  
終南山至相寺之前峯焉立銘表德



鑄於塔後沙門明則為製碑文見之  
別集

釋智脫俗姓蔡氏其先濟陽考城人  
也後因流宦故復為江都郡人焉祖  
平齊新昌太守父遠珎梁北兗州司  
馬脫初誕之夕神光照室旬日之間  
枯泉自涌斯蓋智炬欲明遠將導之  
微也然其幼而風儀頴秀氣調清遠  
七歲出家為鄴下穎法師弟子穎法  
侶駕鴻釋門龍鳥華嚴十地冠絕漳  
流乃專經請道分陰無棄宮牆重仞  
咸得其門久之又覩強師成實及毗  
曇論分流異孤濫觴必盡盤根錯節  
遊刃有餘即於大眾便事覆講寫龍  
珠貫驗在於茲縉素老眼咸高神略  
時丹陽莊嚴寺曠法師成論之美名  
實騰涌遠近朝宗獨步江表脫乃服義  
下風思食法味既適金陵研幾幽旨  
精統詞理馳譽兩都每宴居避席請  
談玄論曠師深加賞讚稱為重器及  
高座亡亡三千咸在爰命門徒以相  
付囑乃續敷義席常轉法輪莊嚴之  
部於斯榮盛既捐論主之知人又歎

傳燈之弘教故毘珠門侶無輟於時  
衆侶百餘一期俊乂成其器者九十  
許人據此敷揚之功今古罕類也陳  
至德中帝請入內講說開悟亟動神  
機自都陽王伯山兄弟僕射王克中  
書王固等敬仰惟深並伸北面隋祖  
留心法寶闡揚至教於岐陽宮建齋  
發講有詔於脫先昇寶座乃遣舍人  
崔君德宣旨曰昔獨步一方未足為  
貴今為四海論主始見英才義脫即發  
言抗論剖斷如流莫不緘口卷舌迴  
車復路冕旒清耳屢動眸容群辟解  
頤日忘倦煬帝作牧邗江初建慧  
日盛搜異藝海岳搜揚脫以慧業超  
悟爰始霑預既處齊衡叨倍勸業日  
夕相係通眊諸部而標勇無前出言  
成論鼓激文派深有會宗故道場英  
賢學門崇仰而脫雅為論士衆所推  
焉後隨帝入京住日嚴寺遣學士諸  
葛穎賣教書請講於即奉命成化宣  
譽天朝自江南成實並述義章至於  
論文曾無顧涉脫憤激先達創問其  
論命筆制疏消散有聞更使德溢由

來重新其美自帝居望苑大絹玄猷  
以脫譽動物情下令使修論疏素已  
條貫卷帙將成乃結為四十卷尋用  
奏聞及獻后既崩福事宏顯乃召日  
嚴英達五十許人承明內殿連時行  
道尋又下令講淨名經儲后親臨時  
為盛集沙門吉藏命章元坐詞鋒奮  
發掩蓋玄儒道俗翕然莫不傾首脫  
以同法相讓未得盡言藏乃顯德自  
矜微相指斥文至三解脫門脫問曰  
三解脫門以何箭射藏曰未解寧孤  
何論放箭脫即引據微勤超拔新奇  
遂使投解莫從屢坐絨默殿下乃分  
品量德依位演之既即席端便盡宵  
臆仍令與道莊法師迦昇高座共談  
玄理賓主無竭貴達咸欣嗣后美味  
載形音旨頻遣庶子張衡躬勤稱叙  
曰法師才學鉤深古今罕例仰觀談  
說稱實不虛覽所撰論疏光溢心目  
可更造淨名疏及大小名教便給書  
吏尋錄勒成釋二乘名教四卷淨名  
疏十卷常自披翫又遣畫工圖其形  
於寶臺供養每彫輦來儀未嘗不鞠

躬致敬瞻仰遺塵有若真對初梁代  
琰法師撰成論玄義十七卷文詞繁  
富難於尋閱學者相傳莫敢刪正脫  
乃研詳領要演暢惟新理在忘筌義  
深功信卷軸因舊宗旨不殊當世盛  
行無不欣慶斯可謂懸鏡拂而逾明  
寶珠鑒而加彩是也仁壽末年龍飛  
之始以脫夙昔敦厚情在深衷賜帛  
四百段用隆厭德也大業元年隨駕  
雒邑二年暮冬見身有疾自強不息  
猶事法筵三年正月九日弟子智翔  
智傳侍疾忽有異香滿室赤光照牖  
即夜香水盥漱遺疏周悉端坐正念  
以至無常時年六十有七乘輿震悼  
賻贈優厚勅施物三百段喪事所須  
隨由供給又勅黃門侍郎張衡監護  
自脫之傳道也聲辯清徹衆莫之誼  
標宗控引咸有聯類章疏雖古陳解  
若新每至隱括必重疊研覈預在講  
肆永祛昏漠求文檢義功不虛筵自  
見引誘而成清範者罕繼斯塵矣初  
脫每開講題必夢與優填瑞像齊立  
豈非住持三寶功用均也又諸有疑



義昔所未了輒見梵僧隨方解釋未  
亡之前夢一童子手執蓮華六天帝  
釋遣來請講臨終之日又見此相觀  
其眷思通微名高宇內妙感靈應夫  
豈徒然凡講大品涅槃淨名思益各  
三十許遍成論文玄各五十遍傳業  
學士慧詮道灌詮聲德雙揚灌復立  
貞梗各踵敷弘知名當世又以其年  
二月二十日式建方墳於雒陽縣  
金谷里之北邙山樹碑于側其文隋  
秘書郎會稽虞世南撰

大業中平脫之  
亡後昔与藏公

素情不狎乃託形於病僧惠果具述前緣載  
聞而見之與其論議傾心盡其願託舊情故  
幽明不墜  
其緒云

釋法澄吳郡人少機警善談論文章  
書史頗皆綜涉初從興皇朗公講釋三  
論至於教旨乖競者皆條理而通暢  
焉末聚徒立講於江都開善寺常聽  
二百餘僧化洽吳楚傳譽淮海負衮  
相趨日增位席晉王置四道場澄被  
召入安時悟物引導無絕仁壽三年  
奉令開壤居于日嚴廣流視聽憲章  
新致披講智論聲望弥重京師碩學  
咸謁問之煬帝從駕東都定鼎伊雒



從出滄右因疾而終時年七十餘矣  
釋道在揚州建業人遊踐經史聽習  
玄論皆會其標詣而儀止弘雅立性  
泊然故少為同倫所尚初聽彭城寺  
境法師稟受成實宗正師表門學所  
推瓊後年疾相侵將欲傳緒通古學  
徒宗猷顧命衆咸捐謝於在允當遺  
寄瓊曰在公學業優奧誠如弘選理  
副諸望用光於後然其首大足小終  
無後成恐其徒轍餘宗耳遂不行衆  
議在後果鄙小乘歸崇大法從興皇  
明法師聽酌四論一聞神悟挺慧孤  
超後入內道場時聲法鼓一寺榮望  
无不預筵諮謁前疑披解無滯年德  
既富皆敬而推焉帝昔處蕃致書札  
問詩論嘉篇每令扣擊詞采豐逸屢  
動人心末又退入京師住日嚴寺頻  
蒙謁見酬抗新叙引慶宮闈令其講  
授言悟清華玄儒揔萃皆歎其博要  
也晚出曲池日嚴本室又講法花直  
叙經致不存文句著疏三卷皆風骨  
雅趣師者衆焉煬帝初臨以在留連  
風雅道味所流賜帛五百段氎四十

領隨駕東指因疾而卒於洛陽時年八十一矣即大業之初也有集數十卷多在淮南少流北壤

釋法論姓孟氏南郡人初住荊州天皇寺博通內外詞理鋒挺隱淪青溪之覆舟山味重成實研洞文采談叙之暇命筆題篇梁明帝重其雅素厚禮徵召而性在虛閑不流世供葛屨蒲服用平生年隋煬在蕃遠聞令德召入道場晨夕賞對王有新文頌集皆共詢謀慶俗傳揚亟移歲序後入京輦住日嚴寺文帝時幸仁壽論往謂見特蒙接對躬事展札帝美其清悟為設淨饌於大寶殿登即在坐上詩叙談帝德宮觀宏麗今古高祖重加歎賞及晉王之處春坊優札弥厚中使慰沃啓疏相尋大業元年將移東閣下勅賜

子秋樹後從十領帝至西園寺十領帝至西園寺及法華等

等

物故其道望帝后咸供之隆重為類此也因隨駕至洛不久而終時年七十八矣皇上哀悼賻贈有加仍勅所在傳送葬于荆楚自論爰初住法崇尚文府雖外涉玄儒而內弘佛教所

以綴採篇什皆叙釋風當即續叙名  
僧將成卷表未就而卒本遂不行願  
惟高德有墜者衆矣有別集八卷行世  
釋僧祭姓孫氏汴州陳留人也幼年  
尚道遊學為務河北江南東西關隴  
觸地皆履靡不通經故涉歷三國脩  
齊陳周諸有法肆無有虛踐上難問  
善博尋調逸古今風微遐邇自号為  
三國論師機譎動人是所長也開皇  
十年迎入帝里勅住興善頻經寺任  
為二十五衆第一摩訶衍匠故著十  
種大乘論一通二平三逆四順五接  
六挫七迷八夢九相卽十中道並據  
量經論大開軌轍亦初學之巧便也  
仍於極化寺敷通此論以攝學衆又  
著十地論兩卷窮討幽致散決積疑  
仁壽二年文帝下勅置塔諸州所司  
量遣大德多非暮齒衆欲開闡佛種  
廣布皇風躬率同倫洪遵律師等叅  
預使任及將發京輦面別帝庭天子  
親授靈骨慰問優渥衆日陛下屬當  
佛寄弘演聖蹤榮等仰會慈明不勝

欣幸豈以朽老用辭朝望帝大悅曰  
法師等豈又不以欲還鄉壤親事如  
化宜令所司備禮各送本州祭因奉  
勅送舍利于汴州福廣寺初達公館  
異香滿院充塞如煙及將下塔還動  
香氣如前蓬勃又放青光映覆寶帳  
寺有舍利亦放青光與今送者光色  
相糺又現赤光當佛殿上可高五尺復  
現青赤雜光在寺門上三色交映良  
久乃沒祭具表聞詳于別傳仁壽年  
末又勅置塔於滑州修德寺初停館  
宇夜放黃光遍滿一室千人同見後  
放五色食頃方滅自余求者輒現不  
可殫言及至塔寺夜別放光乃照一  
寺與晝無別有趙威德者患目積年  
蒙照平復當下塔日又放光明塔上  
空雲五色間錯或如賢聖仙人龍鳳  
林樹等象峙于雲內數万士女嗟詠  
成音前後往使皆感靈瑞文帝歎重  
更加勅仰時李宗有道士褚採者鄉  
本江表陳破入京既處玄都道左之  
望探微辯妙擬關三玄學妙宗師情  
無推尚每講莊老祭必聽臨或以義

求或以機責隨採聲相即勢沉浮注  
辯若懸泉起轉如風卷故王公大人  
莫不解頭撫髀訝斯權變常下勅  
令採講老經公卿畢至惟沙門不許  
預坐衆聞之不忍其術乃率其門人  
十餘携刀以行牀徑至館所防衛嚴設  
都無畏憚直入講會人不敢遽採序  
王將了都無命及衆因其不命抗言  
激刺詞若俳謔義寔張詮旣無以通  
講席因散羣僚以事聞上帝曰斯朕  
之福也得與之同時隋齊王暕見礼  
下筵欽歎歎咽常欲見其談說故致於  
法會有沙門吉藏者神辯飛玄堅重  
當世王每懷摧削將傾折之以大業  
五年於西京本第盛引論士三十餘  
人令藏登座咸承羣難時衆以為榮  
會也皆衆預焉衆為論士英華命章  
標問義筵聽者謂藏無以酬及暕難  
接解謂衆無以嗣往還抗叙四十餘  
翻藏猶開折不滯王止之更令次座  
接難義聲繞卷衆又續前難勢更  
延累問還得二三十翻終于下座莫  
不齊尔時人異藏通瞻坐制勦敵重



榮繼接他詞慧發鋒挺從午至夕無  
何而退王起執榮手而謝曰名不虛  
稱見之今日矣躬奉塵尾什物用顯  
其辯功焉而行攝專貞不貪華望及  
禪定鬱起名德待之道行既隆寂初  
勅命榮以高位厚味沉累者多苦辭  
不就以大業九年卒於興善春秋八  
十有五弟子僧鸞僧鳳並以繼軌馳  
名鸞本姓王名為大業八歲通禮十  
歲講傳於江都夙有驚俗之譽及投  
簪佛種經論有聞隋末返俗唐初出  
仕位至給事中鳳有別傳自光微績  
續高僧傳卷第九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

遠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六 正傳十七 附見五

隋彭城崇聖道場釋靖嵩傳一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靖玄傳二

明則

隋襄陽沙門釋智閏傳三

隋吳郡虎丘山釋智聚傳四

隋丹陽聶山釋慧曠傳五

隋丹陽仁孝道場釋智琳傳六

隋西京寶剎道場釋淨願傳七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智凝傳八

靈覺  
道卓

隋西京真寂道場釋法彥傳九

隋西京海覺道場釋法松傳十

隋西京大興善道場釋僧曇傳十一

慧重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琛傳十二

隋西京勝光道場釋法瓚傳十三

隋西京淨影道場釋寶儒傳十四

隋西京光明道場釋慧最傳十五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僧朗傳十六

隋西京淨影道場釋慧暢傳十七

僧溫

釋靖嵩俗姓張涿郡固安人幼抱貞幹在物不羣迫以俗塵期之道務十

五出家有同學靖融早達經論通該  
小大尤究雜心每以佛宗深要曲流  
委示嵩神氣俊越聰悟天機隨覽義  
門覆疎陶練重以心計不測返以問  
融融无以對也乃告曰卿稚齒末學  
徹悟若斯可往京鄴必成濟器及登  
冠受具南遊漳輦屬高齊之盛佛教  
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  
僅將八萬講席相跬二百有餘在衆  
常聽出過一萬故寓內英傑咸歸厥  
邦有大學寺融智法師大齊國統法  
上之神足也解貫衆師道光二歲學  
徒五百負裘摩肩常講涅槃及地論  
嵩聞之乃投誠焉北面從範攻研數  
載隨聞覆述每擊奇致於即學徒舉  
目相與推師又以行要肇基必先戒  
約乃詣雲暉二律師所博求明誨涉  
問二載薄鑽宗條惟有小乘未遑詳  
閱遂從道猷法誕二大論主面受成  
雜兩宗詔諏幽奧纂習餘烈數百僧  
徒各啓龍門人分鳳翼及嵩之位席  
上經五遍旁探婆沙迦延舍利弗等  
妙通文理屢動恒神便又博觀衆經

師摸論道勢傾八位詞号四飛獨步  
河山舟舫三載憑附衆請智光時係  
齊琅耶王深相器重弘扇風猷每於  
肇春廣延學侶大集鄴都特開法座  
奉嵩為法主進勸學徒因介導悟成  
津弥逢涼燠傳芳接武響譽東河俄  
屬周武屏除釋門難漬遂與同學法  
貴靈保等三百餘僧自北徂南達于  
江左陳宣帝遠捐德音承風迎引令  
侍中袁憲至京口城禮接登岸帝又  
使駙馬蔡凝宣勅云至人為法以身  
許道法師等善明治乱歸寄有叙可  
謂懷道正士深可嘉之宜於都郭大  
寺安置所司供給務令周洽仍令推  
薦義學長者即弘像教時建業僧正  
令嵩貴二人對弘小論神理疏暢瞻  
勇當時學侶相近數過五百畧漏分  
業茂績新奇有天竺三藏厥号親依  
賁攝舍二論遠化邊服初歸梁季終  
歷陳朝二十餘年通傳無地雖六譯  
布講授無聞唯嵩獨拔玄心翫味茲  
典纔有講隙便詣沙門法泰諮决疑  
議數年之中精融二部自佛性中邊

無相唯識異執等論四十餘部皆總  
其經要剖會區分隋高廓清百越文  
軌大同開皇十年勅僚庶等有樂出  
家者並聽時新度之僧乃有五十餘  
万爰初沐化未日知津嵩與靈保等  
二百許僧聞機乘濟俱還江北行達  
徐方感開講肆上柱國徐州總管乞  
符令和率其所部同延住前京地王  
寺具狀聞奏有勅給額為崇聖寺焉  
於是常轉法輪江淮通潤遂使化移  
河北相繼超途望氣相奔俱諮攝論  
嵩學資真諦義寔天親恩逸言朋韻  
高傳後大乘極旨於是乎通自此領  
匠九州垂章四海撰攝論疏六卷雜  
心疏五卷又撰九識三藏三聚戒二  
生死等玄義並流于世為時所宗隋  
文封禪岱宗鑾駕齊魯關中義學  
因從過于徐部詣嵩法肆伏膺文業  
由此門徒推盛章疏大行隋煬昔鎮  
揚越立四道場教旨載馳嵩終謝遣  
及登紫極又有勅徵固辭乃止門人  
問其故荅曰王城有限動止嚴難雖  
內道場不如物外沙門名為解脫如



何返以事業累乎吾曾遊兩都屢逢  
播蕩弊此勞役耳恒每清素自潔私  
立道場日加礼誦修諸淨業講道相  
續策衆六時精苦已來垂三十載然  
其扣頭手膝按地之所志成坑跡狀  
若人摸其景行微明為若此也自有  
論師多迷行旨而嵩奉遵法度初不  
墜倫常遇天雨澡罐在庭恐傷地性  
令淨人知舉方自從用同諸學士咸  
訝憚其知量焉加以性愛文藻時摘  
詩頌重複嘉尚林衆每登踐陟子史  
篆隸摸搯于今世論劇談頗有承緒  
忽以大業十年遘疾卒于本寺春秋  
七十有八光祿大夫彭城道留守順  
政公董純與部內道俗殯于神臯之  
原益州道基昔預末筵飡風飲德悼  
流魂之安放悲墳隧之荒侵為之行  
狀廣於世矣

釋靖玄姓趙氏天水人也識度淹弘  
清鑒懸遠七歲任郡學生勤閱三冬  
藝該六典皇隋肇運便業李張名預  
黃巾身同觀宇呼吸沆瀣吐納陰沆  
每思五千道德良非造真七誠超昇

本為浮詭乃捨其中褐服此伽梨澄  
練一心專宗經部時年在息慈頻登  
法匠華夷欽仰緇素屬目受具已後  
聲勢轉高遂使化靡隴西扇榮河洛  
以秦涼荒要佛法澆侈將欲結其類  
網布此遺贈具列正法要務奏上文  
皇蒙勅允述綸言獎拔登下河右領  
條依用元德太子籍甚芳猷翹想欽  
捐爰降令旨遠召京華玄遂恭承嘉  
惠來翔帝宇有令於大興善道場盛  
弘法會飛軒鳴玉杖錫挈瓶松蘿觀  
風德音通被縱達論體舒散疑蹤能  
使難者由門解宜盡力時臻法師居  
坐謂曰自河涼舊信則道朗擅其名公  
歷至今今其接軼代不可削斯人在斯  
由此顯譽京師綽然高步會高祖昇  
遐贊興禪定遂應詔住焉常轉梵輪  
弘正非少大業七年正月二十九日  
無疾而化春秋四十有三初玄生平  
言論慈悲為主每許遺骸弃之林野  
有天水同侶沙門慧嚴追想昔言送  
屍山麓肌肉已盡便鳩聚遺身構茲  
埵塔於終南龍池寺之西岑樹銘塔

所用旌厥德沙門明則為文則本冀人通玄儒有才慧訥言敏行尤所承統文藻雖馳時未之賞乃制覺觀寺碑物亦不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由斯一頓方高聲問奏佳仁壽宮三善寺東都譯經又召入館專知綴絹隋末卒於所住有集行世薛道衡每日則公之文屢發新采英英獨照其為時賢所尚也如此矣

釋智閑不詳姓氏襄陽人也無師獨悟自然厭世周章邑野借訪出道承鄴下盛宗佛法十統鬱興令響滂流洋溢天壤閑不勝其喜踊躍不安年始二十便超遠詣會遵統開弘十地即從服業經未越序頻參覆論河北夙少望塵許焉晚學華嚴涅槃咸增榮顯又聽光統四分頌受文言兼習小論具辯通塞時号博瞻妙有加之又聞江表大弘三論既是本願不遠而歸正值長干辯公當塗首唱預從聽受一悟欣然文義重深遂多時載後還漢陰鎮常講導化行江浹善生道俗大業初建延住慧日該富之量

更溢由來會征遼左求功岳瀆勅閔  
岷蜀祭禱江神還至西京因疾而化  
卒于禪定寺時年七十有五即大業  
十年矣

釋智聚姓朱氏住蘓州虎丘東山寺  
神氣清遠彰於禪祿深猷籠樊樂布  
寥廓初投武丘胤法師胤道藝之重  
羽儀當世聚分陰元息請益深旨有  
同郡顧希憑會稽謝峻岳義府經肆  
東南之美並欽高德同捐清風由是  
儒墨通引真俗具舉宮牆重仞允得  
其門纔踰弱冠便引講說在嚴矚師  
新實一家鷹揚萬代遂伏膺諮質百  
舍非遠斐發既精疑滯咸折汝南周  
弘正博通內外鑒賞人倫常歎嘉之  
以為釋門之瑚璉也陳鄱陽王伯山  
新安王伯周新蔡王叔齊並降貴慕  
道延請敷說至德二年奉勅於太極  
殿講金光明天子親臨法席具僚咸  
在故能寫此懸河振斯木鐸疊疊奇  
韻超超入神或有捷徑小道乎持邪  
論莫不迴車杜口改心易業人主歎  
賞捕善久之至德三年丁外母憂泣血



銜哀殆將毀滅因此言歸舊里止於東山精舍善說不休法輪常轉開皇十一年爰降勅書勅勤勞問法師栖身淨土援志法門普為衆生宣揚正教勤脩功德率勵法徒專心講誦曠濟羣品欽承德業甚以嘉之尚書令楚公素左僕射國公巖並躬到道場接足頂禮咸捨淨財資莊形命十三年勅置僧官道俗稽請居平等之任聚以雅道斯人直心應物和合之衆清風穆如也時郡將宗成劉公夙仰高名常欽盛德及部臨鎮請為菩薩戒師齊王暕以帝子之貴作牧淮海乃降教書至山延曰弟子下車舊楚亟改炎涼遯聽清規其來有日敬承幽栖山谷多歷年所道風勝氣獨擅當今故以德冠林遠道超生什炳斯慧焯以悟羣迷獨步江東何甚之美未獲稽疑下筵食承高義杼軸之勞載盈懷抱據虎之岫川途不遥翔鷺之濤風烟相接心願振忍辱之衣赴翹勤之望乃固辭以疾事不獲從引藉平臺深加敬禮頻遣使人請弘大



教聚惟志違人世心逸江湖詞翰懇  
惻固求東返王亦弘以度外得遂宿心  
資給所須將送甚重於是接浙晨征  
還居山寺現疾浹旬而神用無爽以  
大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於本  
住容貞若存頂暖身柔皆如平日聞  
諸前記乃感果之徵也春秋七十有  
二即以其年十二月寔于山之南嶺  
惟聚性託夷遠矜情閑澹等懷遇  
物弘量居心楚越拘情得喪煎遺方  
寸之地悠然罕測美風安善談笑流  
連賞悟見者忘返加以樂說忘疲松  
持無失講大品涅槃法華等各二十  
遍單經適務者罕得記焉又居身清  
儉不在飾玩衣衾已外隨用檀捨方  
丈之內虛室蕭然几榻之間文疏而  
已故能道威一時名重當世其所造  
丈八盧舍那無量壽荊州瑞像於寺  
供養并起澗西佛殿二所迴廊周遍  
具二莊嚴弟子道恭猶子道順德惟  
上首業威傳燈敢樹高碑用旌景行  
秘書虞世南為文

釋慧曠俗姓曹氏譙國人也其後別

派今為襄陽人焉祖亮宗梁給事黃  
門侍郎衛尉卿父藹直閣將軍曠秀  
氣標於弱歲天然孝敬率性高廉十  
二出家事江陵寶光寺澄法師祇勤  
儀訓肅奉帷筵發明幽旨頗超群輩  
後辭朋帝渚問道王圻居律行寺聽  
鼓城講玄開斯闢大義已通將事隨  
方轉相引教乃與宗愷准頡諸師俱  
值真諦受攝大乘唯識等論金鼓光  
明等經俄而真諦涅槃法朋彫徙乃  
共同學僧宗俱栖匡岫分時敷說法  
化弥隆州宰鄱陽長沙二王俱敦師  
資之敬後於湘郢二州累載弘道雖  
親覺久忘而地恩待報以陳至德元年  
言旋舊邑即隋開皇之三年也於遍  
學道場傳經引化曠既律行嚴精義  
門綜博道俗具瞻經維是寄統掌八  
載攝是烏迴後又奉勅移居興國寺任攸  
委終綸再降香藹屢錫秦孝王帝子  
之尊建麾襄沔間風行德親奉歸戒  
惕帝慕曆當符尊賢味道爰降王人  
近居輦轂道次江陽辭疾不見蒙勅  
丹陽栖霞山寺以事治養又素協性

松筠輔神泉石賞狎既并經術用弭  
於栖霞法堂更敷大論新聞舊學各  
談勝解且歸善禪房本栖玄精舍音  
陵文宣之餘迹禪師慧曉之遺風鏡  
潭月樹之奇雲閣山堂之妙曾事遊  
屐遂有終焉之志後樊子弟從而慙  
之崖谷派人世之心烟霞賞高蹈之  
域其有懷真慕義者復萃於斯矣  
以大業九年五月十六日終于寺房  
春秋八十頂煖淹時手屈二指斯又  
上生得道之符也以其月二十日窆  
于寺之西山弟子等樹碑紀德常州  
沙門法宣為文

釋智琳姓閭丘氏高平防輿人也祖  
儼閑居傲世孝曇玕梁國常侍琳弱  
齡淋問彰于鄉黨處士下詮擅名當  
世年在幼學服膺請業礼易在老恚  
窮幽致詮嘉其早慧命曰希世神童  
也逮于德壯超然離俗即事仁孝寺  
沙門法敦遵就養之儀稟息慈之戒  
蔬食苦節為志熏脩法花維摩受持  
成誦屬以敦公告逝戒品未圓乃高  
步上京更崇師轍依止東安寺大僧

正明法師既其力生有奉尸羅乃具  
爰稟成論兼習毗尼既洽聞持將弘  
傳授瞻言鄉縣思報地恩以陳太建  
十年旋于舊里南徐州刺史蕭摩訶  
深加礼異爰請敷說於是鬱居宗匠  
盛轉法輪受業求聞寔繁有衆至  
一年下勅為曲阿僧正至德二年勅  
補徐州僧都稱首攸歸諫由德舉開  
皇十六年閏州刺史李海游屈為斷  
事經維是寄允當舍屬所居仁孝寺  
者梁故征西諮議郟僧紹捨宅所造  
殿堂摩搆亂離遘及琳乃嗣興梓匠  
爰加藻飾輪煥弘敞實有力焉前後  
造中人像五軀夾紵像一軀神儀顯  
曜相好嚴挺又於育王山頂造五層  
磚塔擬夫八万同時一期高妙講大  
品法花淨名金鼓各有其遍所度弟  
子千有餘人常想趣道津要莫尚禪  
那以招隱伽藍俗外塵表山房閑寂  
茂林幽遠終焉之所有志栖焉迫以  
緣礙弗之果也然其溫嚴自持誨引  
無倦財散靡積隨行給濟威容感物  
信為道門之傑矣以大業九年五月

六日加趺合掌終於仁孝之東房春秋七十先是五月初有清信士劉正勤請講彌勤琳諭以無常初末之許至是果終信哉知命及將大漸誠諸弟子尸陀林者常所願言吾謝世後無違此志沙門智鑑等謹遵遺言以其月十一日遷于育王之山時鴈流金林多鷲獸始乎仲夏暨是杪秋膚體儼然曾無損異道俗嗟賞嘆未曾有又以其年閏九月八日於招隱東山式構方墳言遵下地全身舍利即窆山龕方俗並臻同門畢至洒泣撫心山盈響谷乃樹碑於寺之門右其文江陽介生蔡瓌所製

釋淨願未詳其氏代州人也三十出家博聞強記推覈經論夙有成規遠為諸學之所先仰創進大戒專師律部既越立年彌隆盛業以旦達曙翹精固習觀採五遍便就講說初以其壯室入道人多輕侮試聽其談說屬其文理清洞開散片無擁滯各投心位席莫不致敬願連講四分接承十遍又聽十地華嚴及諸小論末師准



攝論經細章句並通了談對課萬形有鑽注聖言依解製節廣流章疏晚入京輔採略未聞雖經懷抱無一新術時未測其通照也住于寶刹寺中潛其容藝後因法集願欲矜其名采次當豎義意存五陰便登坐而立衆以其非倫皆寂無言論良久緘默願俯視衆曰豎義已久如何不有問乎衆曰豎何等義乃邀問耶願曰名相久矣衆自不知諸德坐席口傳余則色心俱立便安然處坐氣勇如雲自述曰計未勞止此且脩人事耳時以爲矯異露漸衆也及難擊往還對答雲雨皆先定其番數後隨數盡言開塞任於當時邪正由其通滯或重疑積難由來不決者而能詮達其理釋然新暢於即預是聰慧歸蹤者多遂移就寶昌口序恒接草堂土墻以此敷弘正時攝論晚夜雜心或統解涅槃或判銷四分無擇餘暇軌範後賢凡所開言並乖舊解制疏出後更不重看臨講呼喚皆衷規矩其洽聞不忘世罕加焉至如舍利毗曇文百重隱

讀者猶難況通其義願執卷披文冷然洞盡乃造疏十卷文極該贍會文帝造塔勅遣送舍利于潭州之麓山寺初至州治度湘西岸將及山所忽有奇鳥數萬為羣五色相翻飛浮水上行次向船似相迎引及至舍利還飛向前往還迅速衆莫不怪及登岸上鳥便行望相從飛空同至塔所識者以為山神眷屬之變象故也願以瑞聞帝大嗟賞而教授為務六時礼悔初儀不急敬慎法律如聞奉用自見法匠多略戒宗並由虧信而重所學故也今願兼而美之獨覺澆世可謂明人護戒於是乎得矣京邑擅名初皆欽羨及見其談講經術並憲章先達改正文議封言者衆不勝品藻皆滯其恒習聽者不滿十人又以言令卓絕非造心者所覲故不為晚進所入及大業初歲辯相法師追入慧日見徒一百並識知津皆委於願自此如常開悟衆倍前聞更相擊贊令響弥遠四方因造日就義筵皆聞所未聞欣至難義至於分暢深伏標舉經

門坐者不覺離席膝前皆美其義采之英拔也相仍一歲奄就無常春秋六十有餘即大業五年五月也然願有博見之長而索於福業驗乎從學七歲便喪豈不然耶既而舍利吐曇竟未披講疏又失落後代絕通又可悲之深矣

釋智凝不詳姓族豫州人年小出家積傳師習經目不忘並貫懷抱所誦衆經數十万言須臾便引誦未嘗溫故及進具後口聲情望羣宗逕指恐無後成凝聞之歎曰俗尚朝聞不懷夕死出世道要何累厚生遂往彭城嵩公仰諮攝論幽神外動正義斯臨心若舊聞再無重請初講纔訖第二勝相顧諸徒曰攝論經首都可見矣餘文無暇更聽便欲制疏往許於嵩嵩曰後生標領尔並驅邪恨初未後通恐乖僻耳凝曰蒙法師開明大照舉列可知失在支詐故無所慮便拜首別焉時以為誇誕未之欣尚也及著疏既了剖決詞宗依而講解聲望轉盛後赴京輦居于辯才引衆常講亟

傳微緒隋文法威屢興殿會名達之  
僧多參勝集唯凝一人領徒弘法至  
於世利曾不顧眄所以學侶成德實  
異同倫後住禪定猶宗舊習大業年  
中卒於住寺春秋四十有八初凝傳  
法開東無心京講有明及法師者攝  
論嘉名宗績相師凝當其緒年事衰  
頓仍令學士延凝既達相見一無餘  
述但問玄梨耶識滅不凝曰滅矣及  
乃勇身起坐撫掌大慶不久而卒凝  
因承及緒故學者不移其宗兼行潔  
清嚴風霜不變六時自課誓無歇故  
辨才一寺躬事修營汲灌樹植平坦  
僧院初無有關長打將了便就元帝  
說法既竟還依福事章疏之務手不  
執文隨時扣寮對至鍾鼓或一宿施  
會齋及百千或一時外食糲兼金帛  
皆曾無別念志存授法故所在傳嗣  
矣有學士靈覺道卓並蜀土名僧依  
承慧解擅述京室晚還益部弘贊厥  
宗故岷洛攝論由之而長矣

釋法彦姓張寓居洛州早歲出家志  
隆大法而聰明振響冠遠儕倫雖三

藏並通偏以大論馳美遊涉法會莫敢掩言故齊周及隋京國通懼皆畏其神爽英拔也故得彦所造言實主兼善使夫妙義精致出言傳言齊公高穎訪道遐方知彦聲績乃迎至京邑雖復智亮冒於當時而謙素形于聲色所以新故挾情有增陵勃者彦奉而敬之不以年齒相顧由此識者弥愛而珍重焉有法保法師本住江表被召入關彼方大德測法師者正法高梁義學所推語偈曰天地雖廣識達者希晚學之秀法彦一人可與論理餘則云云從他取悟耳及保至京相見方知測之遠鑒也開皇十六年下勅以彦為大論衆主住真寂寺鎮長引化仁壽造塔復召送舍利于汝州四年又勅送于沂州善應寺掘基深丈乃得金沙濤汰成純凡二外許光耀奪目又感黃牛自至塔前屈膝前足兩拜而止迴身又礼文帝比景象一拜及入石函三万許人並見天雲五色長十餘丈闊三四丈四邊白雲狀如羅綺正當基上空空中自午



及未方乃歇滅滅後復降五色雲從  
四方來狀同前瑞又感玄鶴五頭從  
西北來迴旋塔上乃經四度去復還  
來復感白鶴於上徘徊久之乃逝又  
感五色虵屈盤函外長可三尺頭向  
舍利驚終不怖如此數度刺史鄭善  
果表曰臣聞敬天育物則軋象著其  
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是以陶  
唐砥躬弗懈休氣呈祥夏后水土成  
功玄珪告錫方知天時人事影響若  
神伏惟 陛下秉圖揖讓受命君臨  
區宇無塵聲教盡一含弘光大慈愍  
無邊天佛垂鑒降茲榮瑞塔基六處  
並得異砂炫耀相輝俱同金寶牛為  
禮拜太古未經雲騰五色於今方見  
又感虵形雜采盤旋塔基鶴颺玄素  
徘徊空際雖軒皇景瑞空傳舊章漢  
帝慶徵徒書簡冊自非德隆三寶道  
冠百王豈能感斯美慶致招靈異帝  
悅之著于別記彥傳業真寂道俗承  
音左僕射高穎奉以戒法合門取信  
於今不傾並彥之開濟以大業三年卒  
于所住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慈姓段氏并州太原人也少以  
誦涅槃為業既通全部志在文言未  
遑聽涉十餘年中初不替廢後聽玄  
義便即傳講前後二紀領悟非一而  
寬厚遜仰為物歸投開皇中年勅召  
為涅槃衆主居于海覺聚結四方常  
敷至理無捨炎燠仁壽歲初勅送舍  
利于隋州之智門寺掘基三尺獲神  
龜一枚色黃且綠狀如彩繡頭有八字  
云上大王八万七千年腹下有王興  
二字馳步往來都無所食及舍利所  
由令人治道於隋侯槁側柳樹又雨  
甘露狀如雨下香甜濃潤衆共飲之  
慈乃表聞帝訪謁靈祥恒以此龜置  
於御座與臣下觀之有經年月帝遊  
北苑放之清池雖沈泳少時還出遶  
池隨逐帝躬前後非一陪衛咸覩共  
欣徵感及四年春又勅送舍利于遼  
州下生寺放光分粒其相極多石函  
變為錦文及童子之象函之北面現  
於雙樹下有卧佛又於函南現金剛  
捉杵擬山之相又於函東現二佛俱  
立并一麒麟又於函西現一菩薩并

一神尼由身合掌向於菩薩更有諸相略不述之又放大光聊亂而起動眩人目從冥達曉諸燈雖滅而光續照不異日月之明尔夕陰雨佛堂鷄吻放於黃光飛移東南三百餘步外人謂火走赴知非尋光所發乃從堂中舍利處出衆皆通見大發道心八日將下五色雲蓋覆于塔上又感竒鳥素身鳥尾赤觜口銜片雲狀如華蓋亦現塔上斯瑞之感五萬餘人一時同見及墳下訖雲鳥皆滅四月九日基上放光分為五道直西而去色如采畫數百里引之見者非一搃躬臨此瑞喜發內心具圖上聞勅封秘閣後因故業講誦不疲大業年中卒於海覺春秋七十矣門人行等玄會嗣續擅名見于別傳

釋僧曇姓張住治州小小出家通諸經論慨佛法未具發憤求之以高齊之季結友西行前達慈山會諸梗澀路旣不通乃旋京輦梵言音字並通詰訓開皇十年勅召翻譯事如別傳住大興善後勅送舍利於蒲州之柘

巖寺即古雲居寺也山曰中朝西臨  
河次世稱形勝莫尚於斯初送達州  
治而抵巖佛殿內有鍾鼓之音響振  
一寺迫而就檢一無所見靈輿至寺  
是夜於浮圖上放大光明流照堂內  
通朗無翳如是前後頻放神光或似  
香爐乘空而上或飛紫焰如花如茶  
乍散乍聚或如佛象光趺宛具或如  
虹氣環遶塔帳累日連宵昱光難准  
又州治仁壽寺僧夜望抵巖光如樓  
閣照於山谷又去山寺八十里住者  
見光如火皆謂野火燒寺及來尋覓  
乃知靈相其祥瑞之感如此也至仁  
壽末年又勅於新州智度寺置塔初  
至州治見佛像垂手正坐在于瓶內  
迄至入函常不變異又地生羅文屋  
上見青蓮華及菩薩像大眾同覩又  
見龍盤蛇屈之象并大人足跡及牛  
馬鳥狩等迹又置塔處有小蛇二枚  
停住不去因即構基入地四尺飛泉  
上涌厲疾已下六根壞人服者通損  
既值斯緣乃移北置以避於泉故二  
地之住深有由矣曩以傳譯之美繼

業終寺即大業初年矣時有慧重沙門姓郭雍州人練道少年綜尋內外志力方便不憚威侮攝論十地戶牖由開勅請造塔於秦州岱岳寺初傳公館舍利金瓶自然開現放光流外道俗咸覩送至寺塔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晃耀人目岳表白氣三道下流直向塔基良久乃歇又岳神廟戶由來封閉舍利止至三度自開識者以神來敬礼故耳後不委其終

釋靈琛懷州人遠公之門人也稟志淳直寬柔著稱遊學相鄴研蘊正理深明十地涅槃洛經講授隨遠入關十數之一也住大興善後為遠公去世眾侶無依開皇十七年下勅補為眾主於淨影寺傳揚故業積經年稔仁壽興塔降勅令送舍利于懷州之長壽寺初建塔將下感一雄雉集於函上載飛載止曾無驚懼與受三歸便近人馴擾似如聽受迴頭鼓舞欣躍目娛覆勘其形實非雉也身具五采羽毛希世以狀奏聞勅勘瑞畧云彩鸞也琛令寺僧執之放于北山飛鳥



羣迎鳴唵而去又感異迹三十餘步  
直來塔所不見還蹤及四月八日將  
入石函又放光明旋環隱沒道俗崩  
踊無不發心仁壽末年又勅送於澤  
州古賢谷景淨寺起塔即遠公之生  
地也初至州治半月之間十八種相  
前後迭起或如星光遠旋或如丹氣  
碧雲紫霞白霧羅布上空照燭城郭  
及映闌闌數万道俗同時一見送至  
基所光如列宿大小交錯數亦無量  
更有諸相具如別傳璨後住大禪定如  
舊所傳武德之初卒於本寺春秋七  
十矣

釋法瓚齊州人也安心寂定樂居巖  
穴頭陀苦行是所經懷隱於泰山之  
阜開蒙訓接善知方便兼以達解諦  
義時揚清論致有覆喪坐无輟講待  
移之謂興世瓚初聞之深自被忤曰  
問非切竝不欲困人謂言彼解何言  
致斃因遂杜口不事言論閑謁尋閑  
披翫而已開皇十四年文帝省方招  
訪名德人有述其清曠者乃下勅延  
之與帝同歸達于京邑住勝光寺肅

肅禪侶擁舊門庭以身範世復見斯  
日仁壽置塔勅令送舍利于齊州泰  
山神通寺即南燕主慕容德為僧朗  
禪師之所立也事見前傳燕主以三  
縣民調用給於朗並散營寺上下諸  
院十有餘所長廊延袤十有餘間  
三度廢教人無敢撤欲有犯者朗輒  
現形以錫杖撈之病困垂死求悔先  
過還老如初井深五尺由來不減女  
人臨之即為枯竭燒香懺求還復如  
故寺立已來四百餘載佛象鮮瑩色  
如新造衆禽不踐于今儼然古号为  
朗公寺以其感靈即目故天下崇焉  
開皇三年文帝以通微屢感故改曰  
神通也初至寺內即放圓光乍赤乍  
白時沉時舉或如流星人衆同見井水  
涌溢酌而用之下後還復又感群鹿  
自然至塔雖鼓吹衆鬧馴附無恐又感鵝  
一雙從四月三日終于八日恒來輿  
前立聽梵贊恰至埋訖迹絕不來斯  
之感致罕聞於古蹟具以聞後導以  
禪定時揚法化言無嚴切而密附懷  
抱遂終沒於所住

釋寶儒幽州人也童子出家遊博諸  
講居無常准惟道是務後至鄴下依  
止遠公十地微言頗知經領值周喪  
法寶南歸在陳達命清通亟報名  
舉自隋氏戡定文軌大同便歸洛汭  
還師於遠聽大涅槃首尾三載通鏡  
其旨即蒙覆述遠自處坐印可其言  
慕義相從還居淨影慧心更舉遐討  
前英立破之間深鑒弘密仁壽建塔  
鄧州乃勅令往寺名大興國也帝昔  
龍潛所基既至求石訪無美者乃取  
寺內璞石鑿為亟石本麗惡磨飾  
將了乃變成馬礎細膩異倫復有絲  
字三枚云正國得也形設正直巧類  
神工名筆之人未可加點又見種種  
林木麟鳳等像儒與官人圖以表奏  
返寺之後閉門修業時因食次方見  
其面不夕卒於本寺

釋慧寂瀛州人也初聽涅槃遊學鄴  
下因聞即講曾未經遍而言議綸綜  
綽余舒閑故為同席諸賢之所歎仰  
周滅齊日南奔江表復習慧門頗通  
餘論且自北僧在陳多乖時俗惟寂

機摧內動不墜風流多為南方周旋  
膠漆隋室定天中原安泰便觀化輦  
按衆聽異聞後住光明時傳雅導而  
好居靜退非賢不友神志宏標氣調  
高遠不妄受辱必清瑕累其立志也  
如此仁壽年中勅遣送舍利于荊州  
大興國寺龍潛道場昔者隋高作相  
因過此寺遇一沙門深相結納當時  
器重不測其言及龍飛之後追憶舊  
旨下詔徵之其身已逝勅乃營其住  
寺彫其舊房故有興國龍潛之美号  
也並出自綸言帝之別意又道場前  
面步廊自崩僧欲治護控引未就及  
舍利既至將安塔基巡行顯敞惟斯  
壞處商度廣狹恰衷塔形有識者云  
豫毀其廊用待安塔及四月八日舍  
利院內忽然霧起齋後便歇日光朗  
照有雲如蓋正處塔空仍下細雨不  
濕餘處又感鳧鸞衆鳥塔上飛旋又  
見雲間紫色狀如花焔又雨天花如  
雪紛紛而下竟不至地後又送舍利  
於吉州發蒙寺掘深八尺獲豫章板  
一條古磚六枚銀瓶二口得舍利一

枚浮水順轉又得一寶體含九采人不識之具以聞奏寺有瑞像宋大明五年寺僧法均夢見金容希世梵音清遠因行達于三曲江見像深潭光浮水上與太守周湛等接出計有千片而輕同數兩身長六尺四寸金銅所成後長沙郡送光趺達都文帝勅遣還安像所宛然符合總高九尺餘佛衣緣下有梵書十餘字人初不識後有西僧讀云此迦維羅衛國育王第四女所造也忽尔失去乃在此耶梁天監末屢放光明照于一室武帝將請入京因事遂止大同七年佛身流汗其年劉劬宣為賊燒郡及寺並盡惟佛堂不及至于十年像又通汗湘東王乃迎至江陵祈福放光十二年還返發蒙至寺放光三日乃止陳天嘉六年更加莊飾故世傳其靈異處處模寫衆躬事頂礼圖于光明而骨氣雄幹誠為調御之相今時所輕略故也後卒于住寺

釋僧朗恒州人少而出俗希崇正化附從聽衆尋繹大論及以雜心談唱



相接歸學同市人閑住空觀寺復揚  
講席隨方利安而仁恕在懷言笑溫  
雅有在其席無悶神心宏博見知衆  
所推尚時有異問素非所覽者便合  
掌答云僧朗學所未通解惟至此故  
英聲大德咸美其識分不敢蔑其高  
行也仁壽置塔下勅令送舍利於番  
州今所謂廣州靈鷲山果實寺寶塔  
是也初至州治巡行處所至果實寺  
便可安之寺西對水枕山荒榛之下  
掘深六尺獲石函三枚二函之內各  
有銅函盛二銀像并二銀仙其一函  
內有金銀瓶大小相盛中無舍利銘  
云宋元徽元年建塔又寺中舊碑云  
宋永初元年天竺沙門僧律嘗行此  
處聞鍾磬聲天花滿山因建伽藍其  
後有梵僧求那跋摩來居此寺曰此  
山將來必逢菩薩聖主大弘寶塔遂  
同銘之今朗規度山勢惟此堪置暗  
合昔言諒非徒作事了還京住禪定  
寺講習為務大業末年終於所住春  
秋七十有餘矣

釋慧暢姓許氏萊州人也偏學難心

志存名實拘滯壇界局約文義初不信大乘以言无宗當事同虛誕也後聞遠公播迹洛陽學聲遐討門人山峙峙号通明暢乃疑焉試往尋造觀其神略乃見談述高邃冒同天地返顧小道狀等遊塵便折挫形神伏聽三載達解涅槃慨其晚悟又至京邑仍住淨影陶思前經師任成業仁壽置塔勅送舍利於牟州拒神山寺帝為山出黃銀別勅以塔鎮之用酬恩惠山在州東五里昔始皇取石為橋此山拒而不去因遂名焉山南四里有黃銀穴塔基之處名溫公塋傳云昔高齊初有沙門僧溫行年七十道行難測遊化為任曾受梁高供養二十二年後辭北還行住此塋創立寺宇因山為号而虎狼鳥狩遶寺鳴吼似若怖溫溫出戶語曰汝是畜生十惡所感吾是人道十善所招罪福天懸何勞于我汝宜速去既聞斯及於是鳥狩永絕此山而溫身長七尺威儀怯以眉長尺餘垂蔽其面欲有所觀以手塞之故至于今雖有寺号而俗

猶呼為溫公塋焉暢安慶事了還返  
京寺綜習前業終世不出言問慶弔  
亦所不行預知其亡清浴其體端坐  
待卒至期奄逝春秋七十有餘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七 正紀十二 附見五

隋敬海沙門釋志念傳一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智矩傳二

慧威  
慧曠

隋西京靜法道場釋慧海傳三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辯義傳四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明舜傳五

慧相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智梵傳六

隋終南山至相道場釋彭洌傳七

唐京師勝光寺釋道宗傳八

唐京師慈門寺釋普曠傳九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保恭傳十

唐京師大興善寺釋法侶傳十一

道撫

唐京師延興寺釋吉藏傳十二

慧遠

釋志念俗緣陳氏冀州信都人其先  
類川寔蕃之後胤也因官而居河朔  
焉念水清表志岳峙澄神俊朗絕倫  
觀方在慮爰至受具問道鄴都有道  
長法師精通智論為學者之宗乃荷  
箱從聽經于數載便與當席擅名所  
謂誕礼休繼等一期俊列連衡齊德

意謂解非滿抱終于蓋棺乃遊諸講肆備探冲奧務盡幽蹟又詣道寵法師學十地論聽始知終聞同先覽於即道王河北流聞西秦有高昌國慧嵩法師統解小乘世号毗曇孔子學注天下衆侶塵隨沙門道猷智洪晃覺散魏等並稱席中杞梓慧苑琳琅念願眎從之成名猷上皆博通玄極堪為物依乃旋踵本鄉將弘法澤時刺史任城王彦帝之弟情附虛宗既屬念還為張法會與僧瓊法師對揚道化盛啓本情雙演二論前開智度後發雜心昨對剎鋒無非喪騰時州都沙門法繼者兩河俊士燕魏高僧居坐謂念曰觀弟幼年慧悟超邁若斯必大教由興名垂不朽也於即頻弘二論一十餘年學觀霞開談林霧結齊運移曆周毀釋經遂乃進迸海隅同塵素服重尋小論亟動天機疑慮廓銷竚聆明運值隋國創興佛日還復勅訪之始即預出家而包蘊迦延未遑敷述至開皇四年謂弟沙門志湛曰吾窮冠小乘自揣與羅漢



齊鑣也但時未至故且殷翻耳湛夙食  
法味欣其告及以事達明彦法師彦  
成實尤緒素重念名與門人洪該等  
三百餘人躬事邀延闡開心論遂駉  
垂天之翼弘蓋世之功俯仰應機披  
圖廣論名味之聚緣重之識卷舒寬  
古之下立廢終窮之前大義千有餘  
條並為軌導至如迦延本經傳譯來  
久業捷度中脫落四帙諸師講解曾  
無異尋念推測上下懸續其文理會  
詞聯皆符前作初未之悟也後江左  
傳本取勘遺蹤校念所作片無增減  
時為不測之人焉撰迦延雜心論疏  
及廣鈔各九卷盛行於世受學者數  
百人如汲郡洪該趙郡法懿漳濱懷  
正襄國道深魏郡慧休河間圓榮俊  
儀善住汝南慧凝高城道照洛壽明  
儒海岱圓常上谷慧藏並蘭菊齊芳  
踵武傳業開河濟洽二十餘年隋漢  
王諒作鎮晉陽班條衛翼搜選名德  
預有弘宣念與門學四百餘人奉札  
西并將承王供諒乃於宮城之內更  
築子城安置靈塔別造精舍名為內

城寺引念居之開義寺是也勞問殷至特加尤礼又令上開府諮議參軍王頗宣教云寡人脩是帝子民父莅政此蕃召請法師等遠來降趾道不虛運必藉人弘正欲闡揚佛教使慧日清朗地庶蒙賴法之力也宜銓舉業長者可於大興國寺宣揚正法當即大眾還推念焉既預經綸即弘敷訓先舉大論末演小乘辯法若飛流聲暢如天鼓三乘並驚四部墳理其知名者則慧達法景法楞十力圓經法達智起僧鸞僧藏靜觀實超神素道僚等五百餘人並九土揚名五乘馳德精窮内外御化一方銷鄙悞於筵中断封疑於理際仁壽二年獻后背世有詔追王入輔王乃集僧曰今須法師一人神解高第者可共寡人入朝擬抗論京華傳風道俗衆皆相顧未之有對王曰如今所觀念法師堪臨此選遂與同行既達京師禪林創講王自為檀越經營法祀念登座震吼四咎氷消清論徐轉群疑潛遣由是門人慕義千計盈堂遂使義窟

經筵九衢同軌百有餘日盛啓未聞  
王又與念同還并部晉陽學衆  
想來儀王又出教令於寶基寺開授  
方面千里法座輟音執卷承旨相超  
階位會隋高晏駕中外相疑漢王列  
境舉兵鯨鯢海陸念乘豐還里與沙  
門明空等講宣二論紹業滄溟望風  
於集大業之始載蕩妖氛招引義學  
充諸慧日屢詔往徵頻辭不赴以大  
業四年卒於滄土時年七十有四勅  
海太守金紫光祿大夫歷陽公宋元  
亮及諸緇素若喪厥親為之建塔益  
州福成寺道基法師慧解通微祖習  
有所乃為之行狀援引今古文質存焉  
釋智矩姓吳氏吳郡人性矜莊善機  
會美容貌雅為衆表又善草隸偏愛  
文章每值名賓輒屬興綴采鋪詞橫  
錦勇思霏霜而儀軌憲司未泐流俗  
初聽興皇朗公講討窮深致學冠時  
雄而神氣高標在物峯出威儀庠序  
容止端隆雖寢處虛閑立操無改有  
人私覩兩月徒行空野攝衣無見抄  
及歆其謹慎故重叙之講四論大品

洞開幽府鏡識宗歸披釋金陵望風  
頓怯吐納機辯適對當時弘正浙東  
砥礪前學致使禹穴西騫成器極繁  
末於故都建初寺又講三論常聽百  
人將州刺史武山公郭演隋之良宰  
割莅南蕃奉訖諮謁降情歸禁隋煬  
往鎮楊越採拔英靈矩既譽洽東甌  
名流西楚徵居慧日處以異倫而執  
志出羣言成世則欲使道張帝里學  
潤秦川開皇十九年更移開壤勅住  
京都之曰嚴寺供由晉國教問隆繁  
置以華房闡以明德一期雋傑並是  
四海搜揚矩特立清秀不偶群侶羣  
思幽尋無微不討外辭以疾內寔旁  
通業競六時研精九部纔有昏昧覽  
興賦詩時暫闕餘便觀流略製中論  
疏止解偈文青目所銷鄙而輕削每  
講談叙清權宗致雅涉曇影之風義  
窟文鋒頗懷洪偃之量時有同師沙門  
吉藏者學本興皇威名相架文藻橫  
逸非實過之所以每講叙王皆制新  
序詞各不同京華德望食附味道者  
殷矣而性罕外狎課力逞詞自非衆



集未曾瞻覲以大業二年正月卒于  
寺房春秋七十有二葬京郊之南門  
人慧感慧蹟親承嘉誨詢處有歸  
後於江之左右所在通化各領門侶  
衆出百人傳嗣宗勣不爽遺緒

釋慧海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久積聞  
熏早成慧力年在童齒德類老成所  
以涉獵儒門歷覽玄肆雖未窮其章  
句略以得其指歸乃曰可以極心養  
志者其惟佛法乎年至十四遂落髮  
染衣為沙門大昭玄統曇延法師弟  
子也流心宗匠觀化羣師十八便講  
涅槃至於五行十德二淨三點文旨  
洞曉詞采豐瞻既受具戒轉歇馳煩  
屏迹山林專崇禪業居于弘農之伏  
讀山會周武肆勅仁祠廢毀乃寬身  
避難奔齊入陳戒品無虧法衣不捨  
又採聽攝論研窮至趣大隋御宇方  
踐京邑帝姊城安長公主有知人之  
鑒欽其德望為立伽藍遂受以居之  
今之靜法寺是也課業四部三學兼  
弘門徒濟濟于今傳美未愛重定行  
不好講說緘默自修唯道是務而無



持聲望不言加飾直心道場於斯人  
矣仁壽已前文帝頻頒璽書分布舍  
刹每感異祥恒有延譽之美故感應  
傳云初海造塔于定州恒岳寺塔基  
之左有渚名曰龍刹其水不流深湛  
懸岸及將安置即揚濤沸涌激注通  
于川陸父老傳云此水流竭不定但  
有善事相投必即泄流奔注其徵感  
如此類也後又送舍利于熊州十善  
寺有人齋暨及痼疾者積數十年聞  
舍利初到輦來札懺心既靜至忽便  
老損輕健而歸久值亢旱飛塵天塞  
又感甘澤地如油塗日朗空清來藕  
數方大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  
本寺春秋五十有七初病極命諸徒  
曰吾聞上棟下宇生民之俚觀外擲  
內棺世界之榮驕既累形骸於極枯  
亦礙生世於大患豈捐礼義於顯塵  
卜宅葬於煩飾者也宜宗薄葬用  
嗣先塵貽諸有類矣弟子欽崇德範  
取骨而建塔于終南之峯即至相之  
前嶺也刻石立銘樹于塔所自海之  
立寺情務護持勤攝僧倫延迎賓客

凶年拯及振名京邑古尔

釋辯義姓馬氏貝州清河人也少出  
家沉靜寡世事志懷恢厚善與人交  
久而焉訾言无勃怒滔然遠量初歸  
猷論師學雜心貫通文義年始登冠  
便就講說據法傳道疑難縱橫隨問  
分排曾無遺緒有沙門曇散者解超  
遂古名重當時聞義開論即來讎擬  
往返十番更無後嗣義曰理勢未窮  
何不盡論散曰余之難人問不過十  
卿今荅勢不盡知復何陳當即驚譽  
兩河南為稱首屬齊曆云季周喪道  
津乃南達建業傳弘小論屢移聲價  
更隆中土隋煬搜選名德令住日嚴  
以義學功顯著遂之開輔諮義決疑  
日不虛席京師俊德曇恭道撫及蹟  
淨等皆執文諮議窮其深隱並未盡  
其懷也後以世會明時寺多高達一  
處五講常係法輪義皆周歷觀詳折  
中弘理而晦景消聲不各前失必應  
機墜緒者並從容辭讓無何而退不  
欲顯黜於前故英雄訾其卑牧傳芳  
又甚於昔仁壽二年隋漢王諒遠迎

志念法師來華京室王欲銜其智術也乃於禪林寺創建法集致使三輔高哲咸廢講而同師焉義廁其筵肆聆其雅致乃以情之所滯封而問之前後三日皆杜詞莫對念慶座命曰向所問者乃同疑焉請在下座返詢其志義潛隱容德世罕共宗及見慧發不思合京疎神傳聽其為顯晦皆此類也煬帝昔位春宮獻后云背曰日嚴大德四十餘人皆四海宗師一時翹楚及義對揚玄理允塞天心沙門道岳命宗俱舍既無師受投解莫從凡有疑議皆賈而取次岳每歎曰余之廣揚對法非義孰振其經哉故洽聞之美見稱英達時有沙門智矩吉藏慧乘等三十餘人並煬帝所欽日嚴同止請義開演雜心願惟不競即就元席既對前達不事附文提舉經細標會幽體談述玄極不覺時延其為時賢所重如此以大業二年遘疾卒于住寺春秋六十有六葬京郊之南東宮舍人鄭頤為之碑頌初義仁壽二年奉勅送舍利於本州寶融

寺既達州治忽放光明寺僧智耀先  
有舍利九分將入道場數之加得十  
二分又放光明隨人緣念色相不同  
青紅紫白同時具見或佛像僧形重  
沓而出前後放光日流數度將入塔  
夕復於基上氣發黃紫去地四尺填  
平後夜又放大光上屬星漢下遍城  
邑合境頂戴欣其嘉瑞四年春末又  
奉勅於廬州獨山梁靜寺起塔初與  
官人業行置地行至此山忽有大震  
從山走下來迎於義騰踊往還都无  
所畏處既高敞而恨水少僧衆汲難  
本有一泉乃是僧榮禪師燒香求水  
因即奔注至榮亡後泉涸積年及將  
擬置一夜之間枯泉還涌道俗欣慶  
乃至打剎起基數放大光如火如電  
旋遶道場遍照城郭官民同見共嘆  
希有

釋明舜姓張青州人少在佛宗學問  
經籍偏以智論著名次第誦文六十  
餘卷明統大旨馳譽海濱解惠連環  
世稱雄傑值法滅南投屆于建業栖  
止無定周流講席後過江北住安樂



寺時弘論府肆意經王大小諸乘並  
因准的盛為時俊所採時沙門慧乘  
辯抗淮陽義歸有叙從舜指摘大論  
定其宗領遂余弘道累稔拙意未終  
夕經入夢具見冥官徵責福業舜荅  
講智度論并誦本文六十餘卷冥官  
云講解浮虛誦經是實餘齡未盡且  
放令還既寤便止談論專私自業未  
為晉王召入京輦住日嚴寺傳燈事  
絕終窺其心時叙玄義頻傾品藻仁  
壽四年下勅造塔令送舍利于鄆州  
福田寺寺是州北三里鼓吹山上每  
天雨晦冥便增鼓角之響因以名焉  
竹林蒙密層巘重疊唯有一路繞可  
通車寺處深林極為閑坦是南齊高  
帝所立也三院相接取頂別院名曰  
禪居趙州沙門法進之所立也下瞻  
雲霧至於平旦日晚望見橫雲之上  
乃有仙寺每日如此實為希有之勝  
地也舜業行山勢唯此為佳乃於次  
院之內安置靈塔掘基三尺得一小  
蛇可長尺餘五色備飾乃祝曰若為  
善相可止香盞依言即人遣去復來



經停三日便失所在又深一丈獲方石一段縱廣徑丈五采如錦楞側叟然如人所造即以石函置上而架塔焉以大業二年卒于京寺春秋六十六矣門人慧相者惠聲有據崇嗣厥業扇美江都

釋智梵姓封氏渤海條人後因祖父剖符遂居涿郡之良鄉焉岐嶷彰美早悟歸信年十二屆河間郡值靈簡禪師求而剝落遂遊學鄴都師承大論十地等文並嘗味弔旨溫習真性俊響遐逸同侶歸宗二十有三躬當師導後策錫嶠函通化京壤綿歷二紀利益弘多結衆法筵星羅帝里開皇十六年天水狀風二方勝壤聞梵道務競申奏請有勅許焉梵任吹虛舟慈翼天水大行道化信靡如風仁壽末年重還魏闕法輪重轉學侶雲隨開帙剖文皆傳義育其年季春奉勅置塔於郢州寶香寺仍於塔東流水獲毛龜八枚寺內基東池內又獲八枚皆大小相似與世無異但毛色青綠可長三寸背上橫行五節而起

光相起異出水便靡但見綠甲入水  
毛起歷然上竦具以奏聞由是騰實  
楚都知名帝闕大業五年又應詔旨  
令住禪定靜緣攝想无替暄寒九年  
二月四日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五  
遺屬施身門徒遵旨乃送終南山鳩  
集餘骸緘于塔内外施銘文于今傳  
尚矣

釋素淵姓趙氏京兆武功人也家世  
榮茂冠蓋相承猷此浮假希聞貞素  
十三出家道務宏舉定慧攸遠屬岡  
武凌法而戒足無毀慨佛日潛淪擬  
扶目餘烈乃剡眼奉養用表慧燈之  
光華也然幽情感通遂果心願暨隋  
文重開正法即預緇衣而慧業遐舉  
聞持莫類自華嚴地持涅槃十地皆  
一聞無墜歷耳便講既釋衆疑時皆  
歎伏行必直視動靜咸安住則安禪  
緣諸止觀一<sup>卷</sup>之與百納始習至終  
常坐之與山居報傾便止譏疑有涉  
斂足不行尼寺市閭由來不往斯誠  
節勤後昆屬清末法蕪以是非長短  
罕附曾懷供給僧儔身先軌物承靈

裕法師檀步東夏乃從而問焉居履法堂亟經晦朔身服麁素摧景末達目不尋文口無談義門人以為蒙類也初未齒之裕居座數觀異其器宇而未悉其惠解乃召入私室與論名理而神氣運擊思緒鋒遊對答如影響身心如鐵石裕因大嗟賞以為吾之徒也遂不許住堂同居宴寢論道說義終日晝夜兩情相得頻寫幽深測謂理出不期更流神府博觀盛集全無可師還返裕所具陳性欲後整操闢壞屏迹終南置寺結徒分時程業三輔令達歸者充焉今之至相寺是也裕後勅召入朝纔有間隙徑投剡寺欣暢意得傾陰屢改又以帝之信施為移山路本居近隘兼近川谷將延法衆未日經遠裕卜西南坡阜是稱福地非唯山衆相續亦使供擬無虧剡即從焉今之寺墟是也自尔迄今五十餘載凶年或及而寺供無絕如裕所示斯亦預見之明也因疾卒于至相之本房春秋六十有八即大業七年四月八日也初剡奉持瓦

鉢一受至終行住隨身未曾他洗終前十日破為五段因執而歎曰鉢吾命也命緣已謝五廕散矣因而遘疾此則先現滅相後遂符焉及正捨壽之時鍾聲無故嘶破三年之後更復如本此皆德感幽顯呈斯徵應率如此類也弟子法琳夙奉遺蹤敬崇微緒於散骸之地為建佛舍利塔一所用津靈德立銘表志云

釋道宗俗姓孫氏萊州即墨人少從青州道藏寺道英法師學通經論獎明達識慧標舉河海名播南北立四種梨耶聞熏解性佛果等義廣如別傳宗受業智論十地地持成實毗曇大小該博晚住州中遊德寺寺即宗之所造房堂園囿悉是經論聲名雄遠玄素攸仰及講大論天雨衆花旋遶講堂飛流戶內旣不壞地久之還去合衆驚嘆希有瑞也宗雖目對初不恠之行講如初後不重述時共伏其遠度晚住禁日英彦同聚該富是推常講成實毗匠後學爲鄭欽訥禮問優繁上清東夏又欽德素古八



西京住勝光寺復延入弘義宮通霄  
法集羣后百辟咸從伏聽披闡新異  
振發時心自介周輪隨講無替雖無  
成濟而學者推焉以武德六年卒于  
所住春秋六十一秦府下教贈物二  
百段取葬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南巖  
釋普曠俗姓樊氏扶風郿人也七歲  
出家依止圓禪師而為沙彌居山館  
栢一十五載誦讀經教日夕相連及  
進大戒便行頭陀乞食人間栖投林  
冢二十餘載對梗嚴毅卓犖不群言  
議酬捷孤然天挺後遊聚落採拾遺  
文因過講席聽其餘論素未開解聞  
即憲章便攝心曲陳論高座發言新  
奇卒難解釋皆歎其俊銳莫肯前驅  
每與周武對揚三寶析理開神有聲  
朝典佛法正隆未勞聽解遂往樊川  
頭陀自靜夜宿寒林人有索其首者  
曠引刀將刎乞者止之又從索耳便  
則而惠之建德之年將壞二教闕中  
五衆騷擾不安曠聞之躬往帝庭廣  
陳至理不納其言退而私業于斯時  
也寺塔淫廢投命莫從遠造則力竭



難通近從則心輕易從遂因其俗位  
消息其中武帝雖滅二教意存李術  
便更置通道觀學士三百人並選佛  
道兩宗奇才俊邁者充之曠理義精  
通時共僉舉任居學正剖斷時秀為  
諸生先不久發觀聽士隨才賦任曠  
力怯躬耕糶粒無委寄祿登庸復任  
岐山從事奉遵舊約不黷情染衣故  
氎裝倨傲臨官剃髮留鬚頭戴紗帽  
纓其咽領用為常軌有事判約筆斷  
如流務涉繁擁者便去我本道人  
不閑俗網周國上下咸委其儀度也  
曠通博任其處世隋氏將興菩薩僧  
立相如朝服不同剃剪負置百二十  
人並括前法牙角不涅塵俗者曠識  
悟聞達當其一焉尋復廢之大法昌  
顯並預出家同居興善果敢雄敏眾  
所先之隋文以通道觀鍾賜玄都觀  
黃巾一族同共移來將達前所曠率  
其法屬徃往爭之立理既平便又則  
耳道士望風索然自散乃懸于國寺  
聲震百里隋高祖駕禪定齋興乃召  
居之大業末年又登經任大唐啓運

別奉詔書曩積芳猷日別相見武德  
三年三月卒於慈門寺春秋七十三  
遺告捨身山路不須塋壙弟子掘萃  
餘骨起塔於終南龍池之峯樹銘旌  
德于今存焉

釋保恭姓崔青州人也晉永嘉南遷  
止于建業父超道本州刺史十一投  
吳法師將欲試其神采乃以觀音誦  
之初夜一時須臾便度自謂聞之如  
經月頃即度出家會吳亡沒夢見兩  
蛇從師脚出入恭脚中忽念驚覺自  
覺心志弘雅身相安恬便往開善徹  
法師所聽採成論義疏極細狀如蠅  
頭一領八紙不遺一字衆齊五百莫  
不推先受具已後隨惠曉禪師綜習  
定業深明觀行頻蒙印可又聽成實  
謂有餘悟反求所明翻成疑阻即以  
問諸講匠皆無通者逢高昌嵩公開  
揚地持十地因從受學不逾年聽大  
義皆明於前疑中又削其半乃行依  
地持偏講法花檀引宗歸得其奧旨  
陳至德初攝山慧布北鄴初還欲問  
禪府苦相邀請建立清徒恭揖布慧

聲使之此任樹立經位引接禪宗故得栖霞一寺道風不墜至今稱之詠詞不絕恭又從布聽採三論善會玄言於前諸疑都並消釋及布之亡委以徒衆既承付屬率誘如初而德素尊嚴見者皆憚整理僧務切在護持仁壽末年獻后崩背帝造佛寺綜御湏人僉變聲實以狀聞奏下勅徵入為禪定道場主經正僧綱清肅有聞迄于隋代常莅斯任隋齊王暕奉其道德禮以為師既受戒已施衣五百領一無所受乃從餘散唐運初興歸心泉石遂避官於藍田悟真寺栖息林岫將事終焉而御衆攝持聲光帝里武德二年下勅召還依舊檢校仍改禪定為大莊嚴及舉十德統攝僧尼京輦諸僧懾懾威嚴遂不登及高祖聞之曰恭禪師志行清澄可為經統朕獨舉之既位斯任諸無與對遂居大德之右專當剖斷平恕衷詣衆無怨焉以武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初恭弱年入道志力兼常不以利傾不以威動

敦肅嚴毅深有大猷曾經山行虎伏  
前道從邊直過情無顧及大業中年  
梟威起逆僧有競者言與同謀二時  
正在堂中登坐堅義兵衛奄至圍遶  
階庭合衆驚惶將散其席恭曰自省  
無事待論義訖當自辯之從容談叙  
都無異色斯例甚衆略陳一二由茲  
風問陳隋唐代三國天子之所隆焉  
葬于京郊之西南其碑唐秘書監蕭  
德言製文

釋法侃姓鄭氏滎陽人也弱年從道  
志力堅明體理方廣常流心府聞秦  
山靈巖行徒清肅瑞迹屢陳遠揚滎  
澤年未登冠遂往從焉會彼衆心自  
欣嘉運及進具後勵節弘規預在清  
訓務機登踐後周流講席博覽群宗  
隨聞戢戢有倫前達有判法師道播  
當時雄傑推拍妙通十地尤明地持  
侃又從焉聽其開釋皆周涉正理遵  
備章采屬齊歷不緒周湮法教南度  
江陰栖遲建業聽採新異瑩飾心神  
攝慮緣求擬諸漆木陳平之後北止  
江都安樂寺有曹毗者清信士也明



解擱論真諦親承保乃三業歸從玄  
義請決即開融勝相覆叙所聞毗自  
聽之恐有遺逸保每於隱義發明鋪  
示既允愜當毗皆合掌稱善隋煬晉  
蕃昔鎮楊越搜舉名器入住日嚴以  
保道洽江濟將欲英華京部乃召而  
隆遣既達本寺厚供札之盛業弘被  
栖心止觀時復開道唯識味德礼懺  
正益情學亟動物心仁壽二年文帝  
感瑞廣召名僧用增像化勅保往宣  
州安置舍利既奉往至統叙國風陶  
引道俗革化歸法者數亦夥矣初孟  
春下詔之日宣州城内官倉倉之地夜  
放光明紅赤洞發舉焰五丈廣一丈  
許官人軍防千有餘人一時奔趨謂  
是火起及至倉所乃是光相古老傳  
云此倉本是永安舊寺也至于明日  
永安寺擬置塔處又放光明如前  
無異衆並不委其然也季春三月保  
到宣州權止公館衆行置所通皆下  
濕一州之上不過永安既預光待因  
構塔焉又令掘倉光之處果得石函  
恰同棺槨不須繕造因藏舍利又降



甘露凝於樹枝香甘過世又感紫芝  
一枚生於舍利堂壁九枚盤曲光色  
殊異遂令以表闡奏又造塔梨州還  
令侃往初至館停聞空中天樂繁會  
聒耳道俗慶之又感異香乎來充鼻  
掘地四尺獲一古瓦銘六千秋萬歲  
樂未央侃奉福弘業亟發徵祥抑是  
冥通豈唯人事旋還京邑講授初尋  
大唐受禪情存護法置十六德用清  
朝寄時大集僧衆標名序位侃儀止  
肅然挺超莫擬旣德充僧望遂之斯  
任恂恂善誘弘悟繁焉晚移興善講  
導無替武德六年十一月卒於所住  
春秋七十三矣殯於東郊馬頭穴內侃  
學專攝論躡足親依披折幽旨渙然  
標詣解義釋名見稱清澈諸赴聽者  
欣其指況有道撫法師者後類標首  
京城所貴本住松持宗師異解用通  
攝論及臨侃席數扣重開束心展禮  
食承音訓遂捨其本習從歸真諦且  
照形相英偉岸序端隆折旋俯仰皆  
符古聖所以隋朝盛德行業乃殊至  
於容服可觀引命徵召必以侃為言

首其威儀之選為如此也及其少服

紫石老遂苦之醫詎云須以腊肉用

厭藥勢偈曰終須一謝豈得噉他因

縱疾取終其翹誠重物又若於此

初紙

立名立人安品後值內惠曰道場沙門智壽曰

倡之為字人口為信又從川字言信的也因從之

釋言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

仇移居南海因遂家于交廣之間後

遷金陵而生藏焉年在孩童父引之

見於真諦仍乞詔之諦問其所懷可

為吉藏因遂名也歷世奉佛門無兩

事父後出家名為道諒精勤自拔苦

節少倫乞食聽法以為常業每日持

盂將還跣足入塔遍獻佛像然後分

施方始進之乃至涕濡便利皆先以

手承取施應食衆生然後遠棄其薦

謹之行初無中失諒恒將藏聽興皇

寺道朗法師講隨聞領解悟若天真

年至七歲投朗出家採涉玄猷日新幽

致凡所諮稟妙達指歸論難所標獨

高倫次詞吐贍逸弘裕多奇至年十

九處衆覆述精辯鋒遊酬接時彥綽

有餘美進譽揚邑有光學衆具戒之

後聲聞轉高陳桂陽王欽其風采吐

納義旨欽味奉之隋定百越遂東遊  
秦望止泊嘉祥如常敷引禹穴成市  
問適千餘志存傳燈法輪相繼開皇  
末歲煬帝嘗置四道場國司供給  
釋李兩部各盡搜揚以藏名解著功  
召入慧日礼事豐華優賞倫異王又  
於京師置日嚴寺別教延藏往彼居  
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壤既初登  
京輦道俗雲奔見其狀則傲岸出群  
聽其言則鍾鼓雷動藏乃遊諸名肆  
薄示言蹤皆掩口杜辭豈能其對然  
京師欣尚妙重法華乃因其利即而  
開剖時有曇獻禪師禪門鉅鼓樹業  
光明道俗陳迹剗首屈請敷演會宗  
七衆聞風造者万計隘溢堂宇外流  
四面乃露縵廣筵猶自繁擁豪族貴  
遊皆傾其金貝清信道侶俱慕其芳  
風藏法化不窮財施填積隨散建諸  
福田用既有餘乃充十無盡藏委付  
曇獻資於悲愍逮仁壽年中曲池大  
像舉高百尺繕修乃久身猶未成仍  
就而居之拉言當構立抽捨六物并託  
四緣旬日之間施物連續即用莊嚴

峙然高映故藏之福力能動物心凡有所營無非成就隋齊王暕夙奉旨獸一見欣至而未知其神府也乃屈臨第并延論士京輦英彦相從前後六十餘人並已陷折前鋒令名自著者皆來摠集藏為論主命章陳曰以有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頤之談如此數百句王頌學士傅德充曰曾未延鋒御寝止如向述恐罕追斯蹤充曰動言成論驗之今日王及僚友同歎稱美時沙門僧粲自号三國論師雄辯河傾吐言折角取先徵問往還四十餘番藏對引飛激注贍滔然兼之間施體貌詞采鋪發合席變情鼓然而退於是芳譽更舉頓爽由來王謂未得盡言更延兩日採取義科重令堅對皆莫之抗也王稽首礼謝永歸師傳并賜吉祥塵尾及諸衣物晚以大業初歲寫千部法花隋曆告終造二十五尊像捨房安置自虞卑室昏曉相仍竭誠礼懺又別置普賢菩薩像帳設如前躬對坐禪觀實相理鎮累年紀不替於



茲及大唐義舉初屆京師武皇親召  
釋宗謁于虔化門下衆以藏機悟有  
聞乃推而叙對曰惟四民塗炭乘時  
拯溺道俗慶賴仰澤穹旻武皇欣然  
勞問勤勤不覺影移語久別勅優矜  
更殊恒礼武德之初僧過繁結置十  
大德經維法務宛從初議居其一焉  
實際定水欽仰道宗兩寺連請延而  
住止遂通受雙願兩以居之齊王元  
吉久捐風猷親承師範又屈住延興  
異供交獻藏任物而赴不滯行歲年  
氣漸衰屢增疾苦勅賜良藥中使  
相尋自揣勢極難療懸露非久乃遺  
表於帝曰藏年高病積德薄人微曲  
蒙神散尋得除愈但風氣暴增命在  
旦夕悲戀之至遺表奉辭伏願久住  
世間緝寧家國慈濟四生興隆三寶  
諸后諸王並具遺啓累以大法至于  
清旦索湯沐浴著新淨衣侍者燒香  
令稱佛号歲加坐儼思如有喜色齋  
時將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即  
武德六年五月也遺命露骸而色逾  
鮮白有勅慰賻令於南山覓石龕安



置東宮以下諸王公等並致書慰問并贈錢帛今上初為秦王偏所崇礼乃通慰曰諸行無常藏法師道濟三乘名高十地惟懷弘於般若辯圓包於解脫方當樹德淨土闡教禪林豈意湛露晞晨業風飄世長辭奈苑遽掩松門兼以情切緒言見存遺言迹留人往弥用悽傷乃送於南山至相寺時屬炎熱坐于繩牀尸不催臭加趺不散弟子慧遠樹續風聲収其餘骨鑿石瘞于北巖就而裨德初藏年位息慈英名馳譽冠成之後榮扇逾遠貞象西梵言寔東華含嚼珠玉變態天挺剖斷飛流殆非積學對晤帝王神理增其恒習決滯疑議聽衆忘其久疲然而愛狎風流不拘檢約貞素之識或所譏焉加又縱達論宗頗懷簡略御衆之德非其所長在昔陳隋廢興江陰凌亂道俗波迸各棄城邑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文跡並皆収聚置于三間堂內及平定後方泄簡之故目學之長勿過於藏注引宏廣咸由此焉講三論一百餘遍法

華三百餘遍大品智論華嚴維摩等  
各數十遍並著玄疏咸流於世及將  
終日製死不怖論落筆而卒詞云略  
舉十門以為自慰夫含齒戴髮无不  
愛生而畏死者不體之故也夫死由  
生來宜畏於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  
是其初生即知終死宜應泣生不應  
怖死文多不載慧遠依承侍奉後悟  
當時敷傳法化光嗣餘景未投迹于  
藍田之悟真寺時講京邑亟動衆心  
人世即目故不廣叙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八 本傳十五 附見四

隋丹陽彭城寺釋慧隆傳一

隋江都安樂寺釋慧海傳二

隋江都慧日道場釋慧覺傳三

隋終南山龍池道場釋道判傳四

隋終南山悟真寺釋淨業傳五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童真傳六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幹傳七

靈辯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韶脫傳八

唐京師淨影寺釋善曹傳九

慧威

唐京師勝光寺釋辯相傳十

唐京師大慈持寺釋寶龍傳十一

曇恭  
明洪

唐京師大慈持寺釋慧遷傳十二

唐并州武德寺釋慧覺傳十三

唐常州建安寺釋智珣傳十四

唐常州弘業寺釋道慶傳十五

釋慧隆俗姓何氏丹陽句容人也祖

前羽梁武陵王長史父疑梁散騎常侍

隆十一出家師於宣武寺僧都沙門

慧舒舒道業遐暢風標清舉學堪物

軌德允人師焉迴當職秉持攸寄隆  
恭撫恪慎備盡師資年屆十三志存  
聽學纔欲聞道即感靈瑞有人自稱  
姓蔣名規授法花一部便曰將來佛  
法寔用相寄發言適責莫知所之以  
義推之若非四依齊位九師均德豈  
能當斯負荷剋感聖言遂聽法雲寺  
確法師成論一遍未周已究深隱習  
業數載獨稱標拔及登具戒更采毗  
尼故得五薨一河殊製異飲備皆斷  
穀洞盡銓衡及梁運蕩覆避世順時  
雖屬厖荒學功靡棄彭城寺內引化  
如流陳氏御曆重闡玄蹤僧正昭公  
道門德望於茲寺內結肆開筵義侶  
玄徒四方雲萃隆當入室獨冠羣英  
既解慧超慧命令敷述及昭將化遺  
言在斯法筵是繼誠當嘉旨然其識  
用淹華言辯清富每至商榷玄理頻  
徙遲疑雖復談柄屢撫言鋒時礪而  
碩難自撤簡綽澄遠隋氏馭宇九有  
同朝上德高人咸紆延請隆志存栖  
晦以老疾致辭居舊數引仍以卒歲  
仁壽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卧疾二十日

遷化。尔時冬至告節，氣序初寒，雲布  
彌天，雪飛遍野，及中宵之泥，曰也。天  
色開霽，星漢澄明，豈非神靈哀回天  
龍感悼之明瑞矣。然隆慈濟成性，不  
尚華飾，柔順知足，無貪為寶。凡講成  
論三十遍，涅槃大品各十餘遍。餘則  
有老故，不具叙。未終前，領弟子於高  
座寺南山頂聚土築壇，語曰：「我若捨  
形，不煩棺槨，可於此處以施禽蟲。」壇  
竟，便遷。誠哉知命。後依遺命，仍樹高  
碑寺沙門法宣為文。

釋慧海，姓張氏，清河武城人。少年入  
道，師事鄴都廣國寺固法師。聽涅槃  
楞伽，始通。再遍，便能覆述。上首加賞。  
又經五稔，學徒推服。更從青州大業  
寺道猷法師受摩訶衍毗曇等。然猷  
慧解無礙，開智難思。海以穎脫之才，  
當斯榮寄。以周大象二年來儀，濤浦  
創居。安樂修葺，伽藍莊嚴，佛事建造。  
重閣躬自，經始咸資。率化竭筋力而  
忘倦，蒙寒暑而載馳。常以淨土為期，  
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賣盡無  
量壽像來。云是天生雞頭摩寺五通。



菩薩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尊儀  
既冥會素情深懷禮懺乃覩神光焰  
燦慶所希幸於是摸寫懇苦願生彼  
土沒齒為念以大業五年五月旦疥  
患增甚語弟子曰我當滅矣伸手五  
指用表殄期氣息綿微屬續斯待至  
五日夜欬然而起依常面西礼竟加  
坐至曉方逝春秋六十有九顏色恬  
和儼如神在道俗悲涼競申接足花  
香如雨下金寶若山頻充委階墀福  
惠之力矣然其自少精苦老而逾篤  
般舟密行之法蘭若思惟之儀亟展  
脩行瑞相常獲兼以慈仁救護有劇  
諸已誘勸博約必竭其才宰官居士  
之流老病貧窮之侶並情遺重輕德  
施平等斯固器宇該含末代之通人  
也講涅槃三十遍誦法花經一部講  
五十遍即以其月九日琢石於寺鑿  
為巨室而移坐焉江都縣令辛孝凱  
崇信是教內外通捨解衣撤膳躬自  
指搗弟子慧暉以全身處乃架塔築  
基增其華麗仍建碑旌德於寺之門  
秘書學士琅耶王睿為文

釋慧覺姓孫氏其先太原晉陽人也  
江右喪亂遷居丹陽之秣陵焉覺之  
在孕梁代誌公不測人也遊宅徘徊  
顧而言曰此處當出神童俄而載誕  
有若符契幼而風神特達氣調不群  
雖則青襟便有奇心遠識於五陰六  
塵深知泡電誓求離俗二親弗能違  
也年八歲出家研精法相其初伏業  
即興皇朗法師也學門擁盛咸暢玄  
風入室之徒莫非人傑覺稟承宏論  
倍觀幽旨領略津會鑄求幽蹟駢馳  
衆妙得自勾襟宗匠加賞相擊稱為  
法器加以遊心九部倍觀數論詭說  
異門並尋枝葉旣而歎曰槍榆豈冲  
天之舉小道乖適遠之津聊以忘憂  
非吾徒也夫澄神入慧莫尚五門攝  
山泉石致美息心勝地乃樞衣獨往  
止于栖霞寺焉有慧布法師空解第  
一深明方等或有未悟輟擯于懷佇  
知音者及見欣然便即開授又以大  
智度論江左少弘布倍宗緒將陳請  
說乃垂簾思申暢幽微布公披襟歎  
美即命開講於是舊文新意兩以通

之遠近食服聞所未聞擇論廣興於斯盛矣陳晉安王伯恭為湘州刺史深加礼異并請講衆南行引演吏部尚書毛喜護軍將軍孫瑒並鞠躬頂礼虔仰殊常左衛將軍傅縡學通內外氣調甚高縹素之間无所推敬每見覺來必心形俱肅劇談高論流連無已天爵服人皆如此類隋朝尅定江表憲令惟新一州之內止置佛寺二所數外伽藍皆從屏廢覺懼金剛之地淪毀者多乃百舍兼行上聞天聽有勅霈然從其所請啓沃神祗弘護像法信有力焉煬帝昔居藩屏化牧淮甸欽佇勝人義踰文席乃賜書曰法師安善涼暑惟宜承拙遲龜山之域闡揚龍樹之旨其義端雄辯獨演暢於稽陰談柄微言偏引級於鏡水弟子欽風籍甚味道尤深今於域內建慧日道場延屈龍象大弘佛事盛轉法輪上人名稱普聞衆所知識今遣迎候遲能光拂也於即責然來儀膺此嘉命法濟上人者靈智難思於永福道場請開大論主上親臨法

席稱善久之後止白塔恒事敷說大品涅槃華嚴四論等二十餘部遍數甚多學徒滿席法輪之盛莫是過也先是江都舊邳立寶臺經藏五時妙典大備於斯及踐位東朝令百允屬掌知藏事食日得人大業二年從駕入京於路見疾而神色怡然法言无廢及至將漸明悟如常咸見金甌大神前後圍遶外國梵僧燒香供養初有智覺禪師爰感靈應乃見覺名題於金錄因其所得位地義量難測至三月二十二日遷化於泗州之宿預縣春秋五十有三惟覺美詞令善容止身長八尺風表絕倫攝齋昇堂俯仰可則觀其威儀莫不政容易觀寓目忘倦至於吐納玄言宣揚妙義雄辯清論雲飛泉涌真可謂日月入懷風颯滿室雖復褊志滯情亦頓忘鄙吝然其芝蘭所化陶誘之功日就月將固亦弘矣兼通外典妙善尺牘屬詞染翰造次可觀折簡所至皆為摸楷加以風度淹遠雅量弘深談絕是非心夷彼我峻矣重仞人莫之窺信



施相積隨用擅捨二翼之外纖芥不  
畜止有論文談疏盈於几篋而已豈  
非拔俗之奇才通方之正士也有詔  
喪事所須隨由脩辦恩札周給務從  
優厚并具舟楫王人將送其年五月  
十三日還窆於江陽縣之茱萸里傳  
業學士數甚滋多門人智果稟承遺  
訓情深追遠乃與同學紀諸景行碑  
于寺門秘書詔誥舍人虞世南為文  
金紫光祿大夫內史侍郎虞世基為  
銘見於別集

釋道判姓郭氏曹州承氏人也三歲  
喪親十五遊學殷涉史籍略綜儒道  
十九發心出家投于外兄而剃落焉  
具戒已後歷求善友深厭俗累絕心  
乖往每閱像教東傳慨而不睹靈迹  
委根歸業未之或聞遂勇心佛境捨  
尚瞻訪以齊軋明元年結伴二十一  
人發趾鄴都將經周塞開邏嚴設又  
照月光踟躕迴于義無踰越忽值雲  
奔月隱乘暗度棧遇逢遊兵特蒙釋  
放以周保定二年達于京邑武帝賞  
接崇重仍令於大衆寺厚供享之經



逾兩載上表乞循先志又蒙開許勅給國書并資行調西度砂磧千五百里四顧茫然絕无水草乘飢急行止經七夕便至高昌國是小蕃附庸突厥又請國書至西面可汗所此去天彼土不識衆僧將欲加害增人防衛不給糧食又不許出拾掇薪菜但令餓死有周國使人諫云此佛弟子也本國天子大臣苟重供養所行之處能令羊馬孳多可汗歡喜日給羊四口以充恒食判等放之而自煮菜進噉既見不然衆生不食酒肉所行既殊不令西過乃給其馬乘遣人送還達于長安住輒宗寺判以先在窮險無人造食遂捨具戒今返京室後乃更受之停止五年逢靜藹法師諮詢道務慧業冲邃淹歷五周朝夕聞問方登階漸會武帝滅法與藹西奔于太白山同侶二十六人逃難巖居不忘講授中百四論日夜研尋恂恂奉誨雖有國誅靡顧其死東引尋山岵于華岳凡所遊適者望日參焉遂離考山室二十餘所依承藹德為入室

之元宗始末一十五年隨逐不捨後  
謁捨身窮谷用陳護法判舍酸茹毒  
奉接遺骸建塔樹銘勒于巖壁天之  
嗣曆尋改邪風創立百二十人為苦  
薩僧判當其數初住陟岵寺大隋受  
命廣開佛法改為大興善焉判道穆  
僧徒歷抵經任部攝彞倫有光先範  
開皇之肇於終南山交谷東嶺池号  
野賭迫出雲端俯臨原陸躬自業行  
可為極心之場也結草為庵集衆說  
法開皇七年勅遣度支侍郎李世師  
將天竺監工就造院舍常擬供奉知  
判道業修曠給額為龍池寺焉大將  
軍雲定興以為檀越四事供給無爽  
二時侍郎獨孤機養奉音猷於宅後  
園別立齋宇請來栖息終日將事稟  
其法戒薛國公及夫人鄭氏夙奉清  
訓年別至此諮承戒誥决通疑議以  
大業十一年五月四日平旦卒於山  
寺春秋八十有四初判釋蒙啓法性  
狎林泉少欲無競樂居儉攝行慈濟  
乏偏所留心履苦登危弥其本意故  
每至粟麦二熟行乞貯之至厚雪弥

山則遺諸飛走所以山侶遊僧蒙其  
將濟者勢矣又食不擇味生無患苦  
僧事執掌身先令之而引道終朝虔  
皮無怠雖暫遊世恒歸山室斯亦巖  
岫之學觀矣

釋淨業俗姓史氏漢東隨人也年登  
小學即露縑服閭里嘉之号稱賢者  
專經之歲割愛出家淨養威儀霜厲  
冰潔受戒以後遊乃河内精研律部  
博綜異聞時有論師慧遠樹德漳河  
傳芳伊洛一遇清耳便伸北面學涅  
槃等經皆品酌其致引宣大旨而恨  
文廣功略章句未離及遠膺詔入關  
業亦負帙陪從首尾食承盡其幽理  
晚就曇遷禪師學於攝論遷器宇崇  
廓牆仞重深遂舉知人同揚樂說嘉  
業鑽仰誠至乃傾襟導引隨聞頂受  
緘勒寸心開皇中年高步於藍田之  
覆車山班荆採薇有終焉之志諸清  
信士敬捐戒舟為築山房竭誠奉養  
架險乘懸製通山美今之悟真寺是  
也業確乎内湛令響外馳仁壽二年  
被舉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通

行諸基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  
忽感異香滿院衆共嗟怪因而樹立  
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于人物寺重  
閣上聞衆人行聲及往掩捕扃閉如  
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為  
諸道俗受苦薩戒乃有群魚游躍首  
皆南向似受歸相範即乘舟入水為  
魚授法魚皆迴頭遶船如有聽受都  
無有懼業度其所遇乃以舍利置於  
佛堂先有堞菩薩一軀不可移轉至  
明乃見迴身面於舍利狀類天然一  
无損處屢興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四  
年召入鴻臚館教授蕃僧九年復召  
住禪定寺聯翩荏苒徵壘清曠後欲  
返於幽谷告同學曰此段一行便為  
不返而別未淹旬已聞殂化春秋五  
十有三達生知命斯亦至哉即大業  
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也露骸松下初  
業神岸溫審儀止雍容敦仁尚德有  
古賢才調篤愛方術却粒練形冰玉  
雲珠資神養氣而卒非其所治徒載  
聲芳潔已清貞老為傳德矣

釋童真姓李氏遠祖隴西寓居河東



之蒲坂焉少默生死希心常往投曇  
延法師為其師範綜掇玄儒英猷秀  
舉受具已後歸宗律句晚涉經論通  
明大小尤善涅槃議其詞理恒處延  
興敷化不絕聽徒千數各標令望詳  
真高譽繼迹於師開皇十二年勅召  
於大興善對翻梵本十六年別詔以  
為涅槃家主披解文義允愜衆心而  
性度方正善御大衆不友非類唯德  
是欽仁壽元年下勅率土之內普建  
靈塔前後諸州一百一十一所皆送舍  
利打剎勸課繕構精妙真以德王當  
時下勅令住雍州剎置靈塔遂送舍  
利於終南山仙遊寺即古傳云秦穆  
公女名弄玉習仙果雲之所也初真  
以十月內從京至寺路逢雨雪飛奔  
滂注掩漬人物唯舍利輿上獨不濡  
潤同共異之寺居衡谷日夕風振自  
靈骨初臨迄于藏座恬然恬靜燈耀  
山谷兼以陰雲四塞雨雪俱零真得  
清霄霽見日有符程限真乃手執熏爐  
興發大願恰至下期冬日垂照時正  
在午道俗同慶及安覆訖還復雲合



大衆共歎真心冥感之所至也大業元年營大禪定下勅占真為道場主辟讓累載不免登之存撫上下有聲僧綱又以涅縣本務常事引獎言令之設多附斯文大業九年因疾卒于寺住春秋七十有一真抱操懷亮明附高流廝下之徒性非傾徒寺既初立宰輔交叅隆重居懷未始迎送情槩天表卒難變節當正臨食衆將四百大堂正梁忽然爆裂聲駭震霆一衆驚散咸言摧破徒跣而出者非一唯真端坐依常執匙而食容氣不改若無所聞兼以偏悲貧病撤衣拯濟躬事扶視時所共嘉剛柔兼美焉釋靈幹姓李氏金城狄道人祖相封於上黨遂隨封而遷焉年始十歲樂聞法要遊寺觀看情欣背俗親弗違之年十四投鄴京大莊嚴寺行法師為弟子晝夜遵奉無怠寸陰每入講堂想慶天宮无異也十八復講華嚴十地初開宗本披會精求僉共恠焉又酬抗群鋒無所躡礙衆益欣美冠年受具專志毗尼而立性翹仰恭攝

成節三業護持均持遮性周武滅法  
通廢仁祠居家奉戒儀體无失隋開  
佛日有勅簡入菩薩數中官給衣盂  
少林置館雖蒙厚供而形同俗侶開  
皇三年於洛州淨土寺方得落示出  
家標相自此繁興有海王法師講華  
嚴衆四方追結用興此典幹即於此  
衆講釋華嚴東夏衆首咸共褒美開  
皇七年因修起居道業夙聞遂蒙別  
勅令住興善為譯經證義沙門至十  
七年遇疾悶絕惟心不冷未敢載殯  
後醒述云初見兩人手把文書戶前  
而立曰官須見師俛仰之間乃與俱  
往狀如乘空足無所涉到一大園七  
寶樹林端嚴如畫二人送達便辭而  
退幹獨入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  
池无非珍寶煥煌乱目不得正覩樹  
下花座或有人坐或无坐者忽聞人  
喚云靈幹汝來此耶尋聲就之乃慧  
遠法師也礼訃問曰此為何所答是  
兜率陀天吾與僧休同生於此次吾  
南座上者是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  
非今身頂戴天冠衣以朱紫光偉絕

世但語聲似舊依然可識又謂幹曰  
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亦覺  
悟重增故業端然觀行絕交人物仁  
壽三年舉當寺任素非情望因復俯  
從其年奉勅送舍利於洛州便置塔  
於漢王寺初建塔所屢放神光風起  
燈滅而通夕明亮不須燈照又感異  
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月八日下  
舍利時寺院之內樹葉皆萎烏鳥悲  
叫及填平滿還如常日時漢王諒作  
鎮晉陽承幹起塔王之本寺遠遣中  
使賜賜什物然其善於世數機捷樞  
要辯注難加嘗為獻后述懺帝心增  
感歎欽連而乃賜帛二百段用旌隆  
敬大業三年置大禪定有勅擢為道  
場上座曾徒一盛匡救有叙至八年  
正月二十九日卒於寺房春秋七十  
有八幢蓋道俗相與奔隨乃火葬於  
終南之陰初幹志奉花嚴常依經本  
作蓮華藏世界海觀及弥勒天宮觀  
至于疾甚目精上視不與人對久之  
乃垂顧如常日沙門童真問疾因見  
是相幹謂真曰向見青衣童子二人

來召相逐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得  
入宮若翹足舉望則見城中寶樹花  
蓋若平立則無所見也旁侍疾者曰  
向舉目者是其相矣真曰若即往彼  
大遂本領幹曰天樂非久終墜輪迴  
蓮華戲世界是所圖也不久氣絕須  
臾復還真問何所見耶幹曰見大水  
遍滿華如車輪幹坐其上所願足矣  
尋亦便卒沙門靈辯即幹之猶子也  
少小鞠育誨以義方携在道位還通  
大典今住勝光寺衆議業行擢知經  
任揚導華嚴檀名帝里云

釋劬脫不詳姓氏汲郡人也童少出  
家以孝行清直知名雖該數小大儒  
明成實講解周鏡不虧聲問開張衢  
術章疏惟新為後學宗仰又善聲韻  
兼通字體蒼雅林統識其科蹤文章  
篇什頗豫倫伍同住房院罕見餘談  
手不輟卷專師廣贈威儀修整未曾  
及願身極長大充滿圓成時共目之  
以為僧傑人有達於帝者乃退住慧  
日四海齊架又無與競志節堅正寂  
為稱首帝欲試諸大德誰為剛亮通



命引入允武殿勅監門郎將段文操拔  
刀逐之令走諸大德並起步速往唯  
脫緩步如常語操曰卿何事以此相  
逼及上殿坐語論佛理帝徐顧操曰  
衆僧素不知俗法監門何得催耶私  
異脫之大志也勅賜大竹扇面闊三  
尺即令執用并賜松抱高屨令著於  
宮中而出帝自送之曰誠僧係矣尔  
後常弘成實無替時序以大業十三  
年卒于東都鴻臚寺春秋六十三自  
脫之聽學也常施荷擔每置一頭經  
書及筆又置一頭若至食時留母樹  
下入村乞食用以充繼其筆絕大屨  
管如臂可長三尺方丈一字莫不高  
推人有乞書者希但一字耳風力適  
逸觀之不厭皆施諸壁上来往觀省  
東都門額皆脫所題隨一賦筆更不  
修飾時慧日有沙門法楞者偏弘地  
論著述疏記聲名相副見重道場及  
于終世以事聞奏帝哀之殯殮所資  
皆從天府

釋善曹俗姓淮氏瀛州人少出家通  
敏易悟機達為心預涉講會樂詳玄



極大論涅槃是所鑽注齊破投陳奔  
造非數年屢荐餒告乞是難日濟  
一餅纔充延命形極羸悴衆不齒錄  
行至一寺聞講涅槃因入論義止得  
三番高座無解佞頭飲氣徒衆千餘  
停偃講席於是扶舉而下既至房中  
奄然而卒曹時論訖即出竟不知之  
後日更造乃見造諸喪具因問其故  
乃云法師昨為北僧所難乃因即致  
死衆不識曹不之擒捉聞告白審退  
而潛焉經于數日後得陳僧將挾復  
往他講所論義者無不致屈斃者三  
人由此發名振續大光吳越隋初度  
北依遠法師止于京邑住淨影寺聽  
徒千數並鋒銳一期而曹覆述堅義  
神采秀發偏師論難妙通解語遠制  
涅槃文疏而曹意所未弘乃命筆改  
張剖成卷軸鑿深義密利實同遺遠  
聞告曰知子思力無前如何對吾改  
作想更別圖可耶曹曰若待法師即  
世方有修定則曹之虛名終無實錄  
遠乃從之疏既究成分宗正世亟有  
陳異遠亡之後勅令於淨影寺為涅

槃衆主開皇將末蜀王秀鎮部梁益  
携勇與同行岷嶓望德日歸成務遠仁  
壽末歲還返關中處蜀道財志管尊  
像光坐嚴飾絕世名士雖途經危險  
而步運並達在京供養以為模範會  
文帝置塔勅送舍利于梓州牛頭山  
華林寺嚴輿將達感豬八頭突到輿  
下從行至館駢逐乃走還來如故漸  
至城治黑蜂四枚形甚壯偉隨輿旋  
遶數匝便去既至州館夜放大光明  
徹屋上如火焰發食頃方滅又掘塔  
基入深丈餘正當函處得古瓷瓶無  
蓋有水清澄香美乃用盛於函內寺  
有九層浮圖從西南角第二級放光  
上照相輪如五石瓮許黃赤如火良  
久方隱又堂內弥勒像亦放眉間紫  
光并二菩薩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  
後七度衆人同見除不來者及大業  
造寺廣召德僧曹應高選又住禪定  
屢開法席傳嚮相尋因感風疾唇口  
喝偏時人謂改張遠疏之所及也初  
遠以涅槃為五分末為闍維分曹尋  
之揣義改為七分無有闍維第七云

結化歸宗分自風疾多載而問難尋  
常為諸學者所共驚憚後忽患損口  
如恒日曾曰吾患既老命必終矣此  
不可恠理數然也大業十三年欲返本  
寺衆不許之乃以土塞口欲自取死  
寺衆見其志決方復開許以武德三  
年八月內終於淨影寺春秋七十有  
一初患篤謂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在  
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慮淨土不  
生即令拂拭房宇燒香嚴持病來多  
日委卧不起忽令自坐合掌語侍人  
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來也曾  
今懺悔慙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  
佞身似送因卧曰向者阿彌陀佛來  
汝等不見耶不久吾當去耳語頃便  
卒葬于城南翠曲之北崖遵遺令也  
弟子慧威住大捺持講尋宗迹著名  
京室

釋辯相姓史瀛州人也性愛虛靜遊  
聽有聲業綜經術齊趙之方俗聞芳  
績後旋洛下涉諸法席又往少林依  
止遠公學於十地大小三藏遍窺其  
奧隅而於涅槃一部詳覈有聞未南

投徐部更採攝論及以毗曇皆披盡  
精詣傳名東壤光問師資衆所歸向  
開皇七年隨遠入輔創住淨影對講  
弘通仁孝居心崇仰師轍仁壽置塔  
勅令送舍利於越州大高寺民庶歡  
躍欣見遺身未及出閭光自涌現青  
黃赤白四色昭彰流溢于外七衆嗟  
慶勝心屢動又於山側獲紫芝一枚  
長二尺三寸四支三蓋光色鮮綺還  
返京都大弘法席常聽學士二百餘  
人並得領袖當時親承音誥大業之  
始召入東都於內道場敷散如故為  
鄭擁逼同固洛濱武德初年蒙勅延  
勞還歸京室重弘經論更啓蒙心今  
上昔在弘義欽崇相德延入宮中通  
宵法論亟動天顏賜錫豐美乃令住  
勝光此寺即秦國之供養也故以居  
焉晚以素業所資慧門初闢追崇淨  
影仍就講說又捨所遺圖遠示相常  
存敬札用光先範以貞觀初年因疾  
纏身無由取逝乃隱避侍人自縊而  
卒在于住寺春秋七十餘矣相為人  
敦素形色鮮白眉目濃朗儀止閑泰



尚推名理接頓詞義有神采矣

釋寶襲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師之弟子休聰達明解神理超逸齊末馳聲廣於東土周平齊日隱於本州天元嗣立創開佛法休初愿詔為菩薩僧與遵遠等同居時結開皇七年召入京輦住興善寺襲十八歸俗誦經為業後聽經論偏以智度為宗布響關東高問時傑從休入京訓勗為任開皇十六年新補為大論衆主於通法寺四時講化方遠摠集遠仁壽造塔又勅送舍利於嵩州嵩岳寺初雲霧暗合七日蒙昧能乃擎爐發誓願將限滿下舍利時得見日采俄而所期既至天開光耀日當正午既副情望遂即藏闕未又送于邢州況愛寺忽於函上見諸佛菩薩等像及以光明周滿四面不可殫言通於二日光始潛沒而諸相猶存及當下時又見卧像一軀赤光踴起龍襲欣其所感圖而奉步至文帝昇遐起大禪定以名稱普聞召而供養武德末年卒於住寺春秋八十八天有弟子曇崇明洪皆



善大論恭少而機辯見解有名屢講  
經論京室稱善護法匡弼頗存聖言  
貞觀初年勅徵為濟法上座經維僧  
務傳芳季緒後召入弘福又令知普  
光寺任德為時須故輪轉无定在於  
任所洪亦以榮望當時紹宗師業已  
入普光時復弘法而專營浴供月再  
洗僧孫踵安公歸心慈氏大

釋慧遷瀛州人也好學專問愛說地  
論以為心賞之極負錫馳騁求慕郢  
匠雖研精一部而橫洞百家每至難  
理則羣師具叙有齊之時早卓名實  
又從遠公重流前業義不藉緣因經  
一紀併通涅槃地持並得講授齊亡  
法毀南奔陳國大隋革運又歸鄉壤  
行經洛下還附遠馬故業新聞俗填  
膏臆及遠入關從而來至住大興善  
弘敷為任開皇十七年勅立五衆請  
遷為十地衆主覆寶光寺相續講說  
聲類收陳仁壽二年勅令送舍利於  
本鄉弘博寺既至掘基入地六尺感  
發紫光散衝塔上其相如焰似金像  
所佩者又土上成字黑文分明六轉

輪王佛塔也見此靈相咸慶希逢仁壽四年又於海州安和寺起塔掘深五尺便獲白土色逾於粉遍滿坑中復深八尺於白土內得白玉一枚方餘徑尺光潤難比及將下旦放大光明通照城郭色如紅火舍利出瓶分為六粒現希有事衆皆歎訝遷後頻開十地京邑乃多无與比肩者及大禪定興召入處之武德末年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九矣自遷之末後十地一部絕聞開壤道由人叩於斯驗矣有心之寄誠可勸諸

釋慧覺俗姓范氏齊人也達量通鑒罕附其倫而儀形秀峙眉目峯映衣服鮮潔身長七尺容止溫弘顧步淹融鏘鏘然也執持行路莫不駐步迎睇而目送者其威儀感人如此明華嚴十地講席相繼流軌齊岱榮名遠著門學成風大隋受禪闡隆像法以文皇在周既總元戎躬履鋒刃兵機失捷逃難于并城南澤後飛龍之日追惟舊壤開皇元年乃於幽憂之所置武德寺焉地惟泥濕遍以石鋪然

始增基通於寺院周閭千計廊廡九重靈塔雲張景臺星布以覺識解騰譽呂而震之弘闡法門多以華嚴為首受悟請益宏略遵於四宗後被請高陽允當講正聽衆千餘堂宇充溢而來者不絕遂停法肆待有堂宇方可弘導爰有施主即為造千人講堂締構斯須不月便就既登法座衆引充滿覺威容宏雅其狀若神談吐抑揚汲引玄隱披釋冲洽聽徒竦戴誠博義之弘量也著華嚴十地維摩等疏并續義章一十三卷文質恢恢條貫倫約齊魏明德咸誦行之至武德三年會獫狁南侵覺少有恙通告門人曰吾其去矣侍者曰今寇賊臨城人路阻絕知何處去荅曰生死道長去留无日明當別矣乃勅出身資為僧設食與衆取訣通夜正念精爽冷然明相纔出奄然從化春秋九十矣初覺慧解之性素蓄習襟福業攝生隨喜者衆凡有營理身助修治故寺之基趾咸由勸勉又聞往生淨土因施為切不遠千里青州取棗於并城

開義寺種之行列千株供通五衆日  
呈茂美斯業弘矣時寺有二僧俱名  
智達遠公門人善解當世武德之初  
京邑呈美又有明幹者亦亞其倫相  
與傳燈流芳不絕

釋智琚新安壽昌人俗姓李氏原其  
世系出自高陽末曾任為理官仍以  
為姓時代音變遂以理為李因而氏  
焉其本冀州趙郡典午東遷徙居江  
左父禕仕梁負外散騎侍郎琚年十  
九便自出塵聽坦師釋論未淹灰管  
頻聞精義坦即隋齊王暕之門師也  
次聽雅公般若論又聽譽公三論此  
三法正名價尤重琚欲潔操秉心偏  
窮法性諸高座主多無兼術古人有  
言學无常師斯言有旨廣尋遠討  
曲盡幽末年二十七即就敷講无礙  
辯才衆所知識說經待問亟動恒倫  
及坦將逝以五部大經一時付屬既  
蒙遺累即而演之聲價載隆玄素攸  
仰然其口不言人眼无受色牢醴弗  
嘗葷辛元化入室弟子明衍受業由  
來便事之為和上亡前謂曰吾以化



嚴大品涅槃釋論此之文言吾常吐納今以四部義疏付屬於汝乃三握予忽然而終碎於常州之建安寺即武德二年六月十日也窆於毗壇之南寺之舊堦行姓丘氏晉陵名族客止可觀精采卓異敬崇芳績樹此高碑于寺之門前陳西陽王記室譙國曹憲為文

釋道慶姓戴其先廣陵後進度江家于無錫年十一出家事吳郡建善寺歲閏梨服勤盡禮同侶所推十七出都聽彭城寺講成實論大義餘論皆莫之遺所以時匠目曰懸日月於懷中注江河於口內者誠歸於慶矣既荷嘉問信志兼常利齒聞於既往高座屬於茲日及陳祚去亡法明彫散東歸无錫居鳳光寺學徒載萃誨誘如初後止毗壇弘業寺專事闡弘无棄涼暑然其齋正善言笑淡名利厚交遊毫翰奔涌琴詩婉妙風神閑縱韻宇虛凝應物有方履機无忤以武德九年八月終於寺房春秋六十一即以其月二十三日窆於扶塘之山



津也穿墳之日鋏鋤纔施感白鶴一  
羣自天而下遙曳翻翔摧藏哀喚自  
非道光遠被何由致此異祥同寺沙  
門法宣曰余與伊人言忘道狎京華  
少年已欣共被他鄉寒暑更喜同袍  
月席風筵接腕晤語吾子經堂論室  
促膝非異人豈意玄穹殲我良友于  
行徒洒百身寧贖未能抑笔聊書短  
銘其曰十力潛景四依匡世踵德連  
暉伊人是繼宮牆戒忍燈炬禪慧並  
驅生林分處安轂論堂振玉義室芬  
蘭坐威師子衆遠栴檀道潔塵外理  
析談端四儀式序三業惟安穢土機  
窮勝人現滅帳留餘影車迴去轍隴  
月孤照墳泉幽冽竹露暫團松風長  
切氣運有終德音无絕

續高僧傳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九 本傳十七 附見七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慧慧因傳一

唐安州方等寺釋慧慧高傳二

唐同州大興國寺釋法祥傳三

唐終南山玉泉寺釋靜藏傳四 道刪

唐新羅國皇隆寺釋圓光傳五 圓安

唐蒲州仁壽寺釋海順傳六 行友

唐京師普光寺釋曇藏傳七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神迥傳八 玄亮

唐京師定水寺釋僧鳳傳九 法位

明曠  
明略

唐京師普光寺釋道岳傳十

唐汴州慧福寺釋功迥傳十一

唐汴州安業寺釋神照傳十二

唐蒲州極巖寺釋神素傳十四

唐東都天宮寺釋法護傳十五

唐蜀都寺釋玄續傳十六

唐蘇州法流水寺釋慧壁傳十七

釋慧因俗姓于氏吳郡海鹽人也晉太常寶之後胤祖朴梁散騎常侍父

元顯梁中書舍人並碩學英才世濟其美因稟靈溫裕清鑒儉通微音深靡緇素欽屬十二出家事開善寺慧熙法師志學之年聽建初瓊法師成實曾未具戒便齊入室慧聲廣被道衆相推而欣味靜心未指章句乃詣鍾山慧曉智瓊二禪師請授調心觀法定水旣清道思逾肅師襲宏略曲盡幽微而悟言神解獨酌標致又造長干辯法師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列滿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青更逾藍辯後歸靜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踵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誼絲竹交響當即氣同捨壽體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去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絹兩束因曰此為贖遺耳重問其故曰妄想顛倒知何不為吾被閻羅王召夏坐講大品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赴彼冥祈神遊異域陳僕射徐

陵高才通學尚書毛喜探幽洞微時  
号知仁咸歸導首隋仁壽三年起禪  
定寺搜揚寓内遠招名德因是法門  
龍象乃應斯會既德隆物議大衆宗  
歸遂奉為知事上座訓肅禪學柔順  
誘附清穆僧倫事等威權同思啓旦  
又寺初勝集四海一期名德相亞通  
濟斯美因又寔兼之矣頻講三論并  
製文疏要約標控學者高奉大唐弘  
運重興佛日舉十大德當其二焉以身  
御法不令而行讓以得之屈已成務  
故京寺宿望心敬遵承咸崇菩薩戒  
師後進具戒者無不依而羯磨左僕  
射蕭瑀器局貞亮玄風凝遠刑部尚  
書沈疇安溫彞弘雅達信通神並崇  
仰欽承于茲二紀因定慧兩明空有  
兼照弘法四代常顯一乘而莫競物  
情喜怒無色故遊其道者莫測其位  
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大莊  
嚴寺春秋八十有九未終初夜告弟  
子法仁曰各如法住善修三業無令  
一生空過當順佛語勿變服揚哀隨  
吾喪後事不可矣乃整容如常潛思

入定於後夜分正坐而終咸聞異香  
滿室遂遷坐于南山至相寺于時攀  
棘狀轍道俗千餘送至城南又聞天  
樂鳴空弟子等為建支提塹塔勒銘  
封樹蘭陵蕭鈞製文仁是鄉人少所  
供奉清淨身心修行念定卑弱著性  
有名門學

釋慧曷高安陸人幼入道門即懷遠量  
取覽經義引導居心初跨淩玄經希  
崇大品博聞略究而情阻未申承苞  
山明法師興皇遺屬世稱郢匠通國  
瞻仰因往從之諮奉無倦備清退道  
遂得廣流部袞恢裕興焉年方登立  
即昇法座談撫一指衆侶誼譁受業  
傳燈分風從化然以法流楚服成濟  
已聞岷絡三巴尚昏時綱便以法弘  
導遠化未聞隋大業年泝流江碛雖  
遭風浪厲志無前既達成都大弘法  
務或就綿梓隨方開訓自玉壘僧侶  
因此開明衢煙捻萃傾味正法而成  
惠邨焉無憚遊涉故使來晚去思詠  
歌滿路又以衆斯殷雜枯折由生曷  
礪法微冶情無猜隱時或不可其懷



者計奏及之云結徒日盛道俗宅擁  
非是異術何能動世武德初年下勅  
窮討事本不實誣者罪之曷惟道在  
人弘義須知返乃旋途南指道出荆  
門隨學之賓又倍於前既達故鄉亟  
仍前業重張頴暕更叙關鍵神望弥  
高衆聚弥結弊其誼競避地西山之  
陰屏退尋閑陶練中觀經逾五載四  
衆思之又造山迎接處邑傳化曷隨  
宜利益意引行藏還返安州方等寺  
講說相續以貞觀七年卒于所住春  
秋八十有七自曷一位僧伍精勵在  
先日止一食七十餘載隨得便噉無  
待營求不限朝中趣得便止所以蜀  
部豐都芬著兼列每旦填供常充寺  
門曷並命入僧自無一受且講若下  
食惟一椀自餘餅菜還送入僧有學  
士導勤見其羸弱恐法事稽留為告  
外衆令辦厚供曷恠異常推問食所  
由即令勤出衆永不相襲告曰邪命  
之食不可御也汝聞吾言而不解救  
意其守節稟法也如此  
釋法祥同州人童稚出家清貧寡慾

周勤訪道栖止無定冠具已後遵奉  
憲章刻意鞭後潛心玄蹟二教周廢  
便從俗吏而抱德懷經禮誦無輟僚  
佐班列同共嘉尚將欲進位貢入臺  
府而正性慕道不思榮問乃恣其習  
業霜負而已隨興法現即預出家住  
大興國寺志操俊爽言必簡衷立身  
凝肅不居幽屏常處大房開通前後  
三十餘年當風而住虛廓其慮門未  
曾掩坐卧一牀讀經為業道俗問訊  
者自非讀盡復卷中無涉言故知其  
客節卷未取者咸私覲已後而奉對  
祥潛思玄籍博綜多持開蒙引喻言  
不加飾因染傷寒有勸藥療者皆無  
所受但苦邀心隨務量擬或患痢病  
有加藥者乃曰痢者水也不遑自除  
便噉乾飯數日便老其執節堅固率  
皆類此兼又持信標儀不交華薄申  
令衆範出言歸訥故衆有諸罰祥必  
先致其詞聞過伏引更不怨及其德  
耀人神為若此矣以武德七年沉疴  
累月素氣綿弱侍者衆立乃微言佛  
像佛像聲既沉隱初聞未了後思乃

悟迴顧者之瞥見尊儀峙然西壁光相宛具湏臾漸隱又聞香樂競至惜鬱盈房道俗驚嘆又見一羣白鶴從西方來遶房三匝翔傳還復來處而去於後少時而卒乃葬于城之東隅傾邑充衢幢蓋綿亘哀慟之聲流聞遠近

釋靜藏俗姓張澤州高都人九歲出家投清化寺詮禪師而為師主訓誨之至極附大猷進戒已後樂思定業通徹盡相宗徒有歸年二十三發弘誓曰丈夫出俗紹釋為氏豈不欲義流天下名貫玄班者乎承鄉壤大德遠法師勅召在京弘化為務便往從之未至值還果非本遂乃遍詣法席聽採經論攝論十地是所偏求還住淨影弘揚所習大業九年召入鴻臚教授東蕃三國僧義九夷狼戾初染規猷賴藉乘機接誘並從法訓武德初歲太僕卿宇文明達宿昔承奉禁戒是投合門請業用比昭穆勅使達為河之南北執節招撫綸言既出將事首途歲送曰世界無常佛有誠誥

別易會鄭光民遺語願常存此奉信  
在心運以藏夙有預聞曾經事驗拜  
辭曰弟子銜命於不返願師冥道照  
助及至相州果為賊王德仁所害其  
子世壽奏曰臣父奉勅安撫竭誠奉  
國為賊所害思報皇恩藍田散谷見  
有故寺望得為父修立并度僧二十  
人帝問欲作何寺壽以事諮歲曰此  
山上有閨玉下有流泉可名玉泉耶  
壽具奏聞帝依所請仍延歲往住堂  
宇廊廡並拍撫焉遠近道俗造山修  
觀皆遺之法藥安時處順遂復其性  
以武德九年十二月因事入京遇染  
時患限終京室春秋五十有六弟子  
道刪祖習風範地持一部敷化在心  
今住終南至相有名於世

釋圓光俗姓朴本住三韓卞韓馬韓  
辰韓光即辰韓新羅人也家世海東  
祖習綿遠而神器恢廓受殊篇章校  
獵玄儒討讎子史文華騰翥於韓服  
博瞻猶愧於中原遂割略親朋發憤  
溟渤年二十五乘船造于金陵有陳  
之世号稱文國故得諮考先疑詢猷



了義初聽莊嚴是公弟子講素霑世  
典謂理窮神及聞釋宗反同腐芥虛  
尋名教實懼生涯乃上啓陳主請歸  
道法有勅許焉既受初落采即尊具  
戒遊歷講肆具盡嘉謀領牒微言  
不謝光景故得成實涅槃蓋括心府  
三藏數論偏所披尋末又投吳之虎  
止山念定相必無忘覺觀息心之家  
雲結林泉並以綜涉四含切流八定  
明善易擬簡直難虧深副夙心遂有  
終焉之慮於即頓絕人事盤遊聖蹤  
攝想青霄緬謝終古時有信士宅居  
山下請光出講固辭不許苦事邀延  
遂從其志剏通成論末講般若皆思  
解俊徹嘉問飛移兼糅以絢采織綜  
詞義聽者欣欣會其心府從此因循  
舊章開化成任每法輪一動輒傾注  
江湖雖是異域通傳而沐道頓除嫌  
郅故名望橫流播于嶺表披榛負橐  
而至者相接如鱗會隋后御宇威加  
南國曆窮其數軍入揚都遂被亂兵  
將加刑戮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  
走赴救之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



被縛將殺既恠其異即解而放之斯  
臨危達感如此也光學通吳越便欲  
觀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帝宇值佛  
法初會攝論肇興奉佩文言振續微  
緒又馳慧解宣譽京臯勩業既成道  
東須繼本國遠聞上啓頻請有勅厚  
加勞問放歸乘持光往還累紀老幼  
相欣新羅王金氏面申虔敬仰若聖  
人光性在虛閑情多汎愛言常含笑  
愠結不形而牋表啓書往還國命並  
出自曾標一隅傾奉皆委以治方詢  
之道化事異錦衣請同觀國乘機敷  
訓垂範于今年歲既高乘輿入內衣  
服藥食並王手自營不許佐助用布  
車福其感敬為此類也將終之前王  
親執慰囑累遺法兼濟民斯為說微  
祥被于海曲以彼建福五十八年少  
覺不念經于七日遺誠清切端坐終  
于所住皇隆寺中春秋九十有九即  
唐貞觀四年也當終之時寺東北虛  
中音樂滿空異香充院道俗悲慶知  
其靈感遂葬于郊外國給羽儀葬具  
同於王礼後有俗人兒胎死者彼土

諺云當於有福人墓埋之種胤不絕  
乃私厝於墳側當日震此胎死擲于  
塋外由此不懷敬者率崇仰焉有弟  
子圓安神志機類性希歷覽慕仰幽  
求遂北趣九都東觀不耐又西燕魏  
後展帝京脩通方俗尋諸經論跨轡  
大經洞清纖旨晚歸心學高軌光塵  
初住京寺以道素有聞特進蕭瑀奏  
請住於藍田所造津梁寺四事供給  
無替六時矣安嘗叙光云本國王染  
患醫治不損請光入宮別省安置夜  
別二時為說深法受戒懺悔王大信  
奉一時初夜王見光首金色晃然有  
象日輪隨身而至王后宮女同共覩  
之由是重發勝心克留疾所不久遂  
老光於下韓馬韓之間感通正法每  
歲再講匠成後學觀施之資並充營  
寺餘惟衣食而已

釋海順姓任氏河東蒲坂人容貞方  
偉音韻圓亮長面目少鬚髯儀服不  
羣於衆有異少處寒素生於田野早  
喪慈父與母孤居孝愛之情靡由師  
傳廉直之性獨拔懷抱每恨家貧無

資受業故年在志學尚未有聞乃慄  
慨辭親脫落求道出家依于沙門道  
遜道光玄曾名扇儒宗具見後傳順  
躬事學札晝夜誦經初無暫替文不  
再覽日殆三千歲登具受履操逾遠  
志業尤勇念守所持誓無點累仍以  
威儀麋著身過可防語笑易為口非  
難護乃因他患緘默不言却掃蓬扉  
事心而已方以學行之始慧解為先  
遂閱討衆經伏膺玄宰方等諸部咸  
稟厥師皆探蹟研幾貴言領意有栖  
巖寺沙門神素者性好幽栖尤專二  
論順遠承寄調思扣冲閑乃荷帙登  
峯諮叅講肆徒屬既衆鑽仰殊多有  
所詢求但舉經要順類時屬請微以  
為繁雖愠色不形而勞心可驗順遂  
巡退席曰昔陳亢問一得三今者請  
一蒙二亦何遽乎曰何謂耶荅曰一  
則見忤一則聞義素既悟其所述因  
斯自革於是無疑不斷有滯必申至  
於難心隱括偕在婆沙研精專一始  
終該統或下山分衛而執卷披文或  
企足接明假照尋讀莫不洞開樞要

妙鑒幽原順嘗以餘席言於素曰海  
順曠劫深尤不逢賢聖周旋五趣莫  
能自免致生茲穢土對此凡緣未能  
出有欲河登無為岸將不由心駒失  
轡而晦沉坑塹者乎因涕泣濡襟歔  
歔哽塞又曰每念二輪交轍息駕何  
門六道長駢思歸無路言及斯事載  
懷惶悚且生得為人啓期亡憂於貧  
賤出家弘道僧度不易於公侯順今  
兼之一何可慶又以大冥之室仰屬  
傳燈雖不面奉如來而幸遇法師耳  
不量短綆輒揆深源願得賜以明珠  
投之渾浪如此則一生有獲千載無  
恨也遂即言笑如常容儀自若素曰  
敢聞君子志矣恐不副雅懷素後累  
居僧任果停講席順以法輪罕遇遂  
欣禪味有沙門道傑者類秀定慧  
希慕風景乃致書曰敢稽首大師門  
下每欲理靜攝心山泉畢志但以無  
明大夜非慧炬不輝故栖寄法筵聽  
覽玄旨至於人物聚集頗勞伫仰况  
乃大限百年小期一念儻從風燭前  
路奚滯所以策驚駘之疲想千里之



遠定門玄妙輒希趣入逆其不逮益  
用盤桓伏願開含養之懷退人以礼  
餘得書美其銳情玄暢也乃報曰促  
路非騏驎之逸戀灌木豈是鸞鳳之  
栖息故當引水而沐枯魚戢翼而朋  
索鶴耳脫其不尔幸無略光陰順得  
書會疾遂不果行而為人高簡雅素  
自歸清衆絕交氓俗嘗有說種性高  
尚祖祚榮貴者以誇於順順覓尔而  
笑曰我釋種餘暉法王之子尚須謙  
讓自下不敢傲誕欺人豈期庸庸之  
徒翻欲恃鬼陵物遂振手而去故超  
時之士皆不及其門及俗之賓頗入  
其室而道行純潔性好追蹤曾刺血  
洒塵供養舍利兼以血和墨書七佛  
戒經尅已研心類皆如此嘗尋付法  
藏傳說如來涅槃法付承繼迄於師  
子窈賓囑累斯書詞事既顯若親面  
焉因斯懷感涕零如雨曰恨不及彼  
聖人拔茲沉俗也又常於宵分歸命  
三尊同住隣居無得聞者或解納覆  
彼寒夫或減食而充饒者志好恬愉  
無求知足有贈衣帛者終不以介意



曾縱客曰自任則樂而未曾制物從  
我隨物則苦而未曾以我違物且鳥  
不栖淵魚不巢樹未必解隨和讓之  
道而各得其所宜者亦猶我不奪物  
禁物不妨我辱矣又作三不為篇其  
一曰我欲偃文修武身死名存研石  
通道祈井流泉君盱在內我身處邊  
荆軻拔劍毛遂捧盤不為則已為則  
不然將恐兩虎共鬪勢不俱全永存  
今好長縱來恣是以反跡荒遐息景  
柴門其二曰我欲刺股銚刃懸頭屋  
梁書臨雪采膝映瑩光一朝鵬舉万  
里驚翔縱任才辯遊說君王高車反  
邑衣錦還鄉將恐鳥殘以羽蘭折由  
芳籠養詐貴鉤餌難嘗是以高巢林  
藪深穴池塘其三曰我欲銜才嚮德  
入市趨朝四衆瞻仰三槐附交標形  
引勢身達名超箱盈綺服厨富甘肴  
飄揚弦管詠美詩謠將恐塵栖弱草  
露宿危條無過日旦靡越風朝是以  
還傷樂淺非惟苦遙順神晤駭羣出  
言成錄著集數卷于時真法陵遲俗  
尚諛諂訥言敏行者為愚巧詞令色

者為智廉潔正性衆或致譏故順履  
貞直之心居危不乱涅而不緇可謂  
懷素風焉有沙門行友者志行嚴正  
才慧英悟與順素交因疾叅候順曰  
先民有言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  
者為人三覆斯言一何可信世人強  
未知解而不欲修行每思此言良用  
悽咽吾謂夷煩歺惑豈直專在說經  
以法度人何必要登高座授非其器  
則虛失其功學不當機則坐生自惱  
友遂製息心論以對之文甚宏冠順  
曰觀弟此作理如未盡友曰息心之  
論應有數篇謂顯觀述宗釋疑成義  
但以理玄詞密非當世之所聞故容  
與於靈津戢鱗而未進慨時哉之不  
遇始絕絃於此耳順乃重說遺教悲  
歎無已先有沙門慧本者逸亮高世  
僧也思與順結山林之操會順方學  
問未暇允之本獨謝時世同測所往  
後每思之言輒淒泣曰本公若乘龍  
之遊濯足雲表吾雖攀戀自恨縈身  
蹶俗昇沉相異徒為悲矣且忘懷去  
來者朝市亦江湖眷情生死者幽栖

猶挫挫苟其性之不失不無居而不  
安其得志慕情為如此也于時卧病  
連稔自知不痊遺文累紙呈諸師友  
而形同骨立精爽逾健旁問後事順  
日患身為穢器慙捨欣然魚鳥無偏  
水陸何簡然顧惟老母宿緣業重今  
想不得親別矣若棄骸餘處儻來無  
所見有致煎惱但死不傷生古言可  
錄順雖不孝豈敢以身害母耶既報  
不自由可側極相待遂令遜法師說  
法領悟欣然須臾卒於住寺春秋三  
十即唐武德元年八月十五日也沙  
門行友著已知沙門傳致序其事友  
今被召弘福充翻譯之選建名時俗  
云

釋曇藏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家世望  
門清心自遠年十五占者謂為壽短  
二親哀之即為姻媾既本非情慮有  
推逼遂逃亡山澤惟念誰度行至外  
野少非遊踐莫知投告但念觀音久  
值一人貌黑而駟二牛因問所從可  
得宿不便告藏曰西行有寺不遠當  
至尋聞鐘聲忽見僧寺因求剃落便

遂本心即遣出門可行百步迴望不見久乃天明西奔隴上求法為務晚還京邑於旌善寺行道受戒聽諸經律意有所昧又往山東彼岸諸師競留對講地持十地名稱普聞故東漸海濱南窮淮服聽涉之寂無與為儔及返京師住光明寺詮發新異擅聲日下獻后既崩召入禪定性度弘裕風範肅成故使道俗推崇經維領袖恒為接對之役也賓客席上之美談叙曠世之能見之今矣大唐御世造寺會昌又召以為上座撫接長幼殊有奇功貞觀譯經又召為證義時以藏威烈氣遠容止清肅可為興善寺主藏深懷禮讓用開賢路乃薦藍田化感寺閏法師焉即依其言舉稱斯目及皇儲失御便召入宮受菩薩戒翌日便瘞勅賜絹數百段衣對亦忝度人三千并造普光寺焉尋又下勅得遙受戒不藏曰地持論云若無戒師發弘誓願得菩薩戒因進論文勅乃以懺詞令藏披讀至皇后示疾又請入宮素患膏脚勅令輦至寢殿受

戒施物極多並充功德至貞觀九年三月十八日終於會昌寺春秋六十有九哀動兩宮吊贈相次詔葬郊西嚴村起塔圖形東宮詹事黎陽公于志寧為碑文見于塔所

釋神洵姓田氏馮翊臨晉人弱齡挺悟辭恩出俗遠懷近頌備歷艱虞問道海西包括幽奧博采三藏研尋百氏年未及冠贊為鴻彩雖廣融經論而以大衍著名至於所撰序引注解羣經篇章銘論合四十餘卷每於春初三月放浪巖阿迄於夏首方還京邑漁獵子史諷味名篇逸調橫馳頗以此而懷簡傲也兼以嘲諢豪傑辯調中外陵轡倫右誇尚矜莊京邑所推侯王揖仰又以旬暇餘隙遊歷省臺預是文雄通名謁對或談叙儒史或開悟玄宗優遊自任亦季世縱達之高僧也故華壤英雋謂之諺曰大論主釋迦洵法界多羅一時領以其豎論之時必令五三人別難後乃捻領通之故懷斯目矣大業十年召入禪定尋又應詔請入鴻臚為敷大論



訓開三韓諸方士也貞觀三年以正道所歸通務為則遂擁錫庸蜀流化岷峨道俗虔虔靡若風草法流臺臺所至汪濊以四年七月一日遷神於法聚寺春秋六十五矣四衆哀慟悲其為法來儀未幾而終素懷莫莫益州官庶士俗及以同舟列道爭超奔于葬所素幢賁野香煙蔽空万計哀號聲動天地於昇遷槁南焚之遵遺令也弟子玄詒取其餘柩以約秦中與同學玄究等於終南山仙遊寺北而繕塔焉究為其文銘于塔所究情貞抱素志樂林泉頗工篇什時會精越學文驚其藻銳也未立而終哀傷才府

釋僧鳳姓蕭氏梁高其族祖也曾祖懿梁侍中宣武王大父軌梁明威將軍番禺侯顯考長陳招遠將軍新昌守鳳以族胄菁華風望高遠置情恢廓立履標峻昔在志學聰慧夙成文翰曾映聲辯超挺所製雜文百有餘首冠出儒林識者咸誦固得早登延譽今逸京臯開皇之始僧榮法師名

重五都學周八歲乃委心請道歸宗  
師傳榮鑒其精爽美其器略授以真  
乘開十等之老導以玄辯踈八勢之  
位鳳雅有幽度領覽無遺勝氣邁於  
比肩賦命懷於前達時倫相顧曰師  
逸功倍聞之昔人冰涼清厚驗之今  
日會隋煬負圖歷試黃道大業中歲  
駐蹕南郊文物一盛千年罕及欲以  
軍威帝業激動鬼神乃高飾黃麾威  
陳白羽霜戈曜日武帳弥川皂素列  
於朝堂下勅曰軍國有容華夷不華  
尊主崇上遠存名體資生通運理數  
有儀三大懸於老宗兩教立於釋府  
條格久頒如何抗礼黃老士女承聲  
下拜惟佛一宗相顧峙立沙門明瞻  
率先答詔具如別傳然勅頻催何為  
不礼鳳為崇敬寺主依例被追乃擺  
撥直進援引經論明不敬之理僉詳  
瞻鳳抗詔之儀可謂蘭菊各擅其  
英華竹柏平陳其貞節不可削也獻  
后去崩禪定斯構下詔辟出来羊道  
場相從講解迄於暮齒善綜引安機  
要難問失緒顯論攸歸貞觀中年輝

門重闌青田有穢白首斯興非夫領  
括無由弘護中書舍人杜正倫下勅  
監掌統詳管轄奏曰以為普集寺任  
尋更右遷定水上座綏緝二寺無越  
六和妙達衆心欣其仰止年及從心  
更新誠致繫維塵境放曠山林言晤  
相誼終事畢矣有岐州西山龍宮寺  
遠來請講深幸素心承彼北背曾巖  
南臨清渭石鏡耀日松蘿冒空暢悅  
幽情即而依赴大開法觀導引慧蹤  
遂使道俗來蘇聞所未有旣而厚夜  
懷感常志前言悲谷增慨弥隆遐想  
以其年暮月二十三日因疾終於彼  
寺春秋七十有七初以疾極委卧猶  
存弘法精爽不移乃力疾而起曰妙  
法華經寂後言別終須一釋用通累  
念遂對衆開之下坐恬然奄令神逝  
於岐州陳倉縣之龍宮寺士俗官庶  
痛心疾首喪我所天悲夫陳迹昭穆  
安覩乃遷靈於縣郭之北原鑿窟處  
之仍施白塔蒼然望表遠近瞻屬無  
不涕零有弟子法位學聲早被言晤  
清遠以終天難補英聲易塵匪假陳

揚於何取則乃於定水寺為建一碑  
程器萬古其文左僕射燕公為製惟  
鳳立性矜莊氣厲羣伯吐言爽朗晤  
涉奔隨以般若為心田以涅槃為意  
得講法華經百有餘遍製疏命的亦  
是一家餘諸經論待時而舉初鳳之  
往西山便留遺疏述其遠度累以餘  
緣恰達彼寺因而不返樂天知命何  
以加之故其遺文後偈云

苦哉黑闇女 樂矣功德天 智者俱不受  
愚夫納二邊 我奉能仁教 歸依弥勒前  
願闡摩訶衍 成就那羅延

釋道岳姓孟氏河南洛陽人也家世  
儒學專門守業九歲讀詩易孝經聰  
敏強識卓異倫伍父高仕隋為臨淄  
令治聲遠肅有隱士西門義者博物  
踈通肥遁巖谷前後令召莫能致之  
至是步自山阿來儀府舍謂鈴下吏  
曰西門義故謁遽為吾白即以事聞  
令素仰高風駭其羣止延席曰先生  
道扇三古德重四民何能輕舉義曰  
吾自弱歲隱淪于茲暮齒誠不欲干  
遊人世抱誠弃智頃者吠聲既靜則



良政字民五袴興謠兩歧成詠有欣  
美化故不以韜隱自私敢叙斯事令  
述其不逮問其治術對荅若神情兼  
明舉乃命諸子紹續續曠岳略等列  
於義前令其願指義曰府君六子誠  
偉器也自長而三州縣之職保家自  
若也已下之三其志遠其德高業心  
神道求解言外固非世局之所常談  
也曠年十七遂得出家操行貞固志  
懷明約善大論及僧祇深鏡空有學  
徒百數禪觀著績物務所高即洛陽  
淨土明曠法師是也岳十五出家依  
僧榮法師為弟子少樂學問經論是  
欣及具篇禁更宗律部指途持犯性  
不議非而體貞魁美風操高厲容止  
儼然不妄交於道俗後習成論雜心  
於志念智通二師備窮根業辭義斯  
盡有九江道尼者創引攝論海內知  
名以開皇十年至自揚都來化京輦  
親承真諦業寄傳芳岳因從受法日  
登深解以衆聚事擁惟其廢習將欲  
栖形太白酒業倫貫時太白寺慧安  
者侗儻多知世數闊達方丈一字方



寸千文醫術有工經道備練日行四百  
相同夸父世俗所謂長足安是也岳  
友而親之便往投造告所懷曰毗曇  
成實學知非好攝大乘論誠乃精微  
而傳自尼公聽受又歎今從物化請  
益無從中路徘徊伊何取適昔天親  
菩薩作俱舍論真諦譯之初傳此土  
情寄於此耳安曰願聞其志岳曰余  
前學羣部志是古德所傳流味廣周  
未盡於後惟以俱舍無解遂豈結於  
當來耶安曰志之不奪斯業成矣後  
住京師明覺寺閉門靜故尋檢論文  
自讀其詞仍洞其義一習五載不出  
住房惟除食息初無閑暇遂得釋然  
開發了通引旨至於外義伏文非跡  
莫了承三藏本義並錄在南方思見其  
言載勞夢寐乃重賂遺南道商旅  
既馮願是重所在追求果於廣州顯  
明寺獲俱舍疏本并十八部記並是  
凱師筆迹親承真諦口傳顯明即凱  
公所住寺也得此疏本欣戴仰懷諷  
讀沉思忘於寢食乃重就太白卒其  
先志於即慶吊絕緒尋繹追功口腹

之累惟安供給時穀食不豐菜色相  
顧安庶事經營令無匱乏綿歷歲序  
厥志弥隆內慙諸己乃謝安曰岳今  
至愚為累獨學成譏輒不量力欲怖  
非分一不可也食為民本名作實賓  
苟求虛譽遂勞同志二不可也斯過  
和矣誠可退迹浮浮更勞重累則不  
可也安曰功業將成幸無異志嘉會  
難再無思別慮復延兩載方始出山  
乃以已所尋知將開慧業遊諸講肆  
清論莫窮大業八年被召住大禪定  
道場今所謂大捨持寺是也時年三  
十有四少齒登器莫匪先之此時僧  
衆三百餘人令聽風規互相推謝岳  
以後至名重學不從師雖欲播揚未  
之有許時有同德沙門法常智首僧  
辯慧明等並名稱普聞衆所知識相  
為引重剗為請主岳搗謙藏器退辭  
師授徒累清言終慙踈略慧明等越  
席揚言曰法師何許耶吾等情均水  
乳義結相成掩德移機恐爽靈鑒又  
人世飄寄時不再來豈不相累岳願  
諸意正乃首登焉遂以三歲本疏判

通俱舍先學後進潛心異論皆曰斯  
文詞旨宏密學爽師資縱達一朝誠  
自誣耳當伺其談叙得喪斯及矣岳  
自願請主虛宗初無怯憚舉經頻綱  
大義斯通雖諍論鋒臨而響應隨遣  
衆咸不識其戶牖故無理煩聯辭由  
是名振學宗法筵繼席歲舉賢良  
推師有寄武德初年從業藍谷化感  
寺側巖垂乳水岳往承之可得二升  
懸涕便絕乃曰吾無感也故水輟流  
遂以殘水寫涕下塗中一心念誦日  
取一升經六十日患損方復又至二  
年以三藏本疏文句繁多學人研究  
難用詳覽遂以真諦為本餘則錯綜  
成篇十有餘年方勒成部合二十二  
卷減於本疏三分之二並使周統文  
旨字去意留兼著十八部論疏通行  
於世以為口實又初平鄭國有宗法  
師者神辯英出時所異之皇上延入  
內宮立三宗義岳問以八正通局聖  
賢後責繞施無言以對坐見其屈乃  
告曰京室學士談術寔希三宗之大  
於何自指及高祖之世欲使李道東

移被于鳥服度人授法盛演老宗會  
貞觀中廣延兩教時黃巾劉進喜創  
開老子通諸論道岳乃問以道生二  
微據前後遂杜嘿焉岳曰先生高  
視前度豈謂目擊取通乎坐衆大笑  
而退故岳之深解法相傳譽京國矣  
至六年秋八月岳兄曠公從化悲痛  
纏懷徒屬慰曰人皆有死惟自我抑  
岳捫淚曰同居火宅共溺愛流生死  
未斷何得不悲聞者議之以爲善居  
道俗之間也貞觀初年有梵僧波頗  
在京傳譯岳爲衆舉預其同例頗聞  
善於俱舍未始重之謂人曰此論本  
國學者之英華浮情不敢措意今言  
善者不有謬耶因問以大義并諸異  
論岳隨其慧解應答如流頗曰智慧  
人智慧人不言此慧吾與尔矣自尔  
情敦道術厚密加恒八年秋皇太子  
召諸碩德集弘文館講義岳廣開術  
術延對諸賓酬接覆却神旨標被太  
子顧曰何法師若此之辯也左庶子  
杜正倫曰大持持寺道岳法師也法  
門軌躅學觀所宗太子曰皇帝爲京



人造寺廣名德而此人猶未受請何耶倫曰虞舜存許由之節夏禹順伯成之志彼乃俗流猶從矯逸况方外之士弃名之人臣輒從其所好耳乃下令曰今可屈知寺任允副虛襟岳動容辭曰皇帝深惟固本歸誠種覺所以考茲福地建此仁祠廣白無諍之僧用樹無壇之業貧道識量未弘德行無紀今蒙知寺任誠所不安願垂含恕敢違恩旨屢辭不免遂住普光以貞觀十年春二月構疾弥留諸治無効春坊中使相望於路遂卒于住寺春秋六十九皇太子令曰普光寺上座喪事所資取給家令庶使豐厚無致匱約仍贈帛及時服衣等儀而有勅復公給葬儀送於郊南杜城之西隅岳弟明略身長七尺三寸十九出家志懷遠悟容儀清肅特善涅槃學人從集有聲京洛住東洛天宮寺貞觀九年入朝奉慰時四海令達摠集帝京惟岳及略連支比曜時共美之及事緣將了言歸東夏岳恫然曰吾同氣四人並先即世唯余



與尔相顧猶影自曠師沒後心常快  
快恐藤鼠交侵欻然長逝異生難會  
可不思耶吾行年耄矣其能久乎  
集會又難尔其且止因斯便住恰至  
明春岳便辭世略之銜疚痛鍾纏結  
帶疾還寺以十二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七矣

釋功迫姓邊汴州浚儀人年六歲便思出家  
慈親口授觀音經累月而度自此專訓經法  
九歲而送在寺年十六捨俗服志願山居因  
入秦岳苦心忘倦年二十五便事弘法師私  
自惟曰拱默山林乃是一途獨善至於道遠  
蒙瞽維持餘寄非化誘不弘住汴州惠福寺  
昔在山中十地勝場已曾講解及遊城邑人  
有知者勸而說之遂因闡揚諸經論等亦備  
敷說晚以法花特為時要便撰疏五卷鎮常  
弘演前後五十餘編每至藥草品天必降雨故  
其幽誠微感為若此也其佛地般若制疏并  
講津濟後學聲滿東川又撰無性攝論疏厥  
初始成奄然長往本寺年六十六余聞之行  
人曰其人少欲自節衣布坐茅所獲利祿  
隨時散盡房無積篋四壁廓然未終之前異  
香靈光至所住室三夜四至自覩嘉相門人同美  
迺曰願乘此瑞往生樂土因不食二十日而

終所飲井水終旦泉竭殞經數日水方復舊  
道俗悲涼通感若此

釋神照姓淳于汴州中牟人年九歲隋亂眷  
屬凋亡惟母及身萍流無託未幾母崩投造  
無詣朝求木實夕宿屍所行往見之莫不下  
泣年十二投尉氏明智律師而出家焉于  
時載揚律藏學徒雲集宇內初定糲粒  
未充照巡村邑負糧周給年經六祀勞而  
無倦供衆之暇夜講法華勝鬘經雖久  
人無知者受其聽律每發奇思前學之  
流驚其迥悟又往鄴下休法師聽攝大  
乘論一偏無遺講散辭還休送出寺學  
門性異休顧曰斯是河南一偏照也後  
生領袖余其知之又往許州空法師所  
聽雜心論纔始八卷為師疾而返後因  
遂講之初後通冠時人語曰河南一偏照  
英聲不徒召余後涅槃華嚴成實雜心  
隨機便講曾不辭退又造像數百鋪寫  
經數千卷任緣便給不為藏蓄新譯能  
斷金剛般若初至披讀尋拈詞義似少  
一行遂以情測注及後其本果與符同  
時咸訝其思力也貞觀中邁疾逾久而  
戒行無玷卒於安業本寺春秋五十

有九初平素曰一狗將養所住恒隨及隣大漸長彌哀厲通宵向本出家寺往返二百餘里遶寺號呼以告彼衆素不知也凶問後至方委狗徵及曙還返安業拚坎之後長眠流淚不食而殂

釋道係姓楊其先引農漢太尉震之後也苗稟復居河東安邑之鳴篠焉天懷穎發廓然物表年纔小學便就外傳教以書計典籍粗知大略然以宿植德本情厭俗塵父母留戀抑奪不許開皇十一年歲將冠肇垂翼東飛投聞喜橫水窟真瑩法師瑩鑒其高拔即而剝落尋與受具令學涅槃等經性淨脩明聞持鏡曉後往峴頭山誦法華經月使度深自惟曰經不玄乎寧願少聞多解義味欲得通要必俟博遊開皇十四年往青州何記論師所聽採成實纔涉二年功高四載記願曰吾子形貞魄偉請對有方學淺而思遠吾論其興矣儻子存於始卒吾當誨而不倦無幾而記遷化遂余周流齊土時有契寂安藝並

号括人從之受道多識前令又往舍  
莫魏念二論師所聽毗曇論又於清  
河道向汲郡洪該所俱聽成實始末  
四載傾窮五聚乃上下搜求問法主  
每令該公延頸長息嘗定該義曰論  
云惟一苦受而有三老此文非謂以  
一行苦名為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正  
以於一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此是經  
部師計而拔摩述以為宗可不尔耶  
該曰然釋曰若使果起酬因說苦受  
為樂受亦可因成感果說惡業為善  
業若言善業感樂果善業非惡業亦  
可樂受酬善因樂受非苦受若言樂  
受酬善因而體即苦受亦可善業感  
樂果而體即惡業若言惟是一苦受  
隨情說妄樂亦可惟是一惡業隨情  
說妄善此中多句終是一妙遠取伏  
意覆却例決該于時茫然曰此中須解  
聽後私室便曰子有拔羣之亮難與  
言也吾老矣弘興論道其在于乎由  
是門人胥伏聞皇十九年自衛適鄴  
聽休法師攝論又於洪律師所聽四  
分略知戶牖意在小說將事東行傷



苻漢王占滄州志念河間法楞長弘  
并部忽遇斯際即往從之聽仰迦延  
讀婆沙論首尾三載頗極窮通曾難  
念論師曰若觸空非觸入處者亦應  
識空非識住處若以識非分是識住  
處者亦應觸非分是觸入處于時念  
公但含笑直視竟不通之其論道迅  
猛皆此類也然以先功小學意為弘  
顯大乘仁壽二年又依楞法師聽十  
地等論今時法門大敞宗師雲結智  
景大論十力攝乘兩達涅槃龕律  
部一期於萃并晉中興乃歷遊講肆  
觀略同異凡經六載咸陳難擊故并  
州語曰大頭傑難人然其例並雖  
少而一徵一責能令流汗文帝崩晉  
陽逆節便還故里講阿毗曇心又講  
地持各五六遍自惟曰徒事言說心  
路蒼茫至於起慧歎曰常為法師等一從  
往麻谷依真慧禪師學坐思擇念慧  
深入緣起慧歎曰常為法師等一從  
名教難偃亂流如何始習便能住想  
豈非宿習所致耶後依成實安般念  
處兩夕專想觀解大明便謂神素法





乃至壽終常見樊綽在傍合衆又聞空中伎樂異香故其去處雖遠不負弘導之功焉門人依西域闍維起塔供養

釋神素姓王字紹則其先太原遠祖勇從官虞州遂徙居安邑鳴條之野焉氏族英望無煩述作少與道傑結張范之好相携問道儒學之富礼易是長至於篇什繼美英采故其遊學講肆周流國境必與相隨若比人矣所習詞義博覽俊悟則難兄難弟也至於誦經學定當席索隱則後於傑文理會通素則先之為傑出安般念觀令其從滯如彼傳述大業四年傑公停講學門清素接軌相尋遂從命專講毗曇四十餘遍續講成實將二十遍自餘小部不足述之其為講也片言契理少語釋多學者玄悟聽覽不倦則傑高於素若多陳同異廣定是非鄭重校角開生覺意則素賢於傑所正成者則蓋裕隆深英泰之徒是也故晉川稱謂素係二公秋菊春蘭各擅其美然素溫恭退讓慈愛

矜恕侍士慕賢不伐諸已貞觀二年  
栖巖大衆請知寺任辭以法事相繼  
有阻僧細衆又固請依傑師故事乃  
許之性寬厚善物性故得上下和睦  
風塵攸靜以貞觀十七年二月二十  
三日卒於栖巖春秋七十二自一生  
行業屬想西方於臨終日普召門人  
大衆爰遠家目與之別已自加結坐  
正威容已令讀觀經兩遍一心靜聽  
自稱南無阿彌陀佛如是五六又令  
一人唱餘人和迄於中夜端坐儼然  
不覺久逝依即坐塲肌肉雖盡骨坐  
如初又感祥瑞略故不述初終之夕  
仁壽寺志寬法師夜坐如悶夢素來  
過同牀止息勤勤告別曰如來大悲  
爲諸衆生曠劫苦行勤求大法流布  
人天欲使不絕我等雖居下流然佛  
遺寄未能發輝道業遂有季位在前  
素雖不肖深懷辜負每欲推命竭愚  
上于天聽今大運忽臨長思永別好  
住努力寬送目極忽然而覺及明莫  
知凶問須臾信至方知昨逝寬教書  
述懷與諸門人如彼

釋法護姓趙本趙郡人祖康為濟陰大守子孫遂家焉隋初有趙恒者與清河崔汪以秀才擢第時号四聰即其父也家門清儉禮素自居護時冲幼戲則圍坐登講採花列供其父知為法器十二遭父憂未幾又丁母艱哀慟氣絕者數四服闋造河北衛部欲學儒術忽逢滕緣提誘誨以三界牢獄不以四大毒虵如不早悟輪迴未已便依而落髮時年十五也留誦淨名七日便度自是廣評經詰訪無遠近遂往志念所聽毗曇法彥所聽成實縱橫累衿參預前蹤又聽律部薄閑持犯又往彭城嵩論師所以是攝論命家海內標仰伏膺請益無所辭焉指授幽明曲盡玄致大業三年度僧化遠讓應此詔名霑安陸俄而勅遠召藝能住內道場時年三十有二既居慧口高彦成辟常講中觀涅槃攝論偽鄭既降大宗初入別請名德五人護居其列自此按角攝論去取兩端或者多以新本確削未足依任而護獨得於心及唐論新出奄然

符會以為默識之有人焉貞觀十二年勅召入龍潛宅天宮寺仍知寺任勉人以得眾得如也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曠時不預因卒于房春秋六十有八護善外書好道術約已薄食解衣贍寒結帶終歲不飾容兒而貴勝所重通才咸萃先服石散大發數日悶亂門人之見數當自責取然陷師於非道是何理耶迷不與言其確固例如此也然好施忘倦房無圭勺之儲但一牀一蹬而已撰攝論指歸等二十餘篇初立嵩山沙門智大者年九十餘傲然恬素不出三十餘年聞哀杖策而至盡哀日經論之士精苦之倫代有人矣至於純直自然識量通雅者斯人歿後因絕蹤矣中書杜正倫來吊而銘略之曰伊昔承恩誨深提耳及茲展覲慟興牀几顏泣可掇沉老靡已庶在遐齡永陪高軌

釋玄續姓茱蜀郡成都人出家既久經綸道業涅槃集成實所學之宗常講法華導引蒙曉然風彩高峻容止方複言談之際機俊變通遠外書工草



餘時吐篇什繼美前修又能折節下人  
人僅少道俗有才調者命來與語愛而狎之  
至於侯王雄伯名儒大德便傲然特立不以介意而神爽更高辯給電疾有梓州東曹掾蕭平仲者梁高之孫也博學機關當時絕偶往來談叙文集相示平仲尚之從容曰仰承高懷儀略諸貴等今蒙礼顧深媿非人續曰諸貴驕蹇須以驕蹇對之明公況愛故以況愛相荅仲曰法師從來不尔今日忽然疑是虛談恐非實錄荅曰貧道待公之虛實亦如公遇續之實虛耳相與驢笑嘗為寶園寺製碑銘中有彈老疾曰老稱聖者莊子哲人持螢比日用岳方塵屬有祭江道士馮善英過寺礼拜見而惡之謂續曰文章各談其美若相誹毀未識所懷若不除改我是勅使當即奏聞續曰文之體勢非尔所知若稱勅使欲相威懾者我寺內年別老人當莊此是勅許亦是勅使卿欲奏我我當莊人亦能奏卿英雖大恨無如之何寺僧五十雖並遲暮皆順伏之

嘗見人述莊子鵬鷃之喻便歎曰莊  
蒙以小大極於此矣豈知須弥不  
容金翅世界入於隣虛并龜之智鐵人  
耳日後疾甚召僧集已罄捨都盡曰  
生死常耳願各早爲津濟其夜命終  
貞觀中矣

釋慧壁姓弘蘇州嘉興人爰初胎孕  
母絕辛鯉及誕育後生嫌臭味故始  
自孩嬰至于七歲菜蔬飽腹諸絕希  
求出家依法流水寺巖師明教隨順  
修奉冠肇已後周遊訪道無擇夷險  
四論三經諮詢賞要學旣明達還延  
舊居四遠承風咸來請謁門人來去  
常數百人曉夕誨誘樂說無倦背不  
著席四十餘年老無久力時撫摩几  
貞觀之末年七十餘伊人不遠詞狀  
罕傳四遠稱揚但云不可思議大德  
也至於登機對晤述作憲章高軌莫  
聞恐埋諸古惜哉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十 本紀十四 附見五

唐蘄州武丘山釋智琰傳一

唐益州福成寺釋道基傳二

慧景  
寶暹

唐蒲州仁壽寺釋道慈傳三

道謙

唐京師崇義寺釋慧願傳四

唐同州大興國寺釋道宗傳五

唐京師靈化寺釋三慧傳六

唐蘇州通玄寺釋慧顥傳七

唐蘇州武丘山釋法恭傳八

唐終南山至相寺釋智正傳九

智現

唐襄州紫金寺釋慧稜傳十

唐襄州常濟寺釋智拔傳十一

法景

唐荊州玉泉寺釋慧瑜傳十二

唐越州弘道寺釋慧持傳十三

唐越州嘉祥寺釋智凱傳十四

釋智琰字明琛俗姓朱氏吳郡吳人

祖獻梁貞外散騎侍郎父珉陳奉朝

請琰託質華宗應生觀德母氏張夫

人初懷孕日夢外通玄寺塔登相輪

而坐遠視臨虛曾無懼色斯乃得道

起生之勝地人師無上之奇徵是知  
二曜入懷雙龍枕膝弗能及也誕育  
之後取異儕童秀氣貞心早形瞻視  
八歲出家事通玄瓊法師為弟子提  
履持衣恭侍弗怠瀉瓶執杓受道弥  
勤年十二妙法華經通誦一部明悟  
聽察咸謂神童乃自惟曰翼翼言邑  
四方是則何得久拘坎井乎時年十  
六即日出都聽報恩持法師講成實  
論聰慧夙成深智開發故得條振穎  
拔後來莫二屬持公南上法筵用輟  
因還故里觀省二親仍於本寺開弘  
經法峯堦峻峙辯對如流時年十九  
莫不嗟其少秀逾年返京從秦皇寺  
延法師進具德瓶儀鉢深護戒根大  
莊嚴寺瞻法師慧重中原名高日下  
乃依而請道重研新實意得情款功  
倍由來誠驥足之逢善馭也陳至德  
三年建仁王齋集百師百坐競流天  
口之辯千燈七夜爭析動神之微時  
年二十有二以英少之質參諸耆德  
通情則高衢折機縱難亦大車泥軸  
皇上欣賞百辟嗟稱莫不愛其閑典

眼其敏捷每以人世踟躕幽栖清曠  
屬陳氏喪鼎便事東歸削迹武丘將  
三十載憑巖面壑任三業而閑安酌  
澗披松隨四儀而宴處雖形隱而名  
揚亦道潛而化洽於是八方歸仰四  
部虔心尚書令楚國公楊素經文緯  
武王佐國均乘貴畜才未嘗許物行  
軍淮海聞談道勝栖山鳴鏡赴隴傾  
蓋承顏王體投誠恨接足之晚左僕  
射邳國公蘇威重道愛仁弥賞閑放  
奉使吳越躬造山楹觀貌食音虔拜  
欣躍煬帝居蕃惟揚作鎮大招英彥  
遠集賢明琰旣道盛名高教書爰及  
慮使乎之負罪瑗以已之累人於是  
披衣出谷蒙韶厚礼因以辟疾得返  
舊山隋文遠欽爰降書問屬炎曆有  
終鋒鏑騰沸四海同弊三吳益甚檀  
越子弟迎出毗壇首尾十載化行帝  
部大唐統宇咸返舊居武德七年蘇  
州總管武陽公李世嘉與内外公私  
同共奉迎還歸山寺於是禪賓慧侶  
更復曩時龍沼鳳林信為懷喜然琰  
自他兩化得離俱修講念之餘常行



法華金光明普賢等懺又誦法花三千餘遍感應冥祥神瑞非一霄燼未焚自起烟芬夕鐘纔空潛加溢水又願生淨土造彌陀像行三種淨業修十六妙觀與州內檀越五百餘人每月一集建齋講觀勝輪相踵將逾十載與夫般若臺內佳俗山陰共摠同期何以異也後見疾決旬大漸斯及誠訓慈切衆侶哀涼以貞觀八年十月十一日旦遷神武丘之東寺春秋七十一其月二十二日寔于寺之南嶺遠近奔馳阜素通集花香亂空野哀慟若雲雷自有送終奚復過也惟琰幼小矜莊立性端嚴精誠在操苦節彌勤口辭雜味日无再飯非義理而不履非法言而不談美貞竒安乃超衆表牆岸整肅冰雪凜懷陳臨海王弟道安法師厭世出家内外通博沙門遍知學優業淨交遊二子時号三英及昇志林泉永絕人世芳風令德踐逕成規莫不迴輿造山親傳香法信法海之朝宗釋門之棟幹矣講涅槃法華維摩各三十遍講觀經一

百一十遍常州弘業寺沙門法喜與法師昔同京縣狎道華年今接善隣敦交暮齒雖攀桂之歡或殫而折麻之贈不遺想清顏之如在悲德音之已寂愧披文於色絲終寄言於貞石乃與寺主智峯等共樹高碑在于寺宇

釋道基俗姓呂氏河南東平人也素挺生知譽標歧巔年甫十四負袈遊于彭城博聽衆師隨聞成德討論與旨則解悟言前披折新寄則思超文外故徐許騰其明略河海重其義方致使儕等高推前脩仰止隋太尉尚書令楊素負材經國任祿權衡嘗奉清獻躬申札劄叙言命理嗟歎而旋顧諸宰伯曰基法師佛法之後寄也自見名僧罕儔其友即請於東都講揚心論既夙承風駕體預當衢遊刃衆部玄機秀舉遂能談寫河傾響對雷動于時大業初歲隋運會昌義學高於風雲指紳峙於山岳皆擁經講共問道知歸踵武相趨遐迹鱗萃乃續雜心玄章并抄八卷大小兩帙由

來共傳成得諸門自昔相導皆經緯  
部裂詞飛矣天控叙抑揚範超前古  
自今四海標領盛結慧日道場皆望  
氣相師指途知返以基榮冠望表韻  
逸稟中大業五年勅召來止遂即對  
揚玄論允塞天心隋后解統玄儒將  
觀釋府總集義學躬臨論場鑒駕徐  
移鳴笳滿於馳道御筵暫止駐驛清  
于教門自大法東流斯席為壯觀也  
時仗辯之徒俱開令譽及將登法座  
各擅英雄而解有所歸並揖基而為  
玄宰既居衆望經綸乃心便創舉宏  
經次光帝德百辟卿士咸異嚮而共  
嚆焉有隋墜曆寂蕩中原末祀四夷  
宣尼有旨乃鼓錫南鄭張教西岷於  
是巴蜀奔飛望煙來萃莫不廓清  
遊霧邪正分焉敦閱大乘弘揚攝論  
釐改先轍緝續亡遺道邁往初名高  
宇內以聽徒難襲承業易迷乃又綴  
大乘章抄八卷並詞致清遠風教倫  
通故覽卷履載若登龍門焉信鴻漸  
之有日矣故貞觀帝里寓內知名之僧  
傳寫流輝實為符契但以世接無常

生涯有寄將修論疏溘尔而終以貞  
觀十一年二月卒於益部福成寺秦  
秋六十有餘矣時彭門蜀壘復有慧  
景實暹者並明攝論譽騰京國景清  
慧獨舉詮暢玄津文疏抽引亟發英  
采暹神志包括高岸倫儔談論倚伏  
態出新異數術方藝無學不長自預  
比有莫有淪溺末年耽滯偏駁遂掩  
微猷故不為時匠之所班列

釋道慈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也神氣  
高邈器度虛簡善通機會鑒達治方  
子史流略嘗頗遊處護法御衆誠其  
本據雖大通羣籍偏以涅槃攝論為  
栖神之宅也與弟道謙發蒙相化俱  
趣曇延法師延正法城塹道俗宗歸  
觀屬天倫可為法嗣乃度為弟子荷  
擔陪隨遊栖宮闕講悟談述皆遵下  
筵欣叙玄奧每思擊節故聽涉乃多  
而特覽其經要登預講釋屢結炎涼  
三晉英髦望風騰集晚住蒲州仁壽  
寺聚徒御化樹業當衢然以地居方  
會賓旅湊從季俗情蕪多縱凡度既  
行向背憎愛由生慈道會晉川行光



河表日延主客資給法財皆委僧儲  
還濟成軌或有所置者便課力經始  
周告有緣德洽民庶為無不遂所以  
方遠傳譽更振由來自蕃王府宰臺  
省羣僚並紆駕造展諮謁餘訓或念  
還不過者心愧悚戰如謂有所失矣  
斯固德動物情為若此也慈癡道自  
資坐鎮時俗雖復貴賤叅請曾無迎  
送加以言笑溫雅談諧任時接晤緣  
機並稱詞令而奉禁守節不妄虧盈  
頻致祥感時所重欽大業末歲妖氣  
雲奔因事返京夜停開首所投主人  
家有五男又勾外盜見慈馬壯欲共  
私之夜往其所乃見十人圍遶其馬  
形並雄怒探甲執兵衆盜同怖因之  
退縮細尋不見又往趣之還見如初  
無敢近者進退至五遂達天明既不  
見人知是神感乃合面歸懺焉其冥  
通顯益如此例也又以仁讓之性出  
自天心預見危苦哀憐拯濟無擇怨  
憎通情盡一唐初廓定未拔蒲州慈  
與寺僧被擁城內時有一僧恒欲危  
害非類加謗乃形言色慈雖聞此曾



不輟慮既規不遂乃欲翻城事發并戮並不救者慈深泣辭謝於執事曰此僧為過事屬慈身教導未通故為罪豐此則過由慈起宜當見戮若復設諫執事知是其敵而不忍見慈之云云遂即釋放自此已後更發仁風據事引之達量之弘者矣逮貞觀中至冬有請講涅槃者預知將終苦不受請前人不測意故鄭重延之乃告曰所以固辭者不終此席耳不免來意且後相煩遂往王城谷中道俗齊集慈登座主題已告四衆曰世界法今不久當終敢辭大衆云何偈後請寄來生遂依文叙釋恰至偈初即覺失念經纔三宿率于山所春秋七十有五即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闔境同號若喪考妣當夜雪降周三四里乃掃路通行陳屍山嶺經夕忽有異花遶屍周匝披地踊出莖長一二尺許上發鮮榮似款冬色而形相全異七衆驚奉悲慶諱山有折將入城示諸耆宿乃內水瓶中者至明年五月猶不萎悴後拔之於地方始枯矣其冥祥所感希世如此晉州有人性愛遊獵初不奉信有傳遞之祥兆達其耳者乃造山覓之花滅屍土唯觀空慶仍大哭曰生不

蒙開信死不蒙花瑞一何無感必神道有  
微願重靈相言訖地踊奇花還長尺許欣  
慰嘉應遂折取而歸通告鄉里由斯起信  
並近年目信可妄傳乎慧弟道謙學行之  
美少劣於兄而講解十地有聞開表以仁  
壽住寺既濱開路無因此踞塵地接京都  
亟勞人事乃顧言幽道曆觀山水谷号義  
因而栖處時復登高臨遠搗體風雲具引  
名篇高調清逸道俗賓會又聚山門談詠  
引心未曾虛老以貞觀元年卒于山舍春  
秋六十七殯撫之洒淚與弟子道基等闍  
毗遺陰收其餘塵散之風府追惟恩悌為  
造釋迦塔一軀勒碑樹德沙門行友為文  
和上諱慧願俗姓張氏清河人也有晉永  
嘉避地居于建業焉天性通簡風神詳正  
洽聞博達砥礪後賢昔在志學早經庠塾  
業貫儒宗藝能多具父正見有陳文國英  
彦所高自有別集嘉其欣奉釋門悟其神  
宇將欲繼世其業故有所志請並抑奪之  
和上識真日積情陳切至若不出家誓當  
去世乃恐其畢命且錄李宗既虔靜觀權  
持巾褐遂授三五祕要符籙真文并算數  
或易禁劾等法神慧開明指掌通曉又旁

詢庄老三洞三清揚子太玄萬生內訣莫不鏡識根源究尋支派未乃思其真際崇尚自然駐采練形終期羽化計尋至理若響言難追即密誦法花意歸佛種未經時序文言並竟會陳帝度僧便預比較太建年中便蒙勅度令住同泰剎落之後親親乃知既是官許即便稱慶由附縑侶稟聽衆經後至前達日增榮唱隋降陳國比度江都又止華林拙遑問法有解法師成論名匠因從累載聽談玄義誓洽先聞更弘神略以道行成著縑素攸歸開皇末年被召京寺于時晉王開信盛延大德同至日嚴並海內杞梓遞手相師每日講乘五輪方駕遂得通觀異部遍覽衆傳辭討舊聞考定新軌陶津玄奧慧悟弥新深鑒訶黎漏文小道乃歸宗龍樹弘揚大乘故得中百般若唯識等論皆飲沐神化披閱文言講導相仍用為已任時閑屏退成慮研思所誦法華通持猶音并講文義以為來習真懃守正不妄參迎沙門智首道岳等並學窮經旨架業重霄欽德欽風留連信宿詳議法律制定憲章歡笑而旋尋復造展武德之始皇姊桂陽長公主造崇義寺又崇

戒範義而居之世屬休明物情望重律師  
玄琬道張朝市行感紫宸氣結風雲遊從  
龍象每事邀延叙言友敬而謙虛成治時  
復拙焉琬深散機神弥隆致接故有出罪  
受戒常居元席矣貞觀十一年夏末風疾屢  
增召門人曰形勢不久將畢大辭宜各敦  
自愛不宜後悔恨福業未就以爲慮耳乃  
割其冬服並用成之又曰若識神自課可  
有常規恐脫昏昧非時索食一無與法後將  
大漸時過索粥答曰齋時過矣便默然不  
言其臨終奉正爲如此也至其年七月二  
十六日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四葬于高  
陽原之西鑿穴處之後又遷南山豐德寺  
東巖斷石爲龕就銘表德余學年奉侍歲  
盈二紀慈誥溫洽喜怒不形誨以行經曲  
示纖密蒸嘗御涉炎涼不倦初受具後性  
愛定門啓陳所請乃曰戒淨定明道之次  
矣宜先學律持犯照融然後可也一聽律  
延十有餘載因循章句遂欣祖習貞觀初  
年拔思開表廣流聞見乃跪陳行意使累  
余曰出家爲道任從觀化必事世善不可  
離吾因而流涕余勇意聞道暫往便歸不  
謂風樹易喧逝川難靜往還十載遂隱終



天悲哉

釋道宗姓衛氏馮翊人也行性虛融寬仁雋愛優洽成濟有名當世弱年遺俗敦務釋門專志大論講散文旨周武廢道隱形俗壤內蓋明禁外附世塵隋朝開教便預剃落住同州大興國寺寺即文祖之生地也房宇堂塔前後增築背城臨水重輪疊映寺立四碑峙列方面宗於其中敷引連席悟物既廣開洗塵心而形解雄邃聽徒崇重四方賓客日別經過周給供擬著名道俗大業季曆荐餒相尋丘壑填骸人民相食惟宗偏廣四恩開化珉黷施物所及並充其供故蒲州道慈同州道宗住隔開河途經即日情同拯濟騰實廣焉衆以德望攸歸舉知寺任統収僧侶慈旨弘被以法寄人弘成濟在律僧衆餘學彝倫斯亂乃到京室延請沙門智首中夏講說宗率其部屬三百餘人橫經承旨初不覺倦立寺極久淨地全無雖未執觸終染宿煮釋文至此宗乃知非銜慨晚學未成護法乃停講翻機



方進後文又常徒布薩物貴新聞衆多說欲不赴斯集及聞欲之為教誠為怖求本是厭怠不成聖法自介盡報躬臨說戒諸有不來量事方許每至累約言涉勤繁者皆為之流淚沾巾歔歔不已其欽敬正法為若此也以貞觀十二年遘疾卒于所住春秋八十有五門徒弟子五百餘人奉佩法訓無因景仰乃竭情厚葬故輜駕連陰幢蓋相接數里之間臭白斯滿墳於城東立碑表德

釋三慧婁煩人崇履涅槃以為正業行流河朔名振伊瀍大業初年以學功成采下勅徵入慧日道場東都晚進玄津通涉慧有功矣而神氣清嚴顧眄成則鼓言動論衆所憚焉帝以通道明機務須揚選乃勅往巴蜀搜舉藝能屬隋運告終寓居邛犍流離從物因事引生而性絕煩瑣屏居弘業鄧國公竇軌作鎮庸蜀偏所諮崇服其處靜自虛致斯隆邈異等慧觀時制用故无虛影武德九年遷朝京闕勅見勞問任處黃圖工部尚書履

綸宿樹善因造靈化寺欽慧道素上奏任之時復闡弘重移榮采頗傳筆記後學稱尋貞觀年中召入參譯綴文證義倫次可崇製翻經館序控情置列贈勇豐矣以其年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慧昔在絳州獨處別院感見神童形質希世致敬於慧去屈法師誠勗知事勿耕墓所言已便隱初未之為述後復重来還述前事若不為語當打彼僧必至死也登為問之乃正耕田中故塚遂令止之由是僧侶清晏卒无後患自非立正處懷焉使非人投告故慧之垂訓不許觸犯幽顯如所引去

釋慧顯姓李氏江夏人本寔隴西世戴蟬冕遷派合於天潢遠條連於若木十一世祖西晉都亭侯重避難徂南亭于夏汭因遂家焉十歲出家師事舅氏光嚴寺明智法師智即建初之入室蒙命說以開筵乃竭志依承義門斯啓于斯時也南國令主雅重仁王每歲肆筵高選名德年纔弱冠預擬斯倫高第既臨聲唱逾遠天子

日覩天人仰贊光寵國恩蒙先是立  
及天厭陳德隋運克昌金陵講席掃  
土俱盡乃杖策遊吳大乘類經爰整  
其旅廣開學市遠招八埏之士以扇  
一極之風蘓州刺史劉權果達三德  
才著九能又於簡易時務依影法筵  
悅飲河之滿腹欣負山而無倦自有  
陳淪沒物我分崩或漏網以東歸或  
入籠而北上谷風以恩相棄伐木以  
德相高積佇明從咸來謁苟大業之  
始曲降皇華竟以疾辭逸情山水吳  
之高人為之肯附咸請處於通玄依  
瑞象而弘演有隋昏逸作梗然氛乃  
避地毗陵沉默宴處而顯靈瑞相二  
寺僧徒翹請弘法寺有沙門智智風  
歆警邁不乏精神既遇通人傾心北  
面勤則不匱敏而有功並繼敷揚俱  
馳東箭于時刑新輕典世涉七蒙長  
淮已南猶稱吳國杜威專制端委君  
臨崇尚佛理欽茲歸戒大唐高祖掃  
舊布新起師臨洛徵威謁帝俛首應  
詔不悅于躬願為談宿因釋威其續  
達頂生之非固曉吳濠之失圖威乃

接足烏田由斯而別有餘抗沙門道  
願法濟等先稟成論義同門戶不遠  
千里請道金陵乃贊相然諾既而敷  
暢至理藥木滋繁爰逮施奉並無輕  
費於遠行龍泉二寺造金銅弥勒像  
各一軀坐高一丈五尺用結來生之  
緣也貞觀元年通玄上德惠儀法師  
道心精粹量包山海修已安人非幾  
不踐東晉之日吳有白足至誠感神  
无遠弗届天竺石像雙濟滄波照燭  
神光皦曜泡漬白尼迎接因止通玄  
自晉距陳多顯靈瑞隋末軍颶玉石  
俱盡二像尊儀蒙犯霜露儀師獨苦  
心行切情昏曉以佛無礙僧何得安  
乃跋涉山谷并景掄材不逾一年浮  
汎千丈復深冒險遂到大吳廣潤月  
殿指畫斯立類以風雨相感席卷而  
還無替兩時切煎二事有吳縣令陳  
士綽者排繁從義傾仰法音請講法  
華涅槃文軸繞竟疲役增勞即以塵  
尾付囑學士智英曰強學待問無憚  
惠風師逸功倍不憊屢照誓言既止  
怡然冥自以貞觀四年十月終于通

玄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塋于  
白虎之南嶺學士弟子等千餘人哀  
泗傷心恐芳儀之有絕乃樹高碑江  
王學士諸麟為文貞觀五年弟子法  
韶等孝情殷至焚香靡及謹於塋前  
建塋塔五層禪師慧儀鄉拜勝德香  
火情軼無事經綸故使瞰迥憑高當  
衢向術生平子弟仰瓊級而霑襟宿  
昔德明望玉輪而屑涕常州沙門法  
宣曰余與上人情均道勗君終我疾  
枕次眠號素車不馳玄壤長蘭欲仙  
悲緒聊書短銘方塋在列靈塔斯布  
爰屬勝人允茲崇樹於惟法主人勝  
德全愛河早越心燈幻傳巖嶽一簣  
哮吼三年青蒲應舉紫極聞元名邦  
佇化利物攸往僭塋日斷懸鎮常朗  
義海傍溢談峯直上誰謂明珠忽潛  
幽壤神丘掩穴素塔標塋瓊龕宿霧  
玉掌排雲澗松送響巖桂呈芬山飛  
海運遷貨相踵火入秦陵書開汲冢  
惟茲道力巍巍長竦

釋法恭姓顧氏吳郡吳人也正信天  
發成德自然妙識悟道高情拔俗故



知為道者貴其精力通方者歸其至當立  
朝者宗其篤誠招隱者味其閑放詳之於  
恭諒法侶之羽儀人倫之雉的矣初生之  
室有異光爰泊撫塵便能捨俗事武丘聚  
法師為弟子也受具之後聽餘杭龐公成實  
記公毗曇逮龍將亡乃以塵尾付囑凡斯先  
達皆人傑也恭既受法寄相續弘持三吳九  
派之流爭起問道而勞謙終日應對不疲行  
高而挾如愚學廣而陳面壁後言遊建業歷  
詢宗正深疑碩難每杜懷抱固有无得之道  
大弘遺名之情斯著乃旋軼舊壤幽居於武  
丘山焉燒指供心痛惱之情頓遣檐禽庭獸  
長往之志弥存開皇中年州將劉權政成吳  
土心遊釋教乃嚴駕山庭屈還城邑住迴向  
寺既迫茲園請翻然迴慮以為體道由心道  
存則喪於彼我立教在迹教行則混其顯晦  
乃遊洛轉法通流甘露挹河仰岳均美前奇  
大唐闡化弥崇弘演貞觀十一年下勅赴洛常  
州法宣同時被召亦既來儀深降恩礼對揚  
帷展辯說紛綸明像教之興滅證遺法之囑付  
入侍譙庭既摘雅什田衣作詠仍即賜練有  
感聖衷深見顏色特詔留住傳送京師四事資  
給務令優厚雍州牧魏王遙加欽請以為戒師

親降疏曰昔道安晦迹襄陽聲馳秦關慧遠栖  
空廬岳名振晉京故知善言之應非徒千里明  
月所照不隔九重法師笠澤上仁震維高德律  
行淨於青眼威儀整於赤縣傳燈之智不窮法  
施之財无盡弟子攝此心焉每渴仰於調御聖  
此身田常載懷於法雨若得師資有託冀以祛  
此六塵善尊啓行庶无迷於八正謹遣諮析佇  
承慈誘既膺斯請供施特隆自今朝野明達縉  
素清高聞風延佇望室奔法者厭罕書云然其  
廣植德本遐舉勝幢寶殿臨雲金谷照日講筵  
初開有茲相趨談師纔成名都紙貴加以博通  
内外學海截其波濤鴻章巨圖開其林藪  
以貞觀十四年十月六日遷神于西京大莊嚴寺  
春秋七十有三哀旅興悼有識含悲降勅加  
以賻贈并造靈輿送給傳乘付弟子慧觀又送  
柩還鄉以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安之於武丘之南  
嶺道俗奔赴望途悼泣門人等師資增感歲  
序易馳非夫琬琰孰陳不朽乃共豎豐碑式  
陳偁頌中書令江陵公岑文本制序朝散大  
夫著作郎劉子翼制銘兩叙風聲各其志矣  
釋智正姓白氏定州安喜人也家傳  
信奉夙著弘通纔預有知便辭世網  
識見弘舉不群蒙稚年十一將欲落

承父母諸戚對之泣淚而顏色无改  
師知其遠度也日授未聞隨得緣記  
錄為譜謀有所遺忘尋問相續身无  
戲掉口不妄傳奉戒精勤昏曉自策  
和上同師私共歎異年雖弱冠曾无  
驅役供贍所湏忘其學問不盈數載  
慧聲遂遠開皇十年文皇廣訪英賢  
遂與曇遷禪師同入魏闕奉勅慰問  
令住勝光仁壽元年左僕射虞慶則  
欽正高行為奏寺額造仁覺寺延而  
住之厚礼設御正乃深惟苦本將捐  
此務歸靜幽林承終南至相有測法  
師者解行相高京城推仰遂往從焉  
道味江湖不期而會因留同住二十  
八年靜恭无事不涉人世有請便講  
詳論正理无請便止安心止觀世情  
言晤不附其口貞梗自課六时无慙  
以貞觀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卒於  
本住春秋八十有一弟子智現等追  
惟永往感息難願鳩拾餘身於寺之  
西北鑿巖龕之銘記如在現少出家  
諮承法教正之箴誠略无乖緒致所  
著諸疏並現筆受故正之製作也端

坐思微現執帝筆承顏立侍隨出隨書終于畢部乃經累載初不賜坐也或足疼心悶不覺倒仆正呵責曰昔人翹足七日尚有傳揚今余纔立顛隊志輕致也其翹仰之極復何得而加焉正凡講華嚴攝論楞伽勝鬘唯識等不紀其遍製華嚴疏十卷餘並為抄記具行於世

釋慧稜姓申屠氏西隆人胎中父亡惟母鞠育三歲懷慧思願聞法母氏憐其孤苦相從來聽襄陽閏法師三論文義之間深有領覽年至八歲其母又終無師自發獨詣邑西檀溪寺誕律師而出家十六乃往荊州茅山明法師下依位伏聽問經大意深有奇理召入房中三年曲教惟陳不有有也稜於此義深會其旨隋末還襄又逐安州高師入蜀凡有法輪皆令覆述吐言質樸談理入微時人同号得意稜也及高下獄稜亦同繩身被桎梏於成都縣一獄囚徒請講三論周於五遍勅遂釋放便逐高還既達安州糧粒勇貴旦往隨州巡里告索



莫達焉所如常採聽往還三百深六  
足功然其報力雄猛生元一惠門學  
所推及焉力微四大退貶令代講涅  
槃咸怪其言謂違焉義時席端俊  
異者三十餘人將往副水百有餘日  
惟講三論後焉患愈還返安州常於  
高房叙經大意外有側聽皆為湯語  
白焉曰稜於初章全若不解明日上  
講請為定之及時告曰欲定初章者  
出來時問侶蓋衆者二十五人一一  
誦呈皆云不是稜寂後述句句雖異  
皆云得意由是靡伏莫敢輕者焉之  
將終告曰稜公來吾今付囑寂後續  
種自吾講來惟汝一人得經旨趣乃  
握稜手曰夫講說者應如履劍不貪  
利養不憚劬勞欲得燈傳多於山寺  
讀經法事並為物軌如為一人衆多  
亦然如此可名報佛恩也又曰共公  
同涉苦辛年載不少惟以無相為本  
然後言矣語已而終初未囑前稜夢  
神人失兩眼又見一人著青衣執寶  
鏡放光來印稜心既受訣已百日懷  
戀後還襄州紫金寺講論五年衆有



三百貞觀八年又還須弥講涅槃大  
品惟度等經至十二年三月夢鷹入  
寺羣鳥飛去因即散衆及司功搜訪  
一無所獲將王臨襄佛法昌顯請於  
梵雲相續齋講道俗翕習又復騰涌  
至十四年正月半有感通寺和法師  
曰夢見閻王請稜公講三論拔公講  
法華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處  
地獄教化衆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徵  
斯願畢矣至九月末蔣王見稜氣弱  
送韶州乳二兩逼令服之其夕夢見  
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閻羅王在嚴  
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昏  
時遂覺不念告弟子曰吾五歲已崩  
無有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寶度曰  
憶年八歲往龍泉寺借觀音未至耆  
闍已講三遍皎如目前言未訖外有  
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即到  
度曰何人荅曰閻羅王使迎稜即起  
燒香洗浴懺悔礼佛訖還房中與度  
別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  
此私記於他讀之不得其致矣至小  
食時異香忽來稜歛容便卒即十四

年十月十六日也春秋六十有五合境僧衆七日七夜法集功德蔣王贈絹五十疋送於鳳林山玄素同集五千餘人開講設齋終日方退去

釋智拔姓張襄陽人幼年清悟雅好道法六歲出家初為閩師弟子閑願有濟器乃携刀付哲法師哲亦襄川僧望具之別傳初誦法華日通五紙經中理路略有規度惟曰斯經諸佛出世之大意也一人一道非弘不通捨畢依持開悟蒙俗周聽乃洽承帝京上德吉藏法師四海標領三乘明匠尋詣奉旨欣擊素心首尾兩遍命令覆述英俊鼓言無非亂轍藏親臨坐拔問衆曰一乘為兩遂分為三亦可一乘為兩分為三兩衆無敢答藏曰拔公此問深得旨矣乃囑累大法必在機緣於是還襄會賊徒擾攘無由講悟晝藏夜伏私蘊文義後值清平住耆闍寺恒在常濟講法花經年別五遍門人法長後生類萃見住梵雲領徒承業貞觀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於清信士張英家宿集堅義開法

華題或問今昔開覆三一之旨者答  
對如風響解悟啓時心便告後法師  
曰智拔荅畢須彌來難盡皆神俊詣  
八力鄉里大德檀越等相別時不測  
其言也遂即潛然迫而察之已遷化  
矣合境玄素嗟惋驚慟顏狀如生加  
坐堅正蔣王躬臨燒香供養贈物百  
餘段墓所設五千僧齋春秋六十八矣  
釋慧瑜姓岑氏少孤窘三歲二親俱  
喪養於舅氏五歲隨外祖往長沙寺  
聽見佛啼泣戀慕不肯還家遂住之  
為寺教苦法師弟子令誦大品五十  
日中一部通利晚聽三論大品鏡其  
宗領隨有行文觀用明的逢難入玉  
泉山寺側有泉旁作草庵於中宴坐  
二十三年初無暫離觀心純淨未可  
言觀泉神供奉時或見聞黑蛇一頭  
長二丈許隱顯現身如守護相羣賊  
雖來無敢近者有老賊張赫伽者勇  
悍無前携引十賊身挾兩刀欲然此  
蛇去二百步蛇乃張目出光賊徒皆  
倒經兩日間瑜覺往救七人已死蛇  
隨瑜行為誦大品大明呪訖三人方

活於是四遠聞風往造供施委積貞  
觀十年荊州道俗請出勝覺寺講三  
論大品開化未聞佛法由盛十四年  
七月二十三日合寺同見羣星入井  
不測其故至八月十七日講大品至  
往生文未訖手執如意於座而卒春  
秋七十有九

釋慧持姓周汝南人也開皇初年父  
任豫章太守因而生焉少機警異姿  
制栖遊之方欣其言晤履歷名邦將  
挹道化初達丹陽開善寺投滿法師  
而為息慈令誦大品日通五紙斯經  
易誦難持而能文句無爽時共美之  
年登冠具身長七尺色相光偉執持  
威容不妄迴視故俗又目曰為王持  
也乃聽東安莊法師又聽高麗實法  
師三論鉤探幽極門學所高兼善老  
莊易史談玄之次寄言洗理越公楊  
素治兵淮海聞風造展歎其清悟曰  
斯寔絕倫之僧也隋末避難往越州  
住弘道寺常講三論大品涅槃花嚴  
在老累年不絕立志堅白書翰有間  
不出寺門將三十載加坐不卧勤苦

至終以貞觀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旦告弟子曰吾欲往他方教化急作  
食及時至三下前食還房加坐繩牀  
綈容而逝弟子謂言入定三日任之  
會猶承杜伏護者蔬素長齋依常參  
拜間有異香方知久化跏結鏗然伸  
而不得乃坐送大禹山都督已下玄  
素萬餘人悲歎相唌至于殮所春秋  
六十八矣

釋智凱姓馮氏丹陽人父早亡六年  
聽吉藏法師法華火宅品夜告母曰  
經明火宅者只我身耳若我是火宅  
我應燒人既其不燒明知無我終夜  
達朝詣藏出家身相黑色故号烏凱  
年十三覆藏經論縱達論並不拘檢  
約隨藏會稽嘉祥等寺門人英達無  
敢右之及藏入京即還靜林聚徒常  
講武德七年刻縣立講聽徒五百貞  
觀元年往餘姚縣小龍泉寺常講三  
論大品等經擔不出寺脇不親席不  
受供施自僧而已佛殿之後忽生一  
池便日只飲此池可以卒耳為性慈  
仁言極橫厲時越常俗多棄狗子凱



問隣之乃令拾聚三十五十常事養育既被卧寢不辭汙染至十九年齊都督請出嘉祥令講三論四方義學八百餘人上下僚庶依時翔集用為興顯也百有餘日日論十人答對冷然消散無滯初發龍泉小池即竭凱聞歎曰池竭食亡吾無返矣至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依常登座手執如意默然不言就檢已終乃加坐送大禹山七日供養常有異香州宰自檢深發堅信乃起塔七層以旌厥德云

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公自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十一 正紀十五 附見四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傳一

唐襄州光福寺釋慧璐傳二

唐襄州神足寺釋慧眺傳三

唐綿州隆寂寺釋靈睿傳四

唐京師弘福寺釋僧辯傳五

唐京師普光寺釋法常傳六

唐澤州清化寺釋智微傳七

唐澤州清化寺釋玄鑒傳八

唐京師弘福寺釋玄會傳九

唐京師慈悲寺釋行等傳十

唐蒲州仁壽寺釋志寬傳十一

唐相州慈閭寺釋慧休傳十二

曇元  
靈範

唐京師弘福寺釋靈閭傳十三

淨元  
智行

唐京師慈恩寺釋道洪傳十四  
唐京師慈恩寺釋義慶傳十五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

事英禪師為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

三論明即興皇之遺屬也初朗公將

化通召門人言在後事令自舉處皆

不衷意以所舉者並門學有聲言令

自屬朗曰如吾所舉乃明公乎徒侶將十名明非一皆曰義旨所擬未知何者明耶朗曰吾坐之東柱下明也明居此席不移八載口無談述身無妄涉衆目疑明既有此告莫不迴惑私議法師他力扶矣朗曰吾舉明公必駭衆意法教無私不容瑕隱命就法座對衆叙之明性謙退泣涕固讓朗曰明公來吾意決矣為靜衆口聊舉其致命少年捧就傳座告曰大衆聽今問論中十科深義我初未曾言而明已解可一一叙之既叙之後大衆慙伏皆慙謝於輕蔑矣即日辭朗領門人入茅山終身不出常弘此論故興皇之宗或舉山門之致者是也敏採摘精理出聽東安言同意異更張部別年二十三又聽高麗寶公講大乘經論躬為南坐結軌三周及寶王後高麗印師上蜀講論法席彫散陳氏亡國敏乃反俗三年潛隱還製漆衣避難入越住餘姚梁安寺領十沙彌講法華三論相續不絕貞觀元年出還升陽講花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

智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于時衆集  
義學沙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當境  
僧千二百人尼衆三百士俗之集不  
可復紀時為法慶之嘉會也至十九  
年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花嚴經至  
六月末正講有地懸半身敏頂上  
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  
方隱至夏訖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  
人礼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  
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  
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  
七日余前三日三夜無故闇冥拾至三  
十三日  
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地為震動  
因余遷化春秋六十有七身長七尺  
六寸停喪七日異香不滅莫不恆歎  
道俗在巖送於隆安之山焉

釋慧瑤姓董氏少出家襄川周滅  
法後南往陳朝入茅山聽明師三論  
又入栖霞聽慧常法師四論大品涅槃  
等晚於安州大林寺聽圓法師釋論  
凡所遊刃並契幽極又返鄉梓住光  
福寺會亂入城盧拙管等請在官舍  
講花嚴經僧徒擁聚千五百人既屬

賊圍各懷翹歆不久退散深惟法力  
唐運斯泰又住龍泉三論大經鎮常  
引闡兼達莊老史子談笑動人公私  
榮達叅問繁結將紀諸王來臨襄郛  
躬申敬奉坐鎮如初王出門顧曰迎  
送不行佛法之望也由此聲譽又遠  
漢南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四月  
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  
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盂蘭盆經  
音斂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  
以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乞人并  
諸異道言已而終於法座矣春秋七  
十有九惟璿立性虛靜不言人非賓  
客相投欣若朋友面常含笑慈育在  
懷涉獵玄儒通冠文米襄荆士素咸  
傾仰之間其長往無不墮淚初住光  
福寺居山頂引汲為勞將移他寺夜  
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礼璿  
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為  
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无水不能利  
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  
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  
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



有小乘前事並失惟願口持勿孤所  
望法師湏水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  
當得之自往劔南慈母山大泉請一  
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來期七日  
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  
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  
夜相續至明方住惟見清泉香而且  
美合衆同幸及立龍泉漸便乾竭據  
斯以言亦感通之奇致矣

釋慧毗姓莊氏少出家以小乘為業  
遊學齊徐青海諸州數論之精馳譽  
江漢開皇末年還住鄉壤之報善寺  
承為王招公在下龍泉講開三論心  
生不忍曰三論明空講者著空當發  
言訖舌出三尺鼻眼兩耳並皆流血  
七日不語有汰律師聞其撥略大乘  
舌即挺出告曰汝大癡也一言毀經罪  
過五逆可信大乘方可免耳乃令燒  
香發願懺悔前言舌還收入便舉往  
括所捨心毀迹惟聽大乘括之去亡  
為設大齋於墓又建七處八會廣請  
道俗百日既滿即往香山神足寺足  
不踰閭常習大乘每勸諸村年別四

時講花嚴等經用陳懺謝常於衆中  
顯陳前失獨處一房常坐常念貞觀  
十一年四月三日在寺後松林坐禪  
見有三人形貌都雅赤服禮拜請受  
菩薩戒訖白曰禪師大利根若不改  
心信大乘者千佛出世猶在地獄聞  
此重囑涕泗交流大哭還寺在講者  
房前宛轉嗚咽不能得言以水洒醒  
乃更大哭繞佛懺悔用此為恒又勸  
化士俗造花嚴大品法華維摩思益  
佛藏三論等各一百部至十三年三  
月九日中時佛前禮懺因此而終春  
秋八十餘矣自終七日林樹變白大  
泉渾濁過此方復斯亦知過能改无  
過者同誠可嘉矣寺去城邑將五十  
里從受歸戒者七十餘人填赴山河  
為建大齋於墓所三十法師各開一  
經用津靈道

釋靈叅姓陳本惟潁川流寓蜀郡益  
昌之陳鄉人也祖宗信於李氏其母  
以二月八日道觀設齋因乞有子還  
家夢見在松林下坐有七寶鉢於樹顛  
飛來人口便覺有娠即不喜五辛諸

味及其誕日設或食者母子頭痛於是遂斷八歲二親將至道士所令誦步虛詞便面孔血出遂不得誦還家入田遇見智勝法師便曰家門奉道自欲奉佛隨師出家即將往益州勝業寺為沙弥一夏之中大品暗通開皇之始高麗印公入蜀講三論又為印之弟子常業大乘後隨入京流聽諸法大業之末又返蜀部住法聚寺武德二年安州高公上蜀在大建昌寺講開大乘眷止法延三年後還蜀本住常弘此部經二年許寺有異學成實朋流嗤此空論常破吾心將興害意眷在房中北壁而止初夜還牀栖遑不定身毛自豎移往南牀坐至三更忽聞北壁外有物撞度達於卧處就而看之乃漆竹竿槩長二丈許白若牀身即穿度既害不果又以銀挺霍賊入房眷坐業邊覓終不獲但有一領甲在常坐處眷知相害之為惡也即移貫還綿州益昌之隆寂寺身相黑短止長五尺言令所及通悟為先常講大乘以為正業貞觀元年

通州騫禪師作檀越盡形供給三百聽衆至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夜春夢有衣冠者來迎騫往西方去徒衆鉢中皆空無物至三十日寺鍾大小七口銅磬十餘一時皆鳴至三更撼繩牀加坐而終春自此後周流講唱傳化不絕至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四更大風忽起高聲言曰靈睿法師來年十月往南海大國光明山西阿觀世音菩薩所受生也至期十月三日合寺長幼道俗見幡花菩薩滿寺而下晚講入房者踰讀經外有僧告幡花異香充寺及房睿聞捉經出看斂容立終堅持不倒扶臥房中三更忽起加坐如生刺史以下躬手付香供養其屍道俗相送歸東度山設大會八千人時年八十三矣然其潔清童稚過中不飲葷辛莫履具盡報去釋僧辯俗姓張南陽人也渚宮陷沒入關住於馮翊焉年甫七歲日誦千言時以奇之聲于鄉壤十歲欣仰道法思欲出家局以公憲未蒙剃落乃聽維摩仁王二經文義俱收昇座覆述

宣吐教理有稱於時先學大德相顧曰吾等沒後不足憂也此人出家紹隆遺法矣開皇初年勅遣蘓威簡取三千人用充度限辯年幼小取在末行輕其行業召令口誦言詞清辯章句契斷神明朗正見者屬目由是大蒙嗟賞餘並不試同得出家受具已後專尋經論時有智凝法師學望京華德隆岳表辯從問知津乃經累載承席覆述允合同倫遂使旁跡異解曲有正量識者僉悟擊其大節大業初歲召入大禪定道場衆復老之欣其開解武德之始步出關東蒲虞陝鄉大弘法化四遠馳造倍勝初聞嘗處芮城將開攝論露縵而聽李釋同奔序王將了黃巾致問酬答乃竟終誦前關辯曰正法自明邪風致翳雖重廣誦不異前通黃巾高問轉增愚叟謂其義壯忽旋風勃起徑趣李宗縵倒掩抑身首煩擾冠幘交橫衣屣紊亂風至僧倫怙然自滅大衆笑異其相一時便散明旦入文赦然其集辯雖乘此勝而言色不改時共服其



異度也貞觀翻經被徵證義弘福寺  
立又口居之雖屢處以英華而情不  
存得喪約時講說不替寒溫異學名  
賓皆欣預席故使海之內外僧雜華  
夷不遠万里承風參謁俱舍一論振  
古未開道岳法師命章構釋辯正講  
論廢而聽之隨聞出鈔三百餘紙或  
聞初開法肆或中途少閑但有法坐  
無論勝負咸預位席橫經而聽斯渴  
法之深良未儔矣而謙讓知足不重  
榮勢名滿天下公卿咸宴而不識其  
形也皆來覓之辯如常威儀不變其  
節任其來去曾無迎送時儕倫諸德  
以此懷尚而不能行也以貞觀十六  
年六月十三日卒於弘福寺春秋七  
十有五于時炎曦赫威停屍二旬而  
相等生存形色不變迄至于葬日亦  
不腐朽于時元旱積久埃塵漲天明  
當將送夜降微雨故得幢蓋引列俱  
得外濟七衆導從不疲形苦墳於郊  
西龍首之原鑿土為龕處之于內門  
通行路道俗同觀至今四年鮮明如  
在自辯置懷慈濟愛法為切路見貧

苦不簡人畜皆盡其身命濟其危厄  
講聽之務惟其恒習其攝論中邊唯  
識思塵佛性無論並具出章疏在世  
流布

釋法常俗姓張氏南陽白水人也高  
祖隆仕魏因移于河北郡焉少踐儒  
林頗知梗概而厭其誼雜情欣出家  
奉戒自守不羣非類霜懷標舉為  
衆所推年十九投曇延法師登蒙剝  
落既預聽限大闡宏猷學不逾歲即  
講涅槃道俗聽者咸竒理趣自尔專  
親侍奉曉夕諮謀每擊幽致延欬其  
情理深當乃摩頂曰觀子所涉必佳  
持正法矣於即研精覃思無釋寸陰  
時年二十二攝論初興隨聞新法叩  
其弘義于時論門初闢師學多途封  
守舊章鮮能迴覺常乃博聽衆鋒校  
其鈇銳秦齊趙魏靡不同行時積五  
年鑽覈名理至於成實毗曇華嚴地  
論博考同異皆為軌轍末旋踵上京  
慨茲異叙隨講出疏示顯羣迷隋齊  
王暕召結時望盛演釋經登預法座  
敷陳至理詞義弘遠罕得其門僉共

美之嘉歎成俗遂有肯徒歸湊相續  
依承四時講解以為恒任大業之始  
榮唱轉高爰下勅旨入大禪定相尋  
講肆成濟極多唐運初興遐迩清晏  
四遠投造增倍於前每席傳燈播揚  
非一貞觀之譯證義所資下勅徵召  
恒知翻任後造普光宏壯華嚴又召  
居之衣服供給四時隨改又下勅令  
為皇儲受菩薩戒札訖之極衆所傾  
心貞觀九年又奉勅召入為皇后戒  
師因即勅補兼知空觀寺上座撫接  
客舊妙識物心引導法化長鎮不絕  
前後預聽者數千東蕃西鄙難可勝  
述及學成返國皆為法匠傳通正教  
于今轉感新羅王子金慈藏輕忽貴  
位棄俗出家遠聞虔仰思覩言令遂  
架山航海遠造京師乃於船中夢覩  
顏色及觀形狀宛若夢中悲涕交流  
欣其會遇因從受菩薩戒盡礼事焉  
十四年有僧犯過下勅普責京寺大  
德綱維因集於玄武門召常上殿論  
及僧過常曰僧等蒙荷恩惠得預法  
門不能躬奉教綱致有上聞天聽非

由常等寡於訓誨恥愧難陳遂引涅槃付屬之旨上然之因宥大理獄囚百有餘人又延設供食訖而退及李道居先不勝此位率僧邀駕隨頻表上既不蒙遂因染餘疾的無痛所右脇而終于住寺春秋七十有九即貞觀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也至七月二日葬於南郊高陽之原時炎景陵天遊塵翳日逮至發引之前夜降微雨及於明旦天地清朗雲霧四除纖塵不飛道路無擁京寺僧侶門人子弟等各建脩幢三十餘車前後威儀四十餘里信心士女執素幡花列侍左右乃盈數万卿相隨從僉以榮之初常涉詣義門妙崇行解故衆所推美歸於攝論而志之所尚慕涅槃恒欲披講未之欣悟遂依衆請專弘此論陶冶理味精貫旬懷依時赴講全無讀誦纔有餘暇課業行道六時自勵片無違缺有大神王冠服皆素率其部從隨其旋遶道俗時見密以高之又曾宵夜至佛堂中壁畫樂天一時起偈後於中夜又在佛堂觀音菩



薩從外入戶上住空中身相瓌奇佩  
眼瓔珞晃發希有良久便滅後經五  
年天將欲曙又感普賢菩薩從東而  
來去地五六丈許常之專精微應為  
如此也故立志清峻逾久逾劇所獲  
法利多造經像但務奇妙不言其價  
歲建檀會終盡京師悲勸兩田无遮  
供養自所服用麁弊而已講揚別供  
一不受之還布衆中持操无改著攝  
論義疏八卷玄章五卷涅槃維摩勝  
鬘等各垂疏記廣行於世弟子德遜  
等為立碑于普光之門宗正卿李百  
藥為文

釋智微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年十  
三志樂出家不希世累住本州清化  
寺依隨遠法師聽涉經論於大涅槃  
偏洞幽極故齒年學檢為諸沙弥之  
卓秀者也立性勤恪樂理僧務每有  
執役不憚形苦晝供養僧夜讀章疏  
衣不解帶研精无怠受具已後神思  
高正戒行明潔然平恕儉約見者欽  
屬歆慕弘道歲常講涅槃十地地持  
維摩勝鬘用為恒業聲務廣被遠近



追風提襍裹糧尋造非一隋煬御曆  
珎敬弥隆大業七年下詔延請入於  
東都內道場禮異恒倫日增榮供微  
立操自昔一不受之盈尺之貯不附  
箱囊率性超然不妄傾渥但專講誦  
宣導為先偽鄭之初洛城恒閉微以  
兵戈方始開悟未因乃杖錫出城思  
濟鄉壤于時守衛嚴防梗澀難通而  
微安行限闕守當不覺斯固善神之  
所送也既達高平道俗欣赴世接屯  
難飢餒相委乃遺以糗粒拯濟寔多  
早素賴之皆食法味便即四時長講  
屢有并堂外施衣帛悉供講衆頻值  
儉歲米食不豐異客暴來兩倍過舊  
微以聽侶不安為營別院四方學士  
同萃其中財法兩施無時寧合懷州  
都督鄭國公張亮欽抱德教遠延講  
說道俗先赴又結河陽乃請為菩薩  
戒師珎敬道風誓為善友夏講涅槃  
解空便訖覺少不念衆咸恠之還房  
靜念俄頃便逝春秋七十九即貞觀  
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也懷州道俗哀  
若至親送葬歸于本邑自微之在遠

門也。鄙法尊人誠孝。第一每登法席。講楷幽通。皆云大法師意如此。因即聲淚俱下。常謂諸徒曰。父母生吾肉身。法師生吾法身。思報此恩。何由可逮。惟有弘教利物。薄展余懷耳。所以每歲常講。不敢告勞。以惟斯故也。兼以課已行業。無虧六時。手執熏爐。約數承禮。夜不解衣。一生恒尔。清素寡欲。不樂交遊。敷化之餘。便營僧事故。澤部長幼。誅仰于今。

釋玄鑒。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天性仁慈。志樂清潔。酒肉葷辛。自然厭離。十九發心。投誠釋種。愛重松林。終日成其下。忘遺食息。後住清化寺。依止遠公。聽採經論。於大涅槃深得其趣。隋運末。齡賊徒交亂。佛寺僧坊並隨灰燼。衆侶分散。顛仆溝壑。鑒守心戒禁。曾無饕犯。食唯蔬菜。衣則菰麻。屢經歲序。情無頓感。及至年穀豐熟。還返故鄉。招集緇素。崇建法席。勸諸信識。但故伽藍。皆得營復。有故塔廟。並令塗掃。遂使合境。在嚴赫然。榮麗奉信。歸向十室。其九。兼以正性。敦直言。

行相高行值飲噉非法無不面諫訶  
毀極言過狀不避強禦或與語不受  
者便碎之酒器不酬其費故諸俗士  
聚集醺飲聞鑒來至並即奔散由是  
七衆尊虔訪其嚴厲重其清貞數有  
繕造工匠繁多豪族之人或遺酒食  
鑒云吾今所營必令如法乍可不造  
理無飲酒遂即止之時清化寺修營  
佛殿合境民庶同共崇建澤州官長  
長孫義素頗奉信聞役工匠其數甚  
衆乃送酒兩罍以致之鑒時檢校營  
造見有此事又破酒器振藉地上告  
云吾之功德乍可不成終不用此非  
法物也義聞大怒明欲加惱夜夢有  
人以刀臨之既忽驚寤即事歸懺又  
遇疫氣死亡非一皆投心乞命鑒為  
之懺悔令新酒肉病者痊復時大重  
之有鄉人李遷者性偏嗜酒既遇時  
氣無由自濟遂悔酒過用為死調俄  
介鑒至無何便去遷遂除差因介默  
離飲酒永不涉言縱忽聞氣如逢毒  
勢告其友曰自見鑒師已來尚不喜  
聞况當見也故戒節冥感皆此之類

于今神志貞亮每講涅槃十地維摩  
四時不輟春秋八十有三初鑒以傳  
法之務職司其憂衆侶乖儀則糾彈  
驅擯時俗僉訝其梗直也及武德六  
年當部渡澤縣李錄事者死經七日  
隱身謂妻曰吾是李錄事也計吾猶  
得六年在世但為司命枉來取我生  
埋冢中已訖閻王蒙放在人中浮遊  
六年今在鬼道未然之事皆預知也  
卿家貧窘但為他卜無不必中因可  
獲財以利大小便令賣卜鬼為通疑  
方遠皆詣謂為大聖後謂妻曰人命  
無常何不修福可往鑒師所聽法遂  
相將入講堂中安置壁角以物自障  
共人言議應變迅速乃經晦朔或有  
問者何不現形耶答曰今在鬼趣受  
身極陋自不忍見況復他也又往景  
業寺聽維摩經有餘法師謂曰今講  
此經感何人聽答曰自人頭已上便  
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都講  
唱文諸天神等皆殷容傾耳恐其聲  
絕法師解釋皆散乱縱恣無心聽受  
願如法講說勿妄飲噉也何以知然

見天神等聞法師酒氣皆迴面而聽  
因即悔過令廢飲之鬼曰此定須斷  
天神不許寧不講也非惟此會獨感  
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不可輕矣  
鑒聞異寺有此聲告倍復信奉兢兢  
異常

釋玄會字懷默俗姓席氏其先幽土  
安定人也遠祖因官故又居京地樊  
川之秘坂焉年十二精苦絕倫欣志  
捐俗而儀相秀挺有異神童隋漢王  
諫見而奇之奏度出家仍住海覺寺  
為慈法師弟子自落采之後即預講  
席專志涅槃勤至之功倫等推尚  
深會之解也舉為覆述所以繁節拘  
致由來擁慮者皆剖決通釋泠然可見  
時大賞之以為涅槃之後胤也因介  
改前舊章更新戶牖穿鑿之功難與  
讎抗造涅槃義章四卷義源文本今時  
文釋抄部各四卷自延遠輟介之後  
作者祖述前言惟會一人獨稱孤拔  
武德之始學觀大張沙門曇獻道開  
國望造慈悲寺奏會以為寺主經始  
惟新法務連續引接後昆講揚此部



將四十遍于時同侶同業相推元席而讓以成治雅為學宗性慕人法不濫尊嚴但有法座皆通諮聽縱已舊聞傾如新渴斯敬重之極末象罕遇也按法師曰吾非聖人何得此子入吾室乎相法師曰經云後五百歲有福智者此子謂乎法之大將豈不然乎岳法師曰此公就我學俱舍者同事攝也願以妙莊嚴世值善知識矣振法師曰此公就我學迦延者乃贊成吾學耳以我小術不恥下問乃迴龍鳥於兔徑也吾何言哉貞觀八年又勅住弘福寺講事都廢專修定業夢登佛手号無量壽遂造弥勒像一座常擬繫心作身同觀欲入山林寺衆勸住請講涅槃至藤地喻忽有異地從杖而下顧視四方尋即不見講至諍論常有魔事因茲遘疾還返慈悲見佛來迎因而氣盡春秋五十有九即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也合邑聞知悲涼相及葬于高陽原晚又収其遺骸於故城西南隅起塹塔供養自會之弘道也溫柔在性弘贍為心

遠近流寓投造非一而能推心接誘，  
惟法是務晚又常坐乃終身世

釋行等姓吉氏馮翊人十二出家與  
會公同事總師為弟子服章麤素  
立性鏗卓登聽淨影遠公涅槃伏讀  
文義時以榮之相從講說百一十遍  
中逢阻難必預先知或聞異香或感  
恠夢幢折蓋翻以為標據即令大衆  
同念般若所有魔事無何而退故每  
講後常礼佛名及讀花嚴以為消障  
之本也又與玄會同住慈悲弘法之  
時等必先登會隨後赴時以為相成  
之道也故常講時感鷄伏聽從受戒  
者死而還活冥會所放玄傳等教斯  
亦駭動幽顯非言厝也以貞觀十六  
年三月六日因疾而終春秋七十有  
三初臨終累日護戒之語吾何重及  
但少欲知足可為永誠吾今死後勿  
作威儀惟以一掬舉送山所願食吾  
身早成正覺有乖此願非吾門人弟  
子等營辦幢輦威設威儀將欲塋送  
其夜列宿大明地方欲了大雨洪注  
道俗同擁一不得往還依遺訣單輦

至山雨即通霽收葬于京南神和原起塔樹松立銘塔所

釋志寬姓姚氏蒲州河東人也祖宗仕族不交羣小父任隋青州刺史寬自幼及長清約知名歷聽諸經以涅槃地論為心要也東西訪道無釋寸陰業成登器遊講為務生常履信言行不乖望似專正而懷抱虛蕩嘗以遊學長安詣市買絹有人曰可見付直明當送絹於此便付直還寺為諸僧所笑寬曰自憶不負於人豈有人而乖信至期果獲以事陳之彼人去兵食可亡信不可廢弟子俗人奉之豈意釋門綴斯慮也寬常誦維摩及戒本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冑之響竊而觀者咸見非常神人遶房而行又一時夜中房重閣上有打物聲同學實通聞之驚迷不安其席寬就而慰之猶打物如故至旦看之乃舍梁將折即令柱之得免其命其為幽靈所衛如此而性好澹病無憚遠近及以道俗知無人治者皆輦迎房中躬運經理或患腹癰不可膿出者

乃口就味之遂至於老往往非一其  
慈惠之懷信難繼也後於中夜室內  
大明及觀房外與晝無異乃自縫綻  
衣帛不謂神光所照後台諸徒方知  
半夜此相數現後遂不恠加以開務  
誘引弘濟為業道俗皆悅慶其幸遇  
焉煬帝弘道海內搜揚以寬行解同  
推膺斯榮命既處慧日講悟相仍會  
集感作逆齊事拘纏寬便下獄待罪  
有來餉遺一不自資通給囚僧歡笑  
如昔後並配徒隸役於天路常令負  
土使裝滿籠盡力輩送初不懈息役  
僧曰此無監檢當可小停寬曰業報  
如此何能自欺違心行事誠未安耳  
未又配流西蜀行達陝州有送財帛  
祖餞之者並即散而不遺唯留一驢  
負經而已路次潼關流僧實遲者高  
解碩德足破不進寬見卧于道側泣  
而哀焉即捨驢與乘自擔經論徒行  
至蜀雖有事勞而口不告倦其仁恕  
之性登苦知其人矣既達蜀境大發  
物情所在利安咸興敬悅時川邑虎  
暴行人斷路或數百為羣經歷村郭

傷損人畜中有獸王其頭竅大五色  
純備威伏諸狩遂州都督張遜遠聞  
慈德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齋行  
道各受八戒當夕虎災銷散莫知所  
往時人感之奉為神聖然寬因名之  
行即裕有儀凡所宣化如風之靡每  
至散席禮觀相仍或至十萬二十萬  
者皆即坐散盡了無資已告施者曰  
財猶種子聚則難繁故為散之令從  
用有在耳其虛懷應物為若此也蕪  
又輕生踈素弊服尋常一經御形動  
經累稔愛護之甚有過身肉時逢儉  
歲躬煮糜粥親惠飢餒銜泣說化令  
誦佛名又以所服衣之與氈或割或  
減用充貧乏每年冬首預積坐氈履  
替觀諸沙門少者便給以此為常貞  
觀之初還反舊壤緇素慶幸歡詠如  
雲屢建法筵重揚利涉時州部遇旱  
諸祈不遂官民素承嘉績乃同請焉  
寬為置壇場以身自擔不降雨者不  
處室房曝形兩日密雲垂布三日已  
後合境滂流民賴來獲有年斯在昔  
在蜀上亦以此致譽故使徧洽時



号為一代佛日有沙門神素者架業相隣尤所欽友以先卒於栖巖寬住州寺先絕凶問忽降形歡叙欣若生平明晚來告乃知其死寬致書慰曰等同幻境俱稟泡形不意之情非復言象素法師俗風清美道器冲深包拯義門研幾至實但正業久成必之淨土此方薄運頻失所歸老病之僧早應先去罪重福微猶守餘報耳法師不遺故舊昨二十五日夜降神共聚同卧一床通夕言議至曉方別情猶今昔事即存亡冥感之誠未可陳述素以貞觀十七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卒素見別傳寬以其年夏五月十六日卒於仁壽寺春秋七十有八初未終之前右脅而卧枕於右臂告門徒曰生死長遠有待者皆尔汝等但自觀身如幻便無愛結自經吾命亦斷當取掾兩根簾篠一領裹縛舉送無得隨俗紛紜為不益事也言訖而卒時蒲虞等州道俗奔赴號慟川野走於墳側七里人滿自寬從釋種靜攝居形不卧金甌不畜足綃櫃篋之

事由來絕心騎乘勞具終身不涉口  
不及利手不執錢或有忤之便掩口  
私默不行讚毀於人物也曾用錢一  
千五百買驢負經既至東京值卒科  
運大貴或頭至數万者同侶欲為賣  
之寬不許曰已勞負荷豈復過本乎  
便詣市自出之但取元價此雖小事  
庶恥本矣

釋慧休姓樂氏瀛州人也世居海濱  
以蠶漁為業而生知離惡深惟罪報  
常思出濟無緣拔足或累歎通宵晨  
或忘食近逾信宿雖憤氣填膺無免  
斯厄十六遇相州沙門巡里行化談  
三世之循授述八苦之交侵雅會夙  
懷背世情決乃違親背俗投勗律師  
而出家焉勗導以義方礼逾天屬又  
聞靈裕法師震名西壤行解所歸現  
居鄴下命休從學休天機秀舉惟  
道居心乃背負華嚴遠遊京鄴一聞  
裕講鑒動身心不略昏明幽求體性  
而章句無味至理未融展轉陶埏五  
十餘遍研諷文理轉加昏漠試以所  
解遍問諸師皆慮涉重関返啓其致

乃悟曰斯固上聖之至理也豈下凡而抑度哉且博聽衆師沐心法海耳乃往渤海從明彦法師聽成實論先出章抄品藻異同慧滿冲情解律法友以彦公化世受染餘流從志念法師受學小論加雜婆沙各聞數遍窮其本支曉其固執解既清迥行寔貞嚴念曰余講小乘歲序多矣今乃值子諒不虛延休即著雜心玄章抄疏各區別部類條貫攸歸文教纔出初尋重步頻當尤宰講授相續幽致既舉慧燭天懸故使馳名冀都響響河渭抱裘橫經肩排日謁結疑懷義踵接登堂皆拔為書紳永開冥府故於立破諸教探隱洞明雖學冠空宗而梗情塵境欲通惟識之旨取悟无方會裕師入關因便預從遇曇遷禪師及居論師等講揚攝論每舉一會餘駕停輪詞吐既新領拔弥悉周涉三遍即造疏章神會幽陳廣疏聽視自大小諸藏並統關鍵惟有律部未遑精閱昔以戒禁隨事可用緣求案讀即了未勞師授曾被一卷持犯茫然

方悔先議更引神府乃負律提瓶從  
洪律師聽採四分一經講肆三十餘  
遍日漸其致終未極言願諸學徒曰  
余聽涉多矣至於經論一遍入神今  
遊律部逾增逾闡豈非理可虛求事  
難通會乎而敬慎三業懍課六時纖  
塵或阻即申懺洗目見大小講匠知  
名者多奉法自修實罕聯類嘗聽礪  
公講律礪曰法師大德暮年如何猶  
勤律部休曰余憶出家之始從虎口  
中來即奉投戒法豈以老朽而可斯  
須離耶恨吾不得常聞耳其清慎之  
高率此例也又屢經寇蕩荒荐相仍  
寺衆僧厨壘經宿卑故從隋末終至  
唐初四度翻穢獲資淨供致使四方  
嘉會休有功焉暨武德年內劉闢  
賊興魏相諸州並遭殘戮忽一日警  
急官民小大棄城逃隱休在雲門聞  
有斯事乃率學士二十餘人東赴相  
州了无人物便牢城自固四遠道俗  
承休城內方來歸附當時也人各  
藏身而休挺節存國守城引衆可謂  
乱世知人者矣其年不久天策陳兵

達臨賊境軍實無委並出當機休既  
處僧端預明利害集衆告曰官軍靜  
乱須有逢迎僧食衆物義當先送再  
和大眾並無從者休懼被後罰必可  
乘權獨詣軍門具陳來意于時曹  
公徐世勣引勞賞悅仍令部從隨休  
至寺任付糧粒及平殂後曹公為奏  
具述休功登即下勅入賊諸州見有  
僧尼止留三十相州一境特宜依定  
以事驗人休量難准又荒乱之後律  
法不行並用銅孟身御俗服同諸流  
俗休恐法滅於事躬自經營立樣造  
坏依法施熏遂成好盃遍送受持今  
大行用並是休切緝遺緒也又僧庫  
火起時當中夜忽有人告走往觀之  
賴始發焰救而獲免退問告由了無  
知者良以道通幽顯屢動禎祥貞觀  
九年頻勅徵召令入京師並固辭以  
疾无預禁問至今十九年中春秋九  
十有八見住慈潤爽健如前四衆懷  
蒲柳之慕猶執卷諮謀乃力倦而告  
曰吾學功多矣每有經律雖聽三十  
遍文旨乃鏡猶恨少功欲兼異部未



遑多涉耳今之後學則不同之薄知  
文句宗致眇然即預師範更無通觀  
所以終夜長慨有耿干懷致有窮枯  
教源莫知由序此法滅在人矣今暮  
年開道意在成器斯猶砭礪合其刃  
耳安能鑪錘其璞耶所以引化席端  
直陳經要而奉禁守道抑在天然挫  
拉形心逾衰逾篤衣服率然趣便蓋  
體襍懸僻上尺綯不居所得外利即  
迴講衆補綻衣服不勞人助見著麻  
鞋經今三十餘年雖有斷壞綴而蹈  
涉暫有泥雨徒跣而行有問其故荅  
云泥軟易履不損信施耳又寒不加  
火熱不依涼瓶水若凍裏之草束受  
具已來益無他洗入夏已去不嗽采  
蔬旋遶往還執帚先掃存護物命寧  
有過之凡斯衆行前後一揆余以親  
展微音奉茲景行猶恨標其大枉事  
略文繁以為輕約耳弟子曇元高潔  
僧也經論及律並曾披導偏重清行  
不妄衣食寺雖結淨猶懷塵點常乞  
食自資今託靜林慮實山志道辭世  
門人靈範學通休涉慧悟少之勗也

弘福時揚攝論今居宗樹業振名京

邑

又休以年學高遠今上重之因事遼左親幸其室叙故陳道弥會帝心故又續其績

釋靈潤俗姓梁河東虞鄉人也家世衣冠鄉閭望族而風格弘毅統擬大方少踐清猷長承餘烈故能正行倫據不肅而成昆季十人秀美時譽中間三者齊慕出家父告子曰但誦觀音先度即當許也潤執卷便誦一坐不起從旦至中文言遂徹便預公度依止靈榮法師住興善寺榮有正行脩于別傳年十三初聽涅槃妙通文旨將及志學銷會前聞括悟新理便登講座宣釋教意部分科宗英秀諸僧咸欣其德加又欽重行禁動靜惟安不妄遊從常資規矩所以興善大德海內名僧咸相顧而言曰此沙弥發蹤能令堪住持矣於後深心至道通贈羣師預在見聞包蘊神府當即芥藻人法珪璋解行皆統其本支該其成敗仁壽感瑞懷州造塔有勅令往官供驛乘隨師東赴乞食徒行獨無受給既達河內道俗服其精通敬其行範所有歸戒並從於潤當即名

厲河北譽滿京師聞泰岳靈巖寺僧  
德肅清四方是則乃杖策尋焉既覩  
副師遂從諮訓乃習般舟行定無替  
晨昏初經三七情事略疲自斯已後  
頓忘眠倦身心精勵遂經夏末于時  
同侶五百餘人各奉行之乎相敦勵  
至於解坐同行無幾惟潤獨節秀出  
情事莫移皆不謀同詞勸稱徽績時  
父任青州益都令外祖吳起任懷州  
懷令堂祖吳同任齊州山荇令姨夫  
侯援任曹州金鄉令並潤之宗族內  
外親姻雖經還講肆遊其所部事逾  
行路一無過造及生緣背喪或有悲  
慕邀延者潤情若風傳不往登踐斯  
剖愛從道皆此類也有道慧法師擅  
名海岱講攝大乘又往尋焉時未具  
戒早飛聲采周流法席文義圓通問  
難深微稱傳允宰預是同席心共捐  
之既承師有本即奉焚以為和上大  
戒已後方詣律司十地諸經略觀文  
體年二十三還返京室值志念法師  
正引小論將欲博觀智海預在聽徒  
有辯相法師學兼大小聲聞于天攝

論初興盛其麟角在淨影寺創演宗門造疏五卷即登敷述京華聽衆五百餘僧堅義之者數登二百潤初從關表創預講筵祖習異聞遂奮奇論一座驚異側目嘉之登有辯行法師機論難擬處衆高謝而訖惺焉雖則負譽帝京而神氣自得或譏毀達其耳者曾若不聞以道鎮心情無喜怒未法攸寄誠可嘉焉大業初歲風疾暴增後復本心更精新業又恐報傾旦夕不守本懷講導世流往還煩雜遂脫略人事厭俗歸閑遂往南山之北西極澧鄠東漸玉山依寒林頭施為業時與沙門空藏慧璉智信智光等京邑貞幹同修出離既處叢塚鬼神斯惱或被推盪偃仆或揚聲震吼者潤獨體其空寂宴坐如空諸被燒者皆來依附或於深林曠野狼虎行處試心安止都無有畏當遵此務盡報傳持屬大業末年不許僧出遊虧此行乃還興善託於西院獨靜資業一食入淨常講涅槃衆經有慧定禪師等歸依受業相率修課不出院宇



經千三年結侶漸多行清動衆時僧  
榮法師一寺頂蓋競辯無前抗衡京  
國乃率諸翹望五十餘僧來至法會  
詳其神略人並投問玄隱之義潤領  
宗酬荅位判泠然咸共欣賞妙符經  
旨余後譽傳光價衆衆相從既懿業  
內傳將流法味大業十年被召入鴻  
臚教授三韓并在本寺翻新經本並  
宗轄有承不虧風采會隋氏亂倫道  
光難緝乃隱潛于藍田之化感寺首  
尾一十五載足不垂世雖經專業衆  
請便講以示未聞春秋入定還遵靜  
操沙門志超抗節禪府聞風造屢遂  
等宿交相師念定欣從語嘿時天步  
飢餒道俗同霑化感一寺獨延賓侶  
磨穀為飯救麥等均晝夜策勤弘道  
為任故四方慕義歸者雲屯周賸精  
養無乖僧法共食菜果遂達有年斯  
誠至德冥符蕪濟有日天潤以化洽  
外流道聲載路興善本寺劬奉芳塵  
上陳勅使請充寺任便不守專志就  
而維之貞觀八年勅造弘福復被徵  
召即現翻譯證義須明衆所詳准又



當斯任至於詞理有礙格言正之同  
倫糺位斯人最上京邑釋門寔惟僧  
係初潤隋末在興善院感魔相燒定  
志不移冥致善神捉去經宿告曰昨  
日魔子依法嚴繩深知累重自感而  
死若此微應其量難紀武德七年時  
住化感寺主智信為人所告勅使團  
寺大顯威權潤曰山居行道心不負  
物賢聖所知計非所告使人逾怒忽  
有大風雷震山崩樹折吹其中帽坐  
席飄落異處人眾喪膽遂求悔過潤  
曰檀越有福能感幽靈斯之祥徵昔  
來未有使者深愧釋然事解貞觀年  
中與諸法侶登山遊觀野燒四合眾  
並奔散惟潤安行如常顧陟語諸屬  
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無  
由免火及火至潤燔餘自斂據事以  
量知人難矣後住弘福有僧因事奉  
勅還俗復經恩蕩情願出家大德連  
名同舉得度上聞天聽下勅深責投  
諸南嶺襄驪州行道于時諸僧創別帝  
里無非慟絕潤獨安然容儀自若願  
曰三界往還由來恒理勅令修道何

有悲泣拂衣東舉忻然而趣道俗間見莫不歎服尋亦勅追洛東安置化行鄭魏負袞排筵引闡涅槃十有餘遍奧義泉飛惠流河洛乃報京邑門人疏曰吾今東行略有三益一酬往譴二順默生三成大行吾有宿累蒙天慈責今得見酬則業累轉滅惟加心悅何所憂也愚夫癡愛隨處興著正智不介猷不重生夫淨穢兩境同号大空凡聖有情咸惟覺性覺空平等何所著也自度度人俱利之道舉人出家依道利物願在三有普濟四生常無迴轉三益如是汝等宜知各調諍根業與善而住吾無慮矣僕射房玄齡遇之稱歎累息曰大德樹言詞理俱至名實之副誠所望也不久勅追還住弘福居宗揚化涅槃正義惟此一人然其受初入道奉節不虧持操攝儀魁質雄雅形器八尺動靜溫和挺超聰類十三離俗更不重臨二親既崩弟兄哀訴情守自若曾無動容但為修冥福設會千僧再度盡京施悲田食而已至於世情得失淨艷

彫華既不附心口亦無述時俗往還  
直知敘對皆絕供給隨言將遣前後  
所講涅槃七十餘遍攝大乘論三十  
餘遍并各造義疏一十三卷玄章三  
卷自餘維摩勝鬘起信論等隨緣便  
講各有疏部而玄義備通頗異恒執  
至如攝論梨耶義該真俗真即无念  
性淨諸位不改俗即不守一性通具  
諸義轉依已後真諦義邊即成法身  
俗諦義邊成應化體如未轉依作果  
報體據於真性無滅義矣俗諦自相  
有滅不滅以體從能染分義滅分能  
異體慮知不滅及資糧章中衆師並  
謂有三重觀無相無生及無性性也潤  
揣文尋旨無第三重也故論文上下  
惟有兩重捨得如文第一前七處捨  
外塵邪執得意言分別第八處內捨  
唯識想得真法界前觀無相捨外塵  
想後觀無生捨唯識想第二剎那即  
入初地故無第三空約三性說三無  
性觀據遣執惟有兩重至如本識三  
相自相受熏依他性中說有捨別三  
滅又四涅槃離合義異兩處三種熏

習體無有別諸如此等有異諸師存廢之言陳具章疏弟子淨元神眷卓越博要之舉振績京畿講釋經論亟經載紀銓辯名理響達學門加以性愛林泉捐諸名利弊衣麤食談玄為本之以潤之立義建志尋求轉解傳風被于當世有僧法御道定人也夢見淨元兩手極大執印咒案若有所通寤以告之正披此義即因而遂廣乃成王路矣沙門智衍即潤之猶子也幼獲乃入道勗以教宗承明詞義深有會擊講攝論涅槃近住藍田之法池寺統律成匠亟動時譽然有法以來師資傳道其宗罕接惟潤之緒繼美前修立迹安遠斯塵難濟見於今日矣釋道洪姓尹氏河東人也父曜仕隋歷任江陵令有子五人洪其第三矣聰敏易悟深猷形有年在十三以開博通內外馳譽門序雖廣流來部偏以涅槃為業教之極也故敷演之所以師資傳道聲績逾遠近亦於法眾親喻覆述後於願法師所學窮地論



傍通經數德器崇振及隋祖升遐禪  
定構立乃占處之自介專事弘經周  
輪無輟貞觀伊始弘護道張凡寺經  
維無非令達乃勅為律藏寺上座緝  
諧理事允副朝委立性清慤無競榮  
辱故使厚供殊礼鱗接邀延致令二  
宮樹福妙資搜舉物議所及莫不推  
先尋又下勅任大總持本居寺主春  
宮異供隨時薦薦及以退受戒之礼也  
貞觀十四年寶昌寺衆請講涅槃時  
感白鷄隨人聽法集散馴狎終于講  
會相從傳授迄于暮齒凡講涅槃八  
十七遍依承宗旨罕墜義倫及弘福  
譯經還充證義慈恩創起又勅徵臨  
以貞觀末年微覺輕貶纔經一句奄  
尔長逝春秋七十有九初染疾之始  
全無別痛少食不語用乖常候而數  
以手撓撥於空侍問其故荅曰有二  
衣冠者數來礼拜故以止之又曰紅花  
綠池鮮榮可觀尋尔合掌目送於空  
曰大德羅侯羅來辭去也因尔潛逝  
殊香滿院洪形器端偉七尺有餘沉  
簡仁愛慈濟存沒喜愠莫顯操節不



形傳者目其梗概要妙固多略耳

釋義我褒姓薛常州晉陵人蓋齊相  
孟嘗君之後吳名臣綜瑩之胤也  
天體高遠履性明朗出家已後遊  
談在務周流會計統御法筵初從  
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學華嚴  
大品其即有陳興皇朗公之後嗣  
也專經強對亦當時之僧傑矣褒  
優柔教義屢啓請之談將事通覽  
辭往縉雲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  
所曠在陳朝興皇盛集時當法選  
亟動神幾法主旣崩遍流視聽長  
下禪衆栖霞布公並具式瞻親詣  
餘令所以四經三論江表高推褒  
敬竭義建縱思披擇諸方後銳將  
事別輪曠亦勸褒行傳燈禮乃從  
之傳經述論三十餘年光問五湖  
馳名三輔每以大乘至教元出渭  
陰中原播蕩乃興揚越嗟乎淳味  
不無流靡後住東陽金華法幢寺  
弘道不倦終日坐忘會慈恩申請  
搜揚髦彥京邑承風以事聞奏下  
勅徵延便符昔願即而入朝時翻

經三藏玄奘法師威嚴權衡當陽  
弘演承思遠問用寫繁蕪亦既至  
止共許幽致乃詰大乘經論無所  
不通唐朝後學多尚名體耽迷成  
性膠柱守株如何解網以開玄照請  
所學宗頓講十遍勒諸門位並往  
歸依時在慈恩創開宏旨有空雙  
遣藥病齊亡乃有負氣所衡傲然  
亂舉衰爲提綱解琰疎刷神襟責  
以三開徵研五句詳括文義統略  
悟迷經難論易悼時俗之反昏論  
釋深經誨今聞之異昔所以每日  
在座前唱聖經半講已後方明賢  
論于時英彦皆預席端歎其竦拔  
之神奇伏其辯給之鈎利宰輔冠  
蓋傾仰德音留連言晤寫送無絕  
顯慶三年冬零祈雪候內設福場  
勅召入宮令與東明觀道士論義  
有道士李榮立本際義衰問曰既  
義標本際爲道本於際爲際本於  
道邪答曰互得又問道本於際際  
爲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爲際原  
答亦通又並曰若使道將本際互

得相及亦可自然與道互得相法答  
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並若  
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  
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榮旣被難  
不能報浪朝云旣喚我爲先生汝  
便成我弟子褒曰對聖言論申明  
邪正用簡帝心朝堯朝諶塵曠天  
聽雖然無言不酬聊以相答我爲佛  
之弟子由以事佛爲師汝旣稱爲  
先生即應先道而生汝則斯爲道  
祖于時惴惴無對便下座又令褒  
豎義便立大智度義李徒雖難隨  
言即遣于時天子欣然內宮嗟賞  
李榮不勝其憤曰如此解義何須  
遠從吳來褒答曰三吳之地本出英  
賢橫目狗身舊無人物今後諸寺  
遵講多以法華淨名中百經論等  
以開時俗龍朔元年駕往東都別  
召追往頻入宮禁義論橫馳乃於  
淨土講解經論七衆載驅羣公畢  
至英聲逾盛不久遘疾卒於淨土  
春秋五十有一道俗悲涼恨法門之  
早捨皇上悼傷久之遂勅送柩返

金華山舊寺賻贈之榮光聞遠近  
論曰自佛教東傳年代惟遠徠暢銓  
府開喻精靈可略言矣昔者漢明入  
夢滕蘭赴雒通悟道俗抑引邪正故  
使時俗一期翕然改觀非夫辯慧何  
以明哉然則教本通揚宗歸義舉談  
吐誠易識敏攸難不輕被錯授之儔  
淨名垂失機之責並為沉淪典誥以  
解齊緣藥病相翻斯迷斯覺况復教  
流千載情纏五濁控詞談理能無糾  
紛得在傳揚失於熏習晉有道安獨  
興論旨准的前聖商榷義方廣踈注  
述首開衢路遠持追蹤於遂古願觀  
振藻而傳芳故著序去玄和上鑿荒  
塗以開轍標玄旨於性空削格義於  
既往啓神理於來世至如道生孤拔  
擅奇思於當年道林遠識標新理而  
蓋可知矣梁高祖拱御曆膺奉護持  
天監初年捨邪歸正遊心佛理陶思  
幽微於重雲殿千僧講衆月建義筵  
法化通洽制五時論轉四方等注解  
涅槃情用未愜重申大品發明奧義



當斯時也天下無事家國會昌風化  
所覃被于荒服鍾山帝里寶剎相臨  
都邑名寺七百餘所諮質文理往往  
而繁時有三大法師雲旻藏者方駕  
當途復稱僧傑挹酌成論齊驚先駢  
考定昔人非無臧否何以然耶至如  
講解傳授經教本宗摘文揣義情猶  
有失何得背本追末意言引用每日  
敷化但豎玄章不覩論文經于皓首  
如斯處位未曰紹隆若夫立文本宗  
誠遊義苑指月之況不爽先模隨文  
五失又開弘誠然則教為理依理隨  
教顯附教通理弘之在人准此承遵  
居然多惑寧乖此喻安得相符是使  
梁氏三師平指為謬審文紕亂可有  
致言義在情求情安倚伏其中縱達  
論宗肅成風素榮冠道俗行業相兼  
者則開善智藏抑其人乎餘則慧解  
是長儀範多難非無十數翹楚遵修  
細行然定學攝心未聞於俗故略言  
也太宗簡文在昔東府委心妙法遍  
覽玄章志歸般若刺心血而書十部  
又撰法集聯璧各二百餘卷然以晚



從窘繫故使擇侶無聞中宗孝元體  
悟幽鑊更崇深信法華成論常自敷  
揚沙門道侶德隆時彥業冠通賢綏  
述新奇帝偏鄭重奉為僧正盛開學  
府廣占義僧還遵舊轍戶牖為異宣  
明已下福事雖弘至於教理頗翳微  
緒陳氏五政世屬度劉京邑僧寺誅  
焚略盡及初臨統普備修治接棟連  
蔓復基梁日弘福慧門世稱難紀名  
德勝行故是可傳雖獲五三蓋失多  
矣恨闕餘傳與時俱喪對此可悲至  
如瑛嶠騰光於五湖榮朗飛蓋於三  
楚二瓊以主教而傳世兩等以護法  
而相嗣威德弘矣逮于北鄴取稱光  
大移都茲始基構極繁而兼創道場  
殲絕魔網故使英俊林蒸業正雲會  
每法筵一建聽侶千餘慧光道場躡  
跡通軌法融慧遠願視爭衡然而開  
剖章途解散詞義並推光統以為言  
先豈非唱高和寡獨振今古即當鋒  
之領袖乃万葉之師摸然光初學律  
宗晚通理教郁郁兼美能振其芳觀  
其成樹骨梗分布毛目意存行猷護

法為本所以華嚴地論咸位經摸被  
及當今成誦無墜蓋有由矣且夫佛  
教道東世稱弘播論其榮茂勿盛梁  
齊故武帝撫期師承護法咸定慧品  
莫匪陶甄受持十善無缺六時永絕  
辛糲長齋卒歲言行相檢誠可尊嚴  
自有帝王罕能相擬千時釋侶顧視  
思齊篤學翹誠多陳濟器齊宣受禪  
擢用不思或出或處非小節之所量  
乍智乍愚信大人之壯觀至於宗妙  
佛理師承戒護每布髮於地令上統  
踐之又率土之內禁斷酒肉放捨  
鷹犬畋漁屠煞普國不行年三月六  
勸民齋戒公私葷菜悉滅除之又置  
昭玄十統肅清正法使夫二百万衆  
綏緝無塵法上一人誠有功矣周武  
定業秦川大開釋府沙門道安復稱  
弘量降礼宸極展劭華夷導龍樹之  
江河嚮弥天之興蓋地維武服道寄  
文弘開蒙博施之功是其經略但以  
運屬道消中年毀廢雖陳顯論莫表  
深衷蟬病成珠竟于身世末有亡名  
復接斯咎坎壈貧病陷遭戎俗孝宣

即位政異前朝經像漸開齋福稍起而厭化革創義學猶微隋高荷負在躬專弘佛教開皇伊始廣樹仁祠有僧行處皆為立寺占諸學徒普會京輦其中高第自為等級故二十五衆時列帝城隨慕學方任其披化每日登殿坐列七僧轉讀衆經及開理義帝目覽万機而耳食正法于時釋門重稱高敞雖減梁齊亦後之寄沙門慧遠齊餘開士隋運高僧首達帝城即陳講議服勤請益七百餘人道化天下三分其二自餘明勝聯驥等驅僧榮以論士馳名慧藏以知微取号僧休洞精於大論法經妙體於教源餘則珎瑣羣英枉訶龍爲者復叵知矣其中尤最沙門曇延復是高傑至如坐鎮御牀口敷聲教致令万衆頂足其德弘矣煬帝嗣錄重飛聲實道在願言於内外法論礼御於始終相願光揚於兩都獎脫振藻於周魯厚德懷仁又難加也自爰初晉邳即位道場慧日法雲廣陳釋侶玉清金洞脩引李宗一藝有稱三微別館法輪

長轉慧炬恒明風靡之化曇延復遠  
當時諸部雖復具揚而涅槃攝論最  
為繁富世近易照發廣顯及皇唐御  
曆道務是崇義學之明方為弘遠伊  
人之風豈易披述輒託攸聞故略其  
致然高壁抗聲於金陵基景標宗於  
玉壘常辯弘揚於三輔深懿馳譽於  
兩河并晉則二達開摸齊魯則密才  
程略聞會剖符日下苟其名教微空  
位席高澤仰其義門本紀時或漏之  
其德不無光叙統明衆師注述通以  
章鈔為工課文引義仰順前軌徒盛  
改張老無弘誘或接綴前篇或糅雜  
時見或虛控臂臆詞理相非或旁竊  
他文意義蹇蹇皆勒成命氏騰譽二  
時言行之間河漢遼阻本寔邪求妄  
承傳教審夫意本焉可強乎且自經  
誥所被尤在受持大集顯法行之文  
涅槃明知時之說今則婆娑章句流  
演澆淳翻種諸有未為靜業起生之  
教豈意然耶貴如說行斯誠言也故  
今當坐講客寫送文義其隙復廣何  
以明耶且如聖行諸漏由來杜言惟



識離念競陳橫想受學毗曇行惡戒者奉為聰慧聽習楞伽樂飲噉者用為通極夸單蒙俗陵轢性賢所覩天漢率輕禁細謂邪慧為真解以亂識為圓智不深後悟枉喪餘齡故使說法天禽被于念象盤特庸復具列賢愚辯俊異之前生顯頑器之後報冷然釋相可不誠歟原夫論義之設其本四焉或擊揚以明其道幽旨由斯得開或影響以扇其風慧業由斯和樹或抱疑以諮明決斯要正是當機或矜伐以冒時賢安詞以拔愚箭託緣乃四通在無嫌必事相陵還符畜符故世中論士鮮會清柔初事含容終成陷黷名聞誰賞境界非凡徒盛拒輪畢歸磨臆故有王斌論竝明琛馳勢會空室子宗統語工聽其論道惟聞煞死之言觀其容色但見紛披之相及後業之作也或生充地報或舌爛喉中或僧獄接其來生或猛火焚其往各存琮山樓之驗又可誠哉是知道寄人弘非人未可言道豈言義府並若斯耶故智藏遺塵慧光後



嗣宗仰微烈豈有玷耶沙門靈裕行解相高內外通贈亦當時之難偶也然而立性剛毅峭急不倫侍人流汗非可師範世或譏論以此為先斯亦不比德而觀也語俗而談滔滔風流愛心綿密未覲其短多容瑕累見心機動禍福相隣若不先知何成懋艾致使裕公虛沾此及若能返求諸已斯言自立故宜足流無脩之詞居士設未輕之論誠有由矣世有慧休即承裕緒學難心而懼陵小犯受師礼而親執瓶衣遭難而更立淨厨臨危而深誨禁約人法斯具慧解通微章跡所行誦為珠辭猶愜不係於先業餘則故略言也

續高僧傳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初 正傳二十三 附見十五

梁鍾山定林寺釋僧副傳一

梁鍾山延賢寺釋慧勝傳二 慧初

梁江州廬山輝道珙傳三 法歸 慧景

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傳四

齊鄒下南天竺僧菩提達摩傳五 道育

齊鄒中釋僧可傳六 僧居士 化公 太公 和公 法林 僧都 慧滿

齊林慮山洪谷寺釋僧達傳七

齊鄒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傳八

後梁南雍州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傳九

陳鍾山開善寺釋智遠傳十

後梁荊州覆船山釋法常傳十一

後梁荊州長沙寺釋法京傳十二

後梁荊州玉泉山釋法標傳十三

後梁荊州支江釋慧寺釋惠成傳十四

後梁荊州玉泉山釋法忍傳十五

周京師大遠寺釋僧實傳十六

周京師天寶寺釋僧瑋傳十七

周京師大福田寺釋安相傳十八

隋滄州蘭若沙門釋道正傳十九

隋懷州栢尖山寺釋曇詢傳二十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傳二十一

隋京師真寂寺釋信行傳二十二 慧玄 法

隋襄州景空寺釋慧意傳二十三 法不答問 慧

釋僧副姓王氏太原祁縣人也弱而

不弄鑒徹絕羣年過小學識成景行  
鄉黨稱奇不仁者遠矣而性愛定靜  
遊無遠近裹糧尋師訪所不逮有達  
摩禪師善明觀行循擾巖穴言問深  
博遂從而出家義無再問一貫懷抱  
尋端極緒為定學宗焉後乃周歷講  
座脩嘗經論並知學唯為已聖人無  
言齊建武年南遊楊輦止於鍾山定  
林下寺副美其林藪得栖心之勝壤  
也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外  
無盈長應時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  
侯請道頽然不作咫尺宮闈未嘗謁  
覲既行為物覽道俗攸屬梁高素仰  
清風雅為嗟貴乃命匠人考其室宇  
於開善寺以待之恐有山林之思故  
也副每逍遙於門負杖而歎曰環堵  
之室蓬戶甕牖匡坐其間尚足為樂  
寧貴廣厦而賤茅茨乎且安而能遷  
古人所尚何必滯此用賞耳目之好  
耶乃有心岷嶺觀彼峨眉會西昌侯  
蕭剡藻出鎮蜀部於即拂衣附之爰  
至井絡雖途經九折無忘三念又以  
少好經籍執卷緘默動移晨晷遂使

庸蜀禪法自此大行久之還返金陵  
復住開善先是胡翼之山有神人現  
以慧印三昧授與野人何規曰可以  
此經與南平王觀為病行齋三七日  
也若不曉此法問之於剏時以訪之  
果是其曾所行法南平遂行齋祀疾  
便康復豈非內因外攝更相起予不  
久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普  
通五年也窆於下定林之都門外天  
子哀焉下勅流贈初疾殛之時有勸  
脩福者副力疾而起厲聲曰貨財延  
命去道遠矣房中什物並施招提僧  
身死之後但棄山谷飽於鳥獸不亦  
善乎勿營棺隴以乖我意門徒涕淚  
不忍從之將為勒碑旌德而永興公  
主素有歸信進啓東宮請著其文有  
令遣湘東王繹為之樹碑寺所  
釋慧勝交趾人住仙洲山寺栖遁林  
澤閑放物表誦法華日計一遍亟淹  
年序衣食節約隨身遊狂從外國禪  
師達摩提婆學諸觀行一入寂定周  
晨乃起彭城劉績出守南海聞風遣  
請携與同歸因住幽栖寺韜明祕采

常示如愚久處者重之禪學者敬美  
幽栖寺中絕無食調唯資分衛大遵  
清儉永明五年移慧鍾山延賢精舍  
自少及老心真正焉以天監年中卒  
春秋七十時淨名寺有慧初禪師者  
好習禪念嘗閑居空宇不覺運擊大  
震斯因住心深寂未可量也而志高  
清遠淡然物外晚遊梁國佳興皇寺  
閉房攝靜珪璋外映白黑諮訪有聲  
皇邑武帝為立禪房於淨名寺以處  
之四時資給禪學道俗雲趣請法素  
懷恢廓守志淳重貴勝王公曾不迎  
候普通五年卒春秋六十八葬鍾山  
之陰弟子智顯樹碑墓側御史中丞  
吳郡陸倕製文

釋道珙未詳何人梁初住廬山中恒  
作彌陀業觀夢有人乘船覆大海中  
六向阿彌陀國珙欲隨夫船人云未  
作淨土業謂須經營浴室并誦阿彌  
陀經既覺即如夢所作年歲綿遠乃  
於房中小池降白銀臺時人不知獨  
記其事安經函底及命過時當夕半



山已上如列數千烽火近村人見謂是諸王觀礼且就山尋乃去珎卒方委冥祥外應也後因搜檢經中方知往生本事遂封記焉用示後學時此山峯頂寺有法歸禪師者本住襄陽漢陰出家味靜為務感夢有神來請遂往廬山遊歷諸處忽然驚覺乃尋夢而往但廬山者生來不到及至彼處樹石寺塔宛如前夢方知為廬山神之所請也依而結宇晨夕繼業遂終山舍時又有慧景禪師者清卓出類不偶道俗孤行林阜禪慧在宗及其終後乃返掘兩指人有持者雖伸還屈如前故傳所紀獲二果矣當景卒旦山峯松樹並雨甘露今名甘露峯是也生常感二鳥依時乞食及其沒後絕迹此山斯之三德道扇梁朝樹銘山阿各題芳績矣

佛陀禪師此古覺者本天竺人學務靜攝志在觀方結友六人相隨業道五僧證果惟佛陀無獲遂勤苦勵節如救身衣進退惟谷莫知投厝時得道友曰脩道藉機時來便剋非可斯

須徒為虛死卿於震旦特是別緣度  
二弟子深有大益也因從之遊歷諸  
國遂至魏北臺之恒安焉時值孝文  
敬隆誠至別設禪林鑿石為龕結徒  
定念國家資供倍架餘部而徵應潛  
著皆異之非常人也恒安城內康家  
貲財百萬崇重佛法為佛庵造別院  
常居室內自靜遵業有小兒見門隙  
內炎火赫然驚告院主合家悉萃都  
無所見其通微玄觀斯例衆也識者  
驗以為得道矣後隋帝南遷定都伊  
洛復設靜院勅以處之而性愛幽栖  
林谷是託屢往嵩岳高謝人世有勅  
就少室山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  
帝用居處四海息心之儔聞風響會  
者衆恒數百萬課出要成濟極焉時  
或告衆曰此少林精舍別有靈祇衛  
護一立已後終無事之由使造者弥  
山而僧廬崇豐溢於彼至今將二百載  
雖荒莽頻繁而寺業充實遠用比之  
佛庵無謬傳矣時又入洛將度有緣  
沙門慧光年立十二在天門街井欄  
上反蹋蹠鏤一連五百衆人誼競異

而觀之佛陀因見惟日此小兒世戲  
有工道業亦應無昧意欲引度權以  
杖打頭聲響清徹既善聲論知堪法  
器乃問能出家不光曰固其本懷耳  
遂度之解冠終古具如別傳又令弟  
子道房度沙門僧稠教其定業自化  
行東夏惟此兩賢得道記之諒有深  
擬年漸遲暮不預僧倫委諸學徒自  
相成業躬移寺外別處零房感一善  
神常隨影護亦令設食而祠饗之後  
報欲終在房門之壁手畫神像于今  
尚存

菩提達摩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疎  
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  
微微數定學高之悲此邊隅以法相  
導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隨  
其所止誨以禪教于時合國咸弘講  
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有道育慧可  
此二沙門年雖在後而銳志高遠初  
逢法將知道有歸尋親事之經四五  
載給供諮接感其精誠誨以真法如  
是安心謂師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  
也如是順物教護譏嫌如是方便教

今不著然則入道多途要唯二種謂  
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  
性客塵障故令捨偽歸真疑住僻觀  
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  
與道冥符寂然無為名理入也行入  
四行万行同攝初報怨行者脩道苦  
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  
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  
對經云逢苦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  
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故也二隨緣  
行者衆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  
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  
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  
風靜冥順於法也三名無所求行世  
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道士悟  
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三  
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  
求乃樂也四名稱法行即性淨之理  
也摩以此法開化魏土識真之士從  
奉歸悟錄其言詰卷流于世自言年  
一百五十餘歲遊化為務不測于終  
釋僧可一名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  
外覽墳素內通藏典末懷道京輦默



觀時尚獨湛大照解悟絕羣雖成道  
非新而物責師受一時令望咸共非  
之但摧道無謀顯會非遠自結斯要  
誰能繫之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門苦  
提達摩遊化嵩洛可懷實知道一見  
悅之奉以為師畢命承旨從學六載  
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樂無滯而解  
非方便慧出神心可乃就境陶研淨  
穢埏埴方知力用堅固不為緣陵達  
摩滅化洛濱可亦埋形河漢而普懷  
嘉譽傳撒邦畿使夫道俗來儀請從  
師範可乃奮其奇辯呈其心要故得  
言滿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覽未始  
經心後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鄴盛開  
祕苑滯文之徒是非紛舉時有道恒  
禪師先有定學王宗鄴下徒侶千計  
承可說法情事無寄謂是魔語乃遣  
衆中通明者來殍可門既至聞法泰  
然心服悲感盈懷無心返告恒又重  
喚亦不聞命相從多使皆無返者他  
日遇恒恒曰我用尔許功夫開汝眼  
目何因致此諸使答曰眼本自正因  
師故邪耳恒遂深恨謗惱於可資財



俗府非理辱害初無一恨幾其至死  
恒衆慶快遂使了本者絕學淨華謗  
黷者操刀自擬始悟一音所演欣怖  
交懷海迹蹄澄淺深斯在可乃縱容  
順俗時惠清猷乍託吟譟或因情事  
澄汰恒抱寫割煩蕪故正道遠而難  
希封滯近而易結斯有由矣遂流離  
鄴衛亟展寒溫道音幽而且玄故末  
緒卒無榮嗣有向居者幽遁林野木  
食於天保之初道味相師致書通好  
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  
知形之是影揚聲止響不識聲是響  
根除煩惱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覓  
影離衆生而求佛喻默聲而尋響故  
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  
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  
誣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  
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  
所失未及造談聊伸此意想為答之  
可命筆述意曰說此真法皆如實與  
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丘謂及礫豁  
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  
知万法即皆如懸山二見之徒輩中

詞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老別何  
須更覓彼無餘其發言入理未加鈐  
墨時或續之乃成部類具如別卷時  
復有化公康公和禪師等各通冠玄  
奧吐言清迥托事寄懷聞諸口實而  
人世非遠碑記罕聞微言不傳清德  
誰序深可痛矣時有林法師在鄴盛  
講勝鬘并制文義每講人聚乃選通  
三部經者得七百人預在其席及周  
滅法與可同學共護經像初達摩禪  
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惟  
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專附  
玄理如前所陳遭賊斫臂以法御心  
不覺痛苦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乞食  
如故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斫其臂  
叫號通夕可為治裹乞食供林林恠  
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  
自裹林曰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曰  
我亦無臂復何可怒因相委問方知  
有功故世去無臂林矣每可說法竟  
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一何可  
悲有鄴禪師者俗姓馬氏年二十一  
居東海講礼易行學四百南至相州

遇可說法乃與學士十人出家受道  
諸門人於相州東設齋辭別哭聲動  
邑鄰自出俗手不執筆及俗書惟服  
一衣一盃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  
頭陀故其所往不參邑落有慧滿者  
滎陽人姓張舊住相州隆化寺遇鄰  
說法便受其道專務無著一衣一食  
但畜二針冬則乞補夏便通捨覆赤  
而已自述一生無有怯怖身無蚤虱  
睡而不夢住無再宿到寺則破柴造  
履常行乞食貞觀十六年於洛州南  
會善寺側宿柏墓中遇雪深三尺其  
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恠所從來滿曰  
法友來耶遺尋坐處四邊五尺許雪  
自積聚不可測也故其聞有括訪諸  
僧逃隱滿便持衣盃周行聚落無寄  
滯礙隨施隨散索尔虛閑有請宿齋  
者告尔天下無人方受尔請故滿每  
說法去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  
法今乃重加心相深遠佛意又增論  
議殊乖大理故使鄰滿等師常責四  
卷楞伽以為心要隨說隨行不爽遺  
委後於洛陶中無疾坐化年可七十

斯徒並可之宗系故可別叙

釋僧達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為業及受具後宗軌毗尼進止沉審非先祖習年登二夏為魏孝文所重邀延廟寺闡弘四分而形器異倫見者驚奉虎頭長耳雙齒過寸機論適變時其高美與徐州龍達各題稱謂尋復振錫洛都因遇勒那三藏奉其新誨不久值鄒遷化覆述地論聲駭伊穀令望歸信相次稱謁後聽光師十地發明幽旨遂從受菩薩戒焉因從請業有名學眾又南會徐部隨通地論梁武皇帝撥亂弘道銜聞欣然遂即濟江造宮請見勅駙馬勅均引入重雲殿自畫通夜傳所未聞達席七霄帝歎嘉瑞因從受戒誓為弟子下勅住同泰寺隆礼供奉旬別入殿開示弘理年移一紀道懷有據請辭還魏乃經七啓方許背梁時兗州行臺侯景為造二寺山名天觀治日丈六達念身為苦器難可維持乃試履裁約餌苓斷粒自此終報資用通生末為魏廢帝中王勅僕



射高隆之召入鄴都受菩薩戒暨齋  
文宣特加殊礼前後六度歸崇十善  
達性愛林泉居閑濟業帝為達於林  
慮山黃華嶺下立洪谷寺又捨神武  
舊廟造定寇寺兩以居之初達經營  
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  
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為避  
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  
反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  
曰弟子是載山神也王及三谷正脩  
供養願不須還達曰在山利少在京  
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遽止又經  
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白曰  
無暇今故參拜并奉米饌一筐進  
而重曰僧無偏為礼佛之時請兼弟  
子名也達荅饒可將還後當為礼因  
令通為之時一拜兼唱其含幽識明  
皆此類也達遣弟子道爽為山神讀  
金光明經月餘有虎來將狗去達聞  
之曰此必小道人懈怠不為檀越讀  
經具問之果云三日來別誦維摩耳  
乃燒香礼佛告曰昨雖誦餘經其福  
亦屬檀越若有靈鑒放狗還也至曉



狗還看於頂上有銜嚙處斯又接統神明殆不可測講華嚴四分十地地持雖無疏記而敷揚有據特善論議知名南北禪法一門開世殊廣曾遊梁境誌公遇而告曰達禪師是大福德人也帝亦深敬常願侍臣云北方鷲法師達禪師肉身菩薩恒向北還礼其為時君所重無有加焉一時少覺微疾端坐繩床口誦波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春秋八十有二即齊天保七年六月七日也宣帝聞之崩騰驚赴舉聲大哭六軍同歸山林為動葬於谷中山巖下立碑於後余以貞觀九年親往礼謁骸骨猶存寺宇遺迹宛然如在自達奉心玄道情無間然有識同親無間嫌隙承先私憾倍加事之榮勝高流弥所謙退自季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倖之夫妄生朋翼而達為國都眇然無顧昭玄曹局曾不經臨斯乃聖達之所輕寔世福之嘉相矣

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瘦陶焉性度純懿孝信知名而勤學

世典脩通經史徵為太學博士講解  
墳索聲蓋朝廷將處器觀國羽儀廊  
廟而道機潛扣欬然世煩一覽佛經  
渙然神解時年二十有八投鉅鏤景  
明寺僧寔法師而出家落髮甫介便  
尋經論悲慶交并識神厲勇因發五  
願所謂財法通辯及以四大常勤三  
寶普攝四恩初從道房禪師受行止  
觀房即跋陀之神足也既受禪法北  
遊定州嘉魚山殷念久之全無攝證  
便欲出山誦涅槃經忽遇一僧言從  
秦岳來獨以情告彼遂苦勸脩禪慎  
無他志由一切含靈皆有初地味禪  
要必繫緣無求不遂乃從之旬日攝  
心果然得定常依涅槃聖行四念處  
法乃至眠夢覺見都無慾想歲居五  
夏又詣趙州障供山道明禪師受十  
六特勝法鑽仰積序節食鞭心九旬  
一食未惟四外單敷石上不覺晨宵  
布縷入肉挽而不脫或煮食未熟攝  
心入定動移晷漏前食並為禽獸所  
噉又常脩死想遭賊怖之了無畏色  
方為說諸業行皆摧其弓矢受戒而

返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媵抱肩築腰氣噓頂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間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藏呈已所證跋陀曰自葱嶺已東禪學之家汝其人矣乃更授深要即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爲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以足蹋泉立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塞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時共深異威感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鬪咆響振巖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牀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已湏臾自失其感致幽現皆此類也後移止青羅山受諸屬疾供養情不憚其臭漬甘之如薺坐久疲頓舒脚牀前有神輒扶之還令加坐因屢入定每以七日爲期又移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帝夙承令德前後三召

乃辭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乞在山行道不棄大通帝遂許焉乃就山送供魏孝武永熙元年既已不出亦於尚書谷中為立禪室集徒供養又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婁歡彭城王高攸等請至又默之大冥山創開歸戒奉信者殷焉燕趙之境道未通被略言血食衆侶奔赴札貺填充時或名利所纏者稠為說偈止之聞者慙色而止便為陳脩善偈預在息心之傳更新其器既道張山世望重天心齊文宣天保二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思言遇今勅定州令師赴鄴教化羣生義無獨善希即荷錫暫遊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濟斯苦壤至此之日脫頂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繫稠居山積稔業濟一生聞有勅已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元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關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願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帝躬舉大駕出郊迎之稠年過七十神宇



清曠動發人心。歆捐情物。乘機無墜。  
帝扶接入內。為論正理。因說三界本  
空。國土亦空。榮華世相。不可常保。廣  
說四念處法。帝聞之。毛豎流汗。即受  
禪道。學周不久。便證深定。今後彌承  
清誨。為斷惡重。因從受菩薩戒法。斷  
酒禁肉。放捨鷹鷄。去官畋漁。贊成仁  
國。又斷天下屠。然月六年。三勅民。齋  
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帝以他日告  
曰。道由人弘。誠不虛應。願師安心道念。  
弟子敢為外護。檀越何如。稠曰。菩薩  
弘誓護法為心。陛下應天順俗。居宗  
設化。棟梁三寶。導引四民。康濟既臨。  
義無推寄。即停止禁中四十餘日。  
日。垂明誨。帝奉之無失。後以道化。須布  
恩序。山林便辭。還本住。帝以陵阜迴  
牙。諮謁或難。天保三年。下勅於鄴城  
西南八十里龍山之陽。為構精舍。名  
雲門寺。請以居之。兼為石窟大寺主。  
兩任經位。練衆將千。供事繁委。充諸  
山谷。并勅國內諸州。別置禪肆。令達  
解念慧者。就而教授。時揚講誦。事事  
豐厚。帝曰。佛法大宗。靜心為本。諸法



師等徒傳法化猶接踞煩未曰闡揚  
可並除廢稠諫曰諸法師並紹繼四  
依弘通三藏使夫羣有識邪正達幽  
微若非此人將何開導皆禪業之初  
宗趣理之弘教歸信之漸發蒙斯人  
帝大喜焉因曰今以國儲分為三分  
謂供國自用及以三寶自今微情歸  
向通古無倫佛化東流此焉盛矣具  
如別紀即勅送錢絹被褥接轉登山  
令於寺中置庫貯之以供常費稠以  
佛法要務志在脩心財利動俗事乖  
道化乃致書返之帝深器其量也勅  
依前收納別置異庫須便修給未經  
王府今後詔書手勅月別類至寸尺  
小緣必親言及又勅侍御徐之才崔  
思和等送諸藥餌觀僧疾苦帝常率  
其羽衛故幸參覲稠處小房宴坐都  
不迎送弟子諫曰皇帝降駕今據道  
不迎衆情或阻稠曰昔賓頭盧迎王  
七步致七年失國吾誠德之不逮未  
敢自欺形相莫獲福於帝耳時亦美  
其敦慎大法得信於人黃門侍郎李  
焯與諸大德請出禪要因為撰止觀

法兩卷味定之賓家藏本據以齊  
乳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  
惱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一五  
十夏矣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  
神勅遣襄樂王宣慰曰故大禪師志  
力精苦感果必然拙心寂默虛來實  
返業暢玄風事高緇素運往神遷寔  
深嗟惘資崇有嘉用申悽敬可施物  
五百段送千僧供於雲門以崇遐福  
至皇建二年五月弟子曇詢等奏請  
為起塔下詔曰故大禪師德業高迥  
三寶棟梁滅盡化終神遊物外可依  
中國之法闍毗起塔建千僧齋贈物  
千段標樹芳迹示諸後代勅右僕射  
魏収為製碑文其為時君所重前後  
皆此類也既而尅曰准勅四部弥山  
人蕪數万香柴千計日正中時焚之  
以火莫不哀慟斷絕哭響流川登有  
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切移時  
乃逝仍於寺之西北建以博塔每有  
靈景異香應于道俗初稠奉信出家  
知奇齊魏克志禪業冠絕後塵而歷  
履大行往還朝野鳴謙抱素能扇清

風加又威棱羣賊勢懼山魃解施虎  
之閭情禁利養之深毒大儒皇氏躬  
為負粮青羅獵客執刀剪刀駿或德感  
上玄澤流奉敬之苗幽誠所致粟滿  
信心之室樹神遮道隨器欲而法流  
文豹淨房銜穢幘而還棄或猛虎馴  
狎即背垂衣頽山將陟出存命若  
斯靈相振古罕傳具如雲門象圖所  
紀又初勅造寺面方十里今息心之  
士問道經行稠曰十里大廣損妨居  
民恐非遠濟請半減之勅乃以方五  
里為定使將作大匠紀伯邕締構伊  
始邕集諸鄉邑問此地名忽聞空中  
大聲答曰山林幽靜此處本号雲門  
重問所由了無一人知者帝聞異之  
因從空響焉今名光嚴寺是也又嘗  
有客僧負錫初至將欲安處問其本夏  
答云吾見此中三為伽藍言終而隱  
既而掘地為井果得鵝吻二焉又所  
住禪窟前有深淵見被毛之人俾而  
胡兒置釜燃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  
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  
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袖

來頂拜稠去弟子有兒歲歲為惡神所嗽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稠索水溪之奄成雲霧時或讒稠於宣帝以倨傲無敬者帝大怒自来加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厨忽無何而到去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脩牛輦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恠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汗伽藍在此候耳帝下馬拜伏愧悔無已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也乃躬負稠身往寺稠磬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遍天下未足謝慙去因謂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王是以今猶好煞即呪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影如羅刹像焉每年九日常問一歲吉凶後至天保十年去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悅帝問師復何如答云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夏首稠喪驗之果矣嘗以暇日帝謂曰弟子未見佛之靈異頗得覩不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強之乃投袂褻于地



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捫命沙弥  
取之初無重焉因尔薦信兼常寺宇  
僧供勞賜優渥齊滅周廢以寺賜大  
夫柳務文文又令其親辛儉守當將  
家入住有神怒曰何敢凌犯須施洹  
寺而儉未幾便卒隋初興復奄同初  
構六時禪懺著聲寰寓大業之末賊  
所盤營房宇予遺餘皆焚蕩余以貞  
觀初年陟茲勝地山林乃舊情事惟  
新觸處荒凉屢興生滅之歎周睇焚  
燼頻噓黍離之悲傳者親閱行圖故  
直叙之于後耳

釋法聰姓梅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  
卓然襁褓正性貞潔身形如玉蔬藿是甘  
無求滋饌及長成立風操逾厲淨施  
厚利相從歸給並迴造經藏三千餘  
卷脩窮記論有助弘贊者無不繕集  
年二十五東遊嵩岳西涉武當所在  
通道惟居宴默因至襄陽傘蓋山白  
馬泉築室方丈以為栖心之宅入谷  
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  
焉初梁晉安王來部裏雍取風來問  
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退王慙



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  
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  
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燃良久竚望  
忽變為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  
相詢乃知今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  
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  
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  
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弊虎災請  
求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十六大虎  
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勅勿犯暴百姓  
又命弟子以布繫諸虎頸滿七日已  
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聚集諸虎  
亦至便與食解布遂令無害其日將  
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  
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  
色鯉亦就手食云此雌龍王與群吏  
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災黨左右數十  
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  
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  
止至其膝執金對持將有守護竟夜  
迴遑日午方返王恠其來方以事首  
遂表奏聞下勅為造禪居寺聰不往  
住度人安之又勅徐摘就所住處造

靈泉寺周朝改為靜林隋又改為景空大唐仍於隋号初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為先因見屠者駢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仇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熬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高祖遣廬陵王迎出都有事不遂及湘東王作牧荆峽於江陵造天宮寺迎以慶之遂終此寺即梁太清年也其寺見有碑記廣叙徵異景空今寺猶有禪堂存焉

釋智遠姓王族本太原寓居陝服幻而聰穎早悟非常居荊州長沙寺禪坊為法京沙門之弟子也卓然獨立靖記玄心至於戒年清淨逾厲而慧業未深遙想揚輦遂負裘公波達于建業龍光僧綽一代英雄乃肆心仰首專門受教學逾一紀解通三藏梁建安侯蕭正立務兼內外備弘孔釋

造普明寺請遠居之以伸供養之志  
也有慧湛禪師定品惟深晚學宗領  
遂具受祕法諮質玄觀定水既澄慧  
門宜敞及研習大乘洞其根華又歷  
名山養志弘道與沙門道會同集龍  
盤夙昔素心一期開決因住開善畢  
志山泉城闕不窺世華無涉守靜自  
怡年老無捨以陳太建三年十二月  
一日旦終于此寺禪坊時年七十有  
七遺旨不令哭奄如入定乃寔於獨  
龍之山新安寺沙門慧曷曰吾與伊  
人早同法門久稟戒道歎法搞之忽  
壞痛寶舟之已沉乃率庸才仰傳實  
德五兵尚書蕭濟鴻才碩學行潔名  
高為之銘頌

釋法常高齊時人領徒講律有聲漳鄴  
後講沮鄆並授禪數齊主崇為國師  
以處眾囂難枯折由生無俱利功損  
而至楚後聞追之變形草服一舉千  
里又達衡岳多處林野布衣乞食又  
之荆硤有僧法隱者久住覆船山東  
嶺誦法花維摩思益以為常業而夫  
開心觀後至松滋見常異操乃歸而問

津遂默而不對乃經一夏涕泗滂沱方  
示心要如說行者方知其趣隱駐心  
自久繫念日新深悟寂定不思議也  
與故人胡君義別不值題壁刻日  
日當遠行至期果卒後當將終語諸  
僧曰吾今日作一覺長眠便入室右脅  
而卧明日惟眠不覺看之久終才悟長  
眠語矣

釋法京姓孫太原人寓居江陵母將懷  
孕夢入蓮池捧一童子端正可喜因而  
有娠將誕又夢乘白師子遊戲虛空  
京十歲出家十三與同學智剎咸昇  
高座說法無滯寺內長少俱夢聖僧  
告云京是寺元檀越願力生此方爲  
棟梁所以凡所投造因從本漸財利  
山積福門大弘殿宇小大千五百間並  
京修造僧衆浸繁千有餘人長沙大  
寺聖像所居天下稱寂東華第一由  
是道力所致幽明被之後梁二主間便  
敬重奉爲僧正綱紀遺法晚抱危疾  
諸僧像前七日行道沙門法泰夢像  
至於京房淨人迷志親覩像從京房  
返於大殿今日即愈是知育王瑞像感



降在人專注祈求無往不應不久卒於寺春秋七十六矣

釋法懔姓嚴枝江人十五出家玉泉山寺衆侶清淨懔依味道積有年載禪念爲本依閑誦經法華維摩及大論鈔普皆無昧不著繒纈大布爲衣不食僧糧分衛一食不卧常坐勤勵莫傳荷錫遠遊言追勝友廬峯台嶺衡羅恒岱無遠不屆氣調清適故山僧見者莫不挹高節而仰其竒趣也榛林猛獸之宅幽深魑魅之巖栖息無爲如在邑里昔從岱岳路出徐州遇一縣令問以公驗懔常資法華一函乃荅云此函中有行文檢覓不見令怒曰本無行文何言有邪荅曰此經是諸佛所行之跡貧道履而行之還源返本即我之行文也令瞋不歇閉之七日不食誦經聲不輟令感惡夢便頂礼悔過後棲默山以禪靜爲正業遂坐率巖中年六十二異香紛紛旬日乃歇時陽山僧景者不詳何人晦迹塵外以道自處陽山中泉石松竹秀踈清曠嶺接桃源古稱名地卜居寂照感通鬼物有



與尔相顧猶影自曠師沒後心常快  
快恐藤鼠交侵欻然長逝異生難會  
可不思耶吾行年耄矣其能久乎  
集會又難余其且止因斯便住恰至  
明春岳便辭世略之銜疚痛鍾纏結  
帶疾還寺以十二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七矣

釋迦姓邊汴州浚儀人年六歲便思出家  
慈親口授觀音經累月而度自此專訓經法  
九歲而送在寺年十六捨俗服志願山居因  
入秦岳苦心忘倦年二十五便事弘法師秘  
自惟曰拱默山林乃是一途獨善至若道達  
蒙警維持餘寄非化誘不弘住汴州惠福寺  
昔在山中十地勝場已曾講解及遊城邑人  
有知者勸而說之遂因闡揚諸經論等亦備  
敷說晚以法花特為時要便撰疏五卷鎮常  
弘演前後五十餘徧每至藥草品天必降雨故  
其幽誠微感為若此也其佛地般若制疏并  
講津濟後學聲滿東川又撰無性攝論疏厥  
功始成奄然長往本寺年六十六余聞之行  
人曰其人少欲自節衣布坐茅所獲利祿  
隨時散盡房無檀篋四壁廓然未終之前異  
香靈光至所住室三夜四至自觀嘉相門人同美  
迺曰願乘此瑞往生樂土因不食二十日而

可得也乃唯曰承大師善知來意今試驗之見犀如意及手巾綫履欲得之思命令送與成遂忽燒却章抄捐擲筆硯專志攻擊以必達爲期當時造禪門者數十人皆先達者成以後至恐不相及乃以夜達晝開眼坐禪經十有五年思令入方等觀音法華般舟道場歷銷障三年依行魔業禪鬼頗因散絕乃示以正法專思玄寂久遂解衆生語言三昧精思通爽靜亂齊焉彼閉目者觀道雖明開眼便失與成比較天地懸殊思六智顯先發三昧後證於持法成反之二子寂照行解齊矣大師化往上至枝江造禪惠寺所營土木咸依俗有德行所招不久便說其地西望沙渚德鷹栖遁之地眺上明弥天立寺之所湘東王承風迎請爲建禪衆仍構大殿闕梁不成六月江漲於一夜中成曰有木中梁可往江接尋語往看果如所示有清信士段弘

者爲精舍主忽然氣絕家人召成至宅弘乃蘇曰初執至王所見禪師上殿曰與此人立功德未了願赦之王起礼足如言被放陳主聞而往召卓然不往又令江總等往迎若不允心不勞返也王人兩淚強引入舡成乃奮身入水立於江上又請若不蒙下總等粉身無地從之至都受戒而返乃賜所住名禪慧寺不久市朝遷革有常律師者欲往南岳遇成同宿夜中投虱於地而密知之及明告別成曰昨夜一檀越被凍困苦常慙之永誠將終語門人曰急砌殿基吾當講涅槃也聞皆給手恰資而智者王泉寺至冥相符會共談玄理良久氣絕以年月坐亡於禪衆禪師在道場年七十三矣湘東王宮內立碑今見在城中

釋法忍江陵人初投天皇寺出家受具已後受持法華維摩日常再遍衆聚多諍枯折由生西

往覆舟巖下頭陀自靜觀理三十餘年木食麻衣破納而已自得幽林無求外護外粒若盡繼以水果終不馳求或一食七日跏坐求志曾於一夏費米三斗必限自恣猶盈五升雖獨宿非入戒科而儉約一隅別行所止龕室繞容膝頭伏夏嚴冬形不出戶故寒不加絮熱不減衣安然守道無爲而已忽有一象無事至龕經于數日忍便現疾於寺北窟右脇而終春秋六十有七衣鉢塵朽衆無預焉評其估價不至於十玄

釋僧實俗姓程氏咸陽靈武人也幼懷雅亮清卓不倫嘗與諸僮共遊校戲或摘菜獻香或聚砂成塔鄉閭敬焉知將能信奉之漸也親眷愛結不許出家喻以極言久而方遂年二十六乃得剃落有道原法師檀名魏代實乃歸焉隨見孝文便蒙降礼大和末從原至洛因遇勒邾三歲授以禪



法每處皇宮諮問禪祕鄰奇之曰自  
道涼東夏味靜乃斯人乎於是尋師  
問道俗經脩涉雖三學通覽偏以九  
次調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性  
少人事退迹為功所以高蓋駟馬來  
曾流目清流林竹顧便忘返加又口  
繞黑子敬若外形日有重瞳光明外  
射腋懷鳳羽七處俱平奇相超倫有  
聲京洛兼又道契生知化通關壤聽  
業未廣而無問不明能勤整四儀靜  
脩三法可憲章於風俗足師表於天  
人周太祖文皇以魏大統中下詔曰  
師目屢重瞳偏同虞舜背隆偃僂分  
似周公德宇純懿軌量難摸可昭玄  
三歲言為世寶萬志任持故有法相  
之宜興俗務之宜廢發談奏議事無  
不行至保定年太祖又曰師才深德  
大宜庶道俗以隆禮典乃躬致祈請  
為國三歲實當仁不讓默而受之是  
使棟梁斯在儀形攸寄周氏有國重  
仰玄風禮異前朝受於歸戒達太祖  
平梁荆後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懷  
經部送像至京以真諦妙宗條以問



實旣而慧心潛運南北疎通卽為披  
決洞出情外並神而服之於是陶化  
京華久而逾盛忽一旦告僧曰急備  
香火脩理法事誦觀世音以救江南  
某寺堂崩厄也當尔之時揚都講堂  
正論法集數百道俗充滿其中聞西  
北異香及空中妓樂合堂驚出同共  
聞聽堂欬摧壞大衆無損奏聞梁主  
乃移以問周果知實枯大送珍寶賜  
遺相續而實但取三衣什物而已餘  
隨散之由尔名振三國事參至聖以  
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於大退達  
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驚嗟人天變  
色帝哀慟泣之有勅圖寫形像仍置  
大福田寺卽以其日寔於東郊門外  
滕公酈食棊塚南碑石尚存弟子曇  
相等傳燈不窮弥隆華實以業有從  
爰於墓所立寺還名福田用崇冥福  
并建碑于寺野二所大中興寺釋道  
安及義城公庾信製文今在苑內  
釋僧瑋姓潘汝南平輦人也器量沉  
深風神詳雅十三出家仍服以弊衣  
資以菜食致使口腹之累漸以石帆

水松寒暑之資稍以荷衣蕙帶故得  
結操貞於玉石清風拂於烟霞初誦  
金光明經進受具後下揚都於帝釋  
寺聽曇瑗律師講十誦淹于五載齋  
鏡持犯仍入攝山栖霞寺從鳳禪師  
所學觀息想味此情空究檢因緣棄  
持念慧頻蒙印拍傳芳暢業遠承申  
息之國山名霧露巖洞幽深川香水  
美遂命撤西浮銷聲林藪終焉之志  
結此山焉聲問光徹被于周壤天子  
遵賢待德下車問道召至京師親奉  
清誨乃勅公卿近臣妃后外戚咸受  
十善因奉三歸天和五年以葬母東  
歸勅使為安州三藏經理四衆備盡  
六和在任之日經始壽山梵雲二寺  
南望楚水東拍隋城度軌程功輪奐  
成美僧瑋德播江淮帝王隆重爰有  
別勅於王城之內起天寶寺用以居  
之既被徵召身範僧倫納衣壞味任  
報資給靜緣潔操齊志林朝以建德  
二年九月十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  
春秋六十有一門人慟感士女驚奔  
即以三年二月歸葬於安陸之山僧

懷惡念不得進前前或值虎虵驚怖  
失道若有問法安步無他曾有人求  
款起惡念忽見大地繞床而出將欲  
吐毒懺謝得免時枝江惠瑾禪師南  
岳思公之神足也聞而造之杜口不荅  
瑾便兩淚啓請通夕翹立固請確然  
乃經多日方為披說瑾出曰余遊名  
山上德多矣善友高尚者十有八人分  
得其門頗經趣入而牆仞高遠竒唱  
難階者斯人在斯至於年紀人所  
不測瑾云曾問荅去吾年三百歲不  
知所終

釋惠成姓段澧陽人出家住十住寺  
誦法華維摩勝天王等大乘經二十  
餘卷進具後為荆南佛法希鮮承都  
下大弘法席有心遠慕遂因商舡往  
造建業正直成實雲講學者肩聯一  
聽十年文理略盡將施本品至匡山  
寺顓師相見承南岳思禪師座化山中  
引衆波動試往看之既見欣仰欲學定  
業思日卿一生學問與吾炙手猶不得  
暖虛喪功夫惜哉成素憑文疏依他生  
解忽今自檢迷若霧遊慨恨之甚不

端貝見別傳

釋道正滄州渤海人稟質高亮言志  
清遠居無常處學非師授樂習禪行  
宗蘭若法無問冬夏拙息深林乞食  
於村餘惟常坐繫想繩床下帳獨靜  
道俗參評略示經猷令其住心緣向  
所授故使四遠造者各務靜緣衆聚  
雖多而外無踴撓正任性行藏都無  
名貫經論講會莫不登踐皆聽其深  
隱略其繁長周流兩河言議超邈偏  
以成實知名幽冥時有隸公貫者引  
正住寺為上簿書而志駭風雲曾無  
顧眄還返林薄詞業相尋綜述憲法  
流之於世名為六行凡聖脩法也包  
舉一化融接万衢初曰凡夫罪行二  
曰凡夫福行三小乘人行四小菩薩  
行五大菩薩行六佛果證行都合六  
部極略一卷廣二十卷前半序分後  
半行體言非文質字爽詞費開皇七  
年賣來謁帝意以東夏釋種多沉名  
教歸宗罕附流滯忘返普欲捨筌檢  
理抱一知守道行禪通濟神爽具狀  
奏聞左僕射高穎素承道訓乃於禪



林寺大集名德述上所奏時坐中有  
僧曰帝京無人豈使海隅傳法正聞  
對曰本意伸明邪正不欲簡定中邊  
夫道在通方固須略於祖述衆無以  
旌也而其著詞言行衆又不願遵之  
於是僧徒無為而散正知澆季之難  
化也遂以行法並留京輦方禪師處  
即返東川不悉終所今驪山諸衆多  
承厥緒繫業傳去

釋曇詢揚氏弘農華陰人後遷宅于  
河東郡焉弱年樂道久滯樊籠年二  
十二方捨俗事逮訪巖隱遊至白鹿  
山北霖落泉寺逢曇准禪師而蒙剃  
髮又經一載進受具戒謹攝自脩宗  
稟心學而專志決烈同侶先之圓備  
戒律又誦法華初夏既登還師定業  
承僧稠據于蒼谷遂往問津稠亦定  
山郢近前傳所叙詢以聲光所被遙  
相揖敬住既異林精黠理極思長言  
造每因致隔但為路罕人蹤崗饒野  
獸栖幽既久性不狎塵來往質疑未  
由推遷直望蒼谷以為行表荆棘砂  
磔披跨不難巖壑幽阻攀緣登陟志



存正觀也故不以邪道自通又以旁  
垂利道由曲前而通滯吾今標指雖  
艱必直進以程業用斯微意隨境附  
心不亦善乎每云與其失道而幸通  
寧合道不幸而窮耳故履踐重阻不  
難塗窮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脩禪  
屨枯泉重出麋麋繞院故得美水馴  
獸日濟道鄰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  
因請法整往雲門值徑陰霧昏便成  
失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此乃化  
感幽冥神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  
菜將欲出園乃為羣蜂所螫詢聞來  
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  
至殷勤致禮陳玄因病死蘇故蒙恩  
澤往見閻王詰問罪當就獄賴有曇  
詢禪師來為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  
妄訪尋方究又山行值二虎相鬪累  
時不散詢乃執錫分之以身為翳語  
云同居林藪計無大乘幸各分路虎  
伍頭受命使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  
譁事略同此而或廓居榛梗唯詢一  
蹤入鳥不亂獸見如偶斯又陰德感  
物顯用成仁何以嘉焉每入禪定十

日為期白虎入房仍為密宅獨處靜  
院不出十年自有禪蹤斯人罕擬自  
余化流河朔感闡禪門杖策裹糧鱗  
歸霧結隋文重其德音致誠虔敬勅  
儀同三司元壽親送塋書兼以香供  
以開皇末年風疾忽增卒於栢尖山  
寺春秋八十五夏矣初遘疾弥  
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  
鳥白頸赤身遶院空飛聲唳哀切氣  
至大漸鳥住堂基自然狎附不畏人  
物或在房門至于卧席悲叫逾甚血  
涕眼中既余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  
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遶院悲吼兩  
霄雲昏三日天地結慘又加山崩石  
墜林摧澗塞驚發人畜抵遶失據其  
哀感靈祥未可殫記

後以武德五年十二月卒于  
靜林道場方年乃賜諡號賢

建塔立碑沙門明則為文見于別集  
釋法充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華并  
讀大品其遍難紀兼繕造寺宇情在  
住持未住廬山半頂北城寺脩定自  
非僧事未嘗安履每勸僧衆無以女  
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謠然世以  
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嘆曰生不值

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  
慮方上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爐峯  
上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  
於中虛頭忽倒上冉冉而下處千深  
谷不損一毛寺衆初不知也後有人  
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  
就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  
如故迎還至寺僧感其死諫為斷女  
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世時屬隆暑而  
尸不臭爛香如爛瓜即隋開皇之末  
年矣

釋信行姓王氏魏郡人其母久而無  
子就佛祈誠夢神擎兒告云我今特  
以相與寤已覺異常日因即有娠及  
行之生也性殊恒雅至年四歲路見  
牛車沒泥牽引因悲泣不止要轉乃  
離或值積母分離或有侵欺之事生  
知平分不意愛憎八歲既臨擇據清  
敏深慧奇拔嘗有書生問曰尔今何  
姓外家何姓答曰此王彼孫生因調  
曰何不氏飯乃姓孫行應聲曰飯能  
除飢不除渴孫能飢渴兩相除故氏  
孫而非飯也其隨機譎對皆此之類

及履道弘讓識悟倫通博涉經論情  
理選舉以時勸教以病驗人溫獨見  
之明顯高蹈之跡先舊解義翻對不  
同未全聲聞兼揚菩薩而履涉言教  
附行為功且如據佛之宗苟無過習  
由見起慢急即懷厭離便為邊地下  
賤之囚今雖聞真苦心無奉教自知  
藥輕病重理加勤苦竭力治之所以  
隨遠近處凡有影塔皆周行礼拜遶  
旋翹仰因為來世敬佛之習用斯一  
行通例餘業其克覈詳據率如此也  
後於相州法藏寺捨具足戒親執勞  
役供諸悲愍禮通道俗單衣節食擬  
出時倫冬夏所擬偏過恒習故四遠  
英達者皆造門而詰問之行隨事直  
陳曾無曲拍諸聞信者莫不頂受其  
言通捨章疏從其化及稟為父師之  
禮也未拘之以法歲開皇之初被召  
入京僕射高類邀延住真寂寺立院  
處之乃撰對根起行三階集錄及山  
東所制衆事諸法合四十餘卷援引  
文據類叙顯然前後望風翕成其聚  
又於京師置寺五所即化度光明慈

門慧日引善等是也自余餘寺贊承其度焉莫不六時札旋乞食為業度慕潔誠如不及也末病甚勉力佛堂日別觀像氣漸衰弱請像入房卧視至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十四年正月四日也其月七日於化度寺送屍終南山鷄鳴之埏道俗號泣聲動京邑捨身收骨兩耳通焉樹塔立碑在于山足有居士逸民河東裴玄證製文證本出家住於化度信行至止固又師之凡所著述皆委證筆末從俗服尚絕騎豪自結徒侶更立科綱返道之賓同所擊贊生自製碑具陳已德死方鐫勒樹于塔所即至相寺北巖之前三碑峙列是也初信行勅興異迹時成致譏通論所詳未湏甄別但奉行尅峭偏薄不倫至於佛宗亦万衢之一術耳所著集記並引正文然其表題立名無定准的雖曰對根起行幽隱指體標榜語事潛淪來哲儻詳幸知有據開皇末歲勅斷不行想同歲勅之也別有本傳流世見費節三寶錄



釋慧意姓李臨原人聽大乘經論專習定行宇文廢法南投於梁與仙城山慧命同師尋討心要後住景空於聰師舊堂綜業常住不事燈燭晝夜常明有鄉人德廣郡守抑靜殊不信法乃請意於宅別立禪室百日行道靜息抑稟等四人每夜潛往舉家同見禪室大明意坐卓然方生信向鄉邑道俗率受歸戒開皇初卒將逝謂弟子慧興曰今日有多客來可多辦齋食及中意果端坐而化時襄陽關皇有法永禪師者南鄉人梁明帝常供養預知運絕苦辭還裏欲終七日七夜聞音樂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傘蓋山上露坐有同寺全律師臨永尸曰願留神相待至七日滿至期全亡送尸永側永尸颯然摧變時岑闇梨者姓楊臨原人於寺西傘蓋山南泉立誦經常誦金光明感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內鼠百餘頭皆馴擾爭來就人鼠有病者岑以手摩捋之而不拘事檢或揭柑酒食

或羣小同戲呵叱僧侶或誦經書歌詠逆述來事晝則散亂夜則札誦禪思與同衆沙門智曉交頤招集禪徒自行化俗供給定學自知終日急喚拔禪師付囑上佛殿札誦遍寺衆僧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將散謂岑曰往兜率天聽般若去岑曰弟前去我七日即來其夜三更坐亡至四更識神往過學寺寺相去十里至汰法師床前明如晝云曉欲遠逝故來相別不得久住汰送出三重門外別訖來入房中踞床忽然還暗呼弟子問云聞師與人語聲取火通照三門並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間即遣往問果云已逝岑後七日無何坐終其二體骨全成無縫又有吳純等禪師多有靈異相從坐化略不叙之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承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篇之二 本傳十人附見九人

周涵陽仙城山喜光寺釋慧命傳一藏通慧  
晚慧朗

陳南岳衡山釋慧思傳二

隋國師智者天台山國清寺釋智顗傳三

隋京師清禪寺釋曇崇傳四

隋慧日內道場釋慧越傳五

隋荊州履道寺釋慧實傳六

隋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傳七

僧襲  
僧集

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傳八

玄覽

隋趙郡障洪山釋智舜傳九

智贊

隋九江廬山大林寺釋智鎔傳十

隋天台山國清寺釋智越傳十一

波若法若

釋慧命姓郭太原晉陽人晉徵士郭琦之後也以梁大通五年辛亥之歲生于湘州長沙郡天挺英姿秀拔羣表雖居綺年人多傾異覺夢之際光觸其身明悟條序深有殊致時湘部名僧相謂曰珎閣梨位地難測然入如來室者即慧命矣故自結髮日新開裕八歲能詩書體自凝遠識者知

非常器然而銳精聽習妙入深義故使理超文外照出機前智不驚愚貞無絕俗道親物疎州閣贊重年十五誦法華經兩旬有半一部都了尋事剝落學無常師專行方等普賢等懺討據華嚴以致明道行自襄沔聞恩光先路二大禪師千里來儀投心者衆乃往從之後遊僊城山即古松仙之本地也先有道士孟壽者幽栖積歲祈心返正必果所願捨所居館充建寺塔及命未至山夕壽忽悅焉如夢大見神祇嚴衛館側至覺驚喜登巖悵望遂覩梵旅盈林乃命至也趨而礼謁即捨所住為善光寺焉供事駢羅衆侶咸會晚於州治講維摩經大乘駕御之津入道乘玄之迹禪智所祐同弗倒戈既滿九旬便辭四部衣鉢隨從還返故林有法音禪師者同郡邦人本姓王氏不言知己兩遂得朋同就長沙果願寺能禪師修學心定未結數旬法門開發諮質遲疑乃惟反咎懼失正理通訪德人故首自江南終于河北遇思邈兩師方祛

所滯後俱還仙城僅得五稔預知亡  
日乃携音手於松林相顧笑曰即斯  
兩處便可終焉侍者初聞未之悟也  
不盈旬望同時遇疾命以周天和三  
年十一月五日精爽不謀正坐跏趺  
面西念佛咸覩佛來合掌而卒同衆  
有夢天人下地幢幡照曰又聞房宇  
唱善哉者奇香異樂聞熏非一音其  
月十七日亦坐本處所現瑞相頗亦  
同儔然命音兩賢俱年三十有八矣  
即於樹下構壁成墳有弟子清信士  
鄭子文立碑于寺門人慧朗祖傳命  
業不墜禪風化行安所道明隨世初  
命尚慧思定業是同贊激衡楚詞采  
高拔命寔過之深味禪心慧聲遐被  
著大品義章融心論還原鏡行路難  
詳玄賦通述佛理識者咸誦文或隱  
逸未喻於時有注解者世宗為貴自  
居山舍學徒騰聚名溢南北有菩薩  
戒弟子濟北戴逵學聲早被名高列  
國乃貽書於命曰竊以渭清涇濁共  
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東堅貞之  
質幸預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



以閩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迹  
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  
茲一世豈如興法輪於鹿苑蕩妄想  
於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  
淺深入無內外禪師德聲遠振行高  
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  
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  
搜雪山之秘藏外談七略探野水之  
典墳支道天台之銘竺真羅淨之記  
墨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拚莊生  
璩公著論表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  
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  
譬臨玄鏡稟羅玄之密行種實頭之  
福田撫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支  
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邱陸  
植杖龍泉乃為精舍迴車馬首即創  
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砂成塔因山  
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袂似  
華陰法侶朋衡衆齊櫻下禪室晨興  
時芳杜若支提暮磬暫入桃源香山  
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  
琴而高韻紫蓋貞松仍攜上辯洪崖  
神井即鑒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

同輦崇峯景行墻仞懸絕弟子業風  
鼓慮欲海沉形泊渚宮淪覆將歷二  
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  
我歸軫一乘遣蕩骨衿朗開三達既  
念荒藤弥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騁  
書五禮優柔三玄餐飯頗絕卓編撰  
述餘緒爰登弱冠摭摭百家及乎從  
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  
稽賦鵠鵠而詠鸚鵡若求其一分亦  
騁騁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辭常  
欲蟬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鄭城許  
終隗館屈昧情欣係襪遇同進履  
未盡開衿遽嘆飄忽尋拂衣世網脫  
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飡  
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  
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桃無妨  
請益所希弥天勝氣乍酬鑒齒鴈門  
高論時荅嘉賓冬暖如春願珎清軌  
室迺人遐弥軛襟帶餘辭淺簡望無金  
玉幽林沙門釋慧命酬書濟北戴先  
生夫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万聖  
乘機連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閨明道  
東野談仁彫朴致工有無異軛今若

括山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  
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  
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  
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  
世雅致衆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  
矣能忘蹈顏生之逸軌損之爲道某  
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  
富聖賢異准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  
勢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  
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挹  
以奇文長卿愿其高超故雖秦楚分  
壚周梁改俗白眉青蓋龜王之價弗  
渝栖鳳卧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識  
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  
湖是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  
陸調合張嚴喫失火之遽傳愍清波  
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  
轉充虛四扇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  
一真解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也寧  
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擁定  
慙花水戒非草繫才侔撒燭學謝傳  
燈內有愧於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是  
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

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二旬於馳  
鳧至乃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  
魚聊逗二子華戶弊衿既在原非病  
朱門結駟亦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  
侵樹援難靜勞想驚頭倦思雞足至  
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  
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  
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  
權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辯  
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慙聞東海之  
談所冀伊人於焉好我黃石匪遙結  
期明旦白駒可繫用永今朝善敬清  
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時  
或以達即晉代譙國戴逵今考按行  
事非也晉書云大元十二年徵隱士  
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通三年經一  
百四十三載命公方生計不相見又  
非濟北明矣時又有沙門慧曉厭姓傳  
氏亦以禪績獻公文才亞於慧命北遊  
齊壤居止靈巖數十年間幽閑精業  
衆初不異之也及鄉民有任山荐令者  
曉去鄉歲久思問親親行至縣門使  
人通令令正對客未許進之踟躕之間

又催通引客猶未散令旦更延曉悟  
曰非今之為進退乃吾之愛憎耳豈  
鄉壤之可懷耶命省事取紙援筆而  
裁釋子賦紙盡辭窮告曰若令問覓  
可以此文示之吾其去矣於是潛遁  
故賦云咄哉失念歎尔還覺是也及  
後追靈巖窮討不見出賦示僧方知  
曉之才也於是人藏一本用祛鄙妄  
曉後尋諸名岳養素拙心時復流目  
人世而還晦形幽阜卒不測其所終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  
恕慈育知名閭里稱言頌逸恒問嘗  
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辭親入  
道所投之寺非是練若數感神僧訓  
令齋戒奉持守素梵行清慎及稟具  
足道志弥隆迴栖幽靜常坐綜業日  
惟一食不受別供周旋迎送都皆杜  
絕誦法華等經三十餘卷數年之間  
千遍便滿所止菴舍野人所焚遂顯  
厲疾求誠乞懺仍即許焉既受草室持  
經如故其人不久所患平復又夢梵  
僧數百形服瓌異上坐命曰汝先受  
戒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道也既



遇清衆宜更翻壇祈請師僧三十二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寤方知夢受自斯已後勤務更深刻念起專無棄昏曉坐誦相尋用為恒業由此苦行得見三生所行道事又夢弥勒弥臨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從弥勒與諸眷屬同會龍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感傷悲泣豁然覺悟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事嚴恪若有天童侍衛之者因讀妙勝定經歎禪功德便令發心修尋定友時禪師慧文聚徒數百衆法清肅道俗高尚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性樂苦節營僧為業冬夏供養不憚勞苦晝夜攝心理事籌度訖此兩時未有所證又於來夏束身長坐繫念在前始三七日發少靜觀見一生來善惡業相因此驚嘆倍復勇猛遂動八舉發本初禪自此禪障忽起四肢緩弱不勝行步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身如雲影相有體

空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心性清淨所  
苦消除又發空定心境廓然更竟受  
咸慨無所獲自傷昏沉生為空過深  
懷慚愧放身倚壁背未至悶霍介開  
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  
六特勝背捨除入便自通徹不由他  
悟後往鑒最等師述已所證皆蒙隨喜  
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四方  
欽德學徒曰威機悟寔繁乃以大小  
乘中定慧等法敷揚引喻用攝自他  
衆雜精麤是非由起怨嫉鴆毒毒所  
不傷異道興謀謀不為害乃願徒屬  
曰大聖在世不免流言况吾無德豈  
逃此責責是宿作時來湏受此私事  
也然我佛法不久應滅當往何方以  
避此難時真空有聲曰若欲修定可  
往武當南岳山入道山也以齊武平  
之初背此嵩陽領徒南逝高驚前賢  
以希拙隱初至光州值梁孝元傾覆  
國亂前路梗塞攔止大蘇山數年之  
間歸從如市其地陳齊邊境兵刃所  
衝佛法玄崩五衆離潰其中英挺者  
皆輕其生重其法忽夕死慶朝聞相

從跨險而到者填聚山林思供以事  
資誨以理味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  
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華琉璃寶函  
莊嚴炫曜功德傑異大發衆心又請  
講二經即而叙構隨文造盡莫非幽  
蹟後命學士江陵智顓代講金經至  
一心具万行處顓有疑焉思為釋曰  
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  
法華圓頌旨也吾昔夏中苦節思此  
後夜一念頻發諸法吾既身證不勞  
致疑顓即諮受法華行法无境界難  
卒載叙又諮師位即是十地思曰非  
也吾是十信鐵輪位耳時以事驗解  
行高明根識清淨相同初依能知密  
藏又如仁王十善發心長別苦海然  
其讓退言難見實故本迹叵詳後在  
大蘇獎於烽警言山侶拙遑不安其  
地又將四十餘僧經趣南岳即陳光大  
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既至告曰吾寄此  
山正當十載過此已後必事遠遊又  
曰吾前世時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  
一佳所林泉竦淨見者悅心思曰此  
古寺也吾昔曾住依言掘之果獲之

房殿基塹僧用器皿又往巖下吾此坐禪賊斬吾首由此命終有全身也今共尋覓乃得枯骸一聚又下細尋便獲體骨思得而頂之為起勝塔報昔恩也故其往往傳事驗如合契其類非一自陳世心學莫不歸宗大乘經論鎮長講悟故使山門告集日積高名致有異道懷嫉密告陳主誣思北僧受齊國募掘破南岳勅使至山見兩虎咆憤驚駭而退數日更進乃有小蜂來螫思額尋有大蜂嚙然小者銜首思前飛揚而去陳主具聞不以誠意不久謀同一人暴死二為獠狗啣死蜂相所徵於是驗矣勅承靈應乃迎下都止拙玄寺嘗往瓦官遇雨不濕履泥不汙僧正慧高與諸學徒相逢於路曰此神異人如何至此舉朝屬目道俗傾仰大都督吳明徹敬重之至奉以犀枕別將夏侯孝威往寺禮覲在道念言吳儀同所奉枕者如何可見比至思所將行致訖便語威曰欲見犀枕可往視之又於一日忽有聲告洒掃庭宇聖人尋至即

如其語須臾思到威懷仰之言於道俗故貴賤皂素不敢延留人舩供給送別江渚思云寄於南岳上十年耳年滿當移不識其言及還山舍每年陳主三信參勞供填衆積榮盛莫加說法倍常神異難測或現形小大或寂尔藏身或異香奇色祥瑞乱舉臨將終時從山頂下半山道場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告衆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必相利益如無此人吾當遠去苦行事難竟无荅者因屏衆殷念泯然命終小僧雲辯見氣乃絕號吼大叫思便開目曰汝是惡魔我將欲去衆聖衆然相迎極多論受生處何意驚動妨乱吾耶癡人出去因更攝心諦坐至盡咸聞異香滿於室內頂煖身軟顏色如常即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取驗十年宛司符矣春秋六十有四自江東佛法弘重義門至於禪法蓋篋幾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雙開畫談



理義夜便思擇故所發言無非致遠  
便驗因定發慧此言不虛南北禪宗  
罕不承緒然而身相挺特能自勝持  
不倚不斜牛行象視頂有肉髻異相  
莊嚴見者迴心不覺傾伏又善識人  
心鑒照真伏訥於言過方便誨引行  
大慈悲奉菩薩戒至如繒纊皮革多  
由損生故其徒屬服章率如以布寒  
則艾納用犯風霜自佛法東流幾六  
百載惟斯南岳慈行可歸余嘗參傳  
譯屢覩梵經討問所被法衣至今都  
無整服縱加受法不云得成故知若  
乞若得整綿作衣准律結科斬捨定  
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思所獨斷高  
遵聖檢凡所著作口授成章無所刪  
改造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  
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  
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釋智顗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有  
晉遷都寓居荊州之華容焉即梁散  
騎孟陽公起祖之第二子也母徐氏  
夢香煙五采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  
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

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  
惟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地也及誕育  
之夜室內洞明信宿之間其光乃止  
內外皆悅咸陳鼎俎相慶乃火滅湯  
冷為事不成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  
兒德所熏必出家矣言訖而隱賓客  
異焉隣室憶先靈瑞呼為王道兼用  
後相復名光道故少立三名字參乎稱  
之眼有重瞳二親咸掩而人已知兼  
以卧便合掌坐必面西年一紀來口  
不妄噉見像便札逢僧必敬七歲喜  
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  
初契一遍即得二親過絕不許更誦  
而情懷惆悵奄忽自然通餘文句豈  
非夙植德本業延于今志學之年士  
梁承聖屬元帝淪沒北度硤州依乎  
舅氏而俊朗通悟儀止溫恭尋討名  
師冀依出有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  
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  
導以律儀仍攝以北度詣慧曠律師  
地面橫經具蒙指誨因潛大賢山誦  
法華經及無量義普賢觀等二句未  
淹三部究竟又詣光州大蘓山慧思

禪師受業心觀思又從道於就師就  
又受法於取師此三人者皆不測其  
位也思每歎曰昔在靈山同聽法華  
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亦普賢道場  
為說四安樂行顓乃於此山行法華  
三昧始經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  
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共思  
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故  
思云非余弗感非我莫識此法華三  
昧前方便也又入熙州白砂山如前  
入觀於經有疑輒見思來實為披釋  
余後常令代講聞者伏之惟於三三  
昧三觀智用以諮審自餘並任裁解  
曾不留意意思躬執如意在坐觀聽語  
學徒曰此吾之義兒恨其定力少耳  
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迹及學成往  
辭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  
既遊南岳顓便詣金陵與法喜等三  
十餘人在瓦官寺創弘禪法僕射徐  
陵尚書毛喜等明時貴望學統釋  
儒並稟禪慧俱傳香法欣重頂戴時  
所榮仰長干寺大德智辯延入宋熙天  
宮寺僧晃請居佛窟斯由道弘行感

故為時齊齊迎顓任機便動即而開  
悟白馬警韶奉誠智文禪衆慧命及  
梁代宿德大忍法師等一代高流江  
表聲望皆捨其先講欲啓禪門率其  
學徒問津取濟禹穴慧榮住莊嚴寺  
道跨吳會世稱義窟辯号懸流聞顓  
講法故來設問數閑微敷莫非深隱  
輕誕自矜揚眉僂扇扇便墮地顓應  
對事理渙然清遠榮曰禪定之力不  
可難也時沙門法威撫榮背曰從來  
義龍今成伏鹿扇既墮地何以遽著  
榮曰輕敵失勢未可欺也綿歷八周  
講智度論肅諸來學次說禪門用清  
心海語嘿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  
万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  
在于其下又見一僧揺手申臂至于  
岐麓挽顓上山六六顓以夢中所見通  
告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  
聖賢之所託矣昔僧光道猷法蘭曇  
密晉宗英達無不拙焉因與慧辯等  
二十餘人挾道南征隱淪斯岳先有  
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載定  
慧兼習盖神人也顓未至二年預告



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種  
豆造醬編蒲為席更起屋舍用以待  
之會陳始興王出鎮洞庭公卿餞送  
迴車凡官與顓談論幽極既唱貴位  
傾心捨散山積虔拜躬重因歎曰吾  
昨夢逢強盜今乃表諸軟賊毛繩截  
骨則憶曳尾泥中仍遣謝門人曰吾  
聞聞射則應於弦何以知之無明是  
暗也脣舌是弓也心慮如弦音聲如  
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又法門如鏡  
方圓任象初凡官寺四十人坐半入  
法門今者二百坐禪十人得法余後  
歸宗轉倍而據法無幾斯何故耶亦  
可知矣吾自行化導可各隨所安當  
從吾志也即往天台既達彼山與光  
相見即陳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  
早年山上揺手相喚不手顓驚異焉  
知通夢之有在也時以陳太建七年  
秋九月矣又聞鍾聲滿谷衆咸恠異  
光曰鍾是召集有緣今得住也顓乃  
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壟山南  
螺溪之源處既開敞易得尋真地平  
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皂帽絳衣



執跡請云可於此行道於是聿創草庵樹以松果數年之間造展相從復成衢會光日且隨宜安堵至國清時三方搃一當有貴人為禪師立寺堂宇滿山矣時莫測其言也顓後於寺北華頂峯獨靜頭陀大風拔木雷霆震吼魑魅千群一形百狀吐火聲叫駭畏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沒二親枕顓膝上陳苦求哀顓又修止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而緣所感便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荆歆勝怨乃可為勇文多不載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正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天台山縣名為安樂今陳郡袁子雄崇信正法每夏常講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礼拜手擎香爐遶顓三匝久之乃滅雄及大眾同見驚歎山喧其行達靈感皆如此也永陽王伯智出撫吳興而其眷屬就山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晝則

理治夜便習觀顓謂門人智越吾欲  
勸王更修福穰禍可乎越對云府僚  
無舊必應寒熱顓曰息世譏嫌亦復  
為善俄而王因出獵墮馬將絕時乃  
悟意躬自率衆作觀音懺法不久王  
覺小醒憑几而坐見梵僧一人擎爐  
直進問王所苦王流汗無答乃遶王  
一匝坦然痛止仍躬著願文曰仰惟  
天台闍梨德侔安遠道邁光猷遐迩  
傾渴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墜緒以救  
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淖俗加以  
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為之結已離  
無生之忍現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  
憂水雖食法喜弗祛蒙弊之心徒仰  
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騫義和  
之譽不傳月鏡迴軒恒娥之景難駐  
有離有會歎息何言受法敢法潺湲  
無已願生生世世值天台闍梨恒修  
供養如智積奉智勝如來若藥王觀  
雷音正覺安養地率俱蕩一衆雲其  
為天王信敬為此類也於即化移海岸  
法政歐閩陳疑請道曰昇山席陳帝  
意欲面札將申謁訪顧問羣臣釋門

誰為名勝陳暄奏曰凡官禪師德邁  
風霜禪鏡淵海昔在京邑羣賢所宗  
今高步天台法雲東謁願陛下詔之  
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璽書重沓徵  
入顗以重法之務不賤其身乃辭之  
後為永陽苦諫因又降勅前後七使  
並帝手疏顗以道通惟人王為法寄  
遂出都為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  
智論有詔羊車童子列導於前主書  
舍人相從登陞礼法一如國師璿閣梨  
故事陳主既降法造百僚盡躬希聞  
未聞奉法承道因即下勅立禪衆於靈  
曜寺學徒又結望衆森然頓降勅於  
太極殿講仁王經天子親臨僧正慧  
暄僧都慧曠京師大德皆設巨難顗  
接問承對咸啓法門暄執爐賀曰國  
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指義謂得其  
歸今日出星叔見巧知陋矣其為榮  
望未可加之然則江表法會由來諍  
贊不足及顗之御法即坐蕭穆有餘  
遂使千支花錠七夜恬耀舉事驗心  
顗之力也晚出住光曜禪慧雙弘動  
郭奔隨傾意清耳陳主於廣德殿

下勅謝云今以佛法仰委亦願示諸  
不逮于時檢括僧尼無貫者萬計朝  
議云策經落第者並合休道顓表諫  
曰調達誦六萬爲經不免地獄槃特  
多誦陳主大悅即停搜簡是則万人  
出家由顓一諫矣末爲靈曜褊隘更  
求閑靜忽夢一人翼從嚴正自稱名  
云余冠達也請住三槁顓曰冠達梁  
武法名三槁豈非光宅耶乃移居之  
其年四月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譏  
仁王帝於衆中起拜躬勤儲后已下  
並崇戒範故受其法文云仰惟化導  
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王吸引天人  
照燭光輝託迹師友比丘入夢符契  
之象久彰和上來儀高座之德斯炳  
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  
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  
俯提所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  
增長今奉請爲菩薩戒師便傳香在  
手而瞋下垂淚斯亦德動人主屈幸  
從之及金陵敗覆策杖荆湘路次益  
城夢老僧曰陶侃瑞象眇屈護持於



即往憩匡山見遠圖續驗其靈也宛如其夢不久尋陽反叛寺宇焚燒獨有茲山全無侵擾信護象之力矣未刻迹雲岑終焉其致會大業在蕃任摠淮海承風佩德欽注相仍欲遵一戒法奉以為師乃致書累請顓初陳竄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乃求四願其辭曰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既西夕遠守繩牀撫臆俯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期二生在邊表長逢離亂身閭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間搏節無一可取雖欲自慎撲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徵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請避嫌安身未若通法而命願許其為法勿嫌輕動四三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再興課課甯虛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酬外護若丘壑念起願隨心飲啄以平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晉王方希淨戒如願唯諾故躬制請戒文云



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越胎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頓悟耻崎岵於小逕希優遊於大乘笑息止於化城擔舟航於彼岸開士万行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取上喻宮室先基趾徒架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鑄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奉為和上文殊冥作闍梨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波崙罄髓於無竭善才三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信佛語幸遵時導釋師佛法龍為戒珠圓淨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尋辯先物後已讓挹成風名稱遠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撤遠迎每慮緣差值諸留難師亦既至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總管寺誠設千僧會訖屈授菩薩戒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云云即於內第躬傳戒香授律儀法告曰大士為度遠濟為宗名實相

符義非輕約今可法名為搃持也用攝相魚之道也王頂受其旨教曰大師禪慧內融導之法澤輒奉名為智者自是專師率誘曰進幽玄所獲施物六十餘事一時迴施悲茹兩田願使福德增繁用昌家國便欲返故林王仍固請顓曰先有明約事無兩違即拂衣而起王不敢重邀合掌尋送至于城門願曰國鎮不輕道務致闕幸觀佛化弘護在懷王札望目極銜泣而返便泝流上江重尋匡嶺結徒行道頻感休徵百越邊僧聞風至者累迹相造又上渚宮鄉壤以荅生地恩也道俗延頸老幼相携戒塲講坐衆將及万遂於當陽縣玉泉山立精舍勅給寺額名為一音其地昔惟荒嶮神獸虵暴創寺之後快無憂患是春元旱百姓咸謂神怒顓到泉源師衆轉經便感雲興雨霑虛誣自滅搃管宜陽公王積到山礼拜戰汗不安出曰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損如今日其年晉王又遺手疏詰還辭云弟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

志憑開悟色心無作昔年虔受身雖  
踈漏心護明珠定水禪支屏散歸靜  
荷國鎮蕃為臣為子豈寂四緣能入  
三昧電光斷結其類甚多慧解脫人  
厥朋不少即曰欲伏膺智斷率先名  
教永汎法流魚用治國未知底滯可  
開化不師嚴導尊可降意不宿世根  
淺可發萌不菩薩應機可逗時不書  
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况覃釋典而不  
從師今之懷言備瀝素款成就事重  
請棄飾詞顛答書云謬承人之擬迹  
師資顧此庸微以非時許况隆今命  
弥匪克當徒欲沉吟必乖深寄王重  
請云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界  
厝心有在仰惟久殖善根非一生得  
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岳記前說法  
第一無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此事  
于時心喜以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  
彼國明試瓦官大集衆論鋒起榮公  
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紐軌繞獲交綏  
忍師讚歎嗟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  
屈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聞見衆咸  
瞻仰承前荆楚莫不歸伏非禪不智

驗乎金口以擇所談智者融會甚有  
階位辟若群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  
始得佛意惟願未得令得未度令度  
樂說不窮法施無盡乃從之重現令  
造淨名疏河東柳願言東海徐儀並  
才華曾績應奉文義緘封寶藏王躬  
受持後蕭妃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開  
府柳願言等致書請命願救所疾顗  
又率侶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至第  
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而死  
須臾飛去又聞豕吟之聲衆並同瞞  
顗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蘇  
表盡棺遂起豕幽鳴顯示齋福相乘  
至于翌日患果遂瘳王大嘉慶時遇  
入朝旋歸台岳躬率禪門更行前懺  
仍立誓云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  
餘年若其徒生願速從化不久告衆  
曰吾當卒此地矣所以每欲歸山今  
奉冥告勢當將盡死後安措西南岑  
上累石周屍植松覆坎仍立白塔使  
見者發心又云商客寄金醫去留藥  
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  
隨略疏成不加點潤命學士智越往

古城寺掃洒於彼佛前命終施牀東  
壁面向西方稱阿弥陀佛波若觀音  
又遣多然香火索三衣鉢杖以近身  
自餘道具分為二分一奉弥勒一擬  
羯磨有欲進藥者答曰藥能遣病留  
殘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所遣年不  
與心合藥何所留智晞往曰復何所  
聞觀心論內復何所道紛紜醫藥累  
擾於他又請進齋飯答曰非但步影  
而為齋也能無觀無緣即真齋矣吾  
生勞毒器死悅休歸世相如是不足  
多歎又出所制淨名疏并犀角如意  
蓮花香爐與晉王別遣書七紙文極  
該綜詞采風標屬以大法末乃手注  
疏曰如意香爐是大王者還用仰別  
使永布德香長保如意也便令唱法  
華經題顓贊引曰法門父母慧解由  
生本迹弥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於  
今日矣又聽無量壽竟仍贊曰四十  
二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入  
套又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  
法界三觀四教四無量六度等有問  
其位者答曰汝等嬾種善根問他切



德如盲問乳蹶者訪路去去吾不領衆

必淨六根為他損已只是五品內位耳  
吾諸師友從觀音勢至皆來迎我  
波羅提木叉是汝宗仰四種三昧是  
汝明導又勅維那人命將終聞鐘磬  
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為期  
云何身冷方復響磬世間哭泣者服  
皆不應作且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  
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  
春秋六十有七即開皇十七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也滅後依有遺教而殮  
焉至仁壽末年已前忽振錫披衣猶  
如平昔凡經七現重降山寺一還佛  
龕語弟子曰案行故業各安隱耶舉  
衆皆見悲敬言問良久而隱自顙降  
靈龍象育神江漢憑積善而託生  
資德本而化世身過七尺目佩異光  
解統釋門行開僧位往還山世不染  
俗塵屢感幽祥殆非可測初帝於蕃  
日遣信入山迎之因散什物標域寺  
院殿堂厨宇以為圖樣告弟子曰此  
非小緣所能締構當有皇太子為吾  
造寺可依此作汝等見之後果如言

事見別傳往居臨海民以滬魚為業  
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十  
餘所顛側隱觀心彼此相害勸捨罪  
業教化福緣所得金帛乃成山聚即  
以買斯海曲為放生之池又遣沙門  
慧拔表聞于上陳宣下勅嚴禁此池  
不得採捕國為立碑詔國子祭酒徐  
孝克為文樹于海濱詞甚悲楚覽者  
不覺墮淚時還佛塋如常習定忽有  
黃雀滿空翱翔相慶嗚呼山寺三日  
乃散顓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至今  
貞觀猶無敢犯下勅禁之猶同陳世  
此慈濟博大仁惠難加又居山有草  
觸樹皆垂隨採隨出供僧常調顓若  
他涉葦即不生因斯以談誠道感矣  
所著法華疏止觀門修禪法等各數  
十卷又著淨名疏至佛道品有三十  
七卷皆出口成章侍人抄略而自不  
畜一字自餘隨事流卷不可殫言皆  
幽指爽徹摛思開天煬帝奉以周旋  
重猶符命及臨大寶便藏諸麟閣所  
以聲光溢于宇宙威相被于當今矣  
而枯骸特立端坐如生座以石門闕以

金鑰所有事由一開別勅每年講曰  
帝必廢朝預遣中使就山設供尚書  
令揚素性度虛簡事必臨信乃陳其  
意云何枯骨特坐如生勅授以戶鑰  
令自尋視既如前告得信而歸顓東  
西垂範化通万里所造大寺三十五  
所手度僧衆四千餘人寫經一十五  
藏金檀畫像十萬許軀五十餘州道  
俗受菩薩戒者不可稱紀傳業學士  
三十二人習禪學士散流江漢莫限  
其數沙門灌頂侍奉多年歷其景行  
可二十餘紙又終南山龍田寺沙門  
法琳夙預宗門親傳戒法以德音遠  
遠拱木俄森為之行傳廣流於世隋  
煬末歲巡幸江都夢感智者言及遺  
寄帝自製碑文極宏麗未及鐫勒  
值亂便失

釋曇崇姓孟氏咸陽人生知正見幼  
解信奉七歲入道博誦法言勤注無  
絕後復聽講肆雄辯無前乃以慧燈  
欲全本資攝念聖果將克必固定想  
因從開禪師而從依山逮乎受戒志  
逾清厲遂學僧祇十有餘遍依而講

解聽徒三百京輔律要此而為宗後  
弊於言說更崇前觀額上鼻端是所  
存想山間樹下為其居處既而光明  
內發色相外除形木若枯心灰猶死  
偏精六行冠達五門開公處眾稱為  
第一遂得同學齊叡又号为無上士  
也及師亡遺囑令攝後徒于時五眾  
二百餘人依崇習靜聲馳隴塞化滿  
關河尋路追風千里相属填門盈室  
坐誨門人或初修不淨或終學人空  
念彼慈悲弘斯正則周武皇帝特所  
欽承乃下勅云崇禪師德行無玷精  
悟獨絕所預學徒未聞有犯當是尊  
以德義故則眾絕形清可為周國三  
歲并任陟岵寺主即從而教導僧尼有  
序譽名稱為母為僧職滯蹤未許遊  
涉乃假以他緣遂蒙放免未遺法淪  
蕩便從流俗外順王威內持道素又  
授金紫光祿等銜並不依就雖沉厄  
炸還炤即預百二十僧勅住興善尋  
復別勅令宰寺任重勤辭遜又不受  
之而道冠僧羣王公戒範皆以佛法



顏毀私願早隆謹造一寺用光末法  
因以奏上帝乃立九寺以副崇願皆  
國家供給終于文世高唐公素稟行  
門偏所歸信遂割宅為寺引衆居之  
勅以虛靜所歸禪徒有譽賜額可為  
清禪今之清明門內寺是也隋氏晉  
王欽劬禪林降威為寺檀越前後送  
戶七十有餘水磴及礮上下六具永  
充基業傳利于今天子昔所承名今  
親正業開皇之初敕送絹一万四千  
疋布五千端綿一千屯綾二百疋錦  
二十張五色上米前後千石皇后又  
下令送錢五十貫氈五十領剃刀五  
十具崇福感於今願流於後堅建得  
圖一區用酬國俸帝聞大悅內送舍  
利六粒以同弘業于時釋教初開圖  
象全闕崇興此塔深會帝心勅為追  
匠杜崇令其繕績料錢三千餘貫計  
博八十万帝以功業引費恐有匱竭  
又送身所著衣及皇后所服者捻一  
千三百對以助隨喜開皇十一年晉  
王鎮總楊越為造露盤并諸莊飾十  
四年內方始成就舉高一十一級竦



耀太虛京邑稱取介後矚遺相接衆  
具繁委王又造佛堂僧院并送五行  
調度種植樹林等事並委僧衆監檢  
助成崇既令重當朝往還無壅宮閣  
之禁門籍未安須有所論執錫便進  
時處大內為述淨業文帝札接自稱  
師兒獻后延德又稱師女及在于本  
寺則勅令載馳問以起居無晨不至  
自所獲外利盡施伽藍緣身資蓄衣  
鉢而已開皇十四年十月三十日遷  
化寺房春秋八十矣皇情哀慘下勅  
塋焉所須喪事有司供給皂白弟子  
五千餘人送于終南至相寺之右為  
建白塔勒銘存今初崇末終七日寺  
內幡竿無故自折門外汲井忽介便  
枯衆恠其由也及至晦夜崇遺告曰  
吾有去處今須付囑即以衣資施於  
三寶及至後夜覺有異相就而觀之  
方知氣絕無疾而逝形色如生因以  
奏聞莫不懷慟

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中聚衆業  
禪有聞南越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拯  
頓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羣獸來前因

為說法席遂以頭枕陳越便捋其鬚面情無所畏衆咸觀之以為異倫也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隋煬在蕃搜選英異開皇末年遣舍人王延壽往召退入晉府慧曰道場并隨王至京在所通化末還揚州路中感疾而卒停屍船上有一若生焉夜見焰光從足而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竟夕不斷道俗殊歎未曾有也王教歸塋本山以旌誠敬

釋慧實俗姓許氏潁川人少出家志敦幽尚遍履名山梁末遊步天台綜習禪業入房閉戶出即蕩門衣鉢隨身惟留床席寔輕清之丈夫也陳祚伊始負錫龍盤絕跡人世五十餘年貴尚頭陀恒居宴默自少及終習不親物雖形衰年積而精節之志老而彌厲以仁壽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遷于蔣州履道寺之房春秋九十有六遺旨令尸施北嶺後収窆於山南奉造三層磚塔就而紀德

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童少出家便從定業與汲郡林落泉方公齊

名各聚其類依巖服道往還駱驛白鹿太行抱犢林慮等山振名四遠歸宗殷滿有弟子僧襲者愍斯汾曲往延通化善以山衆常業恐有乖離雖經頻請曾未之許襲曰前後邀迎三十餘度元元之情情無已已磨踵有盡誓心難捨善乃從焉居住馬頭山中大行禪道蒲虞晉絳荷襍相詣衆聚繁多遂分為四部即東西二林杯盤大黃等處是也皆零房別室星散林巖宴坐所拍十一切入而為標據徒屬五百肅然靜謐仁壽之歲其道弥隆及疾薦將極告弟子曰吾患腹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服業糗粒既斷嬾往追求噉小石子用充日給因覺為病耳死後可破腸看之果如所言又累日各勤修業不勞化俗廢余正務若吾終後不須焚燎外損物命可坐于坑中埋之以大業初年三月十一日加坐如生在于大黃巖中道俗依言而殯僧襲本住絳州結心定業承習善公不虧其化晚住晉州寶嚴寺充僧直歲監當稻田見煞水

陸諸至不勝其酷因擲棄公名追崇  
故業以善師終曰他行不在借訪時  
人又並終沒遂賣諸供度就山設會  
悲慟先迹願奉無由尋其遺骸莫知  
所在忽聞爆聲振裂響發林谷見地  
分涌光出于外骸骨如雪唯舌存焉  
紅赤鮮映逾於生日因取骨舌兩以爲  
塔襲以貞觀十五年正月九日卒於  
山舍春秋六十有四臨終神思安隱  
稱念而逝時晉州西小榆山有沙門  
僧集者苦節山林聚徒禪業養地畜  
鼠馴附可以手持常現左右驅逐不  
去有俗人來輒便自隱

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十八被舉秀  
才至鄴都爲和王省事讀書一遍便  
究文義須便輒引曾無所遺五載之  
中無書可讀晚從和禪師所聽大品  
維摩景既後來門側立聽深鑒超拔  
將歸受學和以定業之望叅問繁廣  
令依止慧法師授以大乘秘奧之極  
既拔乃心便志存捨俗二十有七與  
諸妻子執別告云自臨漳已南屬吾  
所遊名涅槃境臨漳已北是生死分

余之行往也吾捨非聖更不重涉還從和公剃落授以正法景晨宵思擇統解玄微遭周滅法逃潛林薄又以禪道內外相融開皇初年就緣講導儀設華約事事起心故二時法會必香湯洒地熏爐引導前經後景初無一絕洗穢護淨欽若戒科常讀開經行不過五尋訖更展其例如前故每振法鼓動即千人毛赴供施為傳罕匹所以景之房內黃紫緇衣上下之服各百餘副一時一換為生初善經身一著便以施僧其感利之殷為如此也後因卧疾三日告侍人曰玄覺吾欲見弥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去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歡迎耳余後異香充戶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為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沉骸水中及其沒後遵用前旨墜于紫陌河深澄之中三日往觀所沉之處返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迹于今玄覺



孝慈居性祖學先謨後住京師隸莊嚴寺純講大乘於文殊般若偏為意得榮觀帝壤譽顯當鋒

釋智舜俗姓孟趙州大陸人少為書生博通丘索工書善說庠序附焉年二十餘歿世出家事雲門稠公居于白鹿始末十載常樂幽隱不事踴雜纔有昏情便有靈祇相誠或動身衣或有聲相又現白服形量丈餘遠院相警往往非一嘗與沙門曇詢同修念定經于四年後北遊贊皇許亭山依倚結業聲績及遠有資其道供者便權避之遂經紀載不須資待又獵者逐雉飛入舜房苦加勸勉終不肯止遂將雉去情不忍此因割耳遺之感舜苦諫便投弓解鷹從舜請道漸學經義於是課薦數村捨其獵業斯則仁濟之誠也後專習道觀不務有緣妄心率起不可禁者即刺股流血或抱石巡塔須臾不逸其慮也故髀上刺虜班駁如鋪錦焉其翹勵之操同伍誠不共矣廋山積歲剪剝無人便以火燒煖弊服遺食屢結寒火度

景分切無忘造次性少貪惱手不執財  
每見貧餒淚垂盈面或解衣以給或  
剖口以施由此內撤外化所親之中  
見其弥敬十人出家並依舜行練心  
節量踵武揚風後年疾既侵身力斯  
盡常令人稱念繫想淨方遂終于老  
末感氣疾忽增十有五日勵念如初  
卒于尤氏縣屈嶺禪坊時年七十  
有二即仁壽四年正月二十日也初  
塋于終所山側後房子縣界嶂洪山  
民素重舜道夜偷尸柩瘞于巖中及  
往追覓皆藏其所三年之後開示焚  
之起白塔于崖上自舜之入道精厲  
其誠昔虞儒宗頗自矜伐忽因旬假  
得不淨觀腸腑流外驚歎叵陳所見  
餘人例皆不淨內溢乃就稠師具蒙  
印旨為雲門官供當擬是難因就靜  
山曉夕通業不隸公名不行公寺而  
內德潛運遠聞帝開開皇十年下詔  
曰皇帝敬問趙州房子界嶂洪山南  
谷舊禪房寺智舜禪師冬日極寒禪  
師道體清勝教導蒼生使早成就朕  
甚嘉焉朕統在地民之上弘護正法

夙夜無怠今遣上開府盧元壽詣宣  
往意并送香物如別時趙州刺史楊  
達以舜無公貴素絕名問依勅散下  
方始知之乃為繫名同果寺用承認  
旨而舜亦不臨赴山民為之起寺三  
處交絡四方聞造欣斯念定而莫堪  
其精到不久還返斯勇猛之誠不可  
例也每於冬初化諸緣集多辦複貯  
之衣就施獄囚春秋二時方等行道  
餘則加坐幽林塊然不寐及登耳順  
心用力疲轉讀藏經凡得四遍左手  
執卷右手執燭十宿五宿目不曾合  
佛名贊德誦閱如流昏晝六時禮懺  
終化有弟子智贊幼奉清誨長悟玄  
理攝論涅槃是所綜博今住藍田化  
感寺承習禪慧榮其光緒比多徵  
終遁林泉

釋智鎔姓夏侯豫章人少出家在揚  
州興皇寺聽朗公講三論善受玄文  
有名當日開皇十五年遇天台顓公  
修習禪法特有念力顓歎重之晚講  
涅槃法華及十誦律弘敷之盛見重  
於時又善外學文筆史籍弥是所長

晚住廬山造大林精舍締構伊始並  
是營繕末又治西林寺兩處監護皆  
終其事然守志大林二十餘載足不  
下山常修定業隋文重之下勅追召  
稱疾不赴後豫章請講苦違不往云  
吾意終山舍豈死城邑道俗虔請不  
獲志而臨之未幾遂卒于州治之寺  
時以為知命也春秋七十有八即大  
業六年六月也氣屬炎熱而加坐如  
生接還廬阜形不推變都無臭腐反  
有異香道俗歎訝遂緘于石室至今  
如初焉

釋智越姓鄭氏南陽人也少懷離塵  
之志父為求智方便祈止長則勇幹  
清美于時樂陽殿下統御荊州徵任  
甚高非其所欲惟以情願出家王威  
彼誠素因遂夙心剪落已後隨方問  
道仍到金陵便值智者北面請業授  
以禪法德深達五門窮通六妙戒行  
清白律儀淳粹又誦法華万有餘遍  
瓶水自盈經之力也學徒雖眾其寂  
居稱首有臨海露山精舍梵僧所造  
巨有靈異智者每臨命越令影響之



時迹已後台嶺山來一馬是囑二十  
年間詢詢善誘無違遣寄便為二衆  
依止四部歸崇姿容瓌偉德感物情  
頗存汲引每於師忌輒設千僧官齋  
越以衣盛之餘以充大施隨文皇帝  
獻后崩日設齋呪願每獲百段曾不  
固留括州刺史鄭係伯臨海鎮將楊  
神貴師友義重待遇不輕大業十二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寢疾經旬右脇  
而卧卒于國清舊房春秋七十有四  
臨終之時山崩地動境內道俗咸所  
見聞台山又有沙門波若者俗姓高  
句麗人也陳世歸國在金陵聽講深  
解義味開皇併陳遊方學業十六入  
天台北面智者求授禪法其人利根  
上智即有所證謂曰汝於此有緣宜  
須閑居靜處成備妙行今天台山寂  
高峯名為華頂去寺將六七十里是  
吾昔頭陀之所彼山祇是大乘根性  
汝可往彼學道進行必有深益不須  
愁慮衣食其即遵旨以開皇十八年  
往彼山所曉夜行道不敢睡卧影不  
出山十有六載大業九年二月忽然



自下初到佛龕上寺淨人見三白衣  
攜衣鉢從須臾不見至於國清下寺  
仍密向善友同意云波若自知壽命  
將盡非久今故出與大眾別耳不盈  
數口無疾端坐正念而卒于國清春  
秋五十有二送龕山所出寺大門迴  
舉示別眼即便開至山仍閉是時也  
莫問官私道俗咸皆歎仰俱發道心  
外觀靈瑞若此餘則山中神異人所  
不見固難詳矣時天台又有釋法彥  
者姓張氏清河人周朝廢教之時避  
難投陳於金陵奉遇智者以太建七  
年陪從入天台伏膺請業授以禪那  
既蒙訓誨不停房舍每處山間林樹  
之下專修禪寂三十年中常坐不卧  
或時入定七日方起具向師說所證  
法相有人聽聞曰如汝所說是背捨  
觀中第二觀相亦有山祇數相燒試  
宴坐怡然不干其慮大業七年二月  
三十日卒于國清春秋六十六智者  
門徒極多故叙其三數耳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承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三 本傳十三 附見四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曇遷傳一

隋蜀郡福緣道場釋僧淵傳二

隋河東柘巖道場釋真慧傳三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慧瓚傳四

隋西京淨住道場釋法純傳五 慧昂

隋益州響應山道場釋法進傳六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靜端傳七

隋澤州羊頭山釋道舜傳八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慧歡傳九

隋河東柘巖道場釋智通傳十

隋西京慈門道場釋本濟傳十一 善智 道宣

隋終南山神田道場釋僧照傳十二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洪林傳十三

釋曇遷俗姓王氏博陵饒陽人近祖

太原歷官而後居焉少而俊朗爽異

常倫年十三父母嘉其遠悟令舅氏

傳授即齊中散大夫國子祭酒博士

權會也會俗練六經備究易道剖卦

析爻妙窮象繫奇遷精采乃先授以

周易初受八卦相生隨言即曉始學  
文半餘半自通了非師受悟超詞理  
會深異也曾有一嫗失物就會決之  
得於兌卦會告遷曰汝試辯之應聲  
答曰若如卦判定失金釵嫗驚喜曰  
實如所辯遷曰兌是金位字脚兩垂  
似於釵象耳舅曰更依卦審志盜者  
為誰對曰失者西家白色女子奉口  
聽角可年十四五者將去尋可得之  
後如言果獲有問其故遷曰兌是西  
方少女之位五色分方為白也兌字  
上點表聽角之象內有尖形表奉口  
之相推而測知非有異術舅乃釋崇  
而歎曰吾於卜筮頗工至於取斷依  
佈而已豈如汝之明耶老舅實願多  
慙方驗宣尼之言後生可畏也乃更  
授以禮傳詩尚莊老等書但經一覽  
義無重問于時據宗儒學獨擅英  
聲每言大小兩雅當時之諷刺左右二  
史君王之事言禮序人倫樂移風俗  
無非耳目之翫其勢亦可知之未若  
李莊論大道周易辯陰陽可以悟幽  
微可以怡情性究而味之乃玄儒之

本也當時先達頗義其幼年致或抗  
言褒貶者遷辯對縱橫詞旨明爛  
無不挹謝其聲實自介留心莊易歸  
意佛經願預染衣得通幽極二親愛之  
弗許懇誠歲久乃蒙放遣初投饒陽  
曲李寺沙門慧榮榮頗解占相知有  
濟器告遷曰有心慕道理應相度觀  
子骨法當類弥天自揣澄公有慙德  
義可訪高世者以副雅懷遷雖屬仲  
勤請而固遮弗許又徙定州賈和寺  
曇靜律師而出家焉時年二十有一  
本圖既遂襟期坦然猛勵精勤昏曉  
無倦初誦勝鬘不日便了恠而檢覆  
未老一字當夜問經中深疑莫非妙  
義既知神思大成乃與受具恣其問  
道從師五臺山此山靈迹極多備見  
神異後歸鄴下歷諸講肆棄小專大  
不以經句涉懷偏就曇遵法師稟求  
佛法經要當有齊之盛釋教大興至  
於宮觀法祀皆鋒芒馳驚遷性不預  
涉高謝世利衆咸推焉密謂人曰學  
為知法法為修行豈以榮利即名為  
道秦世道恒削迹巖數誠有由矣遂

窈窕形林慮山黃花谷中淨國寺歸素  
覃思委身以道有來請問乍為弘宣  
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  
等咸究其深蹟嘗尋唯識論遂感心  
熱病專憑三寶不以醫術經情夜夢  
月落入懷乃摩而食之脆如冰片甚  
訝香美覺罷所苦痊復一句有餘涼  
味在口因其聖助食月成德遂私改  
名以為月德也今後每授人戒常云  
於我月德前三說受苦薩戒逮周或  
平齊佛法頽毀將欲保道存戒逃迹  
金陵結侶宵征間行假導多被劫掠  
進達壽陽曲水寺願法屬曰吾等薄  
運所鍾屢逢群盜若怨結不解來報  
莫窮眾可哀彼愚迷自責往業各捨  
什物為賊營懺冀於來世為法知識  
既而南濟大江安然利涉由斯以推  
誠齋福之助也初達揚都栖道場寺  
掃衣分衛攝念無為時與同侶談唯  
識義彼有沙門慧曉智瓘等並陳朝  
道輔江表僧望曉學兼孔釋妙善定  
門壘禪慧兩深帝王師表又有高隱  
沙門智晃是菩薩婆多部名扇當塗為



法城漸並一見而結友于再叙而高  
冲奧有欲以聞天子者遷預知情事  
謂之曰余以本朝淪覆正法凌夷所  
以冒死浮江得叅梵侶生平果志遂  
得有餘結援時榮幸願緘默惟有  
國子博士張機每申盡礼請法餘景  
時論症易竊傳其義用訓庠序因至  
桂州刺史蔣君之宅獲攝大乘論以  
為全如意珠雖先講唯識薄究通  
宗至於思構幽微有所流滯今大部  
斯洞文旨宛然將欲弘演未聞彼之  
家國承周道失御隋歷告興遂與同  
侶俱辭建業縑素知交祖道新林去  
留哀感各題篇什曉禪師命章賦詩  
曰生平本胡越閑吳各異津聯翩一  
傾蓋便作法城親清談解煩累愁眉  
始得申今朝忽分手恨失眼中人予  
向涇河道慧業日當新我住邗江側  
終為松下塵沉浮從此隔無復更來  
因此別終天別迸淚忽沾巾餘之名  
德並有綴詞久失其文各執手辭袂  
登石頭岸入舟動撒忽風浪騰涌衆  
人無計遷獨正想不移捧持攝論告

江神曰今欲以大法開彼未悟若北  
土無運命也如何必應聞大教請傳  
風浪冀傳法之功冥寄有屬言訖須  
臾恬靜安流達岸時人以為此論譯  
於南國護國之神不許他境事同迦  
延之出蜀賁為羅刹之稽留也進達  
彭城新舊交集遠近欣赴鬱為大衆  
有一檀越捨宅捨之遂目所住為慕  
聖寺始弘攝論又講楞伽起信如實  
等論相繼不絕攝論北土創開自此  
為始也徐州總管穀城公萬緒率諸  
僚佐擁篲諮承盡弟子之禮遷弘化  
此土屢動暄涼黑白變俗大有成業  
自周毀正法遺形充野乃勸獎有緣  
於慕聖寺多構堂閣隨有叔聚莊嚴  
供養上柱國宋公賀若弼長史張坦  
出鎮揚州承風思展結為良導及諸  
道俗佇願德音坦乃手疏邀延遷亦  
虛舟待吹遠到廣陵舉郭迎望歌梵  
過雲霞香花翳日月樂門一盛榮莫  
加斯宋公名重位高頗以學能傲誕  
遷應權授法不覺心醉形摧乃携其  
家屬從受歸戒初停開善建弘攝論

請益千計不久徐方官庶思渴法言  
江都纔了復迎還北威轉法輪聲名  
遐布屬開皇七年秋下詔曰皇帝敬  
問徐州曇遷法師承修叙妙因勤精  
道教護持正法利益無邊誠釋氏之  
棟梁即人倫之龍象也深願巡歷所  
在承風飡德限以朝務實懷虛想當  
即來儀以淑勞望弟子之內閑解法  
相能轉梵音者十人並將入京當與  
師崇建正法刊定經典且道法初興  
觸途草創弘辟建立終藉通人京邑  
之間遠近所湊宣揚法事為惠殊廣  
想振錫拂衣勿辭勞也尋望見師不  
復多及時洛陽慧遠魏郡慧藏清河  
僧休濟陰寶鎮汲郡洪遵各奉明詔  
同集帝輦遷乃率其門人行途所資  
皆出天府與五大德謁帝於大興殿  
特蒙禮接勞以優言又勅所司並於  
大興善寺安置供給王公宰輔冠蓋  
相望雖各將門徒十人而慕義沙門  
勅亦延及遂得萬里尋師於焉可想  
于斯時也宇內大通京室學僧多傳  
荒遠衆以攝論初闢投誠請祈即為

敷弘受業千數沙門慧遠領袖法門  
躬處坐端橫經稟義自是傳燈不絕  
于今多矣雖則寰宇穿鑿時有異端  
原其解起莫非祖習故真諦傳云不  
久有大國不近不遠大根性人能弘  
斯論求今望古豈非斯人乎十年春  
帝幸晉陽勅遷隨駕既達并部又詔  
令僧御殿行道至夜追遷入內與御  
同榻帝曰弟子行幸至此承公有私度  
山僧欲求公貫意願度之如何遷曰  
昔周武御圖殲滅三寶衆僧等或剗  
迹幽巖或逃竄異境陛下統臨大運  
更闡法門無不歌詠有歸來投聖德  
比雖屢蒙招引度脫而來有先後致  
差際會且自天地覆載莫匪王民至  
尊汲引萬方寧止一郭蒙慶帝沉慮  
少時方乃允焉因下勅曰自十年四  
月已前諸有僧尼私度者並聽出家  
故率土蒙度數十萬人遷之力矣尋  
下勅為第四皇子蜀王秀於京城置  
勝光寺即以王為檀越勅請遷之徒  
衆六十餘人住此寺中受王供養左  
僕射高穎右衛將軍虞慶則右僕射

蘇威光祿王端等朝務之暇執卷承  
旨四門博士國子助教劉子平孔門  
雋又屈膝食奉魏郡道士仇岳洞曉  
莊老文皇欽重入京造展共談玄理  
遷既為帝王挹訥侯伯邀延抗行之  
徒是非紛起或謂滯於榮寵者乃著  
亡是非論以示諸已其詞曰夫自是  
非彼美已惡人物莫不然以皆然故  
舉世紘紘無自正者也斯由未達是  
非之患乃致於此言至患者有十不  
可一是非無主二自性不定三彼我  
俱有四更平為因五迭不相及六隱  
顯有無七性自相違八執者偏著九  
是非老別十無是無非初明無適主  
者此云我是彼云我是彼此竟取乃  
令是非無定徒彼云此非此云彼非  
彼此竟興遂使非無適趣或者必欲  
以是自歸以非屬彼者此有何理而  
可然耶理不然故強為之者莫不致  
敗耳物豈知其然哉文多不委十三  
年帝幸岐州遷時隨彼乃勅蜀王  
布圍南山行春蒐之事也王遂一獸  
入故窯中既失蹤跡但見蒲窠破落



佛像王遂罷獵具以事聞遷因奏曰  
比經周代毀道靈塔聖儀填委溝壑  
者多蒙陛下興建已得修營至於碎  
身遺影尚遍原野貧道觸目增慟有  
心無事帝聞惘然曰弟子庸朽垂拱  
巖廊乃使尊儀冒犯霜露如師所  
說朕之咎也又下詔曰云諸有破故佛像  
仰所在官司精加檢括運送隨近寺  
內率土蒼生口施一文委州縣官人檢  
校莊飾故一化嚴麗遷寔有功十四  
年敕燎岱宗遷又上諸廢山寺并無  
貫逃僧請並安堵帝又許焉尋勅率  
土之內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聽給額  
為泰岳神通道場檀越即舊朗公寺  
也齊主為神寶檀越舊靜默寺也華  
陽王為寶山檀越舊靈巖寺也又委  
遷簡齊魯名僧來住京輦其為世重  
誠無以加文帝昔在龍潛有天竺沙  
門以一顆舍利授之云此大覺遺身  
也檀越當威興顯則來福無疆言訖  
莫知所之後龍飛之後迫以萬機未  
遑興感仁壽元年追惟昔言將欲建

左乃出本所舍利與遷交手數之雖各專意而前後不能定數帝問所由遷曰如來法身過於數量今此舍利即法身遺質以事量之誠恐徒設耳帝意悟即請大德三十人安置寶塔為三十道建軌制度一准育王帝以遷為蜀王門師王鎮梁益意欲令往蜀塔檢校為功宰輔咸以劒道危懸塗徑盤折高年宿齒難冒艱阻更改奏之乃令詣岐州鳳泉寺起塔晨夕祥瑞以淑帝心將造石函於寺東北二十里許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大小平正取為重函其內自變作雙樹之形高三尺餘異色相宣或有鳥獸龍象之狀花葉旋轉之形以事上聞帝大悅二年春下勅於五十餘州分布起廟具感祥瑞如別傳叙之四年又下勅於三十州造廟遂使宇內大州一百餘所皆起靈塔勸物崇善遷寔有功及獻后云崩於京邑西南置禪定寺架塔七層駭臨雲際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周閭等宮闕林園如天苑舉國崇盛莫有高者仍下勅曰

自稠師滅後禪門不開雖戒慧乃弘而行儀攸闕今所立寺既名禪定望嗣前塵宜於海內召名德禪師百二十人各二侍者並委遷禪師搜揚有司具礼即以遷為寺主既恩勅爰降不免臨之綏撫法衆接悟賢明皆會素心振聲帝世時大興善有像放光道俗同見以事聞上勅問遷曰宮中尊像並是靈儀比來修敬光何不見遷曰但有佛像皆放光明感機既別有見不見帝曰朕有何罪生不遇耶遷曰世有三尊各有光明其用異也帝曰何者是耶荅曰佛為世尊道為天尊帝為至尊尊有恒政不可並治所以佛道弘教開示來業故放神光除其罪障陛下光明充于四海律令法式禁止罪源即大光也帝大悅遷美容儀善風韻故臨機荅對如此又器宇恢雅含垢藏疾妙於定門練精戒品天性仁慈寘於貪競雖帝王贈捨遠近獻餉一無自給並資僧衆或濟接貧薄追崇圖塔又不重厚味不飾華綺內有閑簾外屏名利顯助弘

道冥心幽隱立志清簡不雜交遊時俗頗以踈傲為論深鑒國士而體其虚心應物也凡有言述理無不當皆能遣滯顯旨深矣故遠公每云遷禪師破執入理此長勝我斯言合也而詞旨典正有文章焉雖才人沉鬱含豪未能加也夙感風痿之疾運盡重增卒於禪定春秋六十有六即大業三年十二月六日也塋於終南北麓勝光寺之山園鑿石刻銘樹于墳所當停柩之日有一白犬不知何來徑至喪所雖遭遽約終不肯去見人哀哭犬亦號叫見人止哭犬亦無聲與食不噉常於望所右縈而卧既舉柩隨行犬便前後奔走似如監護之使及下塋訖便失所在識者以犬為防畜將非冥衛所加乎初未終之前有夢禪定佛殿東傾數人扶之還正惟東北一柱陷地拔之不出遷房屬於唱角故有失驗之徵既卒之後有沙門專誠祈請欲知生處乃夢見淨土嚴麗故信常傳寶樹宮闕鬱然相峙道俗徒侶有數千人遷獨處金臺

為衆說法雖夢通虛實而靈感猶希  
况隨請而知故當降靈非謬矣所撰  
攝論疏十卷年別再敷每舉法輪諸  
講停務皆傾渴奔注有若不足也又  
撰楞伽起信唯識如實等疏九識四  
月等章華嚴明難品玄解摠二十餘  
卷並行於世有沙門明則為之行狀  
醜縷終始見重京師

釋僧淵姓李廣漢鄠人家本巨富為  
巴蜀所稱及淵初誕天雨銅錢於庭  
家內合運處處皆滿父運疲久口噓  
唱之錢不復下倉內貯米但及於半  
忽滿溢出親姻外內莫不歎其福報  
也自少至長志幹殊人行則安而徐  
動坐則儼而加趺眼光外射焰焰發  
越容色玉潤狀若赤銅聲若洪鍾響  
發林動雨足輪相十角分明二手九  
井文理如畫年十八身長七尺其父  
異之命令出家即而剃落住城西康  
興寺今所謂福緣是也博尋人法訪  
無遠迹經耳不忘蘊括懷抱奉戒守  
素大布為衣瓶盎之外無所蓄積與  
同寺殺法師交遊二人即蜀郡僧中



英傑者也相隨入京博採新異有陟  
岵寺沙門僧寶者禪道幽深帝王所  
重便依學定諮示知津經涉炎源詳  
覈詞義剴研精定道殷傳通經術丘  
索草薙靡不留心周氏廢教便還故  
寺割東行房以為私宅餘者供官隨  
氏運開更新締構領匠伐木連雨兩  
月剴執爐祈請隨語便晴造塔須金  
盤又請地府隨言即掘應命截開用  
足餘金還歸本窟詳斯福力今古未  
聞常給孤獨不逆人意遠近隨助泉  
布若流又以錦水江波浸溺者衆便  
於南路欲架飛橋則扣此機衆事成  
集昔諸葛武侯指二江內造七星橋  
造三鐵鐻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号  
鐵鎗擬打橋柱用訖投江頃便祈禱  
方為出水剴造新橋將行豎柱其鐻  
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也又自  
投水道俗歌謠于今逸耳剴殷二師  
並為物軌晨夕問法無虧遺寄殷以  
仁壽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寅時告弟  
子曰三界無常吾其化矣言終神謝  
福緣本住春秋六十有九剴聞之憫

然日殺師已往我豈獨留俄而遽疾  
遺語同瘞即以其月十四日又化春  
秋八十有四至十七日竝寔於九里  
堂焉刊石紀之于寺堂陳子良為文  
釋真慧陝州河北人姓陳氏河北諸  
陳代稱冠族遠稱漢右相陳平中云  
魏向侯陳陟乃至江表陳代並出此  
鄉真早馱身城父母留礙逼納妻室  
不免外情玉潔之志涅而逾淨開皇  
十二年年財及冠二親俱往既將出  
俗猶縈妻累先勸喻已便為解髮資  
給道具送往左寺真往陝州大通寺  
清禪師所出家受具清示以學方次  
第有本曰尸羅不淨三昧無由令往  
鄴下靜洪律師所因脩兩載脩探幽  
致又詣衛州林落泉詢禪師所朝授  
夕悟經歷歲餘於詢所得略貫終始  
禪旨三百喏詠聲馳詢摩其頂堪傳  
燈法令往山西啓諸未悟真以學日  
既少恐有差分更住陶研乃經兩載  
一一呈示去取無疑開皇十八年承  
命西歸路經白庶百家巖時号幽絕  
山勢窮美因登遊觀又為留連夏坐

拙之又陳禪道至秋擇地無越晉川  
遂之蒲坂首山麻谷創築禪宇四衆  
爭起端居引學蔚成定市十有八載  
成就極多拙巖巖傑昂竄稱深入仁壽  
四年亡與僧名住拙巖寺其為人也  
諒直剛決清儉退讓安苦忍樂容止  
可觀獨處樂靜不希華靡大業元年  
餌黃精絕粒百日檢校教授坐禪禮  
懺不減生平後覺肥充恐有學者便  
休服餌於閑田原北抔盤谷夏坐虎  
窟虎為之移及秋虎還返窟常有山  
神節度時分如有遲延必來警覺以  
大業十一年十月七日因疾卒麻谷  
禪坊春秋四十有七初將終夕神彩  
若常曰吾將生淨土見蓮花相候又  
聞異鍾聲幽淨異香充蔚斯相既至  
潛然而絕門人道俗依而闔維歛骨  
起塔於麻谷

釋慧墳俗姓王氏滄州人壯室出家  
清貞自遠承稟玄奧學慕經細受具  
已後偏業毗尼隨方聽略不存文句  
時在定州居于律帝講至寶戒法師  
曰此事即目率難制斷如何墳聞之

私賤其說時襟中有錢三百乃擲棄之由是平世言不及利周武誅翦避地南陳流聽群師咸加贊改開皇弘法返迹東川於趙州西封龍山引攝學徒安居結業大小經律手談文義宗重行科以戒為主心用所拍法依為基道聞遠流歸向如市故其所開悟以離著為先身則依附頭陀行蘭若法心則思尋念慧識妄知詮徒侶相依數盈二百繩牀道具齊肅有儀展轉西遊路經馬邑朔代并晉名行師尋譽滿二河道俗傾望秦王俊作鎮并部弘尚釋門於太原蒙山置開化寺承斯道行延請居之僧衆邕熙聲榮逸口至於黑白布薩要簡行淨之人知有小愆便止法事重過則依方等輕罪約律治之必須以教驗緣片缺則經律俱捨沙弥信行重斯正業從受十戒瓚不許之乃歸瓚之弟子明胤禪師遵崇行法晚還鄴相方立部衆及獻后云崩禪定初攝下勅追召入京傳化自并至雍千里欽風道次逢迎礼謁修敬帝里上德又邀

住千終南山之龍池寺日夜請誨聞所未聞因而卒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二即大業三年九月也弟子志超追崇先範立像晉川見別傳

釋法純俗姓祝氏扶風始平人也初出家曰在于周世俗聞正教親奉明師意在定林情兼拯溺住帝京陟岵天宮二寺往來居止通應為先逢於廢教退僧潛匿城市內持道服外假俗衣皇隋之興厥初度首即百二十人之一也住大興善鞭勒形心有逾前稔文帝聞純懷素請為戒師自辭德薄不敢闕命帝勤注不已遂處禁中為傳戒法四事厚禮不勝其供辭還本寺歎曰危身脆命無常不久終日保養何見牢固上供難銷遂行方等攝法四十五年常處淨場宗經檢失除食便利餘無闕廢嘗於道場然燈遂感燈明續焰紅于七夜不添油炷而光耀倍常秘密異之為滅累之嘉相也又油炷所止在佛堂內忽然不見乃經再宿還來本處而油滿如故

每於夜靜聞有說法教授之聲異香



尋隙氣衝於外就而視之一無所見  
識者以為幽祇所集故也而謙弱成  
治趣務造功不累形骸用清心海至  
於三秋霖滯民苦者多純乃屏除法  
服微行市里或代人庸作事訖私去  
有與作價反乞貧人或見道俗衣服  
破壞塵垢皆密為洗補跪而復處及  
巾屨替藉穢汗臭處皆縫洗鮮全其  
例其衆或於靜時掩廁擔糞有密見  
者告云若情事欣泰願共同作或為  
僧苦役破薪運水或王路艱阻躬事  
填治因而勸俗相助平坦有來鑿錫  
皆慘然不樂口云受賊既來獄王潛  
至打縛不久矣故所獲財物並施大  
衆不造經像人問其意云行道者所  
乏耳因以趣入也故王公等施曰盃  
門首皆迴與僧而自著糞掃袈裟內  
以布裙又無腰襪以繩束如中國法  
寺僧服其行也或有不收受者以為  
勝人所奉稍異常徒自叙云余初出  
家依于山侶晝則給供清泉暮則聚  
薪自照因而誦經得二十五卷謂十  
地經論金剛般若論金光明諸法無

行等并講習通利故其所宣導皆引用斯文焉開皇十五年文帝又請入內為皇后受戒施物出宮隨散並盡故貧窶之士聞純之入內也要必有賜並聚集街首待施而還仁壽三年遂覺不愈閉室靜坐而無痛所有白衣童子手捧光明立侍於右弟子慧進入問此是何人荅曰第六欲天頻來命我但以諸天著樂音不許之由妨修道故也常願生無佛法處教化衆生慎勿彰言死後任說至五月內弟子為建大齋望崇玄福道俗湊集並在純前有雙鵠飛來入純房內在衣桁上注目看純雖人觸捉都無有懼純云任之勿捉至暮方逝及其疾甚人有問者必誠以法行不久得自醫歟云我不覺忽棄白鳥也此乃妄業耳何由可任因設齋食與諸舊別所有衣資雜物施同行者任取一事用結良緣而神志明悟不覺餘想卒于淨住寺春秋八十有五即仁壽三年五月十二日也塋於白鹿原南鑿龕處之外開門穴以施飛走後更往

觀身肉骨盡而骸骨不乱弟子慧昂等率諸檀越追慕先範乃圖其儀質飾以丹青見在淨住沙門六琮褒美厥德為叙贊云昂少所慈育親供上行為之碑文廣陳盛事兼以立性閑穆識悟清爽文藻橫被聞于京臺著集十卷頗共傳之

釋法進不知氏族住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玉女寺為輝禪師弟子後於定法師所受十戒恭謹精誠謙恪為務惟業坐禪寺後竹林常於彼坐有因老虎遶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後教水觀家人取牀見繩牀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脊痛具問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公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患心腹諸治不預有綿州昌隆白崖山道士文普善者能升刀禁火鵠鳴山有二道士能呼茶鬼神符印章刻入水不溺並來同治都無有効乃使長史張英等往山請出為妃治病

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木同姓  
餘更苦邀進答曰盡命於此可自早  
還信返具報王使六司官人轎車四  
乘將從百人重往迎請進口王雖貴  
勝命有所屬執志如初信還王大怒  
自入山將手加罪既至山寺礼佛見  
進不覺身戰汗流王曰奉請禪師為  
妃治病禪師慈悲願救此苦答曰殺羊  
食心豈不苦痛一切衆生皆是佛子  
何因於妃偏生此愛王慙愧懺悔仍  
請出乃曰王命既重不可不行王自  
先行貧道生不乘騎當可後去王曰  
弟子步從與師同行報曰出家人與  
俗異但前行應同到王行兩日方至  
進一旦便達徑入妃堂見進流汗因  
尔除老施絹五百段納衣袈裟什物  
等進令王妃以水盥手執物呪願捻  
用迴入法聚寺基業即辭還山王與  
妃見進足離地可四五寸以大業十  
三年正月八日終此山中龍吟猿叫  
諠寺三日矣

釋靜端一名慧端本武威人後住雍  
州年十四投僧寶禪師受治心法深

所印可經魏周隋崇挹佛化闡弘不  
絕以靜操知名後歸于曇相禪師習  
行定業周滅法時乃竭力蔽舉諸經  
像等百有餘所終始護持其後法開  
用為承緒及隋開化並檢發之經藉  
廣被端之力也重預出家還宗本習  
擁徒結道綽有餘勲而謙損儉退无  
與時爭服御三衣應法杖鉢一鉢一食  
用平生報獲利即散餘無資畜名行  
既著貴賤是崇隋漢王諒重其戒德  
數受弘訓文帝獻后延進入宮從受  
正法稟其歸護遂留宮宿端曰出家  
之人情標離俗宮中非宿寢之所數  
引宮禁常弘戒約勅以牙像檀龕及  
諸金貨前後奉賜令興福力故今寺  
宇高廣皆端之餘緒焉所以財事增榮  
日懸寺宇一無所受並歸僧庫而常  
掩室下惟靜退人物仁壽年中有勅  
送舍利於豫州屢放白光變為五彩  
旋轉瓶側見者發心鑿石為銘文至  
皇帝鑿治將訖乃變為金字分明外  
徹時以為嘉瑞也屬高祖外還隋儲  
嗣曆造大禪定上福文皇召海內靜



業者居之以端道悟群心勅授經任  
辭不獲免創臨僧首于時四方義聚  
人百其心法令未揚或慙靈化而端  
躬事軌勉咸敬而揖之使夫饕餮之  
士悛勵而從訓勗者毅矣以大業二  
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終于禪林本  
寺春秋六十有四瘞于京之東郊故  
禪林寺廟猶陳五色牙席千秋樹皮  
架裝存焉由物希故觀者衆矣

釋道舜未詳何人靜處林泉底道自  
隱言常含笑談述清遠嘗止澤州平  
頭山神農定藥之所結宇茅茨餘無  
蓄積日惟一食常坐卒歲斯亦清素  
之沙門也德豐內溢聲流氓俗能感  
蛇鼠同居在繩床下各孚產育不相  
危懼又致虎采蹲踞其側便為說法  
有人還往告虎令去或語之云明日  
人來汝不須至便如舜言虎便不現  
其通感深識為若此也給侍之人與  
虎同住視如家大曾其之畏身者弊  
納略無可採跣行林野不擇晨夕開  
皇之初忽遊聚落說法化諸村民皆  
咸集受法獨不為一女人授戒告云

汝當生牛中其相已現戒不救汝也  
業不定者余乃濟耳時有不信其言  
以為惑衆咸有疑者舜欲決於衆議  
告衆曰必不信者試躡汝牛尾業影  
必當不起即以足躡女裙後空地云  
是尾影其女依言趣起不得時衆驚  
信請舜曰如何除此業報其女家積  
粟數萬石既懼惡業一時頻捨舜並  
為營福令其懺悔如此累作業惡便  
傾方為受戒由斯以談能見業影之  
存亡將鄰聖之趣矣或醫諸癘村受  
於癘供見有膿潰外流者皆口就而  
啖之情無餘念或洗其衣服或淨其  
心業用為已任情向欣然初無頻感  
後遊於林慮洪谷北詣晉盤高業諸  
隱寺綜禪定業不測終所

釋慧歡俗姓管氏京兆雲陽人也弱  
齡厭俗深慕出家迫以恒日取拔無  
路歷任僚署頻經涼暑年逾壯齒方  
蒙奉選遂三十有七被緇在道依清禪  
寺崇公詔受定法攝心儀體存息短  
長觀覺安立冷然祛寫魚以志得林  
泉銷形人世損略塵欲山學推先嘗

經行山頂候墮高巖乃石上端居不  
忘禪念其感靈如此逮隋文晏駕建  
大伽藍以歡志德潛被召而供養大  
業六年二月卒大禪定道場春秋六  
十有九遺令施形寒林之下弟子等  
敢從德義送於終南檀梓谷中率諸  
道俗立銘樹塔矣

釋智通姓程氏河東猗氏人也生知  
信懋樂崇道慧將習書計遂欲出家  
父母異而許之十歲已從剃落敦肅  
恭孝執履謙冲師長友朋接事無怠  
修持戒行諠詠法言晝夜不輟誦諸  
經中讚佛要偈三千餘章五十許年  
初無告倦自木德不覺立喪散在釋  
門淪廢法侶無歸方從俊律師延法  
師服膺受業不以艱危沮志隋祖再  
興奄還蒲坂慈濟所及乃立孤老寺  
於城治等心賑贍以時周給授戒說  
法乘機間起食堪懷音日有千計仁  
壽剏塔締搆栖巖翻然脫屣就閑修  
業親事香華躬運掃洒口恒稱讚日  
常瞻睹善由已積道為舍生財雖有  
屬並充功德以大業七年十月二十

四日以疾而卒於山寺春秋六十有四初未終前數日不念維那鳴鍾而杵自折識者以為不越振矣通聞之命侍者誦弥陀佛名迴心攝念願生彼土有入室門人頂蓋者夙夜祇奉忽問蓋曰厨中作何食耶蓋曰為何所須曰有達官諸貴來耳蓋曰昔聞生人道者見諸貴勝師本修德所詣豈在人耶至晚乃開目正視良久不眴狀有所覩旁侍加香寂然立茹炊頃方止乃彈指云不可思議也有問其故云見寶幢花蓋塔廟莊嚴初夜又迴首眴云始見明珠今何所在又云有何緣務大然燈燭遂奄燈令闇須臾復云火明何為轉威蓋曰室今暗昧是師淨相不可怪也乃合掌達旦日吾生淨土矣因而氣靜山地動搖門窓振裂群雉驚雉非恒所聞寺僧道慧未曉假寐至是驚覺出倚廊下曰禪師若終必生淨土何以知然向於眠中見西嶺上並是樓閣殿堂乘空而去言畢方知通已終逝又蓋母王氏久懷篤信讀誦衆經禮懺

發心以往生為務貞觀十一年二月  
臨將捨命彌加勤至目見牀前有赤  
蓮花大如五斛甕許又見青蓮花滿  
宅阿彌陀佛觀音勢至一時俱到蓋  
與姪薛大興共親聞所述而興見有  
佛色形甚大并二菩薩久而自隱斯  
並近事故傳實錄沙門行友蒲晉名  
僧為之本傳因著論曰夫法本不生  
今則無滅如身實相觀佛亦然因斯  
以談則三界與一識冥歸生死共涅  
脞同體又何容淨穢彼此於其間哉  
然則凡夫學人妄情未盡不能齊彼  
我均苦樂遺欣厭云是非故湏迴向  
願求標心所詣然後往生耳其實則  
不然譬猶明鏡現形空谷應聲影響  
之來豈云遠乎而惑者以暗識生疑  
謂淨土越度三有超過九定絕域寥  
廓經途曷復遠自非三乘極位及十地  
聖人積行累功安能生彼何其謬歟  
觀斯上人雖稟性溫柔為人清潔其  
所修習則福德偏長定慧之功蓋不  
足紀直以一生之散善臨命之虛心遂  
能目覩光明親見幢相動搖坤象夢



感旁人是知九品之業有微十念之功無爽凡我同志可不勗哉若夫尋近大乘修行正觀察微塵之本際信一念之初源便可荆棘播無常之音梟鏡說甚深之法十方淨國未必過此如其眷戀妻孥槃桓弊執營生未厭逐物已疲推有齡於蒼率之間畢一世於遑忙之際內無所措外無所恃則長劫冥沒亦奚能自返悲夫釋本濟宗氏西河介休人也父祖不事王侯遁世無悶逼以僚省桂冠而返濟年爰童壯智若成人齒冑之初橫經就業故於六經三史皆所留心雖云小道路通大義故庠熟倫侶重席請言後披析既淹豁然大悟乃曰斯寔宇宙之糟粕也何累人之清識乎乃歸仰釋氏辭親出家開皇元年時登十八戒定逾淨正業弥隆不服新華除其愛染躬行忍辱愍增上慢博覽經論成誦在心講解推則循環相屬時共觀風榮斯袖舉會信行禪師創開異部包括先達啓則後賢濟聞欽詠欣然北面承部焉瓶非喻合

契無差以信行初達集錄山東既無  
本文口為濟述皆究達玄奧及行之  
二後集錄方到濟覽文即講曾無滯  
託雖未見後詞而前傳冥會時五衆  
別部敬之重之著十種不敢斟量論  
六卷言文清靡頗或傳之自是專弘  
異集響高別衆以大業十一年九月  
十二日卒於所住之慈門寺春秋五  
十有四弟子道訓道樹式奉尸施追  
建白塔於終南山下立銘表德有弟  
善智天縱玄機高步世表祖師信行  
伏膺請業酌深辯味妙簡緇銖 入室

隣幾精窮理窟嘗以四分之一用  
資形累通夏翹足攝慮觀佛誠榮  
勤之上達也信行敬捐風猷雅相標  
致時衆咸悅可謂以德伏人者焉撰  
頌教一乘二十卷因時制儀共遵流  
世以大業三年卒弟子等附葬于信  
行墓之右焉訓有分略之能樹曲豈導  
引之說當今敷化宗旨莫與禱之時  
暨舉筵道俗雲合聲榮感敬後恐難  
尋迹矣

釋僧照京兆人不詳氏族幼年入道

師于靜謫遊履感化每居幽隱頻感  
徵異乃高恒度恐致驚俗故罕聞之俗  
遭周滅法不偶塵囂獨處秦嶺高步  
松苑顧影與心相娛自得乃曰吾今  
居此安泰寧有樂過斯者乎彼城邑  
遺僧波波順俗用斯優給一何傾附  
及隋初弘教遂於鄠縣南山田谷立神  
曰寺養徒縱業名振渭川道俗崇仰  
立信弘積逮文帝末紀拙隱岐山以  
照道德遠聞意延相見令左僕射楊  
素就宣勅旨躬迎謁見照預知之告  
侍人曰當有貴客來至可辦諸食明  
日果達山寺素威英自若勇悍無前  
及到照之住籬不覺慙然喪膽下乘  
將進欲步不前乃通信達照照端拱  
如初命素前進而通身沐汗情智失  
守纔得傳詔餘無厝言久時少解乃  
以情告照曰山林幽靜計無非異檀  
越善意指尋理無虛結食訖辭退照  
曰蒙天子優及遠延仁壽但道在幽  
通未假面奉又以老疾相繼接對莫  
因素具事聞述其情懼帝曰戒神之  
威也以卿雄武故致斯憚耳乃重勅

素賣香油再申景仰下詔曰禪師德居物議道映遂初躬處巖阿養素崇業朕其嘉焉今送供奉用展超步素以前虛仰景行重謁山門卑處身心方陳對晤為說正教深副本懷乃欲捨其金帛開廣寺塔照曰巖泉林野即可勵心塔寺禪坊莊嚴城邑凡所送者一不受之又請受戒法照以戒行輕毀沉淪難清乃為說慈悲仁育陳理喻遣竟不授戒斯亦體達機候之明匠矣以大業七年終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三初照一受具後儀奉憲章六十餘夏三衣不改雖重補緝而受持無離惟自將奉而侍者莫沾或有接待舉者而重若太山初無離席及照之捧接輕若鴻毛因事以詳斯亦大德之清風矣

釋洪林未詳氏族太原人也少履釋門稟受清化率志都雅言晤精穆住并州大興國寺履操拙靜退屏人物而住房連垣與衆比居慤衷貞嚴希言寘涉高衆威德皆訥而奉之遊至林房莫不捻履潛步○然超越也其

為世重如此獨居一室積五十年賓客送迎足不踰閭至於僧法制度道俗二食身先座首勸力行奉不以道德用虧時衆餘則端坐房中儼然卓立瓶衣什物同正方所故登其門者不覺毛豎有問其故則從容談論詞義審當而不測其心造也故興國大寺百有餘僧訪異崇仰有如天岸以武德年中終于所住春秋八十餘矣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癸卯歲高麗國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承

大唐高僧傳卷第十九

習禪四 本傳十四 附見二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僧定傳一

唐同州大興國寺釋道林傳二

唐京師清禪寺釋法應傳三

唐南武州沙門釋智周傳四

唐終南山紫蓋沙門釋法藏傳五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慧超傳六

唐台州國清寺釋智晞傳七

唐并州義興寺釋智滿傳八

唐京師化度寺釋僧邕傳九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灌頂傳十

智晞  
光英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智琰傳十一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普明傳十二

唐終南山豐德寺釋智藏傳十三

唐雍州津梁寺釋法喜傳十四

釋僧定丹陽人本學成實博綜有功

討擊既繁便感風癘乃惟口形異同

倫學當從轍遂屏絕還願歸宗禪有

初栖鍾山林阜獨靜空齋侍者道遊

供給左右唯以粳米白粥日進一杯

餘則繫念相續不愧空景經于數年  
不涉村邑遊仞定心更增幽績故使  
門牖重隱吐納自新塲宇崇峻違順  
斯薄微誠獲應故所苦忽銷致令身  
首面目一時圓淨鬚眉並生有逾恒  
日雖福感所及儀貌倍常而雙眉取  
濃可長數寸蒼赤通顏乃成奇異定  
既屬斯靈瑞翹厲晨夕山中多虎蹤  
跡成蹊本性仁慈來入于室牀前庭  
下惟繫虎迹或禪想乍浮未能安靜  
便通夜山行無問榛梗猛獸驚鳥見  
等同羣而定安之若遊城市其含育  
之感不可類也隋文於西京造寺遠  
呂虔之業定之心無庸世務至於受  
戒師礼畢志岨違預在尊嚴聞便避  
隱嘗遇傷寒通身蒸熱遂如常跏坐  
斷食三日沙門保恭道場上首定之  
徒也親喻令食答曰疾勢將陵命非  
可保應以法援何用食為便閉口靜  
坐七日既滿所苦頓痊其立操要心  
為此類也大業末歲拙南山大和寺  
羣盜來劫定初不怖盜曰豈不聞世  
間有奴賊耶定曰縱有郎賊吾尚不

怖况奴賊耶因剥其衣服曾無恠色  
至於坐甕將欲挽掣定捉之曰吾仰  
此度冬卿今將去命必不濟乍斷吾  
命於此甕不可離吾命也羣賊相看  
便止之以武德七年六月因有少疾跏坐  
如常不覺已逝春秋八十餘矣

釋道林姓李同州郃陽人也年二十  
五發心出家入太白山結宇深巖路  
絕登陟木食濟形惟法檢心更無營  
拯隋開皇之始創啓玄宗勅度七人  
選窮翹楚有司加訪搜得林焉文皇  
親命出家苦辭不可乃啓曰貧道聞  
山林之士往而不返皓然之氣獨結  
林泉望得連蹤既往故應義絕凡貫  
陛下大敬法門載清海陸乞以此名  
遺虛仰者帝曰名實相副其來久矣  
禪師但隸公府身任山拙林不從乃  
進還大白仍宗前業後以事聞奏乃  
更搜揚穴陋窮巖倒穴方始捉獲而  
履節無虧勅勞勩重崇敬弘異乃賜  
香爐等物仍令住馮翊大興國寺經  
少時又進于梁山之陽河岸迴曲地  
稱天固鑿山為窟疑道其中武德七

年七月微覺有疾遺誡門侍無越律儀又聞茄吹響空道俗歡會又降異香大如栴檀衆皆拾而供養莫知名目燒發美暢聞者驚心經於三日精氣爽明跏坐而終停屍七日色相無改即於山拙鑿龕處之衆聚如煙數盈萬計鼓儼而送生死榮焉自林之在道隱括為先徙生至終儉約為務女人生染之本偏所誠期故林一生常不親面不為說法不徙取食不上房基致使臨終之前有來問疾者林隔障潛知遙止之不令面對斯行繫通幽故也而慈濟生靈深護物性蚤虱之屬任其遊行每徐徐舉衣恐其驚走斯仁育之量殆難嗣矣

釋法應姓王氏東越會稽人生自孩孺性度沉嘿隨住緣想幽思難移弱冠出家事沙門曇崇學宗擢業見于別傳時值周初定門初開奉法履行亘道相起應於門學殊為稱首後逢周禍避迹終南飯衣松蘿潛形六載專修念慧用祛夙罪精厲所及法門彌淨心用攸厝安境斯澄屢感虎狼蹲

踞廬側或入門內似有相因應素體  
生緣又閑禪病對猶家犬為受三歸  
自尔馴狎更繁其類隋開入度還事  
崇公定業既深偏蒙印可徒衆五百  
並委維持教授獎擢允開衆望開皇  
十二年有勅令搜簡三學業長者海  
內通化崇於禪府選得二十五人其  
中行解高者應為其長勅城內別置  
五衆各使一人曉夜教習應領徒三  
百於實際寺相續傳業四事供養並  
出有司聲聞惟遠下勅賜帛三百段  
仍用造經一藏親躬受持以武德初  
年素無所患云吾今將逝已有香花  
見迎言已卒於清禪寺春秋八十矣  
釋智周字圓朗姓趙氏其先徐州下  
邳人有晉過江居于婁縣之曲阜也  
然其神用超邁彰於青綺小學年中  
遠親許道師事法源水寺滔法師為  
力生也滔乃吳國冠冕釋門梁棟周  
服勤左右分陰請業受具之後志在  
博聞時大莊嚴瞬法師者義府經筵  
道映雄伯負褰淹留專功一紀究盡  
端澹更同寒水自金陵失御安步東



歸本住伽藍開弘四寶學侶同華言  
晤成羣但久馱城傍早狎丘壑遂起  
然高舉晦迹於馬鞍山慧聚寺仁智  
斯合終焉不渝而止水致鑒問道弥  
結舊齒晚秀咸請出山濟益道俗不  
拘小節乃又從之橫經者溢坐杖氣  
者泥首炎德既銷僧徒莫聚乃翻飛  
舊谷又遭土崩瓜剖順時遑難汎然  
無繫寂動斯三武德五年七月五日  
遘疾終於大茱城南武州刺史薛仕  
通舍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  
日賊退途靜弟子法度等奉迎神輿  
歸于本山當時人物凋疎瑩隧未理  
以貞觀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慧滿  
等於寺之西嶺改設圓墳惟周風情  
閑澹識悟淹遠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量包山海調逸烟霞得壺一心慈惻  
乃類窮通不易其慮喜愠不形于色  
崇尚先達提獎後進道俗聞望咸取  
則焉加以篤愛垂篆尤工草隸傍觀  
圖史大善篇什與兄寶愛俱沐法流  
陳氏二方俱馳聲績講成論小招提  
玄章涅槃大品等各十餘遍兼造殿

閣門廊周匝壯麗當陽弥勒丈六夾紵并諸侍衛又晉司空何充所造七龕泥象年代綿遠聖儀毀落乃迎還流水漆布丹青彫續綺華允開信表法迴向寺釋道恭曰余以擁腫拳曲不中規繩而正石輟斤忽垂顧眄賞激流連殆逾三紀披雲對月賦曹陸之詩跋石斑荆辯筆難之論故人安在仰孤帳而荒涼景行不追望長松而咽絕懼陵谷易遷竹素難久記微歎於貞紺揚清塵於不朽其銘曰五蔭城墉六賊丘陵膠固愛網縈迴業繩雄猛調御慈悲勃興危塗倏靜穢海俄澄八樹潛暉五師係軻慕此遺訓克應開士皎潔戒珠波瀾定水有道有德知足知止學撝羣經思深言外樂說河寫食風雲會七衆閑搜四部襟帶振綱類網緊其是賴世途淪亘適化江湄去來任物隱顯從時坏瓶何憂淨土為期有生有滅何喜何悲宅閑昔遂封興舊隴春郊草平故山松拱林昏鳥思徑深寒擁妙識歸真玄垌虛奉

釋法藏姓荀氏潁川潁陰人三歲聖父共母偏居十歲又亡隻身而立因斯禍苦深悟無常投底三寶用希福祐年二十二即周天和二年四月八日明帝度僧便從出俗天和四年誕育皇子詔選名德至醴泉宮時當此數武帝躬趨殿下口号鮮卑問訊衆僧兀然無人對者藏末行擬出衆立作鮮卑語答殿庭僚衆咸喜斯酬勅語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獨起羣友報朕此言可非健道人耶有勅施錢二百一十貫由是面洽每蒙慰問雖身居寺內心念幽林古聖今賢皆依山靜建德二年二月刷心蕩志挾鉢擎函投於紫蓋山山即終南之一峯也乃獨立禪房高巖之下衣以百納食以木松面青天而汲心吸白雲而填志三年正月八日遊步山頂忽遇甘杏七枚即而噉之流味濃美周行更索全無來處即荷真資但勤勸業其年四月二十三日毀像焚經僧令還俗給優二年惟藏山居依道自隱綿歷八載常思開法至宣帝大象元年

九月下山謁帝意崇三寶到城南門以不許入進退論理武侯府上大夫拓王猛次大夫乙婁讓問從何而來朋侶何在施主是誰歲報曰建德二年棄寺入山三年四月方禁僧侶惟歲在山餘並還俗乃以俗法押出徒侶歲只一身在山林谷為家居鳥獸為徒侶草木為糧粒然自惟村巷之下莫非王王既居紫蓋敢食山糧唯此供給則至尊所施猛等報云勅曰朕欲為菩薩治化此僧既從紫蓋山來正合朕意宜令長髮著菩薩衣冠為陟岵寺主遣內史沛國公宇文繹檢校施行內史次大夫唐怡元行恭覆奏曰天下衆僧並令還俗獨度一人違先帝詔至十月於城東面別見宣帝問三教名朕欲菩薩治化或現大身或從地出或作應馬用斯化道以攝衆生如何歲引妙莊嚴王子諫父之事又曰陛下昔為臣子不能止諫遂令先帝焚燒聖典靈像鑄錢據斯逆害與秦始何異帝怒曰違朕先皇明詔可令處盡歲曰即觸聖

顏乞刑都市幽顯同見誠其本心介  
時命若懸勝而詞氣無駭頻經九奏  
安詞彌厲十奏既達帝曰道人怖不  
藏公曰人生所重无過於命處身極  
刑之地何能不怖帝聞愀然改色乃  
曰真人護法祐我羣生此則護鵝比  
丘朕不煞無事人也宜捨其刑一不須  
問賜菩薩衣冠依前為陟岵寺主頻  
降寵命得繼釋門既獲再生便辭帝  
往林泉山澤請欲幽潛御史鮑宏奉  
勅萬年長安藍田鰲屋鄠杜五縣任  
藏遊行朕須見日不可沉隱雖蒙恩  
勅終未開和快結心靈思懷聖道周  
德云謝隋祚將興大象二年五月二  
十五日隋祖作相於席門學六月藏  
又下山與大丞相對論三寶經宿即  
蒙剃落賜法服一具雜絲十五段青  
州棗一石尋又還山至七月初追藏  
下山更詳開化至十五日令遣藏共  
音陵公檢校度僧百二十人並賜法  
服各還所止藏獨宿相第夜論教始  
大定元年二月十三日丞相龍飛即  
改為開皇之元羣平五日奉勅追前度



者置大興善寺為國行道自此漸開  
方流海內豈非嚴戒行貞明禪心鬱  
茂何能累入朱門頻登御榻余後每  
有恩勅別加慰勞并勅王公咸知朕意  
開皇二年內史舍人趙偉宣勅月給祿  
令菜店蘇油柴炭以為恒料而性在虛  
靜不啗榮利十四年自奏停料隨施  
供給武侯將軍索和業者清信在懷  
延至宅中異礼奉養積善所熏遂捨  
所住以為佛寺藏率俗課勵設万僧  
齋右僕射獮威每來參謁并建大殿  
尊儀舍人裴矩宣勅藏禪師落髮僧  
首又設大齋弘法之威孰不可等其  
所住處可為濟法今之隆政坊北門  
僧寺是也嘗以慈仁攝慮有施禽畜  
依而養之鵝則知時旋遶狗亦過中  
不食斯類法律不可具紀煬帝晉蕃  
時臨太尉第三子綿疾夭殂瘞于斯  
寺乃勒銘曰世途若幻生死如浮殤  
子何短彭祖何脩嗚呼余子有逝無  
留永為法種長依法儔教因施藏靈  
壽杖日每筵此杖時賜相憶答曰王  
殤幼子長就法門藏榮靈壽何敢忘

德十六年隋祖幸齊州失豫王公已下奉造觀音並勅安濟法供養仁壽元年文帝造等身釋迦六軀勅令置於藏師住寺大業二年元德太子薨凡營福業經像佛殿皆委於藏大業末歲下勅九宮並為寺宇度僧綱管相續維持以藏名稱洽聞乃補充太平宮寺上座綏緝少達無替所臨及大唐建議人百一心淮安王創繕兵旗于斯寺宇因受王請終身奉養貞觀之始情奉彌隆思報因極畢由造寺伺隙未展王便物故本祈不果藏亦終焉以貞觀三年終於鄆縣觀臺因殮武子埏南雲際寺沙門孝才夙素知德為銘貞石在於龕側矣

釋慧超俗姓申屠上黨潞城人也體道懷貞冰霜其志初拂衣捨俗北趣晉陽居大興國寺禪念為業雖略觀名教備委邪正而偏據行途不訟言說乃別建道場威羅儀象幡花交列衆具清鮮又鳩集異香多陳品族每以燒香供養烟氣相尋超恒躬處其中淨衣端坐詳其覺觀擬其志業故有

異香滿室靈骨充瓶隨用福流還填  
欠數而莫知其所以然也至仁壽中  
年獻后崩立禪定寺以起名聖徵入  
京師嚴淨形衣有逾恒日感瑞陳供  
無替由來至武德元年以并部舊壤  
懷信者多化道赴緣義難限約乃返  
還興國道俗欣慶奉祀交并及七年  
冬微疾不愈即告無常合寺齊赴訖  
聆遺訣起端坐如常精神更爽告衆  
曰同住多年凡情易隔脫有相惱希  
願開懷然人道難逢善心易失及今  
自任勿悞後身言訖歟乎在心不覺  
其絕見無接對謂其未終取續屬之  
乃知無氣時年七十餘坐若神景色  
貞逾潔異香縈繞滿室充庭音樂聞  
空莫知來處門人大衆驚心駭目遂  
使士女奔赴悲咽寒雲闐塞寺院香  
花獻積至十二月中剋期將殯四遠  
白黑列道爭前從寺至山十有餘里  
人馬輻湊事等市闐舉以繩牀生如  
入定路既交擁率制難加乃迴道西  
城破荒就塋衆又填逼類等天崩便  
殮於龍阜之山開化寺側作窟處焉

經傳一年儼然不散曰別常有供祀香花無絕後遂塞其窗戶置塔於上勒銘於右用旌厚德矣

釋智晞俗姓陳氏潁川人先世因官流寓家於閩越晞童稚不羣幻懷物外見老病死達世浮危自省昏沉慙諸淪溺深加厭離如為怨逐捨出塵勞訪尋勝境伏聞智者抗志台山安禪佛隴警言訓迷途為世津導舟誠馳仰遠泛滄波年登二十始獲從顒一得奉值即定師資律儀具足重受禪決加修寂定如救頭然心馬稍調散動諄慮受命遺旨常居佛隴修禪道塲樂三昧者咸共師仰宴坐之暇時復拍撫創造伽藍殿堂房舍悉皆嚴整惟經臺未構始欲就工有香鑪峯山巖峻嶮林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靈驗自古已來無敢視其峯崖况有登踐而採伐者時衆議曰今既營經臺供養法寶惟尚精華豈可率尔而已其香鑪峯樗栢木中精勝可共取之以充供養論詳既訖往諮於晞具陳上事良久答云山神護惜不可造



次無敢重言各還所在尔夜夢人送  
跡云香鑪峯桎栢樹盡皆捨給經臺  
既感冥示即便撓略營辦食具分部  
人工入山採伐侍者諮曰昨日不許  
今鄒取之答曰昨由他今由我但取  
無苦必不相悞從言往取桎栢之樹  
惟嶮而生並皆取得一無留難先師  
智者陳曰勸化百姓從天台渚次訖  
於海際所有江溪並捨為放生之池  
永斷採捕隋世亦尔事並經勅隋國  
既亡後生百姓為惡者多竟立梁渚  
滿於江溪反傷水族告訴無所乃共  
頂礼禪師往先師龕房燒香呪願當  
有魚人見僧在渚上立意謂墮水將  
船往救僅到便無因尔梁渚皆不得  
魚互相報示改惡從善仍停採捕時  
有僧法雲欲往香鑪峯頭施晞諫曰  
彼山神剛強卿道力微弱向彼必不  
得安慎勿往也雲不納言遂往到山  
不盈二宿神即現形駭雲令還自陳  
其事方憶前言深生敬仰有弟子道  
亘在房誦經自往喚云今晚當有僧  
來言竟仍向門下即見一僧純著納



衣執錫持鉢形神爽俊有異常人從外而來相去二十餘步纔入路東隱而不現俄頃之間即聞東山有銅鍾聲大振山谷便云意噯吾也未終數日語弟子云吾命無幾可作香湯洗浴適貢山中鳥狩異色殊形常所不見者並皆來集房側履地騰空悲鳴噯呼經日方散十二月十七日夜跏趺端坐仍執如意說法辞理深邃既竟告弟子曰將汝等造次相值今當永別會遇靡期言已寂然無聲良久諸弟子哭泣便更開眼誠曰人生有死物調始必終世相如是寧足可悲今去勿尔鬧亂於吾也又云吾習禪已來至於今日四十九年背不著牀吾不負信施不負香火汝等欲得將吾相見可自懃策行道力不負人弟子因諮啓未審和上當生何所荅云如吾見夢報在堽率宮殿青色居天西北見智者大師左右有諸天人皆坐寶座唯一座獨空吾問所以荅云灌頂却後六年當來昇此說法十八日朝語諸弟子汝等並早須齋吾命須

史尔曰村人登山叅疾食竟辞還又  
曰既苦遠來更停少時待貧道前去  
其人不解苦辞不住當尔之時皎日  
麗天全無雲翳謂叅人曰既已不住  
可疾去雨尋落去者少時驟雨如  
鴻春秋七十有二以貞觀元年十二  
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端直儼然  
氣息綿微如入禪定因而不返時虛  
空中有絃管聲合衆皆聞良久乃息  
經停數日方入石龕顏色敷悅手足  
柔軟不異生平所寢龕墳在先師智  
者龕前二百餘步

釋智滿姓賈氏太原人立意矜特不  
羣凡小七歲出家隨師請業凡所受  
道如說修行年登冠鞏進受具戒律  
儀成範資訓彌弘又聽涅槃等經盡  
其大旨名教略圓味靜終業遂往上  
黨石墨山聚徒行道門徒肅穆緇素  
歸依礼供駢羅積而能散時屬隋初  
創弘大法智滿策仍國化引而廣之  
故使閭閻風造者負笈奔注衆雜精麈  
時魚久近初則設儀礼懺用攝恒情  
後便隨其樂欲靜思宴坐滿躬事衆

法身預僧倫形止方雅威嚴猛肅眉目濃朗白黑交臨預有衆拜莫不神駭而毛動咸加敬仰為菩薩戒師而滿不重身名不輕正法雖苦邀請未即傳授乃親為竭誠方等行道要取明證夢佛摩頂并為說法宛如經相方為授法故道俗思戒者相趨不絕而專意靜觀默此誼淨乃從居梨城之東山南涼泉精舍息心之士又結如林禪懺無修止觀齊捨志弘經遠隨務或乖又往鴈門川依瓚禪師涉緣念慧瓚僧中藻鑠定室羽儀言行清澄具如別傳滿老遇後展欣附有餘從瓚歷遊所在宗習又依住開化結慮修心俄為文帝還瓚入京定門斯壞衆侶乖張滿乃錄其同志五十餘人西入嵐州土安山內如前綜業大感學徒隋李道消賊徒蜂起生民墜於溝壑而滿衆宛然不散斯亦道感之會也大唐建義四衆歸奔乃率侶入城就人弘道初住晉陽真智寺以化聲廣被歸宗如市武皇別勅引勞令止許公宅中供事所須並出義府躬往禮

問親而懼之願語裴寂日孤見此禪師衣毛驚起何耶答日計無餘相應是戒神所護耳熏地日修觀日弟子濟拔蒼生今義興大造願往還無障當為立寺既登京輦天下略平武德元年乃詔滿所住宅為義興寺四事供養一出國家至三年以滿德為物歸道聲更遠帝欲處之京室下勅徵之又以北蕃南侵百姓情駭都督弘農公劉讓啓留滿住用鎮衆心有勅特聽同安朝寄武德五年獺狁孔熾戎車載飾以馬邑沙門雄情果敢烽燿屢舉因弗因之太原地接武鄉兵戎是習乃勅選二千餘僧充兵兩府登又下勅滿師一寺行業清隆可非簡例由是重流景行光問遐迩晉川髦彦沙汰之餘覩滿坐受嘉慶皆來稱美或拜伏戒範者或依承習住者常數貳百餘人而滿恒業無怠精厲其誠時或情學親占別誠委引聖量誘化凡心預在聞命莫不淚流而身伏噎歎良久並由承法行已感發前人故得機教不妄弘矣貞觀二年四

月初因動散微覺不念遂淹灰管本  
性無擾門人同集曰遺誠勸有沙門  
道綽者夙有弘誓友而敬奉因喻滿  
曰法有生滅道在機緣觀相易入其  
門涉空頗限其位願隨所說進道有  
期滿乃盱衡而告曰積年誠業冀此  
弘持緣虛無相可緣引實有何所引  
豈以一期要法累劫埋乎幸早相辭  
勿塵妄識綽乃退焉其堅白持微為  
若此也既而氣將漸弱而志力猶強  
侍人圍遶觀者充室滿端坐舉面徐  
視學徒時次昆吾溘然而卒春秋七  
十有八即貞觀二年六月九日也當終  
前夕大地振動寺樹摧拔合衆悲驚  
裏相現矣泰山其頽乎法人斯逝聯類  
如此舉邑酸切若重其心即以其月十  
二日旋殯於龍山童子谷中立塔碑  
德自滿捨俗從道六十餘年潔已清  
貞冰霜取喻弊衣節食纔止飢寒頻  
經斷穀用約貪染目不邪視言不浮  
華淨色子女未嘗瞻對弱年登歲者  
不宿房中受具多夏者方今近侍約  
時臨衆誠以行科餘則靜處小房晬



朝方出室中唯一繩牀盜袋挂于壁  
上隨道資具坐外更無致使見者慄  
然改容不覺發矇矣又偏重供僧勤  
加基業慈接貧苦脩諸藥療然究違  
違意存利物矣

釋僧嵩姪郭氏太原介休人祖憲荊州  
刺史父韶博陵太守邑神識沉靜冥  
符上德世傳儒業齒曾上庠年有十  
三違親入道於鄴西雲門寺依止僧  
稠而出家焉稠公禪慧通靈戒行標  
異即授禪法數日便誥稠撫邑謂諸  
門人曰五停四念將盡此生矣仍往林  
慮山中栖託定門遊逸心計屬周武  
平齊像法隳壞又入白鹿山深林之  
下避時削迹餌飯松朮三逕斯絕百  
卉為羣麋鹿伏其前山禽集其手  
初未之異也後乃梵音展禮焚香讀  
誦輒有奇鳥異獸攢聚庭宇只如慕  
嚮心疑聽受自非行感所及何以致  
斯自尔屢降幽靈勝言巨載開皇之  
始弘闡釋門重叙玄宗更聯榮問有  
魏州信行禪師深明佛法命世異人  
以道隱之晨習當根之業知邑遜世

幽居遣人告曰修道立行宜以濟度為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宜盡弘益之方照示流俗乃出山與行相遇同修正節開皇九年行被召入京乃與邕同來至止帝城道俗莫匪遵奉及行之歿世綱總徒衆甚有住持之功以貞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終於化度寺院春秋八十有九主上崇敬情深贈帛為其追福以其月二十二日奉靈魄於終南山遵邕之遺令也門徒叔其舍利起塔於行之塔左邕風範凝正行業精嚴卑辭屈已體道藏用及委質寒林悲經朝野僉以身死名滅世有斯人敢樹玄石用陳令範左庶子李百藥製文率更令歐陽詢書文筆新華多增傳本故累誦野外矣釋灌頂字法雲俗姓吳氏常州義興人也祖世避地東甌因而不返今為臨海之章安焉父天早亡母親鞠養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審物類未知所目母夜稱佛法僧名頂仍口勸音句清辯同共驚異因告攝靜寺慧拯法師聞而歎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

為字及年七歲還為極公弟子口進  
文詞玄儒並驚清藻才綺即舉當時  
年登二十進具奉儀德瓶油鉢彌所  
留思泊極師歿世沐道天台承習定  
細同有齟緒陳至德元年從智顗禪  
主出居光宅研繹觀門頻蒙印可逮  
陳氏失馭隨師上江勝地名山盡皆  
遊憩三宮廬阜九向衡峯無不捐迹  
依迎訪問遺逸後屆荆部停玉泉寺  
傳法轉化教敷西楚開皇十一年晉  
王作鎮揚州陪從智者戾止邗溝居  
禪衆寺為法上將日討幽求俄隨智  
者東旋止于台岳晚出稱心精舍開  
講法華跨朗籠基起於雲印方集奔  
隨負篋屯涌有吉藏法師與皇入室  
嘉祥結肆獨擅浙東聞稱心道勝意  
之未許求借義記尋閱淺深乃知體  
解心醉有所從矣因廢講散衆投足  
天台食稟法華發誓弘演至十七年  
智者現疾瞻侍曉夕艱劬盡心爰及  
減度親承遺旨乃奉留書并諸信物  
哀泣跪授晉王五體投地悲淚頂受  
事遵賓礼情敦法親尋遣揚州松管

府司馬王弘送頂還山為智者設千  
僧齋置國清寺即昔有晉墨光道猷  
之故迹也前峯佛隴寺号修禪在陳  
之日智者初建隴南十里地日丹丘  
經行平正瞻望顯博智者標基刊木  
欲建道場未果心期故遺囑斯在王  
二入谷即事修營置泉引繩一依舊  
旨仁壽元年晉王入嗣東巡本國万  
里川途人野畢慶頂以檀越昇位寺  
宇初成出山叅賀遂蒙引見慰問重  
疊酬對如響言無失厝臣主榮歎又  
遣貲外散騎侍郎張軌威送還山寺  
施物三千段甌三百領又設千僧齋  
寺廟臺殿更加修緝故丹青之飾乱  
發朝霞松竹之嶺奄同被錦斯寔海  
西之壯觀也遠符智者之言具如彼  
傳仁壽二年下令延請云夏序炎赫  
道體休宜禪悅資神故多佳致近令  
慧口道場莊論二師講淨名經全用  
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既是大師  
高足法門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霑然  
并法華經疏隨使入京也行遲來儀  
書不盡意預持衣貲錫高步入宮三

夏闡弘副君欣戴每至深契無不伸  
請並隨問接對周統玄籍後遣信送  
還颺遺隆倍大業七年治兵涿野親  
捻元戎將欲蕩一東夷用清文軌因  
問左右偁叙軒皇先壯阪泉之戮暴  
後歎峒山之問道追思智者感慕動  
容下勅迎頂速至行所引見天泉叙  
以同學之歡又遣侍郎吳旻送還台  
寺余後王人繼至房無虛月頂縱懷  
丘壑絕迹世界定慧兩修語嘿變化  
乃有名僧大德近城遠方希覩三觀  
十如及以心塵使性並拜首投身請  
祈天鼓皆踰淪情性澡雪習襟三業  
屢增二嚴無盡忽以貞觀六年八月  
七日終於國清寺房春秋七十有二  
初薄示輕疾無論藥療而室有異香  
臨終命弟子曰弥勒經說佛入城日  
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因伸  
遺誠詞理妙切門人衆侶瞻仰涕零  
忽自起合掌如有所訖發口三稱阿  
弥陀佛任身就卧累手當心色貞歡  
愉奄然而逝舉體柔爽頂暖經日嘗  
有同學智晞顓之親慶亮有名先以貞



觀元年卒臨終云吾生兜率矣見先  
師智者寶坐行列皆悉有人惟一座  
獨空云却後六年灌頂法師昇此說  
法焚香驗旨即慈尊降迎計歲論期  
審晞不謬矣以其月九日寔于寺之  
南山遠近奔馳喧震林谷初頂化流  
躡俗神用弘方村於法龍去山三十  
餘里染患將絕衆治不愈其子奔馳  
入山祈救頂為轉法華經焚旃檀香  
病者雖遠乃聞檀香入鼻應時痊復  
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青溪泉  
流伏瀟人逕不通頂留連愛翫願而  
誓曰若使斯地夷坦當來此講經曾  
未浹旬白沙遍涌平如玉鎖頂以感  
通相顯不違前願仍講法華金光明  
二部用酬靈意嘗於章安攝靜寺講  
涅槃經值海賊上抄道俗奔委頂方  
撾鍾就講頗無懾懼賊徒麾旛詣寺  
忽見兵旗曜日持弓執戟人皆丈餘  
雄悍奮發羣觀驚懷一時退散嘗於  
佛隴講暇携引學徒累石為塔別須  
二片用構塔門弟子裴先輩運一石  
咸疑厚大更欲旁求復勞人力頂舉

杖聊搗前所運石。颯然驚裂。遂折為兩段。厚薄等均用。施塔戶。宛如舊契。若斯靈應。其相寔多。自頂受業。天台又稟道衡岳思顓。三世宗歸。其二若觀。若誦。常依法華。又誦涅槃。金光明淨名等經。及說圓頓止觀。四念等法。門其遍不少。且智者辯才雲行雨施。或同天網。乍擬瓔珞。能持能領。唯頂一人。其私記智者詞旨。及自製義記。并雜文等題目。並勒于碑。陰弟子光英。後生標俊。優柔敦義。與國清寺衆。僉共紀其行樹。其碑于寺之門。常州弘善寺沙門法宣為文。其詞甚麗。見于別集。釋智璠俗姓張氏。清河人。晉室播遷。寓居臨海。祖元秀。梁倉部侍郎。任臨海內史。父文懷。陳中兵將軍。璠受經之歲。言無虛發。行不慙人。親里鄉隣。深加敬愛。年登十七。二親俱逝。慘服纓釋。便染疾病。頻經歲月。醫藥無効。仍於靜夜。策杖曳疾。出到中庭。向月而卧。至心專念。月光菩薩。惟願大悲濟我沉痾。如是繫念。遂經旬朔。於中夜間。夢見一人。形色非常。從東

方來謂瑤曰我今故來為汝治病即以口就瑤身次第吸數三夜如此因余稍痊深知三寶是我依救遂求離俗便投安寧寺慧憑法師以為弟子逃聞智者軌行超羣為世良導即泛舸豐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行法華懺悔第二十七日初夜懺訖還就禪床始欲安坐乃見九頭龍從地涌出上昇虛空明旦諮白云此是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耳又陳至德四年永陽王伯智作牧仙都迎屈智者來于鎮所瑤隨師受請同赴稽山九旬坐訖仍即辭王往寶林山寺行法華三昧初日初夜如有人來搖動戶扇瑤即問之汝是何人夜來搖戶即長聲答云我來看燈耳頻經數過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慧成禪師夜具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必是鬼來取一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戶而喚瑤未暇得應便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人了矣瑤即開戶問意答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

鬼已害汝故此嗟耳成師以事諮王  
王遣數十人執仗防護琰謂防人曰  
命由業也豈是防護之所加乎願諸  
仁者將領還城習王云介防人去後  
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挺臂打臂遍東  
西堂內六燈琰即滅五留一行道坐  
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中事恒  
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  
善哉言已不現雖值此二緣心無憂  
喜琰又因事出往會稽路由剡縣孝  
行村乞食主人誤煮毒椹設琰食竟  
進趣前途主人於後嗽此餘殘並皆  
吐痢若死等苦隣人見之即持藥追  
琰十里方及見琰快行無恙問曰何  
故見尋具陳上事便笑而荅曰貧道  
無他可棄藥反蹤不須見逐驗之道  
力所薰故毒不能傷也又隋大業元  
年駕幸江都琰銜僧命出參引見內  
殿御遙見琰即便避席命令前坐種  
種顧問便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琰  
還山為智者設一千僧齋度四十九  
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并  
香酥等又為寺造四圍土塙大業六

年又往揚州參見仍遣給事侍郎許善心送還山又為智者設一千僧齋度一百人出家施寺物一千段親齋僧人絹一疋七年又往涿郡參勞謝遠來施寺物五百段遣五十人執仗防援還山凡經八迴參見天子並蒙喜悅供給豐厚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寺春秋八十三矣

釋普明本名法京俗姓朱氏會稽人少小志操有異恒童口常稱佛聚砂以為福事蒿艾以為殿塔不俗談戲惟志崇法有僧乞食因即勸云郎子既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中有四依菩薩在彼說法遂以陳太建十四年踰山越澗來入天台正值智者處坐說法下講竟頂礼歸依願盡此生以為弟子智者笑云宿搭願力今得相遇曉夕左右伏膺無懈專求禪法兼行方等般舟觀音懺悔誦法華經一部至禎明元年陳主勅迎智者出都從往金陵居光宅寺專以禪思為業同堂坐者奉命檢校俄而陳國云亡智者即上江州廬山東林寺明於



陶侃瑞像閣內行觀音懺法冬十一月身不衣絮苦節行道見一僧云時名法京未為嘉稱可改為普明此名曉朗照了三世懺訖智者述之便云此冥中所示宜即改舊從新又隨智者往荊州玉泉寺每於泉側練若專思智者反路台峯令造大鍾天台供養江陵道俗竟為經營當欲鑄時盲人來看明懸鑒機知相不吉果令開摸鍾破缺仍即倍工修造約語衆中支不具者勿來看鑄遂得了亮鐸鐸聲七十里鍾今見在佛隴上寺後還國清所住之房去水懸遠房頭空地純是礪石乃懷念曰若令此石出水豈不快乎言竟數日石中泉溜周給東西國清精舍隨高置立明以講堂狹小欲毀廣之共頂禪師商量頂勸勿改有枯州都督周孝節遙聞此事即施於桂沅海送來頂向赤城感見明身長一十餘丈高出松林之上翼從數十許人語頂曰兄勿苦諫事願剋成頂知神異合掌對云不敢更諫一依仁者豎堂之日感動山王是

朝隱軀狀若雷震摧樹傾枝闊百步  
許自佛塋下直到於寺至平日沒還  
返舊蹤砰砰礚礚勢若初至又願共  
道俗造當殿金銅盧舍那像坐身丈  
六時有一人稱從槽溪村來施金十  
一兩用入像身問其姓名終不肯說  
禮拜辭退周訪彼村無人識者又以  
房侍者恒聞房內共人語話陰伺察  
視不見別形所聽言音唯勸修善既  
而化緣就畢大漸時至清旦呼諸弟  
子夫人壽命不可常保汝等宜知便  
自脫新淨之衣著故破者搜衣纔竟  
奄然就滅春秋八十有六經二宿左  
手仍內屈三指當於其時有房內弟  
子榮素難提二人剃頭沐浴見如此  
事即報寺主慧綱合衆驚集倍慟于  
懷然其為性不畜私財浙南諸州男  
女黑白歸向者數不可紀所得布施  
隨緣喜捨每衆隋帝志蒙命坐賜絹  
一百二十段用充六物不留寸尺志  
造經像有勅施僧基業見於寺錄造  
金銅尊像小大十軀悉人中已上十  
迴作僧施讀藏經二遍其外書寫經

論彫畫殿堂修諸寺宇傍為利益及  
諸靈驗功德費用運心應念即自送  
來充其支度不可具載

釋智藏姓魏氏華州鄭縣人也十三  
出家事諱法師當西魏之世住長安  
陟岵寺值周滅法權處俗中為諸信  
心之所藏隱雖王禁剋切不懼刑憲  
六載晦迹人間不虧道禁自有同塵  
莫敢騁類矣移都龍首住大興善開  
皇三年乃卜終南豐谷之東阜以為  
終世之所也即昔隱淪之故地矣山  
水交映邑野相望接叙阜素日隆化  
範後文帝勅左衛大將軍晉王廣就  
山引見藏曰山世乃異適道不殊貧  
道居山日積意未移想陛下國主之  
體不奪物情為宗王具聞帝帝歎訝  
久之乃遣內史舍人虞世基宣勅慰  
問并施香油熏爐及三衣什物等仍  
詔所住為豐德寺焉每至三長之月  
藏盛開道化以智論為言先凡所登  
踐者皆理事齊稟京邑士女傳響相  
趨雲結山阿就聞法要逮武德初歲

受置僧官衆以積善所歸乃處負  
內道開物悟深有望焉雖預僧僚而  
身非世檢時復臨叙終安豈德以武  
德八年四月十五日遘疾少時終於  
所住春秋八十五然歲青襟入道自  
檢形神不資奢靡不欣榮素時居興  
善官供頻繁願存乞食盡形全德縱  
任居僧務夏雨冬冰而此志不移終  
不妄取僧食晚居西郊栢林墓所頭  
陀自靜文帝出遊遇而結歡與諸官  
人等各捨所著之衣百有餘聚藏令  
村人車運用充寺宇故使福殿輪爰  
迥拔林端靈塔架峯迤然雲表致有  
京郊立望得傳遥敬矣又爰初受具  
以布大衣重補厚重可齊四斗六十  
五夏初無一離受日說欲由來未傳  
常坐一食終乎大漸而狀形超挺唐  
量八尺二分質貞魁梧峙然峯嶸之  
相常居寺之南岫四十餘年面臨深  
谷目極天際徑途四里幽梗盤阻不  
易登昇而藏手執澡瓶足躡木屐每  
至食時乘崖而至午後還上初無顛  
墮因斯以談亦雄隱之高明者故圖

寫象供于茲存焉京師慈門寺沙門  
小雲欽藏素業為建碑于寺門之右  
顥川沙門法琳製文

釋法喜俗姓李襄陽人也七歲出家  
顥禪師為其保傳顥道素溫贍有聞  
同侶後住禪定將終前夕所居房壁  
自然外崩顥曰依報已乖吾將即世  
於是端坐閉目如有所緣奄然而卒  
初不覺也自喜恭恪奉侍積經載紀  
而顥專修定業略於言誨便以觀量  
知人審喜機度事逾先習不肅而成  
鑽仰景行惟德是輔荊州青溪山寺  
四十餘僧喜為沙弥親所供奉晝則  
炊煮薪蒸夜便誦習經典山居無炬燃  
柴取明每夕自課誦通一紙如是累  
時所緣通利雖學諸經部類而偏以  
法華為宗常假食息中間魚誦一  
卷餘則專以禪業繫念在前繞有愔  
心便又溫故仁壽年內文帝勅召追  
入京師住禪定寺供礼隆異儉行為  
先接撫同倫謙虛成德受有佛牙舍  
刹帝望所珍榮以寶臺處之上室瓊  
寶溢目非德不知大眾以喜行解潛



通幽微屢降便以道場相委任其監護喜遂網維供養日夕承仰又以顯師去世意欲冥被靈爽願誦千遍法華因即不處舊房但用巡遊寺塔行坐二儀捨窮本願數滿八百精厲晨宵繫心不散覺轉休健同寺僧者見有白牛駕以寶車入喜房內退而觀之了無蹤緒方知幽通之感有遂教門而卑弱自守營衛在初諸有疾苦無論客舊皆周給瞻問親為將療至於屎尿膿吐皆就而噉之然則患疾之苦世所同輕而喜都無汙賤情倍欣釋以為常業也致有遠近道俗帶疾相投皆悅慰其心終其報類或有外來問疾並為病者陳苦有問其故喜云病人纏惱來問致增故耳武德四年右僕射蕭瑀於藍田造寺名津梁夙奉徽風嘉其弘度台而居之時屬運開猶承飢荐四方慕義相次山門便減撤衣資用充繼乏稟歸行務衆所宗焉凡有遲疑每為銷釋並會通旨理暢顯神常為行況密事難備紀傳者嘗同遊處故略而述之後乃屏退自資

超居衆伍驪山南阜鄉号盧陵即九  
紀之故墟也北負露臺之嶺南對赫  
胥之陵交澗深林仙賢是集即卜而  
宅之乃有終焉之志薦勵子弟誘導  
山民福始罪終十盈八九貞觀初年  
夜涉其半見有焰火數炬從南而來  
正趣山舍僧俗驚散慮是賊徒以事  
告喜喜曰此應無苦但自修業及至  
尋願不知所由其居處降靈皆此類  
也六年春剗染微疾自知非久強加  
醫療終無進服至十月十二日乃告  
門人無常至矣勿事踴擾當嘿然靜  
慮津吾去識勿使異人輒入房也時  
時唱告三界虛妄但是一心大衆忽  
聞林北有音樂車振之聲因以告之  
喜曰世間果報久已捨之如何更生  
樂處終是纏累乃又入定須臾聲止  
香至充滿達五更初端坐而卒春秋  
六十有一形色鮮潔如常在定初平  
素之日歷巡山嶮行見一處幽隱可  
為栖骸之所命弟子示之及其終後  
寺僧属其儀貞端時不忍行之鑿山  
為窟將欲藏瘞尔夕暴雪忽零有餘

一尺周迴二里蔽於山路遂開行送中道降神於弟子曰吾欲露屍山野給施衆生如何埋藏違吾本志雪平荒逕可且停行衆不從之乃安窟內經久儼然都無摧腐宗國公親往觀之神色如在歎善而歸爾後恠無損壞遂舉其納衣方見為物所噉頭頂已下枯骨鮮明詳斯以論寔本願之所致耳且喜學年據道事仰名師青溪禪衆天下稱最而親見奉養故得景行成明日光聲采加以敬慎戒約聞即依行計業分功步影而食時少覺老必虛齋而過晦望懺洗清心布薩安<sub>禪</sub>貧病固是常宜衣弊食廕誠其恒志輕清拯濟見美東郊矣

續高僧傳卷第九

習禪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承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五 本傳十四 附見五

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昂傳一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道括傳二

道成  
靜宣

唐潞州法住寺釋曇榮傳三

唐京師弘法寺釋靜琳傳四

唐京師弘福寺釋慧斌傳五

唐汾州光嚴寺釋志超傳六

唐蔚州五臺寺釋曇韻傳七

唐箕州箕山沙門釋慧思傳八

唐并州玄中寺釋道綽傳九

道撫

唐密州茂勝寺釋明淨傳十

慧融

唐益州空慧寺釋慧照傳十一

唐綿州大施寺釋世瑜傳十二

唐閬州禪山栖霞寺釋智聰傳十三

唐蒲州孤介山陷泉寺釋僧徹傳十四

釋道昂未詳其氏魏郡人履信標宗

風神清徹獨懷異操高尚世表慧解

夙成殆非開悟初投于靈裕法師而

出家焉裕神識剛簡氣岸雲霄審

量觀能授其明訓昂飲沐清化愛敬

親承歲積炎涼齊蹤上伍常於寒陵  
山寺陶融初教綱領玄宗日照高山  
此焉攸屬講華嚴地論稽洽博詣才  
辯天垂扣問連環思徹恒理而混斯  
聲迹撓謙歲用幽贊之功諒擬前傑  
化物餘景志結西方常願生安養履  
接成務故道崩漳河咸蒙惠澤後自  
知命極預告有緣至八月初當來取  
別時未測其言也期月既臨一無所  
患問齊時至未景次昆吾即昇高座  
身含竒相爐發異香援引四衆受苦  
薩戒詞理切要聽者寒心于時七衆  
圍遶食承遺味昂舉目高視及見天  
衆繽紛絃管繁會中有清音遠亮告  
於衆曰兜率陀天樂音下迎昂曰天  
道乃生死根本由來非願常祈心淨  
土如何此誠不從遂耶言訖便覩天  
樂上騰須臾遠滅便見西方香花伎  
樂充塞如團雲飛涌而來旋環頂上  
舉衆皆見昂曰大衆好住今西方靈  
相來迎事須願往言訖但見香爐墜  
手便於高座端坐而終卒于報應寺  
中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七年八月



也道俗崩慟觀者如山接捧將殯檢足下有普光堂等文字生焉自非道會靈章行符鄰聖者何能現斯嘉應哉于斯時也遐迩嗟詠氣結成陰坐既加趺掌文仰現預覩相迹悲虔相臨還送寒陵之山鑿窟處之經春不朽儼然如初自昂道素之聲被于東夏慈潤溫柔德光攸屬嘗養犬一頭兩耳患聾每將自逐減食而施及昂終後便失所在又登講之夜時屬陰暗素無燈燭昂舉掌高示便發異光朗照堂宇大衆覩瑞恠所從來昂曰此光手中恒有耳何可恠耶其栖業隆深幽明感應誠不可度也故是道勝高世之人矣時相州有靈智沙門亦裕公弟子也機務亮敏著名當世常為裕之都講辯唱明義允愜望情加以明解經論每昇元席文義弘遠妙思霜霏難問銳拍檀步漳鄴故使四海望塵俱敦聲教後便忽覺智涯難極法行須依徒設舟航終須艤棹即屏絕章疏更脩定業步畧守心懷虛成務乞食頭陀用清靈爽垂行

物範光德生焉貞觀八年終於鄴下  
春秋七十有五後諸學行儉約附其  
塵者衆焉

釋道括姓唐齊郡臨邑人初投穎川  
明及法師學十地地持為同聽者所  
揖具戒已後正奉行門又從魏郡希  
律師稟承四分律亦指南一時所衡  
五衆受教博曉將經六載輕重答宗  
究其文體但為戒慧雖通未懷定業  
有河內詢禪師衆推不測匠首當今  
嘉括至誠傾襟為說一悟真諦霍然  
大通禪侶相謝解齊登室間京邑道  
咸乃步從焉初至住仁覺寺沙門曇  
遷有知人之譽欽備師禮從受攝論  
研味至理曉悟其文標擬有方豈惟  
聲教遂厭辭人世潛于終南之駱谷  
也山粒難接授受須淨既闕使人遂  
虛腹累宵欣茲味定有清信士張暉  
陪從多年請益供奉因薨下山忽逢  
重雪懸路既擁七日方到括以雖對  
食具為無人授守死正念暉披雪至  
庵彈指覺悟方從定起斯寔謹慎資  
持為此例矣京師大莊嚴寺以括素

有道聲延住華館初從衆意退居小室一食分衛不受僧利衆益重之醵屋縣民昔以隱居駱谷得信者多相率迎請乃往赴馬營構禪宇立徒策業山俗道侶相從屯赴教以正法訓以律儀野逸是憑聞諸京輔忽一旦謂門人曰無常及矣大衆難見冥目既至長恨何言遂東歸莊嚴評問名德奄然卒於故房春秋七十二矣即貞觀九年正月也塋于京之西郊長城故人慕仰聲範遂發冢迎柩還歸醵屋行道設齋以從大塋取其餘燼為起塔於城西二里端正樹側龍岸鄉中列植楊栢行往揖拜然招迫發天才學不師古撰百識觀門十卷智照自體論六卷大乘聞思論等行世弟子靜安道誠並承習厥宗匡務有叙安掩迹林泉念定存業誠行感玄解讓穆自修包括律部講道時接初住大莊嚴寺以傳業高今徵入瑤臺匡化於彼餘波潛被威績京師釋曇崇俗姓張氏定州九門人源南鄧而分派因封而居高陽焉年十九時

為書生刻意玄理寄心無地因靈裕  
法師講華嚴經誠往聽之便悟宏範  
略其詮致乃投裕焉裕神厲氣清觀  
榮勤攝遂即度之及受具後專業律  
宗經餘六載崇履禁科滌暢開結乃  
更值講肆備聞異部偏行大業故以  
地持為學先屬周廢二教韶形俗壤  
雖外同其塵而內服道味及隋再弘佛  
教不務公名隨緣通化曾無執著年  
登四十務道西遊行至上黨潞城黎  
城諸山依巖結宇即永潛遁既懿德  
是充緇素歸仰便開拓紫障廣樹禪  
坊四遠聞風一期翕至禁形解雄邃  
稱病設方諸有飡飲咸歆至澤礼供  
日隆投告填委以隋末凌乱人百從  
軍預踐兵飢希全戒德榮欲澄汰先  
染要假明猷事在護持躬當法主每  
年春夏立方等般舟秋冬各興坐禪  
念誦僧左別院故處有四馬致使五  
衆煙隨百供鱗集日增慶泰歡躍成  
誼自晉魏韓趙周鄭等邦擇種更新  
其戒者榮寔其功矣嘗往韓州鄉縣  
延聖寺立懺悔法刺史風同仁素奉



釋門家傳供養送舍利三粒遺行道  
衆禁年垂八十親率道俗三千人步  
出野迎路由二十餘里僉從之盛譽  
滿當時既達寺中乃告衆曰舍利之  
德挺變無方若累業有銷請祈可遂  
乃人人前別置水鉢加以香爐通夜苦  
求至明鉢內捻獲舍利四百餘粒聲  
名達于鄉邑縣令懼其聚衆有墜條  
章怖停其事當夕恠獸鳴其廳宇官  
民竟夜不安明旦陳悔方從禁法斯  
德被聖凡皆此之例武德九年夏於  
鰲城交漳村立法行道所住堂舍忽  
自崩壞龕像舍利宛然挺出布在庭  
中一無所損又貞觀七年清信士常  
凝保等請禁於州治法住寺行方等  
悔法至七月十四日有本寺沙門僧  
定者戒行精固於道場內見大光明  
五色間起從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  
非常詰僧定云我是毗婆尸如來無  
所著至真等正覺以汝罪銷故來為  
證然非本師不與授記如是六佛皆  
同此詞最後一佛云我是汝本師釋  
迦牟尼也為汝罪銷故來授記曇曇



是汝滅罪良緣於賢劫中名普寧佛  
汝身器清淨後當作佛名為普明若  
斯之應現感靈祥信難圖矣後卧疾  
於床眼中流淚弟子圓宗曰和上生  
來念慧必無不意何事悲泣荅曰吾  
死將逼恨更不得為諸七衆洗濯罪  
累耳宗曰何必至此荅曰吾縱不死  
亦是無用自佛法再興已來未省一  
度不聽說戒今既病困說欲斯必死  
矣以貞觀十三年十二月終於法住  
寺春秋八十有五旋殯于野外後門  
徒出其遺骨塋于寺南建塔表之自  
榮履歷重難而崇尚釋風形器瓌偉  
過於八尺詞吐溫贍風格適遠年登  
不惑斷粒練形常餌守中用省煩累  
而奉教結淨希見斯人日到僧厨問  
其監膳必有事染親看翻穢並使食  
具清淨方始還房自覲名德罕聞斯  
類又於寺內諸房多結淨地用擬四  
藥溫煮之所故預沾門序散在諸方  
咸承風素免諸宿觸又每歲懺法必  
具兩儀二篇已下依律清之先使持  
衣說淨終形立誓然後羯磨隨治成

人初聚正罪雅依大乘仍令心用理事無著有空身口威儀歸承律檢故自從訓勗奉法無虧皆終諸命報余因訪道藝行達潞城奉謁清儀具知明略故不敢墜其芳緒云

釋靜琳俗姓張氏本族南陽後居京兆之華原焉幼齡背世清附緇門初誕之日有外國道人曰此兒當貴若出家者大弘佛法七歲投僧出家後以田疇無乖道訓不果本望深惟非法也自願而言曰此而未捨與俗何殊更從一師服膺正化遭周滅法且附俗緣年在弱冠希期無怠會隋氏啓運即投曇猛法師乃以二事相攝經于五年猶事沙弥未敢受具慶蒙開法欲廣見聞辭其本師南遊樊鄧便於彼部奉進大戒既爰初受法未曉清規遠赴青齊聽於律禁後發前至為諸聽先又於覺法師所聽受十地迴趾鄴都炬法師所採聽華嚴楞伽思益皆通貫精理妙思英拔舊傳新解往往程器時即推令敷化講散幽旨並黨所未聞而曾聽所憶猶

謂不足展轉周聽博遍東川苦害解尋  
師又至蒲晉有沙門道遜道順者聲  
名大德也留講十地經于涼燠雖復  
聽徒欣泰而志逾煩擾下坐厦房撫  
膺審曰法本治病而今悞法更增且  
道貴虛通而今孰著弥固此不可也  
即捨講業專習禪門初學不淨念處  
等法又嫌其瑣小煩惱人慮乃學大  
乘諸无得觀離念唯識弥所開宗每  
習一解陶練十年精其昔知更新後  
習而弊食麤衣恣情欲斯絕後入白鹿  
山山糧罕繼便試以却粒之法孤放  
窮巖又經累載山中業定昏睡惑心  
乃臨峭絕懸崖下望千仞旁生一樹  
纔得勝人以草藉之加坐其上於中  
繫念動逾宵日怖死既重專深引觀  
後聞泰岳特多靈異便往尋之既達  
彼山夜見火炬周環高曜峯巖即事  
追求累日方至乃見五六尼衆匡坐  
論道琳初通評問共議唯識等理未  
盡言間忽然不見惆悵久悟法誠介  
也後入關中遇曇遷禪師講開攝論  
一聞如舊慧不新聞仁壽四年下勅

送舍利於華原石門山之神德寺琳即於此住居靜課業行解之盛名布京師大業三年有沙門還原等延請帝城在明輪妙象諸寺講揚攝論識者歸焉尋即降勅召入道場既達東都禪門更擁齊王暕情深理定每就諮款請至本第從奉歸戒鴻臚獲義學高前古舉朝冠蓋稟宗師訓為舟為梁高陽道雄道體趙郡道獻明則等並釋門威鳳智海明珠咸承理味酌以華實襄陽洪拈德高楚望風力俊駭聞琳聲穆時彦故來相架乃致問云懷道者多專意何業琳見其詞骨難竟聊以事徵告云山谷高深意定何在拈云山高谷深由来自尔琳曰若如來言餘處取土填谷齊山為定高不拈悟此一言致詞歎伏由是秀類附津稽疑重沓故令譽風宣彌繁賞會琳以象教東漸法網雖嚴至於僧儀正度猶未光闡欲遍遊閭浮偈彈靈迹以十三年內具表聞帝當蒙恩詔令使巡方并給使人傳國書信行達襄土方趣海南屬殺賊文假中



國背叛途路梗澀還返南陽義寧二年被召入京住大慈持如常弘演光陰既積學者成林武德三年正平公李安遠奏造弘法素奉崇信別令召之琳立意離緣攝慮資道會隋末墜閉唐運開弘臬白歸依光隆是慶乃削繁就簡惟敷中論為宗餘則維摩起信摧機屢展夜則勗以念慧每事微研並使解出自心不從他授玄琬律師道王開河躬承令則自餘法侶歲獻奇倫任城王及太妃楚國太妃安平公主等皇家帝業請戒第宅隆礼頻繁國子祭酒蕭瑀工部尚書張亮啓事杜正倫司農李道裕等並摺為弟子脩諸法物恒令服御久以往侶義學爰缺律宗乃躬請智首律師敷弘四分一舉十遍身令衆先故使教法住持京輦稱寂乃至沙弥淨人咸明律相誠其功矣忽以貞觀十四年秋初染疾至十月二十六日平旦疾甚有沙門法常者盛名帝宇素與周旋故來執別琳曰不戀此生未貪來報緣集則有緣散則無而神氣澄



湛由來不乱曾病有問疾者答云以  
已之疾愍於彼疾因而流淚想諸苦  
趣故也便摠集僧衆并諸門人告曰  
生死道長有心日促各宜自勸無累  
令神即右脅而卧尋卒於本寺春秋  
七十有六餘歲通冷惟頂極熱迄於  
焚日方始神散而形色鮮軟特異常  
以送於終南至相寺燒惟舌獨存無  
取燒之逾更明淨斯即正言之力矣  
弟子等四十餘人奉跪慈顏无由欽  
仰百日之内通告有緣共轉大乘摠  
四萬餘卷并造千粒舍利木塔舉高  
五丈彫飾之美是發中天廣布檀那  
用酬靈澤初琳居世化以實錄著名  
每述至理玄疑無不垂泣歎奉言無  
非涉事不徒行有通事舍人李好德  
者曾於雒邑受業於琳後歷官天門  
獎於俗務逃流山藪使弟子度之若  
准正勅罪當大辟後有赦於德者同  
以極刑及下獄徵琳初無拒諱監獄  
者深知情量取拔無由事從憲過釋  
然放免識者以實語天梯至死知量  
是莫加焉自爰初問法無憚夷險衣

服壞則以紙補之床席暖則坐於簣上節之又節量力强羸名利不緣語默沉靜修攝威儀有異名稱涕唾莫顯於口鼻飲食未言於美惡敬慎之極夫又何加無以行位難測蚤虱不歷於身縱輒投者尋便走散斯負既拉故所報類希焉嘗居山谷須粒有待患繁乃合守中九一劑可有斗許得支一周琳服延之乃經三載便利之際取洗重服故能業定堅明專注難拔時值儉歲緣村投告隨得隨施安樂貧苦嘗在講會俗士三人謀害一怨兩人往煞其一中悔從琳受戒歲紀經久並從物故而受戒者忽死心煖後從醒寤備見昔怨及同謀者論告煞事其受戒人稱枉不伏引琳為證王即召追證便有告琳生他方金粟世界王既感證因放此人又琳一生所至伽藍為讓自牧逮至名高福重觀錫口增並委侍人口無再問及後為福方恨無財出以示之琳曰都不憶有此物也斯寔據道為務情無世涉可書季代足為師鏡自住弘

法敷化四方學侶客僧來如闐闐如  
慰安撫隨事憂承而度雜公私憲章  
有叙故使外雖禁固內實通流山林  
望而有歸軌道立而垂則逮于歿後  
此法弥崇所以京室僧寺五十有餘  
至於叙接賓禮僧儀豈穆者莫高於  
弘法矣又寺居古墟惟一佛堂僧衆  
創停冗陋而已琳薰勵法侶共經始  
之今則堂房環合厨庫殷積客主混  
同去留隨意裕法師去以道通物物  
由道感惠由道來還供道衆故僧實  
由客深有冥功裕語有琳近之矣  
釋慧斌姓和氏兗州人也博覽經藝  
文義洞開偏曉字源尤明章曜年十  
九鄉黨所崇為州助教而情厭煩梗  
懷慕出世年二十三方預剪落尋即  
歷聽經律相汭兩載親講席誼撓惟  
論聲勢便入臺山修諸靜慮一入八  
載備行觀法乃往泰山靈巖諸寺以  
行道為務先年三十四方肄官名住  
秦州梁父觀山存道寺更尋律部博  
聽經論而性狎禪林譽彰遐邇及獻  
后云背禪定攸興下勅徵延乃旋京

邑千時名望威德八表一期各擅英  
髦人程鱗翼而斌夏第取小聲稱弥  
隆衣鉢之外更無箱篋容質清素挺  
異恒倫緇素目屬莫不迴向斯亦象  
李清厲之僧也兼以布行純粹言無  
品藻每聞評論輒即默然防護戒儀  
慈救為慮每夏行履執帚先掃恐傷  
虫蟻故也隨得利養密行檀濟或造  
渡囊或施道俗惟急者方乃行之仍  
復累屬勿泄人世及帝造寺前訪經  
維京室同美勿高斌也乃下詔徵為  
弘福寺主緝諧上下無敢乖猷貞觀  
十九年十月六日遘疾終寺時年七  
十有二自斌之入道生常恒務多以  
行道呪業為心或誦釋迦觀音或行  
文殊悔法歲中八十一日六時行業  
前後通數八十道場身心悅懌所得  
法利未可知也至於教誡門學惟論  
煩惱須斷每有出罪露過無不為之  
流涕喜怒不形誦持無忘故羯磨之  
匠通僧仰屬道俗歸戒其徒弘矣故  
使魏王以下內外懿親及梁宋諸公  
皆承戒素初斌父朗有子七人家世



儒宗斌第二也仁壽徵入愛敬無因  
朗齒迫期鍾鳴漏盡今古意絕生  
死路分乃於汶水之陰九達之會建  
義井一區仍樹豐碑用裨其德其銘  
略云哀哀父母載生載育亦既弄璋  
我履我復一朝棄予山川滿目雲掩  
重關風驚大谷愛敬之道天倫在茲  
彫憂暮齒見子無期鑒井通給託事  
興詞百年幾日對此長悲玉檢之南  
嶧陽之北獲麟之野秉禮之國君有  
美政俗多儒墨玉井洞開高碑斯勒  
釋志超俗姓田同州馮翊人也遠祖  
流寓遂居并部之榆次焉少在童胤  
智量過人精厲不群雅度標遠耿世  
從道貫徹藏俞而二親恃起更無兄  
弟雖述其志常用抑之望嗣宗族遂  
從儒流遍覽流略年垂壯室私為娉  
妻起聞之避斯塵染乃逃竄林野親  
姻周覓藏影無方既被執身抑從仇  
儼初則合鬢為蹤終亦同掩私室真  
行瞽禮也惟置一牀起乃抽氎席地  
令妻坐上躬自處林儼思加坐勤為  
說法詞極明據妻便流淚禮謝辭以



相累頻經宵夕事等金形屢被誅勸  
誠逾玉質既確乎難拔親乃捐而放  
之年二十有七投井州開化寺慧瓚  
禪師瓚志德澄明行成衆範未展度  
限歷試諸難志超繫正身心勤履衆  
務僧徒百數供雜五行兩食恒備六  
時无缺每有苦役必事身先瓚親閱  
驗其情守節度令受具自進戒品專  
修行儀即往定州尋採律藏括其精  
要刪其繁雜五夏不滿三教偕圓乃  
返故鄉依巖綜習初入太原之西比  
干山拙引英秀創立禪林曉夕勤修  
定慧雙啓四儀託於戒節二行憑於  
法依學觀說說无戚而肅致使聞風  
不遠而至大業初歲政綱嚴明擁結  
寺門不許僧出超聞之慨而上諫被  
衣舉錫出詣郡城望有執送將陳所  
諫而官私弗顧乃達江都即以事聞  
內史以事非要害不為通引還遣并  
部至隋李多難殺賊交橫民流溝壑  
死者太半而起結徒勸聚餘糧不窮  
但恐盜竊相陵便欲奔散乃以法誠  
勸無變介情鐘業既臨逃響何地衆

感其言心期遂爽准式禪礼課時无  
輟嘗夜坐禪忽有羣賊排門直進炬  
火乱舉白刃交臨合坐端然相同儀  
象賊乃投仗於地拜伏歸依起因隨  
宜誘引量權授法咸發心敬合掌而  
退其剛略攝御皆此類也高祖建義  
太原四遠咸萃超惟道在生靈義居  
衆福即率侶晉陽住凝定寺禪學數  
百清肅成規道俗欽承貴賤恭仰及  
皇旗南指三輔無塵義寧二年超率  
弟子二十餘人奉慶京邑武皇夙承  
嘉望待之若仙引登太極叙之殊礼  
左僕射魏國公裴寂挺生不世器璉  
宏深第中別院置僧住所邀延一衆  
用以居焉亟歷寒暑業新弥厲但為  
貴遊誼雜外進無因必附林薄方程  
慕遠時藍田山化感寺沙門靈閑智信  
智光等義解鈞玄妙崇心學同氣相  
求宛然若舊遂延住彼山拙志得矣  
攝緣聚結其赴如雲賢聖語默手相  
敦重而寺非幽阻隄以公途晦迹之  
賓卒難承業乃徇物閑表意在度人  
還返晉川還求名地武德五年入于

介山創聚禪侶嚴名抱腹四方有潤  
下望百尋上臨千仞泉石結韻於仙  
室風雨飄清於林端遂使觀者至止  
陶鑄塵心自強誨人無倦請益又於  
汾州介休縣治立光嚴寺殿宇房廊  
躬親締搆赫然宏壯有類神宮故行  
深者巖居道淺者城隱師資肅穆競  
業其誠聆音察色惟若不足忽因遘  
疾便知不久誠累殷勤示以禍福以  
貞觀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卒於城寺  
春秋七十有一山世同嗟實主齊慟  
德仁既往學肆斯分葬於城南山阜  
自服膺釋種意在住持晝夜剋勤攝  
諸後學所以日別分功禮佛五百禪  
結四時身誠衆侶有虧殿罰而自  
執熏爐隨唱屈礼未嘗置地及以虧  
拜及坐禪衆也示相懲誠纔有昏睡  
親行勵率有來投造無不即度授以  
戒範進止威儀攝養將迎禮逾天屬  
時遭嚴勅度者極刑而曾無介懷如  
常剃落致陸海慕義避世逸僧憑若  
大山依而修道時講攝論維摩起信  
等並詳而後說深致適機嘗以武德

七年止於抱腹僧徒僅百偏資大齋  
麥惟六石同置一倉日磨五斗用供  
常調從春至夏計費極多恠而檢覆  
止磨兩斛據量此事幽致可思又數  
感異僧乘虛來往雖無音問儀形可  
驗纔若墮者便蒙神警至於白衆鐘  
聲隨時自響石泉上涌隨人少多靈  
瑞屢興如此者非一而奉勸戒法罕  
見其儔護慎威儀終始无替自隋唐  
兩代親度出家者近一千人範師遺  
訓在所聞見傳者昔預末筵蒙諸惠  
詰既親承其績故即而叙焉

釋曇韻不詳氏族高陽人初厭世出  
家誦法華經有餘兩卷時年十九仍  
投恒岳側蒲吾山就彼虛靜訖此經  
部值拙隱禪師曰誦經非不道緣常  
誦未即至道要在觀心離念方契正  
道耳韻初承此告謹即受而行之專  
精念慧深具舉捨又聞五臺山者即  
華嚴經清涼山也世傳文殊師利常  
所住處古來諸僧多入祈請有感見  
者具蒙示教昔元魏孝文帝嘗於中臺  
置大布寺帝曾遊止具奉聖儀前種



華園地方二頃夏中發艷狀同鋪錦  
光彩昱耀乱人心目如是嘉聞數發  
蕩神悅耳遂舉足栖焉遍遊臺榭  
見靈相初停北臺木瓜寺二十餘歲  
單身孑影處以凡窻形覆弊衣地布  
草蓐食惟一受味不魚餘然此山寒  
屬林生澗谷自外岑嶺坦然遐淨  
夜行晝坐思略昏情慶其晚逢也前  
所誦經心口不緣三十餘載會際歷  
試一字無遺乃更誦殘文成其部表  
至仁壽年內有瓚禪師者結集定學  
皆負繩牀在鴈門川中蘭若為業  
韻居山日久思展住懷聞風附道便從  
瓚衆一沐清化載仰光猷隨依善友  
所謂全梵行也屬隋高造寺偏重禪  
門延瓚入京衆失其主人各其誠散  
歸林谷韻遂投于比干山又遊南部  
離石龍泉文成等郡七衆希向夷夏  
大同十善幸修緇素匡幸原此河濱  
無受戒法縱有志奉皆往太原夷夏  
情素人皆怯往致有沙彌三十其歲  
者及韻化行即傳斯教山城兩衆皆  
蒙具足唐運伊始兵接定陽屢遷宅



豈本業無毀以夜係晝攝心乖逸幽  
拙積久衣服故弊蚤虱聚結曾不棄  
捐任其味敢寄以調伏曾以夏坐山  
饒土蚤既不屏除羶如血凝但自咎  
責願以相酬情無恇結如此行施四  
十餘年歲居耳順忽無蚤虱韻猶深  
自責日計業不應即盡當履苦趣受  
其報耳又告門人曰吾見超禪師寄  
他房住素有壁虱不嗽超公乃兩道  
流出向餘房內又見在蠱家食飯  
匙接蠱精置子疊下而快食如故又  
不為患蠱主懼焉吾德不及超何為  
致此每年於春秋二時依佛名法冬  
夏正業則減食坐禪嘗願寫法花擔  
須潔淨數年已來不能可辦忽感書  
生無何而至告云善解抄經韻邀以  
法據並謂堪能遂乃安于石室立淨  
書之旦入暮出深恠其行未盈一句  
七軸俱了將以禮贈目前不見及遭  
賊抄藏經巖窟世靜往取乃委于林  
下箱襖久爛而卷色如初斯感驗奇  
異率此類也又常居別室自勤修業  
餘有衆侶難嗣其蹤每云吾年事口此

何可放捨若坐昏悶即起禮佛嘗崇四儀以道量據自見勝達甚倫其德以貞觀十六年端坐終於西河之平遙山春秋八十餘矣自韻十九入山六十餘載不希名利不畜侍人不矜公籍不行已任凡有所述臧皆推寄於他焉

釋慧思姓郭氏汾州介休人也少學儒史宗尚虛玄文章書翰有聲鄉曲年二十五在并傳授初不知佛乘之深奧也會沙門道羣德威當鋒處宗講揚攝大乘論試往潛聽冥漠難追累日詳受簿知希向因求度脫傳聞出家德業勿高禪定即而習焉三十許載師承靡絕又聞念慧相須辟諸輪翹遂周尋聖教偕嘗引旨冬夏業定春秋博採單衣節食見者發心道志之倫徃徃老赴因而結衆於箕山之陰晝則殷容嘿念中夜昏塞為衆說法六時篤課不墜清猷時說死觀各言其志有云省約有志泰甚思曰出家之人生已從緣死當自任豈勞人事送此枯骸余必一期當自運耳時

以為未經疾苦故得虛置其言後覺不念財經兩日尋告衆曰余其死矣便起躡履案行空窟除屏殘屍入中加坐發遣徒侶累以正命處既森竦世号寒林衆不忍離經夜旁守至明往觀端拱如故就觸其身方知已卒春秋五十有五即貞觀十六年五月矣因即而殮焉

釋道綽姓衛并州汶水人弱齡處俗閭里以恭讓知名十四出家宗師遺誥大涅槃部偏所弘傳講二十四遍晚事瓚禪師修涉空理亟沾微績瓚清約雅素慧悟開天道振翔方升名晉土綽稟服神味弥積歲時承昔鸞師淨土諸業便甄簡權實搜酌經論會之通衢布以成化克念緣數想觀幽明故得靈相潛儀有情欣敬恒在汶水石壁谷玄中寺寺即齊時曇鸞法師之所立也中有鸞碑具陳嘉瑞事如別傳綽般舟方等歲序常弘九品十觀分時紹務嘗於行道際有僧念定之中見綽緣佛珠數相量如七寶大山又觀西方靈相繁縟難陳由

此威德日增榮譽遠及道俗子女赴者弥山恒講無量壽觀將二百遍導悟自他用為資神之宅也詞既明詣說其適緣比事引喻聽無遺抱人各掐珠口同佛号每時散席響弥林谷或邪見不信欲相抗毀者及覩綽之相善飲氣而歸其道感物情為若此也曾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綽知命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于山寺咸見鸞師在七寶船上告綽云汝淨空天花下散男女等以袈裟承得薄滑可愛又以蓮花乾地而挿者七日乃萎及餘善相不可殫紀自非行感脩通詎能會此乎年登七十忽然齒新生如本全無歷異加以報力休健容色盛發談述淨業理味奔流詞吐包蘊氣霑醇醴并勸人念弥陀佛名或用麻豆等物而為數量每一稱名便度一粒如是率之乃積數百万斛者並以事邀結令攝慮靜緣道俗響其綏導望風而成習矣又年常自業穿諸木藥子以為數法遺諸四衆

教其稱念屢呈禎瑞具叙行圖著淨  
土論兩卷統談龍樹天親迹及僧鸞  
慧遠並遵崇淨土明示昌言文旨該  
要詳諸化範傳燈寓縣歲積弥新傳  
者重其陶鑒風神研精學觀故又述  
其行相自綽宗淨業坐常面西晨宵  
一服鮮潔為體儀自充偉并部推焉  
願瞬風生舒顏引接六時篤劬初不  
缺行接唱承拜生來弗絕纔有餘暇  
口誦佛名日以七萬為限聲聲相注  
引於淨業故得鎔鑄有識師訓觀門  
西行廣流斯其人矣沙門道撫名勝  
之僧京寺弘福逃名往赴既達玄中  
同其行業宣通淨土所在弥增今有  
惰夫口傳攝論惟心不念緣境又乖  
用此招生恐難繼相綽今年八十有  
四而神氣明爽宗紹存焉

釋明淨密州人少出家味定為業潔  
志忠恪謹厚澄肅嘗居海畔蒙山宴  
坐經數十載人莫測之也後南遊東  
越天台諸山禪觀在懷无緣世習而  
衣服縑縷動止適時同侶禪徒未之  
弘仰山粒致絕日至村中海從乞食



賣還中路值於羣虎皆張口閉目若  
有飢相淨曰吾經行山澤多矣虎兇  
無心畏之今列于路旁豈非為食耶  
乃以匕抄飯內其口中餘者對而取  
盡告曰知來食少輒濟自他殊不副  
懷深用多愧明日乞食虎又如前頗  
有此緣同伴乃異其度晚為山幽地  
濕形報苦之還返海隅住蒙山側內  
遵道觀外感潛通令問遠流靈祇叶  
應嘗值亢旱苗稼並枯淫祀之流妄  
祈邀請雖加懇惻終不能致淨曰可  
罷諸邪禱吾獨能降遂結齋靜室七  
日平旦雲布雨施高下滂注百姓利  
焉戴之若聖貞觀三年從去冬至來  
夏六月迥然無雨天子下詔釋李兩  
門岳瀆諸廟爰及濫祀普令雩祭於  
時万里赫然全無有應朝野相顧慘  
愴无賴有潘侍郎者曾任密州知淨  
能感以狀奏聞勅召至京令住祈雨  
告以所須一無損費惟願靜念三寶  
慈濟四生七日之後必降甘澤若欲  
酬德可國內空寺并私度僧並施其  
名得引聖道有勅許焉雖無供給而

別賜香油於莊嚴寺靜房禪默至七日向曉問守衛者曰天之西北應有白虹可試觀之尋聲便見淨曰雨必至矣須臾雲合驟雨忽零以至日晡海內通洽百官表奏皇上之功淨之陰德全無稱述新雨初晴農作並務苗雖出隴更無雨嗣姜仆將死設計無所左僕射房玄齡躬造淨所請重祈雨淨曰雨之昇降出自帝曰淨有何德敢當誠寄前許無報幽顯同憂若循素請雨亦應致以事聞奏帝又許焉乃勅權停俗務合朝受齋淨乃依前靜坐七日之末又降前澤四民權奉遂以有年勅乃聽度三千僧用酬淨德其徵應難思厥相叵測也但以京輦誼雜性不狎之請還本鄉之茂勝寺山居條業竟不測其存沒云同寺僧慧融亦以禪業見稱山居厭食呪水治病勅召入京亦住普光寺二宮並重禮遺相接云

釋慧融益州成都人童稚出家善韻篇韻文筆所趣究而成章與綿州震響寺榮智齊名俱為沙彌卓異翹秀

後與成都大石寺沙弥道微連韻賦詩微有言隙因即屏絕人事栖心禪業年登受具周聞經律摘採英華用為賞要攝論雜心精搜至理尤耽三論是所觀門嘗難基法師塵識義初問以小乘基以大乘通之熙笑曰大無不攝但失小宗晚住州南空慧寺立性孤貞不羣諸偶弊於食息專想虛玄一坐掩關二十餘日衆以不食既久恐損身命假以餘詞曰國家搜訪藥能甚急今不食閉門世人謂聖願息流言可時處衆熙懼矯飾便開門進食由是迄今將三十載一身獨立不畜侍人一食而止不受人施有講便聽夜宿本房但坐牀心兩頭塵合自餘房地惟有一蹤餘並莓苔青絮衣服弊惡僅免遮暑冬則加納夏則布衣以冬破納懸置梁上有聞熙名就房參拜迎送接候累日方見時發幽問吐言高遠預有元席皆共憚之年九十卒今見在具諸聞觀

釋世瑜姓陳氏住始州父母早亡庸作取濟身形偉壯長八尺三寸希向

佛理無由自達大業十二年往綿州  
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陀勤  
苦相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  
州綿竹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  
給山果等食有信士母家生者負糧  
來送驚訝深山常燒熏陸沉水香等  
既還山半路見兩人形甚青色狀兒希  
世負蓮花茂華而上云我供給禪師  
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  
七斗六時行道以猿鳴為候初惟一  
泉後有三泉又出流下貞觀元年夢  
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  
旨遂往靈巖法師講下所聞詞理死  
若舊尋即而覆述便往綿州往大施寺  
至十九年四月八日往崇樂寺言話  
欲遊方去或有喻曰只此寺者是諸  
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處  
之地涌三金錢合衆尋香從瑜房而  
出乃見加坐手尚執鑪刺史劉德威  
慶所未聞作龕坐之三年不倒春秋  
六十二矣

釋智聰未詳何人昔住揚都白馬寺  
後住止觀專聽三論陳平後度江住

揚州安樂寺大業既崩思歸無計隱  
江菰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恒有四  
虎遶之而已不食已來經今十日聰  
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曰造天立  
地無有此理忽有一翁年可八十掖  
下挾舩曰師欲度江拙霞住者可即  
上舩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聰曰救危  
拔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  
往達南岸舩及老人不知何在聰領  
四虎同至拙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  
誓不寢卧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  
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衆由此驚悟  
每以為式聰以山林幽遠糧粒艱阻  
乃合率揚州三百清信以為米社人  
別一石年一送之由此山糧供給道  
俗乃至禽獸通皆濟給至貞觀二十  
二年四月八日小食訖往止觀寺禮  
大師影像執鑪遍禮又往興皇墓所  
禮拜還歸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  
丹陽一郭受戒道俗三千餘人奔走  
山服哀慟林野時年九十九矣  
釋僧徹姓靳河東萬泉人性成肅成  
專思出俗慈親鞠養未始遂之既丁



茶藜乃遵前志樂行蘭若索居蒲  
坂習平等觀行實言法四俗歸向承  
化連邑有孤山者一日介山即介子  
推之故地也其山陽介村是也遂依  
而結業廕以石巖汲以下隰積歲崇  
道物莫不高之各捨財力共營圖構  
地本高險古絕源泉念矜勞倦中宵  
輒結晨行巖險見如潤濕以刃導之  
應手泉涌道俗聞此驚歎歸依更廣  
其居重增檐宇秦州刺史房仁裕表  
陳其事請立伽藍下勅許之今之陷  
泉寺是也公私榮慶請徹以為寺主  
僧徒物議遂乃徙之四方慕義相顧  
依投門庭充閭及徐王部絳寺又屬  
焉軒蓋來尋請居州邑傾心盡礼享  
供弥隆俄復還山却崇前業性在慈  
仁弘濟成務所以羣鳥食於掌上宿  
鴈翔於廡下年踰杖國未嘗病瘵忽  
告衆曰吾將去矣食畢収衣結加趺  
坐願命徒屬誠以清言並令出戶惟  
留一侍告曰夫識神託形寄之煖氣  
命盡身冷方可觸吾告已冥目若禪  
久而尋視方知已絕春秋七十有七

初未終之前三朝山樹通變白色橫  
雲如帶絕望東西道俗奔赴翻以心  
喪禮也遷靈山窟還依坐之府縣官  
庶子來咸會是日風清景亮降以白  
花六出淨榮如雪如冰衣以承之不  
久便散三載之後猶存初坐門人爲  
之易簪而衣服一無露汙乃就加漆  
布弟子等懷雙林右脇之教抱兩楹  
負手之歌以爲相好像設開含識之  
尊嚴法慧聲光寔超生之津濟遂就  
京邑奉建高碑高一丈五尺刻像書  
經兼叙言行引還本寺聚衆立之度  
支尚書唐臨昔住万泉贊承俗務性  
行專信素奉歸依後仕華省常修供  
養顧惟德本便勒銘云

論曰經不云乎禪智相遵念慧發  
神遊覺觀惑使交馳何以知其然耶  
但由欲界亂善性極六天色有定業  
體封八地通爲世結愛味不殊莫非  
諦集重輒故得報居苦樂終是輪迴  
諸界未曰彼有超生且據乱靜二緣  
故略分斯兩位然則三乘賢聖及以  
六邪諸道將欲厭煩拙慮莫不依乎

初定良以心殊微妙慧開通局遂有  
搃斯一地得延邪正之機自釋教道  
東心學惟妙逮于晉世方聞晉公故  
其序玄慧理雖少足以開神達命禪  
法未傳至於攝緣繫想寄心無地時  
翻大論有涉禪門因以情求廣其行  
務童壽引其博施乃為出禪法要解  
等經自斯厥後祖習逾繁曇影道融  
厲精於淮北智嚴慧觀勤志於江東  
山栖結衆則慧遠標宗獨往孤征則  
僧羣顯異雖復攝心之傳時或漏言  
而茂績芳儀更開正級不可恠也逮  
于梁祖廣闢定門搜揚寓內有心學  
者搃集揚都校量深淺自為部類又  
於鍾陽上下雙達定林使夫息心之  
侶栖閑綜業于時佛化雖隆多遊辯  
慧詞鋒所指波涌相凌至於徵引蓋  
無所筭可謂徒有揚舉之名終虧直  
心之實信矣或有問曰大聖垂教正  
象為初禪法廣行義當修習今非斯  
時固絕條緒其次不倫方稱末法乃  
遵戒之行斯為極也請為陳之因為  
叙曰原夫正象東設被在機緣至於

務道無時不契然教中廣叙信法兩徒誠由利鈍等機所以就時分位若能返源體道深默諸有學與佛世其德齊焉故初千年為正法也即謂會正成聖機悟不殊第二千年依教修學情投漸鈍會理叵階攝靜住持微通性自然於慧釋未甚修明相似道流為象法也第三千年後末法初其乃至万年定慧道離但弘世戒威儀攝護相等禪蹤而心用浮動全乖正受故並目之為末法也善見所述法住萬年護持紹世斯蹤可錄若依魔邪時度千年不修靜觀非通論也約相兩叙矛盾乖蹤就緣判教各有其致至如世情煩掉人顯鋒奇纔敷攝持皆耽昏漠良由習熏既遠宗匠難常即日易觀未遑誠教善見萬載亦是明規准法具修義無不獲故論叙云初五千年得三達智後五千但遵戒法前據道法理觀住持故云入聖諒有從也後在事亂相法住持何能入道故言是也若乃心水鼓浪則世業難成想寄離緣則理自清顯涅槃叙



定豈不然哉故使聚落宴坐神仙致  
譏空林睡卧羣聖同美誠以託靜求  
心則散心易攝由攝心故得解脫也  
成論明誥斯可師之世有定學妄傳  
風教同纏俗染混輕儀迹即色明空  
既談之於心口體乱為靜固形之於  
有累神用沒於詞令定相腐於譽功  
排小捨大獨建一家攝濟住持居然  
乖僻智論所叙前傳具彰頌世已來  
宗斯者衆豈不以力劣兼忘之道神  
頓絕慮之鄉乎所以託靜攝心群籍  
皆傳其靈異屢宣攝慮今古未章其  
感通信可依矣高齊河北獨盛僧稠  
周之閩中尊登僧實寶重之冠方駕  
澄安神道所通制伏強禦致令宣帝  
擔負傾府藏於雲門冢室降階展歸  
心於福寺誠有圖矣故使中原定苑  
剖開網領惟此二賢接踵傳燈流化  
靡歇而復委辭林野歸宴天門斯則  
挾大隱之前蹤捨無緣之高志耳終  
復宅身龍岫故是行藏有儀耶屬有  
菩提達摩者神化居宗闡導江洛大  
乘壁觀功業寧高在世學流歸仰如



市然而誦語難窮厲精蓋少審其慕則遣蕩之志存焉觀其立言則罪福之宗兩捨詳夫真俗雙翼空有二輪帝網之所不拘愛見莫之能引靜慮籌此故絕言乎然而觀彼兩宗即棄之二軌也稠懷念處清範可崇摩法虛宗玄旨幽蹟可崇則情事易顯幽蹟則理性難通所以物得其筌初同披洗至於心用壅滯惟繁云之儔老難述矣義當經遠陶冶方可會期十住羅縠抑當其位褊淺之識隨情之流朝入禪門夕弘其術相與傳說謂各窮源神道冥昧孰明通塞是知慮之所及智之所圖無非妄境惑心斯是不能返照其識浪執境緣心靜波驚多生定障即謂功用定力所知外彰其說遲慢程惑此則未開治障我倒常行他力所持宗為正業真妄相迷卒難通曉若知惟心妄境不結返執前境非心所行如此肯徒安可論道有陳智璠師仰慧思思寔深解玄微行德難測璠亦頗懷親定聲聞于天致使陳氏帝宗咸承歸戒圖像榮

供送聽南都然而得在開引失在對  
治宗師之取世莫有加會謁衡岳方  
陳過隙未及斷除遂終身世隋祖創  
業偏宗定門下詔述之具廣如傳京  
邑西南置禪定寺四海徵引百司供  
給來儀名德咸志暮年有終世者無  
非坐化具以聞奏帝倍歸依二世續  
曆又同置寺初雖詔募終雜講徒故  
無取矣當朝智顗亦時禪望鋒鐸所  
指靡不倒戈師匠天庭榮冠朝列不  
可輕矣至如慧越之捋虎鬚道舜之  
觀牛影智通之感竒相僧定之制強  
賊節操如鐵石志堅等雲霄倍彰後  
傳略為盡美又如慧瓚禪主嘉尚頭  
陀行化晉趙門庭擁盛威儀所擬無  
越律宗神解所通法依為誥故得理  
事符允有契常規道有宗隆固為時  
表致迄帝里沒齒亡歸頃有志超即  
承瓚胤匡讚之德乃跨先模弘訓之  
規有淪其緒故使超亡其風類矣觀  
夫慧定兩級各程其器皆同佛日无  
與抗衡然於祥瑞重沓預覲未然即  
世恬愉天仙叶衛誠歸定學蓋難奪

矣頃世定士多削義門隨聞道聽即而  
依學未曾思擇色背了經每緣極言  
多虧聲望吐言來詢往往繁焉或復耽  
著世定謂習真空誦念西方志圖滅  
惑肩頸掛珠亂拍而稱禪數納衣乞  
食綜計以為心道又有倚託堂殿速  
旋竭誠邪仰安形苟存曲計執以為  
是餘學並非冰想鏗然我倒誰識斯  
並戒見二取正使現行封附不除用  
增愚魯向若纔割世網始預法門博  
聽論經明閱慧戒然後歸神攝慮憑  
准聖言動則隨戒禁修靜則不忘前  
智固當人法兩鏡真俗四依達智未  
知寧存妄識如斯習定非智不禪則  
衡嶺台崖扇其風也復有相迷同好  
聚結山門持犯蒙然動掛形網運斤  
揮刀無避種生炊爨飲散寧慙宿觸  
或有立性剛猛志尚下流善友莫尋  
正經罕讀瞥聞一句即謂司南唱言  
五住久傾十地將滿法性早見佛智  
已明此並約境住心安言澄靜還緣心  
住附相轉心不覺心移故懷虛託生  
心念淨豈得會真故經陳心相飄鼓

不停地舌燈焰住山流水念念生滅  
變變常新不識亂念翻懷見網相命  
禪宗未閑禪字如斯般輩其量甚多  
致使講徒例輕此類故世諺曰無知  
之叟義拍禪師亂識之夫共歸明德  
返迷皆有大照隨妄普翳真科不思  
此言牙談名實考夫定慧之務諒在  
觀門諸論所陳良為明證通斯致也  
則離亂定學之切見惑慧明之業若  
雙輪之遠涉等真俗之同遊所以思  
遠振於清風稠實標於華望貽厥後  
寄其源可尋斯並古人之所同錄豈  
虛也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習禪終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一

承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明律上 正傳十五 附見十二

梁揚都天竺寺釋法超傳一

梁鍾山雲居寺釋道禪傳二

齊鄴下大覺寺釋慧光傳三

道安道暉  
馮屋

齊鄴東大衍寺釋曇隱傳四

洪理  
道樂

陳揚都光宅寺釋曇瑗傳五

陳揚都奉誠寺大律師智文傳六

隋大興國寺釋法願傳七

道龜道行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靈藏傳八

隋西京延興寺釋通幽傳九

隋蔣州奉誠寺釋道成傳十

隋西京大興善寺釋洪遵傳十一

道義法勝  
洪嗣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覺朗傳十二

海藏  
法明

唐始州香林寺釋慧主傳十三

唐京師勝光寺釋智保傳十四

唐益州龍居寺釋慧說傳十五

釋法超姓孟氏晉陵無錫人也十一出

家住靈根寺幼而聰穎篤學無倦從

同寺僧護修習經論而雅有深思幽

求討擊學論歸仰貧无衣食乞自



資心性柔軟勞苦非慮晚從安樂寺  
智稱專攻十誦致名命家語其折衷  
者數過二百自稱公候後獨步京邑  
中歲廢業頗失鴻緒後復綴講衆重  
殷矣帝謂律教乃是衆運攸憑覺慧  
階漸治身減罪之要三聖由之而歸必  
不得門如閉日夜行常懼蹈諸坑塹  
欲使僧尼於五篇七聚導意獎心以  
超律學之秀勅爲都邑僧正衆其弘  
扇有徒儀表斯立武帝又以律部繁  
廣臨事難究聽覽餘隙遍尋戒檢附  
世結文撰爲一十四卷号曰出要律  
儀以少許之詞網羅衆部通下梁境  
並依詳用普通六年遍集知事及於  
名解於平等殿勅起講律帝親臨座  
聽受成規以衆通道俗恐陷於僣目  
但略舉剛要宣示宏旨三旬將滿文  
言便竟所以導揚秘部引悟當機遂  
得四衆移心朝宰胥悅至七年冬卒  
於天竺住寺春秋七十有一天子下  
勅流慰并令有司塋鍾山開善寺墓  
釋道禪交隄人早出世網立性方嚴  
修身守戒冰霜例德鄉族道俗咸貴

其剋已而重其焉行仙洲山寺舊多  
虎害禪往居之此灾遂遠聞齊竟陵  
王大開禪律感張講肆千里引駕同  
造金陵皆是四海標領人雄道傑禪  
傳芳藉甚通夜不寐思參勝集蓮奉  
真詮乃以永明之初遊歷京室住鍾  
山雲居下寺聽掇衆部偏以十誦知  
名經略道化僧尼信奉故有稜威振  
發以見聲名恬愉誘悟議于風來都  
邑受其戒範者數越千人常聽之徒  
衆不盈百薰樂滅覺觀亟留幽谷動  
踰宵景方尋願步加復蔬食弊衣華  
无布口有濟芳美者便隨給貧病知  
足之富豈得過焉末居于寺舍屏迹  
山林不交榮世安苦立行人以為憂  
而禪不改其樂也以大通元年卒于  
山寺春秋七十矣

釋慧光姓楊氏定州盧人也年十三  
隨父入洛四月八日往佛陁禪師所從  
受三歸陁異其眼光外射如焰深惟必  
有奇操也苦邀留之且令誦經光執  
卷覽文曾若昔習旁通博義窮諸  
幽理兼以劇談謠詭態新奇變動物

情時談逸口至夏末度而出家所習  
經誥便為人說辭既清靡理亦高華  
時人号之聖沙弥也因獲利養受而  
還施師為掌之尋用復盡佛陀曰此  
誠大士之行也便縱而不禁諮請教  
誠敬而異之然其雅量弘方不拘小  
節讚毀得失聲色不渝眾益器之而  
美其遠度陀曰此沙弥非常人也若  
受大戒宜先聽律律是慧基非智不  
奉若初依經論少輕戒網邪見滅法  
障道之尤由是因值多授律檢先是  
四分未廣宣通有道覆律師創開此  
部製疏六卷但是科文至於提舉宏  
宗無聞於世故光之所學惟據口傳  
及年登冠蓋學行略周嘗聞言不通  
華發戒便阻乃往本鄉進受具足博  
聽律部隨文奉行四夏將登講僧祇  
律初以唱高和索詞理精玄漸染津  
流未遂聽徒雲合光知學功之所致  
也義須廣周群部乃從轉公衆學經  
論聽說之美聲颺趙都後入洛京搜  
揚新異南北音字通貫幽微悉為心  
計之勞事須文記乃方事紙筆綴述

所聞無以意量衆生銷釋施以他日  
密覩文言乃呼而告曰吾之度子望  
傳果向於心耳何乃區區方事世語  
乎今觀神器已成可為高明法師矣  
道務非子分也如何自累因而流涕  
會佛陀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譯十地  
至後合翻事在別傳光時預露其席  
以素習方言通其兩譯取捨由悟經  
領存焉自此地論流傳命章開釋四  
分一部草創基茲其華嚴涅槃維摩  
十地地持等並疏其奧旨而弘演導  
然文存風骨頗略章句故千載仰其  
清規衆師奉為宗範矣司徒高徽曹  
僕射高隆之及朝臣司馬令狐子儒  
等齊代名賢重之如聖嘗遇禿旱衆  
以聞光乃就嵩岳池邊燒香請雨尋  
即流霖原隰民甘利之又介休氏舉兵  
北伐徵稅僧尼用充軍實先立嚴刑  
敢諫者斬時光任僧官顧五衆七塞  
以命直往語世隆曰君當行此稅國  
事不存言既克明事亦遂免其感致  
幽顯為若此也初在京洛任國僧都  
後召入鄴綴續有切轉為國統將終

前日乘車向曹行出寺門屋脊自裂  
即坐判事塊落筆前尋視無從知及  
終相因斯乖念四旬有餘奄化於鄴  
城大覺寺春秋七十矣光常願生佛  
境而不定方隅及氣將欲絕大見天  
宮來下遂乃投誠安養溘從斯率自  
光立志貞靜堅存戒禁動止安詳衣  
裳附帖書晝夜存道財無盈尺之貯滌  
除便穢誓以報盡為期偏重行宗四  
儀無妄其法潔已獨立七衆深崇其  
操自正道東指弘正於世則以道安  
為言初緇素革風廣位聲教則慧光  
抑其次矣凡所撰勝鬘遺教溫室仁  
王般若等皆有注釋又再造四分律  
疏百二十紙後代引之為義節并羯  
磨戒本咸加刪定被於法侶今咸誦  
之又著玄宗論大乘義律義章仁王  
七誡及僧制十八條並文旨清肅見  
重時世學士道雲早依師稟奉光遺  
令尊弘律部造疏九卷為衆所先成  
正極多流行弥遠加以威容嚴肅動止  
有儀談吐慈和言行相檢又光門人  
道暉者連衡雲席情智傲岸不守方



隅略雲所製以為七卷間以意會捷  
度推焉故諺云雲公頭暉公尾洪理  
中間著所以是也並存云有緒嘉績  
莫尋可為悲哉時光諸學士翹類如  
林衆所推仰者十人揀選行解入室  
惟尤有儒生馮袞光乃將入數中袞  
本隼人通解經史被貢入臺用擬觀  
國私自惟曰玄素兩教頗曾懷抱至  
於釋宗生未信重試往候光欲論名  
理正值上講因而就聽矚其威容聆  
其清辯文句所指遣滯為先即坐盡  
虔傷聞其晚頓足稽顙畢命歸依然  
攻擊病源深明要害我為有本偏所  
長驅每有名勝道俗來資法藥袞隨  
病立治信者銜泣故其言曰諸行者  
不得信此无明昏心覓長覓短聽經  
學問嚴飾我心須識詐賊覓他道惡  
不求其長則吾我漸歇特須分踈勿  
迷自他我過常起熾然法界他道少  
過便即瞋他常須看心自目多過若  
思量者雖在世間無有滋味終無歡  
心以未嘗我何由有樂此心將我上  
至非想還下地獄常誘誑我如怨家

如愛收豈可學問長養賊心巧作細作使覓名利造疽妬也故經云當為心師不師於心八歲能誦百歲不行不救急也時有私寫其言者世号捧心論焉亦有懷本於曾逢境終忘者无勤勵故耳袞在光門位頭銀氣常供厨餘日營飯粥奉僧既了蕩滌凝澱溫煮自資微有香美便留後供夜宿竈前取蒿一束半以藉背半以坐之明相纔動粥便以熟無問陰晴此事常尔午後擔食送彼獄囚往還所經識者開路或至網人廣衆率先供給若水若火若掃若帚隨其要務莫不預焉口隨說法初不告倦遂率光門釋曇隱姓史河内人少厭塵俗早遊佛寺崇奉戒約誦習群經凡三十万言日夜通准以為常業及年滿受具歸宗道覆而聽律部精勵弥久穿鑿逾深後從光公更採精要陶染變通遂為光部之大弟子也乃起步京鄴北悟燕趙定州刺史侯景劭若神仙為之造寺延住供給末還漳濱闡揚斯教僕射高隆之加礼崇異行臺侯

景又於鄴東為造大衍寺重引處之  
引播或宗五衆師仰隨問判決文義  
雅正時有持律沙門道樂者行解相  
魚物望同美氣調宏逸或擬連衡故  
鄴中語曰律宗明略唯有隱樂其為  
世重如此而隱性樂獨遊不畜弟子  
財無尺貯袒背終身衣鉢恒隨誠均  
鳥翼願旋身轉取譬象迴通律持律  
時惟一入而已年六十有三終於鄴  
城大覺寺著鈔四卷門人成器者十  
餘替宗其軌轍時有律師洪理者精  
氣獨架詞采嚴正預在論擊罕不匱  
輪著鈔兩卷時共同秘後為沙門智  
首開散詞義更張經目合成四卷所  
在咸誦云

釋曇瑗未詳氏族金陵人也才術縱  
橫子史周綜自幼及長以聽涉馳名  
數論時宗普經陶述而威嚴羣小不  
妄登臨矜持有功頗以文華自處時  
或規諫之者瑗因擺撥前習專征讜  
弦聿所誥驗于耳目由是名重京邑  
同例欽焉以戒律處世住持為要乃  
從諸講席專師十誦功績既著學觀

斯張自介恒當元宰鎮講相續有陳之世無與為隣使夫五衆捐其風猷七貴從其津濟瑗其有之矣常徒講衆二百餘人宣帝下詔國內初受戒者夏未滿五皆叅律肆可於都邑大寺廣置聽場仍勅瑗摠知監檢明示科舉有司准給衣食勿使經營形累致虧功績瑗既蒙恩詔通誨國僧四遠被徵万里相屬時即搜擢明解詞義者二十餘人一時敷訓衆齊三百于斯時也京邑七開行誦相誼國供豐華學人无弊不踰數載道器大增其有學成將還本邑瑗皆聚徒對問理事無疑者方乃遣之由是律學更新上聞天聽帝又下勅榮慰以瑗為國之僧正令住光宅苦辭以任勅特許之而拙託不贊閑門自檢非夫衆集不妄經行慶早齋會了無通預山泉林竹見便忘反每上鍾阜諸寺僧造道賢觸興賦詩覽物懷古洪偃法師傲岸泉石偏見朋從把臂郊垌同遊故苑瑗題樹為詩曰丹陵粉業少白水桑苗多浸淫下客淚哀然動人

歌春蹊度旅爲秋浦沒長莎麋鹿自  
騰倚車騎絕經過蕭條肆野望惆悵  
將如何偃續題曰龍田留故苑汾水  
結餘波悵望傷遊目辛酸思緒多涼  
煙慘高樹濃露變輕羅澤葵猶帶井  
池竹下侵荷秋風徒自急無復白雲  
歌瓊以太建年中卒于住寺春秋八  
十有二初微疾將現便告衆曰生死  
對法凡聖俱經自非極位有心誰免  
今將就後世力不相由願生來講誨  
分有冥功彼我齊修用爲來習不尔  
與世沉浮未成通濟幸諸梵行同思  
此言終事任量可依成教言訖端坐  
如定欬然已逝道俗悲泣歎其神志  
明正不偶緣業有勅依法焚之蓋首  
塔建碑于寺著十誦疏十卷戒本羯  
磨疏各兩卷僧家書儀四卷別集八  
卷見行於世

釋智文姓陶丹陽人母齊中書完韜  
女也懷文之始夢觀梵僧把松枝而  
授曰尔後誕男與爲麀尾及文生也  
卓異恒倫志學之年依寶田智成以  
爲師傅既受具後專講玄津以戒足



分為五乘律檢開成七衆豈止通衢  
生死亦乃組轡道場藏須先精方符  
佛意值奉誠僧辯威德冠衆解行高  
物傳業之威獨步江表推其領袖則  
大明彖公文初依辯學後歸彖下十  
誦諸部因弗通練以梁大同七年靈  
味凡官諸寺智勅請文於光業寺首  
開律藏陳郡殷均為之檀越故使相  
越常聽二百許人屬梁末禍難乃避  
地于閩下復光巖表時僧宗法雅知  
名後進皆執卷請益又與真諦同止  
晉安故得講譯都會交映法門遠俗  
信心於斯風華酒家毀其柞器漁者  
焚其罟網僧尼什物於是備焉有陳  
馭寓江海廓清講授門徒彌繁梁季  
宣帝命旅剋有淮肥一戰不功千金  
日豈轉輸運力遂倩衆僧文深護正  
法不懼嚴誅乃格詞曰聖上誠異宇  
文廢滅三寶君子為國必在礼義豈  
宜以勝福田為骨下之役非止延敵  
輕漢亦恐致罪尤深有勅許焉事即  
停寢余後凡所詳奏莫非允愜理衆  
擯罰咸符時要尚書令濟陽江惣嶺

道造房無變旬月是知學而有祿德  
必有隣法位日昇衆望悅矣大隋革  
運別降綸言既屏僧司憲章律府大  
軍之後荆棘攸生十濫六羣滋彰江表  
文又案法澄翦尋得無聲深可謂  
少壯免白髮之妓穉芳絕青田之歲  
矣前後州將甫及下車皆尊仰年德  
罕不修敬柱國武山公郭衍祇敬倍  
常躬携妻子到寺檀捨盛設法齋請  
數律題抑揚剖指有克壯之姿聽侶  
千餘同不嘆服以開皇十九年二月二  
十日遷于住寺春秋九十有一即窆  
寺之南山東壟與辯律師墓相望自  
文之據道也器宇對物風範肅人戒  
品圓淨處斷明白然剖指章句詞省  
義富衆家修撰罕有能出其右者又  
金陵軍火遺燼莫留乃誓志普治惟  
新舊趾講十誦八十五遍大小乘戒  
心羯磨等二十餘遍金光遺教等各  
有老焉著律義疏十二卷羯磨疏四  
卷菩薩戒疏兩卷學門傳貴以為口  
實僧尼從受戒者三千餘人學士分  
講者則實定慧峙慧巖智昇慧覺等

惟道志法成雙美竹箭擁徒達業文  
昔夢泛舟海釣獲二大魚心甚異之  
及於東安寺講麈尾纔振兩峯俱落  
深恠其事以詢達初瓊上乃曰斯告  
之先見必有二龍傳公講者其言果  
矣志名解寂優大尉晉王家僧礼待  
以仁壽之歲志為樹碑內慧日道場  
釋法論為文

釋法願姓任西河人也性警達願自  
高上而拔致窮玄不偶儕侶東觀道  
化遂達鄴都形廁白衣言揚緇服齊  
昭玄大統法上嘉其神慧與語終朝  
深通志梗因攝而剝落日賜幽與橫廟  
時倫乃恣其遊博願勇思風馳周行  
講席求法無怠問道新奇後乃仰蹤  
波離專經律部網羅佛治舟運僧猷  
自東夏所傳四部律本並製義疏妙  
會異同當有齊之盛律徒聽舉法正  
一部各覽前驅雲公創叙網摸暉上  
刪其纖芥法願霜情啓且孤映羣篇  
挫拉言初流威滅後所以履歷談對  
衆皆杜詞故得立破衆家百有餘計  
並莫敢當其鋒銳也時以其彭亨罕

敵号之為律虎焉至於斷處事途多  
從文相商度結正僉叢攸歸迺下勅  
召為大莊嚴石窟二寺上座皇隋受  
命又勅任并州大興國寺主頻登經  
管善御大衆化移前政實濟濟焉以  
開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終於所住春  
秋六十有四塋于并城之西建塔崇  
範所製律疏惟四分一本十卷是非  
鈔兩卷見存餘並零失有弟子道行  
者器局淹和親傳師授善機悟明控  
引談述疏旨不墜厥宗每至講散身  
導學徒逶於願塔致敬而返及春秋至  
節此例恒修今年八十有餘猶鋪疏  
指摘示諸測隱時又有沙門道龕資  
學於願執教赴行學望寔優成進初  
心引持獨秀為時歎美而素尚兢肅  
遵若文宗纔有違忤即不參雜故說  
戒序引有言唱白之者既無正制号  
為非法雖初從衆侶後必重張乃出  
郭結界更說新本斯亦貞梗之嚴令  
也太為剋峭未是倫通至今此部猶  
多滯結云

釋靈藏俗姓王氏雍州新豐人也年

未登學志慕情遠依隨和上類律師  
而出家焉藏承遵出要善達持犯僧  
祇一部世稱冠冕於智度論講解无  
遺妙尚冲虛魚崇經務時屬周初佛  
法全盛國家年別大度僧尼以藏識  
解淹明銓品行業若講若誦卷部衆  
多隨有文義莫不周鑒時共測量通  
經了意最為第一藏之本師素鍾  
華望為太祖隋公所重道義斯洽得  
臣相符藏與高祖布衣知友情款綢  
狎及龍飛茲始弼結深衷札讓崇敦  
光價朝宰移都南阜任選形勝而置  
國寺藏以朝宰惟重佛法攸憑乃擇  
京都中會路均近遠於遵善坊天衢  
之左而置寺焉今之大興善是也自  
斯已後中使重沓禮遇轉隆厚味嘉  
肴密輦封送王人繼至接軫相趨又  
勅左右僕射兩日一參坐以鎮之與  
語而退時教網初張名德雲構皆陳  
聲望莫與爭雄宮闈嚴衛來往難阻  
帝幸須見頻開朝謁乃勅諸門不須  
安籍任藏往返及殿內禁與帝等倫  
坐必同榻行必同輦經綸國務雅會



天鑒有時住宿即迹寢殿賜錫之費  
蓋無覺矣開皇四年開輔亮早帝引  
民衆就給洛州勅藏同行共通聖化  
既達所在歸投極多帝聞之告曰弟子  
是俗人天子律師為道人天子有樂  
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  
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為  
善弟子禁人為惡言雖有異意則不  
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先衆  
孰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經正有聲開  
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  
于南郊

釋道成字明範俗姓陶氏丹陽人也  
祖誕齊招遠將軍永嘉太守父念梁  
貞威將軍上虞令成少而入道住永  
嘉崇立寺事戒法師為弟子儀貞瓊  
美奇姿拔衆羣伍目曰神童具戒之  
後學超儕輩大同之初栖遊京輦受  
業奉誠寺大律師沙門智文十誦纔  
經兩遍年逾未立別肆開筵數論毗  
曇深神便悟無繫工倍聞一知十是  
以京邑耆老咸稱後生可畏講十誦  
律菩薩戒大品法華諸經律等一百

四十遍又謂觀音一日三遍著律大本羯磨諸經疏三十六卷至於意樹心花增暉旦曜析理質疑聽者忘倦學士慧藏法祥等並遊方講說法輪常轉傳茲後焰利益弘多咸蔬素潔已珠戒居心神解嚴明深禪在念兼六時虔懺三餘暇日獻獵文史欲令知無不為也然其性用安庠威儀舍度天人摸拊罕有其儔軟語愛言不常忤物後現疾旬餘猶牽講演以開皇十九年五月五日遷神於興嚴寺春秋六十有八大漸之際惟稱念佛肢節軟暖合掌分明即以其月八日寔於奉誠寺之南山墓誌高坐寺僧慧從所作

釋通幽姓趙氏河東蒲坂人幼齡遺世早慕玄風弱冠加年遂霑僧什而貞心苦節寒暑不虧尋師訪道夷嶮無變遇周齊凌亂遠涉江臯業架金陵素氣攸遠及大隋開運還歸渭陰味法秦其生平操行分其容止至於弘宣示教則以毗尼唱首調御心神仍用三昧遊適故戒定兩藏惣華實

襟學門再啟遠近斯赴晚貴籍延興時當草創土木凡石工正同舉而事歸天造形命未淪隨所運為无非損曹幽戒約内結仁洽外弘立四大井各施濟具凡有施用躬自詳觀馳赴百工曉夜無歇皆將送蟲豸得存性命故延興一寺獨免刑殘自餘締構為難復叙而繁已自勵罕附斯倫每欲開經必與手及腕齊肘已後猶從常淨舉經對目辟不下垂房宇覆處未嘗燥漱涕唾反咽不棄寺中便利洗淨乃終其報又自生常不用巾幘手濕則任其自乾三衣則重被其體自外道具僅支時要每自嘆曰生不功一片之善死不酬一毫之累虛負靈神何期悞也遂誠弟子曰吾變常之後盡以殘身遺諸禽獸儻蒙少福冀滅餘殃忽以大業元年正月十五日端坐卒於延興寺房春秋五十有七弟子等從其先志林葬於終南之山至相前峯火燎餘骸立塔存矣釋洪遵姓時氏相州人也八歲出家從師請業屢高聲駕及受具後專學

律部心生重訪內自惟曰出家基趾  
其存戒乎住持万載被于遺教諒非  
虛矣更許師友遊方聽習履涉相京  
諮訪深義有所未喻次問罕通三夏  
將滿遂知大旨初住嵩高少林寺依  
資雲公開習律要并及華嚴大論前  
後參聽並扣其關戶渙然大明承鄴  
下暉公感扣四分因往從焉聽徒五  
百多以巧媚自通覆講堅論了無命  
及暉寔律學名匠而智或先圖適因  
解冠時倫全不以幽私在慮後因咸  
集異學亮堂遵乃束暉製疏捧入堂  
中曰伏膺有日都未見知是則師資  
兩亡敢以文疏仰及便置之坐上往  
覆雲所既屬捨見來降即命登座覆  
述吐納纖隱衆仰如山自後專預正  
時結徒畢業以戒律旁義有會他部  
者乃重聽大論毗曇開汲津奧又以  
心使未靜就諸禪林學調順法年踰  
十臘方歸律宗四達望風堂盈千計  
時為榮大也齊主既敞教門言承付  
囑五衆有盛憲綱者皆據內律治之  
以遵學聲早舉榮授為斷事沙門時



青齊諸衆連譯經久乃徹天聽无由  
息訟下勅令往遵以法和喻以律科  
懲曲感物情繁諱自弭由是更增時  
美法侶欣之及齊曆將季擅名逾遠  
而非類不交惟道同轍名儒大德見  
輒慕從常與慧遠等名僧通宵造  
盡周平齊日隱于白鹿巖中及宣政  
搜揚被舉住於嵩岳德不孤峙衆復  
毛歸大隋廓定招賢四海開皇七年  
下勅追詔京闕與五大德同時奉見  
特蒙勞引令住與善并十弟子四事  
供養十一年中又勅與天竺僧共譯  
梵文至十六年復勅請為講律衆主  
於崇訪寺聚徒成業先是閩內素奉  
僧祇習俗生常惡閩異學乍講四分  
人聽全稀還是東川讚擊成務遵欲  
廣流法味理任權機乃旦剖法華晚  
揚法正來為開經說為通律屢傳姿  
澳漸致附宗開導四分一人而已迄  
至于今僧祇絕唱導為人形儀儒雅  
動據規猷而神辯如泉聲相鍾鼓預  
昇法位罕有昏漠開悟之勳寔難副  
焉仁壽二年勅送舍利于衛州之福



聚寺將出示衆乃放紅赤二光晃發  
遠近照灼人目道俗同覩大生慶悅  
仁壽四年下詔曰朕祗受聖命撫育  
生民遵奉聖教重興象法而如來大  
慈覆護群品感見舍利開導含生朕  
已分布遠近皆起靈塔其間諸州猶  
有未遍今更請大德奉送舍利各往  
諸州依前造塔所請之僧必須德行  
可尊善解法相使能宣揚佛教感寤  
愚迷宜集諸寺三經詳共推擇錄以  
奏聞當與一切蒼生同斯福業遵乃  
搜舉名解者用承上命登又下勅三  
十餘州一時同送遵又蒙使於博州起  
塔初至州西有白鵠數十頭當於輦  
上旋遶數匝久之而逝及至城東隆  
聖寺置塔之所夜有白光數十道道  
如車軸住于基上邊有鳥巢樹上及  
光之洞明衆鳥驚散又雨銀花委地  
光耀如雪掘基五尺獲粟半升夜降  
神仙八十四人持華遶塔久之乃方隱  
又婦人李氏患目二十餘年及來禮拜  
兩目齊見後行道之夕又放赤光照  
寺東房見卧佛及坐佛說法之像復

見梵僧對架讀經有一十四字皆是  
梵書時人不識及四月八日當下塔  
時感黑蜂無數銜香遶塔氣蔚且熏  
不同人世又見白蓮花在塔四角高  
數百丈花葉分布下垂於空時間五  
彩蓮花廟填其內又見天人燒香而  
左轉者於是採集而觀歎未曾有屬  
目不見者非無一二及下覆訖諸相  
皆止遵於京邑感開律儀名駭昔人  
而傳叙玄宗其後蓋闕又著大純鈔  
五卷用通律典尋又下勅令知寺任  
弼諸僧衆至光微績以大業四年五  
月十九日卒於興善春秋七十有九  
隋初又有道洪法勝洪搢等並以律  
學著名洪據相州紹通雲胤容止沉  
正宣解有儀學門七百亟程弘量故  
諸經論之士將欲導世者皆停洪講  
席觀其風略採為軌躅勝博涉有功  
而言行無副神志高卓時共潛推但  
身令未廣故聽徒簡略判學承遵統  
化被中山經維正象有聲幽真年代  
非遠並不測其終

釋覺朗俗姓未詳河東人住大興善

寺明四分律及大涅槃而氣骨陵人形聲動物遊諸街巷罕不顧之仁壽四年下勅令送舍利于絳州覺成寺初達治所出示道俗涌出金瓶分為七分光照徹外穿基二丈得粟半升又感黃雀一頭飛迫於人全無怖懼馴擾佛堂久便自失又石函蓋上見二菩薩踞坐寶座前有一足綬手曲肘或見飛仙及三黃雀并及雙樹驎鳳等象將下三日常放光明乃迷晝夜朗過燈耀有掩堂滅炬者而光色逾盛溢于幽障玄素通感榮慶相諠朗具表聞廣如別傳大業之末有勅令知大禪定道場主鎮壓豪橫怙然向風漸潤道化頗懷欽重不久卒於所住時又有沙門海藏識信堅正宗仰律司屢講四分少有傳嗣唐運置十德藏其一焉又有法鏘律師本住靜法末獸煩梗南極太和幽居養志不塵僧衆孤行巖岫偃息松林服餌守中賞心唯識亦搔索之開士也及終沒後露骸山側至夜有燈照之道俗往觀失燈所在遠望還見動經兩

月光照逾明  
釋慧三俗姓賈氏始州永歸縣人六  
歲出家為斌法師弟子後令誦遺教  
一夕便度以經驗師多有承越便捨  
之而往姜律師所誦法華經寺東房  
中講於俗律試聽一遍性若曾聞乃  
問十閔無能解者刺史以下合州白  
黑皆往諮問莫不歸伏始州一部祖  
宗道衆即為州內律主受菩薩戒既  
衆約束以佛為師尚不訖天况礼神  
道於是佛法方得開弘於黃安縣造  
寺七所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三  
寺從彼至今方將盛矣初王登冠欲  
受具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選德於甘  
露寺受戒惟聽四分餘義傍通夢見  
三日三夜天地闇冥衆生無眼過此  
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一百日後  
周毀經道方知微應即返故鄉南山  
截伏惟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  
或有山神送茯苓甘松香來獲此供  
養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礼佛誦經似  
如聽者仍為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猢  
猻羣共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此何



為日時君異也佛曰通也深佐此言  
尋余更有異祥龍飛獸集香氣充山  
其類衆矣後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  
驚駭便慰主曰聖君出世時号開皇  
矣即將出山以事奏聞蒙預出家大  
業中勅還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為  
業武德之始陵陽公臨益州素少信  
心將百餘獸物行至始州令於寺內  
講堂佛殿僧房安置無敢違者主從  
莊還見斯穢雜即入房中取錫杖三  
衣出數曰死活今日矣舉杖向諸驢騾  
一時倒仆如死兩手各擎一獸擲棄  
坑中州縣官人驚怖執主狀申陵陽  
大笑一无所怪書曰弟子數病不逢  
害鬼蒙得律師破慳貪袋深為大利  
今附沉香十斤絀綾十段仰贈後還  
京曰從受菩薩戒焉貞觀三年寺有  
明禪師者清卓不羣白日獨坐見無  
半身向衆述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  
兩人同心忽失半身將不律師先去  
不者明其死矣明日食時俗人驚云  
寺家設會耶見有四路客僧數千人  
入寺今何所在尋余午時主便無疾



而逝春秋八十九矣

釋智保河東人弱齡入道清慎居心而在性剛審不軌流俗進受具後正業禁司擁節專制挺起羣侶博聽異解貫練心神廢立文旨大觀掌內所  
以律部遐被寔賴斯人故能維攝自他言行相守至於流略墳素頗獲其宗談對玄儒不後其術筆記之工時  
揚大義緣情流采嗣接英華初住勝光末居禪定國供豐積受用多虧所以名僧大德日陳形器憑准神解可  
以言傳至於衣食資求未能清澹僧衆四百同食一堂新菜果瓜多選香美保任目仰手依法受之任得甘苦  
隨便進噉皆留子實恐傷種相由知法者少疑未詳檢其知量訪護皆若此也後返勝光厲業弥峻園蔬溉灌  
水雜細蟲直歲高視但論事辦保念此無辜交被刑害躬執漚具達送方還寺有草物堪為僧用者必拾掇鳩  
聚身送厨帳其雜行紛綸誠難備舉以武德末年遘疾將漸而正氣明爽告友人慧滿曰余其死矣而精神不

得超勝如何有問意故答云觀其來  
蔭似作守寺之神耳而止于西院佛  
殿余頻以法遣之卒不能離言訖便  
絕自今所陳殿宇人罕獨登時須開  
入無不肅然毛動及後百日嘗有老  
嫗內懷酒食將遺諸僧行至寺門忽  
被神害身死委地器物流離斯亦嚴  
厲之所致也故僧侶攝其風威有涉  
鄙怯者皆懷而梭正矣自保之據道  
卓秀出羣一食充軀雖經病重不變  
前節不宿俗舍常止僧坊雖曾遠涉  
必栖林野三衣常被瓶鉢自隨不執  
俗器不觀音樂五兵六法捨不身經  
理會高僧聞便赴仰故每日再講必  
瓶鉢自隨肅然成風無累於教屢衆  
而食曾無盈長殘水餘臍並以餅拭  
而噉之一滴無遺恐損施福故也嘗  
遇重病每食有餘一兩匕者停貯多  
日可得并許親者溫煮命淨人食之  
有問其故答曰僧食難棄不可妄輕  
棄耳傳者目驗生常景行故直筆書  
其弘護之相焉又嘗患瘧寒則水淋

熱則火炙渴則急盥寒塞其口痢則絕食取老斯徒衆矣

釋智說字慧成姓徐本徐州人炫法師之弟也少聰敏有志節在蜀遊學務勤律肆會周陵法因事入關不果所期遂隱南嶺終南太白形影相吊有隋革命光啓正法招寶碩德率先僧首即於長安敷揚律藏益州總管蜀王秀奏請還蜀王自出迎住法聚寺道俗歸崇寺設大齋無不來赴將食提勸問炫法師曰此處護淨不答曰初還未得檢校承道不護淨乃擲筯而起曰寧取屠兒食此淨銅何得取也諸僧數千一時都散其嚴已忘若此故其在衆屏氣寂然性不受施不安干物有僧道恢爲人鬼險遙見走避人曰卿從來不畏一人何故畏說律師耶答曰此佛法中王耶得不畏人曰以恢公膺力可敵律師百人耶答曰縱敵千人遙見百脉已沉四支不舉何敵之有乎後以人請戒禁行將誼擾乃辭入龍居山寺幽栖深阻

軌迹不通延出辟疾意欲登劍閣  
廓清井絡與說書令歸國化使略  
荅云辱使至止并以誠言披閱循  
環一言三復文清淥水理破秋毫貧  
道戒行多關化術無方宅身荒谷  
四十餘載狎魚鳥以樵歌習禪那  
思般若以此卒歲分填溝壑不謂  
耆年有幸運屬休明伏惟相王殿  
下德隆三古道振百王公攘辟而  
歸舊里衣錦而旋本邑百姓有  
再生之期万物起息肩之望搢紳  
君子捧玉帛而來儀慷慨丈夫委  
干戈而伏道昔長卿返蜀徒擅清  
文鄧艾前來未能偃武公華陽甲  
族未絡名家捧日登朝懷金問道  
劍南長幼並俟來蘇豈藉微風自  
然草靡當勸諸首領越境來迎秀  
得書示軍衆先作礼曰人物爭歸  
律師之力也以武德元年十月一日  
平居而逝年八十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癸卯歲高麗國司大藏都監奉  
勅周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永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喜撰

明律下 正傳九 附見七

唐京師弘福寺釋智首傳一

唐京師普光寺釋慧難傳二

滿慈真教  
喜智敬道

唐相州日光寺釋法礪傳三

唐京師普光寺釋玄琬傳四

唐蒲州仁壽寺釋慧蕭傳五

唐京師普光寺釋慧滿傳六

唐箕山沙門釋慧進傳七

唐并州義興寺釋道亮傳八

道喜

唐蘇州通玄寺釋慧旻傳九

釋智首姓皇甫氏其源即安定玄  
旻先生之後也家世丘園素居物表隨  
官流寓徙宅漳濱而幼抱貞亮風標  
雄傑髫年離俗馳譽鄉邦初投相州  
雲門寺智旻而出家焉旻亦禪窟龍  
驤心學翹望即稠公之神足也以首  
歲居學稚且略禁科擢示五門擁其  
三業而神慧所指不慕下流覽屬遺  
教戒為師本定慧衆善自此而繁義  
理相符敢違先誥所以每值律徒潛



聲諮問隨聞弘範如說修行由是五衆分驪莫不就而請謁俄而母氏辭世復入道門名為法施住於官寺深修八敬遵重五儀志欲預有制門誓願奉而承則然尼衆在道深附清深戒約是投率多輕毀而施割愛從道履正栖心威服尼流聲高魏土自玄化東被未有斯蹤以首膝下相親素鍾華望施欲早服道味濡沫戒宗乃啓是授其具足而未之許也使內惟正檢外許濟章恭附遵脩緝諧倫伍是察其儀軌默而識之知其風骨堅深乃許其受戒首以緣成之法事假明賢恐薄墜行門便有淪道器乃周訪鄭衛盛德勝人不累年期必邀登計時過三載方遂素懷二十有二方稟大戒雖從師授而得否未知乃於古佛塔前請祈願證蒙降佛摩頂身心安泰方知感戒有實自介旦夕諮訪挺出恒標雖教所未聞而行儀先脩及尋律部多會其文明若夙知更陶神府其有事義牽滯者皆次澮相融冥適合契後聽道洪律席同侶七

百鋒穎如林至於尋文比義自言迥拔及玄思勵勇通冠羣宗剛正嚴明風飈遺緒者莫尚於首矣故未至立年頻開律府懿德敏行咸共器之靈裕法師道振雄伯範超倫等親管緇屬預在下筵時共美之重增榮觀會隋高造寺遠召禪宗將欲廣振律詮流暉帝壤若不附定通戒行學無歸遂隨師入關止于禪定解既冥通聲光三輔初達天邑具覽篇章便更博觀新解潤以前聞有識悟其玄規更開講肆既副本願登即然之每日處衆敷弘餘時却掃尋閱於是三歲衆經四年考定其有詞旨與律相關者並對踈條會其前失自律部東闡六百許年傳度歸戒多迷體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見紛其交雜海內受戒並誦法正之文至於行護隨相多委師資相襲緩急任其去取輕重乎而裁斷首乃銜慨披括往往發蒙商略古今具陳人世著五部區分鈔二十一卷所謂高壙崇映天網遐張垂敞殊文統踈異術羣律見翻

四百餘卷因循講解由來一亂今並括其同異定其廢立本疏雲師所撰今續兩倍過之故得諸部方駕於唐衢七衆周睇於貞觀者首之力矣但關中專尚素奉僧祇洪遵律師創開四分而兼經通誨道俗奔隨至於傳文律儀蓋幾如也首乃播此幽求便即對開兩設沉文伏羲亘通古而未引碩難巨疑抑衆師之不懈皆標宗控會釋然大觀是由理思淹融故能統詳決矣使夫持律之賓曰填堂宇遵亦親於法座命衆師之相成之道不忘弘讚之功靡替遂得知歸秦土莫不宗猷法鏡始於隨文末紀終於大漸之前三十餘載獨步京輦無敢抗衡敷演所被成正非一所以見迹行徒知名唐世者皆是首之汲引寔由匡弼之功而復每昇法宇規誡學徒微涉濫非者為停講坐或有植學者皆召而誨喻聞者垂泣無不懲革大業之始又退住大禪定道場今所謂大德持寺是也供事轉厚弥所遺削願以道揆帝里化移關表舊土凋

望流神靡依乃抽撤什物百有餘段  
於相州雲門故墟今名光嚴山寺於  
出家受戒二所雙建兩塔鑒以珠寶  
飾以丹青為列代之儀表亦行學之  
資據各銘景行樹于塔右貞觀元年  
有天竺三藏大賈梵本擬譯唐文乃  
詔所司搜揚英達會議所及遠處翻  
傳其有義涉律宗皆諮而取正至于  
八年上以聖善早喪遠感難陳雖化  
滿天下而因極之情未展奉為太穆  
皇后於宮城之西造弘福寺廣延德  
望咸萃其中恐僥倖時譽安登位  
席以首道素嚴正不濫邀延百辟上  
聞召為弘福上座即搃綱任擇釋僧  
倫其有預在徵迎莫不諮而運舍使  
夫衆侶雲會等觀如蘭不肅成規  
流芳不絕自爰初開講誓窮百遍必  
得果心夕死可矣始於漳表終至渭  
濱隨方陶誘恰窮本願慶本所念未  
幾而終詳諸物議可為知命以貞觀  
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宿疾再加卒于  
所住春秋六十有九皇上哀悼下勅  
令百司供給官事所須務令周備自



隋至唐僧无國墓創開摸楷時共重之  
僕射房玄齡啓事杜正倫并諸公卿  
並親盡哀訴崇戒範也至二十九日裝  
辦方具時惟炎夏而是不腐臭衆共  
嗟之斯持戒力也諸寺門學覽引素  
幢充諸街衙官給地十畝於京城西  
郊之龍首原縣夫三百築土墳之種  
栢千株于今茂矣慕義門學共之高  
碑勒于弘福寺門許敬宗為文初律  
師弘化終始有聞博見之舉通古罕  
例自講士交競救習昔傳讎勘羣宗  
多乖名實非夫積因往世故得情啓  
天乘數百年來双宗始定兼勤於聽  
說重於行事隨務造儀皆施歲艾每  
於晦望說戒先具法物花香交飾鑒  
發堂中預在聽徒合掌跪坐一衆競  
疎終於前事說欲陳淨偏所誠期每  
講出罪濯諸沉累故持律之士多往  
參焉自然世後此事便絕余嘗處  
末座向經十載具觀盛化不覺謂之  
生常初未之欽遇也乃發憤關表具  
覲異徒溢目者希將還京輔忽承即  
世行相自崩返望當時有逾天岸鳴



釋慧璉姓吳揚州江都人也母懷之時即祛嗜欲辛腥俗味眇然不顧識者以為兒之所致同身子矣及年七歲心慕緇徒道見沙門尋而忘返親欲其信仰也遂放依禁法師而出家焉孝謹天然同由師訓隨從奉新初无乖越每從禁遊履諸寺一無敢出離便於禁所卧床下席地而伏斯例非一聽禁攝論大悟時倫即而講說嗟賞者衆談吐清雅妙會物情於仁壽年中從禁被召入於禪定及具戒後專精律儀聽遵律師講凡二十遍又聽首律師數亦相及謙弱成治堅論不言講揚攝論方敷律相時以其寄大乘而弘行範也大業末曆郊壘多虞禪定一衆雅推璉善能御敵乃招集諸處人畜普在昆池一莊多設戰樓用以防擬璉獨踞令莫敢當鋒時司竹羣賊鼓行郊野所至摧殲無抗拒者兵臨莊次意在誅蕩璉登樓一望但見張旗十里乃収束弓刀反縛奴僕大設餽饍廣開倉廩身先入

陣勞問軍主引至莊中命令就坐既見盛設相與開顏各執璫手健道人也飽馭而旋惟取牛十頭擬勞軍士牽至中道璫復從之以銜前顧皆用還之所以義寧之初通莊並潰惟有禪定如舊無損即深明機要善達關遮一人而已加又偏工巧性無施不可或莊嚴彩飾或丹青輪奐或裁縫服翫或馳策人物衆煎四百通用推賢至於誦說戒經清音流靡由來怠惰者聞璫說戒皆來坐聽竦耳峻坐畏其聲止貞觀之初任雲花寺上座常如攝論化開律部晚又下令徵入普光經理僧倫大小清穆以八年冬終於此寺春秋五十餘矣時又有沙門滿德善智真懿訪道者同璫所學慕義明從德慧悟天開談說和暢智博解深奧情欣護法懿導說有功化行多阻道抱素自資性存經史多從物故懿獨存焉揚敷京輦

釋法礪俗姓李氏趙人也因官逐家于相馬生而牙齒全具迄于終老中無齒毀堅白逾常登年學位便飲大

法初歸靈裕法師即度為弟子風素  
翔郁威容都雅言議博達欣尚玄奧  
受具已後敦慎戒科從靜法律師諮學  
四分指撝刑網有歷年所振績徽猷  
譽騰時類功業既著更師異軌又從  
恒州荆公聽集大義乃周兩載統略  
支葉窮討根源當即博引所聞開講  
律要詞吐簡詣攻難弥堅故得隣幾  
獨絕尤稱今古末又往江南遊覽十  
誦而盛專師授討擊未資還返鄴中  
適緣開導屬隋煬道銷岳瀆塵擾  
聽徒擁戢諮逮無因唐運初基法門  
重闢會臨漳令裴師遠夙承清訓預  
展法筵請礪在縣敷弘相續綿積累  
載開悟極多四方懷道宵興命駕解  
契丹堂行敦入室礪以初學舊習委  
訪莫歸若不流于文記是則通心無  
路乃開拓素業更委異聞旁評經論  
為之本疏時慧休法師道聲遠被見  
重世猷讚擊神理文義相接故得符  
采相照律觀高邈休有切焉以貞觀  
九年十月卒于故鄴日光住寺春秋  
六十有七前後講律四十餘遍製四

分疏十卷羯磨疏三卷捨懺儀輕重  
叙等各施卷部見重於時時衛州道  
爍律學所崇業駕於礪為時所重矣  
釋玄琬俗姓楊弘農華州人也遠祖  
因徙今居雍州之新豐焉青襟悟道  
履操冲明志在學年方遊法苑事沙  
門曇延法師延震嶺宏標遺教法主  
隋文欽重立寺處之具見別傳而琬  
位居入室恭恪據懷及進具後便隨  
洪遵律師伏膺四分冠冕遮性豁汰  
持犯涉律三載便事敷演使於後進  
樂推前英歎美乃旋踵本師涅槃真  
體据掇新異妙寫幽微又欲欽佩准  
識包舉理性於曇遷禪師稟學攝論  
并尋閱衆鋒窮其心計法華大集楞  
伽勝鬘地論中百等並資承茂實研  
覈新聞環脩弥討其際搜會擢其玄  
理然願福智相導有若輪馳慧業略  
剖於終標樹創開於始永惟延師存  
日願造丈六釋迦經略未圓奄便物  
故誓志營復克遂先摸於仁壽二年  
提洽有緣便事鑪錘寺乃京臯衝要  
峙望歸心故使至感冥通控引咸遂



當時空色清明杲日流輝上天雨花  
狀如雲母滿空飄灑終墜像前僚庶  
嘉其罕逢法屬慶斯榮瑞及開摸之  
後雅相逾圓即為開輔棟梁金像之  
大有未過也今在本寺每於靜夜清  
朝飛流八音之響而不測其來至又  
造經四藏備盡莊嚴諸有繕寫皆資  
本據又以二月八日大聖誕沐之晨  
追惟舊緒敬崇浴具每年此旦建講  
設齋通召四衆供舍悲敬辦羅七物  
普及僧儔又常慨運岨象未有虧歸  
禁至於授受遮難滋彰乃鑒飾道場  
尋諸戲法每春於受戒之首依二十  
五佛及十轉神咒潔齋行道使彼毀  
禁之流澄源返淨登壇納法明白  
無疑並傳嗣于今住持不絕從此而  
求可謂護法菩薩也而重法尊行晨  
夕相仍若值上德異人必揖對欣振  
諮承餘令雖聞同昔習而翹仰如新  
斯後已謙光罕有蹤矣逮貞觀初年  
以琬戒素成治朝野具瞻有勅召為  
皇太子及諸王等受菩薩戒故儲宮  
以下師禮崇焉有今造普光寺召而



居之供事豐華廣霑會鄉者又別勅延  
入為皇后六宮并妃主等受戒樹掖  
問德禁中投納法財日逾填委而欽  
若自守不顧有餘賜施所資悉營功  
德尋有別勅於苑內德業寺為皇后  
寫現在藏經當即下令於延興寺更  
造藏經並委其監護琬以二宮所寄  
惟谷其誠祕奉不難義須弘選自周  
季滅法隋朝再興傳度法本但存卷  
秩至於尋檢文理取會多乖乃結義  
學沙門讎勘正則其有詞旨不通者  
並諮而取決故得法寶無盪於疑偽  
迷悟有分於本末經領貞明自琬始  
也昔育王再集於周時今琬定宗於  
唐世彼此誠異厥致齊焉然其正訓  
於世三藏舍之偏以苦節自修德以  
律儀馳譽言為世範繼素攸歸華夷  
諸國僧尼從受具戒者三千餘人王  
公僚佐爰及皂隸從受歸戒者二十  
餘萬左僕射蕭瑀兄弟人倫藻鏡文  
猷時煩每諮法華會三之旨龍樹明  
中之教沉吟移景奉佩而旋右僕射  
杜如晦臨終委命召為歷劫師資大

將軍薛万徹昆季并及母氏並欽崇  
戒約疎素形終普光道岳法師解洞  
幽關辯開慧府訖奉戒香行菩薩道  
而汲引亡疲弘務終日因之革勵修習  
者計非恒准故京輔士庶繼踵煙隨  
礼供相尋日盈厨庫時有至覲者去  
每至授戒說法異類鬼神諸方毛聚  
如承受相自非至切冥被孰能致乎  
琬以戒勸之至物我同欽義等風行  
事符草偃乃致書皇太子曰元正告  
始景福惟新伏惟殿下膺時納祐罄  
無不宜但琬夙縈沈痾不獲奉慶蒙  
降逮問無任荷戢感願恩隆罔知攸  
厝今略經中要務即可詳行者四條  
留意尋檢未綏實祚初勸行慈引涅  
槃梵行之文令起含養之心存兼濟  
之教也二減煞者引儒礼无故不煞  
牛羊者皆重其生去其濫逸也又言  
王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  
其宜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  
其肉此即上帝悼損害之失樹止煞  
之漸也故佛經有恕已之喻誠之煞  
打諸事也琬聞東宮常膳日多菓率

審如所承誠有大損殿下以一身之料遍擬羣僚及至斷命所由莫不皆推殿下所以長懷夕惕望崇慈恕自今以往請少煞生東宮內外咸減肉料則曆長命久仁育斯隆三順氣者如經不煞曰仁仁主肝肝者木也春陽之時万物盡生宜育羣品用答冥造如其有煞是不順氣殿下位處少陽福居春月行慈以和正氣施惠以保天齡請年別春季斷肉停煞慈彼含育順此陽和四奉齋者如經年三月六節潔六根便資五福伏願遵行受持齋戒何者今享此重位咸資往因復能進德崇善用成其美則善知識者是大因緣玄苑道德踈微曲蒙願躬謹率聞見敢塵聽覽登即答曰辱師所示妙法四科備覽周環用深銘佩法師早祛塵累遊神物表闡驚嶺之微言探龍宮之秘藏洞開靈府凝照玄門固以高步弥天鄰幾初地遂能留情博施開導蒙心理實義周詞華致遠包括今古網羅內外訓誘之至審諭之方縱聖達立言師傅

弘道亦未足騁歸要津擬儀高論但  
行慈減煞順氣奉齋斯乃仁人之心  
以成大慈之行謹當緘諸心府奉以  
周旋永籍勝因用期冥祐餘文不載  
其言令之行化及此類九年下詔斷  
然起於三月盡於五月琬以仁育燕  
濟乃上啓更延帝又特聽盡千歲暮  
貞觀十年抄冬遘疾知歸後世又致  
啓東宮累以大法又上遺封表於帝曰  
玄琬聞真容晦迹像教凌遲无不假  
紹素以往持設內外而為護遂得法  
雲垂潤慧日重輝光叶万乘繼隆千  
載竊尋任持之理義有多門弘護之  
方教乃非一若不依佛取捨仍恐賞  
罰乖宗如其准教驗時是則簡訖當  
理伏以僧尼等不依戒律致犯刑章  
聞徹闕達塵勞聽覽琬等僧徒無任  
慚懼但恐餘年昏朽疾苦相仍弱命  
不存洪恩未答迷於經中撰佛教後  
代國王賞罰三寶法及安養蒼生論  
并三德論各一卷伏願聖躬親降披  
覽陛下廣開上書之路與納芳莖之  
言謹獻秘要之經請詳金口之教但



琬忝當傳法庶無匿教之僞誓狀劣署  
封以酬終後之事不勝戀仰謹奉經  
以聞又遺誠門人在於道檢言極詳  
切讀者垂淚又云餘塵施諸衆生餘  
骸依古焚棄制服喪臨一無預懷遂  
以臘月七日卒於延興寺房春秋七  
十有五道俗失依皇儲哀慟天子下  
詔曰玄琬律師戒行貞固學業清通  
方寄弘宣正法利益羣品不幸沒世  
情深惻悼賜物如別齋墳所須事由  
天府春官懿戚卿相重日並捨金貝  
榮嘉贈贈營助追福暨于百日特進  
蕭瑀太府蕭瑒宗正李百藥詹事杜  
正倫等並親奉戒約躬盡哀禮後旋  
墳山寺幢蓋相映香花亂空從者如  
雲衆盈數万前僨達于終南後塵猶  
繼干城闕四十里間皂素充道皆云  
我師斯亡戒業誰保故為時宗如此  
也弟子等五百餘人奉遵遺旨卽時  
雲高風靜水淨油香七衆弥山一心  
悲結乃命下火依法闍維薪盡灰飛  
廓然歸本仍於焚所建佛塔一區用  
津靈識儀像存焉東宮洗馬蘭陵蕭



鈞制銘宗正卿李伯樂製碑立于塔  
所時為冠絕初琬自始及終意存弘  
濟生善福智無不綴心武德之初時  
經剝喪粒食勇貴客僧無訖乃自竭  
餘力行化魁豪隨得貨賄並充供給  
日到寺厨親問豐約故主客同慶焉  
又像季澆漓多輕戒律乃以身軌物  
引諸法屬親執經文依時附聽乃經  
十遍遠嗣先塵智首律師德光榮問  
於帝京者寔資成贊能扇芳風自見  
令達罕能推挹如此人矣故使唐運  
搜舉歲拔賢良多是律宗實由琬之  
薦課也而容範端肅聲氣朗峻預瞻  
敬者莫不懔然故圖象厥相猶令人  
畏者弟子僧伽俗姓元氏清悟索嗜  
欲常隨琬導物而立志真正機諫變  
適不犯顏色以味靜為宗又不希人  
世依閑業道是所謀焉臨終清嗽飲  
容明誨而卒豈非師資謙德能世其  
塵而恨其早卒清規未遠

釋慧蕭俗姓劉本彭城人世家徙于  
許州之長葛故又為縣人焉弃業以  
衣纓稱士大夫十八為書生聰悟敏

達善說詩禮州郡以明經舉之非其所好遂入嵩高山求師出家強識前聞而以戒行見稱者舊明達相謂曰若人如此必今代之優波離也開皇初進學鄴城博綜經律乃貫練衆部偏宗四分聞奉山靈巖寺幽栖潔行之宅也乃往從焉後以和上年襄復還中嶽于時隋祖創業四海為家故得縱任往還無所拘礙時龍門沙門明朗河東持律之寂承蕭道聲藉甚不遠從之朗雖年齒隆蕭而卑身礼事並深相悅服道合欣然淹留歲序請歸河曲蕭亦不滯物我相與同行住于龍門之定林寺歷緣山水居隨所好尋訪同志不憚危險馬頭山有僧善禪師聚徒結業從而習定時還朗寺弘暢毗尼仁壽中頌向黃頰山依巖夏坐有土命者因事投焉不忍遣之留匿經久後以事發引蕭為侶所在督課追徵赴獄會朗善俱亡又無匿罪便振錫徂南路經蒲坂時沙門道積神素道傑等晉川英彦素與周旋留連累載屬隋煬墜歷法令滋彰

藏匿嚴科殊為峻刻蕭以許身為道  
隨務東西名貫又除栖遁幽阻自中  
條王屋巨壑深林無險不登若遊庭  
戶逮中原版蕩妖氣一亂河東郡丞  
丁榮彰服德音招住仁壽長弘律藏  
學者肩隨義寧中被擁西城不虧謙  
業及後安靜弥崇法會蒲陝晉絳五  
衆師焉以貞觀十四年終于仁壽春  
秋七十有三自蕭服心戒業演導為  
宗友接朋勝時無與貳每念朗善遊  
好不覺涕之無從不能裁止便登眺  
而慟斯重交慕善為如此也曾講涅槃  
經僅十許遍猶恨大乘無以遂翫讀  
華嚴於數年間口不輟音文不釋手  
有請蕭為方廣講主乃止之曰吾尚  
未解經意安可講手時以為真而且  
諒又懼悞諸後學云

釋慧滿姓梁氏雍州長安人也父榮  
曆仕隋唐為海豐諸州刺史滿生年  
素潔履正標宗慈濟含育殆非終學  
世俗銷鑠見便寒悚僧儀道具觀即  
欣仰年甫七歲即樂出家二親素奉  
佛宗不違其志父臨海州有勅聽度

便蒙剝髮隨父還京住大興善為仙法師弟子仙名望京邑識悟有從既通俗洽聞故父親付屬後携乃住仁壽宮之三善寺及大業之始又住大禪定焉進戒奉業於智首律師明慎威儀學門推捐恩擇理味以達曙為恒而勤於政事樂行勸勉每值五界施則唱白科舉身先眾侶諮考疑議至於受戒緣集難遮多少教授獨斷成不眇然滿乃預令識相提撕抵掌致有臨機忘逆往往微正時共重其詳審訪其成進也遊講四方不拘世界貞觀三年嘗於郾城魏武曹家別院講羯磨法所居草室忽為火燒風焰俱盛將延西及滿索水撲之因即風迴火滅得無燒焚斯戒德之威類難登繼至七年今造新寺通選大德以滿行績前聞引之令住其年奉勅令任弘濟寺上座專弘律訓并導僧徒至有成規旁流他寺有集仙寺及素無慧解妄有師習鑄老子真人等像私自供養并廣召黃巾在堂慶度滿與諸僧同預齋集既屬此事公呵止之



連告大德顯行擯罰又退取道像入  
太京寺改成佛相用誠餘習昔周趙  
王治蜀有道士造老君像而以菩薩  
像侍僧以事聞王乃判曰菩薩已成  
不可壞天尊宜進一階官乃迎于寺  
中改同佛相例相似也又及慧尚者  
僥倖一時宮禁還往會高祖昇遐離  
宮京置乃以尚之住寺擬設皇靈尚  
即取僧寺為及所住事違正勅莫敢  
致詞滿遂構集京室三經大德等二  
百餘人行於擯黜云自佛法流世未  
有及衆倚官勢力奪僧寺者既是非  
法宜出衆外不預四衆還往及諸法  
事若有與尚衆言論者亦同此罰制  
令既行是非自顯慧尚不勝其責連  
訴東宮并諸朝宰有令遣啓事杜正  
倫解其擯事僧衆既集多從情議滿  
曰殿下住持正法慧滿據法情理今  
則違理附情此則規模一亂擯本治  
罪罪仍未悛據此而詳未敢聞旨便  
捉坐具逡巡而退時衆懼加威權便  
同解擯滿聞之嘆曰余伴既少難可  
重治且不同解示知乖相可尚後謝



過滿終不顧及。駕巡東部。下勅李衆  
在前滿集京僧二百人。詣闕陳諫。各  
脫袈裟。置於頂上。擬調達之行五法。  
舉朝目瞞。不敢通表。乃至關首重勅。  
方迴。常安弘濟集徒。講說成匠。晚秀  
有鄰聲采。又願生安養。浴僧為業。勅  
安公之芳緒也。煢煢惻惻。兢兢自厲。  
以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遘疾。知  
當後世。勅出什物。並屬三寶。正坐繩  
牀。自加其膝。占諸寺衆人。各執別氣。  
從下上漸至于心。言晤答對。初無昏  
昧。煖氣至口。奄尔而終。春秋五十有  
四。焚于終南龍池寺側。餘骸並化。惟  
舌不灰。更足薪火。經于累宿。色逾鮮  
赤。遂瘞于山隅。京師淨住寺惠昂為  
之銘頌。見于別集。製四分律疏二十  
卷。講四十餘遍。

釋慧遠。姓鮑氏。潞州上黨人。弱歲。辭  
親慕徒。緇侶修習。戒檢極用。偏切將  
欲剪削。父母留戀。遂停俗里。以仁孝  
見知。年至三十。鄉閭覲其精苦。潔身  
斷愛。無思妻累。乃共白其所親。委其  
允度。方任出家。住州治梵境寺。既受

具已聞說受淨衣毛書然重問持犯  
又闕諍悟承鄴下講律徒侶僅士欣  
喜滿懷以律假緣求非文不合因即  
閉關自讀八十餘遍行要耳目頗亦  
具贍而義理由踰必從師受便往相  
州洪律師所一坐伏聽不移其席乃  
經八遍中靜緣務相續而聽又經八  
年今後栖遑隨師南北或山或世遊  
採經論用裨律宗略計前後四分一  
宗百二十遍并覆尋讀強三百遍自  
有同塵專志果功罕儔其足隋文末  
曆有同寺僧弊進學業匹難齊覽陰  
而嫉之進曰相與出家同遵律業潛  
加繩扇豈不以身名致嫌乎昔聞無  
諍行者惟在空生聖立芳規義非自  
結余雖不敏請從雅喻即曰往謝擲  
棄公名揭襖而出衆有止之進曰余  
不滯於去留也為緣故耳因邀聽諸  
方勝徒名地王臺泰岳東川北部常  
山鴈門隨逐禪蹤無遠必屆沙門慧  
瓊道王朔川又往投焉定師宗傳及  
瓊入關遂往笠山訪蹤巢許巖名便  
利有古寺焉掃以居之足不下溪三

十餘載言行成範。緇素尋焉。舊本幽阻由之。宣泰故其法。屬常以禪律。繼業以貞觀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因疾跏坐。終於山舍。春秋八十有六。時同鄉沙門道瓚者。善宗四分。心明清亮。講解相仍。具傳章鈔。而形氣弘偉。少共齊倫。在法住寺。御衆揚化。韓懿心澤四州。長範末齡。風疾頓增。相率儀節。雖衣服頽侈。而藥食無瑕。余聞往焉。欣然若舊。叙悟猶正年八十餘矣。釋道亮。姓趙氏。趙州藥城人。十五歲。於世網投。州界莎坦。禪坊備禪師出家焉。備博達洽聞。兩旬稱德。偏弘大論。神見清遠。十六登坐。至於八十。聲相動物。詞味無變。亮奉敬諮。展望預聽。徒乃令往飛龍山。誦經為業。山侶三十並是禪跏。素少淨人。惟亮一已。既當下位。衆務同臻。日別自課。春五斗粟。將及六載。一時不懈。徒跏三年。六時隨衆。屢蒙放遣。素心不後。積至七年。苦勸方遂。聞并部瓚禪師。結徒開化。盛宣佛法。行達箕山。便進具戒。漸次太原。歸依慧瓚。念定為務。旁慕律

宗有嚴律師者德範可歸便從受業  
因居無量壽寺焉即嚴之所住也自  
尔專攻四分無忘日夕又從嚴往石州  
聽地持論經停既久文旨大通覆述  
前解增其名實有負秀才者居幽綜  
習儒教有功從亮學於起信遂為披  
拈開發慧悟抱信不移承龕律師引  
徒盛講據業呂州又往從焉聽溫本  
習後返住寺依時弘演唐運初開勅  
為端師立義興寺以亮律行清顯延  
而止之因常講說鎮移世續貞觀之  
始出至本州藥城倫公猶自在世欣  
亮遠觀為建律筵轉展相扇聲被東  
夏聽徒八百請益日隆尔後頻開律  
府計不在數成講學士四十餘人并  
部法興出自此矣至今貞觀十九年  
春秋七十有七見處義興當途御法  
有學士道胃者生自上黨僧貫太原  
聽涉有功偏能持志披覽兒童蹴即就  
敷揚今住京寺時時揚化

釋慧旻字玄素河東人志用方直操  
行不群仁愛汎洽稟自天性道振三  
吳名流七澤情好幽居多處嚴整九

歲出家勤精潔業誦法華經暮月便  
度十五聽法迴向寺新羅光法師成  
論率先問對秀逸玄賓命覆幽宗耆  
宿同悅年十七赴請還鄉海鹽之光  
興寺講法華經聽衆雲翔咸陳嘉瑞  
異香彈指屢結空中受具之後從竹  
園寺志律師稟承十誦文理精通傍  
訕諸部志公將漸學徒用委重事云  
畢東入會稽至剡礼石佛天台遊講  
肆數年還吳止通玄寺結徒厲業一  
十七年不出寺門無窺別請元始要  
終布衣蔬食慶吊既絕談說斯止屬  
隋末崩離吳中飢饉道俗逃難避地  
東西乃守死不移禪誦無輟鳥集无  
擾獸群不乱蘇州總管聞嗣安迎請  
出山固辭不往重使再請不獲而起  
時刺史李廉薛通王榮等深相器重  
永崇供覲而懷志拙隱終日戚戚聞  
公通鑒不可奪也乃送入華亭谷幹  
山立寺行道數年地惟下濕蚊蝥甚  
多恐致損傷將事移止大唐開化法  
事廣流更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  
遠方請業常百餘人地宜梓樹勸勵



栽植數十万株通給將來三寶功德  
中年別於南澗止一草菴兩免一獻  
相親同止內外盤遊無相凌惱至於  
禽獸神祇請受歸戒叙其事績未可  
具也蘇州都督武陽公李世嘉遣書  
降使頻請不赴貞觀十九年刺史江  
王因國度人行道之次請令出山王  
欲受戒施多傳詣香供並固讓諸德  
不授不納辟退山泉逍遙自翫凡講  
經律菩薩戒成實論數各有著古律  
舊疏有漏失者皆刪正而通暢焉著  
十誦私記十三卷僧尼行事二卷尼  
衆羯磨兩卷道俗菩薩戒義疏四卷  
受業學士傳化者二十餘人以貞觀  
末年八月十一日旦終於所遁春秋七  
十有七未終三日異香滿寺舉衆恠  
問曰吾後日當去矣生死人之常也  
寄世本若行雲慎無失泣各念無常  
早求自度豈事殞墓律有恒儀碑誌  
飾詞一不須作能依此訣吾何言哉  
斯固臨終不撓可謂堅貞者矣  
試為論曰自法王之利見也將欲清  
澄二死翦除三障所以張大教網布

諸有流雖復惑累增繁起惟三業隨業設教三學興焉戒本防非諒符身口定惟靜亂誠約心源慧取閑邪信明弥惑三法相假義刑聖量是故論亡戒如捉賊定是縛賊慧如煞賊賊謂煩惑不可卒除功由漸降故立斯旨莫非戒具定修深知障惑明智觀察了見使纏我倒既銷諸業不集推其本也則淨戒為功舉其治也則正慧為德經義能生豈不然矣是使五乘方駕於戒道衆聖肩隨於行衢乘福祐於四生廣紹隆於万載非夫戒德何以懋哉粵自金河累言爰始靈山集法時遵厚味道被淳源雖復設教不倫乎裁輕重奉者無乖會聖體意兩不相非然夫上座大衆創分結集之場五部十八派宗百載之後脩列前傳部執等陳自律藏久分初通東夏則薩婆多部十誦一本取廣弘持寔由青目律師敷揚晉世廬山慧遠讚擊成宗余後瓊穎分馳而命路祐瑗波騰於釋門澄一江淮無二奉矣而恨受導四分隨依十誦可為商

之其次傳本則曇無德部四分一律  
雖翻在姚秦而創敷元魏是由未驗  
論主初乃誦傳未展談授尋還異域  
此方學侶音絕維持逮及覆聰方開  
學肆有宗文世弥沙塞部五分一本  
開譯楊都覺壽所傳生嚴其筆文  
極鋪要深可引通郢匠輟斤滋味無  
日可為悲夫雖聞海濱披述汾願剖  
詞登往搜求名實乖爽可惜華典虛  
度神州迦葉遺部解脫一本梵葉久  
傳無人翻度惟出戒本在世流通等  
聚餘宗更無異轍世諱妄習偏備愚  
叢婆盧羅部律本未傳藏中見列僧  
祇部者乃是根本大衆所傳非是百  
載五宗生也統叙五部支分此方已  
獲其四若據攝末從本則二部是其  
所宗此方已獲其一自餘羣部多是  
西域賢聖續述行事其中衆類自分  
區別緣叙難裁略言之矣惟夫慧日  
已沉法流方被衆行之重無越斯經  
諒由附相束情心事易准動靜科據  
真契威容凡愚妄習覩相引善故律  
緣制斯致罕乖試詳講導開士持奉

明人見想紛馳于程神略部別廢立  
取捨難恒學觀未張易為開舉何以  
明耶至如受具一法三聖元基部各  
陳要具舒隨相異宗會受事類星張  
當受明隨同猶合契考夫行事之士  
則鄉壤部分窮其受戒之源宗歸四  
分今則隨學陳相不祖先摸抑斷是  
投妄情斯詆可謂師資訓缺教授無  
功亦是願行道殊機見乎僻斯之糅  
雜二百餘年豈不以傳通失人故使  
頌聲流鄭今則混一唐統普行四分  
之宗故得終始受隨義難乖隔攝護  
雖唐其源可尋自初開律釋師号法  
聰元魏孝文北臺揚緒口以傳授時  
而榮之沙門道覆即紹聰緒續疏六  
卷但是長科至於義舉未聞于世斯  
時釋侶道味猶淳言行相承隨聞奉  
用專務栖德不暇旁求魏末齊初慧  
光宅世宗匠趺阇師表弘理再造文  
疏廣分衢術學聲學聖連布若雲峯  
行光德光榮曜齊日月每一披闡坐  
列千僧覽鼓清言人分異辯勒成卷  
褒通号命家然光初稟定宗後師法

律軌儀大聖徽猷具焉所以世美斯人行解相冠誠有徒矣有雲暉願三宗律師躡踵傳燈各題聲教雲則命初作疏九卷被時流演門人偁高東夏暉次出疏略雪二軸要約誠美蹊徑少乖得在略文失於開授然雲勇於義宗談叙誠博暉則覈切詞相法聚推焉世諱首尾信探風骨汾陽法願眎視兩家更開荒穴制本作抄疏不咸於前彈紉覈於律文是非格於事相存乎專附頗滯幽通化行并塞故其然也其餘律匠理洪隱樂遵深誕等或陶治鄭魏或開壇燕趙或導達周秦或揚塵齊魯莫不同師雲術齊駕當時雖出鈔記略可言矣而導開葉閑中盛宗帝里經律雙授其功可高于時世尚僧祇而能間行四分登座引次其從如流剌敵每臨銜箭而返然遵一其神志聲色不渝由是人法歸焉可謂行之及也智首律師承斯講授宗係盛廣探索弥深時屬雲雷接統傳化學門遠被製述全希豈非博賄百家共師一軌雖欲盾筆無



詞可通屬有礪亮行判燦勝歲興或傳道於東川或稱言於南服其中高第無越魏都制疏乃行其緒誠少餘則名擅一方蓋無筆記而復化行難阻多翳時心豈不以制在篇初故陷者惡聞其失嗚呼律為法命引則命全今不欲不引正法斯滅又可悲之深矣觀夫定慧兩藏理在通明戒律宗中情經事局事則紛披雜集前後異條開制適緣舉例寧准論餘兩藏義在潛通達解知微名為會正所以天仙小聖逗機明道乎說精理開明慧務俱稱至教印定成經若據律宗推遵佛誨大小諸聖不妄傳揚斯何故耶良由教限內衆軌躅常儀僧寶可欽非餘訓勗自非位極至聖誰敢厝心是以文云吾尚不以衆僧付於身子況餘人手故所制重輕皆遵成教縱有疑問還委佛通雖著論詳述而不作是使遺言四命戒為大師三集法輪先引斯典論稱法壽豈虛也哉昔鵠樹已前持律者衆其中高者牛王寂初往業未夷徙居天室

其次接緒号優波離五百獻功奉持  
為上致使四十餘載七衆憲章隨犯  
科要多因面結至於持犯通塞徵舉  
治儀皆命顯揚委其監護雖復二十  
四依通傳正軌措摸後葉必祖斯文  
暨乃東川創開戒業曹魏嘉平方弘  
具戒尔前法衆同号息慈師弟乃聞  
纔移俗耳行羯磨也憑准法護之宗  
論布薩也翻誦僧祇之戒教綱初啓  
隨得宗之奉可恠也西晉務法稍漸  
經猷中原空亂干戈竟接雒邑凋殘  
渭陰荒燼竺護青門之衆可卷而  
懷康會黃武之徒未足收採重以孫  
皓苛虐亢燾不仁擁寺列兵虔劉釋  
種平城之側高尚覆屍黃河之漢梵  
僧捐寶投骸靡厝法律寧通時會弥  
天恢張儀範僧衆常則皆約戒科兵  
飢交賀網制嚴密廣如前傳所叙  
故安舉三章且救時要攝緣成濟得  
其務焉但教缺未弘必假傳授鼻奈  
耶律初是安通文極疎略粗知大旨  
審其正則誠所未聞弘在人乎安當  
斯寄其後遠睿願翼咸習門風秦晉

兩邦昌明法化誠其力矣自斯厥後  
南北兩分住持位別各程經目乎舉  
清徒故有巘嶺栖霞弘明淨地秦川  
靈隱建立戒壇應供列鴈行之僧叙  
戒聞重受之夏即其事也若夫人法  
交映則行解相扶有味則絕紐當時  
無得迷埋神於地故世中迷學其流  
四焉試略舉之想當迷責樂大衆者  
志尚浮虛情專貪附故有排委戒網  
捐縱威儀見奉律者輕為小乘毀淨  
戒者重為大道便引黃葉是真金之  
喻木焉非致遠之能訶折排拉如捐  
草土皆由行缺於身塵染經領耻已  
不達於清達慢已有累於嚴制遂即  
迴情學大開展心胃陵轢聲聞廢揚  
菩薩通情則恐投於坑穽取解則曲  
媚於門侶如斯懷挾未曰倫通以  
此求心心可知矣何不廣讀大乘開  
張慧路徵延聖意有附塵焉是以勝  
鬚所談女人之起行也猶知毗尼即  
大乘學也時所明初心之具修也尚  
識律儀即菩薩藏何況詣達理教體  
化知神解不謝於上賢行寧虧於

下衆必行有乖解非解也得語而不  
詳義棄智而從諸識生死無涯之傳  
固難述矣流俗常事三省而加九思  
出世所詮四依之與八正降斯以往  
未足言哉是以大小兩教隨相攝修  
並在離著豈惟封執若存此計與外  
不殊半滿經論皆陳此過戒之受也  
但啓虛願之門戒之隨也須遵實行  
之務知受而不明隨脩願而無其行  
可謂隻輪無轉於地折翻有墜於空  
信哉世有鄙斯戒者皆為煩累形神  
弊其持犯故同輕削指為小道小可  
捐也宜即捨之矜重情多緘言無報  
誠以攝御門學非戒不弘相善住持  
非戒不立其猶行必涉戶言必有由  
故名利將及爭位夏而斂容師授尊  
橫趨壇場而整帶豈非貪決情勇攬  
戒奉以為師行絕經猷委戒填諸滯  
壑專志在於本毒去取正於方寸用  
斯弘濟誠未敢聞此則愛大憎小為  
迷一也若能關鍵身口附相攝持虛  
錫慮知體道懷德則安遠光彌斯其  
人矣世學諸論詞數區分傍大衆而



通小徑委本筌而尋章句時連界繫乍別色心一行六塵之相攝名教頻繁之包富聖列為存道行凡學止在聲譽於是離討終身博綜詞義輕蔑戒誥陵犯色聲邪說富於屑叨邪求滿於胃臆謂捧鉢為鈍丁号持瓶為豎子半月說戒惟列庶言衣鉢受持極成煩碎遂即顛倒形服雷鼓言聲侮弄尊儀斜眄經律故使依藥受淨永絕其身戒約住持生緘其口斯豈不聞於本業也知業則不然乎但騰焰於舌端曾未圓為心約此則尊高矜伐賤委本基為迷二也若能深討使性妙識治能念動惟是我人事對但明塵識則未悉何賢當斯目也慧休論士樹以風聲然其專大深小騰實復光其美又有行福未凡稟素疎野廣讀多誦情見特隆偏略戒科謂講生例不如常飲淳乳飽我心神靜處幽閑何過相及斯皆靡聞教行動事疑遲不學無知隨念交集所以每講聽採坐列羣僧就務鑽研其人無幾學猶不解况不學乎牛毛麟角頗為



近實又有成樹塔寺繕造田園舉錫  
率材未思物命燎原既隰豈避生靈  
惟恐福業不成實未懷諸慈惻是則  
不聞大聖之明誠也十誦三相正在  
斯人或謂為福行罪功過相補是又  
不聞律緣之初禁也緣修佛堂方制  
地戒意在隨念附相策心不惟事業  
無益之各故世思微務靜之士招引  
寔希躁擾經營之夫騰擲者衆嚴法  
易染妙理難引為迷三也若能依准  
教行不越常刑賢聖而同寔當引護  
至如澄寺九百神道映於趙都遠林  
不刊戒德流於晉世可龜鏡矣專門  
奉律之客立志貞梗之夫薄誦戒緣  
粗知文句時登元坐引衆闡揚悖水  
覆心更無依學是則不聞明律之清  
誠也法身成具方免師資今乃易從  
止足未思引膳魚脫雲漢爵躍僧倫  
惟我律師餘皆師律顧諸經論事等  
石田斜昧高名約同梯稗知法世寔  
誰辯薰蕕猶任縱科治是非一亂輕重  
由其量度禍福自其心神出語成刑  
曾無再覆傳而不習孔門所輕習而  
不經釋宗所誠何異讀礼而存倨

傲誦易而忽陰陽易哉斯言令終宜  
始但以時遭像季法就澆漓律部邪  
緣宗仰繁矣並由本尋學語義拍誦  
文指紙籤行題鞭記掌有則依述闕  
則絕言縱有異微取通無路便言律  
無正斷故是前聖開聽遂即冒世輕  
生湯行章句飲杏湯者為清齋畜錢  
實者為小犯坐具無勞截淨鉢量未  
必嫌周斯皆強於鈐刀易取思齊其  
迷四也若能廣尋羣典備閱行藏挹  
酌四印昭融三制臨機剖斷則文理  
相脩隱括舉例則物我同曉如斯御  
衆世有人共尋夫戒律之筌筌於持  
犯定慧之學務在治能治則亂惑可  
銷能則神機清遠餘外浮遊章句等  
捐月而執捐端矜誕教相同誅藥而  
迷愈疾論者試開四學終墜兩迷非  
言何以致詞列域心寧盡故經陳日  
種種法喻咸存離著律又述云常介  
一心念除諸蓋固復懷斯試叙微有  
箴銘將用體鏡如冰且復昭彰二後  
耳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開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承

大盧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護法上 本傳六 附見四

魏洛都融覺寺釋曇無寂傳一

齊逸沙門釋曇顯傳二

周終南山避世峯釋靜謁傳三 慧宣

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傳四 慧勇 慧

周新州願果寺釋僧勣傳五

隋京師雲花寺釋僧猛傳六

釋曇無最姓董氏武安人也靈悟洞  
微食寢玄秘少稟道化名垂朝野為  
三寶之良將即像法之金湯諷誦經  
論堅持律部偏愛禪那心虛靜謐時  
行汲引咸所推宗兼博貫玄儒尤明  
論道故使七衆望塵資有繁內寂狀  
世情重將捐四部行施獎誨多以戒  
禁為先亟動物機信用雲布曾於邯  
鄲崇尊寺說戒徒衆千餘並是常隨  
門學至四月三十日布薩行籌依位  
授受常計之外乃長六十窳居坐端  
深恠其異既无外衆通夕懷疑明日  
重推有人見從邯鄲城西而來者並

異倫大德衣服正帖剏步閑雅亦有見從鼓山東面而來或於中路逢者皆云往赴崇尊聽僧說戒如是數般節級勘其年齒相扶人數多少恰滿六十焉故知道會聖心是幽靈遐降竹林群隱明非妄承竅德洽釋宗屢當時望後勅住洛都融覺寺寺即清河文獻懌所立廊宇充溢周于三里寂善弘敷導妙達涅槃縣華嚴僧徒千人常業无怠天竺沙門菩提留支見而礼之号为東土菩薩嘗讀寂之所撰大乘義章每彈指唱善翻為梵字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礼之為聖人矣然其常以弘法為任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請釋李肅宗上殿齋託侍中劉騰宣勅請諸法師等與道士論義時清道館道士姜斌與最對論帝問佛與老子同時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為侍者文出老子開天經據此明是同時竅問曰老子周何王而生何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人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簡王四

年為守藏吏。敬王九年，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約斯明矣。竄曰：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九年，凡經四百三十年，乃與尹喜西遁。此乃年載懸殊，无乃謬乎？斌曰：若如來言出何文紀？竄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迫无文志。何耶？竄曰：孔氏三脩卜經，佛之文言出在中脩。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引遠，何能白達？帝遣尚書令元又宜勅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令下席。又議開天經是誰所說。中書侍郎魏叔尚書郎祖瑩就觀取經。大尉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藥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餘無言說。且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時加斌極刑。西國三藏法師苦提留支苦諫，乃止。配徙馬邑。竄學優程舉繼平。



魏史藉甚騰聲移肆通國遂使達  
儒朝士降階設筵接足歸依佛法中  
興惟其開務後不測其終

釋曇顯不知何人元魏季序遊止鄴  
中栖泊僧寺的無定所每有法會必  
涉其塵皆通諮了義隱文自餘長唱  
散說便捨而就餘講及後解至密理  
顯便輒已在聽時以此奇之而覩其  
儀服猥黠名相非繁頻復輕削故初  
並不顧錄惟上統法師深知其遠識  
也私惠其財賄以資飲散之調或因  
昏醉卧于道邊時復清卓整其神器  
及文宣受禪齊祚大興天保年中釋  
李二門交競優劣屬道士陸修靜妄  
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  
者遵奉會梁武啓運天監三年下勅  
捨道帝手制疏文極周盡修靜不勝  
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  
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  
冀興道法帝惑之也乃出勅召諸沙  
門與道士對校道術余時道士呪諸  
沙門衣鉢或舉或轉或呪諸方梁橫  
墜於地者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

對士女擁關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為勝也靜迺高談自伐矜術道術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侮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微術並辭屈退事亦可見帝命上統令與靜捕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耻之況出世也雖然天命相拒豈得無言可令取下座僧對之時顯位居末席酒醉酣盛扶舉登座因立而笑衆皆憚焉而是上統所遣不敢有諫顯語李宗玄向誇現術一之與二者深有致矣即於座上翹足而立曰吾已現一笑卿可現二各無言對顯曰向呪諸衣物飛舉者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皆無動搖帝勅十人舉之不動如故乃以衣置諸梁木帖然無驗諸道士等相顧無顏猶以言辯為勝乃曰佛家自号為內內則小也詔道家為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庶人笑靜與其衆緘口無言文宣處座目驗咸否其徒次日皆捨邪從正求哀濟度未發心者勅令漂剝故斬首者非一自号神仙者並上三爵

臺令其投身飛逝患委尸于地偽妄  
斯伏乃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  
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世中  
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蘖是味  
清虛焉在瞿瞞斯甜慈悲永隔上異  
仁祠下乖祭典宜皆禁絕不復遵事  
頒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  
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廣  
如別傳所載于時齊境一心奉佛國  
無兩事迄于隋運方漸開宗至今東  
川此輩猶少傳者曰達化護持融尚  
馳名秦世小以致遠顯公著績高齊  
知人難哉上統揣其骨則千里駁足  
異世同駕以負取人笑之自古則徒  
飾玄黃笑復何能抗禦之哉顯竟以  
放達流俗潛遁人世不知所之  
釋靜藹姓鄭氏滎陽人也夙標俗譽  
以溫潤知名而神器夷簡卓然物表  
甯為書生博志經史諸鄭魁岸者咸  
賞異之謂興吾宗黨其此兒矣與同  
伍遊寺觀地獄圖變顧諸生日異哉審  
業理之必然誰有免斯酷者便強達  
切諫二親不能奪志鄭宗固留藹決

烈愛縛情分若石遂獨往百官寺依  
和禪師而出家時年十七具戒已後  
承仰律儀護持明練時所戴重又從  
景法師聽大智度論一聞神悟謂啟  
重幽更習先解便知濫述周行齊境  
顧問知津講席論堂亟陳往復詞令  
詳雅理趣清新皆略無承導終于世  
累乃撫心曰余生年不幸會五濁交  
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退惟谷高  
蹈可乎遂心口相弔損影嵩岳尋括  
經論用忘寤寐然於大智中百十二  
門等四論軍為投心所崇餘則旁鑽  
異宗成其通照言必藻續珠連書亦  
草行相貫高為世重罕不華之後自  
悟曰綺文爽理華寔亂真豈泳宕忘  
返不思懲艾乎自今誓而斷之惟以  
釋道束鷲並味前聞恐涉邪津悔於  
晚學又入白鹿山逃觀黃老廣攝受  
之途在惠詭駁標寓言之論未之尚  
也聞有天上梵僧碩學高行世之不  
測西達成陽謁求道情猛欣所聞見  
私度關塞載離寒暑既至謂陰未及  
浣足即申謁敬昔聞今見見累於聞

大鼓徒揚資訪無指乃潛形倫伍陷  
甄舊解蕪沒避遁知我者希掩抑十  
年達窮通之數體因緣之理附節終  
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祛土反  
羣名避世依而味靜惟一繩牀廓無  
庵屋露火調食絕諸所營召彼癘徒  
誨示至理令其致供日就嗽之雖屬  
之衆往結林中授以義方贊為學市  
山本無水須便飲澗嘗於昏夕學人  
侍立忽降虎來前挫地而去及明觀  
之漸見潤濕乃使洮涇飛泉通往役  
是遂省下澗須便挹酌今錫谷避世  
堡虎培泉是也藹立身嚴格達解超  
倫據林引衆講前四論意之所傳樂  
相弘利其說法之規尊而乃演必令  
學侶祖立合掌懇懃鄭重經時方遂  
乃勅取繩牀周繞安設致敬坐訖藹  
徐取論文手自指摘一偈一句披釋取  
悟顧問聽者所解云何令其得意方  
進後偈旁有未喻者更重述之每日  
垂講此法無怠常自陳曰余厭法慢  
法生不值佛世縱聞遺教心無信奉



恒懷怏怏終須練此身心有時試縱  
惟欲誠心造惡有時攝念惟願假脩  
相善如此不名安身如此不名清心  
故約已制他誠非正檢然末世根緣  
多相似耳必厭煩屈者須住不辭身  
儀者離此其開蒙敦勵皆此類也有  
沙門智藏者身相雄勇智達有名負  
賴二石造山問道因見橫枝格樹戲自  
稱身遇為謁見初不可止三日已後  
方召責士腹中他食何得輒戲如此  
自養名為兩足狗也藏銜泣謝過終  
不百納遂遣出山沙門曇延道安者  
世号玄門二傑當時頂蓋名德相勝  
及論教體紛諍由生諮謁取決讓謝  
良久方為開散兩情通悅不覺致礼  
各鳴一足跪而啓曰大師解達天鑒  
應處世攝導今則獨善其身喪德泉  
石未見其可謁曰道貴行用不即在  
言余觀時進退故且隱居未志耳余  
後事故入城還歸林野屬周武之世  
道士張廣誦詐罔上冒增榮寵潛  
進李氏欲廢釋宗既縱倖紫宸蠟飛  
黃屋與前僧衛亢嵩唇齒相副帝精

悟朗鑒內烈外溫召僧入內七宵札  
懺欲親覩僭犯冀申殿黜時既密知  
各加懇到帝亦七夕同僧不眠為僧  
讚唄并諸法事經聲七轉莫不清靡  
事託設會公陳本意有猛法師者氣  
調高拔躬抗帝旨言頗激切眾恐禍  
及其身帝但述懷曾無赦退請聞之嘆  
曰朱紫雜糅狂招交侵至矣可使五  
眾流離四民倒惑哉又曰食周之粟  
飲周之水食榘懷音寧無酬德又為  
佛弟子豈可見此淪滑坐此形骸晏  
然自靜寧大造於像末分俎醢於盜  
跖耳往詣闕上表理訴引見登殿舉  
手唱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  
恩酬檀越厚德援引經論子史傳記  
談叙正義據證顯然從旦至午言無  
不詣明不可滅之理交言支任抗對  
如流梗詞厲色鏗然無撓百僚近目  
代之戰慄而神氣自若不阻素風帝  
雖愜其詞理而滅毀之情已决既不  
納諫又不見遣藹又進曰釋李邪正  
人法混并即可事未未煩聖慮陛下  
必情無私隱涇渭湏分請素油鑊殿

進取兩宗人法俱貴之不害者立可知矣帝怯其言乃遣引出時宜州沙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俱不用言乃與同友七人於弥勒像前礼懺七日既不食已一時同逝鵲知大法必滅不勝其虛乃携其門人三十有餘入終南山東西造二十七寺依巖附險使逃逸之僧得存深信及法滅之後帝遂破前代關東西數百年來官私佛法掃地並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禹貢八州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為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三寶福財其數無數簿錄入官登即賞賚分散蕩盡初於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中其禍既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氏部於所治府與諸若仿佯天望忽見五六段物飛騰虛空在於鳥路大者上摩青霄大如十斛困許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復伍下其色黃白卷舒空際類幡無脚介曰天清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炎曦而已因徃冬官府道經園土北見重牆上有黃書橫拖棘

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  
九卷問其所由答云從天而下飛揚  
墜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  
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緘篋笥屬  
隋興運轉牧冀州爰命所部從事趙  
綯叙之日有清信大士具官身嬰俗  
累恕崇法理精感明靈神化斯應遂  
使羣經騰翥等扶搖之上昇隼卷飄  
返若丹鳥之下降其去也明惡世之  
不居其來也知善人之可集應瑞乎  
如彼聖著乎如此我皇出震乘軋更  
張琴瑟親臨九服躬勅八荒知三寶  
之可崇體四生之不困遂頒海內修  
淨伽藍是使像法氤氲同諸舍衛僧  
尼隱軼還類提河特以此經像明靈  
著自非積善焉能致斯敢事旌表傳  
芳後葉初武帝知藹志烈欣欲見之  
乃勅三衛二十餘人巡山訪覓旣衣道  
人朕將位以上卿共治天下藹居山  
幽隱追蹤不獲後於太一山錫谷潛  
遁觀大法淪廢道俗無依身被執煙  
無力毗贊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  
事捨身故先相告衆初不許慕徒聞

法便開覽大小諸乘撰三寶集二十卷假興賓主會遣疑情抑揚飛伏廣羅文義弘讚大乘光揚像代并錄見事指掌可尋異藏諸巖洞庶後代之再興耳自謁入法行大慈門總續皮革一無踐服惟履毳布終于報盡後默身情迫獨據別巖勅侍者下山明當早至謁加坐盤石留一內衣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掛于松枝五藏都皆外見自餘筋肉手足頭面剮拚都盡並椎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侍人心驚通夜失寐明晨走赴猶見合掌捧心身面西向加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白乳滂流凝于石上遂累石封外就而殮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別傳親侍沙門慧宣者內外博通奇有志力痛山頽之莫仰悲梁壤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思賢者入山禮敬脩諸崖險乃見謁書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為白色即是魔業不遂所



以墨書其文曰諸有緣者在家出家  
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  
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  
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  
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叙之  
無益之身 惡煩人功 解形窮石  
散體嚴松 天人修羅 山神樹神  
有求道者 觀我捨身 願令衆生  
見我骸骨 煩惱大船 皆為覆沒  
願令衆生 聞我捨命 天耳成就  
菩提究竟 願令衆生 憶念我時  
具足念力 多聞摠持 此報一罷  
四大駭零 泉林逕絕 巖室无聲  
普施禽獸 乃至蜚蟲 食肉飲血  
善根內充 願我未來 速成善逝  
身心自在 要相拔濟 此身不淨  
底下屎囊 九孔常流 如漏隄塘  
此身可惡 不可瞻觀 薄皮裹血  
垢汙塗湯 此身臭穢 猶如死狗  
六六合成 不從花有 觀此臭身  
無常所囚 進退無免 會遭蟻螻  
此身難保 有命必輸 狐狼所欺  
終成蟲蛆 天人男女 好醜貴賤

死火所燒	暫是見如電	死法侵人
怨中之怨	吾以為饑	捨斷根源
此身无樂	毒蛇之噬	四大圍遶
百病交涉	有名苦果	老病死藪
身心熬惱	多諸過咎	此身无我
以不自在	無實橫計	凡夫所宰
久遠迷惑	妄倒所使	曾失善根
畜生同死	棄捨百千	血乳成海
骨積大山	當來兼倍	未曾為利
虛受勤苦	衆生無益	於法無補
忍痛捨施	功用無邊	捨不退轉
出離四淵	捨此穢形	願生淨土
一念花開	弥陀佛所	速見十方
諸佛賢聖	長辭三途	正道決定
報得五通	自在飛行	寶樹食法
證大無生	法身自在	不斷三有
殲除魔道	護法為首	十地滿足
神化無方	德備四勝	号稱法王
願捨此身已	早令身自在	法身自在已
在在諸趣中	隨有利益處	護法救衆生
又復業應盡	有為法皆然	三界皆无常
時来不自在	他煞及自死	終歸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	應當如是思	衆緣既運奏

業盡於今日

釋道安俗姓姚馮翊胡城人也識悟  
玄理早附法門性無常師聞道而至  
兼以恬虛靜泊凝心勝境謙肅為用  
動止施度凡厥禪侶莫不推服後隱  
于太白山栖遁林泉推志經論思拔  
深定慧業斯舉旁觀子史粗涉大經  
而神氣高朗挾操清遠進具已後崇  
尚涅槃以為遺訣之教博通智論用  
資弘道之基故周世渭濱盛揚二部  
更平談誨無替四時住大陟岵寺常  
以弘法為任京師士子咸附清塵安  
內外既明特善文藻動言命筆並會  
才華而風韻踈通雅調翔簡執礼居  
尊仁被朝貴故榮達儒宰知名道士  
日來請論咸發信心故得義流天下  
草偃從之周武廓清天步中外提福  
頻御駉輦躬礼安焉安道為物宗坐  
鎮崇教令帝席地而止安則如常敷  
化高談正法詞無涉世公卿側目觀  
者榮慶時及中食安命供設帝將舉  
筯曰弟子聞俗人不合僧食法師如  
何以罪累人安曰佛教權實律制開

遮王賊惡目並通供給貧道楊法相  
擬理非徒介帝曰審如來言非佛意  
也但恐損道衆耳又與賊目同席誠  
無預焉即勅將去更論餘法曾不以  
介意斯即季代之高量也後勅住大  
中興寺別加殊礼帝往南郊文物大  
備勅諸道俗同覲通衢勅別及安令  
觀天子鹵簿儀具安答曰陛下為民  
故出貧道為法不出帝聞彈指嘆善  
久之安鑒悟絕倫德風遠扇立形平  
准守道自遵皆此類也與同學慧隼  
知名周壤隼姓朱氏京兆三原人生  
不學書而耳食取悟一聞不忘藏諸  
骨髓流略儒釋談如泉涌攻擊關責  
鋒鏑叢萃曾於一日安公正講涅槃  
隼命章設問遂往還迄暮竟不消文  
明旦又問講難精拔安雖隨言即遣  
而聽者謂無繼難隼終援引文理微  
並相訓遂連三日止論一義後兩捨  
其致方事解文故使驚唱前修預聞  
高揖隼後歷尋華土縱學名師凡所  
需耳皆義通旨得安與同室三十餘  
年言晤飛玄誠逾目擊因疾而卒安

撫屍慟哭曰宣尼有言信不虛矣至  
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  
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  
千餘人於正殿帝昇御座親量三教  
優劣廢立衆議紛紜各隨情見較  
其大挫無與相抗者至其月二十日  
又依前集衆論乖各是非滋生並莫  
簡帝心索然而退至四月初勅又廣  
召道俗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  
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  
異鸞乃上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  
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  
文極詳據事多揚激至五月十日帝  
又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為傷臺道  
士即於殿庭焚之道安慨時俗之混  
并悼史籍之沉網乃作二教論取擬  
武帝詳三教之極文成一卷篇分十  
二初歸宗顯本篇有客問曰僕聞風  
流傾墜六經所以緝脩誇尚滋彰二  
篇所以述作故優柔引潤於物必濟  
日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皆  
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  
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



其旨趣則疊疊茲始良然三教雖殊  
勸善一途教迹誠異理會則同至如  
老嗟身患孔嘆逝川固欲後外以  
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之  
獸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  
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於  
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  
謂匿庠居於胎弊掩大明於重夜傷  
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旨析之弥  
劫奚可值哉主人荅曰子之窮辯未  
盡理也夫万化本於生生三才兆於  
始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  
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  
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教稱之  
教教稱為外濟神之教教稱為內是  
以智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兩  
論大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  
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  
此方則可去儒釋教為內儒教為  
外備彰聖典非為誕謬詳覽載藉尋  
討源流教惟有二寧得有三何者昔  
玄古撲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  
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

流咸為治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若  
冰而別之則應為九教摠而合之則  
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  
談其藉也普皇家之一書予欲於一  
化之內令九派爭川大道之世使小  
成覓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  
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靈鴻猷  
眩曜朝野矣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  
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  
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  
固非名号所及化擅繫表又非情智  
所尋至於遺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  
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  
深淺談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質期  
出世而理無不周迹毗王化而事無  
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  
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十  
家農墨百氏取捨駁馳未及其度者  
也惟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  
稱之日權無餘了義号之為實通言  
善誘何名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  
義一余謂善有精麤優劣宜異精者  
超百化而高昇麤者循九居而未息

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耶至理之謂理者何耶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至不期魚蹄不為兔將為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辨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晤之似盡而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二乘所知且二乘之與大行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慧兼九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比巨壑微塵之比須弥况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經曰無以日先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岳實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

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同之於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帝為張賓搆譖意遣釋宗初覽安論通問僚宰文據卓然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有所推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乃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有名者並著衣冠為學士焉事在別傳安削迹潛聲逃于林澤帝下勅搜訪執詔王庭親致勞接賜牙笏絲帛并位以朝列竟並不就卒于周世初安之住中興携母相近每旦出觀手為煮食然後上講雖乏侍人不許兼助乃至折薪汲水必自運其身手告人曰母能生養於我非我不名供養卒于母世初無一息斯准大聖搭棺之像布化澆夫矣及其即世也乃作遺誡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訖謝諸弟子夫出家為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縈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有已所謂

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  
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  
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  
名曰道人道人者行道人也行必可  
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為法則不  
貪不諍不譏不匿學問高遠志存玄  
默是為名稱叅位三尊出賢入聖滌  
除精魂故得君王不望其報父母不  
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捐捐妻減  
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役者  
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明淡泊虛白  
可竒可貴故自頃荒流道法遂替新  
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著邪忘其真  
實以小黠為智以小供為足飽食終  
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  
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  
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  
可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則夕三塗苦  
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申示有  
情之流可為永誠其一日卿已出家  
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  
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陵太清  
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在



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  
穢迹遂盈師友慙耻凡俗所輕如是  
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  
其二曰卿已出家棄俗辟君應自誨  
勵志果清雲財色不願與世不羣金  
玉不貴惟道為珍約已守節甘苦樂  
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超  
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  
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  
友輩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  
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其三曰卿已  
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疎清淨無欲  
吉則不歡凶則不感超然從容豁然  
離俗志在玄妙執真守撲得度廣濟  
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染濁空爭  
長短銖兩斗斛與世同利何異僮僕  
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  
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沐其四曰  
卿已出家号曰道人父母不訖世帝  
不目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  
敬不計富貧尚其清修自利利人減  
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  
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

死八太山燒鐵為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改自新其五日卿已出家号曰息心穢雜不著惟道是欽志衆清潔如玉如水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沉繼其四大志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誡約幸自開神其六日卿已出家前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暇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謨其七日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賤坐起令端飲食雖疎出言可食夏則忍飢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恩今故戒汝各宜自敦其八日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

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  
端情其九日卿已出家永遠二親道  
法草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  
欣邈尔絕俗超出埃塵當修經道剃  
已復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  
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  
友致累悲恨曰殺如是出家損法辱  
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安有弟子慧  
影實貴並列名隋世影傳燈大論繼  
踵法輪沉迹人間情多野外著傷學  
存廢獸脩等三論傷學除謗法之僊  
存廢防奸求之意獸脩令改過服道  
並藻逸霞爛煥然可遵後平開皇  
末歲貴翫閱羣典講律為務見晉世  
支敏度合五家首楞嚴為一本八卷  
又合三家維摩經為一本五卷隋沙  
門僧就合四家大集為一本六十卷  
貴乃合三家金光明為一本八卷復  
請崛多三藏譯銀主陀羅尼及屬累  
品以之成部沙門彥琮重覆梵本品  
部斯具焉

釋僧勔未詳氏族住新州願果寺周  
武季世將喪釋門崇上老氏受其符

錄凡有大醮帝必具其巾褐同其拜  
伏而道經誕妄言無本據國雖奉事  
未詳雖校遂不遠鄉閭躬聞帝闕面  
陳至理以邪正相參澆情超覓未辨  
真偽更逾毀譽乃著論十有八條難  
道本宗又以三科釋其前執賢聖既  
序凡位皎然其詞略云勸以世之濫  
述云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  
為說經戒今羣儒佛教化胡又稱是鬼谷  
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不  
信從以為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  
可訥况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  
真人世老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  
義翻辱老子意者勝人達士不出此  
言將是無識異道誇覓佛法假託鬼  
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  
用迷惑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  
妄作者豈老君所誠此之巨患增長  
三途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內  
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述本迹故  
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為上  
上類例皆是聖李老之傳為中上類  
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

則賢聖天分優劣自顯故魏文之博  
悟也黃初三年下勅云告豫州刺史老  
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為孔  
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  
嬖目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  
此祠之興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賢人  
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  
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人故  
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未整頓恐小人  
謂此為神妄往禱祀違犯常禁宜宣  
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程露久  
矣世多愚人不尋前達故有此弊耳  
今考據年月羣達誠言區別人世并  
內經外典並對條例覽詳卷首邪正  
自顯雖復著論周世垂名朝野通人  
罕遇終以事迷竟不行用及後法毀  
逃難不測所終

釋僧猛俗姓段氏京北涇陽人姿蔭  
都雅神情俊拔童孺出家素知希奉  
聰慧利根幽思通遠數十年間躬事  
講說凡有解悟靡不通練昔魏文西  
位勅猛在右寢殿闡揚般若貴宰咸  
仰味其道訓周明嗣曆詔下屈住天



宮永弔十地又勅於紫極文昌二殿更乎說法當時旨延問對酬荅無窮黃巾之徒紛然攢聚猛乃徐搖談柄引敵深渦方就邪宗一一窮破故使三生四見之語並屈當時尤始真文之經粉碎曩曰天師徒侶无解乖張道俗肅然更新耳目初帝始齊三教猛分為九十五門後退一乘更進三十有生之善詞甚崇粹學觀所歸既不預帝覽遂淪俗侶猛退屏人事幽拙待旦隨文作相佛曰將明以猛年德俱重玄儒湊集追訪至京今崇法宇於大象二年勅住大興善寺講揚十地寺即前陟岵寺也聲望尤著殊悅天心尋振為隋國大統三藏法師委以佛法令其弘護未足以長威權固亦光輝釋種移都南頓寺亦同遷於遵善里今之興善是也名雖居隸而恒住雲花畧徒課業以開皇八年四月四日卒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將大漸深照苦空詰言盈耳翕然欲絕語衆曰吾其去也遂即神遷時貴其置心不亂葬于城東馬頭穴刻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三 第三十號 承 慶

石立銘于雲花寺今猶存矣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三 護法篇上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護法下 正傳五 附見五

唐終南山智炬寺釋明贍傳一

唐京師勝光寺釋慧乘傳二

道璋

唐京師大慈持寺釋智實傳三

普應  
法行

唐終南山龍田寺釋法琳傳四

慧序

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傳五

國勝

釋明贍姓杜氏恒州石邑人也少有  
異操所住龍貴村二千餘家同共高  
之傳于口實十四通經十七明史州  
縣乃舉為後士性慕超方不從辟命  
投飛龍山應覺寺而出家焉師密異  
其度乃致書與鄴下大集寺道場法  
師令其依攝專學大論尋值法滅潛  
形東郡隋初出法追住相州法藏寺  
而立志貞明不于非類正業之暇了  
無他涉內通大小外綜丘墳子史書  
素情所欣狎將事觀國移步上京開  
皇三年勅召翻譯住大興善衆觀德  
望可宗舉知寺任辭而不免便細管  
之大業二年帝還京室在於南郊盛

陳軍接時有監僧涂朝憲者事以聞上帝大怒召諸僧徒並列御前峙然抗礼下勅責曰條制久頒義須致敬于時黃老士女初聞即拜惟釋一門儼然莫屈時以贍為道望衆所推宗乃荅曰陛下必欲遵崇佛教僧等義無設若准制返道則法服不合若俗勅云若以法服不合宋武為何致拜贍曰宋氏無道之君不拜交招顯戮陛下有治存正不陷無罪故不敢拜帝不屈其言直遣舍人語僧何為不拜如此者五黃巾之族連拜不已惟贍及僧長揖如故兼抗聲對叙曾無憚懾帝乃問荅勅僧是誰錄名奏聞使令視被戮諸僧合衆安然而退明旦有司募敢死者至闕陳謝贍又先登雖達申遜之詞帝夷然不述但下勅於兩禪定各設盡京僧齋再遣束帛特隆常准後廻蹕西郊顧京邑語朝宰曰我謂國內無僧今驗一人可矣自今頻舉元選僉議斯屬下勅令住禪定用崇上德故也衆以贍正色執斷不避強禦又舉為知事上座

整理僧務備列當時大唐御世爰置僧官銓擬明招允折無滯貞觀之初以賻善識治方有聞朝府召入內殿躬昇御牀食訖對詔廣列自古以來明君昏主制御之術兼陳釋門大拯以慈救為宗帝大悅因即下勅年三月六晉斷屠煞行陣之所皆置佛寺登即一時七處同建如幽州昭仁晉州慈雲呂州晉濟汾州弘濟洺州昭福鄭州等慈洛州昭覺並官給正石京送奴隸皆因賻之開發也又私以每年施物常餘千僧大衆經論須者為寫歲恒不絕為報母恩及暮齒將臨山栖是造遂入太一山智炬寺而隱焉京輦歸信遠趣於林問道奉戒又繁常昔乃自惟曰攝心歸靜猶自煩乎試縱餘齡更還京邑少時遇疾猶堪療治乃曰吾命極矣可懸一月枯骸累人乃延諸大德就興善寺設齋辭訣房杜僕射舉朝畢集具賣助供觀錫山積賻通大捨懺辭告別即日力杖出京返于智炬竭誠勤注想觀西方心通明利告侍者曰阿弥陀



佛來也須臾又云二大菩薩亦至吾  
於觀經成就十二餘者不了既具諸  
善相顏貌怡然奄然而逝春秋七十  
即貞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也時以  
預記之驗知命存乎初未終前遺令  
焚身及闍維訖乃見骸骨圓全都無  
縫道當其頂上紫色晬然遂塵于  
巖下

釋慧乘俗姓劉氏徐州彭城人也其  
先炎漢之緒祖欣梁真前將軍瑯琊  
太守父雅陳兵部郎中祔祖智強少  
出家陳任廣陵大僧正善閑成論及  
大涅槃乘年十二發心入道仍事強  
為師服膺論席備採精理十六啓強  
曰離家千里猶名在家沙門也請廣  
遊都郡疏諸耳目強從之便下楊都  
聽莊嚴寺智曠法師成實要始具戒  
即預陳武帝仁王齋席對御論義詞  
辯絕倫數千人中獨迴天睽至四月  
八日陳主於莊嚴寺拈令義集乘當  
時豎佛果出二諦外義有一法師英  
俠自居擅名江左舊任開泰後入祇  
洹乃問曰為佛果出二諦外二諦出

佛果外乘質云為法師出關未為開

總高僧傳卷第十四 第五張明

未出法師彼曰如鷲鷲鳥不住清廟  
乘應聲曰釋提桓因不與鬼住彼曰  
鳩翅羅鳥不栖枯樹乘折云譬如大  
海不宿死屍于時瞬公處座嘆曰辯  
才無尋其鋒難當者也躬於帝前賞  
天柱納袈裟由是令響通振鄰國斯  
傳陳桂陽王尚書毛喜僕射江總等  
並申久敬咸慕德音屬陳至道離隋  
風遠扇太尉晉王於江都建慧日道  
場遍詢碩德乘奉旨延住仍号家僧  
後徙王入朝頻蒙內見時淨影慧遠  
道聲揚播由來不面因過值講即申  
言論義高詞麗聲駭聽徒遠願曰何  
處吳僧膺古陵人復豈逾此王聞之  
弥敬其詞辯時慧曰創立搜揚一化  
並号龍象咸問義門既爰初盛集法  
輪肇駕王乃請乘盡心言論不有見  
尊致結既承資蓄縱辯無前折閑陳  
款皆傾巢穴甚稱王望別賞帛百段  
暨高祖東巡岱宗鑾駕伊洛勅遣江  
南吳僧與關東大德昇殿豎義乘應  
旨首登命章對論巧問勃興切並紛

集縱橫駱驛因弗喪律亡圖高祖目  
屬稱揚羣英嘆異開皇十七年於楊  
州永福寺建香臺一所莊飾金玉絕  
世罕儔及晉王即位弥相崇重隨駕  
行幸無處不經大業六年有勅郡別  
簡三大德入東都於四方館仁王行  
道別勅乘為大講主三日三夜興諸  
論道皆為指暢靡不泠然從駕張掖  
番王畢至奉勅為高昌王麴氏講金  
光明吐言清奇聞者嘆咽麴布駿於  
地屈乘踐焉至八年帝在東都於西  
京奉為二皇雙建兩塔七層木浮圖  
又勅乘送舍利座于塔所時四方道  
俗百辟諸侯各出名珎於興善寺北  
天門道南樹列勝場三十餘所高幢  
華蓋接影浮空寶樹香煙望同雲霧  
迎延靈骨至于禪定僉共請乘開仁  
王經華俗士廢正道日登咸嘉賞讚  
十二年於東都園寫龜茲國檀像舉  
高丈六即是後秦羅什所貢來者屢  
感禎瑞故用傳持今在洛州淨土寺  
會隋室分崩唐皇御曆武德四年掃  
定東夏有勅偽亂地僧是非難識州

別一寺留三十僧餘者從俗上以洛陽大集名望者多奏請二百許僧住同華寺乘等五人勅住京室于時乘從偽鄭詞被牽連主上素承風問偏所顧屬特蒙慰撫命住勝光秦國功德咸歸此寺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國學將行釋奠堂置三坐擬叙三宗衆復樂推乘為導首時五都才學三教通人星布義筵雲羅綺席天子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復興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後釋宗當尔之時相顧無色乘雖登坐情慮莫安今上時為秦王躬臨位席直視乘面目未曾迴頻降中使十數教云但述佛宗光敷帝德一無所慮既末陳唱諱徹前通乃命宗云上天下地榮貴所資緣業有由必宗佛聖今將叙大致理具礼儀並合掌虔跪使師資有據聲告纔竟皇儲以下爰逮群僚各下席跼跪竚聆逸辯乘前宣帝德云陛下巍巍堂堂若星中之月云云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玄梯廣布義網高張莫不躡嚮風馳

應機雲涌既而天子迴光眄美其道  
羣公拜手請從弘業黃巾李仲卿結  
舌無報博士祭酒等束體轉門慧曰  
更明法雲還布當又下詔問乘曰道  
士審誕奏恚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  
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  
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  
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之道又云  
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耨  
菩提晉音翻之無上大道若以此驗  
道大佛小於事可知乘報略云震旦  
之與天竺猶環海之比麟洲躡乃周  
末始興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二  
十許王論其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  
王世佛而退求於王時道乎勾虛驗  
實足可知也仲卿向叙道者有太上  
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虛之中燁燁  
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不言周時之老  
聃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  
季始有聃名漢景已來方興道學窮  
今討古道者為誰案七藉九流經國  
之典宗師周易五運相生既闢兩儀  
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



陽不測謂之神天地於事可明陰陽  
在生有驗此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  
天地生道既莫測從何能生佛故車  
胤云在已為德及物為道殷仲文云  
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由  
之而成也論衡云立身之謂德成名  
之謂道道德也者為若此矣卿所言  
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歸信豈  
有頭戴金冠身被黃褐躋垂素髮手  
把玉璋別号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  
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  
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焉有之說玉京  
本亡是之談言畢下座舉朝屬目此  
時獨據詞宗餘術無為而退一席楊  
翥万代舟航可尚可師立功立事近  
假叨幸之力遠庇護念之恩也貞觀  
元年垂以銜荷特命義須崇善奉為  
聖上於勝光寺起舍利寶塔像設莊  
嚴備諸神變并建方等道場日夜六  
時行坐三業以貞觀四年十月二十  
日終于舊房春秋七十有六門人道  
璋先奉遺旨於南山谷口焚之私殺  
餘灰還於勝光起塔沙門法琳為製

碑文見于別集惟乘釋蒙據道護法  
為心撫物卹窮弥留情曲而詞辯無  
滯文義俱揚寫送若流有逾宿誦此  
之一術歿後絕蹤而身歷三朝政移  
六帝頻昇中殿面對天顏神氣消散  
映徹牆仞自見英德莫不推焉又卿  
士王公妃嬪庶族皆稟塗香申明供  
禮所講涅槃般若金鼓維摩地持成  
實等各數十遍璋即乘之猶子也少  
所恭奉立性誠懇偏能唄讚清轉婉  
約有勢於時每為都講亦隸倫則京  
邑後附多嚮其塵云

釋智實俗姓邵氏雍州万年人也童  
稚兒兼謁說超異預有談論必以佛  
理為言先十一出家住大捨持寺聽  
叙玄奧登共器之隨以小緣而能通  
暢宏遠自涅槃攝論俱舍毗曇皆鏡  
其深義開其閑鑰兼以思力堅明才  
氣雄雅武德之歲初平鄭國三大法  
師慧乘道宗辯相等西赴京師主上  
時為秦王威明寓內志奉釋門乃請  
前三德并京邑能論之士二十餘僧  
在弘義宮通宵法集實年十三軍居

下座上命令對論發言清卓驚絕前  
聞新至諸僧無敢繼響上及諸王異  
聲同嘆曰此小師寂俊烈後必紹隆  
三寶矣實眉間白毫可數寸光映顏  
頰沙門吉藏摩其頂捋其毫曰子有  
異相當躡跡能仁恨吾老矣不見成  
德武德七年獫狁孔熾屢舉烽燿前  
屆北地官軍相拒有僧法雅夙昔見  
知武皇通重給其妻媵任其憊溢僧  
衆惻然無敢陳者奏請京寺驍捍千  
僧用充軍伍有勅可之雅即通聚簡  
練別立團隊既迫王威竊無抗拒實  
時年二十有一深究雅懷恐興異度  
事或彰陳必累大法乃致書於雅曰  
與子同生像季共屬陵遲悲六道之  
紛然愍四生之未悟子每遊鳳闕恒  
遇龍顏理應洒甘露於帝心塵慈雲  
於含識何乃起善星之勃見鼓調達  
之惡心令善響沒於當時醜迹揚於  
後代豈不以朝令安忍省納菊堯恣  
此愚情述斯頑見嗟乎可悲寔傷其  
類且自多羅既斷終不更生指石已  
分義無還合急持衣鉢早出伽藍使

清濁異流蘭艾殊別使群目息於譏  
論梵志寐於謗聲定水噎而更通慧  
燈晦而還照此言至矣想見如流雅  
得書逾怒科督轉切備辦軍器剋日  
將發實騰入其衆大哭述斯乖逆壞  
大法輪即是魔事預是千僧同時號  
叫聽者寒心下淚實遂擒掇法雅毆  
擊數拳告云我今降魔使邪正有據  
雅以事聞帝云此道人大應付法推  
剋即被枷禁初無怖色將欲加罪僕  
射蕭瑀等奏稱精進有聞勅乃罷令  
還俗所選千人並停復寺實雖處俗  
壞而兵役得停欣泰其心曾無憾結  
貞觀元年勅遣治書侍御史杜正倫  
檢校佛法清肅非濫實恐法雅猶乘  
先計濫及清徒乃致書於使曰沉俗  
僧智實白實懷橘之歲陟清信之名  
採李之年染息慈之位雖淺智褊能  
然感希先達竊見化度寺僧法雅善  
因曩世受果今生如安上之遊秦似  
遠公之入晉理應守護鵝之行持結  
草之心思報皇王之恩奉酬覆載之  
德乃於支提靜院恒為宰煞之坊精



舍林中鎮作妻孥之室脫千僧之服  
四海愴動地之悲謗七佛之經萬國  
嗟訴天之怨自漢明感夢摩騰入洛  
已來無數名人頗曾聞也皇帝受禪  
撫育万方欲使王道惟清法海無穢  
公策名奉節許道亡身除甘蕪之灾  
拔空腹之樹使禪林鬱映慧苑扶疎  
茂實嘉聲振于邦國寧可忍斯邪佞  
仍捧鉢於祇桓棄我貞廉絕經行於  
靈塔龍門深濬奉見無由天意高懸  
流問何日惟公鑒同水鏡智察幽微  
仰願拯驚翼於華箱濟涸鱗於窮轍  
輕以忤陳但增悚懼後法雅音以狂  
狷被誅倫以事聞乃下勅云智實往  
經論告法雅預知庶勅自還俗已來  
又不虧戒行宜依舊出家因返寺房  
綜括前業摺討幽致有譽京室十一  
年駕往洛州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  
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  
汲引之迹殊塗求其宗也弘益之風  
齊致然大道之行肇於遂古源出無  
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  
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



撲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入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蔚為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通志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齊供行立至於攝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語在別紀實惟像運湮沉開明是屬乃携大德法常等十人隨駕至關上表曰法常等言法常等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目法常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無德而稱今道士等處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

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觀字不領門徒處柱下以真全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一視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衣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湯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日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前伏願天慈曲垂聽覽勅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宣勅語僧等明詔久行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思命難飲氣吞聲實乃勇身先見口云不伏此理万刃之下甘心受罪遂杖之放還抱恩旋京晦迹華邑震于渭陽之三原焉信心之侶妙奉如雲情計莫因遂感氣疾知命非久欲與故人相別而生不騎乘乃令弟子四人各執牀角舉至本寺精爽不雜召諸知友執手訣去實以虛薄妄列僧侍一

期既至知復何述但恨此身虛死未  
曾為法以為慨然近夢阿私陀仙見  
及云常得出家想非徒說少時卒於  
大持持寺春秋三十有八即貞觀十  
二年正月也實自生能不入市鄽不  
執錢寶不求利涉三衣瓶鉢常不離  
身雖當日往還而始無輒離志行嚴  
肅殊有軌度攝誘多方故四遠道俗  
避放之僧多依附之親侍沙門七人  
皆洪承有叙通共嘉焉持持故塔修  
奉者希實香燈供養以為已業病轉  
就薦瘞水不通已經旬日侍人非時  
進漿實曰大聖垂誠其可欺乎吾見  
臨終犯戒者多矣豈使累劫之誠而  
陷於一咽者哉遂閉氣而止又問以  
終事答云辭如寧弓放矢隨處即落  
觀于山水未有親疎之心任時量處  
省事為要乃塋南郊僧墓中斯亦達  
性之一方矣終後三原信士方三十  
餘里皆為立靈厝夜別四五百人聚  
臨如喪厥親迄于百日衆方分散  
初持持寺有僧普應者亦烈亮之士  
也通涅槃攝論有涯略之致以傳亦

上事群僧蒙然無敢諫者應乃入秘  
書太史局公集郎監命亦對論無言  
酬賞但云禿丁奴語不勞叙接應曰  
奴孽之作有國同誅如何賢聖俱崇  
卿獨侮慢亦不答應退造破邪論兩  
卷皆負護條徑詣朝堂以陳所述時  
執事者以聖上開治通諫藟莠雖納  
亦表未將理當不為程達應乃多寫  
論本日往朝省卿相郎署鼓言亦表  
牽挽弄手與談正理素本淺學假詞  
於人杜口不對斯亦彭亨強捍僧傑  
不可抑也應之所師法行者亦貞素  
之僧也俱任搢持衆首之輩立操孤  
拔與物不群每日六時常立衆像自  
問自答入進殿中乃至勞遣應聲如  
在精懃特立衆難加焉故又目之為  
高行也行見塔廟必加治護飾以朱  
粉搖動物敬京寺諸殿有未盡者皆  
圖繪之銘其相氏即勝光褒義等寺  
是也武德之始猶未有年諸寺飢餒  
烟火不續搢持名勝普應為先結會  
僧倫擔開糧路人料一勺主客咸然  
時來投者日恒僅百風少欣欣曾不

告倦而行微念起默怠懷即悔告人  
大開鬼業如何自累惜他食乎每旦  
出門延頓客旅歡笑先言顧問將接  
多辦鉢履安處布置乃達時豐初不  
休舍後住楚國講遺教論以畢終矣  
釋法琳姓陳氏潁川人遠祖隨官寓  
居襄陽少出家遊獵儒釋博綜詞義  
金陵楚郢從道問津自文苑才林靡  
不尋造而意存綱梗不營浮綺野栖  
木食於青溪等山晝則承誨佛經夜  
則吟覽俗典故於內外詞旨經緯遺  
文精會所歸咸肆其抱而風韻閑雅  
韜德潛形氣揚采飛方陳神略隋李  
承乂入關觀化流離八水顧步三秦  
每以槐里仙宗于陳名實昔在荆楚  
梗概其文而秘法奇章猶未採括自  
非同其形服塵其本情方可體彼宗  
師靜茲紛結乃摧捨法服長跋多年  
外統儒門內希駟術遂以義寧初歲  
假被巾褐從其居館琳素通老莊談  
吐清奇道侶服其精華膜拜而從遊  
虔情契莫二共叙金蘭故彼所禁文  
詞並用諮琳取決致令李宗奉釋之



與乞舉具舒張偽葛曼之言詮題品  
錄武德初運還莊釋宗擁帙延光栖  
惶問道以帝境同歸名教是則鼓言  
鄭衛易可歲規乃住京師濟法寺至  
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弈先是黃巾  
深忌佛法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  
釋經誕長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  
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  
門放歸衆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  
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未能抗也  
時謂遵其邪運通廢宏簡莫不懼焉  
乃下詔問曰棄父母之墳墓去君臣  
之章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  
外損益二宜請勅妙適琳憤激傳詞  
側聽朋勅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  
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非  
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  
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  
夫溺而不出大聖為之興世至人所  
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  
路於是中天王種綽恩愛而出家東  
夏貴遊默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  
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

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非事主而心戴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祐怙幽顯豈徇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而傳氏所奏在司猶未施行亦乃多為表狀遠近公然流布京室閭里咸傳禿丁之誚劇談酒席昌言胡鬼之謠佛曰醫而不明僧威阻而無勢于時達量道俗勲豪成論者非一各疏佛理具引梵文委示華緣曲垂邪正但經是棄之所廢豈有引廢證成雖曰破邪終歸邪破琳情正玄機獨覺千載器局天授博悟生知睹作者之無切信乘權之有據乃著破邪論其詞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孝詩書禮樂之致忠烈孝慈之先但欲攸序彝倫意存敬事君父至德惟是安上治民要道不

出移風易俗自衛返曾詎述解脫之  
言六府九疇未宣究帝之旨案前漢  
藝文志所紀衆書一万三千二百六  
十九卷莫不切在近益俱未暢達途  
誠自局於一生之內非追拔於三世  
之表者矣遂使當見因果理涉且而  
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斯並  
六合之案塊五常之俗纂詐免四流  
浩汗為煩惱之場六趣誼譁造塵勞  
之業者也原夫實相者冥逾要道之  
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師  
體斯妙覺二邊頓遣萬德斯融不可  
以境智求不可以形名取故能量法  
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見生  
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  
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焰銷扇  
惠風於雞岑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  
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天主導前  
入則梵王從後聲聞菩薩儼若朝儀  
八部萬神森然翊衛演涅槃則地現  
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  
狀滿月之臨滄海十光照曜如舉日  
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

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早涕為法  
王也豈與秦周李耳比德爭衡末世  
孔丘輒相聯類者矣是以天上天下  
獨攝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  
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而後悟  
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  
則八万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文海  
殿龍宮之旨古謨今書之量莫不流  
甘露於万葉垂至道於百王近則安  
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但以時運未  
融致令漢梵殊感故西方先音形之  
奉東國後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  
日双光迺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覩靈  
骨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齊梁之政  
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  
或神力救世或異迹發人或慧解開  
神或通感適化及白足臨刃不傷遺  
法為之更始志上分身負尸帝王以  
之加信具諸史籍其可詳乎並使切  
被將來傳燈永劫議者命曰僧惟紹  
隆佛種佛則冥衛國家福膺皇基必  
無廢退之理我大唐之有天下也應  
四七之辰安九五之位方欲興上皇

之風開正覺之道治致太平永隆淳  
化但傳氏所述酷毒穢詞並天地之  
所不容人倫之所同棄恐塵黷聖覽  
不可具觀伏惟陛下布含弘之恩垂  
鞠育之惠審其逆順議以真虛佛以  
正法遠委國王陛下君臨斯當付囑  
謹上破邪論一卷用擬傳詞文有三  
十餘紙自琳之綴采貫絕羣篇野無  
遁賢朝無遺士家藏一本咸誦在心  
並流略之菁華文章之冠冕茂譽於  
是乎騰廣昏情由之而開尚矣琳又  
以論卷初出意在弘通自非廣露其  
情則皂隸不塵其道乃上啓儲后諸  
王及公卿侯伯等並文理弘披庶績  
咸嘉其博詣焉故并奏狀因之致寢  
遂得釋門重啟琳寔其功東宮喪子  
虞世南詳琳著論乃為之序胤而傳  
氏不愜其情重施密譖搆扇黃巾用  
為黨類各造邪論貶量佛聖昏冒生  
靈街曜朝野薰蕕既雜時所疑焉武  
德九年春下詔京置三寺惟立十僧  
餘寺給賜王公僧等並放還棄梓嚴  
勅既下莫敢致詞五衆哀號於臺街



四民頌嘆於城市于時道俗蒙然投  
骸無措賴由震方出帝氛授廓清素  
襲啓閭範究宗領登即大救還返神  
居故佛曰重朗於唐世又由琳矣琳  
頻逢黜陟擔結維持道挫世情良寶  
竄學乃探索典籍隱括玄奧撰辯正  
論一部八卷類川陳子良注之并製  
序曰昔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  
陽出閤二篇之義爰著或鈎深系象  
或探賾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  
所不測猶能弥綸天地包括鬼神道  
無洽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內况乎法  
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玄迹泯真  
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即心非  
色為色色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  
伯拘美遂顯精微子長蠶室卒成先  
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  
之興焉良有以矣道士李仲卿劉進  
喜等並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士  
或生邪信法師愍其盲瞽遂著斯論  
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鋒碧鷄之銳  
覽馳黃馬之峻爭驚莫不茶陳柯摧  
雲銷霧卷但此論窮釋老之教源極

品藻之名理恐好事後生意有未喻  
弟子近申頂禮從而問津爛然溢目  
若日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辟寶珠之  
燭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  
於是啓所未聞為之注解良以文學雄  
伯群儒奉戴誘勸成則其徒如雲貞  
觀初年帝於南山大和宮舊宅置龍  
田寺琳性欣幽靜就而住之衆所推  
美舉知寺任從容山服誅歌林野至  
十三年冬有黃巾秦世英者挾方術  
以邀榮遂程器於儲貳素嫉釋種陰  
陳琳論謗訕皇宗罪當誦上帝勃然  
下勅沙汰僧尼見有衆侶乃依遺教  
仍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發下  
待追徵獨詣公庭輕生徇理乃繫以  
縲繼下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尊祖重親寔由先古何為追逐其短  
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  
之喻把毀我祖祚謗黷我先人如此  
要君罪有不恕琳答曰文王大聖周  
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咎孝悌之  
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  
者皇天無親竒由輔德古人黨理而

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雖親有罪必罰雖讎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天下和平老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百姓恕已謙光仁風形于四海又云吾師名佛佛者覺一切人也軋竺古皇西昇逝矣討尋老教始末可追曰授中經示誨子弟言吾師者善入泥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謗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著茲辯正論有八卷略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自後辯對二十餘列並據琳詞具狀聞奏勅云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音者臨刃不傷且赦七日令尔自念試及刑決能無傷不琳外纏桎梏內迫刑期水火交懷訴仰無路乃緣生來所聞經教及三聖尊名銘誦心府擬為顯應至于限滿忽神思驚勇橫逸曾懷歡慶相尋類忘死畏立待對問須臾勅至云今赦期已滿當至臨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琳援筆答曰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服役毒沅行干戈竟起興師相伐各擅兵威臣侯君

荒不為正治遇絕王路固執一隅自  
皇王吊伐載清陸海斯寔觀音之力  
咸資勢至之因比德連蹤道齊上聖  
殺橫死於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於  
七日已來不念觀音惟念陛下勅治  
書侍御史韋棕問琳有詔今念觀音何  
因不念乃去惟念陛下琳荅伏承觀  
音聖鑒塵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為師  
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  
刑清君聖日賢不為枉濫今陛下子  
育恒品如經即是觀音既其靈鑒相  
符所以惟念陛下但琳所著正論爰  
與書史倫同一句參差任從斧鉞陛  
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下  
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具以  
事聞遂不加罪有勅徙于益部僧寺  
行至百牢關菩提寺因疾而卒時年  
六十九沙門慧序經理所苦情結斷  
金曉夕同衾慰撫承接及命將盡在  
序膝上序慟哭兩摧淚如駛雨乃召  
諸關旁道俗塋於東山之頂高樹白  
塔勒銘誌之行路望者知便下淚序  
本雍州武功人善經籍通佛理明攝



論以為敷化之訓體道開俗言無品  
薄將護遊僧用為家操本住京輦後  
移梁益以百牢衝會四方所歸道俗  
輻投往還莫寄序乃宅寺關口用接  
遠賓故行侶賴之誄歌盈耳于時治  
書侍御史聿棕審英飾詐乃奏彈曰  
竊以大道鬱興冲虛之迹斯闡玄風  
既播無為之教寔隆未有身預黃冠  
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方  
薄閑呪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姦媾  
其妻禽狩不異若情違正教心類豺狼  
逞貪覓之懷恣邪穢之行家藏妻子  
門有姪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揚眉  
奮袂無憚憲網健羨未志觀繳在慮  
斯原不殛至教式虧請寘嚴科以懲  
媿侈乃入大理竟以狂匿被誅公私  
恠其死晚琳所著詩賦啓頌碑表章  
誅大乘教法并諸論記傳合三十餘  
卷並金石擊其風韻縟錦續其文思  
流靡雅便騰煥弥穆又善應機說導  
即事騁詞言會宮商義符玄籍斯亦  
希世罕嗣矣

釋慈藏姓金氏新羅國人其先三



韓之後也中古之時反韓馬韓下韓率其部屬各有魁長崇梁貢縣圖其新羅國魏曰斯盧宋曰新羅本東夷反韓之國夫藏父名武林官至獲判異以本王族比唐一品既嚮高位籌議攸歸而絕無後嗣幽憂每積素仰佛理乃求加護廣請大捨祈心佛法并造千部觀音希生一息後若成長願發道心度諸生類冥祥顯應夢星墜入懷因即有娠以四月八日誕載良晨道俗銜慶希有瑞也年過小學神睿澄蘭獨拔恒心而於世數史籍略皆周覽情意漠漠無心染趣會二親俱喪轉獸世華深體無常終歸空寂乃捐捨妻子第宅田園隨須便給行悲訪業孑尔隻身授於林壑履服草屨用率餘報遂登隋隲獨靜行禪不避霜皞常思難施時或獎睡心行將徵遂居小室周障棘刺露身直坐動便刺肉懸髮在梁用祛昏漠修白骨觀轉向明利而真行顯被物望所歸位當宰相頻徵不就王大怒勅往山所將加手刃藏曰吾寧持戒一日而死不願

一生破戒而生使者見之不敢加刁  
以事上聞王媿服焉放今出家任修  
道業卽又深隱外絕來往糧粒固窮  
以死為命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  
送與鳥於藏手就而共食時至必介  
初無爭候斯行感玄微罕有繼者而  
常懷感感慈哀含識作何方便今免  
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曰卿在幽  
隱欲為何利藏曰惟為利益衆生乃  
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  
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  
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一月之間國  
中士女咸受五戒又深惟曰生在邊  
壤佛法未弘自非目驗無由承奉乃  
啓本王西觀大化以貞觀十二年將  
領門人僧實等十有餘人東辭至京  
蒙勅慰撫勝光別院厚礼殊供人物  
繁擁財事既積便來外盜賊者將取  
心戰自驚返來露過便授其戒有患  
生盲詣藏陳懺後還得眼由斯祥應  
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性樂恬靜啓勅  
入山於終南雲際寺東懸磬之上架  
室居焉旦夕人神歸戒又集時染少

亦見受戒神為摩訶苦尋即除愈往  
還三夏常在此山將事東蕃辭下雲  
際見大鬼神其衆無數帶甲持仗云  
將此金輦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  
共闢拒不許迎藏聞臭氣塞谷達勃  
即就繩牀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  
鬼打躪死乃蘓藏即捨諸衣財行僧  
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心神語藏曰  
今者不死八十餘矣既而入京蒙勅  
慰問賜絹二百疋用充衣服貞觀十  
十年本國請還啓勅蒙許引藏入宮  
賜納一領雜絲五百段東宮賜二百  
段仍於弘福寺為國設大齋大德法  
集并度八人又勅太常九部供養藏  
以本朝經像彫落未全遂得藏經一  
部并諸妙像幡花蓋貝堪為福利者  
賣還本國既達鄉壤傾國來迎一代  
佛法於斯興顯王以藏景仰大國弘  
持正教非夫綱理無以肅清乃勅藏  
為大國統住王芬寺寺即王之所造  
又別築精院別度十人恒充給侍又  
請入宮一夏講攝大乘論晚又於皇龍  
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

雲霧奄藹藹所講堂四部興嗟聲望  
弘遠及散席日從受戒者其量雲從  
因之革厲十室而九歲屬斯嘉運勇  
銳由來所有永資並克檀捨惟事頭  
陀蘭若綜業正以青丘佛法東漸百  
齡至於住持修奉蓋闕乃與諸宰伯  
祥評紀正時王目上下僉議收歸一  
切佛法須有規猷並委僧統藏令僧  
左五部各增舊習更置網管監察維  
持半月說戒依律懺除春冬巡試令  
知持犯又置巡使遍歷諸寺誠勵說  
法嚴飾佛像營理衆業鎮以為常據  
斯以言護法菩薩即斯人矣又別造  
寺塔十有餘所每一興建合國俱崇  
藏乃發願曰若所造有靈希現異相  
便感舍利在諸中鉢大衆悲慶積施  
如山便為受戒行善遂廣又以習俗  
服章中華有革歲惟歸崇正朔義  
豈貳心以事商量舉國咸遂通改邊  
服一准唐儀所以每年朝集位在上  
蕃任官遊踐並同華夏禮事以量通



韓清慎僧也以貞觀初年來儀京輦  
遍陶法肆聞持鏡曉志存定攝護法  
為心與藏齊襟秉維城壘及同返國  
大啟行途講開律部惟其光肇自昔  
東蕃有來西學經術雖聞無行戒檢  
緣構既重今則三學脩焉是知通法  
護法代有斯人中濁邊清於斯驗矣  
論曰觀夫至人之降時也或三輪御  
世或六通導物人依法依本護法而陳  
教適摧適道寔兼濟而成津是以三  
藏設位拯溺喪於未然護法一科樹  
已崩之正綱然弘誘之相條緒稍多  
時顯知微乍揚神武賄奇辯於邪衆  
暢決蒙心顯大義於當時昌明玄理  
假威權而助道有德獨擅其聲藉傳  
授而潛通通告常行其務遂有趨捷  
捷於靈岳聲告但為任持重結法於  
剡洲教旨惟尊弘理入大乘論則九  
億無學住法万年經律所詮賓頭羅  
睺未取泥曰斯皆助揚道化通悟未  
聞靜倒惑於即生紹正法于來世故  
使湮殘屢沫尋復還興豈惟凡謀蓋  
其力矣況乎迦葉尊者凝神鷄足之



峯堅慧菩薩端拱修羅之窟斯並引  
生趣善為物持身致及慈氏降靈逆  
相引育或摧裂愛網或傾覆慢幢或  
通決深疑或開揚道務為業應接若  
雲雨之相投為功惟重等大地之弘  
博所以身子榮名顯法輪之大將袍  
多徽号標無相之後佛五百門學通  
号任持行德相高皆稱第一至於乘  
時御化通法開宗弘救之極勿高身  
子良由闢樹園之福地蕩邪殺之高  
鋒偃目連之神力覆富那之辯慧此  
即護法之緣蓋惟斯矣自道風東扇  
爰貽滕蘭前傳重於開宗故入譯經  
之目然則傳譯在乎歸信末信不可  
弘文護持存乎正邪邪正方開信本  
經陳如是豈虛也哉道元德母信其  
實矣所以發蒙啓化應接時心重空  
顯其德明大衆駭其耳目致使拜首  
受道飲沐法流不虛設也費才感終  
於壇側褚信剃頂於場中顯宗悟理  
知歸侍中捐俗入道一期盛事万代  
舟航佛日於是流暉法雲由斯不絕  
茲德可紀茲言可詳而閨越隱其高

例附譯撰述竊比則事業懸殊達化則乘權難擬計功編次且先譯傳稍非經務故後三學及姚秦迷外道融折其是非元魏重邪墨始制其強禦前傳顯然其宗可錄施乎齊周兩治朕政殊風齊高獨威釋門周武偏弘李衆然其邪逼匿正邪偽而正通妄作亂真眞澄而妄隱故使齊氏一統民無兩情釋侶闡邦寺塔充國二百萬衆網馘上統之言四十千寺咸列擇門之剎約指刻洲化境通括像正任持梯航之大未可相擬豈法之力惟人謂手引斯在人則顯公據其首也掩抑華飾揚耀塵埃衆皆輕而不思可謂激通其道及法上引衣之赴難也則醒醉相兼醒則領上之累詞醉則示虛於邪敵雖復金櫃玉帛之秘術未可與言孫武吳起之奇謀曾何足道所以登席之始搖動初心異衆等山丘鼓論同雲物致使續撫刃辯載戢媛氣定方術於面前樹微言於助世故有談仙者投骸於臺檻宗虛者深剝於王庭明詔遂頒國無兩信

雖稱公標於定道賢上統於義門一時之慶固不同年而語矣周氏秦壤世子武鄉豺狼之諺想不虛託懷文斯寡習勇弥隆酌結侯之議詞納誦誑之佞術衛嵩太我之胤張賓乃彼之餘異嚮同心膺齒相副覓列封表曲引遊言冒調帝心覆絕仁祀時未思其禍始也禍作萌漸百辟之所不知及望夷之福終也潰發滂流天無方改前政呼嗟何及僧傑道安名殊衛氏風格峻逸比景弥天二論既陳異見將弭而但詐蠅巧終墜前修靜藹上賢當斯頽運奮發拒諫守素窮巖慨正道之遂荒誠護法之無力也乃解形松石殉命西方千時同軌遺形亦有上數自非懷大濟於末俗觀法滅而增哀何能捨所重於幽林為依救而終世誠可美矣誠可悲夫詳觀列代數賢則紹隆之迹可見薄鑑則日月同仰清範則高山是欽具彰本紀其績昌矣有隋御寓深信釋門兼陳李館為叔恒俗二世續曆同政前朝悼像化之徽猷襲承拒之致敬于

時緇素相望慘然明贈法師屈起臨對夙未強術衆或漏言及覲其厲色格詞抗揚嚴詔皆謂禍碎其身首也助慄不安其足而贈遲怡顏色欣勇綽然帝後乃述擇門之有人焉衆乃悟其晚類也知人其難人實難知知其難者千載其一乎信不虛矣皇唐啓運代有斯人普應佩席於天門慧滿載示於朝伍智實劉烈拉訶於時重法琳慷慨極言於明詔異世同風不屑古也莫不言行同時死生齊日故得名流万代紹先聖之宏猷乎惟夫經論道業務在清心弘護法網寔敦遐志志遠則不思患辱心清則同懼嚴誅達三相之若馳識九有之非宅未曾為法徒喪餘齡豈惟徃生乃窮來陰於是接福智而面諸佛觀形骸若委遺塵騰神略而直前鼓通博之橫辯但令法住投鼎鑊其如歸既屬慧明處濁世其如夢故能不負遺寄斯傳之有蹤乎已矣夫誰有見斯而不勉厲志於重霄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明

大魯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感通上 正傳三十三 附見三

魏洛京永寧寺天竺僧勒那漫提傳一

魏滎陽沙門釋超達傳二

魏文成沙門釋慧達傳三

魏常山衡唐精舍釋道泰傳四

梁九江東林寺釋僧融傳五

魏末魯郡沙門釋法力傳六

梁蜀土青城山寺釋植相傳七

梁蜀土潼州沙門釋僧林傳八

梁荊州沙門釋慧簡傳九

魏涼州沙門釋僧朗傳十

魏太山朗公谷山寺釋僧意傳十一

魏太山丹嶺寺釋僧照傳十二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傳十三

齊鄒下大莊嚴寺釋圓通傳十四

齊太原沙門釋慧寶傳十五

齊鄒下寶明寺釋僧雲傳十六

齊梁州薛寺釋僧遠傳十七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傳十八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猷傳十九



隋東川沙門釋慧雲傳二十

隋鄂州沙門釋法朗傳二十一

隋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釋道仙傳

二十二

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峯傳二十三

隋蘓州重玄寺釋慧巖傳二十四

隋東都寶揚道場釋法安傳二

十五

法濟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侶傳二十六

唐京化度寺釋轉明傳二十七

唐安州沙門賈逸傳二十八

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傳二十

九 智儼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傳三十

唐雍州梁山沙門釋又德傳三十一

唐京師辯才寺釋智則傳三十二

唐京師律藏寺釋通達傳三十三

勒那湧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

寧寺善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綦

毋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識每國家

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關利益公私一

時之取又勅令修理永寧寺見提有

異術常送餉祗承莫有聞見而提視

之平平初無叙接文心恨之時洛南  
文武館有一蠕蠕客曾與提西域舊  
交乘馬衣皮時來造寺二人相得言  
笑抵掌弥日不懈文旁見夷言不曉  
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來  
供奉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北  
狄耳獸心人面煞生血食何足可尚  
不期對面遂成彼此提曰尔勿輕他  
縱使讀万卷書用未必相過也懷文  
曰此所知當與拂技賭馬提曰尔有  
何耶曰竿術之能無問望山臨水懸  
測高深圍圖踏害不殊并合提笑而  
言曰此小兒戲耳庭前有一棗樹極  
大子實繁滿時七月初志已成就提  
仰視樹曰尔知其上可有幾許子乎  
文怙而笑曰竿者所知必依鉤股標  
候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草木繁耗  
有何形地計斯定湯言也提拍蠕蠕  
曰此即知之文憤氣不信即立契賭  
馬寺僧老宿咸來同看具立旁證提  
具告蠕蠕彼笑而承之文復要云必  
能知者幾許成核幾許焚死無核斷  
許既了蠕蠕褫皮袋裏出一物似

今狎衡穿五色綾綫別貫白珠以此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抽綫映眼周迴良久向提撼頭而笑述其數焉乃遣人撲子實下盡一一看閱疑者文自剖看校量子數成不平無欠賸因獲馬而歸提每見洛下人遠向嵩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許地擔負辛苦我欲暫索取二山松落水頭待人伐足乃還放去不以為難此但數術耳但無知者誣我為聖所以不敢提臨欲終語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往一處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懷眷戀便寢疾閉戶卧弟子竊於門隙視之見提身不著牀在虛仰卧相告同視一僧忽欬提還牀如舊遙謂曰門外是誰何不來入我以牀熱故取涼尔勿恠也是後數日便捨命矣

釋起達未詳其氏元魏中行業僧也多學問有知解帝禁圖讖尤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有之乃収付滎陽獄時魏博陵公檢勘窮初達以實告大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自知無活路專念觀世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車

輪所在見守防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將欲遠避以久繫獄脚遂蹙急不能及遠行至天曉虜騎四出追之達惟退必不免因伏草中騎來躡草並靡雖從邊過對而不見仰看虜面志以牛皮障目達一心服死至誠稱念夜中虜去尋即得脫又僧明道人為北臺石室寺主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門為賊奴數百僧云繫縛之僧明為魁首以繩急經從頭至足剋期斬決明大怖一心念觀音至半夜覺經小寬私心欣幸精到弥切及曉索然都斷既因得脫逸奔山明旦獄監來覓不見惟有斷繩在地知為神力所加也即以奏聞帝信道人不反遂一時釋放

釋慧達姓劉名宰

籍晉

和本咸陽東

北二城定陽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識字為人兇頑勇健多力樂行獵射為梁城突騎守於襄陽父母兄弟三人並存居家大富豪侈鄉閭縱橫不理後因酒會遇疾命終備覩地獄衆苦之相廣有別傳具詳聖迹達後出

家住于文成郡今慈州東南高平原  
即其生地矣見有唐像戎夏禮於虔  
于治下安民寺中曾往吳越脩如前  
傳至元魏太武大延元年流化將訖  
便事西返行及涼州番禾郡東北望  
御谷而還禮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  
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靈相圓脩  
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闕則世亂民苦  
達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石澗  
中死其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  
在城西古寺中塑像手上寺有碑云  
吾非大聖遊化為業文不具矣爾後  
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大風雨雪震  
山裂挺出石像舉身丈八形相端嚴  
惟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雕髣髴頭  
安訖還落因遂任之魏道陵遲其言  
驗矣逮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  
忽有光現徹照幽顯觀者異之乃像  
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符會儀  
容彫缺四十餘年身首異所二百餘  
里相好還脩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  
為瑞像寺焉乃有燈光流照鍾聲飛  
嚮相續不斷莫測其由建德初年像



首頻落大冢宰及齊王躬往看之乃令安處夜落如故乃經數十更以餘物為頭終墜於地後周滅佛法僅得四年鄰國弼喪識者察之方知先鑒雖遭廢除像猶特立開皇之始經像大弘莊飭尊儀更崇寺宇大業五年煬帝躬往禮訖厚施重增榮麗因改舊額為感通寺焉故今模寫傳形量不可測約指丈八臨度終異致令發信弥增日新余以貞觀之初歷遊關表故謁達之本唐圖像儼肅日有隆勛自石隰慈丹延綏威嵐等州並圖寫其形所在供養号为劉師佛焉因之懲革胡性奉行戒約者殷矣見姚道安制像碑

釋道泰元魏末人住常山衡唐精舍夢人謂曰若至某年當終於四十二矣泰弥惡之及至期年遇重病甚憂患以身資為福友人曰余聞供養六十二億菩薩與一稱觀世音同君何不至心歸依可必增壽泰乃感悟遂於四日四夜專精不絕所坐帷下忽見光明從戶外而入見觀音足趺蹠

間金色朗照語泰曰念觀世音耶比泰寒帷頃便不復見悲喜流汗便覺輕所患遂愈年四十四方為同意說之泰後終於天命更有一僧其緣同泰故不疏耳

釋僧融梁初人住九江東林寺篤志汎博遊化已任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為業先有神庵不復宗事志用給施融便撒取送寺因留設福至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遑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恠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天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壯偉有持胡牀者乃對融前踞之便厲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無靈耶速曳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嘿稱觀世音聲未絕即見所住牀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著黃皮袴褶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碎為塵粉融嘗於江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為劫賊引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融於路求哀請救融曰惟至心念觀世音更無信

餘道婦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蹴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然解脫見門猶閉閹司數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出門自開也既聞即起重門洞開便越席而出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闇冥其夫先逃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遠避竟得免難

釋法力未詳何人精苦有志德欲於魯郡立精舍而財不足與沙弥明琛往上谷乞麻一載將事返寺行空澤中忽遇野火車在下風無得免理于時法力倦眠比覺而火勢已及因舉聲稱觀未逮世音應聲風轉火焰尋滅安隱而還又沙門法智者本為白衣獨行大澤猛火四面一時同至自知必死乃合面於地稱觀世音怙無火燒舉頭看之一澤之草纖毫並盡惟智所伏僅容身耳因此感悟出家為道厲精翹勇衆所先之又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為二劫所得縛繫於樹將欲斂之惟念觀世音字死

而已却引刀屢斫皆無傷損自怖而走集因得脫廣傳此事又沙門法禪等山行逢賊惟念觀音挽弓射之欲放不得賊遂歸誠投弓於地又不能得知是神人捨而逃走禪等免脫所在通傳並魏末人別有觀音感應傳文事包廣不具叙之

釋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當任巴西郡吏太守鄭貞令相賣獻物下楊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三寶便願出家及還上蜀決指家屬并其妻子既同相志一時剪落自出家後梁大同中專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時南武都今孝水縣有法愛道人高術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呪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瓊偉來舉繩牀離地四尺相便誦戒神即馳去斯須復來舉牀僅動一復去俄尔又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尔復去於屋頭現面舍棟破裂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來禮拜求哀懺謝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後

往益聽講以生在邊鄙玄頗涉俗雖  
遭輕誚亡懷在道都不忤意又因行  
路寄宿道館道士有素聞相名恐化  
徒屬拒不延之其夜群虎遶院相吼  
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  
薩戒焉又曾行弔農水側見人垂釣  
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唾水中忽有  
大蛇擎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命  
投相出家時梁道漸衰而浩土軍勳  
與豕法師分飛異域豕入靜林山相  
入青城山聚徒集業梁王蕭勛素相  
欽重供給獠民以為營理未暇經始  
便感重疾知命不救謂弟子曰常願  
生淨土而無勝業雖不生三途亦不  
生天堂還生浩土作沙門也汝等努  
力行道方與吾會加坐儼然奄便遷  
化時年四十有四其山四面獠民見  
其坐亡皆來嘆異禮拜供養改俗行  
善弟子銜命露屍松下初相置足於  
綿州城西栢林寺院成就於堂頭植  
梧桐一株極為繁茂忽以四月十五  
日無故葉落又維那此日打鍾初不  
發聲大小疑怪不測所以上坐僧超



謂有大變執錫逃避須臾信報相已終卒樹枯鍾噓表其遷化之晨也此寺去青城四百餘里而潛運之感殆非人謀梁初又有道香僧朗並有神異其迹略同誌公之類矣

釋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里有豆園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之禪嘿累日忽有大蟒繫繩牀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為授三歸受已便去因尔安恬卒無灾異其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自林栖託已來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度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洄度如此非一年月淹久乎乳產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竚望而返後往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叢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佞目視林乃為說法良久便去尔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狩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卒于潼部

釋慧簡不知何許人梁初在道戒業弘峻殊奇瞻勇荊州廳事東先有三

聞別齋由來屢多鬼恠時王建武臨  
治猶無有能住者惟簡是王君門師  
專任居之自住一間餘安經像俄見  
一人黑衣無目從壁中出便倚簡門  
上時簡目開心了但口不得語意念  
觀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進故來相  
試今神色不動豈復逼耶欬然還入  
壁中簡徐起澡漱礼誦訖還如常眠  
寐夢向人曰僕以漢末居此數百年  
為性剛直多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  
特相容耳於此遂絕簡住積載安隱  
如初若經他行猶無有人能住之者  
釋僧朗涼州人魏虜攻涼城民素少  
乃逼斥道人用充軍掾隊別兼之反  
賴輜所擬舉城同陷奴登城僧三千  
人至軍將見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  
行道乃復作賊深當顯戮明日斬之  
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  
寂謙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  
為道人實非本心願不須煞帝弟赤  
豎王亦同謙請乃下勅止之猶虜掠  
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及  
魏軍東還朗與同學中路共叛陣防

嚴設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  
上有大樹旁垂崖側遂以鼓旗竿繩  
繫樹懸下時夜大闇崖底純棘無安  
足處欲上山頭復恐軍覺投計憚邊  
捉繩懸住勢非支久共相謂曰今厄  
至矣惟念觀世音耳便以頭扣石一  
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  
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  
忽暗冥知是神也相慶感遇便就以  
眠良久方曉始聞軍衆警覺將發而  
山谷万重不知出路惟望日行值一  
大虎出在其前相謂曰雖脫虜難復  
入虎口朗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  
感所以現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  
路也於是二人徑詣虎即前行若朗  
小遲虎亦暫住至曉遂得出路而失  
虎所在便隨道自進七日達于仇池  
又至梁漢出于荊州不測其終

釋僧意不知何人貞確有思力每登  
座講說輒天花下散在于法座元魏  
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迄  
於暮齒精誠不倦寺有高驪像相國  
像胡國像女國像吳國像崑崙像岱

京像如此七像並是金銅俱陳寺堂  
堂門常開而鳥符無敢入者至今猶  
尔故靈裕像讚云應感而來誠無指  
属豈神通冥著理隔尋常之議乎意  
奉法自資束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  
沙弥死來已久見拜云違奉已來常  
為天帝驅使拙違無暇發修道業不  
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  
苦意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候待時  
至及期果有天來入寺及房冠服羽  
從偉釐殊特衆僧初見但謂是何世  
貴入山參謁不生驚異及意尔曰無  
疾而逝方知靈感其都講住在光州  
自餘香火咀匿散在他邑後試檢勘  
皆同日而終焉有說云僧意志湛即  
朗公同侶前傳闕之故今緝綴湛得  
初果其塔見存在泰山靈巖寺側見  
別傳

釋僧照未詳氏族住泰山丹嶺寺性  
虛放喜追奇每聞靈迹譎詭無不登  
踐承瀑布之下多諸洞穴仙聖攸止  
以魏晉泰年行至萊山見飛流下有  
穴因穴隨入行可五六里便出穴外

逐微逕東北上數里得石渠闊兩三  
步水西流清而且徹帶渠藥草延  
蔓委地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  
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食東頭屋裏  
有數架黃帙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  
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  
屋內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  
四望惟見茂林懸澗非復人居須臾  
逢一神僧年可六十眉長丈餘膝掛  
耳上相見欣然如舊問所從來自云  
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未  
返一人死來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  
屋內汝見之未今日何姓為主答是  
魏家僧云魏家享國已久不姓曹耶  
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遂取穀穗搗  
之作粥又往林中菜下取梨菜與之  
令噉僧云汝但食我不敢此又問誦  
何經照云誦法華神僧頷頭曰大好  
精進業今東屋格上如許經並自誦  
之欲得聞不照合掌曰惟敢聞命彼  
遂部別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  
苦睡僧曰但睡我自恒業耳達旦不  
眠更為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今且



暫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  
學行去汝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  
之既言須歸好去照尋路得還結侶  
重往瀑布與穴莫測其處今終南諸  
山亦有斯事既多餘涉不無其理云  
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  
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  
或云練丹黃白醫療占相世之術藝  
無所不解齊高往來并鄴常過問之  
應對不思隨事標舉帝曾命酒并蒸  
𦍋勅置豐前令遣食之豐聊無辭讓  
極意飽歎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  
謂弟子曰除却牀頭物及發撒牀見  
向者蒸𦍋猶在都不似歟噉處時石  
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西則東望  
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  
靈瑞日日礼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  
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  
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佛也尔當  
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  
特重旁視羣僧猶如草芥於大眾前  
側手指脅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  
畫像語不能出屑智慮何如你見真

佛不知礼敬猶作本日欺我志墮阿鼻又眼精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與詣豐所徑即謂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口汝聞枕間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令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指竈旁去一方石遂有玄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釋圓通不知氏族少出家汎愛通博以溫敏見稱住鄴都大莊嚴寺研諷涅槃文旨詳覈以高齊武平四年夏中講下有一客僧形服踈素履操弘雅因疾乃投諸寺中僧侶以其所患經附臭氣熏勃皆惡之無敢停者通觀其量識宏遠深異其度乃延之房中雖有穢汗初無輕憚日積情款薄通其意問何所學答曰涅槃通以素業相訟宛然若舊乃以經中深要及先德積迷未曾解者並叙而談之客

僧亦同其所引更為章句判釋冷然  
雅有其致通欣於道合更倍由來經  
理湯藥曉夕相守曾於夜中持春酒  
一盞云客人寄患服此為佳客遂頓  
眉飲之一咽便止夏了病愈便辭通  
去通曰今授衣將逼官寺例得衣賜  
可待三五日間當贈一襲寒服客云  
藉亂不少何容更煩通固留之作衣  
遺已臨別執通手誠曰修道不欺暗  
室法師前以酒見及恐傷來意非正  
理也從今已往此事宜斷頗曾往鼓  
山石窟寺不小僧住下舍小寺正在  
石窟北五里當繞澗驛東有一小谷  
東即竹林寺有緣之次念相訪也通  
辭謝前誠當必往展於是而別至明  
年夏初以石窟山寺僧往者希遂減  
莊嚴定國興聖搃持等官寺百餘僧  
為一番通時尔夏預居石窟意訪竹  
林乃大集客主問寺所在衆皆大笑  
誠通勿傳此妓言竹林竟無適莫乃  
流俗之恒傳耳通惟客僧見投非常  
款遇言及斯事計非虛指衆亦異焉  
乃各贐香花與通俱行至寺北五里

小谷東出少通人逕行可五里昇于山阜見一老公手巾抹額布褐短褐執鐮開荒二十餘畝遙見羣僧放馬而前曰何處道人依徑路僧云住在石窟欲向竹林公大怒曰去年官寺放馬敢我生苗我兒遮護被打幾死今復將此面目來耶曳鐮來逐群僧十餘望谷馳走獨不逐通語通曰是你干健不返放使入山餒虎通即東出數里值一曲澗淺而森茂尋澗又東但聞南嶺上有諷詠之聲通問竹林所在應聲答曰從何處來豈非圓通法師乎通曰是矣遂披林踰險就通略叙離闊喜滿言情曰下山小寺僧徒烏合心性動止多不稱具瞻雖然已能降重終須到寺相進數里忽見雙闕高門長廊複院脩竹千雲青松蔽日門外黑漆槽長百餘尺凡有十行皆鋪首銜環金銅綺飾貯以粟豆旁有馬跡而掃洒清淨乃立通門左告云須前諮大和上須臾引入至講堂西軒廊下和上坐高牀侍列董吏五六十人和上年可九十許眉

面峯秀狀類梵僧憑案理文書旁有過事者通禮謁却立和上命曰旣任官寺厚供難捨何能自屈此寺誠無可觀通具述意故乃令安置將通巡房禮訖見兩房僧各坐寶帳交絡衆飾映奪日光語引僧云彼是何人輒敢來入振手遣去僧有慙色願謂通曰情意不同令人阻望且就小僧住房可以消息乃將入室具叙昔緣并設中食食如鄴中常味食後引觀圖像莊嚴園池臺閣周遊歷覽不可得遍通因自陳曰儻得廁迹風塵常供掃洒生願畢矣僧曰相逢即以為意但須諮和上未知果不夜與通宿曉為諮白和上曰甚知來意不惜一房凡受官請為報不淺依如僧法不得兩處生名今且還去除官名訖來必相容勿以為恨即遣送出至馬槽側顧慕流淚自傷罪重不蒙留住執僧手別西行百步迴望猶見門閤儼然步步遙望更行數里許歛見峯巒崢嶸巖非復寺宇悵望尋路行達開荒之地了無蹤緒但有榛木耳識者評云前



者舉鑷駁僧假為神恠今通獨進示  
現有緣耳言大和上者將不是賓頭  
盧耶入大乘論尊者賓頭盧羅睺羅  
等十六諸大聲聞散在諸山渚中又  
於餘經亦說九十九億大阿羅漢皆  
於佛前取籌住壽於世並在三方諸  
山海中守護正法今石窟寺僧每聞  
異鍾呬響洞發山林故知神宮仙寺  
不無其實余往相部尋鼓山焉在故  
鄴之西北也望見橫石狀若鼓形俗  
謠云石鼓若鳴則方隅不靜隋末屢  
聞其聲四海沸騰斯固非妄左思魏  
都云神鉦迢迢於高巒靈響時警於  
四表是也自神武遷鄴之後因山上  
下並建伽藍或樵採陵夷工立窮鑿  
神人厭其誼擾捐捨者多故近代登  
臨罕逢靈跡而傳說竹林往往殊異  
良由業有精淨故感見多矣近有徒  
鼓山東面而上遙見山巔大道列樹  
青松尋路達宮綺華難紀珍木美女  
相次歡娛問其丈夫皆云適往少室  
逼暮當還更進數里並是竹林尋徑  
西行乃得其寺衆僧見客歡遇承迎

供給食飲指其歸路乃從山西北下  
去武安縣不過十數里也暨周武平  
齊例無別服鄴東夏坊有給事郭弥者  
謝病歸家養素間巷洽聞內外慈濟  
在懷先廢老僧恙通叔養宅居讀誦  
忽聞有扣門者令婢看之見一沙門  
執錫擎鉢云貧道住鼓山竹林寺逼  
時乞食弥近門聲接乃遥應曰衆僧  
但言乞食何須詐聖身自往觀四尋  
不見方知非常人也悔以輕肆其口  
故致聖者潛焉近武德初年介山抱  
腹巖有沙門慧休者高潔僧也獨靜  
修禪忽見神僧三人在佛堂側休恠  
之謂尋山僧也入房取坐具將往礼  
謁及後往詣袖僧中小者抱函在前  
大者在後乘虛冉冉南趣高嶺白雲  
北迎靈謁不見後經少時又見一僧  
東趣巖壁休追作礼遂入石中此巖  
數有鍾鳴依時而扣雖蒙聲相不及  
言今斯亦感見參差不可一准大略  
為言巖穴靈異要惟虛靜必事誼雜  
希聞奇相矣

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二百餘卷德

優先達時共知名以齊武平三年從  
并向鄴行達艾陵川失道尋徑入山  
暮宿巖下室似人居迴無所見竇端  
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橫枝懸磬去  
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自  
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為有俗氣竇即  
具述設敬與共言議問竇即云何姓  
統國荅曰姓高氏另齊國竇問曰尊  
師山居早晚日後漢時耒長老得何  
經業竇時已誦博頗以自矜止僧曰  
修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為誦之  
竇曰樂聞花嚴僧即少時誦之便度  
聲韻諧暢非世所聞更令誦餘率皆  
如此竇驚歎曰何因大部經文倏然  
即度報曰汝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  
夫忘懷於萬物者彼我自得矣竇知  
為神異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  
養召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住  
亦無補至曉便捨去竇遂返尋行  
迹達鄴叙之

釋僧雲不知何人也辯聰詞公備明  
大小宗附齋講恒以常住齊鄴盛昌  
三寶雲著名焉住寶明寺襟帶眾理

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衆並集堂  
雲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  
誦得何勞煩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  
堅義今後生開悟雲氣格當時無敢  
抗者咸從之託於夏末常廢說戒至  
七月十五日旦將昇草坐失雲所在  
大衆以新歲未受戒廢自恣一時崩  
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  
塚內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  
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  
瞋云改變布薩妄充堅義刀膾身形  
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竭情懺悔乃經  
十載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為常業  
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乱欣然  
而卒時感嘉其即世德華不墜羣倫云  
釋僧遠不知何人住梁州薛寺為性  
疎誕不修細行好追隨流蕩歡醺為  
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  
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猶縱造  
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悸流汗至  
曉以盆水自映乃見眼邊烏黯謂是  
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  
因自咎責奈遭此譴遂改革常習反

形易性槩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餘日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乎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勿驚喜而覺流汗遍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遠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自後竭精奉法中不暫怠率為練行僧也鄉川所歸終於本土

釋慧瑱上黨人奉律齊真貞確難拔住郡內元開府寺獨靜一房禪懺為業會周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之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鬚面著紗帽衣青袍九環金帶告其皮靴乘白馬朱鬣自山頂徑至瑱前下馬而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避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亦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許遂免賊難後群賊更往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急往共



救乃各持器仗入山路中相遇拒擊擊手為馬散從此每日瑱恒禱之安業山草不測其幸

釋洪獻鄴人少履道門早明律檢聽涉勞頓遂兩目俱暗住相州大慈寺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礼誦為先不輟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綱禪師上堂中食般若乃將綱一樣衣來覲獻士勞陳法事利益不少輒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于櫃中後綱食還恠失衣襟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神遂發撤綱房衣物被業狼籍滿庭竿扇秤尺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央獻雖曰冥乃與般若言及事同目覩神語獻曰伴衆極多志在紫陌河上惟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等雖然僧綱不赴齋供後會使知綱無奈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今相放

矣仍以絹兩疋付獻士當以一疋施大衆一疋贈網師獻對衆受得具皆聞見仍依付領於後彌勤本業遂卒於所住

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為務年十八乘驢止于叔家叔覩其驢快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牆下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為通法大士何敢害也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正眼花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牆下黃衣人士勿然道人若煞大禍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刀欲斫忽見姊夫在旁聲免加害雲都不知也開皇中周流食挹具膳經論名高東夏榮冠一時後領徒五百來過叔氏叔見當衢闌化深惟苦疊乃奉絹十疋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為說法治斷安然無恨常以此事戒諸門人曰吾昔不棄好物何事累人自預學徒必無華飾且得支身成誦於口也後不測其終陳宣帝時東陽

郡烏傷縣雙林大士傳引者體權應道躡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為任依止雙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臂臆吳香流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明亮重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梁高撥亂弘道偏意釋門貞心感被來儀賢聖沙門寶誌發迹金陵然斯傳公雙林明道時俗唱言莫知其位乃遣使齎書贈梁武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敬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者略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亡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略以持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帝聞之延住建業乃居鍾山下定林寺坐蔭高松卧依盤石四澈六旬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帝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一榻縱與天旨對揚及玉輦昇殿而公晏然箕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動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救愍兵灾乃然辭為炸莫攘來禍至

陳太建元年夏中於本州右脇而卧  
奄就昇遐于時隆暑赫曦而身體溫  
暖色貌敷愉光采鮮潔香氣充滿屈  
申如恒觀者發心莫不驚嘆遂合殮  
於巖中數旬之間香花散積後忽失  
其所在往者不見歸慕轉深悲戀之  
聲慟噎山谷

陳保射徐陵為  
碑銘見類文

釋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許氏南陽人  
年二十餘欣欲出家尋預剃落栖止  
無定多住鄂州形貌與世而殊有奇  
相飲取同俗為時共輕常養一猴一  
犬其狀偉大皆黃赤色不狎餘人惟  
附於朗日夕相隨未曾捨離若至食  
時以木盂受食朗取飽已餘者用錢  
同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  
先朗而行人有奪者輒為所咋朗任  
犬盤遊略無常度陳末隋初行於江  
嶺之表章服魚鰓威儀越序杖策徒  
行護養生命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  
花為志素乏聲弄清靡不豐乃潔擔  
誦之一坐七遍如是不久聲如雷動  
知福力之可階也其誦必以七數為  
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于七萬聲

韻諧暢任縱而起其類箏笛隨發明  
了故所誦經時旁人觀者視聽皆失  
朗屑吻不動而轉起咽喉遠近亮澈  
因以著名然辟脚及手申縮任懷有  
若龜藏時同肉聚或往酒席同諸醢  
飲而嚼噉猪肉不測其來故世語曰  
法華朗五處俱時縮猪肉滿口頰或  
復巡江河沂拱手舟中猴犬在旁都  
無嫌棹隨意所往雖凌犯風波胸息  
之間便達所在有比丘尼為鬼所著  
超悟玄解統辯經文居宗講導聽採  
雲合皆不測也莫不讚其聰悟朗聞  
曰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須後檢校  
他日清旦猴犬前行徑至寺朗隨  
往到礼佛遶塔至講堂前尼猶講說  
朗乃厲聲呵曰小婢吾今既來何不  
下座此尼承聲崩下走出堂前立對  
於朗從卯至申卓不移處通汗流地  
默無言說問其慧解奄若韻癡百日  
已後方服本性其降行通感皆此類  
也大業末歲猶未塵飛而朗口惟唱  
賊朝夕不息官人懼以惑衆遂幽而  
煞之襄陽法琳素與交遊奉其遠度



因事而述故即而叙之

卷第三十五 集三寶明

六

釋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為業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故其所獲貲貨乃滿兩船時或計者云直錢數十萬貫既環寶填委貪附弥深惟恨不多取驗吞海行賈達于梓州新城郡牛頭山值僧達禪師說法曰生死長久無愛不離自身尚尔况復財物仙初聞之欣勇內發深思惟曰吾在生多貪志慕積聚向聞正法此說極乎若夫若離要必當尔不如沉寶江中出家離着索然無擾豈不樂哉即沉一船深江之中又欲更沉衆共止之令修福業仙曰終為紛擾勞苦自他即又沉之便辭妻子又見達房疑水湍濤知入水定信心更重投灌口山竹林寺而出家焉初落髮日對衆誓曰不得道者終不出山即迥絕人蹤結宇巖曲禪學之侶相次也焉每覽經卷始開見佛在其處無不哽咽我何不直但見遺文而仙捷卓不群野栖禽符或有造問學方者皆答對善權冥符正則自初入定一坐則以四五日為恒唯客到其門潛然即覺起共接語若無人住端坐靜至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有客至或及百

千皆如其說曾無欠長梁始興王濬寒  
帷三蜀礼以師歆携至陝服沮曲以天監  
十六年至青溪山有終焉志也便薙草止  
容繩床于時道館崇敬巾褐紛盛屢相  
呵斥甚寄憂心焉仙乃宴如曾無眉意一  
夕道士忽見東崗火發恐野火焚害仙  
也各執水器來救見仙方坐大火猛焰洞  
然咸驚火光神德道士李學祖等捨田造  
像寺塔欵成遠近歸信十室而九州刺史  
鄱陽王恢躬礼受法天監末始興王暕  
感於梁泰寺造四天王每六齋辰常設  
淨供仙後赴會四王頂上放五色光仙  
所執爐自然煙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  
日數載在山供仙給使僧有肆責者仙  
曰此乃三台貴公何緣罵辱時不測其  
後貴也和果遂昇衣服仙或勞疾見縹  
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梳盛妙藥跪而進  
服无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復遊并絡  
化道大行時遭酷旱百姓請祈仙即往  
龍穴以杖扣門數百衆生憂苦何為嗜睡如  
此語已登即立雲四合大雨滂注民賴  
斯澤咸來禱賽欽若天神有須舍利即  
為祈請應念即至如其所須隋蜀王秀

作鎮岷絡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蹤可即加刃仙聞兵至都無畏懼索僧伽梨被已端坐念佛王達山足忽雲雨雜流雹雪崩下水涌滿川截軍無計事既窘迫乃遙歸懺禮因又天明雨霽山路清夷得至仙所王躬盡敬便為說法重發信心乃邀還成都之靜衆寺厚礼崇仰舉鄔恭岳号为仙閣梨焉開皇年中返于山寺道路自淨山神前掃一夜客僧止房仙往曳出房因即倒年百餘歲端坐而卒仍葬彼山益州今猶有木景白壘尚存云是聖人仙閣梨許釋慧峯不知何人住栖霞寺聽詮公三論深悟其旨取為得意名價遐布衆所推美詮每云峯之達解思力吾不及也以吾年老且復相依峯遊心正理身範律儀攝靜松林日惟一食衣服麤素略無寸積願步鏘鏘雅有風彩未出都偏弘十誦讚訪前修聽者如市有問云今學大乘如何講律峯云此致非汝所知豈學正法而大

小相乖乎以陳天嘉年卒春秋六十  
臨終告弟智琨曰吾去處懸遠非汝  
所知終後屈一指將之雖伸還屈時  
議謂證初果

釋慧巖住蘓州重玄寺相狀如狂不  
修戒檢時人不齒多坐房中不同物  
議忽獨歡笑戲於寺中以物拍撫曰  
此處為殿此處為堂乃至廊廡厨庫  
無不畢備經可月餘因告僧曰欲知  
巖者浮圖鈴落則亡沒矣至期果然  
乃返鐔其房扞戶開之端坐已卒遠  
近聞之弋赴闐闔各捨金帛遂成大  
聚依言締構營成名寺事皆符焉自  
終至今四十餘載猶如存在見處佛  
堂用通礼謁云

釋法安姓彭安定鵠孤人少出家在  
太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為業屢食弊  
衣率于終老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  
晉王時以其形質矬陋言笑輕舉並  
不為通曰別門首喻遣不去試為通  
之王問召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曰王  
所遊履必貴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  
渴乏四顧惟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刻

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  
何力耶荅王力也及從王入磧達于  
沿海中應遭變皆預避之得無損敗  
後往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為  
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為弘護也初與  
王入谷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  
來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  
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  
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搢鵝吻下觀  
人衆王又問之荅曰此太白山神從  
王者也尔後諸奇不可廣錄大業之  
始帝弥重之威轡王公見皆屈膝常  
侍三衛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諸隱  
逸郭智辯釋誌公證公杯度一時提  
華慧日道藝二千餘人四事供給資  
安而立又於東都為立寶楊道場惟  
安一衆居中樹業至十一年奏四方  
多難無疾而終所住春秋九十八矣  
初將終前告帝後事安其亡後百日  
火起出於內宮弥須慎之及至寒食  
油沸上焚夜中門閉三院宮人一時  
火死帝時不以為恠送柩太白資俸  
官給然安德潛於內外同諸侶惟眠



不施枕頭無委曲延頸牀邊口流涎  
油每至升許為異時有釋法濟者通  
微知異僧也發迹陳世及隋二主皆  
宿禁中妃后雜住精進寡慾人罕登  
者文帝長安為造香臺寺後至東都  
造龍天道場帝給白馬常乘在宮如  
有疥患呪水飲之無不必愈又能見  
鬼物預覩未然大業四年忽辭上曰  
天命不常復須後世惟願和護荷負  
舍生便尔坐率剃髮將殮須臾髮生  
長半寸許帝曰禪師滅定何得埋之  
索大鍾打之一月餘日既不出定身  
相如生天子廢朝百官素服勅送于  
蔣州吏力官給行到設齋物出所在  
東都王公以下為造大幡四十万口  
日齋百僧至于七千人別日觀二十  
五段通計十餘万疋斯並荷其福力  
故各傾散家珍云

釋慧侶姓湯晉陵曲河人也少受學  
於和闍梨和靈通幽顯世莫識其淺  
深而翹竒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  
不敢前坐勸人造像惟作坐者道行  
遇諸困厄無不救濟或見被縛之猪

和曰解脫首楞嚴猶尋解縛主因放  
之自尔偏以慈救為業大眾集處輒  
為說法皆隨事讚引即物成務眾無  
不悟而歸於道末往鄴下大弘正法  
歸向之徒至今流詠臨終在鄴人問  
其所獲去得善根成熟耳侃奉其神  
化積有年稔眾知靈異初不廣之後  
往嶺南歸心真諦因授禪法專精不  
久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靈靜往  
還自在不拘山世時往揚都偲法師  
所偲素知道行異札接之將還山寺  
請現神力侃云許復何難即從窓中  
出臂長數十丈解齊熙寺佛殿上額  
將還房中語偲去世人無遠識見多  
驚異故吾所不為耳以大業元年終  
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  
侃終日以三衣襟遙拋堂中自云三  
衣還眾僧吾今死去便還房內大眾  
驚起追之乃見白骨一具跏坐牀上  
就而撼之鏗然不散

釋轉明俗姓廐氏未詳何許形服僧  
儀貌非弘偉容止淡然色無喜愠以  
隋大業八年無何而來居住雒邑告

有賊起及至覆檢宗緒莫從帝時惑之未能加罪權令収禁初不測其然也至明年六月果逢梟感作逆驅逼凶醜充斥東都誅戮極甚方委其言有據下勅放之而明雖被拘散情計如常與諸言議曾無所及會帝往江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數有五十剋時斬決明日吾當放此死厄即往獄所假為餉遺面見諸囚告曰明日車駕當從此過尔等一時大呼云有賊至若問所由云吾所委當免死矣及至期會便如所告勅乃縱放諸囚収明入禁便大笑而受之都無憂懼于斯時也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明語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繫越王踐祚方蒙釋放雖往還自在而恒居軋陽門內別院供擬恐其潛逸密遣三衛私防護之及皇泰建議軍國謀猷恒預帷幄等計利害偽鄭世充倍加信奉守衛嚴設又兼恒度至開明二年即唐武德三年也明從洛宮安然而出周圍五重初不見迹審偽都之將敗也西達京師太武皇帝夙奉音問

深知神異隆禮訪之勅住化度寺數引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同合契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儼在房中尋下追徵合國周訪了無所獲尋明在道行涉冥祥有問學者乃去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願其遊步四朝貴賤通屬以明道冠幽極皆徃師之而情一榮枯寔遵平等而言調譎說不倫和韻或云某法師者見謗大乘生報無擇某法師者從羊中來如此授記其例不一行至搃持顧僧衆曰不久此等當流血矣宜共慎之時以為卓異共恠輕誕及遭法談等事尋被簿錄戮之都市方悔前失隋末有鮑子明者未詳何人煬帝遠召藝僧遂霑慧日而歷遊寺院不止房堂隨夜即宿略無定所既請官供曾不臨赴不著三衣而服裙帔或驚叫湯走言無准度大業九年以緋累額唱賊而走時人以為徵地也及梟起逆諸軍並著七項栢額如其相焉咸圍東都召問通塞遂惡罵曰賊害天下何有國乎帝時在涿郡聞之

大悅召而勞遣明又以箕威土當風揚之後覆鼻感逆黨並被誅剪長夏門外曰別幾千遠應斯舉大業十年無故率于雒邑賈逸者不知何人隋仁壽初遊于安陸言戲出沒有逾符識形服變改時或緇素後於一時分身諸縣及至推驗方訪其德行迹不經而為無識所耻有方等寺沙門慧嵩者學行通博逸因過之以紙五十幅施云法師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所因也後有諍起嵩被引禁官司責問引辯而答紙盡事了如其語焉故徵應所指例如此也未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為瞽嫖因往市中唱令告乞云他與我婦須得禮贈廣索錢米尅日成就數往彼門揚聲陳述女家羞耻遂密煞之埋在真下經停三日行遊市上逢人言告被煞之事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諸羣小戲於水側或騎橋檻手拊之云拘羊頭撥羊頭衆人倚看笑其所作及江都禍亂咸契前言不知所終時蜀郡又有楊祐師者伴狂岷絡古老百歲者云初



見至今貌常不改可年四十著故黃衫食取同俗拙止無定每有大集身必在先言笑應變不傷物議預記來驗時共稱美迄于唐初猶見彼土後失其所在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万年人稟性柔和未思汙惡辭親遠戎無憚艱辛十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玠禪師受持定業玠姓魏氏志存儉約野居成性京室東阜地号馬頭空岸重邃堪為靈窟玠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拍撫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足白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土出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不飲即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聞上時高重之日賜米三升用供常限乃至龕成無為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覩斯事更倍歸依力助締構隨便請業末行化慶州勸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齋食更倍人來供主懼焉順曰無所畏也但通周給而莫委供所由來千人皆足常有清河張弘暢者家畜牛馬牲本弊

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示語慈善  
如有聞從自後更無舢舨其導發異類  
為如此也常引衆驪山夏中栖靜地  
多虫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害就地  
示之令虫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  
恰無虫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  
敬而味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即差愈  
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在香氣  
不歇三原縣民田蔭埵者生來患聾  
又張蘇者亦患生瘰順聞命來與共  
言議遂如常日永即痊復武功縣僧  
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  
遂託病僧言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  
極相勞憊尋即釋然故使遠近瘡癘  
姪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術  
但坐而對之識者謂有陰德所感故  
幽靈偏敬致其言教所設多押浮詞  
顯言正理神樹鬼廟見即焚除巫覡  
所事躬為伴僧損祥屢見絕無障礙  
其奉正也如此而篤性綿密情兼汎  
愛道俗貴賤皆事邀延而一其言問  
宵懷莫二或復重痼難治深願未果  
若皆隨時指示普得遂心時有讚毀

二途聞達於耳相似不知翻作餘語  
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厲涉  
而度岸既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  
便墮陸度及順上岸水尋還復門徒  
目覩而不測其然也所以感通幽顯  
聲聞朝野多有鄙夫利其財食順言  
不涉世全不留心隨有任用情志虛  
遠但服麤弊卒無兼副雖聞異議仍  
大笑之其不覺物情又若此也今上  
奉其德仰其神引入內禁隆礼崇敬  
儲宮王族懿感重日戒約是投無爽  
歸禁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  
門人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  
坐定於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  
臨終雙鳥投房悲驚哀切因即坐送  
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同嗟  
制服亘野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  
三周枯骸不散自終至今恒有異香流氣  
死所學侶等恐有外侵乃藏于龕內  
四衆良辰赴供弥滿弟子智嚴名貴  
至相幼年奉敬雅遵餘度而神用清  
越振績京華嚴攝論尋常講說  
至龕所化導鄉川故斯塵不歟矣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年十八  
叔休律師引令出家而二親重之便為取  
婦五年同牀誓不相觸素在市販與人同  
財乃使妻執燭分判文疏付囑留累遂進  
而剃落至并州炬法師下聽花嚴等經學  
成返邑其妻尚在開皇十年方預大度乃  
深惟曰法相可知心惑須曉開皇十九年  
遂入解縣太行山栢梯寺修行止觀忽然  
大解南瑤悟人北嶺悟法二空深鑒坐處  
樹枝下映四表於今見在因尔營理僧役  
以事考心後在京師住勝光寺從曇遷禪  
師聽採攝論講悟既新衆盈五百多採名  
教妙能如理而英簡時問義惟陳止觀  
無相思塵諸要脩節深會大旨遷弥重  
之語諸屬曰今雖曰考通文義無擇昏  
明得其妙者惟道英乎自尔儀服飲噉  
未宇篇章頗為時目作達者也聽講之暇  
常供僧役有慕道者從其所為因事呈理調  
伏心行寄以弘法常云余冥目坐禪窮尋理  
性如有所詣及開目後還合常識故於事務  
遊觀役心使有薰習然其常坐開目如綫動逾  
信宿初無頓眩後入禪定稍程異迹人業亮年嘗  
任直歲與俗爭地遽闢不息便語彼云吾其死矣

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  
多詐以針刺甲雖深不動氣絕色變  
將欲洪腫傍有智者令其歸命誓不  
敢諍願還生也尋言起坐語笑如常  
又行龍臺澤池側見魚之遊乃曰  
吾與汝共諍何者為勝汝不及我  
我可不及汝耶即脫衣入水弟子持  
衣守之經于六宿比出告曰雖在水  
中惟弊土全我耳又屬嚴冬冰厚雪  
壯乃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遂  
脫衣仰卧經于三宿乃起而日幾被  
火炙然我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  
自在誠難偶者晚還蒲州住普濟寺  
置莊三所麻麥粟田皆在夏縣東山  
深隱之所不與俗爭用接羈遠故使  
八方四部其歸若林晝則厲衆僧務  
躬事擔運難險緣者必先登踐夜則  
跏坐為說禪觀時或弊其勞者聞法  
不覺其疲一日說起信論至真實門  
奄然不語恠往觀之氣絕身冷衆知  
滅想即而任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  
時河東道遜高世名僧祖習心道素  
同學也初在解縣領徒盛講及遜捨



命去英百五重未及相報終少便知告其衆曰遜公已逝相與送立入問其故答曰此乃俗事心轉即是及行中路乃遙告使其知微通感類皆如此及終前夕集衆告曰急須取積明日間多聚人畜損食穀草衆不測其言英亦白運催促甚急至夜都了索水剃洗還本坐屢被以大衣告曰人謂余為英禪師禪師之相不可違世語門人志爽曰禪師知英氣息可有幾耶褒以事答自言如是因說法要又曰無常常也不可自欺不可空死令誦華嚴賢首偈至臨終勸念善慶明相既現奄然申逝近人以手偕從下而冷即貞觀十年九月中也春秋年有初將終日衆問後事英曰佛有明教但依行之則無累矣英何言哉時感羣鳥集房數盈萬計悲鳴相切及其終夕褒公侍側見有青衣二童執花而入紫氣如光從英身出騰焰屋棟及明霧結周二十里人物失光三日方歇蒲晉一川化行之所聞哀宅赴如喪重親遠驗英言不有損失又

感僧牛吼叫聲徹數里流淚嗚咽不食水草經于七日將欲截殮道俗爭之僉曰莫不樂喧譁但存道業便即往

南

夏禹城東延年陵東鑿去龕之

才下一鑿地忽大震人各

攬草臨卧地驚悸周十五里皆大動怖又感白虹兩道連龕柩所白鳥二頭翔鳴柩上至于龕所迴旋而逝詳英道開物悟慧解入神故得靈相氤氲存亡拯革不負身世誠斯人乎

釋又德姓徐雍州醴泉人形質長偉秀眉骨面立履清白服無素衣而放言來事多所弘獎年有凶暴毒勵流者必先勸四民今奉三寶其所施設或礼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皆攘灾禍有不信者莫不歿終預記未然略如對日時遭元皇懼而問焉又以手指撫其口當雨但齋其虔約時雨至必如其言或蝗暴廣狹澤潤淺深事符明鏡不漏纖失且執志清慎不濫刑科力所未行不受其法故壯年任道惟遵十戒而於篇聚雜相多所承修末於九峻山南造阿耨達池并鑿石鉢即於池側用濟衆生以

貞觀十二年卒於山舍百姓感焉為起白塔若然上表

釋智則姓馮雍州長安人二十出家止辯才寺聽凝法師攝論四十餘遍性度掉舉僅絕觀採恒披敗納裙垂膝上有問其故則云衣長多立耳遊浪坊市宿止寺中銷聲京邑將五十載財法食息一同僧伍房施單牀上加以薦瓦枕木匙餘無一物或見其縑縷為經營者隨得服用言終不及則雖同僧住形有往來門無開閉同房僧不知靈異号为狂者則聞之仰面笑曰道他狂者不知自狂出家離俗只為衣食往往遮障鐺門鐺櫃費時乱業種種聚歛役役不安此而非狂更無狂者乃撫掌大笑則性嗜餽飪寺北有王摩訶家恒令辦之須便輒往因事伺候兩處俱見方委分身而言行相投片無瑕謬自貞觀來恒獨房宿竟夜端坐既來達曙余親目見故略述其相云

釋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初辭世壤遍訪明師委問道方皆無

稱悅乃入太白山不賣糧粒不擇林  
巖飢則食草息則依樹端坐思玄動  
逾晦序意用漠漠投解無歸經跨五  
年栖遑靡息因以木打塊塊破形銷  
既觀斯緣廓然大悟晚住京師律藏  
寺遊聽大乘情量虛蕩一裙一帔布  
納重縫所著麻鞋經三十載繒帛雜  
飾未曾冠體冬夏一服不蔽冰炎常  
於講席評叙玄奧而不肖之夫言行  
矛盾及至飲噉無異俗人達日大乘  
之學豈其尔耶若指聖懷斯寔凡庶  
余不同也左僕射房玄齡聞而異焉  
迎至第中父事隆重而達體道為功  
性不拘檢或單裋露腹或放達餘言  
玄齡以風表處之不以形言致隔其  
見貴如此也常以飲水噉菜任性遊  
縱或攬折蒿藿生宛而食至於桃李  
瓜果必生吞皮核人問所由玄信施  
難棄也貞觀已來稍顯神異往至人  
家歡笑則吉愁慄必凶或索財賄或  
索功力隨命多少即須依送若違其  
語後失過前有人騎驢歷寺遊觀達  
往就乞惜而不施其驢尋死斯例不

一也故京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導唯存離著所得財利並營寺宇大將軍薛万均初聞異行迎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一夜索食欲敗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從尔已後稍改前迹專顯變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宿將軍兄弟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毀血汗不淨可作湯洗待沸涌已脫衣入鑊狀如冷水旁人怖之猶索加大遂合宅驚奉恣其寢處曾負人錢百有餘貫後既辨得無人可送乃將錢寺門伺覓行人隨負多少倩達西市衆皆止之而達付而不禁及往勘當不失一文斯達量虛懷定難准也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令踰請及至明旦來赴數千而供度闌然不知何擬大衆各之達曰他許送供計非妄語臨至齋時僧徒欲散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輦充道而來即用施設乃大餘長並供僧庫部不委其所從來食訖須臾人車不見



今感業京輦朝野具瞻叙事而舒故  
不曲盡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感通上

癸卯歲高麗國司大藏都監奉  
勅周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明

大曹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感通下 正傳四十五 附見二人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密傳一

隋京師經藏寺釋智隱傳二

隋中天竺國沙門闍提斯那傳三

隋京師勝光寺釋明誕傳四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明琛傳五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慧重傳六

隋京師勝光寺釋寶積傳七

隋京師仁法寺釋道端傳八

隋京師勝光寺釋道祭傳九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明芬傳十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僧蓋傳十一

隋京師日嚴寺釋曇瑋傳十二

隋京師隨法寺釋道貴傳十三

隋京師玄法寺釋僧順傳十四

隋京師沙門寺釋法顯傳十五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僧世傳十六

隋京師靜覺寺釋法周傳十七景暉

隋京師延興寺釋慧誌傳十八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智光傳十九

隋京師弘善寺釋智教傳二十

隋京師沙門釋圓超傳二十一

隋京師光明寺釋慧藏傳二十二法順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寶憲傳二十三

隋京師勝光寺釋法朗傳二十四

隋京師真寂寺釋曇遠傳二十五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曇觀傳二十六

隋京師延興寺釋靈達傳二十七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僧昕傳二十八

隋京師空觀寺釋玄鏡傳二十九

隋京師弘濟寺釋智揆傳三十

隋京師勝光寺釋僧範傳三十一

隋京師淨影寺釋寶安傳三十二

隋京師仁覺寺釋寶巖傳三十三

隋京師無漏寺釋明馭傳三十四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生傳三十五

隋京師勝光寺釋法性傳三十六

隋京師沙門釋辯寂傳三十七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靜凝傳三十八

隋京師揚化寺釋法楷傳三十九

隋京師轉輪寺釋智能傳四十

隋京師真寂寺釋曇良傳四十一

隋京師靜法寺釋智疑傳四十二

隋京師沙門釋道嵩傳四十三

隋京師淨影寺釋道顏傳四十四

隋京師淨影寺釋淨辯傳四十五

釋道密姓周氏相州人初投耶舍三

藏師習方藝又從鄴下博聽大乘神

思既開理致通行至於西梵文言繼

迹前烈異術勝能聞諸齊世隋運興

法翻譯為初勅召入京住大興善師

資道成復引梵語因循法本留意傳

持會仁壽塔興銓衡德望尋下勅召

送舍利于同州大興國寺即文帝所

生之地其處本基般若尼寺也帝以

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於此

寺中于時赤光照室流溢外戶乳氣

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內外驚禁

妳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

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

蒲坂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上

失之恐其墮井見在佛屋儼然坐定

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為業及帝誕日

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

憂也尼遂名帝為那羅延言如金剛

不可壞也又曰此兒來處異倫俗家

藏雜

自為養之太祖乃割宅為寺內

通小門以兒委居不敢名問後皇妣  
來抱忽見化而為龍驚遑墮地居曰  
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  
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  
法當滅由兒興之而居沉靜寡言時  
道成敗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  
年十三方始還家積三十餘歲略不  
出門及周滅二教居隱皇家內著法  
衣戒行不改帝後果自山東入為天  
子重興佛法皆如居言及登祚後每  
頌群目追念阿閼梨以為口實又云  
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  
道人裏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  
聲乃命史官王劭為居作傳其龍潛  
所經四十五州皆悉同時為大興國  
寺因改般若為其一焉仁壽元年帝  
及后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碇碇試  
之宛然無損遂散於州部前後建塔  
百有餘所隨有塔下皆圖神房有靈  
相故其銘云維年月菩薩成佛為二  
大隋皇帝堅敬白十方三世一切三  
寶弟子蒙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



與民庶共建菩提今故分布舍利諸  
州供養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仍  
為弟子法界幽顯三塗八難懺悔行  
道奉請十方常住三寶願起慈悲受  
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為諸  
衆生發露懺悔文多不載密以洽聞  
之譽送此寺中初下塔時一院之內  
光明充塞黃白相間兼赤斑氣旋遶  
朗徹久而乃滅道俗內外咸同一見  
寺有四門門立碑殿塔廊廡及以生地  
莊嚴綺繡是發城邑仁壽之末又勅  
送于鄭州黃鵠山晉安寺掘基至水  
獲金像一軀高尺許儀制特異正下  
塔時野鳥群飛旋繞塔上事了便散  
又見金花三枚騰空久之下沒基內  
又放螢光後遂廣大遶塔三匝寺本  
高顯素無泉水洎便下汲一夕之間  
去塔五步飛泉自涌有同浪井廣如  
王勃所紀及大業伊始徙治雒陽上  
林園中置翻經館因以傳譯遂率於  
彼所出諸經如費氏錄

釋智隱姓李氏貝州人即華嚴藏公  
之弟子也自少及長遵弘道義慧解

所傳受無再請而神氣俊卓雅尚清  
虛時復談吐聽者忘倦開皇七年勅  
召大德與藏入京住大興善通練智  
論阿毗曇心及金剛般若論明其窟  
穴至十六年以解兼倫例須有紹隆  
下勅補充講論衆主於經藏寺還揚前  
部仁壽創福勅送舍利于益州之法  
聚寺寺即蜀王秀之所造也道適印  
又奉送置塔華州天雨異花人得半  
合又放紫光變為五色盲者來懺歎  
獲雙目捨杖而歸風痺等病其例皆  
尔及將下瘞天雨銀花放白色光前  
後非一正入塔時感五色雲下覆函  
上重圓如盖大鳥六頭旋遶雲間閑  
託俱散隱以事聞帝大悅付於著作  
卒於京室

闍提斯那住中天竺摩竭提國學兼  
群藏藝術異能通練於世以本國忽  
然大地震裂所開之處極深無底於  
其坼側獲一石碑文云東方震旦國  
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堅意建立三  
寶起舍利塔彼國君目欣感嘉瑞相

度希有乃募道俗五十餘人尋斯靈相初發祖送並出王府路遠賊掠所遺蕩盡惟餘數人逃竄達此以仁壽二年至仁壽宮計初地裂獲碑之時即此土開皇十四年也行途九載方達東夏正逢天子感得舍利諸州起塔天祥下降地瑞上騰前後靈感將有數百闔國稱慶佛法再隆有司以事奏聞帝以事符大夏陳迹東華美其速度疑是證聖引入大寶殿躬屈四指顧問群僚解朕意不答曰擅越意謂因問斯那又解意不答曰擅越意謂貧道為第四果人耶實非是也帝甚異之乃置于別館供給華重膳夫以酒醪和麴擬為麴調候時不起因以問那答曰此不合食便用水漉煮之與常醪者不異上問今造靈塔遍於諸州曹陝二州特多祥瑞誰所致耶答曰陝州現樹地藏菩薩曹州光花虛空藏也又問天花何似答曰似薄雲母或飛不委地雖委地而光明奇勝帝密以好雲母及所獻天花各一箱用示諸人無有別者恰以問那那識

天花而退雲母及獻后去崩空發樂音并感異香具以問由答曰西方淨土名阿彌陀皇后往生故致諸天迎彼生也帝奇其識鑒賜綿絹二千餘段碎而不受因強之乃用散諸福地見感應傳

擇明誕姓史衛州汲人律儀行務履願前賢通十地地持赴機講解攝大乘論弥見弘演後入京住勝光寺溫柔敦厚性無迫暴有勅召送舍利于襄州上鳳林寺基趾梁代雕飾隋初顯敞高林跨谷連院松竹交映泉石相喧邑屋相望索然閑舉有遊覽者皆忘返焉文帝龍潛之日因往礼拜乞願弘護及踐寶位追惟往福歲常就寺廣設供養仍又改為大興國寺及誕之至彼安厝塔基寺之東院鑿地數尺獲琉璃瓶內有舍利八枚聚散呈祥形質不定或現全碎顯發神奇即與今送同處起塔又下穿掘得石銘去大同世六年已後開仁壽之化依檢梁歷有号大同至今歲紀騁騁符會誕欣感嘉瑞乃表奏聞寺有金

像一軀舉高丈六面部圓滿相儀充  
備峙于堂內衆鳥無敢踐足庭前樹  
碑庾信文蕭雲書世稱冠絕誕歷覽  
徽猷講授相接終于本寺

釋明瓌姓聿莒州沂水人十歲出家  
二十受具中途尋閱備通經史稟性  
調柔初不陳怒未及三夏頓揚成論  
及涅槃經值廢教隱倫避世林澤還  
資故業重研幽極周宣創開陟岵慧  
遠率侶登之瓌時投足歸師諸部未  
久深悟遂演於世講徒百數心計明  
白閑隱折疑善通問難精慮勃興未  
曾沉息加又福德所被聞見欣然勅  
召入京住大興善仁壽初歲召送舍  
利于蔣州之栖霞寺今之攝山寺也  
本基靈異前傳具詳而瓌情存傳法  
所在追訪乃於江表獲經一百餘卷  
並是前錄所遺及諸闕本隨得福利  
處處傳寫末住大禪定寺弘法為務  
春秋良序頻往藍田登山臨水欣其  
得性唐初卒

釋慧重姓郭雍州人志幹威稜不怯  
邪障鬼神林屋聞有栖止無往不降



淨持戒地明解攝論履遊名教清迥  
不群住大興善博綜機要榮達叙願  
辯章言今寫送有法仁壽置塔勅召  
送舍利于奉山之岱岳寺初至放光乃至  
入塔相續流照岳上白氣三道下流  
至于基所岳神廟門無故自開如是  
者三識者以為神靈歸祐故也四年  
建塔又送于隆州禪寂寺初至設齋  
忽有野鹿從南山下度嘉陵江直趣  
塔所人以手摩自然依附乃至下訖  
其鹿方去夜放大光在佛堂上焰高  
數丈青赤流集衆人同見三日打剎  
合州喜捨紫雲覆塔雨金銀花遍於  
城邑其収得者乃有五色相鏤又獲  
舍利五枚於天花上浮沆旋轉合散  
隨心州內修梵寺先為文帝造塔有  
一分舍利欲與今塔同日下基其夜  
兩塔雙放光明朗照幽顯至曉方滅  
同覩此瑞無數千人將下之晨又雨  
銀花變轉非一重還京室改革前度  
專修禪悔晝夜十有二時禮五十三  
佛餘則加坐正念畢世終業  
釋寶積姓朱冀州條人割略愛網訪

道為任浮遊靡定不存住止齊亡法  
毀潛隱太山迴牙曾究乃經年稔開  
皇十四年隋高東巡候駕請謁一見  
便悅下勅入京住勝光寺講揚智論  
及攝大乘而體量虛廓不計仇隙曾  
有屏毀達其耳者解衣遺之曰卿見  
吾過真吾師友仁壽初年勅送舍利  
於華岳思覺寺寺即左僕射楊素之  
所立也初下之晨雲垂四布雪滿山  
邑天地奄暗逼目無見及期當午忽  
尔天清日朗現五色雲於塔基上去  
地五丈圓如輪蓋遙有見者望其蓋  
上朱光赫弈團團直上遠連天際暨  
于覆了雲合光叔還如晨旦積後率  
於京室

釋道端潞州人出家受具聽覽律藏  
至於重輕開制銓定綱猷雅為宗匠  
晚入京都住仁法寺講散毗尼神用  
無歇時程後舉後學欽之加復體尚  
方言梵文書語披葉洞識了其深趣  
勤心護法匡攝有功仁壽中年勅送  
舍利于李州梵境寺初入州界山多  
無水忽有神泉涌頂流者非一舊病

夙痼飲無不愈別有一泉病飲尋差  
若咽酒肉必重發動審量持戒永除  
休健端以事聞後還京寺常樂弘演  
終于本寺

釋道琛恒州人慧學如神鑽求攝論  
華嚴十地深疑伏古解其由緒志尚  
幽靜不務奢華重義輕財自小之大  
後入關輦便住勝光訪道求賢栖遑  
靡託仁壽起塔勅召送舍利于許州  
辯行寺初至塔寺堂中佛像素無靈  
異忽放火光通燭院宇舍利上踊金  
瓶之表又放光明遠瓶旋轉既屬炎  
熱將入塔時感雲承日覆訖方滅又  
於塔側造池供養因獲古井水深且  
清輕軟甜美舉州齊調一從此井而  
無竭濁莫不嗟嘆琛後不測其終  
釋明芬相州人齊三歲耶舍之神足  
也通解方俗妙識梵言傳度幽旨莫  
匪喉舌開皇之譯下勅追延令與梵  
僧對傳法本而意專檢失好住空閑  
味詠十地言輒引據問論清巧通滯  
宰倫仁壽下勅令置塔于慈州之石  
窟寺寺即齊文宣之所立也大窟像

背文宣陵藏中諸雕刻駭動人鬼芬  
引舍利去州三十許里白雲鬱起從  
寺至輦長引不絕耿耿橫空中有天  
仙飛騰往返音日方滅明旦將曉還  
有白雲長引來迎雲中天仙如昨無  
異人衆同見傾目亘論識者以為石  
窟之與鼓山連接密尔竹林仙聖響應  
之乎既至山塔東面有泉衆生飲皆  
病愈芬後卒于興善所著衆經如費  
氏錄

釋僧蓋恒州人曾遊太原專聽涅槃  
晚至洛下還綜前業蓋聞經陳念慧  
攝慮為先遂廢聽業專思定學陶思  
既久弥呈心過遂終斯習後入京師  
周訪禪侶住大興善垂帷殿足不務  
世談近局異乘略不濡口吐言清遠  
渺不高之仁壽二年勅送舍利于滄  
州四年又勅送于浙州之法相寺初  
營石函本惟青色及磨治了變為鮮  
錦布彩鋪發又見僧形但有半身及  
曉往觀僧變為佛光焰神儀都皆明  
著又現三字去人王子也佛前又現  
雄鷄之象冠尾圖具或現仙鳳天人

諸相甚衆南鄉縣民多業屠獵因瑞  
發心受戒永斷後於他日有採此者  
於法相寺南見有樸樹乃生奇異果  
僅有百顆其色紅赤如蓮欲開折取  
一枚來用供塔官廡道俗千有餘人  
同往折取味如蒲桃并果表奏帝驚  
訝其瑞蓋後住禪定寺唐初即世九  
十餘矣

釋曇璿江都人少學成實兼諸經論  
注脉大品包蘊心目雖講道時缺而  
以慧解馳名每往法筵亟陳論史徵  
據文盲學者憚焉常讀經盈箱滿案  
記注幽隱追問老耄皆指其精府反  
啓其志璿乃為斟酌通問盤梗自江  
左右歷覽多年傳譽不爽實鍾華  
望煬帝昔為晉王造寺京室諸方搜  
選延塔入住內史令蕭琮合門昆李  
祖尋義學屈礼歸心奉以家僧携現  
大小常處第內晨夕歡娛講論正理  
惟其開悟仁壽之末勅送舍利于熙  
州環谷山山谷寺古傳云昔有齊人  
郭智辯數遊環山之陽世俗重之因  
以名焉此寺即蕭齊高帝之所立也



林崖重映松竹交參前帶環川北背峻嶺江流縈繞寔為清勝階巡此地仍構塔焉初正月內當擬基處屢放金光如一綫許十餘日中然後方息舍利恰到如即置基先不相謀若同合契皆大慶也又初到治天本元陽人物焦渴夜降大雨高下皆足無不賴幸又放赤光流曜如火行道七夕又放大光被諸山也五千餘人咸蒙斯瑞及懺罪營福不可勝言晚承故業迄于隋運後住弘善以疾而終春秋八十有三武德初矣

釋道貴并州人華嚴為業詞義性度寬雅為能而於經中深意每發精彩有譽當時加以閑居放志不涉煩擾市肆俳優未曾遊目名利貴賤故自絕言精潔守素清真士也晚在京師住隨法寺擁其道德閑守形心及建塔之初下勅流問令送舍利于德州會通寺至治之日放赤光明如大甕許久之方滅有一婦人躄疾多載聞舍利至輦來塔所苦心發願乞蒙杖步依言立愈疾走而歸將下塔時忽

有大鳥十二形相希世不識名目次第行列旋遶空中正當塔上覆訖方逝貴後鎮業京輦不測其終

釋僧順貝州人習學涅槃文疏精覈志勤禁立堪勝艱苦常樂弘法於園囿中無緣拘繫假許良善文書既効方便雪他投身桎梏情志欣泰監獄者愍斯厄苦將欲解免方取經疏鋪舒詳讀旁為因緣說法勸化事卒無蹤還蒙放釋出獄之日猶恨太早有問其故荅曰吾聞諸聖地獄化生雖不逮彼且事微輒開皇隆法杖步入閨採訪經術住玄法寺及後造塔勅召送舍利于宋州初到宋城市中古井由來醎苦水色又赤無敢嘗者及舍利至色忽變白味如甜蜜至造塔所初放赤光又放白光通照寺內七日辰時天雨白花如雪不落紛紛滿空及下塔時白鶴九頭飛翔塔上下函既了方乃北逝順後還京遊尋行業唐運初興廵栖山世年既遲暮欲事終心行至霸川驪山南足遇見古寺龕窟崩壞形像縱橫即住修理先有玉

護乃具表請武皇特聽遂得安復今之津梁寺是也僕射蕭瑀為大檀越福事所資咸從宗國僧衆濟濟有倫理焉順後卒於住寺春秋八十餘矣釋法顯雍州扶風人厥姓齊氏生平志尚禪寂為宗文字紙筆性不遊履沉默寡欲不為世累其師法開定門幽秘殆是不測元魏之末住京地王寺與實禪師齊駕朝野兼以簡約清素華貴傾屬顯遇斯明近承奉累年傳習師宗頗接微緒住日嚴寺仁壽末歲置塔隴州下勅令送顯發自帝京奉舉至彼藥王寺內然寺去州一十餘里褊狹邪仄殊非形望乃移近州北三王山下背崖臨水高勝博敞仍構大塔放大光明闔境同觀欣其罪滅顯因其所利即而利之廣說法要傾其心惱當斯一會榮嘆成誼晚還入京聚徒綜業每年歲首受具者多顯為開發戒緣鼓行壇幟引聚清衆即而惠之後終時也將八十矣釋僧世青州人負袈裟問道無擇夷險觀其遊履略周方岳而雄氣所拍鋒

刁難當時地論是長偏愛喉舌豐詞豐  
難名聞齊魯開皇入京住興善寺長  
遊講會必存論決仁壽下勅召送舍  
利于萊州之弘藏寺四年又勅送密  
州茂勝寺行達青州停道藏寺夜放  
赤光從房而出直指東南尔夜密州  
城内又見光明從西北來相如火炬  
藁焰非一遶城内外朗徹如日預有  
目者無不同觀後乃勘究方知先告  
既至治所兩夜放光如前遶城朗徹  
無異及世舉瓶欲示大衆忽然不見  
後至寺塔復放大光通照寺宇行道  
初日打刹教化舍利二粒見于瓶內  
及造石函忽變為金如粟米如豆間錯  
函底餘處並變為青琉璃因具圖表  
帝大悅也後還京不久尋卒

釋法周不知何許人狀相長偉言語  
高大涅槃攝論是所留神稠會勝集  
每預登踐身相孤拔多或顧問由是  
振名者復繫於德矣初住曲池之靜  
覺寺林竹藂華蓮沼脰遊縱達一方  
用為自得京華時偶形相義我舉如周  
者可有十人司氣相求數來歡聚憊

仰茂林賦詠風月時即号之為曲池  
十智也仁壽建塔下勅送舍利于韓  
州修寂寺初造石函忽有一鵠飛入  
函內自然馴狎經久乃去寺有博塔  
四枚形狀高偉各有四塔鎮以角隅  
青瓷作之上圖本事舍利到夜各放  
光明如焰上衝四方衆皆一時同見  
數數放光至于未入空中如絳長三  
丈許諸佛聖僧衆相非一皆列其中  
周後復往大禪定寺唐運初基為僧  
景暉於仁壽坊置勝業寺召周經始  
勅知寺任又改坊名還符寺号初暉  
目諸僧侶住在長安晚又變改常度形  
同俗服栖泊寺宇不捨戒業言語隱  
伏時符識記高祖昔任岐州登有前  
識既承大寶追憶往言圖像立廟爰  
彰徽号自周積年處任不事奢華  
房宇趣充僧事僅足貞觀之始以疾  
而終八十餘矣

釋慧誕雍州人學究涅槃及通攝論  
每登講席有名京室即異廷法師之  
學士也住延興寺仁壽下勅召起塔  
于杭州天竺寺住在靈隱山林石岑



竦實來仙聖初構塔基多逢伏石掘  
得一所是古石函旁推其際眇不可  
測因用今造置古函中大小和可宛  
如昔契誕還本寺講授尋常雖非卓  
犖亦例能色貞觀初年卒于本寺七  
十餘矣臨終清言安詣神色無異願  
諸法屬深累住持通告好住怙然神逝  
釋智光江州人足論師之學士也少  
聽攝論大成其器言論清華聲勢明  
穆志度輕健鮮忤言諍議收推下為  
時所重開皇十年勅召足公相從入  
京注大興善寺仁壽創塔召送循州途  
經許部行出城南人衆同送舍利於  
輦忽放光明高出丈餘傾衆禁慶北  
至番州寄停寺內其夜銅鍾洪洪自  
鳴連雷至巨驚駭人畜及至食時其  
聲乃止既達循州道場塔寺當下舍  
利天降甘露塔邊樹上色類凝蘊光  
白曜日光還京室以法自娛頻開攝  
論有名秦壤晚猷談說歸靜林泉尋  
還廬阜屏絕人事安禪自節卒于山舍  
釋智教雍州人習誦衆經意存禪觀  
晝則尋讀夜便坐嘿蕭散無為不存

世累住弘善寺閑居綜業仁壽中年起塔秦州之永寧寺下勅令送既至塔所夜逢布薩異香如霧毛結入門合衆同怙欣所聞見又於塔上剎柱之前見大人跡長尺二寸蹈深二分十指螺文圓相周徧推無蹤緒蓋神瑞也又降異雲毛聚塔上又雨天花狀如金寶又聞空中讚嘆佛聲官民道俗相慶騰踊教還本寺綜業終年釋圓超觀州阜城人十地涅槃是其經略言行所表必詢猷焉晚住京寺策名臺省仁壽末歲下勅造塔於廩州化城寺初達州西四十餘里道俗導引覽列長幡南風勁利樹林北靡惟有幡脚南北相分雖為風吹都不移乱及初行道設二佛盤忽有蜻蛉二枚各在盤上相當而住形極虛大長五寸許色麗青綠大如人指七日相續如前停住行道既散欻然飛去比後下塔還復飛來填埋都了絕而不見當下正中塔基上空五色慶雲狀如傘蓋方直齊正如人所為雲下見一白鵲翔飛旋轉事了俱散超還京

室不測其終

卷第二十六

第二十二

明

釋慧藏冀州人初學涅槃後專講解  
禁守貪覓絕迹譏嫌安詳詞令不形  
顏色入京訪道住光明寺仁壽中年  
勅召置塔于歡州初至塔寺行道設  
齋當其塔上景雲出見彩舍五色有  
若花蓋綺繡錦繡無以加焉從午至  
酉方始隱滅又延興寺僧法順者聽  
習涅槃善守根禁退讓自節負德無  
傲勅住江州廬山東林寺置舍利塔  
初至其地耕者見光尋而掘之獲金  
銅弥勒像一軀形質瓌異即而供養  
並不測其終

釋寶意鄭州人寶鎮律師之學士也  
童稚依止即奉科條審量觀能具承  
大法受具之日但奉文言至於行摸  
並先具委有師資焉有茹業焉開皇  
之始與鎮同來住大興善威儀調順  
言無涉俗仁壽奉勅置塔洪州即豫  
章之故地初向彼州路由江阻既失  
正溜泥濘不通人力殆盡無前進理  
程期又逼道俗遑懼意乃憑心舍利  
請垂通涉忽降白鳥船前緩飛下來

乍去如有引導即遣隨逐遂逢水脉  
通夕汎舟安達無障焉還京室尋事  
卒也

釋法朗蒲州人學涉三藏偏鑄毗尼  
開割篇聚不阻名問加復器用平直  
無受輕陵次斷剛正未私強禦後任  
勝光披究律典經其房戶莫不慄然  
仁壽二年勅召送舍利於陝州大興  
國寺寺即皇考武元本生處也故置  
寺建塔仰謝昔緣初達州境大通善  
法演業三寺夜各放光不知何來而  
通照寺內朗徹無障善法寺中見三  
花樹形色分明四月二日靈勝寺中  
夜忽放光五色彩雲合成一盖通變  
為此比靈輦入城雲盖方散又有五  
色彩雲從軋巽二處纏紉而來至於  
塔上相合而住及掘塔基下深五尺  
獲一異鳥狀如鸚鵡色甚青黃巡行  
基趾人捉無畏唯食黃花三日而死  
又青石為函忽生光影表裏洞徹現  
諸靈異東西兩面俱現雙樹樹下悉  
有水文生焉函內西面現二菩薩南  
邊金色北邊銀色相對而立又二菩

薩坐花臺上各長一尺並放紅紫光  
明函內南面現神足像合掌向西函  
層西面又見卧佛右脇而偃首北面  
西函外東面雙樹間現前死鳥傾卧  
須臾起立鳥上有三金花其鳥西南  
而行至卧佛下住立不動凡此光相  
從已至未形狀儼然令人圖寫上紙  
素託方漸歇滅及將下日忽然雲起  
如煙如霧團團翳日又如車輪雲色  
條別又如車輻輪輻雲色皆如紅紫  
人皆仰視其相嘆恠希遇藏瘞既了  
天還明淨失雲所在當斯時也寺院  
牆外咸見幡蓋圓遶謂言他處助來  
供養事了追問一無蹤緒朗慶斯神  
瑞登即奏聞晚還京師以疾而卒  
釋曇遂雍州人初學大論後味唯識  
研精攝論選其幽理每言三界虛妄  
但是一心追求外境未悟難息故得  
名稱高遠有通美焉然復慎守根門  
勤修戒檢住真寂寺掩關勵業仁壽  
中年下勅送舍利于晉州法吼寺初  
停公館放大光明照精舍門朗如金  
色又放黃白二光從道場出久久乃



滅又從舍利舉所至於塔基而放瑞光三道虹飛色如朝霞耿然空望下塔之內又放光明隱顯時現大都為言七日之內瑞靈雜沓相仍不絕還京服業迄于唐運八十餘年矣  
釋曇觀言州人七歲出家慕欣法宇及進具後尋討義門偏宗成實祛折玄滯後以慧解亂神本也乃返駕澄源攝慮巖壑十六特勝弥所留心神呪廣被銷弥邪障高問周遠及于天關開皇之始下勅徵召延入京室住大興善供事隆厚日問起居爰上執庭坐以華褥帝親供侍欽德受法觀寬厚敦裕言無侈侈深得法忍苦樂虛心故使名利日增而素氣常在所獲信施並入僧中房宇素然衣鉢而已時俗流湏之夫雅尚之也仁壽中歲奉勅送舍利於本州定林寺初停公館即放大光掘基八尺獲銅浮圖一枚平頂圓基兩戶相對制同神造雕鏤駭人乃用盛舍利安瓶置內恰得相容州民禽巨海者患瘧六年間舍利至自書請瑞見本一粒分為三分

色如黃金乍沉乍舉又見三佛從空而降即能陳述詞句如流觀還京都不委終事

釋靈達恒州人先在儒門脩參經史唯見更相圖略時有懷仁抱義然復終淪諸有未免無常乃釋髮道流希崇正軌從遠公學義咸知大意因即相從晚住延興退隱自守端毅身心終月禪嘿衣食愈弊不希華美仁壽中勅召送舍利於本州龍藏寺初定基趾間有異香漸漸芬烈隨風而至遍於寺內有民金玄瓚者住在寺側先患鼻塞二十餘年莫知香臭當于此日忽聞香氣驚尋至寺因尔艷差又雨天花從空而下光彩鮮淨晃若金銀先降塔所後及寺院道俗竟接輕薄如鏤下舍利託有雙白鶴旋於塔上良久翔逝達後連尋定業追訪山世不顧名實頭陀林塚雖逢神鬼都不怖憚大業之始終於墓藂初不委之村人恆不乞食就看已卒加趺如在因合牀殮於杜城窟中

釋僧旼潞州上黨人自鷲道法津周  
聽大小逮諸禪律莫不登臨傾渴身  
心無席不赴而導戒愚智衆通諠靜  
听一其正度恭慎橫經聆其披帛曾  
不忽忘初衆見其低目索言絕杜論  
道皆号為矇叟也後有智者問其文  
理咸陳深奧輕浮章句略不預懷有  
問其故荅曰勿輕未學妙德常蔽惟  
夫大覺方能靜照感德明約可無細  
瑕愚師軌物時有通悟惟自兩明躬  
鑒方取會不得以法累人致乖枉奉  
暨周滅二教逃隱泰山大隋開法還  
歸聽習遊步洛下從學遠公十地涅  
槃咸究宗領後入關住興善寺體度  
高爽不屈非濫時復談講辯詞迅舉  
抑揚有度至於僧務營造情重勤切  
躬事率先搭揔連涉仁壽中歲置塔  
毛州護法寺下勅令送舍利初至公館  
有沙門曇義者高行名僧聞諸舍利皆  
放光明我等罪業一無所現即解衣  
為懺燒指為燈竟夕供養明旦出光  
通厲人物又出金瓶迴旋行道青赤  
白光三色流照經于信宿其光乃隱

四月七月初夜放光赫赤欻然滿佛堂內須臾出戶流照四搭將入西時又放赤光烈盛逾日通夜又放照于函內四月十日天花如雪從空亂下五色相間人皆収得又感異香微風普遍熏塞寺內其函忽變為青琉璃內外通徹人以白綾周匝數重湯覆其函又加軌累灰泥其上尋照其泥還如函色又灰泥上畫作十花飾以金薄及成就後唯一金色餘花皆采未下塔前有張世謙清信士也常持八戒遠離婬娶靜室誦經乃聞聲所梵讚之聲出戶看之見有群僧各執香花遶旋供養迫之遂失又見天人持諸幡盖及以香花東南飛來當于塔上變成大雲旋空良久又見百餘沙門在塔基上執箒輦土以陪增者比及明晨寂無所見時經夏暑土地乾燥人皆思雨應念即降三四寸許川野除煩沙丘縣民路如意者迴心信佛望見光相路雖遠映舉目徹見寺僧五人在佛堂內又聞塔邊音樂讚嘆聲極亮遠重雨天花滿四十里

塔基倍多所慶斯衆瑞即具表聞晚還資業不測其率

釋玄鑄趙州人立志清貞不干流俗四分一律文義精通不樂闔揚恒尋異部激發違順品章廢立有神彩焉住空觀寺閑散優遊無為僧也仁壽二年奉勅置塔本州無際寺建基趾日尋放赤光變轉不常或如形像乍似樓閣又出白光時吐大小巡繞瓶側四月四日又放光明紫綠相間三度乃止又於光內見佛像形長二尺餘坐蓮花座并有菩薩侍嚴儀從如至西方始歇滅當此之時有目皆覩鏡還空觀復學禪宗居止東院合集同侶多行頭陀遂終其寺也釋智揆冀州人愛慕涅槃淨持戒行不重榮渥知足無求住弘濟寺閑門習業僧衆服其智德敬而宗之每處勝筵推其名實而揆弗之顧也退屏自修若無聞見仁壽之歲弘塔四方有勅召揆送舍利於魏州開覺寺初屆治所遂放大光紫白相宣五色遽發有足智曠冷莊積年因乳發願乃



見赤光遍室便吐惡物其患即除有患重者聞斯嘉慶伏枕發願亦蒙光照平復如本方米塔所其例衆夥不復具書又楊大眼者先患兩目冥無可見牽來至輦乞願求恩即見舍利如本明淨斯例復衆四月八日下塔既訖西北雲來雨花塔上紛霏如雪色似黃金寺院皆遍道俗收取狀如金花感一黑狗莫知由來直入道場周旋行道每日午後與餅不食與水便飲至解齋時與粥方食寺內群犬非常噤噤一見此狗低頭畏敬不敢斜視塔所樹碑厚三尺半忽發光彩狀如琉璃映物對視分明悉見又見象六並現石碑內至五月末來於其碑中七變相狀或為佛像聖僧雙樹衆瑞非一並以事聞揆晚徙迹終南居閑禪寂登陟巖巖藪往而不返釋僧範冀州人學大小乘靜務心業追師禪念傾屈盡礼所獲定要倍於同侶住勝光寺以慧解見推及帝建塔下勅徵召送舍利於本州覺觀寺每至日沒常放光明黃赤交焰變化

非一沙門僧辯忠耳四年聞聲如壁  
一觀舍利兩耳洞開有逾恒日州民  
藉法會左足摩跣十有餘年委杖自  
扶來礼乞願尋得除差放杖而歸範  
目覩靈驗神道若斯信知經教非徒  
虛誕但由誠節未著故致有差後歸  
本寺還遵前轍未詳其卒

釋寶安兗州人安貧習學見者敬之  
初依慧遠聽涉涅槃博究宗領周滅  
齊亡南投陳國大隋一統還歸鄉壤  
行次湮洛又從遠焉因仍故業弥見  
深隱開皇七年慕義入關住淨影寺  
當遠盛日法輪之下聽衆將千講會  
制約一付安掌于時遠方輻湊名望  
者多難用絹諧故在斯任安隨機喻  
接庄救有儀雖具徵治而無銜怨各  
懷敬嘆登白稱焉講十地涅槃純熟  
時正性存攝嘿不好揚演有問酬對  
辯寫泉流仁壽二年奉勅置塔於營  
州梵幢寺即黃龍城也舊有十七級  
浮圖擁在其內安置舍利當夜半上  
並放白光狀如雲霧初惟一丈漸大  
滿院明徹朗然良久乃滅前後三度

相類並同舊有石龜形狀極大欲作  
函用引致極難匠石規摸斲截成函  
三分去二安自思念石大函小何由  
率成懼日愆期內懷憂灼比曉看之  
其石稱函自然分拊不勞鐫琢宛尔  
成就函雖神造計應大重薄用拖曳  
輕迅若馳不勞至寺便依期限深慶  
情願晚還京寺不測其終

釋寶巖幽州人標意十地次綜毗曇  
未究成實故於宗部涉獵繁焉戶牖  
玄文踈條本幹時傳富博而性殊省  
事不樂談說苦析敷散精理載揚佳  
京下仁覺寺守道自娛無事交厚仁  
壽下勅召送舍利于本州弘業寺即  
元魏孝文之所造也舊号光林依岑  
帶澗面勢高敞多扶微異事遵清肅  
故使行僻之徒必致驚悚由斯此衆  
濫迹希過自開皇將末舍利到前山  
恒傾搖未曾休止及安塔貢山動自  
息又仁壽初歲天降剝刀三十三枚  
用甚鋸利而形制殊別今僧常用以  
剝剪也又初造石函明如水鏡文同  
馬瑙光似琉璃內外照徹紫焰光起

函外生文如菩薩像及以衆仙禽狩  
師子林樹雜相非一四月三日夜放  
大光明照天地有目皆見巖事了  
還不測其卒

釋明馭瀛州人初學涅槃後習攝論  
推尋理源究括疑滯晚遊鄴下諮訪  
未聞隱義重玄皆所披覽開皇八年  
來儀帝里更就遷師詢求攝論意量  
弘廣客姿都雅人有勃怒初不改容  
衆服其忍力也住無漏寺講誦為業  
仁壽中年勅請送舍利于濟州崇梵  
寺寺基帶危岑多饒異樹山泉盤屈脩  
竹蒙天寔佳地也剋日將下寺有育  
王瑞像乃放三道神光遍于體上金  
石榴色朗晃棄精經一食頃乃遂漸  
歛又聞磬聲摇曳長遠寺東巖上唱  
善哉聲清暢徹心追尋莫委又舍利  
函上光高三尺狀如花樹今送舍利  
分為二粒出琉璃瓶相隨而轉並放  
光明有黃白雲從西南來聲如雨相  
流音樂聲正當塔上凝住不動復見  
二花從雲中出或時上下大鳥群飛  
迴旋塔上又於雲中現仙人頭其數

無量於此之時華州城人見諸仙人  
從空東來向于魏州馭當斯運欣慶  
嘉瑞說不可盡民百捨物積之如山  
並用構塔沙門五人生逢奇瑞捨戒  
為奴供養三寶因勒銘紀廣如別傳  
獻后昇遐造禪定寺召而處之遂終  
世矣

釋道生蒲州人延統是其師也名父  
之子係迹厥師雖雅尚未齊而思力  
方遠仁正致懷聲色無染受持戒護  
耽詠文言四分一律薄霑聲教講誨  
時揚器法難擬住興善寺卓卓標異  
目不斜眄威儀安帖衆敬憚之仁壽  
二年勅召送舍利于楚州初停公館  
感一野鹿直入城門防人牽來詣舍  
利所自然屈拜馴善安隱生曰尔為  
舍利可上井階必若他緣隨意而去  
鹿聞此語遂即井階出入帳前往還  
無難乃為說歸戒鹿乃頻頭香案如  
有聽受因以繒帛繫之即舐人手夜  
卧輦邊或往生房經停兩宿自然退  
出還歸荒野及當下日白鸛兩雙飛  
旋塔上覆訖方逝生觀斯瑞與諸僚



屬具表以聞并銘斯事在于塔所既還京室不測所終

釋法性兗州人少習禪學精厲行道少欲頭陀孤遊海曲時復入俗形骸所資終潛林阜沉隱為任開皇十四年文帝東巡搜訪巖穴因召入京任勝光寺仁壽之年勅召送舍利於本州普樂寺初營外函得一青石錯磨始了將欲瑩飾變成馬瑙五色相雜文彩分明函內斑剝雜生白玉凝潤光淨函之内外光如水鏡洞照無障當入函時正當基上白鳥一隻翱翔緩飛遶塔而轉塔西柰樹枝葉並變為真金色及文帝既崩置大禪定延住供養遂卒于寺八十餘矣

釋辯寂徐州人少以慧學播名汎浪人世遊講為業末在齊都專攻大論及阿毗曇心未越周年粗得通解會武平末歲國破道亡南適江陰復師三論神氣所屬鑄其新理開皇更始復返舊鄉素梓仍存友用殂落西入京室復尋昔論龍樹之風復由光遠仁壽置塔勅召送于本州流溝寺及

初達也舍利塔所忽見異光照寺北  
嶺及以南山朗同朝日又於石佛山  
內採石為函磨飾繞了彩文間發彪  
炳光現山海禽狩仙人等像備出其  
中雖復圖取十不呈一晚綜前業演  
散京華福利所兼俱充寺府不測其終  
釋靜凝汴州人遷禪師之門人也早  
年聽受深閑邪正經律十地是時詢  
求後師攝論備嘗幽顯常樂止觀掩  
閑思擇緣來便講唱吼如雷事竟退  
靜狀如愚叟世間之務略不在言人  
不委者謂為庸劣同住久處方知有  
道兼以行不涉疑口無廢吊塊然卓  
坐似不能言開皇六年隨遷入雍住  
興善寺仁壽二年下勅送舍利于杞  
州初至頻放白光狀如皎月流轉通  
照及下塔日白鳥空中旋繞基上瘞  
訖遠逝更有餘相疑為藏隱示出一  
二知大聖之通瑞也餘則隱之不書  
及至京師又被責及方便解免不久  
而終

釋法楷曹州人十五出家依相京賢  
統而為弟子師習涅槃通解文義及

受具後專攻四分雲暉兩部振紐齊  
都備經寒暑伏面諮稟皆賜其深奧  
無所遺及齊法俱亡南避淮表壽  
山之陽隨開律教開皇首歲大闢法  
門還返曹州欲終山水將趣海岸而  
道俗邀留不許東驚措性虛靜更於  
城北三里左丘山營造一寺名曰法  
元高顯平博下臨城邑遙望發心皆  
來受法未為安而能遷古人所尚久  
在塵垢不無流轉便入閑壤觀化京  
都住揚化寺復揚戒律仁壽置塔奉  
勅送舍利於曹州指以初基有由欲  
報斯地表請樹塔還置法元上帝不  
違任從所請初達曹部置舉州內廣  
現神瑞備如別紀但學未經遠難得  
遍知故略編之想未繁撓日別異見  
具如後述於三月十四日中時見佛  
半身面自如玉舍利與前佛頂之上  
黃赤光起二十九日夜降甘露朱紺  
逾蜜現於赤光遍於城上須臾旋照  
達于塔所四月五日舍利上踊白色  
鮮明其日申時帳上北面忽見光影  
中有白雲氣中生樹狀如青桐下有

青色師子面西而蹲六日卯時復有  
光影見雲氣內有三蓮花兩廂雙樹  
下有佛像樓閣樹林杳重而出上有  
立菩薩像辰時又見金色光明出沒  
漸大巳時復見重閣閣上有樹葉如  
貝多旁立聖僧午時復現雙樹之形  
下列七佛申時雙樹又見一佛二菩  
薩像三花承足又見天人擎花在空中  
黃師子等亥時帳後見千佛形舍利  
室內出黃白光四月七日又見雙樹  
黃雀一頭及以光雲師子等像辰時  
又見金翅鳥身飛龍樹林寶蓋等  
像旁現二菩薩及黃師子巳時又見  
寶幢樹林下有菩薩黃衣居士白色  
師子蹲踞石上又有雲氣樹林樓閣  
菩薩午時又見白色雲氣寶幢樹林  
青色師子申時又現雙樹繁茂須臾  
變為宮殿樓閣佛坐花臺其色黃白  
亥時雲起西北雨潤三寸雲上六天  
一時見身四月八日將欲下塔平旦  
之時天雨白花飛颺不下卯時又見  
諸天寶蓋樹側菩薩及黃師子辰時  
又見大蓋雨重衆寶莊嚴下坐菩薩

及白師子踞在石上帳上又見光影  
雲氣氣中金光乍大乍小下有蓮花  
時開時合又雨天花大者在空面闊  
尺餘小者墮地狀如桃花已時帳後見  
三諸天三師子及蓮花水池午時將下  
又見雙樹并立菩薩舍利忽分以為  
五粒流轉光曜四月九日填平已後  
帳後板上光影之內疊石文生又見  
大樹青衣沙門執爐而立又感奇香  
郁烈人鼻指具列聞帝大悅令圖續  
之以流海內自仁壽創塔前後百餘  
感徵寔優勿高於措後以常業終於  
本寺

釋智能李氏懷州河內人布意遠塵  
束懷律教收聽令譽風被河右開皇  
之始觀道渭陰隨奉資行住轉輪寺  
仁壽置塔奉勅召送於青州勝福寺  
中處約懸峯山參天際風樹交結迫  
瞰千里古名巖勢之道場也元魏末  
時創開此額初置基日跡山鑿地入  
土三尺獲古石函長可八尺深六尺  
許表裏平滑殆非人運所謂至感冥  
通有新斯應矣及下舍利大放光明



挺盜山宇道俗俱見乃至出沒流轉  
變狀正論能晚還寺更崇定業林泉  
拙託不預僧倫逃名永逝莫測其終  
釋曇良姓栗潞州人十六出家專尋  
經典及長成德以大論傳名兼講小  
經接叙時俗至發歸信為衆賢之賞  
入京遊聽住真寂寺文帝下勅召送  
舍利于亳州開寂寺將欲起塔先造  
石函地非山鄉周訪難得良曰待覓  
得石期至正成但發勝心何緣不濟  
乃要心祈請願賜哀給忽於州境獲  
石三枚底廟及蓋各是異縣運來合  
之宛是一物衆嘉異之具聞臺省良  
性樂異迹周覽觀之亳州西部穀陽  
城中有老君宅今為祠庶迹前有柏  
三十餘株碑文薛道衡製庶東百餘  
步老君母宅亦有庶舍次西十里有  
苦城即傳所云李勣苦縣人斯處是  
也還歸本寺專誠懺禮食息已外常  
在佛前唐初卒也八十餘矣  
釋道嵩姓劉瀛州河間人十三出家  
遊聽洛下訪訊明括終日拙遑衣服  
戲單全不涉意值慧遠法師講諸經

論陶染積時遂夜幽極隨念室為慕  
義學士同侶推崇道心人也仁壽置  
塔勅召送於蘇州舍利將至井吼出  
聲二日乃止造基掘地得古甕函內  
有銀合獲舍利一粒置水瓶內旋遶  
呈祥同藏大塔嵩還京室住總化寺  
食味涅槃依行懺悔身戒心慧悉敷  
奉之一鉢三衣盈長不畜遵經聖行  
息世譏嫌遂卒於世

釋智巖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國難東  
歸魏封于襄陽因累居之十餘世矣  
七歲初學尋文究竟無師自悟敬重  
佛宗雖晝權俗緣今依學侶而夜私  
誦法華竟丈綫熟二親初不知也十  
三拜辭即蒙剃落更諮大部情因弥  
著二十有四方受具足携帙洛濱依  
承慧遠傳業十地及以涅槃皆可敷  
導後入關中住靜法寺仁壽置塔勅  
召送于瓜州崇教寺初達定基黃龍  
出現於剎側大池于角身尾合境通  
矚具表上聞巖住寺多年常思定慧  
非大要事不出戶庭故往叅候罕覩  
其面末以年事高邁勸業弥崇寺任

衆務並悉推謝唐初卒也七十餘矣  
釋道顏姓李氏定州人初學遠公涅槃十地領牒樞紐最所矜贍仍頻講授門學聯塵道啓東川開悟不少後入京輦還住淨影寺當遠盛世居宗紹業仁壽中年置塔赤縣下勅徵召送舍利于桂州初入州境有鳥數千齊飛行列來迎輿上從野入城良久方散及下安處感五色雲變隼垂布毛聚基上餘便廓清日曜天地後還京邑常尊上業唐運惟新宇內尚梗崇樹齋講相循淨影因疾而卒春秋七十餘即武德五年矣臨終清漱手執香爐若有所見奄然而逝自顏之處世也衣服魚素不妄用從行必以時情避嫌却言必詳審深惟物忤又魚濟禽畜慈育在心微經惱頓便即垂泣不忽童稚不行楚叱縱有輕陵事同風拂願諸屬曰不久去也何煩累人故於無常得其旨矣

釋淨辯姓韋齊州人少涉儒門備聞丘索孔墨莊老是所詢謀忽厭浮假屏迹出家經律具嘗薄通幽極復經

名教避世山林受習禪門息緣靜慮  
開皇隆法入住京師依止遠公住淨  
影寺更學定境又從遷尚受攝大乘  
積歲研求遂終此業曾與故友因事  
相乖彼加言謗辯終不雪及委由問  
荅曰吾思其初結交也情欣若孩豈  
以後離復陳其失時以此高之後勅  
召送舍利於衡州岳寺本号大明即  
陳宣帝為思禪師之所立也行達江  
陵風浪重阻三日停浦波猶未靜又  
迫嚴程憂遑無計乃一心念佛衝波  
直去即蒙風止安流江下既入湘水  
泝流極難又依前念舉帆利涉不盈  
半月便達衡州及至岳寺附水不堪  
巡行山亭平正可構正當寺南而有  
伏石辯乃執爐發願必堪起塔願降  
祥感便見岳頂白雲從上而下廣可  
一疋長四十里至所迂基三轉旋迴  
久久自歇又感異香形如削沉收獲  
數斤氣煙倍世道俗稱慶因即構成  
初山山僧顓禪師者通鑒僧也曾有  
一粒舍利欲建大塔在寺十年都无  
異相及今送至乃揚瑞迹黃口穴

聚散不定當下之日衡山縣治顯明  
寺塔放大光明遍照城邑道俗同見  
古老傳云此寺立來三百餘年但有  
善事必放光明經今三度將非帝王  
弘福思與衆同感見之來誠有由矣  
辯欣斯瑞迹合集前後見聞之事為  
感應傳一部十卷後興禪定復請住  
之大業末年終於此世

論曰夫吟嘯之鼓風雲律調之通塞  
暑物理相會有若自天況乃神道玄  
謀義乖恒應而可思也故聖人之為  
利也權巧衆途示威雄以攝生為敷  
初信現光明而授物情在悟宗規填  
之道既弘汲引之功無墜至於混小  
大之非有均彼我之恒儼齊色心於性  
空絕形有之流轉幽通而楊化本極  
變以達神源斯道窮微非厝言也然  
則教敷下土匪此難弘先以威權動  
之後以言聲導之轉發信然所以開  
明漸也像末燒梵法就崩離神力靜  
流通感殆絕二石之世登上揚名兩  
蕭接統誌公標德備諸紀錄未敢詳  
之頃世蒙俗情多得濫時陳靈相或



加褒飾考覈本據顛墜謬邪故異之訪  
林蒸是非之論蜂起至如觀音之拔  
濟信而有徵大聖之通夢華實相半  
斯則託事親蒙難免語意無涉餘求  
想象實假真緣故得有淪虛指因斯  
以言良有以也圓通之遊聖寺昭達  
之涉仙宮信其言焉難窮事矣前傳  
之叙蓬萊無乖鄙例曩者顯宗通感  
剗開玄化之基法本內傳貝列靈通  
之應或騰虛而現奇或飛光而吐瑞  
有晉嘉相雜沓臻焉墨翼異之感育王  
陶侶之逢妙德自後繁華難具陳矣  
隋高建塔之歲踊瑞紛綸神光囑於  
群物至澤通於疾癘天花與甘露同  
降靈芝共瑞鹿俱程空遊仙聖結霧  
來儀水族龜魚行鱗出聽百有餘塔  
皆徭潛通君目相慶緇素欣幸其德  
榮明不可加也然而當年即世或墜  
流言俗習常談五福欣其壽考通神  
達命三畏君子所弘及煬帝鎔鑄高  
陽開摸之始其像頂合翠髻身曜紫  
金靈光通普顯五色之布奇瑞花滿  
庭開六彩之殊相上下同泰無德稱

馬下詔圖之遠頒郡國義當嚮斯厚  
澤荷福無壇遺厥宗社如山之固尋  
復兵飢荐集宇內分崩亡曆聖寶率  
于身世統詳終古五運非不推遷近  
以情求殃慶迷其倚伏又如聖母上  
天功高遂舉輪王樹塔禍及凶終何  
以明其然乎信由業命之淳薄故感  
報果之休咎耳豈以恒人之耳目而  
遠籌於三世之道哉若夫卜商賈誼  
之為言班彪季康之著論但知混而  
謂之命莫辯命之所以為然何異見  
羅紉於篋笥而未識成之由機杼也  
覩百穀於倉廩而未知得之由稼穡  
也儒之所去命也釋之所去業也命  
繫於業業繫於心心發其既參差業  
成故亦無准是以達命業之閑士知  
報熟而無辭迷因果之恒人謂徒言  
而不應故馬遷嗟報施之爽積疑而  
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含情而無  
以釋斯皆覩流而不尋源見一而不  
知二覽釋門之弘教豈復淪斯網哉  
夫造業千端感報万緒或始善而終  
惡故先榮而後枯或吉凶之雜起故

禍福而同萃惟色一也等面異而殊  
形惟心一也齊百化而無定故無學  
或盡於此生往業終於即世有縛感  
由於既往受報未止於今時身子悟  
理之通人常懷疾惱目連威雄之達  
士終經碎身至聖納謗於祇園王子  
被謔於清衆儒宗絕粒於陳壤堯湯  
遭變於中原雖玄素之相或垂而業  
命之緣無爽是知文煬大寶往福終  
於此世崇建塔像今業起於將來交  
運相投無識因之致感隋遭兩鏡通  
命豈其然乎復有深宮法濟寄神  
祝而銷灾慧日法安憑研石而涼水  
轉明之越巨浸通達之沐炎湯瓊公拜  
而邪象崩道英終而大地轉斯德衆  
矣其徒繁矣既云神化固不可以由  
來擬之輒叙篇中識僧倫之難偶耳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 道宣 撰

遺身篇第七 正傳十二附見二

南齊蜀部會州寺沙門釋法疑傳一

周益部沙門釋僧崖傳二

周雍州逸沙門釋普圓傳三

隋終南山沙門釋普濟傳四 孟壽

隋京師郊南逸僧釋普安傳五

隋九江廬山沙門釋大志傳六

唐偽鄭沙門釋知命傳七

唐京師弘福寺釋玄覽傳八

唐京師弘善寺釋法曠傳九

唐終南豹林谷沙門釋會通傳十

唐梓州沙門紹閤梨傳十一

唐雍州新豐福緣寺釋道休傳十二

釋法疑會州人也俗姓龐氏初齊

武帝夢遊齊山不知在何州縣散

頒天下覓之時會州父老奏稱去

州城北七里臣人山是舊号齊山武

帝遣於上立精舍度僧給田業疑

以童子在先得度專心持戒道德

日新月六年三齋供不斷但以坐

禪爲念出禪則誦經恒常入禪百

姓爭往看而不敢入唯於窓中遙見動經一月出猶不食大德名僧多往勸之雖復進食漸漸微少後年至七十於佛像前置座而坐初燒一指晝夜不動火然及臂諸人與弟子欲往撲滅及有叫喚者復有禁止不聽者臂然火燄彌熾遂及身七日七夜時俗男女有號哭自槌者又有頂礼讚歎者至身盡唯一聚灰衆共埋之於上起塔今唯有一精舍在餘皆摧滅

釋僧崖姓辛氏祖居涪陵晉義熙九年宋齡石伐蜀涪陵攘三百家隨軍平討因止于廣漢金淵山谷崖即其後也而童幼少言不雜俳戲每遊山泉必先礼而後飲或諦視不瞬坐以終日人問其故荅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戎毅然剛正嘗隨伴捕魚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然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瘡斷獵矣遂燒其獵具時攘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崖率家僮往



彼觀望忽有異蛇長尺許頭尾皆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獲衆奔散蛇便趣水舉尾入雲赤光遍野久之乃滅尋衆聚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蛇不害人又勸停池堰衆未之許俄而隄防破壞時依悉禪師施力供侍雖充駁使而言語訥澁舉動若癡然一對一言時合大理經留數載無所異焉至玄冬之月禪師患足冷命之取火乃將大鑪炭直頓於前禪師責之曰癡人何煩汝許多火乃正色答曰須火却寒得火嫌熱孰是癡人情性若斯何由得道禪師謂曰汝不畏熱誠將手置火中崖即應聲將指置火中振吒作聲卒煙涌出都不改容禪師陰異之未即行卻又以他日諸弟子曰崖耐火共推之火爐被燒之處皆並成瘡而忻笑自如竟無痛色諸弟子等具諮禪師禪師喚來謂曰汝於此學佛法更莫漫作舉動或乱百姓答曰若不苦身焉得成道如得出家一日

便足禪師遂度出家自爲剃髮但覺  
鬚髮易除猶如自落禪師置刀於  
地攝衣作礼曰崖法師來爲我作  
師我請爲弟子崖謙謙而已既法  
衣著體四輩尊崇命輸誠無所  
怪惜或有疾病之處往到無不得  
除三十年間大弘救濟年踰七十心  
力尚強以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  
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  
有問燒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  
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号  
以爲僧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  
疾何不治之答曰身皆空耳知何  
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爲空答  
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衆服其言  
孝愛寺允法師者有大見解承崖  
發迹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礼訖解  
衣施之願大衆曰真解波若非徒口  
說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如是經  
日左手拍盡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將  
滅火焰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  
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不能行忍今  
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又說法

勸勵令行慈漸肉雖煙焰俱滅以日  
緇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為四衆  
說法誦經或及諸切詞要義則領頭  
微笑時或心急私有言者崖顧曰我  
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  
心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乖此者則  
空燒此手何異換頭耶於是大衆慄  
然莫不專到其後復告衆曰末劫輕  
慢心轉薄淡是像如木頭聞經如風  
過焉耳今為寫大乘經教故燒手滅  
身欲令信重佛法也聞境士女聞者  
皆來遠數萬匝崖夷然澄靜容色不  
動類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  
雨殆將霑漬便殷心入定即雲散月  
明而燒臂掌骨五枚如殘燭燼忽然  
各生並長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  
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崖  
乃以口嚙新生五骨狀而折之吐施  
大衆曰可為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  
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於  
上空中或見大羊龍蛇軍器等衆少  
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驚  
睡三昧耳吾欲捨身可辦供具時孝

愛寺導禪師戒行清苦耆年大德捨  
六度錫杖并及紫被贈崖人火捷為  
僧淵遠送班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  
誼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  
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陀曰汝  
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納袈裟來為  
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時道俗十  
餘萬衆擁輿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  
義無哭也便登高座為衆說法時舉  
目視於薪積欣然獨笑乃傾右脅而  
寢都無氣息狀若木偶起問日時將  
欲至仍下足白僧曰佛法難值宜共  
護持先所積柴疊以為樓高數丈許  
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崖緩步至  
樓遶旋三匝禮拜四門便登其上禱  
欄下望令念般若施主王撰懼曰  
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  
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受造  
樓得罪乃大福也促令下火皆畏之  
置炬著地崖以臂挾炬先燒西北次  
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盛火  
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身面焦所重  
復一禮身踏炭上及薪盡火滅骨肉

皆化惟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  
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  
雖卷而心猶如本允法師乃命收取  
葬于塔下今在寶國寺中初未燒前  
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  
我身可盡心不壞也衆謂心神無形  
不由燒蕩及後心存方知先見留以  
一心之不朽也然崖自生及終頻現  
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家將欲受戒  
無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衆相  
推問有楊氏婦欲施銀釵恐夫責及  
因史捨之有孝愛寺僧佛與者偏嗜  
飲敗流俗落度隨崖舉後私發願曰  
今值聖人捨斷酒肉及返至寺見黃  
色人曰汝能斷肉大好汝若食一衆  
生肉即食一切衆生肉若又食者即  
食一切父母眷屬肉矣必欲食者當  
如死屍中虫虫即肉也又曰有六時  
念善大好若不能具一時亦好如是  
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惡也見其言  
詞真正音句和雅將欲致問不久而  
滅於是佛與翹心精進繞塔念誦又  
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衆生得



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觀其感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樓沙門僧育在大建昌寺門見有火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衝樓邊久久乃滅又初焚曰州寺大德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何故菩薩受燒都無痛相崖曰衆生有相故痛耳又曰常代衆生受苦為實得不答曰既作心代受何以不得又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能滅惡豈非代耶時普法師又問曰二家共諱大義終莫之決一云佛智緣無相理理是緣諦何者為定崖曰佛即無相無別異相海法師曰佛即無相無相之相本無異相若如此者菩薩即釋迦觀音崖曰我是凡夫擔入地獄代苦衆生願令成佛耳海曰前佛亦有此願何故早已成佛答曰前佛度一時衆生盡也又問藥王等聖何故成佛今菩薩獨未成佛而救衆生是則前佛殊墮答曰前段衆生已得藥王意今衆

生未得我意由我始化如將落之花也故其應對一時皆此之類乃謂侍者智炎曰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坐中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人名曰諸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疾乃至畜生下類擅越慎之勿妄輕也及將動火也皆覩異相或見圓蓋覆崖有三道人處其蓋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門者或見柴樓之上如日出形並兩諸花大者如雨斛覓許小者鍾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取非一振觸皆消又聞大鼓礧礧深遠久久方息及崖滅後郢縣人於郢江邊見空中有油絡輿崖在其上身服斑納黃偏袒紫被捉錫杖後有五六百僧皆罩竹傘乘空西沒又潼州靈果寺僧慧策者承崖滅度乃為設大齋在故市中於食前忽見黑雲從東南來翳日應會仍兩龍毛五色分明長者尺五短猶六寸又雨諸花幡香煙滿空繽紛大衆通見又初収心舍利

至常住寺中皆見花葉含盛光榮庭  
宇又阿迦膩吒寺僧慧勝者抱病在  
牀不見焚身心懷悵恨夢崖將一沙  
弥來呷裏三斛許香并檀屑分為四  
聚以達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凡夫  
耳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怖用熏病耳  
煨燼既盡即覺爽健又請現瑞荅曰  
我在益州詭名山崖耳真名光明遍照  
寶藏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常有時  
在於外村為崖設會勝自唱導曰潼  
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  
見因即應聲二百許人悉見天花如  
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花  
形漸大如七寸盤皆作金色明淨耀  
日四衆竟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  
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  
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  
將欲解素私自評論時屬二更忽聞  
門外喚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  
語曰慎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  
從後走赴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  
後八月中攘人爭難當者於就嶠山  
頂行獵擗箭聲弩舉眼望塵忽見崖

騎一青麋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耳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作田矣便尔別去又至冬間崖兄子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万衆舉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杖而行因追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勞捉我乃指前鷄猪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為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言極周委故其徃徃現形豫知人意率皆此也具如沙門忘名集及費氏三寶錄并益部集異記

釋普圓不知何許人聲議所述似居河海周武之初來遊三輔容貌姿美其相偉大言顧弘緩有丈夫之神采馬多歷名山大川常以頭陀為志樂行慈救利益為先人有投者輒便引度示語行要令遵苦節誦華嚴一部潛其聲相人無知者弟子侍讀後因知之然而常坐繩牀餒容在定用心弥到不覺經過晨夕有時乞食暫往

村聚多依林墓取靜思惟夜有強鬼  
形極可畏四眼六牙手持曲棒身毛  
垂下徑至其前圓怒目觀之都無怖  
懾不久便退其例非一又有惡人從  
圓乞頭將斬與之又不肯取又復乞  
眼即欲剗施便從索手遂以繩繫腕  
著樹齊肘斬而與之心悶委地村人乃  
聞知因斯卒于郊南樊川也諸村哀  
其苦行爭欲收葬衆議不決乃分其  
屍為數段各修塔焉

釋普濟雍州北山人初出家依止  
圓禪師儀軌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  
世跡坐修禪至于沒齒栖遑荒險不  
避豺虎雖遊浪物表而手不釋卷嘗  
讀華嚴依而結業自佛法淪廢便投  
太白諸山行不裹糧依時取草咀嚼  
咽飲都不為患願像教一興捨身供  
養修普賢行生賢首國開皇之始大  
闡法門思願既滿即事捐捨引衆集  
於炭谷之西崖廣發弘誓自投而殞  
遠方填赴充於巖谷為建白塔于高  
岑焉近貞觀初有山居沙門普濟者  
立操標勇貞專自固恒遊名山習誦



經典大品法花偏所通利其所造集  
多誦兩經仍隨文句時重解釋聲氣  
所及周于一里故使數萬衆中無不  
聞者以武德十八年西入關壤時經  
邑落還居林靜貞觀度僧時以濟無  
貫擢預公籍住京師光明寺衆聚山  
結樂聞經旨濟獎斯誼擾遂遺名逃  
隱不測所之有說今在終南幽巖獨  
坐傍饒山果須者負還重更追尋便  
失來徑余曾同聚目悅斯人衣則百  
結相連鋒則纔充受用汲灌瓦甌麻  
纒繫頸坐則藉草腸無著地驍悍泉  
敢睡蓋莫欺節約儉退利賊潛迹言  
論所指知足為先談授正義如行為  
寂所以一坐說法施積如山曾無顧  
涉任委監護乃重惟曰城邑所屬五  
欲為根余力既微無宜自陷遂進道矣  
釋普安姓郭氏京地涇陽人少年依  
圖禪師出家苦節頭陀捐削世務而  
性在和忍不意怨酷或代執勞役受  
諸勤苦情甘如薺恐其事盡晚投謁  
法師通明三藏常業華嚴讀誦禪思  
准為標擬周氏滅法栖隱于終南山

之梗梓谷西坡深林自底郭居世表  
窠掘泉石連蹤由甫又引靜淵法師  
同止林野披釋幽奧資承玄理加以  
遵修苦行亡身為物或露形草莽施  
諸蚊虻流血被身初無懷憚或委卧  
亂屍用施豺虎望存生捨以析本志  
而肅弱雖來皆嗅而不食常懷介介  
不副情願孤踐特蹤莫逢食噉于時  
天地既閉像教斯蒙國令嚴重不許  
逃難京邑名德三十餘僧避地終南  
投骸未委安乃摠召詳集洲渚其心  
幽密安處自居顯露身行乞索不懼  
嚴誅故得衣食俱豐修業無廢乱世  
知士安其在歟時有重募捉獲一僧  
賞物十段有人應募來欲執安即慰  
喻曰觀卿貧煎當欲相給為設食已  
俱共入京帝語此人曰我國法急不  
許道人民間你復助惡不許道人山  
中若余遣他何處得活宜放入山不  
須檢校又周臣杯白澤者奉勅傍山  
搜括逃僧有黨告云此梗梓谷內有  
普安道人因遣追取即與俱至澤語  
黨曰我不得見宜即放還於是釋然

復歸所止前後遭難曾無私隱皆見  
解勉例如此也時藹法師避難在義  
谷杜映世家掘窯藏之安被放還因過  
礼觀藹曰安公明解佛法頗未寬多  
而神志絕倫不避強禦蓋難及也安  
曰今蒙脫難乃惟花嚴力耳凡所祈  
誠莫不斯賴因請藹還山親自經理  
四遠承風投造非一藹乃與安更開  
其所住具如別傳隋文創厝佛教大  
興廣募遺僧依舊安置時搬梓一谷  
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惟安  
欣茲重復不為名馳依本山居守素  
林整時行村聚惠益生靈終寢煙霞  
不接浮俗未有人於子午席林兩各  
合澗之側鑿龕結菴延而住之初止  
龕曰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  
遂峻崩下安自念日願移餘憂莫砵  
龕窟石遂依言迸避餘所大眾共怙  
安曰華嚴力也未足異之又龕東石  
壁澗左有索頭隨者川鄉巨宇縱橫非  
一陰嫉安德恒思誅殛與伴三人持  
弓挟刃攘臂挽弓將欲放箭箭不離  
弦手張不息怒眼舌噤立住經宿聲

相通振遠近雲會鄉人稽首歸誠請

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

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

脫又龕西魏村張暉者夙興惡念以

盜為業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爇受五

十背負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性若

有所縛不能動轉眷屬鄉村同來為

謝安曰余不知蓋華嚴力乎語令懺

悔扶取油爇如語得脫又龕南張卿

者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寫

而不出口噤無言卿尋歸懺復道而

返有程郭村譚和者頗懷信向恒來

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

纏屍於地伺欲棺殮安時先往鄠縣

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

暉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為不見迎

耶連喚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

由迎也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

至其村厲聲大喚和遂動身旁親乃

剖所纏縲今斷安入其庭又大喚之

和即屈起匍匐就安令屏除棺器覆

一筥筌以當佛坐令和遶旋尋服如

故更壽二十許歲後遇重病來投乞

救安曰放尔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時安風聲搖逸道俗榮荷其例衆也皆來請謁興達樞會多有通感略述一兩昆明池北白村老母者病卧牀枕失音百日拍牕男女思見安形會其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覺下迎言問起居奄同常曰遂失病所在于時聲名更振村聚齊集各率音樂巡家告令欲設大齋大萬村中田遺生者家途辟立而有四女妻著縵布齊膝而已四女赤露迥無條綫大女名華嚴年已二十惟有縵布二尺擬克布施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慙斯貧苦遂度不八大女思念由我貪煎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倍此周遍求物聞尔無從仰面悲号遂見屋亮一把亂床用塞明孔挽取抖揀得穀十餘掇以成米并将前布擬用隨喜身既無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遙擲衆中十餘粒米別奉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業久自種得竭貧行施用希來報輒以十餘黃米授飯觀中必若至誠貧業盡者



當願所炊之飢變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奈何作此擔已掩淚而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飢並成黃色大眾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構乃去田遺生女之願也齊會齊率獲粟十斛尋用濟之安辦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介後聲名重振引悟難述安居處雖隱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多周行救贖勸修法義不煞生邑其數不少嘗於龕側村中縛猪三頭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煞增長索錢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十倍可以相與衆各不同更相忿競忽有小兒羊皮裹腹來至社會助安贖猪既見諍竟因從乞酒行飲行儻煨煌旋轉合社老少眼並失明須臾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脰肉曰此彼肉耳猪食糞穢尔尚噉之況人食米理是貴也社人間見一時同放猪既得脫繞安三匝以鼻舐觸若有愛敬故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內鷄猪絕嗣乃至子今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性多誠信樂讀華嚴一鉢三衣

累紀勸開皇八年頗勅入京為皇

儲門師長公主營建靜法復延住寺

名雖寄宇常復嚴阿以大業五年

十一月五日終于靜法禪院春秋八

十遺骸於終南起塔在至相寺之側矣

釋大志姓願氏會稽山陰人發蒙出

家師事天台智者顓禪師其衆神灑落

高放物表因名為大志禪誦為業苦

節自專四方名所無遠必造而言氣

清穆儀相貞嚴故見者眴矐知非凡

器開皇十年來遊廬岳住峯頂寺不

諗公名不豫僧伍誦法華經索然閑

雅絕能清嘽使諸聽者忘疲後於花

山甘露峯南建靜觀道場頗施菓業

予余一身不避羶席聞有惡持輒往

投之皆避而不取山粒本絕終日忘

食或以餅果繼命而已外觀不堪其

惱而志安之容色如故經于七載禪

業無斷晚住此山福林寺會大業屠

除流徙隱逸慨法陵遲一至於此乃

變服毀形頭探素服虛寄為衣在佛

堂中高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絕

寺僧感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此耶

要盡此形骸伸明正教耳遂往東都  
上表曰願陛下興顯三寶當然一辟  
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勅設大齋  
七衆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  
鐵赫然用烙其臂並令焦黑以刀截  
斷肉裂骨現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  
裹蠟灌下火然之光耀巖岫于時大  
衆見其行苦皆痛心貫髓不安其足  
而志雖加燒烙詞色不變言笑如初  
時誦法句或嘆佛德為衆說法聲聲  
不絕臂燒既盡如先下棚七日入定  
加坐而平時年四十有三初志出家  
至終結操松竹冬夏一服無禦纏續  
布衣履素自此為常形極鮮白屑如  
丹畫裙垂半脛足躡蒲屨言氣爽朗  
調逸風雲人或不識恠所從來者便  
將眉告曰余九江廬山福林寺小道  
人大志耳又善屬文藻編詞明切撰  
願誓文七十餘紙意在共諸衆生為  
善知識也僧為強禦難奉信者有見  
此誓無不掩淚今廬山峯頂每至暮  
年諸寺見僧宿集一夜讀其遺誓用  
曉道俗合衆皆酸結矣

擇智命俗姓鄭名顯榮陽人族望清  
勝文華曜世詞鋒所指罕有當之初  
仕隋為羽騎尉班位斯薄進官流俗  
倂歷講會食寢法典就耕于寧州大  
業初年傑射揚素因事往彼乃通名  
謂見與語終日素曰觀卿風韻殊非  
鄙俗所懷乃廊廟偉器耳且權抑忍  
辱尋當徵召及之德作貳搜訪賢能  
素遂拔之對晤宣傳應變不一有令  
試以三百對語一遍授之覆無遺漏  
致大重郤遷為中舍人官至五品及  
之德去薨不仕於世遊聽三論法華  
研味積年逾深信薦皇素之初越王  
即位歷官至御史大夫偽鄭開明連  
任不改深謀廣略有國惟寄于斯時  
也今上任搃天策御兵西苑李密鴉  
張鷟結咆休洛汭世充獨固一都內  
外煎迫上下同懼頽弊斯給梗情慕  
出家頻請鄭主為國修道既不遂志  
惟思剪剃不累形軀夜則潛讀方等  
諸經晝則緝理公政斯湏不替經四  
十日誦得法華暢滿胸襟決心出俗  
又勸婦氏歸宗釋教言既切至即依

從之更牙剃髮頽語妻曰吾願滿矣  
不死而生當啓鄭主不宜尔也便法  
服擎錫徑至宮門去鄭頽輒已出家  
故來奉謁世充不勝憤怒下勅斬之  
頽聞喜曰吾願又滿矣欣笑泰然行  
至洛濱時惟旭旦未合行決頽曰若  
為善知識者願早見過度不尔尋應  
被放不滿本懷于時道俗圍繞勸引  
至暮而頽厲色昌言不許因即斬之  
尋有勅放既所不救舉朝怨恨即偽  
鄭開明之初年也初頽從吉截法師  
聽講有僧告曰觀卿頭顱額額有富  
貴相但以眇眇後頽恐不得其終頽  
曰豈非傷死耶必如所相乃是本願  
嘗見諸死者疾甚危弱心不自安紛  
擾不定便就後世生死終一期也定  
不能免何如發正願緣勝境心力堅  
明不有馳散刀落命終神爽自在豈  
不善乎故頽之臨刑遍札十方口誦  
般若索筆題詩曰幻生還幻滅大幻  
莫過身安心自有處永人無有人與  
諸知故別已合眼少時曰可下刀矣  
尋聲斬之面貌熙怡有逾恒日妻為



比丘尼見住洛州寺也

釋玄覽見姓李隨州房子人昆季五人  
最處其末伯父任蒲州萬泉令久而  
無子養之若親年十三心慕出家深  
見俗過遂逃迸山谷北達汾州超禪  
師所見其言情博遠即依出家令既  
失之遣人羅捕雖復藏竄不免捉獲  
口去身屬伯耳心屬諸佛終無俗志  
願深照也伯乃愍而放之貞觀年初  
入京蒙度配名弘福常樂禪誦礼悔  
為業每語法屬曰雖同恒業而捨欲  
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月初脫諸衣  
服捻作一幘付本寺僧惟著一覆單  
衣密去至京東渭陰洪陂坊側旦臨  
渭水稱念礼訖投身湍中衆人接出  
覽告衆曰吾捨捨身命久矣意欲仰  
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行幸勿固  
遮兩妨其業衆悟意故乃從之即又  
入水合掌稱十方佛廣發弘願已投  
于旋渦中三日後其屍方出村人接  
之起塔本寺恠其不歸顧問無處便  
開衣幘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  
諸佛弟子玄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

雖沾僧數大業未成今欲修行檀波  
羅蜜如薩埵投身尸毗割股魚王肉  
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教附後聖衣  
物衆具任依佛教臨終之人多不周  
委同學等見其遺文往尋究去

釋法曠姓駱雍州咸陽人少有異節  
偏愛儒素後聽弘善寺榮師大論榮  
即周世道安之弟子也創洙玄業便  
悟非常資學之勤不出門院年十六  
講解前論道穆京華酬答泠然無替  
玄理專修念定無涉時方無量壽經  
世稱難誦曠聞試尋一日兩卷文言  
闡了故其誦持罕有加者自余歲經  
披讀以為恒任文理時指問無不知  
顧諸布薩人多說欲乃自勵心力立  
誦千遍數旬之間便得滿願性樂儉  
約不尚華靡故其房中無有氍毹滿  
院種莎用擬隨坐頭陀行也勗誠門  
人惟存離著以末代根機隨塵生染  
故也年登知命便袒三衣瓶鉢以外  
一無受畜卓然正色慄索風霜人有  
與語惟言離著至時分衛一食而已  
每日余惟生死滯著無始輪迴生狀

者希死厭又少常懷怏怏欲試捨之以貞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入終南山在炭谷內四十里許脫衣掛樹以刀自刎既獨自殯無由知處諸識故等至八月中方始訪得其遺身頌云又近有汾州大乘寺僧忘名者常厭生死濁世難度誓必捨身先節食服香至期道俗通集香花幡蓋列衛而往西山子夏學巖面西斂容衆唱善哉咸送隨喜乃放身懸壑至地起坐及衆就視方知已逝博訪遺身其類甚衆且隨疏出示為一例餘者蓋闕釋會通雍州万年御宿川人少欣道檢遊泊林泉苦節戒行是其願習投終南豹林谷潛隱綜業讀法花經至藥王品便欣欣捨私集柴木誓必行之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為窟誦至藥王便令下火風驚焰發煙火俱滅卓余如坐聲誦如故尋余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曉身火俱滅乃取其遺骨為起白塔勒銘存焉貞觀之初荊州有比丘尼姊妹同誦法花深厭形器俱欲捨身節

約衣食飲崇苦行服諸香油漸斷粒食後頓絕穀惟取香蜜精力所被神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燒身以貞觀三年二月八日於荊州大街置二高座乃以蠟布纏身至頂惟出面目衆聚如山歌讚雲會誦至燒處其姊先以火柱妹頂請妹又以火柱姊頂清夜兩炬一時同耀焰下至眼聲相轉明漸下鼻口方乃歇滅恰至明晨合坐洞舉一時火化骸骨摧朽二舌俱存合衆欣嗟爲起高塔近并州城西有一書生年二十四五誦法華經誓燒供養乃集數束蒿乾籠之人問其故密而不述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人往救火盛已死乃就加柴薪盡其形蔭近有山僧善導者周遊寰寓求訪道津行至西河遇道綽部惟行念佛弥陀淨業旣入京師廣行此化寫弥陀經數万卷士女奉者其數無量時在光明寺說法有人告導曰今念佛名定生

淨土不導曰念佛定生其人礼  
拜訖口誦南無呵弥陀佛聲聲  
相次出光明寺門上柳樹表合  
掌西望倒投身下至地遂死事  
聞臺省

紹閣梨者梓州玄武人也俗  
姓蒲氏未出家前山行見一  
蟲甚瘦又將一子於澗中取  
蝦子蝦子又不可得紹乃嘆  
曰此蟲應在深山今乃出路  
飢渴甚矣等是一死不如充  
此飢渴乃脫衣往卧蟲前蟲  
乃避去後方出家唯誦經行  
道而已更無異行大業之初  
汝州界蟲暴非常三五十人  
持仗不敢獨行害人既多紹  
乃往到其處立茅苫坐蟲並  
遠去道路清夷年一百九歲  
乃見疾謂弟子曰我欲露屍  
乞諸蟲鳥而彰嫌我身生  
尚不食豈死能嘗可焚之無  
餘燼弟子等不忍依其言  
乃露屍旬餘鳥獸不犯乃收



釋道休未詳氏族住雍州新豐福緣寺常以頭陀為業在寺南驢山幽谷結草為菴一坐七日乃出其定執鉢持錫出山乞食鉢鉢滿已隨處而食還來菴所七日為期初無替廢所以村野有信剋日至山路首迎逆而休歡笑先言卑詞問訊行說禁戒誨以慈善諸俗待其食已從受歸戒送入山門然後乃返積四十餘載貞觀三年夏內依期不出就菴者之端拱而率衆謂入定於傍宿守乃經信宿迫而察之方知氣盡加坐不腐儼若生焉仍就而掩扉外加棘刺恐虫傷也四年冬首余往觀焉山北人接還村內為起廟舍安置厥形雖皮鞭骨連而容色不改加坐如故乃於其上加漆布焉然休出家已來常袒三衣不服繒纈以傷生也又所著布衣積有年稔塵朽零破見者寒心時屬嚴冬忽然呻噤即合脫三衣露背而坐冷厲難耐便取一重披之遂便覺暖自誠勸曰汝亦易詐前後俱冷俱是一

衣如何易奪遂覺暖也汝不可信當  
為汝師或時欲補衣以布相著欲加  
縫綴即便入定後出之時収而乞食  
斯季世以死要生業道者罕有蹤也  
余曾參翻譯親問西域諸僧皆以布  
氈而為袈裟都無繒絹者縱用以為  
餘衣不得加受持也其龜茲于遁諸  
國見今養登惟擬取綿亦不煞害故  
知休之慈救與衡岳同風前已廣彰  
恐迷重舉自餘服翫安可言矣

論曰竊聞輕生徇節自古為難苟免  
無耻當今為易志人恒人之傳列樹  
風猷上達下達之言照揚經典皆所  
以箴規庸度開導精靈惟道居尊惟  
德生物故能兼忘通塞兩遣是非體  
流縛之根源曉起倒之條緒也是以  
達人知身城之假合如塵無性鑒命  
筭之若流惟心生滅由斯以降同是  
幻居安有智者而能常保然則宅生  
附世纏取未捐寄以弔因用清心惑  
或挫拉以加羞辱或抑制以事奴駘  
或焚灼以拔貪源或剗剔以窮癡本  
纏身為炸且達迷途然僻為明時陳

報德出燈入鐵之相其蹤若林肉山  
乳海之能備聞前策斯贊拔倒我之宏  
根顯坏形之可厭以將崩之朽宅賀  
金剛之法身經不去乎誠至言矣若  
夫厚生所寶極貴者形就而揆之其  
實惟命大聖成教豈虛構哉故藥王  
上賢焚體由其通願下凡仰慕灼爛  
寧不失心然僧崖正身於猛焰言聲  
不改大志剗臂以熱鐵神操逾新玄  
覽致命於中流雖出還沒法安立形  
於縲紲放免來投是知操不可奪行  
不可掩誠可嘉乎難行事矣復有引  
腸樹表條肉林中舒顏而臨白刃含  
笑而受輕辱並如本紀又可嘉哉然  
則四果正士灰身而避謗徒八千受  
決護法而逃忍界彼何力而登危此  
何情而脫苦自非懷安曠濟行杜我  
人觀色相為聚塵達性命如風燭故  
能追蹤前聖誠宗像末之寄乎或者  
問曰夫厭生者當拔生因豈斷苦果  
而推集本未聞其旨請為陳之斯立  
言也不無恒致且集因綿且如山之  
相屬我為集本如煙之待構生重惟

身隨重而行對治如世之病任形而設方術故焚溺以識貪瞋謙虛以攻癡慢斯業可尚同靜觀而緣色心斯道可崇等即有而為空也必迷斯迹謂我能行倒本更繁徒行苦聚故持經一句勝捨多身世該所質唯斯人也但患聞而不行更增常結何如薄拍支節分遣著情聖教包羅義舍知量自有力分虛劣妄敢思齊或呻嗥而就終或邀激而赴難前傳所評何世無耶又有未明教迹慙慙纏封恐漏初篇割從閣隸矜誕為德輕侮僧倫聖教科治必有深旨良以愛之所起者妄也知妄則愛無從焉不曉返檢內心而迷削於外色故根色雖削添愛逾增深為道障現充戒難尚須加之損罪寧敢依之起福又有臨終遺訣露骸林下或沉在溷流通資翔泳或深瘞高墻豐碑紀德或棄崖瀆望遠知人或全身化火不累同生之神或灰骨塗像以陳身奉之供鑽膏劓刖謂遣塵勞矧目支解言傾情慾斯途衆矣因而叙之且夫陳屍林薄

少祛鄙恠之心飛走以之充飢幽明  
以於熏勃得失相補豈能無濟遂有  
蛆蛆滿於肉外烏隨啄吞狼藉膏於  
原野傷於慈惻然西域本塋其涼四  
馬火塋焚以蒸薪水塋沉於深淀土  
塋埋於岸旁林塋棄之中野法王輪  
王同依火祀世重常習餘者希行東  
夏所傳惟聞林土水火兩設世罕其  
蹤故瓦掩虞棺廢林薪之始也夏后  
聖周行瓦棺之事也殷人以木槨積  
藤緘之也中古文昌仁育成治雖明  
室塋行者猶希故掩骼埋胔謂而瘞也  
上古墓而不墳未通庶類赫胥廬陵  
之后現即因山為陵下古相公同行  
土塋絃結難紀故且削之若乃禪行  
紀言導後業之清緒施輪樹塔表前  
德之徽功阿含之所開明即世弥其  
昌矣至於埋屍塔側尚制遠撒邊坊  
親用骨塗定乃虛通諂附又有厭割  
人世生送深林廣告四部望存九請  
既失情投僂俛從事道俗讚善僨從  
相催頓感不已放身巖壑援律則罪  
當初聚論情則隨興大捨餘有削略



贅疣雖符拯教而心含不淨多存世染必能曠蕩無寄開化昏迷故非此論所詳自可仰歸清遠而世或多事妄行斷粒練形以期羽化服餌以却重尸或呼吸沆瀣或吐納陰陽或假藥以導遐齡或行氣以窮天地或延生以守慈氏或畏死以求邪術斯蹤拯衆焉足聞乎並先聖之所關鍵後賢之所捐擲方復周章求及追賞時澆負鑠陵峯望五芝之休氣擔鋏赴壑趣八石之英光以左道為吾賢用淫祀為終志畢從小朴未免生涯徒寄釋門虛行一世可為悲夫是知生死大期自有恒數初果分齊餘未詳論而忽廁以凡心籌諸聖慮通成愚結知何不為然則寒林之動庸識因悟無常捨生而存大義用開懷道全身碎身之相權行實務方顯妙化之知機通大聖之宏略也水清有著終果言於厚葬虛心不實則任物之行藏斯道不窮固略言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遺身篇

癸卯歲高麗國

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讀誦篇第八正紀十四人附見七人

魏秦岳人頭山衡草寺釋志湛傳一

魏益州玉層寺釋法建傳二

益州招提寺釋慧恭傳三

眉州隆山鼎鼻山釋法泰傳四

唐終南山藍谷悟真寺釋慧超傳五

伯濟國達拏山寺釋慧顯傳六

唐益州福成寺釋道積傳七

洪達僧  
思智暕

唐益州福壽寺釋寶瓊傳八

唐驪山津梁寺釋善慧傳九

唐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傳十

唐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傳十一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慧銓傳十二

智證  
宗公

唐雍州醴泉沙門釋遺俗傳十三

玄秀  
史籍

唐京師羅漢寺釋寶相傳十四

法連

釋志湛齊州山莊人是朗公曾孫之

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仁濟為

務每遊諸禽獸而群不為亂住人頭

山邃谷中衡草寺寺即宗永那跋摩

之所立也讀誦法華用為常業將終

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莊

縣人住今銜草寺須陀洹果聖僧者  
今日入涅槃揚都道俗聞誌此告皆  
還禮拜故湛之亡也寂無餘惱端然  
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  
云若二果者舒兩指驗湛初果也還  
収塋于人頭山築塔安之石灰泥塗  
鳥豺不敢凌汙今猶存焉 又范陽  
五侯寺僧失其名常誦法華初死之  
時摧殯堤下後遷改塋骸骨並枯惟  
舌不壞 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于  
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來供給及死置  
屍巖下餘骸枯朽惟舌如故 齊武  
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  
處土其色黃白與旁有異尋見一物  
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  
聞奏帝問諸道人無能知者沙門大  
統法上奏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  
報耳誦滿千遍其徵驗乎乃勅中書  
舍人高珽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  
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  
珽奉勅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執爐  
絮齋遶旋而呪曰菩薩涅槃年代已  
遠像法流行奉無課者請現感應纔

始發聲此之屑舌一時鼓動雖無響  
及而相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豎  
珎以狀聞詔遣石函藏之遷于山室去  
又元魏北代乘禪師者受持法華精  
勤匪懈命終託河東薛氏為第五子  
生而能言自陳宿世不願處俗其父  
任北肆州刺史隨任便往中山七帝  
寺尋得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  
度水往狼山不乘禪師者我身是也  
房中靈几可速除之父母恐其出家  
便與納室余後便忘宿命之事而常  
興歎離端拱靜居又太和初年代京  
闈官自慨刑餘不逮人族奏乞入山  
修道有勅許之乃賣一部花嚴晝夜  
讀誦禮悔不息夏首歸山至六月末  
驢驘盡生復丈夫相還狀奏聞高祖  
信訪由來忽見驚訝更增常日於是  
大代之國花嚴一經因斯轉盛並見  
侯君素旌異記

釋法建者廣漢雒縣人也俗姓  
朱氏誦經一千卷仍多閑暇遨遊  
偶俗無所異焉忽復閉門則  
累日不出無所食矣唯聞誦

經然小聲吟誦音不外徹有人倚壁竊聽臨響但聞疊疊細細似伏流之吐波時乃一出追從無聞武陵王東下令弟規守益州魏遣將軍尉遲迥來伐蜀規既降歎城內大有名僧皆被拘禁至夜忽有光明迥遣人尋光乃見諸僧並睡唯法建端坐誦經光從口出迥聞自到建所頂礼坐聽至旦始休迥問曰法師昨夜所誦名作何經荅曰華嚴經下帙十卷迥曰何不從頭誦之荅曰貧道誦次到此耳迥曰法師誦得幾許荅曰貧道發心欲誦一藏情多懈怠今始偁十卷迥驚疑不信將欲試之曰屈搃誦一遍應不勞損耶建報曰讀誦經典沙門常事豈憚勞苦乎設高座令諸僧衆並執本逐聽法建登座為誦或似急流之注峻壑其吐納音句呼翕氣息或類清風之入高松聰明者纔似聞餘音情疎意逸者空望塵躅七日七夜數已滿千猶故不止迥起謝曰弟子兵將不得久停請從此歸諸僧因並釋散迥既出歎息曰自如



來寂滅之後阿難號爲捻持豈能過  
此蜀中乃有如此人所以常保安樂  
奇哉奇哉建年八十終

釋慧恭者益州成都人也俗姓周氏  
周末廢佛法之時尚同寺慧遠結契  
勤學遠直詣長安聽採恭長往荆揚  
訪道遠於京師聽得阿毗曇論迦延  
拘舍地持成實毗婆沙攝大乘並皆  
精熟還益州講授卓尔絕群道俗欽  
重觀施盈積恭後從江表來還二人相  
遇欣歡共叙離別三十餘年同宿數  
夜語說言談遠如泉涌恭資無所道  
問恭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慶此歡  
會伊何可論但覺仁者無所說將不  
得無所得耶恭對曰爲性闇劣都無  
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一部經  
乎恭荅曰唯誦得觀世音經一卷遠  
厲色曰觀世音經小兒童子皆能誦  
之何煩大汝許人乎且仁者童子出  
家焉遠立誓望證道果豈復三十餘  
年唯誦一卷經如指許大是非闇鈍  
懶惰所爲請而斷交願法師早去無  
增遠之煩惱也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

說遵敬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暫息瞋心當為法師誦一遍即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經是法華經普門品遠已講之數過百遍如何始欲內人耳乎恭曰外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庭前結壇壇中安高座繞壇數匝頂札昇高座遠不得已於是下據胡床坐聽恭始發聲唱經題異香氣氤氳遍滿房宇及入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花樂則嘹亮振空花則霏霏滿地經訖下座自為解座梵訖花曰慧遠鼻穢死屍敢行天日之下乞暫留賜見教誨恭曰非恭所能諸佛力耳即日拂衣長揖泐流而去尔後訪問竟不知其所之其寺久已湮滅

釋法泰眉州隆山縣人也俗姓呂氏初為道士十餘年中間忽自悟迴心正覺因即剝除始誦法華經尋即通利乃精勤寫得法華經一部數有靈瑞欲將向益州莊潢令一人擔負一頭以籠盛錢二千束縛經置錢上一

頭是衣服檐行至地名作橋橋忽斷  
秦在後負檐人俱墜水中人浮得出  
檐沒不見秦於岸上撻臂號哭曰錢  
衣豈非閑事何忍溺經即高聲唱言  
如能為渡得者賞錢兩貫時有一人  
聞之脫衣入水沒求之數度出入得  
錢與衣僕而不得經秦轉悲泣巡岸  
上下望小洲上有一幙命人取之乃  
是經也草木擎之宛無濕處秦不勝  
歡喜即以二千錢償所渡人曰法  
師悲號劇喪父母故為急覓非是貪  
錢弟子雖傭夫亦知福報請以此錢  
充莊嚴之直言訖遁去更欲與言去  
已遠矣秦至城都裝潢以檀香為軸  
表帶及帙并函將還本寺別處安置  
夜夜有異香秦勤誦持一夜一遍時  
彭法師彼寺講夜欲看讀恒嫌秦內  
亂其心自欲往請令稍下聲乃見秦  
前大有人衆皆胡跪合掌彪退流汗  
即移所住秦年八十終矣

釋慧超姓汎氏丹陽建元人稟懷溫裕  
立性懷仁弱齡厭俗自出家後誦法華  
經聞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獨悟一乘

善明三觀與天台智者仙城命公爲志  
幽尋積年請業行優智遠德冠時賢恩  
對衆命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及遊衡  
嶺復與同途留誦經停至移歲序自隋  
初廓定北入嵩高創藥坐禪真言終老  
隋太子勇召集名德總會帝城以超業  
行不群特留供養而恭慎凝攝不顧  
世華及勇廢免一無所涉晚移定水高  
振德音道俗歸宗仰其戒範會淨業  
法師卜居藍田谷之悟真寺欽超有道  
躬事邀迎共隱八年倍勤三惠及大業  
承運禪定初基爰發詔書延入行道  
屢辭礙疾後許還山德感物情頗存  
汲引四川貴望一縣官民莫不委質投  
誠請傳香德并爲經始如藍繼綜耆  
粒大唐伊始榮重於前京邑名僧慧  
因保恭等情慕隱淪成就止蔭松  
偃石論詳道義皆曰斯誠出要樂也  
後卧疾少時弟子跪問答曰吾之常  
也長生不欣夕死不感乃面西正坐  
云第一義空清淨智觀言如入定奄  
遂長往春秋七十有七即武德五年  
十二月六日也露跣松石一月餘日顏

色不變天竺上將閩稱希有遣人就  
視端拱如生自超九歲入道即誦法  
華五十餘年乃有餘遍感靈獲瑞不  
可勝言弟子法成等為建白塔于寺  
之北峯焉

釋慧顯伯濟國人也少出家苦心精  
專以誦法華為業祈福請願所遂者  
多聞講三論便從聽受法一染神珩  
增其緒初住本國北部修德寺有衆  
則講無便清誦四遠聞風造山誼接  
便往南方達拏山山極深險重臨巖  
固縱有往屢登陟艱危顯靜坐其中  
專業如故遂終于彼同學輦屍置石  
窟中席噉身骨並盡惟餘髀舌存焉  
經于三周其舌紅赤柔軟勝常過  
後方變紫鞭如石道俗恠而訖焉俱  
緘閉于石塔時年五十有八即貞觀  
之初年也

釋道積蜀人住益州福成寺誦通涅  
胝生常恒業凡有宣述必洗滌身穢  
淨衣法座然後開之立性沉審慈仁  
按務諸有厲疾洞爛者其氣訖復轉  
勃衆咸掩鼻而積與之供給身心無



貳或同器食或為補浣時有問者積  
去清淨臭處心憎愛也吾豈一其神  
慮耶寄此陶練耳皆慕其為行也而  
憲已不能及之以貞觀初年五月終  
于住寺春秋七十餘矣時屬炎夏而  
不腐臭經傳百日跏坐如初莫不嗟  
尚乃就加漆布興鄒巴蜀京邑諸僧  
受誦涅槃其列非少又有沙門洪遠  
僧恩並誦涅槃皂素迴向遠志尚敦  
懇情捐名利徵入會昌隆礼供給恩  
道心清肅成節動人弘福禪定兩以  
崇德而早牧自處蒙俗罕知時弘福  
寺有沙門智華者本族江表隋朝徵  
入深樂法華鎮恒抄寫所得外利即  
用雇人前後出本二千餘部身恒自  
勸日寫五張年事乃秋斯業無怠今  
按寺任弥勒恒業年七十餘矣

釋寶瓊馬氏益州綿竹人少年出家  
清貞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遍為常  
途業歷遊邑洛無他方術但勸信向  
尊敬佛法晚移州治住福壽寺率勵  
坊郭邑義為先每結一邑必三十人  
合誦大品人別一卷月營齋集各依

次誦如此義邑乃盈千計四遠聞者皆來造款瓊乘機授化望風靡服而卑弱自持先人後德經行擁內下道相避言問酬對怡聲謙敬斯實量也不媚於時本邑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尤不奉佛僧有投寄無容施者致使老幼之徒於沙門像不識者衆瓊雖素梓習俗難改徒有開悟莫之能受李氏諸族正作道會邀瓊赴之來既後至不禮而坐僉謂不禮天尊非法也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況老君衆議紘紘頗相凌侮瓊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也遂禮一拜道像并座動搖不安又禮一拜連座返倒摧殘在地道民相視謂是風鼓竟來周正瓊曰斯吾所為勿妄怨也初末之信既安又禮如前崩倒合衆驚懼舉掌禮瓊一時迴信從受戒法旁縣道黨相將嘆訝咸復奉法時既創開釋化皆授菩薩戒焉縣令高遠者素有誠敬承風敷導更於州寺召僧弘講合境傾味自此而繁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釋善慧姓荀氏河內溫人博通群籍  
統括文義逮于九章律歷七曜盈虛  
皆吞若曾中抵掌符會乃深惟世務  
終墜泥塗遂解褐抽簪創歸僧伍初  
在徐州之彭城寺誦法華經聽双攝  
論時遭寇蕩兵食交侵而慧抱飢自  
勸奉法無殆洗穢護淨弥隆恒曰但  
以邊邑京學文字紕謬至於音詰衆  
議紛然雖復俗語時通而慧意存雅  
正周諮悟還同昔疑乃以大業末齡  
負錫西入屢逢群盜衣裳略盡但有  
弊布自遮猶執破瓶常充淨用既達  
関口素關繻文遂即正念直前從門  
而度于時中表列刃曾無遮止孟冬  
十月初達京師值沙門吉藏正講法  
華深副本圖即依聽受形服鄙惡衆  
不納之乃掃雪藉地單裙觀坐都講  
財唱傾耳詞句擬定經文藏既闡揚  
勇心承旨望通理義由情存兩得不  
暇忍寒歡笑熙熙如賈獲寶竟冬常  
令衆方美之問以詞古片無遺忘乃  
以聞法同屬禪定寺沙門法喜便脫  
衣迎之引至房中智觀無盪慧又師

喜兩振芳規武德初年隨住藍田之  
津梁寺俗本驪戎互相梗突率獎陶  
化十室而九然而性愛英賢樂相延  
致自西自東百有餘里名林勝地皆  
建禪坊所以逃逸之儔賴其安堵以  
貞觀九年正月終於驪山之陽涼泉  
精舍春秋四十有九初慧棄擲俗興  
莅此玄摸言不重涉專心道業省言  
節食佩律懷仁迎頻客振雅重經教  
其有未曾覲者要必親觀若值行要  
累日誦持以為熏習之基也

時太原沙門慧達者亦誦法華五千  
餘遍行坐威儀其聲不輟偏存物命  
直視佞目地有虫豸必迴身而避不  
敢跨越有問荅曰斯之與吾生死不  
定將不先成正覺安可妄輕之耶以  
貞觀八年四月跏坐而終人謂入定  
停于五宿既似長逝又不臭腐乃合  
牀內于窟中

釋法誠姓樊氏雍州万年人童小出  
家止藍田王敘寺事沙門僧和和亦  
鄉族所推奉之以聖嘗有人欲害夜  
往其房見門內猛火騰焰昇帳遂即

退悔性飲清泉潔清故也人或弄之  
密以羊骨沉水和素不知飲便嘔吐  
其寘感潛識為若此矣誠奉佩訓勗  
講法華經以為恒任又謁禪林寺相  
禪師詢于定行而德茂時宗學優衆  
仰晚住雲花綱理僧鎮隋文欽德請  
遵戒範乃陳表固辭薄言抗禮遂負  
笈長駟歷遊名岳追蹤勝友咸承志  
道因見超公隱居幽靜乃結心期栖  
遲藍谷處既局狹纔止一牀旋轉經  
行恐顛深壑便刻迹關林披雲附景  
茅茨葺宇甕牖踈簷情事相依欣  
然符合今所謂悟真寺也法華三昧  
翹心奉行澡沐中表溫恭朝夕夢感  
普賢勸書大教誠曰大教大乘也諸  
佛智慧所謂般若於即入淨行道重  
惠正人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  
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陞山  
闡谷列棟開甍前對重巒右臨斜谷  
吐納雲霧下瞰雷霆余曾遊焉實奇  
觀也又竭其精志書寫受持弘文學  
士張靜者時号筆工罕有加勝乃請  
三山舍令受齋戒潔淨自修口含香



汁身被新服然靜長途寫經不盈五十誠料其見財兩紙酬其五百靜利其貨竭力寫之終部以來誠恒每日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畫之間心緣目覩略無遺漏故其剋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徘徊鼓舞下至經案復上香爐攝靜住觀自然馴狎久之翔逝明年經了將事興慶鳥又飛來如前馴擾鳴啖哀亮貞觀初年造盡千佛鳥又飛來登上正背後營齋供慶諸經像日次中時恠其不至誠願山岑曰鳥既不至誠吾無感也將不兼諸穢行致有此徵言已欬然飛來旋環鳴嘯入香水中奮迅而浴中後便逝前如此者非復可述素善翰墨鄉曲所推山路巖崖勒諸經偈皆其筆也手寫法華正當露地因事他行未營收舉屬洪雨滂注澗澗波飛走往看之而合案並乾餘便流潦嘗却偃橫松遂落懸溜未至下澗不覺已登高岸無損一毛又青泥坊側有善佛龕周氏瘞歲今猶未出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既覺往開恰獲

古龕像年月積久並患剝壞就而修理  
道俗稱善斯並冥術之功自誠開發  
至貞觀十四年夏末日忽感餘疾自  
知即世願生兜率索水浴訖又索終  
舉旁自檢校不許榮厚恰至月末明  
相將現無故語曰欲來但入未假弦  
歌願侍人曰吾聞諸行無常生滅不  
住九品往生此言驗矣今有童子相  
迎久在門外吾今去世尔等佛有正  
戒無得有虧後致悔也言已口出光  
明照于楹內又聞異香苾芴而至但  
見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時年七  
十有八然誠之誦習也一夏法華料  
五百遍餘日讀誦兼而行之猶獲兩  
遍縱有人客要須與語者非經部度  
中不他言略計十年之勤万有餘遍  
釋空藏俗姓王氏先祖晉陽今在雍  
州之新豐焉母初孕日自然不食酒  
肉五辛時以同塵身子故密加異之  
既誕育後靈鑒日陳情用高遠讀誦  
經論思存拔濟至年十九同佛出家  
既惟一已二親畱尋乃於父前以身  
四布七日不起恐其命絕方從所願

即辭向藍田負兒山中私自剝落初  
賣麵六斗擬作月糧日取二升三年  
不盡屢感神鼎自然而至由是增其  
禪誦晨宵無輟後依止判法師住龍  
池寺欽重經論日誦萬言前後摠計  
三百餘卷三論涅槃探窮巖穴大業  
之始以藏名稱惟遠道俗所聞下勅  
徵延入住禪定唐運既興崇繕法宇  
有勅於金城坊建會昌寺并請大德  
十人度僧五十人永用住持以藏行  
德夙彰又請住焉供事彌隆極光恒  
美而性樂山水志存清曠每年仲春  
遊浪林阜行次玉泉遂有終焉之思  
居止載紀衆聚如山說導亡疲開悟  
逾廣後為亢旱經時山泉乃竭合寺  
僧衆咸以驚嗟藏乃至心祈請其泉  
應時還復遠近道俗動色相歡兼又  
弘操嶽峙器局川停不擾榮利不懷  
寵辱寧濟度群有不略寸陰乃鈔摘衆  
經大乘要句以為卷軸紙別五經三經  
卷部二十五十摠有十卷每講開務極  
增成學問義兩特偏無迷忘夏分常  
行方華懺法賢劫千佛日礼一遍常

坐不卧垂三十年翹勤專注難加修  
迹以貞觀十六年五月十二日終於  
會昌春秋七十有四遺身於龍池寺  
側叔骨起塔觀其讀誦之富振古罕  
侍視其骸骨兩耳通明頂有雙孔眼  
眶含竅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永佳  
樹碑於會昌寺中金紫光祿大夫衛  
尉卿于志寧為文

釋慧銓姓蕭氏今特進宋公瑀之兄  
子也父仕隋為梁公祖即梁明帝矣  
性度恢簡志用沖粹姑即隋煬之后  
也自幼及長恒在宮闈慕樂超世無  
因自達年既冠成帝乃尚以素孝妻  
為妻非其願也事不獲已時行伉儷  
及妻終後方遂夙心以鄭氏東都預  
茲剝落及武德初歲方還京輦住莊  
嚴寺廣聽眾部而以攝論為心頗懷  
篇什尤能草隸隨筆所被用為摸楷  
故經題寺額咸推仰之兄鈞任東宮  
中舍文才之舉朝廷攸屬每歲春秋  
相携乃巖岫觸興題篇連句同韻時以  
為難兄弟也又弟智證出家同住即  
宋公之兄太府卿之子也略榮位之

好欣懷道業勤勤自課無擇昏曉證  
與兄銓相次而卒以家世信奉偏引  
法華同族尊卑咸所成誦故蕭氏法  
華皂素稱富特進撰疏撮集十有餘  
家採掇菁華採以白月臆勒成卷數常  
自敷引時召京輦名僧指摘瑕累或  
集親屬僧尼數將二十給惠以時四  
事無怠故封祿所及惟存通濟太府  
情好讀誦為先故生至終誦盈万遍  
雇人抄寫摠有千部每日朝參必使  
僉者執經在前至於公事微隙便就  
轉讀朝伍仰屬以為絕倫自釋化東  
傳流味弥遠永受讀誦世世伊人蕭氏  
一門可為天下摸楷矣

釋遺俗不知何誕以唐運初開遊止  
雍州醴泉縣南美泉鄉陽陸家鎮常  
供養清儉索慾惟誦法華為業晝  
夜相係乃數千遍以貞觀初因疾將  
終遺囑友人慧廓曰比雖誦經意堅  
靈驗以生蒙俗信向之善若身死後  
不須棺盛露骸埋之十載可為發出古根  
必爛知無受持若猶存在當告道俗  
為起一塔以示感靈言訖而終遂依



埋塋至貞觀十一年廓與諸知故就  
塋發之身肉都銷惟舌不朽一縣士  
女咸共仰戴誦持之流又倍恒度乃  
函盛其舌於陽陸村北甘谷南岸為建  
磚塔識者尊嚴弘隆信妙誦讀更甚  
又京城西南豐谷鄉福水南史村史  
呵搭者少懷善念常誦法華行安樂  
行慈悲在意不乘畜產虛約為心名  
霑令史往還京省以習誦相仍恐路逢  
相識人事喧涼便廢所誦故其所行  
必小逕左道任氣怡顏緣念相續初  
不告倦及終之時感異香氣充於村  
曲親踈同恠遂埋殯之介後十年妻  
亡乃發屍出舌根鮮明餘並朽盡乃  
別標顯塋

又黃州隨華寺僧玄秀者性清慎溫  
恭為志常誦法華每感徵異未以為  
恠時屬炎暑同友遂涼遣召秀來欲  
有談笑既至房前但見羽衛嚴肅人  
馬偉大怖而返告同往共觀如初不  
異轉至後門其徒弥威上望空中填  
塞無際多乘烏馬類雜鬼神乃知其  
感通也置而却返明晨慙謝朋從遂

絕秀專斯業隋末終寺

釋寶相姓馬雍州長安人十九出家  
清貞拙德住羅漢寺專聽攝論深惟  
妄識之難伏也無時不誼乃入禪坊  
頭陀自靜六時禮悔四十餘年夜自  
萬課誦阿彌陀經七遍念佛名六萬  
遍晝讀藏經初無散捨後專讀涅槃  
一千八十遍兼誦金剛般若終于即  
世然身絕患惱休健翕習冷食鹿衣  
隨得便服情無憚苦又志存正業剋  
注晨宵蚤虱泳身不暇觀採遇患將  
極念誦無捨尅至大期果屬道俗以  
念佛為先西方相待勿虛度世又屬  
當燒散吾尸不勞銘塔用塵庸俗言  
訖而逝年八十三六十二夏不畜尺  
財無勞僧法

又同寺僧法達者以誠素見稱供觀  
之直用寫華嚴八部般若燒香自讀  
一百餘遍而生常清潔不言門人單  
已自怡食無餘粒斯亦輕清之高士  
也年登七十便賣所讀經贈同行者  
但捧勝天一部以為終老即擲公名  
趣雲陽巖中擁綠迭死經于四載遂

卒彼山並是即目近事且夫讀誦微感其類繁焉別有紀傳故不曲盡略引數條示光緒耳

論曰尋夫讀誦之為業也功務本文經嘆說行要先受誦何以然耶但由庸識未剖必假聞持豈竹不斷鳳音寧顯義當繞登解段即須通覽採酌經緯窮搜名理疑偽雜錄單復出生普閱目前銓品人世然後要約法句誦鎮心神廣說緣本用踈迷結遂能條貫本支釋疑滯以通化統略云旨附事用以徵治是故經云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如法修行斯誠誠也世多情學愚計相封以尋理為諸見用博文為障道故調達善星之廣富未免泥犂解特薄拘之窻約尚參中聖凡斯等議未成通論原夫道障之起起乎心行道在無滯滯則障道焉有多聞能為道障夫聞本空解封附不行此則滯指亡月正違出要是以愚夫當斯一計莫非學既未功隨言便著於經律論生未曾沾惑妄發心誓不執卷見學教者目為文字故使慢水覆

心膏青誰遺至於決斷篇聚判折偽  
真由來未知事逾靜暫既耻來問及  
啓寧陳遂即惟心臆斷汎浪無准傍  
為啓齒何急如前又有薄讀數帙略  
誦短章謂為止足更絕欣尚便引大  
集法行比丘十住不貴多讀竊以教  
門宏曠待對塵勞藥病相投豈徒繁  
積藏部所設止在奉持間而莫依按  
量非一今倒想如草之蔓悞我如山  
之立要資博讀見有廣治之能隨境  
演觀務存祛滯之本但以暗識未萌  
集重怠攝攝情昏倒反福成罪故此  
方見錄卷止六十尚怖不希壅迷頓  
足何論天竺遺典龍藏現經敢慕窺  
求通觀聞海必能追功起觀無暇廣  
尋要拔苦輪方聞為飾斯則莊嚴道  
論慧解前驅不待抑揚自然會理又  
有曲媚佛言詐辟學論便言論作小  
聖吐言隱密取淳撲散道味已離故  
我誦持無心悟入斯言何哉妄有穿  
鑿原夫諸佛說法本惟至道赴接凡  
小方便乘權權道多謀任機而現或  
以聲光動之或以威容馭之法辭亂

舉緣事相開以悟達為本言以立筌  
為意得但以去聖久遠時接澆浮專  
寶文詞罕會幽旨所以大小諸聖悲  
大道之將崩廣採了義製明論以通  
教故文亡隨聲取義有五過失謗佛  
輕法誑人退信斯言極矣不量己之  
神府而輒按於成教明佛而侮賢聖  
憎愛於是由生嗟乎法侶又何詳哉  
且夏屋非散材所成大智豈庸情所  
搆固當通其所滯悟其所迷不然則  
至聖於何起悲正士於何揚化事叙  
緣於本紀故不廣之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九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興福篇第九正紀十二人附見五人

梁蜀部沙門釋明達傳一

周鄆州大像寺釋僧明傳二

僧諱

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傳三

唐綿州振嚮寺釋僧晃傳四

唐揚州長樂寺釋任力傳五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傳六

善因

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傳七

唐京師會昌寺釋德美傳八

靜然  
曇猷

唐京師清禪寺釋慧胃傳九

法素

唐梓州牛頭山寺釋智通傳十

唐梓州通泉寺釋慧震傳十一

唐京師弘福寺釋慧雲傳十二

釋明達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童稚

出家嚴持齋素初受十戒便護五根

年及具足行業弥峻脇不著席日無

餘外肅儀軌內樹道因廣濟為懷

遊行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

于益部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劫州郡

徵兵克期誅討達愍其將苦志存拯

拔獨行詣賊登其堡壘慰喻招引未  
狎其情俄而風雨晦冥雷霆振擊群  
賊驚駭惻余求哀達乃教具千燈祈  
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霾立霽山澤通  
氣天地開朗翕然望國並從王化繼  
負排藪賴弁前趨者其徒充澤遂使  
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兵威不設而萬  
里坦然達之力也後因行汶中路逢  
有人縛牯在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  
救我達即解衣贖而放之嘗於夜中  
索水洗脚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重  
以湯洗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  
脚便淨達曰此魚膏也更莫劖其所  
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據浮圖及以  
精舍不訪材石直覓匠工道俗莫不  
恠其言也于時二月水竭即下求水  
乃於水中得一長杆正堪利往長短  
合度僉用欣然仍引而堅焉至四月  
中涪水大溢木流翳江自泊村岸都  
無溜者達率合皂素通皆接取縱橫  
山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并力  
一時繕造俱不逾時欬然成就而躬  
龍三衣並是麻布破便治補寒暑無

草有時在定據于繩牀赫然火起衆  
往撲滅惟覺清涼有沙門僧救者積  
患摩臂足來從乞善達便授杖令行不  
移畧景驟步而返斯陰德顯濟功不  
可識其例甚矣又布薩時身先衆坐  
因有偷者穿牆負物既出在外迷悶  
方所還來投寺遂喻而遣之故達化  
行楚蜀德服如風之候仆也故使三  
蜀氓流或執爐請供者或散花布衣  
者或捨俗歸懺者或剪落從法者曰  
積歲計又不可紀以天監十五年隋  
始興王還荊州冬十二月終于江陵  
春秋五十有五達形長八尺容式偉  
然敷弘律訓及以講誦乍諷俗書用  
悟昏識銓序罪福無待重尋故詳略  
而傳矣

釋僧明俗姓姜鄜州內部人住既山  
栖立性淳素言令質撲叙悟非任而  
能守禁自修不隨鄙俗雖不閑明經  
誥然履操貞梗有聲時俗因遊邑落  
往還山谷見一陁岸屢有異光恆而  
尋討上下偵擾乃見澗底石趺一枚  
其狀高大遠望岸側卧石如像半現

於外遂加功發掘乃全像也形同佛相綫如鐵礦不加整琢宛然圓具舉高三丈餘時周武已崩天元嗣曆明情發增勇不懼嚴誅頌問古老無知來者其地久荒榛梗素非寺所明自惟曰當是育王遺像散在人間應現之來故在斯矣即召口遠同時拖舉事力既竭全無勝致明乃執爐擔曰若佛法重興蒼生有賴者希現威靈得遂情願適發言已像乃忽然輕舉從山直下徑趣趺孔不假扶持卓然峙立大衆驚嗟得未曾有因以奏聞帝用為嘉瑞也乃改元為大像焉自尔佛教漸弘明之力也又尋下勅以其所住為大像寺今所謂顯際寺是也在坊州西南六十餘里時值陰暗便放神光明重出家即依此寺盡報修奉大感物心以開皇中年卒于彼寺余以為興福之來事有機會感見奇跡其相弥隆略引五三用開神理至如徐州吳寺太子思惟瑞像者昔東晉沙門法顯厲節西天歷觀聖迹往投一寺小大承迎顯時遇疾心希

鄉師主人上坐親事經理勅沙弥為  
取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  
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為犬所噬顯  
恠其旋轉之頃而遊万里之外方悟  
寺僧並非常也及隨船還故往彭城  
訪吳蒼鷹具知由委其犬噬餘血塗  
門之度猶在顯曰此羅漢聖僧血也  
當時見為取食何期犬遂損耶鷹聞  
懺咎即捨宅為寺自至揚都廣求經  
像正濟入江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  
長一丈隨波騰漾竄入船中即得安  
流昇岸以事奏聞有司觀檢乃龍齒  
也鷹求像未獲泝江西上暫息林間  
遇見婆羅門僧持像而行云往徐州  
與吳蒼鷹為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  
是也便以像付之鷹將像還至京詔  
令摸之合造十軀皆足下置字新舊  
莫辭任鷹採取像又降夢示其本末  
恰至鷹取還得本像乃還徐州每有  
神瑞元魏孝文請入北臺高齊後主  
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  
為僧藏寺大隋開教還重興世今在  
相州鄴縣大慈寺也又京師崇義寺



石影像者形高一尺徑六寸許八楞  
紫色內外映徹其源梁武太清中有  
天竺僧賣來謁帝會侯景作亂便置  
江州廬山西林寺大像頂上至開皇  
十年煬帝作鎮江海廣搜英異文藝  
書記並委讎括乃於雜傳得影像記  
即遣中使王延壽往山推得王自度  
奉在內供養在蕃歷任每有行往函  
盛導前初無寧舍及登儲貳乃送於  
曲池日嚴寺不令外人瞻覩武德七  
年廢入崇義像隨僧來京邑道俗脩  
得觀仰其中變現斯量難准或佛塔  
形像或賢聖天人或山林帳蓋或三  
途苦趣或前後見同或俄頃轉異斯  
並目睹而叙之信業鏡而非謬矣  
貞觀六年下勅入內外遂絕也又梁  
襄陽金像寺丈六無量壽瑞像者東  
晉孝武寧康三年二月八日沙門釋  
道安之所造也明生季冬嚴飾成就  
刺史郗恢創蒞此蕃像乃行至万山  
恢率道俗迎還本寺復以其夕出住  
寺門合境同嗟具以聞奏梁普通三  
年勅於建興苑鑄金銅花趺高六尺

廣一丈上送承足立碑讚之劉孝儀  
為文又荊州長沙寺瑞像者晉太元  
年此像現于城北光相奇特具如前  
傳形甚瑳異高於七尺昔經夜行人  
謂非類以刀擊之及旦往視乃金像  
也刀所擊處文現於外梁高奉法情  
欲親謁雖加事力終無以致後遣侍  
中廣賁香供丹款既達夜忽放光似  
隨使往旦加延接還復留身重竭請  
祈方許從就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  
貢路放光相續不絕白黑欣慶在殿  
供養三日已後從大通門送同泰寺  
末被火燒堂塔並盡惟像居殿巋然  
獨存又高齊定州觀音瑞像及高王  
經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孫敬德  
於防所造觀音像及年滿還常加礼  
事後為劫賊所引禁在京獄不勝拷  
掠遂長承罪並處極刑明旦將決心  
既切至淚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枉  
酷當是過去曾枉他來願償債畢了  
又願一切衆生所有禍橫弟子代受  
言已少時依倚如睡夢一沙門教誦  
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

得免死厄德既覺已緣夢中經了無  
謬誤比至平明已滿百遍有司執縛  
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  
執刀下斫折為三段三挽其刀皮肉  
不損恠以奏聞承相高歡表請免刑  
仍勅傳寫被之於世今所謂高王觀  
世音是也德既放還觀在防時所造  
像項有三刀迹悲感之深慟發鄉邑  
又昔弥天襄陽金像更歷晉宋迄于  
齊梁屢感靈相聞之前紀周武滅法  
建德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王褒為  
荊州副鎮將上開府長孫括志性凶  
頑不信佛法聞有此像先欲毀之邑  
中士女被廢僧尼掩淚痛心無由救  
止括見欽崇弥至瞋怒弥盛逼逐侍  
從速令摧弥令百餘人以繩繫項牽  
挽不動括謂不用加力便杖監事人  
各一百牽之如故鏗然逾固進三百  
人牽猶不動括怒弥盛又加五百牽  
引方倒聲振地動人皆悚慄括獨喜  
勇即遣鎔毀悉無慙懼自又馳馬欲  
報刺史裁可百步塌然落地失瘖直  
視四支不勝至夜而卒道俗唱快當

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太  
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道安於襄  
陽西郭造丈八金像此像更三周甲  
午百八十年當滅計勘年月興廢悉  
符同焉信知印手聖人崇建容範動  
發物心生滅之期世相難改業理之  
致復何虛矣又楊都長干寺育王瑞  
像者光趺身相祥瑞通感五代侯王  
所共遵敬具如前傳每有亢陽之歲  
請像入宮必乘御輦上加油帔僧衆  
從像以蓋自遮初雖炎赫洞天像出  
中途無不雨流滂注家國所幸有年  
斯賴所以道俗恒加雨候至陳氏禎  
明年中像面轉西直月監堂屢迴正  
南及至晨起還西如故具以奏聞勅  
延太極殿設齋行道先有七寶冠在  
于像頂飾以珠玉可重百斤其上復  
加錦帽經夜至曉寶冠掛于像手錦  
帽猶加頭上帝聞之乃燒香祝曰若  
必國有不祥還脫冠也仍以冠在頂  
及至明晨脫掛如故上下同懼莫測  
其徵及隋滅陳降舉朝露首面縛京  
室方知其致文帝後知乃遣迎接大

內供養以像立故帝恒侍奉不敢對坐乃下勅曰朕年老不堪久立侍佛可令有司造坐像其相還如育王本像送興善寺既達此寺形相偉壯不會即機遂置于北面及明見像乃在南面中門衆咸異焉還送北面堅封門鑰明旦更看像還在南僉皆愧悔謝其輕侮即見在寺圖寫形矣又梁高祖崇重釋侶欣尚靈儀造等身金銀像二軀於重雲殿晨夕禮敬五十許年初無替廢及侯景篡奪猶在供養太尉王僧辯誅景江南元帝渚宮復沒辯乃通款於齊迎貞陽侯為帝時江左未定利害相雄辯女聳杜龕典衛宮闕為性兇悍不見後世欲毀二像為金銀挺先遣數十人上三休閣令鑊佛項二像忽然一時迴顧所遣衆人失痞如醉不能自勝杜龕即被打箠遍身青腫惟見金剛力士怖畏之像覓來打擊略無休息呻吟數日洪爛而死及梁運在陳武帝崩背兄子陳蒨嗣膺大業將修塋具造輜輶車國創新定未遑經始勅取重



雲殿中佛像寶帳琉璃珠玉鑒飾之  
具將用送終人力既豐四面齊至但  
見雲氣擁結團遶佛殿自餘方左右  
日開朗百工聞恠同本看覩須臾大  
雨橫注雷電震吼煙張鷄吻火烈雲  
中流光布焰高下相涉並見重雲殿  
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并及帳座一  
時騰上煙火相扶欻然遠逝觀者傾  
都咸生深信雨晴之後覆看聲惟覺  
礎存焉至後月餘有從東州來者是  
日同見殿影東飛于海今有望海者  
時往見之近高齊日沙門僧護守道  
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恠  
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卧石可長  
丈八乃雇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粗  
了而背著地以六具物舉之如初不  
動經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營造訖移  
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  
齊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  
之人牛六十餘頭挽不可動忽有異  
僧以瓦木土壑壘而圍之須臾便了  
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  
指痛其人寤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

也遂即補之開皇十年有盜像幡蓋者夢丈八人入室責之賊遂慙怖悔而謝焉其像現存並見旌異記及諸僧錄然斯通感佛教備彰但是福門無非靈應竊以像避延燒符驚邪道影覆異術經焚不灰靈骨之放神光密迹之興弘護其相大矣具在前聞至如貞觀五年梁州安養寺慧光師弟子母氏貧窶內無衲衣來入子房取故袈裟作之而著與諸隣母同聚言笑忽覺脚熱漸上至腰須臾雷震擲隣母百步之外土泥兩耳悶絕經日方得醒悟所用衣者遂被震死火燒焦蹠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法也其子双殯又再震出乃露骸林下方終銷散是知受持法服惠及三歸之龍信不虛矣近有山居僧在深巖宿以衣障前感異神來形極可畏伸臂內探欲取宿者畏觸袈裟尋不得入遂得免脫如是衆相不可具紀如上下諸例中

釋慧達姓王家于襄陽幼年在道繕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邑落遊行但

據形勝之所皆厝心寺宇或補絹殘廢為釋門之所宅也後居天台之瀑布寺修禪繫業又北遊武當山如前攝靜有陳之日癘疫大行百姓斃者殆其過半達內興慈施於揚都大市建大藥藏湏者便給拯濟弥隆金陵諸寺數過七百年月逾邁朽壞略盡達課勸修補三百餘所皆瑩飾華敞有移恒度仁壽年中於揚州白塔寺建七層木浮圖材石既充付後營立乃泝江西上至都陽預章諸郡觀檢功德願與衆生同此福緣故其所至封邑見有坊寺禪宇靈塔相儀無間金木土石並即率化成造其數非一晚為沙門慧雲邀請遂上廬岳造西林寺重閣七間藥櫃重疊光耀山勢初造之日誓用黃楠闔境推求了無一樹僉欲改用餘木達曰誠心在此豈更餘求但至誠無感故訪追不遂必心期果决松散並變為楠如求不獲閣成則無日矣衆懼其言四出追索乃於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並是黃楠而在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達尋

行崖壁忽見一處晃有光明窺見其中可通材道惟有五尺餘並天崖遂率曳木石至於江首中途灘復薄筏並壞又至廬阜不失一根閣遂得成宏冠前構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澗當于閣南忽有猛風北吹還正于今尚在晚往長沙鑄鍾造像所至方面若草從焉傾竭金貝者兢兢業業恐其不受達任性造真言無華綺據經引喻篤勸物情然其形眼弊廢殆不可觀外綜繁夥內叔理靜傍觀沉伏似不能言而指搗應附立有成遂斯即處煩不撓固其人矣又為西林閣成尊容猶闕復沿江投造脩建充滿故舉閣圓倫並達之功大業六年七月晦日舊疾忽增七日倚卧異香入室旋繞如雲閣中像設並汗流地衆見此瑞審達當終官人檢驗具以聞奏達神志如常累以餘業奄尔長逝年八十七矣釋僧晃姓馮氏綿州涪城南昌人形長八尺顏貌都偉威容整肅動中規矩而鷹眼肅身鵝行篤步聲氣雄

亮志略宏遠綱維法任有柱石焉故  
使岷巴領袖咸所推仰昔年在志學  
天才博達時共聲譽嘗夢手擎日月  
太虛中坐便是然狀俗欣慕出家私  
即立名為僧是也父母未之許拘絀  
兩足牢繫屋柱決意已絕誓心無改  
不移旦夕鎋自然解乃嘆曰夫志之  
所及也山岳以之轉江河以之絕城  
臺以之崩瀛海以之竭日月為之潛  
光湏弥為之崩頽星辰為之改度嘉樹  
為之蔽摧沉復金木之與桎梏奚足  
以語哉二親願其冥感任從道化依  
象法師出家受業學通大小夙夜匪  
懈會梁末周初佛法清濫行多浮略  
迂誕毗丘晃具戒未聞而起然異表  
少能精苦性自矜持率非師友所成  
立也衆皆扼其神宇密相高尚及昇  
壇之後偏攻十誦數年劬勞朗鑒精  
熟研微造盡斟酌可崇周保定後更  
業長安進學僧祇討其幽旨有難必  
究是滯能通又於曇相禪師重受心  
法觀道圓淨由此弥開又於開禪師  
方等行道洞入時倫無與相映自此



罕得而傳者由多營福業勞事有為  
是以隱墜世不稱也既而遐迩調德  
聲聞天達武帝下勅延於明德殿言  
議開闡弥遂聖心乃授本州三藏大  
隋啓祚面委僧正匡御本邑而對決  
方正賞罰嚴平線益欽風貴賤攸奉  
前後州主十有餘人皆授戒香斷惡  
行善開皇十五年又於寺中置頭陀  
衆僧事蠲免以引墮者仁壽以後重  
寧寺衆共轉截經周而復始初不斷  
絕供給餽錫一出俗緣皆晃指授故  
福報所至如泉不窮僧業茂盛方類  
雄舉以武德冬初終於所住之振嚮  
寺春秋八十五矣初末終前佛堂蓮  
華池自然枯竭池側慈竹無故彫死  
寺內薔薇非時發花曄如夏月衆以  
榮枯兩瑞不無生滅之懷德異常倫  
故感應之所期耳

釋住力姓褚氏河南陽翟人避地吳  
郡之錢塘縣因而家焉宿植勝因早  
修慧業甫及八歲出家學道器宇  
凝峻虛懷接悟聲第之高有聞緇俗  
陳中宗宣帝於京城之左造泰皇寺

宏壯之極聲竭泉府迺勅專監百工故得揆測指撝面勢嚴淨至德二年又勅為寺主值江表淪亡僧徒乖散乃負錫遊方訪求勝地行至江都乃於長樂寺而止心焉隋開皇十三年建塔五層金牒景耀峨然挺秀遠近式瞻至十七年煬帝晉蕃又臨江海以力為寺任繕造之功故也初梁武得優填王像神瑞難紀在丹陽之龍光寺及陳國亡道場焚毀力乃奉接尊儀及王謚所得定光像者並延長樂身心供養而殿宇褊狹未盡莊嚴遂宣導四部王公黎庶共修高閣并夾二樓寺衆大小三百餘僧咸同喜捨畢願締構力乃勵率同侶二百餘僧共往豫章刊山伐木人力既壯規摹所指妙盡物情即年成立制置華絕力異神工宏壯高顯挺冠區宇大業四年又起四周僧房廊廡齋厨倉庫備足故使衆侶常續斷緒無因再往京師深降恩礼還至江都又蒙勅慰大業十年自竭身資以梅檀香木模寫瑞像并二菩薩不久尋成同安

閣內至十四年隋室喪亂道俗流亡  
駭若萎朽充諸衢市指以身命守護  
殿閣寺居狐兔頽影為儔啜菰飲水  
再離寒暑雖耆年暮齒而心力逾壯  
泥塗褻落周匝火燒口誦不輟手行  
治背賊徒雪泣見者哀嘆徃徃華心  
相佐修補皇唐受命弘宣大法舊僧  
餘衆並造相投邑室雖焚此寺猶在  
武德六年江表賊帥輔公祐負阻繕  
兵之潛圖反叛凡百寺觀撤送江南力  
乃致書再請願在閣前燒身以留寺  
宇祐偽号尊稱志在傾殛雖得其書  
全不顧遇力謂弟子曰吾無量劫來  
積習貪愛不能捐捨形命以報法恩  
今欲自於佛前取盡決不忍見像濟  
江可積乾薪自燒供養吾滅之後像  
必南渡衣資什物並入尊像泣服施  
靈理宜改革便以香湯沐浴加跌面  
西引火自焚卒於炭聚時年八十即  
武德六年十月八日也命終火滅合  
掌巖然更足闍維一時都化初力在  
佛前焚時群鵲哀鳴其聲甚切右邊  
七西方始飛去及身沒後像果南遷

殿閣房廊得免煨燼法寶僧衆如疇  
昔焉門人慧安智蹟者師資義重甥  
舅恩深為樹高碑于寺之內東宮廢  
子虞世南為文今像還歸於本閣云  
釋智興俗緣宋氏洛州人也謙約成  
務厲行堅明誦諸經數十卷并行法  
要偈數千行心口相師不輟昏曉住  
禪定寺今所謂大莊嚴也初依首律  
師隨從講會思力清徹同侶高之徵  
難鱗錯詞鋒驚挺又能流靡巧便不  
傷倫次時以其行無諍也大業五年  
仲冬次掌維那時鍾所役奉佩勤至  
僧徒無擾寺僧三果者有兄從帝南  
幸江都中路亡沒初無凶告忽通夢  
其妻曰吾行從達於彭城不幸病死  
生於地獄脩經五苦辛酸巨言誰知  
吾者賴以今月初日蒙檀定寺僧智  
興鳴鐘發聲響振地獄同受苦者一  
時解脫今生樂處思報其恩可具絹  
十疋奉之并陳吾意從睡驚覺恠夢  
所由與人共說初無信者尋又重夢  
及諸至現咸陳前說經十餘日凶問  
奄至恰與夢同果乃奉絹與之而興

自陳無德並施大衆有問興曰何緣  
鳴鍾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付  
法藏傳蜀膩吒王劍輪傳事及增一  
阿含鍾聲功德敬遵此轍苦力行之  
每冬登樓寒風切肉僧給皮袖用執  
鍾提余自厲意露手捉之嚴寒裂肉  
掌中銚血不以為辭又至諸時鳴鍾  
之始願諸賢聖同入道場然後三下  
將欲長打如先致敬願諸惡趣聞此  
鍾聲便時離苦如斯願行志常奉修  
豈惟微誠遂能遠感衆服其言以貞  
觀六年三月遘疾少時自知後世捨  
緣身資召諸師友因令陳別尋李莊  
嚴春秋四十有五薨於杜城窟中弟  
子善因宗師戒範講四分律講法華  
經冥神福慧著聞京邑

釋道積河東女邑人也俗姓相里名  
子材既蒞玄門更名道積其先蓋鄭  
大夫子產之苗裔矣昔子產生而執  
奉啓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  
焉父宣恢廓有大志好學該畱宗尚  
嚴君積早習丘墳神氣爽烈年二十  
將欲出家不知所適乃遇律師洪湛



見而異之即為剃落晦迹雙巖又依法朗禪師希求心學絕影三載不出山門然為幽證自難聖教須涉開皇十三年辭師探鉢周行採義路經滄冀就遠行寺普興法師尋學涅槃慶所未聞乃經四載情通三事為門學所推至十八年入於京室依寶昌寺明及法師諮習地論又依辯才智凝法師攝大乘論於十義熏習六分轉依無塵惟識一期明悟仁壽二年又往并州武德寺沙門法棧所聽採地持故得十法三持畢源斯盡四年七月楊諒作亂遂與同侶素傑諸師南旋蒲坂既達鄉壤法化大行先講涅槃後敷攝論并諸異部徃徃宣傳及知命將降偏引地持以為誠勛之極特是開心之要論也故成正道俗並潤朱藍結宗慈訓遠近通洽而深護煩惱重慎譏疑凡衆歸依初不引顧每謂徒屬口女為戒垢聖典常言佛度出家損減正法尚以間名汗心況復面對無染且道貴清顯不參非濫俗重遠嫌君子攸奉余雖不逮請遵

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沒齒未登叅謁  
諮請不聽入室斯則骨梗潔已清貞  
高蹈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  
寶澄隋初於普救寺創營大像百丈  
方工纔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早逝  
鄉邑耆父請積繼之乃惟大造之未  
成也最貴而崇樹之修建十年彫  
莊都了道俗慶賴欣喜相并初積受  
請之夕復夢崖傍見二師子於大像  
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覺惟曰狩  
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  
喻財施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即  
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弥勒大像前今  
猶存焉其寺蒲坂之陽高爽華博東  
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  
合上坊下院赫弈相臨園磴田蔬周  
環俯就小而成大咸積之功構空樹  
有皆積之力而弊衣菲食輕財重命  
普救躬賸退靜歸閑為而不恃即處  
幽隱天懷旒志頻絕人世不令而衆  
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僕射裴玄真寵  
居上宰欽其令問頻贈香衣刺史杜  
楚客知人之重造屢求法其感動柔

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擁閉河東通  
守堯君素鎮守其城偏師肆暴時人  
莫敢竊視也欲議諸沙門登城守固  
敢諫者斬玄素同憂無能忤者積憤  
嘆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盛  
衰法無隆替天之未喪斯文在斯且  
沙門塵外之賓迹類高世何得執戈  
擐甲為禦侮之卒乎遂引沙門道穩  
神素歷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  
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者生但  
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所甘心計  
城之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  
運也豈五三虛怯而能濟乎昔者漢  
欽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千木舉國大  
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常以會靈  
祇恐納不祥之地耳敢布腹心願深  
圖之無冒空肆一朝自傾於後為天  
下笑也公若索頭與頭仍為本願必  
縱以殘生逼充步甲者則不知生為  
何生死為何死積陳此語傍為寒心  
素初聞諫重積詞氣但張目直視曰  
異哉斯人也何乃心氣若斯之壯耶  
因捨而不問果詣積陳懺堯素以斂

我無度騁其毒心加又舉意輕陵雖  
當時獲寢而禍作其地卒為城隍宗  
所害自積立性剛果志決不迴遇逢  
瞋忿動為魚肉既出家後訶責本緣  
挫拉無情轉增和忍歲登耳順此行  
弥隆習與性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  
年九月十七日終於本寺春秋六十  
有九初積云疾的無所苦自知即世  
告門人曰吾今七十有五吾卒今年  
矣其徒曰師六十九矣何遽辭耶告  
曰死生法尔吾不懼也且老僧將年  
七十刺史貌吾增為六歲故其命在  
旦夕宜深刻勵視吾所行又曰經不  
云乎世實危脆無牢強者去終三日  
鍾不發聲逝後如舊衆咸哀歎  
釋德美俗姓王清河臨清人也年在  
童稚天然樂善口中所演恒鋪讚唄  
擁塵聚戲必先景塔每見形像生知  
礼敬由是親故密而異之知非紹續  
之胤也任從師學十六辭親投諸林  
野廣訪名賢用為師傳年至十九方  
蒙剝落謹敬謙恪專思行務雖經論  
備閱而以律要在心故四分一部薄

通宗系追求善友無擇遐迩素然自厲不群非類開皇末歲觀化京師受持戒檢札懺為業因往太白山誦佛名經一十二卷每行懺時誦而加拜人以其摠持念力功格涅槃太白九隴先有僧邕禪師道行僧也因又奉之而為師導從受義業亟染暄涼後還京輦住慧雲寺值默禪師又從請業默即道善禪師之神足也善遵承信行普功德主節約形心不衣皮帛默從受道聞見學之望重京都偏歸俗衆美依承默十有餘年三業隨從深相器待所以每歲札懺將散道場去期七日苦加勵勇乃五千佛日別一遍精誠所及多感徵祥自余至終十有餘遍故默之弘獎福門開悟士俗廣召大衆咸列檀那利養所歸京輦為最積而能散時又珍重常於興善千僧行道期滿瞻奉人別十繼將及散晨外赴加倍執事懼少依名付物默聞告曰何有此理不成僧義必若約截凡聖難知但當供養不慮虛竭庫先無貯物出散之晨及設大會七



之謂其志大而致遠故使靈祇冥助也不然誰能覩斯不懼耶故自開皇之末終於大業十年年別大施其例咸令默將減度以普福田業委於美善頂行之故悲夢兩田年常一施或給衣服或濟糗糧及諸造福處多有匱竭皆未祈造通皆賑給又至夏末諸寺受盆隨有盆處皆送物往故俗所謂普盆錢也往往禪定斯事無殆大業末歲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異人形服率然來告美曰時既炎熱何不打餅以用供養美曰麵易辦也人多餅壞何由可致使日易可辦耳且漫三十斛麵作兩日調餅不壞也即隨言給但云多辦瓮水槽多貯冷水明旦將設半夜便起打麵提案鼓動人物僧俗聚觀驚亂眼耳須臾打切麵已將半命人煮之隨熟內水自往攪之及明行餅皆訐緊韌抽拔難斷千人一飽咸共欣泰試尋近者通問失所餘有糟爇中餅日別供僧乃盡限期一無爛壞合衆悲慶感通斯應

武德之始創立會昌又延中住美乃於西院造懺悔堂像設嚴華堂宇宏麗周廊四注複殿重敞捨共舍生斷諸惡業鎮長礼悔繫淨方等凡欲進具必先依憑蕩滌身心方登壇位又於一時所汲浴井忽然自竭徒衆駐立無由洗懺美乃執爐臨井苦加祈告應時泉涌還同恒日時共宗馬所畜舍利藏以寶函隨身所往必賣供養每諸起塔祈請散之百粒千粒隨須而給精苦所感隨散隨滿田是增信弥隆勤懇不絕又年經秋夏常行徒跣恐蹈虫蟻慈濟意也或行般舟一夏不坐或學止過三年不言或効不輕通礼七衆或同節食四分之一如斯難行其相紛綸即目略舒差難徭舉生常輟想專固西方口誦弥陀終于命盡以貞觀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稱佛卒于寺院春秋六十三矣乃送於南山鴉鳴埧後又收骸於梗梓谷起塔弟子等樹碑于會昌寺侍中于志寧為文又京邑沙門曇獻者亦以弘福之業功格前賢身令成

範衆所推揖所造福業隨處成焉故  
光明寶閣冠絕寰中慈悲佛殿時所  
驚異人世密介故不廣焉

釋慧曹姓王蒲州蒲坂人少在道門  
樂崇福事受具已後師表僧祇及至  
立年又專禪誦曉夕相繼偏重法華  
後住京邑清禪寺草創基構並用相  
委四十餘年初不告倦故使九級浮  
空重廊遠攝堂殿院宇衆事圓成所  
以竹樹森繁園圃周遶水陸莊田倉  
廩碾磑庫藏盈滿莫匪由焉京師新  
有無過此寺終始監護切實一人年  
至耳順便辭僧任衆以勤劬經久且  
令權替及於臨機斷決並用諮詢寺  
足淨人無可役者乃選取二十頭令  
學鼓儻每至節日設樂像前四遠同  
觀以為欣慶故家人子弟接踵傳風  
聲伎之寂高於俗里遇患極困自然  
知率香湯沐浴正理衣襟曰吾有小  
罪須加重病事由營造掘鑿故也至  
於終晨言氣不昧告弟子曰酬債了  
矣吾其去矣尋聲而卒春秋六十有  
九即貞觀初年也乃露骸取塋為起

方墳就而銘之時京邑人言昌有沙門

法素者個儻不倫操業奇卓雅為衆  
恠李師智顗專行勸福昔在江表遊  
適所至皆設万人大會夜告纔竟明  
即成辨此例非一隋末東都嬰城自  
固肌骨相望有若塊焉寺有金像二  
軀各長一丈素不忍見斯窮厄取一  
融破衆米作糜餒諸餓者須臾米盡  
又取欲壞時沙門辯相與諸僧等相  
諍不與素口諸大德未知至理也昔  
如來因地為諸衆生尚不惜頭目髓  
腦或生作肉山或死作大魚以濟飢  
餒如何成果復更貪惜化形必不然  
矣素今身肉堪者亦所不惜大德須  
知今此一像若不惠給衆生城破之  
後亦必從毀則墜陷多人何如素今  
一身當也衆不許之及偽鄭降曰像  
先分散如其言焉然其言行譎詭險  
而難導其例不一後入京室率會昌寺  
釋智通姓陳住梓州八歲出家為正  
道法師弟子後誦法華并講在牛頭  
山善持威儀奉戒貞苦降伏皇老士  
女奏章必杖之五十遠近皆憚寺宇

成就惟其終始合衆畏懼無蓄私財者常有雙鵝依時聽講講百餘遍兩度放光至貞觀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告衆吾造山寺可用十萬貫恨未周備今便永別言訖而卒春秋九十矣小食時終合寺房堂皆動而作白色經一食頃

釋慧震姓龐住梓州通泉寺身長八尺後聽高師三論大領玄旨福力所被蜀部還推高之還南得袈裟二百領以贈路首每年正月轉藏經千人袈裟奉施無闕常弘三論聽衆百餘忽於高座似悶見人語曰西山頭好造大佛既覺下座領衆案行中堪造像兩邊泉源即命石工鑿整座身高百三十尺貞觀八年周備成就四面都集道俗三萬慶此尊儀其像口中放大白光遠近同奉先有一馬日行五百曾經入陣餘馬並死惟此得還至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鳴不食三日震聞毛豎有一異僧名為十力語震曰馬與主別主當先行來年正月十



財物無留於後於身何益言已而隱莫知其由先造藏經請僧常轉開大施門四遠悲愍來者皆給至終年初又請衆僧讀經行道作三七日俗緣昆季内外皆集至於八日香氣鬱勃充滿寺中傾邑道俗共聞異香捨散山積至十五日氣猶不散從旦至午寺內樹木土地皆生蓮華衆觀奇瑞知其即世震曰嘉相已現不容待滿便行飢施早食訖手執香爐繞廬舍那三匝還於佛前跏趺正念大衆滿堂不覺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喪待滿香氣猶存兄弟三人各捨五十萬於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五丈龕安繯牀扶屍置下經百餘日猶不委什道俗萬餘悲涼相結云釋慧雲姓王太原人也遠祖避地止于九江弱年樂道投匡山大林寺沙門智錯而出家焉錯亦標領當時有聲出世而雲慷慨時俗精厲歸從故得獨異恒倫不拘物累致有大節大務偏所留心時年二十有五達禪師者江淮内外所在興造事力不遂咸

來祈請雲為寺廟毀壞故致邀延達  
不許之雲以來告不申便陳死請委  
身在地涕泗滂沱流迸塗漫滿五尺  
許又以頭叩地青腫覆眼加諸誓願  
曰若不蒙赴雲亦投江達見其意感  
歎然迴意雲即前告道俗所在迎候  
披草望山行不由徑路值群虎不暇  
駐目延達至山須有經始泝流諸處  
檢按功德時屬嚴冬冰擁船路崩砂  
類結屢阻舟人雲乃急繫衣裳破冰  
挽纜臂膊以下凌澌截肉流血疑住  
不覺疲苦自此舡行二百餘里方登  
所在其懇誠難繼並例此也隋李末  
齡中表賊亂有林士弘者結衆豫章  
偽稱楚帝偽尚書令鄱陽胡秀才親  
領士衆臨據九江因感發心欲寫廬  
山東林文殊瑞像盡所鎮境訪監護  
者道俗僉議以雲有出衆之奇雅當  
此選鑑鍾既辦便就鎔範光儀乃具  
椎頭及脇兩處有孔時衆未之悟也  
其年秀才偽勅所追有像色金百二  
十兩盛以竹筒雲以賊徒蜂起無方  
守護並用付才又以念誦銅珠一環

遺才為信行至宮亭軍士乞福才得  
便風舉帆前引於江中路遠浪船沒  
財物蕩盡惟人達岸才諸無所恨但  
失像色金煩冤江畔呼嗟不絕誓願  
不成深為業也須臾金筒隨浪逆流  
并遺銅珠前後相繼沉隱向岸就才  
既獲色金舉眾同叫歡欣無量計被  
沒處至所出岸三十餘里重而能浮  
逆波相授軍民通恠驚異靈感及才  
之遇害也刃開頸脅恰符像焉初才  
之欲擊賊以金用委尉父曉禪師及  
楚都既覆群寇交侵曉用弊布裹金  
擔以避難不免為賊所奪既失像金  
取求無計尋有賊中來者盜金投曉  
俱不知是金擔也曉得奉金委雲成  
就光相超挺今在山閣初鑄像時有  
李五戒者私發願曰若鑄金日擔然  
一餅雲為模樣早成遂前期曰李氏不  
知已鑄乃夢像曰汝先願然餅如何  
違信耶李氏夢寤因始知之即於像  
前以刀解餅蠟布纏骨而燒焉又感  
徵應略其事也雲以江介威紆累逢  
草竊經論乃積而戒律未弘遠趣帝

京躬參學府值首律師當陽開化大  
適本志悲喜交并採掇行務有聞朝  
省下勅令住弘福而形貌長澤骨面  
多辯言晤成章衆所知識偏能讀誦  
頗盛威容故齋福大集恒居坐首群  
公卿士側席虛心一舉五卷須臾尋  
了未聞味噓莫不嘉尚然其程器即  
目故略叙之

論曰夫住持之相其例乃多包舉精  
博要惟二種道法弘世則靜倒絕其  
生源相法所持則導昏開其耳目宗  
途既闡万代奉其風規雖或中微終  
亦依之成則昔如來創化寺開須達  
之源塔現古今初惟積土之漸必斯  
已後福事弥隆無憂之碣林繁有信  
之園星布自摩騰入洛其相先揭建  
寺以宅僧互顯福門之出俗圖繪以  
開依信知化主之神工故有列寺將  
千繕塔數百前修標其華望後進重  
其高竒遂得金刹干雲四遠瞻而懷  
敬寶臺架迥七衆望以知歸並弘道  
之初津攝度之權術也至如引風治  
閣出慧達之深誠傳聲停毒寔智興

之通感僧明志開遺寄僧是操動幽  
明達公因治水而集材美上假冥聖  
而陳供慧雲貞烈黃金以之不沉道  
積執言白刃由斯不拔若斯監護不  
幾由來然則經理衆事論陳退沒並  
由志節素少情非巧能致涉艱遠便  
虧擔願切敗垂成義當斯也昔如來  
在世躬治院門大集僧務非聖不履  
迦葉之營五寺恒預蹋泥目連之任  
月直常供掃地是以福事之來導引  
逾遠下凡祖習故是常科而頃世情  
寡每多欺負覩塗塔為庸夫謂引材  
為堅伍出道無宜行施入俗有絕清  
心斯語不倫殊乖正則故天報為貴  
尚行七於人間聖果為高猶被饒於  
僧部斯徒衆矣略舉可知是以福智  
二嚴空有兩譎大經大論盛列網獸  
即可師承難為排斥且自世有諸福  
其流多雜寄傍了經陳揚竒偽隋祖  
開皇之始釋教勃興真偽混原恐乖  
遺寄乃勅沙門法經定其正本所以  
人中造者五百餘卷同並燔之餘不  
盡者隨方間出比諸經咸惟錄正本



通數則有三萬餘卷已外別生雜集並不寫之至於裁偽時復抄錄斯由未嘗陶練故致此涉試為論之至如藥師行事源出宋朝比用在疑頗存沿俗嗜煬洛水產琮所翻義節全同文鋪少略斯則梵本有據祈福之元宰也但以世惟相有非相何以曉心大聖逗機任物而數此要如說行者必致攘除恐涉懷已自虧名實故彼文云口為說空行在有中誠言得矣或有精專懇苦厚供弥隆而所祈無應者則往業堅明定須酬償故文云惟除宿殃餘則可脫然則業無永定皆可轉除任業增生無成聖義故經明懺止約內心有愧則土無慙斯有三報輕重具顯淫脬六根淳薄亦陳實觀是知宿殃不請例是別時通諸理教義須隱括又有普賢別行金光懺懺多歸清衆事乖通俗比有行事執著者多遍告雖來皆虧法利故彼文云諸業障海從妄想生還須體安乃傾前業今則緣念彼此我所兩存倒想逾增故難遭聖義應塵無以來

達真識有以明通俗在凡下位行漸  
若斯順舊常熏理非筌悟梁新方廣  
源在荆襄本以厲疾所投祈誠悔過  
哀茲徃業悲慟酸涼能使像丰塵  
所苦欬然平復同疾相重遂廣其塵  
乃依約諸經抄撮成部擊聲以和動  
發恒涼談述罪緣足使汗垂淚瀉統  
括福慶能令藏府俱傾百司以治一  
朝万化惟通一道被時濟世諒可嘉  
之而恨經出非本事須品藻六根大  
識其本惟梁武帝親行情矜默識故  
文云万方有罪在手一人當由根識  
未調故使情塵濫染年別廣行捨大  
寶而充僮僕心力所被感地震而天  
降祥是稱風靡鬱成恒則有陳真觀  
因而廣之但為文涉菁華心行頗淡  
原夫懺悔之設務在專貞欲使肝膽  
露於衆前慙愧成於即日固得罪終  
福始言行可依如文宣之製淨住言  
詞可屬引經教如對佛述猷欣如寫  
面卷雖二十覽者不覺其繁文乃重  
生讀人不嫌其妨世稱筆海固匪浮  
言又有妄讀懺文行於悔法罪事繁

難不解位以十條因搆煩絮未知本  
於二惱浪誦盡紙昏憤通於自他為  
師難共墮負歸於彼此如斯遺累未  
日清澄固約前論薄為準的六道慈  
懺源亦同前事在歲終方行此祀道  
別開莫海陸之味畢陳隨趣請祝慈  
悲之意功矣原夫六道至果趣別重  
輕人含十等之差餘則舉例可悉阿  
含所述入處鬼道有親供祭心生隨  
喜心喜身飽故曰充飢非由供福業  
令自受以正法義理有所從無有自  
作他人受果斯則目連餽母事也自  
外五趣報局所收隨報位瞞無由通  
給今則道別陳莫恐非臨饗然又報  
得諸通事含生趣不妨他心徹視侍  
會而從祭酹自此已外其例難叙或  
度星安宅決明罪福占察投輪懷疑  
結綫同歸淺俗未入深經然罪積由  
來福興伊始俱惟妄想而善卦難諧  
愚凡所履諒參其用又有不揆分量  
登冒聖賢端然思道剋成位地此並  
想心懷道不識道是妄心知妄思心  
不起有起實歸惟識識心達俗知何

不為用此投輪應分業相又有方等  
佛名般舟誦呪多以夢王表淨准此  
用顯澆淳且夢惟真妄想象尚取像  
憑況在現輪舉擲其心可准若夫惑  
業所起拂搆有因惑必違理而生故  
懺務觀其理業生依事而起故懺還  
須緣事悔必勤身營搆慙愧為其所  
宗理悔必折破我人知妄是其大略  
並如別錄悔法廣之是知釋宗一化  
大較三門若樂罪時須知福事因修  
福故便起想著則應破遣教思理觀  
如斯易奪集業可期若滯此三全乘  
教意惟天大聖垂世未欲增生福順  
情欣還資故習義須思擇斷結入道  
斯言極矣世不達者以福為道軌附  
情纏累為高勝正是戒見二結所取  
我倒常行何能遣縛是以通人審權  
實之有從達界繫之無爽明惑性之  
重輕曉分量之優劣莫不以罪障天  
人一向須捨福為有基雖行不善由  
諸八禪滯情六度不淨事觀及世順  
善皆為有法大論明言計並討心故  
非道業至如色有初定凡聖通行非

想極居無生不止終非出要未靜輪  
迴但為封迷不厭故也況以乱善用  
充靜業有識聞之足為勸鑒流俗  
儒素尚捐固我之心但謂我能行之  
故非清蕩所攝豈得心用浮動觸境  
增迷妄計為道一何可笑復聞福為  
有本潛神不修身行處世何能無事  
事涉罪福理必通知且如衣食四資  
無時不假佛制取納惟依觀門輕侮  
對治斯誠罪也奉觀勤行斯誠福也  
謂我能行便成達理我不能行又是  
違事違事則業繫三途達理則福纏  
諸欲在凡使注何能靜心入止正見  
方傾苦趣故知因修世相知何不為  
惟勤觀漸當缺有不尔沉淪還歸無  
始伊我同舟可不免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

道宣

撰

雜科聲德篇第十 正傳十二 附見八

陳揚都光宅寺釋慧明傳一

高齊鄴下沙門釋道紀傳二

隋京師定水寺釋法稱傳三

智雲

隋杭州靈隱山天竺寺釋真觀傳四

隋蘇州栖霞寺釋法韻傳五

隋東都慧日道場釋立身傳六

慧寧  
廣壽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善權傳七

法綱

隋東都慧日道場釋智果傳八

智惠  
智鑑

隋京師日嚴道場釋慧常傳九

道英  
神爽

唐京師玄法寺釋法琰傳十

唐京師定水寺釋智凱傳十一

唐京師法海寺釋寶巖傳十二

釋慧明不知何人貌儀象胡故世以

胡明為目然其利口奇辯鋒涌難加

搢體風雲銘目時事吐言驚世聞皆

諷之後乃聽採經論傍尋書史据證

大旨不存文句陳文御世多營齋福

民百風從其例遂廣衆以明駟銜脅

吻機變不思諸有唱導莫不推指明

亦自顧才力有餘隨聞即舉牽引古今包括大致能使聽者欣欣恐其休也宣帝在位大建五年將事北征觀兵河上已遣大都督程文季等領軍淮浦與齊對陣雄氣相傾帝甚憂及乃於太極殿命龜卜之試卦腹文威然長裂君臣失色為不祥也即請百僧齋時一會臨中愴惻未測所由及行香訖乃陳卜意明指聲叙致又述緣曰卜征龜破可謂千里路通旣其文季前鋒豈不一期程撫時以為得飾也至四月中次大小岷與齊大戰俘虜援兵二十餘萬軍次譙合呂梁彭越前無橫陣故下勅云今歲出師薄伐邊服所獲梁土則江淮二百許城東西五千餘里然龜腹長文号千里也遠驗明言宛同符契故明承與勢為業復隆偏意宗猷達悟登白者其量弘矣不測其終

釋道紀未詳氏族高齊之初盛弘講說然以成實見知門學業成分部結衆紀用欣然以教習之功成遺業也天保年中秋初立講紀引衆首出衆

城南彼舊門人又引衆入正於閭側  
歎尔相值紀曰卿從何來殊無礼也  
如何師範輒抗拒耶既不傾屈理宜  
下道彼曰法鼓竟鳴利建斯在聲榮  
之望師資焉有紀不答自為下道出  
于城外廻首告其屬曰吾講成實積  
三十載開悟正導望有功夫解本擬  
行斯遺誠也今解而不行還如根本  
不解矣徒失前功終無後利往不可  
追來猶可及請並返京吾當別計乃  
退掩房戶廣讀經論為彼士俗而行  
開化故其撰集名為金藏論也一帙  
七卷以類相從寺塔幡燈之由經像  
歸戒之本具羅一化大啓福門論成  
之後與同行七人出鄴郊東七里而  
頓周匝七里士女通集為講斯論七  
日一遍徃必荷擔不耻微行經書塔  
像為一頭老母掃帚為一頭齊佛境  
內有塔斯掃每語人曰經不去乎掃  
僧地如閭浮不如佛地一掌者由智  
田勝也親供母者以福與登地菩薩  
齊也故其孝性淳深為之縫補衣著  
食飲大小便利必身經理不許人兼

有或助者紀曰吾母也非他之母形骸之累並吾身也有身必苦何得以苦勞人所以身為苦先幸勿相助因斯以勵道俗從者衆矣又復勸人奉持八戒行法杜齋不許屠煞所期既了又轉至前還依上事周歷行化數年之閒遶鄴林郊奉其教者十室而九有同侶者故往候曰比行化俗何如道耶紀曰彼講可追今則無悔既往不咎知復何言後遭周氏吞併玄教同廢呼嗟俗壤每崇斯業及開法始更廣其門故彼論初云邪見者是也所以世傳何隱論師造金藏論終惟紀也故改名玄然其所出抄略正文深可依准後不測其終

釋法稱江南人通諸經聲清響動衆陳氏所化舉朝奉之又善拔導即稱標奇雖無希世之明而有隨機之要隋平南服與白雲經師同歸素壤住興善寺每引內禁叙論正義開納帝心即勅正殿常置經座曰別孝遺經聲聲不絕聽覽見微隙即問經旨遂終昇遐晚住定水與雲同卒俱八十餘仁

壽年也時有智雲亦善經唄對前白  
者世号高雲今望所高聲飛南北每  
執經對御嚮振如雷時慘哀囀停駐  
飛走其德甚衆秘不泄之故無事緒  
可列又善席上談吐驚奇子史丘索  
都皆諳曉對時引挽如宿構焉墮煬  
在蕃并崇敬愛召入慧日把臂朋徒  
欣其詞令故也年登五十卒於京師  
王悲惜焉數日不出廣為追福又教  
沙門法論為之墓誌見於別集

釋真觀字聖達吳郡錢唐入俗姓范  
氏祖延蒸給事黃門侍郎父允通直  
散騎常侍母桓氏溫良有德嘗排憤  
無胤潔齋立誓誦藥師觀世音金剛  
波若願求智子紹嗣名家時獻統所  
圖如毗羅王者在上定林寺巨有靈  
異躬往祈禱刻寫容影事像若真依  
藥師經七日行法至於三夕覺遊光  
照身自尔志性非恒言輒詣達豈非  
垂天託人寄范弘釋者也及其誕育  
奇相不倫左掌仙文右掌人字口流  
津液充閭榮府從幼至終未嘗患渴  
故體膚光偉雖老不衰古文文加狀



如羅綺故得含章蘊辯開神明晤又  
聲韻鍾鈴擅均風雨其見聞者莫不驚  
異小有大槩五歲能疏齋或登衣篋或  
執扇帚戲為談講八歲通詩禮和庾  
尚書林檎之作十六儒道群經柱下  
河上無所遺隱時又流涉碁琴暢懷  
文集日新月異師友驚忻嘗共友人  
逍遙津渚有善相者迎而拜曰年少  
當為大法師後即專誦淨名般若志  
存入道伺機承色二親弗許乃日迦毗  
降夢子欲開籠拘令在網此非點慧  
父母咸開心隨喜啓勅降言并賜衣  
鉢義興生法師行寮小震躬為剪落  
大功德貞律師道謁雲陽請任和上  
研思十誦一遍能述又從華林園法  
師受成實論十遍十覆超振前標自  
謂解成可填以行也始謂法華日限  
一卷因斯通夢汝有大根忽守小道  
深可惜也遂往興皇聽摩訶衍質疑  
明難唐突玄門朗公精通綽然復加  
脂粉吾出講八年無一問至此能使  
妙義開神真吾師矣仍從北面數載  
研尋開善大忍法師匿影鍾山遊心

方等將欲試晤先達問津高士因操  
捋扣寂用程玄妙乃嘆曰龍樹之道  
方興東矣辯勇二師當塗上將頻事  
開析亟經重席時人語曰錢唐有真  
觀當天下一半沙門洪偃才邁儒英  
鉤深釋僂面相謂曰權高多智耳目  
有名我有四絕余具八公能謂義導書  
詩辯豹聲基是也由此王公貴遊多  
所知識始興王東臨禹井請以同行  
千時興皇講筵選能義集觀臨途既  
促咸推前次既登高座開二諦宗百並  
縱橫一言永泮學士傳經在席嗟曰  
三千稱首七十當初是上人者當為  
酬對金陵道俗見知若此既達東夏  
住香嚴寺講大涅槃四方義集復增  
榮觀興皇又三退曰吾大乘經論略  
已引通而燕趙齊秦引領翹足專學  
雖多兼該者寡宜速反東蕃法門相  
寄于斯時也征周失律朝議拈僧無  
名者休道觀乃傷迷嘆曰夫剎利居  
士皆植福富強黎庶斲小造罪貧弱  
欲茂枝葉反剋根本斯甚惑矣人皆  
惜命偷生我則亡身在法乃致書僕

射徐陵文見別集陵封書合奏帝懷  
然動容括僧由復據斯以言非但梁  
柱佛法亦乃明略佐時矣江夏王出鎮  
于越復請同行朗師吞咽良久言曰  
能住三年講堂相委復屬英王尚法  
利益深不可留也仍於禹穴屢動法  
輪特進杜稜請歸光顯傳教學徒及  
永陽鄱陽二王司空司馬消難並相  
次海運延仰浙東故得塗香慧炬以  
業以燬頂敬傾心盡誠盡節天台智  
者名行絕倫先世因緣敦猷莫逆年  
腹既齊為法兄弟共遊秦嶺凌雲舊  
房朝陽澄景則高談慧照夕陰匿采  
則深安禪寂及智者徵上闕庭觀便  
孤園敷說大流法味載廣俗心永陽  
還京仰奏清德舉朝僧王同請絲綸  
遂逢祚終斯事便寢隋祖尚法惟深  
三勅勞問秦王莅蕃二延總府皆辭  
以疾確乎不就齊王晚迎江浦躬申  
頂礼傳以香火送還舊邑之衆善寺  
開皇十四年時極亢旱刺史劉景安  
請講海龍王經序王既訖驟雨滂霑  
自斯厥後有請便降吳越宗仰其若

神馬縣西有靈隱山者舊曰仙居山客  
吐蓮華洞藏龍穴信江東之秀嶽也  
觀既仁智內冥山水外狎共道安禪  
師頭陀石室檀越陳仲寶率諸同侶  
開巖拓基構立精舍号南天竺遂即  
去邑還谷拙止終焉衆善講堂付門  
人玄鑪鑪承瓶瀉相從不絕及文皇  
造塔形勝所歸不謀同集取決於觀  
乃指崔嵬高石可安塔基雖發誠言  
孰為可信俛仰穿鑿洞穴自然狀似  
方函宛如奩底天工神匠冥期若符  
自今在山常講法華用為心要受持  
讀誦躬自書弘五種法師於斯乎在  
又持於經旨明練深趣談吐新奇非  
尋紙墨智思擊揚迥飛文外又感興  
洗遺滯地不為滯事理異人經之力  
也罽亭神姓陳名重降祝請講法華  
一遍遺以錢物又降祝捨其廣堂五  
間為衆善佛殿據斯以言感靈通供  
誠希有也大業七年四月八日司馬  
李子深更延出邑講大涅槃初出天  
竺自標莖地至現病品夢見三人容  
服甚盛把幡俱札太淨居遣迎至六

月六日以疾而卧又夢與智者同舉  
夾侍尊像翼佛還山覺已嘆曰昔六  
十二應終講法華力更延一紀今七  
十四復致斯應生期畢矣即集內衆  
訓將來事曰欲生善道欲脩神力欲  
出生死欲具佛法宜須持戒修定學  
慧引通正法勿令空過無所得也亦  
曰天台送書并致香藥石蜜觀覽書  
曰宿世因緣寂後信矣命兩如意一  
東向天台一詣西法志諸雜服式吾  
眼自分一還僧耜磨二成第五僧施  
嘗有人夢飛殿來迎沙門寶慧又聞  
空中鼓樂至七月一日中夜跏坐盥  
嗽整服曰有人請講菩薩戒也端坐  
怡然不覺已滅逝於衆善之舊寺從  
子至午心頂俱煖身體柔軟顏色不  
變右手內屈三指信宿流汗遍身至  
四日移入禪龕時屬流火焰氣尚嚴  
而儼若生存寔資神力從此至二十  
五日四方輻湊六縣同集道俗公私  
一期咸萃皆就屍手傳香表別叙德  
號慕悲起纏雲追惟戒德泣垂零雨  
至香花供獻日有千群隨次大齋開



含龍瞻奉而色相光潔眉毫更長倍異  
生前咸加奇歎至二十六日乃永空  
於靈隱山真容掩方墳寫狀留天竺  
是日四部亘一由旬香蓋成蔭幢幡  
蔽野存亡榮慶非可勝言初觀聲辯  
之雄竄稱宏富江表大國莫敢爭先  
自正法東流談導之功衛安為其稱  
首自余詞人莫不宗猷於觀是知五  
百一賢代興有日佛法榮顯寔賴斯  
乎開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王師臨吊  
乃拒官軍羽檄覽馳兵聲逾盛時元  
帥楊素整陣南駐尋便瓦解傳虜誅  
剪三十餘萬以觀名聲昌威光揚江  
表謂其造檄不問將誅既被嚴繫無  
由申雪金陵才士鮑亨謝瑀之徒並  
被擁略將欲斬決來過素前責曰道  
人當坐禪讀經何因長忤軍甲乃作  
檄書罪當死不觀曰道人所學誠如  
公言然觀不作檄書無辜受死素大  
怒將檄以示是你作不觀讀曰斯文  
淺陋未能動人觀實不作若作過此  
乃指摘五三處曰如此語言何得上  
紙素既解文信其言也觀曰吳越草

竊出在庸人士學儒流多被擁逼即數絕謝之徒三十餘人並是處國賓王當世英彥願公再慮不有恙幸素曰道人不愁自死乃更愁他觀曰生死常也既死不可不知人以為深慮耳素曰多時被繫亟解愁不索紙與之令作愁賦觀攬筆如潦湏臾紙盡命且將來更與一紙素隨執讀驚異其文口唱師來不覺起接即命對坐乃盡其詞故賦略云若夫愁名不一愁理多方難得覩縷試舉宏綱或稱憂憤或号酸涼蓄之者能令改貌懷之者必使迴腸余其愁之為狀也言非物而是物謂無象而有象雖則小而為大亦自狹而成廣僻山岳之穹隆類滄溟之混濊或起或伏時來時往不種而生無根而長或比煙霧乍同羅網似玉葉之晝舒類金波之夜上余乃過遠道理殊乖法度不遺噉而輒來未相留而忽住雖剖截而不斷乃駭逐而不去討之不見其蹤尋之靡知其處而能奪人精爽罷人歡趣減人肌容損人心慮至如剗剗易

小蘓武河梁靈均去國阮嗣薛卿且  
如馬生未達顏君不遇夫子之詠山  
梁仲文之撫庭樹並恹懣於曾府俱  
讚揚於心路是以虞卿愁而著書東  
指憑而作賦又如蕩子從戎倡婦閨  
空悠悠塞北杳杳江東山川旣阻夢  
想時通高樓進月傾帳來風愁眉歆  
黛淚臉銷紅莫不咸悲枕席結愁房  
攏乃有行非典則心懷疑惑未識唐  
虞之化寧知禹湯之德霧結銅柱之  
南雲起燕山之北箭旣盡於晉陽水  
復乾於踈勒文多不載素大嗟賞即  
坐釋之所達文士免死而為僕隸觀  
以才學之富引導不疲講釋開悟榮  
光俗塵具於前叙其所講大乘四十  
二載又造藏經三千餘卷金銅大像  
五軀構塔五層五僧德施造寺二所  
著諸導文二十餘卷詩賦碑集三十  
餘卷近世竊用其言衆矣

釋法韻姓陳氏潯州人追慕明從偏  
工席上騷索遠度罕得其節誦諸碑  
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并王僧孺等  
諸賢所撰至於導達善能引用又通

經聲七百餘契每有宿齋經導兩務  
並委於韻年至三十弊於誼梗邀延  
疏請曰別重疊乃於正旦割縵永斷  
即聽華嚴不久便覆恨恨棄功長銷  
脣舌承袖霞清泉江表所推尋聲即  
造從受禪道又聞泰岳靈巖因往追  
蹤般舟苦行特立志梗潔不希名聞  
搆石破薪供給為任晚還故鄉有浮  
江石像者如前傳述後被燒燼而不  
委相量無由可建便於石像故基願  
礼八万四千塔樹切既滿感遇野娃  
送一卷書及披讀之乃是昔像之緣  
也既有緣度依而造成大有徵應海  
中有陽虛島者去岸三百韻往安禪  
惟服布艾行慈故也初達逢恠大風  
鬼物既見如常心毛不動九十日後  
帖然大安自知終事還返栖霞不久  
便卒春秋三十五即仁壽四年矣  
釋立身江表金陵人志節雄果不緣  
浮綺威容肅然見者憚懾有文章工  
辯對時江左文士多興法會每集名  
僧連宵法集導達之務偏所奉心  
及身之登座也創發聲以研謚如雷

道俗服襟毛豎自整至於談述業緣  
布列當果泠然若面人懷耿勇晚入慧  
日優贈曰隆大業初年聲唱尤重帝  
以聲辯之功動衷情抱賜帛四百段  
旣四十領性本清儉無兼儲蓄率命  
門學通共均分從駕東都遂終于彼  
時年八十餘矣時西京興善官供尋  
常唱導之士人分羽翼其中高者則  
慧寧曠壽法達寶嚴孝吼之勢有餘  
機變之能未顯人世可覲故不廣也  
釋善權揚都人住寶田寺聽採成論  
深有義能歎余迴思樂體人物隨言  
聯貫若珠辭也衆以學工將立不願  
弘之而權發悟時機為功不少適詣  
為得遂從其務然海內包括言辯之  
取無出江南至於銓品時事機斷不  
思莫有高者晚以才術之舉煬帝所  
知召入京師住日嚴寺獻后既崩下  
令行道英聲大德五十許人皆号智  
囊同集宮內六時樹紫令必親臨權  
與立身分番礼導既絕文墨惟存心  
計四十九夜愁走一僧將三百度言  
無再述身則聲調陵人權則機神駭



眾或三言為句便盡一時七五為章  
其例亦尔煬帝與學士柳願言諮葛  
顗等語曰法師談寫乍可相從導達  
鼓言乎能切對甚可訝也顗曰天授  
英辯世罕高者時有竊誦其言寫為  
卷軸以問於權權曰唱導之設務在  
知機誦言行事自貽打棒雜藏明誠  
何能輒傳且速焚之勿漏人口故權  
之導文不存紙墨每讀碑誌多疏麗  
詞傍有觀者若夢遊海及登帝列用  
牽引轉之人謂拔情實惟巧附也大  
業初年終日嚴寺時年五十三矣門  
人法綱傳師導法汪汪任放譎詭多  
奇言雖不繁寫情都盡蕭僕射昆  
季時号學宗常營福祀登臨莫逮每  
有檀會必遣邀迎然其令響始飛颺  
焉早逝釋門掩扇道俗咸惋  
釋智果會稽剡人率素輕清慈物在  
性常誦法華頗愛文筆經史固其本  
圖擿目得其清致時弘唱讀文學所  
欣俗以其書勢逼右軍用呈蕃晉王  
乃召令寫書果曰吾出家人也復為  
他役都不可矣一負聲教之寄二違

發足之誠王逼吾身心不可逼乃云  
眼闇不能運筆王大怒長囚江都令  
守寶臺經歲及入京儲貳出巡揚越  
乃上太子東巡頌其序略云智果振  
衣出俗慕義遊梁感昔日之提獎喜  
今辰之嘉慶遂下令釋之賜錢一万  
金鍾二枚召入慧日終于東都六十  
餘矣時慧日沙門智騫者江表人也  
偏洞字源精閑通俗晚以所學追入  
道場自秘書正字雖校著作言義不  
通皆諮騫決即為定其今古出其人  
世變體詁訓明若面焉每日余字學  
頗周而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決以  
為恨耳造衆經音及蒼雅字苑宏叙  
周賡達者高之家藏一本以為珍璧  
晚事導述變革前綱既絕文綽頗程  
深器綴本兩卷陳叙謀猷學者祕  
故斯文殆絕京師沙門玄應者亦以  
字學之富臬素所推通造經音甚有  
科據矣

釋法琰俗姓嚴江表金陵人本名法  
嚴住願力寺聽莊嚴寺皦公成實入  
義知歸時共讚賞每聞經聲唄讚如

舊所經充滿膏臆試密尋擬意言通  
詒即以所解用諮先達咸曰卿曾昔  
習故有今緣不可怙也遂取瑞應依  
聲盡卷舉擲旁迸嘖態驚馳無不  
訝之皆來返啓乃於講隙一時為叙  
陳國齋會有執卷者若不陳聲齋福  
不濟故使人各所懷相從畢聽清音  
盈耳頌聲洋溢廣派世路晚被晉府  
召入日嚴終于武德復居玄法雖年  
迫期頤而聲喉不敗京室雖富聲業  
甚貧諸有尋味莫有高於琰者然而  
性在知足不畜貲財福利所歸隨皆  
散盡以貞觀十年卒于此寺九十餘矣  
釋慧常京地人以梵唄之工住日嚴  
寺尤能却轉呿響飛揚長引滔滔清  
流不竭然其聲發喉中脣口不動與  
人並立推檢莫知自非素識方明其  
作時隋文興法煬帝倍隆四海輻湊  
同歸帝室至於梵導讚叙各重家風  
聞常一梵颯然傾耳皆推心喪膽如  
飢渴焉僉曰若此聲梵有心聞之何  
得不善也衆雖效學風骨時參至於  
用與牽挽皆不及矣晚入東都梟感

作亂齊梵松任咸共委常及平殄後  
復還關壤時有僭帝曰逆賊建福言  
涉國家並可收之因即募覓常被固  
送行次莎柵進賊留曰往必被戮可  
於此止常口債負久作終須償了遂  
至東都果如言焉年四十餘矣時京  
師興善有道英神爽者亦以聲梵馳  
名道英喉賴偉壯詞氣雄遠大眾一  
聚其數萬餘聲調稜稜高超衆外興  
善大殿鋪基十每間扇高大非卒搖  
鼓及英引衆逶旋行次窓門聲聒衝  
擊皆為動振神爽唱梵弥工長引遊  
轉聯綿周流內外臨機賒促愜洽衆  
心貞觀年中豫州治下照機寺曇寶  
禪師者斷穀練形戒行無點年六十  
許常講觀音導引士俗而聲調超挺  
特異人倫寺有塔甚至於靜夜坐讀  
礼聲響飛衝周三十里四遠所聞無  
不驚仰

釋智凱姓安江表楊都人家世太富  
奴僕甚多年在童仆雅重譙謔引諸  
群小乃百數人同戲街衢以為自得  
陳氏臺省門無衛禁凱乃率其戲侶

在太極殿前聽令而過朝寧江松等  
頤其約束銓叙駐步訝之相視笑曰  
此小兒王也及至學年松擲前緒承  
沙門吉藏振宗揭穴往者談之光聞  
遠近便許親詣焉從受三論偏工領  
疊所以初章中假複詞遣滯學人  
苦其煩拏而凱統之冷然擇頓各有  
投詣及歲入京因偕同住義業通廢  
專習子史今古集傳有閑意抱輒條  
疏之隨有福會因而標擬至於唱導  
將半更有緣來即為叙引冥符衆望  
隋末唐初嘉猷漸著每有聚會無不  
仰推廣誦多能罕有其類嘗於內殿  
佛道雙嚴兩門導師同時各唱道士  
張鼎雄辯難加自恨聲小為凱陵架  
欲待言了方肆其術語次帝德鼎延  
其語凱斜目之知其度也乃含笑廣  
引古今皇王治亂濟溺得喪銓序言  
無浮重文極鋪要鼎搢阮窮况還収  
緒一代宰伯同賞標奇臨機之妙銚  
鋒若此而情均貧富赴供不差在念  
寒微多行針療後以蠅點所拘巾雪  
無路從於原部乃冠服古賢講開莊



老時江夏王道宗昔在京輦第多福會至於唱叙無非凱通後督雲州携隨任所留連歲稔欣慕朋從及巡撫燕山問罪泥海皆與連騎情同比翼在蕃齋祀須有導達乃隔帳令凱作之至于終詞無不泣淚王亦改容遂率於彼

釋寶巖住京室法海寺氣調閑放言笑聚人情存道俗時共目之說法師也與講經論名同事異論師所設務存章句消判生起結詞義巖之制用隨狀立儀所有控引多取雜藏百辟異相聯臂觀公導文王孺懺法梁高沈約徐庾晉宋等數十家包納喉衿觸興抽拔每使京邑諸集塔寺肇興費用所資莫匪泉貝雖玉石通集藏府難開及巖之登座也按几顧望未及吐言擲物雲崩須臾坐沒方乃命人從物談叙福門先張善道可欣中述幽途可厭後以無常逼奪終歸長逝提耳抵掌遠悟時心莫不解疑撒衣書名記數剋濟成造成其功焉時有人云夫說法者當如法說不聞陰

界之空<sup>九</sup>仙言本生本事巖曰生事所  
既為存陰入無主但濁世情錢說陰  
界者賢隱也故隨物附相用開神府  
可不佳乎以貞觀初年卒于住寺春  
秋七十餘矣

論曰自古諸博多略後科晉氏南遷  
方開名實然則利物之廣在務為高  
忍界所尊惟聲通解且自聲之為傳  
其流雜焉即世常行罕歸探索今為  
未悟誠揚權而論之爰始經師為德  
本實以聲糅文將使聽者神開因聲  
以從迴向頃世皆指其盲鄭衛弥流  
以哀婉為入神用騰擲為清舉致使  
淫音婉孌嬌哢頻繁世重同迷豈宗  
為得故聲咽相涉雅正全乖縱有刪  
治而為時廢物希貪附利涉便行未  
曉聞者悟迷且貴一時傾耳斯並歸  
宗女衆僧頗無之而越墜豎貝殊虧  
雅素得惟隨俗失在戲論且復厭訛  
將絕宗匠者希昔演三千今無一契  
將非以世遷質固得行藏有儀乎道  
達之任當今務先意在寫情疎通玄  
理本寔開物事領知機不必誦傳由

乖筌悟故佛世高例則身子為其言  
初審非斯人則雜截陳其殃各統其  
朗拔終歸慧門法師說法之功律師  
知律之用今且隨相分位約務終篇  
俗有無施不可又陳無備一人道則  
不輕末學亦開降外須博是以前傳  
所叙躬勤四能即用以觀誠如引例  
何以明耶若天聲學既豐則溫詞雖  
賔才辯橫逸則慧發隣然必履此蹊  
則軌躅成於明道如乖此位則濫因  
翳於玄津但為世接五昏人經九愍  
俗利日隆而道弘頗躋所以坐列朝  
宰或面對文人學構疎蕪時陳鄙俚  
褒獎帝德乃類阿衡請望天寒微翻同  
旅冕如陳滿月則曰聖子歸門悉略  
璋瓠豈聞林凡若叙閨室則請窈窕  
從容能令子女奔逃尊卑動色僧倫  
為其掩耳士俗莫不寒心非惟謂福  
徒施亦使信情萎華又有逞術賢吻  
搖鼓無慙豔飾園遶閭光犬馬斯並  
學非師授詞假他傳勇果前聞無思  
歲更遂即重輕同迹真誤誤冰顏厚  
既增弥深癡滯寧謂道達豈並然耶

至如善擇之對晤儲兩千紙不覺其繁華真觀之拔難程神百句弥開其邪信故得存亡定其尊孝佳嚴審其郊邑詞調流便亦亦難窮引挽綸綸愜當情事能令倨傲折體偏素解頤便識信平強頌聲載路今且略明機舉則得人開悟如此有背斯言則來謂掩化如彼輒試論矣臨機難哉嘆匿之作必世相駁轉革舊章多弼新勢討覈原始共委漁山或指東阿昔遺乍陳章陵冥授未詳古述且叙由來豈非聲乘久布之家唯信口傳在人為高畢固難准大約其體例甚衆焉至如梵之為用則集衆行香取其靜攝專仰也考其名實梵者淨也寔惟天音色界諸天來覲佛者皆陳讚頌經有其事祖而習之故存本因詔聲為梵然彼天音未必同此故東川諸梵聲唱尤多其中高者則新聲助衷般遮極勢之類也地分鄭魏聲亦參差然其大途不爽常習江表關中巨細天隔豈非吳越志揚俗好浮綺致使音頌所尚惟以纖婉為工秦壤



雅梁音詞雄遠至於詠歌所被皆用  
深高為勝然則處事難常未可相棄  
若都集道俗或傾郭大齊行香長梵  
則秦聲為得五衆常礼七貴恒興開  
發經講則吳音抑在其次豈不以清  
夜良辰昏漠相阻故以清聲雅調駸  
發沉情京輔常傳則有大小兩梵金  
陵昔拊亦傳長短兩引事屬當機不  
無其美劔南隴右其風體秦雖或盈  
虧不足論評故知神州一境聲類既  
各不同印度之與諸蕃詠頌居然自  
別義非以此唐梵用擬天聲敢惟妄  
測斷可知矣夫頃匿之作頗涉前科至  
於寄事置布仍別梵設發引為功頃  
匿終於散席尋明匿也亦本天音唐  
翻為靜深得其理謂衆料散恐涉乱  
緣故以明約今無送也然靜明為義  
豈局送終善始者多慎終誠寔故隨  
因起誠而不無通議頌讚之設其流  
寔繁江淮之境偏饒此歌歌飾文綺  
糅以聲華隨卷稱揚任契便構然其  
聲多豔逸翳覆文詞聽者但聞飛嘒  
音迷是何筌目関河晉魏無而重之



但以言出非文雅稱呈拙且其聲約  
詞豐易聽而開深信惟彼南服文聲  
若林向若節之中 和理必諧諸幽遠  
隨墮難近返亦希焉至如生嚴之詠  
佛緣五言結韻則百截宗為師轄遠  
運之讚淨土四字成章則七部欽為  
風素斯並無聲以廁其本故得列代  
傳之或者問日向叙諸讚頌續由聲  
余聞非聲無以達心非聲不颺玄理  
故歌詠頌法以為音樂斯言何忒必  
有此陳未聞前喻義須鎔裁節約得  
使文質相勝詞過其實世談所非聲  
覆法本佛有弘約何得掩清音而希  
激楚忽雅衆而冒昏夫斯誠耻也京  
輦會坐有聲聞法事者多以俗人為  
之通問所從無由委者昌然行事謂  
有常宗並盛德之昔源未可排斥至  
於聖哲彞訓通別兩序以命章述經  
叙聖人法諸頌以標首雖復序頌文  
別而開發義同古聖垂範於教端今  
賢祖承於事表世遠莫測其面斯推  
想得其蹤信有依焉固非誕妄且大  
集叢內昏雜波騰九千欲正理何由可

靜未若高颺洪音歸依三寶恣開駭  
耳莫不傾心斯亦發萌草創開信之  
奇略也世有法事号曰落花通引皂  
素開大施門打刹唱舉抽撇泉貝別  
請設坐廣說施緣或建立塔寺或繕  
造僧務隨物讚祝其紛若花士女觀  
聽擲錢如雨至如解鞍百數數別異  
詞陳願若星羅結句皆合韻聲無暫  
停語無重述斯實利口之銘奇一期  
之走撫也餘則界得僧得其徒復弘  
尋常達觀科要易悉故不廣也若夫  
適化無方陶甄不一知微詎幾達信  
誰焉然則堅信終乎我亡知微極乎  
想滅自斯階降漸次不倫達化以識  
變為明通法以濫委為闇故身子謬  
說無昇悟入衆首妄悔畢為譏訶自  
餘下凡諒難圖矣且道開物悟信乎  
說道之功既非會正何能審觀止可  
登機之務以意商量接俗之能存乎  
此舉猶應執文信度懲革者希擬人  
以倫固當非咎悠哉遐想通斯意焉  
終南大一山沙門京兆釋道宣敢告  
法屬曰竊以法流河被非人不弘頌

世澆離多率名實後學奔競未志學  
等致混篇章凋殘者衆自梁已後  
僧史荒蕪追討英猷罕有徵錄豈非  
綴緝寡鮮聞見遂沉高行明德湮埋  
難紀輒丈涯揆且擬在言至於傳述  
固野嘉績猶賢絕隆無聞於世所以  
江表陳統瓊是琰疇之疇河北高都  
融琛散魏之侶英聲冒於天漢盛行  
動於人心並可指摸俱從物故嘗以  
暇日遍訪京賢名尚不聞何論景行  
撫心之痛自積由來相成之規意言  
道合仰託周訪務盡搜揚勿謂繁多  
致乖弘略世之三史卷餘四百尚有  
師尋豈喻釋門三五帙也故當微有  
操行可用師模即須綴筆更廣其類  
豈不光聞僧海舟俚聖蹤則釋門道  
勝願思齊之有曰俗流上達增景仰  
於生常邪輒舒傳未冀期神之有據  
耳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